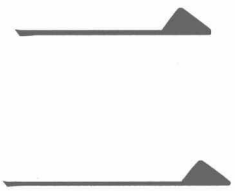
中華大典

民俗典

地域民俗分典

西北地區總部

蘇航 主編



提　要

西北地區總部是《地域民俗分典》的總部之一。其地域範圍大體相當於今寧夏、陝西、甘肅、青海、新疆等省、自治區。歷史上，中國的西北疆界屢有變遷。今天位於境外的地區和民族，有一些曾經屬於中國。但這些地區和民族已經收錄在《中華大典·歷史地理典·域外分典》中，本總部不再收錄。一些跨境民族的歷史材料往往涉及今天中國境外的地區和部族，爲反映民族的整體面貌，本總部也根據情況，酌情採用。

本總部分別按民族和地域編排二級經目，共設置經目五十二個。只涉及一個民族的材料，編排在該民族經目中。本總部共制定二十二個民族經目，其選錄原則是：

一、歷史上一直活動於這一地區的民族。

二、歷史上曾活動於我國西北地方，後來遷出我國的民族，只收錄其在我國境內活動時期的材料。

三、歷史上雖曾活動於其他地區，但主要活動在西北地方的民族。如突厥、回鶻等族，雖曾活動於蒙古高原，但其西遷後，長期活動於西北地方，並在這一地區形成了今天的各民族，所以收入本總部。與之相關的突厥語族諸族，也收錄入本總部。再如党項族，雖屬於羌系民族，但其東遷後，主要活動於西北地方，故亦收入本總部。

四、歷史上雖曾活動於西北地方，但其民族主體活動於其他地區的民族，收入相關地區總部，而不包括在本總部中。如匈奴、蒙古（包括準噶爾），收入北方總部中；羌、藏系民族及吐谷渾，收入西部地區總部中。但也有一些民族的分支，在遷入西北地方後，發展成爲相對獨立的民族集團，亦單獨收入本總部之中，如盧水胡、哈喇契丹等。

五、回族全國各地皆有分佈，但因在西北地區分佈相對集中，故亦列入本總部中。

六、歷史上曾經遷入我國定居，後融入漢族和其他民族中的中亞和西亞民族，收錄在『西域諸胡』經目中。

民族類經目原則上以歷史上的族稱作爲經目，文獻中沒有出現的今天採用的民族名稱，不作爲經目命名依據。一些歷史悠久的民族，按不同的歷史時期分成多個經目，並選其各時期的通用名稱命名經目。

地域類經目以地名爲經目，本部共設立三十個地域類經目。涉及多個民族的或未明確民族的材料，按其所涉及的地域編入地域經目中。清代以前的西域、清代的新疆以及甘肅、青海地區的部分漢族材料，也收入地域類經目中。如隋唐時期的高昌國以漢族爲主體，但其歷史與文化均具有西域特色，故也收入本總部當中。西域諸城邦首先是一個地域概念，同一個民族可以構成不同的城邦，但歷史文獻中一般以城邦爲主體進行記載，故本總部將西域城邦歸入地域類經目中。

地域類經目中除以具體地點爲經目外，亦設有包括若干地點在內的地區經目，地域歸屬明確的材料編入相關的地點經目下，而涉及多個地域或地域

歸屬不明確的材料，則歸於地區類經目中。本總部共設『西域地區部』、『新疆地區部』、『甘青地區部』三個地區經目，各地點經目附于其下爲分部。西域地區民族文化屢經變遷，同一地方往往前後民族不同，風俗各異，不能一概而論，故分設西域地區部和新疆地區部兩個地區經目，分別收錄清代以前和清代的材料。

具有多種稱呼的民族或地區，選其習見名稱爲經目，括注其他常見名稱。爲不使經目過於細碎，本部將一些材料較少的民族或地點附於相關的民族或地區經目中。

本總部引用文獻近五百種。漢族士人記述的回族風俗材料，數量不多，且多詆毀失實，充滿偏見，而回族文人用漢文創作、編譯的宗教典籍中，則多有關涉民俗方面的內容，本部亦擇要收入，以更加眞實、細緻、正面地反映回族的風俗面貌。

突厥部

綜述

《周書》卷五〇《異域傳下・突厥》　其俗被髮左衽，穹廬氈帳，隨水草遷徙，以畜牧射獵爲務。賤老貴壯，寡廉恥，無禮義，猶古之匈奴也。其主初立，近侍重臣等輿之以氈，隨日轉九回，每一回，臣下皆拜。拜訖，乃扶令乘馬，以帛絞其頸，使纔不至絕，然後釋而急問之曰：『你能作幾年可汗？』其主既神情昏亂，不能詳定多少。臣下等隨其所言，以驗修短之數。大官有葉護，次（沒）〔設〕，次特（勒）〔勤〕，次俟利發，次吐屯發，及餘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爲之。兵器有弓矢鳴鏑甲矟刀劒，其佩飾則兼有伏突。旗纛之上，施金狼頭。侍衛之士，謂之附離，夏言亦狼也。蓋本狼生，志不忘舊。其徵發兵馬，科稅雜畜，輒刻木爲數，幷一金鏃箭，蠟封印之，以爲信契。其刑法：反叛、殺人及姦人之婦、盜馬絆者，皆死；姦人女者，重責財物，卽以其女妻之；鬬傷人者，隨輕重輸物；盜馬及雜物者，各十餘倍徵之。死者，停屍於帳，子孫及諸親屬男女，各殺羊馬，陳於帳前，祭之。繞帳走馬七匝，一詣帳門，以刀劈面，且哭，血淚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擇日，取亡者所乘馬及經服用之物，幷屍俱焚之，收其餘灰，待時而葬。春夏死者，候草木黃落，秋冬死者，候華葉榮茂，然始坎而瘞之。葬之日，親屬設祭，及走馬勞面，如初死之儀。葬訖，於墓所立石建標。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殺人數。又以祭之羊馬頭，盡懸挂於標上。是日也，男女咸盛服飾，會於葬所。男有悅愛於女者，歸卽遣人娉問，其父母多不違也。父（兄）伯叔死者，子弟及姪等妻其後母、世叔母及嫂，唯尊者不得下淫。雖移徙無常，而各有地分。可汗恆處於都斤山，牙帳東開，蓋敬日之所出也。每歲率諸貴人，祭其先窟。又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於都斤（四）〔西〕五百里，有高山迥出，上無草樹，謂其爲勃登凝黎，夏言地神也。其書字類胡，而不知年曆，唯以草青爲記。

《隋書》卷八四《北狄傳・突厥》　其俗畜牧爲事，隨逐水草，不恆厥處。穹廬氈帳，被髮左衽，食肉飲酪，身衣裘褐。賤老貴壯。官有葉護，次設特勤，次俟利發，次吐屯發，下至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爲之。有角弓、鳴鏑、甲、矟、刀、劒。善騎射，性殘忍。無文字，刻木爲契。候月將滿，輒爲寇抄。謀反叛殺人者皆死，淫者割勢而腰斬之。鬬傷人目者償之以女，無女則輸婦財，折支體者輸馬，盜者則償贓十倍。有死者，停屍帳中，家人親屬多殺牛馬而祭之，繞帳號呼，以刀劃面，血淚交下，七度而止。於是擇日置屍馬上而焚之，取灰而葬。表木爲塋，立屋其中，圖畫死者形儀及其生時所經戰陣之狀。嘗殺一人，則立一石，有至千百者。父兄死，子弟妻其羣母及嫂。五月中，多殺羊馬以祭天。男子好樗蒲，女子踏鞠，飲馬酪取醉，歌呼相對。敬鬼神，信巫覡，重兵死而恥病終，大抵與匈奴同俗。

又《北狄傳・西突厥》　官有俟發、閻洪達，以評議國事，自餘與東國同。每五月八日，相聚祭神，歲遣重臣向其先世所居之窟致祭焉。

《北史》卷九九《突厥鐵勒傳・突厥》　其俗：被髮左衽，穹廬氈帳，隨逐水草遷徙，以畜牧射獵爲事，食肉飲酪，身衣裘褐。賤老貴壯，寡廉恥，無禮義，猶古之匈奴。其主初立，近侍重臣等輿之以氈，隨日轉九回，每回臣下皆拜，拜訖乃扶令乘馬，以帛絞其頸，使纔不至絕，然後釋而急問之曰：『你能作幾年可汗？』其主既神情昏亂，不能詳定多少。臣下等隨其所言，以驗修短之數。大官有葉護，次設，次特勤，次俟利發，次吐屯發，及餘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爲之。兵器有角弓、鳴鏑、甲、矟、刀、劒。佩飾則兼有伏突。旗纛之上，施金狼頭。侍衛之士，謂之附離，夏言亦狼也。蓋本狼生，志不忘舊。善騎射，性殘忍。無文字，其徵發兵馬及諸稅雜畜，刻木爲數，幷一金鏃箭，蠟封印之，以爲信契。候月將滿，轉爲寇抄。其刑法：反叛、殺人、及姦人之婦、盜馬絆者，皆死；淫者，割勢而腰斬之；姦人女者，重責財物，卽以其女妻之；鬬傷人者，隨輕重輸物，傷目者償以女，無女則輸婦財，折支體者輸馬；盜馬及雜物者，各十餘倍徵之。死者，停屍於帳，子孫及親屬男女各殺羊、馬，陳於

帳前祭之，繞帳走馬七匝，詣帳門以刀劈面且哭，血淚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擇日，取亡者所乘馬及經服用之物，幷屍俱焚之，收其餘灰，待時而葬。春夏死者，候草木黃落；秋冬死者，候華茂，然後坎而瘞之。葬日，親屬設祭及走馬、劈面如初死之儀。表爲塋，立屋，中圖畫死者形儀，及其生時所戰陣狀，嘗殺一人，則立一石，有至千百者。又以祭之羊、馬頭，盡懸之於標上。是日也，男女咸盛服飾，會於葬所，男有悅愛於女者，歸卽遣人聘問，其父母多不違也。父、兄、伯、叔死，子、弟及姪等妻其後母、世叔母、嫂，唯尊者不得下淫。移徙無常，而各有地分。可汗恆處於都斤山，牙帳東開，蓋敬日之所出也。每歲率諸貴人，祭其先窟。又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於都斤西五百里有高山迥出，上無草樹，謂爲勃登凝梨，夏言地神也。其書字類胡，而不知年曆，唯以草青爲記。

又《突厥鐵勒傳・西突厥》　官有俟發、閻洪達，以評議國事，自餘與東國同。每五月、八月，聚祭神，歲使重臣向其先世所居之窟致祭焉。

唐・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　出山後至一清池，清池亦云熱海。見其對凌山不凍，故得此名。其水未必溫也。周千四五百里，東西長，南北狹，望之淼然，無待激風而洪波數丈。循海西北行五百餘里，至素葉城，逢突厥葉護可汗，方事畋遊，戎馬甚盛。可汗身著綠綾袍，露髮，以一丈許帛練裹頷後垂。達官二百餘人皆錦袍編髮，圍繞左右。自餘軍衆皆裘氈毳毛，槊纛端弓，駝馬之騎，極目不知其表。既與相見，可汗歡喜，云：『暫一處行，二三日當還，師且向衙所。』令達官答摩支引送安置至衙。三日可汗方歸，引法師入。可汗居一大帳，帳以金華裝之，爛眩人目。諸達官於前列長筵兩行侍坐，皆錦服赫然，餘仗衛立於後。觀之，雖窮廬之君亦爲尊美矣。法師去帳三十餘步，可汗出帳迎拜，傳語慰問訖，入座。突厥事火不施牀，以木含火，故敬而不居，但地敷重茵而已。仍爲法師設一鐵交牀，敷氈請坐。須臾，更引漢使及高昌使人入，通國書及信物，可汗自目之甚悅，令使者坐。命陳酒設樂，可汗共諸臣使人飲，別索蒲萄漿奉法師。於是恣相酬勸，窣渾鍾椀之器交錯遞傾，僸侏兜離之音鏗鏘互舉，雖蕃俗之曲，亦甚娛耳目，樂心意也。少時，更有食至，皆烹鮮羔犢之質，盈積於前。別營淨食進法師，具有餅飯、酥乳、石蜜、剌蜜、蒲萄等。食訖，更行蒲萄漿，仍請說法。法師因誨以十善愛養物命，及波羅蜜多解脫之業，乃舉手叩額，歡喜信受。

因留停數日，勸住曰：『師不須往印特伽國，謂印度也。彼地多暑，十月當此五月，觀師容貌，至彼恐銷融也。其人露黑，類無威儀，不足觀也。』法師報曰：『今之彼，欲追尋聖跡慕求法耳。』可汗乃令軍中訪解漢語及諸國音者，遂得年少，曾到長安數年通解漢語，卽封爲摩咄達官，作諸國書，令摩咄送法師到迦畢試國。又施緋綾法服一襲，絹五十疋，與摩臣送十餘里。

唐・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突厥》　又從此胡國（骨咄國）已北，北至北海，西至西海，東至漢國，已北惣是突厥所住境界。此等突厥不識仏法，無寺無僧。衣著皮毯氈衫，以蟲爲食。亦無城墎住處，氈帳爲屋，行住隨身，隨逐水草。男人並剪鬢髮，女人在頭。言音與諸國不同。國人愛煞，不識善惡。土地足駝騾羊馬之屬。

《通典》卷一九七《邊防十三・北狄四・突厥上》　其俗如古之匈奴。其異者，其主初立，近侍重臣者舁之以氈，隨日轉九迴，每一迴，臣下皆拜，訖，乃扶令乘馬，以帛絞其頸，使纔不至絕，然後釋而急問之曰：『你能作幾年可汗？』其主既神情瞀亂，不能詳定多少。臣下等隨其所言，以驗修短之數。其後大官有葉護，次設，次特勤，次俟利發，次吐屯發，及餘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代襲焉。兵器有角弓、鳴鏑、甲、矟、刀、劒，其佩飾則兼有伏突。旗纛之上，施金狼頭。侍衛之士，謂之附離，夏言亦狼也。蓋本狼生，志不忘舊。其徵發兵馬及科稅雜畜，輒刻木爲數，幷一金鏃箭，蠟封印之，以爲信契。候月將滿，輒爲寇抄。其刑法：反叛、殺人者皆死，淫者割勢而腰斬之，鬬傷人目者償之以女，無女則輸婦，損折支體者輸馬，盜者則償贓十倍。有死者，停屍於帳，子孫及諸親屬男女，各殺羊馬，陳於帳前，以刀劈面且哭，血淚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春夏死者候草木落，秋冬死者候華葉茂，然後始坎而瘞之。於墓所立石建標，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殺人數。是日，男女咸盛服飾，會於葬所。男有悅愛於女者，歸卽遣人聘問，父母多不違也。雖遷徙無常，而各有地分。

又卷一九八《邊防十四・北狄五・突厥中》　小殺又欲修築城壁，造立寺觀，暾欲谷曰：『不可。突厥人戶寡少，不敵中國百分之一，所以常能抗拒者，正以隨逐水草，居處無常，射獵爲業，人皆習武。強則進兵抄

掠，弱則竄伏山林，唐兵雖多，無所施用。若築城而居，改變舊俗，一朝失利，必將爲唐所併。且寺觀之法，教人仁弱，本非用武爭強之道，不可置也。』小殺等深然其計。

又卷一九九《邊防十五・北狄六・突厥下》〔西突厥〕風俗大抵與突厥同，唯言語微異。其官有葉護，有設，有特勤，常以可汗子弟及宗族爲之；又有乙斤屈利啜、閻洪達、頡利發、吐屯、俟斤等官，皆代襲其位。

《舊唐書》卷一九四下《突厥傳下》　西突厥本與北突厥同祖。【略】其人雜有都陸及弩失畢、歌邏祿、處月、處密、伊吾等諸種。風俗大抵與突厥同，唯言語微差。其官有葉護，有特勤，常以可汗子弟及宗族爲之；又有乙斤屈利啜、閻洪達、頡利發、吐屯、俟斤等官，皆代襲其位。

《太平廣記》卷一七三引《談藪・盧愷》　禮部尚書范陽盧愷兼吏部，選達野客師爲蘭州總管，客師辭曰：『客師何罪，遣與突厥隔牆？』愷曰：『突厥何處得有牆？』客師曰：『肉爲酪，冰爲漿，穹廬爲帳氈爲牆。』愷，中書監子剛之子也。

《新唐書》卷八〇《太宗諸子傳・常山王承乾》　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選貌類胡者，被以羊裘，辮髮，五人建一落，張氈舍，造五狼頭纛，分戟爲陣，繫幡旗，設穹廬自居，使諸部斂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啗。承乾身作可汗死，使衆號哭勞面，奔馬環臨之。忽復起曰：『使我有天下，將數萬騎到金城，然後解髮，委身思摩，當一設，顧不快邪！』

又卷二一五上《突厥傳上》　突厥阿史那氏，蓋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陽，臣於蠕蠕，種裔繁衍。至吐門，遂彊大，更號可汗，猶單于也，妻曰可敦。其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其別部典兵者曰設，子弟曰特勒，大臣曰葉護，曰屈律啜、曰阿波、曰俟利發、曰吐屯、曰俟斤、曰閻洪達、曰頡利發、曰達干，凡二十八等，皆世其官而無員限。衛士曰附離。可汗建廷都斤山，牙門樹金狼頭纛，坐常東嚮。

又卷二一五下《突厥傳下》　西突厥，其先訥都陸之孫吐務，號大葉護。長子曰土門伊利可汗，次子曰室點蜜，亦曰瑟帝米。瑟帝米之子曰達頭可汗，亦曰步迦可汗。始與東突厥分烏孫故地有之，東即突厥，西雷翥海，南疏勒，北瀚海，直京師北七千里，由焉耆西北七日行得南庭，北八日行得北庭，與都陸、弩失畢、歌邏祿、處月、處蜜、伊吾諸種雜。其風俗大抵突厥也，言語少異。

歲時

《通典》卷一九九《邊防十五・北狄六・突厥下》　每五月八日，相聚祭神，歲遣重臣向其先代所居之窟致祭焉。

《册府元龜》卷九六一《外臣部六・土風三》　西突厥，居無常處，多在烏孫故地。其俗每五月、八月相聚祭神，歲遣重臣向其先世所居之窟致祭焉。

宗族

《舊唐書》卷一〇四《哥舒翰傳》　哥舒翰，突騎施首領哥舒部落之裔也。蕃人多以部落稱姓，因以爲氏。

又卷二〇〇上《安祿山傳》〔安祿山〕後請爲貴妃養兒，入對皆先拜太眞，玄宗怪而問之，對曰：『臣是蕃人，蕃人先母而後父。』玄宗大悅，遂命楊銛已下並約爲兄弟姊妹。

宗教信仰

《北齊書》卷二〇《劉世清傳》　代人劉世清，【略】能通四夷語，爲當時第一。後主命世清作突厥語翻《涅盤經》，以遺突厥可汗，勑中書侍郎李德林爲其序。

《周書》卷九《皇后傳・武帝阿史那皇后》　俟斤初欲以女配帝，既而悔之。高祖即位，前後累遣使要結，乃許歸后於我。保定五年二月，詔

陳國公純、許國公宇文貴、神武公竇毅、南（陽）〔安〕公楊荐等，奉備皇后文物及行殿，幷六宮以下百二十人，至俟斤牙帳所，迎后。俟斤又許齊人以婚，將有異志。純等在彼累載，不得反命。雖諭之以信義，俟斤不從。會大雷風起，飄壞其穹廬等，旬日不止。俟斤大懼，以爲天譴，乃備禮送后。

《隋書》卷八四《北狄傳・突厥》 齊有沙門惠琳，被掠入突厥中，因謂佗鉢曰：『齊國富強者，爲有佛法耳。』遂說以因緣果報之事。佗鉢聞而信之，建一伽藍，遣使聘於齊氏，求《淨名》、《涅槃》、《華嚴》等經，幷《十誦律》。佗鉢亦躬自齋戒，遶塔行道，恨不生內地。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一二《道判傳》 止經七夕便至高昌國，是小蕃，附庸突厥。又請國書，至西面可汗所（此云天子治也）。彼土不識衆僧，將欲加害，增人防衛，不給糧食，又不許出拾掇薪菜，但令餓死。有周國使人諫云：『此佛弟子也。本國天子大臣敬重供養，所行之處能令羊馬孳多。』可汗歡喜，日給羊四口以充恆食。判等放之，而自煮菜進噉。既見不殺衆生，不食酒肉，所行既殊，不令西過，乃給其馬乘，遣人送還。

唐・圓照《悟空入竺記》 （北天竺）次有也里特勒寺，突厥王子置也。次有可敦寺，突厥皇后置也。【略】（乾陀羅）次有特勤灑寺，突厥王子造也。可敦寺，突厥皇后造也。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四《境異》 突厥事祆神，無祠廟，刻氈爲形，盛於皮袋，行動之處，以脂酥塗之。或繫之竿上，四時祀之。

《太平廣記》卷一三九引《廣古今五行記・并州人》 幷州有人解畫，曾陷北虜，突厥可汗遣畫佛像。此人時偷彩色，恐被搜獲，紙裹塞鼻中，鼻中血出數升。

占卜

《舊唐書》卷一〇〇上《安祿山傳》 安祿山，營州柳城雜種胡人也。本無姓氏，名軋犖山。母阿史德氏，亦突厥巫師，以卜爲業。突厥呼鬬戰爲軋犖山，遂以名之。

《新唐書》卷二一五上《突厥傳上》 明年，謀取幷州置楊正道，卜之，不吉，左右諫止，處羅曰：『我先人失國，賴隋以存，今忘之，不祥。卜不吉，神詎無知乎？我自決之。』會天雨血三日，國中犬夜羣號，求之不見，遂有疾。

社會生活

《隋書》卷八四《北狄傳・西突厥》 處羅可汗居無恆處，然多在烏孫故地。復立二小可汗，分統所部。一在石國北，以制諸胡國。一居龜茲北，其地名應娑。官有俟發、閻洪達，以評議國事，自餘與東國同。

《通典》卷一九七《邊防十三・北狄四・突厥上》 土門遂自號伊利可汗，後魏太武帝時，蠕蠕主社崙已自號可汗，突厥又因之。猶古之單于也；號其妻爲可賀敦，亦猶古之閼氏也。其子弟謂之特勤，別部領兵者謂之設，其大官屈律啜，次阿波，次頡利發，次吐屯，次俟斤。其初，國貴賤官號凡有十等，或以形體，或以老少，或以顏色、鬚髮，或以酒肉，或以獸名。其勇健者謂之始波羅，亦呼爲（英）〔莫〕賀弗。肥麤者謂之大羅便。大羅便，酒器也，似角而麤短，體貌似之，故以爲號。此官特貴，惟其子弟爲之。又謂老爲哥利，故有哥利達官。謂馬爲賀蘭，故有賀蘭蘇尼闕，蘇尼，掌兵之官也。謂黑色者爲珂羅便，故有珂羅啜，官甚高，耆年者爲之。謂髮爲索葛，故有索葛吐屯，此如州郡官也。謂酒爲匐你熱汗，熱汗掌監察非違，釐整班次。謂肉爲安禪，故有安禪具泥，掌家事如國官也。有時置附鄰可汗，附鄰，狼名也，取其貪殺爲稱。亦有可汗位在葉護下者。或有居家大姓相呼爲遺可汗者，突厥呼屋爲遺，言屋可汗也。

又卷一九九《邊防十五・北狄六・突厥下》 明年，泥熟卒，其弟同娥設立，是爲沙鉢羅咥利失可汗。以貞觀九年上表請婚，獻馬五百匹。朝廷唯厚加撫慰，未許其婚。俄而其國分爲十部，每部令一人統之，號爲十設。每設賜以一箭，故稱十箭焉。又分十箭爲左右廂，一箱各置五箭。其左廂號爲五咄陸部落，置五大啜，一啜管一箭；右廂號爲五弩失畢，置五大俟斤，一俟斤管一箭。其後或稱一箭爲一部落，大箭頭爲大首領。五咄

陸部落居碎葉以東，五弩失畢部落居於碎葉以西，自是都號爲十姓部落。

《舊唐書》卷一九四上《突厥傳上》　可汗者，猶古之單于，妻號可賀敦，猶古之閼氏也。其子弟謂之特勤，別部領兵者皆謂之設，其大官屈律啜，次阿波，次頡利發，次吐屯，次俟斤，並代居其官而無員數，父兄死則子弟承襲。

又卷一九四下《突厥傳下》　沙鉢羅咥利失可汗以貞觀九年上表請婚，獻馬五百疋。朝廷唯厚加撫慰，未許其婚。俄而其國分爲十部，每部令一人統之，號爲十設。每設賜以一箭，故稱十箭焉。又分十箭爲左右廂，一廂各置五箭。其左廂號五咄六部落，置五大啜，一啜管一箭；其右廂號爲五弩失畢，置五大俟斤，一俟斤管一箭，都號爲十箭。其後或稱一箭爲一部落，大箭頭爲大首領。五咄陸部落居於碎葉已東，五弩失畢部落居於碎葉已西，自是都號爲十姓部落。

又　永徽二年，〔賀魯〕與其子咥運率衆西遁，據咄陸可汗之地，總有西域諸郡，建牙於雙河及千泉，自號沙鉢羅可汗，統攝咄陸、弩失畢十姓。其咄陸有五啜：一曰處木昆律啜；二曰胡祿居闕啜，賀魯以女妻之；三曰攝舍提暾啜；四曰突騎施賀邏施啜；五曰鼠尼施處半啜。弩失畢有五俟斤：一曰阿悉結闕俟斤，最爲強盛；二曰哥舒闕俟斤；三曰拔塞幹暾沙鉢俟斤；四曰阿悉結泥孰俟斤；五曰哥舒處半俟斤。各有所部，勝兵數十萬，並羈屬賀魯。西域諸國，亦多附隸焉。

《新唐書》卷二一五下《突厥傳下》　可汗分其國爲十部，部以一人統之，人授一箭，號十設，亦曰十箭。爲左、右：左五咄陸部，置五大啜，居碎葉東；右五弩失畢部，置五大俟斤，居碎葉西。其下稱一箭曰一部落，號十姓部落云。

唐・温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一　既至馬邑，帝與〔王〕仁恭兩軍兵馬不越五千餘人，仁恭以兵少，甚懼。帝知其意，因謂之曰：『突厥所長，惟恃騎射。見利即前，知難便走，風馳電卷，不恆其陳。以弓矢爲爪牙，以甲冑爲常服。隊不列行，營無定所。逐水草爲居室，以羊馬爲軍糧，勝止求財，敗無慙色。無警夜巡晝之勞，無搆壘饋糧之費。中國兵行，皆反於是。與之角戰，罕能立功。今若同其所爲，習其所好，彼知無利，自然不來。當今聖主在遠，孤城絕援，若不決戰，難以圖存。』仁恭以帝隋室之近親，言而詣理，聽帝所爲，不敢違異。乃簡使能騎射者二千餘人，飲食居止，一同突厥。隨逐水草，遠置斥堠，每逢突厥候騎，旁若無人，馳騁射獵，以曜威武。

《隋書》卷八四《北狄傳・突厥》　〔佗鉢〕在位十年，病且卒，謂其子菴羅曰：『吾聞親莫過於父子。吾兄不親其子，委地於我。我死，汝當避大邏便也。』及佗鉢卒，國中將立大邏便，以其母賤，衆不服。菴羅母貴，突厥素重之。攝圖最後至，謂國中曰：『若立菴羅者，我當率兄弟以事之；如立大邏便，我必守境，利刃長矛以相待矣。』攝圖長而且雄，國人皆憚，莫敢拒者，竟立菴羅爲嗣。

又　初，攝圖以其子雍虞閭性慤，遺令立其弟葉護處羅侯；雍虞閭遣使迎處羅侯，將立之。處羅侯曰：『我突厥自木杆可汗以來，多以弟代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當嗣位，我不憚拜汝也。』雍虞閭又遣使謂處羅侯曰：『叔與我父，共根連體，我是枝葉。寧有我作主，令根本反同枝葉，令叔父之尊下我卑稚！又亡父之命，其可廢乎！願叔勿疑。』相讓者五六，處羅侯竟立，是爲葉護。以雍虞閭爲葉護。

《舊唐書》卷六三《蕭瑀傳》　煬帝至鴈門，爲突厥所圍，瑀進謀曰：『如聞始畢託校獵至此，義成公主初不知其有違背之心。且北蕃夷俗，可賀敦知兵馬事。昔漢高祖解平城之圍，乃是閼氏之力。況義成以帝女爲妻，必恃大國之援。若發一單使以告義成，假使無益，事亦無損。臣又竊聽輿人之誦，乃慮陛下平突厥後更事遼東，所以人心不一，或致挫敗。請下明詔告軍中，赦高麗而專攻突厥，則百姓心安，人自爲戰。』煬帝從之，於是發使詣可賀敦諭旨。俄而突厥解圍去，於後獲其諜人，云：義成公主遣使告急於始畢，稱北方有警，由是突厥解圍，蓋公主之助也。

《舊唐書》卷一八三《外戚傳・武延秀》　延秀久在蕃中，解突厥語，常於主第，延秀唱突厥歌，作胡旋舞，有姿媚，主甚喜之。及崇訓死，延秀得幸，遂尚公主。

又卷一八六上《酷吏傳上・來俊臣》　時西蕃酋長阿史那斛瑟羅家有細婢，善歌舞，俊臣因令其黨羅告斛瑟羅反，將圖其婢。諸蕃長詣闕割耳撀面訟冤者數十人，乃得不族。

《唐會要》卷九八《囂殊國》　太宗蕩平突厥，其酋望多授以侍衛之官。沙漠之人，素愛錦罽。太宗既招來遐域，特賜其好者，用文錦析用舊縷，而錯綜其色，花葉翔走，事多殊形，每頒賜其酋長，大爲榮寵。

婚姻家庭

《隋書》卷八三《西域傳・高昌》　開皇十年，突厥破其四城，有二千人來歸中國。〔麴〕堅死，子伯雅立。其大母本突厥可汗女，其父死，突厥令依其俗，伯雅不從者久之。突厥逼之，不得已而從。

又卷八四《北狄傳・突厥》　明年〔大業四年〕，〔啓民〕朝於東都，禮賜益厚。是歲，疾終，上爲之廢朝三日，立其子咄吉世，是爲始畢可汗。表請尚公主，詔從其俗。

又　〔泥利可汗〕卒，子達漫立，號泥撅處羅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國人，生達漫而泥利卒，向氏又嫁其弟婆實特勤。

《舊唐書》卷一九四上《突厥傳上》　處羅可汗嗣位，又以隋義成公主爲妻，遣使入朝告喪。【略】武德三年，頡利又納義成公主爲妻。

唐・崔令欽《教坊記》　坊中諸女，以氣類相似，約爲香火兄弟。每多至十四五人，少不下八九輩。有兒郎娉之者，輒被以婦人稱呼：即所聘者兄，見呼爲『新婦』，弟，見呼爲『嫂』也。兒郎有任宮僚者，宮參與內人對同日。垂到內門，車馬相逢，或搴車簾，呼『阿嫂』若『新婦』者，同黨未達，殊爲怪異。問被呼者，笑而不答。兒郎既娉一女，其香火兄弟多相愛，云學突厥法。又云：『我兄弟相憐愛，欲得嘗其婦也。』主者知，亦不妒；他香火即不通。

喪葬

《周書》卷三三《王慶傳》　後更至突厥，屬其可汗暴殂，突厥謂慶曰：『前後使來，逢我國喪者，皆勞面表哀。況今二國和親，豈得不行此事。』慶抗辭不從。突厥見其守正，卒不敢逼。武帝聞而嘉之。

《通典》卷二〇〇《邊防十六・北狄七》　周齊使於突厥遇其喪，勞面如其國臣，其爲夷狄所屈辱也如是。

《舊唐書》卷一〇九《阿史那社爾傳》　屬太宗崩，請以身殉葬，高宗遣使喻以先旨，不許。

又卷一九四上《突厥傳上》　〔貞觀〕八年〔頡利可汗〕卒，詔其國人葬之，從其俗禮，焚屍於灞水之東，贈歸義王，謚曰荒。其舊臣胡祿達官吐谷渾邪自刎以殉。

又　〔開元〕二十年，闕特勤死，詔金吾將軍張去逸、都官郎中呂向齎璽書入蕃弔祭，幷爲立碑，上自爲碑文，仍立祠廟，刻石爲像，四壁畫其戰陣之狀。

《新唐書》卷二一五上《突厥傳上》　乃詔將軍周範壁太原經略之，頡利亦擁兵窺邊。或請築古長城，發民乘塞。帝曰：『突厥盛夏而霜，五日並出，三月連明，赤氣滿野，彼見災而不務德，不畏天也。遷徙無常，六畜多死，不用地也。俗死則焚，今葬皆起墓，背父祖命，嫚鬼神也。與突利不睦，內相攻殘，不和於親也。有是四者，將亡矣，當爲公等取之，安在築障塞乎？』

又　〔貞觀〕八年，頡利死，贈歸義王，謚曰荒，詔國人葬之，從其禮，火尸，起冢灞東。其臣胡祿達官吐谷渾邪者，頡利母婆施之媵臣也，頡利始生，以授渾邪，至是哀慟，乃自殺。帝異之，贈中郎將，命葬頡利冢旁，詔中書侍郎岑文本刻其事於頡利、渾邪之墓碑。俄蘇尼失亦以死殉。

又　〔貞觀十三年〕〔李〕思摩乃行，帝爲置酒，引思摩前曰：『蒔一草一木，見其滋廡以爲喜，況我養爾部人，息爾馬羊，不減昔乎！爾父母墳墓在河北，今復舊廷，故宴以慰行。』

清・徐松《西域水道記》卷五《特穆爾圖淖爾所受水》　自呼魯克圖水東南經沙塔圖，凡八十里，爲扣肯巴克水，入淖爾東北。扣肯巴克水東近淖爾岸，有城堡遺址，石翁仲一，偃仆艸中，著巾佩劍，右手撫劍，

左手當胸，若捧物狀。石已殘泐，莫知年祀。【略】土布博勒齊爾東南行，經布魯克南，凡五十里，至喀喇布拉克。其水入北澤之北。又東七十里，即土布河所逕台畢爾哈圖山口也。自山口遙望，海氣接天，不知所極。西行四十餘里，乃海北岸。其處翁仲無慮數十。嘉慶十七年，索倫營領隊福勒洪阿字樂齋。行邊至此，作詩。詩曰：『久戍邊城客似家，而今雁爪更天涯。殷勤說與殘翁仲，不是前朝舊鼓笳。』語余此翁仲古疑兵之遺。余謂兵行神速，拔幟揚塵，豈容礨石？蓋古勃律君長葬地，或有陪葬如唐昭陵制歟？

祭祀

《隋書》卷八四《北狄傳・西突厥》 每五月八日，相聚祭神，歲遣重臣向其先世所居之窟致祭焉。

《通典》卷一九八《邊防十四・北狄五・突厥中》 景龍二年三月，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先是，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爲界，河北岸有拂雲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酹求福，因牧馬料兵，候冰合渡河。時默啜盡衆西擊娑葛，仁愿乘虛奪取漠南之地，築三城，首尾相應。

唐・姚汝能《安祿山事蹟》卷上 安祿山，營州雜種胡也，小名軋犖山。母阿史德氏，爲突厥巫，無子，禱軋犖山神，應而生焉。是夜赤光傍照，羣獸四鳴，望氣者見妖星芒熾落其穹廬。時張韓公使人搜其廬，不獲，長幼並殺之。祿山爲人藏匿，得免。怪兆奇異不可悉數，其母以爲神，遂命名軋犖山焉。突厥呼鬬戰神爲軋犖山。

《舊唐書》卷八三《程務挺傳》 突厥聞務挺死，所在宴樂相慶，仍爲務挺立祠，每出師攻戰，即祈禱焉。

牧業

《唐會要》卷七二《諸蕃馬印》 骨利幹馬，本俗無印，惟割耳鼻爲記。結骨馬與骨利幹馬相似，少不如，印『出』。

悉密馬與結骨相似，稍不如，印○。

葛邏祿馬與悉密相類，在金山西，印○。

已上部落（馬）同種類。

（杖）〔拔〕曳固馬與骨利幹馬相類，種多黑點驄，如豹文，在瀚海南幽陵山東（杖）〔拔〕曳固川。

同羅馬與（杖）〔拔〕曳固馬相類，亦出驄馬種，在洪諾河東南，曲越山北，幽陵山東，印○。

延陀馬與同羅相似，出駱馬驄馬種，今部落頗散，四出者多，今在幽州北，印○。

僕骨馬小於（杖）〔拔〕曳固，與同羅相似，住在幽陵山南，印。

阿跌馬與僕骨馬相類，在莫賀庫寒山東南安置，今鷄田州，印。

已上部落馬同種類，其印各別。

契馬與阿跌馬相似，在闍洪達井已北，獨樂水已南，今榆溪州，印仝。

康國馬，康居國也，是大宛馬種，形容極大。武德中，康國獻四千匹，今時官馬，猶是其種。

突厥馬技藝絕倫，筋骨合度，其能致遠，田獵之用無比。《史記》：匈奴畜馬，即騊駼也。

蹛林州匐利羽馬，印。

迴紇馬與僕骨相類，同在烏特勒山北安置，印。

俱羅勒馬與迴紇相類，在特勒山北，印。

葜羽馬與迴紇同種，印。

餘沒渾馬與迴紇相類，印。

赤馬與迴紇、葜、餘沒渾同類，印行。

阿史德馬與蘇農、執失同類，在陰山北，庫延谷北，西政連州，印。

（恩）〔思〕結馬，磧南突厥馬也，煨漫山西南，闍洪達井東南，於貴摩施岑盧山都督，印。

匐利羽馬，磧南突厥馬也，剛摩利施山北，今蹛林州，印勿。

契苾馬與磧南突厥相似，在涼州闕氏岑，移向特勒山住，印。

奚結馬與磧南突厥馬相類，在鷄服山南，赫連枝川北住，今鷄祿州，印坎。

已上部落馬同種類。

斛薛馬與磧南突厥同類，今在故金門城北陰山安置，今皐蘭門，印。

奴剌馬與磧南馬相類，今曰登州，印。

蘇農馬，印。

闥阿史德馬，印。

拔延阿史德馬，印。

熱馬，印。

已上定襄府所管。

舍利叱利等馬，印。

阿史那馬，印。

葛羅枝牙馬，印。

綽馬，印已。

賀魯馬，印。

已上雲中府管。

阿豔馬，印。

康曷利馬，印宅。

安慕路眞馬，印。

安賒和馬，印。

沙陁馬，印。

處芯山馬，印。

渾馬與斛薛馬同類，今皐蘭都督，又分部落在皐蘭山、買浚鷄山，印。

契丹馬，其馬極曲，形小於突厥馬，能馳走林木間，今松漠都督，印兆。

奚馬，好筋節，勝契丹馬，餘並與契丹同，今饒樂都督北，印。

農業

《舊唐書》卷一九四上《突厥傳上》　初，咸亨中，突厥諸部落來降附者，多處之豐、勝、靈、夏、朔、代等六州，謂之降戶。默啜至是又索此降戶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兼請農器、種子，則天初不許。默啜大怨怒，言辭甚慢，拘我使人司賓卿田歸道，將害之。時朝廷懼其兵勢，納言姚璹、鸞臺侍郎楊再思建議請許其和親，遂盡驅六州降戶數千帳，幷種子四萬餘碩、農器三千事以與之，默啜浸強由此也。

服飾

《隋書》卷八四《北狄傳・突厥》　大業三年四月，煬帝幸榆林，啓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前後獻馬三千匹。帝大悅，賜物萬二千段。啓民上表曰：『已前聖人先帝莫緣可汗存在之日，憐臣，賜臣安義公主，種種無少短。臣種末爲聖人先帝憐養，臣兄弟姤惡，相共殺臣，臣當時無處去，向上看只見天，下看只見地，實憶聖人先帝言語，投命去來。聖人先帝見臣，大憐臣，死命養活，勝於往前，遣臣作大可汗坐著也。其突厥百姓，死者以外，還聚作百姓也。至尊今還如聖人先帝，捉天下四方坐也。還養活臣及突厥百姓，實無少短。臣今憶想聖人及至尊養活事，具奏不可盡，並至尊聖心裏在。臣今非是舊日邊地突厥可汗，臣卽是至尊臣民，至尊憐臣時，乞依大國服飾法用，一同華夏。臣今率部落，敢以上聞，伏願天慈不違所請。』表奏，帝下其議，公卿請依所奏。帝以爲不可，乃下詔曰：『先王建國，夷夏殊風，君子敎民，不求變俗。斷髮文身，咸安其性，旃裘卉服，各尙所宜，因而利之，其道弘矣。何必化諸劑衽，縻以長纓，豈遂性之至理，非包含之遠度。衣服不同，旣辨要荒之叙，庶類區別，彌見天地之情。』仍璽書答啓民，以爲磧北未靜，猶須征戰，但使好心孝順，

何必改變衣服也。

《舊唐書》卷一八五上《良吏傳上・田仁會子歸道》　聖曆初，突厥默啜遣使請和，制遣左豹韜衛將軍閻知微入蕃，冊爲立功報國可汗。默啜又遣使入朝謝恩，知微遇諸途，便與之緋袍、銀帶，兼表請蕃使入都日，大備陳設。歸道上言曰：『突厥背恩積稔，悔過來朝，宜待聖恩，寬其罪戾，解辮削衽，須稟天慈。知微擅與袍帶，國家更將何物充賜？望反初服，以俟朝恩。且小蕃使到，不勞大備之儀。』則天然之。

唐・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一二《呬摩呾羅國》　形貌鄙陋，舉措威儀，衣氈皮褐，頗同突厥。

《舊唐書》卷二八〇《南蠻傳下・昆明蠻》　人辮首、左衽，與突厥同。

建築

《隋書》卷七《禮儀志二》　〔大業四年四月〕乙卯，詔曰：『突厥意利珍豆啓民可汗率領部落，保附關塞，遵奉朝化，思改戎俗，頻入謁覲，屢有陳請。以氈牆毳幕，事窮荒陋，上棟下宇，願同比屋。誠心懇切，朕之所重。宜於萬壽戍置城造屋，其帷帳牀褥已上，隨事量給，務從優厚，稱朕意焉。』

傳說

《周書》卷五〇《異域傳下・突厥》　突厥者，蓋匈奴之別種，姓阿史那氏。別爲部落。後爲鄰國所破，盡滅其族。有一兒，年且十歲，兵人見其小，不忍殺之，乃刖其足，棄草澤中。有牝狼以肉飼之，及長，與狼合，遂有孕焉。彼王聞此兒尚在，重遣殺之。使者見狼在側，並欲殺狼。狼遂逃於高昌國之北山。山有洞穴，穴內有平壤茂草，周回數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長大，外託妻孕，其後各有一姓，阿史那卽一也。子孫蕃育，漸至數百家。經數世，相與出穴，臣於茹茹。居金山之陽，爲茹茹鐵工。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謂兜鍪爲『突厥』，遂因以爲號焉。

或云突厥之先出於索國，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謗步，兄弟十七人。其一曰伊質泥師都，狼所生也。謗步等性竝愚癡，國遂被滅。泥師都既別感異氣，能徵召風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也。一孕而生四男。其一變爲白鴻；其一國於阿輔水、劒水之間，號爲契骨；其一國於處折水；其一居踐斯處折施山，卽其大兒也。山上仍有阿謗步種類，竝多寒露。大兒爲出火溫養之，咸得全濟。遂共奉大兒爲主，號爲突厥，卽訥都六設也。訥都六有十妻，所生子皆以母族爲姓，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訥都六死，十母子內欲擇立一人，乃相率於大樹下，共爲約曰，向樹跳躍，能最高者，卽推立之。阿史那子年幼而跳最高者，諸子遂奉以爲主，號阿賢設。此說雖殊，然終狼種也。

《隋書》卷八四《北狄傳・突厥》　突厥之先，平涼雜胡也，姓阿史那氏。後魏太武滅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工於鐵作。金山狀如兜鍪，俗呼兜鍪爲『突厥』，因以爲號。或云，其先國於西海之上，爲鄰國所滅，男女無少長盡殺之。至一兒，不忍殺，刖足斷臂，棄於大澤中。有一牝狼，每啣肉至其所，此兒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後遂與狼交，狼有孕焉。彼鄰國者，復令人殺此兒，而狼在其側。使者將殺之，其狼若爲神所憑，歘然至於海東，止於山上。其山在高昌西北，下有洞穴，狼入其中，遇得平壤茂草，地方二百餘里。其後狼生十男，其一姓阿史那氏，最賢，遂爲君長，故牙門建狼頭纛，示不忘本也。

《北史》卷九九《突厥鐵勒傳・突厥》　突厥者，其先居西海之右，獨爲部落，蓋匈奴之別種也。姓阿史那氏。後爲鄰國所破，盡滅其族。有一兒，年且十歲，兵人見其小，不忍殺之，乃刖足斷其臂，棄草澤中。有牝狼以肉餌之，及長，與狼交合，遂有孕焉。彼王聞此兒尚在，重遣殺之。使者見在狼側，幷欲殺狼。於時若有神物，投狼於西海之東，落高昌國西北山。山有洞穴，穴內有平壤茂草，周廻數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長，外託妻孕，其後各爲一姓，

阿史那卽其一也，最賢，遂爲君長。故牙門建狼頭纛，示不忘本也。漸至數百家，經數世，有阿賢設者，率部落出於穴中，臣於蠕蠕。至大葉護，種類漸強。【略】

或云突厥本平涼雜胡，姓阿史那氏。魏太武皇帝滅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蠕蠕。世居金山之陽，爲蠕蠕鐵工。金山形似兜鍪，俗號兜鍪爲突厥，因以爲號。

《通典》卷一九七《邊防十三・北狄四・突厥上》　突厥之先，平涼今平涼郡雜胡也，蓋匈奴之別種，姓阿史那氏。後魏太武滅沮渠氏，沮渠茂虔都姑臧，謂之北涼，爲魏所滅。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蠕蠕，代居金山，狀如兜鍪，俗呼兜鍪爲『突厥』，因以爲號。或云，其先國於西海之上，爲鄰國所滅，男女無少長，盡殺之。有一兒，年且十歲，以其小不忍殺之，乃刖足斷臂，棄於大澤中。有牝狼每銜肉至於兒處所，此兒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後遂與狼交，狼有孕焉。負於西海之東，止於山上。其山在高昌西北，有洞穴，狼入其中，遇得平壤茂草，地方二百餘里。後狼生十男，長大外託妻孕，其後各爲一姓，阿史那卽其一也。子孫蕃育，漸至數百家。經數代，相與穴處而臣於蠕蠕。又云，先出於索國，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謗步，兄弟十七人，其一曰伊質泥師都，狼所生也。謗步等性並愚癡，國遂被滅。泥師都既別感異氣，能徵召風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一孕而生四男。其大兒名訥都六設，衆奉爲主，號爲突厥。都六所生子，皆以母族爲姓，阿史那是其一也，號阿賢設。此說雖殊，然俱狼種也。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四《境異》　突厥之先曰射摩舍利海神，神在阿史德窟西。射摩有神異，海神女每日暮，以白鹿迎射摩入海，至明送出，經數十年。後部落將大獵，至夜中，海神女謂射摩曰：『明日獵時，爾上代所生之窟，當有金角白鹿出。爾若射中此鹿，畢形與吾來往，或射不中，卽緣絕矣。』至明入圍，果所生窟中有金角白鹿起，射摩遣其左右固其圍，將跳出圍，遂殺之。射摩怒，遂手斬呵囉首領，仍誓之曰：『自殺此之後，須人祭天，卽取呵囉部落子孫斬之以祭也。』至今，突厥以人祭纛，常取呵囉部落用之。射摩既斬呵囉，至暮還，海神女報射摩曰：『爾手斬人，血氣腥穢，因緣絕矣。』

又卷一五《諾皐記下》　北虜之先索國有泥師都，二妻生四子，一子化爲鴻，遂委三子，謂曰：『爾可從古旃。』古旃，牛也。三子因隨牛，牛所糞，悉成肉酪。

鐵勒（丁零、敕勒、高車）部

綜述

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烏丸鮮卑東夷傳》引《魏略・西戎傳》　丁令國在康居北，勝兵六萬人，隨畜牧，出名鼠皮，白昆子、青昆子皮。

《隋書》卷八四《北狄傳・鐵勒》　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據山谷，往往不絕。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韋紇、拔也古、覆羅並號俟斤，蒙陳、吐如紇、斯結、渾、斛薛等諸姓，勝兵可二萬。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則有契弊、薄落職、乙咥、蘇婆、那曷、烏讙、紇骨、也咥、於尼讙等，勝兵可二萬。金山西南有薛延陀、咥勒兒、十槃、達契等，一萬餘兵。康國北，傍阿得水，則有訶咥、曷嶽、撥忽、比干、具海、曷比悉、何嵯蘇、拔也末渴達等，有三萬許兵。得嶷海東西有蘇路羯、三索咽、蔑促、隆忽等諸姓，八千餘。拂菻東則有恩屈、阿蘭、北褥九離、伏嗢昏等，近二萬人。北海南則都波等。雖姓氏各別，總謂爲鐵勒。並無君長，分屬東、西兩突厥。居無恆所，隨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於騎射，貪婪尤甚，以寇抄爲生。近西邊者，頗爲藝植，多牛羊而少馬。自突厥有國，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略】

其俗大抵與突厥同，唯丈夫婚畢，便就妻家，待產乳男女，然後歸舍，死者埋殯之，此其異也。

《北史》卷九八《高車傳》　高車，蓋古赤狄之餘種也。初號爲狄歷，

北方以爲〔敕勒〕諸夏以爲〕高車、丁零。其語略與匈奴同而時有小異。或云：其先匈奴甥也。其種有狄氏、袁紇氏、斛律氏、解批氏、護骨氏、異奇斤氏。【略】

無都統大帥，當種各有君長。爲性粗猛，黨類同心，至於寇難，翕然相依。鬬無行陣，頭別衝突，乍出乍入，不能堅戰。其俗，蹲踞爨爨，無所忌避。婚姻用牛馬納聘以爲榮，結言既定，男黨營車闌馬，令女黨恣取上馬，袒乘出闌，馬主立闌外，振手驚馬，不墜者卽取之，墜則更取，數滿乃止。俗無穀，不作酒。迎婦之日，男女相將，持馬酪熟肉節解。主人延賓，亦無行位，穹廬前叢坐，飲宴終日，復留其宿。明日，將婦歸。既而夫黨還入其家馬羣，極取良馬，父母弟兄雖惜，終無言者。頗諱取寡婦，而優憐之。其畜產自有記識，雖闌縱在野，終無妄取。俗不清潔，喜致震霆。每震，則叫呼射天而棄之移去。來歲秋，馬肥，復相率候於震所，埋殺羊，燃火拔刀，女巫祝說，似如中國祓除，而羣隊馳馬旋繞，百匝乃止。人持一束柳梜回，豎之，以乳酪灌焉。婦人以皮裹羊骸，戴之首上，縈屈髮鬢而綴之，有似軒冕。其死亡葬送，掘地作坎，坐尸於中，張臂引弓，佩刀挾矟，無異於生，而露坎不掩。時有震死及疫癘，則爲之祈福；若安全無他，則爲報賽。多殺雜畜，燒骨以燎，走馬遶旋，多者數百匝。男女無小大，皆集會。平吉之人，則歌舞作樂；死喪之家，則悲吟哭泣。其遷徙隨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產，盡與蠕蠕同。唯車輪高大，輻數至多。【略】

後太武征蠕蠕，破之而還。至漠南，聞高車東部在巳尼陂，人畜甚衆，去官軍千餘里，將遣左僕射安原等討之。司徒長孫翰、尚書令劉潔等諫，太武不聽。乃遣原等幷發新附高車合萬騎，至于巳尼陂，高車諸部望軍而降者數十萬落，獲馬牛羊亦百餘萬，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乘高車，逐水草，畜牧蕃息，數年之後，漸知粒食，歲致獻貢。由是國家馬及牛、羊遂至于賤，氈皮委積。文成時，五部高車合聚祭天，衆至數萬，大會走馬，殺牲游遶，歌吟忻忻。其俗稱自前世以來，無盛於此會。車駕臨幸，莫不忻悅。

《通典》卷一九三《邊防九・西戎五・丁令》 丁令，魏時聞焉。在康居北，勝兵六萬人。隨畜牧，出名鼠皮，白昆子、青昆子皮。此上三國，堅昆中央，俱去匈奴單于庭安習水七千里，南至車師六國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三千里，西去康居王理八千里，或以爲此丁令卽匈奴北丁令也，而北丁令在烏孫西，似其種別也。又匈奴北有渾窳國，有屈射國，有丁令國，有隔昆國，有新犁國，明北海之南自復有丁令，非此烏孫之西丁令也。烏孫長老言，北丁令有馬脛國，其人聲音似雁鶩，從膝以上身至頭，人也；膝以下生毛，馬脛馬蹄，不騎馬而走疾於馬，勇健敢戰。

又卷一九九《邊防十五・北狄六》 僕骨，鐵勒之別部，習俗與突厥略同。

又 同羅者，鐵勒之別部也。在薛延陁之北，去長安萬七千五百里，戶萬五千，俗與突厥略同。初臣突厥，苦頡利之政亂，太宗時，其酋俟利發時健啜遣使內附。中間無聞。

又 都波者，鐵勒別種。南去回紇十三日行。分爲三部，自相統攝。結草爲廬，無牛羊，不知耕稼。土多百合草，取其根以爲糧，兼捕魚射獵爲食，而衣貂、鹿之皮，貧者緝鳥羽以爲服。婚姻，富者以馬，貧用鹿皮及草根爲聘禮。死亡以木櫃盛尸，置山中，或懸於樹上，送葬哭泣略與突厥類。莫知四時之候。國無刑罰，偷盜倍徵其贓。

又 拔野古者，亦鐵勒之別部。在僕骨東境，勝兵萬餘。其地豐草，人皆殷富。其酋俟利發屈利失，貞觀二十一年舉其部來降。其地東北千餘里曰康干河，有松木入水，二年乃化爲石，其色青，有國人居住，其人謂之『康干石』。其松爲石以後，仍似松文。人皆著木腳，冰上逐鹿。以耕種射獵爲業。國多好馬，又出鐵。風俗與鐵勒同，言語稍別。

又 阿跌，亦鐵勒之別部，在多濫葛西北，勝兵千七百。隋代號訶咥部是也。遷徙無常所。

又 鞠國在拔野古東北五百里，六日行。其國有樹無草，但有地苔。無羊馬，家畜鹿如中國牛馬。使鹿牽車，可勝三四人。人衣鹿皮，食地苔。其國俗聚木爲屋，尊卑共居其中。

又 僛忸國在鞠國東十五日行。其土地寬大，百姓衆多。風俗與拔野古同。少牛馬，多貂鼠骨咄也。

又 大漠國在鞠國北，饒羊馬。人極長大，長者至丈三四尺。問其國

云，北有骨師國，共大漠相接。

又卷二〇〇《邊防十六・北狄七》　拔悉彌一名弊剌國，隋時聞焉。在北庭北海南，結骨東南，依山散居。去燉煌九千餘里。有渠帥，無王號。戶三千餘。其人雄健，能射獵。國多雪，恆以木爲馬，雪上逐鹿。其狀似楯而頭高，其下以馬皮順毛衣之，令毛著雪而滑，如著屧屐，縛之足下。若下阪，走過奔鹿；若平地履雪，即以杖刺地而走，如船焉；上阪即手持之而登。每獵得鹿，將家室就而食之，盡更移處。其所居即以樺皮爲舍。丈夫翦髮，樺皮爲帽。

又　骨利幹居迴紇北方瀚海之北，二俟斤同居，勝兵四千五百人。草多百合。地出名馬，頭類橐駝，筋骨麤壯，好者日行數百里。其北又距大海，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曛，煮一羊胛，纔熟，而東方已曙，蓋近日入出之所。

又　駮馬，其地近北海，去京萬四千里，經突厥大部落五所乃至焉。有兵三萬人，馬三十萬匹。其國以俟斤統領，與突厥不殊。有弓箭刀矟傍排，無宿衛隊仗。不行賞賜。其土境，東西一月行，南北五十日行。土地嚴寒，每冬積雪，樹木不沒者纔一二尺，至暖消，逐陽坡，以馬及人挽犁種五穀。好漁獵，取魚、鹿、獺、貂、鼠等肉充食，以其皮爲衣。少鐵器，用陶瓦釜及樺皮根爲盤盌。隨水草居止，累木如井欄，樺皮蓋以爲屋，土牀草蓐，加氈而寢處之。草盡即移，居無定所。馬色並駮，故以名云。其馬不乘，但取其乳酪充飡而已。與結骨數相侵伐。貌類結骨，而言語不相通。

又　駮馬國南三十日行至突騎施，二十日行至鹽漠念咄陸闕俟斤部落，又北八日行至可史擔部落。其駮馬、鹽漠並無牛羊雜畜。其婚姻嫁娶與突厥同。土多松、樺樹，每年稅貂獺青白二鼠皮以奉酋長。

《舊唐書》卷一九九下《北狄傳・鐵勒》　鐵勒，本匈奴別種。自突厥強盛，鐵勒諸部分散，衆漸寡弱。至武德初，有薛延陀、契苾、迴紇、都播、骨利幹、多覽葛、僕骨、拔野古、同羅、渾部、思結、斛薛、奚結、阿跌、白霫等，散在磧北。薛延陀者，自云本姓薛氏，其先擊滅延陀而有其衆，因號爲薛延陀部。其官方兵器及風俗，大抵與突厥同。

《新唐書》卷二一七上《回鶻傳上》　回紇，其先匈奴也，俗多乘高輪車，元魏時亦號高車部，或曰敕勒，訛爲鐵勒。其部落曰袁紇、薛延陀、契苾羽、都播、骨利幹、多覽葛、僕骨、拔野古、同羅、渾、思結、斛薛、奚結、阿跌、白霫，凡十有五種，皆散處磧北。

又卷二一七下《回鶻傳下》　薛延陀者，先與薛種雜居，後滅延陀部有之，號薛延陀，姓一利咥氏。在鐵勒諸部最雄張，風俗大抵與突厥同。

又　拔野古一曰拔野固，或爲拔曳固，漫散磧北，地千里，直僕骨東，鄰於靺鞨。帳戶六萬，兵萬人。地有薦草，產良馬、精鐵。有川曰康干河，斷松投之，三年輒化爲石，色蒼緻，然節理猶在，世謂康干石者。俗嗜獵射，少耕穫，乘木逐鹿冰上。風俗大抵鐵勒也，言語少異。

又　僕骨亦曰僕固，在多覽葛之東。帳戶三萬，兵萬人。地最北，俗梗騖，難召率。

又　葛邏祿本突厥諸族，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跨僕固振水，包多怛嶺，與車鼻部接。有三族：一謀落，或爲謀剌；二熾俟，或爲婆匐；三踏實力。永徽初，高侃之伐車鼻可汗，三族皆內屬。顯慶二年，以謀落部爲陰山都督府，熾俟部爲大漠都督府，踏實力部爲玄池都督府，即用其酋長爲都督。後分熾俟部置金附州。三族當東、西突厥間，常視其興衰，附叛不常也。後稍南徙，自號『三姓葉護』，兵彊，甘於鬬，廷州以西諸突厥皆畏之。

又　都播，亦曰都波，其地北瀕小海，西堅昆，南回紇，分三部，皆自統制。其俗無歲時。結草爲廬。無畜牧，不知稼穡，土多百合草，掇其根以飯，捕魚、鳥、獸食之。衣貂鹿皮，貧者緝鳥羽爲服。其昏姻，富者納馬，貧者效鹿皮草根。死以木匱斂置山中，或系於樹，送葬哭泣，與突厥同。無刑罰，盜者倍輸其贓。

又　骨利幹處瀚海北，勝兵五千。草多百合。產良馬，首似橐它，筋骼壯大，日中馳數百里。其地北距海，去京師最遠，又北度海則晝長夜短，日入（亨）〔烹〕羊胛，熟，東方已明，蓋近日出處也。

又　白霫居鮮卑故地，直京師東北五千里，與同羅、僕骨接。避薛延陀，保奧支水，冷陘山，南契丹，北烏羅渾，東靺鞨，西拔野古，地圓袤二千里，山嶺其外，勝兵萬人。業射獵，以赤皮緣衣，婦貫銅釧，以子鈴綴襟。其部有三：曰居延，曰無若沒，曰潢水。其君長臣突厥頡利可汗爲俟斤。

又有鞠，或曰祇，居拔野古東北，有木無草，地多苔。無羊馬，人豢鹿若牛馬，惟食苔，俗以駕車。又以鹿皮爲衣，聚木作屋，尊卑共居。

又又有兪折者，地差大，俗與拔野古相埒。少羊馬，多貂鼠。

又又有駮馬者，或曰弊剌，曰遏羅支，直突厥之北，距京師萬四千里。隨水草，然喜居山，勝兵三萬。地常積雪，木不雕。以馬耕田，馬色皆駮，因以名國云。北極於海，雖畜馬而不乘，資湩酪以食。好與結骨戰，人貌多似結骨，而語不相通。皆翦髮，樺皮帽。構木類井幹，覆樺爲室。各有小君長，不能相臣也。

又大漢者，處鞠之北，饒羊馬，人物頎大，故以自名。與鞠俱鄰於黠戛斯劍海之瀕。

又東至木馬突厥三部落，曰都播、彌列、哥餓支，其酋長皆爲頡斤。樺皮覆室，多善馬，俗乘木馬馳冰上，以板藉足，屈木支腋，蹴輒百步，勢迅激。夜鈔盜，晝伏匿，堅昆之人得以役屬之。

《唐會要》卷九八《拔野古國》　拔野古在僕骨東境。勝兵一萬，口六萬，人皆殷富。其地東北一千里曰康干河，有松木，入水一二年而化爲石，其色青，有國人居住，其人謂之『康干石人』，皆著木腳，冰上逐鹿。其國東北六日行至鞠國，有樹無草，無羊馬，有鹿，如中國牛馬，使鹿牽車，可勝三四人。衣鹿皮，鹿食地苔。自鞠國東行十五日並兪折國，土地廣大，百姓多，風俗與拔野古同。少牛馬，地多豹鼠。骨咥鞠國北有大漢國，饒羊馬，其人極長大，長者至丈三四尺。其國云北有骨咄國，與大漢國相接，戶萬五千，勝兵三萬。

又《霫殁國》　霫殁，匈奴之別種，居鮮卑故地，亦與靺鞨爲鄰。勝兵萬人，並臣於頡利。習俗與突厥略同。其渠帥號爲俟斤。

又卷一〇〇《骨利幹國》　骨利幹處北方瀚海之北，二俟斤同居，勝兵四千五百，口萬餘人。草多百合，地出名馬。其國北接冰海，晝長夕短，日沒後，天色正曛，煮一羊胛纔熟，而東方已曙，蓋近日出之所也。

又《都播國》　都播，鐵勒之別種也。其地北瀕小海，西堅昆，南迴紇，十三月行，前代未之通也。分爲三部，皆自統攝。其俗無歲時，結草爲廬。無牛羊，不知耕種。土多百合，取其根以爲粮，捕魚鳥食之。衣貂鹿之皮，貧者亦緝鳥羽爲服。婚姻，富者用馬，貧者用鹿皮爲聘禮。國無刑罰，偷盜者徵其賦。聞骨利幹來通，亦遣使朝貢。

又《結骨國》　其北有騧馬國，鄰北海，畜騧馬而不乘，但取其酪充飧而已。貌類結骨，而不敦鄰好，交相侵伐。

《册府元龜》卷九六一《外臣部六・土風三》　駮馬國，其地在突厥之北，漸近於海。土地嚴寒，至冬積雪，樹木不沒者一二尺。比暖雪消，以馬犁種。取魚、鹿、獺、貂、灰鼠等肉充食，以其皮爲衣。少鐵器，用陶瓦土及樺木根爲盤、盌。隨水草而居，累木似井闌，樺皮蓋以爲屋，土牀草蓐而寢處之，草盡則移，居無定所。馬色並駮，故以爲名。一說舉國悉留騧駮馬，不乘，但取其湩酪充食而已。因山而居，與結骨不敦，相侵伐。貌類結骨而言語不相通。其俗隨逐水草，無王，立小君長以聽焉。

又昆彌國，土地宜稻，其俗辮髮，左衽。被服與突厥略同，相傳云匈奴本兄弟之國也。隨逐水草，夏居山，冬入深谷，俗尚戰，惡疾終。

《新五代史》卷七三《四夷附録三・契丹》引胡嶠《陷虜記》　西則突厥、回紇。西北至嫗厥律，其人長大，髦頭，酋長全其髮，盛以紫囊。地苦寒，水出大魚，契丹仰食。又多黑、白、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足。其人最勇，隣國不敢侵。又其西，轄戛，又其北，單于突厥，皆與嫗厥律略同。【略】又北，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瓠瓜河，夏秋冰厚二尺，春冬冰徹底，常燒器銷冰乃得飲。

社會生活

《舊唐書》卷一〇九《契苾何力傳》　〔貞觀〕十六年，詔許何力覲省其母，兼撫巡部落。時薛延陁強盛，契苾部落皆願從之。何力至，聞而大驚曰：『主上於汝有厚恩，任我又重，何忍而圖叛逆！』諸首領皆曰：『可敦及都督已去，何故不行？』何力曰：『我弟沙門孝而能養，我以身許國，終不能去也。』於是衆共執何力至延陁所，置於可汗牙前。何力箕踞而坐，拔佩刀東向大呼曰：『豈有大唐烈士，受辱蕃庭，天地日月，願知我心！』又割左耳以明志不奪也。可汗怒，欲殺之，爲其妻

所抑而止。

又卷一二一《僕固懷恩傳》 歷事節度王忠嗣、安思順，皆以善格鬬，達諸蕃情，有統禦材，委之心腹。

又卷一三四《渾瑊傳》 瑊本名曰進，年十餘歲即善騎射，隨父戰伐，破賀魯部，下石堡城，收龍駒島，勇冠諸軍，累授折衝果毅。

《元史》卷一二二《虎都鐵木祿傳》 虎都鐵木祿好讀書，與學士大夫遊，字之曰漢卿。仁宗嘗顧左右曰：『虎都鐵木祿字漢卿，漢名卿不讓也，汝等以漢卿名之宜矣。』其母姓劉氏，故人又稱之曰劉漢卿云。

《舊唐書》卷一九九下《北狄傳・鐵勒》 〔貞觀〕十五年，太宗幸洛陽，將有事於太山，夷男謀於其國曰：『天子封太山，萬國必會，士馬皆集，邊境空虛，我於此時取思摩如拉朽耳。』因命其子大度設勒兵二十萬，屯白道川，據善陽嶺以擊思摩之部。思摩遣使請救，詔英國公李勣、蒲州刺史薛萬徹率步騎數萬赴之。踰白道川至青山，與大度設相及，追之累月，至諾眞水，大度設知不脫，乃亘十里而陳兵。先是，延陀擊沙鉢羅及阿史那社爾等，以步戰而勝。及其將來寇也，先講武於國中，教習步戰，每五人，以一人經習戰陣者使執馬，而四人前戰，克勝即授馬以追奔，失應接罪至於死，沒其家口，以賞戰人，至是遂行其法。突厥兵先合輒退，延陀乘勝而逐之。勣兵拒擊，而延陀萬矢俱發，傷我戰馬。乃令去馬步陣，率長矟數百爲隊，齊奮以衝之，其衆潰散。副總管薛萬徹率數千騎收其執馬者，其衆失馬，莫知所從，因大縱，斬首三千餘級，獲馬萬五千匹，甲仗輜重不可勝計。大度設跳身而遁，萬徹將數百騎追之，弗及。

《新唐書》卷二一七下《回鶻傳下・薛延陀》 大度設次長城，思摩已南走，大度設度不可得，乃遣人乘長城罵之。適會勣兵至，行壍屬天，遽率衆走赤柯，度青山，然道回遠，勣選敢死士與突騎徑臘河，趣白道，及大度設，尾之不置。大度設顧不脫，度諾眞水，陣以待。先是，延陀擊沙鉢羅及阿史那社尒，皆以徒戰勝，至是卻騎不用，率五人爲伍，一執馬，四前鬬，令曰：『勝則騎而逐，負者死，沒其家以償戰士。』及戰，突厥兵迮，延陀騰逐，勣救之，延陀縱射，馬輒死。勣乃以步士百人爲隊，擣其罅，虜潰，部將薛萬徹率勁騎先收執馬者，故延陀不能去，斬首數千級，獲馬萬五千。大度設亡去，萬徹追弗及。殘卒奔漠北，會雪甚，衆戮踣死者十八。始延陀能以術禳神致雪，冀困勣師，及是反自敝云。

喪葬

《舊唐書》卷一二一《僕固懷恩傳》 懷恩領迴紇及朔方之衆繼進，行至鳴沙縣，遇疾舁歸。九月九日，死於靈武，部曲以鄉法焚而葬之。

《唐會要》卷九六《薛延陀》 夷男之卒，皆來會葬，焚屍卒哭，曳莽懼拔灼圖己，先還，拔灼引兵自後襲殺之。延陀以貞觀初建衙於磧北，歷三主，凡二十年。李勣、崔敦禮滅之。

物産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 骨利幹國獻馬百疋，十疋尤駿。上爲製名。決波騮者，近後足有距，走歷門三限不躓，上尤惜之。一曰文皇御製十駿名。

《唐會要》卷七二《馬》 貞觀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骨利幹遣使朝貢，獻良馬百匹，其中十匹尤駿。太宗奇之，各爲製名，號曰十驥，其一曰騰雲白，二曰皎雪驄，三曰凝露白，四曰玄光驄，五曰決波騮，六曰飛霞驃，七曰發電赤，八曰流金駾，九曰翔麟紫，十曰奔虹赤。上乃叙其事曰：『骨利幹獻馬十匹，特異常倫。觀其骨大叢粗，鬣高意闊，眼如懸鏡，頭若側塼，腿像鹿而差圓，頸比鳳而增細。後橋之下，促骨起而成峯；側轡之間，長筋密而如瓣。耳根鐵勒，杉材難方；尾本高麗，掘塼非擬。腹平脇小，自勁驅馳之方；鼻大喘疎，不乏往來之氣。殊毛共櫪，狀花藥之交林；異色同羣，似雲霞之閒彩。仰輪烏而競逐，順緒氣而爭追，噴沫則千里飛紅，流汗則三條振血，塵不及起，影不暇生。顧見彎弓，逾

勁羽而先及；遙瞻伏獸，占人目而前知，骨法異而應圖，工藝奇而絕象，方馳大宛，固其駑蹇者歟。』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九八《四夷二十七・北狄十・薛延陀》 按《西蕃異物志》云：『貞觀二十一年，薛延陀獻疾藺麚，毛而牛，角狀大如麚。』

傳說

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烏丸鮮卑東夷傳》引《魏略・西戎傳》 烏孫長老言北丁令有馬脛國，其人音聲似雁鶩，從膝以上身頭，人也，膝以下生毛，馬脛馬蹄，不騎馬而走疾焉，其爲人勇健敢戰也。

《北史》卷九八《高車傳》 俗云：匈奴單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國人皆以爲神。單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於國北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其上曰：『請天自迎之。』經三年，其母欲迎之。單于曰：『不可，未徹之間耳。』復一年，乃有一老狼，晝夜守臺嗥呼，因穿臺下爲空穴，經時不去。其小女曰：『吾父處我於此，欲以與天，而今狼來，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將下就之。其姊大驚曰：『此是畜生，無乃辱父母？』妹不從，下爲狼妻而產子。後遂滋繁成國。故其人好引聲長歌，又似狼嗥。

《太平廣記》卷二九七引《廣古今五行記・薛延陀》 突厥沙多彌可汗，貞觀年，馭下無恩，多有殺戮，國中震恐，皆不自安。常有客乞食於主人，引入帳，命妻具饌。其妻顧視，客乃狼頭，主人不之覺。妻告鄰人，共視之，狼頭人已食其主人而去。相與逐之，至鬱督軍山，見二人，追者告其故。二人曰：『我卽神人，薛延陀當滅，我來取之。』追者懼而返。太宗命將擊之，其衆相驚擾，諸部大亂，尋爲迴紇所殺，族類殆盡。

《新唐書》卷二一七下《回鶻傳下・薛延陀》 初，延陀將滅，有丐食於其部者，延客帳中，妻視客人而狼首，主不覺，客已食，妻語部人共追之，至鬱督軍山，見二人焉，曰：『我神也，薛延陀且滅。』追者懼，卻走，遂失之。至是果敗此山下。

回鶻（回紇、高昌回鶻、西州回鶻、龜茲回鶻、甘州回鶻、畏兀兒）部

綜述

《舊唐書》卷一九五《迴紇傳》 迴紇，其先匈奴之裔也，在後魏時，號鐵勒部落。其衆微小，其俗驍強，依託高車，臣屬突厥，近謂之特勒。無君長，居無恆所，隨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騎射，貪婪尤甚，以寇抄爲生。自突厥有國，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略】特勒始有僕骨、同羅、迴紇、拔野古、覆羅，並號俟斤，後稱迴紇焉。在薛延陀北境，居娑陵水側，去長安六千九百里，隨逐水草，勝兵五萬，人口十萬人。

《新唐書》卷二一七上《回鶻傳上》 袁紇者，亦曰烏護，曰烏紇，至隋曰韋紇。其人驍彊，初無酋長，逐水草轉徙，善騎射，喜盜鈔，臣於突厥，突厥資其財力雄北荒。

回紇姓藥羅葛氏，居薛延陀北娑陵水上，距京師七千里。衆十萬，勝兵半之。地磧鹵，畜多大足羊。有時健俟斤者，衆始推爲君長。子曰菩薩，材勇有謀，嗜獵射，戰必身先，所向輒摧破，故下皆畏附，爲時健所逐。時健死，部人賢菩薩，立之。母曰烏羅渾，性嚴明，能決平部事。回紇繇是寖盛。與薛延陀共攻突厥北邊，頡利遣欲谷設領騎十萬討之，菩薩身將五千騎破之馬鬣山，追北至天山，大俘其部人，聲震北方。繇是附薛延陀，相脣齒，號活頡利發，樹牙獨樂水上。【略】渠領共言：『生荒陋地，歸身聖化，天至尊賜官爵，與爲百姓，依唐若父母然。請於回紇、突厥部治大涂，號「參天至尊道」，世爲唐臣。』乃詔磧南鵶鵜泉之陽置過郵六十八所，具羣馬、運、肉待使客，歲內貂皮爲賦。乃拜吐迷度爲懷化大將軍、瀚海都督，然私自號可汗，署官吏，意似突厥，有外宰相六、內宰相三，又有都督、將軍、司馬之號。

《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錄三・回鶻》 回鶻，爲唐患尤甚。其國地、君

世、物俗、見於唐著矣。唐嘗以女妻之，故其世以中國爲舅。其國本在娑陵水上、後爲黠戛斯所侵，徙天德、振武之間，又爲石雄、張仲武所破，其餘衆西徙，役屬吐蕃。是時吐蕃已陷河西、隴右，乃以回鶻散處之。

當五代之際，有居甘州、西州者嘗見中國，而甘州回鶻數至，猶呼中國爲舅，中國答以詔書亦呼甥。梁乾化元年，遣都督周易言等來，而史不見其君長名號，梁拜易言等官爵，遣左監門衛上將軍楊沼押領還蕃。至唐莊宗時，王仁美遣使者來，貢玉、馬，自稱『權知可汗』，莊宗遣司農卿鄭續持節冊仁美爲英義可汗。是歲，仁美卒，其弟狄銀立，遣都督安千想等來。同光四年，狄銀卒，阿咄欲立。天成二年，權知國事王仁裕遣李阿山等來朝，明宗遣使者冊仁裕爲順化可汗。晉高祖時又冊爲奉化可汗。阿咄欲，不知其爲狄銀親疏，亦不知其立卒；而仁裕，訖五代常來朝貢，史亦失其紀。其地出玉、犛、綠野馬、獨峯駝、白貂鼠、羚羊角、硇砂、膃肭臍、金剛鑽、紅鹽、闌甕、騊駼之革。其地宜白麥、青麨麥、黄麻、葱韭、胡荽，以橐駝耕而種。其可汗常樓居，妻號天公主，其國相號媚祿都督。見可汗，則去帽被髮而入以爲禮。婦人總髮爲髻，高五六寸，以紅絹囊之；既嫁，則加氈帽。又有別族號龍家，其俗與回紇小異。長興四年，回鶻來獻白鶻一聯，明宗命解緤放之。自明宗時，常以馬市中國，其所賚寶玉皆屬縣官，而民犯禁爲市者輒罪之。周太祖時除其禁，民得與回鶻私市，玉價由此倍踐。顯德中，來獻玉，世宗曰：『玉雖寶而無益。』卻之。

宋・邵博《邵氏聞見後録》卷八　初，回紇風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異，故衆志專一，勁健無敵。自有功於唐，唐賜遺豐腆。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築宮室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爲之虚耗，而虜俗亦壞。

宋・洪皓《松漠紀聞》　回鶻自唐末浸微，本朝盛時，有入居秦川爲熟戶者，女眞破陝，悉徙之燕山。甘涼瓜沙舊皆有族帳，後悉羈縻於西夏。唯居四郡外地者，頗自爲國，有君長。其人卷髮深目，眉脩而濃，自眼睫而下多虬髯。土多瑟瑟、珠、玉。帛有兜羅緜、毛氈、狨錦、注絲、熟綾、斜褐。藥有膃肭臍、硇砂。香有乳香、安息篤耨。善造賓鐵刀劒、烏金銀器。多爲商賈於燕，載以橐它。過夏地，夏人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賈人苦之。後以物美惡雜貯毛連中，毛連以羊毛緝之，單其中，兩頭爲袋，以毛繩或線封之。有甚麤者，有間以雜色毛者，則輕細。然所征亦不貲。其來浸熟，始厚賂稅吏，密識其中下品者，俾指之。尤能別珍寶，蕃漢爲市者，非其人爲儈，則不能售價。奉釋氏最甚，共爲一堂，塑佛像其中。每齋必刲羊，或酒酣以指染血塗佛口，或捧其足而嗚之，謂爲親敬。誦經則衣袈裟，作西竺語。燕人或俾之祈禱，多驗。婦人類男子，白晳，著青衣，如中國道服，然以薄青紗幂首而見其面。其居秦川時，女未嫁者先與漢人通，有生數子，年近三十，始能配其種類。媒妁來議者，父母則曰吾女嘗與某人某人昵，以多爲勝，風俗皆然。其在燕者，皆久居業成，能以金相瑟瑟爲首飾，如釵頭形而曲二寸，如古之笄狀。又善結金線相瑟瑟爲珥及巾環，織熟錦、熟綾、注絲、線羅等物，又以五色線織成袍，名曰剋絲，甚華麗。又善撚金線，別作一等，背織花樹，用粉繳，經歲則不佳，唯以指換達靼。辛酉歲，金國肆眚，皆許西歸，多留不反。今亦有目微深而髯不虬者，蓋與漢兒通而生也。

宋・葉隆禮《契丹國志》卷二六《諸蕃記・高昌國》　高昌都交河城，漢車師前王庭也。四面多大山，晉以其地爲高昌郡。地石磧，氣候溫暖，厥土良沃，麥一歲再熟，宜蠶。有草名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引水溉田。出赤鹽，其味甚美。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其官有八長史，有五將軍，又有侍郎、校郎、主簿，從事，階位相次。契丹時，三年一次朝貢，進獻玉、珠、乳香、斜合、黑皮、褐里絲等。亦有互市，其國主親與北主評價。

《宋會要輯稿・蕃夷四・高昌》　〔太平興國〕九年五月，西州回鶻與波羅門及波斯外道阿里煙朝貢，錫賚有差，館於禮賓院。西州進奉使易難具道本國主稱號、服飾、習尚、風俗、城邑、道里，一如龜兹國。

又　龜兹，回鶻之別種也。其國主自稱師子王，戴寶裝冠，著黄色衣，與宰相九人同理國事。每出，其宰相著大食國錦綵之衣，騎馬前引，常以音樂相隨。其妃名阿厮迷，著紅羅縷金之衣，多用珠寶嚴飾其身，每年一度出宮遊看。國城有市井而無錢貨，但以花藥布牙換博買米麥瓜果，與中國無異。西至大食國兩月程，東至夏州三月程。或稱西州回鶻，或稱西州龜兹，又稱龜兹回鶻，其實一也。

《宋史》卷四九〇《外國傳六》引王延德《使高昌記》　高昌即西州也。其地南距于闐，西南距大食，波斯，西距西天步路涉，雪山、葱嶺，皆數千里。地無雨雪而極熱，每盛暑，居人皆穿地爲穴以處。飛鳥羣萃河濱，或起飛，即爲日氣所爍，墜而傷翼。屋室覆以白堊，雨及五寸，即廬舍多壞。有水，源出金

嶺，導之周圍國城，以溉田園，作水磴。地產五穀，惟無蕎麥。貴人食馬，餘食羊及鳧鴈。樂多琵琶、箜篌。出貂鼠、白氈、繡文花蕊布。俗好騎射。婦人戴油帽，謂之蘇幕遮。用開元七年曆，以三月九日爲寒食，餘二社、冬至亦然。以銀或鍮石爲筒，貯水激以相射，或以水交潑爲戲，謂之壓陽氣去病。好游賞，行者必抱樂器。佛寺五十餘區，皆唐朝所賜額，寺中有《大藏經》、《唐韻》、《玉篇》、《經音》等，居民春月多羣聚遨樂於其間。游者馬上持弓矢射諸物，謂之禳災。有敕書樓，藏唐太宗、明皇御札詔敕，緘鎖甚謹。復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佛經所謂外道者也。所統有南突厥、北突厥、大衆熨、小衆熨、樣磨、割祿、黠戛司、末蠻、格哆族、預龍族之名甚衆。國中無貧民，絕食者共賑之。人多壽考，率百餘歲，絕無夭死。

又　師子王邀延德至其北廷。歷交河州，凡六日，至金嶺口，寶貨所出。又兩日，至漢家砦。又五日，上金嶺。過嶺卽多雨雪，嶺上有龍堂，刻石記云，小雪山也。嶺上有積雪，行人皆服毛罽。度嶺一日至北廷，憩高臺寺。其王烹羊馬以具膳，尤豐潔。

又《龜茲》　龜茲本回鶻別種。其國主自稱師子王，衣黃衣，寶冠，與宰相九人同治國事。國城有市井而無錢貨，以花蕊布博易。有米麥瓜果。西至大食國行六十日，東至夏州九十日。或稱西州回鶻，或稱西州龜茲，又稱龜茲回鶻。

元・李志常《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上　〔一二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抵陰山後，回紇郊迎，至小城北，酋長設蒲萄酒及名果、大餅、渾葱，裂波斯布人一尺，乃言曰：『此陰山前三百里和州也，其地大熱，蒲萄至夥。』翌日，沿川西行，歷二小城，皆有居人。時禾麥初熟，皆賴泉水澆灌得有秋，少雨故也。西卽簡思馬大城，王官士庶僧道數百，具威儀遠迎。僧皆赭衣，道士衣冠與中國特異。泊於城西蒲萄園之上閣。時回紇王部族勸蒲萄酒，供以異花雜果名香，且列侏儒伎樂，皆中州人。士庶日益敬。侍坐者有僧道儒，因問風俗，乃曰：『此大唐時北庭端府。景龍三年，楊公何爲大都護，有德政，諸夷心服，惠及後人，於今賴之。』有龍興西寺二石刻在，功德煥然可觀，寺有佛書一藏。唐之邊城，往往尚存。【略】

重九日至回紇昌八剌城，其王畏午兒，與鎮海有舊，率諸部族及回紇僧皆遠迎。既入，齋於臺上。泊其夫人勸蒲萄酒，且獻西瓜。其重及秤，甘瓜如枕許，其香味蓋中國未有也。園蔬同中區。有僧來侍坐，使譯者問看何經典，僧云：『剃度受戒，禮佛爲師。』蓋此以東昔屬唐，故西去無僧道，回紇但禮西方耳。

明・張雨《邊政考》卷八《西域諸國》　哈密城　有纏頭回回，有水磨。
阿思打納城　有纏頭回回，出馬、駱駝，有樹木。
魯珎城兒　有纏頭回回，出馬、牛，種田。
羊黑城兒　有纏頭回回，不出產物，種田。
土魯番　有回回，種田，出產各色果品、樹木，有委魯母。
蘇巴失　有回回，出馬、駱駝。
昆迷失　有回回，種田，有樹木。
義力失城　有回回，出馬。
黑水泉　有纏頭回回，出馬。
濁樹城兒　有回回，出駝。
察力察井　有回回，種田。
察兀的河　有纏頭回回，出馬。
楊子河　有回回，樹木。
古克兀城　有果品、駝、騾。
苦先城　出花蛇，有樹木、馬、牛。

明・李應魁纂萬曆《肅鎮華夷志》卷四《屬夷内附略》　曰畏兀兒者，乃撒力畏兀兒是也，史有高昌畏兀兒，此云撒力畏兀兒，疑恐亦安定王煙帖木兒同族，未知是否。又相傳云：畏兀兒乃揚州樂戶者，因封忠順王，遂以此族遷於哈密，以（待）〔侍〕忠順王，以指揮職與之。今拜言不剌爲淨修國師，亦莫知其爲何代封職也。諸夷私相議：拜言卜剌國師之職，是別人之職也。凡所動履，似西番，俗少近於夏。食豬肉，帶達馬，與回回不同俗焉。

又《一種畏兀兒》　原係揚州樂戶，元朝遷之，以侍脫脫者也。凡其取食皆隨於夷後。永樂初年因西夷入貢，又封脫脫爲忠順王，以居哈密。時脫脫從西寧往哈密，遂以此夷爲撒力畏兀兒，帶至哈密，加以指揮之職。後因哈密被擾不寧，正德間歸附肅州，准其進貢。國師拜言卜剌管束，萬曆中屬見襲國師把的卜剌管束。

又《畏兀兒・頭目拜言卜剌族》　原係撒力畏兀兒是也。祖乃樂戶，元

爲撒力畏兀兒。明國初在於西寧安定王部下，永樂中封元之遺〔摩〕〔孽〕脫脫爲忠順王，居哈密衛，將此族遷以侍之，後加指揮職事，靜修國師之職，非朝所封，乃哈密衛先朝之國師，後絕襲，拜言卜剌祖剃髮爲僧，唸經爲諸夷禮佛之狀。後將靜修國師之職，遂襲於拜言卜剌之祖。今在東關廂住焉。今大小頭目、舍人、部落男婦五百餘人。此畏兀兒夷人之一族也。

又《畏兀兒俗》 男髮垂髻，女首加帽，孳牧爲業，飲食頗同於華夏，婚媾不忌乎五服，邇年漸事耕牧，將知禮法焉。

又 屬夷畏兀兒之屬，率多習西夷之禮，近來亦效中國之衣食，其行事之跡，多與哈剌灰同焉。

清・黄文煒、沈青崖纂修乾隆《重修肅州新志・西陲紀略・哈密・風俗物產類》 明總兵武振《哈密紀行錄》云：回回每年把齋一箇月，第一年自正月起，連三年俱正月。至第四年，又自十二月起，以三年爲率。俱五更閉齋，星全開齋。產婦不把齋，兒大補之。每日約衆登省性閣，唸經祝讚，拜造化主曰：至尊至大，起無初了，無盡、無極、無像、無比、無倫、無形、無影，大造化的天地主兒。其心至誠，久則無怠。筵席殺羊馬牛，餹食、油餅、甜食、撒卜咱哈力撒、燒酒、滷酒之類。人死用水入口，洗滌腸腹。用白布纏裹，停三日，誦經，親戚哀哭。用無底棺盛送，埋入坑內，其棺取回再用。其婚姻所用牛羊幣帛各隨貧富。有犯法者，掌教科斷。打傷人及至死者，抵罪。

禮儀

《舊唐書》卷一六五《殷侑傳》 元和中，累爲太常博士。時迴紇請和親，朝廷計費五百萬緡。朝廷方用兵伐叛，費用百端，欲緩其期，乃命宗正少卿李孝誠奉使宣諭，以侑爲副。侑謹重，有節概，臨事俊辯。既至虜庭，可汗初待漢使，盛陳兵甲，欲臣漢使而不答拜。侑堅立不動，宣諭畢，可汗責其倨，宣言欲留而不遣。行者皆懼，侑謂虜使曰：『可汗是漢家子壻，欲坐受使臣拜，是可汗失禮，非使臣之倨也。』可汗憚其言，卒不敢逼。使還，拜虞部員外郎。

又卷一九五《迴紇傳》 〔唐代宗寶應元年〕元帥雍王領〔藥〕子昂等從而見之，可汗責雍王不於帳前舞蹈，禮倨。子昂辭以元帥是嫡孫，兩宮在殯，不合有舞蹈。迴紇宰相及車鼻將軍庭詰曰：『唐天子與登里可汗約爲兄弟，今可汗即雍王叔，叔姪有禮數，何得不舞蹈？』子昂苦辭以身有喪禮，不合。又報云：『元帥即唐太子也，太子即儲君也，豈有中國儲君向外國可汗前舞蹈。』相拒久之，車鼻遂引子昂、李進、〔韋〕少華、魏琚各搒捶一百，少華、琚因搒捶，一宿而死。以王少年未諳事，放歸本營。

《新唐書》卷二一七上《回鶻傳上》 〔回鶻可汗〕與郭子儀會呼延谷，可汗恃其彊，陳兵引子儀拜狼纛而後見。

《宋史》卷四九〇《外國傳六・高昌》引王延德《使高昌記》 時四月，師子王避暑於北廷，以其舅阿多于越守國，先遣人致意於延德曰：『我王舅也，使者拜我乎？』延德曰：『持朝命而來，禮不當拜。』復問曰：『見王拜乎？』延德曰：『禮亦不當拜。』阿多于越復數日始相見，然其禮頗恭。【略】至七日，見其王及王子侍者，皆東向拜受賜。旁有持磬者擊以節拜，王聞磬聲乃拜，既而王之兒女親屬皆出，羅拜以受賜，遂張樂飲宴，爲優戲，至暮。明日汎舟於池中，池四面作鼓樂。又明日游佛寺，曰應運太寧之寺，貞觀十四年造。

宗教信仰

唐・李肇《唐國史補》卷下 回鶻常與摩尼議政，故京師爲之立寺，其法曰：『晚乃食，敬水而茹葷，不飲乳酪。』其大摩尼數年一易，往來中國，小者年轉。江嶺西市商胡橐，其源生於回鶻有功也。

唐《九姓回鶻愛登里囉汨沒密施合毗伽可汗聖文神武碑并序》 〔可汗〕將睿息等四僧入國，闡揚二祀，洞徹三際。況法師妙達明門，精通七部，才高海岳，辯若懸河，故能開正教於回鶻。〔以茹葷屏渾酪〕爲法，立大功績，乃〔號『默〕傒悉德』。於時，都督、刺史、內外宰相、□□□□□□□曰：『今悔前非，崇事正教。』奉旨宣示：『此法微妙，難可受持。』再三懇〔惻〕：『往者無識，謂鬼爲佛。今已悟眞，不可復事。特望□□。』□□曰：『既有志誠，往即持受。應有刻畫魔形，悉令焚爇。祈神拜鬼，幷〔皆擯斥〕，□□□□〔持〕受明教。』薰血異俗，化爲〔茹〕飯之鄉；宰殺邦家，變爲勸

善之國。故□□之在人，上行下傚。法王聞受正教。深贊虔〔誠〕，〔□□□大〕德領諸僧尼入國闡揚。自後，慕闍徒衆，東西循環，往來敎化。

元・李志常《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上　〔一二二一年九月〕四日，宿輪臺之東，迭屑頭目來迎。

元・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二二　大都妙善寺比丘尼舍藍八哈石卒。師諱舍藍藍，高昌人。其地隸北庭，其地好佛，故爲苾芻者多。

《元史》卷一三〇《阿魯渾薩理傳》　阿魯渾薩理，畏兀人。祖阿台薩理，當太祖定西域還時，因從至燕。會畏兀國王亦都護請於朝，盡歸其民，詔許之，遂復西還。精佛氏學。生乞台薩理，襲先業，通經、律、論。業既成，師名之曰萬全。至元十二年，入爲釋敎都總統，拜正議大夫、同知總制院事，加資德大夫、統制使。年七十卒。

又卷一三四《迦魯納答思傳》　迦魯納答思，畏吾兒人，通天竺敎及諸國語。翰林學士承旨安藏扎牙答思薦於世祖，召入朝，命與國師講法。國師西番人，言語不相通。帝因命迦魯納答思從國師習其法，及言與字，期年皆通。以畏吾字譯西天、西番經論，既成，進其書，帝命鋟版，賜諸王大臣。西南小國星哈剌的威二十餘種來朝，迦魯納答思於帝前敷奏其表章，諸國驚服。

又卷二〇二《釋老・必蘭納識里傳》　其後又有必蘭納識里者，初名只剌瓦彌的理，北庭感木魯國人。幼熟畏兀兒及西天書，長能貫通三藏暨諸國語。大德六年，奉旨從帝師授戒於廣寒殿，代帝出家，更賜今名。皇慶中，命繙譯諸梵經典。延祐間，特賜銀印，授光祿大夫。

是時諸番朝貢，表牋文字無能識者，皆令必蘭納識理譯進。嘗有以金刻字爲表進者，帝遣視之，廷中愕眙，觀所以對。必蘭納識理隨取案上墨汁塗金葉，審其字，命左右執筆，口授表中語及使人名氏，與貢物之數，書而上之。明日，有司閱其物色，與所齎重譯之書無少差者。衆無不服其博識，而竟莫測其何所從授，或者以爲神悟云。授開府儀同三司，仍賜三臺銀印，兼領功德使司事，厚其廩餼，俾得以養母焉。

至治三年，改賜金印，特授沙(律)〔津〕愛護持，且命爲諸國引進使。至順二年，又賜玉印，加號普覺圓明廣照弘辯三藏國師。三年，與安西王子月魯帖木兒等謀爲不軌，坐誅。其所譯經，漢字則有《楞嚴經》、西天字則有《大乘莊嚴寶度經》、《乾陀般若經》、《大涅槃經》、《稱讚大乘功德經》，西番字則有《不思議禪觀經》，通若干卷。

唐・圓照《悟空入竺記》　時逢聖朝四鎮北庭宣慰使中使段明秀來至北庭，泊貞元五年己巳之歲九月十三日，與本道奏事官節度押衙牛昕、安西道奏事官程鍔等，隨使入朝。當爲沙河不通，取回鶻路，又爲單于不信佛法，所齎梵夾不敢持來，留在北庭龍興寺藏。所譯漢本，隨使入都。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元和二年正月〕庚子，迴紇請於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許之。

又卷一八上《武宗紀上》　〔會昌三年二月《制》：〕應在京外宅及東都修功德迴紇，並勒冠帶，各配諸道收管。其迴紇及摩尼寺莊宅、錢物等，並委功德使與御史臺及京兆府各差官點檢收抽，不得容諸色人影占。如犯者並處極法，錢物納官。摩尼寺僧委中書門下條疏聞奏。

又卷一九五《迴紇傳》　〔元和八年〕十二月二日，宴歸國迴鶻摩尼八人，令至中書見宰臣。先是，迴鶻請和親，憲宗使有司計之，禮費約五百萬貫，方內有誅討，未任其親，以摩尼爲迴鶻信奉，故使宰臣言其不可。乃詔宗正少卿李孝誠使於迴鶻，太常博士殷侑副之，諭其來請之意。【略】會昌三年，迴鶻尚書僕固繹到幽州，約以太和公主歸幽州，烏介去幽州界八十里下營，其親信骨肉及摩尼志淨等四人已先入振武軍。

《唐會要》卷四九《摩尼寺》　貞元十五年四月，以久旱，令摩尼師祈雨。元和二年正月庚子，迴紇請於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許之。

會昌三年勅：『摩尼寺莊宅錢物，並委功德使及御史臺、京兆府差官檢點。在京外宅修功德迴紇，並勒冠帶，摩尼寺委中書門下條疏奏聞。』

《册府元龜》卷九七六《外臣部・褒異三》　〔天成四年八月〕癸亥，北京奏葬摩尼和尚。摩尼，回鶻之佛師也，先自本國來。大原少尹李彥圖者，武宗時懷化郡王李思忠之孫也。思忠本回鶻王子盟沒斯也。歸國，錫姓名。關中大難之後，彥圖挈其族歸。太祖〔賜〕宅一區，宅邊置摩尼院，以居之。至是卒。

又卷九九九《外臣部・請求》　憲宗元和二年正月庚子，迴鶻使者請於

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三所，許之。

《新唐書》卷一七〇《王鍔傳》　會回鶻幷摩尼師入朝，鍔欲示威武傾駭之，乃悉軍迎，延列五十里，旗幟光鮮，戈鎧犀密。回鶻恐，不敢仰視，鍔偃然受其禮。

又卷二一七下《回鶻傳下》〔會昌五年〕詔回鶻營功德使在二京者，悉冠帶之。有司收摩尼書若象燒於道，產貲入之官。

《舊五代史》卷一三八《外國傳二・回鶻傳》　梁乾化元年十一月，遣都督周易言等入朝進貢，太祖御朝元殿引對，以易言爲右監門衛大將軍同正，以石壽兒、石論思並爲右千牛衛將軍同正，仍以左監門衛將軍楊沼充押領回鶻還蕃使，案《五代會要》：以易言爲右監門衛大將軍同正，弟略麥之、石論思並爲左千牛衛將軍同正；李屋珠、安鹽山並爲右千牛衛將軍同正，仍以左監門衛上將軍楊沼爲左驍衛上將軍，充押領回鶻還番使。通事舍人仇玄通爲判官，厚賜繒帛，放令歸國，又賜其入朝僧凝盧、宜李思、宜延錢等紫衣。

又　周廣順元年二月，遣使幷摩尼貢玉團七十有七，白氈、貂皮、氂牛尾、藥物等。先是，晉、漢已來，回鶻每至京師，禁民以私市易，其所有寶貨皆鬻之入官，民間市易者罪之。

《資治通鑑》卷二三七《唐憲宗元和元年》　是歲，回鶻入貢，始以摩尼偕來，於中國置寺處之。回鶻之摩尼，猶中國之僧也；其教與天竺又異。按《唐書會要》十九卷：回鶻可汗王令明教僧進法入唐。大曆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敕賜回鶻摩尼，爲之置寺，賜額爲大雲光明。六年正月，敕賜荆、洪、越等州各置大雲光明寺一所。《唐史補》卷：蕃人常與摩尼僧議政，京城爲之立寺。其法，日晚乃食，飲水茹葷而不食乳酪。其大摩尼，數年一度來往本國，小者年轉。《唐史・回鶻列傳》：元和初，再朝獻，始以摩尼至，日晏乃食。可汗常與共國也。其法日晏乃食，食葷而不食渾酪。葷，辛臭菜也。渾，乳汁也。回鶻信奉之，可汗或與議國事。

宋・志磐《佛祖統紀》卷四一《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八》〔大曆三年〕勅回紇奉末尼者建大雲光明寺。

又卷五四《歷代會要志第十九之四・事魔邪黨》　末尼火祆者，初波斯國有蘇魯支，行火祆教。弟子來化中國，唐正觀五年，其徒穆護何祿詣闕，進祆教，勅京師建大秦寺。武后延載元年，波斯國拂多誕持《二宗經》僞教來朝。玄宗開元二十年勅：末尼本是邪見，妄稱佛教。既爲西胡師法，其徒自行，不須科罰。天寶四年勅：兩京諸郡有波斯寺者，並改名大秦。大曆三年勅：回紇及荆揚等州，奉末尼各建大雲光明寺。六年，回紇請荆揚、洪、越等州置摩邪寺，其徒白衣白冠。會昌三年勅：天下末尼寺並廢，京城女末尼七十二人皆死。在回紇者流之諸道。五年勅：大秦穆護火祆等二千人，並勒還俗。

《宋會要輯稿・番夷四・回鶻》　景德元年九月，甘州夜落紇遣進奉大使宣教大師寶藏、副使李緒、判官都監將軍迴紇引領進奉充都總管結諾等百二十九人來貢。【略】四年十月，甘州夜落紇遣尼法仙等二人來朝獻馬十疋，且乞遊代州五臺山，從之。是年，夜落紇遣僧翟大秦來獻馬十五匹，欲於京城建佛寺，祝延聖壽，求賜名額，不許。

又〔景德二年〕時夜落紇本道二尼嚮慕聲教，思欲瞻禮，今隨貢奉使赴闕，望賜紫衣，亦從其請。三年十一月六日，甘州迴鶻僧法光來貢。

又〔景德三年〕十二月五日，【略】寶物公主沒孤氏【略】又言：近被病始愈，國中不產香藥及小兒藥、冷病藥，望賜之。又發願修寺，並無金粉，幷求賜粧粉錢，房卧金銀盌之類，詔並從其請。

又　神宗熙寧元年七月二十九日，回鶻國可汗遣使來貢方物，且言乞〔賣〕〔買〕金字大般若經，詔特賜墨字大般若經一部。

又〔咸平〕六年六月六日，龜兹國僧義修來獻梵夾、菩提印藥、念珠、舍利，賜紫方袍束帶。【略】十月，度龜兹國石報進爲僧，從其請也。

又　乾興元年五月，仁宗卽位未改元。龜兹國僧華嚴自西天至，以佛骨舍利、梵夾爲獻。

《宋史》卷七《真宗紀二》〔景德四年十二月〕己未，甘州僧翟大秦等獻馬，給其直。

又卷四九〇《外國傳六・回鶻》　景德元年，夜落紇遣使來貢。四年，又遣尼法仙等來朝，獻馬。仍許法仙遊五臺山。又遣僧翟入奏，來獻馬，欲於京城建佛寺祝聖壽，求賜名額，不許。

又　熙寧元年入貢，求買金字《大般若經》，以墨本賜之。

又《龜兹》　自天聖至景祐四年，入貢者五，最後賜以佛經一藏。

又　紹聖三年，使大首領阿連撒羅等三人以表章及玉佛至洮西。熙河經略使以其空通使，請令於熙、秦州博買，而估所齎物價答賜遣還，從之。

《元史》卷三二《文宗紀一》〔天曆元年九月戊寅〕命高昌僧作佛事於延春閣。

又〔天曆元年十二月辛丑〕命高昌僧作佛事於寶慈殿。

又卷三三《文宗紀二》〔天曆二年十月〕甲辰，畏兀僧百八人作佛事於興聖殿。

又卷三五《文宗紀四》〔至順二年三月壬午〕特命沙津愛護持必剌忒納失里爲三藏國師，賜玉印。

又戊子，以西僧旭你迭八答剌班的爲三藏國師，賜金印。

又〔四月戊辰〕詔以泥金畏兀字書《無量壽佛經》千部。

唐・李德裕《李德裕文集》卷五《詔敕上・賜回鶻可汗書意》摩尼教，天寶以前，中國禁斷。自累朝緣回鶻敬信，始許興行；江淮數鎮，皆令闡教。

明・趙時春纂修嘉靖《平涼府志》卷二《風俗》唯回紇遺種用浮屠法，不少變逮。



高昌回鶻時期摩尼教壁畫

占卜

《舊唐書》卷一九五《迴紇傳》〔永泰元年〕合胡祿都督等與宰相磨咄莫賀達干、宰相噉莫賀達干、宰相護都毗伽將軍、宰相揭拉裴羅達干、宰相梅錄大將軍羅達干、平章事海盈闕達干等，〔郭〕子儀先執杯，合胡祿都督請咒，子儀咒曰：『大唐天子萬萬歲！迴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若起負心違背盟約者，身死陣前，家口屠戮。』合胡祿都督等失色，及杯至，卽譯曰：『如令公盟約。』皆喜曰：『初發本部來日，將巫師兩人來，云：「此行大安穩，然不與唐家兵馬鬬，見一大人卽歸。」今日領兵見令公，令公不爲疑，脫去衣甲，單騎相見，誰有此心膽！是不戰鬬見一大人，巫師有徵矣。』歡躍久之。

《新唐書》卷二一七《回鶻傳上》永泰初，〔僕固〕懷恩反，誘回紇、吐蕃入寇。俄而懷恩死，二虜爭長，回紇首領潛詣涇陽見郭子儀，請改事。子儀率麾下叩回紇營。【略】於是子儀持酒，胡祿請盟而飲，子儀曰：『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二國將相如之。有如負約，身死行陣，家屠戮。』方時，虜宰相磨咄莫賀達干、頓莫賀達干等聞言皆奪氣，酒至其所，輒曰：『無易公誓。』始，虜有二巫，言『此行必不戰，當見大人而還』，及是相顧笑曰：『巫不吾紿也。』

婚姻家庭

《舊唐書》卷一九五《迴紇傳》貞元七年五月庚申朔，以鴻臚少卿庾鋌兼御史大夫，冊迴紇可汗及弔祭使。是月，迴紇遣使律支達干等來朝，告小寧國公主薨，廢朝三日。故，肅宗以寧國公主降迴紇，又以榮王女媵之；及寧國來歸，榮王女爲可敦，迴紇號爲小寧國公主，歷配英武、英義二可汗。及天親可汗立，出居於外，生英武二子，爲天親可汗所殺。無幾薨。

又長慶元年，毗伽保義可汗薨，輟朝三日，仍令諸司三品已上官就鴻臚寺弔其使者。四月，正衙冊迴鶻君長爲登羅羽錄沒密施句主錄毗伽可汗，以少府監裴通爲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持節冊立，兼弔祭使。五月，迴鶻宰相、都督、公主、摩尼等五百七十三人入朝迎公主，於鴻臚寺安置。敕：太和公主出降迴鶻爲可敦，宜令中書舍人王起赴鴻臚寺宣示；以左金吾衛大將軍胡證檢校戶部尚書，持節充送公主入迴鶻及冊可汗使；光祿卿李憲加兼御史中丞，充副使；太常博士殷侑改殿中侍御史，充判官。吐蕃犯青塞堡，以迴紇和親故也。鹽州刺史李文悅發兵擊退之。迴鶻奏：『以一萬騎出北庭，一萬騎出安西，拓吐蕃以迎太和公主歸國。』其月敕：『太和公主出降迴紇，宜特置府，其官屬宜視親王例。』

迴紇自咸安公主歿後，屢歸款請繼前好，久未之許。至元和末，其請彌切，憲宗以北虜有勳勞於王室，又西戎比歲爲邊患，遂許以妻之。既許而憲宗崩。穆宗即位，踰年乃封第十妹爲太和公主，將出降，迴紇登邏骨沒密施合毗伽可汗遣使伊難珠、句錄都督思結并外宰相、駙馬、梅錄司馬，兼公主一人、葉護公主一人，及達干并駝馬千餘來迎。太和公主發赴迴紇國，穆宗御通化門左个臨送，使百僚章敬寺前立班，儀衛甚盛，士女傾城觀焉。十一月，振武節度張惟清奏：『準詔發兵三千赴蔚州，數內已發一千人訖，餘二千人，待太和公主出界即發遣。』又奏：『天德轉牒云：迴鶻七百六十人將駝馬及車，相次至黃蘆泉迎候公主。』豐州刺史李祐奏：『迎太和公主迴鶻三千於柳泉下營拓吐蕃。』【略】

長慶二年閏十月，金吾大將軍胡證、副使光祿卿李憲、婚禮使衛尉卿李銳、副使宗正少卿李子鴻、判官虞部郎中張敏、太常博士殷侑送太和公主至自迴紇，皆云：初，公主去迴紇牙帳尚可信宿，可汗遣數百騎來請與公主先從他道去。胡證曰：『不可。』虜使曰：『前咸安公主來時，去花門數百里即先去，今何獨拒我？』證曰：『我天子詔送公主以投可汗，今未見可汗，豈宜先往！』虜使乃止。既至虜庭，乃擇吉日，冊公主爲迴鶻可敦。可汗先升樓東向坐，設穹幄於樓下以居公主，使摹胡主教公主以胡法。公主始解唐服而衣胡服，以一嫗侍，出樓前西向拜。可汗坐而視，公主再俯拜訖，復入穹幄中，解前所服而披可敦服，通裾大襦，皆茜色，金飾冠如角前指，後出樓俯拜可汗如初禮。虜先設大輿曲輦，前設小座，相者引公主升輿，迴紇九姓相分負其輿，隨日右轉於庭者九，公主乃降輿升樓，與可汗俱東向坐。自此臣下朝謁，并拜可敦。可敦自有牙帳，命二相出入帳中。證等將歸，可敦宴之帳中，留連號啼者竟日，可汗因贈漢使以厚貺。

《新唐書》卷二一七下《回鶻傳下》　回鶻之請昏，有司度費當五百萬，帝方內討彊節度，故遣宗正少卿李誠、太常博士殷侑往諭不可。穆宗立，回鶻又使合達干等來固求昏，許之。俄而可汗死，使者臨冊所嗣爲登囉羽錄沒蜜施句主毗伽崇德可汗。可汗已立，遣伊難珠、句錄、都督思結等以葉護公主來逆女，部渠二千人，納馬二萬，橐它千。四夷之使中國，其衆未嘗多此。詔許五百人至長安，餘留太原。詔以太和公主下降。主，憲宗女也。帝爲主建府，以左金吾衛大將軍胡證、光祿卿李憲持節護送，太府卿李說爲昏禮使，冊拜主爲仁孝端麗明智上壽可敦，告於廟，天子御通化門餞主，摹臣班辭於道。公主出塞，距回鶻牙百里，可汗欲先與主由間道私見，胡證不可，虜人曰：『昔咸安公主行之。』證曰：『天子詔我送公主授可汗，今未見，不可先也。』乃止。於是可汗升樓坐，東向，下設毳幔以居公主，請襲胡衣，以一姆侍出，西向拜已，退即次，被可敦服，絳通裾大襦，冠金冠，前後鋭，復出拜已，乃升曲輿，九相分負，右旋於廷者九，降輿升樓，與可汗聯坐，東向，摹臣以次謁。可敦亦自建牙，以二相出入帳中。證等歸，可敦大宴，悲啼眷慕。可汗厚贈使者。

元《通制條格》卷四《户令・畏兀兒家私》　至元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欽奉聖旨：亦都護根底畏兀兒田地裏的民官人每根底，不揀那箇城子裏畏兀兒每根底，衆畏兀兒每爺的家私多爭競廝打的上頭，今已後他的爺兒孩兒每根底與分子呵，依着他爺與的分子要者，爺的言語休別了者。又爺歿了的後頭，孩兒每不曾分另呵，爺的錢物比及一年分了者，休過一年者。又男兒每渾家根底與休書呵，男兒的文書行者，男兒的爺娘兄弟每說俺根底不曾商量了，休改嫁別人呵，休闌當者，僞文書有麼道，休別做文書者。又不揀那箇勾當裏做了證見的人，兩下裏休做證見者。又女孩兒根底嫁與了男兒之後，若那女孩兒歿了呵，我的女孩兒絕了根腳也麼道，休爭斷送者。這聖旨宣諭了呵，聖旨裏的言語別了的畏兀兒每有罪過者。

又《户令・女多淹死》　至元十三年七月初二日，欽奉聖旨：亦都護根底，塔海不花、亦捏不花兩箇根底，火州、呂中、禿兒班爲頭貳拾肆箇城子裏官人每根底，衆僧人每根底，也里可溫每根底，百姓每根底，宣諭的聖旨：哈兒沙沙津愛忽赤旭烈都統奏將來有，『火州城子裏人每的媳婦每，若生女孩兒呵，多有撇在水里淹死了。禿兒迷沙的女孩兒根底水裏撇去間，速安海牙爲頭人每拿住，薛闍干、不顏帖木兒兩箇根底說呵，他每的言語不肯分間，首告的人每禿兒迷沙根底卻分付與了。』麼道奏將來的上頭，速安海牙、塔失海牙狀頭每根底做百姓者。今已後女孩兒根底水裏撇的人每，一半家財沒官與軍每者。首告的人每若是甚奴呵，做百姓者。咱這般說來。這聖旨宣諭了呵，女孩兒根底水裏撇的人面情看覷着，違奉聖旨，管民官每有罪過者。

喪葬

《舊唐書》卷一五二《李景略傳》 尋爲靈武節度杜希全辟在幕府，轉殿中侍御史，兼豐州刺史、西受降城使。豐州北扼迴紇，迴紇使來中國，豐乃其通道。前爲刺史者多懦弱，虜使至則敵禮抗坐。時迴紇遣梅錄將軍隨中官薛盈珍入朝，景略欲以氣制之。郊迎，傳言欲先見中使，梅錄初未喻。景略既見盈珍，乃使謂梅錄曰：『知可汗初沒，欲申弔禮。』乃登高壠位以待之。梅錄俯僂前哭，景略因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號慕。』虜之驕容威氣，索然盡矣，遂以父行呼景略。自此迴紇使至景略，皆拜之於庭，由是有威名。

又卷一九五《迴紇傳》 毗伽闕可汗初死，其牙官、都督等欲以寧國公主殉葬，公主曰：『我中國法，壻死，卽持喪，朝夕哭臨，三年行服。今迴紇娶婦，須慕中國禮。若今依本國法，何須萬里結婚。』然公主亦依迴紇法，劘面大哭，竟以無子得歸。

《大元聖政國朝典章》卷三〇《禮部・禮制三・喪禮・畏兀兒喪事體例》

一件：斷了氣後頭，交穿衣服者，那害的人自心索要衣服呵，與穿者。

一件：女孩兒、媳婦兒每帶白孝散頭髮者，於內若有親眷孩兒每做和尙，合帶的孝呵，交肩甲上掛白財帛者。俗人每散頭髮者。

一件：人死呵，休推着做享祭的茶飯，殺馬、殺牛、殺羊者。伴靈聚的人每根的，與素茶飯者。

一件：棺子上貼的、畫的，釘鑽、釘子刻來的，太歲頭、雙祭物、單祭物有者。合胲上、乳頭上、肚臍上放的金子，牽駝馱馬根前拿大麥盤子的，掛甲的，走靈馬唱的，孝車前承應的，澆奠路祭的，墳上蓋答的，立墳地的，埋葬的，或是揚了骨殖的，齋和尙唸經者。已上應合用的，都教有者。依着這體例裏，量氣力行的，他每識者。

一件：休似漢兒體例行者。搭麻花，掛孝，穿團頭，都休穿帶者。燒了收骨殖呵，休似人模樣包裹者。休煖墓兒者。休引靈者。或是揀莫那個七條裏，休依漢兒體例，紙做來的金銀、紙房、紙人、紙馬、襖子休做者。

行御史臺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該：准咬老瓦思、八撒海迷失、脫烈、脫因納文字（擇）（譯）該：『畏吾兒田地裏，從在先傳留下底各自體例有來。這漢兒田地裏底衆畏吾兒每，喪事體例有呵，自己體例落後了，隨着漢兒體例。又喪事多宰殺做來底勾當每，上位聽得上頭，「帖薛、不速蠻也喪事裏依各自體例行有。從今已後，這漢兒田地裏底衆畏吾兒每喪事裏，只依在先自己體例行者，漢兒體例休隨者，休宰殺者。從今已後，不揀那裏畏吾兒喪事裏，自己畏吾兒體例落後了，漢兒體例隨呵，宰殺呵，那畏吾兒底家緣一半斷了者。」麼道，聖旨了也。依着了底聖旨，畏吾兒底喪事裏合做底體例寫了，和這文書一處將的去也，只依這體例文字教知者。』欽此。

醫藥衛生

明・李應魁纂修萬曆《肅鎮華夷志》卷二《物產・藥類》 大黃：出南山，回夷至肅專買之，帶入西域以御暑。

清・楊春茂纂順治《重刊甘鎮志》卷一《地理志・物產》 大黃味苦寒，一名黃良。《本草》云：『生隴西，今甘肅諸衛皆有，唯山丹大黃有錦紋，最佳。此於回夷極切日用，故其入貢還，輒滿載以歸。』總督楊一清《閉關絕貢疏》云：『大黃不去，則人畜受暑熱之災，麝香不去，則床榻盤虺蛇之害。』回夷用大黃消暑，麝香制蛇，故云。

清・蘇銑纂順治《重刊西寧志・地理志・物產》 麝香：《埤雅》云：『麝香來射，則其臍之爲累也。』蓋射香出自臍中，回夷地多蟒蛇，賴此制之。

清・黃文煒、沈青崖纂修乾隆《重修肅州新志・肅州・物產・藥類》

麝香：南山番常獲。《埤雅》云：『麝香來射，則其臍之爲累也。』回夷多蟒蛇，賴此制之。

祭祀

《舊唐書》卷一九五《迴紇傳》（永泰元年）初白元光等到靈臺縣西，探知賊勢，爲月明，思少陰晦，迴紇使巫師便致風雪。及遲明戰，吐蕃盡寒凍，

弓矢皆廢，披擅徐進，元光與迴紇隨而殺之蔽野。

元・虞集《道園學古録》卷六《詔使禱雨詩序》　甲戌，至鳳翔，與憲使郡守祀於雅臘蠻神之廟。雅臘蠻者，高昌部大山，有神，高昌人留關中者移祀於此云。既祠，又雨。

元・歐陽玄《圭齋文集》卷一一《高昌偰氏家傳》　初，兵出阿忽爾河，河水素湍急，俄而水止，國俗以爲水寐，占者曰：『禱之必有應。』公以裳盛水祝曰：『願子子孫孫勤勞王家，其熾如火，其續如繩，以忠以孝，永保令名。』言訖，以水灑河，河水湍流如初。

《元史》卷二〇《成宗紀三・大德五年七月癸丑》　癸丑，詔禁畏吾兒僧、陰陽、巫覡、道人、呪師，自今有大祠禱必請而行，違者罪之。

元・歐陽玄《圭齋文集》卷四《漁家傲南詞並序》　十月都人家百蓄，霜松雪韭冰蘆菔，暖炕煤爐香豆熟。燔獐鹿，高昌家賽羊頭福。貂袖豹袂銀鼠褥，美人來往擅車續，花戶油窓通曉旭。回寒燠，梅花一夜開金屋。

清・曹麟開《塞上竹枝詞》　綠眼番兒逞捷趫，驏騎生馬箭横腰。衝寒慣喜春遊獵，阿耨山頭去射雕。《宋史・高昌傳》：居民春月遊者，馬上持弓矢，射諸物，謂之禳災。

文化教育

元・程鉅夫《雪樓集》卷九《秦國文靖公神道碑》　孔釋之道爲教雖異，而欲安上治民，崇善閉邪則同。後世之士，各尊所學，更訾迭詬，莫歸其極。是故，翰林學士承旨、秦國文靖公始以佛法見知天子，至於忠言讜議，敷弘治化者，孳孳焉，惓惓焉，悉本乎孔氏。孔釋之道，克協於一。夫天之生斯民也，豈無意哉。初其父方燕坐作觀音觀想，忽有抱一童子付之者。已而其母有娠。及產，紅光發屋，鄰曲爭以失火來救。生五歲，一日卧三晝夜始寤。問其故，則曰：『文殊方爲吾説法，不覺久留耳。』自是日聞父兄講誦經論，即了大義。九歲始從師力學，一目十行俱下，日記萬言。十三能默誦《俱舍論》三十卷，十五孔釋之書皆貫穿矣。十九被徵，召對稱旨，爲特賜坐。世祖即位，進《寶藏論玄演集》一十卷，嘉嘆不已。因勸上宜親觀經史，以知古今治亂之由，正心術，以示下向背之道。遂譯《尚書・無逸篇》、《貞觀政要》、《由鑒》各一通以獻，上深納之。【略】公諱安藏，字國寶，畏兀人。世家別石八里，自號龍宮老人。

元・黄溍《金華黄先生文集》卷三九《魏郡夫人偉吾氏墓志銘》　夫人生而聰慧，稍長，能知書，誦《孝經》、《論語》、《女孝經》、《列女傳》甚習，見前史所記女婦貞烈事，必再三復讀，而歎慕焉。

元・許有壬《至正集》卷五四《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高昌郡侯哈喇布哈公墓志銘》　公諱哈喇布哈，高昌人。其先曰暾欲谷者，助討安祿山，封忠武王。【略】延祐設科，今六舉，公六孫，舉輒中一人，唐宋盛時儒家世科未有如偰氏一門兄弟之盛，天下傳爲美談。

《元史》卷一二四《塔塔統阿傳》　塔塔統阿，畏兀人也。性聰慧，善言論，深通本國文字。乃蠻大歹可汗尊之爲傅，掌其金印及錢穀。太祖西征，乃蠻國亡，塔塔統阿懷印逃去，俄就擒。帝詰之曰：『大歹人民疆土，悉歸於我矣，汝負印何之？』對曰：『臣職也，將以死守，欲求故主授之耳。安敢有他！』帝曰：『忠孝人也！』問是印何用，對曰：『出納錢穀，委任人材，一切事皆用之，以爲信驗耳。』帝善之，命居左右。是後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

又卷一二六《廉希憲傳》　廉希憲字善甫，布魯海牙子也。幼魁偉，舉止異凡兒。九歲，家奴四人盜五馬逃去，既獲，時於法當死，父怒，將付有司，希憲泣諫止之，俱得免死。又嘗侍母居中山，有二奴醉出惡言，希憲曰：『是以我爲幼也。』即送繫府獄，杖之。皆奇其有識。世祖爲皇弟，希憲年十九，得入侍，見其容止議論，恩寵殊絶。希憲篤好經史，手不釋卷。一日，方讀《孟子》，聞召，急懷以進。世祖問其説，遂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爲對，世祖嘉之，目曰廉孟子，由是知名。嘗與近臣校射世祖前，希憲腰插三矢，有欲取以射者，希憲曰：『汝以我爲不能耶？但吾弓力稍弱耳。』左右授以勁弓，三發連中。衆驚服曰：『眞文武材也。』

歲甲寅，世祖以京兆分地命希憲爲宣撫使。京兆控制隴蜀，諸王貴藩分佈左右，民雜羌戎，尤號難治。希憲講求民病，抑強扶弱。暇日從名儒若許衡、姚樞輩諮訪治道，首請用衡提舉京兆學校，教育人材，爲根本計。國制，

爲士者無隸奴籍，京兆多豪強，廢令不行。希憲至，悉令著籍爲儒。【略】

至元元年，丁母憂，率親族行古喪禮，勺飲不入口者三日，慟則嘔血，不能起，寢卧草土，廬於墓傍。宰執以憂制未定，欲極力起之，相與詣廬，聞號痛聲，竟不忍言。未幾，有詔奪情起復，希憲雖不敢違旨，然出則素服從事，入必縗絰。及喪父，亦如之。【略】

方士請煉大丹，敕中書給所需，希憲具以秦、漢故事奏，且曰：『堯、舜得壽，不因大丹也。』帝曰：『然。』遂卻之。時方尊禮國師，帝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

又卷一三〇《阿魯渾薩理傳》 幼聰慧，受業於國師八哈思巴，既通其學，且解諸國語。世祖聞其材，俾習中國之學，於是經、史、百家及陰陽、曆數、圖緯、方技之說皆通習之。後事裕宗，入宿衛，深見器重。

又《岳柱傳》 尤嗜經史，自天文、醫藥之書，無不究極。

又卷一三四《唐仁祖傳》 唐仁祖字壽卿，畏兀人。祖曰唐古直，子孫因以唐爲氏。【略】

仁祖少穎悟，父沒，母教之讀書，通諸方語言，尤邃音律。中統初，詔諸貴胄爲質，帝親閱之，見仁祖曰：『是唐古直孫邪？聰明無疑也。』俾習國字。

又卷一三七《脱烈海牙傳》 脱烈海牙，畏吾氏。世居別失拔里之地。曾祖闊華八撒尤，當太祖西征，導其主亦都護迎降。帝嘉其有識，欲官之，辭以不敏。祖八剌尤，始徙眞定，仕至帥府鎮撫。富而樂施，或貸不償，則火其券，人稱(於)〔爲〕長者。父闍里赤，性純正，知讀書。

脱烈海牙幼嗜學，警敏絶人。性整暇，雖居倉卒，未嘗見其急遽。喜從文士游，犬馬聲色之娛，一無所好。

又卷一四三《小雲石海涯傳》 小雲石海涯，家世見其祖《阿里海涯傳》。其父楚國忠惠公，名貫只哥，小雲石海涯遂以貫爲氏，復以酸齋自號。母廉氏，夜夢神人授以大星使吞之，已而有妊。及生，神彩秀異。年十二三，膂力絶人，使健兒驅三惡馬疾馳，持槊立而待馬至騰上之，越二而跨三，運槊生風，觀者辟易。或挽彊射生，逐猛獸，上下峻阪如飛，諸將咸服其趫捷。稍長，折節讀書，目五行下。吐辭爲文，不蹈襲故常，其旨皆出人意表。初，襲父官爲兩淮萬戶府達魯花赤。鎮永州，御軍極嚴猛，行伍肅然。稍暇，輒投壺雅歌，意所暢適，不爲形跡所拘。一日，呼弟忽都海涯語之曰：『吾生宦情素薄，顧祖父之爵不敢不襲，今已數年矣，願以讓弟，弟幸勿辭。』語已，卽解所綰黃金虎符佩之。北從姚燧學，燧見其古文峭厲有法及歌行古樂府慷慨激烈，大奇之。

仁宗在東宮，聞其以爵位讓弟，謂宮臣曰：『將相家子弟其有如是賢者邪。』俄選爲英宗潛邸說書秀才，宿衛禁中。仁宗踐祚，上疏條六事。一曰釋邊戍以修文德，二曰敎太子以正國本，三曰設諫官以輔聖德，四曰表姓氏以旌勳胄，五曰定服色以變風俗，六曰舉賢才以恢至道。書凡萬餘言，未報。拜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

會議科舉事，多所建明，忽喟然嘆曰：『辭尊居卑，昔賢所尚也。今禁林清選，與所讓軍資孰高，人將議吾後矣。』乃稱疾辭還江南，賣藥於錢唐市中，詭姓名，易服色，人無有識之者。偶過梁山濼，見漁父織蘆花爲被，欲易之以紬。漁父疑其爲人，陽曰：『君欲吾被，當更賦詩。』遂援筆立成，竟持被去。人間喧傳蘆花被詩。其依隱玩世多類此。晚年爲文日邃，詩亦冲澹。草隸等書，稍取古人之所長，變化自成一家，所至士大夫從之若雲，得其片言尺牘，如獲拱璧。其視死生若晝夜，絶不入念慮，翛翛若欲遺世而獨立云。泰定元年五月八日卒，年三十九。贈集賢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追封京兆郡公，謚文靖。有文集若干卷、《直解孝經》一卷行於世。

子男二人：阿思蘭海牙，慈利州達魯花赤；次八三海涯。孫女一人，有學識，能詞章，歸懷慶路總管段謙云。

物産

《宋史》卷四九〇《外國傳六・高昌》 乾德三年十一月，西州回鶻可汗遣僧法淵獻佛牙、琉璃器、琥珀盞。

又《回鶻》 建隆二年，景瓊遣使朝獻。三年，阿都督等四十二人以方物來貢。乾德二年，遣使貢玉百團、琥珀四十斤，犛牛尾、貂鼠等。三年，遣使趙黨誓等四十七人以團玉、琥珀、紅白犛牛尾爲貢。開寶中累遣使貢方物，

其宰相鞠仙越亦貢馬。

太平興國二年冬，遣殿直張璨齎詔諭甘、沙州回鶻可汗外甥，賜以器幣，招致名馬美玉，以備車騎琮璜之用。五年，甘、沙州回鶻可汗夜落紇密禮遏遣使裴溢的等四人，以橐駝、名馬、珊瑚、琥珀來獻。

又　咸平四年，可汗王祿勝遣使曹萬通以玉勒名馬、獨峯無峯橐駝、賓鐵劍甲、琉璃器來貢。

又　是年（大中祥符三年），龜茲國王可汗遣使李延福、副使安福、監使翟進來進香藥、花蕊布、名馬、獨峯駝、大尾羊、玉鞍勒、琥珀、硫石等。

又（大中祥符）六年，龜茲進奉使李延慶等三十六人對於長春殿，獻名馬、弓箭、鞍勒、團玉、香藥等，優詔答之。

又　天聖元年五月，甘州夜落隔通順遣使阿葛之、王文貴來貢方物。六月，詔甘州回紇外甥可汗王夜落隔通順特封歸忠保順可汗王。二年五月，遣使都督習信等十四人來貢馬及黃湖綿、細白氈。三年四月，可汗王、公主及宰相撒溫訛進馬、乳香。賜銀器、金帶、衣著、暈錦旋襴有差。五年八月，遣使安萬東等一十四人來貢方物。六年二月，遣人貢方物。

《宋史》卷四九〇《外國傳六・高昌》引王延德《使高昌記》　北廷川長廣數千里，鷹鸇雕鶻之所生，多美草，不生花，砂鼠大如鼲，鷙禽捕食之。【略】北廷北山中出硇砂，山中嘗有煙氣涌起，無雲霧，至夕光燄若炬火，照見禽鼠皆赤。采者著木底鞾取之，皮者即焦。下有穴生青泥，出穴外即變爲砂石，土人取以治皮。城中多樓臺卉木。人白晳端正，性工巧，善治金銀銅鐵爲器及攻玉。

《新五代史》卷七三《四夷附録二》引胡嶠《陷遼記》　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

明・李應魁纂修萬曆《肅鎮華夷志》卷二《物産・瓜類》　甜瓜：《漢書・地理志》云：敦煌，古瓜州地，出美瓜，狐入其中，不露首尾。《廣志》云：瓜州大瓜如斛，御瓜也。今甘、肅、涼、永甜瓜肉堅厚，味香美，俗名回回甜瓜，且可曬爲干，故又以瓜干名焉。

又《物産・花類》　葵：回夷常收紫色者、紅色者染布，肅人不用。

清・楊春茂纂順治《重刊甘鎮志》卷一《地理志・物産》　阿芙蓉本出西域，其直頗貴，近入貢。夷人以針刺罌粟殼得汁，即阿芙蓉也。故胡人因呼罌粟曰阿芙蓉。

清・吴人壽、何衍慶纂修光緒《肅州新志・物産・蔬類》　哈密瓜《漢書・地理志》云：敦煌古瓜州地，出美瓜，狐入其中，不露首尾。《廣志》云：瓜州大瓜如斛，御瓜也，故哈密瓜進貢。其甘、涼、肅、永等處一種甜瓜，肉堅厚，味香美，俗名回回甜瓜，曬乾名爲瓜乾，又謂之回回帽。康熙年徙吐魯蕃回族於哈密，雍正年又徙魯谷慶回族於瓜州，皆種佳瓜入貢，總稱哈密瓜。今金塔王子莊所種瓜及回回帽極多且佳，因土性相宜，不亞於哈密。

又《物産・花類》　葵　回夷常收紫色者，而以紅色者染衣。肅人不知用處。花大如盤，向日轉移。結子黑白相間，炒食味如瓜米。又有葵菜，用作蔬，與此同名異類。

牧業及漁獵業

《新唐書》卷二一七上《回鶻傳上》　回紇姓藥羅葛氏，居薛延陀北娑陵水上，距京師七千里。衆十萬，勝兵半之。地磧鹵，畜多大足羊。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九九《四夷二十八・北狄十一・回紇》　土俗物産：俗頗類突厥。地沙鹵，有大羊，而足長五寸。

《宋史》卷四九〇《外國傳六・高昌》引王延德《使高昌記》　地多馬，王及王后、太子各養馬，放牧平川中，彌亘百餘里，以毛色分別爲羣，莫知其數。

《元史》卷八《世祖紀五》（至元十二年二月甲辰）敕畏吾地春夏毋獵孕字野獸。

農　業

《舊唐書》卷八三《張儉傳》　後（張）檢校勝州都督，以母憂去職。儉前在朔州，屬李靖平突厥之後，有思結部落，貧窮離散，儉招慰安集之。其不來者，或居磧北，既親屬分住，私相往還，儉並不拘責，但存綱紀，羈縻而已。及

儉移任，州司謂其將叛，遽以奏聞。朝廷議發兵進討，仍起儉爲使，就觀動靜。儉單馬推誠，入其部落，召諸首領，布以腹心，咸匍匐啓顙而至，便移就代州。卽令檢校代州都督。儉遂勸其營田，每年豐熟。慮其私蓄富實，易生驕侈，表請和糴，擬充貯備，蕃人喜悅，邊軍大收其利。遷營州都督，兼護東夷校尉。

又卷一八五上《良吏傳上・李素立》 貞觀中，累轉揚州大都督府司馬。時突厥鐵勒部相率內附，太宗於其地置瀚海都護府以統之，以素立爲瀚海都護。又有闕泥孰別部，猶爲邊患，素立遣使招諭降之。夷人感其惠，率馬牛以饋素立，素立唯受其酒一盃，餘悉還之。爲建立廨舍，開置屯田。

《元史》卷七《世祖紀四》 〔至正八年二月戊申〕敕往畏吾兒地市米萬石。

商貿

《舊唐書》卷一三三《李晟附子愬傳》 其子貸迴鶻錢一萬餘貫不償，爲迴鶻所訴，文宗怒，貶愬爲定州司法參軍。

又卷一三八《趙憬傳》 貞元四年，迴紇請結和親，詔以咸安公主降迴紇，命檢校右僕射關播充使，憬以本官兼御史中丞爲副。前後使迴紇者，多私齎繒絮，蕃中市馬迴以規利，憬一無所市，人歎美之。

又卷一九五《迴紇傳》 迴紇恃功，自乾元之後，屢遣使以馬和市繒帛，仍歲來市，以馬一匹易絹四十匹，動至數萬馬。其使候遣繼留於鴻臚寺者非一，蕃得帛無厭，我得馬無用，朝廷甚苦之。是時特詔厚賜遣之，示以廣恩，且俾知愧也。是月，迴紇使赤心領馬一萬匹來求市，代宗以馬價出於租賦，不欲重困於民，命有司量入計許市六千匹。

又 龐勒已自稱可汗，有磧西諸城。其後嗣君弱臣強，居甘州，無復昔時之盛。到今時遣使入朝，進玉馬二物及本土所產，交易而返。

《舊五代史》卷一三八《外國傳二・回鶻》 周廣順元年二月，遣使幷摩尼貢玉團七十有七，白氈、貂皮、氂牛尾、藥物等。先是，晉、漢已來，回鶻每至京師，禁民以私市易，其所有寶貨皆鬻之入官，民間市易者罪之。至是，周太祖命除去舊法，每回鶻來者，聽私下交易，官中不得禁詰，由是玉之價直十損七八。顯德六年二月，又遣使朝貢，獻玉幷碾砂等物，皆不納，所入馬量給價錢。時世宗以玉雖稱寶，無益國用，故因而卻之。

《新唐書》卷五〇《兵志》 乾元後，回紇恃功，歲入馬取繒，馬皆病弱不可用。

又卷五一《食貨志》 時回紇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與中國婚姻，歲送馬十萬匹，酬以縑帛百餘萬匹。而中國財力屈竭，歲負馬價。

又卷一九六《隱逸傳・陸羽》 羽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略】其後尚茶成風，時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

《遼史》卷三七《地理志一・上京道》 〔上京〕南門之東回鶻營，回鶻商販留居上京，置營居之。

《宋史》卷四九〇《外國傳六・高昌》引王延德《使高昌記》 善馬直絹一匹，其駑馬充食，纔直一丈。貧者皆食肉。

又《回鶻》 然回鶻使不常來，宣和中，間因入貢散而之陝西諸州，公爲貿易，至留久不歸。朝廷慮其習知邊事，且往來皆經夏國，於播傳非便，乃立法禁之。

明・李應魁纂萬曆《肅鎮華夷志》卷四《屬夷內附略・種屬・一種回夷》 卽西域各國進貢買賣之回回是也。往返在于肅州久住。先年強悍難御，爲地方害，自今數年，守法聽令，貨賣爲生，不敢生事。間有無知回夷，少犯官法，頭目重鞭責斥，恐其致兵備道之知也。人皆以爲處置得其法焉。

飲食

《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紀一》 〔泰定元年二月甲戌〕高昌王亦都護帖木兒補化遣使進蒲萄酒。

又卷三四《文宗紀三》〔至順元年三月乙亥〕西番哈剌火州來貢蒲萄酒。

服飾

《舊唐書》卷一九五《迴紇傳》〔乾元元年七月〕及〔漢中郡王李〕瑀至其牙帳，毗伽闕可汗衣赭黃袍，胡帽，坐於帳中榻上，儀衛甚盛。

《新唐書》卷二一七上《回鶻傳上》〔乾元元年七月漢中郡王〕瑀至虜，而可汗胡帽赭袍坐帳中，儀衛光嚴。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六《元旦朝會》回紇皆長髯高鼻，以疋帛纏頭，散披其服。

《宋會要輯稿・蕃夷四・回鶻》〔回鶻〕世謂中朝爲舅，中朝每賜答詔亦曰外甥，五代同之。宋《北盟錄》：迴鶻皆長髯高鼻，以匹帛纏頭，散披其服。

清・曹麟閣《塞上竹枝詞》蘇幕遮頭白氍裘，鴉鬢赭面撥箜篌。不辭婦女無顏色，願把燕脂貢帝州。《宋史・高昌傳》：婦人戴油帽，謂之蘇幕遮。以赭塗面，辮髮而縈之。漢霍去病過焉支山，執渾邪王，乃歌曰：亡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

建築居住

《舊唐書》卷一九五《迴紇傳》開成初，其相有安允合者，與特勤柴革欲篡薩特勤可汗，薩特勤可汗覺，殺柴革及安允合。又有迴鶻相掘羅勿者，擁兵在外，怨誅柴革、安允合，又殺薩特勤可汗，以盧馱特勤爲可汗。有將軍句錄末賀恨掘羅勿，走引黠戛斯領十萬騎破迴鶻城，殺盧馱，斬掘羅勿，燒蕩殆盡，迴鶻散奔諸蕃。

《新唐書》卷二一七下《回鶻傳下》回鶻遣宰相伐之〔堅昆〕，不勝，挈鬬二十年不解。阿熱恃勝，乃肆詈曰：『爾運盡矣！我將收爾金帳，於爾帳前馳我馬，植我旗，爾能抗，亟來，卽不能，當疾去。』回鶻不能討，其將句錄莫賀導阿熱破殺回鶻可汗，諸特勒皆潰。阿熱身自將，焚其牙及公主所廬金帳者，回鶻可汗常坐也。

又俄而渠長句錄莫賀與黠戛斯合騎十萬攻回鶻城，殺可汗，誅掘羅勿，焚其牙，諸部潰，其相馳職與庞特勒十五部奔葛邏祿，殘衆入吐蕃、安西。

《資治通鑑》卷二四六《唐文宗開成五年》回鶻遣相國將兵擊之，連兵二十餘年，數爲黠戛斯所敗，詈回鶻曰：『汝運盡矣，我必取汝金帳！』金帳者，回鶻可汗所居帳也。

《遼史》卷三七《地理志一・邊防城》河董城。本回鶻可敦城，語訛爲河董城。久廢，遼人完之以防邊患。

傳說

元・虞集《道園學古録》卷二四《高昌王世勳之碑》臣某頓首受詔，退而考諸高昌王世家，蓋畏吾而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禿忽剌，曰薛靈哥。一夕有天光降於樹，在兩河之間，國人卽而候之，樹生瘿，若人姓身然，自是光恆見者。越九月又十日，而瘿裂，得嬰兒五，收養之。其最穉者曰卜古可罕。既壯，遂能有其民人土田而爲之君長。傳三十餘君，是爲玉倫的斤，數與唐人相攻戰。久之，乃議和親，以息民而罷兵。於是唐以金蓮公主妻的斤之子葛勵的斤，居和林別力跋力答，言婦所居山也。又有山曰天哥里干答哈，言天靈山也。南有石山曰胡力答哈，言福山也。唐使與相地者至其國，曰：『和林之盛強以有此山，盍壞其山以弱之。』乃告諸的斤曰：『既爲婚姻，將有求於爾，其與之乎？福山之石，於上國無所用，而唐人願見。』遂與之石，大不能動，唐人使烈而焚之，沃以醇醯，碎石而輦去，國中鳥獸爲之悲號。後七日，玉倫的斤薨。自是國多災異，民弗安居，傳位者數亡，乃遷居交州，今火州也。統別失八里之地，北至阿尤河，南接酒泉，東至兀敦、甲石哈，西臨西番，凡居是者百七十餘載。

元・歐陽玄《圭齋文集》卷一一《高昌偰氏家傳》 偰氏，偉兀人也。其先世曰暾欲谷，本中國人，隋亂突厥入中國，人多歸之，突厥部以女婆匐妻默棘(速)〔連〕可汗爲可敦，乃與謀其國政。《唐史・突厥傳》載其事甚詳。默棘(速)〔連〕卒，國亂，婆匐可敦率衆歸唐，唐封爲賓國夫人。而默棘(速)〔連〕故地盡爲回紇所有，暾欲谷子孫遂相回紇，回紇卽今偉兀也。回紇嘗自以其鷙捷如鶻請於唐，更以回鶻爲號。偉兀者，回鶻之轉聲也。其地本在哈剌和林卽今之和寧路也，有三水焉：一並城南山東北流，曰斡耳汗；一經城西北流，曰和林河；一發西北東流，曰忽爾斑達彌爾，三水距城北三十里合流，曰偰輦傑河。回紇有普鞠可汗者，實始居之，後徙居北庭。北庭者，今之別失八里城也。會高昌國微，乃並取高昌而有之。高昌者，今哈剌和綽也。和綽本漢言高昌，高之音近和，昌之音近綽，遂爲和綽也。哈剌，黑也，其地有黑山也。今偉兀稱高昌，地則高昌，人則回鶻也。高昌王有印曰諸天敬護護國第四王印，卽唐所賜回鶻印也。言諸天敬護者，其國俗素重佛氏，因爲梵言以祝之也。暾欲谷子孫旣世爲偉兀貴臣，因爲偉兀人，又嘗從其主居偰輦河上，子孫宗暾欲谷爲始祖，因以偰爲氏焉，以河名也。相傳暾欲谷初爲國相，適當唐天寶之際。唐以安氏之亂，求回鶻援兵，暾欲谷與太子闕特勒帥師與討安祿山有功，封太傅忠武王，進位司空。年百二十而終。

元・黃溍《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二四《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亦輦真公神道碑》 公諱亦輦眞，偉吾而人，上世爲其國之君長。國中有兩樹，合而生癭，剖其癭，得五嬰兒，四兒死，而第五兒獨存，以爲神異，而敬事之。因妻以女，而讓以國，約爲世婚，而秉其國政。其國主卽今高昌王之所自出也。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録》卷二四《高昌世家》 虞文靖公集撰『高昌王世勳碑序』，其世家曰：畏吾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禿忽剌，曰薛靈哥。一夕，有天光降於樹，在兩河之間，國人卽而候之。樹生癭，若人妊身然，自是光恆見者越九月又十日，而癭裂，得嬰兒五，收養之，其最稺者曰卜(吉)〔古〕可罕。旣壯，遂能有其民人、土田，而爲之君長。傳三十餘君，是爲玉倫的斤，數與唐人相攻戰，久之，乃議和親，以息民而罷兵，於是唐以金蓮公主妻玉倫的斤之子葛勵的斤，居和林別力跛力答，言婦所居山也。後遷交州。至太祖龍飛朔漠，當是時，巴而尤阿而忒的斤亦都護在位，亦都護者，其國王號也，舉國入朝，太祖嘉之，妻以公主曰也立安敦，自是子孫皆封王。

《元史》卷一二二《巴而尤阿而忒的斤傳》 巴而尤阿而忒的斤亦都護，亦都護者，高昌國主號也。先世居畏兀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禿忽剌，曰薛靈哥。一夕，有神光降於樹，在兩河之間，人卽其所而候之，樹乃生癭，若懷妊狀，自是光常見。越九月又十日而樹癭裂，得嬰兒者五，土人收養之。其最稚者曰不(古)〔古〕可罕。旣壯，遂能有其民人土田，而爲之君長。傳三十餘君，是爲玉倫的斤，數與唐人相攻戰，久之議和親，以息民罷兵。於是唐以金蓮公主妻的斤之子葛勵的斤，居和林別力跛力答，言婦所居山也。又有山曰天哥里于答哈，言天靈山也。南有石山曰胡力答哈，言福山也。唐使與相地者至其國，曰：『和林之盛強，以有此山也。盍壞其山，以弱其國。』乃告諸的斤曰：『旣爲婚姻，將有求於爾，其與之乎？福山之石，於上國無所用，而唐人願見。』的斤遂與之石，大不能動，唐人以烈火焚之，沃以醲醋，其石碎，乃輦而去。國中鳥獸爲之悲號。後七日，玉倫的斤卒，災異屢見，民弗安居，傳位者又數亡，乃遷於交州。交州卽火州也。統別失八里之地，北至阿尤河，南接酒泉，東至兀敦、甲石哈，西臨西蕃。居是者凡百七十餘載，而至巴而尤阿而忒的斤，臣於契丹。

黠戛斯(堅昆、結骨、吉利吉思)部

綜述

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三〇《烏丸鮮卑東夷傳》引《魏略・西戎傳》 堅昆國在康居西北，勝兵三萬人，隨畜牧，亦多貂，有好馬。

《通典》卷一九三《邊防九・西戎五・堅昆》 堅昆，魏時聞焉。在康居西北，勝兵三萬人。隨水草畜牧。多貂，有好馬也。

又卷二〇〇《邊防十六・北狄七・結骨》　結骨在迴紇西北三千里。勝兵八萬。其國南阻貪漫山。多林木，夏沮洳，冬積雪，往來險阻，有水從迴紇北流踰山經其國。人並依山而居，身悉長大，赤色，朱髮綠睛。有黑髮者，以爲不祥。人皆勁勇，鄰國憚之。丈夫健者，悉黥手以爲異。婦人嫁訖，自耳以下至項亦黥之。其人服飾以貂豽，食用手。其俗大率與突厥同。婚姻無財聘。性多淫佚，與外人通者不忌。男女雜處。每一姓，或千口或五百口共一屋，一牀一被。若死，唯哭三聲，不勞面，火葬，收其骨，踰年而爲墳墓，以木爲室，覆以木皮。土宜粟麥穄豆之屬，無果菜。有馬，出貂。天每雨鐵，收而用之，號曰迦沙，以爲刀劒，甚銛利。其國獵獸皆乘木馬，升降山陘，追赴若飛。自古未通中國。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四《境異》　堅昆部落非狼種，其先所生之窟在曲漫山北。自謂上代有神與牸牛交於此窟。其人髮黃，目綠，赤髭髯。其髭髯俱黑者，漢將李陵及其兵衆之胤也。

《舊唐書》卷一九五《回紇傳》　初，黠戛斯破迴鶻，得太和公主。黠戛斯自稱李陵之後，與國同姓，遂令達干十人送公主至塞上。

《新唐書》卷二一七下《回鶻傳下・黠戛斯》　黠戛斯，古堅昆國也。地當伊吾之西，焉耆北，白山之旁。或曰居勿，曰結骨。其種雜丁零，乃匈奴西鄙也。匈奴封漢降將李陵爲右賢王，衛律爲丁零王。後郅支單于破堅昆，於時東距單于廷七千里，南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故後世得其地者訛爲結骨，稍號紇骨，亦曰紇扢斯云。

衆數十萬，勝兵八萬，直回紇西北三千里，南依貪漫山。地夏沮洳，冬積雪。人皆長大，赤髮、皙面、綠瞳，以黑髮爲不祥。黑瞳者，必曰陵苗裔也。男少女多，以環貫耳，俗趫伉，男子有勇黥其手，女已嫁黥項。雜居多淫佚。

謂歲首爲茂師哀，以三哀爲一時，以十二物紀年，如歲在寅則曰虎年。氣多寒，雖大河亦半冰。稼有禾、粟、大小麥、青稞，步碓以爲麪糜。穊以三月種，九月穫，以飯，以釀酒，而無果蔬。畜，馬至壯大，以善鬬者爲頭馬，有橐它、牛、羊，牛爲多，富農至數千。其獸有野馬、骨咄、黃羊、羬羝、鹿、黑尾，黑尾者似麞，尾大而黑。魚，有蔑者長七八尺，莫痕者無骨，口出頤下。鳥，鴈、鶩、烏鵲、鷹、隼。木，松、樺、榆、柳、蒲。松高者仰射不能及顛，而樺尤多。有金、鐵、錫，每雨，俗必得鐵，號迦沙，爲兵絕犀利，常以輸突厥。其戰有弓矢、旗幟，其騎士析木爲盾，蔽股足，又以圓盾傅肩，而捍矢刃。

其君曰『阿熱』，遂姓阿熱氏，建二纛，下皆尚赤，餘以部落爲之號。服貴貂、豽，阿熱冬帽貂，夏帽金釦，銳頂而卷末，諸下皆帽白氈，喜佩刀礪，賤者衣皮不帽，女衣毳毾、錦、罽、綾，蓋安西、北庭、大食所貿售也。阿熱駐牙青山，周柵代垣，聯氈爲帳，號『密的支』，它首領居小帳。凡調兵，諸部役屬者悉行。內貂鼠、青鼠爲賦。其官，宰相、都督、職使、長史、將軍、達干六等。宰相七，都督三，職使十，皆典兵；長史十五，將軍，達干無員。諸部食肉及馬酪，惟阿熱設餅餌。樂有笛、鼓、笙、觱篥、盤鈴。戲有弄駝、師子、馬伎、繩伎。祠神惟主水草，祭無時，呼巫爲『甘』。昏嫁納羊馬以聘，富者或百千計。喪不勞面，三環尸哭，乃火之，收其骨，歲而乃墓，然後哭泣有節。冬處室，木皮爲覆。其文字言語，與回鶻正同。法最嚴，臨陣橈，奉使不稱，妄議國若盜者皆斷首；子爲盜，以首着父頸，非死不脫。

又《堅昆》　其酋長三人，曰訖悉輩，曰居沙波輩，曰阿米輩，共治其國，未始與中國通。

又　回鶻稍衰，阿熱卽自稱可汗。其母，突騎施女也，爲母可敦；妻葛祿葉護女，爲可敦。

又　然常與大食、吐蕃、葛祿相依杖，吐蕃之往來者畏回鶻剽鈔，必住葛祿，以待黠戛斯護送。大食有重錦，其載二十橐它乃勝，既不可兼負，故裁爲二十匹，每三歲一餉黠戛斯。

《唐會要》卷一〇〇《結骨國》　結骨在迴紇西北三千里，勝兵八萬，口數十萬。南阻貪漫山，有水從迴紇北流，踰山經其國。人並依水而居。身悉長大，皙面綠睛朱髮，有黑髮以爲不祥。人皆勁勇，鄰國憚之。其俗大與突厥同，而婚姻無財聘。性多淫泆，與外人通者不忌其壻。死喪，刀勞其面。火葬，收其骨，踰年而葬。以木爲室，覆以木皮。天每雨鐵，收而用之，以爲刀劍，甚銛利。若獵獸，皆乘木馬，升降山磴，追赴若飛。

【略】　開元中，安西都護蓋嘉運撰《西域記》云：『堅昆國人皆赤髮綠睛，其有黑髮黑睛者，則李陵之後，故其人稱是都尉苗裔，亦有由然。今有改

稱紇扢斯者，亦是北夷舊號。臣按國史敘鐵勒種類云：「伊吾以西，焉耆以北，旁白山則有契弊、烏護、紇骨子。」其契弊即契苾也。烏護則烏紇也，後爲迴鶻。其紇骨即紇扢斯也。由是而言，蓋鐵勒之種，嘗以稱迴鶻矣。其轉爲黠戛斯者，蓋夷音有緩急，即傳譯語不同。其或稱戛戛斯者，語急而然耳。訪於譯史，云「黠戛是黃頭赤面義」，蓋迴鶻（乎）〔呼〕之如此。今使者稱自有此名，未知孰是。』

《册府元龜》卷九六一《外臣部六・土風三》 結骨部，在駮馬國南。其人並依水而居，身悉長大，赤髮綠睛，有黑髮者以爲不祥。人皆勁勇，鄰國憚之。其俗大率與突厥同。而婚姻無財聘，性多淫泆，與外人通者不忌其婿。死喪葬，刀劈其面，火葬收其骨，踰年而爲墳墓，有哭泣之禮。冬以木爲室，覆以木皮。土宜粟、麥、穄、豆之屬，無果菜。有馬，出貂。天每雨鐵，收而用之，以爲刀劍，甚銛（別）〔利〕。其國獵（鬼）〔蒐〕皆乘木馬，升降山險，追赴若飛。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九九《四夷二十八・北狄十一・黠戛斯》 土俗物產：其王及國人皆露首鬈髮，衣服同於突厥。冬則以貂鼠爲帽，夏則以金裝帽，銳頂而卷其末，此回鶻所與，至今猶冠之。其下則以白氈爲帽，餘制畧同。衣有錦罽雜色，腰佩刀礪。賤者衣皮而露首，如畫圖之狀。女衣毛褐，而富者亦衣綾錦，蓋安西、北庭及大食貨易所得也。阿熱衙立木爲柵，坐大氈帳，號爲『密的支』，其首領以降，皆有小氈帳，兼以木皮爲屋。人謂歲首爲茂師，謂月爲哀，每三哀爲一時，以分春夏秋冬。以十二屬紀年，假如歲在子，則謂之鼠年，在戌則謂之狗年，與回鶻同也。其氣候多寒，每冰合，雖大河亦凍徹其半。五穀唯出大小麥、青稞、麻米，嘗以三月耕種，八月九月收穫。糜以爲飯，又以釀酒，麥以步磴爲麪。阿熱食兼餅餌，其部下則唯食肉及馬酪而已。其樂器有鼓、笛、笙、觱篥、盤鈴，大會又有弄橐駝、獅子、馬伎、繩伎之類。其馬至壯大，能鬬者謂之頭馬。其雜畜有橐駝、牛、羊，而牛尤多，富室有二三千頭。其獸有野馬、骨咄、黃羊、羬羝、鹿及黑尾，黑尾者如麞而尾大色黑，蕃人謂之已沒。其魚有蔑魚，長七八尺，有莫痕魚，口在頷下而無骨。其鳥有鴈、鶩、烏鵲、鷹、隼，多如中國。其草種類至多，大抵與回鶻同。其樹有松及蒲，松高者箭射不及杪，又有榆、柳，而樺尤多。其五金出鐵與錫，《王會圖》云：『其國每有天雨鐵，收之以爲刀劍，異於常鐵。』曾問使者，隱而不答，但云鐵甚堅利，工亦精巧，蓋是其地中產鐵，因暴雨涼樹而出，既久經土蝕，故精利爾，若每從天而雨，則人畜必遭擊殺，理固不通。賈耽曰：『俗出好鐵，號曰迦沙，每輸之於突厥。』此其實也。其兵器多用牌及弓箭，其馬上牌自股及足，又爲牌縛於兩肩，可便施用。其牌析木交橫爲之，以捍箭，箭不能裂。亦有旗幟。其阿熱建一纛，下皆尚赤，餘則各以部落爲號。其兵數號三十萬，問其實，乃曰每徵發則百姓及諸蕃部落役屬者盡行。其稅唯貂鼠及青鼠。丈夫健者，悉黥手以爲異。婦人嫁訖，自耳以下至項亦黥之。其人服飾以貂、豽爲貴。食用手。婚姻無財聘。性多淫佚，與外人通者不忌其壻。男女雜處，每一姓，或千口或五百口共一室，同一床一被。若死，惟哭三聲，不勞面，火葬，收其骨，踰年而爲墳墓。冬爲室，覆以木皮。人好獵獸，皆乘木馬，升降山險，追趕若飛。

宋・董逌《廣川畫跋》卷二《上〈王會圖〉敘錄》 以圖察者，堅昆其人長大，赤髮，白面，綠睛。而唐後得其國人，形質不長，面赤色，耳貫金銀小環，王及國人露首卷髮，衣服同於突厥，貂鼠爲帽，而又以金裝帽頂卷其末，與今圖所見異。又《王會（篇）〔篇〕》：黠戛斯，本回鶻所號，本名居勿。初屬薛延陀，在隋謂結骨，在唐謂堅昆，賈耽以其說爲證。然堅昆自秦漢有之，《史記》所謂高昆，《漢書》所謂隔昆，其國一也。今阿啜謂本國不知有堅昆名，相承以黠戛斯爲國，自此以上八十年矣。嘗經朝貢，後爲回鶻所破，阻隔不通中國。然則乾元二年，回鶻奏破堅昆，此其可以驗也。是則黠戛斯自是本號，非回鶻所命也。至於木馬則異制，（兩）〔雨〕鐵則異俗，與圖皆不同。蓋百餘年間，容有改制殊禮，故衣服冠冕不可必其盡同，至面赤白則異見，髮朱黑則殊傳，而（兩）〔雨〕鐵不應遂絕，自應圖誤，可以論也。

元・李志常《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下 西北千餘里儉儉州，出良鐵，多青鼠，亦牧庶麥，漢匠千百人居之，織綾羅錦綺。

《元史》卷六三《地理志六・西北地附録》 吉利吉思者，初以漢地女四十人，與烏斯之男結婚，取此義以名其地。南去大都萬有餘里。相傳乃滿部始居此，及元朝析其民爲九千戶。其境長一千四百里，廣半之，謙河經其中，西北流。又西南有水曰阿浦，東北有水曰玉須，皆巨浸也，會

於謙，而注於〔昻〕〔昂〕可剌河，北入於海。俗與諸國異。其語言則〔與〕畏吾兒同。廬帳而居，隨水草畜牧，頗知田作，遇雪則跨木馬逐獵。土產名馬、白黑海東青。〔昻〕〔昂〕可剌者，因水爲名，附庸於吉利吉思，去大都二萬五千餘里。其語言與吉利吉思特異。晝長夜短，日沒時炙羊肋熟，東方已曙矣，即《唐史》所載骨利〔斡〕〔幹〕國也。烏斯亦因水爲名，在吉利吉思東，謙河之北。其俗每歲六月上旬，刑白馬牛羊，灑馬湩，咸就烏斯沐漣以祭河神，謂其始祖所從出故也。撼合納猶言布囊也，蓋口小腹巨，地形類此，因以爲名。在烏斯東，謙河之源所從出也。其境上惟有二山口可出入，山水林樾，險阻爲甚，野獸多而畜字少。貧民無恆產者，皆以樺皮作廬帳，以白鹿負其行裝，取鹿乳，採松實，及劚山丹、芍藥等根爲食，冬月亦乘木馬出獵。謙州亦以河爲名，去大都九千里，在吉利吉思東南，謙河西南，唐麗嶺之北。居民數千家，悉蒙古、回紇人。有工匠數局，蓋國初所徙漢人也。地沃衍宜稼，夏種秋成，不煩耘耔。或云汪罕始居此地。益蘭者，蛇之稱也。初，州境山中居人，見一巨蛇，長數十步，從穴中出飲河水，腥聞數里，因以名州。至元七年，詔遣劉好禮爲吉利吉思撼合納謙州益蘭州等處斷事官，即於此州修庫廩，置傳舍，以爲治所。先是，數部民俗，皆以杞柳爲杯皿，刳木爲槽以濟水，不解鑄作農器，好禮聞諸朝，乃遣工匠，教爲陶冶舟楫，土人便之。

沙陀部

綜述

《新唐書》卷二一八《沙陀傳》 大中初，吐蕃合党項及回鶻殘衆寇河西，太原王宰統代北諸軍進討，沙陀常深入，冠諸軍。赤心所向，虜輒披靡，曰：『吾見赤馬將軍火生頭上。』始，沙陀臣吐蕃，其左老右壯，溷男女，略與同，而馳射趫悍過之，虜倚其兵，常苦邊。及歸國，吐蕃緜此亦衰。

禮儀

《舊五代史》卷三八《唐書・明宗紀四・天成二年十月》 青州節度使霍彦威差人走馬進箭一對，賀誅朱守殷，帝卻賜彦威箭一對。傳箭，番家之符信也，起軍令衆則使之，彦威本非蕃將，以臣傳箭於君，非禮也。

《新五代史》卷六《唐明宗紀・天成二年十月》 是月，傳箭於霍彦威。

又卷八《晉高祖紀・天福二年六月丁酉》 丁酉，傳箭於義成軍節度使符彦饒。

又卷四六《雜傳・霍彦威》 彦威徙鎮平盧。朱守殷反，伏誅，彦威遣使者馳騎獻兩箭爲賀，明宗賜兩箭以報之。夷狄之法，起兵令衆，以傳箭爲號令，然非下得施於上也。明宗本出夷狄，而彦威武人，君臣皆不知禮，動多此類。

社會生活

《新唐書》卷二一八《沙陀傳》 沙陀素健鬬，〔范〕希朝欲藉以捍虜，爲市牛羊，廣畜牧，休養之。

又 廣明元年，以李琢爲蔚、朔招討都統，率兵數萬屯代州。〔李〕克用使傳文達調蔚、朔兵，朔州刺史高文集縛以送琢。琢進攻蔚州，〔李〕國昌敗，與克用舉宗奔達靼。鐸密畀酋長圖之，克用得其計，因豪榮大會馳射，百步外針芒木葉無不中，部人大驚，即倡言：『今黃巢北寇，爲中原患，一日天子赦我，願與公等南向定天下，庸能終老沙磧哉！』達靼知不留，乃止。

《舊五代史》卷二五《唐書一・武皇紀上》 武皇始言，喜軍中語，齠齔善騎射，與儕類馳騁嬉戲，必出其右。年十三，見雙鳧翔於空，射之連中，衆皆臣伏。

又　又嘗與達靼部人角勝，達靼指雙鵰於空曰：『公能一發中否？』武皇即彎弧發矢，連貫雙鵰，邊人拜伏。

祭祀

《新五代史》卷一二《周本紀・論》　嗚呼，五代本紀備矣！君臣之際，可勝道哉。梁之友珪反，唐戕克寧而殺存乂、從璨，則父子骨肉之恩幾何其不絕矣。太妃薨而輟朝，立劉氏、馮氏爲皇后，則夫婦之義幾何其不乖而不至於禽獸矣。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居喪改元而用樂，殺馬延及任圜，則禮樂刑政幾何其不壞矣。至於賽雷山，傳箭而撲馬，則中國幾何其不夷狄矣。可謂亂世也歟！

《舊五代史》卷三二《唐書・莊宗紀六》　〔同光二年七月〕乙酉，幸龍門之雷山，祭天神，從北俗之舊事也。

又卷三八《唐書・明宗紀四》　〔天成二年六月〕庚子，幸白司馬陂，祭突厥神，從北俗之禮也。

又卷八一《晉書・晉少帝紀》　〔天福七年六月庚午〕遣右驍衛將軍石德超等押先皇御馬二匹，往相州西山撲祭，用北俗禮也。

《新五代史》卷六《唐明宗紀》　〔天成二年六月〕庚子，幸白司馬坡，祭突厥神。

又卷八《唐莊宗紀下》　〔同光二年〕秋七月己酉，如雷山賽天神。

又卷九《晉出帝紀》　〔天福七年六月〕庚午，使右驍衛將軍石德超以御馬二，撲祭於相州之西山。

又　〔七月〕丁酉，使石德超撲馬於相州之西山。

傳說

《舊五代史》卷二五《唐書一・武皇紀上》　武皇即獻祖之第三子也。母秦氏，以大中十年丙子歲九月二十二日，生於神武川之新城。在妊十三月，載誕之際，母艱危者竟夕，族人憂駭，市藥於鴈門，遇神叟告曰：『非巫醫所及，可馳歸，盡率部人，被甲持旄，擊鉦鼓，躍馬大噪，環所居三周而止。』族人如其教，果無恙而生。

宋・陶岳《五代史補》卷二《後唐・太祖號獨眼龍》　太祖武皇本朱耶赤心之後沙陀部人也。其先生於雕窠中，酋長以其異生，諸族傳養之，遂以諸爺爲氏，言非一父所養也。其後言譌，以諸爲朱，以爺爲耶。

西域地區部

綜述

《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列傳》　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

《漢書》卷九六上《西域傳上》　西域諸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故皆役屬匈奴。

北魏・闞駰，清・張澍輯《十三州志》　葱嶺以東，人好淫僻，故龜茲、于闐置女市以收錢。婼羌國濱帶南山，西有葱嶺，餘種或虜或羌，戶口甚多也。在古不立君臣，無分長幼。彊則分種爲酋豪，弱則爲人附落。更相鈔暴，以力爲雄。唯殺人償死，無他禁令。其兵長於山谷，短於平地，不能持久，而果於觸突。以戰死爲利，病終爲不祥。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二《達摩笈多傳》　又至龜茲國，亦停王寺。又住二年，仍爲彼僧講釋前論。其王篤好大乘，多所聞悟。留引之心，旦夕相造。笈多係心東夏，無志潛停。密將一僧，間行至烏耆國。在阿爛拏寺講通前論。又經二年，漸至高昌，客遊諸寺。其國僧侶多學漢言，雖停二年，無所宣述。

《通典》卷一九一《邊防七・西戎三・西域總序》　西域以漢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

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二關並在今燉煌郡。西則限以葱嶺。諸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故皆役屬匈奴。

《舊唐書》卷一八五上《韋機傳》　韋機，雍州萬年人。祖元禮，隋浙州刺史。父恪，洛州別駕。機，貞觀中爲左千牛胄曹，充使往西突厥，冊立同俄設爲可汗。會石國反叛，路絕，三年不得歸。機裂裳錄所經諸國風俗物產，名爲《西征記》。及還，太宗問蕃中事，機因奏所撰書，太宗大悅，擢拜朝散大夫，累遷至殿中監。

《新唐書》卷一〇〇《裴矩傳》　煬帝時，西域諸國悉至張掖交市，帝令矩護視。矩知帝勤遠略，乃訪諸商胡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篇，合四十四國，凡裂三道：北道起伊吾，徑蒲類、鐵勒、突厥可汗廷，亂北流河至拂菻；中道起高昌，焉耆、龜茲、疏勒，踰葱嶺，鏺汗、蘇對沙那、康、曹、何、大小安、穆諸國，至波斯；南道起鄯善，于闐、朱俱波、喝槃陀，亦度葱嶺，涉護密、吐火羅、挹怛、帆延、漕國，至北婆羅門。皆竟西海。諸國亦自有空道交通。既還，奏之。帝引內矩，問西方事，矩盛言：『胡多瓌怪名寶，俗土著，易幷吞。』帝由是甘心四夷，委矩經略。再遷黃門侍郎，參豫朝政。

又卷二八〇《常山王李承乾》　又使戶奴數十百人習音聲，學胡人椎髻，翦綵爲舞衣，尋橦跳劍，鼓鞞聲通晝夜不絕。

金・劉祁《北使記》　其回紇國，地廣袤，際西不見疆畛。四五月百草枯如冬。其山，暑伏有蓄雪。日出而爍，日入而寒。至六月，衾猶縣。夏不雨，迨秋而雨，百草始萌。及冬，川野如春，卉木再華。其人種類甚衆，其須髯拳如毛，而緇黃淺深不一。面惟見眼、鼻。其嗜好亦異。有沒速魯蠻回紇者，性殘忍，肉（交）〔必〕手殺而噉，雖齋亦酒脯自若。有遺里諸回紇者，頗柔懦，不喜殺，遇齋則不肉食。有印都回紇者，色黑而性愿，其餘不可殫記。

【略】

其國人皆邑居，無村落。覆土而屋，梁柱簷楹皆雕木，窻牖餅器皆白琉璃。金銀珠玉、布帛絲枲極廣，弓矢、車服、甲仗、器皿甚異。甃甓爲橋，舟如梭然。唯桑五穀頗類中國，種樹亦人力。其鹽產於山，釀蒲萄爲酒，瓜有重六十觔者。海菜色殊佳。有葱葫，美而香。其獸則駝而孤峯，牛有□脊，羊而大尾。又有獅、象、孔雀、水牛、野驢。有蛇四跗。有惡蟲，狀如蜘蛛，中人必號而死。自餘禽獸、草木、魚蟲，千態萬狀，俱非中國所有。

【略】

其俗衣縞素，衽無左右，腰必帶。其衣衾茵幔悉羊毳也。其毳殖於地。其食則胡餅、湯餅而魚肉焉。其婦人衣白，面亦衣，止外其目。間有髯者，幷業歌舞音樂。其織紉裁縫皆男子爲之。亦有倡優百戲。其書契，約束幷回紇字。筆葦其管，言語不與中國通。人死不焚，葬無棺槨。比斂，必西其首。其僧皆髮，寺無繪塑。經語亦不通，惟和沙洲寺像如中國，誦漢字佛書。

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一二《贈高善長一百韻》　君初涉洛瀍，我已達燉煌。瀚海浪奔激，金山路徬徨。西遊幾萬里，兩鬢今蒼蒼。西方好風土，大率無蠶桑。家家植木綿，是爲壠種羊。年年旱作魃，未識舞鷸鴉。決水溉田圃，無歲無豐穰。遠近無飢人，四野棲餘糧。是以農民家，處處皆池塘。飛泉繞曲水，亦可斟流觴。早春而晚秋，河中類餘杭。濯足或濯纓，肥水如滄浪。雜花間側柏，園林如綉妝。爛醉蒲萄酒，渴飲石榴漿。隨分有絃管，巷陌雜優倡。佳人多碧髯，皎皎白衣裳。市井安丘墳，畎畝連城隍。貨錢無孔郭，賣飣稱斤量。甘瓜如馬首，大者狐可藏。採杏兼食核，西方杏仁皆生食之，甘香如芭欖。浪瓜悉去瓤。西瓜大如鼎，半枚已滿筐。芭欖賤如棗，可愛白沙糖。人生爲口腹，何必思吾鄉。一住十餘年，物我皆相忘。

元・李志常《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下　回紇多餅食，且嗜鹽，渴則飲水。冬寒，貧者尙負餅售之。

元・劉郁《西使記》　數日過龍骨河，復西北行，與別失八里南已相直近五百里，多漢民，有二麥黍穀。河西注瀦爲海，約千餘里，曰乞則里八寺，多魚可食，有碾磑，亦以水激之。行漸西，有城曰業瞞。又西南行，過孛羅城，所種皆麥稻。山多柏，不能株，絡石而長。城居肆廛間錯，土屋牕戶皆琉璃。城北有海，鐵山風出，往往吹行人墜海中。

西南行二十里，有關曰鐵木兒懺察，守關者皆漢民，關徑崎嶇似棧道。

出關至阿里麻里城，市井皆流水交貫，有諸果，惟瓜、蒲萄、石榴最佳。回紇與漢民雜居，其俗漸染，頗似中國。

又南有赤木兒城，居民多幷、汾人。有獸似虎，毛厚，金色，無文，善傷人。有蟲如蛛，毒中人，則煩渴，飲水立死，唯過醉蒲萄酒，吐則解。有鼴酒。

孛羅城迤西金、銀、銅爲錢，有文而無孔方。

至麻阿中，以馬織拖牀遞鋪，負重而行疾，或曰乞里乞四，易馬以犬。

二月二十四日過亦堵兩山間，土平民夥，溝洫映帶，多故壘縴壞垣。問之，蓋契丹故居也。計其地，去和林萬五千里。流洶洶東注。土人云，此黃河也。

《明宣宗實録》卷五四《宣德四年五月己未》 命土魯番成僧桑果大師爲本處僧綱司都綱，哈密衛僧太倉爲本衛僧綱司都綱。

清・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九邊四夷・西域》 雍人曰：西域自古內屬之國也。其民皆城郭宮室而居，耕而食，織而衣，非若匈奴遷徙無常，水草是逐，不耕不織，射獵爲生，盜竊爲心者比也。故其人猶可施以政教焉。

物産

宋・王楙《野客叢書》卷三〇《火浣布》 嘗見一雜說，論火浣布。或謂木皮所織，或謂鼠毛所織，未知孰是。僕謂二說皆有之。觀《搜神記》曰：『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上有鳥獸艸木之皮。』則其鳥獸之毛也。又按沈約《宋志》：『炎洲在南海中，有猞猁，獸人捕之，斬刺不傷，積薪烈火，縛以投火中，而此獸不焦。』又『火山國，家有火，雖雨不息，火中有白鼠。然洲上林木得雨則皮焦，得火則皮白，洲人以春月取其木皮，織布爲火浣布。』若是，木皮、鼠毛，皆可爲布也。

清・楊春茂順治《重刊甘鎮志》卷一《地理志・物産・西域物産》 西域物産：瑣瑣葡萄，味甚甘，有大小二種。《（淡）〔漢〕史》云：大（究）〔宛〕左右以葡萄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安石榴，漢張騫使西域，得（堂村）〔涂林〕安石榴是也。毗梨勒，《本草》云：出西域，樹似胡桃，（于）〔子〕形亦似胡桃（植）〔核〕，似訶梨勒而（圞）〔圓〕短無稜。香棗、刺蜜，羊刺草上（三）〔生〕（密）〔蜜〕，味甚佳。罽蜜思檀，樹葉類山茶，實類銀（查）〔杏〕而小。瓦失實，類野（馬）〔蒿〕實，甚香，可避蠹。瑣幅，用羊絨織成，質密，縵染以五色，可爲衣裘。或又云：採鳥毳爲之，但映日則有山水雲氣凌亂忽霍之狀，疋直數金。出失剌思、安各魯諸國。撒哈剌，用羊絨織成，直五色。或云以大黃浸水啖羊，故其毛柔細如絨。出（探）〔撒〕馬兒罕諸國。一云撒黑剌夷，音多訛，並存之。青紅綿布、剪絨罩、五色花氈、白氍布、野蠶結繭若參上，絲如細繡，取織爲布。西洋布、幅廣至四五尺。花蘂布、琅玕，《衍義》曰青琅玕，《書》曰三危既宅，厥貢惟球琳琅玕。孔穎達以謂琅（玕）〔玕〕，石似玉者。珊瑚、瑪瑙、琥珀、水晶、車渠，《本草》云：生西國，是玉石之類，形如蚌蛤，有文理，大寒無毒。玻瓈，《本草》云：水玉，或云千歲（永）〔冰〕化爲之。金鋼鑽、鎮鐵、（逮）〔迷〕迭、草類，《廣志》云：出西域。王粲《賦》曰：惟遐方之珍草兮，產崑崙之極幽。受中和之正氣兮，承陰陽之靈休。揚豐馨於西裔兮，布和（性）〔種〕於中州。特蓬殺，《本草》云：生西國，似石脂，蠕粉之類，能透金石鐵。特生礬石，《本草》云：生西域，一名蒼礬石，一名鼠毒。（鶴）〔鸛〕巢（年）〔中〕者最嘉。鸛常入水冷，故取以壅（卯）〔外〕令熱。鶴虱，《本草》云：生西域，子如蓬蒿而細。仙茅，《本草》云：生西域，一名獨茅根，一名（菜）〔茅〕瓜子，一名波羅門。（二）〔三〕月開花如梔子，黃不（給）〔結〕實。酒杯藤，《博物志》云：出西域，藤大如臂，葉如葛，花如梧桐，堅，可以酌酒。有文章映徹可愛，實大如指，味如豆（寇）〔蔻〕，香美可醒酒。孔雀、翡翠、氍毹、橐駝、西馬、獅子、狻猊、銀鼠、青鼠、水晶鹽、鹽明如水晶，琢爲盤，以水溫之，可以和肉。獨峯駝，按漢史（犬）〔大〕月（氐）〔氏〕出一封駝。師古註曰：脊上有一封，言其隆高若封土也。豈卽（闐）〔獨〕峯駝耶？腦肭臍。

音樂舞蹈

《隋書》卷一四《音樂志中》 太祖輔魏之時，高昌款附，乃得其伎，教習以備饗宴之禮。及天和六年，武帝罷掖庭四夷樂。其後帝娉皇后於北狄，得其所獲康國、龜茲等樂，更雜以高昌之舊，並於大司樂習焉。採用

其聲，被於鍾石，取《周官》制以陳之。

《通典》卷一四六《樂六・四方樂》　乞寒者，本西國外蕃之樂也。神龍二年三月，幷州清源縣令呂元泰上疏曰：『臣謹按《洪範》八政，曰「謀時寒若」。君能謀事，則寒順之。何必裸露形體，澆灌衢路，鼓舞跳躍而索寒也。《禮記》曰：「立秋之日行夏令，則寒暑不節。」夫陰陽不調，政令之失也；休咎之應，君臣之感也。理均影響，可不戒哉！』景雲二年，左拾遺韓朝宗諫曰：『傳曰，辛有適伊川，見被髮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後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以其中國之人，習戎狄之事。一言以貫，百代可知。今之乞寒，濫觸胡俗，伏願三思，籌其所以。』至先天二年十月，中書令張說諫曰：『韓宣適魯，見周禮而嘆；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列國如此，況天朝乎！今外國請和，選使朝謁，所望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易，焉知無駒支之辯，由余之賢哉！且乞寒、潑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盛德何觀；揮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魯禮，褻比齊優，恐非干羽柔遠之義，樽俎折衝之道。願擇芻言，特罷此戲。』至開元元年十二月敕：『臘月乞寒，外蕃所出，漸浸成俗，因循以久。自今以後，無問蕃漢，即宜禁斷。』

唐・南卓《羯鼓録》　羯鼓出外夷，以戎羯之鼓，故曰羯鼓。其音主太簇一均，龜茲部、高昌部、疏勒部、天竺部皆用之，次在都曇鼓、答臘鼓之下，雞婁鼓之上。鼉如漆桶，下以小牙牀承之。擊用兩杖，其聲焦殺鳴烈，尤宜促曲急破，作戰杖連碎之聲，又宜高樓晚景，明月清風，破空透遠，特異衆樂。杖用黃檀、狗骨、花楸等木，須至乾緊絕濕氣，而復柔膩；乾取發越響亮，膩取戰裏健舉。桷用剛鐵，鐵當精鍊，桷當至勻，若不剛，即應條高下，擦捩不停；不勻，即鼓而緩急，若琴徽之牧病矣。

《舊唐書》卷二九《音樂志下》　後魏有曹婆羅門，受龜茲琵琶於商人，世傳其業，至孫妙達，尤爲北齊高洋所重，常自擊胡鼓以和之。周武帝聘虜女爲后，西域諸國來媵，於是龜茲、疏勒、安國、康國之樂，大聚長安。胡兒令羯人白智通教習，頗雜以新聲。張重華時，天竺重譯貢樂伎，後其國王子爲沙門來遊，又傳其方音。宋世有高麗、百濟伎樂。魏平馮跋，亦得之而未具。周師滅齊，二國獻其樂。隋文帝平陳，得清樂及文康禮畢曲，列九部伎，百濟伎不預焉。煬帝平林邑國，獲扶南工人及其匏琴，陋不可用，但以天竺樂轉寫其聲，而不齒樂部。西魏與高昌通，始有高昌伎。我太宗平高昌，盡收其樂，又造讌樂，而去禮畢曲。今著令者，惟此十部。雖不著令，聲節存者，樂府猶隸之。德宗朝，又有驃國亦遣使獻樂。

《新唐書》卷二二《禮樂志十二》　帝又好羯鼓，而寧王善吹横笛，達官大臣慕之，皆喜言音律。帝常稱：『羯鼓，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方也。』蓋本戎羯之樂，其音太簇一均，龜茲、高昌、疏勒、天竺部皆用之，其聲焦殺，特異衆樂。

清・曹麟開《塞上竹枝詞》　廿四新聲譜竹枝，大横吹合小横吹。《古今注》：横吹，羌笛也。大横吹、小横吹，以竹爲之，笛之類也。昔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得摩訶、兜勒二曲。李延年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以爲武樂。晉魏以二十八解不存，其所用者，惟黃鶴龍頭水、折楊柳等十四曲。唐樂大横吹、小横吹、大横吹有節鼓二十四曲，小横吹有六種，失傳矣。祗今葱嶺西傳曲，誰唱摩訶兜勒辭。唐《禮樂志》：宣宗時葱嶺西曲，其士女踏歌爲隊，詞言葱嶺之民，傾心内向。

哈密（伊吾、伊吾盧、伊州、哈密力、哈梅里）分部

綜　述

《宋史》卷四九〇《外國傳六・高昌》引《王延德行記》　次歷小石州。次歷伊州，州將陳氏，其先自唐開元二年領州，凡數十世，唐時詔敕尚在。地有野蠶生苦參上，可爲綿帛。有羊，尾大而不能走，尾重者三斤，小者一斤，肉如熊白而甚美。又有礪石，剖之得賓鐵，謂之喫鐵石。又生胡桐樹，經雨即生胡桐律。次歷益都。次歷納職城，城在大患鬼魅磧之東南，望玉門關甚近。地無水草，載糧以行，凡三日，至鬼谷口避風驛，用本國法設祭，出詔神禦風，風乃息。凡八日，至澤田寺。高昌聞使至，遣人來迎。次歷地名寶莊，又歷六種，乃至高昌。

元・周致中《異域志》卷下《昆吾國》　其國產寶鐵，切玉如泥，及火浣布。其國累塹爲丘，象浮圖，有三層，屍乾居上，屍濕居下，以近葬爲孝，集大氈居中，懸衣服綵繒，哭祀之。

明・陳誠《西域番國志・哈密》　哈密城居平川中，周圍三、四里，惟東北二門，人民數百戶，住矮土房。城東有溪水西南流，果林二、三處，種楸杏而已。農耕須糞壤，惟穄、麥、豌豆、大小二麥。多陷鹵，北面大山，三面平曠，東南去肅州約一千六百餘里，中間亦有大川，約三百餘里，二三日方出川。北至瓦剌地面，疾行約一月程，西去火州三箇城約千里。在唐爲伊州之地，今爲西北諸胡往來之衝要路。其人多獷悍，凡經此處，必有求焉。蒙古、回回雜處於此，衣服禮俗，各有不同。

明・李賢等修，萬安等纂《明一統志》卷八九《外夷・哈密衛・風俗》　人性獷悍，居惟土房，衣服異制，飲食異宜。陳誠《西域記》曰：『回、韃靼、畏吾兒雜處，故衣服異制，飲食異宜。』

明・許進《平番始末》卷上　哈密之人凡三種，曰回回，曰畏兀兒，曰哈剌灰。皆務耕織，不尙戰鬬。

明・鄭曉《明四夷考》卷下《哈密》　〔永樂〕十二年，行在驗封員外郎陳誠使西域還，言：哈密城在平川，可三四里，東北二門。王稱速壇。人僅數百戶，顧非一種，多蒙古、回回人，習俗各異。產馬、駝、玉、石、鑌鐵、大尾羊，陰牙角。城北大山，西南東皆平曠。地多鹹鹵，宜稬麥、豌豆。農耕亦用糞壤。人獷悍好利，西域三十八國入貢經哈密者相攔出入，索道路錢乃已。

明・嚴從簡《殊域周咨録》卷一二《西戎・哈密》　其俗性獷悍，回回、韃靼、畏兀兒雜處，故衣服異制，飲食異宜。其山川：曰天山，在哈密城北，一名雪山，匈奴過之必下馬拜。曰望鄉嶺，嶺上石龕有李陵題字處。曰畏吾兒河。沿河沙柳蓊鬱。其產：馬、橐駝、玉石、鑌鐵、有礪石，謂之鐵，鐵石剖之，得鑌鐵。穄米、豌豆、麥、大尾羊羊尾大者重三斤，小者一斤，肉如熊白而甚美，楸子、胡桐律、陰牙角、香棗。其貢：馬、駝、玉、速來蠻石青、金石、把咱石、鐵器、諸禽皮等物。

明・王宗載《四夷館考》卷下《高昌館》　哈密地近高昌，本屬高昌館譯審，但其中多回回人，入貢時亦有用回回字者，故又屬回回館，此當臨時分別也。

明・羅曰聚《咸賓録》卷三《西夷志・哈密》　其關之最西則爲哈密，俗獷悍好利。居惟土房，諸夷雜處，故衣服異制，飲食異宜。

明・佚名纂　清・楊茂春重刻萬曆《甘鎮志・地理志・風俗・哈密衛、罕東衛、赤斤蒙古衛》　人性獷悍，居有土房，衣服異制，飲食異宜。山川景物，頗類中國。陳誠《西域記》。寒暑應候，民物繁庶，種五穀葡萄諸果。俗重殺，非同類殺者不食，不食豚肉。齋戒拜天。《晉安志》。男以細布纏頭，女以白布覆首。《島夷志》。附總兵武振《哈密紀行錄》論哈密風俗：回回每年把齋一箇月，第一年自正月起，連三年俱正月，至第四年又自十二月起，以三年爲率。俱五更閉齋，星全開齋。產婦不把齋，兒大補之。每日約衆登省性閣，唸經祝讚拜造化主曰：至尊至大，起無初了，無盡無極，無像無比，無倫無形無影，大造化的天地主兒。其心至誠，久則無怠。宴席殺羊、馬、牛，扁食、油餅、甜食、撒卜咱哈力撒、燒酒、鹵湯之類。人死用水入口，洗滌腸腹，用白布纏裹，停三日，誦經，親戚哀哭。用無底棺盛送，埋入坑內，棺取回再用。其婚姻所用牛羊布帛，各隨貧富。有犯法者，掌教科斷，打傷人及至死者抵罪。

清・尤侗《外國竹枝詞・哈密》　金印朱衣罟罟冠，控弦來往黑風川。玉門關外朝天使，遮馬頻邀道路錢。永樂中封忠義王，賜金印朝服。母妻罟罟冠。西域貢使經哈密，輒索道路錢，乃聽出入。

《明史》卷三二九《哈密衛》　初，哈密變聞，丘濬謂馬文升曰：『西陲事重，須公一行。』文升曰：『國家有事，臣子義不辭難。然番人嗜利，不善騎射，自古未有西域能爲中國患者，徐當靖之。』

清・黃文煒、沈青崖纂修乾隆《重修肅州新志・西陲紀略》　哈密夷人於故明時徙居肅州衛東關廂居住者三族，曰畏吾兒族，其人與漢俗微同；曰哈喇（布）〔灰〕族，其人與夷同；一曰白面回回，則回族也。今皆男耕女織，爲邊氓矣。土商營伍，咸有其人。

又《西陲紀略・哈密・風俗物產類》　按《舊志》云：哈密有回回、畏兀兒、哈剌灰三種，北山又有小列禿、埜乜克列數種。畏兀兒風俗，男

髮垂髻，女首加帽，孳牧爲業，飲食頗同乎華夏。哈剌灰風俗重殺好飲，服食禮節與西夷相同。賴牛羊乳汁以資食，藉畜牧種樹以營生。今略云回回風俗：凡大酋長，房舍俱連城北牆垣，築臺居住。故哈密額敏與瓜州新遷額敏含字相類。

宗族

明・毛紀等纂修《明孝宗實録》卷九三《弘治七年十月甲申》　初哈密寄住夷人有三種：一曰回回，二曰委兀兒，三曰哈剌灰。至是哈密衛都督奄克孛剌言於兵部侍郎張海，謂夷人以種類高者爲根基，非根基正大者不能管攝其族類。

《明史》卷三二九《西域傳一・哈密衛》　〔馬〕文升又言：『番人重種類，且素服蒙古，哈密故有回回、畏兀兒、哈剌灰三種，北山又有小列禿、乜克力相侵逼，非得蒙古後裔鎮之不可。今安定王族人陝巴，乃故忠義王脱脱近屬從孫，可主哈密。』天子以爲然，而諸番亦共奏陝巴當立。

宗教信仰

《明太宗實録》卷九八《永樂七年十一月乙未》　設哈密衛僧綱司。

又卷一二八《永樂十年五月辛卯》　哈密忠義王免力帖木兒所遣阿魯兒火者（諸）〔請〕於其地設僧綱司，且請以僧速都剌失爲都綱，皆從之，給賜勑命及印。

明・陳誠《西域行程記・永樂十二年二月六日》　初六日，晴。早起，向北行。過一平川，渡一大溪，名畏兀兒河，溪南有古寺，名阿里忽思脱因。有夷人種田，好水草，係哈密大煙墩處。約行七十餘里安營，住一日。

《明英宗實録》卷九四《正統七年七月丁丑》　勑諭哈密忠順王倒瓦答失里及王弟孛羅哥、都指揮脱脱卜花、帖卜烈思地面頭目者罕沙、柳城北面頭目阿卜都剌、哈剌火州地面頭目阿剌苦因等：各賜以綵幣表裏有差，命來使莽哈剌等齎與之。又以忠順王奏欲與也先太師締婚及建佛寺答父母恩，別賜以紵絲、綵絹及顏料等物。

又卷三五七《天順七年九月庚申》　哈密忠順王母弩溫答失里奏：舉必剌牙失里襲從父綽顏帖木兒國師職。上曰：『國師乃朝廷優待西僧職之重者，非戒行精專莫能勝之。彼必剌牙失里何人，乃欲遽待是職，其弟以都綱授之。』

明・葉向高《四夷考》卷三《哈密》　其後〔哈密忠順王倒瓦答失里〕請以部人必剌牙失里爲國師，上曰：『國師以優西僧之有戒行者，難輕授，其命爲都綱。』

唐・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　〔玄奘〕既至伊吾，止一寺。寺有漢僧三人，中有一老者，衣不及帶，跣足出迎，抱法師哭，哀號哽咽不能已已，言：『豈期今日重見鄉人！』法師亦對之傷泣。自外胡僧、王悉來參謁，王請屈所居，備陳供養。

清・黄文煒、沈青崖纂修乾隆《重修肅州新志・肅州・祠廟・歸華寺》　在東關，哈密衛淨脩國師必牙剌失力娃子拜言卜剌所建。拜言卜剌父在哈密居住，成化間，被土魯番王子速瓦亦思速壇阿力節次搶掠難存，正德初，率領部落投順肅州，准其進貢。今都督乩吉卜與拜言卜剌管束新舊哈剌灰二種，並畏兀兒一種夷人，故於關廂建寺，曰歸華寺，彼以爲奉勑而建。

物産

《後漢書》卷八八《西域傳》　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戶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漢常與匈奴爭車師、伊吾，以制西域焉。

明・李賢等修，萬安等纂《明一統志》卷八九《外夷・哈密衛》　馬、

橐駝、玉石、鑌鐵、有礪石謂之喫鐵石，剖之得鑌鐵。穄米、豌豆、麥、大尾羊、羊尾大者重三斤，小者一斤。肉如熊白而甚美。楸子、胡桐律、陰牙角、香棗。

明・羅曰聚《咸賓録》卷三《西夷志・哈密》 產鑌鐵，剖礪石中得之爲鑌鐵，中有自然花紋，價直過銀。四味木其實如棗，以竹刀則甘，鐵刀則苦，木刀則酸，蘆刀則辛。出天山，大尾羊尾重者三斤，小者一斤，肉如熊白，味甚佳，野蠶綿蠶生苦參上，絲可爲綿帛爲奇。

《明史》卷三二九《西域傳・哈密衛》 成祖初，遣官招諭之，許其以馬市易，即遣使來朝，貢馬百九十匹。永樂元年十一月至京，帝喜，賜賚有加，命有司給直收其馬四千七百四十匹，擇良者十匹入內廐，餘以給守邊騎士。

高昌分部

綜述

漢・宋膺撰，清・張澍輯《涼州異物志》 高昌僻土有異於勞。寒服冷水，暑啜羅闍。此郡人取糜粥啜之，俗號羅闍者也。

《梁書》卷五四《諸夷傳・西北諸戎・高昌》 其國蓋車師之故地也。南接河南，東連燉煌，西次龜茲，北隣敕勒。置四十六鎮，交河、田地、高寧、臨川、橫截、柳婆、洿林、新興、由寧、始昌、篤進、白力等，皆其鎮名。官有四鎮將軍及雜號將軍，長史，司馬，門下校郎，中兵校郎，通事舍人，通事令史，諮議，校尉，主簿。國人言語與中國略同。有《五經》、歷代史、諸子集。面貌類高驪，辮髮垂之於背，著長身小袖袍、縵襠袴。女子頭髮辮而不垂，著錦纈絡環釧。姻有六禮。其地高燥，築土爲城，架木爲屋，土覆其上。寒暑與益州相似。備植九穀，人多噉麨及羊牛肉。出良馬、蒲陶酒、石鹽。多草木，草實如蠶，蠶中絲如細纑，名爲白疊子，國人多取織以爲布。布甚軟白，交市用焉。有朝烏者，旦旦集王殿前，爲行列，不畏人，日出然後散去。

《周書》卷五〇《異域傳下・高昌》 其地東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國內總有城一十六。官有令尹一人，比中夏相國；次有公二人，皆其王子也，一爲交河公，一爲田地公；次有左右衛；次有八長史，曰吏部、祠部、庫部、倉部、主客、禮部、民部、兵部等長史也；次有建武、威遠、陵江、殿中、伏波等將軍；次有八司馬，長史之副也；次有侍郎、校書郎、主簿、從事，階位相次，分掌諸事；次有省事，專掌導引。其大事決之於王，小事則世子及二公隨狀斷決。平章錄記，事訖卽除。籍書之外，無久掌文校。官人雖有列位，並無曹府，唯每旦集於牙門評議衆事。諸城各有戶曹、水曹、田曹。每城遣司馬、侍郎相監檢校，名爲城令。服飾，丈夫從胡法，婦人畧同華夏。兵器有弓箭刀楯甲矟。文字亦同華夏，兼用胡書。有《毛詩》、《論語》、《孝經》，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雖習讀之，而皆爲胡語。賦稅則計輸銀錢，無者輸麻布。其刑法、風俗、婚姻、喪葬，與華夏小異而大同。地多石磧，氣候溫暖，穀麥再熟，宜蠶，多五果。有草曰羊刺，其上生蜜焉。

《隋書》卷八三《西域傳・高昌》 其都城周迴一千八百四十步，於坐室畫魯哀公問政於孔子之像。國內有城十八。官有令尹一人，次公二人，次左右衛，次八長史，次五將軍，次八司馬，次侍郎、校郎、主簿、從事、省事。大事決之於王，小事長子及公評斷，不立文記。男子胡服，婦人裙襦，頭上作髻。其風俗政令與華夏略同。地多石磧，氣候溫暖，穀麥再熟，宜蠶，多五果。有草名爲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出赤鹽如朱，白鹽如玉。多蒲陶酒。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國中羊馬牧於隱僻之處，以避外寇，非貴人不知其所。北有赤石山，山北七十里有貪汗山，夏有積雪。此山之北，鐵勒界也。從武威西北，有捷路，度沙磧千餘里，四面茫然，無有蹊徑。欲往者，尋有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聞歌哭之聲，行人尋之，多致亡失，蓋魑魅魍魎也。

《北史》卷九七《西域傳・高昌》 高昌者，車師前王之故地，漢之前部地也。東西二百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或云：昔漢武遣兵西討，師旅頓弊，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地勢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亦云：其地有漢時高昌壘，故以爲國號。東去長安四千九百里。漢西域長史

及戊巳校尉並居於此。晉以其地爲高昌郡。張軌、呂光、沮渠蒙遜據河西，皆置太守以統之。去敦煌十三日行。

國有八城，皆有華人。地多石磧，氣候溫暖，厥土良沃，穀麥一歲再熟，宜蠶，多五果，又饒漆。有草名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引水溉田。出赤鹽，其味甚美。復有白鹽，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爲枕，貢之中國。多蒲桃酒。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國中羊、馬，牧在隱僻處以避寇，非貴人不知其處。北有赤石山，山北七十里有貪汗山，夏有積雪。此山北，鐵勒界也。

唐・許敬宗編《文館詞林》卷六六四唐太宗李世民《貞觀年中巡撫高昌銘一首》　而彼土黎庶，具識朕心，並變夷俗，服習王化。家慕禮讓之風，人事農桑之業。

又《貞觀年中慰撫高昌文武銘一首》　爾等並舊是中國之人。因晉亂陷彼，雖居夷俗，仍習禮義。

《舊唐書》卷一九八《西戎傳・高昌》　高昌者，漢車師前王之庭，後漢戊己校尉之故地，在京師西四千三百里。其國有二十一城，王都高昌，其交河城，前王庭也；田地城，校尉城也。勝兵且萬人。厥土良沃，穀麥歲再熟，有蒲萄酒，宜五果，有草名白疊，國人採其花，織以爲布。有文字，知書計，所置官亦採中國之號焉。

宗教信仰

唐・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　時高昌王麴文泰使人先在伊吾，是日欲還，適逢法師，歸告其王。王聞，卽日發使，敕伊吾王遣法師來，仍簡上馬數十疋，遣貴臣馳驅設頓迎候。比停十餘日，王使至，陳王意，拜請殷勤。法師意欲取可汗浮圖過，旣爲高昌所請，辭不獲免，於是遂行，涉南磧，經六日，至高昌界白力城。

時日已暮，法師欲停，城中官人及使者曰：『王城在近請進，數換良馬前去，法師先所乘赤馬留使後來。』卽以其夜半到王城。門司啓王，王敕開門。法師入城，王與侍人前後列燭自出宮，迎法師入後院，坐一重閣寶帳中，拜問甚厚，云：『弟子自聞師名，喜忘寢食。量準塗路，知師今夜必至，與妻子皆未眠，讀經敬待。』須臾，王妃共數十侍女又來禮拜。是時漸欲將曉，言久疲勩欲眠，王始還宮，留數黃門侍宿。方旦，法師未起，王已至門，率妃已下俱來禮問。王云：『弟子思量磧路艱阻，師能獨來，甚爲奇也。』流淚稱歎不能已已。遂設食解齋訖，而宮側別有道場，王自引法師居之，遣閽人侍衛。彼有豪法師曾學長安，善知法相，王珍之，命來與法師相見，少時出。又命國統王法師，年逾八十，共法師同處，仍遣勸住勿往西方。法師不許。

停十餘日，欲辭行，王曰：『已令統師諮請，師意何如？』師報曰：『留住實是王恩，但於來心不可。』王曰：『朕與先王遊大國，從隋帝歷東西二京及燕、代、汾、晉之間，多見名僧，心無所慕。自承法師名，身心歡喜，手舞足蹈，擬師至止，受弟子供養以終一身。令一國人皆爲師弟子，望師講授，僧徒雖少，亦有數千，並使執經充師聽衆。伏願察納微心，不以西遊爲念。』法師謝曰：『王之厚意，豈貧道寡德所當。但此行不爲供養而來，所悲本國法義未周，經教少闕，懷疑蘊惑，啓訪莫從，以是畢命西方，請未聞之旨，欲令方等甘露不但獨灑於迦維，決擇微言庶得盡霑於東國，波崙問道之志，善財求友之心，只可日日堅強，豈使中塗而止。願王收意，勿以汎養爲懷。』王曰：『弟子慕樂法師，必留供養，雖葱山可轉，此意無移。乞信愚誠，勿疑不實。』法師報曰：『王之深心，豈待屢言然後知也？但玄奘西來爲法，法旣未得，不可中停。以是敬辭，願王相體。又大王曩修勝福，位爲人主，非唯蒼生恃仰，固亦釋教悠憑，理在助揚，豈宜爲礙。』王曰：『弟子亦不敢障礙，直以國無導師，故屈留法師以引迷愚耳。』法師皆辭不許。王乃動色攘袂大言曰：『弟子有異塗處師，師安能自去。或定相留，或送師還國，請自思之，相順猶勝。』法師報曰：『玄奘來者爲乎大法，今逢爲障，只可骨被王留，識神未必留也。』因嗚咽不復能言。王亦不納，更使增加供養，每日進食，王躬捧盤。法師旣被停留，違阻先志，遂誓不食以感其心。於是端坐，水漿不涉於口三日。至第四日，王覺法師氣息漸惙，深生愧懼，乃稽首禮謝云：『任法師西行，乞垂早食。』法師恐其不實，要王指日爲言。王曰：『若須爾者，請共對佛更結因緣。』遂共入道場禮佛，對母張太妃共法師約爲兄弟，任師求法。還日請住此國三年，受弟子供養。若當來成佛，願弟子如波斯匿王頻婆娑羅等與師

作外護檀越。仍屈停一月講《仁王般若經》，中間爲師營造行服。法師皆許。太妃甚歡，願與師長爲眷屬，代代相度，於是方食。其節志貞堅如此。

後日，王別張大帳開講，帳可坐三百餘人，太妃已下王及統師大臣等各部別而聽。每到講時，王躬執香爐自來迎引。將昇法座，王又低跪爲陞，令法師躡上，日日如此。

講訖，爲法師度四沙彌以充給侍。製法服三十具。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韤等各數事。黃金一百兩，銀錢三萬，綾及絹等五百疋，充法師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資。給馬三十疋，手力二十五人。遣殿中侍御史歡信送至葉護可汗衙。又作二十四封書，通屈支等二十四國，每一封書附大綾一疋爲信。又以綾絹五百疋、果味兩車獻葉護可汗，幷書稱：『法師者是奴弟，欲求法於婆羅門國，願可汗憐師如憐奴，仍請敕以西諸國給鄔落馬遞送出境。』

法師見王送沙彌及國書綾絹等至，慚其優餞之厚，上啓謝曰：

奘聞江海遐深，濟之者必憑舟檝；羣生滯惑，導之者實假聖言。是以如來運一子之大悲，生茲穢土；鏡三明之慧日，朗此幽昏。慈雲蔭有頂之天，法雨潤三千之界，利安已訖，捨應歸眞。遺教東流，六百餘祀，騰、會振輝於吳、洛，譯、什鍾美於秦、涼，不墜玄風，咸匡勝業。但遠人來譯，音訓不同，去聖時遙，義類差舛，遂使雙林一味之旨，分成當現二常；大乘不二之宗，析爲南北兩道。紛紜爭論，凡數百年。率土懷疑，莫有匠決。玄奘宿因有慶，早預緇門，負笈從師，年將二紀。名賢勝友，備悉諮詢，大小乘宗，略得披覽，未嘗不執卷躊躇，捧經佇傺，望給園而翹足，想鷲嶺而載懷，願一拜臨，啓伸宿惑。然知寸管不可窺天，小贏難爲酌海，但不能棄此微誠，是以束裝取路，經塗茬苒，遂到伊吾。伏維大王稟天地之淳和，資二儀之淑氣，垂衣作王，子育蒼生，東祇大國之風，西撫百戎之俗，樓蘭、月氏之地，車師、狼望之鄉，並被深仁，俱沾厚德。加以欽賢愛士，好善流慈，憂矜遠來，曲令引接。既而至止，渥惠逾深，賜以話言，闡揚法義。又蒙降結娣季之緣，敦奬友於之念，幷遺書西域二十餘蕃，煦飾殷勤，令遞餞送。又愍西遊煢獨，雪路淒寒，爰下明敕，度沙彌四人以爲侍伴，法服、綸帽、裘毯、靴韤五十餘事，及綾絹、金銀錢等，令充二十年往還之資。伏對驚慚，不知啓處，決交河之水比澤非多，舉葱嶺之山方恩豈重。懸度凌溪之險不復爲憂，天梯道樹之鄉瞻禮非晚。儻蒙允遂，則誰之力焉，王之恩也。然後展謁衆師，稟承正法，歸還翻譯，廣布未聞，翦邪見之稠林，絕異端之穿鑿，補像化之遺闕，定玄門之指南，庶此微功，用答殊澤。又前塗既遠，不獲久留，明日辭違，預增淒斷。不任銘荷，謹啓謝聞。

王報曰：『法師既許爲兄弟，則國家所畜，共師同有，何因謝也。』

發日，王與諸僧、大臣、百姓等傾都送出城西。王抱法師慟哭，道俗皆悲，傷離之聲振動郊邑。敕妃及百姓等還，自與大德已下各乘馬送數十里而歸。其所經諸國王侯禮重，皆此類也。

清・黃文煒、沈青崖纂修乾隆《重修肅州新志・西陲紀略・山川古蹟類》丁谷山：上有唐時古寺，寺多唐朝碑刻，及無量壽窟浮圖，高數十仞。

文化教育

《北史》卷九七《西域傳・高昌》〔麴嘉〕又遣使奉表，自以邊遐，不習典誥，求借五經、諸史，幷請國子助教劉燮以爲博士，肅宗許之。

清・尤侗《外國竹枝詞・土魯番》瀚海交河土魯番，千羣六畜上祁連。不知重譯何年至，風雅長存三百篇。

卽火州，文字同中國，有《魯論》、《毛詩》等書。

物產

明・羅曰褧《咸賓録》卷三《西夷志・高昌》〔麴〕嘉死，子堅立。梁武帝時，遣使貢羊刺蜜，上遣杰公迓之。杰公曰：『平城羊刺無葉，蜜色明白而味甘，鹽城羊刺葉大，密色青而味薄。是蜜乃鹽城產者。』詢之使者，果如其言。頃之，獻鳴鹽枕、蒲桃、良馬、氍毹等物。

清・曹麟開《塞上竹枝詞》 合羅川裏冰蠶浴，《一統志》：合羅川在哈密西，乃唐公主所居城，基尚在，近有湯泉。碎葉城邊桑葉肥。《唐史》：碎葉城，西突厥地也。貞觀十四年，西突厥阿史那賀魯失可汗分其國爲十部，左五咄陸居碎葉東，右五弩失畢居碎葉西。貞觀末，安西都護統碎葉鎮。後，西突厥別部烏質勒徙居之，謂碎葉川爲大牙，弓月城伊麗川爲小牙。其地東直西庭州。織女自誇花蕊巧，《高昌傳》：地有野蠶結繭，苦參上取之，爲繡文花蕊布。親從河上得支機。

又 膏然流水石脂明，《博物志》：延壽山南有山石出泉水，大如筥，注池爲溝，羹粲永永，如不凝膏，然之極明，不可食，縣人謂之石脂。今赤金東南有水如油，取以然燈。鹽鑿空山白玉晶。《北史》：高昌有白鹽，其形如玉金樓子。番中有白鹽，洞澈如水晶，名玉華鹽。今北庭之柴鄂博、鴛鴦湖、晶河皆產白鹽。不用熬波兼秉燭，花門利用出天生。

服飾

《隋書》卷八三《西域傳・高昌》 煬帝嗣位，引致諸蕃。大業四年，遣使貢獻，帝待其使甚厚。明年，〔麴〕伯雅來朝。因從擊高麗，還尚宗女華容公主。八年冬歸蕃，下令國中曰：『夫經國字人，以保存爲貴，寧邦緝政，以全濟爲大。先者以國處邊荒，境連猛狄，同人無咎，被髮左衽。今大隋統御，宇宙平一，普天率土，莫不齊向。孤既沐浴和風，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辮削衽。』帝聞而甚善之，下詔曰：『彰德嘉善，聖哲所隆，顯誠遂良，典謨貽則。光祿大夫、弁國公、高昌王伯雅識量經遠，器懷溫裕，丹款夙著，亮節遐宣。本自諸華，歷祚西壤，昔因多難，淪迫獯戎，數窮毀冕，翦爲胡服。自我皇隋平一宇宙，化偃九圍，德加四表。伯雅踰沙忘阻，奉寶來庭，觀禮容於舊章，慕威儀之盛典。於是襲纓解辮，削衽曳裾，變夷從夏，義光前載。可賜衣冠之具，仍班製造之式。幷遣使人部領將送。被以采章，復見車服之美，棄彼氈毳，還爲冠帶之國。』然伯雅先臣鐵勒，而鐵勒恆遣重臣在高昌國，有商胡往來者，則稅之送於鐵勒。雖有此令取悅中華，然竟畏鐵勒而不敢改也。自是歲令使人貢其方物。

音樂舞蹈

《通典》卷一四六《樂六・四方樂・西戎五國》 《高昌樂》，舞二人，白襖錦袖，赤皮靴、皮帶，紅抹額。樂用答臘鼓一，腰鼓一，雞婁鼓一，羯鼓一，簫一，橫笛二，篳篥二，五絃琵琶二，銅角一，豎箜篌一，今亡。笙一。

《舊唐書》卷一九《音樂志下》 《高昌樂》，舞二人，白襖錦袖，赤皮靴，赤皮帶，紅抹額。樂用答臘鼓一，腰鼓一，雞婁鼓一，羯鼓一，簫二，橫笛二，篳篥二，琵琶二，五絃琵琶二，銅角一，箜篌一。箜篌今亡。

又卷一九八《西戎傳・高昌》 先是，其國童謠云：『高昌兵馬如霜雪，漢家兵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迴手自消滅。』文泰使人捕其初唱者，不能得。

《新唐書》卷二一《禮樂志十一》 隋樂每奏九部樂終，輒奏《文康樂》，一曰《禮畢》。太宗時，命削去之，其後遂亡。及平高昌，收其樂。有豎箜篌、銅角，一；琵琶、五絃、橫笛、簫、觱篥、答臘鼓、腰鼓、雞婁鼓、羯鼓，皆二人。工人布巾，袷袍，錦襟，金銅帶，畫袴。舞者二人，黃袍袖，練襦，五色絛帶，金銅耳璫，赤韠。自是初有十部樂。

《唐會要》卷三三《西戎五國樂》 《高昌樂》：西魏與高昌通，始有此樂。至隋開皇六年，來獻《聖明曲》。至太宗朝，討其國，盡得其樂。

土魯番（土爾番、柳城、火州、鹽澤）分部

綜述

明・陳誠《西域番國志・土爾番》 土爾番城在火州之西僅百里，即古交河縣之安樂城，地方一、二里，居平地中，四山大而遠，天氣多煖少寒，

鮮有雨雪，土宜麻麥，水稻不生。有桃杏棗李，多葡萄，畜羊馬。城近而廣人煙，廣有屋舍。信佛法，僧寺居多。在唐爲伊西庭節度之地，在漢爲車師國王所居。城西三十里有小城，居水崖上，名崖兒城。則故交河縣治。

又《鹽澤城》 鹽澤城，在崖兒城之西南，去土爾番城三十餘里，城居平川中，廣不二里，居民百家。城中有高塚二處，環以林木，周以牆垣，蓋故國王黑的兒火者夫妻之墳，墳近有小塚，云其平日親暱愛之臣從葬也。城北有矮山，產石鹽，堅白如玉，可琢磨爲器，以盛肉菜，不必和鹽，此鹽澤之名是也。

又《火州》 火州在魯陳城之西七十里，城近北山，地勢卑下，山色青紅若火，天氣多熱，故名火州。城方十餘里，風物蕭條，昔日人煙雖多，僧堂佛寺過半，今皆零落。

又《魯陳城》 魯陳城，古之柳中縣地，在火州之東，去哈密約千餘里，其間經大川，砂磧茫然，無有水草。頭疋過此，死者居多。若遇大風，人馬相失。道傍多骸骨，且有鬼魅，行人曉夜失侶，必致迷亡，夷人謂之瀚海。出川至流沙河，河上有小岡，云風捲流沙所積。道北有山，清紅如火，名曰火焰山。城方二、三里，四面多田園，流水環繞，樹木陰翳。土宜穄麥、麻、豆，廣植種蒲萄、桃、杏、花紅、胡桃、小棗、甜瓜、胡蘆之屬。有小蒲萄，甘甜而無核，名曰鎖子蒲萄。土產綿花，能爲布而紕薄。善釀葡萄酒，畜牛羊馬駝，氣候和煖，人民醇樸。有爲回回體例者，則男子削髮，戴小罩剌帽，婦女以白布裹頭。有爲畏兀兒粧束者，男子椎髻，婦人幪以皂巾，垂髻於額，俱衣胡服。方音皆畏兀兒語言，火州、土爾番、魯陳三處，民風土產，大概相同。

明・鄭曉《明四夷考》卷下《土魯番》 土魯番一名土爾番，在火州西百里，古交河縣安樂城也。城方一二里，地平，四面皆山。氣候多煖，少雨雪。土宜麻麥，有瓜果羊馬之利。人皆屋居。信佛法，多僧寺。

又《魯陳》 城方二三里，四面多田園，流水環繞，樹林陰翳。土宜穄麥、麻豆，有小蒲萄，甘甜無核，名鎖子蒲萄。氣候和煖，風俗醇樸。人二種。回回男子削髮戴小罩（剌）〔剌〕，婦女白布裹頭。畏兀兒男子椎髻，婦人蒙皁巾，垂髻於額。大抵皆胡服。

明・羅曰聚《咸賓録》卷三《西夷志・高昌》 其人貌類高麗，目深鼻高，辮髮後垂，衣尚錦繡。俗婦人戴油帽。名蘇幕遮，唐以爲曲名。有城郭、田畜、兵器、書史，婚姻、喪葬與華夏同。蓋其先爲唐朝郡縣故也。事天神，信佛法，字亦有眞草，頗似韃靼，亦常借用回回語音。好騎射，時節潑水爲戲。地無雨雪，每盛暑，人皆穴地而居。飛鳥羣聚河濱，或起飛，則爲日氣所爍，墜而傷翼。

又《土魯番》 人皆屋居，土宜麻麥，其產瓜菓牛馬之類。

又《魯陳》 魯陳，古柳中地，我朝宣德五年，魯陳萬戶瓦赤剌遣人來貢。其地中經大川、砂磧、無水草，牛馬過此輒死。道傍多骸骨，有鬼魅，行人失侶，白日迷亡，夷人謂之旱海。西行出流沙，河北出火焰山，山色如火，氣候和煖，風俗淳樸。居人有回回、畏兀兒二種。土宜穄麥、麻、豆，物產惟小蒲桃甘甜無砂爲佳。

清・尤侗《外國竹枝詞・吐魯番》 夜火飛煙出礪砂，洗頭羅漢石髮鬆。年年潑水寒胡戲，婦女長垂蘇幕遮。王居北庭，山中出礪砂，常有煙氣漏起，至夕光若炬火，照見鳥鼠皆赤。靈山石青黑，遠望紛如毛髮，相傳十萬羅漢洗頭剃髮處。三月九日爲寒食，激水交潑爲戲。婦女戴油帽，名蘇幕遮。

又《柳城》 柳城不見柳毵毵，旱海風沙鬼火炎。只有蒲桃小鎖子，西涼凍酒未輸甜。山色如火，大風捲沙，人馬相失。白日鬼魅迷人，謂之旱海。有鎖子蒲桃，甘甜無核。

《明史》卷三一九《西域傳・柳城》 柳城，一名魯陳，又名柳陳城，即後漢柳中地，西域長史所治。唐置柳中縣。西去火州七十里，東去哈密千里。經一大川，道旁多骸骨，相傳有鬼魅，行旅早暮失侶多迷死。出大川，渡流沙，在火山下，有城屹然廣二三里，即柳城也。四面皆田園，流水環繞，樹木陰翳。土宜穄麥豆麻，有桃李棗瓜胡蘆之屬。而葡萄最多，小而甘，無核，名鎖子葡萄。畜有牛羊馬駝。節候常和。土人純樸，男子椎結，婦人蒙皁布，其語音類畏兀兒。

又《火州》 其地多山，青紅若火，故名火州。氣候熱。五穀、畜產與柳城同。城方十餘里，僧寺多於民居。

宗教信仰

《明太宗實録》卷七九《永樂六年五月辛酉》 土魯番城僧清（來）率其徒法泉等來朝貢方物，命清來爲灌頂慈慧圓智普應國師，法泉等爲土魯番等城僧綱司官。

《明宣宗實録》卷一九《宣德元年七月己未》 土魯番城回回僧巴剌馬答失里等來朝貢馬。

明・許進《平番始末》卷下 阿黑麻到敏昌住了幾日，這八月裏往土番做虎兒斑節去了。

明・王宗載《四夷館考》卷下《高昌館》 嘉靖以來，高昌歸化寺等處普覺靜修國師、拜言孛別都督、乩吉卜剌指揮等官、馬黑木等入貢，至今或三年五年來貢不絕。

《明史》卷三二九《西域傳一・土魯番》 永樂四年遣官使別失八里，道其地，以綵幣賜之。其萬戶賽因帖木兒遣使貢玉璞，明年達京師。六年，其國番僧清來率徒法泉等朝貢。天子欲令化導番俗，即授爲灌頂慈慧圓智普通國師，徒七人並爲土魯番僧綱司官，賜賚甚厚。由是其徒來者不絕，貢名馬、海青及他物。天子亦數遣官獎勞之。

明・陳誠《西域番國志・土爾番》 去城西北百餘里，有靈山，相傳爲十萬羅漢佛涅槃之處。近山有土臺，高十餘丈，云唐時所築。臺畔有僧寺，寺下有石泉一泓，林木數畝。由此而入，山行二十餘里，經一峽之南，有土屋一間，傍多柳樹。沿土屋之南，登山坡，坡上有石壘小屋一間，高不五尺，廣七、八尺，房中有小佛像五位，傍多木牌，皆書夷字，云遊山者紀其姓名。前有一土池一口，不甚大，淺無積水，潔無塵汙。池東面山石青黑，遠望紛若毛髮狀，云十萬羅漢佛於此洗頭削髮，遺下此靈跡。循峽而東南行六、七里，臨一高崖，崖下小山羣列，土皆赤色，細軟虛浮，峯巒秀麗，分布行列，土上有白石成堆，似璧玉而輕脆，堆中有靈骨，形狀甚眞，堅硬如石，文縷分明，顏色光潤，云十萬羅漢佛涅槃於此白石堆者。毫無變化，靈骨不朽者，羅漢佛之所遺。順峽而東，下一石崖，向南行數里，峽東崖上，石中有石笋如人手足肱膊之狀。又南行數里，矮坡上赤土中有白石一堆，瑩潔如玉，高出地上三、四尺，云此爲辟支佛涅槃之處。周行羣山約二十餘里，悉皆五色砂石，光燄灼人。四面峻壑窮崖，千態萬狀，不可勝紀，草木不生，鳥獸稀少，眞是靈境也。

又《崖兒城》 崖兒城在土爾番城之西二十里，二水交流，斷崖居中，因崖爲城，故曰崖兒。廣不二里，居民百家，舊多寺宇，有石刻存，古爲車師國王所居，後復立交河縣治，今併入土爾番焉。

物産

明・李賢等修，萬安等纂《明一統志》卷八九《火州・土産》 馬、橐駝、胡桃、葡萄、蠶、砂鼠、大如鼬，鷙禽捕食之。碙砂、胡桐律、刺蜜、羊刺草上生蜜，味甚佳。鹽、白者如玉，赤者如朱。白氎布、野蠶結繭苦參上，絲如細纑，取織爲布，名白氎子，用以市易。鑌鐵、陰牙角、速霍角、阿魏。有草，根株獨立，枝葉如蓋，臭氣逼人，生取其汁熬膏，名阿魏。

明・趙廷瑞修，馬理纂嘉靖《陝西通志》卷一〇《土地十・西域・西域土地人物略》 魯珍北爲羊黑城兒，又西五十里爲哈剌火者，又西五十（爲）〔里〕爲我答剌城，城西百里爲土魯番。回回種田，産各色果品、樹木，西北有委魯母。

明・張天復《皇輿考》卷一二四《四夷圖叙・土魯番》 其産：寶石、水晶。其貢：寶石、珊瑚、水晶、金戒指、撒哈剌象、乳香、木香、樹香、土檀香、沒藥、西洋細布、藤竭、蘆薈、硫黄、烏木、胡椒、碗石。

明・嚴從簡《殊域周咨録》卷一四《西戎・火州》 其産：馬、橐駝、胡桃、蒲萄、蠶、沙鼠、大如兔，鷙禽捕食之。碙砂、胡桐律、刺密、羊刺草上生密，味甚佳。鹽，白者如玉，赤者如朱。鹽有五色，按郭璞《鹽賦》曰，『爛然若霞，紅鹽也』，非赤如珠者乎？蔡邕又曰，『江南有勝雪白鹽，今德中白鹽也』，

非白如玉者乎？李白、東坡之詩稱水晶鹽，今環慶之墟，鹽池所產如骰子塊，瑩然明徹如水晶者，亦白鹽也。藥中取用有青鹽，《續漢書》云『天竺國產黑鹽、黃鹽』，道書又有紫鹽，謂我鹽也。今甘肅、寧夏有青、黃、紅三種，生池中，可見書不誣也。白氈布、野蠶結繭苦參上，絲如細纑，取織爲布，用以市易。鑌鐵、陰牙角、速霍角、阿魏。有草，根株獨立，枝葉如蓋，臭氣逼人，生取其汁，熬膏名阿魏。

明・羅曰褧《咸賓録》卷三《西夷志・高昌》 其產：羊刺、草也，其上生蜜，味佳。白疊子、草實也，如繭，中有細絲，取織爲布，名曰氈布。砂鼠、鷲禽捕食之。赤白鹽白者如玉，赤者如金。火蠶棉絮衣一襲，止用一兩，稍過度則炎烝之氣不可止禁矣。爲奇。

明・張天復撰，明・張元忭增補《廣皇輿考》卷一八《火州國》 其產：馬、橐駝、蠶、砂鼠、大如鼢，鷲禽捕食之。〔胡桐〕律、刺蜜、羊刺草上生蜜，味甚佳。鹽、白者如玉，赤者如硃。白氈布、野蠶結繭苦參上，織爲布，用以市易。鑌鐵、陰牙角、速霍角、阿魏、有草臭氣逼人，生取其汁，熬膏，名阿魏。其貢：馬、駝、金剛鑽、玉石、鑌鐵、刀、梧桐鎌、羚羊角、鐵角皮、紅絹布、哈剌禪衣、鞍子、撒袋、手巾，繇肅州入。

清・黃文煒、沈青崖纂修乾隆《重修肅州新志・西陲紀略・鹽澤》 《舊志》云：在崖兒城西南，去土魯番三百餘里，在平川中，廣不二里。其黑的兒稍大者爲王，居鹽澤。既死，土酋強者統之。產石鹽，白如石，可琢爲器，以盛肉食，不鹽而鹹。

又《自哈密至準噶爾路程》 土爾番內有總領回子之素爾屯居住，屬下之人約二千有餘。亦係耕種田畝，出產瓜、葡萄等物。地方甚熱。土爾番北邊大山名博克達山，去土魯番三四十里，山內出產食鹽。

焉耆（焉夷、烏耆、阿耆尼，附：山國）分部

綜述

《漢書》卷九六下《西域傳下》 山國，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

西北地區總部・西域地區部・焉耆（焉夷、烏耆、阿耆尼，附：山國）分部

師古曰：『常在山下居，不爲城治也。』戶四百五十，口五千，勝兵千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西至尉犂二百四十里，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西至危須二百六十里，東南與鄯善、且末接。山出鐵，民山居，寄田羅穀於焉耆、危須。

晉・法顯《法顯傳》 復西北行十五日，到焉夷國。焉夷國僧亦有四千餘人，皆小乘學，法則齊整。秦土沙門至彼都，不預其僧例。法顯得苻行堂公孫經理，住二月餘日。於是還與寶雲等共。爲焉夷國人不修禮義，遇客甚薄，智嚴、慧簡、慧嵬遂返向高昌，欲求行資。

《晉書》卷九七《四夷傳・焉耆國》 焉耆國西去洛陽八千二百里，其地南至尉犂，北與烏孫接，方四百里。四面有大山，道險隘，百人守之，千人不過。其俗丈夫翦髮，婦人衣襦，著大袴。婚姻同華夏。好貨利，任姦詭。王有侍衛數十人，皆倨慢無尊卑之禮。

《周書》卷五〇《異域傳下・焉耆》 焉耆國在白山之南七十里，東去長安五千八百里。其王姓龍，即前涼張軌所（封）〔討〕龍熙之胤。所治城方二里。部內凡有九城。國小民貧，無綱紀法令。兵有弓刀甲矟。婚姻署同華夏。死亡者皆焚而後葬，其服制滿七日則除之。丈夫竝剪髮以爲首飾。文字與婆羅門同。俗事天神，並崇信佛法。尤重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是日也，其國咸依釋教，齋戒行道焉。氣候寒，土田良沃。穀有稻粟菽麥。畜有駝馬牛羊。養蠶不以爲絲，唯充綿纊。俗尚蒲桃酒，兼愛音樂。南去海十餘里，有魚鹽蒲葦之饒。

《隋書》卷八三《西域傳・焉耆》 焉耆國，都白山之南七十里，漢時舊國也。其王姓龍，字突騎。都城方二里。國內有九城，勝兵千餘人。國無綱維。其俗奉佛書，類婆羅門。婚姻之禮有同華夏。死者焚之，持服七日。男子剪髮。有魚鹽蒲葦之利。

《北史》卷九七《西域傳・焉耆》 焉耆國，在車師南，都員渠城，白山南七十里，漢時舊國也。去代一萬二百里。其王姓龍，名鳩尸畢那，即前涼張軌所討龍熙之胤。所都城方二里。國內凡有九城。國小人貧，無網紀法令。兵有弓、刀、甲、矟。婚姻略同華夏。死亡者，皆焚而後葬，其服制滿七日則除之。丈夫並翦髮以爲首飾。文字與婆羅門同。俗事天神，

並崇信佛法也。尤重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是日也，其國咸依釋教，齋戒行道焉。氣候寒，土田良沃，穀有稻、粟、菽、麥，畜有駝、馬。養蠶，不以爲絲，唯充綿纊。俗尚蒲桃酒，兼愛音樂。南去海十餘里，有魚鹽蒲草之饒。東去高昌九百里，西去龜茲九百里，皆沙磧。東南去瓜州二千二百里。

恃地多險，頗剽劫中國使。太武怒之，詔成周公萬度歸討之，約齎輕糧，取食路次。度歸入焉耆東界，擊其邊守左迴、尉犁二城，拔之，進軍圍員渠。鳩尸畢那以四五萬人出城，守險以距。度歸募壯勇，短兵直往衝，鳩尸畢那衆大潰，盡虜之，單騎走入山中。度歸進屠其城，四鄙諸戎皆降服。焉耆爲國，斗絕一隅，不亂日久，獲其珍奇異翫，殊方譎詭難識之物，橐駝、馬、牛、雜畜巨萬。時太武幸陰山北宮，度歸破焉耆露板至，帝省訖，賜司徒崔浩書曰：『萬度歸以五千騎，經萬餘里，拔焉耆三城，獲其珍奇異物及諸委積不可勝數。自古帝王，雖云卽序西戎，有如指注，不能控引也。朕今手把而有之，如何？』浩上書稱美。遂命度歸鎮撫其人。初，鳩尸畢那走山中，猶覬城不拔，得還其國。既見盡爲度歸所剋，乃奔龜茲。龜茲以其壻，厚待之。

唐・玄奘、辯機《大唐西域記》卷一《阿耆尼國》　阿耆尼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六七里，四面據山，道險易守。泉流交帶，引水爲田。土宜糜、黍、宿麥、香棗、蒲萄、梨、柰諸菓。氣序和暢，風俗質直。文字取則印度，微有增損。服飾氈褐，斷髮無巾。貨用金錢、銀錢、小銅錢。王，其國人也，勇而寡略，好自稱伐。國無綱紀，法不整肅。伽藍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經教律儀，既遵印度，諸習學者，既其文而翫之。戒行律儀，潔清勤勵，然食雜三淨，滯於漸教矣。

唐・道宣《釋迦方志》卷上《遺跡篇》　又西七百餘里至阿耆尼國，卽烏耆也。東西六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都城周六七里。僧寺十餘，二千餘人，並學小乘說一切有，戒行精勤，食三淨肉。從此黑嶺，胡類羣分，重財輕義，無禮無敬。婦尊夫卑，良賤一等。吉素凶皂，以爲服制。

唐・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焉耆國》　又從安西東行□□至焉耆國，是漢軍兵領押。有王，百姓是胡。足寺足僧，行小乘法。

《通典》卷一九二《邊防八・西戎四・焉耆》　其俗丈夫翦髮，婦人衣襦，著大袴。婚姻同華夏。兵有弓、刀、甲、矟。死亡者皆焚而後葬，其服制滿七日則除之。俗事天神。氣候寒，土田良沃，穀有稻、粟、菽、麥，畜有駝、馬、牛、羊。養蠶不以爲絲，唯取綿纊。俗尚蒲萄酒，兼愛音樂。

《唐會要》卷七三《安西都護府》　焉耆。去瓜州二千里，卽漢時故地。其王姓龍名突騎支，常役於西突厥，其俗頗有魚鹽之利。貞觀十八年十一月，左衛大將軍郭孝恪滅之。

《新唐書》卷二二一上《西域傳上・焉耆》　焉耆國直京師西七千里而贏，橫六百里，縱四百里，東高昌，西龜茲，南尉犂，北烏孫。逗渠溉田，土宜黍、蒲陶，有魚鹽利。俗祝髮氈衣。戶四千，勝兵二千，常役屬西突厥。俗尚娛遨，二月胐出野祀，四月望日游林，七月七日祀生祖，十月望日王始出游，至歲盡止。

明・李日華《西域僧鎖喃嚷結傳》　又行東過阿耆尼國，多有銀鑛山，金鑛山，高可百丈，光氣騰曜，不可名狀。賊寇極廣，其人凶惡，慘殺無忌。

歲時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四《境異》　焉耆國元日、二月八日婆摩遮，三日野祀，四月十五日遊林，五月五日彌勒下生，七月七日祀先祖，九月九日牀撒，十月十日王爲厭法。王出舍家，舍領騎王馬，一日一夜處分王事，十月十四日作樂至歲窮。

元・周致中《異域志》卷上《焉耆國》　每於十月十日，王出首領家，首領騎王馬一日一夜處分王事。十月十四日作樂。

物産

《漢書》卷九六下《西域傳下・焉耆》　焉耆國，王治員渠城，去長安七千三百里。【略】近海水多魚。

《舊唐書》卷四〇《地理志三・隴右道》　焉耆都督府本焉耆國。其王姓龍，名突騎支，常役於西突厥。俗有魚鱉之利。

又卷一九八《西戎傳・焉耆》　其地良沃，多蒲萄，頗有魚鹽之利。

傳說

唐・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　從此西行至阿耆尼國阿父師泉。泉在道南沙崖，崖高數丈，水自半而出。相傳云，舊有商侶數百在途水盡，至此困乏不知所爲。時衆中有一僧，不裹行資，依衆乞活。衆議曰：『是僧事佛，是故我曹供養，雖涉萬里，無所資攜。今我等熬然，竟不憂念，宜共白之。』僧曰：『汝等欲得水者，宜各禮佛，受三歸五戒，我爲汝等登崖作水。』衆既危困，咸從其命。受戒訖，僧教曰：『吾上崖後，汝等當喚「阿父師爲我下水」，任須多少言之。』其去少時，衆人如教而請，須臾水下充足，大衆無不歡荷，師竟不來。衆人上觀，已寂滅矣。大小悲號，依西域法焚之。於坐處聚甎石爲塔，塔今猶在，水亦不絕。行旅往來，隨衆多少，下有細麤；若無人時，津液而已。

《通典》卷一九二《邊防八・西戎四・焉耆》　至晉武帝太康中，其王龍安遣子入侍，安夫人檜胡之女，妊身十二月，剖脇生子，曰會，立爲世子。

龜茲（屈支、丘茲、拘夷、苦先、曲先）分部

綜述

《晉書》卷九七《四夷傳・西戎・龜茲國》　龜茲國西去洛陽八千二百八十里，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廟千所。人以田種畜牧爲業，男女皆翦髮垂項。王宮壯麗，煥若神居。

又卷一二二《呂光載記》　胡人奢侈，厚於養生，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經十年不敗，士卒淪沒酒藏者相繼矣。

梁・蕭繹繪，宋・佚名摹繪《職貢圖卷・龜茲國使》



《梁書》卷五四《諸夷傳・西北諸戎・龜茲》　〔苻〕堅遣將呂光伐西域，至龜茲，龜茲王帛純載寶出奔，光入其城。城有三重，外城與長安城等。室屋壯麗，飾以琅玕金玉。

《周書》卷五〇《異域傳下・龜茲》　龜茲國在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東去長安六千七百里。其王姓白，即後涼呂光所立白震之後。所治城方五六里。其刑法，殺人者死，劫賊則斷其一臂，並刖一足。賦稅，準地徵租，無田者則稅銀錢。婚姻、喪葬、風俗、物產與焉支畧同。唯氣候少溫爲異。又出細氈、氍毹、毾㲪、鐃（多）〔沙〕、鹽綠、雌黃、胡粉及良馬、封牛等。

《隋書》卷八三《西域傳・龜茲》　龜茲國，都白山之南百七十里，漢時舊國也。其王姓白，字蘇尼咥。都城方六里。勝兵者數千。俗殺人者死，劫賊斷其一臂，幷刖一足。俗與焉耆同。王頭繫綵帶，垂之於後，坐金師子座。土多稻、粟、菽、麥、饒銅、鐵、鉛、氍皮、氍毹、鐃沙、鹽綠、雌黃、胡粉、安息香、良馬、封牛。

《北史》卷九七《西域傳・龜茲》　龜茲國，在尉犂西北，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都延城，漢時舊國也。去代一萬二百八十里。其王姓白，即後涼呂光所立白震之後。其王頭繫綵帶，垂之於後，坐金師子床。所居城方五六里。其刑法，殺人者死，劫賊則斷其一臂，幷刖一足。賦稅，準地徵租，無田者則稅銀。風俗、婚姻、喪葬、物產與焉耆略同。唯氣候少溫爲異。又出細氈、饒銅、鐵、鉛、氍皮、氍毹、鐃沙、鹽綠、雌黃、胡粉、安息香、良馬、犎牛等。【略】俗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錢以入官。

土多孔雀，羣飛山谷間，人取而食之，孳乳如雞鶩，其王家恆有千餘隻云。其國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數里入地，狀如餳餬，甚臭。服之，髮齒已落者，能令更生，癘人服之，皆愈。自後每使朝貢。

唐・玄奘、辯機《大唐西域記》卷一《屈支國》　屈支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六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七八里。宜糜麥，有粳稻，出蒲萄、石榴，多梨、柰、桃、杏。土產黃金、銅、鐵、鉛、錫。氣序和，風俗質，文字取則印度，粗有改變。管絃伎樂，特善諸國。服飾錦褐，斷髮巾帽。貨用金錢、銀錢、小銅錢。王，屈支種也，智謀寡昧，迫於強臣。其俗生子以木押頭，欲其扁匾也。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經教律儀，取則印度，其習讀者，即本文矣。尚拘漸教，食雜三淨。潔清耽翫，人以功競。

唐・道宣《釋迦方志》卷上《遺跡篇》　〔屈支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六百里。城周十七八里。寺有百餘，僧五十餘，並學小乘說一切有，如上三淨。俗大信佛，王城民宅多樹像塔，不可勝記。東境大城中有天祠。池龍時出，與牝馬合而生龍駒，初生懼惕，子方馴駕，故國多善馬。近王名金花者，感龍馭乘。王欲終時，鞭觸其耳，因即潛隱。與人婦通，生子驍勇。王搆突厥，殺此城人，故今空荒。城北四十餘里東昭怙釐寺。佛堂中有玉石，方二尺，上有佛足迹，長尺八寸，廣六寸，齋日放光。王城西門外路左右有立佛，各高九十餘尺。於此建場，五年一會。西有阿奢理貳寺，唐言奇特也。昔王外遊，觀禮聖迹，母弟留守，因自割勢，爲防讒搆，王深異之。弟後遇人，犍五百牛，遂愍贖之。慈善根力，男形欻生，遂不入宮。王訝奇特，故因置寺。

《通典》卷一九一《邊防七・龜茲》　能鑄冶。俗有城郭。

《舊唐書》卷一九八《西戎傳・龜茲》　龜茲國，即漢西域舊地也，在京師西七千五百里。其王姓白氏。有城郭屋宇，耕田畜牧爲業。男女皆翦髮，垂與項齊，唯王不翦髮。學胡書及婆羅門書，算計之事，尤重佛法。其王以錦蒙項，著錦袍金寶帶，坐金獅子牀。有良馬、封牛。饒蒲萄酒，富室至數百石。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八一《四夷十・西戎二・龜茲》　其使云：男女皆翦髮垂項。其刑法，殺人者死，劫賊則斷其臂幷刖一足。稅賦準地租徵，無田者則稅金銀錢。婚姻、喪葬、風俗與焉者略同，唯氣候少溫爲異。土多稻、粟、菽、麥，饒銅、鐵、硇砂、鹽綠、雌黃、胡粉、安息香、良馬、犎牛，又出細氈、氍毹。多孔雀，羣飛山谷閒，人取養而食之，孳乳如雞鶩，其王家恆有千餘隻云。其國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如川，行數里入地，狀如醍醐，甚臭，服之髮齒已落者能令更生，癘人服之皆愈。【略】能鑄冶。俗有城郭。

《新唐書》卷二二一上《西域傳上》　龜茲，一曰丘茲，一曰屈茲，東距京師七千里而贏，自焉耆西南步二百里，度小山，經大河二，又步七百里乃至。橫千里，縱六百里。土宜麻、麥、秔稻、蒲陶，出黃金。俗善歌樂，旁行書，貴浮圖法。產子以木壓首。俗斷髮齊頂，惟君不翦髮。姓白氏。居伊邏盧城，北倚阿羯田山，亦曰白山，常有火。王以錦冒頂，錦袍、寶帶。歲朔，鬬羊馬橐它七日，觀勝負以卜歲盈耗云。葱嶺以東俗喜淫，龜茲、于闐置女肆，征其錢。

明・李日華《西域僧鎖喃囉結傳》　又東三千里，過屈支國。王號木文璒多，宮殿整齊，人民男婦赤色，敬重三寶，多幻術，所飡諸物華美，衣服精麗，使用金銀錢。

歲時

唐・玄奘、辯機《大唐西域記》卷一《屈支國》　大城西門外路左右各有立佛像，高九十餘尺。於此像前建五年一大會處，每歲秋分數十日間，舉國僧徒皆來會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捐廢俗務，奉持齋戒，受經聽法，渴日忘疲。諸僧伽藍莊嚴佛像，瑩以珍寶，飾之錦綺，載諸輦輿，謂之行像，動以千數，雲集會所。常以月十五日晦日，國王大臣謀議國事，訪及高僧，然後宣佈。

唐・段成式《西陽雜俎前集》卷四《境異》　龜茲國，元日鬬牛馬駝，爲戲七日，觀勝負，以占一年羊馬減耗繁息也。

元・周致中《異域志》卷上《龜茲國》　漢武帝兵曾至其國，每至元日鬬牛、馬、駝爲戲，七日觀勝負，以占一年羊馬繁息，勝者則旺。

禮儀

《漢書》卷九六下《西域傳下》 宣帝時，長羅侯常惠使烏孫還，便宜發諸國兵，合五萬人攻龜茲，責以前殺校尉賴丹。龜茲王謝曰：『乃我先王時爲貴人姑翼所誤，我無罪。』執姑翼詣惠，惠斬之。時烏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奉送主女，過龜茲。龜茲前遣人至烏孫求公主女，未還。會女過龜茲，龜茲王留不遣，復使使報公主，主許之。後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龜茲王絳賓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尙漢外孫爲昆弟，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王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賜以車騎旗鼓，歌吹數十人，綺繡雜繒琦珍凡數千萬。留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贏也。』絳賓死，其子丞德自謂漢外孫，成、哀帝時往來尤數，漢遇之亦甚親密。

宗教信仰

唐・慧超《往五天竺國傳・龜茲國》 又從疎勒東行一月，至龜茲國，卽是安西大都護府，漢國兵馬大都集處。此龜茲國，足寺足僧，行小乘法，食肉及葱韮等也。漢僧行大乘法。

又《安西》 開元十五年十一月上旬，至安西。於時節度大使趙君，且於安西。有兩所漢僧住持，行大乘法，不食肉也。大雲寺主秀行善能講說，先是京中七寶臺寺僧。大雲寺都維那名義超，善解律藏，舊是京中莊嚴寺僧也。大雲寺上座名明惲，大有行業，亦是京中僧。此等僧，大好住持，甚有道心，樂崇功德。

龍興寺主名法海，雖是漢兒生安西，學識人風，不殊華夏。于闐有一漢寺，名龍興寺，有一漢僧，名□□，是彼寺主，大好住持。彼僧是河北冀州人士。疎勒亦有漢大雲寺，有一漢僧住持，卽是嵫州人士。

唐・圓照《悟空入竺記》 龜茲國王白環，亦云丘茲。正曰屈支城。西門外有蓮花寺，有三藏沙門名勿提提犀魚，唐云蓮花精進。至誠祈請，譯出《十力經》，可三紙許，以成一卷。三藏語通四鎭，梵漢兼明。此《十力經》，佛在舍衛國說。安西境內有前踐山、前踐寺。復有耶婆瑟鷄山，此山有水滴霤成音，每歲一時，採以爲曲，故有耶婆瑟鷄寺、東西拓厥寺、阿遮哩貳寺。

《晉書》卷九五《藝術傳・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天竺人也。世爲國相。父鳩摩羅炎，聰懿有大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渡葱嶺。龜茲王聞其名，郊迎之，請爲國師。王有妹，年二十，才悟明敏，諸國交娉，並不許，及見炎，心欲當之，王乃逼以妻焉。既而羅什在胎，其母慧解倍常。及年七歲，母遂與俱出家。

羅什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義亦自通。年十二，其母攜到沙勒，國王甚重之，遂停沙勒一年。博覽五明諸論及陰陽星算，莫不必盡，妙達吉凶，言若符契。爲性率達，不拘小檢，修行者頗共疑之。然羅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專以大乘爲化，諸學者皆共師焉。年二十，龜茲王迎之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學徒莫之能抗。

有頃，羅什母辭龜茲王往天竺，留羅什住，謂之曰：『方等深教，不可思議，傳之東土，惟爾之力。但於汝無利，其可如何？』什曰：『必使大化流傳，雖苦而無恨。』母至天竺，道成，進登第三果。西域諸國咸伏羅什神儁，每至講說，諸王皆長跪坐側，令羅什踐而登焉。

唐・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 前渡一大河，西履平川，行數百里，入屈支國界。舊云龜茲，訛也。將近王都，王與羣臣及大德僧木叉鞠多等來迎。自外諸僧數千，皆於城東門外，張浮幔，安行像，作樂而住。法師至，諸德起來相慰訖，各還就坐。使一僧擎鮮華一盤來授法師。法師受已，至佛前散華，禮拜訖，就木叉鞠多下坐。坐已，復行華。行華已，行蒲桃漿。於初一寺受華、受漿已，次受餘寺亦爾，如是展轉日晏方訖，僧徒始散。

有高昌人數十於屈支出家，別居一寺，寺在城東南。以法師從家鄉來，先請過宿，因就之，王共諸德各還。明日，王請過宮備陳供養，而食有三淨，法師不受，王深怪。法師報：『此漸教所開，而玄奘所學者大乘不爾也。』受餘別食。食訖，過城西北阿奢理兒寺，此言奇特也。是木叉鞠多所住寺也。鞠多理識閑敏，彼所宗歸，遊學印度二十餘載，雖涉衆經，而《聲明》最善，王及國人咸所尊重，號稱獨步。見法師至，徒以客禮待之，未以知法爲許。謂法師曰：『此土《雜心》、《俱舍》、《毗婆沙》等一切皆有，學之足得，不煩西涉受艱辛也。』法師報曰：『此有《瑜伽論》不？』鞠多曰：『何用問是邪見書乎？眞佛弟子者，不學是也。』法師初深敬之，及聞此言，視之猶土，報曰：『《婆沙》、《俱舍》本國已有，恨其理疎言淺，非究竟說，所以故來欲學大乘《瑜伽論》耳。又《瑜伽》者是後身菩薩彌勒所說，今謂邪書，豈不懼無底枉坑乎？』彼曰：『《婆沙》等汝所未解，何謂非深？』法師報曰：『師今解不？』曰：『我盡解。』法師即引《俱舍》初文問，發端即謬，因更窮之，色遂變動，云：『汝更問餘處。』又示一文，亦不通，曰：『《論》無此語。』時王叔智月出家，亦解經論，時在傍坐，即證言《論》有此語。乃取本對讀之，鞠多極慚，云：『老忘耳。』又問餘部，亦無好釋。

時爲凌山雪路未開，不得進發，淹停六十餘日，觀眺之外，時往就言，相見不復踞坐，或立或避。私謂人曰：『此支那僧非易詶對。若往印度，彼少年之儁未必有也。』其畏歎如是。至發日，王給手力、駝馬，與道俗等傾都送出。

清・和瑛《三州輯略》卷九《藝文門下・庫車》　萬里龜茲國，千尋佛洞山。城西六十里，山有大佛洞。壁經唐代古，洞有觀音大士像，壁刻漢楷輪迴經一部，唐人所爲。城壘漢時殘。城東十里有土城一段，漢時屯兵處。土甲榮奇木，回語奇木，廣大也，故其阿奇木稱阿奇木伯克。田庚徙惰蘭。惰蘭者，回人中別種，專爲酋長養鷹鷂者，今徙居此。天西無警燧，那獨柳陳安。

清・祁韻士《西陲竹枝詞・庫車》　古堞猶傳定遠遺，相傳城爲班定遠故址。安西四鎮首龜茲。唐滅龜茲，設安西都護，於此爲四鎮之門。輪迴經寫唐人筆，佛洞穹窿石壁奇。

清・朱紫貴《楓江草堂詩集》卷四《天山牧唱》　千秋梵教來西域，震旦皈依海衆偕。今日白衣厓石上，斷無香火但煙霾。庫車有小佛洞，蘇巴什有大佛洞，其山前後，上下鑿洞四五百處，皆西蕃佛像。最高一洞有白衣大士象，漢楷輪回經一轉，餘皆西蕃字蹟，不知何代所爲。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二《河水二》　釋氏《西域記》曰：國北四十里，山上有寺，名雀離大清淨。

清・七十一《西域聞見録》卷二《新疆紀略・庫車》　城北二十里有小佛洞，城西六十里有大佛洞，山之上下前後鑿洞四五百處，皆五彩金粉，繪爲佛像。最高一洞三楹，壁鑿白衣大士像，漢楷轉迴經一部，鐫壁上，相傳唐人所爲。

清・和寧纂嘉慶《回疆通志》卷九《阿克蘇・古蹟》　千佛洞：河色爾臺東南山峽中三十餘里有千佛洞。山排佛洞，高低不等。長四里餘，約有洞數百。山係砂石，人能上者少，不能上者多。洞寬有一二間至三四間大小不等。洞內抹石灰，上畫諸佛之像，五色裝彩，糢糊剝落，不知創於何代，並無記載碑文。

清・徐松《西域水道記》卷二《羅布淖爾所受水下》　赫色勒河又南流三十餘里，經千佛洞西。緣山法像，尚存金碧。壁有題字曰『惠勤』，蓋僧名也。河流經巖下，雅爾幹河來匯，是爲渭干河。其西岸有古廢城，周二里許。兩河匯處，極四十一度二十五分、西三十五度十分。渭干河東流，折而南，凡四十餘里，經丁谷山西，山勢斗絕，上有石室五所，高丈餘，深二丈許，就壁鑿佛相數十鋪，瓔珞香花，丹青斑駁。洞門西南向，中有三石楹，方徑尺，隸書梵字，鏤刻回環，積久剝蝕，惟辯『建中二年』字。又有一區，是沙門題名。首行曰『沙門日』，二行曰『惠親惠』，三行存一字若磨改者，四行曰『法』。兩岸有故城。《水經注》引釋氏《西域記》曰：『龜茲國北四十里，山中有寺，名雀離大清淨。』按，《洛陽伽藍記》云：『乾陀羅城東南七里有雀離浮圖，是國王伽尼色迦所作，西域浮圖，此爲第一。』則龜茲此寺，蓋以塔爲名也。高齊亦寫築此寺於華林園，即劉桃枝拉殺趙郡王叡處。（乾陀羅城，疑即班超所居之它乾城。）辯機《記》亦云：『屈支國城北四十餘里，接山阿，隔一河水，有二伽藍，同名昭怙釐，而東西隨稱。佛像莊飾，殆越

人工，僧徒清肅，誠爲勤勵。』今溯遺蹤，差存髣髴。

清・俞浩《西域考古録》卷一二《庫車》 按《戎幕隨筆》云：丁谷山千佛洞、白衣洞即《唐書》所謂阿羯田山。山勢自西北迤運趨東南，天山所分一大幹也。白衣洞有奇篆十餘，剝落不可識。洞高廣如夏屋，屋隅有泉流出。洞中石壁上鐫白衣大士像，相好端正，衣帶當風，如吴道子筆。洞左復有一洞，如曲室，深窈不可窮。前臨斷崖，見西南諸峯，無名而秀異者甚衆。西日照之，雪光耀晃，不能久視。上下山谷，佛洞以百數，皆元人所鑿，佛像亦刺麻所爲，醜怪百出，不堪厲目。壁鐫楷書輪迴經一部，字甚拙，亦元時物。或指唐人刻者，謬也。

清・佚名編光緒《庫車州鄉土志・地理》 去城二十里迤東有小佛洞，六十里蘇巴什有大佛洞，皆鑿穴而繪佛像。【略】南面迤北皆山，托和拉旦達坂之西南俯瞰渭干河，有千佛洞，山之上下前後鑿洞四五百處，皆五彩金粉，繪西番佛甚莊嚴。最高一洞三楹，壁鑿白衣大士像、漢楷輪迴經一部，餘皆西番字跡，不知誰氏之爲。

清・宋伯魯纂光緒《新疆建置志》卷三《庫車直隸州》 其地古爲佛國，故多佛蹟。城東北二十里有小佛洞，六十里蘇巴什有大佛洞，皆鑿穴繪佛像。城南托和拉旦達坂之西南，俯瞰渭干河，有千佛洞，人稱丁谷山，山之上下前後，鑿洞四五百，皆以五彩金粉繪西番佛像，甚莊嚴。最高一洞三楹，壁鑿白衣大士像，及漢楷輪迴經一部，餘皆番字。按唐《西域記》，屈支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六百里。大都城周十七八里，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城北四十餘里接山阿隔河有二伽藍，同名昭怙釐。佛像裝飾，殆越人工。東昭怙釐佛堂中有玉石，面廣二尺餘，色帶黄白，狀如海蛤。其上有佛足履之迹，長尺有八寸，廣八寸餘。每遇齋日，照燭光明。西門外路左右各有立佛像，高九十餘尺。於此像前，建五年一大會處。每歲秋分數十日間，舉國僧徒，皆來會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損廢俗務，奉持齋戒，受經聽法，竭日忘疲。諸僧伽藍，莊嚴佛像，瑩以珍寶，飾之錦綺，載諸輦輿，謂之行像。動以數千，雲集會所，西北渡河，至阿奢理貳伽藍，庭宇顯敞，佛像工飾，當日象教之盛於此可見。今其遺址獨丁谷數處，餘皆湮沒矣。

手工業

《漢書》卷九六下《西域傳下》 龜兹國，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略】能鑄冶，有鉛。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二《河水二》 逕龜兹國南，又東，左合龜兹川水，有二源，西源出北大山南，釋氏《西域記》曰：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則火光，晝日但煙，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鐵，恆充三十六國用。故郭義恭《廣志》云：龜兹能鑄冶。

音樂舞蹈

《隋書》卷一五《音樂志》下 《西涼》者，起苻氏之末，呂光、沮渠蒙遜等，據有涼州，變龜兹聲爲之，號爲秦漢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謂之《西涼樂》。至魏、周之際，遂謂之《國伎》。今曲項琵琶、豎頭箜篌之徒，並出自西域，非華夏舊器。《楊澤新聲》、《神白馬》之類，生於胡戎。胡戎歌非漢魏遺曲，故其樂器聲調，悉與書史不同。其歌曲有《永世樂》，解曲有《萬世豐》，舞曲有《于闐佛曲》。其樂器有鍾、磬、彈箏、搊箏、卧箜篌、豎箜篌、琵琶、五絃、笙、簫、大篳篥、長笛、小篳篥、横笛、腰鼓、齊鼓、擔鼓、銅拔、貝等十九種，爲一部。工二十七人。

《龜兹》者，起自呂光滅龜兹，因得其聲。呂氏亡，其樂分散，後魏平中原，復獲之。其聲後多變易。至隋有《西國龜兹》、《齊朝龜兹》、《土龜兹》等，凡三部。開皇中，其器大盛於閭閈。時有曹妙達、王長通、李士衡、郭金樂、安進貴等，皆妙絕弦管，新聲奇變，朝改暮易，持其音技，估衒公王之間，舉時爭相慕尚。高祖病之，謂羣臣曰：『聞公等皆好新變，所奏無復正聲，此不祥之大也。自家形國，化成人風，勿謂天下方然，公家家自有風俗矣。存亡善惡，莫不繫之。樂感人深，事資和雅，公等對親賓宴飲，宜奏正聲，聲不正，何可使兒女聞也！』帝雖有此勑，而竟不能救焉。煬帝不解音律，略不關懷。後大製豔篇，辭極淫綺。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創《萬歲樂》、《藏鉤樂》、《七夕相逢樂》、《投壺樂》、《舞席同心髻》、《玉女行觴》、《神仙留客》、《擲磚續命》、《鬬雞子》、《鬬百草》、《汎龍舟》、《還舊宮》、《長樂花》及《十二時》等曲，掩抑摧藏，哀

音斷絕。帝悅之無已，謂幸臣曰：『多彈曲者，如人多讀書。讀書多則能撰書，彈曲多即能造曲。此理之然也。』因語明達云：『齊氏偏隅，曹妙達猶自封王。我今天下大同，欲貴汝，宜自修謹。』六年，高昌獻《聖明樂》曲，帝令知音者，於館所聽之，歸而肄習。及客方獻，先於前奏之，胡夷皆驚焉。其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有《婆伽兒》，舞曲有《小天》，又有《疎勒鹽》。其樂器有豎箜篌、琵琶、五弦、笙、笛、簫、篳篥、毛員鼓、都曇鼓、答臘鼓、腰鼓、羯鼓、雞婁鼓、銅拔、貝等十五種，爲一部。工二十人。

《通典》卷一四六《樂六・四方樂・西戎五國》　《龜茲樂》，工人皁絲布頭巾，緋絲布袍，錦袖，緋布袴。舞四人，紅抹額，緋襖，白袴帑，烏皮靴。樂用豎箜篌一，琵琶一，五絃琵琶一，笙一，横笛一，簫一，篳篥一，答臘鼓一，腰鼓一，羯鼓一，毛員鼓一，今亡。雞婁鼓一，銅鈸二，貝一。

唐・段安節《樂府雜録・龜茲部》　樂有觱篥、笛、拍板、四色鼓、揩羯鼓、雞樓鼓。戲有五方獅子，高丈餘，各衣五色，每一獅子，有十二人，戴紅抹額，衣畫衣，執紅拂子，謂之獅子郎舞。

《舊唐書》卷二九《音樂志下》　龜茲樂，工人皁絲布頭巾，緋絲布袍，錦袖，緋布袴。舞者四人，紅抹額，緋襖，白袴帑，烏皮靴。樂用豎箜篌一，琵琶一，五絃琵琶一，笙一，横笛一，簫一，篳篥一，毛員鼓一，都曇鼓一，答臘鼓一，腰鼓一，羯鼓一，雞婁鼓一，銅拔一，貝一。毛員鼓今亡。

《新唐書》卷二一《禮樂志十一》　龜茲伎，有彈箏、豎箜篌、琵琶、五絃、横笛、笙、簫、觱篥、答臘鼓、毛員鼓、都曇鼓、侯提鼓、雞婁鼓、腰鼓、齊鼓、檐鼓、貝，皆一；銅鈸二。舞者四人。設五方師子，高丈餘，飾以方色。每師子有十二人，畫衣，執紅拂，首加紅袜，謂之師子郎。

《通典》卷一四六《樂六・四方樂》　《龜茲樂》者，起自呂光破龜茲，因得其聲。呂氏亡，其樂分散，後魏平中原，復獲之。有曹婆羅門，受龜茲琵琶於商人，代傳其業，至於孫妙達，尤爲北齊文宣所重，常自擊胡鼓和之。周武帝聘突厥女爲后，西域諸國來媵，於是有龜茲、至隋，有《西龜茲》、《齊龜茲》、《土龜茲》凡三部，開皇中大盛於閭閻。疏勒、安國、康國之樂。帝大聚長安胡兒，羯人白智通教習，頗雜以新聲。

《唐會要》卷三三《西戎五國樂》　《龜茲樂》：自呂光破龜茲，得其聲，呂氏亡，其樂分散。至後魏有中原，復獲之。於時曹婆羅門者，累代相承傳其業，至孫妙達，尤爲無比。至隋有兩國《龜茲》之號，凡三部。開元中大盛。齊文宣常愛此曲，每彈，常自擊胡鼓和之。及周武帝聘突厥女爲后，西域諸國皆來賀，遂薦有《龜茲》、《疏勒》、《康國》、《安國》之樂。

唐・段安節《樂府雜録・觱篥》　觱篥者，本龜茲國樂也，亦曰悲栗，有類於笳。德宗朝有尉遲青，官至將軍；大曆中，幽州有王麻奴者，善此伎，河北推爲第一手，恃其藝倨傲自負，戎帥外莫敢輕易請者。時有從事姓盧，不記名，臺拜入京，臨岐把酒，請吹一曲相送。麻奴偃蹇，大以爲不可。從事怒曰：『汝藝亦不足稱，殊不知上國有尉遲將軍，冠絕今古！』麻奴怒曰：『某此藝海内豈有及者耶？今即往彼，定其優劣。』不數月到京，訪尉遲青所居在常樂坊，乃側近僦居，日夕加意吹之。尉遲每經其門如不聞。麻奴不平，乃求謁見，閽者不納，厚賂之，方得見通。青即席地令坐，因於高般涉調中吹一曲勒部甑曲，曲終，汗浹其背，尉遲頷頤而已。謂曰：『何必高般涉調也！』即自取銀字管，於平般涉調吹之。麻奴涕泣愧謝曰：『邊鄙微人，偶學此藝，實謂無敵，今日幸聞天樂，方悟前非！』乃碎樂器，自是不復言音律也。元和、長慶中，有黄日遷、劉楚材、尚陸陸，皆能者。大中以來，有史敬約，在汴州。

《舊唐書》卷二九《音樂志下》　自破陣舞以下，皆雷大鼓，雜以龜茲之樂，聲振百里，動蕩山谷。

又　自長壽樂已下皆用龜茲樂，舞人皆著靴，惟龍池備用雅樂，而無鐘磬，舞人躡履。

又　自周、隋已來，管絃雜曲將數百曲，多用西涼樂，鼓舞曲多用龜

茲樂，其曲度皆時俗所知也。惟彈琴家猶傳楚、漢舊聲，及清調、瑟調，蔡邕雜弄，非朝廷郊廟所用，故不載。

《五代會要》卷七《論樂下》　兵部尚書張昭等議曰：『【略】隋朝初定雅樂，羣黨沮議，歷載不成，而沛國公鄭譯因龜茲琵琶七音，以應月律，五正、二變，七調克諧，旋相爲宮，復爲八十四調。』

傳説

唐・玄奘、辯機《大唐西域記》卷一《屈支國》　國東境城北天祠前有大龍池。諸龍易形，交合牝馬，遂生龍駒，懷戾難馭。龍駒之子，方乃馴駕。所以此國多出善馬。聞諸先志曰：近代有王，號曰金花，政教明察，感龍馭乘。王欲終沒，鞭觸其耳，因即潛隱，以至於今。城中無井，取汲池水。龍變爲人，與諸婦會，生子驍勇，走及奔馬。如是漸染，人皆龍種，恃力作威，不恭王命。王乃引搆突厥，殺此城人，少長俱戮，略無噍類。城今荒蕪，人烟斷絕。

又　荒城北四十餘里，接山阿隔一河水，有二伽藍，同名昭怙釐，而東西隨稱。佛像莊飾，殆越人工。僧徒清肅，誠爲勤勵。東昭怙釐佛堂中有玉石，面廣二尺餘，色帶黄白，狀如海蛤。其上有佛足履之迹，長尺有八寸，廣餘六寸矣。或有齋日，照燭光明。

又　會場西北，渡河至阿奢理貳伽藍，唐言奇特。庭宇顯敞，佛像工飾。僧徒肅穆，精勤匪怠，並是耆艾宿德，碩學高才，遠方俊彦，慕義至止。國王、大臣、士庶、豪右四事供養，久而彌敬。聞諸先志曰：昔此國先王崇敬三寶，將欲遊方觀禮聖迹，乃命母弟攝知留事。其弟受命，竊自割勢，防未萌也。封之金函，持以上王，王曰：『斯何謂也？』對曰：『迴駕之日，乃可開發。』即付執事，隨軍掌護。王之還也，果有搆禍者曰：『王令監國，婬亂中宮。』王聞震怒，欲置嚴刑。弟曰：『不敢逃責，願開金函！』王遂發而視之，乃斷勢也，曰：『斯何異物，欲何發明？』對曰：『王昔遊方，命知留事，懼有讒禍，割勢自明。今果有徵，願垂照覽！』王深驚異，情愛彌隆，出入後庭，無所禁礙。王弟於後行，遇一夫擁五百牛，欲事刑腐。見而惟念，引類增懷，『我今形虧，豈非宿業？』即以財寶贖此羣牛，以慈善力，男形漸具。以形具故，遂不入宮。王怪而問之，乃陳其始末。王以爲奇特也，遂建伽藍，式旌美迹，傳芳後葉。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一四《諾皐記上》　古龜茲國王阿主兒者，有神異，力能降伏毒龍。時有賈人買市人金銀寶貨，至夜中，錢並化爲炭，境内數百家皆失金寶。王有男先出家，成阿羅漢果。王問之，羅漢曰：『此龍所爲，龍居北山，其頭若虎，今在某處眠耳。』王乃易衣持劍，默出至龍所，見龍卧，將欲斬之，因曰：『吾斬寐龍，誰知吾有神力！』遂叱龍，龍驚起，化爲師子。王即乘其上，龍怒作雷聲，騰空至城北二十里。王謂龍曰：『爾不降，當斷爾頭。』龍懼王神力，乃作人語曰：『勿殺我，我當與王乘，欲有所向，隨心即至。』王許之，後常乘龍而行。

《太平御覽》卷七九七《西戎六・拘夷》　釋道安《西域志》曰：拘夷國北去城數百里山上有石駱駝，溺水滴下以金銅鐵及木器手掌承之皆漏，唯瓢瓠不漏。服之令人身臭，毛皮盡脱得止。其國有婆羅門守視。

姑墨(亟墨、跋禄迦，附：温宿)分部

綜　述

《漢書》卷九六下《西域傳下》　姑墨國，王治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略】出銅、鐵、雌黄。

又　温宿國，王治温宿城，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戶二千二百，口八千四百，勝兵千五百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譯長各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三百八十里，西至尉頭三百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土地物類所有與鄯善諸國同。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二《河水二》　〔溫宿〕土地物類，與鄯善同。

又　〔姑墨〕土出銅鐵及雌黃。

唐・玄奘、辯機《大唐西域記》卷一《跋祿迦國》　跋祿迦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五六里。土宜、氣序、人性、風俗、文字、法則同屈支國，語言少異。細氈細褐，鄰國所重。伽藍數十所，僧徒千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

又《凌山》　國西北行三百餘里，度石磧，至凌山，此則葱嶺北原，水多東流矣。山谷積雪，春夏合凍，雖時消泮，尋復結冰。經途險阻，寒風慘烈，多暴龍，難淩犯。行人由此路者，不得赭衣持瓠大聲叫喚，微有違犯，災禍目覩。暴風奮發，飛沙雨石，遇者喪沒，難以全生。

唐・道宣《釋迦方志》卷上《遺跡篇》　又西經小磧，六百餘里至跋祿迦國，古名姑墨，又名亟墨。東西六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王城周五六里。寺數十所，僧千餘人，並小乘學。西北行三百餘里，度石磧，至凌山，即葱嶺北原也，水多東流。此路不得赭衣持瓠及聲叫，有犯者，龍能飛風雨沙，遇必皆沒。

《新唐書》卷二二一上《西域傳》　自龜茲贏六百里，踰小沙磧，有跋祿迦，小國也，一曰亟墨，即漢姑墨國，橫六百里，縱三百里。風俗文字與龜茲同，言語少異。出細氈褐。

疏勒（竭叉、沙勒、漘沙、佉沙、伽師祇離、可失哈爾，附：休循、捐毒、尉頭）分部

綜述

《漢書》卷九六上《西域傳上》　休循國，王治鳥飛谷，在葱嶺西，去長安萬二百一十里。戶三百五十八，口千三十，勝兵四百八十人。東至都護治所三千一百二十一里，至捐毒衍敦谷二百六十里，西北至大宛國九百二十里，西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民俗衣服類烏孫，因畜隨水草，本故塞種也。

又　捐毒國，王治衍敦谷，去長安九千八百六十里。戶三百八十，口千一百，勝兵五百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至疏勒。南與葱領屬，無人民。西上葱領，則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千三十里，北與烏孫接。衣服類烏孫，隨水草，依葱領，本塞種也。

又　疏勒國，王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戶千五百一十，口萬八千六百四十七，勝兵二千人。疏勒侯、擊胡侯、輔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君、左右譯長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一十里，南至莎車五百六十里。有市列，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

又　尉頭國，王治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戶三百，口二千三百，勝兵八百人。左右都尉各一人，左右騎君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四百一十一里，南與疏勒接，山道不通，西至捐毒千三百一十四里，徑道馬行二日。田畜隨水草，衣服類烏孫。

晉・法顯《法顯傳》　安居已止，行二十五日，到竭叉國，與慧景等合。

值其國王作般遮越師。般遮越師，漢言五年大會也。會時請四方沙門，皆來雲集。集已，莊嚴衆僧坐處，懸繒幡蓋，作金銀蓮華，著繒座後，鋪淨坐具。王及羣臣如法供養，或一月、二月，或三月，多在春時。王作會已，復勸諸羣臣設供供養，或一日、二日、三日、五日。供養都畢，王以所乘馬，鞍勒自副，使國中貴重臣騎之，幷諸白氈、種種珍寶，沙門所須之物，共諸羣臣，發願布施。布施已，還從僧贖。

其地山寒，不生餘穀，唯熟麥耳。衆僧受歲已，其晨輒霜。故其王每讚衆僧，令麥熟然後受歲。

其國中有佛唾壺，以石作，色似佛鉢。又有佛一齒，國人爲佛齒起塔。有千餘僧，盡小乘學。

自山以東，俗人被服粗類秦土，亦以氈褐爲異。沙門法用轉轉勝，不可具記。其國當葱嶺之中。自葱嶺已前，草木果實皆異，唯竹及安石留，

甘蔗三物，與漢地同耳。

從此西行向北天竺。在道一月，得度葱嶺。葱嶺冬夏有雪。又有毒龍，若失其意，則吐毒風，雨雪，飛沙礫石。遇此難者，萬無一全。彼土人人卽名爲雪山人也。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二《河水二》 釋氏《西域記》曰：國有佛浴牀，赤眞檀木作之，方四尺，王於宮中供養。

《隋書》卷八三《西域傳・疏勒》 疏勒國，都白山南百餘里，漢時舊國也。其王字阿彌厥，手足皆六指。產子非六指者，卽不育。都城方五里。國內有大城十二，小城數十，勝兵者二千人。王戴金師子冠。土多稻、粟、麻、麥、銅、鐵、錦、雌黃，每歲常供送於突厥。

《北史》卷九七《西域傳・疏勒》 疏勒國，在姑默西，白山南百餘里，漢時舊國也。去代一萬一千二百五十里。文成末，其王遣使送釋迦牟尼佛袈裟一，長二丈餘。帝以審是佛衣，應有靈異，遂燒之以驗虛實，置於猛火之上，經日不然。觀者莫不悚駭，心形俱肅。其王戴金師子冠。土多稻、粟、麻、麥、銅、鐵、錫、雌黃，每歲常供送於突厥。其都城方五里。國內有大城十二，小城數十。人手足皆六指，產子非六指者卽不育。

唐・玄奘、辯機《大唐西域記》卷一二《佉沙國》 佉沙國周五千餘里，多沙磧，少壤土。稼穡殷盛，花菓繁茂。出細氈褐，工織細氍、氀毹。氣候和暢，風雨順序。人性獷暴，俗多詭詐，禮義輕薄，學藝膚淺。其俗生子，押頭扁匾，容貌麤鄙，文身綠睛。而其文字，取則印度，雖有刪訛，頗存體勢。語言辭調，異於諸國。淳信佛法，勤營福利。伽藍數百所，僧徒萬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不究其理，多諷其文，故誦通三藏及《毗婆沙》者多矣。

唐・道宣《釋迦方志》卷上《遺跡篇》 又於國西北上大沙嶺，度徙多河，五百餘里至佉沙國，卽疎勒也。周五千餘里。寺數百，僧數萬，習小乘有部。地多石磧。其俗生子，壓頭扁匾。

唐・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疏勒國》 又從葱嶺步入一月，至疎勒，外國自呼名伽師祇離國。此亦漢軍馬守捉。有寺有僧，行小乘法。喫肉及葱韮等，土人著疊布衣也。

《通典》卷一九二《邊防八・疎勒》 至後魏孝文末貢獻，隋煬帝大業中又通焉。其王手足皆六指，產子非六則不育。王戴金師子冠。

又 土多稻、粟、蔗、麥、銅、鐵、綿、錦、雌黃。

《舊唐書》卷一九八《西戎傳・疏勒》 疏勒國，卽漢時舊地也。西帶葱嶺，在京師西九千三百里。其王姓裴氏。貞觀中，突厥以女妻王。勝兵二千人。俗事祆神，有胡書文字。貞觀九年，遣使獻名馬，自是朝貢不絕。開元十六年，玄宗遣使冊立其王裴安定爲疏勒王。

《唐會要》卷七三《安西都護府》 疎勒。在白山之南，卽漢地也。其王之族，類皆六指，非六指則不育。勝兵二千，去瓜州四千六百里。貞觀九年，遣使獻名馬內附。

《新唐書》卷二二一上《西域傳上・疏勒》 疏勒，一曰佉沙，環五千里，距京師九千里而贏。多沙磧，少壤土。俗尙詭詐，生子亦夾頭取褊，其人文身碧瞳。王姓裴氏，自號『阿摩支』，居迦師城，突厥以女妻之。勝兵二千人。俗祠祆神。

明・羅曰聚《咸賓錄》卷四《西夷志・覽邦》 其王戴金獅子冠，每歲嘗供送於突厥。其都城方五里，國內有大城十二，小城數十。人手足皆六指，產子非六指者卽不育。勝兵有二千人。地多沙磧，少壤土。俗尙詭詐，生子亦束頭取褊。其人文身碧瞳。

意大利・艾儒略《職方外紀》卷一《回回》 中國之西北，出嘉峪關，過哈密、土魯番，曰加斯加爾。多高山，產玉石二種，出水中者極美，出山石中者，以薪火燒石迸裂，乃鑿取之，甚費工力。牛羊馬畜極多，因不啖豕，諸國無豕。

音樂舞蹈

《隋書》卷一五《音樂志下》 《疎勒》、《安國》、《高麗》，並起自後魏平馮氏及通西域，因得其伎。後漸繁會其聲，以別於太樂。

《疎勒》，歌曲有《亢利死讓樂》，舞曲有《遠服》，解曲有《鹽曲》。樂器有豎箜篌、琵琶、五弦、笛、簫、篳篥、答臘鼓、腰鼓、羯鼓、雞婁鼓等十種，爲一部，工十二人。

《通典》卷一四六《樂六・四方樂・西戎五國》《疏勒樂》，工人皁絲布頭巾，白絲布袍，錦衿標，白絲布袴。舞二人，白襖，錦袖，赤皮靴，赤皮帶。樂用豎箜篌一，琵琶一，五絃琵琶一，橫笛一，簫一，篳篥一，荅臘鼓一，腰鼓一，羯鼓一，雞婁鼓一。

《舊唐書》卷二九《音樂志下》疏勒樂，工人皂絲布頭巾，白絲布袴，錦襟標。舞二人，白襖，錦袖，赤皮靴，赤皮帶。樂用豎箜篌、琵琶、五絃琵琶、橫笛、簫、篳篥、荅臘鼓、腰鼓、羯鼓、雞婁鼓。

《新唐書》卷二一《禮樂志十一》疏勒伎，有豎箜篌、琵琶、五絃、簫、橫笛、觱篥、荅臘鼓、羯鼓、侯提鼓、腰鼓、雞婁鼓，皆一；舞者二人。

鄯善（樓蘭，附：婼羌、仲雲）分部

綜述

《漢書》卷九六上《西域傳上》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婼羌。婼羌國王號去胡來王。去陽關千八百里，去長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當孔道。戶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勝兵者五百人。西與且末接。隨畜逐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末穀。山有鐵，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劍、甲。西北至鄯善，乃當道云。

又　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扜泥城，去陽關千六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戶千五百七十，口萬四千一百，勝兵二千九百十二人。輔國侯、卻胡侯、鄯善都尉、擊車師都尉、左右且渠、擊車師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里。地沙鹵，少田，寄田仰穀旁國。師古曰：『寄於它國種田，又糴旁國之穀也。』國出玉，多葭葦、柽柳、胡桐、白草。孟康曰：『白草，草之白者。胡桐似桑而多曲。』師古曰：『柽柳，河柳也，今謂之赤柽。白草似莠而細，無芒，其乾孰時正白色，牛馬所嗜也。胡桐亦似桐，不類桑也。蟲食其樹而沫出下流者，俗名爲胡桐淚，言似眼淚也，可以汗金銀也，今工匠皆用之。流俗語訛呼淚爲律。』民隨畜牧逐水草，有驢馬，多橐它。能作兵，與婼羌同。

晉・法顯《法顯傳》行十七日，計可千五百里，得至鄯善國。其地崎嶇薄瘠。俗人衣服粗與漢地同，但以氈褐爲異。其國王奉法。可有四千餘僧，悉小乘學。諸國俗人及沙門盡行天竺法，但有精麁。從此西行，所經諸國類皆如是。唯國國胡語不同，然出家人皆習天竺書、天竺語。住此一月日。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二《河水二》〔鄯善〕土地沙鹵少田，仰穀旁國。國出玉，多葭葦、柽柳、胡桐、白草。國在東垂，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擔糧，迎送漢使，故彼俗謂是澤爲牢蘭海也。

又　河水又東注於泑澤，即《經》所謂蒲昌海也。水積鄯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龍城，故姜賴之虛，胡之大國也。蒲昌海溢，瀾覆其國，城基尚存而至大，晨發西門，暮達東門。澹其崖岸，餘溜風吹，稍成龍形，西面向海，因名龍城。地廣千里，皆爲鹽而剛堅也。行人所逕，畜產皆布氈卧之，掘發其下，有大鹽，方如巨枕，以次相累，類霧起雲浮，寡見星日，少禽，多鬼怪。西接鄯善，東連三沙，爲海之北隘矣。故蒲昌亦有鹽澤之稱也。

《周書》卷五〇《異域傳下・鄯善》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爲行旅之患。風之欲至，唯老駝知之，即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爲候，亦即將氈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

《通典》卷一九一《邊防七・西戎三》樓蘭，在婼羌西北，漢時通焉。王理扜泥城，去陽關千六百里，東去長安六千一百里。戶千五百。西北去都護理所千八百里，至山國千三百餘里，此國山居，故名山國。西北至車師千九百里。地沙鹵，寄田仰穀旁國。國多出葭葦、柽柳、胡桐、白草。白草，牛馬所嗜也。胡桐似桐，蟲食其樹而沫下流出者，俗名爲胡桐淚，言似眼淚也。可以汗金銀。人隨畜牧逐水草，有驢馬，多橐駝。能作兵器，與婼羌同。

唐・段成式《西陽雜俎前集》卷四《境異》鄯善之東，龍城之西

南，地廣千里，皆爲鹽田。行人所經，牛馬皆布氈卧焉。

《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録三・于闐》引高居誨《使于闐記》 沙州西曰仲雲，其牙帳居胡盧磧。云仲雲者，小月支之遺種也，其人勇而好戰，瓜、沙之人皆憚之。胡盧磧，漢明帝時征匈奴，屯田於吾盧，蓋其地也。地無水而嘗寒多雪，每天暖雪銷，乃得水。（張）匡鄴等西行入仲雲界，至大屯城，仲雲遣宰相四人、都督三十七人候晉使者，匡鄴等以詔書慰諭之，皆東向拜。

且末分部

綜述

《漢書》卷九六上《西域傳上》 自且末以往皆種五穀，土地草木，畜產作兵，略與漢同，有異乃記云。且末國，王治且末城，去長安六千八百二十里。【略】有蒲陶諸果。

《梁書》卷五四《諸夷傳・西北諸戎・末國》 末國，漢世且末國也。勝兵萬餘戶。北與丁零，東與白題，西與波斯接。土人剪髮，著氈帽，小袖衣，爲衫則開頸而縫前。多牛羊騾驢。其王安末深盤，普通五年，遣使來貢獻。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二《河水二》 釋氏《西域記》曰：阿耨達山西北有大水，北流注牢蘭海者也。其水北流逕且末南山，又北逕且末城西，國治且末城，西通精絕二千里，東去鄯善七百二十里，種五穀，其俗略與漢同。

北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卷五《城北・凝圓寺》引《宋雲行紀》 〔左末〕城中居民可有百家，土地無雨，決水種麥，不知用牛，耒耜而田。城中（國）〔圖〕佛與菩薩，乃無胡貌。訪古老，云是呂光伐胡所作。

《隋書》卷八三《西域傳・吐谷渾》 地兼鄯善、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斃行旅。風之將至，老駝預知之，則引項而鳴，聚立，以口鼻埋沙中。人見則知之，以氈擁蔽口鼻而避其患。

《北史》卷九七《西域傳》 且末國，都且末城，在鄯善西，去代八千三百二十里。眞君三年，鄯善王比龍避沮渠安周之難，率國人之半奔且末。後役屬鄯善。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爲行旅之患。風之所至，唯老駝預知之，卽嗔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爲候，亦卽將氈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

《通典》卷一九一《邊防七・西戎三・且末》 地有蒲萄諸果。人皆翦髮，着氈帽，小袖衣，爲衫則開頸而縫前。多牛羊騾驢。其王安末深盤，梁武帝普通五年，遣使貢獻，謂之末國。《梁史》云卽且末。其國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月有熱風，爲行旅之患。風之欲至，老駝先知，卽鳴而聚立，埋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爲候，卽將氈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

于闐（瞿薩旦那、渙那、斡端）分部

綜述

《梁書》卷五四《諸夷傳・西北諸戎・于闐》 其地多水潦沙石，氣溫，宜稻、麥、蒲桃。有水出玉，名曰玉河。國人善鑄銅器。其治曰西山城。有屋室市井。菓蓏菜蔬與中國等。尤敬佛法。王所居室，加以朱畫。王冠金幘，如今胡公帽。與妻並坐接客。國中婦人皆辮髮，衣裘袴。其人恭，相見則跪，其跪則一膝至地。書則以木爲筆札，以玉爲印。國人得書，戴於首而後開札。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二《河水二》 河水又東與于闐河合，南源導于闐南山，俗謂之仇摩置，自置北流，逕于闐國西，治西城。土多玉

石。西去皮山三百八十里，東去陽關五千餘里。釋法顯自烏帝西南行，路中無人民，沙行艱難，所逕之苦，人理莫比。在道一月五日，得達于闐。其國殷庶，民篤信，多大乘學，威儀齊整，器鉢無聲。城南十五里有利刹寺，中有石鞾，石上有足跡，彼俗言是辟支佛跡。法顯所不傳，疑非佛跡也。

北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卷五《城北・凝圓寺》引《宋雲行紀》

〔末〕城傍花果似洛陽，惟土屋平頭爲異也。

又　後捍麼城西行八百七十八里，至于闐國。王頭著金冠似雞幘，頭後垂二尺生絹，廣五寸以爲飾。威儀有鼓角金鉦，弓箭一具，戟二枝，槊五張。左右帶刀不過百人。其俗婦人袴衫束帶，乘馬馳走，與丈夫無異。死者以火焚燒，收骨葬之，上起浮圖。居喪者翦髮劈面爲哀戚。髮長四寸，即就平常。唯王死不燒，置之棺中，遠葬於野，立廟祭祀，以時思之。

于闐王不信佛法，有商將一比丘（石）〔名〕毗盧旃，在城南杏樹下，向王伏罪云：『今輒將（吳）〔異〕國沙門來在城南杏樹下。』王聞忽怒，即往看毗盧旃。旃語王曰：『如來遣我來，令王造覆盆浮圖一軀，使王祚永隆。』王言：『令我見佛，當即從命。』毗盧旃鳴鍾告佛，即遣羅睺羅變形爲佛，從空而現眞容。王五體投地，即於杏樹下置立寺舍，畫作羅睺羅像，忽然自滅。于闐王更作精舍籠之，令覆瓮之影恆出屋外。見之者無不回向。其中有辟支佛靴，於今不爛，非皮非〔繒〕，莫能審之。

《周書》卷五〇《異域傳下・于闐》　于闐國在葱嶺之北二百餘里，東去長安七千七百里。所治城方八九里。部內有大城五，小城數十。其刑法，殺人者死，餘罪各隨輕重懲罰之。自外風俗物產與龜茲畧同。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衆。王尤信向，每設齋日，必親自灑掃饋食焉。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即昔羅漢比丘比盧旃爲其王造覆盆浮圖之所。石上有辟支佛跌處，雙跡猶存。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等多深目高（昌以東）〔鼻，唯〕此一國，貌不甚胡，頗類華夏。

《隋書》卷八三《西域傳・于闐》　于闐國，都葱嶺之北二百餘里。其王姓王，字卑示閉練。都城方八九里。國中大城有五，小城數十，勝兵者數千人。俗奉佛，尤多僧尼，王每持齋戒。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者，云是羅漢比丘比盧旃所造，石上有辟支佛徒跣之跡。于闐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俗無禮義，多賊盜淫縱。王錦帽，金鼠冠，妻戴金花。其王髮不令人見。俗云，若見王髮，年必儉。土多麻、麥、粟、稻、五果，多園林，山多美玉。

《北史》卷九七《西域傳・于闐》　于闐國，在且末西北，葱嶺之北二百餘里，東去鄯善千五百里，南去女國三千里，去朱俱波千里，北去龜茲千四百里，去代九千八百里。其地方亘千里，連山相次，所都城方八九里。部內有大城五，小城數十。于闐城東三十里有首拔河，中出玉石。土宜五穀幷桑、麻。山多美玉。有好馬、駝、騾。其刑法，殺人者死，餘罪各隨輕重懲罰之。自外風俗物產，與龜茲略同。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衆。王尤信尚，每設齋日，必親自灑掃饋食焉。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即昔羅漢比丘盧旃爲其王造覆盆浮圖之所。石上有辟支佛跣處，雙跡猶存。于闐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俗無禮義，多盜賊淫縱。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國，貌不甚胡，頗類華夏。【略】隋大業中，頻使朝貢。其王姓王，字早示門。練錦帽，金鼠冠，妻戴金花。其王髮不令人見，俗言若見王髮，其年必儉云。

唐・玄奘、辯機《大唐西域記》卷一二《瞿薩旦那國》　瞿薩旦那國周四千餘里，沙磧太半，壤土隘狹，宜穀稼，多衆菓。出氍毹細氈，工紡績絁紬，又產白玉、黶玉。氣序和暢，飄風飛埃。俗知禮義，人性溫恭，好學典藝，博達技能。衆庶富樂，編戶安業。國尚樂音，人好歌儛。少服毛褐氈裘，多衣絁紬白氍。儀形有體，風則有紀。文字憲章，聿遵印度，微改體勢，粗有沿革。語異諸國，崇尚佛法。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五千餘人，並多習學大乘法教。

唐・道宣《釋迦方志》卷上《遺跡篇》　又西入大流沙，行四百餘里至瞿薩旦那國東境，即漢史所謂于闐國也，都護所居，漢之所守，東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其關名尼壤城，彼土自謂于遁國也。周四千餘里，沙磧太半。寺有百餘，僧出五千，大乘學者。從關至媲摩川二百餘里，有媲摩城，中有栴檀立像，高二丈餘，極多靈異光明。疾者隨痛以金薄帖像上，便愈。其像本在憍賞彌國，是鄔陀衍那王所造，陵空至此國北曷勞落迦城，有異羅漢每往禮之。王初不信，以沙土坌羅漢。乃告敬信者曰：『卻後七日，

沙土滿城。』於後二日，乃爾寶滿街。至七日，夜果雨土塡城，略無遺人。其先告者預作地穴，從孔而出，東趣媲摩，像亦同至。有記云：『法滅之時，像入龍宮也。』其曷勞城今爲大垝。王欲掘寶，必遭風變。又於媲摩城西行三百三十里，方至國城。王都南十里有大寺，先王所立。西南十餘里寺，有峽紵立像，從屈支國來。昔此有臣於彼禮敬，臣還本國，遙念無已，像遂夜至。乃捨宅爲寺。都城西三百餘里勃伽夷城有坐像，高七尺，相好無比。首有寶冠，光明時現。都城西百六十里，路中大磧，唯有鼠壤，形大如蝟，毛金銀色。昔匈奴來寇，王祈鼠靈，乃夜齧人馬兵器斷壞，自然走退。都城西五里許寺，有浮圖高百餘尺，多現光相。王感舍利數百粒，羅漢以右手舉浮圖，安之函內，乃下之，無傾動也。都城西南十餘里有瞿室餧伽山，此云牛角。有寺，像現光明。佛曾遊此爲天人說法，記其建國，崇學大乘。山巖石室有一羅漢，入滅心定，待慈氏佛。數百年前崖崩塞戶。其國南界接東女國。

唐・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五　從此東行八百餘里，至瞿薩旦那國。此言地乳，即其俗雅言也。俗謂渙那國，匈奴謂之于遁，諸胡謂之豁旦，印度謂之屈丹。舊曰于闐，訛也。沙磧大半，宜穀豐樂。出氍毹、細氈，氈工績純紬。又土多白玉、璧玉。氣序和調，俗知禮義，尚學好音，風儀詳整，異胡諸俗。文字遠遵印度，微有改耳。重佛法，伽藍百所，僧五千餘人，多學大乘。

唐・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一一《于闐》　《大唐西域記》譯云瞿薩旦那國，唐言地乳，諸（故）〔胡〕謂之豁旦，印度謂之屈丹，舊曰于闐，皆訛也。案此國（令）〔今〕即貫屬安西四鎮之城，此其一鎮也。於彼城中有毘沙門天神廟，七層木樓，神居樓上，甚有靈驗。其國界有牛頭山，天神時來棲宅此山。山有玉河，河中往往漂流美玉，彼國王常採，遠來貢獻，東去長安一萬二千餘里。

《通典》卷一九二《邊防八・西戎四・于闐》　風俗物產與龜茲略同。

【略】後漢、魏、後魏、梁、後周、隋、大唐貞觀中，並遣使通焉。今王姓尉遲。國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俗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初老子至此，白日昇天，與羣胡辭訣，言我暫遊天上，尋當下生。其後出天竺國，化爲胡王太子，自稱曰佛，因立此寺焉。其王錦帽，金鼠冠，妻戴金花。其王髮不令人見，俗云若見髮，年必儉。

其地多水潦砂石。氣候溫，土良沃，宜稻麥，多蒲萄。有水出玉，曰玉河。國人善鑄銅器。其居曰西山城，有屋室市井蔬蔌，與中國同。王所居加以朱畫。其人恭敬，相見則跪，其跪一膝至地。書則以木爲筆札，以玉爲印。國人得書，先戴於首，而後開封。自高昌以西，諸國人多深目高鼻，惟此一國，貌不甚胡，頗類華夏。

《舊唐書》卷四〇《地理志三・隴右道》　毗沙都督府本于闐國。在葱嶺北二百里，勝兵數千。俗多機巧。

又卷一九八《西戎傳・于闐》　于闐國，西南帶葱嶺，與龜茲接，在京師西九千七百里。勝兵四千人。其國出美玉。機巧，好事祆神，崇佛教。

《唐會要》卷七三《安西都護府》　于闐。在葱嶺北二百里，勝兵數千，俗多機巧，好說怪。在西南有北摩伽藍城，相傳云是老子化胡之所建也。初，老子至是，白日昇天，與羣胡辭訣，曰：『我暫返天上，尋當下生。』其後出天竺國，化爲胡王太子，自稱白淨，因造此寺焉。（貞觀）二十二年閏二月內附，其王伏闍信入朝。上元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其地爲毗沙都督府，分爲十州。

《新唐書》卷二二一上《西域傳上・于闐》　于闐，或曰瞿薩旦那，亦曰渙那，曰屈丹，北狄曰于遁，諸胡曰豁旦。距京師九千七百里，瓜州贏四千里，幷有漢戎盧、杆彌、渠勒、皮山五國故地。其居曰西山城，勝兵四千人。有玉河，國人夜視月光盛處必得美玉。王居繪室。俗機巧，言迂大，喜事祆神，浮屠法，然貌恭謹，相見皆跪。以木爲筆，玉爲印，凡得問遺書，戴於首乃發之。自漢武帝以來，中國詔書符節，其王傳以相授。人喜歌舞，工紡績。西有沙磧，鼠大如蝟，色類金，出入羣鼠爲從。初無桑蠶，丐隣國，不肯出，其王卽求婚，許之。將迎，乃告曰：『國無帛，可持蠶自爲衣。』女聞，置蠶帽絮中，關守不敢驗，自是始有蠶。女刻石約無殺蠶，蛾飛盡得治繭。

《新五代史》卷七四《于闐》引高居誨《使于闐記》　又行二日至安軍州，遂至于闐。聖天衣冠如中國，其殿皆東向，曰金冊殿，有樓曰七鳳樓。以蒲桃爲酒，又有紫酒、青酒，不知其所釀，而味尤美。其食，粳沃以蜜，粟沃以酪。其衣，布帛。有園圃花木。俗喜鬼神而好佛。聖天居處，

嘗以紫衣僧五十人列侍，其年號同慶二十九年。其國東南曰銀州、盧州、湄州，其南千三百里曰玉州，云漢張騫所窮河源出于闐，而山多玉者此山也。其河源所出，至于闐分爲三：東曰白玉河，西曰綠玉河，又西曰烏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異，每歲秋水涸，國王撈玉於河，然後國人得撈玉。

自靈州渡黄河至于闐，往往見吐蕃族帳，而于闐常與吐蕃相攻劫。〔張〕匡鄴等至于闐，聖天頗責誚之，以邀誓約，匡鄴等還，聖天又遣都督劉再昇獻玉千斤及玉印，降魔杵等。漢乾祐元年，又遣使者王知鐸來。

《五代會要》卷二九《于闐》　于闐，在京師西九千九百餘里，西南帶葱嶺，與婆羅門相接，去三千餘里。南與吐番接，西北至疎勒國二千餘里。國城之東有白玉河，西有綠玉河，次西有烏玉河，其源同出於崑岡山。去于闐西一千三百餘里。每歲至七八月小水之後，取玉於河，謂之撈玉。官取之後，方許私取，禁令甚嚴。地多蒲萄，醞而爲酒，味極醇美。其俗好事祆神。唐貞觀中，其王伏闍信來朝，復遣子入宿衛，其後亦時來朝貢。

晉天福三年九月，其王李聖天遣使馬繼榮進白玉、白氈、犛牛尾、紅鹽、鬱金、碔砆、大鵬砂、玉裝鞦轡等物。其年十月，冊聖天爲大寶于闐國王。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録》卷六《元旦朝會》　于闐皆小金花氈笠，金絲戰袍束帶，幷妻男同來，乘駱駝氈鞍銅鐸入貢。

《宋史》卷四九〇《外國傳六・于闐》　于闐國，自漢至唐，皆入貢中國，安、史之亂，絕不復至。晉天福中，其王李聖天自稱唐之宗屬，遣使來貢。高祖命供奉官張匡鄴持節冊聖天爲大寶于闐國王。

建隆二年十二月，聖天遣使貢圭一，以玉爲柙；玉枕一。本國摩尼師貢琉璃瓶二、胡錦一段。其使言：本國去京師九千九百里，西南抵葱嶺與婆羅門接，相去三千餘里，南接吐蕃，西北至疏勒二千餘里。國城東有白玉河，西有綠玉河，次西有烏玉河，源出崐岡山，去國城西千三百里。每歲秋，國人取玉於河，謂之撈玉。土宜蒲萄，人多醞以爲酒，甚美。俗事妖神。

元・周致中《異域志》卷上《于闐國》　在西戎，釋氏之國，婦人衫袴束帶與男子同，死者以火化之，收骨而葬也。佛書云：佛見鴈死於地，以沙葬之。後因之以沙爲塚數層，胡稱曰鴈塔。凡人死者，其骨共葬一塔，各依長幼而葬。居喪者剪髮長四寸。後佛涅槃，循其故事，亦以沙爲塚，其塔自此始。

明・王圻《續文獻通考》卷二三七《四裔考・西夷・于闐》　行賈諸番，遂富饒。俗喜浮屠法，好歌舞，人稍知尊卑禮節，有中土風。其產：玉、胡錦、獨峰駝、乳香、硇砂、硃、珊瑚、翡翠、木香、琥珀、花藥布、名馬、臍肭臍、金星石、水銀、阿魏、安息香、鷄舌香、葡萄、獅子。

明・嚴從簡《殊域周咨録》卷一五《西戎・于闐》　其人貌不甚胡，頗類華夏，工織紡，習機巧，喜浮屠法，事祆神。喜歌舞，相見以跪，得問遣書，戴於首乃發之。

其山川：曰葱嶺，曰白玉河，城東國人夜視有光盛處，必得美珠。曰綠玉河，曰烏玉河每秋取玉於河。其產：玉、胡錦、獨峰駝、乳香、硇砂珠、珊瑚、翡翠、木香、琥珀、花藥布、名馬、臍肭臍、金星石、水銀、阿魏、安息香、雞舌香、葡萄、獅子。宋奉宸庫有玻璃毋一簏，初不知其美，諸鑪分去。後褻之，作百花香氣，清郁可愛，詔收集之。此大食國所獻，即于闐古名也。今產不見志。

明・羅曰聚《咸賓録》卷四《西夷志・于闐》　桑麻禾黍宛如中土。土人機巧，好歌舞紡績。俗尚浮屠，僧尼尤多，雖國王亦輒持齋戒。相見輒跪，稍知禮節尊卑。凡人死者以火化之，收骨共葬一塔，各以長幼爲序，以沙爲冢，居喪者剪髮長四寸。云佛見雁死於地，以沙葬之，胡人稱爲雁塔，後佛涅槃，循其故事，亦以沙葬而立塔焉。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皆深目高鼻，惟于闐貌不甚胡，頗似華夏。

河出于闐分爲三河：曰白玉河、黑玉河、綠玉河，皆出玉而色異。每歲秋水涸，國王撈玉於河，國人始得撈玉。

其山川古蹟：葱嶺贊摩寺，即昔羅漢比丘比盧旃爲其王造覆盆浮圖之所，石上有辟支佛趺處，雙足猶存。比摩寺。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

其產：蒲桃酒、胡錦、花蕊布，以花蕊織成者。砂磧鼠、臍肭臍、芸輝，香草也，色白如玉，入土不朽，唐元載碎之以塗壁，號芸輝堂。五色玉爲異。

《明史》卷三三一《西域傳四・于闐》　于闐自古爲大國，隋、唐間侵幷戎盧，扞彌、渠勒、皮山諸國，其地益大。南距葱嶺二百餘里，東北去嘉峪關六千三百里。大略葱嶺以南，撒馬兒罕最大；以北，于闐最大。元末時，其主暗弱，鄰國交侵。人民僅萬計，悉避居山谷，生理蕭條。永

樂中，西域憚天子威靈，咸修職貢，不敢擅相攻，于闐始獲休息。漸行賈諸蕃，復致富庶。桑麻黍禾，宛然中土。其國東有白玉河，西有綠玉河，又西有黑玉河，源皆出崑崙山。土人夜視月光盛處，入水採之，必得美玉。其鄰國亦多竊取來獻。迄萬曆朝，于闐亦間入貢。

清・尤侗《外國竹枝詞・于闐》 阿耨山前三玉河，月光盛處瑛壚多。織成花蕊欄衫舞，半是彝歌半漢歌。有白玉、綠玉、烏玉三河，國人視月光盛處，必得美玉。製花蕊布爲衣，工歌舞。

宗教信仰

晉・法顯《法顯傳》 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闐。其國豐樂，人民殷盛，盡皆奉法，以法樂相娛。衆僧乃數萬人，多大乘學，皆有衆食。彼國人民星居，家家門前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二丈許。作四方僧房，供給客僧及餘所須。國主安堵法顯等於僧伽藍。僧伽藍名瞿摩帝，是大乘寺，三千僧共犍槌食。入食堂時，威儀齊肅，次第而坐，一切寂然，器鉢無聲。淨人益食不得相喚，但以手指麾。

慧景、道整、慧達先發，向竭叉國。法顯等欲觀行像，停三月日。

其國中十四大僧伽藍，不數小者。從四月一日，城裏便掃灑道路，莊嚴巷陌。其城門上張大幃幕，事事嚴飾，王及夫人、采女皆住其中。瞿摩帝僧是大乘學，王所敬重，最先行像。離城三四里，作四輪像車，高三丈餘，狀如行殿，七寶莊校，懸繒幡蓋。像立車中，二菩薩侍，作諸天侍從，皆金銀彫瑩，懸於虛空。像去門百步，王脫天冠，易著新衣，徒跣持華香，翼從出城迎像，頭面禮足，散華燒香。像入城時，門樓上夫人、采女遙散衆華，紛紛而下。如是莊嚴供具，車車各異。一僧伽藍則一日行像。白月一日爲始，至十四日行像乃訖。行像訖，王及夫人乃還宮耳。

其城西七八里有僧伽藍，名王新寺。作來八十年，經三王方成。可高二十五丈，彫文刻鏤，金銀覆上，衆寶合成。塔後作佛堂，莊嚴妙好，梁柱、戶扇、窗牖，皆以金薄。別作僧房，亦嚴麗整飭，非言可盡。

嶺東六國諸王，所有上價寶物，多作供養，人用者少。

唐・慧超《往五天竺國傳・于闐國》 又安西南去于闐國二千里，亦足漢軍馬領押。足寺足僧，行大乘法，不食肉也。

《舊五代史》卷一三八《外國傳二・于闐》 于闐，其俗好事妖神。

《後漢書》卷四七《班超傳》 是時于寘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寘。廣德禮意甚疏。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卽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卽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

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九僧祐《賢愚經記第二十》 十二部典，蓋區別法門。曠劫因緣，既事照於本生；智者得解，亦理資於譬喻。賢愚經者，可謂兼此二義矣。河西沙門釋曇學、威德等，凡有八僧，結志遊方，遠尋經典。於于闐大寺，遇般遮于瑟之會。般遮于瑟者，漢言五年一切大衆集也。三藏諸學，各弘法寶。說經講律，依業而教。學等八僧，隨緣分聽。於是競習胡音，（折）〔析〕以漢義。精思通譯，各書所聞。還至高昌，乃集爲一部。既而踰越流沙，齎到涼州。于時沙門釋慧朗，河西宗匠，道業淵博，總持方等，以爲此經所記，源在譬喻，譬喻所明，兼載善惡，善惡相翻，則賢愚之分也。前代傳經，已多譬喻，故因事改名，號曰賢愚焉。

《宋史》卷四九〇《外國傳六・于闐》 乾德三年五月，于闐僧善名、善法來朝，賜紫衣。

又 元豐八年九月，遣使入貢，使者爲神宗飯僧追福。

《南齊書》卷五九《芮芮傳》 先是益州刺史劉悛遣使江景玄使丁零，宣國威德。道經鄯善，于闐，鄯善爲丁零所破，人民散盡。于闐尤信佛法。丁零僭稱天子，勞接景玄使，反命。

唐・圓照《悟空入竺記》 從此又發至北庭州，本道節度使御史大夫楊襲古與龍興寺僧請于闐國三藏沙門尸羅達摩唐言戒法。譯十地

經。三藏讀梵文，幷譯語，沙門大震筆授，沙門法超潤文，沙門善信證義，沙門法界證梵文幷譯語。《迴向輪經》翻譯准此。翻經既畢，繕寫欲終。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一〇《物異》　辟支佛鞞，于闐國贊摩寺有辟支佛鞞，非皮非絲，歲久不爛。

物産

《南史》卷七九《夷貊傳下・西域諸國・于闐》　于闐者，西域之舊國也。梁天監九年，始通江左，遣使獻方物。十三年，又獻波羅婆步鄣。十八年，又獻瑠璃甕。大同七年，又獻外國刻玉佛。

《新唐書》卷二二一上《西域傳上・于闐》　初，德宗即位，遣內給事朱如玉之安西，求玉於于闐，得圭一，珂佩五，枕一，帶胯三百，簪四十，奩三十，釧十，杵三，瑟瑟百斤，幷它寶等。及還，詐言假道回紇爲所奪。久之事泄，得所市，流死恩州。

《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録三》　于闐，國地、君世、物俗見於唐。五代亂世，中國多故，不能撫來四夷。其嘗自通於中國者僅以名見，其君世、終始，皆不可知。而于闐尤遠，去京師萬里外。其國，西南近葱嶺，與婆羅門爲鄰國，而相去猶三千餘里，南接吐蕃，西北至疏勒二千餘里。

晉天福三年，于闐國王李聖天遣使者馬繼榮來貢紅鹽、鬱金、氂牛尾、玉氈等，晉遣供奉官張匡鄴假鴻臚卿，彰武軍節度判官高居誨爲判官，冊聖天爲大寶于闐國王。

《宋史》卷四九〇《外國傳六・于闐》　開寶二年，遣使直末山來貢，且言本國有玉一塊，凡二百三十七斤，願以上進，乞遣使取之。善名復至，貢阿魏子，賜號昭化大師，因令還取玉。又國王男總嘗貢玉欄刀，亦厚賜報之。四年，其國僧吉祥以其國王書來上，自言破疏勒國得舞象一，欲以爲貢，詔許之。

又　天聖三年十二月，遣使羅面于多、副使金三、監使安多、都監趙多來朝，貢玉鞍轡、白玉帶、胡錦、獨峯橐駝、乳香、硇砂。詔給還其直，館于都亭四驛，別賜襲衣、金帶、銀器百兩、衣著二百，羅面于多金帶。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録》卷二八《于闐玉佛》　丞相伯顏嘗至于闐國，於其國中鑿井，得一玉佛，高三四尺，色如截肪，照之，皆見筋骨脈絡。即貢上方。又有白玉一段，高六尺，闊五尺，長十七步，以重，不可致。

《漢書》卷九六上《西域傳上》　于闐國，王治西城，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戶三千三百，口萬九千三百，勝兵二千四百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君、東西城長、譯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南與婼羌接，北與姑墨接。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原出焉。多玉石。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

《太平廣記》卷四三六引《洽聞記・風腳駝》　于闐國有小鹿，角細而長。與駝交，生子曰風腳駝。日行七百里，其疾如吹。

明・羅曰褧《咸賓録》卷四《西夷志・于闐》　至德初，〔于闐王尉遲勝〕以兵赴難，因請留宿衛，唐以其弟葉護曜權知本國事。頃之，進方圓二美玉，徑各五寸，光可鑑髮。上以示道士言解。言解曰：『此一龍玉，一虎玉。圓者龍也，生於水中，爲龍所寶，若投於水，必有虹霓出焉。方者虎也，生於巖谷，爲虎所寶，若以虎毛拂之，即紫光迸逸，百獸懾伏。』上令試之，果驗。詢問使者，曰：『圓者得自漁人，方者得自獵戶。』上因命藏之內府。以後絕不復至矣。

採集業

漢・宋膺撰，清・張澍輯《涼州異物志》　玉出崑崙。唐李珣《本草》。澍按：晉鴻臚卿張匡鄴使于闐作《行程記》載其國採玉之地云：玉河在于闐城外，其源出崑山，西流一千三百里至于闐界牛頭山，乃疏爲三河：一曰白玉河，在城東三十里；二曰綠玉河，在城西二十里；三曰烏玉河，在綠玉河西七里。其源雖異，而其玉隨地而變，故其色不同。每歲五六月，大水暴漲，則玉隨流而至。玉之多寡由水之大小，七八月水退，乃可取，彼人謂之撈玉河。其國中禁器用服食，往往用玉。中國所有，亦自彼來。

《元史》卷八《世祖紀五》〔至元十一年正月丙午〕免于闐採玉工差役。

清・徐松《西域水道記》卷一《羅布淖爾所受水上》〔玉隴哈什〕河產玉，諺曰玉河。乾隆二十六年，著令：東西兩河及哈朗歸山，每歲春秋二次採玉。四十八年，增採桑谷、樹雅。五十二年，停春採。嘉慶四年，葉爾羌辦事疏言：和闐採玉處五，惟玉隴哈什河產者良，其餘哈喇哈什、桑谷、樹雅、哈朗歸山四處應停。報可。每秋於玉隴哈什採十五日，附葉爾羌玉以貢。玉大者亦堪作磬材。乾隆二十七年，進重華宮半度特磬料二片，黃鍾磬一，重十四觔，夾鍾磬一，重九觔八兩。備用玉四塊，重四十八觔六兩，又特磬料七片，重三百六十八觔。無射磬四，南呂磬二，應鍾磬一。按，《漢書・西域傳》言于闐多玉，《梁書・西南夷傳》有于闐玉河，是其名稱，從來已久。高居誨《使于闐記》云：『于闐河分爲三，東曰白玉河，西曰綠玉河，又西曰烏玉河。』張匡鄴《行程記》云：『白玉河在城東三十里，綠玉河在城西二十里，烏玉河在綠玉河西七里。其源雖一，而其玉隨地而變，每歲七八月水退乃可取，謂之撈玉。』據斯以言，白者玉隴，綠者哈喇，烏者爲阜窪勒。惟今之阜窪勒未聞出玉，差爲異矣。《元世祖紀》：『至元十一年正月，免于闐採玉工差役。』

商貿

《宋史》卷四九〇《外國傳六・于闐》熙寧以來，遠不踰一二歲，近則歲再至。所貢珠玉、珊瑚、翡翠、象牙、乳香、木香、琥珀、花蕊布、硇砂、龍鹽、西錦、玉鞦轡馬、臍肪臍、金星石、水銀、安息鷄舌香，有所持無表章，每賜以氍錦旋襴衣、金帶、器幣，宰相則盤毬雲錦夾襴。

地產乳香，來輒羣負，私與商賈牟利；不售，則歸諸外府得善價，故其來益多。元豐初，始詔惟齎表及方物馬驢乃聽以詣闕，乳香無用不許貢。

明・羅曰褧《咸賓録》卷四《西夷志・于闐》宋建隆初，〔于闐王李〕聖天遣使貢圭一，以玉爲匣；玉枕一。本國摩尼師貢琉璃瓶二、胡錦一段。後自乾德以至嘉祐間入貢者無慮數十，遠不踰二歲，近則一歲再至。地產乳香，來者輒負私與商賈牟利。不售，則歸諸外府，得善價，故其來益多。故元豐初詔于闐唯賫表及方物馬驢，乃聽詣闕。乳香以無用，不許貢也。

飲食

宋・陶穀《清異録》卷下《饌羞門・于闐法全蒸羊》于闐法全蒸羊，廣順中，尚食取法爲之。西施捧心，學者愈醜。

明・嚴從簡《殊域周咨録》卷一五《西戎・于闐》〔宋〕元祐後，詔令間歲一至，訖於宣和，貢獻不絕。其貢使每來必攜一寶鐺，往反如是，主客官視之，一鐵鐺耳。蓋其來道涉流沙，踰三月程，無薪水，獨擎其水而行，是鐺者投以水，頃之已百沸矣，用是得不乏，故寶之。

傳説

北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卷五《城北・凝圓寺》引《宋雲行紀》從末城西行二十二里至捍麎城。南十五里有一大寺，三百餘衆僧。有金像一軀，舉高丈六，儀容超絕，相好炳然，面恆東立，不肯西顧。父老傳云：此像本從南方騰空而來，于闐國王親見禮拜，載像歸。中路夜宿，忽然不見。遣人尋之，還來本處。即起塔，封四百戶，供灑掃戶。人有患，以金箔貼像所患處，即得陰愈。後人於像邊造丈六像者，及諸宮塔乃至數千，懸綵幡蓋亦有萬計，魏國之幡過半矣。幅上隸書云太和十九年、景明二年、延昌二年。唯有一幅，觀其年號，是姚秦時幡。

唐・玄奘、辯機《大唐西域記》卷一二《瞿薩旦那國》王甚驍武，敬重佛法，自云『毗沙門天之祚胤也』。昔者此國虛曠無人，毗沙門天於此棲止。無憂王太子在呾叉始羅國被抉目已，無憂王怒譴輔佐，遷其豪族，出雪山北，居荒谷間。遷人逐牧，至此西界，推舉酋豪，尊立爲王。當是時也，東土帝子蒙譴流徙，居此東界，羣下勸進，又自稱王。歲月已積，

風教不通。各因田獵，遇會荒澤，更問宗緒，因而爭長。忿形辭語，便欲交兵。或有諫曰：『今何遽乎？因獵決戰，未盡兵鋒。宜歸治兵，期而後集。』於是迴駕而返，各歸其國，按習戎馬，督勵士卒，至期兵會，旗皷相望。且日合戰，西主不利，因而逐北，遂斬其首。東主乘勝，撫集亡國，遷都中地，方建城郭。憂其無土，恐難成功，宣告遠近，誰識地理。時有塗灰外道負大瓠，盛滿水而自進曰：『我知地理。』遂以其水屈曲遺流，周而復始，因卽疾驅，忽而不見。依彼水迹，峙其基堵，遂得興功，卽斯國治，今王所都於此城也。城非崇峻，攻擊難剋，自古已來，未能有勝。

其王遷都作邑，建國安人，功績已成，齒耄云暮，未有胤嗣，恐絕宗緒。乃往毗沙門天神所，祈禱請嗣。神像額上，剖出嬰孩，捧以迴駕，國人稱慶。既不飲乳，恐其不壽，尋詣神祠，重請育養。神前之地忽然隆起，其狀如乳，神童飲吮，遂至成立。智勇光前，風教遐被，遂營神祠，宗先祖也。自茲已降，奕世相承，傳國君臨，不失其緒。故今神廟多諸珍寶，拜祠享祭，無替於時。地乳所育，因爲國號。

王城南十餘里，有大伽藍，此國先王爲毗慮折那唐言遍照。阿羅漢建也。昔者此國佛法未被，而阿羅漢自迦濕彌羅國至此林中，宴坐習定。時有見者，駭其容服，具以其狀上白於王。王遂躬往，觀其容止，曰：『爾何人乎，獨在幽林？』羅漢曰：『我如來弟子，閑居習定。王宜樹福，弘讚佛教，建伽藍，召僧衆。』王曰：『如來者，有何德？有何神？而汝鳥棲，勤苦奉教。』曰：『如來慈愍四生，誘導三界，或顯或隱，示生示滅。遵其法者，出離生死。迷其教者，羈纏愛網。』王曰：『誠如所說，事高言議，旣云大聖，爲我現形。若得瞻仰，當爲建立，罄心歸信，弘揚教法。』羅漢曰：『王建伽藍，功成感應。』王苟從其請，建僧伽藍，遠近咸集，法會稱慶，而未有揵椎扣擊召集。王謂羅漢曰：『伽藍已成，佛在何所？』羅漢曰：『王當至誠，聖鑒不遠。』王遂禮請，忽見空中佛像下降，授王揵椎。因卽誠信，弘揚佛教。

王城西南二十餘里，有瞿室餞伽山。唐言牛角。山峯兩起，巖隒四絕，於崖谷間建一伽藍。其中佛像時燭光明。昔如來曾至此處，爲諸天人略說法要，懸記此地當建國土，敬崇遺法，遵習大乘。

牛角山巖有大石室，中有阿羅漢，入滅心定，待慈氏佛，數百年間，供養無替。近者崖崩，掩塞門徑。國王興兵欲除崩石，卽黑蜂群飛，毒螫人衆，以故至今石門不開。

王城西南十餘里，有地迦婆縛那伽藍，中有夾紵立佛像，本從屈支國而來至止。昔此國中有臣被譴，寓居屈支，恆禮此像。後蒙還國，傾心遙敬。夜分之後，像忽自至，其人捨宅建此伽藍。

王城西行三百餘里，至勃伽夷城，中有佛坐像，高七尺餘，相好允備，威肅嶷然。首戴寶冠，光明時照。聞諸土俗曰：本在迦濕彌羅國，請移至此。昔有羅漢，其沙彌弟子臨命終時，求酢米餅。羅漢以天眼觀，見瞿薩旦那國有此味焉。運神通力，至此求獲。沙彌噉已，願生其國。果遂宿心，得爲王子。旣嗣位已，威攝遐邇，遂踰雪山，伐迦濕彌羅國。迦彌濕羅國王整集戎馬，欲禦邊寇。時阿羅漢諫王：『勿鬬兵也，我能退之。』尋爲瞿薩旦那王說諸法要，王初未信，尙欲興兵。羅漢遂取此王先身沙彌時衣，而以示之。王旣見衣，得宿命智，與迦濕彌羅王謝咎交歡，釋兵而返。奉迎沙彌時所供養佛像，隨軍禮請。像至此地，不可轉移，環建伽藍，式招僧侶，捨寶冠置像頂。今所冠者，卽先王所施也。

王城西百五六十里，大沙磧正路中，有堆阜，並鼠壤墳也。聞之土俗曰：此沙蹟中，鼠大如蝟，其毛則金銀異色，爲其羣之酋長。每出穴遊止，則群鼠爲從。昔者匈奴率數十萬衆，寇掠邊城，至鼠墳側屯軍。時瞿薩旦那王率數萬兵，恐力不敵，素知磧中鼠奇，而未神也。洎乎寇至，無所求救，君臣震恐，莫知圖計，苟復設祭，焚香請鼠，冀其有靈，少加軍力。其夜瞿薩旦那王夢見大鼠曰：『敬欲相助，願早治兵。旦日合戰，必當克勝。』瞿薩旦那王知有靈祐，遂整戎馬，申令將士，未明而行，長驅掩襲。匈奴之聞也，莫不懼焉，方欲駕乘被鎧，而諸馬鞍、人服、弓弦、甲縅，凡厥帶系，鼠皆齧斷。兵寇旣臨，面縛受戮。於是殺其將，虜其兵，匈奴震懾，以爲神靈所祐也。瞿薩旦那王感鼠厚恩，建祠設祭，奕世遵敬，特深珍異。故上自君王，下至黎庶，咸修祀祭，以求福祐。行次其穴，下乘而趨，拜以致敬，祭以祈福。或衣服弓矢，或香花肴膳，亦旣輸誠，多蒙福利。若無享祭，則逢災變。

王城西五六里，有娑摩若僧伽藍，中有窣堵波，高百餘尺，甚多靈瑞，時燭神光。昔有羅漢自遠方來，止此林中，以神通力，放大光明。時

王夜在重閣，遙見林中光明照曜。於是歷問，僉曰：『有一沙門自遠而至，宴坐林中，示現神通。』王遂命駕，躬往觀察。既覩明賢，乃心祗敬，欽風不已，請至中宮。沙門曰：『物有所宜，志有所在。幽林藪澤，情之所賞，高堂邃宇，非我攸聞。』王益敬仰，深加宗重，爲建伽藍，起窣堵波。沙門受請，遂止其中。頃之，王感獲舍利數百粒，甚慶悅，竊自念曰：『舍利來應，何其晚歟？早得置之窣堵波下，豈非勝迹？』尋詣伽藍，具白沙門。羅漢曰：『王無憂也。今爲置之，宜以金銀銅鐵大石函等，以次周盛。』王命匠人，不日功畢，載諸寶輦，送至伽藍。是時也，王宮導從，庶僚凡百，觀送舍利者，動以萬計。羅漢乃以右手舉窣堵波，置諸掌中，謂王曰：『可以藏下也。』遂坎地安函，其功斯畢。於是下窣堵波，無所傾損。觀覩之徒，歎未曾有，信佛之心彌篤，敬法之志斯堅。王謂羣官曰：『我嘗聞佛力難思，神通難究。或分身百億，或應迹人天。舉世界於掌內，衆生無動靜之想；演法性於常音，衆生有隨類之悟。斯則神力不共，智慧絕言。其靈已隱，其教猶傳。飡和飲澤，味道欽風，尚獲斯靈，深賴其福。勉哉凡百，宜深崇敬。佛法幽深，於是明矣！』

王城東南五六里，有麻射僧伽藍，此國先王妃所立也。昔者此國未知桑蠶，聞東國有也，命使以求。時東國君祕而不賜，嚴敕關防，無令桑蠶種出也。瞿薩旦那王乃卑辭下禮，求婚東國。國君有懷遠之志，遂允其請。瞿薩旦那王命使迎婦，而誡曰：『爾致辭東國君女，我國素無絲綿桑蠶之種，可以持來，自爲裳服。』女聞其言，密求其種，以桑蠶之子，置帽絮中。既至關防，主者遍索，唯王女帽不敢以驗。遂入瞿薩旦那國，止麻射伽藍故地，方備儀禮，奉迎入宮，以桑蠶種留於此地。陽春告始，乃植其桑。蠶月既臨，復事採養。初至也，尚以雜葉飤之。自時厥後，桑樹連陰。王妃乃刻石爲制，不令傷殺。蠶蛾飛盡，乃得治繭。敢有犯違，明神不祐。遂爲先蠶建此伽藍。數株枯桑，云是本種之樹也。故今此國有蠶不殺，竊有取絲者，來年輒不宜蠶。

城東南百餘里有大河，西北流，國人利之，以用溉田。其後斷流，王深怪異。於是命駕問羅漢僧曰：『大河之水，國人取給，今忽斷流，其咎安在？爲政有不平，德有不洽乎？不然，垂譴何重也！』羅漢曰：『大王治國，政化清和。河水斷流，龍所爲耳。宜速祠求，當復昔利。』王因迴駕，祠祭河龍。忽有一女凌波而至曰：『我夫早喪，主命無從。所以河水絕流，農人失利。王於國內選一貴臣，配我爲夫，水流如昔。』王曰：『敬聞，任所欲耳。』龍遂目悅國之大臣。王既迴駕，謂羣下曰：『大臣者，國之重鎮。農務者，人之命食。國失鎮則危，人絕食則死。危死之事，何所宜行？』大臣越席跪而對曰：『久已虛薄，謬當重任。常思報國，未遇其時。今而預選，敢塞深責。苟利萬姓，何丟一臣？臣者國之佐，人者國之本，願大王不再思也！幸爲修福，建僧伽藍！』王允所求，功成不日。其臣又請早入龍宮。於是舉國僚庶，鼓樂飲餞。其臣乃衣素服，乘白馬，與王辭訣，敬謝國人。驅馬入河，履水不溺，濟乎中流，麾鞭畫水，水爲中開，自茲沒矣。頃之白馬浮出，負一栴檀大鼓，封一函書。其書大略曰：『大王不遺細微，謬參神選，願多營福，益國滋臣。以此大鼓懸城東南。若有寇至，鼓先聲震。』河水遂流，至今利用。歲月浸遠，龍鼓久無。舊懸之處，今仍有鼓池側伽藍，荒圮無僧。

王城東三百餘里大荒澤中，數十頃地，絕無藝草，其土赤黑。聞諸耆舊曰：敗軍之地也。昔者東國軍師百萬西伐，此時瞿薩旦那王亦整齊戎馬數十萬衆，東禦強敵。至於此地，兩軍相遇，因即合戰。西兵失利，乘勝殘殺，虜其



策勒丹丹烏里克佛寺
東國公主傳絲故事木板畫

王，殺其將，誅戮士卒，無復孑遺。流血染地，其迹斯在。

戰地東行三十餘里，至媲摩城，有彫檀立佛像，高二丈餘，甚多靈應，時燭光明。凡有疾病，隨其痛處，金薄帖像，即時痊復。虛心請願，多亦遂求。聞之土俗曰：此像，昔佛在世憍賞彌國鄔陁衍那王所作也。佛去世後，自彼凌空至此國北曷勞落迦城中。初，此城人安樂富饒，深著邪見，而不珍敬。傳其自來，神而不貴。後有羅漢禮拜此像。國人驚駭，異其容服，馳以白王。王乃下令，宜以沙土坌此異人。時阿羅漢身蒙沙土，餬口絕糧。時有一人心甚不忍，昔常恭敬尊禮此像，及見羅漢，密以饌之。羅漢將去，謂其人曰：『卻後七日，當雨沙土，塡滿此城，略無遺類。爾宜知之，早圖出計。猶其坌我，獲斯殃耳。』語已便去，忽然不見。其人入城，具告親故。或有聞者，莫不嗤笑。至第二日，大風忽發，吹去穢壞，雨雜寶滿衢路。人更罵所告者。此人心知必然，竊開孔道，出城外而穴之。第七日夜，宵分之後，雨沙土滿城中。其人從孔道出，東趣此國，止媲摩城。其人纔至，其像亦來，即此供養，不敢遷移。聞諸先記曰：釋迦法盡，像入龍宮。今曷勞落迦城爲大坻阜，諸國君王，異方豪右，多欲發掘，取其寶物。適至其側，猛風暴發，煙雲四合，道路迷失。

唐・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五　其王雄智勇武，尊愛有德，自云毗沙門天之胤也。王之先祖即無憂王之太子，在怛叉始羅國，後被譴出雪山北，養牧逐水草，至此建都，久而無子，因禱毗沙門天廟，廟神額上剖出一男，復於廟前地生奇味，甘香如乳，取向養子，遂至成長。王崩，後嗣立，威德遐被，力並諸國，今王即其後也。先祖本因地乳資成，故于闐正音稱地乳國焉。

法師入其境，至勃伽夷城，城中有坐佛像，高七尺餘，首戴寶冠，威顏圓滿。聞諸舊說，像本在迦濕彌羅國，請來到此。昔有羅漢，有一沙彌身嬰疹疾，臨將捨壽，索酢米餅，師以天眼觀見瞿薩旦那有，潛運神足，乞而與之。沙彌食已歡喜，樂生其國，願力無違，命終即生王家，嗣立之後，才略驍雄，志思吞攝，乃踰雪山伐其舊國。時迦濕彌王亦簡將練兵，欲事攘拒。羅漢曰：『不勞舉刃，我自遣之。』即往瞿薩旦那王所，爲說頂生貪暴之失，及示先身沙彌衣服。王見便得宿命智，深生愧恧，與迦濕彌王結好而罷，仍迎先所供像，隨軍還國。像至此城住而不進，王與衆軍盡力移轉，卒不能動，即於像上營構精廬，招延僧侶，捨所愛冠莊嚴佛頂。其冠見在，極多貴寶，覩者歎焉。【略】

王城南十餘里有大伽藍，此國先王爲毗盧折那此言遍照。阿羅漢造也。昔此國法教未霑，而羅漢自迦濕彌羅至此，宴坐林中，時有見者，怪其形服，以狀白王。王聞親往觀其容止，問曰：『爾何人，獨棲林野？』曰：『我如來弟子，法爾閑居。』王曰：『稱如來者復何義也？』答曰：『如來者即佛陀之德號。昔淨飯王太子一切義成愍諸衆生沈沒苦海，無救無歸，乃棄七寶千子之資，四洲輪王之位，閑林進道，六年果成，獲金色之身，證無師之法，灑甘露於鹿苑，耀摩尼於鷲峰，八十年中，示教利喜，化緣既盡，息應歸眞，遺像遺典，傳通猶在，王以宿福位爲人主，當法輪之付囑，作有識之歸依，冥而不聞，是何理也？』王曰：『某罪累淹積，不聞佛名。今蒙聖人降德，猶是餘福。既有遺像、遺典，請奉修行。』羅漢報曰：『必願樂者，當先建立伽藍，則靈像自至。』王於是旋駕，與羣臣詳擇勝地，命選匠人，問羅漢造立之式，因而建焉。寺成，王重請曰：『伽藍已就，佛像何在？』報曰：『王但至誠，像至非遠。』王共大臣及士庶等各燒香捧華，一心而立。須臾聞有佛像自空而來，降於寶座，光暉晃朗，容顏肅然。王見歡喜，稱慶無極，幷請羅漢爲衆說法，因與國人廣興供養。故此伽藍即最初之立也。【略】

自發都三百餘里，東至媲摩城。城有雕檀立佛像，高三丈餘，姿狀端嚴，甚多靈應。人有疾病，隨其苦處以金箔貼像，病即瘳愈；凡有願求，多蒙果遂。相傳云，昔佛在世，憍賞彌國鄔陀衍那王所作，佛滅度後，自彼飛來，至此國北曷勞落迦城，後復自移到此。又相傳有記云，釋迦法滅，像入龍宮。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一〇《物異》　旃檀鼓，于闐城東南有大河，溉一國之田。忽然絕流，其國王問羅洪僧，言龍所爲也。王乃祠龍，水中有一女子，凌波而來，拜曰：『妾夫死，願得大臣爲夫，水當復舊。』有大臣請行，舉國送之，其臣車駕白馬，入水不溺，中河而後白馬浮出，負一旃檀鼓及書一函。發書，言大鼓懸城東南，寇至，鼓當自鳴，後寇至，鼓輒自鳴。

《太平御覽》卷七九七《四夷部十八・西戎六・鼠王》　釋道安《西域志》曰：于闐道中有鼠王國，大者如猾，小者如菟，着金袈裟，沙門過，不禮，白衣，不禮，輒害人。

《太平廣記》卷四三九引《漢記・都末》　莎車王殺于闐王。于闐大人都末出見野豕，欲搏之。乃人語曰：『無殺我，爲汝殺莎車。』都末異之，卽與兄弟共殺莎車王。

明・羅曰聚《咸賓録》卷四《西夷志・于闐》　隋大業中，頻遣使朝貢。時其王姓王氏，字卑示，錦帽金裝冠髮，不令人見，俗云『見王髮，年必儉』也。

朱俱波（悉居半、斫句迦，附：莎車、子合、西夜、蒲犂、依耐、德若、烏秅、烏鍛）分部

綜　述

《漢書》卷九六上《西域傳上》　烏秅國，王治烏秅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四百九十，口二千七百三十三，勝兵七百四十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八百九十二里，北與子合、蒲犂、西與難兜接。山居，田石間。有白草。累石爲室，民接手飲。出小步馬，有驢無牛。其西則有縣度，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八里，去都護治所五千二（百）〔十〕里。縣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云。

又　西夜國，王號子合王，治呼犍谷，去長安萬二百五十里。戶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東北到都護治所五千四十六里，東與皮山、西南與烏秅、北與莎車、西與蒲犂接。蒲犂（反）〔及〕依耐、無雷國皆西夜類也。西夜與胡異，其種類羌氐行國，隨畜逐水草往來。而子合土地出玉石。

又　蒲犂國，王治蒲犂谷，去長安九千五百五十里。戶六百五十，口五千，勝兵二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五千三百九十六里，東至莎車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五百五十里，南與西夜子合接，西至無雷五百四十里。侯、都尉各一人。寄田莎車。種俗與子合同。

又　依耐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戶一百二十五，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三十里，至莎車五百四十里，至無雷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六百五十里，南與子合接，俗相與同。少穀，寄田疏勒、莎車。

又　莎車國，王治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二千三百三十九，口萬六千三百七十三，勝兵三千四十九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備西夜君各一人，都尉二人，譯長四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六里，西至疏勒五百六十里，西南至蒲犂七百四十里。有鐵山，出青玉。

《後漢書》卷八八《西域傳》　西夜國一名漂沙，去洛陽萬四千四百里。戶二千五百，口萬餘，勝兵三千人。地生白草，有毒，國人煎以爲藥，傅箭鏃，所中卽死。《漢書》中誤云西夜、子合是一國，今各自有王。

又　德若國領戶百餘，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東去長史居三千五百三十里，去洛陽萬二千一百五十里，與子合相接。其俗皆同。

晉・法顯《法顯傳》　法顯等進向子合國，在道二十五日，便到其國。國王精進。有千餘僧，多大乘學。

北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卷五《城北・凝圓寺》引《宋雲行紀》　神龜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駒波國。人民山居，五穀甚豐。食則麵麥，不立屠煞。食肉者以自死肉。風俗言音與于闐相似；文字與波羅門同。其國疆界可五日行遍。

《北史》卷九七《西域傳》　朱居國，在于闐西。其人山居，有麥，多林果。咸事佛，語與于闐相類，役屬嚈噠。

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卷一二《新合大集經》　右一部六十卷。招提寺沙門釋僧就開皇六年新合。就少出家，專寶坊學。依如梵本，此大集經凡十萬偈，若具足翻，可三百卷。見今譯經崛多三藏口每說云：于闐東南二千餘里有遮拘迦國，彼王純信，敬重大乘。諸國名僧入其境者，並

皆試練。若小乘學，即遣不留。摩訶衍人，請停供養。王宮自有摩訶般若、大集、華嚴三部大經，並十萬偈。王躬受持，親執鍵鑰，轉讀則開香花供養。又道場內種種莊嚴，衆寶備具，兼懸諸雜花，時非時果。誘諸小王，令入禮拜。彼土又稱：此國東南二十餘里有山甚嶮，其內安置大集、華嚴、方等、寶積、楞伽、方廣、舍利弗陀羅尼、華聚陀羅尼、都薩羅藏、摩訶般若、八部般若、大雲經等。凡十二部，皆十萬偈。國法相傳，防護守視。兼云有三滅定羅漢，在彼山窟寂禪冥衛。半月一月，或有僧往山爲羅漢淨髮。信哉神力，固當實焉。鬚髮剃，還生入滅定不動。難思議福地，獲此寶任持。

唐・玄奘、辯機《大唐西域記》卷一二《烏鎩國》　烏鎩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南臨徙多河。地土沃壤，稼穡殷盛，林樹欝茂，花菓具繁。多出雜玉，則有白玉、黠玉、青玉。氣序和，風雨順。俗寡禮義，人性剛獷，多詭詐，少廉恥。文字語言少同佉沙國。容貌醜弊，衣服皮褐，然能崇信，敬奉佛法。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自數百年王族絕嗣，無別君長，役屬揭盤陁國。

又　城西二百餘里至大山，山氣巃嵸，觸石興雲。崖隒崢嶸，將崩未墜。其巔窣堵波，巍然奇制也。聞諸土俗曰：數百年前，山崖崩圮，中有苾芻瞑目而坐，軀量偉大，形容枯槁，鬚髮下垂，被肩蒙面。有田獵者見已白王，王躬觀禮。都人士子，不召而至，焚香散花，競修供養。王曰：『斯何人哉，若此偉也！』有苾芻對曰：『此鬚髮垂長而被服袈裟，乃入滅心定阿羅漢也。夫入滅心定者，先有期限，或言聞揵椎聲，或言待日光照。有茲警察，便從定起。若無警察，寂然不動，定力持身，遂無壞滅。段食之體，出定便謝。宜以酥油灌注，令得滋潤，然後鼓擊，警悟定心。』王曰：『俞乎！』乃擊揵椎。其聲纔振，而此羅漢豁然高視，久之乃曰：『爾輩何人，形容卑劣，被服袈裟？』對曰：『我苾芻也。』曰：『然我師迦葉波如來今何所在？』對曰：『入大涅槃，其來已久。』聞而閉目，悵若有懷，尋重問曰：『釋迦如來出興世耶？』對曰：『誕靈導世，已從寂滅。』聞復俯首，久之乃起，昇虛空，現神變，化火焚身，遺骸墜地。王收其骨，起窣堵波。

又《斫句迦國》　斫句迦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堅峻險固，編戶殷盛。山阜連屬，礫石彌漫，臨帶兩河，頗以耕植。蒲陶、梨、奈，其果寔繁。時風寒，人躁暴，俗唯詭詐，公行劫盜。文字同瞿薩旦那國，言語有異。禮義輕薄；學藝淺近。淳信三寶，好樂福利。伽藍數十，毀壞已多。僧徒百餘人，習學大乘教。

國南境有大山，崖嶺嵯峨，峯巒重疊。草木凌寒，春秋一觀。谿澗浚瀨，飛流四注。崖龕石室，棊布巖林。印度果人，多運神通，輕舉遠遊，棲止於此。諸阿羅漢寂滅者衆，以故多有窣堵波也。今猶現有三阿羅漢居巖穴中，入滅心定，形若羸人，鬚髮恆長，故諸沙門時往爲剃。而此國中大乘經典部數尤多，佛法至處，莫斯爲盛也。十萬頌爲部者，凡有十數。自茲已降，其流寔廣。

唐・道宣《釋迦方志》卷上《遺跡篇》　從國城西越山谷，行八百餘里至斫句迦國即沮渠也。南境。其國周千餘里。佛寺十餘，僧徒出百，學大乘者。國南有山，立多羅漢塔，松泉流茂，石室深淨。有三羅漢，現入滅定，鬚髮恆長，僧常剃之。五印度僧有證果者，多止此室。又北減三百里方至都城，周十餘里，山阜連屬，臨帶兩河。

又　從此南行山野石磧，五百餘里至烏鎩國，周千餘里。都城周十餘里，南臨徙多河。信佛法。寺十餘所，僧減千人，習小乘學。城西二百餘里至大山嶺，上有塔。數百年前山崖自崩，中有比丘冥目而坐，形甚偉大，頭髮下垂，覆於肩面。國王以蘇油灌之，擊犍槌。比丘高視曰：『我師迦葉波也，今始乃聞已涅槃耶？』又問：『釋迦佛出世耶？』告云：『已滅度矣。』即昇空化火焚身。其土出白堅、青玉等。

唐・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五　〔烏鎩國〕城西二百里有大山，峰嶺甚峻，上有窣堵波。聞之舊說曰，數百年前，雷震山崩，中有苾芻，身量枯偉，冥目而坐，鬚髮蓼蓼，垂覆肩面。有樵者見而白王，王躬觀禮，仕庶傳聞，遠近同集，咸申供養，積華成簣。王曰：『此何人也？』有苾芻對曰：『此出家羅漢，入滅盡定者，歲月滋淹，故髮長耳。』王曰：『若何驚悟令其起也？』對曰：『（段）〔斷〕食之身，出定便壞，宜先以酥乳灌灑，使潤霑腠理，然後擊揵槌，感而悟之，或可起也。』王曰：『善哉！』遂依僧語，灌乳擊槌。羅漢舉目而視曰：『爾輩何人，形披法服？』對曰：『我輩苾芻也。』彼曰：『我師迦葉波如來今

何所在？』對曰：『久入涅槃。』聞之愀然。重曰：『釋迦文佛成無上等覺未？』答曰：『已成，利物斯周，亦從寂滅。』聞已低眉良久，以手舉髮，起昇虛空，作大神變，化火焚身，遺骸墮地。王與大衆收骨，起窣堵波，卽此塔也。

又（斫句迦）國南有大山，山多龕室，印度證果人多運神通，就之棲止，因入寂滅者衆矣。今猶有三羅漢住巖穴，入滅心定，鬚髮漸長，諸僧時往爲剃。又此國多大乘經典，十萬頌爲部者，凡有數十。

《唐會要》卷九九《朱俱波國》　朱俱波在葱嶺之北二百里。勝兵三千人。其俗崇飾佛法。文字同於婆羅門。西與渴盤陁爲鄰，去瓜州三千八百里。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八二《四夷十一・西戎二・莎車國》　土俗物產：有鐵山，出青玉。有馬象龍。謂馬形似龍。大抵風俗與大宛、龜茲同。

又卷一八六《四夷十五・西戎七・朱俱波》　土俗物產：其俗崇飾佛法。其人言語與于闐相似，其閒小異。人貌多同華夏，亦類疏勒。文字同於婆羅門。

《新唐書》卷二二一上《西域傳上》　朱俱波亦名朱俱槃，漢子合國也。幷有西夜、蒲犂、依耐、得若四種地，直于闐西千里，葱嶺北三百里，西距喝盤陁，北九百里屬疏勒，南三千里女國也。勝兵二千人。尚浮屠法，文字同婆羅門。

渴盤陁（漢盤陀、羯盤陀，附：無雷、鉢和）分部

綜述

《漢書》卷九六上《西域傳上》　無雷國，王治盧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千，口七千，勝兵三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四百六十五里，南至蒲犂五百四十里，南與烏秅、北與捐毒、西與大月氏接。衣服類烏孫，俗與子合同。

《梁書》卷五四《諸夷傳・西北諸戎》　渴盤陁國，于闐西小國也。西隣滑國，南接罽賓國，北連沙勒國。所治在山谷中。城周迴十餘里，國有十二城。風俗與于闐相類。衣古貝布，著長身小袖袍，小口袴。地宜小麥，資以爲糧。多牛馬駱駝羊等。出好氈、金、玉。王姓葛沙氏。中大同元年，遣使獻方物。

北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卷五《城北・凝圓寺》引《宋雲行紀》　漢盤陀國正在山頂。自葱嶺已西，水皆西流。世人云是天地之中。人民決水以種，聞中國田待雨而種，笑曰：『天何由可共期也？』

《北史》卷九七《西域傳・渴槃陁國》　渴槃陁國，在葱嶺東，朱駒波西。河經其國東北流，有高山，夏積霜雪。亦事佛道，附於嚩噠。

又　鉢和國，在渴槃陁西。其土尤寒，人畜同居，穴地而處。又有大雪山，望若銀峰。其人唯食餅麪，飲麥酒，服氈裘。有二道，一道西行向嚩噠，一道西南趣烏萇。亦爲嚩噠所統。

唐・玄奘、辯機《大唐西域記》卷一二《揭盤陁國》　揭盤陁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基大石嶺，背徙多河，周二十餘里。山嶺連屬，川原隘狹。穀稼儉少，菽麥豐多，林樹稀，花菓少。原隰丘墟，城邑空曠。俗無禮義，人寡學藝，性既獷暴，力亦驍勇。容貌醜弊，衣服氈褐。文字語言大同佉沙國。然知淳信，敬崇佛法。伽藍十餘所，僧徒五百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

《通典》卷一九三《邊防九・西戎五・渴槃陁》　其葱嶺俗號極嶷山。今按葱嶺，周環其國。衣服、人貌、語音與于闐相似，其閒多有異者。書與婆羅門同。國中咸事佛。人山居，勁健。雜人多而胡少。有音樂、兵器，有甲、稍、弓、刀。國法：殺人劫賊者死，餘（徵）〔懲〕罰。其稅雜輸之。服飾、婚姻同疎勒。王坐人牀。死者埋殯七日爲孝。太武帝太延三年朝獻，於後不絕。

《新唐書》卷二二一上《西域傳上・渴盤陁》　喝盤陀，或曰漢陀，曰渴館檀，亦謂渴羅陀，由疏勒西南入劍末谷，不忍領六百里，其國也。

距瓜州四千五百里，直朱俱波西，南距懸度山，北抵疏勒，西護密，西北判汗國也。治葱嶺中，都城負徙多河。勝兵千人。其王本疏勒人，世相承爲之。西南即頭痛山也。葱嶺俗號極嶷山，環其國。人勁悍，貌、言如于闐。其法，殺人剽劫者死，餘得贖。賦必輸服飾，王坐人牀。後魏太延中，始通中國。貞觀九年，遣使者來朝。開元中破平其國，置葱嶺守捉，安西極邊戍也。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八六《四夷十五・西戎七・渴槃陁》

後魏時通焉。亦名渴羅陀國，理葱嶺中，近朱俱波國。其王本疏勒人，累代相承，以居此國。有戶二千餘。國法，殺人劫賊者死，餘徵罰。其稅雜輸之。服飾、婚姻同疏勒。王坐金床。死者埋殯七日爲孝。太武帝太延三年朝貢，于後不絕。

四至：西至護蜜國，南至懸度山，無定界，北至疏勒國界，西北至判汗國。

土俗物產：衣服、人貌、語音與于闐相似。書與婆羅門同。國中咸事佛。人山居，勁健，雜人多而胡少。有音樂、兵器，婚姻同疏勒。

懸度山，在國西南四百里。懸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因以爲名。今按懸度與葱嶺，迤邐相屬，郵置所絕，道阻且長，故行人由之，莫能分別，然法顯、宋雲所經即懸度山也。

頭痛山，在國西南，向罽賓路，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宋膺《異物志》云：『大頭痛、小頭痛山，皆在渠搜之東，疏勒之西，經之者身熱頭痛。夏不可行，行則致死，惟冬可行，尚嘔吐，山有毒藥氣之所爲也。冬乃枯竭，故可行也。』其葱嶺俗號嶷極山。今按葱嶺回環其國。

宗教信仰

唐・玄奘、辯機《大唐西域記》卷一二《羯盤陁國》

無憂王命世，即其宮中建窣堵波。其王於後遷居宮東北隅，以其故宮爲尊者童受論師建僧伽藍。臺閣高廣，佛像威嚴。尊者呾叉始羅國人也，幼而穎悟，早離俗塵，遊心典籍，棲神玄旨，日誦三萬二千言，兼書三萬二千字，故能學冠時彥，名高當世，立正法，摧邪見，高論清舉，無難不酬。五印度國咸見推高。其所製論凡數十部，並盛宣行，莫不翫習，即經部本師也。當此之時，東有馬鳴，南有提婆，西有龍猛，北有童受，號爲四日照世。故此國王聞尊者盛德，興兵動衆，伐呾叉始羅國，脅而得之，建此伽藍，式昭瞻仰。

唐・道宣《釋迦方志》卷上《遺跡篇》

又西南踰大嶺，至揭盤陁國，周二千餘里。都城周五十餘里，北背徙多河。敬佛法，寺十餘，僧五百餘人，小乘有部。其國東南大石室二口，各一羅漢，入滅心定，經七百餘歲。其鬚髮生，年別爲剃。

唐・慧立、彥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五

從此川東出，登危履雪，行五百餘里，至揭盤陁國。城依峻嶺，北背徙多河，其河東入鹽澤，潛流地下，出積石山，爲此國河源也。其王聰慧，建國相承多歷年所，自云本是脂那提婆瞿怛羅。此言漢日天種。王故宮有故尊者童壽論師伽藍。尊者，怛叉始羅國人也，神悟英秀，日誦三萬二千言，兼書亦爾，遊戲衆法，雅閑著述，凡製論數十部，並盛宣行，即經部本師也。是時東有馬鳴，南有提婆，西有龍猛，北有童壽，號爲四日，能照有情之惑。童壽聲譽既高，先王躬伐其國，迎而供養。

城東南三百餘里，至大石壁，有二石室，各一羅漢於中入滅盡定，端坐不動，視若羸人，而竟無傾朽，已經七百餘歲矣。法師在其國停二十餘日。

傳說

北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卷五《城北・凝圓寺》引《宋雲行紀》

〔神龜二年八月〕三日至不可依山，其處甚寒，冬夏積雪。山中有池，毒龍居之。昔有商人止宿池側，值龍忿怒，呪煞商人。盤陀王聞之，捨位與子，向烏場國學婆羅門呪。四年之中，盡得其術。還復王位，復呪池龍。龍變爲人，

悔過向王。卽徙之葱嶺山，去此池二千餘里。今曰國王十三世祖。

唐・玄奘、辯機《大唐西域記》卷一二《揭盤陁國》 今王淳質，敬重三寶，儀容閑雅，篤志好學。建國已來，多歷年所，其自稱云是至那提婆瞿呾羅。唐言漢日天種。此國之先，葱嶺中荒川也。昔波利剌斯國王娶婦漢土，迎歸至此。時屬兵亂，東西路絕，遂以王女置於孤峯，極危峻，梯崖而上，下設周衛，警晝巡夜。時經三月，寇賊方靜，欲趣歸路，女已有娠。使臣惶懼，謂徒屬曰：『王命迎婦，屬斯寇亂，野次荒川，朝不謀夕。吾王德感，妖氛已靜。今將歸國，王婦有娠。顧此爲憂，不知死地。宜推首惡，或以後誅。』訊問誼譁，莫究其實。時彼侍兒謂使臣曰：『勿相尤也，乃神會耳。每日正中，有一丈夫從日輪中乘馬會此。』使臣曰：『若然者，何以雪罪？歸必見誅，留亦來討，進退若是，何所宜行？』僉曰：『斯事不細，誰就深誅？待罪境外，且推且夕。』於是卽石峯上築宮起館，周三百餘步。環宮築城，立女爲主，建官垂憲，至期產男，容貌妍麗。母攝政事，子稱尊號。飛行虛空，控馭風雲，威德遐被，聲教遠洽，鄰域異國，莫不稱臣。其王壽終，葬在此城東南百餘里大山巖石室中。其屍乾腊，今猶不壞，狀羸瘠人，儼然如睡。時易衣服，恆置香花。子孫奕世，以迄於今。以其先祖之世，母則漢土之人，父乃日天之種，故其自稱漢日天種。然其王族，貌同中國，首飾方冠，身衣胡服。後嗣陵夷，見迫強國。

又 城東南行三百餘里，至大石崖，有二石室，各一羅漢於中入滅盡定，端然而坐，難以動搖。形若羸人，膚骸不朽，已經七百餘歲。其鬚髮恆長，故衆僧年別爲剃髮易衣。

大崖東北，踰嶺履險，行二百餘里，至奔穰舍羅。唐言福舍。葱嶺東岡，四山之中，地方百餘頃，正中墊下。冬夏積雪，風寒飄勁。疇壠爲鹵，稼穡不滋，既無林樹，唯有細草。時雖暑熱，而多風雪，人徒纔入，雲霧已興。商侶往來，苦斯艱險。聞諸耆舊曰：昔有賈客，其徒萬餘，橐駝數千，資貨逐利，遭風遇雪，人畜俱喪。時揭盤陁國有大羅漢，遙觀見之，愍其危厄，欲運神通，拯斯淪溺。適來至此，商人已喪，於是收諸珍寶，集其所有，構立館舍，儲積資財，買地鄰國，鬻戶邊城，以賑往來。故今行人商侶，咸蒙周給。

烏孫部

綜述

《史記》卷一一三《大宛列傳》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隨畜，與匈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

《漢書》卷九六下《西域傳下》 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戶十二萬，口六十三萬，勝兵十八萬八千八百人。相，大祿，左右大將二人，侯三人，大將、都尉各一人，大監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吏二人，騎君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西至康居蕃內地五千里。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橘。不田作種樹，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國多馬，富人至四五千匹。民剛惡，貪（狠）〔狼〕無信，多寇盜，最爲彊國。故服匈奴，後盛大，取羈屬，不肯往朝會。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

又 〔細君〕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以幣帛賜王左右貴人。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爲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爲室兮旃爲牆，以肉爲食兮酪爲漿。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爲黃鵠兮歸故鄉。』天子聞而憐之，間歲遣使者持帷帳錦繡給遺焉。

《北史》卷九七《西域傳》 烏孫國，居赤谷城，在龜茲西北，去代一萬八百里。其國數爲蠕蠕所侵，西徙葱嶺山中，無城郭，隨畜牧逐水草。

《通典》卷一九二《邊防八・西戎四》 烏孫，漢時通焉。大昆彌理赤谷城，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髭鬢，狀類彌猴者，本其種

也。其國謂王曰昆彌，亦曰昆莫。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戶十二萬，東至都護理所千七百里，西至康居蕃內地五千里。地平。多雨，寒。山多松橘。不田作種樹，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國多馬，富人至四五千疋。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懸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昆莫、昆彌，皆王號也。故烏孫國有塞種、大月氏種焉。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八二《四夷十一・西戎三・烏孫》 土俗物產：其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橘。其心似松。不田作種樹，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國多馬，富人至四五千匹。

婚姻家庭

《漢書》卷九六下《西域傳下》 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岑陬尚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胡。』岑陬遂妻公主。

北魏・闞駰撰，清・張澍輯《十三州志》 烏孫國嫁娶，賣馬聘，先令媒者與婦宿，徐乃婿近。

傳說

《史記》卷一一三《大宛列傳》 是後天子數問〔張〕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嗛肉蟄其上，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爲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域〕。

《漢書》卷六一《張騫傳》 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焞煌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爲求食，還，見狼乳之，又烏銜肉翔其旁，以爲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衆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

元・周致中《異域志》卷下《烏孫國》 其國西有三爪蠻，有頭目地主，種田。身生長毛，出虜掠百姓，昔封烏孫公主之所。

悅般（附：蒲類、移支、東且彌、獪胡、素葉水城、阿里馬）部

綜述

《後漢書》卷八八《西域傳》 蒲類國居天山西疏榆谷，東南去長史所居千二百九十里，去洛陽萬四百九十里。戶八百餘，口二千餘，勝兵七百餘人。廬帳而居，逐水草，頗知田作。有牛、馬、駱駝、羊畜。能作弓矢。國出好馬。

又 移支國居蒲類地。戶千餘，口三千餘，勝兵千餘人。其人勇猛敢戰，以寇鈔爲事。皆被髮，隨畜逐水草，不知田作。所出皆與蒲類同。

又 東且彌國東去長史所居八百里，去洛陽九千二百五十里。戶三千餘，口五千餘，勝兵二千餘人。廬帳居，逐水草，頗田作。其所出有亦與蒲類同。所居無常。

《魏書》卷一〇九《樂志五》 世祖破赫連昌，獲古雅樂，及平涼州，得其伶人、器服，並擇而存之。後通西域，又以悅般國鼓舞設於樂署。

《晉書》卷一二二《呂光載記》 又進攻龜茲城，夜夢金象飛越城外。光曰：『此謂佛神去之，胡必亡矣。』光攻城既急，帛純乃傾國財寶請救獪胡。獪胡弟吶龍、侯將旭率騎二十餘萬，幷引溫宿、尉頭等國王，合七十餘萬以救之。胡便弓馬，善矛稍，鎧如連鎖，射不可入，以革索爲羂，

策馬擲人，多有中者。衆甚憚之。

《北史》卷九七《西域傳》 悅般國，在烏孫西北，去代一萬九百三十里。其先，匈奴北單于之部落也。爲漢車騎將軍竇憲所逐，北單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龜茲北。地方數千里，衆可二十餘萬，涼州人猶謂之單于王。其風俗言語與高車同，而其人清潔於胡。俗翦髮齊眉，以餙餬塗之，昱昱然光澤。日三澡漱，然後飲食。其國南界有火山，山傍石皆燋鎔，流地數十里乃凝堅，人取以爲藥，卽石流黃也。

與蠕蠕結好，其王嘗將數千人入蠕蠕國，欲與大檀相見。入其界百餘里，見其部人不浣衣，不絆髮，不洗手，婦人口舐器物。王謂其從臣曰：『汝曹誑我，將我入此狗國中。』乃馳還。大檀遣騎追之，不及。自是相仇讎，數相征討。

眞君九年，遣使朝獻。幷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脈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內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瘢。世疑其虛，乃取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術而厚遇之。又言：其國有大術者，蠕蠕來抄掠，術人能作霖雨、盲風、大雪及行潦，蠕蠕凍死漂亡者十二三。是歲，再遣使朝貢，求與官軍東西齊契討蠕蠕。太武嘉其意，命中外諸軍戒嚴，以淮南王佗爲前鋒，襲蠕蠕。仍詔有司，以其鼓舞之節，施於樂府。自後每使朝貢。

唐・玄奘、辯機《大唐西域記》卷一《大清池》 山行四百餘里至大清池，或名熱海，又謂鹹海。周千餘里，東西長，南北狹。四面負山，衆流交湊，色帶青黑，味兼鹹苦，洪濤浩汗，驚波汩沕，龍魚雜處，靈怪間起。所以往來行旅，禱以祈福。水族雖多，莫敢漁捕。

又《素葉水城》 清池西北行五百餘里，至素葉水城。城周六七里，諸國商胡雜居也。土宜糜、麥、蒲萄，林樹稀踈。氣序風寒，人衣氈褐。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八六《四夷十五・西戎七・悅般》 土俗物產：其風俗與高車同。其人清潔，或倣胡俗，剪髮齊眉，以餙餬塗之，甚光澤。日三澡漱，然後飲食。其國南界有火山，山傍石皆焦鎔，流地數十里乃凝堅，人取以爲藥，卽石硫黃也。

《新唐書》卷二二一上《西域傳》 西三百里度石磧至淩山，葱嶺北原也，水東流，春夏山谷積雪。西北五百里至素葉水城，比國商胡雜居。素葉以西數十城，皆立君長，役屬突厥。自素葉水城至羯霜那國，衣氈褐皮氅，以繒繚領。素葉城西四百里至千泉，地羸二百里，南雪山，三垂平陸，多泉池，因名之，突厥可汗歲避暑其中。羣鹿飾鈴鐶，可狎也。西羸百里至呾邏私城，亦比國商胡雜居。有小城，三百，本華人，爲突厥所掠，羣保此，尙華語。西南羸二百里至白水城，原隰膏腴。南五十里有笯赤建國，廣千里，地沃宜稼，多蒲陶。又二百里卽石國。

《資治通鑒》卷一〇五《晉孝武帝太元九年》 龜茲王帛純窘急，呂光自去年進軍攻龜茲。重賂獪胡以求救；獪胡，蓋又在龜茲之西。獪胡王遣其弟吶龍、侯將旹帥騎二十餘萬；吶龍一人，旹又一人，侯將，官稱也。並引溫宿、尉頭等諸國兵合七十餘萬以救龜茲。

元・耶律楚材《西遊録》卷上 既出陰山，有阿里馬城。西人目林檎曰阿里馬，附郭皆林檎園囿，由此名焉。附庸城邑八九。多蒲桃梨果。播種五穀，一如中原。

元・李志常《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上 （一二二一年）九月二十七日至阿里馬城。鋪速滿國王暨蒙古答剌忽只領諸部人來迎，宿於西果園。土人呼果爲阿里馬，蓋多果實，以是名其城。其地出帛，目曰禿鹿麻，蓋俗所謂種羊毛織成者，時得七束，爲禦寒衣。其毛類中國柳花，鮮潔細軟，可爲線爲繩爲帛爲綿。農者亦決渠灌田。土人唯以瓶取水，戴而歸，及見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諸事皆巧。桃花石，謂漢人也。

又卷下 （一二二二年）四月五日至阿里馬城之東園，二太子之太匠張公固請曰：『弟子所居營三壇，四百餘人晨參暮禮，未嘗懈怠。且預接數日，伏願仙慈渡河，俾壇衆得以請教，幸甚。』師辭曰：『南方因緣已近，不能遷路以行。』復堅請，師曰：『若無佗事，卽當往焉。』翌日，師所乘馬突東北去，從者不能挽。於是張公等悲泣而言曰：『我輩無緣，天不許其行矣。』

哈喇契丹部

綜　述

金・劉祁《北使記》　大契丹大石者在回紇中。昔大石林麻，遼族也，太祖愛其俊辯，賜之妻，而陰蓄異志。因從西征，挈其孥亡入山後，鳩集羣糺，徑西北，逐水草居。行數載，抵陰山，雪石不得前，乃屏車，以駝負輜重入回紇，攘其地而國焉。日益彊，僭號德宗，立三十餘年死。其子襲，號仁宗。死，其女弟甘氏攝政，姦殺其夫，國亂，誅。仁宗者次子立，以用非其人，政荒，爲回紇所滅。今其國人無幾，衣服悉回紇也。

《遼史》卷三〇《天祚帝紀四》　又西至起兒漫，文武百官冊立（耶律）大石爲帝，以甲辰歲二月五日卽位，年三十八，號葛兒罕。復上漢尊號曰天祐皇帝，改元延慶。追謚祖父爲嗣元皇帝，祖母爲宣義皇后，冊元妃蕭氏爲昭德皇后。因謂百官曰：『朕與卿等行三萬里，跋涉沙漠，夙夜艱勤。賴祖宗之福，卿等之力，冒登大位。爾祖爾父宜加卹典，共享尊榮。』自蕭斡里剌等四十九人祖父，封爵有差。

延慶三年，班師東歸，馬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號虎思斡耳朵，改延慶爲康國元年。三月，以六院司大王蕭斡里剌爲兵馬都元帥，敵剌部前同知樞密院事蕭查剌阿不副之，茶赤剌部禿魯耶律燕山爲都部署，護衛耶律鐵哥爲都監，率七萬騎東征。以青牛白馬祭天，樹旗以誓于衆曰：『我大遼自太祖、太宗艱難而成帝業，其後嗣君耽樂無厭，不恤國政，盜賊蠭起，天下土崩。朕率爾衆，遠至朔漠，期復大業，以光中興。此非朕與爾世居之地。』申命元帥斡里剌曰：『今汝其往，信賞必罰，與士卒同甘苦，擇善水草以立營，量敵而進，毋自取禍敗也。』行萬餘里無所得，牛馬多死，勒兵而還。大石曰：『皇天弗順，數也！』康國十年歿，在位二十年，廟號德宗。

《金史》卷一二一《忠義一・粘割韓奴》　大定中，回紇移習覽三人至西南招討司貿易，自言：『本國回紇鄒括番部，所居城名骨斯訛魯朵，俗無兵器，以田爲業，所獲十分之一輸官。耆老相傳，先時契丹至不能拒，因臣之。契丹所居屯營，乘馬行自旦至日中始周匝。近歲契丹使其女壻阿本斯領兵五萬北攻葉不輦等部族，不克而還，至今相攻未已。』詔曰：『此人非隸朝廷番部，不須發遣，可於咸平府舊有回紇人中安置，毋令失所。』

元・李志常《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上　又四程西北渡河，乃平野。其旁山川皆秀麗，水草且豐美。東西有故城，基址若新，街衢巷陌可辨，制作類中州。歲月無碑刻可考，或云契丹所建。既而地中得古瓦，上有契丹字。蓋遼亡士馬不降者西行所建城邑也。

又　（一二二一年）十有六日，西南遇板橋渡河，晚至南山下，卽大石林牙，大石學士，林牙小名。其國王遼後也，自金師破遼，大石林牙領衆數千走西北，移徙十餘年方至此地。其風土氣候與金山以北不同，平地頗多，以農桑爲務，釀蒲萄爲酒，果實與中國同。惟經夏秋無雨，皆疏河灌溉，百穀用成。

元・周致中《異域志》卷上《黑契丹》　其國有城池房屋，耕種牧養爲活，出產羊馬。與韃靼不同，風俗頗類，家室頗富，不與韃靼相往來。女直金人名馬會者曾至其國。

清・佚名《西域地理圖説》卷八《垂古勝跡》　喀什噶爾城之北五里，有岑崖蔓嶺焉。崖之巔，有荒土臺一座，方圓約二里餘，周圍平場八十餘里，土人名之曰體穆。七百年前，曾有東南方之喀拉合泰國人領兵於此，坐鎮三百四十餘年，自相潰敗而歸。此臺乃伊等練兵臺也，至今時有鬼火周旋若演陣狀。

城東門外皆係土壁峰巒，崖下有土洞一座，深而黑闇，時有陰霧若彤雲，由洞口徐徐出入。其洞有東西兩門，若自西門而入，則蔓轉灣迴，去十餘里始至東門，其中高下寬（峽）（狹）無定，日不見亮，雨不聞雷，因不時有坦塌倒壞之嶮，故土人不敢深入，名之曰托果斯鄂占，乃喀拉合泰國人收糧藏麥避荒躲亂之處。城之北五十里，盡係峰巔峽崖陡壁，峽之畔，有石洞三座，獨木雲梯，登而視之，內卻無甚古跡，土人名之曰玉舒布爾杭，乃喀拉合泰國人避暑之居。

葉爾羌城內有古塔焉，塔座周圍約十二、三丈，外無簷額窗檻，中有蟠佗曲登，至頂三十餘，頂平，容集二十餘人，從座至頂，並無木石，盡係陶磚石灰砌就，遠近瞻之，形若天柱，土人名之曰圖特，乃喀拉合泰國人所建。至今欲雨，塔內濕潮，雖土人皆云古跡。城之南三十里，有敗落塋園一座，墳冢俱屬坦塌，跡址異舊，左近有松柏數十株，淩斷石馬、駝、羊皆在。又有石人兩對，眉目雖不甚分曉，視其軀妝之大概，卻似盔帽、烏紗、置笏、佩劍，勢熊，如唐宋之妝飾也。土人言，此塋係喀拉合泰國人之墳墓，因其規矩與回數相佐，伊等經理有所不宜，是故（以）自喀拉合泰國人潰敗以後，回人隨欲平廢其墳冢石具，奈因天淋不（決）〔絕〕，幾被其刨坎埋掩，皆有風雨飄揚，以致復現，故其荒址殘跡至今尚在。

清・永貴、蘇爾德纂乾隆《新疆回部志》卷二《各城雜記》 古塔在葉爾羌城內，座週十二三丈，外無檐額窻欄，中有盤陀曲磴至頂。高三百餘尺，頂平可容二十餘人。自基至顛盡用陶磚石灰砌就，遠望亭亭如檠天柱，土人名曰圖特。天欲雨，塔內必潮。

古塚在葉爾羌城南三十里，坍塌已久，基址猶存。松柏數十列，左右有石馬羊駝幷石人四，日久剝落，眉目不辨。土人每欲發掘，輒爲霖雨大風所阻，故至今尚存。

清・和寧纂嘉慶《回疆通志》卷八《葉爾羌・古蹟》 回城內東南隅有古塔一座，周圍約十二三丈。外無簷楹，窗檻中有磴磴。至頂三十餘丈，下闊上銳。其頂容集二十餘人。從座至頂，並無木石，盡係陶磚石灰砌就。遠近瞻之，形如天柱。土人名之曰圖特。乃喀喇和台國人所建。天欲雨塔內生潮，土人以爲驗云。

又 城南有殘敗墳營一處，土塚坍塌，基址尚存。旁有松柏樹數十株，石鑿駝馬羊，又有石人兩對，盔帽烏紗，執笏佩劍，唐宋裝也。土人言此係喀喇和台國人之墓，因與回教相左，經禮不宜，是以自喀喇和台國潰敗以後，回人欲剗毀其墳，輒爲風雨所阻，故荒基故址至今尚在。

清・祁韻士《西陲要略》卷二《南北兩路城堡》 〔葉爾羌〕回城內東南隅有古塔一，周圍約十二三丈，外無簷楹窗檻，中有磴道，至頂三十餘丈，塔中無木石，以磚爲之，望之極高，若天柱然。回人名曰圖特，爲喀喇和台國人所建云。

清・徐松《西域水道記》卷一《羅布淖爾所受水上》 〔葉爾羌〕城內東南隅有古浮圖一，高三十餘丈，回人名曰『圖特』，謂是喀喇和台國人所造，惟以甎甃，不施欞檻。城之南有古冢，松柏數十株，石羊駝馬，又石人二，執笏佩劍，言是喀喇和台國人之墓，欲剗之，則風雨作。彼土謂漢人爲和台也。

清・徐松《新疆賦・新疆南路賦》 映古塔以繚垣。葉爾羌城內有古塔，高三十餘丈，回人名之曰『圖特』。

清・佚名纂宣統《莎車府志・莎車古蹟考》 古浮圖。《西域水道記》云：城內東南隅有古浮圖，高三十餘丈，回人名曰圖特，謂爲喀喇和台國人所造。惟以甎甃，不施欞檻。考浮圖在今回城內東南隅，軍興以來，頂已頹圮，即所存之基，猶高出城堞數尺。光緒二十六年，州直牧劉嘉德建亭其上。春日把酒登臨，倚欄憑眺，紅霞燭天者杏之花也；綠雲遍野者，麥之秀也。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俯覽風景，歷歷在目。纏回謂漢人爲喀喇和台，謂爲喀喇和台國人所造者，或乾隆以前之漢人所築耳。

亦力把力（別失八里）部

綜述

明・陳誠《西域番國志・別失八里》 別失八里地居沙漠間，今爲馬哈木氏王子主之，馬哈木蓋胡元之餘裔，前世錫封於此。不建城郭宮室，居無定向，惟順天時，逐趁水草，牧牛馬以度歲月，故所居隨處設帳房，鋪氈罽，不避寒暑，坐卧於地。其王戴小罩剌帽，簪鶺翎，衣禿袖衫，削髮貫耳。婦女以白布裹首纏項，衣窄袖衣，飲食惟肉酪，間食米麵，希有菜蔬，少釀酒醴，惟飲乳汁。不樹桑麻，不務耕織，間種穄麥，及爲毛布。有松、檜、榆、柳、細葉梧桐，廣羊馬，多雪霜，氣候極寒，平曠之地，夏秋略煖，深山大谷，六月飛雪。風俗獷戾，服食卑污。君臣上下絕

無紀律。究其故疆，東連哈密，西至撒馬兒罕，後爲帖木兒駙馬所奪，今止界於養夷，西北至脱忽麻，北與瓦剌相接，南至于闐阿端云。

于闐有河，中產玉石。哈石哈地面出寶石、金銀、桑麻、禾粟。其封域之内，惟魯陳、火州、土爾番、哈石哈、阿力馬力數處，略有城邑民居，田園巷陌，其他處所，雖有荒城故址，敗壁頹垣，悉皆荒穢。人多居山谷間，蓋爲其國主微弱，恐爲鄰境相侵故也。度其地方，東西尚有五千餘里，南北不下千里，人民可以萬計。猶能知尊長其所長，而無變態者，故豈不由其我前人積德乎！

明・李賢等修，萬安等纂《明一統志》卷八九《外夷・亦力把力》

風俗：逐水草以居，飲食肉酪。陳誠《使西域記》：地無房屋，逐水草，置穹帳以居。畜牛羊駝馬，少種五穀，食惟肉酪，衣服類回回，語言類畏兀兒。席地而坐，惟行跪禮。同上：其王髡髮，戴罩剌帽，插鶯鵡翎。設綵繡穹帳，席地而坐。與使者相見，不拜揖，惟行跪禮。

又　土產：銅、鐵、鉛、雌黄、胡粉、馬、犛牛、孔雀、氆氇、駝、葡萄、剌蜜、阿魏、白氈布、碉砂。

明・嚴從簡《殊域周咨録》卷一五《亦力把力》　其俗地無房屋，逐水草，置氆氇帳以居。畜牛羊駝馬，少種，五穀罕食，惟肉酪。衣服類回回，語言類畏兀兒。其王髡髮，戴罩剌帽，插鶯塢翎，設綵繡氆氇帳，席地而坐。使者相見，不拜揖，惟行跪禮。

其山川曰白山，山中常火煙，出碉砂處，採者着木底鞋，皮底即焦，下有穴，生青泥，出穴外即爲砂石，土人取以治皮。曰葱嶺，高數百丈。曰金嶺，上有罷堂，小雪山，也有積雪。曰熱海。其產：銅、鐵、鉛、雌黄、胡粉、馬、犛牛、孔雀、氆氇、駝、葡萄、剌密、阿魏、白氈布、碉砂。其貢：玉璞駝馬。

明・王圻《續文獻通考》卷二三七《四裔考・西夷・亦力把力》　地無房屋，逐水草，置穹帳以居。畜牛羊駝馬，少五穀，飲食惟肉酪，衣服類回回，語言類畏兀兒。其王髡髮，戴罩剌帽，插鶯鵡翎，設綵繡穹帳，席地而坐。與使者相見，不拜揖，惟行跪禮。其山有白山，中常有火煙，蓋出碉砂之處。採者着木底鞾取之，皮着即焦。有熱海，周數百里，夷呼亦息渴兒。所產有銅、鐵、鉛、雌黄、胡粉、馬、犛牛、孔雀、氆氇、駝、葡萄、剌蜜，亦有阿魏、白氈布、碉砂。【略】其俗逐水草以居，食肉酪，席地而坐。其產：銅、鐵、鉛、雌黄、胡粉、馬、犛牛、孔雀、氆氇、駝、葡萄、剌蜜、阿魏、白氈布、碉砂。

明・羅曰聚《咸賓録》卷三《西夷志・亦力把力》　其地逐水草住牧，地寒，深山大谷六月飛雪。俗獷戾，服用污穢，上下無紀律。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鐵以入官。土多孔雀，人取食之。西北有大山，有泉如膏，流出成川，行數里入地，狀如餅餌甚臭，服之齒落更生。每元日，鬥牛、馬、駝，爲戲七日，觀勝負以占一年羊馬之繁息衰耗。

其山川：白山，亦出碉砂。金嶺，嶺多雨雪。熱海。氣候常熱。

產犛牛、氆氇、白氈布、銅、鐵等物。

清・尤侗《外國竹枝詞・亦力把力》　清商一部出龜兹，國語微同畏兀兒。葱嶺雖傳有熱海，年年飛雪壓氈帷。

古龜兹國近葱嶺，有熱海，然氣候常寒，深山大谷，夏月飛雪。

《明史》卷三三一《西域傳四・別失巴里》　其國無城郭宮室，隨水草畜牧。人性獷悍，君臣上下無體統。飲食衣服多與瓦剌同。地極寒，深山窮谷，六月亦飛雪。

哈剌灰部

綜述

明・馬文昇《興復哈密國王記》　哈剌灰以射獵爲生。

明・李應魁纂萬曆《肅鎮華夷志》卷四《屬夷内附略》　（究）〔突〕厥種族哈剌灰者，本安定王之部卒，前元之達種。凡有所爲，與回夷同俗，但不剔髮纏頭，自以爲回回骨頭是也。

又　曰新哈剌灰者，又他失把力城之達虜也。以其後歸附肅州，故以先

來者爲舊哈剌灰，而後來者爲新哈剌灰。初到似達虜之性，今亦不食豬肉，與回回同俗爲。今皆寄居酒泉東關廂內，存亡相繼，裔孳漸多，耕牧爲生，間充行伍。欲西之心雖未萌動，而永懷之圖尚難保終，獷悍之性雖曰少抑，而人倫禮法終屬夷種。

又《屬夷內附略・種屬》 一種舊哈剌灰，乃元之達種，屬哈密衛都督管束，土魯番之夷亦間有之。凡所服食與西夷同俗，在哈密衛剌尤哈剌哈兒畏等堡，後因土魯番侵掠不寧，都督俺克卜剌正德間率領部落以歸，准其襲職進貢，屬都督乩吉卜剌管束，萬曆中屬（兒）〔見〕襲都督把都哮囉管束。

又 一種新哈剌灰、乃達種，在哈密北他失他力城住坐，與北山也密克力達虜交通。後因哈密不寧，瓦剌搶掠，見先哈剌灰投順肅州近地，嘉靖初年亦投肅州。初則效北虜行事，今亦與舊哈剌灰同俗，因其後至肅州，故以新哈剌灰名焉，亦屬乩吉卜剌管束。萬曆中亦屬把都哮囉管束。

又《屬夷內附略・族類・新舊哈剌灰・頭目都督乩吉卜剌族》 歸附肅州先後不一，凡所行事與西夷無異，雖居關廂，實通四境。先年未築夷廠，各街雜居，違法多端，被兵備副使天津張愚笞背遊街，雖少畏服，實非心格也。後築夷廠，以靜地方，但彼潛通四夷，恐非可養之虎也。大小頭目幷舍人、部落新舊約有一百五十餘人，見在城東小泉堡一帶買置田產，數多糧草寄於經歷司帶管。此哈剌灰之大略也。

又《屬夷內附略・風俗》 哈剌灰俗，重殺好飲，服飾禮節與西夷相同，賴牛羊乳汁以資食，藉孳牧之息以生利，近年頗事耕牧，漸釋獷猩之性矣。

又 番禮，諸番行禮各種不同，若哈剌灰，則效回夷之禮，把齋爲戒，散飯施恩。嫁女氊抬，相揖交股，今居東關廂。見漢人則長揖鞠恭，蓋亦因人而施也。見頭目則跪拜，見官府則如漢人。聘定婚姻，則以布梭、牛羊爲禮。會親友及共語，圍地而坐，不用桌凳。叔伯姊妹，則相爲夫妻而不忌。叔亡侄存，亦娶嬸母爲妻。漢人見此，互相譏誚，近年或見人則面赧。孰謂諸夷無良心也？此哈剌灰之大略也。

西域諸胡（波斯、粟特、大食、猶太）部

宗教信仰

唐・景淨《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并序》 粵若常然眞寂，先先而无元。窅然靈虛，後後而妙有。惚玄樞而造化，妙衆聖以元尊者，其唯我三一妙身，无元眞主阿羅訶歟。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風而生二氣。暗空易而天地開，日月運而晝夜作。匠成萬物，然立初人。別賜良和，令鎮化海。渾元之性，虛而不盈。素蕩之心，本無希嗜。洎乎沙殫施妄，鈿飾純精。間平大於此是之中，隙冥同於彼非之內。是以三百六十五種，肩隨結轍。競織法羅，或指物以託宗，或空有以淪二，或禱祀以邀福，或伐善以驕人。智慮營營，思情役役。茫然無得，煎迫轉燒。積昧亡途，久迷休復。於是我三一分身，景尊彌施訶戢隱眞威，同人出代。神天宣慶，室女誕聖於大秦。景宿告祥，波斯睹耀以來貢。圓廿四聖有說之舊法，理家國於大猷。設三一淨風無言之新教。陶良用於正信，制八境之度。鍊塵成眞，啓三常之門。開生滅死，懸景日以破暗府，魔妄於是乎悉摧。棹慈航以登明宮，含靈於是乎既濟。能事斯畢，亭午昇眞。經留廿七部，張元化以發靈關。法浴水風，滌浮華而潔虛白。印持十字，融四照以合無拘。擊木震仁惠之音，東禮趣生榮之路。存鬚所以有外行，削頂所以無內情。不蓄藏獲，均貴賤於人。不聚貨財，示罄遺於我。齋以伏識而成，戒以靜愼爲固。七時禮讚，大庇存亡。七日一薦，洗心反素。眞常之道，妙而難名。功用昭彰，強稱景教。惟道非聖不宏，聖非道不大。道聖符契，天下文明。太宗文皇帝光華啓運，明聖臨人。大秦國有上德，曰阿羅本，占青雲而載眞經，望風律以馳艱險。貞觀九祀，至於長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齡惣仗西郊，賓迎入內。翻經書殿，問道禁闈。深知正眞，特令傳授。貞觀十有二年秋七月，詔曰：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羣生。大

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爲。觀其元宗，生成立要。詞無繁說，理有忘筌。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於京義寧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廿一人。宗周德喪，青駕西昇。巨唐道光，景風東扇，旋令有司，將帝寫眞，轉模寺壁。天姿汎彩，英朗景門。聖迹騰祥，永輝法界。按《西域圖記》及漢魏史策，大秦國南統珊瑚之海，北極衆寶之山，西望仙境花林，東接長風弱水。其土出火綌布，返魂香，明月珠，夜光璧。俗無寇盜，人有樂康。法非景不行，主非德不立。土宇廣闊，文物昌明。高宗大帝克恭纘祖，潤色眞宗。而於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羅本爲鎮國大法主。法流十道，國富元休。寺滿百城，家殷景福。聖曆年，釋子用壯，騰口於東周。先天末，下士大笑，訕謗於西鎬。有若僧首羅含，大德及烈，並金方貴緒，物外高僧，共振玄網，俱維絕紐。玄宗至道皇帝令寧國等五王，親臨福宇，建立壇場。法棟暫橈而更崇，道石時傾而復正。天寶初，令大將軍高力士送五聖寫眞，寺內安置。賜絹百匹，奉慶睿圖。龍髯雖遠，弓劍可攀，日角舒光，天顏咫尺。三載，大秦國有僧佶和，瞻星向化，望日朝尊。詔僧羅含，僧普論等一七人，與大德佶和，於興慶宮修功德。於是天題寺牓，額載龍書。寶裝璀翠，灼爍丹霞。睿札宏空，騰凌激日。寵賚比南山峻極，沛澤與東海齊深。道無不可，所可可名。聖無不作，所作可述。肅宗文明皇帝於靈武等五郡，重立景寺。元善資而福祚開，大慶臨而皇業建。代宗文武皇帝恢張聖運，從事無爲。每於降誕之辰，錫天香以告成功，頒御饌以光景衆。且乾以美利，故能廣生。聖以體元，故能亭毒。我建中聖神文武皇帝，披八政以黜陟幽明。闡九疇以惟新景命。化通玄理，祝無愧心。至於方大而虛，靜專而恕。廣慈救衆苦，善貸被羣生者，我修行之大猷，汲引之階漸也。若使風雨時，天下靜。人能理，物能清。存能昌，歿能樂。念生響應，情發自誠者，我景力能事之功用也。大施主，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節度副使，試殿中監，賜紫袈裟僧伊斯，和而好惠，聞道勤行。遠自王舍之城，聿來中夏。術高三代，藝博十全。始効節於丹庭，乃策名於王帳。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公子儀初惣戎於朔方也，肅宗俾之從邁。雖見親於卧內，不自異於行間。爲公爪牙，作君耳目。能散祿賜，不積於家。獻臨恩之頗黎，布辭慧之金屬。或仍其舊寺，或重廣法堂。崇飾廊宇，如翬斯飛。更効景門，依仁施利。每歲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備諸五旬。餕者來而飯之，寒者來而衣之，病者療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清節達娑，未聞斯美。白衣景士，今見其人。願刻洪碑，以揚休烈。詞曰：眞主无元，湛寂常然。權輿匠化，起地立天。分身出代，救度無邊。日昇暗滅，咸證眞玄。赫赫文皇，道冠前王。乘時撥亂，乾廓坤張。明明景教，言歸我唐。翻經建寺，存歿舟航。百福皆作，萬邦之康。高宗纂祖，更築精宇。和宮敞朗，遍滿中土。眞道宣明，式封法主。人有樂康，物無災苦。玄宗啓聖，克修眞正。御牓揚輝，天書蔚映。皇圖璀璨，率土高敬。庶績咸熙，人賴其慶。肅宗來復。天威引駕。聖日舒晶，祥風掃夜。祚歸皇室，祆氛永謝。止沸定塵，造我區夏。代宗孝義，德合天地。開貸生成，物資美利。香以報功，仁以作施，暘谷來威，月窟畢萃。建中統極，聿修明德。武肅四溟，文清萬域。燭照人隱，鏡觀物色。六合昭蘇，百蠻取則。道惟廣兮應惟密。強名言兮演三一。主能作兮臣能述。建豐碑兮頌元吉。

大唐建中二年，歲在作噩，太簇月，七日，大耀森文日，建立。時法主僧寧恕知東方之景衆也。

朝議郎前行，台州司士參軍，呂秀巖書。

《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附幢記》　祝曰：清淨阿羅訶，清淨大威力，清淨……

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

時景通法王在大秦國那薩羅城和明宮寶法雲座將與二見，了決眞源，……王，無量覺衆及三百六十五種異見中民。如是族類，無邊無極，自嗟空□……念，上觀空皇，告諸衆曰：善來法衆，至至無來，今可通常，啓生滅死，各圓……常旨……無元無□，無道無緣，妙有非有，湛寂常然。吾聞大阿羅訶……置因緣機軸，自然著爲象本，因緣配爲感乘。剖判參羅，三生七低，浼……作，以爲應旨，順成不待，而變合無成，有破有成，無諸所造化，靡不依……嗣，虔仰造化，迷本匠王。未曉阿羅訶，功無所衒，施無所仁，包浩□……悉見見，故無界非聽悉聽聽，故無界無力盡持力，故無界響無……臨，物象咸揩，唯靈感異，積昧亡途。是故以善教之，以平治之，……化終遷，唯匠帝，不虧不盈，不濁不清，保任眞空，常存不易，……彌施訶，應大慶原靈。故慧圓悟之空，有不空無於

空，不滯……盧訶那體究竟眞凝，常樂生命。是知匠帝爲無境，逐不法……數曉，人大晤了，皆成益□民滯識是見將違，蓋靈本渾……且容焉，了己終亡焉。聽爲主故，通靈伏識，不遂識遷，□……下備八境，開生三常，滅死八境之度，長省深悔，警愼……景通法王說至旣已，普觀衆晤於其會中，詮以慧……諸界。但有人受持讀誦，信解勤行，當知其人，德超……如海溢坳，平日昇暗，滅各證太，寂曉自在，常喜滌□……

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幢記

夫至聖應現，利洽無方。我無元眞主匠帝□……海而畜衆類，日月輝照，五星運行，卽□……散，有終亡者，通靈伏識，孑會無遺，咸超淨□……海，窅窅冥冥。道不名，子不語，世莫得而也。善□……無始未來之境，則我匠帝阿羅訶也。……有能諷持者，皆獲景福，況書寫於幢銘□……承家嗣嫡。恨未展孝誠，奄違庭訓。高堂□□……森沉感因，卑情蓬心，建茲幢記，鐫經刻石，用□……慰・亡妣安國安氏太夫人神道及・亡師伯和□……願景日長懸，朗明闍府，眞姓不迷，卽景性也。夫求□……幽魂見在，支屬亦願無諸障難，命等松筠，長幼□……次叙立塋買兆之由，所管卽洛陽縣感德鄉柏仁〔里〕……之始，卽元和九年十二月八日，於崔行本處買，保人……戚，歲時奠酹，天地志同。買南山之石，磨襲瑩澈，刻勒書經，……於陵文翼，自慚猥拙，抽毫述文，將來君子，無見哂焉。時……敕東都右羽林軍押衙陪戎校尉守左威衛汝州梁川府……中外親族，題字如後：・弟景僧清素，・從兄少誠，舅安少連……義叔上都左龍武軍散將兼押衙甯遠將軍守左武衛大將軍置同（政）〔正〕員……大秦寺・寺主法和玄應，俗姓米；・威儀大德玄慶，俗姓米；・九階大德志通，俗姓康；……檢校塋及莊家人昌兒。・故題記之。其大和三年二月十六日壬寅遷舉大事。

明・金鍾《重建清眞寺記》　夫一賜樂業立教祖師阿無羅漢，迺盤古阿魃十九代孫也。自開闢天地，祖師相傳授受，不塑於形像，不諂於神鬼，不信於邪術。其時神鬼無濟，像態無祐，邪術無益。思其天者輕清在上，至尊無對，天道不言，四時行而萬物生；觀其春生夏長，秋斂冬藏，飛潛動植，榮悴開落，生者自生，化者自化，形者自形，色者自色，祖師忽地醒然，悟此幽玄，實求正教，參贊眞天，一心侍奉，敬謹精專。那其間立教本至今傳，考之在周朝一百四十六年也。一傳而至正教祖師乜攝，考之在周朝六百十三載也。生知純粹，仁義俱備，道德兼全。求經於昔那山頂，入齋四十晝夜，去其嗜欲，亡絕寢膳，誠意祈禱，虔心感於天心，正經一部，五十三卷，有自來矣。其中至微至妙，善者感發人之善心，惡者懲創人之逸志。再傳而至正教祖師藹子剌，系出祖師，道承祖統，敬天禮拜之道，足以闡祖道之蘊奧。然道必本於清眞禮拜：清者精一無二，眞者正而無邪，禮者敬而已矣，拜下禮也。人於日用之間，不可頃刻而忘乎天，惟寅午戌而三次禮拜，迺眞實天道之理。祖賢一敬之修何如，必先沐浴更衣，清其天君，正其天官，而恭敬進於道經之前。道無形像，儼然天道之在上。姑述敬天禮拜綱領而陳之：

始焉鞠躬敬道，道在鞠躬也。中立不倚敬道，道在中立也。靜而存養，默贊敬道，不忘之天也。動而省察，鳴贊敬道，不替之天也。退三步也，忽然在後，敬道後也。進五步也，瞻之在前，敬道前也。左之鞠躬敬道，卽善道在於左也。右之鞠躬敬道，卽不善道在於右也。仰焉敬道，道在上也。俯焉敬道，道在爾也。終焉而拜道，敬在拜也。噫！敬天而不尊祖，非所以祀先也。春秋祭其祖先，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維牛維羊，薦其時食，不以祖先之旣往而不敬也。每月之際四日齋，齋乃入道之門，積善之基。今日積一善，明日積一善，善始積累。至齋，諸惡不作，衆善奉行。七日善終，周而復始，是《易》有云『吉人爲善，惟日不足』之意也。四季之時七日戒，衆祖苦難，祀先報本，亡絕飲食。一日大戒，敬以告天，誨前日之過失，遷今日之新善也。是《易》聖人於《益》之大象有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其斯之謂與！

噫！教道相傳，授受有自來矣。出自天竺，奉命而來，有李、俺、艾、高、穆、趙、金、周、張、石、黃、李、聶、金、張、左、白七十姓等，進貢西洋布於宋帝曰：『歸我中夏，遵守祖風，留遺汴梁。』宋孝隆興元年癸未，列微五思達領掌其教，俺都剌始建寺焉。元至元十六年己卯，五思達重建古剎清眞寺，坐落土市字街東南，四至三十五杖。殆我大明太祖高皇帝開國，初撫綏天下軍民，凡歸其化者皆賜地以安居樂業之鄉，誠一視同仁之心也。以是寺不可無典守者，唯李誠、李實、俺平徒、艾端、李貴、李節、李昇、李綱、艾敬、周安、李榮、李良、李智、張浩

等，正經熟曉，勸人爲善，呼爲滿喇。其教道相傳，至今衣冠禮樂，遵行時制，語言動靜，循由舊章，人人遵守成法，而知敬天尊祖，忠君孝親者，皆其力也。俺誠醫士，永樂十九年奉周府定王傳令，賜香重修清眞寺，寺中奉大明皇帝萬萬歲牌。永樂二十一年以奏聞有功，欽賜趙姓，授錦衣衛指揮，陞浙江都指揮僉事。正統十年，李榮、李良自備資財，重建前殿三間。至天順五年，河水淪沒，基址略存，艾敬等具呈，按照先奉本府承河南布政使司劄付等因至元年古剎清眞寺准此，李榮復備資財，起蓋深邃，明金五彩粧成，煥然一新。成化年高鑑、高銳、高鉉，自備資財，增建後殿三間，明金五彩粧成，安置道經三部，外作穿廊，接連前殿，迺爲永遠之計。此蓋寺前後來歷也。天順年石斌、李榮、高鑑、張瑄取寧波本教道經一部，寧波趙應捧經一部，賫至汴梁歸寺。高年由貢士任徽州歙縣知縣。艾俊由舉人任德府長史。寧夏金瑄，先祖任光祿寺卿，伯祖勝，任金吾前衛千兵，瑄置買供卓銅爐瓶燭臺；迺弟瑛，弘治二年，捨資財，置寺地一段；瑛與鍾托、趙俊置碑石；俺都剌立基址啓其端；李榮、高鉉建造成其事，有功於寺。諸氏捨公帑，經龕、經樓、經卓、連籠、欄杆、供卓、付簷諸物器皿，亦爲粧彩畫飾周圍之用，壯麗一方。

愚惟三教，各有殿宇，尊崇其主。在儒則有大成殿，尊崇孔子；在釋則有聖容殿，尊崇尼牟；在道則有玉皇殿，尊崇三清；在清眞，則有一賜樂業殿，尊崇皇天。其儒教與本教，雖大同小異；然其立心制行，亦不過敬天道，尊祖宗，重君臣，孝父母，和妻子，序尊卑，交朋友，而不外於五倫矣。嘻噫！人徒知清眞寺禮拜敬道，殊不知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古今相傳，不可誣也。雖然，本教尊崇如是之篤，豈徒求福田利益計哉？受君之恩，食君之祿，惟盡禮拜告天之誠，報國忠君之意。祝頌大明皇上，德邁禹湯，聖並堯舜；聰明睿智，同日月之照臨；慈愛寬仁，配乾坤之廣大；國祚緜長，祝聖壽於萬年；皇圖鞏固，願天長於地久，風調雨順，共享太平之福。勒之金石，用傳永久云。

開封府儒學增廣生員金鍾譔。

祥符縣儒學廩膳生員曹佐書。

開封府儒學廩膳生員傅儒篆。

弘治二年歲在己酉仲夏吉日清眞後人寧夏金瑛、祥符金禮並立。瓦匠吳亮、吳遵。

明・左唐《尊崇道經寺記》　賜進士出身朝列大夫四川布政司右參議江都左唐撰文。

賜進士出身徵士郎戶科給事中前翰林院庶吉士淮南高洪書丹。

賜進士出身徵士郎前吏科給事中維揚徐昂篆額。

嘗謂經以載道，道者何？日用常行古今人所共由之理也。故大而三綱五常，小而事物細微，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莫匪道之所寓。然道匪經無以存，經匪道無以行；使其無經，則道無載，人將貿貿焉莫知所之，卒至於狂談而窈冥行矣。故聖賢之道，垂《六經》以詔後世，迄於今而及千萬世矣。至於一賜樂業教，始祖阿魯，本出天竺西域，稽之周朝，有經傳焉。道經四部，五十三卷，其理至微，其道至妙，尊崇如天。立是教者惟阿無羅漢，爲之教祖；於是乜攝傳經，爲之師法。厥後原教自漢時入居中國，宋孝隆興元年癸未，建祠於汴，元至元十六年己卯重建。其寺古剎也，以爲尊崇是經之所。業是教者不止於汴，凡在天下，業是教者，靡不尊是經而崇是道也。

然教是經文字，雖與儒書字異，而揆厥其理，亦有常行之道，以其同也。是故道行於父子，父慈子孝；道行於君臣，君仁臣敬；道行於兄弟，兄友弟恭；道行於夫婦，夫和婦順；道行於朋友，友益有信。道莫大於仁義，行之自有惻隱羞惡之心；道莫大於禮智，行之自有恭敬是非之心；道行於齋戒，必嚴必敬；道行於祭祖，必孝必誠；道行於禮拜，祝贊上天，生育萬物；動容周旋之際，一本乎誠敬也。至於鰥寡孤獨，疲癃殘疾者，莫不賙恤賑給，俾不至於失所。貧而娶妻不得娶，與葬埋不能葬者，莫不極力相助，凡婚資喪具，無不舉焉。及至居喪，禁忌葷酒，殯殮不尙繁文，循由禮制，一不信於邪術。下至權度斗斛，輕重長短，一無所敢欺於人。

求觀今日，若進取科目而顯親揚名者有之，若布列中外而致君澤民者有之，或折衝禦侮而盡忠報國者有之，或德修厥躬而善著於一鄉者亦有之矣。逮夫農耕於野，而公稅以給；工精於藝，而公用不乏；商勤於遠，而名著於江湖；賈志於守，而獲利於通方者，又有之矣。畏天命，守王法，重五倫，遵五常，敬祖風，孝父母，恭長上，和鄉里，親師友，教子孫，務本業，積陰德，忍小忿，戒飭勸勉之意，皆寓於斯焉。嗚呼！是經也，

日用常行之道所著者有如此。是故天命率性，由此而全；修道之教，由此而入；仁義禮智之德，由此而存。若夫塑之以像態，繪之以形色者，徒事虛文，驚眩耳目，此則異端之說，彼固不足尚也。然而尊崇於經者，其知所本歟！

道經相傳，有自來矣。自開闢以來，祖師阿毗，傳之女媧，女媧傳之阿無羅漢，羅漢傳之以思哈哉，哈哉傳之雅呵厥勿，厥勿傳之十二宗派，宗派傳之乜攝，乜攝傳之阿呵聯，呵聯傳之月束窩，束窩傳之藹子剌，於是祖師之教，燦焉而復明。故凡業是教者，其惟以善爲師，以惡爲戒，朝夕警惕，誠意修身，齋戒節日，飲食可叵，於經而是矜是式，尊奉而崇信焉。則天休滋至，理惠罔愆，人人有德善之稱，家家遂俯育之樂。如此，則庶於祖教之意無所負，而尊崇之禮無少忒矣。刻石於寺，垂示永久，咸知所自，俾我後人其愼念之哉。

大明正德七年壬申孟秋甲子重建寺。俺、李、高、維揚、金溥，請道經一部，立二門一座，寧夏金潤立碑亭一座，金鍾修撰碑亭，鐫字張鸞、張璽。

清・劉昌《重建清真寺記》 夫一賜樂業之立教也，其由來遠矣始於阿毗，爲盤古氏十九世孫，繼之女媧，繼之阿無羅漢。羅漢悟天人合一之旨，修身立命之原，知天道無聲無臭，至微至妙，而行生化育，咸順其序。所以不塑乎形像，不惑於鬼神，而惟以敬天爲宗，使人盡心合天，因心見道而已。數傳而後，聖祖默舍生焉。神明天亶，穎異超倫，誠心求道，屏嗜慾，忘寢膳，受經於西那山，不設廬，不假舍，禮曰不壇不坎，掃地而祭，昭其質也。聖祖齋祓盡誠，默通帝心，從形聲俱泯之中，獨會精微之原，遂著經文五十三卷，最易最簡，可知可能，教人爲善，戒人爲惡。孝弟忠信本之心，仁義禮智原於性。天地萬物，綱常倫紀，經之大綱也；動靜作息，日用飲食，經之條目也。

其大者禮與祭。禮拜者，祛靡式眞，克非禮以復於禮者也。禮拜之先，必齋戒沐浴，淡嗜慾，靜天君，正衣冠，尊瞻視，然後朝天禮拜。蓋以天無日不在人之中，故每日寅午戌三次禮拜。正以人見天之時，致其明畏，敬道敬德，盡其虔誠，日新又新。詩云『陟降厥土，日監在茲』，其斯之謂歟。其禮拜時所誦之經文，高讚之，敬道在顯也；默祝之，敬道在微也；進而前者，瞻之在前也；退而後者，忽然在後也；左之如在其左也，右之如在其右也。無敢厭斁，無敢怠荒，必愼其獨，以畏明旦。《詩》云『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其斯之謂歟。而其行於進反升降跪拜間者，一惟循乎禮。不交言，不回視，不以事物之私，乘其入道之念。《禮》曰『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道之在禮拜者，如此也。

祭者，盡物盡誠，以敬答其覆載之恩者也。春月萬物生發，祭用芹藻，報生物之義也。仲秋萬物薦熟，祭用菓實，報成物之義也。凡物之可以薦者，莫不咸在，不加調和，卽所云大羹不調者也，而總以盡其誠信。《禮》曰『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之謂也。冬夏各取時食，以祀其祖先。祭之時以禮自持，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既祭之末，均享神惠，而猶以其餘畀之，道之在祭祀者，如此也。

小者如齋，齋者，精明之志也。七日者，專致其精明之德也。齋之日，不火食，欲人靜察動省，存誠去僞，以明善而復其初也。《易》曰『七日來復』，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猶懼人雜於私欲，淺於理道，故於秋末閉戶清修一日，飲食俱絕，以培養其天眞。士輟誦讀，農罷耕芸，商賈止於市，行旅止於塗，情忘識泯，存心養性，以修復於善，庶人靜而天完，欲消而理長矣。《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其斯之謂歟！

冠婚死葬，一如夏禮；孤獨鰥寡，莫不周賑。經之綱領條目，難以備述。而聖祖制經之義，無非此剛健中正純粹無私之理。斯道遂燦然明備，如皓日懸空，無一人不可見道，則無一人不知尊經矣。其中文字，雖古篆音異，而於《六經》之理，未嘗不相同也。

教起於天竺，周時始傳於中州，建祠於大梁，歷漢唐宋明以來，數有變更；而教衆尊奉靡斁，如飲食衣服之適於人，而不敢須臾離也。其寺，俺都喇始創於宋孝隆興元年，五思達重建於元（至正）（至元）十六年，李榮、李良、高鑑、高鉉、高銳於明天順五年黃水湮沒，復捐資重修。

殿中藏道經一十三部，方經、散經各數十冊。教衆日益蕃衍，亦惟敬天法祖，世奉宗旨，罔敢隕墜而已。明末崇禎十五年壬午，闖寇作亂，圍汴者三。汴人誓守無二，攻愈力，守愈堅。閱六月餘，寇計窮，引黃河之

水以灌之，汴沒於水。汴沒而寺因以廢，寺廢而經亦蕩於洪波巨流之中。教衆獲北渡者僅二百餘家，流離河朔，殘喘甫定，謀取遺經。教人貢士高選，承父東斗之命，入寺取經，往反數次，計獲道經數部，散經二十六帙；聘請掌教李禎，滿喇李承先，參互考訂焉。至大清順治丙戌科進士教人趙映乘，編序次第，纂成全經一部，方經數部，散經數十冊。繕修已成，煥然一新，租曠宅而安置之。教衆咸相與禮拜，尊崇如昔日。此經之所以不失，而教之所以永傳也。

然而教衆雖安居於垣，終以汴寺之湮沒爲歉。時大梁道中軍守備教人趙承基，率兵防汴，修道路，成橋梁，招人復業。懼寺廢而教衆遂渙散莫復也，且不忍以祖宗數百年創守之業，而忽廢於一旦也，遣士卒晝夜巡邏以衛之。迺弟映斗，應試入汴，相與從荆棘中正其故址。汴人復業者日益繁，承基因數請教衆復業；而李禎、趙允中遂負遺經旋汴，時已爲順治癸巳年矣。（順治十年）公議捐資修寺，衆皆樂輸，估工起建。爾時貢士高選等，生員高維屏、李法天等，具呈各衙門請示，按照古刹清眞寺准復修理。趙承基等首捐俸資，李禎、趙允中等極力鳩工，出前殿於黄沙，由是前殿始立。進士趙映乘，分巡福建漳南道，丁艱旋里，捐俸資獨建後殿三間。至聖祖殿三間，教祖殿三間，北講堂三間，南講堂三間，大門三間，二門三間，廚房三間，牌坊一座，行殿九間；殿中立皇清萬萬歲龍樓一座，碑亭二座，焚修住室二處，丹堊黝漆，壯麗輝煌，或出自教衆之醵金，或出自一人之私囊。寺之規模，於是乎成，較昔更爲完備矣，見者莫不肅然起敬。

殿中原藏道經一十三部，胥淪於水。雖獲數部，止纂序爲一部，衆咸宗之，今奉入尊經龕之中。其左右之十二部，乃水患後所漸次修理者也。其散帙方經，衆各出資修補，而大參趙映乘作《聖經記》變，乃弟映斗復著《明道序》十章，經文於是備，宗旨於是明。其燦然共著，如日月之在天，如江河之行地。經有眞諦，解者不敢參以支離；經自易簡，解者不敢雜以繁難。自是人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兄弟之序，朋友之信，夫婦之別，原本於知能之良，人人可以明善復初。其與聖祖制經之義，祖宗尊經之故，雖上下數千百年，如在一日。

計自滄桑之後，趙承基、映斗正基址以啓其端，趙映乘、高登魁等捐資起建以成其事，有功於寺。高選、趙映乘訂證聖經於前，李禎等修補於後，有功於經。至於寺之牌扁對聯，皆各衙門宦遊河南者之所書也。趙承基任陝西固原西路遊擊，旋里覽其勝概，因嘆曰：『數百年創制之隆，於今得復睹其盛矣。則後人之視今日，不猶今日之視昔人耶？』猶恐其久而不傳，欲勒諸石以垂不朽，而請記於予。予汴人，素知一賜樂業之教；且與遊擊趙承基，大參趙映乘，醫官艾顯生，爲莫逆交，巔末頗能道其詳。因據其舊記而增補之，俾人知其道之由來，且以見今日經寺之修，其教中諸人之功不可泯也。是爲記。

特進光祿大夫侍經筵少傅兼太子太傅前刑部尚書今予告工部尚書劉昌撰文。

欽差進士提督學政雲南按察司副使李光座書丹。

欽差進士提督學政廣東按察司副使侯良翰篆額。

大清康熙二年歲次癸卯仲夏上浣穀旦，武安石匠王建玉鐫石。

碑陰題名

清眞寺之修，始於宋孝隆興元年，迄今已數百年於茲矣。雖數經變更，而寺址依然存立。乃自明末崇禎十五年壬午滄桑之後，寺基圮壞，見者莫不淒然。至我朝順治十年癸巳，教衆旋汴復業，公議捐資重修。而李、趙、艾、張、高、金、石等七姓，各輸囊金，重建前殿三間，教祖殿三間。其後殿三間，尊經龕一座，乃兵巡漳南道副使丙戌科進士趙映乘丁艱旋里，出俸資而獨成之者也。至於聖祖殿三間，大門三間，二門三間，銅鑪瓶六副，乃高登魁、高登科修之。北誦經堂三間，係艾姓同修。南講堂三間，趙允中、允成、映衮率姪元鑑同修。艾生枝修牌坊一座。金之鳳立殿中皇清萬歲龍樓一座。趙允中、允成復修行殿九間，及殿中欄杆地屏，燭臺供桌，殿前至大門內甬路，南經堂甬路。艾應奎率子叢生、永胤、顯生、達生、復生等修石欄井一眼，石獅一對，鳳燈一座，竹簾五掛，花扁七面。李輝置銅鑪三副。艾世德置銅蓮花燈二座，修殿前月臺石欄，及北經堂甬路。艾惟一修廚房三間。趙允中、高登科、趙元鑑修周圍大牆一道。艾世德、世芳修大門外花牆月臺。其焚修住宅，及桌橙爐鼎，一切樹木，應用器皿等物，七姓公置之。寺之規模於是成，猶然昔日之盛；其粉飾黝堊，較昔更爲壯觀，附勒碑陰，以誌其盛云。

殿中舊藏道經十三部，壬午胥淪於水。貢生高選撈獲七部，教人李承俊撈獲三部，賫至河北，聘請掌教，去其模糊，裁其漫壞，參互考訂，止纂成全經一部，尊入龕中，教人宗之。其在左一部，乃掌教李禎本舊經而重修之；其在右一部，乃滿喇李承先重修之；其餘十部，乃漸次修整者也。教中艾惟一與同族公修一部，趙允思修一部，金應選與同族修一部，高登魁修一部，趙映乘修一部，滿喇石自俊修一部，李輝同姪毓秀修一部，高登科修一部，滿喇張文瑞與同族修一部，滿喇艾達生同兄弟子姪修一部，至是而十三部乃全矣。煥然一新，誦者易曉，觀者悅服，要皆掌教滿喇之所手著，而教衆之所勸成。謹勒於石，俾後人知經寺之修，其有由也夫！

清・陶保廉《辛卯侍行記》卷三《光緒十七年九月十四日》 十四日巳刻，自西安浙館起程。【略】五里金勝寺，唐波斯胡寺也。宋敏求《長安志》：『皇城西第三街義寧坊波斯胡寺，太宗爲大秦國胡僧立。』又布政坊亦有胡祆祠，武德四年立。其地當在今西郭內。後訛稱崇聖寺。《長安志》：『崇聖寺在朱雀西第二街崇德坊。』則在今城正南稍西。明成化中秦王題曰崇仁寺，乾隆時巡撫畢沅題曰崇聖寺。寺後有金勝鋪，故俗呼金勝寺。爲西安諸寺之冠。【略】復於瓦礫中見景教碑頌，述大秦國阿羅本以貞觀九年至長安，十二年太宗爲建寺，歷代帝王公卿相繼崇奉，德宗建中二年大秦僧景淨撰碑頌，朝議郎呂秀巖書。審觀碑文，非印度佛教，碑文有云：『聖曆年釋子用壯，騰口於東周。』是曾爲釋氏所攻。非波斯火教，波斯火教拜祭日月星風火水神，尤敬日與火，今碑中絕無讚美日與火之語，碑文訾他教云：『或指物以託宗，或禱祀以邀福。』即不肯拜祭偶像之意，是景教碑已斥火教矣。非天方摩尼教，回教中稱摩哈默德出於哥累斯貴族，其父母貧。又云『二歲喪父，四歲喪母』，是摩氏有父，異於耶穌之無父。今碑文云『室女誕聖於大秦』，則非指摩氏矣。明李之藻等據爲天主教，其或然歟？天啓五年，李之藻《讀景教碑書後》，其略曰：『岐陽同志張賡、虞惠寄唐碑一幅，長安掘地所得，曰《景教流行中國碑頌》，其即利氏所傳聖教乎？余讀之良然。所云室女誕聖，即以天主性接人性，胎於如德亞國室女瑪利亞而生也。至於法浴之水，十字之持，七日一薦，悉與利氏傳述規程吻合。而今云陡斯，碑云阿羅訶；今云大傲魔魁，碑云娑殫，皆如德亞國古經語。《唐書》：「拂菻，一名大秦。」又《西洋圖志》：「如德亞畿東一道，其名曰秦。」阿羅本從此邦來，故以大秦稱。其至長安以貞觀九年，大唐德威遠暨，應有經像重譯而來。命名景教，景者，大也，炤也，光明也。所疑傳教士曷以僧名？則緣彼國無分道俗，皆髡，華人強指爲僧。即利氏之初入

五羊也，數年混跡，後遇瞿太素氏，乃辨非僧。然後蓄髮稱儒，觀光上國。九百九十年前，此教流行已久。碑文贍雅可味，字亦遒媚不俗。賈諸往聖，問官問禮，何隔華夷？』云云。又崇禎甲申遠西陽瑪諾著《景教流行中國碑頌正詮》一卷，其詮三一妙身曰：『三者，三位也。一者，一體也。』其詮阿羅訶曰：『如德亞國天王本號也。』其詮然立初人曰：『人類始祖亞黨也。』又詮三一分身乃天主第二位，彌施訶乃聖號也。又詮波斯覩耀以來貢曰：『主誕時，新星發顯，距誕處東去二千餘里，地名福亞臘彼亞。有王三人，識新星爲天主降生之兆，乘駝歷十三日至，獻其方物。』詮二十四聖爲古經內先知者。詮懸景日以破暗府六句曰：『景日即主受難之日，主既完贖世之工，死後三日復活，後四十日午時當衆騰空，故云亭午昇眞。』詮經留二十七部曰：『斯舉新教經數，乃聖史四，路加聖史一，葆祿聖徒十四，聖各伯宗徒一，伯鑄羅宗徒二，若望宗徒四，達陡宗徒一是也。』詮印持十字，融四炤以合無拘曰：『十字有四極，入教者奉十字聖架爲表，以法吾主聖愛無拘富貴貧賤之等，皆必互愛，與四方普地之人融澈和睦也。』詮珊瑚海曰：『紅海也。』其說繁多，不具述。或謂利瑪竇東來，令教徒僞作此碑以自詡，求志書院課藝金山錢潤道云：『此碑米人金石書未箸錄。碑文言貞觀九年命房玄齡賓迎入內，詔令傳習，而其事無考。碑又言貞觀中賜名大秦寺，錢竹汀《景教考》引《冊府元龜》天寶四載改波斯寺爲大秦寺，碑文實誤。似明人僞撰，託爲明時出土。』余按貞觀十二年七月爲阿羅本造寺之敕見於《唐會要》，則碑未必僞。又《冊府元龜》、宋次道《長安志》皆有改波斯寺爲大秦寺之說，雖年月未盡符，而唐初有景教則可信也。大秦一名犂鞬，在海西，《後漢書》即羅馬國，西人艾約瑟所輯《聖經諸國見於漢書考》曰：『大秦之名，西國無之，爲中國所名也。臘丁語呼國爲犂軒，又希利尼，亦可變爲犂軒。時羅馬西方用臘丁語，東方用希利尼語也。』按《四裔編年表》：『東羅馬諸部統稱希利尼國。』西羅馬今意大利，東羅馬今土耳其。艾儒略《職方外紀》：『耶穌生於如德亞國之伯利恆。』或作巴勒士登，或作白冷。如德亞或作安低亞。急呼之，即猶太國。猶太曾屬於叙利亞國，故或云耶穌生於叙利亞國之安低亞。今爲土耳其東南境。《漢書》大秦指意大利，在歐羅巴洲。而猶太在亞細亞洲，本非大秦。耶穌未生前六十三年，漢宣帝元康三年。羅馬破猶太都城拂菻，即耶路撒冷。猶太既屬羅馬，故羅馬大秦之號越海而加於拂菻。教士初來稱波斯僧，其大秦寺亦稱波斯寺者，緣波斯爲西域古國，《四裔編年表》：『立國在唐堯以前。』周景王時猶太服屬波斯，秦漢時波斯北境爲巴爾的國，即《漢書》之安息國也。艾約瑟曰：『漢時西國所謂巴耳低亞，其先祖曰阿耳撒蓋斯，後世三十一君通名之，王名遂爲國名，其音變安息也。』梁陳之間，波斯又屢破東羅馬，故猶太、西里亞諸

國人忽稱波斯，忽稱大秦，皆假其上國之名，以示大耳。周景王時亞喇伯竝隸波斯，故摩哈默德之徒亦稱波斯人。唐人於胡僧寺概名祆祠。祆音軒，或音暄。《說文》：『關中謂天爲祆。』後之攷古者或以祆屬婆羅門教，或以祆屬波斯火教，或屬諸景教與回教，且回教人亦有自誤爲景教者。歐洲人未諳中國掌故，資筆墨於華人，各持其先入之見，故西人所輯書有稱他國古教爲大秦教或景教者，皆譯者之誤，不可據彼說以辨景教之非天主教也。隋唐之際，摩哈默德據亞剌伯國漢條支、唐大食地。創行回教，猶太人多被脅從。阿剌伯嗣君兼幷波斯、東羅馬、猶太諸部。貞觀七年以後，正回教摧殘天主教之時，教徒四散，間有東至中國者，事亦可信。原耶穌創立新教，自有救敝之苦衷，欲平視一切，非以天爲主不可。欲冀人信從，不能不託之神靈。雖矯枉過正，亦有流弊，而行之泰西，自遠勝舊教，宜歐美各國尊敬弗衰也。迨入中國，其徒又精天算格致之學，一時士大夫樂與之遊。雖名儒如魏柏鄉，亦與湯若望爲友。其贈湯壽文有云：『謂先生爲西海之儒，卽中華之儒可也。』其傾倒至此。國朝雖曾申禁，而海禁大開以來，傳教一事，已載之約章。其徒以敬天泛愛爲主，而力闢佛老及諸術家拘墟之說，又多設醫院學堂，收養貧苦。其宗旨雖與我聖人之教絕異，而較之僧道之譎人財物，其損益則殊。乃佛氏同爲來自異域之教，士大夫究心內典，膜拜世尊，自非守道至嚴者，未聞斥爲名教罪人。獨至耶教，無論賢愚，多生疑忌。雖信從者數頗不少，而稍知自好者，絕少領受洗禮。豈眞我民能不爲異說所惑哉？亦惟中外強弱異勢，交涉未得其平，蓄怨甚深，乃禁拜祖先神像之嚴，忤我禮俗；而又誤視爲與吾向來奸民所習諸邪教相似，嫌疑久積，無由消釋耳。若無以上諸故，吾恐流行之廣速，必萬倍於佛老也。嗚呼！吾中國自元明以來，聖道久晦。俗士忘本，幾不知詞科利祿之外，別有學問。正氣不足，諸病環生。若不昌明聖教，雖有至謬極陋之說，吾士大夫猶將信之，何足與耶教相抗。況泰西格致、政治諸學，雖發明多在近世，與教旨無關，而彼土格致哲學名家，亦憚背教。蓋西人謂天主具無窮力量，神妙不測。雖格致之理日明，而天堂地獄之說尙未足破之。以天主爲在日星之外，其力至大，天文家言不能窮之。則此事正難以口舌爭，要在政府善於外交，長吏修明政令，學士講求實學，闡發聖教，則耶穌之說，何妨任其流行。試觀日本何嘗受外教之害。所可歎者，中國書生孜孜焉求一身之名，一家之利，西士反以教化爲已責，不圖名利，不顧身家，有古儒者之心。余論景教，滋自愧焉。或曰：『彼族自王公以逮農商，咸醵財助教士，雖極小之教堂，歲耗數千金，學舍書藏壯麗鴻富。而我中國官民窘於財，得財先以佞佛，及爲浮靡不急之事。以故萬戶之縣，鮮備經史；釋褐之士，難語九邱。』嗚呼！是說也，非下士所敢議矣。景教碑趺碑陰有番字直行如𐎠𐎢𐎣等字，非天方，非唐古特，亦非今之洋文。西人謂是古敘利亞國字。敘里亞卽西里亞，在亞剌伯西北，今土耳其東南境也。

唐・韋述《兩京新記》卷三《布政坊》 西南隅，胡祆祠。武德四年所立，西域胡天神，佛經所謂摩醯首羅也。

又《醴泉坊》 十字街南之東，波斯胡寺。儀鳳二年，波斯王卑路斯奏請於此置波斯寺。西北隅，祆祠。

又《普寧坊》 西北隅，祆祠。

又《義寧坊》 十字街東之北，波斯胡寺。

《通典》卷四〇《職官二二》 視正五品：薩寶

視從七品：薩寶府祆正祆，呼煙反。祆者，西域國天神，佛經所謂摩醯首羅也。武德四年，置祆祠及官，常有羣胡奉事，取火呪詛。貞觀二年，置波斯寺。至天寶四年七月，敕：『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爲名，將欲示人，必脩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爲大秦寺。天下諸州郡有者，亦宜准此。』開元二十年七月敕：『末摩尼法，本是邪見，妄稱佛教，誑惑黎元，宜嚴加禁斷。以其西胡等既是鄉法，當身自行，不須科罪者。』【略】

視流外

動品：薩寶府祓祝。

四品：薩寶府率。

五品：薩寶府史。

唐・張鷟《朝野僉載》卷三 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祆神廟。每歲商胡祈福，烹豬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酹神之後，募一胡爲祆主，看者施錢並與之。其祆主取一橫刀，利同霜雪，吹毛不過，以刀刺腹，刃出於背，仍亂擾腸肚流血。食頃，噴水呪之，平復如故。此蓋西域之幻法也。

又 涼州祆神祠，至祈禱日祆主以鐵釘從額上釘之，直洞腋下，卽出

門，身輕若飛，須臾數百里。至西祆神前舞一曲卽卻，至舊祆所乃拔釘，無所損。卧十餘日，平復如故。莫知其所以然也。

唐・佚名《沙州都督府圖經・四所雜神》 祆神。右在州東一里。立舍畫神主總有廿龕，其院周迴一百步。

《唐會要》卷四九《大秦寺》 貞觀十二年七月，詔曰：『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羣生。波斯僧阿羅本遠將經教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爲，生成立要，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卽於義寧坊建寺一所，度僧廿一人。』

又 天寶四載九月，詔曰：『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爲名。將欲示人，必修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爲大秦寺，天下諸府郡置者，亦准此。』

宋・張邦基《墨莊漫録》卷四《祆廟廟祝及英濟王祠祝累代相繼》 東京城北有祆廟。祆神本出西域，蓋胡神也。與大秦穆護同入中國，俗以火神祠之。京師人畏其威靈，甚重之。其廟祝姓史，名世爽，自云家世爲祝累代矣。藏先世補受之牒凡三：有曰懷恩者，其牒，唐咸通三年宣武節度使令狐綯，令狐者，丞相綯也；有曰溫者，周顯德三年端明殿學士、權知開封府王所給，王乃朴也；有曰貴者，其牒亦周顯德五年樞密使、權知開封府王所給，亦朴也。自唐以來，祆神已祀於汴矣，而其祝乃能世繼其職，踰二百年，斯亦異矣。

宋・志磐《佛祖統紀》卷五四《歷代會要志第十九之四・事魔邪黨》 末尼火祆者，初波斯國有蘇魯支，行火祆教。弟子來化中國，唐正觀五年，其徒穆護何祿詣闕，進祆教，勅京師建大秦寺。〇武后延載元年，波斯國拂多誕持《二宗經》僞教來朝。〇玄宗開元二十年勅：末尼本是邪見，妄稱佛教。既爲西胡師法，其徒自行，不須科罰。

《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紀一》 〔泰定元年二月〕癸未，宣諭也里可溫各如教具戒。

又卷三二《文宗紀一》 〔天曆元年九月戊寅〕又命也里可溫於顯懿莊聖皇后神御殿作佛事。

又卷八九《百官志五》 崇福司，秩〔從〕二品。掌領馬兒哈昔列班也里可溫十字寺祭享等事。司使四員，從二品；同知二員，從三品；副使二員，從四品；司丞二員，從五品；經歷一員，從六品；都事一員，從七品；照磨一員，正八品；令史二人，譯史、通事、知印各一人，宣使二人。至元二十六年置。延祐二年，改爲院，置領院事一員，省併天下也里可溫掌教司七十二所，悉以其事歸之。七年，復爲司，後定置已上官員。

習慣法

《宋史》卷三四七《王渙之傳》 尋知福州，未至，復徙廣州。蕃客殺奴，市舶使据舊比，止送其長杖笞，渙之不可，論如法。

又卷四〇〇《汪大猷傳》 故事蕃商與人爭鬥，非傷折罪，皆以牛贖，大猷曰：『安有中國用島夷俗者，苟在吾境，當用吾法。』

社會生活

《舊唐書》卷一八七上《忠義傳上・安金藏》 金藏，神龍初喪母，寓葬於都南闕口之北，廬於墓側，躬造石墳石塔，晝夜不息。原上舊無水，忽有湧泉自出。又有李樹盛冬開花，犬鹿相狎。本道使盧懷慎上聞，敕旌表其門。

《資治通鑑》卷二一六《唐玄宗天寶十載》 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入朝，獻所擒突騎施可汗、吐蕃酋長、石國王、謁師王。加仙芝開府儀同三司。尋以仙芝爲河西節度使，代安思順；思順諷羣胡割耳勞面請留己，制復留思順於河西。

祭祀

《魏書》卷一三《皇后傳一・宣武靈皇后》 後幸嵩高山，夫人、九嬪、公主已下從者數百人，昇於頂中。廢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列。

《隋書》卷七《禮儀志二》〔北齊〕後主末年，祭非其鬼，至於躬自鼓儛，以事胡天。鄴中遂多淫祀，茲風至今不絕。後周欲招來西域，又有拜胡天制，皇帝親焉。其儀並從夷俗，淫僻不可紀也。

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蹟》卷上　潛於諸道商胡興販，每歲輸異方珍貨計百萬數。每商至，則禄山胡服坐重牀，燒香列珍寶，令百胡侍左右，羣胡羅拜於下，邀福於天。禄山盛陳牲牢，諸巫擊鼓、歌舞，至暮而散。遂令羣胡於諸道潛市羅帛，及造緋紫袍、金銀魚袋、腰帶等百萬計，將爲叛逆之資，已八九年矣。

《新唐書》卷四六《百官志・禮部》　兩京及磧西諸州火祆，歲再祀，而禁民祈祭。

文化教育

《隋書》卷七五《儒林・何妥》　何妥字栖鳳，西城人也。父細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爲西州大賈。妥少機警，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既姓何，是荷葉之荷，爲是河水之河？』應聲答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是新故之故？』衆咸異之。十七，以技巧事湘東王，後知其聰明，召爲誦書左右。時蘭陵蕭眅亦有儁才，住青楊巷，妥住白楊頭，時人爲之語曰：『世有兩儁，白楊何妥，青楊蕭眅。』其見美如此。【略】尋爲國子祭酒。卒官。謚曰肅。撰《周易講疏》十三卷，《孝經義疏》三卷，《莊子義疏》四卷，及與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應等大義》九卷，《封禪書》一卷，《樂要》一卷，文集十卷，並行於世。

《元史》卷一三七《察罕傳》　察罕，西域板勒紇城人也。父伯德那，歲庚辰，國兵下西域，舉族來歸。事親王旭烈，授河東民賦副總管，因居河中猗氏縣，後徙解州。贈榮禄大夫、宣徽使、柱國、芮國公。

察罕魁偉穎悟，博覽強記，通諸國字書，爲行軍府奥魯千戶。【略】暮年，居德安白雲山別墅，以白雲自號。嘗入見，帝望見曰：『白雲先生來也。』其被寵遇如此。帝嘗問張良何如人，對曰：『佐高帝，興漢，功成身退，賢者也。』又問狄仁傑，對曰：『當唐室中衰，能卒保社稷，亦賢相也。』因誦范仲淹所撰碑詞甚熟。帝歎息良久曰：『察罕博學如此邪。』嘗譯《貞觀政要》以獻。帝大悦，詔繕寫偏賜左右。且詔譯《帝範》。又命譯《脱必赤顔》名曰《聖武開天紀》，及《紀年纂要》、《太宗平金始末》等書，俱付史館。

又卷一三八《康里脱脱傳》　康里脱脱，父曰牙牙，由康國王封雲中王，阿沙不花之弟也。【略】

脱脱嘗即宣德別墅延師以訓子，鄉人化之，皆向學。朝廷賜其精舍額曰景賢書院，爲設學官。其沒也，即其中祠焉。

又卷一四〇《鐵木兒塔識傳》　鐵木兒塔識字九齡，國王脱脱之子。資稟宏偉，補國子學諸生，讀書穎悟絕人。【略】

鐵木兒塔識天性忠亮，學術正大，伊、洛諸儒之書，深所研究。帝嘗問爲治何先，對曰：『法祖宗。』帝曰：『王文統奇才也，朕恨不得如斯人者用之。』對曰：『世祖有堯、舜之資，文統不以王道告君，而乃尚霸術，要近利，世祖之罪人也。使今有文統，正當遠之，又何足取乎。』初，伯顔議罷科舉，鐵木兒塔識時在參議府，訖不署奏牘，及入中書乃議復行之。徵用處士，待以不次之擢，或疑爲太優，鐵木兒塔識曰：『隱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求於隱士，區區名爵，奚足惜哉。』識者誦之。時修遼、金、宋三史，鐵木兒塔識爲總裁官，多所協贊云。

又《達識帖睦邇傳》　達識帖睦邇字九成。幼與其兄鐵木兒塔識俱入國學爲諸生，讀經史，悉能通大義，尤好學書。

又卷一九〇《儒學二・瞻思》　瞻思字得之，其先大食國人。國既內附，大父魯坤，乃東遷豐州。太宗時，以材授眞定、濟南等路監榷課稅使，因家眞定。父斡直，始從儒先生問學，輕財重義，不干仕進。

瞻思生九歲，日記古經傳至千言。比弱冠，以所業就正於翰林學士承旨王思廉之門，由是博極羣籍，汪洋茂衍，見諸踐履，皆篤實之學，故其年雖少，已爲鄉邦所推重。

延祐初，詔以科第取士，有勸其就試者，瞻思笑而不應。既而侍御史郭思貞、翰林學士承旨劉賡、參知政事王士熙，交章論薦之。泰定三年，詔以遺逸徵至上都，見帝於龍虎臺，眷遇優渥。時倒剌沙柄國，西域人多

附焉，贍思獨不往見，倒剌沙屢使人招致之，卽以養親辭歸。

天曆三年，召入爲應奉翰林文字，賜對奎章閣，文宗問曰：『卿有所著述否？』明日，進所著《帝王心法》，文宗稱善。詔預修《經世大典》，以論議不合求去，命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諭留之，贍思堅以母老辭，遂賜幣遣之。復命集傳旨曰：『卿且暫還，行召卿矣。』至順四年，除國子博士，丁內艱，不赴。【略】

贍思邃於經，而《易》學尤深，至於天文、地理、鍾律、算數、水利，旁及外國之書，皆究極之。家貧，饘粥或不繼，其考訂經傳，常自樂也。所著述有《四書闕疑》、《五經思問》、《奇偶陰陽消息圖》、《老莊精詣》、《鎮陽風土記》、《續東陽志》、《重訂河防通議》、《西國圖經》、《西域異人傳》、《金哀宗記》、《正大諸臣列傳》、《審聽要訣》，及文集三十卷，藏於家。

商貿

《後漢書》卷二四《馬援傳》 耿舒與兄好時侯弇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卽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弇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

《舊唐書》卷一八五下《良吏傳下・宋慶禮傳》 俄拜慶禮御史中丞，兼檢校營州都督。開屯田八十餘所，追拔幽州及漁陽、淄青等戶，并招輯商胡，爲立店肆，數年間，營州倉廩頗實，居人漸殷。

又卷一八六下《酷吏傳下・敬羽》 胡人康謙善賈，資產億萬計。楊國忠爲相，授安南都護。至德中，爲試鴻臚卿，專知山南東路驛。人嫉之，告其陰通史朝義。謙髭鬚長三尺過帶，按之兩宿，鬢髮皆禿，膝踝亦栲碎，視之者以爲鬼物，非人類也。乞捨其生，以後送狀奏殺之，沒其資產。

又卷二〇〇上《安祿山傳》 （安祿山）及長，解六蕃語，爲互市牙郎。

又《史思明傳》 史思明，本名窣干，營州寧夷州突厥雜種胡人也。【略】又解六蕃語，與祿山同爲互市郎。

《太平廣記》卷四百三引《原化記・魏生》 唐安史定後，有魏生者，少以勳戚，歷任王友，家財累萬。然其交結不軌之徒，由是窮匱，爲士旅所擯。因避亂，將妻入嶺南。數年，方寧後歸。舟行至虔州界，因暴雨息後，登岸肆目。忽於砂磧間，見一地，氣直上衝數十丈，從而尋之，石間見石片如手掌大，狀如甕片，又類如石，半青半赤，甚辨焉。試取以歸，致之書篋。及至家，故舊蕩盡，無財賄以求叙錄，假屋以居。市肆多賈客胡人等，舊相識者哀之，皆分以財帛。嘗因胡客自爲寶會，胡客法：每年一度與鄉人大會，各閱寶物，寶物多者，戴帽居於坐上，其餘以次分列，召生觀焉。生忽憶所拾得物，取懷之而去，亦不敢先言之，坐於席末。食訖，諸胡出寶，上坐者出明珠四，其大逾徑寸，餘胡皆起，稽首禮拜。其次以下所出者，或三或二，悉是寶。至坐末，諸胡咸笑，戲謂生：『君亦有寶否？』生曰：『有之。』遂所出懷以示之，而自笑。三十餘胡皆起，扶生於座首，禮拜各足。生初爲見謔，不勝慙悚。後知誠意，大驚異。其老胡見此石，亦有泣者。衆遂求生，請市此寶，恣其所索。生遂大言，素百萬，衆皆怒之：『何故辱吾此寶！』加至千萬乃已。潛問胡：『此寶名何？』胡云：『此是某本國之寶，因亂遂失之，已經三十餘年。我王求募之，云獲者拜國相。此歸皆獲厚賞，豈止於數百萬哉？』問其所用，云：『此寶母也，但每月望，王自出海岸，設壇致祭之，以此置壇上，一夕，明珠寶貝等皆自聚，故名寶母也。』生得財倍其先資也。

《新唐書》卷二一七上《回鶻傳上》 始回紇至中國，常參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師，至千人，居貨殖產甚厚。

《元史》卷二《太宗本紀》 是歲（太宗十二年），以官民貸回鶻金償官者歲加倍，名羊羔息，其害爲甚，詔以官物代還，凡七萬六千錠。仍命凡假貸歲久，惟子本相侔而止，著爲令。籍諸王大臣所俘男女爲民。

又卷一五五《史天澤傳》 時政煩賦重，貸錢於西北賈人以代輸，累倍其息，謂之羊羔利，民不能給。天澤奏請官爲償一本息而止。

音樂舞蹈

《隋書》卷一四《音樂志中》　雜樂有西涼鼛舞、清樂、龜茲等。然吹笛、彈琵琶、五絃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來，皆所愛好。至河清以後，傳習尤盛。後主唯賞胡戎樂，耽愛無已。於是繁手淫聲，爭新哀怨。故曹妙達、安未弱、安馬駒之徒，至有封王開府者，遂服簪纓而爲伶人之事。後主亦自能度曲，親執樂器，悅玩無倦，倚絃而歌。別採新聲，爲無愁曲，音韻窈窕，極於哀思，使胡兒閹官之輩，齊唱和之，曲終樂闋，莫不殞涕。雖行幸道路，或時馬上奏之，樂往哀來，竟以亡國。

又　又詔求知音之士，集尚書，參定音樂。〔鄭〕譯云：『考尋樂府鍾石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名。七聲之內，三聲乖應，每恆求訪，終莫能通。先是周武帝時，有龜茲人曰蘇祇婆，從突厥皇后入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因而問之，答云：「父在西域，稱爲知音。代相傳習，調有七種。」以其七調，勘校七聲，冥若合符。一曰「娑陁力」，華言平聲，即宮聲也。二曰「雞識」，華言長聲，即商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即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即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和聲，即徵聲也。六曰「般贍」，華言五聲，即羽聲也。七曰「俟利箑」，華言觧牛聲，即變宮聲也。』譯因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然其就此七調，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調。以華言譯之，且者則謂『均』也。其聲亦應黃鍾、太簇、林鍾、南呂、姑洗五均，已外七律，更無調聲。譯遂因其所捻琵琶，絃柱相飲爲均，推演其聲，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

《通典》卷一四二《樂二・歷代沿革下・後魏》　自宣武已後，始愛胡聲，洎於遷都。屈茨，琵琶，五絃，箜篌，胡篴，胡鼓，銅鈸，打沙羅，胡舞鏗鏘鏜鞳，洪心駭耳，撫箏新靡絕麗，歌響全似吟哭，聽之者無不悽愴。琵琶及當路琴瑟殆絕音。皆初聲頗復閑緩，度曲轉急躁。按此音所由，源出西域諸天諸佛韻調，婁羅胡語，直置難解，況復被之土木？是以感其聲者，莫不奢淫躁競，舉止輕颺，或踴或躍，乍動乍息，蹻腳彈指，撼頭弄目，情發於中，不能自止。論樂豈須鐘鼓，但問風化淺深，雖此胡聲，足敗華俗。非唯人情感動，衣服亦隨之以變，長衫憊帽，闊帶小鞾，自號驚緊，爭入時代；婦女衣髻，亦尚危側，不重從容，俱笑寬緩。蓋驚危者，勢不久安，此兆先見，何以能立！形貌如此，心亦隨之。亡國之音，亦由浮競，豈唯哀細，獨表衰微。操絃執簫，雖出瞽史；易俗移風，實在時政。

又《北齊》　雜樂有西涼鼛舞、清樂、龜茲等。然吹笙、彈琵琶、五絃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來，皆所愛好。至河清以後，傳習尤盛。後主唯賞胡戎樂，耽愛無已。於是繁習淫聲，爭新哀怨。故曹妙達、安未弱、安馬駒之徒，至有封王開府者，遂服簪纓而爲伶人之事。後主亦自能度曲，親執樂器，悅翫無倦，遂倚絃而歌，別採新聲，爲《無愁曲》，音韻窈窕，極於哀思；使胡兒閹官之輩，齊唱和之，曲終樂闋，莫不殞涕。雖行幸道路，或時馬上奏之，樂往哀來，竟以亡國。

唐・段安節《樂府雜録・胡部》　樂有琵琶、五絃箏、箜篌、觱篥、笛、方響、拍板，合曲時亦擊小鼓鈸子，合曲後立唱歌，涼府所進本，在正宮調大遍、小遍，至貞元初，康崑崙翻入琵琶。玉宸宮調初進曲，在玉宸殿，故有此名，合諸樂即黃鍾宮調也。

又《俳優》　安國樂，即有單龜頭鼓及箏，蛇皮琵琶蓋以蛇皮爲槽，厚一寸餘，鱗介具焉，亦以楸木爲面，其捍撥以象牙爲之，畫其國王騎象，極精妙也。鳳頭箜篌、臥箜篌，其工頗奇巧，三頭鼓、鐵拍板、葫蘆笙。舞有骨鹿舞、胡旋舞，俱於一小圓毯子上舞，縱橫騰踏，兩足終不離於毯子上，其妙如此也。

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蹟》卷上　玄宗戲之曰：『朕適見卿腹幾垂至地。』禄山每行，以肩膊左右擡挽其身，方能移步。玄宗每令作《胡旋舞》，其疾如風。

《舊唐書》卷二九《音樂志下》　康國樂，工人皂絲布頭巾，緋絲布袍，錦領。舞二人，緋襖，錦領袖，綠綾渾襠袴，赤皮靴，白袴帑。舞急轉如風，俗謂之胡旋。樂用笛二，正鼓一，和鼓一，銅拔一。

安國樂，工人皂絲布頭巾，錦標領，紫袖袴。舞二人，紫襖，白袴袷，赤皮靴。樂用琵琶、五絃琵琶、豎箜篌、簫、橫笛、篳篥、正鼓、和鼓、銅拔、箜篌。五絃琵琶今亡。

又　又有新聲河西至者，號胡音聲，與龜茲樂、散樂俱爲時重，諸樂咸爲之少寢。

《新唐書》卷二一《禮樂志十一》　安國伎，有豎箜篌、琵琶、五絃、橫笛、簫、觱篥、正鼓、和鼓、銅鈸，皆一；舞者二人。

又　康國伎，有正鼓、和鼓，皆一；笛、銅鈸，皆二。舞者二人。工人之服皆從其國。

又卷二二《禮樂志十二》　大曆元年，又有廣平太一樂。涼州曲，本西涼所獻也，其聲本宮調，有大遍、小遍。貞元初，樂工康崑崙寓其聲於琵琶，奏於玉宸殿，因號玉宸宮調，合諸樂，則用黃鍾宮。

娛樂

《通典》卷一四六《樂六・四方樂》　《乞寒》者，本西國外蕃之樂也。神龍二年三月，幷州清源縣令呂元泰上疏曰：『臣謹按《洪範》八政，曰「謀時寒若」。君能謀事，則寒順之。何必裸露形體，澆灌衢路，鼓舞跳躍而索寒也。《禮記》曰：「立秋之日行夏令，則寒暑不節。」夫陰陽不調，政令之失也；休咎之應，君臣之感也。理均影響，可不戒哉！』景雲二年，左拾遺韓朝宗諫曰：『傳曰，辛有適伊川，見被髮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後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以其中國之人，習戎狄之事。一言以貫，百代可知。今之乞寒，濫觸胡俗，伏願三思，籌其所以。』至先天二年十月，中書令張說諫曰：『韓宣適魯，見周禮而嘆；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列國如此，況天朝乎！今外國請和，選使朝謁，所望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易，焉知無駒支之辯，由余之賢哉！且《乞寒》、《潑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盛德何觀；揮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魯禮，褻比齊優，恐非干羽柔遠之義，樽俎折衝之道。願擇芻言，特罷此戲。』至開元元年十二月敕：『臘月乞寒，外蕃所出，漸浸成俗，因循以久。自今以後，無問蕃漢，卽宜禁斷。』

《舊唐書》卷二九《音樂志二・散樂》　大抵散樂雜戲多幻術，幻術皆出西域，天竺尤甚。漢武帝通西域，始以善幻人至中國。安帝時，天竺獻伎，能自斷手足，刳剔腸胃，自是歷代有之。我高宗惡其驚俗，敕西域關令不令入中國。苻堅嘗得西域倒舞伎。睿宗時，婆羅門獻樂，舞人倒行，而以足舞於極銛刀鋒，倒植於地，低目就刃，以歷臉中，又植於背下，吹篳篥者立其腹上，終曲而亦無傷。又伏伸其手，兩人蹋之，旋身遶手，百轉無已。漢世有橦木伎，又有盤舞。晉世加之以杯，謂之杯盤舞。樂府詩云，『妍袖陵七盤』，言舞用盤七枚也。梁謂之舞盤伎。梁有長蹻伎、擲倒伎、跳劍伎、吞劍伎，今幷存。又有舞輪伎，蓋今戲車輪者。透三峽伎，蓋今透飛梯之類也。高絙伎，蓋今之戲繩者是也。梁有獼猴幢伎，今有緣竿，又有獼猴緣竿，未審何者爲是。又有弄椀珠伎、丹珠伎。

《續通典》卷九〇《樂六・散樂》　唐時有天竺伎，能自斷手足、刺腸胃，高宗惡其驚俗，詔不令入中國。睿宗時婆羅門國獻人，倒行，以足舞，仰植銛刀，俯身就鋒，歷臉下，植於背，吹觱篥者立腹上，終曲而不傷。又伏伸其手，二人蹋之，周旋百轉，開元初猶與四夷樂同列。文宗時有妓女石火胡，挈養女五人，纔八九歲，於百尺竿上張弓弦五條，令五女各居一條之上，衣五色衣，執戟持戈，舞破陣樂曲。火胡立於十重朱畫牀子上，令諸女迭踏，以至半空，手中皆執五綵小幟牀子，大者始一尺餘。俄而手足齊舉，謂之踏渾脫，歌呼抑揚，若履平地。文宗惡其太險傷人，不復作。

新疆地區部

綜述

清・傅恒等修乾隆《西域圖志》卷三九《風俗一》　臣等謹按：五土之民，剛柔燥濕異其齊，大川廣谷異其制。民生其間，習尚判殊。卽同一

沙漠之壤，而種區族別。其性情好惡所著，暨歲時伏臘、交際吉凶諸事宜，亦自各限土風，彼此不能相效。無他，俗使然也。若同生斯土，或前弱而後強，或今柔而昔悍，惟視禁令驅使者之轉移，而民不能以自主，是則風之爲矣。《史記》、《漢書》祇粗舉游牧田作之槩。北魏以後，記載較詳，而彼此參差，（末）〔未〕由符契。準噶爾爲烏孫故地，以逐水草爲業。舊史稱其剛惡貪狠，最爲強國。回部諸國多有城郭而土著，頗亟三農之務。每當麥禾成熟時，苦準夷侵軼，約輸粟而服屬焉。徵發期會，惟其所使。夫是故準夷常彊，回部常弱。準夷恆役夫回部，回部恆屬於準夷。此積威約之漸也。曩者準既違天，回覆俏德，天戈所麾，盡歸疆索。加以拊循，施之訓誨，向之濡染舊習者，弗遷其地，蒸蒸然咸薰德而善良。猗歟休哉。爰有荷戟征人，從軍書記，役茲西土者，因採樵營壘之餘，尋風詢俗，既得識其大凡，奏凱言旋，津津以道。洎底定以來，設官吏，駐兵民，耳目周知，倍爲審的。揆厥大端，可約而紀。舉夫田畜之業，刑禁之制，婚姻之禮，喪葬之期，歲時聚會徵逐嬉遊之事，就所見聞，述而志焉。若其事稍涉荒誕詭異，不足登星軺里鼓，示信方來者，槩屏弗錄。志風俗第十五。

清・裴景福《河海崑崙録》卷二《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二十四日，晴，冷。午後晤嚴廉訪，談新省風土：秀野亭在烏魯木齊滿城外，已湮廢不可考。南疆爲崑崙、葱嶺衆流所匯，土脈膏潤，林木葱鬱，麥稻瓜果，家給人足，土著盡纏民。北路地廣而荒，舊開之渠，非湮即決，屯田早廢，米穀價賤，終歲勤動，不敷工本，相率罷耕。聞近年穀價三倍於前，正宜屯墾。民寡而貧，必須發官款，相水源，濬舊渠，招民承耕，俟歲收有餘，即分年攤還，民亦樂從。北路漢民雖多，皆意在商不在耕。吐魯番、伊拉里克坎井，林文忠廣爲疏濬，民間亦繼爲之，至今產木棉、葡萄，芝蔴尤豐。官吏能注意水利，開墾牧畜，民將不招而自至，此新省要政，天而欲興西域也，必有人焉，出而任之。

清・方希孟《西征續録》卷下　新疆居民土著甚稀，秦晉蜀三省無業游民來關外傭耕謀食者遂皆占籍。湘皖兵勇亂後留防亦多流落不歸。而貿易中人惟天津爲最夥，皆由草地而來，其餘則惟纏回、土回兩種。土回刁頑凶悍，與陝甘漢回勾結糾連，二三千里聲氣相通。新疆屢次變亂，皆由此起。纏回愚懦，散居南八城中，向畏官吏如虎，任其魚肉蠶食，莫敢誰何。近亦稍黠，官有浮徵強派，輒聚數十百人赴省控訴，必求易官而始甘心。

清・王先謙《五洲地理志略》卷二《亞洲二・大清國二・新疆省》

東部漢族，俗與內地同。西北蒙古族，奉喇嘛教，事遊牧。西南回族，務畜牧，營商業，信回教。

清・王樹枏《新疆禮俗志》　蒙民悾而愚，纏民巽而惰，布民質而鄙，哈民撻而賊，回民狡而殘。以無信爲辱，以無禮爲恥，敬老親上，不侮衿寡，蒙民有焉。然篤守宗教，迷信不變，寡知識，無長慮，蠕蠕以活，蠢蠢以死，此其弊也。畏罪循法度，不報無道，柔而易制，纏民有焉。然其性選奭舒懦，怯於衆鬬，緩急不可恃。又嬾惰偷生，無積聚，淫蕩近於禽犢，此其弊也。恭順事上，樸厚重信諾，耐勞苦，恥爲盜竊，布民有焉。然好爭重利，輕剽躁急，獷若生獠，反復喜變亂，此其弊也。善騎好勇，衹金革不避險阻，不恤死生，哈民有焉。然其人獰猜不馴，好椎剽劫掠，殺人作姦，以此相衿詡，此其弊也。薄飲食，忍嗜欲，勞力耕作，廢居遠行賈，善居積財貨，恥游手仰食於人，甘回有焉。然貪詐雕悍，喜亂惡安，梟黠之徒，各執一教，雄長讎殺，殃及異族，誅之而不懼，勸之而不德，深閉固絕，自爲風氣，此其弊也。夫纏布哈皆回教也，然其所信者僅一阿渾。誦經誑給財物而已，於人無惡也。甘回則教主植門戶，爭權勢，分爲新舊，裂爲四五，睚眦忿爭，勇於持（刺）〔刺〕，犯上作亂，習爲故常。漢回相讎殺，戾若水火冰炭，睊睊怒睨，如防大敵。十餘年以來，河湟之族歲出關者，劣五六千人。盜竊之風，偏於四境。白索之亂，滿蒙之民遭屠戮焚擄者，不可數計。孑遺零落，孱焉衰憊，幾不克自存。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其斯之謂乎？爲今之策，惟有誅廢教主，而罷其權。仿古比閭族黨之制，專設阿渾，主經典，掌其禮俗。而後多立學堂，漸之以仁義，化之以詩書，潛運默移，眴其種族，則亦庶幾乎其有濟也。孔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烏虖！安得若善人者，而與之爲邦也。

清・王樹枏《新疆小正》　起駝。北疆各種民牧駝之家，每歲載貨由迪化至俄斜米省，約計一萬五千隻，每駝價銀十兩。所馱之貨，以皮毛、棉花、葡萄爲大宗。

藝文

清・弘曆《花門行》　花門雜種其類繁，玉關迤西西海連。或居城郭或游牧，牧滋畜獵城者田。其性均能殖貨產，剛勇善戰則鮮焉。部落雖殊形貌似，皆面綠瞳赤髮鬈。大宛卽今哈薩克，布魯特近古于闐。其他不堪僂指數，要視強弱爲歸叛。叶準噶爾昔全盛日，役使若輩如奴佃。令棄故居來伊犁，課其引水種稻秫。服勞供賦不敢怠，詎知隱恨已有年。逆渠去歲竊據險，回人助之藉少安。台吉宰桑心不一，逡巡各退遭顚患。叶而何逆渠復狠忌，謂回人衆其力全。不早圖之將受害，機事不密回人先。遂攻逆渠渠敗衂，回人還向故土遷。拆屋伐樹示不返，伊犁荒涼吁可憐。地積白骨草木赤，腥風吹野遊狐獾。一宄搆害貽萬億，降殃會見昭昭懸。

清・王芑孫《西陬牧唱詞》　二萬輿圖指掌通，大荒直北是西濛。冰天火地皆堯壤，一髮祁連界畫中。中華當大地之東北，西域則中華之西北，爲大地直北境也。自準部回部以迄藩部，圓廣二萬餘里，在古爲西戎，漢唐設都護府，置羈縻州，皆虛存統帥，初未服屬，今則悉隸版圖。其地在肅州嘉峪關外，東南接肅州，東北直喀爾喀，西接葱嶺，北抵俄羅斯，南界番藏。天山以北準噶爾部居之，俗強悍，逐水草，無城郭。天山以南回部居之，風氣柔弱，有城郭，習耕種。天山卽祁連山，緜亘三千餘里，宇宙間山無大於此者。《漢書》『匈奴謂天爲祁連』，今準語猶然也。大抵今回部諸城爲《漢書》有城郭之三十六國，所謂與匈奴爲孫異俗者。準部在天山北，幷爲烏孫地，其東境猶屬匈奴耳。

又　講射敦書聚子衿，干城樸棫化駸駸。行看竹筆銅刀侶，也欲題名到上林。準部削竹爲筆，長四寸，上闊下銳，取墨於髮帚以作字，謂之烏珠克。回部鍊銅爲刀，其形彎至頭而愈昂，謂之克淩齊。西域土風剛勁，詩書羽籥之盛，渺乎未有聞焉。今巴爾庫勒、烏魯木齊諸境，慕化嚮風，漸興文教，既立郡縣，遂有文武生員，或附進額於安西，或置義塾於寧邊，學校之政以次而備。

宗教信仰

清・祁韻士《西陲竹枝詞・黑雀》　蟲蝗害稼捕良難，有鳥羣飛競啄殘。雀如燕而大，色黑有斑點，啄蝗立斃，然不食也。土人目爲神雀。斑點赤睛鷲爾，此雀疑卽鷲鷲爾，阿文成公鎭伊犁時所獻者。橫空來去倏無端。

清・蕭雄《西疆雜述詩》卷四《博格達山》詩自注　博克達山，天山之一段也。【略】山神多靈，乾隆閒列入祀典，名福壽山。但歷來望祭而不能到，惟喇嘛諸人從隙涉入者閒有之。光緒七八年閒，擬建祠山中。時楚軍一營駐阜康，始乘暇於石左刊木鑿山成路，紆迴數折，約二三里，達於層巒之半。復繞右轉入，下小坡至溪邊，卽石隙之上游也。過溪再上五六里，遠聞空中聲若殷雷，及上危坡俯瞰，其右則小海在焉。其南崖有瀑布，係山頂海中之水穿山流入小海處，傾瀉沸騰，聞於下界者也。路右新搆一亭，瀕懸崖，下臨小海，望之戰懼。左轉逼上，重巒勢峻且遠，緩登至頂，則平坦廣闊。再一二里，抵海邊矣。今建祠於岸，面海南向，祀山神龍王，招僧持之。海窄而前望頗長，以余概計，東西僅數里，南北不及二十里。而山僧云周百餘里，大約左右兩山之後，海汊尙深耳。北以峯頂長坪爲岸，其餘三面大山環之。東之山略低，西峙長岡，今亦搆亭於頂，開路於萬松之碥，危斜直上，計十五里。其南面尤高，勢若列屏，正當神祠對岸。山中寒重，五月登至孤亭，必需棉服。

然此時海上之山雪消已盡，野草皆花，獨南山外秀出一峯，純乎雪色，尖勻若削，聳矗雲表，此方爲博克達山之正峯也。【略】又明永樂中員外陳誠使西域，具言土魯番城西北百里有靈山最大，土人言此十萬羅漢涅槃處也。近山有高臺，臺旁有僧寺，寺下皆石泉林木。

從此入山行二十里，至一峽，峽南有小土屋，屋南登山坡，坡有石屋，屋中小佛像五。前有池，池東有山石青黑，遠望紛如毛髮，土人言此十萬羅漢洗頭髮處也。循峽東南行六七里，登高崖，崖下小山纍纍，峯巒秀麗，羅列成行。峯下白石成堆，似玉輕脆，不可掘。堆中有若人骨狀

者，甚堅如石，文縷明析，顏色光潤，土人言此十萬羅漢靈骨也。又東下石崖，崖上石筍如人手足。稍南至山坡，坡石瑩潔如玉，土人言此辟支佛涅槃處也。周行羣山約二十餘里，悉五色砂石，光燄灼人。四面峻壑窮崖，天巧奇絕，草木不生，鳥獸鮮少云云。

按土魯番正當博克達山之後，近地名勝莫如此山，靈山當是指此。但所稱在城西北百里，而博克達山是在東北三百里外。且彼屬後山，峯嶂重圍，未聞有路可入。余自達阪城經過後，繞山已是一週，尚無所見。或者後山之後谷中，別開一境，未及周知耶？後聞烏魯木齊南山中有勝境一區，談者盛稱幽雅，究莫能指其形勢。謂係唐僧遺蹟，並有二碑荒於榛莽。其地亦屬天山，東與博克達山相連，西即達阪城，諸山所環抱。按其所在，又屬土魯番城北三四百里，非西北百里也。且羅漢十萬所住地必廣大幽深，斷不止一邱一壑。靈山之勝，未必即此。

攷靈山，據《傳燈錄》，釋迦佛在靈山會上手拈一花示衆，迦葉見之，破顏微笑，世尊遂付以正法眼藏，即爲西天祖師之一祖摩訶迦葉尊者。歷傳至二十八祖菩提達摩，尊者爲東土之初祖。又靈鷲山爲佛說般若法華處。《法華經》：『文殊詣靈鷲山至於佛前。』《水經注》：『《釋氏西域記》云：耆闍崛山在阿耨達王舍城東北，兩峯雙立，相去二三里。鷲鳥常居其嶺，故名。又竺法維云：是山青石頭如鷲鳥，阿育王使人鑿石，假安兩翼兩腳，鑿治其身，今尚存。』按阿耨達王舍城當在今葉爾羌西葱嶺山中，與阿耨達池近，爲天竺邊境。陳誠所述靈山與此均屬不合。若以羅漢辟支所在當是于闐，或誤作吐番，而又張皇其說耳。南八城近天竺，古皆佛教，伽藍之盛，不惜布金，於諸僧所記見之。法顯《佛國記》：『鄯善國王奉法，有四千餘僧，悉小乘學。西行諸國言語不同，出家人皆習天竺書，並天竺語。西南行一月至于闐，僧數萬人，多大乘學。城西伽藍高二十五丈，國王安置法顯等於僧伽藍。』《洛陽伽藍記》：『魏神龜元年，太后遣比邱惠生向西域取經，從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有中國佛菩薩像，無胡貌。』又『捍麈城有大寺，僧三百人。金像丈六。西行八百七十八里，至于闐國，有辟支佛靴。于闐重佛法，寺塔僧尼甚衆。城南有贊摩寺，即昔羅漢比邱盧旃爲其王造覆盆浮圖之所。石上有辟支跣雙迹，寺中有石靴。』又『疏勒國，高宗遣使獻釋迦牟尼佛袈裟，長二丈餘，入猛火中，經日不然。』《玄奘記》：『焉耆、龜茲、姑墨文字取則印度，伽藍各百餘所，僧徒少者數千，多萬餘。于闐王重佛法，自云毗沙門天之祚胤也。城南十餘里有大伽藍。西南牛角山有大石崖，中有阿羅漢，入滅心定，待慈氏佛。近已崖崩塞徑。』歷徵諸說，足見古時信佛之篤。其中於陳誠所述者，惟于闐之牛角山大石崖彷彿似之，且有羅漢辟支遺迹，備錄以待詢考可也。又《水道記》：『葉爾羌城內東南隅有古佛圖一座，高三十餘丈，回人名曰圖持，謂是喀喇和台國人所造。』注云：『回謂漢人曰和台，今尚然。』大約此塔亦是古崇佛教時其地國王所建。回人不識佛教，又無典冊遺言得悉地方沿革，但知寺塔爲中國所有者，故歸諸漢人耳。附按和台二字，亦西北人所譯，讀爲合太者，其實當作黑嘆。今彼中諺語有『黑嘆好，口不好；通罟好，心不好；纏頭好，眼睛小』之說，纏頭係自稱，通罟呼內地漢回，黑嘆是謂漢人。蓋學漢語爲品評者，而和台之稱可證。今之南八城久無佛教，概係回部。

回所奉者，天方教。彼中人並無出家爲僧尼者，各處伽藍絕無遺迹。北路雖連蒙古信佛之區，而喇嘛以外，漢民爲僧者卒少，近惟外來數人而已。博克達山之廟初爲領款者所修，甚湫隘。時捐工開路者長沙徐漢臣提軍，見短柱三楹勢將傾圮，不自安，因出資於祠右里許高岡下擇地斬木平基鳩工另建一所。負棟之柱，圍期五尺。東向正殿九間，閒皆九楹。兩廂亦七閒，而七楹。山門悉具，宏敞堅牢。土木之役雖多資所部勇夫，而費亦不少，可謂好善樂施者也。但深山絕頂，二三僧人守之，且無力補葺，又未免失之大焉。

清・裴景福《河海崑崙録》卷二《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　初七日，晴，較冷。甘肅提學葉君昌熾借《落水蘭亭》，託君禹約余一晤，談隴右金石。午後往，出示所得松雪書《鮮于府君碑》並燉煌縣千佛洞書經畫像。書經有題大中年號者，余細審經字雖不工，而結體用法極似唐人，用單層藏經紙，中捲木桿心，卷首於本紙背書明某經幾卷，無包首，唐人書經卷子皆如此，首尾完整，惟紙色淺淡不滑澤，有色白者，質頗厚，非唐造精箋。西番崇尚佛教，以造像寫經爲功德，惜無名筆供役。佛像立幅用

絹，紅綠燦然，俗匠所繪，不如書經之古。友人云，某年燉煌千佛洞有石巖塌露一孔，入視大廈也，滿鋪氈氍，排列短足木几百餘，每几陳一銅燈，一經卷，類今蒙番禮拜寺。初啓氈色猶鮮，經風漸朽化。余謂當係回教大興，廢棄佛法所封閉者，西域唐以前皆宗佛教，開元時回教始及喀什噶爾，宋初便爲其教所據，遼興仍奉佛，元取西域封諸王，佛法益盛，此經卷豈宋初封閉歟。

占卜

清・祁韻士《西陲竹枝詞・鮓答》 畜腹藏形或守宮，非金非石亦非蟲。羌髯祈禳誇神術，回人及厄魯特祈陰晴輒下鮓答，喇嘛爲之尤驗。風雨能歸掌握中。

清・王大樞《天山賦》『何關鮓答之風』句注 蒙古、回回諸部皆用鮓答求雨。鮓答乃牛羊野畜腹中所生，堅如石，大如鷄卵。

社會生活

清・王曾翼《回疆雜咏》 萬樹胡桐似白楊，叢榆夾道接槐塘。仙蹤更詫蟠根李，涌出靈泉古道旁。洋薩爾之東大道旁，卧柳一叢，共十餘株，狀極奇秀。中有靈泉湧出，味甘如醴，行人爭掬飲之。

清・祁韻士《西陲竹枝詞・壓油烏》 非關覓食往來頻，體累多脂解向人。大如鷄，色黑，肥則向人哀鳴，爲壓取其油，輒復飛去。卻憶侏儒飽欲死，蘭膏徒自速焚身。

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卷八《如是我聞二》 伊犁城中無井，皆汲水於河。一佐領曰：『戈壁皆積沙無水，故草木不生。今城中多老樹，苟其下無水，樹安得活？』乃拔木，就根下鑿井，果皆得泉，特汲須脩綆耳。知古稱雍州土厚水深，灼然不謬。徐舍人蒸遠曾預斯役，嘗爲余言此。佐領可云格物，蒸遠能舉其名，惜忘之矣。後烏魯木齊築城時，鑿伊犁之無水，乃卜地通津，以就流水。余作是地雜詩有曰：『半城高阜半城低，城內清泉盡向西。金井銀床無用處，隨心引取到花畦。』紀其實也。然或雪消水漲，則南門爲之不開。

清・和瑛纂嘉慶《三州輯略》卷九《物產門》 貓。家多畜之。

清・蕭雄《西疆雜述詩》卷四《風雪》自注 《唐書》：青海西北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行人。風將發，老駝引項鳴，埋鼻沙中，人候之，以氈蔽鼻口，乃無恙。老駝見風長鳴，往往如此。若預知風信，亦未可必，惟知險則有之。駝固喜鳴，其聲爲園。凡途行必繫大鈴於項下，取其便照料，讓狹路。如夜遇境有盜賊，必解鈴偷過。駝卽知之，竟悄無聲息，此經屢試者。

又《蟲魚》自注 人身之虱，卒然能生。朝更淨衣，夕費捫索。終歲如是。西人並以無虱爲不利，余證之果然。

又 蠍出於西北，生敗垣破壁閒，豎尾疾行，軋軋有聲。談者謂見之宜用香楮送出，若擊死，則次夜愈多來，無了期。毒甚於蜈蚣，甚患之。

又 〔北疆〕各城夏月卧榻不施帳幔，恃無蚊耳。

清・王樹枏《新疆小正》 窖菜。十月起菜，收入地窖中，以備冬春之食，《詩》所謂『旨蓄禦冬』也。白菜雖大暑卽種，早起味苦，必俟立冬後始起。雪中起出者更佳，蓋土性然也。

清・袁大化《撫新紀程》 〔宣統三年五月十日〕其西村莊，榆樹稠密，夾道數十里，密不透風。土民不知翦削，枒杈歧生，連根砍伐，以供炊薪。

又 〔十一日〕二十九里三叉河店鋪數家，有大渠，渠邊皆榆樹。土人不知削枝留幹，叢生如荆棘，不能成材，祇供炊爨。

醫藥衛生

清・祁韻士《西陲竹枝詞・胡桐淚》 憐渠拳曲養天年，胡桐見《通考》，蓋木之不堪用者。樗散甘推梁棟賢。獨訝無端頻下淚，夏日曬津液結爲

淚，白者佳，以燒酒冲三釐許服之，治胃痛極效，又治瘰癧喉痛。療人疾病結良緣。

又《棱棱木》 化工生物亦奇哉，有用還從無用來。竟日瓦盆留活火，燃火終日不滅。更宜閨閣慣催胎。婦人難產，取棱棱木握於手中，胎即下，故一名催生木，又名札克木。

清・蕭雄《西疆雜述詩》卷四《土産》詩自注 回俗不用醫藥，故無人入山採取。然萬壑千峯，其中藥物之多，概可想見。天山數千里皆松，茯苓自當不少。且凡有鹿處，必有蔓芪、靈芝等項，鹿交必食芝。芝無定狀，惟鹿能認。其平時所食者，皆蔓芪補劑之苗。鹿茸之補，非關夫血肉，關夫所食之物。元氣聚歸耳，故養之於家，同一解角，而茸不足貴也。余遊博克達山，適當盛夏，所見各草，多不能名。揣之，當爲藥苗。著名者大黃，近年西洋購買，視爲珍物，採運屢獲重價。阿魏亦天山所出，因用少而不行。平地家植者，北路有枸杞。顆大肉豐，全然無子，紅色鮮明，甜潤若蜜，較中衛四百戶者尤嘉，當推極品。名烏垣枸杞，出烏魯木齊滿城內。惜種樹之地，僅廣數畝，每年收摘，不過數百觔。南路種紅花，往年哈什並入額徵，歲以三千數百觔交納。性色俱良，其爲藥爲染，與西藏產者無異。野地所見甘草、蒼耳爲多，水邊亦多大黃，若蓯蓉鎖陽，皆突起於沙灘。無根苗者，麻黃一項。喜生沙土長窩，常數十里無閒。曩時大泉各局儲備柴薪，堆積者僅此一色。粗賤之藥，誰從遠運，皆置之不顧。近來內地有人在彼採賣者。天山之雪蓮，其狀已述於雪山句中。次之有催生草苗，細似秧針，深四五寸，微有兜，若麥冬。據稱以公母配對服之，催生神效，未知若何。按周文時康居國獻浮苴草，食之宜男，當另是一種。又漢武時月支獻活人草三莖，人死以草覆面即活。此等異草，更無人知。其餘藥物，當漸有能識者入山採掘也。天山之鹿，夏至解角，與關東者不同，而性亦別焉。彼補陽，此補陰；彼補氣，此補血；彼急而燥，此緩而和平，老年與婦科食之最宜。取茸之期，前後只一二日，略早則血力未滿，略遲則毛粗而角老矣。關茸宜小，西茸宜大。有每架十叉以上，重數十觔者，珍貴物也。

又《温泉》詩自注 阿克蘇北行二百里即往伊犂之捷路第□臺，地名特克和樂，有石洞。洞中溫泉數區，四時長熱，過者多浴之，皆謂可療寒疾、瘡癬。其城東北火灘之側，亦有溫泉。又烏魯木齊城西北五里許，在西上大路之南山峽中，有溫泉甚巨，湧出，流入溪河。

祭祀

清・七十一《西域聞見録》卷七《回疆風土記・雜録》 舒爾漢譯風雪也，邊外北路多有之。伊犂哈布他海山西北徑過，馬行兩晝夜中，有花牛一隻，小於常牛，見則舒爾漢起。急風大雪，旋轉漫天，非尋常可比，人畜遭之十存二三。額魯特呼之爲阿爾布圖呼爾，譯花牛犢也。至其地則虔誠祭禱而後行，俗爲謂之風戈壁。

清・裴景福《河海崑崙録》卷四《光緒三十二年三月十日》 〔星星峽〕駐守備，有關帝廟。戈壁極敬關帝，人不到處，鬼神得而治之。

物産

清・和瑛纂嘉慶《三州輯略》卷九《物産門》 木類 松、巴里坤松樹塘山陰老松偏滿山谷。又松樹皮可熬成膏，名松齡膏，治病。胡桐、《本草》：西域傳云：車師國多胡桐。注：胡桐似桐不似桑，故名胡桐。蟲食其樹而汁出下流者，俗名胡桐淚。其入土石成塊者，名胡桐鹼。今南路回疆處處有之。楊、柳、榆、桃、杏、梨、毆朴、蘋婆、核桃、柏、娑羅樹、葉爾羌署內一株最高大，他處無之。

果類 葡萄，種類最多，出西域者佳。又可以造酒。石榴、桃、杏、梨、西域梨最佳，無渣。瓜，有黃綠白黧三色，西域回人最佳品。菴摩羅東，似李又似桃，紫赤色。佛書云：菴摩羅，無分曉也。西瓜、烏魯木齊有白黧者，最甘。他瓜與內地同。甜瓜。

花類 蔓粟、虞美人、蜀菊、杏、桃、鳳仙、江西臘菊、鬼子茉莉、

金盞、丁香、雞冠、狗尾花。

草類　吉集草、處處有之，可以爲箸。長者可織爲簾，細者可織爲涼帽胎。喀喇沙爾最佳。馬蘭草、蒲草、萱草。

穀類　稻、糯、瑪納斯水田稻米最佳，南路亦有種者。麥、南北兩路俱盛。糜、穀、黃豆、豌豆、芝蔴、玻、青稞、大麥、高粱、菜子。

蔬類　白菜、芥、菠稜、韭、葱、蒜、王瓜、茄、蘿蔔、蔓菁、沙葱、山藥、蘑菇、菜瓜、芫荽、黃花。

清・徐松《新疆賦・新疆北路賦》　既陟巇而降原，復行林而瞻麓。順長養於阪蔓，禁樵蘇而滋毓。檡柳荊蓼於河塽，松檴蓊鬱於巖曲。《漢書・西域傳》言鄯善國多檡柳，今伊犁亦有之。《西域傳》又言烏孫國山多松檴，蓋即今杉松也。神蔭儕功於上黨，產沙參如黨參。支連齊品於巴蜀。產黃連。溪泛四葉之菜，惠遠城西有池產白蘋，蘋名四葉菜。室貯千歲之穀。有草葉如雞冠，高三尺許，結穗如穀，正紅色，垂尺許，採作瓶花，經冬不萎，名千歲穀，子可煮粥，又名回子穀。青剖麥子之瓜，塔勒奇產一種西瓜，大如碗，正圓而色碧，其子白色，如小麥，故名。翠剪柳葉之菊。瞻德城多老柳，結花細蘂如菊，大亦如之，瓣仍柳葉，青綠可愛。可點茶，味微苦，庫爾喀喇烏蘇城亦有之。佩解鹿葱，即萱草。囊盛鶯粟。鶯粟最肥，種之成畦。羊乳垂垂，即枸杞。鴟頭簇簇。即貫衆。金散地丁，即浦公英。紅攢石竹。石竹花。以及芨芨、桂荏，薄荷，即《甘泉賦》之芨苨，紫蘇，即《爾雅》之桂荏。芣苢、萹蓄，芣苢即車前子，萹蓄俗謂之胡蝶花。豨薟、狐蒿，蓬蓉，苜蓿，勤母、益母，勤母即貝母。黃結、黃良之屬，黃結即山豆根，黃良即大黃。辨皂物與覈物，難悉數而更僕。復有變常徵怪，熒聽駭目。雪沒骭而蓮葩，雪蓮狀如洋菊，生深山積雪中，其生必雙，雄者差大，然不並生，亦不同根，相去必一兩丈，望見此花，當默往採之。若指以告人，則縮入雪中，雖劚雪求之，不獲。冰堅腹而燕啄。南山澗中，冬日堅冰，有雀大如燕，穀卵冰穴，名冰雀，一曰雪燕。余於霍諾海見之。雀芋處瞙而翹滋，伊犁銅廠沙磧中生草，長莖而細葉，似鳥蘿，作藍花，懸之風簷，歷久愈鮮，置濕地即死，土人名曰濕死乾活。按，《西陽雜俎》言雀芋置乾處反濕，濕處反乾，或即其類。石油遇水而騰燭。李時珍言：『石油得水愈熾。』今瑪納斯產之。崢嶸紅柳之娃，烏魯木齊山中有人高尺許，遇檡柳吐花時，折柳爲小圈，著頂上跳舞。檡柳花淡紅色，極可愛，俗名紅柳，因呼人爲紅柳娃。核注青田之醥。《古今注》言：『烏孫國有青田核，大如六升瓠，盛水，俄變爲酒，名青田酒。』今已無此物。尤《齊諧》所不載，計然所未錄。訂誤說於種羊。西域舊傳有骨種羊，言種骨而生，余詢之外藩回人，並無其事。考《湛然居士集・河中十詠》云：『漱旱河爲雨，無衣壠種羊。』又《贈高善長》詩：『西方好風土，大率無蠶桑。家家植木棉，是爲壠種羊。』始知種羊謂木棉，其誤由此。

清・袁大化修，王樹枏等纂宣統《新疆圖志》卷二八《實業一》　論者謂中國東南爲財賦之區，而環瀛游歷之徒著書昌言，獨謂財之富厚莫盛於西北。近日學士大夫始稍稍省悟，變易其說，而朝廷乃眷焉西顧，重視新疆，思所以經營而擴張之，此誠實業振興之機，而國家富強之扃鐍也。夫自古國家之富在物產不在金銀，金銀者，物產之記數而已。西人每闢一土，得一地，專務殖民之政，藉外地之物產，開祖國之財源，未聞以祖國之財，出養外地，坐視其物產而不治者。新疆廣袤二萬餘里，天時地利與腹地無大差異，膏腴之田偏天山南北，材木老山谷，馬駝牛羊翳原野，旃裘鹵革屯都市，金銀玉石、銅鐵、炭煤、石油、丹砂之藏孕育瓌瑋，亘古未嘗宣洩。而齊桑、羅卜諸淖爾，以畋以漁，物產之豐，甲於天下。然綜一歲財賦所入，不足當東南一大郡。而開省二十餘年，歲歲顓頊，仰口於祖國之母財，一旦不給，則危殆之禍有不旋踵而至者。

清・王先謙《五洲地理志略》卷二《亞洲二・大清國二・新疆省》　物產：《王書》云：人民或務牧畜，或業耕耘。所產多粟、麥、瓜、果、藥材、皮張等，他如吐魯番之棉花，和闐之玉，庫車之金銅鉛鐵亦頗有名。尤多各種石料，溫宿、喀什噶爾等處攻玉鏤金之精巧稱爲第一。伊犁河多魚，類皆無鱗而皮厚。塔里木河多玉石。

清・七十一《西域聞見録》卷七《回疆風土記・物產》　伊犁、烏魯木齊間有壓油鳥，大如雞雛，色正黑，肥。集人屋宇或落院中，唧唧哀鳴，招之輒集於肩袖，捉而急握之，油自糞門出，油盡乃縱去。古云壓油之鳥，以石壓之取油，仍能飛去，即此類與。

清・祁韻士《西陲竹枝詞・集吉草》　霜莖堅韌鬱成叢，獨立亭亭竹性同。編作帽絲松湘蒲先生創令制謂極精緻。裁作（著）〔箸〕，龍鬚也共上簾櫳。作簾作（著）〔箸〕，爲用不一。

清・倭仁《莎車行記・咸豐元年五月七日》 席箕草一名塞蘆，即《漢書・西域傳》之白草，西域處處有之，今人或用以爲箸。俗呼爲集吉草，又曰芨芨草，皆『席箕』字誤也。胡桐見《西域傳》，其叢生之地，名『胡桐窩』。或疑爲烏巢，改爲鵝鵰窩，誤矣。

清・龔柴《天山南北路考略》 塔里木河中流天山南路，發源自葱嶺，匯流於羅布及博斯騰二大泊中。產玉石甚多，大者如盤如斗，小者如拳如栗，各色不同。其如雪之白，翠之青，蠟之黄，丹之赤，墨之黑者爲上品。一種羊脂朱斑，一種碧如波斯菜金片透濕者，尤爲無上上品。土人亦不多得。

清・蕭雄《西疆雜述詩》卷四《草木》詩自注 王昌齡詩：『出塞復入塞，處處黄蘆草。』塞外多黄蘆，信然。其狀在蘆茅淡竹之間，深二三尺，色黄。凡衹灘遍地叢生，牲畜喜食之。其次惟席茸，一名塞蘆，俗呼芨芨草，即《漢書》所謂白草也。生沙土荒灘中，或與黄蘆錯雜。春末發蓀於兜，每叢百數十莖。高五六尺，莖葉穗花苑如芒草，惟莖堅光澤，尺許一節。以之編筐簣，織席簣，雖粗甚牢。《漢書・五行志》槀弧茸服註：服盛箭者。茸草似荻而細，織之爲服。即謂此也。到處有之，南路清水河者最嘉。大者可截爲箸，飾以銀，頗新雅。數十里灘中，一望皆是。中有一兜，心尤堅實，能沉水，採之以入貢。託根詭異，如芙蓉之茶，歲易其處，披尋始得，謂爲瑤草可也。苜蓿野生者少，各處渠邊暨田園中隙地閒有之，餘皆專因芻牧收子播種者，牲畜喜食，易肥壯。《史記・大苑傳》：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天子命種之。内地之苗相同，嫩時可作菜食，味清爽，即薛令之所吟先生盤中物也。

又 流沙枯土，概不生草。凡有萌芽處，必附近有水地，尚潮潤耳。水邊閒有紅蓼，或淺草織苗數種，蕩漾清流，點綴原隰，自皆不可多得。惟茅一種，甚細，低洼泥沙地遍段生之。深二三尺，黄白色，呼爲冰草，因常於秋後割之冰上者。可以供牧放，並儲備冬春餵養，其利畜不在苜蓿下。肥地有野麻，高四五尺，一莖數枝，開紅花，可取麻爲繩，並織布縫袋以盛物。又馬蓮似蕙而窄，質柔厚如菖蒲，深尺餘，密帚成兜，零星茁野，牲畜不食。《爾雅》『蒲薑』疏：狀似蒲而細，可爲屨，亦可綯以爲索。與此適合，未知是否。蒿與内地者同，沙土中閒有之。其餘草類，不概見。蒼茫野望所目睹而成色者，冰草與黄蘆芨芨而已。《唐書》謂高昌有草名白疊，擷花可織爲布，未詳。高昌今吐魯番，花可織布者惟棉，別無所見，豈唐時尚不識棉耶？凡草叢之下空處，仍是赤地，非若南方土潤，更有貼地如茵者，望之千里一碧也。至於湖池與平川卑濕地，則蘆葦生之。南北兩路幾處成林，輒長數十里。大者徑寸，剖之可織席。凡鋪墊土炕及一切雜用皆賴之。其蓋屋多用蘆竹厚鋪於椽以承泥，較之芨芨編席，工省而用同，亦能耐久。《漢書》謂多葭葦白草，信以此兩種爲特蕃盛。新疆境内除地畝分種各管外，凡山川物產，概屬之公，取用不分畛域。

又 紅柳高不過五六尺，大者圍四五寸，葉細類柏，色似藍而綠，開粉紅花，如粟如纓，有似紫薇，嫣然有香，木中之最豔者。皮色紅，光潤，而貼削之，更現雲紋。每枝節處，花如人面，耳目悉具。性堅結，西人用作鞭桿。據云飲畜攪於水，能開毒氣。《倉山詩集》中有某公見示紅鞭，云出哈密者即此。枝條可編器，細縷若藤，捋之皮脱而白，能歷久用。沙土長窩中往往生遍段焉。白楊葱龍無曲，枝椏稠密，附幹直上，無離披歧出者。狀甚懷，高者十數丈，望若攢筆，圓勻挺秀。皮多白色，葉薄而稍圓。回人賴爲材用，惜欠堅實。自生者少，每於人家屋側或塋園城市閒偶見數株，皆排列整齊，大都栽植使然也。多者莫如胡桐，南路如鹽池東之胡桐窩暨南八城之哈喇沙爾、瑪拉巴什一帶，北路如安集海、托多克一帶，皆一色成林，長百十里。其狀多彎曲臃腫，不能成材。葉頗似桑，三四月開小白花，與内地之桐迥然不類。大者亦成合抱，而心多空腐。擇其堅實有花斑者作馬鞍亦嘉。液流至地，爲胡桐鹼，可發麪。回人幷合羊脂爲胰，澣衣較洋鹼尤潔。其枝閒凝結之脂，即《本草》胡桐瀝也。《漢書》注：胡桐似桑而多曲，蟲食其樹，沫出下流者，俗名爲胡桐淚，言似眼淚也。可以釬金銀，今工匠皆用之。流俗語訛，呼淚爲律，即謂此也。哈喇沙爾之孔雀河河口泛流數十里，胡桐雜樹，古幹成林，倒積於水，有陰沉數千年者。若取其深壓者用之，其材必良。槐與椿閒有之，狀與内地相同。椿係大葉一種，非嫩芽可食者。槐於五六月開花，回人亦摘取曬乾以染布帛。新疆東望榆關，北有榆谷，而榆究不多，各處偶見數株，狀同内地。惟審其性質較細，而結紅色，類櫰。有莢錢，回人亦食

之。沙灘之中生瑣瑣柴，爲漠地獨有者。高四五尺，圍不過數寸。屈曲古峭如樹根，皮白葉圓，性若朽脆，折易斷而無聲，拔之，根即隨出。宜燒爲炭，甚堅結，久爇不消。炙之有力，作柴則無燄。柴與炭燼後，灰中有鹹成塊，見慣皆棄之。鹵灘中有茅柴，名駱駝刺，高僅一二尺，每兜成堆，葉青厚多刺，甚棘手。嫩時駱駝食之，因名焉。博克達山峯頂有小樹一種，隱於蓊藹中。小者若箭，大或盈把。皮色略黃，光淨勻膩，如紙而牢，如綢而薄，累數十層，揭之如繙書，聯而不黏，去皮則潔白堅潤，加以磨刮，酷似象牙，剛柔相兼，黃楊弗及。微有心，刺針可入數寸。一節通之若竹。余得之山僧，枝葉未見其狀。採者惟無意閒能遇之。土人不能名，呼爲千重皮。一曰即降龍木，舉宋時演義楊家將之事以實之，恐出附會也。

又　天山以嶺脊分，南面寸木不生，北面山頂則遍生松樹。余從巴里坤沿山之陰西抵伊犁，三千餘里，所見皆是。大者圍二三丈，高數十丈不等。其葉如針，其皮如鱗，無殊南產。惟幹有不同，直上干霄，毫無微曲，與五溪之杉無以辨。曾遊博克達山，至峯頂，見稠密處單騎不能入，枯倒腐積甚多，不知幾朝代矣。巴里坤松樹塘山中並有二株，用大鐵鍊拘連。其上鍊久剝蝕無鏽，未詳其原。《抱樸子》曰：山中樹能人語者，其精曰雲陽。歐陽梅隖《天山賦》及此邵乙園注云：今巴里坤閒亦有之。然則所拘者必此怪也。松皮可作玩物。曩於《兩般秋雨盦集》中見浙江某君以西域南山松皮徵詠，比以平易，疑好事。及出塞見厚者尺餘，截之爲假山置案頭，數片老龍鱗，幽峭天成，如羣峯聳矗，始驚爲奇。某君所謂南山，即巴里坤呼天山也。若夫平地，大小水邊，暨屋舍左右，則宜於柳。柳數種，或葉大枝昂，或垂條搖曳，而飛花舞絮，不概見。土人於枝條粗大者種之，以俟再發，備材用也。平地樹木原少，凡有人煙處，又爲賊所罄伐，根株幾絕。左文襄公檄飭湘楚諸軍，各於駐處擇低洼閒地搜折樹枝，排插爲林，方及數年，已駸駸乎蔚然深秀，民甚德之，皆榆柳也。北路固爾圖之西境無居民，河灘數十里皆柳。水深淺處，隨地自生。大者圍二三尺，枝柔葉細，與常種相若。五六月開大瓣白花，苑如木槿。漢民附近者往摘之，陰乾，售爲藥物。其性涼，暑天烹茶飲之，能解熱毒，每觔值銀數錢。此爲各處未有者，當另成一種。古之回人好種樹，令柳眠橫長，起伏蟠旋。往日南路洋薩爾有古樹一叢，大者十圍，垂陰深暗，皆蟠柳一株發出之枝也。老幹離土二三尺處有眼，孔中出清泉湧噴，甘芳如醴，人皆頌爲靈泉，而於樹亦尊之若神。未悉何人手植。又烏什城之西南四五里有蟠柳，繞幹發出百餘枝，高者十數丈，古峭縱橫之狀，無所不備。中抱澄潭，隆冬不凌，有索特胡瑪雜爾在焉，猶華言廟也。回人謂自千年前有和卓木從溫都斯坦來者居此，種樹誦經。潭中多蛇，旋即盡去。余按所云和卓木則是，若年代、地名恐皆相傳訛誤，當即瑪木特玉素普始遷時之遺蹟也。

清・裴景福《河海崑崙録》卷四《光緒三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輟耕錄》言回紇野馬川有木，曰瑣瑣，燒之其火經年不滅，婦女取根製帽，入火不焚。余見瑣瑣芊綿成叢，似草而木質，五月偏開紅花，纖密如桂蕊，其根蟠結沙內，粗如兒背，大者類栲栳，以之爲炭，經夕不滅，九成所云，豈傳者神其說歟。

又《三月二十九日》　詢之土人，雪蓮生石罅中，亦名石蓮，崑崙東麓雪峯高千丈，有鳥純白如鸞，巢雪中，其糞積久生蓮瓣，長二三尺，作黃金色，閃灼不定，莖空高一二丈，百里外見之，及近則隱，取者須以一人持大鏡照視，一人以木筏度雪往，始得之。聞西藏雪山中亦有此蓮，豈佛所謂優曇華歟？寶蓮華歟？

西荒草木未入中土，《山經》、《爾雅》、《風詩》、《楚騷》均未採及，近人箸錄亦言之不詳。按石蓮雪蓮本二種，雪蓮兩瓣相合，長二尺餘，形如皂莢，劈之，內藏白片無數，紋縷與蓮瓣同，每片含子類榆錢，出西寧、青海、西藏雪山，性暖，治婦人血證。石蓮莖長八九寸，圓如指，中空，無葉，花瓣純白，自莖而上，有萼無跗，狀似萬苣，雖殘不落，花心突出，類雞冠花，疊簇而成，香濃與蓮同，而略含桂芬，出巴里坤者良，土人亦謂之雪蓮。

又《四月二日》　木壘河至奇台產羚羊，其角能清肝膽積熱，每對大者重十兩，值銀六兩，次者重五六兩，以心枯如朽木者爲佳。全角明亮，如玻璃色，微黃，其尖微黑。羚羊毛長三寸餘，略如家羊，獵戶四五月以鎗斃之，取其角。各省皆仰給於此，他處不產也。

清・王樹枏《新疆小正》　席其秀。《漢書・西域傳》顏師古注：

『白草似莠而細，無芒。其乾熟時正白色，牛馬所嗜也。』徐松云：『白草春發新苗，與諸草無異。冬枯而不萎。高三四尺，性至堅韌。以之織物，其用如竹。惟哈喇沙爾城東特伯勒古地產者，最堅實，心可爲箸。』案白草即席其草，俗呼芨芨草，又曰集吉草，西域處處有之。李賀《塞下曲》曰：『秋盡見旄頭，沙遠席其愁。』《酉陽雜俎》云席其一名塞蘆，引古詩『千里席其草』爲證。元稹《代書詩》自注云：『余以席其草常在書囊，以佐飲酒。岑參詩「北風捲地白草折」即謂此也。』《烏魯木齊雜記》云：『芨芨草即《漢書》息雞草，土音訛也。席其，息雞，音一而字二，皆白草也。』

又　石蓮華。石蓮，諸書皆不載，今博克達山中有之。華白大如椀，似荷花，瓣層疊，紫蕊，葉似萵苣。生於水邊石上，七月開花。山中採藥者年年以此相貽。言花開時採之，其香觸鼻，令人昏暈。其性極熱，治婦人血疾與雪蓮同功。此西域特產也。

又　剝果。秋分前後，綏來之蘋婆，庫車之梨，吐魯番之葡萄，喀什之石榴，皆至於市。

又　鸐雀巢。爵巢土語所謂靈雀窩也。靈雀即《廣雅》之工雀，《方言》謂之桑飛，謂之工雀，謂之過贏，謂之女匠，謂之鸛鳩，謂之懱爵。《玉篇》云：『女匠，巧婦也。又名鷦雀。』《詩》之桃蟲，《荀子》之蒙鳩，《莊子》之鷦鷯，皆是物也。《毛詩義疏》云：『鷦鷯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秀爲巢，以麻紩之，如刺襪然。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鸛鳩，或曰巧婦，或曰女匠，或曰巧女。』案以鷦鷯爲此鳥，蓋《韓詩》之說。觀詩下文『綢繆牖戶，恩勤鸐子』之詞，正與此鳥相合，其誼爲長，非鷦屬之鷦鷯也。其窩組織精密，形如氈襪。疑《方言》之懱爵爲襪爵之譌。近人多以其窩襯作護膝套褲，以愈寒疾。而窩內有遺矢者尤貴。研細絮之，其功勝於金絲狨皮。蓋是雀生於嚴寒之地，其性極熱，又多是駝羊等毛爲之，故可以愈寒疾。雀狀如麻雀而小，生於布倫託海一帶。其營巢也，每在樹枝遠出河中者爲之，懼人之取之也。其繫或馬尾，或聯其窩於枝頭。其戶所向，必其方風少。有前後兩戶者，爲雀之首領所居。蒙哈之民得之，輒獻其酋長，貴之也。人取是窩，必在冰凍之時，鬻於市者無定數也。

又　食雪雞。雪雞形似鷹，比家雞略大，毛色如蘆花，產雪山深處。性熱，治婦女血疾。冬至後始肥。

採集業

清・曹麟開《塞上竹枝詞》　望氣狼胡紫霧深，裹蹏麟趾躍青岑。近來都護清如水，不是金山亦產金。《西域志》：狼胡地產金，其民與漢人常夜市，以鼻臭金，知其貴賤。

清・祁韻士《西陲竹枝詞・鹽池》　廣斥何須問海濱，不毛土半白如銀。烏魯木齊之南鹽池凡二，他城亦多有之。鹹鹺自足供民用，關塞稀聞淡食人。

又《煤火》　人氣薰蒸地氣和，冬來亦作等閒過。惟求灰木添爐少，車運連山石炭多。

清・和瑛纂嘉慶《三州輯略》卷九《物產門・煤》　迪化城附近廣產版炭，煤之類也，白煙者爲上，黑煙者次之。又巴里坤北亦有煤窰，軍民甚便。

又《玉》　乾隆五十四年封閉瑪納斯綠玉廠，禁止開採。

嘉慶四年奉上諭：『葉爾羌、和闐等處出產玉石，向聽民間售買，並無例禁明文。因高樸串通商販採買玉石案內，始行定例，凡私赴新疆偷販玉石，即照竊盜例計贓論罪，原非舊例所有，況仍有偷帶貨賣者。今查案內因此拖累多人，朕心殊爲不忍。著照刑部議，嗣後取買新疆玉石，無論已未成器，概免治罪。欽此。』

瑪納斯城南一百餘里，名清水泉。又西行一百餘里，名後溝。又西行一百餘里，名大溝。皆產綠玉。

又《鹽》　鹽池海子二處，鞏寧城南二十里至一百二十里大小淖爾產鹽如晶，堆積岸上，不需熬淋，味甚佳，軍民取食甚便。

清・蕭雄《西疆雜述詩》卷四《土產》詩自注　產金以于闐爲最，自于闐行三日程爲小金廠，行七日程爲大金廠，皆出大瓣金。次之葉爾羌所

屬之伯得爾格、乾竺特、色呼庫勒等處，皆產黃金。哈喇沙爾出赤金。城西北二百餘里爲白扎，再四百餘里爲紅扎，皆產金處也。又于闐縣西北百餘里地名破城子，城無遺迹，皆沙灘，凡至其地，無心摸之，輒得金物。吐魯番西四百五十里，地名庫木什，回語謂銀也，其山產銀，唐人呼爲銀山。和闐所屬之塔瓦克出銀礦，向曾徵銀，近因人少，未採。庫車北行三百數十里，大山中出金箔銀箔。其地大寒，人不易去。阿克蘇北面大山沿邊多產紅銅，庫車東北六十里名銅廠莊，亦係採銅處。又北五十里地名齋木奇塔什，又西北二百餘里鹽山之側，此兩處皆有銅礦。齋木奇塔什並出鐵礦。英吉沙爾東南三日程，其山產鐵，即《漢書》所言莎車鐵山。又（持）〔特〕穆爾圖淖爾地以產鐵得名。特穆爾者，鐵也。阿克蘇所屬之山並有出鉛者。《漢書》謂龜茲有鉛，彼時屬在龜茲耳。往年賦額，葉爾羌歲徵黃金共一百十九兩零，和闐歲徵黃金八十兩。又額糧內有折成普兒者，以黃金再折。每普兒一百七十八文折交黃金一錢，歲共收金三十兩。各項金數，隨玉進貢。阿克蘇地方每年交納紅銅四千五百餘觔，庫車交紅銅七百三十觔，賽里木、拜城共交七百五十觔。此備鼓鑄錢文之需。阿克蘇並交納黑鉛三百觔，因製造鉛丸也。以上皆出南八城，非北路所有。大抵土山之氣發於外，故草木生焉。石山之氣蘊於中，故金玉生焉。天山南面多石，上無樹木，氣鍾於金玉。北面多土，故山頂皆松，萬峯葱鬱，無怪乎金玉稀少也。惟大河沿以上，西亘一山，低長而多石。余在五臺道中，於天未曉時，從對岸遠見山邊無人之境，突然似火非火，光芒四射，燄長丈餘，精采奪目。疑之，僕夫告余曰：『此金光外放也。』逾時始收。據其外耀者測之，其中藏之富可見。又烏魯木齊山下有金穴，不甚深。大約北路亦有幾處可採而得者，特無人留意耳。

又　玉出崑岡，自來論玉者統計中外以和闐爲最，出雲南者次之。雲南之玉，或翡或翠，或粉白，雖各極其妙，而其質猶粗，非若和闐之溫潤而細膩也。潔白無瑕者名脂玉，以其酷似羊脂，擬爲上品。其寶光蘊藉，色足十分者，則又無上上品也。棗紅皮者次之，青花者又次之。若玉拉里、磋子石等稱，則碔砆欲混者也。玉雖崑崙所產，究不能登山採之。皆在離山數百里處，深入於河，暗中摸索。是『玉是石出水始知』。《唐書》謂于闐有玉河，國人夜視月光盛處，必得美玉，未知驗否。其璞與雲南所出不同。雲南之璞，外如火石，極粗澀，剖之方見精采。和闐之璞，皮與內不相遠，一睹可辨，惜得之甚難。出玉之河二，一玉隴哈什，一哈拉哈什。玉隴哈什者最嘉，哈拉哈什者次之。每逢桃花水暖，雪浪未來，及秋色澄鮮，河冰未凍，定爲兩季採取。其後添採哈琅圭、塔克兩山內，亦按春秋爲期。又添桑谷樹雅山內，秋採一次。五處所得難定，儘數交納爲正供焉。民閒採者亦多。近年各省有人曾在彼雇工撈索，往往虛擲千金，未償片玉。難得愈見可貴。然復有一探便得，或重纔數兩而價值千金者，運爲之也。河之有玉不定，爲山水衝下。和闐城東南六十里爲小騍馬地，再六十里爲大騍馬地，兩處產棗紅皮脂玉。在沙灘中掘取，當是生長其閒者。《漢書》謂于闐出玉，又謂莎車國出青玉。莎車青玉者，今之玉拉里各種是也。品類高下不一，色雜碎者有之，皆尚腴潤。若所云鄯善出玉，未聞其地。惟哈密大戈壁中馬蓮井子出白石，似玉而粗，堅過之。美者製器光澤，久用則色敗。但呼以地名，輕之也。攷漢之鄯善國，東接陽關。馬蓮井子正當陽關西北三百里，大山環其外，當時必屬鄯善。出玉當是指此。北路瑪納斯河中搜尋亦可得玉，色白而有翠，類乎雲南所產，嘉者亦朗潤可觀，不常有。磋子石出南路，此種甚多。白而細者混玉，亦珍物也。崑崙多寶石，如金星石、藍寶石、碔砆、紫英各種之外，尚未曾見。至籍載金剛鑽有大如雞卵者，此無價至寶，何可易得也。又聞有冰晶，係萬年不化之冰所凝結者，用作眼鏡，妙不可議，惜難往取。按唐順宗初，拘彌國貢長堅冰，賫至京師，潔冷如故。炎暑赫日，不消崑岡之冰，其成晶也，亦宜若。魏文（常）〔帝〕時燉煌獻徑寸大珠，未知從何處得者，特亦偶然事耳。

又　天山南北皆有煤穴數處，大都整塊如石，其性極嘉。即如哈密三道溝所產，在老窯者，猶有煙，中之悶人。新窯更勝數倍，隨置於地，燒之，引火即燃，無煙氣，而有長燄，經久不熄。北路迪化一帶，有煤炭、藍炭、煙炭三項。煤炭遜哈密所出者不遠。煙炭多油，片紙可引，如燒松脂，力撲不能滅。濃煙著物即黑，室與廚皆不宜。另由土窯閉燒除煙，則成藍炭。望之類沙缶，而堅結過之。其色藍，燒以深爐，燄長力大，尤能耐久，皆一方生活之寶也。庫車城北五十里齋木奇塔什山內產物獨多，鐵礦、銅礦、煤炭外，並出白礬、硫黃、碔沙等項。碔沙有紅白二種，可廣

取之，但皆鹽礦，雖售而價賤，遠不若藏中所出。更有嘉品，可以配眼藥，開厚翳，較黃金尤貴耳。硫黃入西藥，產者最良。道遠不適於運。阿克蘇境內亦有之，舊例與餘硝並徵，用備火藥。又塔什密里克之西南兩日程特列克地方產玉沙，爲攻玉所必需，非此不能磨琢。中外玉工取資於此，採運之利不少。但西土出者宜於西玉，以治雲南玉其力略遜。

清・王樹枏《新疆小正》　金夫入山。于闐大金廠蘇拉瓦克，一作蘇兒阿克，在縣治東南二百餘里。小金廠卡巴山，在縣治東南九百餘里。常年有人採金。至阿格塔克，在縣治東南二千四百里。宰列克山，在縣治西南四百餘里。則採金者夏令入山，秋令出山。北疆塔城一帶皆夏入秋冬出。

又　馬蘭華，鹿角解。馬蘭開花之時，鹿角發癢，以頭相觸，角墜落，堆於一處。獵者往往於深山中得，一堆至百餘架。脫後新茸五六日即生岔，此時茸最佳，獲一架者，可得善價。

又　碧礦砂。《竹葉亭雜記》云：『礦砂出庫車。』徐星伯云，其山無名，在唐呼爲大鵲山。其山極熱，夜望之如列燈。取砂者春夏不敢近，雖極冷時，人去衣，著一皮包，露兩目，入洞鑿之，然不過一兩時，而皮包已焦。其砂著石上，紅色星星。取出者皆石塊，每石千數觔，不過有砂一二釐許。攜此者用瓦罐盛石，密封其口，罐不可滿，蓋火氣太重，滿則熱甚砂走，然受風亦走，受潮亦走。賈人攜此每行十數日，遇天氣清明無風時，揭其封以出火氣。〔徐〕星伯過庫車時，曾攜數十石，密封之，及抵伊犁，則石皆化成黃粉，而砂已不見矣。故攜此甚難，即其地亦不易得。惟白色成塊者不化，乃其下等也，然可以及遠，內地所謂礦砂即此耳。案今每歲檄取庫車礦砂，即其下等者，以作電局之用。《說文》：『碧，上摘山巖空青，珊瑚墜之。』《周禮》有碧簇氏，碧與綦同。《廣雅》：『擷，取也，或作綦。』

漁獵業

清・和瑛《三州輯略》卷九《物產門・飛類》　鵰、產哈薩克部者最佳，能搏小鹿、黃羊，狐兔不足論也。塔爾巴哈台、伊犁、厄魯特多畜之，南路回部阿奇木等亦有畜鵰回戶，以獵狐、黃羊等畜。又烏里雅蘇台、科布多等處產鵰數種，有芝麻鵰、虎斑鵰、皂鵰，其翮翎可爲箭羽，惟獵之以取其翎，其家不能畜也。鷹、南北路多蓄之以搏雉兔。雁。南北路俱有，徃徃弋取之，烏魯木齊亦取雛，家伏之。

又　野雞。烏魯木齊一帶山中獵得者最肥美，歲例充貢，嘉慶十年奉旨停止呈進。

又　鶴。似白鷹，南路多畜之。

又《走類》　黃羊、南路草廠多獵取之。鹿。伊犁圍場得者佳，烏魯木齊亦多，易獲，南路回城皆有。

清・徐松《西域水道記》卷五《特穆爾圖淖爾所受水》　辨機《西域記》云：『自淩山行四百餘里，至大清池。原注：或名熱海，又謂鹹海。周千餘里，東西長，南北狹，四面負山，衆流交湊，色帶青黑，味兼鹹苦。洪濤浩汗，驚波汩濊，龍魚雜處，靈怪間起，所以往來行旅，禱以祈福。水族雖多，莫敢漁捕。』是清池、熱海，皆斯水舊名。其產魚似鯉，今西域競網取之，無復向時祈禱之異。岑嘉州《熱海行》詩云：『側聞陰山胡兒語，西頭熱海水如煮。海上衆鳥不敢飛，中有鯉魚長且肥。原注：海中有赤鯉。』今海水亦不聞似煮也。

清・王樹枏《新疆小正》　獵人出。北疆多彪、虎、封豕、麋鹿之屬，冬時獵者多鬻於市。

又　燿魚。烏垣至十二月間，南北冰魚皆集於市。其取魚之法，鑿冰爲孔，至夜然火於旁，魚見火光皆躍而出，一夜有獲二三千觔者。北之額爾濟斯河南之開都河出魚最多，惟額爾濟斯河所產白魚味佳。開都河魚重有二三十觔者，即《山海經》所謂鮭魚。其味腥，魚子尤不可食，令人腹泄。案此即賈子燿蟬之術。

牧業

清・和瑛《三州輯略》卷九《物產門・走類》　馬、產哈薩克部者爲上，所謂大宛馬也。南路回城多產赤色棗騮，而青色者少。巴里坤東廠牧盛，濟木薩、奇台牧廠次之。牛、騾、驢、駝、俱無殊內地。犬、豕、羊。羊之肥者，伊犁爲最，烏魯木齊暨南路各回城次之。

清・裴景福《河海崑崙録》卷四《光緒三十一年四月六日》（天山）其土山低平處宜耕種，草山宜牧畜，番人謂之冬夏窩子。

清・王樹枏《新疆小正》 飲牛。北疆風俗，遇驚蟄日，家家皆以胡麻油灌牛，謂飲之可以卻終年之疾。

又 游駝於野。養駝之家每於夏至後茨草生葉之時卽卸駝，謂之卸廠。立秋後起駝，謂之起廠。

又 剔羊。牧羊者於立秋後翦毛，名曰秋毛。絨多毛細，能獲善價。再遲翦，則入冬毛生不齊，易於凍斃。剔卽《說文》鬄字，《吳子・治兵篇》說畜馬之法，云『刻剔毛鬣』，《莊子・馬蹄篇》云『燒之剔之，皆謂斷其毛也。』

又 徙牧于山陽。牧廠曰冬窩、夏窩，亦曰冬廠、夏廠。夏秋蚊蟲盛時，移牧深山之中，謂之夏窩。至冬時雪降，草被壓覆，則徙牧于山陽及沙窩之中，謂之冬窩。此常例也。

手工業

清・祁韻士《西陲竹枝詞・皮笥》 學得裘工妙手柔，剪裁新笥作香牛。以熟牛皮爲笥頗佳。夜寒窗靜鑪煙裊，簾捲微聞麝氣浮。

清・王樹枏《新疆小正》 繭成。唐史載于闐蠶蛾飛盡治繭爲絲，蓋西域蠶桑之利自昔盛行。亂平之後，左文襄於南路創設蠶桑局，試辦數年，雖無大效，然風氣已開。和闐、葉城、洛浦、皮山諸地，多有以此爲業者。但纏民愚惰，樹桑飼蠶，不得其法，故無厚利。丁未之歲，檄已革副將浙江趙貴華考察南疆土宜，設立蠶桑局，教民養蠶諸法，州縣官吏卽以此爲考成。二年以來，絲繭之利，多於往年數倍。皮山報稱蠶種一兩約得黃白二繭五十餘觔，每繭一觔，售銀一錢五六分，近長至二錢二三分。每繭十觔，可得淨絲一觔。英俄商賈販繭出境者，歲一百五十餘萬觔。數年後，必擅西方大利，可券也。其蠶三月十五前後生蟻，至五月初間大眠止，繭成熟矣。

農業

清・祁韻士《西陲竹枝詞・雪水》 良田十斛祝豐饒，天賜三冬雪水澆。塞外雨少雪大，每至盛夏，雪化爲水，田中賣其灌溉。粗作溝塍誰盡力，功成事半樂逍遙。

清・黃濬《紅山碎葉》 鴉片煙自粵東入中國，徧地盛行，西域獨無。今則民回並種，山藪俱盈。幸厲禁綦嚴，春時官爲查刈，犯者重論，食鬻並治罪，而亦未能絕也。

清・裴景福《河海崑崙録》卷二《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九日》 聞新疆古城奇台屬茶樹溝一帶，野茶樹長二三百里，天山冰雪，產茶必良，惜土人摘焙不精。余得數餅試之，色綠而微嫌青氣，若焙製得法，當不減湘晉。內外蒙古、哈薩克均賴茶以活，若就地取材，官治官售，大利也，至新當物色之。

清・王樹枏《新疆小正》 瀹渠。新疆土壤膏腴，全恃渠水灌溉。雪消凍解，卽開通渠道，以備導水。

又 農及雪澤。《夏小正》：『農及雪澤。』案《說文》：『農，耕也。』澤讀爲釋，古字通用。農及雪澤，謂耕及雪釋之時也。今新疆耕種之期視雪釋之早晚，亦有遲至清明後者。

又 春麥、大麥、青稞、麥首穜於土。《廣雅》：大麥，麰也。小麥，麩也。王念孫云：李善注《典引》引韓詩薛君章句云：麥，大麥也，麰與麰同。趙岐注《孟子》云：麰麥，大麥。引《詩》『貽我來牟』，來牟，對文。牟爲大，則來爲小矣。古謂大爲牟。《御覽》引《淮南子注》：牟，大也。大麥故稱牟也。《玉篇》云：麰，春麥也。麷，大麥也。麷與穬通。《齊民要術》引崔寔《四民月令》云：凡種大小麥，得白露節，可種薄田，秋分種中田，後十日種美田，唯穬早晚無常。正月可種春麥，盡二月止。是穬麥、春麥皆與大麥異物。蕭炳《四聲本草》云：穬麥，大麥之類。山東河北人正月種之，名春穬。形狀與大麥相似云。春穬正月種，則卽崔寔所謂正月種春麥者矣。形與大麥相似，故《玉篇》以爲麰也。今北方人種

春麥者，多是小麥。別有一種大麥，二月種之，三月即熟，亦春穬之類也。《御覽》引吳普《本草》云：大麥，一名穬麥。蓋二麥相類，故得通名。《四民月令》大小麥外別言種穬。《藝文類聚》引魏黃觀奏亦云小麥略盡，惟穬麥、大麥頗得半收。則大麥、穬麥自是二種。蘇恭《本草注》則又以大麥爲青稞麥。案《齊民要術》云青稞麥與大麥同時熟，其爲二物甚明，蘇說非也。今按新疆人喜食春麥，謂冬麥麵色紅，不能作餅，與北方相反。青稞麥似大麥，而粒一如小麥，無大麥之外秤。色青而粘，可以釀酒。春時覆種，四月即熟，與大麥同。農民多和以胡麻、豌豆、麻子、沙棗磨屑，以作炒麵，甘新兩地之人皆喜食之。

又　種胡豆。《御覽》引《神農本草說》：生大豆，云張騫使外國得胡豆，或曰戎菽。舍人樊光、李巡、郭璞《爾雅注》皆謂戎菽，今以爲胡豆。孟康注《漢書》、徐邈注《穀梁傳》亦同。但依徐邈，則胡豆之來在齊桓之世，依《本草》則在漢武之世，蓋二種也。《廣雅》：胡豆，蜂踱也。案蜂踱即豇豆，此豆紅色居多，莢必雙生，故有豆蜂踱之名。以爲胡豆，誤矣。種者，《說文》云：早穜也。《魯頌》『植穉菽麥』，《毛傳》云：先種曰植，後種曰穉。

又　覆巨勝。《本草》：胡麻，一名巨勝。《廣雅》：狗蝨、鉅艾、藤宏，胡麻也。鉅艾即巨勝也。狗蝨，言其形色。《御覽》引《孝經援神契》云：巨勝延年。宋均注云：世以巨勝爲枸杞子，枸杞當是狗蝨之訛。《齊民要術》引《四民月令》云：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時雨降，可種胡麻。胡麻油最多，新疆所食者皆胡麻油也。

又　啓桃。北疆養桃之法，樹無大小，至九月中必須壓倒地中，上覆草土。其本大者，以刀斫一縫，使能折壓而止。次年清明以後，將土鋤去，僅以草覆。過四月八日，方敢扶起。俗言避黑霜也。土人相傳，四月初八以前有黑霜。一次遇之，則桃樹未有不萎者。故不過此日，不敢啓也。扶起，則滿樹花皆盛開矣。

又　農率均田。《說文》：均，平徧也。均田者，平均正直之。《月令》：孟夏之月，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鄭注引《夏小正》農率均田證之。則均田正謂修封疆、審端徑術之事。孔廣森謂農率爲田畯，蓋均田之事，皆農率主之，猶今各鄉之農管也。新疆土田全恃渠水，百姓往往上下爭水，致釀大故。故農管主持分水輪灌之事。

又　藝稻。迪化近城無種稻者。南路如阿克蘇，北路如庫爾喀喇烏蘇、綏來均稱巨產。皆不甚黏，當即段氏《說文注》所謂粳之類也。種稻播穀，均在立夏後，視渠水之有無，節氣之早晚。

又　播穀。穀即粱也，今人謂之小米。程易疇云：禾，穀也。始生曰苗，成秀曰禾，禾實曰粟，粟實曰米，米名曰粱，其大名則曰嘉穀，言其色則曰黃茂。秦漢以來多溷粱爲稷，非也。北方以此爲食之主，故單呼曰穀。其米曰小米者，所以別大米之名也。今新疆人不以此爲常食。

又　樹稷。《廣雅》：藿粱，木稷也。王氏《疏證》云：今之高粱，古之稷也。秦漢以來，誤以粱爲稷，而高粱遂別名木稷矣。又謂之蜀黍。《博物志》云：地三年種蜀黍，其後七年多蛇。王禎《農書》以蜀黍一名高粱，一名蜀秫，一名蘆穄，一名蘆粟，一名木稷，一名荻粱。高粱莖長丈許，實大如椒，故謂之蜀黍。蜀有大義。又謂之木稷，言其高大如木矣。高粱不黏者，《爾雅》所謂粢稷也。其黏者，《爾雅》所謂衆秫也。故俗又謂之秫秫。以黏者釀酒，不黏者作飯。《九穀考》言稷與粱判然兩事。後鄭注：大宰九穀，易司農黍稷，秫爲黍稷粱，蓋知稷、粱之不可相兼，故並舉之。粱，今人謂之小米。稷，今人謂之高粱。高粱之種，先於諸穀，故《月令》孟春首種不入，注引舊說，以首種爲稷也。《管子》書曰至七十日，陰凍釋，而藝稷。日至七十日，乃八九之末，俗謂九裏種高粱是也。案今土人又以穄爲稷，皆無知稷爲高粱者。自程君說出，而古誼今名始釋然矣。北疆種高粱在種稻之後。

又　種赤。《說文》：『赤，豆也。』《藝文類聚》引楊泉《物理論》云：『菽者，衆豆之總名。』

又　蒔瓜。北路天寒，雨雪不時。瓜秧出土，夜必以泥椀覆之。過四月八日霜期始已。

又　穬黍。黍與糜一類二物，黍黏而糜不黏。《鄭注》：內則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粱〕。《鄭注》云：黍，黃黍也。案黍殼白，糜殼黃。蓋白黍爲黍，黃黍爲糜也。《齊民要術》云：夏種黍穄。《說文》：穄，糜也。今新疆人鮮食糜者。

又　農乃登麥。夏至後，冬麥先熟。春麥、青稞麥至七月始收。近南山

者，收麥多在九月中旬。往往有被雪壓，次年雪消始收者。氣候之相懸若此。

又　枸杞實。枸杞老滿城最盛。回亂之後，廬舍邱墟滿地，徧生枸杞，或謂碧血所化。中衛枸杞皆人家種植，以水灌溉，謂之水枸杞。此地則皆旱枸杞也。實碩而甘，勝於中衛，滋補藥也。歲出值二三萬金。

又　穬麥。此冬麥也。白露秋分皆種之，種後出土一二寸始上凍者佳。遲則地寒，不能發生，冬雪一壓，大半紅朽，來歲必歉收。故種冬麥者，夏日卽犂地備種也。

又　築場。《詩・豳風》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北疆俗候正與古同，蓋自豳以西無不然也。

又　穧稻。《聘禮》注云：筥、穧，名也。今淶易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爲筥者。《疏》云：筥穧一也。《說文》云：穧，穫刈也，一曰撮也。

又　鋌芟。芟，蕎麥也。北人謂之冷子。《詩・臣工》：奄觀鋌艾。《毛傳》云：鋌，穫也。凡芟子見霜後始收穫。

又　滌場。秋禾收畢，露積於場，次第打郭注《方言》云：枹，今連枷所以打穀者。擊《說文》：枹，擊禾連枷也。簸揚，至十月落雪以前，悉收入倉場，卽淨矣。甘肅有露積場中逾年者，惰可知也。

清・王先謙《五洲地理志略》卷二《亞洲二・大清國二・新疆省》　氣候：《王書》云：祁寒酷暑，爲大陸氣候。常有大風拔木揚沙，降雨甚稀，歲或不雨，惟資水灌田，故不患無田，而患無水。水所不至，皆棄地也。

飲食

清・黃濬《紅山碎葉》　黃酒以滿城東關湧金號者爲最佳，高者不啻紹酒。陳久者尤妙。越人郭姓趙姓者造之，其酒□皆高人，能諳南法。東至玉門關，西至伊犂，南至土魯番，闢展，無不貨其酒者。本城士大夫日飲無何，他店之釀，不過而問焉。燒酒以阜康、濟木薩者爲佳，以黍爲之，俗謂他處黍皆昂頭，而阜濟之黍頭獨低，故飲其酒者，久則有手足拘攣之病，驗之果然。東坡先生引晉醉客『麥熟頭昂，黍熟頭低』之說，謂稻黍出穗，頭必直而仰，其熟也必曲而俯，麥則反是，是言其熟而俯也。今阜康之麥，意者出穗卽俯，故致病如是，當更親驗之。

菓名蓮花白，狀如蓮蕊，大十倍之，圓緊而青倉。其根出土半尺許，擎菓而上。菓□如白襍，煮食甚美，生食尤爽口。此種中土所無。【略】

金棒瓜狀長色黃，味勝哈密，出自吐魯番王子圃中。外間種者無其美也。

前所食瓜，膚作淡紅色，香味已異。又有一種白如凝雪，味亦過之。王子以貽都護，轉致孫月芬夫人，余得食之。

清・方希孟《西征續錄》卷下《光緒三十三年三月三十日》　新疆行銷湖茶，上年塔城茶局撤銷，暫准晉茶銷售。二十二年，羊樓峒官設茶局，晉茶已與湖茶並銷。其自他處來者，皆爲私茶。然湖茶爲西北哈薩克、布魯特、蒙古諸部落暨新疆南北兩路以及俄羅斯、葱嶺以西諸國所同嗜，晉茶終不能敵之也。

清・王樹枏《新疆小正》　食苦菜。《月令》云：孟夏苦菜秀。《呂覽》云：日至苦菜死，亦單謂之苦，亦謂之荼。《本草》云：一名荼草，一名選。《名醫別錄》云：一名游冬，生山陵道旁，冬不死。《桐君藥錄》云：三月生扶疏。六月花從葉出，莖直花黃。八月實黑，實落根復生。冬不枯。則游冬之名，其取此乎？程易疇云：苦菜有二種，一種爲苦蕒，一種北方人呼蔞蒿菜也。八九月生者，葉皆從根出，不生莖，斷之有白汁，其味苦。春生者，四月中抽莖作花，《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花黃如菊，其萼作苞，花英之本藏苞中。一英下一子。子未生，白毛如絲。英落苞開，子末之白毛乃見。數以萬計，形圓如球，所謂荼也。蔞蒿菜七月生者，有幹有葉，節節臺生數葉後，又生歧莖。花如苦蕒，苞開白如球，八九月猶盛開。其子有形而不實。今案，苦蕒與蔞蒿俱宿根，莖俱有白汁，苞中俱有白毛，但蔞蒿菜莖長大，葉厚，苦蕒長祇尺餘，莖葉俱較微細耳。王伯申謂蔞蒿不結子，亦無白毛，蓋未目覩也。李時珍云：苣蕒菜春初生，苗有赤莖白莖二種。葉似花蘿蔔菜，而色綠帶碧。上葉抱莖，梢葉似鸛觜。花黃如野菊，一花結子，一叢花罷則收斂。子上有白毛，茸茸隨風飄揚，落處則生。今北人通呼爲苣蕒菜，亦呼苣菜。此說得其實矣。

又　雪蛆爲魚。雪蛆生雪中，有重十數斤者。天煖雪融，隨水下注，輒化爲魚。故新疆多無鱗魚，食之令人疾。

又　沙棗蘞。沙棗生於沙磧，大如指，淡黃色，皮厚能食而澀。此果爲塞外寒地所產，甘肅亦有之。《天山賦》云：沙棗纍纍而遺香。注云：五月初開花極香。

又　甚熟。南疆二月桑生芽，四月尾甚熟。烏垣市中所見者，皆自吐魯番來者也。煎膏食之，可以清熱祛痰。

又　韭菁。《廣雅》：韭韃蓍其華，謂之菁。《齊民要術》引《四民月令》云：七月藏韭菁。今案韭菜華搗爛浸以鹽，北方人好食此菜。天津商人在新疆者，出鬻之。即鄭衆《周禮・醢人》注所謂韭菹也。

又　百合始榮。新疆百合肥美，爲天下之冠。七月間熟，人皆採食。《玉篇》云『葩花榮也』，《夏小正》『榮鞠榮芸』，皆是。

服飾

清・王文錦《西域南八城紀要》　回子住烏魯木齊者，與陝回同，衣冠漢制，有漢回子之目。住南八城者，名纏頭回子，其人皆剃髮，衣冠與中原僧人同。安集延回子者，衣冠風俗類纏頭，有城在伊犁之邊外，即古大宛地，爲霍罕回部之一。

清・王樹枏《新疆小正》　初禪。《夏小正》：往耨黍禪。傳云：禪，單也。謂初著單衣也。今新疆人三四月間尚著綿衣，至五月後始有衣單者。然遇天寒，仍著棉皮。

建築

清・黃濬《紅山碎葉》　口外之屋皆以泥代瓦，歲歲雪後春餘須添一層，謂之上屋泥。

清・王樹枏《新疆小正》　獶屋。北疆房舍皆以泥塗其頂。冬雪堆壓，厚至尺餘。及春煖消融，頂泥坼裂，無不滲漏者。故雪釋之後，家家墅屋，謂之上房泥。《漢書》師古注云：墅即今之仰泥也。獶，抆拭也。故謂塗者爲獶人。《大戴禮》：擾阻以泥之。擾即獶字也。

名稱

清・和瑛纂嘉慶《三州輯略》卷一《山川門・烏魯木齊・博克達山》　博克達者，蒙古語神靈之稱，故俗名曰靈山。

清・祁韻士《西陲要略》卷一《南北兩路山水總叙》　〔天山〕盛夏積雪不消，俗槩以雪山呼之。

清・王樹枏《新疆小正》　景風至。《廣雅》云：南方景風。《春秋考異郵》云：景者，大也，言陽氣長養也。新疆立夏以後，熱風自南來，俗名曰火風。

傳説

清・祁韻士《西陲竹枝詞・風戈壁》　漫天雪陣欲埋人，不死蚩尤作轉輪。蝟縮魂消舒爾漢，風雪之謂。花牛犢子漫言神。或言舒爾漢起，必有小花牛見，其説詢之無據。

清・裴景福《河海崑崙録》卷二《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十日》　初十日，午後芬三來，邀余往見嚴子卿廉訪，談新省南北路情事頗悉。有風(弋)〔戈〕壁，多大風，有飛狐似狐而尾長，飛走空中，則大風至。同治中，有李觀察三營人馬爲風吹去，不見影響。風來黃塵突起，遠望如堵牆，高入雲表。一遇風即停車，人伏輪際，碎石飛走。風過，車行月明中，見飛狐無數伏地，食駝糞。土人云，是物能作大風，殆如江豚之舞浪，蜥蜴之啣雹也。

又卷四《光緒三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由七克騰木向東行二百八十里，距十三間房約一站地，名土井子，多大風，即風戈壁也。光緒四年三月張朗帥飭將官李成金前往開路，率隊五百餘人，馬駝數十，於戈壁上紮帳棚，棚内穴地以避風。一日日將落，黑氣遠來，知大風將至，士卒以羣鎗排擊之。夜半聞有物墜地，聲厲，初作喘息如騾馬噴鼻。次晨相距里許，

有一物似蝎虎，長十三丈，作深綠色，脊背墳起，大小如覆盂，色紅，兩目外圍紅白黑圈數道，鼻孔露黃毛，頷下如硃砂，腹至尾作深黃色，皮厚如指，墳起處刺之出白汁，着手即腫，士卒復擊以鎗乃斃。數日臭作，截爲七段，載以駝，投草湖。此物每吐黑氣，立致大風，能挾風騰起，吸駝馬食之。支解後，腹中得金銀女飾，重四十餘兩，馬鐙馬掌皆吞而未化。土人於十三間房一帶每見小者，長一二尺，踞石上，以前兩足向日月而拜，土人謂之石龍，即蜥蜴也。成金言坎巨堤、條拜堤山中常有黑毛人，行走如人，能飛空，黑黑子即布魯特部人。以鎗斃之，有一頸三頭者，有九頭者，曾目見之，中一頭最大，兩旁各四頭排列，面目略同。《呂氏春秋》『禹西至三危之國，積金之山，共肱一臂三面之鄉』，非妄言也。

又《四月二日》 三個泉逼近天山，相傳其地最忌鳴炮動金鼓，犯之風雪立至。三月二十二晚榮廉訪過宿，營弁鳴炮響號爲禮，二更後果大風雪，廉訪止之已無及。烏梢嶺巴里坤天山均如此，豈荒徼絕域，人有殊稟，地亦有怪徵歟。

清・王樹枏《新疆小正》 蝗則爲魚。南疆各城臨河厓岸往往高至數十丈，其土層中皆嵌有枯魚無數，岸崩則見。或露首尾，或半身，皆長數寸。春融山雪消化，厓岸被水衝刷，魚隨水下，枯者悉活，斯須之頃，皆有縱壑之樂。土人云此種魚皆蝗蝻入土，或其子所化者。案《詩》『衆維魚矣。』衆爲螽之省字。《玉篇》：螽，蝗也。《說文》：螽，或從虫，衆聲。申培《詩說》：螽，斯美周室多男子詩。螽爲魚，故爲豐年，言蝗不害稼也。蝗子化魚，關內關外皆如此，不足異也。

哈密分部

綜述

清・傅恒修乾隆《西域圖志》卷九《疆域二・哈密》 所居回民以耕牧射獵爲生。田疇沃衍，園林蕃廡，氣候溫暖，泉甘土肥，山泉競發，巨細不一，伏流或數十里或百里許出地，引渠溉田。城外東西兩關，地當孔道，商民輻輳，號稱殷庶。

清・七十一《西域聞見録》卷一《新疆紀略・哈密》 語言與外疆各回不通。衣服相似，但帽圓翅短耳。夏極熱，冬極寒。土產二麥、穀、糜、瓜、蒲桃。北界巴里坤，南界闢展，爲關外第一要衝矣。

清・祁韻士《萬里行程記》 哈密爲漢伊吾盧地，唐置伊州。內地商賈懋遷者多，回民尤衆，謂之纏頭。城市村落，不一而足。土潤泉甘，地脈宜禾，芃芃長發，土產甜瓜頗佳。回王城距辦事大臣及通判所駐之城五里許，大城在東，回城在西，到處清流瀠注，溪樹煙深，明爽怡人，風光可掬。番長帥所部聚族而居，安生樂業，居然安樂國也。西行六十里至頭堡。頭堡、二堡、三堡，皆纏頭回民所居，田園墾藝，亦見饒沃。

清・和寧纂嘉慶《回疆通志》卷一一《哈密・沿革》 自是哈密都督乩吉孛徙其部居肅州。《拾遺補錄》：哈密夷人明季徙居肅州衛東關廂居住者三族：曰畏兀兒族，其人與漢俗微同；曰哈喇（布）〔灰〕族，其人與夷同；一曰白面回回，則回族也。今皆男耕女織，同爲編氓矣。士商賢伍咸有其人。

清・林則徐《荷戈紀程・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哈密本漢伊吾盧地，置宜禾郡尉。唐爲伊州，後陷於吐番。元代入版圖，明爲哈密衛。今其地土潤泉甘，田多樹密，可謂樂土。惟田歸回民耕種，入糧於其王，滿漢官民無與焉。土城甚小，辦事大臣及協辦大臣同署，餘則一副將一通判一巡檢，皆住城內。回城距此五里，回王府在焉。城內及附近回民約萬餘戶。男戴印花小帽，女穿紅衣。土人呼爲纏頭，其語與華言大異，然能華言者亦多。自此而西南大抵皆回地也。

清・鍾方纂道光《哈密志》卷一七《輿地志十五・風俗》 哈密僻處關外郭壁，民心愿恪，兵敦儉樸，氣質驍悍。所居均以土屋，夏秋雨水，淋漓而已，並無傾盆汪洋大注之雨。但土瘠民貧，謀生不易。聰明讀書入泮者少，只在公署當差，以筆耕餬口，無力上進。魯鈍者或入伍食糧，或竭力務農，或服賈治生業，而嬉游流蕩之風不聞焉。元旦佳節，男婦登堂拜賀新年。富者盛設筵宴款待，彼此治酒，互相請答，人情頗爲醇厚。然

燈節以後，即各事其事，亦無宴樂流連之習。

清・宋伯魯纂光緒《新疆建置志》卷二《哈密直隸廳》　其民三種雜居，而纏爲土著，回王治之。自軍興以來，閭戶衰減。及左宗棠規畫新疆，漢民販繒帛，稍稍隨大軍出關。久之，闢疇殖穀，流亡還集，三十年中增至五六百戶。而漢回之來自秦隴者，亦百有餘家。光緒初，大軍屯哈密，人衆多，取用宏，商賈駢坒。罷兵後，壧頓之物無所委，折閱者多。初哈人好服斜布，斜布之利傾一市。其後俄商販藻布，五色玢麗，煥若濯錦，出斜布上遠甚。人爭取之，斜布壅遏不可行。於是商旅大困，獨羊毳之輸出者，歲尚八九萬斤。瓜匏饒多，其乾者或售諸遠方。然其細已甚，而俄商網取土物，歸而機製之，以倒輸本境，其羨恆倍蓰焉。其居□達，羈旅失業之氓，僑留者衆。然多無賴爲姦利，健訟，博塞游食，相爲攘竊。塔勒納沁去廳治益遠，迫近戎狄，尤好氣，桀悍不馴，輕犯法，報睚眦。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無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教之不可以已也如此。夫回王，故畏兀兒種也。居回城，王府在西門內大阜上，極高。城內纏回百餘戶。按舊說謂明季哈密主來自葉爾羌，或稱元裔，或云回回，實額貝都拉畏兀兒種人，非蒙非回，而上溯四世，亦無居葉爾羌者。歲辛卯，陶勤肅模撫新疆，馳書詢哈密王世系是否由葉爾羌遷來，及明季各部族迄今有無分別情形。王答書略謂：以額貝都拉爲受封始祖，額貝都拉之高祖伊薩敏，曾祖博啓，祖默默特雅爾，父默默特夏伊四世，皆爲伯克，以上無考。然未聞明季由葉爾羌遷來之說。畏兀兒、哈喇灰同奉摩哈默教，衣服亦同。初以白布束頭，故稱白帽回。後有用雜色者，稱紅帽回。各族久無分別，惟統稱纏頭回，猶之江南江北統稱漢人而已。卑部先世係白帽回，相傳多畏兀兒回子孫。其唐代留居中土改用漢裝者，謂之漢回，亦呼回回。奉教雖同，而習氣懸殊。纏回樸誠，漢回狡猾。自來變亂，多由彼倡禍也。哈密二字，乃蒙古語，今纏回沿呼哈木耳。卑部行回族文牘，用回呈。京外各省用蒙古字，由來久矣。轄城六，曰哈密，即今回城。曰素木哈爾灰，曰阿思他納，曰托哈奇，曰拉珠楚克，曰哈拉托巴。見《乾隆府廳州縣志》。有采地三萬畝，汗腴多葦蕩，豐水草，牛羊馬皆脂臕，異於衆。有蘇拉滿廠者，其馬爲回部冠。天閑貢駟，皆選諸此。其地原泉灌注，森木際天，尤多老柳，有千餘年者。按《辛卯侍行記》：某阿渾家有九龍樹，相傳千餘年物也。實則老楊卧地，處處生根，枝幹糾紛，穿垣踰壁，蔭十餘丈。

清・佚名《哈密直隸廳鄉土志・風俗》　哈密漢回雜處，習尚不一。近城流寓僑寄，半出無賴，罔知教化，逞刁健訟，習以爲能。導之以禮義，冥然罔顧；懲之以刑法，恬不知恥。沁城距城窮遠，民氣強悍，桀黠不馴，藐沒法紀，動以小嫌，互相鬥毆。幸村戶農氓，各安生業，頗覺淳樸，惟文教尚淺，往往視讀書爲畏途。纏民專務耕牧，別無嗜好，不與漢人通力合作，俗尚質實，男戒爲盜，女恥爲淫。但回王世受國恩，並不令其解讀漢書文義，以致聖教儒經不能普及，殊可憾耳。

歲時

清・鍾方纂道光《哈密志》卷九《輿地志七・川泉》　哈密辦事大臣務菴成書咏沁城詩云：『東屯風景亦全諳，怪石驚沙百不堪。楊柳數株泉一道，沁城已是小江南。』『剜瓜打餅過中秋，郎去屯田妾獨流。請得蘭州白氈速，拜香同上廟兒溝。』

清・鍾方纂道光《哈密志》卷一七《輿地志十五・風俗》　二月初二日，土地神生辰。自初一日夜，亦張燈起，至初三日止。白晝間各鋪戶作抬歌數十，獻於土地神前。游街穿巷，鬧熱俗規。

又　衣服樸素，兵民間皆以布爲衣，而無帛者。即殷富之家，亦僅棉紬川紬服一兩件，惟新年及喜筵壽觴中着之，歸即藏笥中。率以布爲常，如平時衣偶華美者，人即駭異，以爲過奢。

又卷四五《學校志二・典禮》　每年正月初一日，辦事大臣率領文武官員赴文昌帝君廟行三跪九叩禮，關聖帝君廟行三跪九叩禮，馬王廟行兩跪六叩禮，龍王廟行兩跪六叩禮，火神廟行一跪三叩禮，藥王廟行二跪六叩禮。

每月朔望日辦事大臣率領文武官員赴關聖帝君廟行三跪九叩禮。

春季辦事大臣率領文武以太牢禮祭文昌帝君廟、關聖帝君廟。

秋季辦事大臣率領文武以太牢禮祭文昌帝君廟、關聖帝君廟。

每年八月初十日，恭逢皇上萬壽，辦事大臣率領文武官員回子郡王軍民人等在萬壽宮叩賀聖誕。

每年十月初十日，恭逢皇太后萬壽，辦事大臣率領文武官員回子郡王軍民人等在萬壽宮叩賀聖誕。

每年正月初一日，辦事大臣率領文武官員回子郡王軍民人等在萬壽宮叩賀元旦令節。

每年正月上朔，大人率回王接欽賜荷包賞、內裝銀錢、銀錁。欽賜食物。蓮子、藕粉、焦棗、掛麪、葡萄、橘餅、乳餅。

婚喪

清・鍾方纂道光《哈密志》卷一七《輿地志十五・風俗》 婚娶多因舊親爲親，倩媒說合，受聘金盒酒爲禮，納采納幣，不過豬隻酒米布疋。婚期，遠近親戚聚集賀喜，有鬧房俗規。有力之家會客，內外族黨姑娘姊妹而已，酒筵從俗，無過爲豐靡者。喪葬棺槨衣衾稱家有無以厚薄。方死則報訃於親戚，咸來弔哭。及殮，以香帛酒肉上供。有力者，凡內外親黨皆散白戴孝，無力則否。既殮，有葬期即葬之；無期或一月半載，卜吉日，延禮賓，會戚友，具靈芻銘旌等物，先期，客奠；及期，家奠。宴畢，齊挽紼送墳山埋之。家貧無力，止略具禮祭，不敢過求豐美。至若謂僧道誦經，偶亦有之，知禮者不爲也。器尚陶瓦，棹几牀榻，皆質而不華，極富亦未鋪張擺設者。

祭祀

清・和寧纂嘉慶《回疆通志》卷一一《哈密・建置》 恭建關帝廟，文昌宮，俱入祀典。又城內火神廟一座，東關。

財神廟一座，西關。

無量廟一座，西郊。

羅眞廟一座，城北二里許。

城隍廟一座，城西南三里許。舊回城一座，係郡王銜貝勒額爾德錫爾暨所屬。

清・鍾方纂道光《哈密志》卷一四《輿地志十二・街巷》 哈密城內東西大街一道，地勢平坦。武廟建於正中，南有馬槽。巷轉西，有觀音閣、馬王祠。武廟後北進兵城，城內直街東西巷四道，正中七聖宮，北門樓即魁星樓，上層玉皇閣。城內均係哈密眷兵居住，東有公庫，西有營庫。

東街街北有巷一道，巷口有節婦王氏一坊，係嘉慶年間建立，並有營倉。再北爲監獄。東門內街南萬壽宮，西旁有巷，直至南向北文昌宮。東門外直街一道，向南出東南哨門直達回子地。向北直上，謂之大街。街右旁藥王廟，左旁清眞寺。再北出東北哨門，內外有鋪戶。

北哨門外直街，人烟輻輳，店鋪繁多，往來行人棲住此地。轉北向東，街巷一道，俗名花果山，回民環住。向北有火神樓，左旁呂祖樓。再北有教軍場，係營中操演兵丁之所。向西轉達兵民塚墓地。

西城內正街有南北巷二道，房屋俱兵等居住。西城門外靠城有南北巷，中亦係兵民雜處。向西轉南有清眞寺，再南過橋出西南哨門接回王子城。向西北直上謂之大街，街旁有無量廟。再北行，西北哨門內均有鋪戶居民之家。

西北哨門東西街一道，俗名軍台巷。西北哨門外有城隍廟、仙姑廟，又有羅眞廟、財神樓，再北直達兵民塚墓地。

又卷一五《輿地志十三・祠宇》 帝君廟正殿三間，左右廊房各三間，對面有戲樓一座。

【略】

左旁龍王廟一間。

右旁土地廟一間，乾隆十五年建修。

文昌宮於嘉慶八年建修，正殿三間，左右廂房各三間。

牛王廟。

馬王廟。

火神廟，正殿三間，左右廊房各三間，對面有燈山樓一座。係三官會設立。

【略】

萬壽宮，於道光十三年建修，正殿五間，左右朝房各一間。
兵城門樓，係魁星樓，三層，各一間，廂房一大間，於嘉慶二十二年建修。
兵城內北
馬王廟。
藥王廟。
娘娘廟，正殿三間，左右廂房各二間，對面有牌坊一座。
【略】
東門外
藥王正殿三間，左右廂房各一間。康熙年間舊有，於乾隆十九年建修。
呂祖樓，二層三間，一層五間，一層左右廂房各三間，於道光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建修。
火神樓，二層，各三間，於嘉慶二十四年建修。
東清眞寺，於乾隆五年建修。正房五間，內有萬壽閣一座。
西門外
無量廟，於乾隆二十四年建修。正殿三間，左右廊房各三間，對面有戲樓一座。
羅祖廟，於乾隆三十八年建修。正殿三間，左右廂房各二間。
城隍廟，大殿三間，左右廂房各五間，對面戲樓一座，於乾隆四十三年創建。
【略】
觀音地藏菩薩〔廟〕，正殿三間，左右廂房各五間，於嘉慶十二年建修。
孫祖廟，於嘉慶十八年建修，正房一間。
西清眞寺，於乾隆十九年建修，正房三間，左廂房四大間。
財神樓，二層，各三間，左廂房一大間，於道光二十五年建修。
五涼社，於道光二年建修。
蔡把什湖屯田處
聖賢廟。距哈密城十里。
風神廟。距哈密城十里。
蔡湖東台
聖賢廟。距哈密城十三里。
娘娘廟。距哈密城十三里。
烟洞閘
龍王廟。距哈密城二十五里。
天山頂
聖賢廟。距哈密城一百六十五里。
天山北
石佛寺。距哈密城一百九十里。
塔爾納沁城廟兒溝山上
聖賢廟。距哈密城二百六十里。
大佛寺。距哈密城二百一十里。
觀音山菩薩廟。距哈密城二百四十里。
沁城東
聖賢廟。距哈密城二百四十里。
財神廟。距哈密城二百四十里。
娘娘廟。距哈密城二百五十里。
沁城內
老君廟。距哈密城二百四十里。
黃蘆崗
聖賢廟。距哈密城七十里。
娘娘廟。距哈密城七十里。
長流水
聖賢廟。距哈密城一百四十里。
龍王廟。距哈密城一百四十里。
烟墩
聖賢廟。距哈密城二百一十里。
苦水
聖賢廟。距哈密城三百五十里。

沙泉子

聖賢廟。距哈密城四百三十里。

星星硤山坡

聖賢廟。距哈密城五百三十里。

山頂上

觀音廟。距哈密城五百五十里。

頭堡

聖賢廟。距哈密城八十里。

二堡

聖賢廟。距哈密城一百里。

三堡

聖賢廟。距哈密城一百四十里。

沙棗泉

聖賢廟。距哈密城一百九十里。

清眞寺。

瞭墩

聖賢廟。距哈密城二百九十里。

清・劉潤通編宣統《哈密直隸廳鄉土志・宗教》 漢民習尚儒教，回教卽阿剌伯人，本境無漢民入回教者。天主耶蘇並喇嘛黃教紅教並無，此種類實偪處此。

又《祠廟古蹟》 距城北一百八十里天山巔建廟一座，曰天山廟。側豎殘碑，風霜剝蝕，字跡模糊，畧可認識者，是唐代遺蹟。

龍王廟在城治北六里，傍泉石之右，因圮爲池，築堤插柳，建廟於土山之腰，鑿壁結構，修數楹客廳，以爲遊憩之所。入夏，惠風和暢，泉水迸流，樹林陰翳，鳴禽上下，或臨淵而羨魚，或登高而望遠，夕陽在山，猶復樂而忘返。士民及時適情，多薈萃於此。萬壽宮、在老城北門內。左文襄祠、在老城電局左側。馬王廟、定湘王廟、在老城西門內。文廟、在城治南門外里許。關帝廟、火神廟、文祖廟、在新城內。城隍廟、在新城北門外。娘娘寺。在新城南門外。

清・林則徐《荷戈紀程・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 又二十五里星星峽，向爲宿站，僅大小兩店，皆甚骯髒。借隔鄰土屋喫飯，夜在車宿。此地間於山峽，陰氣森然，居民僅九家，聞峽之西有魑魅，自建關聖廟，邪魔漸遁，過客多於廟中留香火資。有捨兩馬於廟者，遂爲神馬，一往各山自覓食，朔望一至廟，旋又不知所往。一每日自赴村店，有過客餧馬，卽與同槽食，飽且自去。今往來僕御咸知之，見馬來食遂喜，以爲神佑云。

清・鍾方纂道光《哈密志》卷一二《輿地十・古蹟》 石佛寺在天山北。石佛高六尺，天生成者，在大路。因哈密官兵等敬禮之，修祠立廟，甚著靈應。

清・劉潤通編宣統《哈密直隸廳鄉土志・耆舊録》 伯希爾祠在新城內，春秋兩祀，地方官用羊一祀之。

左文襄公祠在漢城內，奉勅建修，春秋祭祀，合城文武官並祀之。

又《山》 石鍾山在沁城南四十里，平地突起，積石崆峒，形如鍾式，俗因命名。建神祠於上，起伏百數十里，與東山聯絡不絕。

又《水》 西北土質多沙漠，少塗泥，水之源流有平地沸出，或數十百里，卽入沙地潛行，而其委卽竭者。哈密水源來自天山，初夏凍解，雪水始見。遇氣候輕寒（兵）〔冰〕結，民每苦於水之艱難。鄉俗故有烹羊設祭，乞靈於山川之神者。

清・袁大化《撫新紀程・宣統三年四月二十日》 好事者於山腰用塊石堆垛成人形，遍山多是。行旅過此輒仿爲之，殆祈禳之意也。

又《宣統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八里大坂關帝廟。《荷戈記程》云：『峽西有魑魅，築廟於此，邪魔始遠遁。』余入廟瞻拜，匾聯滿廡廊。繞廟左出，峽下坡陡峻，從前往往失事。自立廟後，屢經開鑿修墊，始免蹉虞。

物産

清・黃文煒、沈青崖纂修乾隆《重修肅州新志・西陲紀略・哈密・風俗物産類》 瓜：瓜州之名雖著，總不及哈密之佳，鮮美勝於崖蜜。各地移植，其味終遜。往年進貢。葡萄，大而且美。野蠶，生苦參上，吐絲可

織錦帛。胡羊，其尾甚大，重者三斤，小者一斤。肉如熊白而甚美。礪石，剖之得鑌鐵，謂之喫鐵石。胡桐律，胡桐樹上經雨卽生。

清・珠克登《新疆紀略》　又有哈密所管之四鋪、五堡、六堡、七堡、八堡，以上五堡，俱係出貢瓜之處也。結瓜後，由蘭州總督處派官來將瓜號了，俟等有六成熟，就摘來裝在木籠，以騾子馱至肅州。又將籠打開，略爲見風，再將此處之稻草揉軟，從新裝好，馱到甘州，與提台所貢之瓜一齊進京進貢也。又哈密所出磨刀石，此石係哈密回部進貢也。又出白查子皮襖，係老羊的鑲黑羊皮邊，又加牙縫並雲頭兒各色花樣。又出硷並葡萄，哈密瓜。又所屬之黃蘆槓地方出瓜柑子。又星星硤山上出星星石，如朝帽頂形俱係亮白者。

清・鍾方纂道光《哈密志》卷二三《食貨志六・物産》　穀屬：稻、穀子、小麥、大麥、糜子、青稞、莜麥、黃豆、綠豆、豌豆、小豆、扁豆、蠶豆、黑豆、棉花、葫蔴、芝蔴、高粱、糯穀、苞穀、小蔴子。

菜屬：王瓜、東瓜、絲瓜、倭瓜、甜瓜、西瓜、金瓜、苦瓜、芹菜、白菜、菠菜、萵笋、莧菜、葱、蒜、辣、韭、茄子、洋芋、江豆、刀豆、胡蘿蔔、水蘿蔔、大蘿蔔、西葫蘆、葫荽、頭髮菜、葫蘆、山藥、茄蓮、沙葱、蕉蕎、苜宿、苦蔴菜、長壽菜、馬蛇菜、藜藿、蕨。

果屬：桃、杏、李、梨、小棗、沙棗、石榴、葡萄，長圓俱有。胡桃、蘋果、白果。檳子果，俗曰紅果。櫻桃、楸子、桑椹。

花屬：牡丹、玫瑰、葵花、高麗菊、臭芙蓉、千歲穀、海南花、雞冠花，係紅白。燈盞花、檳榔花、金絲蓮、江西臘、刺梅花，紅色。喇叭花、嬰粟花、馬蘭花、黃藍二色。金針花、石竹花。

木屬：松、梧桐、桑、皮樹、楊柳、線柳、白楊、栢、槐、沙棗樹、紅柳樹、臭椿、榆樹。

藥屬：大黃、甘草、山藥、黨參、荆芥、薄荷、木賊、桃仁、杏仁、雪蓮、小茴香、益母草、白扁豆，摧生草，卽合首烏。車前。

蟲屬：家蠶、螳螂、八叉蟲、蜘蛛、蝎子、蛇、馬蛇子、石龍、守工、野蠶。

禽屬：雞、鴨、鵝、蝙蝠、雉雞、野鴨、鵁鳩、鵰、鷹、雁、鶴、野鴿、沙雞、天鵝、半翅子、胘膝雞、絨雞子、水駱駝、大紅袍、洋畫眉，一點紅。

獸屬：虎、狐、狸、狼、兔、豆鼠、野貓、黃鼠狼、羊、大尾。豬，大耳。牛、馬、驢、騾、黃羊、大頭羊、鹿、麅、野豬、靈羊、野馬、熊、野騾、毛牛、旱獺、豹、松貂。

石屬：玉石，出馬蓮井子。星星石、煤炭、沙石、石灰、青石、磨刀石。

貨屬：回子布、回子小刀、毡、氈、桐油、黃臘、白臘。

清・劉潤通編宣統《哈密直隸廳鄉土志・物産》　動物　牛羊馬匹皆本境所固有，惟回部孳繁牧廠既大，禁令綦嚴。間有漢回人等牧其地者，問庶人之富，哈密漢回百姓不能數畜以對。東山地方產黃羊、雪鷄、鹿茸。又有蘇拉滿孳生廠，大馬亦膘肚，爲回部第一牧長，回王貢馬多選於此。

植物　菓品材木，足以供生人之食用。昔其利視五穀爲尤豐，所謂一年之計樹穀，十年之計樹木也。蘋菓、桃、杏，此地皆產，但質小而味淡，亦因土厚多燥之故。最著曰瓜，味甘如飴，常年配充貢物。旋因聖主體恤藩臣，恐途長道遠，解運維艱，不以口腹累人，罷之。四堡五堡瓜味更佳，旁處瓜乾無肉，此處肉厚，編成大餅，可以貨售他境，惜其價賤尚不如吐魯番之葡萄成大莊也。纏莊各有桑樹，未能飼蠶抽絲以闢利源。據土人說，昔年曾開辦蠶桑局，因四五月間，氣候多火風鬱熱，蠶多病僵，因是中輟。

鑛物　五鑛俱無，惟西路三道嶺產煤，距城西二百二十里，向由前窰開挖。炭質最佳，引火卽燃，無大煙焰，最耐久。因地平井深，水盛難洩，取炭維艱，棄之。近又開後窰，距前窰二十里。刨去浮土，炭卽立見。但質遜前窰，煙盛灰紅，且不耐燒。現歸回王開辦，僅供本境之需，尚虞不足。

清・黎士弘《仁恕堂筆記》　哈密在前朝爲衛，雖屬要荒，替襲皆隸兵部，今則羈縻而已。其入貢有期，貢之屬爲馬爲玉，非獨充廷實，其意在攜彼國之物貨中土茶布以歸，利不貲也。康熙十三年，貢使過甘，來謁。予察其一二人色似通漢語者，再三詰之，則云原係熟回，亂後還本國。且有妻在肅，數年來一視之。貢玉有重至六十斤者。肅州河亦產玉，

人多取之爲器具，形質較玉少粗，其溫潤者亂眞。《禹貢》：『三危既宅，厥貢惟球琳琅玕。』孔穎達《疏》以爲琅玕似玉，恐卽此也。

清・黃濬《紅山碎葉》 密隴灌泉　哈密爲古伊吾地，產瓜甚美，歲以充貢。茲時雖交首夏，尙未抽萌，而畦隴井然，泉流清泚。

農業

清・王樹枏《新疆小正》 哈密瓜入於市。紀昀云：哈密瓜充貢品，祗熟至五六分。途間封閉包束，瓜氣蒸鬱，至京可熟至八分。運熟者則霉爛矣。京師園戶種至三年，形味俱變。哈密王蘇賚滿言此地土煖泉甘而無雨，故瓜味濃厚。種於內地，固應少減，然亦養子不得法。如以今年瓜子，明年種之，雖此地，味亦不美，得氣薄也。其法當以灰培瓜子，置於不濕不燥之空倉，年愈久愈佳，有培至十四五年者。哈密瓜爲纏民特產，形似蠶繭皮，綠色，外纏白絲，紋如蛛網，味甘而脆。種法不僅灰培，必用苦豆，不然則不甘美。他處種者，祗具其形而已。凡瓜甜而美者，皆自哈密來也。

清・佚名編《哈密直隸廳鄉土志・樹藝》 按哈密氣候，清明節乍布陽和，農民運糞上地，播厥百穀，城圍東新、蔡湖、鐵爾板金各村莊，種植以小麥、豌豆、高粱居多，糜子、穀子有亦無幾。大泉灣地寒多鹼，專宜大豆。沁城得陽和較遲，小麥以外，惟宜青稞。二四五堡與附城無異，瞭墩土寒多風，種植惟草湖頗近，足供驛馬之需。

清・劉潤通編宣統《哈密直隸廳鄉土志・水》 五眼泉近有四里許有九眼泉，水從沙地漫出，浸潤跌爾版金莊地畝，由城南洄流而下，與龍王廟支水匯萃灌溉，同注於南湖。傍水而耕，多爲纏民所利賴，漢回人等沾此水利，僅十之二三焉。城治北六里有泉一處，水源頗大，自北徂西，繞新城之西，偏回折而南，與九眼泉匯注南湖，城西偏附城籍灌潤。以上各水由城南花果園水過涼亭直下南湖，攢沙入地，散落無形。源上一帶低洼，草木暢茂，耕牧惟回部纏民獲此大利。【略】

一棵樹、大泉灣、胳膀井有小泉灌地，春未夏初，水忽踴漫，秋冬水落入地。同治年間，此處有戶民二百餘家，抉渠二道，用氈塞渠底，引水上注。兵燹後，莊民流離，渠道淤塞。光緒初年，亦有仿此辦法者，因渠傍未堵，水仍攢地，氈亦衝散，是以中輟。

城西頭二三四五等堡，各有自然泉水灌地，其水小者居民數十戶，大者近百餘戶，皆纏民耕稼，戶口丁糧，惟回部王得悉其詳。

白楊湖在城西三堡，盛夏水流澆地，有纏莊。

柳樹泉距三堡三十里，水泉灌溉纏地。

沙棗泉在城西三道嶺，有纏民莊地。

商貿

清・劉潤通編宣統《哈密直隸廳鄉土志・商務》 土著纏民不知行商坐賈，市面鋪戶皆關內山陝甘涼等處隨營來此貿易。光緒初年，貨物麕集。自行營既撤，銀市窘滯，貨亦鈍銷，商情因此折本歇業，日漸渙散。現闤闠蕭條，交易終覺冷落。

纏民與土民喜服斜紋布，銷售以此項爲大宗。每年由津沽駝運而來者尙多，近來俄商由省垣分銷各樣洋貨，纏婦、民婦又喜其花樣精緻，相率爭購，而斜布之利，幾爲所奪。鋼鐵等件，亦出自俄商。

本境出產以羊毛爲最，約僅七八萬觔。皮革有亦無幾，土民自製自用，不能刻意精製，營運他境以牟其利。所產物料，多被俄商載運本國，製成洋貨，重入本境，以獲利益。價雖倍昂於昔，而洋行雜貨，亦常有加漲。商戰情形，概可想見已。

飲食

清・鍾方纂道光《哈密志》卷一七《輿地志十五・風俗》 飲食儉約。哈密城雖五穀俱產，人家均用麪飯羊肉而食者多，其食白米與豬肉者甚少。日用率以包穀、豌豆、大麥、莜麥、小米雜菜蔬爲饔飧，謂其耐

飢，而酒肉稻粱除養老祭先宴賓之外，不御焉。

清・成書《多歲堂詩集》卷三《伊吾絶句》　不分宿釀與新醅，佳醞都從內地來。土俗不知釀法，味殊惡劣。肆商從內地運至，索價甚高。怪底當筵知酒味，妾家生小住高台。哈密無土著，凡攜眷兵民皆係內地遷往者。高台酒最佳。

清・林則徐《荷戈紀程・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又行三十里黃蘆岡。此地多田畝，產哈密瓜，今已過時，殊不適口。有曬乾切片結爲一團者，味甜似柿乾，亦不佳。

建築

清・佚名編《哈密直隸廳鄉土志・山脈》　〔天山〕山麓則草木叢生，低窪成渠，纏民多卜居於此。

又《城池・回城》：在漢城西南隅四里許，周四里六分，高二丈六尺，寬三丈。東北二門，入北門內築層臺，王府在焉。城中亦無商賈，居民以耕作爲生業，與鄉村無異。

名稱

清・祁韻士《西域釋地・哈密》　天山在城北百三十里，即祁連山，俗呼雪山，是爲南北兩路要隘。

清・鍾方纂道光《哈密志》卷一七《輿地志十五・風俗》　鄉音六里不同，言語俚俗無文飾。嶺曰達坂，坡曰崖子，平原曰郭壁，野聚曰莊子，山蹲曰豁洛子，然皆質直，而無輕薄纖巧之習。

傳說

清・珠克登《新疆紀略》　又有哈蜜所屬之十三間房兒地方有店，係一住站。此處風甚大，人不可當。但行到此處，店家上房去看，他說走得，再走無妨；他若說走不得，定要走者，必遇著不可當之風也。曾有數十輛大車遇著大風，已不能行，遂將車團團練住，將牲口圍在中間，人俱躲在車上，不敢下車。猛然一陣風將此（敦）〔數〕十輛車並人馬一齊刮出五六里地去了。此車每輛都有五六千觔重。此處係不毛之戈壁地也。此處又出石雁，若起風時，他先就滿處飛滿天飛也。若打得此雁，乃係藥材也，爲婦人科所用也。若風（往）〔住〕時，雁落在地下，仍是石頭片子。此路乃係買賣常行之路，若單行之人，常有刮去迷失道路者。此路係在料墊之西南也，由料墊（住）〔往〕西係軍台路。此路一軍台名爲芨芨槽子。大路之北山有二十餘里，山上有一洞，如碾盤大，在大路上即得看見。據此處人云，此爲風洞。凡野牲口但到此處，即速跑過。此洞內之風七日一轉，云向西藏朝佛，七日方纔回來。余於道光六年由喀什噶爾撤回，與奕山奕十爺一同行至此，忽起大風，不能行走。待等風住，方可行也。我等因已有預期，是以急於起行。此風愈刮愈大，更不能走。又住一日，在屋內若要出去，將一開門，此風將屋內之人就朝外一挑，摔在牆上。次日仍是大風，是以衆人商議硬走。遂即起身，人俱扒在馬鞍子上，順路旁而走。將撥過馬來，又走到一邊去了。此風所行之路，有二十餘里寬。好容易走出此風，到了一鋪坐歇，問此風可住否？鋪內人說此風尚未能住。我們常有試驗，此屋內牆上之草，尚在動搖，若一點不動，方是風住了。但此風一出直射至十三間房兒也。所以十三間房兒之風，大不可言。此所走之路係在風之底下也。

清・蕭雄《西疆雜述詩》卷四《風雪》詩自注　哈密赴吐魯番之路向由十三閒房經過，在戈壁大川南面，明稱黑風川，宋名大患鬼魅磧。多怪風迷人，過之輒被吹物。俟人俯拾，將近則稍爲吹遠。屢拾屢吹，戲以引之。幾番旋繞，不知路矣。寒熱飢渴，虎狼妖魅之類，皆可爲害。故過者戒嚴，吹落之物，寧置不顧。《漢書》所謂風災鬼難之域也。

又《天山碑》詩自注　唐貞觀十四年左將軍姜行本破高昌勒石紀功碑在哈密天山嶺首，回人名其地曰庫舍圖達阪，譯言碑嶺也。初掩於榛莽，同治閒哈密（辦）〔辦〕事大臣文麟公派弁勇開修嶺路，建關聖廟於上，與碑近，並搆亭而護以欄。文七百餘字，楷書遒勁，已見於金石之錄。曩

時多忌諱，過者讀之輒風雪驟至，未知山神呵護之靈，抑別有怪物憑依也。

清・佚名編《哈密直隸廳鄉土志・祥異》 回城內有九龍樹，名噪遐邇，過往旅客每停車賞玩，好事者籍風水之說以訛傳訛，謂是出九王之尊，樹乃先爲之兆，訛爲異，實無足異。蒲柳本易生之物，倒插橫植，無不滋長。此處地勢卑濕，爲城內穢水所瀦注，若遇顛木埋以塵泥，即節節根生，一株可變爲數株。惟愛樹老心空，受風霜日久，根深盤屈，頗留古意焉。

又 哈密有烏鴉二種，一純黑，一背黑腹白。春夏之交，纏民種瓜，忽結伴聯群，橫飛蔽天，不數日高飛遠颺，不留一種。詢諸土人，謂被宣宗成皇帝怒其啄食貢瓜，遂令他徙東山構巢卵子。迨秋後瓜熟蔓除，忽聞空霄寒鴉亂噪，如歸雁成陣，聯翩而至，仍覓枯藤之剝果，啄其子仁殆盡。

巴里坤（鎮西府、鎮西直隸廳）分部

綜述

清・珠克登《新疆紀略》 又會寧城巴里坤地方，城之北有巴爾庫爾泊一個，內有海島一座。此城內不准放礮，若一放礮，必準下極大之雪。又本地人有云此泊子內有三條冷龍等語，所以不敢放礮，恐其驚動也。又云海內之島上有海馬，常到海邊上，同在馬羣內吃草，並與馬尚有相配之說。又有人云巴里坤常出千里駒，此城名爲鎮西府，此府衙門內大堂上有一石碑，乃係敦煌太守所刻等語。又有一木碑，在大門上立著，蓋敦煌太守之碑文，乃係劍刻者，年深日久，所捶之碑文模糊不眞也，方係眞碑文也。尙有試驗，若要試看者，先堆兩大堆草，留一衙衙道兒將此碑文搭在一草垛上，用火點起，無碑文之草垛，俱已燒淨，此有碑文之草垛，便不能燃。其不能連著者，卽是眞敦煌太守之碑文，實屬難得也。又有用木碑翻刻者。曾見府衙門之書辦所賣者乃木碑之文也。再有所屬之各處軍台地方（出）大頭羊角，此物係作骰頭之用也。又有府屬之松樹堂地方，所出者石蓮、石蟹、石鷹、催生草、益母草、益支膏、党參、松樹皮。惟此處之松樹皮可作小船，容一人坐。約有一尺餘厚，乃係紅色。本地人常以此作茶葉喝，最爲暖肚也。又此山係東西山，西頭有一山上之山，其形如斗。北山人不能上。本地人云此山上有達摩，在山上常唸經，並有木魚之聲等語。此名包葛搭山也。又有松樹堂之大山，下皆係沙山。在此大山上，晚間望缺六字燈火之光，並有雞鳴犬吠梆缺四字聲。本地人有晚間到此處缺五字俱係營盤，進內看時，缺八字並銀子。若拿出缺十字元寶放下方缺十一字下壓的是缺十二字上有關帝廟一座，甚靈。旁邊有八楞亭子一座，內有一大碑，乃係姜行本之碑也。余十三歲時路過到此，開門進亭子內看過。後由塔爾巴台回來到此處，見亭子門關了，又用泥封上，不知因缺一字。遂問廟內之道人，據云嘉慶十五年有松中堂路過此處，將碑文讀完一遍，就陡起大風冰雹，雹子有茶碗大。大雪直下至三天三夜，有五六尺深。松中堂候至雪住，方纔起程。此處又安兵四十名，以備幫車之用。若不用此兵，幫車者恐車弔在雪坑內也。此所謂雪山者是也。自此山以下，卽是哈密所管之地方矣。

清・閻緒昌修，高耀南、孫光祖纂光緒《鎮西廳鄉土志・工》 九經言日省月試，以勸百工。子夏言：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辨民器，非工弗需。備民物，非工弗飭。故工居肆民之列，制器利民用，飭力長地材，耒耜錢鎛，類雖甚繁，無一不需工之造作以備用。攻金之屬，攻木之屬，而且攻皮毛羽革之屬，均不知凡幾。冬官首重考工，良有以也。鎮西地處邊僻，工之所需雖廣，然囿於見聞，泥於舊習，凡事概從其略，而不知求新異。卽工藝手匠雖不乏人，要必事事出自心裁，力求精密，戛乎難矣。考之曩日，人烟輻湊，金木皮貨之工，尙多苦窳之譏。自經兵燹，戶口既多凋殘，人民亦甚散渙，非安於固陋，卽多不講求。而欲日新月異，非大加懲勸，不能見有起色也。

鎮西四街皆有工居，木鐵之工居其三，皮毛之工居其三，金石之工居其一。木工專理梓輿，鐵工專理碎鎖農需犁銑等件。購自外者，有其五。皮工專理本地羊皮爲衣物，牛馬皮爲器械，毛多作爲氈。匠工不能作用

者，多爲洋商購運。此自不能別製新奇，爲外人所購售。金石之工雖有亦不多爲製造。此即現在百工之情形也。

又《商》　商通貨財以便民，便民即以裕國。故益稷以懋遷成化，衛文以通商肇基。商工相資，致珍異以通有無。逐末者，必獲奇贏，五都之市，咸興願入之感。凡蕞爾彈丸，無不需商以藉疏通，而致興盛，此商之便民裕國，明效較著也。鎮西地（尙）〔當〕孔道，爲新疆南北路衝衢。自設官分治，商貨雲集，當商、錢商以及百貨商無不爭先恐後，道光間頗稱繁盛。經兵燹後，當商大賈百只一二，黎民因以孑遺，商貨自難麕集。又以大道改歸南路，此處偏僻，荒涼更甚。而作商經營者，現祇土著。畜駝之家，每逢夏秋之交，販運南疆土產，不過庫車之杏干，吐魯番之葡萄，而本地之土產，亦祇十之一耳。運往喀爾喀蒙部庫倫等處銷售，交冬返回。時斟換茶本爲大宗，則祇得腳價，較之受僱於人者，其利稍豐。此販運經外之商情也。以城之商小貿生理，藉資糊口者居其七，餘第稍能集資者，儘以土產，不謂集麕以贏利，率爲自己羊馬駝廠人夫日用之需，藉以取便已耳。市井因以蕭條，貨殖頡頏缺乏。設有外商販運來斯，或經年累月，不能出售，不第遠商諸多觀望，即鄰封之商，亦多裹足，視爲危途。此鎮西街市愈困頓而愈形凋敝也。

又《礦》　《周禮》：甘人掌礦。洩天地未盡之精華，供人民無厭之搜求，故礦之爲用，其利溥，其用宏，非鹵莽從事者所能得其奇而致其精也。鎮西勢據天山之椎，五金並產之區。然限於人力，囿於見聞，礦務不甚講求。祇以煤炭爲本地不可少之需，土著因以挖採，不甚興旺，聊敷本地之用。亦無銷路，而運費較多，價值即昂。城之北距三百里曰東窰、中窰、西窰，有烟煤，質鬆散，（問）〔聞〕有硫磺氣，專供人民燒火之用。地雖平衍，附近戈壁，並無市鎮，亦無居民，兼乏水草，挽運往返，非資雪雨，不能運載，近冬多有販運入城者。城之西北，距二百二十里曰東窰、西窰，產有煙炭，煅煉即曰嵐炭，人民日需甚廣，即煉生鐵亦必需之。其煙炭民所需者無嵐炭之廣，銷路亦不甚暢旺。城東距二百里名無度溝，有金廠，洞有泉水，多少高下不等，承平時人多挖採，自兵燹，無人開挖，現在封閉。傳言鐫過山石，即有赤金，想係工大費巨，人多畏難而坐棄。城西北七百里名羊圈灣，有鉛廠，界與科布多毗連，亦有金廠遺址，均皆封閉。是昔因人烟之輻湊而興旺，今以戶口之凋殘而衰敗。窺諸情形，殊多今昔之感。此鎮西礦務之原尾也。

清・蕭雄《西疆雜述詩》卷四《氣候》詩自注　巴里坤在大谷中，爲新疆極寒處。冬不待言，即夏日晴明猶宜春服。若陰霾輒至，飛雪著裘者有之。

清・宋伯魯纂光緒《新疆建置志》卷二《鎮西直隸廳》　其民皆來自秦隴，其俗羯獠不均，然厚重多君子，黌序之士，祁祁如也。好稼穡，惡衣食，以致其蓄藏，有關西之風。當全盛之時，修邊備，列障起亭，旃旛相望，稞麥魚鹽之饒甲諸部。其地四達，多重裝富賈，珍異物聚。道光咸豐之間，稱極盛焉。同治後，數用兵，編戶彫亡，汙萊不治，商旅又多出南道，民鮮居積，而井邑益戚醮蕭條矣。

祭祀

清・閻緒昌修，高耀南、孫光祖纂光緒《鎮西廳鄉土志・廟宇》　夫郡之有廟，所以祈神庥崇祀典也。而士農工商，以及街市城鎮，春秋報賽，聯意氣，和神人，莫不各有其所祀之廟，以期永遠弗替。鎮西自道光間，道當衝衢，人民咸集，而四營有四營之廟，三鄉有三鄉之廟。山陝甘肅之商人，輻輳已極，除會館而外，各縣之人，又重集捐資，分立各縣之會，以親桑梓。維時鳩工庀材，大興土木，廟宇之多，巍巍然誠一郡之壯觀也。設省以後，南道通行，此處復變爲窮鄉僻壤，商賈徙居，人民離散，游斯土者，不無興故宮禾黍之歎，致梓澤坵墟之感矣。

東街

關聖帝君廟。大會館附於內，系八大商總聚議公所。

山西會館。嘉慶間修建。

文昌宮。興文社附內，道光間建修。

涼州廟。乾隆間修，涼永鎮古平客民建。

馬王廟。鎮侯王廠孳生馬及本郡四鄉養馬之家所敬。

秦州廟。係泰鞏之客民所建。
魯北廟。
三皇廟。
東關
東關大廟。破。
□忠祠。春秋兩祀。
西街
文廟。春秋二（記）〔祀〕。
城隍廟。通街商約大會，逢清明節、十月初一日兩出府。
□王宮。養牛之戶所建。
羊會。養羊之戶所建。
雷祖廟。
龍君娘娘廟。鎮標右營弁兵所建，樹木林立，炎天人多遊賞。
關聖帝君廟。城守營弁兵所建。
土神祠。
厥神廟。
贊花帝君閣。
蕭曹廟。以上四廟，鎮西廳著房班人役所建。
南街
五涼廟。鎮標左營弁兵所建。
三官廟。鎮標中營弁兵所建。
南關
甘州廟。嘉慶間修。
地藏寺。鎮番客民公會。
北街
老君廟。鐵匠行敬。
財神廟。北街生意鋪戶建。
北關
關聖帝君廟。春秋二祀，係富寧安公所建。西階下置敦煌碑，後漸修闢，光一邑之壯觀。

海神祠。稱爲古海祠，敦煌碑云立海祠，以表萬世，疑卽此祠也。
駝會。養駝之家聚議公所。
城隍行宮。每年清明節、十月初一隍爺住，三日演戲諷經，人多焚香禮敬。
四鄉
南山廟。岳公台山麓下。
南園子廟。戶民建。
花莊子廟。戶民建。
石人子廟。
奎素廟。
大黑溝廟。
沙山子廟。
李家溝廟。
武威戶廟。
二道河廟。
東、西敦煌廟。
玉門縣廟。
石佛爺廟。
三塘湖廟。
柳溝廟。
頭渠廟。
二渠廟。
三渠廟。
淵泉廟。
海城廟。

清・和瑛纂嘉慶《三州輯略》卷一《山川門・烏魯木齊・松樹塘》

松樹塘。在巴里坤東一百五十里。連崗峭壁，盤道紆迴，二十四折，始至其嶺。松栢亭亭，遍滿山谷。上建關聖帝君廟，靈異最著。有唐碑一。

清・方士淦《東歸日記・道光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出〔巴里坤〕

城四十里，路旁石人一座，相傳我朝岳大將軍帶兵過此迷路，夜間有兩人引出山口，至大道，天明視之，則兩石人也。此後不解何時，一人移至奇臺城外道旁，現亦完好，略爲短小。此間石人高五尺許，頭大而面上有眼鼻形像，乃天生，而非人工也。近年土人因其能行動踐踏田禾，乃建小牆以限之往來。車夫經過，必以蘸車油漬其面，云車無損折，殊爲可笑。

又　漢燉煌太守碑在鎮西府關帝廟，石質年久，直如黑玉。桐軒多贈數張，相傳能避風，船上攜之吉。

清・徐松《西域水道記》卷三《巴爾庫勒淖爾所受水》　鎮西府城東三十里，有東黑溝水，發山溉石人子莊田而止。石人子者，地在府城東五十里，鑿片石爲人狀，立於道左。驅車過之，必以脂膏其脥。

物産

清・閻緒昌修，高耀南、孫光祖纂光緒《鎮西廳鄉土志・土産》　穀類　小麥、出四成。青稞、六成。胡麻、菜籽。餘無所出。

草木　紅松、白松、紅松板、堅香，可作棺木。榆、柳、梧桐、側生栢、薏苡草、玫瑰花。香偏山谷。

藥料　天山黨參、鹿茸、地骨皮、益母草，可熬膏。雪蓮、枸杞、石蓮、蘑菰、麻黃、大黃、甘草、梧桐淚。

牲畜　馬、牛、羊、駱駝。

野畜　鹿、狼、山羊，角大，慣登山。黃羊、狐、野豬、雪雞、山鵲、首紅色，鸝黃俗呼一點紅，語音巧亮。菱羊角、山羊血。

皮產　狐皮。毛粗，色多沙。羊皮、羊羔皮，氈厚可爲裘。黃羊皮、毛厚暖。馬尾、羊毛。

礦　金、鉛、土煤、煙炭、嵐炭、白鹽。

菜蔬　蘿卜，有紅白二種。韭菜、白菜、萵苣、葱、蒜、羊芋、苦杞菜。有汁可爲茹，遇荒年活人甚多。餘無所出。

農業

清・張福田《巴里坤竹枝詞》　青稞作炊竈有煙，菜羹六月煮榆錢。烈日消盡屯莊雪，起廠明駝正種田。

清・閻緒昌修，高耀南、孫光祖纂光緒《鎮西廳鄉土志・農》　衛文訓農以興國，春秋誌美。孟子言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我朝定制祀先農，行耕植，俾小民深知稼穡之艱難，欲民盡農，休養生息，涵濡德教，無微不至耳。鎮西農政自分治而縣名宜禾，廣事招徠，開闢荒蕪，發牛具，給籽種，探水源，修渠道，編氓列戶，量畝升科。惟以地寒土瘠，只宜青稞，餘均不甚相宜。即豌豆、小麥，要亦視夫天年何如耳。東自招摩多河，劃界南北，畝畝相連，阡陌交錯。戶滿四千零，糧逾四千零，可稱富庶。迨裁縣治，疊經兵燹，戶鮮民貧，農政於以不修，此亦時之使然。揆之當今，墾荒者限於天時，開闢者泥於人力，今昔情形不啻天淵之別矣。

農居四民之次，一邑之富庶，必視農爲豐歉。鎮西農政，爲天寒地僻所限，雖知禾稼之重，耕作之勤，幸遇豐年，不免食糧糴自外境；若以早寒，衣食交迫，更所難堪。故農處東西北三鄉，各鄉戶口多寡不均，概立頭目，俾相聯絡。東西一百四十八戶，鄉約十三名。西鄉八十二戶，鄉約三名。北鄉三百九十二戶，鄉約十七名。藉資催科，互相勸戒。一切水利種植，必取責焉。遇有口角細故，錢債瑣務，必關白鄉約，量爲調處。若有別項大故，稟官究辦，必擇品行端正，鄉望素著者，爲之充放。設有因公科派遇事生風，立爲撤換，此亦爲守望相助之遺意耳。

傳説

清・方士淦《東歸日記・道光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巴里坤〕城外三里西北有海，方圓六十里。海沿泥淖，人不能到，《漢書》『蒲類海』

也。常現海市，相傳中有塞鼉。

又 二十六日。八十里至松樹塘。一路近山行走，愈近愈妙。雖係山陰，而山頂雪厚，日光照耀。半山以下，松樹蒼翠，千重萬疊。此山直接伊犂天山一脈，石骨嶙峋，草綠如茵，流泉百道，野花燦發，異香襲人，極壯遊之樂事。對面山腳下有沙坡一段，獨無青草，橫長數十里。相傳唐時營盤，爲沙所壓，至今常聞金鼓聲。二十里，由山腳十餘里折曲盤旋而至山頂，關帝廟三層，深巖幽邃，靈顯最著。旁有小屋，係唐貞觀十九年姜（信）〔行〕本征匈奴紀功碑，自來不許人看，看則風雪立至。余丙戌九月杪過此，曾進屋內，一看碑文，約四五尺高，字字清楚，不甚奇異。因廟祝云不可久留，旋卽出屋。頃刻間，果起大風，雪花飄颺，旋卽放晴，幸未誤事。乃今年二月望前，伊犂領隊大臣某過此，必欲看碑，廟祝跪求不准，強進屋內，未及看完，大風忽起，揚沙走石。某趨馬下山，七十里至山下館店。大雪四日夜，深者丈餘，馬廠官馬壓死者無數，行路不通文書，隔絕數日。吁，眞不可解也。

清・俞浩《西域考古録》卷七《鎮西府》 又南山有唐平高昌紀功碑，封之以甎。相傳搨者必有風雪之異。或云蒲類海有冷龍，城中不鳴夜磝。違之，則震動冷龍，天必奇寒。

清・蕭雄《西疆雜述詩》卷四《敦煌碑》詩自注 西漢河西四郡極西爲燉煌，有太守紀功碑在今巴里坤城西關帝廟中，青玉爲之，高八九尺，寬三尺許，厚尺餘，璞質未經磨琢者。相傳蒲類海之水古常潮至城邊，自遷碑於此，海水始靜，遂名鎮海碑。上鐫漢隸，蒼老遒勁，惜玉未琢平，迹欠清朗。談者皆謂搨本能辟水火風波，果文字有靈與？其文曰：惟漢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雲中裴岑將郡兵三千人誅呼衍王等，斬馘部衆，克敵全師。除西域之災，蠲四郡之害，邊竟艾安。振威到此，立德祠以表萬世。

又《沙壘》詩自注 天山嶺北與松樹塘對峙處曠野皆沙山，沙壅成堆，大者如屋，望之若北邙纍纍然，不勝數也。每值天陰昏闇，或細雨薄暮，無意閒，彷彿萬竈貔貅，旆幕轅門，若隱若現。相傳古有四十八營過此暫駐，忽一夜大風猛烈，全軍覆沒於沙。或云係唐時事。談者多出演義，未敢據信。但沙底埋冤，容或有之。曩晤巴里坤人，多述其異。並云：某年有標兵送文報赴蒙古頭臺，交驛行至沙山。天晚，馬困人倦，因見有營幕，遂借宿，納之。兵固博徒，適遇其呼盧，心熱，借資爲注。博屢勝，積得五十餘金。換大錠，納之懷，穩睡待曉。天明驚醒，始知卧沙堆中。尋憶夜情，駭愕良久。及探懷，銀錠果在。鬼魅之事，竟有實迹。聞者無不驚奇。

清・裴景福《河海崑崙録》卷三《光緒三十二年正月十八日》 十八日，晴，不冷。午後可行。振輔、曉初、煥初、蘅堂、石生、芬三均來送行。午後同芬三至子卿廉訪處辭行，廉訪言巴里坤天山關帝廟有唐《姜行本紀功碑》，向傳觀者不可朗誦，犯者風雷卽至。金提督督師過之，僧人告以故，金曰：『將疑我不識字乎？』大聲讀之。須臾黑雲突起，狂風繼至，前隊急馳去，後四十餘駝負軍械火藥，行濡滯，風已至，飛沙走石，雪片大如掌，未半日已深五六尺，人駝俱墮山澗，駝死人逃免，時光緒三年六月二十四日也。

又《三月十三日》 西域多良馬，而巴里坤產尤異。身長七尺弱，高三尺強，腰細耳聳，雙目有棱，蹄圓而踠細，尾絲與蹄齊，中駟一日行五六百里。性悍黠而戀羣，不服駕馭，劣於騎者，軒前舉後，鮮不顛墜。引去數百里外，往往脫銜橛馳歸，喪馬並失所負物。於是畜馬者相戒，不列於廐。巴里坤天山北有蒲類海，漢蒲類國所由稱也，廣數百里，四周泥淤汗沮，葦荻蒙翳，人不能至。羣龍窟宅其中，時出與馬妬。其妬也，繞馬身數匝，納尾於牝，挾之騰起，黑雲團之，雷雨益厲，須臾雲覆馬墮而孕成矣。產龍駒，殊形詭狀，雜衆中，人不能識。其氣上燭房星，如火光照夜，如山林竹木，如埃塵，如門上樓，如紫煙，如白粉沸，與猛將氣同，可望而得之。李學文參將云，凡龍種高大逾常馬，長頸，有翼隱被鱗紋，門騣覆面，鬣長過膝，尾蓬蓬若簪若彗。羣馬游戲踢齧，龍駒獨落寞踽踽，垂頭短氣，垢污狼藉，非病非癡，終日遑遑，若無所之，衆馬與之戲，畏避若不支，遇美草必讓衆馬先，所食恆不飽，尻羸骨立，不如常馬神駿也。夏月馬場時有烈風雷雨，飛電下掣，羣馬驚迷，龍駒獨縱橫蹴踏，雷火纏之，振鬣長鳴，不焦不濡。冬月雪花去身尺餘卽飄散。晨出先衆馬若隊長然，晚歸必爲殿。凡育馬，任購者自相，善相者詳於神骨，略於皮毛。相定，御人以長竿染赤泥識其脅，乃跨他馬，懷勒靹，入

羣馬中，稍近，捨所騎，縱身馬背，或啣鬣抱頸，任其驚竄，馬力盡汗出，而後徐縶以歸。龍駒遇御人，揚揚如平時，馳數十里，即自止，俯首就韁羈，惟不受鞭箠。曩有龍駒爲某總戎所得，行至玉門，飲羣馬，獨昂立以鼻嗅水者再，終不飲，御人鞭之，遂逸去，既去方知叢薄中有浮屍也。龍駒還蒲類海，隱荻葦深處。一日虎至，羣馬奔散，獨與虎鬬，斷虎一爪。士人於大雪或日出時，尚偶聞嘶聲也。有見其鬬者，蓬鬆人立，鬚鬣怒張，神威振奮，疑獅疑象，迥非馬也。參將云，龍駒雖貴亦時出，或遇之而不識，或識之而不能得，既得矣，動違其性，亦一去而不再出，且有誤入牢籠困鹽車而死者。嗟乎，麟不待聖人而出，安見其爲瑞哉。

又《三月二十四日》 燉煌太守碑在巴里坤天山關夫子廟內，碑高五六尺，厚尺餘，色黑，堅潤類玉，天然石笋，不假雕鑿，碑陽碑陰均凸凹不平，碑文下虛尺餘無字。曾有回民欲盜之，挖至丈餘，根不能盡，其人病魔而死。相傳天山漢碑能避水，唐碑能避火，須五月五日午時搨者方驗。唐碑在巴里坤北門外□□廟內，覆之以亭，平卧地上。

吐魯番分部

綜　述

清・謝繼世《西北域記・土魯番》 由杭靄西南行，踰瀚海，至天山。山之北寒，南即古車師高昌地，今名土魯番者也。四山環之，地氣極暖，花果多與中國同，異者有刺蜜。李文田曰：《北史》：高昌有草名羊刺，其上生蜜。其俗餐亦穀食，春種麥，夏種粱黍，夾河起阡陌，壅河水溉，何哉？地無雪，亦少雨，雨不盈寸，不破塊，蓋別有天地云。

清・祁韻士《萬里行程記》 〔土魯番〕古高昌國，唐於此置西州。地極饒沃，人多而雜，俗復靡麗。奇熱尤甚，聞回酋避暑窟室中，蓋地氣獨異。所產棉花遍野，蒲萄蔓地而生，不須架引，綠者無核，最佳。甜瓜極妙，以皮瓤純綠爲上，中土最重哈密瓜，實不及此地之美。至西瓜乃無佳者，不及榆次瓜遠甚。

清・史善長《味根山房詩鈔・過達板》 山路卻平平，中分南北界。其上盤查關，客到停車蓋。關北屬輪臺，白戰雪不敗。關南土魯番，二月桃花賣。行人將過山，綿裘各備帶。山頭互易衣，愼莫笑奏忕。咫尺異炎涼，咄咄事稱怪。造物故逞奇，不管人學壞。

清・宋伯魯纂光緒《新疆建置志》卷二《吐魯番直隸廳》 地當孔道，爲南疆門戶。自前代以來數用兵。同治初，安集延酋帕夏父子襲據之。光緒三年，北路大定，劉錦棠遣兵破其壘，城遂復。【略】回衆之脅從及流亡皆反耕，而漢民牽車服賈者亦繼至焉。初吐魯番有溉田若干頃，及故雲貴總督林則徐謫戍伊犂，始濬托克遜及伊拉里克等渠，復增穿井渠通水，民用溫給。按井渠俗名坎兒，其制激水上行，若掘井，然繼以地洞，每洞相距約數丈，直行而下，賡續不絕。此法蓋始於漢。按《溝洫志》，嚴熊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惡地，誠即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爲發卒萬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隤以絕商顏，東至山領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而同時遣戍有故布政使黃冕者，復大開伊拉諸渠，然皆未竟而罷。其後軍旅數動，耕者益寡。又官司如傳舍，不遑暇，故水利弗興。然土宜六穀，重穋、蔬、果、柯、按柯一作棉，又名白疊。《舊唐書・高昌傳》：有草曰白疊，國人取其花織爲布。《文獻通考・高昌》：有草，其實如繭，中絲如細纑，名曰疊子。國人織以爲布，交市用焉。今纏回呼棉花曰帕克塔，猶古音也。桑之屬，而柯、蒲桃每歲陸運，由伊犂以賈俄國，道歸化以商內地，以斤計之，柯率三百萬，蒲桃率二百萬。古者釀用蒲桃，按《文獻通考・高昌》：國中多蒲桃酒。《史記》稱大宛以蒲桃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年不敗。張華《博物志》：西域蒲桃酒可至十年。蓋自張騫使大夏僅得其種而未傳釀法，惟《唐書》載太宗破高昌，收馬乳蒲桃種於苑中，併得其酒法，仍自損益，造酒成綠色，芳香酷烈，當時詩人吟詠者至比之甘露瓊漿。惜禁中祕方，民間無從得之。今猶然。然不中食，蓋古法不傳久矣。而每歲桑黮熟時，吐人就樹下擷而啗之，以當飯，或三月不火食。其處歛蒸，當暑皆竄地以居，夜則出。火山在其北，其上恆歊煙霧，鬱攸不熄。傍城山皆赭禿，無寸綠，火山之支也。故元以其地爲火

州，或易火州爲和卓，誤也。更北則盛夏積雪不消矣。始北魏之時，王麴嘉好儒術，麴，《太平寰宇記》作趨。畫魯哀公問政孔子像於室，有《毛詩》、《論語》、《孝經》，歷代子史集，置學官，子弟以相教授。正光元年，又遣使奉表乞借五經諸史，並請國子助教劉燮爲博士，皆許之。其後拜浮屠，《文獻通考》：高昌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又按王延德《高昌行記》：高昌佛寺五十餘區，皆唐朝所賜額。寺中有大藏經、唐韻、玉篇、經音等。《續文獻通考》曰：明永樂十二年，吏部員外郎陳誠至其國，言市里居民僧堂過半，亦皆零落。又云其俗多匈奴烏魯，事神信佛。《象胥錄》曰：吐魯番室居奉佛，多僧寺，有靈山，十萬羅漢涅槃處也。明末改奉天方教，按瑪木特玉素，謨罕默德二十六世孫也。當明季，與其兄弟分適各國，自默德那遷喀什噶爾，摹以聖裔奉之。適額魯特方強，盡執元裔回部舊汗，遷居天山以北。於是各城始有回酋，而回教始盛行焉。以謨罕麥德爲聖人，禮拜誦經朝汗，西域三種纏回，朝汗有二處。一墨克，即謨罕默德生處也。其地有大黑石，周里許。相傳數千年前，降自天，有靈跡。作殿其上，規制閎敞。殿中開瓦櫺一孔，使日月之光逗臨聖座。牆周一百五十丈，高七尺有奇。正殿門四十一，燃玻璃燈以六七千計，地鋪氍毹，廬宛相屬。附殿多建禮拜寺，四面浮屠七，中空，有路可盤旋而上。凡進殿禮拜，必沐浴，裸體纏白布。殿側甘泉湧流，謁聖者又必先飲，而後膜拜。往朝男女，每歲無慮數十萬。叩祝以五日爲期。距殿六十里許，一山曰兒勒巴特。有大阿訇乘白駝獨上絕頂，趺坐唸經。拜朝者悉羅拜於下，傍晚還至距殿四十里之山曰密喇，咸憩於此。每至諷經，必多屠牛羊，施給附近窮民。富者二三千頭，貧者亦必一二頭。叩祝之日，天氣晴明，雖雨必霽。殿內侍香火者三百人，燃燈拂塵者千餘人，斂屍骸者七百家，並有乙麻目，即率領唸經之住持三百六十人，墨總，即發信念經之衲子七百人，皆由土耳其國按給衣糧。額設防兵三千，有兵官同我國之協鎮者領之。並派土著頭目協治殿事，級視知府。其處一面瀕水，三面依山。沙淤土瘠，不產五穀，惟松、柏、槐、楊、葡、榴、棗、果蔚然扶疏而已。一默德那，即謨罕默德葬所也。其地城郭高聳，周四十餘里，塗以白堊，雉堞以赭石砌之。門七，皆衣鐵。風景人物與墨克略同，惟地鄰海灣，半屬沮洳，藪澤終日，朝霾數至，觸之生病。五穀亦不甚生。相傳謨罕默德葬時，斂以鐵棺，經久不朽。墳上以銅鐵鑄欄干圍之，上建重閣，環建禮拜寺各高十丈，並豎玉柱十八根，四面寶塔五座，晚間內外燃琉璃燈以三千計。墳前設巨燎二，各重五百觔，鐵架肩之。地鋪綠毯千幅，華麗炫目。寺內乙麻目與墨總七百二十人侍墓，閹宦三百人，燃燈掃地鋪毯者一千五百人，收屍掩骸者百人，尋常禮拜者三百六十人，侍茶水者五百人，額設防兵萬二千人，領兵官十二員，兵之餉糧，侍墓人役衣糧暨油燭器用，皆出自土耳其國。此二處彼教稱爲聖地，以瞻拜爲榮。男女往朝，謂之阿吉。在道死者，爲獲神佑。生還者，謂之假阿吉。至今回俗每年往謁者尚絡繹不絕焉。告之以詩、書則走。開省置義塾，拔齠齔者教之，而亦無所成。然恆於耕作，故五民之中，農得十七，商工得十二，蓋麴氏之流風杳矣。初麴氏表求內徙，詔曰：『彼之氓庶，是漢魏遺黎。自晉氏不綱，因難播越，成家立國，積世已久，惡徙重遷，人懷戀故。』由是觀之，魏以前，高昌皆漢族也。而其王、張、孟明、馬儒，又皆華產，故其俗重儒。自五代以後，其地入於回鶻。麴氏之澤既斬，浮屠之說風行。數百年中，梵宇至五十餘區。故杜佑曰『其俗事天神，信佛法』。其後二千餘年，而瑪木特玉素始至喀什噶爾，稱聖裔，可蘭之說熾矣。又高昌舊俗，習尚音樂，行者必抱樂器。《文獻通考》：西魏與高昌通，始有高昌部之樂，以備燕享。隋開皇中，高昌國獻聖明樂曲。唐太宗伐其國，盡得其樂。其器有豎箜篌、琵琶、五絃、笙、笛、簫、觱篥、毛圓鼓、都曇鼓、答臘鼓、腰鼓、羯鼓、雞婁鼓、銅鼓、銅鈸，其十五種爲一部，工二十人。舞人白襖，錦袖，赤皮鞾，赤皮帶，紅抹額。隋自開皇初置七部樂，六曰龜茲伎，唐太宗增高昌。其著令者十部，六曰龜茲，八曰疏勒，九曰高昌，而總謂之讌樂。後又分爲坐立二部。自唐滅高昌，樂工散亡。其後沒於吐番，據於回鶻畏兀，至於宋明，更姓迭主，嚆昔侏離，無復存者。按《孝經鉤命訣》云：西方之樂，謂之侏離。鄭康成注《周禮》曰：東方爲昧，西方爲侏離。毛萇詩傳同。今回部所有八器、施絃者四，曰哈爾札克，曰喀爾奈，曰喇巴卜，曰色塔爾竹。一曰把拉滿，狀類管銅，一曰蘇爾奈，狀類小銅角鼓，二曰達卜，曰納噶喇，詳見《西域圖志》。三曲，曰斯納滿，愛幕其人之辭，曰色勒噶斯，拊掌行樂之辭，曰珠魯，馬前鼓吹之辭。詳見《西域圖志》。衡以隋唐讌樂，不逮其半。又名實繁淆，莫由訂正。乃知西域古樂，不傳者多也。

又《鄯善縣》 纏回爲地著，有多羅郡王者領回部事，今稱葉郡王是也。多羅郡王者，名葉明和卓，其先額敏和卓，系出葉爾羌。雍正十年，封吐魯番札薩克輔國公，始移駐縣境魯克沁城領回部事。乾隆二十四年，封多羅郡王，至此九傳矣。纏回劭於農。漢回徙自關隴，視纏回十一，視漢民十九。皆雜居縣鄙，而聚族於附郭之東八棚及七克騰木，《西域圖志》作齊克塔木。魯克沁、漢墩、連木沁諸處。七克騰木者，形勢鹹曠，安集延所據以抗官軍者也。土宜來牟柄桑，井渠鱗次，無饑饉之虞。山出煤炭、石英，即水晶。熊狐之皮以裼裘鞄，牛馬之韋以爲鞮鞻靼鞮，羯羊羝羊之毳以索絢紵，羺羊之角以合藥餌，往往獲奇羨。而蒲桃柄，東賈關內，西賈俄羅斯，歲率百萬餘斤。

祭祀

清・和寧纂嘉慶《回疆通志》卷一一《吐魯番・建置》　恭建萬壽宮一座。城中央建鐘鼓樓一座。正北建關帝廟一座，春秋致祭。開設官當鋪一座。東郊建風神祠，西郊建龍神廟，春秋致祭。

清・倭仁《莎車行記・咸豐元年五月十三日》　十三日，勝金臺宿。七十里。數十里黍油麥秀，村墟演劇酬神，居然樂土。

清・曾炳熿編宣統《吐魯番廳鄉土志・地理》　城內【略】萬壽宮一。六廟一。武廟一。城隍廟一。定湘王廟一。昭忠祠一。

物產

清・珠克登《新疆紀略》　又吐魯番城所出者有一種葡萄，可以剝皮切片切絲切丁，此葡萄之水不外溢也。名爲喀什噶爾，係長的，紫色，其甜無比。又有西山溝內名爲葡萄溝，此處之葡萄亦進貢也。一名梭子葡萄，一名（兔）〔兔〕兒糞葡萄。此溝內出綿花極好，名曰葡萄溝之綿花。據云捨線不斷者，言其綿纏也。

清・曾炳熿編宣統《吐魯番廳鄉土志・產物》　動物則有牛馬羊。本地所產均不敷用，半由焉耆一帶購買以之。

植物則以棉、葡爲大宗，次曰蜀黍，即高粱。曰菽，衆豆之總名，有黃兼紅黑扁諸種。曰麥，曰粱，土人呼小米。曰瓜，曰梨，曰桃，曰李，曰杏，曰蘋果，曰石榴，曰桑。甚有紅白兩種，均可食。《明史・火州傳》『回民以葡萄桑甚瓜果爲飯』，此風猶存。

鑛物則有煙煤。僅供本地之用。

製造則有棉布，然皆鄉民自製，車機甚鈍，紡織不精，僅供本地之用。

按《舊唐書・高昌傳》云：有革曰白疊，國人採其花織爲布。今纏回呼棉花曰帕克塔，猶古音也。

清・陳光煒編宣統《鄯善縣鄉土志・物產》　物產上　動物有熊、狐、馬、牛、羚羊、山羊、羯羊之類。

植物有桑、麻、葡萄、棉花、芝蔴之類。土宜大小麥、膏粱，不產稻穀。

礦物有煤、炭，有水晶石。

物產下　動物製造熊、狐織皮，爲衣爲褥。牛革馬革，爲靴爲箱。羊之毛，羯者爲氈毯，山者爲繩索。羚角則出境，然後製爲藥物。

植物製造本境惟葡棉爲常年大宗特產。葡萄或間製成酒，或造爲醋。棉則爲布爲被，麻則爲繩爲索，芝蔴則爲醬爲油。

礦物製造水晶爲本境特產。有茶有墨，色之濃淡不一。可製爲眼鏡，而非本境所能造。

清・馮一鵬《塞外雜識》　吐魯番，又在巴里坤大營西，只隔大山一層，便屬準噶爾地界。大營之兵，每歲夏秋，移駐於此，十月後仍歸巴里坤。此地產大瓜如斗，味甘如蜜。即西路出兵之人，有數十年不得一嘗者。

清・和寧纂嘉慶《回疆通志》卷一一《吐魯番・山川》　火焰山　自喀喇和卓，歷吐魯番、喀喇沙爾、庫車北一帶，山皆赤色，如火焰形。其中產硇砂，常有煙霧湧起，至夕光焰若焰，照見禽鳥，皆成光彩。

清・祁韻士《西陲竹枝詞・棉花》　白棉衣被利無窮，裘褐稀勤紡績功。販豎業非洴澼絖，牽車包氈日朝東。土魯番產棉花甚多，但宜作布，不宜作線。販入關內，絡繹不絕。

清・珠克登《新疆紀略》　此城闢展之西有買賣街一道，甚爲熱鬧，盡屬彈棉花之鋪店，此乃大行也。

清・王樹枏《新疆小正》　食葡萄。葡萄自山南來處，暑後始成熟，無酸味。吐魯番歲出三百餘萬觔。

農業

清・祁韻士《濛池行稿・闢展》　碧樹紅橋外，裙腰草色齊。泉分瓜

圃潤，人入豆棚低。暫憩停征馬，將炊聽午鷄。柳中懷故壘，漢屯田柳中即在此地。烟霧目還迷。

又《連木泌風景甚佳喜作》 人家溪上居，牛馬溪下飲。漂者杵相聞，汲者鉼靡聲。水磴與良田，豐樂適其性。我行偶過此，一覽萬念淨。濯足倚清流，塵氛忽已盡。俯仰恣瞻玩，異類莫余憎。纏頭回子所居。

清・俞浩《西域考古録》卷七《鎮西府・吐魯番廳》 今名哈剌和卓，即元明之火州。其地炎熱異常，麴文泰所謂暑風如燒，寒風如刀者也。東南一帶沙山絕無草木，日光照射，尤不可耐。惟土田沃衍，所產西瓜、蒲萄最佳，而瓜類尤多。

清・陳光煒編宣統《鄯善縣鄉土志・政績録・興利》 鄯善之利莫大於坎井。其制激水上行，若掘井然。繼以地洞，每洞相距約數丈。直行而下，賡續不絕，用溉水田。創之者，林文忠則徐，蘭坡黃氏繼之。迄今坎井鱗次，利賴無窮焉。【略】〔光緒〕三十年，巡撫潘公議屯兵七角井。時苗茂知縣事，請款五千，募民在該處開坎井四道。其一成，亦既墾田利賴矣。乃兵撤地荒，坎井遂廢。蓋其地多磧礪，寒煖異常，不宜耕鑿，自古已然也。

清・王樹枏《新疆小正》 摭木棉。木棉生於南路，以吐魯番爲巨產，歲出三百餘萬觔。三月種，七月花，八月實。

商貿

清・曾炳熿編光緒《吐魯番廳鄉土志・商務》 歲產草棉三百餘萬斤，葡萄二百萬斤。皆陸運，由伊犂出俄地銷行者十之六，由歸化城入內地銷行者十之三，在本境及省城一帶銷行者十之一。其餘糧食果實銷行本地，並無贏餘焉。惟葡萄取汁成酒，香味俱佳，飲之可以衛生，民間亦有製造者，然種植失□醞釀無法，終非美品。《史記》稱大宛以葡萄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年不敗。張華《博物志》曰『西域葡萄酒可至十年』，蓋自張騫使大夏，僅得其種，而未傳釀法。惟《唐書》載太宗破高昌，收馬乳葡萄種於宛中，併得其酒法，仍自損益，造酒成綠色，芳香酷烈。當時詩人吟詠者，至比之甘露瓊漿，爲世珍異。惜禁中秘方，民間無從而得，失傳久矣。

清・陳光煒編光緒《鄯善縣鄉土志・商務》 氈毯、繩索，皆在本境銷行。每歲氈毯千條，繩索千觔。葡萄、棉麻運出本境陸運。在本省各府廳州縣銷行。芝蔴亦然，惟蒭、棉兩宗並銷行關內甘、涼與蘭州、西安等處，及俄羅斯每歲約百萬觔。又有辣末，銷行省城。自省城運入本境之大米陸運。通縣銷行，每歲約一百餘石。他如桂子皮、鴉兒緞、洋呢、洋布之類，則運自俄羅斯，栽毛絨毯則運自和闐，瓷器、綢緞則由關內運省，由省運入本境銷行，每歲約值銀共數千兩。

清・珠克登《新疆紀略》 再此處之鋪戶最好無比。凡有新疆回八城來往之差使，必由此處經過。若要換錢，自此西去以青錢換紅錢，此紅錢名爲普爾錢，五個青錢換一個普爾錢。自此東去一個紅錢換四個青錢，若有紅錢在此處不換，拿著往東行者，與青錢一個當一個，用若青錢。往西走者，即無人要也。但此紅錢之字，仍是咸豐通寶，裡面亦係清寶字樣，一邊是回部字寫者，是鑄錢之地名。此錢就是葉爾羌、阿克蘇、烏什三城有錢爐，所以紅錢上之回部字，即是此處之城名也。

清・倭仁《莎車行記・咸豐元年五月十六日》 十六日，宿托克遜。六十里戈壁。制錢行使止此，以西皆用紅錢。

建築

清・祁韻士《濛池行稿・行次吐魯番》 密雲不雨是西郊，況值炎歊六月交。但有薰風吹面目，絕無爽氣出林梢。天生瓜果臻佳妙，人喜繁華列酒肴。過客敢嫌襤褸觸，欲從窟室問編茅。回王避暑窟室中。

清・蕭雄《西疆雜述詩》卷三《氣候》詩自注 吐魯番之熱不但迥異各城，並倍於南省。凡人家庭院中，皆穴地深入作幽室。鑿磴而下，牀竈悉具。土性堅燥，無潰陷潮濕之慮。冬煖而夏最涼，賴此避（署）〔暑〕。

聞往年自四月底始，日光如火，風吹如炮烙，竟至不能出門。且屋舍炎蒸，酷熱難受，必棲伏地洞，俟日落方出，俾夜作晝，張燈照火，以勤操作。城中夜市通宵，日高仍息於洞。反是入伏後炎威漸減，可以不避。待到秋時，涼風颼颼，又將雪矣。光緒癸未，余過其地，適當五月，見居民作息如常，並未洞處。據稱近年暑氣已解大半，然余尚覺熱甚。火風一過，毛髮欲焦。曾試以麪餅貼之磚壁，少頃烙熟。烈日可畏，或云因近火燄山所致。《漢書》所謂赤土身熱之阪也。彼中議論者謂，因南人紛至，地之寒熱漸及和平。即如巴里坤，亦消寒幾許。氣隨人轉，容或有之。然究因朝廷福大恩周，文教一敷，風雲生色，昔之窮邊，今爲郡縣，視同內地，故氣候變焉。

清・王文錦《西域南八城紀要》　惟吐魯番一帶古號火州，時當春暮，已覺揮汗如雨。立夏後，炎風烈日，晝無行人。盛暑時，非伏處地窖山洞中不可。

清・裴景福《河海崑崙録》卷四《光緒三十二年三月十八日》　由哈密赴迪化省城幹路有三，出北門經巴里坤謂之北路，天山積雪，五六月行始便。出北門，與巴里坤路同，七站至七格井分路，向西南經吐魯番謂之南路，近火山，夏月穴地而居以避熱，須冬十月後行始便。由七格井西行，謂之中路，經大石頭，寒暖得中，三四月行最宜。林文忠紀程所謂小南路也。

清・王樹枏《新疆小正》　厥民窟居。《魏書・高昌傳》：地無雨雪而極熱，每盛暑，居人穿地爲穴以居。案其地多火山。北郊近城諸山，皆黃赤色，無寸草。三四月內炎熱甚於閩粵，當暑必入地室，名曰地窨。商旅皆卜以夜。然城北天山則盛夏積雪不消。詩云『郎披狐貉妾披縑，隔嶺相看兩不嫌。一樣地形天氣異，庭州多雪火州炎』。凡人處熱帶之下，婦女容貌易衰。今吐魯番纏婦，至三十無不衰老者。

名稱

清・和寧纂嘉慶《回疆通志》卷一一《吐魯番》　夏極炎熱，火傘當天，暵風匝地。東南一帶絕無草木，山色日光照射，尤不可耐，俗名火焰山。冬無祁寒大雪，有水出金嶺，導之周繞回城，以溉田園。其回城舊名安樂城云。

清・祁韻士《西域釋地・土魯番》　靈山在城北，即博克達山之陽，相傳有羅漢靈磧，故名。

傳説

清・珠克登《新疆紀略》　此山溝子北口有一軍台，名爲蘇巴什台。此山名蘇巴什溝，乃本地人云此即是陰陽界並火焰山也。但此山之石與土俱係紅色，此山之石拉子俱係蘇者，用腳一蹬，此石拉子全都下來也。【略】再蘇巴什溝內道光六年六月間有容恩容二爺帶兵到此，凍死十二名。【略】又容二大人所帶之兵到此又熱死六名，查蘇巴什溝與吐魯番相隔方兩站，就有蘇巴什溝之凍死，又有吐魯番之熱死，甚是奇文。所以人人傳說此處即是陰陽界也。

清・徐松《新疆賦・新疆南路賦》　侵淫風穴。吐魯番齊克塔木臺以東有風戈壁，相傳其地爲風穴，即宋王延德所謂鬼谷口避風驛。回飆碭駭，堪輿無色。歕薄人物，十不存一。壇曼泱漭，煩冤拂鬱。

清・蕭雄《西疆雜述詩》卷二《吐魯番》　再九十里繞出火燄山，爲勝金口。山不甚高，路左遍山紅土，並無異處。惟聞雨後山頭土熱，甚傷赤足。路右一小山，頂甚平，中立鐵柱，望之高可八九尺，圍約二尺餘，尚光澤。土人皆稱郭子儀繫馬處。按郭令公未曾至此，當是傳訛，未知何人遺蹟。

清・王樹枏《新疆小正》　魚出大水吪爲鹿。羅布淖爾大魚至三月間躍出水即化爲鹿，土人名爲魚鹿。其茸無採之者。秋後入水，仍化爲魚。塔爾巴哈台副將楊金榜家藏一魚皮，大厚有如牛皮，腥甚。據稱三月間赴羅布淖爾，水中躍出一大魚。入沙中滾跌數次，皮裂，出一鹿，奔入林

中。其所得之皮，即此也。吪之言化也。《詩》：『四國是吪。』《毛傳》云：『吪，化也。』吪與訛、譌、僞並同。

古城分部

綜述

清・宋伯魯《新疆建置志》卷一《奇台縣》 其民三種雜處，《鄉土志》：同治三年前，漢民七千餘戶，今僅三千餘戶，商工各半。回民不下四千家，十年以後幾無噍類。光緒初稍稍聚集，今不過五百餘戶，經商者百餘戶，工次之。纏民百七十餘戶，工商各半。而滿營弁兵亦千數百人，居滿城，統於城守尉。橫舍之士數十。其處四達而據衝，物產豐噎，穀、酒、藥材、羆角、鹿茸、豺虎之革、羊衛之毯，充溢駢積，華戎商販廢居居邑者皆至焉。轉轂數百，運駝以千計。北賈科布多、烏里雅蘇台，東北賈歸化城，西賈伊塔、俄國，南賈吐魯番及天山以南，東路一都會也。而罌粟徧南山，關隴敖民饕其利而來者，歲約二萬人，皆虛往實歸以爲常。故其俗闢穴，夷詬無節，好飲食，賣漿者多倍稱。

祭祀

清・楊方熾編光緒《奇臺縣鄉土志・地理》 又考古城內有玉皇閣一座，係光緒二十五年捐修。文昌宮一座，係光緒二十六年知縣陳先明倡修。文廟一座，係光緒二十一年知縣徐昭明暨二十三年知縣朱熿先後倡修。關帝廟一座，係光緒二年捐修。城隍廟一座，火神廟一座，蕭曹祠一座，均係光緒二十四年知縣左兆鳳倡修。藥王廟一座，光緒十四年捐修。財神廟一座，光緒二十五年捐修。呂祖廟一座，係光緒二十六年捐修。太陽宮一座，三官廟一座，係光緒三十一年捐修。老君廟一座，係光緒十六年捐修。定湘王廟一座，係光緒二十九年捐修。娘娘廟一座，係光緒二十六年捐修。西關外有馬王廟一座，係光緒十年捐修。東關外水磨河有龍王廟一座，係光緒二十年知縣陳彤輔倡修，並建亭榭於廟前，以培文風，名之曰拜泉亭。今亭已傾圮，惟有碑石在焉。滿城內有關帝廟一座，係光緒十九年捐修。無量廟一座，係光緒二十六年捐修。三教廟一座，係光緒二十六年捐修。其舊城內有城隍廟一座，娘娘廟一座，光緒十二年捐修。財神廟一座，係光緒十年捐修。城北二十里有牛王宮一座，係光緒六年捐修。木壘河有財神廟一座，係光緒五年羅軍門倡修。三個泉有關帝廟一座，係光緒四年金大臣倡修。大石頭有關帝廟一座，係光緒九年蔡統領倡修。他如西吉爾有龍王廟一座，財神廟一座，娘娘廟一座。色必口迤東有關帝廟一座即北山廟，煤窯有老君廟一座，紅沙泉有財神廟一座，黃草湖迤北有將軍廟一座，東吉爾水磨溝、鶯格布拉隆舊渠各有龍王廟一座。吉布庫有武聖宮一座，均係逆回未亂以前所建。古城、漢城內有三忠祠一座，係同治十二年奏建，內祀烏魯木齊都統平瑞、總辦大臣保恆、領隊大臣惠慶三公。同時死難旗兵婦女一併附祀，並於祠東建立總坊一座。西關外有王劉氏節孝坊一座，係光緒四年表建。外有纏回禮拜寺各一座。此本境祠廟坊表之大較也。

物產

清・楊方熾編光緒《奇臺縣鄉土志・物產》 謹考本境地處天山之北，氣候寒冷，向不出產蠶絲。其孳生牲畜之繁以羊爲最，駱駝次之，牛羊又次之，每歲約山羊皮八、九千張，牛皮三、四千張，羊毛四、五萬斤，駝毛一、二萬斤。他如虎、豹、豺狼、獐、麝、狐、鹿及羚羊各獸，均產於深山窮谷，人跡罕到之處，間有蒙民獵取之者，每歲約出鹿茸一百餘架，麝香數十個，羚羊角一百餘對，狐皮、狼皮各一百數十張。

又謹考本境皆系旱地，惟產豆、麥、糜谷及罌粟等類。一、小麥每歲約山一萬一、二千石；一、豌豆每歲約出一、二千石；一、黃米每歲約出

三、四百石；一、小米每歲約出一、二百石；一、煙土每歲約出二十萬兩有奇。此外，枸杞每歲約出五、六千斤，紅花、紫草、貝母、阿魏，均產於南山之內，而松木猶多，榆楊在在皆產，俱無從查其確數。瓜菜足供城鄉之食，若稻、粱、黍稷、梨、棗、葡萄、棉、麻、桑柘，均不相宜。

又謹考本境雖云五金並產，然查其出產處所，多與科布多及鎮西廳接壤。一、本境東北哈布塔克山即羊圈灣舊有鉛礦，乾隆年間公家於此置廠，督兵採取。嘉慶年間，因山爲逋逃之藪，於邊徼情形不甚相宜，奏奉諭旨，永遠封閉。兼之同治年間，逆回構釁倡亂，前後十八載，無人入山，所有礦廠及出入路徑，悉被沙石填壓，自此莫知其處。嗣後屢經委員查辦，迭爲參贊大臣阻禁而止。一、本境正北拜達克山之金山溝及西北蘇吉地方，向均產金，未經兵燹以前，有人醵資開採，旋因工程浩大，得不償失，遂廢之。至煙煤一項，產於本境紅沙泉以迄於老君廟，苗既不旺，質亦不佳，且一望沙窩戈壁，黑石縱橫，火焰四時不息。凡窰戶挖取，必俟秋末冬初，方可前往。若春秋二季，火氣逼人，不敢迫邇，甚至途多泥淖，轉運爲艱，以故煤常不濟。硫磺、磅砂、石膏，均產於本境西山之內，惜不甚多。生鐵產於本境木壘河北之七個泉，從前商民人等擬欲集股試挖，現在尚未開辦。此本境物產之大較也。

清・方希孟《西征續録》卷下《光緒三十三年》　初六日早行。四十里至東城口，有居民六七家。又五十里至舊奇臺縣。北山產煤甚旺，質鬆多煙，不及黃山水西溝之佳。南山鴉片尤甚，陝甘之人貪利西來者，歲以萬計，名之曰種花兒。官吏貪收陋規，不復禁止。初猶僻在窮山，近則沿途燦如霞錦。婦人孺子輿夫驛卒無不吸食，一燈熒然，儼成鬼魅世界。

商貿

清・楊方熾編光緒《奇臺縣鄉土志・商務》　謹考本境之貨物銷行本境者：一、葫麻籽油，每歲約銷售二十餘萬斤；一、罌粟籽油，每歲約銷售四、五千斤；一、燒酒，每歲約銷售六、七萬斤；一、煙土，每歲約銷行四、五萬兩。一、甜酒即黃米所造，每歲約銷售五、六千斤；一、麥面，每歲約銷售十餘萬斤；一、鹿茸，每歲約銷售四、五十架；一、羚羊角，每歲約銷售二、三十對；一、狐皮、狼皮，每歲約銷售四、五十張；一、羊皮，每歲約銷售一、二千張；一、羊毛，每歲約銷售數百斤；一、牛皮，每歲約銷售一千餘張；一、駝毛，每歲約銷售四、五千斤；一、枸杞，每歲約銷售數百斤；一、煙煤，每歲約銷售一百四、五十萬斤。

又考本境之貨物銷行他境者：一、燒酒，由駝運至科布多及烏里雅蘇臺等處，每歲約銷售七、八萬斤；一、煙土，由客商便帶至省城及南路等處，每歲約銷售十五、六萬斤；一、灰面，由駝運至科布多及烏里雅蘇臺等，每歲約銷售五十餘萬斤；一、羚羊角，由客商便帶至內地，每歲約銷售七、八十對；一、鹿茸，由客商便帶至歸化城及內地等處，每歲約銷售八、九十架；一、狐皮、狼皮，由纏商便帶至俄國，每歲各約銷售六、七十張；一、羊皮、駝皮，由車運至伊塔等處，每歲共約銷售八、九千張；一、羊毛、駝毛，由車運至伊塔等處，每歲共約銷售四、五萬斤；一、枸杞，由客商便帶至歸化城一帶，每歲約銷售五千餘斤；一、紅花、貝母，由客商便帶至內地，俱係零星收入，並無確數。其餘均祇僅供本地之用，并無販運出境者。

又考他境之貨物銷行本境者：一、棉花，自吐魯番運入本城，每歲若約銷售二千餘包；一、綢緞，白京城及四川等處支入本城，每歲約銷售數百匹。一、藥材，自內地運入本城，每歲約銷售二、三千擔。一、棉花，自吐魯番運入本城，每歲約銷售一、二千捆。一、官茶，自內地運入本城，以前每歲約銷售二、三千箱，現在私茶充塞，官茶無人過問，所銷不過數百箱；一、藍炭，自阜康運入本城，每歲約銷售二千餘萬斤；一、洋皮，由纏商自伊塔等處運入本城，每歲約銷售二、三千捆。

此本境商務之大較也。

清・方士淦《東歸日記・道光八年四月》　十七日。九十里至古城，有滿漢大員，漢之渠犂也。

地方極大，極熱鬧，北路通蒙古臺站。由張家口到京者，從此道北去。蒙古食路，全仗此間。口內人商賈聚集，與蒙古人交易，利極厚。口外茶商，自歸化城出來，到此銷售，即將米麵各物取回北路，以濟

烏里雅蘇臺等處，關係最重。茶葉又運至南路回疆八城，獲利尤重。

清・林則徐《荷戈紀程・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七日》 北口外之科布多等處蒙古諸部均在此〔古城〕貿易。

清・裴景福《河海崑崙録》卷四《光緒三十二年三月三十日》 咸豐間木壘河市廛極盛，民居過萬，凡山西歸化城貨物悉屯積於此，蒙古諸盟亦來貿易，爲北疆大聚落，遭亂後已三十年，迄不能復。

又《光緒三十二年四月二日》 古城在戈壁中，泉甘土厚，可居可耕者縱横一百餘里，每年約出小麥五萬餘石，繁盛爲新省冠，而商販畜牧之利尚倍於耕，凡北草地關内運來各貨，皆到此屯積，西北至塔城、伊犁，與俄交易，西南至喀什，與英交易，西至迪化，南至吐魯番，皆由此分運，俄英洋貨進口大宗亦集此而後東進嘉峪關，北至張家口歸化城，所以盛也。

清・方希孟《西征續録》卷下《光緒三十三年四月五日》 木壘酒富八站之首，亂前市廛極盛，民居逾萬。山西歸化城、包頭貨物悉屯於此，蒙古諸盟亦來貿易，爲西疆一大聚落，採《河海崑崙録》語。兵燹後已三十餘年，市上僅一百五六十家，迄未復一。

烏魯木齊（迪化）分部

綜　述

清・七十一《西域聞見録》卷一《新疆紀略・烏魯木齊》 邇來甘省民戶移住數千家，及内地發遣人犯數千，皆散處於昌吉、瑪納斯等處，開墾草萊充斥其地。爲四達之區，以故字號店鋪，鱗次櫛比，市衢寬敞，人民輻輳，茶寮酒肆，優伶歌童，工藝技巧之人，無一不備。繁華富庶，甲於關外。紅山嘴上有廟一楹，紅泥堊壁，故俗呼烏魯木齊爲紅廟兒也。乾隆四十年改同知爲直隸迪化州，屬阜康、昌吉兩縣。建立黌宮及文武二廟。州學、縣學歲取諸生十餘名，彬彬乎玉帛鐘鼓，聖教覃敷其地矣。城西一帶沙岡環繞，其下產煤旺盛。城東南即博克塔班，三峯入雲，冰雪（入）晶瑩，望之如琉璃世界，靈蹟最著，故俗以靈山呼之，上賜名福壽之山。土產野牲，雉羣飛，肥如蠟貍。又產阿魏、壓油鳥，取松樹皮爲膏，能醫癆痼之疾。

清・俞浩《西域考古録》卷八《迪化州》 州境沃野千里，山川瑰異，泉甘草肥，足資羣牧。齊克達巴以北有古碑一通，言其地之險遠，文字剝蝕，不辨何代所樹。城西沙岡一帶下產石炭最旺。城東南即博克達山，三峯入雲，崔嵬刻削。初日照之，雪光晃朗，如銀色世界。自是亘古不消之雪也。山中霧跡尤多，故俗以霧山呼之，今賜名福壽之山。所產野牲最肥腯，而雉尤爲珍美。城外紅山嘴舊有廟屋兩椽，故人呼迪化爲紅廟兒也。地本高寒，自戡定以來，置兵鎮，列屯田，設官師，立郡縣，生聚既盛，氣候漸和。商貨輻湊，至於奇伎巧工，優伶歌舞之輩，無所不有。數十年來凡草木、畜產、五穀、果菜、食飲、宮室、市列、金銀、錢貨之屬，皆與内地之蘇、揚同，而薪米之豐賤，雖楚、蜀不及也。

清・黄濬《紅山碎葉》 〔烏魯木齊〕有喪之家，門左置木架，懸銘旌而無字，以紅錦爲之。亦札蓆棚似京師，但粗蠢，略存梗概而已。未斂時，親友往探喪，但與孝子語，慰唁而出，分送白帶一條。親戚都留過宿，謂之坐夜。

清・宋伯魯纂光緒《新疆建置志》卷一《迪化府》 地居天山之陰，東薄鎮西，南抵焉耆，吐魯番，西涉庫爾喀喇烏蘇，北控科布多、塔爾巴哈臺。東西二千四十里，南北一千六百五十里。山河窵塞，形勢隩阻，而封壤堅腴，宜種殖畜牧，經涂四達，利盡西北，北路一大都會也。當全盛之時，屯戍相望，華戎商賈良細挾資斧往來，聚族列闠而錯居以萬數。百賙玩好，皓侈駢闐，酒肆茶寮，倡優雜技，充牣乎其中。人摩肩，車轂轂，嘉道之際，稱極盛焉。其民或以關内下貧，或以報怨過當，而學士大夫之遣戍者，往往出於其間。故其俗踳駁，或侈靡相高。軍興以來，湘楚人爲最多。庚子後，津沽商旅，挈累重者壅係。而秦隴之人，亦無慮數千戶。惰遊失業逋負者半之。大都楚人多仕宦，津人多大賈，秦人多負販，此其大較也。纏商按纏頭回即回回，漢裝回即回鶻，不同種。列市南郭。其俗奉十

葉教，天方教在東土者皆名十葉教，見《元史譯文證補》。禮拜誦經。漢回率徙自關內，執賤業，刲牛羊，深目而聳準，塞勇鋒俠，好亂樂禍，宗教與纏回同而稍變其禮數。南郭外則俄商所集，開衢列樹，洋宇相比，約廿餘家，皆受成於領事，而蒙哈冒彤之遷引者尤衆。故其種族雜厝，風俗不純。又冠蓋輻湊，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競趨巧僞。婦女戴金玉，羞不相及。尚巫鬼，飾寺觀。每歲四五月，晴燠少雨，即賽神樹下、河濱，徵歌演劇，男女雜坐，車服炫奢。纏民男則賣漿，張帟幄，擿杜達、狀類阮咸，以木爲之，銅絃二。探布、銅絃四。按《西域圖志・回部》樂器有哈爾札克，狀類胡琴，馬尾絃二，鋼絃十；哈爾奈，狀類洋琴，鋼絃十八；喇巴卜，絲絃五，鋼絃三；色塔爾，狀類二絃，絲絃二，雙鋼絃一，單鋼絃六，無純用銅絃者，亦無用銅絃二而成音者。疑今所見者，皆尋常樂器，其古樂器不可見，亦猶中國之解古樂者寡也。鼓敦巴克鼓也。謳胡曲，使婦女數人曳綺縠，振袂赴節蔦朗纏婦跳舞之名猶蒙古，曰背柳也。以爲樂。其游氓之逋蕩者，則聚而博塞，負則強者拔刀相向，弱者或破產，吏不能禁。每歲七月中旬，出城隍行像三日，盛陳鹵簿，設鼓吹雜劇，來往通衢，觀者如堵。否則多夭札也。【略】

地膏沃沙斥，宜麥穀藥，有枸杞，多葭茨，棣、楊、胡桐、白草。按《西域傳》師古注曰『胡桐似桐，蟲食其樹而沫出下流者，俗名爲胡桐淚，可以釬金銀』，今工匠皆用之。流俗訛淚爲律。白草似莠而細，無芒。其乾熟時，正白色。牛馬所嗜也。徐松曰：『胡桐淚者，樹之汁，非必蟲食。其性大寒，治口齒，可已馬疾。白草春發新苗，與諸草無異。冬枯而不萎。高三四尺，性至堅韌，以之織物，其用如竹。惟哈喇沙爾城東特伯勒古地產者最堅實，心可爲箸。』又《竹葉亭雜記》引《本草》『胡桐淚出西域』，自葉爾羌至阿克蘇千餘里所在皆有之。其本質朽腐，不中材用，但可作薪。回人謂薪曰活同，故指此木曰活同。中國人不知其故，因以胡桐名之，實非桐類也。其根下初生條葉如細柳，及長，則類銀杏。孟康注謂有二種葉是也。其叢生之地曰胡桐窠，撰著家不解，以爲地不應稱窠，因改爲鶡鴒窠，注曰鳥名，則大誤矣。徐星伯云其淚似松香之珠粘於木上，取其珠則板片即隨手下，其腐如此。五台回人售此最多，大小成片。有作僞者，取其木，用根下沙粘其上以充之，此城也，非淚也，當辨之。又按白草即席其草，俗呼芟芟草，又曰集吉草，西域處處有之。李賀《塞下曲》曰：『秋盡見旄頭，沙遠席其愁。』《酉陽雜俎》云席其一名塞蘆，引古詩『千里席其草』爲證。又元稹代書詩自注云：『余以席其草常在書囊佐飲酒，岑參詩「北風捲地白草折」即爲此也。』《烏魯木齊雜記》云：『芟芟草即《漢書》息鷄草，土音訛也。席其、息鷄，音一而字二，皆白草也。』席其之易而爲集吉，亦猶活同之轉而爲胡桐，必求其字以實之，則鑿矣。水甘草薦，蕃畜牧，饒煤炭，歲出以億計。

又《昌吉縣》　其民雜居三種，漢、回、纏。而服賈力穡則漢民較多。地夐人稀，有裨販而無大賈。故其俗纖嗇，齷齪自守。然土沃，宜大小麥、豌豆，省治多資之。其南山多煤。城八十里所謂頭屯，煤窰也。一歲出境約七百餘萬斤。而纏商近歲販牛羊皮，賈伊犁、塔城，多至五六千皮，有日進之勢。

又《呼圖壁縣》　漢民爲土著。其流冗多漢回，皆河湟產也。而南疆纏回亦時有至者，無恆業，爲人庸作以取直。其俗琑吝，然好稼圃，孳畜產，故多小麥、稻、粱、蔬果，畝畜牛羊。

又《綏來縣》　其民族四，漢、回、纏、蒙。而漢爲大。《鄉土志》：『同治三年，本境回民多至四五千戶。光緒二年克復後，本境回民或被勦殺，或避難他往，存者不過二百餘戶。二十五年以後，存者僅七八十戶。而陝甘回民尚有百餘戶，多經商者。纏民自光緒間克復城後，始有之。今業農工商者，約亦四五百戶。』其俗與昌吉類，重農事，修黌校，生徒數十人。按新疆惟鎮西廳及迪化府有學額，餘俱無。商旅聯槅，三百三十餘家，多客籍，而天津人爲最。菽、麥、果、蓏、金、玉、膏、油、皮革、鹿茸之屬，皆其產也。東賈秦晉隴蜀，北賈科塔，殷庶爲奇台亞。

又《阜康縣》　閭市彫敝，而風尚純樸。居民種秫酤，一歲千釀。西賈迪化，東賈古城，歲恆二萬餘斤。

又《孚遠縣》　其民皆土著，重農，有士五十人。回民聚居廣泉子，率力田。地僻遠，人民希，菹蕩縣斥，宜四擾，市列無大賈。故其俗阨僻，競錐刀之末。水西溝產鐵，有故冶場。千佛洞尤人所稱也。《西域釋地》：『千佛洞在吉木薩城西南十餘里山中，樹木叢茂。相傳乾隆三十五年有人病目翳，已失明矣。入山樵採，目暴腫痛，不可忍。遙聞山間人語之云：「山下泉水洗目宜愈。」若是者三。其人匍匐而下，耳畔水聲淙淙，祝而洗之，痛良已。再三掬洗，目忽明。乃悟向語之者，非人也。因望空謝。尋舊徑欲歸，瞥見土石裂處，粉垣半露，隱約有洞。亟歸告其儕，攜鍤具往，土盡洞出，然甚深黑。燭之，形如半月，有大佛卧其中。金面趺足，顏色如新。洞中銅佛像尺餘至四五寸者甚多，不知何代所供養也。其人感佛拯救，誓落髮爲僧，住此山募修莊嚴，至今極其壯麗。洞中銅像九尊，曾入貢云。』

歲時

清・紀昀《烏魯木齊雜詩・遊覽》 絳蠟熒熒夜未殘，遊人踏月繞闌干。迷離不解春燈謎，一笑中朝舊講官。元宵燈謎，亦同內地之風，而其詞怪俚荒唐，百不解一。

犢車轆轤滿長街，火樹銀花對對排。無數紅裙亂招手，遊人拾得鳳凰鞋。元夕張燈，諸屯婦女畢至，遺簪墮珥，終夜喧闐。

又 竹馬如迎郭細侯，山童丫角囀清謳。琵琶彈徹明妃曲，一片紅燈過綵樓。元夕各屯十歲內外小童，扮竹馬燈，演昭君琵琶雜劇，亦頗可觀。

清・和瑛纂嘉慶《三州輯略》卷一《山川門・烏魯木齊》 紅山。鞏寧城東南三里，山高里許，周寬數里，峭壁懸崖，形如蟾蜍，昂首南面，陡坂直上。山巔建玉皇廟一座，堆鄂博。東面爲望祀博克達山之所。都統索諾木策凌題額曰『上方山』。每歲四月十五日，居民商戶，車馬雲屯，雜技百工，靡不聚集，爲塞上一勝會也。南北兩路稱烏魯木齊爲紅廟子本此。

清・黃濬《紅山碎葉》 滿漢兩城元宵燈火最盛，漢城尤勝於滿城。店面各有燈棚，大店戶懸燈尤多，然無甚奇巧，大率玻璃紗畫而已。佐以鑼鼓謳歌，店面施放花筒流星之屬，亦有過街龍燈，類如內地鄉邨之製，無甚可觀。惟秧歌最醜怪，一人扮白髯、花面、紅纓帽，白皮短褂反穿，手執傘燈領隊，數人扮如魑魅魍魎，花衣蓬首，數人扮如武士，數人扮如浪子，數人扮如娼妓，粉面如塗牆，強作嬌態。白髯者跳躍彳亍以歌，則餘人躍舞旋轉以和之。旁擊大鑼大鼓，聒耳喧闐。數折俱畢，一浪子擲巾於地，一娼妓裝者，往來歌覓，備諸醜態。歌覓數回，忽然捨巾以去，閧然群散，又往一家，其作態猶夫故也。此不知有何趣，而觀者如雲，眞海上逐臭之夫矣。夜遊者旗人婦女爲多，曲娃次之。

又 俗以六月六日大會於紅山嘴之火神廟，臺閣戲劇，鉦鼓喧闐，士女雲集，閣上可望見之。閣名『來青上』，頂上有亭，翼然俯臨閣上。

又 〔烏魯木齊〕祭祖先後，親友往賀卽吃肉，其體式一如京師。

又 智珠山有文昌廟，都院官吏每歲爲案牘會必在於此。在四五六月不等，演戲於山下沙磧上，士女雲集，亦是勝觀。我輩廢員之派在印房者，各捐資赴會。天氣和暖，景物鮮妍，憑前軒以縱覽，覺心神之曠怡。

又 每歲神會最多，俱在八月以前，恐下雪也。正月燈節最盛，例禁演戲，避其名，謂之太平歌。

又 此間土語看燈爲轉燈。往歲鬧燈徹夜，近年物力惟艱，一更向盡，燈已熄矣。

又 清明日偕江鏡庭登降魔山，遊龍王寺，弔卜二尹同春墓，復看會於紅山嘴。會間彌望，皆席地沽飲者，市井者、下流士商，雅重者不與焉。此間乘車者，士夫外皆兩城曲娃。

清・方希孟《西征續録》卷下 廟迤南樹林深處穿小徑入，有堂翼然。外環朱闌匝堤，四圍皆垂柳。方塘可三畝許，中繫一舟。碧波漪灩，紅藻參差。時值四月盛會，游女千百成羣，衣香鬢影，珮響釵聲。不意長安曲江水邊麗人，近在沙漠。

宗教信仰

清・佚名編光緒《阜康縣鄉土志・宗教》 〔回回〕輿纏亦判宗旨。景教、阿剌伯人教，約各居半。風俗固陋，幸無習異教者。

清・佚名編光緒《昌吉縣鄉土志・宗教》 回教。旗漢人入教者無。至眞阿剌伯人已編入人類。喇嘛黃教紅教人無。天主教人無。耶蘇教人無。

清・佚名編光緒《昌吉縣呼圖壁鄉土志・宗教》 漢民以倫常爲重，見先聖教澤，與天地無終窮。自餘寄籍新舊漢回，守其回教，並無阿剌伯回種，亦無黃教紅教及天主耶蘇等教。

清・和瑛纂嘉慶《三州輯略》卷一《山川門・烏魯木齊》 千佛洞。在濟木薩城西南山內，距城十餘里。入山約行數里，重岩叠嶂，高下不

等，樹木叢茂，並未見有洞口。傳聞自乾隆三十五年間，有濟木薩城內賣業民人，患眼疾，逾年不痊，將至失明。無以餬口，幸賴熟悉山徑，每遇天氣晴明，拄杖赴山揀柴度日。一日入山，眼疾遽發，其痛難忍，至欲輕生。遂摸索至一山崗樹下，解帶欲縊。忽聞旁有人言：『此山下有水，洗眼可痊。』其人回問，四無應聲。又聞人言，如是者三。乃匍匐下坡，聽有水聲，祝曰：『此必神明指示，如果洗愈，誓出家爲僧。』隨坐溪邊，掬水洗目，疼痛即止，漸漸透明。洗一日夜，兩目即能視物。望空拜謝。復（山上）〔上山〕坡，背山歇坐，忽見坡土坍裂，透露白灰牆壁。用手刨挖，竟虛空有門洞之跡。因出山遍告村人，攜帶鍬鐝，赴山觸開洞門。內甚黑闇，取炬照之，洞形如半月，見一卧佛，身長丈六，金面跣足，衣服顏色如新。又有洞佛大小不計其數，自尺餘至三五寸不等，土花銹蝕者極多。民人感泣，即日落髮募化，即在洞前接蓋廟宇，極其壯麗。都統索諾木策凌曾貢此洞中銅佛九尊。考宋供奉官王延德《使高昌錄》云，時四月師子王避暑於北庭，邀延德凡六日至北庭，憩高台寺。又明日引延德遍遊境內佛寺，有曰應運泰寧之寺，貞觀十四年造。此洞蓋亦唐時舊蹟也。

清・祁韻士《西域釋地・古城》　千佛洞。吉木薩城西南十餘里山中樹木叢茂，相傳乾隆三十五年，有人病目翳，已失明矣。入山樵採，目暴腫痛，不可忍。遙聞山間人語之云，山下泉水洗目宜愈，若是者三。其人匍匐而下，耳畔水聲淙淙，祝而洗之，痛良已。再三掬洗，目忽明。乃悟向語之者，非人也，因望空謝。尋舊徑欲歸，瞥見土石裂處，粉垣半露，隱約有洞。亟歸告其儕，攜鍤具往。土盡洞出，然甚深黑，燭之形如半月，有大佛卧其中，金面跣足，顏色如新。洞中銅佛像尺餘至三五寸者甚多，不知何代所供養也。其人感佛拯救，誓落髮爲僧，住此山募修莊嚴，至今極其壯麗。洞中銅佛九尊曾入貢云。

清・俞浩《西域考古録》卷八《迪化州》　吉木薩河在孚遠城西，流經城東，至保惠城。城西南十數里有千佛洞，洞口有梵刹，爲乾隆甲午年所建。殿宇宏壯，像設莊嚴。住持僧本內地人。相傳其僧久病目，一日入山樵，忽迷路，目不見物。遙聞有人語曰：『此閒泉水能愈疾，可往洗也。』即聞耳畔水聲潺湲，因匍匐至水邊，掬而洗之。覺清涼沁骨，目已明亮。因悟語者非人也。方竟歸路，歘見石洞半露，形如半月。覘之，內有卧佛，金容如新。其餘銅像，自尺許至三五寸甚夥，不知何代所鑄也。其僧感佛神應，遂爲僧住此募修。四方檀施雲集，遂成大刹。其銅佛瓔珞七寶慈相具足，曾以九尊入貢云。

醫藥衛生

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卷四《灤陽消夏録四》　戊子夏，京師傳言有飛蟲夜傷人，然實無受蟲傷者，亦未見蟲，徒以圖相示而已。其狀似蠶蛾而大，有鉗距，好事者或指爲射工。按：短蜮含沙射影，不云飛而螫人，其説尤謬。余至西域，乃知所畫即關展之巴蜡蟲。此蟲秉炎熾之氣而生，見人飛逐。以水噀之，則輒而伏，或噀不及，爲所中，急嚼茜草根敷瘡則瘥，否則毒氣貫心死。烏魯木齊多茜草，山南關展諸屯每以官牒移取，爲刈穫者備此蟲云。

清・黄濬《紅山碎葉》　其地無佳藥，藥鋪官私俱有，如滿城之益順堂，漢城之九如堂，皆稱名鋪，而半多土藥，如艾葉、薄荷之類，幾不識爲何物。市藥者偶值所無，以他藥代之，誤人不淺。【略】本地醫士無他長，惟多用附子、乾薑，不知地固多寒，而病則不一，今概以熱藥治之，未有不擠於死，余知交中見者夥矣。侍人小疾，亦幾爲所誤。其最慘者爲阜康宰蔡蓉峯，以絞腸痧而用附子八錢，一夕殞命。此症薑湯不可入口，況附子之多如是耶？冤哉！

又　滿漢兩城，藥鋪最多，每鋪各有數醫士主之。醫士至人家診視畢開方，即注某堂價若干，病家不他適、不延欠、不減少也。其藥賤者謂之草藥，稍貴者謂之提藥。大約草藥之價每兩需錢三分，提藥之價每兩需錢一錢，方中總核之，以此爲率。如方有三兩之草藥，值錢九分，二兩之提藥值錢二錢，合計之，應價二錢九分，醫士開價三錢九分，則二錢九分爲藥戶，有一錢爲醫士。有醫士能日診十症，即得一兩餘矣。而又每家馬錢一二三四五錢不等，此醫士之所以小康。然而識丁字者頗少。

祭祀

清・佚名編光緒《阜康縣鄉土志・地理》 武廟在縣署西，城隍廟在武廟南中正街也。義塾兩間，在正街南，西南角。回民禮拜廢寺，在倉厫後。【略】

文廟在東關某故員之舊宅也。

崇聖無祠祀，則立位以祭之。文昌在廟內之左。更漥礙東關當街有小橋，橋之左龍神廟凡三楹。

清・佚名編光緒《昌吉縣鄉土志・祠廟》 一、縣署內東偏，舊有坐北向南土地獄神祠一座，建自道光二十八年。

一、縣署外東偏，舊有坐北向南魁星樓一座，下卽文昌宮頭門。進內過院，正殿一棟，皆建自乾隆年間。

一、城內西門有坐北向南城隍廟一座，同治六年逆回拆毀，光緒十八年修復。

一、城內東南隅有厫神廟一座，建自道光年間。

一、南關舊有關帝廟一座，道光十六年建置。同治初年被逆回踞爲清眞寺，光緒三年平定後，又經伊犁金將軍順整修改進。萬歲暨文武兩聖牌位迄今無欵，請正祀事如故。

一、東門外里許有先農壇一座。

一、西門外二里許有觀音眼光文殊普賢地藏各菩薩廟一座，同治四年逆回拆毀，光緒十一年修復。

一、東南郭外二里許有五聖廟一座。

一、東鄉七里許之七工莊有無量廟一座。

一、西鄉七里許之三屯廟有龍王廟一座。二十里許之亨三工、河州工各有禮拜寺一座。二十五里許之十四戶、亨六工各有禮拜寺一座。四十五里許之五畦有禮拜寺一座。六十里許之軍戶有禮拜寺一座。

一、南鄉五里許之八工莊有龍王廟一座。二十里許之大三工莊二十戶有三聖廟、龍王廟各一座。二十五里許之下營盤有土地祠一座。三十里許之頭工莊、三工莊各有龍王廟一座。小軍戶有土地廟一座。

一、北鄉十里許之貞一莊、貞二莊有龍王廟、三聖廟各一座。十五里許之利十三莊有龍王廟一座。二十里許之下六工、下三莊、利十四莊有關帝廟、龍王廟、牛王廟各一座。三十里許之上塾壩、下泉莊有龍王廟、財神廟各一座。五十里許之二十四戶有關帝廟一（產）〔座〕。九十里許之芟芟槽有娘娘廟一座。

一、東南鄉五里許之南五工有土地祠一座。

一、東北鄉六里許之上六工有牛王宮一座。十里許之東三莊有娘娘廟一座。七十里許之五十戶有關帝廟一座。

一、西南鄉祠廟均無。

一、西北鄉二十里許之貞下莊有龍王廟一座。二十五里許之蘭州灣、涼州工有娘娘廟、三聖廟各一座。三十里許之下塾壩有龍王廟一座。右城內關鄉四正四隅祠廟四十一座，內除本城魁星樓、娘娘廟建自乾隆時，縣署獄神、土地祠、厫神廟、南關舊有關帝廟，建自道光間，碑記鐘文猶有可攷，餘屬無稽採訪與論，大都只知其爲同治以前未亂時建置，及亂逆回焚燬，光緒三年承平招墾以來由各戶民集欵就其故址陸續修復。土牆木架無一華麓所由來矣。

清・紀昀《烏魯木齊雜詩・典制》 金碧觚棱映翠嵐，崔嵬紫殿望東南。時時一曲昇平樂，膜拜聞呼萬歲三。萬壽宮在城東南隅，遇聖節朝賀，張樂坐班，一如內地。其軍民商賈，亦往往在宮前演劇謝恩。邊氓芹曝之忱，例所不禁。庫爾喀拉烏素亦同。

爐煙裊裊衆香焚，春草青袍兩面分。行到幔亭張樂地，虹橋錯認武夷君。部議兩廳建文武廟，因兵力未暇修舉，至今張幔以祀。

煙嵐遙對翠芙蓉，鄂博猶存舊日踪。縹緲靈山行不到，年年只拜虎頭峰。博克達山列在祀典，歲頒香帛致祭。山距城二百餘里，每年於城西虎頭峰額魯特舊立鄂博處修望祀之禮。鄂博者，累碎石爲叢以祀神，番人見之多下馬。

綠膛田鼠紫茸毛，搜粟眞堪賦老饕。八蜡祠成踪跡絕，始知周禮重迎貓。舊有田鼠之患，自祠八蜡迄今，數歲不聞。

初開兩郡版圖新，百禮都依故事陳。只有東郊青鳥到，無人簫鼓賽芒神。百禮略如內地，惟未舉迎春之典。

清・和瑛纂嘉慶《三州輯略》卷一《山川門・烏魯木齊・福壽山》　蘇南山西至晶河，直抵伊犂，皆天山也。每見雲霧迷漫，夏必雨，冬必雪，俗稱靈應山。西向建龍王廟一座。

又《智珠山》　福壽山東南，平地孤起一峰，漫坡高里許，上建八蜡神廟，添設風神牌位於西廂，東向，顏曰『解慍』。天山聯曰：『歌北歌南，申命四方能偃草；叩商叩角，發生萬物不鳴條。』楹聯曰：『有聲無形，偕燠暘而時若；眞空是大，佐雷雨以成功。』其東爲文昌殿，東南兩面周廊船屋，開窗遠眺，爲文人嘯詠勝境也。

清・方士淦《東歸日記・道光八年四月十日》　吐魯番大城之東北即巴克達山，高峰插天，冰雪不化，頂上常有雲氣。每年五月阜康縣令率民人致祭，香火極盛。

清・俞浩《西域考古録》卷八《迪化州》　福壽山，上所賜名也。州南一里許。本名霸應山，每山上雲起，冬必雪，夏必雨，人率以爲候。今建塔於上焉。

又　溫泉，州東二十里。泉上有亭覆之，旁建龍王祠焉。

清・裴景福《河海崑崙録》卷四《光緒三十二年四月六日》　博嶽爲北庭鎮山，每歲二月巡撫於紅山背望祭，國家有大事諭祭，秩與五嶽同。巡撫躬詣，三沐而後首途，先期齋宿山中，稍不敬備，必有烈風飛雪，甚或雷霆霹靂，殄斃人畜，將事者恆懍懍。環海建諸寺，時有異人栖止，相傳即達摩面壁處，風景爲天山冠，雲峯高處，曉煙新霽，時有葛衣老人，長鬚執紼，騎白駝游行巖壑，近之則隱，亦龍威老人之流亞歟。

清・佚名編光緒《昌吉縣鄉土志・水》　又北二溝合流，曰圖古里克河。又北流，紅山峙其西，山頂及麓皆建寺。寺南歌臺一所。歲豐，戶民賽神其間。

物産

清・珠克登《新疆紀略》　又烏魯木齊並無出產有煤有銅，乃省會之地，百物之聚處也。其所屬之奇台縣並木壘城出大驢子。紫泥泉出紫泥狐，乃係黑狐也。濟木薩出煤根子，類似烏木一樣，可作文房四寶、拐子、茶盤小玩意也。又出壓油雞，此係山內所出。若得此雞，用木棍子週身壓之，油從糞門流出，可得一碗之多。壓完將雞放了，雞並不死，仍然飛去。此油作菜甚爲香美。再西山根下出火旋，若人不知，行到此處，觸其一處，忽然就旋下去，人馬俱不見矣。出一股火苗，又起一股煙。自古及今，此地仍屬照舊也。

清・佚名編光緒《昌吉縣鄉土志・物産》　動物　查本境南山草木叢襍，虎、豹、狼、鹿、黃羊、大頭羊，無一不產。葦湖荒灘內產野豬、野兔、野鷄與狐，唯頭屯洛克倫大西小西河僅產黑背無鱗魚。此外，則有城關四鄉戶民孳生牛馬豬羊鷄鴨，謹循例言於天然產、製造產內，更分大宗、常產、特產等第，臚列於後。

天然產　大宗：羊歲產二千餘隻，馬歲產六百餘匹，牛歲產七百餘頭，豬歲產七八百隻，鷄歲產二千數百隻，鴨歲產千餘隻。

常產：狐歲約二百餘隻，狼歲約三四十隻，黃羊歲約一二十隻，大頭羊歲約六七隻，野兔、野鷄歲約各四五百隻，魚歲約百拾觔。野豬出啄成羣，多至二三十，少亦不下十數，見獵反噬，狂突如飛，人遠其害，不敢輕取，終歲不獲一二。

特產：虎豹歲約各二三隻。

製造產此言可爲製造之產，其實在製造之品，詳下商務門第一條，不贅。

大宗：牛馬皮筋，羊皮羊毛。

常產：狐皮、狼皮、黃羊皮、大頭羊皮。

特產：虎皮、虎骨、豹皮、鹿茸、鹿筋。

植物　查本境四鄉地多田少，土肥性溫，小麥、豌豆、膏（梁）〔粱〕、胡麻、藥子、扁豆、黃豆、小米無一不產，唯菸葉產自貞莊，即西鄉；秫米糯米產自南亭莊、上元莊，即西南二鄉；桃、葡萄、蘋菓產自近城之下元莊、上元莊，即東南二鄉；甜瓜、西瓜、產自下元莊、南亭莊、上元莊，即東西南三鄉。其中：

天然產　大宗：小麥歲產市斗壹萬餘石。每石合京石二石八斗六升八合。豌豆歲產市斗三千餘石。胡麻歲產市斗二千餘石。膏（梁）〔粱〕歲產市斗二千四五百石。扁豆歲產市斗三四百石。菸葉歲產湘秤每觔合湘秤短二兩。五六萬。西瓜歲產五六萬枚。甜瓜四五萬枚。《長春眞人西遊記》：『重九

日至昌八剌城（城），其王畏午兒，率衆來迎。既入，齋於台上。泊其夫人勸葡萄酒，且獻西瓜。其重及秤。甘瓜如枕許，其香味蓋中國未有也。』甘瓜卽甜瓜，又《小雅》斤十謂之衡；衡有半，謂之秤。

常產：粘米歲約市斗六百餘石。糯米歲約市斗六七十石。小米歲約市斗四百餘石。黃豆歲約市斗二百餘石。蘇子歲約市斗百數十石。菜子歲約市斗二三十石。葡萄歲約湘秤二百餘擔。百觔曰擔。桃歲約湘秤三百餘擔。蘋菓歲約湘秤四百餘擔。

特產：無。

製造產比上動物門製造產查叙較詳，以其銷行本境之外，尙有他境，而其製造悉基於此故耳。大宗：胡蔴油、菜子油，共歲產湘秤伍萬柒千二百零叁觔。燒酒歲產湘秤壹萬二千五百零二觔八兩。油酒二項報明徵稅，各在案。醋歲產湘秤六七千觔。燒酒膏（粱）〔粱〕製造，唯醋無分正襍糧，皆可製之。

常產：麥糖、米糖，共歲約湘秤六七千觔。粉條扁豆製成。歲約六千餘觔。豆腐黃荳製成。歲約湘秤四五千觔。黃酒蘗子製成。歲約湘秤千數百觔。甜酒糯米製成。歲約湘秤二千餘觔。葡萄酒，前代製產，詳上天然產大宗內。今失其傳，無人爲之。

特產：無。又本境南山與呼圖壁交界之石梯子山內。產藥，有天然無製造之分。蓋用藥雖不離夫炮製，要之藥材名實不爲製造而易故耳。茲僅就其產數之多寡，價值之貴賤，分大宗，分常特，而附記之。

天然產　大宗：大黃歲產湘秤千數百觔。蘇梗歲產湘秤六七百觔。薄荷歲產湘秤六百餘觔。玉竹歲產湘秤五六百觔。甘草歲產湘秤千數百觔。川芎歲產湘秤六七百觔。貝母歲產湘秤八九百觔。

常產：黃芪歲約湘秤四五百觔。知貝歲約湘秤三四百觔。升麻歲約湘秤三百餘觔。羌活歲約湘秤二三百觔。柴胡歲約湘秤三百餘觔。

特產：黨參歲約湘秤一二百觔。

製造產　大宗無。常產無。特產無。

礦產　考本境南山距治二百二十里之三屯地方，向產沙金。乾隆四十七年，明都統亮奏准給民路票，淘取納課。越明年，都統海祿奏歸鎖迪道總理其事，於是設廠募夫二十三名，每名月取課金三分。兵燹後歇業，再未開辦。今驗其苗不旺，質更不佳。又距治八十里之格珊圖山，卽頭屯河西，產煤。民開三井，土法採取。苗旺，質堅亮無煙。其中：

天然產　大宗：煤歲產湘秤五百餘萬觔。冊報在案，若有人工採取，銷行暢旺，產無定額。常產無。特產無。

製造產　大宗無。常產無。特產無。

清・佚名編光緒《阜康縣鄉土志・物產》　六畜無論已，而馬、牛爲最夥，驢次之，騾則甚寡之，以其有名馬而無佳種也。羊豕之屬，惟羊爲成羣，曰緜羊，曰鞠羊。緜分兩種，曰哈薩羊，曰尖尾羊。非惟以尾判，肉亦有羶不羶之分。

虎、豹、狼、熊、羆、鹿、獐、貂、狐、貉、貓、兔、豺，南山皆產。又有山羊，分青、黃、大頭三種。貓亦有家與野之別。

雞鴨分番、漢兩種，亦有野產。沙雞、鳧、鸛、鷺、鶩、鵝，時一見。鵲、鳩、鴿、燕、雉、流離鳥、鴟鴞、隼、鳶、鷹，皆產。植物穀之屬，惟稻爲不生，松惟南山有之，鹽地則榆、柳、沙棗爲到處皆產之木，梧桐亦產。又紅柳叢生，戈壁沙灘爲尤多。

金銀銅不產，鐵自兵燹後，大黃山之鑛未開辦。炭則大小黃山所出，實爲孚遠、奇台各縣所仰給。

魚間有之。虵亦產，然不中用。

藥材鹿茸、枸杞、黃蓮、黃芪、甘草、貝母、麥冬、薄荷、松節之類，南山俱產，然鮮採者。惟鹿茸，則哈薩、蒙古人能獵取耳。

瓜、菓、桃、西瓜、甜瓜、王瓜、葫蘆、蔬刀豆、菘、辣椒、萊菔、葱、韭、薤、蒜、芋。

氈能製造者一二人。

以穀釀酒，功令之所忌，而阜康酒較著名。於新疆，良田地產高粱，而小民生計維艱，釀酒爲謀生之一途云。

碾油者間亦有之。

採集業

清・和瑛纂嘉慶《三州輯略》卷一《山川門・烏魯木齊》　鹽池

海。大小二區，一在城南二十里，名曰小鹽池，周二里許。一在迤南一百二十里之昂吉爾圖淖爾軍台之前，長八十餘里。中流止水無波，兩岸積鹽盈丈，層層堆壘，儼如白玉堅冰。土人或以車載，或以驢馱，賣資民食，每斗售價不過四五分。不藉煎煮，更便於蜀中鹽井，爲烏魯木齊第一稱便之事。

清・方希孟《西征續録》卷下《光緒三十三年四月十二日》　又二十里至阜康。近城有白骨塔一，小黄山在城東九十里，産煤，工人千餘，終年開採，闔境皆賴其利。

清・佚名纂光緒《新疆四道志》卷一《鎮迪道・綏來縣》　金版玉底。在縣城南一百二十里，即奇林圖魯山口水中一巨石。山口内産玉，向設綠玉廠。《三州輯略》云：瑪納斯城百餘里名清水泉，又西百餘里名後溝，又西百餘里名大溝，皆産綠玉。乾隆五十四年，封閉瑪納斯綠玉廠，禁止開採。又按：天山北路採金之役，亦自瑪納斯始。説者謂西域爲乾兑之位，爲金爲玉，各以氣應，固不誣也。

手工業

清・紀昀《烏魯木齊雜詩・民俗》　戍屯處處聚流人，百藝爭妍各自陳。攜得洋鐘纔似栗，也能檢點九層輪。流人既多，百工略備。修理鐘錶，至爲巧技，有方正者能爲之。

清・蕭雄《西疆雜述詩》卷二《濟木薩》詩自注　彼處尤勝出油、酒、粉條、紅綠菸等項，運往各城售賣。

農業

清・佚名編光緒《阜康縣鄉土志・實業》　農十分之七，小麥、豌豆、高粱、穀蘆、胡麻、芥、罌粟皆種之。而樹藝未精，由不知糞。然地力頗佳，但不缺水，不生蝗，年多中稔。

清・佚名編光緒《昌吉縣呼圖壁鄉土志・物産》　物産：有天然無製造。小麥、稻、藁谷、高粱、豌豆、胡麻、蘆菔青紅二種、菘、辣椒、南瓜、西瓜、甜瓜、桃、牛、羊、馬、野雞。

清・紀昀《烏魯木齊雜詩・民俗》　客作登場打麥勞，左攜餅餌右松醪。僱錢斗價煩籌計，一笑山丹蔡掾曹。打麥必需客作，客作太多，則麥價至不能償工價。印房蔡掾種麥，估值三十金，客作乃需三十五金，旁皇無策。余曰不如以五金遣之，省此一事，衆爲絕倒。

清・林則徐《荷戈紀程・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日》　又二十里綏來縣，在東關外住。此地舊名瑪納斯，出土膏腴，向産大米，販各處，大米每升約重四斤餘，價四十文。豌豆每升重亦然，價二十二文。

清・黄濬《紅山碎葉》　此間灌花法，數尺之地，數日一灌，灌則傾大桶水十餘器乃已。

清・蕭雄《西疆雜述詩》卷二《分述各城・綏來》自注　近城百數十里之閒，阡陌縱横，溝渠周遍，有水田，能種稻米，雖次於溫宿，而長腰香輭，更勝長沙。北路稻田，只此一處。

商貿

清・佚名編光緒《阜康縣鄉土志・商務》　本境所産，惟酒西運於省，東運古城，歲計銷行二萬餘觔。本境銷者甚幾微。蓋釀酒者共三四家，近又有報倒閉者。

油之銷亦不出本境，歲無幾。

炭運出東境者，歲銷數千車。其由西銷者，亦甚微。

他境販來之物，皆零星，鮮成莊者。近只纏商共二家，販賣哈薩、坎巨提等布，然無大售主。其銷行歲不過數板，日只以尺寸計耳。

志曰：足用之方貨，惡其棄於地，而不知能也。縣雖物産未豐，苟無棄地而皆置之於有用，安見其無所補乎？無如民智未開，製造不精，即日用所必需，亦皆仰取夫見成，無怪乎其不聊生也。然則有地方之責者，宜知自礪矣。

所產之物　秫米市斗二百餘石。小麥市斗三千餘石。豌豆市斗一千四五百石。黃豆市斗六七十石。扁豆市斗四五十石。膏粱市斗四五百石。葫麻市斗一千餘石。菸葉湘秤一萬五六千觔。西瓜一萬三四千枚。甜瓜二萬餘枚。葡萄湘秤八九十擔。蘋菓湘秤一百餘擔。馬五六百匹。牛四五百頭。羊一千餘隻。豬二百餘隻。鷄一千餘隻。鴨三四百隻。野鷄二百餘隻。野兎二百餘隻。魚湘秤百十觔。鹿茸二三架。鹿筋十數付。虎骨二三具。黃羊皮一二十張。大頭羊皮六七張。牛皮一百餘張。馬皮二三十張。老羊皮七八百張。羊毛湘秤八九千觔。煤湘秤五十餘萬觔。

所製之品　黃羊皮、大頭羊皮、老羊皮，共皮褥四五十鋪。老羊皮長袍、短襖共百數十件。老羊皮褲百餘件。四六五八羊毛毡各百十鋪。毡襪、毡鞋各六七十雙。牛皮、馬皮、牛筋、馬筋、繩索、皮條、籠頭、肚帶、鞦皮共湘秤六七百觔。牛皮靴鞋共貳百餘雙。葫麻油、菜油共湘秤三萬七千餘觔。燒酒湘秤一萬二千五百餘觔。米糖、麥糖共湘秤六七千觔。粉條湘秤五六千觔。醋湘秤六七千觔。豆腐湘秤六七千觔。黃酒湘秤一千數百觔。甜酒湘秤二千餘觔。

右所製之品多資所產之物而成，未免暗複，不過爲例所格，分作兩門，聊以別類。然皆在於本境城關市鎮銷行，歲數僅此，無或遺漏。

何項運出本境在何地銷行　秫米市斗四百餘石。糯米市斗四十餘石。小麥市斗二千七八百石。豌豆市斗一千五六百石。黃豆市斗百數十石。扁豆市斗三百餘石。膏（粱）〔粱〕市斗一千九百數十石。葫麻市斗一千二百數十石。菜子市斗二三十石。菸葉湘秤四萬餘觔。西瓜四萬五六千枚。甜瓜二萬六七千枚。葡萄湘秤一百餘擔。桃湘秤二百餘擔。蘋菓湘秤二百數十擔。

右十五宗皆由戶民津商陸續車運晉省銷行。

大黃湘秤一千數百觔。蘇梗湘秤六七百觔。薄荷湘秤六百餘觔。玉竹湘秤五六百觔。甘草湘秤千數百觔。川芎湘秤六七百觔。貝母湘秤八九百觔。黃芪湘秤四五百觔。知母湘秤三百餘觔。升麻湘秤三百餘觔。羌活湘秤二三百觔。柴胡湘秤三百餘觔。薰參湘秤一二百觔。

右十三宗均經四川客商採由驢運赴省銷。

羊五六百隻，多經纏回各商收，由陸路牧赴省城南關銷行。豬五百餘隻，多經湖湘各商收，由陸路駈赴省城銷行。鷄一千餘隻，鴨六七百隻，野鷄、野兎各二百五六十隻，多經津商收，由車運至省城關銷行。鹿茸十數架，生虎皮、生豹皮各二三張，多經山西陝甘各商收，由陸運進省或徃奇台縣城關市鎮銷行。生狐皮二百餘張，生牛皮三百餘張，生馬皮三十餘張，生羔皮七百餘張，羊毛湘秤三四千觔，多經纏回各商收，由車運六成赴俄，四成晉省銷行。

葫麻油、菜油湘秤共二萬餘觔，多經商民車運至省城關銷行。煤經湖北商民關採，又經迪化、奇台、綏來馱夫販，由車騾駝馬驢頭運赴省會銷行湘秤三百六十千萬觔，孚遠縣銷行湘秤十萬餘觔，奇台縣銷行湘秤三十餘萬觔，呼圖壁銷行，湘秤十七八萬觔，綏來縣銷行湘秤三十萬餘觔。

自他境何地運入本境之何貨物在何地每歲銷行若干。

查本境商務盛在南關，治城次之，別無鎮市。其歲銷之貨，除山海珍味、精緻紬緞、道地藥材、珠玉金銀、銅鐵鉛錫、洋貨不計外，有他境土產，無分天然、製造，車馬駝驢運入本境城關銷行者，逐紀於後：

省城醬油湘秤二千餘觔，鮮百合湘秤二千餘觔，山藥二三千觔，芝麻油湘秤一千五六百觔，老羊皮長袍短襖百數十件，老羊皮褲百十件。

迪化縣屬達坂城白鹽湘秤八九千觔。

阜康縣屬九龍街燒酒湘秤一萬餘觔。

奇台縣官引分銷磚茶七八百塊。

綏來縣醬菜湘秤千餘觔。

吐魯番廳棉花湘秤一萬餘觔。乾葡萄、桃、杏、沙棗，各湘秤千餘觔。

庫車州羔皮袍、馬褂各二三十件，紅毡六七十鋪，牛皮靴鞋各百餘雙，香梨三十餘箱，杏仁湘秤四五百觔。

和闐州紬二三十疋，大布六七百疋，皮紙千數百合，每合二百張。栽

羢毯十數鋪，栽羢馬韉二三十片。

北亞鮮魚湘秤二三千觔。

清・黃濬《紅山碎葉》　烏魯木齊卽迪化州，有兩城，一滿一漢，中隔紅山嘴，沙灘十餘里。滿城都統、鎮迪道理事廳、迪化州牧及吏目署在焉。又有領隊大臣及六協領署，此外小署無數，皆旗官署也。其繁盛處在東關及城中鼓樓以東；西關外亦繁盛，則惟山中商販所集，士大夫不至焉。漢城提督及中營遊擊署外，小署亦多，皆漢官署。其繁盛在南關，百貨皆集，外夷貿易商販俱至。一巡檢署在其間，而土妓一千餘家並栖之，俗呼爲曲兒娃。其佳者百餘人，表表有名者亦數十人。口以內省會靑樓無此盛也。

又　此間銅錢以八十文爲一錢，八百文爲一兩，市易只講錢數兩數，不論千百。

又　此間所最缺者，書、紙、筆、墨、硯。【略】大約文人之具，同於廣陵散矣。偶有攜贈，眞如天上彩雲之墮。瓷繪茶碗，亦有賣者，價約六七倍。

市中攜筐市物者，多車渠頂而烏鴉翎，亦有藍石頂而孔翠翎者。自攜食物，市人數見不鮮，等夷視之。故我輩之冠空梁者，晉接之間，亦強顏而無怪也。

飲食

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卷一二《槐西雜志二》　騾肉肥脆可食，馬則未見食之者。又有野羊，《漢書・西域傳》所謂獐羊也。食之與常羊無異。【略】又有野駝，止一峯，臠之極肥美。杜甫麗人行所謂『紫駝之峯出翠釜』，當卽指此。今人以雙峯之駝爲八珍之一，失其實矣。

清・紀昀《烏魯木齊雜詩・民俗》　一路靑簾掛柳陰，西人總愛醉鄉深。誰知山郡纔如斗，酒債年年二萬金。西人嗜飲，每歲酒商東歸，率攜二三萬金去。

又　酒果新年對客陳，鵝黃寒具薦燒春。近來漸解中原味，浮盞牢丸一色勻。新年客至，必陳饊餌四器，佐以燒酒，比戶類然。近能以糯米作元夕粉糰，但比內地稍堅實。其他糕餅，亦略如京師之製。

又　半帶深靑半帶黃，園蔬已老始登牀。可憐除卻官廚宴，誰識春盤嫩甲香。蘞菜者謂之菜牀，瓜菜必極老之後，乃采以蘞，否則人嫌其嫩而不食。惟官種之園，乃有嘗新之事，此亦土俗之不可解者。

又　閩海迢迢道路難，西人誰識小龍團。向來只說官茶暖，消得山泉沁骨寒。佳茗頗不易致，土人惟飲附茶，云此地水寒傷胃，惟附茶性煖能解之。附茶者，商爲官製，易馬之茶，因而附運者也。初煎之色如琥珀，煎稍久則黑如磬。

清・俞浩《西域考古録》卷八《迪化州》　瑪納斯河，亦曰摩那河，州西三百二十里。流逕綏來縣城，西距縣十里。水極深闊，中產細鱗白魚，味最鮮腴。

清・黃濬《紅山碎葉》　此間百物皆有，魚亦有數種。皆無鱗，而不知其名，食之質厚而味劣。有自綏來及波羅河來者，始有鱗，味亦較勝。

又　果中無楊梅、枇杷之類，橘柚柿楂栗欖之鮮者，皆中國南方而來，其價數十倍。

又　〔烏魯木齊〕山中一種草，土名黃花菜，似南方之薺而畧異。以麻醬醋拌食之甚佳。二三月間始有，遲則老不可食。

麥殆卽此間之靑稞，吾鄉之所謂米麥也。煮而淡食之，顆顆肥韌，余甚愛其耐嚼，且有餅餌香也。

又　此間烘韭價貴而味美，故余有『味壓辛盤仗韭芽』之句。

服飾

清・黃濬《紅山碎葉》　冬日亦有戴白笠子，卽夏帽而去其纓者也。婚聚家不忌。

又　旗俗婦女梳髻如燕尾，謂之釵子頭，漢人亦效之。

建築

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卷一二《槐西雜志二》 烏魯木齊多狹斜，小樓深巷，方響時聞，自譙鼓初鳴，至寺鐘欲動，燈火恆熒熒也。

又卷二二《灤陽續錄二》 烏魯木齊農家多就水灌田，就田起屋，故不能比閭而居，往往有自築數椽，四無鄰舍，如杜工部詩所謂一家村者。且人無徭役，地無丈量，納三十畝之稅，即可坐耕數百畝之產，故深岩窮谷，此類尤多。

清・紀昀《烏魯木齊雜詩・民俗》 雕鏤窗櫺綵畫椽，覆檐卻道土泥堅。春冰片片陶家瓦，不是劉青碧玉磚。惟神祠以瓦爲之，餘皆作瓦屋形而覆以土，歲一圬之云。磚瓦皆雜沙礫，易於碎裂。

名稱

清・紀昀《烏魯木齊雜詩・風土》自注 烏魯木齊舊地在今城北四五十里，約近孤木地屯，額魯特人能道之。今地俗稱紅廟，廟址在舊城之東，不知何代之廟。因以名地，亦不知始於何人也。

又《民俗》自注 商民流寓，往往不歸。詢之，則曰此地紅花。紅花者，土語繁華也。其父母乏養者，或呈請內地，移牒拘歸，乃官爲解送，歲恆不一其人。

又 城中小巷，謂之牆子，夜設邏卒，以禁淫奔，謂之查牆子。諸屯則日暮以後，驅逐外來男子，謂之搜牆子。

清・祁韻士《西域釋地・烏魯木齊》 紅山城，東南三里，山色皆赤，上建玉皇廟，以赤土堊壁，故俗呼烏魯木齊爲紅廟子云。

清・祁韻士《濛池行稿・烏魯木齊》 雙城對峙接郊坰，濤響砰訇隔岸聽。嶺上停雲連雪白，溪頭密樹帶煙青。紅泥壁護叢林古，城南有廟紅泥堊壁，俗遂呼爲紅廟子。赤石崖開寶剎靈。記取輪臺即漢輪臺故地。風景略，曉嵐詩後有黃庭。紀曉嵐先生謫居於此，有絕句百首。後浙人黃庭亦有百絕句，惜未之見。

清・黃濬《紅山碎葉》 烏魯木齊之稱紅廟者，以石似廟而紅故也。近日有人於山上葺關壯繆祠，以紅堊之，士大夫日宴客於此，遂指爲紅廟云。

清・蕭雄《西疆雜述詩》卷二《分述各城・烏魯木齊》『鐘打迴崖古寺紅』句注 俗呼紅廟子，緣城北高崖上有紅牆古寺。按唐中宗景龍三年，楊公何爲大都護，有龍興西寺二石刻，紀其功德，當即其處。

清・方希孟《西征續錄》卷下 西隔一阜即紅山觜。一嶺突起，土石赤如硃砂。一塔挺立峯顛，崢嶸耀日。寺宇羅列上下，朱甍碧瓦，彩炫霏飛，紅廟以此得名。烏魯木齊即紅廟子之翻。哈喇爲黑，烏魯爲紅。蒙滿翻語，東西疆蓋相同云。

音樂舞蹈

清・黃濬《紅山碎葉》 此間有戲數班，有名大班者，有名江東班者。有名大鳳班者，則一旗員姓鳳者所蓄，今其人已死，其子領之。有名小鳳班者，則一曲姓名鳳者之親屬藉以爲名。口外諱言戲，以有厲禁，謂之太平歌。然觀其曲目鄙俗，情節支離，裝男腳色則跳舞爲能，裝女腳色則面目可醜，直不可以言戲，殆古之祓祫舞乎？太平歌之名，猶其廋詞粉飾者歟？

又 入秋以後，燕方將雛南梁，在迪化南門外地外祠廟，太平歌叢集之所。

又 紅山燈市有秧歌。秧歌歌之秧，或作姎，謂女子之歌。按古書，姎字乃渠帥之稱，似有未協。

娛樂

清・紀昀《烏魯木齊雜詩・遊覽》 秀野亭西綠樹窩，杖藜携酒晚春

多。譙樓鼓動棲鴉睡，尚有遊人踏月歌。城西茂林無際，土人名曰樹窩，坤同知因建秀野亭，二三月後，遊人載酒不絕。

又　搖曳蘭橈唱采蓮，春風明月放燈天。秦人只識連錢馬，誰教歌兒蕩畫船。燈船之戲，亦與內地彷彿。

地近山南估客多，偷來番曲演鴛哥。土魯番呼歌妓爲鴛哥。誰將紅豆傳新拍，記取摩訶兜勒歌。春社扮番女唱番曲，侏儒不解，然亦靡靡可聽。

又　簫鼓分曹社火齊，場燈相賽舞狻猊。一聲唱道西屯勝，飛舞紅箋錦字題。孤木地屯與昌吉頭屯以舞獅相賽，不相下也。昌吉人舞酣之時，忽噴出紅箋五六尺，金書天下太平，隨風飛舞，衆目喧觀，遂爲擅勝。

清・和瑛《三州輯略》卷九《物産門》　鬬雞，烏魯木齊好畜之。

庫爾喀喇烏蘇分部

綜述

清・宋伯魯纂光緒《新疆建置志》卷二《庫爾哈喇烏蘇直隸廳》　其民雜居三種，《鄉土志》：「漢民四百餘戶，纏回漢回各百餘戶。」而蒙古舊土爾扈特黃教喇嘛復羼佴其間，《鄉土志》：「一、察罕烏蘇新寺有黃教四百人，郡王巴雅爾統之。一、將軍溝寺有黃教二百人，貝子德恩沁阿拉什轄之。一、月牙台承化寺有黃教四百人，以呼圖克圖察汗格根坤噶札拉布嘉主之。故其族類雜糅，趨尚多歧。地皋沃，五穀馮戎果陁之故緣畛，芻牧蕃息，而柳花爲珍產。產奎屯者良。柳花者，老柳叢生，入夏著青綠華，小葉襞積若治蘚，瀹之，味微苦，可以當茗，中熱，有宿醒者宜之，人呼柳花茶。其他金銀煤鐵硫磺石油之祕諸山川者不能出，或出之以土法則折，故民皆茍窳偷生而無積聚。

又《精河直隸廳》　五鄉漢、回、纏之民不盈二千，其俗褊急，巧僞趨利，薄恩禮，好生分。而蒙古舊土爾扈特牧博羅塔拉，食封爵，長子孫，傳十一世，至今貝勒有衆二千七百。穹廬毳幕，隨畜逐水草，好飲酒，不事耕作，今亦有效漢民服田者。

宗教信仰及祭祀

清・曹凌漢編光緒《精河縣鄉土志・宗教》　回教人：查本境有小教、纏回兩種人，數見前。

喇嘛黃教紅教人：無。

天主教：無。

耶蘇教：無。

又《地理》　本境祠廟

一、文廟，在本城內西北隅南向，光緒二十六年前任劉丞澄清建。

一、文昌宮，在本城內之西，左附山神祠，右附土神祠，皆南向，光緒八年八月前任精河糧員奎光建。

一、武廟三處。一在本城內北門，北向，乾隆四十八年建。一在城外東隅，南向。正殿乾隆三十六年建，道光六年加修捲蓬，二十年增建戲樓。咸豐十年前任精河糧員慶玉奉旨獻『萬世人極』匾額一方。左附東嶽廟，又附仙姑廟，均西向，嘉慶四年建。右附觀音廟，東向，道光十年建。一在南關大街路北，南向，嘉慶六年建。

一、城隍廟，在城外西南，南向，道光元年建。左聯老君廟，南向，咸豐元年建。

一、萬壽宮，在本城內北隅，南向，道光七年建。

一、龍神祠，在城外東隅，西向，乾隆四十八年建。左附藥王廟，北向，道光三十年建。右附財神廟，南向，乾隆五十九年建。

一、娘娘廟，在城內西隅，南向，左右有關煞洞，嘉慶五年建。

一、馬王廟，在本城內東隅，南向，光緒二十八年建。

一、土地祠，在本城內東隅，南向，道光五年建。

一、昭忠祠，在城外西隅，東向，光緒二十年建。

一、劉猛將軍祠，在城外東隅，西向，光緒二十五年建。

物産

清・珠克登《新疆紀略》 又有庫爾喀拉烏素地方所出者白脖野鷄，最爲肥美。若將此野鷄裝於鍋子內，俱係黃油，如牛肉一般之黃油也。又出金子並黃羊、狐狸、野豬、野驢子、野駱駝、老虎等類也。

清・曹凌漢編光緒《精河縣鄉土志・物産》 動物　查本境虎、豹、豺、狼、獐、麂、兔、鹿南山產之，但無有能取之而製造者。惟鹿茸有博羅塔拉蒙民取之，每年約出十餘架。又牛羊馬匹蒙古舊吐爾扈特生產甚繁，鄉下戶民亦間有孳牲者，出產無多。

植物

一、黃耆，在城東托多克產之，其質亦堅，但其品則（達）〔遠〕遜於內地之所產。每年能採四五百斤，本地藥舖用之。

一、肉蓯蓉，在城東黑山頭及托多克均產之，其品頗佳，然所產無多，每年約採二三百斤而已。

一、菓木、葡萄、西瓜、甜瓜均產，能供本地之食，亦所產無多，未有銷行他境者。查本境小麥、大麥、高粱以及豌豆、蘇子均產，祇能供地方食用。近年博羅塔拉亦產大米，運來本城，約產二三百石。

礦產　查南山之南南山距城百四十里。四十里有鉛鑛一所，地歸舊吐爾扈特蒙部管轄，坐落廳治之南。礦質色白而有光，有謂其爲鉛者，有謂其有銀有銅有鉛者。雖歷多人開採，均不能確指爲何項礦產。承平時，有土人開挖，未報官核准。相傳掘四五尺即得礦質，因未得其分提之法，折本甚多，遂閉之。光緒二十年，張委員遂生稟請開辦，領有官款，設置房屋爐灶，雇用礦師工匠，是年秋間開挖。其苗甚暢，但質不佳，鑄造器物不能行銷，以致開採年餘，貼銀數千金，遂亦停閉。二十八年，精河營假勇羅復成就其舊峒，以土法開採，未及一年，亦因賠貼中止。至今封閉，未有敢復開者。

又《商務》 本境所產之物、所製之品，何項在本境行銷，每歲若干。

一、產鹿茸，在本境南關銷行。每逢夏季，約有十餘架，皆蒙民取自南山者。

何項運出本境，在何地銷行，每歲若干。

一、本城南關及大河沿燒酒由車輛運出本境，在喀喇烏蘇北關銷行，每歲若萬餘斤。

一、本境城東三十里鹽池產鹽，其味正，其色白，由車馱運出本境，在伊犂銷行，每歲約千餘擔。

一、蒙古舊吐爾扈特游牧出產羊毛及牛羊皮兩宗，由車輛運出本境，在伊犂銷行，每歲羊毛約一萬餘斤，牛羊皮約千餘張而已。

一、博羅塔拉出產大米，由牲馱出本境，在塔城銷行，每歲約七八十石而已。以上均係陸運。

自他境何地運本境之何貨物，在何地，每歲銷行若干。

按官茶一自省城運入，一自古城、奇台運入，在本境南關市鎮，每歲銷行約千餘塊，在博羅塔拉蒙古游牧地，每歲銷行約二千餘塊。

一、葫蘆油自伊犂運入，在本城南關市鎮銷行，每歲約二十餘擔，而棉花各項銷行最少，而數無定額焉。以上均係陸運。

清・王樹枏《新疆小正》 河柳華。近代坊間所刻《搢紳全書》，新疆迪化府、庫爾喀喇烏蘇廳土產均載柳花。此柳異於常柳，無大樹巨枝，叢生河側，每叢千百爲條，葉如常柳，條作紫色，今年結花，明年即歇枝。花極繁密，土人於六月初採之，花以小爲貴，鮮時內有蟲，蟲細如線，長二分許，血紅色。花大則無，花乾亦無。迪化府屬間有此柳，惟庫爾喀喇烏蘇廳所屬，東至烏蘭烏蘇二百餘里皆產，有柳花，然每處不過數叢。奎屯河所產最佳。花尖瓣重疊，與葉同色。以之代茶，勝於龍井。色綠香清，而性涼能滌腹垢，消三焦邪火。乾隆年間及光緒二十八年曾以之入貢。

塔爾巴哈臺分部

綜述

清・珠克登《新疆紀略》　該處所出之喀薩克馬即所謂大宛馬也。又城之西山中出一種黑獺兒，似貂鼠一般，毛甚好而黑。又出黑狐狸並弦狐獾貂。此山在城之西面二十里，名爲巴克圖。其山如三尖筆架形。此城又出翠鶴、鸚鵡並水獺。又有天馬，乃白兔兒也。此兔若卧在雪裡，人即看不見他。惟看著兩隻紅眼並一小黑尾，其身子與雪不分。大有十餘觔重。又出樹鷄，大，與民間所養之鷄一樣顏色，常在樹上落之，若以鎗打下一個，其餘俱望下看著，不飛，竟可一鎗一鎗打盡也。又出阿味並阿味蘑菇。又出黑白鴿並黑鵲兒。又所管之夏卡倫離城十二站，在東北，此卡倫名爲灰泥邁拉胡。此處有一道大河，乃係江也。又名俄爾起斯河，此河之下流就爲黑龍江。多出秦黄魚。河邊出入忝蟲，類似蜘蛛，若咬著人，三日之內就要爛死也。此蟲若遇著一羣羊，其內但有一個得吃此蟲者，三日之內俱各長肥。又有塔爾巴哈台之喀薩克內出河拉爾，係缺四字織者，不識穿用，如氈子一般，僅可做捲鋪蓋之用。【略】又出綠蝎虎子，此皮可作漫小刀鞘子。惟俄羅斯善拿此魚。但到晚間，俄羅斯人坐船順河來往行走，用笙管笛簫吹之。此魚聽其聲音，即聚於船側，以鈎搭搭上船來，以至天明，可拿一船也。將此魚先抽其筋，然後將魚拉成條子，曬成乾子，與伊女皇帝進貢。伊之女皇帝稱惟罵雨爾罕也。又東卡子出拆蘆魚。此河爲灰泥邁瑪胡河之下流，河名爲瑪拉圖甘朱爾罕，此係東卡子也。又出菱角，甚大。又此城之西有一舊城，名爲玉拉雅拉，在此城之西北一百三十里也。因彼城內之人所喝之水俱係泉水，而泉水內蛇甚多，乃兵民皆受水症，死者過衆，是以奏明移至此處改建新城，起名爲處虎處，又名塔爾巴哈台也。又北鴨兒出狐狸皮、羊羔子皮。又北山內出鹿、熊、大頭羊、青羊、羚羊，又有石羊、野豬、黄羊、狍子等類。又有風道一處，寬二十餘里，離軍台有三十餘里。此軍台名沙拉火蘆蘇，又名老虎口。若遇著風來時，快快走出此風道方好。若要遇著此風，人就被風刮去矣。余在塔爾巴哈台時，年年經過跑摺差之兵，被風刮去，就似風箏一般，一直飛上天去，不知何往。但人雖被風刮去，摺子從未丟過。若緊跟著就找，不過百里內外，二三日即可得也。又經松中堂來此城查辦事件時，由此軍台行過，聞得摺差長被風刮去之情，就將此處風神之腳釘住，後此風仍屬不止。但此處之軍台上及街道舖戶之人若到冬月時，打水之人必要腰間縛繩，令人在屋子內將繩子牽住，恐被風刮去也。將水打上，就將繩子一頓，屋內之人急急收繩，及至將水挑到，已被風刮去半桶也。但此處街道，若到十月後，五六千觔重之車，就從房上走矣。蓋陰雪將街道埋住，不見房子。若上街買東西物件，由雪洞出入。若此舖與彼舖子去者，各街惟挖洞相通。白日亦點著燈，即如陰間一般。但此街上各舖內之烟筒內不出烟者，或人在屋內不嚷，行路之人實不知下有房屋也。此處東山之內，就是金山在彼，偷挖金砂者，總有萬人之衆。

清・徐松《西域水道記》卷五《特穆爾圖淖爾所受水》　額敏河又西南流，逕察罕托海卡倫西。在瑪尼圖卡倫西南一百八十里。卡倫西六十許里有溫泉，浴之已疾，每際夏初，游者絡繹。有一青蛇時浮水面，見者禮拜，號曰神蛇。泉旁達摩寺中青石一方，上有足跡，長尺餘，深寸許，縷紋悉備，不類雕刻，故老相傳，達摩浴此，留跡而去。是猶阿育王太子見行七步，足跡文理見存也。

清・宋伯魯纂光緒《新疆建置志》卷二《塔爾巴哈台直隸廳》　城西北隅爲俄國貿易圈，《鄉土志》：俄國貿易圈距漢城二百八十八丈，東界財神廟，西界龍王宮，南抵漢城壕，北界劉猛將軍祠。自光緒九年議給貿易新圈後，彼時人數無多，因約章第六條內載倘十年後俄國人來者較多，須再議添給地址等語。近日人煙稠密，幾至無地可容，大有狡焉思啓之意。現計俄官商十餘戶，男女共四十人。而俄屬老弗夷，即新疆西南徼外安集延種人，近屬俄國，及纏民、哈薩克三種，共三百餘戶，男女共三千八百人。築市場，洋宇林立，中建領事署，東建禮拜堂。詭賕充積，水陸便利，北徼一大都會也。

又　其民蒙番淆處，族類紛歧。曰額魯特蒙古部，曰哈薩古特部，曰察哈爾蒙古部，凡十牛彔，皆屬於領隊大臣。曰舊土爾扈特蒙古部，凡十四牛彔，皆屬參贊

大臣。而哈薩克四部，曰柯勒依部，新舊兩烏瓦克小部附焉；曰賽布拉特部，阿克奈曼部附焉；曰曼畢特部，曰吐爾圖部，皆屬參贊大臣。其屬新滿營左翼協領專轄者，曰索倫，曰錫伯，凡隸撫民同知者，三族而已。漢民千餘人，回民五十餘人，纏民千餘人。故其俗頡滑，彫捍少慮。而外哈薩克之奸蘭者，或鈔竊牛畜，侵水草，與吾民積釁。官司處置一不當，則外人從而持之。守斯土者，類非習於外交，具剛柔之才，擅操縱之用，鮮不受其齮齕者。其額魯特、察哈爾、舊土爾扈特各蒙古部及四哈薩克皆隨畜遷徙，逐水草，牛羊馬駝駃騠山谷間，而羊爲最夥，富者以谷量，貧者亦數十百足。博古圖河兩山產野馬，馬身首，騾鬃耳，驢蹄尾，俗呼三不像。駒駼踶跂，其羣千百，土人揾雹而方服食之，轉相斥賣。而額爾齊斯河多冰魚，每歲販迪化及他〔處〕。其羨無幾，大都商業，以畜牧爲最優。《鄉土志》：『牲畜在本境行銷者，每歲馬五百餘匹，牛三百頭，羊二萬餘隻。銷行俄國者，每歲馬二千餘匹，牛二千餘頭，羊七萬餘隻。』而皮毯衡鹿之利，皆見攫於外人。《鄉土志》：俄人收賣皮毛，運回本國，每歲計出口牛羊皮一百萬張，羊駝毛一百一十餘萬斤，均不納中國稅。巴爾魯克山松檜參天，我以運道艱難，不能採取，反由俄人伐運，來城銷售。哈圖山產白楊樺樹，其脂能膠弓弧，鑿鏇盤匜等器。白楊河產楊木，皆以運採不便，遂失森林之利。獨哈圖之金爲我所固有，而或作或輟，終無補於折閱，是可惜也。《鄉土志》：哈圖山金鑛，自有新疆以來，內地商民聚此開挖者，幾數萬人。舊有十廠，曰老蘭州灣，曰新蘭州灣，曰東新興工，曰西新興工，曰老南工，曰老東工，曰察罕阿騰，曰瑪納水，曰車路溝，曰札工，今各處頹垣敗井，斷瓦破窯，目其遺址，勢如大鎮。溯詢十廠起訖，荒遠難稽，惟札工開辦最後。咸豐初，有關內商民劉光和、卞極明等五大幫聚此鑿挖，公舉劉光和爲首，號金頭，跟苗追鑿。至五年之後，始見鑛中稍含明金顆粒，所出尚不敷費資。再越四年，已形竭蹶。嗣到旺地，清還積逋。適同治三年，逆回變亂，塔城告急。劉光和等率鑛夫往援，本境哈民乘機剽掠，遂棄礦逃避。年遠歲湮，礦洞積水，徐至九十餘丈，後來之人無方出水，是以坐廢。至光緒二十三年，俄商來租。前新疆巡撫饒公應旗以專租不便保護，奏請華俄合辦，公置機碾。於二十五年興工，一面運碾向往年所棄廢礦，一面在老洞左右轟炸新井，因未跟苗追鑿，或遇舊洞，或距苗綫太遠，以致曠日持久，用費過多，毫無成效，遂於二十八年冬停辦，各攤賠銀一十二萬餘兩。二十九年冬，前巡撫潘公效蘇以廠所房屋機器等項棄置可惜，復奏請設立寶新公司，招集股本，改爲官督商辦，派施委員再萌住局。惟地面所露寬綫脈絡，概爲昔人用土法鑿挖殆盡，舊洞水積益多，仍運碾先年棄礦，三年以來，僅獲金千餘兩，除添機工用外，尚虧短萬餘金，而日形支絀，遂於三十二年冬稟請停辦。

伊犁分部

綜述

清・格琫額《伊江匯覽・風俗》 伊犁處極西之地，形勢尚亢，土脉鬆浮，四時多風，雨澤頗少。每遇東風多，則蒸欝而爲晴霽；西（方）〔風〕多則凝洊而雨雪。雖節候無殊內地，而寒暄異乎中原。陽春落雨，盛夏降雪，往往有之，不以爲異。一歲之中，惟孟夏爲清和之月。若五六月間，及七月上旬，即炎伏酷暑，而遙山之雪，惟未消融。霜早風涼，人猶挾纊。時值仲秋，則寒燠不常。其熱也，如盛暑，〔寒〕也，似深秋。授衣節後，則皆裹裘着棉，以禦寒冬。春寒最久，季春河水始泮。冬雪頗勤，深及數尺，繽紛輒至數日，然來弁寔攸賴矣。

滿洲、蒙古官兵，習氣淳謹，未改遺風。凡娉娶喪葬之儀，率由舊章，曾無乖俗。且弓馬差操之外，皆尚勇敢向上，而敦詩說禮之人，以諸部觀之，向隔霄壤耳。他如回夷之雜處也，俗皆不同。如洗伯之力農也，男耕女織，終歲勤儉，兼善編刻之技，箕筐之具，皆擅其利。而居家儀禮，亦淳朴可嘉。厄魯特、索倫、察哈爾游牧各處，素以牲畜孳生度日，無需糧米。婚喪嫁娶之事，仍按舊俗。習尚驍勇，悉善騎射。而索倫尤爲拔萃，而與滿習同焉。毳帳氈廬，視水草之區，歲無定址也。回戶墾種之暇，亦知工作。所居土屋平房，衣帽仍隨其俗。遇婚娶則牽羊餽帛，視其貧富之力。惟喪殯之禮，則布纏其體，就洞作土棺以掩之。凡以十個月爲一年，遇閏移前一月。以過年之前月初三日爲始，謂之把齋。鷄鳴而起，即爲炊飽餐。候日甫出，群向東方朗誦經卷，曰迎日。終日不食，至黃昏後，復向西誦經，曰送日，於是開齋。如此一月，至下月初三日，爲過年。上自台吉，下及顏齊，回子富者宰殺駱駝牛馬羊隻，造酒曰卜滓，貧者亦力（牢）〔宰〕羊、造酒、煎麪，麪爲油香，（香）〔親〕戚往來餽遺。

男女歌舞三日，謂之打墨利。再七日，爲過小年，不把（齊）〔齋〕，亦吹彈三日。人遇把齋之月身故者，曰開天門之期，亡者爲有富之人云。邇年來或以果核、布疋、麥米、毡罽之類，列布通衢，互相貿易，而華言亦頗通曉矣。卽漢地之回民亦如之。至於所集民人，半係雍涼秦晉，其以貿易來者，各安其業；以技藝至者，亦自食其力。嗜好無殊，狡詐者少。卽近來以罪（遣）〔遣〕發之人，亦皆改過自新，各以其長，營謀衣食，依然新圍之良氓也。

清・莊肇奎《伊犁紀事詩二十首效竹枝體》　家室頻移幾幕氈，屯耕游牧兩生全。紛紛荒外諸蕃部，每歲輪班入覲天。

又　麵白於霜米粒長，千錢一石價嫌昂。雞豚蔬果家家有，肉賤無如牛與羊。米麵皆論觔，每百觔市錢八百，值銀一兩。較之一石數差少，故以千錢約計。

清・洪亮吉《天山客話》　塞外雖兩三家村，必有關帝廟。其土房用火，宿客之處，密如蜂窠。一室除土垤外，地僅尺許，又煙塵薰雜。余冬往夏返，夜皆宿車箱，未嘗一詣土室。可啖唯麥餅，尚烘炙有法。余年雖過五十，齒利如鐵，日可盡一枚，常戲呼之爲婆餅焦。春燕皆巢於土室，余紀事詩云：『只有塞垣春燕苦，一生不及見雕梁。』

清・徐松《新疆賦・新疆北路賦》　移彼索倫，自黑龍江。拜牲、格爾，風俗異壤。索倫兵調自黑龍江。左翼爲索倫，在奎屯河、撒瑪勒河游牧；右翼爲達虎爾，在霍爾果斯河、科河建屋舍以居。聖製《蒙古田》詩注：『蒙古語以氈廬爲格爾，以土瓦屋爲拜牲。』騁騎射之無敵，曾不數乎蹶張。以上索倫營。

又　猗錫伯之八屯，夾雙渠之泱泱。錫伯兵調自盛京，駐牧伊犁河南岸，開大渠二，夾渠分列八屯。資雞豚之樂利，錫伯營最爲富庶。嘉慶十七年，軍機大臣議伊犁旗屯奏應按照駐防錫伯之制，養雞畜豚，於生計大有裨益。繕甲矢之堅剛。錫伯營有自製撒袋、戰箭、刀槍、冠諸營。以上錫伯營。

清・魏源《蕩平準部記》　伊犁駐防惠遠城滿洲兵四千，惠甯城滿洲兵二千有百四十，其伊犁河南岸分駐錫伯兵千，索倫、達瑚爾兵千，察哈爾蒙古兵千有八百，厄魯特兵二千八百，沙畢納爾兵六百，皆射獵游牧爲業。屯種惟達瑚爾兵，其餘皆游牧。

清・蕭雄《西疆雜述詩》卷二《伊犁》自注　又一種皆呼爲老尕一，疑卽老撾之苗裔也。按《方輿類纂》：『老撾在交趾水尾州之西，古蠻夷地。俗呼白撾家，累代不通中國。明永樂三年來貢，置老撾軍民宣慰使司。』《通攷》：『老撾土司無姓，襲宣慰者招木弄也。地在八百媳婦西南二千餘里，再西千餘里抵西洋海。』此種人住伊犁東境，貌似漢人，語言稍異，音竟與南中彷彿。衣服悉如漢制，惟喜戴高邊氈帽，頂置大紅結，賴此易辨。

清・許國楨編光緒《伊犁府鄉土志・各種人生業》　查伊犁五方雜處，客籍土著，隨在皆有。除索倫、錫伯撥有屯地，自種自食，其察哈爾、額魯特向係游牧爲生，至於漢、回、纏民，有租地耕種者，有自種業地者。他如金、銀、銅、鐵、泥、木、裁縫、待釗諸工藝以及販賣零星小本營生者，不勝枚舉。

又《風俗》　查伊犁五方雜處，客籍土著，種類不一。各行其素，無一定之禮。亦以宗教不同故耳。

清・宋伯魯纂光緒《新疆建置志》卷二《伊犁府》　綏定，唐初潔山都督府地也。東至甯遠，南至溫宿，西至霍爾果斯，北至精河，東西一百四十餘里，南北八百餘里。而惠廣、遠仁、瞻德、拱宸今霍爾果斯廳治。塔勒奇四城皆屬焉。湟回之創亂也，光緒二十一年。其良儒有挈帑來居者。往歲俄復歸我漢回及塔蘭奇本處纏回名。各（如）〔若〕干戶，皆與漢民雜居四境。其錫伯、索倫、察罕爾、額魯特四愛曼及蒙古、哈薩克環居境外，伊犁將軍者不與焉。而法國人石天基自光緒八年來傳教建堂，其後二十餘年而教士高日昇繼之，漢回之民頗有惑其說者。土沃宜稻麥，民勤於疇壟，決芸俥耜，餘糧栖畝，故不飢。然僑雜浮食者日衆，工商多竄徼無所勸。俄人乃益出其奇袤蚩眩以射姦利，而耗漏不可詰矣。《鄉土志》：『綏定商務不振，製造亦未研究，故吐魯番之棉花、蒲桃，湖商晉商之茶斤，蒙、哈薩克之牲畜，均行銷於境內。然楚弓楚得，要非利益外溢也。惟俄商進卡之貨，奇技淫巧，歲耗鉅金。其洋布、桂子皮尤爲章身之具，更無論矣。抵制乏術，伊於胡底。』其東爲甯遠。甯遠，伊犁九城之一，與伊塔道同治。東至庫爾喀喇烏蘇，南至溫宿，西至俄邊，北至綏定，東西六百一十里，南北一百三十里。而惠甯、熙春兩城亦屬焉。有莊五十七。地當邊徼，內纏回而外蒙哈，言語不通，（耆）〔嗜〕慾不同。近歲布魯特來占

籍，多至千餘戶。中外商販三百有餘家。山出馬牛羌狐狼虎鹿羚，俄商歲取皮毳爲氈氉、染毸、韉鞚之屬，雅爾緞、桂子皮、氈毯、革履皆來自俄。衒鬻於市，以與我角逐。彼常贏，而我常絀。纏民性塞懦，服耒耨，薰習宗教，不知詩書爲何物。然法蘭西教士梁萌德倡天主之說，而受其領洗者八十餘人，亦可謂不善變者矣。

宗教信仰

清・格琫額《伊江匯覽・壇廟》 喇嘛寺乃辛巳底定之初，內大臣阿〔桂〕建於綏定城北五里，初名興教寺，僅土房十餘間，安置厄魯特喇嘛三十二衆，爲格思貴主持寺務。癸未又以察哈爾四十人入寺。旋因將軍衙署移於惠遠城，將軍公明〔瑞〕將寺亦移於惠遠城之東十里河岸，嗣於丙戌內大臣阿〔桂〕念河岸地勢卑濕，奏明移上土坎重葺，寺宇爲之一新。且奉旨賜普化寺之佳名。是年自京雍和宮差到堪布喇嘛、蘇拉喇嘛各一員，而黃教經法於是廣行焉。自丙戌以來，更代者各四員。但人數漸多，散處無稽。辛卯仲秋，將軍舒〔赫德〕派滿營協領格〔琫額〕經理清查之。計在寺厄魯特喇嘛二百一十七衆，察哈爾喇嘛八十一衆，在厄魯特部落上三旂居住之準噶爾喇嘛八十八衆，下五旂居住之準噶爾喇嘛一百十八衆，胡圖克圖沙畢那爾喇嘛三百五十衆，凡八百六十九衆。在寺者係協領同堪布喇嘛經管，其居住部落者，聽厄魯特總管朔統約束。如遇事稟白而行，以備稽察。壬午，內大臣阿〔桂〕奏明，按月賞給錢糧一百文，每分銀一兩，係厄魯特、察哈爾喇嘛分食，其餘無與焉。其月支銀糧由協出領具印領關給，遇有病故缺出，亦係該管協領於未食錢糧之喇嘛內選補。至講經說法之事，仍以堪布、蘇拉喇嘛主之。甲午，由京差來蘇拉喇嘛西蘭巴班珠爾病逝，奉旨遺缺，即在伊犂喇嘛內遴選經典好者奏補。將軍伊〔勒圖〕挑選堪布喇嘛保舉之，厄魯特格隆巴爾坦展布補放其缺。寺中凡大殿五間，天王殿三間，鐘鼓樓二間，僧房四十間，經庫一間，內貯《甘珠爾經》一百七卷，《內蒙古字經》一卷。原供溜金佛像，大僅盈尺。丙戌之秋，大臣阿〔桂〕命滿洲佐領格〔琫額〕率匠塑坐佛像三尊，立像菩薩八位。壬辰，土爾扈特汗渥巴錫布施經十四卷，繡佛一尊。

清眞寺即回民之禮拜寺，五城均有之，乃內地回民所建。並無邪說惑人，只以早晚虔奉禮拜者。寺中初無所供，亦無塑像，惟以虔潔禮拜，非其教者，曾未易入也。

清・松筠《新疆識略》卷一《西域水道總敘・伊犂河》 北渠經錫伯正藍旗地，南分枝渠由錫伯喇嘛寺東入伊犂河。

清・李方學編光緒《寧遠縣鄉土志・宗教》 按寧遠縣從前祇有回教，非自外來，乃即本地之纏民回民也。並無有旗漢人入斯教者。惟法國教士梁萌德在此修蓋天主堂一所，入教者無分旗人漢人。現在民教亦甚相安，此外別無他教。共計天主教人八十餘名。

清・蕭然奎編光緒《綏定縣鄉土志・宗教》 近又有法國教士高日昇於縣城購置房屋，設立天主教堂。自光緒八年，法人石天基來伊創始，迄今越二十年，入教者僅以十數計，足見民心牢固，不感岐趨。我皇上一視同仁，諭令妥爲保護，用夏變夷之道，隱寓其中，安知異日不同遣聖教也。

社會生活

清・格琫額《伊江匯覽・水利・井工》 惠遠城築於空鄂爾俄博山前，高阜亢旱，艱於水澤。南臨大河，約一里許，坡坎往返，汲取爲難。丁亥，將軍阿〔桂〕在於城內八旂寬巷及大街地方，共開挖井二十七眼，汲水食用。旋因渠水入城，便於挑取，不復汲取。井水歷年久遠，竝無淘浚，微有琉璜臭氣，遂爲棄井。冬春冰凍渠涸，兵民仍汲大河（水之）〔之水〕焉。午春，皇上軫念水澤，籌議移城，而將軍伊〔勒圖〕復以井水爲請。旋於仲夏之（抄）〔秒〕，先於署東開挖舊井一眼，甫深六丈，便得沙泉，水既湧旺，味亦甘平。隨於各旂每佐領下挖井一眼，共得井四十眼。又於大街地方挖井十眼，以爲商民食用。〔乾隆〕四十年春間，復於每旂添挖井一，是爲餘井，以供淘挖不時之需。城中自將軍、參贊、領隊

大臣、各衙署及八旂凡井六十五眼，其水深至三四尺及三二尺不等，一井日可得水二百餘担及一百餘担，數日淘浚一次，鑲作如式，不致壅淤傾塌。而一佐官兵不過八百餘口，食用之外，尚有餘水汲取挑送，各適其便，頗屬豐裕，均無缺水之虞，每井之費亦僅五十餘金。工竣入奏，上契宸衷矣。他如綏定城之密邇烏哈里克河，寧遠城之緊傍伊犂大河，水澤之資，無須遠汲。而惠寧城建於水土優裕之所，挖地及仞，甘泉旋湧，引綆而汲，尤爲近便也哉。

清・洪亮吉《天山客話》　惠遠城博戲最甚，有貧至不能償者。遷客惟賢者種花、養魚、讀書、靜坐而已，其餘不免沾染。若出城，必須報門，出北郭，則人皆屬目，蓋北關外狹斜之地極多也。然若易服徒步，不用車馬雍容，亦無從稽察矣。

清・洪亮吉《伊犂紀事詩》　五月天山雪水來，城門橋下響如雷。南衢北巷零星甚，卻倩河流界畫開。四月以後，即引水入城，街巷皆滿，人家間作曲池以蓄之，至八九月始涸。

祭祀

清・格琫額《伊江匯覽・壇廟》　伊犂每歲春秋二八月初旬，擇於惠遠城東郊設壇，以太牢香帛，致祭山河。凡七壇，厄楞海畢爾漢山、格登山、伊犂河三處，各一壇；匡俄爾俄博、阿里麻圖河同一壇；阿布拉爾山、哈什河、空集斯河同一壇；阿爾坦厄莫爾都圖山、撒麻爾河、奎屯河（奎屯河）同一壇；塔爾奇山、賽里木諾爾、察漢烏素河、和爾果斯河同一壇。致祭之日，各設神主，所有官員，除出差使之外，概行分派七處。黎明齊集營務處，差官請將軍至壇口下馬，率衆官分處行祭。詣神位前，排三跪九叩禮。替禮者、替跪讀祝文者，跪於卓左恭讀頌祝詞畢，三叩，興。神主官捧神主香帛正走，將軍各官隨至各壇東醮罏侍焚，畢而追。自將軍以及與祭各官執事之人，皆視其等秩，各分胙肉有差。其神主香帛由印房發給，太牢由駝馬處選用供應，掃壇舖墊器具牢牲之事，係同知衙門預備，至搭棚煮肉捧盤諸務，則滿營官兵經理之。宮在惠遠城之北門內，癸未同城所建。南向，三楹，殿址高塽，東西朝房各三間，宮門三間，環以木柵，悉丹繪之。歲逢之辰，大小臣工，皆肅班恭祝焉。宮門兩邊隙地於乙未夏建立土爾扈特歸順優恤二記穹碑二座，碑身高大，四面鐫勒滿蒙漢回四樣字體。兩亭對峙，頗壯觀瞻矣。關帝廟亦癸未同時所建，在宮之後。北向，正殿三間，左右廊房各三間，大門三間，外石獅二。殿中初設畫像，於丁亥仲夏，將軍內大臣阿桂始命滿營佐領格〔琫額〕率工塑聖像暨聖（詞）〔祠〕、周忠公之像各一，春秋祭享。是年御製『神佑新疆』匾額一，『春秋志在威名遠，戊己屯開廟貌崇』聯一，龍章鳳篆，增輝倍昔。其正殿西邊，建祠三間，合龕供設將軍公班第、參贊大臣伯鄂榮安神主，以二公原在伊犂，同時盡節，應設祭。殿之東邊，亦建祠堂三間，龕供將軍公明瑞神主，以公著勳新疆，亦應同建祠宇。均內大臣阿公桂之奏請也。至今歲歲春秋動項，備以少牢，將軍率在位官致祭焉。

八蜡廟在惠遠城步營大廳之側，東隣學房。南向，正殿三間，後爲住持房二間，殿中供設先穡神農、司穡后稷、水庸、水房、貓、虎、昆蟲、農畯郵表暇神位八，而無塑像。其西爲劉猛將軍廟，規模一如八蜡廟之制。蓋丙戌蝗起傷禾，崇朝樸滅。將軍內大臣阿〔桂〕以爲默賴神佑，爰建二廟。至今歲時致祭，祀以少牢，永護星屯矣。

火神廟在惠遠城之北關。正殿三間，中爲火神，東爲馬明王，西爲財神。凡塑像坐神三尊，立帥及童子各六尊。兩廊東西各三間，大門暨住持房各三間。門外兩獅對面，築戲臺一，乃癸未仲夏建成，頗極壯麗。

老君廟在火神廟之東，相距數武。前殿三間，供設公輸子神位，是爲魯班殿。後殿三間，塑儒釋道三教像，是爲三清殿。旁爲住持房各兩間，亦癸未商民所建也。

城隍廟在北門內之西邊。正殿兩廊各三間，中塑神像一，鬼判像五，乃乙未秋所建也。

龍王廟在惠遠城之東南隅大坡之上，距城里許。大門一間，正殿三間，中係塑像，配殿東西各二間，前建望河樓一間，洞廠以觀河道。乙未秋所建。其額曰『澤被伊江』，聯曰『源溯流沙，氣潤萬家烟井；澤通星宿，波恬百里帆檣』，皆將軍伊〔勒圖〕所署。令協領格〔琫額〕建修者也。

風神廟在惠遠城之西門外。大門一間，正殿三間，供風后神位，配殿東西各二間，亦乙未秋所建。

子孫聖母廟在將軍署大門內。住持房二間，二門，內正殿三間，塑像，建於癸巳年。

惠寧城之關帝殿在城之北門內。凡大門三間，正殿五間，前觀音閣三間，左爲山神，右爲土地廟，各二間，門內碑亭二座，殿後東西住持房各三間，辛卯年建。綏定城有關帝廟二，一建於北門內，正殿三間，後觀音殿三間，兩廊各二間，皆塑像。一建於東門外，正殿三間，兩廊各一間，亦係塑像，而規小焉。

老君廟在空俄爾俄博，即煤山也。辛巳歲畚戶立，以採煤之事，賴其神佑。

清・方士淦《東歸日記・道光八年三月十九日》 十九日。二十里出果子溝上達坂，有伊犂前巡檢顧謨立碑一座，紀保公功德，嘉慶三年立。往來行人過達坂者，無不下馬而拜，散擲錢文，口外之俗如此。

清・徐松《西域水道記》卷五《賽喇木淖爾所受水》〔賽喇木〕淖爾當惠遠城正北二百里，在松樹頭嶺下，形南銳北豐，南北百二三十里，東西五六十里，又曰察罕賽喇木。其水陽煜不耗，陰霖不濫。池中曾無片艸及其風蓱，鯤鮞孑孓，皆所不生。每日水潮，若應子午。嘗有閩粵流人善泅者，欲探其淵，入水數十武即返。言下有氣呼吸，人不得住，竟無能測其深也。松樹頭嶺東一里，建靖海寺，寺極壯麗，中祠龍神。自寺東北行四十里，至淖爾。淖爾東南隅有三石島相接，近南者最大，廣近百步。冬月海冰，島乃可陟。東岸數百步，爲鄂勒著依圖博木軍臺，與干珠罕卡倫相去半里，出入伊犂境者，於此驗過所。余頓宿之暇，步至海側。沿波碎石，不見纖草。臺兵言，夜氣澄明時，天半嘗懸一紅燈，正臨海心，疑爲神龍所宅矣。

清・許國楨編光緒《伊犂府鄉土志・祀典》 一、文廟，一、武廟。一、文昌廟。一、社稷壇。一、先農壇。一、祈穀壇。一、神祇壇。一、龍神祠。一、昭忠祠。

清・蕭然奎編光緒《綏定縣鄉土志・地理》 城內　萬壽宮一。武廟一。城隍廟一。定湘王廟一。金忠介公祠一。天主教堂二。

東關　武廟一。禮拜寺二。

南關　龍神祠一在烏河北岸。禮拜寺二。

廣仁城　武廟一。龍神祠一在賽里木淖爾，有小山，形如鰲，溫浮水面，建祠其上。

瞻德城　武廟一。天主教堂一。

拱宸城　武廟一。

清・李方學編光緒《寧遠縣鄉土志・地理》 城內原無古蹟，自歸縣治後，始有方神廟一。旋經卑縣捐廉籌款，新建廟宇三，曰武廟，曰城隍廟，曰劉猛將軍廟。此外有回教大禮拜寺一院，相傳係乾隆年間置纏民誦經在此，今漸傾圮。城東南隅設蒙養小學堂一所。東門外南岔子有武廟，相傳係國初建置。廟旁亦設有蒙養小學堂一所。大橋街西側亦有大禮拜寺一院，回民誦經在此。相傳與城內禮拜寺同時修建。東梁上於光緒十一年經法國教士梁萌德修有天主堂一所。由此向東三里許，山麓有金頂寺古蹟。折而南一百里許，海努克有銀頂寺古蹟。均係當年準噶爾盛時飯僧地也。其餘無考。

文化教育

清・格琫額《伊江匯覽・學校》〔乾隆〕三十一年，涼、莊、熱河滿兵移駐伊犂以來，八旂各設官學一處，遴選教習二人，訓課本旂子弟。嗣於三十四年，將軍永〔貴〕因旂兵駐於新疆，爲各部落總滙之區，凡國語、蒙古、漢文，在在均須熟悉，始於辦公應事有益，是以奏明建立滿、漢、蒙古官學各一所，於惠遠城營務之處側，選派滿洲佐領格琫額總理其事。議以子弟當童穉之年，言行最關緊要，讀書固屬正務，誨廸夏楚維嚴（誅）〔課〕讀之外，如學生之言語稍乖，舉止不遜者，尤當加意懲創，以歸純正謹物之方。幷飭其父兄，不得溺愛自悞。猶恐未立章程，教習無所循法，因將啓蒙應讀之書，如《國語十二字頭》，暨《四十條連珠集》，《十條七訓》，《聖諭廣訓》，均酌篇頁難易，爲定誦讀之期，並餘暇日，令其溫習。兼記國語數句，及成語對帶一條，就中人之資，不過五百日讀

完。卽歲時伏臘，鮮館暇隙，（立）〔亦〕止二年之間，可遍誦熟習矣。若屆期誦習未完，則戒教習督課之弛，而子弟愚鈍之（盾）〔質〕，亦退回本佐，入於弓房，崇習騎射。仍年終考校一次，視其肄業有成，資性明敏者，拔置漢滿蒙古官學，授以《小學》、《四書》、《書經》、《潘氏總論》、《六部成語》、《八旂則例》諸書，講習繙譯。一日之間，晨起，鼓篋之中習字，傍暮習射，刻晷程課，群無惰志焉。八旂學生，多寡向無定額，官學額定學生六十四人，滿蒙兩學教習人，皆旂中文理優通，兼諳蒙古字語者，分教之。三十七年，將軍舒（赫德）奏明，官學教化（牧）〔攸〕關，每歲一爲程校，如果啓廸有方，自當予以獎勵，將該管官員紀錄一次。教習中係披甲者，於挑陞列名，如閑散之人，賞給鹽菜銀一兩五錢。至學生內考入頭等者，月給紙筆銀三錢，二等者二錢，三等者一錢，以示獎勸。其教習係大甲月給薪費銀一兩，小甲閑散月給薪費銀一兩五錢，均於官舖餘平項內動支，惠城之官學亦如之。故今之子弟醇謹率教，兼善書（謝）〔寫〕，而通蒙古字語者，童而習之，莫非訓策鼓勵之良法也。至移駐之錫伯，雖務農者多，然鬲駐盛京，深沐風化，自三十四年領隊大臣伊（勒圖）振興教養，各設官學於佐領中，其教習課讀之規，尙與滿營相埒耳。他如索倫、察哈爾、厄魯特，皆有教習蒙古字語者，第半係父兄自相傳授，初無講學之法。近於管理厄魯特營領隊大臣署傍，挑取厄魯特子弟數十人，教以滿蒙書字。年來用夏變夷，陶甄頗有可觀。卽回戶誦經習字，亦各具有詮指。然殊方異俗，於延師設（塾）〔塾〕之風，固難同日而語矣。

清・蕭然奎編光緒《綏定縣鄉土志・實業》 泰西講求實業，注意工藝，推行盡利，則所賅甚備，不僅土食舊德農服先疇已也。縣治風氣未開，居民安於頑固。雖自開省以來，設義學，擇其子弟聰穎者，盡教育之義務，而回民限於文字語言，難馴野性，漢民亦少成材，是以耕種者有十之八，工匠商賈有一二，而士無從屈指焉。

清・李方學編光緒《寧遠縣鄉土志・實業》 按寧遠縣向無文人學士。設治以來，建蒙養學堂，延教習，無非爲地方培養人才起見。詎邊隅之地，風氣不開，父兄不知詩書，子弟任其偷惰。地方官不惜再三勸諭，以子弟讀書識字爲第一要義，其如舌敝唇焦何。故士之一字，言有難色。

物産

清・格琫額《伊江匯覽・土産》 伊犂惠遠城之東南有山曰沙拉博和齊，距城二百六十里，所産黑鉛，鬲無知者。丙戌，始以廢員二人，率遣發百人，試採之。由哈什渡河，行六十里，甫抵山口。再行六十里，卽産鉛之處。於石罅中視其苗線之盛者，挖洞深取，輒獲數十觔，餘以零星摭拾之，計一人窮日之力，可得荒礦十餘觔。其初挖之時，時石礦交襍，是爲花礦。置水浸淘，敲擇去石，是爲淨礦。加火煆之，凝結成塊，是爲熟礦。凡三經手，而始入爐。每花礦三觔，可淘淨礦三觔，可煆熟礦一觔。熟礦三觔，入爐，始煉得鉛一觔，皆三分之中得一焉。其煉鉛也，設有專廠。淘挖工作之人，悉以居之廠外數十里傍哈什大河之旁墾種地畝，卽以每歲收穫之糧石以供在廠人夫等之食用，自食其力，無資帑儲。壬辰秋，將軍舒（赫德）改派屯田都司一員，率兵四十名，專司之，歲交鉛五千觔，以爲額。旋以遣發爲民人內，如願赴廠出力工作，八年准其回籍。其孱弱不能力役者，仍許其歲捐口糧衣履，給與力作之人，以贖前愆，亦（矛）〔予〕八年回籍，均隨時入告。今此輩自新有路，俱鼓舞耕鑿也。

索果爾山在伊犂大河迤南，距惠遠城一百五十里。山內産有鐵觔。癸未夏，將軍舒（赫德）以事入奏，調撥阿克素回子三十戶，派同營兵，試挖之。視其石之色赤者，卽爲荒鐵。連石挖取，敲推去石，煆煉成汁，入爐分之，亦三經手而成鐵。計荒鐵五斤僅敲擇淨鐵一斤，以淨鐵五斤入爐，僅得堅鐵一斤，凡五分之中，而得之一。創始之初，歲鮮尙無定額焉。

惠遠城北之空鄂羅俄博産燒煤焉。自我兵移駐以來，開窰採取。凡堅而無烟者，灰盡色白，易燃耐久，經夜不熄，見風而碎者，爲佳。其有銅星之種，燃灰色紅而有琉璜烟氣者，次之。窰距城僅（十）餘里，（里）往返最爲近便。邇年商民開之數十窰，日可出煤數十車。其窰之深不過一二丈卽可〔得〕煤，（或）或隧道仄磴，旁啓深通，或巨緜轆轤，繫取引上。計一窰所役工作，亦止七八人。茅側入幽邃，（畫）〔晝〕則燃燈，負至洞口，恆以爲苦。其八旂官兵，以車赴山拉載者，每車山價銀三錢七分

五厘，是爲官價，而民人購買，則每車價值五錢。兩城軍民炊爨，皆仰給焉。他如惠寧城之東北闢里沁、莫和圖、阿里木圖三處山溝，俱有煤炭，且距惠寧城亦祇十餘里，近皆無人赴（波）〔彼〕開窯者，若將來採挖有人，誠伊江之利藪也。

塔爾奇、闢里沁西山，樹株扶踈，松栢攢密，凡軍民材木之資，悉以取之。昔多草木，夏秋結寔，甘美且香，任人採鬻焉。他若榆、楊、柳（柳）、樺、沙棗、紅柳。

伊犁四境，一望平川，地裕水廣，凡穀中大小二麥及糜穀、蕎麥、青稞、胡麻、稞麻、苑豆、綠豆、黃豆、料豆、稻米、江米、黃米、糯米、玉秫、高粱。

果中有桃、杏、葡萄、沙果、檳子、酸棗、野枸杞。

蔬中有韭、葱、蒜、茄、菠菜、白菜、白蘿蔔、香菜、缸豆、同蒿、芹、薺、沙葱、蘑菇、蔓菁、芥菜、萵苣、苦菜、胡蘿蔔、蔓菜、莧菜、野菜。

瓜中有西瓜、甜瓜、脆瓜、王瓜、香瓜、冬瓜、葫蘆、瓠子。

草中有葦草、蒿草、茭草、苜蓿、茅草、蒲草、尖草、水草、蒲棒、野草、絲蔴、棘、蒺痱。

花中有菊、蘭、鳳仙、鷄冠、玫瑰、芍藥、（罌）〔罌〕粟、金錢、野蓮、金蓮、野芍藥、濕死乾活。

藥中有胡連、甘草、木賊、扁豆、當歸、堊陳、薄荷、草參、艾、土苓、荆芥、益母、麻黃、地丁、大黃、從容、阿魏。

禽中有鷹、燕、（短）〔雉〕、鳧、鷹、白鵰、皂鵰、黑鵰、鶻、鴉、野鷄、鴿、灰鶴、鷹鵰、鵪鶉、沙鷄、布穀、百舸、虎班、山鵲、練雀、瓦雀、鵝、窩藍、魚鷹、蠟嘴、喜鵲、練雀、黃鸝、草翠、黑雀、鳩、鷦鷯。

獸中有虎、熊、鹿、麅、麂、麞、狼、狐、沙狐、兔、黃羊、大角羊、野豕、土豹、猞猁、金鼠、灰鼠、玄孤。

鱗中有鱖魚、鯽魚，產於大河，皮厚而肉鬆。每當春漸初融，自三月至五月上旬，則喁喁若貫，網罟之利，窮黎有賴之。於五月下旬，河水張發，則皆深潛，未易網獲也。

蟲中有田鼠、刺蝟、蝦蟇、蟋蟀、蟋蟀、蝴蝶、蚱蜢、蚊、蠅、蛾、蝗、蜂、土蜂、蛇、牛蜂、蝎、螻蛄、趴蚱。

黑獺兒產於山中，毛澤光潤，爲數無多。始則歲貢一次，辛卯以來，因難捕獲，隔年遣官搜捕，儘所得之數以進。冬初畋獵之時，派滿營防禦前鋒校各一員，率領滿兵十名，厄魯特兵四十名，備鳥鎗火藥，入山採捕鹿尾。由沙拉托海五十里，吉爾噶朗六十里，卜蘇布爾噶蘇五十里，三站水草豐裕而無炊柴。蘇布台四十里，鄂倫莫朵四十五里，尼爾哈台四十里，三站樹林密茂，皆有大河。呼集爾台，過小河五道。奇起哈拉托海五十里，茂林大河。哈拉果爾四十里，哈爾斯朗圖六十里，察漢烏蘇三十里，土爾埂察漢烏蘇六十里，吉蘭台諾爾五十里，七站悉皆茂林，河水亦小。卜羅和羅四十里，阿爾奇圖和羅三十里，二站茂林大河。計程十（立）〔五〕站，得鹿尾二百有奇。於仲冬之交，以鹿尾、野鷄頭等九個、隻備用各一，二等十八個隻備用各二，麅尾椿四個，凡九箱入貢焉。每年換獲哈薩克之馬，擇其訓調者，一歲之中，將軍領隊大臣恭進一次，曾未拘額。渥窪之選，亦西陲之良產也。

石灰、磚瓦、璃璃器具向無出產，戊子年，滿營佐領格（琿額）始於船工遣犯內擇其能此技者，設窯於大城東門外，試燒之。迄今磚瓦粗磁之器，及琉璃獸吻，悉皆供用無匱，而石灰之利，亦（溥）〔溥〕焉。

自惠遠城由海努克一路至和諾海山內地名哈爾哈圖，週圍二十餘里山崖之間，有銅礦。初採礦苗，其色碧綠，雜出紅色，石內若帶。盤山越嶺而分支迴遶，乃厄魯特舊日採銅之區。於乾隆四十一年三月，將軍伊（奏）〔勒圖〕奏明派員督率遣犯七十名，一半耕作，一半採礦，每名交荒礦四百斤，每百斤鍊淨銅二十斤。

清・方士淦《東歸日記・道光八年三月十五日》 伊犁有草生石面上，紅花嬌豔可愛，家家用衣綫懸於窗櫺間，見水則萎，名曰溼死乾（枯）〔活〕。

清・珠克登《新疆紀略》 嘗考伊犁之西北有一山名曰沁達藍，此山內出樺木並樺木根。伊犁之索倫專砍其木，做成鞍子，並將此木之根亦做鞍子。此木之花文甚好，若得著週身滿花者，價值銀二三十兩。此素木無花的鞍板子，價值二三兩銀。所以伊犁索倫之鞍板出名也。因此索倫係由黑龍江撥來者，所砍之鞍板子與黑龍江鞍板無異也。又伊犁之北山名曰菓

子溝，此山出野菓子、（品）〔蘋〕菓、沙菓子並梨等物。又出羊腸子辮者，或山羊生皮子辮者之秋角子他他馬兒。此秋角，口外甚興也。再伊犂大河一道出魚。又出煤，出糧，並出喀薩克馬，即大宛馬也。又出紅銅。又出鹿茸，但此鹿茸乃係馬鹿之茸也。又伊犂北山內有一松樹，三人摟不過來，極高，乃本地蒙古之古蹟也，即朵拉大買之鞭杆子也。又有窟窿石一塊，爲朵拉大買之大鐮別子。又蒙古人稱爲好漢大將軍，此人所騎之馬前蹄印二個在山前，鹿之前蹄印二個亦在山前。馬之後蹄印二個在山後，鹿之後蹄印二個亦在山後。此係蒙古人之古蹟也。

清・許國楨編光緒《伊犂府鄉土志・物産》 動物　查伊犂各屬均産牛、羊、騾、馬、駱駝，野物則産虎、豹、豺、狼、猞猁、狐狸、熊、鹿、山羊。

種植　查伊犂各屬宜桃、杏、梨、果、葡萄、榆、柳、白楊等類。

樹藝　查伊犂各屬宜小麥、大麥、稻、穀、豌豆、高粱、包穀等類。

清・李方學編光緒《寧遠縣鄉土志・物産》 按寧遠縣物産以動物爲常産一大宗，此外植物如麥、稻、菓、梨、罌粟各種，鑛物如塊煤，均無有可以爲製造者。縣屬纏民居多，不精工藝。所有動物各種製造均不在本境。茲特將動物産及動物産製造分列於後。

動物産：馬、牛、羊、狐、狼、虎、鹿、山羊。

動物製造：皮毛此間係一大宗，經俄商販運出口製造。牙爾緞、哈沙緞、桂皮、氈毯、皮靴、鞋襪各種貨物，仍進口行銷，獲利倍蓰。

清・蕭然奎編光緒《綏定縣鄉土志・物産》 動物：馬、牛、羊、狐、兔、鹿、山羊。

植物則以稻麥爲大宗，曰粱，曰菽，曰膏粱，曰瓜，曰梨，曰桃，曰本，土人呼胡桃，曰杏，曰蘋菓，曰木瓜，曰櫻桃。

清・莊肇奎《伊犂紀事二十首效竹枝體》 六月爭求節署瓜，哈密瓜惟將軍署中後圃所産最佳，移之他處，種即變。剖開如蜜味堪誇。白瓤第一青居次，下品爲黃論不差。

清・祁韻士《西陲竹枝詞・雉》 草淺風嘶雪霰飛，離披五色雉初肥。伊犂冬雉多脂，若牛肉之肥厚。火鎗舉處紛紛落，且趁平明獵一圍。

採集業

清・祁韻士《西陲要略》卷一《南北兩路山水總敍》 自善塔斯西行三百餘里至特穆爾圖淖爾，其水周廣數百里，西北南三面皆山，山麓皆布魯特游牧。沿岸潮沙，土人以之熬鍊。特穆爾者，譯言鐵也；圖者，有也；淖爾者，海子也，言此水産鐵故名。

清・俞浩《西域考古録》卷一〇《伊犂》 他哈布即哈碧爾罕，距城東北四百餘里。其地有綠玉廠，歲采玉以充貢。

牧業

清・格琫額《伊江匯覽・牧畜》 伊犂之設立牧廠也，始於（乾隆）二十九年，將軍公明（瑞）奏明以駝馬處總司之。其名目有二：一曰備差，一曰孳生。備差之駝馬牛羊，駝則准以一分倒斃，馬牛皆六厘倒斃。其羊則備口食之需，例不准以倒斃報銷。皆酌交與哈察爾厄魯特牧放。其孳生之駝，五年爲一均齊，每十隻中取孳生者四隻。馬則三年爲一均齊，每三匹內取孳生者三匹。牛則四年爲一均齊，每十隻中取四歲孳生犢二隻。羊則一歲爲一均齊，每十隻中取其孳生者三隻。皆例不准倒斃者。亦酌交與錫伯營、索倫、察哈爾、厄魯特、沙畢那爾回子等牧放。其歲取孳生之未屆四歲口齒牛犢及馬羊，則另廠飼牧之。至每歲換獲哈薩克牛羊馬駝，亦交與各部，歸於另廠牧放。隨其擇水草豐裕之處遷移，曾無定所，而稽察則歲有定額焉。計備差駝六百六十七隻，交厄魯特牧放。馬五千零二十八匹，交察哈爾牧放者二千三百四十一匹。交厄魯特牧放者二千六百八十七匹，牛一千八百九十六隻，交察哈爾牧放者三百五十三隻，交厄魯特牧放者一千五百四十三隻。口食羊四萬三千零九十六隻，交察哈爾牧放者二萬四千六百九十九隻，交厄魯特牧放者一萬六千四百九十隻，交沙畢納爾牧放者一千九百零七隻。孳生駝二千零八十隻，交厄魯特牧放。馬一

萬九千二百七十九匹，交察哈爾牧放者八千一百零六匹，交厄魯特牧放者一萬一千一百七十三匹。牛九千七百九十二隻，另牧未屆四歲口齒牛犢一千零二十六隻，交錫伯牧放者七百六十二隻。另廠牧放未屆四歲口齒牛犢三百零九隻，交索倫牧放者一千三百四十五隻，交察哈爾牧放者一千七百三十二隻。另廠牧放未屆四歲口齒牛犢五十隻。另廠牧放未屆四歲口齒牛犢一百三十七隻，交厄魯特牧放者二千七百九十三隻。另廠牧放未屆四歲口齒牛犢五百三十隻，交沙畢那爾牧放者一百六十隻，交回子牧放者三千隻，抵補舊駐回戶，每年三分倒斃，亦不取孳。孳生羊一十四萬七千一百九十五隻，交察哈爾牧放者五萬四千二百八十七隻，交厄魯特牧放者五萬四千九百六十三隻，交沙畢那爾牧放者三萬一千四百四十五隻，交回子牧放者六千五百隻。另廠牧放者獲哈薩克駱駝二百七十隻，交察哈爾牧放者五十匹，交厄魯特牧放者二百二十匹。另廠牧放者獲哈薩克乳牛二十八隻，交察哈爾牧放者十二隻，交厄魯特牧放者十六隻。另廠牧放換獲哈薩克大羊三萬一千九百八十八隻，山小羊二百二十六隻，交察哈爾牧放大羊一萬五千五百六十二隻，交厄魯特牧放者大羊一萬五千四百二十六隻，山小羊二百二十六隻。此乙未良月造報之數也。茁壯蕃庶，充牣圈谷，洵爲取之以時，用之不竭矣。

清・洪亮吉《伊犁紀事詩》 黃泥牆北打門頻，白髮來辭喜氣新。謂井鎮臺九敍，以前四月奉恩旨釋回，至四川軍營効力。卻買鮮魚飼花鴨，伊犁擲鴨必以鮮魚飼之乃肥。商量明日餞歸人。

清・徐松《新疆賦・新疆北路賦》 若夫考牧詠，馬政頒。均齊立，每年夏秋，將軍赴察哈爾、厄魯特游牧查閱孳生牲畜，其馬羣扣限取孳，照三年一均齊之例辦理。脫朶便。《金史》：『羣牧所，設掃穩脫朶，分掌諸畜，所謂牛馬羣子也。』縶騵駁，綱驪驢。驂駃騠，調駮騭。徵異種於汗血，《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宛馬一匹，血從前髆上小孔中出。』今伊犁馬之善走者，前肩及脊或有小痂，破則出血，土人謂之傷氣。凡有此者，多健馬，故古以爲良馬之徵，非汗如血也。整雋乘於屈產。《衆經音義》：『龜茲即屈支，多出龍馬。』又引《左傳》云：『屈產之乘。』將以埒四駿之跡，聖製有《愛烏罕四駿歌》。謹按，四駿曰超洱驄、徠遠騮、月螮騵、凌崑白。參八駿之班。聖製有《拔達山八駿歌》。謹按，八駿曰送喜驄、堅昆騮、洱海騮、紫電騵、服遠騮、玉題駿、祥霞驥、籋雲騮。則有騁如意，嘉慶七年，賞大學士保寧所進烟熏棗騮『如意騮』名號。服超閑。嘉慶十五年，賞伊犁將軍晉昌所進海騮馬『超閑驕』名號。騰慶吉，嘉慶十年，賞伊犁將軍松筠所進馬『慶吉騮』名號。效平安。嘉慶七年，賞大學士保寧所進黃馬『平安座』名號，十四年，賞伊犁將軍松筠所進馬『平安驕』名號。庥祥俊，嘉慶十一年，賞伊犁將軍松筠所進烟熏棗騮『祥俊騮』名號。步安端。嘉慶十六年，賞伊犁將軍晉昌所進菊花青馬『安端驄』名號。慶雲容與，嘉慶十八年，賞伊犁將軍松筠所進銀蹄海騮馬『慶雲驕』名號。寶花斕斑。嘉慶二十年，賞乾清門侍衛、伊犁領隊大臣吉勒通阿所進黑花馬『寶花騅』名號。蓋兩龍呈才於夏后，飛黃應瑞於帝軒。冠七駿而錫號，啓一笑於天顏。又汎觀於在坰，察蕃阜於虞官。亦牛羊之銜尾，錯牟圜而羣讙。羊廠一年一均齊，牛廠四年一均齊，駝廠五年一均齊。

農業

清・松筠《新疆識略》卷四《伊犁・壇廟祠宇》 松筠奏言伊犁索倫營左翼四旗官兵等，俱各蓋莊房，同達虎爾一體種地，自耕自食，迥非游牧可比。

清・徐松《西域水道記》卷四《巴勒喀什淖爾所受水》 乾隆三十年，自盛京移錫伯部官兵千一十八人，駐伊犁河南岸。去河數里，舊有一渠，東西長二百餘里，渠北地隘，慮在無田，渠南阻崖，患在無水。嘉慶初，有部人圖默特創議於察布察爾山口引水，自崖上鑿渠，亦東西長二百餘里。功費繁鉅，部人嗟怨。圖默特卒排衆議，數年乃成。既濬新渠，闢田千頃，遂大豐殖，雄視諸部，鄭白之沃，不足云也。圖默特後以塔爾巴哈台領隊致仕，部人頂而戴之，同於父兄。

商貿

清・許國楨編光緒《伊犁府鄉土志・商業》 查伊犁所屬各城，均有

開設京貨舖，係天津商民者多，外路商民亦有開設。各樣舖戶大半小本經營，無多大宗生理。

又《錢幣》 伊犁所屬現在行使制錢、紅錢、官錢票，兼有使用紋銀及俄帖銀圓者。

清・蕭然奎編光緒《綏定縣鄉土志・商務》 縣治動物植物之屬不足供民間日用之需，而樹藝尚未蕃滋，製造亦未研究，故吐魯番之棉花、葡萄，湖商、晉商之茶觔，蒙古、哈薩克之牲畜，均行銷於境內，增（比）〔此〕漏巵，然楚弓楚得，尚非利益外溢也。惟俄商進卡之貨，奇淫技巧，歲耗鉅金。其洋布、桂皮，尤爲章身之具，更無論矣。乏術抵制，吾民其有終極乎？或謂購紡織機器，用吐魯番棉花，僱一二工匠，教之自製布疋，俟風氣開通，再行推廣，似亦挽回利權之說也。

清・李方學編光緒《寧遠縣鄉土志・商務》 按寧遠縣所產之物以牲畜、皮毛、土藥爲一大宗。牲畜等類，售銷本地，亦有販銷他處者，難查其數。約每月除俄商販買不計外，可獲牲稅銀叁百兩有奇，詳報有案。皮毛每年經華人賣與俄商者壹萬四千普筒，經俄人賣歸俄商者肆萬六千普筒，合華秤共壹百陸拾五萬觔。此非寧遠一縣所產，蒙哈各游牧所出實多，均運來匯總發售耳。土藥行銷本地，亦有販銷他處者，每年約共銷貳拾餘萬。所有本地行銷他處各項貨物，每年約叁拾萬有奇，蒙哈各種人等均係此間購貨。此係華商由關內並俄國運來之貨，而俄商銷數更當加倍。

飲食

清・洪亮吉《天山客話》 伊犁桑椹極佳，長者及寸，余飽啖之。土人云尚不及葉爾羌諸處所產，然已遠過內地矣。白菜極脆美，自三月至冬十月爲常饌。塞外百菜皆勝內地。

伊犁河魚極多，類皆無鱗而皮厚，雖欲烹鮮，殊難下箸。綏定河出墨花魚，則較美。

伊犁稻粒極大，但資雪水澆灌，性寒。伊犁雉兔並佳，而雉尤美，冬月以此爲上味。產烏魯木齊及奇臺者，亦相倣。

清・俞浩《西域考古録》卷一〇《伊犁》 山溝閒林木蕃殖，綠陰蔽芾，不見日色。土人呼爲果子溝。石榴尤多，實大如升，赤日酷暑中醡汁飲，無異玉液瓊漿矣。

交通出行

清・曹麟開《塞上竹枝詞》 河源春漲漾飛濤，刳木爲舟妾學操。伊犁河即古伊麗水，刳巨木，虛其中，而銳其首，尾大者可容五六人，小者可容兩三人，名曰威呼。剡木爲槳，捷若飛行。泥馬賒枯郎鬥捷，自矜赤鯉跨琴高。泥馬賒枯者，以樺皮爲之，止容一人，兩手持小槳划行，更爲迅速，見《西陲紀畧》。

清・俞浩《西域考古録》卷一〇《伊犁》 伊犁河中小舟名曰威呼，刳巨木爲之，首尾銳而腹可容兩三人，大者容五六人。以二人盪槳，迅捷若飛。又有樺皮爲之者，容一人划行，尤速。

傳説

清・七十一《西域聞見録》卷一《新疆紀略・伊犁》〔惠遠城〕其南有巨澤，曰賽里木淖兒。其神青羊大角而多鬚，見則雨雹。

清・方士淦《東歸日記・道光八年三月十五日》 伊犁西南卡倫外那林河草地羣山圍繞中有大海，海沿有碑，相傳漢張騫立。松湘圃相國筠遣人摩搨，字在有無間，不可辨識。昔有筆帖式某隨大員經過，見一石矗立，略具人形，遂用筆戲寫眉目鼻口。有頃暴風大雨，人馬難行，大員望山禱祭。有心者潛往看石，則墨戲已被雨淋淨如拭矣。奇哉。

清・林則徐《荷戈紀程・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五日》 又四十里三臺，宿。四面環山，諸山水匯巨澤，俗呼海子。考前人記載，所謂賽里木諾爾是也。東西寬約十里，南北倍之。波浪湧激，似洪澤湖。向無舟楫，

亦無魚鮪之利。土人言中有神物如青羊，見則雨雹。水不可飲，飲將手足疲輭。意雪水性寒故耳。

喀喇沙爾（焉耆）分部

綜述

清・七十一《西域聞見録》卷二《新疆紀略・庫爾勒》 庫爾勒。回子七百餘戶，多惰蘭回人，無內地官兵防守。設三品四品五品六品伯克各一員，餘皆七品。地方遼濶，開都河水瀠繞，多魚蝦，蘆雁、蒲鴨、鷗鷺成行。土產稻米、二麥，集吉草可以爲箸，多葡萄、瓜菓。其人好訟，不知禮法。

又《布吉爾回城》 布吉爾回城舊有回子二千餘戶，後經逆匪霍吉占叛亂，大兵進勦，布吉爾適當其衝，逃亡畧盡，僅存百餘戶，歸入庫爾勒居住。息兵之後，始徙惰蘭回子五百戶實其地。惰蘭者，回子中別一種也。爲霍吉占親近，牧馬畜鵰之（所）戶，性狡詐，喜訟，回子中最爲頑梗。額設三品至四五六品伯克，共五員，餘皆七品。無內地官兵，事務同庫爾勒，總歸哈喇沙拉大臣管理。土產羊皮、酥油、猞猁猻、紅銅。

清・和寧纂嘉慶《回疆通志》卷一〇《喀拉沙爾・疆域》 《後漢書・西域傳》：『焉耆國四面有大山，與龜茲相連。道險阨易守，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內，周匝其城。』今考其地土宇寬廣，著勒土斯山迴環千里，草肥水甘，足資游牧。開都河水暢流，足資灌溉。以故人戶繁盛，渠木田禾，盤空被野，夙稱富庶之邦也。西南一百五十里爲庫爾勒回城，回子七百餘戶，多惰蘭回人。地方遼闊，開都河水環繞，多魚蝦、蘆雁、蒲鴨，鷗鷺成行。土產稻米二麥，集吉草可以爲箸，又多葡萄瓜菓。其人好訟，不知禮法。又西四百五十里爲布古爾回城，舊有回人二千戶，後經逆酋霍集占叛亂，布古爾適當其衝，大兵進勦時，逃亡略盡，僅存百餘戶，歸入庫爾勒居住。息兵之後，始徙惰蘭回子五百戶實其地。惰蘭者，回子中別一種，爲霍集占牧馬養雕之戶，性狡詐喜訟，回子中最爲頑梗。土產羊皮、酥油、猞猁猻、紅銅。城之南皆戈壁，馬行四五日，山場豐美，多野牲，則沮洳，近蒲昌海矣。

清・裴景福《河海崑崙録》卷二《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六日》 庫爾勒又名可爾。開都河水最清澈，游魚成隊，居民伐木爲竿，結繩爲綸，屈錐爲鈎，以麥粉裹棉爲餌，沈諸水，霎時唧鈎潑剌，大者至二三尺，味鮮美。土人夾河而居，架長橋，通南北往來，橋上置闤闠如市，風景類東南。引河水爲小渠，寬數步，魚游其中，可俯而拾。下游產胡桐，大者數圍，土人刳以爲舟，呼爲卡盆子，相傳即張博望乘槎處，卡盆殆槎之遺製歟。東至羅布淖爾有纏種，曰野纏頭，見漢人即走避，嗽魚爲生，以手接飲。古謂接手而飲，即猌飲也，今仍其舊。

清・張銑編光緒《焉耆府鄉土志・實業》 士 焉耆漢人絕少，蒙纏回各宗其教，各重其文。以前風氣未開，纏蒙子弟以讀漢書爲當差，故未建設學宮，定學額，向附迪化府考試，有取進附生一名谷喬松，纏漢文字頗能清通。往歲庫爾勒設有義塾，挑選漢纏子弟十餘名，以谷喬松教讀。本年春間，谷喬松送充高等學堂師範生。現庫爾勒義塾改設第二初等小學堂，以廣生王永祥暫行教習。府城向無學堂。卑府抵任後，本年二月間開設第一初等小學堂，內學生四十餘名。蒙學憲委派師範生安瀾教習，至一切經費，另具清冊，茲不具述。

又 農：境內未設農務學堂，口外耕種不及內地勤而得法。現有漢農二十餘家，纏農一千四百餘家，回農四百三十餘家。蒙古近來亦知耕種，烏沙克他莊有蒙古六戶，前報墾有案。

又 工 境內未設製造局習藝所，纏回工作極其麤拙，尠知創造改良。現有裁縫五十餘人，銀匠十餘人，銅匠十餘人，鐵匠四十餘人，皮匠三十餘人，毛皮匠二十餘人，木匠五十餘人，泥水匠五十餘人。

清・宋伯魯纂光緒《新疆建置志》卷三《焉耆府》 自晉以來，焉耆爲佛國，龐特勒以後，始有回教。按晉法顯《佛國記》：『僞彝國有僧四千餘人，皆小乘學。』辨機《大唐西域記》：『阿耆尼國，伽藍十餘所，僧徒二百餘人，習學小乘教說，戒行律儀，潔清勤勵。』是唐時已不如晉時之盛。大曆以後，回鶻居之，佛教

漸衰。及龜茲爲焉耆所幷，亦習其教，故又稱曰龜茲回鶻。自此以後，佛教與回教幷行。迨明季，瑪木特玉素自默德那遷居，居喀什噶爾，稱爲聖裔。適額特色方強，盡徙元裔回部舊汗於天山之北，於是各城始有回酋，回教益盛，佛教遂替。《通典》：『焉耆俗事天神。』則又其俗，非其教矣。《元史譯文證補》：突厥回紇傳云土爾其，使臣自謂是突而屈。今本國猶藏古書，謂有三千人入中國爲兵，餘衆輾轉西徙，後值賽爾朱吉特建國，授地以居，遂入謨罕麥德教。迨蒙古西來，避而之黑海南境。其西徙之時，在千載前，蓋唐代也。按前云十三部入唐，此云三千人，多寡不同。要之，爲突厥入中國之碻證，其奉回教亦當在此時。今蒲犂之塔吉克人亦即突而克之轉，突而克，即突厥也。《譯文證補》曰西人呼突厥曰突而克。其俗好爭訟，尚氣攻軋，碻磝難化。然勸稼穡，習工藝，氈罽毳布之美，內地不能埒。按《太平寰宇記》：『焉耆俗丈夫剪髮，婦人衣襦，着大袴。事天神。土田良沃，穀有稻米菽麥，畜有�soo馬牛羊。養蠶不以爲絲，惟取綿纊。尚蒲萄酒，兼愛音樂與。』今異。白彥虎之亂，光緒元年。關內回被脅，流離轉徙於此者，約數百戶，是爲漢回。而湟回劉四伏西奔，官軍首尾夾擊，逋竄於新平、蒲昌之間，先後就撫者，亦數千人。蒲昌地沈斥，乃受田海都河之南，是謂撫回。亦漢回，海都河南岸有撫回莊。其人狡而惰，陸梁，然新創少弱矣。其俗事天，有焉耆之風。寢兵後，噢豢生息，漸臻富庶。《鄉土志》：『漢回多至四千七百餘人，纏回一萬三千二百餘人，墾田至十九萬四千六百餘畝。』《鄉土志》舊報墾者烏沙克塔蒙墾種者五六戶，漢農二十餘戶，回農四百三十餘戶，纏農一千四百餘戶，共墾上田一萬八千三畝八分，中田十一萬一千三百七畝四分七釐，下田五萬八千五十八畝三分四釐。新墾上田一百三十二畝，中田一萬四千八百六十三畝七分六釐。上田科糧四升，中田三升，下田一升，額徵糧五千四百二十五石六斗七升三合二勺。而土爾扈特牧裕勒都斯。裕勒都斯者，焉耆西北山也。盤迤千餘里，其處綿曠，薦草多衍，宜畜牧。自蒙部納款後，旃帳雲屯，四擾蔽谷，稱極盛焉。土爾扈特自渥巴錫歷傳至今，汗名布彥蒙庫，屬貝勒輔國公。兩札薩克五十四蘇木和碩特。自貝勒恭格，歷傳至今。貝子名桑吉申普，屬左右旗兩札薩克台吉，十一蘇木。其牧界東南至府城，西北至納喇特山東，北至迪化南山西，南至溫宿、庫車，詳見藩部。其人八千餘，奉黃教者一千一百餘人，奉紅教者百八餘人。露居剽掠，回民常苦之。而性嗜酒、馬湩，蒙語名氣可。牛酥，蒙語名阿利占。宿釀甚富。府治當裕勒都斯東南，踞四山之中，南有博斯騰淖爾，西有海都河。是生猞猁猻、麋鹿、羊羊，兔、鷺、鷺、鴨之屬。而海都河多魚，大者至百餘斤，小者數十斤。古稱焉耆近海水，多魚。而《山海經》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其中多赤鮭。其謂是乎？

又《新平縣》　其民皆纏回，無他族。男務耕牧，光緒十六年招墾熟地凡七十八頃五十八畝三分。婦女秉機杼。牛羊之毯以爲氈氆氇氍毹，而疏陋不華。又所出黹，故良賈皆舍之。地磽民寡，仰穀旁縣。回衆皆星居，相距或數百里。而長林豐草，多毛蟲，獵者得其皮以鬻。俗好遊，男女皆鞚馬馳驟，謂之趕八柵。得麥數斛，則一妻二妾，洒如也。

又《輪台縣》　地多沙鹵，有魚鹽。魚爲常產，鹽出北山，凝結成。水草豐茂，蕃畜牧，而羊爲夥夠。穀則小麥、包穀，果則蒲桃、杏、林檎，若白氆皆常產也。西賈庫車、阿克蘇，東北賈焉耆。《鄉土志》：『羊銷阿克蘇，每年四千餘頭。羊毛由俄商運庫車轉售，每年六萬餘斤。羊皮銷庫車，每年五千餘張。棉花銷省城庫等處，每年二萬餘斤。稀稀布銷焉耆，每年一萬餘疋。棉紗花毯銷焉耆、庫車，每年五百餘斤。』其俗篤宗教，僕遨傑固，故農工之業無所進，布衣革蹻以牧，習竊守拙，而不知變易。

祭祀

清・和寧纂嘉慶《回疆通志》卷一〇《喀拉沙爾・建置》　城東門外乾隆二十三年官兵恭建萬壽宮一座。乾隆二十六年兵民公建關帝廟一座，春秋致祭。

龍神廟一座，春秋致祭。

又《山川》　博爾圖達巴罕，在城東北，乃此地之鎮山也。乾隆二十六年奉旨春秋致祭二次。

清・斐森布修，達生瀚纂道光《喀拉沙爾志》　一、城內東西角嘉慶十五年官兵恭建馬王廟一座。

一、東城門外於乾隆二十三年官兵恭建萬壽宮一座，慶祝朝賀。嗣於嘉慶十三年前任大人廣視其規模窄小，每逢朝賀時節，夷回官員人等分班行禮，擁擠不足以昭誠敬而壯觀瞻，是以特捐從行改建萬壽宮壹所。正殿三間，宮門三門，東西角門各一間，東西朝房各三門，宮外東西牌房柵門各三間，照壁五間，週圍牆垣煥然一新。前件查得前任大人廣新建萬壽宮

一所，需用木料派令兵匠砍伐，其應用磚瓦人工飯食等項銀兩，係自捐養廉銀兩建蓋，理合聲明。

一、於乾隆二十六年官兵商民公建關帝廟一座，春秋致祭。龍神廟一座，春秋致祭。

【略】

又官兵商民公建洪福寺一座。城南商民公建財神廟一座。

一、城西南嘉慶十四年商民公建魯班廟一座。

一、城西門外原設建查堆汛一處，共房五間。又自西門起至南柵門止設立市廛，東西商民建蓋舖面、旅店、房屋，坐商貿易，每月按房間收租。

一、城西南路口於道光二年，商民恭建三官樓一座。

清・張銑編光緒《焉耆府鄉土志・政績錄》 萬壽宮在府城南。關帝廟在參署右側。城隍廟在府署右側。龍王廟在城外南關。

聖廟、文昌閣、劉猛將軍以及列入祀典諸神暨昭忠祠尚未爲建廟宇，均設主於各廟內。地方官朔望行香，春秋致祭。現在振興學務，尊崇聖教。本年春於城內隙地籌款建設文廟及學堂一所，屈指秋季即可竣工。

方神廟在府署左側，民間祈禱藥方，輒著靈應，香火繁盛。考方神之名，即一方之神保衛地方之謂，南疆諸城多建廟宇，地方官以其能捍患禦災，有益生民，每於朔望行香，爲民祈福，尚未請錫封號，以答神庥。

清・周芳煦編光緒《新平縣鄉土志・地理》 治前東二里有龍王廟、猛將軍廟。距治七百里蒲昌城有關帝廟、城隍廟。距城西北四十里有二道橋，相傳橋上有仙，風清月明之夜，橋上有人，如所畫八仙像，行道之人多見之，未知確否。此外係獨木小橋，以免病涉云。

清・顧桂芳編光緒《輪臺縣鄉土志・地理》 〔縣治〕原有武廟、城隍、龍王各廟。【略】〔洋薩爾〕並有龍王廟。

又《山水》 博爾圖山在城北一百八十餘里，山內層冰積雪，人跡罕到。考此山列入祀典，每年頒發藏香致祭。

又 開都河身在府城南關外，寬里餘，〔深〕一二丈，水平流，無汎濫之患，穿渠引河，農田因以爲利。冬結冰橋，夏用船渡，每於凍冰泮水先日祀河神，額設渡船四隻，水手二十名。

物產

清・珠克登《新疆紀略》 又有瑪納斯所出者白米並綠玉，係由喀拉沙爾之北山後況魯土斯打板地方，距瑪納斯還有六七站之地。由魯土斯至瑪納斯，纔往關內發行。近來人人俱呼此玉爲瑪納斯也，然彼處並不出此玉也。

又 又有喀喇沙爾所營之克爾里地方，出綿花，恆往嘉峪關內入行發賣。此處老虎甚多，大路上常往來行走。又有一軍台名曰喀拉喀艾蔓地方，出石籠，遍野皆是。又喀喇沙爾北山後往魯土斯打板下出的是綠玉，名爲瑪納斯。又有一軍台名爲清水河子地方，出芨芨草，可作快子之用。此草亦進貢也。

清・裴森布修，達生瀚纂道光《喀拉沙爾志・土產》 無麟魚、土鹽，並無銅銷二廠。煤炭茲查開窰煤炭一事，係於（光道）〔道光〕二十三年月內經前任大人聯□，因所屬蒙古游牧回子部落滋生蕃衍，貿易商民以及眷商民人約計數千名，暨差防官兵所需柴薪係在離城二三百里以外採伐，以致價值昂貴。查得所屬哈爾哈阿滿山勢綿亘山根下，露有石炭、煤塊，堪以採取，洵於蒙古兵民、回子生計大有裨益。奏請令民人開採，已奉諭旨，准其民人開採在案。

又《土產》 瓜果菜蔬類　甜瓜、西瓜、沙棗、蘋果、桃杏、桑椹、葡萄、葫蘆、葱、薤。

走獸類　狐、狼、野豬、鹿、麅、兔、黃羊。

禽鳥類　鴻雁、野鴨、野雞、野鴉、黃鷹、黃鴨。

藥類　甘草、草、黃連。

花名類　草桂花、雞冠花。

清・張銑編光緒《焉耆府鄉土志・物產》 動物：馬、牛、羊、駝、驢、魚、鹿茸、羊毛。

植物：稻、大麥、苞穀、蘑菰、棉花、香犁、西瓜、芨芨草。

鑛物：

紅札產金，在城東北，相距十站馬路，一名紅楂。
老鴉溝產金，在城東，相距五站馬路。
阿烏塔哈產金，在城西南，距城六站馬路。
考金廠均在土爾扈特部內，曠野無人，冬時冰雪封山，夏秋方能開採。惟紅楂產金畧旺，前撫回私赴伊犁所屬之克庫烏蘇挖金，現奉飭查禁，招回另行安插。
庫爾泰山產銅，由烏沙克他拉進山。山之來脉自西而東，中間向北有鑛苗一處，上下寬三十丈，東西長一里許，入土三四尺不等。土石不堅，苗質尚旺。現經商務總局委員開辦，將來若有成效，庶於地方更有起色。
哈滿溝產鐵炭，不旺，煙炭亦然。

清・周芳煦編光緒《新平縣鄉土志・物產》　動物　牛、馬、羊、燕、雀、鴻雁，在在所有，非物產也。亦有虎、狼、野豬、山羊，惟野豬大害莊稼，纏民以槍擊之，棄而不取，彼教禁豬故也。
製造牛毛、羊毛，紡織成線，以織口袋或褐子，亦不甚多。骨角則棄之，不知造作。
植物　五穀：小麥、稻禾、菜子、苞穀。
瓜菓：西瓜、南瓜、白菜、蘿卜、芥菜。
樹木：沙棗、柳樹、梧桐、白楊。惟梧桐一種，非內地集鳳之梧桐，此則不拱把，即已中空，不值工師之求。纏語柴火曰梧桐，蓋爲僅供爨下材耳。

清・顧桂芳編光緒《輪臺縣鄉土志・物產》　天然動物　羊。縣境草湖肥美，羊隻孳生極繁，係大宗出產。
牛、馬、驢、黃羊，
以上四項，均爲民間畜養，係本境常產。
魚。本境所產之魚，雖不及喀喇沙爾之美，然此物甚多，亦係常產。
狐、狼、鹿、豹、熊，
以上五項，均出本境北山一帶，獵獲無多，實爲特產。
天然植物　小麥、苞穀，
以上二項，民間種植極繁，均爲大宗出產。煙土一項，亦係大宗，現因嚴禁，故未開列。
胡蔴、菜子、葡萄、桃、杏、榆、楊、桑、柳、沙棗、沙菓，
以上十一項，民間隨處種植，均爲常產。
棉花。本境所產，質性溫和，色澤光潔，甚爲佳美，可稱特產。
天然鑛物　煤、北山產煤，已露膚面，民間試挖取用，尚屬質美烟少。現飭民戶挖運試燒，如果暢旺，實爲本境大宗出產。
鹽、北山產鹽，凝結成塊，不待煎熬，民間任意取食，實爲本境常產。
金、北山產金，夏日雪消，民間常往挖取，色質尚佳，現擬踏看試辦。
銅、北山產銅，派人挖取，呈驗苗質不誣，但經鎔煉，未見眞實，須延鑛師考驗。
以上金銅二項，如果設廠開挖，辦有成效，實爲特產。
動物製造　羊皮、羊毛，
以上二項，爲動物製造大宗。
氈毛氈、毛線毯、馬苫單、毛口袋、皮帽、皮靴鞋、毛線、毛繩，
以上八項，均爲動物製造常產。
狐皮、狼皮、熊皮、鹿皮、豹皮，
以上五項，雖有不多，實爲動物製造特產。
植物製造　稀細布、褡褳布、印花布、棉線花毯，
以上四項，爲植物製造大宗。
胡蔴油、菜子油、葡萄乾、杏乾，
以上四項，爲植物製造常產。
鑛物製造　銅鐵各器。銅鐵由外境運來，工藝不精，製造各器，類多麤笨，祇足供民間需用。

商貿

清・張銑編光緒《焉耆府鄉土志・實業》　商：境內並無富商大賈，均係販買雜貨爲業，勘知合羣聯志。現本城有百餘家。內有燒坊十餘家，因蒙民性喜飲酒，投其所好。庫爾勒百餘家，烏沙克他二十餘家，四十里程六七家。

又《商務》　境內未設商務學堂。實戶口甚少，出產不多，無繁華市鎮。各種雜貨均由內地運來銷售。本地土產僅供地方食用，尠有大幫運往出境銷行者。每年何種貨物，能銷若干，及貨物入境出境確數，未設稅務局，無從調查。

官錢局在府城南關。光緒二十八年由省請發印票一萬張，委回紳馬琳承領開辦。現官票通行府屬各處，官民稱便，尚無流弊。嗣馬琳不洽物議，屢滋訟端。本年二月間，經卑府擇派回民白玉璋同馬琳一併承辦，官民尚皆稱便。

官茶號係官商乾益升引地白湖南安化運來茶磚。開辦多年，甚便民食。往年能銷二十餘票，近銷路較滯，改作川茶，每年約銷八九票。

庫車分部

綜述

清・七十一《西域聞見錄》卷二《新疆紀略・庫車》　土產搭連布、銅硝、磂砂。出磂砂之山在城北，山多石洞，春夏秋洞中皆火，夜望如萬點燈光，人不可近。冬日極寒時，大雪火息，土人赤身入洞取砂。砂產洞中如鐘乳形，故爲難得也。天少雨，歲不過微雨一二次，或竟終歲不雨。耕種皆資灌溉，無井泉，城西卽渭干大河，回人亦熟於開渠引水之法，故種植多穫，其地諸菓皆盛。

又《沙雅爾》　地下濕炎熱，宜於粳稻，瓜菓皆佳，而梨尤精絕。多虎，產猞猁猻、狐狸。近城皆葦湖，故夏苦蚊，如霧如塵，日晡尤甚。回人以布爲幙，日夕男女皆入幙中避之。滿城牧畜咆哮，遍身流血，二更後始定。其人村野椎魯，然亦健訟。婦人皆好顏色，悉端麗，無甚醜者。

清・和寧纂嘉慶《回疆通志》卷一〇《庫車・建置》　北大街恭建萬壽宮一座。西間壁建關帝廟一座，東西牌坊。城外東南十里有頹城一段，長五里許，堅實高厚，雉堞猶存，土人謂漢時屯兵之所也。沙雅爾回莊，回民七百餘戶，歲納糧銅硝磺之數，較庫車減三分之二。田地宜粳稻，瓜果皆佳，而梨尤精美。多虎，產猞猁猻、狐狸，亦殷富之鄉也。

清・祁韻士《西陲要略》卷二《南北兩路城堡》　庫車舊有城，以柳條夾沙土築成，依山爲基，最固，周四里有奇，門皆無名。

清・俞浩《西域考古錄》卷一二《庫車》　沙雅爾城東北至庫車城百六十里，隸庫車大臣管轄。城在渭干大河閒，東南北三面濱河。地暑濕，宜稻、瓜、果，梨尤佳。城外沮洳，多葭葦、椵柳。其南卽沙山，出虎、狐狸、舍利孫、銅、鉛、硝黃。夏多蟲，如南方水鄉豹腳狀，牛馬被齧，至咆哮流血。人避重帷中始免。僻南不當道，人亦椎魯。生女獨妍麗，美於他處。

清・宋伯魯纂光緒《新疆建置志》卷三《庫車直隸州》　地廣而人庶。按《唐西域記》，屈支俗生子以木枷頭，欲其扁匾，今無此風矣。俗尚音樂，五旦七均，按《隋書・音樂志》，沛公鄭譯云：『周武帝時有龜茲人曰蘇祇婆，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因而問之，答云：「父在西域，稱爲知音，代相傳習，調有七種。」以其七調，勘校七聲，冥若合符。一曰娑陁力，華言平聲，卽宮聲也。二曰雞識，華言長聲，卽南宮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卽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卽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和聲，卽徵聲也。六曰般贍，華言五聲，卽羽聲也。七曰俟利蓮，華言斛牛聲，卽變宮聲也。譯因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然而就此七調，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調，以華言譯之，旦者卽謂均也。其聲亦應黃鐘、太簇、林鐘、南呂、姑洗。五均已外，七律更無調聲，譯遂因其所捻琵琶，絃柱相引爲均，推演其聲，使立七均，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二十四調。旋轉相交，盡皆和合。』《遼史・樂志》：『四旦二十八調，不用黍律，以琵琶絃叶之，皆從濁至清，迭更其聲，下益濁，上益清，蓋出九部樂之龜茲部云。』《宋史・樂志》：『唐貞觀增隋九部爲十部，十部者，燕樂、清樂、西涼、天竺、高麗、龜茲、安國、疏勒、高昌、康國也。』繁聲促節，少舒遲廣大之響。而婦女飾姿容，善爲朗，雜裾垂髾，冠用金絲絨，綴以百寶，一帽直千金。被服奢麗，非中土人所及。目窕心與，觀者惑之，猶有龜茲之遺風焉。有大宴會，必召集纏婦數十人來爲朗。纏人呼婦曰姊哥，故有『高昌蒲桃哈密瓜，庫車姊哥一枝花』之謠。廛市八柵之盛，一如溫宿，而牛馬羊革歲輸英俄，多至十數萬斤。《鄉土志》：『光緒三十三年俄羅斯運出之數，牛皮七千九百

斤，馬皮一千四百斤，老羊皮五萬九千斤，羔羊皮五千四百斤。英吉利運出羊皮九萬七千斤。』百穀果蓏，甲於各城，而梨爲最。《大唐西域記》：『屈支多梨、柰、桃、杏。』《一統志》：『庫車產蒲萄、瓜而無梨。』紫銅、碙砂出北山。《鄉土志》：『銅產城東北，北山質頗佳。不甚旺，歷經開採，歲得數十萬斤不等。碙砂產北山培塿多石銅之處，質最旺，合電局用惟無多耳。』《太平寰宇記》：『龜茲饒銅鐵碙砂，能鑄冶。』多善馬，相傳爲龍種云。《唐西域記》：『屈支東境城北天祠前有大龍池。諸龍易形，交合牝馬，遂生龍駒。懂悞難馭，龍駒之子，方乃馴駕。故此國出善馬。近代有王號曰金花，政教明察，感龍馭乘，王欲終沒，鞭觸其耳，因即潛隱，以至於今。城中無井，取汲池水，龍變爲人，與諸婦會，生子驍勇，走及奔馬。如是漸染，人皆龍種，恃力作威，不恭王命。王乃引搆突厥，殺此城人，少長俱戮，略無噍類。今荒蕪，人煙斷絕。』《太平寰宇記》：『龜茲多良馬，孔雀、細氈，氍毹。』

又《沙雅縣》　民俗同庫車。土沃氣暖，百穀果蓏皆生之，小麥包穀尤盛。牛羊蓋澤，俄商歲取其毳，以斤率之，踰四五十萬焉。

宗教信仰及祭祀

清・佚名編光緒《庫車直隸州鄉土志・政績録》　萬壽宮在州治南。聖廟在州治南迤西。文昌閣在州治南迤西。關帝廟在州治南迤西。城隍廟在州治南。劉猛將軍廟在州治南迤西。昭忠祠在州治南迤西。龍王廟在州治北。右列入祀典諸神地方官朔望行香，春秋致祭。方神祠在州治北。攷方神原湖南善化人，姓黄名桂芳，道光間官喀什偏陴。黑水之圍，張逆等灌城，急詞慨然，忠義憤激，投城赴水，誓以身殉。須臾下流缺口開，城保無虞，民德而祠祀之。輒祈禱，無不靈驗。南路各城漢纏爭奉香火，地方官朔望行香，亦爲民請命之意也。

又《宗教》　天方回教：攷默德那國王穆罕默德生而神靈，有大德，臣服西域諸國，尊號爲腓昂伯爾，猶華言天使云。其教專以事主爲本，而無像設。其經有三十本，凡六千六百餘章。隋開皇時始傳其教於中國，現在此教有老教新教之分。天主、耶蘇、喇嘛等教尚未流傳。

清・張紹伯編光緒《沙雅縣鄉土志・地理》　一亮格爾驛，三尊廟一座，回部禮拜寺大小三。

物産

清・珠克登《新疆紀略》　又有庫車一城所出者碙砂，又出羊羔子皮，甚好。再庫車所管之沙雅兒地方所出者白米甚好。又沙雅兒之梨每年進貢，此梨如木瓜一般，置於屋内，其味極香。此梨雖然有皮，吃於口内，若無皮然。並無子，甜而水多也。又出水獺、野豬，老虎甚多。

清・佚名編光緒《庫車直隸州鄉土志・産物》　動物：馬、牛、羊、驢、牛皮、馬皮、羊皮、羊毛，均出產大宗。猞猁皮、狐皮，所產無幾。植物：小麥、稻、穀、苞穀、苜蓿、桃子、檾子、甜瓜、榲桲、梨子、棉花、核桃、石榴、西瓜、沙棗、杏干，物產較各城爲佳，價值亦賤。鑛物：銅產城東北北山，質頗佳，不甚旺，歷經開採，歲得萬數千觔不等。碙砂：產北山，培塿多石銅之處，質最佳。合電局用，惟不因採挖，所產無多。春夏秋山（硐）中皆火，夜望如萬點星光，人不可近。冬日極寒時，大雪火熄，土人往取砂，赤身而後可入。砂皆產硐中，如鐘乳形，故難得也。白礬：產城東北，所出無幾。嵐炭煙煤：產境東北北山，夠本境應用。硫磺鐵鉛：所產無幾。

清・張紹伯編光緒《沙雅縣鄉土志・物産》　境内居民耕牧並重，動物以牛羊爲大宗，每年孳生約十餘萬，民間交相貿易，外販亦間有之。其

餘驢馬所產有限，植物以小麥、包穀爲大宗，其次則秔稻、棉花，又次則菜子、葡萄、桃、梨、蘋、杏、核桃、沙棗、甜瓜、西瓜之類，均足供本地之用，並無販運出境者。境內地土肥沃，天氣溫和，冬無嚴寒，夏無酷暑，因與庫車分用渭干河水，沙雅居下游，常有乏水之苦。物產之不多，實爲水分所限耳。動物製造則牛羊皮毛也。牛皮爲靴，羊皮爲衣，羊毛作氈，工藝粗俗，祇銷本境，不能成裝出境。植物製造，惟土布一項，僅供服用，至於各種鑛產，向爲境內所無。

採集業

清・和寧纂嘉慶《回疆通志》卷一〇《庫車・山川》 硇砂山：城北百餘里多石洞，春夏秋三季洞中皆火，夜望如萬點燈光，人不可近。冬月寒時大雪，火始息。土人往取，赤身而入。硇砂洞中如鐘乳形，故爲難得。見《西域聞見錄》。今其地果產硇砂。

清・俞浩《西域考古錄》卷一二《庫車》 今庫車所產銅鉛，歲額解伊犂鑄錢。其銅廠在托和奈臺東北山中。

商貿

清・佚名編光緒《庫車直隸州鄉土志・商務》 進口貨以洋商布疋爲第一大宗。纏回服飾，人人取資。宗教甚多，各宗銷用爲數亦夥。其洋鐵、洋漆、洋瓷各器皿，亦皆需用，惟每歲所銷較少。

皮毛實出口貨第一大宗，多爲俄英洋商販運出境，無從查考實數。所有近年纏商販運出境者列表於左：

貨物	牛皮	馬皮	羊毛	老羊皮	羔羊皮	羊羔皮甬
二十九年	七千	一千	九萬	五萬六千	五千	三百件
貨數	七百觔	三百觔	九千觔	六百觔	五百觔	
三十年	七千	一千三百	九萬	五萬	五千	三百一十件
貨數	八百觔	五十觔	八千觔	六千觔	六百觔	
三十一年	六千	一千二百	九萬九千	六萬	五千	三百五件
貨數	九百觔	五十觔	六百觔	一百觔	八百觔	
三十二年	七千	一千	九萬	五萬	五千	三百十五件
貨數	九百觔	四百觔	七千觔	九千觔	四百觔	
落地	俄羅斯	俄羅斯	英吉利	俄羅斯	俄羅斯	省垣

清・張紹伯編光緒《沙雅縣鄉土志・商務》 境內地居偏僻，素無大商。每逢八柵之期，或他處行商，或本處男婦，毋論外貨土物，手攜背負，車載馬馱，咸集市間產地貿易，朝集晚散，非同內地市鎮瑰貨之充溢，闤闠之富麗，街道之閎整耳。輸出之品，惟牛、羊、皮毛、羊毛，每年約出五十萬觔之譜。每百觔價銀六七兩不等，約可售獲價銀三萬餘兩。運至庫車成裝，由俄商販運出洋。牛羊皮所餘無多，亦有運至庫車城銷售者。此外輸出輸入，皆無成裝之貨。

以上各條，或稽諸往昔，或採之目前，均係切實編錄，合併聲明。

阿克蘇(温宿府)分部

綜述

清・七十一《西域聞見錄》卷二《新疆紀略・阿克蘇》 阿克蘇，回子一大城也。人二萬餘戶，土田廣沃。芝蔴、二麥、穀、荳、黍、棉，黃雲被野；桃、杏、桑、梨、石榴、葡萄、蘋婆、瓜、菜之屬，塞圃充園。人人富厚，牛馬駝羊，所在羣聚。尤多技藝之人，攻玉治器，精巧可觀。繡鹿革爲韉鞍轡，修整爲各城翹楚。風俗淳厚，然亦喜訟，易惑亂，回子之陋習然也。地當孔道，以故內地商民，外藩貿易，鱗集星萃，街市紛

紜。每逢八柵爾會期，摩肩雨汗，貨如霧湧擁。【略】土產梨最佳，歲充土貢。

又《賽里木》　城在雪山之麓，故寒，八九月間木葉盡脫。菓木稀少，所樹惟二麥、豌豆、甜瓜、葡萄，餘不可種。土產銅硝、攻玉之砂。【略】風俗淳樸，無回子惡劣之習。喜暢飲酣歌，與庫車相似。

清・俞浩《西域考古録》卷一三《阿克蘇》　今阿克蘇東四百九十里之賽里木城，其西五十里則拜城也。二城在唐時蓋龜茲七十城之二城。賽里木譯言清淨，拜譯言富厚也。二城雖當孔道，然處雪山之下，土堉而寒，所收惟二麥，樹藝不蕃，故風氣淳良，無它處回部惡習。

清・蕭雄《西疆雜述詩》卷二《分述各城・阿克蘇》　其地高崖壁立，上平坦，就勢刨掘成城。垣墉連貫，中有門通。南向各開一門，崖之下再築土牆，圍抱三城南面。城北係戈壁，低於城。遠從沙石中砌隄爲渠，引水穿過三城，以供汲用。清泉奔赴西去，流入於河。南望地勢漸低，形如釜底。有大河四道，環繞平川，流去平衍之地，方圓五百餘里。所屬城堡十餘處，樹林稠密，炊煙相接，遠望蔚然。〔土〕性肥沃，各種皆宜，豆麥糜穀之外，並多水田種稻。米長大而潔白，熟之香輭且腴，似秔而爽，味加於洋米。沿山產物尤多，西土精華，此其一處。素稱富庶，故俗較奢侈，風景與南中略同。

清・潘宗岳編光緒《温宿縣鄉土志・山水》　溫泉在城東北回城內，由上山下湧出，回漢兩城居民數千戶，皆飲此水，謂其不生痼疾。去年纏民集資修亭覆其上，四面皆築牆垣，兩旁樹木葱籠，濃蔭消暑。其土山上舊有龍神祠，登高俯瞰，則全城景象皆在目前，自是溫宿名勝之地。考阿克蘇爲古溫宿，譯語水曰蘇，宿蘇同音，或即因此得名。

清・佚名編光緒《拜城縣鄉土志・實業》　拜城未設農務學堂，從前多不諳耕穫。開縣後爲治耒耜，傭夫教之，以俟其嫻習，現皆知拮据習苦。有耕三餘一、耕九餘三風。惟地方較東西各城爲最寒，收成便遲。蠶桑亦非土性所宜，開省試辦，已無成效。

清・宋伯魯纂光緒《新疆建置志》卷三《温宿府》　其民雜居三種，纏回爲地著。九萬七千人。纏俗大小皆祝髮，女子辮髮垂後，綴以珊瑚、瑟瑟。首覆巾，自項背至地。男服圓襂狹裒敞其前，類歐西。履皆以革，詳見《禮俗志》。其人劭於農，秉耒者二萬餘戶，稻米之肥，甲於諸部。

又《柯坪縣》　地產小麥、青顆、杏、棗、瓜、柹，其民多力農圃，務藪牧，與溫宿同俗。

又《拜城縣》　地居兩山之間，氣候稍寒，菽、麥、果、蔬、鹽、煤僅足自給。南山崖紫銅歲取數萬斤，納官鑄錢。錢四百直銀一兩，錢益少而物貴，識時者每憂之。按《鄉土志》，境內銅礦三處，一在溫巴什南山，一在滴水南山，俗稱滴水崖，一在托和旦南山，向歸鄉民採取。道光時，徵糧折銅，每糧一斛折銅一斤，共折銅一萬六千一百五十斤。光緒四年，開辦善後，清丈地畝，添折銅一萬三千八百八十餘斤。嗣改爲官督民辦，每歲繳銅十萬斤。近年因出銅不旺，民有稟請停辦之議，乃另定新章，減繳二萬，一歲暫準繳銅八萬，以示體恤，將來暢旺，應復舊額。北山出鐵爲農器。按《鄉土志》，舊有鐵廠四處，一在明布拉克山，一在提雜哈依胡山，一在塔爾齊山，一在呀色里敏山，向由鄉民自行採取，出鐵不旺，僅供本地之用，鎔鑄農家各項器具。地不當孔道，無富商大賈，其民俗與溫宿同。

又《哈喇玉兒滾》　回城殷富，有市列。纏民九萬餘。牛羊馬之革西輸俄羅斯，《鄉土志》：『光緒三十二年，牛皮五千三百斤，馬皮一千五十斤，羊皮五萬九百斤。』羊毳西南貿英吉利，三十二年六萬四千斤。染氈旋旆東賈迪化，三十二年三千五百斤。而俄商自其國運藻布及纏民所服用磁髮雜器，一歲所獲常倍其直，南疆一大市場也。玉爾滾出銅，城北出鹽鐵，出煤。其鹽甚潔白，故取之者衆。

宗教信仰及祭祀

清・和寧纂嘉慶《回疆通志》卷九《建置》　西門外公建萬壽宮一座。關帝廟一座。東門外有稻屯一處，立風雨神廟一座。

清・佚名編光緒《温宿府鄉土志・宗教》　回教人：有小教回、纏回兩種人，數列上項戶口類。

喇嘛黃教、紅教人均無。天主教人無。耶蘇教人無。

又《地理》 祠廟：萬壽宮在本城內，南向。文廟已稟准請款修建，正在購辦磚料，擬明春興工。社稷壇、神祇壇，均在本城南門外半里。武廟在本城內，南向。城隍廟在本城內，南向。龍神祠在本城南門外里許，南向。劉猛將軍祠在本城南門外里許，南向。方神廟在本城內，南向。

清・潘宗岳編光緒《温宿縣鄉土志・政績録》 萬壽宮、文廟、武廟、文昌廟，以上前任均未修建，就縣治西舊有道署，畧加整飾，設位於中。

城隍廟在縣治西。前任未曾修建，現已擇地買購磚木，容俟興修具報。

龍王廟在縣治東北回城內。舊有廟宇像圮，現已修整。

右列祀典諸神，地方官春秋致祭，每月朔望行香。

馬王廟在縣治西。

方神祠在縣治城外東南。考《方神事畧》，前和闐直隸州劉牧式南曾得道光、咸豐遺墨，内載神黃姓，字定湘，籍隸湖南長沙縣，世居笠音寺側粟堤屋場，嘉慶六年五月初六日酉時生。道光初元與比鄰屈姓爭水，其兄憤激誤斃一命。公替兄，直認不諱，坐罪。大吏廉，得其情，遣戍甘肅。六年，公換防喀什時，張格爾亂，堵隄淹城。公慨然泅入水中，隄決水退，閤城軍民咸慶再生。其慷慨赴義，有如是者。生而正直，歿乃神明。凡疾病急難，水火蟲荒，禱之者輒奇應，廟祀遍新疆，名曰方神者，蓋本《詩》之來方禋祀也。查以人而神，必勝國有碑記事蹟，而後當代可列祀典例也。光緒戊戌南疆官吏以奏列祀典請，卒格於例，故附載事畧以俟採風者。

清・佚名編光緒《拜城縣鄉土志・政績録》 萬壽宮、文武廟、龍王廟、城隍廟、社稷神祇壇、昭忠祠均在縣東街，亦隨時創建。嗣又添修方神祠，其神姓黃，字定湘，道光六年戍喀什時，張格爾亂，堵堤淹城，勇於泅，救護羣生，因此成神。民間疾病急難，禱之輒奇應。所謂方神者，蓋本《詩》之來方禋祀也。

清・潘宗岳編光緒《温宿縣分防柯坪鄉土志・宗教》 回教：按本境纏民遵尚回教，不食豬肉。每村設禮拜寺，每日入寺誦經五次。有不禮拜念經者，則爲衆所唾棄。其崇信彼教，已成不可移之錮習。查和卓木彼教祖之苗裔，回部以爲貴重，所至輒擁戴之。如前霍集占兄弟、張格爾等，均藉名以號召回衆，數數犯邊。前車可鑒，柯坪爲東西四城要隘，似宜駐重兵地耳。

喇嘛黃教紅教人：無。

天主教人：無。

耶蘇教人：無。

又《地理》 祠廟：一、廟在署東南古白楊樹邊，東向，係前縣丞王廷襄建修，設先師、先農位於中。

物産

清・珠克登《新疆紀略》 又有克爾坪所出者硝磺，別無出産也。

又 又有阿克蘇所出者冰鹽也。此係聚會之所，無多出産也。

又 又有一莊名稍塔兒，出綉紅花之白布，名曰稍塔兒布也。又出紅銅。又冰山上有雪海，海内之物雪蓮、雪雞、雪蛇、雪蟹、雪狼、虎、豹、野獸、雪飛禽等物也。

又 拜城所出者棉花、草上霜之皮子，往關内涼州、蘭州、涇陽發莊也。又出油雞，此雞甚肥，如肥牛肉一般。一隻有四五觔重，若煮在鍋内，盡是黃油也。此雞係倣銷鴨子一樣闖的。取雞數隻，置一處，令僅能容之，即將門擋上，勿縱其出入。不給水喝，用食闖至七日，此雞就如黃油砣子一般也。又出銅，有漢人在彼處挖取。有上銅廠、下銅廠也。

清・和寧纂嘉慶《回疆通志》卷九《阿克蘇・山川》 滴水崖山：城東溫巴什地方察爾齊克西南六十里，山産銅，有銅鑛一處。沿山刨挖矽石，煎煉銅斤。石洞高二尺餘，深遠八九丈至十數丈不等。無水草，其所

用柴水俱係馱鑛石之驢帶回應用。察爾齊克爲上銅廠。

鹽池溝山：在鄂依斯南四十里，亦有銅鑛，無水草，爲下銅廠。

清・佚名編光緒《温宿府鄉土志・物産》　動物　查本境屬阿瓦堤莊與巴楚州毘連間，產鹿茸、豹皮、狐皮，從無取而製造者。惟鹿茸有鄉民取之，爲數無幾。至牛、羊、馬匹，雖有孳生，亦無成羣大宗者。

植物：查本境大米、小麥、苞穀、青稞、胡麻、豌豆、芝麻、桃、杏、香梨、平果、沙棗、西瓜、甜瓜均產，祇供地方食用。惟大米較爲著名，所產不多耳。

清・潘宗岳編光緒《温宿縣鄉土志・物産》　動物：馬、牛、羊、驢、牛皮、羊皮、馬皮、羊毛，皆出產大宗。

猞猁皮、狐皮、狼皮、鹿茸，所產無幾。

植物：稻穀、較各城所產米質最佳。小麥、苞穀、葫蔴、棉花、苜蓿、葡萄、桃、西瓜、甜瓜、核桃、沙棗、杏乾、石榴、梨子、山藥。

鑛物：銅產城東北北山，由玉爾滾凡四十里至伯什托和拉克地方，舊有銅礦，質不甚佳，苗亦不旺。

嵐炭產城東北北山，由四十堡凡一百八十里至塔哈拉克地方，現在招人採挖，惟所出不多。

煙煤產城北北山，由可力峽西行至喀喇布拉克地方有新煤窯一處，由新煤窯至鐵廠山有舊煤窯一處，煤質甚佳，惟路途太遠，腳價甚昂，殊不合算，故無人採挖。

鹽產城東北，由札木台至鹽山口阿瓦台地方，品質最佳，採運者甚衆。

鑛產城北北山，由新煤窯至鐵廠山，舊有礦洞，現在無人採挖。

硫磺產城西南柯爾坪地方。

清・佚名編光緒《拜城縣鄉土志・物産》　動物：馬、牛、皮毛。羊、驢、狐皮、魚。

植物：小麥、大麥、包穀、莞豆、葫蔴、油菜子、桃、杏。其實均小其味酸。

鑛物：境內銅鑛三處：一在溫巴什南山，一在滴水南山，一在托和旦南山，向歸鄉民採取。道光年間徵糧折銅，每糧一斛折銅一觔，共折銅一萬六千一百五十觔。光緒四年，開辦善後清丈地畝，添折銅一萬三千八百八十五觔之譜，嗣改爲官督民辦，歲繳銅十萬。近年因出銅不旺，民有稟請停辦之議，另定新章，減繳二萬，一歲暫准繳銅八萬，以示體恤。將來暢旺，應復舊額。舊有鐵廠四處：一在明布拉可山，一在提雜哈依胡山，一在塔爾齊山，一在呀里敏山，向由鄉民自行採取。出鐵不旺，僅供本地之用，鎔鑄農家各項器具。城北一百里，地名求古他立，出石炭嵐炭。又城北一百六十里，地名宴格拉毛，出頂上石炭。城西六十里鄂依斯塘山出水晶鹽及土鹽，均不銷出外境。

清・潘宗岳編光緒《温宿縣分防柯坪鄉土志・物産》　動物　查本境馬匹、駱駝、牛羊，惟無成大宗者。

植物：查本境土產小麥、青稞、桑葚、杏乾、沙棗、西瓜、甜瓜、棉花等物，僅足供民食用。

鑛物：查本境南山產礦，苗亦頗旺，因係禁物，未曾開採。

清・王先謙《五洲地理志略》卷二《亞洲二・大清國二・新疆省・温宿府》　溫宿府漢溫宿國即阿克蘇城。南跨札什罕河，西北界俄領斜米勒精省，駐阿克蘇道。製玉器最有名，繡鹿革鞍轡爲各城冠。

商貿

清・佚名編光緒《温宿府鄉土志・商務》　本境所產之物、所製之品，何項在本境銷行，每歲若干。查產鹿茸在本城市鎮銷售，歲約四五架。又產稀布、栽毯毯，亦在本城銷售，歲約數千匹及數十鋪之譜。

何項運出本境，在何地銷行，每歲若干。查皮、毛兩宗，間有洋商販運出境，每歲羊毛不過萬斤，羊皮不過千數百張內外。

自他境何地運入本境之何貨物，在何地每歲銷行若干。查外洋各色花布自喀什陸運入境，在本城北關市鎮銷售，祇數家，歲銷不過數千百匹，大幫多在溫宿縣城故也。又官茶自內地陸運入境，在本城銷售，每歲亦祇

數百塊。其餘京莊南貨，歲銷無多，其數無定額焉。

清・潘宗岳編光緒《温宿縣鄉土志・商務》 進口貨以洋商布疋爲大宗，纏回服飾，人人取資。名色甚多，銷用不少。其餘如洋鐵、洋漆、洋磁各器皿，及京莊南貨，亦皆需用，惟每歲售銷無幾。

出口貨以皮毛爲大宗，稀稀布次之，氈子又次之。皮毛多爲洋商販運出境，實數無從查悉。所有開縣歷年纏商販運皮毛、布疋、氈子出境者，列表如左：

貨物	牛皮	馬皮	羊皮	羊毛	稀稀布	氈子
二十九年貨數	五千八百觔	一千一百觔	四萬七千觔	六萬八千觔	五千六百十疋	二千五百觔
三十年貨數	五千七百觔	九百五十觔	五萬一千觔	六萬五千觔	五千三百十疋	二千七百觔
三十一年貨數	五千九百觔	一千二百觔	五萬二千觔	六萬七千觔	五千二百十疋	二千六百五十觔
三十二年貨數	五千三百觔	一千五十觔	五萬九千觔	六萬四千觔	五千四百十疋	三千五百觔
落地	俄羅斯	俄羅斯	俄羅斯	俄羅斯	英吉利	省垣	省垣

清・佚名編光緒《拜城縣鄉土志・商務》 拜城叢爾微區，新疆自中俄通商以來，俄商無一至拜者，蓋以此地所銷之貨不過各色洋布，非若喀什等處可以設行，能銷百貨也。即內地商賈，間有由東路販貨而西，由西路販貨而東，在此變賣少許者，亦祇尋常雜貨布棉。每年何種貨物能銷若干及貨物入境出境確數，未設稅釐局，無從查考。至本地土產僅供本地之用，並無運出外境銷售者。

清・潘宗岳編光緒《温宿縣分防柯坪鄉土志・商務》 本境所產之物所製之品。何項在本境銷行，每歲若干。查土產杏乾在本境銷售，歲約五六十石。又稀布粗氈在八札銷售，歲約數千疋暨數百鋪不等。

何項運出本境，在何地銷行，每歲若干。無。

自他境何地運入本境之何貨，在何地，每歲銷行若干。查花洋布、鴉爾緞等項自喀什運入境內，在八札銷售，惟數無多耳。

和闐分部

綜述

清・七十一《西域聞見録》卷二《新疆紀略・和闐》 土田平曠，沃野千里，戶口繁多，皆出玉子，多於葉爾羌。瓜菓咸備，風俗淳樸，無游惰浮華之習，男力耕作，女勤刀尺。原蠶山繭極盛，所織綢絹繭布極縝密，光實可貴。或曰和闐即古于闐，回人即稱漢人曰赫探，漢任尚都護西域，遺其人衆於此，和闐回子皆其遺種，故回子呼之爲赫探城。和闐，赫探之訛音也。

清・和寧纂嘉慶《回疆通志》卷八《和闐・沿革》 其地有玉河產玉，千里連山相次，桑麻禾黍，宛然中土，亦回疆一大城也。

清・珠克登《新疆紀略》 若和闐所出者庫車雅兒，此布非布非紬子，乃似即壞不堪用之雨緞一般。但此物若破，即無頭緒，然俱係紫色。又出查子玉並新山玉，但此玉出在崑崙山內，離此城還有十二三站之地。惟此城之東門外有大河一道，內出子兒玉。每到春三月間，傳起各處回子，在河邊搭起蓆棚，並支搭蒙古包及帳房，以備大人及章京等坐位也。此處兵民回人等似過會者一般，謹候傳令。衆回子有千餘人，一齊下水去摸玉。摸得與不得，但在水內直起腰來，在岸上人瞧見，就打一梆鑼，將所得的玉子兒撈起一揚，得玉石幾塊唱名。若一塊未得者，將河底泥沙亦要抓上一把，唱名未得玉石，將手內之泥沙揚起看看。有得百十餘觔之玉子兒者，亦有得一兩或數錢重者不等。如得好玉子兒者，亦有重賞，必所採之玉足夠進貢者，方止。一面詳報叅贊，一面解玉進京也。又出紬子，出布。此布並解送伊犁並塔爾巴哈台六萬餘疋，以備與哈薩克換買賣之用也。再所出之紬與四川紬一樣。此處又出一種回子，本地之人，呼爲赫穵回子，言語並衣冠並與和闐之回子一樣，惟此處回子係木葬，有棺材，門

前掛紙並有旛也。因本處之回子不能說黑漢，就教赫擅也。嘗考唐朝撤兵時，敬德將兵三百餘名留在此處，又名呼爲黑漢，此處回子以是爲名也。又和闐野獸俱全。

清・俞浩《西域考古録》卷一四《和闐》　其人物頗秀，與土魯番以西諸胡深目昂鼻多髯者迥異。或謂皆漢任尚所遺漢人種也。祁氏《西域釋地》云：『回人謂漢人爲黑台，和闐即黑台之訛。』《新疆瑣談》云：『和闐本赫探之訛，回人稱漢人爲赫探，和闐回子皆漢都護遺種，故回子以此呼之。』按和闐即于闐之轉，漢武未通西域以前，已有于闐之名。自孝武至孝和二百數十年始有任尚遺人，以和闐爲赫台，則于闐又何說歟？此本不足辨，以祁氏之博雅，尚踵謬說，他人又何譏乎？

清・蕭雄《西疆雜述詩》卷二《和闐》詩自注　地氣溫和，土脈腴潤，種植之宜，甲於各城。居民於百穀、棉花、瓜、果、園疏外，並繞屋栽桑，以事蠶織。至於土中自產之利，則白玉、黃金，又中外所共寶也。

清・宋伯魯纂光緒《新疆建置志》卷三《婼羌縣》　其地沙鹵少田，多胡桐、柽、柳、葭茨、野麻，其穀小麥、包穀、青稞，其畜牛羊。其人飽煖之外無贏餘，農隙則以樵以漁，亦無服賈者。其八柵一如各城而不及其繁盛。羅布淖爾北岸有莊二，城東北七十里。望之叢薄蔚然，居民五六十家。乾隆間尚五百戶。不耕牧，而皆捕魚以爲食，織野紵以爲衣，襲天鵝之毳以爲裘，藉水禽之翼以爲褥毯。操纏語而不解諷經禮拜。構木爲窩鋪，中懸魚，餒飲不可近。而彼亦相戒不得近他族，近則必痘。故有欲往觀者，必漸與相習狎，乃敢入。二莊之人互爲婚嫁，亦不與他族通也。有至庫爾勒者，或嚼之穀肉則剖。以庫爾勒多魚，故時往就之，他方則否。《禮・王制》曰『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其即此類歟？舊設五品伯克一，屬闢展大臣，來謁，則裹鮓爲糧。

又卷四《和闐直隸州》　沃壤千里，編戶殷賑。或謂和闐每歲必產侏儒五六人，長不踰三尺，股骨只一節。常入會城，使人觀之，或歌舞以取直。又傍南山一莊，人皆有尾，尾長四五寸。按侏儒即山海之竫人，有尾則禺屬矣。嘉穀果隋，所在馮戎，而蠶事尤盛。《唐西域記》：『昔者此國未知蠶桑，聞東國有此，使命往求。東國君祕而不賜，嚴勅關防，無令蠶桑種出也。瞿薩旦那王乃卑辭下禮，求婚東國，國君有懷遠之志，遂允其請。瞿薩旦那命使迎婦，而誡曰：「爾致辭東國君女，我國素無絲棉蠶桑之種，可以持來，自爲衣裳。」女聞其言，密求其種，置帽絮中。既至關防，主者遍索，惟王女帽不敢檢，遂入瞿薩旦那，止鹿射伽藍。故地方備儀禮，奉迎入宮。陽春告始，乃植其桑。蠶月既臨，復事採養。初至尚以雜葉飼之，自時厥後，桑樹連陰，王妃乃刻石爲制，不令傷殺，蠶蛾飛盡，乃得治繭，敢有違犯，神明不祐。遂爲先蠶，建鹿射僧伽藍。今數株枯桑，云是本種之樹也。』按《唐書》本此，而略易其文。又按秦觀《蠶書》引《唐史》亦以治絲而不傷生爲可法，曰『世有知于闐治絲法者肯以教人，則貧蠶之死，可勝計哉。余作《蠶書》，念蠶有功而不免，故錄《唐史》所載，以俟博物者』，今和闐無傳此法者。有玉河，相傳國人夜視月光盛處，必得美玉也。玉瓏哈什、哈拉哈什河產玉。按《唐西域記》：『瞿薩旦那國產白玉、黝玉。』今其地屬洛浦，所謂大小胡麻也。俗尚音樂，嫻歌舞，無猥薄靡曼之習。男務耕作，女恆箴縷織紝。人皆祝髮，敬有司，恭謹鞠躬而讓，有毗沙門天之遺俗。《唐書》云：『于闐俗機巧，言迂大，然貌恭謹。相見皆跪，凡得遺書，戴於首乃發之。』又按《唐西域記》：『瞿薩旦那王敬重佛法，自云毗沙門天之祚胤也。』其地昔爲佛國，《佛國記》：『于闐國豐樂，人民殷盛，盡皆奉法，以法樂相娛。衆僧乃數萬人，多大乘學。家家門前皆起小塔，最小者亦高二丈許。國中有十四大伽藍，不數小者。從四月一日，城內便洒掃道路，莊嚴巷陌。城門上張大帷幕，王及夫人、采女皆住其中。瞿摩帝者，大乘寺也。寺僧二千，皆大乘學，王所敬重，最先行像。離城三四里，作四論像車，高二丈餘，壯如行殿，七寶莊嚴，懸繒幡蓋，像立車中，二菩薩侍，作諸天侍從，皆金銀彫瑩，懸於虛空。像去門百步，王脫大冠，易著新衣，徒跣持華香，翼從出城迎像，頭面禮足，散華燒香。像入城時，門樓上夫人、采女搖散衆華，紛紛而下，如是莊嚴供具，車車各異。一僧伽藍，則一日行像。四月一日爲始，至十四日行像乃訖，王及夫人乃還宮。其城西七里有僧伽藍，名王新寺，作來八十年，經三王，方成。高二十五丈，彫文刻鏤，金銀覆上，衆寶合成。塔後作佛堂，莊嚴妙好，梁柱戶扇窗牖，皆以金薄。別作僧房，亦莊嚴整飭，非可言盡。嶺東諸國諸王所有上價寶物多作供養，人用者少。』又按《唐西域記》：『瞿薩旦那國俗知禮義，人性溫恭。好學興藝，博達技能。衆庶富樂，編戶安業。國尚音樂，人好歌舞。少服毛氈氍褏，多衣絁紬白氎。儀形有禮，風俗有紀。文字憲章，聿遵印度，微改體勢，犄有沿革，語異諸國。崇向佛法，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五千餘人，並多習學大乘法教。』又按《唐書》：『隋大業中，于闐頻遣使朝貢。其王王姓，字早示門練。錦帽鼠冠，髮不令人見，見則其年必儉。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衆，王尤信向，設齋日必親自洒掃饋食，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即昔羅漢比邱盧旃爲其王造覆盆浮圖之所，石上有辟支佛跣處，雙跡猶存。西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其西有沙漠，鼠大如蝟，色類金，出入鼻鼠爲從，其王冠即此也。』沐浴象教，垂千餘年，故今日耕者，往往於土中獲金浮屠、梵夾、經石。土人每於土中獲鎏金佛像，二寸

至尺許不等。又獲唐人所寫經卷及殘經刻石。或曰異時有中國帝子譴逐至此，居於東鄙，歲久成都，乃興軍旅，與西王戰，遂斬其酋，而撫有其衆。又謂漢任尚爲都護，嘗棄其衆於此，今之土著回，乃其遺種，故自隋唐以來，其王皆漢姓。由此言之，史稱高昌以西諸國人皆凹睛而聳準，唯于闐之人類諸夏，有自來矣。《唐西域記》：『東土帝子蒙譴流徙，在此東界。羣下勸進，又自稱王。歲月已積，風教不通。各因田獵，會遇荒澤。更問宗緒，因而爭長。各歸其國，校習戎馬。旦日合戰，西王不利，因而逐北，遂斬其首。東王乘勝，撫集亡國，遷都中地，方建城郭。慮其無土，時有塗炭外道負大瓢盛滿水而進曰：「我知地理。」遂以其水屈曲遺流，周而復始，因疾驅不見。依彼水迹，峙其百堵，即今王所都也。』按此即尉遲與王兩姓迭興之事。又按《西域釋地》：『漢任尚爲都護，嘗棄其衆於此，後漸繁庶。今和闐回，即其遺種。故回人呼漢人曰赫探。赫探，即和闐也。』又按『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皆深目高鼻，惟此一國，貌類華夏』。

又《洛浦縣》 地沙斥，仰穀旁縣。多包穀、柄、桑、果、蔬，其民皆力農，而繭絲爲尤盛。織毳若絲爲斑罽，紕綖施五彩，肖鳥獸草木，尊彝鼎俎之屬，駁犖美觀。其產玉之地曰大胡麻，縣南九十里即玉河入境處。按《唐西域記》：『瞿薩旦那國產白玉、黝玉。』《文獻通考》：『宋建隆二年于闐王李聖天遣使貢圭，以玉爲押。使者言：「國城東有白玉河，西有綠玉河，次西有烏玉河。每歲秋水小後，國人取玉於河，謂之撈玉。」』按白玉河即今之玉璩哈什河，烏玉河即今哈喇哈什河。綠玉河不可見，或謂即今卑窪勒水。然《西域記》只言白玉、黝玉，不言綠玉，與今兩河稱名正合。卑窪勒在哈喇哈什河之西，而玉璩哈喇兩河之間，又未嘗有河道，故疑《文獻通考》誤也。又按玉璩、哈喇兩河至和闐城南合爲一水，即《魏書》所謂樹枝、達利二水相會北流者也。古者取玉於此河，故謂之撈玉。今水涸沙深，取玉者皆陷沙，得之亦無所謂撈玉也。黝玉甚寡，綠玉絕無，蓋世重羊脂，故舍黑取白歟？其地屬洛浦，不屬于闐也。小胡麻。縣北三十里，盡沙磧，沿沙阜有泉，起屋種樹，以待採玉者栖止焉。小胡麻產子玉尤良，常以星輝月暗，候沙中有火光，爍爍然，其下即有美玉。明日坎沙得之，然得者恆寡，以不能定其處也。玉大者咫尺，小者徑寸，以售諸估客，估客至京師用礪諸成器，常獲數倍之值，妻子皆衣梯錦。上品者白如羊脂，皆製爲條脫鼻煙壺。決拾韝管有皮者，其價尤高。其皮有灑金、秋梨、雞血等名，蓋皆玉之帶璞者，一物往往直數百金。採者不曰得玉，而曰得寶。光緒初尚盛，今出者少，商販亦漸稀。

又《于闐縣》 于闐之北，沙磧千餘里，其東西南三方多瀉田沃壤，饒小麥、包穀、青稞、柄、桑、葡萄、胡麻。男子皆朴僿力農，女子勖蠶織，秉機杼，縷縑縛縞綃蜺布，猗犀滑實，揚采鮮明，冠於南部云。七拉村織綢尤良。市廛之盛，不逮和闐、洛浦。而牛羊蓋澤，一歲所孳，利常倍蓰焉。《鄉土志》：『羊每年售和闐、婼羌等處五萬餘隻，羊毛專售俄商，每年百餘萬斤。』東南有山曰蘇拉瓦克、即大金廠。卡巴，即小金廠。皆產金，歲出五千餘兩。而玉出於南山，俗名礤子玉。其質不若大小胡麻之良，然得之甚易，故礪諸者專恃此以琢器，售之遠方，蓋亦昆阜之支也。按《鄉土（礤志）〔志〕，礤〕子玉每年運銷京師五萬餘斤。

清・唐光煒編宣統《婼羌縣鄉土志・實業》 纏民近年以耕牧爲業，漸知種植，亦漸有紡織者。工藝極拙，無所師資。商業尚未發達。

宗教信仰及祭祀

清・謝維興編光緒《和闐直隸州鄉土志・宗教》 回教人：查纏回所尊信者一律從瑪罕（特木）〔木特〕之教，此外並無別教在本境流傳。喇嘛黃教、紅教人：無。

天主教人：無。耶蘇教人：無。

又《地理》 查卑州城內除文武廟、〔城〕隍廟、祠方神廟暨蒙養學堂一座，此外並無著名古蹟。

清・楊丕灼編光緒《洛浦縣鄉土志・氏族、宗教》 纏民無姓族，向來宗信瑪罕（特木）〔木特〕回教，其宗旨此間無書可考。喇嘛黃教、紅教及天主、耶蘇等教人，境內均無。

又《地理》 官店二座，一在縣署西街路北，照壁一座，兩邊柵門，光緒三十一年署縣事陶甄興修，在西街路北。一在白石驛，舊建大廟。

光緒三十一年署縣事陶甄興修，在西街路北，光緒二十九年改修。坐北向南。大門一合，上書聖廟二字。進門甬道左右廂各一楹三間。上面台階升階，正廳一楹三間。向外格門三合。廳內上立神座。座前設香案，每歲恭逢慶賀，春秋致祭。先師、文昌、關帝，均於正國設立牌位，敬謹行禮，春秋致祭。龍神、城隍，均於左右廂設立牌位敬謹行禮致祭。社稷，先農，神祇，均築壇敬謹行禮。

又《地理・方神廟碑記》　方神之靈應於南疆，昭然在人耳目。洛浦設縣，華人蝟集。寒暑疾病，醫藥莫辦。凡有禱求，必赴和闐。於是修廟祀之，詢謀日便。

清・易榮鼎編宣統《和闐直隸州鄉土志・祀典》　每年春秋祭典，領祭費者如文廟、武廟、文昌廟、社稷壇、神祇壇、龍神祠、昭忠祠，未領祭費者如先農壇、劉猛將軍廟，均按時恪恭將事。而方神廟貌偏南疆，推當日禦患之功，似在應升祀典之列。

清・瑞山編宣統《媯羌縣鄉土志圖・宗教》　本境均係回教，並無外教入教者。

又《地理》　縣署里許有回堡一座，慶祝宮一座，社稷壇一座，定湘王廟一座，附祀各神牌位。城隍廟一座。

清・唐光煒編宣統《媯羌縣鄉土志・宗教》　纏民均奉回教，縣屬並無外國教以及僧尼男女道士之類，亦無私立廟宇。

又《地理》　宣統二年劃分中東西北四區，距縣署二里許中區之回堡光緒三十三年修慶祝宮一座，社稷壇一座，城隍廟一座，定湘王廟一座。

物産

清・和寧纂嘉慶《回疆通志》卷八《和闐・疆域》　車哷地方產絲棉，善養蠶，能織紬帛。克里雅地方山內三百二十里科羅卜產金，又阿克布歸地方產金，距克里雅一千二百里。玉瓏哈什大河產玉，哈喇哈什大河亦產玉。

清・謝維興編光緒《和闐直隸州鄉土志・物産》　動物：牛、羊、馬、馱、蠶。

植物：小麥、包穀、稻穀、葫蔴、青稞、棉桑，及各樣瓜菓樹木。

鑛物：玉石。

動物製造：羊毛、牛皮、馬皮、蠶絲、皮貨、和闐綢子、毛氈、毛毯。

植物製造：棉布、皮紙、線毯。

鑛物製造：班指、翎管、玉、手鐲。

清・楊丕灼編光緒《洛浦縣鄉土志・物産》　動物：牛、羊、馬、駝、蠶，動物製造：牛羊皮毛、繭絲、綢、氈、毯。

植物：棉花、小麥、包穀、粟、果、瓜、胡麻，植物製造：布、皮、紙、線、毯、清油。

鑛物：子玉，鑛物製造：本地無匠人製造。

清・瑞山編宣統《媯羌縣鄉土志圖・物産》　動物：牛、羊、驢、馬、野牛、野馬、猞猁、狐皮、鵰尾。

植物：小麥、包穀、青稞、葫蘆、棉花。

礦物：無。

動物製造：皮靴、羊裘、氈毯、口袋。

植物製造：無。

礦物製造：無。

清・易榮鼎編宣統《和闐直隸州鄉土志・工藝》　動物製造：和闐綢、牛馬皮貨、氈毯。植物製造：棉布、皮紙線毯。礦物製造：斑指、翎管、玉鐲等類。現設勸工所，以期各業改良。設藝徒學堂，以廣生業。然地處一隅，見聞狹隘，無良藝師教導，欲工界之起色也，甚難。境內業棉布者多，次織毯，次織綢、織氈，而織毯最爲費工，故成物甚少。

又《物産類》　動物　動物：羊爲多，次馬，次驢，次牛，駱駝，氂牛最少。野獸以狐與山羊爲多。飛禽以鴿與鳧爲多。鸚鵡亦有之。水族僅魚一類，但足供饌。

植物　植物：穀宜小麥、包穀、稻、胡麻、棉花，樹則楊柳最多，桑次之。瓜果以西瓜、甜瓜爲最盛，次葡萄、酸棗，次胡桃、桃、杏、蘋果，次石榴、梨、李、櫻桃、烏梅。草惟苜蓿、蘆葦最多。蔬菜各種略如南方。

天然物　境內每年納出絲七、八萬兩，棉花約三十一、二萬觔，羊毛約二十萬觔。

製造物　境內每年約出棉布十六、七萬疋，絲綢一萬五六千疋，絲毯毛毯約二千餘鋪，氈約萬餘鋪，皮貨約一千一二百件，桑皮紙約二千數十萬張。

清・唐光煒編宣統《婼羌縣鄉土志・物產》 動物：牛、羊、驢、馬、野牛、野馬、猞猁、狼狐、鵰尾。

植物：小麥、苞穀、青稞、葫蔴、棉花、楊、柳、梧桐、桃、杏、核桃。

鑛物：野蔴山、他石寨、密遠均產擦子石，正在查看。

動物製造：皮靴、羊裘、氈、毯、口袋。

植物製造：無。

鑛物製造：無。

清・王先謙《五洲地理志略》卷二《亞洲二・大清國二・新疆省・和闐直隸州》 和闐直隸州。漢于闐國，卽和闐城。據和闐河上游，以產玉著名，亦多蠶繭，織綢段甚佳。人口約四萬，有路東南通西藏，西南通印度坦克昔。

採集業

清・和寧纂嘉慶《回疆通志》卷八《和闐・山川》 雪山：和闐屬境正南一帶數十里皆大山，金玉皆產其中。西南袤延至葉爾羌之米勒台山，連岡不斷。東南直達西藏，正東綿亘抵青海之庫爾坤山，其東麓則爲巴延喀喇達巴罕山，北則星宿海，爲黃河之源。山南則爲金沙江，諸南幹水之源。

玉河：和闐城西哈喇哈什地方，天河一道，源出西南四百二十里大雪山，名桑谷樹雅，兩處產玉。又城東五里玉隴哈什大河一道，源出西南雪山，距城二百八十里，其河產玉。又城南五百里哈琅圭塔克地方小河一道，產玉，水皆北流，各回莊開渠灌田，資其利焉。考後晉天福中鴻臚卿張匡鄴使于闐著《行程記》，言玉河在于闐城外，其源出昆山，西流一千三百里至于闐界，疏爲三河。一白玉河，二綠玉河，三黑玉河。五六月水漲，玉隨流而至，多寡視水小大。七八月水退，可取出，人謂之撈（出）〔玉〕。以今驗之，河果有三。

國朝乾隆二十六年，定東西兩河春秋採玉二次。四十八年於桑谷、樹雅二處添採。五十二年停採春玉，每年止採秋玉一次。嘉慶四年停止四處採玉。嘉慶四年三月奉旨地禁私玉，和闐領隊大臣具奏：『和闐產玉五處，惟玉隴哈什距城稍近，玉色亦佳。其餘哈喇哈什、桑谷、樹雅、哈琅圭塔克四處所產玉石色□質粗，玉極平常。奏明停其採取，每年酌減回夫一百五十名。每年秋季止向玉隴哈什採玉十五日。所獲玉石解送葉爾羌，奏充土貢，並無定額。

清・楊丕灼編宣統《洛浦縣鄉土志・玉河八景詞》 月出澹雲遮，渺渺平沙，眼前完璞見菁華。道是似螢螢又細，碧血猶差。終日聽鳴鴉，夜夜燈花，水泉聲裏有人家。舉畚朝朝趨社鼓，一路煙霞。片璞呈華。景在洛浦縣北小胡馬地，乘月暗星輝之夜，居民遠見火光無數，有能識其處而得美玉者。

農業

清・易榮鼎編宣統《和闐直隸州鄉土志・寒暑物候》 地氣較他城溫煖，夏無溽暑，冬無凝寒。物候亦較他城爲早。小麥、包穀、木棉、瓜果、蔬菜，凡各種植物，皆易於成熟。

又《雨量》 歲時少雨，冬間平地雪亦無多，惟山內積雪皚皚，春夏融注河渠，農田賴以灌溉。

商貿

清・謝維興編光緒《和闐直隸州鄉土志・商務》 本境所產之物，牛、羊、馬、馱、棉花、蠶桑，及各樣瓜菓樹木。所製之品。羊、毛、皮貨、牛皮、馬皮、毛氈、毛毯、棉布、和綢、皮紙。何項在本境銷行，每歲若干。

估計每歲約銷羊一萬一二千頭，每年約銷牛二千二三百頭，每年約銷馬一千餘匹，本地毛氈約銷三四千鋪，本地毯約銷數百鋪，本地布約銷四五萬疋，本地絲約銷三萬兩，本地綢約銷六七千疋，棉花約銷一十三萬觔，皮紙約銷一千萬餘張，羊毛約銷八九千觔，皮貨約銷四百餘件，此物

產在本境之銷行者。

何項運出本境，在何地銷行，每歲若干。

估計每年約銷羊毛一萬餘斤，本地氈約銷六七千鋪，本地毯約銷一千餘鋪，棉布約銷七八萬疋，棉花約銷一十八萬觔，本地綢約銷七八千疋，皮紙約銷一千數十萬張，本地絲約銷四萬餘兩，皮貨約銷七百餘件，均運往省城、阿克蘇、喀什、莎車各處售賣，間有運往外部銷售者，合併聲明。

自他境何地運入本境之何貨物，在何地，每歲銷行若干。

查卑州貨物除本地製產外，所有外來物件，均係零星小販，並無大宗買賣，運貨前來銷行，合併聲明。

清・楊丕灼編宣統《洛浦縣鄉土志・地理》 玉龍哈什八柵在縣西六十里。按《元史》有玉龍傑赤地名，國朝設和闐六城，玉龍哈什其一，由和闐州撥。

又《商務》 縣境物產穀麥祇敷民食，繭絲爲大宗，棉花次之，清油更次之，亦無莊口，餘均常產。惟子玉爲特產，但上等最不易得，在縣北小胡馬地沙磧中，任人挖尋，不取課稅。本地向無大賈，各物產隨地銷售，惟繭子棉花近年銷由洋商運出者三分之二，民間糧食或不敷用，由于闐皮山運來。

洛浦八柵即今縣治，由于闐縣撥。

三普拉八柵在縣南四十里科什坎莊，由于闐縣撥。

新八柵在縣西三十里，亦于闐縣撥。

清・易榮鼎編宣統《和闐直隸州鄉土志・商業》 本境天然物如牛、馬、羊、駝、棉花、蠶繭及各種瓜果樹木，製造品如羊毛、皮貨、牛馬皮、氈毯、棉衣、和闐皮紙，頗足以競爭於商界，每歲銷行本境之數，約銷羊一萬一二千頭，牛二千二三百頭，馬一千餘匹，氈三四千鋪，毯數百鋪，土布四五萬疋，絲三萬兩，綢六七千疋，棉花十三萬斤，皮紙一千餘萬張，羊毛八九千斤，皮貨四百餘件。其運銷省城、阿克蘇、喀什、莎車各處及外部者，不如本境之旺。良以道遠費艱，難期發達。每年運出英俄之物，羊毛最多。餘如綿布、絲繭、絲綢、氈毯、牛羊皮貨，皆約十分之八。皮紙所運無幾。至外來各貨，以洋貨爲最多，然皆零星小販，並無大宗買賣。

烏什分部

綜述

清・宋伯魯纂光緒《新疆建置志》卷三《烏什直隸廳》 初烏什纏民逾萬戶，賴黑木圖拉之亂薙獮孑遺。旋徙喀什噶爾、英吉沙爾、阿克蘇、葉爾羌、和闐等處回民實之。而布魯特兩部之在沙圖巴什、雅哈瑪兩卡倫外者，其族尚蕃多，每歲暮春，驅牛羊駝馬奸蘭涾澤，卓帳以居，至秋末乃歸。漢民、漢回、安集延合之亦千數百人，然漢回多置田產，長子孫，餘皆用末作自給。其地南睎喀什噶爾河，西挾葱嶺，因山爲城，誇重巇，帶長流，形勢爲四城冠。物產之饒，市廛之盛，不逮溫宿，然皮毯、旃布、銅、鐵、麥、穀，東賈阿克蘇，西賈喀什噶爾，而隣國之中賈，洋布氈、桂子皮、哈薩緞、洋糖、洋蠟、洋瓷之類，皆由安集延運入。關內之裨販，亦多有至者。綢緞、海菜、藥料、紙、筆、墨、茶。八柵之日，百賈紛陳，鬻良雜楛，邪贏之儈，往往什伯焉。

清・佚名編光緒《烏什直隸廳鄉土志・實業》 俗用纏文，通曉纏字爲毛拉。讀漢書者惟小教回，餘係農民。其業金木皮革陶冶縫紉等工不過百之一二。貿易限以八柵，七日爲期，所市皆本地土產，無他貨物。

祭祀

清・欽憲保達纂咸豐《孚化志略・城垣》 廠城內西首韋陀山下建萬壽宮，逢萬壽元旦，大人率領文武官員行禮。山上建關聖帝君殿、火神殿、馬王殿、城隍殿、菩薩殿。山頂建韋陀殿，朔望日大人率領文武官員行禮，每年春秋二季及五月十三日致祭。關聖帝君殿殿後建社稷壇，每春

大人率領文武官員致祭。

又《界址》 東關路北建關聖帝君廟，係乾隆年間烏什商氏創修。殿後建玉皇、菩薩閣，殿前兩廡建火神、馬王、山神、土地、財神、龍王、風神、城隍、魁星等殿，朔望日大人率領文武官員行禮。

清・佚名編光緒《烏什直隸廳鄉土志・地理》 城內建萬壽宮、文廟、城隍廟。城東關外建關帝廟、龍神祠、昭忠祠。

物產

清・欽憲保達纂咸豐《孚化志略・土產》 烏什不產珍寶，例不入貢，惟將其土產適用者畧陳大概：老羊皮、玫瑰花、花紋石、梁、穀、米、山藥、菸葉子、牛膝、催生草、磋草，再山內所出野豕、野羊、野鷄、狐、兔等類。回子內有養鷹鵰者，每逢秋冬出籠放捕野牲爲獵。

清・佚名編光緒《烏什直隸廳鄉土志・物產》 天然產　動物類：牛、羊、馬、駝。

植物類：棉花、葫蔴、小麥、苞穀、罌粟。

鑛物類：煤炭。

製造產　動物製造類：氈、馬皮、牛皮、羊皮。

植物製造類：布、葫蔴油、煙土。

鑛物製造類：銅器、鐵器，均在本境銷行。

商貿

清・佚名編光緒《烏什直隸廳鄉土志・商務》 氈、馬皮、牛皮、羊皮、布、葫蔴油，運赴阿克蘇、喀什噶爾等處銷行。銅器、鐵器，均在本境銷行。小麥、苞穀，運赴阿克蘇銷行。煙土，運赴阿克蘇、喀什噶爾等處銷行。

以上係本境所產之物，所製之品。

洋布、洋氈、桂子皮、哈薩緞、洋糖、洋臘、洋瓷，由安集運入本境銷行。綢緞、海菜、藥料、紙張、筆墨、茶葉，由關內運入本境銷行。銅、鐵，由阿克蘇拜城運入本境銷行。

以上係外處運入本境銷行之貨。

葉爾羌（莎車府）分部

綜述

清・永貴、蘇爾德纂乾隆《新疆回部志》卷四《外夷第三十七》 沙爾笏爾在喀什噶爾之南十二三日路程，人可數百戶，居無城郭，零星散處於大河之涯。此河產金，亦樹藝五穀菓木，風俗、語言、飲食、衣服皆彷彿回人。房內亦有炕，不就地坐，不交納普兒米麥，每年貢金二十七兩七錢，赴葉爾羌交納，去葉爾羌七八日程。

清・七十一《西域聞見録》卷二《新疆紀略・葉爾羌》 人丁七八萬戶，九城各千戶，官兵居城之一隅，餘皆回人，比櫛而居，幾無隙地。中國商賈山陝江浙之人，不辭險遠，貨販其地。而外藩如安集延、退擺特、郭酣、克什米爾等處，皆來貿易。八柵爾街長十里，每當會期，貨如雲屯，人如蜂聚。奇珍異寶，（人）〔往〕往有之，牲畜菓品，尤不可枚舉。其人循謹，最敬中國人，愛戴官長，性懦怯，習技巧，尚宴會。婦人善歌舞，如打觔斗、踏銅鎖諸戲皆可觀。但豪強兼併，習染成風，伯克土霸，日增其富，小戶回子，少有積蓄，爲所咀嚼，以故人戶雖繁，不能殷實。風尚淫佚，喜男色，回童娟秀者，即不免，然亦修餙姣（好）媚，與人燕好。土產瓜菓米穀，甲於回地。其河產玉石，大者如盆如斗，小者如拳如栗，有重三百觔者。色各不同，如雪之白，翠之青，蠟之黃，丹之赤，墨之黑，皆上品。一種羊脂朱斑，一種碧如波斯菜而金片透濕者，尤難得。河底大小石錯落平鋪，玉子雜生其間。採之之法，遠岸官一員守之，近岸營官一員守之，派熟練回子或三十人一行，或二十人一行，截河並肩，赤腳踏石而步。遇有玉子，回子即腳踏知之，鞠躬拾起，岸上兵擊鑼一棒，

官卽過硃一點，回子出水，按點索其石子。出葉爾羌二百三十里，有山曰米爾台搭班搭班亦作達坂，回言山也。遍山皆玉，五色不同，然石夾玉，欲求無瑕而大至千萬觔者，則在絕高人不能到之峰。土產犛牛，慣於登涉，回人攜具乘牛，攀援搥鑿，任其自落而收取焉。俗謂礫子石，又曰山石。每歲春秋二季，葉爾羌貢玉七八千觔至萬觔不等。至葉爾羌、和闐、玉隴哈什、哈朗圭搭克河中所產玉無一定之額，儘數入貢，由台站輦送至京。私玉之禁甚嚴，台卡例應稽查，然而奸回私採，奸商私帶，涉險作巧，又有不能盡除其弊者矣。

清・珠克登《新疆紀略》　葉爾羌地方並無出產，係回子八城之省會也。所有外國各部落以及回八城並內地之物無有不來此城貿易者。惟有野豬、老虎甚多也。

清・甘躍湘編光緒《莎車府鄉土志・實業》　其業金、木、皮、革、陶冶、縫紉等，工近二千人。

清・江文波編光緒《莎車府分防蒲犂廳鄉土志・氏族》　布回、塔回、纏回暨英、俄兩國客民向無姓氏。

清・宋伯魯纂光緒《新疆建置志》卷四《莎車府》　按《西域圖志》，莎車城中街巷曲屈錯雜，無有條理。居民以土垣屏蔽，穴垣爲戶，高者三尺，傴僂出入。屋宇毗連處咸有水坑，導城南喀喇烏蘇之水達於城北，是資飲用，今猶然也。

又　地多沙鳥鹵，墝沃不均，然宜大小麥、包穀、枏、麻，而和什拉普居山谷氣寒，秔穫亦較晚。馬廠、阿拉爾、秋魯克三莊兼種稻。其民三族，纏回爲土著，耕者十七，工者十二，裨販者十一，而隣國之民襍錯處，無慮千數百人，英之印度、愛烏罕、退擺特、克什米爾，俄之安集延人爲最多。皆英俄商販。三十二年冊報本境大小男女一十六萬二千二百餘丁。全盛之時，列市長十里。值八柵矢百貨，男女若蜂聚，珍怪琦賂捲握之物，不可殫述，葱嶺之東亦一都會也。其人僎謹畏，法敬官長，習技巧，工雕鏤鈲揬，華靦切錯。俗尙飲酒，男女數聚會，婦人善歌舞。嫻百戲，折觔斗，踏銅索。然兼幷成風，貧者少有增積，必見攘。故民戶口雖纔，溫裕者少。今其俗猶然。而葉爾羌河卽葱嶺南河。舊產玉，大者如槃如斗，小者如拳如蜆，有重至數百斤者。白如截肪，綠若翠羽，黃侔蒸栗，赤擬鷄冠，黑比純漆，皆上品也。若羊脂、朱斑、或碧如波菠，而金片透露者，爲尤貴。《西域水道記》：『採玉之法，遠岸官一員守之，近河岸營官一員守之，派熟練回子三十人一行，或二十人一行截河，並肩赤腳，踏石而步，遇有石子，回子卽腳踏知之，鞠躬拾起，岸上兵擊鑼一聲，官卽過硃一點。回子出水，按點索石子，無敢匿者。』其在葉爾羌之南二百里有山曰密爾岱，卽作米爾台達坂。人呼玉山，卽《山海經》所謂崑山地，璿瑰瑤琨，是鼓是鼗。《西域水道記》：『密爾岱偏山皆玉，五色不同。然石夾玉，玉夾石，欲求純玉無瑕，大至千萬斤者，則在絕高峻峯之上，人不能到。而土產犛牛，慣於登陟，回子攜具乘牛，攀援搥鑿，任其自落而收取焉，謂之礫子石，又曰山石。乾隆朝每歲春秋二季葉爾羌貢玉七八千斤至萬斤不等，葉爾羌、和闐玉隴哈什、哈朗圭塔克河中所產之玉無一定之額，悉數入貢。由臺站輦送至京師，私玉之禁甚嚴。其後嘉慶四年下詔，聽民採取，弛玉禁焉。』腹地商賈用販玉致富，往往家累千金，大者至鉅萬，不可勝數。

又《葉城縣》　纏民爲土著，客藉英人爲最多，漢民次之，俄人次之，漢回又次之。《鄉土志》：『纏戶九萬三千七百一十五丁口，英戶一千二百三十丁口，漢戶三百一十一丁口，俄戶六十三丁口，漢回二十九丁口。』服田畝者踰萬，工得十之一，商得百之一。《鄉土志》：『農一萬九千九百五十九名，工二千二百二十七名，商九百二十一名。』土宜百穀，果、蔬足，枏桑飼蠶，歲出繭數千斤，絲數萬縷，牛千足，羊千雙，皮毯、枏絲，每歲輸西隣，其羨往往三倍。然而隣國操其奇贏，常駕我而上之者，則工拙異趣而范計之術缺焉不講故也。

又《皮山縣》　有纏民七千戶。產二麥、包穀、胡麻、枏、桑，棉絲爲衣料，僅供纏婦女之用。果蓏多胡桃，胡桃木器具最良。羅圃欥畛，石榴瓜疇蔬疃，所在皆是。牛羊皮毯之屬販於外，無富商畜賈。而布魯特人或多趨浢澤，荾牧從禽，以相頡亢。有布魯特數十戶。其俗雕（捍）悍（悍），不恥寇盜，絕類哈薩克。俄之安集延，英之印度，其人來賈鬻，一歲數至，無常期，而音底人拜牛。

又《巴楚州》　地當孔道，扼諸大國之衝。溫宿、尉頭、疏勒、依耐、莎車。延袤千三百里，沙鹵少田，多胡桐、柽、柳，而葉爾羌、喀什噶爾兩河，橫貫東西兩岸，多沃壤，可耕植。然春時水淺涸，入秋洶漲衆澌，往往壞隄，故常有水害，而（無）水利，議者謂須於賴里邁特台開渠安戶導玉河北流，方有益云，詳見《鄉土志》。而鐵里、木華兩莊城西南六百里。歲訟水以

爲常。《鄉土志》『鐵里、木華兩莊西界疏勒府岳普爾湖六十里，南界英吉沙爾廳劈山莊六十里，寬長百餘里，土膏沃腴，地乏泉脈，仰疏勒岳普爾湖、英吉沙爾別什幹渠道分注。光緒四年夏，上游堵水，水入戈壁。劉襄勤時駐喀什噶爾，派員開壩分水，迨後爭訟不休。善後總局張介卿觀察判示：『回疆（永）〔水〕道全恃葱嶺積雪消化，導爲河渠，同源分注，利民播種，此乃天造地設，美利豈喀英兩屬百姓所得而私。』於是三屬伯克議定，每年五月十五起，疏勒開壩放水二十日夜，英吉沙爾放水二十二日夜，謂之期水；冬令十月放水下注，聽州民泡地。自是水訟始息』。云故其俗纖嗇而慢急，無遠謀，少積聚。地廣人稀，纏民僅二萬餘。一歲所獲，獨與各莊交易，有餘以貿喀什噶爾。《鄉土志》：『羊毛、棉花、蘆蓆三項。』

又《蒲犂縣》 其民多塔吉克族，按塔吉克卽突騎施之轉，卽突厥也。《元史譯文證補》曰：『土耳其實是突而屈，或曰突而克是也。』《鄉土志》：『塔吉克民五千餘人。』布魯特次之，二千餘人。皆旃幕而牧，布魯特亦間有居土室者，塔（里）〔吉〕克惟夏間居旃帳。亦有服田疇者。均於遊牧之外，兼種青稞、小麥、豌豆，計二千一百三十人，內布回少，塔回較多。其俗禮拜誦經持戒如纏回。山出犛牛及羊，犛牛歲販各回城及俄國，常數百足，羊數千雙。其毡數萬斤，而兼賈坎巨提，坎巨提等部亦各以其物來互市。然蒲犂處極邊，迫介英俄，扼葱嶺之衝，西據要害之地，由蒲犂達外番有三道，此其總會處也。外戢強隣，內固吾圉，皆蒲犂所有事也。蒲犂誠嚴邑哉。

清・佚名纂宣統《莎車府志・種族》 西域種類甚繁，族氏莫考。莎車自漢唐以來，素稱回部。至元以後，其汗皆元太祖後裔。國朝康熙中爲北路準部所滅，拘各城元裔遷之山北。康熙三十五年，平定噶爾丹，縱汗歸葉爾羌，亦終於不振。乾隆二十五年，蕩平南路，葉爾羌祇存回種，並無元裔。現在回民歸化，纏民一種，城鄉滿布，小教亦數百戶。而各省漢民在莎車落籍娶妻生子者，所在多有。卽英俄兩國寄居城鄉間貿易放債生息者，亦數百人。此則種類之數端者。至於族氏，小教尙有姓氏可考，亦無族譜可稽。若纏民，則父子不同姓，三世不相親，族氏譜牒，素未講求，不過以同出麻札，認爲親屬而已。

又《各種人生業》 莎車本稱繁盛之區，大道康衢，爲往來西夷孔道。光緒初年戡復後，與俄訂約通商，英人亦相繼服賈。俄國有條約，英國無條約。自是懋遷者無遠弗屆，英國如溫都斯坦，一名所都斯坦，卽印度。愛烏罕，卽阿富汗。克什米爾，一名箇失密，卽北印度。等處人約一百餘戶，俄國如安集延人卽浩罕，又稱敖罕。約四十餘戶，此外又有小教回民四十餘戶，亦係寄居此間，經營貿易，然問有佃種地畝者。至若漢民之流寓業商服賈，來去靡常，苟獲蠅頭，則斂貲東返矣。

宗教信仰及祭祀

清・和寧纂嘉慶《回疆通志》卷八《葉爾羌・建置》 萬壽宮。大殿三間，東西朝房六間。在側碑亭一座，建立御製平定回部勒銘葉爾奇木之碑。

城東北五里許，乾隆二十四年將軍兆惠等建修顯忠祠一所。陣亡大臣正祠三間，東西兩廡滿漢陣亡兵丁各三間，旁修陣亡大臣官員墳墓一處，兵丁墳墓一處，春秋二季歲暮致祭三次。祠內勅賜『丹忱共炳』四字，祠外建御製雙義詩碑亭一座。城東南七十里洗泊地方，乾隆二十四年將軍兆惠奏請建關帝廟，御賜顯佑寺清漢字扁額，（鎭又永）〔又永鎭〕西蒙匾額。春秋致祭。建顯佑寺木碑文。葉爾羌城內乾隆二十四年駐防官員兵丁貿易民人咨捐建蓋關帝廟一座。城南五十里大河旁，乾隆四十二年辦事大臣高璞捐蓋龍王廟一座。敕賜『神佑濛疆』四字。

清・甘曜湘編光緒《莎車府鄉土志・地理》 城內建萬壽宮、武廟、火神廟、龍神廟、昭忠祠、城隍廟、方神廟。

清・佚名編光緒《葉城縣鄉土志・政績録》 又本縣向來武聖、文聖、文昌各廟過於狹小，每逢春秋祭祀，牲醴無從擺設，甚至執事人等，亦難容身，殊不足以昭誠敬而安神靈。光緒二十七年，蔣升令光陞於城之北面捐廉買民地數畝，修建大廟三棟，恭迎武聖、文聖、文昌神位〔祀〕之，招募廟夫祠奉香火，此間廟貌森嚴，實始於此。

又《宗教》 查纏回最重經書，均從瑪罕特木之教，此外並無別教在本境流傳。至於喇嘛黃教、紅教、天主、耶蘇等教，本境均無傳人。

又《地理》 城內惟有武聖、文聖、文昌廟、城隍廟、方神廟，暨蒙養學堂各一座，此外並無著名古蹟，坊表、橋梁、市鎭。

清・佚名編光緒《皮山縣鄉土志・宗教》 概宗回教，尊阿洪。

喇嘛黃紅教無。

天主教無。

耶蘇教無。

清・張璪光編光緒《巴楚州鄉土志・地理》　州署前建龍神廟、城隍廟、火神廟。設初等小學堂一所。署右建文武廟，城西建昭忠祠。

清・江文波編光緒《莎車府分防蒲犂廳鄉土志・宗教》　布回以穆罕默德爲聖人，塔回亦以穆罕默德爲聖人，各宗其教。此外並無喇嘛黃教、紅教及天主、耶蘇等教。

又《地理》　城內建有武聖、城隍各廟，城外興修街道，建有風神廟、龍神祠。

清・佚名纂宣統《莎車府志・祀典》　文聖每年春秋兩祭祀以太牢。武聖每年春秋兩祭祀以太牢，五月十三日聖誕加祭一次，祭儀同。文昌每年春秋兩祭祀以太牢，二月初三日聖誕加祭一次，祭儀同。先農每年春初行耕耤禮祀以羊豕。社稷每年春秋兩祭祀以羊豕。昭忠每年春秋兩祭祀以羊豕。內祀忠烈類班公，惟纏民阿布都滿暨纏婦葉依木不與焉。龍王每年春秋兩祭祀以羊豕。城隍每年春秋兩祭，附神祇壇。此外五月二十八日商民公同設祭一次。火神每年六月二十三日官爲致祭。馬王每年六月二十三日官爲致祭。娘娘每年四月初八日官爲致祭。方神每年六月初三日生辰一祭，十月初七日忌辰一祭，兩次祭儀同。均由商民備辦官爲致祭。

物產

清・珠克登《新疆紀略》　又有巴爾楚克所出者紅銅、硫磺、野牲、老虎甚多。又出五色經石。毛拉札什有一山，人不能上。此處之回子用繩子將人（縛）〔縛〕上，俟風來時，方能到得根前。就是一錘子打下多少，就是多少。又出白寶石，別無出產也。

清・甘曜湘編光緒《莎車府鄉土志・物產》　天然產　動物類：驢、馬、牛、羊。

植物類：桑、棉花、葫蘆、煙、麻煙。

製造類　動物製造類：絲、氈、馬皮、牛皮、羊皮、皮靴、皮鞋、胰油。

植物製造類：布、葫蘆油。

鑛物製造類：銅器、鐵器。

清・佚名編光緒《葉城縣鄉土志・物產》　動物：牛、羊、馬、驢、駝、繭。動物製造：羊毛、牛羊皮、毛氈、毛繩、毛帶、氈絲、羊皮袍、皮靴、皮帽。植物：小麥、包穀、稻穀、青稞、葫蘆、棉花及各樣瓜果附珠。植物制造：棉花衣裳。礦物：奇盤山玉石。礦物製造：□□錢鍋。

清・佚名編光緒《皮山縣鄉土志・物產》　動物：羊，大尾羊居多，山羊次之。南山內產寒羊，其皮可造珍珠毛皮筒，所出無多。牛，概係黃牛，無水牛。纏民以牛乳爲食。馬，纏民之家善養馬，不惟備騎，亦且代畊。氂牛，行山路極險處，可以氂牛度之，萬無一失。其肉可食，纏民有專以商販爲業者。黃狐，產南山者佳。纏民每逢雪天用木機器拏之，亦有鎗打者。驢駝，驢多駝希。氈絲，近漸推廣辦法。鷄鴨，逐戶皆畜，惟纏民不喜食鴨。魚，雖無河海渠泉，草湖中亦往往有之，纏民不喜食。獨角蛇，蛇頭生獨角，其形似虎，爪潔白光明。纏民傳爲辟邪氣，視如至寶，難得。鴿鳥，極多。鶴，產於草湖。

植物：二麥、小麥爲大宗。包穀、纏民畜牲多以包穀喂養。菜豆、纏民不喜食，亦不善種植。胡蔴、其實造油，纏民喜種。芝蔴、所出不多。棉花、逐戶皆種。稻穀、所出有限，無水田可種。桑樹、飼蠶造紙，近漸推廣。石榴、爲新疆省之最。香梨、產於桑株者佳，不多。蘿蔔、有紫白、長圓二種。胡桃、爲新疆省之最。桃杏李、俱佳。白楊、綠柳、黃槐、西瓜、南瓜、冬瓜、葫蘆、纏民喜種取作油器，可汲水。木瓜、纏民喜入飯食。甜瓜、纏民喜種，可以代食。蔬菜、纏民向不講求，因改縣未久，尚無園丁，現正教以種植。

鑛物：紅白黑玉產杜瓦莊者紅色，贏克里陽莊者白色，產桑株莊者黑色。

動物製造類：絲織、纏匠織成綢料僅可供纏民婦女衣裳之用，現在正擬改良。

牛羊皮毛、除本地纏匠造作外，其餘概由商人販買。皮襪、纏民用。皮鞋、纏民用。皮衣料箚、纏匠造成，本地行銷。皮帽、纏民男女俱用。皮條、作車馬繩索用。毛繩帶、毛毯氈、狐皮衣料。

植物製造類：米麵、胡蔴油、芝蔴油、布疋、白藍紅紫色居多。蔴繩帶、桑皮紙、暢銷。胡桃木器具、新疆省爲最。

鑛物製造類：白土、用火炒熟，粉牆極佳。紅黑土、用火炒熟，可代顏料。銅鐵器、銅係購自喀什、庫車、拜城等處，鐵係英俄兩商運售，僅供本地之用。鹽鹼、產自本地。

清・張璪光編光緒《巴楚州鄉土志・物産》 牛、羊、鷹、野鷄、鹿、狐、魚、棉花、沙棗、蘆竹、胡桐淚、西瓜、甜瓜、杏、桃。

清・江文波編光緒《莎車府分防蒲犂廳鄉土志・物産》 動物：犛牛、駱駝、牛、羊、馬、驢。動物製造無。

植物：青稞、小麥、莞豆。植物製造無。

鑛物無。鑛物製造無。

清・佚名纂宣統《莎車府志・物産類》 動物：馬、牛、羊、駱駝、驢、狐、兔、黃羊、野豬、獺、狼、蝟鼠、黃雀、雉、鵲、鷓鴣、鷺、鴉、鵰、燕、鴿、鷹、梟、鸛。

種物：西瓜、甜瓜、麻烟、棉花、葫麻、藕、玫瑰、萱草、芍藥、菊、葵、山藥、蔥、蒜、韭。

植物：蘋果、乾隆時葉爾羌貢蘋果膏。石榴、木瓜、乾隆時有《聖製葉爾羌馹貢蘋果石榴木瓜三種》詩。葡萄、杏、梨、桃、核桃、酸梅、櫻桃、無花果、夾竹桃、沙棗。巴達杏、白楊、榆、楊、柳、桑。

樹藝　稻、大麥、小麥、黍、稷、丘、膏粱、包穀、粟、糜。

礦產無。

農業

清・江文波編光緒《莎車府分防蒲犂廳鄉土志・實業》 農貳千壹百叁拾人，內布回少，塔回較多，均於遊牧之外兼種雜糧。

清・佚名編光緒《葉城縣鄉土志・山》 縣城西南二百八十里有奇盤山，上平坦，更寬曠，勢頗壯麗。週圍百餘里產玉，鮮佳品，差（遊）

清・佚名纂宣統《莎車府志・天文類・物候》 正月雪消，魚涉負冰，蟄蟲始動，雁北鄉，雉震雊。

二月冰泮，柳梯苜蓿生，草句萌，囿見有韭，玄鳥至，田鼠出，農率耕田，雞孚粥。

三月桃始華，杏、檾、棉花、葫麻及時播種，昆小蟲抵蚳鳴鳩，攝桑妾婦始蠶。

四月囿見有杏，種大麥，藝包穀，王萯秀鳴蟈。

五月鹿角解，鳩爲鷹，草木條達，藝稻，種黍，菽麋。

六月鷹始鷙，煮桃，土潤，溽暑，刈小麥。

七月剝瓜，白露降，蘼蕪秀，湟潦生萍，擷葫麻，天地始肅。

八月割大麥，玄鳥歸，百鳥養羞。

九月鴻雁來賓，鸛鵒則穴，榮鞠水始冰，穫包穀，摘棉花，草木黃落。

十月豺祭獸，地始凍，打稻，樹小麥，天氣上升，地氣下降。

十一月鳥獸氄毛，隕麋角，水泉動，獵人圍獸。

十二月鷙鳥休巢，雞始乳，水冰堅厚，雁北鄉，雉雊。

又《水泉》 鐵格山在治西南二百餘里，山下有泉，平地湧出，水甚清洌，附近居民引灌莊稼。餘則洩入支河北流，而與澤普勒善河滙。又回城外東南隅暨東門有泉水二，四時長流。惟東南隅泉眼稍巨，染工愛其清泚，常汲以漿布。

又《牧界》 莎車古城郭之國也，鑿井耕田，民皆土著，境內從無游牧種族區畫牧場。西南隅雖有布魯特諸部落，係西部。屬爲大小勃律，令屬蒲犁境地。纏民稱爲狉狉子。然自乾隆二十四年綏服以來，環列山中作我屏衛，傾心帖耳，迄今無越界攙疆之事焉。

採集業

〔遜〕於和闐脂玉，居民間有掘取者。

清・佚名纂宣統《莎車府志・莎車古蹟考》　採玉營。府治西南四百餘里有密爾岱山今屬蒲犁廳境。產玉。山峻三十許里，四時積雪。谷深六十餘里，土色黝而質堅，聲清越以長。乾隆二十七年，葉爾羌辦事大臣採特磬料以進，後卽封禁。四十三年，辦事大臣高樸奏言『回民往往私採，防範維艱。莫若以官爲開採，（開年）〔年開〕一次，可杜懷竊營私之弊』，如所請行。是年九月，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勒底以高樸勒派回民三十餘採玉，婪索金寶並串商盜賣首之，烏什辦事大臣永貴遂奏革高樸職，鞫實論斬如律，自是設卡倫禁採玉。嘉慶四年，廢卡弛禁，聽民間販鬻。其年，有採進密爾岱山玉三，首者青，重萬觔；次者蔥白，重八千觔；小者白，重三千觔。運至哈拉沙爾，以其勞人，罷之。今在烏沙克塔軍臺，後半沒泥壤。先是，採玉時，澤普勒善河設立六營，屆時協辦率主事一人，筆貼式、侍衛各二人，詣河干，祭以少牢。衆伯克以回夫五百人來會。十夫領以溫巴什一人，執旗於岸，役夫杖策沂流以採。比暮，伯克斂所得玉於辦事帳前，差其等，重在二兩下者不入數。三日一移營。考其所立之營，瀕河烏里克圖必村立第一營，西南三十里烏魯克明村立第二營。又西南三十里，塔爾哈奇村立第三營。上三營在河南岸，今屬葉城縣境。又西南五十里阿爾瑪斯村立第四營，又西南六十里喀墜村立第五營。上二營在河北岸。又西南四十里和什阿喇布莊卽今和什拉普莊。立第六營，在河南岸。自乾嘉弛禁以來，迄今百餘年矣，久停採貢，營址無存。訪古鄉間，諮詢故老，亦徒耳其名，多不能指其地也。

清・裴景福《河海崑崙録》卷二《光緒三十一年十月十六日》　葉爾羌西南四百餘里曰密爾岱山，一曰鐵山。高三萬八千尺，巖壑重深，四時積雪，是爲崑崙、玉京，巖石黑黝，中函瓊瑤，運斤揮斧，肆意取之，雖連城百雉，廣廈萬間，皆可以玉爲之。聞採玉者初至，土人偶指一峯曰：『此玉也。』從者笑之，曰：『黝石也，玉安在？』土人曰：『焉有美玉而不蘊於璞者？』爲鑱其石，玉乃見。

手工業

清・佚名纂宣統《莎車府志・工藝》　木匠、一百五十名。鐵匠、五十名。裁縫、二百一十名。彈匠、一百二十五名。帽匠、三百五十名。氈毯匠、三十名。銀匠、三十五名。皮匠、一百二十名。機匠、一百八十五名。泥水匠、六十名。銅匠、六十名。染匠、一百四十名。洗布匠、三十五名。胰子匠、十五名。鞍匠、七名。毛皮匠、二十五名。銷皮匠、八十二名。薙頭工、三百五十名。羅篩匠、三十名。陶工、十名。冶工、二十九名。玉工、四十名。繡工、六名。裱糊匠、二十名。鐘表匠、五名。洋鐵匠、二十名。織蓆匠、一百名。靴鞋匠、二百五十名。油匠、五百七十名。名匠，三十名。以上共三十行，工藝人三千一百三十九名。雖不能如漢工之精巧，然循規矩，守準繩，因物付物，亦能各適其宜。

商貿

清・甘曜湘編光緒《莎車府鄉土志・實業》　貿易限以八柵，七日爲期。所市均係本地土產。小貿營生一千人之譜，無富商巨賈。

又《商務》　絲、氈、馬皮、牛皮、羊皮、皮靴、皮鞋、胰油、布、葫麻油。銅器、鐵器，均在本境銷行。小麥、包穀，均運喀什銷行。布運往省城及伊犂一帶銷行。羊皮、羊毛、氈、棉花、布、羊油，均運赴安集延銷行。絲、麻煙、羊毛、氈、布。均運赴印度銷行。

以上係本境所產之物，所製之品。

洋布、洋毯、桂子皮、哈薩緞、洋臘、洋塘、洋瓷，由安集延運入本境銷行。洋絨、洋布、洋毯、藥料、金絲緞、呢、珊瑚、獺皮、扳達杏仁、藏棗、靛，由印度運入本境銷行。綢緞、海菜、藥料、紙張、筆、墨、茶葉，均由關內運入本境銷行。銅、由喀什拜城購來。鐵。由英吉沙爾運入本境銷行。

以上係外處運入本境銷行之貨物。

清・佚名編光緒《葉城縣鄉土志・商務》　本境每歲約計銷羊八千頭，牛一千餘頭，馬二百餘匹，驢三四百頭，繭一千餘秤，羊毛氈三四千鋪，毛繩一萬餘根，羊皮袍四五百件，皮靴一萬餘雙，纏頭帽二萬餘頂，棉花二千餘秤，棉布二萬餘疋，棉鞋二千餘件，此物產之在本境銷行者。

本境運往英國貨物，每歲約銷羊毛氈二千餘鋪，蔴烟三四千秤。運往俄國貨物，每歲約銷羊毛八千餘稱，毛腰帶二萬五六千條，大小毛氈八千餘鋪，羊皮袍二千餘件，山羊皮八九千張，棉花三千餘秤，蠶絲二萬兩。以上貨物，

皆外部商民在此收買，運往英俄兩國售銷。此外又有本國商民運往喀什、阿克蘇暨省城、伊犁各處售銷者，每歲約銷棉布二萬餘疋，棉花二千餘秤，各樣乾果五六千秤，各色糧食二千餘秤，此貨物之往外境銷行者。

自他境運入本境銷行，如英國貨物每歲約計銷金絲緞一百餘疋，香羊皮一千餘張，各色回絨二百餘疋，花素洋紗七八百疋，花洋布手巾二三千條，柳條洋布一千餘疋，粗洋布三四百疋。如俄國貨物每歲約計銷各色雅爾緞一千六七八百疋，各色桂皮布四五百疋，各色南布砍一百餘疋，各色洋布三千餘疋，各色花洋布七千餘疋，糖食一萬二三千斤，蜜糖一千餘斤，錢器一萬二三千斤，煤油三千餘斤，洋蠟三十餘箱，大小磁碗七八千隻，磁壺二千餘隻，五色洋線一百餘捆，此貨物之由外境運入本境銷行者。其餘零星物件，未及備載。

清・佚名編光緒《皮山縣鄉土志・商務》 本境產物氈繭、木器、皮紙、牛羊皮毛，漸有商販，並無成莊大宗。其餘各產僅供本地之用，每逢七日一輪，日中爲市，以通有無。

清・張璪光編光緒《巴楚州鄉土志・地理》 商賈聚於東門外八柵。

又《商務》 牛皮靴鞋二萬雙，氈帽二萬二千頂，土布三萬五千疋，粗羊毛氈二萬五千條，羊毛六萬斤，棉花五萬斤，蘆蓆十萬張，每年羊毛、棉花、蘆蓆陸運行銷喀什噶爾。

清・江文波編光緒《莎車府分防蒲犂廳鄉土志・商務》 本境所產之物　氂牛每歲吆往喀什出售，約計三四百頭。吆往英吉沙爾出售，約計二百餘頭。吆往莎車出售，約計三百餘頭。吆往俄國阿克塔什出售，約計二三百頭。羊每歲吆往喀什出售，約計四萬餘隻。吆往英吉沙爾出售，約計七八千隻。吆往莎車出售，約計二萬隻有奇。吆往俄國阿克塔什出售，約計二萬數千隻。犛牛皮每歲運往喀什、英吉沙爾、莎車各城出售，共計不過二三百張。羊皮每歲運往喀什、英吉沙爾、莎車各城出售，共計三四千張。羊毛每歲運往喀什出售，約計二千餘觔。運往英吉沙爾出售，約計一千數百觔。運往莎車出售，約計二千觔之譜。運往俄國阿克塔什出售，約計二千餘觔。運往坎巨堤出售，約計一千餘觔。各色糧食所出無多，均係自用，無出售者。其自他境運入本境銷售者，每歲約銷土布棉袷袢五六千件，纏頭皮帽三四千頂，皮靴三四千雙，土布四五千疋，洋布汗褂五六千件，土布褲三四千條。以上各物均由喀什、莎車、英吉沙爾等處運來，其餘零星物件，概非大宗，未及備載。

清・佚名纂宣統《莎車府志・商業》 莎車雖屬南疆邊域，而貨產頗多。商人之專業乎土貨者，五穀則有小麥、包穀、大米、蕎菽，牲畜則有馬、牛、羊、驢、駝、雞、鴨，土產則有棉花、瓜菓、葡萄、杏仁、胡麻、苜蓿，土貨則有土布、牛羊皮、毛皮、氊土蠟皮貨，器用則有五金器皿、玉器、木器、瓦器、蘆蓆以及纏帽、皮靴、氈毹、褡褳等類。每逢八柵，商賈雲集，羅列於市。凡此數項，皆本地所產，不獨商人專利於中國，且多轉販於外洋。中國商賈販賣英俄貨物者，花布、哈紗緞、洋蠟、蜂蜜、糖食、藏棗、巴達杏仁、鐘表、珊瑚、磁鐵、什物等項，漢商販賣內地貨物者，海菜、南貨、綢緞、布疋、藥材、官茶、磁器、書籍、紙張、筆墨而已。

名稱

清・祁韻士《西域釋地・葉爾羌》 密爾岱山城西南二百餘里，一名米勒台，又名闢勒山，極高峻，徧山皆玉，備五色，俗呼磔子石。

又 玉河城西南百六十里，自密爾岱山中流出。按《漢書》言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此卽所云葱嶺河也。水勢極駛，中產雜色玉子，故俗呼爲玉河，東流又名塔里木河。

清・張璪光編光緒《巴楚州鄉土志・山》 黑石山在城北四十里，俗呼黑黑子屹嵽。

喀什噶爾（疏勒府）分部

綜述

清・七十一《西域聞見録》卷二《新疆紀略・喀什噶爾》 喀什噶

爾。喀什謂各色，噶爾謂磚房。地多各色磚房，故名。亦言其富庶之意耳。

喀什噶爾，回疆大城也。外藩稱各城回人必曰喀什噶爾回子，則其地之表著可知矣。【略】轄回城九，土膏腴，糧菓多收。土產盪緞、盪綢、金銀絲綢緞、布、石榴、木瓜、瓜膏、蘋菓、葡萄乾，皆以充貢。

一、喀什噶爾回城。與鎮城相連，極繁盛。習技巧，攻玉鏤金，色色精巧。風尚奢華，多妓女，嫻歌舞，殷實之家，亦頗畜之，猶中土之畜歌妓也。人皆循謹畏法，敬官長，不似庫車以東之回子，悍然村野而已。設三品以下至七品伯克若干員，今阿奇木伯克爲一等輔國公提巴爾第也。

一、英阿薩爾回城。在喀什噶爾之南二百里，爲外藩各國入回疆之總道，最爲緊要，設總兵一員以鎮撫之。土產稻米、二麥、麻豆、瓜、菓甚盛。今阿奇木伯克爲二品頂翎之蘇爾坦和卓也。

一、牌斯巴特回城。在喀什噶爾東一百三十里。土產黑礬、木瓜。今阿奇木伯克爲海里爾也。

一、搭什伯里克回城。在喀什噶爾西北二百里，與布魯特密邇。設四品阿奇木伯克爲散秩大臣，布魯特比阿奇（也）〔木〕也。霍吉占亂，阿奇木効力行間，上命以此賜之，回子亦歸其管轄。土產二麥、青稞而已。

一、阿拉圖什回城。在喀什噶爾東北八十里。土田廣沃，菓木繁茂，地下濕宜稻。今阿奇伯木克爲貨沙爾也。

一、劄什克里木回城。在喀什噶爾之東十里。人情風土，與喀什噶爾同。今阿奇木伯克爲蘇拉拉也。

一、玉素納爾回土什回城。在喀什噶爾西北一百三十里，近雪山，故寒。今阿奇木伯克爲巴巴伯克也。

一、阿爾古回城。在喀什噶爾東北一百九十里。依雪山，多雪雞、雪蓮、雪蛆、雪蟾之類，回子不取用，惟取雪雞以充庖。過雪山四日可至伊犁，但春秋冬皆不可行，夏或可行，然亦無人往來。今阿奇木伯克爲沙莽蘇爾也。

一、喔帕爾回城。在喀什噶爾西北一百八十里，與布魯特接壤。今阿奇木伯克爲玉努斯也。

清・珠克登《新疆紀略》　又有喀什噶爾所管者喀浪圭卡倫地方出卡倫石頭，似瑪瑙，甚好，但不甚大，惟穀翎管之材料而已。又有喀什噶爾之卡倫外布魯特內出羝絨，極細。此係駱駝絨織者，故價值甚貴。又俄羅斯內出蘭杆布，極細。其色駝色、灰色、香色、茶葉墨色者也。又出黑塔克，可作烏鬚藥，爲烏鬚之用，或爲染細毛皮用。此黑塔克惟有回城內一老婦人作賣。於作時，閉門不令人見。其價一百紅錢一錠，亦屬甚貴也。惟有一種金榜子瓜甚好，八城出的瓜內爲第一。又出冰品菓，看之似一塊冰砣子一般，並將品菓內子兒之數俱看得眞切。又牡丹、芍藥各樣花菓並菜蔬瓜菓俱全。其珍珠寶物等類，俱由外國各部落而來。惟有野牲甚遠。更有由直隸所去之跑解馬者、拉洋片者、頑狗熊者、以冰盤球棒者、頑古立子者、蹬缸蹬罈者、一人班之打鼓栁詞者、唱道情者、變戲法者、說書者、跴軟繩者、耍觔斗者、唱洋戲者，並京內廟上之無腿子射骾子一腳闘牌者，此等係直隸之人居多，惟喀什噶爾回子人內好聚觀玩意者，亦有其大半也。又有喀什噶爾之西南六站有一千佛洞，係姜行本修也。此洞內可容一千餘人，內有佛一千餘尊。

清・松筠《新疆識略》卷三《南路輿圖》　喀什爲各色，噶爾爲磚房，其地庶富多磚房，故曰喀什噶爾。

清・蔣光陞編光緒《疏勒府鄉土志・實業》　讀書明禮謂之士。本境纏民信回教，而不崇聖教。故設立義塾二十餘年，所課纏童絕無成材。即八屯漢民，亦愚魯俗陋，知耕而不知讀。欲求明理志道之士，是在官斯土者，留心學堂，加意作育，俟諸異日焉爾。

又　服田力穡謂之農。本境纏民俗尚簡樸，務農爲業者，十居八九。漢民之隸籍八屯者，歷年已久，其子孫亦皆能服先疇。但耕種全賴天時，而於物性、土宜、水利不甚講究。是在官斯土者，隨時訓勸而已。

又　居肆成事謂之工，本境工匠極少，製造無多。目無奇能巧技，城鄉銀鐵銅器舖面只七八家，成衣店倍之。其餘工木、工皮、工織者，亦不過僅供本境之僱用而已。如欲變通風氣，振興工務，端在惠而來之。

清宋伯魯纂光緒《新疆建置志》卷四《疏勒府》　其土著纏回有白種、黑種之別，而皆阿剌伯族。其人力農畝，稻、麥、包穀，歲常贏裕，胡麻、朽花，皆常產而朽尤盛。《鄉土志》：『小麥每年產十三四萬石，包穀每年產十一萬餘石，稻二三萬石，胡麻四五百石，朽花三十萬斤。』罕愛里克莊出大布。每歲約出五六萬疋，西販俄國約三四萬疋。按《職方外紀》加斯加爾多高山，產玉石

二種。出水中者極美。出山石中者以薪火燒石，迸裂，乃鑿取之，甚費工力。此殆合葉爾羌通名之曰加斯加爾也。然今亦無燒石取玉者，或昔年曾有之。

又《疏附縣》 喀什噶爾廛市之盛在故回城，今疏附縣也。疏附與喀什道同治，光緒九年析喀什噶爾西北地置，東西四百八十里，南北一百四十里。其界東南至府治，南至蒲犂廳，西南至布魯特，西北至俄羅斯，皆其屬也。其民多山北雜種，今惟乾隆時入教之衛拉特尚異其名曰惰蘭，餘俱無別。【略】而布魯特分五部，曰胡什齊，曰冲巴噶什，曰岳瓦什，曰希布察克，曰奈曼，皆徙格爾蒙古包也。牧葱嶺。其僑雜錯處，裨販耕作，漢民漢回，無慮數百戶。漢民二百九戶，漢回一百七戶。而俄人徙自安集延、霍罕、塔什干等處，往往受田宅，長子孫。俄人二百五十餘戶。其踰葱嶺而東，逐錐刀之末者，皆英人也。愛烏罕、巴達什罕約三十餘人，均回教。土擺特，克什米爾約五十餘人，均天教，禁食牛。故人類之雜厝以此地爲最。其教殊，其俗尚亦異。回民誦經禮拜，布民則否。地多磧鹵，饒椶、榆、葭、葦，其沃壤秔穫，每歲小麥、包穀率數十餘萬石，而牛羊駝馬，富有阡陌成羣，瑰貨霧集，華夷麇鶩，遷引之盛，甲於南疆，葱嶺之東，一大都會也。《鄉土志》：『本境運往俄國銷行各貨，三十三年，羊毛三十六萬六千餘斤，牛羊皮二十三萬三千餘斤，棉花三十四萬三千餘斤，土布五萬餘疋，印花布三萬餘疋，乾果十二萬五千餘斤，均係陸運，計駝馱一千二百餘駄，馬駄四千二百餘駄。自俄國運入本境各貨，雅爾緞一萬二千八百餘疋，哈薩緞六千四百餘疋，各色洋布二萬五千餘疋，各色洋糖九萬一千餘斤，生熟鐵一十六萬餘斤，石油一千六百餘桶，均係陸運，計駝馱一千二百餘駄，馬駄一千九百餘駄。城鄉工匠五千三百餘家，木工泥工居多。工匠所作之物，氈子、毛毯、毛繩、毛帶、毛口袋、帽子、皮靴、鞋、土布、棉線口袋、麻繩、各色乾果、胡麻、油、蘆席、紅柳筐。』當全盛之時，人習技巧，雕玉鏤金之器，跨越上國。而習俗奢靡，多妓女，嫻歌舞，富家皆畜聲樂，客至命酒必出以侑觴。然畏法，事官長如神明，不似庫車以東，悍然僿野而已。其城內東北隅有泉，世號耿恭井云。按此說始於《水經注》，《鄉土志》從之。按《耿恭傳》，恭爲戊己校尉，屯車師後王金蒲城，爲匈奴所攻，恭引衆入疏勒城。城中乏水，穿井十五丈不得，恭整衣服向井再拜，爲軍士禱，飛泉湧出，賊遂退。《水經注》遂引《耿恭傳》於疏勒國下，而不知其乃大謬也。按此疏勒城距金滿當不遠，故恭倉卒間得入而據之。若疏勒國爲今喀什噶爾，去金滿尚二千餘里，恭安得輒退二千里而守此？且永平時疏勒尚強，戶二萬一千，勝兵三萬，安有城中乏水之理？卽匈奴亦安得遠涉二千里圖其國哉？疏勒世與龜茲于闐爲敵國，未嘗與匈奴交兵，漢史具在，可考而知，酈氏豈未之聞耶？《辛卯侍行記》謂耿恭所據乃天山北之疏勒城，卽葱嶺東之疏勒國，當矣。又謂唐之耶勒城守捉疑在今阜康境，或卽耿恭所守之城。理或然也。

又《伽師縣》 纏民爲土著，布魯特、漢回皆僑寓者也。有農三萬，工一萬，商千。《鄉土志》：『農三萬六千一百七十五名，工一萬九百九十二，商一千五百二十。』穀有小麥、包穀、胡麻、柯花，果有杏，工有布。《鄉土志》：『小麥每年約產十一二萬石，包穀八萬餘石，胡麻二三百石，棉花三十四萬斤，杏仁萬餘斤，布十餘萬疋。』有出境者。其俗與疏附同，而無其殷阜。

又《英吉沙爾直隸廳》 土著纏回十萬餘，服田畝者半之，工作二千餘，商賈裨販又半之。《鄉土志》：『農五萬二千三百人，工二千三百七十八人，商一千八百二十人。』漢民不及千之一，而布魯特之牧於西山者十四部。《鄉土志》：『布魯特俗呼黑黑子，移帳逐水草，奉回教，不食豕肉，衣服於纏民小異。魏源謂在漢爲休循、捐毒，在唐爲大小勃律，其遺民也。舊爲十九部落，蘇勒圖等五部投入俄羅斯，其冲巴噶什等十四部向附安集延。張格爾、阿古柏之入寇，皆布民爲之羽翼。平定後，數引其餘黨，闌入卡倫。其壤地毗連，宗教同而言語通，故易相煽誘也。光緒四年，大兵復克南疆，十四部頭目請仍隸中國，自是始服役輸稅，奉約束維謹，居止西山中，有六百餘戶，以四鄉約分理其事。』物產如伽師，有市列八柵，交易不出一方，其利纖矣。小麥、包穀、棉花、大米、胡麻，止銷本鏡。而西山多鵰，其羽可用爲箑。此地出鵰羽扇，佳者一枋直十餘金。

祭祀

清・蔣光陞編光緒《疏勒府鄉土志・地理・疆域》 城內有市，東南隅府署焉。署東有慶祝宮署，後有蒙養學堂二所。【略】西南隅有城隍廟，有城守營遊擊衙門。西北隅有中營，參將衙門，有文廟、武廟、忠義祠、方神廟、觀音閣。【略】（北關外）有劉襄勤祠。

清・黎炳元編光緒《英吉莎爾廳鄉土志・地理》 關聖廟、龍王廟、萬壽宮、城隍廟、方神廟、托公祠，以上各廟均在城內。

清・和寧纂嘉慶《回疆通志》卷七《喀什噶爾・古蹟》 回城北三十

里土山下有流泉甚甘冽，迤北陡壁之半崖有石洞三，洞中置石仙像。傍山豎木梯約三四丈，登而觀之，亦無甚異趣。回語名玉曲布爾罕，漢人名之曰三仙洞。

清・珠克登《喀什噶爾略節事宜》　回城西北牆外原有六年以前漢城一座，改爲忠義墳。凡遇叅憲大人來喀並本城辦事總鎮。大人到任後，必須致祭一次。每年春秋二季並十月初一日委員致祭。

物産

清・珠克登《新疆紀略》　英吉沙爾所出者達連布，有有擋子者，有無擋子者，有絲，有布。絲達連價值一吊四百多錢一疋，布達連價值七百多錢一疋，葉達連價值四百多錢一疋。余回京，時在彼處各買了一百疋，以備獎賞並送人之用也。所買用者，俱係紅錢。每一個紅錢，換青錢五文。每一吊錢，即是青文錢五吊文也。又出大葫蘆，有四五尺高，其粗相稱。此處之回子常有當水缸用者。又出玉拉里克之玉，此玉一塊上亦有五樣顏色者，或黃綠紅黑，俱係甘色。又有白黃黑堂玉色者。其價值皆不甚貴。此玉同和闐之玉，俱往肅州發行也。又有獐、豹、野鹿、野豬、老虎等類。

余曾經英吉沙爾，忽起大風，將家雀兒之頭刮在軍台後院，一堆有三四百個。此雀離軍台約有五里一回莊內，其雀身俱在一堆，亦係三四百多。後風住後，遍地俱係錢之印子也。

清・俞浩《西域考古録》卷一五《喀什噶爾》　地寒，惟産二麥、青稞。

又　土産盪綢、盪段、金銀絲段，皆充年貢。

清・蔣光陞編光緒《疏勒府鄉土志・物産》　天然動物：羊、驢、牛、馬、鷄、犬而已。然羊、驢、牛、馬多非産自本地，無牧場故也。至於動物製造，皮帽、皮靴、毛氈皆係疏附縣所出。天然植物：白楊、羌柳、沙棗、桑、榆，村莊圍園，驛道引路，民多栽種。果木不多。苞穀每年産拾壹萬餘石，小麥每年産拾叁肆萬石，稻穀每年約産貳叁萬石，葫蔴每年約産四五百石，棉花每年約産叁拾萬斤。至於植物製造，每年約出布五陸萬疋，亦有商運出境者。鑛物無。

清・黎丙元編光緒《英吉莎爾廳鄉土志・物産》　動物。牛、羊，西山間出鵰翎，可製爲扇。製造。牛皮箱、皮靴。

植物：小麥、苞穀、棉花、大米、葫蔴、麻煙。製造。纏頭帽白布。

鑛物：科克元卡出鐵，不多，可鍊爲金。製造。鐵鍋、瓢、刀劍、鋼。

以上均止本境供用，銷行不多。

清・高生嶽編光緒《伽師縣鄉土志・物産》　本境動物：牛、羊、馬匹，不敷食用，尚由隣境商販而來。動物製造：每年約造皮帽四千餘頂，皮靴三千餘雙，猶不敷民用。毛氈壹萬柒捌千條，所剩無幾。本境植物：每年約産小麥拾壹貳萬石，包穀捌萬餘石，葫蔴貳叁百石，杏仁萬餘斤，尚不敷民食。棉花叁拾叁肆萬斤。植物製造：每年約出布拾五六萬疋，有運出境者。鑛物：本境格達梁莊産銅，前任稟請試辦，以所入不敷所出，是以停止。

清・王先謙《五洲地理志略》卷二《亞洲二・大清國二・新疆省・疏勒府》　疏勒府。漢疏勒國，本揚格薩爾城。西北界俄國費爾干省。駐喀什噶爾道、新疆提督。爲通西域要津。多糧果，人口約五萬。知養蠶，有盪段、盪綢。

商貿

清・蔣光陞編光緒《疏勒府鄉土志・實業・商》　貿遷交易謂之商，本境纏民居行貿易者亦繁有徒，然無富資鉅本。漢人只津商三兩家，南商、西商四五家，買賣亦極微薄。其英俄夷商與新疆纏回及關內客回各鉅商，則多住疏附縣城。蓋該城係通商碼頭，故皆輻輳於彼也。

又《商務》　本境製造惟罕愛里克莊大布，每年約出伍陸萬疋。除供用本境外，販運赴外部俄國銷行者，每年約叁肆萬疋。由沙雅、烏什、莎葉、蒲犂等處販來牲畜，每年約銷羊萬餘隻，牛千餘頭。每年由庫車運來羊皮已成衣者，每年約銷行壹貳百件。由庫車運來梨子，每年約銷行貳叁百箱。自阿克蘇運來青油，每年約銷售叁肆萬斤。自莎車運來各色糧食，

每年約銷售貳叁千石。自英俄兩國運來各色洋布，每年約銷行肆伍萬丈。洋油每年約銷貳叁千斤。其餘各物銷行無。

清・高生嶽編光緒《伽師縣鄉土志・商務》 本境製造：在本境銷行每年約皮帽四千餘頂，皮靴三千餘雙，毛氈壹萬五千條。棉花在本境銷行每年約二十五六萬斤。又粗土布每年約銷四五萬疋。棉花運出本境陸路赴俄國每年銷行八萬餘斤。又土布陸運赴俄國每年約銷拾壹貳萬疋。又沙棗赴俄每年約銷壹萬五六千斤。自阿克蘇、庫車陸路販來牲畜每年約羊壹萬隻，牛壹千隻。自莎車府陸運各色糧食入本境銷售每年約二萬四五千石。自阿克蘇陸路運來大米每年約銷壹萬六千餘斤。自阿克蘇、庫車陸路運來青油每年約銷壹萬斤。自英俄兩國陸路運來各色洋布，本境每年約銷壹萬四千丈。又洋火每年約銷六百箱，每箱壹千把。大小洋碗每年約銷六千個，洋油每年約銷壹千斤，洋糖每年約銷八千斤，洋蜜糖每年約銷八百斤，五色洋線每年約銷貳千斤，洋鐵每年約銷叁萬斤，大小洋鐵盤子每年約銷六千箇，洋釘子每年約銷四千斤。

回部

綜述

清・黃文煒、沈青崖纂修乾隆《重修肅州新志・西陲紀略・西域諸部・羅卜腦爾回子》 羅卜腦兒回子在火州之南。由土魯番往南約五百餘里，有大澤一區，方圓數百里。他里木河自西南來，厄爾勾河自正西來，梅杜河自西北來，咸受於此澤。澤中有山，回民居之，捕魚採蒲黃而食。人多壽，活百歲以外。或即古蒲類海也。曩屬土魯番部，歲納添巴、麻皋、褡褳之屬。策凌既殘破土魯番，詐稱回人，誘致羅卜腦兒，勒取添巴。其後潛居海中不出，不復獻納矣。自沙州之哈拉腦兒正西，小徑僅容數十騎，水草亦可達羅卜腦兒，約程不及一月。

清・傅恒修乾隆《西域圖志》卷三九《風俗一・回部》 山南諸回部有城郭宮室，故居處有恆；有溝塍隴畝，故田作有時。男識耕耘，女知紡織。《漢書》言自且末以東，皆種五穀。由今觀之，不異於古所云也。耕織之外，多善商賈。故西域賈人，自西土以及傍近諸國，無不至。回俗以豕性昏穢，忌不食。喜從高處放鵰鶻，其人謂之鶻師赤云。

清・永貴、蘇爾德纂乾隆《新疆回部志》卷一《地理第二》 〔洛卜淖爾〕各湖池之北，天山之南，有一種回人，不耕不牧，惟剡小舟捕魚爲食。或採野麻，或捕哈什鳥剝皮爲衣，或以水獺等皮並哈什（鳥）〔鳥〕之翎持往各城貨賣易布以爲衣帶。此種回人世居海邊，不惟不通中國，亦不與各部落相通。〔乾隆〕二十二年，叅贊果毅公阿逆逐沙拉斯馬胡斯叛逆人等，搜山至此，招撫賞賚，歸入版圖。彼處有可通西藏之路。正西十二三日可至庫爾勒，正東十四五日可至沙州。

聞之五敬止，云此部近入版圖，每年納海龍皮九張，其實湖水茫茫，涉春徂秋，並無往來之路，必隆冬冰堅，徵稅者於湖邊舉號火，彼以號火應，然後履冰而至。

清・七十一《西域聞見録》卷二《新疆紀略・賀卜諾爾回城》 有村二處，皆名賀卜諾爾，各四五百家。其人不耕不牧，惟以魚爲生。織野麻爲衣，取天鵝絨爲裘，藉水禽翼爲卧具。言語與回子通，不解諷經禮拜之事。時有至庫爾勒回城者，不能穀食肉食，食即大嘔。以庫爾勒多魚，故來，他處則不敢往。其地設五品伯克一員，屬闢展大臣管轄，時赴闢展謁見，則裹魚以爲糧也。

清・和寧纂嘉慶《回疆通志》卷二《哈密回部總傳》 其地皆纏頭回種，今設札薩克領之。回人錯居西域，以天方爲祖國。或城郭處，或逐水草徙，稱花門種。相傳祖瑪哈麻教以事天爲本，重殺，不食犬豕肉。嘗以白布蒙頭，故稱曰纏頭回，又稱白帽回，回人自呼（曰）〔白〕帽曰達斯塔爾。別有紅帽回、輝和爾、哈拉回諸族，然以纏頭回爲著。

又卷一一《吐魯番・山川》 羅卜淖爾在吐魯番東南五百餘里，闢展南三百餘里。其澤周數千里，乃西域東南一大藪澤也。其中有回村二處，皆呼之曰羅卜淖爾，人戶各四五百家。其人不種五穀，不知游牧，以魚爲食，織野麻爲衣，取天鵝毯爲裘，臥藉水禽之翼，語言與回子通，曾不知

諷經禮拜之事。時有入庫爾勒回城者，不能食牲畜之肉，穀黍之食，食卽大吐不止。以庫爾勒多魚，故肯來，他處則不敢往矣。開闢回疆時伊等投誠，每年進貢水獺皮九張。設六品伯克居住吐魯番，以備催取皮張。至其地以放火爲號，伊等卽乘皮筏而出，照數交納，領隊大臣代爲呈進。額設五六品伯克十員，管束其衆。其伯克缺出，卽由彼處公舉一人呈報吐魯番台，由領隊大臣奏放。

清・徐松《西域水道記》卷二《羅布淖爾所受水下》　康熙六十一年，大兵赴吐魯番，築城墾地，羅布淖爾回人古爾班等率喀喇庫勒、薩達克圖、喀喇和卓等邑千餘衆內附。雍正元年將徙之內地，以其人素習水居，不便陸徙，乃止。乾隆初，定喀爾喀與噶勒丹策凌游牧界，準噶爾界自克木齊克汗騰格里此非庫車北之汗騰格里山。上阿勒坦山梁，由索勒畢嶺下哈布山、回語哈布，囊也，山形似之。拜山之中，拜見上。過烏蘭烏蘇、羅布淖爾，直抵噶斯口爲界。故淖爾衆仍爲準部屬，而被虐，多逃亡。向時口二千，存者僅六百餘。二十三年，阿果毅公剿沙拉斯、瑪呼斯，追禽巴雅爾，道經淖爾，奏言：『臣於二月初九日，至羅布淖爾，地甚寬廣，林木深密。有回人頭目哈什哈等投見，據稱伊等現有六百餘人，以漁獵爲生，四十年前，大兵平定吐魯番時，將軍曾經招撫，賞給緞布、茶葉，撤兵之後，爲準噶爾所據。近聞大兵平定準噶爾，前來進貢仙鶴。臣等詢問羅布淖爾通達何處，哈什哈告稱此水甚大，周行須兩月餘，準噶爾之葉爾羌、喀什噶爾等處六十餘河皆滙於此。臣等沿途登高瞭望，不見崖岸。今大兵兩路進剿，恐將來有逋逃賊衆，隨查明戶口，歸併額敏和卓管轄。』

二十六年，參贊舒文襄公以羅布淖爾凡兩部落，一爲喀喇庫勒，一爲喀喇和卓，而喀喇和卓又區爲五，惟喀喇庫勒一伯克，約束難周，增置伯克三人，轄其衆，歲納哈什翎百枝、海倫皮九張。其人不食五穀，以魚爲糧，《西域聞見錄》云：『羅布淖爾回人以魚爲生，時有至庫爾勒者，他處則不敢往。』蓋庫爾勒之東境傍山，六十里爲庫轍瑪，其南濱羅布淖爾，故得泝流而上。織野麻爲衣，取雁鶩爲裘，藉水禽翼爲臥具，言語與諸回不通。《西陲紀略》云：『澤中有山，回民居之，捕魚採蒲黃而食，人多壽百歲以外。』今其族凡二百八戶，男女千二百六十餘口，五品伯克三人、六品伯克七人領之。改制惟貢獺皮九張，每歲吐魯番郡王遣屬受其貢。路由吐魯番城南三十里哈喇二工屯田而南。又西南五百餘里，經庫穆什大澤東。哈喇沙爾城東北五百二十里有庫穆什阿克瑪軍臺，澤在臺南二百四十里，官牧場也。又南，出山，自吐魯番至出山處，凡六日行。山陽平沙無人。又三日，至小淖爾北岸，舉火爲候。淖爾中回人以木筏來迎。小淖爾寬數里，達其南岸，沙地曠遠，海氣鬱蒸，胡桐叢生，結成林箐，卽羅布淖爾北岸也。郡王取其貢，達於吐魯番領隊。

又卷四《巴勒喀什淖爾所受水》　阿里瑪圖溝西十五里，爲滾壩溝，科河發焉。河自山南流五里，右疏渠一，溉營屯頭工田，左疏渠一，回民瀦爲水磨。又南半里，經故回部王吐呼魯克吐木勒罕墓西。回人《庫魯安書》云：『其部初有女子曰阿郎固庫勒魯者，天帝使一丈夫向女吹噓白氣，感而有身，生子曰麻木哈伊項，爲回部王。傳至三世，習蒙古法。又傳十四世，爲吐呼魯克吐木勒罕，年二十二，嗣爲國主。後二歲，獵於阿克蘇，遇回人，授派噶木巴爾法，返伊犁。又有回民七人者來教，其部衆遂盡返舊俗。在位十年卒。有滿克國回部長，以橐駝四十，負滿克國土，爲建此塚。覆以碧琉璃，刻墓門，識營造之年。』至今嘉慶二十五年，凡四百七十四年，推以彼術，三十年積一萬六百三十一日，則四百七十四年當積一十六萬七千九百六十九日又十分日之八。以歲實約之，得四百五十九年又三百二十三日太半日。從今庚辰逆數之，蓋建於元順帝至正二十年庚子歲也。墓旁土中多金銀銅三種錢，皆無輪廓，肉好，面幕有字不可識。銅錢至薄，大如宋當百錢。銀錢至小，如王莽直一，而稍厚。金錢薄如銅錢，大如開通元寶錢。

清・欽憲保達纂咸豐《孚化志略・古蹟》　南門外南山曲折深處，地開數十畝，名曰山灣。此間所居回子，不納糧，不當差。於乾隆三十年，烏什回子皆叛，獨此處不隨逆。平定後，嘉其功，以警後世。地雖小，植桑、榆、桃、杏，花木成林，渠水繞山，屋宇儼然，良（由）〔田〕美地，稱爲勝境。每勤耕種，不喜爭鬥。如有不平，有本地阿渾清理，不鳴於官。

清・王之春《清朝柔遠記》卷五　回部在葱嶺東、天山南路，卽漢西域城郭三十六國，大小回城數十，莊堡千計，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舊皆佛教，今回教。初，回教祖國曰天方，今阿剌伯。在葱嶺西數千里。當隋唐間，回教紀年起唐高祖武德四年。有墨德墨克國王謨罕驀德，一作

瑪哈穆特，或作摩哈麥，或作馬哈麻，又稱派罕巴爾。生於麥加，性聰敏，初服賈，贅於寡婦家，大富，因入山讀書數年，欲於佛教、洋教外別創教門以自異，造經三十篇，禮拜持齋，禁食豬肉，徒黨日盛，遂據有廣土，鄰部皆畏而從之，其教遂蔓延西土。傳二十六世，有瑪墨特者，與兄弟分適異國，於明季東踰葱嶺而居，各城靡然從之。

清・方觀承《從軍雜記》 哈密古伊吾盧地，唐改伊州。與畏吾兒、土魯番皆爲回回部。其俗以白氈纏頭爲貴酋禮服，故通稱纏頭。自哈密西至土魯番城八百里，又西約三千里。核其境土，庫察城、阿克蘇城凡十數處，一城多至萬餘家。其人循分務耕作，錦帛略如內地。產綠葡萄，無核，味甚美。其城民近準夷境者，頗爲所侵暴。慕聖朝寬大，咸思內附。循此一路至葉爾奇木爲回部遠境，在伊里西南。準夷地瘠，人復嫩惰，食用皆資於回人。

清・祁韻士《西域釋地・土魯番》 羅卜諾爾在城東南五百餘里，闢展西南三百餘里。諾爾猶言澤也。周數千里，爲新疆東南第一大澤。澤中有回村二，島居，各四五百戶。其人不種五穀，不知游牧，惟捕魚爲食。語言與陸居回子無異，但不解諷經禮拜。時有入庫爾勒回城者，不能食肉及黍穀，食輒大吐不止。以庫爾勒多魚，故偶一來，他處不往也。每年貢水獺皮九張。設六品伯克於土魯番轄之。

清・陶保廉《辛卯侍行記》卷六《光緒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康熙）三十七年遣官赴哈密編旗隊，設管旗章京、參領、佐領各員。於是哈密民始返故土，衆伯克統歸一主。哈喇灰、畏兀兒各名幾泯，概稱纏頭回云。舊說謂明季哈密主來自葉爾羌，《藩部要略》：『丁國棟叛後，閉關絕貢。順治八年，回目克拜稱哈密使請貢，提督張勇弗許。十年，吐魯番使請貢，表署蘇勒檀賽伊特汗，仍弗許。十二年，克拜齎葉爾羌表，以拜城、薩嘛罕諸地使從，表署阿布都喇汗。勇詰表異故，克拜曰：「哈密、吐魯番、葉爾羌長皆昆弟，其父曰阿都喇汗，居葉爾羌，卒已久。有子九，長阿布都喇汗，居葉爾羌；次阿布勒阿哈默特汗，居吐魯番，先二年卒；次蘇勒檀賽伊特汗嗣之；次巴拜汗，居哈密，以得罪天朝故，爲葉爾羌長所禁，阿布勒阿哈默特汗子代之；次瑪哈默特蘇勒檀，居帕力；次沙汗，居庫車；次早死；次伊思瑪業勒，居阿克蘇；次伊布喇伊木，居和闐。前自吐魯番請貢，故表稱吐魯番汗名，今以葉爾羌爲長，故表稱葉爾羌汗名。」』或稱元裔，康熙二十年，吐魯番貢表署阿布勒穆咱帕爾蘇勒檀瑪哈瑪特額敏巴圖爾哈什汗。二十五年，復貢，稱臣成吉思汗裔。魏源謂：『其時回疆各城有汗皆元太祖裔，蓋康熙中，準夷滅之，非回教逐之。準夷既滅元裔，幷執回教之長歸伊犂也。』或云回回，康熙十二年，吐魯番貢表稱祃木特賽伊特汗，署一千八十三年。論者謂以摩哈默德成道之歲紀元。據克拜言，吐魯番與哈密主同族，因斷是回回。保廉按：西域各城，戎種雜居，往往每種立酋，一城數酋，不相統屬。入貢者輒尊其同種爲汗，抑異種爲臣，轇轕難辨。回民之畏教長阿渾，甚於官吏。蓋元明之間，摩氏教大行，各城教長，喧賓奪主，權過其汗。汗黨上表，則稱元裔；教黨納貢，則稱回王。謂西域當明季即屬回酋，固未可謂盡屬蒙古，亦未確。惟蒙古不振，後多化爲回族矣。回鶻係唐時舊名，縱無摩教，亦可稱回部。摩教西來，襲名曰回。畛域易混，此以教奪人國之奸巧也。未可盡信。額貝都拉畏兀兒種人，非蒙非回，上溯四世，無居葉爾羌事蹟。家君曾函詢哈密王世系，是否由葉爾羌遷來，及明季各部族迄今有無分別情形。王答書略謂：『以額貝都拉爲受封始祖，額貝都拉之高祖伊薩敏，曾祖博啓，祖默特雅爾，父默特夏伊，四世皆爲伯克，以上無考。然未聞明季由葉爾羌遷來之說。畏兀兒、哈喇灰同奉摩哈默教，衣服亦同。初以白布束頭，故稱白帽回。後有用雜色者，稱紅帽回。各族久無分別，惟統稱纏頭回，猶之江南江西統稱漢人而已。卑部先世係白帽回，相傳多畏兀兒回子孫。其唐代留居中土改用漢裝者謂之漢回，亦呼回回。奉教雖同，而習氣懸殊。纏頭回樸誠，漢回狡猾。自來變亂，多由彼倡禍也。哈密二字乃蒙古語，今纏回沿呼哈木耳。卑部行回族文讀用回字，呈京外各省者用蒙古字，由來久矣。』親王居回城。廳治西二里王府，在西門內大阜上，極高。城內纏回百餘戶，深目高鼻，言語侏儒，文字橫行，圓帽皮履，乍見疑是歐洲人。繼思歐洲服飾蓋本同回鶻而漸變者也。纏回之殊於歐洲人者，目睛黑耳。纏婦衣紅袍，首蒙巾帨，長及於背。女子編髮爲三四辮。幼童習經者書之牛骨，能誦則拭而易之。某阿渾家有九龍樹，相傳龍形無根，實則老楊臥地，處處生根，支幹糾紛，穿垣踰壁，蔭十餘丈。

清・蕭雄《西疆雜述詩》卷二《羅卜淖爾》自注 洲中聚處一種回人，與各城回部迥別。肌麤色黑，言語多有不同。無耕種，亦非遊牧，但用大木剜成小舟，浮海捕魚，或煮或燒，以供日食。採取野麻子爲餌，捕哈什鳥，剝皮衣之。或得水獺等皮及哈什鳥翎，持往各城售賣，以易布疋。深處海隅，別成世界，外人亦無至者。初不知有中國，亦不與各回部相通，當即黑婁之苗裔也。乾隆二十二年尚書果毅公追沙拉期逆黨搜尋至此，招撫歸入版圖。當稽丁口二百零八戶，大小男女一千二百六十餘。旋於其中擇派伯克數人，以成統屬。每年交納海龍皮九張。其哈什翎一百支，嗣奉旨停其進送。西北至哈喇沙爾亦五百餘里，近時閒有出境至吐魯

番與哈喇沙爾者。形狀極黑，衣不蔽體，見人似畏避。慣野處，遇各回人亦不與言。偶有疾病，輒委之於野，生死聽之，親人不敢近前，慮其傳染，但不時遙望而已。

清・裴景福《河海崑崙録》卷二《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纏民有三劣，曰愚，曰惰，曰貪，惰與貪，愚爲之也。好貨人之所同也，纏民得一鎰則視如性命，有賈乏堅不拆換，將鎰寄當，不惜重利，未幾子倍於母，益之子而後已，不悔也。墾田專備完糧，官貪多取，則多種而勤於耕，官廉少取，則任其荒廢。南疆多桑子，最甘美，入夏甚熟，將釜甑出售，相桑甚繁密處鋪一氈，仰臥而俟其墜，食之，飽即偃臥，甚盡始去，瓜菓熟時亦如之。至冬始典衣購爨，且俟其饑而後力作，有三日糧不出戶矣。與人交易，值一金者予五六錢，再增至七八錢，必售，有予至一金外者，必索二金方出手。應供之役，官司善言導之，或酬以值，避不應也。施以鞭撻或執鞭示之，則奔走恐後，故有三句好話不及一馬箠之謠。不肖官吏不憐其愚，從而奴隸魚肉之，忍人也。治此等愚惰不開化之民，應用強迫愛勞政體，設農商工官督課之，嚴定規程，勤則獎予之，不及則責罰之，取民有制，涓滴歸公，爲之正經界，課耕種，繁畜牧，教工藝，實倉庫，以待其乏而救其敝，猶之分財與頑弱子弟，子弟不能理而父兄代理，俟其成立而後授之，此所謂愛勞政體也。若僅沽仁厚之名，行寬大之政，輕徭薄斂，以助其逸而絕其生計，恐爲子產武侯所笑也。夜間與華封、介侯談纏俗，泚筆記之。

又卷四《光緒三十二年三月十七日》

纏俗奉穆罕默德之教，其曆以回教紀元之年爲始，以十二物紀年爲一週，有閏日，無閏月，滿三百六十日爲一年，滿三十日爲一月。正月爲麥哈雅，二月爲色擺，三月爲熱比依兒歪，四月爲熱比依阿海，五月爲甲馬底兒歪，六月爲甲馬底兒海，七月爲兒甲普，八月爲俠板，九月爲熱瑪斬，十月爲俠挖罔，十一月爲子勒卡提，十二月爲子勒阿吉。歲首無定期，每屆二年前進一月，如元年在十月，三年則在九月，其每月朔約在漢曆初三四日，以見月爲度。至十二月致齋一月，白晝不舉火，滴水不入口，夜分見月始食，至月晦齋滿，即除夕，明日即歲朝正旦，宰羊祀其先祖，謂之庫旺兒亦提。每月以七日爲一期，第一日爲沙木畢，二日爲雅克沙木畢，三日爲斗沙木畢，四日爲賽沙木畢，五日爲恰沙木畢，六日爲排沙木畢，七日爲阿雜拏，即禮拜日。入市交易謂之巴札。男子光頂與僧同，女子蓄髮結辮，多者至十餘，以爲美觀。男衣圓領長衫，無扣紐，略似僧衣，有單棉皮無袂，悉以布爲之，有彩色印花者。男女皆著皮鞾，冠色尚綠，綉金彩爲花，高胎捲簷，皮者以貂鼠羊爲之，以白布纏首爲禮服。女子則簇錦雞羽團團飾冠上，先以白巾蒙頂，拖至背，再罩白網巾，謂之裹板以遮面，而後加冠，結辮以絲縧，綴銀花鏤片，珊瑚，流蘇葳蕤，長尺餘，袷紲長不沒足，裁錦綺金絨綴成之，琢珊瑚爲紐，四枚，大如卵。耳飾穿明璫，瑰琳琅玕，長一二寸，條脫雜金珠珊瑚，纍纍及臂。約指多嵌鑽石，晶光灼目，豔冶跌宕，望之類天魔。與男子歡，則鋪氍毹，調絃索，婆娑跳舞，抑揚赴節，謂之煨郎。于闐、和闐所產尤殊色，彈絲撾鼓，游媚貴人公子，類燕、趙云。

清・闕鳳樓《新疆大記》卷五《回回事略》

回回祖國曰墨克默廸納，舊音墨克默克那。在葱嶺極西境。相傳排合木巴爾舊音派葛木巴爾。自祖國東遷至今山南庫車，以西諸城，皆其種也。唐宋以來未著，《宋史》於龜茲曰回鶻別種。元太祖定西域，始征回回滅里，而喀什噶、葉爾羌之名由此始。然其後統於巴什伯里，絕無紀聞。康熙三十五年，喀什噶爾回酋阿布都里什特率妻子來朝，賜冠服。遣使護送哈密，俾歸國。後阻于準噶爾，不獲內附。回人尊造化之主，專以拜天爲禮。每日對始生教主誦回經五次，七日則羣赴禮拜寺誦經。有通經典者稱曰阿渾，猶番俗之喇嘛也。男子削髮以布纏之，女子編髮蓋頭，不露其面。相見時屈一足如著地狀，以雙手撫尊長膝，問安好。尊長以一手撫其背，而慰勞之。尋常鞠躬而已。謂拜跪則唯敬天。以葡萄釀酒，味極美，不知斗斛，止設權衡。同姓者皆爲婚，居喪擗踴號泣無常時，亦無服制，但去紅綠諸色。夫死則其妻散髮去簪環。死之日以水浴尸，入尸口，曰滌胃腸始可見教主。以白布裹尸而葬。臨穴抽棺底墜尸土中，因瘞之。常於墓間設祭。無干支朔望，以教主初生之年爲元年。每三百六十日爲一大年，周而復始。大年第一日如中國之元日，交相叩賀，里巷喧闐。先期三十日必把齋，日出閉齊，星見開齋，周月始如葷。大年前十五日謂教主是日下降，鑒察善惡。先一夜舉家（晝）（晝）夜誦經不寢。大年後七十日爲小年，祭天行禮如大年例。是二年者爲排哈木巴爾所留遺傳其教，而不變者也。回俗尚耕耘，勤紡

織，不事鬼神。飲酒宴會，有加禮饋遺，以九爲數。惟以豕性昏形穢，忌不食。人多善商賈，故西域賈胡以及傍近諸國無不至。各城市集曰八柵爾，每當期會貨若雲屯，奇珍異寶，往往有之。

清・昇允等修，安維峻等纂光緒《甘肅新通志》卷四二《兵防志・番部・回族》 宋王韶取西甯，畏兀主懼，遷於瓜沙，明嘉靖間，徙哈密之畏吾兒、哈喇回、白帽回入於肅州城東是也。是三種人者，古則類別區分，今則混而爲一矣。蓋錯處久而性情洽，衣服同而氣類化，奉教一而形勢亦易合。居內地者概稱回回，即在塞外者，亦不過纏頭回、漢裝回而已，其爲回回，爲回鶻，爲畏兒，莫能辨也。

清・佚名編光緒《昌吉縣鄉土志・人類》 查本境現有纏頭五十六戶。內行商坐賈工藝之在南關者四拾戶，租地種瓜及受價僱爲人畊作散在鄉村者一十六戶。其中收入戶籍者數戶，餘皆流寓於此。自光緒三年承平以迄於今，有先後由喀什、阿克蘇一帶貿易或由吐魯番遷徙工作而來。其源流本末世系及其風俗凡與回回同者均詳上回回條內。蓋彼此一族類也，茲不復紀。謹就相左者述其大畧，仍以貌狀、性情、男女、飲食、衣冠、語言、文字、禮俗，依次臚列。纏頭身長腹大，面濶鼻高，眉低目深睛大，鬚黃連鬢，骨硬肌粗。男不留髮，過三旬顯老態。然老而能子，壽至七八旬者多。女多身矮眉連，二十歲外容貌即衰，壽至六旬者少。其性情愚蠢多詐，貪鄙多疑，懶惰驕誇，嗜酒貶色。以有暇晝寢爲多福，以徹夜醉飲爲最樂，以麻烟薰迷爲鮮憂，以絃鼓歌舞爲技能，而羌笛胡笳，久失其傳矣。好食瓜，飲水泡糖代飧。能耐饑寒，忍辱甘儉。男着黑衣，女服白色，取其火尅金，水尅火之義，謂紅爲刀兵，男女忌服。然此特《潤爾罕》經內之言，昔時爲然。近代男亦着白，女亦穿紅。道袍式樣，單夾大襟，皮棉對襟，唯袖較小。女領更有處子、婦人橫直之別，腰繫花布。男冠尚綠，非大衆尊敬阿渾相贈，理不合冠。外纏白布二三丈。平人冠戴青藍紅白，而繡花草。冬裡皮氈，夏襯棉或僅胎布裡，冠外不纏白布。女冠亦然。富者餙以金器，嵌有寶石。男女各冠狀如皂隸之帽，高只五寸，其頂稍平。鞋襪皆牛羊皮染黑所製，鞋底後高五六分或寸許，釘二分厚鐵皮，彎如新月。語言與哈薩大同小異。自稱曰滿，呼祖曰巴瓦，父曰達蕩，母曰阿囊，兄曰阿康，弟曰復康，夫曰以勻，妻曰和通。史爲阿犁克，占候書爲嚕史訥默，字書爲阿里卜。童子能書記者謂之墨嚕至，及長謂之毛納。凡二十九字，叶二十九音，或數字而成一音，或數音而成一字，配合成文，橫斜結誦。婚姻決自阿渾一言，屆期請阿渾唸經，謂之成禮。見尊長、阿渾、伯克，交手當胷而頓其首，謂之阿斯拉木。伯克者，地方縉紳也。唯納馬茲始跪拜。納馬茲，送日西入禮拜之名。然見官長亦跪拜免冠。無姓氏宗譜，男女均以名稱，三世內皆曰同族。祖父母父母外尚知尊敬繼母、伯叔。父母至兄弟之子女互相婚配。過三世者相見絕無倫序，但視其年歲，以老者爲之尊，少者爲之卑。遠族近親女壻徒弟亦如之。一人娶二三婦，所生子女俱謂近族。一婦先後嫁二三夫，所生子女俱謂同胞。夫妻反目即離，謂之揚土爾。父母遺產曰博合先地，譯言子孫地。先儘其子與女，無論已嫁未嫁。後及其孫。若數子女中有一存者，猶必儘其人獨享其利，諸房之孫不得遽生覬覦。紀年無閏建。死葬不用棺。過年必把齋七日，同一禮拜於寺。大小年祭日月、山川、祖宗以及療病情形，無一不與回回相同，唯稱謂有別。如祭祀之地曰瑪襍爾，禮拜曰納馬茲。納馬茲處仍曰禮拜寺。教經堂舍曰墨的里斯，療病改用毛納，唸經持刀扎身謂之禳祲。大年以前十五日謂其主下降，察人善惡，舉家不寢，誦經達旦。懸葫蘆燈於樹頭，油盡燈落，則踏破，以爲破除災咎，而又爲回俗所無。

清・陳光煒編光緒《鄯善縣鄉土志・人類》 本境之人厥類維三，曰漢，曰纏回，曰漢回。三者之中，惟纏回爲土著，城市鄉村所在皆是。其俗尚白，故其明經達禮之士曰阿訇者，則皆以白布纏頭。舉凡婚喪之事，惟阿訇主之。曲直之爭，亦惟阿訇平之，無敢異議。其服製類僧。其祀神也，敬天而禮月。而其肉食也，惡豕而愛羊。此其風俗之大略也。

清・劉潤通編光緒《哈密直隸廳鄉土志・人類》 纏民十居八九，膏腴之壤，莫非其有。漢官扼於權限，風土民情，無從過問。漢民欲至各纏莊交涉貿易者，非領回王路票，亦不敢入。近有南疆纏民與省城外開設洋行之殊方人來此貿易，約有二十餘戶。

又《地理》 沁城東去百餘里名東山，草木叢生，禽獸繁殖。居民皆回部纏種，畜牧逐水草之便，耕稼藉雪水之融。又東去四站名淖毛湖，草廠闊大，孳生繁盛，皆回部地方。

清・曹凌漢編光緒《精河直隸廳鄉土志・人類》 查纏民回種也，來

自南路，聚居本境貿易者半，工種者半。惟阿克蘇、喀什籍爲最多，而烏什、吐魯番籍亦間有之。其風俗大畧與小教回種同。俗重阿渾，亦重經卷。有禮拜寺，不設像。每日阿渾誦經三次，謂之喇嘛。凡七日率衆入寺跪誦，謂之禮拜。大聲疾呼，俾衆周知，以起敬云。纏字凡二十九字頭，呼字曰哈提克勒都，善書者曰毛納。用洋筆横書，自左至右。或用蘆菅削尖，醮墨爲之。呼祖爲巴瓦，父爲達蕩，母爲阿囊，兄爲阿康，弟爲服康。所服之衣，不拘青紅緋綠，花布爲裏。無扣單衫曰肯納克爾。棉袍曰祫衶，圓領小袖，男敞前襟，腰以花布繫之，女子則否，左衽。帽曰土巴，平頂，高五寸。冬以皮爲之，無分貴賤貧富，以毛質厚薄爲差。夏用紬布，以色線刺花，老幼男女皆同。襪履以牛羊皮爲之。人至十歲，留鬚薙髮，其留鬚與漢人留髮等。女子髮數辮垂後，約髮富以絲條，細珠珊瑚之類綴之。貧無之。出門，面則幛以紬巾或白洋布不一。夫妻反目，輒自離開，曰揚土爾。女不告而醮，或再醮不睦，亦如之。此纏俗之大畧也。其婚喪禮樂八雜各俗，詳《回俗紀聞》，茲故不贅。

清・佚名編光緒《拜城縣鄉土志・人類》　縣治皆纏民，考其世系，安集延種類，先世爲霍吉占，又名小和卓木之父瑪罕木特所惡，由烏什逐居於此。乾隆時霍吉占被誅，此種轉全，亦天數也。現在獞狉胥化，各安耕鑿之常，且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所謂化蠻夷，爲禮義，易鱗介而衣冠也。但無姓氏，男子命名多雷同，又無宗族家廟，昭穆明堂，故氏族不及備載。

清・佚名編光緒《温宿府鄉土志・人類》　查本境土著纏民係阿利伯回種也，相傳教祖曰穆罕摩特。自隸版圖以來，無他種人雜處，惟光緒初有陝西回種散居本城北關市鎮暨渾巴什阿瓦堤莊，爲數無多。其源流世系，雖難偏考，而風俗可約略紀之。其俗不祀神，敬祖而事天，有禮拜寺，不塑像。每七日，阿渾入寺，跪而誦經。熟於經典者曰阿渾，凡男女婚嫁，必請阿渾（誦）經，謂之成禮。如人死，無棺槨，尸以白布縛之，亦請阿渾誦經。葬法以活底木匣盛尸舁穴，抽而瘞之。不祭奠，亦不弔唁。服制或四十日、百日除。【略】三百六十日爲一歲，無閏月、小建。凡過年必先一月茹齋，旦暮不食，見月方飲啖，謂之封齋。俟月滿，始開齋，乃謂過年。其過年第一日，殺羔祭天，畢，相慶賀，大小亦如之，此回纏風俗相同之大略也。惟纏俗大小薙髮，十餘歲即留鬚。女子則髮垂數辮，當者束髮，綴以珊瑚、細珠之類，出門覆以綢花巾或白洋布。男服敞衣圓領小袖，前襟裏以花布，表則朱綠不一，無扣絆，腰繫以帶。女子則否。凡襪履男女皆以牛馬皮爲之，此又纏俗獨異之大略也。

清・潘宗岳編光緒《温宿縣分防柯坪鄉土志・人類》　查本境土著回種也，人皆深目高鼻，濃髭繞喙。不蓄髮，戴朱綠各色小帽，束以白帕。衣雜色褐衣，履黑革鞮。女則披髮雙垂，餘與男子同。比屋以居，耕地而食，亦兼畜牧之利。性多強悍，喜爭鬬，善騎獵。地多桑杏，盛夏時無論老幼男女，憩於桑，浴於渠，以甚杏爲食。秋杪議嫁娶，喜歌舞，既生子女，復宴集親朋，以次席地而坐，婦女歌舞，羣相慶賀。謂當菊桿華，言始做婦也。夫婦不睦，另嫁曰零幹。或一年半載，仍歸前夫，亦不爲恥。疾病不輕服藥，俗尚跳繩，以粗繩懸病房中，召集合村婦女歌舞，請一毛拉扶病者繞繩誦經，躍舞汗流乃止。死者不用棺槨，以白布裹而瘞之。延請阿渾臨穴誦經，子孫哀哭，親戚亦隨哭，極慟始散。其子守墓，誦經七日，而後歸。無論長幼尊卑，均有服，四十日或百日除之。每歲以三百六十日爲一紀，有地支無天干。七日一市，商民雲集，以有易無。此本境風俗之大畧也。

清・周芳煦編光緒《新平縣鄉土志・人類》　纏回一種，散居各莊，均係土生土長。南疆纏回三代以上，即數典忘祖，其本末世系源流，無可考。風俗禁食豬肉，每日兩次禮拜，高聲朗誦。男阿渾、頭目人等，以白布裹頭。女以白布自頭及背滿披於後。生子十餘歲，即分居不相顧。夫婦一言不合，即反目，（白日）〔名曰〕楊掉，男自尋妻，女自招夫。朋友一分之故，動致爭毆、鬥殺。惟聽阿渾之言，餘一切別教，均不能炟其心。

又《宗法》　縣治百姓，土著客籍，均係纏回。文字教化不同，禮節風俗亦異。男子自幼成人，從無冠。昏姻有由父母主者，有由自主者。初時，男家請媒說合，名曰交央歌。迎娶之日，夫家接得新婦到門，宰殺牛羊，遍請親朋會食。隨毛拉三人，即漢語讀書之士也，用鹽少許，和以冷水半盞，攪勻，分作兩杯，唸經已畢，令男女各飲一半，名曰擬恰，即漢人交杯合巹之義也。後至十日或半月，男女同往女家省視，名曰達尊，即漢人男女回門之意也。喪禮父母去世，即請唸經一人，將死者用水洗淨，

用布帛週身包裹，卽漢人殯殮之意。埋葬三日後，宰殺牛羊，和米做飯，遍請親鄰，名曰散尼牙，卽漢人請客及施捨之意也。蓄髮戴白，或五十日百日，然後釋凶從吉。忌日祭祀，素無是禮。賓朋往來，從無酒席。貧富祇以牛羊肉做飯，用手抓食，名曰抓飯。城鄉禮俗均同。駐防土司素無。

清・顧桂芳編光緒《輪臺縣鄉土志・人類》　本境向無旗戶，漢民與回民均係僑寓，爲數無多，且往來無定。土著之民，悉屬纏回，皆阿剌伯種也。按光緒三十四年正月，查報戶口數目，城關四鄉統計二千叁百六十四戶，大小男丁五千五百十三人，大小女口四千七百八十四人。纏回雖有白種、黑種之分，向止有名而無姓氏，亦無宗族，其氏族及世系實難稽考，姑從闕略。至宗教則漢晉之間西域本爲佛國，崇信佛教。回教之起實萌芽於隋唐而盛於元以後，至明季而天山以南遂爲回部。阿剌伯者，又作亞剌伯，亦作阿拉伯。回教之祖國也。唐史之大食，元史之天方，明史之默加、卽麥加，又作墨克，默德那，又作麥德拿，亦作美地拿。皆其國地。地近紅海，在葱嶺以西數千里。其教祖曰摩哈默德，唐史作摩訶不，明史作謨罕驀德，又作馬哈麻，西人。《萬國志》作摩哈木，皆係一人。生於陳宣帝大建四年，勇而（而）有智，寓言受神付託，排斥當時阿拉伯之多神偶像教印佛教。及耶蘇教。遷於默德拿，於唐高祖武德四年，立國紀元，不出十年，全國盡信奉其教，又擴其勢力於國外。紀元十年，摩哈默德死，代之者爲其義父又作妻父亞伯敗堪，又次爲瓦瞞，皆能繼摩哈默德之志，以傳教及戰爭攻伐爲事。五十年間，東自印度，西至大西洋，皆爲回教所統治。後又踰葱嶺而東，《元史》有回回軍，《明史・哈密傳》亦有回種，是唐宋以後，內地久已布居。摩哈默德二十六傳，有瑪墨特者，當明之末，與其兄弟分適各國，自默德拿遷喀什噶爾，羣以聖裔奉之。適厄魯特方強，盡執元裔回部舊汗，遷居天山以北，於是回部各城，始有回酋。回教既興，釋教遂行於西藏，無有信從者，此爲宗教之源流。其教以摩哈默德爲宗，相傳爲排哈木巴爾，專敬天神。能赴默德拿朝摩哈默德之墓，在道死者，爲獲神佑，稱爲阿吉主；還者，爲假阿吉，故富室多傾產以行。熟於經典者名曰阿洪。回字凡二十九字頭，或兼數音而成一字，或聯數字而成一音。其字書名阿里卜，占侯書名嚕史訥默，史名陀犂克。童子能書記者，謂之墨嚕。至阿洪，則能解其文義，衆民皆敬信之，遇有疑難，必問阿洪行止，俟其一言而決。凡立書契券約，亦必蓋用阿洪摹記。卽男女婚嫁，皆聽主持。雖謬誤，不少怨悔。然今之阿洪，不獨有名無實，甚且圖私營利，而愚民仍執迷不悟。管禮拜寺者名衣麻木，守麻札者卽人死所葬處。名協亦黑，以能諷經者當之，今亦不盡然矣。歸化以來，垂二百年，猶不知奉正朔，仍以回教紀元之年爲歲次。其紀年有地支而無天干，月無閏，無小建，滿三百六十日爲一年，十二月年終，家家宰羊，祭其教祖之先世，謂之庫旺兒亦提，度歲曰兒亦提，在庫旺兒亦提七十日之前。又前一月中，日中不擧火，至日落星見，方飲啖，謂之肉則。又前十五日，曰巴拉提，謂其主下降，察其善惡。擧家誦經，不寢達旦。懸葫蘆燈於樹頭，油盡燈落，則踏破之，以爲破除一切災咎也。月無朔望，滿七日爲巴札，日中集市交易，每月以柳氏女胃四日，異於漢人之星期，西人之禮拜以星房虛昴四日。其俗無跪拜之禮，見尊長、伯克交手當胸而頓其首，謂之阿斯拉木。惟拉馬茲始跪拜。拉馬茲者，送日西入禮拜之名。自改設郡縣以來，亦知禮拜請安矣。且既無姓氏，亦無宗族，故不重倫常，男女婚嫁，惟生我及同胞所生與我生者不能成配，餘則無論親疏，皆可爲夫婦。婚姻之事，壻家邀媒至女家，以連襟爲詞，不直言議婚。既許諾，則宰一羊，藉之以綢，覆之以被，送女家爲定。前娶之三日，壻宿女家，而不入內。屆期，女家延阿洪誦經，以氈毯舁女出門，抱之上馬。至家，先拜竈，潑油於竈門，然後入房。夫婦若不睦，輒自離異，謂之揚土爾。其男子光頂，惟婦人蓄髮。衣皆圓領，履皆高底，冠皆沿以皮，冬夏不去，男女略同，惟阿吉、阿洪等，冠上加纏白布。居喪無服制，屏紅綠，着黑色而已。良家婦女出門必障其面，以示異於常人。衣服多尚質樸，飲食不過烹羊摶飯，均有可取。銀以元寶爲貴，否則疑有贋僞。錢以紅銅爲之，一錢爲一普爾，五十普爾爲一天罡。今不盡然，本境市面卽以二十五普爾爲一天罡。量穀麥以帽，數多則用他哈，卽小布袋也。每斗爲一恰勒克，約重十二斤有奇。每糧四碩五斗爲一帕特瑪，今雖有官置斗斛，而不解者甚多，故一切衡量，尚仍其舊。凡此皆其風俗之大概耳。用夏蠻夷，恐非一日所能轉移也。

清・張紹伯編光緒《沙雅縣鄉土志・耆舊録》　纏民語言文字另爲一種，崇尚回經，掌教曰阿訇，積學曰毛拉，朝佛而回曰阿吉。歷係回莊，

以本地頭目辦地方之事，素不肯從漢學，以致歷代名人之事蹟與夫鄉賢之祠廟坊表，向爲本境所未有。纏民風俗除父母夫婦兄弟子女而外，統謂之親戚，其孝友、睦姻、任卹固已無憑，採訪學問更不必問矣。

又《人類》　境內祇纏回一種，俗尚純樸，勿衣美服，勿營華屋，饒有古風。惟言語須通事互傳，文字以毛拉繙譯。

又《實業》　纏民讀書者前後僅二十餘人，無所謂士。約計習回經者十之一，業農者十之五，爲工與商者各十之一，游牧者其數倍焉，弋獵者亦間有之，不以爲業。境內南鄉一帶盡是草湖，故戶民僅恃牧畜爲業者有之，未有農民而不兼牲畜者也。

清・蔣光陞編光緒《疏勒府鄉土志・人類》　至纏回之土著，類皆阿剌伯遺種，雖有白種黑種之分，向止有名而無姓氏，又無宗族，其氏族世系，實難稽考。西域古稱佛國，所宗者佛教耳。若回教之起，實萌芽於隋唐，而盛於元，至明季而天山以南遂爲回部。阿剌伯者，回教之祖也。能通曉該教之經者，曰阿洪。俗信阿洪，凡遇婚喪諸事，非阿洪不敢自專。凡立書契券約等事，非阿洪蓋用摹記不信。能繕寫者爲毛拉，人皆以一技目之，不甚重也。城鄉皆有禮拜寺，大小不一。經管禮拜者曰一麻木，猶掌教之師也。人死葬所曰麻札，守麻札者曰協亦黑，舊係以能諷經者當之，今亦不盡然矣。且不重倫常，除祖父母及父母兄弟外，無論尊卑，皆呼名。男女婚嫁，惟生我者、我生者及同胞所生者不能成配，餘則無論親疎，皆可爲夫婦。有小故輒離異，離異三次，雖二人願，亦不能也。其可取之處，黎明即起，不晏眠，飲食宴會，至豐不過烹羊摶飯，衣服多尚樸質，蓋有魏俗儉嗇之風云。

清・江文波編光緒《莎車府分防蒲犂廳鄉土志・人類》　塔吉克回民以遊牧爲生，均多住土房，惟夏間則住氈帳。

清・佚名編光緒《皮山縣鄉土志・人類》　土著係纏回，崇回教，無氏系可考。除父子、母女、胞兄弟姊妹外，男女概許爲婚，易離異。不紀年。居房屋，坐臥俱席地。衣冠畧同漢制。言語文字不通。情性無常，弱者極弱，悍者極悍。多疑無識，往往爲黠，馭而無悔。耕牧爲生，喜食瓜菓。冠婚以羊肉和大米作飯。名曰抓飯。宴客無杯箸器皿，環坐手抓而食。喪祭禮同回教，總以唸經爲主。城鄉有禮拜寺。男女俱善騎。

清・楊丕灼編光緒《洛浦縣鄉土志・實業》　纏俗以誦經識纏字者稱阿渾、毛拉，自開省以來，教化迄未開通，故從前無專業讀書之士。農民以耕牧爲業者，各莊皆是。工則泥、水、鐵、木、絲、布、氈、毯等匠人隨處有之。商無大賈，皆小貿營生。每逢八柵交易，而退仍兼耕牧。纏性純良者，多風氣樸質。其奉正朔惟在衙門局面者，衍故事而已。其鄉約于子把什及辦事供差者，多隨漢俗，惟禁豬肉極嚴，餘無大異。纏俗過年之期先由阿渾示定，禁日間飲食三十天，名曰封齋。到開齋日，做麵果款，親友相見合手躬身，互相拜慶。凡施禮曰合十。女人出行用白布障面。惟父母知其親，阿渾知其敬，妻子知其愛，官長知其尊，此外皆如路人。娶婦必報阿渾，生兒女求取名字。喪則殮以白布，用長木匡罩之，舁行下葬。墳上砌以橫枕，飾以羊角，標以牛馬尾，名麻札。無祭禮。煮大米羊肉享衆，不用碗筋，盛以木盆，謂之抓飯。施舍名尼牙子，請毛拉唸經名做南無子。最畏盜賊，收谷麥急求變賣，不敢存儲。得銀錢即窖地下，需用時情願另行息借，不動窖金。喜於效尤，黠而悍者，往往欺誑愚懦，滋事詐財，愚者聽其嗾使，不知何事，或謂生性使然，抑因教澤之未孚也。

清・瑞山編宣統《婼羌縣鄉土志圖・實業》　本境纏民向未讀書，祇知專事耕牧，工商亦甚寥寥。

清・佚名纂宣統《莎車府志・沿革》　相沿相革，各有風氣不同。有沿多而革少者，有革多而沿少者。莎車人民地土雖久隸版圖，而俗尚仍多夷風，以故相沿者多革者少。至纏民所誦經典，其先傳自喇嘛，相沿千年。明末時瑪墨特奉穆罕默特之教來自天方，傳教西域，於是纏民靡然從風，盡棄其所學而學焉，至今猶奉爲聖教。此經典之先沿後革也。至若文字、飲食、衣服、婚嫁、喪葬、語言，鄉民仍沿舊習，與漢人判若兩途。而城市各頭目以暨殷實紳耆，久經歷任各官，設以學校，導以禮義，故語言、文字、服色、禮儀，漸漸革故鼎新，變夷用夏，第不過十革一二而已。然頭目富戶既已爲之倡，日久化成，而黎民自不難於變時雍矣。

又《禮俗》　纏民禮俗，崇奉穆罕默特之教，不食豚彘。建禮拜寺，寺均東向，內無像設。每日寅未申酉戌五時，依馬木每寺必公奉一正直誠敬之人，按時而宣其教祖之號者，謂之依馬木。立於寺旁高阜處，凡寺旁必築土台，高或一二丈或數尺，均視寺之高下爲之。以兩手護耳，向西方大呼教祖之號，

名曰叫南無。南音朗，無音謨。居民聞聲咸集，先於寺前池水中凡建禮拜寺，必鑿一池於寺前，或寺旁引水注之，城鄉皆然。汲水盥面嗽口濯足，然後入寺誦經膜拜，以昭誠敬。熟於經典者以白巾纏首名曰阿洪，衆皆敬信之。遇有疑難，待其一言而決。雖是非顛倒，謬妄不倫，亦殊無怨悔。歲當秋季，多有棄父母妻子往麥地拿朝聖者。考麥地拿在天方國西鄙，爲穆罕默特葬處。每歲諸回部近者數千里，遠者數萬里，接踵來朝，以數萬計。天方卽阿剌伯，古條支國也。在土耳其南之波斯阿勒富海之西，印度海之北，勒爾西海之東。勒爾西，俗稱紅海。其東岸有麥加，地在麥地拿之北，穆罕默特生於此。如無親屬，卽將家貲田產分給諸戚黨，恝然而往，以死於道路者爲登天，得生還者名曰阿吉。男不蓄髮，以腦後無枕骨爲貴。凡小兒初生，恆令仰卧於搖牀，縛以帶，使不轉動，以壓平其枕骨，否則人共姍笑，謂非纏種。成童時卽留髭，以濃髭繞喙，磔如蝟毛者爲美觀。女則穿耳蓄髮，爲辮十數。嫁後一月，則改爲雙辮。以紅絲爲絡，富者始綴以珍珠、寶石、珊瑚之屬。衣長衣，不拘紅綠花色。寬袖緣領，不施紐扣，敞其前襟。無論寒暑，腰必束帶。女子之服，則前襟加緣，綴以紐而不扣。其褻衣左右無衽，惟頂開一縫，從頭覆下，於兩肩綴帶以束之。出遊時以紗障面，加白帔於首，長與衣等，示不露面之意。其帽冬用皮，夏用綢緞回呢。凡頭目帽，頂高尺許。尋常帽，頂高四五寸。頂無珠，惟婦女之富者多以金絲緞爲之，或頂飾金花翅綴寶石。無論男婦小兒，雖溽暑穹分不去。寢必西首東趾，謂其聖人居西，不敢以足趾相向而褻之。帽以牛羊之皮爲鞾爲履。履底襯以鐵，高寸許。婚姻之事，倫禮每多乖舛。除同母兄妹不結婚，其餘或祖之女可嫁於孫，兄之子可妻於弟。其議婚時，壻家邀媒至女家。既許諾，則送一羊爲定。屆期女家延阿洪誦經，以氈毯舁女出門。抱之上馬，送至男家。入門先拜竈神，潑油於竈門，然後入房。若貧無父母，於童稚時不能議婚者，男女多自擇。凡八柵日暨麻札賽會之日邂逅時，兩相愛悅，卽悉詢里居名字，可則以所戴之帽互易爲定，然後涓吉成禮。夫妻若反目，輒自離異。百日內男不敢娶婦，女不敢嫁夫。蓋糞覆水可收，猶能胹合。百日之外，各自配，無異言矣。居喪無服制，惟百日內屏棄紅綠，著青黑衣服。以白布殮尸，舁而瘞諸麻札。送葬者必念經隨行，爲之懺罪。作墳多肖宮形，以久而不壞者卜其人生前之善。墳若坍塌，羣相鄙爲下賤。凡阿洪之爲人，果係有品有學爲鄉人所尊仰者，於死後葬所，後人爲之建寺築園，鑿池注水，廣植果木，名曰麻札。每歲賽會數日，以恣人禮拜遊翫。而其尤者，或於墳上飾以琉璃磚瓦，形若覆碗，高數尺或一二丈。凡婦女無夫無子，或子女不肖，以及家貧多病諸缺恨事，恆於賽會日赴麻札面牆環跪，號泣而訴之，謂之祈福。俗不尚醫藥，以故亦無人精其術。偶有疾，延毛拉誦經。纏民讀書者謂之毛拉，鮮厭讀術者亦謂之毛拉。倘疑其有邪，則繫繩於屋領，以一端下垂，釘於地。俠病者握繩旋轉，毛拉於旁念咒擊鼓，勞攘終宵，謂之驅鬼。至於居舍，多係土築，鮮磚瓦石砌之制。屋無脊，其頂平，以泥覆之。無窗櫺，惟頂開一竇，以通亮。富者始間有雕梁塗堊之飾。房無坑榻，藉以氈毯。客至脫屨而入，相向跪坐。先設葡萄瓜菓於前，然後烹羊炊米以供客。不授箸，均以手攫食，名曰抓飯。若貧戶，僅設麵饃，或攙以牛羊乳。見人無跪拜之禮，遇伯克尊長加一手於胸，呼曰阿斯拉木。猶漢語請安問候也。遇平輩則拳手捋鬚以爲禮。若契友久別，先抱腰偎臉，然後各叙寒暄。婦女相見，僅交臂鞠躬而已。里有婚喪，則餽牛羊布疋而慶弔之。過年謂之玉則，以三日或五日爲度。元旦前封齋一月，不茹葷，不殺生，日中不食，於日出閉關，至日落見星方飲噉。封齋之前十五日，謂其眞主下降，察人間善惡。燃葫蘆燈於樹，或置諸大道，舉室誦經，通宵不寐寢，若漢人之守歲然。元旦後數日，恆有搶羊之戲。選曠地作場，懸一羊於樹以爲標。亦有置諸地者。署銀之數，以爲彩。鄉民咸集，環視若堵。登場者或數百騎，或百數十騎，約齊同發，縱轡奔馳，以捷足先得者領彩。若富戶開場，常數百金，拋置略無顧惜。好蓄鵰鶻，多者恆飼養數十頭。歲屆三冬，則牽犬放鷹，入山獵獸。尤尚歌舞，每嘉賓宴會，卽藉氈於地，或一人或二人，迴環往復，曲折盤旋。其樂有大小鼓、提琴、洋琴、簫管之屬，列坐於旁，嗷嘈相和。然歌者之嘲哳，彈者之遲連，舞者之步武，均聽鼓聲爲節。至於婦女長袖蹁躚，嬝娜旖旎，尤爲曲盡其態。乾隆時，將軍兆惠自葉爾羌得回部樂奏送適至，因命於大饗所陳諸部末肄之。聖製詩：『却引天方鳳奏西。』且有少年趫捷者，善尋撞之伎。置修絙於空，撐以高楔，乾隆聖製《觀回部繩伎聯句詩序》云：『乃命回人緣高楔，踏修絙。』離地數丈，往來其上，鮮有危阽，蓋卽古都盧國度索之遺俗。鄙丐，家有乞人，鄰里咸不齒數。縱使子孫致富，猶不能脫丐籍。必使一人懸瓢

於腰，沿門告乏。以上數端，係纏俗之大畧。嗟呼！箕踞之域，無修禮之容。被髮之鄉，少章甫之飾。相習既久，靡然成風。浹髓淪肌，莫可移易。六合之外，古聖人所以存而不論者，蓋以文物衣冠難求於侏儒之俗也。

歲時

清・傅恒修乾隆《西域圖志》卷三九《風俗一・回部・歲時》　回俗以教主初生之年爲元年，閱一歲則加一年，云可傳之無窮。雖汗新立，亦不改元也，刻年數於汗之印上以爲識。每三百六十日爲一年，不增減，故每四年而餘二十一日，四十年而餘七月，四百八十年而餘七年矣。滿三百六十日爲一年，謂之大年。大年第一日，如中國之元旦。伯克戎裝，齎教主所賜纛，鼓樂擁護，率所屬赴禮拜寺行禮。衆回人咸隨以行禮，禮畢交相叩賀。不殺生。先期三十日，必把齋。俱日出閉齋，星見開齋，不茹葷。惟產婦不把齋，兒大則補之。其大年前十五日，相傳教主是日下降，監察人間善惡。先一夜舉家晝夜誦經，不寢達旦。懸葫蘆於樹，盛油其中，點以爲燈。油盡燈落，遂踏破之，以是爲破除一切殃咎云。元旦後七十日爲小年，殺羊以祭天。伯克行禮相慶賀，如大年例。此兩年者，相傳以爲派噶木巴爾所留遺，流傳久遠，守其教而不變也。小年後再滿三十日，相傳爲教主外孫難日。禮拜寺阿布塔爾服墨色衣，赴各家乞齋誦經，各家量其力而布施之。

清・王曾翼《回疆雜紀》　相傳始立回教者名嗎哈木啻敏，回人以聖稱之。其基在喀什噶爾城東五里許，甃以碧瓦。墓旁枯木一株，千餘年矣，呼爲神樹。回俗每月六日爲排沙木畢，是日無分男女，各著新衣，五鼓上墳禮拜。

清・永貴、蘇爾德纂乾隆《新疆回部志》卷二《回教第五》　以三百六十日分十二月，按年以配地支，不知有天干甲乙等字。其地支十二屬配辰曰魚，不知有龍也。每月以初見新月之次日爲朔，以月之奇偶分大小建，不知置閏。每歲十二月終，因六小建不足三百六十日之數，必於歲末補足六日，至第七日方爲新年。不知推算日月度數時刻，故見華人預知日月交蝕，深以爲異。

又《年節第九》　回人亦有年節，年前即把齋一（日）〔月〕。據《嗎哈木啻敏經》云，此一月乃先年大聖人等避難之月，大衆應日則把齋，夜則念經，清晨日未出早食，夜俟月出晚食，如此一月，則聖人之難可脫，伊等先人亡魂盡能出離災難，作齋之衆亦皆能假聖人之力而脫離災難。故回人每年於此月初更五皷（兩）〔而〕食，沐浴念經作樂，〔白晝不食，〕如此一月方開，此日曰魯雜。《阿依特經》云，把齋一月足滿，將所積善事告天求福，作樂慶賀。故回人是日皆淨身著新衣，念經求福，又以爲難滿災除之日，彼此皆賀新年。又一日曰庫爾板。《阿依特經》云，是日當念經禮拜，迎禧送祟。故回人此日必念經，潔服，送禮物，互相慶賀。又一日曰鄂舒爾，係嗎哈木啻敏之外孫衣嗎木哈散、衣嗎木烏散等被賊殺害之日。嗎哈木啻敏曾於是日作樂念經，超度亡魂，故回人於此日亦皆遵奉遺制，念經作樂，以超度父母靈魂。又一日曰都瓦，係嗎哈木啻敏超度冤魂孽鬼之日，故回人於此日俱詣墓慟哭，點燈念經，謂之迎奉先祖。又一日曰巴拉特，據嗎哈木啻敏經云，係上天鑒察人間遇惡之日。故回人於此日俱沐浴禮拜，通夜念經告天，贖過祈福。

清・七十一《西域聞見録》卷七《回疆風土記・風俗》　回民過年之前一月，即把齋起。凡男女十歲以上，皆於黎明後不得飲食，甚者津液不敢下嚥，方爲善把。稱回人以把把謂此。日落星全，方恣意飲啖，但不得飲酒近婦人。日夜禮拜，男女悉以淨水遍身澆灌而後行禮。毛嚩阿渾等禁忌〔尤〕爲繁瑣。至次月初一或初二，總以望見新月如鈎，則開齋過年矣，回語謂之入則。開齋之日，竟夜鼓吹至辰刻，其阿奇木伯克鮮衣怒馬，金線黃阿渾帽，駝馬皆餙以錦鞍，各五七對，旗幟鼓樂，海蘭達爾歌舞，紛紜前導。伯克、阿渾等皆白圓帽，圍隨左右，其阿奇木之心腹人等控弦操槊披甲護衛，一同入禮拜寺諷經。合通男女，皆新衣，喧闐街巷，群瞻阿奇木威儀。禮拜畢，均隨入阿奇木家拜年，阿奇木勞以牛馬之肉，葡萄之酒，男女跳舞歌唱，開飲盡歡而散，謂之入則愛伊諦。未歸王化以前，是日之阿奇木伯克入禮拜寺畢，即有阿渾等議其賢否。以爲賢，則留之，以爲某事無道某事尤無道，則與回衆廢弒之，故阿奇木擁兵自衛。今雖不敢

擅殺，而兵伏尙沿其舊。是日回人之拜答飲宴亦猶中國之元旦也。入則愛伊諦後數十日，其阿奇木又復儀仗入寺，通城喧樂，謂之因魯班愛伊諦。

又數十日，回子赴所信奉之人墳墓禮拜諷經。多於頸項咽喉間，用刀穿透其皮，以布縷穿之，血流遍體，云其以身祭神靈也，謂之烏蘇爾。

又數十日，回子老少男女鮮衣修餙，帽上各簪紙花一枝，於城外極高處，婦女登眺，男子馳馬較射，鼓樂歌舞，飲酒酣跳，盡日而散，謂之魯努斯。

回地各城均於城東架木爲高臺，每於申末酉初於其上鼓吹送日而入，毛噶、阿渾人等西向禮拜諷經，謂之納馬玆。其納馬玆均於日將出將入及五鼓並己未等刻，日凡五次，率以爲常。遇吉凶軍旅迎送大僚亦於其上鼓吹，蓋曉諭回鄉之號令也。

又　無正朔，以望見新月爲月初，三十日爲一月。無小建，十二月爲一年。無閏，然算其一歲之中皆三百六十四日，其實皆以八柵爾計算，每七日八柵爾一次，每八柵爾五十二次爲一年，以故三百六十四日也。其紀歲日月食皆有地支，而無天干。

清・和寧纂嘉慶《回疆通志》卷七《英吉沙爾・古蹟》　離（英吉沙爾）城十里團沙平衍，中有一泉，渟而不流，回人稱爲瑪雜爾。三四月間，男女玩會歌唱，歡舞兩三晝夜。其末日有小回童執旗吹歌，有二三十人。又有衆數千人號哭而歸。蓋亦和卓墳之遺意耳。

清・祁韻士《西陲要略》卷四《回俗紀聞》　其紀年有地支而無天干，三百六十日爲一年，月無小建，歲無閏。滿三百六十日謂之大年。大年第一日如內地元旦，伯克詣禮拜寺纛前行禮，殺羔祭天，大小相慶賀。過年節謂之入則，先期三日必把齋，不茹葷，不殺牲。把齋於日出閉關，至日落星全方飲啖。大年之前十五日謂其主下降，察人善惡，舉家誦經，不寢達旦，懸葫蘆燈於樹頭，油盡燈落，則踏破之，以爲破除一切災咎也。

清・徐松《西域水道記》卷一《羅布淖爾所受水上》　按，回回術有太陽年，彼中謂之宮分。有太陰年。彼中謂之月分。齋期以太陰年爲准，數至第十二月則齋，齋滿日，相慶爲正旦。齋月卽彼中十二月。所謂月一日者，又不在朔，以見新月爲准。歷十二月爲一歲，有閏日，無閏月，故歲首無定月，大率每間二年遞早一月。如元年在十月，三年則在九月、五年則在八月之類。今以初二日爲歲除，是用太陰法，見新月爲歲首也。《明史》曰：『三百五十四日爲一周，周十二月，月有閏日，凡三十年閏十一日。』言太陰年也。准此論之，計三十年應有一萬六百三十一日，則一千二百三十三年積四十三萬六千九百三十四日又十分日之一，以回回歲實三百六十五日一百二十八分之三十一，約之得一千一百九十六年又一百四日半弱。從嘉慶二十四年六月初二日逆數之，當託始於唐高祖武德六年三月初三日也。《每月統紀傳》謂生于陳宣帝太建元年。西洋人尊耶穌之教，其言不足據。或曰佛、回作教，皆以滅度之歲紀元，梅氏文鼎推回回術，謂馬哈墨辭世在隋開皇十四年甲寅，而《明史》言馬哈墨作回回曆用隋開皇十九年己未爲元，卽以爲建國之年。其身不存，何能立教？正道陵遲，異端滋起，謬悠之論，固難折衷矣。

清・徐松《新疆賦・新疆南路賦》　其逢正歲，度大年，《西域圖志》：回人無閏月，『滿三百六十日爲一年，謂之大年。』騎沓沓，鼓鼝鼝，凹睛突鼻，溢郭充廛。《西域圖志》：回俗大年第一日，如中國元旦，伯克戎裝，齎敎主所賜纛，鼓樂擁護，率所衆赴禮拜寺行禮。場空獸舞，匏巨燈圓。《唐書・西域傳》：『龜玆歲朔，鬥馬羊、橐駝七日，觀勝負以卜歲盈耗。』《西域圖志》：回俗大年前十五日，懸葫蘆於樹，盛油其中。油盡燈落，踏破之以爲破除災咎。

清・黃濬《紅山碎葉》　家家閉戶，拜年投刺門隙而去。【略】回俗度歲惟羊肉、麪餅而已。

清・蕭雄《西疆雜述詩》卷三《曆法》詩自注　回國紀年以三百六十日爲一歲，歲分十二月，配以地支，不知天干。地支亦論所屬，辰則屬魚，餘與中國同。每以初見新月之次日爲朔，以單月大建，雙月小建。每年因小建少六日，則於歲終補足之，至第七日爲新年。自此挨推，並無閏月。余在西域有年，每見回人度歲不定爲中國何月，則其挨推無閏可知。惟年終補建之說，理有難明。彼中旣以新月爲朔，則初年補過七日之後，已在下月初七八矣。而遞推遞遠，何能按定新月耶？攷《明史・回回曆》論回回曆法，西域默狄納國王嗎哈麻所作。其曆元用隋開皇己未，卽其建國之年也。其法不用閏月，以三百六十五日爲一歲，歲分十二宮，宮有閏日，凡百二十八年，而宮閏三十一日。以三百五十四日爲一周，周分十二

月，月有閏日，凡三十年而月閏十一日。計歷一千九百四十一年，宮月日辰再會，此其立法之大概也。大抵近時回疆所行以周爲紀，周分十二月，故每年大建六月，小建六月，共得三百五十四日，以爲一周之數。至補足六日之說，或係計年通補，即所謂閏日法，當是傳述者有所未悉耳。

又《歲時》詩自注 先夜見月，次日即爲新年。王府前廳左側有臺，砌磚爲之，高丈餘，上設鐵框羊皮鼓六七面，高低大小不一，錯雜連搥，以成節奏。復以嗩吶、喇叭相閒吹之，晝夜齊鳴不止。數日後，始撤去。各城阿奇木伯克等所設亦同。所不解者，見月過年，非但按定哉生明之期，且必眞見月光而後可。曾記一年，回人適當歲除，而是夜天陰月黑，次日仍如平常。問何以未過年，曰：昨夜無月也。然則同奉一法之區，一方有月，一方無月，而度歲不齊耶？余揣其俗，大約次日仍作元旦，而慶賀新年，必待見月耳。惜未詳問。

又 年前十二月一日起，君民男婦皆沐浴齋戒。其爲齋也，早餐在日出之前，晚餐在日入之後，晝則飲食俱禁。雖遇暑天大渴，水亦不敢沾唇。夜則飲食如常。如此者一月，謂因嗎哈木諦敏經內云此一月爲當年大聖人等避難之月，衆應朝則持齋，夜則誦經，大作解脫，且使各先人亡魂皆脫離苦海，即大衆亦能假聖人之力，消除災難。齋期圓滿，恰是新年。此日名魯經阿裔，男女皆淨身換新衣，唸經禱告上天，懺過祈福，作樂稱慶。又以難滿災除之日，彼此踵賀，並上墳祭掃。是日回王上墳用草簣擡運麪饃油餻甚多，祭畢大賞侍從並部民男女觀者，各回官亦然。數日後，相約跑馬、跌交、圍浪、打鞦韆，爲新年嬉樂。按嗎哈木諦敏即瑪哈穆特，即彼中所奉之大聖人也。茲據引稱經語作爲前後兩人，然則此經當是瑪木特玉素普所傳，必非嗎哈木諦敏之經也。其傳不足徵，往往如是。

又 凡遇年時節氣，總以誦經爲事。有一日名庫爾板阿裔，經言當唸經禮拜，迎喜送祟。故每年是日舉行，並換新衣，彼此餽遺相慶。又一日係嗎哈木諦敏之外孫伊嗎木哈散，伊嗎木烏散等被賊殘害之日，嗎哈木諦敏曾唸經超度，故每年是日，皆遵制唸經作樂，各超度本身父母。又一日名都瓦，係嗎哈木諦敏超度冤魂孽鬼歸塋享奉之期，故是日皆上墳痛哭，燃燈誦經，爲迎奉先人。南八城一帶，多用油葫蘆高懸於長竿之上，夜閒燃燒照之，喊聲震遠。又一日名巴拉特，經云爲上天鑒察人閒善惡之日，故是日皆淨身禮拜，通夜誦經，禱告懺過祈福。所聞各節，頗與中國元夜、清明暨中元超薦、歲終祀竈等日用意略同。惟歷按所引經言，斷爲瑪木特玉素普所作之經，其當日所誦爲祈禱超度者，方爲嗎哈木諦敏之經也。若即以所引者爲教祖所傳，則教祖以前無經焉，有所謂持誦耶？流傳久遠，誤亦有由。蓋一爲立國天方創教之祖，一爲始遷回疆創教之祖，今回疆所奉之教，是始於東遷之瑪木特玉素普所傳。此由天方遷至，喀什噶爾地名亦自此起。喀什噶爾者，譯言初創也。當時必已作經垂訓，且言必動稱教祖，奉爲依歸，世世相傳，以致後人但知教始於嗎哈木諦敏，不知更有中興闡發之人。至今墳墓古蹟之在回疆者，皆得而疑之，亦紀載無書之故也。然則今之回人所述嗎哈木諦敏之事，大半爲瑪木特玉素普遺蹟。《唐書》謂焉耆尚娛遨，二月朔出野祀，四月望日游林，七月七日祀生祖，十月望日王始出游，至歲盡止，與今時回俗迥異。

清・佚名纂宣統《莎車府志・回回曆考》 回回曆以穆罕默德初生爲紀元之始，按穆罕默德壽六十三歲，於四月初十日辭世。其術有太陽年、太陰年。太陰年謂之動的月。〔其〕法以三十年閏十一日而無閏月，滿十二個月爲一年。有閏則三百五十五日，無閏則三百五十四日。每遇中曆有閏月之年，則其正月移早一月，是謂動的月。其太陽年則謂之不動的月。其法一百二十八年而閏三十一日，皆以太陽行三十度爲一月，即中曆之定氣。其白羊衬即爲第一月一日，歲以爲常。是謂不動的月。回曆紀歲則以太陰年爲準。至第十二月齋滿之日相慶，以爲正旦。然所謂月一日者，不在朔，又不在望，而在哉生明之後一日，是即太陰年法，以見新月爲歲首也。如今之光緒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爲回曆一千三百二十五年二百六十二日。準太陰年法，三十年閏十一日。則一千三百二十五年二百六十二日共積四十六萬九千四百四十三日又一百九十二分，約之得一時四刻十二分。是從光緒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逆推之，當託始於唐高祖武德六年也。然說者又謂回回曆以隋開皇己未十九年爲元，謂之阿剌必年，係以太陽年起祘。今以現在纏回所用之曆推之，尚多二十五年有奇。即以太陽年起祘，亦不相合。考梅文穆公云回教以彼國聖人辭世之年紀歲，並非曆元。總之，回曆雖爲西曆舊法，惟以太陰年爲準，歷二三年而其月不同，或春可爲夏，夏可爲秋，游移無定，難以示人遵守。明洪武初有西域大師馬哈麻暨馬沙亦黑譯回回曆以入中國，並爲之立回回司天台於雨花台，

而尋罷之，殆其立法之未善歟？

清・易榮鼎編宣統《和闐直隸州鄉土志・雜俗》 慶賀之禮，新年爲盛。纏曆亦以十二月爲一年，無閏，不以月計，惟以七日爲一週。每週之第二日、第四日，謂之雙日，吉日，婚姻等事用之。第五日則上墓誦經，第六日爲聚集禮拜寺誦經典之日。又每七日爲一八札，滿五十二八札，計三百六十四日爲一年。過小年前一月封齋，男女十歲以上，皆竟日不得飲食，日落星明方食。毛拉、阿訇之屬，禁忌尤虔。至次月初三，望新月如鈎，始開齋過年。年前四十五日，各繫油葫蘆於高桿，置屋頂。一更後，自鄉約頭目人家次第燃之，延阿訇唸經，或聚群童呼喚，閭家向之禮拜，喧嘩奔走，竟夜如狂。譯言眞主下降，察人間善惡也。小年過後七十日過大年。凡大小年節，互相慶賀。客至，宴以牛羊雞肉及油炸檐子等物。又以沙棗、桑椹、葡萄釀酒，納果於甕，覆數日始爛，發取，不用麴蘗。又有蘡谷酒，如米汁，味微酸，無酒氣，亦能醉人。每歲春和，男婦老少各攜酒食饌具，齊集平原曠野，作竈爲炊，歌談歡飲，必醉乃已，亦猶內地踏青之意。

清・王樹枏《新疆禮俗志・纏回》 歲法以三百六十日爲一年。先期四十五日，以葫蘆然膏，懸之樹。阿渾誦經，衆人羅拜。夜闌燈墾，蹴葫蘆於地，爭跳踢碎之以消災癘，謂之巴把提。又十五日齋戒，晝禁飲食，謂之若茲，布魯特謂之瑪加克。言齋期也。彌月開齋度歲，鮮衣華服，喧塡鼓歌，男女往來相稱賀，如是者七日，謂之若茲愛依提。又十七日封羊祭教祖先世，謂之古爾巴愛依提，即一歲之終也。

禮儀

清・傅恒修乾隆《西域圖志九》卷三《風俗一・回部・相見》 自阿奇木以下等官見汗之禮，凡大年小年令節，及遠方使回見時，屈一足，如著地狀，以雙手捧汗膝，問安好。汗以一手撫其背而慰勞之。尋常相見，止畧屈足，下不抱膝，上不撫背也。伊沙噶以下至明伯克見阿奇木，歲時相見，亦如阿奇木以下見汗儀。尋常相見，鞠躬而已。如於馬上相遇，伊沙噶鞠躬，不下馬，行相抱禮。商伯克以下下馬，行抱膝禮。歲時子孫見祖父，行屈足抱膝禮。凡卑幼見尊長亦如之。平時相見止鞠躬。婦見舅姑，雖歲時亦止鞠躬也。尊長見卑幼，以手摩之，以鼻嗅之。平等相見，各行抱膝禮。每日阿奇木以下，見汗二次。伊沙噶以下至明伯克，見阿奇木一次。有計議之事，不在此限。凡阿奇木、伊沙噶新除，必致禮於其汗，如古贊見儀。數以九，其物則遠方珍異之屬也。商伯克以下新除，見汗亦如之。有則致珍異之物，無則馬牛鷹犬器甲之屬。職漸卑，不求備也。各城伯克新除，見汗亦如之。自阿奇木以下，行軍得勝，以數軍實，必以上品者先進於汗。自遠方使回，有珍異之物，必以獻於汗。遇歲時則各獻其時物。每大小年各村莊伯克，烹羔炊黍爲禮，以致於阿奇木及伊沙噶。子弟遠歸見父兄，壻遠歸見婦翁，及大小年，必烹羔炊黍以爲禮也。平等之人，願請見者，以餺餭爲禮。數亦以九爲率。一九二九至三九，禮最豐矣。

《晉書・西戎傳》：焉耆，倨慢無尊卑之禮。

《文獻通考》：于闐，貌恭謹，相見皆跪。凡得問遺書，戴於首，乃發之。

按回俗凡下之於上，卑幼之於尊長，有事相見必執贄以爲禮。雖在荒陬，而意猶近古。至史書所載，焉耆、於闐，同屬今之回部，而倨慢恭謹，說各不侔。史冊流傳，難於符合，姑存之以備參考。

清・七十一《西域聞見録》卷七《回疆風土記・風俗》 回子見人無跪拜之禮，比遇尊長及見頭目，交手當胸而頓其首，謂之阿斯拉木。惟納馬茲則始跪拜，婦人亦阿斯拉木。而長上與卑幼相見，不問男女，皆以接唇爲禮。歸化以來，見中國官長，亦各皆跪拜請安，謂敬之如天日人神也。

清・祁韻士《西陲要略》卷四《回俗紀聞》 人無跪拜之禮，見尊長及伯克交手當胸而頓其首，謂之阿斯拉木，惟納馬茲始跪拜。納馬茲者，送日西入禮拜之名。然自歸化以來，見內地官長皆跪拜請安，蓋敬之如天日神人矣。

清・龔柴《天山南北路考略》 見人無跪拜之禮，凡遇尊長及頭目，交手當胸而頓其首，婦人亦然。

清・易榮鼎編宣統《和闐直隸州鄉土志・禮俗・賓》 纏俗極簡，雖見上客，亦無拜跪之文。其上客曰益瑪木，曰買宗，皆管禮拜寺者；曰雪益海，則管麻札者。凡識字者曰毛拉，以一技目之，不貴也，最貴者莫如

阿訇。其阿訇有五，一管理是非曲直，次管理解經譯義，三管理新年誦經，四管理被冤發誓，五管理市俗雜事。充阿訇者有小圖章曰摹，用其章曰揭摹。凡定婚、析產及繁難重大事，皆請揭摹爲證信。主賓相見，無拜跪禮。卑者遇尊者，交手胸膛，鞠躬呼阿司拉木，即漢語請安之謂。平輩各握其手，或兩手相摩，若親友久別覿面。無論男女，必兩相抱腰偎臉，表親愛。無幾案，以氈毯席地坐卧。或築平台土坑，不甚高，賓至主迎，脱履登席，趺踞而坐，亦有跪坐者。款以葡萄杏仁、杏乾、各種糖食、饅頭、油糗、牛乳等物，用磚茶呼爲恰，葉烟爲淡芭菰。本地產烟葉，與內地略同。惟煙袋形製甚古，長大容多水。遇慶賀事，各送牛羊布疋，富戶有多至數百者。筵宴以多殺牲爲敬，牛馬駝肉爲上饌，羊次之，忌食豬肉。釜巨者能容米一石。炊法以胡蘿蔔、花椒、麻油烹調牛羊肉，拌大米和勻蒸熟，盛以銅錫磁盤，每客各進一盤。不用匙箸，浣手攫取，名曰抓飯。食畢進茶煙，客誦經納履以謝主，各交手鞠躬而別。又有所謂（園）〔圍〕浪者，聚衆賓羅盛饌，氍毹貼地，絃管嗷嘈。葷茄木管，皆八孔。洋琴一，胡琴一，又有五絃琴，製殊內地，絃以銅絲爲之。手拍羯鼓，和歌嗚嗚。三四女郎，著長袖衫而舞，進退迴旋，疾徐應節，座客爭以錢擲彩歡呼爲樂。

清・王樹枏《新疆禮俗志・纏回》　平民相見無跪拜禮式。遇尊長交手撫胸，俯首誦賽拉瑪里坤帖斯列海。再合手摸面，以爲親敬。女子相見，以醫相撫掩。尊長與卑幼相接以脣。

宗族

清・七十一《西域聞見録》卷七《回疆風土記・風俗》　回子無姓氏宗譜，父兄伯舅皆哥呼之，弟侄甥壻皆弟呼之。同一謂之親戚惟父子尚知敬愛，餘皆平等而已。男女無別，除生己之母，己生之女外，皆可苟合，亦可公然婚配。或曰共乳者不得媾接，亦有之。

清・蕭雄《西疆雜述詩》卷三《倫理》詩自注　倫常之理，回俗不知。然天性所存，原有自然之愛。君師既所尊敬，而於父母暨祖父母，亦復親之愛之，不與常人並視。夫婦之伉儷，更不待言。甚至行坐相依，令人厭見。即於朋友往來酬應，亦常有之。惟兄弟一倫，大有不同。前後母所生之子女，皆爲同族。其母或曾嫁二三夫，而於前後所生之子女，皆爲同胞。回人無姓氏，男女均取名號。名或二三字至五七字，各不相齊。蓋因名亦有義，而回語拖沓，字難限數耳。三世之內，於伯叔兄長，亦知尊敬。三世外，即無倫序，惟以年齒分坐次，以定尊卑。堂兄弟所生之子女，與異母兄弟所生之子女，相爲婚配。近因沐化，亦漸變焉。回部雖屬夷風，然其晉接周旋，亦復彬彬有禮，歸於誠樸。即如倫理雖未盡合，較之烏孫舊俗，相去遠矣。

清・潘宗岳編光緒《温宿縣鄉土志・氏族》　纏回有名無氏，男女命名多雷同。無論何家，生人取名必由阿洪。除父子及親兄弟姊妹外，皆稱親戚，故無所謂族誼。

清・佚名編光緒《庫車州鄉土志・氏族》　纏回有名無氏，男子命名多雷同，俱從彼教經中語取義。女子命名則取義花菓名色，如塔喜即鷄冠花，金蓮絲即櫻桃之類。

清・瑞山編光緒《婼羌縣鄉土志圖・人類》　纏民無姓氏，土著世代詢之，茫然無從查實。

清・張紹伯編光緒《沙雅縣鄉土志・氏族》　纏回均係土藩，無他族，亦無外教。男女多取於物以命名，無姓氏、族譜、宗祠，以禮拜寺分段爲依屬。

清・高生嶽編光緒《伽師縣鄉土志・氏族》　纏回向不取姓，男女子均由其阿洪命名，循環名多同。同乳者不婚，從兄弟結婚姻。無紀曆，皆不知生年月日。孫曾多半不知其祖墓所在，從無睦然聯爲宗族者。姓氏無憑紀錄。

清・易榮鼎編宣統《和闐直隸州鄉土志・倫理》　纏俗無姓氏譜系，亦無所謂倫理，祖孫父子外，莫得而知。命名僅數十種，彼此相混。諸父兄舅皆呼爲阿康，弟侄婿甥皆呼爲副康，統謂之親戚。子出繼析財產一如己子。女雖出嫁，亦得析十分之二入夫家。

清・王樹枏《新疆禮俗志・纏回》　其族有名無姓氏。父曰達旦子，母曰阿浪子。祖父、祖母則曰穹達旦子、穹阿浪子。穹者，大也。猶華言

大父、大母也。兄曰阿干子，弟曰伏干子。夫曰伊引子，妻曰和通。其伯叔舅姊皆以呼兄者呼之，甥壻妹姪皆以呼弟者呼之。餘則無尊卑長幼，概呼以名而已。

清・祁韻士《西陲要略》卷四《回俗紀聞》 無姓氏宗譜，呼婦人爲鴦哥。

清・裴景福《河海崑崙録》卷二《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六日》 纏俗少者耕地，擁央格三四爲妻妾，食牛羊肉抓飯。其老者則逐居淖内，泛桐舟網魚，取乾葦煨鳧鴨充饑，採野麻織塔海即負来之袋。爲生，其子孫者亦不過問也。

清・陳光煒編光緒《鄯善縣鄉土志・氏族》 本境盡屬漢、纏、回民。漢回之雄馬氏爲大。纏回則以字爲氏，父子不相襲，兄弟不相同。惟回部葉郡王爲本境大姓之冠，而他族不與焉。

清・佚名編光緒《皮山縣鄉土志・户口》 纏俗三服外幾視爲路人。

清・佚名編光緒《葉城縣鄉土志・氏族》 查纏回英俄各戶，原無姓氏，漢民並無大姓，亦無傳幾代者。

宗教信仰

清・傅恒修乾隆《西域圖志》卷三九《風俗一・回部・拜天》 回人尊敬造化之主，以拜天爲禮。每城設禮拜寺，始生教主曰派噶木巴爾，每日對之誦回經五次。初次寅時，二次未時，三次申時，四次酉時，五次戌時。拜畢則宣讀其義，畧云：『至尊至大、起無初了、無盡、無極、無象、無比、無倫、無形、無影、大造化天地主兒。』凡有職之人，與夫誠心守教法者，莫不如是。每七日赴禮拜寺誦經一次，務集四人合誦，不論貴賤貧富皆然。回人通經典者曰阿渾，爲人誦經以禳災迎福。每遇大年小年，阿渾誦阿伊特、瑪納斯經，爲衆祈佑，衆人釀贈衣帽一襲。遇青草當生時，有牲畜之家，每十羊出一牽，三十牛出一頭，送阿渾爲敬天禮。阿渾代衆誦經祈佑，牲畜蕃滋，倘有贏餘牛羊，即以之濟給貧乏，不自私也。一歲之中，富貴者有大事則大餽阿渾，自千金值物至數千金不等。於派噶木巴爾前，誦哈提密爾蘇爾經一次，謂之大布施。餘物亦以濟給貧乏。其好善敬天之人，隨時致禮阿渾，冹其誦經。派噶木巴爾來世，先立祠堂，奉香火，名曰瑪咱爾。每年兩次，衆人赴瑪咱爾禮拜誦經。張燈於樹，通宵不寐。瑪咱爾有香火田畝，以供祭祀之需。又回國前有得道者，如哈帕體和卓、布楚爾哈爾和卓輩，共有七人。每月四次，衆人餽送阿渾，向七和卓像禮拜誦經，貧富貴賤皆然。遠行則致禮物於阿渾，令其誦經保佑疾病，其所禱請亦如之。回部西有默克默德納，爲回回祖國。回人凡終身，必親往禮拜一次，以答鴻庥。辦裝裹糧，往還期以三年。惟富者能酬其願，貧無力者不能也。亦有附香火之資於富室以偕往者。

《北史・西域傳》：高昌國，俗事天神。焉耆，俗事天神。賒彌國，不信佛法，專事諸神。

《唐書・西域傳》：于闐喜事祆神。疏勒俗事祆神。

《明史・西域傳》：額爾巴拉，舊作亦力把里，今改正。不祭祖宗，亦不祭鬼神，惟重拜天之禮。

按：《廣韻》：『祆，呼煙切，音訞。』《說文》：『關中謂天曰祆。』則史所謂祆神，即天神。今諸回部每日五拜天，蓋即其遺教也。《明史・西域傳》又載天堂爲回回設教之祖，有瑪哈瑪者，於此地行教。後人尊之，久而不衰。國有禮拜寺，月初生，臣民咸拜，號呼稱揚以爲禮。默德納，其教以事天爲禮，而無像設。每日西向虔拜，每歲齋戒一月，沐浴更衣，居易常處。隋開皇中，始傳其教入中國。今考所謂默德納國，在蔥嶺西萬有餘里。回部民人，多有赴彼禮拜者。天堂亦宜近之。則回部事天之習，所從來遠矣。至若史書所載，《釋法顯記》：『于闐民篤信佛，多大乘學，威儀齊整，器鉢無聲』；《北史・西域傳》：『高昌兼信佛法，焉耆咸依釋教，齋戒行道，于闐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衆』；《唐書・西域傳》：『龜茲、疏勒國貴浮屠法』；宋王延德《高昌行紀》：『高昌佛寺五十餘區，有摩尼寺波斯僧，各奉其法』，與今回教迥殊。仰蒙聖明考定，昭示指歸，知回部舊無佛法，而列史沿訛，率多傳會失實。爰因回部拜天之教，而推論之如此。

清・永貴、蘇爾德纂乾隆《新疆回部志》卷二《回教》 回部之始立

教者曰嗎哈木啻敏，回人稱之曰烏魯克大也。牌罕帕爾，聖賢也。相傳去今時已一千一百七十餘年。有經一卷，名潤爾罕，凡三十篇，皆教人敬天積福行善諸語。禁回人着紅，謂著之必有兵刼。男皆著黑，女皆著白，蓋以火勝金，水克火也。又云日出之方，生人面白，目滿，鼻小，微鬚，善於騎射，衣著短長，來至布哈爾地方，當爲所屬。其行教者，每早禮拜畢，即登高處，喚醒衆人，爲工作役。晚則登高作樂，向西送日。寺無像設。奉教傳法者曰阿渾，不受職戰陣，不飲酒吸煙，惟誦經講禮，勸人行善，回人咸尊之，雖伯克亦不敢以勢相加。

清・祁韻士《西陲要略》卷四《回俗紀聞》 回俗不信佛書，事天爲本。有禮拜寺而無像設，誦經其中。相傳爲排哈木巴爾裔，其祖國曰默特納，即史所載默德那國也。熟於經典者名曰阿渾，每七日輒爲衆誦經祈福一次。

清・魏源《勘定回疆記》 回疆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西南北皆大山界之。唐以前皆佛教，其以回回教著者，則萌芽於隋唐，而盛於元以後。其祖國曰天方，更在葱嶺以西數千里，有墨德墨克各國。當隋唐之際，其國王謨罕驀德者生而神靈，盡臣服西域諸國，始掃佛教，自立教，造經三十篇，敬天禮拜持齋戒，葱嶺以西皆尊曰天使。回回語稱天使爲別諳拔爾，亦曰派罕巴爾。

清・佚名《回部政俗論》 回人性多疑而嗜利，且習於殘忍，不獨視不同教者儼如仇敵，即猶是教門族類，而於派罕巴爾之外，又分門別戶，以強陵弱，以衆暴寡。如西域諸部落有稱爲白帽回回者，有稱爲黑帽回回者，有稱爲朵蘭回回者，然惟派罕巴爾之裔最尊，回衆稱爲和卓木。和卓木者，譯言聖裔也，回部以爲貴種，所至輒擁戴之。黠虜藉其名以號召回衆，每藉端揭竿，謀爲不靖，(於)以大肆擄掠。

美國・林樂知《喀什噶爾略論》 天山南路各部落當成吉思汗卒後，四子各主一方，而爲天山南路之主者，乃次子札格帶，是爲蒙古朝。崇信佛教，舉國如狂。嗣土耳機朝爭佔其地，易爲謨教。末世僅遺一女，嫁土耳機士丹之噶查。噶查者，譯云謨罕驀德之後裔。一時相從甚衆，凡屬土耳機士丹者，包括阿伯戈爾、霍罕、基法等處，幷與屬，喀什噶爾之人無不奉如神明。推原其故，噶查本主教中之事，娶土爾機朝之女，接辦國中之事，是以教主爲國主也。踐位後，子孫分兩大支，一爲白，一爲黑，即華人所謂白帽回子、黑帽回子是也。骨肉相殘，紛爭不已。

清・陶保廉《辛卯侍行記》卷六《光緒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回回者，古大食國之種也。《舊唐西戎傳》：『大食在波斯之西，大業中有波斯人牧駱於俱紛摩地那之山，即默德那。忽有獅子人語曰：「穴中有黑石白文，讀之便王。」果見石上有文，教其反叛。於是糾合亡命，刼奪商旅，據波斯西境，自立爲王。即今亞喇伯地。波斯、拂菻皆爲所敗。永徽二年，遣使朝貢。其王名噉密莫末膩，《四裔年表》：『永徽時其王名亞得蠻。』有國已三十四年矣。一云隋開皇中，大食族中有孤列種，代爲酋長。美國林樂知《中西關係論》：『謨罕驀德係出哥累斯。』後有摩訶末者，此云後有，則未必是創教之謨罕驀德。據西史，謨罕後有族孫爲王，亦用謨罕之名。勇健多智，衆立爲主，開地三千里，兼克夏臘，或是亞喇伯，或是希臘。謂之白衣大食。十四代後，改爲黑衣大食。至德初，代宗爲元帥，用其兵以收兩都。』肅宗時用回鶻兵，蓋其中有大食人。馬氏《通考》引杜環天寶時至西海。《經行記》：『大食一名亞俱羅，即亞喇伯。王號暮門都，謨罕驀德急讀之音。有禮堂，每七日禮拜。』《遼史・部族表》有回回、大食部。別載畏吾兒城，顯分二地。《明史・天方傳》：『天方又曰默伽，回回教祖馬哈麻葬焉。』又《默德那傳》云：『回回祖國，其初國王謨罕驀德，生而神靈，西域諸國尊爲別諳拔爾，猶言天使也。』於此可見回回種族出於大食。纏回但知默伽呼作墨克，往謁墓者歲以百萬計，故其名獨著。唐時曾幷有波斯，故亦稱波斯人。與吐蕃相攻。歐洲人言亞喇伯誅逐釋伽、耶穌之徒，威服霍罕、印度。蓋大食東封直至葱嶺，波斯人信奉謨罕驀德最堅。而唐人於兩京諸州郡廣建波斯寺，其教東行實始於唐。歐洲人述亞喇伯史云：『謨罕驀德令其母舅撒哈八與幹葛思至中國，唐高祖建寺居之，後自廣州返國，謨罕已死，諸臣傳遺命云：「願可蘭全經布於中國。」撒哈八復來傳教，從者日衆。』證諸《唐書》，頻書大食、波斯之貢。乾元初，襲破廣州。以傳教互市覬人土地，謨氏已然矣。唐人西遊者如杜環所云京兆人樊淑、劉泚，河東人樂儇、呂禮，去者接踵，流沙竟成康莊。謨教於是盛行。《明史》謂隋開皇中傳入中國，似未確。傳教者來自西方而散處磧外，及塞內之回鶻自以爲西人氣類相近，又震於大食之兵威，天使之美號，靡然風從，如響斯應。宋元以來，中國人因回鶻奉是教遂名之曰回教，其謨罕之民自大食來者則別於回

鶻而名之曰回回，元明二史於此二族初未混同也。《元史》稱西域稱回回者，皆指布哈爾以西地。《耶律阿海傳》：『從帝攻西域，俘其酋長只闌禿，下蒲華、尋斯干等城。』又《耶律留哥傳》：『於蒲華、撏思干城與回回格戰。』《賽典赤瞻思丁傳》云回回人別庵伯爾之裔。又阿喇卜丹，回回氏，西域茂薩里人。伊斯瑪音，回回氏，西域實喇人。皆世祖所徵回回畝匠。蓋其時求畝法，廣召西域回回也。《明史・哈密傳》：『有回回、畏兀兒、哈喇灰三種。』按哈喇灰即遼史之阿薩蘭回鶻。此元明人分別回鶻、回回之大概也。間有互稱者，後人傳寫訛耳。惟錯處久則情易洽，衣服同則類易化，奉教一則勢易合，記載少則幷忘其祖。新疆諸部未立姓氏，豪酋之門絕無書策，國初來貢者忽稱元後，忽稱回裔，皆譯者代爲捉刀，其主亦不知云何。經準噶爾之亂，遷移分幷，益不可究詰。愚蠢者至不自知其年齒，安能識其世系。回鶻、畏兀、回回混無區別，祇分二類：天山以南各城土著曰纏頭回，雜有匈奴、回鶻、西羌、畏兀、大食、回回及突厥、契丹、蒙古、浩罕、波斯諸種。入居陝甘各省者曰漢裝回，大半回鶻之後，雜有匈奴、氐、羌諸種。陝甘人因其語言衣服皆與我同，呼曰漢回，亦稱小教。閒有逃回入漢者，彼族謂之反教。有改從青海蒙古者，謂之馱毛達子。漢人從回者謂之隨教。回俗敬畏阿渾，一呼百應。每寺管若干邨莊，各有畛域。阿渾倚掌教之權，得扑責回民。有吉凶事，必往誦經。平日皆有賄賂，金粟畜產無物不納。於是阿渾相擠，增立新教，名目繁多，以河湟爲甚。大率杜撰欺人，詢以謨罕驀德源流，茫然莫曉。喋喋焉互爭門戶。官若詰問，則又合而抗官。其頑甚矣。而凡從謨教諸地，悉以回字冠之。伊吾以西曰回疆大宛、蓋塔什干之對音。《史記》『大宛東有郁成王』，今纏回呼安集延曰安直成，疑即郁成。突厥、即土耳其。罽賓、即卡拔，今阿富汗所都。條支、亞喇伯國首部黑德倭斯，急呼之爲條支，爲大食。等國曰回部。實則謨氏所創經曰可蘭，曰甫爾加尼，其分派曰希亞教，條支、波斯奉之。曰蘇利教，突厥、大宛、新疆諸族奉之。總名曰派噶木巴爾，猶言天命立教也。未嘗自稱回教。其人自呼曰墨斯兒滿，言所信惟天也，歐洲人稱回回曰媽呼里登。未嘗自知是回回。問名之難以核實，有如是者。又天方之稱比默伽於天上，乃居中土之回回妄立此名。又花門山乃唐回鶻地，在北漠，不可以指西域回族也。

清・裴景福《河海崑崙録》卷三《光緒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　六朝時亞喇伯即大食國部落。祀風水火土樹石萬神，無專拜天主者，而猶太猶太又曰如德亞，今土耳其屬地。早有禱祀天主阿羅訶之事。默克始汗曰青吉斯汗，裔孫派噶木巴爾，國人尊爲別諳拔爾，即穆罕驀德，波斯語天主使者，即唐書摩訶末。隋初爲哥累斯即唐書孤列種也。貴族貧人，入山牧羊，遇商人，隨之至猶太，聞其耆老所傳聖乘稗記，還國後欲廢舊像，因猶太教兼併亞喇伯教，創新教於默伽城，而亞喇伯人未信之。唐武德五年，敵人追逐謨罕驀德，與其徒奔默德那一作麥他拿。城，回人以其年爲回曆之首。此後新教漸曜，懾以兵力，蔓延三洲。貞觀六年謨罕驀德歿，壽六十二歲。初生四子俱夭，以女妻同祖兄阿布塔拉布之子阿里，其三大徒阿布貝克、鄂瑪爾、亞得蠻相繼爲教主，而阿里不服，會亞得蠻死，遂自稱教主，爲第二世，回教從此分二派。一曰施亞教，波斯、纏民，皆信之；一曰蘇尼亞教，土耳其、霍罕及西（城）〔域〕回回皆從之。傳至二十五世曰瑪木特額敏，產四子，其季子瑪木特玉素遷喀什噶爾，西域回教至此益盛。季之曾孫曰瑪罕木特，最得衆心，噶勒丹策凌誘囚於伊犂，並繫其二子，長曰都斯尼都，次曰霍集占，即大小和卓也。自唐以來，中國有異教五，曰波斯火教，其寺曰胡祆祠，或曰火祆祠，或曰波斯寺，或曰大秦寺，爲波斯上古所崇之教，大食克波斯後，其徒皆奔別域，今西印度頗有尚火祆者，曰景教，西安有《景教流行中國碑》，兼稱大秦教，則西洋所謂尼斯多爾教者，天主教之外道也；曰摩尼教，亦天主教外道，而兼染波斯火教，回紇向多信之；曰猶太教，西洋書謂唐時已流入中國；曰回回教，五代時已漸布於西域，元時吐魯番始廢佛教、摩尼教，專宗回教，此其大略也。

清・蕭雄《西疆雜述詩》卷二《喀什噶爾》詩『天使墓門千載在』句自注　城東五里許有一塋園，據稱爲布拉尼墩等先人嗎哈木諦敏之墓園。無別物，只一空亭。頂圓而尖，中植枯樹一株，名曰公波斯。回人男女老少敬奉甚篤。每逢禮拜前一日，爲此閒禮拜之期。黎明，男女擁集盥浴誦經，拜畢始散。歷傳至今，無稍懈忽。各城阿渾等，多有遠來朝拜者。但攷《地球圖說》，麥加城爲摩哈麥所生之城。又一城名麥地拿，係教主葬處。按摩哈麥，即瑪哈穆特，即所稱之瑪哈木諦敏也。麥加與麥地拿，皆在紅海之濱。紅海在西印度外。又《明史》載阿丹默德那地有教祖穆罕默德之墓，墓前有元石，各國回人皆歲往禮拜。地在西藏之西八千餘里。按默德那即麥地拿之訛音，穆罕默德亦即瑪哈穆特。兩徵所紀，是教主之墓原不在此也。《海錄》載南印度之馬喇他國爲回回種類，凡拜廟，廟中不

設主像，惟於地上作三級，取各花瓣偏撒其上，羣向而拜。或中閒立一木椎，望之祝告稽首。此處亭中枯樹即是木椎之意，且皆呼爲瑪雜爾。瑪雜爾者，回語謂廟之詞。廟不必墳，或但設神位而已。惟布拉尼塾等奉爲先塋。《瀛環志略・西域》稱瑪哈穆特爲派罕巴爾，華言天使也。其苗裔稱和卓木，華言聖裔也。巴達克山、塔什干，皆其支派，而霍集占兄弟稱大宗。按布拉尼塾係霍集占之兄，據稱是彼先塋，則所葬者固是教主一脈。又按教主在天方，其後至二十六世瑪木特玉素普始東遷喀什噶爾城。據此則爲瑪木特玉素普之墓無疑。回人之爭趨頂禮，或爲敬六百年前始遷之教祖，或以敬教祖之聖裔者。敬教祖或因世遠無徵不知遷於中葉，而悞會爲開基之教祖也。三說俱爲應有之義。

又卷三《風俗總敍》詩自注　天山以南皆回紇，以北原屬單于統，爲西域山北六國、山南三十六國之地。自古聲教不通，而風俗殊矣。單于之後，今爲蒙古。信佛誦經，不待言。而回教亦以經爲重，家絃戶誦，津津不倦。七日禮拜一次。屆期於天明時齊集清眞寺，盥浴誦經，午後始散。約與西洋天主教禮拜相似，但日期不同。按天主教以每月房虛昴星四日爲期，而回回教則在牛婁鬼亢四日也。

又《教宗》詩自注　回回國爲天方教。據云始立教者名嗎哈木諦敏，皆稱之爲烏魯克牌罕帕爾。烏魯克者，大也；牌罕帕爾者，聖人也。所傳經一卷，名潤爾罕，凡三十篇。內皆教人敬天、行善、治家、立身，具言果報昭彰，法戒兼備。回人信奉甚篤，婦孺皆然。經之爲用，於持身送死外，曾見驅邪、療病、占吉、問凶，往往有驗，亦屬甚奇。按嗎哈木諦敏，《明史》稱爲默狄納國王馬哈麻，又稱謨罕驀德。《景教續考》稱穆罕默德，《瀛環志略》稱瑪哈穆特，《四譯館考》稱二罕驀德，皆揣音傳寫之訛，均指回國教主也。其云烏魯克牌罕帕爾，諸書所記一作別諳拔爾，一作派罕巴爾，一作派噶木巴爾，皆謂猶言天使也。生於陳宣帝大建元年，初以經商遊歷西域各國。心術至正，慣好勸人爲善，漸至創立教門，轉移風俗，並善療病症，是爲回國開基之祖。而回國紀年，則以教主辭世之時爲始。在隋文帝開皇十四年，甲寅歲七月十四日，距今光緒十七年辛卯歲已一千二百九十七年矣。一說辭世在開皇己未，未知孰是。至於天方經卷，說尤歧異。《明史》謂謨罕驀德國中有經三十本，凡三千六百餘段。隋開皇中其國撒哈入撒阿的幹葛思如傳其教入中國。《廣東通志》謂默德那國教以事天爲本，無像設，經有三十藏，凡三千六百餘卷。《景教續考》言天方有佛經三十藏，自阿丹至爾撒凡得一百十四部，如討剌特則逋爾引支納，皆經之最大者。自穆罕默德按經六千六百六十六章名曰甫爾加尼，此外爲今清眞所誦習者，又有古爾阿尼等經。其餘籍載所傳經之名號尚多，皆未得其詳。余謂所稱嗎哈木諦敏，敏字是答詞，語助，去之，即穆罕默德四字之訛。一如《唐書》之稱天山爲時羅漫，彼原讀時字若習字，平聲，故又作祈羅漫。而漫字是彼閒詞語助，去之，即祈連二字之近音，並非另有一名也。敏、漫等字，皆俗語餘音，與楚些一類。些，《離騷》音朔。以余按之，當讀作賽。今汨羅左右土語尚然，皆對人切指之助詞也。

又《禳禱》詩自注　回部有專門行教者，名曰海連塔爾，如中國巫師之類。其帽用駝毛細繩紅白相閒織成，高尖月斧形，緣以皮邊。衣即彼中之通，惟袖大而密紉，如衲腰。繫駝毛大帶，垂絡於前，以玉石紅綠線等項懸於襟上。凡祈禱禳解之事，皆彼爲之。閒時則唱勸世文，以翼風化。每逢秋後，沿門募糧，具齋餅往賽山神水源，並望祭圖虛克洞等處。回俗無醫藥，凡感冒風寒，則宰羊剝皮，趁熱將病人貼肉包裹，覆被於熱坑，以發汗。其餘病症，請阿渾唸經祝解。如有邪祟者，或用海連塔爾禱之，名爲捉鬼。無香燭牲酒之設，但有羊皮小鼓，面徑尺餘，高約三寸，框裏周綴鐵環，搖之鏘然。左手托其框，以右手拍之。《唐書》龜茲揩鼓，大約類此。每用兩三人並立，且擊且唱，閒亦走動，鬧至半夜始散，頗有驗。與甘省巫教治病名曰打羊皮鼓者相似。但彼以鐵鈒鞔羊皮一層，形如葵扇，執柄而擊以槌，設壇唱之，稍有異耳。

清・曾炳熿編光緒《吐魯番廳鄉土志・宗教》　廳治回部本阿剌伯種，世處回疆。就其自數之典言之，祖曰阿丹，生於天方之野。傳至爾撒，其教始興。又六百年，當隋開皇中，有摩哈麥者，又名穆罕默特。生於麥加。性最敏，少爲商，娶富商之寡而致富。維時泰西諸國耶蘇盛行，思別創教門以自異。造天經一部，自謂受之天者，回族翕然從之。其教規有所謂爲天道者五，人事者五。七日一禮拜，亦與泰西各國同。其原本出於天主耶蘇，而時雜以佛氏之說。所別異者，禁食豕耳。唐高祖武德四年，摩哈麥逃難於麥地拿，從者愈衆，即以是年爲元紀。今回教稱一（年）〔千〕

幾百幾十年本此。號召回部，不入教者，率衆攻之，遂據阿喇伯全土。卽條支國。西域稱摩哈麥爲派罕巴爾，猶華言天使也。其苗裔稱和卓木，猶華言聖裔也。麥加爲摩哈麥生處，地有黑石，作大殿周里許。麥地拿爲其葬處。每歲回回來兩地禮拜，近者數千里，遠數萬里，橐金（裡）〔裏〕鍥，接踵而至者，以萬計。習之旣久，信之愈深，傳之亦愈廣。初猶禿須圓領，聚族回亳。繼且闌入玉門，蓄髮易服，以羼於漢。盡亞細亞之數〔萬〕里無地無回。然雜處中國，千數百年，婚姻未通，咨尙各別，傳習不同，而未嘗敢萌他志。歷代任其翔泳區宇之內譏禁無聞。我朝錄其人材，準其仕進，而雜處關外者，又復爲之興養立教，曲盡官師父母之心，以示無外。亦謂彼卽非我族類，但能通我聲教，服我田疇，輸將我賦稅，是夷狄也，而進於中國矣。安得以其教之不同而岐視哉。

清・蕭然奎編光緒《綏定縣鄉土志・宗教》　回教雜處中華，千數百年矣。生齒旣庶，世系難詳。稽其族類，不一而足。曰白帽，卽纏頭回，自呼白帽，曰達斯塔爾。曰紅帽，曰輝和爾哈拉，曰教門，旗回、漢回等。僉稱花門種。以阿丹爲鼻祖，天方爲祖國，宗瑪哈麻教，一名穆罕墨德。敬事上帝。或一日三作乃禡，纏頭拜禱，曰作乃禡。或七日一次禮拜，教門七日一禮拜。他如語言文字、歲時紀律、倫常服飾之間，則迥有區別。而其開創之王，肇自嚩撒，建都條支，卽阿剌伯。衆口雷同，無或稍異。其自數之無如此，然前古罕所見聞，確否亦難深信。自東漢永光九年，西域都護班超遣掾吏甘英通大（泰）〔秦〕，抵條支，採訪風俗，期年而還，惜乎無多傳述。其後則有唐之釋元奘，亦親歷其地，訪求經典，得天經數種而還，幾經重譯，記載略存焉。攷陳宣帝大建元年，有摩哈麥者，卽瑪哈麻變音。生於麥加，條支都城。穎悟絕倫，幼通經籍。旣長，習商賈業，漸至巨富。見泰西各國天主耶蘇之教盛行，思別樹一幟，以自高異。著書曰可蘭，闡明淸眞之教，宣言於衆，禁食豕肉，罔不樂從，其教始盛。逮唐高祖武德元年，摩哈麥因天災，逃難於麥地拿，土人欽佩其教，翕然從之，違者輒率衆攻討，遂據阿剌伯全土。旣返麥加，於是築城隍，城周十餘里，回人謂城曰色撒勒。營宮室，殿周里許，基皆黑石。建祠宇，禮拜祠曰麻打拉斯。頒職官，今回官有阿奇木伯克等名，皆緣彼之舊例也。號召回部，卽以是年爲元紀。今回教稱一千幾百幾十幾年，本此。厥後黨徒日衆，西土蔓延，部落攸分，門戶各別，此白帽、紅帽、輝和爾哈拉、教門諸族所由來也。縣治回民祇白帽、教門二種。試約言之，白帽之族戇直，鮮智慧，促眉矚目，凸准碧瞳。男子多聯鬚，婦女束髮，分乘左右，倫常乖舛，風俗澆漓，係眞阿喇伯種。教門則不然，性狠傲，尙詐虞，惟不蓄髮，不食犬豕與白帽同，其餘風土人情，與華人大同小異。同宗一教，彼此不侔，其故何哉？蓋當日邊陲多變，凡滿漢與回疆接壤者，或限於時勢，入教者生，不入教者死，由是降心相從，爲苟且偸生之計，乃習俗移人，積久新置，華人也竟變爲夷族矣。故教門恆聚族而居，姓氏宗支，班班可考，則其爲黃種無疑。要之，習之旣久，信之愈深，傳之亦愈廣。合亞細亞州之中，回人記處幾徧，然亦傾心向化，未敢覬覦。歷代任其攘往熙來，初無異服異言之警。

國朝版圖遼濶，倍切無綏，且復錄其人材，登諸仕進，甚至遐陬僻壤，尤爲富教兼施，以示懷柔之度。彼族旣能通我聲教，服我田疇，供我賦稅，自不得以其教之或殊而外之也。

清・陳光煒編光緒《鄯善縣鄉土志・宗教》　漢纏回皆宗瑪哈墨特教。自新疆改設行省，因其教，不易其俗，復於各府廳州縣創立義學，聖教始行於西域。然其信孔教也，終不如其信回教之篤焉。本境學堂林立，大都誦習回文。光緒二十九年改升縣治，設蒙養學堂於魯克沁城。三十三年又於本城添設蒙養學堂一所，此外無教。

清・潘光岳編光緒《温宿縣鄉土志・宗教》　考回部唐以前皆遵佛教，至隨唐時奉墨德那國王謨罕杰德所造經典爲教祖，謂之天方回教。其國在葱嶺以西數千里，因謨罕杰德生而神異，臣服西域諸國，回部皆尊爲天使，曰別諳拔爾，亦曰派罕巴爾。其經三十本，凡六千六百餘章。其字祇二十九字母，或兼數音而成一字，或聯數字而成一音。以事大爲本，有禮拜寺而無像設，每七日輒誦經祈福一次。遇有疑難必問通曉經義之阿洪，俟其一言而決，雖悖謬不少怨悔，其敬服有如是者。但有新教老教之分，亦有白回黑回之別。其紀年有地支而無天干，歲無閏月，無小建，滿三百六十日謂之大年。先期必持齋，不茹葷，不殺生，謂其主下降，察人善惡，舉家誦經，不寢達旦，俟阿洪發信開齋，然後齊至禮拜寺行禮，殺羔祭天，大小咸相慶賀。是其宗教之大畧如此。

清・佚名編光緒《拜城縣鄉土志・宗教》　考《聖武記》暨《通商始

末記》，纏回傳教之先人名謨罕驀德，一作摩哈麥，一作馬哈麻，一作穆罕默德。考纏經典相符，但又有派罕巴爾、木漢買提、熱蘇力拉之名。派罕巴爾，尊稱聖裔，與小教同教。其經名庫爾阿宜，又名確熱阿義者，殆字音之轉耳。經有三十本，凡六千六百餘章。溯其傳教之始，謨罕驀德二十六世孫曰瑪墨特，於明季與兄弟分適各國，自墨德古天方即波斯。東踰葱嶺，居喀什噶爾，子孫散處西域各城，人皆宗而奉之，遂傳其教。現在唸經者爲大阿洪，讀經識字者爲毛拉。凡喪祭慶賀禱禳，必請大阿洪唸經。平日入禮拜寺禮拜，專以事主爲本，而無神像牌位。迨年久經典嫻熟者，赴土耳其朝佛一次，歸則尊爲阿吉。近年土耳其人嘗來游歷煽惑，案奉上憲檄示，以後嚴禁，不准往朝，藉以塞彼慾壑，而免窺伺，洵爲遠慮預防之至意云。

清・周芳煦編光緒《新平縣鄉土志・宗教》　天方一教，自陳宣帝大建年間摩哈麥創立回教，倡行西域，現在纏民實宗其教。其饒有資業者，多往麥地拿，於摩哈麥墓上膜拜，謂之朝山。還家名曰阿吉，漢語善人也，人皆尊禮之。

清・張紹伯編光緒《沙雅縣鄉土志・宗教》　考其宗教曰穆罕默德，生於麥加，於唐武德元年逃難於麥地拿。見摩西、耶蘇之教盛行，思創立教門以自高異。著書曰《可蘭》，土人靡然從之。其後黨徒日衆，蔓延西土，是爲回教所由來矣。

清・佚名編光緒《烏什直隸廳鄉土志・宗教》　民俗均奉回教，不食豚豕。建禮拜寺，每日寅未申酉戌五時入寺誦經禮拜，以爲常。

清・高生嶽編光緒《伽師縣鄉土志・宗教》　纏回唐以前尊佛教，其以回教著者，萌芽於隋唐之際，而盛於元以後也。（呈）〔陳〕宣帝時有謨罕驀德即摩罕默德，亦即摩哈麥，又名瑪哈穆，或作摩哈默，生於墨克即麥加，昔隸阿剌伯國。一云亞剌伯國，古天方也。年四十入山，初讀猶太書，遂著經三十篇，以釋家拜偶像爲誣，創新教，禁食豬肉。未幾，民悉其譎，逐之。潛居默德那，授徒極衆，攻取墨克，國號清眞。即以是年爲元紀，今回教稱一千三百餘年者，本此。及死，葬默德那。今纏俗傾家舍生朝墨克，究非其教祖墓所，可爲浩歎。其子傳新教益廣，薦食波斯及羅馬，據亞非利加北境，裂歐羅巴西垂，其後寖衰，爲土耳其攻取也。昔葱嶺以西尊謨罕驀德曰天使，傳二十有六世，曰瑪墨特者，當明之末年，與其兄弟分適各國，始自墨德踰葱嶺，東至喀什噶爾，是爲新疆有回酋之始，即霍集占兄弟即大小和卓木之高祖也。本境纏回，布魯特皆服其教，別無外教攙入本境。

清・甘曜湘編光緒《莎車府鄉土志・宗教》　民俗均奉回教，不食豚彘。建禮拜寺，每日寅未申酉戌五時，入寺誦經禮拜，習以爲常。

清・張璨光編光緒《巴楚州鄉土志・宗教》　以摩哈麥爲聖人，每日寅未申酉戌五時入寺誦經禮拜，習以爲常。積貲財至數百金，拋棄父母妻子，往麥地拿朝山。死於道路者，謂之登天。其得生還者，以白布裹頭，名曰阿吉。

清・謝維興編光緒《和闐直隸州鄉土志・耆舊録》　查回疆自國朝乾隆年間隸入版圖，歷時雖越多年，但纏俗異宜，情性各別，不解孝友睦婣任卹之誼爲何事，實無事案足錄。至學問一節，纏俗所尊事者阿洪，阿洪所講求者唸經禮拜而已，與儒教宗旨格乎不入，亦無歷代名儒、名臣、功臣、名將、循吏、忠節暨名宦祠、鄉賢祠、忠義節烈祠足以感動人心，有裨世道。

清・易榮鼎編宣統《和闐直隸州鄉土志・禮俗・祀事》　纏俗最重作拉瑪子，譯言敬神也。凡老少貧富，有不作拉瑪子者，爲鄉鄰所不齒。其處所曰禮拜寺，城鄉林立，大者佔地廣，規制閎廠，小者亦極意經營。無像亦無香案，不用香楮、鐙燭等物，寺內或寺外必有一二大池。公舉熟悉經典之阿訇爲益瑪木，每日寅午申酉戌五時立寺旁高處，以兩手護耳，向西方大呼。譯其詞曰：『阿丹聖木，阿母木娘，墨海買提，即教祖也。』其流傳大略譯纏經云：『開闢時生一人，臂著兩翅，舉動不正，爲天所滅。厥後生聖人阿丹，聖母阿母木娘，傳生二十四萬四千人。又生聖人曰墨海買提，天降經名阿古里，至今一千三百一十六年。』纏民崇爲正教，故常誦之。居民聞聲齊集，先汲池水徧身澆洗潔淨，然後入寺誦經、禮拜，習以爲常，寒暑不倦。遇疾病不信醫藥，延毛拉唸經，富者或宰牛羊以皮蒙病人身，治抓飯邀鄉鄰共食，或散給貧民，謂之散尼牙子。或病者倩人立一繩於室中，擊鼓作法祛厲，頗似漢人之儺。每年春季有棄父母兄弟妻子奔馳萬餘里至土耳其屬克墨雪里地朝教祖墨海買提之墓，每年往朝者約四百餘人。往來資斧多則需六七百金，或四五百金，至少亦二百餘

金。以道死爲升天，生還者曰阿吉，咸敬重之。然糜費甚鉅，若能喚醒癡迷，亦地方之福也。

清・王樹枏《新疆禮俗志・纏回》　其教專祀天尊，穆罕默德爲陪昂伯爾，譯言天使也。七日禮拜，入寺誦經，謂之朱瑪。每日五次誦經謂之納瑪茲。日未出謂之傍不得，未時謂之撇繩，酉時謂之的格爾，日落後謂之沙瑪。戌時謂之火不得。【略】其走謁穆罕默德墓者謂之阿吉。道死爲上，返者次之。故多以此傾產墮業，不稍顧惜。其仰天祈禱，跪而端手齊胸誦經，謂之斗瓦。【略】然其民重信，敬老，親仁，簡質，循法。以醉酒爲恥，以貸貧民取息爲大惡。其俗信誓，誓者以足踏衾而言，謂之昂無孫。重則抱經以誓，無不唯命者。

清・永貴、蘇爾德纂乾隆《新疆回部志》卷二《各城雜記》　靈泉在庫車正東四日路洋薩爾地方。中途有柳林約十餘株，其最大者周十許圍，根枝俯仰，若卧若立，或如蒼龍升空，或如潛虬伏地，或如梁如柱，如盤如蓋。自根起三尺許，樹孔間有清泉流出，味若酒醴，甘美清冽。行人就憩，烹茶飲畜，洵沙磧中清涼世界，新疆第一奇境也。土人名之曰哈拉布拉，謂其樹爲神樹，泉爲靈泉。

清・王曾翼《回疆雜紀》　回俗薄暮時向西鼓吹以送日，終歲如此。

又　有一種回人以花紅織作毛邊衣帽，名海連搭爾，三五成羣，沿門求乞，無弗與者，相傳嗎哈木賓敏遺教布施此等人也。然此人亦不貧，所得或轉施困乏者。

清・七十一《西域聞見録》卷七《回疆風土記》　回童能書記者名毛喇，通文義爲衆服者名阿渾，亦有大小之區別。敬信不明理處亦猶額魯特之於喇嘛也。

回子遇有疑難皆問阿渾，男婚女嫁亦所主持，即雖謬誤，亦不怨悔也。尤可笑者，鄉愚小回忘其生辰，問之阿渾，告以一月日。日久復忘，再問，阿渾亦忘前言，另告一月日，即信之也。

回人文字，有醫藥之書，有占卜之書，有堪輿之書，有前代記載之書，各國山川風土之書。其說以天地高覆我，地厚載我，日月明以照我，皆當禮拜。戒貪婬殘詐，尚敬謹敦厚，正人之氣不散，死爲神靈。講清淨之理，大旨宗釋氏，而得其糟粕，亦無非至理。無如其阿渾人等，陋習相沿已久，曉然通暢者實難。其人多如內地之腐爛冬烘，蠱惑愚回，騙取財物，殊堪太息耳。

又　海蘭達爾猶如內地之香火道人，其娶（生妻）〔妻生〕子與回子同，但留髮作二辮耳。衣納紅藍相間，帽高，頂無翅。每逢八柵爾之期，或曰回子年節，輒聚數十百人，擊鼓跳舞，歌唱喊叫。或在八柵爾上，或在回子之家，募化錢米衣物，回子無不樂施。人死則升亡人屋上念經，譯其辭曰：『有生則必有死，今此人既先死，凡未死者都應當來哭泣。』止此數語，反覆叫念竟日。其居常之納馬茲則夜半所誦之詞語，回子亦不解矣。

清・和寧纂嘉慶《回疆通志》卷一一《吐魯番・古蹟》　舊臺在城東十餘里，有禮拜寺一座。傍係蘇賚滿故居，城垣房屋俱已傾頹，回人猶請寺中把齋誦經。旁有磚塔一座，高七八丈，昔蘇賚滿之瞭望處也。

又　土玉溝在城西北二百餘里，有巨土洞。相傳昔有七人一狗坐化其中，骸骨尚存。南北兩路伯克入覲，道經於此，必詣其處諷經，飾之以錦綵，光豔奪目，回人呼之曰聖人。

清・徐松《新疆賦・新疆南路賦》　於是衆庶悅豫，祭菌蘄祜，《西域圖志》：『阿渾誦經，禳災迎福。』逐臭以居，慕羶而聚。虔禮拜於祆神，立祠堂於教主。《西域圖志》：『回人尊敬天神，設禮拜寺，始生教主曰派噶木巴爾。立祠堂，奉香火，名曰瑪咱爾。』

清・欽憲保達纂咸豐《孚化志略・古蹟》　南門外山後有回子諷經之所，名柳樹泉。地有三畝，四圍以柳樹爲牆。地湧清泉，隨流成渠。地中間建屋三間，即諷經之處。靈應異常，雖中國人亦崇信也。此間處處皆柳，數圍者極多，相傳乃一株由地盤折而生。其間水池頗多，清澈見底。凡遊人許飲而不許以濁物相投，投之立見災異。

清・陶保廉《辛卯侍行記》卷六《光緒十七年十二月一日》　五里南崖下有廢廟，又西有窖洞。內繪佛像，漢人所作。回俗不信佛老，亂時摧毀無遺。

清・俞浩《西域考古録》卷一二《庫車》　和卓木者，其上世本天方國人，奉其教來蔥嶺以東諸部，咸信奉，猶蒙古之于刺麻也。至是元裔諸酋已爲準噶爾所殘，因諸部人皆奉和卓木爲教主，故準夷假以集事。然其

人戶皆蒙古種，亦有回紇、吐番、突厥、達旦諸雜種，而獨無天方人。

清・裴景福《河海崑崙録》卷四《光緒三十二年三月十九日》　其俗最重詛誓，謂之抱經。凡錢債田土婚姻糾葛不明，則詣禮拜寺誦經，誓者將經卷抱胸前，置朗即饅頭。於地，以足踏之，示不再食意，即罷爭。然稍有虛僞，亦不敢誓，恐爲神所誅也。而詭譎者每藉抱經以欺漢官，若徑信之，便爲所賣。

又　纏回均宗穆罕默德之教，西四城一年朝罕者約千餘人，每人約費千金，歸家則名阿吉，猶得道之稱也。所朝之山，石崖壁立，高十餘丈，至者屠羊以祀神，以竿蘸血向石灑之，有點血及石上，羣賀爲神所歆，或將石上積血刺落少許，則寶以爲靈丹大藥，至榮大幸。遠道經年，跋涉寒暑，至饑渴勞病而死，人更仰之如生天成佛，入般若涅盤極樂世界矣。幸而生還，人雖敬奉，猶自以爲未足也。

清・蕭雄《西疆雜述詩》卷四《蟲魚》詩自注　又八蠟類蜘蛛而大，有八足。嘴方，分四瓣，上下各二。生牆縫及鹵灘中，回人奉爲神蟲，見即臥地候之，以一過其身爲吉。大有毒，嚙之甚危，非觸不爲害。山中有蟲類蛙，能作怪。銜冰吹之，立刻飛雹傷行人，禾稼爲害尤烈。

清・蕭然奎編光編《綏定縣鄉土志・耆舊》　纏回、土回中有大阿訇者，略如（富）〔當〕世之搢紳先生，負鄉黨之名譽，足以端齊民之趨向。究之宗教既殊，薄詩書，而習尚剛勁，罔議經緯之大端。

又《氏族》　縣治回民多而漢民少，故東關有禮拜寺二，南關有禮拜寺二，回語麻打拉斯。爲其會宗諷經之所，而四鄉無有。

清・高生嶽編光緒《伽師縣鄉土志・實業》　纏民無所謂士，酌以唸經禮拜能寫作纏文之人上者曰阿洪，次曰毛拉。

清・佚名編光緒《皮山縣鄉土志・地理》　纏民有古禮拜寺，規模寬大。

占卜

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卷一七《姑妄聽之三》　又大學士溫公言，曩征烏什，俘回部十餘人禁地窖中。一日指口訴饑，投以杏。衆分食訖，一年老者握其核，喃喃密祝，擲於地上，觀其縱橫奇偶，忽失聲哭。其黨環視，亦皆哭。既而駢誅之牒至。疑其法如火珠林錢卜也，是與蓍龜雖不同，然以骨取象者，龜之變；以物取數者，蓍之變，其藉人精神以有靈，理則一耳。

清・七十一《西域聞見録》卷七《雜録》　回疆有柳樹泉二。一在陽薩爾軍台之東十里，老柳二株，根圍各三四十步，旁枝披蔭，千年神物也。其一根下出泉成潭，其一根上有孔如盂，泉水湧出，清冽迥別，深二十餘丈。一在烏什城南五里柳樹，五七人合抱，週迴百餘步。柳條中泉水湧溢而出，回子呼之爲哈喇插起，譯『靈泉』也。水多則歲豐，少則歲歉，甘則太平，苦則災祲。

清・松筠《新疆識略》卷三《喀什噶爾・事宜》　嚴禁莫洛回子習念黑經以杜巫蠱惑衆也。查回俗凡婚嫁送老等事所邀念經回子，稱爲莫洛曩者，外來貿易克什米爾回子，習尚巫蠱，謂之哈喇爾術。如玉努斯之妻所邀莫洛爲念黑經，本皆該兇婦雇令抄寫於貿易克什米爾回子者。所有搜出抄寫帕爾西字黑經八頁案結之日焚燬外，應請嗣後由各城駐劄大臣嚴飭該阿奇木伯克同阿渾等，留心訪查。莫洛回子如有習念黑經者，報明審實，分別久暫，酌擬發遣、枷責，咨部核覆遵辦。並於每歲孟春，告示曉諭一次，用免干犯，以禁巫蠱，而安良善，則魔魅之術可除矣。

清・賽尚阿等修，肇麟等纂《回疆則例》卷六《禁止莫洛回子習念黑經》　各城莫洛回子，如有習念黑經者，查出即行報明審實，分別久暫，酌擬發遣枷責，咨部覈覆遵辦。仍於每歲孟春，由該管大臣申明定例，出示曉諭，嚴行飭禁。該管伯克等，亦不得藉端滋擾。

習慣法

清・佚名《西域地理圖説》卷二《官職制度》　至于征戰之軍規，行刑之條律，均屬未善。每逢敵入邊境，預備打仗，始攢聚從人，委署頭目。名灣巴什者，十人之領袖也。名玉滋巴什者，百人之領袖也。名明伯

克者，千人之領袖也。以明伯克一人管玉滋巴什十名，以玉滋巴什一人管灣巴什十人，以灣巴什一人管隨從者十人。其排布之法，大蓋如是。理其陣者，有喀拉都觀，乃整齊軍隊，幷聽其督軍之委令。施行之人，備辦糧草，有商伯克等司其事。鑒查脫逃、避後、偷閑、生謠、亂陣者，有喀拉哈子、巴察沙布等司其事。見勢分兵，逢機生令者，督軍之事。聽其呼喚，調令傳宣者，索辟等事也。索辟，乃回人侍衛之職。其布陣之規模無過如此。素不以防犯培植，升降賞罰，摻練軍士爲要。故舞弄干戈，無時而息也。詢其罰罪行刑之規，卻又有刑無例，有罪無律焉。以馬鬃穿人小便者，拷問犯人之刑也。以鍋底黑灰和尿水灌入口者，催人急供之刑也。以天秤吊人者，折磨仇人之刑也。活取人膀臂者，振示大盜之刑也。活剖人腹，取人心者，拿獲敵人，以壯軍威之刑也。吊掛死人，乃因謀奸利，殺傷人命，抵償之罪也。令人穿木鞋者，曉示光棍、匪類，幷伽號逃人、竊盜等刑也。下入地牢，乃監禁犯人之刑。夾夾棍，乃審犯之刑。立斬之罪，非在陣獲敵者不用。凌遲之刑，非弒其父兄及謀反、叛逆者不用。剁人手者，大盜、慣偷不能退悔者，方施之以示衆。外此，則鞭責、棍打，罰以財帛而已。依其例，雖如此，然有犯其法者，幷不依此議罪，全憑阿渾看經，酌量行之。概犯人若與其阿渾有親友之情，及行賄者，便不至有重責。故曰有刑罪而無例律者也。

清・傅恒修乾隆《西域圖志》卷三九《風俗一・回部・政刑》 回部諸城，大事則阿奇木遣一人，伊沙噶遣一人，共理之。其小事則各有主者。每歲汗設大宴會三次，牲牽果品之屬，鄂克他克奇掌之。阿奇木設宴兩次，各村莊明伯克供之，以大饗僚屬。回人有小罪，或褫其衣，墨塗其面，遊行以徇。次重者擊之，又重者枷之，最重至鞭腰而止。阿奇木以下，犯小罪奪其職，當苦役，或派課耕，或派監畜牧，或責令入山取銅鉛，三年五年而復之。竊物者必斷手，視其直十倍輸之，無則械其足，鎖於市上以示衆，役其妻以輸直。再犯者刑之如前，掘地爲牢，幽之一月，乃出之。鬬毆者視其被傷之情形而坐之，傷人目者抉其目，傷人手足者亦斷其手足。犯姦者依回經科斷則殺之，寬則罰令當苦役，終其身不復。有證則坐之，無則釋之。殺人者抵。有證者據證佐之言以定讞，無證則鞫之。鞫之法，或仰臥犯者於地，以水灌之。或攢縛其手足，懸諸高處。或縛于柱，令足不著地，而以繩軔其腹。不服則鞭其腰，繼則刖其足。甚則囚之於地牢，期歲而出之，給苦主爲奴。吐實則定讞，設木架於市，懸於上以示衆，至三日鮮有不死者。逋逃外附之人，緝獲時施罪亦如之，甚則梟之。證佐有誣證人罪者，卽以其罪罪之。有職者奪其職，褫其衣，鞭其腰，以墨塗其面，令倒騎驢，遊行示衆以辱之。

《北史・西域傳》：于闐刑法，殺人者死。餘罪各隨輕重懲罰之。高昌大事決之於王，小事則世子及二公隨斷狀決。風俗政令，與華夏畧同。焉耆綱紀法令同華夏。龜茲刑法，殺人者死，劫賊則斷其臂，幷刖一足。

《唐書・西域傳》：渴槃陀，其法殺人剽劫者死，餘得贖。

按《北史》稱龜茲劫賊斷其臂，與今回部竊物斷手足之制相符，嘗推而論之。《北史》載女國斷手刖足，《唐書》載吐蕃小罪必抉目劓刖，悉立刑有劓刖，波斯刑有髡鉗刖劓，小罪杖，皆近於古者肉刑之法，漢文所謂痛而不德者也。至《後漢書》稱烏萇人訟，服之以藥，曲者發狂，直者無恙；《唐書》稱波斯以鐵灼其瘡，白爲直，黑爲曲。外域立法，離理存異，不可究詰。而《北史》『嘱噠偷盜，無多少皆腰斬』，《唐書》『越底延法不殺人』，《明史》『達爾瑪舊作荅兒密今改正刑止箠朴』，則輕重失倫。視今回部之法，則今猶近是也。若《唐書・西域傳》稱『吐蕃掘地深數丈，內囚於中，二三歲乃出』者，應卽今回部納囚地牢之法。吐蕃地近回部南，是以其法相符耳。

清・永貴、蘇爾德纂乾隆《新疆回部志》卷四《刑法》 回人雖有刑法，然無律例，惟聽阿渾看經論定，伯克及犯者無不服。亦有殺人者死之說，若犯者能出一千或數百滕格普兒給死者家，亦可免抵。斬罪非軍陣不用，致死之刑則押赴巴（離）〔雜〕爾，當衆挂死。剁手折足施於慣逃積賊，枷號木鞋施於竊盜匪徒。其囚禁罪人則掘一深坑，上用柴棚，留一小竅，置人於中，謂之地牢，其餘鞭棍撲責而已。

清・七十一《西域聞見録》卷七《回疆風之記・纏録》 回子地牢，乃掘地爲池，方深二丈餘，以草木泥土厚覆之，開竇於上，回人有罪，則置於內，污穢不堪坐卧，日給飲食。逃亡被獲者則用大木一段鑿孔，納足於內，四圍釘固，不得屈伸。小罪則立撻其背，婦女亦然。

清・王芑孫《西陬牧唱詞》自注 回部鞫囚之法：仰卧犯者於地，以

水灌之；或縛置高處，令足不著地，而以繩勒其腹，不服則鞭其腰，又不服則刖其足，甚則囚之地牢。即吐實定讞，設木架於市，懸以示衆，至三日無不死者。職官有犯，則以墨塗其面，令倒騎驢入市示衆以辱之。

清・祁韻士《西陲要略》卷四《回俗紀聞》 鞫囚之法，縛置高處，令足不著地，以繩勒其腹，不服則鞭其腰，或囚之於地牢中。地牢者，掘地爲牢，方深二丈餘，以草木泥土覆之，開一竇於上通飲食，污穢不堪坐卧。吐實後，設木架懸以示衆三日，無不死者，其酷特甚。自投誠以來，凡遇死罪之囚，俱各報明，處以律。其罪輕者，准依回俗折贖，無復向之殘酷矣。

清・蕭雄《西疆雜述詩》卷三《刑法》詩自注 回人有刑法而無律例，皆聽阿渾隨時看經定斷。即伯克等犯罪，所議無不服從。大約法有數條，一斬決，非軍陣不用。一殺人者死，論定後即押赴巴雜爾衆人屬目之地杖斃。若死者能出普兒數百滕格給付屍親，可免抵。一剁手折足，以處慣逃積賊。一枷號木鞋示衆，以懲竊盜匪徒。一鞭棍責斥，以警平民小過。其監禁係掘一深坑，置犯於中，上以木條堆壓，僅留小穴，即土牢也。

《清高宗實録》卷六一三《乾隆二十五年五月戊午》 又諭曰：『舒赫德奏：「拏獲阿克蘇盜馬回人拜密爾咱，因係積匪，照回人舊例，斬決梟示」等語。回地新經平定，拏獲匪犯，自應從重辦理。但内地或間有無恥兵丁僕役等，偷盜回人馬匹，若仍照内地之律完結，非所以昭平允。著傳諭辦理回部事務大臣等，嗣後回人盜本處及内地人馬匹，及内地人盜回人馬匹，俱照回疆例辦理，併通行曉諭知之。』

清・和寧纂嘉慶《回疆通志》卷七《喀什噶爾・回務則例》 其誤傷及手足傷斃者，准其照回人例贖罪，以銀錢牛羊給與屍親，免其抵償。

嘉慶《清會典事例》卷七五三《理藩院・刑法・人命》（乾隆）四十三年諭：『嗣後回子等有尋常命案，應照回子例，綁於巴傍爾，立行打死，即行辦理，於年終彙奏，毋庸專摺請旨。』

清・欽憲保達纂咸豐《孚化志略・回俗》 回子素性醇良，性操農業，不善爭鬬。間或有詞訟，非人命重案，皆阿渾阿渾此衆回子素敬服之人也。查經典處治。

清・周芳煦編光緒《新平縣鄉土志・禮俗・宗法》 分產無論男女，均可勻分家財，不以爲怪。

社會生活

清・佚名《西域地理圖説》卷二《官職制度》 西域回人，官職制度，軍規條例，原有律焉。名伯克者，即其官之號也。但其職大小，并無頂翎品級，惟以坐次論之。任守雖有正副之分，而服色并無崇卑之别，欲知何伯克應司某事者，須先識其職銜，方知所司何事，故其體制未洽。且各伯克等并無俸餉養廉之例，均系視其民力之所能，盡性勒索奪取，所以民衆受劫不過，致有離散奔逃躲避他邦之亂。

清・傅恒修乾隆《西域圖志》卷三〇《官制二・回部舊官制》 回部爲有城郭之國，每城各設諸職以辦事。有總理者，有專司者，大小内外，各有等差。今疏其色目，詳其職掌如左。

阿奇木伯克：統理城村大小事務，職繁權重，爲諸伯克之冠。

伊沙噶伯克：協同阿奇木以辦理庶務，職任亦重，位即次焉。

噶匝納齊伯克：管理地畝糧賦。

商伯克：職司徵輸糧賦。

哈子伯克：總理一切刑名事務。

密喇布伯克：職司水利疏濬灌溉之務。

訥克布伯克：管理匠役營造諸公務。

帕察沙布伯克：巡緝姦宄，捕訪賊盜，及提牢諸務。

茂特色布伯克：管理經典，整飭教務，不與民事。

木特斡里伯克：職司售授田園房產，掌其質劑，治其爭訟，兼收其稅入焉。

匝布梯墨克塔布伯克：專司教習經館事務。

克勒克雅喇克伯克：商賈貿易，徵收其稅入者。

斯帕哈子伯克：辦理頭目詞訟。

拉雅哈子伯克：辦理細民詞訟。

巴濟吉爾伯克：職理稅務。

阿爾巴布伯克：管理派差催課事務，猶內地之里正鄉長也。

巴克瑪塔爾伯克：專司果園事務。

都官伯克：經理各處文移記檔，一切分攢官項事務。

哈喇都官伯克：安設臺站，修整兵械。

多博伯克：徵輸二千戶糧賦。

明伯克：分領回衆頭目，職如千總。

玉資伯克：徵輸百戶糧賦。

鄂爾沁伯克：徵輸數十人糧賦。

哲博伯克：專司修造甲械。

賽特里伯克：巡察街道園林果木諸務。

什和勒伯克：職司驛館米芻雜務。

都爾噶伯克：阿奇木首領官。

巴匝爾伯克：管理市集細務。

哈什伯克：承辦採玉事務。

克圖瓦爾伯克：辦理工程事務。

鄂克他克奇伯克：掌宴會牲牽果品之屬。

《清文獻通考》卷三三《市糴三・市舶互市》〔乾隆〕二十六年議准哈薩克等處貿易緞匹，酌量顏色辦解，幷緞綾等項，寬爲預備。先是哈薩克等處貿易緞匹，經部議准各色緞匹，飭令三處織造，分股匀作兩年辦解。至是，陝甘總督楊應琚言：『伊犁、阿克蘇等處咨取貿易紬緞，內惟綾紬需用紅、綠、藍、月白、眞紫等色，其緞匹一項，回人惟喜青藍、大紅、醬色、古銅、茶色、棱色、駝色、米色、庫灰、油綠等色，其月白、粉紅、桃紅、小紅、黃綠之緞，俱不易換。』

清・永貴、蘇爾德纂乾隆《新疆回部志》卷二《性情》回人賦性多疑無定，狡滑詐僞，嗜酒耽色，貪利鄙吝，不以悔約誑語爲恥。夫妻父子，各自藏匿銀錢，以爲私蓄。甚至一錢失墜溝池，必淘涸撈獲乃止。驕淫矜誇，耽逸惡勞，以有暇晝寢爲享福，以徹夜醉歌爲大快。性懦弱，而無遠慮，不知習技藝，積貯穀米，故必待有所依，而後能存活。然耐飢寒，能忍辱，甘儉約，亦性之柔善也。

又卷三《官制》回人亦有官職品制，所謂『伯克』，猶華言『官』也。其等級惟以坐次之序爲崇卑，無服色之別，亦無俸祿額數，視所轄回民貧富，恣意取索，不知撫恤，以致回部不堪其擾，故多逃亡。自定邊將軍武毅謀勇公兆等蕩平回部，酌定官制，因其教不易其俗，惟添裁陞降，定以品秩，奏請賞給頂翎，按其職務大小繁簡酌給養廉，禁其橫徵，頒發鈐記，專其職守，今已等威秩然矣。【略】

各伯克之職　阿奇木伯克總辦該處一切事務。

伊什罕伯克協辦該處一切事務。

噶雜那齊伯克專理一切庫藏錢糧。

商伯克專司該處城村交納錢糧事務。

哈滋伯克專理一切刑名。

密拉卜伯克管理該處田務水利，導引溝渠，澆灌田畝。

莫啻色卜伯克調停規矩，教化風俗，宣譯經文。

密圖瓦里伯克管理買賣房屋、地土諸事。

訥克卜伯克專管修造，董正匠役。

巴吉格爾伯克專管抽收牲畜稅課。按《新疆考》，催商稅曰克勒克雅拉克。

都觀伯克原管書札，今管供應外夷使客口糧、衣用、馬匹，兼理接濟需用事務。

密拉都觀伯克管理圍場台卡，整飭營陣，修造兵器。

帕啻沙卜伯克巡查城市，捕繫凶盜，照管監牢。

雜布啻瑪克墝卜伯克總管教習經文。

阿爾巴卜伯克催徵違限錢糧，幫辦攢湊雜費。

石笏爾伯克爲都觀伯克之副，供芻糧路費。

色依德爾伯克整齊市廛，調停商販。按考評市價曰巴濟格爾。

都具伯克籌計攢湊，分散數目，料估一切錢文。

伊爾哈齊伯克專管修建城市，開山修路。按平治道途曰寨衣得里。

哲坡伯克副喀拉都觀伯克辦理事務。

明伯克爲千夫長，專理該屬應納錢糧。

羽滋伯克次明伯克，爲百夫長。

哈什伯克管採玉。

阿爾屯伯克管淘金。

巴克瑪墝爾伯克管瓜果園。

密斯伯克管淘鍊銅觔。

喀魯爾伯克專管坐卡回民。按考警斥堠曰達魯罕。

頒給各城圖記　阿奇木伯克職司一城重任，有倉庫出納等事文報檔案均需鈐蓋圖記以昭信守，伊等舊有回字鐵石圖記，皆係自刊鑄，各立名號，每有僞造假冒之弊。經叅贊大臣尚書永於乾隆二十六年奏請給與圖記，皆由部鑄頒發，字兼滿洲、蒙古、回子。

清・七十一《西域聞見録》卷七《回疆風土記・雜録》　回部大頭目名阿奇木伯克，最尊貴，生殺予奪，惟其所爲。次則伊什罕伯克，亦有統領之貴。伊什罕又作伊沙噶。其餘各有職掌。掌田賦曰噶襍那齊，掌買賣田宅、平爭訟、收租稅曰密圖瓦里，整飭回教曰摩提沙布，管兵馬冊籍、迎送公文曰都管，理刑名曰海子，又名哈子。導水利曰密拉布，平市價曰巴濟喀爾，管營造曰納克布，分領衆回頭目曰明，司徵比曰阿爾把布，催商稅曰克勒克雅拉克，掌經典曰襍布提摩克塔布，供芻糧路費曰什呼爾，典園林菓蔬曰巴克嘛塔爾，警斥堠曰達魯罕，巡羅偵緝及主守罪人曰帕提沙布，平治道途曰塞衣得里，小回亦皆敬禮。凡伯克皆有小回爲其家服役如奴僕，自百戶至二三百戶不等，謂之烟齊。其衙之大者皆由烏什叅贊大臣定擬奏請。生殺予奪，阿奇木不得專主矣。村落謂之愛曼，各有王子伯克一員，司其丁糧差徭。又有叩克巴什一名，管理耕種。伯克之妻回子稱之爲阿噶插，無大小嫡庶之分。

清・王芑孫《西陬牧唱詞》自注　回部嚮惟青吉斯稱汗，餘則概稱和卓，無王公諸爵。今以聖化遐敷，天方來格，舊藩新部，並列冠裳。其汗歲俸銀二千五百兩。幣四十，親王歲俸銀二千兩，幣二十五，皆得自置官屬，護衛，長史以及四五品典儀，均得用花翎、藍翎。其下貝勒、貝子、公遞殺有差。凡給雙視王俸者，官屬亦倍增。其世子歲俸銀一千五百兩，幣二十，餘札薩克頭等台吉皆給歲俸銀一百兩，幣四。官屬不具，不在列爵之數。其準部汗王以下俸，亦視此。

清・蕭雄《西疆雜述詩》卷三《君長》詩自注　哈密之扎薩克親王、魯克沁之郡王皆爲我朝藩王，不稱屬國。而其部民視之，則君長也。回民之待君長，忘其尊嚴，重以親愛。而居上者亦頗能與民同樂，百姓以事入宮無禁。凡歲時宴會，王暨夫人好聽圍浪，居民男女皆進而演之。

又《職官》詩自注　王之下有官，如王府護衛，係朝廷錫封。王爵體制，分頭二三等。頭等護衛係三品，二等四品，三等五品。外藩亦然。其辦理公事，分轄地方，則有台吉、伯克、海滋、米拉普、海惕普、包什虎、倚轄戈、達爾瓜、毛提子等官名色。哈密向化獨早，視同蒙古。前於同治閒擊賊有功，所部多列薦章，量加品級。又有精通文字專辦文報之人，曰毛納。至溫巴什等稱，則又鄉中小頭目也。南路各城無王，皆係阿奇木伯克統屬。在哈密以伯克另爲一官，而南路則伯克爲官之總稱。自阿奇木以下，伯克遞有差等。回官向無冠服可辨尊卑，惟序坐次相統屬。貢賦養廉無額，均視民之多寡貧富恣意索取，故民命不堪而逃避者衆。自我朝戡定回疆，經定邊將軍武毅謀勇公兆惠等斟酌定議，其官名職司悉仍其舊，而以品級分之，奏請賞給頂翎，並按地方給養廉，以禁橫徵，頒圖記以專職守。阿奇木伯克分三四五品，因地有大小也。每城阿奇木下各有官司，大約以阿奇木伯克爲總辦，伊什罕伯克副之。噶雜那齊伯克專司庫藏錢糧。商伯克管交納錢糧。海滋伯克理刑名。密拉布伯克司水利。莫諦色卜伯克專管法度、風俗、經文等事。密圖瓦里伯克管買房屋田土。訥克卜伯克管修造並各行匠役。巴吉格爾伯克管抽畜稅。都觀伯克管書札、文件並辦供給外夷來使需用一切。哈拉都觀伯克管圍場、臺卡、營陣、軍器，以哲坡伯克副之。帕諦沙卜伯克巡查城市，捕拿兇徒、盜賊，彈壓匪類，照管監牢。雜布諦莫克塔布伯克總管教習經文等事。阿爾巴卜伯克催交違限錢糧，幫辦歛費。石笏爾伯克爲都觀伯克之副，兼備署理帕諦沙卜、阿爾巴卜兩缺。色依德爾伯克整齊市廛，調停行販，並幫同都觀伯克等歛費辦差。伊爾哈齊伯克管修城垣、街道，開山修路等事。敏伯克爲千夫長，羽滋伯克即百夫長也。又有哈什伯克，專管採玉。阿爾屯伯克，管淘金。密斯伯克，管採銅。觔巴克瑪塔爾伯克，管瓜果園。密魯爾伯克，則率帶回民駐守卡倫者也。回官名色雖多，因地制宜，未拘一律。大約每處城鄉，數員而已。伊什罕係四品，噶雜那齊與商伯克均五品，海滋六品，餘皆七品也。阿奇木既分三等，僚屬亦酌其宜。其有伊什罕佐理者，

係三品大阿奇木也。曩時阿奇木亦知用印，或鐵或石，各成符節，而僞造之弊易生。嗣經奏請部頒，上鐫滿洲、蒙古、回子三色字樣。共大阿奇木圖記十顆，小阿奇木圖記十七顆，而信守昭矣。哈密以及南路雖有回官管理，戶口仍歸各城漢官總轄。故王府與各阿奇木皆有通事官，於衙門傳話，而頂戴不拘也。回人霑沐聖澤，冠裳服飾，悉如漢儀。且五品而上，准其留髮作辮，氣度居然一變。《唐書》：『龜茲斷髮齊頂，惟君不剪髮。』蓋自古以留髮爲貴也。

清・陶保廉《辛卯侍行記》卷六《光緒十七年十二月二日》 至云哈密、吐魯番、葉爾羌、庫車等七城之長皆昆弟者，疑是回教之阿渾，未必盡爲部酋。夫有土有人，中國之常，而諸戎則否。酋長有土，傳教阿渾有人，其權與有土者抗。久之，喧賓奪主矣。康熙末年，吐魯番酋有莽蘇爾之父，有莽噶里克之祖，又有阿克蘇爾坦，有沙克札拍爾，有阿濟斯和卓，有托克托瑪木特，有額敏和卓，一地七酋，莫言與葉爾羌主同宗。其稱蘇勒檀者，有土者也。稱和卓者，掌教者也。蓋元代討平磧西，黜削舊邦，分置萬戶府達魯花赤諸官，蒙回竝用，比之郡縣，政歸朝廷。迨乾綱廢墜，長吏與土豪各自爲酋，不相統屬。摩氏之教大行，蒙古式微，漸化爲回。

清・方希孟《西征續録》卷下《光緒三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新疆回子王公今存者六，曰哈密，曰吐魯番，曰庫車，曰阿克蘇，曰喀什，曰和闐。歲一入覲，謂之年班。每班必有恩賞，如寶石頂、黃馬褂、三眼翎、紫韁之類。安集延亂時，吐魯番五王均流離混迹爲民。置省後，劉襄勤求得，請於朝，襲封如初。哈密王獨堅守危城，數與賊戰，城得全。故各王公貢地，均勘丈升科納糧，僅擁虛位。而哈密一廳，糧稅詞訟，仍歸王主持，其驛站、命盜案乃歸廳理。纏民三千餘戶，每戶月出一人，供役四五日。王之田有十三蘇們，供役者代種。王給田具籽糧，歲收悉納於王。民糧三年一完，謂之貢糧。牛、羊、馬、駝衆數萬，亦民間代牧。其孳生者，王六民四。與地方官接，用敵體禮，而每不肯自貶。王之威福行於境內，儼然一大藩也。

清・王樹枏《新疆禮俗志・纏回》 其鄉各設百戶長，曰玉子巴什。十戶長，曰溫巴什。凡稽戶籍，均差徭，催科，禁姦，結疏諸事，皆以之。其司水利者，曰密喇布伯克。司分水者，曰扣克巴什。凡濬渠瀆，築杠梁，植樹木，計畝均水，勸耕諸事，皆以之。其司盜賊者曰拔夏普。凡捕竊盜，守亭障峙，委積聚檁，授館送逆諸事，皆以之。其司禮拜寺者曰伊瑪木。凡誦經講善，和訟解紛諸事，皆以之。州縣官吏又於城中設總長一人，謂之鄉約。有大興作徭役，鄉約分檄各長，皆咄嗟立辦。

清・曹麟開《塞上竹枝詞》 花鬘少婦親提甕，茜帽丁男力荷鋤。笑問兩家年孰長，汝年屬鼠我年豬。回鶻兒女皆不自知其年，但云似是豬年，似是鼠年耳。陳誠《西域記》：『俗不用甲子，以七日爲一周，擇吉用事，則以第一日名阿諦納，爲上吉云。』

清・成書《多歲堂詩集》卷三《伊吾絶句》 盤碾揚場一向忙，秋成麥豆已輸倉。回衆亦納糧於其主。飽餐還對斜陽卧，慙愧家餘五斗糧。回性最懶，家有半月之蓄，則飽食安眠，不復操作，故貧苦者最多。

清・林則徐《回疆竹枝詞》 河魚有疾問誰醫，掘地通泉作小池。坦腹兒童教偃卧，臍中汩汩納流澌。

又 樹窩隨處產胡桐，天與嚴寒作火烘。務恰克中燒不盡，燎原野火入宵紅。

又 小樣葫蘆鑿竅勻，燒烟通水號麒麟。嬌童合喚麒麟契，吹吸能供客數人。

清・祁韻士《西陲要略》卷四《回俗紀聞》 俗好育鵪鶉，富者多至數十，司飼養者謂之鶉師。

清・王曾翼《回疆雜紀》 廣場數畝，累石爲牆，其中古木陰森，清流環繞，頗有內地小橋曲水之趣，名曰亮噶爾，回人避暑處也，所在多有之。

清・陶保廉《辛卯侍行記》卷六《光緒十七年十二月二日》 土回拙樸，有太古風，夜不閉戶。自設官招徠各處漢人及內地漢裝回往來流寓，遂開作奸之風。

清・蕭雄《西疆雜述詩》卷三《婦女》詩自注 婦女亦善馳馬，靈便者甚多。如塔爾納沁之芨芨臺地方，有供差回目名火家板兒的者。其妻名

羅爾把力，年三十餘，能幹有膽識。余過其地，曾見其雪衣單騎，往鄰居沙勿體家會事。其時賊燄初解，野多豺狼。男子尚怯懼，彼竟提短刀飛鞚長歌往返於十餘里山隈沙磧之間，氣亦壯哉。

又《花卉》詩自注　地氣太寒，非生長性成，不能耐。本地無花卉，即曩時回王園中所有，皆從京邸搬回。培養甚難，秋後必置溫室中，否則根苗凍腐。本土出者，果木外，僅見玫瑰。一紫花，一紅花。四五月盛開，香氣沁人。紫花味甜，蜜浸可食。仍須用土壓覆，方能過冬。草本者，一種幹與葉酷似。紅莧高五六尺，春種而秋花。花色深紅，細縷倒垂，如稻秈，如纓綏。一莖數穗，長二三尺不等。彼中呼婦人髮辮爲察齊巴克，因相似而名之。皆好種此。閒有端陽錦苗，與內地者同。花甚繁大，朵如椀。有紅白黑三色。黑者爲紫花，亦摘取陰乾染（市）〔布〕，餘無所見。山谷中五六月閒亦復草花盛開，大半難名狀，多光怪而秀韻者少，無人移植。

又　果木園大者圍數里。凡人稠之境，長林相接，每當花開，望眼迷茫，燦若雲錦，足供賞玩。往年葉爾羌卽如逆酋霍集占之果園查出入官者，亦有五六十所之多。花之繁盛，概可想見。各處略同。榴花本稱安石榴，因出自安石兩國。《一統志・塔什干》：『隋唐時爲安國、石國地，東界布魯特，爲南路近邊，故石榴種植尚宜。』

又卷四《鳥獸》詩自注　狼大如黃犢，出沒莫測。遇途人無伴，輒偷至背後，以前足跨肩，俟人反顧，噬其喉。若值騎驢，則隨其臀而嚙之。故西人出必持棒，爲防狼也。

清・裴景福《河海崑崙録》卷四《光緒三十二年三月十六日》　蘭州以西至關外，艱於水，飲酌不濟，竟有數月不洗面，終身不浴者。聞尚有一事可詫，大便竟不拭穢，此雖細事，亦民智不開，教化不行之一端。纏民好潔勤洗濯，喜種樹，凡村莊無樹者皆漢民也。

又《三月二十二日》　纏民喜種樹築園，性樸質，婦稚熙熙，似不知人世變詐者。

清・方希孟《西征續録》卷下《光緒三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十里，至沙棗園，棗樹極繁。又五十里下坡至三道嶺驛，纏回客店五，漢賈六家。驛西土山有泉，其眼數十，突沙而出，汩汩泠泠，頗與吾鄉珍珠瑪瑙二泉相似。南流分二渠，夾渠垂柳數十株，桃花掩映。渠西有回圃，桑蓋團團，濃陰覆地。纏民亦有採葉飼蠶者，有回童赤身露頂浴溪間戲者，有女郎二三團坐陌頭聯袂揚帕唱蔦郎者，渾渾寞寞，戈壁中一小桃源也。

清・袁大化《撫新記程・宣統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二十八日，晴。寅正出頭堡，西北行。土地饒沃，有泉無渠。土人不知開井，故多荒塲。

婚姻家庭

清・傅恒修乾隆《西域圖志》卷三九《風俗一・回部・婚娶》　回俗將議婚，壻家邀媒氏造女家，以連襟爲辭，不敢質言議婚。女家邀集宗族尊親會議，意允可，媒氏以告於壻家。壻家乃烹一羊，盛之以桌，藉之以紬，覆之以被，媒氏將之以送於女家，爲定婚之禮。女家受之，荅以紬布。是日也，女家定議擇於何日成婚，應送牛羊之屬若干，紬布之屬若干，以告於媒氏。媒氏受詞，還告壻家。屆期，壻及父母親戚齎所送禮物如約，鼓樂迎導以至於女家。女家是日肆筵設席，邀阿渾、伯克及親戚以觀禮。親長一人，出迎壻家禮物，母氏遍閱焉，遂以幣物分給壻與女，餘以酬親戚。親戚亦各持禮物以贈。所分給壻女之幣物，三日內咸裁剪製服，無踰期者。是三日也，壻宿於女家而不入內，壻之父母朝往而暮歸。至第三日，女家延阿渾誦經。壻及壻家之親戚咸設誓於教主前，言女無大故，無敢凌虐。誓畢，壻之父母親戚先歸，壻留以俟女。女家坐女於氈毯，四人扶舁出門。豫備駿馬雕鞍於門外，女戚抱以上馬。施障面以行，鼓樂前導，贈物隨之。女先行，壻後隨。女家之母及女親，咸送女及壻以至壻家，越宿歸。又越三日，壻家設筵，延女父母爲燕會，兩家親屬無不與者。女始至壻家，先拜竈神，澆油於竈神之門，然後入房，以示主饋之意。舅姑不卽拜也，或半歲或經年，壻之卑幼入房，去新婦障面，始出拜舅姑，行叩頭禮。

《北史・西域傳》：『焉耆婚姻略同華夏。龜茲婚姻與焉耆畧同。』

按《晉書》載『吐谷渾婚姻，富家厚出聘財』，《唐書》載『都播婚姻，富者納馬』。今回部嫁娶，多尚財禮，與吐谷渾、都播雖其地不屬，

而習俗相同。爲附志於此。

清・永貴、蘇爾德纂乾隆《新疆回部志》卷二《婚姻第十七》　回俗嫁娶有三等，《回疆志》此句作『回人婚姻嫁娶之族有四。』一曰天定，二曰奉遺，三曰自配。《回疆志》此句作『一曰天定，二曰序及，三曰奉遺，四曰自配。』喀什噶爾城東五里餘有一塋園，土人謂之嗎褳爾，乃嗎哈木嘗敏之墳基。園內空亭一，高圓而尖，中植楛木一株，名公波斯，回人敬奉爲神，禮拜必按月之牌山畢日，乃一七之前一日也。男女皆於五鼓時聚集，淨體誦經，拜畢而散。是日男女擇配者，必著新衣，詣彼禮拜阿渾，問以婚姻。阿渾隨祈神看經，望衆中指一人曰：『此天配定之對！』即將指定男女之小皮帽互換，遂定矣。其男女雖不情愿，亦無如何。此之謂天定。其餘別城，則詣禮拜寺，往問阿渾，指定亦如之。《回疆志》此後有：『序及者：回人只知有父母兄弟兩倫，其兄弟之子女暨宗族皆互相婚配。兄弟之妻，兄死弟及，弟死兄納。如兄弟三人，伯叔已娶，季弟未娶者，其伯兄死，則季弟娶伯兄之妻。有回人死，其季弟將妻其嫂，嫂曰：「吾已作嫂多年，安肯作弟媳。」遂同衆問之阿渾。阿渾令以次挨下，叔娶其伯、季娶其叔之妻爲妻，既與舊例無礙，而尊卑亦不失其序，衆皆悅服。』次則男女無父母者相見，彼此愛悅，互告以居處名字，自相苟合，而稱言父母在日曾有遺囑，謂之奉遺。又有先富後貧，或舊族落魄，無所依倚之少年男女，偶於宴會禮拜處相逢，情意投合，立志必期配合，雖至貧極窘，不肯改易，謂之自配。惟如此成婚，鄉黨皆敬重之。三者今時各城皆通行之，《回疆志》此句作『以上四項皆係今時各城所通行』。若大伯克及殷富知禮之家，必由父母族長議定，或男家求女，女家求男，俟允後，亦行聘訂期，兩家俱念經作樂，宴會親戚。女家或用荊笆鋪襯花毯，或用阿渾布袱，坐女其上，以紅錦蓋頭，舁往男家。入門亦拜天地家堂，始送入房，阿渾唪和好經於外。合巹時，兩親家供使三五老婦於房內日聽『房內日聽』，《回疆志》作『門外竊聽』。和待喜驗紅。如無，仍許退親，加倍罰聘。有則親族宴會，作樂三日，男女不出帳。過三日，俟尊長呼喚，方出。又一夫可娶三五婦，不以爲怪。或男女不相得，則竟離異。『則竟離異』，《回疆志》作『則揚都爾。揚都爾者，華言離異也。』下並有：『如男不要女，家有所有，任女攜取而去。如女不要男，即不得取一物。當其揚都爾出門時，女若回頭顧男，是有眷戀之情，尚可復合。』回人男過十四五即娶，女至十一二即嫁。男女於十五歲之內能生子者，謂爲家瑞，必作宴慶賀。小兒甫生，請阿渾洗兒畢，囑咐吉祥經咒。三日又洗，十日再洗，十三日名之。四十日有長親送小衣服，將兒洗訖，著新衣，請阿渾授以諸邪不侵經咒，作賀三日。凡生毛皆存，惟剔頭髮。『凡生毛皆存，惟剔頭髮』，《回疆志》作『剃頭不留辮髮，髮長即剃去，至老如此』。下並有：『五六歲時，請阿渾暨親友宴會作樂。坐小兒於花毯下，阿渾先唪經咒，其母乃去小兒下衣，用銛或小刀將小兒陽物皮尖上割去二三分，謂之割，言其易於長大也。』至十七八，即留下頰鬚，至二十則按其經遺之禮，剪齊上唇鬚，謂之淨口。此下《回疆志》有：『除鬚眉外，腋毛、陰毛皆拔去，不使復生，男女皆然。』十五歲以前小兒若在學堂有過應責教者，以紅柳木打腳心，言紅柳乃聖人所遺責人者，能令人有記性，〔且〕據《回疆志》補。腳心乃無妨礙處。學資每至一七日東家給教者普兒一文，逢節送饟食九枚而已。

清・七十一《西域聞見録》卷七《回疆風土記・風俗》　回人婚娶，兩家意合，男家饋送牛羊布疋，邀請親戚，更求阿渾數人，同赴女家議婚，念經爲定。至婚期，女家或父或母兄一人，抱新婦同騎馬上，以帕蓋面，鼓吹導引，送至夫家。凡回女皆垂髮辮數十，嫁後一月則梳髮後垂，以紅絲爲絡，寬六七寸，長三四尺，其雙岐拖地處，仍結紅絲數寸成穗。富者上綴細珠、寶石、珊瑚，囊髮下垂，謂之恰齊把克。小戶貧回及有孝服者其恰齊把克或用藍，或用綠。男女室後皆以清水遍身澆洗。

又　回男不蓄髮辮，不剃髭須，惟剪唇須，便於飲食。生子五六歲，其父母邀請阿渾念經，以刀挑斷勢皮。十四五六歲，初知人道，即聚羣童於樹林中，使與牝驢交媾。再長則見婦女爲朵斯。朵斯者，交相好也。

又　夫婦不合，隨時皆可離異，回人謂之揚土爾。妻棄其夫者，不許動室中一芥。夫棄其妻者，家中所有任妻取攜。子女亦各分認，夫得男，妻得女。離異一年之中，或生子女，夫可承認。逾年，則謂不相干涉矣。往往有離異數年，更數夫，而仍歸前夫者。又有歷數年，更數夫，而猶與往來者。

清・祁韻士《西陲要略》卷四《回俗紀聞》　婚姻之事，壻家邀媒至女家，以連襟爲詞，不直言議婚。既許諾，則宰一羊，藉之以綢，覆之以被，送女家爲定。前娶之三日，壻宿女家而不入內。屆期，女家延阿渾誦經，以氈毯舁女出門，抱之上馬。至家，先拜竈神，潑油於竈門，然後入

房。或半年一年，新婦始去障面，出見舅姑。夫婦若不睦，輒自離異，謂之揚土爾。

清・蕭雄《西疆雜述詩》卷三《婦女》詩自注　女子行路嫻雅端正，飄飄然微步生塵也。閨無常教，多放蕩。夏日輒邀女伴浴於河渠，不爲恥。大約南八城沃土奢靡，淫風較甚，然顯然爲娼者卒少。處女亦重閨範，凡有失玷者，於迎娶後察知，動至退婚追聘，女家無詞置辯，與粵俗適同。哈密向化獨早，且近內地，漸知禮法，婦女相習沉謹。同治閒回城有名阿以三者，淫蕩無狀，其王知之，發往東山五百里交伯克家爲奴，亦見教化尚嚴也。

又《婚嫁》詩自注　婚娶有四等。伯克富戶暨知禮人家子女，皆由父母尊長主之。擇定後，請阿渾看經，視其相合否。合則卽行聘禮，預訂佳期。又有鰥男寡女，欲求配偶者，於禮拜日更換新衣，隨同遊玩。或至本處禮拜寺在喀什一帶者，或至城東之嗎雜爾。是日爲男女娶集之期，至則先拜阿渾，以婚姻事具告阿渾。卽爲禱告看經，隨於稠人中指一女子，曰：『此良配也。』其人卽將所戴之小帽與女子互相換戴，以爲永訂。縱男女見面情有不願，亦無如何。此所謂天定也。又有父母俱亡之青年男女，偶因遊玩，邂逅遇之，彼此情投，各敍鄉貫、名字，以苟合而託爲兩家先人遺囑，遵奉爲婚者。更有自配之婚，係幼年男女於遊玩處遇之，兩相憐愛，願結絲蘿，後雖極窮，而立志不改者，此尤鄉黨所敬重也。凡行聘禮，用皮邊帽一頂，海龍紫貂狐獺各從其力，香羊皮靴子一雙，花布汗衫褲子一套，或紅花布二疋，亦可綵色霞衿一件，耳環手釧一套，青線線一二觔，肥羊一對，大米五六秤，每秤計十觔，清油數觔各等項送至女家，女家卽邀戚友、鄰居喫抓飯，一二日後，以車迎之，女家往送。是日酒餚畢具，大喫抓飯。男女皆圍浪，新郎新婦亦然。遠近鄉鄰皆賀之，各送油饊麪饆爲禮。盡一日之歡，客始散去。聞往年講禮者成親之日，兩家皆唸經作樂，宴集親鄰。女家或用花毯或用阿渾布單墊褥擡女送至男家。紅錦蓋頭，入門亦拜天地、家堂。送入洞房後，阿渾唸和好經於外。男女三日不出幃幔，候長輩呼之。數月後如不合，卽棄之，謂之央弔。男棄女，則厚贈之。女棄男，則一物不許帶去。但自成親以至央弔，均待阿渾吩示。女子央弔後必滿百日，始改嫁。

又《生子》詩自注　男年十三四卽娶，女年十一二卽嫁。男女於十五歲內得子者，稱爲一家祥瑞，善人根種，必設宴稱慶。凡小兒落地，卽請阿渾唸經。用淨水洗之，囑以吉祥語。三日再洗，十日又洗，十三日命以名，至四十日，有親戚爲之送衣物。卽將小兒洗畢，令穿新衣，請阿渾唸經，授以諸邪不侵之咒。慶賀三日，戚族鄰居皆送禮。禮物或羊或雞，以及雞蛋、布疋、蔬器、大米之屬。十七八歲，鬚髭生，卽留之。至二十剪齊上唇之鬚，名曰淨口，遵經訓也。《唐書》謂龜茲產子以木壓首，令其褊；又謂疏勒生子亦夾頭取褊，此俗今時未聞說，恐荒謬無論。頭骨生成，難於造作，就令夾之，壓之，使漸長而能褊，亦殊無謂也。

清・裴景福《河海崑崙錄》卷四《光緒三十二年三月十九日》　纏俗無冠禮，子生三日或七日，倩益瑪木誦經命名。所命者僅數十種相沿之名，故名多同者。男六七歲時，父母延阿洪唸經，割勢皮分許，爲成童，否則無以女配者。富戶宰牛羊宴客，鄰里親戚稱賀。貧家亦請毛拉唸經，治抓飯，邀鄉鄰共食。

又　纏俗男女嫁娶，不論親疏，除生我我生同懷生外，餘皆可配。議婚時，男家親戚數人皆往說合，富者或饋羊隻，貧戶亦具紅綠洋布，倩阿訇唸經爲定。屆期，婿往女家親迎，女家父兄一人以帕蒙親婦，抱騎馬上，鼓吹引導，送往夫家。既至，隨婿繞火三週，下騎進門，先拜竈神，潑油於竈門，然後入房。亦請阿訇唸經以祈福，親友稱賀。主人刲羊炊米，以享客。女十二歲卽嫁，夫妻不和，輒自離異。夫棄其妻，家具任妻攜去。妻棄其夫，則寸草不許拾取。所生子女，亦各分認。離異之後，百日內，兩不嫁娶。過此則聽其自配。有初婚十數日或數十日而離者，有離而復合，合而復離者。一婦連適數人者多，從一而終者蓋鮮。富者女不事

操作，貧者紡織、縫衣、炊爨，亦有同力耕作者。

清・王樹枏《新疆禮俗志・纏回》 男子毀齒行割禮，生四五歲，割勢皮一周。舉家稱賀。稍長，則尋爲朶斯。朶斯者，男女交好之辭也。配偶之制，惟同出不婚。納采納徵，豐約視家有無。事定則延阿渾誦經，間立判書爲信。親迎之日，新婦帕頭騎馬，導以鼓吹。至夫家誦經成禮，易恰齊把什爲婦人裝束。卽雙歧髮辮也。其俗女子于歸無過十五齡者，年逾二十，容色摧殘，同於老婦。夫妻離異，謂之羊堆。夫棄其妻者，家間什物，任妻取攜。妻去其夫者，室中諸物，均不得持取。子歸其夫，女歸其妻。離異一年之內生有子女者，夫皆承認之。離異逾六月始許更嫁娶，望其悔而復合也。離異三次，回律無再合之條。儻欲合者，夫妻必與他人姦宿，始允復合。其法蓋爲人之輕於離異，恥之也。夷俗之淫陋，大都類此。故婦人鮮從一夫以終者。

清・王曾翼《回疆雜咏》 求皇求鳳各紛然，肅拜繙經只問天。憑仗阿渾爲月老，霎時易帽結良緣。回俗：鰥男寡女每于齊集嗎哈木啻敏墳禮拜之日，以婚姻事叩問阿渾。阿渾繙閱經典，指衆人隊內一人云：『此天已配定，勿悞良緣。』卽將男女頭上小帽互相換戴，雖非甚願，無敢違者。是名天定。

又 十五盈盈待嫁時，郎心愛妾妾心知。卻嫌邂逅非嘉耦，詭向人前說奉遺。亦有男女互相慕悅，徑自成婚，託言父母遺屬者，是名奉遺。

又 荆笆高坐絳羅蒙，新婦登門拜姥公。鼓樂喧闐親串集，滿斟克遜慶新紅。貴族婚姻，必憑媒定。吉期，以荆笆襯花毯坐女其上，紅錦蒙頭，舁至壻家。拜翁姑如禮，三日內親戚稧至，曰待喜。驗紅，有則設酒慶賀。巴克遜，回釀名，如內地黃酒。

清・王芑孫《西陬牧唱詞》 連襟報諾便烹羊，教主前頭設誓長。綠毯舁來扶上馬，嬌羞未肯拜姑章。回俗壻家邀媒氏至女家，以連襟爲詞。未敢質言議昏。既報可，則烹一羊。藉之以綢，覆之以被，送女家爲定。前娶之三日，壻宿女家而不入內。至第三日女家延阿渾誦經。壻設誓於教主前。女無大故不敢凌虐，乃坐女於氈毯。四人舁以出門，抱以上馬。至家先拜竈神，澆油於竈門，然後入房。不卽拜舅姑也。或半歲或經年壻之舉幼入房。去新婦障面，始出拜舅姑焉。

清・林則徐《回疆竹枝詞》 宗親多半結絲蘿，數尺紅絲散髮拖。新帕蓋頭扶上馬，巴郎今夕捉秧哥。

清・朱紫貴《楓江草堂詩集》卷四《天山牧唱》 馱來細馬是明姝，錦帕蒙頭賦秣駒。禮拜寺前相見日，紅絲窄地綰珍珠。回人嫁娶，新婦騎馬，以帕蒙頭，鼓吹導引，父兄送往夫家。凡女皆垂髮辮十餘，已嫁則髮後垂，紅絲爲絡，下垂珠寶爲飾。

清・蕭雄《西疆雜述詩》卷三《婦女》 女兒一樣辨妍媸，十二芳齡是嫁時。爭奈玉肌容易老，不關山色失臙脂。婦女亦重顏色，非若夜（义）〔叉〕國，以醜陋爲妍，雕題國，以花紋爲妙也。平正清麗者尚多，惟西土生人兩目深陷，最難秋水盈盈耳。光陰最早，十二三歲卽能生子。迨過二十，容顏漸衰。故女壽能逾六十者甚少。

清・傅恒纂乾隆《西域圖志》卷四八《雜録二・回部・故事》 派噶木巴爾四子，曰阿布勒哈色木，伊畢喇伊木，塔伊布，塔伊爾，俱早夭。以女妻同祖兄子阿里，是傳回教。蓋同姓爲婚，回俗不禁也。

清・陶保廉《辛卯侍行記》卷六《光緒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光緒七年邁哈莫特卒，無子，立族人沙木胡索特爲王。沙，老也。木胡索，福也。特，人也。王祖母邁拉巴鈕復以女妻之。纏回非同乳者皆可成婚。

清・周芳煦編光緒《新平縣鄉土志・禮俗・昏》 交央歌，先男家請媒說合，卽定親之謂也。唸擬恰卽禮云合巹，達尊卽男女回門之義。

喪葬

清・傅恒纂乾隆《西域圖志》卷三九《風俗一・回部・喪祭》 回俗夫死，其妻散髮去簪鐲。父母死，其子婦不散髮，不去簪鐲。擗踊號泣無常時，每哭必遶尸。無服制，但去紅綠諸色，服黑布而已。卑幼死，尊長如常服。死之日，浴尸，以水入尸口，云滌腸胃，始可見教主。裹之以白布，殯之以無底棺，其棺之底可脫去也。覆之以綢及緞。停柩於室，三日延阿渾誦阿爾必經而後葬。葬之日，親屬咸送至墓所，匍匐哭泣以臨焉。臨穴抽棺底，墜尸土中，因瘞之。留棺以送後死者。棺上所覆綢緞，分致送葬者，以爲小帽。葬後，復延阿渾誦經禮拜，把齋三十日。或布施錢文布帛粥食之屬於貧民，以結緣。其富室則赴默克國禮拜以報本。葬後三日

到墓一祭，七日再祭，期年三祭。期年之後，每遇大年小年，則祭掃於祖墓，懸燈冢樹上。每月四次爲祖父誦經，設小祭。

《北史・西域傳》：『焉耆死亡者皆焚而後葬，其服制滿七日則除之。』按今回部無服制，與《北史》載焉耆服制七日之說不合。紀載傳訛，存備叅考。推之《晉書》載吐谷渾喪服葬訖而除，《隋書》波斯人死持服一月，《唐書》載『女國居喪三年，不易服，不櫛沐』，雖久暫不同，而總非無服者比。然考吐谷渾居今回部之南，女國居其西南，波斯更踰蔥嶺面西，較今回部疆域差遠，而不廢服制。若《吐蕃傳》所稱『居父母喪斷髮黛面墨衣，既葬而吉』者，吐蕃地近今之回部，攷其爲俗亦未之或異也。

清・永貴、蘇爾德纂乾隆《新疆回部志》卷二《喪葬》　回人死，以水洗淨，《回疆志》下有：『不論男女，皆拔去陰腋之毛。』用布縧將手大拇指、足大拇指各拴於一處，下頦用花帕挽住，周身以白布纏裹，置於木床上，用紅花畫臉，花布單罩住，舁赴禮拜寺內。阿渾念《指路經》畢，婦女守宅，男子扶床，送至塋園。坑深丈餘，旁挖小穴，用碎石砌門，將尸擲入穴內，視其面若向下，則以爲有罪，必往後山寒水受凍，或往火山受焚，則當禳之。譬如死者四十歲，則除去周辰之十二年，餘二十八年，即請阿渾二十八人念經禳送。面若向上，則以爲有福，必往好處託生，則作宴賀。面若旁向，則以爲命未盡，乃作惡太多，以至折算，必爲飄流之鬼，故禳賀俱無。尸安穴內，阿渾書指路好言於木牌，置尸前，以土坏立墳。有喪之家，男子頭纏白布，女子面覆白羅，謂之戴孝。過三日，念經除服。至七日、四十日，俱上墳，供飯添土念經。夫死，其妻將衣服反着三日，過一年，許改嫁。妻死，其夫過三月即娶。

清・七十一《西域聞見録》卷七《回疆風土記・風俗》　人死則海蘭達爾數人在屋上同聲喊叫念經，其家皆白布爲冠，謂之掛孝。死之日或次日即舁至郊外瘞之，無棺椁衣衾，惟白布纏尸而已。所屬親戚往弔念經，各以所有盡力資助，及死者所遺衣物盡散於衆，以邀冥福之厚薄在散物之多寡也。子爲父母，妻爲夫，及兄弟親戚，皆掛孝四十日而除。

又　回子墳多如棺木之形，富厚者或圓形，或開穴，或緣玻璃爲餙。多在大路兩旁，爲往來人多，爲之念經，祈冥福也。

清・祁韻士《西陲要略》卷四《回俗紀聞》　居喪無服制，惟屏紅綠著黑布而已。貧者以白布纏尸，舁而瘞之。富者或斂以棺，其上所覆綢緞分致送葬者，爲製小帽。起墳多肖棺形，或開穴或綠琉璃爲飾，率在孔道之旁，謂往來人多，爲之念經祈冥福云。

清・蕭雄《西疆雜述詩》卷三《喪葬》詩自注　人死用水洗淨，先以布條將手足大指各繫一處，再以花帕兜其顋，然後用白布通身纏裹，置木匣中，外飾錦罩，擡至禮拜寺內，阿渾爲唸《指路經》，即出殯。其葬法：先掘方井深丈餘，井底旁通一穴，磚石砌其門。臨井出尸擲下，視其向背。凡向下謂罪過至重，必往地獄或火山，宜急懺之。視其年歲多少，除去地支十二年之數，即按下餘歲數若干請若干阿渾唸經。向上爲有福之人，或登天堂，或投好人家轉世，必宴賀之。若側身旁向，是爲命不應盡，因罪損折，魂當飄流，則懺賀俱無矣。均塞入旁穴，以土掩之，上封以墳。喪家大小男以白布包頭，女以白羅蓋面爲戴孝。過三日，唸經除服。七日並四十日，均上墳供飯、唸經、添土。婦人喪夫，並將衣服反穿三日，週年改嫁。妻死者，三月復娶。其有廳堂之家，亦停於中堂，誦經一二日，始出殯，葬如之。葬畢三日，請族戚近鄰喫抓飯，以謝之。亦有滿百日誦經除服者。夫故之婦，或即改嫁。

清・易榮鼎編宣統《和闐直隸州鄉土志・禮俗・喪葬》　人始死，遣告親友，則有海蘭達爾，往亡者屋上唸經，猶中國之香火道人也。譯其詞曰：『有生必有死，今此人先死，凡未死者，皆當哭泣吊唁。』祇此數語，竟日以手護頰，反覆叫號。其家皆用白冠，謂之掛孝。殯殮無衣衾棺槨，亦不祭奠，招禮拜寺之益瑪木隨時誦經。沐浴畢，渾身繞以白布。出殯至遲不得過三日，用手舉舁屍瘞麻札，漢語墳山也。阿訇誦經。凡送葬者，亦隨行誦經，爲之懺悔。墓多北嚮，死者面西。墓多肖棺形，以久而弗壞者卜其人生平之善，墳若坍塌，則群以下賤詈之。凡阿訇鄉約生前有德於人者，歿後葬所建舍宇，墳高丈餘，圓形尖頂，巍然壯觀，亦間有守墓者。不立主櫝，無反哭祔祭之禮。初死七日上墓，頗似初虞。二十日及四十日亦然。蓄髮素服，四十日即除。平時亦擇期致祭，每逢麻札賽會日期，宰羊誦經，遠近鄉民朝拜於阿訇之墓以祈福，爭以牛羊角掛之。婦女環墓外，面垣泣禱

以求子。游人麕集，商販雲屯，數日始散。

清・王樹枏《新疆禮俗志・纏回》 其喪葬之制，人死延海蘭達爾集屋上誦經。猶今之香火道人。戚友來弔唁，賻贈銀畜。卽日以白布絞尸，納穴中，阿渾誦經。家人皆純素冠帶，子女之於父母，妻之於夫，若兄弟親戚，持服四十日或百日，不鬚髮，不華衣。封土爲墳，謂之麻札。或長或圓，形式不一。上飾馬牛羊角尾，富家有覆綠。令適者間築廬墓側，聘明經典者守之，朝夕諷誦，謂之唸素爾。春秋佳節，瀹羊肉糜墓祭，謂之散尼牙子。不建廟，不樹主。有子者財產歸子，其女與前妻之子得分子之半。無子有女者，財產歸女。子女俱無者，不立嗣。撫他人之子，不得分財產，兄弟及親戚均而分之。其妻無所出者，祇分女所分財產之半。子先父母死，父母財產例不得及於其孫。

清・傅恒纂乾隆《西域圖志》卷四八《雜録二・回部・附記》 回地歷代教主墓前多樹碑石，名塔哩克塔實。大書深刻，與內地無殊。惟不事墨搨流傳，故回地有碑而無帖。

清・永貴・蘇爾德纂乾隆《新疆回部志》卷二《制禄》 五品伯克密拉卜一、密圖瓦里一、拉雅哈滋三、都觀一、哈滋一，此七員例爲亡人念經，應得餽送禮物，不給滕格地畝。

又 六品伯克哈滋二、密拉卜三、明伯克一，此六員例爲亡人念經，應收餽送禮物，不給滕格地畝。

清・徐松《西域水道記》卷一《羅布淖爾所受水上》 瑪木特玉素布之遷喀什噶爾也，土人龐雅瑪獻所居地爲寺，死卽葬焉。墓在回城東北十里許。乾隆二十五年，參贊阿里袞奏言：『喀什噶爾和卓木墓，舊有三十帕特瑪地畝錢糧，看守回人十二戶。今仍令管理，以供祭祀、修葺，餘爲伊等養贍之資。』諭曰：『逆賊霍集占等，雖負恩肆惡，自取誅戮，至其先世，君長一方，尚無罪戾。今回部全定，喀什噶爾所有從前舊和卓木等墳墓，可派人看守，禁止樵採、污穢，以昭國家矜恤之仁。』回人卽墓爲祠堂，曰瑪咱爾。周甃石欄，中列木格，標馬牛尾、鹿角於其端，謂薦牲祈福也。樹木陰翳，臺宇軒敞，外垣以藍色琉璃，鏤刻花卉。每日寅未申酉戌五時誦經呪，日入則鼓吹送之，曰送日鼓。七日爲市，曰巴咱爾。市前一日，男婦入祠堂膜拜，以求利市。門外刻石柱紀年，一年一畫，以派噶木巴爾初生爲元年。

清・陶保廉《辛卯侍行記》卷六《光緒十七年十二月二日》 初二日自勝金口西行，平曠；二里，下小坡，南山有墩，循北山下行。二十三里，蒙古包。有纏回墳屋，形似穹廬，故名。

清・成書《多歲堂詩集》卷三《伊吾絶句》自注 回人土葬，墳上必置土一塊。富者則覆以屋，圓上方下，土壁光潔可愛。其先世傳教之人墳屋，益高大精巧，謂之滾伯兒。回王過之，亦必下馬禮拜，如中國之敬宣聖也。

清・蕭雄《西疆雜述詩》卷三《名節》詩自注 〔哈密王伯錫爾〕墓在城北里許。作方屋，高六七丈，方邊三丈餘，皆藍花甃磚所累砌。上結圓頂，另高丈許，覆以綠甃瓦。四邊平闊數尺，砌小牆爲欄，以護登眺。中空而頂如覆鍋，皆甃磚砌成。作門如祠宇，棺橫置其中，土磚封之。門外左右牆角附砌圓柱，徑數尺，皆有門入。拾級而登，螺旋至頂。遠望若塔蓋，所以表墓也。

清・裴景福《河海崑崙録》卷四《光緒三十二年三月十九日》 過回城北門，繞城行，又里許，道左高原有回王祖墓。墓覆以屋，圓頂，飾綠塼，有亭有臺，繚以土垣。

清・周芳煦編宣統《新平縣鄉土志・禮俗・喪葬》 淨身：父母臨故，須請明經之人，用水將死者淨洗，裹殯用白布收屍，週身包裹，卽殯殮之意。

散尼牙：卽請客及施舍之意，以期死者起昇。

蓄髮戴白，或五十日及百日，卽除凶就吉。

清・袁大化《撫新記程・宣統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二十七日，晴，東風大作，沙塵迷目。卯初出哈密，過回城，西行三里回王塚。台高兩丈餘，綠色圓頂，繚以垣牆，寬約十餘丈，門北向，回王歲時致祭者也。

醫藥衛生

清・佚名《西域地理圖説》卷五《土産時貢・樹木》 額勒磨哆：楊

本榆葉，四、五月間生子，類椿。實紅，生三棱，色黃紅，若小茴香子，（潑）〔泡〕茶食之，壯陽，治（決）〔絕〕陰、（急）〔極〕陰、下寒、疝氣。枝本煎湯洗之，能療老人腰腿不利、濕寒蒸塌、串骨抽筋、酸麻疼痛。

又《藥味》 穆捻金：（壯）〔狀〕類野麻籽（名），研之出油，可療癬疥。藥名，可依□俟八月後，以此葉十錢，合山羊油二十兩，加白水熬煉數十滾，候冷，出其水，於油葉內加名扎帕爾之藥一錢爲丸，每服三錢，令人昏迷一日如睡，吃冰水數口始醒。扎帕爾藥，來自後藏，稍用之解諸毒，常服益壽，其價值白銀四、五換。穆捻金唯安吉彥地方所產者佳。

又《蟲蟻》 冰蟲：形類蟲，長尺餘，大者重二、三斤，色紅白，出自厚冰深雪之間，覓之甚難，性最熱無比。人誤遇者，雖十、冬月，每服一、二錢，可裸體（奈）〔耐〕寒。

草蟹：形類馬蟹，生於叢草之中。初小，聞腥而大，若蠶豆，一叮入肉，即便不出，以火燒其股，方能自出。回地遍生。

八蠟蟲：頭類蠶豆，背類蝎，雙架似蛤，八足如蟹，頭縮胸中，口藏肚下，黃牙如花蕊，遍身有刺毛，動若蜘蛛，急行遇風。凡人畜被其咬者，無不廢命。回地頗多，名曰毒倭。雌黑雄白，雌者之毒尤甚，決無治法。若被其白者之傷，急食生紫草，其毒水便從傷口流出，良久尚能復命。紫草來自後藏，回人名之曰哈兒特坡兒。如不得紫草，即藏紅花亦可。

又卷八《垂古勝跡》 （阿克蘇）城北伍站路至特克霍羅木地方，有石洞壹座，內生溫泉數處，無分冬夏俱熱，浴者可療寒疾。

又 烏什城西南肆伍里，有蟠柳壹窩，連根發挺，百拾餘株，高者叁拾餘丈不止，曲曲騰騰，或卧或立，嫩綠垂英，枝根陰翳，壓若蒼龍，實羞霸雪，逢春初與桃葩爭嬌，遇秋末與郊青賽嫩，翠罩流鶯起夢，陰澆黃鸝自（嗎）〔鳴〕，或微風（漫）〔慢〕動，或細雨新集，其嬌媚之氤氳，可涸之餘甚。柳密叢中（還）〔環〕抱清潭數湍，深止丈餘，淺者數尺，雖凌冬不知凍涸，炎夏清涼可羨，色絕澄碧，味濇，拭之滑潤，患眼疾者浴之立愈，土人猶〔以〕爲古跡。

清・永貴、蘇爾德纂乾隆《新疆回部志》卷二《禽獸蟲魚》 山羊形類羶羊，毛青無尾，角有稜節，長四五寸，獵得取其血晾乾，能治跌傷墜馬等症。

又 八蚱類蟹蛛而大，有八足，嘴方四瓣，上下各二。產破敗牆屋及戈壁鹹灘之中遇風即出，毒大，螫人無救。或云嚼茜敷之並飲其湯，可保無恙。

又《各城雜記》 溫泉。在阿克素城北五站路至特克霍羅木地方，有石洞，內有溫泉數區，冬夏恆熱，浴者可療寒疾瘡癬。

清・七十一《西域聞見録》卷七《回疆風土記・物產》 八叉蟲，新疆在在有之。形類蜘蛛，色綠而圓，八爪微短。紫口，口有四岐，嚙鐵有聲。遍身黃綠爲章，皮裏通明如繭蠶。生濕地溝渠及人家多年土壁中。大者如雞子，小者如胡桃。每大風則出穴逐風而行，入人屋宇，行急如飛。怒則八足聳立逐人。尋常於人身往來，均不可動，聽其自去，亦竟無恙。倘少觸動之，輒噬人，最爲毒惡，痛徹心髓，須臾通身潰爛而死。如噬輕，即取蟲碎之，尚無大害。若噬時吐白絲於瘡口，或噬後走水中呼吸，則人必死。或曰茜草搗汁敷服之，並敷瘡口可愈，究之中其毒者而能生者，百無一二。回子云惟求阿渾誦經可活，然吾聞回子有被毒者，皆請阿渾誦經，乃經未終而其人已終矣。

又 帕拉聘，草根也，全似三七，但色藍或黑。出溫都斯坦，回人多往採取，重價貨於回城。陰冷痼疾，服之立愈，然未達弗敢嘗也。

又《雜録》 回子寢疾卧病，饒裕者多殺牛羊，分散海蘭達爾及貧苦小回，以祈福力。亦求阿渾用藥，多用大黃附子，往往殺人。小兒亦出痘，輕而易過，百中方或損一二，從無回子麻面者。倘出痘者多，則避於深山極寒之地，可免。

遠鄉小回遇有疾病，必向河中沐浴，冬夏皆然。燥結之症，亦於河中灌洗穀道，納葫蘆柄於其中，藉水出入探動，以求通利焉。

清・成書《多歲堂詩集》卷三《伊吾絶句》自注 回性喜潔，男女室後必偏身洗浴。婦人亦有向溪邊滌濯者。

清・蕭雄《西疆雜述詩》卷三《衣服》自注 男女出外輒坐於地，不嫌塵土。而性獨好潔，勤於澡身。雖當冬季大寒，猶三兩日一浴，否則禮

拜爲期，男女皆然。聞浴室以胡蘆倒懸，倩人傾水於上拂之，流下之水不復用洗上身，亦淨之至也。

清・佚名編光緒《拜城縣鄉土志・地理》〔拜城〕縣西一百六十里有溫泉，土人呼爲伊斯克蘇，其熱如沸，至冬尤甚。土人有疾，浴之可以勿藥。故建祠宇結盧舍其上，分池以別男女焉。

祭祀

清・佚名《西域地理圖説》卷八《垂古勝跡》　阿克素北通伊犁大路第七站，有冰（霸）〔壩〕一道，名曰木素爾。山頂橫崗，自南至北，上下約略玖拾餘里，如冰雪攪石生就者，朝長暮消，日夜播移，峰嶺峽巒，無時而變，係爲回人、額魯特兩部之交界。先年爲覓相通路徑，至此路盡，有（嗽）〔喇〕嗎、阿渾等念經做祭，連夜隨開，變出可修之勢，伊等乘時極力修持，得此壹路。然而山勢終自日夜蟠轉變換，伊等因其設祭山開，故每年夏秋必備禮宰畜，以與祭拜，又設人役日夜修理，所以此路始開。

清・明福繪《西域圖册・大樹巨柳》　樹在烏什之南，號爲神樹，陰籠千畝，枝凌霄漢。又有清泉環其左右，各水聲潺湲，與樹色相掩映。其一本萬枝，一枝入地，又爲一本，似柳非也，下有巨柳亭。

清・永貴、蘇爾德纂乾隆《新疆回部志》卷二《禱祀》　回人祭祀之禮，據瑪哈木嗇敏所遺《潤爾罕經》云，天地日月覆載照臨，爲上祭；山川土田產物利人，爲中祭；家堂墳墓乃人根本，且有默祐之靈，爲下祭。其禮每大家富戶門外俱築土基，東向，砌建家堂，名嗎禊爾，係乃禱福禳災、祝天告地及節令禮拜、終日迎日送日幷把齋時禮拜誦經之處。凡禮拜時，阿渾領衆聚於其處，按班立，西向，捧經叩拜良久。朝迎日出，夕送日沉，設鼓樂於高臺，怪腔異調，音節詫人，『朝迎日出』至『音節詫人』，《回疆志》作：『又每清晨五鼓俟叩拜畢，即登高處喚醒當方人做農役，此等祝祀係回人按日奉行者。又有送日之禮，每於日西沉時，設鼓樂於高堂，向西朝日，怪腔異調吹打。』此其上祭也。其中祭，則喀什噶爾正北八十里有山曰圖書克墝克，在玉斯圖阿爾圖什山之西四十里，係大雪山。其山險峻，皆走石流沙，無路可升，惟山裂石罅間有鳥道，不能並行。坡盤六七里，有平岡，方三十餘里，草肥水碧，四望皆懸崖斷壁，峭嶺奇峯，可望而不可即。又有甘泉飛瀑，灑落山窪，聚成深潭數處。且有虬松蒼柏，楊柳果樹。西有大穴，遠望狀若缸口，曰圖書克洞，有木梯不可得近，相傳乃嗎哈木嗇敏之門人羅狄滿登以入洞修心學法昇天之處，虔心往拜，尚能現形，曾有見者。故回酋布拉尼塾每歲弟一日必親往朝拜，謂之敬神信聖，以感動回人。至今回人之海連墝爾等常往望而叩拜，因多蛇虎，故不敢深入。各城回人悉遵此禮，雖道遠身不能至，而每逢拜期，必望叩焉。回人云此山雪冬夏常積，人賴其融水爲養，乃嗎哈木嗇敏欲安此方人民《回疆志》此後尚有『因其地無雨澤，且聖跡神山，恐人踐踏』之句。故積存萬年冰雪，滋育生靈。凡海連墝爾等每候秋收，往各郇募糧作餅餌，望山祭之，曰我等遵聖人遺制，替衆人酧謝神山神水，報答養育之恩。此酬山謝水之祭也。其下祭之禮，回人無分貧富，日皆三飡，將食必先詣家堂，望空叩謝，謂之請伊先祖，祭後方敢食。雖在顛沛之中，宴樂之時皆不敢忘。

《清高宗實録》卷九八七《乾隆四十年七月甲子》　又諭：『本日據留京辦理王大臣奏到「京師於十七日辰刻得有大雨一陣，旋復時落時止，至十八日己刻方歇，但天氣尚未開霽，現令回子祈晴」等語。十七日早，此地雖亦密雨半日，而過午即晴，看來京城之雨較大，是否不致過多，與莊稼有無妨礙，著由四百里寄信留京辦事王大臣即速查明，仍由驛覆奏，以慰厪念。』尋奏京城天氣已開霽，擬於二十一日停止祈晴。

又卷九八八《乾隆四十年八月戊寅》　又諭：『據留京辦事王大臣覆奏：「京師於八月初二日早天氣涼爽，晴象大定，擬於初三日停止祈晴」等語。所有派令祈晴之回子等，應各賞紗一疋，著傳諭舒赫德即向總管太監王成傳取賞給。』

又卷一一六一《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壬戌》　壬戌，諭軍機大臣等：『本日胡季堂等奏到，京城七月分糧價清單，比較上月，大畧相仿。但近來晴霽日久，京師是否畧覺望雨，於農田有無妨礙，朕心深爲厪念。著傳諭留京辦事王大臣，如果缺雨，即照前一面派令回子等虔誠祈禱，並傳諭順天府府尹，查明近京各屬秋禾情形，一併據實覆奏。』

清・曹麟開《塞上竹枝詞》自注　回俗不建祠廟，山川神祇著靈應者，疊石象山冢，懸帛以致禱。若報賽則植木爲表，謂之鄂博，過者無敢犯。凡祈雨晴，皆在於此，又謂之砟荅。按砟荅，生牛羊馬腹中，形似卵，色如石，回夷以之祈雨，謂之砟荅齊，蓋以砟荅石祈雨於鄂博，非鄂博即砟荅神。

清・七十一《西域聞見録》卷七《回疆風土記・物産》　劄答堅如石，青黄赤白綠黑不一，大小亦不齊。生牛馬腹中，有生蜥蜴尾根及野豬腸中者，尤良。回人祈雨則以柳條擊之，置淨水中即雨。祈風則囊之懸馬尾上，祈陰則囊之腰橐，各有所祈之咒，莫不響應。回人及土爾扈特、額魯特多以夏日長行避暑用之，謂之下劄答，喇嘛下之尤速也。

清・和寧纂嘉慶《回疆通志》卷七《喀什噶爾・古蹟》　回城東北十里許偏東有和卓墳，回人告祀甚虔。祭時男女具犧牲銀米於阿渾前，阿渾誦經禮拜而散。門外鑿放生池一區，每泛鳧雁於池中，外人不敢壞也。相傳有排罕帕爾者，去汝未之西萬餘里默克地方人，初修祀天把齋之學，西域回人世奉其教。其孫和卓邁哈莫特玉蘇普西來卓錫喀什，土人龐雅瑪施此地爲傳教之所。和卓沒，遂葬於此。回人至今祀之，遂呼爲和卓墳云。和卓墳西北隅有枯楊樹一株，約高五丈許，下覆土築蒙古箔。傳霍集占據此地時所築，樹亦其所植，回人多語言其故。

阿斯圖阿爾圖什亦有和卓墳，回人祀之尤加謹焉。相傳此和卓木本中原人，來此設教，其功術尤非排罕帕爾所能躋也。第不知年歲，亦不傳姓名事蹟。是雖謾語，姑誌之以俟徵實。

清・蕭雄《西疆雜述詩》卷三《祭祀》詩自注　回人祭祀，遵潤爾罕經。云天地日月乃覆載循環者，當爲上祭；山川水土乃資養萬物利於人者，當爲中祭；家堂墳塋乃人之根本，且有暗中庇佑之靈，當爲下祭。

又　人家門外皆築土臺，高二尺餘，方邊，丈尺無定，作西向，上無所設，即爲家堂，名曰瑪扎爾。凡祝告天地，祭禱山川，並歲時禮拜，皆在此處。其與阿渾聯居者，則阿渾領班向西端立誦經，以兩手附於耳，高聲諵諵，叩拜良久。餘則各自爲禮。而其一片至誠，皆無以復加。又喀什噶爾正北圖虛克洞，據稱爲嗎哈木諦敏之大門人羅伙滿修昇之處。每逢應拜之期，皆望拜之。且言此山冰雪皆嗎哈木諦敏作法積成，留滋長養者，亦酬山謝水之中祭也。回人食時，先於家堂望空叩拜，以奉先人，即爲下祭。按籍載，各回國教以事天爲本，無偶像，祭時無陳設，余歷覽果然。

又　回教之敬太陽，至誠不懈。自東方將白，先立土臺，誦經迎之。晚再誦經送之。此凡知誦經者，每日所必行之禮也。富室另有高臺，傍晚設鼓樂於上，長吹大擊，以爲送日之儀。此舉往昔盛行，近來稀少，亦時勢不齊也。《異域志》載沙弼茶國係日西沒之地，至晚日入，聲若雷霆。國王每於城上聚千人，吹角鳴鑼擊鼓，混雜日聲。不然，小兒驚死。余按地球凡生人之處，縱當西極，其橫望日之流行，一如中國之仰觀，遠近相同，遲速相等，何至墮而有聲？即或聲若雷霆，豈鑼鼓所能混住？就令千人聚擊，其聲更大，吾恐小兒轉爲鑼鼓驚死矣。其說太謬。大抵彼國亦重敬日，所云聚千人於城上者，或係千門萬戶齊於高處鼓吹送之耳。當爲之進此一說。

又卷四《香娘娘廟》詩自注　香娘娘廟在喀什噶爾回城北四五里許，廟形四方，上覆綠甍瓦，中空而頂圓，無像設，惟墓在焉。四圍喬木叢陰，引水爲池，環而繞之，清澈可鑑。近時彼都回婦約於廟前新開八雜，以添熱鬧。八雜者，市鎮集場之謂也。以交易皆女流，漢人呼爲陰八雜。在八雜之第三日，居然七日爲期，與男子集場相若。香娘娘，乾隆閒喀什噶爾人。降生不凡，體有香氣，性眞篤，因戀母歸沒於母家。其後甚著靈異。凡婦人求子，女子擇壻，或夫婦不睦者，皆於八雜日虔誠祈禱。其俗不用香燭、祭品之類，但手捧門鎖，盡情一哭，並取廟旁淨土，少許攜歸，調水飲之，聞往往有驗。

清・裴景福《河海崑崙録》卷四《光緒三十二年三月十一日》　十一日，晴暖，微風。星星峽兩山夾峙，悉大石層疊崚嶒，千狀萬變，西來未見。峽口北即軍塘，井泉在道左山下，井眉有木欄，深丈餘。旅店均負山而屋。峽口道左山岩洞內回回墓，有亭有堂，墓在洞口，上覆石室。室中青石如砥，有臥像，仰如屍，下褥上被，又以白單偏書回紇經掩覆之，而頭顱手足凸痕宛然。啓門而入，遺蛻在地，陰森逼人，爲之卻步。土人呼爲回回墳，其門首題云『唐朝回回一千三百四十年，高人不服水土到此間』，語甚俚。纏回稱之爲聖，過者必祭。土人傳係肉身乾腊，髮長幾二尺，何以不棺不藏，千年不壞，與高僧坐化同也。余啓視之，乃墳也，而

故作人形以示異。【略】

過回回墓　峽口巉巖疊石屏，墓門香火閟芳馨。幸逃南海青蠅弔，來取西天白馬經。蛻化衣冠藏古洞，靈來風雨暗空庭。一坏占斷雲嵐色，手酹清尊倒玉瓶。

又《三月十八日》　乾隆間德威遠播，臣妾四夷，有香妃者原爲哈都拏地罕所育，食沙棗花久，吐氣若蘭。地罕多田，愛妃而怠於耕，妃畫己像與之，地罕攜至田間，被風吹去，某大臣得之，以進御。後思鄉，歸至哈密，飲藥沒，葬於喀什回城東門外五里大禮拜寺，土人呼爲香娘娘廟，每年三月大會，齊集拜墓。佛說玉女寶冬則身溫，夏則身涼，舉身毛孔中出栴檀香，口出優鉢羅華香，豈香妃之謂歟。

清・方希孟《西征續録》卷下《光緒三十三年三月十九日》　早行峽口，道左山岩洞內有回回墓，門首題曰『唐朝回回一千三百四十年高人到此』。洞內有卧像，上覆以被，白單書回回經掩之。土人傳係肉身，纏回信之如神，過者必祭。其實但空墓以歛香貲耳。

語言文字

清・傅恒修乾隆《西域圖志》卷四八《雜録二・回部・語言》　回部語言凡三種。自今哈密、闢展以西，至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大率相同，謂之圖爾奇語。外藩拔達克山、博羅爾諸部所習者，名帕爾西語。別有和爾盤語，則惟回回祖國墨克、默德那諸部習之。與圖爾奇、帕爾西語音又復迥異。

葉爾羌西南，界連拔達克山諸部。其所屬之地，多有以帕爾西語名者。如阿布普爾、坡斯恰木、喀瑪喇克、喀爾楚之類皆是。

回語與準語絕殊，而亦間有相同者。如稱萬數爲圖們，稱黑色爲哈拉，稱泉爲布拉克之類。又有近似者，如準語稱水爲烏蘇，回語謂蘇；準語謂雪爲穆薩爾，回語謂穆素爾之類。

《唐書・西域傳》：『亟墨卽漢姑墨國，與龜茲言語少異。』

宋・馬端臨《文獻通考》：『渴槃陀語言與于闐相似，其間多有異者。朱俱波言語與于闐相似，其間少異。』

按史傳所載諸部言語之槩，大致簡畧。如山南姑墨、龜茲、于闐諸國，皆屬今之回部，所云相似而少異者，殆卽今時回語有圖爾（盤）〔奇〕、帕爾西之分也。至如回部葉爾羌西境，有河名葉什勒舊音伊西洱，今照本音更正。庫爾淖爾。回語謂河爲庫爾，準語謂河爲淖爾。卽一名之間，而準語回語又復互見。是則稱謂沿仍，固未可以一律拘耳。

又《字書》　回部與準噶爾接壤，而其書特異。共二十九字頭。ㅣ音愛里普。ノ音別，平聲，輕呼。ㄩ音貼，平聲。ㄙ音色，平聲。ㄛ音之木。ㄠ音哈。ㄟ音哈，喉音。ㄋ音達爾。ㄋ音雜爾。ノ音勒，彈舌聲。ノ音則，平聲，露齒輕音。ㄇ音森。ㄇ音深。ㄆ音薩忒。ㄆ音雜忒，與ㄣ通用。ㄣ音伊忒喀，喉音。ㄣ音伊雜哈，喉音。ㄝ音阿音。ㄝ音阿音，喉音。ㄋ音披野。ㄍ音喀普，喉音。ㄥ音喀普，唇音。ㄏ音拉摸。ㄏ音密摸。ㄖ音弩恩。ㄖ音窪。ㄕ音赫伊。ㄚ音拉摸愛里普。ㄙ音呀。

按二十九字頭中，凡音二字三字四五字者，皆合讀成音。後倣此。

六外字頭ノ音默忒。ㄎ音黑模則。ㄱ音忒失都忒。ㅇ音撒欽。ㄚ音同ㄕ而稍輕。ㄚ音同ㄩ而稍輕。

按凡字上加ノ則成重讀正音。ㄔㄐㄒ三字於連字上用之。ㄚㄚ二字頭，所以補ㄕㄩ兩音之不足也。

化單字之法。於二十九字頭上加一小撇名則白爾，各成一音。於二十九字頭下加一小撇名則爾，各成一音。於二十九字頭上加一勾名帕尺，各成一音。共得八十七字。ㄧ音阿。ㄧ音伊。ㄱ音烏。ㄩ音巴。ㄩ音必。ㄉ音他，輕音。ㄉ音梯，輕音。ㄉ音拖，輕音。ㄍ音薩，輕音。ㄐ音西，輕音。ㄐ音蘇，輕音。ㄗ音札。ㄗ音基。ㄓ音珠。ㄔ音哈，輕音。ㄓ音黑，輕音。ㄏ音呼，輕音。ㄔ音哈，喉音。ㄔ音黑，喉音。ㄔ音呼，喉音。ㄎ音達。ㄎ音低。ㄅ音都。ㄅ音咱，次重音。ㄅ音葩，次重音。ㄅ音租，次重音。ㄋ音喇，彈舌音。ㄌ音哩，彈舌音。ㄌ音囉，彈舌音。ㄙ音咱，露齒輕音。ㄙ音葩，露齒輕音。ㄙ音租，露齒輕音。ㄙ音薩，次重音。ㄙ音西，次重音。ㄙ音蘇，次重音。ㄙ音耍。ㄙ音詩。ㄙ音書。ㄙ音薩，重音。ㄙ音西，重音。ㄙ音蘇，重音。ㄙ音咱，次重音。ㄙ音葩，次重音。ㄙ音租，次重音。ㄅ音他，重音。ㄅ音梯，重音。ㄅ音拖，重音。ㄅ音葩，次重音。

音咱，重音。ꀘ音湝，重音。ꀙ音租，重音。ꀤ音阿，重音。ꀀ音伊，重音。ꀠ音烏，重音。ꀄ音阿，喉音。ꀆ音伊，喉音。ꀀ音烏，喉音。ꀁ音帕。ꀂ音披。ꀃ音鋪。ꀅ音喀，喉音。ꀇ音克，喉音。ꀈ音枯，喉音。ꀉ音喀，輕音。ꀊ音克，輕音。ꀋ音枯，輕音。ꀌ音拉，輕音。ꀍ音里，輕音。ꀎ音祿，輕音。ꀏ音瑪。ꀐ音米。ꀑ音母。ꀒ音那。ꀓ音呢。ꀔ音挪。ꀕ音密。ꀖ音尾。ꀗ音屋。ꀘ音哈。ꀙ音黑。ꀚ音呼。ꀛ音拉，重音。ꀜ音里，重音。ꀝ音祿，重音。ꀞ音雅。ꀟ音奕。ꀠ音約。又於二十九字頭上加兩小撇名都則爾，各成一音。於二十九字頭下加兩小撇名都則白爾，各成一音。於二十九字頭上加兩小勾名都帕尺，各成一音。共得八十七字。ꀡ音安。ꀢ音奔。ꀣ音灘，輕音。ꀤ音汀，輕音。ꀥ音吞，輕音。ꀦ音三，輕音。ꀧ音新，輕音。ꀨ音孫，輕音。ꀩ音瞻。ꀪ音津。ꀫ音准。ꀬ音漢，輕音。ꀭ音欣，輕音。ꀮ音軍，輕音。ꀯ音漢，喉音。ꀰ音欣，喉音。ꀱ音軍，喉音。ꀲ音單。ꀳ音丁。ꀴ音敦。ꀵ音贊，次重音。ꀶ音怎，次重音。ꀷ音尊，次重音。ꀸ音攢，彈舌音。ꀹ音臨，彈舌音。ꀺ音倫，彈舌音。ꀻ音贊，露齒輕音。ꀼ音怎，露齒輕音。ꀽ音尊，露齒輕音。ꀾ音三，次重音。ꀿ音新，次重音。ꁀ音孫，次重音。ꁁ音山。ꁂ音深。ꁃ音純。ꁄ音三，重音。ꁅ音新，重音。ꁆ音孫，重音。ꁇ音贊，次重音。ꁈ音怎，次重音。ꁉ音尊，次重音。ꁊ音灘，重音。ꁋ音汀，重音。ꁌ音吞，重音。ꁍ音贊，重音。ꁎ音怎，重音。ꁏ音尊，重音。ꁐ音安，重音。ꁑ音因，重音。ꁒ音溫，重音。ꁓ音安，喉音。ꁔ音因，喉音。ꁕ音溫，喉音。ꁖ音潘。ꁗ音媾。ꁘ音噴。ꁙ音龕，喉音。ꁚ音肯，喉音。ꁛ音坤，喉音。ꁜ音龕，輕音。ꁝ音肯，輕音。ꁞ音坤，輕音。ꁟ音攢，輕音。ꁠ音臨，輕音。ꁡ音倫，輕音。ꁢ音蠻。ꁣ音泯。ꁤ音們。ꁥ音難。ꁦ音呢恩。ꁧ音嫩。ꁨ音灣。ꁩ音獲溫。ꁪ音五恩。ꁫ音漢。ꁬ音欣。ꁭ音軍。ꁮ音攢，重音。ꁯ音臨，重音。ꁰ音倫，重音。ꁱ音氳。ꁲ音氳。

化連字之法。於二十九單字中，提一字頭爲綱，以餘字連屬成字。如是旋相配合，各成一音。如ꀀꀤ音阿。阿上字重，兼愛音，下字輕，合讀成音。連字中阿伊島三字不更以ㅣ配合，阿字例止用ㆍ合ㅣ成字。上加〇，連字例也。餘倣此。ꀀꀆ音伊。伊上字重，下字輕，例用ㆍ配ㅣ，仍加ㆍ合書成字。ꀀꀄ音烏。烏上字重，下字輕，例用ㆍ配ㅣ，仍加ㆍ合書成字。ꀀꀄꀤ音阿巴。ꀀꀆꀤ音伊必。ꀀꀄꀤ音烏逋。ꀀꀆꀤ音阿他，輕音。ꀀꀆꀠ音伊梯，輕音。ꀀꀄꀠ音烏拖，輕音。ꀀꀄꀬ音阿薩，輕音。ꀀꀆꀠ音伊西，輕音。ꀀꀄꀠ音烏蘇，輕音。ꀀꀆꀁ音阿札。ꀀꀆꀈ音伊基。ꀀꀄꀈ音烏珠。ꀀꀄꀬ音阿哈，輕音。ꀀꀆꀬ音伊黑，輕音。ꀀꀄꀬ音烏呼，輕音。ꀀꀆꀬ音阿哈，喉音。ꀀꀆꀬ音伊黑，喉音。ꀀꀄꀬ音烏呼，喉音。ꀀꀀꀀ音阿達。ꀀꀆꀀ音伊低。ꀀꀄꀀ音烏都。ꀀꀀꀤ音阿咱，次重音。ꀀꀆꀠ音伊湝，次重音。ꀀꀄꀠ音烏租，次重音。ꀀꀀꀠ音阿喇，彈舌音。ꀀꀆꀠ音伊哩，彈舌音。ꀀꀄꀠ音烏曬，彈舌音。ꀀꀀꀤ音阿咱，露齒輕音。ꀀꀆꀠ音伊湝，露齒輕音。ꀀꀄꀠ音烏租，露齒輕音。ꀀꀀꀬ音阿薩，次重音。ꀀꀆꀠ音伊西，次重音。ꀀꀄꀠ音烏蘇，次重音。ꀀꀀꀠ音阿耍。ꀀꀀꀠ音烏書。ꀀꀀꀬ音阿薩，重音。ꀀꀆꀠ音伊西，重音。ꀀꀄꀠ音烏蘇，重音。ꀀꀀꀤ音阿咱，次重音。ꀀꀆꀠ音伊湝，次重音。ꀀꀄꀤ音烏租，次重音。ꀀꀀꀤ音阿他，重音。ꀀꀆꀠ音伊梯，重音。ꀀꀄꀠ音烏拖，重音。ꀀꀀꀤ音阿咱，重音。ꀀꀆꀠ音伊湝，重音。ꀀꀄꀤ音烏租，重音。ꀀꀀꀆ音阿阿，喉音。ꀀꀆꀆ音伊伊，喉音。ꀀꀄꀄ音烏烏，重音。ꀀꀀꀀ音阿阿，喉音。ꀀꀆꀆ音伊伊，喉音。ꀀꀄꀄ音烏烏，喉音。ꀀꀀꀁ音阿帕。ꀀꀆꀁ音伊披。ꀀꀄꀁ音烏鋪。ꀀꀀꀅ音阿喀，喉音。ꀀꀆꀅ音伊克，喉音。ꀀꀄꀅ音烏枯，喉音。ꀀꀀꀅ音阿喀，輕音。ꀀꀆꀅ音伊克，輕音。ꀀꀄꀅ音烏枯，輕音。ꀀꀀꀁ音阿拉，輕音。ꀀꀆꀁ音伊里，輕音。ꀀꀄꀁ音烏祿，輕音。ꀀꀀꀏ音阿瑪。ꀀꀆꀏ音伊米。ꀀꀄꀏ音烏母。ꀀꀀꀒ音阿那。ꀀꀆꀒ音伊呢。ꀀꀄꀒ音烏挪。ꀀꀀꀓ音阿密。ꀀꀆꀓ音伊尾。ꀀꀄꀓ音烏屋。ꀀꀀꀀꀀ音阿哈。ꀀꀆꀀꀀ音伊黑。ꀀꀄꀀꀀ音烏呼。ꀀꀀꀁꀁ音阿拉，重音。ꀀꀆꀁꀁ音伊拉，重音。ꀀꀄꀁꀁ音烏拉，重音。ꀀꀀꀀꀆ音阿雅。ꀀꀆꀀꀆ音伊奕。ꀀꀄꀀꀆ音烏約。右以ㅣ字頭爲綱，配合餘字頭，化八十七字，ㄧ、ㄧ以下各字頭倣此。

按連字法皆以兩單字合讀，別成一音。惟以ㆍ字連他字，例不合讀，仍作兩音。有宜用合讀者，例以ㄱ字頭所化連字通用。故ㆍ字頭不另列爲綱。外有連三字、連四字者，皆以此連字例推之。別加ㄱ音忒失都忒。字於上，以著分音兩用之義。如ㄱㄱㄱ三字連成ㄱㄱㄱ字，上加ㄱ，將中ㄱ字分兩音。若加則白爾，應作巴他他薩四音，緊讀成字也。

《史記・大宛傳》：《漢書・西域傳》同。安息畫革旁行，以爲書記。

《唐書・西域傳》：龜茲旁行書，疏勒文字同婆羅門。

按龜茲屬今山南回部，書法旁行，亦與今同。惟點畫孳生之法，史無可考。又按《唐書・西域傳》，天竺國有文字，書貝多葉以記事。天竺爲今

之烏斯藏，字書與回部迥殊。有天竺字母五十字，其番俗通行之字，又與天竺字異別。有西番字母三十字，均詳見《欽定同文韻統》，今回部迤南藩屬痕都斯坦部，雅與古天竺隣接，要爲回部支派，故其字書仍同回部也。

清・永貴、蘇爾德纂乾隆《新疆回部志》卷二《經字第六》 回人無書籍，惟知有經，其言大概如釋氏果報之說及咒語等類。其字有二十九字頭，二十九韻配合聯絡以成語句。皆橫斜觀誦，用木籤草枝書寫。欲學者必就阿渾教讀，阿渾亦但能粗解大意，不能悉其深奧也。又有識字之回號莫洛，惟能粗譯文義。其從之學者，富家圖博讀書之名，貿易者足記姓名而已。

清・七十一《西域聞見録》卷七《回疆風土記・雜録》 回字如鳥跡，如蝌蚪，橫讀而達，斷處尤不易辨。字頭廿九，通曉字頭遂無疑字。回童能書記者名毛喇，通文義爲衆服者名阿渾，亦有大小之區別。敬信不明理處亦猶額魯特之於喇嘛也。

清・祁韻士《西陲要略》卷四《回俗紀聞》 回字凡二十九字頭，或兼數音而成一字，或聯數字而成一音。

清・徐松《西域水道記》卷一《羅布淖爾所受水上》 其字曰哈特，凡二十八頭，右行。有史曰《陀犁克》，字書曰《阿里卜》，醫書曰《惕普奇塔普》，農書曰《哩薩拉》，占候書曰《魯斯納默》，梵書曰《庫魯安》。《明史・西域傳》：『默德那國中有經三十本，凡三千六百餘段。』其寫經用克什米爾國紙。余出游回莊，每見跨驢偕行，據鞍授經者。亦立學舍，生徒十數人爲行，負牆跪書所業於版，方尺許，前列木格如馬櫪狀，倚版其上，讀竟削之。斯亦禮求諸野矣。

清・林則徐《回疆竹枝詞》 字名哈特勢橫斜，點畫雖成尚可加。廿九字頭都解識，便矜文雅號毛喇。官文作莫洛，讀平聲。

清・蕭雄《西疆雜述詩》卷三《文字》詩自注 回回文字皆寫作橫行，自右排列而左。蟲書鳥跡，長短參差，點撇鉤圈，欹斜迴繞。形分二十九門，編爲二十九韻。音極輕滑，大約屬唇齒者十不過一二，屬喉舌者六七，餘音居少。余於問答言詞或聽誦經審其音韻，大半在喉與舌之間，微判高低而已。新疆雖連蒙番各部，而語言文字概不與同。即如自一至十數目，一曰畢而，二曰易克，三入屈，四跳而迪，五佰什，六阿迪，七葉迪，八賽克斯，九托各斯，十曰溫。其字跡則如等形也。《法苑珠林》載上古制字者三人，長曰梵，其書左行；次曰佉盧，其書右行；次曰倉頡，其書下行。然則回文梵之所制歟？據《元奘記》謂焉耆、龜茲、姑墨文字取則印度，《唐書》亦謂其習天竺旁行書，或即梵之遺法。至於音韻，除中土得氣獨清，齒牙明辨，其餘海內海外大小各國，雖語言文字各不相同，而其輕滑模糊，大率類是，非特回部然也。按夷俗不奉君而奉師，凡制度文爲以及日用尋常之細，皆自教主立國時所定，千餘年恪守不移，故往往古風猶見。非若中國制度主之於君，歷代聖帝明王，不相沿襲，且朝野才能又多，即如字跡，自倉聖創制後，經史籀一變，李斯又一變，程邈又一變，而王次仲又一變，以致古法盡湮，而去古亦因之遠矣。

清・曾炳熿編光緒《吐魯番廳鄉土志・實業》 廳治世屬回部，語言文字均與漢殊，從未講求實業。開省後，廣設義學，擇子弟中之秀良者示以漢文，教之讀誦，以期用夏（變）〔變〕夷。而一傳衆姝，驟難馴其野性。經數十年之誘掖獎勸，風氣猶未大開。惟土物心藏，頗知自食其力。故爲士者少，爲農者多，爲工商者亦十之一二焉。

文化教育

清・蕭雄《西疆雜述詩》卷三《風化》詩自注 俗亦重識字，以識字誦經爲出衆，皆童時肄習之。傳教者曰阿渾，師傅之謂也。其人不受官職，通經講禮，立品端方，不飲酒，不吸菸，恪守遺規，期爲表率。常勸人行善事，學好樣。老幼男婦莫不親敬，伯克台吉等不敢以勢加之。分與王同坐，亦重道隆師之意也。講舍必傍樹陰，室中無椅案，師徒席地而坐，旁設矮棹一二張。夏日則環坐樹根，捧書誦讀。凡入學者，各執木簡，或牛羊版骨一片，趨謁阿渾。阿渾爲之書字於上，即讀本也。小兒不率教者，則以紅柳木條笞其腳心。據云紅柳乃聖人遺留貴人者，能使人開心思，善記憶，且腳心擊之無傷也。東脩極薄，往年南八城一帶生徒一人每至七日供送普兒一文，遇節餽麪饊油饃而已。

清・佚名編光緒《拜城縣鄉土志・實業》 城鄉共蒙養學堂四處，取纏童之聰穎者入學，每堂額定學生十名，遵照簡明章程，課以修身、讀

經、字課、習字、史學、輿地，按月取課程表，積分數表，賚道備查，藉此開通民智。第纏童不及漢童之敏捷，恐難照程，限四年畢業。值茲科舉停止，將來畢業生照定章層累遞升，考送省城高等學堂，以圖出身。此後應如何整頓之處，再爲擬詳。

清・顧桂芳編光緒《輪臺縣鄉土志・實業》　士　本境均係纏回，迷信宗教。從前雖經設立義塾，而入學者悉屬勉強，不過粗識漢文而已。間有考取修生，亦獎勵從優。英俊良材，實乏其選。現在創辦學堂，以開風氣，教育裁成，或可望後來焉。

清・謝維興編光緒《和闐直隸州鄉土志・實業》　士三十餘名。查纏民習漢書者祇學堂生童而已，其餘概不讀書習字，以爲畏途。合計卑州纏民、漢民共士三十餘名。

清・易榮鼎編宣統《和闐直隸州鄉土志・學校》　纏俗惟知宗謨哈墨德之教，崇信阿洪，誦經禮拜。自設行省以來，興學有年，雖漸有通漢語、曉國文者，究以語文隔閡，難以造就通材，祇可當毛拉通事，故不以讀書爲榮。近來倡設漢語學堂，冀開風氣。光緒三十四年，本城設官，立漢語學堂二堂，設漢總教習一員，纏副教習二員，學生四十名。西鄉伯爾藏明設官立漢語學堂一堂，漢教習一員，纏教習一員，學生三十六名。設官立初等小學堂二堂，共設堂長一員，以第一學堂教員兼充教習，二員司事一名，學生二十六名。客藉漢童居多，纏童僅數名。此堂原設西門外，以規模狹隘，改建城內西隅，擬將原立小學堂房舍改修藝徒學堂。北門外有蠶桑學堂，規制尚未大定。擬添實業學堂，尚待等議。至各明學區，以附郭圖薩拉明爲中學區，東鄉伊里齊明爲東學區，西鄉伯爾藏明爲西學區，南鄉卡浪古明爲南學區，北鄉素巴爾明爲北學區。西北鄉六明分六區次第編列。以巴爾瑪斯雅明爲西北第一學區。哈雅什明爲第二學區，瑪庫雅明爲第三學區，奎雅明爲第四學區，布華明爲第五學區，哈拉沙爾明爲第六學區。本城立勸學所，設總董一名，宣講員兼管所中事務一名，東西南北中五區及西北第一區、第四區各設勸學員兼宣講員一名，第二、第五區、第三區、第六區則兩處共設一員。又州視學一員，稽查學務。一切學費，概係自行籌備。

清・佚名纂宣統《莎車府志・人事類・文藝》　蔥嶺以西數千里有天方國，《明史》作默德那國，亦曰默特納國。《西域圖志》作墨克國。乾隆聖製葉爾羌碑：『粵稽回始肇自天方，又名墨克，一曰天堂。』當隋唐之際，其國王名穆罕默德者，一作穆罕默特，又作謨罕驀德。生而神靈，臣服西域諸國，掃佛教而假托天（伎）〔使〕，回回語稱天（伎）〔使〕爲別諦拔爾，亦曰派罕巴爾。《西域水道記》作派噶木巴爾，《新疆要略》作排哈木巴爾。別開教門，造經三十篇。考《明史》載默德那國有經三十本，凡三千六百餘段。其立教之旨，以敬天、禮拜、持齋戒暨靈魂不死諸說爲宗。當時有加伯烈言，所著之書名《哥拉尼》。迨其後，教化盛行而著書立說者日益衆。如占候之書曰嚕史訥默，一名羅爵麼。史書曰陀犁克，農書曰哩薩拉，醫書曰惕普奇塔普，梵書曰庫魯妥，字書曰阿里卜。考回字凡二十八字頭，《新疆要略》凡二十九字頭。有並數音而成一字者，有聯數字而成一音者。字右行，以今回俗證之，字均左行。《西域水道記》亦作右行，疑當時繙譯之誤。代遠年湮，著書人之名號多不可考。當明之季，瑪墨特踰蔥嶺而遷居喀什噶爾。瑪墨特係穆罕默德第二十六世裔。各城纏回羣豔其教而靡然從之，至今二百六十餘年矣，而崇奉弗衰。然其經典亦有言名物者，有言象數者，有言義理者。大抵言義理之書，語句聱牙，寓意幽隱，非績學功深之士不能探其奧窔。但纏回素性愚魯，樸陋無華，又無制科取士之例，以弟其文字之優劣，而觀其學問之淺深。故於文藝一途，素所弗講。雖童年入學，皓首窮經，不過執其教祖遺編，終日諷誦而已。非若滿漢諸儒，以經學、史學、詞章、考據、輿地、祘學之專門名家者耳。

又《學校》　男子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七年小成，九年大成，學之爲義大矣哉！莎車自昔原有學校，弟所讀者回經，所習者回字。至左文襄於光緒三年克復南疆時，各城奏設義學。莎車設義學三堂於回漢兩城，教以四書五經，每年耗費公家銀兩爲數不貲。後因公家經費不足，改由地方官於租稅項下，酌提以助，自行津貼。今值國家改廢科舉，整頓學務，於光緒三十二年更設蒙養學堂四處。次年改爲初等小學堂，用漢教習二人，纏教習二人，學徒六十名。通經者雖少，而識漢書習漢文者亦頗不乏人。此外尚有民學二堂，生徒均係漢人，小教肄業其中。至於城鄉纏學，讀回經習回文者，約一百二十餘處，學童二千餘人。

清・傅恒修乾隆《西域圖志》卷四八《雜録二・回部・附記》　回書有名陀犁克者，如內地之史。字書名阿里卜，回經名庫魯安，醫書名惕普奇塔普，農書名哩薩拉，占候之書名魯斯納默。餘書凡數百種，其流傳內地者絕少。

清・祁韻士《西陲要略》卷四《回俗紀聞》　其字書名阿里卜，占候書名嚕史訥默，史名陀犁克。童子能書記者謂之墨嚕，至阿渾則能解其文義。

清・徐松《新疆賦・新疆南路賦》　佔畢則亦思替非之字，《元史》，至元二十六年置回回學，習亦思替非文字。測候有嚕斯納默之編。聖製詩：『嚕斯納默會文同。』

清・裴景福《河海崑崙録》卷四《光緒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纏民性不向學，初設義塾，強之來，則呼天曰：『胡大胡大，何虐我也。』南疆延一塾師，每月修金多者七八十金，薪米紙筆由官開支，歲費不貲。纏民殷富者，飾窶人子，使代己子以應役。哈密回王於煤窯每車抽銀三錢，充經費，立一學堂，呈於大府，大府疏聞，得旨褒美。而纏民控於廳署曰，王設學，何以王與臺吉伯克之子弟不入堂，而獨苦我乎？性質使然，強之何益。《禮》曰：『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政治家謂日本北海道、沖繩縣，英屬印度，中國新疆回部，皆當用特別法治之，可謂通論。宋儒謂修道謂教，乃返其所固有，非強其所本無，學之一字，似纏民性分中所無也。其間有通漢文漢語者充通事鄉約，往往當官顛倒是非，魚肉同類，而不能辨其奸，官不通纏文纏語也。夫欲纏民向學，不過以我智慧開彼隔閡耳，然強彼從我難，屈我從彼易，變而通之，莫如設學堂，教漢人習纏回語言文字，譬之二客，一齊一楚，齊解楚語，楚不解齊語，齊人必能以楚語代齊語也。

清・甘曜湘編《莎車府鄉土志・實業》　俗用纏文，認識纏字者爲毛拉。城鄉讀纏文之纏學童計不下四五百人。現經卑府捐廉設立纏童蒙養學堂四處，漢回客民學堂二處，讀課四書五經等書，計六十五人。

清・袁大化《撫新記程・宣統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城內外小學十堂，教員學生以次見於行台。學童面目俊秀，語言清亮。沙親王自設漢文學堂四，學生僅百名。纏生較多，八九齡皆能通漢語漢文。將來畢業，分布南疆，作纏民教習，十年之內，回疆皆通漢文語言。教化既同，民志自固，所關非淺鮮也。

禁　忌

清・永貴、蘇爾德纂乾隆《新疆回部志》卷二《禽獸蟲魚》　喜鵲形身、毛色、結巢開戶背太歲向太乙，與內地同。惟其鳴聲稍異。回人喜鴉而惡鵲，《回疆志》下有『以爲不吉之鳥』六字。每驅逐之。

清・蕭雄《西疆雜述詩》卷四《鳥獸》自注　新疆最多之鳥，莫如烏鴉。純黑者大，白項次之，灰色較小。八九月間，常數百成羣集於城垣，排列若陣，並飛入人家覓食，慢無所畏。每近黃昏，繞樹爭棲，噪聲聒耳。至次年三四月，始合羣飛入山中。鵲亦有之，不甚多，形色與內地者同，惟聲有微異。回人俗見不厭烏啼，反嫌鵲噪。以爲不吉之禽，常逐之。

物　産

清・傅恒修乾隆《西域圖志》卷四三《土産・回部・百穀草木之屬》　回部土地肥瘠不一，五穀之種，大抵稻米爲少，名固倫持。餘如黍名塔哩克，稷名克賚勒庫納克，高（粱）〔粱〕名圖布喇巴什庫納克，麥名布赫岱，青稞名阿爾帕，無所不有。豆有豌豆，名阿克普爾察克，扁豆名羅布雅，小豆名納呼圖，菉豆名瑪實。麻名琨珠特，有黑白黃三種。瓜名喀袞，西瓜名塔爾布斯，大者重四五十斤。甜瓜名塔特里克喀袞，小而脆。茄名帕廷干，瓠名阿實喀巴克，紅蘿蔔名則爾達克，白蘿蔔名察木古爾。菜名格咱克，有野葱名闢雅賚，黃芽韭名庫爾德，秦椒名塔理瑪穆爾魯楚，胡椒名木爾楚，薑名贊濟必勒。樹之有果者，石榴名阿納爾，蘋果名阿勒瑪，木瓜名必喜，梨名那什巴第，櫻桃名哲訥斯台，杏名額噜克，柿名阿拉瓦莫濟特，核桃名楊阿克，李子名愛納魯。蒲萄長者名薩伊必，圓

者名裕租木。別有綠色者，味倍甘，無核，截條栽地而生，布哈爾部種也，名奇石蜜食。桃名密惕薩沙布托里，棗名奇蘭。其桑椹實大而味厚，名裕珠瑪，可佐糧儲。無子者名沙圖特。無果之樹則棆名喀喇雅阿特，槐名圖呼瑪克，柳名喀拉薩斡特，大葉楊名喀喇特呼克。有小葉楊，枝附（斡）〔幹〕直上，不傍出，最堅靭，名之曰蘇斡巴達爾塔喇克。松名喀楚喇，栢名喀爾該，桐名圖呼喇克。花草之形似內地者，如玫瑰名古里蘇嚕克，吉祥草名訥爾格斯，小雞冠名塔吉和喇斯，大蜀葵名拉列古勒，千日紅名古里雅蘇曼，鳳仙名赫納，向日葵名阿卜塔卜帕喇斯，狗尾花名喀摩楚古勒。有草焉，沿地蔓爲藤，花紅白，子細而扁圓，可煮食，亦可飼馬，其名曰葉斯穆克。有草實如繭，中絲如細纑，名爲克頗斯，國人取織以爲布。【略】

案回部五穀中，稻米絕少。而史傳所載焉耆、疏勒之屬，則稱其多稻，似不相合。抑有其種者，不盡布其利歟？更以回部旁國推之，《北史》載漕國多稻米，《唐書》載中天竺稻歲四熟，摩揭陀有異稻巨粒，悉立穀宜（杭）〔秔〕稻，越底延多稻米，《文獻通考》載烏萇豐稻麥，可知外域不絕秔稻之種，或舉其僅見者書之。至其常產，則黍稷、粟、高（粱）〔粱〕之屬，爲厥土之宜矣。《明史》載鎖子蒲萄，甘小無核，即今之奇石蜜食。回部於數百年前，傳布哈爾種，在明代固當有之耳。

又《金石珍寶之屬》　回部所產五金，有黃金名阿勒屯，白金名庫穆什，紅銅名密斯，黃銅名圖持，而無青銅。有鉛名庫爾阿遜，鐵名圖摩爾，錫不多產，名喀里葉。又有水銀名斯瑪卜，硇砂名察爾克庫密，硫黃名古古爾圖，硝名碩喇。硇砂硫黃產天山中，天山爲準部南屏，回部北屏，故準回兩部皆有之。玉名哈什，產和闐，南山者爲最良。河出山中爲玉河，有紺黃、青碧、元白數色，小者如拳，大者如枕，因名其河爲哈什庫勒。土爾番北山高崖下，白石成堆似玉，狀若人骨，文縷明析，顏色光潤，質輕脆而不可握。相傳爲羅漢靈骨，以近似名之而實非也。鹽名圖斯，白者如玉，赤者如朱，堅者似石。亦有金鋼鑽，名阿勒瑪斯，百鍊不消，可以切玉。【略】

案回部金玉並產，而玉石尤良。《山海經》載丹水中多白玉，是玉固有產於水者。而于闐玉河，載諸史傳，援古證今，尤爲毗切。琛球輦致，輝映上林。別有痕都斯坦玉器，製作精良。痕都斯坦部居回部之南。比因化浹天方，得與闐產偕來，仰邀宸賞。至於銅鉛所產，足儲泉府之源。鹽鐵所資，取給民生之用。百產滋豐，地不愛寶，幾與中土比埒。即疆域之遠恢，致物宜之畢獻，誠非曩代侈陳一二異物以誇聲教者比矣。

《清通志》卷一二六《昆蟲草木略二・果類》　哈密瓜：體甚鉅，長尺許，兩端皆銳。味較內地甘美，可曬爲脯，芳鮮歷久不變。自哈密臣服以來，每歲常充供獻，中土始嘗此味，前此所未有也。見聖祖御製《幾暇格物編》。

土魯番西瓜：土魯番在哈密之西，其地產西瓜最佳。每熟時，人往摘瓜，必相戒勿語，若一聞人聲，則盡拆裂無完者，見聖祖御製《幾暇格物編》。

西域葡萄：種類不一，自我朝式廓疆宇，康熙間哈密等地咸隸版章，因悉得其種，植諸苑籞，結實有白者、紫者、長如馬乳者，又有一種大中間有小者，名公領孫；又有一種小者，名瑣瑣葡萄，味俱極甘美，見聖祖御製《幾暇格物編》。

哈果：出肅州及寧夏邊外，回部呼爲哈特。枝葉叢生，不甚高大，其皮可以飾箭溜矢把。結實似野葡萄而小，有赤黑二色。秋深乃熟，邊人採以熬膏成皮，如油紙，名果煅皮。《本草注》曰：『果單以楸子爲之，不知楸子特黃色一種，其有紅黑二色者，乃哈果所成也。』伏讀聖祖御製《幾暇格物編》辨定名類，實可補圖經之所未備。【略】

阿克蘇桑椹：結實寸許，甘美遠踰腹地，自平定回部後移根。

清・永貴、蘇爾德纂乾隆《新疆回部志》卷二《五穀》　小麥：回人常食麪，故多種，麥苗莖花俱與內地同，惟收穫較遲，粒色微白，磨麪亦白，其性不熱。

豌豆：苗蔓、開花、結角與內地同。《回疆志》下有『乾粉、細粉賴此做成』。

糜子：有黃黑二種，莖高尺餘，穗亦小，粒皮光滑，回人不知食，多連皮帶麪加麴釀酒，名巴克遜。

高粱：稭高四五尺，穗小於內地，吐穗即灣，而不垂，粒白，味澀而硬，不堪食，性亦無益於人，回人以之燒酒。

大麥：苗莖葉粒與內地同，回人多不爲食，用以踹麵燒酒，飼喂牲畜。

稻：亦與內地同，《回疆志》作『回地之稻皆水稻，米粒長白可餐』。回人多不喜食，惟宴會賓客始以藥煮成黃色，用之。

芝蔴：又曰胡麻，方莖開淡紅花，結角長七八分，有四稜六稜者。實有黑白二色，亦取油食用。又有一種紅粒者，較芝麻其粒微大，亦取油用。

瓜：回人最喜食，熟時老少男女恣意飽啖以抵飯食，故回地廣種多收，如種粟備糧。自康熙初哈密投誠，此瓜始入貢，謂之哈密瓜，彼時視爲珍品。及平定回疆，自哈密迤西處處有之，而類各不同。一種皮青白而大，或有花斑，或有楞瓣者，六七月間熟，瓤色或白或青，《回疆志》下有『硬而無味，去瓤食之』。味極脆甜，而久貯易腐，蓋內地西瓜《回疆志》作『香瓜』。之類也。一種色青黃，形小而圓，或有瓣有頂，《回疆志》作『項』。而子小者，瓤色紅黃，軟而多水，亦甚甜，早熟，更不能久，蓋內地甜瓜之屬也。一種形稍長，而皮厚，色青黃花斑者，瓤亦紅黃，肉厚，但味稍淡，少水，可收至春間，亦可切條曬乾致遠，蓋倭瓜之屬也。又有回回帽、回回眼等諸名色，更有一種形長而皮粗，味不甜而澀者只堪煮食，味亦如倭瓜。回疆所產諸食物，當以瓜爲第一。蔓葉花鬚，悉如內地。甜瓜香瓜子如葫蘆子，土名郭渾，然俱性熱，多食不益於齒牙。

西瓜：苗蔓花實俱同內地，而味遠不及。又有一種小子者，味亦淡。

又《果蔬》蘋果：有大小青紅數種，大如盌者，皮薄而肉沙，列之室中，香氣清馥。又有一種如受寒凍壞者，味甘，至冬猶脆矣。

石榴：樹不甚大，枝柯附幹叢生，折其枝盤土中即活。五月開紅花，實有酸甜，與內地無異。冬月壓卧地上，覆以土，至二月，去土扶植。若冬不埋，次年即不實。

桑樹：回疆最多，先葉而後椹，有黑白紅紫數色，大者長寸許，食之甘而多漿。熟即落，落後復生，一年結實四五次。每熟時，回人不穀食，以爲常餐。風吹落地者，曬乾作糧，亦可造酒。

葡萄：一根數本，藤蔓牽長，花極細而黃白色，其實有紫白青黑，形有圓長大小，味有酸甜不同。一種色綠無核，較黃豆微大，味甘美。一種色紫而小，如胡椒，名瑣瑣葡萄。一種色黑形長，有寸許者，一種色白而大者，皆七八月熟，晾乾可致遠，回人多以釀酒。

紅桃：枝葉與內地桃樹無異。二三月開花，色鮮艷而香。六七月結實，大如巨杏，光潤無毛，宛如朱李，食之甘美，多液津。又有桃與內地同而微小，櫻桃則與內地無異。

酸棗：樹不高而枝多刺，四月生葉，尖而光，五月開小白花，結實如櫻桃，肉沙而皮厚，仁亦大，食之微甜，與內地同。

杏：二三月開花，旋結實，與內地同，而熟較早。食之沙而甜，性不甚熱，回人以之抵飯飽食，或以未熟之杏煮於麪內當醋。亦曬乾，杏仁亦有甜苦。『杏仁亦有甜苦』，《回疆志》作『杏仁有甜苦二種，回人將甜杏仁包於苦杏內食之。』

梨樹：枝幹花葉悉同內地，結實則異。一種大似木瓜者，皮老味澀，多查，不堪食。留藏至春，雖多水仍酸，去皮著糖煮食尚可。一種圓而大者，皮厚肉薄，雖不甚酸，亦無味。惟一種實差小而長者，皮薄肉厚，味甘多水，各處雖有，惟阿克素之克爾品所產尤佳，留至春間食之，誠不亞奉天之香水、永年之波梨也，惜回人多不待熟而早摘耳。

沙棗：樹身多刺，大者一圍有餘。葉圓如棗，有毛而色藍白，花小而色淡黃。四五月開花，香彌里許，亦號香柳。結實曰沙棗，形如內地小棗而肉沙，『形如內地小棗而肉沙』，《回疆志》作『皮薄肉沙，黃紅色，徑寸許。』回人以釀酒，名阿拉克。

酸梅：幹枝似杏而葉稍長，後衆木而花，花色白，狀似梅，結實亦如梅子，鮮青乾黑，《回疆志》下有『多水』。其味極酸。

木瓜：樹身高大，枝幹稠密，春末開花結實，氣香而味酸。

無花果：樹幹徑寸餘，高五六尺，葉大而厚硬，三叉，形如艾葉而寬。冬壓卧地上，覆以土，清明時去土扶植，不開花，結果於枝椏，至八月始熟，大如柑而六楞，皮色黃紫，瓤如茄子，味甘而香，土人名曰俺吉爾。

蔓菁：苗高尺餘，葉大花淡黃，根如芥。八九月長成，回人窖藏以禦冬，名產木古爾。又有胡蘿蔔，色黃，名裁爾達克。

蔴麥：莖柔葉細，《回疆志》下有『其根多鬚』。高不過一二尺，而氣甚

香，土人名之爲永麻素。

丕牙斯：葉如韭，根如蒜而無瓣，大徑寸餘，味在葱蒜之間，有紅皮白皮二種，回人最嗜，即內地之薤也。

又《草木》　楊樹：極大且直，有圓葉、花葉、小葉、青幹、白幹之不同。易長而理柔，亦頗耐久，『易長而理柔，亦頗耐久』，《回疆志》作『易長而不堅硬，故不耐久』。回人以之作棟鮮板，凡造房屋、作門窻、備器用皆賴之。

柳樹：亦有數種，生於曠野，有大數人圍，高十餘丈者，有枝杈就地橫生復又直上者，有中空出泉者。植於園圃則成密栽，稍長即髡去枝，令發嫩條，以備材用。若種於水邊池上，以爲憩息美觀，則枝踈葉密，亦有柔條下垂。枝幹稍異內地，葉亦微厚大，皆不作花飛絮，有於枝條上結毬，望之微似松塔，土人亦不知名，或云是樹子，或云是樹之病。

榆樹：與內地同，回人亦知食莢，皮葉黏滑，亦可供食，惟園林間有一二株，皆視爲異木，或與水土不宜耶？

槐：四五月開花之際，回人亦知採未開之花以儲染黃之用，但栽植者甚少，未足供需耳。

椿：內地所產原有二種，香者爲椿，肌實而赤，其芽可茹。臭者爲樗，肌虛而白。回地有樗無椿。

皂角樹：無高大者，幹枝多刺，葉小而花細，結角大寸許，回人不知用。

哈密迤西山南一帶多胡桐樹，葉似小葉楊，或有如桑葉荊葉者。三四月開，紫黃心，小白花成簇，大者合抱。質踈心多空，不中繩墨，回人常以爲樵蘇。間有生成花斑者，取以雕刻筆筒，或作馬鞍。其津液流出至地者爲胡桐醎，可供洗濯，發麵。垂於枝杈色瑩白者，即本草之胡桐澱，爲口齒要藥。

紅柳：大者徑二寸餘，高不過五六尺，葉細而小，花色粉紅，垂如纓絡，香氣襲人，頗似內地之檉柳。其木性最堅，大者刻爲鎗鞘，小者做馬鞭烟筒，色紅而潤。

瑣瑣柴：高四五尺，徑二三寸，卷曲不材，皮白葉圓，以之燒炭，最堅硬耐久。大者亦有華實，回人採實，作炒麪食用。

芨芨草：粗如筋，『粗如筋』，《回疆志》作『粗者如筋，細者如燈草。』高五六尺，實心白色。或編席，或以線編門簾，或截作筋，兩端以金銀鑲之，亦殊可觀。

葦：處處皆有，其茂密處或數里不絕。可以爲薪，織席編簾，苫屋做頂格札花欄，其細小者牧馬甚佳，洵沙磧中所產之有用物也。

野麻，高四五尺，一莖數枝，無葉，開花紅色，回人採取剝績，或作繩，或織車作袋。

又《花卉》　玫瑰：有二種。幹高三四尺，木本有刺，葉皺有毛，開千葉紫花，氣味馥甘，可充糖餞者，與內地之玫瑰同。一種藤莖色青葉光者，冬須壓枝苫土，至春架起，四五月開花，紅艷可人，亦有香氣者，即內地之月季也。

察齊巴克：莖高五六尺，葉如鷄冠花葉而大。春初種，秋開紫花。穗倒垂，長三四尺，似回婦辮。一穗分六七縷，上結花，似剪絨，內包實如穀子。蓋以其形狀如回婦餙首之察齊巴克，故即以名之。

又《禽獸蟲魚》　雁：形狀微小，毛色鳴聲不異內地。回人亦捕而畜之，皆不食。

又　野雞：狀如鴨，身微小，毛色極白。左眼角一道黑毛，穿頭至右眼角，左耳根一道黑毛，繞頭至右耳根。脖上黑毛，脖下白毛，脊上黑毛，其翅胸腹尾純白，黑白分明可愛。回人亦捕而畜之。《回疆志》下有『不食其肉』四字。又有黃鴨，與內地同。

又　哈拉和卓：如內地畫眉，嘴長而尖，腿高爪長，黑毛白點，有紅綠閃光，黑白分明，養久能學人言，『養久能學人言』，《回疆志》作『回人養馴，能學人言』。回人名之曰哈拉和卓。

清・珠克登《新疆紀略》　又出紅銅。又冰山上有雪海，海內之物雪蓮、雪雞、雪蛇、雪蟹、雪狼、虎、豹、野獸、雪飛禽等物也。

清・弘曆《奇石蜜食》　回語綠蒲萄之名也。凡蒲萄皆有子，此獨無子。截條植地而生。回中古亦無此種，云數百年前自布哈爾始得之。布哈爾去葉爾羌西又數千里。前年命取根移植禁苑，今成活結實，詩以紀事。

服食明垂貢旅獒，苑中初熟綠蒲萄。昔同目宿原有子，中國蒲萄相傳種

來自西域，然皆有子者。此便離支寧比高。《魏文帝詔》『南方龍眼荔枝寧比西國蒲萄石蜜』。石蜜之音，頗近回語，豈當時亦曾見此耶？廣志徒傳三種色，《廣志》云蒲萄有黃白黑三種。燕歌休詶一杯豪。奇石讀作平聲。蜜食賓方物，愼德那辭乾惕勞。

枝葉蟬封獻者同，碧琉璃顆獨中空。采條移植上林茂，結實頒餐造物功。欲笑酸醅歌太白，直疑崖蜜詠坡翁。本來無子根何託，雞卵誰先辨豈窮。

清・王芑孫《西陬牧唱詞》　硝磺棉米產分區，不止葡萄入歲租。麟趾褭蹏詩志瑞，金三品獨賤銀鏤。準回兩部自入版圖，輸租請吏，賦葡萄之外，歲貢稻、米、棉花、硝磺、紅花等物不一，皆爲定額。惟回地以銅爲貴，以銀爲賤，黃金則其地所出，亦入土貢。昔漢武帝幸回中下詔，言封岱時，見西域金氣之祥，因鑄麟趾褭蹏，以示後世。乾隆庚辰歲，命以回部貢金仿鑄麟趾褭蹏，有《御製紀事詩並序》。

清・曹麟開《塞上竹枝詞》　古木多年卧水隈，水中生燄不然灰。番夷截取懸宵榻，笑指珠光孕蚌胎。《高昌傳》：『葡萄溝多山杏，其根入水千年，光如明月珠。夜懸帳中，毫髮畢現。』

清・王曾翼《回疆雜咏》　一盤桃李放春風，月季玫瑰香韻同。獨有異花開絕域，倒垂芳穗結秋紅。回中異卉一種，葉似雞冠花，如辮穗倒垂三四尺，色紅紫。春種秋開，名察齊巴克，以其形似回婦首飾之察齊巴克也。

清・施補華《澤雅堂詩二集・秋感八章》　安邊有策富強資，萬廩千倉食司支。棉吐雪花思抱布，吐魯番草棉最盛。桑鋪雲葉算抽絲。八城皆有桑樹，當事辦理蠶織已四年矣。玉河吐氣精華聚，銅穴流膏鼓鑄施。拜城葉爾羌皆有銅礦。地利將興人事待，功成終賴吏無私。

清・成書《多歲堂詩集》卷三《纏頭送瓜》　秋瓜充土貢，時摘有常例。涼風白露前，疆場走羣吏。尺度取均齊，生熟愼斟劑。厥包行萬里，御食增佳致。殊方勤歲獻，致遠非容易。採掇爽其時，腐潰成遺棄。小者熟最早，別種非其類。未可供尚方，聊足備私饋。入水半浮沉，傾筐亦黃翠。生嫌薄劣質，未具冰霜味。纏頭慕官府，懷抱見雙蒂。膜拜語啁啾，眞樸意無僞。嘉彼芹曝誠，厚我撫摩惠。報之以所珍，容刀兼佩燧。

又《胡桐》　沙磧埋根久，胡桐假譯傳。胡桐譯言柴也。其木偏生沙磧，臃腫支離，不中程度。回人取以爲柴，故名。無心參衆木，有淚滴炎天。戈壁熱蒸，液流入土，形如琥珀，謂之胡桐淚。偶備籠中選，淚入藥，治齒病。終成爨下煙。方知不才者，亦未保天年。

清・佚名《西域地理圖説》卷五《土産時貢・樹木》　渣克木：乃催生木也，夷地遍處生之，用以爲柴、燒炭，最耐久而不爆。

雜木雜推：出自拉古爾地方，形類玉木蘭，可做碗。爲貴者，盛毒惡水，食子，其內則自沸，其水浮滿，則不可食。

又《藥味》　紅花：本地者不甚佳，圖卜特來者良，回人以染衣用。

【略】

甘草：西域最多，回人用以爲柴薪。

清・永貴、蘇爾德纂乾隆《新疆回部志》卷二《各城雜記》　回子紙有黑白二種，以桑皮棉絮和作，粗厚堅韌，幅不盈尺，用石子磨光方堪寫字。

清・七十一《西域聞見録》卷七《回疆風土記・物産》　胡桐，（亦）〔譯〕言『柴』也。其樹遍滿沙灘，或數十里成林而橫斜曲側。不任器用，間有端直者，亦不整實，回人呼之胡桐，言僅可取作燒柴而已。夏日炎蒸，其津液自樹杪流出，凝如琥珀者爲胡桐淚，自樹身流出色白如粉者名胡桐堿。

又　沙竹，似葦，而無節，實心，爲用甚多。

又　集吉草，勁直光潔，極堅綿，屈之不折，可作箸。

又　野羊，生回地深林叢葦中。色青白，毛長被體，大如驢，面似人形，頦下鬚長六七寸，亦類人之落腮鬍，回人謂其神靈，不敢殺也。

嘉慶《清會典》卷五三《理藩院・柔遠清吏司》　凡回戶，南路賦、南路七城回賦有銀，有普爾錢，有糧，亦有以銅、鉛、硫黃、布疋、棉花折糧者，皆有歲額，由各城大臣奏銷隸戶部。貢，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回貢有黃金，有葡萄，亦有以布疋折黃金者，皆有歲額，惟和闐貢玉無定額。**【略】**各徵以其額。

又　凡回部扎薩克之貢以歲進，吐魯番歲貢瑪什魯綢二，超達爾布二，佩刀四，手巾十，大葡萄二囊，小葡萄二囊，綠葡萄二囊，乾瓜二筐。哈密歲貢超達爾布四，佩刀二，鷹五，盤羊角十，礪石十方，瓜乾二十盤。由二扎薩克遣使恭進。

清・袁潔《宿哈密》詩自注　袁潔《出戍詩話》：『哈密爲關外總口，

且爲東西畫界分疆之處。哈密以東事歸制軍，哈密以西事歸都統。哈密以東爲近口，哈密以西爲遠口。有欽差辦事大臣二人駐扎城内。距城二里許有回城，内有回王爲之長。回民呼爲纏頭，以種瓜爲業，其味鮮美。歲時入貢，曰哈密瓜。余過時已屆隆冬，只有乾瓜，並無鮮者。』

清・徐松《新疆賦・新疆南路賦》　家臨沙棗之園。回疆多沙棗樹，四月作白花，結實如小豆。其園則有榆槐接蔭，松柏交柯，回語榆爲哈喇雅阿特，槐爲圖呼瑪克，松爲喀楚喇，柏爲喀爾該。朱櫻夏綻，丹若秋多。回語櫻桃爲哲納斯台，石榴爲阿納爾。《博物志》：『張騫於西域塗林國得石榴種。』玉飴蜜父，碧綴蘋婆。蜜父，梨名。回疆沙雅爾城梨最美，葉爾羌貢蘋果膏。杏移巴旦，參種婆羅。李時珍《本草》：『巴旦杏出回回舊地。』又引蘇頌曰：『仙茅名婆羅門參，始因西域婆羅門僧獻於唐玄宗，故名。』木瓜垂枝於空谷，羌桃采緪於平阿。聖製有《葉爾羌驛貢石榴、蘋果、木瓜三種》詩，蘇頌《圖經本草》：『核桃，張騫使西域始得種。』其圃則有豌豆、蠶豆，胡瓜、寒瓜。元《飲膳正要》有回回豆，即豌豆。《太平御覽》引《本草經》：『張騫使外國，得胡豆，即蠶豆；胡瓜，即黄瓜。』李時珍曰：『張騫使西域，得種。』寒瓜，即西瓜。胡嶠《陷虜記》云：『征回紇，得此種。』茉薑韭薤，葫蔆瓠茄。回語秦椒爲塔里瑪穆爾魯楚，薑爲贊濟必勒，韭爲庫爾德，薤爲闢雅資，瓠爲阿實喀巴克，茄爲帕廷干，葫即大蒜，蔆即原荽。《本草》引《唐韻》：『張騫使西域，始得大蒜、胡荽。』翠拂渾心之竹，《湛然居士集・河中十詠》注：『地有渾心竹。』紅分芭欖之花。芭欖又作杷欖，《湛然居士集》凡十一見，有言其花者，則曰『花開杷欖芙蕖淡』、『杷欖看開花』、『杷欖花前風弄麥』、『琥珀瓶中杷欖花』、『杷欖花開紫雪香』；有言其果者，則曰『親嘗芭欖寧論價』、『杷欖花前杷欖仁』、『輕黄杷欖燦牛酥』、『杷欖碧枝初著子』、『芭欖賤如棗』，又言：『食生杏，甘香如芭欖。』蓋西域之珍卉也。簇雞冠而翹秀，壓狗尾而欹斜。回語雞冠花爲塔吉和喇斯，狗尾花爲喀摩楚古勒。

又　精鏐在府，和闐之科羅卜及阿克布，葉爾羌之塞勒庫勒，每歲皆貢金。樂石在懸。乾隆間，採密爾岱山玉作編磬。

清・賽尚阿等修，肇麟等纂《回疆則例》卷四《哈密吐魯番每年例貢折賞》　哈密、吐魯番每年照例貢進葡萄乾、瓜乾、綢子、布疋、手巾、小刀、磨刀石等物，奉旨賞收後，由理藩院將所進貢物繕寫清單，移咨内務府，照例折給賞項。

清・鍾方纂道光《哈密志》卷五一《回部志・哈密回子郡王屬下》　哈密回子郡王銜貝勒每年進貢什物列後：磨刀石、葡萄、瓜干、回子布、青羊角、金銀鞘小刀、回子手巾、回子鞭子。

清・龔柴《天山南北路考略》　集吉草勁直光潔，極堅綿，屈之不折，可作箸。沙竹似帶，無節，心亦堅實，爲用甚多。松仁皮似柰肉，碧綠，甜而微腥，無内地松仁氣味。野馬駝騾隨處皆有，深山戈壁之中往往成羣。野牛尤矯健多力。一種大頭羊，角長而盤旋於頂，肉麤劣，皮極溫暖。回人多以製裘，熨體奇溫，洵冬服之上品也。

清・黄濬《紅山碎葉》　瓜以哈密聞，京師歲有例貢，其味較内地爲美，然不及南路中金棒瓜之尤美。金棒瓜有二種，黄者次之，白者更勝，較哈密瓜有仙凡之别矣。乃知官廚之饍勝於市井，市井之食勝於村農，天家之品自比官廚高貴，而不知仙府瑤池，其宴席非人間所夢想也。金棒瓜之次則有三白瓜，云出安西州，亦勝於哈密，以白皮白肉白瓤，故有三白之稱。菜則白菜、波稜、芥菜等類皆有之，莧菜頗少，惟駝馬古事署中最盛。一種菜莖高可三四寸，上結青苞，如未開荷蕊，大有至斗許者，俗名蓮花白。煮食平平，惟以麻油醯醋拌食爲佳。或云甘省是處皆有，余僅見於此，故爲記之。

又　昔曹孟德藏石墨數瓮，沈存中以石燭煙作墨。余在此間獲所謂海達克，即俗稱黑達克者，堅如墨鋌。云可以染鬚，試之果然，殆即石墨石燭之類歟。

又　伊拉里克乃回部名玉，產其地者皆黄赤雜色，故以伊拉里呼之。然土人以爲玉工易姓而首禿始製此，因稱玉爲易腊梨云。

瑪那斯出綠玉，馬蓮井出白玉而脆，在哈密東。易腊梨，雜色玉也，在南路，鄯善國出玉，予考之，當即今之馬蓮井。

清・裴景福《河海崑崙録》卷四《光緒三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至七個井，店二，一官建馬號，一泉，水苦。尚可飲。余向店主人取爨餘枯桐，長三尺餘。介侯云，羅布淖爾胡桐連陰數百里，大者纏民空其中，如舟以渡，名曰卡盆，載牛馬則聯數卡盆爲一，略同航，或製爲甬以貯米，桐老腹空，近皮數寸甚堅結，即《匈奴傳》中胡桐也。七個井北近天山，胡桐圍二三抱，榦直作梁柱，細者爲椽，樹頂老幹生葉，類中土白果葉，下半新枝葉細似柳，幹皮皺裂與中土梧桐迥異，結子顆内藏粒大於芝麻，

和以麵，灑水中，魚食之即浮，其毒魚與木瓜灰等。纏民製胡琴洋琴，均取其木爲襯，空心易成音也。

又《四月六日》 七點三刻至阜康縣，住康樂驛行館。初食王瓜，自吐魯番來，長五六寸，青翠有刺，外以白菜襲之，如新摘於架。

清・方希孟《西征續録》卷下《光緒三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四十里至一科樹，又二十里至頭堡，原名蘇木哈喇。莊北近山處有小海子，回語淖爾。大可徑畝，纏回引之灌田三十石。四周饒樹木，產沙棗、紅果、林禽、小麥、青稞、豌豆、甜瓜、糜穀、包穀。堡內有驛，有關帝廟。居民二十餘家。皆纏戶云。是日共行六十里。

採集業

清・佚名《西域地理圖説》卷三《征榷税賦・霍田》 霍田河內產玉，趕春季山瀉桃花水到之前，及秋季水落河口未凍之際，下河淘覓，以爲貢賦，所得多寡，原難預定，唯憑其所得者盡數交納，是故幷無確數。

又卷五《土産時貢》 玉砂：出自塔什米里克卡倫外貳站，名鄂啓塔克地方，然琢玉覺不似拜城之所出者堅硬受使。

碱砂：出自庫車西出，內有紅、白兩種。

又《土産時貢・地方出産有用之物》 紅銅：出自喀什噶爾之玉斯圖阿爾圖什山口外，去三站碩爾布拉克、特勒克等處掏煉之，不及阿克素東，此山之礦旺盛。

黑鉛：出自喀什噶爾屬木什山裏二站，名特爾格塔克地方，掏礦煉之。

硫黄：出自喀什噶爾屬牌素巴特往東八站，名克爾潘地方，掏煉取之，塔石米里克卡倫外七站，名〔闕〕地方出之者最佳。

焰硝：出喀屬喀拉啓爾等莊村外戈必灘內及葉爾羌之南哈爾噶里克，阿克蘇之東一帶地方，掏土洗蒸而取之。

生鐵：出自英阿薩爾城西一站沙納斯地方，掏沙煉之。阿斯圖阿爾圖什地方亦出，多不甚佳，且不易取。當時之用者，皆外夷所至。

黄金：出於霍田河沙及沙爾胡兒河沙內，因其掏煉艱難，且得無多，若變價尚不抵所（廢）〔費〕之數，故回人不甚取。

青、花、白玉：出自霍田河內，並霍田西南深谷之中，於春初桃花水未發之二、三月，秋末山水初凍之八、九月採之。《（卜）〔博〕古志》論玉之高低云：『南肢西碧者也。今西地白肢，雖有無多，而佳者稀，唯碧綠者廣，與之他方碧玉較試，西碧之良者，乃（値）〔置〕之白水盤內，有綠光電口旋耀是也。又或有碧玉內自銜金星者，乃蟾晴玉，有銜墨者，乃蛤背玉，有帶赤斑如毛者，乃牛毛氈皆名玉也。』

紫胶：出自各處蘆葦中，紅柳根下，每秋雨後土人採煉之。

五色棉：來自葉爾羌南五、六月路免（赤）〔城〕地方。

清・明福繪《西域圖册・和闐採玉》



其內地春夏多牧牛馬，至秋冬水竭時派官兵採取和闐之玉，擇其佳者入貢。

清・和寧纂嘉慶《回疆通志》卷八《葉爾羌・山川》　闢勒山又名密爾岱，一名來勒臺，在葉爾羌西南二百餘里。山極高峻，積雪春夏不消，或卽古所謂崑山也。徧山皆玉，五色不同。有重至數千斤者，名擦子石。其最佳者在高峯絕頂，人不能到。土產犛牛，慣於登陟。回人攜具乘牛攀援而上，火焚椎鑿，任其自落，方收取焉。

瑪爾瑚盧克山在闢勒山之南，峯勢相連，多產綠玉，堪充磬料。距葉爾羌城四百餘里。

又　玉河距葉爾羌西南一百五六十里，自米勒臺山溝流出。其源則由溫都斯垣部落面山後環繞山岡曲曲東流三千餘里，始抵玉河。其南支則又分入和闐境矣。水勢甚猛，其中產雜色子玉至重者不過三十餘斤，小則至雞卵棗栗耳。每年八九月間，水淺，采之以充土貢。《漢書》所謂葱嶺河者，卽此水也。

清・徐松《西域水道記》卷一《羅布淖爾所受水上》　〔密爾岱〕山三成，下成者麓，上成者巔，皆石也；中一成則瓊瑤函之，彌望無際，故曰玉山。採者乘犛牛至其巉巖之，墜而後取，往往重千萬觔。《漢書・西域傳》：『莎車國有鐵山，出青玉。』《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剖閭氏。乃命剖閭氏供養六師之人于鐵山之下。』卽此山矣。

山與瑪爾瑚魯克山峯巒相屬，玉色黝而質堅，聲清越以長。乾隆二十七年八月，葉爾羌辦事採進玉特磬料十一片，重千四百三十觔。姑洗磬二，林鍾磬三，南呂磬三，蕤賓磬、夷則磬、仲呂磬各一。十月，進玉特磬料十四片，重千五百九十觔。太簇磬五、夷則磬一、大呂磬二、夾鍾磬二、仲呂磬二、林鍾磬一。是歲，又進玉特磬料十四片，重九百五十五觔。蕤賓磬三、夷則磬二、林鍾磬一、南呂磬五、應鍾磬三。重華宮半度玉特磬料十片，重八十觔。太簇磬、姑洗磬、蕤賓磬、夷則磬、無射磬、大呂磬、仲呂磬、林鍾磬、南呂磬、應鍾磬各一。備用半度磬料三片，重二十九觔六兩。二十八年三月，採進正項磬料十八片，備用磬料二十六片。六月，復進正項特磬料十一片，黃鍾磬二、太簇磬一、大呂磬三、夾鍾磬五。備用特磬料十一片。黃鍾磬六、太簇磬二、姑洗磬二、大呂磬一。皆採自密爾岱山，以準噶爾鋸截之。【略】四十九年，葉爾羌辦事差主事協同內廷司庫恭陳，委領催七十三，玉匠永福、潤安，詣山採正用玉冊五百片，玉寶五十方，備用玉冊三百片，玉寶三十方，凡重四千七百五十二觔。五十五年，內廷果房災，火樂器，葉爾羌辦事採進磬料正玉六十四塊、副玉八塊，其瑪爾瑚魯克山所產，青質黑暈，若血沁然。回民自裕勒阿里克卡倫以裕勒阿里克山得名。回語裕勒，淨貌，山下有清水渠，故名。卡倫在葉爾羌城西南二百七十里。來城鬻之，因名其玉曰『裕勒阿里克』。備彝器於宮懸，發靈珍於滔土，表瑞呈英，故不脛而走矣。

《高斌傳》曰：『斌孫樸，乾隆四十一年往葉爾羌辦事，距葉爾羌城四百餘里，有密爾岱山，產玉，久經封禁。四十三年二月，高樸奏言回民往往私採，防範維艱，莫若以官爲開採，間年一次，可杜懷竊營私之弊。如所請行。九月，阿奇木伯克色堤巴勒底，以高樸勒派回民三千餘採玉，婪索金寶，並串商盜賣，首之。烏什辦事永貴遂革高樸職，鞫實論斬如律。自是設密爾岱卡倫禁採玉。』嘉慶四年，弛禁，廢卡倫，凡葉爾羌、和闐產玉常貢外，聽民販鬻。其年有採進密爾岱山玉三，首者青，重萬觔，次者葱白，重八千觔，小者白，重三千觔。輦至哈喇沙爾，以其勞人，罷之。余經烏沙克塔勒軍臺，回語烏沙克，小也，塔勒，柳樹也。軍臺在哈喇沙爾城東北二百二十里。土人導余至驛舍東北觀之，半沒塵壤，出地者高二尺許。

托里布隆河又折而東北流，逕英額齊盤山北，爲澤普勒善河。又東北流百數十里，逕和什阿喇布莊北，回語和什，雙歧之謂，阿喇布，帕爾西語，水也。莊在葉爾羌城西南二百六十里。是爲採玉第六營。營在南岸。又東北流四十里，逕喀崇莊南，是爲第五營。又東北流六十里，逕阿爾瑪斯莊南，有密爾岱泉水自南來會，是爲第四營。二營在北岸。又東北流五十里，逕塔爾哈奇莊北，是爲第三營。又東北流三十里，逕烏魯克明莊北，是爲第二營。又東北流三十里，逕烏魯克圖必莊北，是爲第一營。三營在南岸。又東北七十里，逕葉爾羌城南。河水屆秋，澄清見底。協辦率主事一人，筆帖式、侍衛各二人，詣河干，祭以少牢。衆伯克以回夫五百人來會，十夫一溫巴什領之，執旗於岸，役夫杖策，泝流以採。比暮，伯克斂所得玉於辦事營帳，差其輕重，在二兩下者，不入數。三日一移營。復令二筆帖式率四品商伯克一人、六品伯克四人、回夫二百人，入喀崇山谷採足額。葉

爾羌每年採貢玉一萬八千五六百觔。乃告謝河伯，宴伯克，獎夫役之勞者，還，納玉於糧餉局，俟和闐玉至，同入貢。乾隆四十二年，高樸疏言：『葉爾羌大河來自產磬片之闢勒山，順流而下，至揚瓦里克，爲洗泊過渡之所。渡口上流三十里，即採玉之處。葉爾羌河向不產玉，自平定回疆以後，漸生玉石，經前任大臣奏明揀採。然每年可貢者不過數十塊，質尚遜於和闐。續經前任大臣採獲白玉三塊，於乾隆四十年十二月致祭河神，近年得玉，頗有似和闐者。而水勢安瀾，分支灌溉村田，並糧艘挽運遄行，均屬有益。』

清・俞浩《西域考古録》卷一一《喀拉沙爾》　謝氏《戎幕隨筆》云：『喀剌沙爾南至沙山二百餘里，東爲深谷，北爲鐵門，西南皆巉岩，不可以上。對谷爲回堡，土屋銜山。半裂石閒有洞，在嵓際，不可梯攀。中出磠砂，回人取之，必於嚴冬，縋崖而入。』

又卷一二《庫車》　《新疆紀畧》：『庫車城北山多石洞，以百十計，皆出磠砂之處。每至春夏秋洞中皆火，夜望如萬點星光，人不可近。冬日極寒時，大雪火息，土人往取，赤身而入。砂產洞中，如鍾乳形，故爲難得也。』《戎幕隨筆》：『自連城以西至輪臺，今玉古爾至三道河，皆漢時屯田處。其北大山綿亘，《水經》所謂赤砂山。長千百里，山色赤，俗稱火燄山。土產銅、鐵、鉛、錫、磠砂、雌黃。磠砂生嵓洞中，如箭鏃，如鍾乳。其佳者明淨如金剛鑽，外國人寶之。按《漢書》龜茲能鑄冶。《梁書・劉之遴傳》：「外國澡灌一口，有銘云『元封二年龜茲國獻』。」是能鑄冶之證也。』

清・倭仁《莎車行記・咸豐元年五月二十一日》　〔烏沙他拉〕驛舍東北約半里有密爾岱山，玉三，大者青，重萬斤；次葱白，八千斤；小極白，三千斤。嘉慶四年，西臣將以入貢，以其勞人，罷之。《書》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寡欲清心，聖德昭千古矣。

清・魏源《勘定回疆記》　和闐則西皆叢山，東皆戈壁，大澤近蒲昌海，不通外藩，最僻簡，惟產玉，聞天下，葉爾羌次之。皆有玉山、玉河，定制春秋采玉二次。葉爾羌河舊不產玉，自隸版籍，漸生玉石。辦事大臣祭河神，產玉乃埒和闐。其葉爾羌玉山曰密爾岱山，距城四百餘里，崇削萬仞。山三成，上下皆石，惟中成玉。極望悄然，人迹所不至也。采者乘犛牛迺及其巉，鑿而隕之，重或千萬斤。以準噶爾鋸截之，而使溫都斯坦玉工治之，色黝質青，聲清越。中宮懸先後貢重華宮玉磬材，特磬編磬各如干事，又貢玉冊、玉寶各八十具。白微黃者供宗廟，白微紅者備慶典。任土作貢，聲教所漸，遂登禮樂。乾隆四十五年，以辦事大臣高樸私役回戶三千，盜采官玉事發，封禁其山。嘉慶四年詔弛禁，常貢外恣民自采。是歲，葉爾羌獲大玉三，青者重萬餘斤，葱白者八千餘斤，白者三千餘斤，邊臣侈其祥以聞，上以沙磧輦運勞人，急捐罷之。至今巋然存哈喇沙。

清・陶模《陶勤肅公奏議遺稿》卷四《覆奏和闐金礦情形摺》　回疆金鑛，名在和闐，實距和闐甚遠。其山脈起自尼蠐依，東行伏於白龍堆，纔屬三千餘里。金沙多產澗谷之交，漢人罕涉此境。纏回呼山曰塔克，蒲昌西南至和闐塔克以百數，各國遊人皆指爲崑崙。纏回呼河曰達里雅，呼金鑛曰阿騰亢。崑崙北麓達里雅以十數，惟卡牆和闐最大。阿騰亢以千數，惟闊帕與索爾戛克最著，即公牘所稱小金廠、大金廠者也。大金廠廣袤四五十里，其新舊水旱井穴錯若繁星。今有人掘劚者，僅百餘處。其鑛丁自六七百至千人不定，皆和闐諸邑無業纏回。闊帕小金廠井穴鑛丁數減過半。他山各鑛人又遞少，較大小二廠不及十分之一。或八九人合穿一峒，或一家獨佔數窟。其法風簸水淘，轆轤畚挶，旋興旋廢，作輟無恆。其利每穴每日得金屑分釐，或兼旬無所獲。

漁獵採集

清・永貴、蘇爾德纂乾隆《新疆回部志》卷二《畋漁》　回人之獵也，伯克富戶等或於秋冬農隙聚集多人，張圍廣獵，亦有乘馬具櫜鞬攜弓矢鳥鎗者，然均非所長。其鷹鵰獵獝，調馴無方，皆未能多獲。步從者多持木棒，或飛土石，《回疆志》下有『撇木棒擊之』或於僻處掘阱設網。禽則野雞、山鷄、鶩、雁、天鶩，獸則熊、虎、狼、鹿、野豬、黃羊、狐、兔，然所獲者，多不自食，每以易貨布。野豬最大而蕃，回人雖不食，因其踐害禾稼，亦掘阱而驅納之。河渠亦有魚，而漁者無釣竿網罟，惟賴土

產一種異藥，煮汁浸葫蘆子，俟春暖雪融，山水溢下，羣魚乘流游泳時，投水毒之，吞者輒醉，皆浮波間，乃泅水摸捕，以售於市。究之回人不甚食魚，其俗相傳惟堪熟時可食，餘時皆有毒云。

清・七十一《西域聞見録》卷七《回疆風土記・風俗》　回人喜蓄鵰，少有之家，即有雕一二架，或至二三十架。鵰捷而鷙，狼狐黃羊之屬，遇之無得脱者。弓矢非所長也，以大頭短棒拋擲擊物，一發而斃之，亦回人絕技。



清・明福繪《西域圖册・洛波海》

洛波海，又名吐魯番，即古火州。其地甚熱，雖嚴冬底可服綿衣。南有洛波海，海爲南路各回城七十二河之所，周圍皆裹沙，南接西藏，西連和闐，東通清海。惟有果壁甚大，道不能通。海内有山島，所居名道狼回子，以魚皮爲衣，以肉爲食。其産有獨角牦牛，能入水捕魚，又産黑鷺鷥，頂上有長翎，名哈什翎，回婦插之頭上以爲貴。又産黑水獺。其人於嚴冬冰結時常展往吐魯番各處貿易。

清・松筠《新疆識略》卷一《西域水道總敘・塔里木河》〔雍正〕三年議以羅布淖爾回子並水居漁獵爲生，有願陸居者，令與吐魯番回衆同移居布隆吉、沙州、瓜州耕種。

清・蕭雄《西疆雜述詩》卷四《鳥獸》詩自注　羽族僅數種，應候之鳴甚稀。鷹之毛色與内地同，大者有加，形聲蒼老。極大莫如鵰，土人養以供獵。狀若鸕鷀，重者十餘觔。啄銳而鉤爪，堅利善攫。本鷹屬，亦呼爲鷹。蕭至忠爲晉州刺史，將獵，九冥使者謂諸獸曰『汝輩若干合鷹死，若干合箭死』，鷹即此物也。凡出獵，人以牛皮裹臂，令蹲其上，馳馬而行。平時飾皮帽，蒙覃其眼，以制之。放則盤空下瞰，鹿之大者，亦能攫取。日啖以肉，雄偉善捕者，需值數十金。又小鳥似畫眉，名曰哈拉火卓。面尖，啄長，足高。黑毛，白點，光有紅綠。捕而畜之，經久能言。有小雀，纖細無比，鐵啄甚短，不知名，時見逐隊飛集。又有雀，身小而長，色多粉白，頭頂有毛，豎如扇形，喜孤飛，常踟躕於道旁，不甚畏人。又有類竹雞者，回人名爲克克里克，漢人呼爲聒搭雞，因其鳴而名之。飲啄於山谷閒，暨黄蘆紅柳叢中，飛不甚高。冬月尤肥，土人或網或捉，入市多爭之。活者畜於家，易馴熟。肉細而味鮮，當在家雞野鶩之上。草湖多水處有野鴨，背脊黑毛一線，餘皆白色。又有黄鴨，更肥大，重者三四觔。回人雖不食，常捕而畜之，與雞鴨共食息。

又　春閒雁自南來，多於叢蘆大澤閒就平蕪而乳，秋涼始去。回人閒亦捕畜，以供玩。

又　猩猩近時未見。聞高二三尺，皮肉頗與人近。能言，極馴善，不爲害。捕者取血爲猩紅，染氈毯最鮮。

又　平原荒草中，狐兔居之。狐之皮回人作帽簷，需此甚多。並集裘爲袍。兔因毛淺不用，捕者亦少。野羊之屬有大頭羊，出高山巖罅閒，狀與羊同，略高大，毛青，無尾。角徑三四寸，長五六尺，盤旋累綴。上坡

行極捷，下坡因頭重，輒翻倒。其角可用爲弓。又山羊類於家畜者，角小，多節，長只數寸。取其血治氣痛跌傷甚良。又有黃羊，與麂相彷彿。毛緊，色黃。時走於平川，途行往往見之。羚羊爲西域所出，角圓細而節密，藥物也。羊屬之肉，獲之皆食。又曾見一小獸，狀若蝟，通身絨毛無箭，白有光燄，深寸餘，豐擁成堆，煖倍於狐。不常有，未知其名。豺狗屬較狼小，而毛澀。貍貓屬等於狐，毛淺色烏。豺與貍皆非常見者。蒲昌海有海龍，狀似小黃犢，出沒水中。時登於岸，一撒而毛片盡乾，風吹成旋，類乎紫貂，其輕煖珍貴亞之。每歲土人捕獵，照例交納呈進。水獺旱獺皆產之，別處亦有，均不多得。野地沙灘，多黃鼠。身長三四寸，腳四爪，見人輒坐而望之，以前腳作拱手式，連揖不休。捕之，竄於洞。又黃鼠貍，大倍於鼠，身長觜尖，常入屋爲害，野貓屬也。深山巨壑之中，大小獸類尙多，未目見，不能述。曾記在大戈壁中失路時，遠見兩大獸，色似水牛，大可加倍，以頭相抵觸，當有角，莫能名，或卽《漢書》所謂犛牛也。

又《蟲魚》詩自注　蒲昌海水潤風腥，海邊一部人民，皆以魚爲菽粟。遠辟一隅，無人往捕。而彼中人亦無有能爲商販運出分售者。但自足魚而已。

牧業

清・陶保廉《辛卯侍行記》卷六《光緒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纏回生計，瓜果與牛羊參半，粟麥非所重，有餘力則藝之。蓋畜牧簡易，不憂水旱，習俗相沿，斷難概繩以中國之法。

清・蕭雄《西疆雜述詩》卷三《牧養》詩自注　回俗亦重牧。養牛以事耕種，並負大車。騾馬或騎乘，或駕車遠去，農時亦耕於野。驢則坐人、運貨、耕田、推磨，以及柴水之需，皆賴爲之。西人動必跨驢，取輕物於近處，猶假負載物。畜之苦，莫如西土，關內亦然。其使用，慘不忍見。質多馴良熟習，遠重耐勞。耕牛壯大者少，皆黃犢，無水牛。另有食牛，毛深肥笨，專備肉食。尾類馬，深長而細，割取染爲帽纓。騾馬率高大而善走，自古盛稱。《漢書》：『大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今各城所出駿馬甚多。騾之嘉者，能日行數百里。羊爲食肉計，兼成衣以禦寒。細而輕者，作成羔裘。運賣關外之羊，絨深溫煖。出巴里坤寒地者，更嘉。惜多鹽硝，攜至東南易潮腐而毛落。其粗老者，去毛揉染爲香皮，用製靴鞋等物。故皆以多畜爲利。駱駝獨少，不能成幫。因無大莊貨物，長年遠運故耳。豢養之類，豬因禁食，皆不畜，見肉輒趨避。狗數種，大者高二尺餘，凶猛若狼獒也。極小僅長數寸，腳短毛深，尾大如獅。好潔而性甚靈，能識話。《唐書》『高祖時高昌獻狗高六寸，長尺許，能曳馬銜燭，云出拂菻』，卽此類也。尙有更小者，名袖狗，能出入袖中。又有犬毛淺而緊，身軀適中，輕捷善獵，多靈性。

清・劉潤通編光緒《哈密直隸廳鄉土志・山》　〔天山〕山腹萬壑縱橫，炎熱冰釋之處，纏民爭爲牧廠。

手工業

清・佚名《西域地理圖說》卷三《市羅錢幣》　至於（弊）〔幣〕，非絲莫能制。回部各城，除霍田出蠶有絲，所餘各處，僅有桑而無蠶，故（弊）〔幣〕不少概見。其霍田之絲，無非織絹，染以雜色，爲衣服裙裏用，或蓋頂、纏頭用。餘則織以妝飾婦人練垂之察克巴克，或亦織以男人束腰之碧里巴克而已。再則阿克素或有富戶之婦女，（忒）〔特〕往霍田，取當年蠶鮛，趕正、二月桑芽發青之前，攜往阿克素，俟蠶子變動，則以該處之桑青飼喂成蠶，收繭抽絲，以織察赤巴克等爲頂意。其再拜之蠶鮛，至次年則必不復活矣。故每年養者，務須當年趕取，方可以活。蓋因其地土不宜之故耳。但喀什噶爾等城，雖不產絲蠶，然附近各部落之布魯特等，要用者布匹耳。是故此等無絲之處，惟指多織棉布，貨其牛馬羊畜，以抵換中國綾錦、紬緞、紗羅等類，是其利蓋與弊相等云。

又　一、阿爾屯齊：乃做金銀銅首飾之匠人。若能依其主人所指，巧爲打做婦女之妝飾，主人則喜其精爲製做，或自巧爲做小帽，或買時樣新靴相（曾）〔贈〕，一爲酬謝，或倍加勞金、酒食禮物。是故回人視此手藝

有餘利而無過費，是爲最貴上乘行計。

一、伊里木多斯：乃繡回人婦女之小帽、褲腿之人。欲求其繡者，奉代加細，酒食如意，方能索其工制巧繡，若應酬不堪，則斷不肯繡給。如工訖，主人喜其花紋新巧，則覓重利必矣。如其不願做給者，雖給重利，或強壓令做，則雖死斷無做給之（禮）〔理〕，故回人視此爲最貴重之手藝。【略】

以上所敘，皆系伊等世傳之行計，雖近親至友，萬不肯傳者。餘則鐵匠、木匠、泥水瓦匠、成衣靴匠、織布氈帶帕匠、刳木碗盤杓匠、修造軍器匠、琢磨玉石匠、畫匠、油匠、染匠、錫匠、燒磁碗、做木桶、繚皮毛、熟皮張、織布、趕氈等各匠役，一概皆有。其工價悉有定數，並無是勒索侵取，故回人多不甚重敬。若論其所做之工本精粗，斷不及內地之精巧遠矣。

清・永貴、蘇爾德纂乾隆《新疆回部志》卷二《織紝》 新疆惟和闐回人知養蠶繅絲織絹，他處桑雖多，食椹而已，惟賴種棉織布爲衣。其紡車機梭形雖小異，而用則同。遠近各外夷以羊馬諸貨易去，回人頗爲利益。每年額收布疋，官爲運送伊犁與哈薩克易換牛羊馬匹，爲伊犁、烏魯本齊、巴里坤等處應用。

清・蕭雄《西疆雜述詩》卷三《紡織》詩自注 中國之有棉花，其種始於張騫得之西域，固自古爲產棉之地。而種棉皆在南路，土魯番已屬不少，不但能供鄰境，並有運入關內者。婦女牽驢採綏，以勤紡織，故布價亦廉。南八城等處，以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三處爲多。曩昔額徵，每年喀什於錢糧外，交納棉花一萬三千六百餘觔。葉爾羌於雜稅項下，准以普兒錢折者，再以棉花布疋折爲普兒。以錢七文折交棉花一觔，每年共交棉花一萬觔。以錢二十六文折交白布一疋，每年共交白布二萬六千七百餘疋。和闐每年折交棉花五千觔，每觔亦抵七文。白布二萬六千八百餘疋，每疋抵錢二十四文。比時普兒扣銀，每文通作一分。其棉花布疋之多，大可想見。平定以來，種植如常。紡織之法，與內地略同，惟器具稍異。土魯番之盛行紡織，聞始於林文忠公敎化，並有所傳，紡車皆呼爲林公車。回疆所出之布，漢人名爲纏頭布。紗粗而鬆，片厚而疏寬，以中國一尺五寸爲額，製衣雖溫，不耐久。每尺價銀約近一分，漢人用者少。除自供衣服外，向皆運至哈薩克各外夷，以易牛羊騾馬。《唐書》但言于闐工紡績，大約南路各城皆仿之於後者。北路無棉，且漢民婦女懶惰者多，皆不習紡織。

又《蠶桑》詩自注 新疆到處多桑，而養蠶治絲僅有和闐。水土相宜，由來已久。能織絹素、大綢、回回錦綢，運往各處售賣。男女習勤，與農並重。故和闐之民，尤爲富足。左文襄公於肅清新疆後，大勸農桑，爭培根本。各城設局派員，專辦蠶務。未幾，蠶事大興，爭趨爲利。和闐益多，而精次之。阿克蘇已有可觀。現並織成花色，有綢縐之類。奈西域地高土燥，桑葉粗硬，蠶食之則出絲剛澀，服之易於脆損。曩日左文襄公曾派人於江浙採運桑苗，大費財力，惜移栽枯槁矣。且土性不同，縱能長成，必隨地變，自難如湖杭之葉，柔輭且厚。然爲國爲民，亦至矣哉。各城桑椹甚嘉，大而甜，熬膠多汁。攷和闐之蠶，唐以前已有之。《唐書》，于闐國初無蠶桑，丐鄰國不肯出。其王卽求婚，許之。將迎，乃告曰：國無帛，可持蠶自爲衣。女聞置蠶帽絮中，關守不敢驗，自是始有蠶。女刻石約無殺蠶，蛾飛盡得治繭。按所言鄰國當是天竺。

又《藝術》詩自注 西土風氣質樸，器物皆粗率，且極省便。房屋磚土所爲，無所謂雕鏤結搆之事。室中不用几案牀榻，而裝飾之類，更不必問。木工一項，若非輪輿爲要，幾至無處相需。凡應用什物，大半節省。洗器以大木刳之，竹器則席其代之。盛水之具，多用鐵鑄，因木質難受其風，瓦缶難經其凍。近有哈薩克所出之洋鐵盆桶，係機器所成，輕而頗堅，足適於用。其農具要需犁耙而外，亦罕有所見。至於鍋釜甕器之所屬，或內地運出，或外夷運來，皆非彼中自製者。故匠工名色無幾，僅有皮匠、毛匠、玉工、銅工、木工、土工、鐵匠、機匠以及裁縫薙髮等藝，其中惟刀劍屬毯擅長，玉器次之，餘無所取。平常工役，用者既不求精，作者又多魯鈍，宜乎粗率乃爾。近聞阿克蘇一帶銅木等工，每以精細之物令其倣製，頗能相似。可見非無能人，特俗尚不講耳。南八城出紙以桑皮棉絮麻縷之類搗爛爲之，厚薄大小不一，質柔而牢。精者磨以石，尙光澤，卽繭絲魚網之遺制也。

清・顧桂芳編光緒《輪臺縣鄉土志・實業》 纏性安常守舊，於工藝一事不知變易，實緣程度過低耳。故羊毛、棉花爲本地大宗出產，多半運

銷鄰境。卽有織毯、織布與製造口袋、毛氈各業，亦不足動人欣觀。其餘攻金、攻皮、攻木及一切諸工，祇能備本境需用，故每項不過數家。是宜亟圖改良，教以精緻巧妙之法。

清・佚名編光緒《拜城縣鄉土志・實業》 工業則以講求工藝爲要。拜城未設製造局、習藝所，蓋以地方僻小，無百工來。現城鄉僅有裁縫三十餘人，銀匠七八人，銅匠十餘人，鐵匠十餘人，皮匠二十餘人，木匠五十餘人，泥水匠四十餘人，均係纏民，手藝粗拙，不可以語精良。其工作一切藉能供本地之用，況裁縫一藝，鄉中多係婦女自縫。

清・祁韻士《西陲要略》卷四《回俗紀聞》 其人性巧，善雕刻，準噶爾時呼之爲和通。

清・珠克登《新疆紀略》 又有一莊名稍塔兒，出綉紅花之白布，名曰稍塔兒布也。

清・龔柴《天山南北路考略》 葉爾羌城和闐等處出盪段、盪紬、金銀絲紬段布及各色玉石，每年採貢多至萬斤，若攻玉鏤金之精巧，則阿克蘇與喀什噶爾人爲第一，鬼斧神工，內地轉多不逮。

清・張璨光編光緒《巴楚州鄉土志・政績録》 譚傳科，長沙人。樸素勤政，製纙車，賞棉花，使纏婦學紡織，招民墾荒。

農業

清・永貴、蘇爾德纂乾隆《新疆回部志》卷二《耕種》 回人稼穡，大率以麥爲重，雖有秔稻粟豆，不爲常食。耕具有犁有耰，播種時無耦無耬，惟憑手撒。無鋤，不知芟芸。登場時堆於平地，用馬牛驢數十踐踏而已。收藏則皆埋於地窖，隨時舂磨，以供食用。有水處水磨甚多，藉以收利。

清・七十一《西域聞見録》卷七《回疆風土記・土宜》 地肥暖，秋麥多。農功既畢，放水入地，謂之澆冬水，來春水潤，可早布種。而回人之種甜瓜與稼穡等，或圓或長，赤白黃綠，色不同而種亦別。夏秋之間有入回子村落者，無不以瓜爲敬也。

百穀皆可種植，而以小麥爲細糧，粳粘次之，大麥、糜子用以燒酒及充牲畜棧豆而已。餘如豆、粟、芝麻、蔬菜、瓜茄之類，無不可以成熟，回民不知食用，故不多種。荒草湖灘，每於春融冰解時引水入地，微乾則耕犁播種，苗生數寸又放水灌溉之。嘉禾與惡草同生，不知耘鋤，且云草生茂盛，禾苗得以乘涼，其愚如此。最忌春寒，寒則水來遲，播穀時失。自下種以迄刈穫皆資山泉水潤，以秀以實。但不宜雨，雨少不過減收，雨多則地起醎鹵，告登無望矣。

清・蕭雄《西疆雜述詩》卷三《耕種》詩自注 回部事耕種，凡小麥、大麥、糜子、穀子、蠶豆、小莞豆、高粱等項，各城土性皆宜，一律種植。南路之阿克蘇，北路之瑪納斯兩處，兼有水田，利於種稻。土魯番並多芝蔴。西域最寒，余初出塞時，每年八月底結冰，至次年三月始解。冰凍之後，土堅如鐵，鋤不能入，冬無生芽。自光緒初全疆盪平，氣候一變，常至隆冬，河流未斷。惟土猶凝結，每當消融時，晴日尚難烘開，必得東風吹之，則天陰亦化。東風解凍之說，信然。故種麥亦待四月，與稻穀各項同時。彼處以麥爲正糧，午時開花得陽氣，麪極黏濡柔輭，色白而味甘，食之養人。稻轉屬陰，開花於子時，其性寒涼，值在雜糧之列。故米雖嘉，而人不多食。直與南方稻麥相爲顛倒，而麥秋同於穫稻矣。地易耕種，旱田於一犁下種之後，任自生長。水田犁耙一次，撒籽於泥，不另分秧栽插，但俟苗稍長時，刪密以成兜顆。皆疎於去草，坐以待穫而已。耕不拘牛騾馬與驢，皆用之。每犁一具，兩畜並曳。穫則鋪積於場，令牛馬踐踏，以收其籽。臨風簸揚，以去秕殼。治米之法，稻子穀子，皆用研研。以大圓石，長二尺餘，圍四五尺，兩頭施軸作盤，立柱於中，以爲樞，用畜推轉之除殼。而及於熟麥，則磨之。曳以驢馬，家有其具。哈密及南八城並多水磨，作法與南省略同，磨重而工易。平人常食者，每罄其麩而細之，竟不過篩，利其麪多，以此作乾饓較香。阿克蘇一帶，並有水碓，自舂於野，以出米。各處誦經之人，每日於五更迎日後，卽登高處大聲長呼，爲同井催工作焉。

清・顧桂芳編光緒《輪臺縣鄉土志・實業》 農：纏回多務農業，閭境人民十居其九。惟耕種之法不能講究，全恃天時，實少人力。其於物性

土宜以及水利肥料皆未知研求新理，遺棄地利，殊爲可惜。如有熟悉農學者爲之提倡而勸導，則既庶且富，可於斯邑企予望之。

清・王曾翼《回疆雜咏》　河流分漲入渠來，麥豆胡麻萬頃栽。最說新秋風景好，木棉花落稻花間。回地少雨，惟藉渠水灌田。所植麥、豆、高粱、芝蔴、棉花、粳稻，奧內地同。

霜餘菜甲嫩還肥，日日行廚飽啖宜。此味回人殊不解，堆盤偏愛丕牙斯。喀城菜極佳，不亞安肅。回人菜蔬止食蔓菁、莞荽、丕牙斯三種，丕牙斯如內地之薤。

清・和瑛《三州輯略》卷九《藝文門下》引李巒《哈密四首》　村落如碁布，炊烟屋上斜。耕田多服馬，戽水不懸車。錯壤平宜稌，衡門半種瓜。停驂揖老叟，暫與話桑麻。

清・成書《多歲堂詩集》卷三《伊吾絶句》　瓜畦麥隴任斜橫，東作初興併日營。播種不愁牛力盡，駱駝身負夕陽耕。回人不知阡陌，隨手布種，所謂鹵莽而耕之者也。或無牛馬，駱駝亦可使耕。

清・林則徐《回疆竹枝詞》　不解芸鋤不糞田，一經撒種便由天。幸多曠土憑人擇，歇兩年來種一年。

清・朱紫貴《楓江草堂詩集》卷四《天山牧唱》　雪要消融泉要活，風宜澹蕩雨宜疏。稻田麥隴多青草，別譜田家月令書。回民種穫皆資山泉，雨少減收，雨多則地起鹽鹵。春寒雪水來遲，則播穀失時。以小麥爲細糧，粳稻次之。禾草並生，不知耘耨，且以爲草茂則禾苗得以乘涼。

清・易壽崧《天山唱和集・庫車》　山頭炎日化冰堅，塞外風光四月天。半角荒畦鋤吉貝，即棉花。一渠活水種麻烟。西域人好吃此烟，種者甚多，官不能禁。

清・黄文煒、沈青崖纂修乾隆《重修肅州新志・西陲紀略・哈密・户口城堡土田類》　今查得哈密係從前土築舊城，城內約有千戶居住，俱係回子，耕種地畝，藉糧食度日。該處共有五城，一名蘇門哈爾灰，一名阿薩塔那，一名托和齊，一名納布齊，一名喀拉托博克。每城內居住約有百餘家，俱係耕田度日。

又《西陲紀略》　皮禪城居人三四百家，俱係額魯特策旺阿喇蒲坦屬下回子。亦係種田，靠食糧度日。皮禪城內之頭目名喚阿薪伯克。

《清高宗實録》卷六一二《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壬子》　蓋回人等，本以種藝爲生。自爲準夷驅使執役，伊犁各處，習耕佃者，延袤相望。

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卷一五《姑妄聽之一》　西域之果，蒲桃莫盛於土魯番，瓜莫盛於哈密。蒲桃，京師貴綠者，取其色耳。實則綠色乃微熟，不能甚甘，漸熟則黄，再熟則紅，熟十分則紫，甘亦十分矣。此福松巖額駙名福增格，怡府壻也。鎮闢展時爲余言。瓜則充貢品者眞出哈密，餽贈之瓜皆金塔寺產。然貢品亦祗熟至六分有奇，途間封閉包束，瓜氣自相鬱蒸，至京可熟至八分。如以熟八九分者貯運，則蒸而霉爛矣。余嘗問哈密國王蘇來滿：額敏和卓之子。『京師園戶以瓜子種殖者，（八）〔一〕年形味並存，二年味已改，惟形粗近，三年則形味俱變盡，豈地氣不同歟？』蘇來滿曰：『此地土煖泉甘而無雨，故瓜味濃厚，種於內地，固應少減，然亦養子不得法。如以今年瓜子明年種之，雖此地味亦不美，得氣薄也。其法當以灰培瓜子，貯於不濕不燥之空倉，三五年後乃可用，年愈久則愈佳，得氣足也。若培至十四五年者，國王之圃乃有之，民間不能待，亦不能久而不壞也。』其語似爲近理，然其灰培之法必有節度，亦必有宜忌，恐中國以意爲之，亦未必能如所說耳。

清・永貴、蘇爾德纂乾隆《新疆回部志》卷一《地理第二》　回人播種，惟以大山融雪作渠灌溉。各屯田亦視渠水多寡，酌量開墾。有泉處絕少，若渠無融雪，挹注輒艱。

清・和瑛纂嘉慶《三州輯略》卷九《藝文門下・闢勒山書事二十四韻》注　回地賴渠水灌田，歲不過微雨數次，多則傷稼。

清・龔景翰編纂修乾隆《循化廳志》　福閣部批：『西土不蠶久矣。然蠶桑載在《邠風》，至今邠州植桑尚繁，蘭城亦間有此樹，特俗不知蠶，是以栽處尚少。即有桑，亦多棄置，非地土不宜也。本部堂去年出口所過哈密迤西各回城，爭以桑葚來獻，可見回疆栽桑較盛內地。如喀什噶爾一帶，多種棉花，而甘省竟無之。方謂播種棉花，當及早圖之。俟有明驗，再議蠶桑。』

清・賽尚阿等修，肇麟等纂《回疆則例》卷六《禁止大小伯克侵占渠

水》　回疆雨澤稀少，回衆農田，全藉引水灌溉，以滋耕種。各城駐劄大臣，於每年春夏，出示曉諭，飭禁大小伯克及回衆等，不許侵占渠水，務使均勻澆灌。仍責成該伯克等，不時察查渠道，如有損壞，即行督令闔莊回子妥爲修理。倘伯克內有倚勢侵占渠水，或回衆有恃強截流偷引澆灌者，一經查出，抑被控告，係伯克參革究辦，係回衆照例嚴懲。仍將該管伯克等，治以失察之咎。

清・欽憲保達纂咸豐《孚化志略・回俗》　回子惟以種麥爲生，別無生業，故多窮戶。

清・斐森布修，達生瀚纂道光《喀拉沙爾志》　回人田地水利：該處逼近開都河，引水澆灌，佈種大麥、小麥、糜子，每年收成十二分以上。

清・龔柴《天山南北路考略》　物產肥暖之地，百穀皆有，以小麥爲細糧，粳棉次之，大麥、糜子用以釀酒或充牲棧而已。豆、粟、芝麻、蔬菜、瓜、茄之類，歲皆大熟，回民鮮知食用蓄儲之法，亦不講求，故不多種。種稻之法，每屆春冰消融，引水入田，微乾則耕犂播種，苗生數寸，又放水灌溉之，嘉禾與惡草同生，芸鋤之力弗施焉。最忌春寒，寒則春水來遲，播穀不時。種瓜與稼穡等，或圓或長，夏秋之間入其村落，莫不獻此爲敬。

清・陶保廉《辛卯侍行記》卷六《光緒十七年十二月一日》　臘月，朔日，辛卯。晴。由連木齊西行下坡涉水。**【略】**三里南有歧途，有遠樹，又西多小圓阜，彌望累累，皆坎爾也。坎爾者，纏回從山麓出泉處作陰溝引水，隔數步一井，下貫木槽，上揜沙石，懼爲飛沙擁塞也。坎爾以千百計，水自地中通流二三里或十餘里，至有土壤處洩出灌田，回疆多此。其法甚古，《漢書・溝洫志》：『引洛水井下相通行水。』西域亦久有之。《烏孫傳》：『宣帝時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孟康曰：『大井六通渠也。』今人動云林文忠所創，非也。君子多幸事，天下之善皆歸之，此類是也。

清・蕭雄《西疆雜述詩》卷二《吐魯番》詩自注　其耕種之地皆在崖上，川中河水低不能引，而崖北所傍之山係嶺下平岡，夏無雪水流潤。幸山腳地中多泉，穿地成渠，暗流於數尺之下，節節有孔汲灌，名爲卡兒水。居人富戶開此以獲利，視人所澆地畝多寡，秋後收糧償價。土宜豆、麥、糜、穀、苧麻、瓜果、葡萄，而棉花、芝麻尤爲大宗，能供各城販運。《唐書》謂麥禾皆再熟，亦未必然。

清・裴景福《河海崑崙録》卷四《光緒三十二年三月二十日》　三堡纏回約二十餘家，堡東有古桑數十株，纏民養蠶。**【略】**三堡瓜乾精潔，充貢品。塞外但有水土必有居民，必稍有種植，以青稞爲多，類東南大麥，《楚辭》云『五穀不生，叢菅是食』，殆指此。玉門、安西以西，三道溝、布隆基爾、長流水等處，有水有土，烟戶遂盛，其間未闢之地尚多，此外皆砂石枯渴，無生氣，未可概言屯懇，親歷其地，始知之眞，言之切也。**【略】**

自二堡行約三十里，過白楊溝，上覆土橋，水流甚駛，分二道，一通四堡，一通五堡，資以溉地。四堡距三堡二十里，五堡距三堡四十里，纏民百餘家。白楊溝二，一東一西，在三堡東十里，二水同向南流五六里，匯爲一，攔以木槽，槽開五洞圍二尺餘。分流，四堡得其二，五堡得其三，以溉瓜果，每歲哈密貢瓜，均取之四五兩堡。二堡悉纏民，四堡約百戶，五堡約二三百戶，凡膏腴之地均歸纏民，漢人不能有。

又《三月二十二日》　林文忠謫西域，修吐魯番坎井，興水利，人咸稱之，乃續開，非創始也。吐魯番多火風，風大沙石飛走，渠水墜耗，故須坎井。掘地爲隧道，闊容一人，深淺視泉脈，約二三丈，向上開一口，與井同，口覆蘆葦，壓土石，防風沙沒入。所淘之泥，用轆轤轉上。自一井至數十百井，以通水，如第一井深一丈，第二井則深一丈三寸，第三井則深一丈六寸，逐漸增深，掘入低處，洞愈多，井愈深，水愈旺，掘及泉源，往往深五六丈，激水逆行，從低流高，出口開一潦壩即塘也。瀦水，再修渠道以暢其流。坎水性寒，灌溉菽麥，天陰易生螟蜮，賴有火風噓拂，熱氣上蒸，始盎然發生，故四時無雨不足慮，惟無火風難望豐年。坎井惟吐魯番有之，不知創自何時何人，大小有式，淺深有法，河水不足，輔之以坎井，遂爲千古農家妙法。林文忠於伊拉里克極力推廣，然開墾不過什之二三，兵燹後井廢地荒，無復有留心於此者，地利未盡，坐失膏腴，謂非守土之責歟。湘鄉曾曉棠司馬官吐魯番，注意水利，穿坎井，修渠，境內荒疇變爲膏腴，林文忠後所獨也。昨寄余書曰：『讀《溝洫志》，嚴熊開陝西商顏山渠，山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行水，井渠殆始於此。丁未十月附記。

又《四月三日》　羅布淖爾大小屈莽山，野騾馬、野牛、野豕填滿山谷，牛與豕最兇猛。豕出成羣，食包穀，先以觜掘其根，利如犁，返而食

之，須臾盡一畦。纏民攜火鎗隱身巖穴，俟其去斃最後者，大者在前若隊長，然誤擊中之，即迎藥烟而上，速如風，支解人馬立盡，野牛亦然。

清・曾炳熿編光緒《吐魯番廳鄉土志・政績》　吐魯番古稱南路腴區。兵燹後，河道枯竭，原隰龍鱗，半論瀚海。舊雖開有坎井，而地方遼濶，灌溉難因。道光間，雲貴總督林則徐因洋務遣戍在廳西五百十里之托克遜及伊拉里克等處，修濬河道，廣溉民田，加開坎井，以輔河水之不足。

清・袁大化《撫新記程・宣統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北山五道溝水極大，能灌百餘里地。惟出山十里，即入大石塘。四里，又經戈壁灘。自此不復見水。曾派人查勘，無可開濬。幸地勢北高南下，擬用坎井法，從水入沙石處兩邊作剪刀形，上張下合，三五丈鑿一井，再由井水二尺下開暗渠，自下而上，以洩井水，引入明渠，即可灌地。吐魯番附近多此法，林文忠曾仿而行之。

商貿

清・佚名《西域地理圖説》卷四《市糴錢幣》　回人之市，名曰巴雜爾。七日爲期，各村之男婦聚各村之貨物，貿易而退，各得其所，無經紀，亦無牙行，但憑在市之人作何講説，即允而定之。其五穀之多寡，以察拉克計之，每一察拉克，乃十斤之數。棉帛之長短，以幾斯論之，每横豎見方系爲一幾斯。油肉之分兩，伊等卻亦有秤，名伊舍克者，謂之一秤，乃四十兩。名尼木舍克者，謂之半秤，乃二十兩。名察克薩者，謂之一秤内四分之一，乃十兩也。其金銀、藥味、顔料、脂粉、絨線等類，雖俱憑其天平秤兌，然其天平概無大小，亦無法馬，惟以伊等名普兒之舊制錢文以爲準則，每普兒五文謂之一兩。然其普兒，卻又有每文重二錢三、四者，或有二錢者不等，但揀其重大者爲準，是故兩數未洽。其五分一錢之數，雖難以普兒秤兌，故致舊有試準之銅鉈、石塊，以之爲憑，然非金銀，則不致有是較量。貨物之貴賤，但憑（受）〔售〕者眼力爲衡。他如瓜果、草束、柴薪、蔬之屬，要皆仿此以交易之。但手藝匠工之貪饞克扣，卻與内地之行計異甚。故將此等行規較量縷晰宗則，錄於編末。考其回地之錢幣二款，名普兒者，即其錢也。以紅銅爲之，數以滕格計之。其至何數爲一滕格，各部均有不一。喀什噶爾、葉爾啓木、霍田、英阿薩爾等城，每五十文爲一滕格。外部之安吉彦地方，每至十文爲一滕格。嗎爾噶郎地方，每十五文爲一滕格。霍罕地方，每十六文爲一滕格。喀什噶爾等處之普兒，其制小而厚，中無孔，每文重二錢，或有二錢三、四者不等，一面以回人之帕爾希乃回人之篆字也。字，鑄葉爾啓木乃各城也。字號，一面以托特乃額魯特之字名也。字，鑄策王拉布坦及噶爾丹之策凌皆額魯特王名也。字號。

又　一、伯德爾格：乃攜諸畜、紬緞、香、牛羊皮、水獺、海龍、猢、羊等皮張，及煙茶、糖果、藥味、脂粉、鏡篦等物，往各部貿易之人。途中雖有被搶擄之患，然而物價無定，量其所得，覓利靡常。故視此爲最貴之經營。

一、搔德格爾：乃街市貨賣行常日用零碎衣食等物之人。雖無可覓過多厚利，然無丟家遠出之累，惟坐守而落得無多之資，僅可以足養家之費，且身不受耕墾之艱辛，又可免爲人仆役之勞苦，而物價之消昂難一，則可以隨意竊取。故視此亦爲最珍貴之經營。

一、吞齊：乃專以熟習蒙古、帕爾希、鄂羅斯、哈薩克、圖伯特、布魯特等部落之言語，通和各部落之商人。俟物價以定，於兩家取十裏抽一之利，尚屬末則。遠外經商，初抵他處，其申辰地利，乍難分曉。一入其境，則必棲於吞齊之家。凡貨出易入，盡由其所指，即允而定。則其中竊取之奥妙無（瓊）〔窮〕，剋扣之苛極，蓋難盡述。且貨迄臨回時，又更有酬謝房飯茶金，營忙禮物。故回人視（徑）〔經〕營之貴重，莫過於吞齊之最上。

又　西四城舊制普兒款式，并各種字號：

托特字號之噶爾丹策凌字號：

帕爾希字之葉爾啓木字號：

托特字之策王拉布坦字號：

此等普兒內，鑄葉爾啓木字式，與新鑄制錢內鑄葉爾啓木字式互不同者。因普兒內系回人名帕爾希之（篆）〔篆〕字，制錢內系回人通行之草字，帕爾希字系伊等之經文正字，今之回人多有不識，故新錢內鑄回人之草字，以便其易識之謂焉。托特字亦其（篆）〔篆〕寫之也。

《清文獻通考》卷三三《市糴三・市舶互市》　庫車城中有買賣街，往來客商並各處回民交易。阿克蘇凡買賣貿易俱七日一集，城市鄉村，男婦咸集，彼此以有易無，近亦有用銀交易者。如米糧牛羊布匹等物，各鄉村運至本城買賣，設有牙行，名達勒拉勒，其稅十分抽一。如本城人運至各城界上買賣，亦憑經紀，而不征其稅。別有密圖瓦里伯克專管買賣田產諸務。如回部各城至外番貨買物件，無稅，無定期。攜至本城，方起稅，有巴濟吉爾伯克管理。

烏什每七日在城中空處設集，貿易一次。城鄉男婦俱入集場，以馬牛羊雞等畜，及布匹、衣服、糧石、菜蔬一切雜物，彼此交易。

葉爾羌以稻、麥、大麥、高粱、豆、黍幷絹、布、馬、牛、驢、羊等物定價交市。

和闐以麥、蕎麥、高粱、黍幷絹、布、馬、牛、驢、羊等物定價交市諸物，雜糧及馬畜俱用錢買，馬畜俱由葉爾羌、喀什噶爾販賣。

喀什噶爾之市名曰巴雜爾，七日爲期，各村男婦聚其貨物相交易，無經紀牙行。其糧則麥、麩、高粱、糜、黍，其貨則牛、馬、驢、羊、布匹，價亦因時增減。糧之多寡以查拉克計數，查拉克者，內地十斤也。貨之貴賤以大小長短爲衡，如瓜、果、蔬菜、草束、柴薪之屬，均倣此交易。其錢名曰普爾，五十之數爲一騰格，折銀一兩，後定爲滿百。普爾以銅爲之，其制小而厚，中無方孔，一面鑄回字，一面鑄準噶爾字。乾隆二十四年，大功告成，於葉爾羌設局，開爐銷其普爾，改鑄制錢，以十萬騰格爲度。現在回民以普爾向葉爾羌城易制錢，新舊兼用。越數年，普爾銷盡，則回地所用，悉爲國朝之制錢矣。互見《錢幣考》。又喀什噶爾俗以織布爲業，常以布與布嚕特、安集延、霍罕等處貿易馬、牛、驢、羊諸畜。

清・傅恒修乾隆《西域圖志》卷三五《錢法》　回部舊屬準噶爾。所用普爾錢文，質以紅銅爲之，制小而厚，形圓揣而首微銳，中無方孔，當策妄阿喇布坦時，面鑄其名，背附回字。噶爾丹策凌嗣立，卽易名更鑄。乾隆二十四年西域底定，更鑄錢文。初仍舊式，後改如內地。面鐫『乾隆通寶』漢字，而以設局地名附於背。如鑄局在葉爾羌者，書葉爾羌字；在阿克蘇者，書阿克蘇字；在烏什者，書烏什字；在伊犁者，書伊犁字。初鑄時每一普爾重二錢，乾隆三十六年，更定每一普爾重一錢五分，三十九年更定每一普爾重一錢二分。

又　回人稱錢爲雅爾瑪克，以一錢爲一普爾。普爾爲言文也。每一普爾直銀一分。初以五十普爾爲一騰格，後定以百普爾爲一騰格，直銀一兩。回語謂一曰必爾，二曰伊奇，三曰玉聚，四曰托爾托，五曰別實，六曰阿勒題，七曰葉題，八曰薩奇資，九曰托科資，十曰溫，百曰玉資，千曰明，萬曰圖瑪。回語謂溫圖瑪，蓋十萬騰格也。

按漢時銀八兩直錢一千，緣當時銀賤錢貴之故。今回部錢文，初以五十普爾爲一騰格，直銀一兩。則千錢直銀二十兩，視漢時之錢約更貴倍有半矣。入版圖後，價就平減，近以百錢直一兩，則聖朝休養有方。泉貝流通充溢之槩，畧可想見云。

清・永貴、蘇爾德纂乾隆《新疆回部志》卷二《交易》　回人謂市曰巴雜爾，歲首第一日曰沙木畢，二日曰雅克沙木畢，三日曰都沙木畢，四日曰賽沙木畢，五日曰插沙木畢，六日曰排沙木畢，七日曰阿薩那，以阿薩那日爲期，週而復始，如北方之集，南方之墟。是日各處之貨以及羊馬牲畜瓜果咸集，男女雜遝，言語紛紜，互相貿易，傍晚多醉而歸。無經紀牙行，但憑在市衆人論價。米量並無升斗，以察拉克、噶爾布爾、巴特滿計之。每一察拉克乃十觔，八之爲一噶爾布爾，乃八十觔。又八之爲一巴特滿，乃六百四十觔。惟察拉克係用繩懸橫木，兩端各繫木盤如天平，以普兒爲準，每五普兒爲一兩，以普兒較準鐵石土塊爲憑。金銀、脂粉、絲棉、米糧等，俱以察拉克稱兌。布帛長短有定數，每布一疋較內地尺長丈六尺，寬尺五寸。若買零布，每見方謂之葉立木。哈斯，卽內地一尺加一倍，爲畝哈斯卽二尺也。他如買油肉等食物，亦以察拉克計之。

又卷四《錢法》　回地舊亦用錢，名曰普兒，以紅銅爲之，以滕格計數，每五十文爲一滕格。普兒之式小於制錢而厚，中無孔，一面用帕爾西字，鑄葉爾羌字樣，一面用托特乃厄魯特字。字鑄策妄拉布坦及噶爾丹策凌皆厄魯特酋目名。字樣，重一錢四五分至二錢不等。自我朝蕩平回疆後，

定邊將軍武毅謀勇公兆惠等奏請於葉爾羌開局設爐，銷其普兒，改鑄制錢，以十萬滕格爲度，每百文爲一騰格，每文重二錢，一面鑄乾隆通寶，一面鑄清字及回子字葉爾羌字樣，續經叅贊尚書舒赫德、永桂等具奏請令阿克蘇、烏什、庫車、哈爾沙爾、賽里木、拜沙雅爾等處淘銅交納，於阿克蘇開局鑄錢，以百文爲一滕格，每文重二錢。三十五年，烏什叅贊舒奏明將所屬錢文改爲重一錢五分，一面鑄阿克蘇字樣。

清・和寧纂嘉慶《回疆通志》卷七《喀什噶爾・錢法》　回地舊用錢文名曰普兒，以紅銅鑄之。每五十文爲一騰格。其式小於制錢，厚而無孔。一面用怕爾西字鑄業爾奇木字，一面用托特字卽（尼）〔厄〕魯特字。鑄策旺喇布坦及噶爾丹策凌字樣，皆昔時厄魯特汗之名也。重一錢四五分至二錢不等。

清・祁韻士《西陲要略》卷四《回俗紀聞》　日中之市名爲八雜爾，每七日一集。交易以內地元寶爲貴，否則疑有贋僞。錢以紅銅爲之，一錢爲一普爾，五十普爾爲一騰格。量穀麥以帽數，多則用他哈爾，卽小布袋也，大者謂之帕特瑪。

清・蕭雄《西疆雜述詩》卷三《商賈》詩自注　街市名爲巴雜爾，又呼八雜，與中國街道相同。有舖面櫃臺，高只尺許。欄其門，出入必踰其上。其城鄉通行趨爲利藪者，則如內地之集場。七日一期，男女雜聚，遠近百貨俱湊。無經紀牙行，憑衆交易。舊例斗量之物，皆以輕重計之。其權用一木條，懸盤於兩端，類天平。再按普兒分兩較定十觔重一物爲法馬，鐵石磚土不論。彼中以十觔爲一察拉克，以八察拉克爲一噶爾布爾，以八噶爾布爾爲一巴特滿，計重六百四十觔，約如內地一石之說，而察拉克與噶爾布爾則猶之升斗也。往年南八城徵糧，均以此例計數爲額。斗雖略重，究較蘭州之斗重百二十觔者猶只三分之二。推之千二百觔爲一石，此僅及半耳。油酒棉花暨各項粗細貨物應論輕重者，概以察拉克交兌。布帛無尺疋之長短，寬窄有定額。若零買，則以尺五寬者，比成方幅，稱爲葉立木哈斯，與哈薩克之檔似同而異。哈薩有尺分爲十六寸，約中國兩尺上下，謂之一檔。回疆於長短以手約之，於輕重憑土石以估計之，彼此無爭，亦見渾厚。自肅清後，經督辦大臣飭局製造斗斛，發至各城分用，而權度亦漸行開，皆準以湘中規額。今爲行省，法度備矣。回人皆善理財，其出境遠行，往返運貨者，尤精通商賈，善識寶物。凡珊瑚珠玉之屬，最喜收攬。因彼中男女皆酷好，可獲重利。古稱識寶回回，《漢書》謂西域善賈市，爭分銖，不謬也。

又《錢法》詩自注　新疆境內錢式不一，其用制錢處，南路自哈密至托克遜止，北路自巴里坤至晶河止。南八城數千里皆用普兒錢。普兒，紅銅所鑄。乾隆以前形式較制錢略小而厚，無輪郭眼孔。重一錢四五分至二錢之閒。一面用帕爾西字鑄葉爾羌字樣，一面用托特字鑄策安拉布坦及噶爾丹策凌字樣。自我朝平定回疆，經定邊將軍兆惠公奏請，於葉爾羌設局，銷毀原錢，改成制錢形式，重二錢，仍名普兒。一面用漢字鑄乾隆通寶，一面用清字兼回子字鑄葉爾羌字樣。後經烏什參贊大臣舒公等奏請，於阿克蘇鼓鑄，亦重二錢，鑄阿克蘇字樣。嗣於三十五年，復奏明改鑄，通作一錢五分，卽今各城所用者。初以五十文爲一滕格，旋加至百文。其後五十、一百叠更參差，均以二滕格抵銀一兩。目今每銀一兩作換普兒五百，是以五文抵銀一分。按銀價制錢二串計之，則以一當四。東用至哈喇沙爾之蘇巴什止，若過托克遜，與制錢一例矣。又有名天罡者，以銀爲之，重五分，無孔，徑二三分不等。質極草率，圓整者少。大而薄者，有郭，閒亦見輪。一面用漢字鑄光緒銀錢字樣，一面上下兩方鑄漢文五分二字，右用清字左用回字，記年月、地名。其小而厚者，無輪郭，無清、漢文字，僅有回字，模糊或割裂花紋而已。天罡開鑄於南八城，除本處通行外，凡南北兩路用制錢處，皆能兼用。惟弊生減小，收者仍秤輕重，不肯按五分計箇數耳。伊犂用俄國洋錢銀板者，分輕重，或一錢，或五分，或二分五釐，或七分五釐，各歸一律，不差毫髮。皆圓勻精緻，花樣不同，無輪郭眼孔。其作零用，另有紅銅所鑄，質同銀板者，則不以輕重計，從抵銀五釐起，每加五數至抵二分五釐，與銀錢便分合，亦花紋精細。又有俄國銀票，用白紙裁成橫片，滿印洋字，略施閒色，另無圖章，呼爲帖子。例以銀五錢稱一箇帖子，而每張並不限五錢。如一張取銀五兩者，謂之十箇帖子。十兩卽爲二十箇，以此類推。數目參差，紙相彷彿，全賴認洋字分辨。凡票與錢所標數目處，只有洋碼二字。而碼字所記，究非銀兩實數。俄人尚五，每五爲一碼，係五數之多少也。如銀錢重五分，銅錢抵五釐，及紙票取銀五錢者，皆以1字爲記。1者，一也。其音爲汝二

奈。再五則爲𐒒。𐒒，二也。其音爲跌二汝。推之，三爲𐒓，音妥囉洼。四爲𐒔，音尕妥囉。五爲𐒕，音辛格。六爲𐒖，音細矢。七爲𐒗，音賽妥。八爲𐒘，音喊妥。九爲𐒙，音勒虎。十爲𐒚，音諦斯，皆五數所加，遞推仿照者。錢上之碼記銀分釐所積之五數，如銅錢鑄有𐒗字者，卽釐數得五者二，是抵銀一分。票之碼則又專說帖子箇數，非分釐積數。如一張注有𐒘字者，卽爲八箇帖子。每箇例銀五錢，是取銀四兩也。且銅錢尤須認明，緣有古錢，質較大，其𐒔號者，與新錢之𐒓號者等。若憑古錢，而但計大小，則值多者混用矣。票與錢皆不能攜用出境，卽在伊犂換銀，而銀錢與票均只能折算足銀八成，通行成例。若執票取銀，則茫茫無處也。便用莫如制錢，而哈密與巴里坤往年亦頗難用。制錢論兩數，不論串數，兩數非計輕重，而仍計數目也。舊章以三百二十文爲一兩，後減至二百五六，彼此交兌，皆估計，而不數。哈密每銀一兩換明錢十三兩，巴里坤則換票錢五十兩。票出於官，原無錢兌者。每張計錢一兩，僅抵銀二分，特散碎以便零用耳。凡貨物議價，說銀兌價，以錢初至，茫然不知多少。光緒二年，始改成串數，定銀價爲二串。八年，由烏魯木齊運制錢九千餘串至哈密，以便民用。

清・顧桂芳編光緒《輪臺縣鄉土志・實業》　本境雖係衝道，商務亦不殷繁。自置縣境後，舖戶稍多。本邑纏民不解懋遷，故經商者土著不過十餘戶。其阿克蘇、庫車、和闐、喀什、葉爾羌、哈密、吐魯番等處纏民，均有數家。漢商則有陝、甘、湖、廣、天津等省客民，往來貿易。又有俄屬安集延及關內客回，統而計之，亦有數十人也。

清・佚名編光緒《拜城縣鄉土志・實業》　商業則以體認商學爲要。拜城並無富商大賈通曉商務合志聯羣之人。現販買雜貨爲業者僅二三家，燒坊一家。且纏俗按七日一輪開市，謂之八柵，平日則無買賣。

清・佚名纂宣統《莎車府志・錢幣》　回地錢文舊名普爾，乾隆《聖製詩》：『市通普爾泉流廣。』以紅銅鼓鑄，形橢首銳，厚而無孔。以一普爾值銀一分，五十普爾爲一騰格。後定百普爾爲一騰格，值銀一兩。一面帕爾西字，鑄葉爾羌地名。一面厄魯特之托特字，鑄準噶爾台吉名。乾隆二十五年，將軍兆惠於葉爾羌開局，收回普爾，改鑄制錢。面文鑄乾隆通寶漢字，幕文鑄葉爾奇木清文及回字。枚重二錢，以一制錢當二普爾。嗣改幕文曰葉爾羌，以供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三城之用。後阿古栢創鑄天罡，賵色低減，物價昂貴，乃改造銀錢，平市價，杜私鬻。光緒初年，左宗棠飭蘭州製銅模付張曜試辦。枚重一錢，大小厚薄如一。與制錢相權，銀爲母，銅爲子，一律通用，商民便之。今喀什噶爾所鑄銀幣分爲五等，由一兩起，遞而五錢、三錢、二錢、一錢，又添造銀鈔，均與制錢並用。蓋制錢卽今之紅錢，每四百值銀一兩。纏民以紅錢二十五文爲一天罡，以一十六天罡爲銀一兩。莎車暨西四城皆然，惟和闐稍異耳。

清・王芑孫《西陬牧唱詞》　赤仄新頒九府泉，漢武帝時公卿請鑄官錢，赤仄一以當五，官用非赤仄不得行，如淳注謂以赤銅爲郭。今回部錢全用紅銅，不但爲郭郭，猶古赤仄意也。佉盧回字幕文鐫。乾隆通寶今無外，元祐堪嗤議鐵錢。舊以準部強而回部弱，回人服屬於準噶爾，歲輸錢於準人，準人賴以爲用。其錢制小而厚，圓橢而首微銳，中無方孔。面鑄準部台吉之名，背附回字，凡台吉新立，卽易名更鑄，舊錢皆銷。乾隆二十四年西域奢定，更鑄錢文，初仍舊式，後改如內地。面鐫乾隆通寶漢字，而以設局地名附於背。更定每一普爾重一錢二分，幕文兼用回字者，從其俗也。回地以一錢爲一普爾，每一普爾直銀一分，初以五十普爾爲一騰格，直銀一兩，凡千錢直銀二十兩，銀甚賤而錢極貴，耆定二十餘年，價就平減。近以百普爾爲一騰格，直銀一兩，功令回人每歲所輸額銅，卽於其地分撥各局，兼於其地開山採取，以供鼓鑄，無事內地運銅。宋蘇軾議於邊地行使鐵錢，蓋維時中國銅少，而外域之銅，不登天府故也。

清・王曾翼《回疆雜咏》　士女肩摩巴雜場，哈斯察克互稱量。妾身自織金絲布，好換郎家紫色羊。每逢七日爲大巴雜，猶內地之集期。百貨充溢，男女成羣。以哈斯量長短，華言尺也。以察拉克較斤重，華言秤也。

玉盌輕纖似赫蹏，照人光彩徹琉璃。商從安集延中至，物自痕都斯坦攜。貿易人多係安集延部落，玉盌佳者，白如脂，薄如紙，云是痕都斯坦製也。

清・鍾方纂道光《哈密志》卷九《輿地志七・川泉》　哈密廳幕友姚雨春咏東新莊屯田從榆樹溝開渠詩曰：『榆樹渠頭水濺濺，膏腴萬頃作良田。是歲新議開墾。緣堤種樹紅流急，就地成渠綠蔭連。新議開渠非種樹萬株，堤不能固。舊渠其式也。俗雜侏儒言語異，商賈與色目人交易率習梵語，每一接談，語啁啾多不可辨。城臨沙漠燠寒偏。冬極寒，夏極暑。遙知風化熙朝遠，直看崑崙萬里天。』

《清高宗實録》卷一三八三《乾隆五十六年七月辛丑》　吐魯番回衆皆用騰格錢，即該處商民與内地回民交易，間有用内地錢文者，亦不多見。

《清通典》卷一〇《食貨十・錢幣》　先是，回部葉爾羌、喀什噶爾、和闐城舊有紅銅錢文，名曰普爾，每文重二錢，制小而厚，外有輪郭，中無方孔，每五十文直銀一兩，謂之騰格。

《清通志》卷八九《食貨略九・錢幣》　回部之葉爾羌、喀什噶爾、和闐城舊有錢文，名曰普爾。以紅銅爲之，重二錢，制小而厚輪郭，外周而中無方孔。每五十錢當銀一兩，謂之騰格。

《清文獻通考》卷一七《錢幣五》　回部之葉爾羌、喀什噶爾、和闐城舊有錢文，市易通用，名曰普兒。質以紅銅爲之，重二錢，制小而厚，外有輪郭，中無方孔，每錢五十文謂之騰格。回部舊服屬於準噶爾，以普兒爲歲賦。在策妄阿拉布坦時，錢面鑄其名，用準噶爾字，背鑄回字。噶爾丹策凌時，復易名更鑄。

清・馮一鵬《塞外雜識》　西寧之西，五十里曰多壩，有大市焉。細而東珠瑪瑙，粗而氆氌藏香，中外商賈咸集。一種纏頭回子者，萬里西來，獨富厚於諸國。又能精鑒實物，年年交易，以千百萬計。

清・七十一《西域聞見録》卷二《新疆紀略・烏什》　鑄乾隆通寶普兒，每文重一錢二分，抵銀一分。每百謂之騰格，回子私用每五十謂之一騰格。哈喇沙拉普兒與制錢通用。

又卷七《回疆風土記・風俗》　無量衡，量少者則以回帽量，多者以他噶爾計算。他噶爾者，小布袋也。大者爲帕他嗎。回子秤兩端置物，均勻則兌換，謂之輒勒克。

又《雜録》　日中之市謂之八柵爾，每七日一集，五方之貨服食所需，均於八柵爾交易。銀貴中國之元寶，散塊小錠則謂爲有贋焉。

嘉慶《清會典》卷五三《理藩院・柔遠清吏司》　凡伯克，皆制以俸。各城伯克，皆給與俸地，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兼給俸普爾。俸地計以巴特滿，普爾計以滕格。回俗不設量，米穀皆以輕重權之。十斤曰察拉克，八察拉克曰噶爾布爾，八噶爾布爾曰巴特滿，一巴特滿當倉斛五石三斗。回地無頃畝，多寡即計以糧。每給俸地，即給以種地回子曰臘齊，多寡視其地。普爾錢每五十爲一滕格。俸地多者至二百巴特滿，一百臘齊。少者止十巴特滿，二臘齊。亦有不給地，止給臘齊者。俸普爾多者至八百騰格，少者止五十滕格。各以品級大小職司繁簡爲差。

清・松筠《新疆識略》卷三《喀什噶爾・事宜》　巴雜爾市集人衆所賣糧石應如舊制，免設牙行，以杜抬價累衆也。查回子市集謂之巴雜爾，舊例由阿奇木伯克派委妥實伯克二三名隨同駐劄大臣所派營員彈壓市集，其兵民回子買賣米麪雜糧俱係自行講價，從無牙行代爲定價之事。自玉努斯之護衛、伊第里斯巴克伊迎合兇婦色奇納先後於葉爾羌、喀什噶爾市集各設回子牙行四名，無論何人賣糧，俱令照伊所定貴價售賣，任意勒取，所加價錢代爲還債，以致買糧兵民回子及賣糧回子均受其累。現經兩城阿奇木伯克俱已撤去，牙行永禁添設。飭將前設牙行回子柳號示衆。嗣後市集一切循舊，仍令兵民回子自行買賣。其回子市有無添設牙行抬價貴賣之處，每年年終由駐劄大臣咨報軍機處、理藩院查核外，並嚴禁阿奇木伯克私派家人護衛彈壓市集，違者嚴參治罪，則兵民回子之累可除矣。

又《阿克蘇・錢法》　設錢局一座，鼓鑄制錢。回地舊用錢文名曰普爾，以紅銅鑄之，每五十文爲一騰格。其式小於制錢，厚而無孔。一面用帕爾西字鑄葉爾羌字樣，一面用托特字即厄魯特字鑄策妄阿喇布坦及噶爾丹策零字樣者，昔時厄魯特汗之名也。重一錢四五分至二錢不等。

清・徐松《西域水道記》卷一《羅布淖爾所受水上》　玉河兩岸皆胡桐夾道數百里，無慮億萬計。回人操奇贏者，收其鱗淚，聚於斯臺逆旅之間，傾囊求售，率爲常焉。

又〔阿克蘇〕地產銅，設廠二，上銅廠曰雅哈阿里克廠，回語雅哈，邊界也，地臨邊界，有渠水，故名。銅產其西南六十里楚午哈山，俗曰滴水崖。亦曰察爾齊克廠。下銅廠曰溫巴什廠，回語十曰溫，頭曰巴什，謂十人之長。銅產其南四十里鹽池溝山，亦曰鄂依斯塔克齊克廠。置遊擊一人司之，立錢局焉。回語錢曰雅爾瑪克，一錢爲普爾，直銀一分，初以五十普爾爲一騰格，後定百普爾爲一騰格，直銀一兩。謂一曰必爾，二曰伊奇，三曰裕赤，四曰托爾托，五曰伯什，六曰阿勒題，七曰葉題，八曰薩奇資，九曰托古斯，十曰溫，百曰玉資，千曰明，萬曰圖瑪。舊回普爾小於制錢，厚而無孔，一面帕爾西字，鑄葉爾羌地名，一面厄魯特之托特字，鑄準噶爾台吉名。乾隆二十五年九月，葉爾羌開局收回普爾，改鑄制錢，面文曰『乾隆通寶』，用漢字，幕文曰『葉爾奇木』，左國書，右回字，重二錢，以一制錢當二普爾，嗣改幕文曰『葉爾羌』，供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三城用。三十

三年，回普爾收盡，停葉爾羌局。阿克蘇局，平定初參贊舒赫德立之，賦回人銅鑄以供阿克蘇、烏什、庫車、哈喇沙爾、賽喇木、拜六城用，重同葉爾羌。三十一年，尙書永貴移局於烏什。三十五年，定制重一錢五分，幕文曰『烏什』。嘉慶三年，參贊長麟復移局於阿克蘇，定制重一錢二分，幕文曰『阿克蘇』。五年，定制歲鑄『乾隆通寶』錢二成，『嘉慶通寶』錢八成，凡額銅，歲鑄錢二千六百餘千文，餘銅，歲鑄錢一百二十千文，統名曰普爾，一當制錢五，回城通用，至吐魯番托克三軍臺止。

清・徐松《新疆賦・新疆南路賦》　若夫七日爲墟，百物交互。回俗以歲首第一日爲沙木畢，二日爲雅克沙木畢，三日爲都沙木畢，四日爲賽沙木畢，五日爲插沙木畢，六日爲排沙木畢，七日爲阿雜那。遇阿雜那日則爲市名，其市曰巴咱爾。徵逐奇贏，奔馳婦孺。則有紅花、紫鉚，黃牙、白附。《博物志》：『張騫得紅花種於西域。』今葉爾羌有番紅花。紫鉚，樹名，蘇頌曰：『出昆崙國。』黃牙，卽黃硇砂，《廣州記》云：『出昆崙國及波斯。』今產庫車。郭璞《子虛賦》注引蘇林曰：『白坋，白石英也。』今回疆產白土，可浣衣，或卽其類。蛤粉堆青，晶鹽耀素。青蛤粉卽青黛，李時珍曰：『波斯青黛，卽外國藍靛花。』今藍澱以回疆產者佳。水晶鹽，《梁四公子記》曰：『出高昌國。』今吐魯番有產者，而阿克蘇鹽山口產者良，名曰冰鹽。雞舌含香，馬乳垂露。《湛然居士集・西域河中十詠》詩：『飽啖雞舌肉。』又《贈蒲察元帥》詩：『黯紫葡萄垂馬乳。』蜜流剌草之漿，淚滴胡桐之樹。《北史》：『高昌有草名羊剌，其上生蜜。』胡桐淚，見《漢書》注，回疆處處產之。斗量金線之礬，刀裁白疊之布。李時珍曰：『波斯國出黃礬，謂之金線礬，磨刀劍，顯花文。』今回疆有藍礬，可銷鐵，蓋卽其類。《南史》：『高昌國有草實，如繭中絲，爲細纑，名曰白疊，取以爲布。』李時珍謂卽棉花，宋末始入江南。其或遠方瓌寶，大賈高貲。復有迷迭、兜納，珊瑚，玻瓈，《魏略》：『迷迭香，兜納香，出大秦國。』蘇恭《唐本草》曰：『珊瑚從波斯國及師子國來。』《玄中記》：『大秦國有五色玻瓈。』齊墩、摩澤，底珍、阿梨，齊墩樹卽齊墩果，摩澤樹卽沒石子，底珍樹卽無花果，皆出波斯，見《西陽雜俎》。阿梨樹，《本草》謂之阿勃勒，李時珍曰：『卽波斯皂莢。』今喀什噶爾有之。薰陸、蘆薈，辟邪、磁齊，李珣《海藥本草》：『薰陸卽乳香，是波斯松樹脂；蘆薈生波斯，亦樹脂。』《酉陽雜俎》：『安息香出波斯，呼爲辟邪樹；磁齊樹能出蜜，亦出波斯。』逮乎阿月渾、骨路支，李珣曰：『胡親子，波斯呼爲阿月渾子。』陳藏器《本草拾遺》：『骨路支生昆崙國，名飛藤。』必斯答、錫蘭脂，必斯達，果名，出回回地，見元《飲膳正要》。李時珍曰：『錫蘭脂，波斯銀鉚也。』拔蘭鹿、楷柮犀，《唐會要》：『薛延陀獻拔蘭鹿。』《遼史國語解》：『楷柮犀，千歲蛇角。』《明會典》作骨篤犀，出哈密衛。咸梯航而入市，列闤闠而衒奇。

清・賽尚阿等修，肇麟等纂《回疆則例》卷六《權量》　回俗以內地重十斤爲一察喇克，八察喇克爲一噶勒佈爾，卽內地八十斤之數；八噶勒佈爾爲一帕特瑪，卽內地六百四十斤之數；以權準量。凡重一帕特瑪者，合內地倉斛四石五斗，一噶勒佈爾合內地五斗六升三合五勺，一察喇克合內地七升三勺一撮二抄。

又《每一帕特瑪改抵五石三斗》　乾隆二十五年一帕特瑪不止四石五斗，改定一帕特瑪合內地倉斛五石三斗，重一噶勒佈爾及一察喇克者準此增算。

又《鑄定錢制》　哈密、吐魯番諸城久經內屬，國寶流通，一如內地。喀喇沙爾、庫車、沙雅爾、阿克蘇諸城，向無制錢，或以銀買賣，或以田地折算，亦有以物易換者。唯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諸城，舊有錢幣，交易通用。質以紅銅爲之，重二錢。制小而厚，中無孔方，其輪廓亦如內地，名曰普爾。回部舊屬準噶爾，以普爾爲輸納，面鑄準酋之名，背附回字。乾隆二十四年，西陲底定，奏准以豫備軍營鑄炮之銅，於葉爾羌開爐設局，改鑄錢文。其輪廓孔方一如內地之制，面用乾隆通寶漢字，以葉爾羌諸地名回字附於背。其重亦以二錢爲度，直銀一分。共鑄錢五十餘萬，易回部舊錢銷毀，毀則續鑄新錢，源源接濟，以資回衆之用。

又《一百普爾錢爲一騰格》　回部舊制，五十普爾錢爲一騰格，每騰格值銀一兩。自隸版圖，錢價日就平減。乾隆二十五年奏准以七十普爾錢爲一騰格，又二十六年奏准以一百普爾錢爲一騰格。

又《回子赴外藩貿易勒限給票》　乾隆五十九年奉旨：『據永保奏「前往巴達克山貿易之回民，在噶勒岔地方被害」等語。昨因琅玕等將此案奏到時，卽降旨諭令永保、琅玕等，毋庸視爲巨案辦理外，喀什噶爾、葉爾羌等處各回民前在準噶爾時，不但受其王之騷擾，卽其伯克等，亦向伊等索取差賦甚重。自平定新疆後，各城設有大臣，一切事件議定章程，賦稅頗輕，俱各得其所，不惟大臣等無所騷擾，卽其伯克等亦不敢有勒索之事。此數年來，均屬饒裕安堵，較前迥異。倘有絡繹不斷前往外藩貿易者，蓋圖便宜，惟利是求。卽或貿易，其回疆地方寬廣，何處不可貿易，

必須往外藩窩遠地方貿易爲耶？乃因遠涉，致滋有傷人被劫之案，復生有勒索查辦之繁。若相沿日久，難免別滋事端。但直不准出卡貿易，亦屬難行。再外藩人等，俱係朕之奴僕，如回民等，私出牟利，或依朕威，欺壓別部藩人，朕亦不肯顧己之威，因伊等加罪於別部藩人。即此次被害者，亦伊等所自取耳。然章程不可不定，著交駐劄回城各大臣等，嗣後如有前往外藩貿易者，視其路途遠近，勒限給票。如有逾限者，即行治罪。若無票私往者，著定以加倍之罪。如此定限，回民等知其限緊，自必私往者少。倘有違禁私往，似此被害者，惟置之不問不辦，以示朕俯視內外藩人一體之意。欽此。』

又《巴雜爾市集禁止私設牙行》 各城回子巴雜爾市集兵民回子自行買賣，各駐劄大臣，隨時飭禁私設牙行，高擡市價。並於每歲年終，咨報軍機處，理藩院查覈。仍嚴飭阿奇木伯克等毋許私派家人護衛彈壓市集，藉端滋擾，違者嚴參治罪。

清・魏源《勘定回疆記》 更調阿克蘇設局，以葉爾羌紅銅鑄乾隆通寶錢，與回地舊普爾錢並行。普爾錢者，形橢首銳，中無方孔。回俗每五十錢謂之一騰格，米囊每受四石五斗謂之一帕特瑪。

清・方希孟《西征續録》卷下《光緒三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制錢用至燎墩，去哈密僅四站，再西則用天罡，即新省所鑄之紅銅錢，四百合銀一兩。又鑄五錢一錢二項之小洋銀，從前安集延所鑄之小洋，現已不用。然買物皆以銀論，碎屑零星，極爲不便，宜令官錢局多鑄制錢，以子繼母，以便民用。兼鑄一兩銀幣，搭用銀鈔，以資周轉，實新省圜法之要計也。

清・陶模《陶勤肅公奏議遺稿》卷一《禁止漢人重利放債摺》 纏民只圖一時之便，不顧後患，議息不論年月，但按纏俗，每七日市集一次，每次取息五六分不等。約計本銀一兩，每月取息在二錢以外。所放者多係貨物，作價本昂，數月之間，利即過本。纏民至愚，爲日既久，愈難清算。放債者任意開報，較之短票折扣，其弊尤甚。

清・張紹伯編光緒《沙雅縣鄉土志・地理》 本城八柵一，周約里許。東鄉八柵一，西鄉八柵二，北鄉八柵三。纏民以八柵爲市肆，七日一八柵，編年紀月亦均以八柵輪算。

清・朱紫貴《楓江草堂詩集》卷四《天山牧唱》自注 日中之市謂之八柵爾每七日一次。雅爾有鳥如雞，味肥美，栖止樹上，謂之樹雞。蘗酒渾如米汁，人喜飲之。金花布，喀什噶爾所出。錢謂之普爾，今所行用，烏什鼓鑄之乾隆通寶也。

器用

清・佚名《西域地理圖説》卷二《官職制度・阿齊木等所統圖記》 阿齊木伯克，乃首司一城重任之職，凡遇關係地方錢糧軍民等事，文案圖記，是所必需。伊等舊例，即用回字鐵石圖記，皆自造之字號，故其往常假冒其字式，造做私行，以圖覓利等（敝）〔弊〕重重。

又《官職制度・器械軍裝》 炮：或駝馱，或人抬，大小不等。

鳥槍：長短大小不一，吃藥多寡不等，概無定則。

長槍：長短不一，概無纓（纂）〔纂〕。

腰刀：腰挖刃薄。

月斧：長把、短柄者俱有。

釘鈀：生鐵鑄就，狀若爪錘，有釘刺，把長。

（黨）〔擋〕牌：油藤爲之，上添攏油魄及張棉，體輕而能當槍箭流矢，所制甚佳，但其無多。

長杆：即紅柳木棍也。

狼頭：長（廷）〔挺〕大頭，以紅柳木爲之。

鉤鐮：狀若長槍而有鉤。

鎖子甲：制有雙、單，雙者雙還（環），單者單環，乃其粗細之分。

大葉甲：即無裙袖之鐵葉甲也。

棉甲：即續棉頭之衣服，遮頂纓繯。

盔：或鐵銅葉爲之，無（獲）〔護〕耳遮頂纓繯。

護心鏡：以銅鐵爲之。

柳葉鐵腰：以銅鐵爲之。

此等器械，盡係伊等行軍之用，近因累年延安樂業，至於賊盜，悉皆

鮮有，（事）〔是〕故，近來回人多以軍械毀做農具者，故此等什物多不甚見。

又卷五《土産時貢・地方出産有用之物》 至於伊等常行應用者，紙以桑根皮爲之。筆無毫毛，惟以葦筒削尖寫之。墨以鍋底百草霜合魚皮膠爲之。碗盆盤甌，以伯什克勒木地方所出之白沙泥做就，入地窯燒之。瓦磁以黑鉛、紅銅加硝鹼煉之。繩以野麻及駝牛羊毛爲之。

清・傅恒修乾隆《西域圖志》卷四二《服物二・回部・坐臥之具》 吉里雅木，毯也。以羊毛和棉線織成。施於炕，長濶視炕之度。或施於地，長者盈丈，短亦六七尺，濶者七八尺，狹亦四五尺。復加花氈於上。惟上等回人用之，餘惟白氈爲單而已。

奇吉斯，以白氈爲之，施於吉里雅木四圍，或以被牆。

塔克納瑪特，以花氈爲之，其形長方，設於吉里雅木之上，以待賓客。

博哩雅，席也。織草成之，以施於地。中等回人用之。

帕拉斯，席單也。羊毛織成，施於席上。單之四圍亦施奇吉斯，中設塔克納瑪特，以待賓客。

德必斯克爾，長褥也。以緞布毯等物爲之，中實以棉絮之屬，施於花氈上，以襯坐褥。次等惟用氈。回俗舊無此，附準噶爾後，始襲用之。

都爾伯勒津，方坐褥也。以紬緞及氈爲之。亦附準噶爾後始有。厄魯特呼四方之物曰都爾伯勒津，因效其語以名褥。其次等者惟用氈。

圖沙克，臥褥也。以綢或緞爲表，以布爲裏，納絮於中。長六尺，寬二尺餘。富者至三四重，其中等回人則表裏皆布。

沙德爾沙布，臥褥之單也。以布爲之，加於褥上，隨時可浣洗。

塔奇雅，枕也。以金絲緞或紬爲之，長二尺餘，納絮於中，以兩枕疊而用之。其中等回人則以布爲之。

約爾托勘，被也。或緞或紬，以爲表裏。長六尺，寬三尺餘。寒則納絮，暑則去絮。其中等回人，或表裏皆布，或以綢爲表，布爲裏。

莫伊納約爾托勘，皮被也。上等回人，以紬緞爲表，羊皮爲裏。中等回人，以布爲表，以皮爲裏。嚴冬用之。

庫實格，帳幔也。縫整幅爲之，或赤或青，開其中間，臥則用以蔽風。惟上等回人用之，餘則否。

博克札瑪，被囊也。花布爲面，素布爲裏。繫以絲縧或繩，以安被、褥、枕、帳諸物。不論上等中等俱有兩博克札瑪。

資勒察，花毯也。或施於博克札瑪之上以辟塵，或障於牆屋四遭之下。自牆腰起，及地而止，高不過四五尺。貴者用之。

塔爾摩資勒察，亦花毯。以羊毛織成。其質粗，平等人用之。

崇繖都克，大木櫃也。其形長方，上有抽蓋。大者四五尺，其次亦不下二三尺。以弃衣服及帽。面刻花木禽獸爲飾。貴者用之，男女各一。

奇齊克繖都克，小木匣也。其形長方，上有抽蓋。大者尺餘，小亦盈尺。男女各二，男以藏帶刀諸物，女以藏首飾諸物。其平等回人，則男女各一。

喀爾特，床也。以木爲之。中橫直木爲楞，約五六行。下有四足，左右兩足間，各施橫木。上施塔克納瑪特，然後再加褥焉。

額格斯察爾帕雅，桌也。以木爲之。足中間及下跗，四面皆施橫木。中以繫物，下以承足。

庫爾斯葉，橫木兩楞，中施皮毯之屬。四足互交，制如今之馬橙。其足可施可去，以便提挈。

《北史・高昌傳》：『有白鹽，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爲枕。』《西域傳》：『龜茲王金師子床。』

按回部器用，或仍本俗，或襲準噶爾之舊，厥制較備。即坐臥之具，已見其概矣。其分等判然，不相踰越，均有足記者。

又《飲食之具》 酬察克，刳木爲椀。其大小不等，以油塗之，以漆髹之，盛茶及飯。有酋長及貴人，或以玉爲之。【略】

喀喇桑，屈木爲之，其形如桶，以盛牛羊乳。

察喇，小木桶也，以盛酸乳。

烈干，大盤也。紅銅爲之。其形正圓，圍七八尺，高七八寸不等。以盛牛馬羊肉。

托古斯密斯塔巴克，用紅銅爲圓盤，徑尺許，深三四寸不等。其數用九，以盛各項飲食之物。

塔赫錫，用紅銅爲小圓盤，圓徑約二寸以內，高寸許，以盛果品。其數亦用九。

色爾里克塔巴克，油漆木盤也。形同密斯塔巴克，無常數。

和恩，以木爲盤而有足，高約二寸，圓徑約六七寸，以盛餅餌之屬。

庫喇，以紅銅爲之。其形如罐而有蓋，旁施兩耳，以盛飯麵乳食等物。數以四。

鄂喇札木，以紅銅爲之。其形如缸，高七寸餘，口徑三寸餘，以盛肉汁。數以四。

喀淑克，小木杓也。挹飯麵以實於酬察克。其柄稍彎，而刻其末以飾觀。

楚默楚，大木杓也。挹牛羊等肉食以實於烈干，挹肉汁以實於鄂喇札木。

塔克塔，以薄板爲之，其形長方如案，施於毯上。額格斯察爾帕雅以治事，塔克塔以飲食。

達斯圖爾干，其形長方，如塔克塔之式。以紬緞等爲表，以布爲裏。亦有以布爲表者。施於塔克塔之上。爲上客進饌，必設之。

隆吉，淨手巾也。白布爲之，兩端織以紅綠色線，文采繽紛。長四五尺，寬尺餘。將食之頃，淨洗手面，以此拭之。

阿布塔巴，洗手面器。以銅爲之。有長口，有蓋，有提，形同內地之茶壺。將洗，則以壺水澆手用之。

奇拉布察，以銅爲之。形圓如盆，口小腹大。口徑二寸餘，腹徑三寸餘。傾壺水以洗盥時，以是器受注殘水，滿而棄之。

楚雲楚袞，以鐵爲之，形如阿布塔巴而特大，以注熱湯於阿布塔巴而用之。

柴珠實，小銅壺也。高七八寸許，口僅寸許。有長口，有柄，有蓋，用以烹茶。

密斯噶藏，以紅銅爲之。其形如鍋，口徑四尺，可煮全牛之肉。旁有六耳。

崇楚雲噶藏，大鐵鍋也。口徑約二尺，可供一二十人食。旁有兩耳。

奇齊克噶藏，形如小鍋，紅銅與鐵相和爲之。以木爲蓋，上繫以繩，旁有兩耳，用以熬湯及烹茶。

努爾古赤，圓木杖也，作餅時用之。

騰納，以木爲槽形，盛水以和麵。

蘇富喇，羊毛毯也。施於地上以受麵。

阿勒噶克，屈柔木爲邊，麤布爲底，其形正圓，如內地之篩。用以除麤取細。

綽里，編細柳木爲之。其形如圓筐，用以漉米。《王延德高昌行記》：『善冶金銀銅鐵爲器皿及攻玉。』

按回部食器，如烈干、密斯塔巴克之屬，銅鐵爲質者居多，固卽延德所稱冶金銀銅鐵爲器皿者近是也。至於彼中珍玩，或以良金粹玉爲質，尋常甌冶琢磨之匠，罕能爲之。如銅噯嚕篤器，載諸陀犁克史者，阿渾能詳其典故。回玉圭雖緣起莫考，要皆其先世珍異可知。考噯嚕篤略近盤匜，用貯漿齊，則亦當時飲食之器。若圭璋之制，於回部無聞。或中國流傳及彼，倣而爲之，或其形偶相合耳。回俗舊尊經典，凡諸旗纛悉書梵語，以祈靈庇。茲噯嚕篤及玉圭，並勒旁行回字爲祝嘏詞，與唐時回銅器相同，皆倣中國勒銘彝鼎之意。不惟數其器物，兼可考其文字。此如《明史》所載賽瑪爾堪舊對音撒馬兒罕，今改正。部之照世杯，光明洞徹，世不乏一二見者。爰登服物以爲博古之助云。

又《日用之器》　摩伊喀里雅木，束毛以爲筆，或束人髮爲之。其管或以木，或以竹。

喀里雅木，竹筆也。形如準噶爾之烏珠克。

都斡特，以銅爲盞，用綿漬墨，置於其中，供醮筆之用。

色雅，以鍋底烟煤合油麵爲之，卽回部之墨也。

喀阿斯，卽紙也。以桑枝嫩條搗爛爲之，色微帶碧。其光潔者，略似高麗紙。

喀里雅木當，藏筆之匣。其形長方，上有抽蓋。有木者，有竹者。

喀里雅木達喇實，形如鬃髮之刀。其柄或以銅，或以木，或以竹，樞紐甚緊。用以裁紙。

摩和爾，印也。汗之印，其形正圓，徑二寸餘，色用紅。伯克之印，圓而有蒂，徑一寸餘，色用黑。伯克中惟阿奇木、伊什罕有之，餘俱無。

印文首鐫年分，次鐫其父名，最下鐫本人名。伯克印亦如之。汗新立，伯克新授，則別鑄其印焉。

哲都斡勒塔赫塔，即界方也。以紅銅及鐵爲之，用以鎮紙。短者數寸，長者尺餘。又以鐵爲方鎮，名之曰繳達勒。

凱齊，剪刀也。頭銳而厚且長，兩股如燕尾，其形略鉤而已。又有一種，其尾可伸，屈之則成剪刀形，伸之則兩尾相並，如雙筋然。

克斯噶齊，鐵夾也。用以夾物，并用以箝。其有鉤者謂之罕布爾。

巴斯安，大鐵錘也。其小者謂之布爾喀。

阿塔什扣，以鐵爲之。首形如雙翦，其末銳，用通淤塞。長者二三尺，短者二三寸。

克瑪，刳獨木爲舟，亦有攢小木而成者。立四柱，可蒙氈毯之屬。無風雨則撤之，有則張之。

阿喇巴，即車也。其輪甚高，其箱甚深。駕以牛馬，亦有駕鹿以行者。

《唐書·西域傳》：『于闐以木爲筆，以玉爲印。』

又《攻戰之具》 克凌齊，刀也。其質純銅，其形彎，至頭則愈昂。柄用大魚骨及硬木爲之，刀鞘用魚皮，飾以象牙玳瑁之屬。柄端用銅環，以繫革絛。

色里葉瑪，亦刀也。克凌齊之口銳，色里葉瑪則口差厚。其形略帶長方，柄甚長，有大力者則用鐵柄。

鼐咱，長鎗也。其柄丈許，以木爲之。其鐵刃七八寸。柄刃之間綴以銅環。截牛皮濶寸許以裹其柄，一柄之長束皮九道。

阿伊帕勒圖，月斧也。鑄鐵爲幹，其頭銳利如鎗，近銳頭六七寸爲斧面。下如半之勝形，口甚銳。上半形帶長方，背有二十餘鉏鋙，如鋸之狀。蓋一物而可三用也。

罕札爾，即劍也。有兩脊，以魚骨飾柄。

繅特，甲也。制如鎖子甲。有棉者，謂之鄂勒帕克。有鏡者，謂之庫雅克。其獲心鏡，謂之察喇伊納，以白鐵爲之。

巴勒達木齊，甲外之鐵帶也。

都裕勒噶，胄也。內有帽，前覆至額，後被至頸，左右垂至兩耳，謂之圖卜貝爾庫。

沙拉布爾，皮褲之名也。臨陣時外披甲，內著皮褲，衣服下衽，俱結束於其內，令身輕轉捷有力。

雅，弓也。以柘木爲質，馬鬃爲弦，力甚勁。

鄂克，箭也。以木爲桿，鑲鐵爲鏃。鏃頭有三面刃，有兩面刃。桿有羽者射遠，用毛者射近。

薩克達克，即櫜鍵也。以獸皮爲之。口用紐，或以帶。

阿里雅木，小纛旗也。長五尺餘，寬三尺餘。白布爲幅，上旁行書回字。各伯克皆有之，幅上即著各伯克之名以爲識焉。

圖克，大纛旗也。長七八尺，濶幾相等。以雜色布爲幅，幅上綴以金片，鐫以教主及派噶木巴爾名字。金片下以紅鬃爲纓，如垂旒然。

《漢書·西域傳》：『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婼羌，山有鐵，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劍、甲。難兜有銀銅鐵，作兵器，與諸國同。』

《後漢書·西域傳》：『焉耆能作弓矢。』

《北史·西域傳》：『高昌兵器有弓、箭、刀、楯、甲、矟。焉耆兵有弓、刀、甲、矟。』

按《唐書》載吐蕃能飛梯鶩車以攻城，《文獻通考》稱天竺亦有飛梯、地道、木牛、流馬之法。今回部戰具，未有此種。則以吐蕃、天竺，居回部之南，故其制不同于三十六國。而今之回部服屬準部，即尋常擊刺之能，亦有難於並論者。豈非南柔北勁，實地氣使然歟。

又《耕種之具》 布古爾斯，犁之總名也。頭以鐵爲之，曰題實，長短參差，如指形。犁之梁曰克實勤，以木爲之，約長一丈。端有鐵環，可以穿鉤。牛背之橫木曰布雲圖嚕克，其長亦如克實勤，可駕兩牛。橫木中間繫以長繩，曰阿爾噶木濟。引屬於鉤，繫於犁梁之間，乃驅兩牛負犁以行。牛膊之上，左右設兩板謂之杭烏克，以木爲之，長各一尺五寸。用施牛背，橫木於其上。

庫爾札克，犁耙也。其鐵頭向內，形似鏟。柄稍斜，以棗木爲之。播種之後，用以覆土。

恰特滿，形似鐵鏃，其頭甚圓，以棗木爲直柄。用以垦土開溝，並引

溝水以灌田。

蘇堪，盛糞之筐，編柳爲之。糞之名曰克赫，以牛馬者爲良，糞田可倍收。

鄂爾噶克，形如曲刀，純鋼爲之。頭柄皆鐵，用以刈稻麥之屬。

阿伊哩，以木爲叉，五齒，或四齒，三齒。以勻穀麥，承曝令乾。

阿斯喀克，以木爲鈎，短者五尺，長有八九尺者，用以出穀。

鄂特恰爾瑪，屈柳木爲邊，以牛皮爲檔，結細草爲底，或用籐爲底，用以簸穀。

摩密，場上立木也。植木於地，繫牲於木，用踹穀麥，以代碌碡。

按回部諸城，頗知田作，非準噶爾專事畜牧，逐水草爲業者比，故有農具以資耕穫。若地利人工之所出，勸課之方，則不逮中土甚矣。

又《成物之具》 赫實喀里畢，以木爲方模，入泥於中，用成土坯。

綽布噶資，木尺也，以量長短。長五尺者，其形三稜。長二尺五寸者，面平而背圓。

庫喇，結草爲長繩，築牆時用以直。

贊畢勒，運土架也。二木爲邊，中編柳條，四角繫繩，以運泥土。

索輝，水桶也。盛水以化泥土。

騰訥，木盤也，用以盛泥。

塔巴爾曾，以鐵爲之，首爲斧形，築土使堅。其末如刀，以塗泥傅之。凡成牆者必以此。

喇安達，或以鐵爲，或以木爲。其形長方，築牆成後，用以平之。

甘齊，石灰也，牆成後堊之。

阿爾喇，鋸也。大小不等，手持處亦以鐵爲。大者鋸木，小者鋸骨角之屬。

裕舒奇，即鑽也，形同內地。其鑽弓謂之喀瑪勒察。

綽鄂特，形如大鏟，刀口濶而薄，向上漸厚漸狹，用以削木。小者謂之恰爾奇，專用以成細巧之物。

蘭達，大推刨也，兩手用之。其小者別名綽卜薩，一手用之。

帕勒圖，短斧也，棗木爲柄。

喀實喀爾特，剜刀也，其頭甚銳。

額恰克，鐵剉刀也。剉物處齒如密釘，質厚而銼銳。

伊斯喀那，鑰刀也。其形如鑿，用以鍥物。

圖魯木，大皮囊也。一應治屋之器，皆可弢於其中。

《晉書・西戎傳》：『龜茲國王宮壯麗，煥若神居。』

宋・王延德《高昌行紀》：『居人皆穿地爲穴以處，屋室覆以白堊。』

按回部有城郭宮室，異於準部之穹廬氈帳以居者。一切木石諸工，亦皆藉器以善其事。故成物之具，視準部加詳。第考史書所載，西域宮室之制，率多侈麗莊嚴。以今審究，殊不謂然。即由回部西踰蔥嶺，如墨克、默德那諸部，爲回回祖國，多有回民赴彼禮拜者。傳其棟宇之概，亦與今山南諸部風俗相近。可知史家不務紀實，以夸誕失眞，蓋不一而足也。

飲食

清・佚名《西域地理圖説》卷五《土産時貢》 白、紅剌梅：回人亦以糖研之，蒸曬爲糕，作餅食用。【略】

烏魯略伊米什：出自山壑豐茂林木之間，熟于七月，至八月十五〔日〕以前。其葉、實俱落，草本，類葡萄之葉，於叢林間撒蔓而生，其葉俱皆朝天，果却生於葉之面上，繞葉串生三周，頭一圍十八枚，第二圍九枚，第三圍六枚，第有三枚，每一葉共果三十六枚。葉（數）小黑，葡萄內卿紫露，葉之脇，俱系空筒，各果之律，通徹爲一，一果若破，各各皆流。食之味甜，一葉能令人終日不食，除百病。今年生此山溝，次〔年〕則移他處，覓之最難。人每誤者，（具）〔俱〕不可用手摘之，手未到之前，必自墜地，曉其性者，先用氣吹之，令其葉擺動後，以銅鐵碗置其下，以刀押其梗則墜，而面必朝天，其果方不致破。究其形色，大類藥經所錄終南山之人參果也。

白、紅、桑椹：春秋兩季生，實可做酒。

綠、紅、葡萄：可做酒酸。

銀杏。

荷包杏。

三妙杏：千增花，雙甜核，杏大而甜，故內地亦名之爲三妙。

白、紅、櫻桃：可看不可吃，味酸。

沙棗：其形類棗，皮黃肉白，食之甘辛而濇，惟做酒用。

海棠：春秋兩次開花，結果甚多，皮厚肉柴而小，爲做酒用。

沙果：色有紅黃，其味微酸，白者佳，食之脆甜而皮（卜）〔薄〕。

無花果：形色、味、性與內地者無異。回人惜之，所出無多。

檳子：色有紅白，皮厚肉柴，白者雖九月下樹，不爲甚熟，務須入地收至初冬方有味，馨口香，食之甘甜，至春季啓而食之，馨甚，方可爲（熱）〔熟〕。

紅李子：回人爲之上等果品，食之味甘肉厚，曬干食之，可（撩）〔療〕胃口不清之疾。

紅棗：回人愛之爲上等果品，肉嫩皮薄，核小味甜。

酸棗：肉厚皮薄。

胡斯賴：形類大杏，味甜，色紫紅，核甜肉厚，皮（卜）〔薄〕而無毛。

李崗桃：形類降桃，皮光，色紫紅，肉厚，食之甘甜。

櫻桃：小而脆甜，色綠核小。

黃柑桃：皮肉皆黃無味，惟曬干做酒用。

荔枝：回人惜其所出無多，實小味（卜）〔薄〕。

又　看啻：卽塔兒糖也，來自溫都斯坦，乃熬就之白糖水，以石膏定成塊者。回人因其內地之糖，系豬油定之者，故不用，（忒）〔特〕定此等硬糖食之，味不甚甜，色白，每塊重二、三斤，四、五斤不等。

苦苦柯什米什：來自霍漢地方，（壯）〔狀〕若綠葡萄，無種，色黑紅，食之甘甜，而有人參之性。

奴胡勒：來自嗎爾噶朗、溫都斯坦等地方，（壯）〔狀〕若糖黏，色黃白，食之甜如（餉）〔响〕糖，內每有山豆一枚，其味馨香，或亦以桃、杏仁作之。

辟斯特：來自安吉彥地方，（壯）〔狀〕若松子，殼白，實綠，食之甘馨，性熱。

布兒都爾干：卽北口外之哈特果，來自布魯特地方，（壯）〔狀〕若枸杞，色黑紅，食之甘甜而微酸，有人參性，熬糕，類果單皮。

阿克托擁古力：卽白沙杏，核、肉食之，味俱甘甜，擰汁熬糕，色如紅（密）〔蜜〕，又可連核曬（甘）〔干〕，其性最熱。

阿克如宗：卽鮮葡萄也，色黑紅者味酸，惟白色者佳，食之味甘酸，擰汁熬糕，色綠如蜜。又可曬干，色黑紅而味甜。

阿克玉吉穆：卽桑椹也，色黑紅者味酸，惟白色者佳，食之甘甜，肉大，取汁熬糕，色如紅（密）〔蜜〕，性熱。

固渾：卽甜瓜，狀若柳斗，大者每個重二十餘斤，黃、白、黑、綠花色，肉厚，味甜，性熱，取汁熬糕，色如生（密）〔蜜〕。

柏野：（壯）〔狀〕若木瓜，又類川陝之藕普果，色黃白，味馨香，食之甘辛而微酸。回人多植盤中，謂聞香果。

曲曲沙布土兒：（壯）〔狀〕若碧桃，熟於八月間，皮薄肉嫩，核小味甜，而色碧綠。

曲子兒沙布土兒：（壯）〔狀〕若（降）〔絳〕桃，熟於九月盡間，皮厚肉大，味甜色白。

坡渾塔阿里嗎：（壯）〔狀〕若蘋果，皮肉青白，味馨香，食之甜，熟於九月盡間。回人收法頗善，能（積）藏陳見新。

阿那爾：卽石榴也，大者若碗，味甜，熟於九月間。

克伊里克阿母特：（壯）〔狀〕若酸梨，皮雖厚而肉無渣，食之酸甜，熟於八月盡間。

又　回人耕種雜糧凡十三種，穀、黍、高粱、玉米、小麥、大麥、小豆、綠豆、豌豆、葫麻、蘇子。至於飲食羹饌，無煎炒烹煮，及不知有糟醬之製。然異地風味，略有可取者錄於右。其所用之姜椒調和等類，俱來自內地。

饟食：乃以發麵合羊油及菜油爲之，於燒紅地窯內貼之，大者十餘觔，小者碗口大小不等，或於鍋內烙核桃大小，名曰托噶尺，乃行程乾糧，或亦肉菜、蘿蔔、瓜果切丁和而爲之。

魁馬克：乃香油餅也，以發麵做餅，厚薄大小不等，用油煎炸之，亦或以小豆、綠豆包餃子炸之，或亦炸紅黃饊餎，此皆回人上祭大供，唯（只）雞蛋發面合糖做者美。

坎者：糖也，回地素鮮，亦來自內地。回人每大宴會者，方以糖夾餅食之。

古兒坎者：紅糖及梅桂之名也。回人最惜愛其美而無多，用法同糖。

戳戳布里：乃匾食也，回人以爲待客之食。

曲里：乃果糕也。以瓜果之汁合而爲糊，加□□油及□□□□□□□□□節之上等口味。

奴胡勒：乃糖粘也。以瓜果、水和糖、麵，糊裹杏仁、核桃、松仁、葡□□□□□□宴筵者，方用之食。

開馬克：乃奶皮子，此乃回人之上等食，凡送禮待客者，方以奶皮子夾饟食用。

開體克：乃酸奶糕也。此乃回人接午之食，或以泡餅食之，或和冰水而飲之。

哈斯布：乃蒸飯也，以稻米加生羊油，碎紅蘿蔔蒸熟，盛於大木盤中，內藏連骨大肉一塊，或整鷄一隻，或以稻米生羊油灌入羊腸肚中，濃煮而食之。此乃回人待客、過節之大筵席。再則富裕人家所食蒸飯內，加後藏地方販來名雜帕爾之藥，食之以爲益壽延年。然其藥之加亦無多，升米之飯，加藥一錢則餘。

阿食：乃湯羹也。以碎肉並各色糧豆加全調和，乃紅黃紫白蘿蔔煎之，俟大滾後，下小細麵條而食之。此乃富（亳）〔豪〕人家上等食。

差者：茶也。回地不產，原來自內地。今回人最重之，每逢客至，方用茶一、二錢加入一小罐煎熟，以小牛眼（鍾）〔盅〕斟而敬之，伊等舊律以土產麻黃葉煎之，代茶用。

清・永貴、蘇爾德纂乾隆《新疆回部志》卷二《飲食第十六》　回人不解炊飯，惟啖餅。大徑尺餘，用土坯砌一深窟，內用細泥抹光，大煆窟紅，以鹽水擦餅貼窟內，頃刻而熟。貧者惟食此飲水，富者有用糖油和麪煎烙爲餅，亦有小如棋子者。其湯煮之餛飩、切麪、罐熟之羊肉合子，皆與內地同。又有攪麵入水和勻如糊者，俱盛於木槃，衆人圍坐，以一小木勺輪舀而食。米飯亦以槃盛，用手抓食，不知用箸。菜則惟食蔓菁、芫荽、丕牙斯，《回疆志》下有『斯謂係回地原有者』。其餘各種菜蔬，俱不知食。七葛以馬乳貯皮袋內，繩束口，捉袋提壓半時許，置熱處，一夜即成。飲之熱而補，人常服，有返老還少之功云。酒之上品者惟葡萄，係用葡萄入器內，竈久發過釀成。色微綠，味雖醇而不濃。再以造燒酒法重蒸，則色白味辣，有力能醉人。性甚熱，能治寒痞。又有以沙棗燒者，名阿拉克，味嗇而淡。其用糜子或稻米、大麥磨麪，連皮盛於器內，入麴，用水攪拌釀成，連皮帶麪而飲者，如內地之黃酒，名巴克遜。

清・七十一《西域聞見録》卷七《回疆風土記・風俗》　夏初桑甚熟，回人取以釀酒，家各數石。男女於樹陰草地，或果木園中，歡然聚飲，酣歌醉舞，飲徹夜通宵，從此所遇，皆醉回子矣。

桃熟亦可釀酒，味微酸。秋深葡萄熟，釀酒極佳，饒有風味。餘（物）〔時〕惟有大麥糜子燒酒而已。其釀法，納菓於瓮，覆蓋數日，待菓爛發後，取以燒酒。一切無取於麴蘗，均謂阿拉兌。磨糜爲酒，渾似米泔，微酸無酒之氣，亦不醉人，謂之色克克遜。回人喜飲之，能愈痢，奇驗。

又　回民禁忌豬肉最嚴。凡驢、狗、虎、豹肉及牲畜自斃，苟非其人宰殺，去血淨者，悉不食。

清・欽憲保達纂咸豐《孚化志略・回俗》　最喜飲茶，得飲上國茶葉，如獲珍寶。食供以白麪和鹽烙熟，回語曰饢。以水浸而食之。如遇婚喪、年節，以牛羊肉整塊合米，置鍋中煮爛，盛木盤內，男女大小團聚而食之。飯熟時各要洗手，然後用手抓而食之，回語抓飯，此是回子之上饌。

清・蕭雄《西疆雜述詩》卷三《飲食》詩自注　食以麥麪、黃米、小米爲主，稻米次之。尋常家麪食又以乾饆爲主。皆用土磚砌甕，內光澤，燒熱貼餅，烙之黃而香，食此以爲常。閒亦切麪成絲，或手牽作片，煮與炒不拘也。若烹稻米，喜將羊肉細切，或加雞蛋，與飯交炒，佐以油鹽椒葱，盛於盤，以手掇食之，謂之抓飯。遇喜慶事治此待客爲敬。小米、黃米亦作乾飯，或煮粥以下饆。富家麪食或用油糖烙成薄餅，或包羊肉爲餛飩，爲餑餑。暨一切精細辦法，與內地北省略同，而麪條更講調和，抓飯視爲常食矣。肉食皆牛羊，而羊尤常宰。燒烤者爲上，汆與炒次之。王暨伯克等宴客常辦全羊席。全羊者，肝肺分陳，烹煎雜具，能至百餘品之多。食者飫之雞鴨與蛋，有則皆食。貧人度日，則惟食乾饆，飲涼水而已。概不用箸，凡有湯之物，陳盤於中，以小木杓輪食之。乾物皆用手

取，濡染弗顧也。油以酥油爲最，係提牛羊乳之精液凝凍於皮袋者，食之大補。次惟羊油，清油則種胡麻爲之。土魯番並多脂麻油，能用大車運濟境外。牛羊乳並作成乳餅、乳豆腐，以備零食。羊油可作油茶，以油煎滾，用灰麪炒黃攪入，佐以椒鹽葱桂之類，俟凝冷成團收貯。每摘少許，煎湯飲之。冬日最宜體，溫而適口。清油常作油果、油餻之屬。如《楚辭》『粔籹蜜餌，有餦餭些』與杜工部詩『纖手搓成玉數尋，碧油熬出嫩黃深』是也。鹽則產處甚多，可自掘取。喜食醋，用調麪中，家自造之。所需花椒、薑、桂、草果、紅白蔗糖等類，有內地商人運出分賣。俗不食豬肉，見輒深惡。卽牛羊雞鴨，非同教所宰，不食。凡自死者，皆棄之，雖肥不食。因惡其不潔，且未曾誦經宰割也。

又　男女皆好飲而多量。酒有數種，呼爲阿拉克。究竟阿拉克，係言沙棗所釀者。因以此爲常酒，故專其名。又有用稻米、大麥、糜子磨細釀成，不除糟粕，如關內黃酒者，味淡而甜，名曰巴克遜。最上之品，莫如葡萄所釀。初釀成時，色綠味醇。若再蒸再釀，則色白而猛烈矣。性甚熱，飲之可除寒積之症。《漢書》謂俗嗜酒，大宛左右以葡萄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亦未必然，皆極言多且久也。又馬乳可作酒，名曰七噶。以乳盛皮袋中，手揉良久，伏於熱處，逾夜卽成。其性溫補，久飲不閒，能返少顏。又聞桑椹亦可釀酒。回疆桑椹大者，長寸餘，待其熟後自落，拾取曬乾爲之。張鳳翼《談略》云：『有桑落酒，相傳熟於桑落之辰，因以爲名。』又云：『論者不知地有桑落河，出馬乳酒。羌人兼葡萄壓之。是桑落乃地名，非時也。』余謂桑落之名，或因俟桑子落下，取以釀酒，亦可。至馬乳葡萄兩種不能兼壓者，恐說有未確。

又《瓜果》自注　西域多瓜，大半生食之類。一、西瓜。其形圓，色多青蒼，或碧綠，暨花斑閒色。其瓤不一，深黃者爲上，朱紅桃紅者次之，白色者又次之，總皆以沙瓤爲最。味清爽而微甜。子實甚稀，亦分黑白紅黃四色。剖之汁液如注，入口融洽，大止渴。暑天酷熱時，心燥震動，食之頓解。重者十餘觔，雖不及關中所產之大，而味有加焉。一爲甜瓜，圓而長，兩頭微銳。皮多黃色，或閒青花成條，隱若有瓣。按之甚輭，剖則去瓤食肉。多菊紅色，香柔如泥，甜在蔗蜜之閒，爽而不膩，惟止渴較遜。列爲貢物，康熙閒始入中國，稱爲哈密瓜，若葡萄之在漢也。又一種名香瓜。形小如拳，短而齊。皮色青花，內皆碧綠。去瓤與子，連皮食之，甚剛脆，亦甜而香。回人最喜種瓜，老幼男女皆酷好。每逢六七月閒瓜熟時，能食此度日，飽啖不厭。甜瓜、香瓜，趁未全熟，摘回削皮切片曬乾，編作圓餅，經久不壞。乾後愈甜，價頗貴，東南人皆帶回作餽遺，視爲珍品。若供菜食者，僅見一種，漢人名爲葫蘆，形象參差。大者如枕，愈老愈佳。色多榔梧紅，與南瓜同味。雅人每於庭前種之，作棚乘涼。其餘瓜菜所見甚少。

又　西域葡萄自古盛稱，《羣芳譜》所推異品也。有數種，藤蔓鬚葉相若，開黃白細花，結實纍纍，尺許之藤，墜重二三觔不等。一爲白葡萄，卽漢時所進之綠葡萄也。大逾蠶豆，滴溜珠圓。色在碧白綠之閒，寶光晶瑩，與玉無辨。其甜足倍於蜜，無核而多肉。因乾後色白，故名又有俗呼牛奶，籍稱馬乳者，取其形似而名之。較白葡萄更大而長，分青紫黑三色。皮稍厚，有核。味甜，而微酸，食之亦嘉。乾卽爲葡萄也。又一種名瑣瑣葡萄，史稱鎖子葡萄者，輕圓，最小裁如椒粒。其色紫，甜中有酸，亦無核。此種甚稀，故熟時多不鮮食，陰乾以爲藥。凡小兒痘顆遲淹，煎服卽壯大。乾後其細如粟，每觔需銀一兩數錢，市者常爭之。葡萄產於山南，自土魯番起至南路各城，到處皆多。喀什、葉爾羌者，交納備貢。

又　回人好植果木，土宜而味佳。桃二種，枝葉花色皆與內地同。三月開花，六七月果熟。一種大顆，色紅，極圓淨，無尖無毛，甘美多液。一種如內地桃實者。梨有數種，一種皮粗老，酸澁多渣，食之無味。留至次年，俟其凍腐，用冷水浸。少頃，冰卽透出，包裹於外，敲冰食之。凡中煤煙毒，昏迷欲吐，可立解。小販煮熟拌糖，賣爲零食。又有大而圓者，皮厚而味亦淡。惟一種略小而長，皮薄肉豐，心細甜而多液，入口消融。哈喇沙爾所產者，較各處更嘉。阿克蘇克爾品地方之梨，亦稱特出。以余生平所食者，當品爲第一。

又　江南多杏，不及西域。巴達克山所產，固爲中外極品，而天山左右者亦佳。甜輭有沙，黏而復爽。熟較早，土人常飽啖，或與麪粥交煮食之。以之去骨曬乾，每顆包仁於中，肉豐厚腴潤，食之如受蜜然，內地者遠弗及。仁有甜苦二種。南八城一帶販者，以車運之。櫇果亦特出，或青

或紅，大者如盌。皮似李，光潤而薄。肉輕鬆，嚼之綿爽甘芳，味清且正。大約分兩種，一疏而脆，一泥而如腐者，即佛經舍衛國之頻婆果也。花紅，略與櫇同。顆粒較小，肉尤甘脆，與櫇果並茂，山南到處皆多。又有無花果樹，徑寸許，高五六尺，葉似艾而大。冬使臥地，覆以土。三月閒扶植發生，不開花而結實。八月始熟，狀似茄而多楞。色黄紫，味甜而香，名曰俺吉爾。有石榴與內地同。種之易生，插枝即活。但須與無花果同一蓋植，否則受凍，不結實矣。木瓜亦西域所有，顆色香味（與）內地者同。櫻桃圓小紅殷，一如中土所出，惟不可多得。野生者有沙棗、酸棗等類。沙棗樹大而多刺，葉圓而色藍。四五月開淡黄花，香氣遠撲。棗大於蠶豆，粉紅色，皮薄且焦。肉乾枯而散，味甚濇。生食者少，皆採以釀酒，或研細包入蒸饊。酸棗樹小，亦刺手，葉尖而光。五月開細花，青白色，結小棗，無多味。有棗仁，食之微甜。曾過伊犁果子溝，見大路兩旁峭壁果木叢生，多山楂、花紅兩種。想見深谷中尚有佳品在也。又一種似梅花，色實味與梅悉同。樹甚少，余聞之而未見。其餘柑橘李栗之屬，皆所未有。

又《園蔬》自注　回人不多食菜，故圃事疏而菜類亦少。一、蔓菁，彼名產木古爾，芥屬也。揚子《方言》：『陳楚謂之葧齊，魯謂之薺，關西謂之蕪菁，趙魏之郊謂之六芥。』葧也，蕵也，蕪菁也，蔓菁也，葧蓯也，薺也，芥也，七者一物也。彼處八九月收回，或整兜藏窖，或曬乾盛於甕，喫至接新。一、胡蘿蔔，呼爲栽爾達克，色紅而苗細。一、鹽蒌，莖柔葉細，氣香，彼名引麻蘇，即《爾雅翼》所謂胡蒌也。中國之種，始於張騫得之西域。韭、蒜、芸薹、胡荽、蓯，道家稱爲五葷。一、丕牙斯，內地所無，莫能名。葉類葱韭，兜似蒜而無瓣。皮或紅或白，似藠而不能剝。切片煮之，味如食藠而甜。《爾雅翼》西方以大蒜、小蒜、興渠、慈蒜、茖葱爲五葷。不識此爲何項。木草蓯，一名藠子。味既似藠，當蓯屬也。回人喜食之。外或栽葱而已。漢民徙居者種菜較多，及楚軍出關，帶各項菜子，隨地廣種，而園蔬將備矣。惟一種南中未有者，名撇蘭，又呼切蓮，形若南瓜，皮青厚而多筋，長於土中，與蘿蔔同類，根葉相似。削皮煮食，味稍別。大者重數觔。內地陝甘亦有之。又野地肥潤處多沙葱，狀若木賊，食之疏爽有香。

清・王曾翼《回疆雜咏》　瓜梨蘋果共安榴，曲跼擎筐泥客收。更是冰盤堆簇簇，塔兒糖列最高頭。白糖和麪搏作杵形，高尺許，而銳其頂，呼爲塔兒糖。回俗最珍之，以餉貴客。

清・曹麟開《塞上竹枝詞》　準夷部落雜烏孫，游牧南山與北村。土爾扈特全部來歸，分插其戶於雅爾之濟爾霍博克薩里，伊犁附近之荒草湖，博羅塔拉精河附近之古爾班晶庫色木什克庫爾，喀喇烏蘇之古爾班吉爾噶朗，烏里雅蘇台之青濟爾，喀喇沙爾附近之庫客哈布齊海珠勒都斯等處游牧。一笑相逢斟七格，割鮮共啖燎毛燔。蒙古、回部以牛乳釀酒，名阿爾湛。以馬乳釀酒，名七格，即挏馬酒也。

清・成書《多歲堂詩集》卷三　瓜　應是天家供，千畦數頃園。中邊參未澈，瓜之佳者，純作蜜味。青白品彌尊。以青色爲上，品白者次之。落刃愁冰釋，傾筐戒爪痕。青者最柔脆，經人手數日即爛，冬瓜最薄劣，飜得獻金門。紅色者，味不甚佳。然可久藏致遠。回人謂之冬瓜，年貢即此種。

蒲桃　纔見蒲桃熟，西風白露寒。古方傳釀酒，公宴喜登盤。回人酒筵，蒲桃居其半，乾鮮紅白，爛然雜陳。滋蔓埋根淺，劚蔓數尺埋土中，明年即生，久遂成架。添漿過水酸。將摘時，根下灌水一斛，則漿汁飽滿，過則綻裂。燕京秋滿市，風味亦同看。西域以蒲桃著名，近得嘗之，與京師所產殊無他異。

紅果子　恨別青雲葉，羞登白玉盤。施朱顏色好，嚼蠟齒牙乾。色甚鮮釀而枯澁無味，一齧轍欲棄去。碩果難爲食，匏瓜繫可歎。誰令貪結子，惆悵惜花殘。花秀豔，似海棠，開時令人徘徊不忍去，結實反成疣贅矣。

白果子　豈是蘋婆種，殊方頗見珍。似蘋婆而色正白，極熟則微黄，味較紅者差勝。微芳還泛露，素面最宜人。解結風霜實，深藏樗櫟身。應時非爾分，留待隔年春。質甚堅實耐久。摘時裹以綿紙，置陶器中，覆之以草，來春發視，則香氣襲人，盤供絕勝。

沙棗　沙棗甚微細，春來見故枝。依然花纂纂，怕看實離離。花似棗而微小，作黄金色，肉似細沙，故名。味甘酸而澁，不可食。且色如槁木，甚不耐觀。破曉奇香發，花香尤酷烈。當風素葉披。葉色正白。餘甘兼釀酒，頭痛憶三池。沙棗釀酒，味甚惡。飲之，頭岑岑作楚。《漢書・西域》有大小頭痛之山，又有三池盤道。

離光桃　不入羣芳譜，虛名費品題。中土未經見，以離光命名，亦不可解。么麼看木李，酸澁認棠梨。皮肉似李而酸。具體憐形小，略具桃形。無才逐

價低。春風二三月，花下亦成蹊。花似桃。

櫻桃　掩映滿筠籠，山櫻別樣紅。繁花驚老眼，齾齒走兒童。花甚穠豔，開時枝無隙地，味酸澁。帶葉誰能寫，垂檐訝許同。猶憐杜陵叟，回首大明宮。

胡桐　沙磧埋根久，胡桐假譯傳。胡桐譯言柴也。其木偏生沙磧，臃腫支離，不中程度，回人取以爲柴，故名。無心參衆木，有淚滴炎天。戈壁熱蒸，液流入土，形如琥珀，謂之胡桐淚。偶備籠中選，淚入藥，治齒病。終成爨下煙。方知不才者，亦未保天年。

桃　絕塞看煙景，山桃也自紅。無言向遲日，獨立望春風。塞外春日多風，則花開極盛。結實何妨小，移根到處同。哈密桃樹最多，而結實甚小。故園花亦發，寂寞小牆東。

杏　陽和不擇地，老杏亦先花。嫵媚寧如昔，娉婷空自嗟。嬌鶯矜語慧，舞燕避身斜。無復爭春意，流光且漫誇。

清・易壽棪《天山唱和集・阿哈巴至托克奈》　累月遄征怯路長，邊雲四塞晝昏黃。千條舊轍迷官道，萬里平原剩戰場。曉路低垂砂棗白，西域沙棗實如豔豆大，肉如麵粉微甜，土人和麵作食。好風吹送豆花香。驅車近店身慵起，卧看鄰雞卧短牆。

清・林則徐《回疆竹枝詞》　豚堯由來不入筵，割牲須見血毛鮮。稻粱蔬果成抓飯，和入羊脂味總羶。

又　桑葚纔肥杏又黃，甜瓜沙棗亦餱糧。邨邨絕少炊烟起，冷餅盈懷喚作饟。

清・朱紫貴《楓江草堂詩集》卷四《天山牧唱》　綠楊豌地晚風柔，一水新開碧玉流。夜飲循環桑葚酒，伯斯塘畔小紅樓。城村左近輒修理平地一區，鑿渠引水，密植花柳，以爲暑月飲憩之所，名伯斯塘。夏初釀桑葚酒，家各數石。

又　屋頂新開梵字窗，金黃棗釀酒盈缸。兒家門巷春風裏，岔口飛來也是雙。沙棗，色金黃，聊以釀酒。岔口，小鳥也，毛尾似鶉而紅，生冰山中。

又　路入沙村一道斜，聲聲不斷是蝦蟆。赫探苦憶三盃茗，愛曼分收五色瓜。戶皆種瓜，五色不一。夏秋之交，行人入村落者，以瓜爲敬。蝦蟆聲長而不斷。呼漢人爲赫探，名村落爲愛曼。

清・馮一鵬《塞外雜識》　回回瓜，乃哈密瓜之變種。形圓扁，蒂深凹，瓤白色，味極香甜。藏三五日則味變而瓤壞矣，是以不入貢品。產回紇地，瓜名回眼，取形似也。

清・永貴、蘇爾德纂乾隆《新疆回部志》卷二《禽獸蟲魚》　魚凡大河小溪皆有，其多寡則視水之深淺緩急，大者不過三尺，有二種：一種色黑，無鱗有鬚，身圓頭大尾長，狀如鮎魚者，皮厚肉粗，雖肥而味腥；一種色微白，身匾鱗細頭尖者，肉稍細，不腥，尚可食。其餘蝦蟹鼈蜆等俱無，惟有一種螺，色青殼匾，回人亦不敢食。

清・七十一《西域聞見録》卷七《回疆風土記・物産》　沙棗，形類棗，色金黃，花葉作金銀箔色，肉似細沙，味甘，回人取以釀酒。

又　哈密瓜，有十數種，綠皮綠穰而青脆如梨，甘芳如釀者爲最上。圓扁如阿渾帽形白穰者次之，綠者爲上。皮淡白多綠班點，穰紅色黃者爲下，然可致遠久藏，回子謂之冬瓜，可收至次年二月。餘綠者宜旋摘旋食，不能久留。

又　丕雅斯，類野蒜，頭大如雞子，葉似葱而不中空，味辛。甘肅人呼爲沙葱，回人嗜之。

清・裴景福《河海崑崙録》卷四《光緒三十二年三月九日》　野馬，纏回呼爲野瓦阿特，百十成羣，毛色類常馬，見人輒奔避，俟其至澗飲水，伏草際發火器斃之，肉味頗美。

又《三月十七日》　初（色）〔食〕庫車梨，大盈握，色鮮黃，皮薄如紙，味甘如蜜，入口即化，如嚼霜雪。

又《三月十八日》　哈密厥土白壤，產蘿蔔，纏名拖囉浦，尤甘脆，有青皮紫肉者，有皮肉俱青者。

又《三月十九日》　天罡七購哈密瓜一枚，長徑尺，形如橄欖，兩端銳而圓，皮色青翠，自蒂至臍白筋密布，如織如縠，如繡如絡，如網如麻縷，如纏雙絲，如蒙蛛網，如蟲窠，如癩石，如絲瓜瓤。其臍四圍圓大逾錢，無白筋，類人工界畫。初見不識爲何物，剖以利刃，久之乃入，肉色黃，明如緞，味甘如蜜，入喉而醜，爽脆如哀家梨，無滓渣，瓜心洛滇與東南香瓜無異，子白亦如之。殊形異味，擬之罕譬，思之流涎。或謂與中土西瓜南瓜相類，皆以耳食而未染指者。瓜乾色味全失，不足珍矣。

西域瓜菓多異種，哈密貢瓜，吐魯番葡萄，葉城石榴、蘋果、木瓜，庫車梨，人盡知之。皮山產石榴，一枚大三拳，子盈一升，色艷若丹砂，流汁若醴縣。西南桑株莊產梨，其美與庫車同而無核，又異品也。

又《十一月六日》　羅布淖爾產魚，多虎狼，多鹿。鹿，魚所化也。天鵝、錦雞、鳧鴈飛鳴游泳，生機洋溢。沿岸胡桐叢生，綠天千里，荻葦蒼茫無際。水中葦根肥白，如藕如茭，味甘，纏民砸碎爲粉，入沸湯，成糊食之。

清・方希孟《西征續録》卷下《光緒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晨行。二十里至二鋪，有回漢九十餘家。漠草初青，牛羊散野，豆麥茁地，桃李滿園。約三十里過白楊溝，上覆土橋，水流甚駛。溝有二，一東一西。在三堡東十里，同向南流，五六里滙爲一，欄以木槽，槽開五洞分流，四堡得其二，五堡得其四，以溉瓜果，以上見《河海崑崙錄》。每歲哈密貢瓜，均取於此。瓜長徑尺，兩頭銳而皮色青翠。剖以利刃，肉黃而脆，味甘如蜜，到口似哀家梨，無滓渣。淮南三白瓜，稱爲極品，不及也。西域瓜果多異種，吐魯番瑣瑣葡桃，碎如米粒，治痘極效。皮山產石榴，一枚大三拳，子盈一升，色艷如丹砂，流汁若醴。庫車梨脆，白如酥而無核。又多奇花異卉。烏魯木齊有雪蓮，生萬山雪中，一莖艷艷，人往取之，則縮入雪。相傳爲鸞糞所化，迺神物也。庫爾哈喇烏蘇城外池中有白蘋花，大如蓮，有柳花，可代茗。胡桐淚、石蓮、席茸草尤人所知也。

清・周芳煦編光緒《新平縣鄉土志・禮俗》　會食抓飯，凡遇度歲過節，以及紅白事故，用牛羊肉和大米做成米飯，大盤托出，賓朋用手抓食，名曰抓飯。

服飾

清・佚名《西域地理圖説》卷七《衣冠服飾》　西域回人，無分男女，按官禮，冬夏俱戴皮帽。帽檐匾而長，以海龍、水獺、狐皮爲之。帽胎高而直，以雜色緞絹、細氈爲之。富麗者，多以金銀花綫盤繡各色卉飾於上，內皆襯瓜皮小帽，或用白布，或用花紅緞絹爲之，以彩綫實納之。其官帽並不冠纓，且不留髮。自投誠後，授其職者，即按品級戴頂，身著馬（掛）〔褂〕，腰佩小巧雜飾。大伯克等每逢夏秋，亦仿哈密之制，以青絨飾檐爲秋帽。衣則長袍整衿齊袖直領，分皮棉單衿，應時服之。裏衣，冬則重裘，春秋棉衿，夏亦單衫，皆有扭扣，或用飄帶，俱著繩抽褲口，黑紅皮靴，以雜色長紬束腰，壓衣小刀卻佩於左。婦人之服，惟袍衫少異，乃中開長領，連珠伍扭。女子之服，與婦人大率相同，惟袍衫眉頭，俱開橫縫，鎖貳叁飄帶以繫之，胸前大開長領。婦女俱用細白布，或花彩紬，做小單衫。每逢出外及禮拜時，則蓋頭上，土人名之曰皮里吉。若（晏）〔宴〕會時及頑戲時，卻俱不（帶）〔戴〕，惟冠大皮官帽或戴瓜皮帽而已。若平素間，則俱戴小瓜皮帽，上植花紅穗頭，錦裹靈符及青鶴飄尾，孔雀眼翎貳叁苗。女子之髮，分作數辮垂之。婦人之髮，系以花紬，扭爲兩股，垂於背後，稍墮花石，長約肆尺，土人名之曰察赤巴克。戴金銀耳環，珠石耳墮，手鐲、腳鐲、戒（脂）〔指〕俱有。其男婦服色大率相同，但無分老少男女，因其（辛）喜赤足，雖有靴鞋，卻不甚用。

此外，則有明經講禮之士曰阿訇，此種人概與內地之應服和尚相等，卻又明文、曉禮、修書、作詩、論古、講典，另有一番文雅之態。以白色細布纏頭，狀若頭盔，纏頭之號蓋由此。又有念勸世文並求雨、治病、禱災、祈福之人，名曰哈連達爾，此種人大約與內地之火居道士相仿，以花紅毛繩繞織做帽，樣類月斧，毛邊高尖，衣著納屜，腰繫毛縧，頭留小辮三伍稔，赤足剪須，帶扣掛玉石及紅綠花色石壹塊。此等系喀什噶爾等處住城回民之服飾。

清・傅恒修乾隆《西域圖志》卷四二《服物二・回部・被服之具》　特勒帕克：即暖帽也。頂高五寸，以氈圍爲之。邊寬，前後獨銳，各五寸。飾以海龍水獺，貴者用貂。帽頂紅色，織花繡紋，均不綴纓。婦人帽頂尖圓，中腰稍細，形若（蘆葫）〔葫蘆〕之半。辮髮雙垂，名薩（持）〔特〕巴額。束以紅帛，上下兩匝，不用珠綴。

喀勒帕克：即秋帽也。制同特勒帕克，以小呢猩猩氈、倭緞爲之。又有小帽，無邊，頂微銳，質以布，或用氈。凡冠暖帽秋帽，則以此爲裏焉。又或以布帛纏頭，名薩帕（持）〔特〕，其末半垂於後。

托恩急讀曰吞：卽袍也。制略同於內地，領無釦，袖平不鑲，四圍連紉。貴者用錦繡，冬用貂。餘服緞、羣綢、褐不等，冬用羊皮。又一種，旁無衽，當胸釦五行，行必以二，常時服之。若見尊長則以托恩爲重。

普塔：卽帶也，又名庫爾。全幅綢綾，或布爲之。其末下垂，斜壓小刀於左。

烏圖克：卽韈也。香牛皮爲之，或紅或黑。制同內地，頭稍尖，上嵌花繡，底亦皮爲之。

克闢實：卽鞋也。形與韈同，其旁稍仄，亦皮爲之。

伊實坦：卽褲也。布爲之。

克特齊：卽荷包也。緞布爲之，形長，內盛刀、石、鍼、線等物。

尼木察：內袍也。制同衫，以綢布爲之。衽旁存一小孔，謂之延楚克，以藏克特。

派伊帕克：卽襪也。制同內地。

阿勒喀：卽女人耳環也。以銀及銅爲之。貴者用金，上綴珠寶。

雅克里克：卽手帕也。以全幅布爲之。

闢察克：卽小刀也。刃短柄長，盛以皮鞘，飾以銀。柄繫長縧，佩於帶間。

《晉書・西戎傳》：『焉耆。其俗丈夫翦髮。婦人衣襦。』【略】

按回部諸城，古者各自爲國，其服亦各不同，今則大略相似。史載于闐形貌衣冠，俱如中國。由今觀之，仍與回俗無別也。

清・永貴、蘇爾德纂乾隆《新疆回部志》卷二《衣冠》　回人無論冬夏，俱戴皮帽。帽高而直，多用紅綠倭緞氈片爲之，或以金銀花線盤繡花樣於上，不假纓綏。帽簷匾而長，前後兩尖，以海龍水獺狐皮爲之，內皆襯帶（如）瓜皮小帽，或用白布或用花紅絹緞爲之，以綵線界成花文。亦有戴卧兔皮帽者。自投誠後，有職者卽按品級戴頂翎，大伯克等始著馬褂。逢夏秋亦有以青紗作簷爲秋帽者。衣則長袍，整襟齊袖直領俱用碾光布爲之。《回疆志》下有『只有皮綿兩樣』。不用鈕扣，俱以帶結。束絲紬，近亦有各色者。小刀則佩於左。近日伯克等始服紬緞矣。婦人之服，袍衫外有對襟長衣一件，長領五鈕。女子亦畧相同，惟袍衫於肩頭開橫縫，以數飄帶繫之，胸前不開長領。婦女俱用白布或花綵帕作一小單，每逢出外及禮拜時，則蓋頭上，名曰批里吉。若遇宴會嬉遊則否，但戴大皮帽。平居則戴瓜皮小帽，頂繫花紅穗，頭錦裹經符，及青鶴翎孔雀翎二三枝。女子之髮，分作數辮垂之。婦人之髮，繫以紅綠色絲，扭爲兩股，垂於背後，稍綴花石，長與身等，名查赤巴克。耳戴金銀珠石墜，亦有手鐲、腳鐲、戒指。足穿紅黑皮靴，後有高底，無襪。無分老少男女，性喜赤足，靴韈不甚着也。阿渾以白色細布纏頭，故有纏頭之號。又有念勸世文，說古人詞，求雨治病，禱災祈福之人，名海連塔爾。以花紅毛繩織就毛邊高尖帽，狀如鉞斧，衣係實納，罽繫毛縧，頭留三五小辮，赤足，胸前佩玉及紅綠花色石一塊。此回人衣冠之大概也。

清・七十一《西域聞見録》卷七《回疆風土記・風俗》　衣皆大領窄袖，男左衽，女倣前襟，內襯衫襖及膝。女帽冬夏皆用皮而插鳥翼於前，以爲觀美。男帽冬用皮，夏用綢綾，猩氈爲頂，倭緞爲翅，高五六寸，前後尖翅亦各長五六寸。男翅兩平，女翅後少垂，頂上皆起金錢爲花。牛羊之革，爲靴爲履。朱色其履，木根二寸。女履有前無後，夏日跣足趿之，益西有高至五六寸者。阿渾帽簷白布爲之，中填綿絮，高厚各五六寸。有一種瓜名曰回回帽，形頗似之。

清・祁韻士《西陲要略》卷四《回俗紀聞》　其帽冬用皮，夏用綢緞，猩氈爲頂，倭緞爲翅。凡官長帽，頂高尺餘，尋常帽，頂高五寸。前後翅各五寸，男翅兩平，女後翅少垂，頂飾花紋而不綴纓。牛羊之皮爲鞾爲履，皆朱色。女子辮髮數十，嫁後一月則梳髮後垂，以紅絲爲絡，末綴細珠、寶石、珊瑚之屬，貧有喪者則否。所衣之袍，謂之托恩，大領窄袖，男右衽，女倣前襟，內襯衫襖，領無釦，袖不鑲，四圍連紉，貴者用錦繡及貂爲之。

清・欽憲保達纂咸豐《孚化志略・回俗》　回子男女服色，男多以灰布、土黃布爲衣，女喜以花布爲衣。花布以棉線、絲線織成，一曰來舒爾，一曰人查羽。回子男女，夏戴白布、藍布綢小帽。男子農作時戴白氈帽，曰涼帽。春秋冬男女戴羊皮、水獺、（孤）〔狐〕耳等帽，曰暖帽。男不蓄髮，女用絲線合髮，結成大辮垂地。亦有不戴帽，用花布、白布漫頭。男足穿羊皮靴，女穿紅羊皮靴。夏令，男女多是赤腳。

清・龔柴《天山南北路考略》　回男不畜髮辮，不薙髭鬚。惟翦脣

鬚，以便飲食。回女垂髮辮數十，嫁後一月，則梳髮後垂，以紅絲爲絡，寬六七寸，長三四尺，其雙歧拖地處，仍絡紅絲數寸成穗。富者上綴細珠、寶石、珊瑚等物，囊髮垂後。衣皆大領窄袖，男左衽，女敞前襟，內襯衫襖及膝。女帽冬夏皆用皮，男帽冬虎皮夏用紬綾猩氈爲頂，倭段爲翅，高五六寸，前後尖翅亦各長五六寸。男翅兩平，女帽後翅少垂。

清・蕭雄《西疆雜述詩》卷三《衣服》自注　回部皆著長衣，圓領，右衽，而袖小。下幅兩旁無衩，名之曰通腰。以棉布束繞之，佩小刀於左。皮棉等衣多用灰藍紫絳色，或回回錦綢與和闐醬色綢。暑月單衫則通用白色，而腰帶仍不稍離。傭工之人同一裝束，或下垂微短而已。阿渾暨富戶人等，每於長袍外加圓領直襟衣一件，下與袍齊，袖如之，無旁衩，無鈕扣，皆披其襟蓋。崇禮而飾觀瞻者，色用錦綢，及青紫布帛。哈密地方寒苦，風猶古樸。南八城漸及奢華，凡表裏各衣，多用中國線縐摹本緞，並印度國金絲綵緞，服之亦不甚惜。

又　回俗四季戴帽，且無換季之分。帽式不一，皆皮棉二項。一若甕，口小上大。頂隆而平，高四五寸。頂邊圍二尺餘，以青緞紫綢等項爲之。內襯鐵絲，鋪以棉，外以金銀花綵盤繡各花，微綴小纓，裁如箸大。精者值銀七八兩，哈密一帶尚之。戴之中空，惟口箝附於首，滑脫易落。一類中國秋冬官帽者，簷矮頂高，用紅綠倭緞與氈片爲之。或亦繡花，垂小纓。簷坦而長，緣以海龍、狐獺等皮。南八城多戴之，每用袷小帽爲襯。一似中國瓜皮棉帽，分作數瓣，瓣有稜。銳其頂，而無結。紫綠綵綢錦緞之屬，皆所不論。棉厚而輭，亦繡以花，且密紉若衲。用爲小帽，各城皆是。又蒙古有臥兔帽，狐皮爲之，極厚而煖，回人亦購以禦寒，夏日特不戴此耳。其俗男子不留髮，帽不離首，雖汗不去。因憶後漢《耿秉傳》，秉與竇固擊車師，後王安得震怖，出門脫帽，抱馬足而降。是以脫帽爲敬也。今之回人閒有窮困無聊乞錢於市者，對人輒脫帽而舞其頭，是以脫帽爲戲也，見者皆羞之。攷西域回部原用白布裹頭，因稱爲纏頭。今各城阿渾等猶存古制，帽或創之於後也。

又　回人喜赤腳，有時或鞋或靴。皆以香牛皮香羊皮爲之，頭無脊梁，似中國朝靴。鞋微銳而扁，底後乘以墩，高寸餘。前方後圓，與內地弓鞋相彷彿。男女皆著之。曾聞始制之由：相傳古有阿渾避難，恐人追及，特作疑蹤。西人素慣騎驢，以倒看底印，酷似驢蹏。庶步向東行，追者以爲騎驢西去矣。說亦近理。按所稱阿渾，疑誤，當即教主穆哈默德避難時所製，故後世遵之而不易。

又《婦女》詩自注　婦人服飾略與男同，惟裏衣腰不束帶，下垂更長。外之圓領對襟長衣，顏色尤加豔麗。胸前兩襟多用雜色布帛翦成二卦象，分嵌於邊，以爲飾。或再通身刺繡爲團花散花之類。此衣名曰霞衶，俗所最重者。滿頭留髮，皆不梳髻而編辮。其初分作三兩條，尺餘後，始總編爲一，交以青絲綢線，多者重數兩。下留尺餘，散垂至地。性好光澤，施脂粉，飾耳環手鐲之屬，珠玉尤所酷愛。惟不插花朵，但戴繡金平頂大圓帽，與男子同式。俗不裹腳，喜綠襪，著雙梁薄底鞋，紅紫鑲嵌，中繡花草。年老則以香皮所製靴鞋爲常服，甚或赤腳，皆從其便。

又　平時便服不著霞衶，嫌累綴也。但穿右衽小袖長袍，即其裏衣，呼爲通者。年少時愛嬌豔，多用回回錦綢或棗紅摹本緞暨全紅布帛，老則喜穿綠色。皆以領掛籠罩於外，如內地所稱琵琶襟者。倘短小，或滿繡，或鑲錦邊，老少豔淡有差。

又《幼稚》自注　回語呼小兒爲巴浪，呼小女爲克齒，初生者通呼爲窩弗倫。自幼男即鬌髮。女及歲即留以作辮，按歲分束，問年則數辮可知。各以玉片等物墜之於下，長成待嫁始編大辮。喜用青紗幅包裹成條，視爲嬌麗。男女小時皆穿長袍，戴平頂大圓帽，如成人款式。惟女娃衣不裁襟，前後皆整幅，但於兩肩脊開破二三寸，分綴小帶。著則從頭上罩下，以帶繫之。富家兒女亦著霞衶靴鞋等項，餘則小兒以帶束袍，小女或加領褂，而赤足者多。出門必傍母而行，不離左右，最畏生人。哈密一帶呼母爲押，南八城等處呼母爲阿霸、額娘，本係蒙古語，因見之紀載者，特借用也。與後用郎罷同。

清・裴景福《河海崑崙録》卷四《光緒三十二年三月十七日》　十七日，晴，午風。市賈均漢人，纏民往來其間，凡留髮結辮如漢民者，皆應役於官。

清・易榮鼎編宣統《和闐直隸州鄉土志・禮俗・冠》　男不蓄髮，髡生則留。女留髮結辮，或雙垂，或三四五六垂不等，或綴以珊瑚、寶石、

金銀首飾。男衣圓領長袍，多紅綠花色，內襯大袖長衫過膝，左衽，無鈕扣，腰束長帶二丈許。女廠前胸窄袖，富者多著綢緞，領袖以金絲緞緣之，紐而不扣，內襯大袖汗衫，間亦有窄袖者。男女帽高逾七寸，似鐘形，以緞綾或倭絨爲之，多紅綠青藍色，用狐獺皮緣邊，又有用皮金或金絲綢或綵線製成平頂者，又有如漢人皮邊大帽式者，則鄉紳婦女所著也。男子充阿訇、毛拉者，以白布纏頭上。婦人冠飾插孔雀毛，或金花。平民袍服多紫紅絳色，著布帽或以哈薩緞爲之，緣以黑白羊皮。婦女無論貧富老少，出必以白洋紗或白洋布擁幛，長與身齊。又用白洋紗或淺紅紗或藍洋布幛面，否則以娼妓目之。男女皆著皮靴，鞋後掌箍鐵圈如玦。

清・王樹枏《新疆禮俗志・纏回》 器用衣服飲食多同哈族。衣曰袷袢，圓袖而窄袿。男右衽擐帶，女有領無衽，橐首而下。生子則當膺開襟，便乳哺也。內襯長襦，下及膝。男子華冠，鏤金刻繡。冬以貂獺皮爲沿，夏以絨絹。女子冬夏皆用皮，前後插孔雀文翬毛尾爲飾。其障紗謂之春木班，絡髮謂之恰齊把什。富者結紅絲成穗，上綴細珠、寶石、珊瑚諸物。韡之高柢者謂之玉代克，平柢者謂之排巴克。履謂之克西，皆牛馬革爲之。入寺禮拜必解履門外，此西俗之大同者。

清・王芑孫《西陬牧唱詞》 峨冠五寸髮垂垂，無扣貂褕稱意披。倭墮鴦哥回語婦人爲鴦哥。好妝束，絳幛雙枕燦金絲。回部暖帽頂高五寸，邊寬，前後獨銳，各五寸，貴者用貂帽，頂紅色織花，綉紋而不綴纓。婦人帽頂尖圓，中腰稍細，形若葫蘆之半。辮髮雙垂，束以紅帛，不用珠綴。其曰托恩者，袍也，領無扣，袖平不鑲，四圍連紉，貴者用錦綉。冬用貂枕之制，略如內地，多用金絲緞，且以兩枕疊而用之。幛帳或青或紅，與內地同。

清・曹麟開《塞上竹枝詞》 帽簷鶯鵡插繽紛，荒服由來陋不文。《一統志》：『陳誠《使西域記》：「其王子髡髮，戴罩刺帽，插鶯鵡翎，設綵繡氈帳，席地而坐。」』恩賞花翎飄孔翠，榮尊大祿與騎君。《西域志》：『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相大祿，左右大將二人，騎君一人。』

清・王曾翼《回疆雜咏》 花紅穗底裹經符，青鶴翎飄結束殊。多事偏蒙他里吉，不容立馬看羅敷。回婦平居戴小帽，頂有紅花數穗，錦裹經符，並有青鶴飄翎三四根。出門則以花彩帕或白布蒙頭，名他里吉。

清・林則徐《回疆竹枝詞》 赤腳經冬本耐寒，四時偏不脫皮冠。更饒數丈纏頭布，留待纏尸不蓋棺。

清・七十一《西域聞見録》卷七《回疆風土記・物産》 又一種大頭羊，長角而盤生，肉粗劣，皮則溫暖，回人多以爲衣。

清・賽尚阿等修，肇麟等纂《回疆則例》卷八《回子蓄留髮辮》 各城回子王公以下，有世職及盡忠有功伯克子孫，願留髮辮者，准其蓄留。其餘伯克中如有願留髮辮者，阿奇木及伊什罕伯克官至四品者，亦許蓄留。四品以下，概不准蓄留髮辮，以示限制。

清・傅恒《清職貢圖》卷二 伊犂貿易回人，族姓不一，住伊犂之塔勒奇、察罕烏蘇等處，與諸厄魯特貿易。又有阿克蘇、庫車、葉爾羌、喀什噶爾、奎屯等五種回人各居城堡，以耕牧爲生。乾隆二十年，平定伊犂，其回人阿迪斯伯克烏素卜等，輸誠向化，赴熱河朝覲，賜賚遣歸。男戴紅頂貂帽，著金絲織錦衣，束錦帶，穿嵌花革鞾。回婦辮發雙垂，約以紅帛，綴珠爲飾，其冠服則與男子相同。能織番錦，俗稱回子錦，每錦一端，可易馬十餘匹，或羊數十隻。



伊犂塔勒奇察罕烏蘇等處回人



伊犂塔勒奇察罕烏蘇等處回人婦

又 烏什庫、車、阿克蘇等城回人，西域回部也。又有和闐五城，即古于闐國。其回目謂之和卓木，各城有伯克以轄之。乾隆二十三年，烏什城霍集斯伯克遣子莫雜帕爾來京瞻仰，頭裹錦巾，頂插金條，如花葉狀，行則琳然有聲。錦衣錦帶，履花革鞾，蓋回俗貴者之服飾也。婦人辮髮雙垂，耳貫珠環，錦鑲衣，花革鞾。至回民男婦，則小白帽，褐衣，大約與吐魯番相似。地有城郭、村落、室廬，土產五穀、瓜菓，男勤耕作，女知織紝，牲畜駝馬牛羊皆有之。


烏什庫車阿克蘇等城回目


烏什庫車阿克蘇等處回人


烏什庫車阿克蘇等城回目婦


烏什庫車阿克蘇等處回人婦

又　哈密回民即唐時回紇苗裔，明置哈密衛，嗣服屬於準噶爾。本朝定鼎，回長奉貢襲封。至康熙年間，西路用兵，爲設駐防武臣，屹爲重鎮。其人男戴紅頂黑簷帽，衣長領齊袖衣；婦人披髮四垂，戴瓜皮小帽，衣用各色褐布。飲食風俗，俱同內地。回民歲貢哈密瓜等物。其瓜州、五堡回民，則係雍正年間投誠安插者，服飾與哈密同。


安西廳哈密回民


肅州金塔寺魯克察克等族回民


安西廳哈密回民婦


肅州金塔寺魯克察克等族回婦

魯克察克，闢展二族回民，俱吐魯番部落，亦唐時回紇苗裔也。本朝雍正四年，投誠內附，安插於肅州之金塔寺、威魯堡，給田耕種，以資生計。男子戴綠頂皮帽，衣褐布長領衣。婦人髮垂兩綹，戴紅帽，斜插沙雞翎，衣用紅綠等色布，足靴以布帶縱橫繫之。其飲食風俗，亦同內地回民。

清・永貴、蘇爾德《新疆回部・新疆回部圖說》

















建築

清・永貴、蘇爾德纂乾隆《新疆回部志》卷二《房屋》 回人屋宇不知向背，門窻無分左右，惟視其地能容，隨宜修蓋。屋不起脊，亦鮮院牆，或有一屋內可串通數處者。皆無柱，獨恃牆以載棟樑。牆厚而窻小門矮，房上皆有天窻。無炕，於牆開火洞然薪取煖，上穿孔以透烟。雖遠觀極爲錯亂，而入內視之，則連絡相通，極其曲折。木亦用雕刻彩飾，而牆屋則不用石料磚瓦，惟賴（上）〔土〕性堅黏，僅以土坏石灰築砌塗墅，檁椽皆用柳楊，木性粗踈，十餘年即須改造，不耐淋雨，值雨無不漏者。

清・七十一《西域聞見録》卷七《回疆風土記・風俗》 回屋以土爲牆，量高三四丈。以白楊、胡桐之木横布其上，施葦敷泥，遂成室宇。或爲樓，厚七八尺有奇，穴牆爲灶，直上達屋頂，寬尺餘，高二三尺，與地平，置木火其中，以禦冬寒，謂之務恰克。穴牆爲洞，寬長不一，以藏物件，爲之務油克。屋頂開天窻一二處，以納陽光，爲之通溜克。屋頂正平，人可於其上往來，且爲曬曝糧菓之地。其屋牆厚頂輕，不慮傾圮，雨少不爲滲漏。富者多於屋內雕泥爲花卉字畫，飾以灰粉，細而堅，頗見工巧。亦有飾金碧者，涉俗矣。屋傍列有園池，廣植花菓，開彼斯塘，以避夏暑。回人以樓高爲貴，有三四（上）〔層〕者。樓亦有彷蒙古包形者，有方者。地基少寬，必作禮拜寺，以便納馬兹。墳地上亦多有納馬兹之所，言鬼亦納馬兹也。

清・欽憲保達纂咸豐《孚化志略・回俗》 烏什無回城，回婦向不准入城，皆係各城無業回子遷移，散布而居。其屋字用（上）〔土〕塊壘成，不用磚石。回子性善土居，故不用磚石也。屋內向不設卓橙，四圍皆砌土炕。房頂多間天窻，名曰通幽瓦。北牆下砌土洞，通牆外，燒柴其中，名曰烏查克。四圍牆土多砌土洞，大小不一，置物其中，名曰烏幽克。鋪設毡氈。屋外無牆，種楊柳爲籬。喜種桑、沙棗等樹、桃杏。每至春月，桃杏盛開，亦算一佳景矣。

清・王樹枏《新疆禮俗志・纏回》 纏回者，漢西域城郭國諸種人也。高鼻深目，多髭鬚，與泰西島民狀貌相類，但眸子黑耳。天山之南，種族蕃庶。而分居疆北者，亦所在皆是。自昔聚族而處，閭閉房舍，皆與漢同，而門多北向。屋頂平衍，人於其上行走坐臥，並可堆積薪糧瓜果諸物。富室高構重樓，如蒙古包形，牆厚七八尺。砌土爲楊。高尺餘，以木緣邊，中實，不用火。穴牆爲爐，圓上而方下，其高三尺，突出屋頂，謂之務恰克，然之則一室曉暖而溫。牆中皆穿洞爲閣，庋藏食物，謂之務油克。屋頂開天窗，洞達陽氣，謂之通溜克。四壁堊飾，飾以人物、花卉，競爲潔麗。富家巨室，屋旁多築園林，溝以渠水，爲銷夏燕游之所，謂之博斯坦。市居者門左右築土爲臺，旅陳估貨，謂之巴札爾。

清・黄文煒、沈青崖纂修乾隆《肅州新志・西陲紀略・哈密》 《今畧》云：『回民風俗，凡大酋長房舍，俱連城北牆垣，築臺居住，故哈密額敏與瓜州新遷額敏舍宇相類。』

清・傅恒修乾隆《西域圖志》卷一八《葉爾羌》 城周十餘里，有六門。土岡環其東南，城居岡上。規模宏敞，甲於回部。城中街巷，屈曲錯雜，無有條理。民居以土垣屏蔽，穴垣爲戶。高者三尺，傴僂出入。屋宇毗連處，咸有水坑。導城南哈喇烏蘇之水，達於城北，是資飲用。

清・永貴、蘇爾德纂乾隆《新疆回部志》卷一《城池》 阿克蘇城，乃藉高崖隨勢挖刨而成者。爲城凡三，中城有東西南三門，左右兩城各南向一門。城南崖下以土築垣，環圍三城。垣亦東西南三門，頗爲壯麗。城北一帶悉屬片石戈壁。近城有土溝一，因城內乏水，故於此溝濠內砌成堤埧，與城內地勢相對，自北山引水，由石碴戈壁從北而南，曲折貫流三城，西歸於河，水勢激盪，不易禁防。

清・七十一《西域聞見録》卷二《新疆紀略》 布吉爾之西三百里有回城曰庫車，古龜兹國也。方城四門，依山岡爲基，周九百里餘，皆柳條沙土密築而成，望之巍然如金湯之築鞏固也。

又 葉爾羌，回疆一大城也，回人呼之爲葉爾奇木，爲霍吉占祖孫父子之巢穴。其居室壯麗，綠琉璃瓦覆之，今爲糧餉局矣。園亭寬廠，今修

爲辦事大臣之衙署。城池深固，周十數里，平定回疆以來，叅贊大臣駐此。

又卷七《回疆風土記・雜録》　回地空野中多土堡，似樓而牆勢堅厚，高三四丈。據云準噶爾時，額魯特來搔擾，突至回地，搶奪牲畜，姦淫婦女，少不如意，即肆殘殺，故殷實之回，皆有土堡。額魯特來，則人避於上，牲畜匿於下，緊閉其竇而守之。亦有矯健回人轉將額魯特殺死，亦無人查究。然吾知回子之畏額魯特時，如犬之畏虎，鼠之畏貓，築堡避守則不妄，而轉殺之說，未必然矣。

清・和寧纂嘉慶《回疆通志》卷八《葉爾羌・古蹟》　和卓園，在辦事大臣署內。本係和卓木墨特花園。其中桃杏蘋婆葡萄等花木最盛，引河水鑿爲池沼，臺榭橋梁曲折有情。有娑羅樹一株，旁曰大樹亭，將軍新柱所建。地有觀音閣臺，高七八丈，乃和卓木墨特舊居，皆係綠琉璃磚砌成。

又卷一〇《庫車・建置》　庫車城舊以柳條夾沙土築成，依山爲基，四門，周四里六分六釐。

清・魏源《勘定回疆記》　當準噶爾時，竭澤以漁，喀城歲徵糧至四萬八百九十八帕特瑪，他稅稱是。葉爾羌歲徵匠役、戶口、棉花、紅花、段布、金礦、銅硝、牛羊、猞猁、氈罽、果園、蒲桃之稅，折錢十萬騰格，他城稱是。且不時索子女，掠牲畜，故回民村室皆鱗次櫛比，堅墉曲隧，以便窖藏，防虜劫。

清・林則徐《荷戈紀程・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二十五日，庚午，晴。早晨出東關，過回城一觀。其王府高出城巔。回王名百善，封此四十餘年矣。

清・陶保廉《辛卯侍行記》卷六《光緒十七年十二月二日》　十二里左右均有邨舍，經纏回禮拜寺，古塔高四五丈，形如瓶，雕砌精緻。

清・裴景福《河海崑崙録》卷四《光緒三十二年三月十八日》　午後同介侯往遊〔哈密〕回城，約二里許，夾道盡園圃，植抱心白菜，纏名阿哈宰，四圍楊柳桃杏，紅綠鮮映。有穿天柳者，楊類也，纏民呼爲素蓋提，高五六丈，孤榦沖霄，或至頂始生旁枝，或自根即抽條遠揚，纖碧蒙密，觀之生氣勃然。入城至哈密王府，王名沙木胡索特，大門二門向南，宅門東向，規模卑儉，旁土上泥，與民居同。花園在東，執事引之游，園廣百餘畝，土徑上覆以磚，有亭館三四區，結搆雅潔，而古木連陰，百花齊放，紅白炫爛，爲中土園亭所未有。出園往禮拜寺，有老楊八九株，呼九龍樹，大者盤屈畝餘，獨榦年久心空，存皮又久，皮四裂，或植立，或倒地橫臥，生稊發孫枝，復遂數抱，離披重疊，槎枒撐距，龍鱗犀甲，如唐松漢柏，亦偉觀也。出城楊柳夾道，車路寬十餘丈，渠水環之，里許入漢城西門，過左文襄祠，停車瞻拜，後堂三楹，前爲捲廊，庭中供文襄揑像，高尺餘，障以玻璃匣，將薨前五日製也。

清・方希孟《西征續録》卷下《光緒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關外數千里氣候皆寒，惟哈密二月即煖，吐魯番則冬不御裘，夏必穴地而居，朝伏夕出。蓋以地近火山，且下有硫磺伏質。西越達坂，則又雪封崖谷，三月無青矣。

清・蕭雄《西疆雜述詩》卷二《哈密》『王宫臺榭舊繁華』句自注　哈密扎薩克回子親王駐回城內，王府在城東隅，附牆築臺，高出城上。頭二門內，正宅三層，皆在平地。宅之右即拾級登臺，臺上屋舍迴環，懸牖下瞰其內院也。宅左步長廊更進一門，則園林在焉。亭臺數座，果樹叢雜，名花異草，列盆成行，儼然內地風景。皆其老王伯錫爾在京都供差六年，屢以重價搜求遠道載歸者。舊曰王宫實稱華麗，自同治三年大遭賊燬，其時老王殉節，其子邁哈默特嗣位後，僅將臺上住宅草草經營，聊備棲止。

清・王樹枏《新疆小正》　入火於室。北疆值八九月間即雨雪，寒氣逼人。立冬以後，室中無不生火者。迪化煤炭爲西方特產，與靈州、鎮番之煤相似，但然之須待黑色退盡，方無薰閉眩暈之禍。富貴之家多用洋爐燒煙炭，室熱而無煤氣。纏民則切六稜高爐於屋角，煙竈外出，亦洋爐法。而地中火洞，用以燒坑，其法尤內地所不及。

袁大化《撫新記程・宣統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回王設帳房，備茶尖於此。帳上圓內方，陳設華美，紅氈敷地，置棗餌几上，執禮甚恭。

又《四月二十九日》　哈密王駝水設茶尖於沙灘。帳房方如屋，九柱八椽，一圍布，一頂布，四角鐵樁，留繩備。

交通出行

清・成書《多歲堂詩集》卷三《伊吾絶句》 城堡沿山路易歧，回城自三堡至五堡，皆近西山，不當孔道。軍台十二遠相離。哈密十二台，相距各百里。爲憐中道行人渴，戈壁新添亮噶兒。回人於戈壁中途，穿土爲室，或架茅棚，設法儲水，以售過客，謂之亮噶兒。

清・曹麟開《塞上竹枝詞》 東侯尉接西侯尉，新疆南北兩路分駐將軍、參贊大臣，亦猶漢之東西都護也。大月氐連小月氐。《文獻通考》：『大月氐本行國也，控弦十萬，隨畜移徙。始居敦煌祁連間，後遠去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嫣水北爲王庭。其餘衆小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氐。晉天福時，有仲雲徙居胡盧磧。今哈密，即其遺種也。』穆素爾山中隔斷，往來長是踏冰梯。《新疆圖考》：『阿克蘇北山路通伊犁有穆素爾達巴罕，蒙古語冰爲穆素爾，嶺爲達巴罕。山上皆冰，四時皆雪，設回戶隨時鑿冰爲梯，以利行旅。』

清・景廉《冰嶺紀程附度嶺吟・威呼》 居然刳木可爲舟，小艇渾如一葉浮。行到中流回首望，四圍波浪拍輕鷗。

清・七十一《西域聞見録》卷七《回疆風土記・雜録》〔穆肅爾達坂中〕有神獸一，非狼非狐，每辰視其迹之所往，踐而循之，必無錯謬。有神鷹一，如雕大，色青白。或有迷失路徑者，輒聞鷹鳴，尋聲而往，即歸正路。

又 戈壁大站乏水泉，最爲行旅之累。回疆大伯克多於適中蓋造房屋，設立回子數戶，以養贍之資使其設法開渠引水，以濟行人謂之亮噶爾，內地商民訛呼爲闌干兒。

清・陶保廉《辛卯侍行記》卷六《光緒十七年十二月二日》 七十里浣溪河。水寬多蘆，行者至此舉火，南岸土回見煙來迎。刳胡桐樹爲槎，廣一二尺，聯數槎以渡，呼曰卡盆。

音樂舞蹈

《清通志》卷六三《樂略二・祀饗正聲・回部樂舞》 臣等謹案，乾隆二十四年平定西陲，回部敬獻樂舞。皇上筵宴時，於瓦爾喀部樂後以次奏樂陳伎。司舞二人，舞盤二人。先作樂，司舞二人起舞，舞盤人上，以次舞畢，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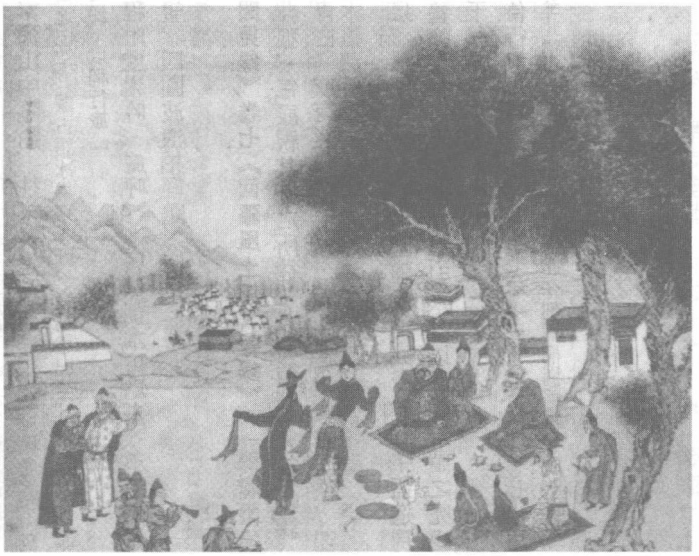
又卷六四《樂二・雜舞曲》 回部樂舞：司達卜一人，司那噶喇一人，司哈爾扎克一人，司喀爾喬一人，司塞塔爾一人，司喇巴卜一人，司巴拉滿一人，司蘇爾喬一人，皆衣錦面雜色紡絲接袖衣，錦面倭緞緣邊回回帽，青靴，緣紬搭膊。司舞二人，舞盤二人，皆衣靠子錦腰襴紡絲接袖衣。先作樂，司舞二人起舞，舞畢，舞盤人上，以次舞畢，退。

又《四方樂》 回部喀什噶爾，其俗於十月朔日、十二月十日，大伯克率衆張鼓樂赴寺拜天，幷慶賀宴會。回民吉禮用鼓二，胡琴一，三弦二，箏一，樂人席地而坐，以手拍鼓，衆樂從之，聲音和翕，樂人歌曲，婦女數人，起舞踏步，旋轉皆能應節。城內築高亭一座，每日夕時作樂以送日。闢展每歲二月謂之年頭，彼此宴會，幼子幼女，相率歌舞。其樂器有大鼓、小鼓、銅號、鉸子、嗩吶、喇叭、三弦、哈龍。烏什各城阿奇木每日用鼓吹一次，回民吉禮用樂，男女歌舞。葉爾羌、和闐樂器有箏、三弦、琵琶、胡琴、管喇叭、嗩吶、鼓、鈸，日夕時亦作樂送日。庫車、沙雅爾樂器有大鼓、小鼓、喇叭、嗩吶、三弦、箏。阿克蘇、賽哩木、拜樂器有三弦、琴、手鼓，每日申刻以後，亦作樂以送日。回部樂曲一名斯那滿，愛慕其人之詞；一名塞勒喀斯，拊掌行樂之辭；一名察罕，一名珠魯，馬前鼓吹之辭。凡按工尺字一周，終而復始，節以人聲，隨其長短，以成曲調。

《清朝通典》卷六六《樂四》 回部樂：達卜一，那噶喇二，哈爾扎克一，喀爾喬一，塞塔爾一，喇巴卜一，巴拉滿一，蘇爾喬一。

又 巴拉滿：回衆。狀類頭管，以木爲之，本小末大，飾以金木。管上口安蘆哨，應笛聲。

清・明福繪《西域圖册・回子部落游牧》 回子：回部之地產五穀、瓜果，有城池莊房，其人性懦弱，而務耕織與內地民同。【略】其地頗富，每年春冬雨季，王子給肉帛，設歌舞，賞民共樂。



《清文獻通考》卷一七七《樂考二十三・夷部樂》 回部喀什噶爾：其俗於十月朔日、十二月十日，大伯克率衆，衣新衣，張鼓樂，赴寺拜天，幷慶賀晏會。回民吉禮用鼓二，胡琴一，三絃二，箏一，樂人席地而坐，以手拍鼓，衆樂從之，聲音和翕，樂人歌曲，婦女數人起舞，踏步旋轉，皆能應節。城內築高亭一座，每日夕時，用鐃、鼓、嗩吶、銅號以送日。

闢展：每歲二月謂之年頭，彼此晏會，幼子幼女，相率歌舞。凡婚禮，男婦及親黨並赴女家，作樂歌舞。至娶日，亦用鼓吹。成婚三日，壻偕婦回至女家，鼓吹歌舞導從，及門而止。居父母之喪，一年內不晏會，不作樂。伯叔兄弟之喪，三月內不晏會，不作樂。其樂器有大鼓、小鼓、銅號、鉸子、嗩吶、喇叭、三絃、胡琴、哈龍。哈龍之制，以木爲之，形圖中空，面掛銅絃六十。歌曲皆番音。

烏什各城阿奇木每日用鼓吹一次。回民吉禮用樂，男女歌舞。樂器有大鼓、小鼓、喇叭、嗩吶、三絃、胡琴、抓琴、鼓子。

葉爾羌、和闐樂器有箏、三絃、琵琶、胡琴、管、喇叭、嗩吶、鼓、鈸，日夕時，亦作樂送日。

庫車、沙雅爾樂器有大鼓、小鼓、喇叭、嗩吶、三絃、箏。阿克蘇、塞哩木、拜凡婚喪之事俱用樂。樂器有三絃、琴、箏、手鼓。每日申刻以後，並鼓吹作樂以送日。回部樂曲一名思那滿，愛慕其人之辭。一名塞勒喀思，拊掌行樂之辭。一名察罕，一名珠魯，（瑪）〔馬〕前鼓吹之辭。凡按工尺字一周，終而復始，節以人聲，隨其長短，以成曲調。

臣等謹按，準夷崇尚黃教，回民敬奉天主，故其拜天禮佛，儀節不同，音樂亦異。《一統志》舊載葉爾羌國俗未甚詳，備自西陲底定以後，人民土宇，咸隸版圖，教育撫綏，等諸內地，因得悉其祭祀、婚喪、歲時、伏臘之樂制。大都西極之地，迤邐廣遠，族類繁多，風尚不一。聲音器數之制，時有異同，蓋習俗相承，所從來遠矣。回部所獻土音俗樂，今已隸在樂官，陳於晏享，其樂技、樂器，詳見散樂、樂器二門，茲不備載。

清・傅恒修乾隆《西域圖志》卷四《音樂・回部・樂譜》 尺尺尺上乙　尺上乙　合四四乙乙

右一曲名斯納滿，愛慕其人之辭。凡按工尺字一周，終而復始，節以人聲，隨其長短以成調。後倣此。

合四乙合四　四四上上　上上　上工尺工　上乙合四　上　乙四乙

右一曲名色勒喀斯，拊掌行樂之辭。

四四上尺工　工尺工上乙

右一曲名察罕。

上工　上工　上　乙四乙

右一曲名珠魯，馬前鼓吹之辭。

合四乙　乙　四合　乙四

右一曲亦名色勒喀斯。

按樂有五音，增二變二清爲九音，樂工則取字音之相似者易之。以宮爲工，以商爲凡，以角爲合，以清角爲六，以變徵爲四，以清變徵爲五，以徵爲乙，以羽爲上，以變宮爲尺，中土之音，數者咸有。低昂亢墜，率以曼聲取致。若回部喀爾奈、色塔爾諸器，九音俱備，與中土無異，第其

音繁節促，少舒遲廣大之響。而每於一調之中，移宮換羽，絲絲相貫，如環無端。豈非回部地近天方，本通音律，龜茲五旦七調，又與中華五均七音之旨相脗合。是以隋唐九部十部之樂，西音居其六七。諧聲協律，以衷大雅，有足資採聽者歟。

又《伎樂》　始作樂　司達卜一人，司納噶喇一人，司哈爾札克一人，司喀爾奈一人，司色塔爾一人，司喇巴卜一人，司巴拉滿一人，司蘇爾奈一人，皆服錦面絹裏雜色紬接袖衣，冠錦面布裏倭緞緣邊回回帽，著青緞韡，繫綠綢帶，攜諸樂器進，奏斯納滿、色勒喀斯、察罕、珠魯諸樂曲，以爲舞節。

次起舞　司舞二人，舞盤二人，皆服背褂上下身錦腰襴綢接袖衣，冠錦面布裏倭緞緣邊回回帽，著青緞韡，繫綠綢帶，於樂作後即上。司舞二人起舞，舞盤人隨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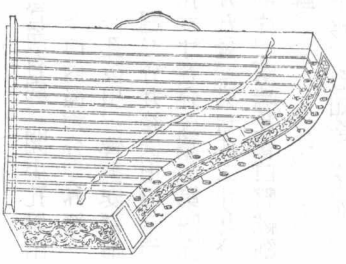
次呈雜伎　大回子四人，皆服背褂上身雜色綢下身接袖衣，冠五色綢回回小帽，著青緞韡，繫綠綢帶。小回子二人，服雜色綢絹裏衣，冠五色綢回回小帽，著青緞韡，繫綠綢帶。司舞舞盤人舞畢即上，走索尋橦，百戲具呈。技畢，樂止，迺下。每歲三大節延宴，高麗國俳掌儀呈技之後，回部樂技始進。

清・永貴、蘇爾德纂乾隆《新疆回部志》卷二《樂》　大鼓徑二尺餘，高尺餘。小鼓徑尺許，高三寸許。鼓圈以生鐵鑄成，羊皮鞔之。嗩吶喇叭，均與內地者同。每日未申間，登高臺作樂送日，行陣亦用爲號令。其宴會之樂有鼓，徑尺六七寸，高三寸，《回疆志》作『高一寸』。鞔以羊皮，或染紅綠。鼓圈內密釘小鐵環，不用杖擊，以手拍之。胡琴用銅絃《回疆志》皆作『鋼絃』，下同。十，馬尾絃二，用弓磨拉作聲。絃子用桑木作，長三尺餘，皮絃二，銅絃五。又（有）名胡撥，類琵琶者，用皮絃四，銅絃三。羊琴長三尺，寬二尺，用十二雙銅絃，兩邊各一單銅絃，名曰喀淪。

凡伯克等宴會，則有跴銅繩、掄刀、耍盤、變戲法、鬬羊、幼童翻筋斗之戲，又有四五回人坐地鳴鼓作樂，二回婦對舞者，亦有羣回歌唱者，亦有一《回疆志》作『一二』回在地舞蹈歌唱者。《回疆志》下有『名曰打麥哩子。』

清・七十一《西域聞見録》卷七《回疆風土記・風俗》　回樂以鼓爲主，大小數面。葦笳木管皆八孔，洋琴五十餘弦。胡拍七弦，鐵弦四，皮弦二，絲弦一。胡琴大小四張，聲音抑揚高下，隨鼓起落。而歌舞之節奏盤旋，亦以鼓爲則。嘈襍淆亂，中之按之，悉有宮商之義，大抵皆秦音之變調也。

清・托津等纂嘉慶《清會典圖》卷三六至三九《樂器》　喀爾奈：鋼絲絃十八，狀如世俗洋琴。刳木中虛，左直右曲，前廣後削。前闊二尺五寸一分五釐，後闊九寸一分二毫，縱一尺六寸三分九釐四毫四絲，厚三寸七分一釐七毫九絲。左梁高六分九釐九毫八絲，闊一寸二分九釐六毫九絲。繫絃右於立面，用木軸綰之，承以木柱，高七分二釐九毫，柱脊距右端三寸九分八釐二毫。第一單絃長二尺四寸三分有奇，第二雙絃長二尺四寸一釐九毫二絲，第三雙絃長二尺三寸七分有奇，第四雙絃長二尺三寸二分七釐有奇，第五雙絃長二尺二寸五分九釐九毫，第六雙絃長二尺一寸八分四釐五毫，第七雙絃長二尺八分有奇，第八雙絃長一尺九寸七分二釐有奇，第九雙絃長一尺八寸四分八釐九毫，第十雙絃長一尺七寸三分七釐有奇，第十一雙絃長一尺六寸五分八釐八毫，第十二雙絃長一尺五寸四分五釐有奇，第十三雙絃長一尺四寸三分三釐有奇，第十四雙絃長一尺三寸有奇，第十五雙絃長一尺二寸二分一釐有奇，第十六雙絃長一尺一寸二分八釐有奇，第十七雙絃長一尺四分九釐有奇，第十八雙絃長九寸八分二釐九毫有奇。旁飾螺鈿，以手冒撥指或以木撥彈之。



喀爾奈回部樂用。



塞他爾回部樂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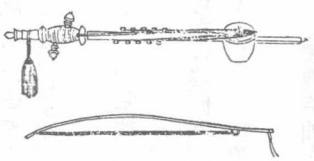
喇巴卜回部樂用。

塞他爾：木柄通槽，下冒以革，面平背圓形如匕，通長三尺四寸二分五釐有奇，柄長二尺六寸四釐九毫有奇，上闊一寸二分八釐，下闊八分六釐四毫，厚九分五釐有奇。槽長八寸二分八毫，上闊九分二釐一毫六絲，

厚一寸一分三釐七毫有奇，腹闊三寸三分三釐七毫有奇，厚三寸一分五釐五毫有奇。以九軸綰絃。柄端二軸，綰絲絃二。面三軸，左側四軸，綰鋼絲雙絃一，獨絃六，長短各有差。槽面設柱，絃自山口至柱長二尺八寸四分三釐一毫。柄纏線縋二十三道，似琵琶之品。每道距柱，第一道二尺六寸八分有奇，第二道二尺五寸三分四釐有奇，第三道二尺四寸八分三釐有奇，第四道二尺四寸一分五釐有奇，第五道二尺二寸六分二釐有奇，第六道二尺一寸九分四釐有奇，第七道二尺二分八釐有奇，第八道一尺九寸六分三釐有奇，第九道一尺九寸一分有奇，第十道一尺六寸六分七釐有奇，第十一道一尺六寸九釐有奇，第十二道一尺五寸五釐有奇，第十三道一尺四寸六分七釐有奇，第十四道一尺三寸九分四釐有奇，第十五道一尺二寸七分三釐有奇，第十六道一尺二寸一分四釐有奇，第十七道一尺一寸三分三釐有奇，第十八道一尺一分一釐有奇，第十九道九寸六分，第二十道八寸四分六釐有奇，第二十一道七寸五分二釐有奇，第二十二道七寸三釐有奇，第二十三道六寸四分一釐有奇。以手冒撥指或以木撥彈絲絃應鐵絃取聲。柄髹朱，繪錄花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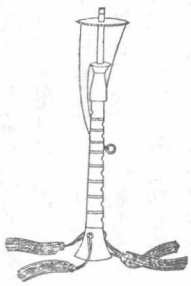
喇巴卜：木柄通槽，下冒以革，形如半瓶。通長二尺七分七釐六毫五絲，柄長一尺五寸九分一釐六毫五絲，上闊七分五毫有奇，厚八分六釐四毫，下闊一寸一分三釐七毫有奇，厚一寸三分三釐有奇。槽長四寸八分六釐，闊六寸，厚二寸九分一釐六毫。曲首嚮後，長三寸三分二釐八毫。本闊一寸八分二釐有奇，末闊七分五釐二毫有奇，厚與柄上闊等。絲絃五，通長一尺九寸二分九釐有奇。曲首鑿空納絃，側以五軸綰之，左二右三。槽面設柱，絃自山口至柱長一尺六寸八分。鐵絃二，一長一尺四寸九分有奇，一長一尺四寸八釐有奇，柄右側兩軸綰之。以手冒撥指或以木撥彈絲絃應鐵絃取聲。柄端垂朱綏。

哈爾扎克：椰槽，冒以馬革，上木柄，下鐵柄，形如胡琴，通長二尺六寸七分三釐有奇。槽面徑二寸五分六釐，高三寸九分。槽底中開一孔，徑六分八釐二毫有奇。側開三小孔，徑二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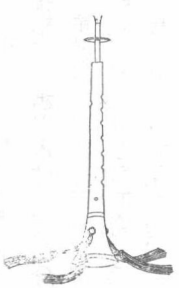


哈爾扎克回部樂用。

五釐六毫。下承方鐵柄，長五寸一分二釐，方二分四釐三毫。其末圓頂，槽上木柄長一尺八寸二分有奇，圓徑七分二釐九毫。柄上一段微巨如旋螺，長三寸四分一釐有奇，圓徑一寸一分三釐有奇。前面爲山口，下開圓孔，徑四分有奇。後鑿空，長一寸八分二釐有奇，闊二分六釐九毫有奇。以馬尾二縷爲絃，每縷約八十餘莖。上自山口穿於後，以兩軸綰之，左右各一，下繫於鐵柄之雙鐶。槽面設柱，絃自山口至柱長一尺四寸五分八釐。馬尾絃下有鋼絲絃十，其下亦繫於鐵柄，自柱間小孔穿入，上繫木柄。左右各五軸，自柱距軸，左第一絃五寸七分六釐，第二絃六寸八分二釐六毫，第三絃七寸八分七釐有奇，第四絃八寸八分五釐九毫有奇，第五絃九寸七分六釐有奇。古第一絃六寸二釐六毫有奇，第二絃六寸九分九釐八毫有奇，第三絃七寸九分八釐七毫有奇，第四絃九寸一釐有奇，第五絃一尺一釐有奇。另以木桿爲弓，長二尺一寸六釐有奇。桿本以皮條繫銅鐶，長二寸八分八釐。以馬尾八十餘莖爲絃，長一尺七寸七分有奇。上繫銅鐶，下繫桿末，軋中二絃應鋼絃以取聲。柄端垂流蘇朱綏。



巴拉滿回部樂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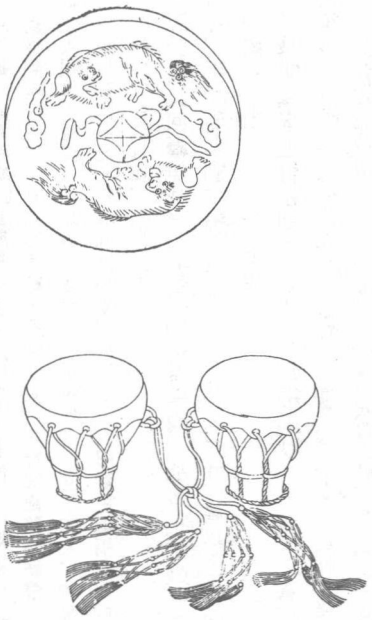
蘇爾奈回部樂用。番子樂得梨附見。

巴拉滿：木管，上斂下哆，飾以銅，形如頭管而有底。開小孔以出音，管通長九寸四分。上口內徑四分，外徑八分。下口內徑六分，外徑一寸三分。七孔前出，上接木管，微豐，亦飾以銅。一孔後出，管上安蘆哨吹之，其長二寸七分三釐，入木管五分九釐。上口闊二分九釐。上口至前面最下第一孔七寸七分，第二孔六寸九分，第三孔六寸五分五釐，第四孔五寸四分，第五孔四寸五分一釐，第六孔三寸七分五釐，第七孔二寸九分三釐，最上後一孔一寸六分八釐。哨近上夾以黃銅片。兩端及管口繫絨紃三，共結一鐶懸之。下端銅口小鐶四，垂雜采流蘇。

蘇爾奈：一名瑣嗦，木管，兩端飾銅。上斂下哆，形如金口角而小。

管長一尺四寸一分四釐。上口內徑三分一毫有奇，外徑八分一毫九絲。下口內徑二寸五分五釐一毫五絲，外徑三寸一釐。九孔，前出七，後出一，左出一。上接小銅管，長三寸一分五毫，入木管內一寸三分三釐。上加蘆哨吹之，其長三分五釐，冒於銅管二分。哨上口闊二分四釐。木管上口至左側一孔九寸一分二釐，正面最下第一孔八寸三分，第二孔七寸三分三釐，第三孔六寸三分，第四孔五寸三分，第五孔四寸二分，第六孔三寸一分九釐，後出孔二寸七分，最上正面第七孔二寸一分。銅管近上有銅盤，下鐶垂流蘇。

達卜：木匡，上冒以革，形如手鼓而無柄，有二制，一、面徑一尺三寸六分五釐二毫，匡高二寸二分七釐五毫。一、面徑一尺二寸二分四釐，匡高一寸六分二釐。皆髮黃，面繪采獅各二，以手指擊之。【略】



達卜回部樂用。

那噶喇回部樂用。

那噶喇：鐵匡冒革，上大下小，形如行鼓。面徑六寸四分八釐，底徑二寸六分二釐八毫，匡高四寸八分六釐。旁有小鐶，繫黃絨紃。兩鼓相聯，左右手各以杖擊之。末垂五采流蘇。

蕭雄《西疆雜述詩》卷三《歌舞》自注　回俗無戲而有曲，古稱西域喜歌舞而並善。今之盛行者曰圍浪，男女皆習之。視爲正業，女子未嫁，必先學成。合巹之日，新郎新婦有圍浪之禮。【略】每曲男女各一，舞於罽毯之上。歌聲節奏，身手相應。旁坐數人，調鼗板絃索以合之。粗莽碩大者流，手撥銅琶，亦能隨聲而和。王府暨伯克家皆喜爲之，部民男女擁集爲應差事，一曲方終，一雙又上，有緩歌慢舞之致。調頗多，大都兒女之情，轇轕格磔，顧曲匪易。其詞如沙羅漢、昆諦昆底、圍郎罷等類是也。又有半回半漢之曲，如『一昔克訝普門關上，契喇克央朵燈點上，克克斯沙浪氊鋪上，呀彈尕嗡鋪蓋上』等類，則上半句回語，下半句漢語。每事重言，一繙一譯，仿合璧文法也。哈密地近雄關，略識中原音韻，編有拉駱駝一曲，則全然漢語矣。對舞不限是夫婦，隨意可湊，究用婦人成對者多。到處絃歌，八城尤盛。此外有衆人圍坐彈唱者，有一人跳地而歌者，腔調不一。至於野外放歌，長聲獨唱，蒼涼塞上之音，聽之淒然。

又《樂器》自注　迎年送日均有鼓吹。鼓之大者，徑二尺餘，高尺餘。小者徑尺許，高約三尺。鑄鐵爲框，鞔以羊皮。設數面於高臺，交錯擊之。聲有雌雄，緩急相連，以成節奏。嗩吶、喇叭，本龜茲所出流傳漢地者，至今形式相同。與鼓並奏於臺，彼中之大樂也。凡宴會暨平時歌舞，有絲絃小樂鼓，徑尺二三，高約三寸，羊皮鞔之，施以彩色，框裏周綴鐵環，手拍以爲節。有胡聚，用鋼絃十根，馬尾搦弓勒之。有絃子，桑木所製，長三尺餘，皮絃二根，鋼絃五根，手彈之。有似洋琴者，長三尺，寬二尺，鋼絃十二，皆雙兩邊，附以單絃，名曰喀淪。又有琴，皮絃四根，鋼絃三根，狀若琵琶，似是而異，因問之，曰『胡撥』。忽憶俞琰席上腐談王昭君琵琶壞，使人更造，而形小。笑曰：『渾不似。』後訛爲胡撥四，亦作虎珀思，又作虎拍思。今稱胡撥者，即胡撥四，始知爲昭君物也。所不解者，昭君出塞，在今賀蘭山後包頭地方，距回疆甚遠。回疆地近烏孫，何以琵琶不傳自公主細君，而傳於遠地之昭君，亦顯晦有數與？各種琴絃粗宏，其爲音也，蒼涼而猛烈，殆亦塞上之風，剛勁使然也。至《唐書》所載之羯鼓、揩鼓、腰鼓、雞婁鼓，與《文獻通考》之銚牢鼓，皆謂係龜茲部樂，今無從質證而分名之。

清・王樹枏《新疆禮俗志・纏回》　宴客以多殺牲畜爲敬。瓜果餳飴湯餅肉腊之屬，案槅紛羅，又手大啖。樂賓之樂，以鼓爲主。大鼓以枹擊者，謂之東不拉。小鼓以手撾者謂之達普。木管謂之娑拉伊，葦笳謂之拉伊，三絃謂之拉瓦普，兩絃謂之色哈，銅絃謂之彈普，絲絃如琵琶者謂之斗塔，如洋琴者謂之喀攏。男女當筵雜奏唱歌，女子雙雙逐隊起舞，謂之偎郎。間亦有男子偎郎者。淫聲哇辭，可以知其俗矣。

清・王芑孫《西陬牧唱詞》 五旦五旦七調與中華五均七音之旨相合，蓋回部樂器九音皆備，以華譯之，且即均也。雙絃其器有喀爾奈者，狀類洋琴，凡十八絃，惟第一單絃，自第二至第八皆雙其絃。應和多，天方新唱陋摩訶。鐵腔鼓裏行鼓以鐵爲腔，冒以革，上大下小，擊以二木枝。吹蘆哨，有器如銅角而木管，木管上安銅管，銅管上安蘆哨，而口吹之。此回樂鼓吹也。珠魯翻成朱鷺歌。珠魯，彼處曲名，蓋亦馬前鼓吹之詞也。

度索尋橦絕伎兼，《御製回人繩伎詩序》：『繩伎即古尋橦度索之遺。』部分雙引到重檐。錦欄紅袜蹲蹲舞，巧赴鋼絲昔昔鹽。《文獻通考》『答臘雞婁鼓等十種爲一部，隋唐以備燕樂，其曲有昔昔鹽、一臺鹽之類』，今回部樂音，自平定後，隸在樂官。每三大節筵宴，高麗國俳呈伎之後，回人奏伎。司舞二人，舞盤二人，皆服背褂，錦腰欄綢接袖衣，冠錦面倭緞邊回回帽，著青緞韡繫絲綢帶。於樂作後即上。司舞二人起舞，舞盤二人隨舞。舞畢，次呈雜伎，大回子四人，皆服背褂，上身雜色綢，下身接袖衣，冠五色綢回回小帽，小回子二人服雜色綢絹衣，冠五色綢回回小帽，走索尋橦，百戲具陳，樂止乃下。

清・王曾翼《回疆雜咏》 對對回姬舞態濃，胡琴拍拍鼓鼕鼕。更闌曲罷還留客，手酌葡萄勸玉鐘。鼓徑一尺六寸，高三寸，鞔以羊皮。胡琴十絃，拍鼓拊琴。回婦二人歌舞，此宴客之樂也。

清・曹麟開《塞上竹枝詞》 羌女妖嬈細馬馱，鼉婆邏沙曼聲歌。一年一度蘆笙會，別唱三春摩鳥歌。楊維楨《鼉婆引》『梅卿上馬彈鼉婆』，即琵琶也。陸游詩『西蜀琵琶邏沙槽』。《文獻通考》：『漢有吹鞭之號，笳之類也，今多卷蘆爲之。』回人謂匏笙爲摩烏，每三月中，婦女吹匏笙，唱季春歌。歌云『綽木柳三宏』，華言特值季春也；『紀鵲宏那綳』，華言日晴月又明也；『廈睢瑪左生』，華言使者游山川也，『戲目紀從生』，華言熱氣升也；『堵却鋪烏孟』，華言四野新也，侏儒頗有古節。

清・成書《多歲堂詩集》卷三《伊吾絶句》 眨眼西風已報秋，餘糧芻束及時收。纏頭夜半歌喉咽，檢點衣囊補敝裘。收穫將畢，回人夜作苦寒，每長歌以相應答。其聲淒斷，俗謂之叫皮襖。

清・朱紫貴《楓江草堂詩集》卷四《天山牧唱》 霜飛玉帳夜聞歌，勸客蒲桃金叵羅。琥珀七弦笳八孔，銀鐙影裏舞青娥。秋深蒲桃酒熟，宴客酒酣，回女逐對起舞，琥珀七弦，葦笳八孔，皆其樂器。

又 小宴明駝百戲陳，珠歌翠舞夜留賓。更撾十棒元宵鼓，別有驚鴻掌上身。葉爾羌俗尚宴會，婦人善歌舞，索銅爲繩，立木爲架，回婦於繩上步驟往來，應鼓之節，舞九轉盤之戲，不一而足。

清・佚名《西域地理圖説》卷五《土産時貢・禽鳥》 孔雀：出自後藏地方，回人亦以美人著錦披華，與之對（午）〔舞〕爲戲。

清・祁韻士《西陲要略》卷四《回俗紀聞》 樂器以鼓爲主，大小不一制，又有提琴洋琴之類，歌舞盤旋皆以鼓爲節。

清・徐松《新疆賦・新疆南路賦》 於是引鳳奏於天方，聖製詩『卻引天方鳳奏西』注：『時將軍兆惠自葉爾羌得回部樂，奏送適至，因命於大饗所陳諸部末肆之，其器有大、小鼓、簫管、提琴、洋琴之屬，其伎有倒刺、都盧及承盤、轉碟之屬。』

又 兜離集，裘帕聯，聖製《瀛臺曲宴外藩》詩：『西瀛裘帕許參連。』又云：『兜離歌與任僛舞。』丸劍跳，都盧緣。聖製詩：『舞看跳劍與都盧。』奏七調，彈五絃，吹觱篥，搦毛員，龜茲七調，見《通志》。《文獻通考》：『龜茲樂器有五絃觱篥、毛員鼓。』跨高楔，聖製《觀回部繩伎聯句詩序》：『乃命回人緣高楔，踏修絙。』歌《小天》。龜茲曲名，見《通考》。

清・蕭雄《西疆雜述詩》卷二《英吉沙爾》自注 南疆俗好圍浪，一男一女對舞同歌，不分歲時，輒以此取樂，亦昇平景象也。

清・方希孟《西征續録》卷下 從人告席備，復沿山迴至亭上。敞榭四間，左隔紫布幛，兩席平列，四賓八主，饌三上，傳戲劇侑觴。初入纏女二十餘人，皆紅衣單衫，置席坐地上。旋兩兩起舞，手絛帕，拂地盤旋，蹁躚嬝娜。纏頭一人，吹筒一人，擊小鼓相應。舞節方濃，氍毹上復側出二女，年稍長，錦帽絳襠，雉尾飄拂，折腰宛轉，作天叉夜叉猙獰惡撲狀。一低一昂，一拒一觝，鼓聲怦然，筒聲悾然，人聲嘈然。一小纏女著紫半臂，白皙如玉，嚲肩斜步，兩三舞，翻然而立，正可婷婷嬝嬝十三餘也。舞既畢，弄熊者牽一熊入。黑毛攢體，目睒睒如人，躬立行地，蹣跚折旋作態，須臾退出。一女郎，年十五六，入，置鼓板唱西涼一曲。時已紅燭高燒，絳帷四捲，纏女皆席地啖飯，以手掇之而食。

清・周芳煦編光緒《新平縣鄉土志・禮俗》 偎浪宴會時，多邀聚年少婦人，彈琴擊鼓，令婦手舞足蹈，按板歌唱，名曰偎浪，即漢人演戲之意也。

名稱

清・陶保廉《辛卯侍行記》卷六《光緒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哈密皆曰哈木爾，或呼庫木耳。稽古者以哈密爲漢伊吾而不知哈密之名亦古。《元和志》『伊州納職縣北有俱密山』。是哈密因山得名，唐初已然。今三堡西北之哈木爾達坂卽古俱密山，西戎語哈俱庫克等音均可通用，有哈木爾山而知哈密主名尙在迤西，非可以一城概之也。哈木爾卽明初之哈梅里，永樂後之哈密衛。史官不知土音之爲哈梅里，誤分二地，猶天方之與默德那耳。俱密、哈密力、哈梅里、哈木爾一音異譯，非親詢者老烏乎知之。然釋西域土地必先考漢唐時有無此稱，往往沿用舊名無意義可釋。若聽彼族斷爲近世回語、蒙古語，強爲立解，哈密或云蒙語瞭望臺也，或云回語美地也，或云沙窩也。言人人殊，究不知一千年前之俱密當作何解。象鞮不學，妄言妄聽，雖身履其境，傳訛更甚，乾隆時遊西域者多坐此弊。庫車明係龜茲，喀什原是迦師，釋以回語，轉昧古名。昔人據回語庫車謂窘井，喀什噶爾謂各色磚房。余屢問纏回，云庫車乃山泉，喀什噶爾乃頑民難化之意。疑諸說皆未可信。甚者以圖古里克爲土胡盧，以雅圖庫爲丫頭溝，泥音定訓，尤俗說之堪噴飯者也。

清・傅恒修乾隆《西域圖志》卷四八《雜録二》　回部役屬準噶爾時，舊曾遷闢展人戶於烏什，因以闢展地名，名烏什之地。如哈喇和卓、森尼木、魯克察克、托克三、洋赫、布干、連木齊木、雅木什之屬，至今彼此相同，示不忘本意也。

又　準噶爾人稱回人爲和通。稱和卓者，有道行之謂。稱阿琿者，師長之謂。亦有以人名其地者。如哈喇和卓、博爾海、阿勒玉素布、達烏圖之屬。有以部落名其地者，如庫車屬之特集克是也。

清・祁韻士《西陲要略》卷二《南北兩路城堡》　布古爾城在庫爾勒城西四百五十里，初有回人二千戶，後經霍集占之亂，布古爾適當其衝，大軍進勦，逃亡略盡，僅存百餘戶，歸入庫爾勒。二十四年，乃徙惰蘭回子五百戶實其地。惰蘭一作多倫，回子中別一種，爲霍集占牧馬養雕者也。

又卷四《回俗紀聞》　呼棉花爲白荅，餅餌爲囊，牛馬乳釀酒爲阿拉占，酸乳爲氣格，卽馬湩也。

清・蕭雄《西疆雜述詩》卷二《闢展》自注　按和卓卽和卓木，史云猶華言聖裔也。今審其音，當作霍家蔑。凡呼官宦之子亦然。每見彼中人名有此三字冠首者，非聖裔必宦嗣也。史作和卓木者，大抵當時由西北邊境漢人所記，譯以彼土音，呼和卓木。原與霍家蔑三字混合，蓋譌譯但取音諧，不拘字義。卽如克寒之書可汗，亦誤於西北俗音。在當時記述者，不自知其音屬一方，致令天下後世，特爲二字添作一音耳。

清・裴景福《河海崑崙録》卷四《光緒三十二年三月十九日》　纏民稱罕乃極尊大之詞，佛與君皆曰罕，官曰案板，猶可汗克罕也。譯音無定字，故無定聲，往往一地一人，其名屢易，匈奴稱天曰撐犁，蒙語曰騰格里，曰撐里，西域稱天曰祈連，纏民稱天曰胡大，曰胡達，波斯語也，以捲舌音輕讀之，皆可相通。

清・張銑編光緒《焉耆府鄉土志・人類》　纏民　有土著，有寄籍。考纏頭別有一種名倒浪，相傳係古焉耆國人，乃蒙古人由俄國來者改爲纏頭者。後散處南路各城，土著纏頭未免猶有彼此之分。現在此種尙繁，考覈人類，務求確鑿，仍俟博雅者訂正焉。

清・蕭然奎編光緒《伊犂府綏定縣鄉土志・人類》　塔奇卽纏頭異名。

娛樂

清・永貴、蘇爾德纂乾隆《新疆回部志》卷二《戲嬉》　回人之棋有二種。一種用三十馬，每邊十五，分二色，馬之形狀高矮大小不一，其局路行列勝負之法大概如中國之象棋。一種用三十二馬，其籌馬之形狀，局盤之路數，頗如中國之雙陸。開亦有骰子賭錢之具，又有拋擲羊背式骨之戲，亦有賭采。幼童則拋核桃，磞鷄卵。

清・七十一《西域聞見録》卷七《回疆風土記・風俗》　回子宴會，總以多殺牲畜爲敬。駝馬牛均爲上品，羊或至數百隻。各色瓜菓、冰糖、塔兒糖、油香以及燒煮各肉、大餅、小點、餺飥、蒸飯之屬，貯以錫銅木盤，紛紜前列，聽便取食。樂器襍奏，歌舞喧嘩，羣回拍手以應其節，總以極醉爲度。有連宵達旦，醉而醒，醒而復醉。所陳食品或散給與人，或宴罷攜之而去，則主人大喜，爲以盡歡。

清・蕭雄《西疆雜述詩》卷三《嬉樂》自注　回部過年不定爲中國何月，每逢歲首亦尋樂事以鬧新年。西北好馳馬，故藉此賭勝。預爲黏帖訂期，釀金作采。是日，於長坪中每排數騎齊發，角人兼以角馬，先到者勝之。又有比較手段之事。或同日，或不同日，每兩人互相持抱，彼此掀擲，能推到者爲勝，謂之跌交。勝則滿場喝采，凡與勝者相契之人，爭捧其腳而高舉之，以助炫耀。亦以肉食等物爲注，兩般角勝，皆爭名出衆之會也。或係王子與頭目諸人出物爲之。其餘鬬羊舞刀盤等事，則專爲嬉戲。《唐書・西域傳》謂歲朔鬬羊馬橐駝七日，觀勝負以卜歲豐歉，或亦有之。

又　鞦韆與內地同，彼中婦女不分貧富，不論時節，皆喜爲之。到處豎有高架，宅邊有大樹者，或卽横木於枝以繫繩。

清・王曾翼《回疆雜咏》　七歲兒童入市嬉，倒翻觔斗共矜奇。緣橦自昔誇繩伎，嫻習多應自幼時。回童七八歲輒能翻身作數十觔斗戲，跳擲飛騰，觀者目眩。

清・曹麟閣《塞上竹枝詞》　鹿骨瑩圓戲具偕，承空上下鬥邨娃。乘鸞暗卜誰先兆，信手攤來四色皆。蒙古、回人風俗以鹿蹄腕骨名曰羅丹，隨手攤擲爲戲，視其偃仰横側爲勝負。小者以麞，大者以鹿，瑩澤如玉。婦女圍坐，一手攤擲，承空上下，各取之，以不動局上者爲工。腕骨一具，四面不同。持四枚擲之，各得一色，以此分勝負。又有以薄圓石擊之，名曰帕格。

又　百尺竿頭步可登，分棚雲際紮長繩。捷兒逞技淩空舞，不數尋橦度索能。回人有繩技，卽度索之遺意。歸誠後，曾載此技入貢。《西京賦》『都盧尋橦』，注：『都盧國人，體輕善緣。』

《清通志》卷六四《散樂》　回部銅繩伎：用銅繩一根，徑二寸，長一丈餘，或用麻繩一根，徑二寸，長三丈餘，横於架木之上，架木高二丈五尺，又下曳一繩，斜繫於地面之杙，一邊立桅木一根，高六丈。回人服綵衣，兩手執木一根，赤足，自地登繩斜上，履繩而走，往返遊躍於繩上。既而又服其靴，足掌下加一銅盤，踏銅盤而履繩，亦可往返行之。或去銅盤，踏一立木，徑二寸許，高五寸許，遊於繩上，亦可或履或行，或跳或躍，或跨而騎，或坐而起，如履平地然。下立回人一，亦服綵衣，擊鼓而喧，於下戲躍。既畢，左懸弓，右挾矢，抱桅木直上，至桅頂，地設帽毬一枚，援弓射之。按回部以銅繩伎爲最奇，後有登竿顛仆者，皇上以因戲傷人，命禁此伎。聖念周詳，愼微謹小，於斯可仰見云。

《清文獻通考》卷一七五《樂考二十一・散樂百戲》　回部樂伎銅繩伎：用銅繩一根，徑二寸，長一丈餘，或用麻繩一根，徑二寸，長三丈餘，横於架木之上，架木高二丈五尺。又用麻繩一根，斜墜於地，拴於橛。一邊立桅木一根，高六丈。回人服綵衣，兩手執木一根，赤足，自地登繩斜上，履繩而走，往返遊躍於繩上。既而又服其靴，足掌下加一銅盤，踏銅盤而履繩，亦可往返行之。或去銅盤，踏一立木，徑二寸許，高五寸許，遊於繩上，亦可或履或行，或跳或躍，或跨而騎，或坐而起，如履平地然。下立回人一，亦服綵衣，擊鼓而喧於下。戲躍既畢，左懸弓，右挾矢，抱桅木而直上，至桅頂，地設帽毬一枚，援弓而射之。

清・趙翼《簷曝雜記》卷一《回人繩伎》　回人有能繩伎者，與內地不同。內地走索之法，椓兩竿於地，以索平繫於竿，而人往來其上耳。回人則立一木高數丈者，其顛斜繫長綆屬於地。回人手横一木，取其兩頭輕重相等，不致欹側，則步綆而上，直至木之顛，幷蹺一足，而僅以一足踏於綆，口唱歌，良久始下。眞絕技也。上每出行，武備院嘗以其人奏伎。後偶有一人墜而下者，上憫之，自此不得設。

清・倭仁《莎車行記・咸豐元年五月十七日》　十七日，蘇巴什臺宿。八十里。入喀喇沙爾界，亂山之中，僅有軍臺一所。臺對一山，石骨沙膚，高數十仞，勢極陡絕。回人履沙而登至絕巘，挺身直下，爭先鬬捷以爲戲，疾如飛鳥，一瞥到地。

清・祁韻士《西陲要略》卷四《回俗紀聞》　又趫捷者善繩技，蓋古

尋橦度索之遺。

清・王曾翼《回疆雜紀》 回童七八歲輒能翻身作數十觔斗戲，跳擲飛騰，觀者目眩。

清・龔柴《天山南北路考略》 凡宴會鄉飲，概以多殺畜牲爲敬。駝馬牛均爲上品，羊或數百頭。惟嚴禁豕族，莫得宰食，蓋回例也。各色瓜果、冰糖、香油及燒煮各肉、鹽餳、餅餌之屬，皆盛以銅錫木盤，紛紛前列，任便取食。樂器雜奏，歌舞喧譁，皆拍手以應。以極醉爲度，甚有連宵達旦，醉而醒，醒而醉者，亦陋俗也。

傳說

清・王曾翼《回疆雜咏》 千年枯木竟能神，碧甃琉璃映曉雲。爭趁排沙畢日好，新衣來拜聖師墳。相傳始立回教者名嗎哈木啻敏，回人以聖稱之。其墓在喀什噶爾城東五里許，甃以碧瓦。墓旁枯木一株，千餘年矣，呼爲神樹。回俗稱每月六日爲排沙木畢，是日無分男女，各著新衣，五鼓上墳禮拜。

又 圖書古洞祕靈蹤，瀑布飛流萬疊峯。惆悵天梯不可即，遙看鳥道白雲封。喀什噶爾城北八十里有大雪山，四面奇峯，飛泉如瀑布。中有土穴，土人名以圖書克。相傳嗎哈木啻敏之大弟子羅狄滿入山修煉昇仙，尚存木梯，可望不可登。

清・傅恒修乾隆《西域圖志》卷四八《雜録二》 回部祖國名墨克、默德那，在葉爾羌極西境。相傳派噶木巴爾自祖國東遷，至今山南葉爾羌、和闐等處，回教始盛。故回部紀年自派噶木巴爾始。至今乾隆四十四年己亥歲共一千一百九十三年矣。

青吉斯汗一支，相傳舊居天山北塔爾巴噶台、阿勒台鄂拉、額米爾、薩里等處。後其地爲準部所有，青吉斯汗子孫式微。今塔爾巴噶台諸處，無復回部支裔矣。

清・永貴、蘇爾德纂乾隆《新疆回部志》卷二《各城雜記》 蟠柳在烏什城之西南四五里，一叢連根挺發百餘株，高者三十餘丈，或曲或直，或卧或立，嫩綠垂絲，新眉寫黛，環抱清潭數頃，深處丈餘，淺亦數尺，雖隆冬不冰。土人云其水舊多蛇，由溫都斯探來（以）〔一〕和卓木，在此種柳念經，其蛇遂絕。此處名索特胡瑪雜爾。

又 地海在英阿雜爾之西北九十里托古薩克莊屬綽得爾康爾地方，乃瀑漲流注之水，滙爲一池，深尺餘，周十四五里，每遇積雨，河溪泛溢，遠近洪流，俱歸其內，深遂至三四丈，然三日後即盡，所存水仍深尺餘，雖遇旱乾亦不減耗。土人言此內有地眼，云偶一年自生魚，形如蛇，長三四尺，食之令人嘔吐。水底極涼，而沙淤善陷，雖熟諳水性者不敢深入。

清・徐松《西域水道記》卷三《巴爾庫勒淖爾所受水》 招摩多河所逕之沙山，迤邐與東北諸山接，最東者曰大柳溝，次小柳溝，次廟兒溝，次板廠溝，次樓房溝。以次而西，相去或五六里，或至二十里。各溝出水，會而成河，流逕沙山北。沙山長十許里，牧馬者入山深處，夜聞鈴鐸音，相傳昔覆軍於此。《後漢書・西域傳》：『呼衍王將三千餘騎寇伊吾。伊吾司馬毛愷遣吏兵五百人於蒲類海東與呼衍王戰，悉爲所沒。』沙山正蒲類東也。

清・欽憲保達纂咸豐《孚化志略・古蹟》 北門外迤西韋陀山半有一石洞，洞中有（有）石類虎。本境人言，當年往往夜深有虎至河邊飲水。亦因乾隆三十年定亂時，被鎗砲所震，不能行走矣。至今觀石虎，婉若似眞獸。

又 南門外西南數十里，有山高插雲漢，亂峯聳天，名曰唐王寨。據回人言之，唐季曾征西時到此，在此山立寨。相傳山內珠寶金銀藏於山頂，有好財者登此山，行至山半，爲風雨頻阻，不敢強登矣。

清・裴景福《河海崑崙録》卷四《光緒三十二年四月一日》 阿克蘇西一百八十里地名烏什吐魯番，其南有地名哈里噴，四山之中纏民百戶，生女盡美。相傳唐時有狐化爲人，與人合，爲百戶所自出，聚族而居，富於財，互相婚配，不嫁外人。纏語謂狐曰哈里噴。此與黃帝女嫁盤瓠生子犬狨無異，亦戈壁中朱陳村臙脂坡也。《魏書・高車傳》謂匈奴單于生二女甚美，其少女配老狼，產子滋繁成國，茲族又出於狐異矣。纏語謂狐亦曰圖勒齊。

清・宋伯魯纂光緒《新疆建置志》卷四《和闐直隸州》 按西域釋地，回人呼漢人曰黑台，和闐即黑台之訛。又按《乾隆府廳州縣志》，和

闐即于闐，回人呼漢人爲赫探。漢任尚都護西域，嘗遺其人衆於此，和闐回子皆其遺種，故回子呼之爲赫探城，和闐赫探之對音也。

哈薩克部

綜　述

清・黄文煒、沈青崖纂修乾隆《重修肅州新志・西陲紀略・西域諸部》　哈薩克，在伊里西布魯特之西，其君長曰阿布爾海罕，向在塔什漢城駐牧，今徙於魏儲洪古兒城。塔什漢之西有銷蘭城，又西微北有雅速城，又西北爲哈拉哈爾巴克部落，又西六七程爲烏斯伯克居住地方，其西南有哈拉科子城，烏爾根七城，皆回子居住。附近新徙魏儲洪古兒城。

又　哈薩克回子在伊里之北，其人衆強盛，與準噶爾爲敵。北連俄羅斯界，東北接布魯忒界，即古大宛國之地。産馬高大，逾常種，汗多紅色，其澤即古渥洼水。

清・佚名《西域地理圖説》卷六《外夷情形・交通》　自吹、塔拉斯屬喀拉布拉地方往西北去五日，入哈薩克地方。哈薩克亦系另一派回人，方今受我皇王恩寵，俱有龍蟒衣服。其部落分上、中、下三枝：一曰烏魯羽斯，二曰鄂托蘭吉羽斯，三曰科起克羽斯。上部落之頭領名喀拉回克兒第，屬下七千餘戶，遊牧於葉帖乾嘗地方，有小城一座，平川一千餘里，依山帶河，水草俱旺，種田，有房，有果木，樹無多。中部落之頭領名多斯滿伯特，屬下五千餘戶，遊牧於雅塔乾地方，平川七百餘里，南北界河兩道，有城，周圍約二十里，四門，（佐）〔左〕近田地無多。下部落之頭領名孟克巴圖，屬下三千餘戶，遊牧於准貝斯地方，平川五百餘里，西、北、南三面皆山，有河五道，或亦種田。以上三部，俱屬該總目圖里野比、阿布賴等二人統轄。本屬（布）〔部〕領二千人，常遊牧於此三部落地方，本住土城一（坐）〔座〕於吹、塔拉〔斯〕地方，周圍二十餘里，平川四百餘里，四圍皆山，大小河二道，水草俱好，亦有莊田，廣産林木，果園稀少。

清・傅恒修乾隆《西域圖志》卷二《圖考二》　哈薩克處西域之西北境，其地遼曠綿邈，鮮城郭（官）〔宫〕室，畜牧爲業，寇鈔爲資，倏忽往來，不常厥處。

又卷四四《藩屬一》　左部哈薩克　左部哈薩克東南與準噶爾接，西與右部接，北與俄羅斯接。其常所會廷曰葉什勒，傍葉什勒河，東去塔爾巴噶台，南去伊犁皆千里，東南去鎮西府四千五百餘里。其部曰鄂圖爾玉兹。無城郭，逐水草，事遊牧。冬夏別居，無常處。地廣人稠，甲於他部。境西北隅有獨樹一株，其上五枝盤拏，蔭廣可容二百騎，名鄂哷引噶克叉莫朵，爲西域神物。風俗物産，大畧與準噶爾等。文字同，言語稍異。其君曰汗。其汗族而爲首領者名蘇爾統。

清・永貴、蘇爾德纂乾隆《新疆回部志》卷四《外夷》　哈薩克在喀什噶爾西北二十餘日程。雖係回人，不事耕種，專以游牧爲生。人可數十萬，風俗語言類布魯特。其牲畜甚多，射獵是務，馬以溝計，羊以羣分。自伊犁底定，該酋目圖里野比阿布賴等相率内附，遣其子弟入覲貢物，歲以爲常。該部之人攜其羊馬來伊犁易布帛者，往來殆無虚日。由其部往正東行過大川十數日路程，可至伊犁。

《清通典》卷一〇〇《邊防四・左哈薩克》　左哈薩克在準噶爾部西北，西爲右哈薩克，北爲俄羅斯，東去塔爾巴噶台，南去伊犁皆千里。其部曰鄂爾圖玉斯，駐伊什爾河旁。無城郭，東西千餘里，南北六百里，環境皆山，源泉經絡。其西北爲伊什爾河，地苦寒，其西南境外二千里，平時逐水草，事遊牧，地廣人稠，甲於他部。其頭目戴高頂冠，用氈一幅，嵌以黄皮。衣錦衣，寬而長。民人首戴氈帽，衣褐，束布帶。風俗、物産、文字與準噶爾畧同，言語稍異。境西北隅有獨樹，五幹盤拏，蔭廣可容二百騎，名鄂哷引噶克叉莫朵，年代莫紀，爲西域神物，哈薩克過其下者，必膜拜供獻，而不敢稱其名。其地爲漢康居國，以汗族而爲首領者，名蘇爾統。

《清文獻通考》卷三〇〇《四裔考八・左哈薩克》　康居國王冬治樂越匿地，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内，顔師古曰：『王每冬寒夏暑則

（徒）〔徙〕，別居不一處。今哈薩克汗阿布賚夏則居伊什爾等處，冬則居哈薩拉克、固斯古爾、班察爾等處，所謂冬夏別居者，其俗亦正相類。則是康居之爲哈薩克，證諸史傳，無可疑者。若以哈薩克產馬甚良，謂卽大宛汗血之種，則西北諸部產馬處多，且史稱大宛爲城郭之國，今左部哈薩克逐水草，無城郭，風俗與大宛殊。至右部哈薩克，境內閒有城郭，與康居五小王所治窳匿等城方位相符，說見後右部哈薩克篇內。

又　其汗族爲首領者，名蘇爾統。居無常處，盛夏常在伊什爾河，平時逐水草，事游牧，地廣人稠，甲于他部。其頭目首戴高頂冠，其頂或紅或白，頂尖有孔。正面用氊一幅，旁二幅，兩縫當前，一縫當後，俱嵌黃皮，或用氆氌，邊飾以皮，狐貉貂鼠之屬。衣錦衣，寬而長，帶用五色絲縧，有流蘇。足穿紅黑皮履。頭目之婦，辮髮雙垂，耳貫珠環，服錦鑲長袖衣，冠履與頭目同。其民人首戴氊帽，正面開口，不飾以皮。衣褐，束布帶，履革鞮，男婦皆同。其風俗物產及文字大略與準噶爾同，言語稍異。境西北隅有獨樹，五株盤拏，蔭廣可容二百騎，名鄂哷引噶克察默多，年代莫紀，爲西域神物。哈薩克過其下者，必膜拜供獻，而不敢稱其名。

清・格琫額《伊江匯覽・外藩》　伊犂迤西之界，南爲布魯特，北爲哈薩克。自己卯底定以來，曾無一矢相遺，一時翕然歸附，欵貢以時，邊陲寧謐，無不奉命稱臣矣。考哈薩克卽古大宛渥注之地也，多產良馬，人衆強盛。其北連俄羅斯，東接布魯特，所屬有三玉子，大曰烏魯克，中曰鄂爾卓特，小曰柯齊克，各有鄂拓克分隸之。壬午至今，閒一二年或二三年，其汗阿布拉等，遣夷使以馬入貢於境，時派員伴送入覲，仍每歲（需）〔雪〕後以大員查役邊界，如有攔入我境游牧者，於游馬百匹中取一以爲租，幷貢獻之。馬擇其良者以進，餘悉入廠備用。夏秋之交，羣來貿易，計彼之馬匹牛羊，易我之紬緞布疋，歲以爲常，無所滋擾。

清・七十一《西域聞見録》卷三《外藩列傳・哈薩克》　哈薩克，伊犂西北大國也，卽古大宛。乾隆二十一年大兵入其巢穴，其汗阿布賴面降歸化，受封爵，奉正朔，人民土宇悉入版圖。其地無城郭屋宇之定居，不藝五穀，穹帳爲家，遊牧爲業，分布散處，亦無愛曼聚落。地多平岡漫嶺，草生被野，綠葉白根，長四五寸，牲畜食之，易於腓字。稱其君曰『比』，相呼皆以名，今其王名阿布賴圖，人皆呼之爲阿布賴比也。幅幀遼廓，人戶殷繁，牲畜衆多，富者牛馬以萬計，羊無算。數人共妻，輪流晏處。生子至十六歲，輒析產與之牲畜，使自爲計。宴以駝馬牛羊爲饌，馬湩爲酒，器用皆以木爲之，富者用銅錫。以衣多爲華美，雖夏月炎暑，亦被服八九層而後赴筵。最愛中國瓷器、茶葉、褐色、梭布及片金、倭緞之屬，得之寶貴，綢緞綾絹，不復愛重矣。無刑罰紀律，王之命令亦不甚遵。如人有罪，則衆共紛議，罪小罰之牲畜，罪大則共殺之，而分其產，亦不必關白於王。卽禦外戰鬬之事，亦其王與衆約會，不願者不相強也。

清・祁韻士《西陲要略》卷四《哈薩克源流》　向傳哈薩克爲古大宛國，非也。《漢書》言大宛有城郭，而今哈薩克則隨畜徙牧，與大宛異俗。且距伊犂西北二面，伊犂爲烏孫故地，證以漢書所言烏孫西北與康居接之文，則哈薩克當卽古康居國。【略】其部有三，曰左部，曰右部，曰西部，其實東中西耳。

又　所部本回種，而游牧散處，無屋宇定居。其屬雖設鄂托克，以頭目領之，然攘竊成風，漫無約束，卽其汗亦不能禁止。風俗大抵與回人相似，惟不知禮拜諷經之事。宴會以牛羊馬駝爲饌，馬湩爲酒。以衣多爲華美。

清・松筠《新疆識略》卷一二《外裔・哈薩克》　其汗近族之台吉稱曰蘇勒坦，亦曰蘇爾統。風俗大抵與回人相似。宴會以牛羊馬駝爲饌，馬湩爲酒。以衣多爲華美。其附近伊犂、塔爾巴哈台一帶游牧者，往往潛入卡倫竊馬，必嚴緝懲治之。每遇冬季，邊外雪大，許其附近卡倫牧放牲畜，暫爲度冬。每馬百匹，例收租馬一匹。每年夏秋，其台吉頭目等，各率所屬，分運牛羊馬匹並由安集延所販氈片牛皮等物至伊犂貿易，以綢緞布疋償之。塔爾巴哈台亦然。其初來之時，各卡倫官兵查明稟報，始准放入。及貿易，則另派官照料，台吉頭目照例筵宴。

清・松筠撰，和寧編《藩疆揫要・哈薩克》　哈薩克　亦蒙古部，相傳爲古大宛，恐未必然。其部北與俄羅斯爲鄰，西南與布魯特連界。其部有三，曰左，曰右，曰西。乾隆丁丑年，陸續投誠。蒙恩錫封汗王，傾心感激，常遣子弟入覲貢馬。

清・方觀承《從軍雜記》　哈薩克在準噶爾之北，與布魯忒連界，卽古大宛國。其人悍鷙，善火鎗，來去儵忽，準夷畏之。

清・魏源《聖武記》卷四《外藩・乾隆綏服西屬國記》　哈薩克分左右三部。左部在準噶爾西北，右二部在準噶爾西，皆北界俄羅斯，東去塔爾巴哈台，南去伊犁皆千里。其左部曰鄂爾圖玉斯，東西千里，南北六百里，環境皆山，西北境曰伊什河，地苦寒，其汗惟盛夏居之，餘時逐水草游牧。廣莫蕃茂，谷量羊馬，風俗物產文字略同準部，而語言稍異。

清・何秋濤《哈薩克述略》　左部哈薩克東南與準噶爾接，西與右部接，北與俄羅斯接。其常所會廷，曰葉什勒，傍葉什勒河，東去塔爾巴噶臺、南去伊犁皆千里，東南去鎮西府四千五百餘里。其部曰鄂圖爾玉茲。無城郭，逐水草，事遊牧，冬夏別居，無常處。地廣人稠，甲於他部。境西北隅有獨樹一株，其上五枝盤拏，蔭廣可容二百騎，名鄂哷引噶克叉莫朵，爲西域神物。風俗物產，大略與準噶爾等，文字同言語稍異。其君曰汗，其汗族而爲首領者名蘇爾統。相傳其地爲古大宛，今詳考之，蓋古康居國也。

清・王之春《清朝柔遠記》卷五　丙子　乾隆二十一年秋七月，王師追阿睦爾撒納，進征哈薩克，連戰敗之。

哈薩克，回部之大者也，西人稱曰韃靼里，亦曰達爾給。東北界科布多之烏梁海，南界塔爾巴哈台，東南界伊犁，北界俄羅斯，西南界浩罕、布魯特、安集延、納木干諸部。地分三部，左部鄂爾圖玉斯，右二部：齊齊玉斯、烏拉玉斯，亦稱中部、西部。其左部自古爲行國，逐水草游牧，爲古康居，地廣，草蕃茂，多馬牛，風俗、物產、文字略與蒙古準部同，而語言稍異。西北境曰伊什河，地苦寒，其汗惟盛夏居之。右二部則有城郭，爲古大宛、大夏地。北極目三十六至五十一度，西綫偏東四十三至七十八度。

清・蕭雄《西疆雜述詩》卷一《新疆四界》『西塞山前萬馬嘶』句自注　哈薩雖係回教，究不耕種，而專事遊牧者。《外國史略》云：『哈薩克各分種類，共三十二宗派。身矮而壯，面紅，以布包首。亦穿靴，非若他夷赤足。女則遍身絲緞。頗聰明，奉回教，反覆無常。日騎馬恣虜掠，四方畏之。在西北之種類，或事俄人，或服中國，野性難馴，專以搶掠爲事。』余在伊犁所見大約如此。男女出必騎馬，皆持鎗矛。內附者猶稍安靜，其歸俄國之哈薩，常出沒邊境爲害。果子溝、三臺等處道中過者，患之。惟烏士百之種類，則勤耕安分，造綿布綢緞回帽紙張等項以獲利。今運入新疆之哈薩緞、哈薩布暨銅鐵器具，皆精緻堅牢，與外洋所製之物徒工悅目者迥異。

歲時

清・王樹枏《新疆禮俗志・哈薩克》　紀年無甲子，數之以十二象，月不置閏，以三百六十日爲一歲。有長齋期，一月始畢。期內早晚均不飲不食，必日落星燦，始敢受餐。禁食之末日，開齋過年，謂之小年。越七十日始過大年。男女老少著新衣美服，相往來。依麻目率衆西向誦經禱祝，公舉莫洛大熟經典者爲之。禮畢握手相慶。三日之內唱歌跳舞，相與爲刁羊之戲。刁羊者刲羊擲於地，羣年少子弟飛騎拾之，攘諸馬上，彼此馳逐相攘奪支解，血肉赫然劘落，衆人隨之以攫一臠致親友爲吉祥喜事，受者必亦厚報之。

禮儀

清・王樹枏《新疆禮俗志・哈薩克》　其族樸誠簡易，待賓客有加禮。戚友遠別相會，必抱持交首大哭。儕輩握手摟腰，尊長見幼輩則以吻接脣，嚶喋有聲。既坐，藉新布客前，設茶食醓酪。貴客至則繫羊馬戶外，請客覘之，始屠以饗客。

宗族

清・王樹枏《新疆禮俗志・哈薩克》　其族素不講宗法，無譜牒可稽。父業子受，無子者繼親族兄弟之子爲後。父死則均其財產，子與女共分之。其俗與纏人大略相同，自祖以上無稱述之者，回人之言曰：厥初一人生二男子，一子強狠好盜竊，不事耕作，其父逐之，是爲哈族之祖。一

子異懦畏事，是爲纏族之祖。其說乃好事者爲之，不足深信。惟其種人椎剽雕悍，騎怒馬若踞平地，殺人劫貨，輕死作姦，習慣自然，有若天性。韓子所謂好則人，怒則獸者，此其類也。

宗教信仰

清・王樹枏《新疆禮俗志・哈薩克》 其教祖穆罕默德，不祀天神人鬼，以敬上帝爲宗，富者橐金走謁穆罕默德墓，謂之朝汗。歸牧後，去帛服布衣，名曰阿吉。以白布重疊匝纏其首，名曰賽里特，尊異之，謂自汗所來也，遊牧夥人爭訟者，皆就折之，無不唯命。晨起男婦趨水濱，浣手滌面，浴下體。一日五誦經，遊牧無寺院，面西方禮拜。行路者屆時覓水盥沐，無水則撮淨土代之。禮拜誦經，無日敢怠忽。

婚姻家庭

清・王樹枏《新疆禮俗志・哈薩克》 其俗向無冠禮。嬰兒四五歲，父母擇日，徧告戚友，延莫洛大誦經，行割禮。諸戚友相率餽物致賀。富家大族則殺羊馬，饗賓客，爲賽馬鬬跤之樂。婚姻喪葬僉以此爲盛舉。過此無恙，始得論婚。學騎馬，教之控縱坐蹈諸法，五六歲時騎之馬上，以小袋插股於鞍韉，兩旁上下，以帶攣之。執韁者導之騎法，至十歲銜勒緩急，無不嫻熟矣。故其部以善騎著名，縱馬疾馳，率能起立馬背，作盤旋舞，竦身拾物於地，其佐捷如此。

又 其婚嫁之禮，唯同乳不相（妃）〔配〕。（妃）〔配〕者不問門戶年歲，視聘資多寡。富人往往致馬千蹏，牛千足，駝百峯，銀二三千兩。媒妁入女家議定財聘，偕其父若母或其昆弟爲踏水之禮。媒人議定銀畜之數，女家許諾，即偕主婚之家長至河干，躍水而過。有因此跌折肢體而不恤者。其俗謂之踏水，蓋一經踏水，即無悔心也。過此則女家時時往索銀畜，交償逾半，其壻得朝夕入女家同寢餐，爲夫婦。交納財禮之數如已過半，其壻即入女家拜見外舅外姑，留食留宿。夜間由嫂氏攜女送壻臥處，家人僞爲不知者。一宿之後，其壻隨時往來，儼成夫婦，不復顧忌矣。唯交不盈數，則終身不得迎娶。女如有身，設法墮之。親迎之日，媒攜新壻納采帛，次第進見女父母伯叔兄弟，握手鞠躬爲禮。壻家男婦聯騎同行，猶漢俗之伴郎，肉食而後返。其見外姑則別以良馬奉之，酬乳哺之恩也。女子將出門，辭父母，握手接脣，一人至親之人。抱持上馬，紅巾幪面首，並騎以行。至門，扶入氈房，莫洛大回人主誦經者。高捧潔水一盂，口喃喃誦經，飲新郎新婦，猶漢俗交杯之意。並普飲同座者。夜則諸男婦雜沓調笑，吹彈唱歌跳舞爲歡樂。猶漢俗鬧新房之意。盡興，乃各散去。次日嫂氏爲改婦裝，梳合十數小辮爲兩大辮，稍結紅繩，長垂齊足，跗以彩巾帕首，拖背後。服黑色袷袢，繫紅裙。嫂氏扶見姑，新婦握生牛油擲爐中，光焰滿室，以爲吉祥。鞠躬就座，姑置木盤堆積肉食，嫂氏操刀代割，奉姑，復徧進座客，環匝而食之。敬聽姑訓辭，俾躬親灑掃諸事。姑率新婦周歷家中，先使灑掃火爐，爲婦職之始。此後入姑室揭氈簾問安，入門依左立問安，至火爐側問安，出門則以紅巾幕面而去。其俗以翁媳不相見爲禮。遇則背立，帕掩其面。貧者亦三二年後始得相見。男子娶婦不許過四人，嫡妻執家政，諸妾同操作而已。夫妻反目願離異者。則延頭人戚鄰論是非曲直。其夫指應出條事，賠嫁貲，遣之去。其妻請離異者，則一切什物概不得持取。衆反復諭之不聽，乃立離書，摹手足，頭人用戳印爲據，謂之羊土耳。兒若女均歸諸其夫，婦不復問也。夫死婦不得嫁異族，謂其以銀畜換買，夫家自有之人也。其夫之兄弟娶之，不願再醮者亦弗之強也。

喪葬

清・王樹枏《新疆禮俗志・哈薩克》 其俗親死不居喪，不奠祭，惟舉哀而已。死則速葬不宿。人病，延莫洛大誦依滿經耳側。言死後復經生善地之意。既歿，取淨水洗尸，以阿和乃哆即細白布。密繫而堅，絜之奠板上，幠以常服之衣。莫洛大率其家人往拱不耳，猶漢人之義地。窆地爲長方穴，舁尸選其中，頭北而足南，面西向，亦有旁開一穴安放尸身，墓門閉以木

板者。西向者，朝汗之意也。墳門壘土爲墓。會葬者誦經而後返。其墓或圓如蒙古包，或長如棺形，無定式。其禮未葬，衆不得飲食，至是始大嚼。莫洛大攫死者衣物以去。既葬四十日以內，皆誦經。莫洛大多者至二三十人，劣亦三四人。竣事各酬五歲馬一匹，亦有報以銀者。富者初周之年設宴會親友。多殺馬駝敬客。至者賻貨財，贈牛馬羊駱駝，量力大小，自絜氈幕，聯結墓左右，爲馳馬鬬捷之戲。是日也，童子年不盈十五者，跨馬至會所報名，以次編第，萃集數十里外，整鞍按轡而立。聞角聲起，馳騎飛馳，疾如驚矢。先至者居第一，以次至四十騎而止。餘不錄。第一酬銀畜值千金，其下獎各有差。遠近慕嗟以爲矜寵。近歲千戶長唐古忒爲其亡父千戶長音薩周年，中俄親屬如期而至者四千餘人，氈房三百餘頂。稟請中俄官長到會彈壓。其供上人，皆馬駝上品之肉。一房給羊一隻，以食僕人。是日賽馬者二百五十餘騎，第一騎酬元寶銀十枚，駱駝五隻。以次皆有旌賞。是會也，費二萬餘金。其俗夫死婦皆毀容，戚友弔唁者對之痛哭，以爪面流血爲戚，否則鄙笑之，以爲無情。婦之於夫，子女之於父母，喪服無定制，類持服四十日，不出門，不宴樂。無墓祭，然時延莫洛大誦經，以薦亡人，蓋亦追遠之意也。

醫藥衛生

清・王樹枏《新疆禮俗志・哈薩克》　少不薙鬚，惟常翦脣髭，便湯飲。十日一薙髮，三日一削爪，同於洋俗。

商貿

清・格琫額《伊江匯覽・貿易》　哈薩克之貿易也，每于夏秋之交，或自沁達蘭，或自匡俄爾俄鸞卡倫。抵境之（侍）〔時〕，卡倫侍衛查其人衆牲畜之數，先行具報，沿卡送至伊犂。滿營預派官兵接至蘆草溝，帶至西門外之貿易亭。營務處呈稟將軍，派委侍衛協領暨駝馬處等官監視貿易，由綠營官員或廢員內派出扮作貿易之人，以厄魯特通事爲之相交易，換計值平論。如五彩蟒袍一件，四庹二色金緞一疋，每件、疋換馬四匹，換羊三十二隻；四庹倭緞一疋，四庹二色錦緞一疋，每匹換馬三匹，換羊二十五隻；八庹蘇花緞，蘇素緞，揚緞，鼓緞，每疋換馬二匹，換羊二十隻；八庹閃緞，六庹鼓緞，中片金，每疋換馬二匹，換羊十六隻；四庹粧緞，每疋換馬二匹，換羊十二隻；小花線緞一疋，換馬一匹，換羊一隻，換羊八隻；串紬一疋，換馬一匹，換羊一隻，換羊七隻；白紬一疋，換馬一匹，換牛一隻，換羊六隻；綾子一疋，換馬一匹，換牛一隻，換羊五隻；裡袖一疋，換馬一匹，換牛一隻，換羊四隻；回布一疋，換大羊一隻，換小山羊二隻，布六疋，換騸馬一匹，換大牛一隻；布四疋，換駑馬一匹，換半大羊一隻，悉有定額。其紬緞係調於內地，貯之官庫。臨換之際，綠營兵計數領用，其所換獲之牛馬駝羊，概交駝馬處入官。其間或有攜來伊倭登、紬香、牛皮、哈拉明淨等物，亦酌量易換之。每年貿易之後，各哈薩克內有欲見將軍者，先行稟明，官爲排班，傳其進見，給以茶食糖餅，是爲筵宴。其有以馬匹送獻者，將軍視其所值，償給緞疋，仍派官兵，送至蘆草溝，按卡遞送出境。當其貿易之日，晝夜巡查，禁止兵民，不得私換，犯者重懲之。歷年以來，歲以爲常，曾無所擾。若春冬雪大路阻，則來者稍遲矣。

清・永保撰，果齋貢、興肇增撰《塔爾巴哈台事宜》卷四《貿易》

塔爾巴哈台購換哈薩克牲畜

查購換定例，如換馬十匹，給回布三四十疋至五十疋不等。換牛十隻，給回布二三十疋至四十疋不等。換羊百隻，給回布七十五疋至八十疋不等。回布每疋合須銀四錢，或有哈薩克情愿遷綢緞者，按照綢緞價值多寡若干，合計布疋數目，迭算購換。每歲九月底報部，將換獲牲畜內肥壯者作爲正項，其動用過綢緞布疋，照原本腳價銀，通盤合算，每馬一匹合銀一兩七八錢不等，牛一隻合銀一兩六七錢不等，羊每隻合銀三錢五六分不等。每歲約收購買哈薩克馬八九十匹及一百餘匹不等，牛二三百隻不等，羊二萬七八千及三萬餘隻不等，撥入備用廠牧放備用，共陸續挑出不堪官用馬牛羊隻，照例馬牛每一匹隻連加價攤銀一兩三錢二分，羊每隻價銀二錢二分，隨時分給官兵領買，飭行糧廳衙門扣收價銀貯事。

清・松筠《新疆識略》卷一〇《購買》 哈薩克部落每年自四月後分起趕運馬匹牛羊至伊犁，將軍委派章京協領前赴貿易處所，（眼）〔跟〕同該台吉頭人等估看牲畜等第，官定價值，將官庫綢緞布疋合定價值，公平購買。騸馬、兒馬、騍馬，每匹均攤銀二兩四錢七分零，牛每隻均攤銀一兩五錢，羊每隻均攤銀四錢。

清・祁韻士《西陲要略》卷四《哈薩克源流》 每馬百匹例收租馬一匹，每年夏秋，其台吉頭目等各率所屬，分運牛羊馬匹，並由安集延所販氈片牛皮等物，至伊犂貿易，以綢緞布疋償之，塔爾巴哈台亦然。其初來之時，各卡倫官兵查明稟報，始准放入。及貿易，則另派官兵照料，台吉頭目照例筵宴。

清・黃濬《紅山碎葉》 此地所市，哈薩克之物最多。碗曰哈沙碗，盤曰哈〔沙〕盤，以及杯壺之類，無不以哈沙冠之。杯皆有柄，壺則于蓋之前爲牆，高寸許。瓷者或黑質而白章，或白質而赤章，金彩耀目，亦有白鐵者。其哈沙桌面最佳，四面有欄，皆金地而彩繪之，亦有鐵質而銀鐲裹之者，夏月最宜。中華人市之爲入關之土宜，若哈沙布，哈沙細彩，色不知其數，誠尤物也。

鋪中所貨之物多稱雅爾，其實雅爾無有，皆從哈薩克、額羅斯來也。

飲食

清・魏源《聖武記》卷四《外藩・乾隆綏服西屬國記》 明年〔乾隆二十一年〕，將軍兆惠、富德等復以兵西追深入。阿布賚遣使請罪，獻良馬，且遣兵鄉導前驅，誓禽阿逆以獻。適阿逆先覺，遁俄羅斯，乃禽獻其黨。而和集、博爾根亦率三萬戶款于軍門，將軍兆惠啓帳，命東向坐，將軍南向坐，列筵食之牲體。哈薩克回俗，必持咒破戒乃食。至是，言爲大皇帝臣僕，敢泥禁，因飽噉。

清・裴景福《河海崑崙録》卷四《光緒三十二年四月一日》 五洲之民多食太牢，食羊豕者次之，所稟不同，又或限於其教，而哈薩克獨嗜馬，敬客以爲殊禮。客至擇健駒，牽示客而後奏刀，洗刮烹治極精，其腸尤美。客愛其神駿，每攜之去，不忍殺。

清・王樹枏《新疆禮俗志・哈薩克》 其俗喜食薰燔諸肉，而馬腊腸爲款客上品。殺馬駒三四歲者，切細膾，以五味和之，實諸馬腸。長三尺餘。而以筋束其兩端，名曰馬腊腸。烤乾煮食，以待貴客。

又 殺牲先誦經，馬以菊花青白線臉者爲上，羊以黃首白身者爲上。血淨始烹食，然非其種人宰割，亦不食也。每食，淨水盥手，頭必冠。儻事急遺忘，則以草一莖插頭上，方敢就食，否則謂爲不敬。食掇以手，謂之抓飯。其飯米肉相淪，雜以葡萄杏乾諸物，納之盆盂，列布毯上，主客席地圍坐相酬酢。割肉以刀，不用箸。禁煙酒，忌食豕肉。呼豕爲喬什罕，見即避之。性尤嗜茶，以其能消化肉食也。客至門無識與不識，皆留宿食。所食之肉，如非新割者，必告之故。否則客訴於頭人，謂其寡情，失主客禮，以宿肉病我，立傳其人，責而罰之。故賓客之間，毋敢不敬也。

服飾

清・傅恒修乾隆《清職貢圖》卷二


哈薩克民人


哈薩克頭目


哈薩克民人婦


哈薩克頭目婦

哈薩克在準噶爾西北，即漢大宛也。有東西二部，自古未通中國。乾隆二十二年，東哈薩克之阿布賚、阿布勒班必特、西哈薩克之阿必里斯等先後率衆歸誠，各遣其子姪赴京瞻仰，幷進獻馬匹，遂隸版圖。其俗以游牧爲生，亦知耕種。頭目等戴紅白方高頂皮邊帽，衣長袖錦衣絲絛革鞓。婦人辮髮雙垂，耳貫珠環，錦鑲長袖衣，冠履與男子同。其民人男婦則多氈帽褐衣而已。

清・王樹枏《新疆禮俗志・哈薩克》 其男女所服之衣，貴賤不分，名曰袷袢。圓襝窄袂，不結紐，長施於膝。男敞前衿，以左衽掩腋。束之皮帶，帶刻金銀，嵌含珊瑚珍寶諸石，左懸皮囊，右佩小刀。婦衣較長，當胸純以金絲編緒，綴以環鈕。衣之前後，繁繫小囊，盛零襍什物，便於取用。繽繽如也。男女衣皆以黑色爲上，白爲次。雖盛夏，裨襦襂複，以蔽日光。春冬則外襲皮裘，厥名曰恫。富者以貂獺猞猁諸皮，貧者羊裘澤身，襯白布及五彩褌襦，有袖而無衿。女之襦衣，下圍如繞領，其長曳地。男子著皮帔高帽，內襯幔頭。女子皮帽，方頂闊簷。嫁後則以花巾斜紮頭上，逾一二載其姑爲換戴白布面衣，名曰雀洛什。其製以白布一方斜糾如袋，幎首至於頰，而露其目。上覆白布圈，後帔襜襜然，下垂肩背，長二尺餘。見者知爲婦裝也。皮靴謂之玉底克，皮襪謂之黑斯，皮鞋謂之克必斯，皆以牛革爲之。婦女較窄小，踵底之木高二三寸，連鞾鐵釘，踏地錚然作響，斯爲美耳。其入室也，脫之門外，室中人數，視履而知。婦女出門，必乘騎，以花巾爲帩，此古禮之廑存者。富女髮辮，金寶繽紛。面不施脂粉，喜著臂釧。左右各具一式，不必成雙。女子耳貫珠環，婦人有面衣，去之不復著。多以寶石珍珠嵌爲約指，有一指四五枚者。其頭人約指鐫回文名字其上，書立約券多以此撫之爲證。【略】兒童小帽謂之克擺什，以五色絨絲組織之。上繫訓狐毛，名曰玉庫爾，避邪祟也。年十三四，則以金絲緞及雜色綢布製爲小幘。四時均加皮帔高帽，謂之突馬克。其上或用猞猁貂狐之毛，或用羊皮，概視家之貧富爲之。其式六方，頂高三四寸，後帔長尺許，皆皮裏也。戴時露口眼於外，冬日以禦霜雪，夏亦帽，無露頂者。大小頭人進謁官長，皆呢邊紅纓大冠，間置翎，頂其上，以示尊異。

建築

清・魏源《聖武記》卷四《外藩・乾隆綏服西屬國記》 其地東南接準部，南接布魯特、安集延、納木干諸部，西南踰塔什干西六百餘里，地在葱嶺上游，有哈喇庫勒，即釋典所謂『阿耨達龍池』，蓋崑崙之巔也。其哈沙斯河、錫爾哈河之間，岡嶺綿亘，北爲騰吉斯大澤，尚有北部接俄羅斯境，至今未通中國云。瀕河兩岸有城五，蓋左部游牧逐水草，爲古康居，在烏孫西北，匈奴之西，大宛之東，故寒暑徙帳，即康居國王冬居樂越匿地，夏居蕃內之俗。而右部則有城郭，與康居五小王所治五城合爲大宛北鄙，故或言哈薩克即大宛云。

清・王樹枏《新疆禮俗志・哈薩克》 哈薩克者，漢康居種人也。散處阿爾泰山、塔爾巴哈台、伊犂北境。無城郭廬室，逐水草，事遊牧。四時結穹廬，氈氈重疊，褚以駝氂。枕則著以天鵝之翮。其地藉以諸色絨毯毛氈。鐵牀木榻，各異其式。茵褥重疊，厚至數尺。枕方圓各一，眠時用薄被覆之。其頭人間有建築土屋以禦冬者。入門羸三尺設火爐，爐旁置銅鐵水罐烹茶。炊飯以糞代薪。羊糞爲上，駝糞次之，牛糞又次之，馬糞爲下。以其一然即燼也。然作引火甚利。

名稱

清・祁韻士《西陲要略》卷四《哈薩克源流》（乾隆）二十四年，阿布賚遣其從子俄羅斯蘇爾統入覲。蘇爾統者，其汗近族之貴稱，猶準噶爾所謂台吉也。

清・俞浩《西域考古録》卷一五《喀什噶爾》 哈薩克與布魯特稱其君皆曰比，猶《新唐書・西域傳》稱比國也。其人皆不蓄寸髮，即塞種，亦比邱之義也。

清・闕鳳樓《新疆大記・緒論》 其汗近族之臺吉曰蘇勒坦，亦曰蘇爾統。

布魯特部

綜述

清・傅恒修乾隆《西域圖志》卷二《圖考二・東西布魯特部圖説》東西布魯特附天山葱嶺而居，言語服飾與山南諸部異，逐水草，事遊牧。

又卷四五《藩屬二・東布魯特》東布魯特在準噶爾部西南，回部西北，天山北麓，近葱嶺。東北距伊犁一千四百里，東南距阿克蘇七百九十里。其部有五，最著者三：曰薩雅克鄂拓克，頭目不一，而圖魯起拜爲首，戶一千有奇；曰薩拉巴哈什鄂拓克，頭目不一，而車里克齊爲首，戶亦千有奇；又一部舊居塔拉斯，頭目不一，而邁塔克爲首，戶四千有奇。諸頭目不相統屬，推一年長者，有事則告，俾與聞而已。頭目之長瑪木克呼里，則兼轄諸部。其俗好利喜爭，尚畜牧，事耕種，頗畏法度。

清・永貴、蘇爾德纂乾隆《新疆回部志》卷四《外夷》布魯特在喀什噶爾西南一帶，南至葉爾羌，非回人亦非蒙古。亦不留髮辮，不食豬肉，其語言衣服大概與回同而稍異者。不居房屋，隨水草游牧而居，每數百戶或千餘戶自爲一部落，不相統屬。稱其頭目曰比依。性強悍，好劫掠，回人昔頗畏之。

又其人賦性剽悍，專事劫掠，呼其酋曰比依。長曰阿哈拉克奇，而婦人貫珠盈額，室女馬加繁纓，不藝五穀，嗜食野牲，此其大異者也。

《清文獻通考》卷二九九《四裔考七・東布嚕特》《漢書》又稱烏孫不田作種樹，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今東布嚕特諸部無城郭，逐水草，與迤東之準噶爾同俗，是亦烏孫之舊俗也夫。

清・王芑孫《西陬牧唱詞》東西布魯似屯雲，錯壤仍看部落分。王會自來圖不到，卻從塞種證遺聞。右東西布魯特部。東西布魯特部附天山葱嶺而居，言語服飾與山南諸部異，逐水草，事遊牧，舊介準噶爾哈薩克之間，視其興衰以爲叛服，不常所屬也。東西部境地鄰接，由喀什噶爾北行，經鄂什踰山，則正其錯壤處，郝林河源出焉。北與安集延諸部接，在古則烏孫昆莫西走月氏之地也，《漢書》稱大月氏西君大夏塞王，南君罽賓塞種，則往往分散爲數國，是在當時爲塞種，今則回部別種云。

清・七十一《西域聞見録》卷三《外藩列傳・布魯特》布魯特，回子部落也。地界安集延、喀什噶爾之間，地廣人衆。稱其君曰比，或有管理一二（千）〔十〕愛曼者，或有管領二三十愛曼者，愛曼人戶即其阿拉巴圖。雖皆爲布魯特，而其比不一，各君其地，各子其民，力敵勢均，不相統轄，不蓄一髮。如其比死，即立其比之子若弟，他人不與也。忌豬肉。衣窄袖，敞前襟，帽短方平頂，女子插雉尾以飭貌。風俗語言與回疆大同小異。氈帳爲居，遊牧爲業，以肉爲食，牛馬乳爲酒，有額魯特之風。喜中國瓷器、茶葉、綢布、烟酒，珎之如寶。人貪而性悍，輕生重利，好殺掠刼奪，勇於鬥戰，哈薩克、博羅爾皆畏憚之，即準噶爾強時，亦不能使之臣服。回子出邊及外國入內貿易者，往往爲其虜掠而去。大兵平定西域後，始戢不敢騁。其各比每年遣使至烏什，與叅贊大臣請安進貢。

清・松筠《新疆識略》卷一二《外裔・布魯特》其俗重牲畜，與哈薩克畧同。其部落沿邊散處，有大小頭目，皆由喀什噶爾、伊犁將軍大臣奏放，給以翎頂，二品至七品有差。每歲遣人進馬，酌賚綢緞、羊隻。商回以牲畜皮張貿易至者，減稅內地商民三分之一。

清・松筠撰，和寧編《藩疆揔要・布魯特》布魯特回部，在伊犁卡倫以外，直至回疆喀噶爾一帶，皆其族類。東西共有二十厄拓克，皆游牧打牲爲食。各族有頭目，名曰伯克。此等伯克，由衆人推立。其中有從前跟隨將軍大臣打仗出力者，荷蒙聖恩，賞戴頂翎，咸知感激，歲時貢馬入覲。其地產亦同哈薩克，多馬。

清・祁韻士《西陲要略》卷四《布魯特源流》每歲遣人進馬，酌賚綢緞羊隻。商回以牲畜皮張貿易至者，稅減內地商民三分之一。

清・姚瑩《卡倫形勢記》布魯特者，在伊犂卡倫之外，直至回疆喀什噶爾一帶，皆其種類，東西二十厄魯克，皆游牧打牲爲食。各族頭人曰伯克，由衆推立。其地產馬，與哈薩克同，亦貢馬入覲。

清・魏源《聖武記》卷四《外藩・乾隆綏服西屬國記》　布魯特持教同回部，而居無城郭；游牧同厄魯特，而不崇黃教，其疆域、風俗皆介準、回之間。人貧而悍，輕生重利，喜虜掠，雖厄魯特強盛時亦不能馴服之。東部爲烏孫西鄙，古所謂『塞王種』也。西部則南屬葱嶺、東連疏勒之休循、捐毒也，唐時爲大、小勃律，俗皆不土著，無城郭，故由鄂什口出葱嶺，則諸部落正當其麓。

清・王之春《清朝柔遠記》卷五　布魯特分東、西部。東部五，爲古烏孫；西境西部十有五，則昔之休循、捐毒也。唐時爲大、小勃律。皆游牧無城郭，人貧而悍，好擄掠，疆域、風俗亦皆介準、回之間。

東部在天山北、準部西南，舊游牧特穆爾圖泊左右，爲準部所逼，西遷寓安集延，王師定伊犁，始復故地。散處新疆回疆卡外，部長稱『鄂拓克』，稱其君曰『比』。

清・蕭雄《西疆雜述詩》卷一《新疆四界》『九夷多少附窮邊』句自注　從喀什噶爾西北順南橫至葉爾羌之西一帶沿邊皆布魯特，各部環附，散處於葱嶺東西山谷間，分爲東西布魯特。種類非回非蒙，隨畜逐水草而居，部落不相聯屬。惟不留髮，不食犬豕，以及語言、衣服，多與回同。性強悍，好刼殺。【略】又布魯特各部適中之處，葱嶺大山中有哈拉庫勒部，一名色勒庫爾，無城郭，環居阿耨達池，播種五穀，植果木，風俗言語與回部同。河水產黃金，內附後每年貢金二十七兩七錢，送葉爾羌轉解。

清・佚名編光緒《烏什直隸廳鄉土志・人類》　現在本境人民除纏回外，有布魯特兩部落。在西北沙圖卡倫外者爲奇里克，在西南巴什雅哈瑪卡倫外者爲胡什齊。俗重牲畜，每年春暮驅牛羊駝馬往外遊牧，逐水草而居，秋末始歸。

清・佚名編光緒《皮山縣鄉土志・人類》　一種布魯特亦係回教，無氏系，居蒙古包，就有水草之地居之，以牧獵爲生。計五十戶，大小男女二百十七丁口。冠服與纏回同。食青稞、包穀、牛、羊、駝、馬等類，不俾艱苦，不畏冰雪。其性最悍，可綏而不可激。風俗似哈薩克。

清・江文波編光緒《莎車府分防蒲犂廳鄉土志・人類》　布魯特回民以遊牧爲生，多住氈帳，亦間有住土房者。

清・黎丙元編光緒《英吉莎爾廳鄉土志・歷史》　本境建置：秦以前無考。漢爲山南三十六國地，屬依耐境域。班固《漢書》云：蒲犂、依耐及無雷國皆西夜類也，與胡異。其種類羌氏，隨畜逐水草。又云：少穀，寄田莎車、疏勒。今布魯特風俗猶然。其人居深山中，以游牧爲生，皆不事耕作，而仰食於他境。惟以班《傳》考之，至莎車五百四十里，至疏勒六百五十里，道里似不相合。大抵昔之庭帳在山，今廳至蒲犂界尚四百餘里。山多田少，蓋其邊境耳。

又《人類》　土著俱纏回，漢民流寓百餘人外，有布魯特一種，所稱黑勒黑斯者也，俗呼爲黑黑子。移帳逐水草，奉回教，不食豕肉，衣服與纏頭小異。魏源謂在漢爲休循、捐毒，在唐爲大小勃律，其遺民也。舊有十九部落，蘇勒圖等五部投入俄羅斯，其沖巴噶什等十四部向附安集延，張格爾、阿古柏之入寇皆布民爲之羽翼。平定後，數引其餘黨闖入卡倫，重煩防勦。以其土地毗連，宗教同而言語通，易相煽誘也。光緒四年，大兵克復南疆，十四部頭目請仍隸中國，自是始服役輸稅，奉約束惟謹。居正西山中有六百餘戶，以四鄉約分理其事。

清・高生嶽編光緒《伽師縣鄉土志・人類》　本境東北沿邊界內布魯特一百五十餘戶，俗曰黑黑子，即十二物紀年之戛黠斯，又即（循休）〔休循〕、捐毒之遺種，亦唐堅昆國之遺類。移毡帳以遊牧爲生。雖在本境，不當差納賦，有詞訟歸喀什道署處斷。此外別無聚族於斯者。

清・王樹枏《新疆禮俗志・布魯特》　布魯特者，漢烏孫、休循、捐毒、諸種人也。東布魯特爲烏孫西鄙地，西布魯特爲休循捐毒二國地。散處於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蒲犂、葉城、烏什諸邊境。其俗好利喜爭，尚牧畜，事耕種。與纏回同教，而頗畏法度，問其家之富，則數畜以對。其牛羊重雪水飲，不雪則延毛拉咒經。以繩繫龜殼一，活蝦蟆一，懸淨水上，咒之。龜背浸浸見水珠點，頃刻即雪，謂之下劄答。有病者毛拉禳之，屠羊於前，擊鼓踏舞，謂鬼附羊身以滅，蓋三苗巫教之遺也。

又　爨則糞以代薪。汲水以羊皮袋，謂之通拉。亦有以葫蘆者，謂之腦蓋。銅壺謂之沙瑪。銅壺高尺餘，上有蓋，下有足，中置火筒，烹水用之。鐵釜謂之喀章。釜重數十觔，或十數觔，上有四耳，烹飪用。席地以布，承食以槃。有銅鐵木三者，方圓異形。即古之所謂楴槃，通名曰槃。今則通名曰槃。切肉以刀，摝飯以手。即抓飯。澡浴以繩佻大腹細頸沙瑪灌頂至踵，謂之密什雀可。

宗族

清・佚名《西域地理圖説》卷二《官職制度》 至布魯特等，舊無官職，名比者，卽其頭目之號也。然亦俱無大小崇卑，惟憑該部居長者，卽遵之爲比。

清・松筠《新疆識略》卷一二《外裔》 布魯特分東西二部，其首領謂之比，次者爲阿哈拉克齊。每部落之首領無額數，以曾經出力者爲之，亦父子相繼，有罪則除。

清・祁韻士《西陲要略》卷四《布魯特源流》 其部落沿邊散處，凡十有七。大首領稱爲比，猶回部阿奇木伯克也。比以下有阿哈拉克齊大小頭目，皆由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奏放，給以翎頂二品至七品有差。

清・魏源《聖武記》卷四《外藩・乾隆綏服西屬國記》 布魯特分東西部，東部五，西部十有五。東部在天山北，準部之西南，近葱嶺，距伊犁千四百里。每部長皆以鄂拓克爲名。

又 其西十五部，則在天山南回部喀什噶爾城西北三百里，道由鄂什踰葱嶺而至其部落，每部所轄或二百餘戶，或七百餘戶，或千有三百餘戶，共二十餘萬口，皆以額德格納部長之，部落雖分，而游牧同地，猶蒙古之四子部落也。逐水草游牧，衣冠風俗皆同東部。

清・王樹枏《新疆禮俗志・布魯特》 其俗向不講宗法，自曾祖以上無聞焉。蒙回之俗大抵皆然。

宗教信仰

清・王樹枏《新疆禮俗志・布魯特》 其教專祀天。其（歷）〔曆〕法、齋期一遵回制。不食彘，不飲酒。

婚喪

清・王樹枏《新疆禮俗志・布魯特》 婚姻之禮，納采親迎，皆同纏俗。女入門，男女對座，以鹽水湛餅而食，猶合巹也。次日見翁姑家人，長幼以次相識。均交手鞠躬，曰賽拉瑪里坤，猶問安也。一夫衆妻，無嫡庶。婦多從一而終者。夫妻反目，則延阿渾誦經以調之。再醮，則先兄公與叔，無兄弟則適族人，無族人始改嫁異族。此財聘之弊，同於市估。自秦以西，君子不忍觀也。於布纏又何責焉？

又 其父母及夫死，無三年喪，葬畢除素服，著青衣。有墓祭，期年開筵享客，戚友羣以牛羊相問遺。爲設刁羊之會，或植高竿爲的，礮射角勝負。

牧業

《清通典》卷九九《邊防三・西布魯特》 逐水草，事游牧，風俗與東布魯特畧同。

清・祁韻士《西陲要略》卷三《訓練》 至布魯特邊界，遠在西南哈爾奇喇卡倫以外。越善塔斯太畢勒哈圖等山，行數百里，始見其游牧之人。至特穆爾圖淖爾兩岸間，有布魯特所種田地。向之巡查官兵誤聽嚮導厄魯特謊言，每每踐踏田禾。此項厄魯特皆平定準噶爾時竄赴布魯特，因被淩虐，始行投出。大凡巡查邊界之領隊大臣莫不尋覓通曉布魯特言語之厄魯特以爲通事，並爲嚮導，而厄魯特籍此洩忿，卽以布魯特必須踐踏其田禾，使知畏懼爲言。是以每逢巡查，竟將踐踏田禾稟知將軍。相沿已久，遂爲成例。後有察哈爾部落副總管職銜巴雅斯瑚朗者，具言其狀，自是以來巡查邊界之領隊大臣始禁官兵踐踏田禾。布魯特人等無不頂感皇仁，羣相歡悅。蓋邊界者，係指卡倫以外接界處所而言。果其於卡倫界內種地，自應踐踏驅逐。此在卡倫以外數百里之遠，本與邊界無涉。且該游牧人等藉種地而資生計，豈

可聽從厄魯特任意踐踏。因推所以深入布魯特游牧巡查之故，起自副將軍侯富德當時因向哈薩克追阿睦爾撒納無獲，折赴布魯特，至喀什噶爾追討回逆霍集占等，中途曾經具奏：『布魯特游牧，原係準噶爾所有。』至後始有巡查布魯特之役。其實布魯特並非準噶爾所有。該部落沿邊頭人名之曰比，卽伯克之稱。投誠以來，一如哈薩克恭順。以此較之，名雖巡查邊界，實則巡查游牧。若不嚴禁，官兵藉端滋擾，殊不足以服外夷之心。此事余知之最悉，因附識於此。

又卷四《布魯特源流》 上復念其部畜牧爲生，非若回人之習耕作，盡地利，雖經慕化歸誠，祇令職貢效忱，免其納賦。

又 布魯特俗重牲畜，與哈薩克略同。

飲食

清・王樹枏《新疆禮俗志・布魯特》 宴客薦牛羊酸乳。貧者湛麵爲湯，富者以馬湩、茜酒、麩羊肉、大米爲飯。賓主之間，情意周洽濃至，少詐虞者。其民易使，敬畏官吏，斯足多耳。

服飾

清・佚名《西域地理圖説》卷七《衣冠服飾》 遊牧山間之布魯特，此等人無分冬夏，男人俱好（代）〔戴〕單白氈帽，皮靴底密釘魚眼鐵釘，身無雜佩。女人冬夏，以白布連額及頰纏繞而裹之，餘皆與回婦相仿。

《清通典》卷九九《邊防三・東布魯特》 其酋長戴氈帽，衣錦衣。民人冠無皮飾，衣褐。

《清文獻通考》卷二九九《四裔考七・東布嚕特》 其酋長戴氈帽，如僧家毘盧，頂甚銳，捲末爲簷。衣錦衣，長領曲衿，至腰際束紅絲縧，履紅革鞮。頭目之婦，辮髮雙垂，耳貫珠鐶，或一或二或三，無定數，衣、冠、履略同男子。其民人冠無皮飾，衣褐布，帶革鞮。

清・傅恒修乾隆《清職貢圖》卷二


布嚕特頭目


布嚕特民人


布嚕特頭目婦


布嚕特民人婦

布嚕特在準噶爾西南，亦回種也。有左右二部，乾隆二十三年，左布嚕特之瑪穆特庫哩、右布嚕特之哈拉博托等，率其部落，先後歸誠，各遣使進京瞻仰，遂隸版圖。其俗以耕牧爲生。男戴長頂高沿帽，約以白縧四道，衣長領錦衣，腰擊紅帶，足履紅革鞮。婦人辮髮雙垂，耳貫珠環，衣鑲邊長袖錦衣，冠履亦同男子。

清・王樹枏《新疆禮俗志・布魯特》 其服飾多與纏回同。身披褡褳。冬冠他瑪克，夏冠斗破。女則摺疊白布絡頭，垂背尺許。阿渾之帽上銳而高簷，以白布綰之，厚二三寸。脫帽爲敬，入門必解屨。婦女出，必以幪蒙。障面，或以白布，或以花巾，邊垂絲穗。皆古制也。

建築

清・王樹枏《新疆禮俗志・布魯特》 其穹廬曰那哈阿依木。架氈墻，圓如覆磬。其壁衣之珥麗者，以五色花氈彩絲締之。富家一幕有費千金者。壁上用芨芨草紮五色絲線或羊毛織成，花簾襯之，外障以方格木架。房頂飾以五色花氈，光彩炫目。氈氍薦地，無牀榻。倚卓值門，置炷竈，駕三足鐵爐，謂之格爾加克。家長居其下，右處賓客，稚幼居門之左，僕役居門之右。

傳說

清・佚名《西域地理圖説》卷八《垂古勝跡》　〔烏什〕城之西三日路至賽辟爾拜地方，乃通喀什噶爾山陰大道也，道之北有望夫石焉，色青花，高叁肆尺，形若回婦，向南面山，而立於沙漠灘頭，回人名之曰啓令啓斯，乃先年壹布魯特回目名賽（啓）〔辟〕爾拜者之子媳也，今化石約百餘年矣。當日其夫夜牧羊，見有金頭者，意欲獲之，歸語之與妻，妻止之曰：『不可，此必我家數代以來（壘）〔屢〕世興騰升隆吉兆也。今汝若弗納諫，則恐家資目下休矣。』其夫莫肯聽，隨提（掉）〔鳥〕槍往追，獲之不及，復趕催至天晚未獲，仍自盡力徹夜追馳，至南山畔，（隨）〔遂〕無進退路徑，候至天曉，視之，已抵山岑極頂矣，再無可覓進退之路，自不知身自何登極上。其婦往欲求者，視之，其夫站立於岑巒之上，左右無升降之策，惟見其形而不能與之語。顧望叁日後，不複見。婦憶其夫，往立於橫岑之下，對夫所站處，號泣叁日，立化爲此石。此石如磨新刀，割切羊肉，老人食之，體健多壽，病婦食之，強容多子，至今來往行人務備新刀，路過此處，於此石上磨而帶往他處，以爲上等人情。

清・永貴、蘇爾德纂乾隆《新疆回部志》卷二《各城雜記》　望夫石色青白，高四尺餘，形若回婦向南而立，在烏什城之西三日路至賽劈爾拜地方，乃通喀什噶爾山陰大道也。相傳爲布魯特頭目賽劈爾拜之子媳化石，約百餘年矣。初其夫夜牧羊，見金頭人，欲擒之，歸語其妻，妻止之，不聽，遂持槍赴之。至晚未獲，因盡力徹夜窮追。至山南崖畔，進退無路，迨曉視之，已抵絕頂矣。其婦往視，望其夫在峯巒之上，升降路絕，惟見其形，而不能交語，號泣三日，後不復見。婦遂化爲石，至今此石上厲新刀割羊肉，男子食之，體健多壽，婦人食之多子云。

清・王曾翼《回疆雜咏》　依稀霧鬢與風鬟，人影亭亭縹緲閒。一種貞心傳異蹟，天涯別有望夫山。喀什噶爾通烏什山陰道北，石似人形。相傳昔有布魯特頭目之子，入山逐獸，迷蹤不返。其妻追至此處，凝望號泣，三日，化而成石。

清・徐松《西域水道記》卷五《特穆爾圖淖爾所受水》　自伊犁格根卡倫東南行七十里，至鄂爾果珠勒卡倫，爲伊犁西南邊境。出卡倫西南行五十里，渡哈爾奇喇河。又西南行五十里，至土布河。河東有胡爾哈圖淖爾，周數十步。其南有碎石成堆，高二丈許。布魯特言其部昔與外道戰，閱兵於此，令人各投一石，石聚爲阜。然計其石，可百萬數，勃律小部，何得授兵之多也？

清・蕭雄《西疆雜述詩》卷四《央哥塔什》自注　烏什城之西南三日程地名賽闢爾拜，緣古有布魯特頭目名此者居之，後卽以人名地。在大山深谷中，係通喀什噶爾之閒道也。路北沙磧邊有望夫石，色青白，高四尺許，形若回婦，向南而立。土人名爲央哥塔什。央哥，回語謂婦人；塔什，石也。相傳化石者卽賽闢爾拜之子婦，其夫日夜牧羊，屢見有金頭人，思捉之歸。以告婦，婦力止不聽。一日忽持鎗猛追，婦奔隨之。追至日暮，蹴上懸崖。婦顧無路可躋，但立此以待其返。達旦視之，反上危峯絕頂矣。愈四顧倉皇，能望而不能及。號哭三日，卒不復見。婦亦竟化爲石。此與南豐故事同一至誠，中外古今應並傳焉。至今石尚有靈，彼都人往往攜刀就石磨礪，云割肉食之，身健而壽，婦人並能多子。

甘青地區部

綜述

《左傳・襄公十四年》　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貴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卽事於會，成愷悌也。

又《僖公二十二年》　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尚書正義》卷六《禹貢》　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卽敘。《正義》曰：四國皆衣皮毛，故以織皮冠之。《傳》言『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崐崘也，析支也，渠也，搜也，四國皆是戎狄也，末以西戎揔之。此戎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牧誓》云『武王伐紂，有羌髳從之』，此是羌髳之屬，禹皆就次敘，美禹之功遠及戎狄，故記之也。鄭玄云：衣皮之民居此，崑崙、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王肅云：崐崘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西戎西域也。王肅不言渠搜，鄭併渠搜爲一。孔《傳》不明，或亦以渠搜爲一，通西戎爲四也。鄭以崐崘爲山，謂別有崐崘之山，非河所出者也。所以孔意或是地名，國號，不必爲山也。

《列子・湯問》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于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爲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于自信，果于誣理哉！』

《新唐書》卷二一六下《吐蕃傳下》　渾末，亦曰嗢末，吐蕃奴部也。虜法，出師必發豪室，皆以奴從，平居散處耕牧。及恐熱亂，無所歸，共相嘯合數千人，以嗢末自號，居甘、肅、瓜、沙、河、渭、岷、廓、疊、宕間，其近蕃牙者最勇，而馬尤良云。

《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録三・回鶻》　又有別族號龍家，其俗與回紇小異。

《宋史》卷四九〇《外國傳六・高昌》引王延德《使高昌記》　初自夏州歷玉亭鎮，次歷黃羊平，其地平而產黃羊。渡沙磧，無水，行人皆載水。凡二日至都囉囉族，漢使過者，遺以財貨，謂之『打當』。次歷茅女嗚子族，族臨黃河，以羊皮爲囊，吹氣實之浮於水，或以橐駝牽木栰而渡。次歷茅女王子開道族，行入六窠沙，沙深三尺，馬不能行，行者皆乘橐駝。不育五穀，沙中生草名登相，收之以食。次歷樓子山，無居人，行沙磧中，以日爲占，旦則背日，暮則向日，日中則止。夕行望月亦如之。次歷臥梁勃特族地，有都督山，唐回鶻之地。次歷大蟲太子族，族接契丹界，人衣尚錦繡，器用金銀，馬乳釀酒，飲之亦醉。次歷屋地因族，蓋達于于越王子之子。次至達于于越王子族。次歷拽利王子族，有合羅川，唐回鶻公主所居之地，城基尚在，有湯泉池。次歷阿墩族，經馬駿山望鄉嶺，嶺上石龕有李陵題字處。次歷格囉美源，西方百川所會，極望無際，鵾鷺鳧鴈之類甚衆。次至托邊城，亦名李僕射城，城中首領號『通天王』。

明・鄭曉《明四夷考》卷下《赤斤蒙古》　內白山最大，多草木禽獸，產金駝、馬、肉蓯容。

明・嚴從簡《殊域周咨録》卷一四《西戎・赤斤蒙古》　其山川曰：白山。其產麩金、皷鼜、碉砂、肉蓯蓉、胡桐律、蟲食其樹而沫下流，俗名胡桐淚，可以釬金銀。緊鞋草、栢脉根、沙棗、駝。

明・李應魁纂萬曆《肅鎮華夷志》卷二《風俗》　自漢列亭障以來，居民雜處，所從來舊矣。大都以織毛褐，勤耕牧爲本業而殷庶，遺黎率崇釋教。外逼戎虜，不得已而應之，荷戈執戟，防奸禦侮之功，亦爲居多。鎮夷風土淳厚，氣習剛勇，好騎射，循禮讓，歷代相沿，以至今日。與肅俗大約相同。自明朝掃逐胡元，宋國公馮勝統兵河西，奄有華夏，始遷四方人，以實其郡，習尚錯雜，靡有定趨。成化以前，耕無百畝，商多懸磬，婚喪僅足成禮，卒伍苦於板築。厥後，閑曠之地，皆成沃壤，中產之家，頗畜孳牧，雖較前稍稍富庶，而文教猶未興。自河南武陟李公端澄敷化維新，閱武暇日，卒伍之家，誘習詩書，民稍知禮法，漸釋囂爭。及後節被西夷、北虜侵掠，軍沒於戰，丁補於伍，番夷內附，如西番日羔剌、畏兀兒、哈剌灰皆關西遠夷、哈密夷族，俱近居肅州焉。胡俗雜亂，人無定業。雖稍溫裕，猶囚首田畝，不衣冠而處焉。暨天津張公愚校士訓蒙，四境之外，習學者（勉）〔免〕其雜徭。於是，民方慕習文教，知敬師長，內外童蒙，從學者幾至數百。又令夷童亦誦儒書，而夷俗稍變，殆覺可觀。至於今婚罔親迎，喪用浮屠，病延巫祝，禮未別嫌，習俗相沿。閭閻阡陌之間，雖難盡除其陋習，而富庶之家，率尚廉節，上下各有等，男女不同席，雖邊鄙伏處天末，而轉移化導之後，亦庶幾與內郡同風矣。

又卷四《屬夷內附略・種屬》　一種熟達，卽赤斤蒙古衛等地之番，原係都督苦术部落，亦前元之達種也。先在赤斤迤北川邊，各分頭目，散處住牧。後因土魯番搶掠，窮迫陸續歸附肅州，各有頭目枝派。凡各族今在肅州北邊一帶地方住牧；凡話語與南山諸番不同，此皆達語，垂髫，故又名以爲熟達。

又《風俗》　治有風俗，亦政教所關。是故徵德教，占民心，中華習尚，往往與世相爲污隆。至若蠻夷戎狄，雖禮教所不能繩，亦豈無相沿而爲俗者？卽其所履，察其所尚，似與中華相去不啻天淵。然不觀夷俗，

無以見中華，故備考諸番犬羊習尚，略載于篇以（辯）〔辨〕華夷云。

又 熟達風俗，男垂髻，女辮髮，作牛羊乳汁以伴飯，重飲食，貴兵器，野處以氈帳爲房，嫁娶以孳畜爲禮，衣以皮服爲常，結盟以食金血爲信，貴壯賤弱，忌疾長疹，喪不（哀）〔縗〕麻，耕不耘耨，男逸女勞，貪淫色而不知恥，比（此）夷之所以無異於禽獸也。

又 諸番好尚大抵皆同，嗜酒重肉，內外不異。若哈剌灰、畏兀兒，則好耕牧；北虜則慣騎射，務孳牧，好置鎧甲。女則亦好胭粉，衣喜紅綠，髮辮以銅葉、海巴、怪石之屬，垂而飾之。南番之屬則好念經，食酥油茶，當作鹵酒，留意孳牧。近年以絨毛綫效織氆氌，亦織腰帶，但較之中國，其紋不斜，其綫不維，其心所好尚也。如剌麻番僧，則好泥金寫經，各修蓋寺院，以惑諸番施捨，好咒詛，諸番畏服。其他如好酒好貨好色之類，雖與人不異，但男不以妻淫爲恥，女則以人通爲幸，與犬羊無異。時人惡嘗不道之人，必曰如『狗西番』，此深惡而痛絕之辭也。

明・張天復撰，張元忭增補《廣皇輿考》卷一八《曲先衛》 其俗服色尚白，喪事易以青，相見行跪。其產金、銀、珊瑚、琥珀、翡翠、水晶珠、硃砂、獅子、名馬、葡萄、蘿蔔。

清・蘇銑纂順治《重刊涼鎮志・風俗》 涼州衛人事慷慨，《方輿勝覽》。雖居戎域，然自張氏以來，號有華風。《北史・胡叟傳》。人雜羌戎，習俗剛勁。或土屋而居，或窮廬而處，以孳牧爲生。《地里志》。

清・蘇銑纂順治《重刊西寧志・地理志・風俗》 西寧衛外戎內華，山阻地險，俗尚佛教，人習射獵。夏秋少暑，冬春多寒。毳皮爲衣，酥油煎茶。彝人以皮馬爲禮，畜養爲業。力農務學，不殊內地。《舊志》。

清・尤侗《外國竹枝詞》 罕東金塔已來歸，安定糖川亦式微。惟有木蘭江夏住，不將白袷換青衣。罕東內附，其金塔寺城堡居之。安定王住牧沙糖川，曲先牙木蘭安掃江夏。服色尚白，喪易以青。

清・梁份《秦邊紀略》卷一《河州》 衛之兵雖少，其民甚強。其土人甚勝，其熟番皆轄於土官，其黃衣僧皆聽命於國師。其弓矢殳矛，比屋皆有，無事則耕牧爲生，有事則相爲守助。其馬則蕃庶，羌人畜牧尤多，明置立茶馬司於是。其土地所生有麥，有糜，有豆，有青稞，且移粟以資湟中。然則四境之內，襟山帶河，兵食足矣。雖亦臨邊，可謂內地，宜乎不淪於夷也。衛今設副戎一。又起臺堡、保安堡、歸德堡守衛三人。或云其先世夷人，居中土已久，服食男女，於中國無別。且久與漢人連姻，與漢人言則操漢人音，又能通羌人語，其實心爲漢，非羌夷所可及云。西寧、莊浪者亦然。衛西番二十四族，皆轄於蘇、韓、哈、王四土官。黃衣僧卽番人爲僧者，衣帽皆黃。衛番僧甚多，所在動以千計。寺有一國師，皆襲封。其最尊者有金印，蓋洪武間因番僧公哥監藏巴藏人等入貢，於是賜詔，封圓智妙覺弘教大國師，使其統治僧民。衛出馬特多，有土人、熟番、回回、生番，俱以孳牧爲業。按洪武七年立茶馬於河州。弘治間，楊一清言唐時回紇入貢，卽以茶易馬，宋熙寧間行之，所謂採山之產易廄之良，無害而有利者也。我朝納馬謂之差發，如田之有賦，身之有庸。非虐使於番，因納馬而酬茶，體尊名順，非互市交易之比。且西番爲中國藩籬，其人本非我之孝子順孫，徒以資茶於我，絕之則死，故俯首服從，此制番之上策，前代略之，而我朝獨得之者也。頃自金牌制廢而私販盛行，失利已久。豈徒邊方乏騎乘之用，將來番無資於我，跳梁自恣，將生意外之憂。徹藩籬之固，甚非計也。今茶馬互市，亦同於昔。官茶易馬，每揀頭八封茶十二，易皇馬一騎；揀頭六封茶八，易營馬一騎；揀頭四封茶六，易驛馬一騎云。衛雖不產稻，而麥豆雜糧隨地皆有，囤糧多至二萬六百八十石，可以知之矣。麥豆雜糧輦載驢馱，以往西寧者，不絕於路。

又《西寧近邊・罕東衛》 罕東衛在青海東北，有明置之，以處西羌別種。初西羌知天命稱臣獻馬，乃賜之冠帶，給金牌，歲一至西甯茶馬司，彼此互市。於是封鎖南吉剌思爲指揮，傳其兄塔力，襲數世，無他變。衛無城郭宮室，以氈帳爲廬舍，逐水草孳生處。於曲先、安定、阿端輔車相依，而各分地，要不離乎青海左右。

又《白塔兒》 白塔兒在西甯西北北川營之口外也，山環地衍，其土沃潤，其道西域錯雜。厥革貂鼠、白狼、艾葉豹、猞猁猻、元狐、牛皮、鹿麋、羊羔。厥貨鑌鐵、金鋼鑽、球琳琅玕、瑣福、五花氈、撒黑剌、阿魏、哈剌苦尤、綠葡萄、瑣瑣葡萄。厥牧馬、駱駝、犏牛、犛牛、羚羊、羱羊。厥居土屋、平房、木几、榻。厥人則漢回錯雜，各爲村落，弓矢佩刀，未嘗去身。厥貢則輸之於夷，夷亦莅以宰僧，董麥粟力役之征，如民牧焉。四方之夷往來如織，以舊事於北川，今近於多巴，惟白塔兒爲道主也。白塔兒在西甯西北九十里，北川口西二十里。地有塔蜃灰堊之故，謂白塔兒。其地之皮及貨皆至自西域，非白塔兒所產，但聚於斯耳。多巴亦然。銀鼠如白雪，其毛似絲，但微短淺，而細膩過之。狼皮以白爲貴。艾葉豹，其毛青而白，其斑微黑，不似金錢豹之甚。猞猁猻及土豹、沙狐之皮，聚而分之，可爲四種：其腹天馬，其領烏

雲豹，其掖金邊，其背則沙狐皮也。狐皮以元色爲最貴。牛皮，即香牛皮也。本牛皮，夷以香物製之，加紫紅色茜之。夷以爲靴，則蛇虺不敢近；以爲褥，可避諸虫。其香雖久不散。瑣福、撒黑剌、五花氈，皆羊羔織成，產於失剌思、安各魯、撒馬兒罕諸國。阿魏，物之最臭者，西域諸國皆產。塞外各獸頗多，不能盡載。然西塞獨無虎，故不及之。多巴及此地之產，皆高堂大廈，且有倉廒，有小河，激水轉磴，於內地易驢以轉磨。其人男耕女織，且有老學究授四書、毛詩章句者。其地之漢人則西甯之亡命，回回則順治八年之叛黨。各仍其俗，共居於此。其添巴則納麥力幹分地，給種皆麥力幹所爲。宰僧，夷目總名。

又《大通河》　大通河在祁連山南，西甯西北也。【略】其地可耕可牧，氈裘之君長在焉。且他夷所居，不過施氈帳，逐水草耳。惟河源之夷，爲棟爲椽，茅覆灰墁，有宮室之規。而夷人曾不深居，乃有牧無度，非稟性使之然與。河源之間招納流亡，牧羊孳馬，漑種深耕，爲根本地。且黃城、酸茨河、三角城、白塔寺、兒咎卜等青海之部落，凡受令咸聽於此，亦足徵其爲一都會矣。【略】於湟、莊、涼、甘爲適中，其地在萬山內，開廣平衍，有土可耕，水草大善，夏涼冬溫。舊爲塞外棄地，順治十六年麥力幹於此開地，伐木陶瓦，大營宮室。使其長子南力牧居之，而麥力幹往來於黃城、酸茨之間。其長子招集流亡，種麥豆，畜牛馬，竟如內地矣。黃城、酸茨、三角、白塔、咎卜及青海之曲先衛，皆其部落。凡事悉來稟命，其誕生罔不畢集。今南力木部落所住牧。

又卷三《甘州南邊・龍首堡》　龍首堡，昔之劉果城也。黑河水利率先得之，土沃則人蕃，明所以展築請防與？板答口之黑番首鼠兩端，平頂之黃番向背不一，而口外臨松之馬蹄寺賜額猶存，今喇嘛居之。夷常至此而熬廣茶。黑河有石，其文內蘊，豈魏所云柳谷石乎？西度張掖河，則有甘峻堡矣。【略】黃番蓋瓜沙二州內附之夷，平頂黃番之目曰格家。其言語服飾與夷同而與黑番異。【略】馬蹄寺在板答外二十里，寺甚寬。永樂間賜額普觀寺。山石有跡似馬蹄，因以名之。寺左右有丹硤、臨松、青松三山，石洞有七，石門有二十，洞中皆大小浮圖像。今寺有喇嘛高僧，其名曰擺布哈，自烏斯藏來者，取黃番黑番添巴，以轉輸於烏斯藏之達賴喇嘛。擺布哈住持此寺，諸夷常牽牛羊持酥油赴寺，謂之熬廣茶。

又卷四《肅州北邊・肅州衛》　哈密衛徙居衛之東關廂者三族，曰畏吾兒族，其人與漢族微同；曰哈喇（仄）〔灰〕族，其人與夷族同；一曰白面回回，則回族也。今皆男女耕織，或爲弟子員矣。商賈營伍，皆有其人。城有寄住黑番爲編戶，其目曰永住，部五百餘家，不納夷人添巴，今不列番夷族中。

清・高錫爵修，郭巍纂康熙《臨洮府志》卷四《風俗》　河境諸番雜處，風俗甚不一。但其附城禮義之族，亦敦忠信，尚恭謹，勉以耕讀，世其家，與中土無殊。至於詭譎健訟等俗，則唯在羌狻諸種而不以概善類也。

清・李天祥纂康熙《碾伯所志・習尚》　碾伯地接戎羌，僻在西壤，漢番雜處，民情堅剛，荷戈執戟，修習戎行。西番夷民，多事射獵，畜牧資生。漢民勤習耕稼，罕知貿遷，草萊未闢，士鮮知文，然民俗質樸，物力滋豐，三代遺風，猶見於今。

清・黃文煒、沈青崖纂修乾隆《重修肅州新志・肅州・屬夷》　按肅州屬夷本居嘉峪關西口外，明洪武、永樂間，設有七衛：曰赤斤蒙古者，即在今赤金所城也；曰罕東衛、罕東左衛者，即（今在）〔在今〕沙州城也；曰哈密衛者，即在今哈密也；曰曲先、安定、阿端三衛者，在西寧口外之西北也。又有不在七衛之數曰苦峪衛者，即在今之靖逆城也。此等或爲元裔，或爲番族，皆授印襲封，以時修貢。自宏治中，土魯番侵擾哈密，漸及沙州以東諸衛，由是屬夷不能自立，皆求內徙，遂遷之關內，於肅州附近地方，安插住牧迄今。

本朝德化涵濡，漸摩愈久，並多褫韁裘而襲冠帶，俗同編戶，與內地人民一體納糧當差，以供賦役，可謂盛矣。今據現在住居戶族，以及康熙、雍正年來新遷回戶，并次之如左。

臨城三墩　黃番頭目安成印所屬。界址：東至臨水河，西至供家莊，南至串水灣河，北至下古城。其管轄戶口共五十二戶，內種田納糧番民四十一戶，無地耕種、牧放爲生、並克伍食糧番民一十一戶。

臨城鏟尖　黃番頭目安福德所屬。界址：東至二墩，西至牌樓河，南至亂古堆，北至大鏟尖。其管轄戶口共八十六戶，內種地納糧番民五十九戶，無地耕種牧放爲生并充伍食糧番民二十七戶。

臨城河北壩　黃番頭目王命安部下番族所屬。界址：東至崔家莊，西至王家莊，南至北大河，北至清水河。其管轄戶共六十五戶，內種地納糧番民五十二戶，無地耕種牧放爲生番民一十三戶。

城東壩頭墩　黃番頭目趙忠義所屬。界址：東至中渠，西至黃驛湖，

南至石頭灘，北至大河。其管轄戶口共三十九戶，內種地納糧番民二十九戶，無地耕種牧放爲生幷充伍食糧番民一十戶。

臨城河北野狐溝　黃番頭目薛德所屬。界址：東至老鸛堡，西至將臺，南至清水河，北至半路墩。其管轄戶口共五十一戶，內種地番民四十二戶，無地耕種牧放爲生番民九戶。

城西黃草壩　黃番頭目薛耀所屬。界址：東至沙棗樹灣，西至塔兒灣，南至沙子壩，北至沙頭灘。其管轄戶口共七十八戶，內種地納糧番民六十三戶，無地耕種牧放幷充伍食糧番民一十五戶。

臨城小泉兒　黃番四頭目所屬。界址：東至鹹灘，西至河灘，南至總寨，北至中渠。其管轄戶口共四十一戶，內種地納糧番民三十五戶，無地耕種牧放爲生番民六戶。

城東黃泥舖　黃番頭目嘎丈所屬。界址：東至雙井子，西至紅莊兒，南至井田莊，北至臨水。其管轄戶口共四十九戶，內種田納糧番民四十一戶，無地耕種牧放爲生番民八戶。

南山豐樂川河東三山口　有歷傳世襲黑番總頭目蛇眼宛卜所屬。界址：東至千人壩河，西至豐樂川河，南至總水山，北至清水堡。其管轄戶口共一百三戶，內小頭目四名，在川種地納糧。總頭目一名，在山居住種地。番民六十七戶，無地耕種牧放爲生。與內地農民傭工番民三十一戶（內）。

黃草壩山口內　河東小頭目一名喳叶喳目素蓮所管番民共二十三戶，在山居住。內開墾種地番民一十三戶，無地耕種牧放爲生番民十戶。

黃草壩山口河西　小頭目一名班綽兒連所管番民共二十戶，內在山居住種地番民連頭目共十一戶，無地耕種牧放爲生番民九戶。

儒林壩山口　小頭目一名鎖南丹金所管人戶連頭目共二十一戶，在山居住，俱各種地。

乾壩山口　小頭目一名丹臻所管人戶連頭目共三十九戶，在山居住。內種地番民連頭目共二十二戶，無地耕種牧放爲生番民一十七戶。

南山豐樂川河西六山口　有歷傳世襲總頭目一名冠帶宛卜普茶，所屬界址東至豐樂川河，西至壩莊口，南至烏喇嵩，北至各山口。其管轄戶口共二百一十六戶，內小頭目六名，在各壩歷年種地，隨各壩納糧。番民五十八戶，在各山口居住，種地番民連小頭目共三十六戶，不種地牧放爲生番民一百一十六戶（內）。

起龍山口　頭目一名阿思冬管卜什所管人戶連頭目共四十戶，內在川隨各壩種地納糧番民十戶，在山居住種地番民五戶，無地耕種牧放爲生番民二十五戶。

觀音山口　小頭目一名部塔漢哈所管人戶連頭目共三十一戶，內在川各壩種田人二戶，在山居住種地納糧番民三戶，無地耕種牧放爲生番民二十六戶。

紅山口　有總頭目一名冠帶宛卜所管本山口番民共三十六戶，內除在川各壩種地納糧番民一十七戶，在山居住無地耕種牧放爲生番民十九戶。查紅山亦並無可耕之地。

野韭坪山口　小頭目一名黑鼠兒嘎念丹巴所管番民共三十九戶，內除在川各壩種田納糧番民六戶外，在川居住種地番民一十二戶，無地耕種牧放爲生番民二十一戶。

磁窰東山口　小頭目一名麻茶小道士所管人戶共三十五戶，內在川各壩種地納糧人一十八戶，在山居住種地番民四戶，無地耕種牧放爲生十三戶。

磁窰西山口　小頭目一名蒙古額思克所管人戶三十五戶，內在川各壩種地納糧人五戶，在山居住種地番民一十二戶，無地耕種牧放爲生番民十八戶。

一卯來泉山口　內共有十二山溝，內有歷傳世襲總頭目一名雙羔子，所管界址東至駱駝山，西至羊蹄溝，南至松打板，北至土山。共管轄番戶一百二十四戶，內小頭目十一名，在川各壩，歷來種田納糧人共四十六戶。在山住居，俱在泉兒溝分種田地番民連小頭目共四十戶。未耕地牧放爲生番民共二十七戶（內）。

泉兒溝　總頭目雙羔子所管泉溝番民一十三戶，內在川各壩種田納糧人六戶，在山居住種地納糧番民四戶，牧放爲生番民三戶。

乾壩溝口　小頭目一名哆有才所管山溝內番民共十九戶，內在外各壩種地納糧人十戶，在山居住種田番民五戶，牧放爲生番民四戶。

騮馬溝　小頭目一名賈益伏所管山溝內番民共十二戶，內在川各壩種

田納糧番民七戶，在山居住種地納糧番民三戶，無地耕種牧放爲生番民二戶。

大火燒溝　小頭目一名端住所管山溝番民共九戶，內在川各壩種地納糧番民三戶，在山居住種地番民三戶，無地耕種牧放爲生番民三戶。

小火燒溝　小頭目一名強茶卓拔目所管山溝內番民共十一戶，內在川各壩種田納糧番民五戶，在山居住種地番民三戶，無地耕種牧放爲生番民三戶。

羊蹄溝　小頭目一名殷卓卜藏所管山溝內番民共九戶，內在川各壩種田納糧番民三戶，在山居住種地納糧番民三戶，無地耕種牧放爲生番民三戶。

腦皮溝　小頭目一名于盆族所管山溝內番民共十一戶，內在川各壩納糧種田番民四戶，在山居住種地番民三戶，無地耕種牧放爲生番民四戶。

上下壩莊口　小頭目一名延加屯烈所管山溝番民四戶，在山居住，各種田地。

松打班溝　小頭目一名薛天才所管山口內番民十一戶，內在川各壩種田納糧番民三戶，在山居住種地納糧番民三戶，牧放爲生番民五戶。

大直溝　小頭目一名喬宏所管山溝番民九戶，內除在川各壩種田納糧番民三戶，在山居住種地納糧番民三戶，牧放爲生番民三戶。

柴棗溝　小頭目一名羽領巴婁子所管山溝番民共十戶，內在川各壩種田番民二戶，在山居住種地番民三戶，牧放爲生番民五戶。

三岔溝　小頭目一名達兒吉所管山溝番民六戶，內在山居住種田番民三戶，牧放爲生番民三戶。

查肅州所屬地方，只有黃黑番二種番夷。其黃番一種八族，舊有臨城各壩居住，與民一例種地當差。其間有無地之番民，或充伍食糧，或與民傭工，或牧放爲生，原與土著之民無異。而黑番一種，舊在南山一帶，與民雜處。其間有在川種地納糧者，亦有在山認墾者，更有牧放爲生者。舊係武職管轄，於雍正四年十月內，奉文改換頭面有司管轄。

再查康熙五十三年七月內，郎國師到肅上任，黃黑二番隨郎國師每三年進馬一次，每一次進馬十匹、栢香十二桶，共進過三次，受過禮部扎薩台吉劄票。郎國師沒後，將受過禮部扎薩台吉劄票同郎國師劄票一併投繳，至今未進馬匹。〇查郎國師係肅州西店堡人，名蘇扎木特。

東關纏頭本吐魯番回族。康熙三十五年，王師出哲木多征噶爾旦，既敗，吐魯番纏頭額伯多剌建爾罕伯叛之來歸，以五十戶質於內地，納之，安置於東關之外，給與田土，自耕以食，尚仍舊俗，未改服色。

威魯堡纏頭亦吐魯番部落。雍正初，大學士將軍富寧安既撤兵，回族請內附，奏准安插於金塔寺西威魯堡。有兩族，一爲魯谷慶戶，一爲皮貼戶。其頭目則有伯克拖克拖馬毋特及叅領品級伯克苦車克、佐領阿三、驍騎校馬忒木爾等二十六人。其餘男婦子女六百二十八名，共一百四十四戶，男婦子女六百五十四口。其回目伯克拖克拖麻木忒給肥田五百畝，每畝下籽種一斗，農具五副。所管部落回民一百四十三戶，每戶撥給肥田一頃，共地一百四十三頃，計一萬四千三百畝，每畝下籽種一斗，各給農具一副。

黃番本師剌國，今在肅鎮界者有七族，設有正副頭目，部給守備、千把總職銜，劄付在紅崖梨園堡都司收牧，以作甘肅兩鎮添補營馬之用。

黑番即唐古特部，唐人之裔，今在肅州者有三族：卯來泉、金佛寺、清水堡。昔年俱給與頭目號紙，趕藏僧喇嘛納燈油。雍正初，總督年羹堯改番歸流，令其男婦改從漢裝，在南山水口開墾田土，承種納糧。內惟清水頭目下有數家未曾墾地，隨紅崖黃番納貢馬二三匹。

清・朱亨衍修，劉統纂乾隆《鹽茶廳志備遺・風俗》　山澤所感，各成乎性；好尚所趨，各沿乎故，風俗殊焉。廳地僻在邊陲，司馬官爲兼攝，而鄉民趨事急公，故能申於平郡，實則天性使然，今則漸流於疲頑矣。盛衰迭更，甚可慮也。茲以耳目所及者，備著於篇，無隱無飾，庶觀風者知所勸懲焉。海城、固原州裔壤，而水環山拱，氣勢沉雄，自成一郡會。民生其間，誠樸健勁者多，然習尚不能一致者，楚府則楚人，沐府則沐人，肅韓府則蘭肅人也。數十年來，衛有歸併，加以清渭秦狄之流寓者，因是以有老戶新戶之分，而二者之中又有漢回衛所之別。大率老戶自負王民，敦重信義；漢民耕牧爲生，畏法守分；回民勇於趨利，貿易十居八九，黔者或流於偷竊；衛所之民則疲頑愚拙而已矣。四民皆重耕牧，唯回民兼善治生，故殷實者多，而冒險販利，因而破敗者，亦比比也。至婦

女，但主中饋，巧者僅能自製衣裝，織紝一道，素不講習。爲父與夫者，習爲固然，坐視幼子弱女忍冷禁寒而不顧，誠可哀也。殷實之家，亦有延師教子者，但止揣摩制藝，餘書不列案頭也。且志不在大，傳一青衿，自爲了事，而父兄亦不復有他望矣。其列成均者，大抵以資力致之，并書本不一顧也。求其研經術之精，啓義理之祕，新耳目之習，謹身心之修著，相與考德業、希聖賢，則虛無人焉。此固予之責，而予非其人也，謹書之以俟後之君子。始者，土曠人稀，道鮮行旅，牛羊遍野，夜戶不扃。今集場既多，遊食叢聚，博奕偷竊，無地無之。風俗之偷，大非昔比矣。又兇悖之徒，嗜利健鬬，與人爭不勝，往往自毀其面目以誣人。弟或有收嫂，婦或有二夫，繼妻之子女與後夫之子女爲婚姻，不以爲異也。爭媒不得，即肆搶奪，每歲數見，回民十居七八，爲予嚴懲之，今稍戢矣。廳俗信巫，不信醫。有疾之家，動延端工作法，名曰跳神，重費不惜，縱死不悔。詢之，則曰：無良醫也。詰其巫皆良乎？則曰：姑勉苦口焉。嗟呼，醫不能以藥愈人之病，而至爲人所苦，其術可知矣。無或乎鬼神之不絕于人間也。

廳地無風水年月之惑，親死遠葬，不乞靈於枯骨，爲富貴之資，此其俗之美者。但土脈沙碱，疏而不實，磚石石灰，取給數百里外，中人貧戶不能辦也。偷兒利其易發，率夜掘之，褫其衣裙以去。受苦十人而九，婦女又居大半焉。予連數偷，訊得其情，置之重典。復示諭士民，令於棺斂之時，將亡者附身衣物，隨意用桐油澆成器物形狀爲識，無桐油者，即以葫麻油亦可。油跋浣洗不去，當買既無售主，自用亦慮敗露。常於河南道上，見塗死寄襯者用之以免開掘，實善策也。自是三年，無復有以發掘訴者矣。

廳地婚禮先用媒人通好，繼之以宴會，復繼之以首飾，二姓之好始定。將娶，則牛羊擅布，稱家所有，以爲禮，不論財也。故女無標梅之詠，男有室家之樂。然陋習相沿，不行問名之禮。即女子年歲次第亦不置問，每有因疾病死亡而起訟端者。且稚齒鳴環，瓜期未及，婦儀母道，多所未嫻。更有先訂僱人爲婚，以工銀直抵聘財，年滿爲婚者，故俗語有海城女兒嫁僱工之謠。予婉曲化導，不啻再三，今已漸知從禮矣。至寡婦再醮，夫族母家爭牛耳，張三李四各盡經營，惟財多者是予。男家以搶獲者爲勝，彼此爭奪，往往有釀命案，予深恨之。犯者除娶婦及主婚外，並媒妁中亦嚴懲不宥。孀婦不願，即與斷離。數年以來，刁風稍戢，命案亦稀焉。喪事一遵家禮，稱家有無，唯庶民家仍用僧道端工，附棺之物，誠敬未盡，每遭掘之慘云云。

東嶽、關帝、城隍、太白等廟宇，各廟每年一會，再會不一，各有定期，並設會首以司錢穀出入。至期扮演設戲劇，男女縱觀，夜以繼日。附近奸民及逋逃亡命，亦假此匿跡而胠篋焉。每有因以滋事而波及會首鄉地者，習染已深，不能驟革焉。窮鄉小區，亦建方神廟以爲祈報之地。春秋二次，亦共聚焉。力不能者，演燈影以酬神。

《明史》卷三三〇《西域傳二・赤斤蒙古衛》 先是，苦术娶西番女，生塔力尼；又娶蒙古女，生都指揮瑣合者、革古者二人。各分所部爲三，凡西番人居左帳，屬塔力尼，蒙古人居右帳，屬瑣合者，而自領中帳。

清・楊應琚纂乾隆《西寧府新志》卷八《地理志・風俗》 西寧府迫近西戎，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以兵馬爲務。酒禮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其俗風雨時節穀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漢書》。

民俗質樸。《漢竇融傳》。

風土壯猛，便習兵事。《晉載記》。

勤於耕稼，多畜牧，無復寇盜，並有金方之氣。《隋書》。

獵野務農。《圖經》。

土本膏腴，民事耕植。《元一統志》。

民俗質樸，風土壯猛，人性堅剛慷慨。穴居野處，採獵爲生，以織毛毳爲業。崇尚釋教，荷戈執戟，防奸禦侮之功居多。《明志》。

西寧縣　外戎內華，山阻地險。俗尚佛教，人習射獵。夏秋少暑，冬春多寒。毳皮爲衣，酥渾煎茶。以皮馬爲禮，畜養爲業。力農務學，不殊內地。《舊志》。

衣被毳毛，饔飧渾酥。明人賦。

風氣漸燠，物力滋豐，力農務學，有衣冠文物之化。《西寧志》。

碾伯縣　民勤儉，士謹愿，得淳樸遺意。《通志》。

大通衛。乾隆二十六年改設縣治。

人有漢土番回之殊，俗以耕植孳牧爲業。五月凍解，八月田熟。用褐爲衣，以土爲屋。崇尚黃教，不恥白丁。邇來子弟，亦漸知讀書，頗新舊染。

貴德所乾隆二十六年改設西寧縣縣丞。

糧無二價，家有恆產。力農習儉，猶存古風。惟喪尚佛事，人不讀書，文物之化闕焉。今延師往教，冀其一變。若人力未施，諉諸地不產材，則吾豈敢。

松門楊氏曰：風俗二字，古人言之多矣。余獨喜班令史《地理志》云：『凡民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所言盡之矣。然《記》曰『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是風俗又待於移易也。寧郡逼近青海，屢沒羌戎，至今衣被毳毛，饔飧湩酥，崇釋尚武，猶有餘習。然邊方貴儉，物產有盈絀，氣候有寒燠，衣食應適其宜。故寧郡士卒，每有調遣，遠勝他鎮。不攜衣衾，不裹粳粟，數月之程，煨麪一囊，羊裘一領，如是而已。爲民上者，當相時而制，溯源以行，何必改作，以效內郡之侈靡，而妄談文物之化哉。惟是力農不勤，刈穫則招鄰邑之民。務學不實，歲試僅係青衿之舊。愛禮不勝愛羊之心，重武踰於重文之念。是以百年清平，鄉飲無聞，賓興不舉。偶有曠溢，便至流離。余待罪於茲，深以爲慮。殫心擢髮，不遺餘力。欲補其偏，救其弊，俾秀者有高岡之鳴，樸者安阜成之樂。孝弟力田，篤倫敦本。年來頗有起色，第遷風變俗，如水之漸，木之植，非中材所能，非歲月可必。詳列屢陳，不得不望於後來之大雅君子。

又卷一一《建置志・學校》　惟是寧郡自漢時設縣而來，已屬內地。自後屢爲羌戎所沒，且逼近青海，習俗頗異。高上氣力，輕視詩書，尚鬼信巫，鄉飲不舉。

清・龔景翰纂乾隆《循化廳志》卷五《土司》　明初河州通判管二十四關土司，今皆不可考，然大抵中馬十九族皆有之。或有一土司而兼管數族者，如乜藏族王土司之管乜藏、紅崖等六族是也。其後或存或亡，至康熙雍正年間，猶有聞見于州巷者，如老鴉族之土司馬鎮國、川撒族之土司龍興海是也。而今無聞焉，蓋已夷爲編戶矣。又有僧職，亦世職，如鴻化、靈藏等寺，皆有國師、禪師，管理族民，如土司之例。雍正五年追回勅印，改爲都綱，但管本寺僧人，而族民不受其約束矣。今之可見者，惟乜藏土司自明迄今相承不絕，而有名無實，事寄漸清。其撒喇族二土司及珍珠族土司，則中絕而復續者也。向化族及邊都溝雖有千戶百戶，而皆不達部，官給委牌而已。其餘起臺溝、上龍布、下龍布各寨，皆有昂邕，或曰百戶，頂戴自四品至七品止，不知其所由來，何衙門所委，亦不知其世襲與否也。凡土司，雖爲廳屬，而承襲俱由河州加結，故宗圖供冊，州卷爲詳，其可知也。

清・俞浩《西域考古録》卷一《蘭州府・河州》　按河州四塞內地，獨以一隅臨邊，非若他衛之孤懸斗立者比也。其形勢則東有臨洮之險，北有莊浪之阨，南有嶺臺之塞，西有青海之環。民雖少，而土人則衆。弓矢殳矛，比屋皆有。無事則耕屯爲生，有事則守望相助。土地所出，則麥、豆、青稞，且以轉資鄰境。夫民雖強，不可以勝戰。地雖險，不可以無兵。苟相地而置戍，因勢而乘障，其孰能飛越哉。

又卷二《西寧府》　罕東衛在西寧西北三百里贏，青海東北。洪武中其酋鎖南吉剌思入貢，詔置罕東衛，以其酋爲指揮僉事。給金牌，歲以馬易茶互市。衛無城郭官室，以氈帳爲廬，逐水草遊牧，俗與蒙古同。與曲先、安定、阿端等三衛輔車相依，各守分地。

清・珠克登《新疆紀略》　又有一奇聞，西甯一帶山內頭上不准戴紅，身上不准穿紅，若有穿紅戴紅者，雷必抓也。再凡與西甯一帶地方人行路者，必要多帶蒜瓣，以備放在口內可去瘴氣。必須時常更換，不久工夫，蒜瓣即可黑也。再西甯一帶之人，多有燒牛糞並野牛糞者，凡有瘴氣，俱由糞內而出。若撿糞時先將糞一腳踢翻，然後再撿，方不受瘴氣。若不將此糞踢翻，撿者必受瘴氣也。但此野牛甚大，遠看似草車一般。行走成群，或千餘或數百不等。此一牛之糞，約有七八觔重。再察漢城一帶地方，有一種鳥兒，似白鴿，約有白鴿三個大。又有一種鼠，背上有三道黑線。此鼠穴內鳥與鼠同眠，或鼠由穴出，而鳥入。或鳥由穴出，而鼠入。即《禹貢》所謂鳥鼠同穴也。再西甯屬白塔所管地方之煤甚好，色如寶物。此煤之灰，乃係紅色。將此煤燒著埋在灰內，可著七日夜不滅。又出一樣焐，查係玉石匠所用。又出一種雪雞，其性最熱。若有得癇症或得瘋症不久，未過三年者，即將此雪雞翅膀焙成灰，以黃酒沖服，一二次即

愈。又將雪雞之肉煮湯，內放藏糖一兩許，煮得極爛，將肉及湯分二三次吃盡，病即全愈。此雪雞有兩樣，次一樣如家戶所養蘆花雞一般，上一樣如鴿子大，係白色。惟治病者白色者力大可用。又山內出香獐子，即麝香也。又出鹿茸，在陝甘省所出之鹿蓋非鹿，乃麋也。白嘴白頭，係牛鼻子一樣。此鹿茸多走陰分，婦人科用之最宜。又有永安營地方出黑羊羔子皮，毛黑而亮，且絨足，若做大褂一件，須銀二三十餘兩；做馬褂一件者，須銀十三四兩方可。再巴彥戎格營亦出黑羊羔子皮，不甚貴，然亦不甚好，從美觀者，不堪穿用也。又青海秋冬所出之魚有魚嘴長在下巴骨底下者，名爲黃魚，肚皮子是黃色。此處蒙古全仗此魚養命也。是海蒙古名爲叩叩淖爾，漢名爲青海，又西海也。但所有北面西面的四十八處並西甯二十四旗的蒙古以至伊犁、塔爾巴哈台、金河、庫爾喀拉烏素、喀喇沙爾、吐爾扈特以至肅州所屬之金塔的獲琴吐爾扈特，無不來朝西海者。但此海素無船隻，凡朝海者，須於冬日海凍方能過也。必須二三日方能行到。此海內有一島，島上有一小廟，廟內有二三個喇嘛。有牛二隻，牧養在山上，以備馱糧之用。若到冬天海凍之時，方能上海崖上來。所有朝海磕頭之人，俱在海凍之時，方能上入海島，須要二三日方得行到。必須帶牛糞，以備在冰上做飯之用也。又有青鹽。在海之西南，有一小海子，名爲搭市巡淖爾。此係蒙古名，漢名即鹽海也。此處之鹽又甜又香。再西甯所屬之哈拉庫爾營設一守備，兵三百名。所守日月山一帶要緊地方，最要者係日月山也。北邊又有一馬耳山，此山係石拉，二峯惟似馬之兩耳一般，所以呼爲馬耳山。當初雙陽公主守此處時，自南至此所設四處卡倫，南頭一卡名爲牛頭俄博，第二卡名爲窩博圖，第三卡名爲日月山，第四卡在北頭爲馬耳山。此係南北山，最爲緊要。此山若顧不住，兵可以直抵番王城也。但此日月山乃係番王城之門戶，是以雙陽公主守之甚緊，番兵甚重。宋朝時有狄青攻此處數回，總未能攻破此卡。忽一日狄青仍攻此處，令大將由馬耳山北面扒山過去，以至日月山內了。狄青聞得雙陽公主之兵已大亂，知是自己的兵已過馬耳山，到了日月山內，隨即催兵緊攻。雙陽公主之兵已經敗散，狄青隨即得了日月山並馬耳山，隨即跟追直至番王城下。《宋傳》內云狄青得一匹日月肖霜馬，非眞有此馬，乃狄青得了日月山並馬耳山也，並無日月肖霜馬之說。宋兵直抵雙陽公主城下，隨即得雙陽公主之城。此處名爲哈拉漢圖，左右兩山頭有小城二個，共城三座。此城如北京城外小營房一樣。我於道光二十六年經布宮保彥泰派往忙多安卡路過時，我將營盤紮入雙陽公主城內，並無房屋，亦無磚瓦，只一土圈子也。又有離西甯九十里之丹巴地方，近年新出一樣石頭，可以做鼻烟壺，曰丹巴石。此石頭頗軟如拉石，又似瑪瑙，現在甚興。再有西甯屬之鎮海地方河北有一小城，名爲多巴。此處俱是回教，出多巴皮，做成珍珠毛皮袍套販賣，並不甚好。又忙多出花石頭，或山水，或人物，或樹木花草，或沙魚皮的。又有西甯青海大臣所管左右翼之蒙古，左翼係車靈王管，爲盟長；右翼係梅楞王管，爲盟長也。

清・張庭武修，楊景昇纂光緒《丹噶爾廳志》卷六《人類》　漢族邑人相傳皆自南京移民，實邊到此，撥地居住。然詳加考究，半係山、陝、川、湖或本省東南各府因工商業到丹立室家傳，子孫遂成土著。自甯屬鄰境移居者最多，亦有蒙番子弟資性聰穎，入塾讀書，粗明理義，遂化爲漢族者。嘗見蒙古男子供差公門，衣冠楚楚，其妻室則番裝也。其子娶漢女爲婦，再生子女皆漢族矣。此變俗之漸也。亦有漢人贅於番族，衣冠言貌甘於異類者。本境漢民外並無旗籍漢軍，亦無土回各種，惟南鄉一帶克素爾兎爾于各莊有西番住屋耕田者，名曰東科寺佃戶，與漢民雜居，間有讀書者，土人稱爲家西番，即熟番也。又西北鄉胡丹度巴燕附近札藏寺各莊閒雜蒙古種類，衣冠與漢民畧等，土人呼曰王子百姓。此外如蒙古二十九旗西番八族則均在塞外青海一帶，惟與本境有直接之大交涉，其貿易往來，絡繹道路，終年不絕，故列本境人類，不得不併及蒙番也。

又　夫蒙番均以牧畜獵牲爲業，無禮義，尚氣力，專信紅黃二教喇嘛，每刼人貨財，以爲布施功德，其俗然也。所出產運售者，均屬青鹽羊毛皮張等貨。近年番貨價值日昂，蒙番每歲所得銀貨糧茶不可以例數限制矣。再查藏番玉樹雖皆與本境有商務之交涉，然本境漢族中無其種，且相距絕遠，來去無常，其詳細情形原與本境不相涉也，故不復贅。

清・王先謙《五洲地理志略》卷四《亞洲四・大清國四・青海》　及察罕諾們罕爲一盟，不設盟長，歸西寧辦事大臣統轄。奉喇嘛教，所居無常，與蒙古同。惟西南境有西藏種，好羣居，常以數幕或數十幕相接，不似蒙古獨幕而居。

歲時

清・張庭武修，楊景昇纂光緒《丹噶爾廳志》卷五《風俗》 社會類 正月元宵有燈山會，城關市面舖戶張燈，通衢輝煌。前後三夜。時民間演出社伙，如龍獅燈船、羅漢拉花之類，喧闐城市。遊人亦頗雜遝，約三點鐘之久，不三更而人散燈息矣。二月中和節，前後三夜亦張燈，社伙與元宵同。鄉間亦有社伙兩次，而不張燈。四月八日距城西二十餘里廟爾溝地方有娘娘會，延巫祝俗呼法師。四五人，鳴羊皮鼓歌舞以娛神，了無理趣，而城鄉遊人集者甚衆。六月天貺節，有朝山會，會以眞武俗稱無量。爲主，製有金鼓笛管簡板木魚等樂，和奏成調，編造歌詞，逢神合唱，謂之佛號，行類出家道者之所爲，而佐以錦蓋幢幡，極華麗以飾美觀。徧歷城關各廟，是日城鄉士女咸集，遊人如雲。此外春秋社會，如禮斗解瘟各會，皆延道士原係俗人能誦經者。諷經爲主，此等皆下流社會無知識者之所爲，故於農工商一切實業有關於文明進步及益智殖民之事，則毫無道及者。故欲開邊隅之風氣，則必自改良社會始。

禮儀

明・李應魁纂萬曆《肅鎮華夷志》卷四《屬夷內附略・風俗》 南北諸番，亦嘗有禮，然以事親之禮言之，拜則先母而後父，食亦厚母而薄父。坐則知側，行不知隨。以事上之禮言之，見頭目則一膝淺跪，以首略俯。以手承之，則爲叩頭。坐則蹲踞於側，食則先供於上。如殺羊泡鹵酒，則以筒吸酒。〔內〕〔肉〕則以抬背爲敬，帶血而食；酒以底爲佳，分等而飲。如欲敬其所親，則不論其長幼，卽以背肉供之。酒筒有三孔，一孔近底，一孔居中，一孔稍上。先淋一盌，以奉所親所尊，後方請飲，但番語欠身，亦不揖讓。把筒者因人而插，如上等人飲，則取下孔筒；中等人飲，則取中孔筒；下等從人飲，則取上孔筒。交酒有聲爲止，周而復始，仍亦如之。待三遍同飲，或拍手歌舞，或搏弄胡琴。諸夷見酒，十人九好。

清・張庭武修，楊景昇纂光緒《丹噶爾廳志》卷五《風俗》 禮制類 冠禮無行之者，惟喪葬祭祀，有力之家，延請禮賓，雜用文公家禮，三獻四拜之數，仿其儀而祭以文，然亦僅存一二於什伯之中耳。若延僧道以諷經齋醮者，則比戶皆是也。有事慶賀，率用羊肉，或書綾以致敬。弔祭之品，用饅首羊肉，或賻以錢。每歲元旦，親鄰閭里，互相慶賀外，其端午、中秋、長至各節，亦致賀焉。每月朔望，然燈焚香，以敬神。至鄉間，則不知朔望各節者最多。墓（際）〔祭〕以春社爲大宗，用饅首紙錁，亦有用豬羊者，餘則秋社、冬節、除日、歲首，皆小祭也。

宗族

清・張庭武修，楊景昇纂光緒《丹噶爾廳志》卷五《風俗》 倫常類 凡爲子者，皆以孝親爲重。父老相傳，師儒所誡，愛敬其父母者，富貴子孫，如願相償。不然者，輿論之所嘖，卽爲鬼神之所譴。故近年來其尤不孝而蒙顯戮者三，一刀工，一貨郎，一銀工。皆精技藝、善蓄財，卒以哮呼道路，飢凍而死，嘖嘖人口，以爲大戒。至爲民以敬畏官長爲先，從無聚衆抗官，亦不慣於上控越訴。或有不服官判而上控者，必斥爲刁惡匪棍而不與齒。若卑幼敬事長上，後生尊禮先輩，安分循良，渾厚樸誠，本境風（上）〔土〕之長也。其安於固陋，不能奮勉以就功業，則所短卽寓於所長之中也。

宗教信仰

明・陳循等纂修《寰宇通志》卷一一七《外夷・沙州衛・風俗》 居民烏雜，崇尚佛教。《耆舊記》。

清・梁份《秦邊紀略》卷一《西寧邊堡・銀塔寺》　銀塔寺。一名塔兒寺。寺有樹葉形如人，謂之千佛樹。又謂之寶貝佛。其實卽菩提樹也。廣東亦有之。其葉經絣澼，則如絹如紗。其紋有如人如雲者。海夷達賴將銀裹樹，每歲六月不分番夷，盡集於寺禮拜，寺無隙地。霍英所謂以拜佛爲名者。

清・楊應琚纂乾隆《西寧府新志》卷一五《祠祀志・寺觀》　湟中本小月氏之地，且屢沒羌戎，無怪釋氏多，而道士少，而番僧尤衆。番漢諸僧雖服製不同，而經教則一，今則又分道而揚鑣焉。一以涅槃爲大，一以轉生爲奇。是邊方釋氏，又分爲二矣。明初西寧番僧三剌爲書，招降罕東諸部，建佛剎於碾伯南，以居其衆。赴朝貢馬，請勅護持，賜寺額。太祖從所請，賜額曰瞿曇。立西寧僧綱司，以剌爲都綱司，紀以符契。自是其徒爭建寺，帝輒錫以嘉名，且賜敕護持。由是形域勢區，盡爲番僧所據。永樂時，漸授剌麻禪師、灌頂國師之號，有加至大國師、西天佛子者。悉給以印誥，許之世襲，且令歲一朝貢。蓋以番僧爲羌戎所重，藉以羈縻之意。而邊人見其車服赫奕，殊以爲榮，故番人、土人有二子，必命一子爲僧，且有寧絕嗣而願令出家者。漢人亦有爲番僧者。番、土人死，則以產業布施於寺，求其誦經，子孫不能有，故番、土益窮，而僧寺益富。其各番族各有歸附寺院，儼同部落，而官府以茶中馬，亦責之於番僧。

清・龔自珍《青海事宜論》　番人、蒙古皆信佛，大喇嘛察汗諾門汗一旗最富盛，貧番子往往賴其牛羊以活。

清・張庭武修，楊景昇纂光緒《丹噶爾廳志》卷五《風俗》　信教類　入學讀書者頗多，明通禮義者甚少。至識孔教而信奉惟謹者，則絕無其人也。若釋道二教，精理奧旨，知者固鮮，而堅信者，亦不乏。如參元、清茶各會，止念煉氣者謂之參元會，禁酒肉葷菜者謂之清茶會。妄冀長生，或死後升天，及靈魂不昧之說。至若人死，則延僧道諷經，以解罪阨。疾病則問卜制祟驅魔，甚則巫覡師祝之輩，或妄傳神言，以示禍福，或傳方示藥，以療病災。更有自謂神附其身，因治病而以火鎗斃人，以刃刺致命者，人皆自怨其命，而不敢懟於神。嗟呼！此等惡俗，所宜急禁矣。

又《宗教》　本境番僧特盛，土人信奉惟專。其教原始於印度，蕃衍於西藏，流播於青海。本境各寺院僧徒論其支派，要皆宗黃教之風者也。而亦間有紅教者，流錯出其間，不列各寺院名額之中也。惟此紅黃二教，卽所謂喇嘛教，而非釋氏牟尼之舊也。然黃教亦各有等級：曰格楞者，明字毋能諷誦者也；曰格昔者，經明行修者也；曰喇嘛者，由藏考試及格錫名，謂慧性不滅能以靈魂傳至再世，卽世所謂轉生也；進而上之，謂呼圖克圖，則惟國家特封名號，建有專寺，始克世襲者也。此外有熱主巴者，番僧家稱謂修行士也。以誦經講析禪定靜修爲宗旨，間有著述立說以自鳴其所得者。其中每有學博名高，僧衆從學，其徒自數十人至數百人。遠近蒙番爭輸貨財器物食用，奉佈施以表誠信。如青海現時之夏莽，僧衆悅服，尊之爲佛，數千里外皆敬重焉。此則韋布之士，無位而貴，無祿而富，不藉封號名字以積學爲高者也。至若住居寺院城市者流，則雖各以諷經爲名，而額給衣單口糧之外，尙多田土租稅人民差徭之供，其催科擾民無異衙蠹，其挾勢牟利賣買逃稅甚於市儈。僧徒之無賴病民而取詬於世也，非偶然矣。卽如東科寺僧，皆以兎爾干、克素爾、藥水、白水河各莊三頁卡番族與寺僧同種者。佃戶子弟充之，其各僧皆以本家弟侄輩爲弟子以私傳其財產，是以寺院爲專利之藪也。其他宗紅教者，俗名本卜子，土人篤信之焉。類多神奇狂誕之說，如問卜醫病禱雨迴風等事，率稱奇驗。然試之，殊無甚效。而愚信者流方且諱其短而炫其長，俗使之然也。是故緬大寶法王而衍紅教支派者，既非國師巴思八之舊，卽追黃教宗風，冀以定慧通宿命。而祖傳已遠，衣鉢非眞，又大乖宗喀巴慈忍淵默之行，特以驅策邊夷鈐制蒙番，則惟喇嘛教有以束縛之也，故假之尊崇，以爲羈縻之一法。所有各寺院番僧數目臚陳於（左）：

札藏寺喇嘛一百二十八名，距城西二十五里。

東科寺喇嘛五十一名，距城南五十里。

上拉拉寺喇嘛十三名，下拉拉寺喇嘛三十四名，均距城西南十五里許。按二寺土人概名上下淨房。

共喇嘛二百二十六名，每歲共支衣單口糧倉斗青稞三百六十一石六斗。

此外又有城內之承惠寺，一名金佛寺。隸於東科寺。距城西北四十里許之福海寺，一名新寺。係察罕諾們漢通稱白佛。於光緒初年創建者，亦有番僧數十人，惟不給衣單口糧，故無定額可稽。

按札藏寺隸於曲卜藏寺，係蒙古種族，亦有附近田土至數十百石，惟寺僧漸少，不及原額之半。東科寺則地土之廣，田租之多，偏丹邑皆是也。且毘接於西甯縣迤西各莊，設立各等苛虐刑罰，權埒官吏，而冤橫過之。僧徒衆盛至百數十人。東科呼圖克圖雖爲寺院地土之主，而掌財賦收納之柄者惟管家番名香錯。一人所司，寺僧得爲管家，柄利數年，家貲累千萬，金富雄一鄉矣。故東科寺院之利，上不歸呼圖克圖，下不歸衆僧，惟中飽於管家及其下數人而（矣）〔已〕。

本境並無天主耶穌各教，至於回教，因謀工商生業來丹旅居者雖不乏人，其教別新舊，種分何族，則未之詳也。

占卜

清・張庭武修，楊景昇纂《丹噶爾廳志》卷五《風俗》　堪輿類　居宅墳塋，皆以山水方向，主言吉凶。如丁財官祿貴，人趨生旺而避衰敗。然言人人殊，故諺云：『風鑑聚三人，難起一草柵。』有捐巨貲以購塋域者，卒之人爲之臧否，即爲盛衰之所由，彼侈談風水者謂皆地理主之。即有遘值禍福與所論相左者，方且多方飾辯，聽者惑焉。信如所論，將成敗之故皆歸咎於地理而廢人事矣，可乎？且因堵塞水口，添補禽星，而修廟建塔，起樓築墩，以穰之者，往往因地師一言，而費鉅金以興大役者，人以爲苟利矣，雖費無傷。卒涉於影響疑似之交，而實耗其財於無用，則風水之說，中人深也。

習慣法

明・李應魁纂萬曆《肅鎮華夷志》卷四《屬夷内附略・風俗》　以諸番之法言之，除畏兀兒、哈剌灰之屬，則聽令（與）〔於〕國師拜言卜剌、都督乩吉卜剌。如有不懼官府，奸盜詐僞者，輕則會同拷笞，或二十，或三十，重則稟過本道，或治以死律。諸番有恃強爲惡，欺淩老弱者，被害之人自覺窮窘含忍，以兵相持，不敢赴頭目（伸）〔申〕訴，以其先設羊酒在前，後食間方斷事，因無羊酒，故不告耳。若有盜其牛馬頭畜，奪其妻妾子女者，被害之番亦無詞狀，赴大頭目帳房前，淺跪一膝，用（首）〔手〕承額，以作跪拜之狀，立於其側，歷訴情詞，指畫行跡，頭目坐（面）〔而〕點頭，告狀番夷，各回住所。明日殺羊一隻，泡酒一缸，擡於頭目帳房面前，請大小頭目聚飲，方呼犯罪之番，當面審問。諸番或強詞不服，頭目令其頂經，殺狗飲血，謂之天斷，亦不再審。但諸夷大小事務，寧含忍自屈，不肯頂經飲血。若事跡眞實，情委可惡，盜馬一匹者，罰馬九匹；盜牛一隻者，（陪）〔賠〕牛九隻。如遇盜賊，凡物皆以九九罰之。如賊番牛馬不足罰數，亦許以羊代之，但且有數而已。若殺人者，唯恐故主仇殺，多逃。若告於所屬頭目，亦不抵命，止以家產多半分給故主，以爲償命錢。若逃走無蹤，則牛羊馬匹盡與故主，妻子老小俱與頭目爲奴，餘剩牛羊，衆人搶奪。若有強姦婦女者，頭目亦不鞭笞號令，但出牛羊頭畜，爲告人之遮羞錢耳。

社會生活

清・梁份《秦邊紀略》卷三《甘州近疆・哱囉口》　番夷以馬矢炊爨，不伐木爲薪，畏其煙焰也。

清・張庭武修，楊景昇纂《丹噶爾廳志》卷五《風俗》　奢儉類　三十年前，糧價恆低，服用儉樸，居家之費，十口歲需不過三四十金。今則百物昂貴，人趨華靡，十口歲費百餘金至二百餘金者。厥有數端：一、增於玩好器物也，鏡屏、彩燈、洋瓷、景泰藍之屬，每年輸入者漸多矣。一、增於服用觀美也，皮毛之貴，衣皮褐者，改而斜布矣。絲布洋緞服者比比。彩布花紙，帷牆裱塵。窗嵌玻璃，屋飾油漆。金邊氈笠，偏於耕樵矣。一、增於婦女飾具也，玉翠玎璫，珊瑚珠串，飾於髮而纓於臂者，一女之費以數十金計，而衣襟緣飾，又日新月異而歲不同。一、增於酒飯珍饈也。從前酒席，豬羊二肉，土酒家蔬之外，無他物。今則中人之家，務極海陸珍錯之備。有此四故，而丹俗之趨於華侈，從可知矣。

又　尙武類　本境闢地以武，兩次團練，保衛堵禦，前後相繼，又皆近事。故言戰陣，則人人色喜，若馳馬獵獸，皆尙武之端也。回亂時，文學生員嘗馳騁憑陵，鳥鎗命中，爲勇丁先，亦短於文而優於武之精神也。況番匪搶劫之處，日事鎗馬，追逐截堵之勤，故人皆習勞耐苦。至從戎起家者，亦頗不乏。自經制外，委至千把總守備者，相續不絕。若團練時之技勇超羣而摧鋒陷陣者，稱曰好漢，其名自傳於道路也。

婚姻家庭

明・李應魁纂萬曆《肅鎮華夷志》卷四《屬夷內附略・風俗》　求親用男子爲媒，定親以羊酒爲禮。如男家養牛羊一百，則以五十隻爲財禮；千隻牛羊，則以五百爲財禮。婚姻論財，夷虜之道，有見於此也。嫁亦無妝奩，隨送之類，止有新女坐馬一匹，周身結以彩纓爲飾。女則有新白布帳房一頂，紅綠新衣一件。有盔甲者，送婿一副，馬一匹，如（有）〔無〕不索。既嫁三日，方出見翁姑，十步之內，望見翁姑帳房，則連拜，徐至帳房，又拜。言畢將回去，不轉身，面退數步，方轉徑去，亦不反顧。女家亦有送飯酒席，不過殺羊泡酒而已。如一家連生三女，則必其富矣。諸番以養女爲造化來，蓋幸其獲牛羊耳。但諸番子幼父壯，取妻則父守之，待子長則配。父老子壯，取妾則子守之。或頭目通其妻妾，男婦自以爲幸慶。時人皆曰『狗西番』，蓋以此耳。

清・張庭武修，楊景昇纂光緒《丹噶爾廳志》卷五《風俗》　婚娶類　五六十年前，婚禮定聘，恆以大布二疋爲率。行納采禮，則不過八進布，而上惟有梭。嗣後踵事而增，索聘無厭。今則聘禮納采增至二十三十，更有用四十餘疋者，且雜有錦繡、貴重之品，所用錢數，亦與布帛相稱。中人之皆，恆破產以娶一婦。其流弊至於生女居奇，而久怨生男，無力而多曠，謂婚姻之禮，廢可也。境內南鄉一帶，東科爾佃戶，原係西番種類。其婚多屬招贅女家，男家反受聘禮，而冒女家之姓。亦有迎女爲婦者，其聘禮則尤重也。番戶所用禮幣財物，多馬牛羊氈毯之類，亦有用斜布羽綾者。

醫藥衛生

明・李應魁纂萬曆《肅鎮華夷志》卷四《屬夷內附略・風俗》　或有瘟疫之疾，諸夷遠避不問，雖父子至親，亦不同處，將病者遠送在一處獨臥。若聞漢人孩子生豆瘡，彼亦不近城居牧，不貨賣米面。人問其故，諸番皆曰：『惹著來。』晝夜請番僧念經，以爲鬼不敢侵。此諸夷行事之大略也。

清・鄧承偉修光緒《西寧府續志》卷一《地理志・山川・新隸循化廳・温泉》　在城西南一百八十里旦布山附近，居民有疾，或就泉浴，或飲其水，輒愈。

祭祀

清・珠克登《新疆紀略》　我定於三月十三日由莊浪起身（住）〔往〕鎮羌驛看工時，莊浪山上之草皆綠，槐樹葉子已有一寸長矣。我當日行五十里住五盛驛，此處不但草未綠，樹木之芽尙未生也。在莊浪時穿著夾衣還熱，到了此處穿上大毛皮襖皮卧龍袋還冷。不知是何緣故。問及此處之人，云『往年也不能如此之涼。今年因係二月間番賊來搶掠，此處北面有一白鴉莊，此莊人甚多而且勇，番賊搶掠數次，未能得手，賊皆受傷，是以恨及。番賊在就近地方下了鎮物，意在要此地人受疫症，一個也不得活，莊稼不能成的』等語。蓋鎮羌地方人人皆云，民心惶惶驚怕。聞聽之下，實甚駭異之至。余晝夜愁思，實屬無法。余忽然想起，喇嘛能念黑經咒人，必能破此邪術。我隨說於鎮羌營遊擊，令其前赴叉口驛營之南山內有一廟，名曰石門寺，你就說我派你來找此處之大喇嘛，我令他念經，尋找番賊所下之鎮物在於何處。與我速速找出，我必重賞。若找不著者，我必要重辦他的。限他五天的限，務要尋得。去後，我由鎮羌營起身回城。將有五天，鎮羌營遊擊差人來稟報，番賊所下之鎮物找著。子石門寺之大

喇嘛令一黑僧念黑經咒，此喇嘛正念之時，忽而瘋了。說此番子亦正念經之時，就要成了。若再遲三五日，即不能救矣，瘟疫行開。現在鎮羌營河北烏稍嶺大路旁之西有一水泉埋著鎮物，隨即差人去找，百姓跟去看者有千餘人。前往看時，果由此泉內掘出一黑磁罈子，內裝著一個婦人之頭，用青包頭包著。頭之正中釘著一個大針，又有兩隻婦人手，旁邊又有一個木頭人。現在此處之人俱云，若非珠大人找著此鎮物，我們鎮羌地方之人必要死完也。當日天即溫暖，甫過三二日，樹木俱發萌芽，滿野亦生衆綠矣。此番子之鎮物，實甚利害也。

清・張庭武修，楊景昇纂光緒《丹噶爾廳志》卷五《風俗》 祠祀類　祀典所載，各廟自光緒十三年前任同知張暉暘籌欵恭祀，丹人始知有不入祀典之神廟焉。此外如玉皇、眞武、財神、藥王、娘娘、菩薩之類，邑人皆奉香煙惟謹，凡有創建廟宇及重新彩畫之事，雖費至三四千金，無不慨施樂捐，踴躍輸將。若勸令出貲奉行新政及有益地方之事，則必相率裹足，而分釐不捨，曰後此將援爲例也。此亦奉鬼神誠敬之心，因不學無識，放慷慨於此而吝嗇於他也。至鄉間公建之廟及私家所奉之神，皆以山神、土主、牛王、馬祖爲宗。其於山峯突起處名曰我博，起柵插薪，呼謂茅基。以奉隨地山神者，則因蒙番舊俗。若多創建廟宇，又風鑑家補脈之說居多，敬神之心又其次也。

又 祈報類　每年四五月間，四鄉農民，斂錢演戲，以賽龍王，土人謂之青苗戲。鄉城男女，咸會聚焉，頗極一時遊觀之盛。此會百餘年來，未嘗有一歲之閒。又或遇旱禱雨，四鄉農民，家出一人，聚者數千，以肩輿請其木偶娘娘，徧歷城鄉廟宇及山嶺水池之處。或巫者傳神語，謂某日有雨，然亦無顯效，而其衆既聚，形勢洶洶，易滋事端，必善方禁（正）〔止〕，勿令輒聚爲宜。或布先天八卦爲壇場，書童誦《易經》天地定位一節，執各色紙旗，互換方位，環壇三匝，每日三次。亦或驗，或不驗也。至文武官率紳民齋素，虔誠步禱，得理之正，而宇內之所同也。本境比鄰青海，山高氣寒，雨澤原屬調勻。惟土薄石多，夏時經旬不雨，則苗必槁。彌月不雨，則無麥無禾，而歲且薦飢。故雖不大旱，而民情恆皇皇也。

清・鄧承偉修光緒《西寧府續志》卷一《地理志・山川・新設丹噶爾廳・神泉》 在城西南三十餘步，遇旱禱之。

文化教育

清・黃文煒、沈青崖纂乾隆《重修肅州新志・肅州・風俗》 又令夷童應誦儒書，而夷俗少變。

清・張庭武修、楊景昇纂光緒《丹噶爾廳志》卷五《實業》 士　本境城鄉凡讀書爲士入學者，廩增附生最多時四十餘人，今則歲科既停，歷年遞減，不過三十餘人。教讀糊口，僅得雜糧二三石，歲入不足養三人，故資士以食者鮮矣。至各衙門當差書辦字識亦賴筆墨以養生者，然亦不過二三十人。惟市廛主會計者雖藉識字爲生業，然非坐市肆以習其持籌，則又不能徑爲之也。故讀書者學非所用，而科甲仕宦又目所未見，飢寒困頓，爲俗眼所輕。則教法必資以改良，而實業學堂之不可緩也。

又《風俗》 文教類　城鄉民間子弟什八九皆入義塾讀書，專舘以教者，蓋亦鮮矣。二月至三月爲上學之期，七八月則皆不到舘讀書矣。故入塾二三年而不識『之』、『無』者最多。其聰穎者爲生員後，讀書圖上進者尤鮮。自有本境以來，中科甲者，尚無一人。拔歲貢，其最著者也。讀書而爲官者無人，教職即顯宦也，然闢邑至今，僅四五人。至語讀書者以講求農工商實業，則又格格不入，謂與士不相涉也。而不知離實業以言士，則空泛無著，迂闊而不近於事情，豈士也哉。

物産

明・李應魁纂萬曆《肅鎮華夷志》卷二《物産・穀類》 沙米　出野外沙灘中，茨莖，雨潦則生，天旱則無。夷夏皆取子爲米，可食。

清・楊應琚纂乾隆《西寧府新志》卷八《地理志・物産》 穀之類：有小麥、大麥、蕎麥、青稞、大豆、豌豆、藏豆、扁豆、蘡、芒穀、胡麻、油菜子、燕麥。

蔬之類：有芹、芥、蘿蔔、紅白二種。茼蒿、木耳、白菜、甜菜、蕨菜、菠菜、苦苣、窩笋、王瓜、茄、蒜、胡荽、韭、莧、瓠子、蔓精、沙葱，野韭，蕨麻。產於野，狀如麻根而色紫，食之益人，又謂之延壽果。

花之類：有牡丹、芍藥、菊、罌粟、虞美人、丁香、鶴定、石竹、金蓮、金盞、龍柏、探春、玫瑰、眞珠、葵萱、鳳尾、雞冠。

果之類：有杏、李、楸子、山櫻桃、林檎、沙棗。

木之類：有柳、尖葉、雞爪二種。尖葉木堅細可爲器。白楊、青楊、檀、榆、楸、樺、柏、茅、竹、松、二種。椶，可爲矢。循子木。可爲弓。

藥之類：有大黃、益母草、赤芍、芒硝、茵陳、蒼耳、麻黃、羌活、管仲、車前子、紅花、佳。大薊、小薊、骨碎補、荆芥、石膏、紫蘇、茨、蒺莉、柴胡、升麻、白芥子、胡薈巴、石香、鹿茸，多。麝麝香、甘草、青鹽、佳。青木香、五靈脂、夜明砂、惡實子、凝水石、艾、秦艽、蒲公英、馬勃、扁蓄、地骨皮。

禽之類：恆畜外有馬、雞、山雞、野鴨、鴛鴦、鸚鵡、雉、半翅鳩、隼、鶻、鷂、鵲、鴿、鷹、燕、雀。

獸之類：恆畜外有犏牛，可任耕載。毛牛、野牛、大者重數百斤，角可爲弓面。野馬、羵羊、大角。青羊、獾兔、黃羊、黃鼠、狐、猞猁猻、皮俱不及遠方者。鹿、麋麞、麅、狼、獺、狸、豹、虎。少。

鱗之類：止有魚三四種，而俱無鱗。

蟲之類：有蛇、蚓、蝶、白者多。蜂、螢、蛾、蚰蜒、蜘蛛、蝎虎、蝸、蜣、螂、蟥、寧郡蟲族甚寡，有者亦無多，即蠅亦希見。

貨之類：有酥、氆、粗羊皮、牛毛尾，可作纓。野牲皮、境外販至者不載。石炭，可代薪，非爨籥不然，故不及大通之煤。寧邑小硤口、觀音堂溝二處產之。

右合郡所同。《唐書》暨《元和郡縣志》載西平府貢犏犀角，褐十疋，羚羊角兩隻。今織褐粗甚，角係境外販至，故新志不載角。

粟米、桃、金瓶梨、各種。蘋果、核桃、殼薄者。椒、少。桑、槐、椿、垂楊、牛筋。爲衣可禦雨。

右出碾伯縣。內惟梨、核桃爲佳，餘亦不至於無而已。

苦麻菜、生於野，春暮摘取，其根大者如指，白色，味佳。白蘑菇、野鵝、黃鴛鴦、野畫眉、杉樹、紅柳、產於溪澗，細如筋，長五六尺，性柔，可爲筐筥諸器。石煤、其黑如漆，其堅如石，遇火則然，不須橐籥。質細灰白，遠勝他處，全湟賴之。

右出大通衛。乾隆二十六年改設縣治。

魚、產黃河。椒、梨。

右出貴德所。乾隆二十六年改設西寧縣縣丞。

松門楊氏曰：西寧地瘠而氣寒，不能具五穀，矧有一歲再收之望？且他產寧幾，而余纖微必志者，匪以侈觀美也。《禹貢》一書凡鉛松、怪石、篠簜、菁茅之屬，罔弗具載，是豈勤於小物哉？蓋欲周知地利耳。茲郡近接青海，外達西域，遐荒諸國，靡不可通。有事則軍馬雲屯，小民供億維艱。承平亦因遠處羌夷諸貨畢至，雖大利咸歸他省之人，而寧民亦獲房租代鬻之息。然經營手藝，多出回民，而漢民養生送死，惟賴於農。兼農事不勤，常苦於貧。今荷大中丞黃公頒耕耨之具，示培壅之法，諄諄告誡，余與守令又親勸督焉。雖覺少勝於前，而終遜他處。是以織皮捆載，而小民短氆不完。藥物遠移，而小民疾病不用。《詩》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官斯土者，勸農廣積思過半矣。

清・俞浩《西域考古録》卷二《西寧府・西寧縣》 自西寧至北川營九十里而抵白塔兒。白塔爲商胡走集之地，狐、貉、舍利、鹿、麋、羊羔之皮，金剛鑽、鑌鐵、琅玕、玉石、五色氈、罽多羅、瑣伏香、牛皮、撒黑剌、阿魏、苦朮、吟剌、各種蒲萄、驢、馬、騊駼、橐駝、氂牛、犏牛、羚羊、羵羊，捆載而麕集於此。

清・龔景翰纂乾隆《循化廳志》卷七《鹽法茶法》 循化所食之鹽有二種，一爲土鹽，即在黃河以北諸山下，沿河一帶鹼土，回民取土以水泡之，經夜去土，將水入鍋，熬煮成鹽，爲方塊。一爲青鹽，出於青海。蒙古人駝西甯，由西甯轉販入境。青鹽味佳，而自西甯至此路遠，腳價重，故來者少，民間多食土鹽。自廳員移駐，至今無課無稅。考《河州志》，土鹽稅銀十三兩。以河州之廣，而稅僅如斯，以邊地番夷雜處，聽民之便也。循化前屬河州，今在口外。環而居者，惟番與回，宜其無稅矣。

又《物産》 五穀：附城左右，多種青稞、小麥、大麥，而大麥尤多。豆則小莞豆、小扁豆、白莞豆、蠶豆、綠豆，園中間有種刀豆者。秋田種大糜子、穀子，其喬麥則青稞割後方種，惟此爲兩收。起臺堡近大

山，地氣較冷，惟種青稞、小麥，而青稞爲多。亦有小莞豆，不種秋田。西番上隆務、下隆務等寨，亦種青稞、小麥、小莞豆、白莞豆，秋田亦種小穀子。阿巴拉合兒等寨反南番多以牧放爲生，種地者少。間有種者，惟種青稞。

菜蔬則本城保安、起臺、邊都皆有，葫蔴、芥子，隆務寨亦間有之。白菜多而佳，惟紅莊撒喇種之。花菽與川椒稍遜，別工之花椒則不及也。良番人多種蘿蔔，紅白二色。其附城左右，則波菜、瓠子、芹菜、茄子、黄瓜、菜瓜、胡蘆、西瓜、葱、韭、蒜、苜蓿、山藥，園中皆有之。

又　菓則桃、杏、蘋菓、櫻桃、林檎、棗子、葡萄佳，核桃尤佳。出積石關者，皮薄。梨名爲長把梨者，味酸。有一種形尖者，名油交團，頗甘。其至冬熟者，名冬菓。形圓，味尤佳。番地出延壽菓。

又　花卉則牡丹、芍藥、桃、杏、梨、菊、石竹、罌粟，皆間有，而葵花尤多。

又　保安、上李屯，獨產黄牡丹。

又　石則距城十里街子工饅頭山出白者，精瑩如白瑪腦，爲器玩亦可觀，但質軟耳。又有白石，天然大小如假山。又有青石，出河岸，質堅，扣之聲清越，磬材也。

又　畜則髦牛。髦牛仝家牛生者爲犏牛，犏牛仝髦牛生者爲哈力巴，家牛仝犏牛生者亦爲哈力巴，哈力巴仝各牛生者爲犏犍子。羊則棉羊，而尾小。馬、豬、狗、鷄，俱與内地同，惟無鵝鴨。白莊、街子工二處，近年抱鴨漸多。

又　貨則黑褐、白褐、白氈、沙氈、撒喇絨，雖有名此地，實不出，出於狄道。

清・張庭武修，楊景昇纂光緒《丹噶爾志》卷四《物産》　動物家畜

類。毛屬　馬分四種：一、農家産者曰孳生馬，以供駝載騎乘耕田之用，間有駕田車者。

一、西番自口外來售者曰番馬，多爲境外商販所買，率係常産，無甚良品。

一、蒙古出售之馬，土人呼曰柴旦即柴達木之轉音。馬，劣者甚多，值亦最賤，以不習水草，收買者少。

又一種經人力調練服習馳騁矯捷者，曰走馬。不拘産地，遇良即選。西馬以此著名。每因賽跑爭先，價增倍蓰，售銀百數十金至二三百金者。

騾分二種。馬生者曰馬騾，驢生者曰驢騾。壯健有力，皆能任重致遠。

驢灰色者多，不甚高大，力亦孱弱。其大而健者，率皆來自境外。

牛分三種。一曰氂牛。體壯尾大，毛長革厚。産於青海，番人用以駝運，俗呼毛牛。非本境常畜也。

一曰犏牛。牡者用以駝運，牝者資以取乳，乳最多而且佳。近年城市畜者漸多，以乳和茶，土人嗜之。番人取乳製成酥油，美於他牛之乳。

一曰黄牛。身小而馴，農家常畜，耕田之外，兼以食乳。

羊分四種。一曰孳生家羊，農家所畜。翦毛取皮，食肉亦間取乳。而尤資以積糞，以供擁田火坑之用。然山淺草薄，漢人不能擅其利也。

一曰番羊，青海周圍牧廠彌望，偏於山谷原野，無慮數百千萬。皮毛之利青海甲於内地者，以羊爲大宗。每年自口外來售，西甯全境食肉之羊皆資焉。

一曰大尾，産於青海柴達木一帶。頗肥美，尾尤大，有重一二斤至四五斤者。

一曰山羊，俗名猞猁。色間倉黄，毛粗於羊而絨特美。生於毛根，製氈帽絨氈最佳。肉味斤重皆不及羊，故價亦僅得其半。亦有家畜、番産二種。

豬不甚大，每頭重五六十斤至百餘斤。本境所産僅足食用。

犬分三種，土人概呼曰狗。一曰番狗。漢民繫其項以守門，番人放諸牧廠以衛畜。而防盜最爲得力，故番人有以一馬易一犬者，資其用也。

一曰藏狗。由藏番帶來留於本境者，較常畜尤壯大獰惡。

一曰金獅。香小靈便，畜者以爲玩具。或有並畜三四，繫以響鈴，按名呼之，而輒應者。

此外散居閭巷，材力不足以資守禦，無人收畜，自生自食，無異野獸。然必依人居而始能得食，故亦依然家畜也。

貓有黎黑白三色，資以捕鼠。

獺如貓而尾大，走滑壁如平地。古寺廟中每有之。生於水邊者謂之水獺。其皮尤貴，用飾領袖。

鼠有三種。田鼠食粟，磨鼠食麪，家鼠穴牆齧物。

羽屬　雞。農家所畜，乳雛抱卵。全境合計，亦爲生利之一端。

鴿分三種。有棲止屋梁者，有居處山野者，色閒紅青。有一種白色或黑白相間者，人家飼養馴服，飛則帶哨，響徹天空。好者至於忘餐。

鷹本野物，有羅得飼喂以搏兎者。

鴨鵝供庖廚者，偶因官場需用，而購自境外，本境不產也。

燕亦野禽，其動止食宿每依人而居焉。銜泥作壘，於古廟中常有之。

野畜類。毛屬　鹿分牡牝兩種。牝者無甚用處。牡者戴角，暑月獵者得之，其值甚昂，佳者每兩售銀至三四兩。

獐如鹿而小，臍有一囊，香烈異常。弋人獲之而取其囊，每元卽一囊。售銀十餘兩，其價幾與黃金埒矣。

豹長尾虎文，毛色分金錢、艾葉兩種。境內山中亦間有之，產於口外者多。蒙番酋日取其皮，以緣裘爲飾。

狼性毒，噬人，弱稺當之輒不免。獵其皮可以爲褥，亦有用以爲裘者。

狐如犬大，黃色。境內獵者亦或得之，不常有也。蒙番地方稍多。

兎分兩種。白者爲家畜，產於山野者帶黎黃色。境內亦多。

黃鼠如狐而小，芻蕘者每獲而食之。五六月時極肥。

野羊形如山羊，亦名黃羊，而毛尤粗。取其皮以爲褥，最禦濕氣云。

野貓似貓而大，或取其皮以混於猞猁。

野豬似豬而小，土黃色，其牙最利，能透鐵鏃云。

羽屬　鵰，飛鳥之大者。其羽可以作扇，其絨可織，其價亦遂騰。土人弋之以售諸商販，玉帶形者極珍貴，每鵰至十餘金。

鵲性勤能，善營巢。視其開戶所向，可以卜旱澇，占風雨。

雉有雌雄兩種。飛止爲群，弋人取之稍易，堪供羹食。雄者色備五彩，華麗可觀，土人呼爲野雞。

水鴨卽鸕鷀之類，不分冬夏，棲止每在水濱。駭浪中游泳自如，有取魚以爲食者。

雀，飛鳥之小者。飛鳴唧唧，間有善鳴者，土人謂之說話雀，或籠之以悅聽焉。

狼鷹冬藏夏出，輒攫取食物。市人賣熟食者每標以竿防之焉。

鴟鴞夜靜輒聞啼聲，嘯嗥凄悲，或謂其鳴不祥，實無與於人事也。

烏鴉大於鵲而小於狼鷹，其形通黑，而喙則紅，故土人謂之紅嘴鴉。

雁每年春秋之際旅飛過境，或集於中野，見聞雖慣，非本境之所產也。

動物產　羊毛：蒙番運來售於本境，商販轉售境外。雖非本境所產，實爲進口貨之一大宗也。

駱駝毛：蒙番運來售於本境，著衣代棉，溫煖宜人，禦寒之功，遠過於棉也。

牛皮：蒙番玉樹各商運來售於本境，大半轉售於境外。

馬皮：蒙番運來售於本境，仍多轉售於境外。

野牛皮：分犍乳兩種。乳皮與家畜無異，其犍牛異常長大，壯健有力。生於青海西南深山大林中，行則逐隊成群。角粗大而堅實，製以爲器。肉尤肥美。其皮厚而極大。蒙番以火鎗斃之，必中其近腹處乃斃，若中項則鉛丸不能入，項間之皮厚及寸許。分其皮爲兩半，始能駝運到市貿易。製其皮以作鞋，製膠尤佳。

野馬皮：實係野驢，肩有十字紋，純係土黃色。生於青海一帶，常以百數十頭麕聚原野。蒙番玉樹等獵取其皮，售於本境。轉售外路商販，或製成股皮而運售焉。

羊皮：取於羔羊者尤佳，而且多其值三倍於大毛羊皮。而大毛羊皮每年出售者亦不少。

鹿皮：毛粗短無用，柔服其革，以製煖靴、煖鞋，可以禦寒。

山羊皮：其毛粗單不能禦寒。柔服其革，以製衣褲，則經久不敝，工作人每服之焉。製成煖靴、煖鞋，與鹿皮等。

狐皮：產於蒙番玉樹等處，製裘溫煖，可禦寒。然不甚多。

沙狐皮：小於狐皮，產於蒙番玉樹等處。腹下毛白，製以爲裘，名曰天馬，值甚昂。其腿皮亦能另製成裘。

猞猁皮：青海野牲皮中之最貴者也。其毛細而堅，長而溫。腹下毛長而白，尤爲溫煖異常。以其價最昂也，本境人無服之者。

黃鼠狼皮：小於黃鼠，其毛可以製筆。販筆者每售之，不甚多也。

牛尾：惟氂牛大尾可售，餘牛之尾無用，亦由蒙番來售。

馬尾：織其毛以爲氈羅，亦多由蒙番來售於本境。

馬雞羽：毛絲整長，用以飾翎。蒙番揀拾其毛，售於本境。

孔雀羽：羽頭有眼，以飾花翎。寺廟中幢幡帷蓋以錦製之，而排比羽眼以美觀。由藏番來售於本境。

水族產　魚產於青海者最佳，附海巴冷泊及入海布喀河中皆有之。長尺許至二尺，無鱗而背有紋，斑色分黃黑二種。由蒙古撈取運售。番人不食魚，亦不捕魚。湟水河內亦有之，狀類海魚，惟細小不中烹炮耳。

蟲類產　蝦蟇即蟾蜍之類，分水旱兩種。其背有毒，用以製藥。古人以近廬舍無聲者爲蟾蜍，近水澤有聲者爲蝦蟇，則知原爲二類也。

蛇生於卑溼處，山中亦有之。口有毒能傷人物，用以製藥。

蟻分三種，黃一，黑一，翅而飛者一。近屋宇者，穴土縫石底以居處。山中每聚亂草爲小垤，高大皆尺許，萬千麕聚，樵牧者或呼爲泰山云。

蠅分青蒼二色，六七月時近溼穢處始有之，亦不甚多。非若熱地之惱人難堪也。

蜂分紅黃二種，紅者略大，暑時有之，亦不甚多。

蝶五色皆備，山中者尤大，而多色，光炯爍鮮豔迷目。

蜘蛛吐絲結網，捕食飛走小蟲。性耐寒，冬月不蟄。

蚰蜒形如蜈蚣，長寸許，色黃，俗傳入耳毒人，漬油則死。

蝸牛圓殼如螺，藏身其中。逢熱則出，負殼而腹行。性有毒，用以製藥。

曲蟮生於土中，穴地而居。細不盈指，長或尺許。相傳蟮生之地，土必膏腴。

蟬逢杪始生，鼓翼作聲。或捕諸山，籠之而聽其聲。藥品中亦用之。

螢夜飛，腹下生光，如香頭之火。行則遇之，不常見也。

按昆蟲微物，原無關於貨財器用之列。然血分涼熱，地配寒煖，故古人編月令及於蚯蚓螻蟈，采國風詠及螽斯蠨蛸。《爾雅》有釋蟲之篇，《攷工》詳股翼之鳴。蟻術精格致之原，螢化具電學之理。語小莫破，不得謂蠕捐之飛動無關於物理而略之也。

動物製造產　裘服：以羔羊皮及野牲等皮爲之。官場及外路客商服之者多以大毛羊皮作裘，尤便於工作之人。

毛褐：以羊毛捻線，織成爲服，溫厚適體。然因捻線費工，值亦甚昂，製之者無幾。若能講求機織之法，以推廣之，則本境布疋之來售，可以抵制矣。

番皮鞾：硝熟牛皮使柔製成，染皂色。售於蒙番，率多粗拙。故漢人不喜服用，惟行泥淖者間服之焉。

皮鞋：多以野牛皮爲之，係農作行路人所用，間售於甯屬各鄉。

煖鞾、煖鞋：硝熟鹿皮及山羊皮使柔夾氈爲之，資以禦寒。

股皮：以野馬皮及家畜之馬騾驢皮爲之，堅韌而佳，本土製造中之良品也。

皮繩：以牛馬等皮爲之，惟本境農家所用。

皮膠：以牛馬碎小皮及野牛項皮雜熬之。本境工匠所用，間亦售諸境外。

毛氈：以羊毛製成，鋪於床榻，溫輭宜人。

酥油：以牛羊乳製成之，卽乳油也，用以和茶。番僧寺院每歲元宵以酥油製成廟宇宮殿、人物花卉，惟妙惟肖，色澤光潤。兼然燈萬千，燈輝相映，名曰花燈。故由番人運來售於各寺院者最多，本境所用無幾也。

口袋：以羊毛捻線，線有機輪，一人可成數人之工。織成粗線褐單製成口袋。盛運糧氈，不甚堅久。以猞猁毛爲之者稍堅。

氈羅：以馬尾織成，棚於小木圈上。

毛機：以羊毛捻線織成之。

皮褥：以野羊皮硝熟爲之，其富貴者以狼皮爲之。

植物產穀之類　小麥：向陽上腴近城之地始能種植，故所產無多，且半係秕穅。氈色甚湟，不敷本土食用。西南各鄉距城二三十里處，有終歲不見麥氈者。

大麥：成熟最早，當陳新斷續之際，農家每因以爲食，故或謂之接口麥。用以煮酒最佳，以磨氈則等於青稞。

青稞：有紅青白三種，本境資爲正糧。磨氈之外，兼作炒氈。蒙番用者極多，故自境外運售本境者亦不少。

豌豆：亦能磨氈，然以性燥少油也，食者頗少。大宗爲磨成料瓣飼喂

馬騾之用，間亦售出境外。然必腴地，始能植也，故種者亦少。

大豆：磨細作粉，以製粉皮、粉條。其粉條曬乾，閒亦售出境外。

胡麻：資以取油，亦可磨爲炒麪。本境種者極少，偶見數段，不甚暢茂。

芥子：資以取油。境內高寒山地皆能成熟，然以本境食用之油所專資也，故油價恆昂。誠能推廣墾闢，多種芥子，庶地產既增，而油價亦平。此亦因地制宜，開源節流之一端也。

燕麥：原屬野草之類，以其仁之結實者可製爲炒麪，且味極甘，農家每資爲正糧。其秕者飼畜，或不待成熟而割喂牛馬。以種植最易，而且不待糞壅也，故種者亦頗獲厚利。

麻：其子可食，其幹可漚以爲麻。然其色蒼黯，質甚粗糙，祇可作繩，故種者亦鮮。果能推廣講究，未始不爲生利之一源。

蔬之類　白菜：分二種。四五月初生，有雞毛箭杆等名，以形似稱曰黃芽者，本境菜中大宗也。八九月時長成，大半用鹽醃之，預備冬春二季無菜之需，每年所種不敷邑人食用，故價貴而菜常乏。

青菜：芬芳帶藥味，可作小菜之用。

芫荽：肉品中用以佐味，不能資爲專用之菜。

蘆菔：一作萊菔，俗名蘿蔔。分紅白兩種。紅者用爲小菜。白者分夏冬兩種。生於五六月時曰水蘿蔔，生於九十月時曰冬蘿蔔。去葉下窖，專供冬春二季食用。丹地所食菜內，蘿蔔視白菜爲尤要。然亦常缺乏，不敷食用。

菠菜：原名菠薐，出其國也。專爲酒席麪包之用，故本境名曰包菜蔘，卽甜菜。根紅而味甘，能解毒。初生時以爲小菜，不常食也。

葱：味辛，和肉作羹，非專食之品也。

蒜：能消肉毒。邑人喜食羊肉，恆用蒜以提味，亦不可以專食。

萵笋：本境產者尙佳，可爲小菜，亦可和肉而食。冬月與紅蘿蔔同用鹽醃，紅綠二菜，色亦相配。

蔓菁：形圓而扁，質同蘿蔔，而形味皆異。和粥內專補脾，農家恆喜食之，城市人不多食也。

芋頭：有紅白兩種。本境成熟頗易，以肉和食味佳，亦有煮食者。然近年壞者極多，食之每不易消化云。

棉蘿蔔：生於耕種熟地中。農夫春時耕田，犁土翻出。色黃而味甘，農家煮而食之。形如黃芪，長二三寸許。

蘑菰：生於山野，口外青海一帶尤多。生處或作一大圓，或作一長線，故謂之蘑菰圈、蘑菰帶云。熟悉者登高遙望，按跡採之，所得輒多。

蕨野菜：形如雀爪，初生可食，長大則爲薪矣。

木之類　柳：有數種。一青柳。從大樹上砍枝栽之，生長頗易，二十年後，卽中屋材。緣水傍田，縱橫皆是。本境木工須材，此種最多。

一白柳。不種自生，然必因山水沖積，發出條幹。有成林者，其材與青柳等。至生於山陰森林與松樺相間者，土人呼爲白楊，另爲一種，其質稍脆。

一紅柳。沿湟水一帶夾岸叢生，然惟偏近水磨之區，因地圍護，始能培養成林，餘俱砍伐無存。木質盤曲，不中繩墨。惟桑條初生時，可編籠笊之屬。土人呼曰河柳。

一黃柳。生於山野。小者採以作薪，稍大者棚覆房屋最便。其長不逾丈，粗不盈握，故無他用。

一黑柳。山野生者最多，本境薪爨之所資也。其大者剖爲兩半以作箍。然近年四山漸濯，樵采日艱，薪價日騰，火食頗不便焉。

一尖葉柳。以製具則最佳，然以其培植之艱，祇有數株而已。

松：祇針葉一種。古昔偏山皆是，近因採伐太過，不甚繁殖。惟南鄉間存數林，餘則城鄉廟宇中僅有數株。蓋必連根移植，僅而生長，非栽枝布種之所能生也。故雖土性所宜，而培養則艱也。

柏：古時亦多，今祇一二株。惟西鄉塞外柏林嘴地方有小柏數十，以培植無人，生長難遂。間有扁柏數小株，皆植於盆而運來者。

榆：亦祇數株。其皮可以製香，以產榆不多，故亦無製香者。

樺：分紅白二種。自進西石硤口，全境山陰，隨在皆能生植。有人保存處，卽森林。本境樹株中之最繁茂者也。木質灣曲，不中屋材。最大者可爲車頭，其次農器木杈駝載山鞍之屬。

荊棘：有黃白紅黑若干種。其黃白二種列於藥品，餘俱供炊爨之用。紅者開花最繁，或移植家園，謂之紅梅云。

邊麻：有黃白黑三種。外層如棕皮，重複包裹。番僧寺院截齊其枝，作無數小束，砌以爲牆。用黑色者。其根之大者爲木椀，番人珍之，或飾以銀，餘俱薪。

竹：祇數叢。細不盈指，高不過仞。家園花池中移植，以供清玩。無斫伐以作器具者。

藥之類　甘草：多生於山中。以能調和諸藥，故無藥不用。鄉人採之以售於市。其所產足敷本境之用。

大黃：生於口外者多，每年本境商人集貲募丁出口採挖。遠見山垠一帶隱隱現出長紅色者，即多年老黃，其根必大而且多。境內山中亦有之，間有移植於家園以供清玩者。城關廟宇現有多株，枝幹碩茂。可見大黃亦能植於內地，特以本境風氣過寒，服食則轉不相宜也。

紅花：販自西藏者最佳而有名。詢之藏番，云紅花最佳者，尚非藏產，距藏有數十程之遙。然近年商販所售之紅花，眞者百無一二，率係作僞。無怪通經養血之無顯效也。本土種者多。

鳩郎草：俗名羊奶頭。臨水處多有之。近來用爲戒煙之品。

枸杞：產於白剌上，色紅而小。本境亦有之，自柴達木蒙古來售者多。溫補之品也。

益母：一名充蔚子，俗名燈籠草，女科要藥也。摘其鮮者和藥，謂之益母膏。

黃芪：一名王孫根。據《本草》，長三尺，折之如綿，謂之綿黃芪。本境所產不能如《本草》所云，備名而已。

荆芥：園囿中常種之。高三四尺，摘其穗而用之，祛風之藥也。邑人恆和茶以飲之。

薄荷：場圃中恆植之。其根最易暢茂，發出枝葉，摘去旋生。祛除風熱之藥也。

艾葉：一名冰台，謂承以取火也。一名醫草，謂灸百病也，故又謂之灸草。以陳久而乾者爲佳。園囿中植之最易。乾燥之地即能生長，割去易生。邑人名曰家艾，以別於野艾也。

茅苜：即車前，大葉長穗。其子治產難，通便閉。

蒲公英：俗名黃花菜。城郭廬舍旁皆能生之。消腫除毒之藥也。

萊菔子：即蘿蔔子。園丁留以作種，用以下氣消脹最有力。

麻黃：山野路旁生者極多。解表出汗之品，以主發散，不常用也。農夫牧子皆識其名。

蒼朮：山中多有之。夏日臨涉有蒼朮處，風送香來，撲鼻芬芳。採其根而用之，有健脾祛疫之功。

菖蒲：家園花盆中以水浸之，獨葉挺起名曰蒲劍，但供清玩，不多有也。利竅除風，則用之。

柏子：即柏實，益氣療驚之品。

黃柏：即黃剌之皮，降火下血之藥。性苦寒，不常用也。

茵陳：經冬不死，更因舊苗而生，故名。主清濕熱，更能退疸。

罌粟：十餘年前本境初有種者，近年四鄉皆種之矣。本境腴地原少，雜種罌粟而食愈不足。合良田厚糞勤力而集於罌粟，農業之蠹也。故種煙不可不亟禁。罌粟原爲藥品，故附於此。

按本境植物藥類，惟大黃爲出產一大宗，其餘除上列諸品外，他如天仙、地骨、牛旁、龍膽、紫蘇、白芨之屬，據醫家言產者不下數十種，然祇備充名數，原非良品，故僅列目前常用數種，餘俱從略。他日植物學宏開，則十五萬種之芽茁皆在搜羅之中，庶不以微小而或遺，況本草最近格致也哉。

草之類　燕麥草：雜生禾苗中，其長大生穗，與人種之燕麥同。揀而拔之，藉以飼喂牛馬，或有負而售於市者，農家稱曰黑燕麥。

蘆：亦多雜生田中，不如黑燕麥之多。其根深難鋤，畧似竹形，拔之亦可飼畜。

蓆茸：生於山野農家，拔之其用最廣。性柔勁不易折，以編蒲籃、背兜、土籠，亦可爲帚。

馬蘭：偏山野皆生之。其花開時，形色味酷似蘭。夏日行坐其間，芬芳撲鼻。野芳發而幽香，馬蘭之謂矣。秋時農家刈之以爲薪，亦可製最粗之草紙。

羊尾草：初生時可食，長大則爲蒿矣。

萱麻：初生時可食，長大葉芒有細刺，拂人肌膚，痛不可忍。割之亦可飼豕。秋時刈以爲薪。其根列於藥品，謂之貯麻根。

蒿：氣味最惡，行其處者，掩鼻而過。沾衣則穢，氣經久不散。秋時刈以爲薪，土人謂之臭蒿蒿云。

樟柳：溼穢處生之。開花有紅白兩色。枝幹柔勁，不易折。農家用以障水，以石壓之，最耐久。藥品中謂之商陸。

山草：卽芍也，通作苕。其莖細而長，采之而製以爲帚，其用最便。每年用者至數千把。

標竿：形同蓆箕，而脆弱易折。無用處，刈以爲薪。

紅穗草：似標竿而畧小，其穗赤色，故名。

茶火竿：一名狼尾，卽藥中之羌活也。其幹可以製燭，故名蜡竿。

馬茵：初生可食，細葉白花，藥中之名曰防風。

苦菜：生於田中者多。初生可食，長大則芟之，惟恐妨禾。

老鴉杆：生於臨水處。獨竿高尺許時，分四五叉，開白花。藥品中之秦艽卽此。

茅香：野草帶香味，蒙番敬山神，每雜柏枝煨之。

草香：生於山野，每年端午節采諸山以售於市，盛繡囊以爲佩，其香經久不散。據《廣志》，甘松香草細葉蔓生。其所云與本境之草香近是。

按凡物有普通之產，特別之產。夫人而知之，使不細爲區而詳爲釋，又安知其果普通耶，果特別耶。故小草微物，記之必詳。然名物各異，隨地不同。是以揚子有《方言》之各別，《本草》多俗名之互稱。丹邑地雖寒瘠，詳稽草木種類，當亦不下十百千數。而田夫野老之所呼其名，率不雅馴。況可名者，不啻十百千分之一。故卽田野舊稱，逐物叙其情形，狀其所用，幸博雅君子糾鄙俗而歸於典雅，則將來植物學中化分化合，俾輕養炭淡鐵灰各質皆條分而縷晰也。是所望於吾鄉後起者。

花之類　牡丹：有紅白兩種。馥郁之氣雖不少減，而花瓣甚單，色澤亦黯。生植頗易，城鄉皆有之。每年五六月時始能開花。又有荷包牡丹，名雖同，而另是一種。

芍藥：生植比牡丹頗難，能開花者僅數叢而已。

菊：分三種。一春種秋開者曰當年菊，一今年春種至明年夏季始開花者曰隔年菊，一根屬而秋末始開者曰九月菊。

茨梅：有黃紅兩種。黃者形如金錢，故或謂之金錢梅。紅者稍大而芬艷麗，俗呼曰玫瑰，誤矣。

石竹：《本草》謂之瞿麥。花備五采，鮮艷如錦。根屬亦有種，本境種之不易生，多自甯屬移植。然其根亦耐久，每歲發生。

碧桃：每年春季盛開，先花後葉，亦最繁盛。

探春：花時最早，故名。亦先花後葉，樹多大株，高丈許。

龍伯：花如丁香，春秋兩開。開時香滿院宇，春季特甚。

李：開花結子，亦可食。特不甚成熟碩大耳。

櫻桃：亦有子，不甚可食。本境祇小樹數株，不多也。

唐棣：間有大樹，其子不甚可食。孩童串其子以作玩。

葵花：中最大者也。高與人齊，色黃，東西傾側，故謂之向日焉。

金盞花：小而黃色。

龍爪：花瓣長而皮曲，有黑斑點，以形似名。

鳳仙：俗名海那。本境此花原不盛開，僅生莖葉，園丁種之特以供兒女輩紅其爪甲而用之。

川草：葉似蘭花，黃色，其大者微紅，卽菜中之金針也。

寬葉蘭：色香皆不及馬蘭，而人皆植諸盆，以爲蘭，貴其名也。

赤芍：花似龍爪而無斑點，其白者謂之白芍。

野牡丹：其枝柯甚似牡丹，而其花色黃，其葉經冬不變，故或謂之冬青。樵者采之以爲薪。

野芍藥：似芍藥而小，牧者或采其花以售於市。

山丹：花似龍爪而小，亦無斑點，色紅而艷。

饅首：花初生嫩紅，盛開粉白。數十莖共攢一叢，亦鮮艷可愛。以偏生山野，故無珍貴之者。其根謂之狼毒云。

藍蛾：田間水道邊多有之。開時如飛蛾之翔集，頭目宛然，栩栩活物也。間有移植家園者。

按西人論植物，既以有花無花爲分類，論花類則以雄蕊雌蕊爲機關，論受孕則以同類異類爲感觸，論交接則以風媒蟲媒爲妍媸。是故以人力而交換，其鬚粉新出。其種類皆於蒙學時逐物剖分，橫割豎截，如萌芽時，枝葉時，花萼時，盛開時，結子時，成熟時，一一指示而窮其當然與所以

然，故形形色色，層出而不竭也。窮鄉僻壤，卉物原乏。即眼前數種，尚不能舉其名，狀其形，況深造耶。

植物製造產食物類　麪：分兩種。一以小麥磨成者，曰白麪。城市客商人食之，亦售於蒙番。其以大麥、青稞、大豆、豌豆各糧磨成者，曰雜麪，多係農家及工作人所食。

料瓣：以大小豆磨成，專飼馬騾等畜。

炒麪：分二種。一以青稞磨成，惟蒙番製者最佳，和酥油食之，終日不飢渴。一以燕麥製成，係農作人所食。

掛麪：以麥麪和鹽水作成之，蒙番用者極多，城市人亦資以爲食。

豆腐：以黃豆作成，專供酒席之用。黃豆自蘭州運來，本境不產。

乾粉、粉條：以大豆和水磨之而成。乾粉以乾粉下水而成，粉條有粗細兩種。

清油：以芥子蒸熟，用重物壓之，則油出。其遺渣謂之麻渣，以飼牛羊及豕。

酒：以大麥製者最佳，能治胃疾。大半用青稞製成，土人謂之茗流，酒味力亞於燒酒。

醋：以麥麩子作成。尋常售用者曰火醋。其經年暴曬久而濃稠者曰陳醋，味極佳，藏番多購之者。亦爲出產之一宗。

水菸：菸葉產於郡城，運至本境製成後，售於蒙番及本境吸食。

宮室用物類　宮室以柳爲之者極多，間有用松者，皆運自境外。有平廈起脊等名，他如廟宇、樓閣、牌樓，雖不常作，而本境工匠能爲者亦頗不乏。

水磨：本境臨湟水幹流處磨渠深廣，有四五輪排於一塘者。其水輪以樺木爲之，隨時修理。其工匠獲資頗厚。

田車：以樺爲之，農家間有用者。然以山逼徑窄，不便於行車，故不多也。

棺槨：多以柳爲之，亦有以柏爲者。係蒙番自口外運售，其值極昂。

槥櫝：以柳爲之，間有用尖葉柳者。自境外運來，稍堅緻，價亦昂。

木箱：以柳爲之，售於蒙番者極多。專盛掛麪，本境工匠大半業此。

背兜、土籠：以蓆萁編成者佳，間用柔軟柳條作成，則稍粗矣。此工多農家所爲。

涼帽：以蓆萁爲之足敷本境夏季服用，間亦售於境外。此工多甘溝莊人爲之。

箘：以蓆萁爲之，所以盛糧。農家置之，以代箱櫃。

木笴、木筲：以小木板箍成之，或糊以紙，塗以血，以盛清油、酒醋。售於蒙番玉樹藏商及本境。運水之筲，盛水之笴，飼牛豕之牢盆。

木椀：盒以樺柳等木製成，塗以彩色，售於蒙番。

燭：以清油及牛羊雜油和白蜡灌成之，其所製亦足敷本境之用。

女工內亦有紡線者，惟棉不產於本境，且運路極遠，價甚貴，故無利可侔也。至針黹縫紉，則僅足衣其夫子兒女，故不足齒於興利之端也。

按丹邑地處極邊，論地產則山高氣寒，土瘠民貧，與甯屬西境犬牙相錯。小麥盛產於甯境，而丹地產麥必上腴之田。黃米、菸葉甯邑所產，而丹地無之。瓜菓與酒專資於甯屬，故穀食蔬果木煤之類，大半仰給於境外。柳雖最繁，三十里外不能植矣。山峯重疊，川原窄小平坦，水田截長補短，無十里之平方。論製造則丹民衣食仰給於農業者半，仰給於工商者亦半。然近來商業不振，衣食之塗愈艱矣。蓋各種技藝皆極拙陋，聊供番蒙器俱，此外製造出境之貨，實無其品。他如工匠所用之械器，農家耒耜，且十六七來自境外，工商業之不振可想而知。漁海獵山亦謀生之道，而三十里外皆爲番帳住牧之所，漢民不能與之爭也。畜牧牛羊之利，人皆知之，而番匪之搶刼堪虞。兼之牧地皆蒙番之所有，漢民雖垂涎而不能也。

鑛物產　青鹽出青海西南，去廳城西南四百餘里。蒙古地界鹽池，南北狹長，周圍二百餘里。鹽係天成，取之無盡。蒙古用鐵杓撈取，販至丹城貿易。光緒三十三年五月內改爲官鹽，立局承辦。

按蒙番進口多駝青鹽，丹廳及西甯、碾伯食鹽皆資焉。或有私販偷運至蘭州、漢中一帶消售者，皆爲各該地方商例之所禁，故私運之數，勢不能多。食鹽之區，祇此數處，故賴食於蒙番之運售而無不足。今改爲官鹽，而青鹽之味甘美過於他鹽，食鹽之戶將倍蓰於前矣。僅仰給於蒙番之駝運，其不敷售食也宜矣。蓋從前蒙番進口貿易，空閒之牛始駝青鹽。及到丹易糧，每馱售銀一兩有奇，甚或不及一兩。夫四百餘里之路，一牛所

得止此，決不能令其專運青鹽，專運則腳價必增，意中事耳。又非內地驟馬往返駝載之所宜也。內地鹽池之大，河東爲最。其廣輪不及青海鹽池之半，而數省資食，且及千餘年之久而不竭，則青鹽之不虞乏竭固也。然欲其鹽之接濟不缺，則必僱內地之騾馬。運費增而成本重，勢必無利可俾。是非創開牧場不可。誠擇青海東南鹽池與內地適中之區，廣畜牛馬駱駝兼及棉羊牛與駱駝，駝運青鹽，更番迭休。時其食而恤其利，其翦毛取乳之利足以養牧丁運夫而有餘。則鹽既可源源而來，諸畜亦無倒斃之虞。因地制宜，美利無窮。惟收買各畜，必需資本銀數萬金。然果能籌此數萬金，而鹽可廣集，畜可繁孳，未始非生利之一端也。

黃金產於去丹地五六站至十餘站之青海迤南貢爾勒蓋即貢額爾格。黃河道佛山溝瑪沁雪山地方，毘連猓玀生番。全係麩金。每年本邑及境外商人招募礦丁，由丹出口，隨地採掘。然距內地絕遠，孤懸塞外，毗接野番，商旅往來，動遭劫殺，故金苗雖旺，開採尚未能暢也。此外如隆冲河之銀，在青海南。木勒哈拉之紅銅，在青海北。柴達木之硫磺、火硝、硼砂及鉛，皆在青海迤西。皆由蒙古運至丹邑消售，非丹地商販之所採運也，故不縷述。

礦物製造產。五金類　首飾以銀爲之什八九，皆製蒙番婦女辮套銀飾。蓋番婦每飾一具，需銀十餘兩至二三十兩，雜以珊瑚寶石，一婦之飾，恆至百餘金。近年皮毛各貨價極騰躍，番蒙皆蓄積豐饒，故丹地銀工獲貲厚而爐錘亦日增。至漢人婦女所需釵釧簪環之屬，婚嫁粧奩所必需者，數亦頗巨。以本邑銀工日不暇給，且工藝粗陋也，故自郡城製造消售者亦極多。

農器曰耙，冶生鐵鑄成，即安於耒頭以啓土者，俗呼謂鏵。曰鐮刀，入山樵芻者曰柴鐮，收刈秋稼者曰田鐮。均作半月形，以木爲柄。曰枚，作四方形，長木爲肭。爲搬運糞土所必需，日用不釋之器也。曰钁頭，開掘堅硬冰凍之土則用之。餘如鍬鋤鏟耙之類，所製尚多。然本境鐵工所作價昂而器窳且不敷邑人之用，故自蘭州、西甯運來者極多。本境工匠每修補其破壞而已。

兵器曰馬刀，連柄長三尺許，製成售於蒙番，然漢人之出口貿易者，亦必佩刀以自衛。近年行內地者，亦多佩刀矣。

矛：頭長至尺許，蒙番用者極多。其柄以木，長丈許，利刺遠，不合內地之用。

鳥鎗：鎗身鐵面有花紋者最佳，名曰花鎗，有值十餘金者。鎗頭以木作叉，伏地架鎗而擊之，命中最易。同治光緒兩次回亂，團勇多以此致勝。

按今之火器如亨梯、毛瑟、尖彈、紫銅之屬，六眼七響之速進而至於一分鐘發六十響者，便矣，捷矣。然利器必本境所能製，始足以取宮中而禦外侮。蓋鳥鎗所需之鉛丸火藥，皆產於附近，均能自製，非若洋槍之彈盡即成廢器。況本境之精於火器者，馬上三鎗，頃刻而出，防碉登陴，彈無虛發者，不乏其人。然則目前修武備而充軍食，先宜擴充土鎗，以備不虞。至練習新式器械，則必俟諸能自製造之後也。

小刀：自三寸、五寸、七寸以至滿尺等名目，皆蒙番所用。隨身佩之，以宰割牛羊及尋常需用。

鍋叉：以鐵作圈三道，及鐵條三四爲柱，併合而成。專供蒙番炊爨之用。嘗以乾牛糞爲薪，火熾而茶熟矣。游牧者亦頗便利。

馬鐙：以熟鐵爲之，售於蒙番者極多。

六面六角水磨：所用六面作立方形，置於水底，以受六角。六角安於輪下，以承六面。上者皆以生鐵鑄成之，大半本境所製。

鐘磬火盆，皆鎔生鐵鑄成者。以鐵自漢中等處運來，且工匠原乏熟手，故每成一器，其值最昂至若工匠所需器具，刀錐斧鑿，本境鐵工僅能爲之。他如鋸條鉋刃皮刮鐵杓之類，皆非本境工匠所能爲。則其工之粗窳拙陋，可想而知。故勸工改良本境之急務也。

錫工實即鉛也，土人呼曰錫，故仍其名。作成供神器具，傘蓋之頂，盛酒之壺，亦頗明潔可觀，然甚少也。亦有以光鐵爲者，價頗貴。

窯土類　石灰：以灰石燒之，碾爲極細，用以飾牆及安砌磚瓦。其石出於藥水河，而白水河之石，皆灰石也，故昔年曾燒灰於白水河莊。石大如拳，青色而有白線紋或土壤色者，皆是。據業石灰者云，兩石相摩，聞有灰臭者即是。

磚瓦：先以細泥及膠泥作成坯式，納入土窯封口，上注以水，下以火燒之而成。併作廟宇所用之脊獸花卉等，皆和磚瓦燒成之。

石工類　磨扇：分大小三等。最大者輪徑三四尺許，厚七八寸，專資

水磨磨麪之用。其次輪小而薄，以騾馬及驢推轉之，資以磨製豆粉豆腐之用。最小者徑尺許，以一人手力轉運之，專磨炒麪之用。蒙番用者極多，幾如無帳不有。漢民亦有用者。

碌碡：長二三尺，徑七八寸。兩端鑿孔楔木駕於牛馬，以碾禾稼取粟之具也。有八面稜體等形式。

石臼：亦有大小數等。惟藥室用者稍大，小者人家所用，以搗調料鹽茶，俗呼茶窩。

石條：椎石作長方形，用以鋪階砌級。廟宇中或平鋪作牆基，至二三層。

石柱：亦長方形，四面皆完整無缺。城市用以繫馬，墓間標以爲界，用最長爲華表。

石墩：作立方形，廟宇用以爲牆角基，富豪之家亦用之。

以上各件，皆用最粗之石，地學家稱爲花剛石者近是。

碑碣：其石質細緻，色碧，俗呼菜綠石。可雕刻獸類花卉，鐫成大小字形。年久而不致侵蝕剝落，遠勝砂石。因公刊石及墓碣皆用之，其石亦可作硯。

圬工：以巨石土塊作屋牆，事屬尋常，農作人多能爲之。惟以磚雕刻人物花卉毛走等類，工多精緻，至以磚面劃作線紋花樣甚夥，爭出心裁，至數十種。

火硝：腐穢糞土中皆含硝質，馬牛羊糞灰中尤多。先以水浸灰土，攪而澄之，消化水中，取其水煮之，水化汽而硝成矣。軍亂時賴以濟用，故製硝之法知之者衆。

畫工：作彩畫油漆，廟宇樓閣器具及番僧寺院塗飾丹艧之類，用亦頗廣。此外如丹青彩筆花卉人物山水，作者亦多。然邊隅原乏飾承，佳構殊覺少也。

按畫色料亦礦類也，故附於此。

王先謙《五洲地理圖志》卷四《亞洲四・大清國四・青海》　物產：王書云，恃游牧爲生，與蒙古同。有犛牛，長尾能運物，肉乳毛皆有用。猞猁猻、橐駝、獯羊、無鱗魚亦多。農產則開有小麥、青稞、麥等。又青海西鹽池產青鹽，軍民番回皆取給焉。其互市地在甘肅西甯及四川口外納剌薩剌地方，常以鹽及家畜毛皮等物互易茶類。

農業

清・黃文煒、沈青崖纂乾隆《重修肅州新志・肅州・田賦》　卯來泉口　有住牧番夷報墾種田，共徵本色正糧三石九斗六升，大草二十三束二分。

磁窪口　有住牧番夷報墾種田，徵本色正糧一石七斗六升，大草一十束五分。

野韭坪　有住牧番夷報墾種田，徵本色正糧一石六斗五升，大草九束九分。

紅山口　有住牧番夷報墾種田，徵本色正糧一石一斗，大草六束六分。

乾壩口　有住牧番夷報墾種田，共徵本色正糧一十一石，大草六十六束。

茹林壩　有住牧番夷報墾種田，共徵本色正糧一十一石，大草六十六束。

黃草壩　有住牧番夷報墾種田，共徵本色正糧一石一斗，大草六束六分。

又《水利》　卯來泉口　在城西一百里山內，源流卽本山口泉水。有住牧番夷報墾種田。

磁窪口　在紅水河東西山口，源流卽本山口內，泉水遇旱則涸。有住牧番夷報墾種田。

野韭坪口　離城七十里，水源出於山口內泉水，水微細，遇旱則涸。有住牧番夷報墾種田。

紅山口　離城七十里，水源係本山融化雪水，亦有歹微泉水，遇旱則涸。有住牧番夷報墾種田。

乾壩口　在豐樂川河東，水源卽本山口內泉水。有住牧番夷報墾種田。

榆林壩　在豐樂川河東，水源卽本山口內泉水。有住牧番夷報墾種田。

黃草壩口　在豐樂川河東，水源卽本山口內泉水。有住牧番夷報墾種田。

清・梁份《秦邊紀略》卷一《西寧邊堡・北川營》　東西閘門在營北十里，順治戊子回回叛亂，逃亡於此。漢人及回築高屋莊田，水磨斗車，種麥豆青稞。凡牛種皆係麥力幹所給，而歲納添巴，若種屯田法也。

清・龔景翰纂乾隆《循化廳志》卷七《農桑》　甘肅農桑多缺不講，而循化尤甚。番民以畜牧爲生，耕種者不及半。惟撒喇族回民及起臺、邊都二溝番民頗有水田，得灌溉之利，然皆鹵莽特甚。至於蠶事，不獨目所未見，亦復耳所未聞矣。舊卷中有涼州舉人張希孔稟福閣部種桑及區田事宜，當時通行各屬，同知達桑阿回稟：『循地土脉沙鹹，不宜種植桑棉。民間素用羊毛結線織褐，並無惰民。至區田之法，循化多係山田，水地不及十分之一，渠水亦甚微細，俱難辦理。』雖相時勢以言要，亦未必實力奉行也。今姑錄之，以俟後之有心人。

清・張庭武修，楊景昇纂光緒《丹噶爾廳志》卷五《實業》　農：本境分居四鄉之數千戶皆業農者也，約計其數，農於閤邑戶口占及四分之三。以四分之三之農共四分之一之非農，本可有餘粟而免饑饉，竟不然者，無田土而居鄉者十常二三，有傭力以自活者，有薪芻以博資者，其力田僅敷事。畜者固多，而陳新莫續，種食兩困者亦不乏。至田連阡陌，歲出羨餘，坐擁厚貲者，每莊一二戶至三四戶而已。故論本境資農而食者，當有萬數千人，而獲力農之利者，不過數十家。然以終歲勤勞糞擁之資與糧價輕重仍無利也。本境獲利於種植者，其治圃之園丁乎？至栽樹則惟柳特盛，畜牧則高寒所宜。皆農事之所關，而未嘗講求擴充耳。

牧業

清・黎士弘《仁恕堂筆記》　邊人以畜牧爲富，畜牛至數百蹄，羊至萬蹄。牛以耕，羊則取皮毛利更侈，不獨供食也。惟犏牛不可耕，專爲食備，番夷多畜之。且日落其乳，剌其血以熬茶、伴炒麵，又不獨食其肉矣。然率皆騶者。

手工業

清・張庭武修，楊景昇纂光緒《丹噶爾廳志》卷五《實業》　工：本境工藝以木銀皮鐵四項爲大宗，四者之藝皆有資於蒙番。而掛氈亦經人力製造而成，尤爲出貨之大宗。其餘染工、畫工、石工、圬工、窯工、氈工、縫工、口袋工、油漆工多則七八家，少或一二家。上者藉之以致富，下焉者或不足以贍其身家。總之，爲工而有資本者，其獲利嘗厚；徒恃手藝以爲生者，鮮不爲飢寒所迫。蓋工藝原不精良，蒙番需用器物不求工緻，故所成各貨粗窳拙笨，愈下而愈趨於濫惡。至新出花樣以投時好者，則絕無其事也。今計各項大小工藝約四五百人，有資本者養十人而有餘，無資本者養三人而不足，故資工業以食者約二千餘人。

清・裴景福《河海崑崙錄》卷二《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十四日，晴，頗冷。午後與海秋看西甯羊皮袍一二件，尚與市間不同，瑩細如絲，毛一莖必七八曲，皮板甚輕。蓋甯羊飲灘水，食山草，牧者日夜看視，不令卧地，故毛色潔淨如此。惜價太昂，一袍須三十餘兩，議而未成。

又　入市見駝褥，取駝頷下鬚織成。鬚長尺餘，色殷黃，坐臥其上，厚積三寸，疏勁而茸密，禦寒之具無逾於此者。西北生狐貉，東南產葛絺，天育物以養人，人伐物以厚生，可謂至矣，將何以報天而愛物乎。君子抱仁負義，卽溫且肅，允稱是物，宜名之曰仁義褥。

漁獵採集

清・陶保廉《辛卯侍行記》卷五《光緒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湟中悍回與祁連番族，多恃獵爲生。

商貿

明・吴楨纂嘉靖《河州志》卷二《官政志・公署・茶馬司》 在州南四百步，洪武七年建。大使、副使二員，收放茶斤，招易番馬，以給邊操。大學士丘浚撰《大學衍義補》載：『唐德宗（貞）〔貞〕元九年，從張滂請，初稅茶。』宋太祖乾德五年，始禁私賣。神宗熙寧七年，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等處博馬。王韶又言，西人所嗜惟茶，嘗以馬至邊，貿易茶斤。自熙豐以來，皆以麤茶給番，至乾道末，始以細茶遺之。成都利州路十二州產茶二千一百二萬斤，茶馬司所收大較如此。丘浚曰：『臣按後世以茶易虜馬，始見於此。蓋唐自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則西北之虜，嗜茶有自來矣。蓋虜人多嗜乳酪滯膈，而茶性通利，能滌蕩油膩故也。是則茶之爲物，雖不用於三代，而用於唐。然非獨中國用之，而外夷亦莫不用焉。宋人始置茶馬司。國朝捐茶利於民，而不利其入，凡前代所謂榷務、貼射、交引、茶由諸名色，今皆無之。惟於四川置茶馬司一，陝西置茶馬司三，又於關津要害處，置批驗茶引數所而已。每年遣行人賫榜於行茶地方張掛，俾民知禁。又於西番入貢，爲之禁限，每人許其順帶有定數。所以然者，非爲私奉，蓋欲資外國之馬，爲邊境之備焉耳。其視前代奪民生日用之資，以爲國家經費之用天淵矣。聖代仁民之澤大矣哉。生斯世，爲斯民者，烏可不知所自耶？』又曰：『臣按產茶之地，江南最多，今日皆無榷法。獨於川陝禁法頗嚴，蓋爲市馬故也。夫以中國無用之茶，而易虜人有用之馬，雖曰取茶於民，然因是可以得馬以爲民衛，其視山東、河南養馬之役，固已輕矣。然恩澤既厚，怨讟易生，天下皆無，而己獨有，民愚不能及矣。況其地素貧而易變，伏惟當時司國計者，宜有以調停而優待之，使兩得其便，一方之人，不勝幸甚。』洪武五年，設立茶馬司，抽分商茶，比對金牌易馬。至成化四年，添設欽差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巡茶，招商給引貨茶，每路照引盤詰，到司委官驗分。在官者招番易馬，數畢，仍許商人開茶，每年如是。弘治癸亥，欽差都御史楊一清督理茶法馬政，今巡察御史專焉。正德甲戌，御史李潤更修廳庫，撰立碑記。故事，茶入司者，以東庫易馬，西庫給商，而商弊滋多。自嘉靖乙酉，御史劉侖令臨期呈請，不得預定。由是姦無所售。諸番得上茶，無不踴躍。

又　自建茶馬司以來，諸番悉假居民舍，有識者病焉。至嘉靖己酉，創建番廠，番漢截然，交通遂絕。

又卷四《文籍志下》李潤《重修河州茶馬司記》 陝西苑馬寺寺丞李堂，守備河州，陝西都司署都指揮僉事李良，適相其事。於是萬馬騰驤，殆成雲錦。仰惟天威遠布，羌人效成，而竊慶吾事之易集也。然等其馬額，酬以茶值，則實於司焉取給。【略】夫茶馬司之來尚矣。自唐世已立互市。至宋熙寧間，以茶博馬，有提舉茶場之設。其後沿革不同。至我朝底定西羌，分族立長。符合金牌納馬，謂之差發，以茶酬之。而茶馬司之設，實肇於國初焉。及今金牌之制雖寢，然納馬酬茶，皆緣其舊。所以奔走乎諸番之向化，資給乎三邊之勍敵，胥從焉出。

明・李應魁纂萬曆《肅鎮華夷志》卷四《屬夷内附略・貨利》 諸夷貨利，大抵皆同。内外雜處，不無少異。如東關廂寄住各夷，若哈剌灰、畏兀兒之屬，食則足於田畝，衣則足於孳畜。凡遇進貢之年，各夷買京師茶斤段疋，運至肅州，與南北番夷交易，相換馬匹牛羊以爲利。如茶五包，約重三斤，易羊一隻，值價六錢。以段疋易麥，仍照市價，以爲多寡。犏牛一隻，值價三兩五錢，亦如之。若段疋梭布，亦視物以償，大約與市價，在夷爲貴耳。如段一疋，可值價三兩，算與各夷，可作五兩。梭布一疋，可值價三錢者，易羊一隻，可值五錢。其他如絨毛之類，視粟之貴賤耳。若麥糧每斗值銀一錢，可買絨毛三斤，若麥糧每錢止糴五升，可買絨毛五斤。有口袋毛毯、氈衫絨帶、直紋駝毾之類，以易布麥。冬則射獵，賣瓜雞、松雞、青羊、黃羊，狐兔之類。夏則羊壯，又打酥油爲利。冬則每斤值米六升，夏秋每斤則值米僅四升耳。西番貨利止於數類，其彼之所愛而爲貴者，段疋銅鍋兵器之屬爲上耳。所以銅鐵貨利者爲禁，而不定其價也。

清・梁份《秦邊紀略》卷一《西寧衛》 衛之輻輳殷繁，不但河西莫及，雖秦塞猶多讓焉。自漢人、土人而外，有黑番，有回回，有西夷，有黃衣僧，而番回特衆，豈非互市之故哉。城之中牝牡驪黃，伏櫪常以萬計。四方之至，四境之牧不與焉。羽毛齒革、珠玉布帛、茗烟麥豆之屬，

負提輦載，交錯於道路，出其東門，有不舉袂成雲，揮汗成雨乎？雖帶甲五千，而外加以城守之兵，足以控制巖疆，防閑奸宄。然奸每生於峻防之地，亂恆伏於不見之間，則利爲之階也。西至鎮海五十里，南至南川四十里。【略】湟城內外皆輻輳，而城東爲最。黑番強半，食力爲人役。回回皆擁資爲商賈，以及馬販屠宰之類。

又《西寧邊堡・多巴》 多巴，或作多霸。今之夷廠也。在湟河之西。其地名不著於昔，蓋新創也。居然大市，土屋比連。其廛居逐末，則黑番也。出而貿易，則西甯習番語之人。馱載往來，則極西之回與夷也。居貨爲賈，則大通河西海之部落也。司市持平，則宰僧也。至於那顏，獨無之。多巴豈非內地，而顧爲夷之壟斷哉。北至北川七十里。宰僧，伊之頭目，言長官也。達賴所部宰僧一，麥力幹之所部宰僧一，家居多巴。主事者，那顏，漢人之稱長官也。

又《西寧近邊・多巴》 多巴在西甯西五十里，今互市地也。黑番、回回築土室成衢，爲逆旅主人。凡九曲、青海、大通河之夷爲居壟斷，遠而西域回夷爲行賈者，皆於是乎在。世以西甯市口在鎮海、北川，惡知所謂多巴耶。多巴在鎮海西北五里，北川南七十里。多巴復見者，舊爲內地，今爲市口也。世所傳西甯市口皆謂鎮海、北川，卽律例亦不載及多巴，豈爲市口未久乎？今皆番回居住，主市者夷人達賴下宰僧一，麥力幹部宰僧一，中國反不設官焉。

《明史》卷三三〇《西域傳二・曲先衛》 明初設安定、阿端、曲先、罕東、赤斤、沙州諸衛，給之金牌，令歲以馬易茶，謂之差發。沙州、赤斤隸肅州，餘悉隸西寧。

清・張庭武修、楊景昇纂光緒《丹噶爾廳志》卷五《商務出產類》

雜色糧：每年約市量萬餘石，市量一石合倉量四石。每石價銀自五六兩至十五六兩不等，卽十餘年中最低最昂之價也。本境糧產原足敷用，以蒙番在丹辦糧，故本境所產之糧半售於蒙番，而食糧轉資於境外也。以現時定價每市石約銀七兩，共銀七萬兩。

柳：卽傍田緣水栽植之青柳，本境工匠伐用者每年約二千餘株，每株以一兩計，共銀二千兩。

土藥：每年種收約一千斤。本境土藥力薄而成分最少，故價亦甚廉。每兩約銀一錢，共銀一千六百兩。然本境稍有力者，多食境外之土，而本境之土售於境外者未有也。

蔬菜：合城鄉所食用，其數本鉅，然鄉間農民夏時闢場爲圃，所種僅敷所食，數亦難計。惟就附郭園圃售於城市者，約計其數，每年共銀二千兩。

薪芻：或樵諸山林，或取諸禾稼之藁。城鄉所需，原難合計。惟售於市者，每年約十萬擔，每擔一錢，共銀一萬兩。

馬牛羊糞：大半取諸蒙番牧場，專備火炕取煖之用。售於市者，每年約五萬擔，每擔五分，共銀二千五百兩。

大黃：由本境商人領票往青海一帶採挖，則每年約出四五萬斤至十餘萬斤不等。若無人採辦，卽無斤兩可產。每斤以一錢，估價共銀一萬兩。

蘑菰：每年約二三千斤，產於青海一帶。本境商人收買運往蘭州一帶消售。以二十四兩爲一斤，每斤價約二錢五分，共銀五百兩。此物昔年極盛，近漸少矣。

豬：每年約二千餘頭，全係本境食用。農家飼喂，年節婚葬食用者多，售於市者無幾。每頭約銀五兩，共銀一萬兩。

番馬：蒙番自口外來售，每年約四五百匹，每匹約銀十兩，共銀五千兩。販至蘭州、西安一帶消售者居多，甯屬各鄉亦買用之。

牛：蒙番自口外來售，每年約五六百頭。由本境商人販至甘涼一帶力田之用，每頭七八兩至十餘兩，共約銀五千兩。

羊：猪羖附。每年約二萬餘隻，蒙番自口外販至丹邑本境及甯屬一帶消售食用。每隻估價一兩五錢，現價之最低者。共銀三萬兩。近一二年內出者頗少，故價亦常昂。

羊毛：商販市例以三十二兩爲一斤，每年多時約百數十萬斤，至少亦六七十萬斤。蒙番自青海南北各路十餘站至二三十站遠近各處販運到丹。亦有本境商人徑自出口收買，運至丹邑，卽由駐丹商人收買，以駱駝運赴天津，售於英俄德各國。故各商人皆標英商德商等名號，或有領外國貲本以爲華夥者。每斤時價二錢，共銀二十萬兩。本境商賈及歇番店家每年出口訂買羊毛者踵相接也。業此致富者十僅一二，生是賠累者十常八九，則以商學不講，而商情之多渙也。

羔羊皮：每年臘春兩月爲羔皮節，蒙番自口外運出售於本境。歲有西

安蘭州一帶商販如期收買，運至各地製造消售，最多十五六萬，少亦十餘萬。每張八錢，共銀八萬兩。

大羊皮：猞猁皮附。每年約一萬數千張，蒙番來售者十之三，本境屠剝者十之七，亦有境外工商來販。然近年羊毛騰貴，拔毛售買者多矣。每張價約三錢，共銀三千兩。

馬皮：驢皮附。自蒙番運來售於本境，或本境倒斃所剝，半由湖北商販收買，運至漢口消售。每年約五千張，其價自七八錢至一兩數錢不等，共約銀五千兩。

野馬皮：自蒙番運來售於本境，經本境工匠製成股皮版子，由湖北商販收買運至漢口消售。亦有駝運原皮至西甯、蘭州製造者，每歲約五千餘張。其價自一兩數錢至二兩不等，共銀八千兩。

牛皮：由蒙番玉樹運來消售者每年約一萬餘張，本境工匠製成蒙番服用皮鞾消用者半。一半運往甯屬各處消售，且運至蘭州甘涼一帶，近年有運至漢口者。每張以一兩五錢估價，共銀一萬五千兩。

野牲皮：如沙狐、狼、豹、貓、狐、猞猁之屬，其價自五六錢至七八兩不等，每年共約四五千張，其中沙狐最多。由蒙番及玉樹各處運來，經商人運往蘭州、陝西各省製造消售，共約銀五千兩。

駱駝毛：十六兩爲一斤。自蒙番運來每年約二萬餘斤，本境及甯郡消用。每斤二錢，共銀四千兩。

鹿茸角：自蒙番運來每年大小約四百餘架，境外商人來丹收買販至蘭州陝西各地消售。其價自二三十兩至百餘兩不等，以五十兩估價，共銀二萬兩。

鹿退乾角：自蒙番運來，每年由本境商販運赴陝西漢中府消售。歲出約二萬餘斤，每斤價約一錢五分，共銀三千兩。

麝香：自蒙番獵取來售，經商人販至各省消售。近來此物漸少，故價亦極昂。每年約二百餘元，淨仁每兩售銀至二十兩，共銀二千兩。蓋此物極渺小，攜帶最便，雖多出數百元，亦非稽訪所能周也，故實數不能確知。

魚：每年約分兩節，夏季乾魚，冬季冰魚，而冰魚味鮮，尤珍貴。每魚之價，夏約二三分，冬約五六分。青海西番無食魚者，專由蒙古釣取，運至丹邑，售於蒙番，至蘭州甘涼各地消售。食用兩季合計共魚約二十萬，每條以四分計，共銀八千兩。

青鹽：蒙番自鹽池運至本境，經商販運至西甯碾伯一帶消售。惟運腳太重，不能多集。近復擴充蘭州一帶，皆食青海池鹽。每年約鹽升三百餘石，鹽量大於市量約十之四。每升官價二錢六分，共銀八千兩。此據現時增價而言，若從前鹽價低微，則無此數。

麩金：由本境商人出口募工採挖，每年約五百餘兩。每兩易銀三十兩，共銀一萬五千兩。若無人採挖，即無分釐可產。

硼砂：蒙古自柴達木地方採取運來，經本境工匠煉製使淨，由商販運赴各省消售。每年約二萬斤，每斤價二錢，共銀四千兩。

火硝硫磺：蒙古自柴達木地方採取運來消售於本境，每年約千餘斤。有事時備製軍需，每年可自千餘斤至二三千斤。每斤二錢，共銀二百兩。承平時硝以煉銀磺以然火而已。

鉛：自蒙古運來售於本境，本境及甯郡製器消用外仍轉售於青海各番缺乏地方。每斤價二錢，共銀四百兩。

皂礬：蒙古自柴達木地方採取運來本境及甯屬地方染色消用，染革最宜。每年約萬餘斤，每斤價五分，共銀五百兩。

按本境農產僅供土人所用尚多不足之虞，躬耕而食，原不列於商品。然地產不等，彼資獵原漁水以爲生者，或併此區區而無之，故採金掘礦之區距數百千里而致糧。則口腹之需，不得謂之非貨也。皮毛各貨雖皆商品，而不產於本境。然蒙番所售之貨，丹人資以謀生者，約居其半。故農產而外，衣食皆資於商也。或謂牛馬之遺亦皆編於商產，則瑣瀆已甚。然上林苑之馬糞，古之人有請鬻者矣。西人論財，謂凡物之有益於人而可迭更主人者均謂之財，故水與日光風氣有益於人而不可以更主人，非財也。彼屑屑細微而具益人更主之性質，不得謂之非財也。

製品類　掛麪：本境製造者三之一，自甯屬各鄉製成通於本境消售者三之二，合計約五十萬斤。本境食用者五之一，餘皆售於蒙番。每斤價二分，共銀六千兩。

清油：市例以二十四兩爲一斤。本境製造者十之七八，餘皆來自甯屬迤西各鄉。合計每年十萬餘斤，售於蒙番者十之三四。每斤價一錢，共銀一萬兩。

茗流酒：境內農家皆能製造，亦有專製專沽者。鄉閭婚娶酒席皆資焉。年中熬製不下二千餘缸，每缸以六錢計，共銀一千二百兩。

小木笥：每年約三千餘件，均售於蒙番，用以盛油酒醋各物。價以一錢，共銀三百兩。

木箱子：每年約三千餘件，均售於蒙番，專盛掛氈。價以三錢，共銀九百兩。

水菸：每年約十餘萬斤，本境製造者十之三，由甯郡碾伯各處運來者十之七。皆售於蒙番，本境吸食者僅什一而已。更有運蘭省。棉葉及小包，各菸售於本境者，其數不多。每斤水菸以一錢計，共銀一萬兩。

皮繩：以牛皮製者最佳，每條五六錢。亦有以驢馬皮爲者，每條約二三錢，歲出約二千條。農家用者極多，間亦售於境外。以四錢估價，共約八百兩。

皮鞴：即用蒙番牛皮經丹地工匠製成，仍售於蒙番玉樹等番，每年約萬餘雙。其價自六七錢至一兩餘錢不等，以現時八錢估價，共銀八千兩。

皮鞋：即用蒙番牛皮製成，尤多用野牛皮。本境農作人服用外，兼售於甯屬及碾伯一帶。歲出約萬餘雙，每雙二錢，共銀二千兩。

股皮：即用野馬皮及本境馬騾驢等皮製成，股皮、黑色。版子、白色。脅皮、綠色。均售於湖北商販。每年五六千張，多至萬餘張。每張一兩五錢，共銀一萬兩。

按皮鞴、股子等貨，即蒙番運出牛馬等皮之額，然皆經人力之製造，生料已成熟貨，故特別標之，非重複也。

口袋：即以牛毛織成者，每歲約千餘對。更有行路被鞘、捎馬小搭之類，皆同製之。除本境消用外，一半售於境外。口袋每對一兩，共銀一千兩。

毛褐：以羊毛捻線織成者，厚緻溫煖，亦能資以禦寒。工作下人服用大半資焉。歲中織造約千餘疋，每疋三兩，共銀三千兩。

毛氈：由蒙古製造運至本境者曰達氈，即韃靼之意。本境製者曰清水類，皆同製之。除本境消用外，一半售於境外。口袋每對一兩，共銀一千兩。

毛褐：以羊毛捻線織成者，厚緻溫煖，亦能資以禦寒。工作下人服用大半資焉。歲中織造約千餘疋，每疋三兩，共銀三千兩。

毛氈：由蒙古製造運至本境者曰達氈，即韃靼之意。本境製者曰清水類，皆同製之。除本境消用外，一半售於境外。口袋每對一兩，共銀一千兩。

毛褐：以羊毛捻線織成者，厚緻溫煖，亦能資以禦寒。工作下人服用大半資焉。歲中織造約千餘疋，每疋三兩，共銀三千兩。

酥油：西番以牛乳製成，運至本境轉售於蒙番及各寺院消用，本境土人亦嗜食焉。甯郡蘭省皆有食之者。市例以二十四兩爲一斤，每年約萬餘斤。每斤價二錢，共銀二千兩。

小刀：本境製成，專售蒙番。每歲約三千把，價以二錢，共銀六百兩。

鐵鍋叉、馬鐙、馬絆、杈钁、斧頭之類，皆售於蒙番。每年約三千斤，每斤價三錢，共銀九百兩。

石灰：每年約百餘石，磚瓦合縫及粉飾牆垣之外，亦爲製熟牛馬皮之用。每升五分，共銀五百兩。

藏貨：每年由西藏商上差噶爾琫運至丹邑，共約千餘包。其中氆氌居十之五，藏香居其二，藏經居其一，以金寫者值最昂，每卷經有售銀五六百金至千餘金者。其餘如棗、杏花、茜紅花及各等藥材居其二。其中惟藏香最著名，每一束有售銀數兩者。而氆氌之最佳者，每疋亦售銀四五十兩。約估其值，每包價以五十兩，計共銀五萬兩。消售於丹地者，不及十之一。即由藏番自行駝運近赴甯郡塔爾寺，遠或徑赴北京、大庫倫各處消售。蓋藏番自運，無論何地，往返貨物皆不徵收釐稅，故任行內地，漫無限制，亲商規而漏稅則莫此爲甚。雖曰優待遠人，而勢成偏頗，此風要不可長。故欲整理丹地商務，則藏番進口貿易宜以定口爲售貨之所，而不可任其自由貿易，啓將來藉口之漸也。更可慮者，英吉利窺藏已非一日，印度之路已越喜馬拉山而東矣。將來或逞無厭，援今日藏商之例，以橫行於腹地，將何詞以拒之？履霜堅冰宜防於未然也。

玉樹番貨：每年自玉樹土司地方駝運牛皮、羔皮、野牲皮、毛褐、蕨蔴、茜草等類至丹消售，道光之時售銀六七萬兩，見《平番奏議》。近年二三萬兩而已。仍由丹地採辦綢緞、布疋、桃、棗、糖、菓、絲線、佛金、玩器、銅、鐵各貨，每年有二次來丹貿易者。

自內地運入本境之貨，運貨皆資馬駝，車亦罕有用者。

洋布：自內地運來，有徑赴西安、天津採辦者。大半售於蒙番。每年約五千疋，其中斜紋最多。每疋以六兩計，共銀三萬兩。更有絲布、花布、竹布，來售於本境者極多。

大布：自內地運來，自陝西三原運來者多。每年約一千卷，每卷二十五兩，共銀二萬五千兩。什七八本境服用，售於蒙番者不甚多也。

附茶：自蘭州運來，每年約萬餘封，大半售於蒙番。每封現價二兩，共銀二萬兩。此外如黃茶、竹筐所盛。磚茶，川字號無紙封者。雖例禁亟嚴，而番僧蒙番私相交易於境內者亦不少。然形跡詭秘，其數逾難詢訪而知矣。

羽綾：自內地運來，每年約一百疋，全數售於蒙番。每疋六兩，共銀六百兩。

洋緞：自內地運來，每年約四百疋，售於蒙番者半，本境消用者半。每疋八兩，共銀三千二百兩。更有泰西各緞新出運售者亦多。

佛金：自內地運來，每年約一百萬張。售於蒙番玉樹各寺院，泥塑佛像及彩畫廟宇鍍金之用，懸掛匾額以金裝字亦多用之。每張二釐，共銀二千兩。

鐵鍋：每年約一千餘口，自內地運來，來自山西者多。大半售於蒙番。每口一兩五錢，共銀一千五百兩。

銅器：如鍋罐茶壺之類。銅有黃白兩種，皆自內地運來。全數售於蒙番，每年約二千餘斤。斤價五錢，共銀一千兩。

鐵：每年約萬餘斤，多自漢中運來，爲本境鐵工製造之用。每斤價一錢，共銀一千兩。

大米：每年約市量百餘石，自甯夏、甘州各府運來，本境食用之外，間亦售於蒙番。每升三錢，共銀三千兩。

小黃米：每年約市量百餘石，近自甯屬各鄉運來，全資本境食用。每升二錢，共銀二千兩。

麻：每年約萬餘斤，自河州甘涼各地運來。全資本境消用，壓油紮菸及番皮韃用者極多。斤價一錢，共銀一千兩。

細泥磁器：即製於江西者，自漢中運來，亦有買自天津者。每年約百餘擔，十之七八售於蒙番及藏番玉樹，其二三成本境使用。每擔以六兩估價，共銀六千兩。

陶器：即粗泥窰貨，如水缸、瓦盆、砂罐、酒瓶、水壺之類。更有灰色泥器，土人呼曰瓦缸盆。均自境外產有煤炭地方燒成運來，全係居室者之用。每年二百餘擔，每擔二兩，共銀四百兩。

石煤：每年四五十萬斤，自大通縣屬煤窰運來，本境消用。斤價六釐，共銀三千兩。

煤磚：亦自大通煤窰運來，本境消用。每年約二萬塊，每塊以一分計，共銀二百兩。

紙張：每年粗細約二百餘擔，大小山紙及草黑各紙最多，梅紅土連次之，宣紙又次之。每擔約四十兩，共銀八千兩。

酒：自西甯縣屬威遠堡運來，每年二百餘擔，大半售於蒙番，少半本境消用。每擔二十兩，共銀四千兩。

靛青：自蘭州運來，每年五千餘斤，專供本境染布消用。每斤六錢，共銀三千兩。

土藥：自碾伯及甯屬各鄉運來，專資本境吸食之用。每年約萬餘兩，每兩二錢，共銀二千兩。

麥麪：自甯屬各鄉運來，每年約市量五千餘石，一半本境食用，一半售於蒙番。每升價以八分，共銀四萬兩。丹地城市多食麥麪，什七八皆仰給於甯境。

青稞：自甯屬各鄉運來，每年約市量二千石，全數售於蒙番。每升價以六分，共銀一萬二千兩。蒙番需用青稞近年頗多，約計其數，市量在五千石上下，故本境所產糧內售於蒙番者亦不少。

藥材：自內地各省運來，每年約三十餘擔，本境藥舖消售。每擔價四十兩，共銀一千二百兩。

木炭：自甯屬拉沙爾及拉爾甯各莊山林內燒成運來，專資本境鐵工銀工爐火之需。每年約一千餘擔，每擔二錢，共銀二百兩。

柏木板：每年約五六百葉，西自青海南自貴德東北自大通各山林運來，專資本境作棺之用。約共售銀六百兩。

瓜菓：瓜如西瓜、菜瓜，菓如杏、榛、梨、桃、柿、蘋菓等。自蘭州及碾伯貴德各處運來，專資本境食用。每年約三百餘擔，每擔五兩，共銀一千五百兩。

蔬菜：自甯郡附郭園圃內運來，如蘿蔔、白菜，初生之時皆資焉。韭則全資甯郡之產。餘如大頭菜、葱、蒜之屬，每年五六百擔，約共售銀一千兩。

帽：如秋帽、夏帽、氈帽、小帽皆自內地運來，每年五千頂，每頂約

銀三錢，共銀一千五百兩。

韓：羽綾絨布所製者自蘭州西甯運來，每年約千餘雙，每雙一兩，共銀一千兩。

白帕：蒙古謂之哈達，蒙番見面以爲禮敬之物。每年約萬餘條，每條三分，共銀三百兩。

馬鞍：紅白兩種之外，有股皮包釘及鯊魚皮裝飾者，皆自內地運來，每年千餘具。其值有自五六錢至一兩數錢甚有至十餘兩者，然甚少也。每具以一兩計，共銀一千兩。

雜貨：如書籍、圖畫、筆墨、香表、鞭爆、棉花、針線、頭繩、絲線、篦梳、鈕扣、首帕、洋鐵盆、洋火、調料、洋顏色、海菜、醬菜、洋紗綢緞、故衣、玻璨器具、白鋼鐫花飾具及一切花鈿、珠翠、玩好美觀之物，共約三百餘擔，皆自北京、陝西、四川、秦州、蘭州各地運來，每擔估值百兩，共銀三萬兩。

按丹地自境外運來之貨爲必需而不可少者，粗如竹籠、箕篩、蒸籠、帽纓之屬，皆待人而給。至雨蓋、洋傘、洋巾、花邊、脂粉、洋胰、洋藥水、洋刀翦、雕刻木器、洋磁漆盤之類，則又花樣新出，奪目炫睛，其見而愛，愛而買者，彼族所以擅商學之能事，移世人之好惡者也。又何能於區區丹邑而使其必不然耶？日用之需，不能自製，輸出之品，百無一二。欲拔商界以療吾丹民之貧，則必於農工二業加之意焉可。

丹地惟東路係通省郡大道，餘皆毘連青海，壤接蒙番。山徑硤路，四通八達。然湟流水淺多石，舟楫不通。陸地崎嶇，車亦罕及。故運售貨物番人用牛與駱駝，漢人用騾馬與驢，亦有肩挑背負者，故貨價每增於運腳焉。

昔嘉慶道光之際，以丹地商業特盛，青海西藏番貨雲集，內地各省客商輻輳，每年進口貨價至百二十萬兩之多，故當時奏請改主簿爲同知，爲理商也。至咸豐同治，久經戎馬，番貨委積，顧問無人，丹地商業之衰，未有甚於當時者也。嗣因收買羊毛之商來者日多，各項皮貨販者亦衆，故貨價皆蒸蒸日上，視曩昔似大有進步矣。然每年進口之貨推其極數約四十餘萬，較之曩昔僅三分之一耳。且昔年貨價平允，今增湧倍蓰，即羊毛一項，比諸光緒初年，七倍於前。知貨價之增，則知貨額之損。細究其故，詢諸老於商者，咸謂昔年蒙古、西番、藏番、玉樹各商之貨皆聚於丹邑，毫無他泄。近來藏番之貨西泄於英吉利、印度之商，玉樹遠番之貨南泄於打箭爐、松茂之川商，蒙古近番之貨北則甘涼瓜沙南則洮岷河州無所不之。甚則川甘邊屬商民之狡者私行出口，溷居番地，希圖漁利，爲之播弄而倡導，紊亂定規，以致蒙番貿易之途紛歧多方，事不歸一。即以鹿茸一物而論，昔年至千七百餘架之多，今則三四百架而已。其他皮毛各貨之衰減數亦類是，以價之過昂也。在蒙番以少貨售多金銀，皆輸出於出夷，而丹地舖戶虧空閉歇者，踵相接背相望也。閒嘗窮其端竟其委，合計丹地出入貨值各至數十萬之多，而本境商業不能起色。外制於居奇之蒙番，內制於多財之善賈者，一則貲本之簿，一則情勢之渙也。使有明於商學者爲之提倡而團結之，然後出入各貨整齊劃一，俾有條而不紊，自利興而害除，是非立商會以聯合之則亦終受制於人而已矣。

又《實業》 商　本境商業中以收買羊毛駝絨之各國洋商爲大宗，其次皮商入貨以茶布爲大宗，而雜貨亦與之相埒。約爲區分，厥自數端。一開舖坐賈者，漢番人皆買其貨，而尤以番貨爲有利。一出口貿易者，以收買蒙番羊毛羔皮爲大宗，較坐賈者爲獲貨獨厚，然每被番匪搶劫，以致本利一空，竟有隕其生者，故人皆憚之，必賴有名番目保護而後行。一開歇店以招住蒙番者，蒙番貨物皆歸歇店買賣。然近年蒙古無居歇店者，故歇店僅住番子。此業非請領官憑者不能充，本境約五十餘家業此，而致富者一二，其賠累負債者皆是也。一提籃行賈者，每日上市專售蒙番零貨。其善於經營者，八口之家亦恆賴以溫飽焉。至近年有赴北京、陝西、四川辦買貨物者，絡繹於道，亦以見本境商業之甲於（土）〔士〕農也。營商業者約有千人，資以食者四千餘人。

飲食

清・張庭武修，楊景昇纂《丹噶爾廳志》卷五《風俗》 飲食類。閭境人皆喜食羊肉，依蒙番俗，六七人共煮肉一大塊，重十餘斤，手裂而啖，同席皆然，不以爲嫌。家常所食，亦用以請客，惟需鹽醋蒜三

種，以助滋味。八九月番羊多時，幾於比戶皆然，謂之手抓羊肉云。嗜酒者更多，每因酒席沈醉以隕生者。亦有年終沈湎，不事生業者。有三五日爲期，相聚輪飲者，亦以見嗜飲者之多也。又有藏番所飲之茶，嘗以茶葉熬成，灌入長木桶，和酥油，以木杵舂之，經三五次而後成，名曰打茶。邑人多喜飲之，每人至三四十碗，有終日徹霄不休者。

交通出行

《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録三・于闐》引高居誨《使于闐記》 自甘州西，始涉磧，磧無水，載水以行。甘州人教晉使者作馬蹄木澀，木澀四竅，馬蹄亦鑿四竅而綴之，駝蹄則包以氂皮乃可行。

月氏（大月氏、小月氏、湟中月氏胡）部

綜述

《史記》卷一一三《大宛列傳》 大月氏《正義》：萬震《南州志》云：『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遠。國王稱「天子」，國中騎乘常數十萬匹，城郭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色，便習弓馬。土地所出，及奇瑋珍物，被服鮮好，天竺不及也。』康泰《外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爲人衆，秦爲寶衆，月氏爲馬衆也。』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嬀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彊，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閒，及爲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嬀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漢書》卷九六上《西域傳上》 大月氏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故彊，輕匈奴。

《後漢書》卷一六《鄧訓傳》 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者二三千騎，皆勇健富強，每與羌戰，常以少制多。

又卷八七《西羌傳》 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舊在張掖、酒泉地。月氏王爲匈奴冒頓所殺，餘種分散，西踰葱嶺。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諸羌居止，遂與共婚姻。及驃騎將軍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開湟中，於是月氏來降，與漢人錯居。雖依附縣官，而首施兩端。其從漢兵戰鬬，隨執強弱。被服飲食言語略與羌同，亦以父名母姓爲種。其大種有七，勝兵合九千餘人，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數百戶在張掖，號曰義從胡。中平元年，與北宮伯玉等反，殺護羌校尉泠徵、金城太守陳懿，遂寇亂隴右焉。

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烏丸鮮卑東夷傳》引《魏略・西戎傳》 燉煌西域之南山中，從婼羌西至葱嶺數千里，有月氏餘種葱茈羌、白馬、黃牛羌，各有酋豪，北與諸國接，不知其道里廣狹。傳聞黃牛羌各有種類，孕身六月生，南與白馬羌鄰。

《北史》卷九七《西域傳・小月氏》 小月氏國，都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寄多羅爲匈奴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氏焉。在波路西南，去代一萬六千六百里。先居西平、張掖之間，被服頗與羌同。其俗以金銀錢爲貨，隨畜牧移徙，亦類匈奴。其城東十里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自佛塔初建計至武定八年，八百四十二年，所謂百丈佛圖也。

盧水胡部

綜述

《晉書》卷一二九《沮渠蒙遜載記》 時地震，山崩折木。太史令劉

梁言于蒙遜曰：『辛酉，金也。地動于金，金動刻木，大軍東行無前之徵。』時張掖城每有光色，蒙遜曰：『王氣將成，百戰百勝之象也。』遂攻禿髮西郡太守楊統於日勒。統降，拜爲右長史，寵踰功舊。【略】

蒙遜聞劉裕滅姚泓，怒甚。門下校郎劉祥言事于蒙遜，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遂殺之。其峻暴如是。顧謂左右曰：『古之行師，不犯歲鎮所在。姚氏舜後，軒轅之苗裔也。今鎮星在軒轅，而裕滅之，亦不能久守關中。』【略】

太史令張衍言于蒙遜曰：『今歲臨澤城西當有破兵。』蒙遜乃遣其世子政德屯兵若厚塢。蒙遜西至白岸，謂張衍曰：『吾今年當有所定，但太歲在申，月又建申，未可西行。且當南巡，要其歸會，主而勿客，以順天心。計在臨機，愼勿露也。』遂攻浩亹，而蛇盤于帳前。蒙遜笑曰：『前一爲騰蛇，今盤在吾帳，天意欲吾迴師先定酒泉。』燒攻具而還，次于川巖。聞李士業徵兵欲攻張掖，蒙遜曰：『入吾計矣。但恐聞吾迴軍，不敢前也。兵事尚權。』乃露布西境，稱得浩亹，將進軍黃谷。士業聞而大悅，進入都濱澗。蒙遜潛軍逆之，敗士業于壞城，遂進克酒泉。百姓安堵如故，軍無私焉。以子茂虔爲酒泉太守，士業舊臣皆隨才擢敍。

又　蒙遜期與男成同祭蘭門山，密遣司馬許咸告業曰：『男成欲謀叛，許以取假日作逆。若求祭蘭門山，臣言驗矣。』至期日，果然。業收男成，令自殺。男成曰：『蒙遜欲謀叛，先已告臣，臣以兄弟之故，隱忍不言。以臣今在，恐部人不從，與臣剋期祭山，返相誣告。臣若朝死，蒙遜必夕發。乞詐言臣死，說臣罪惡，蒙遜必作逆，臣投袂討之，事無不捷。』業不從。【略】

蒙遜西祀金山，遣沮渠廣宗率騎一萬襲烏啼虜，大捷而還。蒙遜西至苕藿，遣前將軍沮渠成都將騎五千襲卑和虜，蒙遜率中軍三萬繼之，卑和虜率衆迎降。遂循海而西，至鹽池，祀西王母寺。寺中有《玄石神圖》，命其中書侍郎張穆賦焉，銘之于寺前，遂如金山而歸。

《宋書》卷九八《氐胡傳》　大且渠蒙遜，張掖臨松盧水胡人也。匈奴有左且渠、右且渠之官，蒙遜之先爲此職，羌之酋豪曰大，故且渠以位爲氏，而以大冠之。

又　世子興國遣使奉表，請《周易》及子集諸書，太祖並賜之，合四百七十五卷。蒙遜又就司徒王弘求《搜神記》，弘寫與之。

《魏書》卷九九《盧水胡沮渠蒙遜傳》　胡沮渠蒙遜，本出臨松盧水，其先爲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爲氏。

又　又告牧犍父子多畜毒藥，前後隱竊殺人乃有百數，姊妹皆爲左道，朋行淫佚，曾無愧顏。始罽賓沙門曰曇無讖，東入鄯善，自云『能使鬼治病，令婦人多子』，與鄯善王妹曼頭陀林私通。發覺，亡奔涼州。蒙遜寵之，號曰『聖人』。曇無讖以男女交接之術教授婦人，蒙遜諸女、子婦皆往受法。

《舊唐書》卷二九《音樂志下》　西涼樂者，後魏平沮渠氏所得也。晉、宋末，中原喪亂，張軌據有河西，苻秦通涼州，旋復隔絕。其樂具有鐘磬，蓋涼人所傳中國舊樂，而雜以羌胡之聲也。魏世共隋咸重之。工人平巾幘，緋褶。白舞一人，方舞四人。白舞今闕。方舞四人，假髻，玉支釵，紫絲布褶，白大口袴，五綵接袖，烏皮靴。樂用鐘一架，磬一架，彈箏一，搊箏一，卧箜篌一，豎箜篌一，琵琶一，五絃琵琶一，笙一，簫一，篳篥一，小篳篥一，笛一，橫笛一，腰鼓一，齊鼓一，檐鼓一，銅拔一，貝一。編鐘今亡。

撒里畏兀兒（安定衛、黃番）部

綜　述

《明太祖實録》卷九〇《洪武七年六月壬戌》　壬戌，西域撒里畏兀兒安定王卜煙帖木兒遣其府尉麻荅兒、千戶剌爾嘉來朝貢鎧甲刀劍等物。撒里畏兀兒者，韃靼別部也。其地廣袤千里，去甘肅一千五百里。東抵罕東，西距天可里，北邇瓜沙州，南界吐蕃。居無城郭，以氈帳爲廬舍，產多駝馬牛羊。

明・李賢等修，萬安等纂《明一統志》卷八九《外夷・安定衛阿端衛・

風俗》 馬乳釀酒，《宋史》：『馬乳釀酒，飲之亦醉。』居無城郭，以氈帳爲廬舍。

明・嚴從簡《殊域周咨録》卷一四《西戎・安定阿端》 其俗馬乳釀酒，飲之亦醉。居無城郭，以氈帳爲廬舍。其產馬、橐駝、玉石。其貢鎧甲、刀劍。

明・鄭曉《明四夷考》卷下《安定阿端》 安定，韃靼別部也。地廣袤千里，無城郭。其俗馬乳釀酒，氈帳爲廬。產馬、駝、玉石。

明・葉向高《四夷考》卷下《安定阿端》 宣德二年，以安定僧賞觸領占爲戒淨慈應國師，給誥命銀印。是後安定王與國師屢入貢，而國師之外復有禪師。正統時，國師則桑出鄰眞，禪師則攝剌藏卜。攝剌藏卜者，禪師賞竹領眞之姪也。

《明史》卷三三〇《西域傳二・安定衛》 安定衛，距甘州西南一千五百里。漢爲姑羌，唐爲吐蕃地，元封宗室卜烟帖木兒爲寧王鎮之。其地本名撒里畏兀兒，廣袤千里，東近罕東，北邇沙州，南接西番。居無城郭，以氈帳爲廬舍。產多駝馬牛羊。

又 永樂元年遣官齎敕撫諭撒里諸部。明年，安定頭目多來朝，擢千戶三卽等三人爲指揮僉事，餘授官有差，幷賜本衛指揮同知哈三等銀幣。未幾，指揮朵兒只束來朝，願納差發馬五百匹，命河州衛指揮康壽往受之。壽言：『罕東、必里諸衛納馬，其直皆河州軍民運茶與之。今安定遼遠，運茶甚難，乞給以布帛。』帝曰：『諸番市馬用茶，已著爲例。今姑從所請，後仍給茶。』於是定制，上馬給布帛各二匹，以下遞減。三年，哈三等遣使來貢，奏舉頭目撒力加藏卜等爲指揮等官，且請歲納孳畜什一，並從之。四年徙駐苦兒丁之地。

明・佚名撰，清・楊春茂重刊萬曆《甘鎮志》卷一《地理志・風俗》 安定衛，曲先衛、罕東衛、阿端衛 男女辮髮，馬乳（捋）〔拌〕飯。《島夷志》。懷恩（童）〔重〕財，尊釋信（說）〔咒〕。食酪衣氈，貴壯賤弱。《宋史》。泥金〔書經〕，因俗爲治。《（三曉）〔一統〕志》。居無城廓，以氈帳爲〔廬舍〕。《總志》

清・傅恒《清職貢圖》卷五 高臺縣黃番二族，番目扎勢敦索南什殿分領之，向爲青海部落，本朝康熙三十五年歸順，每年貢馬二十三匹。男女服飾均與諸番無異，居處、飲食、風俗，亦大略相同。



高臺縣番目扎勢敦等所轄黃番



高臺縣番目扎勢敦等所轄黃番婦

清・黃文煒、沈青崖纂乾隆《重修肅州新志・西陲紀略》 在高臺、張掖之南者爲黃番，其部本名矢喇國，後有七族住牧於此，族各有頭目、副頭目一員，受部頒號紙。其居處常用白帳房，歲貢馬共一百一十三匹，彙交於梨園堡都司，而分發於甘、肅二鎮，以充營馬。

清・楊應琚纂乾隆《西寧府新志》卷二〇《武備志・西寧府・明塞外四衛・安定衛》 在西寧西北，甘州西南。漢爲姑羌，唐爲吐蕃地，元封宗室卜烟帖木兒爲寧王鎮之。其地本名撒里畏兀兒，廣袤千里，東近罕東，北邇沙州，南接西番。居無城郭，以氈帳爲廬舍。產駝馬牛羊。

清・珠克登《新疆紀略》 又有涼州之熟番唄喃端住族、呵吾蓋族、蒼家完木族在西山邊住牧。以上三族之黃熟番俱與漢人作親，亦係爲農也。

清・俞浩《西域考古録》卷二《西寧府》 安定衛在西寧西南四百里，曲先之西南也。本名撒里畏兀兒，廣袤千里，水草甚美。元封哈忽失里爲武威郡王，遷揚州樂戶數族賜之。久之，其人同於夷俗，惟養犬豕以自別。明初，哈忽失里後人烟帖木兒封寧王者入貢，因遣官厚賜其王，慰籍之。分其境內爲四部，曰阿端，曰阿眞，曰帖里，曰若先。凡屬蒙古，皆爲阿端、阿眞，以別於樂戶。

清・陶保廉《辛卯侍行記》卷五《光緒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曰青溝口，在營西南一百二十里，所屬祁連山內黃番五族：曰大頭目家，男女一百六十餘口，牧牛心灘，距營一百三十里。曰羊戛家，男女四百餘口，牧牛毛山，距營一百里。曰五箇家，牧思臺處，距營一百里。曰八箇家，牧哱囉口，距營一百九十里。曰羅爾家，牧海牙溝，距營二百里。三族男女均百餘口。或云黃番本前明罕東左衛枝丹部落，亦蒙古裔也。爲土魯番所侵，嘉靖七年總督王瓊移之甘州南山，俗稱黃韃子。自梨園營循梨園河西南行，【略】一百餘里黃番大寺，有札瑪什水北入黑河。

撒拉爾部

雜録

清・馮培等纂《蘭州紀略》卷六《乾隆四十六年五月丁丑》 再查回人素不崇信佛教，蘇四十三圍城時，所有關廂内庵觀寺院俱被放火燒燬，賊匪之是回非番，尤顯而易見。其在撒拉爾者，止有此一種，隸于土司韓煜，共有千餘戶。隨蘇四十三新教爲逆者八百餘戶，衣服多穿白褐，亦能漢語，形狀與内地回子相仿，惟將鬚辮剪短。

清・龔景翰編，李本源纂乾隆《循化廳志》卷四《口外撒喇回子八工》 按雍正九年十二月回民韓哈即、馬火者互控營卷内韓哈即訴狀稱：『我們是從哈密來的，住了三百六十一年，我們的教門是一個』等語，是回族居此自屬明初，雍正時彼族猶能知其來歷，今土司無有知之者矣。

又卷五《土司》 又按撒喇族舊傳四房五族，韓昱爲最房，韓光祖爲二房，其三房、四房皆韓姓也。五族則雜姓，而馬姓居十之九。四房屬韓昱，五族屬韓光祖。此其大略也。街子工有馬姓百餘家，屬韓光祖。蘇只工之别列莊皆馬姓，前爲韓光祖管，今又屬於韓昱，其中亦不無參錯也。

宗教信仰

清・馮培等纂《蘭州紀略》卷六《乾隆四十六年五月丁丑》 同日，阿桂和珅又奏言：『臣等節次欽奉諭旨，令查此案起釁緣由。臣等現將拏獲賊黨馬復才嚴切究訊，據供：「我係河州東鄉大禮拜寺二十會人，從前也是舊教。乾隆三十六年，纔跟隨新教馬明心，在撒拉爾地方念經。這經來歷都是一樣，只是念的不同。舊教是小聲默念，新教是大聲高念，或搖頭跳舞。」【略】至諭旨内詢其爭立新教，係由何處流傳，向來有無此等名目。臣等查檢舊案，緣撒拉爾回民約有六千多戶，分爲十二工，各工俱有掌教，韓哈濟係世傳總掌教。該處回民，每遇婚喪，必延請本工掌教同總掌教在章哈禮拜寺念經。乾隆二十六年，韓哈濟與賀麻六乎等同在一處念經。賀麻六乎念經搖頭，韓哈濟說他不是祖傳老教規矩，賀麻六乎又說韓哈濟要的佈施多，因此兩家不和。二十七年，賀麻六乎就另起禮拜寺三座。【略】但新教流傳二十餘年，甘省各屬回民，新教甚多，且有父子兄弟而各爲一教者。』

《清高宗實録》卷一一二八《乾隆四十六年四月丁巳》 緣撒拉爾俗習回教，新教欲另立一門，令舊教順從，舊教不服，以致互相爭殺。

又卷一一三〇《乾隆四十六年五月丁丑》 欽差大學士公阿桂、尚書和珅奏：『撒拉爾回民分爲十二工，每工各有掌教，韓哈濟係總掌教。乾隆二十六年，與賀麻六乎同在章哈寺念經，不和，賀麻六乎另造禮拜寺三座。韓哈濟稟知循化廳，斷令仍歸一處。賀麻六乎轉以韓哈濟串通馬國寶斂錢惑衆，誘人入教等情，赴臬司控告。而韓哈濟又訴稱「二十七年，馬明心夥同楊回子潛入撒拉爾，與賀麻六乎、馬索南、韓哈勺等妄言禍福，煽惑愚民。經地方官訪明，將馬明心等逐出撒拉爾。詎賀麻六乎等又在章哈寺牆壁畫門爲圖，妖言顯聖，搖頭念經跳舞」等因，在臬司衙門具呈。嗣經審明誣告，照例擬罪，并議該犯等教，既有異同，飭令撒拉爾十二工，各舉一人，充當掌教，其新寺三座，分開禮拜，以杜爭端，咨部完結，此新教流傳與舊教互相仇殺緣由也。』

又卷一一三九《乾隆四十六年八月戊子》 欽差大學士公阿桂、署理陝甘總督李侍堯奏：『撒拉爾回人分居十二工，除漢文寺、孟達、夕廠三工係舊教外，蘇四十三住查家工，韓二個住清水工，及張朵、别列、草灘、崖慢、蘇只、街子、打蘇古等七工，皆屬新舊二教錯居。』

又卷一一七八《乾隆四十八年四月甲戌》 諭軍機大臣等：甘省撒拉爾回人只有十二工，從前蘇四十三滋事逆黨，止係三工新教回衆，其餘九工之舊教回人，亦俱隸循化廳所屬。昨詢據善德奏稱『舊教回人亦係撒拉爾種類，與内地回民不同。現在該處舊教回人目覩上年大加懲創之後，各知畏懼，安分守法，不致再生事端』等語。撒拉爾回人既另行居

住，各爲一種，則與內地回民自應區別。其往還結親，亦當聽伊九工之衆自爲婚配，內地回民不得雜入其中，致日久滋事。前李侍堯在京時，未經面諭，著遇便傳諭李侍堯於回任之後，飭屬留心體察，設法防範開導內地回民，各知守法自愛，勿與撒拉爾回衆往來聯絡。總宜不動聲色，爲之以漸，日久風俗自然移易，方爲妥善。至黑帳房番人，與撒拉爾回衆種類本殊，又各奉一教，向來亦互有恃強凌弱之事，嗣後亦當隨時訪察防閑，使各安居守業，勿致生事。惟在該督等嚴飭所屬實力奉行，將此一併諭令知之。

清・龔景翰纂乾隆《循化廳志》卷六《寺院》　按各寺惟街子工大寺爲撒喇回民祖寺，其餘皆後來添建之也。回俗有大小禮拜之日，小禮拜在本寺，大禮拜則歸於街子工大寺。今雖奉新例，然尚未盡革云。

又卷八《回變・善後事宜附》　循化八工新教既除，存者皆馬來遲之教，惟《明沙經》奉禁不敢念誦耳。

《清穆宗實録》卷二七《同治五年五月戊子》　撤回與西甯回民，分別兩教，漸生嫌隙，應申明舊章，不得分寺誦經，亦不得妄分新舊教，及添建禮拜寺。仍責成總約回民，隨時稽查。

清・陶保廉《辛卯侍行記》卷四《光緒十七年十月三日》（乾隆）二十六年設貴德廳。貴德回民法正清等，同治六年叛，陷廳城，戕同知承順。循化西鄉上四工土司韓起忠，管韓姓撒拉。東鄉下四工土司韓膺祿，管馬姓撒拉。撒拉以羌而奉回教，回教得撒拉而有所挾，號召固結，權在掌教之阿琿，其土司首鼠而已。

清・昇允等修，安維峻等纂光緒《甘肅新通志》卷四二《兵防志・番部・回族》　若夫循化洮州之邊外有所謂撒拉回者，則又以羌而奉回教者也。

漁獵採集

清・馮培等纂《蘭州紀略》卷一六《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戊子》　鳥鎗爲閭閻自衛之資，從前曾奉諭旨，不必概行收禁。況番回山居野處，平日打牲爲業，勢難禁用鳥鎗。

《清高宗實録》卷一一四六《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壬午》　但甘肅地方，番回與民人襍處，較之各省情形，迥不相同。該處番回蓄有鳥鎗，以爲打牲之用，由來已久。【略】尋李侍堯奏：『番回向以打牲爲業，鳥鎗在所必需。』

清・左宗棠《左文襄公奏疏續編》卷五〇《進規循化獲勝摺》　臣維該逆回族均撒拉一種，生性獷野，兒時即操習叉子槍，技最精練。平時較獵，能於百步之外取飛鳥，百不失一。所居依山瀕河，地勢險惡，乾隆中，檄調隨征金川番族及石峯堡逆回，官兵恃爲軍鋒，猛鷙可想。

服飾

《清高宗實録》卷一一三〇《乾隆四十六年五月丁丑》　至蘇四十三即係賀麻六乎一黨，撒拉爾止此一種，多穿白褐，翦短鬚辮，營中並無此類食糧之人。

清・傅恒《清職貢圖》卷五　按《明史》，西羌族類最多，其散處河湟洮岷間者，爲中國患尤劇。元於河州設土番宣慰司，統治番衆。明設西寧等四衛土官，與漢官參治，俾其世守。本朝雍正年間，以河州土百戶韓玉麟、韓旭從征卓子山有功，並授爲千戶，分轄撒喇土族。其民所居距州治二百餘里，男子冠履與內地民人無異，著大領無衩衣，女繫裙裹足，亦同民婦。飲食風俗，俱沿回習。每戶歲輸青稞糧一斗，由河州同知徵收。



河州土千戶韓玉麟等所轄撒喇族土民



河州土千戶韓玉麟等所轄撒喇族土婦

土人部

綜述

清・蘇鈳纂順治《西寧志・建置志・祠祀附寺觀》 卧佛寺：城西南四百里，永樂元年，土官李南哥建。寧蕃寺：城西北隅，舊名大佛寺，創建無考。惟佛像三，高三丈九尺。洪武二十三年，土官李南哥重建。二十七年，奏請勅賜額曰寧番。

清・楊應璩纂乾隆《西寧府新志》卷二四《官師志》 松門楊氏曰：按寧郡諸土司計十六家，皆自前明洪武時授以世職，安置於西、碾二屬。是時地廣人稀，城池左近水地給民樹藝，邊遠旱地賜各土司，各領所部耕牧。內惟土司陳子明係南人，元淮南右丞歸附，餘俱係蒙古，暨西域纏頭，或以元時舊職投誠，或率領所部歸命。嗣後李氏、祁氏、冶氏皆膺顯爵而建忠勳矣。迨至聖朝，俱就招撫。孟總督喬芳奏請仍錫以原職世襲，今已百年。輸糧供役，與民無異。俊秀讀書，亦應文武試。如祁伯多兄弟，已登科目，立功名，爲國家大臣。惟是生息蕃庶，所分田土，多鬻民間，與民厝雜而居，聯姻結社，幷有不習土語者。故土官易制，絕不類蜀黔諸土司桀驁難馴也。弟彼官民多空乏，惟事耕耨。雖有額設軍馬，有名無實，調遣無濟，不逮寧兵遠矣。

清・龔景翰纂乾隆《循化廳志》卷四《族寨工屯・保安四屯》 屯兵之初皆自內地撥往，非番人也。故今有曰吳屯者，其先蓋江南人。餘亦有河州人，歷年既久，衣服言語漸染夷風，其人自認爲土人，而官亦目爲之番民矣。

清・俞浩《西域考古録》卷二《西寧府》 又西北二十里至李土司所居之上川口，五十里之中，險阻倍常，車不能方載，人不能成列。耕墾山田，高高下下，引導水源，無旱涸之虞，故土人皆勤於稼穡，殖穀守法，有古風焉。

考正川口土司明初李南哥率衆來歸，使之招番討叛，有功，賜鐵券虎符。相傳本沙陀朱邪赤心之後。今其所轄土人皆精銳，勝兵者萬人。

清・鄧承偉修光緒《西寧府續志》卷五《武備志・番族》 四屯番民，東南一百二十里至一百四十里不等。戶九百九十，種地二千八十三段，按戶納糧，每戶議納倉斗限一斗，共糧九十九石。按，明初立河州衛，分兵屯田。永樂四年，都指揮使劉釗奏調中左千戶一所貴德居住守備，仍隸河州衛，保安其屬也。貴德共十屯，保安有其四。乾隆二十九年，《清查田賦冊》載，保安番民耕種實熟地一百二十八頃一十六畝，零徵本色糧八百一十五石五斗，其糧歸貴德守禦所千總徵收。屯兵之初，皆自內地撥往，非番人也。故今有曰吳屯者，其先蓋江南人，餘亦多河州人。歷年既久，衣服言語漸染夷風，自認爲土人，而官亦目爲番民矣。以應徵糧五百餘石抵餉三百餘石，輸納官倉。屯兵少而地畝多，糧額倍於貴德，積欠纍累。又屯兵驕横，不習差操，往往協制營員，歷任守備，避居內地，不敢至營。

清・陶保廉《辛卯侍行記》卷四《光緒十七年十月三日》 保安營西有脫屯、吳屯、李屯、季屯，小土司也。土民習俗介漢番之間，奉佛拒回，樂爲官用。

清・闊普通武《湟中行記》 〔光緒二十九年五月〕初五日，出驛之東門，祁土司率其子在此候送。其子昌壽爲余之門人，余囑其勉力讀書，存心報國。其父子均揮淚，黯然而別。

服飾

清・傅恒《清職貢圖》卷五 河州土指揮同知何福慧，元河州宣尉使鎖普南之裔也。明洪武三年鎖普南率衆歸附，賜姓何氏，授河州衛世襲土指揮同知，管其所部番民，本朝因之。其番民居河州城東，

男女衣服類撒喇土族，而飲食風俗俱與本城居民相同。歲納麥糧，由河州知州徵解。



河州土指揮同知何福慧所轄土番



河州土指揮同知何福慧所轄土番婦



岷州土百户馬繡所轄瓦舍坪等族番民



岷州土百户馬繡所轄瓦舍坪等族番婦

又　岷州土百戶馬繡，乃後漢馬援之裔。元至正時有馬紀者，爲指揮使防守哈達川，遂家焉。明洪武初，以紀子珍剿撫番族，授爲百戶，世轄其衆。本朝因之。康熙年間，土司馬國棟、馬天驥屢立戰功，繡即驥子也。所轄瓦舍坪等四十五番族，皆馬氏先後所剿撫歸順者。男毡帽，插鳥羽。婦披髮，額抹紅藍褐布，雜綴銀花、玉石，耳垂大環，短衣褐裙，亦有長衣無裙者。婚姻生子後，始納聘禮。歲徵稞糧，在岷倉交納。

又　岷州牟家山堡等土人凡四十餘堡，向爲土番部落。明洪武初，番目節木束率衆投誠，授世襲百戶，遂爲后姓，本朝因之。康熙十四年，以后之清從征有功，加授千總，嗣仍原職。其土人氈帽褐衣，婦人綰髻，布衣布裙，大概與民間婦女相似。飲食風俗，亦同內地。應輸土賦，歲由岷倉交納。



岷州土百户后發葵所轄牟家山堡等土人



岷州土百户后發葵所轄牟家山堡等土婦



岷州土百户趙名俊所轄徐兒莊等堡土人



岷州土百户趙名俊所轄徐兒莊等堡土婦

又　岷州徐兒莊等十一堡土人，其先亦係土番部落，明洪武初，番目趙黨只官卜征撫生番有功，授爲百戶，世轄其衆，本朝因之。其土人氈帽褐衣，婦女披髮，以布約之。綴銀花碑碟爲飾，衣青褐，左衽緣以五色。腰繫青紅褐，雜綴珠石爲佩，亦間有著裙者。飲食風俗，與諸番族略同。糧賦由岷倉收納。



莊浪土指揮魯鳳翥所轄上寫爾素等族番民



莊浪土指揮魯鳳翥所轄上寫爾素等族番婦

又　莊浪土指揮魯鳳翥，係元平章政事托歡之後。自托歡歸附于明，授爲世襲指揮。本朝定鼎，以土司魯印昌拒賊殉國，特加褒獎，仍令子孫世襲原職。所管上寫爾素等八族番民，歷係青海分管。雍正二年，專交土

司管轄，給以田地，令習耕種。額報番兵二百名，聽候調遣。所居皆帳房。男子皮帽褐衣。女披髮約帛，綴砗磲、銀花爲飾，衣以五色褐布緣之，燦如錦綉。男女皆赤足，間有曳履者。

又　莊浪土僉事魯萬策亦元平章政事脫歡之後，明時別授爲指揮僉事。本朝順治初，土司魯典征勦逆狗有功，仍襲原職。所管毛他喇族土民，男皆衣褐，女椎髻，以皂帛抹額，繫裙，裹足與內地民婦相似，飲食風俗亦同。授田耕種，歲輸軍糧，津貼土軍。



莊浪土僉事魯萬策所轄毛他喇族土民



莊浪土僉事魯萬策所轄毛他喇族土婦

又　西寧縣土指揮僉事汪于昆所管土民亦西番苗裔，明洪武初，番目南木哥率衆歸附，授以土職，世管其衆，本朝因之。土民所居距城五十里，男擅帽布衣，婦盤髮，戴紅布箍，垂繻覆額，中貫銅簪，繫以珊瑚、水珠，衣裙間亦多以玉石、碑碟綴之。裹足著履與東溝等族番婦相似。風俗質樸，勤於耕稼。



西寧縣土指揮僉事汪于昆所轄土民



西寧縣土指揮僉事汪于昆所轄土婦

又　碾伯縣土指揮同知李國棟，唐沙陀李克用之後。有李南哥者，元時授爲西寧州同知，世守西土。明初率衆歸附，授指揮同知。本朝定鼎，以招撫番族、土民有功，仍襲原職。所管東溝、大莊及土百戶李國鼎所管之虎喇等族土人，皆原管部落。男子衣帽與民人同，婦人綰髮，裹足，簪珥衣裙亦均類民婦。性淳樸，勤耕作，間有讀書識字者。其土指揮同知阿珍、趙維宋、僉事冶俊祥、甘靈芝、朱孫林、千戶剌俊英、百戶辛必正等所轄魯爾加等族土民，風俗服飾大略相同。



碾伯縣土指揮同知李國棟所轄東溝等族土民



碾伯縣土指揮同知祁在璣所轄達子灣等族番民



碾伯縣土指揮同知李國棟所轄東溝等族土婦



碾伯縣土指揮同知祁在璣所轄達子灣等族番婦

又　土指揮同知祁在璣，本蒙古苗裔。元時其始祖多爾濟實結爲甘肅右丞，明初率領各番部落歸順通貢，授指揮同知，世守西土。本朝順治年間，土司祁國屏屢立戰功，仍襲原職。所管達子灣等二十族番民，皆原管部落。居處飲食風俗，俱與近邊齊民無異。其婚葬亦與民相同，間有仍沿番俗者。

党項部

綜述

《隋書》卷八三《西域傳・党項》　党項羌者，三苗之後也。其種有

宕昌、白狼，皆自稱獑猴種。東接臨洮、西平，西拒葉護，南北數千里，處山谷間。每姓別爲部落，大者五千餘騎，小者千餘騎。織氂牛尾及牦羆毛以爲屋。服裘褐，披氈以爲上飾。俗尚武力，無法令，各爲生業，有戰陣則屯聚。無徭賦，不相往來。牧養氂牛、羊、豬以供食，不知稼穡。其俗淫穢蒸報，於諸夷中最爲甚。無文字，但候草木以記歲時。三年一聚會，殺牛羊以祭天。人年八十以上死者，以爲令終，親戚不哭。少而死者，則云大枉，共悲哭之。有琵琶、横吹，擊缶爲節。

《北史》卷九六《党項傳》　党項羌者，三苗之後也。其種有宕昌、白狼，皆自稱獑猴種。東接臨洮、西平，西拒葉護，南北數千里，處山谷間。每姓別爲部落，大者五千餘騎，小者千餘騎。織氂牛尾及牦羆毛爲屋，服裘褐，披氈爲上飾。俗尚武力，無法令，各爲生業，有戰陣則屯聚，無徭役，不相往來。養氂牛、羊、豬以供食，不知稼穡。其俗淫穢蒸報，於諸夷中爲甚。無文字，但候草木以記歲時。三年一聚會，殺牛羊以祭天。人年八十以上死者，以爲令終，親戚不哭；少死者，則云夭枉，共悲哭之。有琵琶、横吹，擊缶爲節。

《舊唐書》卷一九八《西戎傳・党項羌》　党項羌，在古析支之地，漢西羌之別種也。魏、晉之後，西羌微弱，或臣中國，或竄山野。自周氏滅宕昌，鄧至之後，党項始強。其界東至松州，西接葉護，南雜春桑、迷桑等羌，北連吐谷渾，處山谷間，亘三千里。其種每姓別自爲部落，一姓之中復分爲小部落，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騎，不相統一。有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辭氏、房當氏、米擒氏、拓拔氏，而拓拔最爲強族。俗皆土著，居有棟宇，其屋織氂牛尾及羊毛覆之，每年一易。俗尚武，無法令賦役。其人多壽，年一百五六十歲。不事產業，好爲盜竊，互相凌劫。尤重復讎，若讎人未得，必蓬頭垢面跣足蔬食，要斬讎人而後復常。男女並衣裘褐，仍披大氈。畜氂牛、馬、驢、羊，以供其食。不知稼穡，土無五穀。氣候多風寒，五月草始生，八月霜雪降。求大麥於他界，醞以爲酒。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婦，淫穢烝褻，諸夷中最爲甚，然不婚同姓。老死者以爲盡天年，親戚不哭；少死者則云夭枉，乃悲哭之。死則焚屍，名爲火葬。無文字，但候草木以記歲時。三年一相聚，殺牛羊以祭天。自周及隋，或叛或朝，常爲邊患。

《五代會要》卷二九《党項羌傳》　党項羌，古析枝之地，漢西羌之別種。其地東至松州，西接葉護，南雜春桑、迷桑諸羌，北連吐谷渾。處山谷間，亘三千餘里。種有數姓，自爲部落，一姓之中，復分爲小部落。有細封氏、費聽氏、析利氏、頗超氏、野辭氏、房當氏、米禽氏、拓拔氏，而拓拔氏最爲強族。俗皆土著，居有棟宇，織毛罽以覆之。其人多壽，或至百五、六十歲。不事產業，好爲盜竊。前世或來朝貢，自唐寶應、正元之後，皆率部族內附。居慶州，號東山部落，居夏州，號平夏部落。會昌初，命三使以統之。在邠、寧、延州界者，命侍御史崔君會主之；在夏州者，命侍御史李鄠主之；在靈武、麟、勝州者，命侍御史鄭賀主之。

後唐同光二年二月，遣使朝貢。十二月，其首領簿備香來貢良馬。

天成二年九月，河西党項如連山等來朝貢，進馬四十疋。

四年四月，敕沿邊置場買馬，不許蕃部至闕下。自上御極已來，党項之衆競赴都下賣馬，常賜食於禁廷，醉則連袂歌其土風。凡將到馬，無駑良，並云上進國家，雖約其價直以給之，然計其館給賜賚，每年不下五六十萬貫。

《新唐書》卷二二一《西域傳上・党項》　党項，漢西羌別種，魏、晉後微甚。周滅宕昌、鄧至，而党項始彊。其地古析支也，東距松州，西葉護，南春桑、迷桑等羌，北吐谷渾。處山谷崎嶇，大抵三千里。以姓別爲部，一姓又分爲小部落，大者萬騎，小數千，不能相統，故有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辭氏、房當氏、米禽氏、拓拔氏，而拓拔最彊。土著，有棟宇，織氂尾、羊毛覆屋，歲一易。俗尚武，無法令、賦役，人壽多過百歲，然好爲盜，更相剽奪。尤重復讎，未得所欲者，蓬首垢顏，跣足草食，殺已乃復。男女衣裘褐，被氈。畜氂牛、馬、驢、羊以食，不耕稼。地寒，五月草生，八月霜降。無文字，候草木記歲。三年一相聚，殺牛羊祭天，取麥他國以釀酒。妻其庶母、伯叔母、兄嫂、子弟婦，惟不娶同姓。老而死，子孫不哭；少死，則曰夭枉，乃悲。

《舊五代史》卷一三八《外國傳・党項》　党項，其俗皆土著，居有棟宇，織毛罽以覆之。尚武，其人多壽，至百五十、六十歲，不事生業，好爲盜賊。党項自同光以後，大姓之強者各自來朝貢。明宗時，詔沿邊置場市馬，諸夷皆入市中國，有回鶻、党項馬最多。明宗招懷遠人，馬來無駑壯皆集，而所售過常直，往來館給，道路倍費。其每至京師，明宗爲御

殿見之，勞以酒食，既醉，連袂歌呼，道其土風以爲樂，去又厚以賜賚，歲耗百萬計。唐大臣皆患之，數以爲言，乃詔吏就邊場售馬給直，止其來朝，而党項利其所得，來不可止。其在靈、慶之間者，數犯邊爲盜。自河西回鶻朝貢中國，道其部落，輒邀劫之，執其使者，賣之他族以易牛馬。明宗遣靈武康福、邠州藥彥稠等出兵討之，福等擊破阿埋、韋悉、褒勒、強賴、埋廝骨尾及其大首領連香、李八薩王，都統悉那、埋摩，侍御乞埋、鬼悉通等族。殺數千人，獲其牛羊鉅萬計及其所劫外國寶玉等，悉以賜軍士，由是党項之患稍息。其他諸族，散處沿邊界上甚衆，然皆無國邑君長，故莫得而紀次云。

《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録第三・党項》 党項，西羌之遺種。其國在《禹貢》析支之地，東至松州，西接葉護，南界春桑，北鄰吐渾，有地三千餘里。無城邑而有室屋，以毛罽覆之。其人喜盜竊而多壽，往往百五六十歲。其大姓有細封氏、費聽氏、折氏、野利氏，拓拔氏爲最彊。唐德宗時，党項諸部相率內附，居慶州者號東山部落，居夏州者號平夏部落。部有大姓而無君長，不相統一，散處邠寧、鄜延、靈武、河西，東至麟、府之間。自同光以後，大姓之彊者各自來朝貢。

宋・曾鞏《隆平集》卷二〇《夷狄》 西北少五穀，軍興，糧饋止於大麥、蕪荑、青麻子之類。其民則春食鼓子蔓、鹹蓬子，夏食蕤蓉苗、小蕪荑，秋食席雞子、地黃葉、登廂草，冬則畜沙葱、野韭、拒霜、灰蓧子、白蒿、鹹松子，以爲歲計。其人能寒暑饑渴，長於騎射，而不能槍刀。出戰用隻日，避晦日。齎糧不過一旬。弓弩用柳幹皮弦，雨雪則不能施。兵行，晝揚沙，夜舉火以爲斥堠。將出兵，先卜，四：一、用艾灼羊夾面骨以求兆，謂之炙勃焦；二、擗竹於地，若揲蓍，以求數，謂之擗算；三、夜以羊焚香呪之，又燒穀火，撒之靜處，晨屠羊，視其腸胃通，通則兵無阻，心有血則敗；四、以矢擊弓弦而聽其聲，知敵至之期及兵之勝負。民居皆（立）〔土〕屋，有官爵者，始得覆之以瓦。其部族一家號一帳。男年十五以上爲丁，有二（字）丁者，取正軍一人，負擔一人爲一抄；負擔者，隨車雜使也。四丁爲兩抄，餘號空丁。願隸正軍者，得射它丁爲負擔，無則許射正軍之疲弱者爲之。故壯者皆戰鬬，而得軍爲多。欲西用兵，則自東點集而西，欲東，則自西點集而東。年六十以下十五以上皆自備介冑弓矢以行。好立虛寨，多設伏兵。馬軍用鉤索絞聯，雖死馬上不落。凡正軍給長生馬、駝各一，死則償之。每入寇必先犒飲。山訛者，橫山羌也。其主將皆陣後立馬督戰。得中國人無藝者，使耕於河外，或守肅州城；驍勇則刺爲軍。蕃族有和斷官，擇氣直舌辨者爲之，以聽訟之曲直。殺人者，納命價百二十千。俗喜復仇，然有凶喪者，未復，負甲葉以爲記。不能復者，集鄰族婦人，烹牛羊，具酒食，介而趨仇家，縱火焚之，其經女兵者，家不昌，故深惡焉俗謂婦人爲麻魁。

《遼史》卷一一五《外紀・西夏》 西夏，本魏拓跋氏後，其地則赫連國也。遠祖思恭，唐季受賜姓曰李，涉五代至宋，世有其地。至李繼遷始大，據夏、銀、綏、宥、靜五州，緣境七鎮，其東西二十五驛，南北十餘驛。子德明，曉佛書，通法律，嘗觀《太一金鑑訣》、《野戰歌》，製番書十二卷，又製字若符篆。

其俗，衣白窄衫，氈冠，冠後垂紅結綬。自號嵬名，設官分文武。其冠用金縷貼，間起雲，銀紙帖，緋衣，金塗銀帶，佩蹀躞、解錐、短刀、弓矢，穿靴，禿髮，耳重環，紫旋襴六襲。出入乘馬，張青蓋，以二旗前引，從者百餘騎。民庶衣青綠。革樂之五音爲一音，裁禮之九拜爲三拜。凡出兵先卜，有四：一炙勃焦，以艾灼羊胛骨；二擗筭，擗竹于地以求數，若揲蓍然；三呪羊，其夜牽羊，焚香禱之，又焚穀火于野，次晨屠羊，腸胃通則吉，羊心有血則敗；四矢擊絃，聽其聲，知勝負及敵至之期。病者不用醫藥，召巫者送鬼，西夏語以巫爲『廝』也；或遷他室，謂之『閃病』。喜報仇，有喪則不伐人，負甲葉於背識之。仇解，用雞豬犬血和酒，貯於髑髏中飲之，乃誓曰：『若復報仇，穀麥不收，男女禿癩，六畜死，蛇入帳。』有力小不能復仇者，集壯婦，享以牛羊酒食，趨讎家縱火，焚其廬舍。俗曰敵女兵不祥，輒避去。訴于官，官擇舌辯氣直之人爲和斷官，聽其屈直。殺人者，納命價錢百二十千。

土產大麥、蕪荑、青稞、床子、古子蔓、鹹地蓬實、蕤蓉苗、小蕪荑、席雞草子、地黃葉、登廂草、沙葱、野韭、拒灰蓧、白蒿、鹹地松實。

民年十五爲丁。有二丁者，取一爲正軍。負擔雜使一人爲抄，四丁爲兩抄。餘人得射它丁，皆習戰鬬。正軍馬駝各一，每家自置一帳。團練使

上，帳、弓、矢各一，馬五百疋，橐駝一，旗鼓五，槍、劍、棍棓、杪袋、雨氈、渾脫、鍬、钁、箭牌、鐵笊籬各一；刺史以下，人各一駝，箭三百，毛幕一；餘兵三人共一幕。有炮手二百人，號『潑喜』。勇健者號『撞令郎』。齎糧不過一旬。晝則舉煙，揚塵，夜則燔火爲候。若獲人馬，射之，號曰殺鬼招魂。或射草縛人。出軍用單日，避晦日。多立虛寨，設伏兵。衣重甲，乘善馬，以鐵騎爲前鋒，用鉤索絞聯，雖死馬上不落。

其民俗勇悍，衣冠、騎乘、土產品物、子姓傳國，亦略知其大概耳。

《宋史》卷四八五《外國傳一・夏國上》　曩霄本名元昊，小字嵬理，國語謂惜爲『嵬』，富貴爲『理』。母曰惠慈敦愛皇后衛慕氏。性雄毅，多大略，善繪畫，能創製物始。圓面高準，身長五尺餘。少時好衣長袖緋衣，冠黑冠，佩弓矢，從衛步卒張青蓋。出乘馬，以二旗引，百餘騎自從。曉浮圖學，通蕃漢文字，案上置法律，常攜《野戰歌》、《太乙金鑑訣》。弱冠，獨引兵襲破回鶻夜洛隔可汗王，奪甘州，遂立爲皇太子。數諫其父毋臣宋，父輒戒之曰：『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王霸耳，何錦綺爲？』

又　元昊既悉有夏、銀、綏、宥、靜、靈、鹽、會、勝、甘、涼、瓜、沙、肅，而洪、定、威、龍皆即堡鎮號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爲固。始大建官，以嵬名守全、張陟、張絳、楊廓、徐敏宗、張文顯輩主謀議，以鍾鼎臣典文書，以成逋、克成賞、都卧、移如定、多多馬寶、惟吉主兵馬，野利仁榮主蕃學。置十二監軍司，委豪右分統其衆。自河北至午臘翡山七萬人，以備契丹；河南洪州、白豹、安鹽州、羅落、天都、惟精山等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府；右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西蕃、回紇；賀蘭駐兵五萬，靈州五萬人，興州興慶府七萬人爲鎮守，總五十餘萬。而苦戰倚山訛，山訛者，橫山羌，平夏兵不及也。選豪族善弓馬五千人迭直，號六班直，月給米二石。鐵騎三千，分十部。發兵以銀牌召部長面受約束。設十六司于興州，以總庶務。

又　宋寶元元年【略】遂築壇受冊，即皇帝位，時年三十。遣潘七布、昌里馬乞點兵集蓬子山，自詣西涼府祠神。

明年，遣使上表曰：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遠祖思恭，當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姓。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沿邊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眞王之號，夙感於頒宣，尺土之封，顯蒙於割裂。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漢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塔塔、張掖、交河莫不從服，稱王則不喜，朝帝則是從。輻輳屢期，山呼齊舉。伏願一垓之土地，建爲萬乘之邦家。於時再讓靡遑，群集又迫，事不得已，顯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爲世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年號天授禮法延祚。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寬慈及物，許以西郊之地，冊爲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歡好。魚來雁往，任傳鄰國之音；地久天長，永鎮邊方之患。至誠懇懇，仰俟帝俞。謹遣弩涉俄疾、你斯悶、卧普令濟、嵬崖妳奉表以聞。

又卷四八六《外國傳二・夏國下》　夏之境土，方二萬餘里，其設官之制，多與宋同。朝賀之儀，雜用唐、宋，而樂之器與曲則唐也。

河之內外，州郡凡二十有二。河南之州九：曰靈、曰洪、曰宥、曰銀、曰夏、曰石、曰鹽、曰南威、曰會。河西之州九：曰興、曰定、曰懷、曰永、曰涼、曰甘、曰肅、曰瓜、曰沙。熙、秦河外之州四：曰西寧、曰樂、曰廓、曰積石。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甘、涼之間，則以諸河爲溉，興、靈則有古渠曰唐來，曰漢源，皆支引黃河。故灌溉之利，歲無旱澇之虞。

其民一家號一帳，男年登十五爲丁，率二丁取正軍一人。每負贍一人爲一抄。負贍者，隨軍雜役也。四丁爲兩抄，餘號空丁。願隸正軍者，得射他丁爲負贍，無則許射正軍之疲弱者爲之。故壯者皆習戰鬬，而得正軍爲多。凡正軍給長生馬、駝各一。團練使以上，帳一、弓一、箭五百、馬一、橐駝五，旗、鼓、槍、劍、棍棓、杪袋、披氈、渾脫、背索、鍬钁、斤斧、箭牌、鐵爪籬各一。刺史以下，無帳無旗鼓，人各橐駝一、箭三百、幕梁一。兵三人同一幕梁。幕梁，織毛爲幕，而以木架。有砲手二百人號『潑喜』，陡立旋風砲於橐駝鞍，縱石如拳。得漢人勇者爲前軍，號『撞令郎』。若脆怯無他伎者，遷河外耕作，或以守肅州。

有左右廂十二監軍司：曰左廂神勇、曰石州祥祐、曰宥州嘉寧、曰韋州靜塞、曰西壽保泰、曰卓囉和南、曰右廂朝順、曰甘州甘肅、曰瓜州西平、曰黑水鎮燕、曰白馬強鎮、曰黑山威福。諸軍兵總計五十餘萬。別有擒生十萬。興、靈之兵，精練者又二萬五千。別副以兵七萬爲資贍，號御圍內六班，分三番以宿衛。每有事於西，則自東點集而西；於東，則自西點集而東；中路則東西皆集。用兵多立虛砦，設伏兵包敵，以鐵騎爲前軍，乘善馬，重甲，刺斫不入，用鉤索絞聯，雖死馬上不墜。遇戰則先出鐵騎突陣，陣亂則衝擊之，步兵挾騎以進。戰則大將居後，或據高險。其人能寒暑饑渴。出戰率用隻日，避晦日，齎糧不過一旬。弓，皮弦；矢，沙柳榦。惡雨雪。晝舉煙揚塵，夜篝火以爲候。不恥奔遁，敗三日，輒復至其處，捉人馬射之，號曰『殺鬼招魂』，或縛草人埋於地，衆射而還。

篤信機鬼，尚詛祝，每出兵則先卜。卜有四：一、以艾灼羊脾骨以求兆，名『炙勃焦』；二、擗竹於地，若揲蓍以求數，謂之『擗算』；三、夜以羊焚香祝之，又焚穀火布靜處，晨屠羊，視其腸胃通則兵無阻，心有血則不利；四、以矢擊弓弦，審其聲，知敵至之期與兵交之勝負，及六畜之災祥、五穀之凶稔。俗皆土屋，惟有命者得以瓦覆之。

《金史》卷一三四《外國傳上・西夏》 其地初有夏、綏、銀、宥、靈、鹽等州，其後遂取武威、張掖、酒泉、燉煌郡地，南界橫山，東距西河，土宜三種，善水草，宜畜牧，所謂涼州畜牧甲天下者是也。土堅腴，水清冽，風氣廣莫，民俗強梗尚氣，重然諾，敢戰鬬。自漢、唐以水利積穀食邊兵，興州有漢、唐二渠，甘、涼亦各有灌溉，土境雖小，能以富強，地勢然也。

五代之際，朝興夕替，制度禮樂盪爲灰燼，唐節度使有鼓吹，故夏國聲樂清厲頓挫，猶有鼓吹之遺音焉。然能崇尚儒術，尊孔子以帝號，其文章辭命有可觀者。立國二百餘年，抗衡遼、金、宋三國，偪鄉無常，視三國之勢強弱以爲異同焉。故近代學者記西北地理，往往皆臆度言之。聖神有作，天下會于一，驛道往來視爲東西州矣。

《元朝秘史》續集卷一 成吉思自那裏征合申種，其主不兒罕降，將女子名察合的獻與成吉思，說：『俺聽得皇帝的聲名，曾怕有來。如今俺與你做右手出氣力，俺本是城郭內住的百姓，若有緊急征進，卒急不能到。蒙恩賜時，將俺地面所產的駱駝、毛段子、鷹、鷂常進貢皇帝。』說罷，遂將本國駝隻科斂，直至趕逐不動，遂將來了。

歲時

《宋史》卷四八五《外國傳一・夏國上》 〔天禧〕五年，遼復遣金吾衛上將軍蕭孝誠賫玉冊金印，冊爲尚書令、大夏國王。

乾興元年，加純誠功臣。德明自歸順以來，每歲旦、聖節、冬至皆遣牙校來獻不絕，而每加恩賜官告，則又以襲衣五，金荔支帶、金花銀匣副之，銀沙鑼、盆、合千兩，錦綵千匹，金塗銀鞍勒馬一匹，副以纓、複，遣內臣就賜之。又遣閤門祗候賜冬服及頒《儀天具注曆》。

又 元昊五月五日生，國人以其日相慶賀，又以四孟朔爲節。

清・吳廣成《西夏書事》卷一〇 乾興元年〔契丹太平二年〕春正月，德明加純誠功臣號。

德明自歸順以來，每歲旦、聖節、冬至皆遣牙校進獻，朝廷恩錫官告，每以襲衣五、金荔支帶、金花銀匣副之，又銀沙鑼、盆、合千兩，錦綵千匹，金塗銀鞍勒馬一匹，副以纓，遣內臣就賜之。

禮儀

《宋史》卷四八五《外國傳一・夏國上》 明年〔慶曆二年〕，遣六宅使伊州刺史賀從勗與文貴俱來，猶稱男邦泥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稱臣。兀卒，卽吾祖也，如可汗號。

又 〔慶曆〕四年，始上誓表言：『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今，願藏盟府。其前日所掠將校民戶，各不復還。自此有邊人逃亡，亦毋得襲逐。臣近以本國城砦進納朝廷，其栲栳、鎌刀、南安、承平故地及他邊境蕃漢所居，乞畫中爲界，於內聽築城堡。凡歲賜銀、綺、絹、茶二十五萬

五千，乞如常數，臣不復以他相干。乞頒誓詔，蓋欲世世遵守，永以爲好。倘君親之義不存，或臣子之心渝變，使宗祀不永，子孫罹殃。』詔答曰：『朕臨制四海，廓地萬里，西夏之土，世以爲阼。今乃納忠悔咎，表於信誓，質之日月，要之鬼神，及諸子孫，無有渝變。申復懇至，朕甚嘉之。俯閱來誓，一皆如約。』十二月，遣尚書祠部員外郎張子奭充冊禮使，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張士元副之。仍賜對衣、黃金帶、銀鞍勒馬、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三萬斤。冊以漆書竹簡，籍以天下樂錦。金塗銀印，方二寸一分，文曰『夏國主印』，錦綬，塗金銀牌。緣冊法物，皆銀裝金塗，覆以紫繡。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敕書爲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使至京，就驛貿賣，宴坐朵殿。使至其國，相見用賓客禮。置榷場于保安軍及高平砦，第不通青鹽。然宋每遣使往，館于宥州，終不復至興、靈，而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

又　諒祚，景宗長子也，小字寧令哥，國語謂『歡嘉』爲『寧令』。兩岔，河名也，母曰宣穆惠文皇后沒藏氏，從元昊出獵，至此而生諒祚，遂名焉。以慶曆七年丁亥二月六日生，八年戊子正月，方期歲卽位。四月，遣尚書刑部員外郎任顓充冊禮使，供備庫副使宋守約充副使，冊諒祚爲夏國主。

又〔嘉祐二年〕諒祚忌訛龐專，或告訛龐將叛，諒祚討殺之，夷其族。已而請去蕃禮，從漢儀。嘉祐六年，上書自言慕中國衣冠，明年當以此迎使者。詔許之。

又　治平初，求復榷場，不許。既而遣吳宗等來賀英宗卽位，詔令門見，使者不從，至順天門，且欲佩魚及儀物自從，引伴高宜禁之，不可，留止廐置一夕，絕其供饋。宗語不遜，宜折之，使如故事，良久，乃聽入。及賜食殿門，又訴於押伴張觀，詔命還赴延州與宜辨。宗度理屈，不復置對。遂詔諒祚懲約之。秋，夏人出兵秦鳳、涇原，抄熟戶，擾邊塞弓箭手，殺掠人畜以萬計。程戡、王素、孫長卿諭安諸族首領，防誘脅散叛。遣文思副使王無忌齎詔問之，諒祚遷延弗受，已而因賀正使荔茂先獻表，歸罪宋邊吏。

三年，遂大舉攻大順城，分兵圍柔遠砦，燒屈乞村，柵段木嶺，州兵、熟戶、蕃官趙明合擊退之。遣西京左藏庫副使何次公詰之。三月，乃獻方物謝罪，賜絹五百匹、銀五百兩。

神宗卽位，乃遣內殿崇班魏瑾賜以治平三年冬服、銀絹。供備庫副使高遵裕告哀，幷以英宗遺留物賜之。秋，夏國遣使奉慰及進助山陵。

又卷四八六《外國傳二・夏國下》〔熙寧二年〕初，朝議欲官爵夏之首領，計分其勢，郭逵以爲彼必不受詔，且彼旣恭順，宜布以大信，不當誘之以利。秉常果不奉詔，遣都羅重進來言曰：『上方以孝治天下，奈何反教小國之臣叛其君哉。』於是前議遂罷。

又〔熙寧二年〕八月，表請去漢儀，復用蕃禮，從之。十月，遣使來謝封冊。

清・吳廣成《西夏書事》卷一三　于正朔朝賀雜用唐宋典式，而見官屬以六日爲常參，九日爲起居，均令蕃宰相押班，百官以次序列朝謁，舞蹈，行三拜禮。有執笏不端、行立不正、趨拜失儀者並罰。

又卷二〇〔嘉祐六年〕冬十月，始用漢禮。

諒祚將冠，遣使上表：竊慕中國衣冠，令國人皆不用蕃禮，明年當以此迎朝使。仁宗許之。

按：昔金臣斡特剌言：『西夏崇尚舊俗，故能保國數百年。』世宗以爲然。夫遵祖制，由舊章，誠守成令主，然能不安陋習，漸進華風，亦君子所取也。況夏自元昊變禮，革九拜爲三拜，豈堪爲後人法守哉？諒祚去蕃就漢，可謂善幹蠱者矣。

又卷二二〔熙寧二年〕中國議者欲官夏之首，領鐫歲賜以爲俸給，冀分其勢。郭逵曰：『彼旣恭順朝廷，當布以大信，不宜誘之以利。』神宗不聽。梁氏不肯奉詔，遣臣都羅重進上書言：『上方以孝治天下，奈何使小國之臣叛其君哉？』

又　秋七月，復蕃儀。

梁氏不樂用漢禮，僞爲秉常表，請復本國舊蕃儀，神宗許之。

又卷二四　元豐三年，夏大安六年春正月，復行漢禮。

秉常連次犯邊，每得漢人，輒訪以中國制度，心竊好之，乃下令國中悉去蕃儀，復行漢禮。諸臣阿梁氏者皆言不便，梁乙埋與其叔母亦相繼勸秉常，不聽。

《舊唐書》卷一五一《范希朝傳》　振武有党項、室韋，交居川阜，

凌犯爲盜，日入慝作，謂之『刮城門』。居人懼駭，鮮有寧日。〔范〕希朝周知要害，置堡柵，斥候嚴密，人遂獲安。異蕃雖鼠竊狗盜，必殺無赦，戎虜甚憚之，曰：『有張光晟苦我久矣，今聞是乃更姓名而來。』其見畏如此。蕃落之俗，有長帥至，必効奇駝名馬，雖廉者猶曰當從俗，以致其歡，希朝一無所受。積十四年，皆保塞而不爲橫。

宋・司馬光《涑水紀聞》卷一四 十一月八日，夏國南都統星昴鬼名濟乃謹裁書致於安撫經略麾下：伏審統戎方面，久向英風，應愼撫綏，以副傾注。昨于兵役之際，提戈相軋，今以書問贊信，非變化曲折之不同，蓋各忠於所事，不得不如此耳。夫中國者，禮義之所從出，必動止猷爲，不失其正。苟聽誣受間，肆詐窮兵，侵人之土疆，殘人之黎庶，是乖中國之體，豈不爲夷狄之羞哉！昨朝廷暴驅甲兵，大行侵討，蓋天子與邊臣之議，謂夏國方守先誓，宜出不虞，五路進兵，一舉可定，遂有去年靈州之役、今秋永樂之戰。較其勝負，與夫前日之議爲何如哉？且中國祖宗之世，于夏國非不經營之。五路窮討之策既嘗施之矣，諸邊肆撓之謀亦嘗用之矣，知僥倖之無成，故終歸樂天事小之道。兼夏國提封一萬里，帶甲數十萬，西連于闐，作我歡鄰，北有大燕，爲我強援。今與中國乘隙伺便，角力競鬥，雖十年豈得休息哉？即念天民無辜，被茲塗炭之苦，孟子所謂『未有好殺能得志於天下也』。況夏國主上自朝廷見伐之後，夙宵興念，謂自祖先之世，於今八十餘年，臣事中朝，恩禮無所虧，貢聘無所怠，何期天子一朝見怒，舉兵來伐？令膏血生民，剿戮師旅，傷和氣，致凶年，覆亡之由，發不旋踵，朝廷豈不恤哉？蓋邊臣幸功，上聽致惑，使祖宗之盟既沮，君臣之分不交。載省厥由，悵然何已。濟乃遂探主意，得移音翰。伏惟經略以長才結上知，以沈謀幹西事，故生民之利病，宗社之安危，皆得別白而言之。至於魯國之憂不在顓臾，而隋室之變生於玄感，此皆明智已得於胸中，不待言而後諭也。方今解天下之倒懸，必假英才巨德，經略何不進讜言，排邪議，使朝廷與夏國歡和如初，生民重睹太平，甯有意也？倘如此，則非唯敝國蒙幸，實天下之大惠也。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一五《仁宗景祐元年十月丁卯》 趙元昊自襲封，即爲反計，多招納亡命，峻誅殺，以兵法部勒諸羌。始衣白窄衫，氈冠紅裏，頂冠後垂紅結綬。自號鬼名吾祖，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其僞官分文武，或靴、笏、襆頭；或冠金帖鏤冠，緋衣，金塗銀黑束帶，佩蹀躞，穿靴，或金帖紙冠，間起雲銀帖紙冠，餘皆禿髮，耳重環，紫旋襴，六垂束帶，佩解結錐、短刀、弓矢韣，乘鵰皮鞍，垂紅纓，打跨鈸拂。民庶衣青綠，用此以別貴賤。元昊初制禿髮令，先自禿髮。及令國人皆禿髮，三日不從令，許衆殺之。每欲舉兵，必率酋豪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

又卷一二三《仁宗寶元二年正月辛亥》 元昊久視中國爲不足法，謂野利仁榮曰：『王者制禮作樂，道在宜民。蕃俗以忠實爲先，戰鬥爲務，若唐宋之縟節繁音，吾無取焉。』於是，于吉凶、嘉賓、宗祀、燕享，裁禮之九拜爲三拜，革樂之五音爲一音，令于國中，有不遵者，族。

又卷一四二《仁宗慶曆三年七月辛卯》 歐陽修言：『伏見如定等來，西賊欲稱「吾祖」，向聞朝議，已不許之。今日風聞，議卻未定，不知虛的，深切驚憂。且「吾祖」兩字是何等語！便當拒絕，理在不疑，安有未定之說哉？夫吾者，我也；祖者，俗所謂翁也。今匹夫匹庶尚不肯妄呼人爲父，若欲許其稱此號，則今後詔書須呼「吾祖」，是欲使朝廷呼蕃賊爲我翁矣，不知何人敢開口？且蕃賊撰此號之時，故欲侮玩中國而已，今若得其稱臣，此二字尤須論辨。今自元昊以下名稱、官號，皆用本國，若蕃語「兀卒」，華言「吾祖」，則今賊中每事自用蕃禮，安得惟於此號獨用華言而不稱兀卒？且彼於我稱臣而使我呼爲祖，於禮非便，故當於此折之可也。朝廷自有西事已來，處置乖方，取笑於人者多矣，未有如此事之可笑也。竊慮小人妄有議論，伏乞拒而不聽。』

又卷一九五《仁宗嘉祐六年十一月己巳》 己巳，夏國主諒祚言：『本國竊慕漢衣冠，今國人皆不用蕃禮。明年欲以漢儀迎待朝廷使人。』許之。

又卷三一二《神宗元豐四年四月壬申》 上批付涇原經略使盧秉：『近累得邊奏諜報：「夏國變故，秉常遇弒，諸梁擅兵，大酋數輩各懷去就，上下洶亂，興州左右新舊行邪造逆之臣與秉常故時親黨，各擁兵自固，斬絕河津，南北阻隔，未測勝負所歸。」若信如牒報，則諸路當一體測見形跡，然本路絕不聞問，卿可速選委邊吏偵實以聞。並下秦鳳、環

慶、熙河、河東經略司。』先是，權鄜延路馬軍副都總管兼第一將种諤奏：『近諜報：西夏國母屢勸秉常不行漢禮，秉常不從。其梁相公者，與其叔母亦相繼勸之。既而秉常爲李將軍所激怒，欲謀殺叔母與梁相公，其言頗漏露。梁相公與叔母共謀，作燕會召秉常，酒中，秉常醉起，於後園被害，其妻子及從者近百人皆即時繼遭屠戮。臣竊謂賊殺君長，國人莫不嫌惡，羌人遽然有此上下叛亂之變，誠天亡之時也。宜乘此時大興王師，以問其罪。仍願陛下假臣鄜延九將漢、蕃人馬之外，量益正兵，選陛下左右親信中貴人爲監軍同行，文武將佐，許臣自辟置，止裹十數日之糧，卷甲以趨，乘其君長未定，倉猝之間，大兵直搗興、靈，覆其巢穴，則河南、河北可以傳檄而定。』故有是詔。

又卷三一三《神宗元豐四年六月壬戌》　知慶州、天章閣待制兪充卒。充知上有用兵意，屢請討伐西夏。先是一月，又言：『西戎跳樑已久，自仁宗朝欲蕩平之，未得其策。近奉詔伺賊巢穴，秉常之事，臣不輟遣人深入覘伺，尚未得實，或曰秉常已爲民所殺，或曰見存，不豫政事，爲母所囚。以臣愚慮，秉常存亡恐不足計，雖存亦虛名耳。年二十一而未得豫事，雖在外國，乃朝廷策命守土之臣，因欲行漢禮以事大國，有何可罪？而其母怒之，遂被幽囚，殺其左右，恣爲淫亂。家道如此，國人惡之，衆必離怨，此正可興師問罪之時也。』

《金史》卷八《世宗紀下》　上曰：『朕令察於民間，咸言見事甚明，予奪皆不失當，曹、鄧二王弗能及也。又聞有女直人訴事，以女直語問之，漢人訴事，漢語問之。大習不失本朝語爲善，不習，則淳風將棄。』汝弼對曰：『不忘本者，聖人之道也。』斡特剌曰：『以西夏小邦，崇尚舊俗，獨能保國數百年。』上曰：『事當任實，一事爲僞則喪百眞，故凡事莫如眞實也。』

宗族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七六《哲宗元祐七年八月壬戌》　壬戌，鄜延路經略使范純粹言：『契勘本路蕃官，自來有因歸順，或立戰功，朝廷特賜姓名，以示旌寵。如威明善爲趙懷順，均淩淩爲朱保忠是也。後來有蕃官無故自陳乞改姓名，經略司不爲止遏，據狀申陳，省部亦無問難，遂改作漢姓，如伊格爲白守忠，鄂欽爲羅信是也。亦有不曾陳乞，衷私擅改作漢姓，如羅淩之子爲周俊明是也。【略】今乃使外蕃種類，無故自易姓氏，混雜華人，若年歲稍遠，則本源汩亂，無有考究，漢蕃弗辨，非所以尊中國而別族類也。兼蕃族既自能改易漢姓，即不以得姓爲重，朝廷旌寵之意，恐有時而不行。須至奏陳乞立法止絕者，欲諸路蕃族，除系朝廷特行旌寵賜與姓名外，即不許陳乞改作漢姓。所有今日以前，不因朝廷賜姓之人，並行追改，各令依舊。如允所奏，只乞朝廷訪聞立法行下。』從之。

《宋史》卷四八五《外國傳一・夏國上》　〔繼遷〕景德元年正月二日卒，年四十二，子德明立【略】德明小字阿移，母曰順成懿孝皇后野利氏，即位於柩前，時年二十三。

清・吴廣成《西夏書事》卷一一　德明三子：長元昊，衛慕氏生；次成遇，咩米氏生；幼成嵬，訛藏屈嚢氏生。元昊性雄毅，多大畧，好衣長袖緋衣，冠黑冠，佩弓、矢。每出乘馬，令從衛步卒張青蓋，以二旗前導，百餘蕃騎自隨。十餘歲時，見德明以馬榷易漢物，不如意輒斬使者，嘗諫曰：『吾戎人本從事鞍馬，今以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從而殺之，則人誰肯爲我用乎？』德明奇之。及長，圓面高準，身長五尺餘，沈括《筆談》『曹瑋在陝西日，聞元昊常來牙市中，欲識之，屢使人伺之，不可得，乃使圖其狀貌視之，眞英物也，逆知後日必爲邊患』云。通兵法，精《野戰歌》及《太乙金鑑訣》。遇戰鬬，謀勇爲諸將先。數勸德明勿臣宋，且曰：『吾部落實繁，財用不足，苟失衆何以守邦？不若以所得俸賜招養蕃族，習練弓矢，小則四行征討，大則侵奪封疆，上下豐盈，于計爲得。』德明曰：『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毛皮，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霸王耳，何錦綺爲。』至是，德明以元昊氣識英邁，諸蕃譽服，遂冊爲太子。

又　元昊既襲封，衣白窄衫，氈冠紅裏，冠頂上獨垂紅結綬，表異蕃衆。復以李、趙賜姓不足重，自號『嵬名』氏，稱『吾祖』。『吾祖』華言可汗也。于是屬族悉改『嵬名』，蕃部尊榮之，疎族不與焉。

按：自古僭號之主改姓者二，一劉勃勃嫌其祖從母姓，改赫連氏；

一北魏孝文取拓跋爲土之義，改元氏。元昊其有所取耶？抑有所嫌也？夫襲封伊始，卽改賜姓，他時叛逆，已兆于此。

宗教信仰

《遼史》卷一一五《外紀・西夏》 道宗卽位，清寧元年，遣使來賀。九月，以先帝遺物賜夏。四年四月，遣使會葬。九年正月，禁民鬻銅于夏。咸雍元年五月，來貢。三年十一月，遣使進回鶻僧、金佛、《梵覺經》。

《宋史》卷四八五《外國傳一・夏國上》 宋寶元元年，表遣使詣五臺山供佛寶，欲窺河東道路。與諸豪歃血約先攻鄜延，欲自德靖、塞門砦、赤城路三道並入，遂築壇受冊，卽皇帝位，時年三十。遣潘七布、昌里馬乞點兵集蓬子山，自詣西涼府祠神。

又卷四八六《外國傳二・夏國下》〔熙寧五年〕十二月，遣使進馬贖《大藏經》，詔賜之而還其馬。

清・吴廣成《西夏書事》卷一六〔慶曆二年，十二月〕太子寧明卒。寧明天姿聰慧，好學，明大義，然性仁慈，不樂榮利，常從定仙山道士路修篁學辟穀法，朝夕不少懈。元昊惡之。一日試問以養生之要，曰：『不嗜殺人。』再問以治國之術，曰：『莫善于寡欲。』元昊怒曰：『此子語言不類，豈霸王之器乎？』不許入見。寧明憂懼，未幾，習道氣忤，食不入，死。遺奏以荒旱荐臻，民不堪奔命爲言，末請白衿入棺，以識不能體親之罪。元昊見而哀之，令仍以太子禮葬。

又卷一八〔慶曆七年〕二月，起高臺寺。曩霄五月五日生，國中以是日相慶賀。舊俗止重冬至，曩霄更以四孟朔爲聖節，令官民禮佛，爲已祈福。至是，于興慶府東一十五里，役民夫建高臺寺及諸浮圖，俱高數十丈，貯中國所賜《大藏經》，廣延回鶻僧居之，演繹經文，易爲蕃字。

又卷一九〔至和二年〕冬十月，起承天寺。沒藏氏好佛，因中國賜《大藏經》，役兵民數萬，相興慶府西偏起大寺，貯經其中，賜額『承天』，延回鶻僧登座演經，沒藏氏與諒祚時臨聽焉。

又卷二一〔治平四年十一月〕獻金佛、《梵覺經》于遼。經係回鶻僧所演，歷二十年乃成。

又卷二四〔熙寧六年〕冬十一月，獻馬請大藏經。梁氏遣使，進馬請贖《大藏經》，神宗賜經，還其馬。

又卷三一 崇寧二年，夏貞觀三年春二月，建卧佛寺于甘州。乾順自母梁氏卒，輒供佛爲母祈福。甘州僧法淨，于故張掖縣西南甘浚山下夜望有光，掘之，得古佛三，皆卧像也，獻于乾順。乾順令建寺供之，賜額『卧佛』。

宋・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卷八六 西夏國奏：『國內新建伽藍，乞賜大藏經典。』詔許之。詔夏國主：『省所奏伏爲新建精藍，載請贖大藏經、帙、簽、牌等，其常例馬七十疋充印造工直，俟來年冬賀嘉祐四年正旦使次附進，至時乞給賜藏經事具悉。封奏聿來，秘文爲請。惟覺雄之演說，推善利於無窮。嘉乃純誠，果於篤信。所宜開允，當體眷懷。所載請贖大藏經、帙、簽、牌等，已令印造，候嘉祐四年正旦進奉人到闕，至時給付。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一八 蓋西戎之俗，所居正寢，常留中一閒，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謂之『神明』，主人乃坐其旁。

明・楊守禮修，管律纂嘉靖《寧夏新志》卷二《大夏國葬舍利碣銘》 臣聞如來降兜率天宮，寄迦維衛國，剖諸母脅生□□靈，踰彼王城，學多瑞氣，甫及半紀，頗驗成功。行教□□衍之年，入涅槃仲春之月，舍利麗黃金之色，齒牙宣白玉之光。依歸者雲屯，供養者雨集，其來尚矣！無得稱焉。我聖文英武崇仁至孝皇帝陛下，敏辯邁唐堯，英雄□漢主，欽崇佛道，撰述蕃文；柰苑蓮宮，悉心修飾，金乘寶界，合掌護持。是致東土名流，西天達士，進舍利一百五十粒，並中指骨一節；獻佛手一枚及頂骨一方。磬以銀槨金棺鐵甲石匱，衣以寶物，□以毗沙，下通掘地之泉，上構連雲之塔。香花永馥，金石周陳。所願者：保祐邦家並南山之堅固，維持徧嗣同春葛之延長；百僚齊奉主之誠，萬姓等安家之懇；邊塞之干戈偃息，倉箱之菽麥豐盈。□於萬品之瑞，靡悉一□之□。謹爲之銘曰：

□者降神兮，開覺有情。肇登西印兮，教化東行。□□之後兮，舍利光明。一切衆生兮，供養虔誠。□□聖主兮，敬其三寶。五百尺脩兮，號曰塔形。□□□兼兮，葬于茲壤。天長地久兮，庶幾不傾。

大夏天慶三年八月十日建

右諫議大夫臣羊□書

又《承天寺碑》　夏國皇太后新建承天寺，瘞佛頂骨舍利銘。

原夫覺皇應跡，月涵衆水之中；聖教傍輝，星列周天之上。蓋□□磨什，鈍道澄圖，常表至化，以隨機顯；洪慈而濟物，縱經塵劫，愈自彰形。崇寶剎則綿亘古今，嚴梵福則靡分遐邇。我國家纂隆丕構，鋭啓中興。雄鎮金方，恢拓河右。皇太后承天顧命，冊制臨軒，釐萬務以輯綏，儼百官而承式。今上皇帝幼登宸極，夙稟帝圖，分四葉之重光，契三靈而眷祐。粤以潛龍震位，受命冊封，當紹聖之慶基，乃繼天之勝地。大崇精舍，中立浮圖。保聖壽以無疆，俾宗祧而延永。天祐紀曆，歲在攝提，季春廿五日壬子，建塔之晨。崇基壘于磽硪，峻級增乎瓠甌。金棺銀槨瘞其下，佛頂舍利閟其中。

又《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文》　大夏開國，奄有西土，涼爲輔郡，亦已百載。塔之感應，不可殫記，然聽聞詳熟，質之不謬者，云：『嘗有欹仄，每欲薦整，至夕，皆風雨大作，四鄰但聞斧鑿聲，質明，塔已正矣。』如是者再。先后之朝，西羌梗邊，寇乎涼土，是夕亦大雷電，於冥晦中上現瑞燈。羌人覩之，駭異而退。頃爲南國失和，乘輿再駕，躬行薄伐，申命王人，稽首潛禱，故天兵累捷，蓋冥祐之者矣。前年冬，涼州地大震，因又欹仄。守臣露章，具列厥事。詔命營治，鳩工未集，還復自正。今二聖臨御，述繼先烈，文昭武肅，內外大治。天地禋祀，必莊必敬；宗廟祭享，以時以思。至於釋教，尤所崇奉。近自畿甸，遠及荒要，山林磎谷，村落坊聚，佛宇遺址，隻椽片瓦，但髣髴有存者，無不必葺。況名跡顯敞，古今不泯者乎？故將是塔旌乎前後靈應，遂命增飾。於是衆匠率職，百工效技，朽者繢者，是墁是飾，丹雘具設，金碧相間，輝耀日月，燦然如新。麗矣壯矣，莫能名狀。況武威當四衝地，車轍馬跡，輻湊交會，日有千數，故憧憧之人無不瞻禮隨喜，無不信也。茲我二聖發菩提心，大作佛事，興無邊勝利，接引聾瞽，日有饒益，巍巍堂堂，眞所謂慈航巨照者矣。異哉！佛之去世，歲月寖遠，其教散漫，宗尚各異，然奉之者無不尊重讚嘆，雖兇狠庸愚，亦大敬信，況宿習智慧者哉！所以七寶粧嚴，爲塔爲廟者有矣；木石甎瓦，爲塔爲廟者有矣；鎔塑彩繢，泥土砂礫，無不爲之。故浮圖梵刹，遍滿天下。然靈應昭然如茲之特異者，未之聞也。豈佛之威力獨厚於此耶？豈神靈擁祐有所偏耶？不然，則我大夏植福深厚，二聖誠德誠感之所致也。營飾之事起癸酉歲六月，至甲戌歲正月，厥功告畢。其月十五日，詔命慶讚，於是用鳴法鼓，廣集有緣，兼啓法筵，普利群品。仍飯僧一大會，度僧三十八人，曲赦殊死罪五十四人，以旌能事。特賜黃金一十五兩，白金五十兩，衣著羅帛六十四段，羅錦襖幡七十對，錢一千緡，用爲佛常住。又賜錢千緡、穀千斛、官作四戶，充番、漢僧常住，俾晨昏香火者有所資焉，二時齋宿粥者有所取焉。至如殿宇、廊廡、僧坊、禪窟支頹補□□一物之用者，無不仰給焉。故所須不匱，而福亦無量也。

明・胡汝礪纂弘治《寧夏新志》卷三《鳴沙州城・寺廟》　安慶寺。寺內浮屠相傳建於諒祚之時者。

又《西路廣武營・祠廟》　大佛寺。元昊時所建，在邊外，迄今棟宇尚存。

清・黎士弘《仁恕堂筆記》　河西五涼遞起，蒙遜則建都張掖，數主皆能得士，疑有一二篇章，埋沒山谷。搜之三年，無片石可語。僅元夏一碑猶存，亦絕不成文理。今錄於左：『勅鎮（甘）〔夷〕郡境內黑水河上下所有〔隱顯〕一切（隱顯）水土之主，山神，水神，龍神，樹神，土地諸神等，咸聽朕命：昔賢覺聖光菩薩（震）〔哀〕憫此河年年暴漲，漂蕩人畜，故以大慈悲興建此橋，普令一切往返有情，咸免徒涉之患，皆（沾）〔霑〕安濟之福，斯誠利國便民之大端也。朕昔已曾親臨此橋，嘉美（覺賢）〔賢覺〕興造之功，仍罄虔懇，躬祭汝諸神等。自是之後，水患頓息。固知諸神冥歆朕意，陰加擁祐之所致也。今朕（再）〔載〕啓精虔，幸冀汝等諸多靈神，廓慈悲之心，恢濟度之德，重加神力，密運威靈，庶幾水患永息，橋道久長，令此諸方有情，俱蒙利益，佑我邦家，則豈惟上合十方諸聖之心，抑亦可副朕之弘願也。諸神鑒之，毋替朕命。大夏乾（佑）〔祐〕七年，歲次丙申九月二十五日立（石）按丙申則宋徽宗大觀之六年也。』文雖不佳，然書法頗極清挺，碑今在龍王廟中。

又　甘州隅西南有忠武王廟，俗呼爲土主廟，其封號不知所始。舊碑爲西夏神，其神羊首人面，郡人事之甚謹。前明定襄伯郭登鎮甘肅，辨以爲丁甲之神。謂丁未神，號無比仁至眞君，故載羊頭冠。偶讀《西山海經》云『凡西次三經之首崇五口之山，至於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六千七百四十四里，其神牀皆羊身人面，其祠之禮用一吉玉，瘞楷用稷米』，則土人呼爲土主，頗爲有據，惜當時見不及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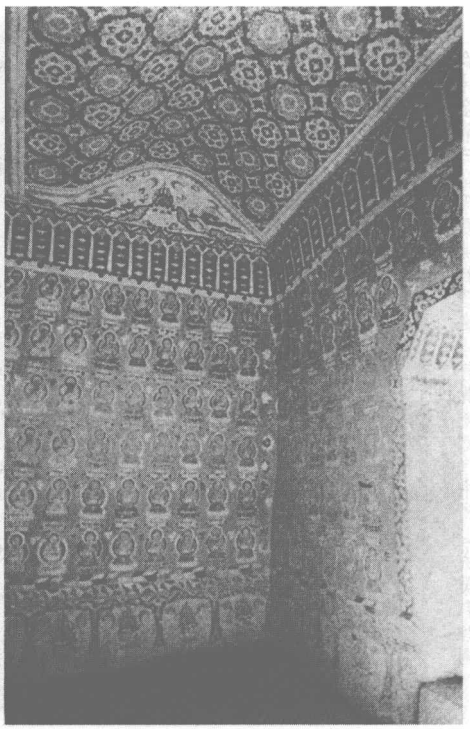
榆林窟第二十九窟供養人真義國師鮮卑智海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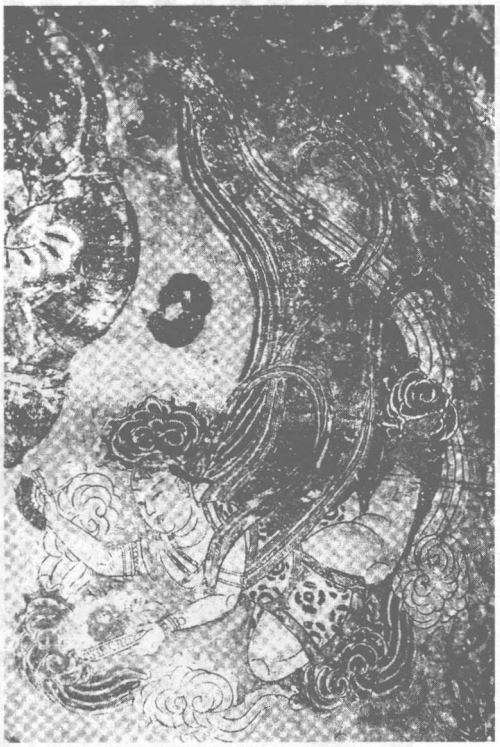
西夏譯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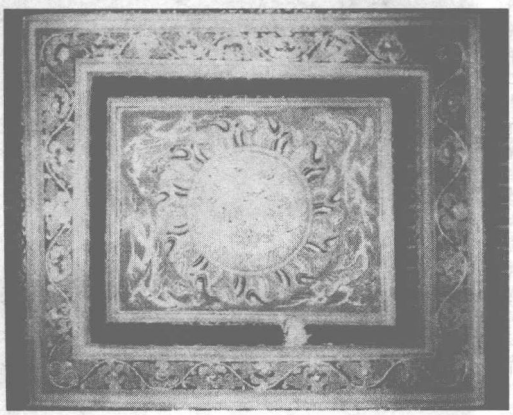
莫高窟二六三窟西夏佛教弟子菩薩塑像



莫高窟四三二窟西夏佛教壁畫



莫高窟九七窟西夏佛教壁畫《童子飛天像》



莫高窟十六窟西夏佛教壁畫團鳳四龍藻井



榆林窟第三窟西夏佛教壁畫《普賢變圖》中的《玄奘取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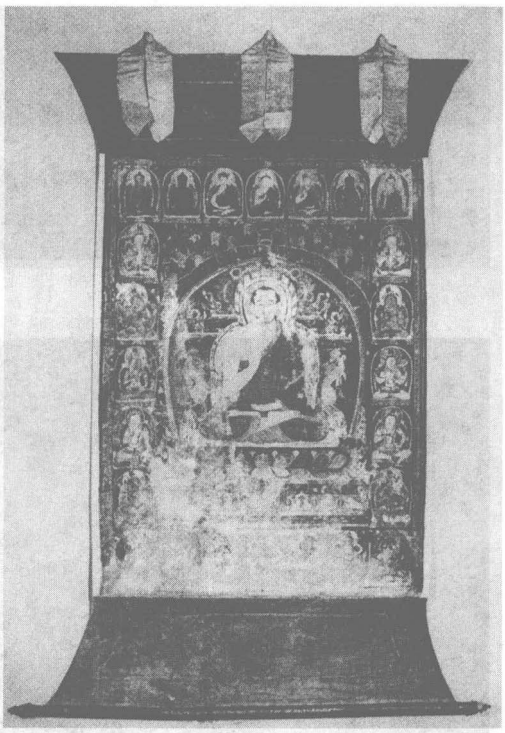
榆林窟第三窟西夏佛教壁畫《普賢變圖》



宏佛塔出土西夏彩塑羅漢坐像



內蒙古臨河縣出土西夏金佛像



寧夏拜寺口雙塔發現《西夏上師像》



寧夏拜寺口雙塔天宮發現《西夏上樂金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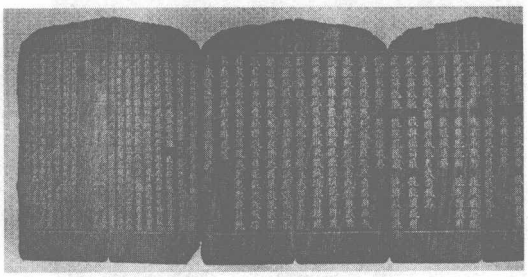
西夏文寫本大藏經
《佛説寶雨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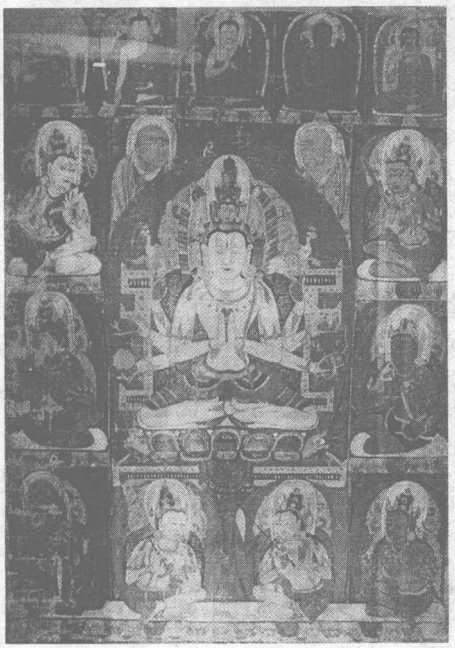
内蒙古額濟納旗緑城遺址出土西夏彩塑菩薩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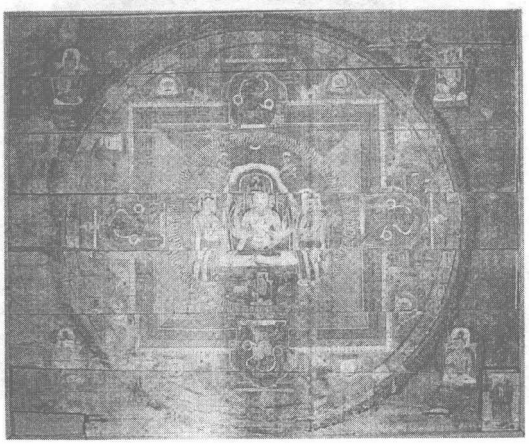
西夏文刻本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光定四年西夏文泥
金寫經《發願文》



内蒙古額濟納旗黑水城遺址出土《十一面八臂觀音像》



内蒙古額濟納旗黑水城遺址
出土壇城木板畫

占卜

清・吴廣成《西夏書事》卷九　十二月，復出兵侵甘州，恆星晝見，懼而還。

德明精天文，通兵法。夏俗出兵先卜，其法有四：一炙勃，以焦艾灼羊髀骨；一擗算，擗竹于地以求數，若揲蓍然；一咒羊，夜以羊焚香祝羊，又焚穀火布靜處，晨屠羊，視其腸胃通則兵無阻，心有血則不利；四聽弓，以矢擊弓弦，審其聲，知敵至之期與兵交之勝負，及六畜之災祥，五穀之凶稔。是時德明自出兵攻回鶻，恆星晝見經天，卜之不吉，大懼，還。

又卷一〇（天禧元年）夏六月，有龍見于溫泉山。

山在懷遠鎮北，德明以爲瑞，遣官祀之，于是有遷都之意。

又卷一五（慶曆元年）冬十月，容州刺史耶布移守貴以兵據琉璃堡，戰敗，棄堡走。

元昊久困麟、府州，民及僧道詣闕，請益兵，廷臣以二州在絕塞，咸議棄河外，守保德，會并代鈐轄張亢奉詔至，與張岊合兵爲戰守計。耶布移守貴以兵攻之，屢敗，悉衆據府北之琉璃堡，分列三砦。亢使諜伏堡旁深草中，伺其動靜，見老羌方炙羊髀卜吉凶，驚曰：『明當有急兵，且趨避之。』衆笑曰：『漢兒皆藏頭縮間，何敢爾。』亢知無備，夜半引輕騎掩擊，三砦兵倉猝迎戰，敗死者三百餘人，失牛羊馬駝萬計，遂棄堡走。

又卷三九　慶元六年，夏天慶七年夏正月，太后羅氏疾，因賀正使求醫于金。

夏國鮮醫藥，有疾但占筮，令廝者送鬼或遷他室，謂之『閃病』。俗以巫爲廝也。羅氏病頭風，久不愈。純佑遣武節大夫連都敦信等至金賀正，附奏求醫，金使太醫時德元、王利貞來治，並賜藥物。

盟誓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五二《慶曆四年十月乙丑》　初元昊以誓表來上，其詞曰：『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今，願藏盟府。其前日所掠將校民戶，各不復還。自此有邊人逃亡，亦無得襲逐，悉以歸之。臣近以本國城寨進納朝廷，其栲栳、鐮刀、南安、承平故地及它邊境蕃漢所居，乞畫中央爲界，於界內聽築城堡。朝廷歲賜絹十三萬匹，銀五萬兩，茶二萬斤，進奉乾元節回賜銀一萬兩，絹一萬匹，茶五千斤，賀正貢獻回賜銀五千兩，絹五千匹，茶五千斤，仲冬賜時服銀五千兩，絹五千匹，及賜臣生日禮物銀器二千兩，細衣著一千匹，雜帛二千匹。乞如常數，無致改更，臣更不以它事干朝廷。今本國自獨進誓文，而輒乞俯頒誓詔，蓋欲世世遵承，永以爲好。倘君親之義不存，或臣子之心渝變，使宗祀不永，子孫罹殃。』

清・吴廣成《西夏書事》卷一二（寶元元年）秋七月，盟諸蕃于賀蘭山，謀攻鄜延。

元昊入貢，路由鄜延，久謀取之，特以部下諸蕃向背不齊，未敢猝動。迨使人自五臺還，知河東備禦完固，悉會諸族豪酋，于賀蘭山坡與之盟，各刺臂血和酒，置髑髏中共飲之，約先攻鄜延，自德靖，塞門、赤城路三道並入。諸酋有諫者，輒殺之。兵將發，或言未建大號不足以服衆，乃復止。

社會生活

清・吴廣成《西夏書事》卷一二　西夏風氣強梗，民多耐寒暑，忍飢渴，而性惡雨雪。其部族一家號一帳，小族數百帳，大者千餘帳。故制：年登十五爲丁，每有戰鬬隨族之大小出丁助陣。元昊立制：率二丁取正軍一人，每負擔一人爲一抄。負擔者，隨軍雜役也。四丁爲兩抄，餘號空丁。願隸正軍者，得射他丁爲負擔，無則許射正軍疲弱者爲之。故壯者得正軍爲多。凡正軍給長生馬、駝各一，死則償之。團練使以上，帳一、弓一、箭五百、馬一、橐駝五，旗、鼓、鎗、劒、棍棒、杪袋、雨氈、渾脫、背索、鍬钁、斤斧、箭牌、鐵笊籬各一。曾氏《隆平集》云『凡年六十以下，十五以上皆自備弓矢，甲冑而行』，與《宋史・夏國傳》異。刺史以下，無帳，無旗鼓，人各橐駝一、箭三百、幕梁一。兵三人同一幕梁。幕梁，織毛爲幕，而以木架之。有砲手二百人，號潑喜，陡立旋風砲于橐駝鞍，縱石如

拳。得漢人勇者爲前軍，號『撞令郎』。若脆怯無他技，令往守肅州，或遷河外耕作。合國內諸州計之總兵五十餘萬。曾氏《隆平集》云：『趙德明時，兵十萬而已，元昊遂踰十五萬，自以地廣兵勁，敢行叛逆。』今以《宋史・夏國傳》攷之，曾說尚畧。別立擒生軍十萬。興、靈之兵精練者二萬五千，別副以兵七萬爲資擔。另選蒙族善弓馬五千人迭直，號『御園內六班直』，分三番宿衛，月給米二石。每有事于西，則自東點集而西；于東，則自西點集而東；中路則東西皆集。遇敵則虛設砦帳，伏兵包敵後，以鐵騎爲前軍，乘善馬，重甲，斫刺不入，用鉤索絞聯，雖死不墜。其兵凡三千，分十部。戰則先出突陣，陣亂則衝擊之。步兵挾騎以進。發兵則以銀牌召部長面受約束。晝則舉烟揚塵，夜則篝燈爲候，出戰率用隻日，避晦日。資糧不過一旬。戰則大將居後，或據高險。弓，皮弦；矢，柳幹；中之必貫甲。曾氏《隆平集》云：『夏兵長于騎射，不善刀鎗，而柳弓皮弦，遇雨雪則不能施，又其所短。』故所向無不破也。

又卷一五 夏國首領各將其種落兵謂之『一溜』。少長服習，作止自然，既成行列，每餐以手掩口，絕不笑言，整飭如是。

又卷一六 元昊用兵，常舉其衆合一而來。是漢兵雖多，分之則寡；夏衆雖寡，聚之爲多。多寡已屬不敵，而五路大將所謂戰兵者又分在二十四軍州。欲合而謀，則懼空其備；各留其備，再合其餘，則數少而弱。是以當時用兵累年，諸將力戰，勝敗僅參半也。

又卷二七 夏俗不恥奔遁，敗三日，輒復至其處，捉人馬射之，號曰『殺鬼招魂』。或縛草人埋于其地，衆射而還，以爲厭勝。乙逋偵知鄜延解嚴，猝以五千衆傍城大掠，盡得其牛、羊、駝、馬，獲兵民輒射殺之，爲鬼名理直報仇。已聞鄜延二州兵出擊，即全師退。



西夏文户籍文書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二八《仁宗康定元年九月壬申》 壬申，環慶副都部署任福等攻西賊白豹城，克之，凡燒廬舍、酒務倉、草場、僞太尉衙，及破蕩骨咩等四十一族，兼燒死土埳中所藏蕃賊不知人數，及擒僞張團練並蕃官四人、麻魁七人，殺首領七人，獲頭級二百五十、馬牛羊橐駝七千一百八十、器械三百三、印記六。

《宋史》卷四八五《外國傳一・夏國上》（大平興國七年）太宗嘗宴群臣苑中，謂繼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部？』對曰：『羌人驁悍，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

又 至道初，遣左都押衙張浦以橐駝、良馬來獻，太宗令衛士翹關、超乘、引彊、奪槊於後園，俾浦等觀，且令兵士皆拓兩石弓。帝笑問浦曰：『羌人敢敵否？』浦曰：『羌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大人則已遁矣，況敢敵乎！』繼遷乞禁邊盜掠，詔令謹守疆場，還所盜物。

又（慶曆元年二月）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于川口，候者言夏人有砦，數不多，兵益進。詰旦，福與懌循好水川西去，未至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懌爲先鋒，見道傍置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合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先犯，中軍繼之，自辰至午酣戰。陣中忽樹鮑老旗，長二丈餘，懌等莫測。既而鮑老揮右則右伏出，揮左則左伏出，翼而襲之，宋師大敗。

清・吴廣成《西夏書事》卷三 繼遷善騎射，饒智數。嘗從十餘騎出獵，有虎突從山坂下，繼遷令從騎悉入柏林中，自引弓踞樹巔，一發中虎眼，斃之。蕃部由是知名。

又卷六（咸平二年）九月，進犯府州敗還。

戎性往來飄忽，勢難久持。然其民皆兵居，易于點集。保吉前圍麟州不克，令部下萬私保移埋糾合蕃族，犯府州境，與守將折惟昌、鈐轄宋思恭戰于埋井峯，敗還。

又卷九（大中祥符二年）夏四月，遣兵攻甘州，敗還。

夏俗以不報仇爲恥。德明與回鶻世仇，憤其兵數敗，遣張浦將精騎二萬攻甘州。可汗夜落紇拒守經旬，伺間遣將翟符守榮夜出兵襲之，浦大敗還。夜落紇令左溫宰相、何居錄越自秦州獻捷，表陳兵敗德明，其立功首

領請加恩賞。眞宗詔給司戈、司階、郎將告敕十道，使得承制補署。

又卷一一〔明道二年〕三月，下禿髮令。

元昊欲革銀、夏舊俗，先自禿其髮，然後下令國中，使屬蕃遵此，三日不從，許衆共殺之。于是民爭禿其髮，耳垂重環以異之。

又卷三一 察哥乾順庶弟，雄毅多權畧，引弓二石餘，射洞重甲，嘗偕仁多保忠援簽羅結，兵敗，前迫湟水不得渡。察哥持弩拒之，一發中苗履副將，宋兵退，乃免。任都統軍鎮衙頭，建議言：『自古行師，步騎並利。國家用「鐵鷂子」以馳騁平原，用「步跋子」以逐險山谷，然一遇「陌刀法」，鐵騎難施，若值「神臂弓」，步奚自潰，蓋可以守常，不可以禦變也。夫兵在審機，法貴善變。羌部弓弱矢短，技射不精。今宜選蕃、漢壯勇，教以強弩，兼以摽牌，平居則帶弓而鋤，臨戎則分番而進，以我國之短，易中國之長，如此則無敵于天下矣。』乾順是其策，封晉國王，使掌兵政。

宋・蘇頌《蘇魏公文集》卷二六〔元祐四年〕賜夏國主，迎日推策，校疏密于一周；欽象授時，紀便程於四序。眷言侯服，作我翰垣。爰賜《小正》之書，俾興嗣歲之務。布宣於下，共襲其祥。今賜卿元祐五年《曆日》一卷，至可領也。

宋・曾鞏《隆平集》卷二〇《夷狄》 元昊以五月五日生，小名崖塊，羌謂惜爲崖，謂富貴爲塊。性兇悍，多猜忌，曉浮圖法，通漢文字。凡案閒常致律法書，自爲蕃書十二卷，文類符篆。建蕃學，使蕃官子弟習之。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三二《慶曆元年五月甲戌》 昊賊蓄謀歲深，盡更漢法，自作妖書，非恩信可以縻，文令所能動。

婚姻家庭

《遼史》卷一一五《外紀・西夏》 初，西夏臣宋有年，賜姓曰趙；迨遼聖宗統和四年，繼遷叛宋，始來附遼，授特進檢校太師、都督夏州諸軍事，遂復姓李。十月，遣使來貢。六年，入貢。七年，來貢，以王子帳耶律襄之女封義成公主，下嫁繼遷。

又〔遼〕興宗即位，以興平公主下嫁李元昊，以元昊爲駙馬都尉。

又 天祚即位，乾統元年，夏遣使來賀。二年，復請尚公主。又以爲宋所侵，遣李造福、田若水來求援。三年，復遣使請尚公主。十月，使復來求援。四年、五年，李造福等至，乞援。以族女南仙封成安公主下嫁乾順。六年正月，遣牛溫舒使宋，令歸所侵夏地。六月，遣李造福來謝。八年，乾順以成安公主生子，遣使來告。

清・吳廣成《西夏書事》卷八〔景德元年〕五月，子元昊生。

德明三娶：一衛慕氏，次咩米氏，次訛藏屈嚕氏。衛慕氏，銀州大族，嘗與德明游賀蘭山，夜夢白龍繞體，遂有妊，懷十二月，至是月五日生，啼聲英異，兩目奕奕有青光。德明愛之，字爲嵬埋。曾氏《隆平集》作小名崖塊。國語謂『惜』爲『嵬』，『富貴』爲埋也。

又卷一八〔慶曆七年〕五月，奪子婦沒啄氏，立爲后。

曩霄先七娶：《宋史・夏國傳》作五娶，茲從李氏《長編》，下同。一衛慕氏；二索氏；傳以索氏爲第五。三都羅氏，早死；四咩米氏；五野利氏，傳以野利氏居第三。生三子，長寧明，次寧令哥，次薛哩，早死；六耶律氏，傳以耶律氏爲第一。契丹公主也；七沒啄氏，卽嘗天都山居者。至是爲太子寧令哥娶婦沒啄氏，見其美而自納焉，號爲『新皇后』。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六二《仁宗慶曆八年正月辛未》 曩霄〔元昊〕凡七娶：一曰米母氏，舅女也，生一子，以貌類他人，殺之。二曰索氏。【略】三曰都羅氏，蚤死。四曰咩迷氏。【略】五曰野利氏。【略】六曰耶律氏。七曰沒移氏。

《宋史》卷四八五《外國傳一・夏國上》 仁宗卽位，加尚書令。德明娶三姓，衛慕氏生元昊，咩迷氏生成遇，訛藏屈懷氏生成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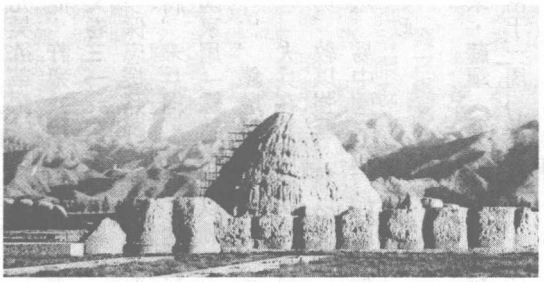
又〔元昊〕凡五娶，一曰大遼興平公主，二曰宣穆惠文皇后沒藏氏，生諒祚，三曰憲成皇后野力氏，四曰妃沒啄氏，五曰索氏。

清・張鑒《西夏紀事本末》卷一〇 凡育女稍長，靡由媒妁，暗有期

會，家不之問。情之至者，必相挈奔逸于山巖掩映之處，並首而卧，紳帶置頭，各悉力緊之，倏忽雙斃，一族方率親屬尋焉。見，不哭。謂男女之樂，何足悲悼？用綵繒都包其身，外裹之以氈。椎牛設祭，乃以其草密加纏束，然後擇峻嶺，架木爲高丈，呼爲『女柵』，遷尸于上，云于飛升天也。二族於其下擊鼓飲酒，盡日而散。

喪葬

宋・曾鞏《隆平集》卷二〇《夷狄》〔端拱元年〕又賜繼捧名曰保忠，繼遷名曰保吉，爲夏州節度使。歸鎮初，保忠之來覲也。保吉言：乳母死出葬郊外。匿兵器葬車中，遁入蕃族，收部曲散亡者，劫西羌種落爲邊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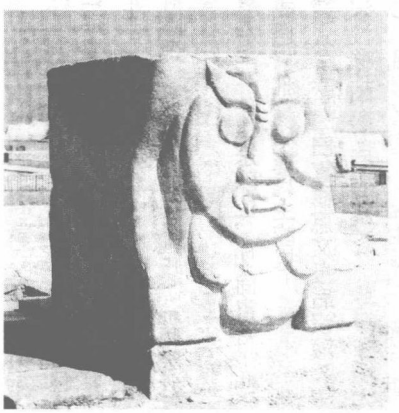
西夏陵園三號陵



寧夏銀川西郊西夏陵園壽陵出土西夏帶龍形殘碑



寧夏銀川西郊西夏陵園出土西夏陵園男性人像石碑座



寧夏銀川西郊西夏陵園出土西夏陵園女性人像石碑座

《宋史》卷四八五《外國傳一・夏國上》〔景德〕四年，又獻馬五百匹、橐駝三百頭，謝給奉廩，賜襲衣、金帶、器幣。及請使至京市所需物，從之。五月，母罔氏薨，除起復鎮軍大將軍、右金吾衛上將軍，員外置同正員，餘如故。以殿中丞趙稹爲弔贈兼起復官告使，德明以樂迎至柩前，明日釋服，涕泣對使者自陳感恩。及葬，請修供五臺山十寺，乃遣閤門祗候袁瑀爲致祭使，護送所供物至山。復獻馬五百匹，助修章穆皇后園陵。

又〔天聖〕九年十月，《長編》卷一一一明道元年十月壬辰『延州告趙德明卒』。德明卒，時年五十一，追謚曰光聖皇帝，廟號太宗，墓號嘉陵。宋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以尚書度支員外郎朱昌符爲祭奠使，六宅副使、內侍省內侍押班馮仁俊副之，賻絹七百匹、布三百匹，副以上醞、羊、米、麪。將葬，賜物稱是，皇太后所賜亦如之。帝與皇太后成服于苑中。子曩霄立。

清・吴廣成《西夏書事》卷七　尋葬其祖于紅石峽，障水別流，鑿石爲穴。既葬，引水其上，後人莫知其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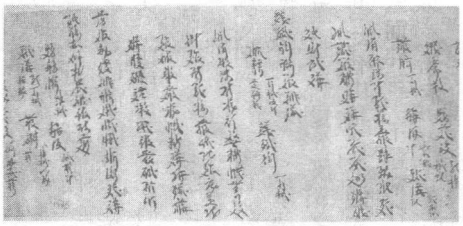
醫藥衛生

《金史》卷一一五《外紀・西夏》 久之，其臣任得敬專國政，欲分割夏國。因賀大定八年正旦，遣奏告使殿前太尉芭里昌祖等以仁孝章乞良醫爲得敬治疾，詔保全郎王師道佩銀牌往焉。詔師道曰：『如病勢不可療，則勿治。如可治，期一月歸。』

又 明昌四年，仁孝薨，子純佑嗣立。承安二年，復置蘭州、保安榷場。承安五年，純佑母病風求醫，詔太醫判官時德元及王利貞往，仍賜御藥。八月，再賜醫藥。



西夏文寫本醫方



西夏文寫本藥方

文化教育

《宋史》卷四八六《外國傳二・夏國下》 建中靖國元年，乾順始建國學，設弟子員三百，立養賢務以廩食之。

又〔紹興〕十五年八月，夏重大漢太學，親釋奠，弟子員賜予有差。十六年，尊孔子爲文宣帝。

十七年，改元天盛。策舉人，始立唱名法。

十八年，復建內學，選名儒主之。增修律成，賜名《鼎新》。

又 三十一年，立翰林學士院，以焦景顏、王僉等爲學士，俾修實錄。

又 三十二年，始封制蕃字師野利仁榮爲廣惠王。

清・吳廣成《西夏書事》卷一二 景祐四年，元昊大慶元年，春正月，始制蕃書。改元。

元昊善繪畫，明律法，史言：其案上常置法律書。通蕃漢文字，能創製物。始嘗以己意造蕃書，令謨寧令野利仁榮演繹之。《新唐書》：『慶州蕃落有野利氏族五。』沈括《筆談》：『元昊叛，其徒野利遇乞先創造蕃字，獨居一樓，累年方成，至是獻之。』與《宋史・夏國傳》異。成十二卷，字形方整，體類八分，曾氏《隆平集》及李氏《長編》謂其字形屈曲如符篆。而畫頗重複，教國人用以紀事。群臣上表獻頌，遂改廣運三年爲大慶元年。

又 冬十一月，設蕃漢二字院。

元昊既制蕃書，尊爲國字，凡國中藝文誥牒，盡易蕃書。于是立蕃字、漢字二院。漢習正、草，蕃兼篆、隸。其秩與唐宋翰林等。漢字掌中國往來表奏，中書漢字，旁以蕃書並列；蕃字掌西蕃、回鶻、張掖、交河一切文字，並用新制國字，仍以各國蕃字副之。以國字在諸字之右，故蕃字院特重。

又卷三一 夏自元昊制蕃書、立蕃學，變本而加厲之，數世以來，未之改也。乾順聽元禮之言，建學崇儒，設弟子員以儲人材，立養賢務以給廩餼，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較諒祚之用漢禮，求賜書，不更有進耶？

又 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夏貞觀元年秋八月，始建國學。

自曩霄創建蕃學，國中由蕃學進者諸州多至數百人，而漢學日壞。士皆尚氣矜，鮮廉恥，甘罹文網，乾順患之。御史中丞薛元禮上言：『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經國之模，莫重於儒學。昔元魏開基，周、齊繼統，無不尊行儒教，崇尚《詩》《書》。蓋西北之遺風，不可以立教化也。景宗以神武建號，製蕃字以爲程文，立蕃學以造人士，緣時正需才，故就其所長以收其用。今承平日久，而士不興行，良由文教不明，漢學不重，則民

樂貪頑之習，士無砥礪之心。董子所謂『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可得乎？于是乾順命于蕃學外特建國學，置教授，設弟子員三百，立養賢務以廩食之。

又卷三六〔紹興十六年〕三月，尊孔子爲文宣帝。

令州郡悉立廟祀，殿庭宏敞，並如帝制。

按：仁孝僻處偏隅，而能尊禮先師，爲世教振頹風，以聖學維國本，乃偏霸中罕覯者，書以予之。

又〔紹興三十年〕冬十月，任得敬請廢學校。

得敬凌虐朝士，見仁孝尊崇儒學，深惡之。上言：『經國在乎節儉，化俗貴有權衡。我國介在戎夷，地瘠民貧，耕穫甚少。今設多士以任其濫竽，糜廩祿以恣其冗食，所費何資乎？蓋此中國之法，難以行于我國者，望陛下一切罷之。』仁孝不報。

西夏・骨勒茂才《番漢合時掌中珠》序　兼番漢文字者，論末則殊，考本則同。何則？先聖後聖其揆未嘗不一故也。然則今時人者，番漢語言，可以具備。不學番言，則豈和番人之衆；不會漢語，則豈入漢人之數。番有智者，漢人不敬；漢有賢士，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語言不通故也。如此則有逆前言。故茂才稍學番漢文字，曷敢默而弗言，不避慚怍，准三才集成番漢語節略一本，言者分辨，語句昭然，言音未切，教者能整。語句雖俗，學人易會，號爲《合時掌中珠》。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二五　元昊果叛，其徒遇乞先創造蕃書，獨居一樓上，累年方成，至是獻之。元昊乃改元，制衣冠禮樂，下令國中，悉用番書、胡禮，自稱大夏。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一九《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辛未》　趙元昊自製蕃書十二卷，字畫繁冗，屈曲類符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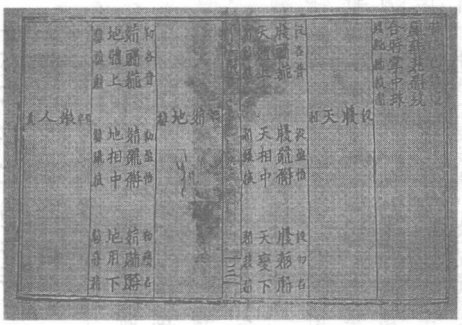
《宋史》卷四八五《外國傳一・夏國上》　元昊自製蕃書，命野利仁榮演繹之，成十二卷，字形體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複。教國人紀事用蕃書，而譯《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爲蕃語。復改元大慶。

又〔嘉祐七年〕表求太宗御製（草詩）〔詩章〕隸書石本，且進馬五十匹，求《九經》、《唐史》、《冊府元龜》及宋正至朝賀儀，詔賜《九經》，還所獻馬。

又卷四八六《外國傳二・夏國下》　概其歷世二百五十八年，雖嘗受封冊于宋，宋亦稱有歲幣之賜、誓詔之答，要皆出於一時之言，其心未嘗有臣順之實也。元昊結髮用兵，凡二十年，無能折其強者。乾順建國學，設弟子員三百，立養賢務；仁孝增至三千，尊孔子爲帝，設科取士，又置宮學，自爲訓導。觀其陳經立紀，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今史所載追尊謚號、廟號、陵名，兼采《夏國樞要》等書，其與舊史有所抵牾，則闕疑以俟知者焉。

元・虞集《道園學古録》卷四《西夏斡公畫像贊》　西夏之盛，禮事孔子，極其尊親，以帝廟祀。乃有儒臣，早究典謨，通經同文，教其國都，遂相其君，作服施采。顧瞻學宮，遺像斯在，國廢時遠，人鮮克知。

又《道園類稿》卷二五《重建高文忠公祠記》　西夏盛彊之時，宋人莫之能禦也。學校列於都邑，設進士科以取人，尊信仲尼以『素王』之名號，爲未極於褒崇，則文風亦赫然昭著矣哉！其後兵火相尋於無窮，而所謂儒亦寥寥矣。嚮非上天悔禍，沐浴聖元之治化，則斯文之盛，安得有今日之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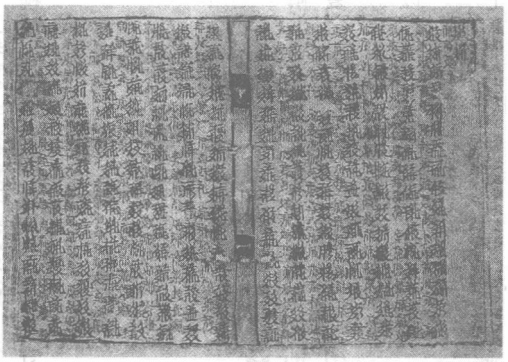
西夏文漢文對照詞語集《番漢合時掌中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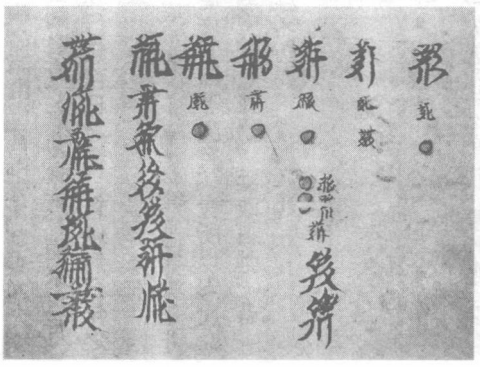
西夏文韻書刻本《文海寶韻》



西夏文刻本字書《音同》



西夏文刻本詩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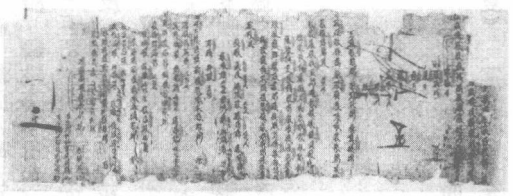
西夏文寫本《五音切韻》



西夏文寫本《碎金》（千字文）



西夏文寫本《三才雜子》



西夏文軍籍文書



西夏文刻本《論語》

禁忌（含復仇）

清・吴廣成《西夏書事》卷二　夏俗喜復仇，然有凶喪者不伐，己負甲葉爲記。仇解，用雞、豬、犬血和酒，貯髑髏中飲之。祝曰：『若復報仇，穀麥不收，男女禿癩，六畜死，蛇入帳。』其力微不能復者，則集鄰族婦女，烹牛羊，具酒食，介而趨仇家，縱火焚其廬舍。俗謂敵女兵不祥，其俗稱婦人爲麻魁。輒避去，訴于官。故事：州刺史之下有和斷官，擇氣直舌辨者爲之，以理其曲直。殺人者，納命價錢百二十千。綏、銀爲夏州巡屬，兩州兵以細故相仇殺，主者究詰之，遂鬨而起，縱掠二州城市。銀州防禦使李仁

顏與綏州刺史李彝敏討定之。仁顏，仁福族弟。彝敏，仁福族子也。

又卷九　夏俗以不報仇爲恥。德明與回鶻世仇，憤其兵數敗，遣張浦將精騎二萬攻甘州。可汗夜落紇拒守經旬，伺間遣將翟符守榮夜出兵襲之，浦大敗還。

物産

《文獻通考》卷一六《徵榷考三》　當時，南方之鹽全在海，北方全在解池。然而南方之鹽，管得其人則其害少，惟北方解池之鹽，有契丹、西夏之鹽嘗相參雜，奪解池之利，所以本朝議論最詳，大抵解池之鹽，味不及西夏，西夏優而解池劣；價直，西北之鹽又賤。所以沿邊多盜販二國鹽以奪解池，所以國家常措置關防，西夏常護視入中國界。

《宋史》卷三七一《王倫傳》　汴京失守，欽宗御宣德門，都人喧呼不已，倫乘勢徑造御前曰：『臣能彈壓之。』欽宗解所佩夏國寶劍以賜，倫曰：『臣未有官，豈能彈壓？』遂自薦其才。欽宗取片紙書曰：『王倫可除兵部侍郎。』倫下樓，挾惡少數人，傳旨撫定，都人乃息。

清・吴廣成《西夏書事》卷三二　乾順命諸臣直言得失，御史大夫謀寧克任疏言：『治法之要，不外兵刑；富國之方，無非食貨。國家自青、白兩鹽不通互市，膏腴諸壤寖就式微，兵行無百日之糧，倉儲無三年之蓄，而惟恃西北一區與契丹交易有無，豈所以裕國計乎？自用兵延、慶以來，點集則害農時，爭鬬則傷民力，星辰示異，水旱告災，山界數州非侵即叛，近邊列堡有戰無耕，于是滿目瘡痍，曰呼庚癸，豈所以安民命乎？且吾朝立國西陲，射獵爲務，今國中養賢重學，兵政日弛。昔人云：「虚美薰心，秦亂之萌。」又云：「浮名妨要，晉衰之兆。」』

漁獵採集

清・吴廣成《西夏書事》卷二　〔後唐〕天成四年冬十月，夏州進白鷹。

又卷四　淳化元年春三月，繼遷貢于契丹。初，繼遷流離沙磧，雖臣事契丹，貢不成禮。及契丹妻以公主，羌部懾服，輸牲畜者日衆。繼遷遣使如契丹謝，獻良馬二十匹，粗馬二百匹，駝一百頭，錦綺三百匹，織成錦被褥五合，蓯蓉、砒石、井鹽一千斤，沙狐皮一千張，兔鶻五隻，犬子十隻。自後每歲八節貢獻。

又卷五　〔淳化三年〕十一月，趙保忠貢白鶻。保忠既臣契丹，與保吉謀益密。朝廷未悉其奸，謂銀、夏安靜，優其俸給，歲終賜予並加等。保忠遣使獻白鶻，號『海東青』。太宗詔以久罷田獵，還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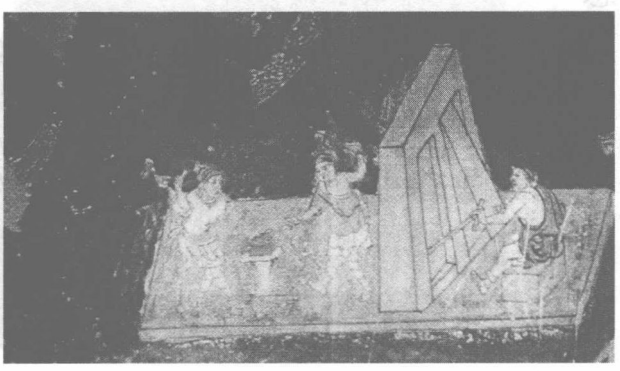
手工業

《金史》卷一三四《外國傳上・西夏》　〔大定〕十二年，上謂宰臣曰：『夏國以珠玉易我絲帛，是以無用易我有用也。』乃減罷保安、蘭州榷場。『州』原作『安』。按下文數見蘭州、保安、綏德榷場。

仁孝深念世宗恩厚，十七年，獻本國所造百頭帳，上曰：『夏國貢獻自有方物，可却之。』仁孝再以表上曰：『所進帳本非珍異，使人亦已到邊，若不蒙包納，則下國深誠無所展效，四方鄰國以爲夏國不預大朝眷愛之數，將何所安。』乃許與正旦使同來。

清・吴廣成《西夏書事》卷一四　〔康定元年九月〕設鐵冶務於夏州。冬十月，官軍分道來攻，拒却之。

夏衆甲冑，皆冷鍛而成，堅滑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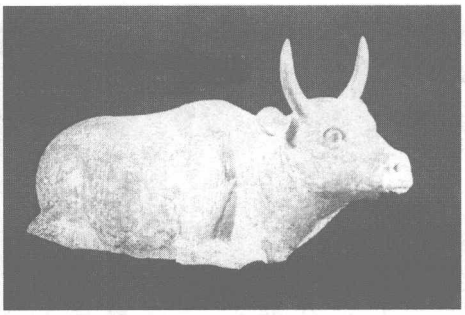


榆林窟第三窟《西夏鍛鐵圖》

瑩，非勁弩可入。蓋夏州多鐵。州東設鐵冶務，去河東麟、府界黃河西約八十里。先是，部署葛懷敏出保安軍北木塲谷，由鬼年嶺襲破夏兵數千人，逐之，直逼夏州而還。于是知延州范仲淹謀取鐵冶務，以圖夏州。

又卷三八〔淳熙四年〕冬十一月，獻百頭帳于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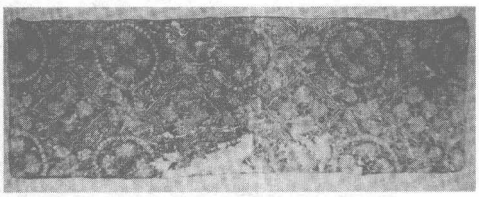
仁孝自出新意，命工造百頭帳獻金。金主以夏國貢獻自有方物，却之。仁孝再以表上，曰：『所進帳本非珍異，若不蒙收納則夏國深誠無所展效，四方鄰國以爲夏國不預大朝眷愛之數，將何所安？』金（王）〔主〕乃許，與正旦使同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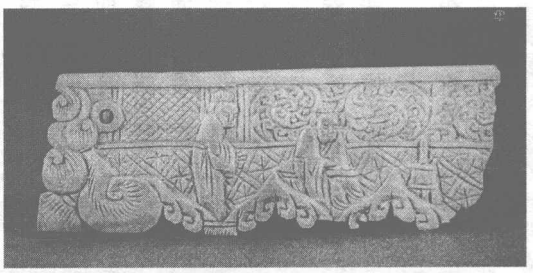
寧夏銀川西夏陵園出土
西夏鎏金大銅牛



榆林窟第三窟《西夏釀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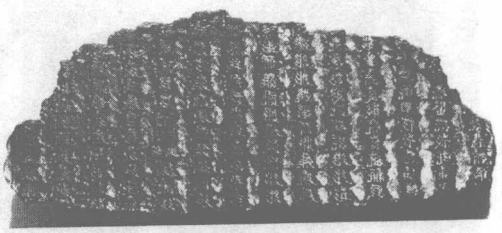
寧夏賀蘭山拜寺溝方塔
出土童子戲花印花絹



寧夏銀川西夏陵園出土
西夏竹雕

農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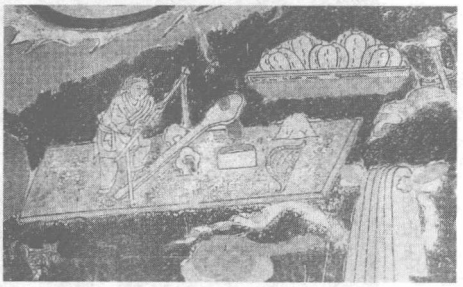
《宋史》卷四八六《外國傳二・夏國下》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甘、涼之間，則以諸河爲溉，興、靈則有古渠曰唐來，曰漢源，皆支引黃河。故灌溉之利，歲無旱潦之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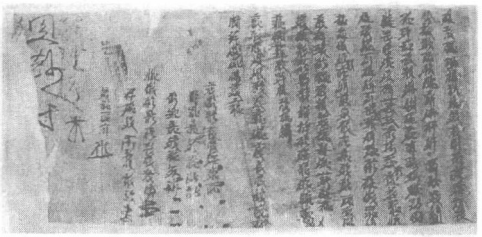


寧夏宏佛塔出土　西夏文
《釋摩訶衍論》木雕版



榆林窟第三窟《西夏犁耕圖》


榆林窟第三窟《西夏春米圖》


西夏文賣地契

商貿

《舊唐書》卷一九八《西戎・党項羌》 貞元三年十二月，初禁商賈以牛、馬、器械於党項部落貿易。十五年二月，六州党項自石州奔過河西。党項有六府部落，曰野利越詩、野利龍兒、野利厥律、兒黃、野海、野窣等。居慶州者號爲東山部落，居夏州者號爲平夏部落。永泰、大曆已後，居石州，依水草。至是永安城鎮將阿史那思昧擾其部落，求取駝馬無厭，中使又贊成其事，党項不堪其弊，遂率部落奔過河。元和九年五月，復置宥州以護党項。十五年十一月，命太子中允李寮爲宣撫党項使。以部落繁富，時遠近商賈，齎繒貨入貿羊馬。至大和、開成之際，其藩鎮統領無緒，恣其貪婪，不顧危亡，或強市其羊馬，不酬其直，以是部落苦之，遂相率爲盜，靈、鹽之路小梗。會昌初，上頻命使安撫之，兼命憲臣爲使，分三印以統之。在邠、寧、延者，以侍御史、內供奉崔君會主之；在鹽、夏、長、澤者，以侍御史、內供奉李鄠主之；在靈、武、麟、勝者，以侍御史、內供奉鄭賀主之，仍各賜緋魚以重其事。久而無狀，尋皆罷之。

《宋史》卷四八五《外國傳一・夏國上》 〔景德〕四年，又獻馬五百匹、橐駝三百頭，謝給奉廩，賜襲衣、金帶、器幣。及請使至京市所需物，從之。

又卷四八六《外國傳二・夏國下》 〔紹興〕二十八年，始立通濟監鑄錢。

《金史》卷一三四《外國傳上・西夏》 先是，尚書〔省〕奏：『夏國與陝西邊民私相越境，盜竊財畜，姦人託名榷場貿易，得以往來，恐爲邊患。使人入境與富商相易，亦可禁止。』於是，復罷綏德榷場，止存東勝、環州而已。仁孝表請復置蘭州、保安、綏德榷場如舊，幷乞使人入界相易用物。詔曰：『保安、蘭州地無絲枲，惟綏德建關市以通貨財。使副往來，聽留都亭貿易。』章宗即位，詔曰：『夏使館內貿易且已。』明昌二年，復舊。

清・吳廣成《西夏書事》卷五 〔淳化三年〕夏四月，請通陝西互市。

保吉自婚契丹，歲時貢獻，悉取資于蕃族，財用漸乏。時陝西尚嚴邊禁，瞶外商旅不通。保吉上言：『王者無外，戎夷莫非赤子，乞通互市，以濟資用。』太宗詔從之。

又卷七 咸平五年，春正月，保吉置市于赤沙、橐駝等路。

赤沙川、橐駝口兩路，爲靈夏二州蕃族屯聚處，保吉各置會貿易，以誘熟戶。


榆林窟第二窟西夏壁畫中的《商人遇盜圖》

于是歸者日衆，中國禁之不止。【略】

夏四月，使清遠蕃酋僞降，邀環慶官軍于白豹鎮，不勝。

靈武路自清遠軍入青岡峽數百里，皆蕃部所居，漢人使旅經由，並在熟戶安泊，所求賂遺，謂之『打當』，如漢逆旅家，宿食之値也。習以爲常。

又卷九〔景德四年〕秋七月，請置榷場于保安軍。先是，夏州民劉岩等二十餘人內屬，給以延州曠土耕之。而所居當綏州要路，德明部族出入多爲擒戮。及德明歸順，移牒求岩等復還，眞宗難之，頗嚴邊禁。德明請置榷場于保安軍，許蕃漢貿易。朝議從之，令以駝、馬、牛、羊、玉、氈毯、甘草易繒帛、羅綺，以密蠟、麝香、毛褐、瓔羚角、砌砂、柴胡、蒞蓉、紅花、翎毛易香藥、瓷漆器、薑桂等物，其非官市者，聽與民交易。

又卷一三〔寶元二年〕八月，請置榷場于延州。

延州逼近夏國，蕃、漢素相熟習。元昊以保安軍舊市奉詔禁止，遣使請于延州，再建榷場，意在脇制中國也。仁宗不許。

又卷三四 紹興四年，夏正德八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

乾順命使人奏告，請於陝西互市。金主不許。

《新唐書》卷二二一《西域傳上・党項》 元和時復置宥州，護党項。至大和中寖彊，數寇掠，然器械鈍苦，畏唐兵精，則以善馬購鎧，善羊貿弓矢。鄜坊道軍糧使李石表禁商人不得以旗幟、甲冑、五兵入部落，告者，舉罪人財畀之。至開成末，種落愈繁，富賈人齎繒寶鬻羊馬，藩鎮乘其利，彊市之，或不得直，部人怨，相率爲亂，至靈、鹽道不通。武宗以侍御史爲使招定，分三印，以邠、寧、延屬崔彥曾，鹽、夏、長澤屬李鄠，靈武、麟、勝屬鄭賀，皆緋衣銀魚，而功不克。

《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録三・党項》 明宗時，詔沿邊置場市馬，諸夷皆入市中國，而回鶻、党項馬最多。明宗招懷遠人，馬來無駕壯皆售，而所鬭常過直，往來館給，道路倍費。其每至京師，明宗爲御殿見之，勞以酒食，既醉，連袂歌呼，道其土風以爲樂，去又厚以賜賚，歲耗百萬計。唐大臣皆患之，數以爲言。乃詔吏就邊場售馬給直，止其來朝，而党項利其所得，來不可止。其在靈、慶之間者，數犯邊爲盜。自河西回鶻朝貢中國，道其部落，輒邀劫之，執其使者，賣之佗族，以易牛馬。明宗遣靈武康福，邠州藥彥稠等出兵討之。福等擊破阿埋韋悉褒勒彊賴埋厮骨尾及其大首領連香李八薩王、都統悉那埋摩，侍御乞埋鬼悉逋等族，殺數千人，獲其牛羊鉅萬計，及其所劫外國寶玉等，悉以賜軍士。由是党項之患稍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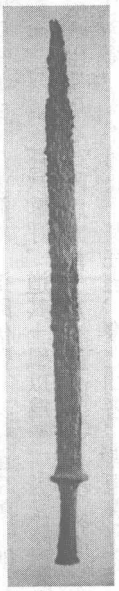
《宋史》卷一八一《食貨志下三》 自李繼遷叛，禁毋入塞，未幾罷，已而復禁。乾興初，嘗詔河東邊人犯青白鹽禁者如陝西法。慶曆中，元昊納款，請歲入十萬石售縣官。仁宗以其亂法，不許。自范祥議禁八州軍商鹽，重青白鹽禁，而官鹽估貴，土人及蕃部販青白鹽者益衆，往往犯法抵死而莫肯止。

又卷一八六《食貨志下八》 西夏自景德四年，於保安軍置榷場，以繒帛、羅綺，易駝馬、牛羊、玉、氈毯、甘草；以香藥、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蠟、麝臍、毛褐、瓔羚角、硇砂、柴胡、蒞蓉、紅花、翎毛。非官市者聽與民交易，入貢至京者縱其爲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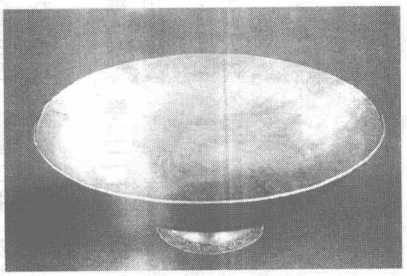
又卷二七七《鄭文寶傳》 文寶建議以爲：『銀、夏之北，千里不毛，但以販青白鹽爲命爾。請禁之，許商人販安邑、解縣兩池鹽於陝西以濟民食。官獲其利，而戎益困，繼遷可不戰而屈。』乃詔自陝以西有敢私市者，皆抵死，募告者差定其罪。行之數月，犯者益衆。戎人乏食，相率寇邊，屠小康堡。內屬萬餘帳亦叛。商人販兩池鹽少利，多取他徑出唐、鄧、襄、汝間邀善價，吏不能禁。關、隴民無鹽以食，境上騷擾。上知其事，遣知制誥錢若水馳傳視之，悉除其禁，召諸族撫諭之，乃定。

器用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一九 熙寧中，李定獻偏架弩，似弓而施鞚鐙。以鐙距地而張之，射三百步，能洞重劄，謂之『神臂弓』，最爲利器。李定本党項羌酋，自投歸朝廷，官至團防而死，諸子皆以驍勇雄於西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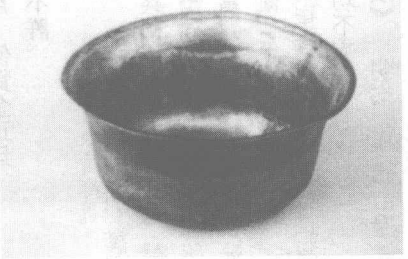
寧夏銀川西夏陵出土鐵劍



內蒙古臨河縣出土金蓮花盤



寧夏靈武窰出土西夏黑釉瓷扁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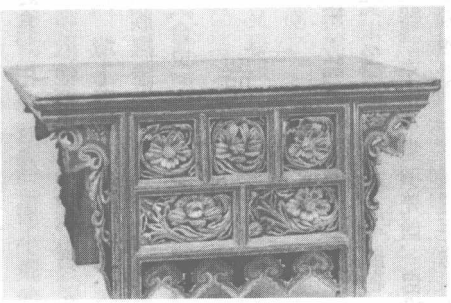


寧夏靈武縣出土西夏銀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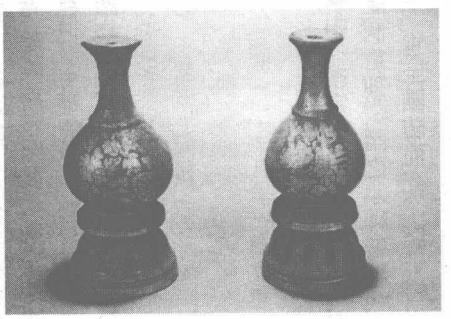
飲食

《宋史》卷一〇《仁宗紀》 曩霄〔元昊〕于茶數尤多邀索，中朝許以五萬斤，下三司擬取往年賜夏國大斤茶色號，五萬斤大斤有三十萬小斤之數。定爲則例。

清・吴廣成《西夏書事》卷九 西北少五穀。軍興，糧饋多用大麥、蕃豆、青麻子之類。其民春食豉子蔓、鹹蓬子；夏食蓯蓉苗、小蕪荑；秋食席雞子、地黄葉、登廂草；冬則畜沙葱、野韭、柜



寧夏拜寺口雙塔天宮
發現西夏木雕供桌



寧夏拜寺口雙塔天宮
發現西夏描金木花瓶



《番漢合時掌中珠》所記食品

霜、灰蓧子、白蒿、醎松子以爲歲計。時綏、銀久旱，靈、夏禾麥不登，民大飢。

服飾

宋・王稱《東都事略》卷一二七《西夏傳》〔景德二年〕德明遣使來貢。明年上表歸款，且言保吉臨終囑之曰：『爾當傾心內屬，如未許，則連表祈請。』眞宗嘉之。以德明爲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終其身三十餘年，不敢窺邊。德明累遷至太傅，封夏王。其子元昊，性兇鷙，多猜忌，曉浮圖學，通漢文字。既長，數勸德明反，德明曰：『國中三十年不被皮毛，而衣錦綺之衣。汝無負天子也！吾嘗從事於兵，勞苦萬狀，第自困爾！』

又諒祚凶忍好爲亂，時過酋豪大家，輒私其婦女，故下多怨。及變蕃禮從漢制。嘉祐六年，諒祚上書自言，慕中國衣冠，明年當以迎漢使者。仁宗許之。治平三年，舉兵犯慶州，又寇大順城，諒祚乘駱馬，張黃屋，自出督戰，爲官兵與熟戶蕃官趙明合擊之，諒祚中流矢，兵折而去。朝廷遣使詰責之，諒祚上表謝罪。

《宋史》卷四八五《外國傳一・夏國上》嘉祐六年，上書自言慕中國衣冠，明年當以此迎使者。詔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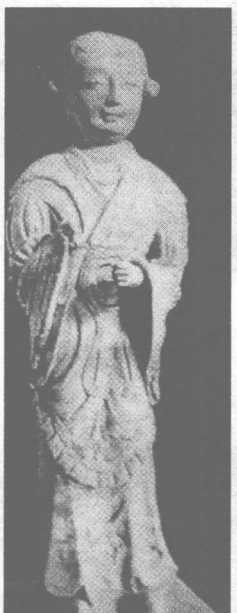
清・吳廣成《西夏書事》卷一一〔明道二年〕別服式。

文資則幞頭、靴笏、紫衣；武職則冠金帖起雲縷冠，緋衣，金塗銀黑束帶，垂蹀躞，穿靴，或金帖紙冠，間起雲銀帖紙冠，餘皆禿髮，衣紫旋襴，下垂束帶，佩解結椎、短刀、弓矢韣，馬乘鞍皮鞍，垂紅纓，打跨鈸拂；便服則紫皂地繡盤毬子花旋襴，束帶；民庶則衣青綠，以別貴賤。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録》卷六《元旦朝會》夏國使副皆金冠短小樣製，服緋窄袍，金蹀躞，吊敦背叉手展拜。



榆林窟二十九窟西夏壁畫中武官供養像服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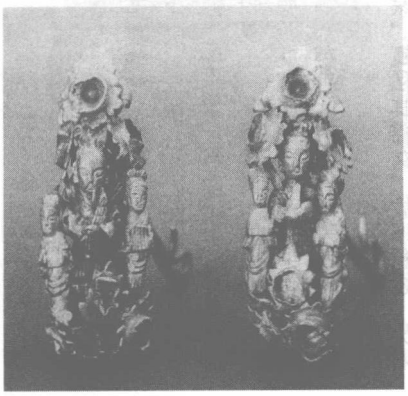
莫高窟四九一窟西夏彩塑女供養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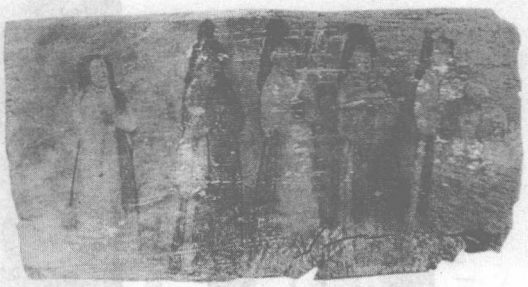
黑水城附近古廟出土
西夏泥塑男女供養人服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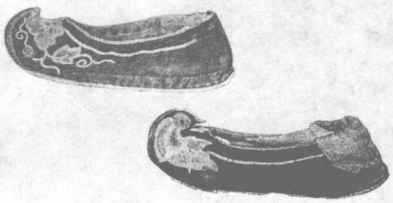
榆林窟二十九窟西夏壁畫中貴婦人供養像服飾



内蒙古臨河縣西夏城址出土
西夏金耳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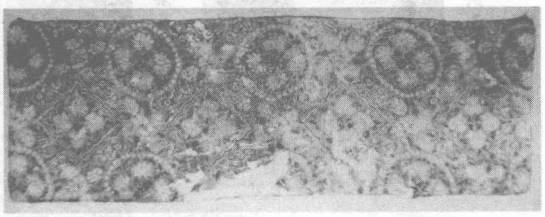
甘肅省武威市出土西夏
彩繪木板畫中仕女服飾



甘肅省武威市出土西夏繡鞋



内蒙古臨河縣出土西夏金指剔



寧夏拜寺溝方塔出土
西夏童子戲花印花絹

建築

清・吳廣成《西夏書事》卷七　咸平六年，春正月，保吉建都西平。初，保吉居夏州，修復寢廟，撫綏宗黨，舉族以安。及得靈武，愛其山川形勝，謀徙都之。弟繼瑗言：『銀、夏係累世經營，祖宗靈爽，實式憑之。今恢復未久，遽爾遷棄，恐擾衆心。』保吉曰：『從古成大事者，不計苟安；立大功者，不狥庸衆。西平北控河、朔，南引慶、涼，據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若繕城浚濠，練兵積粟，一旦縱橫四出，關中將莫知所備。且其人習華風，尚禮好學，我將藉此爲進取之資，成霸王之業，豈平夏偏隅可限哉？』遂令繼瑗與牙將李知白等督衆立宗廟，置官衙，挈宗族建都焉。

又卷九　〔大中祥符三年〕九月，契丹封德明夏國王，遂建宮闕于鐵子山。

契丹主隆緒以德明朝貢時至，遣使持冊封爲夏國王。《宋史・夏國傳》：『大中祥符元年，契丹遣使冊德明爲大夏國王。』考《遼史・聖宗紀》大夏國王至太平元年始封。《宋史》誤。德明益自大，役民夫數萬于鐵子山，大起宮室，緜亘二十餘里，頗極壯麗。山在陝西延州境西北，德明駐軍于此，蓋欲窺中國也。

又卷一〇　〔天禧四年〕冬十一月，城懷遠鎮爲興州，定都之。

靈州懷遠縣，始于後周，宋初廢爲鎮。保吉取靈州時，盡逐居民城外，遂皆徙依懷遠。德明以龍見之祥，思都其地，謀之于衆，僉曰：『西平土俗淳厚，然地居四塞，我可以往，彼可以來。不若懷遠，西北有賀蘭之固，黃河繞其東南，西平爲其障蔽，形勢利便，洵萬世之業也。況屢現休徵，神人允協，急宜卜築新都，以承天命。』德明善之，遣賀承珍督役夫，北渡河城之，搆門闕，宮殿及宗社、籍田，號爲興州，遂定都焉。《宋史・夏國傳》德明城興州在乾興二年，而李氏《長編》在天禧四年末。其《考異》云：『德明正傳載，城興州在李士彬斬羌酋臘兒後，不得其時。考士彬斬臘兒在本年正月，故附年末，今從之。』

又　天聖二年，春二月，德明作省鬼城于定州。

定州省鬼山，在懷遠西北百餘里，土地膏腴，向爲蕃族樵牧地。德明于山之西南麓築城，以馭諸蕃。

又卷一八　〔慶曆六年夏四月〕作避暑宮。

夏俗皆土屋，或織氂牛尾及拈撅毛爲蓋，惟有命者得以瓦覆，故國中鮮游觀所。曩霄于城內作避暑宮，逶迤數里，亭榭臺池，並極其勝。

又　〔慶曆七年〕二月，起高臺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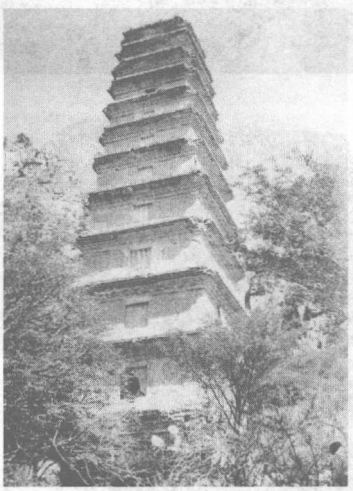
至是，于興慶府東一十五里役民夫建高臺寺及諸浮圖，俱高數十丈，貯中國所賜大藏經，廣延回鶻僧居之，演繹經文，易爲蕃字。

又　秋七月，築離宮于賀蘭山。

賀蘭陽屏西夏，陰阻北蕃，延亘五百餘里，樹木青白，望如駁馬，北人呼『駁』爲賀蘭，故名。曩霄自奪沒啰氏，廢野利后，陰聞寧令哥有怨言，大役丁夫數萬，於山之東營離宮數十里，臺閣高十餘丈，日與諸妃游宴其中，悉以國事委之訛龐。

又卷二五　〔元豐四年八月〕遣兵拒李憲軍，敗于高川石峽。憲至天都山，盡焚南牟諸宮殿。

梁氏聞蘭州破，令民盡起諸路窖粟，悉衆走高川石峽，據險以待。及憲兵至，拒戰而敗。憲兵進取屈吳山，營于打囉城川側。酋豪禹藏鄂成四率旺家族大首領六人，幷蕃部及母妻三十餘人，各賫銅印告身請降。憲令鄂成四隨軍行，由天都山趨南牟城。南牟，國主游幸處，內建七殿，極壯麗，府庫、官舍皆備。憲入，悉焚之。酋首鬼名、統軍仁多唆丁引衆爭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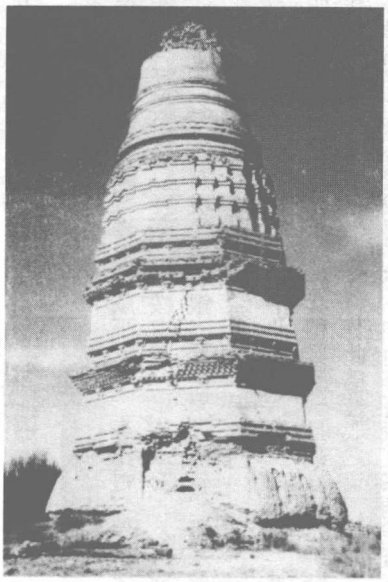


寧夏賀蘭山西夏方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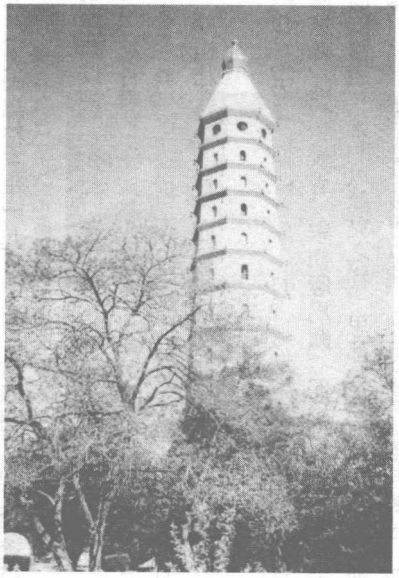
喪失甚多。

明・胡汝礪纂弘治《寧夏新志》卷一《寧夏總鎮・山川・賀蘭山》

在城西六十里。峯巒蒼翠，崖壁險削，延亘五百餘里，邊防倚以爲固。上有頹寺百餘所，幷元昊故宮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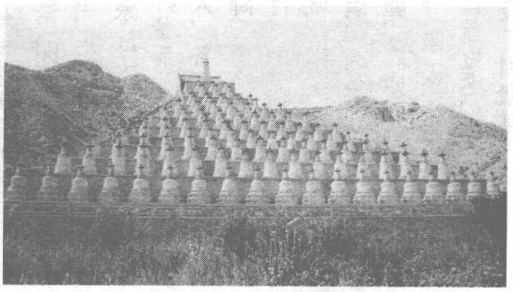
寧夏賀蘭縣西夏宏佛塔



寧夏銀川市西夏承天寺塔



甘肅省張掖市西夏卧佛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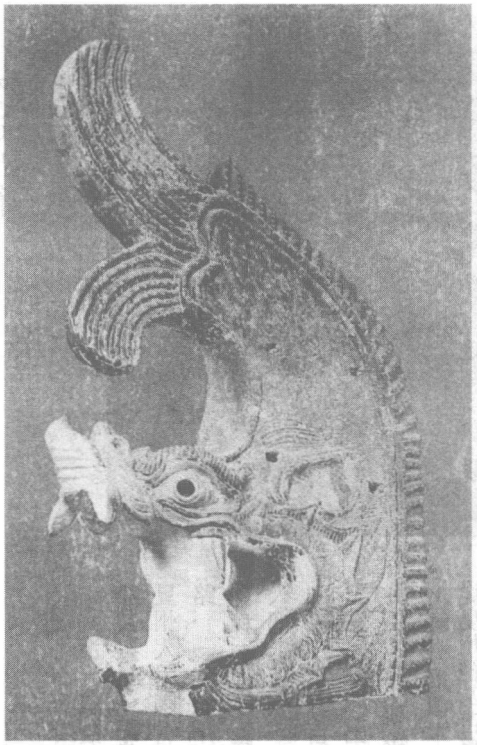
寧夏青銅峽西夏一百零八塔



寧夏銀川西郊西夏陵園出土西夏琉璃瓦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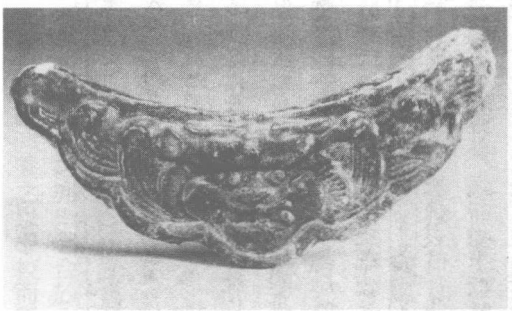
西夏涼州感通塔碑漢文碑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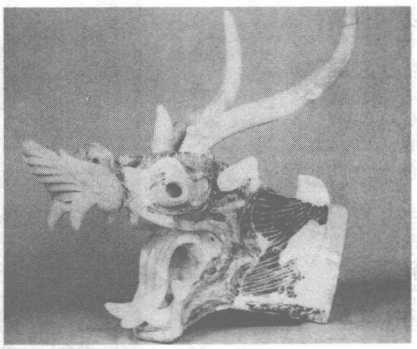
寧夏銀川西郊西夏陵園出土西夏琉璃鴟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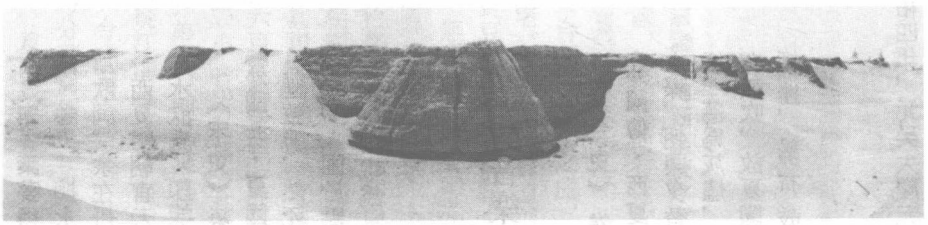
寧夏銀川西郊西夏陵園出土西夏雕龍石欄柱



寧夏銀川西郊西夏陵園出土西夏琉璃滴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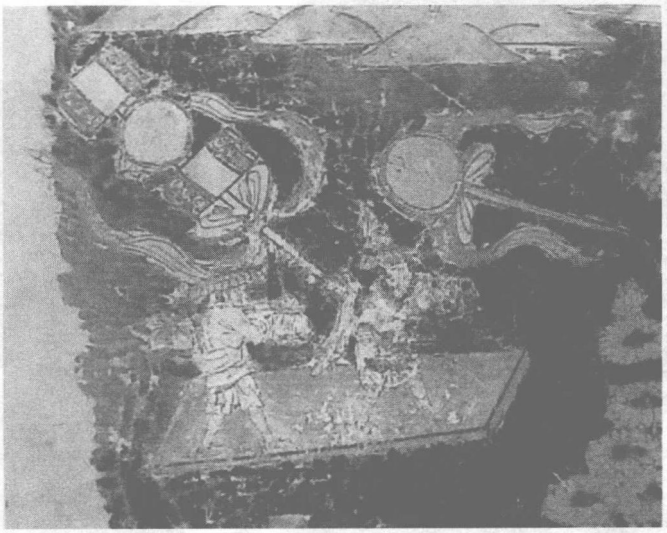


寧夏銀川西郊西夏陵園出土西夏琉璃屋脊獸



內蒙古額濟納旗黑水遺址

交通出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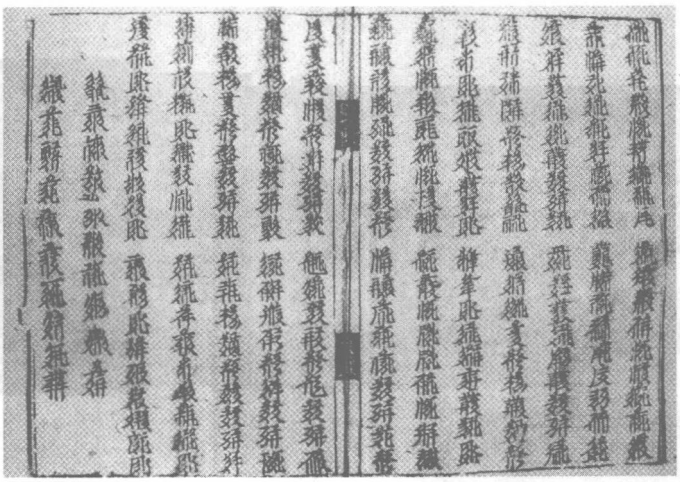


榆林窟第三窟行旅圖

清・吴廣成《西夏書事》卷三　夏州入中國有三路：一由綏州歷豐林縣葦子驛，入鄜延東北；一由夏州越五百餘里，至蘆關出蕃界，入金明境，爲延州正北；一從夏州經四百里，至宥州入洪門，由永安城歷萬安鎮，抵延州西北。此三處皆土山、柏林、溪谷相接，徑路仄狹，駝馬不得並行。故李氏自上世以來，未有親覲者。

又卷一〇　〔乾興元年〕夏五月，表請大食國貢使取道夏州。大食，波斯別種。其入貢路由沙州涉夏境，抵秦州。德明思掠其進奉物，上表請敕使者道其國中。時仁宗新立，知其詐，不許。詔大食：自今入貢取海路由廣州入京師。

謡諺



西夏文諺語《新集錦合辭》

宋・葉夢得《避暑録話》卷三　柳永【略】善爲歌詞。余在丹徒，嘗見一西夏歸朝官云：『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

《宋史》卷四八五《外國一・夏國上》　元昊雖數勝，然死亡創痍者相半，人困於點集，財力不給，國中爲『十不如』之謡以怨之。

音樂舞蹈

《金史》卷一三四《外國傳・西夏》　五代之際，朝興夕替，制度禮樂，蕩爲灰燼，唐節度使有鼓吹，故夏國聲樂清厲頓挫，猶有鼓吹之遺音焉。

清・吴廣成《西夏書事》卷一二　〔景祐四年，元昊大慶元年〕秋七月，更定禮樂。

夏州沿党項蕃俗，自赤辭臣唐，始習尊卑跽拜諸儀。而其音樂，尚以

琵琶，擊缶爲節。僖宗時，賜思恭鼓吹全部，部有三駕：大駕，用一千五百三十人；法駕，七百八十一人；小駕，八百一十六人。俱以金鉦、節鼓、掬鼓、大鼓、小鼓、鐃鼓、羽葆鼓、中鳴、大橫吹、小橫吹、觱栗、桃皮、笳、笛爲器。歷五代入宋，年隔百餘，而其音節悠揚，聲容清厲，猶有唐代遺風。迨德明內附，其禮文儀節，律度聲音無不遵依宋制。元昊久視中國爲不足法，謂野利仁榮曰：『王者制禮作樂，道在宜民。蕃俗以忠實爲先，戰鬬爲務。若唐宋之縟節繁音，吾無取焉。于是，于吉凶、嘉賓、宗祀、燕享，裁禮之九拜爲三拜。沈括《筆談》云：『元昊令國中悉用胡禮』，即此。革樂之五音爲一音，王鞏《聞見近錄》云『增五音爲六』，與夏臺事迹異。令于國中，有不遵者族。



內蒙古額濟納旗
黑水城遺址出土樂舞圖

又卷三六〔紹興十八年〕夏五月，新律成。

西夏音樂經元昊更張，久非唐末遺音。仁孝使樂官李元儒采中國樂書，參本國制度，歷三年始成，賜名『新律』，進元儒等官。

唐兀(河西)部

綜述

元・余闕《青陽先生文集》卷四《送歸彦温赴河西廉使序》　河西本匈奴昆耶休屠王之地，三代之時，不通於中國，漢始取而有之，置五郡其間。自李唐以來，拓跋氏乃王其地，號爲西夏。至於遼、宋，日事戰伐，故其民多武勇而少文理。然以予觀之，予家合淝，合淝之戍，一軍皆夏人，人面多黎墨，善騎射，有長身至八九尺者。其性大抵質直而上義，平居相與，雖異姓如親姻。凡有所得，雖簞食豆羹，不以自私，必召其朋友。朋友之間，有無相共，有餘即以與人，無即以取諸人，亦不少以屬意。百斛之粟，數千百緡之錢，可一語而致具也。歲時往來，以相勞問。少長相坐以齒不以爵。獻壽拜舞，上下之情怡然相讙。醉即相與道其鄉鄰親戚，各相持涕泣以爲常。予初以爲此異鄉相親乃爾，及以問夏人，凡國中之俗，莫不皆然。其異姓之人乃如此，則其親姻可知矣。宜其民皆親上死長，而以彈丸黑子之地抗二大國，傳世五六百年而後亡，非偶然也。自數十年來，吾夏人之居合淝者，老者皆已亡，少者皆已長。其習日以異，其俗日不同。少貴長賤，則少傲其長；兄強弟弱，則兄棄其弟。臨小利害，不翅毫髮，則親戚相賊害如仇讐。予猶疑江淮之土薄，而人之生長於此者亦因以變。及以問夏人，凡國中之俗，今亦莫不皆然。其於親姻如此，則異姓之人可知也。夫夏小國也，際時分裂而用武，必不能篤於所教。而區區遐方，教之亦未必合於先王之法。及國家受天命，一海內，收其兵甲而摩以仁柔，養之以學校而誘之以利祿。今百餘年於茲，絃誦之聲內自京師達於海徼，其教亦云至矣。而俗頹日降如此，吾不知其何說也。我祖宗之置肅政廉訪司於天下，大要以風俗爲先，而其職以學校爲重，故世謂之風憲，是得先王爲治之意也。故嘗選任尊官，非道德爵位出乎庶僚

者，不得與是選，所以爲民表也。今皇帝用鬼名公爲御史大夫，公乃歷選朝著，盡拔諸名臣爲廉訪使，而（無）歸君彦溫以樞密院判官而爲河西。君少擢科目，能古文辭，有大節。由國子博士五轉而遷是官。今爲廉使於夏，必能興學施教，以澤吾夏人。吾夏人聞朝廷以儒臣爲尊官以蒞己，必能勸於學以服君之化，風俗必當丕變，以復於古。其異姓相與如親姻如國初時，如余所云者矣。故道吾夏之俗以望吾歸君焉。

又《李祁序》附《青陽山房記》　青陽山房在今廬州東南六十里巢湖之上，因山以爲名，武威余公讀書之處也。余公之未第也，躬耕山中，以養其親。即田舍置經史百家之書，釋耒則却坐而讀之，以求古聖賢之學。是時未有『青陽山房』之名也。及其出而仕也，不忘其初，乃闢其屋之隘陋而加葺焉。益儲書其中，冀休官需次之暇，以與里中子弟朋友講學于此。於是始有『青陽山房』之名，然而未有記也。文客京師，謁公于翰林，辱不鄙而與之論學，因及青陽山房之事，而屬以記，固辭不獲。退而思之，余公世家武威，而居淮西。武威之俗，以馳馬試劍爲雄。淮西在宋時爲極邊，其民操干戈、持弓矢、習戰鬬，賴國家承平，偃武修文。未百年間，余公以儒自奮，文章政事燁然，爲時所宗，而名聲遂流聞於天下。是雖風俗與時移易，而余公以拔萃之資，出羣之材，超世之志，有不可誣者矣。

傳記

元・張伯淳《養蒙先生文集》卷三《附録・元故平章政事李武愍公墓田記》　李氏系出西夏，至武愍公益大其門，迨今名在宇宙，豐功在國家，盛德在江南之士若民。葬京師之西三十里，曰永安山之陽。卹典視諸勳閥獨優，時論榮之。較德焯勤，有碑有記，有幽堂之銘，其於傳無已。公之子世安，今爲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慨先猷之未竟，罔極之莫酬，即塋域左右買田以供烝嘗，五頃而贏，且將續續爲，前翰林院學士張伯淳與參政公有都門過從之雅，錢塘解后，一再爲伯淳言：『世安幸甚，一門被遇聖朝，何脩克稱，實維前人功德所及。今娛奉重闈，祖父太夫人年過八袠，康強如壯年，每家慶檀欒，歷歷道往事，必以世濟先美爲諸孤勉，尤切切然以房、杜子孫爲深監。凡爲烝嘗不朽計，亦太夫人意也。其爲我記其事。』

伯淳按《禮經》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祭重事也。今田租之入與歲事爲無窮，子孫世守而勿隊，足以致其無窮之思，可謂孝矣。嗚呼！一人之身至于子若孫，而雲而來，其初則一也。人而不忘其初，則孝友睦婣之風不能不油然於雨溥霜降之際，歲時一至或再至，爲摩挲松楸。祀事既灌，父厲其子，兄勉其弟，亦惟上而報國，次而致身，而無忝乃祖。凡可以增光潤色爲有衍勿替之圖者，不止祀事已。謹再拜書以遺公，歸而刻之墓門，尚相爲不朽云。

元・戴良《九靈集》卷一四《亡妾李氏墓誌銘》　妾姓李氏，河西人。故江南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篤魯迷失公之妻姪女也。公以李之惠敏且早孤，抱之爲己女。未幾，公薨，其義母復抱以適維揚董氏，董亦河西貴族，與太尉御史大夫高公、太尉丞相荅失帖木兒公皆姻婭。兩公既官江南，而其諸子又皆從仕浙東、西，有祿食，故遂攜家卽錢塘居焉。於是李年十九。以至正乙巳冬，自錢塘歸余爲妾。

《元史》卷一三四《朶兒赤傳》　朶兒赤字道明，西夏寧州人。父斡扎篤，世掌其國史。初守西涼，率父老以城降太祖，有旨副撒都忽爲中興路管民官。國兵西征，運餉不絕，無毫髮私，時號曰滿朝清。世祖卽位，斡扎篤寢疾卒。遺奏因高智耀以進，請謹名爵、節財用，帝嘉納焉。

朶兒赤年十五，通古注《論語》、《孟子》、《尚書》。帝以西夏子弟多俊逸，欲試用之，召于見香閣，帝曰：『朕聞儒者多嘉言。』朶兒赤奏曰：『陛下聖明仁智，奄有四海，唯當親君子，遠小人爾。自古帝王未有不以小人而亡者，惟陛下察焉。』帝曰：『朕於廷臣有戇直忠言，未嘗不悅而受之；違忤者，亦未嘗加罪。蓋欲養忠直，而退諛佞也。汝言甚合朕意。』因問欲何仕，朶兒赤對曰：『西夏營田，實占正軍，儻有調用，則又妨耕作。土瘠野壙，十未墾一。南軍屯聚以來，子弟蕃息稍衆，若以其成丁者，別編入籍，以實屯力，則地利多而兵有餘矣。請爲其總管，以盡措畫。』帝可之，乃授中興路新民總管。至官，錄其子弟之壯者墾田，塞黃河九口，開其三流。凡三載，賦額增倍，就轉營田使。秩滿入覲，帝大悅，陞潼川府尹。時公府無祿田，朶兒赤乃以官曠地給民，視秩分畝，而薄其稅。潼川仕者有祿，自此始。

又《朶羅台傳》　朶羅台，唐兀氏。祖小丑，太祖既定西夏，括諸色人匠，小丑以業弓進，賜名怯延兀蘭，命爲怯憐口行營弓匠百戶，徙居和林，卒。父塔兒忽台襲職。阿里不哥叛，塔兒忽台從戰于失畝里禿之地，死之。

朶羅台從萬戶也速解兒、玉哇赤等累戰有功，授前衛親軍百戶。積官昭信校尉、芍陂屯田千戶所達魯花赤，後以疾退。

朶羅台之弟闊闊出，亦業弓，嘗獻所造弓，帝稱善，問其父何名，闊闊出對曰：『塔兒忽台，臣之父也。』帝見其狀貌魁偉，且問其能射乎？左右對曰：『能。』試之，果然，遂命爲近侍。明年，武備寺臣復以其弓獻，且奏用之。

宗教信仰

《大宗地玄文本論》卷三　于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萬壽寺雕刊河西大藏經板三千六百二十餘卷、華嚴諸經懺板，至大德六年完備。管主八欽此勝緣，印造三十藏，及《華嚴大經》、《梁皇寶懺》、《華嚴道場忏儀》各百餘部，《焰口施食儀軌》千有餘部。施于寧夏、永昌等寺院，永遠流通。

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六《附録・彈西夏中興路按察使高智耀不當狀》　今體察得西夏中興路提刑按察兼勸農使高智耀資性罷輭，不聞有爲。事佛敬僧乃其所樂，迹其心行，一有髮僧耳。既乏風憲之材，難處搏擊之任；任河西土俗，太半僧祇，初聞智耀來官，已爲望風輕易，故理任已來，所行淹阻，畧不見憚，欲望宣明教化，問民疾苦，鎮靜一道難矣哉！

禮儀

《元史》卷一二〇《察罕傳》　察罕，初名益德，唐兀烏密氏。父曲也怯律，爲夏臣。其妾方懷察罕，不容於嫡母，以配掌羊羣者及里木。察罕稍長，其母以告，且曰：『嫡母已有弟矣。』

察罕武勇過人，幼牧羊於野，植杖於地，脱帽置杖端，跪拜歌舞。太祖出獵，見而問之。察罕對曰：『獨行則帽在上而尊，二人行則年長者尊，今獨行，故致敬於帽。且聞有大官至，先習禮儀耳。』帝異之，乃挈以歸，語光獻皇后曰：『今日出獵得佳兒，可善視之。』命給事內廷。及長，賜姓蒙古，妻以宮人弘吉剌氏。嘗行困，脱靴藉草而寢。鴞鳴其旁，心惡之，擲靴擊之，有蛇自靴中墜。歸，以其事聞。帝曰：『是禽，人所惡者，在爾則爲喜神，宜戒子孫勿殺其類。』

又卷一四四《卜顏鐵木兒傳》　卜顏鐵木兒字珍卿，唐兀吾密氏。性明銳倜儻，早備宿衛，歷事武宗、仁宗、英宗。【略】卜顏鐵木兒持身廉介，人不敢干以私，其爲將所過不受禮遺宴犒，民不知有兵。性至孝，幼養於叔父阿尤，事之如親父。常乘花馬，時稱爲花馬兒平章云。

社會生活

元・元楨《清容居士集》卷一九《賀蘭堂記》　靈武李公居錢塘三十年，築其第之堂而名曰賀蘭，志不忘本也。會楨自京師還，乃命誌之。楨嘗紬書于太史，按賀蘭山在靈武保靜縣西，草木青白，望之如駿馬然者，土音語駿爲賀蘭，而昔之居是山者復因以爲姓。在唐天寶時，靈武號要衝，後卒能以一旅之衆興復舊業，至李王有其地，天下易代凡九姓，獨靈武以十餘州相傳者三百餘年。其民沉鷙尚勇，土壤沃曠，氈酪駝馬給足無凶歉。國狹而慮密，各以金革相保衛，患難垂乏絕不少變，精急專一，迄能奉其君長，蓋傳愈久則俗愈定。

《元史》卷一三四《劉容傳》　劉容字仲寬，其先西寧青海人。高祖阿華，西夏主尚食。西夏平，徙西寧民於雲京。容父海川，在徙中，後遂爲雲京人。

容幼穎悟，稍長，喜讀書。其俗素尚武，容亦善騎射，然弗之好也。

又卷一三五《塔出傳》　塔出，布兀剌子也。幼孤，長善騎射。

又卷一四四《星吉傳》　星吉字吉甫，河西人。曾祖朶吉，祖搠思吉朶而只，父搠思吉，世事太祖、憲宗、世祖爲怯里馬赤。

星吉少給事仁宗潛邸，以精敏稱。至治初，授中尚監，改右侍儀，兼修起居注。拜監察御史，有直聲。自是十五遷爲宣政院使，出爲江南行御史臺御史大夫。時承平日久，內外方以觀望爲政，星吉獨持風裁，御史行部，必敕厲而遣之。【略】星吉爲人公廉明決，及在軍中，能與將士同甘苦，以忠義感激人心，故能以少擊衆，得人死力云。

文化教育

元・陳基《夷白齋稿》卷一二《平江路達魯花赤西夏六十公紀績碑頌》　公方持江西部使者，節命下，即由豫章趣吳郡。長民者方臨人以嚴，而刀筆吏規規守文，不知大體。公因憮然歎曰：『此風其可長乎。不戢將敗吾政。』乃以旦日謁先聖先師，飭學官增弟子員，禮聘名師，用月書季考之法程試之，取其中式者補郡曹吏。尋飾學宮牆，廣倉庾以儲廩粟，買學宮南廢圃，作靈星門以正廟貌。公餘政隙，輒呼吏屬雁行立，從容爲言脩身理人之術，出入經史，上下古今，亹亹不倦，日以爲常。郡諸生化之，爭自激卬，以明經取進士高第者，至是彬彬焉。

又卷二八《聽雪齋記》　西夏鄔密公寓第在吳門天宮里，其東偏有屋六楹，樸而不陋。公即南榮爲小齋，西爲壁，北爲戶，疏其東南，以楮承之。中無長物，左右琴書晏如也。歲方冬，公端居肅容，虛心無爲，與造物者游。俄聞中庭桂樹間索索然有聲，起而視之，則積雪在地，皜然矣。公因援琴鼓之，客有候公於門者，公揖使坐，且謂之曰：『客亦知好此乎？』客曰：『僕東海之鄙人也，何足以知之，雖然，公所鼓《白雪》之曲也。僕不敏，請爲公和之。』客逡巡就席，因歌曰：『白雪兮交下，美人兮獨處，歲晏兮何所娛，撫陽春兮容與。陽春兮遲遲，白雪兮飛飛，彼美人兮勞我思，巾余車兮往從之。端余居兮正余襟，若有聞兮青桂林，桂樹兮後凋，撫白雪兮逍遙。』歌已，筆於壁以記之。時至正十四年十二月也。

元・虞集《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一七《西夏相斡公畫像贊》　夏人嘗尊孔子爲至聖文宣帝，是以畫公像列諸從祀。其國郡縣之學率是行之。夏亡，郡縣廢於兵，廟學盡壞，獨甘州僅存其迹。興州有帝廟門榜及夏主《靈芝歌》石刻，涼州有殿及廡。

至元間，公之曾孫雲南廉訪使道明，奉詔使過涼州，見殿廡有公從祀遺像，欷歔流涕，不能去，求工人摹而藏諸家。延祐間，荆王修廟學，盡撤其舊而新之，所象亡矣。廉訪之孫奎章閣典籤玉倫都，嘗以《禮記》舉進士，從予成均於閣下，又爲僚焉。間來告曰：『昔故國崇尚文治，先中書與有功焉。國中從祀廟學之像，僅存於兵火之餘，而泯隊於今日，不亦悲夫！先世至元所摹像，固無恙也，願有述焉，以貽我後之人。』乃爲錄其事而述贊曰：

西夏之盛，禮事孔子，極其尊親，以帝廟祀。乃有儒臣，早究典謨，通經同文，教其國都，遂相其君，作服施采，顧瞻學宮。遺像斯在，國廢人遠，人鮮克知，壞宮改作，不聞金絲。不忘其親，在賢孫子，載圖丹青，取徵良史。

元・朱德潤《存復齋文集》卷七《斡克莊侍郎賀蘭山圖贊》　賀蘭之山，大河之西，毓秀孕靈，渙發天機。我斡大夫，風雲之姿，江湖氣誼，月靈襟期，材爲國楨，學則民師，用作斯圖，品物象儀。

《元史》卷一二五《高智耀傳》　高智耀，河西人，世仕夏國。曾祖逸，大都督府尹；祖良惠，右丞相。智耀登本國進士第，夏亡，隱賀蘭山。太宗訪求河西故家子孫之賢者，衆以智耀對，召見將用之，遽辭歸。皇子闊端鎮西涼，儒者皆隸役，智耀謁藩邸，言儒者給復已久，一旦與廝養同役，非便，請除之。皇子從其言。欲奏官之，不就。憲宗即位，智耀入見，言：『儒者所學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自古有國家者，用之則治，不用則否，養成其材，將以資其用也。宜蠲免徭役以教育之。』帝問：『儒家何如巫醫？』對曰：『儒以綱常治天下，豈方技所得比。』帝曰：『善。前此未有以是告朕者。』詔復海內儒士徭役，無有所與。

世祖在潛邸已聞其賢，及即位，召見，又力言儒術有補治道，反覆辯論，辭累千百。帝異其言，鑄印授之，命凡免役儒戶，皆從之給公文爲左驗。時淮、蜀士遭俘虜者，皆沒爲奴，智耀奏言：『以儒爲驅，古無有也。陛下方以古道爲治，宜除之，以風厲天下。』帝然之，即拜翰林學士，命循行郡縣區別之，得數千人。貴臣或言其詭濫，帝詰之，對曰：『士，

譬則金也，金色有淺深，謂之非金不可，才藝有淺深，謂之非士亦不可。』帝悅，更寵賚之。智耀又言：『國初庶政草創，綱紀未張，宜倣前代，置御史臺以糾肅官常。』至元五年立御史臺，用其議也。

又卷一四三《余闕傳》 余闕字廷心，一字天心，唐兀氏，世家河西武威。父沙剌臧卜，官廬州，遂爲廬州人。少喪父，授徒以養母，與吳澄弟子張恆游，文學日進。【略】闕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然稍有違令即斬以徇。闕嘗病不視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闕聞，強衣冠而出。當出戰，矢石亂下如雨，士以盾蔽闕，闕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爲。』故人爭用命。稍暇，即注《周易》，帥諸生謁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或欲挽闕入翰林，闕以國步危蹙辭不往，其忠國之心蓋素定也。卒時年五十六。事聞，贈闕攄誠守正清忠諒節功臣、榮祿大夫、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豳國公，謚忠宣。議者謂自兵興以來，死節之臣闕與褚不華爲第一云。

闕留意經術，《五經》皆有傳注。爲文有氣魄，能達其所欲言。詩體尚江左，高視鮑、謝，徐、庾以下不論也。篆隸亦古雅可傳。初，闕既死，賊義之，求屍塘中，具棺斂葬於西門外。及安慶內附，大明皇帝嘉闕之忠，詔立廟於忠節坊，命有司歲時致祭云。

又卷一四四《福壽傳》 福壽，唐兀人。幼俊茂，知讀書，尤善應對。

回回部

綜述

宋·岳珂《桯史》卷一一《番禺海獠》 番禺有海獠雜居，其最豪者蒲姓，號白番人，本占城之貴人也。既浮海而遇風濤，憚於復反，乃請於其主，願留中國，以通往來之貨。主許焉，舶事寔賴給其家。歲益久，定居城中，屋室稍侈靡踰禁。使者方務招徠，以阜國計，且以其非吾國人，不之問，故其宏麗奇偉，益張而大，富盛甲一時。紹興壬子，先君帥廣，余年甫十歲，嘗游焉。今尚識其故處，層棲傑觀，晃蕩脽亘，不能悉舉矣。然稍異而可紀者，亦不一，因錄之以示傳奇。獠性尚鬼而好潔，平居終日，相與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名，如中國之佛，而實無像設，稱謂訾牙，亦莫能曉，竟不知何神也。堂中有碑，高袤數丈，上皆刻異書如篆籀，是爲像主，拜者皆嚮之。且輒會食，不置七箸，用金銀爲巨槽，合鮭炙、粱米爲一，灑以薔露，散以冰腦。坐者皆賓右手於褥下不用，曰此爲觸手，惟以溷而已，羣以左手攫取，飽而滌之，復入於堂以謝。居無溲匽。有樓高百餘尺，下瞰通流，謁者登之。以中金爲版，施機蔽其下，奏庾鏗然有聲，樓上雕鏤金碧，莫可名狀。有池亭，池方廣凡數丈，亦以中金通甃，制爲甲葉而鱗次，全類今州郡公宴燎箱之爲而大之，凡用鈲鋋數萬。中堂有四柱，皆沉水香，高貫于棟，曲房便榭不論也。嘗有數柱，欲泝于朝，舶司以其非常有，恐後莫致，不之許，亦卧廡下。後有窣堵波，高入雲表，式度不比它塔，環以甓，爲大址，綦而增之，外圜而加灰飾，望之如銀筆。下有一門，拾級以上，由其中而圜轉焉如旋螺，外不復見其梯磴。每數十級啓一竇，歲四五月，舶將來，羣獠入於塔，出於竇，啁哳號噑，以祈南風，亦輒有驗。絕頂有金雞甚鉅，以代相輪，今亡其一足。聞諸廣人，始前一政雷朝宗深時，爲盜所取，跡捕無有。會市有窶人鬻精金，執而訊之，良是，問其所以致，曰：『獠家素嚴，人莫闖其藩。予棲梁上，三宿而至塔，裹麪糧，隱於顛，晝伏夜緣，以剛鐵爲錯，斷而懷之，重不可多致，故止得其一足。』又問其所以下，曰：『予之登也，挾二雨蓋，去其柄。既得之，伺天大風，鼓以爲翼，乃在平地，無傷也。』盜雖得，而其足卒不能補，以至今。他日，郡以歲事勞宴之，迎導甚設，家人帷觀，余亦在，見其揮金如糞土，輿皁無遺，珠璣香貝，狼籍坐上，以示侈。帷人曰：『此其常也。』後三日，以合薦酒饌燒羊以謝大僚，曰：『如例。』龍麝撲鼻，奇味不知名，皆可食，迥無同槽故態。羊亦珍，皮色如黃金，酒醇而甘，幾與崖蜜無辨。獨好作河魚疾，以腦多而性寒故也。余後北歸，見藤守王君興翁諸郎，言其富已不如曩日，池匽皆廢，云泉亦有舶獠，曰『尸羅圍』，貨乙於蒲，近家亦

蕩析。意積賄聚散，自有時也。

明・陸容《菽園雜記》卷二　回回教門，異於中國者，不供佛，不祭神，不拜屍，所尊敬者，惟一天字。天之外，最敬孔聖人。故其言云：『僧言佛子在西空，道說蓬萊住海東，惟有孔門眞實事，眼前無日不春風。』見中國人修齋設醮，笑之。初生小兒，先以熟羊脂納其口中，使不能吐嚥，待消盡而後乳之，則其子有力，且無病。其俗善保養者，無他法，惟護外腎，使不着寒。見南人著夏布袴者，甚以爲非，恐涼傷外腎也。云夜卧當以手握之，令暖，謂此乃生人性命之本根，不可不保護，此說最有理。

明・王尚用修，陳樟、張騰纂嘉靖《尋甸府志》上卷《風俗・種類》　色目人頭戴白布小帽，不裹巾。身穿白布短衣，不緣領。性奸而險，多娶同姓。誦經以殺牲爲齋，葬埋以剝衣爲淨，無棺以送親，無祭以享親。及葬，丟棄土坑，以有無聲爲吉凶兆。傷化敗倫，莫此爲甚。嘉靖二十八年知府王尚用爲廣諮詢以共圖治理事，議呈痛革前弊，於是始有棺槨，衣衾以葬親矣。

清・佚名《岡志・風俗》　風俗淳樸，教法精嚴。廣設義學，研窮典謨。名師碩儒，接踵而至。人皆性剛強而敦禮樂，習武勇而尚義俠。護持同類，不容外侮，仍存西土勇敢之氣。飲食則必腆必潔，雖市肆必不容異教竄入。教規率由典則，即小節亦不敢妄有增損。持齋時，燈火滿街，光輝奪月。聚禮日，衣冠盈寺，香氣不墜。先聖之規模，中華之西域也。

又《烈女》　貞節坊有楊姓者，外教人也。自稱祖居此巷，歷元明三百餘年矣。因居回教之中，其家數世不供佛，不貼春聯、門神，不食一切穢物。有女大姐，年七八歲，與鄰女嘻戲，學念鵝立福。忽值其兄歿，其父畀一棺至。大姐大驚，問其母曰：『吾家非漢人，何以來此不祥之物？』母曰：『我家亦漢人，非回教也。』大姐愕然，涕泣累日，若有所失。及長，適番姓。日嫌其家腥臭，另置庖爨而食。後憂鬱成疾，臨終囑其母曰，欲請掌教懺罪，求其教禮葬，不願身入棺木。母憐之，卒從其言。

又《教禮議・馬永和摘誤》　岡人馬永和，遊學於濟寧十餘年。還京，獨班人敬信之。永和摘教規錯訛十事：一、眞經首章不可重念。凡事皆有首尾，《寶命眞經》豈可顚倒重復？且無利益。二、站者拿子，必脫履成禮。言此禮乃代亡者全始終之儀，有舉手，有躬有叩，有塞倆母，是亦拜，豈可不脫穢履？三、不可浴屍念塔哈。教律：產婦房暨醉人、睡人、死屍之側，不須念經。浴時正屍之側，豈可念經？況考古禮無據。四、聚禮阿疾訥拜前，不可念邦克。未念克福之前，已有邦克矣。寧有二邦克之禮？五、葬時坏門之外，不可念特勒根因。言特勒根因乃念與疾革之人聽，以提醒正道，不致留戀世情。既不念於未死之前。既死矣，念有何益？六、早晚拜後，念歸正眞言，不可出指。七、晚拜之後，二叩應裁。八、不可食部出羔。九、不可食蝦蠏。十、七顆米盡納口中，即古含之意。聖人不以有用置無用，故易玉以米。諄諄數百言，皆深切時病。衆人狃習，已不肯更易，呼永和爲新興兒。

清・王清賢修，陳淳纂康熙《武定府志》卷一《風俗》　回回：惟認其教曰教主。不食豬、犬，非己殺之牲畜不食。

清・蔣旭纂康熙《蒙化府志》卷一《風俗》　一曰回回。本西域回回國之遺種，元世祖掠徙至滇，因（古）〔占〕籍於蒙，入里甲，有差徭。凡所居皆建寺，聚族禮拜。死不用棺，葬不擇方。禁酒、豕，多以染皂。經商爲業。今亦有讀書通仕籍者。

清・楊書纂康熙《定邊縣志・風俗》　徊徊：高冠素衣，不飲酒，不食豬肉。清齋禮斗，當星而食。惟嗜牛羊葱蒜，葬不用棺。

清・魏祝亭《蜀九種夷記》　至于狪狪，爲回鶻遺種，其人最黠，桀心如蘧，機變異常，貪食冒賄甚于饕餮，傳其先世隨弁卒屯戍于兹，遂家焉。騾、驢、犬、豕肉均不食，其牛、羊、雞、鴨等畜必自割乃食。與其類通姻，不避同姓。病不服藥，延沙門祈禱或祝由科。居親喪，食肉，不飲酒。死削鬚髮，歛以布囊，用棺材擯至穸所，啓棺出尸入坑，去衣，扭首西向，繚以木板，缺其一面瘞之。歲以清明謁墓，儀用麵餅。元日敬天地外，餘一無所崇祀。

清・俞浩《西域考古錄》卷三《涼州府》　三角城本有明之來遠城也，在府南二百四十里，西去甘州白石厓三百里，東去莊浪之鎮羌堡三百七十里，皆山也，東南去西寧北川營三百一十里，則阻於大通河也。其城三面環山，因山爲垣，形勢險峻，有若天然，故曰三角。永樂中，以處降番，俾爲我之藩籬。及青海爲北部所踞，四出侵剽，番衆移徙，惟置空

城。順治初，遂爲麥力幹所據。其地平川曠莽，延袤幾二百里，土最饒沃，以耕以牧，號稱樂土。順治八年，叛回漏網者四百餘人，麥力幹使居此城，專事屯牧。回人善於開渠，故自甲午乙未以後，麥力幹一部最爲雄張。及滇楚多事，諸部益以生心，西陲所以日棘也。有遠馭之畧者，亦宜深戒於覆轍也。

清・繆闓修，施映袞等纂道光《陸涼州志》卷八《土司》 回回　性剛復，與人常不相下。生不禮佛，死不棺殮，自謂秉祖教。

清・鈕方圖修，侯允欽纂咸豐《鄧川州志》卷四《風土志・民類》 一曰回民，西域大食國遺種。元時蔓延入滇，所至輒相親守，與漢人交則深阻不易測，資生每仗騾馬。利於武庠，亦知讀書，然不能永業也。服食、婚喪堅持其俗不可易。

清・鄧元鏕等修，萬慎等纂光緒《續修叙永永寧廳縣合志》卷二〇《風俗・人類》 〔回人〕其原始於天方，在崑崙之陽，奉穆罕默特之教，據《天方典禮》云，隋開皇時遣使求其經典，乃命臣塞爾帝幹歌士等奉天經三十冊入中國，建懷聖寺。又云：漢馬援伐交趾，唐郭子儀征回紇，暨國朝岳鍾琪等平青海，先後從入關者。叙永、永甯則自康雍年間始有馬、麻、劉、達四姓，後又增陶、蘇、魏、羅各姓，凡數百家。其人多強健，尚武功，故有習弓馬，進武庠，入營投効者，亦有讀儒書入黌序者，交接往來與漢人無異，歸地方官管轄，一例輸賦當差，惟教規稍有不同耳。

清・陶保廉《辛卯侍行記》卷五《光緒十七年十一月十日》 又有駝毛達子，本河西回回也。百年前因犯法逃入青海，變回爲蒙矣。

清・張彦篤修，包永昌等纂光緒《洮州廳志》卷二《輿地志・風俗・舊洮堡風俗附》 按舊洮堡爲洮州舊地，較新城爲繁富。其俗重農善賈，漢回雜處，番夷往來，五方人民，貿易者絡繹不絕。其土著以回民爲多，無人不商，亦無家不農。歲時風尚，比之新城，雖有小異，實皆大同。

清・佚名編光緒《岷州鄉土志・人類・回》 岷向來回居南關、祿撒、巴里莊、寫溝等處。自同治亂後，寫溝回無孑遺，田畝漢人承種。今南關回八十家，占藏竜三十家，巴里莊二十家，白楊坡二十家，共男女九百口，與漢人來往洽習，相慶弔，惟不通婚。奉其教維謹，而不立禮拜寺。性善商販，輕耕稼。有力者販皮於川，而來以紬緞等貨。貧者貨茶，收買牛羊皮及小小物。比漢人黠甚，然亦安居無他故。

清・陳芑芬修，黎彩彰纂光緒《寧羌州鄉土志・人類》 本境雖氐羌故地，然歷朝以來，遞經淘汰，腥膻盡除，即有一二存者，亦久與漢民同化，水乳交融，不辨孰清孰濁已。故今日全境居民除漢種外，並無各族，祇有少數回民，聚居陽平關西南哈家山，約共二十餘戶，內以哈姓者爲多，係國初自漢中遷入，安插於此。其源流世系多不可攷，總之不出乎阿拉伯人者，近是。其俗則務農經商，與漢人同。惟恪守穆罕默德教規，不嗜豬肉。死者殮以囊，不用衣衾棺槨。有禮拜堂一所，代推一人主持之，名曰阿洪，婚喪之事，皆預焉。每七日詣堂禮拜，聚族而往，皆喃喃誦經。有女不與漢人，而娶漢人妻。人以其狡黠，多無與往來者。咸豐初有賽姓移居舒家壩，橫甚。鄰里不堪其擾，聚衆而殲之。此種人遂無復多事，相安至今。

清・佚名編光緒《昌吉縣鄉土志・人類》 查本境現有回回四百柒十三戶。內居南關者二百戶，散處西南鄉者二百七十三戶。皆光緒三年承平以後，自陝西及甘肅之西寧、河州先後兵荒逃來，陸續收入戶籍者。二百餘戶畊作有常，此外非貿易工匠，即開店營生。溯其祖國曰默特納，即史所載默德那國。其經典相傳爲瑪哈木啻敏去今二千一百六十餘年。傳經一卷名曰潤爾罕，凡三十篇。經內大旨皆敬人敬天積福行善，見《回疆志》。暨穆罕麥德生西曆五百七十年，即中國陳宣帝大建三年，迄今一千三百三十八年。亞拉伯人多信奉之，見《地理志畧》。亞拉伯即下文宗教門例言回種阿剌伯之轉音也。派罕巴爾唐時入見。《武聖記》。所撰。大概如釋氏之佛書咒語，空談彼教之果報，述前人之語言而已。誦經人曰阿渾，明白者尚能道其大旨，及窮其幽邃，而又茫然不知所云。回回近世之稱又爲小教，至前代中外稱謂尤有不同。自泰西曰登根，歐洲非洲曰亞拉伯，中國謂之羌人，夏曰西戎，商曰氐羌，漢魏時曰大小月氏，先零羌、燒當羌，唐宋之間曰回紇、回鶻。見《地理志畧》《地理教科鑑史》各書。《中國地理教科書》曰：『天山南路迤西，南入葱嶺，有信奉天方教，以白布纏頭，漢人呼爲纏頭，即回回之遺裔也。世說纏頭乃回回之鼻祖，未知孰是。其風俗與蒙古、哈薩、喇嘛、南番、苗蠻迥別，與纏頭大畧相似。其言語、衣冠、姓氏、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道又頗與漢

人相等。唯冠多尚白，阿渾得以冠之。外此領禮拜者曰依麻木，經管地方公事者曰社頭，亦能冠以白冠。其姓氏不一，然姓馬者則十居八九，比漢人張王李趙四大姓爲尤甚焉。讀漢書者亦多補弟子員，有人而欲求一學問優長者，仍寥寥不數覯也。見尋常客兩揖，習爲慣常，不待答拜始然也。官長前仍跪拜。有清眞寺，無像設。不受職，不飲酒，不食豕，不吸烟，不演戲，不焚香化楮，不酬神許愿，不立善堂善舉以積福，徒以唸經禮拜爲功果。其性情桀驁難馴，善於馳騁，動輒思亂。其體氣完固，耐勞耐寒耐熱，勤儉尤其擅長。有祭祀亦曉分等第，以天地日月覆載循環者爲上，祭山川水土資養萬物利於人者爲中祭，以家堂墳塋爲人生根本有暗中保佑之靈爲下祭。詳《潤爾罕經》內。其祭祀以大小年爲期，小年後大年柴拾日，較爲鄭重。一年兩祭，宰牛與羊，無一定數，不過以黑頭棉羊爲上品，牛毋論矣。祭畢，烹以食同塲者。祭祀之地曰拱拜，下築土基，上架數椽，如屋有頂。漢人道旁涼亭式樣。凡禱福禳災，祝天告地，年節禮拜，平日早晚迎日送日，并把齋誦經。有時不往清眞寺，即在拱拜地面。父母亡辰，生人病痛，宰羊宴會，除唸經阿渾必請方到，餘皆聽人自來，不必相識有素，謂之散尼牙子。他如文字紀年，一切悉詳於後纏頭條內。

清・陳光煒編光緒《鄯善縣鄉土志・人類》　其冠履、服飾，制頗類漢，而習尚風俗則皆與纏回差同。

清・劉潤通編光緒《哈密直隸廳鄉土志・人類》　回民分陝西方、肅州方，又有由西寧逃竄來此者，奔走貿易，居止無定，至力田耕稼，甚屬寥寥。

清・曹凌漢編光緒《精河直隸廳鄉土志・人類》　查本境回民光緒初年先後自內地出關，居於本城南關，耕種者十之二三，貿易者十之八九，而永集湖、大河沿亦間有之。陝西籍居其半，甘肅籍亦居其半。其源流世系，無從稽考，謹就其風俗，約畧言之。回俗不祀神，以事天爲本。不奉祖，以誦經爲要。其經係唐時派罕巴爾撰著，尊爲教祖，歷敬信之。有清眞寺，不塑像。凡七日，阿洪誦經一次，呼爲禮拜。經典熟者，曰阿渾，以白布綠布爲冠，綠冠最重，非衆人推尊公送，莫敢戴。人生八九歲，令識經字，不讀漢書。學經者曰滿納，亦白冠。白冠實衍傳於（祖教）〔教祖〕，一推尊誦經者也，故阿渾最重用。男女婚嫁，均請阿渾誦經，謂之成禮。人死無喪制，請阿渾誦經，不出三日即葬，無論貧富，尸以白布縛之，盛入活底木匣，臨其穴，抽而瘞之。不祭亦不弔，子孫服制或四十日或百日除之。紀年無閏月、小建，以三百六十日爲一年，四時節候隨漢人呼之。過年必前一月把齋，白日不食，見月方飲啖，謂之封齋。月滿開齋，謂之過年。期無定制，按月逆推。如今年在六月，明年遇閏，即在五月之類是也。過年第一日，阿渾率衆入寺誦經，畢，則慶賀，大小亦如之。六畜惟豕最忌，不特不食其肉，見他人畜之，亦且惡而避之。他牲非宰殺者不食，血不盡不食，而纏俗亦如之。

清・王學伊等纂宣統《新修固原直隸州志》卷一一《軼事志・風俗・冠禮》　回民子弟多誦回經，有舉爲滿拉、黑提布、乙麻木等名目。若天經三十本講通，即舉阿訇，由各莊頭人公送四角尖頂冠、長領袍，尚綠色。入寺所行禮節：直伏其身，叩首者三。舉手及胸，拱揖者三。誠爲自成風氣，名曰穿衣禮。而回民尋常帽式，則多用白色者，亦習俗囿之也。

清・王樹枏《新疆禮俗志・甘回》　回民相慶弔無叩首禮，示不敢當教祖也。

清・崇謙等修，沈宗舜纂宣統《楚雄縣志》卷二《地理・風俗》　外籍曰回人，自元時由西域從軍來楚少迤，今數百年生聚，與漢人土相處，則服食、功名大畧與漢土（司）〔同〕，其俗惟婚喪飲食稍異。

清・梁友檍纂宣統《蒙化鄉土志・人類・回》　其先阿剌伯人，元初從世祖取雲南，遂占籍。及明洪武中，傅友德、沐英平蒙化，隨征來者留屯田。厥後歷年既多，種族蕃盛。其俊秀者皆讀書，儼然入庠序，掇科甲，登仕籍；次爲農；次爲商；然皆聚族而居，不與漢人通嫁娶。最盛莫如乾嘉間，計大小一十八寨，與城外之人文巷、公郎之回營，以及零星散處，約三千餘戶，二萬餘丁口。至道光末，回漢忽相仇。尋於咸豐初，杜逆首禍，擾亂滇中，搶奪數十州縣，竊據十七八年。迄同治壬申、癸酉始平之，則幾無噍類矣。承平至今，幾四十年，休養生息，漸臻蕃庶。稽其戶口，雖未盈千，亦不下六百二十戶，多聚居三勝約之樹濃村、回悔登、西蓮花、營尾村，巡檢約之大小圍埂、晏旗廠、東蓮花、白沙空、五摩力，大倉約則三家村、馬米廠、深溝村，公郎則五甲、南澗，

仁里則含鐵村、沙羅，漾濞則上下街，其他如近城甸中與新鄉之貝貝祿、瓦怒巴則又晨星落落耳。其人性堅忍，勤苦耐勞。不嗜烟酒，忌豕肉，多食牛羊鷄鴨。日念西域經數次，每七日一禮拜，足十二月則大禮拜。一月謂之把齋，齋日見星月然後飲食。男子悉集清眞寺，婦人則在家。又素有潔癖，凡兩便後必沐浴，不用盥器，恆以銅壺澆之。婦人胸常帶一巾搭肩上。嫁娶不擇日，不合婚。聘時用糖四合、首飾四色，間亦有用聘金者；納采用衣飾各一二事。吉期必招五師台念喜經。餘禮與漢略同。人死無棺槨，臨終招五師台念經，置門後淨洗之，以利刀薙其肢體。朝死夕葬，以木篾舁之，出不拘時日，山向專用子午，面朝西。坟墓亦與漢人有同異。

歲時

《明史》卷三七《曆七・回回曆法一》　《回回曆法》，西域默狄納國王馬哈麻所作。其地北極高二十四度半，經度偏西一百〇七度，約在雲南之西八千餘里。其曆元用隋開皇己未，卽其建國之年也。洪武初，得其書於元都。十五年秋，太祖謂西域推測天象最精，其五星緯度又中國所無。命翰林李翀、吳伯宗同回回大師馬沙亦黑等譯其書。其法不用閏月，以三百六十五日爲一歲。歲十二宮，宮有閏日，凡百二十八年而宮閏三十一日。以三百五十四日爲一周，周十二月，月有閏日。凡三十年月閏十一日，歷千九百四十一年，宮月日辰再會。此其立法之大概也。

清・王岱輿《正教真詮》卷下《宰牲》　天房大會，俗稱小節，繼往聖之遺跡，遵歷來之古禮，大衆宰牲，最爲切要，實爲近主之因由，可渡業緣之火海。夫告朔之羊，亦曰古禮，尙然不棄。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是知名存而實去者，猶愈于名實兩亡。況正教盡由明命，豈可輕棄也。須知牲有內外，事有源流。宰外牲而不遺舊典，遵聖法而杜己聰明。宰內牲而降伏自性，體聖人而不間須臾。常人自外而內，因彼以見聞而得。至人自內而外，緣彼之性地本明。惟偏于內，則太過，不可公行于天下。直著于外，則不及，豈得此中之至理。紅翠闡揚，本是根中活潑；紫黃寂滅，皆緣種裡虛無。內外兼持，不偏不倚，始爲正道也。因正人之與眞主，其中有三大障礙：乃財物也，恩愛也，自己也。性牛若伏，人道始彰。在常流則割愛施財，居至品則盡忠舍己。誠中形外，個個可爲聖賢；踐迹入室，循循導引愚蒙。三障未超，怎得清眞世界；四性未降，終墮昏迷苦海。夫以無過之牲靈，罰贖有過之君子，名雖施濟貧難，理括財色身體。俗子無知，反古道而不遵；清眞至理，非智人而不悟。若程嬰之于趙武，紀信之于漢王，二人以身代主之死，古今稱羨，名垂青史，非忠義安至此也。牲雖不知忠義之理，而人用彼于忠義之事，永祥互得，其至矣哉。且牲居身獄，有耕負之勞，冷熱之苦，鞭撻之痛，苟用之正事，脫拘禁之囚，得逍遙之地，利莫大焉。詩云：『克盡心中魔，獅狐隨驅役。宰了自家牛，天下皆賓伏。』到此田地，大會畢焉，天下一焉。夫生殺之機，大相懸絕。多有當利者而反害之，或有當滅者而反縱之。蓋因取舍不明故耳。且朝捐不急之官，世黜無能之役，況異類乎。若釋氏之舍身喂虎，割肉啖鷹，直小慈悲耳，不知轉增一縱虎教鷹之大過也。茲與助盜以糧，投油于火，何異乎？不若殺此虎，射此鷹，轉救得許多性命。如此大慈悲而不知作，更缺一棄小就大之方便。可謂取舍不明，輕重不分。不獨不能化人，亦且愈滋其惑矣。且天上地下，八方之內，若動若植，無非物耳。何不惜草木之榮枯，而獨憫飛走之夭滅？況彼亦云翠竹黃花，無非佛性。以是觀之，何其偏也。均慈悲也，獨不慈悲父母妻孥，而慈悲虎狼蛇蝎。均棄舍也，惟使人棄舍其財以與僧，而不使僧棄舍其所取之財以濟人，抑又何也。是故天地萬物，皆本人極而有，若非人極，萬物皆無。設立諸有，原爲資人之用耳。世人不明此理，皆好生而惡殺。多有好生者轉是殺生，但彼不知好生之害；好殺者反是生生，但彼不知好殺之益。以是觀之，好生者亦是偏生，好殺者亦是妄殺。若明造化之遷移，四時之消長，萬物之盈虛，始可言生殺之至理也。昔北使李諧至南，梁帝與之遊覽。至放生處，問曰：『爾國亦放生否？』諧曰：『不捉亦不放。』帝大慚。知諧之譏，可謂知好生之害矣。唐宗時，西僧灌頂，疾請釋囚。帝曰：『釋囚祈福，豈爲師惜。朕思惡人屢赦，反害良善。何福之有，不若除之，良善始安。』茲可謂知好殺之益矣。詩云：『活行死道死方生，生死交加息未停。超此兩關纔不礙，誰知死後始長生。』

清・劉智《天方至聖實録年譜・凡例》　一、編年以天方年月大書於

上，以各帝國年月分注於下。以考證天下疆域雖遙，而行事若在一室也。

一、干支原爲紀數記號，非有關於陰陽五行也。術數家以占年候凶吉及政務興衰，誕矣。天方以卮卜哲得諸字紀數記號，亦猶干支也。錄中不用，無益近識也。

一、西曆恆以十二月爲一年，無閏月，閱十九年而差七月，則彼此月數，不免差同。故於大書之下，注明西曆某月當中曆某月。至其差閏之義，另有專書詳之，此不暇悉。

一、西曆十二月之名一定也，準墨只書其名不列其數，此則大書其數，並注其名，以便考核。

一、天方以月朔之明日爲初一日，中曆以朔爲初一日。故凡紀日數，西曆較中曆爲少一日也。如吾聖誕生三月十二日，則當此之十三日也。

一、天方月名：正月穆哈蘭，二月色法爾，三月勒比而奧卧立，四月勒比爾阿后爾，五月哲馬獨奧卧立，六月哲馬獨阿后爾，七月勒哲卜，八月捨而邦，九月勒默臧，十月少哇立，十一月祖立格爾德，十二月祖立后哲。

一、天方日名：初日曰閃白，一日葉怯閃白，二日曰都閃白，三日些閃白，四日查閃白，五日潘閃白，六日主默爾。七日一轉，周而復始。蓋取諸天行七政，七日來復也。

清・龔景翰纂修乾隆《循化廳志》卷七《風俗・回民》　過年：每三年縮一月，以有閏也。西人不知閏法故，但以十二月爲則。過年之末月謂之閉齋，一月滿，然後開齋。開齋之日，則新年第一日也。以見月爲度，大略前月大盡，則在初三；小盡，則在初四。其閉齋之一月，鷄鳴用飯，至日落復飯，日中卽水亦不飲。然惟誦經及老成人能之，其餘三日五日或私開矣。過年之日，先至寺禮拜，總掌教以油香食之。遂至墳上誦經，乃至本莊拜年，互食油香，貧者麥仁飯。次日，乃至各莊。開齋之後七十日，謂之小過年，如漢俗之清明。亦至寺禮拜，墳上誦經。富者殺羊或殺牛，散送本莊。如去歲壬子閏四月初三日開齋，其小過年則六月十二日也。閉齋一月之先十五日，轉巴提拉。掌教、副掌教、小掌教等，至各家誦經。家中人皆跪伏。掌教令接躲，各人皆以手對捧在面前，隨以手擦面一下而畢。請掌教食油香，交布施。

清・昇允等修，安維峻等纂光緒《甘肅新通志》卷一一《輿地志・時令》　每三年縮一月，以有閏也。過年之先一月，皆閉齋，滿一月，開齋，卽爲新年第一日也。以見月爲度，閉齋之日，雞鳴用飯，至日落復飯，餘時俱不飲食。過年先至寺禮拜總掌教，次赴墳誦經，然後互相賀年。開齋七十日，謂之小過年，亦至寺禮拜，上墳誦經，富者烹牛羊餽送鄰里。閉齋前十五日，轉巴拉提，各掌教等至各家誦經，家中人皆跪俯，掌教令皆合掌面前，逐一手擦面一下，畢，餽掌教布施。

清・王學伊等纂修宣統《新修固原直隸州志》卷一一《軼事志・風俗》　回民歲時均用回曆，按三百六十日爲一歲，不計閏。其每歲之二月八月過大聖，祭必宰牛，每月十四日過小聖，祭必宰羊，均誦天經。每七日一住麻。扣足一歲，先期必封齋一月，晝不炊飪，見星而食，請阿訇誦經，謂之而的。開齋百日後，入寺行禮，謂之小而的。

清・王樹枏《新疆禮俗志・甘回》　其教專祀穆罕默德，聖誕聖忌皆祭之。紀年十有二月，不置閏。《天方典禮》云：『天方以日行一周天計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晝夜之一爲一歲，以月行十有二月計三百五十四日又三分晝夜之一爲一年。歲以步天時，年以紀人事。凡屬典禮，皆以十二月一周計之。』每十二月中齋戒一月。一日五時禮拜，七日一小會，謂之主穆耳。月齋雞鳴而食，星燦而開，《天方典禮》云：『月頻昏時，視月見光，則明日齋。若有雲氣蒙蔽月不得見，則儘足前月三十日，於第三十一日齋。』謂之勒默咱。齋期有故破齋一日者，補一日。無故破一日者，罰二月。否則食貧六十人，人麥二觔。《天方典禮》云：『凡疾病，或旅途，或婦女經期，或產後，或乳孕，畏傷破齋者，補。無故破齋者，除補一日外，仍罰連齋六十日。』彌月齋事畢，《天方典禮》云：『月大齋三十日，月小齋二十九日。以見月爲例。』大會。越七十日，又大會。會之日，無貧富貴賤長幼，皆澡身，盛衣冠，入寺序跪，聽讚頌。各施數十錢於寺，謂之費的爾，譯言佈施也。

宗教信仰

清・劉智《天方典禮擇要解》卷六《五功篇・禮拜》　拜者，身乎主

宰之謂也。日禮五時，密於昭事之功也。有條例，有儀則。

條例行於禮拜之先，如沐浴冠服等是也。儀則行於禮拜之內，如頌經躬叩等是也。條例，乃禮拜所待以成禮者也。儀則，卽禮拜之本功也。譬如織布帛，條例猶機杼，禮拜猶布帛，儀則則布帛之經緯也。布帛以經緯爲質，待機杼而成。禮拜以儀則爲質，待條例而成。條例全，儀則備，禮拜乃能盡善。條例不全，儀則不備，則不能盡善。以機杼布帛爲喻者，布帛有經緯，一毫絲縷，紊亂不得；機杼有衡軸，分寸安置，偏倚不得。工夫當如何細密，則知禮拜之條例儀則，亦當如何周全矣。禮拜者，存心加謹焉。

條例：先沐浴，

沐者，洗七竅，四肢，及兩便。浴者，洗七竅，四肢，兩便，及周身。凡兩便有所出，或瘡傷膿血外注，或嘔吐，或病狂，或昏暈，或寢睡，必沐而後拜。房後，或遺精，必浴而後拜。婦女月經旣止，或產後旣淨，必浴而後拜。不然，皆不潔人也，不得臨拜。

盛服，

禮拜以盛服，禮也。貧乏或燕居，便服姑容，然必須潔。重穢沾衣，以徑寸爲度。輕穢沾衣，以徑尺爲度。少則可恕，過則必浣。男子之衣，上必過肘，下必覆膝。婦女之衣，自首至足，皆蔽無露，除面與手。凡應蔽之處，露其四分之一，未可也。男婦失衣，無以蔽體，跪禮，可也。

潔處，

禮拜必以寺中爲尙。不能入寺，則必擇淨地而禮。設地有穢污，經日曝乾，不沾者，可也。用蓆簟而穢污透於上，甯立身而禮，摹形躬叩，可也。

正時，

日禮五時，寅午申酉亥也。寅曰晨禮，午曰晌禮，申曰晡禮，酉曰昏禮，亥曰宵禮，各因其候而命名也。時分初末，而其中卽正時也。晨禮初時，曉旣發；其末時，則日未出也。晌禮初時，日旣昃，其末時，則一物之影，有如兩物長也，除原影。晡禮初時，晌時旣出；其末時，則日未落也。昏禮初時，日旣沒，其末時則曛氣未淨也。宵禮初時，曛氣旣淨；其末時，則至曉未發也。

正向，

禮拜必以朝堂爲正向。朝堂在天方，吾人居天方之東，則必西向，以面於朝堂也。凡寢疾不能移，或畏警不敢向，或奔騎於長途，或騎行於泥濘，或有盜賊之恐，衰老之艱，下騎則不能復上者，皆隨其所向，坐騎而拜，以意向西，可也。若涉大荒，或坐舟次，陰晦不辨其方，亦必以意向西，可也。凡騎行，或舟行，先以正向入禮，嗣後任舟騎旋轉，隨向完禮可也。

立意，

立意，虔心致意也。蓋禮拜有時，時有數，數有主制，有聖則。禮拜之人，務先虔心對主，致其意，所禮是何時，是幾拜，或主制，或聖則，或正時，或補還，然後入拜。

闕一，而禮不正也。

以上六條，如闕其一，則其禮不正。

儀則者，先端立，

正身，面西，直立，毋偏倚，毋仰仆，目矚叩所。

舉手，

兩手齊舉，至耳，然後交手，束於臍下。舉手之初，誦戒言，是爲入禮。戒言者，戒止一切塵思世務之言也。

頌經，

頌眞經也。先頌眞經首章，次頌篇段長者一章，或頌篇段短者三章。

鞠躬，

屈身，平脊，手捉膝，目矚足，默致讚言。讚畢，直身，然後叩首。

叩首，

兩手伏地，叩首於兩手之中。懸肘，虛腹，足指着地，目矚鼻端，默致讚言。每拜，二叩首。

跪坐，

膝脛着地，立右足，而坐左足。手撫膝，目矚懷，默致祈祝。左右顧，道色闌，乃爲出拜。

闕一而禮不成也。

以上六儀，闕一儀，則不成禮。疾病不能立，則跪禮；直身爲立，伏身爲躬。不能跪，則卧禮；但以首偃仰低昂，擬形躬叩可也。若並不能偃仰低昂，則以意會，亦可。每儀升降，俱有讚辭。

禮拜中，神存心臨，內慄外兢；毋外慮，毋旁顧，毋搔手，毋舉足，毋作聲。故犯者，復禮也。

禮拜以誠爲主，以敬爲事。若有一毫不誠不敬，便與禮拜之義不合。故凡禮拜，必內境醇龐，絕去塵物之想，外貌嚴肅，屏除驕肆之容，無思，無慮，無惰，無忽，誠敬純篤，致精神於冥冥之中，謹方寸於讚頌之際，而後能盡昭虔對越之功也。若夫泛泛悠悠，其如禮拜何。

一日五禮，

一日之中，有五禮焉。五禮始於五大聖人，而集成於至聖者也。晨禮始於阿丹，晡禮始於易卜剌欣，晡禮始於郁訥思，昏禮始於爾撒，宵禮始於母撒。各聖之禮，止禮於一時。至吾穆罕默德至聖生，奉主命令，兼而禮之。宵拜後增衛特禮三拜，統集大成。吾人遵循其時，篤行五禮，兼五聖之功，守至聖之教，洵萬世不易之典也哉！

七日一聚，

天地之數，七日來復。吾人七日一聚禮焉，蓋以省滌七日之愆，又以徵來復之義也。

一年二會。

月歷十一朔晦爲一年。一年中有二會：一曰開會，乃齋月後開齋之禮也。一曰祀會，乃禫祀日朝覲之禮也。

晨禮四拜：主制二，聖則二。

先二拜聖則，後二拜主制。

晡禮十拜：主制四，聖則六。

先四拜聖則，次四拜主制，後二拜聖則。

晡禮四拜：主制。

晡禮無聖則，何也？晡禮爲時最暫，日落，不容禮拜。日未黃，又爲晡禮之時。其中，晷影易度，難以多拜，故只禮主制四拜。然主制前亦有聖則四拜，在守時禮之，示美功也。

昏禮五拜：主制三，聖則二。

先主制，後聖則。

宵禮九拜：主制四，聖則二，典禮三。

先禮主制，次聖則，次典禮。

聚禮十拜：主制二，聖禮八。

先四拜聖則，次二拜主制，後四拜聖則。

會禮二拜：典禮。

典禮，古今之通禮也。禮止二拜。後賢於告諭後，復增四拜，曰副功，爲附謝眞主之義。此禮，各地有行者，有不行者。

凡禮拜，務當其時，務守其中。

時，即各禮之本時。中即各時之正候。每一時，皆有初，有中，有末。禮拜於本時之初，之末，亦爲完禮。但未若禮於中時之爲貴也。一曰：中者，五禮之時，各有所爲中也。晨禮，乃夜交晝之中。昏禮，乃晝交夜之中。晡禮，乃晝之中。宵禮，乃夜之中。晡禮，居四禮之中。經云：爾民禮拜，務守其中。其斯之謂也。一曰：中者，心也。禮拜之人，既端莊嚴肅，恭敬於貌矣，必守制其心，毋使思慮旁騖，偏著外馳。此義甚善。

日禮可補，聚會無補。

每日五時五禮。或一時失悞，越時可以還補。聚禮會禮若有失悞，越時則不能補，以見聚會二禮至貴至重，其時必不可失也。一曰：日禮可以獨禮，越時自補，可也。聚會二禮，從君隨衆而禮者也，不容獨禮，故失則不可補也。

惟大人，有明禮，有夜功，有祀親之禮。

大人，乃賢而有學有位之稱。明禮，巳時之禮也。夜功，靜夜之禮也。此二禮，在聖人爲主制，在賢學爲聖則，在廉善爲副功，於庸衆無責也。祀親之禮，其仁人孝子之爲乎，亦禮於巳時。

祀禮，二拜。明禮，夜功，無數。

祀親之禮二拜。明禮與夜功之禮，無數，或二拜，或四拜，或八拜，或十二拜。夜功有增至二十拜，至百拜者，皆不拘。聖人夜功，或以二拜終夜，或以百拜終夜，多寡不時，未有定數，只在頌讚之長短耳。

聖人曰：『禮拜，乃滌罪之泉，行教之柱，近主之階也。』蓋以禮拜有閑

邪存誠之妙；拜跪起止，見幽明化育之理；對越趨蹌，寓天人合一之機。禮拜之爲功微矣哉！

禮拜則塵情盡卻，生人之本性見矣。本性見，而天運不息之幾，與一切幽明兼備之理，莫不於拜跪起止間見之矣。禮拜，則物我皆忘，身心之私妄泯矣。私妄泯，而忠孝廉節之事，與一切盡己盡物之功，莫不於恭敬對越時盡之矣。夫一禮拜，而其義蘊包舉之廣大如此，其事顧不重哉？故禮拜爲吾民日用功夫之本也。

又卷七《齋戒》 齋者，止食色以謹嗜慾也，每年一月。

天方以日行一周天，計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晝夜之一，爲一歲。以月行十有二月，計三百五十四日又三分晝夜之一，爲一年。歲以步天時，年以紀人事。故凡屬典禮，皆以十二月一周計之。每十二月中齋戒一月，蓋止食色以謹嗜慾也。

鷄鳴而食，星燦而開。

鷄初鳴，曉未發之時也。星始燦，日已落之時也。凡人誤食於曉發後或日沒前，開齋後仍補。

一日之中，省躬滌過。

自曉發後，除禮拜外，食色不親，諸務不作，惟省察己躬，洗滌罪過而已。

故齋之日，官不聽訟，民不列市，君不設朝，不幸野。

凡齋之日，官不理辭訟，民不列市易，君不設朝視政，亦不幸野遊獵。蓋齋乃無爲之功也，物欲塵情悉當屏絕，國政民務亦宜休止。惟宜潛居，省躬滌過，或守靜於寺。

齋之前，必致意。

齋之昨夕，或夜次，必虔心立意，吾所齋者爲何齋。蓋齋與拜同，亦有主制，有聖則，有副功。立意不誠則無功，立意不合則亂功。是故凡行一功，必立一意。意也者，事功之樞紐也。聖人曰：萬務本乎意。其斯之謂歟？

甫月朔，見月而齋。有蒙，則足其前月三十日。

是月之朔，昏時視月。見光，則明日齋。若有雲氣蒙蔽，月不得見則儘足前月三十日，於第三十一日齋。

齋二十九日而月見，開矣。齋竟三十日而未見月，開矣。

齋之定期，一月。月大，齋三十日。月小，齋二十九日。以見月爲例，不論測筭。蓋測筭者，以人度天也。見月者，自天命人也。人度以常，天命以時，時之義大也。兩國異日而齋者，相入，則同日而開。

凡疾病，或旅途，俟後補可也。齋爲善。

疾病，危急之病也。旅途，離家有三日路者。若在家立意，出行某處，其處距家有三日路，纔踰郊鄘，即作旅途論。遠路歸家，未入郊鄘，仍作旅途論。凡此二等，止齋後補可也。若行至一處，立意寓十五日以上，則與居家等，不容止齋。蓋止齋者，原爲途次艱難也。若病中途中，可以照常持齋，其功更大。故曰齋爲善。

婦女行經。或產後，俱不宜齋。待淨後，計日補足。

行經或產後，宜後補。

乳孕畏傷，後補可也。

婦方乳子，或懷孕身重，畏傷其身，或傷其子，開齋後補可也。

誤破一日，補一日。

誤食於曉發後，或誤開於日沒前，或被威逼而開，或藥物浸入，或致吐，或誤吞金石果核之屬，皆爲破齋。嗣後，按每破一日，補一日，無罰。

故破一日，罰二月。

偶失爲誤，任意爲故。凡人明知居齋，而故意飲食或御婦，或任意不齋，則除補一日外，仍罰連齋六十日。若六十日內，間斷一日，或故破一日，前齋盡廢，必從復再起，不容間斷。

無能，釋僕一人；無能，食貧六十人，每麥二觔。

此言故破當罰者。若不能齋六十日，或能齋，復有間斷，綿延無已者，則釋放一僕爲良人。若無僕，或有僕而不能釋，則食貧者六十人或食一貧六十日，每日饔飧二餐。禮法斷以每日一人，食小麥二觔，無則大麥四觔。

亡人欠齋，按日罰麥如數。

凡亡人囑有欠齋，受業人當用其遺財，按每一日給麥二觔與貧。

衰老維難，且罰且補。

凡衰老難於齋者，按每齋一日，給麥二觔與貧。若衰而復健，或弱而復強，或病而得愈，仍須補齋。

病旅至死，無罰無補。

久病久旅者死，其在病在旅所欠之齋，既無補亦無罰。

聖人曰：『凡物有課。齋，氣質之課也。』又曰：『齋非僅止食止色也，務齋諸耳目身心。』故齋之日，不起妄念，不動塵思，舉止唯敬，語默唯恭。一切不善，嗜慾爲之先，氣血爲之乘。守齋，則嗜慾遏，氣血贏；非爲妄作，無所從起矣。德性所以養心，而能潤及其身。飲食所以養身，而能累及其心。齋止飲食，正抑氣質以強其心也。心強則明，明則私欲化，而眞性見矣。此齋所以爲去邪迸妄，防眞衛善之良法也。

又卷八《朝覲》　朝覲者，親詣天闕，以返其所自始也。天闕卽朝堂，又曰天房。蓋造物設之，以作萬方朝向者也。其地在天方之墨克國。墨克，實天下之祖國也。天方乃天地正位，在大地之中，墨克又在天方之中，而朝堂又居墨克城之中。故萬方之向朝堂，猶四體之朝心也。人之所以必當親詣朝覲者，返乎生人之始處也。

期月一朝，

每十二月一朝，朝之月曰覲月。朝之期，覲月之第八日至第十三日也。先期備行。

路途遙遠者，先期備行。越一二年路者，若有力，必至焉。

比至關，受戒：

墨克有五關，禁地界關也。東關曰查惕二里格，乃而剌肷人戒所也。北關曰格而匿，乃納止地人戒所也。西關曰祝合搏，乃沙目人戒所也。南關曰葉闌闌，乃耶滿人戒所也。中關曰祖里侯來搏，乃中土墨克人戒所也。凡四方及中土人朝覲者，至關則必受戒。

先潔己沐浴，

未戒之先，潔意精誠，以省其內；盥漱沐浴，以滌其外。內外省滌，所以嚴恪心身也。

易服佩香，去常服，易盛服，須新製，不用浣過。雖炎暑，必複。佩香囊，或焚香，薰衣。有髮者，屬膏油。盛服，所以著威儀也。香膏，所以表德性也。

禮拜致誥，

正身面闕，虔誠再拜，告其來意，以冀准佑。

誦應辭。

應答天命，默契眞主之辭也。須高聲誦之。後凡登山、下川、遇騎者，俱高誦應辭。

入戒：露頂，裸足，不衣黃紫，不佩容臭，不嗅香果，不滌首，不薙髮，不齊髭，不剪指，不取一切修飾，不殺一切生靈。

入戒十一件，乃受戒之法。露頂，不戴冠巾也。裸足，不着靴履也。黃紫，艷色也；容臭，香囊也；香果，甘美之物也；皆不可用。滌首，薙髮，齊髭，剪指，修飾之屬也，皆不宜事。陸地生靈，飛者，走者，山野畜養，皆不宜殺。卽傷一蟻一蝗，亦爲犯戒，當罰。若遇惡獸傷人，能伏則伏，否則羣力捕之，死無罰。惟魚可取食。

服戒衣。

戒衣，不緣不縫，內外俱新製，不用浣過，不用艷色。雖炎暑，必複。不薰香，不膏髮。戒衣幷上十一件，通爲十二件，爲戒者之所當遵也。凡戒者，於十二件中有犯一件，當罰如例。

至墨克，先朝謁。

朝有三：曰朝謁，乃初到墨克，未至覲期，而各人自行朝禮也。曰朝覲，卽正期大朝也。曰朝懷，乃將歸而辭別之也。朝謁朝懷，惟在四方遠來之人，中土墨克人無此二朝。此二朝儀，與大朝儀同。

寓彌孥。

彌孥，山名，在墨克西南郊。山下，地面平曠。凡大祀，皆立壇於此。山麓有市，朝覲者寓焉。

飲日，飲牲。

飲日，以飲牲名，乃覲月之第八日也。人各備牲，俱於是日喂哺飲水。大朝之事，自此日始。

厥明，王侯官庶咸潔己沐浴。

是日名曰識日，乃覲月之第九日也。王侯百官士庶，咸潔己沐浴。

王步履出郊，百官士庶從之。

是日，王不設儀衛，不乘輿輅，步行出郊，百官士庶從其後。

大會彌拏。

自王至於庶民，俱集彌拏郊壇之所。有遠路未至者，候齊至。

王登壇告諭。

王登壇諭衆：朝覲拜闕、大射宰牲之禮，及駐蹕諸山、踐趨各境之儀，並諸功行所以然之義。衆聽而識之。

晨，駐爾立法堤，

爾立法堤，山名，在墨克城外西北三十里。王於彌拏諭畢，帥衆駐蹕此山。

正儀面闕，時或高誦應辭，時或恭默念主。

此在爾立法堤所宜行之儀也。

暮，駐母子得理搏。

母子得理搏，山名，在墨克東北二十里，與爾立法堤相距二十里。王於爾立法堤事畢，帥衆駐蹕於此。其儀如上。

厥明，歸彌拏，

是日，即大朝之日也。

大射。

王帥衆會射於彌拏。

凡三射：

三射，每射七石，每石致讚。心平體正，各繹己志而射。射不用箭，而用石。因箭爲輕浮之射，石爲堅重之物。射石，示其志之堅重如石也。

初射，中射，射於本山；終射，射於爾肹白。

本山，彌拏也。爾肹白，譯曰終，小山也。以終射得名，附彌拏旁之西首。

止，應辭。

射畢，止應辭，後不復誦。

宰牲。

俱集郊壇，各宰其牲。牲肉分食衆貧，自攜歸去亦可。然以食貧爲貴。

開戒。

宰牲既畢，去壇歸寓，除戒衣，薙髮，齊髭，剪指，取修飾。

齋戒沐浴，盛服佩香，

此云齋戒，乃除去冠裳之戒，而服止食之戒也。將入覲，潔心身，服朝服，帶容臭，或焚香薰衣。

弁冠入覲。

弁冠，王侯四民之常服，用弁所以昭敬也。王侯百官士庶，次第入覲。

撫石。

闕庭之南，有巨石一片，縱長一丈，橫廣五尺，高去地三尺，其色玄，自天降也，故名玄石，又曰天石。凡朝覲人至闕庭，先必撫石，以示信道之堅重如石也。

周迴克而白七匝。

克而白即闕庭，規模高廣。其上有罩，四圍有幔，皆錦紵造成。朝覲人遊於幔外，自故垣外起，周行繞故垣外，至玄石止，爲一匝。七匝而止。

每過石必撫，

遊克而白七匝，每匝過玄石，必撫之。撫之之法，兩手平覆於石，反舉而以口親之。

每遊行必讚。

凡遊行，必讚頌，念主不輟。蓋既入禁地，則念主讚主，應無止息。然口讚或可暫息，心念不容暫離。

臨位禮拜，致祈祝。

位，乃古聖人易卜刺欣功行之位也。在克而白外，正面二十步。凡朝覲人遊庭畢，則臨此位拜主，告主，申其懷。凡二拜，四叩首。王首班，百官士庶次第繼其後，不能入班，隨地從之。遲至，則猶自禮之。

出，至索法，登絕頂，仰天面闕，而讚，而頌，而告，默致己衷，陳其志之所在。

墨克城外，附郭有二山。一名索法，在城東首。一名默爾襪，在城西首。兩山對峙，如雙角狀。兩山之間，曰白土泥川。川之兩界，復有二墩，各去山百步，蓋以樹燈火者也。凡朝覲畢，王帥衆，由色朗門出，至索法山，登絕頂，舉目向天，正對闕庭，奉手告祝，各人默致其所懷，或爲赦過，或爲准功，或爲栽培道德，而不致傾覆，或爲保庇志誠，以安於永久。凡屬善念，皆可求也。既畢，下山。凡上山下川，俱

念主，讚頌不息。

下，徑白土泥川，趨於兩墩之間。

昔易卜剌聖聖后哈哲姐氏，初生易司馬儀，不得水，因覓於兩墩之間。奔趨往復七次，終不得，乃歸，見流水自儀足下湧出，即今滲滲泉也。凡朝覲人至此，必奔趨往復七次，蓋以思古聖人功德之盛云。過墩，則緩行。

至默爾襪，登絕頂，事如索法。

見解於前。

復入拜闕，悉如前儀。

下默爾襪山，復入宮城，撫石，遊庭，禮拜，致祈祝，悉如前儀。凡先後祈祝，不得相異。若先有遺忘，後次補附可也。

歸彌拏。

事功既畢，歸宿彌拏。

厥明，復射。

朝覲第二日也。自王至於士庶，復大會射於彌拏，如前初射中射。

翌日，終射。

朝覲第三日也，終射於爾肹白。此一射，候齊會射可也，各自先於射亦可也。以朝覲事畢，各有歸程之務云。

已。

朝覲之事畢矣。

歸必辭朝，

原所謂朝懷也。臨歸時，仍復拜闕，禮儀悉如大朝。但大朝，乃王率衆隨從而朝，此則聽各人自行朝禮。

謁陵，

大聖人穆罕默德之陵也。陵在默底納城，去墨克正北三百里。陵地縱廣二十里，松柏椰樹，交榦而生，盤連不絕。颶風至此則息，飛鳥遶空而度，走獸從不踐跡，無遺垢焉。其墓，乃天生祖母綠寶石造成。塚旁砂石，得其蔭，色亦如之。謁陵人取砂石攜往他方，奉爲至寶。墓頂毫光，日夜侵雲而起，可望於百里之外，至今如故。衛陵軍士四千人。凡朝覲人，三朝既畢，將歸時，必來進謁，禱祝於此。

探泉。

即滲瀏泉也，在墨克城內，易卜剌欣聖位寢殿後。其水甘香清冽。朝覲人將歸，盥漱其上，少飲。用器貯水攜之，祛邪，愈瘋，療諸疾，辟惡獸。藏之海舟，遇颶風，以其水灑之，風浪頓息。

復詣闕，撫幔。拊擗憮然，鞠躬而退。

幔，闕庭之幔也。拊擗，以手捫心，悵戀不欲舍去之意也。憮然，心有所不安也。凡出朝，必面闕鞠躬，反踵而退。

經曰：『穆民必朝，路艱可待。』傳曰：『路塞，乏用，無親命，廢疾，可無朝。』

凡屬穆民，俱當朝覲，以完主命五功也。但路途艱塞，或無盤費，或父母在堂，或因疾殘廢，則可以不朝。

道行經云：『朝覲爲言，會其紛散，而返乎其本也。省親，親賢，閔心念主，其亦猶之乎朝也。』

父母生身之本，夙夜省視，居家之朝也。賢學，明教之本，晨夕親近，在境之朝也。心，百務之本，動定檢閱，當體之朝也。主宰，萬化之本，語默思念，至切之朝也。凡人不得朝于天方，遵此數事，亦可以當朝之功矣。既得朝於天方，遵此數事，可謂日日朝，時時朝，終身無間者矣。

又卷九《禋禮篇》　儒有禋祀之禮，以事昊天上帝。禋之爲言潔也，言潔意精誠，以享於上帝也。吾天方聖教，有宰牲事主之典，名曰古而邦，蓋亦有潔己以希臨格之義。考其稱名，大畧與所謂禋祀畧同。故余姑取之以名是篇。究其實義，則別有寄也。

禋祀者，潔己爲禮，以希臨格於眞主也。

禋祀與朝覲同義，總以求近乎主也。但朝覲乃親詣天房之禮，禋祀乃遠人不得至天房，而於各地所行之禮也。故其儀制，多相彷佛焉。

其爲禮也，系於三事：大瞻禮也，會集於郊也，宰牲也。

大瞻禮，恭奉主也。會集於郊，統合衆也。宰牲，以牲之血淨，示己之私淨，藉牲之順德，獻己之純德也。

自王至於庶民，一體遵之。

禋祀，王事也，下及兆庶者何？乃至聖之教，合上下而一於敬之義也。

蓋人有尊卑，而主則惟一，詎因名分有殊，而遂二其敬事之誠耶？故民與王同禋祀而實非僭也。

凡有執掌，施厥牲費，男女大小同。

執掌，論資財，幷其副餘，得有滿貫者，卽當遵禮用牲，不論其爲男女大小也。資財者，金銀錢貨之類。副餘者，除日用所需，而附置之物也。如積糧、閑宅、田園、珠石寶玩之類，計其所值滿貫者，卽應用牲。此典論滿貫，與天課之滿貫不同。蓋天課只論資財，不論副餘，此典則兼副餘論之。至若無資財有副餘值得滿貫者，亦當用牲，不可廢禮也。

父子不相代，夫妻不相代。父代子祀，用子財；夫代妻祀，用妻財。此言各人行祀，各人任之，非可混爲相代者也。雖父子至親，若子有執掌，父爲代祀，亦必以子財用之。雖夫妻至密，若妻有執掌，夫爲代祀，亦必以妻財用之，不可以私親蒙溷也。

婦女無瞻禮，無集於郊。

婦女之事尙隱，故無大瞻禮。無大瞻禮，故不集於郊也。若婦女自有財物執掌，則只有牲費之責。

先期備牲。牲尙畜，不用野。

尙畜，惟牛羊駝三項可用。餘項，如麋鹿獐羚。禽屬俱不用。

駝曰大牲，牛曰少牲，羊曰配牲。

駝，風畜，屬天。屬天者，用於禋祀，至當也，故爲大牲。牛，土畜，屬地。屬地者，原供人用，而以承祀，薦之也次於駝，故爲少牲。羊以作祀，便民也，一夫之用也，以副二牲，故爲配牲。

祀牲必壯，

羊壯，過一歲者。牛壯，二三歲者。駝壯，五六歲者。不及壯，不用。

祀牲必全，

牲而無角無耳無尾，勿用。損角損足，失耳尾三分之一，勿用。無齒者，勿用。若能食草，姑用可也。

祀牲必肥。

瘦癩瘋瘸瞽疾羸弱，不能行於祀壇者，俱勿用。

牲既定，覆以巾。

凡備牲作祀，擇既定，卽覆巾於背以爲識，示隆重也。勿摘毛，勿轂乳，勿以耕負，勿用孕。

凡牲以作祀者，善哺喂，不得剪取其毛，不得擠瀝其乳，亦不容用以耕地負物。如牲毛自落乳自滴，則以所落所滴施給與貧。牲有孕，宜易之。若已產，則幷羔犢而合祀之，不易可也。

牝貴於牡，黃貴於黑，一肥貴於二瘦，七羊貴於一牛。

牝性靜順，黃色美觀，肥取健意，羊取馨香。須健壯，故用二瘦不如一肥。貴全美，故七人共宰一牛，不如每人各宰一羊。

得肥，須去瘦。

始備牲瘦，繼而得肥者，則用肥者，去瘦者。

十錢買牲，貴於千錢給貧。

十錢，言其至賤也。人有私愛恤牲，甯施錢財。不用牲者，不忍於宰也。殊不知雖以千錢給貧，未及十錢之牲之當於禮也。恤牲而舍錢，是狥私而廢禮矣。

上戶以駝，中戶以牛，下戶以羊。

宰牲之禮，諒各人之力，不顧職位之高卑，惟計執掌之多寡。故上戶巨富之家，雖一人，宜用駝。中戶多執掌之家，雖一人，宜用牛。下戶僅得盈貫之家，一人用一羊可也。不及滿貫者，不稱戶。

羊，一人；牛，七人；駝，同牛。

一羊作一人之祀，一牛可以作七人之祀。駝與牛同。二人共一羊，未可也。八人共一牛，未可也。須按人丁增之。

大祀三日。

大祀限期三日，卽覲月之初十日、十一日、十二日也。其日與朝覲日同。

祀於初日，至善。有阻，則二日三日。

凡祀必於三日之初日爲至善。若初日有疾風暴雨，或震驚大故諸阻，則祀於第二日。若二日又有阻，則祀於第三日。三日後復有阻，未可祀矣。但宰牲於其家可也，不必會集於郊。若有大寺，可以容衆，瞻禮於大寺可也。凡人旅行，或忘失祀期，越三日不必祀矣。

是日王公百官士庶咸潔己整齊，

潔己所以修內，整齊所以飾外。內外修飾以臨大祀，致誠敬也。

齋戒沐浴，

此二者，潔己之法也。齋戒以潔心神，沐浴以潔身體。

盛服佩香，

此二者，整齊之法也。盛服以著威儀，佩香以表德性。

咸着弁。

自王至於庶民，皆着弁。

王步行至郊，百官士庶從之。

祀之日，王不設儀衛，不乘輿輅，步行於郊。天方各國，凡行祀禮，必於郊野。如居異域，則祀於寺。然一城中有數寺，必會禮一寺，不可各寺分禮。

登壇。

祀所之壇也。

王首班，公侯後之，學士後於公侯，庶民後於學士。

此分班之序也。

贊教申禮。

贊教又後於庶民，揚聲諭禮七遍。

咸起立，面闕而拜：

此拜名曰祀會。凡二拜。闕，卽天闕，朝堂也。雖居異域，必以朝堂是向。

致意，

致其祀會之意也。心致其意，爲主制。口誦其辭，爲聖則。

四舉手，

一切拜中，止用一舉手。惟會禮，用七舉手。先一拜，四舉手於頌前；後一拜，三舉手於頌後。初舉手後，拊手默讚。二舉三舉後，俱垂手。

四舉後，拊手聽頌。其第二拜，每三舉後，俱垂手，勿拊。

每舉大讚，

首領者，揚聲大讚，衆人恭默從之。

獻頌，

四舉手後，首領高頌天勅，衆人恭聽。

躬，叩，再叩；

一躬二叩，此爲一拜。

起立，獻頌，三舉手，躬，叩，再叩，跪坐；

此爲二拜。

默致祈祝，右左顧，道色闌訖。

跪坐中，默致祈祝。祝畢，左右顧，道色闌，是爲拜終。凡拜中一切躬叩禮儀，隨首領之舉止升降，衆人從之，不得先。

告諭。

拜畢，首領登座。告衆以祀會之禮，及宰牲之義。

王出，衆出矣。

首領告諭畢，出壇，衆人亦從而出。

歸者異途。

赴會之人，歸路異其來路。畏遠者，聽之。

返第宰牲。

天方之禮，卽於祀壇宰牲。今處異域，則各歸其家，各宰其牲。宰牲在巳午交會之際，蓋會禮歸來之時也。宰於會禮之先，未可。惟野居之人，不能遠來赴會禮者，宰於是日曉發後可也。

主人自任宰之，

凡祀牲，必主人自任宰之，須利刃健力。主人不善，託善宰者宰之，不得託之屠人庖人。

斷其二喉二筋，

二喉，食喉氣喉也。二筋，附於二喉之旁者。斷喉以盡其氣，斷筋以盡其血。少斷一筋，可也；少斷一喉，不可。

駝斷其臆。

臆，項下近胸處。諸牲皆宰於項，惟駝獨宰於臆，何也？凡牲用宰者，欲淨其氣血也。駝之氣血最旺，其性滅最速。若宰於項，則氣血未淨，而性先滅矣。性先滅，則氣血不流，必有停滯於中者矣，其肉爲不淨。惟宰於臆，則血去甚速，性未滅而氣血先盡淨矣。一曰諸牲之喉，皆露其項，故宰項。駝之喉露於臆，故宰臆。取其易斷也。一曰駝臆有刀痕可宰，項皮厚毛長，不可宰也。

牲物區作三分：一自用，一給貧，一饗餽親鄰。

區作三分，蓋隨時宜也，非必然之禮也。俱以給貧亦善，俱留自用亦可，俱以饗餽親鄰亦無妨。分作三項，所以合時宜也。皮毛可用，骨血埋。

開會之禮，與祀會同。第晨食而出，施開儀，默致讚言，弗用牲。

開會，開齋之會也。禮制儀節，與祀會同，而異者四：一、早晨飲食，然後赴會。蓋見月，已足一月之期，晨食以示開齋之意。若祀會通算會期，乃足十日，故拜而後食也。二、施開儀，凡有滿貫財物者，按家屬男女大小僕婢，進教與未進教者，每人施麥二升給貧。先給然後赴會。若非祀會，則不用儀。三、心中口中，默致讚言，非若祀會之高聲讚頌也。四、不用宰牛羊駝。

又卷一八《聚禮篇》　聚禮者，斂衆歸一，以示斂性歸眞之義也。

聚者，散之反也。收其散以歸於一，謂之斂。蓋人生未有朕兆之先，古今靈妙皆會聚於眞一之本然。自造化起，而高下分殊，各正性命，則聚者散矣。茲則舍棄百務，而相聚於清淨之所，合大衆之精神命脈，皆致之本原之際，殆亦如朕兆未起，古今靈妙，皆會聚於一眞也。此斂性歸眞之義也。

七日周復，

大化元功，七日告成。天機迭運，七日來復。人生胚胎，或四什七日而生，或三什七日而生，或多或寡，皆準七日之數。至於人壽長短，亦以七數計之。七日周復，一大瞻禮，以答眞主化成之恩也。

合衆聚以成一聚，是爲大聚。

凡聚禮，必合衆寺之人，統歸一寺。若一城之中聚禮二寺，未可也。若城大而其中有江河險阻，則聚二處，可也。

是日也，王免朝，官謝政，士民解業。

聚禮之日，王不視朝，官不理政，士解業，民罷市，各宜私處，修齊內外，以備赴聚。

釋拘械，寬責譴，厚施，豐饌。

械，刑具也。譴，嗔怒也。聚禮之日，釋囹圄之刑具，寬奴役之責譴，厚施濟於貧困，豐饋饌於家屬。蓋是日爲一切吉日之宗也。眞主於是日降祥人世，較他日爲特厚。人於是日利民濟物，所以感眞主之恩，而體眞主仁愛之義也。

日甫昃贊教宣禮。

昃，日側西也。贊教登明臺，高聲大呼，曉衆赴聚。比時，城之內外家戶寂靜俾宣禮之聲，遍達遠邇。

咸潔己沐浴，盛服佩香。

自王至民，皆潔誠，淨體，服美服，帶美香，燻香亦可，預備整齊，聽宣。

聞宣，卽趨赴於寺。

卽趨，有不容延緩之意。此天方禮制也。若處異域，宣者聲不能高，遠者耳不能聞，則量時赴焉。在路念念屬主，不可語塵。入門，先右足，毋喧嘩，毋嘻笑，毋塵言，非其冠服，易冠登殿，脫履殿外。

謁拜。

凡初入寺登殿，隨禮二拜，謂之謁拜。禮畢，端坐念主，無虛息。失悞晨禮者，於此際補之。近制，於始宣後，掌教頌眞經克合福一篇，以俟人至，亦可。然非聚禮之條例也。

既齊，各禮四拜，聖則。

聚禮共十拜，王民俱集。先各自單禮四拜，爲聚禮聖則。次二拜，主制。後四拜，聖則。

序班，

王首班，宰官後之。士民依次，等殺有序。每班量隔躬叩所不及。

止靜，

四拜既畢，贊教傳呼。內外止靜，止贊頌，禁語言，謹咳涕。立者跪，拜者止。息心恭默聽諭。

首領陞座，

座在殿上左側，向下。贊教呼止靜之辭，首領出位陞座，登階三級。

再宣禮。

贊教移位，對諭座立，再宣禮。示衆恭默聽諭，如在拜中，不得妄動。

告諭：頌先主，次聖，次羣賢，次入告誡衆庶之辭。再諭再頌，先聖，次王，次當代宰官，次入諷諫王臣之辭。

宣禮畢，乃告諭。一諭也，而分二節。始諭，先頌主德，次頌聖功，次

頌先世羣賢之美行。頌訖，則告衆以當行可止之事，而勸勉之。諭畢，少坐。復起，再諭，先頌聖德，次頌王功，次頌當代宰官之善政。頌訖，則述凡爲王臣所宜遵宜戒之事，而諷諫之。夫諭，聚禮之至要者也。得聚之貴，在於聞諭。如不聞諭，雖聚猶未聚也。是故聚禮，以諭爲主制。赴聚禮者務以聞諭爲緊要焉。

諭畢，贊教申禮。

諭畢，贊教申唱拜禮。誦至召集句，合殿起立。

肅班如序。

首領一班，百官士庶次第如序。贊教立於班尾。排班，並肩齊足，立不出一身，躬叩不出一首。

致意，入禮。

分班既定，垂手恭立，致聚禮之意。正時主制二拜。贊教誦至立禮句，咸從首領入禮。

首領揚聲贊頌，率衆再拜，是爲主制。

贊主名，舉手入禮，頌眞經，顧主獻誠。再拜，二拜也。首領率衆，而衆從之。此聚禮之主制也。○凡從首領禮拜，首領起然後起，躬然後躬，叩然後叩。雖後於首領，而不可違於制。惟跪中末贊，首領已出拜，而從者未完，誦畢自出，可也。○凡聚禮遲至，得首領一拜自補一拜，或得首領於末拜叩跪中，自禮二拜，皆可以完聚禮。若聚非其國，得首領末拜叩跪，則舉四拜响時主制意。從首領畢，自起全其响禮。次四拜响禮聖則，次二拜聖則。○凡後至從拜者，從容入班。首領在躬卽躬，在叩卽叩，在坐卽坐，不得自行躬叩。俟首領出拜，接補所失。○凡補所失，先隨首領入坐誦證辭。有餘時，重證辭，勿誦贊告。俟首領說色刺目，乃自起接補，或二拜或三拜，或四拜，跪復證辭贊告，說色刺目，出。

主制畢，再各禮聖則四拜。

從首領禮畢，各自單禮四拜，爲聚禮後四拜聖則也。大聚之禮止此。

非其國，復响禮：主制四拜，聖則二拜。

凡聚禮必在王都大國。非其國，則爲禮不全。雖聚，莫能完其義。故復响禮以補其闕焉。

終以禱。

禮畢，首領祝辭，領衆祈主准其誠懇，佑其道念，赦其既往之非。

聚禮必王都禮法具章。

王都王居之國。禮，如朝儀、國政、教典之類。法，是律法，如戶婚田土辭訟之類。具章明備也。經謂：凡聚禮必在王居大國禮法明備之所。苟非其國雖完其禮不能完其義也。一曰：不必王都，但其城有司禮掌法之官，卽可。一曰：城有大寺，邑民集之，莫能容者，卽可。

王臣在位，否則必有代位，或世蔭者。

凡聚禮，必王者或宰官當首領之位。王者不至，必有代王者。宰官不至，必有代宰官者。若無代位，必有世蔭爲王爲宰者，方可。

附邑，則守牧。否，則任舉賢學。

附邑者，王都所屬之邑也。守牧可以首領。無守牧，則邑民推舉賢學者領之。

非其人不領，非其國不全，

非王者，或大臣，或守牧，或代王臣守牧者，不可領聚禮。非王都大國，或附邑，無司禮掌法之官，不能全聚義。此聚禮之例也。全其例者，全其禮也。禮全而義乃盡。故凡例不全，必復响禮以補其闕。

非其日時不聚。

萬物聚成於六日，而著盛於午未；天地固結於金運，而既濟於水火。人因其聚而聚焉，以成天人會合之義。故聚禮，非其日不可，非其時亦不可。大會之禮可容三日。五時之禮，可補於終身。惟聚禮不遷日，不移時，其所關合者深矣。

聚之義大矣哉！

聚其身，則動靜云爲，有所收束。聚其心，則憶慮思念，不致放縱。聚其性，則返本歸原，復還眞理。生前之所聚在眞宰則死後之所聚者亦眞宰。如此可謂超生脫死者矣。超生脫死之由在於一聚，聚之義不大乎哉！

四人成聚。

此言居城之法也。居城人少，雖至四人，亦可聚禮。首領一人，從者三人。若四人聚禮未成一拜，而一人去之，不成聚矣。則以四拜作响禮。

若居鄉野，或在旅寓，人雖多，不聚禮可也。聚禮而復晌禮以不寢其義，亦可也。

凡居城良正男子，無恙，赴聚無免。

前自聚禮必王都以下乃言城聚之例。此一節，則言當然赴聚之人也。居城，對旅途言。良對賤言。正對異言。男子對婦人言。恙憂疾也。凡家居或旅寓在城，意住十五日以上，身爲良正男子，無所憂疾，俱當赴聚，不容姑免。聖人曰：一聚弗至，其心已黷三分之一；三聚弗至，其心全黷矣。先賢曰：違於聚者，甘於散也。哀哉！

賤者無責；

此以下，乃分述可以赴聚，可以不赴之人也。賤者，奴僕吏役之類。無聚禮之責者，以有主人之事也。若主人命其赴聚，則亦有責，同於良人矣。傭僱之僕與良人同，不可因傭主之羈而失聚禮。

野人無責；

野人，謂居郊鄘之外者。一曰距城二亭之外，爲野。一曰距城一舖之外，爲野。一曰郊有大寺，宣禮聲所不能到，爲野。一曰來城赴聚，即日不能歸家者，爲野。數說不一，要當以郊鄘爲界。踰郊鄘而居，則謂野人，不赴聚可也。若野人於聚日午前入城，本日不歸，當赴聚。

旅人無責；

旅人，謂出行於三日路之外者。纔踰郊鄘，即可不聚。歸家，既入郊鄘，即當赴聚。若於旅寓，意住十五日以上，即同居家，當赴聚。若出行於聚日午前，而午後方出郊鄘，則當聚禮而後出。

老弱，廢疾，幽禁，無責。

瞽目，癱瘓，瘋狂，謂之廢疾。囹圄羈繫，謂之幽禁。凡衰老，羸弱，廢疾，不能行於聚所，或被幽禁，不能放脫，皆無聚禮之責。若瞽目有引領者，或幽禁允其出聚，俱當赴聚。

經曰：『嗚呼信者！如宣禮於聚日，即趨念主，棄營藝。斯於爾至善，若爾知。』

此眞主垂告穆民當聚之辭也。信者，指穆民。即趨，隨聞隨赴也。念主，即聚禮自。

清・劉智《五功釋義》第一三章《拜儀》　拜者身乎主也。一日五時，參禮以衆、時晨、晌、晡、昏、夜是也。時各有數：晨禮，四拜；晌禮，十拜；晡禮，四拜；昏禮，五拜；夜禮，九拜。拜有四儀：立、躬、叩、跪。立則端身正面，拊手齊足，目矚叩所。躬則曲身懸首，平脊捉膝，目矚足。叩則身首匍匐，鼻額着地，懸肘虛腹，目矚鼻端。跪則端坐沉默，俛首撫膝，目矚懷。合數儀而成一拜，全數拜而成一禮。禮有條例：沐浴、盛服、潔處、正時、正向、立意。一日五禮，七日一聚，一年二會。惟大人有明禮，有夜功。明禮兩拜，夜功無數。經曰：『爾民禮拜，務守其中。』中者，時中之謂也。聖人曰：『順與逆，無以分也，惟以拜。』時至而不拜，逆矣夫。

又第一八章《齋儀》　齋者，性乎主也。歲齋一月，曉初而食，日沒而開，一日之中，不茹水穀，不近女色，百務皆息，諸念不生，民不列市，官不聽訟，君不設朝，不幸野，或處於家，或守於寺，惟省躬滌過，獨契眞宰而已。聖人曰：『齋，無爲之功也，罷工停政，以重其事焉。』

又第二八章《朝儀》　朝覲者，身心財貨，均至乎主，而以返其初也。天方，其生人之始地也，期月而朝，至關受戒，沐浴易服，不飾裝，不宰牲，先朝謁，飲日飲牲，厥明大會『(彈)(彌)拏』、王帥羣寮士庶，晨駐『而里旃堤』，夕駐『母子德里旃』，味爽歸彌拏，大射，開戒，宰牲，沐浴，盛服，佩香，乃入覲，撫石，遊庭七匝，臨位禮拜，致祈祝，出登『索法』，邱天朝闕，而讚，而頌，而告，下徑『白土泥川』，趨於兩墊之間，登『墨而禡』，事如『索法』，復人拜闕，如前儀，歸『彌拏』，厥明復射，翌日終射，謁陵，探泉，歸復辭朝。

元・楊受益《重建禮拜寺記》(河北定州)　惟回回之爲教也，寺無像設，惟一空殿，蓋祖西域天方國遺制。其房四面環拜，西向東，東望西，南面北，北朝南。中國在西域之東，是教中拜者則咸西向焉。考之輿圖，曰默德那國，即回回祖國也。初，國王謨罕驀德生而神靈，有大德，臣服西域諸國，諸國尊號爲別諳(攏)(拔)爾，猶華言天使云。其教專以事天爲本而無像設，其經有三十藏，凡三千六百餘卷，其書體傍行，有眞草篆隸之法，今西域諸國皆用之。又有陰陽星曆、醫藥音樂。隋開皇中，國人撒哈伯撒哈的斡葛思始傳其教入中國，是知祖宗以萬國爲家，錄

善不遺。其曰以事天爲本而無像設，今近而京城，遠而諸路，其寺萬餘，俱西向以行拜天之禮，而殿則空焉。蓋造物主不可以形跡求，若擬之像，則類物，殆亦瀆矣。惟有想無像以表其誠，其遺風流俗之美，蓋可知也。況其奉正朔，躬庸租，君臣之義無所異。上而慈，下而孝，父子之親無所異。以至於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舉無所異乎？夫不惟無形無像與周雅無聲無臭之旨吻合，抑且五倫全備，與國書、五典、五惇之義又符契而無所殊焉，較之釋老，不大有間乎？且其拜天之禮，一日五行，齋戒之事，每歲一舉，與夫沐浴無間於寒暑，施與不問其親疏，則又其篤信力行而無所訾議焉者也。

明・鄭厚《杭郡重修禮拜寺記》　回輝氏出自西域，來居中夏，所至則建寺，凡七日咸會集焉。齋潔身心，從其師滿剌梵香面西禮拜，告天祝聖，以伸臣子之敬。退而聽其師敷陳理道，以崇其向善去惡之心，其素習然也，故相傳曰禮拜寺云。杭郡禮拜寺在西文錦坊之南，東向屹立，予嘗造焉。中間不設形象，惟庋天經一函，拜署其先代設教之師尊名號，□深靚肅清，慨若上帝之跡也。目怪佛老之徒，設像教人，神人鬼怪，天堂地獄，妄誕甚臭。然在愚夫，始雖信而終疑之，其於識者，不滿一笑，孰若回輝氏示人以無聲無臭之理，使之即其虛靈不昧者，以致其敬畏焉。

明・王洽《重修禮拜寺記》（河北張家口）　今年者，掌教陳英、王銳、王名恐久湮其事，同教人征予爲文，謂予曰：吾之教不作佛事，不事神鬼，其立教之目有五：一、敬天忠君孝親，務踐其實；二、每於寅未酉戌亥五時，拜天以懺過愆；三、每日必清潔身心，自旦至晡，絕飲食，嚴持齋戒；四、論人之資產，以四十爲率，取其一，儲以濟貧者，謂之天稅；五、瞻禮西方五色玉方，隨其所在，建寺會拜，以答所自。

明・米榮《重建清真寺碑記》（福州）　清眞寺之建，蓋以崇天方國之教也。天方肇之盤古，衍於西域，去玉門萬餘里，地輿袤廣，民物繁熙，自古與中國遼絕。至隋開皇間，有默德那國王名謨罕驀德者，尊號爲別諳拔爾，生而神靈，有大德，專以事天爲本。天乃授經三十藏，計一百一十四部，分六千六百六十六章。書體旁行，有篆、草、楷三法。旨義淵徹，要旨祛惡攝善，忠君親教而已。惟乃祗誠捧誦，日按五時西拜以答。開皇七年，其徒奉經入關，賽爾德翰葛思者傳其業，遂航海抵閩，教道始行，布護流衍，洋溢中國，各處建寺以祀。然其法戒心誦經，行慈重殺，每月遇牛婁鬼亢之辰，拜天祝聖。每歲一月持齋，飢不食，渴不飲，以消其三毒五濁之愆，故名其寺爲清眞焉。

明・馬化龍《嘉興府建真教寺碑記》　夫其教原本西域，國自爲俗，流入華土，各仍其世而守之，用以無忘厥祖，原非故標一異幟，庸以自別於齊民爲也。其俗敬天尊主，樂善好施，而歸本於清身心，戒雜穢，不事巫祝，不設神像，不化錢楮。其人相見，則以其語自通，藹如一家，有無相濟，適萬里可無齎焉。有經三十藏，有篆草隸法，率龍文鳥跡，不可測識。其清淨，頗類道氏，而無其煉形服氣之誣。其輪回果報之說，又類釋氏，而無其泡影山河土苴名義之幻。又率家詩戶書，誦法孔子，冠進賢者，後先相望，無一人持梵空門受符玄篆者。其所趣向大較可睹矣。卑鄙者流，墨守其師說，而弗軌於理。第於飲食起居，纖細瑣屑之末，排異教如寇仇，爭是非如聚訟，而人乃群起訾之。譬則狐禪自墮，旁道爭鳴，寧詎得執爲口實云者。

明・李光縉、宗謙甫《重修清淨寺碑》（泉州）　清淨之教，流入中土，自隋開皇始。首言□主，以眞□爲天主，眞心爲人主，故其教主於齋戒沐浴以事天。凡一年必有一月之齋，如中國歲首月是也。凡一月必有四日之齋，值亢牛婁鬼之日是也。拜必沐浴，非沐浴，不敢入拜。齋必素食，非具□，不敢嘗食。教主遇齋，率衆誦經，西向羅列，但有膜拜，而無供儀。此教之大凡也。

明・嚴從簡《殊域周咨録》卷一一《默德那》　人尤重殺，非同類殺者不食。不食豕肉，每歲齋戒一月，沐浴更衣。居必異常處，每日西向拜天。國人尊信其教，雖適殊域，傳子孫累世不敢易。今廣東懷聖寺前有番塔，創自唐時，輪囷直上凡十六丈有五尺，日於此禮拜。其祖浙江、杭州亦有回回堂，崇峻嚴整，亦爲禮拜之處焉。主其教者或往來京師，隨路各回，量力賫送如奉官府云。

按回回祖國，史正綱以爲大食，《一統志》以爲默德那。據其教崇奉禮拜寺，四夷惟天方國有其寺，或實天方也。入中國自隋時，自南海達廣。其教有數種，吾儒亦有不如者。富貴、貧賤、壽夭一定也，吾儒惑於異端而信事鬼神矣，彼惟敬天事祖之外一無所崇。富貴者亦不少焉，吾儒

雖至親友之貧者，多不尙義，他人莫問矣。彼則於同郡人貧日有給養之數，他方來者皆有助儀。吾儒守聖賢之教，或在或亡。彼之薄葬、把齋、不食、自殺，終身無改焉。道、釋二教又在吾儒之下不論也。

明・石三畏《重修清真寺碑記》（北京三里河清真寺） 寺以清眞名，志潔也。清眞以禮拜名，志敬也。昔洪荒初開，人祖阿丹聖人出焉，其教始明。唐貞觀時，又有謨罕驀德聖人生焉，其教愈明。其國有經三十卷，目有六千六百六十六條，大都以清淨無爲爲法，以誠一不二爲心，以忠君孝親爲道。彼國率遵其言，飲天和，食地德，物阜民繁，安居樂業，奸宄不生，刑罰不設。置寺名禮拜清眞，分爲四方，三百六十間，白玉爲柱，黃甘玉爲地。中有漢初天降黑石一片，方丈餘。寺層累而上，如塔狀。每見月初，其國長率彼人民拜天號呼稱揚以爲禮。隋開皇時，國人撒哈八撒阿的斡葛思始傳其教入中華，於是中華有禮拜清眞寺，輦轂四隅，尤各有敕寺，而不可枚舉。總宜焚香而拜，祝聖壽於無疆，祈黎民於寧止，所當拮据爲興建者也。萬曆乙巳夏，衆各捐己資，易得阜城關外三里河翁僧荒堂一區，遂營築壇宇，擇任主持。不飾圖像，不事雕鏤，遵奉其教而頂禮望拜，潔身以敬天耳。迨戊寅春，重修廟貌。及庚申秋，再創建抱廈，事天之所。五時朝禮，七日群拜，每歲齋戒一月，更衣沐浴，居必易處，辰夕兩叩，非競如是，則弗敢入也。

明・何喬遠纂萬曆《閩書》卷七《方域志・泉州府・靈山》 自郡東南折而東，遵湖岡南行爲靈山。有默德那國二人葬焉，回回之祖也。回回家言：默德那國有嗎喊叭德聖人，生隋開皇元年，聖眞顯美，其國王聘之，御位二十年，降示經典，好善惡惡，奉天傳教，日不曬曝，雨不濕衣，入火不死，入水不漥，呼樹而至，法回而行。門徒有大賢四人，唐武德中來朝，遂傳教中國。一賢傳教廣州，二賢傳教揚州，三賢、四賢傳教泉州，卒葬此山。然則二人，唐時人也。二人自葬是山，夜光顯發，人異而靈之，名曰聖墓，曰西方聖人之墓也。其在郡城，有清淨寺云。元三山吳鑒《清淨寺記》：『西山玉關萬餘里，有國曰大食，於今爲帖直氏。北連安息，條支，東隔土蕃、高昌，南距雲南、安南，西漸於海。地莽平，廣袤數萬里，自古絕不與中國通。城池宮室，園圃溝渠，田畜市列，與江淮風土不異。寒暑應候，民物繁庶，種五谷、蒲萄諸菓。俗重殺好善。書體旁行，有篆楷草三法。著經史、詩文、陰陽、星曆、醫藥、音樂，皆極精妙。製造、織文、雕鏤、器皿尤巧。初默德那國王別諳拔爾謨罕驀德，生而神靈，有大德，臣服西域諸國，咸稱聖人。別諳拔爾，猶華言天使。蓋尊而號之也。其教，以萬物本乎天，天一理，無可像。故事天至虔，而無像設。每歲齋戒一月，更衣沐浴，居必易常處，日西向拜天，淨心誦經。經，本天人所授《三十藏》，計一百一十四部，凡六千六百六十六卷，旨義淵微，以至公無私、正心修德爲本，以祝聖化民、周急解厄爲事，持己接人，內外愼勅，迄今八百餘歲，國俗嚴奉尊信，雖適殊域，傳子孫，累世不敢易。宋紹興元年，有納只卜穆茲喜魯丁者，自撒那威從商舶來泉，創茲寺於泉州之南城，造銀燈、香爐以供天，買土田、房屋以給衆。後以沒。塔完里阿哈味不任，寺壞不治。至正九年，閩海憲僉赫德爾行部至泉，攝思廉夏不魯罕丁，命舍剌甫丁哈悌卜，領衆分訴憲公任達魯花赤。高昌傒玉立至，議爲之徵復舊物，衆志大悅，於是里人金阿里，願以己貲一新其寺，徵余文爲記，其略如此。』碑末言：『夏不魯罕丁年一百二十歲，博學有才德，精鍵如中年。』其曰攝思廉，猶言都寺也。

清・丁澎《真教寺碑記》（杭州） 眞主之始，有默德那國王名穆罕默德者，秉以嬤乃之眞源，闡教於西土。以嬤乃者，華言之本決，認識眞主獨一之源也。能造天地，變山川，升日月，西方憬然歸向。間有疑，以爲能令日月分形，則誠聖者也。聖人於海拉山默禱其神力顯示變化，令一月分而爲兩，旋復合而爲一。於是智愚共□，遐邇服從。在中國蓋唐武德四年，因命率更令歐陽詢篆開元通寶錢文以志其異。厥後，太宗夢與聖人接，悚然而悟，乃遣使者數輩至其國。聖人乃命其徒賽爾德宛歌斯以眞經三十藏，計鎖勒一百一十四篇，分六千六百六十六段來獻，云誦此經能滅諸邪。太宗撰文，頒諸天下，而其教遂大行於中土焉。眞教以清潔爲主，不事像設。每日有五時之拜，攝心於日矣。每月有主瑪兒之拜，攝心於月矣。每歲有一月之齋，飢不食，渴不飲，以消三毒五濁之愆，攝心於歲矣。日有日省，月有月修，積日月而成歲，則歲有心齋。夫非一眞之氣保於吾性者，全□備乎？至於視國祐民，篤父子之親，凜君臣之義，與堯、舜、周公、孔子遺書無異。以視浮屠氏棄去一切，老氏幽栖俗處者，又大

徑庭乎□？

清・劉智《天方至聖實録年譜》卷一九《天方聖國風土考證略・附録國名・回鶻國》　劉氏《鴻書》曰：回鶻國人所奉者止知有一天，其他神佛皆不奉。雖曰神曰佛，謂皆是天生也。須拜天，求天求道，方得爲神爲佛。天不教做，如何得做。是知生我養我，皆是天，萬物皆是天生，故所奉者天也。若別再奉神佛，是有二心，如人不忠不孝一般。其教門只知奉天，故每歲自正旦日起晨昏叫福以面向其壁，曰目不視邪色。以指掩其耳曰，耳不聽淫聲。方舉首叫天，謂之求福。兩手捧之，曰接福。然後拜謝，是爲叫福。有叫福樓，世俗以叫佛傳之，謬矣。

又《天方聖國風土考證略・附録國名・回回教》　《七修類藁》曰：回回祖國《世史正綱》以爲大食，《一統志》以爲默啜那國。據其教崇奉禮拜寺，西域惟天方國有其寺，即天房也。入中國乃隋時，自南海達廣。其教有數種。吾儒亦有不如富貴貧賤壽夭一定也，惑於異端而信事鬼神者，愚也。彼惟敬天事祖之外，一無所崇。富貴者，亦不少矣。即吾儒雖至親密友之貧者，多莫尚義，他人又何暇問之。彼於同郡貧人，月有給養之數。他方來者，亦有助儀。吾儒守聖人之教，或存或亡。彼之敬天事親，尚義樂助，終身無改焉。道釋二教，又在吾道之下，不論也。

又卷二〇《讚頌碑記序説・敕建清真寺碑記》　竊聞俟百世而不惑者，道也。曠百世而相感者，心也。惟聖人心一而道同，斯百世相感而不惑。是故四海之内，皆有聖人出。所謂聖人者，心同道同是也。西域聖人穆罕默德生孔子之後，居天方之國。其去中國聖人之世之地，不知其幾也。譯語相殊，而道合符節者，何也？其心一，故道同也。昔人有言，千聖一心，萬古一理，信矣。但世遠人古，經書猶存，得於傳聞者，乃知西域聖人，生而神靈，知天地化生之理，通幽明死生之説。如沐浴以潔身，寡慾以養心，齋戒以忍性。去惡遷善，而爲修己之要。至誠不欺，而爲感物之本。婚姻則爲之相助，死喪則爲之相送。以至大而綱常倫理，小而起居食息之類，罔不有道，罔不立教，罔不畏天也。節目雖繁，約之以會其全，大率以化生萬物之天爲主，事天之道，可以一言而盡，不越乎吾心之敬而已矣。殆與堯之欽若昊天，湯之聖敬日躋，文之昭事上帝，孔子之獲罪於天無所禱，此其相同之大畧也。所謂百世相感而不惑者，足徵也。聖道雖同，但行於西域，而中國未聞焉。及隋開皇中，其教遂入於中華，流衍散漫於天下。至於我朝天寶陛下，因西域聖人之道有同於中國聖人之道，而立教本於正，遂命工部督工官羅天爵董理匠役，創建其寺，以處其衆。而主其教者擺都而的也。其人頗通經書，蓋將統領羣衆，奉崇聖教，隨時禮拜，以敬天而祝延聖壽之有地矣。是工起於元年三月吉日，成於本年八月二十日。的等恐世遠遺忘，無所考證，遂立碑爲記，以載其事焉。天寶元年壬午仲秋賜進士及第戶部員外兼侍御史王鉷撰。

又《讚頌碑記序説》引丁鵬《天方聖教序》　序曰：中國自漢唐而下，世俗有三教之名，其來舊矣。不知未有三教之先，大西天方國之教爲最眞也。粤稽盤古氏開闢於西域，而崑崙爲開闢之祖山，天方居崑崙之陽，先得天地中和正脈，故其國王聖賢，相承專事化生萬物之主，率臣民而敬禮之，絕不類于虚無寂滅者。其古初立教之源，可謂既清且眞矣。《易》曰『帝出乎震』，《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豈不若合符節乎？迨至世運遞降，聖遠言湮，南北朝時，東土西陲，浸淫于二氏已極，乃篤生大聖穆罕默德，作君作師，維持風化，神靈大德，拔萃于前，聖者不可悉數。西域諸王，臣服而信從之，共上尊號爲腓昂伯爾。隋文帝慕其風，遣使至大西天，求其經典。開皇七年，聖命其臣塞爾帝斡歌士等賫奉天經三十冊，傳入中國，由南海達廣首，建懷聖寺，遂遍于天下。此《一統志》《隋書》《殊域志》《周咨録》等書爲可據也。經文雖多，原其大旨，無非欲人體認本來，去邪從正，忠君孝親，敦篤倫常而已，非有異于吾儒也。以言乎提覺人心，則集前聖成規，日拜五次，是攝心于時矣。每至阿濟納亢牛婁鬼日，赴寺大瞻禮，徵七日來復之義，是攝心于日矣。每歲齋戒一月，鷄鳴而食，至暮後星始燦而間，竟日不食，渴不飲，以消三毒五濁之慾，是攝心于月矣。且日給糗糧，更散天課，無論君民，各照定例施濟貧乏，以故盜賊不生，公庭無訟，史稱極樂世界焉。遵其教者，雖適殊域，傳子孫而不易，使非至誠無息，烏能悠久成物如此哉。錢塘藥園丁鵬撰。

清・劉智《天方三字經幼義》　主命汝，以五事。時念主，絕邪思。日五禮，卻塵世。歲月齋，止慾嗜。富捐財，施仁義。朝天房，驗誠志。統聖凡，括愚智。此五者，毋庸易。始七歲，即令知。教習儀，在親師。

十五歲，事在己。自奉行，無推委。主有諭，汝切記。遵有賞，悖有罪。禮拜功，爲首命。萬善根，履眞經。開天鑰，障火屏。滌罪泉，明塚燈。拜之法，外六儀。用淨水，服淨衣。立淨處，居正時。心屬意，面向西。又六件，拜內儀。讚主啓，身直立。頌眞經，躬平脊。下叩首，末跪畢。凡禮拜，宜整肅。失則沐，脫則浴。爾須知，沐四制。一洗臉，自髮際。至下頷，及耳墜。鬚密者，掐鬚內。二洗手，仝肱肘。三抹頭，四一有。四洗足，仝踝骨。宜仔細，毋怠忽。再須知，沐十則。一洗手，至腕節，二念名，三刷齒，四漱口，五淨鼻，抹耳項，洗兩便，掐鬚髯，搜指遍。每一體，洗三遍。次第明，莫教亂。壞沐者，十八事。自後者，糞蟲氣。從前者，溺與瀝。血與淋，精與溢。顯見者，血與膿。傷瘡水，嘔吐盈。隱微者，狂暈醉。拜中喧，倚物睡。沐禮畢，講浴功。浴之由，十二宗。五主命，四聖功。一典禮，二任從。樂精出，夫婦共。寢睡時，有遺夢。月經已，生產淨。此五宗，爲主命。聚之日，會之期。識之日，戒之時。此四浴，爲聖儀。典禮者，浴亡尸。幼者少，逆者順。浴或否，從所任。凡脫浴，有三制。一漱口，二淨鼻。水遍身，毫無棄。經產者，同此義。經產時，止七事。不拜齋，不入御。不謁朝，不入寺。不捧經，不讀制。除此者，餘無忌。既淨己，沐浴之。凡主命，有二儀。曰正制，曰副制。正制者，人人事。一人廢，有關系。若齋拜，若施濟。若覲朝，若學習。副制者，責惟備。一人遵，衆無事。如殯禮，如慰噫。若答安，如問疾。

《清世宗實錄》卷八〇《雍正五年四月辛巳》 辛巳，諭內閣：直省各處，皆有回民居住，由來已久。其人既爲國家之編氓，即俱爲國家之赤子，原不容以異視也。數年以來，屢有人具摺密奏『回民自爲一教，異言異服，且強悍刁頑，肆爲不法，請嚴加懲治約束』等語。朕思回民之有教，乃其先代留遺家風土俗，亦猶中國之人籍貫不同，嗜好方言亦遂各異。是以回民有禮拜寺之名，有衣服文字之別，要亦從俗從宜，各安其習，初非作姦犯科惑世誣民者比。則回民之有教，無庸置議也。惟是凡人生產雖不同地而同具，此天良習尚雖不同教而同歸於爲善。回民處天地覆載之內，受國家養育之恩，可不孜孜好善，共勉爲醇良乎。且朝廷一視同仁，回民中拜官受爵洊登顯秩者常不乏人，則其勉修善行守法奉公以共爲良民者，亦回民之本心也。要在地方官吏不以回民異視，而以治衆民者治回民，爲回民者亦不以回民自異，即以習回教者習善教，則賞善罰惡，上之令自無不行；悔過遷善，下之俗自無不厚也。如陝省之回民，較他省尤多。其販私聚賭私藏兵器種種不法之案屢出，較他省回民爲甚。又如奉旨禁宰牛隻，乃勸民務農勤稼，所以重惜力耕之物命。聞回民頗有怨言，且有私自屠宰者，此即居心殘忍，不務本奉法之一端也。朕念萬物一體之義，豈忍視回民與衆民有殊。特此詳加訓誨：爲回民者，當知率由禮義，講讓興仁，毋恃強而陵弱，毋倚智而欺愚。儻自謂別爲一教，怙惡行私，則是冥頑無知，甘爲異類，憲典具在，朕豈能寬假乎？自茲以後，父戒兄勉，姻婭族黨，互相箴規，盡洗前愆，束身向善，以承天地覆載之恩，以受國家教養之澤，豈不美歟？直省各督撫等，務宣布朕意，咸使聞知。

又卷九四《雍正八年五月甲申》 署安徽按察使魯國華條奏：『回民居住內地，不分大小建，不論閏月，以三百六十日爲一年，私計某日爲歲首，羣相慶賀。平日皆戴白帽，設立禮拜清正等寺，妄立把齋名目，違制惑衆。應請嚴行禁革，恪守典章，違者照律定擬。如地方官容隱，督撫徇庇，亦一併議處。』得旨：『回民之在中國，其來已久。伊既爲國家編氓，即皆爲國家赤子也。朕臨御天下，一視同仁，豈忍令回民獨處德化之外？是以曾頒諭旨，訓以興孝勸忠，望其型仁講讓，服教慕義，共爲善良。即數年來，亦未見回民作奸犯科逞兇肆惡者。且其中有志上進者甚多，應試服官，同於士庶。而以文武科名出身，洊登顯秩，爲國家宣力効忠者，常不乏人。至回民之自爲一教，乃其先代相沿之土俗。亦猶中國之大，五方風氣不齊，習尚因之各異，其來久矣。歷觀前代，亦未通行禁約，強其畫一也。魯國華比奏，甚屬苛刻怪誕。回民何嘗不遵正朔，而祇以其私記時日，即加以不遵正朔之名。回民何嘗不遵服制，而祇以其便用冠巾，即加以不遵服制之罪。至於禮拜清正等寺名，亦不過如各省村邑崇奉其土俗之神，皆爲祀典之所不載，何獨於回民刻意吹求，指爲罪案乎？若回民果有干犯法紀之處，國憲具在，自當按律懲治，並無曲宥回民之條。向後倘回民本無過愆，而大小官員等但因其習尚少有不同，以此區區末節，故意苛求妄行瀆奏者，朕必嚴加處分。魯國華此奏非有挾私報復之心，即欲惑亂國政，著將魯國華交部，嚴加議處。』

《清高宗實錄》卷二九〇《乾隆十二年五月壬寅》 張廣泗尋奏：

『甘省回民甚繁，河州聚處尤衆。大概誦經禮拜，通教無異。惟開齋有先後，誦經有繁簡，稍爲不同。馬來遲向年貿易外省，攜有摘本到家，名明沙勒，即漢語此經截句之謂，並非吹沙入耳。』

又卷一一三二《乾隆四十六年閏五月庚戌》 又諭：前以甘省番回有掌教及總掌教之名，恐易惑衆滋事，因傳諭各督撫留心查革。兹據國泰奏稱『東省回民與土著民人比閭而居，實屬安靜，並無滋事之人，亦無掌教及總掌教之名。但念經祈福，即爲惑衆之漸，嗣後遇有爭控邪教聚衆念經之案，即親提審辦。其田土錢債爭控細故，亦令赴地方官控理』等語。本日又詢據袁守侗奏稱『直隸通州、滄州、天津等處，回民較多，尚皆安靜。惟其傳經之人，稱爲師父』等語。回民念經祈福，是其習俗，相安已久，若概行禁止，恐地方官奉行不善，或致騷擾，激成事端。若有名無實，虚應故事，又屬無益，何必爲此？惟其中有借傳經爲煽播邪教者，則不可不實力嚴查，親提審辦。至直隸回民念經之人，稱爲師父，雖亦如師徒俗稱，但究不若幷其名而去之。向來地方官平日於此等事並不留心查察，及奉有諭旨，又未免辦理過當，不能深喻朕意，徒滋胥役得錢放免。著再傳諭各督撫，務須不動聲色，留心妥協查辦，毋致吏胥人等藉端滋擾，及蹈虚文塞責之習。

又卷一一五八《乾隆四十七年六月戊辰》 戊辰，諭軍機大臣等：據朱椿奏『盤查回民，搜獲書籍，現在嚴辦』一摺内稱『據桂林府知府貴中孚稟報，盤獲廣東崖州回民海富潤，有鈔錄回字經二十一本，又漢字《天方至聖實錄年譜》等書，現在逐一嚴訊，從重究擬』等語，所辦殊屬過當。甘省蘇四十三係回教中之新教，即邪教也，今已辦盡根株。至於舊教回民，各省多有，而在陝西及北省居住者尤多。平日所誦經典，亦係相沿舊本，並非實有謗毀，顯爲悖逆之語。且就朱椿現在簽出書内字句，大約俚鄙者多，不得竟指爲狂悖。此等回民愚蠢無知，各奉其教，若必鰓鰓繩以國法，將不勝其擾。況上年甘省逆回滋事，係新教與舊教相爭起釁，並不借經典爲煽惑，朱椿獨未聞知乎？朕辦理庶政不肯稍存成見，如果確有悖逆狂吠字跡，自當按律嚴懲，不少寬貸。若如此等回教書籍，附會其詞，苛求字句，甚非朕不爲已甚之意。此事著即傳諭朱椿並畢沅等，竟可毋庸辦理。嗣後各省督撫遇有似此鄙俚書籍，俱不必查辦。將此一併傳諭知之。

又卷一一五九《乾隆四十七年六月癸未》 癸未，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閔鶚元奏『接據廣西咨會，起出回經，幷拏獲作序刊書各犯，訊供具奏』一摺，此事前據朱椿奏到，業經降旨不必查辦，並通飭各督撫，嗣後如有似此回民經典，俱毋庸苛求，致滋擾累。蓋緣舊教回民在西北省分爲多，而各省亦在在俱有。其所奉經典，回民中亦屬家喻戶曉，即與僧道喇嘛無異，焉能盡人其人，而火其書乎？且伊等平日持誦經典，自唐宋以來，早流傳中國，迥非若白蓮等教起立名色，專爲斂錢聚衆，甚且作亂者比。若過爲搜求滋擾，則安分守法之回民，轉致不能自安，無所措其手足。封疆大吏如遇有地方邪教悖逆等事，自應認眞辦理。若此等久有之回教經典，遽照違悖之案，通行嚴辦，殊屬荒唐錯謬。

又《乾隆四十七年六月丁亥》 丁亥，諭：據薩載奏『接准廣西撫臣朱椿咨，拏回民海富潤案内之改紹賢等三犯，當即轉飭查辦，解赴江蘇撫臣究審』一摺，所辦殊屬非是。此案海富潤有鈔錄回字經卷及漢字《天方至聖實錄》年譜等書，其書内大意，約畧揄揚西域回教之意居多。回民持誦經典，自唐宋以來，早已流傳中國。現在相沿舊本，在回民中俱屬家喻戶曉，並無謗毀悖逆之語。則是回民之各奉其教，即與此時之僧道喇嘛無異，焉能盡人其人而火其書乎？此案前據朱椿奏到，節經降旨通飭各省督撫毋庸查辦。乃薩載接准朱椿咨會，並不權衡事理之輕重，遽行飛飭各屬，將改紹賢等搜查押解究審，如此矜張辦事，殊非大臣實心任事之道，實屬可鄙可笑。薩載久任封疆，在督撫中尚屬老成歷練明白曉事之人，乃亦與朱椿之初任巡撫遇事茫無主見者相同，能不知所愧乎？地方大吏遇有奸民倡立邪教及惑衆斂錢之事，自當實力嚴查究辦，務淨根株，以除風俗人心之害。若回教民人，各省多有，無論西北省分居住者固多，即江省一帶零星散處，其飲食作息，俱與平民相等，不過不食狗豕肉耳。如以傳習經卷，與邪教悖逆之書，一例查辦，則安分守法之回民，轉致無所措其手足。且從前山東王倫及甘省王伏林等滋事不法，回民中即有首先奮勇打仗者。即上年蘇四十三之事，其舊教回民倡義率衆協同官兵勦捕，甚爲出力，經朕節次獎賞。則朕之視回教民人，皆吾赤子，各省督撫安得歧而二之乎？現在此案查拏之改紹賢諸人，雖已據薩載摺内聲明，業經遵旨概行省釋，其書籍板片，亦即給還，並當出示詳悉曉諭回民，務各循

分守法，各安本業，毋致驚惶擾累，但各省督撫若因有此旨遂致因噎廢食，將地方實係邪教重案，亦藉詞鎮重，姑息養奸，竟置不辦，則是誤會朕意，不度事理，將來發覺時，恐不能當其罪也。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又卷一二〇八《乾隆四十九年六月甲申》 夫內地回人，其來已久。我國家威棱遠播，平定準部、回部，西域咸隸版圖。新疆回人年班入覲，往來絡繹。內地民人亦多至回疆貿易，其有查對經卷，講習規條者，相習爲常，例所不禁，遂有紅帽、白帽、新教、舊教之名。其實新疆之回人，正其舊教也。且現在內地回民所習之教，所講之經，皆與喀什噶爾、葉爾羌等處回人經教無異，原無新舊之別。況內外均屬編氓赤子，順則恩有可加，逆則法無可宥。今賊首田五已就殲斃，其餘黨馬騂子、李騂子等，膽敢於光天化日之下聚衆鴟張，攻城掠堡，即屬回民中之邪教，如僧中白蓮教之類而已。昨已命大學士阿桂、陝甘總督福康安前往督辦，並派京兵及飛調四川屯練降番暨阿拉善、鄂爾多斯各處蒙古兵丁，到彼協勦。大兵雲集，諒此么麼小醜，自無難速就殲除。至阿桂、福康安於勦滅賊匪後，祇須將賊人經過煽誘之處所有平時與賊人勾結知情及賊人起事後代爲往來送信接濟糧食之人，即係邪教亂民，必須實力搜捕正法，勿使復如李侍堯之養癰，其餘並未從逆之回人，不必更分舊教新教，皆係良民，概毋庸波及，以免株連。總之，查辦此事，止當分別從逆與否，邪正之殊，不必論其教之新舊。即如僧道，原非例禁，而白蓮等邪教之必應查究者，亦以其左道惑民，聚衆滋事也。嗣後阿桂等奏摺內，凡從逆回匪俱稱邪教，不必復分新舊名目，俾回民等咸知朕洞悉其教根源，不分畛域，斷不肯因滋事賊匪將無辜守法良民一併株連之至意。將此通諭中外知之。並著阿桂、福康安及各直省，於凡有回民處，謄黃遍貼宣示知之。

又卷一三四〇《乾隆五十四年十月丁卯》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德成奏『甘省回民新舊二教，每至互生嫌釁。蓋因舊教念經，須用羊隻布匹，所費較多。新教念經，僅取懺錢五十六文。小民希圖省費，是以願歸新教。若令舊教亦照新教，舍多取少，恐一時難於更改，勢必陽奉陰違，轉致滋生事端』等語。該省回民舊教傳習多年，嗣因新教從中煽惑，輾轉相傳，以致屢有聚衆滋擾之事。今據德成奏，舊教念經，勢難令其改照新教少取錢文，自係實在情形，但不可不密爲防範，善爲勸導，使舊教者知其價錢，則不致趨新教，或亦一法。總在地方官留心勸導，使舊教之人，明知此意，亦不可繩之以法也。著傳諭勒保等，隨時察訪，如可設法化導，令舊教舍多取少，新教無從爭競，固屬甚善。若體察情形驟難更改，亦不必多事紛更，止須飭令地方官加意防閑，並著鄉約保甲人等，實力稽查。倘有無故糾合人衆，夜聚曉散，形迹可疑者，立即稟明，嚴辦示懲。該督撫務須不動聲色，杜漸防微，俾新教不致再行滋蔓，方爲妥善。

又卷一三四一《乾隆五十四年十月甲戌》 又諭曰：勒保奏地方情形摺內稱『平涼府屬之靜寧等處回民最多，傳集該處頭人鄉約等，剴切曉諭，以新教實爲回教之大害，現在各村莊老教頭人，實力訪察，一有見聞，即當稟首。如實無其人，出具連名甘結』等語，所奏不過敷衍成文，並未知新舊教實在情形，全不得其要領。回民同是一樣經咒，初無新舊之分。從前馬明心亦不過因曾至葉爾羌、喀什噶爾地方，學習回經，遂在甘肅設立新教，其實所念之經，與舊教無異。近聞舊教念經，須用羊隻布匹，所費較多，而新教念經，僅取懺錢五十六文，是以窮民願歸新教者較衆，此語頗中竅要。

又卷一三四三《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辛亥》 陝甘總督勒保奏：臣到甘以來，節次曉諭舊教回民，將仍習新教之人，按名查緝。並明立條款，回民禮拜日期，止准於本村寺內念經，不許另赴別寺，亦不得多索懺錢。如有婚喪事件，止准延請本寺鄉約頭人，別寺之人，不得攙奪。仍令照依編造保甲之法，將某某回戶，應歸某寺念經之處，造冊備案。其平時教習經文，亦止准延請本寺回民教讀，不許勾引隔村別寺人，及添建禮拜寺，私築城堡等事。至專設回民義學，教以詩書，尤爲化導良法，通飭實力奉行。以上立定章程，責成該管道府，隨時稽查，按月稟報。該回民等深知邪教最易滋事，爲切己之害，無不互相戒免，遵守條約，實屬安靜畏法。得旨：有治人，無治法，實力爲之。

清・馮培等纂《蘭州紀略》卷八《乾隆四十六年六月戊申》 但訊據賊黨稱，馬明心自二十六年。從口外回家，即倡立新教，令人大聲念經。蓋緣新疆各城所居回民，其念經即係高聲大念，臣阿桂所素知者。至內地回民之小聲默念，或於唐朝初入中國時，爲人訕笑，因改爲默念。馬明心自口外回家，遂以爲在西域得有眞傳，轉相傳習。其實經本一樣，而愚民

厭故喜新，俱爲煽惑，隨教者甚多。地方官又因其本屬一教，無從辨別異同，未經查禁。是以甘肅一省，皋蘭、狄道、河州、鞏昌、安定、會寧、金縣、渭源、秦州、固原、西寧、平涼、靈州、伏羌、涼州、肅州、鹽茶廳等處數十州縣，回民甚多新舊禮處。

清・曹樹翹《滇南雜志》　回回教，其設教之祖曰馬哈麻，死葬天方，墓頂常有光，日夜不熄，後人遂遵其教也。《明史・西域志》載，天方古筠沖地，一名天堂，又名默伽。其人皆向善，俗禁酒。有禮拜寺，月初生，其國上下咸拜天，號呼稱揚以爲禮。寺分四方，每方九十間，共三百六十間，其堂以五色石砌成。四方平頂內用沈香大木爲梁，凡五堂，左有司馬儀墓，其國稱爲聖人冢。土悉實石，圍牆則黃甘玉，兩旁有諸祖師傳法之堂，其崇奉回教如此。馬哈麻墓後有一井，水清而甘，泛海者必汲以行，遇颶風取水灑之即息。又有默德那國，回回祖國也。地近天方，宣德時，其酋長偕天方使入貢。相傳其初，國王莫罕驀德生而神靈，盡臣服西域諸國，尊爲別諳拔爾，譯言天使也。國中有經三十本，凡三千六百段，其書旁行，兼篆、草、楷三體，西洋諸國皆用之。其教以事天爲主而無像，每日西向虔拜，每歲齋戒一月，沐浴更衣，居必易常處。隋開皇中，其國撒哈八撒河的幹葛思始傳其教入中國，有回回推步法，極精。迄於今，其人遍天下，皆守教弗替。俗重殺，不食豬肉，常以白布蒙頭，去四方皆不易其俗。騰越各練此教最多，其中讀書入膠庠者自有儒生氣象。此外，幷其立教之本意而先亡之，竊盜打降，半出於中，律例特嚴，治之有以也。滇多教門，故附記之。

清・丁榮先《天方端蒙教門串語正解》　○齋則每年欽齋一月，鷄鳴而食，星燦而開，禁止食色，洗心滌慮，以希無爲之化。經曰『齋屬予，予報之』，親切至矣。○課，以每年四十取一，以富益貧，凡牛羊駝貨，金銀租佃，照規清算無隱。若吝嗇不捨，是藐主制，而不仁矣。財不永而孽亦隨之，眞主許約，斷然不爽。○朝，則終身朝天房一次，惟有腳力者是責，若爲腳力所阻，可就近七日赴寺，俱禮一次，以補朝儀無異。○晨、晌、晡、昏、夜，謂之五禮。○晨禮四拜，肇自人祖阿丹。○晌禮十拜，始於道祖倚布那希默聖人。○晡禮四拜，始於郁路思聖人。○昏禮五拜，始自耳撒聖人。○夜禮六拜，始於穆撒聖人。迨至貴聖，集五聖之制則而大成。霄禮三拜，此萬世不易之大典也。

清・龔景翰纂乾隆《循化廳志》卷八《回變》　回教一而已矣。所傳《天經》三十本，云出自唐時。其祖師馬哈嘛所爲，回民世守之。至乾隆初年，而河州回民始有前開、後開之異。前開者，先開齋而後禮拜也；後開者，先禮拜而後開齋也。其始不知何時，然教遂自是分而爲二。前開之教簡而便，趨之者衆。顧其異者，節目之不同耳，無二經也。馬來遲者，河州之前開回民也。始爲《冥沙經》，蓋纂輯《天經》爲之。回民吉凶之事，必請阿渾誦經，謝以銀錢，謂之布施。阿渾者，掌教之名也。顧經多，則人衆，而費廣。《冥沙經》一冊，既簡而省費，又新其耳目，一時翕然從之。前開之教愈盛，然其意以巧取布施而已，無他志也。乾隆十三年，後開回民馬應煥赴京控馬來遲邪教惑衆。經前巡撫黃審題將馬應煥依誣告律反坐，從重照衝突儀仗例問擬充軍。並議令前開後開各遵祖教，遇有喪事不許一起延請，兩造念經，致滋事端。飭遵在案，馬來遲與其子國寶遂往來行教。韓哈濟者，撒喇十二工世傳之總掌教也，師而事之。於是十二工皆前開之教矣。馬明清者，安定之關川回民也。羨馬來遲之得利，學其所爲，別纂一經，名曰《卯路》。略異其節目，而更簡。二十六年始來撒喇。撒喇回民賀麻路乎、蘇四十三延於其家，拜爲師。從之者寖衆，遂別爲新教，而以前開之教爲老教，然皆非回民自古相傳之舊也。新教之異，念經時則搖頭，念畢則耍拳舞手。其死而葬之也，以足踏墳。視其升天入地之別，大略不過如此。

又　署河州知州涂躍龍稟：竊照甘省多漢回雜處，而河州爲最。回民性貪心忍，行黠志齊，所在聚族而居，即十數家亦各爲村莊，建禮拜寺以奉其教。凡冠婚喪祭，必延管事之人誦經，貧富皆有布施。自馬明清倡立新教，摘三十本番經爲一本，名曰《卯路》。同時馬來遲亦集有《明沙經》，無非巧取布施之法。蓋古經三十本，誦時必數十人方可蔵事。《明沙》、《卯路》，簡而易誦，數人二人亦可。所得布施，古教數十人分之不足，新教數人得之，即見有餘。回民樂於簡易，從者紛然。【略】從前但知回民有大寺，明立管事鄉約，而不知各村寺俱有小寺，亦私立管事頭人。一切念經，令請本社頭人，不許另延別寺鄉約，是驅各寺鄉約統轄於大寺鄉約也。查河州舊有大寺二百二十座，每寺正副鄉約俱報明在州有

案。惟大寺之下所轄小寺，自五六座至十餘座不等，約計小寺在一千以外。小寺離大寺近在數十里，遠則四五十里不等。每遇禮拜之期，風雨阻滯，路遠不到，大寺鄉約以禮拜少一人，卽佈施少一分，遂至爭控，以另立教道互訐。【略】一回民學習回經，竟有隔府隔縣隔省之人，來河學習。

清・王之春《清朝柔遠記》卷三　〔雍正二年〕秋九月，山東巡撫陳世倌請禁回教，不許。

東撫陳世倌疏言：『左道惑民，律有嚴禁。如回教不敬天地，不祀神祇，另立宗主，自爲歲年，黨羽衆盛，濟惡害民，請概令出教，毀其禮拜寺。』上諭：『此種回教原無一可取，但其來已久，且彼教亦不爲中土所崇尚，率皆鄙薄之，卽彼教中稍有知識，亦似有不得已之情，從無平人入其教門之理，則彼所謂教者，亦止此數，非蔓延難量之事。至彼之禮拜寺、回回堂，亦惟彼類中敬奉而已，何能惑衆？朕令汝等嚴禁眩幻駭人動衆之事，如僧、道、回回、刺麻等，其來已久，今無故欲一時改革禁除，不但不能，徒滋紛擾，有是治理乎？未知汝具何意見也。』

清・左宗棠《左文襄公奏疏續編》卷三七《請禁絶回民新教摺》　奏爲請禁絶回民新教以弭釁端而崇聖化事，竊回民以西戎族類，雜居中土，自古已然，載籍詳矣。就回民自數之典言之，祖曰阿丹，生於天方之野。產七十二胎，每胎男一女一，自爲夫婦。至嚕撒而其教始興。又六百年，當隋開皇中，有穆罕默德者，生而神靈，聞明清眞之教，回衆翕然從之，其教始盛。今回民稱天方教，自稱曰穆民，以尊穆罕默德故也。又曰膜民，以阿丹初生之祖言也。其書有《天經》一部，回族稱爲穆罕默德所受之天者。又《天方性理》《天方經典》兩部，則明代金陵回人劉智所撰，皆發揮天經遺意，以華人文字潤色之。其教以識主爲宗旨，似儒者所言明心見性。以敬事爲工夫，似儒者所言制外養中。其教規所謂天道者五：一曰唸，謂誦經；一曰禮，謂報恩；一曰齋，謂絶物；一曰課，謂忘己；一曰朝，謂歸眞。所謂人事者五，謂倫當之理。七日一禮拜，亦與泰西各國同。蓋其原本出於天主耶穌，而時雜以佛民之說。稱華人爲大教，自稱小教。非如奇袤詭異之流，專以勾結爲事，煽誘爲能也。是故雜處中國千數百年，婚姻未通，俗尚各別，傳習不同，而未嘗敢睄他志。歷代任其翔泳於區宇之內，譏禁無聞。【略】其傳教之人曰海里飛，如內地之稱經師。曰滿拉，如內地之稱蒙師，而品望皆在阿訇之次。馬化滾則自稱總大阿訇也。其教規大略與回回老教亦同，惟老教誦經則合掌向上，新教則兩掌向上而不合。老教端坐誦經，新教則夥誦唧噥頭搖而肩聳。老教送葬不脫鞋，新教脫鞋送葬。

清・陶保廉《辛卯侍行記》卷四《光緒十七年十月十七日》　又按：回民卽古回紇，實匈奴別部，袁紇之裔，後稱韋紇，一稱回鶻，唐時入居關中。回教乃摩罕默德教，其故國在今亞喇伯，其徒美其名曰天方。唐時其教由西而東，回紇多從之，後人因呼爲回教，其實摩罕默德不自知爲回教也。彼教不啖豕，惡其不潔，且有礙生育。醫經本草多言豕性寒，損人，是漢人亦以少食豕肉爲宜。今乃因此詬回民爲豕種，亦不察之甚矣。彼教戒食之物甚多，如不飲酒，不吸煙，亦彼勝於此。《大學》有云『惡而知其美』，未可概加斥辱。

清・馬復初輯、馬安禮譯《真德彌維禮法啓愛合編》卷二《沐浴篇》　沐之主制，先淨面，自髮至鬚，及兩耳。次淨手過肘，次抹頭四分之一，終洗足至踝骨。○沐之聖則，自誦名起，洗手至腕，漱口淨鼻，刷齒掐鬚及指，每體三遍，抹全額及兩耳，立意按秩，接續而全。○沐之嘉儀，方云母司特候補。每體由右及左抹項。○若夫兩便所出，及體間有血膿，黃水，流溢，倚物而卧，嘔吐昏暈，狂醉，或出幼者拜中笑，男約十五歲，女約十二歲，卽爲出幼。方云補魯額。或夫婦戲，而下體相着，是皆壞沐也。若一人體間有瘡，血膿流溢不止，可於每番拜時沐一次。沐後，縱流溢，其沐不壞。拜時既終，則沐壞矣。欲禮，次番當另沐之。若沐後之血膿染衣，難論其污潔，不洗亦可。○浴之主制，漱口洗鼻，水遍全體。○浴之聖則，乃未浴先沐，但不必濯足。○浴因慾感而精出，則浴爲主制。若浴後餘精復出，必復浴。雖戲交無精，必浴。經產既淨，浴亦爲主制。○如因聚禮二會，戒期識日，遊爾勒法之日也。則浴爲聖則。浴亡人，則爲典禮，進教者亦然。數者之外，皆屬嘉儀。凡沐浴用雨水，泉水，井水，海水。凡氣色味，三者變其二，勿論既煎未煎，均不可用。若僅氣變，或色變，或味變者，可用。惟以潔物及土沁入者，雖變亦可用。穢物死物，落於水中，則不可用。惟川流巨池，不見死穢之跡，可用。若魚蟾蜍蠅之類，雖死於水，乃無血之物，其水可用。用過之水，雖潔，不可復

用。井有死穢等物，汲盡而後用。不能盡汲，亦須計數量汲。物死水中，不知而誤用，既腫，補拜三日。未腫，補拜一日。惟人與馬及作膳諸牲飲過之水，可用。汗滴入內，亦可用。若貓鼠雞犬飲過之水，不可用。驢騾亦然。汗滴水中，亦如飲過，不可用。○代淨者，以沙土代水沐浴也。或感病不能用水，或井深無汲器，或水隔一墩，則沐浴均可代淨。用淨土及沙類，一拍摸面，再拍摸手及肘，其立意爲條例。拜時之前後，皆可代淨。凡壞沐者，代淨亦壞。得水足用，則代淨亦壞矣。○凡用皮襪，至短當蔽踝骨。沐後方着，復沐只須抹之。自壞沐時起，居人一日，旅人三日，至限滿。或脫去，當另沐之。○女子天癸，至多則十日，少則三日，以爲經期。經盡，以十五日爲限。產後至多以四十日爲限。不及期而盡，不限以日。經產之期，禁齋戒朝叅入朝堂，詣天庭，方云愷爾白。攤經、誦經與臨房事，餘無所禁。經產盡後，補齋不補拜。病血污體，禁攤經，惟離殼者，無禁。遺精，入御，禁誦經。

又《禮拜篇》　禮拜之功，有主制十二件，條例、儀則各六端。夫條例，拜者必沐浴，或以水洗，或以土代淨。身服及拜所，當去其污穢。凡兩便所出及精液，血膿，黃水，酒，豕貓犬鼠之溺與糞，雞鵝鴨之糞，皆重穢。馬溺及作膳諸牲之溲與糞，與不可食之野禽及芻獸之糞，皆輕穢。可食之野禽，其糞不爲穢。污穢無論聚散，重者大於錢，輕者盈一尺，則必洗之。或不自知，不洗而誤禮拜，則必補。重者等於錢，輕者無一尺，已不自知，不洗而誤禮拜，不補亦可。洗之數，三次爲淨。至尿濺如針，着體沾衣，均不爲穢。忘其穢跡所在，量度而洗。○淨下者，潔其兩竅也。水土木石俱可用，而以水爲上。兩竅所出，及兩竅外所染之穢，大於錢，洗爲主制。穢等於錢，與不及一錢，洗爲聖則。惟下氣與睡，及一切壞沐者，不淨下亦可。○五番拜名有定時，晨禮以曙色動，至日出。晌禮自日昃起，至影較物而長三倍之時。晡禮自晌禮畢時，至日沒。昏禮自日沒時，至曛氣盡。宵禮自曛氣盡，至曉初發。未至其時，既過其時，不可禮，惟可還補。日出日入，日正午，一切主制、聖則、副功，均不可禮。自曉發至日出，與晡禮之後，聚禮告諭方云虎吐白。之時，均不可禮副功。○拜必立意，心念亦可，口念尤佳。○拜之向，各以其所在之國，遙對天房。不知向者，可以擬對。繼知誤向，無庸復禮。○儀則六端，念第一個，嘧唣吡嚩，端立，誦經，鞠躬，叩首，臨尾一坐，約坐念，按特哈呀吐至瓦勒蘇魯胡之時，昔先賢哈迺飛動作而出拜，亦爲儀則也。○拜中誦經，至少須念天勅中之三節，能誦全一章爲尤佳。惟晨禮晌禮，宜誦長章。拜前預定所念之經爲聖則。若主制中分定某番念某經，爲可嫌。故意顛倒，或第二拜所念之經長於首拜所念三節之數，亦可爲嫌。疊念重念一章無礙。或首領有忘卻錯誤之處，必須提之。若儀則中有錯誤，必須明提之。明提之法，或念嘧唣比爾，或念特哈禮勒，或念特思比哈，揚聲提之。若既知其誤，不可隨其誤而不提。○拜之典禮，首二拜念法體哈，並續念數勒。循序正儀首坐，念按特哈呀吐。拜畢回顧，道咂嚩啰。玄朝末拜，念古努特。兩會之拜，念特唣吡嚩。當明當暗，謹遵教典。凡念法，首領在晨禮及昏宵兩番之前二拜，無論現禮還補，俱宜明念。於聚禮二會亦然。若一人獨禮，則現時不拘明暗，後補只宜暗念。夫暗念雖低，必有聲可聞，若僅唇舌動而無音，則所禮之拜無成。○拜之聖則，舉手至耳，領拜者明念特唣吡爾，以右手束左手，置於臍下，念咂那，念額嘔祖。每拜之中，念特思彌，念阿米迺，均宜暗念。鞠躬時，念特唣吡爾，撫膝，平背，念特思比哈三遍，昂首直立，念咂米阿。隨拜之人，只須念浪擺那。若一人獨禮，則二者俱念。兩叩之時，念特唣吡爾，特思吡合。坐端兩叩之間，俯首平鋪兩掌，額鼻至地，叩在兩掌之間。坐者橫盤左足，直立右足，坐左足之上，足指向西，兩手撫膝，念按特哈呀吐，乃先賢賈思爾德所傳者。後二拜，念法體海。末跪讚頌祈祝，回顧左右，道咂嚩啰。凡禮主制，念宣禮，及倚歌墨特，無論正時及補，俱宜齊念格德歌墨，首領八拜，以緩後爲善。凡升降首領明念特克吡爾，亦屬聖則。隨從者暗念之。○合衆朝叅，是叮嚀之聖則也。凡爲首領，須於衆中，擇其熟習典禮者，繼而擇其善念而字句眞詳者，再而擇其有德行兼以年高者。寺內專任首領，現在其位，他人領之，實爲大嫌。髫齡之人，不可以領壯老。禮副功之人，不可以領禮主制者。後二拜出路之人，不可以領土住者。寺內若無首領專任，聚後可復聚。○凡出聲一

字者，卽爲壞拜。笑言作戲，故意道安問答，嘆氣伸吟，疾痛，或遇喪事，出聲悲涕，無故咳嗽，以財帛等類，求於眞宰，飲食一物，或在拜中而舉動，側面回顧，皆爲壞拜。若懼主涕哭，則不壞。人過拜前未踐叩處不壞，惟過者有傷耳。如念訛字而義相悖，卽爲壞拜。義悖者，如順後約以罰，逆後約以賞之類，其拜當復禮。○玄朝三拜，方云衛特爾。每拜之中，須念眞經。至第三拜念眞經後，復舉手念特哷吡爾ᠲᡠᡵᡤᡳᠶᡝᠨ，念古努特ᡤᡠᡳᠨᡠᡥᡝ。○叩嘛之聖則十二拜。晨禮前二拜，晌禮前四拜，晌昏宵禮後，每番二拜，聚禮前後各四拜。○至禮副功，晡宵之前，各四拜。晡昏宵之後，兩拜亦可，四拜尤佳。每拜皆宜誦經。八拜而壞，則必補之。無故坐禮，副功亦可。○齋月息禮方云特勒威哈。二十拜，是爲聖則。禮於宵後玄前，每夕全《寶命經》一卷。每四拜後，約坐片時。不可忙念經文，不可撇去吶那ᡳᠨᠨᠠ及額烏祖ᡝᡠᡤᡠᠵᡠ、特思彌ᡨᡝᠰᠮᡳ、塞勒阿特ᠰᡝᠯᡝᡳᡨᡝ。若衆人倦怠，可撇去堵阿ᡩᡠᡥᡠ。既出齋月，不可合衆玄朝，及一切副功。○凡禮主制，若獨禮，八拜後，未叩首前，有衆合禮，當舍其拜，從衆禮之。至晨昏之拜，雖叩首後，亦當舍而從衆。若此之外，既叩首後，則禮全二拜，然後從衆。惟禮副功則不可舍，雖未叩首，亦必禮全二拜。若於晨禮，恐全聖則而失聚衆，則可舍而從衆，否則斷不可舍。既舍不必補，惟連主制撇去方補。失去晌禮，聖則補與不補俱可。若補須在本時內，二拜前。○凡守五番，須按定秩序禮之。若五禮玄朝，失去一二番，均當補而後禮。惟時促，或忘卻，或所失六番，未補而禮之可也，否則壞矣。○凡趕拜者，補所失之拜。若失一拜，則念額歐祖ᡝᡠᡤᡠᠵᡠ、特思密ᡨᡝᠰᠮᡳ，誦經跪坐，卽開吶嘆哈ᡩᡝᡥᡝ。若失二拜，則於第二拜之前，跪坐片時。若失三拜，亦然。惟第二拜第三拜之間，不坐。先賢哈迺飛ᡥᡡᠨᡤᡳᡶᡳ云：連禮二拜，誦經跪坐，然後禮第三拜，開吶嘆哈ᡩᡝᡥᡝ。是仍坐於兩拜後也。○拜中差錯，當於念按特哈呀ᡤᡳᠶᠠᡥᠠ，卽開右邊吶嘆哈ᡩᡝᡥᡝ，然後兩叩補之。補叩後復念按特哈呀ᡤᡳᠶᠠᡥᠠ，及隨勒阿與睹爾，開吶嘆哈ᡩᡝᡥᡝ。至失誤一切典禮，典禮之儀則，其失誤有五端：向前儀則也，若鞠躬先於誦經之類。延遲儀則，二也，若多念特賞胡德，延遲第三拜，站立之類。重復儀則，三也，若鞠躬兩次之類。失卻典禮，四也，若失卻跪坐之類。變更儀則，五也，若明念者暗，暗念者明之類。乃論領首，不論隨從。但首領既誤，衆人亦當從而補叩。卽當領首誤時，尙未八拜，亦必從衆補叩。○拜中兩次應坐之時，頭坐若誤而不坐，在端立前，急宜復坐，不須補叩。二坐若誤而不坐，在叩首前，只須復坐。若既叩首，則主制壞矣。只可添禮一拜，以作副功。若第二次既坐，誤而起立，其拜不壞，復坐以全主制，或添禮以作副功，俱可。凡添禮之拜，不可抵作聖則。拜中片時游移，不能定其爲第三或第四拜，可以畧坐片時，然後再禮一拜，拜後復以兩叩補之。○凡念經文，共有吶止德ᡩᡝᡳᠵᡳ十四處，若遇在拜內，當卽叩首，遇在拜外，雖後補亦無妨。蓋拜內所誤，不可補於拜外，若接連重遇，止須一叩。若隔斷所遇者，必每遇一叩。若因吶止德ᡩᡝᡳᠵᡳ而撇去此節經文，不可。於聽之者，以輕念爲美。○凡病人不能立跪，可以面西坐禮，仍照儀則躬叩。若不能鞠躬叩首，則俯其首以代之。而叩首之俯，當低於鞠躬之俯。若不能坐，可以兩足向西，仰面卧禮，亦以俯首代躬叩。○凡行路出至三舍外，自離家之日起，不論水陸，可將四拜主制，減爲兩拜。若禮全四拜，亦可。但恐延遲儀則，未免有過。若在寓所，欲住半月，或從土住人聚會同禮，則必禮全四拜。至荒野海道中，及軍陣上，不可舉意久住。行路所失之拜，只須補禮兩拜。在家所失，務須全補。至於補拜，不論在家在外，均照此例補禮。

禮箴七則　禮拜之功，萬善之源。誠虔事主，斬絕外援。此功克成，百行咸登。此功有缺，一善莫稱。○天恩厚哉，天命諄哉。嗟我同人，各遵循哉。既臨拜闕，一乃心哉。戰戰兢兢，主鑒臨哉。○昔我至聖，敬德自持。迄終溯始，勿敢踰時。矧我下民，縱逸厥性。敢以人情，播棄天命。○拜時既至，速邀朝堂。加禮一拜，於爾尤良。今日偶疎，來日徒悔。極世之財，莫贖爾罪。○勿曰爾病，勿曰爾貧。天威赫赫，不寬一人。卽有所寬，恩自主宰。勿使爾躬，自罹荒怠。○莫謂壽考，後補有期。無常忽至，神鬼莫知。妻孥莫留，孤魂附土。試問爾躬，何以見主。○嗟我同人，必敬必戒。千金宴客，不若一拜。爾若念主，主亦念爾。永歸天堂，享恩無已。

又《會禮篇》　會禮有二，一曰開會，亦當合衆而禮。聚禮有責者，會禮亦然。除告諭外，條例皆同。開禮之時，以日出至日午爲正時。於第一拜誦經前，則四舉手，念特哷吡爾ᡨᡠᡵᡤᡳᠶᡝᠨ。於第二拜誦經後鞠躬前，則三舉手，念特哷吡爾ᡨᡠᡵᡤᡳᠶᡝᠨ。浴而赴會，是爲聖則。美香盛服，禮前先施齋儀，方云費

拖爾。是爲嘉儀。不可先禮副功。若失會禮，即不能補。〇二曰禋祀，典禮亦如開會。但在途中，則明念讚辭，開會不可。若合衆朝叅，則自爾勒法ᠵᠠᠰᠠᠭ，至納哈勒ᠨᠠᠬᠠᠯ三日內，俱念讚辭，至第三日晡禮後方止。

又《聚禮篇》　七日一主麻，禮於牛婁鬼亢日，當合衆聚禮。凡住城者，在良人男子十二歲以上，雖老年康健，而眼足無疾者，皆有聚禮之責。除數者之外，無責。無責之人而能聚禮，可抵晌禮主制。其條例必在城，或附邑有王，或有代位者，在晌禮之時，會同聚衆告諭。聚禮則撤去晌禮亦可。但所謂王與城者，各諭不同，難於臆斷。故於聚禮後，復行晌禮兩次告諭。及兩諭之間，略坐片時，是爲聖則。若聚禮之處，未聚之前，不可獨行晌禮。凡於按特哈呀ᠠᠳᠠᠬᠠᠶᠠ，及賽核烏ᠰᠠᠶᠢᠨ之時，趕及聚禮，當獨禮以全之。至告諭時，禁言語。及禮副功，惟可補本日所失晨禮。

又《齋戒篇》　齋則自曉初至日沒，不可飲食，並禁色慾。於齋期前一夕，先致意。若曉發後，並未飲食一物，則於午前致意亦可。〇凡穆民男女，年長而曉事者，即有齋戒之責，宜現時齋之。至有故者，如行遠、抱病、經產之類，則可他月補之。〇入齋開齋，均以見新月爲定例。若陰雨雲翳，不能見月，則必足於前月三十日。〇如一人見月，報衆而衆不信，在入齋時，則見者可以先入，在開齋時，則見月不可先開，若先大衆而開，必當復補。若齋期雲翳蔽月，入時則有一正人見月，即可入，開時則有二正人見月，方可開。若無陰雲，必大衆見月，方可開。若入時有二正人見，已足三十日，則可開。若祗一正人見，雖足三十日，亦不可開。至遠方人所見，則必有確信方可。其求月之法，及月分之起止，須考天方曆源，方可得其詳矣。〇禋祀之禮，見月亦如開會。〇既入齋後，故飲食，故御婦，其齋已壞，必罰必補。罰者連齋二月，補者復齋一日。在不能齋之人，則給貧乏者六十人一餐。故意不齋，惟有補而無罰。在曉發後，昏禮前，而誤開齋者，亦有補，而無罰。或因忘卻，或遇夢遺，或抹油，或點眼藥，或刺血，及無故嘔吐，或塵蠅誤入喉中，則齋不壞，無補。若故使嘔吐，及吞煙五金之末，則必補而無罰。至齋月外，雖壞無罰。〇無故嘗味，即嚼而未咽，齋雖不壞，然亦不可。〇衰老難齋，不齋亦可，但必罰之，其罰亦如開齋之儀。孕婦乳婦，病人行人，難於齋者，姑容不齋，但後必還補而無罰。至於行人，能齋尤善。至副功之齋，如遇宴會亦可開而後補。起齋之時，如遇壞浴，因時迫不及浴，即先食後浴亦可。凡齋月內，行人至家，經產血止，當即時止其飲食，但是日不作齋論，後當復補。〇齋月下旬聖則，當入朝房居靜，飲食坐卧，皆在朝房，惟不得已，如溺穢等事，方可出。若無故而出，即一刻亦爲壞，至少則居靜一日，或致意兩晝，亦可。

又《朝覲篇》　朝覲之禮，在穆民良人年十二歲以上，康健無疾，有盤費，有足力。有乘騎，及有應用什物者，或富足有餘，或家資足用至旋歸者，生平只有一次，均當及時速游。至婦女朝覲，必其本夫及其親人同行方可，否則不可。〇覲禮受戒，及駐爾勒法特ᠵᠠᠪᠠᠯ，擠呀勒ᠵᠠᠪᠠᠯ，正朝之游，皆屬主制。至於駐母資德，勒法ᠵᠠᠪᠠᠯ，遊哈法買勒瓦ᠵᠠᠪᠠᠯ之間，急趨而行。在彌勒ᠮᠢᠯᠠ射石處，俱念讚辭。朝畢，矮髮開戒。若遠方人，則將行加以辭朝之遊。皆爲典禮，其餘覲禮，是爲聖則。〇朝覲之月，必在賞阿勒ᠰᠠᠶᠢᠨ，改爾德ᠵᠠᠪᠠᠯ兩月分，及其後月上旬。朝覲之日，乃特勒委爾葉ᠵᠠᠪᠠᠯ，爾勒法納核勒ᠵᠠᠪᠠᠯ之三日，及其後二日。賞阿勒ᠰᠠᠶᠢᠨ之前，不可受戒。〇覲之則，凡遊爾母勒ᠵᠠᠪᠠᠯ，必繞凱爾白ᠵᠠᠪᠠᠯ七轉，急趨所法墨爾娃ᠵᠠᠪᠠᠯ二山之間。未覲受戒，既覲矮髮，副朝。天方，名爾哂勒。除大覲五日外，則一年俱可。〇凡進滿克ᠵᠠᠪᠠᠯ者，各有戒關。而受戒只可儘前，不可延後。住滿克ᠵᠠᠪᠠᠯ者，正朝則在禁地受戒，副朝則在墩外受戒。凡受戒必先沐，浴則尤佳。於受戒後，乃服戒衣，而佩美香。其衣無緣領，不縫紉，內外必須新製，雖盛暑必複。受戒則恭禮兩拜，始誦應辭。〇凡自誦應辭起，禁御婦，爭辯，並不可爲敗德之事。勿傷陸地之野牲，其海內鱗介，不可指領他人弋獵。不可抹香齊鬚，剪指矮髮，及剃週身之毫毛。不可服縫製之衣，及筒裙之屬，不可戴帽着履。以傘蓋遮蔭，以橐帶束身，均無礙。既入滿克ᠵᠠᠪᠠᠯ，先遊禁庭，起見天房，念特克比爾ᠵᠠᠪᠠᠯ，特核理勒ᠵᠠᠪᠠᠯ，祈祝所望，面向玄石，舉手大讚，以手撫石，或以口吮石。若人衆不能至石前，可向石照此而行。撫石後，復念主讚聖。繞天庭七匝，遊古垣外首三匝，必顛行，將戒服。由右臂下搭於左肩上，袒露右臂。每過石必撫，以手摩天庭西角爲佳。至玄石而終。每遊後必禮二拜，復撫石出至率法，面向天庭，讚主讚聖，祈意之所望。復向買爾丸ᠵᠠᠪᠠᠯ，於兩墩之間奔行，至率法所行如前。來復七匝，終於買爾丸ᠵᠠᠪᠠᠯ，以矮法

開戒。若觀期已近，戴戒而駐滿克ᠮᠠᠨᡴᡝ，副遊，此於外來之人爲聖則。○觀月之七日，首領以一切觀禮告諭大衆。明日，率衆人出駐彌那ᠮᡳᠨᠠ。又明日發曉時，出駐爾勒法體ᡳᠯᡶᠠᡨᡳ。首領至日昃後，復登台告諭，晌禮，晡禮，若合大衆，可以兩番連禮。俟日落後，回駐母資德勒法ᡨᡝᡩᡝᠯᡶᠠ。其昏禮宵禮，若合大衆，亦可連禮。又明日，卽納核勒ᠨᡳᡥᡝᠯᡳ，正朝之日也。於曉後歸，至彌那ᠮᡳᠨᠠ會衆，各射七石。每射一石，須念特克比爾ᡨᡝᡴᡝᠪᡳᡵᡳ，射後，應辭遂止。以宰牲，剪甲，齊鬚，開戒，以矱髮開戒尤貴。開戒後，觀前所禁之事，均不復禁，惟御婦不可。是日，復歸滿克ᠮᠠᠨᡴᡝ。或其後二日，亦可復繞凱爾白ᡴᡳᡝᠪᡝ七次，至石必撫。正朝禮畢，仍歸彌那ᠮᡳᠨᠠ。次日日昃後，復射三處，每處七石，射畢祈祝。又次日，復射復祝。○在遠方人將行，有辭朝之禮。則垂泣而祝，倒退數步，至委多爾門ᡩᡠᠮᡝᠨ而出，當有眷戀不捨之意。○凡受戒者，或亂秩序，或失典禮，或犯禁戒，俱當罰牲。若犯禁戒典禮之小者，祇須罰如開齋儀。未駐爾勒法體ᡳᠯᡶᠠᡨᡳ之前，若御婦人，卽壞觀禮，駐後御婦不壞，但令罰一大牲，或駝與牛俱可。矱髮後御，祇須罰一羊。在觀月受戒之人，可宰家用之牲。未受戒者，則一無所禁。他經有觀月禁止宰牲，卽未受戒者，雖一雞均不可宰之說。與先賢哈迺奮倚ᡥᡳᠶᠠᠨ諸經相反。若受戒者，或有疾病，或有他故不能親朝，可備一牲，托人牽至禁庭宰之。在連朝者，則具二牲。及牲至庭之日，本人方可開戒。至病故既更，仍必親往復朝。若不能親朝，亦可託人代朝，受託者必爲本人致意，果不能朝，必致死方謝其責。至犯戒所罰之牲，在代朝者出。○戒之源有四：一爲正朝，一爲副朝，或正副並朝，或正副分朝。正朝者，自初到朝謁起，至大觀戴戒而住滿克ᠮᠠᠨᡴᡝ，其並朝、分朝，俱應用一牲。無力用牲，必齋七日。○朝觀大禮，節目甚多。此篇祇載其略，使幼學者知其儀節。有心朝觀者，當於各禮法經叅考其詳焉。

清・裴景福《河海崑崙錄》卷二《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回民奉穆罕默德之教，與纏民同。穆罕默德一作摩哈麥特，一作瑪哈穆特。默加一作麥加。人也，生於陳宣帝大建四年。一作元年。默加又名默克，在愛烏罕之西，地近紅海，唐之大食，元之天方，明之默加，皆其域也。生而敦魯，不識字，少爲商，娶猶太富商寡婦，曰比比黑里奇。黑里奇信猶太教，意不合，遂入山讀書。年四十，忽言奉天神託付，闢阿拉伯耶穌諸教，闡清眞之旨，著天經三十卷，名曰甫爾加尼，一作可蘭，一作庫魯安魯安，一作甫爾堪。六千六百六十六章。其王發兵捕之，逃于麥地拿，徒衆復聚。唐高祖武德四年攻破王兵，據其地，始立國。立十年卒，其妻父阿伯拜堪及瓦滿代之。漸強盛，遂滅波斯。自印度至大西洋，皆爲其教所統。東及葱嶺，開元時，逾嶺而西，流入西域。其始祖曰阿丹，卽亞當，生於天方，產七十二胎，每產一男一女，自爲夫婦，傳至秦漢之際，有名嘛撒者，始興其教，後六百年而穆罕默德生，故又謂之天方教。其教規有五，曰唸經，曰報恩，曰齋戒，曰課己，曰朝眞。七日一禮拜，與泰西同，其常誦習，有憫煞力、毛魯的兩經。明金陵回劉智撰天方性理、天方經典兩書，以發明其義，大要以識主爲指歸，以敬事爲實行，頗與儒通。乾隆四十六年，馬明心、蘇四十三自西域歸，稱得天方不傳之祕，創爲新教，田五繼之，謀爲不軌，先後伏法。嘉慶間，有穆阿渾者，與馬化灉之父馬二演新教，至馬化灉自稱總大阿訇，託名商販，到處煽惑，其燄益張，遂釀關隴之禍。其傳教者曰海里飛，曰阿滿，其誦經者曰阿洪。教規略同老教，惟老教端坐誦經，合掌向上，新教則搖頭仰掌，合誦咖啶；老教送葬不脫鞋，新教脫鞋；老教剃髮與漢人同，新教則留兩耳畔之髮下垂。衆回見總大阿訇必長跪，不命之起，不敢起。凡殺一雞一羊一牛，必延阿洪誦經超度，否則不食。經內謂馬聖人爲漢人鋸而死，誦至此，便擗踴號泣，忿火中燒，欲殺漢人以復馬聖人之仇。回民犯大辟者，口誦唵喇呼三字不絕聲，唵喇呼者，謂升天堂也。西甯河州爲回民巢穴，有四大門宦，曰穆扶提臨洮拱拜，創新教死者立廟，謂之拱拜，教主爲狄道馬維翰，甘涼狄道西甯回衆多奉之。曰華寺，教主爲馬永琳，已伏誅。新教主爲馬如彪，已伏誅。西甯循撒及河州西鄉八方多從之。曰白莊，以地得名，教主爲馬騏、馬驥，河州東鄉多從之。曰胡門，其始傳教之人多顓，因以爲名，其興不過三四十年，教主爲馬福壽，河州東南鄉多從之。此外尚有七門八戶大拱拜，畢家場拱拜之屬。門宦中惟大拱拜最先與蜀之松潘、保甯諸回聯絡一氣，而保寧回族充營兵者尤衆。諸回各奉一教，雖父子兄弟不能強同。創教之人死，則墓于拱拜中，禮拜寺以祀天，拱拜以祀教主也。既有拱拜，則子孫得世爲教主，謂之門宦，以漁利。有慶弔事，其教下皆歛財以饋，有改從他教者，則聚而爭之。回與漢爭，則衆回一心，新教與老教

爭，則一教一心，而禍亂作矣。其教之源流新舊與治亂極有關係，亦政治家所當究心也。日前過西城禮拜寺，介侯詢回教始末，爲考其大略如此。

清・方希孟《西征續錄》卷上《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按回教始祖曰亞當，生於天方。後六百餘年而穆罕默德生。唐武德四年攻破猶太王兵，據其地，始立國。自印度大西洋皆爲其教所統，東及葱嶺，開元時流入西域。國朝乾隆間馬明心、蘇四十三稱得天方不傳之祕，創爲新教，田五繼之，謀爲不軌，先後伏法。其傳教者曰海裏飛，曰阿滿。其誦經者曰阿訇，至馬化灄自稱總大阿訇。【略】有四大門宦，門宦猶官族世家之謂，曰穆扶提，臨洮拱拜，創新教，死者立廟謂之拱拜。教主爲狄道馬維翰。西甯回衆多奉之。曰華寺，教主爲馬永琳，新教主爲馬如彪，皆已伏誅。西甯循（撒）〔撒〕及河州西鄉八方多從之。曰白莊，以地得名。教主爲馬騏、馬驥。河州東鄉多從之。曰胡門，其始傳教之人多鬚，因以爲名。其興不過三四十年，教主爲馬福壽。河州東南鄉多從之。此外尚有七門八戶大拱拜，畢家塲拱拜之屬。【略】聞近又有馬元璋者，居平涼化平廳之山內，回民稱爲聖人。出則萬衆膜拜，入則千家供奉。踪迹詭密，聲勢浩大。升制軍欲驅逐之而未得也，識者皆謂爲隱憂。大抵回教種類雖繁，總而論之，不過兩派。一爲回紇之回，後名回鶻。唐時初與西北之同羅、骨利幹諸國並稱，後與吐番並爲唐患。大中中徙據甘州，至元始滅。自花門一留種類，遂蔓延中國，遍居海內，世所謂漢回是也。一爲纏頭之回，自穆罕默德之第二世，分爲二派，一曰施亞教，土耳其、霍罕及西域回回皆信之。至二十六世瑪木特玉素遷喀什噶爾，西域回教至此益盛。雖不盡纏回，而實一派而分者也。至今中外各回，不遠萬里，無不往朝土耳基穆罕默德聖墓，可見回紇亦其一種。自回教興而佛教漸微，自天主教興而回教亦屈。印度霍罕今已爲西人所併，惟中國聖教萬古常存而亦危如一髮。嗚呼，四海波靡，萬方鼎沸，淪胥將及，豈獨甘肅足患爲哉。裴伯謙《河海崑崙錄》紀回始末特詳，余因摘而錄之，以告當世籌甘者。

清・楊金庚等纂修光緒《海城縣志》卷三《貢賦志・回教》 回族尊奉天主，王有四，配曰折拜聆伊哩、米哈伊哩、聆子哈伊哩、伊思哈啡哩。敬穆罕默德爲聖人。其四配曰：嘛布拜克哩，即虎大爺。如默熱，即苦大爺。嘛思嘛你，即朵大爺。嘛哩，即折合爺。共分四門。奉虎夫苦夫教者爲老教。奉朵大教者與漢人稍異，與老教亦殊。奉折合教者爲新教。老教有圓小印文，係西國通號。擇教中念經阿訇之賢者傳之，名爲老人家，一教悉歸之。新教不傳賢而傳家，亦稱老人家，創始於西甯之馬明心。嗣馬伏誅，其旗黨先發雲南，後由黔歸甘，各省新教皆其統屬。老教勢分，新教勢合。雖皆諷天經，奉天主，教派不同。至其念經之時，老教合掌跪聆，新教手舞足蹈，則又外面之相異也。

清・昇允等修，安維峻等纂光緒《甘肅新通志》卷四二《兵防志・番部・回族》 回教創自亞喇伯王謨罕默德，彼徒美其名曰天方。唐時撒哈八與幹葛思來中國傳教，回紇多從之，後人因呼曰回教。其誦經祈福之師名阿訇，漢民呼爲阿渾，所稱教師後裔貴種和卓者，在阿渾中尤尊，《明史》所稱和者，即和卓之音訛也。阿渾倚掌教之權，得朴責回民，有吉凶事，必往誦經，平日皆有賄賂，金粟畜產，無物不納。於是阿渾相擠，增立新教，名目繁多，以河湟爲甚。【略】茲錄其教之支分派別者備覽焉：

老教、新教、嘩伽場、黑褐衫、舍勒爾、以上三門皆新教中支派。大會、其教中人吸煙飲酒，彼族以爲穢污，教門恆仇視之。故同治初元，回目辦教，逆首馬桂源將大會中人壓死石磊下者百餘人。花寺、彼族相傳河州回酋某於印度取經回，即於河州建一禮拜寺，倣漢廟，繪以丹青，五彩輝煌，故入某教門者，均謂之花寺云。

清・王學伊等纂修宣統《新修固原直隸州志》卷一一《軼事志・風俗・喪社會》 其敬奉者爲天，不祀他神。呼天曰戶大，酋崇者爲穆罕默德。門宦有四：曰虎飛，曰苦布，曰尕的任，曰直黑任。是以誦經時有端躬長跪兩掌合舉者，有搖頭擺身兩掌分舉者，亦各有信從耳。其村莊中亦有堡頭、鄉約、農畯、戶首各名目，至其幫助人錢者，則謂之送業帖。

清・張銑編光緒《焉耆府鄉土志・宗教・天方回教》 考默德那國王穆罕默德生而神靈，有大德。臣服西域諸國，諸國尊號爲腊昂伯爾，猶華言天使云。其教專以事主爲本，而無像設。其經有三十本，凡六千六百餘章。隋開皇時始傳其教於中國，現在此教有老教新教之分。老教七百餘戶，新教三百餘戶。

清・王樹枏《新疆禮俗志・甘回》 寺中司誦讀者曰掌教，司事者曰社長，教授經典者曰阿渾，號召大衆者曰滿爾金，誦經者曰海提卜。其教重愛羣合衆，有不能自存活者，相與助資財，謀生聚。遇餽口遠人，資而

遣之。死亡未有不收瘞者。食肉禁犬豕，戒煙酒，封牲必延師誦經。不信堪輿巫覡，不演劇，不置木偶，污濁之水不以沐浴。解疑伸屈，捧經決之。凡營造遷徙，以禮拜四日爲吉，三日爲凶，此其大較也。

清・佚名《岡志》 康熙五十五年六月晦，掌教白養恆告衆於七月初三日入齋，馬君錫倡言曰：『《經》云「見月入齋，見月開齋」，不許推測。今預定初三日入齋，是重推測之術而廢看月之制也，大戾聖人之道，萬不可遵行。必待見月，乃可。於（以）〔是〕議論蜂起，君錫之黨詆養恆爲外道，養恆辭位，衆固留之。養恆〔曰〕：『初二日前月之數已盡，若不於初三日入齋，仍固執看月之法，倘下月初二日見月，則齋祇二十八日。求月須有經權，算月不可偏廢。如是者，乃善行聖人之道者也。』衆論稍息。七月初三日入齋，八月初三日開齋。惟君錫初四日開齋。

五十六年五月，掌教白養（歿恆）〔恆歿〕。六月，衆立其子白元輔及馬君錫協同掌教。

五十七年六月下旬，掌教白元輔告衆曰：『七月初二日爲前月之終，初三日爲現月之始，宜於初三日入齋。』馬君錫曰：『不可。《經》云「爾等且勿齋，宜見月而齋」，此言人既持欽月之齋，它遵看月之法。今不論月之有無，惟算月終始，是與聖人經訓大相違逆。不特齋拜之功課或有或無，即所行之教律，亦流於異端矣。』元輔曰：『初一日丑時合朔，至初二日申酉之刻太陰離太陽已遠，豈有無月之理？況屢年考較，前月大者合朔早，新月必見於初二日。前月小者合朔遲，新月必見初三日。此初三日最準，早驗之法，豈有訛錯？』君錫曰：『經文原說見月入齋，見月開齋，並未許屈指算數。據你所論，是將聖人經訓視如故紙，移前補後，行白氏之家法矣。況我西域，惟以見月爲始終，合舍而巴尼爲三十一日矣。古來亦有三十一日之月乎？況事有輕重，法有經權。惟齋月爲重，其前月之多，後月之少，何暇顧矣。』元輔曰：『天文算法之學，西域最重，但我輩不習耳。即汝所謂齋月前後不暇計其多寡，則是西域惟全齋月之數，餘月皆淆亂，何以考年月，授民時？恐聖人立法不如是之偏僻也。』所論之言極多，教人惟鮮君錫語，俱從君錫。七月小，初二日陰晦，初三日月見，甚高，體大而光盛，或謂初三日之月也，衆論囂然。

七月下旬，白元輔告衆曰：『八月初二日看月，若有月，初三日開齋。若無月，則初三日月限已盡，不必看月，即於初四日開齋。』馬君錫曰：『二十八日齋，看月已屬創聞。二十九日不看月，又是何說？』鄉老孫四穩厲聲曰：『不可。我年七十餘，從來未聞有二十八日齋。今初二日不看月爲是，倘若見月，我等之齋不壞乎？』元輔曰：『我前月曾言初三日入齋，而公等不從，竟從初四日。既至初三日，則月高光大，已明是初二日之月。公等既執意於初四日入齋，今又恐二十八日見月。不悔入齋少一日，而惟恐開齋多一日者，何也？前邊既失，而後邊又錯，誰能保齋之全美？若果初二日有月，豈因人不看而月遂不敢生光耶？抑或爲二十八日齋，既有月亦掩目不看？似此掩耳盜鈴之事，自誤自耳。他寺聞之，豈不談笑我輩也。』馬君錫曰：『吾今不論期之多寡，亦不算月之大小，有月開齋，無月不開齋，此聖人之制，違者爲外道。』白元輔曰：『聖人之制，有經有權，汝太固執。』孫四穩曰：『爾等讀聖人之經傳，聖人之律，紛紛擾擾，不能畫一，俾我輩何所適從？』白元輔曰：『聖人有驗月之法，備載經典。凡月體如峨眉，在蒙氣紅雲之際，其度卑而入地速者，生光，此新月也。體大而光盛，在蒙氣紅雲之外，其度高而入地遲者，生光第二日之月也。七月初三日之月，公見甚明。體大光盛，居於半天，明是初二日生光無疑。前邊既缺一日之齋，今初二日不看月，則前後皆失，誰任其咎？』君錫曰：『汝家兩世開齋入齋，不待見月，誤人亦不少矣。今又以驗月愚惑無知，我君錫何如人，肯容汝惑陷人也。』於是大閧而散。八月初二日，孫四穩寺中揚言曰：『老掌教一生講月，並無差錯，后輩不及先人遠矣。插枝生葉，致令初四日始入齋，陷人不淺。今齋纔二十八日，說來寒心。倘若今日見月，吾等齋苦拜勤，盡屬罪過，皆君錫作梗所致也。今日無月，大家造化。若有月，咄君錫，汝好準備，吾將毀汝之巢穴也。』衆論籍籍，三五爲羣，指畫談說，或曰有月，或曰無月，或曰不見方好，紛紛不一。時馬君錫閉戶不出。已而陰晦，衆論暫息。初三日，天色陰晦，師俗大集寺中。白元輔曰：『今齋二十九日，於月則爲三十日矣。明日清晨開齋，今晚不必看月也。』君錫曰：『齋二十九日，看月。三十日，不看月。此古禮也。今齋纔二十九日，正要看月。若至初四日，齋限已滿，則不必看月，竟初五日開齋，始合聖人之制。』衆皆噪然曰：

『豈有初三日仍看月之理？月前退縮，月後遷延，老掌教在日，何嘗見此等事？』張四維曰：『老掌教一生專用補借之法，是以開齋入齋，不待新月，巧言佞辭，掩人耳目，致我輩沉溺五十餘年。今馬掌教任事，一切條律，皆遵經典。見月入齋，見月開齋，大正前人之謬，爾等何必較正？初三日，初四日，但遵掌教馬老師之言而已。況汝等見鮮學問，又能過馬掌教耶？』孫四穩曰：『不然。我老孫把齋四十餘年，未經初五日開齋者。明日初四日，必然開齋。事體已定，敢有不從者，速來問我。我年紀已老，死不爲短命。刀殺拳打，投辭告狀，我不懼也。』馬君錫曰：『孫鄉老，汝未讀經書，不知條律，此非汝所當論，但聽我等言傳而行，何必粗鹵。』孫四穩曰：『我見讀經書者嫉妬貪婪，矜誇自用，比比皆學者之所爲。汝亦不必與白掌教講，有話，但向我說。』遂擲巾於地，袒臂立於殿外，曰：『來來。』馬次泉曰：『求月閔乎典制，非一家之事。白掌教初四日開齋，良是。馬掌教初五日未爲盡非。吾等即誤從之，有過皆在掌教，宜緩緩商議。如此舉動，豈不貽笑外人也。』王思道曰：『馬掌教乃有名學者，說馬掌教錯，即屬罪過。』周思恭曰：『若初五日開齋不爲錯，則天下無錯事矣。』時各有黨附，互相辯別，大喧邦克。樓下忽一人倉皇而入曰：『今東寺獨班掌教與鄉老講月不決，欲向察院告狀也。我大寺亦如此，恐貽笑外郡。此時尚早，候晚不晴，再議何如？』衆曰：『然。』遂紛紛而出，孫四穩亦披衣而去。日暮，天色沉黑。鄉老等於寺中會議曰：『七月初三日之月，體大光盛，其爲初二日生光無疑。吾等不學，膠柱於目覩，致令少齋一日，已屬大衆不幸。邇來戰戰兢兢，惟恐八月初二日見月。仰賴默佑，天色陰蒙，保全大事，誠不幸中之幸也。今已初三日，寧有無月之理乎？苟仍守看月之談，於初五日開齋，則法理交失，前後淆亂，不獨有違經訓，且貽笑於遠方矣。白掌教一番苦心，吾屬悉知。而馬掌教偏僻執拗，牢不可破，爲之奈何？』孫四穩曰：『行教不顧人情，彼既牢守看月之法，任彼自看月，吾等自開齋，亦不講他。寺中豈缺此一奇物也。』張四維曰：『不然。推馬老師之心，亦法嚴律重，恐有訛錯，故堅執看月之說。即日期稍有參差，吾等宜大家包涵，不可太刻。』馬次泉曰：『張公所論甚佳。公等勿薄馬老師，此人乃京都之學者，又有連班之功也。今一旦失之，掩功錄過，他人有烹狗藏弓之議。原馬老師之心，彼豈有意陷人於錯亂也。吾今請諸公移玉趾，齊赴馬掌教家，懇求從衆，於明日開齋。一則全教法之有失，二則以完馬老師之體面，三則不致外人恥笑，諸公以爲何如？』孫四穩曰：『倘彼不從，奈何？』馬次泉曰：『彼若不從，吾心已盡。彼自看月，吾自開齋，難怪吾等棄他。』衆曰：『善。』於是老少百餘人擁馬君錫家，君錫出立簷下，衆皆跪於地，齊聲曰：『求老師明日開齋。』君錫亦跪而大哭，涕淚交流，衆不解何故。哭之良久，且泣且言曰：『眞主作證，聖人作證，我爲教律，不係私意。無月開齋，抗眞主之命，違聖人之法。我何敢狥私廢公，與公等同陷地禁也。』衆曰：『老師於心若有罪愆，後世拿問，吾等承當，不干老師事。只求老師明日開了齋罷。』于次吾曰：『老師之心已盡，日期亦不錯，胡亂開了齋罷。』衆人口聲不好，君錫又哭曰：『任公等開齋，我不敢許。我便不爲掌教，亦不敢作抗主違聖之事。』馬次泉急以手掩君錫之口，頓足大叫曰：『祖老爸爸，汝尚言不爲掌教耶？諸公今日議定，汝若不從開齋，則不願汝作掌教矣。汝能擔耶，負耶，寫算耶？汝有何藝養身？輒言不爲掌教！汝獃耶？世間事莫美於掌教，不工不賈，不耕不讀，躐首座啖肥甘。喪事也要錢，喜事也要錢。掌教之位何負於你？費拔山之力以得之，而爲看月以失之。今獨班之衆切齒於汝，汝又失連班之心，衆人棄汝有同敝屣。行看汝進退無據，困斃可指日而待也。汝聽我言，速許開齋，不致悞事。若不聽我言，衆人一散，悔之晚矣。』君錫止淚，曰：『諸公請起，沒奈何，明日開了齋罷。』衆皆起，說塞倆目。馬次泉等出。少頃，雲色漸斂。將近一鼓，西方燦爛，月大如盤，竟是初二日之月也。

又《八字匾》　康熙五十七年四月，有中丞某遊白雲觀回，便道入禮拜寺。馬君錫延入學舘待茶，中丞問教禮，君錫粗述大槩。中丞喜，置刺而去。次日，君錫答拜。另具楮書曰：『清眞聖裔，職司首領。求中丞手書此八字，以爲匾。』中丞笑允之。逾月，遣兵馬司指揮具鼓樂送匾至。君錫結綵於庭，張筵請客，教衆皆往賀焉。馬崑如大怒，請人於寺中而告之曰：『聖人立教，首禁音樂。一面之鑼，兩面之鼓，俱在禁例，違者不赦。今馬君錫乃掌教，又聖裔也，門前鼓樂喧天，何異漢人？棄祖宗之法，違聖人之律，尚可以爲掌教，公等尚可從他禮拜乎？』衆曰：『師言是。』崑如曰：『彼若進寺，吾必擊之。吾爲教規，非私意也。』君錫聞

之，大驚，不敢出門。遣子哀懇鄉老十餘人說，崑如曰：『吾知而不言，是賣法也。此等壞教之人，當逐之。公等何求爲？』衆曰：『師與君錫，義如兄弟。昔年協力講經班，立此大功，天下皆知。今自殘手足，恐爲四方學者所媿。』崑如垂頸良久，〔曰〕：『彼能悔罪否？』衆曰：『能。』崑如曰：『令他速悔。』衆曰：『諾。』卽引君錫入寺，念討白悔罪。崑如數之曰：『汝於中丞處求匾，何不求二匾？汝欲獨擅其榮也。向者我借你袍，汝不與。今幾失一掌教。汝失一掌教，尙有養生之能乎？袍重乎？位重乎？背祖訓壞法，彰自己之榮，絕朋友之誼，汝尙可以爲仁乎？汝此後好爲之。不然，我出汝舊過，以告衆也。』君錫唯唯。

宋・鄭思肖《鄭思肖集・大義略叙》　又回回事佛，創叫佛樓，甚高峻。時有一人發重誓登樓上，大聲叫佛不絕，昏眩生妖，忽聞空中佛應聲，手持刃自斷男根，擲棄於地，竟捨身從樓上擲下，粉身碎骨而死，爲事佛感應。所棄男根，回回爭取藥封函置，以相傳寶。

《清高宗實錄》卷一二〇七《乾隆四十九年五月壬午》　但回民有一家祖孫父子兄弟，各從新舊兩教者。

又卷一四一〇《乾隆五十七年八月辛巳》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琅玕奏：葉爾羌回子邁瑪第敏私教內地前往貿易回民李子重等十八名搖頭默念，大干例禁，已將邁瑪第敏改發烟瘴，李子重等改發黑龍江、給索倫、達呼爾爲奴矣。老教回子念誦經典，向不搖頭高聲朗誦，惟新教有此念法。

清・馮培等纂《蘭州紀略》卷一六《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戊子》　一、新疆各城回衆，以墨克地方爲回教之宗主。而內地回民，又以新疆等處經典多，而流傳爲較眞。前奉諭旨，俟將來事竣後，傳諭新疆各路辦事大臣，嚴密查訪，毋許內地回民，在彼習學回經，致生事端。

清・汪繹辰編修《銀川小志・寺觀》　回紇禮拜寺　在城內寧靜寺北，震災後盡坍。回回重建殿宇，巍煥工麗，正殿供萬歲牌，不設別像。每逢七日，回回俱到寺中禮拜，白布裹首，去鞋，口喃喃誦番經。

清・龔景翰編，李本源纂修乾隆《循化廳志》卷六《寺院》　回民大小村莊各建清眞寺，以爲禮拜之所。〔乾隆〕四十六年逆回變後，新教之寺全行拆毀，其舊者亦不許添建，年終取管寺鄉約甘結存案。五十四年，因西甯蘇代原之案，嚴飭回民各歸本村之寺誦經，不許另赴別寺禮拜。十二月同知台斐英阿造冊，閣屬禮拜寺共五十九座，內大寺九座，小寺五十座，回約五十九名。

清・張彥篤修，包永昌等纂光緒《洮州廳志》卷三《建置・寺觀》　回民禮拜寺，在本城西街。

舊洮禮拜上寺：在舊城，明洪武丁未年創建。國朝康熙乙丑年重修。洮岷道石文焯懸以『朝禮獨一』匾額。同治元年重修。

禮拜下寺。

清・楊毓秀《平回志》卷三《志甘肅一第三》　〔同州〕城北之華寺、畢家塲、祁家塲，通稱拱北。拱北者，清眞寺也。又稱其教首曰牟弗諦。牟弗諦者，猶云渠魁也。

清・黃濬《紅山碎葉》　頃閱教門款式，大可資噱。稱其教主爲普慈今世，獨慈後世之眞主，又名無似像，無如何之主。以爲一切世界萬物，皆在眞主造化之中。其大要以散天課、地天命、（齋把）〔把齋〕、飲月齋爲大事，其罪過有嫌疑、壞齋等名，其懺悔有大淨、小淨、補齋等事。散天課者，如人有銀一兩四錢，則散四分五厘；有銀十四兩，則分四錢五分與貧人，而不許修橋修路。從近親散起，以至路人，而不許與父母妻子。有駝五隻，則散羊一隻；有牛三十隻，散母牛一隻；有羊四十隻，散羊一隻。最可笑者，有云不散天課之人，復生之日，主命他之財變成黑蟒一條，咬之七十年。又以男女從腹至膝爲羞體，男子臍不爲羞體，女子兩小腿不爲羞體。其尤鄙穢者，有云夫婦赤身相抱，總不見濕潤，亦壞小淨；夫婦相聚，龜頭已隱，雖無深入，亦無泄精，卽壞大淨。其太無理者，有云婦人行經少未足三日，多過十日者，俱不爲經水。其所念之咒，俱回字，不可識。其大意注出，不過云：『唧尊大的主，但是事我們求你相助，但是罪我們求你相饒，恕我們歸信你，我們靠託你，我們美讚你，我們知感你，不昧你的恩，我們丟撇幹歹違命之人，我們專拜你，我們爲你做事，我們惟與你叩頭，我們全然在你的道路上上緊，我們急忙（事）〔侍〕奉你，我們指望你的慈憫，我們怕你的罪責。』此卽其相傳禮拜之秘

語也。淺謬可嗤，無過于是。其在教之子孫有明理者，不敢背其祖宗，固不足責。至有中華詩禮之門，問學之士，儼然闌其中者，不知是何肺腸。

社會生活

清・王岱輿《正教真詮》卷下《博飲》　博戲飲酒正教所禁，因吾人道履清眞，一心契主，雖有他端，莫得而間之。惟兹博飲，能惑其心。是故此心一搖，恍然無主，則魔乘而誘之矣。夫魔之誘人，不特一局。隨人所欲，妙有轉旋。人若趨善，卽乘其善以餌之，俾必出于善入于不善斯已也。況人之自趨于邪僻乎？博戲者，乃魔誘人之巧具也。所以樗蒲奕博之屬，皆分心蕩魄之由。耳聞嘈雜，目視紛紜，心思成敗，神注贏輸，當此之際，須臾不離，安定靜慮何存？不覩不聞，戒愼恐懼何在？吃緊關頭，全不念中識破，如狂流崩湍，毀堤拆障，如猛駒烈馬，裂轡決銜，一往奔潰，莫能底止。當其局中，或值迅雷疾雨，畧不顧盼。及其旣終，不知影響，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雖禍福如山，亦不識趨避。有百年之軀，竟忘百年之軀。有千金之產，卽蕩千金之產。忘身及親，又況正心修身之功？一朝盡棄不知光陰無價。難得易失，今日已逝，明朝不再。若得寶器，當儲美物。長年竟貯臭腐，甚可惜矣。所以聖賢修詣，貴及其時。一息怠迷，如失連城重寶，汲汲皇皇，弗敢刻懈。愚懵之人，一昏不醒。居塵海之風波，立生死之險池。以逍遙散誕，認爲眞實受用，忘卻長住本原。旣知長住眞詳，今世曾無一瞬，豈可以博戲逍遙，而自棄其重寶乎？

清・劉智《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七《課賦》　課者，隆施濟以防聚斂也。凡人執有資財，滿貫，應於四什取一，以給貧乏，踰年一算。

資財者，可以營運生息之財也，如金銀錢貨之類。金銀什物，金銀首飾，俱作資財。住居房屋，服食器用，及坐馬耕牛，珠玉寶玩，無論多寡，不作資財。〇滿貫者，天方以金銀鑄錢使用。金錢以二十爲滿貫，每箇約重一錢。銀錢以二百爲滿貫，每箇約重七分。今卽以金二兩爲滿貫，銀一十四兩爲滿貫。於四十分中捐一分，給貧。踰年，一計其有。擴而充之，若有百千萬億家資者，皆照四十取一之數，清白算出無隱。

每金二兩，捐金五分；每銀一十四兩，捐銀三錢五分。

凡屬金銀首飾、什物、鑲鍬等，俱準其分兩，幷金銀貨價合算。

錢貨作銀，租者如貨。

銅錢貨物，俱照時作價。若有店房田地，或器物，以租取利者，俱與貨物同，照本物價值，捐課如例。

牛滿三十，捐一犍；四十，捐一牸；六十，捐二犍；八十，捐二牸；餘如算。

餘增者，按每牛三十捐一犍，每牛四十捐一牸。

羊滿四十，捐一羖；至一百二十一，捐二羖；二百有一，捐三羖；三百有一，捐四羖；至四百，亦然；餘如算。

餘增者，按每羊百頭，捐羊一頭。

駝滿五頭，捐一羊；十駝，捐二羊；十五駝，捐三羊；二十駝，捐四羊；二十五，捐一駝；餘如算。

餘增者，按每五駝捐一羊，每二十五駝捐一駝。

以上牛羊駝，牧於郊野而圖資生者，則如是論。若喂養於家者，雖多無課。若營運生息者，則同貨物論，作價算銀給之。

羔犢無課，有壯必捐。

羔，羊未孕者也。犢，牛未卒歲者也。羔滿四十，或犢滿三十，俱無課。乳駝亦然。若羔四十中有一壯，或犢三十中有一壯，則應以壯者捐之。若乳駝五頭中有一壯，則應捐一羊。

諸畜營運生息者，如貨。

馬驢騾，馱負生息者，俱與貨物同，作價算之。牧於野，喂於家，同。

田園所產，抽其什一。

田園自行栽種所產，如五穀果實瓜菜蜂蜜等，無論多少，俱抽其十分之一，給貧。若非自行栽種，如柴草之類，則可以無課。

鑛窰所得，抽其五一。

金鑛，銀鑛，銅鑛，錫鑛，鐵鑛，水銀等，凡自行開採所得，無論自然成，或燒煉成，俱抽其五分之一，入官或給貧。掘地得窰物，如金銀錢

物等，輸五分之一給貧。若窖物中有穆民跡記，如本教經書名字等，則如失物，不得自用，當訪原人而歸之。不得其人，將以給貧可也。自己無力，自用可也。鑛窖之課，父子兄弟若貧，俱可受之。開鑛，得煤磺硝鹽硃砂寶玉等，俱無課。

被貸，自捐；

凡人執有資財，而爲他人負欠，當如數自捐其課。若彼負者不償，無課。若許以將來償，償後有課。

負債，無課。

凡人執有資財，而負人債，除償債所餘，不及滿貫者，無課。

受課者：穆民，良人，在生，貧乏。

一人而兼有此四名者，方可受課。言穆民，則外教人不應受。言良人，則奴僕不應受。言在生，則既亡之人不應受。言貧乏，則有滿貫者不應受。受課財者，非人不可。故不以課財起建寺宇，或修砌橋井、及作一切義俠餽贈等事。

先親而後疏，先近而後遠。

本族，父黨，母黨，妻黨，鄰里，國人，依次多寡，諒給之，不得送向遠方別城，若彼地有骨肉至親應受課者，送去可也。

有餘，入義庫。

若課財多而受者少，則除給散所餘，將以報官，入義庫。

父子不相與受，夫妻不相與受，主僕不相與受。

父之父以上，祖或母，子之子以下，男或女皆不相與受課財。妾與妻同。僕，必係買者。若係傭雇或當僕，或許贖之僕，則可與受。若將課財給與許贖之僕，即以贖身，可也。然必給付而後以贖，不得折算。

富者之幼子，奴僕，不應受他人之課財。

父富而子貧，子既分有執掌，可以受他人之課財。若子幼，尚不能執掌，仍是父事，故不可受也。主人富而奴僕貧，奴僕亦不可受他人之課財，因奴僕自無執掌也。凡課財，必給與自能執掌，自專用度者，方可。

課財不與哈申人，尊聖族也。

哈申，聖族之名也。按哈申乃聖人曾祖太王之號，因支裔衍盛，即以其號名其族，居古來市之地。古來市者，天方鄉鎮名也。聖人生於其鄉，故後裔仍爲哈申人。而稱之者但曰賽一德，猶云世子也。

故給與不應受者，應復給；誤給與不應受者，不復可也。

凡給課，必先度其人應受不應受。若明知其不應受，而故意與之，應復給。若始不知爲不應受者，而既與之矣，嗣後知非應受，可不復給也。是故給者必愼，受者必謹。蒙溷而取其財者，罪在不宥。

給者，受者，俱當謹愼。給者，當令受者知其爲課財，庶不蒙溷以爲餽贈。而受課者，亦必先度己之所有。倘據有滿貫，則必辭拒。若自昧而取之，罪在不宥也。

聖人曰：凡物有課；有所能而施之，以濟不能也。財富者，利濟貧乏；學優者，導化愚頑；言美者，釋訟解爭；力強者，扶危助弱；廣修屋廈，以延賓客；多備器用，以應借貸：皆課義也。

人惟聚歛之心日盛，則其私己之心愈不能已。捐課乃哀多益寡之義，豁達和衆之心也。夫能推其豁達和衆之心，而體乎民吾同胞之義，則天下何者非吾之所有，而吾所有者又何不可爲天下之所有乎？此大公無我之象也，此天人合一之機也。

清・劉智《五功釋義》第三二章《課儀》　課者，以其財貨用於主也。財貨主無所用，而以與貧，由之乎用於主也。滿貫者捐其四十之一，金銀錢貨牛羊駝馬菓穀生產，各有定例，依律清算無隱，一年一課。受給者，貧乏良人，先親後疎，先近後遠。餘課納官入庫，賑饑養學，非其人不給，非其人不受，給受之間，有大謹焉。聖人曰『凡物有課』，有所能而施之，以濟不能也。財富者，利濟貧乏。學優者，導化愚頑。言美者，釋訟解爭。力強者，扶危助弱。廣修屋廈，以延賓客，多備器用，以應借貸，皆課之義也。

清・馬復初輯，馬安禮譯《真德彌維禮法啓愛合編》卷二《課賦篇》

天課之法，凡在良人，穆民十二歲以上，執掌滿貫，營運生息，至一年，則除日用負貸外，其餘之財，則當算課。銀以十四兩爲滿貫，金以二兩爲滿貫，即當於四十分中抽一納課。銀錢則二百枚抽五枚，天方每枚銀錢重七分。金錢則二十枚抽半枚，天方每枚金錢重一錢。不論印國號與未印，即

首飾器皿，亦以此算。若出滿貫外，其數有滿貫五分之一，即當照例抽課。散課時，即當致意。

孳息之牲，亦有課賦。駝與牛羊，按數抽之。其詳在禮法經中。營易之牲，雖非孳息，價至滿貫，亦有賦課。不足一年，照一年扣論。貨物亦作價，照銀論滿貫。金鑛、銀鑛、地窖之財，則五分抽一以納天課。

惟貧乏者、理課者、負債者、朝覲缺資、出征遠行者，方可受課。

天課所以濟貧，執有滿貫者，即不可受。亦不可施以逆人，並不可用天課以修朝堂、建學館、給亡人、作衾殮。若給與不當受之人，必當另施。

一施開齋儀，凡屬穆民良人，均當散給。凡有滿貫者，或爲本身，或因小子奴婢，皆於開齋之日，曉色初發，及曉前，施之米或小麥，則半升，大麥，則一升。但天方之升，容糧一百四十四兩。

明・陸容《菽園雜記》卷六　凡人黨護族類，固其習性同然，而回回尤甚。嘗聞景泰間，京師隆福寺落成，縱民入觀。寺僧方集殿上，一回回忽持斧上殿，殺僧二人，傷者二三人。即時執送法司，鞫問，云：『見寺中新作輪藏，其下推轉者，皆刻我教門人像。憫其經年推運辛苦，是以讐而殺之，無別故也。』奏上，命斬于市。予謂斯人之冒犯刑辟，固出至愚，然其義氣所發，雖死不顧。中國之人一遇利害，至有擠其同類，以自全者，較之斯人之激於義，而蔽於愚，其可哀憐也哉。

婚姻家庭

清・劉智《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一一《五典篇・父道》　父盡其爲父以慈，其道十：謹胎教；命美名；開乳；報性；防患害；潔衣食；嚴教訓；擇師董學；量才授業；及其長也，男婚女嫁，而爲親之道盡矣。

父母初孕，即節欲制情，檢身習禮，無妄作，無非言，惡聲亂色不入耳目，非其飲食不入於口，益於性情者從之，賊於性情者去之，如是則神清氣定，而子得其養，是謂胎教。及其生也，一日開乳，三日命名，七日報性，覘其疾痛，防其患害，衣食務潔，教訓務嚴，擇循良之師以董其學，量其才能而授之業，男長爲之婚，女長爲之嫁。全此十事，而爲親之道盡矣。

又卷一九《婚姻篇》　婚姻爲人道之大端。古今聖凡，皆不能越其禮而廢其事也。廢此，則近異端矣。清眞之禮，出自天方聖教，而儒家之禮多相符合。雖風殊俗異，細微亦有不同，而大節則總相似也。故予於序禮解事處，多原儒語以明其義，蓋欲此地人知所解耳。

婚姻無貧富，必擇善良。

議昏之道，先訪門戶鄉貫，次察家教，務知男女賢否。或爲子求婦，或爲女擇婿，皆不得慕聲勢而托高門，亦不可取便易而親賤類。

使媒妁通言。

先男氏使媒妁，如女氏致辭。女氏允，乃互通鄉貫名氏。

問名。

先，女氏問男氏名籍，男氏通其鄉貫名氏與女氏。然後男氏問女氏名籍，女氏亦通其鄉貫名氏與男家。其意，蓋欲彰明較著而無隱也。

立主親。

男氏以宗族，或至戚，或執友，老成知事而與女氏相識往來者，爲之主親，往來於兩家說合。不得專屬媒氏，恐言語有貽誤也。

納定。

男氏具書，使主親盛服爲賓，如女氏致謝。女氏復書。賓返命，饗之。

納聘。

男氏具幣帛，爲聘禮，餽於女氏。幣帛之資，稱男氏貧富，以爲豐儉。至少不過一兩，多隨宜。

請期。

男氏先使媒妁，如女氏，請期於某月。復具書，使主親如女氏，定期於某日。待女氏復書定期，男家乃具書，請女氏主翁書婚，於迎親之前三日。

書婚。

迎親之前四日，男氏具啓，邀女氏主翁於翌吉書婚。是日，男家延掌教。立司禮，盛服候賓。女氏賓至，迎入，登堂，齊揖，就坐。茶三獻

畢，司禮者起，請見拜如儀。乃舉書婚之案，陳書婚之具。設座。掌教大師出，衆拱拜。就座。婿崇冠盛服，出。掌教爲申明婚姻之禮，書婚之義，書男女名氏，及男女父之名氏於箋，而宣於衆。擲果。婿入，陳饌。饌訖，賓辭返第。

鋪陳婿室。

迎親之前一二日，女氏備嫁妝，遣使往男氏，鋪陳婿室。其備妝之資，稱家貧富多寡，依分家之例，女得一男之半。該分若干，即以備妝，無侈無儉。

親迎。

預命執事人，備迎親之具。新婿崇冠盛服，拜告尊長，拜受父訓，乘馬行迎。至女第，婿下馬，翁迎入，拜於堂。就座。母訓女於室，翁戒之於庭。女拜辭父母尊屬及在庭諸長。乃幅巾，上車。婿出，車行，歸第。婿入，婦車繼之，抵中門下車。入室。姑入，啓幅命坐。主人禮賓於堂，饗送者。

成禮。

宵禮後，媒氏入，舉饌案。婿入。饌訖，徹案，請盥。延閨淑以董子婦，乃與婦除飾下幃，出。

明日，婦出見舅姑，

鷄鳴而起，沐浴更衣。婦家治饌，餽於婿家。婦持饌，進見舅姑。舅姑亦治饌饗之。乃引婦拜見尊長於堂。

婿往見婦之父母。

是日，婿具禮物，餽於外舅。婿盛服，先拜告於己之父母，次拜告於伯叔尊長，乃往。至則外舅出迎入見外姑及諸親族。饌婿，答幣，皆如常儀。

清・龔景翰纂修乾隆《循化廳志》卷七《風俗・回民》 婚禮亦有媒人，至女家，女之父母允之。又請其親房叔伯父俱至，皆允之。乃以麪用油和成熟散，以盤盛之，遍食之，謂之油交團食，此則永無異說矣。媒人裹其餘復命，以示男家，即如漢俗之婚書也。其財禮亦當日定議。馬二匹，或馬二騾一，貧者則以四小牛，擇日合送，貧者先送其半。臨娶又送紅梭布一對，綠梭布一對，藍布袴料布一疋，藍布裙料布一疋，桃紅布主腰料一疋。富者被面料布二疋，被裡料白大布二丈。娶日，婿及男親皆往迎。至女家門外，環坐野地。其尊長爲誦合婚經，婿在野中跪，新婦在家中跪。誦畢，女家送油麪疙瘩，又名油香，每人各一器，牛肉各一塊，即各先回。女家一女人送新婦來，各騎牲口，其男眷或多或少。女眷同新婦至婿家，婿家閉門索禮，以女鞋一雙與之，乃開門。婿家以箭桿二枝與新婦兄弟，婿家女眷奉奶茶四盃同送親女眷對拜三拜，送親女眷食少許，乃同新婦進房，在竈門前立。其送親男眷不入門，環坐野地，婿家以牛肉磕碴油麪疙瘩徹子餉之，先回。至晚成親，不拜天地，不拜祖宗、翁姑。次日，夫婦各洗浴，新婦拜見翁姑及各長輩，婿赴女家拜女父母各親。新婦耳戴大耳環，如鈎，或重至一兩。頭上戴銀花及銀冠子，身穿紅綠布服或紬緞，多如漢制。腳穿布鞋，青底紅身。

清・鄭承偉修光緒《西寧府續志》卷一《地理志・風俗・巴燕戎格廳・婚禮》 回民婚禮亦邀媒至女家求親，女之父母房親俱允之，乃以炒麪入油攪和爲團，盛盤遍食，謂之油攪團，食此永無異說。媒人裹餘復命，重視之如婚書。財禮議定牛馬布梭，量貧富以定多寡。娶之日，婿及親眷往迎，環坐野地，尊長頌合婚經，婿在外，女在家，各跪誦畢，女家送男家油香即油煎餅。並牛羊肉一塊，先回。女家送新婦，至晚成婚，不拜天地、祖宗及翁姑。次日沐浴，新婦行拜見禮，婿赴女家拜岳父母。服飾如漢民制，惟女耳環重大數兩餘。

清・馬復初輯、馬安禮譯《真德彌維禮法啓愛合編》卷二《婚禮篇》 結姻之道，宜用各方習慣之語，明顯結成，但必二人方可締結。或男女自相締合，或父母主親擇配，或託人代爲結婚，是必有二證。其證或以二男，或一男二女。

主親擇配，惟幼男幼女，方可。若婚者，男女年長，必須自行情愿相結方可，即父母亦不可強主。

預防淫情，婚爲正典。欲爲後嗣，婚乃聖則。若因男女貧乏，或懼其反目，強而聚之，是爲所禁。

良人僅可娶至四房，奴僕只可娶至二房，俱以現在者論。

教典所禁，婚配上自本源，下及流裔，旁推至野妻之源，及其流裔，以及與有私情，而奸未成者。又所出之妻，或因限期未滿，或與

本夫有孕，而守制者，均在所禁。良人四房以上，奴僕二房以上，即爲大禁。

凡結婚，或外教歸順，或他人之奸婦，或本人之奸婦，或家長御過之婢女，未過一經，俱可聘之。懷姙奸婦，亦可聘，但在產前非其奸夫，不可交媾。男女年長，非父母主親，雖門戶不相當，而自行情愿者，亦可婚娶，但爲其父母者，阻之亦可。或議婚時，原無聘金，或議婚後，尚未行聘，俱可婚娶。若婚娶後，夫婦不和，量其所當給之數給之。

聘金者，定婚之財也。至少者，銀錢十枚。天方每枚重七分。十枚以下，不爲聘金。或已交媾，或能交媾而未交媾，或夫婦有一死亡者，所定聘金，俱如數全給。若未交媾，亦不能交媾，祇給與聘金之半。若未定聘金則出妻之時，按第一法，當給之聘金，按第二法，祇贈以微財，安慰其心。

教典所載，婚姻大禁，不可結親者，如親婚奸婚之類，按圖列款，各宜遵守。

凡男女婚者，由本身而上，自父母起父之妾爲庶母，父之胞姊妹爲姑母，父之胞兄弟爲伯叔，父之同父異母所生之姊妹亦爲姑母，母之後夫爲繼父，母之胞兄弟爲舅父，母之胞姊妹爲姨母，母之同父異母所生之姊妹，亦爲姨母，此等亦如父母，皆禁婚配。

凡男女婚者由父母而上，父之父母，爲祖父母。祖父之妾，爲庶祖母。母之父母，爲外祖父母。外祖之妾，爲外庶祖母。一如祖父母，皆禁婚配。

凡男女婚者，由祖父母而上，祖父之父母，爲嫡曾祖父母。祖母之父母，爲外曾祖父母。外祖母之父母，亦爲外曾祖父母。亦如曾祖父母，皆禁婚配。

凡男女婚者，由本身而推，同父同母之胞兄弟姊妹，同父異母之庶兄弟姊妹，異父同母之繼兄弟姊妹，亦如胞兄弟、胞姊妹，皆禁婚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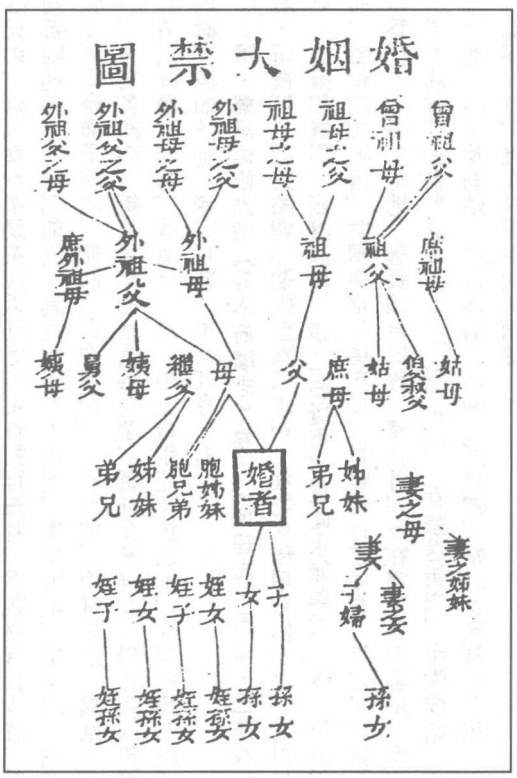
凡男女婚者，由本身而下，自本身之子女起，胞兄弟姊妹所生之子女，爲胞姪子、胞姪女。繼兄弟姊妹所生之子女，爲繼姪子、繼姪女。皆禁婚配。

凡男女婚者，由子女而下，子女所生之子女，爲孫子、孫女。胞姪子、胞姪女所生之子女，爲姪孫子、姪孫女。繼姪子、繼姪女所生之子女，爲堂孫子、堂孫女。亦如孫子孫女，皆禁婚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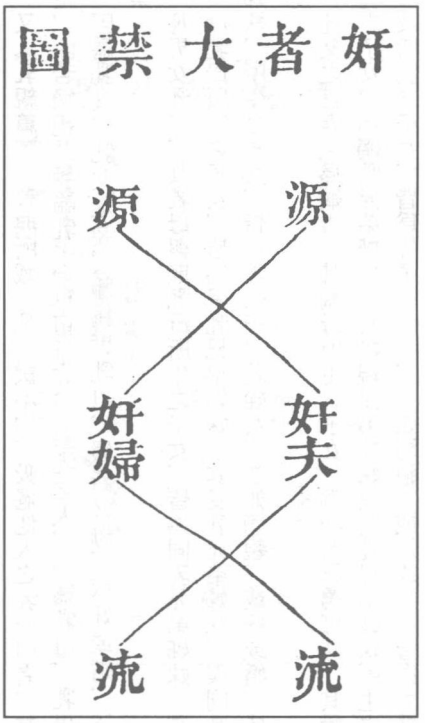
凡男子婚者，由妻而論，妻之母爲岳母，妻之姊妹爲小姨，若妻係改節者，則妻之前女亦爲女，妻之前子所娶之媳，亦爲子媳，皆如嫡親，均禁婚配。

但小姨，惟妻現在，不可娶以爲妾，若妻亡後，則娶爲妻、爲妾，又屬無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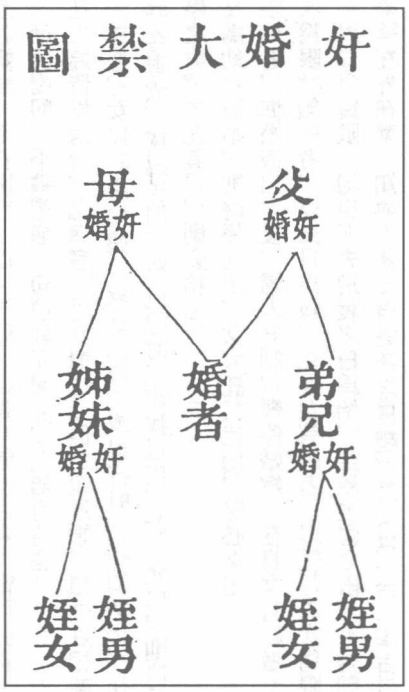
凡男女婚者，若有與奸之人，則於其所奸者之父母，亦如父母，其所奸者之兄弟姊妹，亦如兄弟姊妹，其所奸者兄弟姊妹之子女，亦如姪子、姪女，或奸，或婚，皆爲大禁。



凡婚娶者，其本源流裔，及其姊妹，及其弟兄、姊妹之女，按姊妹弟兄，不獨同父同母也，即同父異母，同母異父，亦莫非姊妹弟兄。及其父母之姊妹，及其所御之妻之女，皆禁。若論外母，雖妻未入御，亦禁。祖考之妻，子孫之妻，亦禁。



凡奸婦之本源流裔，於奸夫大禁。奸夫之本源流裔，於奸婦亦然。源謂父母，流謂子女。奸婦之母與女，奸夫不得娶之。奸夫之父與子，奸婦不得嫁之。若父淫子媳，媳與子即不得復爲夫婦。蓋父，奸夫也。媳，奸婦也。子奸夫之子也。



此圖每一名位，可作正娶，可作野合，以正娶而兼正娶，以野合而兼野合，或以野合而兼正娶，或以正娶而兼野合，錯綜論之，圖象多矣。於每一名位之旁，以奸婚二字記之。奸者，野合也。婚者，正娶也。正娶之中，所大禁者，野合亦禁之。凡父母弟兄姊妹所生者，勿論奸婚，皆不得配之，奸父奸母之流裔亦然。

又《出妻篇》 出妻者，拆其婚締，而夫婦離異也。凡爲夫者，當年長而曉事之時，無論當面明言，背地暗言，有心故言，無意失言，醉中狂言，怒中妄言，順口誤言，欣時戲言，但凡出妻之言，或一言而包三出，或一出而言三次，即可爲被出之據。惟夢中所言，不以爲據。

顯出者，夫告其妻，或曰汝實被出，或曰吾已出爾，不論有心無心，但一言出，其妻即爲被出。若加以堅定之辭，如斷出、絕出、定出、永出等言，不論有心無心，皆爲顯出。若起意至三次，即爲三出。

隱出者，出否未定之辭，或怒罵抑鬱，對妻偶言曰爾去爾走，我已離爾，我已棄爾，吾不認爾，汝勿認我，用爾給人，任爾尋夫，爾於我躬，已屬非義，凡如此類言語，若起意至三次，即爲三出，未至三次，是爲明出。

凡爲夫者，或因一事，警戒其妻，指事設言曰我若爲此，爾即被出；爾若爲此，我即出汝。至後如果爲此事，亦即爲出妻。

暫出者，出而復歸也。制期未滿，則可即行迎歸，與之言行親近。制期已滿，則必新用聘金，方可復與締合。若被三出，旋即復配，是爲哈喇嗎（ㄌㄚˇ），必待此婦改適他人，與夫交合之後，或因他夫死，或被他夫出，方可復行婚娶。此係聖則，各宜遵守。

按天方與中國，語言文字不同，是以中國穆民之事，考之經典，往往有不合者。蓋前聖所斷者，係方言，而中國所言者，皆漢語。

中國之風俗，要皆未娶先聘，而歷年久遠。若有不悅，夫遂言曰：我不要彼，有言至數遍者，有言及數次者，有加以誓辭者或盛怒之時，夫遂言曰：我必逐爾，我必棄爾，我以爾賞給乞丐，凡如此類之言，以爲絕出之憑據，是其妻已被三出，況經典中，以臨怒所言，則尤爲甚。

考《誓出篇》所載，凡人預設言曰：吾妻若行此事，若入此室，吾即出之；或指人言曰：若吾娶此婦女，彼必被出。既言之後，或果行此事，果入此室，果娶此人，即爲被出矣。抑或人於所聘之妻，在未娶之前，妄自言曰：吾實不要此女爲妻，若如此言至三遍，雖使其言女家未聞，而此女已爲被出矣。

中國風俗亦有出妻之律，但在後，戚以爲至恥，必有中毒之醜，方可出妻，而出妻必愬之於官，而官又不據行離異，必婦有顯淫，始判分離。凡我穆民，於出妻之言，宜加謹焉。蓋既言出，論教典已爲有據，而論國法，又難徑行。若畏國法，則悖教典。若廢教典，則爲大逆。況言出復御，直若奸淫。不若愼言，以免招愆。縱妻有傲慢之處，甯可撻責，勿言出逐。庶使爾躬，不致遭譴。苟壞教而遭譴，則無可逭也。

凡夫婦皆以情合，退悔者，絕其情也。但退親退婚，須兩姓相商。男以許允爲憑，女以財帛爲據。或既允口，或以行財，即如明出，在夫有言：吾今退汝，或婦告曰：汝以此財，將我退出，若夫允口，則情遂絕。至退婚之財，夫允其退，則妻給出。

父爲幼女悔婚，則財係父出，女大託父代悔，財必女出。

限期者，悔婚被出之後，婦人守制，暫停婚嫁。在良女有經者，以經行三次爲限。無經者，以三月爲限。在婢女有經者，以經行二次爲限。無經者，以二月爲限。均自與夫別寢之日爲始，至於夫亡之限，不論御與未御，不論在外在家，知與不知，自夫死之日起。良女以一百三十日爲限，婢女則守良女之半。惟初入教者，則不守限期。有遺腹孕婦，不論良賤，均以產後爲限期。婦女守限，則一切費用，均由其夫，量貧富給之。即童女在父家守制，亦由夫給。惟夫死無費，至制期限內，非惟不可迎娶，並不可請媒說婚，勸女改嫁，若說婚勸嫁，俱犯大禁。

又《乳親篇》 教典所載，凡二歲半內，吸過他人之乳一口者，其親遂定，即若嫡親。無論乳子，是男是女，與乳之人，即爲乳母，乳母之夫，即爲乳父，乳父之妾，即爲庶乳母，儼若父母，或奸或婚，皆爲大禁。

凡男女乳子，其乳母與庶乳母所生之子女，皆爲同乳兄弟姊妹。其乳母與庶乳母所乳之子女，皆爲受乳兄弟姊妹，與同乳兄弟姊妹，所生之子女，皆爲乳姪子、乳姪女，亦如嫡親，或奸或婚，皆爲大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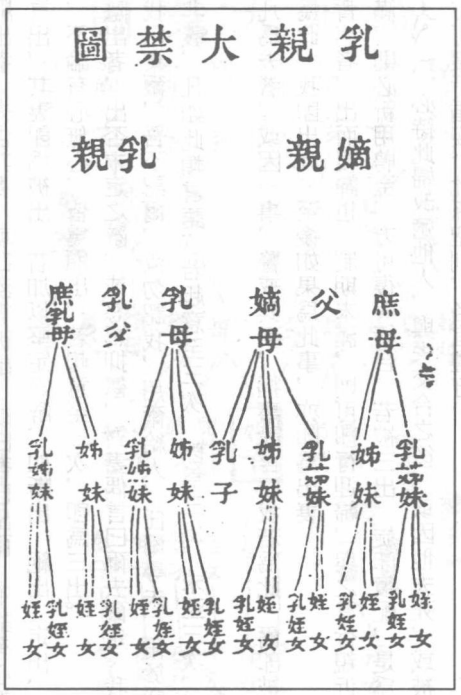
凡父之正妻，爲嫡母。其嫡母所生之子女，爲嫡親兄弟姊妹。其嫡母所乳之子女，爲嫡乳兄弟姊妹。其嫡親兄弟姊妹與嫡乳兄弟姊妹所生之子女，及所乳之子女，皆爲姪子、姪女，亦如同胞，或奸或婚，皆爲大禁。

凡父之妾爲庶母，其庶母所生之子女，爲庶親兄弟姊妹。其庶母所乳之子女，爲庶乳兄弟姊妹。其庶親兄弟姊妹與庶乳兄弟姊妹所生之子女，及所乳之子女，亦爲姪子、姪女，亦如同胞，或奸或婚，皆爲大禁。

乳親爲婚，實眞宰之所大禁。乃東土穆民，往往習焉不察，或抱子沿街乞乳，或將乳任意給人，不愼於給乳之時，安能辨於結婚之際。推其故，總由父兄、掌教、杜口不言，以致經中雖有明條大法，而人竟不知遵守。然無論知與不知，但一爲婚，則罪所不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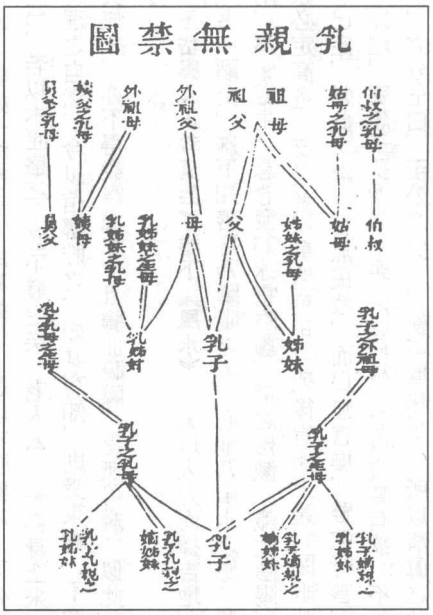
婚姻一道，亦有嫡親所大禁，而乳親中不禁者。如視兄弟姊妹之乳母，如乳兄弟姊妹之生母、乳母，如乳子之親兄弟姊妹，及乳兄弟姊妹，如乳子、伯叔、舅父、姨母。姑母之乳母，如乳母之生母及其乳母，凡此皆婚姻之所不禁。若乳子是女，可照此反而觀之。

乳親大禁圖



雙線爲嫡親，單線爲乳親。以男作女，全圖反而觀之，嫡派之親所大禁者，其於乳親，半亦弗禁。

乳親爲婚，所不禁者，如嫡姊妹弟兄之乳母，乳姊妹弟兄之生母，乳母乳子之乳姊妹，嫡姊妹，乳子之外祖母，乳外祖母，乳子伯叔，諸姑，諸舅諸姨之乳母，皆是。



清・楊金庚等纂修光緒《海城縣志》卷七《風俗志・回俗》 婚姻與漢俗同。其聚衆搶奪寡婦爲尤甚。而兄故嫂爲妻，弟故弟婦爲妻，一若分所應然者。

清・昇允等修，安維峻等纂光緒《甘肅新通志》卷一一《與地志・回俗・婚》 女父母允後，又俟親房叔伯俱允，乃以油麪團遍食之，謂之油交團，媒裹其餘，歸示男家，以爲定。其財禮亦於是日議定，或馬或贏，二匹，貧者以四小牛。擇日先送其半，將娶送布疋衣料。娶日，壻及親屬皆往至女家戶外，環坐於地。其尊長爲誦合婚經，壻跪戶外，新婦跪室中，誦畢，女家送油香，每人各一，牛肉各一塊，卽各先歸。女家一婦人送新婦來壻家，閉門索禮，以女鞋一雙與之，乃開門。壻家以箭竿二枝與新婦兄弟，壻家女眷獻茶四盃，同送親女眷三拜，送親女眷食少許，引新婦入房，立於竈前。其送親男子不入門，環坐戶外，壻家饋之，先歸。至晚成親。次日，夫婦各洗浴，新婦拜見翁姑及各長輩，壻往女家，拜見女父母及各親。

清・王學伊等纂修宣統《新修固原直隸州志》卷一一《軼事志・風俗・婚禮》 回民議婚先請媒妁通姓氏，惟不避同姓。議妥，納茶果耳鬢，祇告寺神，不立庚帖，更擇日送衣料奩物，告以婚期。至期，媒妁至女家接婚，送羊麥清油等物，多不親迎。其用車轎馬驢，視富貧有差。婚之夕，先告上天，必請阿訇念回經，然後合巹。次日子婦均先盥沐，用水壺自頂至足，以水直盥。畢，見翁姑、尊長、鄰佑以揖，喫筵，喜油香，並分送戚黨。

清・王樹枏《新疆禮俗志・甘回》 男子年十二，女子八歲，謂之出幼。《天方經》言，既冠而婚。據此必有冠禮，今亡矣。屆期延師誦經，以謝造我之主，生我之親。教之禮拜諸式，責以成人之禮。婚姻皆家長主之。行媒締之問名納聘，以茗一緘銀一器少至二兩，多至二十四兩。爲禮。男女主婚者握手以天經爲證。納徵豐儉視家有無。親迎之日，壻乘馬至女家，外舅迎入，無外舅者，家主迎之。拜於堂，命之座。父母誡女於室，女拜辭，以幪巾冪首，登車。壻出門而先女，從之抵家。下車入室，姑去巾命座。主人禮賓，於堂饗送者。夫婦成禮，媒氏舉案婦前，壻入合饌。饌畢，請盥。男先婦後，以婦盥之餘水，傾少許於室之四隅。延老婦董子婦，夫婦並坐幃中，老婦之通經典者，教之夫婦之道。與婦除飾下幃，出。翌日，婦出見舅姑，子拜告父母伯叔。乘馬往見外舅外姑，三拜而返。三日，婦入廚操割。彌月而後歸甯。妻無故不得出，出則必告官吏，或聲於寺之主教者，防反復也。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二八《嘲回回》 杭州薦橋側首，有高樓八間，俗謂八間樓，皆富實回回所居。一日，娶婦。其昏禮絕與中國殊，雖伯叔姊妹，有所不顧。街巷之人，肩摩踵接，咸來窺視，至有攀緣簷闌窗牖者。踏翻樓屋，賓主壻婦咸死，此亦一大怪事也。郡人王梅谷戲作下火文云：賓主滿堂歡，閭里盈門看。洞房忽崩摧，喜樂成禍患。壓落瓦碎兮，倒落沙泥。鸞都釘折兮，木屑飛揚。玉山摧坦腹之郎，金谷墜落花之相。難以乘龍兮，魄散魂消。不能跨鳳兮，筋斷骨折。毯絲脫兮塵土昏，頭袖碎兮珠翠黯。壓倒象鼻塌，不見貓睛亮。嗚呼，守白頭未及一朝，賞黃花卻在半晌。移廚聚景園中，歇馬飛來峯上。阿剌一聲絕無聞，哀哉樹倒猢猻散。阿老瓦，倒剌沙，別都丁，木偰非，皆回回小名，故惜音及之。象鼻，貓睛，其貌也。毯絲，頭袖，其服也。阿剌，其語也。聚景園，回回叢冢在焉。飛來峯，猿猴來往之處。

《元史》卷四〇《順帝紀三》 〔至元六年七月〕是月，禁色目人勿妻其叔母。

十一月甲寅，監察御史世圖爾言，宜禁答失蠻、回回、主吾人等叔伯爲婚姻。

清・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卷三《耐損》　耐損，回俗大喜事也。凡未成丁者，十五歲以下，勢前必小割一刀，名曰耐損。其禮，擇日請阿吽至其家爲割之。親友咸賀，有以禮物餽遺者。富家仍置酒饌，留賀者飲食。此禮不可解。李鼎和爲余言之。李，臨清人，言其鄉回教俱如此，但不知惟臨清一州行之，抑天下回教皆然也。當訪之。

清・楊金庚等纂修光緒《海城縣志》卷七《風俗志・漢回同俗》　婦女但主中饋，巧者可製衣履，織衽素不講求。幼子弱女，無衣無褐，而非顧。

喪葬

清・王岱輿《希真正答》　客問：正教居喪，或用他教服色，亦有傷乎？答云：茲若居正統之土，受時王之爵，則毀其法令，轉遵他國之典禮，有傷乎？無傷也。

又客問：正教殯喪亡親，不用棺槨。身侵地土，不近人情。恐非孝道。老人云：譬如一粒種子，欲其發生，還以木匣盛之，抑必貼地栽種麼？客云：若以木匣盛之，必不發生矣。老人云：夫赤身空來，亦赤身空往，乃理之自然。今以棺槨貯之，如其有知，則受束縛，不啻桁楊禁獄。如其無知，亦不得發露滋生。且膿血腌臢，畧無可避。似此苦難，豈得爲孝乎。

清・王岱輿《正教真詮》卷下《風水》　夫以人力而擇吉地，葬死亡而利活人者，陋矣。殊不知善惡乃陰陽之本，心地乃風水之源。善念涵若和風時雨，萬彙滋生。惡念發如冰雹陰霾，遭之殄滅。識此陰陽，芳流千古，歸原必定高遷。反是者，臭遺萬年，死後豈能上達。閉眼時身命兩分，善惡已定，當此之際，官無民牧，而民無官撫，雖欲行善，亦不能矣。痴心擇地，妄想子孫顯榮，與己何益焉。蓋以貪婪有欲，不論青紅；清正無私，立分皂白，至公之眞主，孰可欺昧乎？所以清眞之教，戒小陰陽之術，淺預知之明。緣彼有趨避之名，失趨避之實，反自招愆，故正人不取也。【略】或曰：清眞正教，法律精嚴，惟殯葬一事，不用棺槨，此之爲教，不近人情。曰：不用棺槨，至理有二：一乃自然，一乃清淨。自然者，緣人之本來，乃土也。返本還原，復歸于土，謂之自然。清淨者，乃人之血肉，葬于大地，遂可化而成土。若以不潔之水，投于江海，即無不潔之味。若傾于器中，其穢越甚。較之此理，豈非清淨乎？夫人本出地土，終貯棺槨，直若冰炭同爐，必不幷合，斯謂忘本。忘本必不自然。若亡者無知，雖金棺玉槨，何益于彼？若其有知，身處膿血之中，絕無可避之地，貼體腌臢，何得清淨？生前之孝有期，死後之孝無盡。設令亡親陷此苦難，可爲孝乎？以是觀之，孰清淨也？孰不清淨也？孰自然也？孰不自然也？詩云：種子遭籠絡，紅黃永寂寥。若還更入土，脫殼任逍遙。其是義哉？風水不在山川，而在當體。殯葬不在束縛，而在自然。孰是孰非，識者辨之。

又《正命》　夫受命歸眞，去而不返，得失在此一舉，非所謂輪廻往來，果報之說也。清眞之道，以死亡爲正命，哀感爲人情。且重于本原，次言儀禮，不特悲傷，兼之和順，達此者，正命人情，兩相得矣。居喪之禮，天房俗尚青黔。因死屬地形，所以色宜陰黑。此地制用縞素，雖合乎時，失其本意，故曰風俗也。緣天地之形，乃陰陽之相。陰陽即爲水火，水裡含塵，火中貯氣，理無先後，形有微殊。四行本是一體，彼此相交，輕清者上升，重濁者下降，所以天高明而旋轉，謂之陽；地低下而不動，謂之陰。陽本靈妙也，陰本重濁也。分言之，乃陰陽四行。合言之，爲人身一體。較之五行之說殊矣。然金固屬于水，木固屬于火，皆緣相妬而生。豈若火中貯氣，水裡含塵，一體之比。竟遺其本然之原有，轉相幷金木之後生。此說之謬，不待辯明。須知人之生世，謂之降，始入浮生之醉夢。人之去世，謂之升，方超虛死之迷幻。即若播種于地，其形漸漸完全，枝幹雖枯，穎實自然不朽。樹因結菓，身爲成人。是故草木花葉之精，盡具菓實之內，通身百骸之妙，總歸靈性之中。所有者，無非糟粕而已。來時善惡未分，去則高低立辨。諸家不論亡者賢愚，皆言死爲大變，爲不祥。居喪之禮，孝服縞素。聞死莫不怯然，見制盡皆忌諱。此皆習氣，豈達道哉。夫人之生死，乃

客途兩關，古今公事，復命歸眞，聖凡不免，何謂不祥也。且縞素之衣，乃本然正色，何謂凶？服五色之中，惟白最吉。因其本來清潔，並無造作因由，的非諸色可及者也。清眞之道，臨喪易服，在外儀則可，在本意則乖。何也？處常不易，則不近人情，心過悲哀，則有違正命。夫善人物故，卽如良賈得利榮歸，可謂不祥乎？其不善者，當別論矣。如世人不知本末，一概悲愴，見于一偏，道之所不載也。且死亡相繼，無非先後之間。醉夢不醒，恰似此身長在。當思菓實之于草木，昏寐之于覺醒，上升之于下降，長住之于寄居，天上之于人間，正命之于人情，孰輕孰重，孰樂孰哀，微細叅詳，自不惑矣。論喪事乃風俗人情，推至道卽歸原證果。所以在人情不得不哀，在正命不可不順。夫哀而怨者，較之臣子之道，亦非忠孝之誠，況眞主之正命哉？

清・劉智《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二〇《喪葬篇》 病危，內外止靜。病危，氣將殂也。於時內外息聲音，禁行走。男子之室婦人不入；婦人之室，男子不入。惟本生子女，可也。

囑。病人事有當言者囑之，書於紙。如闕欠齋拜，負人財物，或委託重任，及許約義舉等件，書畢，附與承囑者，執掌行之。若非大事，勿以煩擾。

正寢。寢，頭北足南，仰卧，以面少向於西，或枕東足西亦可，蓋取向於朝堂也。補哈烈學者云：宜正面仰卧，取氣性易出。亦善。

與道善言。子男知事者，視於寢次，誦清眞言，提覺病者，使心存於道，不繫於世。蓋臨終之時，要緊關頭，得失所係，莫危於此。故須親切之人，刻刻提醒爲要。

既絕，安位。既卒，瞑其目，撮其頷，理其髭鬚，順其手足。設屍牀。更衣。遷屍於牀，覆以衾。家主則移於中堂，餘則各停所居之室中。遇炎暑則廢牀寢地下墊薦席，上覆單巾，焚香不絕，始哀哭。

立主喪。父喪，子主之；兄喪無子，弟主之。孫立子位，姪立弟位。無近黨，則遠者主之，依黨序。

執喪。執喪者，掌理喪事者也，須四人。一曰相禮，掌喪葬禮儀。二曰司賓，迎送來弔賓客。三曰司書，記出入之事。四曰司用，掌出入之財。凡司賓，司書，司用，俱聽相禮指揮。

易服。咸依禮易服。服色青黔，取幽陰之義也。

訃告親隣。凡宗族，親戚，比隣僚友，皆令人馳書，訃告以聞。

居室。親喪居室三日不宴客，不治饌。親知僚友餽食於其家。

親衆弔。弔，慰也。言語安慰，令其不至過於哀毀也。至戚執友弔於內，餘弔於外。主人答於室，司賓迎送。

賻。賻，以助喪也。凡屬親戚、隣里、僚友，俱有助喪之儀。

備殮。殮，亡者之服也。男子之殮三件：大殮，小殮，襯衣，加冠巾。婦女之殮四件：大殮，小殮，褻衣，裹胸加包頭。俱用細白布爲之。

治櫝。櫝如棺。其制方直，長六尺，廣一尺八寸，高一尺八寸。杉板爲之，厚一寸有半。其合縫處用衽，不用釘。其蓋以二栓銜其內，銜於櫝口，防其移動。

造輿。輿式，隨各地風俗所制。各方有義輿，便用可也。

命穿壙。葬之前一日，命工穿壙，其深隨宜。長六尺，廣三尺。離底尺許，依西穿穴，旁去三尺，穴口深一尺，長三尺五寸，高二尺，腹內深二尺，長

五尺，高二尺五寸，上圓如弓背，下方平如弓弦。北首作枕穿壙得泉，另穿之。凡遇土鬆，或沙地，不可穿穴，則穿直壙，深廣如上。造石爲槨，圍砌壙下。中深三尺，長五尺，廣二尺，上加石蓋，底不用石。無力造石，以木造之。忌用陶磚。

備所應用。

〔沐浴之器〕浴牀湯餅　木盆　鑪　香　皂末　布幅　布巾　梳　棉　頭繩

〔襲殮之器〕襲牀枕　簟席　細香　冰片　布帶

〔安葬之器〕障幕　細香　白布　土坯　竹笆　竹釘

以上一應事物，皆相禮者命人預爲置辦，免致臨時倉卒有悞。

三日必葬。

屍以入土爲安，停家以三日爲限。設於旅途遷至本土，無論。然於旅所擇地而葬，爲是。

葬之夕，行所囑。

亡者遺囑，有所欠齋拜，所毀約誓，承業者應按每齋一日，或每拜一時，或每毀約誓一事，出麥二升，分給與貧。欠人債負，亦於是夕償之。許贈某財物、房產，或釋某奴僕婢妾爲良，亦於是夕交代。若所囑甚多，而家財不足，則以家財三分之一均派，除完債負。

昧爽，沐浴，

鷄初鳴設浴牀。浴者盥手，徹衾，脱亡衣，移屍於浴池，以布幅覆其下體。焚香，傳鑪。乃執皏。先沐其面，次臂，次足，乃浴上體，以一巾拭之。次浴下體別以一巾拭之。不梳髮，不齊髭，不剪指。婦人之髮，可梳梳之。分頂作二辮，各以頭繩束其末。覆衾。

襲殮，

設襲牀，鋪簟席，施枕。盥手，鋪大殮，小殮，施香。展襩衣，移屍於上，掩襩。屬冰片，加冠尚巾，乃殮。婦人着褻衣，施裹胸，包頭，乃殮。以布帶束其端末。

入柩，

移屍入柩，蓋覆以幅。

遷於堂。

移柩於堂，安置西壁。

殯禮。

殯禮者，衆人代屍拜主，以謝其脱塵歸淨也。首領對屍胸前而立，男婦皆然。衆人分班次於首領之後，一拜。不躬不叩不跪，但摹想形儀全其四讚而已。

遷柩就輿。

扛抬如前，將首置輿前，尚之以罩。

柩行，

提鑪前行引柩，在路焚香不絕。頻行，勿奔。葬器先往。若是婦女，障其柩。

主人及子男，步從。

步從於柩後，婦人不送殯，不至墳。

親戚賓朋先之。

先行于柩前，自省己過。毋得塵言，返必辭告。

及墓，

柩至墓，坐者起，行者立，護持柩落而後坐，止哀哭。

主人視壙，

主人同親人知事者一人，下壙視穴，度其深淺高低，長短闊狹，探其堅鬆乾濕。恐有未善，亟命治之。

屬香，

香料平鋪穴内。

障幕，

以幕圍障於壙口，缺其南方，以便出入。

乃窆。

工人及諸教人等，俱出墳外。乃出屍自柩，布絡下壙。入穴。解束帶，開大殮，僅露其面。

塞門，

以土坯砌其穴口，令嚴緊。竹笆封其外。以竹釘釘之。

實壙，

命工人入，徹幕，築土實壙。壙平，工人復出。

禱而封。

主人延掌教禱於塚次，封用方直南北長，如馬脊狀，長五尺，廣二尺五寸，高如廣之半。不灰不泥，不以磚壘，不書名字，惟立碣取識可也。

附 祀典。

既葬，始祀。

奉父母於生前謂之事，奉父母於死後謂之祀。祀也者，盡己之誠，以享父母之靈也。其禮行於既葬之後。

禮主，誦經，告庇先靈。

禮拜眞主，諷誦天經，祝告眞主，福庇先靈，此祀親之禮也。

施財，散穀。

或祀期，或平日，散錢穀與貧，歸功德於親，以盡孝子之心。

祀於葬之日，既葬之七日，四十日，百日，周年，三年，及生歿之辰。

既葬，歸家禮拜，誦經於寢室。爲初葬之祀。葬七日則屍安，天運來復之數也。葬四十日則魂安，地氣充盈之數也。百日小全之數。周年，復死之日。三年，大全之數也。父母生死之日，俱禮拜誦經，施財散穀以盡孝思之誠，卽以爲享親之道。

服制三載。

子生三載，乃離母懷。鞠育深恩，罔極莫報。孝子服制三載，不忘親恩也。

廬墓，

結室墓次，孝子伴親之孤也。有廬墓四十日者，有一月二月三月者，有至周年滿服者。禮無定數，只在人子自盡其心焉耳。

遊墳。

屆祀期，孝子詣墳，誦經，默祝，以慰親靈。不知經者，延知者祝之。往返在路，念念於親，不可語及塵事。

附

日有明禮，

孝子自親喪後，每日巳時，虔禮二拜，求主福祐，以報親恩，至於歿世。

五時祈祐，

每日於五時拜中，默祝眞主，福庇先靈。

七日施散。

七日一次，施散錢穀，以悅衆心，歸功德於父母。

喜慶大事，先舉祀禮。

喪制既盡，凡婚姻壽誕諸大事，先行祀禮，示尊親也。

孝子之於親也，盡乎身心性命，至於歿世而無改。

夫孝有三：身之孝，心之孝，性命之孝也。父母在堂，晨夕溫凊，身之孝也。敬愛思存，心之孝也。喻親於道，性命之孝也。盡斯三者，生前之孝畢矣。父母既歿，修身揚名，以顯其親，身之孝也。至誠格主，以承其祀，心之孝也。

凡有功課善行，願歸於親，思入冥漠，以妥先靈，性命之孝也。盡斯三者，死後之孝畢矣。孝子念親，無時可替，故終身不改。

宋・周密《癸辛雜識續集》上《回回送終》 回回之俗，凡死者專有浴尸之人，以大銅瓶自口灌水，蕩滌腸胃穢氣，令盡。又自頂至踵淨洗，洗訖，然後以帛拭乾，用紵絲或絹或布作囊，裸而貯之，始入棺斂。棺用薄松板，僅能容身，他不置一物也。其洗尸穢水則聚之屋下大坎中，以石覆之，謂之招魂。置卓子坎上，四日一祀以飯，四十日而止，其棺卽日便出瘞之聚景園，園亦回回主之。凡賃地有常價，所用磚灰匠者，園主皆有之，特以鈔市之。直方殂之際，眷屬皆剪面，捽披其髮，毀其衣襟，蹦踴號泣，振動遠近。棺出之時，富者則丐人持燭撒果於道，貧者無之。既而各隨少長，拜跪如俗禮，成服者，然後啗靴尖以樂，相慰勞之，意止令群回誦經。後三日，再至瘞所，富者多殺牛馬以饗其類，併及隣里與貧丐者。或聞有至瘞所，脫去其棺，赤身葬於穴，以尸面朝西云。辛卯春，於瞰碧目擊其事。

清・佚名《岡志》 教中先塋盡在西便門外之三里河，數千餘家之墓，高低不等，縱橫相連，以隊龍隔之，如豆腐塊，如窓櫺。眼前無門壁，後無屏擁，間有三五家關戶繚垣者，亦不過踏他人之頭顱，爲自己之便途。可慘。守墓者亦回人，率皆強梁惡悍，可恨。不事商賈，而望城中人破土下葬，築牆禱墓，掠濟貧之餘貲，爲養身之長計。倘有絕後之家，流

移之戶，繼嗣無人，祭掃不至，彼惡則夷其邱壟，掘其地，刨其樹木，謬稱淨地，轉售他人。惡極。又或後世羸弱，人丁稀少，彼必勾連旗棍，埋棺立塚，改換文券，嚇詐財物。種種孽端，不可枚舉，氣極。其間尚有不忍言者。嗚呼！我同類之先塋，肥自己之口吻，理極。吾不知造物者將來何以處三里河之回回也。吾嘗論回教墓葬有五可恨：一曰恨擠。夫東西南北近郊之曠地甚多，而藏風聚氣，清幽澹雅之處亦復不少，何地不可以安葬，而欲肩摩背倚，擁擠於一方。若謂其有地脈也，則平原濟蕩，林木稀疎，舉眼皆枯焦之景。若謂其有風水，則三百年來屠牛鬻肉，比比盡爲之，徒然置塋必鄰近回回，守墓亦付託回回，吾不知先人之處置有何高見，令吾不解此擠之可恨也。其二曰恨密。五丈之廣，一行必橫列十餘塚。夫人生在世，父子兄弟食則同堂，寢則同室。有餘之家，必各分宅院。今計其尺寸，每塚相離不過尺許。若有棺槨相隔，猶可恕也。吾教既無棺槨，復不甃磚石，胡不離遠相去丈許，而必欲兄弟妯娌，袒臂裸體，同堂而卧，共室而寢，抑獨何哉？且數年以來，耳聞目擊，慘事不少。啓弟壙而兄之頭顱見，穿叔穴而嫂之腿脛出。吾不知教法流傳，遠葬有何不可，近葬有何利益。吾直欲起前輩於九泉之下，而詰問之矣。此密葬之可恨也。其三曰恨淺。開壙不及一丈，塞戶僅用數坯。塡明堂則鬆若積灰，拍墓頂亦聊同兒戲。一旬未過，大雨滂沱，始焉明堂陷，繼而墓頂塌，塞戶坯一湧而出。哀哉，亡者尚未見天堂地獄之賞罰，已先罹房倒屋塌之奇禍。雖曰挖洞掏窑，而免於窀埋者，能幾人焉？邇來喪事之家，輕重不分，廢本務末。謀面之友，瓜葛之親，必擔白布以遺之，至於親之墓穴，反悋數貫之費。可憫。（大）〔夫〕既不甃磚，又不砌石，何不開壙令其極深，築土俾之堅寔。窑門之外，輔以木板。墓頂之上，堊以青灰。減數疋白布之貲，爲二親永久之計，不亦亡者之魂安，而生者之情盡。是極。此淺埋之可恨也。其四曰恨吝。教律：亡者不用衣衾，殮以素布。墓前不設籩豆，惟捨青蚨，開經筵客，大宰牛羊，親疎嘈雜，飲食是務。此亦聖人之定制，無敢贅一辭矣。惟怪今之賈販庸俗，稍稱得意者，事親教子，人倫之急務曾未之講，而於貿易之暇，即尋珠買翠，裁裙製衣，首縻百金之費，先邀婦人之喜。百餘年來，習俗成風，恬不知恥。至於父母之喪，僅僅以粗布殮之，必待父母之黨嗷呶再三，不得已而始易以繐緦。七日下土，烹鮮煮肥，廚役菜蔬之費，幾及百金。延賓列饌，孝子躬爲勸食。盤禮賻金，亦必親身致謝。至於沐浴含殮，反倩手他人。可笑。席捲入棺，忙忙而走。速定速封，以速完事。以生我育我之天倫，竟一旦委之若棄。即如教師所言，竭盡人子之心，而與先靈大有益者，亦不過蒿草叢中，誦經半卷，亂墳堆裡，撒錢數百而已。旋之於賓客者，何其奢。用之於二親者，何其儉。寧不聞養生之事小，而送死之事大乎？此吝之可恨也。其五曰難移。夫漢人之邱壟，若有地之不善，葬之違禮者，後世子孫必擇地而遷。吾教之墓無棺無槨，塚塚相連，即便孝子慈孫，發憤改葬，鑿鎡一或失中，則先人之肢體有損。況三百年來，槩不立碣，可惜。塚墓之上纍纍者，並不知爲誰矣。此難移之可恨也。悲夫，宅舍爲目前之逆旅，墳墓乃永遠之家鄉。生前既不能華堂廣廈，寒燠宜時，死後又不能據半畝地聽恭聲。遷移則親體有虧，仍舊則我心不慰。幾次欲擇吉地別尋佳城，又豈忍棄我祖宗二親於湫隘混雜之區，自攜妻子高卧於爽塏清涼之所。嗚呼，此恫此恨，將與天地同不朽也。

清・鄭承偉修撰，基生蘭續纂光緒《西寧府續志》卷一《地理志・風俗・巴燕戎格廳》　回民父母死後，男女大小哭泣盡哀，置尸木床，裸體浴尸，以白布單三，撒紅花潮腦，自下而上裹之，束以布條，入木匣抬至葬處，掘一直坑，又斜穿隧道，謂之穿堂。開匣解布條，將尸側身置穿堂內，開頭露面，以土坯塞門，擁土起墳，掌教誦經，先散，留親房尊長一人誦經，此後每月三次，仍請親房尊長至墳誦經，四十九日乃止。

清・龔景翰編，李本源纂乾隆《循化廳志》卷七《風俗・回民》　喪禮：父母死，大小男婦哭泣。置屍木牀上，東西向，不向南北。即日浴屍，裸其身，以三布單撒紅花潮腦，自下而上裹之。束以布條，大木匣揎至墳。浚一直坑，又斜浚入內，謂之穿堂。開匣，解布條，將屍側身置穿堂內地上。開頭上布單，露其面，以土坯塞門外，塡土其上起墳。掌教誦經，先散。親房尊長仍留一人念經，此一人爲其家中所請者。每日三次，至墳誦經，凡四十日，乃止。家中逢七日，請衆人誦經，食油香，宰羊。孝服白布，長大如道袍。腰繫白布，鞋亦以白布幔之。至四十日滿，族戚本日來弔。富者皆以白布散給，又以錢散。貧人送奠儀者皆折半與之，錢以代酒食。

清・馬復初輯、馬安禮譯《真德彌維禮法啓愛合編》卷二《殯禮篇》

臨危之人，令其西向，壓其右體，或足西仰卧，時時提以認主認聖之言。

既沒之後，兜其下頰，合其兩眼。移置香牀，沐浴其身，不須漱口淨鼻。以布幅掩其下體，潔淨洗之，不可揭視，由左轉右，乃扶之坐，撫按其腹，兩便所出，惟淨洗而不復浴。不剪指甲，不齊毛髮，以美香塗其二十四竅。尸前不可誦經。

殮遵聖則，惟用三件。大殮小殮，及襯衣外，男加冠，女加蓋頭，及裹胸以掩兩乳。殯禮四讚，惟首讚舉手，領首對口胸前，端立念讚。履若潔可着，不潔不可。

初生幼孩，能哭，必殯禮。凡穆民於死時，若未及殯禮，雖已葬，而尸未朽，可就塚前殯禮之。

被獸食賊傷者，或得多體而無首，或得半體而有首，當殯禮之。若止一竅，雖首不殯。或得半體而無首，亦不殯禮。

凡穆民年過十二，身無經產等類大穢，不論何器，無辜被殺，皆如陣亡之例。或因反叛盜賊，爭戰致死，非抵償無命價者，皆不浴不殮，用血衣即地而葬，不可脫去血衣。不可施以新殮，若多於殮數於三衣之外，脫其餘者可。荒郊被害，不知殺者，亦如此例。若在城市，能得凶手，不以此論。

清・楊金庚等纂光緒《海城縣志》卷七《風俗志・回俗》　喪葬：於人歿之後將身洗淨，用白布一疋周身包裹，三日內即須埋葬。阿訇諷經，均用其回寺公棺抬葬于義地土穴。不論年月日期，統繫子山午向送葬。戚族帶孝布，葬後並不拜祭。不數年，不知爲誰何。

又《風俗志・漢回同俗》　凡男家之妻病故，其女族則謂身死不明，率領戶衆外親肆行搶掠，以外家爲屍主，其父母反不自專。紳耆調停，量其家計之盈歉，極少亦須出銀百餘兩，名爲燒埋之費。相沿已久，貧富皆然。即子孫滿堂，年逾六十而故者，往往如此。事甫平和，男家即以搶劫訛詐，又復控告，釀成鉅案。漢回爭訟，各不相下。回族互爭，雄長更甚於與漢人爭。而老教新教，猜忌尤難究詰。至於倫常忤逆，父子相夷，更屬回族之陋俗。撫字者勤求治理，須一秉大公，一祝同仁，以法馭之，轉移之道，於是乎在。

清・昇允等修，安維峻等纂光緒《甘肅新通志》卷一一《輿地志・風俗・回俗・喪》　男婦舉哀，置屍木牀，東西向，不向南北。即日洗屍，裸其身，以三布單撒紅花潮腦，自下而上裹束，以布條入木匣，舁至墳。浚直坑，內又旁浚一窟，謂之穿堂。開匣解布條，將屍側身西向，置穿堂，去頭上布單，露其面，以土塞其門，填土起墳，掌教阿訇誦經後散。又請房親尊長一人，每日三次至墳誦經，凡四十日乃止。家中逢七日請人誦經。服用白布，親族戚友來弔，富者亦散孝布，又以錢散貧人，謂之做好事。

清・王學伊等纂宣統《新修固原直隸州志》卷一一《軼事志・風俗・喪祭禮》　回民凡遇喪事，始死，其子夫必告知舅岳之家來視。以水洗屍，請阿訇誦經。殮不用棺，不著衣，惟以布纏之。纏畢，各莊清眞寺有公置木匣一具，名曰塔布兒，葬於各寺公地，有名望者或建拱拜。每祭日週年，必請阿訇誦天經，散油香。祭用羊。葬不擇期，不得逾三日。請阿訇多各從門宦。其葬，首必北枕，面必西向。親喪三年，釋服期功，均如例。至助葬費，名曰念經錢，更請阿訇寫經字一幅，橫貼屍前者，名曰都娃。

清・王樹枏《新疆禮俗志・甘回》　喪葬不棺，不立主，不獻，不祝。病者垂死，遺言書於方。如平日欠齋屬補還，貧人財物屬償，或委託重事，或預許義舉等類。既屬纊，首北足南，面西鄉，亦有首東足西者。誦經，即清眞語也。更衣，易以新衣，無則易浣濯之衣，至浴時始脫之。遷尸於牀，覆以衾。衾以白布爲之，長六尺闊四尺。鷄鳴設浴牀，設浴牀於尸牀之側，浴者二三人，男浴男，女浴女。浴者盥手徹衾，去死衣，《喪大記》：『始死遷尸於牀，憮用斂衾，去死衣。』鄭注云：『去死衣，病時所加新衣及復衣也。去之，以俟沐浴。』今回禮正同此。遷尸於浴池，以布幅覆下體，焚香傳鑪，《天方典禮》云：『池之左右，各立一人。足下直一人，執鑪焚香，周迴互遞，由右而左，三遍。』執瓶沃水以浴，拒用二巾。先沐面，次臂。次足浴。上體以一巾拭之，下體以一巾拭之。不梳髮，不齊髭，不翦爪。婦人梳髮，析二辮，以繩束其末。覆衾襲斂設襲牀，設於浴牀之側，即用尸牀。藉席奠枕。斂者盥手，鋪大斂，用布三幅，長等身，上下贏七寸，廣四尺五寸。鋪小斂，加於大斂之上。布長與身齊。廣如大斂。

施香屑鋪襯衣，鋪於香上，揭其前幅，置北首。長自肩達於踝，一幅開縫在肩。移尸於上，掩襯衣，由首後掩於前。塗冰片，塗額鼻手足及膝。加冠巾，巾尾垂面，反乎生時。乃斂。先小斂，後大斂。俱先向右掩，後向左斂。婦人著褻衣，髮辮分垂其上。胸前。施裹胸布，一幅長三尺，析其兩端之緯，深四寸，橫而結之。絡頭用細白布一幅，長三尺。裂布爲帶，繃束以葬。小斂大斂，皆用布，無用絲者。所謂衣，亦布也。襯衣布短，至大斂，以次而長。《禮記・王制》云：『絞紟衾冒，死而后制。』絞，所以收束衣服爲堅急也。絞與紟，皆用十五升布爲之。紟五幅。冒，所以韜尸。制如直囊，上曰質，下曰殺。其用法，先以殺韜足而上，次以質韜首而下，齊於手。殺長三尺。案《喪大記》：『鋪絞紟，踴。鋪衾，踴。鋪衣，踴。遷尸，踴。斂衣，踴。斂衾，踴。斂絞紟，踴。』回制之襯衣，即禮之所謂衣也。小斂之布，即禮之所謂衾也。大斂之布，即禮之所謂絞紟也。死而浴，浴而斂，其禮大致相等。葬不出三日，穿穴奠尸，閉隧封墓。孝子遵遺屬，次第舉行。朝夕省墓，亦有廬墓側百日者。三年不宴客，不戲遊，不嫁娶。冠服皆素皂，遵王制也。父母生歿之日，誦經刲羊以祭。取膏煎麥糗爲飢餘，分遺戚鄰，謂之油餉。貧者，不之強也。

清・陶保廉《辛卯侍行記》卷六《光緒十七年十二月七日》 十里芟茇槽土屋三閒，憩於帳棚。南北皆山，無草木，無民居。有土阜，上圓下方，中空，回教阿渾之墓也，名曰拱拜。其徒常往誦經。

清・佚名編光緒《昌吉縣呼圖壁鄉土志・水》 又北兩溝間有古拱拜，回子墳數十百塚。回子及歲時遠來致敬，猶誦經躑躅而去。

醫藥衛生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二二《西域奇術》 任子昭云：向寓都下時，鄰家兒忠頭疼，不可忍。有回回醫官，用刀劃開額上，取一小蟹，堅硬如石，尚能活動，頃焉方死，疼亦遄止。當求得蟹，至今藏之。夏雪簑云：嘗於平江閶門，見過客馬腹膨脹倒地，店中偶有老回回見之，於左腿內割取小塊出，不知何物也。其馬隨起即騎而去。信西域多奇術哉。

清・劉智《天方典禮擇要解・後篇・歸正儀附齊髭剪甲薙臍腋》 齊髭，不使沾濡飲食；剪甲，薙臍腋，不令藏垢膩；所以取潔也。又髭，血之餘；指甲，筋之餘；腋下毛，氣性之餘；臍下毛，慾性之餘。除餘，所以養正也。又血之與筋，若水之與河，防其泛濫，通其橫塞，則無淤漫之患。剪之，所以通塞也；齊之，所以防漫也。又氣藏肝，而邪僻橫於兩腋。慾寓腎，而動作發於臍下。氣慾動，而毛生焉，猶地之有草，氣行則生。幼穉無此者，氣慾尚未動耳。薙之，所以遏氣慾也。○凡剪薙，以七日爲少限，四十日爲多限。逾四十日，不剪不薙即爲玩教。

清・楊金庚等纂光緒《海城縣志》卷七《風俗志・漢回同俗》 病不延醫，請陰陽家作法，名曰跳神，重費亦所不惜。

文化教育

清・楊應璩纂修乾隆《西寧府新志》卷一一《建置志・學校》 回民社學：在東關大街北。郡東關回民甚衆，多習回經，而不讀書。乾隆十一年，僉事楊應琚、知府劉洪緒、知縣陳銛創設學舍，延師教讀焉。

清・王學伊等纂宣統《新修固原直隸州志》卷一一《軼事志・風俗》 凡漢回民，俗尚武而不尚文，好爭而不好讓。回民尤輕視儒書，習於悍狠，亦教有異同耳。

清・王樹枏《新疆禮俗志・甘回》 入學堂者，飲食教誨不取學資，皆禮拜諸寺給之。其字二十八母，橫行直書，讀者自右之左。用阿拉伯音，纏回所用之字爲法爾西音。與纏回異。

《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一・丁鶴年》 時又有丁鶴年者，回回人。曾祖阿老丁與弟烏馬兒皆巨商。元世祖征西域，軍乏饟，老丁杖策軍門，盡以貲獻。論功，賜田宅京師，奉朝請。烏馬兒累官甘肅行省左丞。父職馬祿丁，以世廕爲武昌縣達魯花赤，有惠政，解官，留葬其地。

至正壬辰，武昌被兵，鶴年年十八，奉母走鎮江。母歿，鹽酪不入口者五年。避地四明。方國珍據浙東，最忌色目人，鶴年轉徙逃匿，爲童子

師，或寄僧舍，賣漿自給。及海內大定，牒請還武昌，而生母已道阻前死，瘞東村廢宅中，鶴年慟哭行求，母告以夢，乃嚙血沁骨，歛而葬焉。烏斯道爲作《丁孝子傳》。鶴年自以家世仕元，不忘故國，順帝北遁後，飲泣賦詩，情詞悽惻。晚學浮屠法，廬居父墓，以永樂中卒。

鶴年好學洽聞，精詩律，楚昭、莊二王咸禮敬之。正統中，憲王刻其遺文行世。

手工業

《元史》卷二〇三《工藝傳・阿老瓦丁》 阿老瓦丁，回回氏，西域木發里人也。至元八年，世祖遣使徵砲匠於宗王阿不哥，王以阿老瓦丁、亦思馬因應詔，二人舉家馳驛至京師，給以官舍，首造大砲豎於五門前，帝命試之，各賜衣段。十一年，國兵渡江，平章阿里海牙遣使求砲手匠，命阿老瓦丁往，破潭州，靜江等郡，悉賴其力。十五年，授宣武將軍、管軍總管。十七年，陛見，賜鈔五千貫。十八年，命屯田於南京。二十二年，樞密院奉旨，改元帥府爲回回砲手軍匠上萬戶府，以阿老瓦丁爲副萬戶。大德四年告老。子富謀只，襲副萬戶。皇慶元年卒，子馬哈馬沙襲。

又《工藝傳・亦思馬因》 亦思馬因，回回氏，西域旭烈人也。善造砲，至元八年與阿老瓦丁至京師。十年，從國兵攻襄陽未下，亦思馬因相地勢，置砲於城東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安撫呂文煥懼，以城降。既而以功賜銀二百五十兩，命爲回回砲手總管，佩虎符。十一年，以疾卒。子布伯襲職。

時國兵渡江，宋兵陳於南岸，擁舟師迎戰，布伯於北岸豎砲以擊之，舟悉沉沒。後每戰用之，皆有功。十八年，佩三珠虎符，加鎮國上將軍、回回砲手都元帥。明年，改軍匠萬戶府萬戶。遷刑部尚書，以弟亦不剌金爲萬戶，佩元降虎符，官廣威將軍。布伯俄進通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賜鈔二萬五千貫，俾養老焉。

商貿

清・王岱輿《正教真詮》卷下《利穀》 月利生財，積穀待價，二事清眞切禁。故爲此者，必不得眞主之恩慈，因其有違明命，背匿大恩也。蓋認財物爲己有，思剝人以自豐，更不悟利從本生，本自何來？己從何有？其不仁也甚矣。彼固守其財，有增無減，按期覓利，定規不易；惟取利己，不顧損人；苛刻無慈，其與禽獸也幾希。人物之別，正在于此。凡聚不知散，貪吝不已者，禽獸也。取舍中節，濟困扶危者，人道也。因人之身命財物，本非自有，皆眞主之恩賜也。

《元史》卷一三四《脫歡傳》 朶羅台之子脫歡，初直宿衛，歷御史臺譯史，拜監察御史。遷四川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四川廉訪司僉事、樞密院都事，陞斷事官。其在四川時，嘗上疏曰：『內外修寺，雖支官錢，而一椽一瓦，皆勞民力，百姓嗟怨，感傷和氣。宜且停罷，仍減省供佛飯僧之費，以紓國用。如此則上應天心，下合民志，不求福而福自至矣。回回戶計，多富商大賈，宜與軍民一體應役，如此則賦役均矣。爲國以善爲寶，凡子女、玉帛、羽毛、齒革、珍禽、奇獸之類，皆喪德喪志之具。今後回回諸色人等，不許齎寶中賣，以虛國用，違者罪而沒之。如此則富商大賈無所施其奸僞，而國用有畜積矣。』其辭懇直剴切，當時稱之。

清・佚名《岡志》 國朝自順治八年以來，外藩蒙古四十八處凡各地進貢來京者，每年不拘二次三次，動輒數百人，淹留數十日，分居敎廠、皇寺、館鐸等處，光祿寺給廩餼，理藩院差官監散之。其間濫支冒取，其弊甚多。岡人自明季以來，即應充肉商。迨至本朝，商家與光祿寺、理藩院交通作弊，取內帑如囊中物，支銀必數十萬，殺牛羊不可殫記。除正供外，以大車載銀出城，官與商均分。康熙十五年後，其弊益甚。屠商之家，皆雕牆峻宇，妻妾擁珠翠，僮僕衣綾錦，子弟皆入貲補官。娶婦嫁女，必窮極華麗。生辰彌月開筵唱戲，賓客塞門，雖士大夫家不及也。西街每日午後宰牛羊數百，血流成渠。各色人等，嘈雜喧闐。執刀者、縛

者、吹者、剝者、扛者、執秤者、又有接血者、接皮者、買肉者、剔膜者、揀毛者、收雜碎者、剜胸脛者、劃肚臆者、擊骨鍊油者、經紀說合者，凡十餘行，無慮數千家，莫不飽食煖衣，仰給於牛羊。初不知稼穡何物，滂旱何如，惟視牛羊之多寡爲一歲之豐歉。自康熙三十五年，商戶等互相攻訐，訟獄叠興，上亦稍聞其弊。光祿卿貳貶（摘）〔謫〕相繼，情形破露，事漸難辨。迨後廷議，專尚節省。進貢蒙古皆限有常數，每歲止許入貢一次，來不過十餘人，亦不許多帶人馬，越制者不得入關。酒肉之類，皆折銀兩。屠商之家，大失所恃。積逋至十餘萬，田產不能抵五分之一。部議責其陸續代銷。邇來商戶皆貧不能自立，小屠負販者，亦窘不支。而西街午後竟荒涼於往日矣。

清・佚名編光緒《葉城縣鄉土志・人類》　查回民有自陝西同州來者，有自甘肅蘭州、西寧、河州等處來者，在此久則三十餘年，近則十餘年，或四五年不等，均在此小貿營生。

飲食

清・王岱輿《正教真詮》卷下《葷素》　夫人爲萬物之靈，超越有無之妙，宇宙之間，知自己之從來者，能幾人哉？

眞主造化天地萬物，本爲人而設，即若心爲一身之宰，通體百骸皆心之用也。是故天地無棄物，人身無餘竅，已明矣。大都養身之道，莫大于飲食。天輪日月，大地山河，盡人衣食之倉庫。水陸飛行之物，花果草木之精，皆人身體之滋養。以是觀之，吾人之品，其大矣哉。既知此身之貴，當思滋養之宜。小人雖無忌憚分別，君子定有當行可止。當食而不食，有違造化之恩。不當食而食，又屬己私之用。食飲之條，可無較量乎？所以正教飲食，不拘葷素。但食葷之條，除事親、節日、醫治、賓客、婚喪之類，無葷可也。若事親不備，謂之不孝。節日不殺，謂之異端。醫治不食，謂之不慈。會客婚喪不用，謂之無禮。

眞主造化天地萬物以爲人，而人棄之，可乎？如君長之賜群下，必不敢辭，乃禮也。且人之本，通身血肉。胞中飲血，生時啖乳，時刻皆葷，盡由造化，不係人爲。果該食素，當言食素之根原，半途改造，自是異端之左道。本來之與改造，聽命之與自專，以誰爲是乎？所以古今聖賢，皆宰生食肉，而不以此爲戒者，因體本來而順命也。緣天地體太極之形，人身體太極之理。天地即身，人形即心。觀天地則知人身之至理，觀人身則知天地之精微。因太極生兩儀，兩儀則化爲天地。天地覆載，包羅萬物，有草木而後有飛行，有飛行而後有人極，缺一則不成世界。有人極而後有男女，有男女而後有夫婦。夫婦交合，孳生百骸。有生長而後有運動，有運動而後有靈明，缺一則不成身體。是故世間草木，助人身之生長，世間飛行，助人身之運動，世間聖賢，啓發人身之性理。天人符合，理形不異，豈能缺一哉。夫正教之道，不偏不倚，隨處而安。值素亦不思葷，非不食葷也。值葷亦不必素，非不食素也。聽命自然，畧無冀慕而自專也。昔有一賢，相訪爸野賓德尊者。迎入室中，化一大海。尊者湧身入海，招客共遊。客曰：吾不能也。尊者曰：是爾不能，爾所食非精潔，如何涉得此清淨海也。其指因彼偏于食素耳。又有一賢，探訪喇必安尊者。始見週遭鳥獸，一時盡皆逃避。客曰：諸物何以避？我尊者曰：爾今日所食何物？客曰：食肉。尊者曰：爾欲食彼之肉，安得不避爾也。其指因彼偏于食肉耳。緣夫肉食出于造化自然，戒之者非也。蔬食兼之人工溲渫，所以偏之者惑矣。然諸肉有可食者，有不可食者，不可不知也。可食者，如畜養之類，牛羊雞鴈是也；山野之類，獐子兔鹿是也；水潛之類，魚蝦是也；飛翔之類，天鴈野鴨是也。其不可食者有七：慣于刀搶者不可食，鷹鷂之類是也；性之慘酷者不可食，虎狼之類是也；形異于常者不可食，鼈鱔刺蝟之類是也；穢污不堪者不可食，豕犬之類是也；亂群而生者不可食，驢騾之類是也；半途而化者不可食，貓鼠之類是也；有大功于世者若牛，亦不可輕宰是也。夫人尚且擇行，諸肉豈宜妄食。或曰：牛既有功，又何故宰？曰：宰之以資口腹之肥甘則不可，用之于正禮，政其宜也。譬如奸佞畏縮而善終，忠節挺身而受戮，孰是非哉？若正教經律，凡以屠牛爲業，恣人啖膳者，較之屠宰衆生，尤爲切禁，罪莫大焉。

清・劉智《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一六《民常篇・飲食上》　飲食，所以養性情也。以彼之性，益我之性。彼之性善，則益我之善性。彼之性

惡，則滋我之惡性。彼之性污濁不潔，則滋我之污濁不潔性。飲食所關於人之心性者，大矣。物性有善者，有不善者，則人有可食者，不可食者。茲書分上下二篇。上篇言可食，下篇言不可食。分述詳明，學者審之。勿謂一飲一啄之細，非成己成物之基也。聖人曰：『一口不潔，廢四十日功。』可勿警歟！

飲食惟良，必愼必擇。良以作資，乃益性德。

人之所賴以生者，飲食也。飲食性良，則能養益人之心性。茗無辨擇，誤食不良，反有大累，何能養益乎？惟智者愼擇，可也。

禽食穀，獸食芻，畜有純德者良。

棲林曰禽，居野曰獸，家豢曰畜。良，善也。凡禽之食穀者，獸之食芻者，性皆良可食。一曰凡禽似鷄喙者食穀，似鷹喙者食肉，獸蹄者食芻，爪者食肉，可以辨之。凡諸鳥，水鳥，食水蟲而生者，與穀食者等。天方人，家有六畜，駝、牛、羊、馬、騾、驢也。六畜中，可以驅使，而不可食者三，馬、騾、驢也。可以驅使，而復可以食者二，駝與牛也。只可供食，不可驅使者一，羊也。六畜皆芻食，惟駝牛羊獨具純德，補益誠多，可以供食，非馬騾驢可比也。然馬亦有純德，但補益較少，故天方亦有食馬肉者。

若鷄鳧雁雉，穀食者也。

鷄種不一。有家鷄、野鷄、竹鷄、杉鷄、蓼鷄、秧鷄、登鷄、駝鷄，皆穀食者。有火鷄，異種，不可食也。鳧種亦不一。家曰鴨，野曰鶩，居洲曰雎鳥，棲水曰鵁青，皆性閑而靜者。雁有數種。家曰鵝，野曰鵠，洲居曰鴻雁，皆性曠而貞者。雉種最多，有山雉、海雉、鷸雉、鷂雉、鳩雉、鷩雉、鸐雉、鶉雉、赤雉，以棲山林而穀食者爲良。他如鳩、鴿、鷃、鶉、鷓鴣、鴿鴿、鶴鴿、黃鸝、田鴉、鵜鶘、鴛鴦、鷺鷗、鷺鷥、雀、鴟。凡此或棲山林而食穀，或居洲渚而食水蟲，皆良，可食，然非常食物也。

若鹿麋麚麝，芻食者也。

鹿麋同類而異性，麚麝同性而異類。鹿居山，陽獸也；麋居澤，陰獸也；皆有角。麚無肚，麝有香，皆無角，皆野獸，芻食而益人。他如山牛、山羊、山駝之類，與家畜同狀者，俱可食。

穴屬有兔，潛屬有魚，羸蟲之屬有螽。

穴屬，如獾狢狐鼠狸兔之類，皆附土而生，惟兔得土性之良。潛屬，如魚鱉蝦蟹龜蛤黿鼉之類，皆緣水而生，惟魚秉水性之正。羸蟲之屬，如蚱蜢螳螂蛺蝶蜩蟾蜂螽之類，皆藉草木而生，惟螽掇草木之精華。每類食其一，拔其萃，備其味也。兔魚螽三種，亦穀食芻食而良者也。

兔，食之可；魚，食之常；螽，食之變，利於大歉。

可者，無禁之辭，非所常食之物也。若魚則可常食矣。螽既非可食，更非常食，惟於荒歉之歲，將以度生。蓋惡其禍禾稼，而以之充食也。造物仁威並用，如此。

牛羊作膳，馬驢乘負。

天生牛羊，原以供膳。生馬驢，原以負乘。牛可供膳，而復可乘負者，以其德無不兼也。馬驢乘負，而不可食者，以其性有不善也。夫六畜有騾，乃馬驢亂羣而生者。故第舉馬驢，而騾在其中矣。

駝曰大牲，宜祀宜負。

駝爲天方六畜之尊。駝牛羊，謂之三牲，而駝爲大牲。大牲宜祀亦宜負者，亦以其德之兼備也。

祀，則不以負。

駝牛羊既以作祀，俱不合用以耕負。

非大祀，不宰駝。非賓會，不宰牛。市無牛互，於見民政。

駝爲大牲，非大祀不容擅宰。牛爲少牲，非賓會不容常宰。苟圖賈利而輕殺，是民政之衰也。互，乃市中用以懸肉之架。《書》曰：『市有懸牛，聖化不入。』故天方衆國，無以屠牛爲業者。昔者聖人至默底納國，見市有屠牛賣者，曰：『屠，鄙業也，盍易之？』對曰：『世業於茲矣，易之維艱。』曰：『有羊乎。』民遂舍牛而業羊。

又卷一七《民常篇・飲食下》 若草與木，有良有毒。若鳥暨獸，有善有惡。

造化，至備也。盈天地間，飛潛動植，無非物也，無非應人所取用者也。然而用之合其宜者則爲良，不合其宜者則爲毒，用之當於禮者則爲善，不當於禮者則爲惡。此一說也。草木有草木當然之情，鳥獸有鳥獸當然之性。良毒善惡，皆所不免。良者善者，食之，固無不良，無不善矣。

苟毒者惡者，用之適合其宜，則亦無不良，無不善矣。蓋眞主造化毒惡，原有相制。今之受毒惡者，皆由措置失宜耳。此亦一說也。

金嬴，浪茗，厥性毒。

金嬴，浪茗，二草名，皆性毒。金嬴，食之，人身立卽化爲濃血。浪茗，食之，令人咆哮發狂不醒。如鉤吻、亞卜蘆，皆毒草類也。二者，舉其最也。

鷙鳥，攫獸，厥性惡。

鳥擊殺鳥曰鷙，獸擊殺獸曰攫。鷙鳥環喙鉤爪，攫獸鉤爪鋸牙，皆性惡者也。大凡鳥獸之不宜食者，有二十種：暴目者，鋸牙者，環喙者，鉤爪者，嚙生肉者，殺生鳥者，同類相食者，惡者，暴者，貪者，吝者，性賊者，汙濁者，穢食者，亂羣者，異形者，異性者，妖者，似人者，善變化者。經言：『鷙攫者勿食，異形異性者勿食，惟穀食芻食及有純德者良。』則二十種之不可食，斷然矣。

唯毒戕生，唯惡賊性，賊性唯大。

戕，賊，皆害也。世人知草木之毒能害生，而未知禽獸之惡能害性也。世人知害生者可畏，而未知害性者更可畏也。蓋惡者，或助狂長慾，或惑志迷心，不擇而食之，則性爲所賊，昏迷惑亂，是非莫辨，邪正不分，言動不節，功行不謹，貪生忘死，無所不至。以之治身而身禍，以之治人而人禍。賊性之害不亦大哉！

鷹，鷂，梟，鷺，鷙類也；

鷹，鷂，梟，鷺，鷙鳥之總類也。他如鴟，鵰，鷲，鷹屬也。鸇，隼，鷂屬也。鴉，梟屬也。烏鴉，靛鴉，鷺屬也。皆攻剽殘忍之鳥也。又如孔雀，鶴，鸛，鸛鴿，以蛇蟲爲食，皆非良物也。

虎，狼，獅，豹，攫類也。

虎，狼，獅，豹，攫獸之總類也。虎豹之屬，有騶虞，貔，貅。獅之屬，有狻猊。狼之屬，有豺，豺。皆猛惡暴狠之獸也。他如熊，羆，象，狐，狸，貉，鼠，貓，獺，及猿猴之類，皆非性善之物也。

皆勿食，用其羽革皮毛可也。

凡以上鳥獸，其肉皆不可供食，但用其羽革皮毛可也。獸自死，用其毛角，不用其皮。若治過貨之，可也。

勿啖豕，

豕，畜類中污濁之尤者也。其性貪，其氣濁，其心迷，其食穢，其肉無補而多害。樂從卑污，有鋸牙，好攫，嚙生肉，愈壯愈惰，老者能附邪魅爲祟，乃最不可食之物也。吾人禁忌獨嚴，而諸教以爲常食，故特出戒之。【略】

集覽

勿飲酒。

聖人曰：酒致亂之綸，速禍之媒也。又曰：酒爲衆惡之母。初雖少飲，終則沉酣無度，壞事多矣。斷勿飲之。【略】

酒亂。

自古以酒亡國喪身者，不可勝舉。蓋酒能易人之志，濁人之神，能使智者惑，節者淫，信者遷，馴者暴。飲食中，踰閑敗德者，莫甚於酒。故君臣以酒失其義，父子以酒失其親，夫婦以酒失其敬，長幼以酒失其序，朋友以酒失其信。酒之爲亂大矣，聖人不欲人因口腹而亂大事，是以痛切禁之也。

勿食自死肉。

自死之肉不可食，有二義。一、凡物自死，必有毒。一、凡有生之物，有本然之性，有氣質之性。本然之性，乃生之之性卽其良能良德，爲益於人者也。氣質之性，乃由血氣而生，爲貪惡嗜慾之性，有累於人心者也。經曰：血氣者，嗜慾之母。凡生物必宰而後食者，去其血氣耳。血氣去，則嗜慾之性銷，而本然之性純矣。物自死者，血氣未去，嗜慾之性仍存，終爲人心之累，故斷勿食。

勿食浮水魚。

魚之血氣在水。離水，則血氣之性去。魚死於水者則浮，血氣之性仍在體中，故亦勿食。或曰：魚離水未嘗無血也。曰：雖有血之形，卻無血之性矣。故禮法中，魚血不爲穢汙。諸血經曝黑，魚血經曝白。

勿食妄殺。

不以禮宰者，非其人宰者，宰之不以其法者，皆謂之妄殺。故凡宰生必吾教同人，必斷其二喉二筋，必誦主名。誦主名者，奉主命而宰也。不然，是爲非禮之宰。所宰爲穢物，勿食。毆若巴人，祝虎地人，明以主名

宰者，可食。若以耶蘇之名，或母撒之名宰者，勿食。除此二氏，凡不明主道，不知主名之人所宰，皆勿食。

魚鼈螽，無宰而食。

牲用宰，去其血性也。魚離水，血性已去，故不宰可食也。蟲蝗之屬，則全無血，故不宰亦可食也。且魚之爲物，大者極大，小者極小，螽之爲物，既微且蕃，皆無容宰之道，故無用宰之例。

獵取者，食。

山野鳥獸，如鷄鳧雁雉鹿麋麞兎之類，或箭射，或兵擊，或縱鷹犬獵而捕之，獲者皆可食。當於射之初，縱之始，必誦主名。既死，必肉破血流，可食。否則不可食。

死於火器者，勿食。

凡禽畜野禽被火鎗火箭銃砲傷死者，或被火焚死者，雖誦名，皆不可食。蓋物被火傷，則血凝而不流，雖有血出，非通身之血也。且火傷者，必有火毒，其害更大。兼此二說，故斷勿食。

又《搏飲》 且酒之悞人尤甚于此，是故《經》云：酒爲諸惡之鑰匙也。是鎖若開，無惡不至。歷來嚴禁，未嘗少弛。而聽之者誰也？夫以人之不能聽而誨之，乃誨者之過，非彼人之愆也。然亦有不容不論者，故不妨于諄諄耳。古今來，以酒滅國亡家者，不可勝紀。其敗紀綱，毀倫常，皆酒之爲禍烈也。彼能易人之志，濁人之神，使智者惑，賢者愚，廉者貪，節者淫，信者遷，順者逆。若摘纓之會，棗栗之投。楊廣因之以弑帝父，祿山因之以犯國母。君臣父子，禮義廉耻，蕩然踰閑。若非酒狂，必不若是之瀾天也。世之至愚極獰者，凡至于干名犯分，必不樂爲。使強爲之，必因乎酒。故沉湎者，入巍城以爲六尺之閨；涉洪溟，以爲尋常之壑。緣酒昏其知識耳。每覩世之嗜酒者，輕則足蹈手舞，歌詈並作；甚則掃地冠裳，全蔑體統。好之者以爲超邁，談之者以爲高奇。噫，雖有淵明之逸，太白之才，一醉日富，曾何裨于正事？又況貪饕自縱，得無內愧于心乎？夫人之食，日不過一升，而善飲者何啻倍蓰，所以天下不得不窮。農有百畝之田，而種糯者幾居其半，所以天下不得不饑。故能止酒，在天下無饑寒之患，在己身無亡滅之憂，在外則全君臣之禮，朋友之交，在內則全父子之親，夫婦之節。倫禮燦然，教典畢具，無不全矣。若夫敗常昏湎之輩，不畏主命，不遵聖言，可謂『欲貪一醉千愁釋，不慮歸眞悔後遲』者耳。

元・佚名《居家必用事類全集》庚集《飲食類・回回食品》 設克兒疋剌 胡桃肉，溫水退皮二斤淨，控乾，下擂盆搗碎，入熟蜜一斤，曲呂車燒餅揉碎一斤，三件拌勻，捻作小團塊。用曲呂車燒餅劑包餡，捏作糝孛撒樣，入爐貼熟爲度。

捲煎餅 攤薄煎餅，以胡桃仁、松仁、桃仁、榛仁、嫩蓮肉、乾柿、熟藕、銀杏、熟栗、芭攬仁，已上除栗黃片切外，皆細切，用蜜糖霜和。加碎羊肉、薑末、鹽、葱調和作餡，捲入煎餅，油煠焦。

鰲糜 羊頭煮極爛，提去骨。原汁內下回回豆，候軟，下糯米粉，成稠糕糜，下酥、蜜、松仁、胡桃仁，和勻供。

酸湯 烏梅不拘多少，糠醋熬爛去滓核，再入沙鍋下蜜，嘗酸甜得所，下擂爛松仁、胡桃酪熬之。胡桃見烏梅醋必黑。此汁須用肉汁再調味，同煮爛羊肋寸骨肉，彈回回豆供。

禿禿麻失 如水滑麪和圓小彈劑，冷水浸，手掌按作小薄餅兒，下鍋煮熟。撈出過汁，煎炒酸鹵，任意食之。

八耳搭 水一大碗燒滾，下蜜半斤去沫。用豆粉六兩，調糊下鍋，覷稀稠添水。熟用盤子香油抹底盛，澆酥油，刀裁食。

哈耳尾 乾麪炒熟羅過，再炒下蜜，少加水攪成，按片刀裁。

古剌赤 鷄清、豆粉、酪，攪勻，攤煎餅，一層白糖末、松仁、胡桃仁，一層餅，如此三四層，上用回回油調蜜，澆食之。

海螺廝 鷄卵二十箇，打破攪勻。以羊肉二斤細切，入細料物半兩，碎葱十莖，香油炒作燥子。攪入鷄卵汁令勻，用醋一盞，酒半盞，豆粉二兩調糊。同鷄子汁，燥肉再攪勻，傾入酒瓶內。箬扎口入滾湯內，煮熟。伺冷，打破瓶，切片，酥蜜澆食。

卽你疋牙 豆粉和麪爲稠糊，於滾油內澆下煠，如軟食之類。或去豆粉，止用麪蜜餳花冷水調糊煠。

哈里微 小麥一碗，擣去皮，牛肉四五斤，或羊肉，切臠同煮，極糜爛。入碗攤開，澆羊尾油，或羊頭油，同黃燒餅供。加松仁妙。

河西肺　連心羊肺一具浸淨，以豆粉四兩，肉汁破開。麪四兩，韭汁破開。蜜三兩，酥半斤，松仁、胡桃仁去皮淨十兩，擂細濾去滓和攪勻，灌肺滿足，下鍋煮熟。大單盤盛托至筵前，刀割楪內，先澆灌肺，剩餘汁入麻泥煮熟，作受賜。

清・龔景翰編，李本源纂乾隆《循化廳志》卷七《物産》　魚，河中甚多，回民不知漁，無取之者。營中時釣數尾。

清・裴景福《河海崑崙錄》卷三《光緒三十二年正月十四日》　十四日晴煖。午刻應楊鼎臣觀察、王晉老之招。余初以爲便酌，未衣冠而往，至則金貂滿堂，甘省提鎮統兵將領俱在，余以籠禽縶鶴，參錯其間，不無侷促，與伊犂鎮馬軍門安良同席，酬酢甚歡，設席之地，即馬公園亭也。同坐者多回教，肴饌亦用回品，烤羊肉、清燉鴨尤美。

服飾

清・傅恒《清職貢圖》卷五　纏頭本西域人，明洪武初至西寧貿易，遂家焉。居縣屬新增堡，距城四十里。男子戴青緞小帽，纏以白布，故名纏頭。衣綾絹山繭長領齊袖衣，靴用香牛皮。婦人披髮，戴紅緞銳頂帽，綴以珊瑚、瑪瑙。衣長襖，外披紅敞衣。所居皆瓦屋，飲食與西番同，以販賣珠寶、藏香、氆氌等物爲生。



西寧縣纏頭民



西寧縣纏頭婦

清・王樹枏《新疆禮俗志・甘回》　甘回者，漢裝回多從河湟遷徙者，故別之曰甘回。突厥種人也，鼻高而眼微陷。男剔首，女纏足，居室衣服，皆從華制。惟寺中禮拜戴六棱冠，上銳下圓，五色皆備，而白者爲多，以羊鹿皮及布褐爲之。有六縫十二縫至二十八縫四十縫五十一縫不等，蓋卽古皮弁之制。《周禮》：天子皮弁以臨大祀。《六經圖考》皆繪其形，注云：上銳下圓，鹿皮爲之，用十二縫。此古時通制也。市井貿易之徒，率戴白帽。

建築

明・李光縉、宗謙甫《重修清淨寺碑》（泉州）　郡建寺樓。相傳宋紹興間，茲喜魯丁自撒那威來泉，□□□□廟□□之左角，有上下層，以西向爲尊。臨街之門，從南入。砌石三圈以象天。□左右壁，各六□□九門□□，皆九九數，取蒼穹□□之義。內圜頂象天，□上爲望月臺。下兩門相峙，而中方□，□□象。入門轉西級而上，曰下樓；南級上，曰上樓。下樓石壁，門從東入。正西之座，曰奉天壇，中圜象太極，左右二門象兩儀，西四門象四象，南八門象八卦，北一門，以象乾元，天開於子，故曰天門，柱十有二，象十二月。上樓之正東，曰祝聖亭。亭之南，□□□□□於石城，設二十四窗，象二十四象。西座爲天壇，□書皆經言。□□樓睇之，清源在北，鴻漸在南，癸山在西，靈山在東，紫帽在西南，寶蓋天馬在東南，鳳山在東北，州山在西北，衆峰迤列，如屏如累。溪水從西來，二長虹欄之，大瀛海汪洋其東。俯瞰城中，千雉如帶，雙塔插天，通衢曲巷，飛□□檐，四望□紫在□□。上樓北有堂，太守萬靈湖公額曰『明善堂』。以□爲□峰，橫河界之，通海水潮汐，短橋以濟。異時教衆，每於月齋日齋，登樓誦經已畢，退休息於此堂之上，寺□□備之□。勝國以前，遞壞遞興，無得而紀。按碑載元至正間有曰夏不魯罕丁，與里人金阿里修之。明興，不知凡幾繕。隆慶丁卯，塔壞，住持夏得升鳩衆修之，太守萬靈湖公捐俸以助。今萬曆三十五年，地大震，暴風淫雨，樓□飄搖，傾圮日甚。住持夏日禹率父老子弟，請余修之。余曰：『公役也，有貲舍財，無貲舍力，無□治，無□破，以成厥勝。』衆皆欣然。時丁君哲初以（使）〔吏〕部郎請給里居，與余謀僉同，於是始事。先是樓北無庭除，左設居房，右置竈舍，中道如甬，後爲侶住者屠牛之垣。余是以移去之，易居爲洗心亭，除竈爲小西天，庭空月碧，樓影徘徊，亭光翼

翼，若增一勝。樓之壞者葺，欹者正，僕者隆起，因集顏魯公『迷天樓』三字額之，又題曰『惟天爲大』，以曉人尊天之意。逮乃明善之堂，翕然改觀矣，余乃記之。

清・拜音達禮《重建懷聖塔寺之記》（廣州） 余行天下多矣，所見浮圖，無不七級而上，六面通門者。始至廣州，登高遙望，有特立十餘丈若華表然，聳出城中，上銳而外圓，古色蒼翠。問之，曰懷聖寺浮圖也。【略】余常觀於其寺，不設像，不立位，闃然堂陛，清潔無塵，其人唯竭誠致禮以事天。而其色尚白，西方之色也。在易乾爲天，爲金，而位於西。西，金方也，金性堅剛，而於五德爲義，故其人尚義而勇敢，所謂西天之強者歟？

清・佚名《岡志・寺宇》 勅賜禮拜寺在西街路東。前門爲望月樓，左右有角門。其內，南北爲掌理之所。二門內倒座率禮亭前大殿二重，抱廈一重，旁夾以穿堂，南北雕窻十二。殿內廣五楹，深倍之，通連作券門之形。殿之前爲鳴禮樓，左右有碑亭。南北廂房各五楹，東爲七間殿，殿之左右庖湢設焉。明世奉勅建，俗呼大寺，亦曰西寺。新禮拜寺。在東街路西。明崇禎年間，因寺改獨班，有楊李二姓，誓不從獨，捐貲創建，仍聚連班之衆。後西寺復改連班，此寺遂廢。康熙八九年間，獨班漸盛，張閆等姓復營建之爲獨班新寺。五十年，改封翁奏請，得勅賜永壽寺，俗呼爲東寺，亦曰小寺。

清・楊賛勛《重修德勝門外馬甸禮拜寺碑記》 回教肇于西域之天方國，貴聖穆罕默德生而敏達，及長，臣服西域諸國。其教以清眞純一爲宗，崇正辟邪，著有天經三十部冊。自唐明皇時始入中國，首建禮拜寺於廣東。至宋眞宗時，有師海那速普定撒阿都的始奉詔建禮拜寺於燕京。尊崇眞主，屏黜異端，被其化者，均知崇五倫，修五功，紹述先聖之雅化，闡明正學之淵源。幸生承平之世，族姓繁衍，國俗敦龐，家喻戶曉。知重經學而遵祖訓，此禮拜寺所以隨在皆有也。京師德勝門外舊有清眞古寺，創自康熙年間，爲回民朝拜之地。年久失修，司事深虞廢墜，爰鳩金庀材，重新殿宇。閱五月而功竣，金碧增輝，琳琅煥彩。大殿廣十六間，施以鴝鵒，階崇九級，蟠以蛟螭。殿之左廡爲講學經堂，右廡爲清眞小學講堂及鄉耆起居之所。大殿外房間凡二十有一。捐金計三千餘兩。其制度一以天方國克爾卡爲準，規模稱大備焉。

民間文學

清・佚名《回回原來》 第一段唐王夜夢纏頭 詩曰：

回回原來都西域，如何中國永奠居。只因唐王一夜夢，移來三千立根基。

勅封掌印欽天監，安居中原地永寧。深感唐王優禮重，至今保國更無移。

大唐貞觀二年三月十八日夜分，太宗夢有妖物奔竄入宮，旋見一纏頭者降伏是怪，怪遂出宮而去。覺來驚疑，未審何兆。次早金鐘一點，御殿聚會羣臣，文武分班，適欽天監出班奏曰：『臣夜觀乾象，見有妖氣直貫紫微，恐天下擾亂。又見西方祥光萬道，遙映紫垣，此方必有眞人出現，能克制之者。乞陛下早賜裁奪，遣使訪求，以應天象。』唐王曰：『朕亦夢有妖怪，青面紅髮，巨口獠牙，闖入宮中，殊形兇惡。復見一纏頭者，捧手密誦，怪卽逃遯。但見其人形容非凡，詩曰：

面如烏金色，耳輪垂兩肩。腮闊貌奇偉，額下雙鬢捲。
唇鬚剪齊短，腮髮似金環。兩道掃箒眉，鼻高環睛眼。

眞人出西域，爲何來中原。

身穿高音稿服粉裝成，八寶玉帶繫腰中。頂戴素冠六合瓣，纏頭布巾似盤龍。凜凜身材生瑞靄，好似眞人下九重。進宮向西雙膝跪，兩手執捧念眞經。

但見那妖魔遂卽變化原形出現，聲聲哀告，望乞眞人饒命。再誦一言，化成膿血而爲灰塵矣。纏頭聞言釋放而去。卿家夜觀乾象，圓其夢，試言爲何兆。』圓夢官出班奏曰：『纏頭係是西域回回，居屬嘉峪關外西天方國。回王道高德厚，國富兵強，其地多出奇珍異寶，風俗淳厚，天下向化。佛亦生西域。雖則西域出眞人，降大聖，感化千般，獨貴聖誕日，晝夜明亮，日出五色，白雲罩頂。天降眞經，白氣冲天，所以有祥光瑞氣兆也。怪物入宮，必有混亂國家之兆。我皇夜夢纏頭，必有扶翊大唐之

意。陛下所述降妖者，得毋是人歟？宮中妖氣，必得回回以鎮壓之，庶乎可以消滅。』言罷歸班。天子聞奏失色，曰：『闔朝文武，各部羣臣，依卿所奏，如之奈何？』唐有軍師姓徐，名勣，字茂公，越衆出班奏曰：『臣聞回回至誠無欺，結之以誠，則必忠心悅服，永無他意。如今之計，開關通姓，招之使來。主夢有徵，事宜速行。啓我皇降御旨，差使臣以至西域，進見回王，求請眞人，以鎮我國平安無事。』天子聞言，依卿所奏，急速降旨，以通使聘請，差使擇於吉日起程。

第二段奉旨西域請眞人

奉旨請眞人，《西江月》詩曰：唐王夜得一夢，纏頭金殿授封。原夢官奉主知，回王古籍西地。夢至金殿作景，有輔大唐之意。

唐王急遣大臣石堂，奉書至西域，通使帶領引見。回王接書，早知其意。通使宣讀書曰：『欽惟回王，化行西方。淸眞堪嘉，悃誠何將。不尙浮華，依然太古之淳俗。無庸詐僞，猶是三皇之遺風。無謀生前，以係其心志。惟亦後世，以進乎天堂。德輝廣被，分照鄰邦。入宮驅邪，相見於夢寐。扶世翊運，必資乎賢良。爰興籍材異地之思，不勝賚予良弼之望。遣使請命，引竚無似。』讀畢，回王大喜，厚待唐朝使臣，送在館驛安歇。旬日，送使臣歸國。

第三段通使奉書赴中國

回王遂修書，速宣使臣蓋思、吳哀思、斡歌士三通使，偕石大臣奉使唐朝。三位爸爸上殿，一個個上知天文，下達地理。回王一見喜曰：『爾三人奉使唐朝，勿辱王命。』三人領書，謝恩出朝。當卽起程，夜宿曉行。至中途，蓋吳二人，不服水土而亡，只存斡歌士一人，山川跋涉，受盡沿途千辛萬苦，乃至中國。先令通使入告。唐王早朝，有皇門官帶領西域回王通使與專使石堂至金殿呈書。唐王覽其書云：『聖王穆穆，威鎭遐方。東西南北，羣仰佈德之洪深。九夷八蠻，共戴皇恩之浩蕩。念我回王，聲教互通。緣驅邪之入夢，辱專使之遙臨。惟楚有材，而晉用之。往事堪稽，何能方命。特泒往大臣蓋思、吳哀思、斡歌士，用副俊乂旁求之雅，並祝萬年有道之長。』唐王覽畢，傳旨令回使臣館驛安歇，次日早朝見駕。

第四段唐王私行館驛會纏頭

唐王退朝，打扮靑衣小帽，私行館驛。遙望回使暖閣正坐，見其形容古怪，相貌非凡，唇鬚稍短，腮髮翻捲，人稱異面，目黑光，圓眼睛，兩眼更罕見。身穿皓服飄飄，頂戴素冠湛然。手持經卷橫書字，頭纏布巾三五圍。仔細睨目窺看，卻是夢中所見。走至面前，口稱『遠客有禮了』。纏頭聞言，一望而知，天庭飽滿，地閣方圓，君相貌，動似龍轉，行如虎步。天子私行，使臣欠身而起，伏俯奏曰：『蒙中國之天子先禮遠方使臣，何當？』唐王愕然曰：『爾焉知我爲天子乎？』纏頭奏曰：『西域回回善於識寶，上知天文，下達地理，能知已往之事跡，善察未來之性情。吉凶可以預卜，禍福莫不早知。富貴貧賤，一望而知。智愚賢否，莫逃其鑑。豈有天子之氣相，超乎尋常，一見而不識，何爲識寶回回乎？』唐王聞言，知爲異人，駕轉回宮。

第五段進朝問禮經同異

次日早朝聚衆羣臣，文武分班而立。喧召使臣入朝，天子賜坐而問曰：『爾西域所行何事？』纏頭奏曰：『仁義禮智信，家喻戶曉。孝弟忠信，個個體行。於三綱五常，所有習講，而孰不知也。』唐王曰：『此乃孔子之道，當日周遊列國，行其教化，是以中國之人，無不知曉。未聞孔子亦至西域，爾遠方人亦知此禮乎？』纏頭奏曰：『吾西方有一部經，乃從天而降也，名爲甫爾噶尼。善明綱常倫禮，包羅日月乾坤。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懲創人之遺志，實於詩經相表裏。可以陶淑人之性情，涵養人之心志，實於《禮記》相維繫。而其定百王之大法，明萬世之賞罰，可以當中國之《春秋》。而其政事之悉，紀綱之雜陳者，可以作中國之《書》經。且學之而明乎吉凶消長，識進退之道者，則文王之《易》經，終不如甫爾噶尼之詳明切近也。吾一經而備五經之首，蓋無物不有，無事不賅，何但此理。』唐王聞言甚喜，遂吟詩一首：

天降眞經無價寶，五經四書包藏了。

古經眞言傳大道，中國誰知半分毫。

第六段軍師祈奉舉用纏頭

天子駕下有一軍師徐世績出班奏曰：『臣聞僧人唐三藏言，西域有眞經，乃三十冊，照察倫禮紀綱常，天文地理，包羅日月星辰，可以治國安邦，可以除怪鎭邪。回回善於識寶，但憑西域一部眞經。五經四書，未若眞經之半冊。羣星朗朗，怎比日月之光明。主公夜夢纏頭，眞乃國家之

祥。萬幸萬喜，昔日國家之祥。佛生西域，祥光現於周朝。聖教東流，金身漢帝。西域惟出仁慈大聖，行其教化，受命眞經。所以夢景唐朝，我主卽如周漢之相類乎？』言罷歸班，天子駕下有一名臣魏徵奏曰：『我主幸遇回使，非庸常使臣也。能達陰陽，善察未來。晉伊欽天監，以觀災患。令起大唐禎祥，大萬喜臨朝禮常重用，誠不可以蠻夷視之也。

天子明乎其言，遂吟詩云：

久聞眞經誰會明，今遇高人知眞經。卿等又奏善識寶，能與孤家定平安。

第七段大笑詳問拜禮

唐王私從館驛，目望纏頭面向正西，望空朝拜，抬手密誦，鞠躬叩頭，所行於孔禮不同，亦莫知其故。俟其拜畢，就而問曰：『爾方才望空朝拜何人？』纏頭答曰：『吾拜主也。』

唐王笑曰：『爾自西域來此，還拜回王主也？』纏頭答曰：『不然，西域中國不同。吾西域清眞正教，中庸大學，萬古不朽。遵人祖之道，可謂孝矣。孝者有三孝，孝順父母，報答養育之恩；遵守國法，報答水土之恩；朝拜眞主，報答原造之恩。』

纏頭吟詩云：

西域清眞教不凡，無塵無染出世間。當行可止皆天命，不必請教無根談。拜張拜李忘根本，祈妖祈神昧本原。吾教之拜原造主，人祖降世古今傳。

唐王曰：『原造之主品多大？此主能造三世之天下麼？』

纏頭吟詩云：

眞主造化口難言，包羅兩世細尋參。爲上至高無定位，澗下不深理最玄。四方寬滿無盡限，獨權一主總包含。大道在人人在道，主能造化廣無邊。

唐王曰：『爾朝之時，兩手摸耳，其何意也？』纏頭答曰：『乃爲抬手，眼不觀，耳不聽，口不言，心不思，手不舉，足不動，六門關閉，卽遇造次顚沛之事，亦不移也。』

纏頭吟詩云：

一抬兩手六門關，戒私除邪鎖心猿。舉意認時心安定，如主闕下訴眞言。

唐王曰：『何不卽拜，站立多時，是何意也？』纏頭答曰：『朝誦多時，告饒祈恕罪過。』

纏頭吟詩云：

如臨深淵向西朝，戰戰兢兢誦哀告。悔悟一身罪過重，望主寬恩求恕饒。

唐王曰：『爾作揖不至地，是何禮乎？』纏頭答曰：『作揖不至地，手心對護膝，彎腰乃鞠躬，卽臣見聖明。』

纏頭吟詩云：

鞠躬身端脊背平，下觀似獄漏七層。抬頭如視天堂貴，撇卻乾坤忘九重。

唐王曰：『叩頭面着地，是何禮乎？』

纏頭吟詩回云：

叩頭交還一點心，生時面地是原根。造化爲人貴萬物，人人該當報主恩。

唐王曰：『疊足穩坐，何爲拜主？』纏頭答曰：『靜氣寧心，交功祈賞。』

纏頭吟詩云：

疊足穩坐眼觀心，此命奉欽謹令遵。七竅功完交付主，請功受賞謝主恩。

唐王曰：『爾兩手中心執捧，是何意也？』

纏頭吟詩回云：

堵哇本是聖人傳，主賜恩點兩手端。求慈普世民安樂，風調雨順帝王安。

第八段問主原來有甚能

唐王曰：『講拜主是理，朕且問你，主從何有？何來？何造？何生？何形？何像？主有何知何能也？』

纏頭答曰：『考萬古之開篇，混沌未分，天地無有，上下只一黑暗。而乃自空中黑暗之中，眞主欲顯大能，從無中生有，化立天地萬物，此乃亘古之大本也。』

纏頭吟詩云：

認主須要尋根源，化立天地萬物全。世界衆生從此有，萬物開闢主在先。

又詩云：

主無稽考誰敢論，無來無去更無根。無造無生無繼續，無跡無影無現身。無似無形無比賽，無夥無伴獨爲尊。有形有氣皆主造，不拜眞主拜何人。

唐王笑曰：『細思此言，皆無據也。何由而知有此主乎？』纏頭吟詩云：

莫笑乾坤無主宰，生死復活何處來。先天後地誰執掌，日月星辰何人排。千座名山誰造化，萬道江河何人開。晝夜長流不停止，流至何處是滿哉。五谷田苗何人種，男精女血誰造胎。萬般若無造化主，胎卵濕化從何來。

唐王聞言甚服，不復辯論。纏頭曰：『家無主，是事奸。國無主，朝中亂。乾坤無主，天下變。惟有一主，纔能造化乾坤萬物，使之不壞也。但主無色相，尋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大出乎才人思議之表也。』纏頭吟詩云：

主降西域一部經，造化玄機能解明。五經惟論今世事，原始歸宿理未清。

『此經乃奉眞主明命所降，欽差聖人眞傳，上有六千六百六十六段，明聖日月，包羅乾坤，無所不照。單表壹段經云：卽如匠者，將金銀白玉，切磋琢磨，用功造成等類之美像也。雖然由人妙工做成，無命無氣。器者，不能行之遊望普世等類。生靈，有命有氣，能食能飲，能觀能行。明人細參，而再思之，非由人也，明明顯然造化天地人，普生萬物根，惟有獨一大能之眞主。』纏頭吟詩云：

主造無極爲降聖，因聖餘光造普生。雖然未見眞主現，胎卵濕化從何成。

唐王聞言深服，遂吟詩一首：

平心靜氣細想參，談論道高理最玄。胎卵濕化玄機奧，無中生有主專權。

唐王吟詩已畢，命排筵晏管待纏頭，朝夕相對，講論不輟，文武百官，莫不信服。

第九段問像原來是何人

唐王一日同遊至大寺中，見神像下拜，纏頭大笑，唐王拜畢而嗔曰：『汝見像不拜，反笑爲何？』纏頭答曰：『眞像不拜，拜假像。』唐王曰：『敬神者，賜之一福。慢神者，降之一禍。禍福皆神妖之靈，爲何不拜？』

纏頭吟詩回云：

造化乾坤主大能，降賜萬物養羣生。造化人體人造像，泥塑木雕裝成形。入廟見像望增福，無知無識似啞聲。形像但憑人造作，何能降福與衆生。人受主造不拜主，像受人造拜假形。

唐王曰：『中國之人，入廟見像作福，如何爲之假形？』

纏頭吟詩回云：

更笑庸人更笑庸，泥木五色裝成形。破廟神頭若漏水，雨冲泥散朽凋零。

五色裝修逐水去，僧逃道走影無踪。原造眞主不曾拜，卻將眞形拜假形。

唐王曰：『人亡魂未死，尸臭靈還在。神像假形，雖朽無眞魂，靈感常存，有敬神如在，焉敢不拜。』纏頭問曰：『何者爲神？』

唐王答曰：『神出周朝。文王駕下，有一軍師姓姜名尙字子牙，學名呂望，道號飛熊，稱爲太公。此人八十遇文王，善於拆天補地，斬妖除邪，呼風喚雨，奧妙無窮，輔立周朝，除暴安民。功成之後，斬將封神。自此以後，神之甚多，不可盡述也。』纏頭又問曰：『何者爲佛？』

唐王答曰：『亦出周朝。昭王甲寅二十四年四月初八日寅時降誕，父是梵王皇帝，母是摩耶夫人，妻是耶輸公主，女子是羅侯太子。此人年長十九歲，出家修行，受盡千辛萬苦，七十二轉，成其釋迦佛。自此以後，佛道行於中國，可以拜也。』

纏頭吟詩回云：

梵王太子稱釋尊，太公斬將封衆神。二人皆出周朝內，周朝以前拜何人。

唐王深服，作詩一首：

佛乃人生人封神，神佛卻是人爲尊。護國佐民是神否，周朝君民何人恩。

台城餓死梁武帝，念佛佛不救餓君。神佛原來人之後，望空拜主是原根。

第十段讚孔比聖論五行

唐王吟詩已畢，又曰：『中國出一位聖人，稱爲夫子，他有讚語，朕

念於使者聽之：

聰明睿智，亘古一人。道高德厚，德配天地。
過化存神，刪述六經。陶成諸子，道冠古今。』

纏頭答曰：『吾西域亦出一位聖人，爲穆罕默德，聖人讚語，使臣念於主公聽之：

大聖仁慈，百帝眞君。降服邪教，歸正淸眞。
元氣秉粹，聖智生成。道傳萬代，教受眞經。』

纏頭讚畢，唐王曰：『中國聖人姓孔名丘字仲尼，家居魯國，魯君駕下稱臣。魯國迤西，立一學堂，教化三千徒衆，七十二賢，使知否？』

纏頭吟詩回云：

孔子魯君駕下臣，教化七十二賢人。未聞孔子入道否，朝聞夕死爲何因。

唐王又曰：『中國聖人生於周末，爾西域聖人生於何時？』纏頭答曰：『吾西域聖人，名在先，生在後，爲前聖之統緒，後聖之規模。此聖之後，永無聖矣。』

纏頭吟詩云：

西域聖人降於唐，十二萬餘聖人綱。大凡教下俱稱讚，後人引會入天堂。

唐王曰：『西域聖人得入道乎？甚麼品級？』

纏頭吟詩云：

聖人受命乃志眞，降於天堂奉主欽。不因眞主傳正道，不造乾坤不造人。

唐王曰：『仁義禮智信，此五常乃孔子之道。週遊列國，行其教化，中國之人，無不知曉。西域聖人，道傳何事？』纏頭答曰：『誠禮濟齋遊，此五功，乃吾教穆罕默德聖人之道，西域男女，莫不遵行。』

唐王問曰：『何以爲誠？』纏頭答曰：『誠是實心認主。』

纏頭吟詩云：

先認造化眞主，隄防光陰有限。念作正眞言語，此言常念心間。
在身無價之寶，廻光反照當先。若違此事千般，後世之日全見。

唐王曰：『何以爲禮？』纏頭答曰：『禮是禮拜，拜是主也。』

纏頭吟詩云：

定心志信意有，須當感謝朝參。一日五時交還，如臨深淵立站。
聽念專心用意，鞠躬膽戰心寒。分毫不差皆全，許邀天堂作伴。

唐王曰：『何以爲濟？』纏頭答曰：『濟是週濟貧乏。』

纏頭吟詩云：

財餘該行功課，理當捨給貧家。十四兩五錢發，係是天堂工價。
昧心奸細不捨，未知週轉誰家。財枉費罪重深，後世之日更差。

唐王曰：『何以爲齋？』纏頭答曰：『齋口免罪，西域男女，莫不遵行。』

纏頭吟詩云：

把齋暗行功課，不論貧富易難。一年內有三十日，男女皆行功完。
操練一身罪過，看守七竅差錯。若縱性不歸依，外教之人一例。

唐王曰：『何以爲遊？』纏頭答曰：『遊是遊天房也。』

纏頭吟詩云：

天下國土無數，因何朝拜天房。眞主造在中央，係是人心戀望。
路途遙遠阻斷，乃有腳力行糧。七日大朝應當，五時俱全前向。

纏頭講講大道，包羅兩世全美。

唐王心中甚喜，遂吟詩云：

中國大道孔子傳，西域大聖降臨凡。傳流仁義禮智信，誠禮濟齋出世間。
五常只論今世事，五功包羅兩世全。只說孔子道德大，誰知天外還有天。

第十一段何爲回回二字

唐王吟詩已畢問曰：『回回二字何謂也？』

纏頭吟詩回云：

回回二字少人知，廻光達上透玄機。聖人傳命口內口，心出東方又轉西。

教道遵行心口同，明命字義亦相同。字行內外俱如一，惟有一回採取中。

唐王曰：『三教九流，諸子百家，七十二旁門，祖傳你教之道，何祖立教，遺流世事？』纏頭答曰：『天地開闢之後，自降人祖以來，乃奉眞主明命，立教淸眞，遺流五行。所以賜命，道傳於萬代。一切就裏，不論浮情。聖人無一個不奉命行教，但品級不同。皆俟主命之遵行，所以各辦

清眞之功課，統立五時，朝拜眞主。此吾教係授欽命，聖人傳世於後，當行可止，俱遵天命，清眞萬古不朽。後有七十二旁門，一切浮華，非聖之書，道皆爲異端，攻乎斯害也。』

唐王曰：『聖各有教，教有道，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孔教亦不眞乎？』纏頭答曰：『使臣不敢以子教爲是，亦何敢以子教爲非乎？豈不知論語有云：朝聞道夕死可矣。』

唐王曰：『你教何以爲清？』纏頭答曰：『一塵不染，萬渣俱淨。歸主一本，潔如澄水，明如滿月。萬物輕清在上者爲貴，重濁在下者爲賤。此吾教取清之意也。』

纏頭吟詩云：

清玄上冲斗牛宮，下玄明照九重泉。清邊降下三點水，風調雨順百草生。

清天月水誰造化，月水清玄主大能。有人參透主月水，開門見日宇宙清。

唐王曰：『你何以爲眞？』纏頭答曰：『言無虛假，行無僞詐，視人一世，一切浮雲。主以眞言教人，教以眞心認主。循是以行，臣事君爲眞孝，視人一世一切往來酧酢皆眞，此吾教取眞之意也。』

纏頭吟詩一首：

眞主眞命立清眞，眞聖眞傳眞道遵。眞恩眞聖眞造化，眞山眞水眞乾坤。

眞君眞臣安天下，眞經眞聖訓黎民。眞聖眞言傳眞教，眞心眞學入眞門。

唐王聞言甚喜，讚曰：『認定清眞，可謂正教矣。』遂吟詩一首：

至正回回教，清眞非旁門。存心有獨尚，屬意無同遵。計日齋兼拜，按時感應恩。古今永不二，賴有經書存。

纏頭吟詩一首：

人祖奉命傳清眞，後有七十二旁門。自古清眞行大道，五時面主正教門。

唐王誠服清眞兩世大道，纏頭默視誠念：『吾教之心，未見其功卻是否。』遂吟詩云：

天覆地載是客房，普世山河畫一張。明燈高照席全備，行人下店問李張。

纏頭又解詩云：

行人大道此處明，燈房席畫何人能。爲人若不行此理，枉在人間走一程。

第十二段勅封掌印欽天監

纏頭吟詩，有意提醒唐王，只有今世私福，後世清福無分別依媽呢，全不追思此言內是何意見。纏頭經精明，道德兼全，講論不輟，對答如流，唐王喜曰：『你極能達陰陽，善察未來，朕留你中國，封爲欽天監掌印鎮國欽差，識寶回回，平災觀異，與國同休，你意下如何？』纏頭不語。

唐王曰：『你莫非與國同休，未爲願乎？與天同休如何？』纏頭躬身，不肯謝恩。

唐王曰：『朕封高官爵祿，百歲榮華，豈不美哉？』

纏頭吟詩回云：

百歲高官如夢韜，不受爵祿最爲高。千年富貴如沙岸，萬載榮華是海潮。

眞金普世湯破雪，白玉乾坤火燎毛。不貪今生榮華貴，最怕後世黑火燒。

唐王曰：『朕當許你中國傳眞經，立正教，傳清眞之道，行功拜主，惟辦後世，久圖進乎天堂，你意下如何？』纏頭奏曰：『臣但隻身異國，獨居無偶，道傳何人？』

唐王曰：『朕選三千唐兵，移至西域，更換三千回兵，來至中國，與卿作伴，你意下如何？』纏頭方纔謝恩。

唐王即選三千唐兵，移至西域，更換三千回兵，來至中國，生育無窮，唐民三千，習向愈衆。此書來歷係大清康熙歲次壬寅，皇上自口外駕還到馬總兵衙門，歇宿一夜，君臣相談，講論道理，問曰：『你回回之道，亦知明命之意麼？』對曰：『臣不知，不敢妄奏。』又問：『爲何名清眞？』對曰：『臣亦不知。』又問曰：『爲何自西域來中國？始於何代？因何緣故？』對曰：『臣更不知。』皇上曰：『朕有一本書，取來你

看，自曉得。』急取書賜。

馬進良總兵曰：『臣不識字，願受此書，令通字意講解，而敬知。』皇上甚喜。嗣後來馬總兵將此書差人抄寫一本，送與懷慶府閻定國總兵，素係恪守教規者，一見此書，遂奉傳，乃知回回原來之根也。

清・李復真《穆民勸善歌》（一）回回十可誇

誇愛快歌上中下，俗言淺義兼白話。

經文漢詞湊和韻，愚夫幼蒙易通達。

一可誇，天下回回拜按拉。眞主造天生人意，原顯不能人認他。回回有才又有智，專爲報本來拜他。造天覆人造地載，爲人當謹自己察。又不聾，又不瞎，又有才學自當家。眞主差聖降經典，何不歸道習教法。大看小，小看大，丟去教門抓盹押。今世總有百萬富，臨終不能來替他。趁此光陰快拜主，莫受錢財那術法。

二可誇，回回不可犯教法。回回專幹回回事，持守教門總不差。主命五功謹保守，人倫五典亦要抓。有命禁，要駭怕，千萬莫學可廢家。吃喝嫖賭更不許，外教行事不許他。穆民若行外教事，就與外教是一家。阿衡掌教知道信，謹傳鄉老將他抓。輕了罰，重了枷，不輕不重將他打。八十一鞭打討拜，七言八語亂嘈嘵。

三可誇，五更起去禮榜答。家中鷄鳴少許時，專聽寺夫喊睢倆。耳聞一聽睢倆音，忙起披衣穿鞋襪。夏不乏，冬不怕，腳布手巾手中拿。揚長而去望寺奔，進了水房說賽倆。你來早，他來啦，或問某人未在家。早來皆爲禮現時，失去現時要改抓。口中叫着哪主呀，求你眞主恕饒吧。榜答回賜問多大，盹押不如榜目答。

四可誇，天下回回禮主麻，各省各國皆一樣。何目何時並不差，自從教門入中國，未有回回不主麻。眞主命，聖人法，穆民何敢不遵他。順主順聖眞回回，何況功德回賜大。窮人主麻替漢之，卽如漢之賽哇八。富貴人，有錢家，天命漢之惟在他。身心財貨均至主，撇妻離子割斷家。主麻時候功夫小，能得漢之回賜大。

五可誇，回回持守眞主法。眞主命禁謹要保，聖人道路跟隨他。左手持掌哈的思，右手古而阿尼抓。各方阿衡暨掌教，代聖傳道闡教法。講正道，非虛假，天道人道一概發。清眞教條自聖起，道根本原從主發。輕視侮慢學者可廢家。戲弄舍列而提人，永墜多災海底下。清眞教典轉外道，教條亦不守，誘眞歸邪重盹押。

六可誇，巫醫巫婆謹防他。叫魂送祟他所始，萬一不可到咱家。回回自古不信邪，邪魔本原自他發。老幼有病請先生，或者阿衡寫堵哇。當謹記，勿請他，莫聽愚人將他誇。婦人無知見識淺，請了巫婆傷以媽。又下神，又下馬，來在堂屋受嘈雜。一樣病症治不了，臨行必要把錢拿。巫婆既云神保佑，爲何外教死娃娃。

七可誇，大小病症寫堵哇。回回有病醫則可，萬一不可信邪法。西域醫治回回病，不用別藥用堵哇。不用藥，不用茶，只用一個法提哈。百病皆除永不來，何必信邪傷自家。眞的來，假的怕，魔鬼不能把他拉。回回若請巫婆治，失去明德傷以媽。病症他也治不好，傷壞明德當玩耍。當回回，謹記那，巫醫巫婆來咱家。

八可誇，回回不可信邪法。地理風水咱不問，抽簽算掛外道家。既云風水地理有，何不輩輩他家發。前蓋樓，後輩扒，親眼看見賣磚瓦。又說葬于此發地，功名紅傘出幾把。各國未談地理書，惟獨中國漢教家。婚葬都請陰陽先，恐怕後世有大差。窮富夭壽孤寡有，難說地理先眼瞎。陰陽先生說出話，實心實意好信那。酒飯茶足吃個飽，臨行說個匡錢法。老回回，禁忌他，千萬不可信這話。回回明德是慧眼，可廢心迷眼亦瞎。倘若回回信斯語，必然傷去以媽納。

九可誇，干親自古而皆有，回回莫習那一家。有了小孩入學堂，勿叫小孩認干媽。可有那，妻當家，咱的小兒認干達。斯婦習學經書學問加。無干男女當骨肉，恐怕過後有大差。男女若凡有此意，何況長往長來家。經上講，總不差，男女說話爲犯法。回回謹防那時有卽納。授受亦不親，道路切保守，謹遵主命習學他。禮義廉恥作本錢，孝弟忠信爲生涯。

十可誇，回民謹戒吹喇叭。笙笛鼓樂概不用，專遵清眞回教法。嫁娶殯葬共慶駕，回回概不吹舞哇。來處低，不用他，只因魔鬼生下法。前輩陸土聖教下，遺流男風敗壞家。山上本是周正人，山下一概傷風化。一不離私生巧計，山下一日吹舞哇。山上聞聽美音好，山上就履山下下。山下人，卽如法，抓着山上行離娃。是實話，不虛假，皆在印板經上察。回回後輩必然遇擺倆。家敗人亡田產賣，後世眞主刑罰大。惟有若凡用響器，

那，野教家，背逆專意犯教法。庫夫響器一槩田，看看掌教有何法。不認打，不吃罰，威逼掌教歸去家。人惡人怕主不怕，眞主公道循環他。榮華富貴轉貧賤，後輩長久討飯化。鄉老若有三分教，個個皆做歹堵哇。不守回回先王道，反與外教是一家。今世暫且方如意，後世永墮地獄下。

（二）回回十可愛

一可愛，各位鄉老去禮拜。一日五時遵主命，一年二會兩開齋。七日一聚禮主麻，寺使夫喊睢倆台。聽喊叫，忙走快，卽忙棄市進寺來。入寺先說賽倆目，遵鴻教門當板代。回賽倆目爭乃提，回者天命共伐也。說者回賜九十九，勿論阿衡說一槩。回者回賜一分該，勿論幼，勿論邁，勿論阿衡說一槩。不論老幼一齊說，爾眞算有低押乃。

二可愛，鄉老入寺要禮拜。進了水房洗悟思，沐浴身體潔淨哉。天命大淨定要洗，主麻浯思笋乃台。不招邪，不招怪，魔鬼不能將你害。洗了悟思入大殿，候着掌教念邦愷。耳聞邦愷聲音念，衆人坐着跕起來。邦愷已完捧堵哇，心雜口誦阿蜜乃。是實意，要心在，迎接眞主賴哈買。入在大殿且跪下，專等阿衡把經開。

三可愛，進寺交還主麻拜。七日一聚是天命，一日五時法而最。主麻時候丟交往，耳聽寺叫撇買賣。勿着家務占住手，莫停遲，要走快，惟聽寺喊睢倆台。洗過入寺跪大殿，耳聞長教念邦愷。邦愷已完做堵哇，上殿聽頌開經哉。完經以後先要禮，主麻四拜阿卽忝。拜後亦要念邦克，禁止喧嘩受慈哉。掌教卽忙立起站，手挈阿刷上憫拜。胡土擺後各邁進，合衆立起者麻台。此後拜數末明表，《教款捷要》書上在。

四可愛，眞主命齋以板代。男女老幼一槩把，聞聽撒黑忙起來。從古至今齋必要，何況聖人穩邁台。心屬意，要把齋，多災海的擋火牌。每年三百六十日，來埋抓乃要起齋。擋火牌板三十塊，缺欠一日火進來。萬一不可少一日，來買抓乃天命齋。天下回回定必把，一日不可有懈怠。白日把齋畏天命，台拉威哈聖行拜。遵主命，及聖則，不枉今世爲板代。主命聖行全保守，主喜聖喜大賢愛。倘若今世悞主命，爾於外教何分哉。

五可愛，眞主命禁勿懈怠。孝順父母濟骨肉，週濟貧寒以慈愛。遠親近親亦接緒，鄉黨鄰里要和派。要和順，又四海，爾有好名落在外。今世有名亦有昌，留下美名遺後代。孝廉方正亦習學，子隨父道亦勿改。三年勿改儒書道，三年以後孝何來。回回不拘年限數，孝盡直至壽不在。已侍奉，雙親在，父母亡故以理禮。窮人不可以富葬，富家不可以窮埋。雙親亡故家守制，至親朋友皆請來。清淨悟思送墳地，捧手口誦阿密乃。

六可愛，洞房花燭夫婦愛。男婚女嫁人大倫，夫婦大道笋乃台。三媒六證人皆有，遵主命令法而最。夫婦順，又恩愛，懇恩與主添板代。生兒養女防備老，恐怕子孫不成才。生長穆民回回家，吃酒謗教又摸牌。弗論禮，傷陰隲，回回二字從何來。眞主造人爲拜他，非是好色與聚財。

七可愛，富貴榮華時常在。惡貧愛富天生性，愛子愛孫是一派。假富貴，不長在，終了日子一槩壞。大限臨頭無處躲，無當那日撇一槩。至親骨肉來哀弔，姣嫩身體丟郊外。早回頭，莫受害，謹守主命持齋拜。今世富貴有限日，後世恩罪無盡哉。

八可愛，虔心立意將主拜。口誦乜帖爲聖行，心中知道法而最。身恭心敬虔誠禮，勿學鄉老扎喜來。各舉意，要心在，一人不能一人代。心中明白爲何時，榜答撇申或底盖。亦曉沙目胡府灘，主麻副功兩開齋。抬手本爲笋乃提，太可必耳法而最。小心禮，莫忙快，遵敬主命勿思外。戰戰競競臨深淵，卽如面君受驚駭。人中君，人心在，何況天地神主宰。

九可愛，馬樓教門響在外。把齋禮拜遵主命，持守天道不丟開。一日五禮交現時，每時俱跟者馬台。兄弟爺們按時禮，並無一人有懈怠。念禮齋課朝皆有，外有副功睢得盖。可廢討飯無其數，何況回回撒以來。遠處去，近所來，男女外客與小孩。常常不斷來往過，均望輸捨馬迎來。每日無數多少口，每人每位給乜帖。來往不斷客位走，每位都與海的也。歸德府境甚稀少，有名有利又有財。不虛假，又實在，不是我今將他抬。今後兩世有名利，主眞慈憫後輩孩。

十可愛，馬樓鄉老將寺盖。兄弟各位出銀錢，並未外姓鄉老派。兄弟捐功誰爲首，內有總辦馬鵬來。此人福至心亦靈，修盖房屋有大才。樣樣事，且能耐，各房各屋會安排。彼家房屋盖的好，何況天房者馬台。盖寺原爲闡聖教，指引後人去禮拜。後跟前輩足步走，持守天命永不改。把齋禮拜修善事，無有寺所何處來。主命五功脩身方，學者代聖傳法則。請阿衡，把學開，公養各方海立法。勞力勞神又花錢，專得眞主賽哇擺。身心祈望眞主賽倆邁。眞實意，費錢財，今後兩世永安哉。活着

有名終有利，求祈眞主准承馬樓闔莊居家男婦老幼一槩好乜抬。

（三）回回十可快

一可快，少年光景全不在。中歲時光無多日，暫時又轉年老邁。身軀七竅不自便，耳聾眼瞎不康泰。治田產，望後代，無常不能將他派。二子拉衣到門首，問爾齋拜在那來。後輩有功歸他走，若彼有過歸聚財。仔細想，莫迷惑，歸去墳坑永不來。好歹幹辦全割斷，兒婦親友將你埋。

二可快，虛假今世少貪愛。朝起夕眠受辛苦，爲其紅塵撇齋拜。百年三萬六千日，爾察己身撇多拜。聖諭語，誤時拜，他身要住多災害。爾明要問住幾日，六千四百年限載。思諒其，勿貪愛，忙裏投閒快還債。若爾今世虧下賬，子孫焉能還齋拜。

三可快，房產樓室便更敗。抓下銀錢防後輩，不料生下胎裏壞。父母辛苦全不念，吃喝嫖賭好快哉。迷天命，及聖則，禮法教條擺在外。不是上人抓產業，此人焉能作這怪。心腹想，勿溺愛，自散天課睚德盖。現今財貝自己掌，勿丟後人他幹壞。

四可快，光陰似箭不停迨。過了一日少一日，一步一步往前邁。過去今日是明日，入進墳坑受驚駭。二位天仙拿問你，無言回答怎安排。眞主命禁你不保，莫非你未來昧野。不把齋，不禮拜，不幹好事散錢財。今世總有富貴大，墳坑不是在昧野。有兒女，有錢財，墳坑一樣絜不來。今世如意不行好，後世定然古納害。

五可快，前輩先人皆不在。今世受貧怨天長，趣美且樂恨天快。今世窮富一班過，就似住店緩一夜。鷄叫鳴，忙起來，整理行囊奔塵涯。無有盤費難行路，何況永遠格押賣。若問後世路盤費，只要今世有阿賣。一要齋，二要拜，三要天課散錢財。早晚亦要讚主聖，臨終必要做討拜。

六可快，隨拉台橋過無奈。三千年路黑又黑，無有齋拜怎安哉。細如毛髮焉能過，橋刃亦如刀似快。又無齋，又無拜，又無功德睚得盖。古而八尼亦未有，到至橋根怎安排。橋下就是日盛火，非是昧野加薪柴。有明德，做討拜，多災海裏可出來。失去明德信庫夫，多災海底永遠在。忙懊悔，快禮拜，勿等那時受苦害。

七可快，明日立起格押賣。天地人物一概朽，古今人神復一概。榮昌善惡一概彰，並未一物不現在。太陽出頭鎗杆高，腦子曬滾無雲彩。遮涼影，睚得盖，待到那日算雨盖。父子親友皆不顧，且望功德與齋拜。勸穆民，勿疑惑，疑惑此日功全壞。只要今世保明德，希望眞主賴哈邁。

八可快，浮情就理要忍耐。合乎教門行則可，不益教門去在外。忍耐經名帥卜而，止慾好色暨幹壞。人情事，亦忍耐，城郭鄉集按禮來。天下回回均公道，公平交易做買賣。稱糧不公少給秤，受人嘈蹋爲無奈。高敖虧人又放肆，遇着時候必招災。打架鬪毆也無禮，控身定要傷錢財。見官各訴各的理，有理不言板子挨。衙役打了還要錢，背屈受辱又傷財。切記着，要忍耐，除非災禍天降來。他人若要虧枉你，爾心樂然所快在。等到後世公道廠，你絜他的好阿買。你的罪過歸他去，彼受你的古納海。

九可快，遵主命禁及聖則。常人亦守修身道，不似高人托雷盖。把齋禮拜孝父母，天課漢之乃法盖。修理天房供濟學，接緒骨肉鄰里愛。命人行好作善事，止人幹歹莫爲壞。經上講，是實在，姦淫邪盜撇一概。吃煙喝酒罪孽重，非禮勿爲當板代。搬陂事非壞教門，驚起兩邊廢頭乃。主謀陽者說好陰者害。人面狼心作魔鬼，傷心害理他快哉。以卜立思門下徒，非禮勿爲守聖道，能望眞主幾慈愛。一望回回莫行這一概。四慈恕饒古納害。五慈眞主賜明德，二慈板代有齋拜。三慈臨終准討貝，八慈板代過橋快。九慈坟坑考算輕，六慈平安格押邁。七慈文卷給右手，天堂門鑰匙，十慈天堂永樂哉。

十可快。每日三百六十看，原爲眞主他喜愛。主喜眞主時時愛板代。人名木恨卜，人喜主名阿十盖。眞主命令教拜他，板代名爲阿必代。眞主命令記想主，板代名爲咱克賴。眞主命令以認他，板代名爲阿雷法。修身道，赦雷愛，清心明性托雷盖。清心道中有四家，各門各戶有篩核。初入道門撒立可，受主提拔這子拜。撒立可邁之入卜，撒立開。四品人等誰爲首，邁之入卜撒立開。此等人，爲篩核，能度教生木梨代。體一三品彼爲首，渾化妙景哈格盖。法備三乘爲人全，時時念主無懈怠。無時無地接緒主，無己渾然合一塊。不因天堂享榮華，專爲諄喜當板代。不畏地獄止惡心，原爲喜主樂然愛。修身清心及見性，復命反始歸漢盖。常行守着赦禮兒，篩海我立托雷盖。大聖欽聖及列聖，有時能到哈格盖。常行不用望高攀，只要有齋與有拜。七日去寺禮主麻，一年二會兩開齋。有錢還要朝漢之，早晚定堪讚主聖，濟貧可要散錢財。接緒主命天課拿出來。

骨肉孝父母，兄弟和睦鄰里愛。供養學堂助而林，賑濟窮民睢得盖。修寺必要出錢糧，勸說親友去禮拜。外道言語皆勿信，早晚亦要做討拜。保守明德頭一端，好事向前莫幹壞。時刻印沙按拉呼，大凡諸事要忍耐。主恕饒，古納害，爾算得清廉板代。明異日，格押邁抬立起來。衆歸到貴聖綠旗之下，均望得穆罕默德央情眞主恕饒穆民邁而隨也。罪過終了愛隘哈邁拉黑密乃的主，叫我們進永久不朽的比義使台。

（四）回回十大戒

十戒四百有十句　二千八百餘十字

勿笑文詞和韻醜　仍謂幼蒙取益濟

一戒忘，清眞教門頭一樣。喜了今世有限日，忘記後世永遠長。喜了光亮大宅院，忘記黑暗坟坑房。最愛活，惡死亡，無常那日自不當。今世但說吉慶話，謹記隄防不吉祥。明知生後定是死，中年不覺白頭霜。仔細想，要端詳，爾參今世洪福量。百歲三萬六千日，能有幾日好時光。前除幼來後除老，中間禍患與病瘡。記主命，天經廣，天仙傳送來下降。天神誦念聖知義，內包教法大總綱。命人念禮齋課朝，修身開閉通塞方。天下揚，亦無疆，天經法則似太陽。內中包藏無盡義，其中明朗若海光。一百一十四鎖賴，六千六百六六章。念一段，或一章，每字功德寫十樣。拘抹彼之十樣歹，升高十品在天堂。今世暫且有限日，趁此光陰好事忙。記後世，與無常，切切勿要將此忘。修善勤德早預備，莫等起身受急遑。念主讚聖忘外務，後世定比今世強。

二戒吝，眞主與咱好命運。家業田產銀錢廣，把齋禮拜週濟貧。來往過客海立法，一槩益濟助他們。有恩典，謝主恩，主聖教門要認眞。現有財帛自己管，未有撇給後輩人。輸捨仗義望天堂，天課捏帖要分論。聖人云，賽恨運，能享天堂永久恩。窮人但說有錢好，修寺養學助而林。眞主如若與他財，即時彼轉於嗇吝。貧無忍，富好吝，二家一槩是低品。貧而無怨取主喜，富捐財帛亦施仁。聖嘗榮貧而憂富，天堂多半是窮人。享榮華，今世恩，後世恩典減半存。晚登天堂五百載，只因今世爲富人。外教富人進地獄，五百年後窮纔進。今世福，不久存，展眼一時化灰塵。前輩先人面不見，一槩入在自己坟。長遠坟頭乃沒有，絕斷多家後輩根。窮轉富，富轉貧，眞主更改不由人。上輩財主多的家，下輩子孫討飯人。時光財帛氣數有，忙辦後世勿自渾。

三戒閒，少年時節好貪玩。家中事務彼不顧，愛吃愛喝又愛穿。買賣家務槩不理，游手好閒愛花錢。經不讀，書不念，流流蕩蕩到中年。長長上集又趕會，花費銀錢不知難。任意所爲胡擺弄，不惜上輩治業難。父溺愛，母又寬，姣生慣養自隨便。花街柳巷他也去，吃煙喝酒他全幹。不理回回教門事，彼與漢教都一般。遠回教，滅本原，那管上人撇田產。今日有酒今日醉，不怕明日賣莊田。漸漸長久家業敗，房產地土皆賣完。父親愁，母親嘆，咱的孩子敗家緣。生兒養女防備老，當初咱倆受辛苦，鷄初鳴起三更眠。勸回回，勿好閒，好閒終了受艱難。大小買賣守本分，習藝讀書或耕田。父母在時要孝順，父母亡故送坟園。宰牛羊，開經卷，外客錢財要出散。把齋禮拜孝父母，接緒骨肉頭一端。天道人道爾皆有，今後兩世得樂然。

四戒貪，銀錢財帛積聚僭。房屋田地要不足，恐怕後輩手不寬。騾馬成羣還不夠，還有轎車走親眷。好房屋，前後院，樓台瓦舍盖一片。明倉暗糜多的囤，柴草數垂不須談。莊前莊後多佃戶，牛具車輛樣樣全。五更起，半夜眠，操心勞力顧家緣。金銀總有百萬庫，心中不免所不貪。最怕狂風一陣起，颳倒身體似眠蠶。頭又疼，腰又痠，妻子兒女喚跟前。就怕不能好，代我行好修寺院。每年我舉多的意，多少好事我來辦。妻合子，都自嘆，我們替你交還完。這是自己舉下意，主命天課未交還。財帛隨他進坟坑，天仙問答又考算。變火蟒，纏脖肩，一咬疼痛七十年。蟒說我是爾財變，主命天課你未捐。只因塵世喜我甚，這時轉成有仇冤。財助道，恩典寬，主命天課要清算。財帛首樣供養學，周濟貧乏孤兒寒。主聖道路要緊用，天堂首席你占先。

五戒淫，好色好慾人皆有，日子長久定傷身。愛妻穆民男女教中人。點胭脂，搽官粉，頭梳圓寶似烏盆。撲鬢過限定出病，終了日子命不存。京花帶兩朵，時興金環墜耳根。寬口小鞋時興樣，恐怕我妻不如人。公婆喜，丈夫親，日子多矣怕傷身。夜晚夫婦同床卧，切記那事莫要勤。年輕之人愛色艷，定然此人色癆存。病沾體，難離身，色艷浮華概不尋。家中事務皆不顧，晝夜不安撇吃飲。亦請明醫來調□，三五劑藥不投門。氣發喘，心中懣，父母妻子添難心。親友鄰里都來瞧，看問病人何症存。內兄

內弟來多次，岳父岳母踢破門。心而唯，口而問，不說就知那事勤。病到如此難以好，不如早些絕病根。夫婦大道是主命，並非撇去絕五倫。勸穆民，年輕人，常帶悟思治邪淫。不曉萬惡淫爲首，止住淫慾得高品。妓女娼門概不去，穆民不望那處尋。

六戒酒，眞主禁止酒爲首。各國回教都不用，唯獨漢教好吃酒。喝酒多了卽時醉，亂性以後定丟醜。心亦迷，街前走，東倒西歪中間扭。歪歪邪邪跕不穩，就似病人跌跟頭。口中喃喃帶着罵，不知爲的何根由。躺在地，似豬猴，泥水上下滾一頭。喉嚨好相鷄叫喚，一街兩巷笑朋友。老虎獅子川山甲，鷂子雄鷄與瘋狗。豬狐狸，與毛猴，這些所爲一概有。喝醉驍勇相獅子，嚥酒形相似毛猴。喉嚨吼聲公鷄叫，怒相老虎話瘋狗。喝醉人，卧路口，九樣禽獸他全有。人人看見人人談，路中卧倒醉悍頭。東鄰扯他他不起，西鄰扯他他不走。勸穆民，勿吃酒，大道三戒酒爲首。楊廣吃酒從姦妹，宋君醉後殺朋友。回回若要隨二人，今後兩世皆丟醜。打討拜，爲吃酒，他的明德纔算有。長遠飲酒轉外教，大罪放恣是庫否。眞主天經有命云，污穢爲首乃是酒。

七戒朋，搖擺自趣又胡行。家有財帛田產業，好與外教結賓朋。回漢自古獨士瞞，陽者是友陰非朋。跪把前，亦誓明，我父你父一樣同。我母亦該是你母，兄弟姊妹一概行。把兄把弟口口叫，我兄你弟又恭敬。喜憂事，當胞兄，你來彼去交人情。酒飯烟茶亦敬他，講謂漢教好賓朋。回回扒拮外教人，重視教門清眞蒙。做油香，給他送，不爲開齋教門興。油香送於外教吃，清眞教門不尊洪。清淨悟思做油香，給與外教入喉嚨。吸烟嘴，發酒瘋，油香丟在污穢中。亡故先人不悅喜，眞主慈憫落在空。回賜堵阿不能得，暨至先人與祖宗。輕就裏，重浮情，恁看那輕與那重。可廢吃着嘈蹋咱，油香就酒還算輕。還有油香就那吃，都是傳說不相應。勸穆民，要緊聽，油香切切勿他送。教門吃了回賜大，外教吃了罪孽重。回漢自古獨士瞞，萬一不可結賓朋。

八戒渾，清眞教門回回民。知道眞主白恩大，還有至聖引教門。生到穆民回回家，感謝眞主恩不盡。五時拜，謝主恩，一早一晚讚聖人。眞主與我財帛掌，佈施仗義與濟貧。主命天課不需說，外益貧乏骨肉親。助鄰里，濟貧民，功德無量要自尋。勸說家中妻和子，但凡好事要慇懃。無干婦人止去家，無親男人阻入門。保天道，守人倫，勿學外教男女混。雜在一所當骨肉，日子長久廣丟人。閒暇無事串門子，抱着孩子跕頭門。聽唱書，認干親，俱是引誘下賤人。回回亦要守教規，以思倆目要認準。勿學野教扎希賴，小烟大烟一齊□。輕回教，重漢人，滅去先人好教門。今世有財自由便，吃喝穿帶又好淫。自己婦人還不足，慾心定想嫖他人。己妻醜，他人俊，撇去自婦嫖外人。半夜三，不歸家，自妻淫心拘引人。你嫖人妻人嫖你，眞主公道勿自渾。

九戒賭，莫嫌終尾說話粗。眞主天經而有諭，經名賭博脈習盧。輸去銀錢傷己財，贏了人財哈拉目。勸穆民，勿可賭，好賭之人受貧苦。有餘之家田產廣，長久賭博賣地土。首賣先要卻田產，二次又該拆堂屋。拆西舍，扒東廡，然後又賣坟塋樹。牛具車輛皆賣淨，棹椅書几錫茶壺。房產田地皆賣完，以後還要賣莊戶。家具完，還想賭，坟地只剩兩棵樹。朝夕他還睡不着，去找木匠與行戶。三文不值賣了吧，賭博場中摸報乎。常在外，家不顧，冬穿小襖漏屁股。穿着鞾子未有底，透亮補綻爛單袴。腳穿兩隻兩樣鞋，頭髮銹成一都糙。不愛樣，好愛賭，那管兒女與媳婦。一年四季不歸家，老婆長長娘家住。臘月三十無有法，無奈回到地趴屋。女人見面開口罵，不理生產非丈夫。立志氣，念經書，買賣耕田勿可賭。你看賭窮難不難，家產盡絕受妻辱。回回謹記莫學賭，免得兩世不薄福。

十戒哭，家中遇下有亡故。天仙問爾報怨我，或者報怨我眞主。亡人彼亦不當家，不論老少與貧富。阿丹聖，萬世祖，彼亦不免無常路。累代帝王不免死，何況你是庸愚夫。大數以盡歸後世，兒女轉成也梯目。醒世人，自參悟，靈性終了分軀肉。黑暗坟坑無同伴，無光無明無燈燭。窄小坟坑獨自睡，姣嫩身體踢地土。天仙來，問爾主，聖人教門朝向屋。如若你是好命運，回答我主按老乎。穆罕默德是我聖，我的朝向開而卜。我教門，是順主，端莊回答吉慶福。如若彼是歹命運，天仙面黑藍眼珠。問話聲音似打雷，手中挈着火棍杻。回不端，問何故，今世你未拜過主。倘若一樣說不全，一鎚打碎身上骨。打碎復聚還又問，坟坑驚駭獨自孤。有兒女，坟外哭，焉能替你受羞辱。今世千萬要禮拜，萬一不可時候悞。齋拜天課好事辦，能免坟坑受刑戮。

（五）三千字文

六百詞歌三千字，特爲愚蒙通曉諭。

天命五功人五倫，浮情就禮詮在斯。

既知爲回民，特要尋經文。禮法考正端。勿學漢教人。眞主造化彼，一概昧其恩。眞主降經典，特意差聖人。吾聖大道明。方纔謂回民。聖人終則後，學者代聖人。四大蘇哈拜，於聖是至親。兩個是門壻，兩個老岳尊。愛卜拜可而，一名偶賣論。一名偶思茫，一名阿淋因。四賢代聖位，皆傳是道根。四賢品級大，幾乎居聖品。四賢去世後，買子亥卜分。各自遵一家，不雜方爲純。吾首哈乃飛，二家馬禮懇。三家漢擺立，四家沙肥恩。至今千餘載，不錯半毫分。教門西域來，睢尼守清眞。天下都拜主，傳爲謝主恩。既知爲回回，何不悟本根。主造天和地，其中不盡恩。七竅又端莊，耳目口鼻身。四肢皆如意，並無一症存。主與恩賜大，海墨表不盡。愛他人以情，時時掛在心。眞主白恩大，爾莫自已悔。五時要禮拜，及其奉雙親。七日禮主麻，還要敬鄉鄰。一歲齋一月，必要止邪淫。若要有滿貫，四十拿一分。漢之是天命，在有能夠人。路途要不孤，可有同伴人。紋銀百兩餘，來往不受貧。窮人禮主麻，仿似漢之人。現時光陰在，靈性未分身。緊要保主命，好事要自尋。跟隨聖人路，還要助阿林。公濟海禮夫，回賜無量斤。阿訇說卧如，天道及人倫。修蓋禮拜寺，鄉老出錢銀。勞神又勞力，操心又操心。亦要費銀錢，又得用精神。家中彼不顧，朝夕寺內存。蓋寺爲拜主，且勿錯時晨。撇拜即忙補，勿要受拿問。你來寺禮拜，回賜均得分。禮拜盡天道，拜內含五倫。求赦己身罪，及爾自雙親。兄弟朋友焉，以暨師傅訓。天下回回衆，亦恕大平君。如若拜不禮，焉能算順民。首樣違悖主，次者不孝親。倘若不禮拜，萬功乃絕根。阿邁不發達，只因功無根。千萬要禮拜，萬功頭一尊。別的好幹辦，有拜則可准。今世順主聖，天堂有福人。爾若不禮拜，妄在世上存。今世享恩典，主命不掛心。淨以抓錢財，不理主教門。則亦不公平，他又坑害人。生法又用計，仔要彼如心。街前不論理，彼好打光棍。吃烟又喝酒，醉後屬四鄰。買賣不公道，開口就傷人。一日闖下禍，坑害衆穆民。大家都找着，他手無一文。人家告下狀，衙門彼有人。也有跕行黨，也有是練軍。官司案一批，出票過堂訊。大家齊了案，一概進衙門。打架可有罪，官詞不摸門。一來未有錢，二來未有人。任平人擺布，官詞廣丟人。本縣坐法堂，就似馬梨懇。心中無慈愛，彼即要命人。板子除死你，不怕去控君。本縣定罷案，至終難翻身。雲牌三聲響，站堂吶喊人。原被都帶到，有理也嚇悟。八班十三房，都是漢教人。未有向回回，確然是讐人。小板打八百，或有一千文。打了枷押你，還算好時運。人命不抵償，漢人有錢銀。縣官親自說，回民係狂人。如若再滋事，我要重辦怨。打了又糟蹋，分付手下人。一概押下去，鎖在大梁根。大梁當枕頭，鐵鎖脖子緊。若要活活脖，還得幾兩銀。枕着大梁睡，晝夜不翻身。夏天臭蟲咬，冬天凍斷筋。夫婦不重愛，父子不能親。鄰友多幫助，活脖纔翻身。受多無奈罪，化錢又丟人。千萬學老成，我今勸穆民。回回未財勢，亦無大搢紳。並不怨人家，喝醉人家尋。挺街又罵巷，找到人家門。咱有何本勢，未錢又未人。眞主護佑咱，只因老先人。蓋寺費銀錢，原有眞教門。創修禮拜寺，以爲拜主根。闡揚主聖道，因爲行教門。非是回回盛，助咱打光棍。都是小買賣，幾家有錢人。況且他人有，不能助你們。好好做交易，廣學老實人。且莫學賭博，亦無欺他人。煙酒罪孽大，莫可走邪門。花街及柳巷，勿嫖半弁門。爾看娼妓女，具是引誘人。嫖她罪孽重，敗業丟錢銀。回回本然淨，一概絕邪淫。烟酒皆不用，好好行教門。早晚贊主聖，亦要習學問。聖人亦有諭，你們尋而林。總然住中國，亦要尋經文。眞主呼其奴，有學得高品。回回要禮拜，現有天經文。爾民立站拜，嗚呼衆穆民。又有聖諭言，回漢無隔分。除非立站拜，這是聖人云。主聖皆有命，弗假確然眞。而若交還拜，萬功頭一尊。後世享榮華，天堂不盡恩。仙童仙女侍，特配禮拜人。仙女聘給你，任爾所欲爲。仙女無其數，還有己妻存。越長越好看，每日加增俊。吃飲不出恭，仙饌化美人。長俊人人愛，不用胭脂粉。仙衣仙冠帽，仙褲仙纓裙。手着十戒指，走着香粉聞。身從四香造，一言表不盡。仙女爲誰造，原爲天堂人。把齋要禮拜，亦要習而林。侍奉己父母，接續骨肉親。天課必要拿，亦可周濟貧。時時記想主，眞主有命云。爾民記念我，吾還記你們。好事要向前，止慾遏邪淫。而能遵行止，眞主加增恩。求祈主護佑，慈憫好命運。今後兩世慶，天堂有分人。如若你不行，爾子將你跟。子隨父之道，爾好彼好尋。子爲父之影，這是經上云。體動影必隨，父暗子亦悟。父命子習藝，亦要守根本。或者學耕讀，或者習經文。忠信以厚道，亦要學慈仁。幼時念經書，以遵師專訓。而暨成人丁，

則可以完婚。夫婦天作合，媒人爲大賓。夫妻是宏道，天下乃大倫。地上阿丹後，皆是彼子孫。眞主造天地，只因爲其人。眞主造阿丹，以暨天下民。造人爲何事，原因爲聖人。聖人十二萬，內中品級分。至大欽列聖，此中有四品。穆罕默德出，萬聖爲封印。眞主欽差他，原爲天下民。人貴於天地，因人能主認。順聖爲回回，迷者爲漢人。順者登天堂，以享不盡恩。迷者進地獄，火罪永久存。差聖降經典，專望衆歸信。不信爲外道，信聖爲穆民。三時掛念咱，惟有經上云。母生彼其時，口中念我們。臨終於其時，亦惦念我們。後世復生場，聖人記我們。三時拮計咱，咱該讚聖人。一年二聖忌，穆民出錢銀。拜內讚主聖，拜外亦要遵，聖人搭救咱，彼不求我們。爾若讚念他，聖人聽見音。不怕幾萬路，天仙送至坟。某人讚念你，嗚呼貴聖人。若讚聖一遍，受主十慈憫。回賜如其大，要緊讚聖人。阿丹世界祖，吾聖妙原根。能以論先天，阿丹他爲孫。命立先天初，萬聖萬物根。萬物如其樹，眞一栽種人。大命似其種，樹從果內尋。樹脩亦其果，萬聖爲封印。穆罕默德後，永不出聖人。千古只一位，萬世爲獨尊。總統主大道，改革前聖人。前經一概廢，不遵古教門。掏拉因之來，則卜而經文。三部大經典，吾聖概不遵。者擺來一來，特降滿克音。名曰古拉尼，阿拉伯字文。三部大聖經，古而阿尼蘊。一百一十四，鎖賴勸衆人。總共六千六，六十六段準。二十三年備，眞經降全臨。中天受其命，教化天下人。逆聖爲外道，順者爲穆民。天經三十部，內藏有命禁。因有新鮮事，天仙降聖人。每段有因由，爲其何事根。包羅天合地，引領普世人。教門眞憑據，益濟衆穆民。如若有蒙蔽，以要天經尋。有人念一段，每字升十品。拘抹十件歹，加增十件俊。眞經以下降，教門有方寸。作成中正道，法則墨線準。誦念普天下，各國不改音。滿克買的奈，兩城下降根。諸國翻譯義，就是不改文。大經自天降，非是人撰文。世盡不更變，永在世上存。如若念一號，回賜表不盡。首章法提哈，共總七段文。二十五句數，乃是滿克韻。一百二六字，一念避邪神。諸魔都退位，畏懼不親近。怕其天經聲，遠逃則不臨。回賜多麼大，囑咐衆穆民。二十三年限，降全給聖人。總萃前聖經，又包大聖人。眞經如日月，前經似星辰。太陰太陽出，星宿光其隱。現有日月光，不可尋星辰。跟隨吾聖道，首樣眞經遵。告天命五功，示民以修身。念禮齋課朝，此是命穆民。人倫以五典，這是經上云。君臣亦要愛，父子亦要親。兄弟亦要和，夫婦亦要順。朋友亦要義，還得亦有信。天道有五功，人道敦五倫。天經主聖命，回回堪守遵。天道及人道，均要保守穩。幼而習經典，壯而行教門。至老不錯步，眞主加增恩。無常那一日，子孫送埋坟。七日請阿衡，亦要請五親。舅爺舅奶奶，母舅姨娘妗。姑娘共姊妹，以及下輩親。伯叔偕堂弟，大娘共嫂嬸。五親暨六眷，朋友於四鄰。家中做油香，外邊又濟貧。托衆來求慈，謂乞堵我準。諸親都來到，坐車去上坟。賓客頭前走，東家隨後跟。一至到坟地，進在大樹林。氈席撲一片，跪下阿衡們。阿衡上邊跪，各親跪各坟。賓主下邊跪，各自將頭寢。一來求恕饒，二來天經遵。三來拿嗟嘆，四來敬先人。低頭又潛目，怕其主不准。未有人說話，個個都在心。賓主皆一樣，駭怕心不諄。阿衡開其經，並無說話人。不談張三短，不把李四云。肅靜又亞之，塵世勿談論。爾莫於他語，彼勿將他問。各念阿密乃，來意連其心。都捎海的也，豈敢輕經文。親友皆在此，爲其亡故人。經完做堵我，一陳賽倆音。起來謝堵我，客主三下分。上邊謝阿衡，回頭謝諸親。一齊都作揖，皆說阿列崑。車鞭一聲響，卽時轉家門。客庭且坐下，單等完經文。阿衡及鄉老，諸親暨四鄰。家中來聽經，外頭去走坟。虔心聽朗誦，外事概不聞。每人且跪下，各自盡本分。完罷經以後，緊跟讚聖人。貴聖彼有語，阿買讚聖人。讚聖如兩膀，阿買似飛禽。無有讚聖膀，不能至主近。衆皆讚聖後，卧如又勸人。大士鄉老聽講卧如吧。眞主曉諭曰，嗚呼衆穆民。爾必要拜主，天命五功勤。人倫守五典，亦則敦五倫。把齋要禮拜，天課外濟貧。主麻必去寺，父母根前順。天道暨人道，接緒骨肉親。主命聖人話，定可保守穩。回回順主聖，要緊又要緊。切勿信外道，明德要眞準。印沙按撈虎，慈憫後輩們。生下好兒女，產下好子孫。守着先王道，教門不走輥。看管行計較，眞主慈憫您。拜主孝父母，眞主恩加恩。今後兩世慶，天堂自打門。

仙女迎接你，天宮永樂人。

編纂三千字，敬一李復眞。

光緒三十四年拾月十二日潘之閃拜商邱李復眞撰於睢州東北九十里馬士樓清眞寺。

西部地區總部

李堅尚 主編
朱旭東 副主編

目次

提　要

西部地區總部是《地域民俗分典》的組成部分，下設羌部、吐谷渾部、吐蕃部、西番部、烏斯藏部、藏部、西藏其他民族部七部四級經目。在四級經目之下，按收集的文獻資料內容，又設各種具體民俗事項，即歲時、禮儀、宗族、宗教信仰、占卜、習慣法、社會生活、婚姻家庭、喪葬、醫藥衛生、祭祀、語言、文化教育、禁忌、物產、農業、牧業、手工業、漁獵採集、商貿、器用、飲食、服飾、建築、交通出行、傳說、音樂舞蹈、戲曲和娛樂等。在四級經目下，又按有關規定，設有緯目。上述經目、緯目的設置，在各部中並非完全具備，而是依據資料的多寡，有則設之，無則不設。本總部引用書目包括正史、地方誌、政書、文集、遊記、日記等近百種。

從中華民族形成與發展的歷史格局判斷，我國西部地區是祖國各民族最爲活躍的歷史舞臺之一。秦、漢時期的羌，唐、宋時期的吐蕃，元代的西番，明代的烏斯藏，清代的藏，都在這裏上演了叱吒風雲的史劇。他們絢麗多彩的民俗文化，也成爲祖國文化寶庫中的奇葩。這裏必須指出的是，羌族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地域和文獻中，其名稱是不一致的，有先零、唐旄、氂牛、宕昌、發羌、燒當、婼、廣漢、武都、越巂、白馬、冉駹、東女國、鄧至、白蘭、蘇毗、葦都、彡姐等，直到清代，羌族還活躍在理番廳、茂州廳等廣大地域。在我國古代的文獻中，藏族先民的族稱也隨時代不同而變化，唐、宋時期爲吐蕃，元代爲西番、土番，明代又稱爲烏斯藏、西番，到了清代，又有藏、西藏、唐古忒、圖伯特、土伯特、土白忒、烏斯藏、烏斯、蕃、番、西番、古宗等不同名稱。特此說明。

羌部

綜述

《後漢書・西羌傳》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濱於賜支，至乎河首，緜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接〕鄯善、車師諸國。所居無常，依隨水草。地少五穀，以產牧爲業。其俗氏族無定，或以父名母姓爲種號。十二世後，相與婚姻，父沒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故國無鰥寡，種類繁熾。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強則分種爲酋豪，弱則爲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爲雄。殺人償死，無它禁令。其兵長在山谷，短於平地，不能持久，而果於觸突，以戰死爲吉利，病終爲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獸。雖婦人產子，亦不避風雪。性堅剛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氣焉。

又《南蠻西南夷列傳》 冉駹夷者，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爲汶山郡。至地節三年，夷人以立郡賦重，宣帝乃省幷蜀郡爲北部都尉。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其王侯頗知文書，而法嚴重。貴婦人，黨母族。死則燒其尸。土氣多寒，在盛夏冰猶不釋，故夷人冬則避寒，入蜀爲傭，夏則違暑，反其〔衆〕〔聚〕邑。皆依山居止，累石爲室，高者至十餘丈，爲邛籠。又土地剛鹵，不生穀粟麻菽，唯以麥爲資，而宜畜牧。有旄牛，無角，一名童牛，肉重千斤，毛可爲毦。出名馬。有靈羊，可療毒。又有食藥鹿，鹿麑有胎者，其腸中糞亦療毒疾。又有五角羊、麝香、輕毛氂雞、牲牲。其人能作旄氈、班罽、青頓、毦氂、羊羧之屬。特多雜藥。地有鹹土，煑以爲鹽，麛羊牛馬食之皆肥。

《舊唐書・南蠻・西南蠻・東女國》 東女國，西羌之別種，以西海中復有女國，故稱東女焉。俗以女爲王。東與茂州、党項接，東南與雅州接，界隔羅女蠻及白狼夷。其境東西九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大小八十餘城。其王所居名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爲船以渡。戶四萬餘衆，勝兵萬餘人，散在山谷間。女王號爲『賓就』。有女官，曰『高霸』，平議國事。在外官僚，並男夫爲之。其王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政。女王若死，國中多斂金錢，動至數萬，更於王族求令女二人而立之。大者爲王，其次爲小王。若大王死，卽小王嗣立，或姑死而婦繼，無有篡奪。其所居，皆起重屋，王至九層，國人至六層。其王服青毛綾裙，下領衫，上披青袍，其袖委地。冬則羔裘，飾以紋錦。爲小鬟髻，飾之以金。耳垂璫，足履鞾鞨。俗重婦人而輕丈夫。文字同於天竺。以十一月爲正。其俗每至十月，令巫者竇楮詣山中，散糟麥於空，大咒呼鳥。俄而有鳥如雞，飛入巫者之懷，因剖腹而視之，每有一穀，來歲必登，若有霜雪，必多災異。其俗信之，名爲鳥卜。其居喪，服飾不改，爲父母則三年不櫛沐。貴人死者，或剝其皮而藏之，內骨於瓶中，糅以金屑而埋之。國王將葬，其大臣親屬殉死者數十人。

《新唐書・西域上》 東女亦曰蘇伐剌拏瞿咀羅，羌別種也，西海亦有女自王，故稱『東』別之。東與吐蕃、党項、茂州接，西屬三波訶，北距于闐，東南屬雅州羅女蠻、白狼夷。東西行盡九日，南北行盡二十日。有八十城。以女爲君，居康延川，巖險四繚，有弱水南流，縫革爲船。戶四萬，勝兵萬人。王號賓就，官曰高霸黎，猶言宰相也。官在外者，率男子爲之。凡號令，女官自內傳，男官受而行。王侍女數百，五日一聽政。王死，國人以金錢數萬納王族，求淑女二立之，次爲小王，王死，因以爲嗣，或姑死婦繼，無篡奪。所居皆重屋，王九層，國人六層。王服青毛綾裙，被青袍，袖委於地，冬羔裘，飾以文錦。爲小鬟髻，耳垂璫。足曳鞾鞨。鞾鞨，履也。俗輕男子，女貴者咸有侍男，被髮，以青塗面，惟務戰與耕而已。子從母姓。地寒宜麥，畜羊馬，出黃金。風俗大抵與天竺同。以十一月爲正。巫者以十月詣山中，布糟麥，呪呼羣鳥，俄有鳥來如雞狀，剖視之，有穀者歲豐，否卽有災，名曰鳥卜。居喪三年，不易服，不櫛沐。貴人死，剝藏其皮，內骨罌中，糅金屑瘞之。王之葬，殉死至數十人。

清・丁映奎《茂州廳志・風土志》卷七 風俗

其地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其長頗知書而法制嚴重。《後漢志》

盛夏凝凍。《華陽國志》

俗耐飢寒。《圖經》

氈裘雜猱。王杏《防邊五事》

好弓馬，以勇悍相尚。《舊志》

地瘠民貧，風淳訟息，其人誠樸，其俗勤儉，其士頗知自愛。

婚祭喪禮，寧儉毋奢，猶爲近古。

正月朔五日，俗謂五鬼日，飲食用物必先晚取出，以備一日之用。其存貯食物，皆以炭壓之。

元宵，婦女投石於篩巴橋下，相傳去病。

迎神用鼓樂，子弟扮神將，名曰作會。元旦伏臘，均與他郡同。

又　夷習

古冉、駹二國，六夷、七羌、九氐之遺，其地多寒，宜麥宜畜牧。其人冬入成都各郡邑爲傭，曰下坝。春盡乃返，曰歸巢。其居壘石爲之，高至十餘丈，小者五、七丈，狀似浮圖，曰卯籠，又曰碉籠。其服飾，男氈帽氈衣，女編髮或以布纏頭。嫁娶論財，牛馬估值折筭。歲時不拜賀，惟於五月端午貼符換對，備酒食，互相請飲如新年然。占卜或羊毛作索，陳各物於地，用青稞洒之，曰打索卦。或取羊膊以艾灸之，驗文路。占一年吉凶曰灸羊膊或灸牛膊，驗汗氣，占一二日之事。病疾不用醫藥，亦惟燒羊膊以驗症，灸艾於背腹，以羊皮縛之，謂能去諸病。

清・曹掄彬修，曹掄翰纂《雅州府志》卷十一《土司》（松坪土司）住居房屋以木板、樹皮蓋覃，不用瓦草。不分冬夏，以篾箆爲帽，羊毛織紱爲衣褲。身披羊皮，腰束皮帶，赤足無鞋，閨女鬚頭、跣足，留髮披肩，不戴耳墜。以羊毛染紅爲線，穿耳爲記，不戴銀器，穿氈衣。夷婦左右髮邊有髯盤於頭上，又將青布股圈尺餘高，名羅鍋頭，頂額作髻，戴大銀耳塞，不戴首飾，穿紅綠服色衣裙。婦女俱不穿褲，男不留鬚。云不淨肌膚，黑白俱有。食苦蕎、瓜菜。宴會以豬、酒爲敬。豬不湯毛，用火燒肉，不熟食，酒亦冷飲。男女嫁娶用媒妁行禮，以豬、羊、牛幾隻，外有財禮。婚不擇日，死喪不承服，不埋塋，以火化，弔問俱哀哭。病不延醫，只取豬羊肝爲藥。不祀神，不敬喇嘛，不信端公。以六月二十四日爲大節，男女宴會。有疑，以艾燒羊膀骨看吉凶。蠢悍好殺、爭鬬。殺傷人命不用財物賠償，只殺一人抵償方止。土俗女重男輕。自造皮盔、皮甲、柴弓、竹箭。雍正七年，奉文追繳。□□長於步戰。夷見官以罇酒爲贄敬，傳事以木刻爲信符。

清・吴羹梅《理番廳志》卷一《輿地・風俗》地本氐羌人，猶勁悍性，多質直，工習射獵。《隋書・地理志》

婚嫁之禮概從儉素，喪禮用鼓樂，多脩佛事。人最信巫，疾病不延醫，但求媚鬼神。

祭祀之禮，元旦伏臘與他郡無異。除夕有先至神寺禱祀上香者，雖數十里必往也。

宫室多作平房，以泥封其頂，上可曝晒衣糧，雖雨不漏，牆垣累石爲之。

衣褐羊皮貉，婦人多帶金花，串以琴瑟，而穿懸珠爲飾。《通志》

舊説地瘠民貧，風淳訟息，其人誠樸，其俗勤儉，士頗知自愛。又云人好弓馬，勇悍相尚。又云婚喪之禮饒有古風，冠婚用鼓吹，葬必深塋厚穴無淹，殯祭祀誠信，人尚鬼神，地無稻穀，食米皆運自灌邑。人往來市廛，釀金飲酒，名曰平夥。

邑無可畊之田，皆山上縵土，側畊危穫。

民間多製咂酒，用麥、稷、粱、粟等米入酒麴，如法拌製，貯大壜中，釀數日始可用，至二三年更佳。每客至，取一、二升入小罈内，灌以熱水，少頃，以細竹插入壜底吸飲。上添水一杯，則下去酒一杯。轉相傳飲，至味淡乃止。白香山詩『悶取藤枝吸酒嘗』蓋咏此也。

又卷四《邊防・夷俗》漢時，自筰以北，冉駹最大。其俗土著或隨畜遷徙。在蜀西，武帝以爲汶山郡，宣帝省併蜀郡。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其王侯頗知文書，而法嚴重。貴婦人，黨母族。死則燒其尸。土氣多寒，雖在盛夏，氷猶不解。依山居止，累石爲室，高者至十餘丈，爲邛籠，彼土人呼爲碉。又，地剛鹵不生穀、粟、麻、菽，惟以麥爲資。而宜畜牧，有旄牛，無角，一名犦牛，肉重千斤，毛可爲毡。出名馬，有靈羊可療毒，又有食藥鹿，鹿麑有胎者，其腸中糞亦療毒疾。又有五角羊、麝香、輕毛氂雞、狌狌。其人能作旄、氈、斑罽、青頓、毫氂、羊羖之屬，特多雜藥。地又有鰕土，煮以爲鹽，麝、羊、牛、馬食之皆

肥。其西又有三河槃于虜，北有黃石，北地盧水胡，其表乃爲傲外，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爲汶山郡云。《漢書》

又　各番衣服之制，男子首氈帽，或皮帽，或以布纏頭，著毯子短衣毯子以牛羊毛織成，似褐而粗，亦用布，外披大毯，如僧褊其上者，亦服纖組，左衽，辮髮不櫛沐，左右佩刀。以鹽漬豕肉，經年儲之，曰豬膘。多畜犏牛、山羊，取其乳成酥酪以食。酒用熱水泡稞麥于小甕，以細竹吸飲。婦女以布裹頭，紐髮細辮，末總辮之，更結牛毛于尾，盤于頭額，綴以珊瑚、寶珠。短衣長裘，耳垂大銅環。病延僧祈禳，不服藥。占事扯索卦，灼羊膊以代卜筮。有大筵會，酋長中坐，土目、土舍皆旁坐。俗重根子，其祖父未爲土目者，不能列坐末也。婚姻自土司、土舍、土目各以相匹者爲偶。酋長承襲，卽妻其所承之人之妻。納後母，娶嫂婢，不以爲非，而貴賤不可紊。人死無棺槨，以其生時衣甲、服物、兵器、馬匹置屍旁，焚之爲墓。親族各以綵繒布帛懸竿高插，名插旗。

清・劉傳經修，陳一油纂《清溪縣志》卷四　風俗。住居房屋，以木板樹皮蓋覃，不用瓦草。不分冬夏，以篾篼爲帽，羊毛織紉爲衣褲。身披羊皮，腰束皮帶，赤足無鞋。閨女鬌頭跣足，留髮披肩，不戴耳墜，以羊毛染紅爲線，穿耳爲記，不戴銀器，穿擅衣。夷婦左右鬢邊有髽，盤於頭上，又將青布股圈尺餘高，名鑼鍋。頭頂額作髻，戴大銀耳塞，不戴首飾，穿紅綠服色衣裙，婦女俱不穿褲。男不留鬚，云不淨肌膚，黑白俱有。食苦莜、瓜菜，宴會以豬酒爲敬。豬不湯毛，用火燒，肉不熟食，酒亦冷飲。男女嫁娶，用媒妁，行禮以豬羊牛幾隻，外有財禮，昏不擇日。死喪不成服，不埋葬，以火化，弔問俱哀哭。病不延醫，只取豬羊肝爲藥。不祀神，不敬喇嘛，不信巫卜。以六月二十四日爲大節，男女宴會。有疑，以艾燒羊膀骨看吉凶。蠢悍好殺爭鬬，殺傷人命不用財物賠償，只殺一人抵償方止。土俗女重男輕。自造皮盔、皮甲、柴弓、竹箭。雍正七年，奉文追繳出兵，長於步戰。夷見官以罇酒爲贄敬，傳事以木刻爲信符。以上松坪土千戶。西番男人裝束，穿自織麻布衣，短褲，頭包白帕。猓玀穿羊皮氈衫，包青帕。西番婦穿小花套短裙、短褲，盤頭。猓夷婦穿長衣，五色長裙，頭戴銅箍，閨女辮髮。宴會以咂酒爲敬。婚姻用媒，以牛馬豬羊爲聘，布帛爲過門行禮之具。死喪燒化，不埋葬，不穿孝。有疑事，以羊膀、木筊占吉凶。以六月二十四日爲大節，男女會聚飲酒。爭鬬打傷，斷布物爲醫藥。殺死者，斷牛羊爲燒埋。不仇殺報復。自造皮甲、皮盔、木弓、竹箭。雍正七年，奉文追繳，未曾出兵。土民年歲應夫，拉船過河。傳事以木刻爲信符。以上黎州土百戶俱參府志。

宗族

《後漢書・西羌傳》　羌無弋爰劒者，秦厲公時爲秦所拘執，以爲奴隸。不知爰劒何戎之別也。後得亡歸，而秦人追之急，藏於巖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劒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爲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又與劓女遇於野，遂成夫婦。女恥其狀，被髮覆面，羌人因以爲俗，遂俱亡入三河閒。諸羌見爰劒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爲豪。河湟閒少五穀，多禽獸，以射獵爲事，爰劒教之田畜，遂見敬信，廬落種人依之者日益衆。羌人謂奴爲無弋，以爰劒嘗爲奴隸，故因名之。其後世世爲豪。

至爰劒曾孫忍時，秦獻公初立，欲復穆公之迹，兵臨渭首，滅狄豲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出賜支河曲西數千里，與衆羌絕遠，不復交通。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爲種，任隨所之。或爲氂牛種，越巂羌是也；或爲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爲參狼種，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獨留湟中，並多娶妻婦。忍生九子爲九種，舞生十七子爲十七種，羌之興盛，從此起矣。

又　及忍子研立，時秦孝公雄強，威服羌戎。孝公使太子駟率戎狄九十二國朝周顯王。研至豪健，故羌中號其後爲研種。及秦始皇時，務幷六國，以諸侯爲事，兵不西行，故種人得以繁息。

又　至研十三世孫燒當立。元帝時，彡姐等七種羌寇隴西，遣右將軍馮奉世擊破降之。從爰劒種五世至研，研最豪健，自後以研爲種號。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以燒當爲種號。自彡姐羌降之後數十年，四夷賓服，邊塞無事。

又　滇良者，燒當之玄孫也。時王莽末，四夷內侵，及莽敗，衆羌遂還據〔西海〕爲寇。更始、赤眉之際，羌遂放縱，寇金城、隴西。隗囂雖擁兵而不能討之，乃就慰納，因發其衆與漢相拒。建武九年，隗囂死，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爲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動靜，使塞外羌夷爲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光武從之，即以牛邯爲護羌校尉，持節如舊。

又　自爰劍後，子孫支分凡百五十種。其九種在賜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漢徼北，前史不載口數。唯參狼在武都，勝兵數千人。其五十二種衰少，不能自立，分散爲附落，或絕滅無後，或引而遠去。其八十九種，唯鍾最強，勝兵十餘萬。其餘大者萬餘人，小者數千人，更相鈔盜，盛衰無常，無慮順帝時勝兵合可二十萬人。發羌、唐旄等絕遠，未嘗往來。氐、白馬羌在蜀、漢，其種別名號，皆不可紀知也。建武十三年，廣漢塞外白馬羌豪樓登等率種人五千餘戶內屬，光武封樓登爲歸義君長。至和帝永元六年，蜀郡徼外大牂夷種羌豪造頭等率種人五十餘萬口內屬，拜造頭爲邑君長，賜印綬。至安帝永初元年，蜀郡徼外羌龍橋等六種萬七千二百八十口內屬。明年，蜀郡徼外羌薄申等八種三萬六千九百口復舉土內屬。冬，廣漢塞外參狼種羌二千四百口復來內屬。桓帝建和二年，白馬羌千餘人寇廣漢屬國，殺長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破之。

清・劉傳經修，陳一油纂《清溪縣志》卷四　合西南冉駹、汶山邛部，越巂之夷，無如荏之族大，自馬氏撫有斯土以來，幾千年矣。桃僵李代間亦有之，而綿綿瓜瓞引於勿替，何與母亦扶風之澤實有以永之歟。今海內若朝鮮陳氏、安南黎氏、滄桑禾黍，代有興亡，而馬氏以沈黎荒夷纘承，令緒世長羌無弋之族爲人子孫，尚其時凜王章，以無貽先人羞志人民。承襲秦時湟中羌爰劍子姓，衆盛或分居於此，爲丹犛戎，亦曰氂牛夷，亦曰荏都羌。漢初，荏侯叛國除諸夷，民散居岩穴間，不相統屬，時出爲亂。據土司自稱，後漢諸葛公平南後，以馬岱鎮之，馬氏子孫遂世長其民。惜無譜牒，莫得考其世次，茲編以前明洪武初年爲始初，馬氏元世襲邛部州六番招討使，明氏據蜀，馬芍安復爲黎州招討使。明氏亡，蠻民潰散，芍安之弟芍德奉母還居邛部。洪武八年，四川布政司招之，德遂來朝，詔以德爲黎州長官司，尋陞安撫司嗣是。芍德卒，傳馬義，義卒傳弟馬麟，麟卒傳馬鑾、馬昂、馬卿、馬雲、馬詔、馬祥，兄弟六人皆義麟之子，不詳所出。自洪武八年起至萬歷十九年止，凡三世八易司。萬歷十九年，祥卒無子，妻瞿氏掌司事，取瞿姓子撫之，將有他志。馬祥之姪居松坪者，興兵攻城，奪其印事。聞降安撫司爲千戶，自是居於大田埧，以土舍馬應龍襲，應龍卒傳弟馬應乾，應乾卒傳子馬京，京卒傳弟馬亭，亭卒傳弟馬高，自此入國朝。高卒傳子馬祿歸，祿歸卒傳弟馬腳合，腳合卒傳子馬之繡，之繡卒傳弟馬之錦，之錦於康熙中繳前明千戶印，朝議仍授原職。卒，傳子馬泌，泌卒傳弟馬清，清卒傳弟馬澤，澤卒傳弟馬溶，溶卒傳弟馬濬，濬卒無後，部議以馬溶女馬神姐代襲，乾隆十七年卒，仿流官例以土舍馬文玉承襲，文玉於十九年改土百戶，三十一年卒，子奇英幼，土舍馬墓英承襲，乾隆五十七年卒，馬奇英承襲。自芍德至馬奇英凡十二世，共易司九，易千戶十五，易百戶三。以上黎州土百戶。松坪土千戶本明黎州安撫司土舍，世居松坪。康熙四十二年，野猓不靖，土舍馬比必招之，以功授土千戶，四十九年卒，傳子馬澤，乾隆八年澤卒，傳子馬騰龍，十四年騰龍卒，傳子馬統，十五年統卒，傳弟馬緒，十六年緒卒，無子，土舍馬臣龍承襲，二十年臣龍卒無子，土舍馬秦龍承襲，四十五年秦龍卒傳子馬權源，四十七年權源卒無子，妻馬嶺氏代襲，嘉慶二年馬嶺氏卒，土舍馬權良承襲。自馬比必至馬權良凡四世，易千戶十。以上松坪土千戶，千戶族出百戶，故承襲一卷先百戶。

清・曹掄彬修，曹掄翰纂《雅州府志》卷一一《土司》大田土司　在府城之南距府五站，夷番二種。自羊庄坪、金針凹、楊泗營、紫打地一帶，名曰猓玀，住居依山。自火廠壩、大小山冲、雨洒坪一帶，名曰西方，住居傍水。四面皆山林、溝箐。先世忠臣馬岱之後，歷代世襲土千戶之職。至明末流賊張獻忠肆虐川省，千戶馬京力戰，破賊，身死，弟亭嗣立，亦力戰陣亡。

國朝順治九年，歸城，仍授原職，頒給印信、號紙，傳襲清、浩、溶、澤、濬。濬故，妻嶺氏襲職。嶺故，現無人承襲。

宗教信仰

清・吴鼒梅《理番廳志》卷六《志存》　勾股神石在舊保城西，一石略似人形，示詳所自，羌民敬畏，以爲神。凡有爭辯未決，不憩官司，氷此立誓，終身不敢更異。

社會生活

漢・班彪《上復護羌校尉疏》　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爲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譯通動靜，使塞外羌夷爲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

《後漢書・西羌傳》　至宣帝時，遣光祿大夫義渠安國覘行諸羌，其先零種豪言：『願得度湟水，逐人所不田處以爲畜牧。』安國以事奏聞，後將軍趙充國以爲不可聽。後因緣前言，遂度湟水，郡縣不能禁。至元康三年，先零乃與諸羌大共盟誓，將欲寇邊。

又　時燒何豪有婦人比銅鉗者，年百餘歲，多智算，爲種人所信向，皆從取計策。時爲盧水胡所擊，比銅鉗乃將其衆來依郡縣。種人頗有犯法者，臨羌長收繫比銅鉗，而誅殺其種六七百人。顯宗憐之，乃下詔曰：『昔桓公伐戎而無仁惠，故《春秋》貶曰「齊人」。今國家無德，恩不及遠，羸弱何辜，而當幷命！夫長平之暴，非帝者之功，咎由太守長吏妄加殘戮。比銅鉗尚生者，所在致醫藥養視，令招其種人，若欲歸故地者，厚遣送之。其小種若束手自詣，欲効功者，皆除其罪。若有逆謀爲吏所捕，而獄狀未斷，悉以賜有功者。』

又　東吾子東號立。是時號吾將其種人降。校尉鄧訓遣兵擊迷唐，迷唐去大、小榆谷，徙居頗巖谷。和帝永元四年，訓病卒，蜀郡太守聶尚代爲校尉。尚見前人累征不克，欲以文德服之，乃遣驛使招呼迷唐，使還居大、小榆谷。迷唐既還，遣祖母卑缺詣尚，尚自送至塞下，爲設祖道，令譯田氾等五人護送至廬落。迷唐因而反叛，遂與諸種共生屠裂氾等，以血盟詛，復寇金城塞。

又　東號子麻奴立。初隨父降，居安定。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爲吏人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安帝永初元年夏，遣騎都尉王弘發金城、隴西、漢陽羌數百千騎征西域，弘迫促發遣，羣羌懼遠屯不還，行到酒泉，多有散叛。諸郡各發兵徼遮，或覆其廬落。於是勒姐、當煎大豪東岸等愈驚，遂同時奔潰。麻奴兄弟因此遂與種人俱西出塞。

又　馬賢以犀苦兄弟數背叛，因繫質於令居。其冬，賢坐徵免，右扶風韓皓代爲校尉。明年，犀苦詣皓自言求歸故地，皓復不遣。因轉湟中屯田，置兩河閒，以逼羣羌。皓復坐徵，張掖太守馬續代爲校尉。兩河閒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見圖，乃解仇詛盟，各自儆備。續欲先示恩信，乃上移屯田還湟中，羌意乃安。至陽嘉元年，以湟中地廣，更增置屯田五部，幷爲十部。二年夏，復置隴西南部都尉如舊制。

《舊唐書・西戎・党項羌》　有羌酋拓拔赤辭者，初臣屬吐谷渾，甚爲渾主伏允所暱，與之結婚。及貞觀初，諸羌歸附，而赤辭不至。李靖之擊吐谷渾，赤辭屯狼道坡以抗官軍。廓州刺史久且洛生遣使諭以禍福，赤辭曰：『我被渾主親戚之恩，腹心相寄，生死不貳，焉知其他。汝可速去，無令污我刀也。』洛生知其不悟，於是率輕騎襲之，擊破赤辭於肅遠山，斬首數百級，虜雜畜六千而還。太宗又令岷州都督李道彥說諭之，赤辭從子思頭密送誠款，其黨拓拔細豆又以所部來降。赤辭見其宗黨離，始有歸化之意。後岷州都督劉師立復遣人招誘，於是與思頭並率衆內屬，拜赤辭爲西戎州都督，賜姓李氏，自此職貢不絕。其後吐蕃強盛，拓拔氏漸爲所逼，遂請內徙，始移其部落於慶州，置靜邊等州以處之。其故地陷於吐蕃，其處者爲其役屬，吐蕃謂之『弭藥』。

《文獻通考・四裔考・吐蕃》　蘇毗，本西羌族，爲吐蕃所幷，號孫波，在諸部最大。東與多彌接，西距鵠莽磔，戶三萬。唐天寶中，王沒，陵贊欲舉國內附，爲吐蕃所殺。子悉諾率首領奔隴右，節度使哥舒翰護送

闕下，元宗厚禮之。

清・鍾賡起《甘州府志》卷一《世紀上》　孝殤皇帝延平元年，發張掖羌胡救西域都護任尚於疏勒。

西域反，圍都護任尚於疏勒，尚上書求救，乃使西域副校尉梁慬以河西四郡羌胡往救之。

又　孝順皇帝永建二年，張掖太守馬續爲護羌校尉。

先是護羌校尉韓昭屯田逼羌，諸羌大擾，昭被徵以續代之。續先示恩信，上書移屯田湟中，羌大安。

又　延熹三年春閏三月，燒當羌寇張掖，護羌校尉段熲追擊於積石，大破之。

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與皇甫規、張奐號涼州三明。先是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種羌寇隴西金城，熲屢破之，殺獲甚衆。至是餘羌及燒何大寇張掖，攻沒鉅鹿塢，殺屬國吏民。又招同種千餘落幷兵晨趨熲軍。熲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追之，且鬬且行，割肉、食雪四十餘日，斬其大帥五十餘人。後封侯晉大尉。卒又熲與司馬育等追破羌于令鮮水上。令鮮即張掖河。

又　〔延熹〕四年，滇那諸羌寇張掖。

五年，沈氐羌及諸種復寇張掖，中郎將皇甫規招降之。沈氐羌屢寇張掖諸郡，至是服規威信。其大豪滇昌饑恬等十餘萬口詣規降。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舉賢良，方正，累官度遼將軍，宏農太守，封壽城亭侯，再轉爲護羌校尉，卒於官。

又　〔西魏〕文帝大統十二年，原州刺史李賢撫慰張掖。

時涼州叛，賢隨獨孤信討平之，詔李賢撫慰張掖五郡。

韓褒爲西涼州刺史。

褒字宏業，昌黎人。資世廕起家，奉朝請，大統初爵通侯，位侍中，至是除西涼州刺史。羌胡之俗輕貧弱，重豪富。豪富之家侵漁小民如僕隸，故貧者日削，富者日益。褒乃悉募貧民以充兵士，優復其徭役，又調富人財貨以賑給之。每西域貨至，先盡貧民市之。於是貧富漸均，戶口殷實。十六年加大都督，徙涼州刺史，後晉公爵，卒，謚曰貞按。是年稱撫慰張掖等五郡，而以韓褒爲西涼州刺史卽於是年。蓋是年始改西涼州也。

清・吳夔梅《理番廳志》卷四《邊防・夷俗》　白蘭，羌之別種，東北接吐谷渾，西至叱利摸徒，南界郡鄂，風俗物產與宕昌同。周武帝保定元年，朝獻使至，有勝兵萬人，勇於戰鬬。唐武德二年，使者入朝，以其地爲恭維二州。《通考》。

清・劉傳經修，陳一油纂《清溪縣志》卷四　〔羌〕凡二土司卒，報縣繳印信號紙。其應承襲土司亦卽具呈，由縣申詳報允，仍由縣驗發印信號紙。凡二土司貢賦，每年赴縣輸納，縣同正項錢粮鎲解司庫。

凡二土司夷民爭訟事，土司不能鞫送縣，所屬萬工、富林、漢源三汛就便鞫之，松坪近萬工汛、富林汛，黎州近富林汛、漢源汛。又，萬工有通司主譯夷語。或徑至縣。如汛不能鞫，仍送縣。

凡二土司如遇建昌出入應辦差事，大田承值十月，松坪承值兩月。

凡二土司所屬寨，有頭人或上舍以領之，頭人爲異姓，土舍爲同姓，皆世襲之，其承襲土司自主之。惟黎州副土百戶代替，由縣申詳報允，乃得承襲。如嗣絕，亦與流官同，另於土舍頭人內揀選承襲。

《史記・周本紀》　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略】『嗟！我有國冢君，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稱爾戈，必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清・吳夔梅《理番廳志》卷四《邊防・兵制》　漢武帝平西南夷，朝冉從駹，立汶山郡，以益州刺史領之。

宣帝地節元年罷汶山郡，置北部都尉。

又　晉武帝太康三年，以蜀多羌夷，置西夷府治之。又用蜀脩屯牙門以御夷、徼諸羌。按：《華陽國志》，蜀汶山西五郡，常於險要置守，自汶江、龍鶴、冉駹、白馬氐用五圍，皆置脩屯牙門，晉仍其守。

又　唐太宗貞觀時置通化軍甯塞、姜維二鎮，兵九守捉城，六守捉城。

元宗開元二十年，維州郡天寶軍管兵一千人，維州郡管兵五百人。

肅宗至德二載，分設西川節度使於西山三城列戍。按，三城蔡夢弼注姚、維、松三州。又唐書七盤、安遠、龍溪三城，皆界茂州、汶山。

德宗貞元五年，韋皋城龍溪於西山堡納降羌。文宗太和三年，西川節度使李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蜀地形，訓練士卒，葺保障以備邊。

又　維州營舊爲威茂營，原設參將。乾隆二年，改威茂營爲威茂協，裁參將，守備改駐茂州。十九年，平定蒼旺，改爲維州協，移駐理番廳地所，轄左右茂州三營、五屯、四土及瓦寺土司並茂州所管各土司。

婚姻家庭

《後漢書・西羌傳》　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舊在張掖、酒泉地。月氏王爲匈奴冒頓所殺，餘種分散，西踰葱領。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諸羌居止，遂與共婚姻。及驃騎將軍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開湟中，於是月氏來降，與漢人錯居。雖依附縣官，而首施兩端。其從漢兵戰鬬，隨埶強弱。被服飲食言語略與羌同，亦以父名母姓爲種。其大種有七，勝兵合九千餘人，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數百戶在張掖，號曰義從胡。中平元年，與北宮伯玉等反，殺護羌校尉泠徵、金城太守陳懿，遂寇亂隴右焉。

文化教育

清・吴羹梅《理番廳志》卷四《邊防・籌備・苗童宜准應試疏》　禮部：題爲敬陳末議，仰祈睿鑒事。該臣等會議，得四川學政陪人鵬奏稱：川省苗童宜准應試，以示鼓厲。臣按：臨雅州，攄清溪縣安撫司土童盛登士子等，因考試爲漢童阻撓，呈請與漢童一體應試。不但清溪一處請，嗣後，川省各屬一切土司苗童，有志向上報名應試者，應准其與漢民文武生童一併，憑文去取等語。查雍正八年二月，内臣部議覆四川巡撫憲德，爲文教覃敷請宏作育事一疏。川屬茂州羌民，久列版圖，載糧入冊，與齊民無異。應照湖南、貴州之例，准其與漢民一體應試。卷面不必分別漢、羌，取額不必加增，一體憑文去取等因。奉旨依議，欽遵在案。今該學政既稱川省各屬一切土司苗童，各知就學，有志向上，報明應試者，准其與漢民生童一體應試等語，應如所請。嗣後，川省各屬一切土司苗童，有志上進，報明應試者，俱准其與漢民文武童一體考試。卷面不必分別漢苗，取額不必加增，其進學名數，即入於各該學定額内，一體憑文去取。臣等謹遵，旨分條詳議具題，俟命下之日，分別通行各省督撫、學政，幷行該學政一體欽遵可也。奉旨依議。

物産

清・丁映奎《茂州廳志・風土志》卷七　物産　穀屬：麥，有大小二種；蕎，有苦甜二種；青稞，形如大麥，磨麵作糌粑，亦作酒。

菜屬：茵陳，味苦而美，于回州出；圓根，形如蔓青，味亦似之；蔓蒿，葉似蒿而細，味極清芬；空筒，州出；蕨，根可作粉；羊肚菌，形似羊肚。

花菓：牡丹，有紫紅白三種；芍藥，有赤白紫三種；蘭，山谷間多有之；延景，州出；紅花，州出；梨，味極清香，又有雪梨，冬熟，歷久尚鮮。

禽獸：錦雞，野豬，羌寨往往有之。

藥屬：冬虫夏草，固精補髓；大木藥，一幹二花，女科聖藥；五加皮，出州鄉；獨活，出州鄉；羌活，出州鄉；熊胆，出州鄉；貝母，出州鄉；杏仁，出州城。

珍寶雜物：麩金，硝，麻，甘露蜜。

農業

《後漢書・西羌傳》　時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隃麋相曹鳳上言：『西戎爲害，前世所患，臣不能紀古，且以近事言之。自建武以

來，其犯法者，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內，諸種易以爲非，難以攻伐。南得鍾存以廣其衆，北阻大河因以爲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緣山濱水，以廣田畜，故能彊大，常雄諸種，恃其權勇，招誘羌胡。今者衰困，黨援壞沮，親屬離叛，餘勝兵者不過數百，亡逃棲竄，遠依發羌。臣愚以爲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於是拜鳳爲金城西部都尉，將徙士屯龍耆。

商貿

清・許容修，李迪纂《甘肅通志》卷一九 洪武初，令陝西河州、洮州、西寧各設茶馬司，每三年一次差，在京官選調。邊軍齎捧金牌四十一面，降此三衛附近羌族，令納馬萬有三千八百五匹，收馬給茶，名曰差發。先期於四川徵茶一百萬斤，官軍轉運，各茶司分貯給用。二十三年，定易馬茶數，上等每疋一百二十斤，中等七十斤，下等五十斤。

清・升允修，安維峻纂《甘肅新通志》卷二二《建置志・茶法》 正德元年，舊額茶課二萬六千八百餘斤，新收茶課二萬四千一百六十四斤，俱照歲辦，永爲定例。商人不願領價者，對分官茶，貯庫商茶，徑自貨賣，遂爲常例。二年，仍差巡茶御史一員，請勅兼理馬政茶法二事。十五年，以每年招易羌人，不辦秤衡，止訂篦。中馬篦大則官虧，小則商病，令酌爲中制，每一千斤定三百三十篦，以六斤四兩爲准，作正茶三斤，篦繩三斤。嘉靖十五年，題准陝西三茶馬司積茶止留二年之用，每年易馬，計該正茶外分毫不許夾帶。四十三年，題准以後每年開茶仍止五、六十萬斤，商人以一百五十名爲止，勒限買茶報中。又定買茶中馬事宜，各商臼備資本執引前去，收買眞細好茶，正附一例蒸曬，每篦重七斤。鞏昌府查驗篦數稽考夾帶，每正茶一千斤，許照散茶一千五百斤數外，若有多餘，方准抽稅。各照格塡註印鈐截角，依限運赴洮、岷，參將轉洮、岷茶司，照例對分，貯庫取實，收赴院銷繳。如有夾帶，數多僞造，低假正附篦斤不同，卽從重問罪。夾帶與斤重者，入官。低假者，歇焚引過，五年不銷者究問。三十年，以年例馬完，羌有餘馬，司有餘茶，許其增中解牧，洮州增至一千二百五十匹，河州增至一千七百四十匹，西甯二千四百三十匹。隆慶三年，以四川課茶改征折色，解苑馬寺易買種馬。五年，冬令甘州茶馬司比照洮河、西甯三茶司例定，以六月該道會同將領撫調羌馬，堪騎征者方許中納，每年約以八百匹爲止。萬歷二年，陝西苑馬寺缺少種馬，將該寺貯庫茶課等銀歲解固原鎭二千兩，給軍自買，於年例應解該鎭馬二千匹，內扣留二百匹在苑作種。

器用

《後漢書・西羌傳》 先零別種滇零與鍾羌諸種大爲寇掠，斷隴道。時羌歸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爲楯，或執銅鏡以象兵，郡縣畏懦不能制。

服飾

清・吳鼒梅《理番廳志》卷五《藝文・記》 到汶川，蠻酋列陣來迎。酋長衣冠如中國，其卒衣皮鎧，繪虎文，帽以氈裝綿數寸，龐然大也，云可避刃，插羽其上，以多寡有無別貴賤。其器：執矛則操弓，小如弩鏃，旁有鉤，入肉不可出；執藤牌則操刀，鋒尖而直，能刺不能擊。其人瘦小黧黑，輕健似猿猱，善走而少力。其民往來各州邑，負竹兜衣糝童稚納焉。男垢面，女袒裼赤足，耳垂銅環，大于掌，或繫之腕。每以十月出傭，三月歸巢。汶茂皆有之，而保縣獨多。

清・傅恒等《皇清職貢圖》卷五 岷州土百戶馬繡，乃後漢馬援之裔。元至正時，有馬紀者爲指揮使，防守哈達川遂家焉。明洪武初，以紀子珍勦撫番族，授爲百戶，世轄其衆，本朝因之。康熙年間，土司馬國

棟、馬天驥屢立戰功，繡即驥子也，所轄瓦舍坪等四十五番族，皆馬氏先後所勦撫歸順者。男氈帽插鳥羽，婦披髮，額抹紅藍褐布，雜綴銀花、玉石，耳垂大環，短衣褐裙，亦有長衣無裙者。婚姻生子後始納聘禮。歲徵稞糧，在岷倉交納。



岷州土百户馬繡所轄瓦舍坪等族番民



岷州土百户馬繡所轄瓦舍坪等族番婦

又 松潘，古氐羌地，唐置松州，後爲吐蕃所有。宋時蕃將潘羅支領之，名潘州。明置松潘等衛安撫司，其包子寺拈佑喀亞寨熱霧作堋寨，于本朝康熙四十一年歸化，毛草阿按寨、麥雜蛇灣寨于雍正二年歸化，各設土千戶百戶管轄，給以號紙，俾其承襲。居多山谷。番民雜髮留辮，戴白氈纓帽，衣用羊皮，以布緣之。番婦髮垂兩辮，束以紅帛，綴螺蚌爲飾，衣布褐緣邊衣。常以木桶負水，頗習耕織，輸糧賦。



松潘鎮中營轄西壩包子寺等處番民



松潘鎮中營轄西壩包子寺等處番婦

又 我眉喜大小十五寨、七步徐之河大小十一寨，皆番猓種也，康熙四十二年歸化，以土千戶領之。其居碉房，地種青稞、麻、麥，俗狡而貪。番民椎髻，耳貫大環，長領短衣，披羊皮。番婦披髮結辮，短衣布裙，俱跣足，性亦強悍，頗習耕織。其輸納青稞充兵米，則自乾隆十七年始。



松潘鎮中營轄七步我眉喜番民



松潘鎮中營轄七步我眉喜番婦

又 青片白草四十二寨，其先本氐羌，明歸白馬生番屬長官司。本朝康熙中，改土歸流，舊隸龍安營，嗣改隸石泉縣。多居山麓，以土爲屋，俗淳朴，以耕稼、畜牧爲生，歲輸米十二石九斗，爲石泉汛兵食。番民服制與齊民同，惟常著麻衣，插雉羽於草笠。番婦雜頂髮，留四周結辮爲髻，裹繡布巾，短衣長裙，以繡緣之，習紡織，亦有跣足耕作者。



石泉縣青片白草番民



石泉縣青片白草番婦

又 口外甲凹、鵲個、郎惰、阿壩十二部落，氐羌之裔，前代爲生番，本朝雍正元年剿撫歸化，分設土千戶、百戶以統之。地皆沙漠，饒水草，以畜牧爲生。寢處布幕，飲食喜乳湩。番民雜髮不留辮，衣裘褐。番婦披髮不櫛，雜繫珠石於髮上，跣足耕種，亦能織毛褐，以青稞爲賦，及折徵馬價有差。



漳臘營轄口外甲
凹鵲個等處番民



漳臘營轄口外甲
凹鵲個等處番婦



泰寧協右營轄大田西番民



泰寧協右營轄大田西番婦

又　大田土司所轄有西番，本後漢馬岱之裔，世爲宣慰司，明末力拒張獻忠，本朝順治九年歸化。後因馬氏無繼嗣，改歸清溪縣管轄，而夷衆搆釁，復選土百戶以統束之。番民首裹白布帕，著麻布短衣，披氈衫，以白布纏腰。番婦挽髻，垂辮，著青布短衣，白布繫腰，常以酒自隨。勤于耕作，歲輸地丁于清溪縣。

建築

清・丁映奎《茂州廳志・武備志》卷四　番人性耐饑寒，壘石巢居如浮圖數重，人以梯上下，貨藏於上，人居其中，畜溷於下，高一二丈者謂之鷄籠，十餘丈者謂之碉房。凡遇糧夫經行，或據險裝塘，或臨高擂石，或隔河放流矢，截軍索貨，往往有不能制者。

吐谷渾部

綜述

《隋書・西域》　吐谷渾，本遼西鮮卑徒河涉歸子也。初，涉歸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廆。涉歸死，若洛廆代統部落，是爲慕容氏。吐谷渾與若洛廆不協，遂西度隴，止于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極白蘭山，數千里之地，其後遂以吐谷渾爲國氏焉。當魏、周之際，始稱可汗。都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有城郭而不居，隨逐水草。官有王公、僕射、尚書、郎中、將軍。其主以皁爲帽，妻戴金花。其器械衣服略與中國同。其王公貴人多戴幂羅，婦人裙襦辮髮，綴以珠貝。國無常稅。殺人及盜馬者死，餘坐則徵物以贖罪。風俗頗同突厥。喪有服制，葬訖而除。性皆貪忍。有大麥、粟、豆。青海周迴千餘里，中有小山，其俗至冬輒放牝馬於其上，言得龍種。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故時稱青海驄焉。多氂牛，饒銅、鐵、朱砂。地兼鄯善、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斃行旅。風之將至，老駝預知之，則引項而鳴，聚立，以口鼻埋沙中。人見則知之，以氈擁蔽口鼻而避其患。

《舊唐書・西戎・吐谷渾》　吐谷渾，其先居於徒河之清山，屬晉亂，始度隴，止於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極白蘭，地數千里。有城郭而不居，隨逐水草，廬帳爲室，肉酪爲糧。其官初有長史、司馬、將軍。近代已來，有王公、僕射、尚書、郎中。其俗頗識文字。男子通服長裙繒帽，或戴幂羅。婦人以金花爲首飾，辮髮縈後，綴以珠貝。其婚姻富家厚出聘財，貧人竊女而去。父卒，妻其庶母；兄亡，妻其諸嫂。喪有服制，葬訖而除。國無常稅，用度不給，輒斂富室商人，以取足而止。殺人及盜馬者罪死，他犯則徵物以贖罪。氣候多寒，土宜大麥、蔓菁，頗有菽粟。出良馬、氂牛、銅、鐵、朱砂之類。有青海，周迴八百里，中有小山，至冬，

放牝馬於其上，言得龍種。嘗得波斯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故代稱『青海驄』焉。地兼鄯善、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弊行旅。風之將至，老駝便知之，則引項而鳴，以口鼻埋沙中。人以爲候，即以氈擁蔽口鼻而避其患。

宗族

《隋書・西域》　呂夸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其太子而殺之。其後太子懼見廢辱，遂謀執呂夸而降，請兵於邊吏。秦州總管、河間王弘請將兵應之，上不許。太子謀洩，爲其父所殺，復立其少子鬼王訶爲太子。疊州刺史杜粲請因其釁而討之，上又不許。六年，鬼王訶復懼其父誅之，謀率部落萬五千人戶將歸國，遣使詣闕，請兵迎接。上謂侍臣曰：『渾賊風俗，特異人倫，父既不慈，子復不孝。朕以德訓人，何有成其惡逆也！吾當教之以義方耳。』乃謂使者曰：『朕受命於天，撫育四海，望使一切生人皆以仁義相向。況父子天性，何得不相親愛也！吐谷渾主既是鬼王之父，鬼王是吐谷渾主太子，父有不是，子須陳諫。若諫而不從，當令近臣親戚內外諷諭。必不可，泣涕而道之。人皆有情，必當感悟。不可潛謀非法，受不孝之名。溥天之下，皆是朕臣妾，各爲善事，即稱朕心。鬼王既有好意，欲來投朕，朕唯敎鬼王爲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爲惡事。』鬼王乃止。八年，其名王拓拔木彌請以千餘家歸化。上曰：『溥天之下，皆曰朕臣，雖復荒遐，未識風敎，朕之撫育，俱以仁孝爲本。渾賊悖狂，妻子懷怖，並思歸化，自救危亡。然叛夫背父，不可收納。又其本意，正自避死，若今遣拒，又復不仁。若更有意信，但宜慰撫，任其自拔，不須出兵馬應接之。其妹夫及甥欲來，亦任其意，不勞勸誘也。』是歲河南王移茲哀死，高祖令其弟樹歸襲統其衆。平陳之後，呂夸大懼，遁逃保險，不敢爲寇。

《舊唐書・西戎・吐谷渾》　垂拱四年，諾曷鉢卒，子忠嗣。忠卒，子宣趙嗣。聖曆三年，授宣趙左豹韜衛員外大將軍，仍襲父烏地也拔勒豆可汗。宣趙卒，子曦皓嗣。曦皓卒，子兆嗣。及吐蕃陷我安樂州，其部衆又東徙，散在朔方、河東之境。今俗多謂之退渾，蓋語急而然。貞元十四年十二月，以朔方節度副使、左金吾衛大將軍同正慕容復爲襲長樂州都督、青海國王、烏地也拔勒豆可汗。未幾，卒，其封襲遂絕。

吐谷渾自晉永嘉之末，始西渡洮水，建國於羣羌之故地，至龍朔三年爲吐蕃所滅，凡三百五十年。

社會生活

《隋書・西域》　〔開皇〕十一年，呂夸卒，子伏立。使其兄子無素奉表稱藩，并獻方物，請以女備後庭。上謂滕王曰：『此非至誠，但急計耳。』乃謂無素曰：『朕知渾主欲令女事朕，若依來請，他國聞之，便當相學。一許一塞，是謂不平。若並許之，又非好法。朕情存安養，欲令遂性，豈可聚斂子女以實後宮乎？』竟不許。十二年，遣刑部尚書宇文弼撫慰之。十六年，以光化公主妻伏，伏上表稱公主爲天后，上不許。

婚姻家庭

《隋書・列傳・西域》　明年，其國大亂，國人殺伏，立其弟伏允爲主。使使陳廢立之事，并謝專命之罪，且請依俗尚主，上從之。自是朝貢歲至，而常訪國家消息，上甚惡之。

《舊唐書・西戎・吐谷渾》　順，即伏允之嫡子也。初爲侍子於隋，拜金紫光祿大夫，久不得歸，伏允遂立他子爲太子，及得返國，意常快快。會李靖等諸軍所向克捷，自以失位，欲因此立功，由是遂降。乃詔曰：『吐谷渾擅相君長，竊據荒裔，志在凶德，政出權門。酋渠攜貳，種落怨憤，長惡不悛，野心彌熾。莫顧藩臣之禮，曾無事上之節，草竊疆場，虐割兆庶，積惡既稔，天亡有徵。朕君臨四海，含育萬類，一物失所，責深在予。所以爰命六軍，申茲九伐，義存活國，情非黷武。其子大寧王慕容順，隋氏之甥，志懷明悟，長自中土，幸慕華風，爰見時機，深識逆順。以其愎諫違衆，獨陷迷途，遂誅邪臣，存茲大計，翻然改轍，代

父歸罪，忠孝之美，深有可嘉。子能立功，足以補過，既往之釁，特宜原免。然其建國西鄙，已歷年代，卽從廢絕，情所未忍，繼其宗祀，允歸令胤。可封順爲西平郡王，仍授趙胡呂烏甘豆可汗。』

太宗恐順不能靜其國，仍遣李大亮率精兵數千，爲其聲援。順既久質於隋，國人不附，未幾爲臣下所殺。其子燕王諾曷鉢嗣立。

諾曷鉢既幼，大臣爭權，國中大亂。太宗遣兵援之，封爲河源郡王，仍授烏地也拔勒豆可汗，遣淮陽王道明持節冊拜，賜以鼓纛。諾曷鉢因入朝請婚。十四年，太宗以弘化公主妻之，資送甚厚。十五年，諾曷鉢所部丞相宣王專權，陰謀作難，將徵兵，詐言祭山神，因欲襲擊公主，劫諾曷鉢奔于吐蕃，期有日矣。諾曷鉢知而大懼，率輕騎走鄯善城，其威信王以兵迎之。鄯州刺史杜鳳舉與威信王合軍擊丞相宣王，破之，殺其兄弟三人，遣使言狀。太宗命民部尚書唐儉持節撫慰之。太宗崩，刻石圖諾曷鉢之形，列於昭陵之下。高宗嗣位，以其尚主，拜駙馬都尉，賜物四十段。其後與吐蕃互相攻伐，各遣使請兵救援，高宗皆不許之。吐蕃大怒，率兵以擊吐谷渾，諾曷鉢既不能禦，脫身及弘化公主走投涼州。高宗遣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等救吐谷渾，爲吐蕃所敗，於是吐谷渾遂爲吐蕃所併。諾曷鉢以親信數千帳來內屬，詔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爲安置大使，始徙其部衆于靈州之地，置安樂州，以諾曷鉢爲刺史，欲其安而且樂也。

《新唐書・西域上》 吐谷渾居甘松山之陽，洮水之西，南抵白蘭，地數千里。有城郭，不居也，隨水草，帳室、肉糧。其官有長史、司馬、將軍、王、公、僕射、尚書、郎中，蓋慕諸華爲之。俗識文字，其王椎髻黑冒，妻錦袍織裙，金蕝飾首。男子服長裙繒冒，或冠冪羅。婦人辮髮縈後，綴珠貝。婚禮，富家厚納聘，貧者竊妻去。父死妻庶母，兄死妻嫂。喪有服，葬已卽除。民無常稅，用不足，乃斂富室商人，足而止。凡殺人若盜馬者死，它罪贖以物。地多寒，宜麥、菽、粟、蕪菁，出小馬、犛牛、銅、鐵、丹砂。有青海者，周八九百里，中有山，須冰合，游牝馬其上，明年生駒，號龍種。嘗得波斯馬，牧于海，生驄駒，日步千里，故世稱『青海驄』。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行人。風將發，老駝引項鳴，埋鼻沙中，人候之，以氈蔽鼻口乃無恙。

清・鍾賡起《甘州府志》卷一《世紀上》 隋煬帝大業元年，吐谷渾寇張掖，西南道大使長孫熾擊走之。

熾字仲光，河南洛陽人。累官吏部侍郎、大理卿，時以戶部尚書充西南道大使。擊吐谷渾，破之，追至青海而還。按是時裴仁基亦以銀青光祿大夫破吐谷渾于張掖，加授金紫光祿大夫，蓋一事也。

吐蕃部

綜述

唐・劉元鼎《使吐蕃經見紀略》 元鼎踰成紀武川，抵河廣武梁，故時城郭未隳，蘭州地皆秔稻，桃李榆柳岑蔚，戶皆唐人，見使者麾蓋夾觀。至龍支城，耋老千人拜且泣，問天子安否。言頃從軍沒於此，今子孫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來？言已皆嗚咽。密問之，豐州人也。過石堡城，崖壁峭堅，道回屈，夷曰鐵刀城。右行數十里，土石皆赤，夷曰赤嶺。而信安王禕張守珪所定，封石皆僕，獨夷所立石猶存。赤嶺距長安三千里而贏，蓋隴右故（他）（地）也。曰悶恆盧川，直邏娑川之南百里，臧河所流也。河之西南地如砥，原野秀沃，夾河多檉柳。山多柏坡，皆邱墓，旁作屋，赭塗之，繪白虎，皆夷貴人有戰功者，生衣其皮，死以旌勇，殉死者瘞其旁。度悉結羅嶺，鑿石通車，逆金城公主道也。至麋谷就館，臧河之北川，贊普之夏牙也。周以槍纍，率十步植百長槊，中剚大幟爲三門，相距皆百步，甲士持門，巫祝鳥冠虎帶擊鼓，凡入者搜索乃進。中有高臺，環以寶楯。贊普坐帳中，以黃金飾蛟螭虎豹，身被素褐，結朝霞冒首，佩金鏤劍，鉢掣逋立於右，宰相列臺下。唐使者始至，給事中論悉答熱來議盟，大享於牙右，飯舉酒行，與華制略等。樂奏秦王破陣曲，又奏涼州胡渭錄要雜曲，百伎皆中國人。盟壇廣十步，高二尺，使者與夷大臣十餘對位，酋長百餘坐壇下，上設巨榻。鉢掣逋外，告

盟一人，自旁譯授於下，已歃血，缽掣逋不歃。盟華，以浮屠重爲誓，引鬱金水以飲，與使者交慶乃降。元鼎還夷元帥尚塔藏館，客大夏川，集東方節度諸將百餘，置盟策臺上，徧曉之。且戒各保境，毋相暴犯，策署彝泰七年，尚塔藏語元鼎曰：『回鶻小國，我當討之，距城三日危破。會國有喪乃還，非我敵也。唐何所畏乃厚之？』元鼎曰：『回鶻有功，且如約，未當妄以兵取尺寸地，是以厚之。』塔藏默然。元鼎踰湟水，至龍泉谷，西北望殺俺川，哥舒翰故壁多在，湟水至濛谷抵龍泉，與河合。河之上流，緜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者也。夷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澄緩，下稍合衆流，色赤，行益遠，它水並注則濁，故世舉謂西戎地曰河湟。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殆五百里，磧廣五十里，北至沙州。西南入吐谷渾，寢狹，故號磧尾。隱測其地，蓋劍南之西。元鼎所經見，大略如此。

《舊唐書・吐蕃上》　其國人號其王爲贊普，相爲大論、小論，以統理國事。無文字，刻木結繩爲約。雖有官，不常厥職，臨時統領。徵兵用金箭，寇至舉烽燧，百里一亭。用刑嚴峻，小罪剜眼鼻，或皮鞭鞭之，但隨喜怒而無常科。囚人於地牢，深數丈，二三年方出之。宴異國賓客，必驅犛牛，令客自射牲以供饌。與其臣下一年一小盟，刑羊狗獼猴，先折其足而殺之，繼裂其腸而屠之，令巫者告于天地山川日月星辰之神云：『若心遷變，懷奸反覆，神明鑒之，同于羊狗。』三年一大盟，夜於壇壝之上與衆陳設肴饌，殺犬馬牛驢以爲牲，咒曰：『爾等咸須同心戮力，共保我家，惟天神地祇，共知爾志。有負此盟，使爾身體屠裂，同於此牲。』

其地氣候大寒，不生秔稻，有青麨麥、豌豆、小麥、喬麥。畜多犛牛豬犬羊馬。又有天鼠，狀如雀鼠，其大如貓，皮可爲裘。又多金銀銅錫。其人或隨畜牧而不常厥居，然頗有城郭。其國都城號爲邏些城。屋皆平頭，高者至數十尺。貴人處於大氈帳，名爲拂廬。寢處汙穢，絕不櫛沐。接手飲酒，以氈爲盤，捻麨爲椀，實以羹酪，幷而食之。多事鬼祇之神，人信巫覡。不知節候，麥熟爲歲首。圍棋陸博，吹蠡鳴鼓爲戲，弓劍不離身。重壯賤老，母拜於子，子倨於父，出入皆少者在前，老者居其後。軍令嚴肅，每戰，前隊皆死，後隊方進。重兵死，惡病終。累代戰沒，以爲甲門。臨陣敗北者，懸狐尾於其首，表其似狐之怯，稠人廣衆，必以徇焉，其俗恥之，以爲次死。拜必兩手據地，作狗吠之聲，以身再揖而止。居父母喪，截髮，青黛塗面，衣服皆黑，既葬卽吉。其贊普死，以人殉葬，衣服珍玩及嘗所乘馬弓劍之類，皆悉埋之。仍於墓上起大室，立土堆，插雜木爲祠祭之所。

《新唐書・吐蕃上》　其俗謂彊雄曰贊，丈夫曰普，故號君長曰贊普，贊普妻曰末蒙。其官有大相曰論莒，副相曰論莒扈莽，各一人，亦號大論、小論；都護一人，曰悉編掣逋；又有內大相曰曩論掣逋，亦曰論莽熱，副相曰曩論覓零逋，小相曰曩論充，各一人；又有整事大相曰喻寒波掣逋，副整事曰喻寒覓零逋，小整事曰喻寒波充；皆任國事，總號曰尚論掣逋突瞿。地直京師西八千里，距鄯善五百里，勝兵數十萬。國多霆電、風、雹、積雪，盛夏如中國春時，山谷常冰。地有寒癘，中人輒痞促而不害。其贊普居跋布川，或邏娑川，有城郭廬舍不肯處，聯氈帳以居，號大拂廬，容數百人。其衛候嚴，而牙甚隘。部人處小拂廬，多老壽至百餘歲者。衣率氈韋，以赭塗面爲好。婦人辮髮而縈之。其器屈木而韋底，或氈爲槃，凝麨爲盌，實羹酪幷食之，手捧酒漿以飲。其官之章飾，最上瑟瑟，金次之，金塗銀又次之，銀次之，最下至銅止，差大小，綴臂前以辨貴賤。屋皆平上，高至數丈。其稼有小麥、青麨麥、蕎麥、豌豆。其獸，犛牛、名馬、犬、羊、毚、天鼠之皮可爲裘，獨峯駝曰馳千里。其寶，金、銀、錫、銅。其死，葬爲冢，堅塗之。其吏治，無文字，結繩齒木爲約。其刑，雖小罪必抉目，或刖、劓，以皮爲鞭抶之，從喜怒，無常算。其獄，窟地深數丈，內囚于中，二三歲乃出。其宴大賓客，必驅犛牛，使客自射，乃敢饋。其俗，重鬼右巫，事鬼祇爲大神。喜浮屠法，習呪詛，國之政事，必以桑門參決。多佩弓刀。飲酒不得及亂。婦人無及政。貴壯賤弱，母拜子，子倨父，出入前少而後老。重兵死，以累世戰沒爲甲門，敗懦者垂狐尾於首示辱，不得列于人。拜必手据地爲犬號，再揖身止。居父母喪，斷髮，黛面，墨衣，既葬而吉。其舉兵，以七寸金箭爲契。百里一驛，有急兵，驛人臆前加銀鶻，甚急，鶻益多。告寇舉烽。其畜牧，逐水草無常所。其鎧冑精良，衣之周身，窺兩目，勁弓利刃不能甚傷。其兵法嚴，而師無餽糧，以鹵獲爲資。每戰，前隊盡死，後隊乃進。

其四時，以麥熟爲歲首。其戲，棊、六博。其樂，吹螺、擊鼓。其君臣自爲友，五六人曰共命。君死，皆自殺以殉，所服玩乘馬皆瘞，起大屋冢顚，樹衆木爲祠所。贊普與其臣歲一小盟，用羊、犬、猴爲牲；三歲一大盟，夜肴諸壇，用人、馬、牛、閹爲牲。凡牲必折足裂腸陳于前，使巫告神曰：『渝盟者有如牲。』

《舊五代史・外國列傳》 吐蕃，本漢西羌之地，或云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其子孫以禿髮爲國號，語訛爲吐蕃。國人號其主爲贊普，置大論、小論以理國事。其俗隨畜牧無常居，然亦有城郭，都城號邏些城。不知節候，以麥熟爲歲首。

《文獻通考・四裔考・吐蕃》 其國風雨雷雹每隔日有之，盛夏節氣如中國暮春之月，山有積雪，地冷瘴，令人氣急，不甚爲害。其俗重漢繒，而貴瑟瑟，男女用爲首飾。其君長或在跋布川，或居邏娑川，有小城而不居，坐大氈帳張大拂廬，其下可容數百人。兵衛極嚴，而衙府甚狹。俗養牛羊，取乳酪供食，兼取毛爲褐而衣焉。不食驢、馬肉，以麥爲麪。人死，殺牛、馬以殉，取牛、馬積累於墓上。其墓正方，累石爲之，狀若平頭屋。其臣與君自爲友，號曰共命人，其數不過五人。君死之日，共命人皆日夜縱酒，葬日於腳下針，血盡乃死，便以殉葬。又有親信人，用刀當腦縫鋸，亦有將四尺木大如指刺兩肋下死者，十有四五，亦殉葬焉。設官，父死子代，絕嗣卽近親襲焉。非其種類輒不相服。其官章飾有五等，一謂瑟瑟，二謂金，三謂金飾銀上，四謂銀，五謂熟銅，各以方圓三十，褐上裝之，安膊前，以辨貴賤。法令嚴肅，兵器有弓、刀、楯、矟、甲冑。每戰，前隊皆死，後隊方進。人馬俱披鎼子甲，其制甚精，周體皆遍，□開兩眼，非勁弓利刀之所能傷也。其戰，必下馬列行，而陣死則遞收之，終不肯退。槍細而長於中國者，弓矢弱而甲堅。人皆用劒，不戰亦負劒而行。其驛以鐵箭爲契，其箭長七寸。若急驛，脯前加著一銀鶻。有草名速古芒，葉長二寸，狀若斜蒿。有鼠，尾長於常鼠，其國禁，殺者加其罪。有可跋海，去赤嶺百里，方圓七十里，東南流，入蠻，與蠻西二河合流，而東號爲漾鼻水，又東南出會川爲瀘水焉。自赤嶺至邏婆川，絕無大樹木，唯有楊柳，人以爲資。置大論以統理國事，無文字，刻木結繩爲約。徵兵用金箭，寇至舉燧，與其臣下一年一小盟，用羊、狗、獼猴。三年一大盟。用人、馬、牛、驢。以麥熟爲歲首。其國都號爲邏婆城，用法嚴整。議事則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此其所以能強且久也。重壯賤老，母拜於子。重兵死，惡病終，以累代戰歿者爲甲門，臨陣奔北者懸狐尾於其首，表其似狐之怯。其贊普弄贊雄霸西域，隋開皇中，其主論贊索弄贊都栍柯西疋播城，己五十年矣，國界西南與婆羅門接。自唐初，有勝兵數十萬，號爲強國。男女皆辮髮，氈裘，以赭塗面，無器物，以手捧酒而飲之。屈木令圓，以皮作底，就中而食。俗多金及小馬，党項、白蘭諸部及吐谷渾西域諸國咸畏懼之。

清・吳鼒梅《理番廳志》卷四《邊防・夷俗》 吐蕃在吐谷渾西南，風雨電每隔日有之，盛夏節氣如中國暮春之月，山有積雪，地冷多瘴，令人氣急，不甚爲災害。其俗重漢繒而貴瑟瑟，男女用爲首飾。其君長或在跋布川，或居邏娑川，有小城而不居，坐大毡帳張大拂廬，其下可容數百人。兵衛極嚴，而衙府甚狹。養牛羊，取乳酪供食，並去毛爲褐而衣，不食驢、馬肉，以麥爲麪。人死，殺牛、馬以殉，取牛、馬積累于墓上。其墓正方，累石爲之。其臣與君自爲友。官，父死子代，絕嗣卽近親襲焉。非其種類輒不相伏。法令極嚴。兵器有弓、刀、楯、矟、甲冑。每戰前隊皆死，後隊方進。人馬俱被鎼子甲，其制甚精，其戰必下馬列行，而陣死則遞收之，終不肯退。槍細而長于中國者，弓矢弱而甲堅。人皆用劒，不戰亦負劒而行。有草名速古芒，葉長二寸，狀若斜蒿。有鼠，尾長于常鼠。置大論以統理國事，無文字，刻木結繩爲約。徵兵用金箭，寇至舉燧。與其臣下年一小盟，用小羊、狗、獼猴。三年一大盟，用牛、驢、人、馬。以麥熟爲歲首，議事則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此其所以能長且久也。

禮儀

《舊唐書・吐蕃上》 太宗伐遼東還，遣祿東贊來賀，奉表曰：『聖天子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之國，並爲臣妾，而高麗恃遠，闕於臣禮。天子自領百萬，度遼致討，隳城陷陣，指日凱旋。夷狄纔聞陛下發駕，少進之

間，已聞歸國。雁飛迅越，不及陛下速疾。奴忝預子壻，喜百常夷。夫鵝，猶雁也，故作金鵝奉獻。』其鵝黃金鑄成，其高七尺，中可實酒三斛。二十二年，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使往西域，爲中天竺所掠，吐蕃發精兵與玄策擊天竺，大破之，遣使來獻捷。

高宗嗣位，授弄讚爲駙馬都尉，封西海郡王，賜物二千段。弄讚因致書于司徒長孫無忌等云：『天子初卽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當勒兵以赴國除討。』幷獻金銀珠寶十五種，請置太宗靈座之前。高宗嘉之，進封爲賓王，賜雜綵三千段。因請蠶種及造酒、碾、磑、紙、墨之匠，並許焉。乃刊石像其形，列昭陵玄闕之下。

又　儀鳳四年，贊普卒。其子器弩悉弄嗣位，復號贊普，時年八歲，國政復委於欽陵。遣其大臣論寒調傍來告喪，且請和。高宗遣郎將宋令文入蕃會葬。永隆元年，文成公主薨，高宗又遣使弔祭之。

又　惟明、元方等至吐蕃，既見贊普及公主，具宣上意。贊普等欣然請和，盡出貞觀以來前後敕書以示惟明等，令其重臣名悉獵隨惟明等入朝，上表曰：

外甥是先皇帝舅宿親，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爲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樂。中間爲張玄表、李知古等東西兩處先動兵馬，侵抄吐蕃，邊將所以互相征討，迄至今日，遂成釁隙。外甥以先代文成公主、今金城公主之故，深識尊卑，豈敢失禮。又緣年小，枉被邊將讒搆鬬亂，令舅致怪。伏乞垂察追留，死將萬足。前數度使人入朝，皆被邊將不許，所以不敢自奏。去冬公主遣使人婁衆失力將狀專往，蒙降使看公主來，外甥不勝喜荷。謹遣論名悉獵及副使押衙將軍浪些紇夜悉獵入朝，奏取進止。兩國事意，悉獵所知。外甥蕃中已處分邊將，不許抄掠，若有漢人來投，便令卻送。伏望皇帝舅遠察赤心，許依舊好，長令百姓快樂。如蒙聖恩，千年萬歲，外甥終不敢先違盟誓。謹奉金胡瓶一、金盤一、金椀一、馬腦盃一、零羊衫段一，謹充微國之禮。

金城公主又別進金鵝盤盞雜器物等。十八年十月，名悉獵等至京師，上御宣政殿，列羽林仗以見之。悉獵頗曉書記，先曾迎金城公主至長安，當時朝廷皆稱其才辯。及是上引入內宴，與語，甚禮之，賜紫袍金帶及魚袋，幷時服、繒綵、銀盤、胡瓶，仍於別館供擬甚厚。悉獵受袍帶器物而卻進魚袋，辭曰：『本國無此章服，不敢當殊異之賞。』上嘉而許之。詔御史大夫崔琳充使報聘。仍於赤嶺各豎分界之碑，約以更不相侵。

又　〔開元〕二十九年春，金城公主薨，吐蕃遣使來告哀，仍請和，上不許之。使到數月後，始爲公主舉哀於光順門外，輟朝三日。

《舊唐書・吐蕃下》　德宗初卽位，以德綏四方，徵其俘囚五百餘人，各給衣一襲，使倫統還其國，與之約和，敕邊將無得侵伐。吐蕃始聞歸其人，不之信，及蕃俘入境，部落皆畏威懷惠。其贊普乞立贊謂倫曰：『不知是來也，而有三恨，奈何？』倫曰：『未達所謂。』乞立贊曰：『不知大國之喪，而弔不及哀，一也。不知山陵之期，而賻不成禮，二也。不知皇帝舅聖明繼立，已發衆軍三道連衡。今靈武之師，聞命輒已；而山南之師已入扶、文，蜀師已趨灌口，追且不及，是三恨也。』乃發使奉贄，不二旬而復命。蜀帥上所獲戎俘，有司請準舊事頒爲徒隸，上曰：『要約著矣，言庸二乎！』乃各給縑二匹、衣一襲而歸之。五月，以韋倫爲太常卿，復使吐蕃。其冬，遣宰相論欽明思等五十五人隨倫至，且獻方物。吐蕃見倫再至，甚歡。既就館，聲樂以娛之，留九日而還，兼遣其渠帥報命。

又　〔貞元〕十九年五月，吐蕃使論頰熱至。六月，以右龍武大將軍薛伾兼御史大夫，使于吐蕃。二十年三月上旬，贊普卒，廢朝三日，命工部侍郎張薦弔祭之。贊普以貞元十三年四月卒，長子立，一歲卒，次子嗣立。命文武三品以上官弔其使。四月，吐蕃使臧河南、觀察使論乞冉及僧南撥特計波等五十四人來朝。十二月，遣使論襲熱、郭志崇來朝。二十一年二月，順宗命左金吾衞將軍、兼御史中丞田景度持節告哀于吐蕃，以庫部員外郎、兼御史中丞熊執易爲副使。七月，吐蕃使論悉諾等來朝。永貞元年十月，贊普使論乞縷勃藏來貢，助德宗山陵金銀、衣服、牛馬等。十一月，以衞尉少卿、兼御史中丞侯幼平充入蕃告冊立等使。

《宋史・列傳・外國》　寶元元年，加保順軍節度使，仍兼邈川大首領。時以元昊反，遣左侍禁魯經持詔諭廝囉，使背擊元昊以披其勢，賜帛二萬匹。經還，以勞擢閤門祗候。廝囉奉詔出兵鄜西涼，西涼有備，廝囉知不可攻，捕殺遊邏數十人亟還，聲言圖再舉。元昊既屢寇邊，仁宗召對魯經，欲再遣，經固辭，貶經爲左班殿直。募敢使者，屯田員外郎劉渙應詔。渙至，廝囉迎導供帳甚厚，介騎士爲先驅，引渙至庭。廝囉冠紫羅氈

冠，服金線花袍、黃金帶、絲履，平揖不拜，延坐勞問，稱『阿舅天子安否』。道舊事則數十二辰屬，曰兔年如此，馬年如此。渙傳詔，已而廝囉召酋豪大犒，約盡力無負，然終不能有大功。後累加恩兼保順河西節度使、洮涼兩州刺史，又加階勛檢校官、功臣、食邑，賜器幣鞍勒馬。

宗族

《舊唐書・吐蕃上》 吐蕃，在長安之西八千里，本漢西羌之地也。其種落莫知所出也，或云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也。利鹿孤有子曰樊尼，及利鹿孤卒，樊尼尚幼，弟傉檀嗣位，以樊尼爲安西將軍。後魏神瑞元年，傉檀爲西秦乞佛熾盤所滅，樊尼招集餘衆，以投沮渠蒙遜，蒙遜以爲臨松太守。及蒙遜滅，樊尼乃率衆西奔，濟黃河，逾積石，於羌中建國，開地千里。樊尼威惠夙著，爲羣羌所懷，皆撫以恩信，歸之如市。遂改姓爲窣勃野，以禿髮爲國號，語訛謂之吐蕃。其後子孫繁昌，又侵伐不息，土宇漸廣。歷周及隋，猶隔諸羌，未通於中國。

《新唐書・吐蕃上》 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有發羌、唐旄等，然未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幷諸羌，據其地。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窣野。或曰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二子，曰樊尼，曰傉檀。傉檀嗣，爲乞佛熾盤所滅。樊尼挈殘部臣沮渠蒙遜，以爲臨松太守。蒙遜滅，樊尼率兵西濟河，逾積石，遂撫有羣羌云。

又　其後有君長曰痕悉董摩，董摩生佗土度，佗土生揭利失若，揭利生勃弄若，勃弄生詎素若，詎素生論贊索，論贊生棄宗弄贊，亦名棄蘇農，亦號弗夜氏。其爲人慷慨才雄，常驅野馬、犛牛，馳刺之以爲樂，西域諸國共臣之。

《新唐書・吐蕃下》 贊普立幾三十年，病不事，委任大臣，故不能抗中國，邊候晏然。死，以弟達磨嗣。達磨嗜酒，好畋獵，喜內，且凶愎少恩，政益亂。開成四年，遣太子詹事李景儒往使，吐蕃以論集熱來朝，獻玉器羊馬。自是國中地震裂，水泉湧，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飢疫，死者相枕藉。鄯、廓間夜聞鼙鼓聲，人相驚。

會昌二年，贊普死，論贊熱等來告，天子命將作監李璟弔祠。無子，以妃綵兄尚延力子乞離胡爲贊普，始三歲，妃共治其國。大相結都那見乞離胡不肯拜，曰：『贊普支屬尚多，何至立綵氏子邪？』哭而出，用事者共殺之。

《文獻通考》卷三三四《四裔考・吐蕃》 吐蕃在吐谷渾西南，不知有國之所由，或云禿髮利鹿孤，有子樊尼，其主傉檀爲乞伏熾盤所滅，樊尼率餘種依沮渠蒙遜。其後子孫，西魏時爲臨松郡丞，今張掖郡張掖縣界。與主簿皆得衆心。因魏末中華擾亂，招撫羣羌，日以強大，遂改姓爲窣蘇骨反勃野至今。故其人號其主曰贊府，貴臣曰主簿。又或云始祖贊普，自言天神所上，號鶻隄悉補野，因以爲姓。窣勃野與悉補野言訛，其實一也，或云本姓弃蘇農也。其國出都城五百里，過烏海，入吐谷渾部落彌多彌、蘇毗，及白蘭等國，至吐蕃界。

又　欽陵專國久，常居中制事，諸弟皆領方面兵，而贊婆專東境幾三十年，爲邊患。兄弟皆才略沈雄，衆憚之。贊普子器弩悉弄，既長，欲自得國，漸不平，乃與大臣論巖等圖去之。欽陵方提兵居外，贊普託言獵，卽勒兵執其親黨二千餘人殺之，發使者召欽陵、贊婆。欽陵不受命，贊普自討。未戰，欽陵兵潰，乃自殺，左右殉而死者百餘人。

又　自是國中地震裂，水泉湧，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飢疫，死者相枕藉，鄯、廓間夜聞鼙鼓聲，人相驚。會昌二年，贊普死，論贊熱等來告，天子命將作監李璟弔祠。無子，以妃綵兄尚延力子乞離胡爲贊普，始三歲，妃共治其國。大相結都那見乞離胡不肯拜，曰：『贊普支屬尚多，何至立綵氏子邪？』哭而出，用事者共殺之。

清・馬揭、盛繩祖《衛藏圖識》卷上《源流考》 西藏唐古忒，卽圖伯特國，部落繁多，明統稱烏斯藏。然溯其源，蓋古三苗種也。舜徙三苗於三危。三危者，爲喀木、爲危、爲藏。上諭，平王東遷後，羌逼諸夏雜居隴山、伊、洛之間。秦始皇築長城，漢武帝令居塞上，拒之，曰西羌。晉懷帝時，有赤亭羌姚弋仲者，子萇滅苻秦稱帝，龍號於長安，再傳，爲劉裕所滅。蓋西羌屬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江、岷間。其酋有居析支水西或邏婆川，歷魏、周、齊，猶隔諸羌，木通於中國。隋開皇中，有倫贊索者，居牂牁西，滅土渾盡有其地，建國居跋布川西，改姓爲窣勃野，以

禿髮爲國號，訛爲吐蕃。

清・允禮《西藏誌・事跡》　自唐孝德皇帝以公主下嫁蕃王和親之後，始與中國通往來。其國之始爲君者，乃額勒特莽固禮之後，馬克巳之子納禮藏布，傳數世至蘇隆藏干布，其勢始大。併西番地，內附于唐。唐以公主妻之，而蘇隆藏干布又娶白國王之女爲妾。唐公主好善，修大小二召，竝築城於布達拉爲宮室。唐番二國分定疆界，設立誓盟，不相侵犯，立碑于大召前，永爲誓約。

清・常明《四川通志》卷一九三《西域》　吐蕃國，《清一統志》：卽今衛地。杜佑《通典》：吐蕃在吐谷渾西南。《唐書》：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閒。有發羌、唐旄等。然未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鶻提勃窣野，稍幷諸羌，據其地。番、發聲相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窣野。或曰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二子曰樊尼、曰俄檀，俄檀爲乞伏熾盤所滅。樊尼挈殘部臣沮渠蒙遜，以爲臨松太守。蒙遜滅，樊尼率兵西濟河，逾積石，遂撫有羣羌云。其俗謂強雄曰贊，丈夫曰普，故號君長曰贊普。地直京師西八千里，距鄯善五百里，其贊普居跋布川或邏娑川。

《清一統志・西藏》　吐蕃國，卽今衛地。杜佑《通典》：吐蕃在吐谷渾西南。《唐書》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有發羌、唐旄等，然未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鶻提勃窣野，稍幷諸羌，據其地。蕃發聲相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窣野。或曰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二子曰樊尼，曰俄檀，俄檀爲乞伏熾盤所滅。樊尼挈殘部臣沮渠蒙遜，以爲臨松太守。蒙遜滅，樊尼率兵西濟河，逾積石遂撫有羣羌云。

《宋史・列傳・外國》　者龍凡十三族，而六族附迷般囑及曰逋吉羅丹。西涼府既聞羅支遇害，乃率龕谷、蘭州、宗哥、覓諾諸族攻者龍六族，六族悉竄山谷中，詔使者安集之。六谷諸豪乃議立羅支弟廝鐸督爲首領，且言鐸督剛決平恕，每會戎首，設觴豆飲食必先卑者，犯令雖至親不貸，數更戰討，威名甚著。詔授鐸督鹽州防禦使、靈州西面沿邊都大巡檢使。上以遷黨未平，藉其腹背攻制，遂加鐸督朔方軍節度、押蕃落等使、西涼府六谷大首領。

又　唃廝囉者，緒出贊普之後，本名欺南陵溫籛逋。籛逋猶贊普也，羌語訛爲籛逋。生高昌磨榆國，既十二歲，河州羌何郎業賢客高昌，見廝囉貌奇偉，挈以歸，置瞿心城，而大姓聳昌廝均又以廝囉居移公城，欲於河州立文法。河州人謂佛『唃』，謂兒子『廝囉』，自此名唃廝囉。於是宗哥僧李立遵、邈川大酋溫逋奇略取廝囉如廓州，尊立之。部族寖彊，乃徙居宗哥城，立遵爲論逋佐之。

又　董氈母曰喬氏，廝囉三妻。喬氏有色，居歷精城，所部可六七萬人，號令明，人憚服之。方董氈少時，擇酋長子年與董氈相若者與之遊，衣服飲食如一，以此能附其衆。董氈自九歲廝囉爲請于朝，命爲會州刺史，而喬氏封太原郡君。其二妻皆李立遵女也，生瞎氈及磨氈角。立遵死，李氏寵衰，斥爲尼，置廓州，錮其子瞎氈。磨氈角結母黨李巴全竊載其母奔宗哥，廝囉不能制，磨氈角因撫有其衆。李氏以寶元二年恩賜紫衣。磨氈角亦累奉貢，初補嚴州團練使，後以思州團練使卒。所部立其子瞎撒欺丁，李氏懼孤弱不能守，乃獻皮帛入庫廩文籍于廝囉，廝囉因受之。嘉祐三年，命欺丁爲順州刺史。瞎氈居龕谷，屢通貢，授澄州團練使，先卒。子木征居河州，母弟瞎吳叱居銀川。

又　阿里骨本于闐人。少從其母給事董氈，故養爲子。元豐蘭州之戰最有功，自肅州團練使進防禦使。董氈病革，召諸酋領至青唐，謂曰：『吾二子已死，惟阿里骨母嘗事我，我視之如子。今將以種落付之，何如？』諸酋聽命。既嗣事，遣使修貢。

又　〔元符二年〕閏九月，欽氈等果與青唐城中人相結，謀復奪城。山南諸羌亦叛。瞻遣將破之，戮結吼齪及欽氈等九人。青唐圍解而邈川益急，夏人十萬助之。總管王愍以死戰固守，乃得免。瞻棄青唐歸，巴溫與其子溪賒羅撒據之。朝論請幷棄邈川，且謂董氈無後，隴拶乃木征之子、唃廝囉嫡曾孫，最爲親的。於是以隴拶爲河西軍節度使、知鄯州，封武威郡公，充西蕃都護，依府州折氏世世承襲。尋賜姓名曰趙懷德，其弟邦辟勿丁吼曰懷義，爲廓州團練使，同知湟州，加瞎征檢校太傅、懷遠軍節度使。

又　趙思忠卽瞎氈之子木征也。瞎氈死，木征不能自立，青唐族酋瞎藥雞囉及僧鹿遵迎之居洮州，欲立以服洮岷疊宕、武勝軍諸羌。秦州以其近邊，逐之，乃還河州，後徙安江城，董氈欲羈屬之，不能有也。母弟瞎吳叱，別居銀川聶家山，至和初，補本族副軍主。嘉祐中，爲河州刺史。

王韶經略熙河，遣僧智緣往說之，啖以厚利，因隨以兵；前後殺其老弱數千，焚族帳萬數，得腹心酋領十餘人，又禽其妻子，皆不殺。遂以熙寧七年四月舉洮、河二州來降，賜以姓名，拜榮州團練使。封其母郢成結遂寧郡太夫人，妻包氏咸寧郡君。弟董谷賜名繼忠，補六宅副使。結吳延征賜名濟忠，瞎吳叱曰紹忠，巴氈角曰醇忠，巴氈抹曰存忠；長子邦辟勿丁呾曰懷義，次蓋呾曰秉義：皆超拜官。以思忠爲秦州鈐轄，不涖事，而乞主熙河羌部，經略司以爲不可。詔以二州給地五十頃。後遷合州防禦使，卒，贈鎮洮軍節度觀察留後。

《文獻通考・四裔考・吐蕃》　咸通二年，義潮奉涼州來歸。七年，北延回鶻僕固俊擊取西州，收諸部。鄯州城使張季顒與尙恐熱戰，破之，收器鎧以獻。吐蕃餘衆犯邠寧，節度使薛弘宗卻之。會僕固俊與吐蕃大戰，斬恐熱首傳京師。八年，張義潮入朝爲右神武統軍，賜第及田，命族子淮深守歸義。十三年卒，沙州以長史曹義金領州務，遂授歸義節度使。後中原多故，王命不及，甘州爲回鶻所幷，歸義諸城多沒渾末，亦曰嗢末，吐蕃奴部也。虜法出師，必發豪室，皆以奴從，平居散處耕牧。及恐熱亂，無所歸，共相嘯合數千人，以嗢末自號，居甘肅、瓜、沙、河、渭、岷、廓、疊、宕閒，其近蕃牙者最勇，而馬尤良云。唐末，瓜、沙之地復爲所隔。然吐蕃自是衰弱，族種分散，大者數千家，小者百十家，無復統一矣。自儀渭、涇原、環慶及鎮戎、秦州暨於靈夏皆有之，各有首領，內屬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

又　廝囉其年十月三日卒，以三年五月二日葬，年六十九。董氈嗣。廝囉三妻生董氈者，曰喬氏。其二妻李立遵女，生瞎氈及磨氈角。立遵死，李氏寵衰，斥爲尼，置廓州，錮其子瞎氈。磨氈角結母黨李巴全，竊載其母奔宗哥。廝囉不能制其磨氈角，因有其衆李氏。以寶元二年，恩賜紫衣，磨氈角亦累奉貢，初補嚴州團練使、以思州團練使卒，所部立其子瞎撒欺丁。李氏懼孤弱不能守，乃獻皮帛入庫廩文籍於廝囉，廝囉因受之。嘉祐三年，命欺丁爲順州刺史，瞎氈居龕谷，屢通貢，授澄州團練使。先卒，子木征不能自立，青唐族酋瞎藥雞囉及僧遵鹿迎居洮州，欲立，以服洮、岷、疊、宕、武勝軍諸羌。秦州以其近邊逐之，乃還河州，後徙安江城。董氈雖羈屬之，不能有也。母弟瞎吳叱居銀川聶家山。至和二年，補本族副軍主，於是唃氏地分爲三。

又　〔元祐〕二年，里骨逼鬼章，使率衆據洮州。八月，鬼章就擒，檻送京師，詔赦之。明年，里骨奉表謝罪，詔熙河無復出兵，許貢奉如故，又加其官。紹聖元年，來獻獅子，厚賜還之。二年卒，子瞎征嗣，授以父官。瞎征嗜殺，部曲暌貳大酋心牟欽氈之屬，有異志，忌瞎征季父蘇南黨征雄勇多智，共誣其謀逆，瞎征不能察而殺之，盡誅其黨。獨簽羅結逃奔溪巴溫。溪巴溫者，董氈疏族也。自阿里骨之立，去依隴逋部，河南諸鬼多歸之。簽羅結奉溪巴溫長子杓栘據溪哥城。瞎征討殺杓栘，簽羅結奔河州，說王贍以取青唐之策。已而溪巴溫入溪哥城，自稱王子。元符二年七月，贍取邈川。八月，瞎征自青唐脫身來降，欽氈迎溪巴溫入青唐，立其子隴栘爲主。八月，贍軍至青唐，隴栘出降，詔以邈川爲湟州，青唐爲鄯州。二酋雖然其種人本無歸漢意，議者謂今不先修邈川以東城障而遽取青唐非計也。閏九月，欽氈等果與青唐城中人相結謀，復奪城。山南諸羌亦叛，瞻遣將破之。青唐圍解而邈川益急，夏人十萬助之。總管王愍苦戰固守乃免。瞻棄青唐歸溪巴溫，與其子溪賒羅據之。朝論請幷棄邈川，且謂董氈無後，趙懷義乃木征之子，唃廝囉嫡曾孫，最爲親的。於是以隴栘爲河西軍節度使，知鄯州，封武威郡公，充西蕃都護，依府州折氏例，世世承襲。尋賜姓名趙懷德，以懷義爲廓州團練使，同知湟州。加瞎征檢校太傅懷遠軍節度使。三年三月，懷德、隴栘及所降契丹夏國回鶻公主入見，皆蕃服、蕃拜，各賜冠服，退易之於邇英閣前，復立班謝，賜食於橫門。徽宗命輔臣呼懷德與詔問何以招致，溪巴溫對曰，譬如乳牛，繫其子卽母須來，繫其母卽子須來。至岷州，當遣人往諭，使之歸漢。遂與瞎征俱還湟州。溪賒羅撒謀襲殺懷德，懷德奔河南，瞎征不自安，求內徙，詔居鄧州，崇寧元年卒。三年，王厚復湟鄯，懷德至京師，拜感德軍節度使，封安化郡王。趙思忠卽瞎氈之子木征也，嘉祐中爲河州刺史。其後，河州武勝軍諸族浸驕閉。于闐諸國朝貢，詔邊將問罪。會王韶經略熙河，招納蕃部，遣僧智緣往說之，啖以厚利，因隨以兵，前後殺其老弱數千，焚帳族萬數，得腹心首領十餘人，又離其妻子皆不殺。木征拒戰敗北，遂以熙寧七年四月，舉洮、河二州來降，賜今姓名，拜榮州團練使，封其母、妻及諸子皆超拜官。其後以思忠爲秦州鈐轄，不涖事而乞主熙河蕃部

經略司，以爲不可，詔於二州給地五十頃。十年，遷合州防禦使，卒，贈鎮洮軍節度觀察留後。建炎初，錢蓋制置陝西，上言青唐無毫髮之得，而所費不貲，請求喁氏後而立之，必得其力。乃以蓋爲陝西總制使，持告賜趙懷恩。懷恩者，董氈從孫、懷德之弟，益麻黨征也。議者以爲蕃部所推伏，故賜姓名，封爲隴西郡王。

宗教信仰

《宋史・列傳・外國》　涼州郭外數十里，尚有漢民陷沒者耕作，餘皆吐蕃。其州帥稍失民情，則衆皆嘯聚。城內有七級木浮圖，其帥急登之，紿其衆曰：『爾若迫我，我即自焚於此矣。』衆惜浮圖，乃盟而舍之。

清・汪元綱《岷州志》卷一七　宋・王欽臣《新修廣仁禪院記》王師既開西疆，郡縣皆復，名山大川悉在封內。惟是人物之未阜，思所以安全之風俗之未純，思所以變革之詩書禮樂之外，蓋有佛氏之道大焉，乃勑數州皆建佛寺。岷州之寺曰『廣仁禪院』，前守種侯度爽塏之地於州之西南，背山面川，規可以容數百區之廣，以爲不如是之宏大，則不足稱佛宇之尊。今守張侯謂經營之既久，而恐勤者有惰，日加戒促，以底厥成功長道。有僧曰海淵，居於漢陽之骨谷清修，信於一方二守之營。是院也咸藉海淵主其事，其道，勤身以率下，愛人而及物，始至則程其力之所及，必使力勝其事，事足其食。又有藥病咒水之術，老幼爭趨。或以車致，或以馬馱，壯者則扶持而至，各遂其所求，人大歸信。若趙醇忠、包順、包誠皆郡之酋豪也，凡施財造像，三人之力居多。始則荆榛雉而宮殿巍然，門扉闢而金人煥然；次則范鐘以鼓其時，藏經以尊其道。徒有常居，客有牧舍，儲峙有廩，涓潔有庖。計其地凡四百六十區，當其經始或慮觀成之難，然以守臣爲之力，哲僧爲之幹，羣豪爲之助，雖經歷累歲，而數百區之盛，若一旦而就焉。于焉來者趍，過者下，咸曰：壯哉，吾岷所未嘗有也。夫岷故和政郡，西通吐谷渾、青海之塞，南抵白馬氐之地，大山重複以環繞，池水蕩漾於其中，山川之勝，可以極天下之雄麗。若夫前日之廢壘頹垣，今則雉堞樓櫓以爲衛；前日之板屋衆落，今則棟宇衢巷之咸列。茲又得此佛宮塔廟，以壯其城邑，嗚呼，盛矣！凡言阜人物，變風俗者，信無以過此矣。蓋西羌之俗自知佛教，每計其郡人之多寡，推擇其可奉佛者使爲之。其誦貝葉傍行之書，雖侏離鴃舌之不可辨，然其音朗然，如千丈之水赴壑而不知止。又有於秋冬間聚糧不出，趺坐廬室之中，曰坐禪，是其心豈無存誠而識理者？但世莫知之耳，惟是其人多知佛而不知戒，故妻子具而滛殺不止，口腹縱而葷酣不厭。非中國之教爲之，隄防開示而導其本心，則其精誠質直不知其自有也。《傳》曰，用夏變夷，信哉，言乎恭惟聖主之服遠也，不以羈縻恍惚之道待其人，必全以中國法教御之故。強之幷弱，大之凌小，則有甲兵、刑罰以威之。擅山澤專障管，則或賦或祿以易之。鳥驚獸駭，則文告期會以束之。閒田沃壤，則置兵募士以耕之。書勞告勤，則金帛爵命以竊之。爭訟不決，則置吏按法以平之。知佛而不知戒，則塔廟尊嚴以示之。日計之不足，月計之有餘，必世而後仁，不於是始基之哉！元豐初，余以市國馬數至其郡，始見海淵主其事，其後繼至，則見其功之半，今年遂自來告其功之畢，請余記其終始。余嘉海淵能與二守三豪成茲偉制，且見阜民成俗之道之寓於斯也，乃爲書之。

清・許光世、蔡晉成《西藏新志》卷中　喇嘛教始名紅教，其源出自佛教之密教。周赧王二年，歲在戊申，額納特克中印度有烏迪雅納汗者，爲隣國所敗，自印度逃至雪山，住雅爾贊塘，遂呼謂雅爾隆氏。其季子生有異表，衆人推爲汗，王之意。雅爾隆出兵四方，所向無不利，尋爲土伯圖國之王。其後歷七世，有奸臣隆納木者，篡其位。不半載，前汗之子某汗恢復故位。又傳七世至多里隆贊汗，得百拜懺悔經、多寶經及金塔寶，敬愼供養，是爲佛教入藏之始，時西歷四百七年，東晉安帝義熙丁未三年也。八世特勒德蘇隆贊年十六，襲汗位，曾派十六臣至中印度習音學，回國後使譯百拜懺悔經與三寶雲經，以爲治國之助。已娶巴布勒國王之女，二十五歲，又尚唐文成公主，當文成公主之至西藏也，攜帶經卷佛像。於是，汗又聘中印度之桑吉剌必滿師，及巴勒布國之錫拉滿祖師，及鄂斯達師唐僧之瑪哈德斡等，使譯經卷，宣布國中，西藏佛教之盛自此始。

清・馬揭、盛繩祖《衛藏圖識》卷上《源流考》　迨至宋初乾德四年，知西涼府逋葛支上書，有回鶻二百餘人及僧十餘人自朔方來，欲取經天竺，詔褒答之，此蕃僧所由來也。



宋代唐卡《貢塘喇嘛像》

社會生活

《舊唐書・吐蕃上》〔開元二十四年〕其年，吐蕃西擊勃律，遣使來告急，上使報吐蕃，令其罷兵。吐蕃不受詔，遂攻破勃律國，上甚怒之。時散騎常侍崔希逸爲河西節度使，於涼州鎮守。時吐蕃與漢樹柵爲界，置守捉使。希逸謂吐蕃將乞力徐曰：『兩國和好，何須守捉，妨人耕種。請皆罷之，以成一家，豈不善也？』乞力徐報曰：『常侍忠厚，必是誠言。但恐朝廷未必皆相信任。萬一有人交搆，掩吾不備，後悔無益也。』希逸固請之，遂發使與乞力徐殺白狗爲盟，各去守備。於是吐蕃畜牧被野。

又　肅宗元年建寅月甲辰，吐蕃遣使來朝請和，敕宰相郭子儀、蕭華、裴遵慶等於中書設宴。將詣光宅寺爲盟誓，使者云：蕃法盟誓，取三牲血歃之，無向佛寺之事，請明日須於鴻臚寺歃血，以申蕃戎之禮。從之。寶應元年六月，吐蕃使燭番莽耳等二人貢方物入朝，乃於延英殿引見，勞賜各有差。而劍南西山又與吐蕃、氐、羌隣接，武德以來，開置州縣，立軍防，卽漢之笮路，乾元之後，亦陷於吐蕃。寶應二年三月，遣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李之芳、左庶子兼御史中丞崔倫使于吐蕃，至其境而留之。

《舊唐書・吐蕃下》〔建中〕二年十二月，入蕃使判官常魯與吐蕃使論悉諾羅等至自蕃中。初，魯與其使崔漢衡至列館，贊普令止之，先命取國信敕，旣而使謂漢衡曰：『來敕云：「所貢獻物，並領訖；今賜外甥少信物，至領取。」我大蕃與唐舅甥國耳，何得以臣禮見處？又所欲定界，雲州之西，請以賀蘭山爲界。其盟約，請依景龍二年敕書云：「唐使到彼，外甥先與盟誓；蕃使到此，阿舅亦親與盟。」』乃邀漢衡遣使奏定。魯使還奏焉，爲改敕書，以『貢獻』爲『進』，以『賜』爲『寄』，以『領取』爲『領之』。且謂曰：『前相楊炎不循故事，致此誤爾。』其定界盟，並從之。

又　〔建中〕三年四月，放先沒蕃將士僧尼等八百人歸還，報歸蕃俘也。九月，和蕃使、殿中少監、兼御史中丞崔漢衡與蕃使區頰贊至。時吐蕃大相尙結息忍而好殺，以嘗覆敗於劍南，思刷其恥，不肯約和。其次相尙結贊有材略，因言於贊普，請定界明約，以息邊人。贊普然之，竟以結贊代結息爲大相，終約和好，期以十月十五日會盟於境上。以崔漢衡爲鴻臚卿，以都官員外郎樊澤兼御史中丞、充入蕃計會使。初，漢衡與吐蕃約定月日盟誓，漢衡到，商量未決，已過其期，遂命澤詣結贊復定盟會期，且告遣隴右節度使張鎰與之同盟。澤至故原州，與結贊相見，以來年正月十五日會盟於清水西。

又　〔建中〕四年正月，詔張鎰與尙結贊盟于清水。將盟，鎰與結贊約，各以二千人赴壇所，執兵者半之，列於壇外二百步，散從者半之，分立壇下。鎰與賓佐齊映、齊抗及會盟官崔漢衡、樊澤、常魯、于頔等七人皆朝服；結贊與其本國將相論悉頰藏、論臧熱、論利騂、斯官者、論力徐等亦七人，俱升壇爲盟。初約漢以牛，蕃以馬，鎰恥與之盟，將殺其禮，乃謂結贊曰：『漢非牛不田，蕃非馬不行，今請以羊、豕、犬三物代之。』

結贊許諾。塞外無豕，結贊請出羝羊，鎰出犬及羊，乃於壇北刑之，雜血二器而歃盟。文曰：

唐有天下，恢奄禹跡，舟車所至，莫不率俾。以累聖重光，歷年爲永，彰王者之丕業，被四海之聲教。與吐蕃贊普，代爲婚姻，固結隣好，安危同體，甥舅之國，將二百年。其間或因小忿，棄惠爲讎，封疆騷然，靡有寧歲。皇帝踐祚，愍茲黎元，俾釋俘隸，以歸蕃落。蕃國展禮，同茲叶和，行人往復，累布成命。是必詐謀不起，兵車不用矣。彼猶以兩國之要，求之永久，古有結盟，今請用之。國家務息邊人，外其故地，棄利蹈義，堅盟從約。今國家所守界：涇州西至彈箏峽西口，隴州西至清水縣，鳳州西至同谷縣，暨劍南西山大渡河東，爲漢界。蕃國守鎮在蘭、渭、原、會，西至臨洮，東至成州，抵劍南西界磨些諸蠻，大渡水西南，爲蕃界。其兵馬鎮守之處，州縣見有居人，彼此兩邊見屬漢諸蠻，以今所分見住處，依前爲定。其黄河以北，從故新泉軍，直北至大磧，直南至賀蘭山駱駝嶺爲界，中間悉爲閒田。盟文有所不載者，蕃有兵馬處蕃守，漢有兵馬處漢守，並依見守，不得侵越。其先未有兵馬處，不得新置，幷築城堡耕種。今二國將相受辭而會，齋戒將事，告天地山川之神，惟神照臨，無得愆墜。其盟文藏于宗廟，副在有司，二國之成，其永保之。

結贊亦出盟文，不加於坎，但埋牲而已。盟畢，結贊請鎰就壇之西南隅佛幄中焚香爲誓。誓畢，復升壇飲酒。獻酬之禮，各用其物，以將厚意而歸。

又〔建中四年〕二月，命崔漢衡持節答蕃，遣區頰贊等歸。上初令宰相、尚書與蕃相區頰贊盟於豐邑里壇所，將盟，以清水之會疆場不定，遂罷，因留頰贊未遣，復令漢衡使於贊普。六月，答蕃使判官于頔與蕃使論頰沒藏等至自青海。七月，以禮部尚書李揆加御史大夫，爲入蕃會盟使。又命宰相李忠臣、盧杞、關播、右僕射崔寧、工部尚書喬琳、御史大夫于頔、太府卿張獻恭、司農卿段秀實、少府監李昌夔、京兆尹王翊、左金吾衛將軍渾瑊等與區頰贊等會盟於壇所。初，于頔至自蕃中，與尚結贊約『疆場既定，請歸其使』。從之。以豐邑坊盟壇在京城之內非便，請卜壇於京城之西。其禮如清水之儀。先盟二日，命有司告太廟，盟官致齋。三日，朝服陞壇，關播跪讀盟文。盟畢，宴賜而遣之。

又長慶元年六月，犯青塞堡，以我與迴紇和親故也。鹽州刺史李文悅發兵進擊之。九月，吐蕃遣使請盟，上許之。宰相欲重其事，請告太廟，太常禮院奏曰：『謹按肅宗、代宗故事，與吐蕃會盟，並不告廟。唯德宗建中末，與吐蕃會盟於延平門，欲重其誠信，特令告廟。至貞元三年，會於平涼，亦無告廟之文。伏以事出一時，又非經制，求之典禮，亦無其文。今謹參詳，恐不合告。』從之。乃命大理卿兼御史大夫劉元鼎充西蕃盟會使，以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劉師老爲副，尚舍奉御兼監察御史李武、京兆府奉先縣丞兼監察御史李公度爲判官。十月十日，與吐蕃使盟，宰臣及右僕射、六曹尚書、中執法、太常、司農卿、京兆尹、金吾大將軍皆預焉。其詞曰：

維唐承天，撫有八紘，聲教所臻，靡不來廷。兢業齋栗，懼其隕顛，纘武紹文，疊慶重光，克彰濬哲，罔忝洪緒，十有二葉，二百有四載。則我太祖，權明號而建不拔，鋪鴻名而垂永久，類上帝以答嘉應，享皇靈以酬景福，曷有怠已？越歲在癸丑冬十月癸酉，文武孝德皇帝詔丞相臣植、臣播、臣元穎等，與大將和蕃使禮部尚書論訥羅等，會盟於京師，壇于城之西郊，坎于壇北。凡讀誓、刑牲、加書、復壤、陟降、周旋之禮，動無違者，蓋所以偃兵息人，崇姻繼好，懋建遠略，規恢長利故也。

原夫昊穹上臨，黄祇下載，茫茫蠢蠢之類，必資官司，爲厥宰臣，苟無統紀，則相滅絕。中夏見管，維唐是君；西裔一方，大蕃爲主。自今而後，屏去兵革，宿忿舊惡，廓焉消除，追崇舅甥，曩昔結援。邊堠撤警，戍烽韜煙，患難相恤，暴掠不作，亭障甌脱，絕其交侵。襟帶要害，謹守如故，彼無此詐，此無彼虞。嗚呼！愛人爲仁，保境爲信，畏天爲智，事神爲禮，有一不至，搆災于躬。塞山崇崇，河水湯湯，日吉辰良，奠其兩疆，西爲大蕃，東實巨唐。大臣執簡，播告秋方。

大蕃贊普及宰相鉢闡布、尚綺心兒等，先寄盟文要節云：『蕃、漢兩邦，各守見管本界，彼此不得征，不得討，不得相爲寇讎，不得侵謀境土。若有所疑，或要捉生問事，便給衣糧放還。』今並依從，更無添改。

預盟之官十七人，皆列名焉。其劉元鼎等與論訥羅同赴吐蕃本國就盟，仍敕元鼎到彼，令宰相已下各於盟文後自書名。

又〔長慶〕三年正月，遣使論答熱來朝賀。四年九月，遣使求《五臺山圖》。十月，貢犛牛及銀鑄成犀牛、羊、鹿各一。寶曆元年三月，遣使尚綺立熱來朝，且請和好。九月，遣光祿卿李銳爲使以答之。大和五年至八年，遣使朝貢不絕，我亦時遣使報之。開成元年、二年，皆遣使來。會昌二年，贊普卒。十二月，遣論贊等來告哀，詔以將作少監李璟弔祭之。大中三年春，宰相尚恐熱殺東道節度使，以秦、原、安樂等三州并石門、木硤等七關款塞，涇原節度使康季榮以聞，命太僕卿陸耽往勞焉。其年七月，河、隴耆老率長幼千餘人赴闕，上御延喜樓觀之，莫不歡呼忭舞，更相解辮，爭冠帶于康衢，然後命善地以處之，觀者咸稱萬歲。

《新唐書・吐蕃上》吐蕃遣大臣仲琮入朝。仲琮少游太學，頗知書。帝召見問曰：『贊普孰與其祖賢？』對曰：『勇果善斷不逮也，然勤以治國，下無敢欺，令主也。且吐蕃居寒露之野，物產寡薄，烏海之陰，盛夏積雪，暑毳冬裘。隨水草以牧，寒則城處，施廬帳。器用不當中國萬分一。但上下一力，議事自下，因人所利而行，是能久而彊也。』帝曰：『吐谷渾與吐蕃本甥舅國，素和貴叛其主，吐蕃任之，奪其土地。薛仁貴等往定慕容氏，又伏擊之，而寇我涼州，何邪？』仲琮頓首曰：『臣奉命來獻，它非所聞。』帝韙其答。然以仲琮非用事臣，故殺其禮。

又宰相建言：『吐蕃本以河爲境，以公主故，乃橋河築城，置獨山、九曲二軍，距積石二百里。今既負約，請毀橋，復守河如約。』詔可。遣左驍衛郎將尉遲瓌使吐蕃，慰安公主。然小小入犯邊無閑歲，於是郭知運、王君㚟相繼節度隴右、河西，一以扞之。吐蕃遣宗俄因子到洮水祭戰死士，且請和。然恃盛彊，求與天子敵國，語悖傲。使者至臨洮，詔不內。金城公主上書求聽脩好，且言贊普君臣欲與天子共署誓刻。吐蕃又遣使者上書言：『孝和皇帝嘗賜盟，是時唐宰相豆盧欽望、魏元忠、李嶠、紀處訥等凡二十二人及吐蕃君臣同誓。孝和皇帝崩，太上皇嗣位，脩睦如舊。然唐宰相在誓刻者皆歿，今宰相不及前約，故須再盟。比使論乞力等前後七輩往，未蒙開許，且張玄表、李知古將兵侵暴甥國，故違誓而戰。今舅許湔貸前惡，歸於大和，甥既堅定，然不重盟爲未信，要待新誓也。甥自總國事，不牽于下，欲使百姓久安。舅雖及和，而意不專，於言何益？』又言：『舅責乞力徐集兵，且兵以新故相代，非集也。往者疆場自白水皆爲閑壤，昨郭將軍屯兵而城之，故甥亦城。假令二國和以迎送，有如不通，因以守境。又疑與突厥骨咄祿善者，舊與通聘，即日舅甥如初，不與交矣。因奉寶瓶、杯以獻。』帝謂昔已和親，有成言，尋前盟可矣，不許復誓。禮其使而遣，且厚賜贊普，自是歲朝貢不犯邊。

又吐蕃令曩骨委書塞下，言：『論莽熱、論泣熱皆萬人將，以贊普命，謝都督刺史：二國有舅甥好，昨彌不弄羌、党項交構二國，故失懽，此不聽，唐亦不應聽。』都督遣腹心吏與曩骨還議盟事。曩骨，猶千牛官也。於是忠王友皇甫惟明並言約和使。帝曰：『贊普向上書悖慢，朕必滅之，毋議和！』惟明曰：『昔贊普幼，是必邊將好功之人爲之，以激怒陛下。且二國交惡必興師，師興則隱盜財利，詐功級，希陛下過賞，以甘心焉。今河西、隴右貲耗力窮，陛下幸詔金城公主許贊普約，以紓邊患，息民之上策也。』帝采其言，敕惟明及中人張元方往聘，以書賜公主。惟明見贊普言天子意，贊普大喜，因悉出貞觀以來書詔示惟明，厚饋獻。使名悉臘隨使者入朝，奉表言：『甥，先帝舅顯親也。曩爲張玄表、李知古交鬬，遂成大釁。甥以文成、金城公主，敢失禮乎？特以沖幼，枉爲邊將讒亂。如蒙澄亮，死且萬足，千萬歲不敢先負盟。』且獻怪寶。使者至，帝御前殿，列羽林仗內之。悉臘略通華文，既宴與語，禮甚厚，賜紫服、金魚。悉臘受服辭魚，曰：『國無是，不敢當。』帝遣御史大夫崔琳報聘。

又其後吐蕃西擊勃律，勃律告急，帝諭令罷兵，不聽，卒殘其國。於是崔希逸爲河西節度使，鎮涼州，故時疆畔皆樹壁守捉，希逸謂虜戍將乞力徐曰：『兩國約好，而守備不廢，云何？請皆罷，以便人。』乞力徐曰：『公忠誠，無不可，恐朝廷未皆信，脫掩吾不備，其可悔？』希逸固邀，乃許。即共刑白犬盟，而後悉徹障壁，虜畜牧被野。

《新唐書・吐蕃下》是時，乞立贊爲贊普，姓戶盧提氏，曰：『我乃有三恨：不知天子喪，不及弔，一也；山陵不及賻，二也；不知舅即位，而發兵攻靈州，入扶、文，侵灌口，三也。』即發使者隨倫入朝。帝又遣倫還蜀俘。虜以倫再至，歡甚，授館，作聲樂，九日留，以論欽明思等五十人從獻方物。

明年，殿中少監崔漢衡往使，贊普猥曰：『我與唐舅甥國，詔書乃用臣禮卑我。』又請雲州西盡賀蘭山爲吐蕃境，邀漢衡奏天子。乃遣入蕃使判官常魯與論悉諾羅入朝，道贊普語，且引景龍詔書曰『唐使至，甥先與盟，蕃使至，舅亦將親盟』；贊普曰『其禮本均。』帝許之，以『獻』爲『進』，『賜』爲『寄』，『領取』爲『領之』。以前宰相楊炎不通故事爲解，并約地於賀蘭。其大相尚悉結嗜殺人，以劍南之敗未報，不助和議，次相尚結贊有謀，固請休息邊人，贊普卒用結贊爲大相，乃講好。

又　漢衡與其使區頰贊偕來，約盟境上。拜漢衡鴻臚卿，以都官員外郎樊澤爲計會使，與結贊約：且告隴右節度使張鎰同盟。澤與結贊約盟清水，以牛馬爲牲。鎰欲末其禮，乃紿結贊曰：『唐非牛不田，蕃非馬不戰，請用犬、豕、羊。』結贊聽諾。將盟，乃除地爲壇，約二國各以二千士列壝外，冗從立壇下。鎰與幕府齊映、齊抗、鴻臚漢衡，計會使于頔及澤，魯皆朝服，結贊與論悉頰藏、論臧熱、論利陀、論力徐等對升壇，刑牲壇北，雜其血以進，約：『唐地涇州右盡彈箏峽，隴州右極清水，鳳州西盡同谷，劍南盡西山、大度水。吐蕃守鎮蘭、渭、原、會，西臨洮，東成州，抵劍南西磨些諸蠻，大度水之西南。盡大河北自新泉軍抵大磧，南極賀蘭橐它嶺，其間爲閑田。二國所棄戍地毋增兵，毋創城堡，毋耕邊田。』既盟，請鎰詣壇西南隅浮屠幄爲誓。於是升壇大享，獻酬乃還。

帝命宰相、尚書與虜使者盟長安，而清水之約，疆場不定，復令漢衡決於贊普，乃克盟。於是宰相李忠臣、盧杞、關播、崔寧、工部尚書喬琳、御史大夫于頔、太府卿張獻恭、司農卿段秀實、少府監李昌夔、京兆尹王翊、金吾衛大將軍渾瑊與區頰贊等同盟京城之右郊，禮如清水。前二月告廟，齊，三日，關播跪讀載書，已盟乃大享。詔左僕射李揆爲入蕃會盟使，還區頰贊等。

又　長慶元年，聞回鶻和親，犯清塞堡，爲李文悅所逐。乃遣使者尚綺力陀思來朝，且乞盟，詔許之。崔植、杜元穎、王播輔政，議欲告廟。禮官謂：『肅宗、代宗皆嘗與吐蕃盟，不告廟。德宗建中之盟，將重其約，始詔告廟。至會平涼，不復告，殺之也。』乃止。以大理卿劉元鼎爲盟會使，右司郎中劉師老副之，詔宰相與尚書右僕射韓皋、御史中丞牛僧孺、吏部尚書李絳、兵部尚書蕭俛、戶部尚書韋綬、太常卿趙宗儒、司農卿裴武、京兆尹柳公綽、右金吾將軍郭鏦及吐蕃使者論訥羅盟京師西郊。贊普以盟言約：『二國無相寇讎，有禽生問事，給服糧歸之。』詔可。大臣豫盟者悉載名於策。方盟時，吐蕃以壯騎屯鄯州，靈州節度使李進誠與戰大石山，破之。虜遣使者趙國章來，且致宰相信幣。

明年，請定疆候，元鼎與論訥羅就盟其國，敕虜大臣亦列名于策。元鼎踰成紀、武川，抵河廣武梁，故時城郭未隳，蘭州地皆杭稻，桃李榆柳岑蔚，戶皆唐人，見使者氈蓋，夾道觀。至龍支城，耋老千人拜且泣，問天子安否，言：『頃從軍沒于此，今子孫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來？』言已皆嗚咽。密問之，豐州人也。過石堡城，崖壁峭豎，道回屈，虜曰鐵刀城。右行數十里，土石皆赤，虜曰赤嶺。而信安王禕、張守珪所定封石皆仆，獨虜所立石猶存。赤嶺距長安三千里而贏，蓋隴右故地也。曰悶怛盧川，直邏娑川之南百里，臧河所流也。河之西南，地如砥，原野秀沃，夾河多檉柳。山多柏，坡皆丘墓，旁作屋，赭塗之，繪白虎，皆虜貴人有戰功者，生衣其皮，死以旌勇，徇死者瘞其旁。度悉結羅嶺，鑿石通車，逆金城公主道也。至鄯谷，就館。臧河之北川，贊普之夏牙也。周以槍纍，率十步植百長槊，中剌大幟爲三門，相距皆百步。甲士持門，巫祝鳥冠虎帶擊鼓，凡入者搜索乃進。中有高臺，環以寶楯，贊普坐帳中，以黃金飾蛟螭虎豹，身被素褐，結朝霞冒首，佩金鏤劍。鉢掣逋立于右，宰相列臺下。唐使者始至，給事中論悉笞熱來議盟，大享於牙右，飯舉酒行，與華制略等，樂奏《秦王破陣曲》，又奏《涼州》、《胡渭》、《錄要》、雜曲，百伎皆中國人。盟壇廣十步，高二尺。使者與虜大臣十餘對位，酋長百餘坐壇下，上設巨榻，鉢掣逋升，告盟，一人自旁譯授于下。已歃血，鉢掣逋不歃。盟畢，以浮屠重爲誓，引鬱金水以飲，與使者交慶，乃降。

又　虜遣論悉諾息等入謝，天子命左衛大將軍令狐通、太僕少卿杜載答之。是歲，尚綺心兒以兵擊回鶻，党項，小相尚設塔率衆三萬牧馬木蘭梁。比歲，使者獻金盎、銀冶犀、鹿，貢犛牛。

寶曆至大和，再遣使者朝。五年，維州守將悉怛謀挈城以降，劍南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受之，收符章仗鎧，更遣將虞藏儉據之。州南抵江陽岷山，西北望隴山，一面崖，三涯江，虜號無憂城，爲西南要扞。會牛僧孺

當國，議還悉怛謀，歸其城。吐蕃夷誅無遺種，以怖諸戎。自是比五年虜使來，必報。所貢有玉帶、金皿、獺褐、犛牛尾、霞氈、馬、羊、橐它。

又　渾末，亦曰嗢末，吐蕃奴部也。虜法，出師必發豪室，皆以奴從，平居散處耕牧。及恐熱亂，無所歸，共相嘯合數千人，以嗢末自號，居甘、肅、瓜、沙、河、渭、岷、廓、疊、宕間，其近蕃牙者最勇，而馬尤良云。

《舊五代史・外國列傳》　唐時屢爲邊患。初，唐分天下爲十道，河西、隴右三十三州，涼州最爲大鎮。天寶置八監，牧馬三十萬，又置都護以控制之。安祿山之亂，肅宗在靈武，悉召河西戍卒收復兩京，吐蕃乘虛取河西、隴右，華人百萬皆陷于吐蕃。開成時，朝廷嘗遣使至西域，見甘、涼、瓜、沙等州城邑如故，陷吐蕃之人見唐使者旌節，夾道迎呼涕泣曰：『皇帝猶念陷蕃生靈否？』其人皆天寶中陷吐蕃者子孫，其語言小訛，而衣服未改。

《文獻通考・四裔考・吐蕃》　吐蕃乃求和。忠王友皇甫惟明等請許之，帝乃以書賜金城公主。贊普大喜，遣人隨使者入朝，表言甥以文成、金城公主，敢失禮乎？曩特以沖幼枉爲邊將，讒亂如。蒙澄亮死，且萬足千萬歲不敢先負盟。且獻怪寶，上禮其使，遣御史大夫崔琳報聘。吐蕃又請交馬於赤嶺，互市於甘松嶺。宰相裴光庭曰，甘松中國阻，不如許赤嶺，乃聽，以赤嶺爲界，表以大碑，刻約其上。又請五經敕祕書寫賜，幷賜物萬計，吐蕃遣人謝。明年又上寶器數百，具制治詭殊。其後，吐蕃西擊勃律，勃律告急，帝諭令罷兵，不聽，卒殘其國。於是崔希逸爲河西節度使，鎮涼州。故時彊畔皆樹壁守，捉希逸，謂虜戍將乞力徐曰，兩國約好而守備不廢，云何請皆罷以便人？乞力徐曰，公忠誠無不可，恐朝廷未皆信，脫掩吾不備其可悔。希逸固邀，乃許其刑白犬盟，而後悉撤障壁，虜畜牧被野。

又　德宗即位，以歲與虜戰，亡獲相償，謀綏懷之，遣太常□卿韋倫持節歸其俘五百，厚給衣褚，切敕邊吏護亭障，無輒侵虜地。吐蕃始聞未信，使者入境，乃感畏。時乞立贊爲贊普，即發使者隨倫入朝，又遣使獻方物。明年，殿中少監崔漢衡往使，贊普曰，我與唐舅甥國，詔書乃用臣禮卑我，又請雲州、西盡賀蘭山爲吐蕃境，且引景龍詔書曰，唐使至甥先與盟，蕃使至舅亦將親盟。贊普曰，其禮本均，帝許之。

又　〔貞元〕二十年，贊普死，詔遣使弔祭。其弟嗣立，使使入朝，順宗立以田景度等持節往使。永貞元年來歸，金幣牛馬助崇陵。憲宗初遣使者修好，且還其俘。其後比年來朝貢，又欵隴州塞丐互市，詔可。十二年，贊普死，遣使弔祭，吐蕃使論矩立藏來朝。

又　長慶元年，遣使來朝且乞盟，詔許之。盟京師西郊，又遣使就盟其國，虜遣論悉諾息等入謝，天子命左衛大將軍令狐通等報之。比歲，使者獻金盎、銀冶犀鹿、貢犛牛寶器。至太和，再遣使者朝。五年，維州守將悉怛謀挈城以降，劒南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受之。州南抵江陽岷山，西北望隴山，一面崖三涯江，虜號無憂城，爲西南要扞。會牛僧孺當國，議還，悉怛謀歸其城。吐蕃夷誅無遺種，以怖諸戎。自是比五年，虜使來必報所貢，有玉帶、金四、獺褐、犛牛尾、霞氈、馬、羊、橐駝。贊普立，幾二十年病不事，委任大臣，故不能抗中國。邊候晏然，死，以弟達磨嗣。達磨嗜酒，好畋獵，喜內，且凶愎少恩，政益亂。開成四年，遣太子詹事李景儒往使，吐蕃以論集熱來朝，獻玉器、羊、馬。

清・鍾賡起《甘州府志》卷一《世紀上》　懿宗咸通七年，吐番奴部號渾末居甘州。亦號嗢末。

中原多故，王命不及，歸義諸城多渾末。虜法出師必發豪室，皆以奴從，平居散處耕牧，及論恐熱亂，奴部無所歸，共相嘯合數千人，以渾末自號，居甘、廓等州間。其近蕃者最勇而馬尤良云。

清・馬揭、盛繩祖《衛藏圖識》卷上《源流考》　〔玄宗〕二十四年，常侍崔希逸以殺白狗爲盟，誑吐蕃，計破於青海，復絕朝貢。二十八年寇維州又破之，得安戎城，詔改爲平戎。二十九年春，金城公主薨，吐蕃來告，仍請和，上不許。乾元後，吐蕃乘唐間隙盡有戎境。肅宗年間，吐蕃遣使請盟，郭子儀令於鴻臚寺歃血，以申蕃戎之禮。廣德元年，吐蕃以京師失守，故因降將高庭暉入長安立廣武王爲帝，旋爲郭子儀設疑兵悉衆遁去。建中二年，吐蕃請以賀蘭山爲界。四年遣官盟於清水，即大詔前甥舅聯盟碑也。興元元年，吐蕃助渾瑊大破朱泚於武功之武亭川，因許以涇州、靈州相報而未與。吐蕃詐邀會盟，劫瑊而陷其軍，渾瑊僅以身免，自此大入寇掠吳山、汧陽等界。貞元五年，劒南節度使韋皋大破之，盡復

嶲州地。七年，又攻破吐蕃。十六年，詔韋皋出兵成都以紓邊患，遂命陳洎等統兵出龍溪、石門及南道雅、邛、黎、嶲，幷進攻昆明，諾濟城諸路，凡九道並進。自八月至十二月屢破其衆，拔七城，遂圍維州，擒蕃將莽熱獻俘於京。穆宗長慶元年，吐蕃復請盟。乃命御史大夫劉元鼎充會盟使。初，元鼎見贊普於悶懼靈川，盖贊普夏衙之所。其川在邏婆川南百里，臧河之所流，臧當作藏，即西藏所由名也。時吐蕃遣論悉諾息隨元鼎來朝，於是不復叛。

《清一統志・西藏》　其俗謂強雄曰贊，丈夫曰普，故號君長曰贊普。地直京師西八千里，距鄯善五百里。其贊普居跋布川，或邏娑川。《地理志》天威軍，初曰振武軍，又西二十里至赤嶺，其西吐蕃有開元中分界碑，自振武經尉遲山苦拔海，王孝傑米柵，九十里至莫離驛，又經公主佛堂大非川。二百八十里至那綠驛，吐蕃界也。又經暖泉烈謨海，四百四十里渡黄河，又四百七十里至衆龍驛，又渡西月河二百一十里至多彌國西界。又經犁牛河、渡藤橋，百里至列驛。又經食堂、吐蕃村、截支橋、兩石，南北相當。又經截支川四百四十里至婆驛。乃渡大月河羅橋，經潭池魚池五百二十里至悉諾羅驛，又經乞量寧水橋，又經大速水橋，三百二十里至鶻奔驛。唐使入蕃，公主每使人迎勞於此。又經鵝奔峽十餘里，兩山相峙，上有小橋，三瀑水注如瀉缶，其下如烟霧。百里至野馬驛，經吐蕃墾田。又經東橋湯，四百里至閣川驛。又經恕諶海，一百三十里至蛤不爛驛，旁有二羅骨山，積雪不消。又六十里至哭錄濟驛，唐使至，贊普每遣使慰勞於此。又經柳谷莽布支莊，有溫湯，涌高二丈，氣如烟雲，可以熟米。又經湯羅葉遺山，及贊普祭神所。二百五十里至農歌驛，邏些在東南，距農歌二百里，唐使至吐蕃，宰相每遣使迎候於此。又經鹽池、暖泉江、布靈河，二百十里，渡姜濟河，經吐蕃墾田。二百六十里至卒歌驛，乃渡臧河，經佛堂一百八十里，至勃合驛鴻臚館，至贊普牙帳。其西南拔布海。

又　唐碑，在衛之伊克招廟大門右，上刻長慶初，唐與吐蕃會盟之文，至今碑備完好。其文曰：『大唐文武孝德皇帝、大蕃聖神贊普，舅甥二主，商議社稷如一，結立大和盟約，永無淪替。神人俱以證之，世世代代，使其稱贊，是以勒石留傳之於後也。大武孝德皇帝，與聖神贊普，二聖濬哲鴻被，曉久永之化，垂矜愍之情，恩覆並無内外，商議協同，務令萬姓安泰，施恩如一，成久遠大治之績。兹者同心以申鄰好之義，共成厥美，今漢蕃二國，所守見管封疆，洮岷之東，屬大唐國界，其塞之西，盡是大蕃地土，彼此不爲殺敵，不舉兵革，不相侵謀，封境或有猜阻，捉生問事，給以衣糧放歸。令社稷山川無擾，各敬人神。然舅甥相好之義，苦難每須通傳，彼此相倚。二國常相往來，兩路所遣，唐差蕃使，並於將軍谷交馬。其洮岷之東，大唐供應，清水縣以西，大蕃供應。須令舅甥親近之禮，使其兩界烟塵不揚，同聞頌德之名，永無驚恐之慮。行人撤備，鄉土俱安，並無相擾之犯。垂恩萬代，則稱美之聲，遍於日月所照矣。蕃於蕃國受安，漢亦漢國受樂。各依此盟誓，永不移易。當三寶及諸賢，日月星辰之下，刑牲設誓，如有不依此言，背約破盟者，受其殃禍也。蕃漢君臣，並稽首告立，周細爲文，二君之德，萬載稱揚，内外蒙庥，人民咸頌矣。按《舊唐書》長慶元年九月，吐蕃遣使請盟，許之。乃命大理卿兼御史大夫劉元鼎，充西蕃會盟使，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劉師老爲副。元鼎等與論訥羅同赴吐蕃本國就盟，此碑即當時所置也。

清・常明《四川通志》卷一九二《西域》　穆宗元年，吐蕃遣使請盟，許之。十月，乃命大理卿兼御史大夫劉元鼎充西番會盟使，十月十日既與吐蕃盟于長安。劉元鼎與論訥羅同赴本國就盟，仍敕元鼎到彼，令宰相以下各于盟文後書名。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到吐蕃牙帳，以五月六日會盟訖。此即伊克招廟大門右之盟碑也。文内稱，文武孝德皇帝乃長慶元年七月壬子羣臣上穆宗尊號。《舊志》謂爲德宗，《衛藏圖識》指爲清水盟詞，并誤。自是朝貢不絕。

《舊五代史・外國列傳》　而吐蕃不見於梁世。唐天成三年，回鶻王仁喻來朝，吐蕃亦遣使附以來，自此數至中國。明宗嘗御端明殿見其使者，問其牙帳所居，曰：『西去涇州二千里。』明宗賜以虎皮，人一張，皆披以拜，委身宛轉，落其氈帽，髮亂如蓬，明宗及左右皆大笑。至漢隱帝時，猶來朝，後遂不復至，史亦失其君世云。

宋太祖趙匡胤《賜吐蕃尚波干勅書》　建隆二年，秦州首領尚波干傷殺采造務卒。知州高防以聞，乃以吳延祚爲雄武軍節度，齎勅書代防安輯之。朝廷制置邊防，撫寧部落，務令安集，豈有侵漁。曩者秦州設置三砦，止以采取材木供億京師。雖在番漢之交，不妨牧放之利。汝等占據木

植，殺傷軍人，近得高防奏，汝等見已拘執聽候進止。朕以汝久翰忠順，必悔前非，特示懷柔，各從寬宥。已令吳延祚往伸安撫及還舊地所宜，共體恩旨，各歸本州，仍以錦袍、銀帶賜之。尙波干等感悅，是年秋乃獻伏羌地。

《宋史・列傳・外國》　吐蕃本漢西羌之地，其種落莫知所出。或云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其子孫以禿髮爲國號，語訛故謂之吐蕃。唐貞觀後，常來朝貢。至德後，因安、史之亂，遂陷河西、隴右之地。大中三年，其國宰相論恐熱以秦、原、安樂及石門等七關來歸。四年，又克成、維、扶三州。五年，其國沙州刺史張義潮以瓜、沙、伊、肅十一州之地來獻。唐末，瓜、沙之地復爲所隔。然而其國亦自衰弱，族種分散，大者數千家，小者百十家，無復統一矣。自儀、渭、涇、原、環、慶及鎭戎、秦州暨于靈、夏皆有之，各有首領，內屬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涼州雖爲所隔，然其地自置牧守，或請命於中朝。

又　天成中，權知西涼府留後孫超遣大將拓拔承誨來貢，明宗召見，承誨云：『涼州東距靈武千里，西北至甘州五百里。舊有鄯人二千五百爲戍兵，及黃巢之亂，遂爲阻絕。超及城中漢戶百餘，皆戍兵之子孫也。其城今方幅數里，中有縣令、判官、都押衙、都知、兵馬使，衣服言語略如漢人。』即授超涼州刺史，充河西軍節度留後。乾祐初，超卒，州人推其土人折逋嘉施權知留後，遣使來貢，即以嘉施代超爲留後。

又　至道元年，涼州蕃部當尊以良馬來貢，引對慰撫，加賜當尊虎皮一，歡呼致謝。二年四月，折平族首領握散上言，部落爲李繼遷所侵，願會兵靈州以備討擊，賜幣以答之。七月，西涼府押蕃落副使折逋喻龍波上言，蕃部頻爲繼遷侵略，乃與吐蕃都部署沒啰拽于會六谷蕃衆來朝，且獻名馬。上厚賜之。

又　咸平元年十一月，河西軍左廂副使、歸德將軍折逋游龍鉢來朝。游龍鉢四世受朝命爲酋，雖貢方物，未嘗自行，今始至，獻馬二千餘匹。河西軍即古涼州，東至故原州千五百里，南至雪山、吐谷渾、蘭州界三百五十里，西至甘州同城界六百里，北至部落三百里。周回平川二千里。舊領姑臧、神烏、蕃禾、昌松、嘉麟五縣，戶二萬五千六百九十三，口十二萬八千一百九十三。今有漢民三百戶。城周回十五里，如鳳形，相傳李軌舊治也。皆龍鉢自述云。詔以龍鉢爲安遠大將軍。

又　立遵或曰李遵，或曰李立遵，又曰郭成蘭逋叱。論逋者，相也。立遵貪，且喜殺戮，國人不附，既與曹瑋戰三都谷不勝，又襲西涼爲所敗。廝囉遂與立遵不協，更徙邈川，以溫逋奇爲論逋，有勝兵六七萬，與趙德明抗，希望朝廷恩命。知秦州張佶奏請拒絕。涇原鈐轄曹瑋上言，宜厚吶廝囉以扼德明。而立遵屢表求贊普號，朝議以贊普戎王也，立遵居廝囉下，不應妄予，乃用廝鐸督恩例，授立遵保順軍節度使，賜襲衣、金帶、器幣、鞍馬、鎧甲等。

又　景祐中，以廝囉爲保順軍節度觀察留後，歲以奉錢令秦州就賜。元昊侵略其界，兵臨河湟，廝囉知衆寡不敵，壁鄯州不出，陰聞元昊，頗得其虛實。元昊已渡河，插幟志其淺，廝囉潛使人移植深處以誤元昊。及大戰，元昊潰而歸，士視幟渡，溺死十八九，所鹵獲甚衆。自是，數以奇計破元昊，元昊遂不敢窺其境。及元昊取西涼府，潘羅支舊部往往歸廝囉，又得回紇種人數萬。廝囉居鄯州，西有臨谷城通青海，高昌諸國商人皆趨鄯州貿賣，以故富強。

又　初，廝囉死，董氈嗣爲保順軍節度使、檢校司空。神宗即位，加太保，進太傅。熙寧元年，封其母安康郡太君，以其子蘭逋比爲錦州刺史。三年，夏人寇環慶，董氈乘虛入其境，大克獲。賜璽書袍帶獎激之。王韶既定熙河，其首領青宜結鬼章寇河州踏白城，景思立死焉。帝命邊臣招來之。十年，以鬼章及阿里骨皆爲刺史。董氈貢眞珠、乳香、象牙、玉石、馬，賜以銀、綵、茶、服、緡錢，改西平節度使，遣供奉官郭英齎詔書、器幣至其國。

《文獻通考・四裔考・吐蕃》　梁開平二年，遣使朝貢，官其首領。後唐天成二年，遣使者野利延孫等入貢，幷蕃僧四人，持蕃書二封，人莫識其字。其後權知西涼府留後孫超遣大將拓跋承誨來貢，明宗召見。承誨云，涼州東距靈武千里，西北至甘州五百里，舊有鄯人二千五百，爲戍卒，及黃巢之亂，遂爲阻絕。今城中漢戶百餘，皆戍兵之子孫，衣服、言語略如漢人。又言，涼州郭外數十里，尙有漢民陷沒者耕作，餘皆吐蕃。詔授超涼州刺史，河西軍節度使留後。漢乾祐初，超卒，州人推其土人折逋嘉施權知留後，遣使來貢，即以嘉施代超爲留後。

又〔咸平〕三年，以儀州延蒙八部都首領渴哥領化州刺史，首領透逋等爲懷化郎將。四年，知鎮戎軍李繼和言西涼府六谷部首領潘羅支願戮力討繼遷，請授以刺史，仍給廩祿。羅支貢馬五千匹，詔厚給馬價，別賜茶、綵。

又　元豐四年，王師討夏國，會其兵。董氈遣酋長秣征尊率三萬人，赴黨龍耳江及隴朱珂諾，又集六部兵十二萬，約以八月分三路與官軍會。帝以其協濟軍威事功可紀，由常樂郡公進封武威郡王。鬼章、阿里骨黨令支皆團練使，心牟欽氈、阿星李叱臘欽爲刺史。夏人與之通好，許割賂斫龍以西地，云如歸我，卽官爵恩好一如所欲，董氈拒絕之。訓整兵甲以俟入討，且以蕃字來告。神宗召見其使，使歸語董氈，盡心守圉，每稱其上書情辭忠智，雖中國士大夫存心公家者不過如此。知邊川事力固不足與夏人抗，但欲解散其謀，使不與結和而已，故終不能有大功。哲宗立，加檢校太尉，元祐元年卒。藺逋叱已死，養子阿里骨嗣。阿里骨本于闐人，少從其母，給事董氈，故養爲子。既嗣事，遣使修貢。元祐元年，授冠軍大將軍、檢校司空河西軍節度使、封寧塞郡公。

唐・劉元鼎《與吐蕃使盟文》　惟唐承天，撫有八紘，聲敎所臻，靡不來廷。兢業濟栗，懼其鄙顓，纘武紹文，疊慶重光，克彰濬哲，罔忝洪緒。十有二葉，二百有四載，則我太祖權明號而建不拔，鋪鴻名而垂永久，類上帝以答嘉應，享皇靈以酬景福，曷有怠已。越歲在癸丑冬十月癸酉，文武孝德皇帝詔丞相臣植、臣播、臣元穎等，與大蕃和使禮部尚書訥羅論等，會盟於京師，壇於城之西郊，坎於壇北。凡讀誓刑牲，加書復壞，陡降周旋之禮，動無違者。蓋所以偃兵息人，崇姻繼好，懋建遠略，規恢長利故也。原夫昊穹上臨，黃祇下載，茫茫蠢蠢之類，必資官司，爲厥宰臣，苟無統紀，則相滅絕。中夏見管，維唐是君，西裔一方，大蕃爲主。自今而後，屏去兵革，宿忿舊惡，廓焉消除。追崇舅甥，曩昔結援，邊堠撤警，戍烽韜煙。患難相恤，暴掠不作，亭障甌脫，絕其交侵，襟帶要害，謹守如故。彼無此詐，此無彼虞。嗚呼！愛人爲仁，保境爲信，畏天爲智，事神爲禮，有一不至，搆災於躬。寒山崇崇，河水湯湯，日吉辰良，奠共兩疆。西爲大蕃，東實巨唐，大臣執簡，播告秩方。

唐・佚名《定蕃漢兩界碑》　維大唐開元二十一年，歲次壬申，舅甥修其舊好，同爲一家。往日貞觀十年，初通和好，遠降文成公主入蕃。已後，景龍二年，重爲婚媾，金城公主因茲降蕃。自此以來，萬事休帖。間者邊吏不謹，互有侵軼，越在遐荒，因之隔閡。今遵永舊，咸與維新，帝式藏用，不違厥旨，因以示赤嶺之外，其所定邊界，一依舊定爲封守，爲羅斥候通關梁，大矣哉。皇天無私，惟聖作乂，故違聖者逆也，所以降雷霆之威。率聖者順也，所以漸雲雨之施。休咎之理，順逆之繇，若斯之明矣。昔先帝含宏，愛主從聘，所以一內外之禮，等華夷之觀，通朝覲之往來，成舅甥之宴好，則我先帝之德，不可忘也。頃者，瓜州之役，宥而不討者，蓋捨之先迷，而歸之畜復。夫恃安則逸，逸則棄禮，棄禮則忘信，忘信者暴蔑之心生也。故春秋時人，忘盟誓之典，有如日，有如河。我之今日，罔不稽古，幽蕃臣魁渠，實曰警戒。無或背淳德，習凶梗，侵擾我河湟，窺視我亭障。無或恣業，驚馳咆哮，剽掠我牛馬，蹂踐我農穡。漢家軍領，亦不得兵馬相侵，我家用不掩襲爾城守，覆墜爾師徒，雍塞爾道路。煙滅爾部落，不以兵強而害義，不以爲利而棄言。則我無爾詐，爾無我虞，信也。司愼盟羣祀，莫不聽命。然後定正朔，宜百福，偕爾命祚，泱泱乎仁壽之風矣。休哉，法尚一正，無二正之極。爾惟修代好，彌永年，忠於人則信於神，俾我唐受無疆之福，爾亦荷有永之謀。用懷爾遠人，不寶爾遠物，至聖之仁也。銘曰：

言念舊好，義不忒兮。道路無壅，烽燧息兮。指河爲誓，子孫億兮。有渝其誠，神明殛兮。

唐・佚名《盟吐蕃題柱文》　大唐文武孝德皇帝，與大蕃聖神贊普，舅甥二主，商議社稷如一，結立大和盟約，永無渝替。神人俱以證知，世世代代，使其稱讚，是以盟文節目，題之於柱也。文武孝德皇帝，與（闕六字）都贊陛下，二聖舅甥，濬哲鴻被，曉今永之屯亨，矜愍之情，恩覆其無內外，商議葉同，務令萬姓安泰，所思如一，成久遠大善，再續慈親之情，重申鄰好之義，爲此大和矣。今蕃漢二國所守，見管都闕九字。興實已西，盡是大蕃境土，彼此不爲寇敵，不舉兵革，不相侵謀。封境或有猜阻，捉生問事訖，給以衣糧放歸。令社稷葉同如一，爲此大

和。然舅甥相好之義，善理每須通傳，彼此驛騎一闕七字。舊路蕃漢並於將軍谷交馬。其綏戎柵已東，大唐祇應，清水縣已西，大蕃供應，須含舅甥親近之禮，使其兩界煙塵不揚。同聞寇盜之名，復無驚恐之患，封人撤險，鄉土俱安，如斯樂業之闕六字。美之，闕一字。遍於日月所照矣。蕃於蕃國受安，漢亦漢國受樂，茲乃合俱大業耳。依此盟誓，永久不得移易。然三寶及諸賢聖，日月星辰，請爲知證。如此盟約，各自契陳，刑牲爲盟，設此大約。儻不依此誓，蕃漢君臣闕五字。未闕二字。禍也仍須備守及爲陰謀者，不在破盟之限。蕃漢君臣，並稽告立誓，周細爲文。二君之合，終以雍和，登壇之臣，親署姓名於柱，如斯誓文，藏於王府屬。

唐・棄隸蹜贊《請修好表》 仲冬極寒，伏惟皇帝舅萬福。使典軍馬集併吐蕃使判悉獵等同至，其書共傳語，幷悉俱委，所緣和事者。孝和帝在日，其國界並是逐便斷當訖，彼此亦已盟誓，漢宰相等官入誓者，僕射豆盧欽望、魏元忠，中書令李嶠，侍中紀處訥、蕭至忠，侍郎李迥秀，尚書宗楚客、韋安石、楊矩等一十人。吐蕃宰相等亦同盟誓訖，遂迎公主入蕃，彼此安穩。於後太上皇登極，親好並相和同。雖復如舊，其漢宰相入誓者並已歿，於後宰相不知已前要契，當令望重立盟誓，舅甥各親署盟書，宰相依舊作誓，彼此相信，亦長安穩。此處使人論乞徐、尚奔時俄宗等，前後七迴入漢。比論皇帝舅親署誓書事，復遣宰相作誓，外甥亦親署，宰相亦作呪，如此使七迴來去，阿舅卻報言，舅甥親自手署誓書。及彼此宰相作呪，阿舅云大是好事。及至今日，阿舅手署不見，宰相作呪亦無。又西頭張元表將兵打外甥百姓，又李知古亦將兵打外甥百姓，既緣如此違誓失信，所以吐蕃遂發兵馬。今奉阿舅書，以前所有嫌惡，並悉不論。自今以後，依前和睦，大是好事。在此外甥亦同阿舅來意，阿舅必定和好，所以遣使人往來，亦得文不須重盟誓者。緣孝和皇帝時，舊漢宰相人盟誓者並無，阿舅必以和好不重作盟誓。彼此不相信，要須新立盟誓，即日未知國事，亦不繇官寮，並皆自決。但是百姓擬遣安業，久長快活。阿舅書上雖道和好，意中不專，知有何益。今日必定和好，此處速卻迴的實相報。來書云：乞力徐此集兵馬者，准舊例，兵馬新舊交替。若道別集兵馬，並是虛言。又往者，平論地界，白水已來，中間並合空間，昨秋間，郭將軍率聚兵馬於白水築城，既緣如此，吐蕃遂於界內道亦築一城，其兩國和同，亦須迎送使命，必若不和，其城彼此守捉邊境。又以北突厥、骨吐祿，共吐蕃交通者，舊時使命，實亦交通，中間舅甥和睦已來，准舊平章。其骨吐祿，阿舅亦莫與交通，外甥亦不與交。今聞阿舅使人頻與骨吐祿交通，在此亦知爲不和。中間有突厥使到外甥處，既爲國王，不可久留外國使人，遂卻送歸。即日兩國和好依舊，斷當吐蕃不共突厥交通，如舅不和，自外諸使命何入番任使伊去來。阿舅所附信物，並悉領。外甥今奉金胡瓶一，瑪瑙盃一，伏惟受納。

唐・可黎可足《與中國盟文》 蕃漢二邦，各守見管本界，彼此不得征，不得討，不得相爲寇讐，不得侵謀境土。若有所疑，或要捉生問事，便給衣糧放還，今並依從，更無添改。

婚姻家庭

《舊唐書・吐蕃上》 貞觀八年，其贊普棄宗弄讚始遣使朝貢。弄讚弱冠嗣位，性驍武，多英略，其鄰國羊同及諸羌並賓伏之。太宗遣行人馮德遐往撫慰之。見德遐，大悅。聞突厥及吐谷渾皆尚公主，乃遣使隨德遐入朝，多賫金寶，奉表求婚，太宗未之許。使者既返，言於弄讚曰：『初至大國，待我甚厚，許嫁公主。會吐谷渾王入朝，有相離間，由是禮薄，遂不許嫁。』弄讚遂與羊同連，發兵以擊吐谷渾。吐谷渾不能支，遁於青海之上，以避其鋒，其國人畜並爲吐蕃所掠。於是進兵攻破党項及白蘭諸羌，率其衆二十餘萬，頓於松州西境。遣使貢金帛，云來迎公主，又謂其屬曰：『若大國不嫁公主與我，即當入寇。』遂進攻松州。都督韓威輕騎覘賊，反爲所敗，邊人大擾。太宗遣吏部尚書侯君集爲當彌道行營大總管，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爲白蘭道行軍總管，左武衛將軍牛進達爲闊水道行軍總管，右領軍將軍劉蘭爲洮河道行軍總管，率步騎五萬以擊之。進達先鋒自松州夜襲其營，斬千餘級。弄讚大懼，引兵而退，遣使謝罪，因復請婚，太宗許之。弄讚乃遣其相祿東贊致禮，獻金五千兩，

自餘寶玩數百事。

貞觀十五年，太宗以文成公主妻之，令禮部尚書、江夏郡王道宗主婚，持節送公主於吐蕃。弄讚率其部兵次柏海，親迎於河源。見道宗，執子壻之禮甚恭。既而歎大國服飾禮儀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及與公主歸國，謂所親曰：『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國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爲幸實多。當爲公主築一城，以誇示後代。』遂築城邑，立棟宇以居處焉。公主惡其人赭面，弄讚令國中權且罷之，自亦釋氈裘，襲紈綺，漸慕華風。仍遣酋豪子弟，請入國學以習詩、書。又請中國識文之人典其表疏。

又　初，太宗既許降文成公主，贊普使祿東贊來迎，召見顧問，進對合旨，太宗禮之，有異諸蕃，乃拜祿東贊爲右衛大將軍，又以琅邪長公主外孫女段氏妻之。祿東贊辭曰：『臣本國有婦，父母所聘，情不忍乖。且贊普未謁公主，陪臣安敢輒娶。』太宗嘉之，欲撫以厚恩，雖奇其答而不遂其請。祿東贊有子五人：長曰贊悉若，早死；次欽陵，次贊婆，次悉多干，次勃論。及東贊死，欽陵兄弟復專其國。

又　時吐蕃南境屬國泥婆羅門等皆叛，贊普自往討之，卒於軍中。諸子爭立，久之，國人立器弩悉弄之子棄隸蹜贊爲贊普，時年七歲。中宗神龍元年，吐蕃使來告喪，中宗爲之舉哀，廢朝一日。俄而贊普之祖母遣其大臣悉薰熱來獻方物，爲其孫請婚，中宗以所養雍王守禮女爲金城公主許嫁之。自是頻歲貢獻。

《新唐書・吐蕃上》　初東寇也，連歲不解，其大臣請返國，不聽，自殺者八人。至是弄贊始懼，引而去，以使者來謝罪，固請昏，許之。遣大論薛祿東贊獻黃金五千兩，它寶稱是，以爲聘。

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詔江夏王道宗持節護送，築館河源王之國。弄贊率兵次柏海親迎，見道宗，執婿禮恭甚，見中國服飾之美，縮縮媿沮。歸國，自以其先未有昏帝女者，乃爲公主築一城以夸後世，遂立宮室以居。公主惡國人赭面，弄贊下令國中禁之。自褫氈罽，襲紈綃，爲華風。遣諸豪子弟入國學，習《詩》、《書》。又請儒者典書疏。

又　中宗景龍二年，還其昏使。或言彼來逆公主，且習聞華言，宜勿遣，帝以中國當以信結夷狄，不許。明年，吐蕃更遣使者納貢，祖母可敦又遣宗俄請昏。帝以雍王守禮女爲金城公主妻之，吐蕃遣尚贊咄名悉臘等逆公主。帝念主幼，賜錦繒別數萬，雜伎諸工悉從，給龜茲樂。詔左衛大將軍楊矩持節送。帝爲幸始平，帳飲，引羣臣及虜使者宴，酒所，帝悲涕歔欷，爲赦始平縣，罪死皆免，賜民繇賦一年，改縣爲金城，鄉曰鳳池，里曰愴別。公主至吐蕃，自築城以居。拜矩鄯州都督。吐蕃外雖和而陰銜怒，卽厚餉矩，請河西九曲爲公主湯沐，矩表與其地。九曲者，水甘草良，宜畜牧，近與唐接。自是虜益張雄，易入寇。

《文獻通考・四裔考・吐蕃》　於是論彌薩來朝請和，贊普自將萬騎攻悉州，都督陳大慈四戰皆克。明年乃獻馬、黃金求婚。而虜南屬帳皆叛，贊普自討，死於軍，諸子爭立。國人立棄隸蹜贊爲贊普，始七歲。使者來告喪，且求盟，又使大臣悉董熱固求婚，未執會。監察御史李知古建討姚州蠻，削吐蕃向導，詔發劒南，募士擊之。蠻酋以情輸，虜殺知古尸以祭天，進攻蜀漢，詔靈武監軍右臺御史唐九徵爲姚嶲道討擊使，率兵擊之。虜以鐵絙梁瀘瀼二水，通西洱蠻築城戍之，九徵毀絙夷城，建鐵柱於滇池以勒功。

唐・閻朝隱《奉和送金城公主適西蕃應制》　舅甥重親地，君臣厚義鄉。還將貴公主，嫁與耨檀一作褥氈王。鹵薄山河一作川暗一作闇，琵琶一作胡琴道路長。迴瞻父母國，日出在東方。

唐・韋元旦《奉和送金城公主適西蕃應制》　柔遠安夷俗，和親重漢年。軍容旌節送，國命錦車傳。琴曲悲千里，簫聲戀九天。唯應西海月，來就掌珠圓。

唐・呂温《吐蕃別一作列館和周十一郎中楊七錄事望白水山作》　純精結奇狀，皎皎天一涯。玉嶂擁清氣，蓮峰開白花。半巖晦雲雪，高頂澄煙霞。朝昏一作暮對賓館，隱映如仙家。夙聞蘊孤尚，終欲窮幽遐。暫因行役暇，偶得志所嘉。明時無外戶，勝境卽中華。況今舅甥國，誰道隔流沙。

喪葬

《新唐書・吐蕃上》　儀鳳四年，贊普死，子器弩悉弄立，欽陵復擅

政，使大臣來告喪，帝遣使者往會葬。

又　欽陵專國久，常居中制事，諸弟皆領方面兵，而贊婆專東境幾三十年，爲邊患。兄弟皆才略沈雄，衆憚之。器弩悉弄既長，欲自得國，漸不平，乃與大臣論巖等圖去之。欽陵方提兵居外，贊普託言獵，卽勒兵執其親黨二千餘人殺之，發使者召欽陵、贊婆，欽陵不受命，贊普自討之。未戰，欽陵兵潰，乃自殺，左右殉而死者百餘人。

又　〔開元二十七年〕是歲，金城公主薨。明年，爲發哀，吐蕃使者朝，因請和，不許。

醫藥衛生

《宋史・列傳・外國》　〔景德〕三年，又以者龍族合窮波、黨宗族業羅等爲本族首領，檢校太子賓客，皆鐸督外姻也。鐸督遣安化郎將路黎奴來貢。黎奴病于館，特遣尚醫視療。及卒，上憐之，厚加賻給。五月，鐸督又言部落疾疫。詔賜白龍腦、犀角、硫黃、安息香、白紫石英等藥，凡七十六種。使者感悅而去。又制加鐸督檢校太傅，其族帳李波逋等四十九人爲檢校太子賓客，充本族首領。鐸督遣所部波機進賣馬，因言積官奉半歲，乞就京給賜市所須物，從之。

祭祀

《舊唐書・吐蕃上》　開元二年秋，吐蕃大將坌達焉、乞力徐等率衆十餘萬寇臨洮軍，又進寇蘭、渭等州，掠監牧羊馬而去。楊矩悔懼，飲藥而死。玄宗令攝左羽林將薛訥及太僕少卿王晙率兵邀擊之。仍下詔將大舉親征，召募將士，克期進發。俄而晙等與賊相遇於渭源之武階驛，前軍王海賓力戰死之，晙等率兵而進，大破吐蕃之衆，殺數萬人，盡收得所掠羊馬。賊餘黨奔北，相枕藉而死，洮水爲之不流。上遂罷親征，命紫微舍人倪若水往按軍實，仍弔祭王海賓而還。吐蕃遣其大臣宗俄因子至洮河祭其死亡之士，仍款塞請和，上不許之。自是連年犯邊，郭知運、王君㚟相次爲河西節度使以捍之。

清・曹樹翹《烏斯藏考》　藏之推算占驗皆唐公主所流傳。唐之公主下降者，太宗時有文成公主，中宗時有金城公主。此殆卽金城公主也，奏請河西九曲以爲公主湯沐邑，幷奏請《毛詩》、《禮記》、《左傳》、《文選》，想其另築城以居，日從事於學問，精通元象不下於三藏一行，藏人敬之甚。其薨也，相與祀之。至今大詔寺廊有唐公主、吐蕃贊普及贊普妾白布國王女神像。謂公主好善，修二詔，白布國王女同參淨業因竝祀焉。

文化教育

清・馬揭、盛繩祖《衛藏圖識》卷上《源流考》　唐貞觀八年，其贊普弄讚贊普王號遣使朝貢請婚，太宗不許，吐蕃率衆屯於松州之西境入寇。太宗命將率步騎五萬擊敗之。弄讚大懼引兵退，遣使謝罪，因復請婚。太宗以宗女文成公主下嫁，令江夏郡王道宗持節送之。弄讚親迎於河源而歸，別爲公主築城立棟宇，公主惡其人皆赭面，贊普遂令國中權罷之，亦自襲紈綺，釋氈羯，漸慕華風，仍遣酋豪子弟請入國學，以習詩書，又請中國文士典其疏表。高宗立授弄讚爲駙馬都尉，封西海郡王。因請蠶種及造酒、碾磑、紙墨之匠，並許焉。

又　則天時，弄讚元孫棄繇縮贊立，復請婚，中宗亦妻以所養雍王女金城公主。帝幸始平縣，設帳於百頃泊側，引王公、宰相及吐蕃使人宴。酒闌，命吐蕃使前，諭以公主孩幼割慈遠嫁之旨，上欷歔久之。因命學士李嶠等十七人賦詩餞別，改始平爲金城縣，又改其地爲鳳池鄉愴別里。公主至吐蕃亦別築一城以居。睿宗時，楊矩受吐蕃厚賂，歸爲代請河西九曲以爲金城公主湯沐地，與之未久而叛。元宗十七年，吐蕃恃強表疏悖慢，帝怒遣將大破之。復請和，遂命使臣往視金城公主，吐蕃復進表朝貢如初，公主亦別有進獻，並奏請《毛詩》、《禮記》、《左傳》、《文選》各一部，亦與之。

手工業

《舊唐書・吐蕃上》〔開元〕二十一年，又制工部尚書李暠往聘吐蕃，每唐使入境，所在盛陳甲兵及騎馬，以矜其精銳。二十二年，遣將軍李佺於赤嶺與吐蕃分界立碑。二十四年正月，吐蕃遣使貢方物金銀器玩數百事，皆形制奇異。上令列於提象門外，以示百僚。

《新唐書・吐蕃上》帝伐遼還，使祿東贊上書曰：『陛下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並臣治之。高麗恃遠，弗率於禮，天子自將度遼，隳城陷陣，指日凱旋，雖鴈飛于天，無是之速。夫鵝猶鴈也，臣謹冶黃金爲鵝以獻。』其高七尺，中實酒三斛。二十二年，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使西域，爲中天竺所鈔，弄贊發精兵從玄策討破之，來獻俘。

高宗卽位，擢駙馬都尉、西海郡王。弄贊以書詒長孫无忌曰：『天子初卽位，下有不忠者，願勒兵赴國共討之。』幷獻金琲十五種以薦昭陵。進封賓王，賜餉蕃渥。又請豐種、酒人與碾磑等諸工，詔許。永徽初，死，遣使者弔祠。無子，立其孫，幼不事，故祿東贊相其國。

顯慶三年，獻金盎、金頗羅等，復請昏。

又吐蕃又請交馬於赤嶺，互市於甘松嶺。宰相裴光庭曰：『甘松中國阻，不如許赤嶺。』乃聽以赤嶺爲界，表以大碑，刻約其上。又請《五經》，敕祕書寫賜，幷遣工部尚書李暠往聘，賜物萬計。吐蕃遣使謝，且言：『唐、吐蕃皆大國，今約和爲久長計，恐邊吏有妄意者，請以使人對相曉敕，令昭然具知。』帝又令金吾將軍李佺監赤嶺樹碑，詔張守珪與將軍李行禕、吐蕃使者莽布支分諭劍南、河西州縣曰：『自今二國和好，無相侵暴。』乃使悉諾勃海納貢，幷以幣器偏遺執政。明年，上寶器數百具，制冶詭殊，詔置提象門示羣臣。

商貿

《文獻通考・四裔考・吐蕃》董氈居青唐，獨有河北之地，然最強。其國大抵吐蕃遺俗，懷恩惠，重財貨，無正朔，市易用五穀、乳香、碙砂、闌毯、馬牛以代錢帛用。虎豹皮緣衣裘，尊釋氏，不知醫藥，疾病召巫覡視之，焚柴，聲鼓謂之逐鬼，信咀咒，或以決事訟有疑，使咀之訟者上辭牘，藉之以帛事，重則以錦，亦有鞭笞杻械諸獄具。人喜啖生物，無蔬茹、醯醬，獨知用鹽爲滋味，而嗜酒及茶，居板屋。富室以氈爲幕，貢獻謂之般次云。

清・升允修，安維峻纂《甘肅新通志》卷二二《建置志・茶法》唐德宗納戶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其一以爲常，平本錢後罷之。舊志謂茶之有稅始此。貞元九年，從鹽鐵使張滂奏，令出茶州縣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稅其一，自是歲得錢四十萬緡。穆宗從王播奏，增天下茶務稅率，百錢增五十。其後王涯判二使置榷茶，徙民茶樹於官場，焚其舊植者，天下大怨。令狐楚代爲鹽鐵使後，令納榷加價而已。李石爲相，以茶稅皆歸鹽鐵，復貞元之制。武宗增茶稅時，諸道置邸以收稅。大中初，鹽鐵轉運使裴休著條約，其法益峻，同於私鹽私商給自首之帖，天下稅茶增倍。

又宋置榷茶務官，自爲場置吏，總之曰山場。凡園戶，歲課作茶，輸其租，餘則官悉市之。先受錢而後入茶，曰本錢。又民歲輸茶折稅賦者曰折稅，此收茶之法。凡民鬻茶者，皆售於官，官給其日用飲食。茶商賈之欲貿易者，入錢若金帛，於京師榷貨務以射六務十三場茶給券，隨所射予之，謂之交引，此鬻茶之法。雍熙後，用兵之饟令商入芻粟，塞下酌地遠近增其虛估，給券以茶償之。天聖初，行見錢法。商人入芻粟塞下者，度地里遠近，使茶與邊糴各以實錢。禁納色虛估之弊，豪商大賈不能爲重輕而煩費頓省。嘉祐中，弛舊禁，通商茶法。敝園戶困於征取，何鬲王應麟俱言其不便，時韓琦、富弼主行之，歲收租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與諸路本錢悉儲以給邊。神宗熙寧中，置提舉熙河路買馬，令知熙州王韶爲之，而以提點刑獄爲同提舉。八年，提舉茶場李杞言，賣茶買馬固爲一事，乞同提舉買馬詔，如其請後，又置羣牧行司，以往來督市馬者，此茶馬所由始也。元豐三年，復罷爲提舉買馬監牧司。四年，羣牧判官郭茂恂言，承詔專以茶市馬，以物帛市穀，而併茶馬爲一司。臣聞頃時以茶易馬兼用金帛，以聽其便。近歲司局既分，專用銀絹錢鈔非羌部所欲，且茶馬二者事實相須，請如詔便奏可。六年，買馬司復罷兼茶事者。七年，更詔以買馬

隸經制熙河財用司。經制司罷乃復故。自李杞建議，始於提舉茶事兼買馬，其後二職分合不一。八年，陝西賣茶爲場共三百三十二，金州爲場六。元祐二年，熙河、秦、鳳三路茶仍官爲計置，永興、鄜延、環慶許通商。崇甯四年，詔令茶馬司總運茶博馬之識，復元豐成法，自是職任始一。

器用

《舊唐書・吐蕃下》 八月，吐蕃營於慶州方渠，大軍至河州界。十月，吐蕃節度論三摩及宰相尙塔藏、中書令尙綺心兒共領軍約十五萬衆，圍我鹽州數重，党項首領亦發兵驅羊馬以助。閱歷三旬，賊以飛梯、鵝車、木驢等四面齊攻，城欲陷者數四。刺史李文悅率兵士乘城力戰，城穿壞不可守，撤屋版以禦之，晝夜防拒，或潛兵斫營，開城出戰，約殺賊萬餘衆。諸道救兵無至者，凡二十七日，賊乃退。

服飾

《宋史・列傳・外國》 廝囉地既分，董氈最彊，獨有河北之地，其國大抵吐蕃遺俗也。懷恩惠，重財貨，無正朔。市易用五穀、乳香、硇砂、罽毯、馬牛以代錢帛。貴虎豹皮，用緣飾衣裘。婦人衣錦，服緋紫青綠。尊釋氏。不知醫藥，疾病召巫覡視之，焚柴聲鼓，謂之『逐鬼』。信呪詛，或以決事，訟有疑，使詛之。訟者上辭牘，藉之以帛，事重則以錦。亦有鞭笞杻械諸獄具。人喜啖生物，無蔬茹醯醬，獨知用鹽爲滋味，而嗜酒及茶。居板屋，富姓以氈爲幕，多並水爲鞦韆戲。貢獻謂之『般次』，自言不敢有貳則曰『心白向漢』云。其後，河州、武勝軍諸族寖驕，閉于闐諸國朝貢道，擊奪般次。詔邊將問罪。已而董氈遣使奉貢入謝，上慰納焉。

《文獻通考・四裔考・吐蕃》 廝囉居鄯州，西有臨谷城，通青海、高昌諸國，蕃商皆趨鄯州貿買，以故富強。寶元元年，加保順軍節度使，仍兼邈川大首領。時以元昊反，遣左侍禁魯經持詔諭廝囉，使背擊元昊以披其勢，賜帛二萬疋，經還以勞擢閤門祗候。廝囉奉詔出兵四萬五千向西涼。西涼有備，廝囉知不可攻，捕殺遊邏數十人亟還，聲言圖再舉。元昊既屢寇邊，仁宗召對魯經，欲再遣經，固辭，貶經爲左班殿，直募敢使者。屯田員外郎劉渙應詔，渙至，廝囉迎導，供帳甚厚。介騎士爲先驅，引渙至庭。廝囉冠紫羅氈冠，腹金線花袍，黃金帶，絲履，平揖不拜，延坐勞問，稱阿舅天子安否。道舊事則數十二辰屬，曰兔年如此，馬年如此云。渙傳詔己，廝囉召酋豪大犒，約盡力無身，然終不能有大功。後累加恩，兼保順河西節度使，洮、涼兩州刺史，又加階勳檢校官，功臣食邑，賜器、幣、鞍、勒、馬。

建築

《新唐書・吐蕃上》 諸子爭立，國人立棄隸蹜贊爲贊普，始七歲，使者來告喪，且求盟。又使大臣悉董熱固求昏，未報。會監察御史李知古建討姚州蠻，創吐蕃向導，詔發劍南募士擊之。蠻酋以情輸虜，殺知古，尸以祭天，進攻蜀漢。詔靈武監軍右臺御史唐九徵爲姚嶲道討擊使，率兵擊之。虜以鐵絙梁漾、濞二水，通西洱蠻，築城戍之。九徵毀絙夷城，建鐵柱於滇池以勒功。

娛樂



桑耶寺壁畫《慶典舞蹈圖》

《舊唐書・吐蕃上》 景龍三年十一月，又遣其大臣尙贊吐等來迎女，中宗宴之於苑內毬場，命駙馬都尉楊愼交與吐蕃使打毬，中宗率侍臣觀之。

西番部

宗教信仰

《元史・列傳・釋老》 元興，崇尚釋氏，而帝師之盛，尤不可與古昔同語。維道家方士之流，假禱祠之說，乘時以起，曾不及其什一焉。宋舊史嘗志老、釋，厥有旨哉。乃本其意，作《釋老傳》。

《元史・列傳・釋老》 八思巴時，又有國師膽巴者，一名功嘉葛剌思，西番突甘斯旦麻人。幼從西天竺古達麻失利傳習梵祕，得其法要。中統間，帝師八思巴薦之。時懷孟大旱，世祖命禱之，立雨。又嘗咒食投龍湫，頃之，奇花異果上尊湧出波面，取以上進，世祖大悅。至元末，以不容於時相桑哥，力請西歸。既復召還，謫之潮州。時樞密副使月的迷失鎮潮，而妻得奇疾，膽巴以所持數珠加其身，卽愈。又嘗爲月的迷失言異夢，及已還朝期，後皆驗。

又 元貞間，海都犯西番界，成宗命禱于摩訶葛剌神，已而捷書果至；又爲成宗禱疾，遄愈，賜與甚厚，且詔分御前校尉十人爲之導從。成宗北巡，命膽巴以象輿前導。過雲州，語諸弟子曰：『此地有靈怪，恐驚乘輿，當密持神呪以厭之。』未幾，風雨大至，衆咸震懼，惟幄殿無虞，復賜碧鈿盃一。大德七年夏，卒。皇慶間，追號大覺普惠廣照無上膽巴帝師。

清・鍾賡起《甘州府志》卷二《世紀下》 至順元年春正月市髦牛。

時特遣使齎鈔三千錠，又按至大中刑部尚書馬建至甘肅和市羊馬。蓋皆以備孳畜而供賞賚之用，云：六月命行省誦藏經。

特命誦藏經六百五十部，施鈔三萬錠。踰年二月，立甘肅路廣教總管府以掌僧尼之政。

清・許光世、蔡晉成《西藏新志》卷中 元之初，有發思巴者出，禮其伯父薩思哇，學伽陀三千言。七歲能演其法，論辨繼橫，復遍咨名宿，鈎元索隱，盡通三藏，國人以爲聖，呼之爲發思巴。歲十五，開元世祖之德，馳驛謁之王府。世祖深信之，宮闈並東宮皆受法戒。及世祖登極，賜發思巴玉印，使任中國之法王，統天下之教，時僅二十二也。至元七年，受詔制元之國字，稱旨，卽今之蒙古字，至此更升帝師大寶王，賜玉印，由此統領諸國之釋教。至元二十一年，召至京師，禮遇極隆，如一佛出世之時。於是，遂以紅教爲元之國教，歷代信奉之不變。

清・升允修，安維峻纂《甘肅新通志》卷九七《志餘・軼事》 剌麻膽巴幼從西天竺古達麻失利傳習梵祕，得其法要。中統間，帝師八思巴薦之。時懷孟大旱，世祖命禱之，立雨。又嘗呪食投龍湫，頃之，奇花異果上尊湧出波面，取以上進，世祖大悅。至元末，以不容於時相桑哥，力請西歸。既復召還，謫之潮州。時樞密副使月的迷失鎮潮，而妻得疾，膽巴以所持數珠加其身，卽愈。又嘗爲月的迷失言異夢，及已還朝，期後皆驗。爲成宗禱疾，遄愈，賜與甚厚，且詔分御前校尉十人爲之導從。成宗北巡，命膽巴以象輿前導，過雲州，語諸弟子曰，此地有靈怪，恐驚乘輿，當密持神呪以壓之。未幾，風雨大至，衆咸震懼，惟幄殿無虞。復賜碧鈿杯一。大德七年夏，卒，皇慶閒，追號大覺普惠廣照無上帝師。

社會生活

《元史・列傳・釋老》 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釋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廣而險遠，民獷而好鬬，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縣土番之地，設官分職，而領之於帝師。乃立宣政院，其爲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爲之，出帝師所辟舉，而總其政於內外者，帥臣以下，亦必僧俗並用，而軍民通攝。於是帝師之命，與詔敕並行於西土。百年之間，朝廷所以敬禮而尊信之者，無所不用其至。雖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爲之膜拜。正衙朝

會，百官班列，而帝師亦或專席於坐隅。且每帝卽位之始，降詔褒護，必敕章佩監絡珠爲字以賜，蓋其重之如此。其未至而迎之，則中書大臣馳驛累百騎以往，所過供億送迎。比至京師，則敕大府假法駕半仗，以爲前導，詔省、臺、院官以及百司庶府，並服銀鼠質孫。用每歲二月八日迎佛，威儀往迓，且命禮部尙書、郎中專督迎接。及其卒而歸葬舍利，又命百官出郭祭餞。大德九年，專遣平章政事鐵木兒乘傳護送，賻金五百兩、銀千兩、幣帛萬匹、鈔三千錠。皇慶二年，加至賻金五千兩、銀一萬五千兩、錦綺雜綵共一萬七千匹。雖其昆弟子姓之往來，有司亦供億無乏。泰定間，以帝師弟公哥亦思監將至，詔中書持羊酒郊勞。而其兄瑣南藏卜遂尙公主，封白蘭王，賜金印，給圓符。其弟子之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

又〔至元〕十一年，請告西還，留之不可，乃以其弟亦憐眞嗣焉。十六年，八思巴卒，訃聞，賻贈有加，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開教〕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眞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至治間，特詔郡縣建廟通祀。泰定元年，又以繪像十一，頒各行省，爲之塑像云。

又又至大元年，上都開元寺西僧強市民薪，民訴諸留守李璧。璧方詢問其由，僧已率其黨持白梃突入公府，隔案引璧髮，捽諸地，捶撲交下，拽之以歸，閉諸空室，久乃得脫，奔訴于朝，遇赦以免。二年，復有僧龔柯等十八人，與諸王合兒八剌妃忽禿赤的斤爭道，拉妃墮車毆之，且有犯上等語，事聞，詔釋不問。而宣政院臣方奏取旨：凡民毆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斷其舌。時仁宗居東宮，聞之，亟奏寢其令。

又延祐四年，宣徽使會每歲內廷佛事所供，其費以斤數者，用麪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二萬一千八百七十、蜜二萬七千三百。自至元三十年間，醮祠佛事之目，僅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司，遂增至五百有餘。僧徒貪利無已，營結近侍，欺昧奏請，布施莽齋，所需非一，歲費千萬，較之大德，不知幾倍。又每歲必因好事奏釋輕重囚徒，以爲福利，雖大臣如阿里，闍帥如別沙兒等，莫不假是以逭其誅。宣政院參議李良弼，受賕鬻官，直以帝師之言縱之。其餘殺人之盜，作奸之徒，夤緣幸免者多。至或取空名宣敕以爲布施，而任其人，可謂濫矣。凡此皆有關乎一代之治體者，故今備著焉。

又泰定二年，西臺御史李昌言：『嘗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污女婦。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訴，臺察莫得誰何。且國家之製圓符，本爲邊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之？乞更正僧人給驛法，且令臺憲得以糾察。』不報。必蘭納識里之誅也，有司籍之，得其人畜土田、金銀貨貝錢幣、邸舍、書畫器玩，以及婦人七寶裝具，價直鉅萬萬云。

又亦憐眞嗣爲帝師，凡六歲，至元十九年卒。答兒麻八剌〔乞列〕〔剌吉塔〕嗣，二十三年卒。亦攝思連眞嗣，三十一年卒。乞剌斯八斡節兒嗣，成宗特造寶玉五方佛冠賜之。元貞元年，又更賜雙龍盤紐白玉印，文曰『大元帝師統領諸國僧尼中興釋教之印』。大德七年卒。明年，以輦眞監藏嗣，又明年卒。〔都〕〔相〕家班嗣，皇慶二年卒。相兒加思〔巴〕嗣，延祐元年卒。二年，以公哥羅古羅思監藏班藏卜嗣，至治三年卒。旺出兒監藏嗣，泰定二年卒。公哥列思八冲納思監藏班藏卜嗣，賜玉印，降璽書諭天下，其年卒。天曆二年，以輦眞吃剌失思嗣。

又爲其徒者，怙勢恣睢，日新月盛，氣焰熏灼，延于四方，爲害不可勝言。有楊璉眞加者，世祖用爲江南釋教總統，發掘故宋趙氏諸陵之在錢唐、紹興者及其大臣塚墓凡一百一所；戕殺平民四人；受人獻美女寶物無算；且攘奪盜取財物，計金一千七百兩、銀六千八百兩、玉帶九、玉器大小百一十有一、雜寶貝百五十有二、大珠五十兩、鈔一十一萬六千二百錠、田二萬三千畝；私庇平民不輸公賦者二萬三千戶。他所藏匿未露者不論也。

《續文獻通考・四裔考・西夷》吐蕃卽西番，本羌屬，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洮、岷間。其酋發羌唐旄等居析支水西。後有樊尼者，西濟至河，逾積石，居跋布川或邏婆川。隋開皇中，有論贊索者，居祁河西，既而滅土谷渾，盡有其地。唐貞觀中始通中國，唐末衰弱，種類分散，入內屬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宋時朝貢不絕，神、哲、高三朝皆授以

官。遼窺中原時，亦入貢，又有小蕃、大蕃、胡毋思、山蕃之別。元憲宗始，於河州置吐蕃宣慰司都元帥府，又於四川徼外置碉門、魚通、黎雅、長河西等處宣撫司。世祖時復郡縣，其地設官分職，以吐蕃僧八思巴爲大寶法王帝師領之，嗣者數世，弟子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其山則崐崙，極高峻，雪至夏不消，綿亘五百餘里，黄河經其南。其風俗樸魯，上下一心，君臣爲友，吏治，無文字，懷恩重利，尊釋信詛，其産金、銀、銅、錫、犛牛、名馬、天鼠皮、獨峯駝、青稞麥、蓽豆、羶羊。地距松潘四百八十里，東北鄰陝西，東界四川、雲南二省。

清・馬揭、盛繩祖《衛藏圖識》卷上《源流考》　元初，因俗首領章右來朝，封爲寧濮郡王，鎮西寧於河州。太祖四年，帝入河西，帥獲尅兀喇海城，並歸西寧領之，設吐蕃等處宣慰使，建元帥府，以洮、岷、黎、雅諸州縣之。世祖以其地廣而險遠，民獷而好鬬，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縣吐蕃之地，設官分職而領之于帝師。帝師八思巴者，吐蕃薩斯迦人，生七歲誦經數十萬言，能通大義，國人號曰神童。中統元年尊爲大寶法王，賜玉印，統釋教。嗣數世弟子號司徒、司空、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蓋當時朝廷所以敬禮而尊信之者，且重以周也。

清・陳克繩《西域遺聞・佛氏》　元世祖尊彼地番僧八思巴爲大寶法王。紹按：明史八思巴一作帕克斯巴。錫玉印，既没，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眞智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自是其徒嗣者咸稱帝師。

語言

《元史・列傳・釋老》　若歲時祝釐禱祠之常，號稱好事者，其目尤不一。有曰鎮雷阿藍納四，華言慶讚也。有曰亦思滿藍，華言藥師壇也。有曰搠思串卜，華言護城也。有曰朵兒禪，華言大施食也。有曰朵兒只列朶四，華言美妙金剛迴遮施食也。有曰察兒哥朶四，華言迴遮也。有曰籠哥兒，華言風輪也。有曰嗐朶四，華言作施食也。有曰出朶兒，華言出水濟六道也。有曰党剌朶四，華言迴遮施食也。有曰典朶兒，華言常川施食也。有曰坐靜，有曰魯朝，華言獅子吼道場也。有曰黑牙蠻答哥，華言黑獄帝主也。有曰搠思江朶兒麻，華言護（江）〔法〕神施食也。有曰赤思古林搠，華言自受主戒也。有曰鎮雷坐靜，有曰吃剌察坐靜，華言祕密坐靜也。有曰斟惹，華言文殊菩薩也。有曰古林朶四，華言至尊大黑神迴遮施食也。有曰歇白咱剌，華言大喜樂也。有曰必思禪，華言無量壽也。有曰覩思哥兒，華言白傘蓋呪也。有曰收札沙剌，華言《五護陀羅尼經》也。有曰阿昔答撒（答）〔哈〕昔里，華言《八（十）〔千〕頌般若經》也。有曰撒思納屯，華言《大理天神呪》也。有曰闊兒魯弗卜屯，華言《大輪金剛呪》也。有曰且八迷屯，華言《無量壽經》也。有曰亦思羅八，華言《最勝王經》也。有曰撒思納屯，華言《護神呪》也。有曰南占屯，華言（懷）《〔壞〕相金剛》也。有曰卜魯八，華言呪法也。又有作擦擦者，以泥作小浮屠也。又有作答兒剛者。其作答兒剛者，或一所二所以至七所；作擦擦者，或十萬二十萬以至三十萬。又嘗造浮屠二百一十有六，實以七寶珠玉，半置海畔，半置水中，以鎮海災。

文化教育

《元史・列傳・釋老》　帝師八思巴者，土番薩斯迦人，族款氏也。相傳自其祖朶栗赤，以其法佐國主霸西海者十餘世。八思巴生七歲，誦經數十萬言，能約通其大義，國人號之聖童，故名曰八思巴。少長，學富五明，故又稱曰班彌怛。歲癸丑，年十有五，謁世祖于潛邸，與語大悦，日見親禮。

又　中統元年，世祖即位，尊爲國師，授以玉印。命製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韻之法，而大要則以諧聲爲宗也。至元六年，詔頒行於天下。詔曰：『朕惟字以書言，言以紀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國家肇基朔方，俗尚簡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漢

楷及畏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以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浸興，而字書有闕，於一代制度，實爲未備。故特命國師八思巴創爲蒙古新字，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璽書頒降者，並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遂升號八思巴曰大寶法王，更賜玉印。

清・常明《四川通志》卷一九五《西域》 元帕克斯巴，舊作八思巴，今改正。《元史》釋老本傳：吐蕃薩斯迦人，族欵氏也。相傳自其祖朵栗赤以其法佐國主，霸西海者十餘世。帕克斯巴生七歲，誦經數十萬言，能約通其大義。國人號之聖童，故名曰帕克斯巴。少長，學富五明，故又稱曰班彌怛。歲癸丑年十有五，謁世祖於潛邸。與語，大悅，日見親禮。中統元年，世祖卽位，尊爲國師，授以玉印。命製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韻之法，而大要則以諧聲爲宗。至元六年，詔頒行於天下。詔曰：『朕惟字以書言，言以紀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國家肇基朔方，俗尚簡，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漢楷及畏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以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浸興，而字書有關於一代制度。實爲未備，故特命國師帕克斯巴創爲蒙古新字，謂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璽、書須降者，竝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遂升號帕克斯巴曰大寶法王，更賜玉印。十一年，請告西還。留之不可，乃以其弟，亦憐眞嗣焉。十六年，帕克斯巴卒。訃聞，賻贈有加，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眞智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泰定閒，以帝師弟公哥亦思監將至詔中書，持羊、酒郊勞。而其兄瑣南藏卜遂尙公主，封白蘭王，賜金印，給圓符。其弟子之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

清・升允修，安維峻纂《甘肅新通志》卷九七《志餘・軼事》 元帝師八思巴，自其祖朵栗赤以其法佐國主，霸西海者十餘世。八思巴生，七歲誦經數十萬言，能約通其大義，國人號之聖童，故名八思巴。少長，學富五明，故又稱曰班彌怛。歲癸丑年十有五，謁元世祖於潛邸，與語大悅，日見親禮。中統元年，世祖卽位，尊爲國師，授以玉印，命製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關韻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韻之法。而大要則以諧聲爲宗也。至元六年，詔行於天下。

商貿

清・鍾賡起《甘州府志》卷二《世紀下》 給甘州番族市馬金銅信符。

初以馬易茶，諸番樂効，而衛所將卒因之有擅索者，帝命齎金銅符賜涼州、甘州等衛諸番族，諭之曰：往朝廷有所須，必酌以茶貨，未許私徵。近聞邊將無狀，多假朝命，擾害俾爾等不獲寧居。今特製金銅信符頒給，遇有徵發，必比對相符始行，不則僞，械至京罪之。

清・升允修，安維峻纂《甘肅新通志》卷二二《建置志・茶法》 元世祖至元五年，用運使白賡言，榷成都茶於京兆、鞏昌，置局發賣。私自採賣者，其罪與私鹽法同。

服飾

明・鄭顒修，陳文纂 景泰《雲南圖經志書》卷五《麗江軍民府・巨津州・風俗》 辮髮不梳。境內有古宗蠻，卽西番之別種也。氣習暴悍，語言鴃舌。男婦頭髮辮成百縷，披垂前後，經年不梳，梳則宰牲。祭祀會衆，不事盥濯。食生肉，披長氈，胷前結以小繩，其短裳用氂牛毛，或黑白羊毛撚線爲之。婦人用青白磁珠與硨磲相間，懸於項。風俗大抵與西番同。

明・劉文徵（天啓）《滇志》卷三十《羈縻志第一二・種人・古宗》 西蕃之別種。滇之西北與吐番接壤，流入境內，麗江、鶴慶皆間有之。男子辮髮百縷，披垂前後，經年不櫛沐，櫛必以牲祭。披長氈裳，以犛牛或羊尾織之。婦人青白磁珠與珅璘相襍，懸于首。其食生肉、蔓菁、麪稗。

烏斯藏部

綜述

《明史・西域三》 烏斯藏，在雲南西徼外，去雲南麗江府千餘里，四川馬湖府千五百餘里，陝西西寧衛五千餘里。其地多僧，無城郭。羣居大土臺上，不食肉娶妻，無刑罰，亦無兵革，鮮疾病。佛書甚多，《楞伽經》至萬卷。其土臺外，僧有食肉娶妻者。元世祖尊八思巴爲大寶法王，錫玉印，既沒，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眞智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自是，其徒嗣者咸稱帝師。

宗教信仰

《明史・西域三》 嘉靖中，法王猶數入貢，迄神宗朝不絕。時有僧鎖南堅錯者，能知已往未來事，稱活佛，順義王俺答亦崇信之。萬曆七年，以迎活佛爲名，西侵瓦剌，爲所敗。此僧戒以好殺，勸之東還。俺答亦勸此僧通中國，乃自甘州遺書張居正，自稱釋迦摩尼比丘，求通貢，饋以儀物。居正不敢受，聞之於帝。帝命受之，而許其貢。由是，中國亦知有活佛。此僧有異術能服人，諸番莫不從其教，即大寶法王及闡化諸王，亦皆俯首稱弟子。自是西方止知奉此僧，諸番王徒擁虛位，不復能施其號令矣。

清・程穆衡《金川紀略》卷一 按：西夷崇事達賴喇嘛，如僧之事釋迦，儒之事宣聖。其大喇嘛世傳其教者，亦謂之達賴，朝廷頒賜其礼甚重。初，不知達賴何人也。考蕭大亨《異俗志》載，萬厤初，俺答在時，往西迎佛，得達賴喇嘛睞事之甚謹。達賴每指松木台吉所居，曰此地數年後有佛出焉。後達賴喇嘛卒，不一年，至萬厤十六年，松木之妻孕矣。孕嘗在腹中有聲，衆僧曰此當生佛。比產兒，果自言我前達賴喇嘛也。衆僧曰，此眞向者，達賴復生矣。達賴生時，遺乘馬、念珠及經一冊。俺答之子襲封順義王者西遠，以此數者示兒，兒果曰此我之馬也。于諸品物中獨取念珠與經，曰此我之故物也。且時時作西方語，唯西僧能解之。甫三四歲時，言禍福亦輒應。夷人聞之，于是千里贏糧而走，謁之者日相望于門也。咸號之曰小活佛，上其事以聞。萬厤二十年，奉旨陞松木之子爲朵兒只昌，異其事也。以故夷人愈益崇事不倦，而喇嘛之在虜中者，我歲有所賜，以獎異之。松木台吉常居上谷西北，今順義王之親弟。其子曰虎度督，年可七、八齡，云乃知達賴蓋悉達多、耶蘇之流，而今之襲號達賴者，亦必其酋之應襲者也。

清・汪元綱《岷州志》卷一七《創建城隍廟記》 國家重邊陲衛，禦之寄於凡形勝要害，必多置熊羆武勇之士爲衛。衛必統之以勳臣、宿將。蓋一以綏輯番夸，一以鎮安疆場，爲久安長治之圖。岷州古和政郡，唐總三邑，後宋開拓河、湟六郡，仍總郡邑，繼遭世變，無復規措。今天子開創命將削平四海，洪武二年，元將以洮岷降。十一年秋八月，奉制設衛，築城垣、浚壕塹、備禦鎮、誅草萊、闢荒穢爲之郭，郛閉閎其於公宇，蓋未暇議也。既而馬公德輝，以淮東六合郡人勑掌衛事。公乃嚴號令，明賞罰，修營屯，繕甲兵，謹烽堠，均征賦，興墜舉廢，凡倉廩厩庫、郵驛棘獄、屋廬坊牌、衢廠樓櫓、橋梁關塹，皆煥然改觀。桀猾者則威之以誅，良善者則懷之以德，貧弱者則綏之以安。不爲利疚，不爲威惕，咸依於法，使戎民安服，莫有二心。時和歲豐，並享太平之樂。至十有三年夏，馬公以其餘力，命工斲木陶瓦，創風雲、雷雨、山川、社稷、城隍之祠。其諸神雖不入祀典，緣久血食於一方，皆同時創造。未幾而廟貌落成，莫不高敞雄傑，殆山城衛府之所罕見也。嗟夫！天下事爲之固有其序，成之亦有其時。使創建之初，刻日欲就完美，誠所未易。至於興修日久，或者因循怠惰，苟安側陋，則亦奚以壯武衛、重金湯、張皇猷、妥神棲而鎮服戎夸之心也哉。於以見公之設施措置，有大過人者，而一時寅屬人，皆悉心協力，克相其成，非識度弘遠，灼知大體者不能也。然余謂守將與戰將異，守成與開創殊。今天下無虞，海宇寧謐，居是地者誠於練習師徒，

震揚威武之外，日以宏宣德化，廣示恩信，當使羌戎軍民知公之心，親上下安輯和同，則敬神之道駸駸乎，且與衣冠禮樂之習同一致矣。此又安邊守禦之要，余故於篇中及之。若夫申畫郊圻、愼固封守以康四海，是則聖經遺訓又有不俟贅者，於是乎書。

又《宣宗修大崇教寺碑文》 朕惟如來具大覺性、大慧力、大誓願，以覺羣生功化之綿永，福利之弘博，一切有情戴之如慈父，而歷代有國家天下之任者，皆崇奬其教而隆其祀事，其亦有以助夫清淨之化者矣。今自京師及四方郡邑緇流之衆、紺宇之盛在在而然，況岷州其地距佛之境甚邇，其人習佛之教甚稔，顧寺宇弗稱久矣。朕君主天下，一本仁義道德，以興治化。至於內典，亦有契於心。故致禮覺王未始或怠命有司於岷州，因其故剎撤而新之，拓而廣之，殿堂崇邃，廊廡周回，金相莊嚴，天龍儼恪，供養有資，苾芻有處，足以祗奉覺聖，足以導迎景貺，特名之曰『大崇教寺』，蓋如來有陰翊皇度之功，有普濟萬民之德，一念之懇，有所祈焉。無遠而弗屆，無幽而不達，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矣。朕之所祈，上以爲宗社，下以爲生民，心之所存，堅若金石。如來至仁，明同日月，感應之機，捷於影響。將國家承慶永安於泰山，民物蒙休常臻於康阜，固如來之助也。寺成爰紀其績於碑，而系以銘曰『明明世尊大智慧』。以大法力覺羣類，如慧日照，甘雨施。興於九天洽几地，覆載顯幽普霑被。自西徂東施逾大，信受歸嚮如川至。健陀俱胝力爭致，矧茲支提國西裔。密邇佛域爲鄰比，弘作雄剎狥民志。巍巍妙相森擁衛，流恩布澤浩無際。華夸八達均益利，皇圖鞏固萬萬世。

清・鍾賡起《甘州府志》卷一三明宣宗《敕賜寶覺寺碑記》 大覺師之道，充周而不窮，神妙而莫測，瞻之而不見，感之而隨應，古今所傳，彰彰盛矣。其法肇自乾竺，以達震旦，所歷之地，人之歸向，化之感孚，顯著尤多。甘州故甘泉之地，居中國西鄙，佛法所從入中國者也。李乾順之時，有沙門族姓鬼咩，法名思能，蚤從燕丹國師，妙領眞乘，深造突奧。閣境之內，貴賤耆壯，敬信無間，號之爲國師。一日斂神靜居，遂感異瑞，慧光奕煜，梵唄清和，諦聽久之，嗡嗡非遠，起而求之，四顧無覩，循至崇邱之側，其聲彌近，若在潛翳之下者。發地尺餘，有翠瓦罩焉。復下三尺，有金甕覆焉。得古涅槃佛像時，四境之內，僧行善信傳聞忻躍，奔走聚觀。咸咨嗟曰：吾儕于此，覩光明、聆音韻，匪一朝夕，顧以闇昧莫加尋究，非師善力，曷致感通歟。仰惟上善，與佛有緣，在我下愚雖近弗遇。於時鬼師忻快靈遇，心在感激，欲建宏剎，用崇祗奉，殫厥勞勤，經營締搆，不踰期歲，巍然、煥然。惟肖像未就，旋感神工，効其妙技，不疾而速，中月以成。竣事之晨，大衆咸集，瞻仰欣悅，合掌歸誠，膜拜祝贊。諸天龍像來共鑑觀，雨花繽紛，祥雲繚繞，其功德甚盛，無量吉祥者也。時燕丹國師求道天竺，至跋提之境，睹一石碑，載如來昔記云，甘泉有迦葉遺跡，當于來世釋迦法中遇八地菩薩，顯迦葉之眞儀。益恢宏于慧業，自茲以往，如復有善信，能以一花一香致瞻禮之誠者，必登佛果，長生天界。燕丹覽已，銘之心中，卽日東還，將圖究理，既聞鬼師，口斯感應，乃知靈跡者迦葉之所化。鬼師者，八地之顯化，揚言於衆，而歸崇益廣矣。鬼師既已歸寂，剎宇久而愈隆，四遠瞻式巍巍乎。有若兜率者焉，其寺故名卧佛。運移代革，薦歷兵燹，雖棟宇淪謝，而金像堅固，巍焉常存。天眷皇明，隆興寶運。朕承祖宗之鴻業，克勤治理，以靖萬邦。今海宇寧謐，民物康阜，四夷萬國，咸共歸心，此天與祖宗之垂佑，實亦佛之慈蔭所被及也。故感荷之誠，晨昏靡間，崇奬祗奉，弗懈益虔。凡所在禪剎，舉廢修弊，咸致其勤，況于西來所歷之地，佛祖遺化之所，而可後者乎。乃一新其殿宇，而特賜名曰寶覺，用以妥聖靈用，以迎景福，安國家於泰山，保太平於永久。因具述其所由來，勒之于碑，垂示無窮云。按：碑係右春坊庶子沈榮奉勅書，楷法極佳。

《明史・西域二》 時烏斯藏僧有稱活佛者，諸部多奉其教。丙兔乃以焚修爲名，請建寺青海及嘉峪關外，爲久居計。廷臣多言不可許，禮官言：『彼已採木興工，而令改建於他所，勢所不能，莫若因而許之，以鼓其善心，而杜其關外之請。況中國之禦戎，惟在邊關之有備。戎之順逆，亦不在一寺之遠近。』帝許之。丙兔既得請，又近脅番人，使通道松潘以迎活佛。四川守臣懼逼，乞令俺答約束其子，毋擾鄰境。俺答言，丙兔止因甘肅不許開市，寧夏又道遠艱難，雖有禁令，不能盡制。宣大總督方逢時亦言開市爲便。帝以責陝西督撫，督撫不敢違。

萬曆二年冬，許丙兔市於甘肅，賓兔市於莊浪，歲一次。既而寺成，賜額仰華。

清・汪元綱《岷州志》卷一六　圓慤，號鐵牛，俗姓楊氏，本衛七族馬連灘楊家寺人。生而好禪，七歲出家，十三遊京師，陳妃施以綿繡千佛衣。受菩薩戒後，因本地貴清山天設奇觀，峯巒環峙，欲建立寶坊，遂赴蘭州肅王府募化，開山合掌端立七晝夜。肅王呼曰『鐵牛』，因以爲號，乃厚施之。於嘉靖四十五年修建隆慶，三年落成，其寺名『中峯』，其禪院名『雪壑』。忽一日捨身萬丈崖下，其徒從澗底尋之，端坐無恙，人由是益奇之。於是年七月初一日端坐而化，年八十有五。

又　班丹劄釋，本衛人，俗姓后氏，在胎時母多異徵，五歲見佛像，心慕出家，遂披剃爲西僧。及長，於五臺山見文殊現身受記。永樂間奉使烏斯國，從河州出境，渡黃河。將近崑崙山，見番人言滿空山神來迎，夜夢龍女引泉。回寺後，寺中忽出一泉如所夢，既建寺於薩子山。乏石，忽大雨衝開石穴，用之不竭，今遺跡尚存。又奉使恭卜國，過大雪山，見神掃除引路。正統庚午詣京師，慶讚寶塔有彩雲之異，賜號『弘通妙戒普慧善應慈濟輔國闡教灌頂淨覺西天佛子大智法王』。

又　性本，號了悟，俗姓徐氏，幼出家於城東普救寺，性厚重，寡言語。稍長，受羅漢戒，奉持三十餘年。一日忽謂其徒曰，人生四大皆空，何事迷戀塵凡耶？言畢西向整襟危坐，合掌而化。



明・皇帝所賜大慈法王像

社會生活

《明史・西域二》　番有生熟二種。生番獷悍難制。熟番納馬中茶，頗柔服，後寖通生番爲內地患。自青海爲寇所據，番不堪剽奪，私饋皮幣曰手信，歲時加饋曰添巴，或反爲嚮導，交通無忌。而中國市馬亦鮮至，蓋已失捍外衛內之初意矣。

又　洪武二年，太祖定陝西，即遣官賫詔招諭，其酋長皆觀望。復遣員外郎許允德招之，乃多聽命。明年五月，吐蕃宣慰使何鎖南普等以元所授金銀牌印宣敕來上，會鄧愈克河州，遂詣軍前降。其鎖西武靖王卜納剌亦以吐蕃諸部來納款。冬，何鎖南普等入朝貢馬及方物。帝喜，賜襲衣。



夏魯寺壁畫《四臂觀音》

四年正月設河州衞，命爲指揮同知，予世襲。知院朵兒只、汪家奴並爲指揮僉事。設千戶所八，百戶所七，皆命其酋長爲之。卜納剌等亦至京師，爲靖南衞指揮同知，其儕桑加朵兒只爲高昌衞指揮同知，皆帶刀侍衞。自是，番酋日至。尋以降人馬梅、汪瓦兒並爲河州衞指揮僉事。又遣西寧州同知李喃哥等招撫其酋長，至者亦悉授官。乃改西寧州爲衞，以喃哥爲指揮。

又　初，西寧番僧三剌爲書招降罕東諸部，又建佛剎於碾白南川，以居其衆，至是來朝貢馬，請敕護持，賜寺額。帝從所請，賜額曰瞿曇寺。立西寧僧綱司，以三剌爲都綱司。又立河州番、漢二僧綱司，並以番僧爲之，紀以符契。自是，其徒爭建寺，帝輒錫以嘉名，且賜敕護持。番僧來者日衆。

永樂時，諸衞僧戒行精勤者，多授剌麻、禪師、灌頂國師之號，有加至大國師、西天佛子者，悉給以印誥，許之世襲，且令歲一朝貢，由是諸僧及諸衞土官輻輳京師。其他族種，如西寧十三族、岷州十八族、洮州十八族之屬，大者數千人，少者數百，亦許歲一奉貢，優以宴賚。西番之勢益分，其力益弱，西陲之患亦益寡。

宣德元年，以協討安定、曲先功，加國師吒思巴領占等五人爲大國師，給誥命、銀印，秩正四品，加剌麻著星等六人爲禪師，給敕命、銀印，秩正六品。

又　自丙兔據青海，有切盡台吉者，河套酋吉能從子，俺答從孫也，從之而西。屢掠番人不得志，邀俺答往助。俺答雅欲侵瓦剌，乃假迎活佛名，擁衆西行。疏請授丙兔都督，賜金印，且開茶市。部議不許，但稍給以茶。俺答既抵瓦剌，戰敗而還。乃移書甘肅守臣，乞假道赴烏斯藏。守臣不能拒，遂越甘肅而南，會諸酋於海上。番人益遭蹂躪，多竄徙。八年春，始以活佛言東還，而切盡弟火落赤及俺答庶兄子永邵卜遂留居青海不去。八月，丙兔率衆掠番並內地人畜，詔絕其市賞。俺答聞之，馳書切責。乃盡還所掠，執獻爲惡者六人，自罰牛羊七百。帝嘉其父恭順，賚之銀幣，卽以牛羊賜其部人，爲惡者付之自治，仍許貢市，俺答益感德。而火落赤侵掠番族不休，守臣檄切盡台吉約束之，亦引罪輸服。及俺答卒，傳至孫扯力克，勢輕，不能制諸酋。

〔成化〕五年，巡按江孟綸言：『岷州番寇縱橫，村堡爲虛。頃令指揮后泰與其弟通反覆開示，生番忍藏、占藏等三十餘族酋長百六十餘人，熟番栗林等二十四族酋長九十一人，轉相告語，悔過來歸，且還被掠人畜，願供徭賦。殺牛告天，誓不再犯。已令副使李玘從宜賞勞，宣示朝廷恩威，皆歡躍而去。

又　洪武初，太祖懲唐世吐蕃之亂，思制御之。惟因其俗，尙用僧徒，化導爲善，乃遣使廣行招諭。又遣陝西行省員外郎許允德使其地，令舉元故官赴京授職。於是烏斯藏攝帝師喃加巴藏卜先遣使朝貢。五年十二月至京。帝喜，賜紅綺禪衣及鞾帽錢物。明年二月躬自入朝，上所舉故官六十人。帝悉授以職，改攝帝師爲熾盛佛寶國師，仍錫玉印及綵幣表裏各二十。玉人製印成，帝睨玉未美，令更製其崇敬如此。暨辭還，命河州衞遣官齎敕偕行，招諭諸番之未附者。冬，元帝師之後鎖南堅巴藏卜、元國公哥列思監藏巴藏卜並遣使乞玉印。廷臣言已嘗給賜，不宜復予，乃以文綺賜之。

七年夏，佛寶國師遣其徒來貢。秋，元帝師八思巴之後公哥監藏巴藏卜及烏斯藏僧答力麻八剌遣使來朝，請封號。詔授帝師後人爲圓智妙覺弘教大國師，烏斯藏僧爲灌頂國師，並賜玉印。佛寶國師復遣其徒來貢，上所舉土官五十八人，亦皆授職。九年，答力麻八剌遣使來貢。十一年復貢，奏舉故官十六人爲宣慰、招討等官，亦皆報允。十四年復貢。

又　永樂元年，改必里千戶所爲衞，後置烏斯藏牛兒宗寨行都指揮使司，又置上邛部衞，皆以番人官之。十八年，帝以西番悉入職方，其最遠白勒等百餘寨猶未歸附，遣使往招，亦多入貢。帝以番俗惟僧言是聽，乃寵以國師諸美號，賜誥印，令歲朝。由是諸番僧來者日多，迄宣德朝，禮之益厚。九年命中官宋成等齎璽書、賜物使其地，敕都督趙安率兵送之畢力术江。

正統初，以供費不貲，稍爲裁損。時有番長移書松潘守將趙得，言欲入朝，爲生番阻遏，乞遣兵開道。詔令得遣使招生番，相率朝貢者八百二十九寨，悉賜賚遣歸。天順四年，四川三司言：『比奉敕書，番僧朝貢入京者不得過十人，餘留境上候賞。今蜀地災傷，若悉留之，動經數月，有司困於供億。宜如正統間制，宴待遣還。』報可。

成化三年，阿昔洞諸族土官言：『西番大小二姓爲惡，殺之不懼。惟國師、剌麻勸化，則革心信服。』乃進禪師遠丹藏卜爲國師，都綱子瑞爲禪師，以化導之。六年申諸番三歲一貢之例，國師以下不許貢，於是貢使漸希。

初，太祖以西番地廣，人獷悍，欲分其勢而殺其力，使不爲邊患，故來者輒授官。又以其地皆食肉，倚中國茶爲命，故設茶課司於天全六番，令以馬市，而入貢者又優以茶布。諸番戀貢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爲變。迨成祖，益封法王及大國師、西天佛子等，俾轉相化導，以共尊中國，以故西陲宴然，終明世無番寇之患。

又　正德元年來貢。十年復來貢。時帝惑近習言，謂烏斯藏僧有能知三生者，國人稱之爲活佛，欣然欲見之。考永、宣間陳誠、侯顯入番故事，命中官劉允乘傳往迎。閣臣梁儲等言：『西番之教，邪妄不經。我祖宗朝雖嘗遣使，蓋因天下初定，藉以化導愚頑，鎮撫荒服，非信其教而崇奉之也。承平之後，累朝列聖止因其來朝而賞賚之，未嘗輕辱命使，遠涉其地。今忽遣近侍往送幢幡，朝野聞之，莫不駭愕。而允奏乞鹽引至數萬，動撥馬船至百艘，又許其便宜處置錢物，勢必攜帶私鹽，騷擾郵傳，爲官民患。今蜀中大盜初平，瘡痍未起。在官已無餘積，必至苛斂軍民，鋌而走險，盜將復發。況自天全六番出境，涉數萬之程，歷數歲之久，道途絕無郵置，人馬安從供頓。脫中途遇寇，何以禦之？虧中國之體，納外番之侮，無一可者。所齎敕書，臣等不敢撰擬。』帝不聽。禮部尚書毛紀、六科給事中葉相、十三道御史周倫等並切諫，亦不聽。

允行，以珠琲爲幢幡，黃金爲供具，賜其僧金印，犒賞以鉅萬計，內庫黃金爲之罄盡。敕允往返以十年爲期，所攜茶鹽以數十萬計。允至臨清，漕艘爲之阻滯。入峽江，舟大難進，易以艚艫，相連二百餘里。及抵成都，日支官廩百石，蔬菜銀百兩，錦官驛不足，取傍近數十驛供之。治入番器物，估直二十萬。守臣力爭，減至十三萬。工人雜造，夜以繼日。居歲餘，始率將校十人、士千人以行，越兩月入其地。

又　其時喃加巴藏卜已卒，有僧哈立麻者，國人以其有道術，稱之爲尚師。成祖爲燕王時，知其名。永樂元年命司禮少監侯顯、僧智光齎書幣往徵。其僧先遣人來貢，而躬隨使者入朝。四年冬將至，命駙馬都尉沐昕往迎之。既至，帝延見於奉天殿，明日宴華蓋殿，賜黃金百，白金千，鈔二萬，綵幣四十五表裏，法器、袈裟、鞍馬、香果、茶米諸物畢備。其從者亦有賜。明年春，賜儀仗、銀瓜、牙仗、骨朵、觚燈、紗燈、香合、拂子各二，手爐六，傘蓋一，銀交椅、銀足踏、銀杌、銀盆、銀罐、青圓扇、紅圓扇、拜褥、帳幄各一，幡幢四十有八，鞍馬二，散馬四。

帝將薦福於高帝后，命建普度大齋於靈谷寺七日。帝躬自行香。於是卿雲、甘露、青鳥、白象之屬，連日畢見。帝大悅，侍臣多獻賦頌。事竣，復賜黃金百，白金千，寶鈔二千，綵幣表裏百二十，馬九。其徒灌頂圓通善慧大國師答師巴囉葛羅思等，亦加優賜。遂封哈立麻爲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佑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印誥及金、銀、鈔、綵幣、織金珠袈裟、金銀器、鞍馬。命其徒孛隆逋瓦桑兒加領眞爲灌頂圓修淨慧大國師，高日瓦禪伯爲灌頂通悟弘濟大國師，果欒羅葛羅監藏巴里藏卜爲灌頂弘智淨戒大國師，並賜印誥、銀鈔、綵幣。已，命哈立麻赴五臺山建大齋，再爲高帝后薦福，賜予優厚。六年四月辭歸，復賜金幣、佛像，命中官護行。自是，迄正統末，入貢者八。已，法王卒，久不奉貢。弘治八年，王葛哩麻巴始遣使來貢。十二年兩貢，禮官以一歲再貢非制，請裁其賜賚，從之。

又　大乘法王者，烏斯藏僧昆澤思巴也，其徒亦稱爲尚師。永樂時，成祖既封哈立麻，又聞昆澤思巴有道術，命中官齎璽書銀幣徵之。其僧先遣人貢舍利、佛像，遂偕使者入朝。十一年二月至京，帝卽延見，賜藏經、銀鈔、綵幣、鞍馬、茶果諸物，封爲萬行圓融妙法最勝眞如慧智弘慈廣濟護國演教正覺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剛普應大光明佛，領天下釋教，賜印誥、袈裟、幡幢、鞍馬、傘器諸物，禮之亞於大寶法王。明年辭歸，賜加於前，命中官護行。後數入貢，帝亦先後命中官喬來喜、楊三保齎賜佛像、法器、袈裟、禪衣、絨錦、綵幣諸物。洪熙、宣德間並來貢。

成化四年，其王完卜遣使來貢。禮官言無法王印文，且從洮州入，非制，宜減其賜物。使者言，所居去烏斯藏二十餘程，涉五年方達京師，且所進馬多，乞給全賜，乃命量增。十七年來貢。

弘治元年，其王桑加瓦遣使來貢。故事，法王卒，其徒自相繼承，不由朝命。三年，輔教王遣使奉貢，奏舉大乘法王襲職。帝但納其貢，賜賚

遣還，不命襲職。

正德五年遣其徒綽吉我些兒等，從河州衞入貢。禮官以其非貢道，請減其賞，並治指揮徐經罪，從之。已，綽吉我些兒有寵於帝，亦封大德法王。十年，僧完卜鎖南堅參巴爾藏卜遣使來貢，乞襲大乘法王。禮官失於稽考，竟許之。嘉靖十五年偕輔教、闡教諸王來貢，使者至四千餘人。帝以人數踰額，減其賞，幷治四川三司官濫送之罪。

初，成祖封闡化等五王，各有分地，惟二法王以遊僧不常厥居，故其貢期不在三年之列。然終明世，奉貢不絕云。

又　初，太祖招徠番僧，本藉以化愚俗，弭邊患，授國師、大國師者不過四五人。至成祖兼崇其教，自闡化等五王及二法王外，授西天佛子者二，灌頂大國師者九，灌頂國師者十有八，其他禪師、僧官不可悉數。其徒交錯於道，外擾郵傳，內耗大官，公私騷然，帝不恤也。然至者猶即遣還。及宣宗時則久留京師，耗費益甚。英宗初年，雖多遣斥，其後加封號者亦不少。景泰中，封番僧沙加爲弘慈大善法王，班卓兒藏卜爲灌頂大國師。英宗復辟，務反景帝之政，降法王爲大國師，大國師爲國師。

成化初，憲宗復好番僧，至者日衆。劄巴堅參、劄實巴、領占竹等，以秘密教得幸，並封法王。其次爲西天佛子，他授大國師、國師、禪師者不可勝紀。四方奸民投爲弟子，輒得食大官，每歲耗費鉅萬。廷臣屢以爲言，悉拒不聽。孝宗踐阼，清汰番僧，法王、佛子以下，皆遞降，驅還本土，奪其印誥，由是輦下復清。

弘治六年，帝惑近習言，命取領占竹等詣京。言官交章力諫，事乃寢。十三年命爲故西天佛子著乩領占建塔。工部尚書徐貫等言，此僧無益於國，營墓足矣，不當建塔，不從。尋命那卜堅參三人爲灌頂大國師。帝崩，禮官請黜異教，三人並降禪師。

既而武宗蠱惑佞倖，復取領占竹至京，命爲灌頂大國師，以先所降禪師三人爲國師。帝好習番語，引入豹房，由是番僧復盛。封那卜堅參及劄巴藏卜爲法王，那卜領占及綽卽羅竹爲西天佛子。已，封領占班丹爲大慶法王，給番僧度牒三千，聽其自度。或言，大慶法王，卽帝自號也。

綽吉我些兒者，烏斯藏使臣，留豹房有寵，封大德法王。乞令其徒二人爲正副使，還居本土，如大乘法王例入貢，且爲二人請國師誥命，入番設茶。禮官劉春等執不可，帝不聽。春等復言：『烏斯藏遠在西方，性極頑獷。雖設四王撫化，而其來貢必爲節制。若令齎茶以往，賜之誥命，彼或假上旨以誘諸番，妄有所干請。從之則非法，不從則生釁，害不可勝言。』帝乃罷設茶敕，而予之誥命。帝時益好異教，常服其服，誦習其經，演法內廠。綽吉我些兒輩出入豹房，與權倖雜處，氣焰灼然。及二人乘傳歸，所過驛騷，公私咸被其患。

世宗立，復汰番僧，法王以下悉被斥。後世宗崇道教，益黜浮屠，自是番僧鮮至中國者。

又　大慈法王，名釋迦也失，亦烏斯藏僧稱爲尚師者也。永樂中，既封二法王，其徒爭欲見天子邀恩寵，於是來者趾相接。釋迦也失亦以十二年入朝，禮亞大乘法王。明年命爲妙覺圓通慈慧普應輔國顯教灌頂弘善西天佛子大國師，賜之印誥。十四年辭歸，賜佛經、佛像、法仗、僧衣、綺帛、金銀器，且御製贊詞賜之，其徒益以爲榮。明年遣使來貢。十七年命中官楊三保齎佛像、衣幣往賜。二十一年復來貢。宣德九年入朝，帝留之京師，命成國公朱勇、禮部尚書胡濙持節，冊封爲萬行妙明眞如上勝清淨般若弘照普慧輔國顯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覺如來自在大圓通佛。

宣宗崩，英宗嗣位，禮官先奏汰番僧六百九十人，正統元年復以爲請。命大慈法王及西天佛子如故，餘遣還，不願者減酒饌廩餼，自是輦下稍清。西天佛子者，能仁寺僧智光也，本山東慶雲人。洪武、永樂中，數奉使西國。成祖賜號國師，仁宗加號圓融妙慧淨覺弘濟輔國光範演教灌頂廣善大國師，賜金印、冠服、金銀器。至是復加西天佛子。

又　闡化王者，烏斯藏僧也。初，洪武五年，河州衞言：『烏斯藏怕木竹巴之地，有僧曰章陽沙加監藏，元時封灌頂國師，爲番人推服。今朵甘酋賞竹監藏與管兀兒搆兵，若遣此僧撫諭，朵甘必內附。』帝如其言，仍封灌頂國師，遣使賜玉印、綵幣。明年，其僧使酋長鎖南藏卜貢佛像、佛書、舍利。是時方命佛寶國師招諭番人，於是怕木竹巴僧等自稱輦下闍，遣使進表及方物。帝厚賜之。輦下闍者，其地首僧之稱也。八年正月設怕木竹巴萬戶府，以番酋爲之。已而章陽沙加卒，授其徒鎖南扎思巴噫監藏卜爲灌頂國師。二十一年上表稱病，舉弟吉剌思巴監藏巴藏卜自代，遂授灌頂國師。自是三年一貢。

成祖嗣位，遣僧智光往賜。永樂元年遣使入貢。四年封爲灌頂國師闡化王，賜螭紐玉印，白金五百兩，綺衣三襲，錦帛五十匹，巴茶二百斤。明年命與護教、贊善二王，必力工瓦國師及必里、朶甘、隴答諸衛，川藏諸族，復置驛站，通道往來。十一年，中官楊三保使烏斯藏還，其王遣從子剳結等隨之入貢。明年復命三保使其地，令與闡教、護教、贊善三王及川卜、川藏等共修驛站，諸未復者盡復之。自是道路畢通，使臣往還數萬里，無虞寇盜矣。其後貢益頻數。帝嘉其誠，復命三保齎佛像、法器、袈裟、禪衣及絨錦、綵幣往勞之。已，又命中官戴興往賜綵幣。

宣德二年，命中官侯顯往賜絨錦、綵幣。其貢使嘗毆殺驛官子，帝以其無知，遣還，敕王戒飭而已。九年，貢使歸，以賜物易茶。至臨洮，有司沒入之，羈其使，請命。詔釋之，還其茶。

正統五年，王卒。遣禪師二人爲正副使，封其從子吉剌思巴永耐監藏巴藏卜爲闡化王。使臣私市茶綵數萬，今有司運致。禮官請禁之，帝念其遠人，但令自僦舟車。已，王卒，以桑兒結堅咎巴藏卜嗣。

成化元年，禮部言：『宣、正間，諸貢不過三四十人，景泰時十倍，天順間百倍。今貢使方至，乞敕諭闡化王，令如洪武舊制，三年一貢。』從之。五年，王卒，命其子公葛列思巴中泰領占堅參巴兒藏卜嗣。遣僧進貢，還至西寧，留寺中不去，又冒名入貢，隱匿所賜璽書、幣物。王使其下三人來趣，其僧閉之室中，剜二人目。一人逸，訴於都指揮孫鑑。鑑捕置之獄，受其徒賄，而復以聞。下四川巡按鞫治，坐僧四人死，鑑將逮治，會赦悉免。

十七年，以長河西諸番多假番王名朝貢，命給闡化、贊善、闡教、輔教四王敕書勘合，以防奸僞。二十二年，遣使四百六十人來貢，守臣遵新例，但納一百五十人。禮官以使者已入境，難固拒，請順其情概納之，爲後日兩貢之數，從之。

弘治八年，遣僧來貢，還至揚州廣陵驛，遇大乘法王貢使，相與殺牲縱酒，三日不去。見他使舟至，則以石投之，不容近陸。知府唐愷詣驛呼其舟子戒之，諸僧持兵仗呼譟擁而入。愷走避，隸卒力格鬬乃免，爲所傷者甚衆。事聞，命治通事及伴送者罪，遣人諭王令自治其使者。其時王卒，子班阿吉江東剳巴請襲，命番僧二人爲正副使往封。比至，新王亦死，其子阿往剳失剳巴堅參卽欲受封，二人不得已授之，遂具謝恩儀物，並獻其父所領勘合印章爲左驗。至四川，守臣劾其擅封，逮治論斬，減死戍邊，副使以下悉宥。

正德三年，禮官以貢使踰額，令爲後年應貢之數。嘉靖三年，偕輔教王及大小三十六番請入貢。禮官以諸番不具地名、族氏，令守臣覈實以聞。四十二年，闡化諸王遣使入貢請封。禮官循故事，遣番僧二十二人爲正副使，序班朱廷對監之。至中途大騷擾，不受廷對約束，廷對還白其狀。禮官請自後封番王，卽以誥敕付使者齎還，或下守臣，擇近邊僧人齎賜。封諸藏之不遣京寺番僧，自此始也。番人素以入貢爲利，雖屢申約束，而來者日增。隆慶三年，再定令闡化、闡教、輔教三王，俱三歲一貢，貢使各千人，半全賞，半減賞。全賞者遣八人赴京，餘留邊上。遂爲定例。

萬曆七年，貢使言闡化王長子札釋藏卜乞嗣職，如其請。久之卒，其子請襲。神宗許之，而制書但稱闡化王。用閣臣沈一貫言，加稱烏斯藏怕木竹巴灌頂國師闡化王。其後奉貢不替。所貢物有畫佛、銅佛、銅塔、珊瑚、犀角、毳毯、左髻毛纓、足力麻、鐵力麻、刀劍、明甲冑之屬，諸王所貢亦如之。

又　護教王者，名宗巴斡卽南哥巴藏卜，館覺僧也。成祖初，僧智光使其地。永樂四年遣使入貢，詔授灌頂國師，賜之誥。明年遣使入謝，封爲護教王，賜金印、誥命、國師如故。遂頻歲入貢。十二年卒，命其從子幹些兒吉剌思巴藏卜嗣。洪熙、宣德中並入貢。已而卒，無嗣，其爵遂絕。

又　闡教王者，必力工瓦僧也。成祖初，僧智光齎敕入番，其國師端竹監藏遣使入貢。永樂元年至京，帝喜，宴賚遣還。四年又貢，帝優賜，並賜其國師大板的達、律師鎖南藏卜衣幣。十一年乃加號灌頂慈慧淨戒大國師，又封其僧領眞巴兒吉監藏爲闡教王，賜印誥、綵幣。後比年一貢。楊三保、戴興、侯顯之使，皆齎金幣、佛像、法器賜焉。

宣德五年，王卒，命其子綽兒加監巴領占嗣。久之卒，命其子領占叭兒結堅參嗣。成化四年從禮官言，申三歲一貢之制。明年，王卒，命其子領占堅參叭兒藏卜襲。二十年，帝遣番僧班著兒齎璽書勘合往賜。其僧憚

行，至半道，僞爲王印信、番文復命，詔逮治。

正德十三年，遣番僧領占劄巴等封其新王。劄巴等乞馬快船三十艘載食鹽，爲入番買路之資。戶科、戶部並疏爭，不聽。劄巴等在途科索無厭，至呂梁，殿管洪主事李瑜幾斃，恣橫如此。迄嘉靖世，闡教王修貢不輟。

又 輔教王者，思達藏僧也。其地視烏斯藏尤遠。成祖卽位，命僧智光持詔招諭，賜以銀幣。永樂十一年封其僧南渴烈思巴爲輔教王，賜誥印、綵幣，數通貢使。楊三保、侯顯皆往賜其國，與諸法王等。景泰七年，使來貢，自陳年老，乞令其子喃葛堅粲巴藏卜代。帝從之，封爲輔教王，賜誥敕、金印、綵幣、袈裟、法器。以灌頂國師葛藏、右覺義桑加巴充正、副使往封。至四川，多雇牛馬，任載私物。禮官請治其罪，英宗方復辟，命收其敕書，減供應之半。

成化五年，王卒，命其子喃葛劄失堅參叭藏卜嗣。六年申舊制，三年一貢，多不過百五十人，由四川雅州入。國師以下不許貢。弘治十二年，輔教等四王及長河西宣慰司並時入貢，使者至二千八百餘人。禮官以供費不貲，請敕四川守臣遵制遣送，違者卻還，從之。歷正德、嘉靖世，奉貢不絕。

又 贊善王者，靈藏僧也。其地在四川徼外，視烏斯藏爲近。成祖踐阼，命僧智光往使。永樂四年，其僧著思巴兒監藏遣使入貢，命爲灌頂國師。明年封贊善王，國師如故，賜金印、誥命。十七年，中官楊三保往使。洪熙元年，王卒，從子喃葛監藏襲。宣德二年，中官侯顯往使。正統五年奏稱年老，請以長子班丹監剌代。帝不從其請，而授其子爲都指揮使。

初，入貢無定期，自永樂迄正統，或間歲一來，或一歲再至。而歷朝遣使往賜者，金幣、寶鈔、佛像、法器、袈裟、禪服，不一而足。至成化元年始定三歲一貢之例。

三年，命塔兒把堅粲襲封。故事，封番王誥敕及幣帛遣官齎賜，至是西陲多事，禮官乞付使者齎回，從之。

五年，四川都司言，贊善諸王不遵定制，遣使率各寺番僧百三十二種入貢，且無番王印文，今止留十餘人守貢物，餘已遣還。禮官言：『番地廣遠，番王亦多，若遵例並時入貢，則內郡疲供億。莫若令諸王於應貢之歲，各具印文，取次而來。今貢使已至，難拂其情。乞許作明年應貢之數。』報可。

十八年，禮官言：『番王三歲一貢，貢使百五十人，定制也。近贊善王連貢者再，已遣四百十三人。今請封請襲，又遣千五百五十人，違制宜卻。乞許其請封襲者，以三百人爲後來兩貢之數，餘悉遣還。』亦報可。遂封喃葛堅粲巴藏卜爲贊善王。弘治十六年卒，命其弟端竹堅咱嗣。嘉靖後猶入貢如制。

明太祖朱元璋《賜朵爾只失結勅》 朕君天下，凡四方慕義之士，皆待之以禮，授之以官，使之宣其力焉。爾朵爾只失結久居西土，聞我聲教，委身來庭，朕用嘉之。今開設西甯衛，特命爾爲之佐，爾尚思盡乃心，撫其部衆，謹守法度，以安疆土，庶副朕委任之意。可宣武將軍僉西甯衛指揮使司。洪武六年正月勅。

明宣宗朱瞻基勅 勅着洛寺都綱鎖南藏卜。朕惟佛氏之教，清淨圓明，慈悲方便。上以陰翊皇度，下以利濟顯幽，功德宏深，超出五等。自昔有國家者，莫不褒崇其教，以廣其傳。爾鎖南藏卜，嚴潔毘尼，堅持梵行，三乘早聞於要旨，六根早斷於塵緣，眷此精勤，良用嘉奬。今特賜爾菩提妙果圖書，爾尚益宏願，力用不闡於宗風，化導羣迷，俾同歸於善治。欽哉，故諭。宣德二年三月初九日。

明英宗朱祁鎮勅 勅諭着洛寺喇麻領占倫卜。朕惟佛氏之教，以清淨爲宗，利濟爲用，上以陰翊皇度，下以化導羣迷。自昔有能尊崇其教者，國家莫不褒顯之。爾領占倫卜，堅持戒行，謹事朝廷，安處西陲，導人爲善，良用嘉之。今特賜爾請修詔教圖書，聽爾於陝西洮州衛卓聶族自在修行，爾尚精修善行，益闡宗風，庶幾永光寵命，欽哉。正統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又 明英宗《賜國師班丹劄釋誥》朕惟佛之道，清淨慈悲，化度萬有，功德高廣，利濟無窮，自非嚴謹毘尼，妙悟精修，不足以昭承其教。今弘通妙戒普慧善應輔國闡教灌頂淨覺慈濟大國師班丹劄釋，夙究三乘，慧性圓融，用闡如來之教，聿弘利濟之功，事我祖考，始終一誠。朕嗣統

以來，命修薦揚大齋，上資皇考宣宗章皇帝在天之福，益篤精虔，眷茲功能，是宜褒奬，今特頒誥印加封爲『弘通妙戒普慧善應慈濟輔國闡教灌頂淨覺西天佛子大國師』。嗚呼！丕揚宗範，式昭佛道之興隆，普濟有情，用贊皇圖於永久，欽哉！

《續文獻通考・四裔考・西域・烏斯藏》　明太祖洪武五年十二月，烏斯藏攝帝師喇木展巴藏卜遣使至京。

帝懲唐世吐蕃之亂，思制御之。惟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導爲善，乃遣使廣行招諭，又令舉元故官赴京授職。於是攝帝師遣使來京，賜紅綺禪衣及鞾帽錢物。明年二月，躬自入朝，上所舉故官六十人，悉授以職，改攝帝師爲熾盛佛寶國師，仍賜玉印、玉人。製印成，帝睠玉未美，令更製，其崇敬如此。

又　成祖永樂元年，遣使齎書幣往烏斯藏，徵尚師封大寶法王。

先是喇木展巴藏卜卒，有僧噶爾瑪者，國人以其有道術，稱之爲尚師。帝爲燕王時知其名，至是遣使徵之。四年冬，既至，延見於奉天殿，宴賜甚厚，遂以大寶法王封之。

又　〔永樂〕十一年二月，烏斯藏僧袞楚克巴勒至京，封大乘法王。

帝既封噶爾瑪，又聞袞楚克巴勒有道術，其徒亦稱爲尚師。命中官齎書幣徵之，至是延見禮之，亞於大寶法王。

《明史・大乘法王傳》曰，成祖封闡化等五王，各有分地，惟大寶、大乘二法王以游僧不常厥居故，其貢不在三年之列，然終明世奉貢不絕，詳土貢考。

又　《明史・大寶法王傳》曰，永樂五年春，帝將薦福於高帝后，命建普度大齋於靈谷寺。七日，帝躬自行香，於是卿雲、甘露、青鳥、白象之屬連日畢見，帝大悅。侍臣多獻賦頌，事竣，復賜黃金、寶鈔等，其徒亦加優賜，幷封號印誥鈔幣。已，命噶爾瑪赴五臺山建大齋，再爲高帝后薦福，賜予優厚。六年四月辭歸，復賜金幣佛像，命中官護行，至正統末卒。

又曰，正德時，帝惑近習言，謂烏斯藏僧有能知三生者，國人稱之爲活佛，欣然欲見之。考永宣閒陳誠、侯顯入番故事，命中官劉允往迎問。臣梁儲等並切諫，俱不聽。允行，以珠琲爲幡幢，黃金爲供具，賜其僧金印，犒賞以巨萬計，內庫黃金爲之罄盡。勅允往返，以十年爲期，所攜茶、鹽以十數萬計。允至臨清，漕艘爲之阻滯，入峽江，舟大難進，易以艫艗，相連二百餘里。及抵成都，日支官廩百石，蔬菜銀百兩。錦官驛不足，取傍近數十驛供之。治入番器物估直二十萬，守臣力爭，減至十三萬。工人、雜造夜以繼日，居歲餘始率將校十人、士千人以行。越兩月入其地。所謂活佛者，恐中國誘害之，匿不出見。將士怒，欲脅以威，番人夜襲之，奪寶貨、器械以去，將校死者二人，卒數百人，傷者半之。允乘善馬疾走，僅免。返成都，戒部不弗言，而以空函馳奏。至，則武宗已崩，世宗召允還，下吏治罪。

又曰，神宗時，有僧索諾木嘉木粗者，能知已往未來之事，稱活佛，順義王誥達亦崇信之。萬歷七年，以迎活佛爲名，西侵斡拉，爲所敗。此僧戒以好殺勸之，東還。誥達亦勸此僧通中國。乃自甘州遣書大學士張居正，自稱釋迦摩尼比邱求通貢，饋以儀物。居正不敢受，聞之於帝。帝令受之，而許其貢。由是，中國亦知有活佛。此僧有異術，能服人，諸番莫不從其教，即大寶法王及闡化諸番亦皆俯首稱弟子。自是西方止知奉此僧，諸番王徒擁虛位，不復能施其號令矣。

又　宣宗宣德九年，冊封烏斯藏僧沙克嘉伊寶爲大慈法王。

先是成祖既封大寶、大乘二法王，其徒爭欲見天子，邀恩寵，於是來者趾相接。沙克嘉伊實亦彼所稱爲尚師者，於永樂十二年入朝，禮亞大乘法王，至是又入朝，帝留之京師，命成國公朱勇、禮部尚書胡濙，持節冊封之。英宗嗣位，禮官先奏汰番僧六百九十人。正統元年復以爲請命大慈法王及西天佛子。西天佛子者，能仁寺僧智元也，本山東慶雲人，洪永中數奉使西國。成祖使號國師，仁宗加號大國師，至是復加西天佛子。如故，餘遣還。不願者，減酒饌廩餼，自是輦下稍清。

又　《明史・大慈法王傳》曰，初，太祖招徠番僧，本藉以化愚俗，弭邊患。至成祖，兼崇其教，自闡化等五王及二法王外，禪師、僧官不可悉數。其徒交錯於道，外擾郵傳，內耗大官，公私騷然，帝不恤也。然至者猶即遣還。及宣宗時，則久留京師，耗費益甚。英宗初年，雖多遣斥，其後加封號者亦不少。至孝宗，踐阼法王以下皆驅還本土，由是輦下復清。

又曰，武宗好習番語，番僧復盛，有封大慶法王者，或言卽帝自號也。烏斯藏使臣綽爾濟鄂色爾留豹房有寵，封大德法王，乞令其徒二人還居本土，入番設茶，禮官劉春等執不可，乃罷。綽爾濟鄂色爾輩出入豹房，與權倖雜處，氣焰灼然。二人乘傳歸，所過驛騷。世宗立，復汰番僧。

又　英宗正統七年，命格埒克嘉勒粲掌棟巴罕呼宣慰司事。

格埒克嘉勒粲兇狡不循禮法，並乞封王、賜金印。帝不許，命進秩鎮國將軍都指揮同知掌司事，給誥命。益時強數與雜谷安撫及伯色寨安撫若羅搆怨。十年八月，移牒四川守臣，謂伯色寨本父納木喀地，分畀若羅父者。後若羅受事，私奏於朝，設安撫司。邇乃自稱宣慰，僞爲司印，糾合雜谷諸番將侵噬已地。已拘執若羅，追出僞印，用番俗法剜去爾目，謹以狀聞。守臣上其事，帝遣使敕責其專擅。令與使臣推擇若羅族人爲安撫，仍轄其土地，且送還若羅，養之終身。

又　明太祖洪武二年，定陝西郎，遣官齎詔撫朶甘。諭其酋長舉元故官。赴京之帝師喇木展巴藏卜及故國公約木喀丹巴伊特戩藏等，於六年春入朝，上所舉六十人名，帝喜，置指揮使司二，曰朶甘，曰烏斯藏。宣慰司二，元帥府一，招討司西萬戶府十三，千戶所四，卽以所舉官任之，降勅宴賚遣還。

《明史・朶甘傳》曰，初，元尊番僧爲帝師，授其徒國公等秩，故降者襲舊號。索諾木鄂色爾者歸朝，授朶甘衛指揮僉事，以元司徒銀印來。上命進指揮同知。已而朶甘宣慰賞竹鹽藏，舉首領可爲指揮、宣慰、萬戶、千戶者二十二人。詔從其請，鑄分司印予之，乃改朶甘、烏斯藏二衛爲行都指揮使司，以索諾木鄂色爾爲朶甘都指揮，同知袞楚克鄂色爾，爲烏斯藏都指揮同知，並賜銀印。又設西安行都指揮使司於河州，兼轄二都司。已佛寶國師索諾木鄂色爾等奏，舉故官薩木珠卜戩藏等五十六人，命增置朶甘思宣慰司及招討等司，招討司六，曰朶甘思、曰朶甘隆達、曰朶甘丹、曰朶甘倉唐、曰朶甘川曰默爾根。萬戶府四，曰沙爾噶、曰喃珠、曰羅斯端、曰埒克瑪。千戶所十七以薩木珠卜戩藏爲朶甘都指揮同知，餘授職有差。八年，置額埒蘇軍民元帥府，尋置隆達衛指揮使司。十八年，以巴勒珠爾藏布爲烏斯藏都指揮使，乃更定品秩，自都指揮以下皆令世襲。未幾，又改烏斯藏安布羅衛爲行都指揮使司。永樂元年，改巴勒千戶所爲衛，後置烏斯藏諾爾松結行都指揮使司，又置上印部衛，皆以番人官之。

又　〔洪武〕二十六年西番思曩日等族來朝。至永樂十八年，帝以西番悉入職方，其最遠博勒等百餘寨猶未歸附，遣使招之。又以番族惟僧言是聽，各皆寵賜。迄宣德朝，禮之益厚。正統初，有番長移書松潘守將趙得言，欲入朝，爲生番阻遏，乞遣兵開道。詔令得遣使招，生番相率朝貢者八百二十九寨，悉賜賚遣歸。成化三年，阿昔洞諸族土官言，西番大小二姓爲惡，殺之不懼，惟國師喇嘛勸化則革心信服。乃進禪師元丹藏卜爲國師，都綱子瑞爲瑞師，以化導之。

又　初，太祖以西番地廣、人獷悍，欲分其勢而殺其力，使不爲邊患。故來者輒授官，又以其地皆食肉，倚中國茶爲命，故設茶課司於天全，六番而入貢者，又優以茶、布。諸番戀貢、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爲變。迨成祖益封法王，等俾轉相化導，以其尊中國，以故西陲宴然，終明世無番寇之患。

又　天順元年，命扎實戩粲藏布掌棟巴罕呼宣慰司事。景帝景泰初，棟巴罕呼侵奪雜谷及達司蠻長官司地，掠其人畜，守臣不能制。三年二月，朝議獎其入貢勤誠，進秩都指揮使，令還二司侵地及所掠人民。其酋卽奏命，惟舊維州之地尚爲所據。俄饋四川巡撫李匡銀鼞金珀，求《大誥》、《周易》諸書，匡以上聞，帝如其言，尋以還侵地，賜敕獎勵。六年，從兵部尚書于謙等奏，其酋悖逆日彰，敕守臣預爲戒備。至是格埒克嘉勒粲死，子扎實戩粲遣使乞封王，乃命如其父官，仍掌司事，自是世職相承，迄萬歷後朝貢不替。

又《西夷》　國初，平羌將軍宋晟歷洪武、永樂中，久鎮西垂，陝西諸番畏而服之，積功封西寧侯。又將軍丁玉出鎮四川最久，威惠並行，夷民安輯，以故四川諸番敬信一大夫。昔人云，若在邊疆，則邊疆重顧，可非其人歟。按，五王諸僧番族，在四川界西。寧、洮、岷番族，在陝西界西。寧在黃河北，洮、岷在黃河南。其貢則四川威、茂、松潘、金川、雜谷、達思蠻諸番僧者，三歲一貢，貢百人，多不過百五十人。或歲一貢，貢三十人，多不過五十人。洮、岷、番寺歲一貢，貢一寺四、五人。番族二年一貢，大族四、五人，小族一、二人至京，餘留塞上。歷宣德迄天

順，貢賞請襲如故。

又　皇明洪武庚戌秋八月，大將軍徐達征西番。【略】於是河州以西朵甘思、烏思藏等部悉歸。癸丑秋，令諸酋舉故有官者至京授職。遂以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爲織盛佛寶國師元國公，南哥思丹八亦監藏等爲都指揮同知宣慰使、元帥招討等官。分其地設都指揮使司二，曰烏思藏，曰朵甘。指揮使司一，曰隴答。宣慰使司三，曰朵甘，曰董卜韓胡，曰長河西魚通。寧遠招討使司六，曰朵甘思，曰朵甘隴答，曰朵甘丹，曰朵甘滄湄，曰朵甘川，曰魔兒勘。萬戶府四，曰沙兒可，曰乃竹，曰羅思端，曰別思麻。又千戶所十，有七以部之，仍其俗。封番僧爲六王，曰灌頂國師，曰贊善王，曰贊化王，曰正覺大乘法王，曰如來大寶法王，皆給印章。誥命俾領其衆，自是襲封不易。每入貢給勘合，許其自達，云闡化、闡教、輔教三王、貢使自四川入。贊教、贊化王自陝西入。惟大乘、大寶二法王不給勘合，貢無常期，惟差僧人入貢。今雅州等處皆貢道也。每請封，朝廷命大慈恩寺剌麻僧二人充正副使，奉誥命及袈裟、僧帽、數珠、鈴杵等，往四川、陝西出境。

又　萬曆七年二月，閣臣張居正奏，近者接得巡撫甘肅侯眞萊差人齎到烏思藏僧人番書一紙，譯稱釋迦摩尼比丘鎖南堅錯賢吉祥合掌頂禮。朝廷欽封幹大國事閣下張，知道你的名顯如日月，天下皆知有你，身體甚好，我保佑皇上，晝夜念經。有州二堂地方上，我到城中，爲地方事，先與朝廷進本馬匹、物件到了，我和闡化王執事賞賜，乞照以前好例與我，我與皇上和大臣晝夜念經，祝讚天下太平，是我的好心。壓書禮物四臂觀世音一尊，氆氇二段，金剛結子一方。有閣下分付順義王早早回家，我就分付他回去。

清・馬揭、盛繩祖《衛藏圖識》卷上《源流考》　明以其地爲烏斯藏。烏斯藏者，本吐蕃而別立爲國者也。吐蕃中惟烏斯藏專以釋道教化，頗柔順易服，在西徼外。去四川馬湖府千五百餘里，雲南麗江府十（千）餘里，陝西西寧衛五千餘里。其地多僧，無城郭，其僧有居大土臺及土臺外者。洪武初，太祖懲唐世吐蕃之亂，思制御之，惟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導爲善。乃遣陝西行省員外郎許允德使其地，令舉元故官赴京授職。於是遂授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爲熾盛佛寶國師、錫玉印。又授元帝師八思巴之後八哥監藏巴藏卜爲大國師。授烏斯藏僧荅力麻八剌爲灌頂國師，並賜玉印。佛寶國師及荅力麻八剌遣使入貢，奏舉土官多人，因置指揮、宣慰、萬戶、千戶等官，鑄分司印予之，餘授職有差。永樂三年，僧哈立麻者，國人以其有道術稱之，成祖因授職爲演教如來大寶法王，烏斯藏僧昆澤思巴亦授爲大乘法王，授吉剌思巴監藏巴藏卜爲闡化王，授思達藏僧南渴烈思巴爲輔教主（王），授必力工瓦僧領眞巴兒吉監藏爲闡教主（王），授靈藏僧著思巴兒監藏爲贊善王，授宗巴幹爲護教王。並有授爲西天佛子、灌頂大國師、灌頂國師者，皆賜給印誥，蓋其地皆倚中國之茶爲命。而當時入貢者又優以茶布，諸蕃戀貢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爲變。故終明之世，授官加號以羈縻之，交市茶馬以誘致之，雖動於利而未嘗爲患。然終不能如國朝德威遐播，傾心歸化直隸版圖而謳歌帝治于無疆也。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三　歷朝喇嘛封號其見於明史者。元世祖尊八思巴爲大寶法王，錫玉印。既沒，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眞智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自是其徒嗣者，咸稱帝師。明洪武初，太祖懲唐世吐蕃之亂，思制御之。惟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導爲善，乃遣使廣行招諭，又遣使其地。六年，舉元故官六十人，悉授以職。改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爲『熾盛佛寶國師』，仍錫玉印。七年，元帝師八思巴之後公哥監藏，巴藏卜及烏斯藏僧荅力麻八剌遣使來朝，請封號。詔授帝師後人爲『圓智妙覺宏教大國師』。烏斯藏僧爲『灌頂國師』，並賜玉印。喃加巴藏卜卒，有僧哈立麻者，國人以其有道術，稱之爲『尚師』。成祖爲燕王時，知其名。永樂五年，封哈立麻爲『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佑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印、誥。其徒孛隆逋瓦桑兒加領眞爲『灌頂圓修淨慧大國師』。高日瓦禪伯爲『灌頂通悟宏濟大國師』，果欒羅葛羅監藏巴里藏卜爲『灌頂宏智淨戒大國師』，並賜印、誥。自是迄正統末，入貢者八，已法王卒，久不奉貢，自弘治迄嘉靖中，法王猶數入貢，迄神宗朝不絕。時有僧鎖南堅錯者，能知已往未來事，稱活佛。自甘州遺書張居正，自稱釋迦摩尼比邱，求通貢，饋以儀物。居正不敢受，聞之於帝。帝命受之而許其貢。由是中國知有活佛。此僧有異術，能服人，諸番莫不從其教，卽大寶法王及闡化諸王，亦皆俯首稱弟子。自是西方止知奉此僧，諸番王徒擁虛

位，不復能施其號令矣。

又　大乘法王者，烏斯藏僧昆澤思巴也。其徒亦稱爲尚師。永樂十一年，封昆澤思巴爲『萬行圓融妙法最勝眞如慧智宏慈廣濟護國演教正覺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剛普應大光明佛領天下釋教』，賜印、誥，禮之亞於大寶法王。後數入貢，洪熙、宣德、成化間，並來貢。弘治元年，其王桑加瓦遣使來貢，故事法王卒，其徒自相繼承，不由朝命。三年，輔教王遣使奉貢，奏舉大乘法王襲職，帝但納其貢，賜賚遣還，不命襲職。正德五年，遣其徒綽吉我些兒等從河州衛入貢。已綽吉我些兒有寵于帝，亦封大德法王。十年，僧完卜鎖南堅參巴爾藏卜遣使來貢，乞襲大乘法王，禮官失于稽考，竟許之。初，成祖封闡化等五王各有分地，惟二法王以游僧，不常厥居，故其貢朝不在三年之列。然終明之世，奉貢不絕云。

又　大慈法王名釋迦也失，亦烏斯藏僧，稱爲尚師者也。永樂十三年，封釋迦也失亦爲『妙覺圓通慈惠普應輔國顯教灌頂宏善西天佛子大國師』，賜之印、誥。宣德九年入朝，帝留之京師，命使持節冊封爲『萬行妙明眞如上勝清淨般若宏照普慧輔國顯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覺如來自在大圓通佛』。西天佛子者，能仁寺僧智光也。本山東慶雲人。洪武、永樂中，數奉使西國。成祖賜號『國師』。仁宗加號『圓融妙慧淨覺宏濟輔國光範演教灌頂廣善大國師』，賜金印。至是復加『西天佛子』。初，太祖授國師、大國師者不過四、五人。至成祖自闡化五王及二法王外，授西天佛子者二，灌頂大國師者九，灌頂國師者十有八，其他禪師僧官不可勝數。英宗初年，加封號者亦復不少。景泰中，封番僧沙加爲『宏慈大善法王』，班卓兒藏卜爲灌頂大國師。英宗復辟，務反景帝之政，降法王爲大國師，大國師爲國師。成化初，至者日衆，劄巴堅參、劄實巴領占竹等，以秘密教得幸，並封法王。其次爲西天佛子。他授大國師、國師、禪師者，不可勝紀。孝宗踐阼，法王、佛子以下皆遞降，驅還本土，奪其印、誥。弘治中，命那卜堅參三人爲灌頂大國師，既乃並降禪師。武宗復取領占竹至京，命爲灌頂大國師，以先所降禪師三人爲國師，封那卜堅參及劄巴藏卜爲法王，那卜領占及綽卽羅竹爲西天佛子，已封領占班丹爲大慶法王，給番僧度牒三千，聽其自度，或言大慶法王卽帝自號也。封綽吉我些兒爲大德法王。世宗立，復汰番僧法王以下悉被斥。後世宗崇道教，益黜浮圖，自是番僧鮮至中國者。

又　闡化王者，烏斯藏僧也。洪武五年，河州衛言，烏斯藏怕木竹巴之地，有僧曰章陽沙加監藏。元時封灌頂國師，爲番人推服。今朵甘酋賞竹監藏與管兀兒搆兵，若遣此僧撫諭，朵甘必內附。帝如其言，仍封灌頂國師，賜玉印。八年設怕木竹巴萬戶府，以番酋爲之。已而章陽沙加卒，授其徒鎖南札思巴噫監藏卜爲灌頂國師。二十一年，上表稱病，舉弟吉剌思巴監藏巴藏卜自代，遂授灌頂國師，自是三年一貢。永樂四年，封爲灌頂國師闡化王，賜螭紐玉印。正統五年，王卒，遣禪師二人爲正副使，封其從子吉剌思巴永耐監藏巴藏卜爲闡化王。已王卒，以桑兒結堅咎巴藏卜嗣。景泰五年王卒，命其子公葛列思巴中奈領占堅參巴兒藏卜嗣。弘治八年，王卒，子班阿吉江東劄巴請襲。命番僧二人爲正副使往封，比至新王亦死，其子阿劄失劄巴堅參卽欲受封，二人不得已授之。遂具謝恩儀物，並獻其父所領勘合印章爲左驗。至四川，守臣劾其擅封，逮治論斬，減死戍邊，副使以下悉宥。嘉靖中，禮官請自後封番王，卽以誥敕付使者齎還，或下守臣擇近邊僧人齎賜，封諸藏之，不遣京寺，番僧自此始也。隆慶三年，再定令闡化、闡教、輔教三王俱三歲一貢，遂爲定例。萬歷七年，貢使言闡化王長子札釋藏卜乞嗣，職如其請，久之卒。其子請襲，神宗許之。而制書但稱闡化王。用閣臣沈一貫言，加稱烏斯藏怕木竹巴灌頂國師闡化王。其後奉貢不替。

又　闡教王者，必力工瓦僧也。永樂十一年，加其國師端竹監藏爲灌頂慈慧淨戒大國師，又封其僧領眞兒巴吉監藏爲闡教王，賜印、誥。宣德五年，王卒，命其子綽兒加監巴領占嗣，久之，卒，命其子領占叭兒結堅參嗣。成化五年，王卒，命其子領占堅參叭兒藏卜襲。迄嘉靖世，闡教王修貢不輟。

又　輔教王者，思達藏僧也。其地視烏斯藏尤遠。永樂十一年，封其僧南渴列思巴爲輔教王，賜誥、印。景泰七年，自陳年老乞命其子喃葛堅粲巴藏卜代。帝從之，封爲輔教王，賜誥敕金印。成化五年，王卒，命其子喃葛劄失堅參叭藏嗣，歷正德、嘉靖世，奉貢不絕。

又　贊善王者，靈藏僧也。其地在四川徼外，視烏斯藏爲近。永樂四年，命其僧著思巴兒監藏爲灌頂國師，明年封『贊善王國師』，如故賜金

印、誥命。洪熙元年，王卒，從子喃葛監藏襲。正統五年，奏稱年老，請以長子班丹監剌代。帝不從其請，而授其子爲都指揮使。成化三年，命塔兒把堅粲襲封。十八年，封喃葛堅粲巴藏卜爲贊善王。弘治十六年卒，命其弟端竹堅咎嗣。嘉靖後猶入貢如制。護教王者，名宗巴幹即南哥巴藏卜館覺僧也。永樂四年，詔授灌頂國師，賜之誥。明年封爲護教王賜金印誥命『國師』如故。十二年卒，命其從子斡些兒吉剌思巴藏卜嗣，已而卒，無嗣，其爵遂絕。

清・常明《四川通志》卷一九五《西域》　明納木嘉勒藏博，舊作『喃加巴藏』，今改正。《明史・西域烏斯藏傳》：洪武初，太祖懲唐世吐蕃之亂，思制御之。惟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導爲善。乃遣使廣行招諭。又遣陝西行省員外郎許允德使其地，令舉元故官赴京授職。於是烏斯藏攝帝師納木嘉勒藏博先遣使朝貢。五年十二月至京。帝喜，以好殺勸之東還。俺答亦勸此僧通中國。乃自甘州遣書張居正，自稱釋迦摩尼比邱，求通貢，饋以儀物。居正不敢受，聞之於帝。帝命受之，而許其貢。由是中國亦知有活佛。此僧有異術，能服人，諸番莫不從其教。即大寶法王及闡化諸王，亦皆俯首稱弟子。由是西方止知奉此僧，諸番王徒擁虛位，不復能施其號令矣。

又　釋迦也失赤，《明史・西域烏斯藏本傳》：大慈法王名釋迦也失赤，烏斯藏僧稱爲尚師者也。永樂中，既封二法王，其徒爭欲見天子邀恩寵，於是來者趾相接。釋迦也失赤以十二年入朝，禮亞大乘法王。明年命爲『妙覺圓通慈慧普應輔國顯教灌頂宏善西天佛子大國師』，賜之印、誥。十四年辭歸，賜佛經、佛像、法仗、僧衣、綺帛、金銀器，且御製贊詞賜之，其徒益以爲榮。明年遣使來貢。十七年，命中官楊三保齎佛像、衣幣往賜。二十一年復來貢。宣德九年入朝，帝留之京師，命成國公朱勇、禮部尚書胡濙持節，冊封爲『萬行妙明眞如上勝清淨般若宏照普慧輔國顯教至善大慈法王』。復厚賜紅綺、禪衣及鞍、帽、錢、物。明年二月，躬自入朝，上所舉故官六十人。帝悉授以職。改『攝帝師』爲『熾盛佛寶國師』。仍錫玉印及綵幣表裏各二十。玉人製印成，帝視玉未美，令更製。其崇敬如此。

又　公哥監藏巴藏卜答力嘛八喇，《明史・西域烏斯藏傳》元帝師帕克斯巴之後。公哥監藏巴藏卜及烏斯藏僧答力嘛八喇遣使來朝，請封號。詔授帝師。後人爲『圓智妙覺宏教大國師』，烏斯藏僧爲『灌頂國師』，竝賜玉印。

又　著思巴兒監藏，《明史・西域烏斯藏本傳》：贊善王者，靈藏僧也。其地在四川徼外，視烏斯藏爲近。成祖踐阼，命僧智光往使。永樂四年，其僧著思巴兒監藏遣使入貢，命爲灌頂國師。明年，封贊善王。國師如故，賜金印、誥命。十七年，中官楊三保往使。洪熙元年，王卒，從子喃葛監藏襲。宣德二年，中官侯顯往使。正統五年，奏稱年老，請以長子班丹監剌代。帝不從其請，而授其子爲都指揮使。

又　羅卜藏札克巴，生於永樂十五年。幼而神異，精通佛法，號曰『甲瓦宗喀巴』，在大雪山苦意修行，穆隆經其所立也，即今之麼羅木，最爲番衆所敬信。相傳其受戒時，染僧帽，諸色不成，惟黃色立成，遂名黃教之宗，頭輩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皆其弟子。今拉撒大小喇嘛寺皆供奉其像云。

又　綽吉我些兒，《明史・西域烏斯藏傳》：綽吉我些兒者，烏斯藏使臣。晉豹房，有寵，封『大德法王』。乞令其徒二人爲正副使，還居本土，如大乘法王例入貢，且爲二人請國師誥命，入番設茶。禮官劉春等執不可，帝不聽。春等復言烏斯藏遠在西方，性極頑獷。雖設四王撫化，而其來貢必爲節制。若令齎茶以往賜之誥命，彼或假上旨以誘諸番，妄有所干請。從之，則非法；不從，則生釁，害不可勝言，帝乃罷。設茶敕而予之誥命。帝時益好異教，常服其服，誦習其經，演法內廠。綽吉我些兒出入豹房，與權倖雜處，氣燄灼然。及二人乘傳歸，所過驛騷，公私咸被其患。世宗立復汰番僧，法王以下悉被斥。後世宗崇道教，益黜浮屠。自是番僧鮮至中國者。

又　章陽沙加監藏，《明史・西域烏斯藏本傳》：闡化王者，烏斯藏僧也。初，洪武五年，河州衛言烏斯藏怕木竹巴之地，有僧曰章陽沙加監藏，元時封『灌頂國師』，爲番人推服。今朵甘酋賞竹監藏與管兀兒搆兵。若遣此僧撫諭，朵甘必內附。帝如其言，仍封『灌頂國師』。遣使賜玉印、經、幣。明年，其僧使酋長鎮南藏卜貢佛像、佛書、舍利。是時方命佛寶國師招諭番人。於是怕木竹巴僧等自稱輦卜闍，遣使進表及方物。帝厚賜

之。輦卜闍者，其地首僧之稱也。

又　吉剌思巴監藏巴藏卜，《明史・西域烏斯藏傳》：章陽沙加卒，授其徒鎖直扎思巴噫監藏卜爲灌頂國師。二十一年，上表稱病。舉弟吉剌思巴監藏巴藏卜授灌頂國師。三年一貢。成祖嗣位，遣僧智光往賜。永樂元年，遣使入貢。四年，封爲『灌頂國師闡化王』，賜螭紐玉印、白金五百兩、綺衣三襲、錦帛五十匹、巴茶二百斤。明年，命與護教、贊善二王必力工瓦國師及必里朶甘隴答諸衛川藏諸族。復置驛站，通道往來。十一年，中官楊三保使烏斯藏。還其王遣從子剳結等。隨之入貢。明年，復命三保使其地。令與闡教、護教、贊善三王及川卜、川藏等共修驛站，諸未復者盡復之。自是道路畢通，使臣往還數萬無虞寇盜矣。其後，貢益頻數。帝嘉其誠，復命三保齎佛像、法器、袈裟、禪衣及紵錦、綵幣往勞之。已又命中官戴興往賜綵幣。宣德二年，命中官侯顯往賜紵錦、綵幣。其貢使嘗毆殺驛官子。帝以其無知遣還，敕王戒飭而已。九年，貢使歸，以賜物易茶。至臨洮，有司沒入之，羈其使，請命，詔釋之，還其茶。

又　昆澤思巴《明史・西域烏斯藏本傳》：大乘法王者，烏斯藏僧昆澤思巴也。其徒亦稱爲尙師。永樂時，成祖既封哈立麻，又聞昆澤思巴有道術，命中官齎璽書、銀幣徵之。其僧先遣人貢舍利、佛像，遂偕使者入朝。十一年二月至京，帝卽延見，賜藏經、銀鈔、綵幣、鞍馬、茶果諸物，封爲『萬行圓融妙法最勝眞如慧智宏慈廣濟護國演教正覺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剛普應大光明佛』，領天下釋教，賜印、誥、袈裟、幡幢、鞍馬、繖器諸物。禮之亞於大寶法王。明年辭歸，賜加於前，命中官護行。後數入貢，帝亦先後命中官喬來喜、楊三保齎賜佛像、法器、袈裟、禪衣、紵錦、綵幣諸物。洪熙、宣德閒竝來貢。成化四年，其王完卜遣使來貢。禮官言無法正印文，且從洮州入，非制，宜減其賜物。使者言，所居去烏斯藏二千餘程，涉五年方達京師，且所進馬多，乞給全賜，乃命量增。

又　哈立嘛《明史・西域烏斯藏本傳》：哈立嘛者，國人以其有道術，稱之爲尙師。成祖爲燕王時，知其名。永樂元年，命司禮少監侯顯、僧智光齎書、幣往徵。其僧先遣人來貢，而躬隨使者入朝。四年，冬將至，命駙馬都尉沐昕往迎之。既至，帝延見於奉天殿。明日，宴華蓋殿。賜黃金百、白金千、鈔二萬、綵幣四十五表裏、法器、袈裟、鞍馬、香果、茶、米諸物畢備。其從者亦有賜。明年春，賜儀仗、銀瓜、牙仗、骨朶、甘盧燈、紗燈、香合、拂子各二、手爐六、繖蓋一、銀交椅、銀足踏、銀机、銀盆、銀罐、青圓扇、紅圓扇、拜褥、帳幄各一，幡幢四十有八、鞍馬二、散馬四。帝將薦福於高帝后，命建普度大齋於靈谷寺。七日，帝躬自行香。於是卿雲、甘露、青鳥、白象之屬連日畢見。帝大悅。侍臣多獻賦頌。事竣，復賜黃金百、白金千、寶鈔二千、綵幣表裏百二十、馬九。其徒灌頂圓通善慧大國師答師巴囉葛羅思等亦加優賜。遂封哈立嘛爲『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佑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印、誥及金、銀、鈔、綵幣、織、金、珠、袈裟、金銀器、鞍馬。命其徒孛隆通瓦桑兒加領『眞爲灌頂圓修淨慧大國師』。果欒羅葛羅監藏巴里藏卜爲『灌頂宏智淨戒大國師』。竝賜印、誥、銀、鈔、綵幣。已命哈立嘛赴五臺山建大齋，再爲高帝后薦福，賜予優厚。六年四月，辭歸。復賜金幣、佛像，命中官護行。

清・黃沛翹《西藏圖考》卷二《源流考》　明太祖懲唐世吐蕃之亂，思制御之。惟因其俗尙，用僧徒化導爲善。故洪武六年，以攝帝師納木嘉勒藏博爲熾盛佛寶國師，給玉印。置烏斯藏、朶甘二指揮司及招討司、萬戶府、千戶。所以元國公納木喀斯丹拜嘉勒藏等領之。永樂中，復封番僧爲大寶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闡教王、闡化王、輔教王、贊善王、護教王凡八王，並給印、誥。或間歲來。

清・陳克繩《西域遺聞・佛氏》　闡教王者，必力工厄僧也。明成祖初，僧智光齎勅入番，其國師端竹監藏遣使入貢，永樂元年至京，帝喜，優賜之。十一年加號大國師，又封其僧領眞巴兒吉監藏爲闡教王，賜印、誥。成化二十年，遣番僧班著兒齎璽書，勘合往賜，其僧憚行，至半道，僞王印信番文，復命，詔逮治迄。嘉靖時修貢不輟。

又　闡化王者，烏斯藏僧也。初，洪武五年，河州衛言：『烏斯藏帕木竹巴之地有僧，曰章陽沙加監藏，元時封國師，爲番人推服。今朶甘酋與管兀兒搆兵，若遣此僧撫諭，朶甘必內附。』帝如其言，仍封灌頂國師，賜玉印、綵幣。明年，其僧使人來貢，是時方命佛寶國師招諭番人。於是帕木竹巴僧等自稱輦卜闍，遣使進表及方物，帝厚賜之。輦卜闍者，其地首僧之稱也。八年正月，設帕木竹巴萬戶府，以番酋爲之。已而章陽沙加

卒其徒襲封，自是三年一貢。成祖四年封闡化王，賜螭紐玉印、金綺錦、茶有差。十一年，中官楊三保使烏斯藏，命與闡教、護教、贊善三王及必力工瓦國師、必里朶甘隴答諸衛、川藏諸族俱置驛站，自是道路畢通，使臣往還萬里無虞寇盜矣。成化十七年，以長河西諸番多假番王名朝貢，命給闡化等四王敕書勘合，以防奸僞，定貢使一百五十人。嘉靖四十三年，諸王遣使入貢請封，禮官循故事遣番僧二十四人爲正副使序班，朱廷對監之。至中途大騷擾，不受約束。廷對還，白其狀，禮官請自後封番，即以誥勅付使者齎還，或下守臣擇近邊僧人齎賜封誥，藏僧不遣京寺，番僧自此始也。番人素以入貢爲利，雖屢中約束，而來者日增。隆慶三年，再定令諸番王俱三年一貢，貢使各千人，半全賞，半減賞，全賞者遣八人赴京，餘留邊上，遂爲定例。

又　贊善王者，靈藏僧也。其地在四川徼外視烏斯藏爲近。明成祖初，僧智光使其地。永樂四年，其僧著思巴兒監藏遣使入貢，命爲灌頂國師，明年加封贊善王，賜金印、誥命。王卒，以子襲。護教王者，名宗巴幹，即南哥巴藏卜館覺僧也。明成祖初，僧智光使其地。永樂四年，遣使入貢，詔授灌頂國師，賜之誥命。明年遣使入謝，封護教王，賜金印。宣德中猶入貢，已而卒，無嗣，其爵遂絕。

文化教育

明・劉丙《威州學記》　皇明文教，與天同覆，丕冒海宇，無采衛要。荒裔夷率，建學立師。語言所不通，刑戮所不懼，威法所不逮，皆知有孔子。知有孔子，則文教隨之矣。孔子之道，人倫而已。人倫不明其疇，知有君父，類皆相率以入於禽獸之族。雖有小富庶，亦皆不足覩也已。威州在成都西北可三百里，古氐羌地屬。《禹貢》梁州，以梁合雍，秦漢而還，郡隸不一。蜀姜維曾城其地，遂號維州。至宋乾德始更名威州。唐李德裕親鎮其地，於時學尚未立，則前此可知矣。宋、元皆羈縻之，何學校云乎哉。洪武十年，御史大夫丁玉克服威茂。十五年，千戶焦寬請建學，威人知有孔子自此始。州屢遷而學因之。正德二年春，州守崔哲以進士調官來威，廢墜漸次，備舉諸番相繼納款。惟學在安遠門外，荒僻卑陋，水漲輒震蕩如剽掠，師儒病焉。迺相地於城西，得所謁觀音寺者，地勢高敞。前據龍山，後依玉壘，鳳坪、牛臘出其左右，水環以流，儼如泮宮之制。初改公館，後遂請於巡按監茶御史陳公再改爲學。基趾富以畜材，勤以鳩工，檄百戶馬政、屈昂以董役，撤廟學舊材而新之。中建大成殿，左右二廡。前大成門，左右神庫致齋所。中鑿泮池，橋基外啓欞星門。左建明倫堂，分博文約禮齋，號房若干間，省牲、神廚及一切房牌、碑亭各附焉。於是祭瞻有主，講受有所，退息有居。繚以垣牆，植以松栢，廣十有八丈。經始於戊辰二月廟成，於秋八月學成，於十有一月，規制宏深傑然，與諸州郡廟學爭雄觀矣。用是州人相與遣充弟子員，歲增二十餘人。番亦聞風歸化，大小二姓亦遣子入學，與諸生相率，唯謹揖遜從，事俎豆，彬彬然亦齊魯之風。崔守既快其學之有成，乃勗諸生而告之曰：夫人之所以異於夷、狄、禽獸者，以其有人倫也。人倫之大，君、親而已。非忠無君，非孝無親。諸生道法孔子，修已致用，舍是何以學爲哉。威自開闢，迨我皇明而學始建，民迺率教在易，則時於蒙也。其養正自茲始矣。自國初迄今而學再建，民用丕變在易，則時於恆也。蓋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矣。昔者魯侯作泮宮，而淮夷攸服，文翁視學，而俊又興舉，史侈言之。況今文教四敷，蕩乎如天之難名，當亦有昂然出於其類，與天下爭先，諸生其可以威自限哉。

《續文獻通考・四裔考・西域・烏斯藏》　元世祖至元六年，尊烏斯藏僧帕克斯巴爲大寶法王。帕克斯巴者，吐蕃薩斯嘉人，族欵氏生，七歲誦經數十萬言，通大義，國號聖童，故名帕克斯巴。年十有五，謁帝於潛邸，大見親禮。中統元年十二月尊爲國師，至是遂升號大寶法王，更玉印，十六年賜，卒賜大元帝師之號，自是其徒嗣者咸稱帝師。

《明史・烏斯藏傳》曰，在雲南徼外，去雲南麗江府千餘里，四川馬湖府千五百餘里，陝西西寧衛五千餘里。其地多僧，無城郭，羣居大土臺上，不食肉，取妻，無刑罰亦無兵革，鮮疾病，佛書甚多，《楞伽經》至萬卷。其土臺外有娶妻、食肉者。

臣等謹按《元史・世祖紀》，以梵僧八合思八爲帝師，蓋即帕克斯巴也。若烏斯藏有宣慰使司等，則百官志謂僧俗並用云。

又　臣等謹按《景帝實錄》，四川巡撫李匡奏，棟巴罕呼宣慰使格埒克嘉勒粲欲求御製《大誥》、《周易》、《尚書》、《毛詩》、《小學》、《方輿勝覽》、《成都記》諸書，因言唐時吐蕃求《毛詩》、《春秋》，于休烈謂予之以書，使知權謀，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裴光庭謂，吐蕃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俾漸陶聲教化流無外。休烈徒知書有權略變詐，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明皇從之，今茲所求，予之謂便。不然，彼因貢使市之書肆，甚不爲難。惟《方輿勝覽》、《成都記》，形勝關寨所具，不可槩予，命如其言。厥後，格埒克嘉勒粲僭稱蠻王，窺伺巴蜀，所上奏章語多不遜，且招集羣番，大治戎器。此尚書于謙等所以有悖逆曰彰，不可不慮之奏也。

商貿

《明史・西域二》　〔洪武〕十六年，青海酋長史剌巴等七人來歸，賜文綺、寶鈔。時岷州亦設衛，番人歲以馬易茶，馬曰蕃息。二十五年，又命中官而聶至河州，召必里諸番族，以敕諭之。爭出馬以獻，得萬三百餘匹，給茶三十餘萬觔。命以馬畀河南、山東、陝西騎士。帝以諸衛將士有擅索番人馬者，遣官齎金、銅信符敕諭，往賜涼州、甘州、肅州、永昌、山丹、臨洮、鞏昌、西寧、洮州、河州、岷州諸番族。諭之曰：『往者朝廷有所需，必酬以茶貨，未許私徵。近聞邊將無狀，多假朝命擾害，俾爾等不獲寧居。今特製金、銅信符頒給，遇有徵發，必比對相符始行，否則僞，械至京，罪之。』自是，需求遂絕。

又　永樂元年，遣官齎敕撫諭撒里諸部。明年，安定頭目多來朝，擢千戶三卽等三人爲指揮僉事，餘授官有差，幷賜本衛指揮同知哈三等銀幣。未幾，指揮朵兒只束來朝，願納差發馬五百匹，命河州衛指揮康壽往受之。壽言：『罕東、必里諸衛納馬，其直皆河州軍民運茶與之。今安定遼遠，運茶甚難，乞給以布帛。』帝曰：『諸番市馬用茶，已著爲例。今姑從所請，後仍給茶。』於是定制，上馬給布帛各二匹，以下遞減。三年，哈三等遣使來貢，奏舉頭目撒力加藏卜等爲指揮等官，且請歲納孳畜什一，並從之。四年徙駐苦兒丁之地。

又　帝以西番產馬，與之互市，馬至漸多。而其所用之貨與中國異，自更鈔法後，馬至者少，患之。八年五月，命中官趙成齎羅綺、綾絹幷巴茶往河州市之，馬稍集，率厚其值以償。成又宣諭德意，番人感悅，相率詣闕謝恩。山後歸德等州西番諸部落皆以馬來市。

又　〔成化〕八年，禮官言：『洮、岷諸衛送各族番人赴京，多至四千二百餘人，應賞綵幣人二表裏，帛如之，鈔二十九萬八千有奇，馬直尙在其外。考正統、天順間，各番貢使不過三五百人。成化初，因洮、岷諸處濫以熟番作生番冒送，已定例，生番三年一貢，大族四五人，小族一二人赴京，餘悉遣還。成化六年，副使鄧本瑞妄自招徠，又復冒送，臣部已重申約束。今副使吳玘等不能嚴飭武備，專事通番，以紓近患。乞降敕切責，務遵前令。』帝亦如其言。

清・鍾賡起《甘州府志》卷二《世紀下》　置甘肅茶馬司。

洪武三十年，改設秦州茶馬司於西寧，置金牌、信符，以茶易馬。永樂中茶禁稍弛，復設洮州茶馬司，又設甘肅茶馬司於行都司地。宣德中定中茶例，凡中茶者自遣人運茶赴甘州、西寧，而支鹽於淮浙以償費。商人恃文憑恣私販，官課多虧。正統初始罷中茶，官運如故。

又卷一三《藝文上》　西寧近住諸番，每年以茶易馬，番漢均獲其利，甚爲良法。止是肅州以東，永昌以西住牧帖木哥、土巴等屬番，不下二三十種，緣原無易馬事例，往往與漢人私相交易。私茶之禁雖極其嚴，切卒不能止，蓋番人食肉，無茶則死。漢人網利，靡恤其生，此其勢、其理均有所不能也。況西寧去甘州一千餘里，去肅州一千五百餘里，以往返計之，遠至二三千里。各軍民雖派給茶馬，及至領回，因程途窵遠，往往倒死，徒爲勞費。若使每年許巡茶御史於甘州一帶亦開茶易馬，各番必將樂從。山丹以東之軍，俱于西寧領馬。甘州以西之軍，俱于甘州領馬。或以之給額軍，或以之給屯兵，隨用而足，無不可者。卽使哈密興復，各番復回故土，臨期另行計議，或遇此間召易馬少，不敷派給，亦許一體通融，查處務期公私均便，有裨戎務，臣等與守巡兵備各與守計議。咸謂此法一行，則私茶不禁自止，一也。官軍不須遠涉，馬匹得用，二也。茶馬司庫貯茶斤用之得所不致壞爛，三也。京運馬價不煩頻發，四

也。臣等待罪地方，過慮周思固弗敢，必謂其允合事體。伏乞聖明，俯賜裁處。

清・張彦篤主修《洮州廳志・番族・茶馬》　明洪武五年二月，置茶馬司。

戶部言，陝西、四川，茶宜十取其一，以易番馬，從之。於是諸產茶地設茶課司、定稅額，設茶馬司於洮、河、雅諸州。凡行茶之地，五千餘里，西方諸部落無不以馬售者《明史・兵志》。

初，曹國公李景隆奉使市馬，以茶五千餘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餘匹。

每歲徵茶於漢郡一百萬斤，向由官軍轉運後，招商採運矣。

設轉運茶站於秦州、隴西、伏羌、寧遠，以交於洮州茶馬司。

歲易馬於番，命巡按御史監察其事。

設批驗所於洮州。

命參將都指揮招諸番及其馬於民而勞之易之。

明制：漢郡產茶，漢民不得自相貿易。於是立市茶法，命秦隴商領茶引，採茶於漢運之。茶馬司榷其半易馬於番，以其馬行，行太僕寺烙記，給各邊官軍操騎，發苑馬寺畜牧。

洪武二十六年，製金牌信符，頒給諸番。遇有差發，合符交易，上馬茶百二十斤，中馬七十斤，下馬五十斤，以私茶出者死罪，雖勳戚無貸。

正統十四年停金牌。

又　初，番人市茶不辨權衡，止用篦。中馬篦大則官虧，其值小則商病其繁。至是，巡茶御史王汝舟約爲中制，每千斤爲三百三十篦，每篦六斤四兩。每正茶三斤，篦繩三斤四兩。至嘉靖三年，御史陳講以商茶低僞，悉徵黑茶，地產有限，乃第茶爲上中二品，印烙篦上，書商名而考之。《明史》。

《續通考》曰：初招商中茶上引五十斤，中引四十斤，下引三十斤。每十斤蒸曬一篦，運至茶司，官商對分，官茶易馬，商茶給賣。每上引仍給附茶一百篦，中引八十篦，下引六十篦，又曰酬勞。經過地方，責令掌印官盤驗，佐貳官催運。

又　又定例，洮、岷中馬額數，以十分爲率，洮居其七，岷居其三。又按舊例，中馬俱係奉有憲行。撥定某營、某驛若干匹，各照應中額數先行分派。俟領馬員役到日，然後捧中各員役，將每限驗定之馬公同印烙，隨中隨領。營馬則照依糧軍，向地方官支給草料開銷。驛馬則照依彼處每匹、每日應支之項，自行動支供喂。中完之日，發往各營、驛，騎操供差。中馬無多，且無留滯，故不至虛費帑金。自巡撫復設，終年招中無間，馬數煩多。雖營、驛捧領之外，餘俱請旨撥解京、省。然未解之先，既不能不畜養。或有解剩之馬，又安能免於畜養乎。定例於春夏放牧，秋冬還厩。每馬日給料二倉升，草二束。每歲每司約需費一、二萬金不止。以有用之金錢擲諸虛牝，況司庫給價必待奏銷之後，而馬則不能一日枵腹，司馬者更多墊賠之憂。是公私交困也。是時，通省營、驛之馬，多至四萬七千七百餘匹。各司每歲招中之馬雖多，如以供通省營驛倒斃補苴之用，可無餘剩。而營驛各官慮報斃之後，既欲除其缺曠，又欲扣其價值。是以相率隱匿，捧領無多。雖屢奉嚴查，而欲其據實申報，如數告領，必不可得也。

清・升允修，安維峻纂《甘肅新通志》卷二二《建置志・茶法》　明，陝西置茶馬司四：河州、洮州、西甯，甘州各府，並赴徽州茶引所批驗。洪武初，上引五千斤，中引四千斤，下引三千斤。每七斤茶曬一篦，運至茶司，官商對分。官茶易馬，商茶給賣，每上引仍給附茶七百斤，中引五百六十斤，下引四百二十斤，名曰酬勞。經過地方，責令掌印官盤驗，佐貳官催運。凡中茶有引由，出茶地方有稅。貯放有茶倉，巡茶有御史，分理有茶馬司、茶課司，驗茶有批驗所。歲遣行人齎榜文于行茶所在，懸示禁約私茶出境，撥官軍把守巡視。但有私茶，即拏解治罪。茶課初二萬六千八百六十二斤零。

又　（宏）〔弘〕治三年，令陝西布政司招商給引，赴產茶地方買茶，運赴茶馬司。六分聽其貨賣，四分驗收入官。十六年，取回巡茶御史，凡茶法聽馬政都御史兼理。十七年，令陝西每年揀憲臣駐劄臨洮府，巡禁私茶一年，滿日交代。又召商收買茶五六十萬斤，依原提擬給銀定限，聽其自買自運至各該。茶司仍委官於西甯、河州二衛發賣，價銀官庫收候給商。十八年，題准各處行茶地方，但有興販私茶在邊境交易，及在腹裏賣與進貢遠人者，不拘斤數，事發幷歇家牙保，俱發往煙瘴衛所，

永遠充軍。其在西甯、甘肅、河州、洮州販賣者，一百斤以上者，分別附近邊衛充軍，不及數者，俱依律枷號擺站守哨。若軍官縱容子弟伴當興販，及守備把關巡捕知情故縱者，事發參問。若官自出資本販私茶通番者，發邊衛充軍。在西甯、洮河、甘肅地方發賣者，三百斤以上近衛充軍。

又 附：楊一清請復茶馬舊例疏：臣於茶馬事例，知聖祖神宗睿謀英略，度越前代也。自唐世回紇入貢以馬易茶，至宋熙甯間，乃有以茶易蕃馬之制，所謂以摘山之利而易充厩之良。戎人得茶不能爲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爲我利，計之得者，無越於此。至我朝納馬謂之差發，如田之有賦，身之有庸，必不可少。彼即納而酬以茶斤，我體既尊，彼欲亦遂。較之前代曰互市、曰交易，得失輕重，較然可知。且金城之西，綿亙數千里，北有狄，南有番，狄終不敢越番，而南以番人爲之世仇，恐議其後，此天所以限別區域，絕內外者也。國初，散處降夷，各分部落，隨所指撥地方安置住劄，受之官秩，聯絡相承，以馬爲差，以茶馬爲酬價。使知雖遠外不夷皆王官，王民，志向中國，不敢背畔。且知一背中國，則不得茶。無茶則病，且死。以是羈縻之，賢於數萬甲兵矣。此制西番以控扎邊之上策。前代畧之，而我朝獨得之者也。頃自金牌制廢，私販盛行，雖有撫諭巡茶之官，莫之能禁，坐失茶馬之利。垂百六十年，豈徒邊方缺馬將意外之慮或從此生。乞勅該衙門將金牌舊額查出，派遣廷臣，齎捧前來，會同臣等昭示番族，使知朝廷修復舊制，各賞本等差發，不許違背。附近番族、調族，原降金牌前來，納馬給茶賞勞。有不受約束招調者，官兵誅剿，以警其餘。庶幾恩威並施，番人懷畏，永爲藩籬之固。

《明史・西域二》 〔嘉靖〕二十年正月，卜兒孩獻金牌、良馬求款。兵部言：『寇果輸誠通貢，誠西陲大利。乃止獻馬及金牌，未有如往歲遣子入侍、酋長入朝之請，未可遽許。宜令督撫臣偵察情實，並條制馭之策以聞。』報可。會寇勢漸衰，番人亦漸復業，其議復寢。

清・鍾賡起《甘州府志》卷二《世紀下》 神宗萬曆二年，甘州城。

初，甘州惟土城，巡撫石茂華奏請陶甓甃之，自是始有金城之固焉。時於城墉得小櫃數百。詳雜纂。

冬，許丙兔市于甘肅。

丙兔亦俺答子也。時兔于烏斯藏請迎活佛建寺青海，許之，通市甘肅，每歲一次。寺成賜額『仰華』。俺答假道甘州而南會諸酋于海上。

藏部

綜述

清・紀元《鞏昌府志》卷七 從古談風俗者，曰上行下效之謂，風宜無弗善矣。然陋敝互襲而罔覺，亦風也。曰民心安定之謂，俗宜皆同道矣。然惡薄日用而不知，亦俗也。知風之自而移，同民之心以出，長民者事，長民者能矣。然非所以論於鞏地連四郡，俗雜五方。安會之郊有殘元遺種，未盡變於夏。階文之野有熟番雜居，不無染於氐。中路冠蓋，往來耳目，文物，庶幾稱美善矣。然或以茶徒礦聚狎其習，狥民猓種誨之盜，此鞏俗之大槩也。然猶有勢窮當變，不可一日安者，自非隨地而攷何由。因病而藥，蓋關於治化者頗切，故屬邑不憚詳述。

清・汪元綱《岷州志》卷一一 賈生有言：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嚮道非俗吏之所能爲也。由繹斯旨，亦謂刀筆筐篋大體不存焉耳。彼文翁化蜀，比於齊魯，獨非爲吏乎？然則樹之風聲以化民成俗者，良有司之責也。岷州山形雄麗，水勢湍急，故其俗勁悍尚武，而質樸之性，有足取者崇禮讓、勵廉耻。抑其勁悍之氣而繩以法度，就其質樸之性而進以經術，不可謂非轉移之一藉也。

又 岷州士習最稱醇謹，能自存者肄業於家，貧者或赴義學從師，或以館穀糊口。居鄉者橫經負耒兼而有之。賦稅必完，戶外事不與，故公庭私室佻達之跡杳然。科名雖已久衰，惟此乃差強人意者也。

清・管學宣、萬咸燕《麗江府志畧》卷下《祠祀》 禮也者，天之經

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以別幽明和上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蓋報功崇德，使民知神，姦無邪慝也。吁，化民成俗之意微矣。麗江地接西域，信佛尚鬼，佩弯懸刀，夷風靡靡，冠、婚、喪、祭，向於禮教無聞焉。改流以來，董蒸王化，寖以變矣。夫移風易俗，使風流而令行者，長吏之責，非可粹辦而威刦也。有禮，則網維立。網維立，則廉恥勵。廉恥勵，則風俗醇。風俗醇，則言坊、行表、食時用禮。釋老非孔，奇異反正，一禮齊之矣。孔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信哉。治麗者不以夷待麗民；麗民亦不復以夷自待爲國，以禮上下同之。美哉始基之矣，麗未可量也。

清・鍾賡起《甘州府志》卷四《風俗》　禮教之衰大都起於元昊。觀其《諫父德明》曰：『衣皮毛、事畜牧，番性所使，綿綺何爲』等語，較之蒙遜僭檀風雅迥殊矣。迨襲甘州，更號宣化，概從夷禮。洎元始通中國，王子、勳臣通治斯土，漸就華奢。明制，亦以宿將鎮守，文職保釐。自靖遠伯王驥以下，逮趙端肅、楊恭敏等數十人，先後敷教，所著太平歌，情辭懇美，是以人重詩書，勤農織，習商賈，誠酣歌，陋俗潛革。明季賀錦之亂，男婦爭相殉節，死孝死忠，馬君羲瑞作《天山雪傳奇》表之，豈不炳耀千古哉。君子於是乎知禮。

樂操土風，即以占德，拊缶彈箏，本秦聲也。西陲最尚琵琶，肇於烏孫公主馬上箜篌，蔡文姬陷匈奴，譜以十八拍。每於金風振起，調調刁刁，吹笳互應，牧馬爭鳴，無弗慷當以慨者。攷古樂府填詞小令，有甘州子長令，有八聲甘州，旗亭牌調，于仙呂過曲，轆唱甘州歌。才人高東嘉、王實甫俱宗之，非西涼妓、敦煌樂比。大抵和於荆卿之變，徵奮于秦王之破陣，金方伉爽，不作靡靡，致類濮上新音，於此可徵天籟。

射不專於貫革也，而金矢之雄以冒頓之鳴鏑爲最。甘俗尚武，弓力尤勁，有以神箭世其家者。唐代烏氏二龍，名振宇內，明末指揮王嘉官、洚擊李汝璋、貢生張之衡等，或巷戰，或升屋，矢無虛發，殺賊無數，卒以殉節。我朝高將軍孟從征、王輔臣，一矢貫驍賊喉，獲蒙高，擢文如。王琢菴得養由基神訣，弦不空響。張參將人偉，撣香火于暗室，百發百中。李咸熙、李元佐皆以善射桃入勇健營。撤札挽鈞幾相習成風矣。

清・馬揭、盛繩祖《衛藏圖識》卷上《弁言》　諺云：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蓋土地有寒、暖、燥、濕，斯風氣有遲、速、剛、柔，其勢然也。況西域遠在萬里之外，其不同又有甚焉者乎。然衣冠之制、飲食之宜、慶弔之禮，要皆原於喜怒哀樂之性情，以形爲風俗。而因地適宜，則房舍異其制，蓋風俗難齊正，不能強之，盡畏於一。所謂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亦以見聖人生成之量，不忘於遠也。

清・張庭武修，楊景昇纂《丹噶爾廳志》卷五　凡爲子者，皆以孝親爲重，父老相傳，師儒所誠愛。敬其父母者，富貴子孫如願相償。不然者，輿論之所嘖，即爲鬼神之所譴。故近年來，其尤不孝而蒙顯戮者三：一刀工、一貨郎、一銀工，皆精技藝、善蓄財，卒以哮呼道路飢凍而死，嘖嘖人口，以爲大戒。至爲民以敬畏官長爲先，從無聚衆抗官，亦不慣於上控越訴。或有不服官判而上控者，必斥爲刁惡匪棍而不與齒。若卑幼敬事長上、後生尊禮先輩、安分循良、渾厚樸誠，本境風上之長也。其安於固陋，不能奮勉以就功業，則所短，即寓於所長之中也。

又　三十年前粮價恆低，服用儉樸，居家之費，十口歲需不過三四十金。今則百物昂貴，人趨華靡，十口歲費百餘金至二百餘金者。厥有數端：一增於玩好器物也，鏡屏、彩燈、洋瓷、景泰藍之屬，每年輸入者漸多矣。一增於服用觀美也，皮毛之貴衣皮褐者，改而斜布矣。絲布、洋緞服者比比，彩布花紙帷牆，裱塵窗，嵌玻璃，屋飾油漆，金邊氈笠，偏於耕樵矣。一增於婦女飾具也，玉翠、玎璫、珊瑚，珠串飾於髮而環於臂者，一女之費以數十金計。而衣襟緣飾，又日新月異而歲不同。一增於酒飯珍饈也，從前酒席豬羊二肉、土酒，家蔬之外無他物，今則中人之家務極海陸珍錯之備。有此四，故而丹俗之趨於華侈從可知矣。

又　本境闢地以武，兩次團練保衛堵禦，前後相繼，又皆近事，故言戰陣，則人人色喜，若馳馬獵獸皆尚武之端也。回亂時，文學生員嘗馳騁，憑陵鳥鎗命中爲勇，丁先亦短於文而優於武之精神也。況番匪搶刼之處，日事鎗馬，追逐截堵之勤，故人皆習勞耐苦，至從戎起家者亦頗不乏。自經制外委至千把總、守備者，相續不絕。若團練時之技勇超羣，而摧鋒陷陣者，稱曰好漢，其名自傳於道路也。

清・鍾賡起《甘州府志》卷四《風俗》　孔子言，南方之強、北方之強，蓋以地氣所稟性。或有殊而流風漸染，習俗易移，固不可以拘墟也。

甘州，古西戎、月氏、匈奴之世，湩飲肉食，旃裘氊帳。漢興以來，空其地而徙民以實之，亦一大升降乎？然而地寒產羊，其所便者在焉。《魏志》曰：西涼之俗輕貧弱，重豪富，豪富之家侵漁小民如僕隸。《寰宇記》曰：人性堅剛忼慨。《圖冊》曰：穴居野處，採獵爲生。《張掖志》曰：勤力畝畝，好學尚禮。《甘鎮志》曰：在昔牧畜爲業、弓馬是尚，好善，樂施舍。今則人知耕稼，大異往昔。地雖邊境而俗同內郡，揆以所見，古今不甚相遠也。明王鴻儒《題名記》云：酒醴之會，上下相通，政事寬厚，吏民相親，風雨時節，穀糴常賤，盜賊稀少。雖亦五郡之大，凡而泉甘且冽，清淑之氣，當薈萃於茲矣。

清・鐵船居士《藏紀概》　能讀經典善書寫者謂之士，但有人尊禮而無進身升選等事。

農遇春和水至，耕耘鋤耨，水田旱地各乘時力作，較中華農事不大殊。異只牛微小，有牛五隻作一具者。工各色皆有匠作，丹青纂尤屬巧異，木石匠亦玲瓏奇巧。

商亦有本地人，西則大洋各處人，北則纏頭、鄂羅厄勒素、回回，各色目人俱運貨，輻輳交易，街中列貨爲市，女人充牙儈，經紀其間。

清・王世睿《進藏紀程》　自漢司馬相如闢靈關，以通西南夷，靈關爲蘆山、天全交界地，則西南夷正打箭鑪以外諸番也。男女皆衣氈裘，披毛褐，皮履，蓬頭垢面，間有以羊皮冠者。其富者則衣花氆氇。至明正、巴、裡等土官，錦冠高頂，絨緯而袍褂一如漢制。其他營官皆高冠服色緞，或服花氆氇，束蛇皮蠻帶，與漢官見，先遞哈達，如漢儀之以手本接見者。漢官亦賞之以哈達，次送奶茶，亦賞之以茶塊，並頒及銀牌綾緞之類。番國無城郭，其房舍之壘土而層，高者爲碉房，其壘石而層高者爲碉樓，多營建於險巇巉巖之上。地不產五谷，種青稞，牧牛羊，所食爲酪漿糌粑，間有不火而食生牛肉者，殆依然茹毛飲血之古風歟。人嗜飲茶，緣腥羶油膩之物塞腸胃，必賴茶以蕩滌之，此川茶所以行遠也。番婦幼以琿瑇鐲手帶之，至老及笄則以珊瑚、松石、蜜臘、琉璃珠等物飾長辮，綴於首，死則取以送梵寺，不傳子孫也。死不哭，不變服，有火葬、水葬者，置山頂者，置樹叉者，臠以飼狗者，飼鷹者，將其骨和土搗如泥鑄如缶，置之廟內，或塞之山腳下者。婚姻則以狐皮爲禮而嫁之。其贈奩，或以牛，或以羊狗。喜奉佛家，延一僧日夜誦法華經。多喇嘛寺，梵宇琳宮，金碧相望，樹之寶幢，懸之錦幢，塑像一如內地，番民傾資供奉焉。蠻娼名爲打沙鴿，番漢交易，多此輩主之。在西藏者，以珍珠旋繞於帽查之上，精光奪目，有一帽而價值數百金至千金者，西域夷俗，蓋難殫述焉。

又　有活佛名達賴喇嘛，甫生即能言，童身，多智慧，識過去、現在、未來休咎。圓寂復轉世，蓋生死此一人焉。西域諸國，敬之如神明，貢獻絡繹不絕。設佛座於藏之關西高埠，石逕危欄，循崖而上，及頂，石牆如城墉，扃以鐵扉，門啓而入，宛轉多曲竇，洞黑莫辨。及中則佛府，如四宇群樓，圍以雕檻中，合一頂如華蓋，綉柱璀璨，則天賜之錦幢也。玉砌精瑩，則土產之青藍也。四壁熒煌，則塗飾之土黃也。一龕高擎，恍如綉墩者，爲達賴之寶座。座右蹲踞而侍者，爲考選之衆僧。座前左列者，爲坐藏之天使，右列者爲諸番之覲臣，列於中而主位者，爲貝子，爲輔國公。忽而錦衣綉靴，右手執斧，左手執桿，腳綴銅鈴，跳舞而前者，童子十有四人，則番王之樂也。忽而甲冑其身，傀儡其面，天神天魔，騰耀而至者，羽士共有九人，則番王之戲也。忽而兩僧披袈裟，露右臂，手指口畫於座前者，則說法也。忽而扛抬者，洞庫門而種種色色，承筐是將矣，則貝子之納貢與達賴活佛也。若夫陳藏果，進酪漿、酥餅、牛羊之羅列也，則貝子之所以宴賓客也。蓋番王以每歲二月一日爲年節，此其設朝致貢，筵宴使臣，爲大禮云。

清・允禮《西藏誌・風俗》　西藏風俗鄙污，人皆好佛貪財，不以淫亂爲恥，不知臭穢，輕男重女，不設几桌、床鋪，老幼男女皆隨地坐卧。飲食惟茶爲最要，次青稞炒麵、酥油、牛羊乳、牛羊肉等類。但牛羊肉亦多生食，而食米麵者頗少。衣服多係毛織，男子有髮垢面，不梳不沐。婦女老少，日以糖脂或兒茶塗面，貪淫嗜酒，不啻狐行，婚姻禮節迥不成風。四方俗習幷附。

綠馬嶺一帶，人頗勇健，少賊盜，民俱貿易。人死碎割喂鷹，如染瘟疫凶疾死者，砍碎其屍，或山或水分而棄之。女未嫁髮順披，嫁則將髮交乂搭頂上，以紅哈達作圈勒頭上，其他一切與藏同。寧多、濯拉、阿雜、

拉里、大窩、說板多、洛隆宗、浪岩坡、恩達、察哇作貢、桑阿郎宗、昌都等與藏同。惟昌都女未嫁髮順披，嫁則珊瑚作兩花如菊大，戴額上，出嫁再不歸寧，即回亦止于門外，飲以茶酒，母至女家亦然。大凡女子、婦人，一概忌入人家，以爲不祥也。廟宇內更嚴忌之。若喇嘛與人通姦，則將兩造剝皮植草，其屍或投水，或棄野以示儆。獨此異于藏。春結一帶，婦人以珊瑚作一圓花，下墜白螺殼于眉間。男人以黑絨作帽，披栽絨褊單面，色多紫黑色，遠望不類人形。死喂鷹，餘與藏同。

干巴爾極一帶，婦女嫁，有夫，以綠松石、金銀，鑲圓花如鏡，大如湯碗口，帶于額上，名曰玉老，後戴一冠，名策勒，插一簪，名押籠，餘同藏。

羊卓白地、札什倫布、三桑，女嫁，則髮紐細繩交頂上，以珠石等類，穿盤掛頭上。項帶密蠟素珠一串，有大如茶盞者。人死喂鷹或沉水，孝服百日，不梳頭。餘同藏。

阿里、噶爾渡一帶，男子帽高尺餘，或錦或緞爲之。項綴緯製彷冬帽，婦女以珠作簾，垂頭前後遮面，項間，穿圓領大袖衣著褐裙。凡相見以哈達交換爲禮，見長上不除帽，唯以右手指自額上者三，念唵嘛呢者三，餘同藏。

哈拉烏素、達木一帶，居住皆蒙古，同霍耳番子相參，人死則遷居而遺屍于原住處。男子衣帽同蒙古。番婦戴白羊皮帽，或狐皮帽，髮細辮，以琿渠、石竝、銅環戴辮間，垂至腳跟，行則鏗鏘有聲，穿褚巴，束琿渠飾帶，著皮巷。食奶茶、炒麵茶、馬奶酒，又另是一種也。

《清一統志・西藏》　有城郭廬舍不肯處，聯毳帳以居。衣率氈韋，以赭塗面，酪食漿飲，章飾上瑟瑟。吏治無文字，喜浮屠法，習咒詛。唐書《吐蕃傳》。地廣而險遠，民獷而好鬬《元史・釋老傳》按：今西藏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等，俱仰慕聖化，誠心歸順，每歲遣使進貢。所貢物有金佛、銅佛、珊瑚、琥珀、數珠、氆氇、諸香、刀劒之屬，約束番夷，不敢爲寇。有事必請旨而後行，其官之貴者曰噶隆，六人總理國事，代布木六人，總理兵丁。謝爾布木三人，總理刑名。常左忒巴二人，總理財庫。各城分設之官，治民者，曰宗布木。領兵者曰丁布木，其下喇嘛多，平人少，男少女多。番民居卑地者，結屋山巔，耕田而食。處高寒者，用黑氈爲帷帳，遊牧爲業。其服飾，噶隆諸官，綰髮戴白帽，右耳垂寶石。以氈褐爲袍，外加紅闌長衫，賤者不戴白帽，不加外衫爲別。婦人髮垂兩旁，冬戴黃絨帽，夏戴斗笠，以木爲之，蒙以赤皮，滿綴珍珠其上。老者不用珠，嵌一寶石，衣小袖短衣裙而無袴，婦人每以乳酥和餳塗於面。男女微有疾病，即堂酥油遍身，曝日下。平日飲酪食麨，宴賓客，始飲青麴麥酒，食牛羊生肉，男女四五人，攜手踏歌。貿易皆婦人爲之。市物用大小銀錢。其刑罰甚酷，有各種死罪。人死，誦經懺悔畢，則以其尸飼鳥獸。俗最重佛，以喇嘛爲貴，喇嘛中又以黃帽爲貴，紅帽爲賤，性多貪，頗畏法度。

清・常明《四川通志》卷一九三《西域》前藏下　其人隨畜牧而不常厥居。然頗有城郭，屋皆平頭，高者至數十尺。貴人處于大氈帳，名爲『拂廬』。寢處汙穢，絕不櫛沐，接手飲酒，以氈爲盤，捻麵爲椀，實以羹酪，幷而食之。多事鬼祇之神，人信巫覡，不知節候，麥熟爲歲首。弓劍不離身。重壯賤老，出入少者在前，老者居後。每戰前隊皆死，後隊方進。重兵死，惡病終。累代戰歿，以爲中門《舊唐書・吐蕃傳》。衣率氈韋，以赭塗面爲好。婦人辮髮而縈之。其官之章飾最上琴瑟，金次之，金塗銀又次之，銀次之，最下至銅止。差大小綴臂前以辨貴賤。更治無文字，結繩齒木爲約。喜浮屠法，習呪詛。國之政事，必以桑門參決《新唐書・吐蕃傳》。地廣而陰遠，民獷而好鬬《元史・釋老傳》。其地多僧，無城郭，羣居大土臺上，不食肉，娶妻。無刑罰，亦無兵革，鮮疾病，佛書甚多。土臺外僧有食肉、娶妻者《明史・西域烏斯藏傳》。信佛、崇僧，生子半爲喇嘛。至于死喪，或付鷹犬，或投水火，其習俗也。《舊通志》按：西域自打箭鑪以外各番部落，人死則舉而委之鷹犬、水火，謂之天葬、地葬、水葬。自唐以來，相沿成習。即非喇嘛，亦皆如是。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三　三暗巴部落，與江卡、察木多相近。牛羊爲業，水草爲生，韋幕無定所，向不設土司。時有夾壩出掠，夾壩，劫盜也，猶西域之稱瑪哈沁。其地由江卡百里至春棚，遞進宗海，以達拉支巴爲界。昭拉乃其巢穴也。凡五日程，皆巉崖叢樹，人伏馬背行。與虎狼相逼，必持矢刃、槍石爲禦。又，附近裏塘之三瞻對、四瓦述，習尚相同。

清・常明《四川通志》卷一九一《西域》察木多　一作叉木　在乍丫西北，即古康地。古稱前藏，一名喀木，界通川滇。其北河有四川橋，南河有雲南橋。江巴林寺係江心濯結所建。寺左水名昌河，寺右水名都河，故又名昌都。昔屬闡教胡土克圖掌管。自康熙五十八年大兵進取西藏，頒給正胡土克圖印信。其印係『闡講黃教額爾德尼那門汗之印』，清字、蒙古

字、夷字三樣篆文，住坐察木多大寺。其副胡土克圖住坐邊壩之西甲喇。大喇嘛寺又有昌諸巴《衛藏圖識》作『倉儲巴』。五家扎聰所管大小寺院五十座。復設糧務一員，遊擊一員，千把、外委各一員，以爲控制。

風俗：崇信浮屠。生子半爲喇嘛。喜啖生物，不尙滋味。喪葬或付水、火，或投鷹、犬。夷情難以頓革，惟臘月念八、仲春望日，頗合漢人翦綵迎牛之意。

又卷一九四《西域》後藏 由喇薩西南行九日爲後藏，卽藏源也。與前藏及察木多，古之三危地。《禹貢》：導黑水至於三危。舊注：三危，山名，不知其地。今考：藏地東北行九日，有河自草地遶東流至察木多，名曰哈喇烏蘇。蒙古語哈喇，黑也。烏蘇，水也。三危者，猶今之三省。合康、衛、藏爲三危也，在唐亦吐蕃地。有寺曰扎什倫布，乃班禪額爾德尼坐牀之所，舊名仍仲寧翁結巴。後藏人敬禮班禪與前藏奉達賴喇嘛等。考其山川風土，蓋於喇薩外別具洞天。達賴傳宗，班禪分化，由來舊矣。我太宗文皇帝之崇德七年，班禪謂：東土有聖人出。偕達賴，遣使越四萬里來朝，約行善事。太宗文皇帝嘉納之。國朝定鼎後，頻遣使熬茶。康熙五十三年，敕封爲班禪額爾德尼。乾隆庚午歲，班禪朝京師，高宗純皇帝與其慕義，恩賜四體字玉冊、玉印，居住黃寺。是年冬示寂。降生番部，復迎回扎什倫布坐牀。其遣使入貢，與達賴喇嘛各閒年一次。【略】

風俗：其人隨畜牧，而不常厥居。然頗有城郭，屋皆平頭，高者至數十尺。貴人處於大氈帳，名爲拂廬。寢處汙穢絕不櫛沐。接手飲酒，以氈爲盤，捻麵爲椀，實以羹酪，幷而食之。多事鬼魅之神人，信巫覡。不知節候，麥熟爲歲首。弓劍不離身。重壯賤老，出入少者在前，老者居後。每戰前隊皆死，後隊方進。重兵死，惡病終。累代戰歿，以爲甲門。《舊唐書·吐番傳》衣率氈韋，以赭塗面爲好。婦人辮髮而縈之。共官之章飾最上琴瑟，金次之，金塗銀又次之，銀次之，最下至銅止。差大小綴臂前以辨貴賤。吏治無文字，結繩齒木爲約。喜浮屠法，習呪詛。國之政事，必以桑門參決。《新唐書·吐蕃傳》地廣而險遠，民獷而好鬬。《元史·釋老傳》其地多僧，無城郭，羣居大土臺上，不食肉、娶妻。無刑罰，亦無兵革，鮮疾病，佛書甚多。土臺外僧有食肉、娶妻者。《明史·西域烏斯藏傳》信佛、崇僧，生子半爲喇嘛。至於死喪，或付鷹犬，或投水火，其習俗也。

又阿里 阿里噶爾渡部落在藏地之西，與後藏札什倫布三桑接壤。考之前代，疑爲泥婆羅尼八剌國地。《唐書·西戎傳》曰：泥婆羅國在吐蕃西，其王那陵提婆之父，爲其叔父所篡。那陵提婆逃難於外，吐蕃因而納焉，克復其位。其後王元策爲天竺所掠，泥婆羅發騎與吐蕃共破天竺有功。永徽二年，其王尸利那連陀羅遣使入貢。《明史·西域傳》曰：尼八剌國在諸藏之西，去中國絕遠，其王皆僧爲之。洪武十七年，太祖命僧智光齎璽、書、綵幣往，幷使其鄰境地湧塔國。智光精釋典，負才辯，宣揚天子德意。其王馬達納羅摩遣使隨入朝，貢金塔、佛經及名馬、方物。二十年，達京師。帝喜，賜銀、印、玉、圖書，誥敕符驗及幡幢、綵幣。終太祖時，數歲一貢。成祖復命智光使其國。永樂七年，遣使來貢。十一年，命楊三保齎璽、書、銀幣，賜其嗣王沙葛新的及地湧塔王可般。十六年，遣使來貢。命中官鄧誠齎璽、書、錦、綺、紗、羅往報之。所經罕東、靈藏必力工瓦、烏斯藏皆有賜。宣德二年，又遣中官侯顯賜其王絨綿、紵絲。自後貢使不復至。按：今阿里地爲西藏之極西邊鄙。揆之史傳，差爲相近。向爲頗羅鼐長子朱爾瑪特策登駐防處。稍西北乃納達克及谷古結塞地土。納達克、谷古結塞二姓皆新撫之地也。【略】

風俗：阿里噶爾渡部落在藏地之西，與後藏札什倫布三桑接壤。向爲頗羅鼐長子朱爾嗎特策登駐防處。其蕃民帽高尺餘，以錦與段爲之。帽緣不甚寬，項綴緯。番婦帽以珠，下垂前後如旒，密遮面。頂閒着圓領大袖衣，繫褐裘。見官長不除帽，惟以右手指自額上，念唵嘛呢者三《衛藏圖識》。

清·魏源《西藏後記》 西藏非佛國也，而不可謂非異境。全藏所轄六十八城，衛地三十，藏地十八，喀木九，阿里十二。所謂城者，則官舍民居塹山建碉之謂，量地小大、人衆寡，各設宗布木以理民，設丁布木以理兵。居民碉房，其游牧之番及蒙古則居黑帳。至其衣氈毳、食湩酪、仰茶、忌痘，則藏民所同。似游牧非游牧，似城郭非城郭，介居國、行國之間，是俗一異。又有稱營者，前藏大營十，中營四十有三，小營二十有五，邊營十有四。後藏大營三，中營十有四，小營十有五，每營設官一、二，以理各寨番民。

清·陳克繩《西域遺聞·屬番》 工布江達在藏東七百四十里，人勇健，多貿易，少賊盜。男女衣著、物產同于藏。女未嫁披其髮，嫁則交叉

其髮于頂，束以紅帛，額頂以珊瑚作圓花，不墜白螺壳于眉閒。人死碎其尸飼鷹，染疫死者，刀碎其尸，棄諸水石之閒，百日內親屬不梳櫛。產紅栽絨、騾、大頭犬，土宜稞麥豆菜。先是準酋踞藏，工布人堅守不下，大兵進取，酋長率領部屬迎師就撫。事定，頒爵、賞地，歸藏轄，設碟巴二員，其民名曰工固。

又　哈拉烏蘇至達木，地寒不產五穀，蒙古與霍耳參居。霍耳之俗，人死棄其尸于野，徙他處。男女衣著悉如蒙古，婦冠羊狐皮，髮細辮，以硃磲壳並銅環頂于髮，垂至後踵，行則鏘鏘有聲。飲食以潼酪配以茶。

又　藏巴者，自羊卓白地至札什倫布三桑也。女既嫁，交其髮，爲細繩貫以珠石，盤于頂項，掛素珠。人死飼鷹，或沉于水，居喪百日不梳櫛，土宜與藏同。

又《輿圖》　察木多在洛隆宗東五百九十里，爲川滇進藏通衢。有二城，一昔時滇兵行營，一川兵行營，叭吧喇嘛所轄之地也，較藏稍寒，有僧四千五百餘，民七千六百餘。風俗彷佛藏地，女未嫁披其髮，既嫁以珊瑚作兩花，懸于額之左右。不歸寧，設以事過母門，止之門外，飲以茶酒，母至女家亦如之。忌婦女入人家舍，謂不祥，僧廟內尤不許入。與僧私即剝男女皮，實以草，懸之廟門。織罽曰波裏巴，曰牛絨。產綠松石。土宜稞麥、圓根、豌豆、梨、杏、核桃，南與滇民通貿易，故有稻米。自喇哩至此，其民皆名康巴。

又　乍丫在察木多東五百三十里，俗樂竊、好鬬。男女結婚俱于轉閣前互歌，相悅則以糌粑結女髮閒爲約。產松蕊石。乍丫呼圖免主之。

清・趙咸中《使廓紀略》　濟嚨距前藏四千里，居四山合抱之中。地窪而天氣微溫，山邊竹木青葱，非復前日之峭壁叢山，寒風砭骨矣。心中爲之一爽。四山犬吠鷄鳴，仿佛各有人家。察視居民約三四十戶，皆支木爲巢，居極湫隘。男女蓬頭跣足，突目露齒，裝束與前藏不同。乍見漢人，駭而郤步，久之始相款洽，利我貲賞，樂爲服役。

清・吴廷偉《定藏紀程》　正西九百多里，乃是後藏班禪喇嘛所住。班禪喇嘛六十多歲，面長微鬚。此一帶山上無大樹，住的都是平樓。婦女多生楊梅瘡，不可近。凡飲食皆用指，不知使箸。歌舞與京師喇嘛廟內打鬼的一般。人死將肉剔下，聽禽獸食，骨頭燒化，做塔置山頂上，其風土大概如此。

清・黄楙材《西輶日記》　二十二日啓行。十五里至熱水塘，有胡圖克圖賞戴桃耳帽，黄大褂。梵修喇嘛稱納達結，爲漢番所信服，頗解漢語，善占卜，贈黄丸七顆、泥佛一尊，長寸許。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一〇　〔光緒三十一年九月〕初九日早九鐘，策馬出後門。由琉璃橋走布達拉山東，直走過旱河到拉魯佛公處。沿路卻易行，惟滿途黄葉，頗有深秋景況。去歲英國諸人在彼住，曾疊甬道一條，尚未毀。兩傍柳椿皆被唐古忒拔去，甚可惜。到時多人站班，皆其屬民當差者。詢其所屬，有二千餘戶，地畝所出，可交一萬五六千金，以作一年用度。然所費並無餘剩也。佛公接於大房外。大臣到，則羹盌、酥茶盌、酒盞、飯盌、點心碟，無一非玉、非翠、非水石者，乃供佛之意，極恭敬也。酥茶盌、托蓋俱是眞金，花極細，蓋上竟鑲大眞珠一顆。其房四面圍繞，上下皆可通，無分前後。即登樓，又上一層樓乃其住處。正面兩層樓爲佛堂，向不住人，番家通例也。其東西樓，上樓乃客座，并可住於此。到其西樓，四面皆有玻璃，四圍山皆入眼中，甚高敞也。衆委員來見，佛公名言美朗結叩見，其母公太夫人來見，乃前公噶倫名伊喜洛布汪回曾在恭勤公手內當差。其妻公夫人來見，乃夏扎噶倫邊覺多吉之女。夏扎噶倫亦曾在恭勤公手內當差，用朝佛禮一拱手而已。化臣夫人媚柳亦來見，乃化臣新與佛公換帖弟兄也。屋內則漢、番、洋什物無美不備，有照像片醇賢親王、丁文誠、李文忠皆眞，餘不可考矣。紅緞綉福祿壽三星，乃一喇嘛針黹，雖粗亦奇事也。新得賞琉璃淡綠花瓶、烟壺等，似萬難。乾隆賞乃玉盃，刀工極細，四骸茶壺亦燒得極好，的係官窯。備早麪，在樓下平地。西北花廳三間式樣頗好，不過太華麗，無處非五色金花，竟有漢裝抱小孩美人，甚可笑。飯後在花廳外對面支一帳房略坐，極其精緻，裏面有紗圍、綢圍等，似蒙古包，惟中間一柱，總覺討厭。略坐，至其西佛樓院。內有兩池，水甚清，其樓乃供各佛，並其叔十二輩達賴喇嘛像。下樓後，見西邊有一泉水極清，云是樓乃海眼，由樓內可看此泉即由內所出。兩池並流，水溝內皆有魚，呼爲神魚，不敢動。然去歲洋人在此喫去若多，亦未見魚有神也，一笑。去歲章禮敦云，白拉木曾轉世英國皇帝，後詢榮赫鵬，彼國果有此說。今年下雹，紅教咒之，雹竟下入人家及廟內或

山溝，未傷禾稼，非耳聞目睹，萬難信之。今於其坐靜處，佛公於一四方小亭內拿出一物如翎扇扇把，粗細一寸餘，兩頭破碎不整，係人骨，長如來佛像一尊，絕非刻成。云某喇嘛圓寂，燒時檢出，乃腳骨也，奇矣哉。後至其正面佛樓，痛看佛甚多，坐靜處亦多。坐靜係地墊，四圍皆有木板，似羅漢椅，又似半截木箱子，不可解。又到原來所坐西樓歇息，主人大盤盛來桃兒痛喫。然似杏兒，核亦似杏核。據云七輩達賴之奶母所種，曾許此樹爲達賴之供養，藏內只此一株，在其西北一小廟內，至今存之。又下樓至花廳，東首新挖一小池，水極清，底有泉。管家抱一白鵝投之，游泳其間，亦頗有趣。新挖池有階可下，或云公爺卽浴於此。蓋番家於夏日多以活水洗浴，藏河中竟男女同浴不爲嫌。據云涼水洗浴可不怕冷，雖達賴亦然。聞其牆外常來仙鶴，且甚多，然野獸亦問乎有之，蓋此處離人煙遠也。遂入席，海山云，由哈拉烏蘇往北是七八站後，則水草皆無。路上如燒茶，卽挖土燒之，火焰甚旺，亦一奇也。飯罷，賞其家人銀廿兩，謝主人，送上馬，周旋之。觀月色乘馬而歸，四圍山影清涼無比，至署仍由後門走，已燈後七點鐘矣。

清・許光世、蔡晉成《西藏新志》卷上　西藏種族多蒙古種，若細別之，則有土耳其人、喀齊蒙古人及甘肅人各種。其身幹矮小、肩胸廣大、腕及腳腓之大，異於印度人。其面貌，則顴骨高而鼻根陷，眼色黑，口大唇薄，額闊。皮膚之色，惟富人純白，至於遊牧之民，則帶黃銅色。其人肌膚生縐紋甚早，雖少壯之人，面顏色已呈衰老矣，蓋氣候風土使然也。

接近不丹、住喜馬拉亞山谷地方之人民，既漸進開明之域，太古草昧之風存者鮮矣。惟於宗教儀式上，有絕無而僅見者，卽喇嘛剃髮用雷斧石一事是也。若住居高原人民，太古之風依然猶存，其家用器具，仍用石器，蓋土地險峻，乏交通轉輸之便，無外人來此貿易，因不知有金屬器具，偶一得之，其貴重恰如珍寶云。

又有阿穆團種者，西藏居民中之最事旅行轉徙者也。其性敏銳而適於經營諸業，凡學校之教員及喇嘛官吏等，出自此族者爲多。

凡中國人在西藏者，不論官民，有不許攜帶婦人之例。故官吏及商人之客寓此地者，皆娶土人之婦女。職是之故，於鄰接中國本部之地及都會繁盛之區，血統混淆，不能細別。

又卷中　西藏人賦性樸實，風俗獷悍，惟深信喇嘛教。喇嘛所言不問是非，奉如法律，莫有抗之者。西部高原人民，性更質樸。東部則以其地接中國本部，習尚既化，秉資亦異。甘巴乾罷二種，素爲著名種族，性愉快而好遊戲，能忍人所不能忍之境。其奉佛教之心甚淺，子弟無捨身佛寺者。此種族初由喀木移住，性好轉徙，無一定之居處。家居從事農業者甚少。

清・李心衡《金川瑣記》卷三　兒生不洗浴，以手拭之，寢之地而躶體焉。不知襁褓綳裹，然亦未嘗感冒風寒。行旅往來，身攜裹糧，托宿長林豐草間，蒙以披毯，雖遇氷雪，坐卧其中，曾不致疾。蓋垢膩既多，腠理自密，風寒不得而入也。子嘗於六月間因公事路入雪山至絕頂，密雪亂飄，風冷如刀割，賴身被重裘，得以無害，然足趾凍裂欲墮。而彼徒衣不加增，行歌自得，殊無蹙縮之象。豈其漠不知寒，亦由自幼習慣使然也。

又卷四《黑帳房生番》　綏靖與綽斯甲部落交界，再進十數程，有一種生番，名黑帳房。其地不生五穀，性好剽殺。日以搏取禽獸爲業，蓋亦打牲夷類。家各畜牛羊千百頭，羶肉酪漿，所居無屋宇，以牛皮作穹廬，蔭庇風雨。遷徙無常，月嘗數易。率在深山窮谷中，其俗無頭目兼併，憑陵自立部落，推剽悍者爲雄長。雖巉巖深塹，層氷積雪，輒縱馬未嘗顛蹶。其地無鹽、茶、布帛、鼎、盌之屬，就近番民結數十人販買，可博十倍利。其相失在後及一二人獨行，每被搶劫，俗稱放夾霸。所產馬性極驍騰，生番亦常挾以易貨，是以金川時有黑帳房焉。驟試之雖勇，士不能馭。

又　夷俗尚武，咸工擊刺之術，雖婦女亦解談兵。聞有征調，殊踴躍向往臨陣，奮不顧身。邇年兩次出兵，甘肅、兩金川屯練俱錄有戰功。我綏巴圖魯頭等侍衛丹北西拉布，實爲金川屯弁之冠。近因會勦臺匪，檄令率領屯練赴勦，瀕行，屬以杯酒幷賦七律送之。落句云：『翁叔勳名原崛起，會看延賞秩侯家。』未幾，臺匪蕩平，將軍上其功，給二品銜，得蔭伊子屯守備銜。此外，河西屯都司勒爾瓦，照壁山屯千總都司銜阿忠、巴布里屯千總都司銜綽窩斯甲、小金之巴圖魯散秩大臣銜穆塔爾俱屢立戰功，爲兩金川屯練翹楚。

清・曹掄彬修，曹掄翰纂《雅州府志》卷五《風俗》　雅安縣　黎風

雅雨，旱魃不憂。男勤本分，婦無外餘。《舊志》。山多、田少、地瘠、耕勞。近山人戶藉茶爲業。《通志》。俗樸少訟，頗慕文學。《皇輿考》。

雅俗不種桑麻，故婦女不習紡績。布帛皆資於外。《雅安近記》。

士人不嫌貧淡，婦女不事冶游，商賈不遠去其鄉。《雅安近記》。

問名、納采、奠雁，雅紳士行之民間，以帖請庚，謂之庚帖。後行定禮，亦古問名意也。及娶方行聘禮，亦古納采之意。《雅安近記》。

喪事，紳士用家禮，庶民多尚浮屠。《雅安近記》。

又　榮經縣　民質淳厚，知禮節，從教化《通志》。

榮經山多田少，民不足耕。雖大戶無數月之蓄，至小民則惟背運茶包，勤苦食力，號爲羶鄉。

又　天全州　高楊遺黎，世爲土軍，耕稼、種茶爲業《通志》。

男不習工藝，女不事紡績。番漢雜居，碉房絕嶺。治化漸摩，禮義日興《舊志》。

民稠產薄，野無曠土。刀耕火種，惟餐芍、粱、麥、稗。平疇秔稱，不供半歲，米皆望給。川西人習勤苦，甘儉約。男子背運，婦女耘樵，雖老稚靡有暇逸，衣食麤菲。喜治垣宇，非復碉房茅屋之陋矣。婚喪皆釀金相助，視女猶子，事亡逾存。向唯佞佛信鬼，今乃漸被禮法，沐詩書。

又　打箭爐　番部情形，男女無別，語言、飲食迥異中華。遇婚娶，不會賓客。遇喪事，不行吊祭，喜延請喇嘛念經。

又　清溪縣　地瘠民貧，俗淳訟少。

石多土少，三冬無雨，四季惟風。其俗尚鬼，夷獠相雜。猓雜爲儔，背駝營生。布帛貴而苦耐霜雪，氣候冷而更多嵐瘴。

蠻商越驛氈裘，椎髻交錯於闤闠中《余授記》。

漢人與番人博易，不用金錢。漢以細絹、茶、布，夷以紅椒、鹽、馬《太平寰宇記》。

又卷一一《土司》　〔木坪土司〕夷俗：民喜住高山，其房屋用石砌成，高七、八丈，內鋪重樓八九層，名曰碉房。男女裝束俱用五色。上穿短衣，長尺七八寸，大領小袖。下圍百摺裙，拖至膝。頭戴圓盔翻簷毡帽，耳戴銀環，剃頭，留辮毛，布裹腳，跣足。已嫁婦穿短衣，下著青、藍、綠色鑲邊百摺裙，拖至腳背。髮分左右辮，纏頭用花手巾，耳戴大銀環，用珊瑚、蜜蜡、瑪瑙珠子鑲成。布裹腳，穿扳尖鞋。閨女腦後留辮。四時八節會親友，宰殺豬、羊、牛，咂酒爲敬。婚用媒妁，稟官後，擇日行禮。夷禮以九起數，必用緞綾紬布手巾共九件，及豬、羊、盒酒送畢，屆期迎娶。不祼褵，不拜堂。飲食粗糙，肉生熟俱食。死喪不穿孝服，惟延喇嘛念經，葬聽喇嘛定法，或用棺埋，或應火化，或應棄河中，或應棄山上，惟喇嘛之命是從。弔問親厚者，以紬布印番經插旂爲重。有事疑心，延喇嘛打卦。口角打架，赴本司告狀。審訊情重者，依蠻律治罪。罪至死者，獨子留養，罰銀給屍親。出兵戴皮盔，披皮甲，掛腰刀，左插彎弓，倒勾竹箭長尺二寸。長於步，不善騎。臨敵蜂擁前驅，不避利害。土民地土，聽土官安插，給牛種、盔甲、房屋，充土兵，當差聽調。頭目、頭人父子世承，俱經詳明文武上憲劄委，有土守備千把之職。

又　〔大田土司〕土俗：西番男人裝束，穿白織麻布衣、短褲，頭包曰帕。猓玀穿羊皮毡衫，包青帕。西彝婦穿小花套、短裙、短褲、盤頭。猓夷婦穿長衣，五色長裙，頭帶銅箍，閨女辮髮。宴會以咂酒爲敬。婚姻用媒，以牛、馬、豬、羊爲聘，布帛爲過門行禮之具。死喪燒化不埋葬，不穿孝。有疑事，以羊膀木筈占吉凶。以六月二十四日爲大節，男女會聚、飲酒。爭鬬、打傷，斷布物爲醫藥。殺死者，斷牛羊爲燒埋。不仇殺，報復。自造皮甲、皮盔、木弓、竹箭。雍正七年，奉文追繳未曾出兵，土民每歲應夫拉船過河傳事，以木刻爲符信。

清・吴德煦《章谷屯志略》　六甲屯民，概係平定金川後由內地安插而來，小川北各縣之人居多。按戶授地，專以務農爲本穡事，兼資婦功。土風尚敦樸，習俗亦勤儉。平時以麥、稞、雜糧爲饔飧計。食畢必以麪炒令焦，入茶葉，酥油少許，熬以佐飲。蓋終朝食麪，須飲此始消化。因地取宜，非蹈夷習也。服餘率衣布，嚴冬用山羊皮，以韜爲裘，毛爲裡，不另加布帛，或穿羊毛毡子。婦女多不纏腳，亦不解盤髻，梳雙髮辮束頂上，罩以青布帕，處女以髮辮一根爲別，小袖長衫，向不穿裙。着布履或芒鞋，落落大方，儼如男子。居處多板屋，上用石子鎮壓，亦有覆以土，敲令平，藉以曝物者。瓦屋不恆見，惟街市有之，然鋪時必先之以泥，屯地多風，防吹揭也。則婚嫁喪葬風尚，多仿內地，但居尊長之喪無等差，俱守制三年。迎婚無取奢華，治喪必盡哀痛，雖異地有古風焉。

清・張其勤《鑪藏道里最新考》　裏塘一帶風俗尤爲惡劣，父母死俱用天葬，共舁其尸於山頂，臠割以飼鷹，且磨其筋骨和糌粑飼之。傷心害理莫此爲甚。藏中此風尤爲固結莫解。又有兄弟數人共娶一妻室者，意以爲生子必無不和，且無爭產之事，蔑倫至此，儼同禽獸，實爲生平所未聞。是宜先設蒙小學堂，使之畧明理義。如有不犯此二事者，急獎勵之，默化潛移。日久未有不丕變者，要在於良有司之勸導耳。嗚呼，天下之所最難得者，其良有司乎。

清・陳克繩《西域遺聞》《裏巴二塘・川邊職官》　巴塘地平衍水甘，多良田。產稞麥、葡萄、石榴、水銀、犁牛、蜜蠟。土司居城內，編籬爲園，植牡丹、芍藥、桃、李，花開爛縵，彷彿內土。南鄰滇，有稻米、旱米，旱米者。植稻于山，同于麥豆，性堅味甘。民富饒，勤稼穡，諸城堡有公所五：曰雌煞龍、曰空打弓、曰白馬弓、曰策芝龍、曰營官院。歲收穫，男女羣聚公所，爲裹粑戲三日。事畢，卽力作，爲來歲計。婚姻憑媒妁，論根基，以牛馬爲聘。擇婚期，不令女知，親朋羣往，出不意挾女上馬以歸。畢賀，夫婦不同寢，旬日卽歸母家。閱一歲再迎，然後成夫婦。擇婚最愼，有兩三女共嫁一男者，有兩三男共娶一女者，限于氏族也。遇喪，男女黧面，不剪髮，不沐浴，夫婦不同宿，鄰里不歌舞。各寨落分遣熱傲轄之，其土千戶則視屬也，共番民八千一百五十三戶。有大喇嘛寺居堪布，其餘各寺喇嘛共九千四百八十餘人。二郎灣北及南墩俱有漢人寺，番稱幹木南規，制同于內地。吳逆叛滇時，僞公主所建也，拜禱者甚多。土民歲輸青稞、牛、馬、狐皮，折征銀三千二百三十五兩四錢五分，由爐同知撥充永寧協兵餉，其附近臨卡石五小部落，亦附巴塘管束。

又　裏塘在巴塘東五百二十里，向與巴塘俱隸西藏，設僧俗營官各一。車零敦多布之變遣人佔踞。康熙五十七年，大兵進裏，擒達娃郎章巴及僧俗營官正法，令頭人夷衆公舉悅服之人爲正副營官。雍正七年，給印授營官安本爲宣撫正司，康郤江錯爲副司，照流官例更替。立堪布一名，專理黃教喇嘛三千八百四十九人，番民六千五百二十九戶。裏塘地寒，六月晴明時亦飛雪數點。山甚大而迤邐平衍，由明正司渡雅龍江，山勢頓跌起伏數百里，至裏開平洋，方百餘里，背爲水星，面拱廉貞峰，狀如毘盧帽。中遶諸水，左右羣巒，環護山坡。大喇嘛寺，第三輩達賴成道處也。坡前里許，六輩達賴降生處，蓋山川扶輿之氣出仙佛焉。寺昔在山上，僧僅數十人，後移于山坡，多至二千餘人。樓殿層聳，金碧輝煌，掩映，售各部佛經，其板則藏于雲南之土司。土產貝母、冬蟲夏草、黑狼、牦牛、山羊、稞麥、菩提珠。菩提珠者，先有老僧手種菩提樹三株，開白花，結子如芡實，有紋如眼，一眼者爲鳳，三眼者爲龍。風俗同于巴塘，男女衣著均同西藏。女以銀錢懸于鬢，左大右小，亦綴于髮辮之末。土司安本之母與達賴之母爲女兄弟。乾隆十五年，官兵旣平大金川，其土酋色勒奔細之姪曰汪結，先以革什咱土司之甥自投順，旣不敢歸，乃請于朝，亦充副土司，同前兩土司共撫夷衆。歲納麥稞折征銀四百五十兩，于爐同知撥充兵餉。後以土司無養贍，議分給銀四百四十八兩五錢給喇嘛，衣單銀六百兩，雜糧一千七百五十四石，牛隻、酥油、麥以次而減，由土司征收，轉撥所轄附近小部有五瓦述。嗣因長垣土官督兵遲悞，寘之法，裁其部歸于德格。今存瓦述之部四，曰崇喜、曰毛了、曰曲登、曰毛茂丫。皆居黑帳房，事畜牧。

清・盛繩祖《入藏程站》　打箭鑪，唐爲吐蕃。元時置碉門、魚通、黎、雅、長河西、甯遠安六撫司。明時，長河西土官元右丞剌瓦蒙始通朝貢。自浹聖朝德化，益慕華風。其土司衣冠悉遵國制，頭人逢歲節及進謁漢官，著長領小袖無衩蟒緞褚巴，便服也。平時褚巴以綢緞毳氈爲之，帽皆販自藏。冬戴狐皮、猞猁，以錦緞作胎，平頂，絲纓，緣寬窄無定制，兩旁有衩。夏戴錦帽，緣飾蟒緞或片錦，亦絲纓間，以獺皮覆頂上。腰左插短刀，足履革鞮，番稱康。所佩有荷包、椀袋之類。穿左耳，戴紅珊瑚或綠松石，大緣。自鑪至河口，番民皆著白毡子及毛褐、氆氌褚巴，間著氆氌短衣。冬戴大毛皮帽，夏戴絲帽，亦穿左耳，戴錫鐵墜。著革鞮或赤足。識字者腰繫小鐵筒，內插竹簽，繫小銅盒或漆盒貯墨水。寫字時以簽蘸墨水，席地用皮紙摺疊成行，置膝上，自左而右橫書之。蠻婦首飾平分其髮作兩辮，以紅哈達互交於頂中，列銀鑑，飾以珊瑚、綠松石、蜜蠟、銀錢，復以硨磲如髻，懸於後身。內著無袖短衣，外披小方單，繫百褶裙，足亦著康。其富者背大革帶，綴珠寶炫麗。商賈在鑪，必役蠻女曰沙鴉，交易貨物但聽沙鴉，較價值如牙行，而井臼箕帚之事，亦以身任之，不爲異。所居之宇曰碉樓，近亦多平屋。碉樓壘石如浮屠，人以梯上

下，堅足禦槍礮。其蓋藏之區、棲止之舍、炊爨之所、畜溷之地，皆因其廣狹位置焉。飲牛乳茶、青稞酒，食則糌粑、牛、羊肉。糌粑者，以青稞炒麪爲之。俗信佛，病不任醫藥，延喇嘛，然酥油鐙，焚香，醮水祈禱。死則葬以水火，飼諸鷹犬而已。俗有跳歌妝之戲，蓋以婦女十餘人，首戴白布圈帽如箭鵠，著五色綵衣，攜手成圍，騰足於空，團欒歌舞。度曲亦靡靡可聽，所謂異方之樂也。歲時，伏臘以及宴會，多以此爲樂。自鑪至藏雖相距迢遞，而風氣相近，習俗服色蓋大同而小異耳。

清・許光世、蔡晉成《西藏新志》卷上　打箭爐在四川之最西部，昔以此地爲川藏之境界。氣候寒冷，三山環繞，二水並流。相傳武侯造箭於此，其匠人郭姓，所乘之羊已仙去。爐有廟，形容古怪，夷人敬而畏之。爐城止有三門，無牆垣，以山水爲城郭，即口外各種番夷貿易總滙之所，亦茶市之要區也。人烟輻輳，市井繁華，凡珠寶等物，爲中國本部所無者，每於此地見之。人物衣冠，風俗言語，又自不同。所居之屋，外砌虎皮石，內以木爲柱，三五層不等，名曰碉房，能禦鎗砲之射擊。所耕者，荳、麥、青稞；所牧者，牛羊；所食者，黃油、炒麵、乳茶、羊肉；所飲者，青稞釀成之酒，土人名之曰沖，又曰鹵，終年冷食；所信者，喇嘛。病不服藥，惟延喇嘛念經，燃黃油燈，焚檀香，旋念檀經，飲檀酒。所供者則牛肉、花果之類也。

又卷中　倮倮種者，未開化之蠻民也。自西藏東部至四川雲南邊境，金沙江流域，皆其部落。搆居於山間崖腹，從事牧畜、農業。西人目之爲高地族，此種人皆古時九黎三苗遺裔，爲我國內地最古之土著。自黃帝勝其大酋蚩尤於涿鹿，遂逐漸竄入南嶺一帶之深山窮谷，湘、黔、兩粵之地皆有之。名稱所在而異，倮倮特其一種之名也。其人往來於山閒巢窟者，異常迅速，跋涉絕險，如履平地，雖猿猱不能過也。時出鈔掠近鄰諸部，而西藏土人被其害尤甚。其人軀幹較中國本部人長大，殆不亞於歐人，身體正直不屈，四肢細長，筋骨強壯。但其性怠惰，耽於安逸，厭操作，故肥滿而大。其面橢圓，帶褐色，眼大，頰骨突出，鼻弓形而稍廣，口亦尋常，惟上唇稍薄，俗有拔鬚髯之風。齒牙甚白，又極整齊，雖年老不脫，此土人所最誇耀於人者。推究其故，以不食熟肉，無他術也。然其人生皺紋甚早，其紋滿面，且達於額，額甚大而高。其髮橙黃色，總括爲一束，集於頭上，覆以綿布，狀如犀角，長及九寸，故一望而知其種族。其頭飾最尊重，不可侵犯，土人非常重視焉。

衣服着無袖之上衣，以灰色或黑色毛布製之，而以紐集於頸之周圍，長達於踵。富者多着美服，裳之緣飾以種種綿織物。騎馬用之上衣，製法亦同，惟背後開岔，其開處以下衣之裾掩之，裾下垂及馬之腰臀，此上衣着之可不受小虫之害云。夏季以綿布代毛布，其帽以竹爲之，上覆毛布，爲圓錐形，大者可用以代傘云。

婦人色較男子白，其髮編爲二條，束於頭之周圍。衣短衣，裝飾美麗，上衣前垂，裙長委於地。履繡箔，頗美觀。小女徒跣不着履，其容色勝西藏女子，窈窕者殊不少。

倮倮種同族之外不通婚姻。結婚之法，互擇門第相等者，新郎贈以品物，訂約詞。諾否視女家收品物與否，收者爲成約。婚嫁之日，新郎於邱岡張祝宴，迎新婦，併饗其親族知已。宴畢，新婦伴其友共到夫家，然饗宴不及三回，不能親睦也。訂約時有互相贈物之禮，惟其物品自新郎所贈者爲多。娶妻有定例，酋長三人，次長二人，平民一人。

又有一種結婚法，至婚期，婦家徧招親族知已，行離別之式。俟親族畢至，侍婢悲歌一曲，大約爲哀別離之詞，女欷歔嗚咽，若不勝悲，強放聲歌而和之。其詞半爲謝缺乏孝道，半嘆生別之苦，句之短長，各隨其意。夫婚姻爲人生大事，最當祝賀，乃至放不吉之詞，悲哀離別，抑亦奇矣。然據土人之說，則全無理由，互哀訣別者，所以教戒新婦之姊若妹，使將來孝順於父母也。既而新郎之兄弟親族等來迎新婦，新郎負新婦於肩，使之乘馬，疾馳至家，最貴神速。自旁人觀之，殊形粗暴，然爲之不如此，終不能迎娶。蓋是日婦家親族侍婢等，悉持棍棒以拒迎娶者，男家親族等亦防之。至則撒麵粉木灰，所以表親迎者敢於前進之意。雖擁新婦，一有疎處，輒被毆擊。此其習俗之不可索解者也。

夫家翁姑贈新婚子婦以馬、牛、羊等，婦家兩親贈以衣服、裝飾品及穀物，其種類以玉蜀黍、蕎麥爲最重。

小兒之初生也，浴以冷水，又以牛屎洗濯其頭，俗傳能長大小兒膽量，使之臨事不恐云。土風尊女卑男，若生女則一家歡悅，生男則淡漠視之。蓋其族重視女子，固無異西藏也。

凡女子皆有上級位置，故衆庶咸尊敬之。外人欲遊歷其地者，非以女子爲安全之嚮導不可。女子着上衣隨遊歷人前行，若途中遇災厄，女子脫上衣鋪於地上，然後訴之酋長，酋長則立捕匪徒，爲之判決，若事無落著，決不收取其上衣。此時尊重上衣，正如公使館之國旗不能觸犯云。又婦女有臨戰地之權，凡女子出戰手不持劍戟者，男子不許襲其不意。

其族不信佛教，有固有之宗教，若師巫然，受衆庶之敬禮，事無大小皆依賴之，吉凶禍福由伊判斷。師巫各爲團體，保護土人，亦有稍事文學者。其占卜方法不一：有投木棒於空中，視其下落之方向而判斷者；有燒羊骨，視其灰燼之跡以知吉凶者；避凶事者，以竹片插鳥翼，投之屋上，以卜凶事所至之方，則屠牛、馬、羊以代之；如遺失寶器什物，窮搜不得，師巫則馳使四方，召集土人，每人與黑米一握，限以一定時間，令置口中嚼碎吐出，米中現血點者，即指爲行竊人，故不幸有血點時，實陷於無實之罪。

酋長襲職之次序極奇：酋長之死也，最少壯者代之；少者死，最年長者代之。此種倮族普通承襲之法則也。

食物爲主者，牛羊及豚，不食馬肉、狗肉。其食用小刀、肉叉。酒以大小麥及稷釀造。言語與中國異，亦不同西藏。

清・紀元《鞏昌府志》卷七 階州地本氐羌，民俗朴魯，勁悍鄙野，蓋其天性然矣。其俗尚鬼、重巫，不用醫藥。耕不糞田，女無織紡，樵採葭鹽，倚以爲生。停棺寄賓，恬不知怪。至婚姻，論財不論姓族。忿爭輕生，動輒自盡，此其尤悖者。近尚儒風，頗遵禮教，浸浸文物之邦矣。惟是金廠龍窩，礦徒垂涎，羌倮番猓占籍肆竊。大竹險惡，隔縣難於關防，鎮池窩遠，窩主何能禁絕？自非編保豫防，築墩守望，則媒孽藏奸，其漸不可長也。

又 秦州爲羲皇闕里，其渾璞沕穆之初不可攷。即秦漢以來，伊何貞信、強毅也。《書》稱其人性忠義、先武勇，耕獵白養，騎射相先，重然諾，負氣節，比屋皆然。故良家之選，獨爲六郡雄。代而降也，氣節或變而爲忮慊，武勇或易而爲競爭，雖耕讀如故，面人情大異矣。今喪或用浮屠，病或降神，民沾沾自好而不讓，獨其朴茂質實、勁直強毅，古意猶存。而其耗財費，業佞神感衆俗之弊，莫若賽孤魂。秦邑胡中丞曰：孤魂，不知何神，而每歲春半，闔郡之人家糾財釀貲，兩關俱起孤魂壇，塗面裝神，懸鬚代鬼，翕翕攘攘，一國若狂。計其所費，不下十戶中人之產，誘惑鄉民，廢業群集，首事及終一月方罷，每歲皆然。不知所脩何祀，所舉何典，傷風敗俗，無能止者，郡中父老之責矣。

又 府附郭爲隴西縣。語所稱其人性直，有氣節，尚儉約，習仁義者，今不能盡合矣。其澌滅未盡者，獨民務耕織，俗鮮末。作婚、喪、冠、祭，多循古制。至賦役難完，病在大猾，善眩。長吏不察，欲求絕弊，要在得人。語曰：有治人，無治法。得人而均偏累清門，則可以避困疲而免流亡矣。

又 成縣古成州舊郡。川原平衍而褊狹。民以耕、織爲業，居食自足。雖土田肥美，而上下以儉約自持。端直、質朴，有崆峒之氣。但郊關內外，多屬階文秦禮。軍屯囂凌，善訟獷悍，難治其議。化導當不後於他邑可也。

又 通渭縣民物舊號殷實，邊患稍後於安會，史稱山重澗複。其人務農勤業，不尚浮華。士勤詩書，里務睦卹，今猶然也，可謂善俗矣。獨其賦稅多逋，徵徭不易。弊在猾里奸書，指承佃而飛洒。衙役甲蠹，憑幻誑以侵沒。病入膏肓，不可救藥。是望長民民百清查而額復，弊絕而徭完矣。

又 西和縣古稱用武之國，蓋隴蜀之交，武侯從此出師。昔爲兵戈搶攘之地，今爲僻壤，承平日久，地非用武。故其人端重質直，不事浮靡，士風恬雅，居鄉尚謙抑之節。公門無請托之迹，民務耕牧，不事末作，亦庶幾稱善俗矣。但襲染羌風，信巫尚鬼，佞神邀福，又負氣好訟，破產不悔。通遠鹽官，幾成訟區，木門保子，羈縻而已。民生日蹙，賦課難完，爲西和者，蓋亦難乎其爲力矣。

又 文縣去郡遠，爲隴蜀之界，俗雜羌氐，地連秦益，古爲番區。自沾王化，日臻文明。士勤典籍，彬雅可觀。民務耕植，敦朴是尚。其間冠婚、喪祭，一秉禮教。第以土狹且瘠，刁猾無賴好爲歛剝之謀，亦或併日費工，淘金資養，而取之甚艱，徒啓涎口，而不知得不償失，反爲地方之累矣。

又 岷州衛地瘠而氣寒，五穀不能熟，惟產青稞、大豆。故其民皆崇儉而力作，伐木拆薪，賴以爲生。士人修文，餘行彬雅，略有可觀。第疊

藏連壤，常有震隣之恐；漢番雜居，每多獷悍之虞。雖承平日久，甲兵不事，然稽防戍變，風俗爲有司者責焉。

又 兆州衛去岷更西，地氣尤寒。舊志稱人性勁悍，好習弓馬，衣褐食乳，以射獵爲生，敦朴質直，約信不欺。承平日久，士習亦雅。第民間喪尚浮屠，婚論則賄，頗雜邊風。

又 禮縣山川險阨，幅幀褊小，地僻民逸，閭閻樂業。以耕種、畜牧爲生，以節儉、朴素自安。宮室、衣服、車馬、器用之類一敦樸素絕，無雕鏤淫巧之習。其婚、喪之用，與禮或合或離，總不出淡簡質實。又罝口新通，行旅輻輳，生計日裕，厥幾乎醇龐之風已。但接壤羌戎，人性刁悍，好爭健訟，名著於時。藏盜窩礦，恬不知恥此爲惡俗。當道者何以籌之。

又 清水縣，古秦亭地。川原寥廓，物產豐饒。《志》稱：其人尚力作，急公賦，喪厚棺衾，不作佛事。約會相賙，婚姻不論財，不計奩，具隨家有無。民無末作，士重德行，耕牧無擾。村鎮多蓄路，雖衝衢，民不知擾，號稱樂土。但山林險阻，姦宄易藏。梨樹張川，猓人群聚，積爲盜藪。東劫關山，西循藉水，居民多罹攪擾，商旅目爲畏途。又路徑多岐，追捕不易，有司者苦之。自非設防宿兵，阻山依險，其漸不可長也。

又 伏羌縣，古冀縣，《通志》謂：倚天門，臨渭水。其人勤稼穡，多畜牧。崇尚質儉，不事浮華。民淳朴而率直，士惇龐而好禮。延賓不奢，誕節無會。牢畜以婚，無奩媵宅。土以葬無佳城，時尚不染，古風未泯。又川原平衍，有溉稻、種綿之利。風土善，物產饒，固宜人殷富而籍充實矣。然境有逃亡之屋，而途多捐瘠之民，反不逮於寧遠。何也？積習相沿，好訟不休。雖破家廢產，不知悛悔。懲前毖後，洵今日長吏之急務也。

又 寧遠縣，士習、民風多樸茂而鮮緣飾。治生惟務耕牧，絕無通方遊藝之習。婚姻、喪葬稱家有無，不論財賄，不用浮屠，庶幾禮教之風。然山險惡、水迅激，村鎮相望，繁庶饒裕，物產不乏。郡以東稱沃壤。第村鎮僻則善窩藏，山水險則人性悍。健訟成風，不勝不止。強或武斷，姦多珥筆，甚或逃據山谷，毆公役，抗三尺，此爲惡道。青山一帶，猓人蜂集。小則穿窬，大則劫掠，非嚴刑法、多巡檄不能剗戢弭姦，禁暴長民者，蓋難乎其爲力哉！

又 秦安縣僻在郡東北一隅，路非要衝，故商賈罕至。史稱其人性勁直，行眞誠，尚禮義，習仁讓。勤於稼穡，廣於畜牧。民勞而儉，俗朴而淳。雖支邑實樂土也。惟是隴城蓮花之間，苦爲盜藪。而鶏川斷山一帶，雖設有防守，然責成弗重，玩愒成習，幾與之爲市矣。

又 會寧縣，衝邊要邑，史稱近邊之地。其俗誇尚勇力，人皆性悍而質木，負氣好鬬，以鞍馬、射獵爲事。以今所見聞，殊不盡然。士習恂雅，縉紳恬逸。田居野老，足不至城郭，目不識官府。貧者自甘藜藿，不厭窳居。富厚之家，紅腐陳因，馬牛儻俟。四民樂業，庶務畢舉，亦庶乎，稱上縣矣。然其陋者，匹配不避同姓，聘女互爲續婚；孀而有貲者開門贅夫承業。此惡俗之亟宜矯者也。

又 安定縣地雖隣邊，人習禮讓，敦本尚實，耕牧自給。野無惰農，邑有蓋藏。婚喪依禮，上下有倫，號稱上邑。然其隱憂可慮者：三面臨邊，恬不爲備。近以承平日久，革其秋防之戍。北風倘勁，孤城若壘卵矣。

清・汪元綱《岷州志》卷一一 岷州所屬番地，不啻方千餘里，其俗同於漢者可勿論，餘則不可不詳也。番人去城近者居土室，有力者居板屋，去城遠者居帳房，以牛毛爲之。男子早起含水一口盥其面，女子十餘日始一梳頭，梳時必禱於神，求其不痛。早食牛乳茶，飲茶將畢，以餘茶拌麵成丸如鷄子大，食三四丸。午食牛、羊、鹿、兎，煮不甚熟，帶血水食之。宴客用青稞酒、馬乳酒二種，酒酣主人敬客，一手持酒，一手拔刀作刺狀，如不飲即刺之，客敬主人亦然。有刺殺者，翌日以牛馬、銀錢、銅鍋、茶酒等物償之，親朋爲殺人者稱賀。其衣飾春夏衣褐衫，秋冬衣野獸皮，春戴牛毛冠，冬戴熊皮冠。其婦女披辮十餘條，束以縣花手帕，飾以蚌殼。

清・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六三《西甯衛》 蕃族　申中族一名申衝，洪武三十年招撫，居收歸德峽，後徙塞內孤山灘古牛心堆西也。去衛治四十餘里，有城郭，庖舍田畜爲業，戶三百，口六百有奇。授指揮一，歲輸馬三百五十有奇。其俗多毛布，男子衣二截，上脩倍下，下多縱縫，各衣獸皮，貴賤有異。女子椎髻，被頸而下。貴者首項飾珍珠、珊

瑚、琥珀、車渠、瑪瑙、蠟珀、海螺之屬。飲食恆牛羊、胡餅、重名酪，間獵黃牛、鼠、麋鹿、野牛、馬、雉、兔食之。歲以麝香、犏牛犛尾、馬尾、上豹、狐皮出市。婚禮以馬爲聘，聘貴者十餘匹，下亦二、三。特不聯帳居蕃部姻，恐其叛亂而蔓累之。每歲元旦及至日萬壽節，十三蕃族受爵大酋盛起衛城，隨班朝賀，次日又宴于衛堂，頒賚而去。

清・許容修，李迪纂《甘肅通志》卷二一 甘肅布政司 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屋。迫近西戎，修習戰備。高尚氣力，以射獵爲先，以兵馬爲務。酒禮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風雨時節，穀糴常賤，少盜賊，甲于內郡。《漢書》。人性直，尚儉約，習仁義。勤于耕稼，多畜牧。無復寇盜，並有金方之氣。《隋書》。秦風獵野務農。《圖經》。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驕惰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以興起，而篤于仁義。以猛驅之，其彊毅果敢之資，亦足強兵，力農，而成富彊之業。《朱子詩傳》。土本膏腴，民事耕植。《元一統志》民俗質樸，風土壯猛，人性堅剛慷慨。穴居野處，採獵爲生，以織毛毳爲業。崇尚釋教。荷戈執戟，防姦禦侮之功居多。《明志》。

又 西寧府 俗崇釋教，士業儒術，人專孳牧，童習彎弧。衣被毳毛，饔飧湩酥。《西平賦》夏秋少暑，冬春多寒。毳皮爲衣，酥湩爲飲。番人以皮馬爲禮，畜牧爲業。《舊志》風氣漸燠，物力滋豐。力農務學，有衣冠文物之化。《西域志》民勤儉，士謹願，得醇樸遺意。《碾伯志》

又 臨洮府 民以鞍馬、射獵爲事，勁悍而質木。《宋志》民俗質樸，尚武，務農。《元志》番漢雜處，敬鬼神，畏法令，崇氣節。忌脂韋，板屋，韋服，樂與俗同。《府舊志》洮土勁燥，民多願慤。尚儉朴，喜耕織。不騖商賈，技藝。士質直醇謹，不事曠達，不修華飾。《狄道志》山高苦寒，盛夏不釋裘氈。《府志》渭據山壤，人直朴，力農，以勤儉相儆。士多坦率，兼耕讀，歷宦一如寒素。《渭源志》民物阜繁，風俗醇厚。尚禮義，務耕織。《州志》蘭土柔澤，人多秀逸。好修飾，美服、居，嗜草卉諸玩。家營紡織。有南土風。士重氣誼、禮度，彬雅斐郁。《蘭州志》重婚喪，崇墓祭。善末業，精工萩。文雅頗盛，漸尚浮靡。《舊志》金處山峪，民朴、力農，家習儉素。士亦願謹，不競浮華。《金縣志》習尚樸實：急公樂，輸婚姻，輕財喪，尚佛事。《金縣新志》河境諸番襍處，風俗不純。附城居民敦忠信，尚恭謹。羌、回諸種，舊詭譎健訟。近革心向化，漸與中土無殊。《河州志》

又 平涼府 人勤稼穡，修習戰備。《漢志》地接隴山，節氣常晚，仲夏花木始開。不產絲蠶，惟與西戎博易爲利。地多牛馬，宜於畜牧。人以騎射爲事。《寰宇記》民俗醇樸，不尚侈靡。專事耕種，不爲寇盜。婚姻、喪葬頗近古風。《明一統志》地接邊荒，多尚武節。五方輻輳，商賈競利。不事文學，亦鮮浮靡。馬牛夜牧，道不亡失。《府舊志》俗信鬼神，士無浮靡。《平涼志》民質實，不善訟。力農字牧，無他技業。《崇信志》山高地冷，早霜薄收，民居多板屋。《華亭舊志》人以騎射爲事。《寰宇志》俗安簡陋，鮮詣公衙。《華亭志》民質而愚，勤稼穡而罕末作。《鎮原舊志》野多穴處，耕牧爲業。《鎮原志》地廣人稀，質木，不寇盜。《寰宇記・固原州》水土雜於河西，人烟接於北地。迫近羌戎，修習武備。士則高尚氣略，人以騎射爲先。《寰宇記・涇州》土瘠民貧，家無餘積。知本務農，不爭捷巧。《靈臺志》民雜番夷。土饒畜牧。便騎射，尚氣力。《靜寧志》好獵務農，民淳易化。《一統志・靜寧州》民風淳質。力農，不諳技藝，士無僞習。《莊浪志》僻處山谷，地瘠民貧。居多陶穴。女鮮織紝。人性樸率，崇簡務本。《隆德志》

又 甘州府 民俗質樸。《漢實融傳》風土壯猛，便習兵事。《晉載記》人性堅剛慷慨。《寰宇記》士人穴居野處，採獵爲生。《明一統志》賴雪消之水爲灌溉之利。《甘州志》士風朴茂，人知稼穡。《山丹志》

又 涼州府 人事慷慨《方輿勝覽》，烈士武臣多出涼州《虞詡論》。雖居戎域，然自張氏以來，號有華風《北史・胡叟傳》。人襍羌戎，習俗剛勁，或土屋而居，或穹廬而處，以孳牧爲生《地里志》。崇節儉，敦禮讓，質而不野，尚武興文《武威志》。人性多慷慨，質直，尚武少文《永昌志》。土沃澤饒，可耕可漁，人勇而知義，俗朴而風淳《鎮番志》。土磽風寒，人性剛勇，以騎射爲能，孳牧爲業《古浪志》。俗寡文教武，尚韜鈐，爭氣節，崇釋老《平番志》。

清・楊應琚《西寧府新志》卷八《地理・風俗》 西寧府 迫近西戎，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以兵馬爲務，酒禮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其俗風雨時節，穀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漢書》

民俗質樸。《漢寶融傳》

風土壯猛，便習兵事。《晉載記》

勤於耕稼，多畜牧。無復寇盜，並有金方之氣。《隋書》

獵野務農。《圖經》

土本膏腴，民事耕植。《元一統志》

民俗質樸，風土壯猛。人性堅剛，慷慨。穴居野處，採獵爲生，以織毛毼爲業。崇尚釋教。荷戈、執戟、防姦、禦侮之功居多。《明志》

西寧縣

外戎內華，山阻地險，俗尚佛教，人習射獵。夏秋少暑，冬春多寒。毳皮爲衣，酥渾煎茶。以皮、馬爲禮，畜養爲業。力農務學，不殊內地。《舊志》

衣被毳毛，饔飧渾酥。（明人賦）

風氣漸燠，物力滋豐，力農務學，有衣冠文物之禮。《西寧志》

又　碾伯縣　民勤儉，士謹願，得淳樸遺意。《通志》

大通衛（乾隆二十六年改設縣治。）

人有漢、土番、回之殊俗。以耕植、孳牧爲業。五月凍解，八月田熟。用褐爲衣，以土爲屋。崇尚黃教，不恥白丁。邇來子弟亦漸知讀書，頗新舊染。

貴德所（乾隆二十六年改設西寧縣縣丞。）

糧無二價，家有恆產。力農習儉，猶存古風。帷喪尚佛事，人不讀書，文物之化闕焉。今延師往教，冀其一變。若人力未施，諉諸地不產材，則吾豈敢。

松門楊氏曰：風俗二字，古人言之多矣。余獨喜班令史《地理志》云：凡民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慾，故謂之俗。所言盡之矣。然記曰：『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是風俗又待於移易也。寧郡逼近青海，屢沒羌戎。至今衣被毳毛，饔飧渾酥。崇釋尚武，猶有餘習。然邊方貴儉，物產有盈絀，氣候有寒燠，衣食應適其宜。故寧郡士卒每有調遣，遠勝他鎮。不攜衣衾，不裹粳粟，數月之程，煬麵一囊，羊裘一領，如是而已。爲民上者，當相時而制，溯源以行，何必改作，以效內郡之侈靡，而妄談文物之化哉？惟是力農不勤，刈穫則招鄰邑之民。務學不實，歲試僅保青衿之舊。愛禮不勝愛羊之心，重武踰於重文之念。是以百年清平，鄉飲無聞，賓興不舉。偶有曠溢，便至流離。余待罪於茲，深以爲慮，殫心擢髮，不遺餘力，欲補其偏，救其弊。俾秀者有高岡之鳴，樸者安阜成之樂。孝弟力田，篤倫敦本，年來頗有起色。第遷風變俗，如水之漸，木之植，非中材所能，非歲月可必。詳列屢陳，不得不望於後來之大雅君子。

清・張彥篤《洮州廳志》卷一六　內地番人頗染漢風。其俗務稼穡，習工作，事畜牧。高樓、煖炕皆與漢無異。但多居樓下，而樓之上則堆積柴草焉。食尚乳酪，衣惟褐裘，春冬不易。室中喜光潔，常擦摩之，使無纖塵，但有羶氣襲人。佳客至，則婦女饋食甚敬。出則鮮衣、乘馬、佩刀、負銃以表其氣概，少年尤甚。婦女椎髮被頸而下。富者首項飾珊瑚、銀錢、車渠、瑪瑙之屬，以珊瑚穿作牌，約五六寸，戴頭頂，名爲班瑪。婚娶最論財，請期後召親戚，盛人焉，厚財幣，載羊豕，親迎及門。女家閉門，升屋而歌。婿輩亦歌答之。既啟門，女輩提杓酌水偏澆之，乃入，布幣成禮，歌舞歡飲，日以繼夜達旦。迎婦去女家，人馬送者稱是。及門澆水，夜飲亦如之。次朝女家仍載女去，比十二月二十四日乃送婦夫家焉。凡生子，嫡承祧，餘悉度爲僧。嫡夭殤，聽一弟還俗，故其戶口無所增，而往往有絕祀者。此亦自減生齒之一法。但好鬬，輕殺。雖彼此小隙，必合數村人動兵馬，用刀鎗擊之如戰陣。然所戰之地，行道者、旁觀者依然如常不避，亦不怪。戰後，則按彼此所殺人數正負相折，餘者每人納命價一百五十千文，以了其事。若負者恃強不納，則欠作命債，雖數十年後必報復之。其有彼此酣戰勢不相下者，餘黨即請由僧至，拖禪裙擲地，則戰者寂然不動，任由僧調停之，無有不遵服者。雖嗜好不一，其篤信由僧眞爲一邱之貉。或刼奪所得，或貿易所致，金銀財物盡數供於由僧，任其揮霍，無各色，無怨聲，其望於由僧者不過一舉腕之勞，使彼手及我額，則榮欣已無極矣。

又　至外地生番，則毳幕輕遷，野性難馴。少耕稼，所食惟酥酪及牛羊野牲之肉，所衣惟牛羊野牲之皮，而牛羊糞則作薪焉。間有種圓根，製作餅，爲乾圓根，售諸內地，持糧而去，作炒麵食之者。男女率無褲衣，

長裘，喜右袒，足履皮靴，漢語謂之駱蹄。游牧遷徙，逐水草而居，牛馬羊無數，皆以山谷量其貧者。或劫奪爲生云。

清・升允修，安維峻纂《甘肅新通志》卷一一《輿地志・風俗》 甘肅布政司，《禹貢》雍州之域，迫近西戎。修習戰備，高尚氣力。以射獵爲先，以鞍馬爲務。酒醴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風雨時節，穀糴常賤，少盜賊，甲于內郡。《漢書》人性直，尚儉約，習仁義。勤于耕稼，多畜牧，無復寇盜，並有金方之氣。《隋書》秦風獵野務農。《圖經》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驕惰之習。以善導之，則易以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其強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強兵，力農而成富強之業。《朱子詩傳》土本膏腴，民事耕殖。《元一統志》民俗質樸，風土壯猛，人性堅剛慷慨。穴居野處，採獵爲生，以織毛褐爲業。崇尚釋教。荷戈執戟，防姦禦侮之功居多。《明志》近今家塾黨庠，咸樂絃誦，日趨文明而人心漸薄。百僚朋興，亦與昔年相殊。《蘭州府志》暨《王維楨與王南溟書》。

又 平涼府人勤稼穡，修習戰備。《漢志》地接隴山，氣節常晚，仲夏花木始開。不產絲蠶，惟與西戎博易爲利。地多牛馬，宜以蓄牧。人以騎射爲事。《寰宇記》民俗醇樸，不尚侈靡。專事耕種，不爲寇盜。婚姻、喪葬，頗近古風。《明一統志》地接邊荒，多尚武。節五方輻輳，商賈競利。不事文學，亦鮮浮靡。馬牛夜牧，道不亡失。《府舊志》俗信鬼神，士無浮靡。《平涼舊志》五方輻輳，人多詭竄。乾、嘉以後，頗尚奢華，近仍儉樸。《平涼新志》山高地冷，早霜薄收。民居多板屋。《華亭舊志》俗安簡陋，士鮮干謁。《華亭志》好獵，務農，民純易化。《一統志靜寧州》民雜番夷，土饒畜牧。便騎射，尚氣力。《靜寧志》僻處山谷，地瘠民貧。居多陶穴。女鮮織紝。人性樸直，崇簡務本。《隆德志》漢、回錯居。質樸、力農，不事商賈。近漸浮華，不似往昔。《隆德新採訪》

又 鞏昌府，高尚氣力，民俗質木。《漢書》尚儉約，習仁義。《隋書》厚重質直。《宋史》婚喪之禮，尚循古制。《元志》地連四郡，俗雜五方。《明一統志》民性敦篤而氣勁悍。務耕織，習弓馬，事浮屠。士恥奔競，抑浮華。婚喪有禮。《府志》人尚爭戰而武藝精。四民樂業，無澆浮之俗。古爲用武之國。《翰墨大全》力學務農。《明成化志》民務耕織，鮮末作。《隴百志》五方雜處，人多智術。尚氣力，好爭訟。衣則布褐，居則板屋。婚喪尚循古制。《隴西新採訪》人習禮讓，敦本尚甯。耕牧自給，邑有蓋藏。婚喪依禮，上下有倫。《府志》俗勤耕牧，家有蓋藏。貧不走險，餓不乞丐。《安定志》土瘠民貧，風俗強悍。業勤耕牧。性喜鬬爭而崇禮讓，尚儒雅，猶有儉陋深思之意。《明一統志》士習恂雅，四民樂業。《府志》性質實，尚賙務獵。士紳習儒雅，崇禮義。鄉遂之民足迹鮮及城郭。《會甯志》士勤詩書，民號質實。無華麗之飾，多禮讓之風。然信巫尚鬼，習俗難移。猾吏姦胥，催科不易。《明一統志》務農勤業，不尚浮華。士敦詩書。里尚賙恤。《府志》尚義輕生，患難一心，有忠君親上之風。《通渭志》生聚頗繁，物產亦盛。士鮮緣飾，民習樸茂，無游閒之習，多禮教之行。《甯遠志》士絕浮夸，民崇儉樸。然負氣好訟，積習相沿未變。《明一統志》人勤稼穡，多畜牧。習尚質儉，不事浮華。《府志》川原平衍，風土深厚，有物產之饒。敦龐好禮，仕宦者慷慨磊落，與人信厚，無城府。《伏羌志》其民端重、質直，不事浮靡。士風安雅，民務耕牧。《府志》俗最純樸，遵守教令，不爲姦宄，耕稼之外別無生計。《西和志》地瘠氣寒，民崇儉力作，士行彬雅。惟疊藏連壤，番漢雜居，每多獷悍之習。《府志》勁悍、質木，好習弓馬，以田獵爲生。高尚氣力，山居板屋。《岷州舊志》地瘠氣寒，饒林木之利。士人修飾文行，崇禮讓，勵廉恥。《岷州志》人性勁悍，習弓馬，好射獵。尚儉約，衣褐食麤。崇尚巫覡。《洮州衛志》敦樸質直，約信不欺，士習亦雅。《府志》民俗醇和樸素，畏威而奉法。《洮州志》

又 西甯府，俗崇釋教，士業儒術。人專孳牧，童習彎弧。衣被毳毛，饔飧湩酥。《明石槫西平賦》外戎內華，山阻地險。尚佛、習獵。夏秋少暑，冬春多寒。毳皮爲衣，酥湩爲飲。番人以皮、馬爲禮，畜牧爲業。《舊志》糧無二價，家有恆產。力農習儉，猶存古風。《府志貴德》樸直渾厚，習節儉，務耕牧。士敦詩書，不事文飾。番族星羅，崇信釋教。《貴德廳新採訪》渾厚樸誠，力農尚武。信巫祝，崇釋道。士少通儒。《丹噶爾廳新採訪》番、回錯處，俗尚各殊。性獷悍，多畜牧。《循化廳採訪》水草繁茂，可牧可耕。乾嘉以來，生番漸化，衣冠廬室彷彿漢民。《府志巴燕戎格廳》漢、番、回、撒，羣焉錯處，頗染夷俗。以耕殖、孳牧爲業。婚葬各遵其教，多異少同。《巴燕戎格廳新採訪》地氣漸燠，物力滋豐。勤農務學，有衣冠文物之化。《府志碾伯》民勤儉、士謹願，得醇樸遺意。《碾伯志》人有漢、

土番、回之殊，俗以耕殖孳牧爲業。用褐爲衣，以土爲屋。崇尚黃教，不恥白丁。邇來子弟漸知讀書，頗新舊染。《府志大通》風氣渾樸，力農孳牧。民雜土番、回諸種，各安生業。近亦頗識讀書。惟回族好營商販，邑多素封之戶。《大通新採訪》

又　涼州府，金氣堅剛，人事慷慨。《寰宇記》烈士武臣多出涼州。《虞詡論》雖居戎地，然自張氏以來，號有華風。《北史・胡叟傳》地既僻遠，種雜羌回，怙力負強，人懷貪育之志。明趙時春《忠節祠碑》人雜羌戎，習俗剛勁，或土屋而居，或穹廬而處，以孳牧爲生。《地理志》民風醇質，力農，不諳技藝，士無遠志。《莊浪志》番族風俗樸厚，性尚馴良，耕牧爲生，不事詩書。《莊浪廳新採訪》涼俗勤稼穡，多畜牧，風土壯猛，便習兵事，摧鋒執銳，父死子戰，無反顧心。《武威志》崇節儉，敦禮讓，質而不野，尚武興文。同上土沃澤饒，可耕可漁，人勇而知義，俗樸而風醇。《鎮番志》人性多慷慨，質直，尚武少文。《永昌舊志》永人負氣好剛，不事奔競。《永昌志》土磽風寒，人性剛勇，以騎射爲能，孳牧爲業。《古浪舊志》番回相雜，習尚敦樸，士質過於文，不務奔競，農不逐末，工無巧技，商賈以穀量牛馬，尚有秦風。《古浪志》同治以後。俗漸澆瀉，近令長吏訓迪，禮多從簡，駸以復古。《古浪新採訪》俗寡文教，武尚韜鈐，爭氣節，崇釋老。《平番舊志》士知自愛，農勤耕耨，工無淫巧，商屯賤賣貴，謀蠅頭之利。《平番志》

又　〔甘州府〕民俗質樸。《漢寶融傳》俗輕貧弱，重豪富。豪富之家侵漁小民如奴隸。《魏志》人性堅剛慷慨。《寰宇記》土人穴居野處，採獵爲生。《明一統志》在昔牧畜爲業，弓馬是尚，好善樂施。今則人知耕稼，大異往昔。地雖邊境而俗同內郡。《甘鎮志》賴雪消之水爲灌溉之利。《甘州志》撫彝地瘠民貧，俗尚質樸。敦族洽鄰，猶有親睦之意。惟春祈秋報，跳巫演劇，積習相沿。近於浮靡。《撫彝廳新採訪》勤力畝畝，好學尚禮。《張掖志》士風樸茂，民知稼穡。《山丹舊志》士風誠樸，耕讀兼資。農服勤勞謹蓋藏，不事侈靡。工無奇技，商少列肆。《山丹志》

又　甯夏府，地廣人稀，逐水草畜牧，以兵馬爲務。《寰宇記》強梗尚氣，重然諾，敢戰鬬。《金史》性勇銳，尚畜牧，信釋重巫。明初徙五方之民於此，風俗不純。《明一統志》人以技藝趨利，畜牧爲資。（同上）甯夏、甯朔二縣附郭，風俗同。《甯夏採訪》俗雜五方，尚詩書，重耕牧，閑禮義。《甯靈廳新採訪》川原遼闊，人民稀少。尚武、務農，重巫崇釋。《平羅新採訪》本雜羌、戎之俗，後周遷江左之人於此。崇禮好學，習俗相化。《寰宇記靈州》工騎射，信禨鬼。富強日倍，禮義日新。《靈州志》人性勇悍，以耕獵爲事，以畜牧爲生。《府志》民務稼穡，事牧畜，不治蠶桑。《中衛志》中邑風氣近趨浮靡，尚奢侈，鄙質樸，務詐僞，好爭訟。惟不信異教，尚有質直之風。《中衛新採訪》

又　階州直隸州，武都近天水，俗頗似焉。《後漢書》其人半秦，多勇贛。《華陽國志》地雜氐、羌，民俗樸魯而勁悍，尚鬼重巫。力田而外倚樵採爲生。士循禮法，駸駸有文物之風。《階州志》地本邊壘，其俗頗同秦、隴。《楊甫學記》土瘠民貧，力於農事。士勤絃誦，即武夫、市井，咸知重學。《舊通志》俗雜羌、氐，地連秦、益。士勤典籍，彬雅有文。民務耕植，敦樸是尚。《鞏昌府志文縣》男耕婦織，節謹勤儉，士行忠厚。《文縣舊志》文地奇秀，人多聰穎。家營紡織，士習醇謹。《文縣新志》質樸勁勇，習無浮澆。《明一統志》務農習獵，以耕織爲生，民養自足。《同谷志》川原平衍，田土沃饒，以耕織爲業而儉約自持。然人性獷悍，俗習囂陵，撫循非易。《成縣志》

又　安西直隸州，俗同隴右，人物尤繁富。《寰宇記》美水草，可耕屯。《舊志》地雜番、回，民氣尚武。婚姻、喪祭、飲食、衣服，概從古樸。耕牧爲生，鮮習詩書，士風因以不振。《安西州新採訪》俗尚勤儉，風氣樸誠。惟河西數坊，民風日趨強悍。《敦煌新採訪》士安耕讀，民崇樸實，習尚純良。《玉門新志稿》

又　涇州直隸州，水土雜於河西，人烟接於北地，迫近羌戎，修習武備。士則高尚氣略，人以騎射爲先。《寰宇記》其人質木，少桑麻之利，布帛運酪資於他郡。《一統志》地瘠，民樸，崇釋，信巫，力農，好鬬。《涇州志》民質實，不善訟，力農字牧，無他技業。《崇信志》地處偏隅，民鮮殷實，居多陶穴，覓而弗華，尚有古風。《崇信鄉土志》民質而愚，勤稼穡而罕末作。《鎮原舊志》野多穴處，耕牧爲業。《鎮原志》民風質樸，服田力穡，士則敦品勤學，猶有古風。《鎮原鄉土志》土瘠民貧，家無餘積，知本務農，不爭捷巧。《靈臺志》

又　肅州直隸州，織毛褐，勤耕牧，務本業，尚釋教。風土醇厚，氣

習剛勇。好騎射，循禮義。《肅州志》民俗質樸，勤於耕牧。土腴氣正，稻麥兼宜。《高臺志》

清・管學宣、萬咸燕《麗江府志畧》卷上 古宗，卽吐番舊屬，木府今歸中旬管轄，金沙江邊皆其種類。

清・陳其典《永北府志》卷二五《土司》 西番一種，居寒山冷谷之中，集衆而處，身長跣足，性情兇頑。男髮細辮，挽髻腦後，頭戴古棕帽，腰繫兩刀，衣僅齊膝。語言侏儒，刻木爲信，恩不知報，讐誓必復。刀耕火種，莜稗資生。女人髮髻細辮，上琯瑪瑙、硨磲。或砍竹易食，或負板營生。驗視吉凶惟憑數卜。婚配索聘，亦知尊敬父母，身後火化，取土深埋。

又 西番一種，多住山崗，隨牧遷徙。男人披髮向下，頭戴飛纓大帽，腰佩雙刀，身披氈毯。女人辮髮向下，綴繫紅白雜石，績麻織縷爲衣。男女俱額刺山字，穿耳貫環，左衽，赤足。婚姻備設牛酒，自行野合。歿後置屍草木深處，身素佩帶之物一同焚化。

又 西番一種，生居山箐峻嶺之中，距城百里之外。身長跣足，性情兇頑，竝無姓氏。男女髮髻細辮，挽於腦後，穿短衣，披長氈，刀耕火種，莜麥充食。砍伐竹木，編織篾籮營生。婚姻索聘，皆用牛豕。歿後火化，取土深埋。

又 西番一種，原無姓氏，隨口取名。刀耕火種，莜麥資生。男女悉以麻布爲衣，身披短氈，腰繫短刀，入城市背賣枋板易食。此輩雖夷，頗知事上，婚姻必通媒妁，歿後不用棺槨，以麻布纏裹火化，竝無墳塚。

又 西番一種，亦無姓氏，性喜飲酒，食生肉。男人辮髮向上，頭戴飛纓大帽；女人辮髮向下，綴繫雜石、硨磲，俱穿耳貫環，左衽赤足。婚姻男女野合，歿後火化，不立墳塚。

清・余慶遠《維西見聞紀》 古宗，卽吐番舊民也。有二種，皆無姓氏，近城及其宗喇普。明木氏屠未盡者，散處於麼些之間，謂之麼些古宗。奔子欄阿墩子者，謂之臭古宗。語言雖同，習俗性情迥別。麼些古宗大致同麼些，惟婦髻辮髮百股，用五寸橫木，於頂挽而束之。耳環細小，與麼些異。臭古宗以土覆屋，喜樓居。近衢市者，男則剃頭，衣冠尙仍其舊；僻遠者，男披髮於肩，冠以長毛羊皮，染黃色爲檐，頂綴紅線纓，夏亦不改。紅綠十字文闌爲衣，冬或羊裘不表。皆盤領闊袖束帶，佩尺五木鞘刀於左腰間。著茜紅革靴，或以文闌爲之。出入乘馬，愛馳騁，鞚鞿極麗，多飾以金銀寶石。婦辮髮下垂，綴珊瑚、綠松石，雜以爲飾。衣蓋腹，百褶裙蓋臁肋，俱采纈爲之。裙或文闌，或采色布纈。襪單革軟底，不著袴履。項掛色石數珠，富則三四串，自肩斜繞腋下。一婦粧飾，有值數百金者。土官頭目剃頭辮髮，入城用華人衣冠，歸則易之。惟帽檐飾以織金錦爲別。墾山地，種青稞麥黍，炒爲麵。畜牛羊，取酥。嗜茶。食則箕踞於地，木豆盛麵，釜烹濃茶，入酥酪和炒麵，指搦而食之，曰絡粑，餐止拳大一團。延客置酒盈尊，自酌盡醉，牛羊肉及酥食不盡，以衣裹去。食畢，手脂膩悉揩於衣，無貴賤皆然。其人率羶穢不可近，臭古宗所由名歟。兄弟三四人共妻一妻，由兄及弟，指各有玦，入房，則繫之門以爲誌。不紊不爭，共生子三四人，仍共妻，至六七人，始二妻。或欲獨妻，則羣謂之不友，而女家不許。以其地寒，不產五穀，乃如此，亦由污俗習爲故然。故土官頭目家非不裕，亦共娶。兄弟之子女卽互配，華人通其妻，亦莫之問，下此更可知也。交易皆與婦人議，婦人辨物高下不爽，持數珠會計極捷。西吳秦人爲商於其地，皆租婦執貿易，去則還，而古宗收其所生之子女爲酬焉。人死無棺，生無服，延喇嘛卜其死之日，或寄之喬木食鳥，或投之水食魚，或焚於火，骨棄不收。阿墩子以上人死，則延喇嘛誦佛經三日，吹笳而鵰至，剝肉拋以食之。剝工取其髏骨一、臁肋骨二以爲值。髏爲器售之，臁爲笳售之。喇嘛家以藏佛經爲富，皆古宗字，來自西藏，曰番藏，部二百餘函。多藏至三四部，皆繙帙錦緘，鬆櫝金飾。其學卽習佛經，字如鳥跡篆，自左至右橫書之。能歷法，月大小及閏，與時憲書有前後之異，日月食時刻皆同，分秒則不能推矣。頭目之制，見頭目之儀，與麼些同。惟憩訟以賄之多少爲曲直。制竊盜之法最酷，或斷其手，或剜其目，灸酥灌之。人信佛，崇奉喇嘛，視麼些爲尤謹。習勤苦，善治生，甚靈慧，畊耘之暇，則行貨爲商。所製鎏銀鐵器精工，雖華人亦不能爲。歌曲詞雖難解，而抑揚淫液，節奏可聽。琵琶、三絃、胡琴之類，俱備七均，特形製不同中土耳。弓矢火器，亦能爲之，此皆非麼些所能。第其性皆強悍、偏執而難

制，稍不如意，則糾黨互鬬，喇嘛排解之，乃散。其受治於流官，俱執自明以來之舊規爲說。流官至其地，矯之微不近情，輒鳴鼓聚衆，執仗露刃而逐之。官以不順激變，皆隱忍不上聞，益足以長其姦，近更鴟驁，然順以撫之，亦可馴也。

清・馬宗良原纂，孫鏗增修《越巂廳全志》卷一一《風俗》　霑濡聲教，習尚衣冠。《通志》

士：涉文藝而爭進取。不尚服物，不好詞訟。雖乏理學，名儒文章，經濟之盛，而潔身自愛。少干公件，是亦狷者不爲之意。

農：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五穀、菽麥之外，不種雜產，種亦不善滋生。近惟大樹堡河道有種花生、甘蔗、芝麻者。視其土宜，古風未改。

工：不尚淫巧，亦不能爲淫巧。一切器具，類多古板。較他處細巧花樣、窮極工麗者，舉不能爲，爲亦無購之者，惟安於古樸而已。

商：道光以前，子弟除耕讀而外，惟事行伍、書役，不諳經商。惟豫章、嘉陽人爲之。近頗有經商者，然不能如他處之姦巧、險詐，以計愚人，但貿遷居積所作者，本分交易。

冠禮：古者加冠於首曰冠。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越向昧此禮。惟於成婚之前一日，同歲或稍長稍幼者，送給號匾，贈以二字曰某燕爾之喜，題其字曰某某，尚仿古禮『冠而字之，敬其名也』之義。然行其事而不知其意，足見風尚之樸。

婚禮：二姓門戶相當，男家先倩媒妁登女家門求庚。得庚回，倩星者合之。合得，倩媒如女家道喜。年餘，男家筵賓，兼請媒氏或三人或四人，俱夫婦盛服而往，命男叩拜，名曰『作伐』。喜期前數月，延男家親賓燕於女家。送諸牲酒、簪飾，令女出拜諸賓，皆有餽贈，名曰『插花酒』。迎娶前日，請媒送豬酒、鹽茶、米豆、衣環、燭礮、表裏，名曰『聘禮』。吉時，女家扶女上頭筵賓，名『梳頭酒』。男家彩輿登門，扶女辭神及父母、兄弟，迎娶回，宴賓，名『圓夕酒』。次日早，扶男女出拜賓，親，各送糖茶一盞，入席，名『拜茶酒』。至午，女家邀親送席一盒，赴男家宴，名『送飯酒』。三日回門，一切稱家豐儉，量力而行，恪遵舊制。如壻贅女家，謂之『倒紮門』。

喪禮：父母初歿，必訃告親族，父則俟其伯、叔，母則俟其舅、衿，畢集，浴屍入棺。設魂帛、靈位，謂之『小殮』。以金銀器塞死者之口，以麥麪餅塞手。三日開棺，俟親族視畢，取出蓋棺，謂之『大殮』。於三日沒時，並七日沒時，設香帛、醴酒，徧室灑灰，舉家迴避。逾時，開門視死者來否，於灰面驗其痕迹，謂之『回煞』。開弔，賓、親陸續來弔。及葬期，開奠，設銘旌、訃音。請禮官或鄉紳題主，延紳賓奠祭，免髮，設盥洗、三獻、方相、開山，一切半如文公家禮。七七小祥，或有延僧道諷經者，謂之『懺悔』，舉家哀感，惟搢紳之家未全信。

祭禮：上元、清明、中元、十月朔，先祭奠先祖。清明前十日，富室殺豬宰羊，挈擔提盒，邀請賓親男女，持香帛告墓，猜拳行令，盡一日之會而回。墓上樹長大，紙錢一樹，謂之『旺山錢』。貧者亦以香帛酒醴，扶老攜幼至墓酬奠，亦出旺錢一樹，謂之『掛素紙』（有竹枝詞）。中元自七月十一二日遞祭先祖。以紙錢封固，面書考妣名氏，整筵致獻。至晚，徧地插香，焚化送靈，徧街巷煙火絡繹不絕。新歿者舉家哀哭，極貧之家亦必設酒焚楮。十月朔日，亦以紙衣、雜香、帛、楮、酒埽墓，謂之『送寒衣』。隨節致祭，亦世傳『春露秋霜之感』云。

又《越巂廳全志》卷一二《夷俗》　范守已《九夷考》一曰：西番其人長大，猛勇，好居山頂。男子紐髮成條，不櫛，面膩不滌，兵刃不離身。婦人辮髮懸珊瑚、翠石爲飾，衣短衣，覆以羊皮，赤足。種青稞、圓根爲食，以酥煎菜爲羹。燕會殺牛，沃咂酒，燒豬羊肉半生熟食之。疾病不服藥，延番僧誦經。死葬用生前偏氈裝，斂以大桶爲棺。山頂爲一小室停放其中。竹笆塞門，再不開視。

又　西番：即唐吐蕃之遺，性馴，業耕種。前西山一帶橫多，自明劉綏征勦殺戮，其勢始衰。

國朝川陝總督岳鍾琪疏通大道，勦撫兼用，均各納糧應役。道光初，總督琦善巡閱，見其貧苦，免差徭。後戶口更稀，惟河道松林地尚多。西蕃尚勤儉，男女均勞。穿中衣，穿鞋。喜綢羊毛綫，頭插綫，車腰繫小篾筐盛羊毛。出入走坐，手不停綰，用織鐵皮羊肚布毛氈。男愛煙酒，女愛紅綫。好鹽、茶、布帛，重牲畜。有三四分近漢俗處。

清・杜昌丁《藏行紀程》　初十日，行五十里至拖木郎。提督張公谷貞領兵駐此策應，伐木結寨，塞外大規模也。張公隨凱旋兵歸署，因宿空

寨中，始有人家。萬山中忽見平原曠野，猞猁數家不成村落，屋用全木橫壘，四面爲牆，高可數丈，中開一穴爲門，下畜牛馬，上居人，獨木鑿齒爲梯，以便上下，最上供佛或亦居人。其俗男子披髮跣足，衣牛羖衣，名拉戶；女子名阿克幾，頭多細辮，珊瑚、瑪瑙、硨磲、玳瑁以及銀錢、銀虎之屬，悉著辮上。賤者無飾，跣足或穿紅牛皮鞾。貿易皆女子負戴。語言用通事，時通事三人，名乜仰、排多、一結克什。

十一日，寨中歇一日，浴溫泉，歸營習射。溫泉去寨五里，水頗熱，無房屋，旁有數家，其婦女伺人浴必薄而觀之，張幕以避，羣然笑之。

清・魏祝亭《蜀九種夷記》 西番傳係孟獲後裔，其餘諸種稱係雍闓等子孫及獲所轄遺族也。番人最猛鷙，好山居。其男紐髮環頂，不櫛沐，面膩，終身不滌，兵不去身，氈笠麻蓑。婦女編髮，耳飾以銀形如乙字，足跣，入市間着苧鞋。穀有青稞、圓根二種，碾末爲餈用，供晨夕飧菜，羹用酥。凡女未適人，淫佚不禁。既嫁，與人通即手刃之，否則屏諸洞外，所生男女胥棄焉。燕會以牛爲盛，饌次則砲羝羊。食必帶腥，酒盛以巨甕，插小竹管於內，以次咂無算。病不服丸散，延僧誦經或敦漢巫及本類端工，擊皮鼓洊謳番歌，盛烹牛豕以勞。問疾者名曰『做白』，人死用生前氈衣裹其屍，棺用木桶，舁至嶺巔，累土石作小室貯之，編竹笆塞門。忌日阿孟率義尼、門利、咱僕往祭。阿孟夷稱兄，義尼弟，門利妻，咱僕子也。

歲時

清・蕭騰麟《西藏見聞録》卷上 人有問藏地有風候者，予應之曰：『天暑無蒙絺，輕寒已御貂』。蓋西藏居西北之極，故天時有嚴寒而少和暖。而察木多、寧多、濯拉、阿雜一帶，爲尤最風高而厲，雪厚而堅，人多皸瘃之苦，立夏後草水萌動，五月桃始華，至初秋則山皆積雪而凍水矣。未頒正朔以前，惟知以地支屬象紀年，不識歲在天干，以五行而紀日。三十日而成月，十有二月以終歲。每月必有朔晦，惟於月內摘去一日不呼便即所謂小建也。亦計閏，其輪次先後異，與時憲書不同。更有閏日之異，假如閏初一，便無初二，來日即初三矣。至推算節候，亦毫不相爽。

清・允禮《西藏誌・紀年》 西藏不識天干，惟以地支屬相紀年。亦以十二箇月爲一歲，以寅爲正月，仍有閏月。但其閏月不同時耳。如雍正十年壬子閏五月，其地閏正月，雍正十三年乙卯閏四月，其地于甲寅年閏七月。更有閏日之異，而無小建，如閏初一則無初二，即至初三矣。或於月內摘去二日，即不呼此二三日。假如二十六日，次日即呼二十八日。每月必有初一十五三十。其呼正月曰端郭餘月，仍挨數呼之。紀日惟以金木水火土五行，配與憲書無異，推日月之蝕，亦纖毫不爽。云推算占驗，皆唐公主流傳者。

清・馬揭、盛繩祖《衛藏圖識》卷上《紀年》 西藏番人不識天干，惟以地支屬相紀年。亦以十二月爲一歲，其支屬紀年如鼠年、牛年、兔年，紀月以寅爲正月，亦有閏月，但不同時耳。如雍正十年壬子閏五月，其地閏正月。雍正十三年乙卯閏四月，其地先於甲寅年閏七月見《舊藏誌》。更有閏日之異，如閏初一，則無初二，即至初三日。或於月內摘去一、二日，即不呼此一、二日。如摘去二十七，次日即呼二十八日矣。每月無小建，必有朔、望、晦日，稱正月爲端郭，餘月仍依次數之。紀日惟以金木水火土五行配，與時憲書無異。推日蝕、月蝕亦纖毫不爽，云推筧占驗皆唐公主所流傳。其四時氣候溫和，常如中土二八月天氣。但晴雨靡常，風霾無定。大約藏地平壤則熱，居高則寒，有十里不同天之語。就拉擦詔而論，清明、立夏間草木萌芽，季春、夏初間豆麥播種，收穫亦在七、八月之交。至日月晦顯、雷電霹靂，尤與中土無異。夜有露，秋暮有薄霜，雪不厚積。冰雹平時間見，或山獵、水圍則有時頡作，番人誦活佛咒即止，然亦有不應者。

又 《歲節》西藏行歲亦以建寅孟春爲歲首，元旦爲一歲之始。節令多與內地不同，如十二月大建則以元日爲年節，小建則以初二日爲年節。每遇年節，凡商民停市者三日，各以茶、酒、菓、食物相餽爲禮。其日達賴喇嘛設宴於布達拉上，延漢番官會飲，有跳鉞斧之戲，選幼童十餘人著綵衣、戴白布圈帽、足繫小鈴、手執斧鉞，前列設鼓十餘面，司鼓者亦裝束如前。凡觥籌交錯時相向而舞，聽鼓聲之淵淵而綴兆，疾徐咸中節揆，

其義蓋古之萬舞歟。越日觀飛神，乃後藏番民供此役。以皮索數十丈繫於布達拉山寺，上下人捷如猱，攀援而上，以木板護於胸，手足四舒而下，如矢離弦，如燕掠水，亦異觀也。過此擇日大詔內聚集各山寺喇嘛擁達賴喇嘛下山謁佛，登臺講大乘經，謂之放朝。凡番民越數千里來者踵相接，以金珠寶玩陳列炫耀，舉於首而跪獻之。達賴喇嘛若受，即以塵尾拂其首，或手摩其頂者三，出則必誇耀於人，以爲活佛降福也。

又　番人文移亦用干支，如丙子爲火鼠年，辛丑爲金牛年，甲午爲木馬年之類。皆以五行配十二肖也。亦有紀年之書，名朱爾亥。以西洋算法推之，日月食皆不爽。每食出一告示，畫巨蟒吐黑氣，如食幾分即遮幾分，且下列吉凶。水旱占驗之語，以告番衆。

清・曹掄彬修，曹掄翰纂《雅州府志》卷五《節序》　三月清明祭先祖，掃墓。古禮不修墓、不墓祭。蔡邕《獨斷》云：秦始皇出寢處於墓側，漢因而不改，則墓祭之典亦已久矣。蓋雨露既濡，恐就傾頹。及時彌補，理順心安。不泥古，非蔑古也。

三日婦女戴地薺花。諺云：『三月三，薺薺花兒賽牡丹。』按：《癸辛雜識》云：上巳當作十干之巳。古人用日例用干，如上辛、上丁、上戊之類，無用支者。如首午，尾卯，則上旬無已矣。沈約《宋書》云：魏以後但用三日，不復用巳。張說詩『暮春三月日重三』，魏元忠詩『三月重三日』可據也。

清・陳登龍《裡塘志略》卷下　番人雖遵用國朝憲書，然其紀日多有不同。每月無小建必有朔望、晦日，或以初二爲朔日，以十六日爲望，以次月初一爲晦日，截長補短，積算於月數終無參差。蓋雖無小建，或於月內摘去一日，如摘去二十八日，即於二十七日次日即呼二十九日之類是也。亦有閏月，但不同時。以余所見，乾隆六十年閏二月彼地蓋閏八月也，此特蠻人私用之事。闔國制則用欽頒時憲書。

清・韓志超《西寧新志》卷九《風土》　其節序最重中秋，月餅、瓜果極盛。人家遞設筵宴相邀，盡月乃止。他如元夕張鐙，端午佩符，重九製花糕，臘八食豆粥類皆行之。惟祀厲之夕，婦女傾城哭泣；日至之時，生徒垂簾飲博，殊爲可詫。然亦邊地所同也。

清・姚瑩《康輶紀行》卷八　和泰庵《西藏賦》云『減兇辰而閏日，別正朔以爲年』。自注，藏中朱爾亥如初一、初二、初三，初二日兇，則減去。初二日閏，初三日故無小建。又云，其正朔與中國不同，止有八大節，其交節之日，亦前後差數日。三年置閏，亦與中國異考。舊說西藏用地支而不用天干，非也。今見藏中紀年如甲子年則云木鼠，乙丑年則云木牛，丙寅火虎，丁卯火兔，戊辰土龍，己巳土蛇，庚午鐵馬，辛未鐵羊，壬申水猴，癸酉水鷄，以此推之，亦六十甲子，仍用天干也。又引《十六國春秋》云有趙瞰傳，河西燉煌人，善天文算數。據云傳自西域。瑩按，今察木多與乍雅諸蕃地，年月置閏，皆與藏中無異。乃知不頒時憲書之所由也。

清・單毓年《西藏小識》卷三　蓋唐太宗嘗以文成公主下嫁于吐蕃贊普，實賚中國佛教文學以往。及唐中宗時，更有金城公主下嫁于吐蕃贊善之事。金城公主學問精博，尤通元象。曾奏請攜《內典》、《毛詩》、《禮記》、《左傳》。以往兼習推算占驗之術，傳于藏人。藏人敬禮之，且援文成公主故事，別築城以居，日從事講學。于是吐蕃獷野不順之氣戢戢就範，漸有同化于華之觀。嗣後數世，遂不復更爲邊患，斯則文成、金城兩公主之力也。金城公主之沒也，藏人思念而崇祀之，至今不衰。今大詔寺中尚有金城公主及贊普贊善等畫像。每歲十月十五日，相傳爲金城公主誕辰。藏番咸盛服至，頂禮膜拜。且爲弓鞋式之燈，謂爲公主履，以示不忘。

清・陳克繩《西域遺聞・風俗》　閏以朔虛氣盈而定，乃氣化變易而又不易者，非神聖不能測也。西藏推天文紀歲時約同中土。有武弁云，雍正壬子年閏五月，其地乃閏正月，乙卯年閏四月，其地于甲寅年閏七月。亦有閏日，然有閏初一，即無初二，而繼以初三。有閏十五，即無十六，而繼以十七。更有閏至兩三日者，此則不虛三十日之成數，特推測此日爲不吉，而避其名。紹按：《竺國紀游》引此一則，稱藝記謂番人亦以十二月爲一歲紀月，亦以寅爲正，亦有閏月，舊不問耳。如雍正十年閏五月，其地閏正月。雍正十三年閏四月，其地先於上年閏七月。更有閏日之異，如閏初一，則無初一，即接初三。日戌於月內摘去一二日，即不呼此一二日。如摘去二十七，次日即呼二十八日。每月無小建，而有朔望晦。稱正月爲端郭，餘月仍依次數之。紀日以金木水火配，與時憲書無顯，推算日月亦纖毫不爽云云，所稱舊紀不知即此書否。

紀年不知干支，以十二支辰所肖者爲序。問其歲，輒以肖神對。紀月亦用一二三四之數，特呼正月爲端郭，卽正字所譯也。紀日五行相序，與憲書用納音同。

清・吳德煦《章谷屯志略》　一夷俗強悍而耐苦，詭譎而多疑。向只畏威，罔知懷德。自戡定後，隨處安插漢民，濡染既深，頗知禮讓。卽如時令，曩昔各部落係以十月十五日及十一月十五日爲一歲，歸化以來，俱恪奉皇朝正朔。除夕日，家家具牲醴祀祖先，元旦亦如之。子弟亦跪拜，爲尊長賀歲。次日隣佑相往來，作吉語致頌，吸咂酒，敘寒暄焉。惟節氣不甚了了，婦孺皆知者，四季而已，端午、中秋皆不識。間有曾經進藏喇嘛貫通經典者，能推測日月食日，時分秒無少差謬。屆期鳴鉦鼓，吹畫角，謂係天示災眚救護，唯謹此亦其能董禮訓之一端也。

清・曹樹翹《烏斯藏考》　對河牛魔山，正月三十日打牛魔王。蓋牛魔王出，與達賴各矜法力擲骰，而魔王輸，遁，乃逐之，年以爲常。雖活佛前知，亦因俗而仍之。若三藏實至於斯，有師有徒，不明其妄。凡自無而造有者，久且成眞，圖之、像之、香火奉之，有神有靈，誰得謂其無。何者？人之生也，亦自無而之有也。

又　十月十五爲公主誕辰，番民盛服至大詔頂禮。國人爲鐙皆弓鞋樣，謂公主履，其不忘如此，此其視青冢勝何如矣。使其不外嫁而內降，何能傳此名哉？又傳公主所嫁之蘇隆藏干布爲大士分體之化生，雖在輪迴，不昧前因，轉生累世皆號達賴。公主降於棄隸縮贊，而蘇隆藏干布乃其本名。既爲大士分體之化身，則公主亦分大士之一體，不知菩薩圓通，其戲劇人間乃至於是也。

清・張彥篤《洮州廳志》卷五　《典禮》古者有朝覲之禮，無朝賀之文。秦時改封建爲郡縣，始有朝十月之禮。漢叔孫通定朝儀，其制始詳。其冬至稱朝賀，仿於魏晉千秋之節，始於有唐。明以元正、冬至、聖節爲三大節。國朝因之，祝頌拜揚將，於是乎觀禮。焉牧民者，其亦矢夙夜寅清之念，懍隕越愆儀之咎，愼勿故事視之也。

清・張庭武修，楊景昇纂《丹噶爾廳志》卷五　正月元宵有燈山會，城關市面鋪戶張燈，通衢輝煌，前後三夜。時民間演出社伙，如龍、獅、燈船、羅漢、拉花之類，喧闐城市，遊人亦頗雜遝約三點鐘之久，不三更而人散燈息矣。二月中和節，前後三夜，亦張燈，社伙，與元宵同。鄉間亦有社伙兩次，而不張燈。四月八日，距城西二十餘里廟爾溝地方有娘娘會，延巫祝（俗呼法師）四、五人，鳴羊皮鼓歌舞以娛神，了無理趣，而城鄉遊人集者甚衆。六月天貺節有朝山會，會以眞武（俗稱無量）爲主，製有金鼓、笛管、簡板、木魚等樂，和奏成調，編造歌詞，逢神合唱，謂之佛號，行類出家道者之所爲，而佐以錦蓋幢幡極華麗，以飾美觀。偏歷城關各廟。是日城鄉士女咸集，遊人如雲。此外春秋社會，如禮豐解瘟各會，皆延道士（原係俗人能誦經者）諷經爲主，此等皆下流社會無知識者之所爲。故於農工商一切實業，有關於文明進步及益智殖民之事，則毫無道及者。故欲開邊隅之風氣，則必自改良社會始。

又　每年四五月間，四鄉農民斂錢演戲，以賽龍王，土人謂之青苗戲。鄉城男女咸會聚焉，頗極一時遊觀之盛，此會百餘年來未嘗有一歲之閒。又或遇旱禱雨，四鄉農民，家出一人，聚者數千，以肩輿請其木偶娘娘，徧歷城鄉廟宇及山嶺水池之處。或巫者傳神語謂某日有雨，然亦無顯效。而其衆既聚，形勢洶洶，易滋事端，必善方禁正勿令輒聚爲宜。或布先天八卦爲壇場，書童誦易經，天地定位一節，執各色紙旗互換方位，環壇三匝，每日三次，亦或驗或不驗也。至文武官率紳民齋素虔誠，步禱得理之正，而宇內之所同也。本境比鄰青海，山高氣寒，雨澤原屬調勻。惟土薄石多，夏時經旬不雨，則苗必槁；彌月不雨，則無麥、無禾，而歲且薦饑，故雖不大旱，而民情恆皇皇也。

清・許光世、蔡晉成《西藏新志》卷中　以西藏曆比較中國本部之曆，稍有異同。西藏不以天干紀年，惟用地支，以十二月爲一歲，以元旦爲歲首。此與中國同者。然必以寅爲正月，遂至參差，三年一閏，亦同中國。惟置閏月不同。如雍正十年壬子閏五月，十三年乙卯閏四月，西藏則於十年閏正月，十三年閏七月。又每月無小建。以三十日爲一月，必有朔望晦。紀日以金木水火土五行配之，最奇者一月中，有除卻一日或二日無稱呼之日。例如一月之中，除卻第二日，則不以一日二日之稱計算。自一日直算至三日，中國人則以此日爲閏日，其實日數之減少耳。此等乃與中國曆互異之較著者。

清・蕭騰麟《西藏見聞録》卷上　元旦，郡王率其陪臣望闕行慶祝禮畢，然後設宴於布達拉，以宴其下。凡皇上萬壽聖誕及長至令節慶祝，如元旦禮正月初九日，大召內聚集近境梵剎喇嘛，迎接達賴喇嘛梵唄，以祝聖壽。布達拉前有石堤横亘東南，長十三里許。每歲上九，喇嘛誦經畢，各添石一塊，增壘堤上，號曰神堤。上元夜，在召地周圍豎大木架，板格層叠，燃銅燈數萬盞，雜以五色油麥做成人物形像，巧逾天出，眞火樹銀花，百枝煌煌，俗以是夜天時之陰晴，燈焰之紅暗，卜一歲之豐稔云。二十一日，調集馬步兵三千，朱胄髹韘，佩櫜鞬，持矛盾，馬亦繡鞍錦韉繁纓，備極威嚴，繞召三匝，至琉璃橋南演放大砲而散，謂云迎禧逐厲。其砲皆銅鑄，二十餘位內有一最大者，上刊『威剿除叛賊』五字，傳自唐時所遺。二十三日，郡王暨噶隆、第巴、喇嘛等，各選童男數名，馳馬角觝以賭其技，賞勝者銀牌、哈達，誠彩奪標之意也。二月三十日，布達拉縣大佛像，係五色碎緞積成，長約三十餘丈，自五層樓垂至山麓，華美莊嚴。並陳列大召廣內留存寶玩，金珠、瓔珞、幢幡，傘扇，喇嘛裹巾傅粉墨，裝扮神鬼。所服者冠衆，介胄，羽衣，衲帔，□戴之屬，所執者刀槊，麾蓋，旌旗，佩帨之厲。凡關跳，坐立，偃仰之狀，與夫楊袂，蹙裳，喜懼，悲傷之情，不一而足，皆有聲有色，盡態極妍，如是者匝月始散。七月中元節，郡王省耕觀稼，特放第巴一名，以專司其事，其地之策巴佐之。王遍歷郊外獵較一日。十月下元節，傳係唐公主誕辰，男婦皆絺繡朝。二十五日夜，凡家戶、寺廟皆於窻欞燃燈，如箕羅星布，謂係黄帽喇嘛之祖於此日圓寂。十二月除夕前一日，喇嘛假面赤布、袴褶，裝扮魑魅，形狀逶迤，跳舞放槍以驅逐之。凡遇佳節令辰，均歡宴拜賀，並以茶酒肉食相饋送酬答。婦女靚妝，燕婉醉歌戲謔，以樂太平。洵定徵國家熙皞氣象所被者遠矣。

清・允禮《西藏誌・歲節》　西藏年節，如臘月大以元日爲年，小以初二爲年。凡商民停市者三日，各以茶、酒、菓肉等食物，互相餽送爲禮。郡王于元日設宴布達拉，請漢番官員及頭人過年。初九日大召內，聚集各山寺喇嘛四萬衆，迎接達賴喇嘛諸佛登臺，或有名呼圖克圖諷誦大經。至上元，郡王及噶隆、牒巴等，各于大召周圍大放花燈，紮木架，以五色油麵做人物、龍蛇、鳥獸，下設木架數層，安設大燈，周圍約數萬盞，自黄昏點起，至次早始徹，以天之晴陰，風雪，竝燈焰之色，占一年吉凶。如是夜天清氣爽，月明無風，燈焰光輝色正，則一年人畜安康，五穀豐稔。若天不明朗，或遇風雪，及燈焰紅白煙燦，乃爲不吉。二十一日，調集各處蒙古、西番馬步兵三千名，頂盔貫甲，執長矛、弓箭、鳥鎗、藤牌，馬亦從頭至尾披掛五色甲裹，各各跳舞、放鎗、逶迤三次，至硫磺橋南，點放火砲，以爲迎神逐鬼。其砲係銅鑄，有二十餘位，內最大者一位，上列『威剿除叛逆』五字，鑄自唐時。事竣，于布達拉庫內，動發銀茶、紬緞、綾綿、布疋、金珠等物，佈施僧衆，以爲念經之資。二十三日，郡王及噶隆、牒巴竝有名大喇嘛，各出八九名，以至十四五歲幼童數名，快馬數匹，跑馬自色拉寺東山腳起，由布達拉後，至工布堂，約三十里，一氣跑到，先到者賞緞紬、哈達、銀錢等物，其次到後到者，各分賞有差。又選善走之人數十名，自布達拉西，跑至拉撒東止，約十餘里，亦一氣跑到。別其先後分賞，賞畢，逶迤跑三匝而散。此以爲一年搶標奪彩之戲。至二十七日，迎色拉寺之飛來杵至拉撒轉召。二月三十日，布達拉懸掛大佛，其佛像係五色緞堆成。自布達拉第五層樓垂至山腳，長約三十丈，將大召中所有寶玩、金珠、器皿陳列，喇嘛裝束神鬼、諸妖、各番國人物、牛、虎、象等獸，轉召三次，至布達拉大佛前，各跳舞歌唱，如此一半月間始散。乃其地之春戲，神鬼、人獸等，衣着頗極精巧華麗，其寶玩無窮，不能枚舉。六月三十日，別蚌寺、色拉寺掛大佛，亦裝神鬼等類。垂仲下神，番民男女，竝皆華服艷裝，或歌或唱，翻桿子、跌打各種跳舞，亦二寺之大會也。七月十五日，另僱牒巴一人，以司農事。其他之頭目牒巴，陪之遊街，佩弓挾矢，旗旛導引，遍歷郊圻，以觀田禾，射飲一日，以慶豐年，然後土民刈穫。七月十三日，其俗各將涼棚、帳房下于河沿，遍延親友，不分男女，同浴于河，至八月初五日始罷，云七月浴之，則去病疾。至十月二十五日夜，云係宗卡巴成聖之日，各家以及寺廟山院，皆于窻櫺牆壁間挨放燈，數百不等，光明如晝，佈若列星，亦一大觀。又云係古燃燈佛誕，未知孰是，亦以燈焰天色占次歲之吉凶。十月十五日，唐公主誕辰，番民男女盛服而朝，家戶飲酒。十二月二十九日，木鹿寺跳神逐鬼，喇嘛裝束各種神佛鬼怪，至晚則遶召放鎗吶喊，以爲驅邪逐鬼云爾。是日各寺院俱有會，男女皆華服盛飾，羣聚歌飲，帶醉而歸，以度歲節。

清・周靈聯《西藏紀遊》西二　西藏寺廟，皆用銅缸貯酥油，蘸以供佛。上元節謂光明佛生辰，寺廟街肆貯酥油於盞蘸之，如星毬萬點，照耀無異白晝。太召寺屋角牆頭皆置鐙，游人聯攀疊肩踏歌徹曙。按：烏斯藏大乘法王居西天日落佛國，東土明永樂三年，封『萬行圓融如法最勝宏慈廣濟護國宣教正覺如來天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剛普應大光明佛。』凡三十六字法號。今西藏所稱光明佛，即前明所封之佛歟？抑亦旋化旋生，今尚存其人也。惜未詳詢始末。

又西四　西藏亦以建寅爲歲首，惟十二月遇大建，則以元日爲年節，小建則以初二日爲年節。商民停市三日，以茶酒果物相饋遺。其日，達賴喇嘛肆筵于布達拉山上，邀漢番官會飲。爲跳斧鉞之戲，選幼童十餘，服綵衣，戴白布圈帽，足繫小鈴，手執斧鉞。前列鼓十餘，鼓人裝束亦如之。相向而舞，以鼓聲爲節。越日觀飛繩，乃後藏番民供役。以皮索數十丈，繫布達拉山寺上。其人攀援而上，捷如猱猱，以木版護胸，舒手足而下，如矢離弦，殆即繩伎也。又擇日于大召聚各寺喇嘛，擁達賴喇嘛下山謁佛，登臺講大乘經，謂之放朝。凡番族越數千里來者踵相接，以金珠珍寶陳列於首而跽獻之，達賴喇嘛若受之，則以塵尾拂其首，或手摩其頂者三。上元日，於大召支木架數層，懸燈萬餘盞。以五色油麵爲人物形，自夜達旦，視陰晴雨雪並燈焰晦明，占豐歉焉。十八日集唐古忒馬步兵三千，戎裝執械，繞召三帀，至琉璃橋南施巨礮，云驅鬼魅。其礮最大者，相傳鑄自唐時，上有『威勦除叛逆』五字。演畢，于商上出金、銀、綢、緞、茶、布勞之，並布施僧衆，爲誦經之資。歲凡支銀三百六十餘兩。越二日或四日，噶布倫、戴綳及喇嘛，各選幼童跨馬馳騁，自色拉山寺東麓至布達拉後，約三十里。疾馳角勝先至者受上賞。復以幼童裸體跣足自布達拉西至拉擦東約十餘里，爭道而趨較勝負。其後至者以冷水灌頂，爲之助力焉。二十七日，迎色拉寺之飛來杵至拉擦召，三十日誦經畢送老工夾布，即通志所謂仃牛魔王。其法，以喇嘛一人裝作達賴喇嘛狀，擇一番民面塗黑白色作魔王。直詣其前，詆其五蘊未空，諸漏未淨。達賴喇嘛亦以理折之。彼此矜尚法力，各出骰一枚，大如核桃。達賴三擲皆盧，魔王三擲皆梟，蓋六面一色也。魔王驚愧而逸，僧俗人衆執弓矢槍礮逐之。先時于隔河牛魔山列帳房，待魔王竄入，繫以巨礮，迫以遠遁而止。凡作魔王者，必以賄得之。先於魔王避居處，豫儲數月之用以待之，食盡始歸耳。二月初二日，達賴上山。二月下旬或暮春之初，陳設大召寺寶器珍玩，謂之亮寶。越日，布達拉懸大佛像。像用五色錦段堆成。自第五層樓垂至山麓，長約三十丈。又有喇嘛裝作神鬼及諸番人獸狀，繞召三帀，至大佛前，拜舞歌唱，一日始散。四月十五日，寺門洞開，然燈達旦。六月三十日，別蚌、色拉二寺，亦懸大佛像，有垂仲降神。番俗男女，皆華服盛粧，歌唱或翻桿及相撲諸戲。七月十五日，任碟巴一人司農事，其地頭目從之游，佩刀挾矢，旂旛前導，徧歷原野，觀田禾射飲。然後番民刈獲。七八月，濵河設涼棚、帳房，男女同浴於河。十月十五日，唐公主誕辰，番人盛服至大召頂禮。二十五日相傳宗卡巴成聖之日，或云即然燈佛。番人蘸燈於牆壁間，亦以卜歲，除夕，木鹿寺跳神逐鬼。

清・常明《四川通志》卷一九六《西域》　西藏節令多與內地不同。如十二月大建，則以元日爲年節；小建，則以初二日爲年節。每遇年節，商民停市三日，各以茶、酒、果、食物相餽爲禮。其日，達賴喇嘛設宴於布達拉上，延漢、番官會飲。有跳越斧之戲，選幼童十餘人，著綵衣，戴白布圈帽，足繫小鈴，手執斧鉞。前列設鼓十餘面，司鼓者亦裝束如前。凡觥籌交錯時，相向而舞。聽鼓聲之淵淵而綴兆疾徐，咸中節揆。越日觀飛神，乃後藏番民供役。以皮索數十丈繫於布達拉山寺上下，人捷如猱攀援而上，以木板護於胸，手足四舒而下，如矢離弦，如燕掠水，亦異觀也。過此，擇日大詔內聚集各山寺喇嘛，擁達賴喇嘛下山，謁佛登臺，講大乘經，謂之放朝。凡番民越數千里來者踵相接，以金珠寶玩陳列炫麗，舉於首而跪獻之。達賴喇嘛若受，即以麈尾拂其首，或手摩其頂者三。出則必誇耀於人，以爲活佛降福也。上元日，懸燈於大詔內，矗木架數層，安設大燈約萬餘盞。綴以五色油麪，爲人物、龍蛇、鳥獸，窮極精巧。自夜達旦，視天之陰晴、雨雪及燈焰之晦明占一歲豐歉。十八日，揚兵，集唐古忒馬、步兵三千，戎裝執械，繞詔三匝至琉璃橋南施巨礮以驅鬼魅。礮大小不一，中最大者鑄自唐時，刊『威勦除叛逆』五字。演畢，於商上出金、銀、紬、緞、布、茶勞之，並布施僧衆爲誦經之資。歲凡支銀三百六十餘兩。越二日或四日，噶布倫戴綳及喇嘛各出幼童，選快馬馳騁，自

色拉山寺東麓至布達拉後約三十里，疾驅角勝，先至者受上賞。復以幼童裸體、跣足，自布達拉西至喇薩東約十餘里，一時爭道而趨，亦以先後至者較勝負。如力不勝，親友旁觀者遂以冷水灌頂爲之助。此爲一年奪標之戲也。二十七日，迎色拉寺之飛來杵至喇薩詔。三十日，諷經畢，送老工夾布，即所謂打牛魔王也。以喇嘛一人僞爲達賴喇嘛。於番民中擇一人面塗黑、白色作魔王，直詣其前，詆其五蘊未空，諸漏未淨。達賴亦以理折。彼此矜尚灑力，因各出骰一枚，如核桃大。達賴三擲皆盧，魔王三擲皆梟，蓋六面一色也。魔王驚懼而逸，於是僧俗人執弓矢、鎗礮逐之。先時於對河牛魔山列帳房，待魔王竄入，擊以巨礮，迫以遠颺而止。凡作魔王者，必以賄得之。蓋先於魔王避居處，預儲數月之用，以待之食盡始歸耳。二月初二日，達賴喇嘛上山。仲春下旬或暮春之初，將大詔寺中寶器珍玩陳設殆備，謂之亮寶。翌日，布達拉懸大佛像。其像五色錦緞堆成，自第五層樓垂至山麓，約長三十丈。又有喇嘛裝束神鬼及諸番人物，虎、豹、犀、象等獸，繞詔三匝，至大佛前拜舞、歌唱，如此一月始散。四月十五日，寺門洞開，亦然燈達旦，其燈以圓根盛酥油然之，任番人遊玩。六月三十日，別蚌、色拉二寺亦懸大佛像，有垂仲降神，番民男婦，皆華服艷妝，歌唱或翻桿及相撲諸戲，無不咸備，亦二寺之大會也。七月十五日，任碟巴一人以司農事。其地之頭目從之遊，佩弓、挾矢，旂旛前導，遍歷郊圻，觀田禾射飲，以慶豐年。然後土民刈獲，亦所以重農事也。七八月閒，各臨河設涼棚、帳房，男女同浴於河，即上已祓禊之意。十月十五日唐公主誕辰，番民盛服至大詔頂禮。二十五日相傳宗卡巴成聖日，或云即然燈佛。舉國皆於牆壁閒然燈相映，燦若列星，亦以燈卜其歲。除夕，木鹿寺跳神，逐鬼，有方相氏司儺遺意。男女盛飾，羣聚歌飲，帶醉而歸，以度歲節。

清・李夢皋《拉薩廳志》卷上　節氣正月元旦，躍舞戲。土人均穿紅綠衣服跳躍。觀者、遊人滿如市街。

二日，飛繩戲。土人以此沒供其法。皮繩長三四丈，其一端繫在山上，又一端縛入山下石柱。拎一短衣人倒垂，有風輪溜下，快捷如飛鳥一班。

三日，翻杆戲。諦穆佛寺前有一高杆立。番人鳴鑼、響鼓上下。其輕捷者如獼侯讓。六日、二十一日，宮殿大布施。此日爲山丹寺、別蚌、色拉、桑鳶四大寺喇嘛唸經。其廟內人山人海。

三十日，諷經已畢，打伴牛魔王式。喇嘛一人，假扮達賴喇嘛。土人中擇一黑色、白色二人，各塗磨牛魔王式。帶上法刀，周身擲轉各市街繞玩一圈，土人觀者示衆。

三月初一日，達賴所有珠石寶物陳列一日。衆庶人往觀者尤其更多。寶物中最佳者一大佛像，唐時所畫也。其長約三十餘丈。

五月十五日，爲飲宴期。此日男女置酒，高會在柳林連影、陰地綠草中，以暑中佳境。

六月三十日，爲別蚌寺、色拉寺大佛掛彩之日。

七月二十五日，宗喀巴成聖。各寺院牖櫺牆壁間點燈，其光照如同白晝。

十月十五日，唐文成公主誕辰。士民男女盛裝參賀。

十二月二十九日，木鹿寺跳神、逐鬼。各種佛像鬼怪裝束。至晚，繞大召寺一周。此間各寺院共會，男女裝扮，群聚歌慶賀。

清・陳克繩《西域遺聞・風俗》　歲正月罷市三日，各以茶酒肉果酬送親朋。元日，布達拉開筵，宴漢番官吏，噶隆主之。初九日，大詔寺番僧四萬餘人唸經，迎達賴下寺開講。其達賴不到之寺，呼圖免充之。十五日夕，大詔放燈，建木爲臺，上以五色綵幣，畫人物、龍蛇、鳥獸諸形，下設層板，安大銅燈盞數萬，紹按：蒙古貴族及喇嘛家亦如之。至少以四十九爲限。惟銅燈如酒盅大小。徹夜而止，以天色陰晴，燈焰明暗占歲之吉凶。二十一日，番達三千人馬俱甲冑跳舞放鎗，繞詔三匝，至瑠璃橋南放大砲，迎神逐鬼。砲以銅鑄，最大者刊『威剿除叛逆』五字，云唐時鑄也。二十三日唸經畢，噶隆、大喇嘛于布達拉庫中，以茶幣散給諸僧，以十四歲以上小童乘快馬，自色拉寺東由布達拉轉至工布，爭馳三十里，又選善走者自布達拉馳至拉撒，約十里，俱以到之先後定賞之重輕，轉詔三匝而散，以爲奪彩之戲。二十七日迎飛來杵，轉詔謂之迎春。二月三十日布達拉懸掛大佛，大詔寺取庫中諸珍玩器皿，人執其一，並製諸天神鬼各番部人獸諸形，轉詔三匝，至大佛前舞拜，後徧于噶隆、碟巴各家歌舞，半月而散，謂之春戲。紹按：《圖識》二月初二日，達賴喇嘛上仲春下旬或暮春之

初，將大詔寺中寶器珍玩陳設殆備，謂之亮寶。翌日布達拉懸大佛像，其像五色錦段堆成，自第五層樓垂至山麓，約長三十丈。又有喇嘛裝束神鬼及諸番人物、虎豹、犀象等獸，繞詔三匝，至大佛前拜舞、歌唱，如是一月始散。六月三十日，別蚌寺、色拉寺懸大佛亦如布達拉故事。垂仲下神，各男女皆新妝艷服，或歌或舞，爲翻竿之戲。七月十五日，放碟巴一員，司農務他碟巴陪之，導旂旆，佩弓矢，徧郊外視田禾，以慶豐年，然後土民收穫。七月十三日，設涼蓬帳房于河隄，徧延親友男女浴于河，至八月初五而止，云可以療疾。十月十五日唐公主誕辰，男婦盛服以朝，各飲酒賀。二十五日，第三輩達賴涅盤之夕，各于窗楞牆頂點鐙，光明如晝，亦以燈焰占吉凶。紹按：二十五日，相傳宗卡巴成聖日，或云即燃佛燈。舉國皆於牆壁閒燃燈相映，燦若列星，亦以燈卜其歲。十二月二十九日，木鹿寺番僧裝神佛鬼怪諸形，至大詔放鎗吶喊，爲逐鬼之戲。此爲藏之節序也。

清・徐瀛《旃林紀略》（正月）初三日翻杆。在諦穆佛寺前立一高杆，蠻人上下若猱，並自鳴鑼鼓唱番曲，此即都盧尋橦之遺意。

初六日至二十一日，大詔攢詔。凡甘丹、別蚌、色拉、桑鳶四大寺及各處喇嘛，悉來藏，在廟內唸經者爲內招，廟外者爲外招。肩摩盤坐於地，行列極爲整肅。每日三攢三放：卯初早攢，巳初午攢，未初晚攢。由四門出入，最盛之年不下十餘萬眾。放招之時，大門有喇嘛監數散放，或一名銀錢一枚，或數名銀錢一枚，內招一錢者，外招半之。或散衣帽、布疋、木椀等物，每件放數十人。眾喇嘛得物，以不能均分即賣錢、買綫，按人分綫。如有蒙古及各處施主捨數萬金、數千金幷承詔攢招者，讓其先者。如無施主，達賴自攢，每年攢招之費總計數十餘萬余。乙酉新正，因公晉藏，帶有本衙門通事羅布雒伊，齎數百金小作布施，不過助一茶之費，不能散錢也。寺旁一廟爲燒茶之區，有大銅鍋二，一盛水，一煑茶。每鍋均數百石，十餘萬喇嘛一鍋即能徧及。四面以乾柴圍繞，茶熟甚速。詔內銀茶壺以千計，式樣如一，蠻役用皮條掛置胸前，至散茶時，各喇嘛自帶木椀，自懷取出，挨次接茶。廟廊下設一高坐，通經典喇嘛據坐其上，喇嘛中有能通番經者，以經義遞相詰難，勝者即推負者下坐，據坐此席，再有勝者復如前遞讓。藏中平素管番民者爲浪孜沙。自攢招日始即改歸格司貴管理，係眾喇嘛公議四人，承充者有大鐵棒四，光明如銀，上鑿花樣，係御賜，打死勿論。外又派出喇嘛數十名，手挖柳樹棒，沿街巡查，兇猛無比。攢招畢仍歸浪孜沙理事。

又 二月二十九日，送瘟神，又名打牛魔王。相傳西藏係瘟神地方，經達賴坐牀後即驅逐之。故歷年預雇一人扮爲瘟神，受雇者於數日前向各番官民暨街市鋪內斂錢入己，蠻家亦各樂輸，每年不下千金，一切應用、行李皆山上支付。自大詔逐出，即行起解，營官護送，悉以王爺稱之。解至山南地方，安置桑葉寺石洞內。洞在寺之大殿旁，陰風慘烈，寒慄異常，居此洞者死期甚速，極壯者亦不出年餘之限，故得錢雖多，實爲賣命，均視爲畏途，覓亦非易。後寺經火重修，洞雖仍是，而今昔不同，乃蠻家踵行舊事，謀扮瘟神者到處貪緣，始得到手。逐解如前，解到後略住數日，即行潛回蠻家，亦置不問，人又視爲利藪。然所斂者較昔年大減耳。是日大詔前，蠻官及兵均如揚兵狀，一人扮達賴喇嘛，與扮瘟神者先後至詔，各色旛幟不一，擊鼓吹笳亦如前狀。十數人花衣黑帽，帽上各插鬼頭，衣之前後悉繡鬼形，在詔前跳舞、誦經。扮達賴者鋪墊坐詔前，與一戴鬼頭之法師對坐，須臾瘟神出，面塗黑白，與達賴互相詰難，詞屈復賭擲骰定勝負。達賴之骰以象牙爲之，面面皆六，三擲皆盧。瘟神之骰以木爲之，面面皆么，三擲皆梟，負而色赧，意欲另鬬法術，達賴與法師及揭諦神明斥其非，瘟神負隅不行，即遣五雷立逐，乃去。眾喇嘛誦經，送至河干，焚草堆如前。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八（光緒三十一年正月十六日）噶倫等來請觀燈，便衣青皮襖、狐皮長袖馬掛並不暖。與去歲無異。到達賴所擺燈臨近一看，有油揑小人跳鉞斧，大有趣。四時離暑不遠，有大風一陣。先時尚好，子正三刻月蝕，丑時三刻九分蝕甚，寅初二刻三分復圓。找喇嘛來大堂煖閣旁唸經，向係穆隆寺八個，照去歲例也。子正即初虧，蓋此處地勢高之故也。大堂下，行三跪九叩禮，蝕甚委夷情，復圓委統領。

又卷一〇（十一月二十四日）晚飯後至園，轉東院登台一望，四山起霧。至洋務局，均到。今日色拉寺燃燈，各家亦然。聞係燃燈佛弟子某今日番十月二十四日圓寂。明日乃燃燈佛圓寂日。明日色拉寺不燃燈，大招各廟乃燃燈。俗傳燃燈佛圓寂時，遺囑如此。兩日燃牛油羊油燈，則一年

傷牛羊吃其肉，以免其罪過，故丫頭信之尤神。如有人手摩其燈，或鼻息於燈前，乃怒不可解。此日皆牛油居多，非酥燈也。且過此兩日牛肉纔有油賣。

又卷一一　光緒三十二年歲次丙午（是年六十一歲）正月初一日辰刻，恭謁扎什城萬壽宮行禮，關帝廟行禮，城隍廟行禮，大招萬歲牌，如來佛前行禮，丹達廟呂祖前行禮，家廟委員行禮，回署。朝上望祠堂行禮，衆漢番文武拜年均見。佛保來，給其紅荷包一枚，裝其藏錢四枚，實無別物，殊可笑。王永福、程銘珍小孩俱來，長壽保妖尼亦來，每人賞二文。永福小孩多，兩個橘子而已。飯後午刻恭謁布達拉山聖容前行禮。有新塑觀音像在殿西南角，與人身相等，其左臂之上，花中鑲一螺殼似珍珠，色甚難得，其餘珠寶極多，頗莊嚴。

又　（二月）十六日。辰刻恭謁扎什城關帝廟、風雲雷雨神祠、城隍廟行春祀禮。來去路上，喇嘛男婦老幼多極，皆侍立，看執事轎子。蓋四鄉人多有未見過者。午後鶴孫來持緣簿，乃劉總管程巡捕所託。擬給城隍神出巡化座轎一乘，以前破爛不堪矣。因寫二百藏錢，簿內有序一，斷不通，可笑之極。園內登台一望，轉小廓拉者不少，大廓拉不問可知。據云今日燈節，眞佛必帶眞經而來，如轉廓拉比尋常功德加數倍。

清・許光世、蔡晉成《西藏新志》卷中　二月二十九日，送瘟神，又名打牛魔王。相傳西藏係瘟神地方，經達賴坐牀後驅逐之。故歷年預雇一人，扮爲瘟神，受雇者於數日前向各番官民暨街市舖內斂錢入已，蠻家亦各樂輸，每年不下千金，一切應用行李，皆山上支付。自大召逐出，即行起解營官護送，悉以王爺稱之，解至山南地方，安置桑葉寺石洞內。洞在寺之大殿旁，陰風慘烈，寒慄異常，居此洞者，死期甚速，極壯者亦不出年餘之限。故得錢雖多，實爲賣命，均視爲畏途，覓亦非易。後寺經火重修，洞雖仍是，而今昔不同，乃蠻家踵行舊事。謀扮瘟神者到處貪緣，始得到手。逐解如前，解到後略往數日，即行潛回，蠻家亦置不問。人又視爲利藪，然所斂者，較昔年大減耳。是日大召前，蠻官及兵均如揚兵狀。一人扮達賴喇嘛，與扮瘟神者先後至召。各色旛幟不一，擊鼓吹笳亦如前狀。十數人花衣黑帽，帽上各插鬼頭，衣之前後，悉繡鬼形。在召前跳舞誦經。扮達賴者舖墊坐召前，與一戴鬼頭之法師對坐。須臾瘟神出，面塗黑白，與達賴互相詰難，詞屈，復賭擲骰定勝負。達賴之骰，以象牙爲之，面面皆六。三擲皆盧。瘟神之骰，以木爲之，面面皆么，三擲皆梟。負而色赧，意欲另鬬法術，達賴與法師及揭諦神明斥其非，瘟神負隅不行，即遣五雷立逐乃去。衆喇賴誦經送至河干，焚草堆如前。

清・陳登龍《裡塘志略》卷下　歲朝：兩土司隨文武官朝賀歲寶座，然後赴文武官衙署賀。頭人以次進叩，皆遮哈噠。婦人、小兒女輩咸叩衙署前，求賞哈噠，以爲一年之采。商民停市三日，以茶酒果食相餽爲禮。番人相見則交遞哈噠，延入其家，供以酥茶酒食。

上元，喇嘛用酥油和蠟染成五色，造人物、樓閣亭臺、花木鳥獸、龍象獅子，雕鏤精緻，眞有鬼斧神工之妙。十五日懸大佛像，並列中庭，絢爛奪目，喇嘛數千衆跪諷經典。男女皆華飾，周大招游，觀望而合掌頂香不下萬人。按：大佛像云頒自西藏達噶噶嘛，以大緞繪畫，五色斕斑，高十餘丈，從三層樓頂下垂於地。

十六日，迎唐公主像，喇嘛暨男婦數千人擁塞道路，寶馬香車，幢旛繡蓋，鐃鼓喧填，極一時之盛。按：唐太宗時，以文成公主下嫁於吐蕃贊普弄讚，中宗時以金城公主下嫁於弄讚元孫棄隸縮贊，二公主皆有惠德，至今番人畏敬，奉之如佛焉。

轉招即內地禮拜也，招譯言佛也，俗家謂之禮拜，僧家謂之轉佛。蠻人男婦於正月、四月、七月、十月繞大招大圍牆計周十里許，二步一拜，首所到處足躡其跡，謂之等身拜，轉牆一匝，早晚二番，或一月或旬餘或五六日，隨所立願也。喇嘛則無日不轉，但行而諷佛號而已。

六月初三日，土司舉跑馬會。是日五鼓，兩土司率頭人以香花、燈燭、幢旛、寶蓋引導大喇嘛堪布登峻麼拉卡山頂，焚香諷經，先造芒扎，次芒窮，次洛各日嗎，次送日嗎，次扎利落日見策，次索諾木漠欲節嗎。凡造一處焚香諷經際，土司必跑馬環繞三匝，辰刻至較場。土司、頭人、兵目各換各色采繡衣服，裝束華麗，選良馬配以五色鞍轡，集齊請糧務、駐防各官上坐，堪布傍坐觀閱。其例正副土官跑畢，次及頭人，次及兵目，射箭放鎗，命中者官賞以金帛、茶包、哈噠等物。衣服美麗，鞍馬鮮明，望之眞一簇錦繡也。

中元懸大佛像於大招庭中，衆喇嘛花冠、花衣環其下諷經，蠻人大小

男婦盛服游寺中頂禮。

七月三十日堪布率衆喇嘛祭鬼於郊，辦事業兒已於官房扎麥食。八月初一日堪布散茶於窮民，土司散麥食於衆喇嘛，由是喇嘛始放學。按：喇嘛告假回家謂之放學，八月稞麥登塲，歸理莊務也。

十月二十五爲宗卡巴成聖日，衆喇嘛馱載糧食咸赴大招上學。其夜衆寺及居民牆頭檐際燃點圓根燈，以數萬計，光明閃灼如星橋火城，層層圍繞，氣焰燭天，眞殊方異景也。按：宗卡巴或云卽燃燈佛，故燃燈以爲慶歟。

臘月晦日喇嘛跳布扎，華言跳神也。衆喇嘛齊集大招中庭，擊鼓鳴金，□□先扮護法神靈開塲，次扮菩薩度世，次扮鬼王登殿，次扮鬼卒捉耗，預用酥油和楷巴塑耗鬼像，衆鬼卒爭舁而出，菩薩諷經驅遣鬼王，監視殺而屠之，送於荒郊。堪布率衆喇嘛諷經，土司率土兵施放鎗砲，架火焚之，云行之時和年豐夭厲不生也。按：此卽周禮方相氏司儺遺意，番人亦知古禮如此。

清・吳鎭梅《理番廳志》卷四《邊防・夷俗》 土俗以三冬望日爲歲朝。先一月，集男女以白塗門，曰帖門神。飲酒歌舞，謂小過年。至期則曰大過年，廣延番僧爲七日道場，擊鼓鈸誦經，聲聞數十里。第五日，僧各頂大笠、被繡衣，自廟盤旋庭中至于門外。甲夜摶麵爲人，寔牛羊腸肺爲壓勝儺家之戲。門內外俱聚兵，每一僧誦一咒，則內外譁聲相應，鎗砲齊發。丙夜于門外縛草作浮屠，飾以金碧，置麵人其下。第六日，僧盡集門外，築壇如敞設幃幄，老僧上坐，餘蒙牛羊皮戴面具象虎豹形，環走誦咒，乃大集番兵。土司甲冑，操弓矢，跳躍而出，目兵分隊隨行。弓箭者手彎弓，腰皮盾，身漆甲，首大盔，上懸一小旗，鵝翎七，背掛綵帛；槍刀者手放槍或背鎗舞，腰左右懸刀，衣棉甲，頂棉盔，狀如圓蓋。每十數人爲隊，隊有長，執小旗領之。壓隊有大土目，別令二人執大旗，又三人司金鼓爲號，皆作登頓、盤踴、飄忽、出沒之勢，上下于飛棧、危磴之閒，望若蜃樓光怪，彼人呼爲打鎭，猶華言擺陣也。陣畢，僧舉麵人擲地，環遶咀咒，一僧抽刀斷其頭，一僧斷手足，又一僧刳其心，又一僧取其腸肺，嗾羣犬食之。已乃大陳先代所藏金玉珠寶器物，人各捧盤，盤盛麥，置寶玉于上，旌旗旛旞迎導簇擁。兩人蒙獅皮作老鬼，一執毬作小鬼，引獅搏毬，環幄三匝。僧乃焚其草縛浮屠，眾兵槍箭分隊前驅，勢若破敵。眾婦首戴大帽，帽用布全幅盤繞，嵌以寶石，長裘短衣，披大毯若僧人褊衫，執草一束，夾道擲地，焚之，各兵躍火過。男女執手復環行三匝，歌聲四起如凱旋者。庭列火、酒甕無數，男女復分隊更唱迭和，執手跳躍，自夜達旦，名曰跳鍋裝。又明日，番僧露坐於庭誦經，設高坐，大喇嘛說法，土司侍坐，頭目跪聽，乃分宴其族類而散。

清・姚瑩《康輶紀行》卷四 初八日，浴佛之辰，裏塘諸寺集眾僧誦經。蕃民男女皆禮佛，一如內地。惟寺僧自然酥油鐙、燒旃檀香。蕃人禮佛者不持香，手執牛角遙望，見寺，每行一步，畫地膜拜，遍繞其寺，而後入門頂禮。余自打箭鑪至是，所過剌麻寺多矣。僧既穢濁，其誦經喃喃，皆在喉閒，併無音節，亦無鐘磬，惟鉦鼓喧振，雜以鈴鈸而已。聞巴塘與藏中有梵音，略如內地，得一絕云：『聞道西來尋梵唄，喃喃不辨鼓還鉦，經過三百八十寺，何處一聞清磬聲。』

清・龔景翰編，李本源纂修《循化志》卷七《風俗》 新年初一日，赴寺中向大喇嘛叩首，回帳房食茶，仍赴寺繞行寺外十餘周。有病者以身貼地行，達寺一二周。不拜年，有親或相好者，請至其家食茶及炒麪，忌不與人火，過初五日乃如常。

正月十五日，皆赴大喇嘛處摸頂。人多，喇嘛以木竿繫紅布環而擊之。被擊者歡喜無量，其未擊者哭求擊或俟四五日乃去。六月十五日亦然。

各寺喇嘛正月、六月，自初一日誦經至十五日。大喇嘛臺座唸經，戴面具，著彩服蟒袍，異色者三十二人，爲天王、菩薩、牛頭馬面、護法諸像，於寺中壇上跳舞。其始以鼓樂、喇叭、號筒自中迎之，兩兩繼出，其後乃合跳。以炒麪合酥油做赤身人形，置芒角木盤內，距襯三角紬幅。天王一人，以小木劍而支解之。誦經畢，又以鼓樂鳴砲送之寺外二里餘而還。是日執事者收番漢民人布施。

過年取河冰列牆上，塊塊相接。除夜於房中燒香唸經。其父母已故者，叩首哭泣，乃團坐食茶而睡。

清・升允修，安維峻纂《甘肅新通志》卷一一《輿地志・風俗》 新年初一日，赴寺中向喇嘛叩頭，回帳房吃茶畢，仍赴寺，繞行寺外十餘

周，有病者以身貼地行一二周。不賀年或請親友吃茶，忌以火與人，至初六日乃如常。十五日皆赴大喇嘛處摸頂，喇嘛以木竿繫紅布環而擊之，被擊者歡喜無量，其未擊者求之，或俟四五日乃去。六月十五日亦然，各寺喇嘛正月、六月自初一日誦經至十五日。大喇嘛臺坐唸經，戴面具，著彩服、蟒袍，異色者三十二人，爲天王菩薩、牛頭馬面、護法諸像，於寺中壇上跳舞。其始以鼓樂喇叭號筒自中迎之，兩兩繼出，其後乃合跳，以炒麪和酥油做赤身人形，置三角木盤內，下襯三角綢幅。天王一人，以小木劍而支解之。誦經畢，又以鼓樂鳴礮送之寺外一二里餘而還。是日執事者收番漢民人布施。過年取河冰列牆上，塊塊相接。除夜於房中燒香唸經，其父母已故者，叩首哭泣，乃團坐吃茶而睡。

清・管學宣、萬咸燕《麗江府志畧》卷下《風俗》 元旦，設香案叩祝，用桃符，門丞往來拜賀。自元旦至初九日，土人洗米、淨香、宰豕，極其誠潔。各就舊壇請刀巴祭山川土穀神，名曰『祭天』。此一歲所首重者。自改流後，更名曰『祭祖』。

立春以餅、酒饋遺。

上元賞燈，裝扮旄牛以爲戲。婦女遊行，插香於道，相傳可以卻疾。是月農人破溝遂堅冰，取土加田。

二月八賽北嶽廟，始播穀豆。

三月三日眞武會。清明寄籍祭墓。是月播芍、稗、蔴種，燒田地，砍板蓋屋。

四月八日浴佛會，始刈大麥。

五月五日懸艾虎，食黑豆腐、山韭、新麥饅首。始裁秧，刈小麥。

六月土人祭祖，寄籍祭墓。二十五日爲星回節，燃火炬三夜，宴會最盛。是月種蔓菁，刈芍。

七月各祭神壇，致秋報意。中元焚冥衣、楮鏹薦祖。刈樹葉，壅田。

八月中秋，以瓜、餅、豆角祭月。

九月始獲稻、稗、蔴、豆，播大小麥。

十月收蔓菁。

十一月初旬祭祖。有鬼者之家鳴鑼、躍馬，請刀把葬骨。各鄉入山取柴，備一歲之炊。

十二月初旬，寄籍祭墓。農人引水灌麥。

清・陳其典《永北府志》卷六《風俗》 春正月元日設松蓬，用長降香一株，以紅紙腰爲。十二節遇閏則增其一，焚至元宵。新年往來答拜，以檳榔、茶酒待之。三月清明插柳於門。

夏四月立夏日，圍灰於牆腳以避蛇，五月端陽日插蒲艾、飲雄黃酒，以角黍相餽。六月廿四日爲星回節，家燃火炬，村落照田占歲，相傳以爲阿南慈善故事。各鄉禳青苗以祈豐，彝人插樹於田以禁路。

秋七月七夕，陳瓜菓於庭，穿針乞巧。八月十五日祀月，盛月餅、西瓜，飲酒爲樂，謂之賞中秋。九月九日登高，飲菊花酒。

冬十一月辰至日，以糍餌相餽，農家或以飼牛。十二月除夕，爆竹除舊，桃符更新，飲分歲酒煨爐守歲。凡此習俗大約皆與鄰郡同焉。

清・汪元綱《岷州志》卷一一 立春前一日，里民具春幡扮故事，曰『社火』，並赴公堂演春，乃迎春於東郊，歲於是乎告始。元旦昧爽，各肅衣冠，具酒食、香火叩天地，次薦祖先，尊卑少長咸集，皆再拜稱慶。上元日社火如前，至晚山村水墅燈火爛然，與雪嶺晴川上下相映，遊人雜沓，達旦不休，歌呼鳴鳴，秦聲盈耳，亦點綴荒塞之一景也。自二月至三月，農事方興，民無暇日。清明柳稊初發，桃芽未萌，居民攜壺漿祭掃而外，別無勝事。四月大崇教寺作佛誕大會，自初八日起，寺僧並坐經堂，誦經三日，十一日奉高僧於講堂寺坐淨。十二日以五花寶蓋，香幢、繡幡迎至本寺大殿，登牀跌坐。寺僧參見畢，偕洮、岷、臨河各寺諸僧，往往多至千餘，陪坐誦經，梵音震山谷，日供齋二餐，午齋各佐以豬羊肉一盂。至晚高僧仍歸講堂寺，次日迎送供奉如前，午時擇番僧之年少者戴五佛冠，衣五色舞衣，向佛前跳舞，名曰『喜佛』。十四日跳護神，結壇於山門之內，先一白衣鬼執鞭靜壇，次一大頭僧執紙扇滿壇閑步，次扮龍虎獅象舞於壇所，諸護神乃出，名曰二伯馬漢，四伯馬漢，面具或青或赤或黑，各衣大袖繡袍，袖方而勁，雖極跳舞未嘗少委。俄而一人登壇，牛首人身，云是觀音變像，名曰『野門達哈』，右執旌旗，左執降魔杵，向南而立。隨有鬼婦引出一怔，鳥首跣足，一鬼執短棍隨之，於是金鼓齊鳴，諸佛鬼怔繞場三匝而退。繼擇年少番僧一十八人，如喜佛時裝束，以次而登，各執降魔杵，振金鐸，旋繞誦經，且誦且舞，所謂天魔舞也。舞畢，

衆僧送施食於曠野，以火焚之乃散。十五日清晨，用小輦載一銅佛至寺後北山，巡行一週，名曰『迎佛歸』，而供諸本殿，大會遂畢。此數日中，居民約會者攜茶茗、運炒麵供僧食用，謂之『熬廣茶』，其餘漢番男婦及臨郡洮州諸番，朝山進香者摩肩接踵，各攜清油、酥油赴寺點油禮佛，謂之『燃海燈』，甚至羌兒、番女並坐殿前，吹竹簫歌番曲，此唱彼和。觀者紛然。歸時相謔於塗，多褻狎之狀，非徒贈芍而已也。五月五日，戶插柳枝，人簪艾葉，親朋鄰佑以麵粽相遺，午時飲雄黃酒，兒童佩綵符，抹雄黃於耳畔，與南方無異。初十至十二日，有西池即觀音湫池之遊，蒼松茂竹，蓊翳成陰，溪聲潺湲，山頂一池清泉可鑑，居民進香酬願，絡繹不絕，既而有湫神之會，以祈年豐。十三至十五日，四境鄉老督同水頭即守廟人及居民人等，各祭其境內湫神，巡山架梁，具鼓樂迎取神水。然岷境稱湫神甚衆，惟經長吏給帖者爲正神，其他爲草野之神。十六日，會正神於城南古剎，計十有九位。十七日，登二郎山受獻官羊，每位用祭羊一，長吏率屬酹酒以祀草野諸神，固不得而與也。是日萬民賽會，山谷喧闐，巫人衣綵衣以鍊穿肱，以刃刺臂或自破其額，假神言以報歲之豐啬，民皆跪應，至晚各奉其神而歸。六月初一至初六日，法藏寺舉行年齋，十二至十四日，后國師所居圓覺寺亦行年齋，並如東寺，然竟外之僧衆番人罕有至者。七夕、中秋，民間寂寂，重九蒸麵糕，採菊花彼此互送。十月朔及冬至，各奠其先。除夕貼綵勝春聯於門，具椒盤柏酒爲團圞之慶，歲乃告畢事。

清・鍾賡起《甘州府志》卷四《風俗》　元日賀正禮，百神如常儀。元宵，家各張燈，戶栽小松株，以綫綴香於枝上，焚之，名曰火樹。通衢遍立木坊張燈。又鰲山燈者，以木板作屋，高二三丈，前用紗罩畫神像，內設燈四、五百盞。庶民作花砲、竹馬、龍燈，踏歌戲於街市，以慶豐年。凡三元並張燈。清明通行拜墓禮，爲春祭舁城隍於厲堂，恭候地方官設祭，郡民共禮之。四月八日，商賈扮社火作戲。五月五日，戶插柳枝，家食角黍，人飲蒲酒，以五色線繫小兒手足，謂之長命縷。六月六日，通行拜墓禮，爲夏祭。七月十五日中元節，通行拜墓禮，爲秋祭。中秋夕，家陳月餅、百葉於庭，劃瓜如月形，以祀月。九月九日，戶作棗餅爲糕，同社友人登樓賦詩，名曰登高。十月一日，祠堂設祭，大族以五色紙作裳衣，焚之名曰送寒衣，庶民用麻仁豆腐作餛飩夕奠之，爲冬祭。臘月八日，煮雜豆米麪和肉爲粥，以祀神報成功也。又鑿冰散置田畝、戶牖並樹丫中，以兆來年潤澤。立春前一日，迎春東郊，師巫、社火、雜陳百戲，庶民縱觀之。立春日如常儀。

清・馬宗良原纂，孫鏊增修《越嶲廳全志》卷一一《風俗》　過歲：以前中堂，鋪松毛橫五尺餘，豎三尺，便於拜跪迎春。中龍獅、竹馬、高粧、雜劇、斗級辨峻德耕田，集春場爭演，謂之『搶春』。至正月初四日，沿街散帖，逐門首戲耍，鑼鼓喧闐，十五日乃罷。

又正月初三日至初九日，有拜香者。無論男女、幼壯，舊稱父母有疾，許願、拜香。或三五一路，或六七同途，倩善唱者鑼鼓、香燈，手捧小木橙插香，沿途禮拜，十餘步跪拜一次。遇廟門、牌燈、燈杆，皆拜。且行且唱，不憚遠行。至天王寺或報恩寺或梓橦宮各神前，倩廟祝喃喃訴說滿案，燒香乃去。有竹枝詞。

又至上元夕，將門外桃符一切取下焚燒，俗語云：『火燒門前紙，各人尋生理。大的打土塊，小的撿牛屎』。亦世代相沿勤農之意。十六日及端午日，無論男、婦，偏遊城垣。鄉村則遊郊外，謂之『遊百病』。春分日，備酒醴、盤飧、飲食已，閒空一日，不理農事。清明前後，或男行或女伴，約聚盤盒，逐伴遊郊外一日，謂之『踏青』。

三月二十七日迎東嶽；五月二十七日迎城隍；六月二十五日迎川主。中所堪則二月八日迎城隍，大樹堡則五月十六日迎。凡此數日，男、婦入廟燒香者以千計。所辦社火有高粧，有一切各戲，有塗面、包頭、乘馬居神前遊戲者，有步行者，有神頭鬼臉辦雞腳神、無常、吳二娘、李狗、劉氏、小鬼諸劇，沿街跪走者不一而足。街房人家，於是日請姊接妹，邀諸女眷，謂之『看會』。書館學生於是日不入塾，亦謂之『看會』。各鄉村老幼男女沿街塡塞，習俗沿流，年年如是。三月初三上巳日，金馬山會。凡男女無子者，許童子願，生子者，還童子願。有送童子還願，方經通說，爲人搶去者；有剛至廟門，爲人搶去者；有所搶得童子被人奪者。自早至午，喧闐半日，謂之『搶童子』。得者喜笑而去，方還願而被搶去者亦不深怪。

俗信鬼神。老年婆婦聚積錢米，或四五十人或六七十人，將被服搬入

廟，倩衆僧諷經，晝夜拜禮，約一月餘，名曰『修因會』，又曰『做好事』。其子弟親戚，有送米麪餅食者，名曰『打齋』。有竹枝詞。

又有走陰者，男、婦皆有。往告病家，言病者見在陰司，其家備香燭、冥楮、酒醴、盤飧，即三數十里外，皆倩走陰者入城隍祠燒香。所備盤飧，諸乞兒一搶而空已，乃沿途叫魂，用一人應之，謂之『上錢會班』。（有竹枝詞，以上願纂）。

清・張彦篤《洮州廳志》卷二　正月元旦，男、婦、大、小穿新衣，持棗果拜親戚、朋友，謂之賀元旦。初三日，各備紙錢拜墓。初五、六日，各鄉行儺禮，扮演故事。舊城民有拔河之戲：用長絕一條，□小繩數十，千百人挽兩頭，分朋牽扯之。北鄉民亦有紙馬之戲。十四、五、六日，各村落設燈會，赴各廟行香，謂之遊百病。元宵，觀燈、演社伙。東北鄉民有《路遠哥》之歌。

二月二日，晨起，各家撒灰周室廬。徃各社廟祭神、卜珓以占歲。夕祭土神。由是搬糞，播種，男女皆從農事。家各炒大荳食之。

三月清明日，各家備錢、紙、酒饌祭墓，各壚覆土。

四月八日，浴佛之期。各村落赴神廟敬香，以祈甘雨。

五月五日，門首插柳，以禦瘟疫。並飲蒲酒，紮艾虎，令小兒佩之。擇月厭日，由官給劄請十八位龍神，上朵山禳雹。回至西關外，賽會，男女皆喜赴之。

六月二十四日，紫崳山賽會，城鄉集者甚夥，及午而散。

七月中元盂蘭會，各備紙錢祀先祖，亦有祭墓者。

八月中秋，作月餅，具菓品祭月。次日，以餅菓遣親戚焉。

九月重陽日，爲餞餽親友。亦有老人攜子孫登高、遊詠者。

十月一日，家家備寒衣、紙錢，焚之門外，以招魂云。

十一月冬至日，各家祭神，小輩與老人稽首賀歲。

十二月初八日，宿爲粥，五更和八寶菜，謂之臘八粥。鑿冰祀神，大、小啜粥，亦分餽親友。

二十三日，預備品物，祭祀竈神，禱云：上天言好事，回宮降吉祥。二十七、八日，家家寫門聯以預賀新。按：門聯，唐末已有之。蜀辛寅遜爲孟昶題桃『新年納餘慶，佳節號長春』二句是也。但近以書牋書之爲異耳。除日，貼門聯，豎燈杆，糊窻花。夕備錢紙，迎神於村外，俗謂之接家親。

又卷五　志典禮：朝賀，凡遇聖壽、元旦、長至令節，俱於先一日，長官率僚屬，各具朝服，習儀於公所。結綵安奉龍亭於堂之中廳；設儀仗於露臺上之東、西；設鼓樂於露臺南之東、西、北向；設香案於龍亭前。至日昧爽，各官並集於丹墀。鼓三，嚴，如有出使官員，通贊者先唱曰：出使官行禮。引贊者引出使官於露臺上，行三跪九叩禮，畢。退於露臺之東、西向立。通贊唱：衆官排班。文東、武西。班齊，樂作。先行一跪三叩禮。樂止，通贊唱：告天祝壽。引贊引主者詣龍亭前，跪唱：衆官皆跪。通贊者跪祝曰：某衙門、某官、臣某等荷國厚恩，叨享祿位，皆賴天生我君保民致治。今茲正旦、冬至、聖旦。聖壽益增，臣等下情無任，欣躍之至。祝畢，復位，再行兩跪六叩禮畢。撤龍亭，跪送衆官回署。

清・馬揭、盛繩祖《衛藏圖識》卷上《歲節》　上元日，懸燈於大詔內，矗木架數層，安設大燈約萬餘盞，綴以五色油麵爲人物龍蛇鳥獸，窮極精巧，自夜達旦。視天之陰晴雨雪及燈焰之晦明，占一歲豐歉。

又　十八日，揚兵集唐古忒，馬步兵三千，戎裝執械，繞詔三匝，至琉璃槾南，施巨礮以驅鬼魅。礮大小不一，中最大者鑄自唐時，刊『威剿除叛逵』五字。演畢，於商上出金、銀、紬段布、茶勞之，並布施僧衆，爲誦經之資。歲凡支銀三百六十餘兩。越二日或四日，噶布倫、戴綳及喇嘛各出幼童，選快馬馳騁，自色拉山寺東麓至布達拉後，約三十里。疾驅角勝，先至者受上賞。復以幼童裸體跣足，自布達拉西至拉擦東約十餘里，一時爭道而趨，亦以先後至者較勝負。如力不勝，親友、旁觀者遂以冷水灌頂爲之助，此爲一年奪標之戲也。

又　三十日，諷經畢送老工夾布，即《通志》所謂打牛魔王也。以喇嘛一人僞爲達賴喇嘛，於番民中擇一人面塗黑白色作魔王，直詣其前，詆其五蘊未空、諸漏未淨。達賴亦以理折，彼此矜尚旅力，因各出骰一枚如核桃大，達賴三擲皆盧，魔王三擲皆梟，蓋六面一色也。魔王驚懼而逸，于是僧俗人執弓矢鎗礮逐之。先時於對河牛魔山列帳房，待魔王竄入擊以巨礮，迫以遠颺而止。凡作魔王者，必以賄得之，蓋先於魔王避居處，預儲數月之用，以待之食盡始歸耳。

又　二月初二日，達賴喇嘛上山。仲春下旬或暮春之初，將大詔寺中寶器珍玩陳設殆備，謂之亮寶。翌日，布達拉懸大佛像，其像五色錦段堆成，自第五層樓垂至山麓，約長三十丈，又有喇嘛裝束神鬼及諸番人物、

虎、豹、犀、象等獸，繞詔三匝，至大佛前拜舞歌唱，如此一月始散。

又　四月十五日寺門洞開，亦然燈達旦，其燈以到根盛酥油然之。任番人遊玩。

又　六月三十日，別蚌、色拉二寺亦懸大佛像，有垂仲降神，番民男婦皆華服艷粧，歌唱或翻桿及相撲諸戲，無不咸備，亦二寺之大會也。

又　七月十五日，任碟巴一人以司農事，其地之頭目從之遊，佩弓挾矢，旂旛前導，遍歷郊圻觀田禾，射飲，以慶豐年。然後土民刈穫，亦所以重農事也。

又　十月十五日，唐公圭誕辰，番民盛服至大詔頂禮。

又　〔十月〕二十五日，相傳宗卡巴成聖日，或云卽然燈佛，舉國皆於牆壁間然燈相映，燦若列星，亦以燈卜其歲。

又　除夕，木鹿寺跳神逐鬼，有方相氏司儺遺意。男女盛餚，羣聚歌飲，帶醉而歸，以度歲節。

清・常明《四川通志》卷一九三《西域》　牛魔山《舊通志》：在衛南，約高三百餘丈。每歲正月，達賴喇嘛排駕下山，詣大招寺，謁佛、登臺，集各寺大小喇嘛三萬六千衆或三千六百衆，諷誦皇經。二十日事竣，迎神、逐鬼，點放大礮，與內地驅疫相似。其礮圍約二尺五寸，高約四尺，上鑄『威勦除叛賊』五字。詣礮各裝大子于琉璃橋下河灘，打過牛魔山，爲打牛魔王，以寧地方人民。番俗相傳如此。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三　〔光緒二十九年九月〕十五日。在城諸官均來叩喜，因此未見客。喇嘛之聲，通城不絕。蓋係望日，信佛非常，邊地大概皆然。

又卷五　〔光緒三十年正月〕初二日。今日爲番民初一日，彼之正朔與內地不同，遇好日則以兩日算一日，如遇黑道日，則此日不用，故元旦偶有趕前後，非一定也。遇年，布達拉山擺筵，未去，旋送藏香、射布等收之。番官皆來行禮，未見。本署湯徐皆係番女，有三人，項上均掛哈達一方。手托木盌一只，將糌粑堆起，旁有穌油一片，中插麵捏，似長形旗五色花，亦麵爲之。前後左右插麥穗紅、千穗穀，並提醆酒也。一壺，各處送人，以爲新年敬人之意。見余磕一頭，詢之，勿庸備賞，此新年彼處鄉風如此也。有小孩或女人，用兩人對拉一繩，繩上拴石塊，鐵片等，上下轉之，令小孩在繩當中躍之，謂之跳繩。新年之戲也。

又　〔正月〕初三日。委員諸人皆乘馬赴布達拉山看飛繩，每歲均有此舉。據俗論，因修此山殿宇窓欞未合式，值第幾輩達賴有道行，早知之，未明言。俟工竣，乃罰工人年年飛繩，何道行，以人命作兒戲，且不早告之，亦陰險非常，恐無稽之談也。今之充此役者，係後藏人，仍當日工役之後也。適大風，諸人皆策馬而回，並未看見，反不如在家之一見。余在樓上用千里眼觀之，係在半山房上西南角，拴一牛皮繩有細看者乃四根。直至半山下，石樁綁之，人在房上，先大聲頌祝辭，然後頭下、腳上用兩皮墊於胸腹間，撒手並兩骸分開，附於繩上飛下，其形甚玄。仗素日在水上架繩時習之，不然，未敢猛試也。待後看飛繩完，男女皆歌舞而回。

又　〔正月〕初五日，午前，鐵棒喇嘛兩正兩副、並管柴一人，湯徐阿達二人，小娃子喇嘛二十人，皆來參謁。送藏香兩束，意在討賞而已。因今日爲攢招安位，每年總在正月，無定日。不過初聞藏內現有二萬餘喇嘛，達賴派鐵棒管束，漢人由夷情糧務遊府奉扎管束。每年鐵棒奉差後，須交達賴五千餘金。自去歲達賴捐免此款，從此鐵棒可以不去訛詐，善政也。達賴並諭，如有訛詐，卽治以穿白衣，益發遣之意。

又　〔正月〕十六日，今日爲番屬燈節。酉正二刻，嘎廈通事來請，由署乘八人亮轎，轎前後綁蓮花燈八盞。夜間坐亮轎已奇，轎上綁燈尤奇。靠背後有壽星燈一大架，外有扇燈及手提紅布燈，熱鬧非常。至大招，周招均有酥油作成似塔，以麵、以金、以綢緞堆之。（名畫佛，達賴所設最大，雖似塔形，不過一面。）或有廟內，或有世家，均節節排之。並捏各尊佛像，並有活動者乃如木偶人也，殊近兒戲。其酥油菩薩極白極細，來時變了頭呼，寶子爲酥油菩薩，今始知之。前面點酥油燈，設座位，擺點心等物。每至一處，由通事跪報某人請安。倉儲巴嘎廈等預備。先至番僧、番官設立帳房略坐後，至漢官所設帳房略坐。沿巷皆紮人，不準過往，俟余過則不禁矣。其鐵棒喇嘛、番兵、漢兵均在此彈壓。戌初二刻餘方回署。

又　〔正月〕二十五日，午後，同鶴孫登樓一望。因散招送祟，看其旗旛緩緩而來，不意風起，將臭土刮上，其味萬難。鶴孫不禁爲之大嘔。因下樓至馬號，登馬棚一看，卽在牆外紮草一堆，先來旗旛乃新奠池巴，打黃傘，係爲黃教之祖。後又見旗旛，有步隊、馬隊，皆盔甲、弓箭，馬

亦穿甲，大有古風。紅傘下爲降神喇嘛，復有馬隊一千餘，在後擁護。屆時降神者望草堆射箭，遂用火點著。步隊左右在署外放槍，似連環而非連環。先在署右安礮四尊，至此則朝牛頭山施四礮，皆未打著。黑牛毛帳房蓋於山頂略下，曾安此帳房，意欲打之。奈三礮皆低，一礮不知歸於何處。詢其爲何單打牛頭山，據云衆山皆朝布達拉山，獨此不朝，是以擊之。人與山嘔氣，眞開千古未有之奇。打完後，兵丁散，火堆滅，男女亂跑而去，禮成。

又〔二月三十日〕早間登樓，看達賴晾寶。由大招擺執事，先似旛，後各色傘，前有白牛一隻，後有活象一隻。有音樂相導，復有執事並紙象數隻。又後面，執事並四金剛，寶即夾於各項之內。十二小孩花衣隨行，衆喇嘛、番官亦隨行至布達拉山，繞過回大招，將寶仍藏招內。遂在布達拉挂大佛二卷，甚長，所謂寶者，乃御賜各件也。

又〔三月〕初八日。番官等今日換季，晚間達賴喇嘛遣人送油茶道喜。賞之，循向章也。

又〔四月〕十五日。辰刻，恭謁磨盤山武聖廟行香。站班除地方各員，楊子範到趙怡堂署內上手版，回署各神廟行香。今日係布達拉山龍王堂點酥燈，沿途去人甚多。署外牆壁上掛佛像者甚多，蓋乞錢而設也。

又卷七〔九月〕十一日。己刻，因噶必丹昨日過年，本應八月，因彼處有閏月，故趕至昨日。然如何計閏，則不知之矣。噶必丹親來，有比其官小者二名，並帶兵官一名，兵丁若干名，各官行禮，以手朝嘴上亂搧。隨今端槃者前進，有羊頭一枚，上插麥苗，銅槃大鐵槃廿上下，內盛春砂仁、肉桂皮、丁香、葡萄、白糖、核桃、奶桃、各種酥油點心，皆擺至腳下，如供佛狀。遂聲明乃其國王給大人所進。兵丁奏樂如洋樂聲，衆人皆一臂舉上，謂之拜年。當即賞銀牌、哈達、褂料、佩刀等件。並賞端槃兵丁等藏錢。遂去。

又卷八〔光緒三十一年正月〕初二日巳刻，赴布達拉山。噶勒丹池巴代達賴請觀跳鉞斧。到時入座，在達賴之左高座。濟嚨胡圖克圖各喇嘛、噶倫、仲果爾均遞哈達至佛座，以頭頂禮之。到大臣座，則季仲噶倫佛公等參見，漢官居左，大喇嘛等居右，佛公、番官等居南，有喇嘛二人東西面北皆座。二人先唸經，遂奏樂。即有跳鉞斧幼童，穿各色花衣靴帽，隨樂跳舞。有灣腰時，有單腿安時，手持一小木斧，極其有趣，亦童子干羽之意。復來兩喇嘛，一色拉寺，一別蚌寺，皆在五十歲以外，彼此反復問難。有時擊掌，有時搖頭，不以爲然。據云經典中語，深奧難明。余觀之，似京內說相聲者，可笑。說一陣，跳一陣，三次而後罷。其中進茶進飯，係白米、白糖所拌，進粥，似有肉丁在內。隨擺宴，達賴前甚多，其次大臣。並送氆氇等，如來佛一尊。餘人皆各有贈，不過氆氇、吃食等件。達賴前宴桌，油炸餑餑擺極高，且有假象、乾整牛羊，似果子糖等。或其自留，或送大臣，有來搶宴者，大豐黃帽子多，喇嘛有持棍打者，皆不怕。聞從前因搶宴，竟跴死三人，亦兇矣哉。下山，漢官送轎，佛公等站班，隨到大招左右，給文武番官等謝步。

又〔光緒三十一年正月〕初三日。布達拉山請看飛繩，聞此次飛繩，幾乎飛壞兩次兩人，殊非兒戲也。因忌辰未去。午後赴洋務局，鶴孫、少韓、竹君、小瑾俱在座。進內，因番邊過年，噶倫等送到宴四桌，並油炸餑餑等。口竹托子，有帶頭羊一隻，羊腔一隻。帶頭羊頗有神氣，拿進擺在院中，細看之索然。令姿竹麻拿出分吃可也。

又〔正月二十一日〕番官呈文，本月二十二日辰早商上跑馬，午刻在魯谷安設營盤漢。二十四日在扎什城點驗馬兵，二十五日送崇，二十六日彌勒佛出駕，跑人、跑馬、擡石。二十七日在縱繳跑馬鎗箭，二十八日射箭事畢，理合陳明。

又〔二月〕三十日辰刻，冠帶赴雪裏房間，曲折整齊。今日係布達拉山晾寶。辰正餘，山上來請，俟看完，已子初餘矣。到時糧務備帳房，路南面山，山上喇嘛多多，亦別開生面。先懸釋迦佛大像，一金色，一銀色，係用綾堆，法身極大，到山上不過半身。山下所過寶物，皆有不知名者，多傘幢，亦各色俱備。喇嘛捧寶者，或本色，或戴鬼臉，亦難備述，且先後難記次序。有跳鉞斧小孩如元旦狀，賞之。忽來花臉套頭如山精狀，謂之放牛者。又來一綠臉似蛤蟆精，據云先來者爲男，後來者爲女。後有黃帽子拉一乳牛到面前，摘牛乳一盌來敬，不過指彈而已，不能飲也，賞之。男女皆爲喇嘛所扮，呈來珍珠褊衫一看，其中大者如龍眼核，不過一粒。如黃荳大，不如黃荳大者甚多，然圓者少，係紅緞地。復有古樂器，如瑟弦、管笛均有。並有喇嘛背大鼓，自擊自跳，甚費氣力。或天

魔舞耶，又有扮天王像、枯髏像、衆禽獸像。大頭和尚隨小孩六，或卽佛經六賊耶，亦逐隊舞之，手持銅鈴，或銅鈴加一小波浪鼓。然每隊向山舞時，其如山精者，謂之放牛的加於內，作種種可笑狀，如戲中之醜，衆人皆樂之。又有護法兩撥喇嘛各四人，黃偏衫朝山行禮，其緩非常，殊爲可笑，後隨護法到時，衆番官皆遞哈達。受江卡後，隨眞象一隻，朝山三鳴，又有假象二隻，人在內朝山，用海螺三鳴。末則八大金剛，皆有兩人高，蓋喇嘛在內，用桿挑之，一切扮種種執事，多半彩衣。此舉比黃寺打鬼熱鬧多多矣。

又卷九　〔四月〕十五日卯刻，恭謁磨盤山關帝廟，行香。回署，家廟各神位前行香。鶴孫、少韓糧務至龍王塘，今日開布達拉山，往遊男女甚夥。以上山後亦至龍王堂進香。【略】晚飯後後院一遊，今日放工，皆去點酥燈燒香，聞昨夜轉郭拉一夜，早間噶布倫等亦須轉郭拉一次，年例也，不準騎馬。

又　〔六月初三日〕明日是番家六月初四日，各廟皆開，相傳爲佛之聚會日。

又卷一〇　〔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晚飯後至屋上一看，各廟及人家皆燃燈。大招並山上及第穆用銅燈，其餘用泥燒燈，似京內正月初八日所用敬星之燈，底有小座，較精緻也。到東院同小瑾登看台，聞大小人唸經，各廟有音樂，亦唸經，遂回。今日山上送酥茶，乃番子換季之日，係十月廿五日。

又　〔十一月〕二十九日。【略】午後登房上閑踏。聞外間槍聲，乃雪裏大塔子燒草堆。布達拉山唸經，係今日太陽留住，不再往下短景矣，卽內地冬至。計日期不過差三四日，並聞此地以唐曆建辰，三月爲歲首，必由文成公主遺留至今不改也。

又卷一一　〔光緒三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卯正，（今日、明日均乘轎便衣韓帽前往。）由署至大招。進旁角門，登三層樓，臨窓設座。先有喇嘛吹號往東迎佛，執事甚多。噶勒丹池巴步行擎黃傘罩之，前有仲郭爾用藏香導引，至講經台前坐馬扎上唸經。旁有降神護法，假象、眞象俱出，少時彌勒佛駕到，用輦載之，係有佛冠站像，前後在輦上喇嘛五人，拉輦喇嘛數十人。沿途掛哈達者甚多。俟駕過，池巴佛亦步行隨後而去，在座前樓下先設白毡一塊，黑石頭子一個，重二百斤上下，隨人抱起，繞毡三匝爲上等，其次或抱起或抱不起爲下等。上等以大哈達、下等以小哈達賞之，然抱之實不易。

又　〔二月〕二十七日，辰正餘，赴拉魯下番帳房。噶倫見禮後，遞酥茶、進果桌畢。按排下馬，每排或廿餘名，或十餘名，以及數名，蓋分其差使大小、世家新舊出人。人均盔甲，各色襯衣不等。先打靶一火槍，後射靶一。馬箭、槍箭靶離甚近，槍中者多，箭中者少。每一排完，到大臣噶倫處領賞，不過每人二條哈達而已。余並格外賞一槓茶，廿兩銀，惟領隊者係兩箭，不打槍，領賞則一也。看至已正餘，至小佛公處早飯，復在其樓上看之。分左右翼，亦如內地。完時達木十名射馬箭，仲郭爾射馬箭，亦領賞。末後噶倫食蠻飯，將肉片之賜與左右，皆摘帽謝之，大有古意。散時中正餘，佛公堅留晚飯，只得擾之。賞其下人廿金，回署，燈後戌初矣。娥珠、媚柳均去，亦早去燈後回。今日謂之縱校跑馬箭。

又　〔三月〕十三日。早至東院登台看城隍神出巡。由南來，進西轅門，出東院門，前有十二象帶枷，有判官土地等皆騎馬，院上郭什哈騎兵擺對。今日乃清明，七月十月亦然，似內地厲壇。

又　〔三月〕三十日，辰初刻，至後園登臺看晾寶。活象笨極，上馱寶瓶，又似如意頭，甚高，竟不能由琉璃橋上走。蓋橋上如屋，兩傍有欄，無如何由橋往西，回頭往北，再歸正路。後之背大鼓喇嘛沿路跳走，路有十數里，身負廿餘斤，可謂堅實之至。頭戴五佛冠，身穿花衣，想卽天魔之流耶。聞皆曲水喇嘛承當，非本藏喇嘛。

又　〔四月〕初五日，辰正升座，番官遞乾果桌，大禮也。漢番各官參堂，先看陣勢，亦有陣圖，不過與漢操大略相仿，所謂土羹塵飯而已。惟布城比漢操齊，此四面，漢僅一面堆。籐牌有技藝，亦難爲番子，有叉，有雙鎚，未免可笑。攻籐牌，一人放槍，一人上籐牌，此皆可。其中來一籐牌兵，一人持火槍放之，彼裝死，兩人擡下。陣完時，由南飛馬來二人，報番官得勝，敵軍大敗。二人者一番通事，（李福林妹夫），一定捧。報完後復跑回，殊可笑。木有九進聯環，甚好。此漢操所未有，然洋操有之。陣完後，看馬箭地球甚好。後一槍一箭，在馬上忙亂，雙中者少。馬上完，退後廳喫飯。羊肉煮得甚好，同少韓、鶴孫、竹筠痛喫。飯後復升堂看步箭。官五兵

一，因人數比漢人多，不得不求簡便也。看兩三排後，即委恩惠臣代看。遂起極大風，看箭後接看步槍，剩兩排，又升座。槍完有桿子廿人，對刺而已。噶布倫等賞尺頭、銀牌、哈達，其次遞減，兵丁賞哈達及錢，小官亦如之。不過錢多，兵丁中槍箭者二文，不中者一文。哈達皆有，所需三百金上下，物件不在內。

清・趙咸中《使廓紀略》　光緒九年三月爲喇嘛攢招之期，每年正月初八日起，二月三十日止，天下喇嘛皆聚於前藏，宣誦佛號，動輒四五萬、六七萬不等，此名爲攢招。僧衆雲集，人逾數萬，梵唄之聲，上徹霄漢。

清・徐瀛《旃林紀略》　每年正月初一日，山上跳步札。達賴喇嘛登殿高坐，衆蠻穿紅綠衣跳舞及戲各雜耍技藝。漢番各官皆至布達拉，列坐同觀。又有跳月斧，則童子爲之，擊鈴伐鼓，疾徐可喜。

又　初二日爲飛繩，乃後藏番民供此役。是日，達賴登殿，受衆番賀，舞跳如前。用皮繩長三、四十丈，四股，一頭繫山頂殿脊，一頭繫山下大石柱上。一蠻著短衣，胸束生牛皮一塊，兩手持白旂二杆，倒懸其身，自繩溜下，捷如飛鳥，凡三次，亦異觀也。

又　二十四日揚兵。是日，大詔門側樓上正設二座，左一座設虛位，倚上披黃袍一件，爲達賴設，右諾們罕坐，四噶布倫鋪墊地坐，駐藏正副大臣及各漢官，俱在正樓憑欄俯視。番官文武均穿蟒繡，帽樣不一，各有品級，齊集樓下，免冑、朝靴位叩參退立。站隊兵各盔甲，馬亦穿鐵葉甲，僅露兩眼，藤牌、鳥槍、長矛。馬隊在詔前互操，盔頂上俱用孔雀羽紮成扇形，亦有雞毛用棉花成團，下垂若球，鶺冠龐服，不一而足。唐古忒馬隊七百，兵以萬計，皆戴琫統領之。演畢，在街佇候大詔送崇。十餘喇嘛分左右，各提金鑪，中一喇嘛搖大鈴，兩邊六十喇嘛各敲大鼓一面，逢逢可聽。又銅大鐃四，如內地號筒，盡用綵漆木架橫擱之，架兩端雕刻龍頭，兩喇嘛畀以行，聲可裂石。又銀笳四，狀似牛角，亦時吹時止。雜綵旗旛數十對前導，後即崇像，衆喇嘛擡走。凡執旗旛者，均白袍、白帽，童子著綵衣。扮鬼五十六名，鐃鼓隨行，有護法神即俗稱之走陰差，披白袍，鎧盔上插雞羽各物，約重一二十斤，如黠如癡，口流涎沫，若有憑附之者。番官用哈達呈挽江卡，以迎祥除災崇。送至市外琉璃橋南，各番兵隨後蜂至，放排槍，焚草堆如山。送崇畢，即向駐藏大臣衙門對面牛頭山演礮。先放大礮八枚，次放最大礮四枚，礮上鐫『威勦除叛逆』五漢字，云鑄自唐時。牛頭山半坂支帳房一架，內安活羊一隻並藏人在內，距打礮處約六七里。相傳打此山即打別蚌子，若打著帳房，別蚌子必造反，然礮子總離帳房不遠特不敢使著耳。礮子大如西瓜，當即拾回送大詔收貯，以備來年之用。

又　二十五日跑馬、跑人。凌晨，彌勒佛像坐車出巡，護法隨行旛旗，雜扮各色奇鬼數十人。各官均如前在門樓俯閱，導象一隻至大詔樓前朝賀，引鼻三舞。郭家哇赤身短中衣，以次獻布庫之戲，即華言相撲也。又有大石一塊，約重六七十斤，第圓滑如卵，甚難著手，能舉起者各官均賞哈達。跑馬自磨盤山西縱轡，飛馳至工布塘止，約二十餘里。馬皆膘壯，六七歲小兒或十餘歲能服此役，即免其家一年差徭，揚鞭飛逐，雖墜馬至死勿悔。跑至工布塘，按先後給以木籤，執回詔前受賞。達賴又遣番官分賞綢段、哈達。其跑在第一者，馬即送獻布達拉山上，達賴給銀五十兩。跑人亦如跑馬，遠近大小不一，賞亦如之，捷足者先得也。

又　二十六七日，崇較諾們罕、四噶布倫在蠻教場閱唐古忒兵操演。各番官及兵均鎧甲，每排五六十人至百餘人不等，各以其主所屬爲多少。介馬而馳，一槍一箭射畢，至噶布倫前唱名。自東而西各賞哈達，係達賴所賞，又自西而東班禪遣人賞哈達，皆掛之於頸。班齊賞酒，先滴手心，各屈右膝側卧及地，右手加右耳側叩謝。不論準頭，有賞無罰。次日射遠箭一天，此兩日內穹廬以千計，俱蠻族之富貴者支搭，游觀男女數萬，亦大會期也。

又　四月十五日，龍王塘大會。塘在山下，廟在水中，周匝水環，須以舟渡。廟塑神像極多，而正殿旁特塑一大祕戲像，即俗所謂歡喜佛，喇嘛云是佛公、佛母。四壁所畫亦皆此式，甚爲不雅。吁元順帝演媟兒法，甚至男女裸處不以爲褻，其誤於西僧，不亦甚乎。

清・許光世、蔡晉成《西藏新志》卷中　正月元日，有跳舞之戲，士人着紅綠之衣而爲跳舞，演種種技藝。此日達賴喇嘛坐於高殿觀之，大小官吏皆來布達拉陪觀。有所謂跳月斧者，童子演之，足繫小鈴，手執斧鉞而舞，有進退之法，合緩急之節，頗足觀也。

又　初二日，演飛繩之戲，以後藏之土民供此役。法用皮繩四條，長各三十四丈，一端繫於山上高殿之後，一端繫於山下之石柱，一人着短衣，以生牛皮束於胸部，兩手持白旗，倒懸其身而下溜，快捷如飛鳥。凡三、四回而止，亦異觀也。

又　初三日，有翻杆之戲，於諦穆佛寺前立一高杆，番人自鳴鑼鼓，唱歌曲，而上，下於高杆，其輕捷不讓獼猴。

又　自初六日至二十一日之間，於拉薩宮殿爲大布施。此日甘丹、別蚌、色拉、桑鳶四大寺及各處喇嘛僧悉來讀經。其在廟內者內招，在外者外招。衆僧跏趺坐地上，行列極整肅。此等每日給三餐之外，人或數人與以銀錢一枚，外招者則給其半，有時或散給衣帽、布疋、木碗等物。出入之僧不下十餘萬人，布施之欵，大抵以蒙古及各方信徒寄附金充之，或無施主時，則達賴喇嘛自願捨之，其費用每年達數十萬兩云。

又　上元之日，於大召內懸燈。立木架數層，安設大燈萬餘盞，綴以五色油麵作人物、龍蛇、鳥獸，極爲精巧，自夜達旦。視天之陰晴雨雪及燈焰之晦明，占年歲之豐歉云。

又　十八日，集唐古忒騎步兵三千，戎裝而執械，繞大召三匝，至琉璃橋之南，發巨礮以驅鬼魅。礮之大小不一，其內最大者鑄於唐時，刻『威勦除叛逆』五字，演畢，出金、銀、紬緞布、茶等勞之。各寺之喇嘛聚集大召內，擁達賴喇嘛下山，謁佛登臺，講大乘經，謂之放朝。土民越數千里而來者踵相接，以金珠寶玩陳列炫奇，舉首跪而獻之達賴喇嘛。達賴喇嘛受之，則以塵尾拂其首，或以手摩其頂三度，其人必誇得活佛之降福。

又　二十四日，有揚武之式，卽觀兵式也。此日達賴坐於寶殿之側樓，駐藏大臣坐於正樓閱之，文武諸官皆着禮服集於樓下，番兵着盔甲，馬亦穿鐵葉甲，僅露兩眼，手持金爐，中一人操大鈴，更有喇嘛六十餘列於兩邊，各打大鼓，又有持大鐃及銀笳者各四人，或吹或敲，極爲喧囂，各色旗旛數十對，又次持之者皆白袍、白帽。又次則魔像，喇嘛僧擡之，又有童子五六十名，皆爲鬼裝從之，狀最奇怪。次有護法神，披白袍鎧，盔上插鷄毛，口流涎沫，爲癡愚之狀。若有憑附之者，送至市外，各番兵以放銃焚草畢送禮，總之行裝奇異，如百鬼夜行之觀。

又　二十五日，爲競馬競走之戲，其距離凡二里餘，馬皆慓壯駿逸，騎者爲十餘歲之少年。服此役者，舉動活潑，揚鞭驅逐，最足令人起愉快之念。雖時有墮馬隕命者，絕不復悔，按其先後而判勝負。勝者達賴喇嘛賞賜以綢緞、手帕等，而第一先到之馬，例當獻於達賴喇嘛。達賴給以銀五十兩，凡供此役者，其家免一年之差役。競走亦如競馬，遠近大小不一，賞亦從同捷足者先得之。

又　三月初一日，掛大佛，亮寶布達拉山上。所有各寶玩及御賜物件，均在大召陳設。各喇嘛分列成行，穿花繡袈裟，扮種種神鬼外，餘各分對執旗旛、寶品，自大召徐行至山上。達賴喇嘛坐樓前黃繖下俯視，漢番各官均在盛寶房前向北支帳房游觀。男婦不下六七萬，山坡無隙地，有紬畫大佛像，自山上第五層樓懸掛垂至山麓，約長三十餘丈。寶玩內有達賴袈裟一襲，係歷傳之物，均以珍珠穿成，珠之大者皆如指頂，光華射目，眞無價寶也。

又　四月十五日，龍王塘大會，塘在山下，廟在水中。周匝水環，須以舟渡，廟塑神像極多，而正殿旁特塑一大祕戲像，卽俗所謂歡喜佛。喇嘛云是佛公佛母，四壁所畫，亦皆此式，甚爲不雅，吁，元順帝演媟兒法，甚至男女裸處，不以爲褻，其誤於西僧，不亦甚乎。

又　五月十五日，工布塘蠻家大會，卽噶布倫之柳林相連數處，以此爲最，碧影遮天，綠陰滿地，中引藏江之水，映帶左右。有樓臺亭榭之屬，可以憩息遊人，洵消夏之佳境，亦流觴之勝地。是日傾藏婦女臨水祓濯，飲歌竟日，亦中國修禊遺風也。

又　六月三十日，別蚌寺及色拉寺掛大佛，亦裝神鬼等類。仲垂降神。士民男女，皆美服艷裝，或唱或歌，爲翻杆子、跌打各種跳舞，二寺之大會也。

又　七月二十五日，爲宗喀巴成聖之日，各家寺院窗欞、牆壁間，皆點燈，光如白晝，其燈焰依於天色，視歲之吉凶云。

清・曹掄彬修，曹掄翰纂《雅州府志》卷五《節序》　正月立春，郡守迎春於東郊。先一日，春官著彩衣舞於公堂，說吉利語，謂之『點春』。本日謂之『打春』，蓋鞭工牛至碎也。其牛色取立春支干納音爲之。

元旦蚤起，男女肅衣冠，焚香，楮錢，拜天地、家神、祖先。卑幼拜尊長，名曰『拜年』。爆竹開門，向吉方拜，名曰『出方』。或有齎香楮往

寺觀出方者。

飲屠蘇酒，按：《歲華紀麗》云，屠蘇，草庵名。昔人居草庵中，每除夕遺里人藥一囊，令浸井中。至元日取水置酒尊，合家飲之，不病瘟疫。今俗無藥味，止用椒栢或茱萸，親朋互拜，至必欵留。

一日爲鷄，二日爲犬，三日爲豬（或作牛），四日爲羊（或作馬），五日爲牛（或作豬），六日爲馬（或作羊），七日爲人，八日爲穀，九日爲豆，十日爲麻（或作麥），皆宜晴。

十五日爲傳柑節，又爲上元。道家以此日爲天官賜福之辰。入夜燃燈，祀天地、家神及祖先。

又　二月二日種瓜蓏。諺云：『二月三葫蘆，王瓜齊落地。』十五日爲花朝。按：花朝之期，古無定日。《洛陽記》以爲二月二日，《事文玉屑》以爲二月十二日，與今吳俗同。《提要錄》云：唐以二月十五日爲花朝，《月令廣義》云，宣德二年二月十五日，御製花朝詩，賜裴尚書。本今京師亦主十五日，與楚俗同。以唐、明之事觀之，楚俗爲正，惟蜀亦然。

又　五月五日天中節。俗曰『端午』。家家飲菖蒲、雄黄酒，插艾葉、菖蒲於門，竹葉裹糯米爲粽，曰『角黍』。並香囊、扇砂雄囊餽遺親友。按角黍之設，爲弔屈平，楚俗也。蜀楚接壤，俗亦相近。

又　六月六日天貺節。鍼灸、收藥，曬書畫、衣物。

進伏夏至後，數三庚字爲伏日之始。伏日造醬、醋、麴餅。

又　七月立秋，宜晝。諺云：『睜眼秋收又收，閉眼秋丟又丟。』又云：『立秋一日，水冷三絲。』

七日晚看巧雲。先期用水浸豌豆，令芽長尺餘，遺女兒。女兒摘取芽尖寸許，投水中，對月照之，或現鍼影，或露花影，相與爲歡，謂之『乞巧』。北方以重七日爲女兒節，江寧以此日爲女兒節，蜀俗與江寧同。

十五日爲中元。祀先祖，謂之『鬼節』。

又　九月霜降。郡守坐教場，煙戶皆執旗幟應點演，坐作擊刺之法，名曰『閱操』。

九日爲重九，亦曰『重陽』。登高、佩茱萸、飲菊花酒。

又　十月朔日，家造酒食祭先祖。葬未三年者用紙製衣履、衾褥，往墓間化之，謂之『送寒衣』。

農家作糍糕飯牛，復粘角上，令其臨水照，則牛喜，又名『接牛角』。

十五日爲下元。道家以此日爲水官解厄之辰。

又　十一月俗稱冬月，以長至故也。冬至數九，單日連根，雙日除根。

又　十二月俗稱『臘月』，宜雪。諺云：『若要麥，臘月見三白。』按《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蠟』，秦曰『臘』。臘者，獵也。田獵取獸，以祀其先也。或曰『臘』，接也。新故相接，大祭以報功也。王者各以行盛日爲祖衰、爲臘，故漢唐以戌，魏以辰，晉以丑，自是以後率以冬至後三戌日爲臘，當在十二月，故稱臘月。

八日煮粥。以五色裸果投其中，名臘八粥。

二十四日或二十三日曰小除，俗云『過小年』。燃竈燈如上元。祀竈神俗云『送竈神上天』。用雞、果、糍糕、餛飩諸品物，以糖爲餅，云：『粘住竈神齒，勿令說人間是非。』又剪草和豆盛於傍，云『竈神馬料』。先日，僧道家送年疏並竈科，爲祀竈之用。

三十日爲除日。自二十四至今日，皆可祀先祖。俗名『過年』。薦以紙封楮錢，曰『信袱』。集闔家飲食，或邀至戚，曰『喫年飯』。親友相過，曰『辭年』。相別之辭曰『漫漫過歲』。

貼門神或有不畫像者，以紅紙書神荼、鬱壘代之。門聯、堂聯及福祿壽、宜春、迎祥、迪吉等字。小民門額上同用，惟大家換桃符。【略】

是日滿注水於甕，備五日用。不潑殘水，多設盆盎以盛之。掃地藏帚凡五日，與楚俗三日不同。盡鎖倉相匣籠。俗云：貼神紙後不得出財。

門外紫蓆蓬書天地虛空過往之神，朝內向設供案香燭，祀以棗糕。其他果品不拘。家神、祖先亦如之。

又祭壇、神壇。神者，秦爲太守李冰，宋嘉州刺史趙昱也。昔皆治水有功故。川人世祀之，謂之慶壇。是夜祠竈，曰『接竈』，謂竈神自天歸也。拜天地、家神、祖先及尊長輩，曰『辭年』。拜畢，聚酺，曰『團年』。揀大炭拄門，曰『黑將軍』。由農多以木柴樹門外，謂之『有財』。圍爐徹夜不寢，謂之『守歲』。明日彼此讌飲，謂之『年酒』。

又卷六《日食月食・鞭春》　朔望行香。府正堂率屬詣文廟、武廟、

武侯祠、城隍廟、文昌閣行香，赴碧山祠宣講聖論，行九叩禮。

清・青玉山房居士《金山舊事》　歲時逐鬼。先立土壇，設紙供，疊薪芻。選兩長人驏肩矗立，蒙大衣偉狀，殆如赤郭，取食鬼之意。衆執弓矢鳴鉦伐鼓，四下尋索，追至土壇，將積薪焚之，此猶周禮大儺也。

清・鄧承偉，基生蘭《西甯府續志》卷之《風俗》　西寧縣　歲時，元旦昧爽，列香案、牲菓祀天祀祖。尊卑長幼序列行禮，畢，出拜師友，親隣交相稱賀，飲食、宴會必半月而始止。

元宵，通衢點列花燈，逐儺祈年，羣相馳逐，遍於市廛。

二月社日，清明日前後，具牲醴香楮，詣先塋祭奠畢，壺觴竟日。

五月五日，食角黍、棗糕，飲雄黄酒，門插柳艾。小兒手足腕繫五色練以避毒，族黨間互相餽遺麥酒。

中元日，具菓品、焚紙錢於先塋。

八月望日，以月餅、瓜菓、酒餚相遺，相聚飲。

十月朔日，用扁食祀祖。

冬至日，家無貧富，皆設酒烹肉祭祖，尤重拜師、友、親、隣。

臘日，以白黄二米煮粥雜肉菜以祀祖先，俗名臘八粥。

十二月二十三日，設飴糖、竈餅等祀於竈下。

除夕，貼春聯、門神，酒餚宴飲，祀祖守歲。

清・張彥篤《洮州廳志》卷五　《迎春儀注》先立春日，地方官於東郊造勾芒神、土牛。春在十二月望後，勾芒神執策當牛肩；在正月朔後，當牛腹；在正月望後，當牛膝。示民農事早晚。屆立春日，吏設案於勾芒神、春牛前，陳香燭、果酒之屬。案前布拜席。通贊、執事者於席左、右立。長官率文武官吏朝服畢，詣東郊。立春時至，通贊，贊：行禮。正官一人在前，餘官以序列行就拜位。贊：跪叩、興。衆官行一跪三叩禮。執事者舉壺爵跪於正官之左，正官受爵，酌酒，酹酒三，授爵於執事者，復行三叩禮。衆官隨行禮，興。各列綵仗，正官擊鼓者三，環鞭土牛者三，乃舁勾芒神、土牛，鼓樂前導，各官後從。迎入城，置於公所，各退。

又　《慶賀日期》每歲元旦令節前三日、後三日共七日，穿朝服，不理刑名，不辦事。上元節前後各一日共三日，穿朝服，不理刑名，不辦事。恭遇皇上聖誕前後各三日共七日，穿朝服，不理刑名，照常辦事。恭遇皇太后聖誕，一日不理刑名，照常辦事。

清・升允修，安維峻纂《甘肅新通志》卷一一《輿地志・風俗》　元旦，長幼夙興，祀天地、祖宗，焚香，燃爆竹，以次行禮。親友交相賀，數日乃畢。初旬謁墓焚楮幣。《皋蘭縣續志》元旦設供，以祀天地、祖先。各相拜賀，嘗預爲三日饌，謂之年飯。《會甯縣志》元旦祀先，賀年畢，親識各具酒餚，交相招飲，自是日至十六日止，謂之『節酒』。《西和縣新志》元旦男、婦、長、幼服新衣，持棗果，拜親戚、朋友，謂之『賀元旦』。《洮州縣志》元旦禮天地，五祀祖先，供盤饌，奠酒漿，飲歲酒，親黨相慶賀，門帖畫雞。《慶陽府志》元旦，士、庶喜辦衣服、酒食，以豐麗相尚。黎明，合族於祠祀先，以明尊卑。《永昌縣志》元旦，賀正、禮百神。《甘州府志》元旦賀年，懸綵燈。《敦煌縣新採訪》立春日啖春餅，名曰『咬春』。《慶陽府志》。立春前一日，邑宰率屬迎春於東郊，祀芒神畢，迎土牛、芒神歸。至縣署，安置街市，鼓樂、結綵。比立春時，邑宰率屬鞭土牛畢，里人爭取土作藩籬，以爲六畜興旺，平安吉慶。《鎮番縣志》。立春前一日，迎春東郊。邑人裝古事，吹豳，擊鼓，觀芒神、土牛色以占水旱，豐歉。鄉人會飲，茹春餅。《永昌縣志》。立春前一日，迎春東郊。師巫、社夥雜陳百戲，庶民縱觀之。《山丹縣志》。正月三日，備楮幣拜墓，曰『送新年紙。』初五、六日，鄉民行儺禮，扮演故事，舊城民有拔河、紙馬之戲。《洮州廳志》。正月三日，焚紙馬謝神，後互相招飲，名曰『年酒』，盈月而止。《鎮番縣志》。正月五日昧爽，掃除院宇，送土野外，曰『送窮土』。是日，女不舉鍼工，舉則謂之『刺窮窟』。《平涼縣志》。四日，三鼓熾炭或鐵投醋盆，繞屋行，道吉語，除不祥，及大門外覆之，曰『打醋罈』，又曰『送五窮』。《甯夏府志》。五日黎明，灑掃地土。雜杳香表，舉以送街，名曰『送五窮』。是日拘忌，非至戚不相往來。《靈州新志》。七日食餅、麪，擊銅器相叫，呼爲『招魂』。《甯夏府志》。人日黄昏後，弱女、幼子懷餅、焚香，赴街相呼名，曰『招魂』。《靈州新志》。元宵前後，廟宇設布棚，盛張燈彩。通市懸燈，翦彩。十三日，謂之『試燈』。十七日，謂之『殘燈』。作粉粢，饋元宵，花爆、簫管、綵帳、錦棚、龍燈、竹馬、秧歌、社鼓，侈麗甲於隴右。《皋蘭縣續志》。元宵前後翦紙爲燈，懸列通衢。各鄉社慶神，合醵歌唱爲樂，謂『賀新年』。《會甯縣志》。元宵張燈，十六游三

橋，郤疾疫。《甯遠縣志》。元宵持紙錢，燃燈於祖塋。十六日執香燭謁寺廟，謂之『走百病』。《西和縣新志》。元宵觀燈，演社夥。十六日，各村燈會，赴各廟行香，謂之『游百病』。《洮州廳志》。元宵，街巷張燈，家家燃一甕燈，以燈花驗歲運。《禮縣志》。上元，搭松棚、張燈凡五夜，燈月交輝，笙歌騰沸。居人以桂蜜泡水供客，謂之『桂花茶』。《文縣新志》。元宵燃燈、放花爆，男女游觀，以爲豐年之兆。十六日出游向北方，謂之『散百病』。婦人焚艾□□□，亦云『灸百病』。《慶陽府志》。上元，預以泥塑秦檜夫婦像於通衢，用火燒之，名曰『燒秦檜』。是夕，婦女相攜，以手摸長舌、臂、足，名曰游百病。《靈州新志》。元宵，四市懸燈，雜扮花鼓、高蹻，演百戲。《武威縣志》。元夜懸燈，前後三夕，間有花爆、局戲。《鎮番縣志》。自十三至十六日，競張燈火，花爆，童子歌舞、遊戲，以慶元宵。《永昌縣志》。十四日夜懸燈街巷，或諷經，或演戲，或扮故事，躍舞通衢，十七日止。《平番縣志》。元宵通衢張燈，民戶以線密綴火番於小松株上，名曰『火樹』。龍燈、竹馬，歌踏街市，以慶豐年。《甘州府志》。元宵前後，盛張燈炬鼓，樓前蒙紗畫佛像，名『鼇山燈』，士女雲集。《敦煌縣新採訪》。二十三日夕翦紙人，刺孔遍身，當門焚草，子女皆繞火跳越，已而焚紙人，曰『燎疳』。《平涼縣誌》。廿三夕，人家堆蒺藜於門外，以火焚之，撒以鹽，老幼相跳越，名曰『燎疳』。既而揚其灰，名『六穀花』，以占豐年。《靈州新志》。

又　二月二日，祀土神、開山子、石藥王大小洞，士女拜謁、焚香、祈福。《皋蘭縣續志》。二月二日炒各種豆食之，曰『殺蟲』。《平涼縣志》。二月二日，炒各色麥豆，圈灰綫於室周圍，謂之『禁蟄蟲』。《西和縣新志》。二月二日，晨起撒灰周室廬，往各社廟祭神、卜珓，以占歲。夕祭土神。由是播種、興農事。《洮州廳志》。二月二日，朝藥王洞，遠鄉士女畢集。《慶陽府志》。二月二日，將元三所作爐餅，集老幼於庭食之，名『團圓餅』。取一年團圓之意。《靈州新志》。二月朔，張燈如元宵。次日，以牲醴祀土神、祈豐年。《武威縣志》。二月二日，懸燈、放火樹、遊戲。晨起汲水，謂之引龍。《永昌縣志》。清明節前，通行拜墓禮，爲春祭。舁城隍神於厲壇，郡、縣官設饌致祭，士民共禮之。異鄉士女以楮帛盛於封內，赴壇焚之，謂之『帶包』。《皋蘭縣續志》。

又　清明日，挈榼提壺，相邀野田或梵剎間共游飲，曰『踏青』。插柳枝戶上，婦女並戴於首，祓除不祥。《甯夏府志》。清明日拜掃祖塋，攜酒榼郊外踏青，焚香於掩骨寺，士女雜遝。《平羅縣新採訪》。三月三日步郊外踏青，以舒陽氣。《禮縣志》。三月二十八日東嶽廟會前後三日，市陳百貨相貿易。《甯夏府志》。

又　四月八日，五泉山爲浴佛會，人士游觀、施金錢。山洞中有摸子泉，婦人乞子者摸得泉中石子，云宜孕。《皋蘭縣續志》。四月八日浴佛之期，各村落赴神廟以祈甘雨。《洮州廳志》。四月八日爲麥節暨佛誕辰，居民多詣寺燒香。《成縣新志》。四月八日靈湫神會，拜迎聖水祈年。《慶陽府志》。四月八日游千佛洞。士女前三日進香，至日尤盛。《敦煌縣志》。

又　五月五日，門插艾柳，兒童帶五色絲索，佩香囊，塗雄黃於髮際、耳、鼻，親友餽角黍，交相賀，節飲雄黃酒。（《皋蘭縣續志》）端午節以艾蒲、柳枝偏插門戶，以避瘟疫。置雄黃酒，小兒以五色絲索繫腕、脛，以辟五毒。《西和縣新志》。端陽門首插柳禦瘟疫，飲蒲酒、作艾虎。擇月厭日，由官給劄請各鄉龍神至城外朵山禳雹，旋舁至西關外賽會，民皆赴之。《洮州廳志》。端午貼符門首，插菖蒲、艾葉閨中，以綵作符，翦艾虎相餽送。《甯夏府志》。端午採百草以製藥餌。《鎮番縣志》。端午門前插柳、飲蒲酒入雄黃，兒童身繫長命索。《甘州府志》。端午女之已嫁者多歸母家，謂之『女兒節』。《敦煌縣新採訪》。

又　六月朔至十九日，頂香朝興隆山後五泉山，百步拜佛，相習成風。六月六日游五泉西龍口沐髮，謂能已頭癢。拜祖墓，奠菜荳漿，薦時食。《皋蘭縣續志》。六月六日曝書畫、衣服。《平涼縣志》。六月六日汲水久蓄不壞，採百草合麵以釀醋。《西和縣新志》。六月六日汲水造酒麴。《慶陽府志》。伏日前後，農夫以師巫賽田，祖祭蠟神。《武威縣志》。六月六日，曝衣服、造酒漿、醋麴。《永昌縣志》。六月六日，通行拜墓禮，爲夏祭。《甘州府志》。六月六日，採藥草煎湯，大小皆沐浴，謂不出瘡疥。《敦煌縣志》。

又　七月七日，兒女設瓜果於庭前祀星，穿鍼、乞巧。《皋蘭縣續志》。七夕，兒女設瓜果、陳鍼工，作乞巧會。《會甯縣志》。七夕，室友束荳苗置盌，拜織女星以乞巧。《成縣新志》。七夕，女紅乞巧於織女，設蔬果，拋芽水上察影以卜巧。《慶陽府志》。七夕，室女設香案於星光之下拜織女，

穿鍼、乞巧。《平番縣志》。十五日，祭祖墓，設供饌，焚楮帛。晚放河燈，集黃河橋畔。《皋蘭縣續志》。十五日爲中元節，祀先、薦亡。釋家作盂蘭會。《慶陽府志》。孟秋朔至望日，擇吉祭墓，曰『上秋墳』。《甯夏府志》。中元節通行拜墓禮，爲秋祭。《甘州府志》。中元節迎城隍神像至厲壇獻牲，不演戲。焚楮錢以奉祖先。《敦煌縣志》。

又　九月九日登皋蘭山，飲菊花酒。《皋蘭縣續志》。重陽佩茱萸、飲菊酒。《甯遠縣志》。重陽爲餻餽親友，登高、游詠。《洮州廳志》。重陽親識置酒相招，登高聚飲。《成縣新志》。重陽食餻、飲菊酒，亦有爲登高會者。《甯夏府志》。九月九日作棗餻，同社友人登樓賦詩，名曰『登高』。《甘州府志》。

又　十月朔作紙箱，盛冥衣、冠、履謁墓祭焚之，曰『送寒衣』。《皋蘭縣續志》。孟冬朔，焚寒衣、紙錢於門外，云『招魂』。《洮州廳志》。十月朔，焚楮幣，象金於墓，謂之『送寒衣』。《成縣新志》。孟冬之朔，祀先祖、薦湯餅。《甯夏府志》。十月朔，大族祠堂設祭，以五色紙作衣裳焚之，曰『送寒衣』。庶民作餛飩奠之，爲冬祭。《甘州府志》。冬至拜小歲。《皋蘭縣續志》。十月朔，皁城隍神像出城，至厲壇演戲、獻牲，多焚楮錢。家有客死他鄉者，焚楮錢祭奠於門外。《敦煌縣志》。冬至，隨官師賀陽至。《甯遠縣志》。

又　冬至，設牲酒祭祖，親鄰亦置酒交賀。《西和縣新志》。冬至祭神，皁幼爲家長賀歲。《洮州廳志》。冬至日祀先祖，家人、親友相拜賀。肉雜粉腐爲羹，和酒啜之，曰『頭腦酒』。冬至一陽生，取作事有頭腦意。《甯夏府志》。冬至祖、考前行四拜禮，次拜尊長、師友。夕備酒肴奠祖、考。《平番縣志》。

又　臘八日作粥，徧祭戶庭。《皋蘭縣續志》。臘八日煮粥，雜以棗豆，曰『臘八粥』。《會甯縣志》。臘八日食臘粥、藏冰。《甯遠縣志》。臘八日以各色米豆製粥食之，且徧置於花木上，次年無蟲且茂。《西和縣新志》。十二月八日，宿爲粥，五更和八寶菜，謂之臘八粥。鑿冰、祀神，家人啜粥，亦會親友。《洮州廳志》。臘八日煮粥，雜以豆肉，曰『臘八粥』。是月取水釀酒，曰『臘酒』。《甯夏府志》。臘日以粥彈門戶，施牲畜。農人敲冰散諸田。《武威縣志》。臘八日爲粥，以祀神報成功也。鑿冰置田畝，以兆來年潤澤。《甘州府志》。二十三日供餳餅、割雄雞以祀竈君。獻芻豆以秣竈馬。《皋蘭縣續志》。祀竈日以餳酺竈神。相傳是夜竈神詣天帝，白人罪過，酺之以膠其口。《平涼縣志》。二十三日祀竈，備品物祝云：『上天言好事，回宮降吉祥。』《洮州廳志》。念三夜以雞、酒、餅飴祀竈，曰送竈雞，陳而不殺，至除夕始薦熟，曰『接竈』。《甯夏府志》。除夕換桃符、焚香、燃爆竹、陳祭品於天地、先祖位，拜尊長，曰『辭歲』。《皋蘭縣續志》。除夜煮豚蹄，老幼聚食之，曰『齩鬼』。《平涼縣志》。除夜男婦門前跪請家先，不哭。正月初三日夕，門前焚冥錢舉哀，謂之『送家先』。《安定縣志》。除夕，親友交相餽遺，午後設天地及祖先前祭品，入夜，閤家陳酒肴守歲。《西和新志》。除夕，備錢紙迎神於村外，謂之接家親。《洮州廳志》。除夕日，院中植松枝爲棲神之所，設香案奉天地。庭堂供祖先，設祭品。晚迎神、膜拜，具酒肴守歲。《禮縣志》。除夕祀先祖、拜尊長、焚香、爆竹、飲酒守歲。閨中以棗、柿、芝蔴及雜果堆滿盞，著茶葉奉翁姑及尊客，曰『稠茶餞歲女』，筵以爲特敬。新婦拜見舅姑，鍼工外尤重此。相傳始於明王府，至今不變。《甯夏府志》。歲除日，掛黃錢、易門神、貼春聯以迎春禧。《鎮番縣志》。除夕用勺盛酒、醋，燒石塊淬之，向屋內薰埽，以除邪穢，謂之『打醋彈』。《敦煌縣新採訪》。

又　八月三日祭阿文成公祠。自朔日至初八日陳百貨、雜劇，四民雲集。中秋，餽節禮，相拜賀，至晚祀月。《皋蘭縣續志》。中秋，陳瓜果賞月，餉以月餅。《會甯縣志》。中秋親識以瓜果相餽送。晚置酒，對月飲之，曰『賞月』。《西和縣新志》。中秋作月餅，具果品祭月。次日，以果餅餽親戚。《洮州廳志》。中秋祀月，比屋皆然。餅筵瓜市，嘗徧衢巷。《甯夏府志》。中秋以瓜果牲醴祀月，街坊集社賞月。《武威縣志》。中秋陳百果於庭，割瓜如月形，以祀月。《甘州府志》。中秋，凡出嫁之女在母家者，俱送歸夫家，謂之『團圓節』。《敦煌縣新採訪》。

清・陳克繩《西域遺聞》《風俗》　日月有食，預推不爽，凡此天文推測，云卽唐公主時所流傳者。紹按：《圖識》推算占驗皆唐公主所流傳，其四時氣候溫和，常如中土。二、八月天氣俱晴雨匪常，風霾無定，大約藏地平壤則熱，居高則寒，有十里不同天之語。就拉擦招而論，清明立夏間草大萌芽，于春夏初豆麥

播種，收獲亦在七、八月之交。至日月晦顯雷電霹靂，尤與中土無異。夜有露，秋暮有薄霜，雪不厚積，冰雹平時閒見，或山□水□則有時頓作。番人請活佛咒卽止，然亦有不應者。

禮儀

清・姚瑩《康輶紀行》卷七　蕃人有合古者數事：女衣裳前著幅，一也；蕃僧見人必以哈達，卽古之束帛，二也；蕃見官長必僂背旁行，卽古一命而傴，再命而僂，循牆而走之義，三也；官長有問必掩口而對，四也。禮失而求諸野，不其信乎。

清・許光世、蔡普成《西藏新志》卷中　哈達爲交際上之必需物，姚氏瑩謂藏人相見用哈達，正與中國古時用束帛之禮相符。凡交際時，必互贈哈達，訪親友，結婚姻，或辦某事項，互須協議之處，均以此物爲結納，或約束之徵憑，贈此物時，以袋封固用之，其製以白色或淡青色，長方形絹一片，薄如紗，邊爲褶襞，大小不一。

清・蕭騰麟《西藏見聞録》卷下　歲時，郡王延其陪隸，居中鋪方坐褥數層，王坐於上，兩傍各鋪長褥，噶隆、第巴等進見，脫帽吐舌，垂手曲腰作揖捥之狀，遞哈達一個，然後依次就坐兩傍長褥。哈達係織成白陵一幅，頭尾有萬字花紋者，似汗帕而寬大過之。蕃用哈達卽投刺之意也。若平交則彼此交換。小蕃見噶隆、第巴等，亦與噶隆、第巴等見郡王禮同。獨阿里噶爾岌地方之人，見長上不脫帽吐舌，惟傴僂磬折，自舉右手之中指指額，口念唵嘛呢者三，惟差異耳。至筵席，郡王坐前設矮方桌二張，就桌上鋪生熟牛羊肉各一腿或一方，上列棗、杏脯、核桃、葡萄、水糖、麥麪菓、纏頭果、焦糖等品。焦糖用酥油熬成者長尺許，寬三寸，凡延席之厚薄，視年歲之豐歉以爲制。其下二人共坐一桌，陳列之肉食果品數亦半之。食先飲茶，次土巴湯，次牛奶茶，次抓飯。纏頭回民所作稻米抓飯，拌以沙糖、棗、杏脯、葡萄乾、丁香、紅花、暨牛羊肉碎，盛木碗內，以手抓食，故名抓飯。最後始飲酒，酒內必滴酥油少許。袁詩：『炙熟牛酥羊，醅深馬乳澆』卽此也。凡進食一次，有婦女十餘人，皆衣辭縩波娑，筵前歌唱，胡笳作靡曼之聲。繼以幼童數十人，衣彩服錦裳，頭戴白布圈帽，腰束錦帶，腳繫小鈴，一半執斧鉞，一半持鼗鼓，歌唱跳舞。其腳步之聲與鼓音互應，是謂一闋。進食五次，歌舞五闋，方各懷餕餘而散。自噶隆以至小蕃宴會，主人皆上坐，賓至不起立迎送，其陳設食物亦多類此。男女併坐，歌唱酬答，竟日方畢。惟樂婦歌童，則自郡王以下不敢有也。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一　哈達，以白綾或白絹爲之，長二三尺至丈餘不等。凡番人相見不投刺，不執贄，雙手捧哈達以將敬。尊者受之，別用一哈達掛諸卑者之項。若平交，則受而各置諸懷間。遠道贈遺亦用之。又有一種曰江卡，較哈達略小，以紅色綢絹爲之。喇嘛手縛數結于其上，番民重若珠寶，置諸項間，謂可闢邪。若得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手縛者，一江卡可易馬一匹。予曾一見班禪親手結一江卡爲贈，時予摯一小僮，蠻產也，乞之，而日置諸項，不半年僮病斃。凡裹藏佛，皆用哈達、江卡二種。

又西二　達賴下山沐浴，千乘萬騎護送，漢官、兵丁，亦應護送。雨。

欽差例以上山下山日期入奏。羅卜嶺岡四圍皆下帳房。欽差亦應隨時遣人問候。達賴每日浴于石池，亦坐誦水經一卷，或日二、三次。浴後天冷，則以貂裘圍裹發汗，云浴時服寶貝丸一粒，內有獅子乳云。

清・陳克繩《西域遺聞・風俗》　哈達以綾絹爲之，長者丈餘，短者盈尺，來自成都之市，夷人相見之束也。遇貴者，跪而遞；平者互而遞；下者掛其頸。文書往來必摺哈達於內，所拜神必掛哈達。故神像皆垂哈達滿體。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四　〔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廿五里宜母壩茶夫。察木多祝釐寺備遣副倉儲巴往迎，設立帳房，極整齊，備清茶、奶油茶、人參果、餑餑桌四張，殊可笑。略坐卽行，又五里至依堆民房茶尖。千總穆朝德備在樓上，甚潔淨，蓋房東之經堂。送土儀，卻之。賞之復行山路，左臨河，路傍風景絕佳。

又　〔十二月〕二十四日，點火把，由德慶起程，半路火把未有接續者，幸月色甚佳，石子路而行。天氣覺冷，遙望布達拉山，卽在面前，然

尙在六十里外。四圍羣山或土或石，皆似山脈，獨朝布達拉山，亦奇事也。行卅里蔡三早尖。何稚逸太守光燮等接見，夫後復行平壩及石子路。用皮殼船渡過藏河。有生一來，初次乘坐，然頗穩，轎亦用此渡過。有木船一隻，用綆來往，作四方形，其笨非常。渡後步行，在岸路右公爵（一爲達賴之兄，一爲前達賴之姪。）均寶石頂，並番官下帳房備茶夫，略坐。又十五里，工布堂駐藏辦事大臣裕子維鋼在野地向天跪請聖安。到帳房少坐，裕云，在外舅鶴汀先生處曾讀書，見過，余實不記憶。沿途均係遮紅批並白綢子，廓爾喀等人叩接。遂謁正中殿聖容，前行九叩禮，係在布達拉山正中殿上，台階多級，並走油滑石子漫路，頗喘，其廟工程大極。曾過琉璨橋，經叠落牆看下面八功德水亭，並見一四方大石幢，又五里，下山回署，在儀門外行三叩禮。晚約委員等飯，糧務備，共行程六十里。自出京至此一萬九百餘里纔完。

又卷五〔光緒三十年二月十八日〕薩迦佛送到如來佛祖像一尊，並大麵珠及丸藥片子等件，收之，賞之。《衛藏識略》內載，薩迦寺在後藏，有喇嘛，卽元帝師八思巴後，爲紅帽之宗。其教喇嘛娶妻育子，有後則不進室，始登法座。所送大麵珠，名蓉追對籽丸，又名車堆勒布，小珠，加堆勒布，極小珠，對籽勒布。銅鑄係如來佛一尊，麵印觀音佛二尊，一正像，一變像，又印文殊佛一尊。

又卷七〔光緒三十年十一月〕十八日早，委員、文武各官及各項執事、兵丁等均來祝壽。前數日卽送禮物，佛公、噶布倫、堪布、喇嘛及達木八旂協佐並漢邊鄉紳均來祝。有送禮物，有送銅佛，不一。兵丁賞錢，官員留飯，均暫散。午後將跳弦子叫入內院，衆江古學在西廊坐，同惠臣、少韓、少嵩、鶴孫東廊坐。晚間約漢番官在二堂飯。圓桌二，便衣一周旋，進內用飯。燈後復陪楊聚賢諸位看弦子，亥刻散。

又〔光緒三十年十二月〕十九日午刻封印，赴大堂。先文武參堂，遂升座，衆番官、武弁行禮。卽用印標封，稟陞公座，稟請匙鑰，稟請金印出龍箱。吉時簽押，稟用印吉時封印。稟請金印入龍箱。吉時拜印後，封印下座。北向行三跪九叩禮，禮畢復參堂行禮訖。退二堂，文武員弁、番官均來叩喜，兵丁衛隊亦在階下叩喜，進內。

又卷八〔光緒三十一年正月〕十九日巳刻開印，赴大堂，北向行三跪九叩禮。禮畢，參堂升座，衆文武事卽用印標封封印，衆文武復參堂，番官武弁亦參堂，禮訖退二堂。衆文武官弁、佛公、番官、兵丁等俱叩喜。進內開印，與封印禮不同，拜印分參堂先後也。

又〔光緒三十一年三月〕十七日，穀雨。辰初刻，換縐綫帽，乾尖領，去灰鼠，回銀鼠馬褂，羊皮袍，黑袖。恭謁扎什城關帝廟行香。每看漢操必行香。至教場，統領以次及達木八旂協佐領均跪接跪送。至演武廳下輿，委員、筆帖式及噶布倫等均站班，進內略用點心，卽升座。文武番官參堂畢，先演陣式至，雜技至，遂看馬箭、步箭到馬兵止。下座用飯，復升座，看洋操陣，比漢陣有用多多矣。接看戰兵步箭，守兵打槍，演準頭，洋操打槍，演準頭。看守兵二排下座，委夷情代看。剩一排復入座，並接看洋操打槍，打訖，演抬槍二人，演抬砲三人，領賞耗，自統領、協領、噶布倫至守兵、應役、漢番各差止，所賞別有帳，可謂不貲云。

又卷九光緒三十一年歲次乙巳，四月初一日辰刻，恭謁大招萬歲牌前行禮，回署家廟神位前行禮。化臣、海山來，在上房引多吉扎胡圖土來見。縱綫帽，黑絨領棉袍，四不露羊皮馬褂。其本廟在打箭鑪，徒衆五六千，名土顛洛桑白桑布。詢年十九歲。昨與噶勒丹池巴正談一日，噶勒丹池巴許具經典、有宿根，人亦沉靜非常。謂昂邦到此，保護藏地，惟有諷經，以祝福壽。並面遞如來古佛一尊，丸藥、絨毯、藏香等物，旋將昨日所備禮物給之，海山復來代謝。

又〔六月〕初三日，午後至園遇微雨。化臣來，甘奠池巴擬明日來，定於明日未刻。鶴孫來，因帶來賞耗香串甚多，各漢裝江古學各給一串。鶴孫致惠臣信送之，伊用官銜帖來謝，大爲可笑。擬初十日約噶倫來小園道乏、喫飯，並兩佛公。達賴喇嘛至刻下係十四輩，班禪係七輩。布達拉山西有塔子兩面，有串鈴接山，俗呼搖鈴接脈。蓋布達拉山從先與藥王山相連，經岳威信公斷之，本如龍形，後雖接，風水已破矣。晚飯至頭門外一看，轉至洋務局，均到。又細雨，午大雨。

又〔六月〕初五日巳初，策騎赴磨盤山下永安寺。寺額有四體字，爲藏衛永安等，太上皇甯，無年月，自係嘉慶初年恭懸。廟宇氣象莊嚴，登樓，在其說法處坐。主人爲江少韓、余、鶴孫、吳小瑾、馬竹君。竹君提調，乃教門席。少坐，本寺喇嘛請升座，進炒飯、酥茶、果品、長壽佛、

哈達，回賞數十藏錢爲服役人，哈達賞當事喇嘛，當回明本寺濟嚨胡圖克土，因明年受格隆大戒，不受此戒，不得穿黃披單。今已至別廟坐靜。此濟仲尚係恭勤兄任掣瓶。下座後到各殿一看，觀音佛果係女身，胸前帶告亦用松石所鉗，與藏丫頭無異。座上佛冠、佛座，皆係珠寶鉗之。然座下鉗鼻煙壺三個，不可解。其餘諸佛有千百尊，多係珠寶鉗成，甚覺富麗。

又〔六月十九日〕媚柳給娥珠送衣服等，在西屋坐。娥珠必要周旋，蓋番禮客來須擺點心零食等物。只有洋點心、鍋巴錫、乾杏兒，然三碟不成局面，只好有吃剩乾莞豆湊上而已，大爲可笑。想主客二人之酬酢，不過如此。晚飯後至園，登看台，聽東邊有鞭聲，乃漢人今日祭觀音。世傳此日過海，始聞歌聲，繼聞鼾聲，蓋入醉鄉矣。

又卷一〇〔九月〕初八日，九鐘喫早飯。九鐘三刻，由署起身赴布達拉山。文武漢番各官均到，見噶爾丹池巴佛座東面南站在墊上，由京喇嘛捧敕書，池巴面東跪，永安寺胡圖克土後跪，佛公噶倫等廊外跪。池巴接敕書後，喇嘛交印房筆政展開，一人讀清文，一人讀漢文。達賴及大胡圖克土佛公等均有賞賚。讀畢，池巴等均三跪九叩禮，大臣退，池巴送哈達，永安寺胡圖克土送哈達。升座在佛座東北高台，佛公噶倫等參見，送酥茶前後三次。達賴大臣用金壺，衆人用銀壺，送酥油炒甜飯一次，送羊肉沫熬粥一次。排筵二桌及猞猁片子，上賞蟒緞一匹，藏香數束，羊肉一塊。此每回照例天恩均霑之意。此係石鍋所煮，極好，乃山上有名之物也。番子僧俗各官當即撕而食之，漢官作不到也。跳鉞斧三次，照常賞之。兩喇嘛對北唸經，兩喇嘛講經並搶筵席，照常辦理。惟筵上有一木刻八寶，後知名扎喜打銘，似棉參多，大約佛所食之物，皆以此爲恭敬，故必放在食物之上。惟此次有兩噶倫，手托如銅盆一個，上以酥油麵捏成塔形。後詢明以麵捏八寶。先行禮復站起，以手二人托之，一喇嘛面北唸經。東果兒穿花衣、戴元寶帽，云是唐朝宮女打扮，分兩般頭做佛塵，先如世襲後來則散衆。先來者佛當以手摸其頭，後來者以棍楮之而已。噶倫等均朝衣挂珠，朝頂係碧璽，大可笑，如貴妃頂戴。佛公等亦朝衣掛珠。詢之，乃達賴得大皇帝恩賞，均爲吉祥，合藏都平安等語。經甚長，念完後進上復交下，後隨喇嘛、俗人捧寶物、銀袋，由佛座前過。噶倫等先行禮，並一切執事人頭硼佛座並遞哈達，此禮不甚了然。後詢之噶倫等，在山上貢來三寶，比作爲送達賴，蓋虛而又虛之文也。此爲例貢回賞之舉，禮成下山。正午正一刻，穆隆寺請掣瓶。名德柱胡圖克土，此爲本老大堪布請示。定於十五日午刻送觀音佛一尊，哈達一方。禮也。

又〔十一月十三日〕午後，至園一踏，並登樓略坐。別蚌寺喇嘛來。因蒙古王公未來，廿四日唸經熬茶，請昂班布施，送來羊腔二隻，胸前、四腿厚肉，皆挖而食之。儘有微肉、點心二匣現買者，頗可笑。收之，賞藏錢一百文，合銀十兩。所謂厚往薄來，藏中事大半如此也。

又卷一二〔光緒三十二年六月〕十九日，早起鶴孫過來略談。八鐘餘至番校場南柳林，係凍果爾所住黃房。內院有活水，乃藏河引入。林木尚多，不甚熱，爲廓爾喀噶必丹所請，一奇事也。自來駐藏者未經過。將到，遣其弟用哈達半路接，伊在林外親身接，進門排隊吹號。下有數帳房，另有小木房，棚用金絲緞作頂，柱以金絲緞裹之，墊子、地毯，緞子、猞猁爲之。周圍懸佛像，其恭敬華麗至矣。二奇事也。早飯至帳房，用設圓桌、椅子，用漢席。在木房閑坐，則有留聲機器兩架，纏頭數人唱番曲，廓爾喀人唱其本地曲。午後且至其院外一踏，見田中大麥已出穗。所種麥豆不分壟，草不拔，豌豆已開花，頗具野景。在座者江少韓，吳小瑾，恩惠臣，李海山，劉化臣，皆可不相拘泥。不意在帳房用晚飯，忽來大風、大雨，繼以冰雹。帳房欲飛，大樹欲折，頃刻腳下水深數寸。或用雨繖，或穿荷衫。自來喫飯無此景況，三奇事也。此外，房主人遞酥茶行禮，其弟並兒女皆來，頗爲盡禮。完時如此收場，眞可入儒林外史。

清・姚瑩《康輶紀行》卷一〔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九日，西行上大雪山，【略】下山至西俄落，蕃百戶率衆出迎，地頗平坦，居民三十餘家，裏塘土司遣蕃目來候。

初十日，西南行，上小山十數里，曲濟嘉木參遣卓尼爾達末率剌麻迎至，言已自濯桑格堆滾至裏塘候見。又數里，崇喜土司丁旺澤須率蕃目，從二十餘騎迎謁。綠猞猁大袍，金帶紅毡高胎，捲沿大皮帽，上安藍色明玻璃頂，隨行上大雪山。河冰甚堅，林深谷邃，亂石危崖，四十里至咱馬拉洞塘汛，達末入見，跪獻哈達一，方木盒一，言大呼圖遣進食物，卻之。賞佛頭哈達五連，紅綾一疋，俾還予大呼圖賞達末佛頭哈達二，連五色布各二，衆剌麻茶二包，遣去。復傳崇喜土司人見，賞佛頭哈達二，連色布五疋、茶二包。令還。

又　自打箭鑪至藏中，賞諸土司、蕃目，皆以綢緞、衣料、帽緯、荷包、小刀、鼻煙壺、煙、茶、布、佛頭、哈達。哈達者織素綾爲之，每方約二尺，中織佛頭，六方爲一連。凡蕃目及剌麻見貴客，不用名柬，奉哈達爲禮。大剌麻則奉素綾一長幅，或無佛頭即古人束帛相見之意也。客受而還之，亦予以哈達，蕃禮神佛亦然。《會典》西藏貢品有之而未言其制，尋常小蕃所用哈達，則絹爲之而無佛頭。每方一尺五寸，十方爲一連，皆織自成都及西甯焉。其次則五色布及煙，而需茶尤甚。

又　〔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過小橋沿河行，紆折登山。二十五里至火燒坡，下山即平原。曲濟嘉木參率執事剌麻廿餘人，設帳迎候，跪進哈達。余亦還以哈達，入帳坐。曲濟嘉木參侍坐獻茶果，問起居畢。余登輿行，不一里，裹塘大寺堪布率眾剌麻來迎，停輿見之。裹塘糧務黃明府愼修及守備、正副土司皆出。申刻至裹塘，依山阿爲土城，寺宇叢聚，約數百家。其城外東南，蕃居百餘戶，正副土司所居也。余行館在巴空寺內佛殿右。

十三日，北向設香案，文武齊集立案側，傳曲濟嘉木參入。余望闕行禮畢，曲濟嘉木參亦行三跪九叩首，禮跪聽訊。問詰其何以入住裹塘不回，供言乍雅案未結，恐爲人害。又問阿足六站差使，爾例當承應烏拉，何以阻誤？供言糧臺、糧餉委員均有頭人供役，未敢阻誤。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三　〔光緒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在裹塘早尖。巳初餘起身，出塘不遠，即有番民、番婦於路左設香几、椅子各一，番婦手擎托盤，內奶子一碗、白酒二杯，似餞行之意，因令賞之。本處弁兵跪送，裹寺喇嘛跪送，廿里外張子英守戎叩送，卅里土司叩送。至大橋過之，橋以木爲，每夏令大水，均能冲倒，往往失事。上大坡，在蠻房外茶尖。自未到裹塘以前，即有土山，多且不甚高，中必有平壩，今日所行路均如此。可惜田地竟爲廢棄，蓋喇嘛爲政，不願開墾，恐漢人多，彼則難爲所欲爲矣。

清・鄧承偉《西甯府續志》卷之《風俗》　冠禮：久廢，士大夫家多未舉行。

婚禮：士大夫家隆重，婚姻恪遵古禮，村堡鄉民間名納采，不用庚帖，惟以親友爲冰人。更有同姓結婚者，近雖稍知變易，而積習究未盡除也。

喪禮：士大夫家遵行朱子家禮，雖習俗移人，侈靡是競，尚有盛作佛事者。然不惑於陰陽家言，致停柩而不葬。

祭禮：縉紳世族多建家廟、宗祠，行奠獻禮。平民祇於四時令節拜掃先塋。

士敦詩書力田，撲實渾厚，不事大飾，即仕宦之裔亦節約如常人。

農習勤儉，歲不再登，田家多牧養牛羊。

工不尚淫巧奇技，構屋、制器質樸堅固。

商務尚盛，商雖逐什一之利，從無壟斷之行。

清・張彥篤《洮州廳志》卷五　《鄉飲酒禮》每歲正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於儒學舉行鄉飲酒禮，大賓以致仕官爲之；僎賓以鄉里年高有德之人爲之；司正以教職爲之；贊禮以老成生員爲之。大賓位東北，僎賓位西北，介位西南，主位東南，三僎次於大賓之左，三賓次於僎賓之右，司正次於主之右，衆賓位於西，僚屬位於東。除賓僎外，衆賓序齒，僚屬序爵列坐。前一日，執事者於明倫堂依圖陳設坐次。司正率執事習禮。至日黎明，執事者宰牲、具饌，主席及僚屬、司正先詣學，遣人速請賓僎以下。比至，執事者先報曰：賓至。主席率僚屬出迎於學門之外。以入，主東、賓西，三讓三揖。而後升堂，東西相嚮，立贊兩拜，賓坐。執事者又報曰：僎至。主席又率僚屬出迎，揖讓、升堂，拜坐如前儀。僎賓介至，既就位，贊者唱：司正揚觶。執事者引司正由西階升詣堂中，北向立。贊者唱，僎賓以下皆立唱，揖，司正揖，僎賓以下皆報揖。執事者以觶酌酒授司正。司正舉酒曰：恭維朝廷，率由舊章，敦崇禮教。舉行鄉飲，非爲飲食。凡我長幼，各相勸勉。爲臣盡忠，爲子盡孝。長幼有序，兄友弟恭。內睦宗族，外和鄉里。毋或廢墜，以黍所生。讀畢，唱：司正飲酒。飲畢，以觶授執事。唱：揖。司正揖，僎賓以下皆報揖。司正復位，僎賓以下皆坐。唱：讀律令。執事舉律令案於堂之中。贊引讀律令者詣案前，北嚮立。唱：僎賓以下皆供立、行揖，如揚觶儀。然後讀律令，有過之人俱赴正席立聽。讀畢，復位。唱：供饌案。執事者舉饌案至賓前，次僎，次介。主三賓以下各以次舉訖。唱：獻賓。主起席，北面立。執事斟酒以授主。主受爵，詣賓前，置於席，稍退。贊兩拜。賓答拜訖。執事者又斟

酒以授主。主受爵，詣饌前，置於席，交拜如前。儀畢，主退，復位。唱：賓醊酒。賓起，饌從之。執事者斟酒授賓。賓受酒詣主前，置於席，稍退。贊兩拜賓，饌主。交拜訖，各就位坐。執事者分左右立。介、三賓、衆賓以下以次斟酒於席訖。唱：飲酒。或三行，或五行供湯。又唱：斟酒。飲酒、供湯三品畢，唱：徹饌。候徹饌案訖，唱：饌賓以下皆行禮。饌主、僚屬居東，賓介、三賓、衆賓居西。贊兩拜訖，唱：送賓以次下堂。主、賓分東、西行，仍三揖出學門而退。

按：府志主獻賓醊之後，通唱：斟酒。執事者斟酒。唱：歌詩。引歌詩諸生至堂下。唱：主賓以下皆興歌南山詩第一章。畢，一揖復位。唱：主賓以下皆坐。唱：飲酒。酒三行。唱：供湯。主賓皆請湯。唱：供饌。執事者披割豬首畢，下饌。主賓皆請饌。執事者按行斟酒。至第五盞，歌詩第二章。第十盞，歌詩第三章。第十四盞，歌詩第四章。第十八盞，歌詩第五章。酒以詩章爲節，供湯、供饌俱如前禮。席畢，露臺東嚮設香案，行三跪九叩禮。望闕謝恩畢，賓主相醊，皆行兩拜禮畢。唱：送賓。一揖相讓至二門，一揖至大門，一揖至門外。賓主東西相嚮，一揖而別。主人立門首，引禮者唱曰：賓不顧矣。主人回署。此與會典所載較爲相近，蓋酌古而復準今者也。典禮終。

清・杜昌丁《藏行紀程》　十八日，行五十里至擦瓦岡。營官數里外遠迎，服飾甚偉，侍從甚都，俯伏道旁，獻茶果。問風俗則重譯始通。先是營官聞蔣公至，遣人修道至壩臺接壤地，及抵境邀住署中。制度壯麗，法令森嚴，門懸人頭、手足無算。其俗犯法應誅者投喇嘛寺即免，中甸等處皆然，住二日。

清・鐵船居士《藏紀概》　藏招所見，唐古特、土白特等人，凡遇中華人，必駐立道傍，捧手蹲身垂首以作禮，俟過畢方止。彼中官目名曰弟巴，見道上騎馬懸纓者，知是職員，亦恭身路旁，以讓其行。

清・允禮《西藏日記》卷下　〔雍正十三年〕二月朔日，達賴喇嘛宴餞于都岡樓。上建三簷黃繖一、彩幢二、絨纓白旗二、皂纓赤緣白旗二、錦帳四。番僧數人俯睥睨上，吹海螺喇叭以迎。余同達賴喇嘛中道入，余東坐西向，達賴喇嘛西坐東向。座高七尺加四褥。次章嘉胡土克圖西向，座高四尺五寸。諾木罕東向，座高二尺。再次都統鄂格、副都統福壽，西向，公瑣南達兒札東向，皆褥地坐，其下東列席六從使官弁，西列席二番僧酋目及西藏使臣、章嘉弟子等，褥地對向坐。坐定，僧揭席冪，餚三行，餅饌層纍，上列杏桃諸品。初獻時，二老僧向上三拜，北面倚杜坐，口喃喃誦番詞。誦竟，樓西南隅鼓吹大作，其鼓以鐵爲腔，鞔一面，形如半瓜。四番優躍而出，一人抹首赤錦，三人抹首素帛，並錦窄袖，紅革履，腰束絳帶，膝綴銅鈴，右握斧，左綰帨，魚貫躬身入庭中，屈右膝，以手抄地至額已而。竦軀雙舉斧，超距曲踴，俛仰合節，有長虵率然之勢。斧柄置鈴，聲琅琅，與鼓相應，良久鞠膝告退。中華優前奏樂，樂三終。番優更躍而進，撚其斧作蹻立狀，揮其帨作蹲伏狀，十遍十決仍鞠膝退如前，中華優再奏樂，樂三終。番優三上，側身立，兩臂運掉支左詘，右若射若搏狀，搖斧振鈴，揮帨前逐，散列四隅，復聚而肩隨斂，而鱗次，仍鞠膝退如前。是時觀者目爲愕眙，心神震蕩，問其制。云唐時公主嫁西番所攜之樂伎也。余嘗攷周禮。韎師掌教舞，韎樂旄人掌教舞，夷樂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禮記曰，昧東夷之樂，任南蠻之樂。今番優蓋卽任昧之遺意耳。宋熙寧中，嘗取樂於高麗以備國風，則此亦可資輶軒之采矣。

逮樓上樂作宴，遂畢。

初二日治行，並以金帛贈達賴喇嘛及賞僧徒酋長等。

初三日發泰寧，達賴喇嘛送至惠遠廟門，番僧等跪送道左。

又《西藏誌・禮儀宴會》　自噶隆、牒巴，下至小番，見郡王竝公等，俱止卸帽于手，伸舌，打半躬，垂手曲腰，各自就坐。凡進見必遞哈達一箇，如中華投遞手本之意。若係平交，則彼此交換爲禮，卽書信中亦必置一哈達，蓋如我之投刺之意。若路遇，則側立、抹帽、垂手打躬。其平民見噶隆、牒巴、頭人之禮，亦如之。自郡王下至番民，見達賴喇嘛皆卸帽、合手三禮拜，曲腰垂手至法坐前，達賴喇嘛以手抹頭一下，謂之討捨手。

清・馬揭、盛繩祖《衛藏圖識》卷上《禮儀》　西藏自噶布倫、戴綳、碟巴以下至番民，見達賴喇嘛、班禪佛皆卸帽、合掌、伸舌，頂禮者三，復垂手鞠躬，聚足屏息至法座前。達賴、班禪以手摩其頂，謂之『討

捨手』。凡進見必遞哈達一枚，如中華投刺然。若係平交，則彼此交換爲禮，即書信中亦必置一哈達以示敬。若路遇，則卸帽、垂手側立。噶布倫以下見駐藏大臣及文武漢官，與番民見噶布倫、碟巴、戴綳之禮亦如之。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一　番人見官長，以手摘帽，垂手侍立。亦有握拳而豎兩大拇指，作叩首狀，舌伸唇外，動盪不已，以將敬或乞恕罪，則稱『姑齎姑齎』，似言畏懼乞命也。其首肯之詞稱『拉蘇』，或稱『拉拉蘇』，猶華人之言是也。

又西二　凡喇嘛見官長，手呈哈達，而以藏佛、藏香、氆氌爲饋，報以綢、綿、茶、布或白金，必倍其所饋之數焉。

又西三　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憑高踞坐。凡晉謁者，以銀幣爲贄，伏地免冠。達賴、班禪手摩其頂，勝錫百朋焉。孫文靖至藏，適達賴、班禪由羅卜嶺岡坐湯回布達拉山，班禪額爾德尼本在後藏札什倫布。因廓首肆擾，暫居前藏。文靖往謁，達賴喇嘛迎至中庭。文靖請其升坐受禮。達賴固辭，乃行賓主禮。文靖隅坐，告以天朝聲罪致討，護持黃教之意。達賴以手加額，感而欲涕，力請領受雇直，多備烏拉，運供軍儲。文靖以相見禮入告。

清・孟保《西藏奏疏》卷二《籤掣達賴喇嘛》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八日奏，爲達賴喇嘛呼畢勒罕坐床事，畢恭摺奏聞事。道光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欽奉諭旨，達賴喇嘛呼畢勒罕於明年四月十六日坐床，著改派幫辦大臣海樸、會同孟保、章嘉呼圖克圖，看視達賴喇嘛呼畢勒罕坐床，欽此欽遵隨遵。依於本年四月十三日，臣等會同章嘉呼圖克圖、噶勒丹錫哷圖薩瑪第巴克什，帶領司員、各呼圖克圖、喇嘛、番官等，先赴日甲山寺，迎接達賴喇嘛呼畢勒罕下山，在藏迤東支搭黃布城，在彼住宿。臣等謹按照料前輩達賴喇嘛之例，出派綠營弁兵安設營盤，隨侍兩宿，於十五日，臣等迎接達賴喇嘛呼畢勒罕至布達拉山寺，詣高宗純皇帝聖容前，恭叩行禮。於十六日，臣等謹將頒賜達賴喇嘛呼畢勒罕金冊敕諭，並賞賜貂褂、珊瑚、朝珠等件及銀一萬兩，用黃亭賫至布達拉山寺大都綱殿內，按次敬謹供放，隨將坐褥靠背安設床上。俟達賴喇嘛呼畢勒罕至大都綱殿時，臣等及章嘉呼圖克圖司員，謹將金冊敕諭宣讀，達賴喇嘛呼畢勒罕向東跪聽，讀畢祗領賞賜物件，向闕行三跪九叩禮，恭謝天恩。隨將御賜衣帽均與呼畢勒罕穿畢，扶持坐床。噶勒丹錫哷圖薩瑪第巴克什率領番僧唪誦吉祥經咒，各呼圖克圖、喇嘛等，均行禮畢，大設筵宴，達賴喇嘛呼畢勒罕坐床禮成。是日天極清朗，諸事吉祥，闔藏僧俗無不歡欣感激，謹此奏聞外，至達賴喇嘛呼畢勒罕現已坐床，自應照例將呼畢勒罕字樣裁撤合併，陳明謹奏。

清・鍾方《駐藏須知・到任視事儀注》　大人高陞進藏，前任駐藏大臣及諾們罕，均在前藏東南二里許工布塘地方支搭帳房迎接。大人至帳房前下轎，前任駐藏大臣及諾們罕等跪請聖安，畢，各行見面禮。諾們罕先以哈達雙手呈遞大人。

駐藏須知　大人亦另用哈達一方回遞，止於彼此更換哈達，不應揖拜。坐次：大人正坐。先前駐藏大臣左旁坐，諾們罕右旁稍偏坐。大人在帳房稍坐，隨上布達拉山，恭謁聖容，畢。拜見達賴喇嘛時，達賴喇嘛先跪聖安，次亦互遞哈達。稍坐，大人高陞進署，遣統領拜儀門。開門，即於吉時拜印，行三跪九叩首，禮畢，請大人陞公座漢印房，呈請用印，上任大吉，祿位高陞，用印畢。請大人簽押，畫接事通行紅稿，畢，拜竈君，行兩跪六叩禮。畢，隨拜前任大人後，回府，陞公座，大小文武官呈投履歷，叩見大人，及各項漢番文武官兵等叩喜，諾們罕來見時，在大門外下轎，見面，仍係互遞哈達。坐次：

駐藏須知　大人正坐，諾們罕旁坐，至榮增諾們罕、第穆呼圖克圖、濟嚨呼圖克圖、呼徵阿齊圖諾們罕等來見，互遞哈達。坐次：大人正坐，呼圖克圖等旁坐，見畢，辭出畧送數步。其餘皆係屬下噶布倫、仔琫、頗琫、協爾幫、朗仔轄及世襲公台吉、大小僧俗營官，並戴琫、如琫、甲琫、定琫等文武番官，以及各小呼圖克圖、總堪布，各寺札薩克、仔仲、大小堪布、喇嘛等。平時稟見，先以哈達由巡捕通事回明，傳見該噶布倫等入室。大人正坐，不起立。該噶布倫等雙手呈遞哈達，通事接收，將原哈達還掛該番官喇嘛等脖項上。該番官等伏地三叩首，旁立侍聽，不命坐，大人不起立，不接亦不送。是日漢番官兵等叩喜，畢，大人陞入內閣，次日謁廟，拈香拜客，自到任視事後，選擇吉日，拜發到任清字奏摺。

清・陳克繩《西域遺聞・風俗》　謁見尊貴人，卸其冠，垂于手，吐

舌，曲腰就坐。路，側立，卸帽，垂手。謁呼圖免，貴賤皆去帽膜拜三，曲腰垂手至法座，呼圖免手抹其頭，謂之討捨手。

又《屬番》 昂獨者，阿里、噶爾妥諸處也。阿里風土與藏同，惟見尊長不去帽，以右手指己額，念唵嘛呢者三。

清・許光世、蔡晉成《西藏新志》卷中 藏人相見以一揖爲普通之禮，西部阿里地方，見官長不脫帽，但以右手指額，念唵嘛哄三度。土人遇官吏之時，脫帽垂兩手，立於路傍而拜。土人之官吏，對於駐藏大臣，或中國派遣之官吏，禮亦如是。最奇之禮，伸舌是也。此爲土人之最敬禮，土人上自官吏，下至齊民，謁達賴喇嘛，或班禪喇嘛時，則詣法座前脫帽合掌，長伸其舌於外，頂禮三度，垂手聚足，鞠躬屏氣。此時達賴、班禪以手拂其頭，或以手摩其項，則以爲至大之榮譽，幸福之預兆，人皆羨之。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四 〔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辰刻，將印信請至本署，先望闕謝恩，行三跪九叩禮。拜印行三跪九叩禮。文武各員朝上三揖，還之入座，守千把以下及番官行禮，退入宅。各項人等道喜，遂至關帝廟行九叩禮，文昌帝君前行九叩禮，並衙神、龍神、丹達神、瓦合將軍前行六叩禮，馬神前行六叩禮，藥王前六叩禮，竈王前行六叩禮。

又卷五 〔光緒三十年正月〕初四日，未刻至羅布嶺岡，四圍山繞，平壩起修殿宇。拜達賴喇嘛，先至其正殿，在旁高座。自夷情以下，上首地座。先用油茶，次用糖飯，再用油炸各物並乾果品，復用油茶。起座乘轎至西邊小門，進內見有馬匹若干及達狗、洋狗甚多。上石梯至其便殿，從人皆未隨入，祇有羅藏娃安姓導入。達賴面東座稍高，余面北，矮座，亦送油茶糖飯。初見，彼此遞哈達，坐談良久，皆邊務情形。彼此送鼻煙（前未有），送余如來佛一尊，又哈達一方，並其自食點心，復遣人來謝步，前未有也。其像頗佳，大耳目，豎眉帶曲，牙白而齊，有鬚甚黑，有微麻。最怪額有一佛珠，乃生成也。

又 〔三月〕初二日，午後至東院看新作蒙古包，以便赴邊之用。遂到洋務局略談。申刻，達賴約至羅布嶺崗商酌邊務，其聰明狡猾，匪可言喻。臨行又送喫食，並觀音佛一尊，大哈達一塊，晚飯已七點鐘。後約衆委員面告，商議一切。

又卷七 〔十一月〕十四日，午刻，噶布倫請到布達拉山，前數日已有信到，恭迎恩賞。即賞瞻對，所頒賞物甚多。遂乘轎由後山上，衆果兒俗名藏舉人，皆係世家讀書人，有卅餘名。穿花衣，冠白帽，如元寶形，衆執事喇嘛，皆站班，衆委員、佛公、番官亦站班。下輿至其大殿上，因達賴逃去未回，以噶勒丹池巴代，在達賴座左。座竟呼爲寶座，可笑。面南，在一花綴墊上站，池巴東面跪，後有永安寺胡圖克圖跪，廊右佛公、噶布倫等跪，由南奏樂。一京裝喇嘛用黃綾袱捧詔旨進，面西呈遞，池巴跪接，伊行三叩禮。將詔旨別有喇嘛接交印房筆帖式展讀，先滿文，後漢文。讀畢，池巴等行九叩禮，亦奏樂。恩賞銀壺盞、綢緞布匹甚多，蓋閤藏僧俗各官及歷代佛公等，不止達賴一人而已。此原因賞還瞻對，彼進方物，故有此回頭賞需也。禮畢，在達拉左供酥油燈，並米插香供聖旨，桌次擺一高座，左邊有梯方上得去。入座後面南，有桌進酥茶，進白米飯、點心、黑餅糖，桌前擺果桌，餑餑桌。復進酥茶，撤後送哈達並觀音佛一尊，藏香、氆氌片子等物。外送恩賞內二藍緞一匹，照章皆應如此。並池巴亦有雨露均霑之意也。胡圖克圖並有執事人來謁見。遂散，上轎。漢番官、佛公等仍站班。下山後至糧務署，回拜李小臣。回署，查南路噶布倫來稟辭，噶爾丹池巴等來請安道乏，皆未見。三科房衛隊等均送壽禮，未免多事矣，然辭之不得。

又 〔十一月〕十六日，辰刻恭謁扎什城。冬至令節，萬壽宮率漢番各官行慶賀禮，三跪九叩畢，坐班，江蘇無坐班禮。回署，送壽禮者，又絡繹不絕。又有奇怪者，收不得，退又不得，只得以蠻禮目之而已。惟丁乾三送一松，盆內種，不能移地，天寒。並一鶴，亦希奇也。李小臣送後藏所造火盆一具，可見人工。洋椅四把，不知何木。其木即大吉嶺所出，番子竟不知採，乃爲洋人所得，木紋及色甚佳，余亦認不出。

又卷九 〔光緒三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卯刻，恭赴萬壽宮。率文、武漢、番各官恭祝萬壽。聞番官廿八日齊集布達拉山，在高宗聖容前再行祝禮，此風已久。

又 〔七月〕初九日，未伏。接班禪佛回信，送到長壽佛一尊（轉送鶴孫），泥印（泥印最貴重。如前次薩迦佛所送糌粑佛，此銅佛已貴重，尚不如泥沸。蓋銅佛可買，餘買不出也。），觀音變像緣法身護身佛一尊，圓泥印觀音護身佛一

尊，圓泥印馬首金剛一尊，舍利子一粒，子母丸一包，平安丸一包，淨身丸一包，黑白香一包，哈達一方，藍片子一塊，江卡一個。

又卷一〇　〔八月〕二十一日，早，化臣來。因小佛公母、妻前次聽戲未得面謝，今遣送長壽佛一尊以爲道謝。此番禮也太奇，只好留之，告以多禮費心而已。

又　〔十一月〕十八日巳刻，各文武、佛公、噶倫等並漢、番執事、兵丁等均拜壽。卽留在此吃早麪。內春亦來。午後兩點鐘，至二堂周旋。晚同惠臣、湘梅、小臣、少韓、聚賢、鶴孫、小瑾在東桌；拉魯佛公、賽納噶倫、琉璃橋噶倫、永安寺大堪布、扎薩克姜堅佛公、李海山、劉化臣西桌。擦絨因病未來。先陪東桌豐席，陪西桌飲酒三盅，復至東桌。丁乾三、竹君，備教席在東花廳。本擬往陪，再三攔未經過去。午刻，開影戲。燈後，佛公等散去。

又　〔十二月二十三日〕化臣來曰：噶廈因聞班禪欲回藏，可否遣人迎接？告以可接。本大臣亦扎飭靖西後藏往迎，並沿途照料。遂趕緊辦扎訖。

又　〔十二月二十九日〕永安寺因昨日送年禮未知，今特補送長壽佛一尊，係古佛，與後藏所送無異，未有五佛冠，甚是也。

又卷一二　〔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初四日，早無事。午後聯建侯過東院來，同升大堂。漢番各文武官叅堂，教習帶廓爾喀使臣等叅堂，遂驗貢。驗訖，將夷情司員應備各項賞物交之。兩大臣站品級墊上，正副噶箕及其隨差等望東北向闕行三跪九叩禮，在西帳棚賞座筵宴開戲，戲乃開鐵弓等兩齣。復由噶廈備禮，爲兩大臣所賞，並給其盤川各一大寶。伊謝之，乃彼國薩朗禮，漢人呼爲齊眉禮。復叅堂同退。進內，送聯大人回去。在二堂，噶箕等呈彼國王書並送各物，另有單。

又卷一三　〔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仍收拾箱支。午後，在二堂會噶勒丹池巴特來送行。除送佛尊、哈達、錞鐃、藏香外，有藥三包，內有一包焚之可止雨雪，未免太奇。痛談，惟以後可以通信，可謂患難之交矣。

清・允禮《西藏日記》卷上　十九日，憩柳楊，登大小猢梯，猢梯以西，山勢略開，江岸有地，番人纍石爲碉樓，相與聚居，卽打箭爐也。【略】是夕宿於濾，公瑣南達爾查及番僧酋目等，以鼓樂旛旗來迎。

清・程穆衡《金川紀略》卷四　至初四日，奔細先令番衆于軍門之外，除道設壇，鋪陳供帳。初五日早，率衆來降，狼卡隨至。稱若不親見，恐終不能免罪。傅恆升帳受降，次傅爾丹，次達爾黨阿，次舒赫德，次尹繼善，次策楞，同至營門。鍾琪押奔細等，率衆喇嘛及頭人番衆跪迎，皆服鮮衣，舉香作樂。傅恆至帳中，奔細先領衆頭目俯伏帳下，傅恆責以：爾土司世受皇恩，乃侵蝕鄰封，不法生事，併敢負固抗衡，罪不容誅。奔細悚懼戰慄，稟稱土司如同螻蟻，豈敢抗拒天朝，緣居衆土司中，每被欺凌，欲往成都控訴，無路可通，不得已用兵抵禦，致煩天兵問罪。既畏死自守，不敢復出，下情難伸。今得見經略大人賞牌，有受屈之處可往地方官告理，不爲衆土司阻格。傅恆諭以今逡唯宜遵守國法，毋得再生事端。喚今上前，手授賞物，卽膝行而前領受，叩謝。維則狼卡率衆泥首帳前，倉惶震懼，傅恆見其係一少年，喜事不安本分之人。因諭以此番，蒙朝廷格外曠典，汝幸得寬宥，嗣後倘不安靜，致生事端，我領兵再來，卽不能似此相見矣。狼卡聽之，恐懼無措，亦隨加賞賚。奔細等皆頂經立誓，永不侵犯鄰番。隨獻古佛一尊，銀一萬兩。傅恆受其佛，卻其銀。二酋不肯收回，稟云此銀恭獻大人，如獻與達賴喇嘛一般，蓋明其誠敬之至也。恆再四曉諭之，乃稟曰：大人既不受，我等應將此銀蓋生祠。札畢，諸臣各回營，二酋復焚香跪送。

又　二十九日，岳鍾琪起程赴勒烏賊巢。先已下令收兵入境，夫馬鋪陳極盡華備，番人皆香花跪迎，壺漿夾道。奔細叩頭路左，遇山險處衆酋親共扶轎，舁曳而進。至寨，夷衆擁觀，人面如山。奔細率狼卡叩拜，盡恭上所甘六事款結。鍾琪責以阻兵抗順，罪無可逃。且曰，今大兵壓巢，欲誅尔何難？天朝既許尔不死尚遷延，不親往軍營，何意？尔疑有他，故我親在此，不信我耶？綽斯甲土司前所乞諸款，有一節參差，卽無以上復經略大人，果皆尔所心願耶？奔細叩頭服罪，起立涕泗交頤，曰：大人許我不死，眞不死矣。顧親至軍門，卽爲大人死，死無恨矣。遂訂期初五日率狼卡親至軍營納款，少選舁飲饌進，鍾琪略嘗之，卽起身去。酋衆欣躍，傾國奔送夫馬酒肴，接續至境。

清・張其勤《衛藏道里最新考》　由乍丫前進一站爲昂地，又一站爲

王卡。王卡前約十里名大橋，有一呼圖克圖駐於此，例使臣過境，該呼圖克圖設帳棚於道旁，迎接相見。嗣後遂於道旁築一柳林子。柳林子者，富人遊息之處也。使臣過則延入柳林相見，款以酒食，既去則曰：『我與渠平行，故某某俱先來謁我，』以欺其愚民，愚民信之，而呼圖克圖遂益尊無二上矣。此次先令傳號來，請予，未允，並告之曰：『須先於道旁迎接或可去，否則斷不能往。』次日仍供酒饌於柳林內，而於門外相近，予不顧而去。該呼圖克圖計無可施，追至輿前曰：『願得一見。』予曰：『可』，乃降輿相見，餽送多儀均卻之，僅受其哈達一方，佛一尊，匆匆數語而去。關外之地，一舉一動悉爲國體所關，不可不慎。予先查知其用意，故決不遷就，不知者往往爲其所給用。特附書於此以告來者。

清・黃楙材《西輶日記》 二十三日，沿溪南下，林木交加，天氣較暖，一路間有居民。六十里至竹挖根紅教寺。特迎入寺住宿，寺內喇嘛三百餘名，執鼓鳴鐃，導引上山，宰牲行炙，以犒騶從，隨喜經堂佛殿，頗覺莊嚴。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三 〔光緒二十九年十月〕十八日。早發大竹卡，【略】共行六十里（似有七十里），此處在山懷內，高山上有裹寺，甚雄偉。聞有喇嘛三千餘衆，堪布（昂翁滾噶因腿疾未到）、傳號（洛宗旺秀）、鐵棒（向巴松布）等跪接於路。張守府（世彥號子英）跪接並來見，專汎把總江文荃亦然。正副宣慰土司四朗占兌、朱洛宗吉村來見並進禮物，再三叩求，祗收其豹皮一張，從重賞之可也。瞻對亦來送禮，收其信並哈達一方。加木樣呼圖克圖、甘肅、西寧回覺寺喇嘛佛送哈達並銀四兩，皆送還。

又卷四 〔十一月〕二十九日，早發紫陀寺，路多平坦，田畝開墾，俱傍左右兩山。【略】又廿五里（或云卅里亦不差）至碩板多。營官另有住房相聯，公館尚寬闊（共行五十五里）。王占路叩迎並見，送到墨驟一匹，再三求收，萬難辭卻，只得應其借用，俟到藏再還（番官奪德罷亦來見，伊住公館西北隅）。達賴喇嘛差乃心巴扎巴將策來迎，送來書信、哈達、果木、點心、米麵並白馬一匹，照例收之。乃心巴扎巴將策送小匣點心，亦收之。噶嚕大頭人丹貢汪堆送物退回，收小狐皮一張。

又卷一五 〔光緒三十三年九月〕初六日第六十八站，辰刻，發冷積。別寶獻廷出鎮，李如桂跪送。上山窄路上，土子周朝相敬送。【略】下山行石包平路一斷，忽有蟒袍、補褂、三品頂翎、朝珠策馬而來。手提馬棒，有酒杯粗，鑲以白銅，大似鴉片烟槍，大可笑。詢之，乃土司余應璽。行一小河獨木橋，遂下馬，用其土民背之。回差等人無不大笑，余亦不能不暗笑。葢衣冠楚楚，未見如此辦法也。攔之不肯回，送至隆壩舖敏頭而去。

清・杜昌丁《藏行紀程》 十三日，行五十餘里至大中甸，番名結黨，出塞第一部落。有營官，番名碟巴。有喇嘛寺，大喇嘛一人，喇嘛營官二人，與碟巴相見，以頭相並，言敬體也。其下喇嘛數百，皆偏袒右臂，紅氈氆爲衣，唸經則宰牛羊。進香人至，鳴角伐鼓以迎。糌粑、麵果、葡萄、珊瑚果之屬爲供，米飯加飴糖，席地而坐，小幾高可尺許。坐前各置其一佛像，莊嚴與中國略相似。最重歡喜佛，裸體交媾。禮拜者皆進哈答，哈答譯言手帕。以下見上用此爲贄，如中國之手本名帖也。碟巴之下有木瓜、神翁、頭人等名色。居民二百餘戶，皆板屋。是日蔣公至，營官、喇嘛皆遠接，俯伏道旁，遞哈答，進酥油茶，前引至舊營官之舅家住。時積雪封山，往來斷絕，暫駐中甸，雇覓騾馬一百六十頭，夫四十名。馬每頭四十兩到藏，夫每名二十四兩到藏。立又書名信子，俟雪消起程。

清・曹掄彬修，曹掄翰纂《雅州府志》卷六《禮儀・詔赦》 聖誕、正旦、冬至：先一日，郡守率僚屬設龍亭於萬壽寺習儀。至期五更時，早鼓三嚴，各官朝服入，行慶賀禮。郡守詣香案前，跪讀祝。祝曰：『某府、某官臣某等，荷國厚恩，叨享祿位，皆賴天生我君，保民、致治。今茲聖誕（或正旦，或長至），聖壽日臻，臣等下情無任欣躍，感戴之至。』祝畢，復位，三跪，九叩，山呼禮畢，送龍亭奉安於城隍廟。詔赦至：郡守率僚屬、師生人等，具龍亭、綵輿、儀仗、鼓樂郊迎，跪道前導。朝使在亭後行至府堂。朝使立於龍亭之東西向。如有出使官員，贊者先贊『行禮』，禮畢，退於露臺之東西向。贊者曰：『衆官排班』，班齊，作樂，行三跪九叩禮。拜畢，朝使奉詔書，招展讀官開案宣讀，衆官皆跪。讀訖，□捧詔授朝使，安龍亭中。衆官拜，山呼畢，郡守詣龍亭前，跪問聖躬萬福。朝使鞠躬答曰：『聖躬萬福。』乃退。易服見朝使。禮畢，復具鼓樂送詔於官亭。

又《鄉飲》鄉飲酒　古制鄉飲酒禮，其義有四。周禮司徒職云：以二物教萬民而賓興之。鄭玄曰：諸侯之鄉大夫正月吉日受法於司徒，而頒於鄉吏。及三年大比，而興其賢者、能者，以賓禮禮之，獻於王庭。此則賓賢能，鄉飲酒也。又云：五十者立侍，六十者坐。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正齒。俾此則黨正飲酒，亦謂之鄉飲酒。又按：州長春秋習射於序，先鄉飲酒之禮，亦謂之鄉飲酒。又有卿大夫飲國中之賢者酒，亦用鄉飲酒禮。故王制云：習射尚功，習鄉尚齒，並鄉射黨正飲酒之法也。周制鄉飲酒禮：主人朝服就先生而謀介賓（先生，鄉中致仕者。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少師』。恆知卿大之賢者，是以大夫就而謀之。賢者爲賓其。次爲次賓，又其次爲衆賓。）唐開元禮：主人戒賓立於賓大門外之西東面，賓立東階下西面。將命者受命於賓，出立於門之東西面，曰：敢請事。主人曰：某日行鄉飲酒之禮，請某子臨。將命者入告，賓出，立於門之東西面，北向再拜，毋辱主人答拜。主人曰：吾子學優，行高，應茲觀國某日展禮，請吾子臨之。賓曰：某固陋，恐辱命，敢辭。主人曰：謀於父師、少師，莫若吾子賢，敢固以請。賓曰：夫子申命之，某敢不敬。須主人再拜，賓拜，主人退，賓拜，送主人。戒介亦如之。《鄉飲酒義》曰：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潔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則不爭，潔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鬬辯矣。不鬬辯，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之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鱒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共鱒者，人臣卑，不專。大惠，故不設別鱒。）鱒有玄酒，貴其質也。教人不忘本也（古無酒，用水而已。）。牲用狗，烹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祖法也。狗所以養賓陽氣，主養萬物，狗主擇人。）羞出東方，主人共之也（共音恭燕，私可以自專。）。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潔，而以事賓也。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賓、王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主人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孔子曰：『吾觀於鄉（鄉飲酒也。），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飲酒之節，朝不廢朝，暮不廢暮（既朝乃飲，先夕則罷。），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送，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

明制：府、州、縣每歲正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略】，東南以禮，致仕官員爲大賓，位西北。擇年高有德之人或三人或一、二人爲傑賓，位東北。以次長爲介賓，位西南。以賓之次者爲三賓，位於賓介之後。以教官爲司正。以老成生員贊禮。前一日，陳設坐次。司正率執事習禮。次日黎明，宰牲、具饌。主人率僚屬、司正先至。遣人速客。客至，出迎於庠門外。三讓、三揖、升堂、拜訖、就位。司正至堂中，北面立。賓、主皆立，皆揖。執事者酌酒於觶，以授司正。司正舉酒曰：『恭惟朝廷，率由舊章。敦崇禮教，舉行鄉飲。非爲飲食。凡我長幼，各相勸勉。爲臣盡忠，爲子盡孝。長幼有序，兄友弟恭。內睦宗親，外和鄉里。無或廢墜，以忝所生。』讀畢，司正飲酒畢，以觶授執事。司正揖。賓、僎以下皆報揖。司正復位，賓、僎以下皆坐。執事者舉律令案於堂中。賓、主皆拱立。讀者詣案北面讀曰：『太誥鄉飲酒禮，序長幼，論賢良，別姦頑，異罪人。坐席間高年有德者居於上，高年淳篤者並之，以次序齒而列。其有曾違條、犯法之人，不許干與善良之席。主者若不分別，致使貴賤混淆。察知或發覺，罪以違制、姦頑、案亂正席者，全家移出化外。』讀畢，復位。執事者舉饌案至客前，主人獻賓薦脯醢，設折俎。賓酬主人如之，獻僎、介。僎、介酬，皆如之。訖，工入，升，歌《鼓瑟》，歌《鹿鳴》，飲酒供湯。工歌《四牡》，飲酒、供湯。工歌《皇皇者華》，飲酒、供湯。笙入，笙奏《南陔》，又奏《白華》，又奏《華黍詩》，歌《魚麗》，笙奏《由庚》，歌《南有嘉魚》，奏《崇邱》，歌《南山有臺》，奏《由儀》，於是合樂奏《關雎》、《鵲巢》，又奏《葛覃》、《采蘩》，又奏《卷耳》、《采蘋》。每詩先歌首章，飲訖，乃徹饌。賓、主兩拜訖，又賓、僎、介、衆賓拜訖，送賓三揖出庠門而退。

清・吴夔梅《理番廳志》卷三《學校・祀典》　凡京府及直省府、州、縣，歲正月十五、十月一日，於儒學行鄉飲酒禮。前一日，執事者於儒學之講堂，依圖陳設坐次。司正率執事習禮。至日黎明，執事者宰牲其饌。主席及僚屬、司正先詣學。遣人速賓僎以下比至。執事者先報曰：

『賓至。』主席率僚屬出，迎於庠門之外。揖入，主居東，賓居西，三讓、三揖，而後升堂。東西相向，立贊、兩拜賓主。執事者又報：『僎至。』主席又率僚屬出迎，揖讓，升堂拜出如前。儀賓、僎介至。既就位，執事者唱，司正揚觶，執事者引司正由西階升諸堂中，向北立。執事者唱，賓僎以下皆立唱、揖。司正揖，賓僎以下皆揖。執事者以觶酌酒授司正，司正舉酒曰：『恭惟朝廷，率由舊章。敦崇禮教，舉行鄉飲。非爲飲食，凡我長幼，各相勸勉。爲臣盡忠，爲子盡孝。長幼有序，兄友弟恭。內睦宗族，外和鄉里。無或廢墜，以忝所生。』讀畢，執事者唱，司正飲酒。飲畢，以觶授執事。執事者唱、揖。司正揖，賓僎以下皆揖。司正復位，賓僎以下皆坐，唱、讀律令。執事者舉律令，案於堂之中，贊禮引讀律令者詣案前，北面立唱，賓僎以下皆立，行揖禮如前。讀曰：『凡鄉飲酒禮序長幼、論賢良、別姦頑。其坐席間，高年有德者居上，謹篤者並之。以次序齒而列。其有違條犯法者，不許干預良善之席，違者罪以違制。敢有諠譁失禮者、揚觶者，以禮責之。』讀畢，復位。執事者唱，供饌案。執事者舉饌案至賓前，次僎、次介、次主，三賓以下各以次舉訖。執事者唱，獻賓。主起席，北面立。執事斟酒以授主。主受爵，詣賓前，至於席，稍退，贊、兩拜。賓答拜訖。執事各斟酒以授主。主受爵，詣僎前，置於席，交拜如前。儀畢，主退、復位。執事者唱，賓酬酒，賓起，僎從之。執事者斟酒授賓。賓受爵，詣主前，置於席，稍退，贊、兩拜。賓、僎、主交拜訖，各就位坐。執事者分左右立。介、三賓、衆賓以下以次斟酒於席訖。執事者唱，飲酒、供湯，又唱，斟酒、飲酒、供湯、供饌畢。執事者唱，徹饌。候徹饌案訖，唱，賓僎以下皆行禮。僎主、僚屬居東，賓、介、三賓、衆賓居西。贊、兩拜訖，唱，送。賓以次下堂，分東西行，仍三揖出庠門而退。

主以同知爲之；大賓以致仕官爲之；次賓以鄉里年高有德者爲之；介以次長三賓，以賓之次者爲之；司正以教職爲之。其僚屬則序爵。執事以老成生員爲之。

又　賓興　鄉試歲之七月，同知鐲吉具啟，遍告科舉諸生云：謹占某日行賓興禮。其啟用儷體，每科舉一名啟一通，送儒學轉致。至期，諸生齊集明倫堂，同知具公服繼至，以皷吹導諸生謁文昌、中魁星，行四拜禮，酌以酒名曰『酌魁』。拜畢，同知先行返署，教諭設筵席欵待諸生於堂上。具柬相速教諭，乃率諸生往廳治。同知迎於頭門外，相讓而升，行賓主禮入席。爵三晉。優人演齣者三。諸生告行，優人以金花簪諸生，鼓吹送至頭門外。諸生先行，同知與教諭各擬送出東門，備輿以待諸生。禮請、返輿，始各回署。諸生遂乘輿以赴鄉試。

清・張彦篤《洮州廳志》卷五　迎詔　凡遇　詔赦至日，長官率僚屬，備龍亭、綵輿、儀仗、鼓樂，出郊迎接。既至，各官具朝服，跪道旁，朝使下馬取詔赦，置龍亭中，啟行。衆官及儀仗、鼓樂前導引。朝使上馬，在龍亭後行至公廨門外。衆官先入，文武官分東西序立。候龍亭至公庭中，朝使立於龍亭之東西向。如有出使官員，贊者先唱曰：出使官行禮。引贊引出使官於露臺上。先行三跪九叩禮畢，退於露臺之東、西向立。贊者唱：衆官排班。班齊，樂作。各官行三跪九叩禮畢，樂止。朝使捧詔赦授展讀官。展讀官跪受詣，開讀案宣讀。出使官跪於露臺北向，衆官皆跪。宣讀訖，展讀官捧詔赦授朝使，捧置龍亭中，衆官興。引贊引主者詣龍亭前，跪，衆官皆跪。主者問曰：『聖躬萬福。』朝使鞠躬答曰：『聖躬萬福。』衆官乃退，易服而見朝使，行兩拜禮。朝使答禮。

禮畢，復具鼓樂、儀仗，送詔赦於官亭。

又　到任　新官到任先一日，官吏、師生、父老人等迎接。入城，即詣城隍廟，齋、宿，備牲酒等物陳設。翌日昧爽，新官具朝服，致祭、贊禮、唱跪，行三獻禮畢。唱讀。祝執事取祝跪讀，其文曰：維某年、月、日，某官奉命來官，務專人事，主典神祭。今者謁神，特與神誓：神率幽冥、陰陽、表裏。予有政事未備，希神默助，使我政興、務舉，以安黎民。予倘怠政姦貪、陷害僚屬，凌虐小民，神其降殃。謹以牲醴致祭。神其鑒之，尚享。讀畢，唱行一跪三叩禮畢，引至本衙門儀門前。下馬，祀門畢，從中道入。先於月臺上望闕設香案。禮生引新官至香案前，行三跪九叩禮。謝恩畢，入宅。祀竈畢，出堂公座。皂隸排衙，報時辰，抬書案至前。吏典將公座呈押訖，退。易常服出。據案各役自下而上以次叩見，吏典、木鐸暨僧道、陰陽、醫學等官俱行兩拜禮，新官坐受。次合屬官參見，亦行兩拜禮，新官拱手答禮。參已，諭僚屬署公移畢，乃退。

又入學　每歲科兩試。候學使者紅案至，長官擇吉，集文武新生送入學宮。先期結綵。至日，諸生齊赴公堂，與長官相見。先行兩拜禮，命禮房爲諸生簪花、披綵訖，再行四拜禮。諸生以次下堂。先赴學長官，繼至同教官率諸生恭謁文廟畢，並赴明倫堂。長官與教官東西相嚮立，行兩拜禮。長官命諸生拜師。揖教官坐，辭，就堂之東西嚮立。長官稍退，諸生行四拜禮畢，各備鼓樂、旗綵，迎歸教官。就明倫堂設宴，宴畢，長官回署。

又賓興　每歲遇賓興，長官擇吉，命禮房邀科舉諸生赴宴於公堂。自堂及儀門結綵橋於儀門之外。至期，諸生咸集上堂，而見行師生禮。長官舉酒揖批首，批首敬揖。執事者置酒於首席，再酌酒，揖以次諸生，諸生皆敬揖。執事者置酒於次席，其餘執事即以次斟酒於席訖，揖就座。諸生公揖告坐，入席，仍以尊卑、長幼爲次。供饌六簋，供湯一，酒三行或五行。起辭席，執事者撤饌。長官命禮房爲諸生簪花、披綵。諸生稟拜，免，公揖。長官答揖畢，放礮、開門、下堂。鼓樂導至儀門，由綵橋而出。

清・張庭武修，楊景昇纂《丹噶爾廳志》卷五　冠禮無行之者，惟喪葬、祭祀有力之家，延請禮賓，雜用文公家禮三獻四拜之數，仿其儀而祭以文，然亦僅存一、二於什伯之中耳。若延僧道以諷經齋醮者，則比戶皆是也。有事慶賀，率用羊肉或書綾以致敬，弔祭之品用饅首、羊肉，或賻以錢。每歲元旦，親鄰閭里互相慶賀外，其端午、中秋，長至各節，亦致賀焉。每月朔望，然燈焚香以敬神。至鄉間，則不知朔望各節者，最多墓際，以春社爲大宗。用饅首、紙錁，亦有用豬羊者，餘則秋社、冬節、除日、歲首，皆小祭也。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一　孫文靖公詠哈達詩：螺吹出松杪，言近喇嘛寺。投我鵠紋綾，儼如士執贄。易于手中版，正平懷裏刺。戔戔將毋同，無語言文字。鑑此光明錦，深悟潔白意。緬維相見儀，化導庸可冀。

清・松筠《鎮撫事宜・秋閱吟・白朗》　白朗山村闊，耕田四野饒，壺漿長路獻，鞮樂土音調。沿路番民跪獻糌粑土酒，而此處尤多，並習歌舞，以樂豐年。恭順因王化，董陶賴聖朝，於時保赤子，無慮山水遙。

又《秋閱吟・拉孜》　（嘉湯至此六十里，屬後藏，換烏拉）曉越日東巴，保障豈浮誇。自嘉湯西行十里許，江岸有直壁，番名曰東巴，登岸數丈，僅容一騎，監江而度。前登科頗拉，天險實堪嗟。過日東巴數里，又有大嶺，番名科布拉。通衢重扼要，形勢勝薩迦。辛亥年廓爾喀經薩迦溝擾至後招，無敢走大路，蓋以重險之故。行觀拉孜地，東南通薩迦，西南達定日，聶拉木西北經阿木嶺達克孜桑薩，直通宗喀、濟嚨，豐歲驗秋華。男婦迎歌舞，虔誠意可嘉，邊民共樂利，逃亡盡還家。壹是皇恩溥，乙卯年恩賞撫恤招還流亡，今已漸次復業。啣感更無涯。

又《秋閱吟・後藏》　（白朗至此九十里換烏拉）遐方祝嘏禮堯天，恭過聖皇萬萬壽聖節。咫尺慈顏御座前。札什倫布供有聖容。樂奏須彌極樂世，山呼率同漢蕃官兵，齊班行禮聖壽大千年。化成久道恩施遠，九有邊荒感激虔。更喜群僧無量贊，班禪近侍讀經專。班禪近侍聖容，督領僧衆，虔諷無量壽佛眞經。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二　帕帕佛者，察木多附近各部落崇奉之喇嘛也。其寺在察木多江壩山之上。凡大臣經過者，必祇謁焉。孫文靖駐節察木多，將符如織，不及上山瞻謁，僅遣人問訊而已。帕帕佛執禮甚恭，日遣人問安三四次。時有餽遺，概郤弗受。文靖將適西藏，帕帕佛遠送數十里外。予曾親見其人，年約四十餘，儀度甚嫻，惟語言不通耳。文靖有詩紀之（文靖自打箭爐至西藏，軍符積畎，積詩百十首，予攜之過丹達山，闔棄雪窖中，嗣予憶存者十僅二三。其贈帕帕佛詩今已亡之，不復記憶）。次年回至西藏，帕帕佛已示寂。其徒邀予入廟，見有喇嘛四五輩，年俱二十以內，美如冠玉。

清・姚瑩《康輶紀行》卷五　（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將至阿足，大呼圖克圖之兄覺拉率頭人來迎，詢大呼圖克圖。云十三日至乍雅矣。阿足乃乍雅首站，山勢尚不甚險惡，耕種之地數十頃。蕃民數十戶，塘兵十數人，外委一員領之。余與丁別駕宿關帝廟內，覺拉及頭人入見。稱大呼圖命呈送土物，卻之，令先回乍雅，諭大呼圖五日假滿卽赴察木多，不可遲延。覺拉言其弟出外數年，今日始歸，衆頭人百姓懇留一月，

未敢允許，伊以手足之情，乞準假十五日，余許爲伊展一日，爲衆頭人展一日，致謝而去。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一一　〔光緒三十二年〕四月初一日。因今晨散招，大招行禮遣恩糧務。鐵棒喇嘛來叩辭，乃攢招均皆安靜，並稟明因照章賞之。

又卷一二　〔七月〕二十二日，早，赴工部堂下帳房，接聯大人（豫），即赴布達拉山謁聖容，至署拜印。待拜廟後過東院來拜。委員拔貢知縣陳曉東（啟昌，山東人）、捐通判府經歷張愼安（其勤，河南人）、縣丞職銜齊浙生（東源，湖南人）、巡捕衛隊優廣生、從九王久敬（陝西人，後詢知其號鄉儒）均來拜。旋赴西院回拜聯建侯，衆委員回時已上燈矣。

宗族

清・龔景翰編，李本源纂修《循化志》卷五《土司》　明初，河州通判管二十四關土司，今皆不可考。然大抵中馬十九族皆有之，或有一土司而兼管數族者。如乜藏族王土司之管乜藏、紅崖等六族是也。其後或存或亡。至康熙、雍正年間，猶有聞見于州巷者，如老鴉族之土司馬鎮國、川撒族之土司龍興海是也。而今無聞焉，蓋已夷爲編戶矣。又有僧職亦世職，如鴻化靈藏等寺，皆有國師、禪師，管理族民如土司之例。雍正五年，追回勅印，改爲都綱，但管本寺僧人，而族民不受其約束矣。今之可見者惟乜藏土司自明迄今，相承不絕。而有名無實事寄漸清，其撒喇族二土司及珍珠族土司，則中絕而復續者也。向化族及邊都溝雖有千戶、百戶，而皆不達部官給委牌而已。其餘起臺溝、上龍布、下龍布各寨，皆有昂貿或曰百戶頂戴，自四品至七品止，不知其所由來，何衙門所委，亦不知其世襲與否也。凡土司雖爲廳屬，而承襲俱由河州加結，故宗圖供冊州巷爲詳，其可知也。

又　土司自明以來，歷年久遠，又經兵火，冊籍散失，其子孫亦不能知其所自。宗圖親供，大都據所傳聞，往往錯謬。官府無案可稽，亦但據其所呈，轉以咨部，而不知其非實也。予過韓家，集得韓羅漢、韓完卜履歷於其家統書一摺，紙墨淡舊，蓋明時物也。因節錄之，亦足以考證得失。明之土司皆屬衛所所轄，故鎮撫、百戶、千戶等官皆衛官也，無鎮撫司之名。因衛鎮撫而訛爲鎮撫司，又因鎮撫司而訛爲安撫司。明時土司雖倣宋、元之舊有安撫、宣慰等官，然韓氏未嘗授此職也。觀完卜履歷，明云由衛鎮撫陞本衛指揮使呵見。今乃云永樂年間賜韓哈麻安撫司之職，誤矣。安撫司則不屬衛矣，完卜何緣復爲衛鎮撫而陞指揮僉事、又陞指揮使乎？考韓氏僧俗二世職，具僧職自端月堅藏始授都綱，至領占巴陞剌麻、又陞禪師至羅漢而陞國師，國朝相傳不改。迨至雍正五年，巴麻貢南始追去國師印，勅政授都綱，蓋因都統達之奏也。其俗職自韓哈麻始授衛鎮撫，歷數傳而至完卜，以功陞指揮僉事，又陞指揮使。至其子千貫當，國初以印劄失落未襲，但爲外委土司至世公。始於乾隆二年襲指揮之使職，是爲指揮使者，明時僅完卜一人。而在本朝，自世公至今，土司成璋僅四人耳。其得姓之由，詢之成璋，云，番俗稱其主皆爲漢，轉爲平音則爲韓。考唐回訖、吐番皆稱可汗，合而言之則有韓音，故撒喇族土司亦韓姓，理或然也。

兵部爲欽奉上諭事武選司案呈兵科，抄出本部彙題前事內開，兵科抄出三品頂戴。陝甘總督李疏稱，河州珍珠、打剌二族指揮使土司韓成璘跟隨楊士璣起臺堡，被逆賊傷害，並無子嗣，所遺土務例應胞弟承襲。今查明，應襲土司韓成璋實係已故土司韓雯原配正妻劉氏所生第三子，並無庶出、過繼、乞養異姓情弊，現年二十七歲，例應承襲等情，具題奉旨該部議奏，欽此。查陣亡指揮土司韓成璘所遺之職，該督既稱並無子嗣，例應伊胞弟承襲，今查明應襲土司韓成璋，實係已故土司韓雯原配正妻劉氏所生第三子，並無庶出、過繼、乞養異姓情弊，現年二十七歲，例應承襲世職，取具宗圖冊結同原領號紙，送部承襲等語。查與例相符，應如該督所請。韓成璋準其承襲河州珍珠、打剌二族指揮使二司之職，換領號紙，令其祗領任事等。因於乾隆四十七年二月初六日具題，本月初七日奉旨依議，欽此。相應頒給號紙，令其祗領任事可也。須至號紙者，右號紙給河州珍珠、打剌二族指揮使土司韓成璋，準此。乾隆四十七年二月二十日。

清・李心衡《金川瑣記》卷六　女千總，崇化屬之獨角寨屯千總肯朋死，子幼，其妻板登爾齊攝職撫治番民。歲時隨各屯弁衆謁，服男子頂帶，

畧無怍色。嘗閱《秦良玉傳》。秦本重慶儒家女，嫁石砫土司馬千乘，馬死奉襲職。時值明季荒亂，賊渠李自成、張獻忠、羅汝才之屬，出沒川省，攻陷郡邑。草寇乘間竊，發無虛日。秦親率土兵數千名，削木爲梃，所至立功，保護數郡。時號白桿兵，賊不敢侵。明愍帝賜詩二章，有『從此麒麟添韻事，丹青先畫美人圖』之句。則土司亦有婦人爲之者矣。其他若夫人城，娘子軍，皆以女子擅名。至晉，天水李毅爲校尉，持節統兵鎮南中。毅薨，子釗任洛未還，文武以毅女秀明遠，有父才，遂奉領州事，則流官，且以女子襲職，無論土官也。

清・吴夔梅《理番廳志》卷五《藝文・記》　諸土司來謁，皆襲于明，一襲自唐，考譜牒良然。孔子言，夷狄有君。論者第謂一時慨嘆，詎知萬世後事不爽。唐至今千餘年，中夏幾易主，而土官如故，因與上公感嘆者久之。

清・陳登龍《裡塘志略》卷上　正土司江擺康熙五十七年投誠，題放裡塘正土官，照流官例。雍正二年病故，嫡子安本襲職七年，題放裡塘宣撫司，頒發雍字一千三百五號銅方印一顆，號紙一張。乾隆三十一年，安本病故，嫡子丹晉滾布襲職。三十三年，頒換乾字一萬二千十八號印信一顆。四十一年，進京引見，賞戴二品頂帶花翎。四十五年，病故，長子係察木多苦圖克免，次子係喀爾喀苦圖克免，招贅故土司安本外甥朗康之子阿聰諾爾布爲婿襲職。四十九年，病故，嫡子索諾木根登年幼，其妻阿郤錯氏護印。六十年，索諾木根登及歲，詳請襲職，嘉慶元年頒給號紙一張。

副土司康郤江錯，康熙五十七年投誠，照流官例，委放裡塘副土官。雍正七年，題授副土官，頒銅方印一顆，號紙一張。乾隆十二年病故，嫡子彭錯克袞布襲職。三十二年病故，胞弟根敦那木扎爾襲職。三十四年，頒換乾字一萬四千二百八號印信一顆，四十五年病故，胞弟阿鄂策成襲職。六十年病故，根敦那木扎爾之子羅藏策登襲職。嘉慶元年，頒給號紙一張。

瓦述崇喜長官司杜納台吉，康熙六十一年投誠，雍正七年題崇喜長官司世襲，頒給印信一顆，號紙一張。乾隆五年病故，長子達漠太吉承襲。十二年，夜被番賊所殺，長子阿扎郎結承襲。五十七年，爲毛丫土舍俄木云電所害，長子汪結承襲。

瓦述毛丫長官司索朗羅布康熙六十一年投誠，雍正七年題授毛丫長官司世襲，頒給印信一顆，號紙一張。乾隆十年病故，長子俄木勞丁承襲。二十九年病故，長子索諾木那木扎爾承襲。五十四年病故，長子阿許丹津承襲。

瓦述曲登長官司康珠康熙六十一年投誠，雍正七年，題授曲登長官司世襲，頒結印信一顆，號紙一張。乾隆十二年病故，長子丹正邦承襲。二十年病故，胞弟思德承襲。五十一年病故，丹正邦長子阿窩承襲。五十九年病故，長子工布羅布承襲。

瓦述長垣長官司側冷，康熙六十一年投誠，後因督兵遲誤，軍令擒拿正法，職除。

瓦述毛茂丫土百戶側冷工，康熙六十一年投誠，雍正七年，題授毛茂丫土百戶，頒給號紙一張。乾隆十三年病故，長子四朗江錯承襲。病故，長子工布桑丕承襲。

裡塘額外副土司汪爾結，以隨勦金川功，乾隆十四年，題放裡塘額外副土司，後在裡塘不安分，滋事，二十二年，遣發化林坪安置。三十七年病故，長子汪朝相承襲。四十一年病故，胞弟汪朝貴承襲。

清・曹掄彬修，曹掄翰纂《雅州府志》卷一一《土司》木坪土司　在府城之西，距府三站。自漢來，歷代出兵助力，恪守臣節。至明，始祖蒼旺業卜率眷部歸順，歷建邊功。洪武六年，召至京師親頒勅印，賜授董卜韓胡宣慰使司職，世守邊籓，三年一貢，比守合兒索不得冒犯中國，化諭諸眷順誠向化。宣德二年，移住府城，修建報恩寺，置買貢田以備件來進貢。自國朝定鼎，堅叅喃哈於順治十八年投誠。康熙元年，賫明給印信，繳於平西王。康熙十九年，頒給印信，無號紙，喃哈無子，烏兒結承襲。烏兒結故，堅參雍中七立承襲，出兵寧眷陣亡。子堅叅達結年小，不能任事，議以七立妻桑結權印。桑結明正土司女，因明正司工喀身故，無子，遂議署木坪土司桑結以女兼管明正司務。雍正三年頒結號紙一道。六月打箭爐地動，將桑結壓死，於是年詳請以堅參達結承襲母職，爲木坪土司。又因明正土司無人承襲，乃議堅叅達結以木坪土司兼管明正土司印務，娶

妻喇章，係小金川湯鵬之女。娶妾王氏么么。生子二，長名堅叅囊康，次堅叅德昌。十一年，堅叅達結病故，二子俱幼，不能承襲。乃議妻喇章權明正司印務，次妻王氏么么權木坪司印務，俟長子囊康成立，襲木坪土司；次子德昌成立，襲明正土司。

清・青玉山房居士《金川舊事》　金川爲漢冉駹外徼，隋置金川縣，唐屬維州，至明隸雜谷安撫司與九土司（曰綽斯甲布，曰革布什咱，曰巴旺，曰布拉克底，曰丹壩，曰鄂克什，曰工噶克，曰梭磨，曰卓克采。）壤相錯。康熙五年，其土司內附後，土司庶孫莎羅奔，從將軍岳鍾琪征羊峒有功。雍正元年授安撫司，遂自稱大金川，以舊土司澤旺爲小金川。旋妻以女，澤旺受制於妻。

清・吴藎梅《理番廳志》卷四《邊防・土制》　雜谷安撫司，其先吐蕃維州刺史悉怛謀裔也。唐文宗太和五年，請以維州內附。西川節度使李德裕聞於朝，宰相牛僧孺謂中國不可失信夷狄，命還之吐蕃，遂戮怛謀，據維州如故。後德裕入相，白其冤，贈怛謀爲右衛將軍，官其子孫。大中時復內附，節度使杜悰納之，世授職爲土官，前明授安撫司土同知。國朝康熙十九年，桑吉朋歸誠，仍授職領印信。吉朋沒，次子良兒吉襲。沒，子板地兒吉襲。沒，子色丹增襲。沒，弟倉旺襲。乾隆十四年，以從征金川功，加宣慰司。十七年搆逆伏誅，分其地爲三。

又　職守　梭磨土司班瑪汪札，女土司蒼旺格什子，始祖囊索沙加布，雜谷土司桑吉朋三子。雍正時，從征郭爾克有功，給長官司印信、號紙。乾隆十五年，子勒兒悟襲，以征金川功，換給安撫司印，後剿大小金川，賞給宣慰司印並花翎。番民每年輸糧，土司不納國課。餘土司同。

卓克基土司格山朋，始祖良爾吉桑吉粟次子，以征大金川功，乾隆十五年，給長官司印信、號紙。

松岡土司恩布日耳登，其祖亦雜谷土司。康熙時，賞給安撫司印信、號紙。蒼旺伏誅，揀梭磨土司勒兒悟胞弟根濯斯甲承襲，今爲長官司。

黨壩土司更噶勒爾悟，其祖阿丕雜谷土舍。乾隆時，土舍澤旺隨征大金川有功，進長官司。嘉慶元年，土司根噶斯丹增姜初隨征苗匪，賞戴花翎。

朝貢　乾隆四十七年，遵諭旨，將番子分頭二班輪班，三年一朝覲。道光十九年，奉上諭，四川土司年班改爲閒五年朝覲一次，仍照舊班輪流。

梭磨宣慰司土司班瑪汪札貢物　哈達二根，淨水瓶一對，銀盒子一對，銀海螺一對，銀香爐一對，銅鈴一對，絲線花毯二鋪，毯墊二根。

從嘎克卽松岡長官司土司恩布日爾登貢物　哈達二根，藏香二束，淨水瓶一對，左插刀一對，腰刀二把，鳥鎗二桿。

卓克基長官司土司格山朋貢物　哈達二根，藏香二束，淨水瓶一對，鑲珊瑚左插刀一把，鹿茸一對，鳥鎗二捍。

黨壩長官司土司更噶勒爾悟貢物　哈達二根，長壽佛二尊，藏香二束，藏綢二根，豹皮二張，左插刀二把，腰刀二口，鳥鎗二桿。

各土司進貢不必親往，遣土舍大頭人兄弟恭代均可。

又　瓦寺安撫司土司索諾木，世蕃。其先烏斯藏裔，明時，有番僧蹴居塗禹山，土民施瓦立寺，因以爲名。寺傍山地數十里，聽其耕種，歲賦租布，繼而按科代民納糧於汶，歲輸銀一十三兩八錢於保，歲輪錢九兩六錢，以有功授安撫司，領有印信號紙。國朝順治九年歸誠，授原職，至桑朗溫愷加遊擊銜。沒，子容忠襲，加宣慰司銜，歸維州左營都司管轄。

又《夷俗》　各土司自以大小、強弱分先後序。相等者稱兄弟，相懸者稱父子，雖伯叔、甥舅皆沒其稱，而別以父子、兄弟相呼。祖父子孫皆單傳，有二三子祇以一承祧娶妻生子，名曰血人，餘則悉度爲僧，官給衣糧，生不識年月，以鼠馬記子午。

又卷六《志存》　梭磨土婦蒼旺格什土司，郎卡諾爾布斯丹增女也。斯丹增沒，無子，格什以女襲父職，贅黨壩土司子更噶姜叅爲壻，其弟黨壩土舍郎松隨焉。土婦生子二，長班瑪汪札，次青木仁增。咸豐十一年秋七月，蘆花土民八十合珠等聚衆鬧糧滋事，土婦偕姜叅前往安撫，姜叅被戕，土婦及班嗎弟兄被禁，並失去欽頒號紙一道。前同知王銘雖經稟明，未及懲辦。時梭磨無主，黨壩心懷併吞，因命郎松主梭磨事，卽以郎松隨帶頭人松松幫辦，而黨壩最黠，頭人汪耳吉暗中實主持焉。同治三年夏四月，羹梅隨帶兵勇會剿松潘，就撫蘆花、黑水等，番土婦母子始得回砦。因播遷既久，魁柄已移，印信雖歸土婦執掌，事權仍屬朗松。冬十月土婦病故，土子勢益孤，印信圖記悉被朗松追去。黨壩土司公然具稟保舉朗松

襲職，而朗松亦膽敢自行稟請代辦。俱經羹梅嚴駁不準以更。噶姜叅係土婦贅婿，尙不能覬覦土職，何況郎松？且土婦所生二子久報明大部，長子班瑪汪札年已及歲，例應承襲。屢奉憲札催辦，而朗松事權在手，一味把持，並密結梭磨不法頭人思丹增等，不令土子承襲，以致班瑪諸形掣肘，無由自達。時羹梅雖已廉得其實，因屯酋穆弁方肆鴟張，近患未除，無暇及遠，而梭磨土民自戕斃土婿姜叅後，諸多不逞。蘆花則有八十合珠、勿合珠兒之母等肆行兇虐，科蘇、九溝又有不法，黠番阿賴等自立頭子，聚重跳梁，與八十合珠同惡相濟，羽翼已成。四年秋，屯務漸就肅清，始密調兵練，將勿合珠等先後殲除。八十合珠早經土民格斃，復會同維營調派屯兵番練剿辦科蘇，十月拿獲。科蘇總頭子河等二十餘名稟明，批就地方正法。當卽藉此聲威，催提土子襲職，遂將梭磨辦襲底件提出，照例詳請，承襲乃定。五年春正月，土子班瑪汪札親至廳城面稟一切，知印信圖記猶在朗松手，抗不交出，以致無從任事。羹梅深恐因循貽誤，若不設法辦理，必致釀成瞻對故事，將來重煩兵力。因與護維協李熟商，特派委員，並帶屯制兵多名，前往梭磨宣皆，脅以兵威，守提印信圖記，一面稟明大憲，將朗松逐回黨壩以絕禍。本奉批如稟辦理，旋於正月二十五日提到土師印信一顆（文曰梭磨宣慰司印，乾隆時頒，該土司遵爲辦公之用）、象圖記一顆（文曰都綱之印，明成化時頒，該土相沿爲調兵之用）、象牙圖記一顆（二頭刻花紋，一頭刻字，該土相沿爲派錢糧之用），發交土子班瑪汪札承領。當有頭人百姓四百餘人齊至廳城來接土司，見其權歸掌握，莫不頂禮膜拜，大衆傾心，於二十七日土司帶同頭人叩辭回皆，歡聲載道而去。六年十二月奉到部頒承襲號紙，羣疑盡釋，同深翊戴餘，三土亦修好無間，邊境從此可望乂安。惟事關夷部內訌，展轉數年，旣煩兵力，又費憲廑，用存梗概以備稽查云。

清・張彦篤《洮州廳志》卷一六　本朝定鼎，彼族戢然，不惟不敢猖狂，而西北邊防實甚賴之。雖嘯聚劫奪有時不免，而一遇調遣，則備馬裹糧，奔走効命之不暇。蓋見朝廷德威，其濡染於平日者，非一朝矣。志番屬土司楊積慶，居城西南三十里。卓泥城始祖岁的係洮州衛，卓泥族人。明永樂二年，率領叠番達拉等族，獻地投誠。永樂十六年，以功授世襲指揮僉事兼武德將軍。岁的子贊卜必力於宣德四年承襲，照例約番守隘招中。必力子扎什乩於天順間承襲，扎什乩子哈節於成化間承襲，哈節子旺秀於正德間承襲，調京引見後賜姓楊，更名洪。楊洪子楊臻於嘉靖間承襲，楊臻子楊葵明於萬歷間承襲，葵明子楊國龍於天啟間承襲，國龍子楊朝梁於國朝康熙十四年承襲。吳逆之變，以功授洮岷協副將，並加世襲拜他喇布勒哈番三品，世職，進襲二次。朝梁子楊威於康熙二十年承襲，以功授隨營遊擊。威子楊汝松於康熙四十五年承襲，汝松子楊沖霄於乾隆十五年承襲。沖霄子楊昭於乾隆辛酉科中式武舉，未及承襲而卒。其子楊聲年幼，暫請以祖母李氏護印，於乾隆十九年承理土務至乾隆二十五年，昭子楊聲仍襲前職。聲子楊宗業於乾隆四十五年承襲，旋因河州之亂以功奉賞給三品頂戴，並賞戴花翎，領受兵部號紙，後於乾隆四十九年以勦石峯堡功，賞大緞二疋。宗業弟楊宗基，於嘉慶十九年承襲，兼攝禪定寺世襲僧綱。宗基子楊元於道光二十四年承襲，至道光二十六年隨青海大臣達洪阿勦捕黑錯番匪，屢加獎示，以報捐軍餉功，賞給三品頂戴。又以勦辦循屬撤狪，賞給二品花翎，加志勇巴圖魯名號。又以收撫洮州新舊二城賞給頭品頂戴，後以關內外肅清，保奏應照軍勞頭等之功，加一級。楊元子楊作霖同治間隨父勦撫各屬，屢立戰功，累奬至頭品頂戴花翎，於光緒六年承襲領兵部號紙，兼攝護國禪師。現在土司楊積慶係楊作霖承嗣曾孫，於光緒二十八年承襲兼護國禪師，所管地段四十八旗。東至岷州歸安里交界六十里，南至階文西固四川松潘、龍安交界四百餘里，西至洮州戶口六哨虫庫交界一百三十里，北至洮州作蓋交界一百一十里，共屬五百二十族，一萬一千五百九十九戶。

又　土司脊天錫，居城東南二十里，資堡族，始祖南秀節係洮州衛底古族西番頭目，於前明洪武十一年率領部落投曹國公。十二年督修洮州邊壕城池，十九年隨指揮馬燁征叠州，以功授本衛世襲中千戶所百戶之職，守隘招中。南秀節子卜爾結於洪武二十年承襲，二十五年同指揮李凱等招撫番夷等，認納茶馬。永樂三年，奉右軍都督題奉旨卜爾結賜姓脊。宣德五年，以護送侯顯功，陞本衛實授百戶。宣德七年，隨都督李達招撫火巴等族番夷，收買茶馬。八年招撫生番剌章等一百七族。正統二年，奉右軍都督勘合，飭知脊卜爾結着令，協同土官正千戶脊乩秀，管理伍總甲番民。卜爾結子脊敬於成化三年承襲。敬子脊誠於正德五年承襲，十二年以

功授世襲副千戶。誠子脅良德於嘉靖七年承襲。良德子脅震於嘉靖十五年承襲，至萬歷三年，以功授世襲指揮僉事。震子脅國禎於萬歷四十二年請襲。國禎子脅凝和於萬歷四十八年承襲。凝和子脅承福於國朝順治十年請襲，奉洮州衛軍民指揮使司劄付責成厥職，後於康熙十四年以功授遊擊銜。承福子脅有光於康熙十五年請襲。有光子脅繼祖於康熙三十二年請襲，奉文札委駐眼藏族。三十五年呈明承襲繼祖。子脅景瑜於雍正十一年承襲。景瑜子脅朝龍於乾隆二十七年承襲，乾隆四十六年呈請改駐資堡族。朝龍弟脅蓋臣於嘉慶二年承襲。蓋臣子脅慶榮於道光十年承襲。慶榮姪脅衍禋於同治八年承襲。衍禋嗣子脅天錫於光緒二十年承襲。

又　垂巴寺僧綱趙班麻多智距城七十五里。始祖阿旺老布藏原係西藏喇嘛，明成化三年入關，在洮州衛地西古務他誦經，集來僧人百餘名。建修寺院後，因流賊變亂，遂及於難，寺亦焚燬。其姪阿送惱布於正德四年重招僧人，又在洮河北格吾那地建修寺院。於嘉靖元年，阿送惱布之姪洛札排銷又建寺院二處，爲泉巴寺，江口寺。請咨到部賞給僧綱之職，管理三寺，永爲世襲。洛札排銷之姪車吉洛知於萬歷八年承襲，遂勅賜垂巴寺名號，及管理泉巴、江口二寺勅書等件。車吉洛知於天啟二年傳其姪旦巴牙拜。康熙二十五年，旦巴牙拜又傳其侄堪布喇嘛。乾隆三十三年，堪布喇嘛傳其姪洛只扯點。嘉慶九年，洛只扯點傳其姪旦知次力，至道光二十三年，旦知次力遂傳其班麻多智，現居寺俗名牙當寺，在洮城西七十里，管寺院三處。

又　麻爾寺僧綱馬昂旺丹主在城西六十里。始祖力車加綻原籍西藏人，歷授封膳王，明洪武六年，以功授西藏膳王千戶世襲。其子八點旺秀於永樂三年承襲，後帶僧人百名入關，駐居洮州衛地陽坡莊，建修麻爾寺，以叠番案內保奏，賞加禪師銜，升世襲僧綱，兼管百戶，分守閻隘中焉。八點旺秀之姪祥巴桑節，於正統二年承襲，祥巴桑節子桑節次力於正德十二年承襲，賞賜呼吉禪師，約僧管民。桑節次力子勺吾加綻於嘉靖二十八年承襲，請頒寺號，勅賜麻爾寺名號。勺吾加綻之姪昂旺加層於萬歷十四年承襲。昂旺加層之姪札巴多智於萬歷四十五年承襲，奉陝西總督蘭州撫院洮州衛，檄分撥三十三族番民。札巴多智子昂哈旺秀於國朝順治四年承襲。因范家嘴丁七起戕官劫庫案內肅清有功，奉委葭理舊洮指揮守備，兼管部落。昂哈旺秀之姪洛藏爾麻於康熙十四年承襲。洛藏爾麻之姪札巴江錯於雍正七年承襲。札巴江錯之姪洛札初正於乾隆十四年承襲。洛札初正之姪勺麻次力於乾隆五十二年承襲。勺麻次力之弟馬祥於嘉慶十九年承襲。馬祥之姪馬成龍於道光八年代理僧綱，於二十六年以功保奏藍翎千總。馬成龍子馬中魁於咸豐八年代理僧綱，於同治二年以河回之變馳往鞏昌各屬，敎授有功，保奏花翎儘先都司。馬中魁子馬昂旺丹主於同治十年承襲，現管番人二十一族，共計一百二十戶，僧人一百八十三名，把守達加闇門一處。距洮城西八十里，道通松潘。

清・升允修，安維峻纂《甘肅新通志》卷四二《兵防志・土族》　岁的，洮州衛卓泥（《岷志》作看藏）族，番人，明永樂二年，率疊番、達拉等族獻地投誠。十六年，以功授土官指揮僉事。子贊卜畢力承襲，畢力子札什乩、什乩子哈節、哈節子旺秀俱襲。正德閒，旺秀調京引見，賜姓名楊洪。洪子臻、臻子葵明、葵明子國龍相繼承襲。國龍子朝樑於國朝順治十八年投誠，仍給劄管理土務，爲外委土司。康熙十四年，吳三桂之亂助饟恢復有功，授拜他喇布勒哈番，準襲二次。二十年，朝樑子威承襲，以功授隨營遊擊。四十五年，威子汝松承襲，汝松子沖霄仍襲指揮僉事。五十一年，黑番爲亂，助剿有功，前山十八族、後山十九族黑番俱給令管轄。沖霄子昭於乾隆辛酉中式武舉，未及襲，卒。子聲幼，以祖母李氏護印務。二十五年，聲襲職。四十五年，聲子宗業襲職，次年撒拉回變，以功，賞三品頂戴及花翎，領受兵部號紙。四十九年，鹽茶回變，剿石峰堡有功，賞大緞二疋。至嘉慶十九年，宗業弟宗基承襲，兼攝禪定寺，世襲僧綱。宗基子元於道光二十四年承襲。二十六年，隨青海大臣達洪阿剿捕黑錯番匪，報捐軍饟。同治中，奉總督左宗棠檄，剿循屬撒匪，嗣收復洮州新舊二城，歷獎至頭品頂戴，加志勇巴圖魯。光緒六年，子作霖襲職，亦以軍功得頭品頂戴，領兵部號紙兼攝護國禪師，日益誇大，小弱者割地以鬻，遂並有衆土司地。作霖曾孫積慶於光緒二十八年承襲，楊氏世居卓泥堡，在洮州城西南三十里。土城不過百雉，亦無樓櫓，然三面環山，前臨洮水，自成形勢。其地東至岷州歸安里交界六十里，南至階文、西固、四川松潘龍安交界四百餘里，西至洮州戶口六哨虫庫交界一百三十里，北至洮州作蓋交界一百一十里。所轄旗四十八，番族五百二十，詳番族戶一

萬一千五百九十九。

又　永魯剳剌肖，洮州衛著遜族番人，永樂閒以功授土官百戶。剌肖子彪，彪子林相繼承襲。林於正德閒，以且加溝斬首功，加世襲副千戶。林子勳，勳子壽，壽子登高，登高子維忠，俱襲。維忠子子新於國朝康熙閒襲職銜，子新子世芳於三十五年承襲。世芳子紹先於乾隆閒實授原職，紹先姪班爵於乾隆三十五年承襲。班爵子國用於嘉慶十三年承襲。國用弟國成於嘉慶間承襲。後以征黑錯寺功賞給雲騎尉世襲。國成子繡春於咸豐閒承襲。繡春堂孫漸榮於同治間繼嗣承襲。漸榮子永隆於光緒二十五年承襲。所管番民七族共三十戶，番民應納青稞一石九斗有奇，由土司協催報部，土兵十名，守隘口三，著遜隘口在洮城西十五里，青土坡、莫都兒俱在城西三十里，共步兵八名。

又　咎南秀節，洮州衛底古族，西番頭目。明洪武十一年，率部落投曹國公。十二年，督修洮州邊濠城池。十九年，隨指揮馬煜征疊州，以功授本衛世襲中千戶所，百戶之職，守隘招中。南秀節子卜爾結於洪武二十年承襲。二十五年，同指揮李凱等招撫番夷等認納茶馬。永樂三年，賜姓咎。宣德五年，以護送侯顯功陞本衛寶，授百戶。宣德七年，隨都督李達招撫火把等族番夷，收買茶馬。八年，招撫生番剌章等一百七族。正統二年，奉右軍都督勘合令協同土官正千戶咎乩秀管理五總甲番民。卜爾結子敬於成化三年襲。敬子誠於正德五年襲，十二年，以功授世襲副千戶。誠子良德於嘉靖七年襲。良德子震於嘉靖十五年襲。萬歷三年，以功授世襲指揮僉事。震子國楨四十二年請襲。國楨子凝和四十八年承襲。凝和子承福於國朝順治十年請襲。奉洮州衛軍民指揮使司劄付責成厥職，後於康熙十四年以功授遊擊銜。次年承福子有光請襲。三十二年有光子繼祖請襲。奉文札委駐眼藏族。三十五年，呈明承襲。繼祖子景瑜於雍正十一年襲。景瑜子朝龍於乾隆二十七年襲。四十六年，呈請改駐資堡族。朝龍子蓋臣於嘉慶二年承襲。蓋臣子慶榮於道光十年承襲。慶榮姪衍禋於同治八年承襲。衍禋嗣子天錫於光緒二十年承襲。咎氏居資卜族，在廳城東南二十里，原設土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二員、經制二員、外委二員，報部番馬兵五十名、步兵一百名。所屬地址東至彔元族五十里，南至若竜若巴山七十里，西至鳥藏族八十里，北至上達窩族一百里。所轄番境七旗共七十六族，（詳番族）管理閘門一，（烏藏閒門）隘口二，（紅腰峴、鐵纏）番民三百八十四戶，舊納倉斗糧青稞三石一斗有奇，由土司協催。

又　吉保，西番人，洪武四年歸順，授百戶。二十三年，調錦衣衛前所鎮撫。三十年卒，子朵爾只襲職，調西甯衛中左所。永樂十年，從豐城侯李彬討甘肅叛寇八耳思朵羅歹有功，仍授百戶。子祥襲職，二十二年剿賊山岔口，遷副千戶。洪熙元年，從都指揮李英追擊安定賊，擒賊目一，晉正千戶。宣德八年，招降革巴族番，擢指揮僉事。子安襲職，卒，無嗣，弟榮襲職。榮子永年、永年子清繼襲。正德七年，剿賊紅柳灘有功，加指揮同知。子慶降襲指揮僉事，子夢龍襲職未幾，卒，弟夢熊襲職。夢熊子兆、兆子天錫俱襲。國朝順治二年，天錫率所部歸附，十二年仍襲指揮僉事。康熙十七年卒，子象泰曾隨王進寶，復蘭州得病，未襲。象泰子大永襲職，大永子承宗病未襲。乾隆十五年，承宗子應魁襲職，應魁子朝麟、朝麟子晴雲、晴雲子步漢、步漢子萬貴、萬貴子獻瑞相繼襲職。吉氏世居西甯縣西六十里乩迭溝，轄土民九十戶，散處各莊。（西甯縣屬乩迭溝吉家莊、南川吉家莊、沙塘川、魏家溝吉家莊、西川攬隆、碾伯縣屬土川口吉家莊。）上兵二十五名，土千把總、外委各一員。土司歲支俸銀四十兩有奇，納倉斗糧二十一石二斗有奇，草二十一束有奇。每逢襲替，部發號紙循化廳。

又　鞏卜失加，元裔，父脫歡，封武定王爵兼平章政事。明洪武四年，率諸子暨部落歸附，太祖授鞏卜失加爲百夫長，俾統所部居莊浪，以功陞百戶。永樂初殉阿魯臺之難。傳子失加，累官莊浪衛指揮同知，賜姓魯氏。正統末，子鑑襲職，擢署都指揮僉事。成化四年，固原滿四反，鑑以土兵千人從征，諸軍圍石城日挑戰，鑑出則先驅，入則殿後，最爲賊所憚。賊平，進署都督同知，尋充左參將，分守莊浪，命其子麟爲百戶，統治土軍。十七年，坐寇入境，戴罪立功，尋充左副總兵，協守甘肅。寇犯永昌，被劾，鑑疏辯，第停俸兩月。俄命充總兵官，鎮守延綏，自陳往功予實授，孝宗立得疾致仕。宏治初，命麟襲指揮使加都指揮僉事，旋進同知，充甘肅遊擊將軍。魯氏世守西陲，有捍禦功，至鑑官益顯，其世業益大，而所部土軍生齒日盛。麟既移甘肅，帝以土軍非鑑不能治，特起治之，且命有司建坊，旌其世績。鑑乃條上，邊務四事多議行。鑑有材勇，遇敵輒冒矢石，數被傷，不爲沮，故能積功至大將。十五年，以舊創疾

發，卒，贈右都督，賜卹如制。時麟由甘肅參將擢左副總兵，豪健如其父，而恭順不如。先爲遊擊時，寇入永昌，失律下御史按問當戍邊，但貶一秩，遊擊如故。暨爲副將，調韋州禦寇，寇大入不能擊，遣都指揮楊琳邀之孔壩溝，琳大敗不救，連被劾。麟自愬止停俸二月，時已授麟子經官，令約束土軍。而麟奏，經幼，土人不受要束，乞歸治之。不俟報，徑歸。帝用劉大夏言從其請。武宗立，甘肅巡撫畢亨薦經及麟謀勇，令率所部協戰守。正統三年，經既襲指揮使，自陳嘗隨父有功，乃以爲都指揮僉事。未幾麟卒，贈都督僉事，賜祭葬。故事都指揮無卹典，以經乞，破例予之。經積戰功再遷都指揮使，充左參將，分守莊浪，特命爲署都督僉事。世宗立，乞休巡撫許鳳翔言，經力戰被創，疾行愈且，世將敢戰，知名異域，今邊患棘，不宜聽其去。帝乃慰留，勞以銀幣，尋充副總兵，分守如故。嘉靖六年冬，以都督同知充總兵官，鎮守延綏。大學士楊一清言，經守莊浪二十餘載，屢立戰功，其部下土軍非能人所能及。其子瞻雖爲指揮僉事，奉命統轄，然年少。今陝西繼兵官張鳳乃延綏世將，調鳳延綏，而改經陝西，自可彈壓莊浪，無西顧患，帝立從之。居二年，以疾致仕久之，命瞻以本官守備山丹。經奏言，自臣高祖，後世守此土，今臣家居，瞻又移他鎮，土軍皇皇不欲別附，若因此生他患，是隳先業而負世恩也，乞令守故業，報可。二十二年，宣大有警詔經簡壯士五千赴援，及至，而邊患已息，乃遣還。以經力疾趨召厚賚之。明年贍卒，經以次子及孫皆幼請得自轄土軍，詔許之。經驍勇，奉職寡過，繼祖父爲大帥，保功名，稱良將。三十五年卒，賜卹如經制。次子東襲指揮使，積功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歷任延綏總兵。東子光祖襲指揮使，以功陞都督僉事。子印昌襲職，以功陞都督同知，崇禎十年任西甯副總兵。及闖寇犯河西，印昌詣連城，散家財享士卒，提兵至西大通遇賊黨賀錦，揮兵奮戰，部卒被傷殆盡，遂沒於陣。國朝順治十六年，印昌子宏襲指揮使，錫之勅印。宏卒，嫡子帝臣幼，以族人魯大誥代理土務。會吳逆叛，宏妻汪氏捐軍糧四百石，加世職二級。二十五年，帝臣襲職，卒無嗣，母汪氏護理印務。三十一年，帝臣見帝心襲職，宏之猶子也。帝臣未生之先，宏即養爲子。五十七年，大兵征西藏，帝心病，不能行，子華齡以參將劄付，代領土兵從征，旋襲職，以功給參將銜，俸署西甯鎮標左營遊擊，歷署永昌，協副將涼州鎮總兵補甘州城守營參將。華齡子鳳翥先以衛千總銜帶土弁、土夫赴關外踏實堡昌馬湖紅柳灣屯田，至是以華齡屢遷他鎮護理土司印務。乾隆九年襲職，大軍征準噶爾，鳳翥辦解戰馬，協濟臺站軍馬，疊加軍功二級，子璠襲職。四十六年，撒拉回攻圍蘭州會城，璠率土番兵三百人赴援，戰於亂古堆坪。賊悍甚，兵無後繼，所部失亡殆盡。璠負重傷，猶裹創力戰，竟突圍歸營。事聞，加一等職銜，賞戴孔雀翎。鹽茶回復反，璠領土番兵防守蘭州城。五十三年卒，子紀勳幼，妻孫氏曹護土務。五十七年紀勳襲職，初大軍征廓爾喀，孫氏晉捐柴二萬斤，及是紀勳獲賞戴花翎。嘉慶二年，四川教匪作亂，紀勳率土番兵三百人從征有功。道光六年，逆回張格爾犯邊陷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四城，楊威將軍長齡進討，紀勳奉檄購辦駝隻運軍糧，敘功加二品頂戴。九年，安集延擾回疆，大兵進剿，仍承辦駝隻。紀勳娶額駙阿拉善親王女，緣此習尚豪奢，盛極而衰。子桑爾濟賽爾丹早沒，嫡孫如皋襲職。咸豐初，如皋捐助軍饟加隨帶二級。七年，省城修建錢局，捐本管山場木植數萬株，值錢百四十餘萬，加二品頂戴，賞戴花翎同知。初，回亂以功加副將銜，十三年西甯肅清加提督銜，賞給譽勇巴圖魯勇號。光緒十九年，如皋卒，子蕭幼，母和碩特氏護土務。二十一年四月，蕭嗣職，魯氏自蕭以上世襲掌印土司指揮使，駐紮莊浪，分守連城，在平番西一百四十里。轄境東至莊浪東之野狐嶺爲界，南至皋蘭縣之張家河灣、河州之思家臺碾伯之川口等處爲界，西至晉伯縣之冰溝口坪山爲界，北至平番縣鎮羌驛之黃泥岡喜鵲嶺爲界。內水田一千一百九十五畝，旱田無頃畝，歲共出市斗幫糧一千二百石。管掌印指揮僉事一員，指揮使二員，指揮同知一員，正千戶一員，副千戶一員，百戶二員，土民十旗戶三千二百四十五，口二萬一千六百八十六。番民八旗守棋子山等八隘。文屬甘涼道管領，武屬西甯鎮統轄。土司歲支俸銀七十六兩六錢，不納糧亦不支饟。

清・龔景翰編，李本源纂修《循化志》卷五《土司》　珍珠、打剌二族世襲指揮使一員韓成璋，管恩巴佃等雀、漢土民共一十八處，土兵六十名。

按：打剌族亦十九族之一，而今無其名，蓋爲珍珠族土司所兼管，而久遂併一族也。

始祖韓端月堅藏，係山外川卜族番僧。明洪武六年，奉勘合同胞弟韓哈麻率領部番歸附，以招中茶馬之勞。永樂年間，賜韓哈麻安撫司之職，節輩傳替。萬歷年間，口外火酋作亂，韓完卜與叔普綱永昌二寺國師韓羅漢，導引官兵有功，加授世襲指揮使。明李流寇大亂，刼掠番族指揮使，印劄被失。完卜故後，我朝定鼎，子韓千貫無憑承襲，各憲查明原由，準授外委土司之職，同普綱、永昌二寺國師管束番族在河廳衙門總理一十九族，招中茶馬事務。故，子永嘉襲。故，子世公襲。從前並無把守關隘之責，雍正元年口外逆夷跳梁，親王代青和碩器被逐入老鴉關，世公同國師韓且令札矢領族民守隘，報知河營領兵到關，日夜防範。于是，始有老鴉關大山嶺隘口之責。乾隆元年，於遵旨議奏事案內，查造世職原委，取具履歷、宗圖、清冊、咨部。二年，因岷州土目趙世興懇恩承襲事案內，奉部飭查世公事同一體，造具冊、結咨部。六年，兵部題請奉旨準襲祖職。十二年故，子雯十四年襲。三十年故，子成璘三十一年襲。四十六年三月起臺堡陣亡，無嗣，弟成璋四十七年襲。

一世韓端月堅藏授普綱、永昌二寺都綱之職，弟韓哈麻授河州珍珠族鎮撫司之職。

二世領占巴韓都綱之職，兄韓禮襲鎮撫司之職。三世札矢巴襲禪師之職，故，弟領占藏卜襲，三弟韓巴麻加襲珍珠安撫司之職。

四世汪束班丹襲禪師之職，弟韓令眞襲安撫司之職。

五世南哈矢甯襲禪師，弟韓南堪巴襲安撫司。

六世韓羅漢襲禪師，兄韓宗奔襲安撫司。

七世韓貲南加授國師，兄韓完卜加授珍珠族指揮使。

八世韓千貫授外委土司。

九世韓班麻襲國師，弟韓永嘉襲外委土司。

十世韓官住加襲禪師，故，弟且令扎矢襲國師，三弟世公授指揮使。

十一世韓巴麻貲南襲國師，改授都綱，弟韓雯襲指揮使。

十二世韓義堅旺堅忝襲都綱，弟韓成璘襲指揮使，陣亡，三弟韓成璋襲指揮使。

始祖端月堅藏係山外川卜族番僧，洪武六年奉旨在阿撒川金佛寺說法，管束僧番人等。二十二年，陞都綱執事。二十四年，同內官爾尼御史朵爾只齎勅撫番納馬。二十五年，金佛寺火奉旨移老鴉關內，自修寺一座，病故。姪領占巴永樂六年，欽取南京寫經，賜經一藏，象牙圖書一方，陞剌麻。十四年入貢，欽賜眞修禪師，領勅一道，銀印一顆，象牙圖書一方。宣德二年，欽賜名普綱寺。故，姪劄矢巴正統六年襲，建寺一座，九年賜名永昌。故，弟領占藏卜成化八年襲。故，姪汪束班丹二十二年襲。故，姪南哈矢甯卜嘉靖六年襲。故，韓文奔係俗韓羅漢，年幼，長姪韓完卜例應襲。萬歷十八年，火酋入犯，經略尙書鄭、監軍萬、主事梁同固原總兵尤，令完卜導引虜穴，清掃兩川，蒙題準襲，免其赴京。後思打令族勾虜內犯，總督李、巡撫賈、巡按吳，委羅漢同姪完卜撫招生番，窺探虜情。萬歷二十四年三月，羅漢引官兵由土門關出境，深入古爾半昆都魯，與虜對敵，同姪完卜親斬虜酋首級一顆，以鎮撫陞指揮，隨蒙督撫按具題羅漢陞國師。三十一年，給勅一道，銅印一顆。

清・張彥篤《洮州廳志》《番族・茶馬》　納馬番人六十六族：列咂族、瓦麻族、上下扯巴族、巢窩族、郭着族、哈爾木車族、駝童族、納郎族、甘臧着落族、香藏族、木舍族、列咂拔地族、卜劄族、川多族、底思當下族、碾班族、卜剌族、喘哥兒族、夫剌族、羶藏族、勞爾巴族、雀哥族、勞脊族、答失下族、蒲松族、哈杓族、奔古八族、六卦族、勞藏族、劄來十族、多竜族、祿兒族、阿爵什族、芍原族、相古族、爾着五族、苫苦族、多藏族、阿讓爾族、劄的族、川卜族、郭鎖六族、掙多族、尾子族、哈古四族、麻六族、勞龍族、攪龍四族、捏日族、雞翎族、沙巴兒族、答勞族、團咂族、阿讓爾族、卓尼寺、着落寺、上冶三族、木九族、惡藏族、官洛族、阿中族、火巴族、落巴族、餓狸族、叅多族、答力族。

宗教信仰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九　〔光緒三十一年五月〕初十日，早過後園花廳，與鶴孫、化臣閑談。未刻同鶴孫、化臣、海山同至穆隆寺，乘騎而往，訪噶勒丹池巴，【略】閑談十八羅漢何以有十六尊。據云本十

六尊，伏虎尊者乃爲羅漢侍從，笑面者乃施主，均有道行，究與羅漢有聞也，燃燈佛爲如來之師，燃燈後而去。觀音佛是女身，因薩度滅五百年佛果，是以有五佛冠爲之接續。無量壽佛，無量爲文，壽佛爲武，其實一尊。衆生求壽，不知求衆生之壽可求，一人之壽不可。須有善因，方能如願。白拉木俗呼白喇嘛，與如來同時許爲黄教護法，故至今奉之。先登樓談之，下樓後看其各正殿佛像，有極大亦有小者，均極莊嚴，内有一輩達賴，活至一百八十歲。外露一齒，乃重生者。告別，仍乘騎而回。

又〔六月〕初四日，午後至園，化臣來。未刻，噶勒丹池巴來談公事訖，因詢其各教。據云：緣起均係紅教，自宗喀佛初駐於某寺院，徒衆本佛共有卅人上下，某施主施給僧帽，衆人皆有，惟宗喀佛未有，即以黄包袱盤於頭上，遂祝以我今日如此，或可當以黄教興。記載多以染色興，非也。紅教自蓮花佛祖於教興時，未免徒衆於佛教自負靜淨無爲之道，未免支離不講，彼時有白教從而正之。是以源流三教，皆算正宗。後有黑教出於蓮花祖師時，尚與有親，因其以殺生求善助惡，專講呪人害生，當時將其全滅。後因有用其法，將其拘於卅九族，永不得再出害人。後藏亦有數廟爲彼教，廓爾喀則彼教甚多。然別蜂子雖屬廓爾喀，多奉黄教者。是以黑教僧不可過於原舊之人，然亦不可滅也。又云燃鐙古佛上有七尊，如無量等佛，大約在中土燧人之世。當詢四天王，前云係守鎮四方，何以手持之物各不同？據云：此本四家王子，能鎮妖魔，是以各得降魔之具。如東方以琵琶，乃其地妖魔頗畏此具，且彈之可以感化此地之人。餘者不過此意，因思小説家以風調雨順附之，無此説也。詢其哼哈二將，内地廟内多塑之，何説？據云：佛地無此一説，並不塑此。又詢其文字經典，據云：字不過記載來往所用，經則所包者廣。如天之生物生字、人生生字、畜生生字同一，然人生内有畜，畜生内有人，非可拘一而論。李海山云，如今年番家閏五月，蓋隔二年必一閏，乃爲牧放而設，總在夏日秋初，非有別意。其大小建，係月中減去一不好日作小建，廿九日爲一月。大建則滿卅日。喇嘛則不然，以單月爲小建，雙月爲大建，乃一年定準也。至日月蝕有推算家與内地不差也。鶴孫來談，韻秋女史拿來羅卜甚好，内有青條名曲，曲乃佛爺噶倫所用，此爲葉梗，葉如大麻子，每本上出穗似桑椹，帶紅色，其酸非常，實難領教，只好賞儒爺吃罷。

又卷一〇〔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午後至穆隆奇曰拜噶勒丹池巴謝壽，在其樓上痛談。聞文殊菩薩乃在如來之上，爲各佛所應世遂者，普賢菩薩即是文殊無分別。如宗喀巴亦是文殊、普賢化身。至財神，乃稱神，非仙佛可比。藏中有男女財神、文武財神不同也。大半常奉者，文財神也。回時送哈達、古觀音佛一尊，弄點心果子，反攪擾之，未免不安。

又卷一二〔光緒三十二年五月〕初八日，四鐘亮磕即起，【略】。午後噶勒丹池巴來拜節兼回公事。事畢，問其經典，番經有丹經、甘經，即如來所説百餘卷，幷弟子所説千餘卷。此外如各胡圖克圖所説甚多，如後世文章無盡藏也。僧人者，佛祖所傳某弟子至傳於某師，因此所受經爲眞得。不然經典雖可看明，不爲心得不算也，大有漢學師承之意。佛祖住係新天佑衆生行是，告門弟子當作各功德，坐乃講經，卧乃圓寂。雖圓寂如佛尚在也。

清・蕭騰麟《西藏見聞録》卷下　前史稱其重鬼右巫，喜浮屠，國事必參決於桑門。今仍端崇喇嘛。考喇嘛之號，始於元至元二年，徵西域僧加喇嘛，明神宗年間，烏斯藏喇嘛瑣南堅錯稱活佛，以傳經説法，戒淫殺，爲諸番所尊。禮號輪回轉法功德佛大國師，套寇黄台吉俺答迎堅錯西海上，飲長生水，所縱部落奉其教無淫逞者。今之喇嘛，或即支派乎，是未可知也。惟尊崇之法，自郡王下至蕃民，見達賴喇嘛俱膜拜頂禮，膝行至法座前，求以手抹其額，謂之討捨手。王以下尚求之不得。其次則有稱爲呼圖克圖者數十人，尊禮視達賴喇嘛稍殺然，皆綺衣肉食。又有黄帽、紅帽、黑帽之各名其教門。凡爲喇嘛，披剃後，必赴中藏，後藏敖茶受戒，考較經典，分別受衙，平等者命名蘭咎巴。其受衙之喇嘛，鄉里極尊敬之，每年供給衣單、口糧、銀兩建剎，泥金萬鎰，傑閣丹樓，窮工極巧。梵王宫殿布滿境内，釋氏弟子過半。黎庶佞佛之餘，復流爲鬼怪。有娶妻生子，世襲其術之喇嘛，名曰垂仲，假神附體，以欺惑無知徒衆，奇裝異飾，遨游街衢，舉國喧聞，男婦趨若狂焉。喇嘛死，剖以飼鷹，本慈悲以立教，充其濟物利人之心，雖摩頂放踵，亦不顧惜第以既化之體充□鷹之腹，彼蓋有所取爾。又惑以火焚之者，浮屠以髮□爲垢濁，投諸祝融，正不欲有我相也，噫，異哉！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三　佛猶是人也，則人皆不難成佛。人可爲佛也，則佛初了不異人。夫人至聖，人而極矣。然亦有時而沒，不聞轉生復爲聖人也。使轉生之後將襲前生之所爲歟？則一見再見，涉於繁複，將補前生之未備歟？則莫殫莫究何所窮期。西藏達賴、班禪，衣租食稅，與土司無異。而番民敬信如帝天，謂其甫經示寂，即復轉生，則依然乍滅乍生，無異泡幻矣。何不修成歷劫不壞之身，常住人世間之爲得也。愚意佛者，不過番語之美稱，譯爲漢文而以仿佛之佛字代之爾。今之人無自稱聖人，亦無譽人爲聖者。而佛則居之不疑，番族亦敬之罔懈，殆藏地自古無政教條令，幅隕遼闊，番性蠢愚，託爲轉生之說，使知今日之所爲，難逃達賴、班禪前生之洞鑒，庶有所顧忌，不敢肆志妄爲。是亦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微意也。相沿日久，均莫測其所以然耳。又自達賴、班禪外，其高行喇嘛並各部落王子，亦間有轉生者。而番民獨無之，益信其爲籠絡人心之術矣。

清・常明《四川通志》卷一九二《西域》　前藏即烏斯藏也。蕃字烏加斯字切音作衛，故又名衛，一名喇薩，華言佛地也，居諸藏之中，亦爲中藏，今稱前藏，或曰即東天竺。蓋以佛道神化，興自身毒。漢帝既感金人之夢，唐宗又虔佛骨之迎。理絕人區，事出天外。而所爲修浮屠，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及玉燭和氣，無冬夏之異，誠有與之合者。然荒服之西，金行獷悍。若微神道，導俗無方。故呂宋、婆羅、占城、眞臘、柯枝、古里、疏勒、焉耆類皆信佛、崇僧、精文、善法。微獨雞峯、鹿苑與藏同俗。《西藏志》曰：釋迦牟尼弟子，自天竺以其法來衛，而蕃人化焉。信乎浮屠肇於天竺，而盛於衛藏者歟。

清・姚瑩《康輶紀行》卷七　紅教刺麻有法術，能咒刀入石復屈而結之。又能爲風雪，役鬼神，非虛也。然自屈服於黃教，蓋黃教惟講誦經典，習靜禪坐，不爲幻法，而諸邪不能侵之。故蕃人雖愚，其敬黃教尤在紅教之上，此佛圖澄所以不如鳩摩羅什，而鳩摩羅什又不如達摩也。然藏中達賴剌麻及班禪額爾德尼，僅以清心無漏爲轉世法，他無異處，其轉世亦在可知不可知之閒。如來上乘，似不爾也。駐藏大臣以那們汗阿旺札布巴勒楚勒齊木不法革遣之，達賴尚幼，訪於班禪，以成其獄，失蕃人心。及班禪返後藏，蕃人敬禮大衰，班禪泣而悔之。乍雅大二呼圖克圖既以搆兵結訟，類伍齊之大二呼圖克圖亦以爭權不睦，西方之教不亦衰甚矣乎。

又　嗟呼，人情不甚相遠也，雖異域豈有殊耶？夫佛法精深，上智猶難盡識。寂滅之說，欲以化導愚蠢之蕃民，其誰信從之乎？人莫不有好惡，好莫如生，惡莫如死，生矣則更求其福而樂也，死矣則又懼其罪而苦也。釋氏深有觀乎民情，非徒清淨寂滅所能動其信從也。於是莊嚴色相，使民崇敬而不敢褻，更炫之以富貴，生其歆羨之心，以爲從我者，如是之福可極樂也。不惟此生樂之，且生生世世樂之，雖中智亦欣慕焉。況愚蕃乎？猶恐人見佛之死，不見其生，疑爲妄也。更爲轉世以示其蹟，民曰，佛果轉世而有福如是也，欲不堅其信得乎？至於死後之事，民不得而見也。則告之以地獄果報，神鬼夜叉，兇惡慘酷，以怵其心。復示之變相，以駭其目，雖君子亦有戒心，況小人乎？宋以前，古佛諸祖雖有三生之說，佛經亦但云歷劫而已。宗喀巴出，乃實其事，確與否，吾不得而知。然西域、蒙古二萬里，人皆信服而心悅之數百年矣。雖聖帝明王威德及於遐荒，不能不藉其教以化凶頑而安邊徼，此豈尋常智識所能及哉！觀於西藏，聽民以百戲相悅，與中國無異。凡所以宣滯導和鼓舞人心，使皆熙熙皞皞，遊於光天化日而不爲亂也，意深哉！雖非古佛古佛之制，而古佛之所許也。昔明太祖既定天下，思以銷兵革之氣，於金陵設十四樓，出官錢，貰酒食，實以官妓，接待四方之士，而草澤英雄之氣遂以潛消。帝王大略如此，雖儒者之所譏，非通智之所善歟。宗喀巴者其雄傑，豈在諸祖之下哉？

又　謝都閫又言，今達賴剌麻，道光十五年生於裏塘之泰甯。其祖父本陝人，以業窯至泰甯，父習其業，母蕃女也。昔藏中亂時，達賴剌麻嘗移牀泰甯，故亦爲勝地。達賴生甫三藏，藏中蹤跡得之，自其家移大寺中。有五色雲覆頂，初不之信，及迎至藏，將近布達拉，親見其上有五色雲如蓋。隨至布達拉大寺，坐牀後始散。乃知靈異非虛。余謂達賴出微賤，一旦置身青雲，始在孩提，即爲天子隆重，二萬里王公、僧俗、男婦，無不誠心敬禮，苟非福德殊異，何能臻此？昔漢高祖所在，其上常有雲氣，韓魏公廷唱第一，太史奏五色雲見，古有之矣。天降靈祥，必非無意，今之達賴，其有殊乎？抑嘗思之人之始生，本二氣之精，與星辰同體，惟受生後，物欲習染，蔽其靈明。展轉死生，精氣耗剝，乃與常人

無異耳。守貞抱一之士，與豪傑奇偉之人，精氣堅凝，或以時發現，理固宜然，不足怪也。漢高祖、韓魏公與此剌麻之雲，非山川之雲，乃其本體之精氣所發見也。豈但異人，凡大軍所在或千人之聚，其上皆有雲氣，蓋衆氣所凝，雖庸人亦然。不過盛衰明暗之殊耳。

清・張庭武修，楊景昇纂《丹噶爾廳志》卷五　本境番僧特盛，土人信奉惟專。其教原始於印度，蕃衍於西藏，流播於青海。本境各寺院僧徒，論其支派要皆宗黄教之風者也。而亦間有紅教者，流錯出其間，不列各寺院名額之中也。惟此紅、黄二教即所謂喇嘛教，而非釋氏牟尼之舊也。然黄教亦各有等級：曰格楞者，明字母，能諷誦者也；曰格昔者，經明行修者也；曰喇嘛者，由藏考試及格錫名，謂慧性不滅，能以靈魂傳至再世，即世所謂轉生也；進而上之謂呼圖克圖，則惟國家特封名號，建有專寺，始克世襲者也。此外有熱主巴者，番僧家稱謂修行士也，以誦經、講析、禪定、靜修爲宗旨，間有著述立說以自鳴其所得者，其中每有學博名高，僧衆從學，其徒自數十人至數百人。遠近蒙番爭輸貨財、器物、食用，奉佈施以表誠信。如青海現時之夏莽，僧衆悦服，尊之爲佛，數千里外皆敬重焉。此則韋布之士，無位而貴，無祿而富，不藉封號名字，以積學爲高者也。至若住居寺院、城市者流，則雖各以諷經爲名，而額給衣單口糧之外，尚多田土租稅、人民差徭之供，其催科擾民無異衙蠹，其挾勢牟利、賣買逃稅甚於市儈，僧徒之無賴，病民而取詬於世也，非偶然矣。即如東科寺僧，皆以免爾干克、素爾藥水、白水河各莊三貢卡番族與寺僧同種者佃戶子弟充之，其各僧皆以本家弟侄輩爲弟子，以私傳其財產，是以寺院爲專利之藪也。其他宗紅教者，俗名本卜子，土人篤信之，焉類多神奇狂誕之說。如問卜、醫病、禱雨、迴風等事率稱奇驗，然試之殊無甚效而愚信者流方，且諱其短而炫其長，俗使之然也。是故緬大寶法王而衍紅教支派者，既非國師巴思八之舊。即追黄教宗風，冀以定慧通宿命而祖傳已遠，衣鉢非眞。又大乖宗喀巴慈忍淵默之行，特以驅策邊夷，鈐制蒙番，則惟喇嘛教有以束縛之也，故假之尊崇以爲羈縻之一法。

清・允禮《西藏誌》　夫藏何自昉乎？古稱西方有聖人，謂佛生其地，世居於此。是耶否耶，然則何爲以藏名，藏之爲言藏也，無盡藏之謂也。意者以梵書三藏，有經藏、律藏、輪藏之說，若是之無盡藏耶。其土著番人又稱之曰招，此不知何解，大要土語蠻音有聲無字，其無所取義，無疑，獨是上古之時，不聞有佛也。漢唐間，始重虚無寂滅之教，數遣使西域，求佛經，迎佛骨，而佛教之興，流傳中國，迄今千百祀，不改雕形塑像，崇建禪林，釋子尼僧，皈依法戒，世俗庸衆，從而敬信之，持齋素，樂佈施，動曰廣積功因，愿登西方極樂世界，雖捨身破家勿惜。有心世道者，亦往往置而弗論，要不過存此法門，以警衆覺愚，醒迷啓悟，使之念佛從善，不大失其本心而止。固未嘗身履藏地，亦未知有所謂活佛也。

清・陳登龍《裡塘志略》卷上　裡塘長青春科兒寺大喇嘛曰堪布，主持黄教，闡講正法，三年一換，由糧務官察舉具詳。其侍者曰若尼，傳出入之命；曰乍倉，任監管之職；曰喜郃，供營運之勞。寺中挂單喇嘛計二千八百四十五衆，未挂單喇嘛計三千餘。衆皆念宣經典，謹守清規信佛，夫日增輝，法輪常轉矣。按：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非德化之不及也。地有中外，人有醇頑。彼西域之人，目未覩聖賢之書，耳未聞道德之言，所習者佛耳。故以佛之慈悲，即去其殘暴之氣；以佛之莊嚴，即生其畏敬之心。我皇上知其然也，故以佛治之。然佛不可見，而以有道之高僧主之，廣其居，厚其祿，名之大喇嘛。彼以爲大喇嘛即佛也，見大喇嘛如見佛，以故埋首伏地，惟大喇嘛之命是聽，而一切貪嗔殘暴俱不生焉。此治於大喇嘛即治於佛也。夫大喇嘛爲我皇上之所簡放，以治斯民，則大喇嘛固傾心輸誠於我皇上也。彼見大喇嘛而傾心輸誠於皇上，即佛之傾心輸誠於皇上也。佛而傾心輸誠，彼民焉而遂凜王之章服、王之教羣，聽命於我皇上也。此無聲之教，無形之化，治夷之善，我皇上所以超軼古今也。

清・單毓年《西藏小識》卷二《讀大秘密國探險記》　吾觀日本僧人河口慧海大秘密國探險記，所載藏俗之與雪珠酣戰及嫁女必先祭神，娶婦必擲辟魔之秘劍種種，可哂可怪之情狀，非果其民之愚陋如鹿豕也。一言以蔽之曰，迷信神權而已。夫神道設教，古聖王特因下愚之氓不易開化，而聳其觀聽，懾其心思，不知群生皆聽命于神權，以爲財產之豐儉，家業之盛衰，悉有神靈默爲呵護而主特之。戴圓履方、二足橫目之徒，不過拱手而任其指揮一切，皆不自振作。在古聖王亦不知其弊之至于此也。吾國之伐鼓鳴鐘，救護日月食，以及求晴禱雨，擾擾紛紛，其視藏人之與雪珠

爭戰，僅如五十步之笑百步耳。至藏人婚嫁禮節之錯謬，誠足令人發噱。而吾國之迷信神權，亦復十而八九。蘇浙諸省其風尤甚，凡子女婚姻之事，靡不決于虛無縹緲之神明。一二賢士大夫心知其非，亦于託從，宜拘俗不肯大聲疾呼，砥中流而挽狂瀾，黜淫祀而崇名教，彼汴人之引弓射輘，杭俗之舉鏡照輿，恐去藏民亦不遠矣。勿謂民間瑣細，不妨聽其自然，政教之影響，其始僅一勺之水，一星之火，迨至滔天之勢已成，雖有聖君賢相，竭力挽回，亦不能臻于治。故士大夫苟不漠視社會日以改良進步之理，曉譬群倫，使之脫神權之羈軛，就公德之範圍浸潤既久，自獲無形之效。否則上流社會雖日文明，彼林林總總之儔仍自暴棄，以神權爲託庇之卿，一切委心而任運，吾恐蹈藏人之覆轍也。

清・張庭武修，楊景昇纂《丹噶爾廳志》卷五　入學讀書者，頗多明通禮義者，甚少至識孔教，而信奉惟謹者則絕無其人也。若釋、道二教，精理奧旨知者固鮮，而堅信者亦不乏。如參元清茶各會，止念煉氣者，謂之參無會，禁酒肉葷菜者，謂之清茶會。妄冀長生或死後升天及靈魂不昧之說。至若人死則延僧道諷經以解罪阨，疾病則問卜，制崇驅魔，甚則巫覡師祝之輩，或妄傳神言以示禍福，或傳方示藥以療病災。更有自謂神附其身，因治病而以火鎗薨人，以刃刺致命者。人皆自怨其命，而不敢懟於神。嗟呼，此等惡俗所宜急禁矣。

又　居宅、墳塋皆以山水方向主言吉凶。如丁財、官祿，貴人趨生旺而避衰敗。然言人人殊，故諺云：風鑑聚三人，難起一草柵。有狷巨貲以購塋域者，卒之人爲之臧否即爲盛衰之所由。彼侈談風水者，謂皆地理主之，即有遭值禍福與所論相左者，方且多方飾辯，聽者惑焉。信如所論，將成敗之故皆歸咎於地理，而廢人事矣，可乎？且因堵塞水口、添補禽星而修廟、建塔、起樓、築墩以穰之者，往往因地師一言而費鉅金以興大役者，人以爲苟利矣。雖費無傷卒涉於影響，疑似之交而實耗其財於無用，則風水之說中人深也。

清・余慶遠《維西見聞紀》　黃教喇嘛，番僧也。番謂僧爲喇嘛，分黃、紅教，維西皆有之。紅教之類甚繁，黃教止達賴喇嘛一種，皆古宗出家者。阿墩子之壽國寺、楊八景寺、奔子欄之東竹林，千餘人皆是也。不近色而貪財，戒殺而食肉，禮佛誦經。其經譯以華語，皆與中土同，惟無《楞嚴經》。蓋佛產天竺，即緬甸，與土番界。相傳達摩譯教於其地，而佛教興，至今已千六百餘年矣。黃教喇嘛起最後，闊袖長衣，隆冬亦露兩肱，著古宗靴，而不衣袴。衣黃衣，冠黃冠，故謂之黃教。初紅教強，欺黃教。第五世達賴喇嘛預識我大清之必撫有中土也，於太宗文皇帝時，取道蒙古，入貢盛京，獲封號，延至今。黃教在維西者，皆達賴喇嘛法子。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二　西藏之有黃教、紅教，猶中土之有南宗、北宗。黃教傳自前藏之宗喀巴，紅教傳自後藏之多爾濟。以方術名彼，道中已爲外道。至布魯思古以達爾巴爲道場，以色丹巴爲初祖。其詛咒之術曰札達克，殺戮之術曰奔布爾，所持之經曰達思拉，其毒（惱）〔腦〕尤甚。蓋其紅衣紅帽，固已異乎黃教之宗乘也。

近雲南邊界尚有黑教喇嘛，另爲一種，與黃教爭上下。然只一隅之地，爲數不繁，不足爲患也。

又　歡喜佛一名陰陽佛，紅教所奉。紅教本有妻室，今薩迦胡圖克圖即紅教之首，與達賴喇嘛皆平行，十二年赴藏一次，番人信服過於黃教。蓋喇嘛先有紅教，如唐之鳩摩羅什，元之大聖法王，皆紅教也。至明永樂年間，宗喀巴出，始創黃教，不飲酒娶妻。後來黃教轉勝于紅教。然紅教尚法術，如今之止冰雹、穰病除邪，番人咸重之。黃教重戒律，崇經典，紅教如薩迦，圓寂即以其子承襲。黃教則必須另尋呼畢爾罕。其經典亦徵有異同云。

又西三　紅帽喇嘛謂之紅教，專習幻術。可見漢時西域吞刀吐火之伎，至今尚有存者。亦間有小駡，而貪淫肆殺不可究詰。黃帽喇嘛稱黃教，以清淨寂滅爲宗，斥紅教爲邪師外道。惟食牛羊、酥油，與華僧不茹葷者迥別。紅教、黃教就其衣帽之色而名之。有紅教喇嘛名沙瑪爾巴者即今達賴喇嘛之弟，其廟在陽八井，距布達拉約二百里，竄入廓爾喀，侈言藏地富美，誘其大頭人巴都爾薩野嗎木薩野潛入後藏刼掠，大兵進勦，沙嗎爾巴已伏冥誅，廓爾喀畏罪投誠，函其骨送京師焉。

清・陳登龍《裡塘志略》卷上　西方佛地，寺院爲多。裡塘一區，攷《通志》所載，大住持至四十五座，可謂盛矣。至廟祀，則未有之。自漢人寄賈其間，始建武廟，番人亦知畏敬，神靈所至，不限遐荒，斯足信

也。武廟在裡塘城南門外。長青春科兒寺亦曰大招，在裡塘城北，周圍建樓閣數十處，凌霄聳漢，瓦盖皆飾以黃金。內塑諸佛，玉像百寶鏤嵌，幢旛寶盖，煇煌巨麗，供奉萬歲寶座，金花玉盞，四季長春。其左曰貯經堂，藏經板在其內。右爲金剛寺，傍環大小寺數十座。一望重樓叠閣，滿目陸離，誠巨觀也。尼姑菴在裡塘東，比邱尼所居。

清・姚瑩《康輶紀行》卷七　《西藏賦》注云，明蕃僧宗喀巴，名羅布藏札克巴，生於永樂十五年丁酉，幼而神異，精通佛法，號甲勒瓦宗喀巴。在大雪山修苦行，穆隆經者所立也。穆隆經者卽今之摩羅木也。摩羅木譯言攢詔，蓋達賴剌麻至大詔，衆剌麻所誦經也。宗喀巴初出家時，學經於薩迦，廟之呼圖克圖，乃元時帕思巴之後，爲紅帽教之宗。宗喀巴修行既成，爲蕃衆所敬信，衣紫衣。相傳其受戒時，染僧帽，諸色不成，惟黃色立成，遂名爲黃教。其教大行，最盛於前藏，今拉薩諸廟，咸供奉其像，余按泰庵此注，本之布達拉經簿，蓋剌麻之家譜也。凡剌麻歷代源流事蹟，無不具載。亦時有續修，各處剌麻皆有之。稽考前代，必以經簿爲據，和賦成於乾隆五十八年癸丑，時爲駐藏大臣，故得見之。而經簿所載，止及其時，後無聞焉。據此言之，是黃教之先，本亦出于紅教矣。

道光《雲南通志稿》卷一八七《南蠻志・種人紅教喇嘛》　余慶遠《維西聞見錄》：紅教喇嘛，相傳有十三種，維西惟格馬一種。格馬長五人，謂之五寶，輪迴生番地，均十餘世不滅，人稱活佛。維西五寺，紅教喇嘛八百人，皆格馬四寶喇嘛之法子也。衣闊及褐，披袈裟，常年不去，亦不衣袴。夏戴平頂竹笠，跣足。冬戴平頂猩紅氈帽，四蓮瓣向上，圍於四方。著襪朱履者多，衣冠皆紅，故謂之紅教。其食肉嗜利，與黃教等。經籍亦同，惟所奉祖師、護法異。古宗奉黃教者多，麼些則止奉紅教。僶釁日深，黃教多強。紅教以達賴喇嘛故，終莫如何。然則其明時欺黃教，非卽前世因耶？

清・松筠《衛藏通志》卷六《寺廟》　巴塘東行五百四十五里，名裏塘，有長吉春科兒寺，大堪布喇嘛居之，管喇嘛三千餘名。又關帝廟乃漢人所建。又貯經堂、金剛寺、尼姑庵均在裏塘，工沙寺在牟納，空沙寺在上俄洛，納土寺、麻唐寺均在丫壩，桑登寺在喇爾布，那勒吉策巴寺在上牟納，登沙寺在下牟納，工噶牟寺在工噶，陽頂寺、巴木補寺均在島巴，薩木配林寺在鄉城，立禪寺在喇嘛丫，申角寺在中壩。

又　乍丫東行六百二十里，至南墩出西藏界，入巴塘界。又東行三百里至巴塘，有大寺坐東向西，垣周百餘丈，掌教堪布喇嘛居之，其餘喇嘛築土平房環繞而居。無口糧寺院八十四座，有口糧寺院五十七座。唯南墩漢人寺，每年七月，巴塘、察木多兩處客民，皆雲集於此貿易貨物，如內地廟會。

又　〔乾隆五十七年〕九月初一日，大將軍公福康安具奏，竊查黃教與紅教喇嘛原屬分途，所供佛像、念誦經典亦屬大同小異。惟因黃教爲佛法正宗，紅教不敢抗衡，故紅教喇嘛皆屬達賴喇嘛管轄，於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前亦皆致敬，歷久相安，並無爭論。至於紅帽之教派別支分，亦係各傳教法。

清・徐瀛《旃林紀略》　西藏有三佛，達賴喇嘛爲最尊，卽活佛，居布達拉山，現年十一歲，相貌端嚴，言語聰慧，自裏塘轉世。當前輩達賴圓寂後，查訪得呼畢勒罕譯言再來人，均迎至藏。道光元年辛巳，漢番大員入奏，欽命駐藏大臣文遠皋等在大詔內，以御賜金瓶拈鬮，拈定現在之達賴，番民數萬歡呼動地，時方六歲。文大臣詢之，云佛在何處，達賴卽以手指心，對云：心卽是佛。智慧如此，洵屬天生。又有濟仲佛居磨盤山，第穆佛居琉璃橋之東，皆相距不遠。余乙酉年俱見之。濟仲年十五，第穆年八歲，濟仲豐厚，第穆靈警。後藏有班禪佛，幾與達賴聲勢相埒。又有撒家佛，娶妻生子如內地之火居道士，均聞而未見。更奇者，白地有江主佛，云卽摩利支天，係女人，所居多爾吉拔姆宮寺極宏麗，有瀛洲蓬島之勝，四面環水，渡用皮船，聞其貌甚俊美，番人敬禮與班禪等。

清・陳克繩《西域遺聞・佛氏》　垂仲者，服喇嘛服，娶妻，飲酒，居于藏東，有殿曰垂仲。月初二、十六爲降神之會，頂盔上樹雞羽，披甲，背箙小旂五，身前後披哈達，虎皮靴，執弓刀。登座，有問以禍福，托神言剖之。出則徒衆羣作鬼裝，執旗護從，蓋中土之師巫也，亦有女婦爲之。

又　拔姆宮，女呼圖免居之，紹按：《衛藏圖識》，多爾吉拔姆常在羊卓白地澤中之山上，寺極宏麗，有瀛洲、蓬島之勝。寺中乃女胡圖克圖多爾吉拔姆所屬，云北斗之精化生。昔碟巴三卽亂藏時，化豬遁去，藏地呼豬曰拔，故云，卽中土尼

僧也，或云斗精所化，拉藏汗亂藏時化豕而遁。番人呼豕爲拔，故有是名，殊誕妄。

又 乍丫昔屬達賴所轄，偶一山崩中露文殊石像，宛同雕塑。夷人請于達賴，分大喇嘛坐床彼地，允之，遂設呼圖克掌教。康熙五十八年，大兵進藏，投順，封職給正呼圖克印，曰闡講黃教那門汗，居大寺，別有副者居卡撒頂寺。

又 僧教以黃、紅帽爲別。黃帽者，眞心修行，如中土之禪僧也。紅帽者，娶妻生子，而後獨居于寺，爲人誦經取利，如中土之應付僧也。達賴、班禪、叭吧皆主持黃教，故黃教最尊。然紅教之言曰，若不娶妻，則人無種。又有黑帽者，如中土道士，皆有呼圖克主之，而徒衆甚少。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一二　〔光緒三十二年七月〕初四日，早至洋務局，會噶爾丹池巴，由噶勒丹寺新回。談公事畢，詢其四教原委。黃教宗喀佛傳達賴、班禪爲正宗。紅教在黃教先，爲蓮花祖師。白教爲蓮花弟子等所立，與紅教無異。黑教在如來時即有，專以呪人、害生命爲事，當時滅之未盡，常以其教戒門弟子，後經紅教復滅之，仍未盡，如卅九族尚信之，留其若干人爲一教，不准多剃度，並令其經典中須宣如來佛號，不准儘念其呪人等經典，是以至今留之。俗稱噶爾丹、色拉、別蚌、桑鳶爲四大寺，不知桑鳶爲紅教，一切公務不得與聞，惟三寺可與參知，故呼爲三大寺。

清・許世光、蔡晉成《西藏新志》卷中　當此時（明永樂十五年），宗喀巴本名羅藏札克卜巴，稱五定佤之一，阿彌陀如來之化身生於甘肅省之西甯府，性戇敏，年十四學於後藏札什倫布之西薩迦廟，已涉紅教之流弊，憂吞刀吐火之幻術，不足爲世益，誓洗其風。一日會衆，自換黃色衣冠，告衆曰：教主者，世世呼畢爾罕轉生之義，以救人民。後得道於西藏之噶爾丹寺。此爲黃教之始祖。其改正紅教之特點有三：一易衣帽爲黃色；二改正咒語；三假定呼畢爾罕之轉生，以傳衣鉢。於是黃教勃興。

宗喀巴有二大弟子，一曰達賴喇嘛，一曰班禪喇嘛。此二弟子皆重見性度生，斥聲聞小乘及幻術下乘，佐宗喀巴有力。至明之中葉，黃教之勢遠出紅教上。

清・陳登龍《裡塘志略》卷下　長青春科兒寺南面正對梭龍，即喇嘛帽山也。故裡塘多生活佛，一達喇賴嘛，一察木多怕克巴拉苦圖克免，一察木多苦圖克免，一喀爾喀苦圖克免，二苦圖克免均係正土司丹晉滾布所生。猶奇近正土司索諾木根登所生長子，又係雲南苦圖克免鄉城協敖玉結，又生察木多怕克巴拉苦圖克免，皆年歲餘，彼處喇嘛咸齎前生衣鉢來塘認識。風水之說其足信有如此。

清・吳羹梅《理番廳志》卷一《輿地・山川》　石紐山　在通化里文山番砦。山形幽峭，峯頂建禹廟，三面如削，俯視千仞。廟後石壁接天，刻『石紐山』三大字，不知何代人書。考禹生石紐山，在今石泉縣，謂之禹穴。蓋汶保、石泉皆漢廣柔地，山勢連綿，因以名之，非盡由附會也。

又卷六《志存》　廳□午後多狂風，古城更甚，里人恆患之。明初有道士命豎碑場口，風遂息，土人名鎮風碑。後因九子、龍窩、黑虎等砦番猓跳梁，官兵屯此，碑毀，風又作，幸不及前此之甚。今里人於其地建觀音閣。

清・姚瑩《康輶紀行》卷七　嘉慶中，前藏糧務知縣蔣作梅得兵蕃心。正月攢詔，有漢民爲蕃毆斃。藏例每攢詔，遠近蕃人畢至，日數千。達賴選精幹剌麻四人，曰格死鬼，俾以鐵棒，各從十數人，在詔彈壓不法滋事者，立擊殺之。至是罪人不得，蔣究格死鬼甚急，濟仲剌麻求緩其獄，蔣不許，乃毀之，於大臣某公又有夷情主事某，與蔣有隙，譖之。遂以侵虧餉銀，勒索剌麻，敷成其獄，奏請斬決。旨至成都，總督常公以法不當決，爲之奏請，而未敢阻，旨仍行藏中竟眞於法。漢蕃兵民咸爲蔣冤，此嘉慶十五年正月事也。漢蕃人數千爭累石其死處，爲之招魂，頃刻成塚。自是每年五月十五日，累石以爲故事，復廟祀之。其濟仲、剌麻、夷情主事未一歲皆嚼舌死。先是總督奏至京，睿皇帝曰，既知藏中擬罪不當，即宜暫留前旨，何以仍行嚴申飭之赦，詔至藏已無及。十八年蔣示夢於藏人曰，上帝憐吾冤，命爲前藏城隍矣，藏人祀之至今益虔。

清・松筠《衛藏通志》卷六《寺廟》　打箭鑪　關帝廟、武侯祠、漢人寺均在鑪東，郭將軍廟蜀漢時人，名達，諸葛武侯曾令造箭於此，報國寺又名喇嘛寺在鑪西，惠遠寺在鑪城西北，雍正七年奉勅建，並賜名。其地一名噶遠城，達賴喇嘛曾移居於此，至今由西藏派大堪布喇嘛往掌之。

又　俄羅橋東行四十里名察木多，有江巴林寺，亦名戎空寺。北係山

麗，層樓金殿，左右兩河環繞，頗極壯麗，乃帕克巴拉呼圖克圖坐牀之所。又有二呼圖克圖、三呼圖克圖、商卓特巴，率三千喇嘛居之。戎空寺左有大寺，內供奉萬壽無疆御座，令節朔望朝賀。又有普安堂，乃漢人所建講經堂。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三　〔光緒二十九年十月三十日〕鶴孫至西首丁寧亭旁一看，復至東首關帝廟瞻仰。工程在此處可稱宏敞：兩層殿相聯，內有比干牌位。詢之爲毛毛匠祖師，不知其何所本。在過廳對其戲臺飲茶，廟祝帶纓帽侍側。少時，用楪子、陳黃柑五枚來獻。樹在其廟內，并折一枝帶葉拿回。邊外風景，北省不能得也。復至北首，有名桑抱石，爲巴塘一景。乃石上生桑，桑甚大。桑在上，石在下，似抱之。石似蛤蟆形，旁刻『蟾影』二大字。嘉慶丁巳，袁州卒文彬邊外石刻，祇此僅見。回時遇小孩十數，以螺壳、最怪，甚長，正似馬蜂兒形。水牛壳加以紅豆穿成。套於項上，以作兒戲。足見樸實，別無玩耍物也。男女皆來觀看，老者盡合掌念經，蓋見余以爲有福，可除不祥也。

又卷一一　〔光緒三十二年三月初六日〕晚飯過洋務局，均到。惠臣亦來談及糧署供有紅菩薩，如內地之土地神，此人係喇嘛。因朱爾默特造反時，令其隨入，伊以內地強勝不隨，後將其剝皮。迨平定後，衆以神尊之。擬挂一匾，請代酌四字，余以『流芳千古』四字告之。聞修房等事，須喇嘛打卦方修，可笑。

又卷一二　〔五月十七日〕，同鶴孫至財神廟一看。緣姚石甫《康輶紀行》內載，藏地城隍神爲蔣公作梅，號念亭。鶴孫前至城隍廟亦無記載。因踏至財神廟，有蔣公像，本朝衣冠，外有大牌坊一座，亦謂前德政。然廟內毫無考據，因調卷查其所以，然卷竟有擬，蔣念亭先生徵實事略一篇，文令斌筆政泰書之，刻一木橫懸於財神廟。

又　〔八月二十五日〕午後同余鶴孫步踏至闡宗寺，乾隆御筆四體字即第穆胡圖克圖廟，正殿牛首金剛。樓上，中爲客座，在彼吃烟喝茶。左爲降護法處，有一像係肉身所成，手腳俱全。左手按劍，右手持一椀。哈達甚多，右爲噶倫，即噶布倫，官名。隆拔，係生前莊名。此噶倫係在乾隆年間朱爾默特時力勸其不可背叛，因疑其祖護漢人，將其全家皆斬，其頭及皮並手腳俱面東懸於梁間。像並不惡，現爲糧台所供紅菩薩，即此位。蓋漢番皆以死得屈枉，歿後以佛事之。北梁乃其妻，頭散髮，亦有哈達。像亦不惡，並其二子頭，已枯。及一薛大嫚頭，亦散髮，像模糊。彼夫婦眼珠、牙齒俱在，噶倫屍身掛哈達甚多。其受職噶倫冒死諫朱爾默特，以致全家非命，爲本朝忠義之臣，可不愧傳。拉二公，番官中偉人也。此殿門上懸一大蛇，有海碗粗，已乾，其鱗有半酒杯大，係前廿年在藏河邊所得。一小狗死去，亦懸之，係前第穆所豢，已有道行。所謂狗子亦有佛性。下樓後，正殿西爲一殿，供塔三座，前第穆乃銀塔，聞山上不准造，然民不能忘也。同鶴孫步出廟後門，踏至署東南郭拉路旁新修小廟，名曰松貴拔布，惟一間，中供牛首金剛像，甚惡，作陰陽形。兩旁八尊藥王，左右橫一萬尊泥印牛首金剛。再下左右二尊文殊菩薩，爲大皇帝化身，二尊四手觀音爲達賴喇嘛化身，二尊卡奪惡像，在下一層。爲班禪額爾德尼化身。文殊佛夷呼降木賽，四手觀音夷呼皆熱希，（熱字平聲）卡奪佛無漢名，三尊同供呼日松貢布。此廟爲唐古忒新修，爲與洋人打仗陣亡諸人功德。出廟，鶴孫赴糧台找惠臣，余獨步而回。

清・鐵船居士《藏紀概》　布打喇上有寺一區，殿宇高大，俱用兵器、戰箭、支架攢搆而成。神像兇惡，令人悚怖。其內懸掛人皮、蟒蛇皮、異獸皮骨，喇嘛云，係其祖廟神，甚靈異。遍地鋪洒青稞麥，厚尺餘。土人禱于神前畢，必帶其青稞麥歸，其家神必降福。若殿內無麥，則神出爲祟，災禍立至。且擅術僧人所翻轉之鳥鎗挽結之利刃，亦懸其內，以動人之信畏也。

清・允禮《西藏誌・寺廟》　甘丹寺，召東九十里，形勢同布達拉，極其華麗。乃宗卡巴坐床之所。山上多有遺跡，爲黃帽喇嘛發源之地。

江巴林寺，在昌都。其寺東向，內有金頂一座，樓台院宇，宏闊壯麗，亦康藏之勝區。寺有掌教呼圖克圖二人，一名敎巴喇戈喜丹奔俄木，一名拔巴丹奔姜錯。

又　仍仲寧翁結巴寺，大召西去八日，即後藏扎什隆布地，其寺背山臨河，院宇敞麗，佛像莊嚴，乃班禪喇嘛坐床之所。各處朝禮番夷，不絕于道。凡學經成者，必至此受戒取名，熬茶施衆。考班禪乃金剛化生，第一世名桑吉年地楞桂。凡轉生十三世，第十二世班陳羅藏吉堅魯入覲，世祖章皇贈同五世達賴喇嘛。十三世名直俊羅桑益喜，我朝疊加恩禮，乾隆

二年圓寂，轉生十四世，乾隆六年坐床矣。

清・李心衡《金川瑣記》卷一《廣法寺》 恭録勅賜匾額附跳布札　寺本名雍中喇嘛寺，距崇化屯署三里，由來既久，日就蕪廢。乾隆四十一年，帑項重修，賜名廣法寺，並賜御書『正教恆宣』匾額。欽差堪布喇嘛住持，例帶徒弟十六名，俱黃帽、黃馬褂，西藏之小喇嘛及土喇嘛俱披黃袈裟，共百數十人皆食天糈，有定額。番俗有黃教、紅教之分。紅教者，釋氏中之邪教。堪布爲黃教宗師，番民信重。每年正月十五日及十月十九日，四方土司、頭人等，挈妻拏、攜百姓以萬計，赴寺誦經，徼佛福，進獻牛羊，肉脯如山積，酥油、酪漿以斗撮。其土司、頭人及妻女咸跪獻哈達三尺許長，素帛如漢人用謁刺，間有大喇嘛親手爲之持咒，挽結套其頸而撫摩者，殊自慶幸，人皆羨之，彼亦揚揚有喜色，餽獻不留餘力。此兩次大會日期，各跳布札一次，大憲爲之代奏，衣裝俱賜自尚方，故極其鄭重。跳時人各左手執雜器，右手執連髮腦骨一片，共相舞蹈，或龍頭虎額、或長袖峨冠，兼飾枯髏如人，雜演其間。鐘鼓喤喤，屢舞僊僊，聒耳眴目，擾攘竟日。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一　大召寺之召，音如詔，詔譯言如來也。寺相傳建自唐時，西向，周圍崇樓峻閣，殿瓦飾以黃金。中壖佛曰覺釋加摩尼，自唐時侍公主至藏，年甫十二成佛不知公主何以反旁坐，或云此像鑄自中國。殿中供奉萬歲御碑，爲歲時朝拜之所。東南隅有百喇末殿，殿以神名。又聞前廊之壁，繪唐元奘等求經像，及尉遲敬德軍器一具，未之見也。

又西三　別蚌寺在拉擦西二十里，層樓環繞，內有園亭，乃達賴喇嘛避暑處。歲一至講經焉。各番習藏經者，多居之。山下里許有垂仲殿，惟此寺垂仲不娶妻，與他寺異。

布達拉寺，在前藏，平地突聳雙峯：一爲布達拉，乃達賴喇嘛坐牀處；一爲招拉筆洞，亦喇嘛居之。中建一塔，山上屋宇以萬計。予行至德慶，距藏尚百餘里，遙見布達拉高出雲際，金瓦如魚鱗，照耀霞日。葢口外皆巒山雪嶺，惟前藏較平坦。布達拉峯巒矗立，故數十里外胥見之。

又西四　哷徵寺在前藏西北。爲由達木草地赴西宣青海之山口，寺在山口三十里之外，不當孔道。有哷徵胡圖克圖主其寺。每年夏初，各部落番民來朝此山以數萬計，漢人亦挾貲往收買皮張、牛馬羊隻。

清・陳登龍《裡塘志略》卷下　咱噶山在裡塘東南六十里，中有咱噶寺，土司、頭人多往熬茶、祈福。其山異蹟甚多，巖壁間現有石室，牖戶天然，下臨百尺，傍出磴道，險仄如絲，人難措足，少有登者。云昔有修靜喇嘛居此數十年，今化去矣。寺傍復有石洞，寬僅容一人，迴環曲折長二里許，前後有門，其中磴道滑溜，上下二百餘級。朝山者必鑽斯洞，其進出寬如者爲善人，佛與之福也；其進而不得出爲惡人，佛示之罰也，必虔禱以遷善改過，然後得出而無害，噫！亦異矣。大抵善善惡惡，人心皆然，一念之誠佛靈如見，人而不知遷善改過，未必不爲佛之所罰也。故佛之爲佛，亦惟欲人爲善去惡之一端。

清・徐瀛《旃林紀略》　小詔在大詔迤北里許，爲唐公主建，功程稍差，然喇嘛悉皆清修。詔前大柳林一院，周匝牆垣內，大樹叢雜，根邊各有一石，喇嘛即棲止之，寒暑不少移，雨雪不少避，較他處喝嗆食肉之喇嘛霄壤矣。

清・盛繩祖《衛藏識畧》　色拉寺，在拉擦北十里，依山勢建。金殿三座，層樓高聳。達賴喇嘛亦歲至講經。寺中置一降魔杵，番民呼爲多爾濟，傳自大西天飛來。其寺堪布珍之，番人必歲一朝觀。

清・魏源《西藏後記》　布達拉山者，華言普陀宗乘也。釋者言普陀有三：一在天竺南海中，一在中國浙江定海，一在西藏。平地連矗二峰，高百餘丈，其一達賴居之，其一爲高行剌麻靜修之所。其達賴所居，因山勢邐迤疊嶐而成，樓十有三重，高三十六丈七尺有八寸。上有金殿三，金塔五，僧舍萬餘間，金玉銀銅佛像無數，歷代寶器充牣耀日，皆創建於唐時贊普，而歷輩達賴與藏巴汗重葺之。西殿則宗喀巴遺蹟在焉。有手足印在黃酥油上，久而不渝，番民所頂禮。其剌麻所居一峰即招拉筆洞，山顛建寺，形如磨盤，下瞰藏江，山後又有池，周四里，中壘土而亭其上，高四重，瓦以琉璃，皮船度之，爲達賴剌麻習靜之所。供以羣山，匯以三江，即大金沙江上游，捍隄三十餘里，居民夾岸而梁其上。每歲首，諸剌麻聚大招寺，諷經畢，即共增隄石一層，剌麻終歲惟此一役也。

又　而甘丹寺距布達拉八十里，則宗喀巴成道之所。有遺塔及所坐禪榻，以十月二十五日爲成道之期。是夕萬戶然鐙，光明如晝。而宗角園、卡契園、

經園諸勝錯落其間。經園者，書造貝葉梵經頒行各地，番僧、蒙古僧習學藏經者亦居其間。此外諸園，或爲達賴、班禪來往停驂飲茶之所，或在滂湖樹林內爲避暑之所。遇節期，則達賴升坐，講《甘珠爾經》、《丹珠爾經》，二經乃西藏大乘經之最尊重者，圜聽膜拜千計。不時赴各大寺講經律，遠者歲一至焉。達賴所坐疊氈絨數十重，爲高座。番民得其一摩頂，一擊拂者，如不世之遇。梵唄徹山谷，莊嚴窮七寶，爲西方極勝之區。

清・龔景翰編，李本源纂修《循化志》卷六《寺院》　丙靈寺即氷林寺，在河州北六十里，唐建。下臨黃河，琢山石爲佛，高十餘丈。地產檀香，有泉清冽異常。《一統志》

州北六十里，上冀雲表，俯臨黃河，琢山石爲佛，立者高十餘丈，卧者長數丈。上、中、下各八洞，石成五彩。地產檀香異藥，泉水灑落，清人心脾。每遇孟夏季、冬八日，遠近番族男婦來遊，唐之古蹟也。明御史立碑云：天下第一奇觀。《河州志》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七　〔光緒三十年九月初二日〕午飯後約惠臣、湘梅、鶴孫、少韓、少嵩乘騎至大招。內有觀音像，珠寶已不計其數，頂有白金剛石一顆，有栗子較大。如來佛銅像，乃唐朝鑄，西北朝佛者，即朝此尊也。年年貼金，並未見厚。前有酥燈盌，皆係金造，竟有十數具佛冠，均係珠寶，用金打造。聞係貢克扎拉參北路喇嘛，後封活佛，所進。背後有矮如來佛，傳聞曾與漢人說話。兩廊各佛羅漢像甚多，有石上現形文殊佛，并有蓮花佛、歡喜佛，俗呼陰陽佛，護法宗喀佛，各輩達賴。登樓有白喇嘛像，乃女身，其珠寶纓絡甚多。最奇前後左右均有老鼠繞行，并不怕人，或吃酥油或吃糌粑，屢屢而行。聞死鼠有蒙古來買者，竟值十兩銀一枚。間章禮教領事云，此喇嘛曾至英轉皇帝。再上樓一層，爲白喇嘛生母之像，其醜如惡鬼，不似白喇嘛像體面，旁有牆上一洞，其臭不可聞，傳言圈鬼之處。余謂必耗子窩內有多年死耗子，以致如此之臭，鶴孫頗以爲然。又一殿在右牆下，自來生石羊一隻，如玉米大，已露半身，或云已四十餘年，年年長。又云，如全出，則藏地難保矣。其在極頂處看瓦椽，均係金鑄如來佛，門旁竟有用金葉裹者，可謂極富麗矣。廟坐東，向西北面，夾道有贊普像、唐公主像及送公主老使臣像。有長鬚不知何人。公主娃娃像，又有贊普之妾別蚌子女像。唐公主像並不美，其餘尚好。山門內有五輩達賴貌尚好。與哲布尊丹巴談道畫像。哲善有鬚，貌甚醜，似蒙古人也。緣朔日每行香，未得細瞻仰，故今日有此行。廟旁又有觀音佛殿，內緣像亦有老鼠來往者。外壁廂國朝平廓爾喀紀功碑外，有唐碑在廟前，已爲風雨並酥油所污，均剝落矣。遂乘騎至小招外面看，甚莊嚴，其實不過殿一層，與大招相去遠矣。至長壽寺，不大，供長壽佛，面上金皆參差凸起。據云某年出痘，死人甚多，迨佛出痘乃止，似故神其說了。內亦有觀音佛、歡喜佛等像。適李海山都司福林隨侍，其家即在左近。遂往其家喝茶，房間不多，買於蠻家，每年須給地皮錢四十元，蓋藏例也，一笑。復往曠野柳林，益喜嶺岡，惠臣在此下帳房并備滷麪甚好，無如甫喫飯，只得強壓之，殊難過也。討口子男女皆來歌舞，甚怪聲怪態。主人家送來桃子，乃杏核，頗奇。然苦萬分，恐係柳樹所接。遂由此回署，已酉初矣。晚飯後至鶴孫屋內談。據云，此年石榴其子數目即明年若干日，因其中午所結故有此說，未知驗否。

清・允禮《西藏誌・寺廟》　楚布寺、業郎寺，去召北七十里之浪子地方。各有掌教呼圖克圖主之。紅帽之宗名噶瑪巴，黑帽之宗名沙瑪納，萬歷時曾八覲，勅賜封號冊印。至世祖章皇帝，賜勅封大寶法王印，今承襲衣鉢者，一名扎哇楞布氣，一名革桑楞布氣。

又　撒家寺在扎什隆布境內，有撒家班禪，乃紅帽喇嘛之祖師，其教喇嘛年少時，娶妻生子，俟有子後，不復再近室家，始登法坐，按輩相傳。尊尚亦同達賴、班禪。諺云，若無其子，則西番人當盡滅矣。

多爾吉拔姆宮，在羊卓白地海中，自拉撒西行半月。海中有山，上建寺，極宏麗，有瀛洲蓬島之跡。寺內乃女呼圖克圖多爾吉拔姆所居。云北斗之精化生。昔牒巴三節亂藏時，化豬遯去。藏地呼豬曰拔，故名。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三　噶瑪霞寺即垂仲殿，在大召寺東半里許，壖象猙獰可畏。垂仲者，裝束如喇嘛，娶妻育子，世傳其術。當如中土巫覡之類。每月初二、十六降神，首戴金盔插雞羽，背負小旗五，偏身結束白哈達，著虎皮鞾，執弓刀，登法壇，與人判吉凶。出則從人裝飾鬼怔，執旗鳴鼓導引。各寺皆有垂仲，亦有女人爲之者。

又　多機札古寺，與桑鳶寺相近，在渣羊宗山之巔，高二千餘丈。梯木而上，有石穴，內有白土可餐，味如糌粑，食盡復生。其穴須秉炬而

入，後有大海。相傳作孽者至此必墮。番人畏懨，不敢近焉。

清・姚瑩《康輶紀行・附録》 察木多南通雲南，東北連德爾濟部落。自正土司外，有大小頭目百數，人戶萬餘，亦強悍。其部有紅教剌麻，曰色多呼圖克圖者，衆所服也。而最敬者，則爲札什倫布以西之薩迦呼圖克圖。相傳明永樂時，有宗喀巴者，爲黄教之祖，生自西甯，而學經於薩迦廟。廟内舊貯經卷最多，其經一如黄教，所有僧衆亦如黄教，無家室。惟薩迦呼圖克圖有之，朔望一相見，爲生子襲衣鉢計。蓋即元之帕斯巴剌麻也。其徒云，所有經典皆始自甲噶爾，即大西天。大西天有巴特瑪薩木巴瓦者，是爲紅教之祖。唐時來藏傳教，其經與黄教無異。或云惟咒不同，兼尚法術。蓋敬薩迦者，非獨德爾格，即打箭爐、裡塘、巴塘、類烏齊諸部，雖崇奉達賴、班禪，而心信薩迦者多。至青海蒙古亦敬之如敬達賴也。乾隆五十四年，駐藏大臣舒公濂，嘗奏言薩迦本同黄教，松公云，余嘗密訪紅教之實，初無法術，僅供奉巴特瑪薩木巴瓦處誦護法經咒而已。蓋法術本屬妄誕，聖人神道設教，不過因俗羈縻之耳。

清・松筠《衛藏通志》卷六《寺廟》 多爾濟帕姆宫　拉撒西行半月，羊卓白地方。海中有山，山巔建寺，極宏麗，有瀛洲蓬島之勝。寺内乃女呼圖克圖多爾濟帕姆所居，云北斗之精化生。昔第巴薩木結亂藏時，化豬遯去，藏地呼豬曰帕，故名。

又 丹達廟　拉里東行四百八十五里，有雪山名沙貢拉山之東麓，有丹達神廟最稱靈驗。凡過者必虔誠禱祝，乃得平安。相傳雲南某參軍解餉過閻王碥，餉鞘落雪窖中，身與之俱墜，人無知者。迨春夏雪消，猶僵坐鞘上，土人驚異，遂奉其尸而祀焉。乾隆五十八年四月初九日，奉上諭，福康安奏，此次官兵赴藏經過丹達山，均無阻滯，山靈助順，請加封號並頒扁額。丹達山遠在徼外，最爲險峻，風雪不時。自軍興以來，官員兵丁調遣至藏，以及事竣凱旋，均當冬令。經過該處，得以安穩巡行，豪無阻滯，實爲神庥佑助，靈應聿昭，宜列在祀典，錫之封號，著封爲昭靈助順山神，該部載入祀典，春秋致祭。並頒去御書扁額，交駐藏大臣，於山下舊建神祠敬謹懸掛，以答庥應而示懷柔。該部知道，欽此。御書扁額『教闡遐柔』四字。乾隆五十九年，戶部議覆祭丹達山神，每年春秋二季，共需祭品銀二十一兩。按年先於察木多庫貯臺費銀内墊支備辦，入於鹽茶耗羨項下開銷，咨部立案。乾隆五十七年，欽差戶部尚書和琳懸掛扁額『鎮靖利濟』四字。乾隆五十八年，大將軍大學士忠鋭嘉勇公福康安懸掛扁額四字。乾隆五十九年，欽差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和甯懸掛神贊。其贊曰：驊騮騁景，鳳凰高飛，蹇蹇匪躬，之子安歸。節彼丹達，神其憑依。在昔縣賁，浴馬知冤。傷哉雪崎，羈掛游魂。藏舟千古，齊壽崑崙。石沉星隕，天鑒純忱。忠信篤敬，靈感斯深。典守發省，履道驚心。巍巍示象，馨香既升。得大自在，超最上乘。願施勿畏，勿墜神燈。乾隆五十九年，欽差工部尚書松筠懸掛扁額『峙岵通衢』四字。

又 薩迦寺　後藏札什倫布境内，有薩迦呼圖克圖，乃元時帕思巴之後，爲紅帽教之宗。經簿載，育仁菩薩之後人昆貢確嘉卜，通達經典，看得奔布山風脈佳勝，欲創建廟宇，向業主降雄固喇娃、班第仲喜、納密酌克敦三人，欲乞售茲地。伊三人乃施舍，不取價值，遂建此廟，供諸佛像，招僧住持。相傳至今七百二十餘年。其紅教喇嘛年少時，娶妻生子，至生子後，不復再近室家，始登法座，按輩相傳。

又卷一三下《紀畧》 薩迦紅教，傳行寬廣，後藏所屬廟宇甚多，不止薩迦一處。而外番如布魯克巴等處，皆與薩迦一教相同。東路土司中亦有敬奉薩迦呼圖克圖者。

清・張其勤《鑪藏道里最新考》 相傳丹達、瓦合兩山，皆有神，行者至此馬去鈴，人屏息，違則陰雲驟合，雪雹交至。余過山時，天氣晴明，頗不爲苦，可云幸矣。考丹達山，於乾隆五十八年，敕封昭靈，助順山神。瓦合山於光緒七年，經藏使色公楞額援丹達成案，奏請封號。八年敕封翊化山神。然原奏均未詳其姓氏，亦無爵秩，俗呼爲瓦合將軍。丹達王不知何據，或謂瓦合神，係雲南鎮軍某統兵赴藏，因誤放鎗砲，震驚山靈，風雪大作，頃刻深丈餘。全軍盡沒。丹達神彭姓，元辰名，籍隸江西。以佐職需次滇省解餉入藏，道出此山，陷雪而死。今兩山麓各建廟宇，往來行人過必祈禱焉。前藏亦有兩廟，均入祀典。春秋致祭，無或缺。成都則有丹達而無瓦合，又不知何故也。

清・盛繩祖《衛藏識畧》 桑鳶寺在拉擦東南，與甘丹寺相近。其樓閣、經堂、佛像與大小詔寺相似，内供關帝君像。相傳唐以前其地多怪，頗爲害。後帝君降聖除之始安，因建寺以奉祀焉。達賴喇嘛亦歲至說偈。

清・許光世、蔡晉成《西藏新志》卷中　（薩斯迦寺）在札什倫布之西南，喇嘛紅教始祖昆貢確嘉卜所開也。有世襲之住持，蓋其教於喇嘛年少時得有妻室，俟生子後復離家登法座，如達賴、班禪。又，此寺以大圖書館著名，書籍甚多，書中文字有以金銀彫刻者云。

又　（楚布寺、業郎寺）在拉薩北七十里之浪子地方，有掌教呼圖克圖主之。紅帽之宗名噶瑪，黑帽之宗名沙瑪納。明萬曆時入覲，曾勅賜封號冊印。至世祖章皇帝時，勅封大寶法王，賜印。今承襲其衣鉢者，一名札哇楞布氣，一名革桑楞布氣。

清・鐵船居士《藏紀概》　藏佛用金銀銅三樣鑄造，佛像五臟內，或用舍利子一粒，同心經文一卷藏于腹內。惟活佛死燒其骨殖，同泥灰分作小丸作佛臟者，爲難得。但觀佛身有一通氣眼，僅可度一細線，即是正活佛骨灰丸在內矣。云此種佛供之有靈。

招哈打里河北小山上，有喇嘛寺，山上造立金塔一座，銀塔二座，鼎峙其上，高將一丈，傳爲唐公主思憶父母建此三塔，供養佛法僧。以充祈福報恩之具也。

招中藏有鹵簿儀仗，云係唐時公主降婚所用之物。現貯庫中。

清・李心衡《金川瑣記》卷二《歡喜佛》　夷地多喇嘛寺，大者殿宇如浮屠，中間空洞直上，四旁重簷疊栱，塑釋迦像一如中土。餘俱塑歡喜佛，多至千百，皆青面藍身，作男女交媾狀。機捩隨手展動，不穿寸縷，或立或坐，醜態萬端，卻未見有卧像。清淨祇園，不減唐宮鏡殿。詢之，喇嘛云是佛公佛母，然何必描摩牀第穢褻至此。男女身有纓絡，寶玉嵌飾，兼以枯髏作雜佩，或綴垂馬纓。身下襯藉者無莫非枯髏，更有所謂牛頭大王者，形如夜叉，獨立諸歡喜佛間，瞠目注視，似未得其偶而有流涎之狀。下陰翹然，手自捧持，云是護法菩薩。嘗偕蔣榕園過廣法寺，觀四壁圖畫亦仿此式，殊覺不雅。爲堪布喇嘛反覆言之，今皆用哈達遮蔽下體矣。在喇嘛固見慣，不足異，要使游覽者皆卻有羞惡之心也。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二　糌粑佛以糌粑爲之，大者高七八寸，小者形如餅餌，大不盈寸，一面作佛像。予過寧多地名，在常多之西，一喇嘛贈予數枚，攜至西藏已粉碎，不堪供養。蓋藏地風日燥烈，凡物皆然也。

糌粑佛即擦擦佛。相傳定日通拉大山有地藏王所造者，其色白，而堅過磁質。小者不及寸，大者二三寸，極珍貴，彼中世家不能多藏，云以之縛於羊角，可避鎗炮，爲護身之寶。予曾得大小各一，其下皆有一孔，云當年係遍播樹頭，入山人偶得之。其大者香煙供奉已久，色成黃黑，相極莊嚴。今之易碎者，多攙用黃土摶成，以應酬贈人之用耳。

清・陳登龍《裡塘志略》卷下　喇嘛寺中所供佛像，與中國大同小異。第至高且大有至三四丈者，多用銅鑄，鍍以眞金，鑲以珍寶，中土所未見也。殿閣及廂廊皆施五采繪畫，佛像多畫諸佛變相，牛鬼蛇神，雲車風馬，鯨吞鼇呿，莫可名言。下筆精妙，云皆聘自西藏，不圖殊方有此名手。

清・青玉山房居士《金川舊事》　歡喜佛，凡喇嘛寺殿，如浮屠中閒空洞直上，四旁重簷疊栱，塑釋迦像如中土。餘俱塑歡喜佛，多至千百，皆青面藍身，作男女交媾狀。機捩隨手轉動，不穿寸縷，或立或坐，醜態萬端，卻無卧像。清淨祇園轉甚唐宮鏡殿。云是佛公、佛母身，並有纓絡、寶玉嵌飾，兼以骷髏作雜佩，或綴垂馬纓。身下襯藉者，無非骷髏。更有所謂牛頭大王者，形如夜叉，獨立諸歡喜閒，瞠目注視，下陰翹然，手自捧持，似未得其偶而流涎者，爲護法菩薩。廣法寺四壁亦多繪此。

清・李心衡《金川瑣記》卷三　俗既信佛，家各有經堂，有事必延土僧及喇嘛禮懺。夫所謂土僧喇嘛者，出家而在家居處，並與人同，特無妻室耳。然口誦佛經，手持牛羊肉脯，咀嚼無拘忌。梵筵樂器中有聲似觱篥者，削人脛骨爲之。又有小鼓如鼗者，截兩骷髏，以膠漆黏連顱門骨兩面，蒙人鞹。用背肋皮。取閱之，色微黃，薄似羊皮，而腥穢特甚，令人森寒植毛髮吁。彼徒所謂佛法與採生折割者又何擇乎。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二　嗎密堆者，堆碎石于路旁，高數尺許。石片上亦有刻作半體佛像及番字者。番人云，摸之可以除病。過者必合掌頂禮。又云番地雪深，堆石以辨路。此說近是。嗎密堆亦作嗎利堆，番語無正音也。

又　嗎密旗以白綢或白布爲之，長或數丈，朱書番字其上。卓竿數仞，立蠻寨碉房之巔。嗣予於湖南苗疆，湖北來鳳兵營，見降番兩金川降人，今服征調者也。屯練四川五寨番人，隸維州協及瓦寺沃日沃日亦名鄂克什。

土兵帳房，均豎嗎密旗。殆如中土之有旗幟云耳。

又 嗎密一作嘛咪，即蒙古人所稱鄂博也。堆上或以白石砌作梵字，或刻石爲之。番人念作嘛咪扁邊佛，即華音南無阿彌陀佛也。處處有之。番人過此必摘帽頂禮。亦有遍刻佛像者，雨淋日曬，不以爲褻也。番人轉經之筒，大音以皮遍列廟宇廊下，或鑄銀作二寸轉輪，皆呼嘛咪。所誦亦只此一句，曰可萬遍。

又 布達拉山寺藏杵一，以銅爲之，高四五尺，狀如寺廟中韋馱靈官所持之鞭，窊棱纍疊，金色晃耀。下有鐵三、四寸，似是其柄，並無鋒鋩銛利之形。其卓呢爾逢令節，執持下山，裹以哈達，衆目傳觀，不敢褻越。云從前平定西藏，此物血人無算也。

杵，番名奪爾濟。一年下山一度，即兩欽差署，亦必傳觀，云以驅邪祟。凡觀者必加以哈達，唐古忒番民但可摘帽遠望，惟世家大族噶布倫家方一到。

又西三 余在西藏見岡底斯圖，實有獅、馬、象、孔雀之形。其地在阿里之西。阿里即唐古忒地，有世襲公爵住焉。有卡契自岡底斯來，攜得阿耨達池水少許，人皆求得少許，云不可多得。又西藏曲水之上流即岡底斯發源，番人渡者，必以水沐頂，云最吉祥也。

清・陳登龍《裡塘志略》卷下 裝經塔及裝舍利塔，或用銅鑄，或用石壘，均塗以金，番名郃登，巍然道周，炯燦映日。蠻人過者必禮拜乃去。喇嘛寺屋頂其下凡有佛坐處，上亦必有金塔，俗呼金頂，番名厭奢也。或不能用金，只用各色綾製如盖樣，高四五尺。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一三 （光緒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申五由此處喇嘛廟回。廟宇洪闊，其胡圖土乃紅教，穿漢人衣，滿留頭，甚奇。王順前謁，求其挽江卡兩個給山格。伊送石塊三，給山格一塊，云可避邪。王順到彼叩頭，伊竟令坐，聞其最重漢人，且漢人過路有謁之者，多先知之。

清・許光世、蔡晉成《西藏新志》卷中 如達賴及尊貴之高僧圓寂，斂尸棺內，塞之以鹽，鹽水漏於棺底。則以黃土和之，作小佛像。名鹽水佛，最爲貴重，得之甚艱。若得之者，異常寶重。永傳於家，國中到處見寺院堂塔，雖山林湖水中亦有之，名曰佛國，洵不虛也。

又 藏民均帶護符於身，以絲束經典一頁，或置之金屬小匣，藏諸懷中。旅人以馬及金剛繫犬兩種賚品爲護符。遇猛犬時攜金剛繫犬圖可免。或遇暴風雨時，飛散賚馬之紙可免。另有咒語。又民家中更藏有護符，以佛像之衣服或所持孔雀羽，包以魔紙，纏以毛線，以狗毛山羊毛或羊毛捻成。更以黠鼠皮包其全部，謂可祈家族興隆云。

清・允禮《西藏誌》 仲冬朔日，方抵西藏，至則我師告捷，逆賊敗走，而達賴喇嘛已入座矣。非聖天子文德武功丕著無外，焉能如是耶？迨觀藏內形勝，山水環秀，土田沃衍，樹木濃蔭，民居稠密，且風和日暖，嚴冬之際，氷雪不凝，洵塞域之別有天地也。平川中擁一石山，較諸峯獨小，上建寺院，爲活佛所居。層樓翠閣，幾數百重，金光絢麗，美不勝述。問所由來，僉云活佛之生，代有其人。本係原身轉世脫胎，無過番民之家，但不一其地。始生時，即能言前世事，衣鉢所傳，一一不迷。人驗其眞，爭相頂禮，迎入前藏升座，徒衆千萬，番民日朝如市，非特近地爲然，遠及西海，青海各國，蒙古諸王部落，皆以時來見。所貢皮幣、犬馬、珠玉、奇產、異物，不一而足。嗟夫，世之膺大位，享大名，身都富貴者，福澤非不厚也。然而名利塲中，事物經心，攘攘勞勞，迄無寧息。茲觀達賴喇嘛，居然赤子無知，本來面目，一塵不染。其宮室居處如是，服食器用如是，人心悅服無不如是，雖富貴之極，無所用之。然則所謂活佛者，蓋現在受福之人也，佛云乎哉。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二 察木多帕克帕胡圖克圖爲尊，其次昔瓦喇，皆三年遣入朝貢。其三甲喇嘛胡圖克圖只係大喇嘛，不能轉劫，近亦入貢，轉劫矣。相傳宗喀巴之弟子達賴、班禪而外，如濟嚨、地穆、帕克帕、哲布尊丹巴、章嘉昔瓦喇，皆大胡圖克圖，其餘皆大小沙布隴，亦能轉劫。今駐藏大臣署有冊籍，大小胡圖克圖不過二三十人，沙布隴約七八十人，每年造冊咨送理藩查核。遇有呼畢勒罕出世，或在雍和宮掣籤，或歸西藏大臣入于金本巴掣籤。

清・黃沛翹《西藏圖考》卷二《源流考》 初，藏中皆習元帝師帕思巴所傳之紅教。明時有宗喀巴者，幼而神異，精通佛法，修苦行，著穆隆經。初出家亦學經於紅教薩迦廟之呼圖克圖。既成，爲番衆所敬。相傳其受戒時，染僧帽諸色不成，惟黃色立就，故名黃教。衣冠皆黃色，盛行於

衛藏，及極西諸部落。宗喀巴示寂，遺囑二弟子世世以呼畢勒罕轉生，演大乘教。呼畢勒罕者，華言化身也。二弟子一曰達賴剌麻，一曰班禪額爾德尼。剌麻者，華言無上也。額爾德尼者，華言光顯也。相傳達賴爲觀音分體之光，班禪爲金剛化身。

清・魏源《撫綏西藏記》　其黃教宗祖則創於宗喀巴，一名羅卜藏札克巴。以永樂十五年生于西甯衛，得道于西藏之甘丹寺，成化十四年示寂。初，明代諸法王皆賜紅綺禪衣，本印度袈裟舊式也。其後紅教專持密呪流弊，至以吞刀吐火炫俗，無異師巫，盡失戒定慧宗旨。宗喀巴初習紅教既深，觀時數當改立教，即會衆，自黃其衣冠，遺囑二大弟子世世以呼畢勒罕轉生，演大乘教。呼畢勒罕者，華言化身也。二弟子一曰達賴剌麻，一曰班禪剌麻。剌麻者，華言無上也今俗加口旁，曰喇嘛。其班禪又稱額爾德尼。相傳達賴爲觀音分體之光，班禪爲金剛化身，在印度已轉生數十世，其說不可得詳云。皆死而不失其通，自知所往生，其弟子輒迎而立之。常在輪回，本性不昧。故達賴、班禪易世，互相爲師。其教皆重見性度生，斥聲聞小乘及幻術下乘，當明中葉已遠出紅教上。

清・陳克繩《西域遺聞・佛氏》　凡喇嘛生而不昧前生者，名呼圖兔。呼圖兔涅槃時，預言托生某地。三、四年後，僧衆即持其前生玩好諸物至托生處，雜以他物，令識無誤，即迎于寺，拜爲師。或未及預言，即禱于神，命人代言其地曰伐馬腳，如其言訪之。凡呼圖兔歿，未得，以寺僧高行者代理，然夷僧借以愚衆取利，遂有假者。

清・許光世、蔡晉成《西藏新志》卷中　達賴喇嘛爲宗喀巴（宗喀巴事蹟詳見宗教門）之大弟子，班禪額爾德尼爲宗喀巴之二弟子。宗喀巴以明永樂十五年生於西甯衛，得道於西藏之噶爾丹寺。成化十四年示寂。遺囑二大弟子，世世以呼畢勒罕轉生，演大乘教。呼畢勒罕者，華言化身也。皆死不失其通，自知往生之所。其弟子輒迎立之，常在輪回，不昧本性。其所指爲呼畢勒罕者，不限於一地一族，一世二世出後藏，三世出前藏，四世出蒙古，五世出前藏，六世出裡塘。行之日久，弊竇漸生。乾隆末年，轉生者類多其兄弟叔姪，或蒙古汗王之貝勒子弟。遞相傳襲，與世爵無異。甚至有女子轉生者，以致呼畢勒罕多如牛毛，時啓爭端，蓋宗喀巴經言，達賴六世、班禪七世後，不復再來。故登座者亦無復眞觀密諦。

清・鐵船居士《藏紀概》　活佛不通華言，未及檢尋其世次。詢之老成喇嘛云，活佛遞生在世，以攝服其衆者，如班闡佛，世主後藏。達賴喇嘛，世主前藏。現在活佛名曰虎必爾漢，其父母稱爲佛公、佛母。裡塘番人云，活佛初生能道前生事，乃達賴喇嘛轉世，前達賴喇嘛臨終時亦言托生裡塘，其徒衆往覓，見虎必爾汗果符所囑，遂迎，迎歸養大，不大見奇異，惟聰慧，端正，性慈善，諳經典，有靜力，或間一露先知耳。一切信之者尊奉，莫取少忤。故招人皈依彌切焉。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一　呼必爾亦作勒罕，猶言再來之人也。每遇達賴喇嘛死，則其徒倡言降生某處某人之家，尋訪得之，持達賴喇嘛生前所御餅鉢等物示之，謂有觸悟，即膜拜迎歸供養，爲第幾輩達賴喇嘛。其有父母者，尊爲佛公、佛母。班禪額爾德尼死，亦如之。其蒙古各部落出有王子缺，各寺廟出有喇嘛缺，番衆不知降生何處，則擇孩幼二三人或四五人，錄其生年，不用月日時，第云屬鼠屬牛之類。不遠數千里，齎送西藏聽候選擇。達賴喇嘛乃命吹忠亦喇嘛之類。於大召設壇作法，萬目睽睽，駢肩竦竢。吹忠服五色衣，如內地師巫之飾，忽大言曰，神降矣。頤動脣張，詭狀譫詞，不可殫述。大槩謂某童係呼必爾罕，某童非是而已。番衆信奉如神。吹忠等因此罔利行私，無所不至。

清・常明《四川通志》卷一九六《西域》　西藏活佛皆遞生於世。其父母稱爲佛公、佛母。活佛轉世時預示降生處，初生便能道前生事。番人因其異而皈依日切。

道光《雲南通志稿》卷一八七《南蠻志・種人謨勒孤喇嘛》　余慶遠《維西聞見錄》：謨勒孤喇嘛，紅教十三教之一也。凡喇嘛禪學有得者，死投胎復生，皆不迷其前世，夷人俱稱爲活佛。西藏謨勒孤喇嘛主死，其徒卜其降生於維西之其宗。乾隆八年，喇嘛衆乃持其舊器訪之。至其宗之日，麼些頭人子名達機，甫七歲。指鷄雛問其母曰：『雛終將依母乎？』其母曰：『雛終將離母也。』達機曰：『兒其雛乎？』有頃，謂其父母曰：『西藏有至此迎小活佛喇嘛，數十輩，皆佛也，盍欵留之，獲福無量。』父母以爲譫，不聽。達機力言之，其父出視，而喇嘛數十輩，不待延皆入。達機迎見，跏趺於地，爲古宗語。良久，衆喇嘛奉所用鉢、數珠、手書心經一冊，各以相似者副之。達機審辨，均得其舊器，服珠持

鉢，展經大笑，衆喇嘛免冠羅拜而哭。達機釋鉢，執經起，摩衆喇嘛頂遍。於是一喇嘛取僧衣、帽進，達機自服之。數喇嘛以所攜錦茵，重數十層，中庭擁達機坐。頭人不知所爲，衆喇嘛奉白金五百，錦、繒、闌各數十端，爲頭人壽。曰：『此吾寺主活佛也，將迎歸西藏。』頭人以止此獨子，不許。達機曰：『毋憂，明年某月日父母將生一子承宗祧。我，佛轉世，不能留。』頭人及婦不得已，許之，亦合掌拜焉。衆喇嘛擁達機於達摩洞佛寺。遠近麽些聞之，百千成羣，頂香皈拜，布施無算，留三日去之西藏。明年，頭人果如達機所言期，生一子。

又　余慶遠《維西聞見錄》：善知識喇嘛，格馬四寶喇嘛之高弟子也。其前世死之年無考，乾隆己卯年，生於六村麽些通事王永善家。先，王永善妻夢日光照胸，暖不勝，覺，遂生善知識。相貌俊麗，不類麽些。能坐、喜趺、能言，告其母曰：『兒舊土寒，惟產杏、葡萄、氈毯之屬，不足奉以報母。雖然，數年後，可令母富也。』其母莫解。乾隆丁亥年，四寶命喇嘛數人，以金、銀、馬、騾值七百金之物，來王永善家迎焉。善知識見迎者，甚樂。與以所用舊器，雜以相似者，亦能辨之。六村麽些聞，皆赴，免冠拜。善知識跏坐，而摩拜者頂，皆合度。王永善送入藏，每程未至之路，山川之狀，善知識皆能先言之。善知識非名，其品第也，以華語譯之也。

清・孟保《西藏奏疏》卷二《籤掣達賴喇嘛》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九日，【略】謹將噶勒丹錫哷圖薩瑪第巴克什咨報幼子四名靈異情形，摘繕清單，恭呈御覽。

一、西藏所屬桑昂曲宗之蚌熱仲堆地方，番民工布丹增之婦阿竹卓瑪，於己亥年十一月十三日生有一子。據該處頭目等具報，經噶勒丹錫哷圖薩瑪第巴克什差委仔琫卓呢爾等，前往訪明，該番民之子於未生之前一日夜間，空中現出各色霞光，隨後寺院內井中泉水變成白色如乳，七日後又於蚌熱仲堆房後石上，忽起火光，照耀多時。衆人往看，並無火跡。惟見石上現出觀音佛像及南無阿彌陀佛字樣，並有腳跡。此子生時，是夜聞有鼓樂聲音，並於屋柱滴乳，經該仔琫等驗試時，見幼子盤膝端坐似能認識，毫無畏怯。嗣將數珠遞與幼子手中，幼子似念阿彌陀佛經典語句，惟叫其母阿媽二字，聲音響亮，面貌清秀，眉目聰慧，與常人之子不同等情具稟，並有該處頭目僧俗人等出具見聞切實圖結，復據噶勒丹錫哷圖薩瑪第巴克什核實，咨報前來。

一、西藏所屬拉甲日窪地方，番民策旺結布之婦益酌，於己亥年三月十八日生有一子。據該處頭目等具報，經噶勒丹錫哷圖薩瑪第巴克什差委堪布等，前往訪明，該番民之子未生之前，有白鵲一隻，常隨幼子之母行走，並天上現出日闌月闌及彩雲，內現出八寶，於三月初一日，該番婦益酌移住柳林園內，所有樹木花草較之別處茂盛，並時聞鼓樂聲音。此子生下時，即能言阿媽二字，嗣於己亥年七月十三日，有本處寺院攢招，將幼子帶至寺內，與之設座，幼子聽聞鐃鉢聲音，並不畏懼，即要在天王菩薩前呈遞哈達，幼子又見數珠甚覺歡喜，拿在手中，能念阿彌陀彌經典一二次，後又叫衆人均念阿彌陀佛經典，並查驗幼子面貌清秀，見人莊重等情具稟。並有該處僧俗人等出具見聞切實圖結，復據噶勒丹錫哷圖薩瑪第巴克什核實咨報前來。

一、四川所屬卡木哲烏地方，孔薩土司改桑達爾結之婦竹瑪拉錯，於戊戌年七月十三日生有一子。據明正土司及德爾格特土司具報，經噶勒丹錫哷圖薩瑪第巴克什差委堪布等前往訪明，此子未生之前，於冬月間，牆邊生有青稞芽子，及生之後次日，就能彈指舉手、疊次合掌。又於是年十二月初八等日，半空現出各色彩虹，並降六葉花雪。迨及三月，即能撫壁站立，並念南無阿彌陀佛及秘密經典，手搖鈴鼓，大聲念誦經典。未及一歲，即能行走二三步，並與本處喇嘛等放捨手。於庚子年二月初三日，幼子自到經堂內，看望壁上所掛佛像時，有彼處堪布問及幼子所畫佛像內，有你的像否？幼子即指畫像十八羅漢內中年羅漢說，這就是我等語。又經該堪布等復向幼子說，你可認識我否，你知道我是那裡來的？該幼子回道：『我認識你，是自藏裡來的。』並能道該堪布之名，幼子又作講經之狀，又念了甲噶爾阿爾呀足只納嘛等咒語。並查驗幼子人品端方，面貌白淨、兩耳闊大，非比常人之子等情具稟。並有該處僧俗人等出具見聞切實圖結，復據噶勒丹錫哷圖薩瑪第巴克什核實咨報前來。

一、四川打箭鑪所屬之泰凝寺附近，番民策旺登柱之婦庸仲卜池，於戊戌年九月初一日，生有一子。據泰凝寺堪布具報，經噶勒丹錫哷圖薩瑪第巴克什差委堪布等前往訪明，該番民之子未生之前，於冬月間，牆壁上

開有黃花，是年正月初一日，寺院樓上現出彩雲，照至策旺登柱家中。八月十五日，夜現有霞光如晝。九月初一日，幼子生下時，右乳形如海螺，次日天上現有五色霞光。又於己亥年十月二十五日，聞有雷聲二次。庚子年五月十三日，將幼子攜至羅竹日山上燒香，見有烏鴉一對往來飛舞，與幼子作頑，幼子亦與烏鴉頑耍。後，幼子回至家中，身騎糌粑口袋，自言騎騾要回本地，連說數日等語，並查驗幼子面貌莊嚴，兩眼清秀，非常人可比等情具稟。幷有該處僧俗人等，出具見聞切實圖結，復據噶勒丹錫哷圖薩瑪第巴克什核實咨報前來，爲此謹奏。

清・姚瑩《康輶紀行》卷五　今達賴剌麻爲十一輩，其十輩於道光十六年圓寂。相傳達賴剌麻每於圓寂時，先示人以降生之處。其弟子大堪布往訪得之。小兒初見，即能相識。乾隆中乃發金瓶至藏。貯數小兒名，掣簽以防作僞。圓寂後，駐藏大臣行文各路民閒，有呈報生子靈異者，或有徵驗，藏內則遣大堪布、噶布倫持達賴生前常愛用之物數事，雜以他物試之。其兒指取不爽，或見堪布出一二語，乃臨圓寂時事，則令其父母攜至德慶。距前藏一站地名。如此者，或一二人，或三四人，駐藏大臣覆驗。

清・黃沛翹《西藏圖考》卷首《宸章》　八輩達賴喇嘛於嘉慶九年示寂，已閱數載，其呼必勒罕尚未出世。曾令濟嚨呼土克圖及堪布喇嘛等於佛前誦經，虔誠祈禱，以期早徵靈應。本年正月，據駐藏大臣玉甯等奏稱：藏內各處具報幼孩九人。經濟嚨呼土克圖駁去六人，祇餘三人。內惟西藏甸麻地方居住之春科土司丹怎吹忠之子，於乙丑十二月朔日降生，迄今年甫四齡，聰慧異常。早能持誦經咒，自知前身係五輩達賴喇嘛。試以前輩喇嘛所用鈴杵等物，均能辨識，大衆無不傾心信奉。而後藏班禪額爾德尼聞知，即親至前藏睹諸殊異，同深歡喜。並經玉甯等詳加察驗，信而有徵。蓋化身雖幻，而眞性常存。似此靈異，顯然不特化外波旬，無由僞託。去來因果了了，不迷益徵，此心常住，有超乎色相之外者。

清・允禮《西藏誌・事蹟》　聖祖仁皇帝赫然震怒，遣靖逆將軍富寧安，駐兵巴爾庫爾，以分賊勢。爰命皇子允禵爲撫遠大將軍，統帥六師，駐節西寧，調餉徵兵。將塔爾寺之呼必爾罕，錫以達賴喇嘛名號，給與冊印，俾其主持黃教。由是遣平逆將軍宗室延信，固原提督馬繼伯，加議政大臣銜，山東登州鎮總兵官李麟等，率領陝甘滿漢官兵，于康熙五十九年夏四月，護送達賴喇嘛自西寧出口，進征。而策冷敦多布猶敢施其故智，三襲我營，俱爲我軍所破，斬獲甚衆，賊帥膽喪。大將軍又遣征西將軍噶爾弼，四川永寧協副將岳鐘琪爲先鋒，統領川、滇、楚、浙滿漢官兵，由蜀之打箭爐出口，大將軍駐劄木魯烏素，居中調度。秋九月，大兵會于藏，擒巨賊藍占巴駝駝宰桑黑喇嘛、僞藏王達格咱等，招降迸羽夷衆。于是策冷敦多布計窮力竭，狼狽遁歸。西藏底定，人民奠安。月之十五日，送達賴喇嘛坐床，勅封『承教度生達賴喇嘛』，將其地土、人民賜之，居于布達拉。有御制碑文，鐫石築亭于布達拉之南，以誌其事。

又　雍正十三年，準噶爾遣使求成，蒙世宗憲皇帝軫念生靈疾勞，允其所請，定界息兵。又以達賴喇嘛久離藏地，令其回召，以遂其性。特命果親王至泰寧，賜以筵宴。派副都統福壽、兵部郎中祁山、理藩院郎中拉布坦、四川督標中軍副將張聖學，領駐防泰寧官兵五百名，于夏四月護送達賴喇嘛、同章嘉呼圖克圖惠遠起程，七月望三日抵召。越七日，送達賴喇嘛至布達拉坐床。八月二十三日，郎中拉布坦卒。九月二十五日郎中祁山、副將張聖學，帶兵二百五十名送章嘉呼圖克圖赴後藏，禮班禪喇嘛，傳衣受戒。冬至日事畢回召。十二月朔三日，頒賚世宗憲皇帝遺詔至藏。乾隆元年，章嘉呼圖克圖同齎詔熬茶之侍衛等，帶領副將張聖學，併原護送達賴喇嘛來藏之川兵，自藏起程而入都矣。

清・陳登龍《裡塘志略》卷下　達賴喇嘛，康熙四十七年降生於裡塘擦嗎中。能言既說前生事，無不吻合。西藏班禪喇嘛遣徒衆齎金寶並前生衣鉢來迎，至藏復遷往西寧之塔兒寺。後因西藏地方被準噶爾澤旺阿喇布坦遣車零敦多布佔據，祖仁皇帝遣將平復。康熙五十九年九月初六日，送上布達拉山大寺坐牀。雍正七年，奉旨在噶達地方修建大廟，賜額惠遠。八年迎至廟住錫。十一年修扎什城，十三年準噶爾來降，復命送於布達拉坐牀。

清・孟保《西藏奏疏》卷二《籤掣達賴喇嘛》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二十日奏，爲噶勒丹錫呼圖薩瑪第巴克什，咨稱前輩達賴喇嘛俱蒙恩賞用黃轎、黃扯手、黃鞍座，此次達賴喇嘛坐牀時可否賞用，懇祈大人轉奏，請旨。再查道光十四年，頒來理藩院則例，內載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例，准支搭黃布城。現在達賴喇嘛可否照例搭用之

處，並懇一併轉奏等情前來。臣等理合據情代奏請旨。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初三日奉旨，孟保等具奏達賴喇嘛坐牀時，可否照前賞用黃轎、黃扯手、黃鞍座及黃布城請旨一摺，所有前輩達賴喇嘛俱經賞用黃轎、黃扯手、黃鞍座，且黃布城亦係例准支搭。現在達賴喇嘛呼畢勒罕著加恩，仍准賞用黃轎、黃扯手、黃鞍座及黃布城，並請將前輩達賴喇嘛賞換金冊，懇請賞給現在達賴喇嘛呼畢勒罕之處，著交該部院，照例辦理，欽此。

清・姚瑩《康輶紀行》卷六　理藩院請修呼圖克圖剌麻源流冊，其奏略曰：國家統一寰宇，凡藏、衛、西甯之唐古忒呼圖克圖剌麻，內外札薩克、各旂之蒙古呼圖克圖剌麻，向化輸誠，或以功績優著，或因經典深通，歷賞職名冊，敕印信。其銜有呼圖克圖、那門汗、班第達、綽爾濟之次序，其號有國師、禪師之分。冊印或玉或銀或鍍金，各視其職銜名號大小爲定。其圓寂轉世，溯查遠年，漫無規制，遇有報出呼畢勒罕者，但憑西藏唐古忒剌麻吹忠辨認是非。乾隆五十八年，定制於雍和宮暨西藏，各設金瓶，蒙古所出呼畢勒罕，由雍和宮籤名入掣，唐古忒出呼畢勒罕，由西藏大臣籤名入掣。達賴剌麻等俗家不得入掣，凡駐札前後藏之唐古忒剌麻，達賴剌麻、班禪額爾德尼、西甯之唐古忒剌麻、章嘉呼圖克圖、內外札薩克所屬之蒙古剌麻、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等共一百四十七名，彙爲一冊，原有敕印可憑者，准其補入轉世冊檔。無名者悉不准其轉世。立法至美且備。惟後來奉行未善。致雖有敕印而生前未及補入冊檔者有之，或轉世後前輩確有敕印，而礙於冊檔無名，不能補入者有之。又或憑其敕印奏准入冊，而但於稿內聲明又或冊檔空列人名，並無事跡可稽。至於其人名下圓寂轉世地方年月，僅載一輩，其後垂今六十年未嘗修辦。前此臣院查出吉勒圖堪尼爾德蒙額那門汗，暨有敕印以遺漏入檔，致圓寂後轉世，將其敕印追銷，不准轉世。又四川咨查乍雅呼圖克圖早經入瓶籤掣，而實未入檔，俱已隨時更正。雖覺範與政體難以相提併論，要必準情酌理有所依據。若不及蚤修輯，遇事憑何信守。臣等酌議揀例案較熟司官數員，請旨派章嘉呼圖克圖會辦，詳查原冊，定出規條，分別應裁、應留、應補，就平日調到各處文冊核對。仍飛行前後藏，西甯內外札薩克另造全冊送院，以免遺漏。

清・松筠《衛藏通志》卷五《喇嘛》　奉駐藏二位大人吩示，查，達賴喇嘛並班禪現今共有幾輩，生長地方，父母姓名，圓寂年貌地名，某年差過堪布進貢，某輩某年蒙皇上賞過敕書，查明呈報等諭。奉此。今查得班禪頭一輩係完克巴佛的徒弟，名叫克珠丹白尼嗎曲吉加勒布格勒巴勒桑，于木牛年生在後藏納堆降奪雄切窩地方，父名工噶扎喜，母名卜眞甲木，于土馬年五十四歲圓寂。第二輩名叫竹白旺曲索諾木卻吉朗布，生在後藏野茹臧扎木溫薩地方，父母姓名並圓寂年貌找尋不出。第三輩名叫結竹白旺曲洛布藏敦欲竹巴，于木牛年生在拉魁溫薩地方，父名索諾木多爾結，母名扁宗幾，于火虎年六十一歲圓寂。第四輩名叫班禪洛布藏曲吉甲勒參，于火兔年生在臧絨連竹甲爾地方，父名撮結策忍巴勒角爾，母名撮結，于水虎年九十六歲圓寂。第五輩名叫班禪洛布藏夷喜巴勒桑布，于水兔年生在臧絨托布甲隊倉地方，父名沙不仲索諾木汪扎爾，母名澤丹卜癡，于火蛇年七十五歲圓寂。第六輩名叫班禪折布尊洛布藏巴勒丹依喜巴勒桑布，于土馬年生在臧野茹嚮扎喜孜地方，父名湯拉，母名甯達旺木，于鐵鼠年四十三歲圓寂。第七輩名叫洛布藏巴勒丹丹白尼嗎卻勒拉木結巴勒桑布，于水虎年生在後藏巴浪吉雄地方，父名巴勒丹登珠卜，母名齊墨甲木，現年十三歲。第四輩班禪洛布藏曲吉甲勒參在時，遇大清登基，達賴喇嘛並班禪曾差堪布赴京叩喜，蒙皇上降旨，班禪洛布藏曲吉甲勒參、達賴喇嘛阿旺洛布藏甲木錯二人內，年輕者拜年長者爲師，學習經典。又蒙降旨，班禪並達賴喇嘛二人，每年輪流差堪布赴京進貢一次。自奉旨之後，按年輪流差堪布赴京進貢，直到如今。又第五輩班禪洛布藏夷喜巴勒桑布在時，于康熙五十二年內，蒙派欽差赴藏，賞賜金冊，內註明將札什倫布各廟宇地方，賞與班禪管理，不許別人侵占。又于康熙五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蒙賞賜金冊、金印。第六輩班禪折布尊洛布藏巴勒丹依喜巴勒桑布在時，于乾隆三十年十月初四日，蒙文殊菩薩大皇帝差阿思哈大人、並札薩克喇嘛、阿旺巴勒珠三等侍衛前來，賞賜金冊一本，重一百一十三兩。所有金印係前輩班禪遺流，奉到這樣旨意。又于乾隆四十五年內，蒙賞賜四體字玉冊、玉印。今年，差赴京堪布，名叫金龍堪布藍占巴夷喜達爾結，係屬馬的，現年四十五歲，爲此具稟。

九月十九日譯查，西藏現有世襲公爵二人，札薩克頭等台吉一人，頭等台吉二人，四等台吉一人。內阿里公諾爾布彭楚克于去年病故，伊子承

襲時，原敕送部塡名，又削去公爵，議給頭等台吉丹津班珠爾之舊敕，送部更換，俱尚未發還外，其餘敕書，謹敬譯漢呈閱。

又卷九《鎮撫》　又具奏，一、蒙古延請喇嘛誦經，應由駐藏大臣給照前往，以資查考也。向來青海蒙古王公等差人赴藏，延請通習經典喇嘛赴該游牧地方誦經教經，有稟知駐藏大臣前往者，亦有私行前往者，漫無稽考。在青海、蒙古等久涵聖澤，備位藩封，與內地臣僕無異，原不必定以限制。但經過三十九族番地，卽與各外番相通。若任其私相往來，恐諸弊卽由此而生，殊多未便。嗣後凡遇蒙古王公等延請喇嘛誦經者，俱令西甯等處大臣行文來藏，再由駐藏大臣給與執照，並咨明西甯辦事大臣，以資查考。其前往各處外番朝山禮塔喇嘛，及赴蒙古地方募化者，亦必須稟明駐藏大臣領照，方准前往。設有私往者，將該管之喇嘛、堪布等一體查究。

又卷一三上《紀畧》　雍正十三年秋七月，達賴喇嘛還前藏布達拉坐牀，準噶爾遣使求成，我世宗憲皇帝軫念生靈疾勞，允其所請，定界息兵。又以達賴喇嘛久離藏地，令其回昭，以遂其性。特命果親王至泰甯，賜以筵宴。副都統福壽、兵部郎中祁山、理藩院郎中拉卜坦、四川督標中軍副將張聖學，領駐防泰甯官兵五百名，於夏四月護送達賴喇嘛同章嘉呼圖克圖，由惠遠廟起程，七月望二日抵前藏，越七日送達賴喇嘛於布達拉坐牀。九月二十五日，送章嘉呼圖克圖赴後藏禮班禪額爾德尼，傳衣受戒，冬至日事畢，回至前藏。十二月朔，頒賚世宗憲皇帝遺詔至藏。

乾隆元年，章嘉呼圖克圖入都。章嘉呼圖克圖，同齎詔敕茶之侍衛，帶領副將張聖學，並原護送達賴喇嘛來藏之川兵，自藏起程入都。

又　九月初十日，奉上諭，金冊爲賞給前輩班禪之物，爲賊所搶，著福康安等查明，如賊酋繳出之冊尚屬齊全，卽照舊在札什倫布安奉。再金冊係前輩班禪進京時，經朕特行賞給，其徒衆人等，自應奉爲世寶，謹守勿失。譬如內外大小官員等，各有印信，若致遺失，卽應重辟。等而上之，至於王爵卽用金印。若印信遺失，不特不能承襲爵職，並當從重治罪。此項金冊，該喇嘛等不能協力防護，爲賊搶去，致煩天兵遠涉，代爲勦捕。賊匪因震懾軍威，知金冊爲天朝所賜，是以不敢銷燬。否則所搶銀兩已爲鑄錢之用，何以獨於金冊敬謹收貯，未經私燬，於此可見，賊匪尚知畏懼天威。茲據檢出送繳福康安等，宜面向達賴喇嘛、班禪及歲琫、堪布等，詳細諭知，以爾等不能保守金冊，本有應得重罪。今思班禪年幼，仲巴又已解京治罪，是以大皇帝加恩，免其究治。仍將賊匪繳出金冊賞給班禪，俾在札什倫布安奉。嗣後爾等務宜加意保護，以冀永承恩寵，勿得再有疎虞，致干譴責。欽此。

清・魏源《撫綏西藏記》　〔康熙〕五十七年，命皇十四子爲撫遠大將軍，屯青海之木魯河治兵餉。將軍傅爾丹、富寧安分出巴里坤阿爾臺以獵其北，而將軍噶爾弼出四川，將軍延信出青海，兩路擣藏。至是西藏諸土伯特亦知青海呼畢勒罕之眞，藏中所舊立之贋，合詞請於朝，乞擁置禪榻。詔許給冊印，於是蒙古汗王、貝勒、台吉各自率所部兵或數千或數百，於五十九年春，隨大兵扈從達賴剌麻入藏，軍容甚盛。

又　拉藏汗嗣爵後，以議立新達賴剌麻，故與第巴交惡，至是奏廢第巴所立假達賴。詔執獻京師，行至青海病死。卽《方略》所云策妄那布坦遣使爭迎之，而拉藏不遣者也。而藏中所立博克達山之伊西嘉穆錯爲第六世達賴剌麻者，青海諸蒙古復不信之，而別奉裏塘之噶爾藏嘉穆錯爲眞達賴，以康熙四十七年轉生，二歲，著靈異，至是十歲矣。諸蒙古迎至青海坐牀，請賜冊印，與藏中所奏互相是非。上恐其搆釁，詔暫居西甯紅山寺，旋移塔爾寺。

清・周靈聯《西藏紀遊》西四　達賴喇嘛相傳爲唐時番王蘇隆藏干布之後身，轉生數世，皆號達賴喇嘛。太宗文皇帝崇德七年，遣使達盛京，約歲通貢表。順治中，第五輩達賴喇嘛番王蘇隆藏布雖在輪迴，本性不昧，曰根敦朱巴，曰根敦姜錯，曰朔納木姜錯，曰阿旺羅藏姜錯，曰羅進仁進姜錯，轉生凡六世，皆稱達賴喇嘛入覲，世祖章皇帝賜冊、印，封爲『統領西天佛教普覺幹濟達賴喇嘛』。嗣後與班禪喇嘛各遣使貢獻不絕。其部落號圖伯特，又曰唐古特。最尊者曰達賴喇嘛，曰班禪額爾德尼。

又　四十四年，達賴汗拉藏誅第巴以聞。聖祖嘉之，賜金冊印，封爲輔教恭順汗。遣侍郎赫壽等，安撫其地。又允拉藏所請，復立阿旺伊什嘉穆錯爲達賴喇嘛。五十二年，封班禪呼圖克圖爲班禪額爾德尼，依達賴喇嘛之例，錫以冊印。其後準噶爾策妄阿喇布坦興師侵藏，害拉藏汗，焚毀

寺廟，迫逐僧衆禁阿旺伊什嘉穆錯於扎克畢喇廟。五十八年，遣兵進藏，立即討平之，廢阿旺伊什嘉穆錯，封羅卜藏噶勒藏嘉穆錯爲達賴喇嘛，送歸布達拉廟，掌興法教，番衆皆嚮風附化。

又　四十四年，班禪額爾德尼來朝，欽賜玉寶、玉冊、及珠幣等物，示寂於京邸。並賜金塔護送回藏。其地有四：曰衛、曰藏、其東境曰喀木，其西境曰阿里，共轄城六十餘。一切賦稅俱獻之達賴喇嘛等。其進貢二年一次，貢道由西寧入，其互市在四川西徼打箭鑪之地。

清・孟保《西藏奏疏》卷一〇《僧俗番缺》　道光十九年八月二十日奏，爲轉奏哷徵阿齊圖諾們罕受戒，叩謝天恩事。適准噶勒丹錫哷圖薩瑪第巴克什轉稱，據哷徵阿齊圖諾們罕阿旺依喜楚稱，嘉木叅呈稱，小僧仰蒙大皇帝恩典，七歲時作爲哷徵阿齊圖諾們罕即來藏，在色拉寺勤習經咒九年，本年在大招同衆喇嘛念經考取藍占巴，現年二十一歲，照例由噶勒丹池巴受格嚨大戒。伏思小僧受此吉利之戒，皆由大皇帝矜憐黃教恩典之所致，實在不勝感激。惟有每日念誦經典，虔祝大皇帝萬壽永固。今叩謝天恩，呈遞哈達一方、佛一尊，懇祈大人代奏呈進等情轉呈前來。臣等查與例相符。除將哷徵阿齊圖諾們罕呈遞哈達、佛尊貯匣粘簽，復加包裹，轉進外，再查道光四年經前任駐藏大臣松廷保昌等具奏，新定哷徵阿齊圖諾們罕之呼畢勒罕，本年年甫七歲，不能辨事。其前輩哷徵阿齊圖諾們罕所得印信勅書，遵照前奏，仍交該達喇嘛供奉寺中。俟該呼圖克圖長成能辦事時，再行奏請移給等因具奏。奉旨，知道了。著照所請欽此欽遵在案。今據噶勒丹錫哷圖薩瑪第巴克什咨稱，哷徵阿齊圖諾們罕阿旺依喜楚稱嘉木叅，現年二十一歲，經典深沉。現已受格嚨大戒等情，呈報前來，理合照例將呼畢勒罕字樣裁撤，其前輩所得印信勅書，懇祈賞給現輩哷徵阿齊圖諾們罕阿旺依喜楚稱嘉木叅。爲此謹奏，請旨。於九月二十六日奉旨，關聖保等奏，哷徵阿齊圖諾們罕之呼畢勒罕，現受格嚨大戒，請將伊前輩印信勅書移給一摺。哷徵阿齊圖諾們罕之呼畢勒罕，現年已屆二十一歲，勤習經咒，既受格嚨大戒，即照關聖保等所奏，將伊呼畢勒罕字樣裁撤，著移給前輩印信勅書。欽此。

清・姚瑩《康輶紀行》卷五　上命章嘉呼圖克圖至藏，照料坐牀，六歲學經，七歲受小戒，即學禪坐不令卧。藏內公事皆班禪或呼圖克圖代決，十六歲乃自理事。達賴剌麻有金印玉寶，其金印文曰：『敕封西天大善自在佛統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拉咀喇達賴剌麻之印。』玉印文同，惟不稱印而稱寶。又有金冊、玉冊，玉冊長六寸餘，寬約四寸，頁厚二分，邊刻龍文，面書『敕封達賴剌麻玉冊。』其字四體，前漢文，次唐古忒文、次蒙古文，最後清文。國書石行，實則先清文，次蒙古文，次唐古忒文，最後乃漢文也。冊凡十五頁、不聯，金冊大小如之，亦十五頁，而聯其腦，如展書者矣。皆紫檀座盛。班禪額爾德尼有金印、金冊無玉印玉冊。

清・松筠《衛藏通志》卷一五《部落》　類伍齊察木多西北，係由草地進藏徑路。築土爲城，周二百餘丈，內建大寺一座，佛象經堂，巍煥整齊。紅帽呼圖克圖居此協理黃教，原隸西藏。自康熙五十八年，大兵進西藏，該處僧俗人民投誠歸順。雍正九年，頒給印信，其印文曰協理黃教諸們罕之印，係清字、蒙古字、唐古忒字三樣篆文。住持大寺，該處喇嘛俱于城內居住，所部番民居黑帳房多，住土房者少。雍正四年，會勘地界，將類伍齊地方遵旨賞給達賴喇嘛，其地則高峰聳峻，一水環流，西藏徑路也。

又　察木多，乍丫西北五百三十里，西至類伍齊二百二十里，南至結黨，北至隆慶。昔屬闡教呼圖克圖掌管。自康熙五十八年，大兵進取西藏，始受聖朝所封，頒給正呼圖克圖印信，其印文曰『闡講黃教額爾德尼諾們罕之印』。係清字、蒙古字、唐古忒字三樣篆文。其二呼圖克圖名錫瓦拉，俱住持察木多大寺。其三呼圖克圖，名甲喇克，住坐邊壩之西甲喇克大寺，又有商卓特巴五家札蒼，所管大小寺院五十座，喇嘛四千五百衆，百姓七千六百三十五戶。其俗崇信浮屠，生子半爲喇嘛，其地則層巒叠嶂，怪岫奇峯，西藏門戶。古所謂康及喀木者，即此地也。

清・黃沛翹《西藏圖考》卷首《宸章》　我皇考頒發金奔巴瓶之聖意，原以維持正教，遏抑邪趨。在天之靈所以照臨而呵護之者，非言思擬議之所能悉。今丹怎吹忠之子，聰明穎異，其徵應如此。大衆之歡欣敬信又如此設當。我皇考時，遇有此奏，必立時加恩，無須於金瓶籤掣。蓋不疑何卜，前志可稽。因即降旨，令其作爲達賴喇嘛呼必勒罕。著班禪額爾德尼等恭詣高宗純皇帝聖容前，虔誠誦經。奏聞用昭恩貺，並特賜達賴喇嘛呼必勒罕哈達一個、無量壽佛一尊、鈴杵一分、瓔珠、記念碧霞玒念珠

一掛。令成都將軍特清額賫赴西藏頒發。旋據玉甯等奏報：達賴喇嘛呼必勒罕於九月二十二日坐牀。因特派御前行走喀喇沁親王、品級都楞郡王多羅額駙滿珠巴咱爾、同御前侍衛副都統今授工部侍郎慶惠、乾清門侍衛副都統隆福噶勒丹錫勒圖呼圖克圖，赴藏看視坐牀，頒賜勅書、賞件並銀一萬兩，以示優眷。敬思我皇考綏遠鴻猷，爲萬世法。前此金奔巴瓶之賜，實慮彼教中有假托者，藉以去僞存眞。茲既眞者現前，則一切杜檠之法原可不設。卽此權衡措置，心心相印，默鑑同符，實理之必然者。然事期可久，法不厭詳。此後設遇呼必勒罕出世，未必能如此次之靈驗無疑。仍當恪守前規，書名、籤掣，方可以絕詐妄而泯覬覦。爰詳紀此事始末，以見吉祥示現，爲世間僅有之奇，故不拘常行之例。是法非法，孰一孰二，卽以長言爲說偈可耳。

又卷二《源流考》 相傳達賴剌麻每於圓寂時，先示人以降生之處。其弟子大堪布往訪得之，小兒相見卽能相識。或出一二語，乃臨圓寂時事，大著靈異。嗣達賴六世、班禪七輩後，不復再來。故登座者無復眞觀密諦，祇憑垂仲降神指示。垂仲者，猶內地之師巫也。又達賴、班禪親族，多營爲大呼圖克圖以專財利，屢致盜禍。久悉其弊，乘用兵之後，特運神斷，創頒金奔巴瓶一，供於前藏之大招寺。遇有呼畢勒罕轉生，互報差異者，納籤瓶中，誦經降神。大臣會同達賴、班禪於宗喀巴前掣之。惟嘉慶十三年，第九世達賴靈徵衆著，由駐藏大臣奏聞請旨，不復瓶掣，是爲破格。

清・松筠《衛藏通志》卷五《喇嘛》 乾隆五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福康安等會奏，爲遵旨設立金本巴瓶，拈定呼畢勒罕，以興黃教事。查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爲黃教之宗。自宗喀巴流傳至今，凡達賴、班禪圓寂後，不迷本性，俱有呼畢勒罕出世，以衍其教。向係令吹忠等作法降神，秉公指認，是以化身示現，僧俗人等悉皆信以爲眞。歷輩以來，仰蒙天朝衛法興教，恩禮優隆，各蒙古部落以及大小番族，俱憑吹忠作法指定，誠心敬奉，遠近皈依，是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轉世之後，其實在根基，向來遠近番民數萬衆，總以吹忠作法降神爲敬信，竟有牢不可破之勢。然行之既久，其中妄指之弊定所不免，卽如藏內各呼圖克圖內，仲巴爲前輩班禪之兄，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爲達賴喇嘛之姪，而丹津班珠爾之子，卽係三巴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族屬姻婭，遞相傳襲。誠如聖諭，竟與世職無異。各呼畢勒罕既出於一家親族，不能使人無疑。恐將來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之呼畢勒罕，若亦指認未眞，於事殊有關係。仰蒙聖主振興黃教，頒發金本巴瓶一件，令將吹忠四人所指之呼畢勒罕姓名及生年月日各寫一籤，貯於瓶內，對衆拈定，實足以防弊竇而愜衆心。奉到節次諭旨，仰見我皇上釐定正教，撫馭外番，於因勢利導之中，寓循名責實之意。臣等實深敬佩，並敬向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濟嚨呼圖克圖大喇嘛及吹忠等宣示聖諭，無不感激悅服。茲復欽遵訓示，公同籌議。嗣後拉穆吹忠、內噶、瓦東、薩穆葉等四人，俱令其熟習經典，試演降神之法。設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示寂後，令吹忠等四人認眞作法降神，尋覓實有根氣之呼畢勒罕指出者若干，將其名姓、生年月日各寫一籤，貯於欽頒金本巴瓶內，揀選熟習經典喇嘛，虔誠誦經七日，傳知各呼圖克圖、喇嘛等齊集佛前，駐藏大臣親往監視。凡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之呼畢勒罕，卽仿互爲師弟之義，令其互相指定。如吹忠四人所指皆同有一呼畢勒罕出世者，擬寫名籤一枝，另加空籤一枝，入於瓶內，如法誦經。若對衆掣出空籤，則名籤之呼畢勒罕並非確實，是以不爲佛佑。卽別尋呼畢勒罕，另行籤掣，以杜吹忠等串通妄指之弊。籤上須寫清、漢、唐古忒三樣字，使大衆一望而知，不致爲所蒙混。至前、後藏各大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亦令駐藏大臣監同達賴喇嘛，照例掣籤，方可定準。其餘如察木多、類烏齊等處呼畢勒罕，距藏較遠，所出之呼畢勒罕，非大呼圖克圖可比。向來不由藏地吹忠指認，仍照舊令其徒衆自行尋覓。再藏內向來諷誦伊羅爾經之處，卽係大昭。臣等已親至大昭，揀擇寬敞經堂，掃除潔淨，俟御前侍衛惠倫、乾清門侍衛阿爾塔錫第恭齎金本巴瓶到時，臣等卽行送往大昭內宗喀巴前供奉，並選派誠實喇嘛專司看守，以昭誠肅等因具奏。奉硃批，另有旨，欽此。

又 十二月初一日，福康安等具奏，爲御前侍衛惠倫、乾清門侍衛阿爾塔錫第恭齎金本巴瓶來藏，於十一月二十日敬謹齎到。臣等率同官員、官兵及濟嚨呼圖克圖，率領各寺呼圖克圖大喇嘛，及噶布倫以下番目，遠出祇迎。達賴喇嘛感激聖恩，先期下山，在大昭等候，派喇嘛等各執香花、幡幢導引。臣等與惠倫等恭送金本巴瓶，於向來諷誦伊羅爾經之大昭

佛樓上宗喀巴前，敬謹供奉。達賴喇嘛率領僧衆，梵唄齊宣，極爲誠肅。並據達賴喇嘛稱，呼畢勒罕轉世，遞衍禪宗，關係鄭重。今蒙大皇帝振興黃教，惟恐吹忠等降神作法指認未眞，致有流弊。特頒金本巴瓶，衛護佛門，實已無微不至，我實感戴難名。嗣後惟有欽遵聖訓，指認呼畢勒罕時，虔誦經於大衆前，秉公拈定，庶使化身眞確，宣揚正法，遠近信心，闔藏僧俗頂戴天恩，無不感激等語。察看達賴喇嘛等歡忭感頌情形，見於詞色，呈遞謝恩哈達一方，佛一尊，濟嚨呼圖克圖呈遞謝恩哈達一方，佛一尊等因，具奏於次年正月二十四日。奉到硃批，好事，知道了，欽此。

又　四月十九日奉上諭，前因喀爾喀三音諾彥部落額爾德尼班第達呼圖克圖圓寂後，其商卓特巴那旺札什，有意營謀汗王子弟爲呼畢勒罕，代求達賴喇嘛、拉穆吹忠附會妄指，已分別治罪，並明降諭旨通飭各蒙古番衆矣。本日，據和琳奏，詢達賴喇嘛，稱那旺札什到藏時，向我問額爾德尼班第達的呼畢勒罕出在何處，我令他去問拉穆吹忠。他就赴吹忠處問過。吹忠批說，圖謝圖汗屬雞的兒子就是。我向來總據吹忠所說爲憑，就照向例憑吹忠龍單上的話給他批了。並訊據吹忠尼爾巴敦珠卜達爾結供，那旺札什於五十七年復至拉穆廟內，求問呼畢勒罕究竟在於何處。吹忠降神，龍單批令於東方中等人家找尋。過了幾日，那旺札什來寺，又送銀五十兩，緞一疋，哈達一箇，向吹忠告稱，圖謝圖汗車登多爾濟之子，暨公凌沁多爾濟之子俱是屬雞的，此二人內是否眞實。並開伊等父母年歲，求其降神。吹忠即於那旺札什所遞字上，批說車登多爾濟之子屬雞的，是眞呼畢勒罕等語。是即該商卓特巴欲營求汗王子弟爲呼畢勒罕之明證。益可見此事之不可不徹底查辦矣。朕自乾隆八年以後，即誦習蒙古及西番字經典，於今五十餘年，幾餘究心討論，深識眞詮。況本朝之維持黃教，原因衆蒙古素所皈依，用示尊崇，爲從宜從俗之計。初非如元人佞佛，優禮喇嘛，致有詈罵者割舌，毆打者斷手之事。近因黃教之習愈趨愈下，蒙古番民等失其舊時淳樸之風，惟知牟利，罔識佛教正宗，不得不亟加整頓。是以製一金本巴瓶，派員齎往，設於前藏大昭，俟將來藏內或出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及大呼圖克圖呼畢勒罕時，將報出幼孩內擇選數名，將其生年月日名姓各寫一籤，入於瓶內，交達賴喇嘛念經，會同駐藏大臣公同籤掣。並於京城雍和宮內，亦設一金本巴瓶，如蒙古地方出呼畢勒罕，即報明理藩院，將年月姓名繕寫籤上，入於瓶內，一體掣籤。其從前王公子弟內私自作爲呼畢勒罕陋習，永行停止。朕之此旨，原因各蒙古汗王貝勒等，既有世爵可以承襲罔替，已極尊榮。何必又占一呼畢勒罕，又謀喇嘛之利？如此見小，罔知大義，將來必致謀奪財產，啓爭釁衅，滋生事端。方今國家威稜遠播，各蒙古札薩克咸隸理藩院管理，遇有田產細故，俱爲之秉公剖斷。若任伊等牟利不已，久而或致爭奪相尋，成何事體。是朕之整飭流弊，正所以護衛黃教，厚愛蒙古人等，使其各闢愚蒙，永除爭競。至佛法以虛寂爲宗，無來無去，故釋迦涅槃後並未出世，即宗喀巴闡演黃教亦未出呼畢勒罕。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係宗喀巴之二大弟子，始世世出有呼畢勒罕轉世，共掌黃教，相沿已久。從前五輩達賴喇嘛及來京之前輩班禪額爾德尼，諳習經典，或尚能具有眞慧。現在達賴喇嘛年紀尚輕，姿質誠樸，甫學經卷，豈能直參上乘，先知一切？凡有求其指示呼畢勒罕者，惟憑拉穆吹忠之降神定奪。而吹忠不過如內地師巫之類，且內地師巫，尚有用刀自扎及舐刀吞劍，掩人耳目法術。今吹忠經和琳等面加演試，授以刀劍，俱各戰慄，並師巫之不如。是其所指呼畢勒罕荒唐，更屬顯然。乃番衆人等崇信已久，以其妄言休咎，小有效驗，遂傳神一時，竟有牢不可破之勢。此亦習俗使然，自不必急於禁止。前已頒發金本巴瓶於大昭供奉之宗喀巴前，掣籤所有找尋呼畢勒罕一事，永遠不准吹忠指認。其番民推問吉凶等事，暫聽仍舊，日久吹忠法術不行，亦將自敗。總之大端既得，默化潛移，一切積弊，亦無難逐漸革除。至藏地出產較少，布達拉商上給與衆喇嘛養贍及番兵口糧等項，需用繁多，所入不敷支給，向賴各蒙古番衆布施，以資用度。嗣後惟不准私指呼畢勒罕，其餘熬茶贍禮，皆在所不禁。朕方鼓勵蒙古等使之布施，但不可如那旺札什之用財營求，將汗王之幼子附會妄指，作爲呼畢勒罕。並如年前噶爾丹錫勒圖呼圖克圖之私遣徒弟，到土爾扈特地方，向人索取耳。從此各蒙古番衆等，益當恍然於朕之掃除積弊，無非欲力挽頹風，振興黃教，保全伊等俾安樂利，永息爭端。並非不令其尊崇佛教，不許布施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也。所有辦理此事緣由，著再行曉諭各處蒙古番衆等，咸使聞知，共喻朕意。欽此。

清・魏源《撫綏西藏記》　自元明以來，未有以齊民治番僧如今日

者。初，達賴剌麻之呼畢勒罕一世、二世出後藏，三世出前藏，四世出蒙古，五世出前藏，六世出裏塘，皆非一地一族。班禪及各大呼圖克圖亦然。至乾隆末，而各大剌麻類多兄弟叔姪，且多出蒙古汗王、貝勒子弟，甚至哲卜尊丹巴示寂，適土舍圖汗之福晉有妊，衆即指爲呼畢勒罕，及彌月竟生一女，尤貽口實，漸損蒙古之敬信。蓋宗喀巴經言，達賴、班禪六世後不復再來，故後此登座者無復眞觀密諦，祇憑垂仲降神指示。垂仲者，猶內地之師巫也。又達賴、班禪親族，多營爲大胡土克圖以專財利，致有仲巴兄弟誨盜之禍。上久悉其弊，欲革之而未有會也。乘用兵之後，特運神斷創頒金奔巴瓶一，供於中藏之大詔寺，遇有呼畢勒罕出世，互報差異者，納籤瓶中，誦經降神。大臣會同達賴、班禪於宗喀巴前掣之。而各札薩克、蒙古所奉之呼圖克圖，其呼畢勒罕將出世，亦報名理藩院與住京之章嘉胡圖克圖掣之。瓶供雍和宮，尤元明以來所未有。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一　乾隆五十七年，仰蒙高宗純皇帝燭照萬里之外，特頒金本巴瓶，以金鑄瓶也。貯于大召寺。此後凡有應行選擇之呼必爾罕，度生辰于瓶中，如古枚卜之法，又如吏部掣籤之法，即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降生，亦用此制，革其弊，不易其俗。番衆翕然從風焉。予曾親問吹忠，向來何神降臨是何形狀，吹忠亦啞然而無以答也。自是大召眞成選佛之場矣。

清・孟保《西藏奏疏》卷二《籤掣達賴喇嘛》　於（道光）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十五日奉上諭，據孟保等奏，查驗呼畢勒罕出世幼子四名，均有靈異情形一摺。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出世，既據咨稱，查驗幼子四名，均有靈異切結。著孟保等即譯咨噶勒丹錫呼圖薩瑪第巴克什，並咨行四川總督，飭將各該處幼子，令親丁師傅攜至前藏。由該大臣等照例，會同班禪額爾德尼及噶勒丹錫呼圖薩瑪第巴克什等，面加試驗。並令識認從前達賴喇嘛所用什物後，繕籤入瓶，對衆籤掣，俟掣定何人，再行奏明辦理，將此論令知之。欽此。

又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初八日奏，爲確驗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出世幼子，照例掣定，並閣藏僧俗感激悅服情形，據實奏聞仰祈聖鑒事。竊臣等曾將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出世預擇籤掣日期。恭摺具奏在案。茲據噶勒丹錫呼圖薩瑪第巴克什咨稱，差接幼子陸續到齊，均安置在前藏迤東德慶地方桑呵寺內居住，擇於五月二十一日前往試驗。臣等即於是日親赴桑阿寺，會同班禪額爾德尼、噶勒丹錫呼圖薩瑪第巴克什及各呼圖克圖、堪布、噶布倫等，逐加試驗。得西藏所屬之桑昂曲宗及拉甲日窪地方番民幼子二名，年俱三歲，又打箭鑪所屬之孔薩土司及泰凝寺番民幼子二名，年俱四歲，相貌均各端正，舉止亦皆大方。經班禪額爾德尼等，以前輩達賴喇嘛所供佛尊及所用鈴杵、搖鼓等物，眞假各一，分給伊認識。該幼子等均能按件識認無訛，維時僧俗聚觀，咸稱靈異，隨據噶勒丹錫呼圖薩瑪第巴克什咨稱，會同試驗，幼子四名均有靈敏，實係共見共聞。應請於五月二十五日入瓶籤掣。並將幼子四人乳名及其父名一併開送前來。臣等照咨覆准。先是布達拉山上及各寺呼圖克圖衆喇嘛等念經七日，屆期班禪額爾德尼、噶勒丹錫呼圖薩瑪第巴克什等，復率領衆喇嘛在高宗純皇帝容前，念誦經典，虔心默禱。臣等於五月二十五日恭詣布達拉山，謹於聖容前將金本巴瓶供奉黃案，焚香九叩。將幼子等之乳名及其父名，用清字、唐古特字寫籤，給與該親丁師傅及衆喇嘛等看視畢，臣海樸竣班禪額爾德尼等對衆諷經一徧，敬將名籤緘封貯入金本巴瓶中，籤小瓶深，極爲嚴密。復竣班禪額爾德尼等對衆諷經一徧，臣孟保向案上瓶內，用手將籤撥轉數次後，敬掣一籤，與該親丁師傅、衆喇嘛等同觀。籤僞泰凝寺番民策旺登柱所生之子，乳名那木覺木多爾濟，現年四歲。其餘三籤亦眼同大衆取出看畢。班禪額爾德尼、噶勒丹錫呼圖薩瑪第巴克什及大小呼圖克圖衆喇嘛等，誠歡誠忭僉稱，仰蒙大皇帝振興黃教，遵照定制，籤掣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今掣得此幼子，係出平素賣柴貧苦番民之家，靈敏異常，誠符衆望。實是達賴喇嘛眞正呼畢勒罕出世。黃教得有主持，衆心悅服，小僧等實在欽感不盡，隨即向上敬謹行九叩禮，恭謝天恩。臣等悉心體察，不惟班禪額爾德尼等欽感皆出於至誠，即閣藏僧俗亦無不舉手加額，同深慶幸，爲此謹奏。

又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初八日奏，爲據咨擬擇達賴喇嘛呼畢勒罕坐牀吉期，請旨遵辦事。竊臣等據噶勒丹錫呼圖薩瑪第巴克什咨稱，達賴喇嘛爲唐古特僧俗、蒙古各部落及附邊番夷素所崇信，今經掣得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羣情悅服，諸事吉祥。現在前藏迤東之日甲寺居住，應請及早坐牀，闡揚黃教。茲班禪額爾德尼會同選擇，來年四月十六日接達賴喇嘛至

布達拉山坐牀，最爲上吉等情，咨請代奏前來。臣等溯查，嘉慶十三年，其九輩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四歲時即已坐牀，此次達賴喇嘛呼畢勒罕年亦四歲，靈敏異常，可否即准坐牀之處出自聖主天恩，爲此謹奏。

又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初八日奏，爲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照依佛法披鬀，擬定法名，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等接據噶勒丹錫哷圖薩瑪第巴克什咨稱，達賴喇嘛呼畢勒罕現經掣定，衆心悅服。應請循例，即應班禪額爾德尼先爲與之披鬀定名，俟至七歲後再受小戒，以符體制。茲於六月初二日，小僧與各呼圖克圖等，同班禪額爾德尼前赴桑阿寺，告知達賴喇嘛呼畢勒罕，向東北設案焚香，敬行三跪九叩禮。恭謝天恩後，班禪額爾德尼依法與之披鬀，擬定法名爲阿旺噶勒桑丹貝諄美愷竹布嘉木磋。是日天氣晴朗，禮儀整肅，諸事吉祥。此皆仰賴大皇帝振興黃教，鴻慈庇佑所致。達賴喇嘛呼畢勒罕及小僧等實在感激不盡。至達賴喇嘛呼畢勒罕坐牀吉期，尚須數月，應否令班禪額爾德尼在此敬候照料，咨請酌示前來。臣等卷查道光二年十輩達賴喇嘛披鬀後，奏奉上諭，班禪額爾德尼已爲該呼畢勒罕披鬀，距達賴喇嘛坐牀之期尚遠，自應令其先回後藏等因，欽遵在案。此次達賴喇嘛呼畢勒罕既經班禪額爾德尼披鬀，更定法名，其坐牀日期尚遠，可否毋庸班禪額爾德尼在此久住，即回後藏之處恭候，命下轉飭遵行，爲此謹奏。八月二十三日奉到硃批依議。欽此。

又《附哲布尊丹巴》　道光二十四年二月初十日奏，爲確驗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出世幼子，遵旨掣定，恭摺奏聞仰祈聖鑒事。竊臣等於道光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奉上諭，孟保等奏西藏所屬各處訪獲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聰慧幼子，請旨入瓶掣一摺。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圓寂已逾二載，今孟保等具奏訪獲聰敏異常，著有靈異幼子三名，誠乃吉祥佳事。覽奏，朕心深爲欣悅，着照所奏，令班禪額爾德尼速赴前藏，會同駐藏大臣、達賴喇嘛及伊徒衆達喇嘛羅布桑楚勒特木等，將此幼子三名，貯入金瓶，誦經，敬掣一名定爲呼畢勒罕。欽此欽遵，當即恭錄諭旨，譯咨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及掌辦商上事務噶勒丹錫哷圖薩瑪第巴克什去後，嗣經班禪額爾德尼已來前藏，並據噶勒丹錫哷圖薩瑪第巴克什將幼子三名陸續調齊。臣等即於二月初六日親赴布達拉山，會同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噶勒丹錫哷圖薩瑪第巴克什，並伊徒衆達喇嘛羅布桑楚勒特木、及赴藏熬茶之綽爾濟喇嘛羅布桑巴爾丹、達喇嘛羅布桑達瓦公巴勒達爾、多爾濟德哩克達什、札薩克吉克墨特、多爾濟公衙台吉、阿玉爾咱那等，面加確驗。西藏所屬之曲水達灣地方番民協熱布之子札喜諾爾布，又結切地方番民綏納木之子聶爾阿，又西藏熱瓦題勒地方居住察木多番民策墊之子缺裴勒札喜，年俱二歲，相貌均各端正，舉止亦皆大方，實屬聰慧靈敏，與前輩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品貌無異。臣等於未掣籤之前，行文達賴喇嘛等，在布達拉山上傳集衆喇嘛，照例念經。屆期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等復率衆喇嘛，在高宗純皇帝聖容前念誦經典，令伊徒衆虔心默禱。臣等謹於聖容前，將金本巴瓶供奉黃案，焚香九叩，將幼子等乳名及其父名，用清字及蒙古、唐古特三樣字跡寫籤，給與該幼子親丁及伊徒衆達喇嘛，並蒙古公、札薩克、台吉等看畢，當將名籤緘封放於金瓶前。俟班禪額爾德尼等對衆諷經一偏，臣鍾方敬將名籤貯入金瓶中，遂將瓶蓋蓋妥。復俟班禪額爾德尼等對衆諷經一偏，臣孟保向案上金瓶，將蓋取下，用手將籤撥轉數次，敬掣一籤。開封視之，上書番民綏納木之子乳名聶爾阿，現年二歲。隨與該親丁及伊徒衆達喇嘛綽爾濟喇嘛並蒙古公札薩克台吉等，同觀其餘二籤，眼同大衆取出開封，看畢，無不誠歡誠忭。班禪額爾德尼當即謹按佛規，擬定法名爲『羅布桑巴勒墊丹貝嘉木桑』，所有伊徒衆達喇嘛羅布桑楚勒特木及綽爾濟喇嘛羅布桑巴勒丹、達喇嘛羅布桑達瓦公巴勒達爾、多爾濟德禮克達喜、札薩克濟克墨特、多爾濟公衙台吉阿玉爾雜納同歡共悅，向闕叩謝天恩。復向臣等僉稱，仰蒙大皇帝振興黃教，遵照定制籤掣。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今掣得此幼子靈敏異常，誠符喀爾喀四部落衆人之望，實是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眞正呼畢勒罕出世。從此喀勒喀衆心得有皈依，此皆皇上佑愛之所致。今我喀勒喀僧俗人等不勝感激，敬備叩謝天恩，吉祥哈達、佛尊，懇祈大人轉奏前來。臣等謹將遞到哈達、佛匣，復加包裹，代爲恭進，叩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清・姚瑩《康輶紀行》卷五　擇日以金瓶掣籤前七日，各大寺剌麻虔誠誦經，幫辦大臣至大招行禮，用牙籤書各小兒名如其數，人各一籤，彌封貯瓶內蓋之。駐藏大臣行禮啓蓋，掣取其一，對衆折封，既知爲某小兒名，則率衆至德慶迎入大招，堪布日夕守護，具奏入呼畢勒罕冊。

清・松筠《衛藏通志》卷五《喇嘛》

〔乾隆〕五十八年二月十三日，和琳等具奏。爲西甯及科爾沁等處送到各呼畢勒罕，遵旨入瓶簽掣事。竊臣等前奉諭旨，遇有大小呼畢勒罕，即在金本巴瓶先行試掣。茲有西甯送到遜巴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並年班回藏堪布囊素帶有科爾沁地方達喇嘛四人之呼畢勒罕四人，茲有一人送到呼畢勒罕三名，又有三人每一人各送到一名，現在送到之呼畢勒罕共計九名。所有各呼畢勒罕，俱非大呼圖克圖向來轉世，並不報明理藩院具奏，亦不由吹忠指認。惟將來處所出之呼畢勒罕名字，送交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誦經指定。歷來俱係如此辦理。臣等伏思欽頒金本巴瓶今既供奉在藏，自應將送到之呼畢勒罕各按名字人數，分別入瓶試掣，因先期令濟嚨呼圖克圖等，帶同喇嘛於大昭宗喀巴前虔誠誦經。二月十一日，達賴喇嘛下山前至大昭，臣等親往監視，寫簽入瓶，公同抽掣。查，遜巴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送來者共有三名，掣得策旺哲布丹之子。又達喇嘛羅卜藏多布丹之呼畢勒罕送來者亦有三名，掣得烏珠穆沁地方第巴克之子。又達喇嘛羅卜藏丹津、羅卜藏達布凱、倫珠布班珠爾三人之呼畢勒罕送來者每人祇各一名，是以寫名簽三枝，各配空簽一枝，分三次入瓶抽掣。其達喇嘛羅卜藏丹津及羅卜藏達布凱之呼畢勒罕俱係掣得名簽，准其指認。惟倫珠布班珠爾之呼畢勒罕掣空簽，自非確實，應令該地方另行尋覓。是日掣簽之時，自達賴喇嘛以下僧俗環觀，皆稱大皇帝護衛黃教，將設立金本巴瓶辦爲公允。臣等察看衆情，甚屬感激喜悅，傾心信奉。嗣後藏內吹忠指認之大小呼畢勒罕，俱照此簽掣，永遠遵奉。再查，前奉諭旨，各蒙古地方所出之呼畢勒罕，俱於雍和宮設立之金本巴瓶內抽掣，此數呼畢勒罕既送到藏內，臣等遵即試掣。嗣後西甯地方距藏較近，將所出之呼畢勒罕就近送藏入瓶抽掣。此外，各蒙古地方所出之呼畢勒罕，俱應由理藩院行文，令其將名字送京，在雍和宮金本巴瓶內簽掣，以別眞僞等因具奏。於本年五月初三日，奉到硃批，該部議奏。欽此。

又　五月二十六日奉上諭。據和琳奏，吹忠等屢次試驗，實已計窮力竭，將來遇有應出之呼畢勒罕，遵旨擇有福相聰慧幼孩，歸入金本巴瓶掣定爲準等語。前因喀爾喀三音諾彥部落額爾德尼班弟達呼圖克圖圓寂後，其商卓特巴那旺札什赴藏，懇求降神批示。原令於中等人家找尋，詎那旺札什私送吹忠銀物，因而即指圖謝圖汗之子爲呼畢勒罕。因命奎舒同札薩克喇嘛格勒克那木喀，赴喀爾喀地方另行找尋。奎舒等於該處屬下人戶找得聰慧幼孩五名具奏。隨交雍和宮喇嘛念經，並派八阿哥及理藩院堂官監同，將其姓名生年月日入瓶簽掣，掣得第五名之齊旺札布。奎舒來至熱河復命，回奏自找得五名幼孩後，俱令住在廟內。其餘四名俱各歸家，惟居末之齊旺札布不肯回去。又掣定後，那旺札什前製衣服坐褥一分與齊旺札布，不肯穿坐。另製一分給與，始行穿坐等語。可見呼畢勒罕原有根基，吹忠降神，實爲妄誕，不足憑信。此一事殊爲奇異，甚愜朕懷。著將覆訊那旺札什及奎舒奏摺，並昨降諭旨，俱抄錄發交和琳等閱看。將來藏內遇有應出之呼畢勒罕，和琳等當照此辦理，則從前聽從吹忠之積習，自無難永遠革除。欽此。

又　〔乾隆〕五十九年正月二十六日，和琳具奏，訪得未出世之呼畢勒罕，遵旨派人尋找事。查，自前年整頓藏務以來，皇上爲各呼畢勒罕皆出自達賴、班禪二喇嘛親族及世家子內，積習相沿，致有逆僧沙瑪爾巴之事。頒賜金本巴瓶供於大昭，入瓶簽掣，立法極爲盡善。臣等留心體察，並行文各處，訪問有無呼畢勒罕，以便遵旨試掣，總未見有呈報。緣衛藏地方雖皆屬達賴喇嘛管轄，如察木多、類烏齊、乍丫、薩喀等處，各有呼圖克圖管理，一切事件從不關白藏中。而各呼圖克圖中，又有紅、黃、黑三種，各行其教，各子其民。自去年臣等行文各處，令將所有呼圖克圖，無論大小，有名無名，俱著將轉世輩數開列呈報，以憑咨明理藩院立案。去後，昨據陸續報到，臣等查有察木多所屬甲拉呼圖克圖，噶色所屬覺喇澤小呼圖克圖，又藏噶借結呼圖克圖三名，皆已圓寂一、二年，尚未出世。雖皆係極小呼圖克圖，如俟各該處自行呈送到日，再入金本巴瓶簽掣。設其所報，即係該呼圖克圖之親族世家子弟，妄指一、二人，皆不可定。彼時方始駁飭，不但徒事周章，而是否係伊親族，亦無從查察。今臣等公同商酌，應即遵旨照認識額爾德尼班第達之例，會同彼處漢官，於圓寂地方之一、二年所生之有福相、聰俊幼孩內，各揀選四、五名來藏。如法念經，入於金本巴瓶內簽掣，俟找尋到日，掣得何名，另行具奏外，並一體傳知各處。嗣後遇有呼圖克圖圓寂，即令隨時呈報，不必俟其出世，以憑一體辦理等因具奏。於本年四月十七日，奉到清字硃批。且如此試爲之，餘有旨，欽此。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一〇　〔光緒三十一年九月〕十五日，辰刻，奔赴磨盤山關帝廟行香。路間討口子者甚多，雪裏前有擺佛者，蓋今日亦番家十五也。午初二刻由署至大招，先入座，在東；噶爾丹池巴在西，念經謂之今日掌教來去皆未招呼。俱高座。委員東、番官西，皆矮座。兩旁喇嘛念經者甚多。詢之，所念係消災經。俟筆政先書清番字名字，用墨筆將象牙簽用黃紙封固，大臣在外用硃筆寫滿洲封字，供於金瓶前。滿語愛新奔巴，即金瓶二字。今均呼爲奔巴金瓶或呼爲金奔巴瓶。大臣行一跪三叩禮，派委員恩禧，本應幫辦之事。將簽入於瓶內，又念經。時不久，即請大臣行一跪三叩禮，站起復跪，掣一簽爲呼畢勒罕，共二隻，餘簽應宣之以示大衆，明其非私也。本當在佛前，因地狹，在萬歲牌前，仍按佛前行禮。掣出穆隆寺德住胡圖克圖呼畢勒罕。凡掣瓶未及歲者爲呼畢勒罕，俟及歲坐床，方謂之胡圖克圖。坐床在十一、二上下，以後經到何地位小戒，再經全則受大戒。名吐布丹堅參，又加名青饒稱勒朗結。即住布達山北，年八歲，聞家計甚寒，伊母曾當人家薛大嫚。未掣出者，家內頗富云。掣簽宣示後，番衆擊掌，似歌非歌，齊喊之，以爲慶賀之意。觀其大衆皆面有喜色。本擬不掣，經理藩院駁之，此次仍係其人（掣出之子，原文什瀛，奏明勿掣，經理藩院奏駁，此次仍是此子。惟原文有卜卦及所叙有父無一定。母名策忍拉莫，父無一定四字，眞堪絕倒）。穆隆寺扎薩克送觀音佛一尊、哈達、酥茶、甜飯、果筵，毯氈照舊，乃大典也。不候經完，皆散回署。午正十分，來去不足三刻耳。拉里糧務來稟，屬民逃走甚多，皆云至白馬棍出有蓮花世界，人至彼可以不死，且食物皆由天而落，眞正糊塗可笑。

清・許光世、蔡晉成《西藏新志》卷中　高宗深知其弊。會大軍定廓爾喀，特運神斷，創頒金奔巴瓶一，送往西藏，設遇達賴或班禪示寂，則由駐藏大臣行文各路民間有生子靈異，呈報確有徵驗者若干人，擇日以金瓶使掣籤。先七日各寺喇嘛虔誠誦經，傳知各呼圖克圖喇嘛等，齊集佛前，駐藏大臣親往監視。凡一呼畢勒罕出世，則寫名籤一枝，又寫空籤一枝，入於瓶內。如法誦經若對衆掣出空籤，則名籤之呼畢勒罕認爲不確。其合格者始具奏於朝，入呼畢勒罕之冊。達賴、班禪以下，至各大呼圖克圖之承繼法亦然。

喇嘛承襲，自乾隆定制，至今不改。惟嘉慶十三年，第八世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靈徵衆著，由駐藏大臣奏聞請旨，不復瓶掣，此其特例也。

清・允禮《西藏誌・事蹟》　土人分爲三部，曰康、曰衛、曰藏。康者，即今之察木多一路；衛者，即西藏拉撒召一帶；藏者，乃後藏扎什隆布一帶。此三部皆爲番僧之淵藪，黃教之總匯。其地人民，尊尚佛教，敬信喇嘛，所最崇信者如達賴喇嘛、班禪喇嘛、噶瑪巴沙瑪納等輩。其他不迷性之呼圖克圖，在在皆有，不能枚舉，俱爲人所崇奉。信如靈神，欽若活佛，凡所謂呼圖克圖者，乃係身後知前生之事，人故敬之。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二　達賴喇嘛深居簡出，每當下山時，儀從甚都。數百里內番民雲集，羅跪道左，不敢仰視。置食物及金銀于首，乞達賴喇嘛一顧而不可得。乘馬所浸之處及所踐之土，番人爭取以歸，謂可已病，如刀圭焉。凡呼圖克圖所乘之馬，首戴紅木頂，身衣文繡。古之介馬殆猶是歟。

清・陳登龍《裡塘志略》卷上　裡塘最近內地，先已沾染華風，稍知禮義，鴛鴦之氣漸漸革除。其俗崇信佛法，見大喇嘛則卸帽合掌，伸舌頂禮者三，復垂手鞠躬，屏息聚足，至法座前，大喇嘛以手摩其頂，謂之討捨手，賤者則不摩也。或以拂手掃之，即驚喜以爲佛之福已也。路逢大喇嘛，亦必頂禮，過而後敢起。子爲喇嘛，父母伯叔兄弟見之，先行佛禮，然後叙家人禮。

清・姚瑩《康輶紀行》卷四　西蕃崇信剌麻，非以其教之善，謂其能禍福人耳。乍雅呼圖克圖住裏塘數年，蕃人見之，數十步外，即五體投地，匍匐蛇行而前。儻呼圖克圖手摩其頂則大喜，以爲佛降福也。或病有憂者，得之則以爲消災減病矣。或不驗，亦惟自咎罪孽深重而已。尤可憫者，謂呼圖克圖修行數世，元陽不洩，並其溲溺亦寶重之，日得其一滴，服之可以延年治病。蕃僧皆樓居，男婦有持器，終夜守其下以待者。蕃僧亦自珍貴，以瓶盛貯而蠟封其口，非虔誠備禮求之不輕予。嗟乎，吾人聞此，未有不笑其愚者，豈知獻媚權門，屈身昏夜，得其咳唾以爲珠玉者，亦何異於是哉。

清・陳克繩《西域遺聞・佛氏》　達賴開堂坐床，官吏兵民以次瞻禮，俱去帽膜拜，最上者跪而以首向前，俟其摩頂，次者以手拂拂之，最

次者以杖擊之，下者不得至前，最下者不得進其門，番民有竭盡貲財，重趼數千里，日于門外稽首流血，而未得一見者。

清・徐瀛《旃林紀略》　蒙古信佛最篤，凡口外青海、西甯、京師及諸外藩，每進金銀十餘萬至數十兩不等。有駱駝行至年餘，上山長跪，將金寶頂獻，得見達賴，榮幸無比。竟有獻千百金而僅在山下望叩空回者。更有將家中所有盡行變賣，以銀易金葉，密縫衣裏，沿途行乞赴藏，名曰朝山，亦曰朝活佛。將金銀供獻山上，仍行乞歸家，則其父母宗鄰咸贊美之。番人見達賴各佛，均匍匐免胄叩首，佛以木板包紬向頭上一擊，名曰討拾首；若以手抹，則欣幸無可比倫矣。凡漢官見達賴，主高椅正坐，另設一墊坐客。客進先遞哈達，主受之，不迎不送，兩不爲禮，問答均以通事。坐前設矮几，列木盤，俱盛棗、柿之類，待以酥茶。臨行還原哈達，另酬哈達，外用小紅絹，達賴親綰一結相贈，名曰江卡，番人以爲至寶，舊例可易馬一匹。又以氆氌一束或長壽佛、藏香之屬以作送行之禮，其果品收回以送蠻家，不啻百朋之錫。

清・許光世、蔡晉成《西藏新志》卷中　藏民篤信佛教，所生子女，出家者居多數。男子爲喇嘛，女子爲覺魔子，猶如比邱尼。其數當以五六萬計。即豪富如噶布倫，家擁巨資，其女子亦爲覺魔子。人民所最尊敬爲三佛，達賴第一，濟仲、第穆次之，三佛所住，廟宇壯麗，而以布達拉爲最。計其建築費不下幾百萬，多係蒙古、青海、西甯及北京外藩諸部捐助。其熱心禮佛者，至不遠千萬里而來拉薩，向達賴宮殿長跪，待達賴出，若得見者，榮幸無比，不吝獻千百金。其不得見者，則望宮殿禮拜而回。更變家產，兌金銀縫衣服內，沿途行乞至西藏，曰朝山，又曰朝活佛。其達拉薩也，捐助金銀如初，歸家則父母親族知己等，極口贊美。人民見達賴及他高僧時，匍伏於地行敬禮，達賴以木板輕擊頭上，或抹以手，則歡喜幾狂。凡世界各國擲金銀於佛寺僧侶而祈冥福，未見有如此之盛者。

又　達賴喇嘛者，喇嘛僧中至大至高，全國所最尊重者也。宗教上有無限威力，殆如歐州之羅馬法王，土民以達賴爲保護國家、維持佛教，而出現世界代表佛陀者。其政治悉委之駐藏大臣，實不能專生殺與奪之權。按：達賴云者，蒙古語大海之意。謂智慧如大海也。藏語格樂瓦，皇帝至寶之意也。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二　番人禮佛，狀如偃卧。舒兩臂據首之前，而以兩掌貼地，其口鼻以至地而後止，眞五體投地也。

四月初一日至十五日，番人男婦繞布達拉作等身拜者，不下千餘人。云此半月拜佛，一日可抵十日。周圍十五里有作三日拜者，有作五日拜者。親友皆送飯食、點心，以盡情誼。拜時皆身著白布背心或牛皮，塵土滿身，如拜香然，此五體投地之說也。

清・陳登龍《裡塘志略》卷下　二郎雪山在裡塘西二百餘里，三峯插天，積雪厚自數百尺，四時不消。中多巖洞，諸佛、羅漢往來其間。番人朝山者踵絡繹，其轉招者云，一閱月方匝此山，日飲食林間，夜棲宿巖穴，無虎豹豺狼之擾害，蓋聖境也。

清・吴藎梅《理番廳志》卷一《輿地・山川》　望隴山　在廳治南七十里，疊嶂層峰，其高無際。山半有嶺如壁，土人梯木而登。行六七里，兩岸峭絕不可俯視，有左飄嶺、右飄嶺，更上有懶進坡，人不能升。山頂如鐘形，積雪亘古不化，凝若玻璃，曰下仰望，若近、若遠，爛熳四射，滉漾目精。上有海子，祈雨最靈，俗人呼雪隴包云。

清・徐瀛《旃林紀略》　大詔廊壁悉繪佛像，丹碧炫耀。番民入寺，逢一畫像即摘帽，以頭就抹，故滿壁油黑。其寺之中外均大石砌道，禮佛者全身伏地，以頭貼石，黏土爲敬，所以大詔地石油滑如膩。大詔周圍七里，番婦每於午後轉繞，名曰轉格欄，謂可祈福、除災。其轉大格欄者，由藏大路上行三步即全身伏地，口誦唵嘛呢叭咪吽，兩手向頂上一合，右手持牛骨一枝，向頭上一畫，起身三步如前。三十餘里數日方可轉完。

清・許光世、蔡晉成《西藏新志》卷中　拉薩宮殿之廊壁，盡繪佛像，信徒至此，以頭摩之，故黑而生光。宮殿內外道路皆石砌，信徒匍匐過之，以頭貼地爲盡敬禮。故石道膩如油滑，宮殿周圍約七里，一週名曰轉格欄，可以祈福除災。婦女每至午後，共向轉格欄一週，每行三步，全身伏地，口誦經語，叉手於頂，右手持牛骨，向頭上一畫，起行三步，復如前。數日方能一週。始終須三十餘里云。

清・鐵船居士《藏紀概》　藏招無歲時節令之慶會，但每年四月八日爲佛祖誕辰，暨現在活佛之誕辰，今活佛虎必爾汗生于十月某日，至此會

期，遠近齊集唐古特、圖伯特、蒙古、西洋、緬南、漠北各國土部落頭目、富戶客商，俱攜其貨貨，至藏交易，出其重物，頂禮供養。活佛於正日升座講經說法，男女爭擁膜拜頂禮，婦女各艷妝跳舞作樂，曲盡，敬奉所獻珍異甚夥，人數莫可紀。夜則各山頭寺宇及人戶碉房，張燈燃火焚香，徹旦歡樂，過期散去。約畧觀之不下數十萬人也。云歲歲如是，從不間阻。

清・陳登龍《裡塘志略》卷下　蠻人屋頂或路邊多插木竿，以各色布印經典文，拴其上，亦有用繩架虛懸掛者。其高而大者，謂之『大木奢』，短而小者，謂之『囊呀』。隨風飄颺，云以代諷經也。又有法輪，裝經典於其中，大者置屋內，小者持手上，番名『科洛日』。常轉之，亦以代諷經，即佛經所謂法輪常轉也。大抵蠻人信佛，無處不意存諷誦，不特口念心維已也。

清・姚瑩《康輶紀行》卷六　未至王卡二十餘里，水石縱橫，人馬行巉巖峭壁下，架偏橋以濟，極險隘，名老龍溝。地多邪祟，過者苦觸染。蕃僧以二長繩貫溝兩岸，小方布書符咒，凡數十道懸以鎮之。過溝里許，蕃民數十戶，有佛樓小院，頗修整。一刺麻於石壁上砌小屋，方僅丈，於中習靜，無梯亦無門，惟一小竇，十日一次，人以竿懸飲食進之。老死，乃開而火之。自此至藏，云多有之，聞藏內尤衆。有跌坐巖樹下，經數年者。

又卷八　〔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察木多山上大詔跳神，倉儲巴請往觀宴，卻之。使人往視云：大詔內刺麻數百，分行列坐於地，誦經，廟外設場，刺麻二十四人，執五色旗，分立四方，二十四人各執鼓一面，分立東西而擊之。上坐刺麻三人，皆鳴大鈸，場中設銅鑪二，熱檀香。刺麻四人，二持大瓶貯茶水，二持盤盛青稞麪，覆之以錦。下立刺麻十五人，戴面具，或如神鬼，或如羊鹿，頭角詭異。身以彩畫洋布衣裙，手執器械。其外層又立刺麻十五人，不面具，戴高冠，頂上刻一小鬼頭。半其身，兩手上托如擎物狀，身著青綢大袍，闊其袖，肩披彩繪如朝衣之披肩狀。前後綴長彩縧四，手執拂塵，地畫各人所立方位。聽鼓鈸之聲，則面具者舉器械，鬼頭冠者揚袖，舉拂應節迴旋而舞，但不歌耳。舞有數成畢，則執瓶盤者至舞者前，各出一小杯受茶及青稞麪，隨執瓶盤者下至山足。河邊設一假人，皮身、手足皆具，伏於側岸，散其茶麪而返。場之四角各立刺麻一人，執鐵棒，謂之格死鬼，以鎮壓游觀者。是日蕃人男婦雜集如堵牆云。余謂此即藏中刺麻爲蕃戲，以悅神人之意。在中國則村巫之陋耳。然夷人以爲誠信，不易其俗，雖佛教亦然。

清・吳德煦《章谷屯志略》　一夷俗崇佛教。以故無老少，力作稍暇即持唸珠，口中喃喃誦六字眞言。其經之奉不一，或臨溪澗作小室，安木桶，置經其中，下設機輪，水激之使轉動者。或於道傍作矮屋，亦設轉輪木桶，納經於內，令行人手轉者。有書於布，挂以長竿，偏植危峰峭壁間，使風吹動者。凡此皆所以代宣揚藉邀福澤。至道傍必累石爲浮屠名爲櫂等，高六七尺，間鐫夷字，幾滿，無地無之，難以數計。行者不敢逕過，必紆其後而行，歸途則否。遇有事端，必圍繞數十百遍，雖疾風暴雨不少息。春末秋初，皆其農隙，舉家裹糧而出，名爲轉去聲經，遍遊諸土司界，不憚險阻，崇山深谷必盡登陟。紙印小經，道傍草木無不繫之，令風飄颺。如是者幾閱月而反。秋成後，無貧富必延喇嘛誦經，極爲鄭重。親友咸集，共襄厥事。寨中吹擊無停，畧豬膘、牛、酒供奉唯勤。霜降以後，四山金鼓隆隆，畫角島島，猶有豳蠟遺風。

又　一夷俗，凡遇疾厄不服藥，亦無娴醫事者，延喇嘛誦經，不愈則再誦之。疾稍瘳，挈妻子裹糧糗徧歷諸山，以經布懸高竿植其上，以多爲貴。遇石甃、浮屠必旋繞作禮，不遠千里，岩栖谷息，以冀祓除。即其所謂轉經者，老夷手中多持一銅物，圓如竹筒，長三寸，柄稱之名爲渴魯，中放藏經，外繩寸許，繫小珠一粒，竟日持搖如鼗鼓代口誦，以徼福消災。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五　〔光緒三十年三月〕初七日。相傳布達拉山挂大佛後，萬無大風。今日之風比往日更大，不知何解，想平日不過神其說耳。大招前已開溝，臭極。早至靈孫處談，湘梅來商議公事。午後登樓，湘梅來，擬就覆英員照會，達賴尙無回音，各寺仍唪經送鬼。薩迦廟聞有放妖之說。所謂放妖，乃喇嘛所扮，衣黑衣、帶鬼臉，一扮歪嘴子，一扮公公頭，送至草堆處，將草堆焚化，兩喇嘛仍回寺。大意妖之魂可至洋營，將洋人魔死。更爲不典。

又　〔三月〕二十九日。早間湘梅來痛談，午後登樓。薩迦佛寺又大放槍砲，料非送鬼，即是放妖。聞外間傳言，達賴又派喇嘛兵二千上下，每兵火槍、腰刀各一，番銀四兩，合內地銀二兩四錢。兵皆辭而不往，不知

又作何道理，眞令人氣悶。晚至鶴孫房閑談，提及國事以後如何，殊有智者無從着手處，可奈何。

又卷一四　〔光緒三十二年五月初七日〕尖後仍行窄路，亦有平壩，順河有紅石小山，名通噶頂，甚不好走。路左石上爬一喇嘛，詢之乃阿角娃，乍丫人。因朝佛而回，竟故於此。記來時走瓦合路死一阿尼子，因風咽此。於察木多路死一喇嘛。番人之信佛，眞性命不顧也。

清・張彦篤《洮州廳志》卷一六　重僧佞佛。凡治病、送喪、禱雨、壓牛羊、報豐年，靡不作佛事，親死爲尤甚。或死者無後，族黨等即將生平所積盡數給寺僧爲布施，誦經卷，名曰開經堂門。雖口外野番，見喇嘛則側身立，脫帽爲禮。及遇有名白僧，不能高攀，即以馬足下土撮於頭上頂之，心喜甚，以爲已受戒矣。

清・允禮《西藏誌・事蹟》　至番王蘇隆藏干布乃觀音菩薩分體之光化生，故常在輪迴。而其本性不昧。曰根敦朱巴，曰根敦姜錯，曰朔納木姜錯，曰雲登姜錯，曰阿旺羅藏姜錯，曰羅進仁進姜錯，相繼轉生，凡六世，皆稱爲達賴喇嘛，而興黃教于西域。第五輩達賴喇嘛入覲世祖章皇帝，勅賜金冊印，封爲臣領西天佛教普覺幹濟達賴喇嘛。時有蒙古古什罕自青海起兵，滅藏巴罕，據其地。至其子達彦罕、孫達賴罕，皆敬附中國。後有牒巴三節者，專國倡亂，古什罕曾孫拉藏滅之。蒙聖祖仁皇帝褒封，命嗣爲罕。而達賴喇嘛又化生于裡塘地方，名曰噶爾藏嘉慕，青海蒙古稱爲呼必爾罕，蠻人稱爲申凹革桑姜錯。生二歲，青海蒙古搬至西寧之塔爾寺坐床，復爲西方瞻仰。

清・常明《四川通志》卷一九五《西域》　國朝達賴喇嘛阿旺羅卜藏嘉木磋，明萬曆四十五年生於崇結薩合爾王家。生之時日，與釋迦牟尼同。在班禪羅卜藏曲津處受大戒。我朝太宗文皇帝崇德七年，同班禪額爾德尼咸謂東土有聖人出焉。遣色青曲結，自人跡不到之區，經仇敵之國，越數載，乃達盛京。進貢表，約行善事。順治元年甲申，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再差烏巴什台赴京進賀表、貢物。九年，入覲，賜居黃寺。恩賜珍珠鑲造偏單金滿達、珍珠念珠等物。封爲『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賜金冊十五頁，內注：西方各地悉聽其管束。旋藏即重修布達拉廟。又增修黃教大寺六十二處，其舊寺三千七十餘處。各分地給以養贍。康熙壬戌年，在布達拉示寂。

又　羅卜藏林沁倉洋嘉木磋，康熙二十二年生於蒙古地方。初生，即自言係阿旺羅卜藏嘉木磋，口誦彌孜經。聖祖仁皇帝欽差章嘉呼圖克圖赴送布達拉坐牀。未久，即洞達諸經。於大招殿上週圍修造走馬刻佛一千尊及護法八寶、吉祥獅子諸像。康熙丁亥年，遵旨赴京。行至青海貢噶嚕地方示寂。

又　羅卜藏噶勒桑嘉木磋，康熙四十九年生於裏塘地方。幼時即能誦巴勒丹納摩。九歲出家，在班禪羅卜藏伊喜處受大戒。蒙聖祖仁皇帝時賜敕書、金印，達賴喇嘛名號，統領黃教，欽差塔爾喀圖根胡土克圖同官員等來布達拉監視坐牀。雍正二年，世宗憲皇帝颺『西方湯徹青巴巴木載達賴喇嘛』，掌天下黃教，金印、金冊十六頁。戊申，遵旨赴康巴地方修噶達廟居住。乙卯，欽差章嘉呼圖克圖護送還藏，修造大招佛像。乾隆丁丑年在布達拉示寂。

又　羅卜藏丹碑旺楚克江巴爾嘉木磋，乾隆二十三年戊寅生於後藏。初生時，屋上覆有五色雲。初學語，即同宗喀巴羅卜藏札克巴上叩頭，遂合掌禮拜。至四歲，欽差大臣來藏，接至附近布達拉之宜當寺，居住逾年，迎至前輩各達賴喇嘛臺上坐臺，恩賞玉器、玻璃、洋磁、大緞、金、銀、五色哈達等物。八歲，請班禪哲卜尊羅卜藏受戒。二十歲，請班禪到布達拉。四月十五日，在大招釋迦牟尼佛臺前率衆喇嘛受大戒，管束各寺喇嘛。嘉慶甲子年示寂。

清・黃沛翹《西藏圖考》卷六《藏事續考》　布達拉經簿云，達賴剌麻，宗喀巴之大弟子也。班禪額爾德尼，宗喀巴之二弟子也。頭輩達賴剌麻名根敦珠巴，生於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在喀那木薩喀木青熙饒巴處出家，二十歲受大戒，創建札什倫布廟，誦穆倫經。其時有博洞班禪在雪地修行，聞名信附，遂號根敦珠巴爲湯徹清巴，壽八十六歲。第二輩名根敦嘉木磋，生於明成化十二年丙申，創建羣科爾汪廟。第三輩名索諾木嘉木磋，生於明嘉靖二十二年癸卯，親赴各蒙古地方布行黃教。蒙古王等咸稱爲達賴剌麻，班禪額爾達拉，明萬歷間封爲大國師。第四輩名雲丹嘉木磋，生於明萬歷十七年己丑，生蒙古地方敬格爾家。十五歲至藏，在噶勒丹寺坐臺之桑結仁慶處出家，班禪羅卜藏曲津處受大戒。萬歷間封爲沙布達多

爾濟桑結，能驅邪逐祟，曾於石上踏留足印。第五輩名阿旺羅卜藏嘉木磋，明萬歷四十五年生於前藏崇結薩爾合王家。其生之日與釋迦牟尼佛同，在班禪羅卜藏曲津處出家受大戒。國朝崇德七年，達賴剌麻同班禪剌麻差烏巴什台吉達盛京進貢，約行善事。順治元年，達賴剌麻差人進貢，九年入覲。世祖章皇帝賜居黃寺，封爲掌天下黃教西方自在佛足墨多爾濟嘉木磋剌麻，賜金冊。第六輩名羅卜藏林沁倉洋嘉木磋，康熙二十二年生於蒙巴拉沃松地方。按：《通志》，康熙四十四年，因拉藏汗請以阿王伊西爲達賴剌麻，疑卽此。第七輩名羅布藏噶勒桑嘉木磋，康熙四十七年生於裡塘地方，在察漢諾們罕家出家。按：此卽《圖識》所云噶爾藏嘉慕也。十三歲，康熙五十九年賜達賴剌麻名號，統領黃教，勅書、金印。雍正二年賜西方湯徹清巴木載達賴剌麻，掌天下釋教、金冊、金印。第八輩名羅藏丹碑旺楚克江巴爾嘉木磋，乾隆二十三年戊寅生於後藏托結地方。

清・黃沛翹《西藏圖考》卷六《藏事續考》　又云，班禪第一輩名刻珠尼瑪綽爾濟伽勒布格爾，生於明正統十年乙丑。第二輩名珠拜旺曲索諾木綽爾濟朗布，生年缺。第三輩名結珠拜旺曲羅布藏敦玉珠巴，生明宏治十八年乙丑。第四輩名班禪羅卜藏綽爾濟嘉勒參，生於明隆慶元年丁卯，國朝崇德七年遣使進貢，太宗文皇帝嘉其誠意，詔令班禪、達賴二人內年少者拜年長者爲師，學習經典，壽高九十六歲。第五輩名班禪羅布藏伊喜，生於康熙二年癸卯，五十二年賜金冊印，注明札什倫布各廟宇地方屬班禪管理。第六輩名班禪哲布尊巴勒丹伊喜，生於乾隆三年戊午，三十年賜金冊，四十五年入覲，賜四體字玉冊、玉印。第七輩生於乾隆四十七年壬寅。達賴剌麻有金印玉寶，其金印文曰：『敕封西天大善自在佛統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拉咀喇達賴剌麻之印』，玉印文同，惟不稱印而稱寶。又有金冊、玉冊，玉冊長六寸餘，寬約四寸，頁厚二分，邊刻龍文，面書『敕封達賴剌麻玉冊』。其字四體，前漢文，次唐古忒文，次蒙古文，最後清文。國書右行，實則先清文，次蒙古文，次唐古忒文，最後乃漢文也。冊凡十五頁，不聯。金冊大小如之，亦十五頁，而聯，其腦如展書者矣。皆紫檀座盛。班禪額爾德尼有金印、金冊，無玉印、玉冊。

清・魏源《撫綏西藏記》　〔乾隆〕四十五年，高宗七旬萬壽。第六世班禪來朝祝釐，詔仿後藏札什倫布式建須彌福壽之廟於熱河。班禪第一世曰凱珠布格埒克巴勒藏，二世、三世無考。班禪自崇德中同達賴通貢。順治初，以年老未隨達賴入覲者，皆其第四世羅卜藏垂吉嘉穆錯也。第五世曰羅卜藏伊什，於乾隆二年示寂。第六世曰羅卜藏巴丹伊什，於乾隆六年登座，至是年四十有二矣。七月班禪至，接見於避暑山莊之澹泊誠敬殿。初，上習蒙古語，及平回部金川卽習回語、西番語，兹因班禪來覲，復習唐古忒語。故重譯朝見，告語如一家。舊以達賴、班禪有高行入覲，惟跽不拜。至是班禪固請拜，上嘉其恪誠卽從之。至京接見於南苑德壽寺。乃居西黃寺講經，放參，皆世祖禮達賴處也。京師西山有僧某者，往論佛法，責以宜居西番，清淨式衆，不宜入中國過受崇奉，班禪謝之。十一月以痘終，京師詔卽其地建清淨化域，明年春舍利金龕西歸，駕幸西黃寺拈香送之。

清・姚瑩《康輶紀行》卷三　〔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山行六十里至裏塘，飛雪，一刻旋霽。糧務黃明府愼修及衆剌麻出迎，言曲濟嘉木參自余去歲回省，卽甚畏懼。今令赴察木多已肯隨往矣。是日奉省行知理藩院咨覆兩呼圖克圖源流，奏其略曰，臣院承辦呼圖克圖剌麻事。考核源流，總以乾隆五十八年奏准，呼弼勒罕印冊爲宗呼弼勒罕者，剌麻轉世年幼之稱，言其甫生僅具魂魄，尚未成人也。印冊原載無名，卽不予查辦轉世，以杜冒濫。現據四川總督請查之乍雅呼圖克圖，臣等檢乾隆五十八年奏定之呼弼勒罕印冊內無其人。因于由藏調存臣院之駐藏呼圖克圖冊檔詳查，內載乍雅大呼圖克圖，乍雅地方人，自第一輩遞轉至第三輩，各有名字及轉世圓寂年月。至第四輩名羅布桑那木札勒，康熙五十八年，欽差大臣赴藏，供應烏拉，封那門汗，給印敕。雍正三年，以乍雅地方爲呼圖克圖世管之地，仍賞給管理。瑩按：據《衛藏圖識》，先以江卡以西至前後藏，皆賞給達賴剌麻，故此時還之也。圓寂後，歷第五輩至第六輩轉世，名圖布丹濟克美曲濟嘉木參。于嘉慶二十一年三月，簽掣呼弼勒罕，年甫三歲，奏以其印，交第二呼圖克圖羅布藏丹怎加木磋護理。道光八年，赴藏學經，十三年回本廟接印，十八年以勦辦博窩蕃賊調派土兵，捐助軍需，賞給敕書。又冊檔內載，乍雅第二呼圖克圖，乍雅地方人。自第一輩遞轉至第四輩，名字及圓寂轉世年月亦詳。至第五輩曾以大呼圖克圖轉世簽掣，年甫

三歲護印。此臣等查乍雅大二呼圖克圖之源流，考據設立年分，及正副兩人並非定額，同掌印信管事。現在之第二呼圖克圖亦非奏設，並無別有封號之案據也。復以藏冊所開年月，檢查院稿悉符。嘉慶二十一年，飭令第二呼圖克圖護印稿內，有循照乾隆十六年前案辦理之語。因跟查乾隆十六年清文稿內云，康熙五十八年，察木多地方吉瓦帕克帕拉呼圖克圖，名達木拜呢瑪；乍雅地方大呼圖克圖，名羅布桑那木札勒。各以所屬徒衆請賜名給照，各歸所屬。議政處議以二人均係西方黃教大呼圖克圖，請各給那門汗名號、敕印。嗣乍雅大呼圖克圖于乾隆十六年正月圓寂，駐藏大臣班第據察木多遊擊饒建厚請以所遺印信，交乍雅第二呼圖克圖暫行管理。駐藏大臣令查名字、源流、年歲。覆稱乍雅第二呼圖克圖年十一歲，係前輩大呼圖克圖之徒衆，曾管乍雅地方。駐藏大臣報理藩院奏准護印，此嘉慶二十一年援照之案也。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三　甘丹寺在拉撒東五十里。甘丹山相傳爲宗卡亦作喀。巴成佛處，或云即然燈古佛。經樓、佛像、幡幢、寶蓋，與大召小召寺相埒，闡講黃教。堪布喇嘛居之。

又　木轆寺在小召寺東，其寺南向，爲西番諸僧習經之所。寺西有經園，雕布三乘經文。

清・常明《四川通志》卷一九六《西域》　大詔寺廊有唐公主、吐蕃贊普及贊普妾白布國王女神像。俗云唐公主好善，修大小詔。白布國王女同參淨業，因竝祀焉。

清・青玉山房居士《金川舊事》　廣法寺距崇化屯署三里乾隆四十一年修，欽差堪布喇嘛西藏約束衆喇嘛如頭目然住持，帶徒弟十六名，俱黃帽、黃馬褂。小喇嘛百許，披黃袈裟，並食糈有定額。喇嘛分黃、紅兩教，堪布爲黃教宗師，番民信重。每年正月十五及十月十九兩日，四方土司、頭人等挈妻孥與百姓以萬計來寺誦經，邀佛福，進獻牛羊肉脯如林，酥酪不計。土司、頭人咸跪獻哈達素帛三尺許，有如漢人之用銜刺。閒有大喇嘛親手爲之持呪，挽結套其頸而撫摩者，人皆羨之，餽獻不啻餘力。此兩次大會並跳布札一次，人各左手執雜器，右手執連髮腦骨一片，共相舞蹈，或龍頭虎額，或長袖袈冠，兼飾枯髏如人，雜演其閒，鐘鼓喤喤，屢舞僊僊，聒耳眴目，擾攘竟日。其餘，凡喇嘛寺歲時並有佛會聚集類是。

清・吴羹梅《理番廳志》卷四《邊防・夷俗》　好修廟宇，高至三重。東西秘殿二，塑男女交（姤）〔媾〕狀，曰陰陽佛。

清・黄沛翹《西藏圖考》卷三《西藏程站考》　由喇薩西南行九日爲後藏，在唐亦吐蕃地。有寺曰札什倫布，乃班禪額爾德尼坐牀之所，舊名仍仲甯翁結巴寺。後藏人敬禮班禪與前藏奉達賴剌麻等。考其山川風土，蓋於喇薩外別具洞天。達賴傳宗，班禪分化，由來舊矣。

清・松筠《衛藏通志》卷六《寺廟》　札什倫布寺　拉撒西南去八日，即後藏寺，名札什倫布，乃宗喀巴之大弟子根報敦珠巴所建。即頭輩達嘛喇嘛。其寺背山臨河，殿宇宏敞，佛像莊嚴，亦甚壯麗，乃班禪喇嘛坐牀之所，凡學經成者必至此受戒。

清・許光世、蔡晉成《西藏新志》卷中　〔噶爾丹寺〕在召東九里，形勢與布達拉相同，頗華麗，即宗喀巴坐牀之所。山上多遺跡，黃教之發源地也。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三　桑鳶寺在拉撒東南，與甘丹寺相近。達賴喇嘛亦歲至說偈。

清・林儁《西藏歸程記》　〔乾隆五十八年〕五月二十五日，脱然就道，【略】又三十里至那木，田畝更佳，假寓吹仲廟中，寺極宏敞，所奉佛像，皆伏貌猙獰。屋椽排架弓矢、刀矛等兵器。吹仲如内地師巫，蠻家奉若神，一切吉凶，盡取決焉。少間，喇嘛吹仲落桑汪敦來見，年約三旬，人頗文秀，詢之，娶有室家生子，即傳其業，洵夷俗也。

清・松筠《衛藏通志》卷六《寺廟》　楚布寺　業朗寺　拉撒北七十里之浪子地方，各有呼圖克圖掌之。紅帽教之宗名噶瑪巴，黑帽教之宗名沙瑪納明。萬歷時入覲，勅賜封號、印冊。今襲衣鉢者一名札哇楞布齊，一名革桑楞布齊。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一五　〔光緒三十三年九月初九日〕卯刻，發青溪縣。【略】又十里長老寨，陳雲菴尖站。前殿供諸葛子，後殿供武聖。左釋迦，右達摩。對後殿供日月二星。

清・吴崇光《察爐道里考》　第四十五站，住丹達塘。晨行由山凹中走十里，【略】向前不遠，過溝即是丹達塘，共走六十里矣。有蠻兵六名。

向西過小橋，即是丹達王神廟。觀王葆恆太守建立碑文，知丹達王係乾隆十八年雲南解餉委員彭元辰參軍，號泉三，在丹達山遇雪失足陷深雪中無下落，嗣經駐藏大臣派員尋訪，見彭公之尸面不變色，餉銀俱在。奏聞後，奉旨勅封丹達王，就地建廟。今凡官商往來，無不默佑，廟內有御賜馬鞍全套袍服全份，現歸昌都蒼儲巴派喇嘛看守。此廟香烟不絕。

清・周霽聯《西藏紀遊》西二 舍利子有巨者，大如指節，色黃褐，其裂處有小粒，如粟米之半，每月皆有滋生，番人能得一粒，寶貴異常。其實有坐功之喇嘛本身修練所成耳。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九 〔光緒三十一年七月十一日〕昨聞少韓云，後藏馬首金剛乃是眞正護身佛，如蒙古王公得此，非佈施萬金外不可。其佛眞僞在後面有無小戳，常人不敢造也，名曰螺絲戳，象其形耳。

又卷一〇 〔十一月二十二日〕鶴孫送來後藏班禪所印泥作龍蛇劍兩枝，作圓形亦如護身佛，甚貴重也。龍蛇劍如有藏，可研碎飲之，甚效。

又卷一二 〔光緒三十二年五月〕十一日，早，鶴孫屋內略談。午後四點餘鐘，踏至仔仲嶺岡，【略】其房內有小招喇嘛念經，造牛首金剛，用泥印之一萬尊，散於琉璃橋等處小廟。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三 〔光緒二十九年十月〕初三日，昨日降神。經甲敬亭兄弟親送到夷字一紙，有圖章隨紅綾一縷。所譯漢字一紙，似七古，又似懺語，尙不十分支離，不過勸善懲惡大旨也。

又卷一一 〔光緒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午後色拉寺來驗降魔杵，賞之。其所纏江卡撕下數條給佛保挂之，云小孩挂此，可止啼哭，是否，無可考據。一笑。

又 〔四月〕初八日，早，噶布倫等回明換季。佛保母子並娥珠至大小招拜佛，幷至胖喇嘛處問平安。據云皆好，未罵。給佛保江卡一個，謂此娃娃甚好，暫病無妨，起名羅桑須披。

又卷一二 〔六月初六日〕午後，羅通事前因告假至桑鳶寺朝佛，來叩見。送小石子一小包，爲蓮花祖師打妖之物。又江卡一小包，爲坐靜喇嘛所挽。又香一碟，不知何物，味甚長。

又卷一三 〔十一月〕十七日，午後約張憩伯、聯建侯、各委員、糧務、筆政諸君在二堂聽戲。晚飯，衆人甚樂。內裏江古學、拉魯佛公夫人即邊覺多吉女送大招如來佛手印一卷。據知者云，如老去人，以此懸之，可待三日，並可催生，藏中最寶重之。

清・周霽聯《西藏紀遊》西二 桃園在藏之南十數里。有小寺，【略】寺有石佛，其年傳有汗出。番人男女，攜帳住山中，念經轉閣落，云可祈來生仍生藏地。其愚可哂，余曾染指佛面之汗，嘗之味同嚼蠟，想番僧之僞耳。

清・陳登龍《裡塘志略》卷下 梭龍山在裡塘南三十里，有神棲其上，上多虎豹豺狼，皆馴伏不噬人。山半有洞，內藏甲冑兵仗，番人於二、八兩月朝山。凡朝山者，只詣山麓遙拜，無敢登者。

又 熱水塘山在裡塘西二十里，有僧結舍依巖穴間，大僅半楹。一靜修喇嘛居其中十餘年，未嘗出戶，亦不多飲食，人有施之不交接，置牕洞間而去，蓋數日猶在也。然則此喇嘛也視達摩九年面壁之功尤深耳。

清・陳克繩《西域遺聞・佛氏》 董都閫率道爲言，雍正十三年護送達賴至藏，其對藏水奔流洶湧，達賴以佛手遙指，狂流頓息，縈迴逾時。

清・魏源《聖武記》卷七 時五岱在凱立葉，五福在丹壩，望隔嶺烟焰，知大軍已深入，皆越嶺以軍來會攻。勢大振，時已十一月矣。距賊巢愈近，守愈堅，頓兵兩月，明年春力攻克之。賊復聚守朗噶寨，初明亮之攻南路也，阻于庚額山天險不能進，阿桂令移軍，由宜喜入當西路，攻克色朋普嶺。時南路軍亦冒雨破宜喜七碉，十月克琅谷，遂與大軍隔河。阿桂軍河東，明亮軍河西，乃約明亮過河，議兩路並進，使賊不可抽調禦我。會連雨數旬，兵未能進番地。故少晴多雨，賊之剌麻又能爲札荅邪術，以致雨雪泥濘沒膝，四月中始霽。

又《撫綏西藏記》 青海周數百里，十三峰環繞之。海中有二島，人迹不至，即唐時所謂龍騎島。番僧習禪定者，於冰合時裹一歲糧休焉，往往出異僧，故青海佛法與西藏相亞。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九 〔光緒三十一年六月十五日〕午後三點餘鐘，復大雷雨，雹子小鈕子大，滿地皆白。拾起食數粒，涼極。問雹子番家請喇嘛來咒，均係紅教，黃教不會也。用篩子一枚，將水放於中間，不露咒之，則雹子下於山溝或人家內，不至傷禾稼也，甚奇。

清・周霽聯《西藏紀遊》西一 瓦合山緜亘百二十里，上山即平衍。

大雪迷漫卽無路可尋。番人設望堆，以碎石砌如鄂博，高五六丈者百餘處。如雪滿，人馬須尋此望堆而行。若稍移數尺外，卽墮入雪坑，人馬並陷矣。

清・陳登龍《裡塘志略》卷下　高山平原亂石成堆，石鐫番書，上插木竿，懸哈噠者蠻語謂之郤登。其石來自西藏，所鐫番書，經典文也。亦有無番書石堆，蠻語謂之『納儕』，云皆有神佛棲其中。凡蠻人飛馬驟馳過其傍者，必去帽以示敬。

清・青玉山房居士《金川舊事》　轉經樓　樓中設機軸如車輪，四圍刻佛像、印經卷，推之卽旋，謂佛像、經卷俱從身過，不啻宣誦佛號。又銅管長三寸許，卷疊佛經貯其中，名轉轉經，亦有機捩可旋，懷於胷，日夜撚動，亦當宣誦。

清・林儁《由藏歸程記》　抵阿南多，小住休息一日，擬行兩站，午間抵大咱窩，至浪吉宗。曉起趲行，皆砂石，過插拉松卽係上坡。行二三十里，遙望丹達雪峰並峙，中路影一條盤旋而上，陡險異常，有雪城數仞，壁立如牆。或遇風狂雪化，往往被其傾壓山下。丹達神廟最稱靈應，人過必祭。賽瞻謁神祠廟，貌重新，規模宏敞。

清・陳克繩《西域遺聞・風俗》　喇嘛早晚手持一物，吹如觱栗。問之，則遺骸股骨也。漢人之股中虛，番人之股中實，虛則聲清，故漢骸多被喇嘛刨掘。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四　〔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初六日。早發浪吉宗，【略】尖後復上山，中路或沿邊下卽田壩。田內臨河，有半山番僧廟甚闊。途中多有蠻柵子，其形以二木架一橫，匾木上刻番字，與瑪密堆堆、瑪密旗旗相等，不過佛號而已。

又卷一二　〔光緒三十二年五月十一日〕晚飯後，由西院轉南門外，過橋一望，見有拜郭拉者磕大頭。頭前盡一道，兩步邁至道上，又一頭，誠敬非常。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一　百喇末卽白納麼，係女相，爲彼地財帛之神。相傳其夫卽羅公甲布。一年一度畀其行像，繞藏一匝，垂仲念經射箭驅祟。闔藏婦女，前一日挂哈達者，以數萬計，收入商上，添備用度，亦生財之道也。

清・吴羹梅《理番廳志》卷四《邊防・夷俗》　喇嘛之教本自西藏，土酋尊敬如父母，善咀咒，能攝人魂魄。時延梵僧祈禳，咒其仇敵，又解其仇敵之咒已者。

清・陳克繩《西域遺聞・佛氏》　番僧持摩呢，口誦其文，曰嘛呢邊叭。譯以漢音，卽南無阿彌陀也。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五　〔光緒三十年二月二十日〕連日聞有礮聲，係達賴所演，欲令喇嘛打仗，不知其護法靈否，且令各寺念經咒洋人，直不值一笑。此與庚子義和拳可前後相映。

又　〔二月〕二十六日。聞達賴令薩迦寺念經送妖，可以咒死洋人。前打仗死傷多人，只因信降神者垂仲之語。名護法，刻下喪去多人，恨之者，謂護法不知藏於何處？

又卷六　〔五月〕廿一日。午後找鶴孫處談，旋上樓。今日燒草堆，如前禮節。新添麵作洋人，亦燒在內，眞令人絕倒。

又　〔六月十六日〕午後登樓，陣雨。喇嘛又有送鬼之舉，痛放爆，卽土槍。復又放鞭，燒草堆。

又卷七　〔十月十六日〕午後過後院一看，水池滿結氷矣。至馬號上房一看，大招白喇嘛出巡，在署左燒草堆，喇嘛甚多。幡、鼓、喇叭皆有，亦有護法降神。白喇嘛在後，乃以泥作者，空其中，以一喇嘛鑽入腹內，數人扶之而行。

又卷一〇　〔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午後至東院登看台。白喇嘛出，逐看燒草堆，乃係惡像。張嘴瓷牙，前帶護心鏡，停於丹達廟前。護法至草堆邊，似砍之刀，作種種醜態，不過等人挂哈達而已。

又卷一二　〔光緒三十二年五月初一日〕晚飯後至園轉洋務局，均到，惠臣亦來。惠臣云，早間站班聞李海山說，德隆沙布隆云，大招前大臣下轄處，布達拉山大臣下轄處，雪裡正門前共三處，均埋有鎮物。卽刨之，果有包袱包經咒，乃咒達賴及閣藏不安，遂焚之。現請多吉扎來念經，因是童身，德隆有妻也。係本月廿五日刨得，又記。

又　〔九月十五日〕聞白拉木出駕，同鶴孫至東院登台望之，燒草堆後而回。未放槍，只有護法帶白毛高帽子。燈後化臣復來痛談。

又卷一四　〔光緒三十三年六月〕十八日第五十一站，卯刻發奔察木。昨夜雨，帳篷皆濕，滿地均水。山格卧處竟未漏，可謂運氣好，一笑聞此

處已雨七八日，大瑣塘現令喇嘛求晴。【略】鶴孫處有一紅教喇嘛，在彼焚香、念經求晴。夜間大雨，添財問其求晴何以有雨？伊云，夜間睡着未念經，是以有雨。然說此未免強詞，自己亦笑。非添財小孩不好責之。其窘萬狀，鶴孫說此，因大笑。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三　〔光緒二十九年十月〕初二日，甲氏兄弟來約，先至其書房略坐。因安居供巴有降神之說，可問休咎，屆時與諸位委員同往。在其神樓，有一廿餘歲喇嘛正坐，身穿彩衣，腳皮靴，帶弓箭。其降神時，頭頂一神帽，甚重，有孔雀等毛及綾飄帶、旗旛等物，手按一刀。衆喇嘛奏樂念咒，則神附身，大吹氣，似義和拳景象。遂下座，持茶一銅盂，先飲之，將盂遞余飲之。據云，非欽差達賴纔遞，餘人不能也。又以紅綾結江卡兒送余，外哈達一方，余以哈達還之。並有炒青棵一把。旋入座，甲敬亭代問藏事如何？答以番語，大概一路平安，到藏亦無難了之事。惟以賞善罰惡，遵大皇帝諭旨。且今到藏念觀音經，陀羅經，自能辦理妥當。諸委員問後，便往後仰，乃神去矣，又似師巫之意。稍歇，復又降神如前。其手持鐵刀一把，刀甚厚，在脅下一別，則灣轉而過。又以哈達、江卡兒哈達圍之送余，因送其銀錢五元作香資，復看其喇嘛所問各事訖。其神去亦如前。因已午後，遂回。聞有一神尚未降，蓋每月一次，均初二日，亦神道設教之一端也。

又卷五　〔光緒三十年三月二十二日〕午後登樓，聽北面梵音與槍聲齊奏，詢之爲薩迦寺放妖，蓋以妖可以往治洋人。

又　〔四月初九日〕申刻喇嘛送鬼，其旂幡鼓樂，馬步兵，焚草堆，均照常，惟護法係兩人。委員幷家人俱往看。一騎馬，如戲內捉妖王道士打扮。一騎象，頂盔貫甲，手持弓箭往空射之，不意一幼孩運低，將箭落下中左耳後，不知如何。

又卷一二　光緒三十二年，歲次丙午閏四月初一日。【略】化臣來，達隆胡圖克圖名阿旺洛桑，稱勒覺彌包巫。即到，在二堂見送長壽佛等件，令其墊子面東坐，面西各委員坐。伊當面送色榮一個，江卡一個。問其京內如何，據云一切平安，惟八月稍覺不靜，無大碍也。藏內無事，惟瞻對若要之，恐康巴路不靜。旋委員等皆今其送江卡，閣署人均來求其摸頭者，給錢求江卡者，小孩亦都來磕頭。其在外每日人不斷，皆稱活佛。伊係白教，與紅教以術行，非黃教比也。旋辭去，賞其尺頭、茶葉等項。

清・周霽聯《西藏紀遊》西二　喇嘛於街肆懸佛像，令僧雛手持一銅竿長三四尺旋轉之，誦習佛號，聲嗡嗡然，轉經之義殆取諸此。

清・陳克繩《西域遺聞・佛氏》　歲正月，達賴下山講經。藏中番衆數萬畢集，瞻仰禮拜，以望見顏色爲不虛生。傾家所有，陳設供獻，不敢毫髮惜。所乘馬遣矢道上，爭拾之，稽首叩謝捧于頂，和藥食之。

清・李提摩太《游歷西藏記》　拉薩有一地，名布達拉，又名普陀，係西藏活佛所居之處。西藏全地並中國、蒙古喇嘛皆此活佛統轄。拉達司欲見活佛，恐不得當。適總兵升爲該處大臣，其夫人告之曰，其日有若干大喇嘛參拜活佛，君乘此機會往謁，當如願以償。于是往修相見禮。詎活佛乃一八齡小兒，其所語不過吉祥止，止爲人祝禱而已。語罷，拉達司隨其風俗致送活佛金元寶一枚，遂返。此時拉薩城內外痘疹流行，友朋皆勸拉達司避去，拉達司遂卽辭行，言旋印度云。

清・升允修，安維峻纂《甘肅新通志》卷九七《志餘・軼事》　烏斯藏僧曰擺布哈者，住馬蹄寺，歲收黃番、黑番、添巴之資，以輸西藏達賴喇嘛。按：添巴者，添鉢也，巴音之轉也。又，諸番牽牛羊、持酥糌詣寺飯僧，曰熬廣茶。

清・黃沛翹《西藏圖考》卷首《宸章》　御製《普陀宗乘之廟瞻禮紀事碑》在布達拉山下東北隅，色拉寺山門外廊下東壁上。大聖人首出御世，王道禪修非二致。外藩萬部所歸心，振興黃教欽睿智。仿建招提北山崖，膜拜環瞻悅遠懷。抒誠愛戴奕禩暨，高皇聲教恢無涯。普陀宗乘之廟，建於山莊行宮之北，仿西藏布達喇都綱法式也。考之貝葉梵語曰：布達喇，華言曰普陀。蓋普陀有三，一居額納特珂克，卽印度；一居圖伯特，卽西藏。一居浙東之南海。而西來因緣則始自印度而西藏而南海。南海特大士行教示現之所，印度已遠不可稽，惟西藏都綱法式具備。相傳創建以來，已閱千餘歲，相好常新。佛祖居印度時，嘗授記云，我教後將流傳東土。蓋西藏尙居印度之東，正與我佛示現因緣相合，則西藏之普陀故爲最勝。是以山莊所建，特現其制。經始於乾隆三十二年，至乾隆三十六年告成。廣殿重臺，窮亭翼廡，金輪寶鐸，香樹法幢，洵佛國之化城，人間之福地也。溯自我朝開國以來，振興黃教，撫輯外藩。至我皇考，德威遐布，聲教覃敷。舊部新藩，輸誠向化。每當翠華臨蒞山莊，迎鑾瞻覲，豹尾扈隨。若遇正壽誕辰，蕆勛國慶，則祝釐表賀，各藩部梯航偕至，鱗集尤衆。亦俾得瞻拜震旦琳宮，莊嚴具足。莫不歡喜頂禮，

合十皈依。其信心迴向之誠眞，稱得未曾有而欽仰敬服。咸頌我大聖人總持調御，溥暢宗風。成此天人攝受之閎規，爲三乘迦持之統會。勝因善果，龍天護佑，將垂示無窮，不可思議也。

轉世相沿多詭譎，除獘特命金瓶掣。決疑定衆順其情，鴻文巍煥喇嘛說。佛法始自天竺，卽印度。東流而至西番，卽唐古特。其番僧相傳稱爲喇嘛。我皇考嘗習其語，深通其法。譯二字之意，謂卽漢語稱僧爲上人耳。喇嘛示寂後轉生爲呼必勒罕，卽漢語謂轉世化生人也。當呼必勒罕未出之前，彼教於佛前誦經祈禱，廣爲訪覓，各指近似之幼孩於佛前。拉穆吹忠擇一聰慧有福相者，定爲呼必勒罕。幼而習之，長成乃稱呼土克圖，傳襲其號，以掌彼教。我朝撫有方夏，遐邇歸心。因衆蒙古崇奉喇嘛，最信黃教，因而加以保護，用示懷柔。俾之遵守舊規，遞演其傳。乃行之既久，遂有影射牟利者，從中舞獘，任意妄指呼必勒罕，居爲奇貨，以致轉生之人率出一族，竟與世襲爵祿無異，而信奉其教之人，亦生疑慮。我皇考於平定廓爾喀，甯輯藏地後，曾製《喇嘛說》，詳敘黃教源委，與我朝所以振興之故。並究悉其煽亂之由，將彼教壞法之人置之重辟。因思息紛定衆之道，必須遏其獘端。特命製金奔巴瓶，送往藏中供奉。如有大喇嘛出呼必勒罕之事，仍隨其俗。令拉穆吹忠四人降神，誦經，將各行指出呼必勒罕之名，書籤貯於所供金瓶，對衆念經。令達賴喇嘛或班禪額爾德尼同駐藏大臣公同籤掣一人，定爲呼必勒罕。又，各蒙古之大呼必勒罕，亦令如所定之例，將所報呼必勒罕貯於雍和宮所供金瓶內，理藩院堂官會同掌印札薩克大喇嘛等公掣。我皇考聖謨廣運，雖遐方殊俗，亦必籌其經久安全，正合王制。所謂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治法昭垂，允宜遵守毋忽者也。

清・松筠《衛藏通志》卷首《聖祖仁皇帝御製平定西藏碑文》　昔者太宗文皇帝之崇德七年，班禪額爾德尼、達賴喇嘛、固始汗謂，東土有聖人出，特遣使自人跡不至之區，經讋敵之國，閱數年始達盛京，至今八十載。同行善事，俱爲施主，頗極安甯。後達賴喇嘛之歿，第巴隱匿不奏者，十有六年，任意妄行，拉藏滅之，復興其法。因而允從拉藏、苦苦腦兒羣衆公同之請，中間策妄阿喇蒲坦妄生事端，動準噶爾之衆，肆行奸詐，滅壞達賴喇嘛，並廢第五輩達賴之塔，辱巇班禪，毀壞寺廟，殺戮喇嘛，名爲興法，而實滅之，且欲竊據圖伯特國。朕以其所爲非法，爰命皇子爲大將軍王，又遣朕子孫等調發滿洲、蒙古綠旗兵各數萬，歷煙瘴之地，士馬安然而至。賊衆三次乘夜盜營，我兵奮勇擊殺，賊皆喪膽遠遯，一矢不發，平定西藏。振興法教，賜今呼必爾罕冊印，封爲第六輩達賴喇嘛，安置禪榻，撫綏圖伯特僧俗人衆，各復生業。於是文武臣工咸謂王師西討，歷瘴癘險遠之區，曾未半載，輒建殊勳，實從古所未有。而諸蒙古部落及圖伯特酋長亦合詞奏曰，皇帝勇略神武，超越往代。天兵所臨，邪魔埽蕩，復興蒙古向所尊奉法教，坎麻藏衛等部人衆咸得拔離湯火，樂土安居。如此盛德大業，非臣下頌揚所能宣罄，請賜御製碑文，鑱勒招地，以垂永久。朕以何功焉，而羣衆勤請不已，爰記斯文，立石西藏。俾中外知達賴喇嘛等三朝恭順之誠，諸部落累世崇奉法教之意。朕之此舉，所以除逆撫順，綏衆興教云爾。

又《世宗憲皇帝御製惠遠廟碑文》　我國家受天眷命，撫御寰瀛，光被四表，莫不尊親。太宗文皇帝崇德七年，班禪額爾德尼、達賴喇嘛知東土有聖人，遣使通款，路涉萬里，時經數載，始達盛京。逮世祖章皇帝時，遂親至京師朝覲，備蒙恩眷。後以策妄阿喇蒲坦肆惡逞奸，殘蹂西藏。皇考聖祖仁皇帝特遣大師，計日平定，撫綏人衆，各復生業。賜今呼必爾汗冊印封號，安置禪榻，重興黃教。用以慰番衆皈依佛法之誠，並酬班禪、達賴喇嘛累世恭順之悃也。朕御極以來，加意護持，俾安淨土。因思古今之有佛教，特以勸善懲惡、濟人覺世爲本。黃教之傳，所以推廣佛經之旨也。演教之地愈多，則佛法之流布愈廣，而番夷之嚮善者益衆。西藏既有班禪額爾德尼，而近邊之番夷，離藏遙遠，皆有皈依佛法之心。因思川省打箭鑪之外，有地曰噶達，昔年達賴喇嘛曾駐錫於此。爰相度川原，創建廟宇，發帑金數十萬兩，遣官董司工役，倣西方白賴本佛廟之圖式，凡爲殿堂樓房一千餘閒，又爲平房四百閒，賜額曰惠遠。丹艧輝煌，器用充備，置兵以衛之。達賴喇嘛來登禪榻，率諸徒衆咸就新居，諸番耆幼，踴躍欣喜。使臣奏言，彼土早寒，自造寺以來，氣候和暖，深秋未凍。則知茲寺之建，人神胥慶，山川著靈，朕所以仰體皇考厚酬達賴喇嘛累世恭順之忱，且以廣布黃教，宣講經典，使番夷僧俗崇法慕義億萬斯年，永躋仁壽之域。則以佐助王化，實有裨益。是用紀文豐碑，以昭示久遠焉。

又卷六《寺廟》　關帝廟在札什倫布營官寨前　乾隆五十八年，欽差工部尚書和琳撰碑文，曰：札什倫布爲歷代班禪喇嘛焚修之所，旁有小山亞聳峙，爲營官寨。自入版圖以後，卽其地建帝君廟，歷昭靈應，漢番僧俗奉祀惟謹。乾隆五十六年秋，廓爾喀惑於逆僧沙瑪爾巴邪說，覬覦札什倫

布財物，潛兵掩至。番民僧俗迫於變起，倉猝皆鳥獸散。都司徐南鵬僅率綠營弁兵七八十人，據營官寨，以當其衝。賊兵環之數匝，斷汲水道，仰攻八晝夜。我兵固志死守，閒發矢石，無不奇中。掘地十餘丈，飛泉湧出，歡聲動地，士氣百倍。賊隨稍卻，屯聚柳林中，以爲久計。忽夜驚，自相戕殺，懼而引去。行至通拉山，風雪驟作，賊衆僵斃不可勝計，咸以爲帝君靈應所致。明年七月，大將軍、大學士、忠銳嘉勇公福康安，奉命撻伐，七戰七捷。距陽布不數舍，賊酋舉國震懾，遣其大頭目詣軍營，輸納表貢，願奉約束，永爲不侵不叛之臣。哀懇再四，大將軍具狀以聞，詔釋弗誅。九月班師，大功告蔵。蓋惟聖主統馭四夷，無思不服，亦惟帝君神功赫奕，歷相我國家師行數萬里外，奏凱若斯之速也。琳奉命總督糧餉，往來策應。凱旋後，既修札什城舊祠，以誌靈貺。緬維後藏爲神蹟昭著之所，堂皇湫隘，竊用恧焉。爰命所司董其役，鳩工庀材，計費千餘緡。向之因陋就簡者，均已肅然改觀。落成日，謹敘顛末而爲之記，從而銘曰，惟神配天，惟皇建極。佐我國家，是憑是式。威靈顯昭，不可思憶。禘祀蒸嘗，報功崇德。垣墉既新，丹雘既飾。殿宇耽耽，門廡翼翼。於萬斯年，護此西域。

清・松筠《鎮撫事宜・秋閱吟・朗噶孜》白地至此九十里換烏拉。 層巔朗噶孜，高聳佛頭青。朗噶孜本名那噶爾孜，番語『那』，鼻也。噶爾，白也。孜，高也。白山鼻上疊砌營官寨，形似佛頭。官寨惟僧主，番民好聽經。時和人樂業，歲稔稻連町。暫宿安行帳，晨征尙帶星。西招山野，深秋往往午後多風，固宜早發早住。

又《秋閱吟・還宿宗喀，次日，供奉帝君聖像幹瓊噶爾寺》 瓊噶巖巖勢，山巔梵寺空。瓊噶爾喇嘛寺高居山頂，勢頗巖峻，在宗喀迤北，久無僧住，亦無佛像。敬供關聖帝，威遠鎭西戎。乙卯年過此，矢願供奉帝君永安邊境，今塑像擇吉安奉寺內，今宗喀喇嘛住持營官照料，日給商上錢糧，以供香火。春秋先期由藏撥銀，就近遣營官備牲敬祀，俱交噶布倫遵辦。

又《秋閱吟・班禪》仍疊前韻。 智慧生成緣性天，現身此輩可光前。幼齡說法蓮花座，班禪年甫十六，勤經典，曉溫都遜，且能與衆僧裸衣講禪，可謂再來人也。梵語溫都遜，乃諸經源流。奕世傳經仙鹿年。衍教屏藩遐域固，安生普渡用心虔。信知釋道能行遠，神妙圓通本靜專。

清・文幹《壬午赴藏紀程詩・十七日曲水至巴資二首》 槳劃皮船穩，橋懸鐵鎖危，解人何處索，今古一心知。父老攜童稚，歡迎馬首前，佛慈皆帝力，鼓腹話豐年。唐古特百姓，謂達賴喇嘛出世，乃獲豐年，皆大皇帝之賜也。

清・孟保《西藏奏疏》卷七《年班進貢》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八日奏，爲奏聞西藏各寺熬茶念經日期事，恭查孝全皇后事宜，西藏布達拉等四大寺及各寺院布施念經等事，奉旨著交臣等辦理。欽此欽遵於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前藏年班堪布囊素恭賫詔書及恩賞物件到藏，臣等隨赴布達拉山，謹將詔書宣讀。所有布達拉、札什倫布、色拉、布賴蚌等四大寺應給布施銀各一千兩，大哈達各一百方，小哈達各一千方，茶葉各一百塊。應給各處寺院布施銀四千兩，小哈達四千方，茶葉一千塊。照例應賞給前藏者，交噶勒丹錫哷圖薩瑪第巴克什分給各寺院。其應賞給後藏者，交班禪額爾德尼分給，於本年正月初八日分賞前後藏各寺院布施畢。謹擬於正月十一日起，噶勒丹錫哷圖薩瑪第巴克什帶領各呼圖克圖喇嘛等，在布達拉山、大、小招寺，各熬茶二七日，點燈千盞，念雅瑪達噶經、摩羅木經作好事。色拉寺、布賴蚌寺亦念經二七日，至各處大小寺院俱念經二七日。臣孟保、海樸逐日親往敬謹照料熬茶念經。俟道場作畢，臣海樸前赴後藏熬茶念經。爲此謹奏。於三月二十日奉到硃批：知道了。欽此。

清・松筠《衛藏通志》卷六《寺廟》 衛藏永安寺　乾隆六十年，御賜廟名曰衛藏永安，頒四譯字扁額，建在磨盤山之南麓。參贊公海蘭察巴圖魯等捐資脩建，爲濟嚨呼圖克圖住錫之所。乾隆五十九年工竣。欽差駐藏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和甯撰碑文。其辭曰：

文殊皇帝，眞天人師。大千普育，法輪護持。阿耨波淨，耆闍雲垂。憬彼廓番，蝸觸坤維。皇帝震怒，乃命麾戈。大將軍福，大司空和。軍籌戰律，秉算靡訛。巴圖魯海，霹靂摧阿。克震克捷，壬子之秋。元戎奏績，虎將陳猷。爰發願力，仰答神庥。布金五千，作廟山陬。載謀載度，濟嚨浮屠。鳩工閱歲，蔵厥宏謨。翼翼輝輝，寶像金軀。于萬斯年，永祝皇圖。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八 （光緒三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鐵棒正副喇嘛、柴迭巴等均來銷差，見之，賞之。此次均屬平安，此次攢招廿日，銀合不足六萬，連物件七萬有餘矣。【略】自正月初六日攢招起

至二十五日散招止，早內招共四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名，外招乞丐；午內招共四十三萬二千另十五名；早外招共一千八百四十六名；晚內招共二十九萬三千一百四十名；午外招共一萬八千五百三十名。早招共散錢六萬七千一百七十八元五分，合漢銀六千七百一十七兩八錢三分；午招共散錢三十九萬二千四百二十八元半，合漢銀三萬九千二百四十二兩八錢五分；晚招共散錢一十二萬七千九百元零一錢，合漢銀一萬二千七百九十兩另六分。以上三項共合銀五萬八千七百五十兩另七錢四分。外躬布共散四千四百九十九把，白布共散四千一百八十六疋，黃帽料共散一萬零五百二十一根，黃毛袋共散四千一百七十根，丁香共散一千九百五十六包，木碗共散五千五百四十八個。馬岱樂亦銷差，爲彈壓千總。

清・孟保《西藏奏疏》卷二《籤掣達賴喇嘛》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日奏。爲班禪額爾德尼恭謝天恩事。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承准內閣抄出。八月二十日奉旨，本年班禪額爾德尼年已六旬，伊在後藏多年，深通經典，振興黃教。而僧人等賴伊護持多年，當此吉事有祥，朕深欣悅。今值伊之生辰，著加恩賞，賜佛一龕，朕親書福字一張，壽字一張，如意一柄，白玉朝珠一盤，銀幔達一件，銀瓶一件，黃蟒緞二疋，大卷八絲黃緞二疋，黃粧緞二疋，大卷五絲黃緞二疋，黃綢綢二疋，黃綾二疋，交章嘉呼圖克圖持往。班禪額爾德尼從此身體尤必康健，詳參經典，振興黃教，以仰副朕扶持禪宗，憐憫衆生之至意。欽此欽遵，等因前來。臣等當即行知班禪額爾德尼去後，茲據班禪額爾德尼咨稱：小僧接得駐藏大臣恭錄恩旨，跪讀之下，不勝感悅。伏思小僧屢蒙大皇帝之恩至優極渥，涓埃未報，今復蒙大皇帝鴻慈，爲小僧六旬生辰，特賜御書福壽字二張，並賜多珍，實爲感激不盡。惟有每日念誦經典，恭祝大皇帝萬壽永固。今小僧先備叩謝天恩，哈達一箇，佛一尊。懇祈大人轉奏呈進等情前來。臣等今將班禪額爾德尼所進哈達、佛匣復加包裹，代爲謹呈，爲此謹奏。

又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奏。爲據噶勒丹錫哷圖薩瑪第巴克什咨稱，小僧屢受皇上重恩，實同覆載。本年恭逢大皇帝六旬萬壽，小僧自應率領祝慶寺喇嘛數百名，自八月初一日起至十五日止，親赴大小招，虔誦長壽等經，恭祝大皇帝萬福萬壽。然小僧受恩深重，雖使竭盡愚誠，亦不能仰報萬一。今小僧虔心鑄造長壽銀佛一尊，佛身長七尺三寸，上嵌鑲各樣寶石。又鑄造宗喀巴鍍金銅佛五尊，上嵌鑲各樣寶石。正中一尊，佛身長一丈一尺。兩旁四尊，佛身長五尺，永遠供奉西藏之噶勒丹大寺，以爲恭祝我文殊菩薩大皇帝萬壽無疆。現在粧飾等項俱已全備。懇請大人轉奏，仰懇大皇帝於佛前賜一匾額，實出格外思典等情前來。臣等伏思，噶勒丹錫哷圖薩瑪第巴克什感戴聖主鴻恩，恭逢萬壽，鑄成長壽大佛，實係伊之誠悃。今仰懇聖恩於佛前賜一匾額，可否賞給之處，出自天恩，謹奏請旨。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初十日，奉上諭，孟保等轉奏噶勒丹錫哷圖薩瑪第巴克什爲朕萬壽祝嘏，鑄造長壽等佛，懇請賞賜匾額請旨一摺。本年逢朕六旬誕辰，噶勒丹錫哷圖薩瑪第巴克什鑄佛念經祝嘏，懇請賞賜匾額，實係伊之誠悃。朕深嘉悅，着照所請，賞賜匾額。孟保等奉到即交噶勒丹錫哷圖薩瑪第巴克什敬謹懸掛，欽此。於是月二十一日奉到。御書匾額『宣慈敷福』。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三　番中女尼號覺母子。自藏以西，多有寺院。亦有耕種爲業者，遇官差仍供烏拉也。

浪噶攷有江珠胡圖克圖寺，在海子邊，相隔亘浸約二十餘里，亦覺母女尼也。傳聞從前欽差過境，坐皮船渡海來接。有侮之者，後遂不至。

清・陳登龍《裡塘志略》卷下　喇嘛勞伍哲古，云爲熱河苦圖克免托生裡塘，彼處來請，弗就。頗能前知，形貌奇古，似瘋非瘋。初爲堪布，不樂，去而娶妻生子，今年五十六矣。番人敬憚，見則羅拜於道，如事活佛，蓋亦異人也。

清・吳鼒梅《理番廳志》卷三《學校・祀典》　日蝕，設香案縣堂偃月臺上，具金鼓於儀門兩傍。屆候陰陽官報日初虧，同知率僚屬，服常服，詣香案前上香，行三跪九叩。禮畢起立，擊鼓者三。堂下金鼓羣作，僧道環繞誦禱。陰陽官報蝕候，仍行三跪九叩禮。復圓，易朝服，上香行禮如初，禮畢退。月蝕救護亦如之。

清・姚瑩《康輶紀行》卷六　道光二十一年，索熱森酋俄斯爾遂因拉達克來侵藏，遣噶布倫往禦。卒少不勝，補仁五處，皆爲所奪。大臣以聞，發唐古忒大兵勦之。森巴勇悍，善鎗箭銅礮而不耐寒。藏有紅教剌麻宜瑪湯者，能誦經祈雪深數尺，森巴大凍，唐古忒乘雪以連環鎗進攻。森巴大敗，陣斬俄斯爾捨八百餘人，盡復所奪地，追至森巴界河。而營督唐古忒

兵者，噶布倫策墊奪吉戴琫比喜也。俄斯爾之妻率衆繼至，聞敗大懼，然吉森以爲俄斯爾之勇猶陣亡，又森巴得唐古忒營中護法神像忽自行動，大驚。乃使人請和，未成，決河水淹唐古忒營，兵皆走依山，策墊奪吉比喜單騎入森巴營，責讓之，森巴乃奉約而退，還所侵拉達克地，以處其酋。

清・姚鼐《前後藏考》 蓋西夷所敬惟僧也。喇嘛者，皆於佛法修夙命通死，而知所往生之所然。亦間有死而失其通者。其班弟輒諱之，迎民間子擇其慧者一人，以謂卽其先師，曰先師受生數十餘世矣，而猶一人也。其寺宇極華盛，然禁婦女入甚嚴。胡土克圖出，則班弟驅少婦不使見，蓋恐其心亂而失道。乾隆四十五年，高宗壽八十，班禪自後藏來覲爲祝，上禮敬之甚隆。而西山一僧直至其前，斥責甚厲，以謂入中國見繁麗盛美，非其宜也。班禪聞而伏首媿服之甚。未幾，果死於京師，不能言所往生。其後，後藏猶立所謂班禪者，而實迥異，人子當之而已。

清・陳克繩《西域遺聞・佛氏》 達賴、班禪展轉托生，主教以少長遞爲師弟。達賴于康熙五十七年生，計至乾隆癸酉年爲三十六歲，班禪十六歲，以達賴爲師，閒歲赴藏學經。

又 普陀山有三處：一在浙省寧波府定海縣海中，善財第二十八參觀音說法處也；一在厄納忒克之正南海中，山上有石天官，乃觀自在菩薩游舍，爲眞普陀；一卽達賴坐床之布達拉也，亦觀音化現之處。

又《事跡》 朱爾墨特有所信。呼圖免居藏後古寺，知未來事。墨特以欽差召，將進藏，過寺問以吉凶，不應。固問，答以且過十月再言，蓋知墨特將死也。墨特復問以前生，笑曰，青狼也。墨特怒，遣人殺之，以頸引刃，曰，命盡矣。

朱爾墨特貪淫刻酷，出自性成。聽邪僧言，剝人皮衣之，以拜星斗，謂不畏刀兵也，而卒死于兵。頭目規諫卽割其唇，女子美者劫之，無寵卽幽錮。自春出游，逾三時不返。供帳甚盛，重幃疊幙，皆西洋奇異氍毹。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一一 〔光緒三十二年二月初五日〕午後大風，近山均看不見。滿院黃沙，以爲攢招，妖精皆來聽經，番子語也。可發一笑。早至東院登台一看，昨日吉祥得小孩，今日喇嘛念經且燒香。詢之，乃其兄某喇嘛如此作爲，想因親誼當盡也。

又 〔四月〕二十一日，早，王永福送來李海山代畫財神番像一幀，已裱得，價在外，四十七文，幷前衆佛像兩幀，合二百八十文。余家先未有財神像，因三伯父母故後，將佛像送來，內有財神一尊，遂供之。然內地專以求財供養，番家另有財神經。乃教人無財不可亂求，有財則須撙用，是比內地所供道理頗大，是以特繪此像。

又卷一二 〔六月初三日〕晚飯後至園，蚊子甚多。登台一望，見有尼姑六七十歲一人，侍從甚多。詢之，乃琉璃橋噶布倫之母，伊父亦充過噶布倫，故後，伊母遂薙髮當尼姑，仍在家。夫與子官皆至三品，仍出家。

清・許光世、蔡晉成《西藏新志》卷中 更有魔術家託神言以哄衆者。每歲至拉薩府，豫言年內豐歉及他未來事。達賴以下須就而問之。藏人視爲國家經濟上必不可缺之。人若請其判斷一事，須呈謝金十太克，竟有至一萬太克者。西藏幣制名。

又 班禪額爾德尼，世在後藏之札什倫布傳燈承繼者也。統治後藏全體，雖隸屬達賴喇嘛，然其人民對於後藏國王兼法王，有至大尊敬之意。按：班禪額爾德尼者，藏語智識或文字寶珠之意。



八世達賴喇嘛

清・阮元、伊里布修，王崧、李誠《（道光）雲南通志稿》卷一　又《紅教喇嘛》八七《南蠻志・黄教喇嘛》



黄教喇嘛



紅教喇嘛

又《謨勒孤喇嘛》



謨勒孤喇嘛

又《善知識喇嘛》



善知識喇嘛

占卜

清・蕭騰麟《西藏見聞録》卷下　至卜筮之法，種種不一。有紙畫八卦書蓍字占者，有用青稞排卦象占者，抽五色毛綫占者，畫地占者，數素珠占者，燒牛羊骨占者，俱頗驗，傳皆本歸藏。易歸藏作於殷，專載卜筮。漢初已亡，晉時或有之，惟見信於鄭夾漈。今云傳於西藏，亦如謂書之古文在日本者，同爲附會耳。未敢據爲定論也。又曰西藏醫卜二術，皆唐金城公主所遺，主於玄宗十九年，表請五經文籍，上納裴光庭奏，勅秘書憲賜二說也。姑闕之以待折衷云。

清・余慶遠《維西見聞紀》　羊骨卜。夷人食羖，於膊骨皆焚香而懸之佛堂門，存爲卜。其卜也，爐焚柴香，再拜取骨置爐上，祝以所謀，炙灼閱時。反骨，裂文直者吉；丫叉文明而有理者次之；亂者凶。遼史載契丹以羊骨灼占，謂之羊卜。《徐沙邨集》蒙古炙羊骨卜曰『跋焦』，維西夷人卜法，習自番僧也，而同於契丹、蒙古。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一　予在打箭爐日，小金川土都司名曰甲木爾邦，善索卦。其法敷坐炕上，先以鷄骨、羊骨、瓦礫等物不下數十種，羅置于前，隨手搬演，倏分倏合，曲折横斜，似有奇偶向背之别。繼出麻索一條，長數丈，頻結頻解，口所誦不知何咒，半日始成一卦。然後詢所占爲何事，所言吉凶，亦頗有驗，特需通事轉述，不能盡會其意爾。

又西三　卜筮之術有時而驗，有時而不驗。若軍國大事誤信其說，鮮有不敗者。廓爾喀侵擾，由聶拉木至後藏。札什倫布有濟仲喇嘛羅卜藏丹巴者，于吉祥天母前占卜，妄稱不可與賊戰，致衆心搖惑。幷將派出堵禦之喇嘛、番衆，盡數撤散。于是廓爾喀毫無畏忌，遂至廟中，刼掠金銀供器及塔上鑲嵌松石、珊瑚等物。羅卜藏丹巴剝黄，凡喇嘛就刑剝去黄衣。伏法焉。壬子春，予在打箭鑪見札蒼喇嘛四人，一名羅卜藏策登，一名春丕勒登珠卜，一名羅卜藏格勒克，一名羅卜藏札什，亦係隨同占卜惑衆之人。時從西藏解京，頻以果覈擲地占之，詢以主何吉凶，語咿嗄不可辨。後藏仲巴胡圖克圖，見廓爾喀侵掠札什倫布，攜挈財物三百馱首先逃匿，後亦解京。

清・陳克繩《西域遺聞・風俗》　有卦卜，或以紙畫八卦，或以青稞排八卦也。有索卜，以五色各毛爲索，抽繹以占也。有珠卜，數以數珠也。有畫卜，于地畫形也。有羊卜，取羊膊骨如灼龜而占也。羊膊必取宰者，自斃而不靈。數多奇異，要視其術之深淺。余在金川籌運時，一番目爲余灼羊膊，問諸事，無不巧中。生平問卜無踰此番目矣。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一〇　〔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初十日早，無事。覺天甚冷，四山如霧，或即寒瘴。午後，噶勒丹池巴來。【略】因談及大招龍頭吐水，曾經打卦，與藏地固不見好，與內地亦恐有不安之事。曾公議，凡屬藏內僧俗官商，大家集資，擬點萬燈以禳解，不知能否應驗。並求致西寧信，詢達賴行止。應其必達知，或信或文，然須番邊備夫馬，此非漢人官道也。

又卷一四　〔光緒三十三年七月初三日〕午後，甲氏兄弟帶少少便衣過談，鶴孫亦來談，並持錄簿，爲修此處龍王廟。據首事人云，此處人民皆欲神靈昭著。凡官宦客商經過，以河水長落爲占驗。遇長則吉，遇落則凶。如安仁山成到此，河水長，均爲平安。慶寶軒善到此，河水落，半途病故。鳳苞堂金到此，河中均結冰塊。破之俱碎，冰彈所結。土著者皆以爲不祥，呼爲槍子。果於巴塘殉難。馬介堂維祺過此帶兵平番，河水大長，果得勝而回。余到此，早半日河水未長，中有一石，呼『定江石』。尚見到。時忽長，石皆不見。應獲靈佑回京，諒可平安。

清・允禮《西藏誌・占卜》　西藏占卜之術不一，有等喇嘛以紙畫八卦書番字而占者，有以青稞排掛抽五色毛線而占者，或數素珠而占者，或畫地而占者，或燒羊骨，或看水碗，種種不一。然亦有頗驗者，大抵在所學之精淺耳。婦女亦有會者。不能悉述。

清・馬揭、盛繩祖《衛藏圖識》卷上《弁言》　玉字紫書，技進乎道。靈著神蓍，理可通元。則醫以已疾，卜以決疑。二者之利，用於天下審矣。雖衛藏之業，斯二者其師承未能盡志，而考其療疾之法，亦不純用刀圭。至於卜筮，則有如《北戶錄》所載：虎卜、牛蹄卜、灼骨卜、烏卜之類，亦奇矣哉。可知方術流傳之廣，不以人地限也，并詳錄之以資多識。

又《卜筮》　西藏占卜之術不一，或有喇嘛以紙畫八卦、書番字而占者，亦有以青稞排卦、抽五色毛索而（古）〔占〕者，或數念珠而占者，或畫地而占者，或燒羊骨，或驗水椀，其占卜之術不一，頗有奇驗，亦視所學之精淺。婦人亦有通其術者，又有筮，遇事輒翻撿其經以告占者吉凶。俱詳註經上，其辭義與中國神籤相類。

清・李心衡《金川瑣記》卷三　索卦即著卜之法。地上先布土石雜物，賣卜者手持牛毛繩八條，每繩兩端各有散毛如流蘇。即於散毛上隨手挽結，擲地，卦成。取土或取石分行標識，如是者三，以定吉凶。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一　西藏占卜之術，有紙畫八卦，書番字而占者，有以青稞排卦抽五色線而占者，或畫地、或掐數珠、或燒羊骨、或看水盌，其術不一，頗有驗。

清・常明《四川通志》卷一九六《西域》　西藏占卜之術不一。或有喇嘛以紙畫八卦，書番字而占者，亦有以青稞排卦，抽五色毛線而占者，或數念珠而占者，或畫地而占者，或燒羊骨，或驗水椀。其占卜之術不一，頗有奇驗。亦視所學之精淺。婦人亦有通其術者。又有筮，遇事輒翻，檢其經以告占者。吉凶俱詳註經上，其辭義與中國神籤相類。

清・青玉山房居士《金川舊事》　卜筮，夷人先布土石雜物於地上，乃手持牛毛繩八條，每繩兩端各有散毛如流蘇，隨手挽結擲地成卦，取土石分行標識，如是者三，以定吉凶。

清・李夢皋《拉薩廳志》卷上　土人深信占卜。其術種或紙畫八卦，或畫番字八卦占之，或作五色毛索抽之，或念珠數占者，或地畫占者，或羊骨燒之，或水椀驗之等法。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九　〔光緒三十一年四月初二日〕晚間看一女人在頭門東首半活樹，牆內已枯，牆外發枝葉。比樹下叩頭，並灑糌粑，口內祝告之。詢之，乃其男人在此作工，腳腿皆腫。卜之，告以得罪此樹神，故來哀求。因令配出九厘散賜之，似比求樹有驗也。

又卷一二　〔光緒三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此地聞有算年月者，番例也。共八人，有年老者夫婦八旬以外，以看命爲生。因令其看，只用年，如丙午即爲紅馬，必以八字推之亦可。今日李光宇譯出存之，以備一格。總講某轉世，如修好轉某，不修好轉某，勸人爲善之意也。

又卷一三　〔光緒三十三年三月十六日〕午飯後至西南關帝廟，瞻謁前殿財神，後殿觀音。聖帝前敬掣一籤，係第廿九。因娥珠分娩，有丑日亥月語。王永福掣得一籤，有心不誠，罰油錢半元，大可笑。

習慣法

清・曹掄彬修，曹掄翰纂《雅州府志》卷一三《夷律》　刑期無刑，聖人固存欽恤。辟以止辟，夷虜亦具天良。第輕重、任情，總非平反。威福惟命，半屬私誣。然非峻法、嚴刑，安能制其驕悍。第無筆墨濬，難盡紀其科條。雅屬羌、戎，另行私律。爲紀大略，用表夷情、志夷律。

清・蕭騰麟《西藏見聞録》卷上　西藏居西北荒徼，性情多獷悍而嗜殺，睚眦必報。強徒結隊於深山密箐中，往往剽剝商賈，不特盜牛胠篋已也。郡王鑄刑書三本，載四十餘條，類皆殘酷，姑摘言之。如治關殺，不論謀故、過失，驗明棄尸於水。追凶於財產，入官一半，斷給死親一半，充公然後斬。抵賊盜最嚴，搶奪已行，得財首從，皆籍沒其家，縛柱上用槍打箭射至死，戮尸駢首槀街。竊盜監禁家屬，追贓還主，再照罰一倍歸公。初犯賊，刳去左手左眼，再犯刳去右手右眼。凡刳手眼後，必以熱油灌眼腔肘骨。另有房一間，懸釘，所刳竊盜之手眼留以示衆。犯姦，姦婦納贖，姦夫免議。與喇麻通姦，俱剝皮實草懸於廟門。大召傍有黑房數間，系拘囚罪人之所。犯法不論輕重，皆用毛繩捆縛四肢，監禁於內，止用鞭責，無笞杖刑具。即婦女犯法，亦去衣，的決蕃訊口供，先鞭責犯人數十，臺浸水中，逾時復鞭數十，然後研訊。狡供，則以銅針刺入十指；不認，以大刀剜其皮膚；再不認，以熱油滴其胸膛。如此三刑併施而終不承招，方省釋之，其不斃於刑者鮮矣。夫立法慘虐甚於炮烙，而民愍不畏死，雖獷悍囂凌，習俗使然，亦其上者，徒知以暴易暴耳。

清・允禮《西藏誌・刑法》　西藏相沿番例三本，計四十一條。所載刑法甚酷。大召旁有黑房數間，拘繫罪人。犯法者不論罪之輕重，皆禁于內，用毛繩將四肢綳起，聽候發落。如二姓鬬毆致命者，將尸棄水，凶手只罰銀錢充公，竝給尸親念經或銀若干，牛羊若干，追比全完而釋之。無銀則縛棄水中，籍沒其家。其搶奪刼殺者，不分首從，皆問死罪，或縛于柱上，以鎗打箭射較射。飲酒死則割頭懸示，或送猞猁野人食之，或活縛送曲水蝎子洞，令蝎子食之。若偷竊不道，將全家鎖拿監內，追比或一陪、三陪、六陪、九追完，將正賊去目鼻砍手。凡犯重罪，先以繩繫縛，以皮撻數十，抬于水中泡一時取起，再撻之，如是者數次。然後審訊口供。如其不認，則以滾油滴其胸，用大刀裂其肉；再不招，則綳縛坐水中，髮分兩股，以繩左右牽之，用白粗布蒙面，以水立澆之。不認再澆，或于十指甲內下油簽。若永不招供而後釋放。倘熬刑而死，棄尸水中，其刑法慘酷從未之聞。至爭鬬打架告理者，罰銀，曲多直少。犯而不告者，各重罰，無銀則以長棍責釋。若犯姦情，止罰銀錢，隨其貧富多寡不等，亦或責釋。但犯法，無論男女，俱于市中去衣責之，近亦有枷號者。其刑法可知人之頑，俗之惡矣。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一　相傳西藏有番例三本，計四十一條，所載刑法甚酷。大召寺旁有黑房數間，番人犯法者，不論罪之輕重，皆頌繫之。其爭鬬死者，將尸棄水。殺人者罰銀錢或牛羊入公，並給死者之親屬誦經。無銀則縛投水中，籍沒其家。其刼殺者，不分首從，皆擬死，或縛置樹上，施以槍箭，較射賭飲，死則懸首于竿。或送猞猁野人食之，此或投畀豺虎之意。猞猁者，實有其地，實有此種野人，特予未之見爾。或縛置曲水或係地名不知在何處。蠍子洞令螫之。若攫財物，則將其家監禁，倍數追之。追畢則將盜者抉目、劓鼻，或去其手足。凡犯重罪，先以繩縛之，撻以皮鞭，復浸于水，逾時再撻，如是者三，然後訊之。不承則以沸油澆其胸，利刃裂其肉，再不承則縛坐水中，分其髮以繩左右牽之，用白布蒙面，澆以水，或于指甲內以竹籤，蘸沸油刺之，至無辭可質而後釋之。其受刑死者，棄尸水中。其尋常爭鬬告理者，則罰銀，曲多直少。犯而不告，各罰之，無銀則以長棍責釋。犯姦則量其貧富，罰銀錢責釋，不深求也。男女犯法，皆于市中褫衣責之。近年亦有枷號者。刑法慘酷從古未聞。以上皆魱前人紀載而錄之。予親見一番女，名江卡，犯姦，浪子鰕執而拘置水牢，不數日罰銀錢得釋，知前說不盡誣也。又于三竺岡向爲駐藏大臣公署。前，見水中棄尸，魚游其中，或即刑死者之尸未可知也。達賴喇嘛及浪子鰕等類，亦知出示曉諭，字如蟲篆，不可辨識。尾鈐小印章，亦如官司之蓋印。

清・許光世、蔡晉成《西藏新志》卷中　刑法根於藏地之習慣者有四十一條，極爲慘酷。大召之傍有獄室，名黑房，黑暗不能辨視。凡犯法者，不論罪之輕重，悉拘禁其內，以繩縛四肢，令待裁決。今示其大概如下：

凡爭鬬而致死者，棄尸於水中。

殺人者罰緩，並令貼費尸族以念經，或罰牛羊若干，其有力不能者，縛而棄之水中。籍沒其家。

搶奪刼殺者，不分首從，皆處死罪。其法縛犯人於柱，以熕或箭較射死，否則斫頭懸示，或生縛送往蝎子之洞穴，使螫之。

盜人財物者，監禁其一家，追比倍數。待追完則抉盜者目，劓其鼻，或斷其手足。

犯姦止罰銀。特因貧富而異，有僅責而釋之者，但犯罪者無男女，悉褫衣責之於市中，亦有枷號者。

凡犯重罪者，先以繩縛之。撻以皮鞭，復浸於水，逾時再撻二回，再拷問。不以實告，以沸油澆其胸，用利刃割其肉，或縛使坐水中，以繩分其髮，從左右引之，以白布掩面，澆以水，或刺熱油於指甲內，若堅質無辭，受酷刑而死，則棄尸水中。

凡藏民犯罪論罰後，須譯寫定例，存駐藏大臣處，罪經高等官剖斷者，必呈由駐藏大臣覈定，其喇嘛犯禁，治罪與齊民等。

清・陳登龍《裡塘志略》卷上　疑事亦卜，卜必問大喇嘛，蓋以佛爲從違也。斷獄無律例，盜竊小則充之遠方；大則剮目去手；強刼則邀而殺之。有活捉者或彼方之人來請釋，則議賠。賠皆以一賠九，殺人亦如之，謂之命價。故殺人者，年隔數十，時更數世，彼方之人由弱而強來索命，價亦須償也。否則搆怨興戎，兵革不休矣。犯奸責奸夫，而去奸婦之鼻，其法如此，然而無有捉奸者。口角細故訴於土官，官不能決，命兩造詣城隍廟賭咒，以花繩繫兩造項，跪而訴曲直，謂之戴花繩。花繩人所挂，廟中哈噠糾而爲之也。戴畢再詣大招跪佛前洗心，雖大怨巨讐亦皆息也。其俗之信佛如此。

清・吳藹梅《理番廳志》卷四《邊防・夷俗》　糧役重于中土。按地科糧，以大小計，雖凶年不減，有鬻子女以償者。官有工役，自備器具、載木石而往。爭訟各就決於所轄土目，未服方決於土司。負，輕則爲官負薪水，重則藉田產，最重並其子女賣之，或加以投河、墜崖、剔目諸刑。

又　俗嚴盜賊而不重人命。或殺人，令出牛、羊、布疋於死者之家，爲埋葬費，並以生人易之，而不抵命。鬻田產，其價一定，即更易數十主，不增減于初。民無子者，死後妻女皆沒于官。

清・錢召棠《巴塘志略・雜識》　番人最爭意氣，一有仇隙，累世莫解。一人有怨，舉村相助。是以常有聚衆互鬥之事，猶猓夷之打冤家也。雖土司亦無如之何，必得喇嘛從中勸和，償還數十年前死遇命價。搶過牛馬，對佛盟誓方始解釋。遇有命案，土司將兇手收押黑房。逃往喇嘛寺，抱住旛竿，可免收押。兩造憑人講論命價，自頭人至烏拉，漢人奴婢之類。其價分上中下三等。上等數百兩，下等以四十兩爲止。本人無力，則親戚隣里共償之，然皆以銅鍋、烏鎗等物重價準折，有名無實也。土司、業巴亦各得一分，隨將兇手釋放，尸屬再無異言。惟偷竊之禁甚嚴，有剁手剜眼之刑。若男女之訟，從未聞矣。

清・陳克繩《西域遺聞・輿國・裏巴二塘》　札什彭楚桀黠多智，以功授職桑昂邦之地。有八結喇嘛者多妖術，縱其民爲盜，行旅苦之。已遣參將胡兆基督部進剿，不能克，詭言就撫。既被議委雅州守張植往訊，札什彭楚乃請自平之，至則以重幣見八結，與盟誓約爲兄弟，曉以恩威。八結自是斂戢，有賊竊其馬並挾一婢行，彭楚遣人獲于隘，乃請于官，以夷法治，懸賊于竿首，百人自下叢射，斃之。其爲從者剔其目，夷民終彭楚效奔走力。後以己病，請委其子協辦夷務，制府允之。乾隆十六年，副土司林青歿，公舉其子班鳩受職。十七年，正土司彭楚歿，亦公舉其子汪結受職。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一　卓尼爾者，達賴喇嘛親隨管事之人也。營官大約如內地州縣之類。帥興巴如內地保甲之類。又有浪子鰕如內地之刑官。番人不法者，交令懲治，其刑甚酷，有去一手、去一足者。又掘地爲牢，漬水其中，腥穢沮洳，幽囚甚慘。予寓居與浪子鰕甚近，其牆甚高，想即囹圄，外懸人頭及手足之類。時見浪子鰕憧憧出入，似案牘亦甚繁冗。

清・徐瀛《旃林紀略》　蠻家搆訟，在浪孜沙衙門，以錢之多寡定輸贏。大約案案俱罰，亦有不值訟而私辯曲直者，擲骰以點多者爲直，更屬可笑。其冤屈難伸，則睹大呪。兩造齊至藏西廿餘里山麓，有四方大神石一塊，用火在石上燒圓石二塊，紅如熾炭，兩造白事畢，隨將燒石拾放掌中拳握，外用生牛皮縫固，至大詔開視，曲者手焦，直者無恙。

清・許光世、蔡晉成《西藏新志》卷中　西藏租賦，或徵糧，麥、豆、小麥、蕎麥等。或徵哈達、毯氈、藏香、木棉、鹽、茶、酥油、奶渣、羊腔。其遠處寨落，各以藏錢折交。又有牛羣、羊羣者，每牛二交藏錢一，羊十亦交藏錢一。稅關納珊瑚、珠、寶石、布、紗、絹、及乾葡萄、乾棗、乾桃等類。遠方貢皮、或寶鹿之血角。沿途得徵發驛馬，又番民身故者，例交服飾物件一半。其布施罰贖等項無定數。向由達賴、班禪自行收用。乾隆五十七年，命駐藏大臣總司稽覈，禁噶布倫等任意侵漁。惟達賴、班禪自用及公用，仍聽其自行支用。

又　藏中除法王直轄地方，令各莊田主完納物品外，徵收各地方租稅之處有二。一爲寺院，一地方官也。受寺院管轄之人民，納之於寺院。受地方官管轄之人民，納之於地方官。地方官即營官，視其地之所出，徵收穀物或哈達，其中除扣取自己官僚外，所集物品或銀幣彙解於上。

清・曹掄彬修，曹掄翰纂《雅州府志》卷一三《夷律》　一、奉泒出兵，違悞不前者，上等罰牛五十頭；中等罰四十頭；下等罰三十頭。凡頭目名下管轄畜民，奉泒出兵不到軍前者，照軍法嚴處。或遲悞一日到者，上等罰牛七頭；中等罰五頭；下等罰三頭。如違悞日期過多者，按日遞算照罰。

又　一、有賊兵到該管地界，務速泒頭人、百姓嚴加堵截，保護地方。若遲悞不前，致令賊人偷過地界，上等罰牛五十頭；中等罰四十頭；下等罰三十頭。凡有行兵之處，大小頭人、百姓，務要會齊，商量停安。臨時有一人不到者，照前議罰。

又　一、管轄百姓有反叛不法者，務泒撥兵丁擒拿。倘疎虞不獲，上等罰牛五十頭；中等罰四十頭；下等罰三十頭。

一、管轄百姓有悖叛逃走，如二十戶以上者，泒百姓追捕擒拿。二十戶以下者，務泒頭人、百姓，隨偪口糧、馬匹，跟踪跡拿。倘遲延不獲者，上等罰牛十五頭；中等罰十頭；下等罰五頭。百姓逃走有人知之者，務報明官府緝拿。倘隱匿不報，一經查出，上等罰牛七頭；中等罰五頭；下等罰三頭。

一、逃走之人，有能追趕擒殺者，即將被逃之人房產，什物一併給伊承領。若追拿不獲，其逃人留遺東西仍歸伊主收領。如有逃走家人，其家人所遺東西入官。若無東西，亦不問及家主。

又　一、傳集議話，有推故不前者，上等罰牛十五頭；中等罰十頭；下等罰五頭。

又　一、牛產不許搬移他處。如有私行遷移者，上等罰牛五十頭；中等罰四十頭；下等罰三十頭；再下等罰十頭。若傍人有見遷移，聽獲搶奪，無論。

又　一、姦人妻室，犯者將姦夫之妻，併配與姦婦之夫爲妻，併罰五九東西。而本夫若能殺其姦婦者，方許領收。倘本夫不能殺姦婦者，不得妄領。其東西給頭人均分。

一、定親論先後。有先定者，有後定者。其親所歸先定之家。將後定者係頭人，罰一十七樣東西。百姓罰九樣東西。

又　一、罰服牛隻，不許短少數目。若短牛一頭者，鞭責二十五；二頭鞭五十；三頭鞭七十五；四頭以上鞭一百。

一、議罰賠償東西，有推卸難措，不能賠出者，遂令伊發咒免賠。如日後查出先前明係隱瞞故騙，將伊另外罰九樣東西，連前所罰一併入官。

又　一、賊人偷盜東西，被原主查出，認識本物。如賊人借故推騙，遂令伊發咒免究，其東西仍歸原主領回。

一、有上等人犯盜，罰五九東西；中等罰四九東西；下等罰三九東西。若明知是伊盜竊，而故爲巧騙者，令伊親子姪憑人發咒免議。

一、小頭人有犯盜者，將頭人裁去。其所遺東西，百姓，一併入官。

一、賊人盜去馬匹，被原主查出認識，若賊人推騙有由，止將原物領回再查，不必過問。

一、百姓有與賊人商謀偷盜者，上等罰三九東西；中等罰二九東西；下等罰一九東西，俱入官。

一、被盜之家失去什物，務必逐戶挨查。內有不遵搜查者，即以盜論。

一、偷盜豬、狗、鷄、鵝被原主認識本物，將偷豬、狗者罰牛馬五頭；偷雞、鵝者罰四歲牛一頭。被盜東西仍給原主領回。

一、偷盜人之金銀、皮毯等物被查出，拿獲原物仍給原主。如賊人盜去什物算出價值者，罰一九東西；如查算不出，仍罰三九東西。

一、牛馬被人殺壞或有傍人拾去，經失主查出認識，將原物仍歸原主。其中傍人有無暗殺，故稱所拾之處均未可定，但令憑人發咒。若伊不發咒，俱以盜論。

一、有失落東西無端誣騙他人，後又復於別處查出，將誣騙人者罰三九東西，交給被騙之人與頭人均分。

又　一、打圍放火焚燒，一經傍人見之，受報者罰放火之人九樣東西，給與首報之人收領。或燒死牛馬等物，俱照死物數賠償。如傷人，仍罰三九東西。

又　一、逞凶壇動器械嚇人者，上等罰二九東西；中等罰一九東西；如大頭人罰牛馬七頭；小頭人罰五頭；再小頭人及百姓罰三頭。

一、鬪毆打架有傷人者，令仵作檢驗，如傷重者罰三九東西；傷輕者罰一九東西。

一、戲耍有傷人者，罰三九東西。

一、鎗刀傷壞人之牛馬者，罰三九東西；或箭傷馬致死一匹者，賠償二匹；如止傷未死，賠牛一頭。

又　一、偷盜牛馬，報明頭人查緝。如在三日內查出者，無論偷盜牛馬，止賠羊一隻。如傍人有假認被偷者，罰三九東西。或有自稱認錯者，罰一九東西。或知盜竊故意瞞藏不報者，罰一九東西。凡罰服東西，仍交給頭人收存。務令查出眞被盜之家，一併交給承領。

一、行走牛羊馬匹，傍人不得攔截至家，如有截藏在家者，一經查出，照隱羊二十隻，每一日罰賠羊一隻。

又　一、議罰人之東西，不得瞻狥情面，如有狥私不直者，查出上等罰三九東西；中等罰二九東西；下等罰一九東西。如小頭人無論牛馬罰七頭；百姓罰三頭。凡有事情，務要會齊大小頭人，本管差人，公同處議。如差人一日不到，務必伺候四歲牛一頭，以作口糧。

一、差人處斷事情，如差人一日不到者，務要頭人伺候。如斷明之後，其差人一切烏拉口糧，一併出在被告供給。

一、差人斷明之後，罰三九東西併馬一匹，令頭人收領，交給差轉繳本官。

一、差人處斷事情，如十日內分斷不明者，將原被告上等罰牛七頭；中等罰五頭；下等罰三頭。如再不遵斷者，一併解報本官。

又　一、來往行人投宿，務要招留。如推諉不允，致令前途凍餓斃命者，一經查出，照賠償人一口，外罰一九東西；如人未死，罰牛一頭。既經招歇，行人、什物店主務要小心，或被盜竊，照數賠還。

一、人有瘟疾不可擅落人戶，或染傳至死者，罰三九東西；如未死，罰一九東西；即清言亦罰馬一匹。

又　一、私後辱罵上等人者，罰二九東西；中等罰一九東西；罵大頭人者，罰牛馬七頭；罵小頭人罰牛馬三頭；再小頭人罰牛馬三頭。

一、每十戶應設一頭人。如不遵設者，上等罰牛七頭；中等罰牛五頭；下等罰牛三頭。

又　一、差人各處公幹，沿途臺站務要伺候口糧、夫馬。如悞口糧，聽憑差人拉牛一頭；如悞夫馬，罰三九東西。或隱藏夫馬，故意推諉者，查出罰一九東西。或假扮差人，私索夫馬、口糧，查出的實，即拿解西甯究治。凡頭人毆辱差人者，罰三九東西；百姓毆辱差人者，罰一九東西。

一、罰九樣東西，如馬二匹、駄牛二頭、犏牛二頭、奶牛二頭、黃牛一頭。畜地馬匹騰貴，凡所罰東西，俱係牛隻。

又　一、出兵行走，務要整齊，不得前後混亂。如有不遵者，上等罰牛七頭；中等罰五頭；下等罰三頭。

一、奉派出兵上中下三等，內有退縮不前者，將伊所遣什物等件一併入官。無論頭人、百姓，內有能奮勇爭先，衝鋒對敵者，重賞。如大小頭人內有爭先衝敵，又能兼護甲兵，歷戰有功者，著賞百姓五十戶，給伊管領。如臨陣退縮，偷安不前者，即將伊之百姓、財物一併賞爲爭先出力之人。如大小頭人奉派出兵，理宜奮勇爭先。有偷安不前者，即將伊之名姓查出，併革去頭人，發與百姓一體當差。所遣百姓、財物，賞給征戰兵丁爭先出力之人。如頭人內有能首先對敵殺敗賊兵者，即著爲頭等軍功，更加重賞。如兵丁內有不遵頭人約束，任意混行者，罰馬一匹。無論遠近出

兵，軍器、什物俱要齊全，人馬行走俱要整肅。倘有越前、縮後，玩違不遵之處，查出即以軍法重處。如行走之時，止銀本營本隊旗號，不得交錯亂行，并不酗酒等事。違者即拿交與該管頭人罰牛一頭。倘疎虞致令逃走，將該管頭人律以死罪。如軍前兵丁內有竊取什物者，即以盜論鞭責。倘夜間行兵違悞吹號者，罰。或軍管行兵，劫掠百姓財物，或傷人者，將伊所遣財帛、東西一併入官。頭人問罪，亦不許燬壞廟宇，不許亂殺百姓。凡投順之人，務宜重賞。對敵拾取衣服，不可擅穿。投順之人，或有夫婦雙全者，不可擅自拆離，亦不可作爲奴輩，不可劫伊東西，不可令伊牧畜。頭人經管，務要小心，恐致暗行脫逃，俱該頭人有罪。無論大小頭人，或領兵防守地方，自應嚴加約束，不許兵丁踐踏百姓。該地方頭人，有能與領兵官和衷共照百姓者，更宜厚加重賞。如駐扎兵丁內有不遵軍法，劫奪財物，騷擾百姓者，定以軍法從事。如臨陣時有失措跌馬，或傍人即行扶起者，上等賞牛十頭；中等八頭；下等五頭；小頭人、百姓賞牛二頭。或兵丁臨陣脫逃，如上等人見之不行緝拿者，查出罰人七戶；中等罰人五戶；下等罰人三戶。頭人罰一九東西，小頭人百姓罰三九東西。或脫逃斃命，被人收屍首報者，賞伊人一口，併給三九東西。即逃兵未斃，外再罰三九東西。

又　一、頭人、百姓被人挑唆逃走，一經拿獲，頭人絞罪併抄家。

一、隣人逃走，隨被隣人拿獲，罰逃走者牛一頭給拿獲之人收領。將逃走之人鞭責一百。

一、隱匿人之逃人不行首報者，一經查出，罰一九東西，給逃走之主承領。

一、拿獲逃人，二日內速行解赴西甯。或遲延不報者，上等罰牛七頭；中等罰五頭；下等罰三頭。

一、殺壞人之逃人，見之不首報者，上等罰牛七頭；中等罰五頭；下等罰三頭，一併賞給首報之人承領。如首報不實有罪，凡殺壞逃人，爲首者處斬；爲從者罰三九東西。其罰服東西，一併賞給該逃人之頭人承領。若無頭人收領，併入官。或聚衆毆傷逃人致死，爲首者弓絃絞罪；餘者革去頭人，罰三九東西。

又　一、頭人搶奪人之東西，或打死人者，均照人口賠償。如上等人犯之併罰牛五十頭；中等罰四十頭；下等罰三十頭。或頭人將器械傷人者，均罰二九東西。如上等犯之，併罰牛五十頭；中等罰牛四十頭；下等罰牛三十頭。或頭人搶奪人之東西，如未傷人者，上等罰牛五十頭；中等罰牛四十頭；下等罰牛三十頭。至罰服東西，併賞給被害之家承領。或百姓搶奪人之東西傷人者，應死罪，家財、什物一併賞給受傷之人。或頭人商謀，百姓搶奪人之東西，將爲首頭人弓絃絞罪，併抄家；爲從者喪一百，併罰三九東西，給被劫之家承領。

一、偷盜牛馬等物被查出拿獲，或夥賊二人者，絞一個，三人者絞二個。如夥賊多者，止將爲首二人處絞，餘各鞭一百，併罰三九東西。如偷盜牛馬等物，或本主傍人，隨即拿獲解送到官者，將賊人照前一體問罪。其賊人家口、財物，賞給失主。凡罰服賊人東西，有推故不能賠出者，令賊人發咒。若不發咒，抄伊家口、財物，一併賞給失主。凡頭人所管百姓內有爲盜，匿不首報者，一經查出，將該管頭人併賊人一體問罪。其賊人家口、財物賞給失主承領。

一、拿獲賊人，踈縱脫逃者查出，上等罰五九東西；中等罰四九東西；下等罰三九東西。

一、有人爲賊，頭人爲伊揑餙護庇者，止令賊人憑人發咒則已。或日後復行查出，將護庇頭人上等者罰五九東西；中等罰四九東西；下等罰三九東西；小頭人罰二九東西；在十戶小頭人罰一九東西。

一、凡有偷竊人之牛馬，或被傍人搶奪，經原主查出認識本物，將搶奪之人照搶奪一件各賠一件。如數過多，或十件罰賠一件。如搶奪之人推騙不認者，令伊發咒。後又查出搶奪是實，均以盜論。

一、拿獲賊人，交該地方頭人查問。或在十戶內有偷盜他人東西者，罰該管頭人牛一頭。或十戶內被他人偷竊者，罰賊人牛一頭，給該頭人收領。

又　一、死罪要犯務宜小心看守。若踈縱脫逃，將大頭人罰三九東西；小頭人罰二九東西；大小頭人併輩去百姓，鞭責八十。如輕罪脫逃者，大頭人罰二九東西；小頭人罰一九東西；百姓鞭責六十。若有人拿獲解報者，即將罰服東西一併給伊承領。

一、犯人被人搶奪，將搶奪者每人罰一九東西。或搶奪係死罪要犯，

又衆令脫逃者，處斬決。或脫逃不應死罪人犯者，爲首罰三九東西，餘每人罰一九東西。

又　一、頭人百姓內有放火燒燬人之房屋等項，或傷、死人者，頭人弓絃絞罪。或止傷死牛馬者，革去頭人。若百姓內燒燬，鞭責一百。其頭人、百姓均除家口在外，將伊財物、東西一併賞給被火之家承領。

又　一、將使用家人，不可擅割耳鼻。如傷壞者，上等人罰四九東西；中等罰三九東西；下等罰二九東西；小頭人罰一九東西；再小頭人、百姓，罰牛馬七頭。如割傷人致死，照王法定罪。

又　一、走失馬匹有人冒認者，罰牛五頭，賞給失馬之人承領。

又　一、夫婦不和，致令歸回娘家者，照前所費財禮若干，必須如數備給領回。

又　一、貿易止在內地，不得擅越境界。如有私相往接買接買者，上等罰牛五十頭；中等罰四十頭；下等罰三十頭；小頭人罰三九東西，併革去頭人。如管十戶之小頭人，鞭一百，併罰一九東西。爲首者弓絃裝罰，併抄家。餘者鞭一百，併再罰三九東西，併抄家入官。

堆卡不嚴，致令出入來往不行查拿者，將坐堆爲首之人抄家，併革去頭人，餘者鞭一百，併罰三九東西入官。如有首報者，將罰服東西分給賞伊一半。

又　一、偷盜牛馬有來與失主通信者，後又查出偷物即報信之人，均以偷論。

一、審訊賊犯屢究不明者，令賊犯發咒免罪。

一、惡奴叛主，先割手足，後決。

一、拿送脫逃者，賞青布六疋、緞子一疋。

一、大小頭人百姓，有私賣軍器，經卡子查出，首報者上等罰三九東西；中等罰二九東西；下等罰一九東西。大頭人罰牛馬七頭；小頭人罰牛馬五頭。百姓鞭一百，軍器入官。

一、賊人偷盜喇嘛東西，查出，首報者將賊所有東西併入官。

又　一、脫逃家人被人盤獲送回者，將家人所有東西分給一半給與拿送之人收領。將一半給伊帶回給伊家主。

清・青玉山房居士《金川舊事》　刑法。獲盜賊綑縛而投大江。殺人者罰牛馬、銀物，入土司贖罪。規避徭役不遵土司飭遣者，籍沒其家，將其人幷妻孥分賣各部落爲奴。至姦淫卻未見有告訐者，或私自罰柴數百觔而已。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三　藏例，如獲軍流罪名者，發桑昂曲宗安插，有營官居之。此外即怒江界。如再犯事，即送過江，與野人食之。此野人亦通滇之緬夷界云。

清・陳登龍《裡塘志略》卷下　土司頭人鼠牙雀角必告訴於官，官必爲之調停，否則爭鬥從此起矣。至夫婦床第口角亦來訴焉。

社會生活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二　唐古忒尚有周時遺制。達賴喇嘛所屬百姓，既納錢糧牛馬，仍當煙戶徭役。其餘世家大族，皆各有百姓。如台吉丹津班珠一家，百姓多至一千數百戶。其他噶布倫世家，有三、五百戶者，亦稍納商上錢糧，不當煙戶徭役。是以商上百姓，日益疲憊，多有逃亡。達賴喇嘛漸不如前之富庶。所用卓呢爾等，皆貪黷成習，罔知顧恤，江河日下勢所必然也。

清・松筠《鎮撫事宜・西招圖畧》　藩之所以宜撫者，羈縻而教之者也。譬如衛藏達賴、班禪亦藩也，其性惟知誦經、闡教，至其屬下百姓如何教養，素本未悉。是故聖皇欽派大臣駐藏，爲之教、爲之養，所以安邊、撫藩也。撫也者，循循導其爲善也。夫達賴、班禪原以慈悲爲本，似不必導。然其慈悲本釋氏之無爲，知爲己而不知爲政，其屬下噶布倫、僧俗、營官第巴、頭人或有苛斂以致百姓散亡而不之知。若因其不知而率爲詆斥，則又非撫矣。必宜推廣皇仁，以內地百姓平日如何教養，遇有偏災如何賑恤，使之聞之，而後勸之嚴束營官，安養百姓，恤災散賑，一切告示，皆諭以聖主皇仁及達賴、班禪慈悲，仍使百姓感彼之德，則其欣然由我治理而無梗矣。所謂納約自牖，是必宜導者也。達賴有噶布倫等官，班禪僅有商卓特巴一人，伊等或有逢迎於我而蔑視達賴、班禪者，應即教

誠，無使達賴、班禪寒心，可期各寺僧衆悅服。蓋其僧衆強勝多於百姓，而百姓惟僧是敬且信。故宜羈縻、善撫而善教之。所謂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者，此也。

又　夫欲者，貪也。大凡蠻夷，皆貪貨利，故金、玉、珊瑚種種異物產焉，此蓋天意也。何則譬如中國，爲政仁育，萬物義正，萬民寶善，而弗寶金玉，是故中華鮮出異物，而獨五穀、蠶絲是產，以養人之正氣。惟萬國來王各獻厥貢，祝壽無疆而聖皇厚往薄來，所以柔遠人也。若夫欽差大臣固不可收受蠻夷之獻，而況欲其寶貨而貪取也。蠻夷惟知寶其貨財，而我欲貪取之，無論彼心難舍，敢怒而不敢言。即其與矣，或無厭而復索他寶，雖云發價而不值其貨，或以進貢爲言，強取強買，久之積忿必深，變生必大，此皆縱欲所致。起邊衅、敗國事蓋由於此。臨時雖悔無及，欲之不遏可乎？夫縱欲者，不仁之甚也。非獨邊臣常宜遏欲，即內地方伯守令一有好財者，則胥吏僕從比然陰謀，必藉端勒索富民。倘不遂欲，或誣以他事，困於囹圄以辱之。由此或生意外之虞，深可畏也。《傳》曰，不仁者以身發財，余謂財未發而身已敗，豈不惜哉。欲之不遏可乎？至如西藏達賴、班禪以及屬下僧俗，無不寶其古佛者。若駐藏大臣取之，其必與也，與則與矣，然其難舍也。亦如寶貨且曰古佛，爲衛藏之元氣，取之則必有損於彼，夫如是又何必取之，失其向慕之心。況或爲其所怨耶？取彼之怨，由我之欲。余故曰，欲之不遏不可也。

又　夫強者不抑，則弱者無所措手足，固非久安之道也。藏地相沿世家最貴布施，以獻達賴、班禪，藉勢以殘卑下蚩衆。至於遣人邊地貿易，往還所需背夫、馱牛以及食物、草料皆出於百姓，而毫不與值，此蓋達賴、班禪不知蚩庶疾苦，率與噶舒克即印照。之所致也。今雖嚴禁，第恐日久弊生，仍蹈故轍。固宜隨時開導，使達賴、班禪深悉百姓疾苦，使世家大族戒貪，各守本分，則庶乎久安也。戒貪有道，自上率之而已。若夫駐藏大臣及文武官員弗克自戒，而欲戒其世家之貪，弗能也。必自上率以儉素，嚴束僕從，克已省費，所屬文武以及兵役毫無擾累蚩民，而後世家大族孰不戒貪而守分耶。余故曰，自上率之而已。

又　夫神道設教，仁以成俗。故仁以厲之，所以厲風俗也。無論遐方內地，各有所尚。譬如衛藏，俗尚黃教，不過因其教而教之，俾僧俗相安而已。若夫內地，牧守令長，承宣教化者，貴能扇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樸素，使百姓亹亹，日遷於善，邪僞之心、嗜欲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後教之以孝悌，使民慈愛，教之以仁順，使民和睦，教之以禮義，使民敬讓。知慈愛則不遺其親，知和睦則無怨於人，知敬讓則不競於事，三者誠爲厲俗之要道。其牧守令長未仕之先，讀書稽古，莫不盡曉三者之要。而既仕之後，循循力行，凡所以移風易俗、還淳返素，無不由此要道也。至於蠻貊，尤爲易洽，果能推恩示信、格之以誠，則必惟命是從。更羈縻而教之，咸使畏威懷德，互相和睦而已。一切服色、儀制，固不必責令盡如內地，本其俗而厲以樸素，矢恭矢順可也。

又　練兵所以禁暴靖民也。雖例操之外，有合操、行操，然兵不識將，將不識兵，不可也。衛藏四汛共兵三千，其隊目定琫一名，管兵二十有五；隊長甲琫一名，管兵一百二十有五；如琫一名，管兵二百五十；戴琫六員，分應各管五百。因令如琫、甲琫、定琫各舉各號，一呼則其本管蚩兵應聲而至，作有差發之狀。務於合操、行操之時，常令呼演左右前後四路差發，或使搶卡，或使埋伏，或使前驅開道，或使相水疊橋。以上號令，其如琫、甲琫各以旗幟分色，別以蚩語勇敢等字爲號。至於定琫人多，其口號、旗號俱以唐古忒字母編之，無得重音。譬如字母之噶、喀、噶、阿四字，只用噶、喀、阿三字，以便遠聽易悉。但字母除去重音，僅得二十，蓋足江孜、定日兩汛各定琫二十名編號。其前藏、後藏各兵一千，定琫各有四十，令編左噶、右噶、左喀、右喀而分別之，儘足四十矣。若夫例操鎗箭原爲中的，而箭靶、鎗靶過寬，皆非定制也。蓋箭靶寬不過尺二，鎗靶寬不過二尺，久久操之，自能中的。而鎗箭隨舉隨發，無不如意，則所向無前，乃爲有濟也。此固細事，似毋庸書，然蚩兵之設未久，練習之法未純，且駐藏大臣數年一換，而操防官兵更代有期，故書之以便交代。久之習慣，自然雖有強敵弗敢入也。加之感化，使唐古忒與疆外諸蚩咸同一家，則邊氓綏靖，萬載相安矣。

又　除苛所以甦民也，甦民所以安邦也。故駐藏大臣每年巡閱，藉以省斂安民，法至善也。蓋班禪所屬疆域有限，民地無多，不過札什倫布周匝耳。至達賴喇嘛所屬，東北有哈喇烏蘇，西北有阿里、薩喀，東南有錯

納、工布江達、拉里、碩板多、洛隆宗、江卡、西南有濟嚨、聶拉木、絨轄、喀達、定結、干壩、帕克哩，此皆藏屬邊地，或當大路而差賦日增，逃亡日衆。即如濟嚨內瓊堆一村，原有百姓五十餘戶，今止八戶，而每年仍迫以原戶差賦。其薩喀一屬，原有百姓一千餘戶，今止三百而亦以原戶迫索差賦。在在如此，民不堪命久矣。前因達賴、班禪蠲免雀民錢糧具奏，仰蒙聖恩賞銀撫恤，乾隆乙卯，既經達賴、班禪蠲免錢糧，復蒙恩賞銀兩撫恤。邊氓乃得復甦。然其司事頭目貪饕性成，如不善爲治理，雖歲歲恤賞，亦不能拯救其民。於是乎爲之除苛，爲之減費，有案可稽。數年來民生庶幾矣。惟其司事僧俗不得漁利，久而或復藉詞苛斂，固宜隨時審察，以期雀民永安樂利而本固邦綏也。

又　來者安之謂之懷，所以勞其遠而慰其誠也。衛藏達賴、班禪本黃教之大宗，爲內札薩克六盟、外札薩克四部及都爾伯特、土爾扈特、青海各蒙古世所欽奉。六盟曰哲哩木，曰卓索圖，曰招烏達，曰錫林果勒，曰烏蘭察布，曰伊克招。四部曰土謝圖汗，曰車臣汗，曰札薩克圖汗，曰三音諾彥。以上各蒙古遊牧疆界畧見綏服詩。而達賴、班禪自崇德七年，遣使恭進丹書克於盛京以來，各蒙古益加敬信。或遣人布施熬茶，或遣僧駐藏學藝，年年來之絡繹，是駐藏大臣所應指導達賴、班禪推誠款待，以示慰勞者也。至於藏地邊外如近阿哩之拉達克汗部，又庫諾汗部，又近宗喀之落敏湯部，又近帕克哩之布嚕克巴部，亦嘗遣使與達賴、班禪通好，並與駐藏大臣請安。是應面見來使，慰勞獎賞，可使爲我邊地保障。又有巴勒布及卡契回衆常來藏地貿易，其有早年來藏安家以貿易爲業者，是應嚴束僕從及漢雀兵役，不得稍有擾累。至藏地東北一帶有三十九族，雖夷情部郎專轄，而統轄者駐藏大臣也。事無大小，必宜面詢實情，教之、撫之，以期久安也。此外尚有郭洛克、德爾格、乍了等等雀部亦嘗來藏瞻禮，藉以貿易，皆宜隨事撫綏、教之恭順，可期相安也。第恐不懷不來與藏地有礙，是故述而誌其槩焉。

又　夫爲治者本乎得人，欲得人則必以成就人才爲急務，人才不足，雖有良法無與行之矣。譬如唐古忒，性雖蠻夷，然其良知無不向上，豈其諸人一皆甘爲小人哉？亦在乎甄陶成就之如何耳。故易中孚之旨，蓋謂上巽則下必悅，從是信及豚魚者也。況唐古忒久沐皇仁，易於成就。蓋成就之道有四：其性本多敬佛，則我率以敬禮，而好言教以福善禍淫之理，俾知遏欲乃克恆得佛佑，此其一也；其俗本多粗陋，則我率以樸素，而好言諭以節用，愛人之善，俾知儉約始能福遺子孫，此其二也；其地本多無告，則應勤以稽訪，而好言勸令蠲緩，俾知佛地尤宜休養，否則恐致朝佛人衆恥笑，此其三也；其兵本多怯懦，則應勵以勇敢，而好言諭令操演，俾知邊防不可疎懈，否則恐致疆外各部輕視，此其四也。四者既明，我心獲矣。鼓之舞之，因才器使，而我之良法使之推行，則庶乎其不差矣。如有貪暴者，必宜懲治而不爲已甚，切不可發其陰私，尤宜恕其小過。諄諄如家人父子，善爲開導，予以自新，則其良知豈有不若豚魚者哉。余故曰，人才易於成就也，是在爲治者得人以教之耳。

又　夫太平蓄銳，固宜專技。練習例操之外，務須一律合操，武備庶不虛設也。所謂專技者，有神火連環，有九子火彈，有馬射、步射，有滾牌、刀矛，有執纛者，有背旗者，視兵之力各專一技。而散操之既熟，則號令施焉。所謂號令者，中軍揮旗，繼以信炮，齊以海螺，鼓以進之，鉦以止之，此坐作進退之令也。既悉，則使知先，後而教焉。蓋騎兵宜隨帥纛而聽令，必先之以神火炮，響三聲齊打進步，連環鉦鳴而止。隨吹海螺而持火彈者，發喊突前施之，既畢，聽鉦而退，隨即擊柝，步箭齊發，鉦鳴而稍退。鼓響則滾牌、刀矛、喊聲躍出，隨響排鎗，各展技能；繼吹海螺，所有九子連環、神火由兩翼飛出而列之。號炮三聲，則衆鎗齊發，遂成圓陣，合圍得勝，中軍揮旗，樂奏凱歌。各行因鉦隨纛，徐徐撤歸，麾下隊長齊聲報捷，此太平蓄銳有制之軍，堪稱武備也。

又　綠營教塲演陣，乃操兵常制。然兵習常制，而不諳破敵之術不可也，則宜行操。所謂行操者，各統領隨時率同隊長、兵丁，先吹海螺，齊以列陣。陣畢號炮三聲，鼓吹而中、左、右三軍穩步進發，約行五里，見有預立草堆，則中軍揮旗。一聲炮響，左右兩軍不動，獨中軍操演，一如合操。節次將操之際，中軍揮旗，三聲炮響，右軍旁出前進。約行三里，又見草堆，則本隊一聲炮響，發喊操之。初以三進連環，繼以火彈，又繼以箭，時中軍拾得箭彈，同左軍相繼趨至。一聲炮響，獨中軍繼右如前操演。將操之際，中軍揮旗，三聲炮響，左軍亦如右軍旁出，前行三里，復見草堆，其響炮操演與右軍同。時中、右二軍拾得箭彈，已繼趨至，獨中

軍繼左，響炮操演如前。又前二里，有草堆，其稍前，左、右各三里許，有先行潛發伏兵，兩隊靜聽中軍九聲大炮，兩伏發喊突前，各離草堆一箭之地，揮旗勒住隊伍，各響號炮一聲。先操以連環九子，繼以火彈，又繼以箭。正演之際，中、左、右三軍齊至，揮旗令吹海螺，合兩伏軍，盡向草堆，列爲圓陣，鼓響，演如合操。節次既畢，鳴鉦收軍。各兵穩步拾得箭彈，遂吹海螺，以右軍爲前軍，以左軍爲右軍，以伏右爲左軍，以伏左爲後軍，而中軍揮旗，一聲大炮，樂奏凱歌，各隊響鼓，穩步而旋行操。五隊旗本五色，旋歸之際，中軍如揮某旗，令向某方操演，則某隊應令突出而往，復繼發某隊以援之。操畢仍歸大隊，徐徐均至教場，分列八隊，一如例操。收軍之制，行操所以練習破敵之術，庶幾兵心有主而氣作，不畏強敵矣。此蓋平原之操，以之變化，仰攻、俯壓、履險、度峽，無一不可也。本年奏定添設行操及仰攻、俯壓、山操，所有前、後藏、江孜、定日四汛操演俱已合式。

清・黄沛翹《西藏圖考》卷二《源流考》　惟布達拉一區，四山環衛如城。無嚴寒，無酷暑。其土膏衍，其人秀好，其音華夏。故吐蕃贊普都之，以鞭撻四夷，抗衡上國。而宗喀巴卓錫後，數萬里蒙古額魯特、喀爾喀，奔走其號令，若驅攝於靈奇磅礴之中者。至今飛閣流丹，梵唄徹山谷，爲西方極盛之區。而班禪所居札什倫布次之。每遇節期，達賴升座講甘珠爾經，丹珠爾經，圜聽跪拜千計。其大剌麻學道能轉世者，達賴、班禪印證之，得爲胡圖克圖，分掌教化。

清・單毓年《西藏小識》卷二　《太晤士報》云，昨本埠某報得來電稱，有法教士五人，前往西藏察木多傳教，後在打箭爐地方被該處人阻留。即由駐藏大臣致電北京政府，恐其至西藏後不免多所衝突云云。該電雖不無少有錯誤而殊足以耐人尋味。知五百年來不能深入之地方，今又欲設法而入焉。猶憶前十五世紀時，基督教人第一次入此禁閉之地，雖被驅逐，而其後一二百年又數次設法入內。直至千七百四十六年，意大利之克破欽會方獲涉足其地，寄居拉薩城。其時曾得達賴喇嘛之允，準建造一修道院，一時頗極興盛，致官員多所忌嫉，屏斥之唯恐不至，遂在十八世紀之末又被驅逐。此後雖又有數次由各教會入內傳教，然卒不得一立足之地。而在喇薩城中，前意大利之修道院至今基址尚存，誠足爲西國宗教流入西藏之紀念地也。當克破欽會被逐遷徙之時，有多數教民隨之而行至納樸爾地方，乃設立村莊兩處，故其子孫今猶蕃盛。且其被逐時，羅馬教主教阿掰拉即係指使克破欽會入西藏之人，彼以爲克破欽會人教之不敷，又由教皇諭令阿脫倫其利斯會共擔其責任，而于時阻力甚大，亦無從而入。直至千八百四十七年重復冒險而入時，有在四川省主教潑利企烏管屬之神甫勒瑙進西藏之察木多，曾被拘拿審訊。後得喇薩官員諭令，遣之回廣東。此後甫閱二年，又有二隊教士欲進西藏，一隊係潑利喇瑙所領，自雲南入。又一隊係喇平所領，由納樸爾入。而其第一隊方入西藏邊境，即被逐回。其第二隊誓欲前進故喇平與潑利勃那奪，居守至千八百五十一年間，在薄登地方又被其拘幷，遂經由阿薩密遣回印度。後又有他教會神父二人，一名克利克，一名濮雷，在千八百五十四年均被謀害，而其教會仍守在該處，一設立于桑他，一設立于龍坡，即在察木多之北。不數年後，亦悉被封閉。故至今無一教會插足于西藏邊界之內也。藏人于西國耶教深閉固拒，其能久興否，不日自可知耳。

清・張庭武修，楊景昇纂《丹噶爾廳志》卷五　丹城創建於雍正時。至道光時文風始開，入學者漸多。近數年中，文教雖有漸盛之機，然以屢遭兵燹，饑饉相仍，民多貧寒，卒讀者鮮。加以本地未有學額，歲科試附於西甯縣，故讀書入學者甚少，通講議者僅百中之三、四，識之無者不及十分之一。若夫力田者雖多，而以邊地苦寒，豐歲所獲不過四、五成。雹與霜雪歲歲堪虞，即寧屬西川與本境土地犬牙相錯，相去十數里中收成頓異，故土產每不敷本境之食。加以番商泄栗甚多，糧價歲增，故食力者之果腹不易也。工則製物多供蒙番之用，故陋劣相承，不惟無運輸內地之品，亦大不適於本境土人之用，故每日傭貲不過百餘錢，而曠工甚多。商則貲本不豐，兼之近年負洋商債者甚多，初則賠累，繼則追比利藪，幾成陷阱，坐耗衆而獲利鮮。此其故由於不學。夫讀書者士，而講貫不適於實用。高言廓論，謀生所以乏策也。農、工、商雖皆實業，而振興無術，改良無自，固滯而不思變通，守舊而不謀維新。蓋專學未講，社會未立，農、工、商與士分，而實業病。欲實業整理，而人人有謀生之資，則必農、工、商皆出於士，而後可農工商皆肄業於學堂，提倡於社會，聯合以人羣，而各有奮發進取之心，使實業界增龐大之性質焉可。

清・馬揭、盛繩祖《衛藏圖識》卷上《封爵》　西藏自唐高宗時，始封其贊普爲駙馬都尉西海郡王，歷代相沿，俱受中國制命。自我朝康熙五十九年平藏後，封康濟鼐爲貝勒，阿爾布巴爲貝子，隆布鼐爲公，頗羅鼐、扎爾鼐爲噶隆。後頗羅鼐以擒逆功疊邀恩命，封至郡王，領藏事。頗羅鼐卒，其次子朱爾墨特那木扎爾龍，乾隆十五年謀逆伏誅，遂除其王爵。

十六年奉旨，凡藏地均屬達賴喇嘛所有，輔國公三人，一等台吉一人，噶布倫四人，達賴喇嘛之輔內一人，即輔國公爲之。各頒給勅諭，戴綢五人，藏地領兵鎮將。碟巴三人，藏地司地方職事者。堪布一人，管束衆喇嘛者，如內地叢林監寺。均給理藩院執照，分司藏務，受駐藏大臣及達賴喇嘛管轄。

又《朝貢》　西藏即明時烏斯藏。自順治五年闡化王遣索納木剌希喇嘛入貢，繳明季所給誥勅銀印，奉旨換給禮部題定。貢期三年一次，道由陝西，每次限以百人，準十五人晉京，餘留邊著爲定例。七年，闡化王遣噴錯堅挫喇嘛入貢，繳明季所給誥勅銀印。十年，又遣索納木畢拉西等入貢。十三年，又遣噴錯堅挫入貢，繳明季勅書玉印，經禮部題準換給。十七年，如來大寶法王哈里麻巴遣僧齎漢番字印表，並進方物。又，灌頂國師及灌頂圓通妙濟國師大悉都遣僧齎番字印表幷進方物，道由雲南。闡化王所進方物：鍍金銅佛、畫佛、銅塔、舍利子、珊瑚、犀角、黃左髻帽、各色花氆氇、各色氆氇緯、阿魏黑香、白海騾、黑白纓子。大寶法王所貢方物：釋伽佛舍利子、番像銅佛、金輪、珊瑚、犀角、珍珠、寶石、數珠、琥珀、珠慈、獸皮、虎皮、豹皮、猞猁猻皮、梵祖紅、各色氆氇、各色氆氇、青白纓花、褐花氆氇。灌頂國師所貢方物：銅佛、金輪、犀角、珊瑚、珍珠、花布、花線氆、各色氆氇、花褐。灌頂圓通妙濟國師所貢方物：番像、銅佛、金輪、珍珠、珊瑚、花布、猞猁猻皮（見《會典》）。自康熙五十九年定藏後，達賴喇嘛、頗羅鼐爲一班，班禪喇嘛爲一班，各間年一次遣使入貢，繕唐古忒字表文，幷進方物。乾隆十五年朱爾墨特那木扎爾謀逆伏誅後，十六年奏準達賴喇嘛遣正副入貢。因頗羅鼐進貢，將達賴喇嘛副使爲伊正使，今仍照舊例。堪布囊素均由達賴喇嘛差遣。凡慶祝禮，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閒年一進貢。額爾澤卜蕅巴胡圖克圖遇有國家慶典則進貢物，有佛像、金經、銀塔、五色帖、八吉祥之屬，各具奏書遣使以聞。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於慶祝之外別具壽帖、數珠、藏香、氆氇。使還，均降勅慰問，賜金幣有差。

清・允禮《西藏誌・封爵》　西藏地處邊徼，自漢、唐以來，難以備考。迨至康熙五十九年定藏後，始封康濟鼐爲貝勒，阿爾布巴爲貝子，隆布鼐爲公，頗羅鼐、札爾鼐爲噶隆。雍正三年，封頗羅鼐、札薩克爲台吉。雍正五年，阿爾布巴等謀殺康濟鼐亂藏。雍正六年，天兵誅叛定藏。七年，頗羅鼐封貝子，總管西藏。八年，封其長子朱爾嗎特策登併其婿那木札爾色不騰（即康齊鼐之子）爲台吉。雍正九年，封頗羅鼐爲多羅貝勒，朱爾嗎特策登爲輔國公。十年，封那木札爾色不騰爲輔國公，封策零汪盞爾、通巴、鐘子三人爲頭等噶隆。十二年，封其次子朱米納木查爾、竝其弟諾彥和碩氣，以及達爾札、章陸占巴、巴雜鼐、大衍台吉等六人爲札薩克頭等台吉。十三年，諾彥和碩氣卒，頗羅鼐奏請將伊弟色陳哈什哈襲職爲札薩克台吉，旋晉封頗羅鼐爲多羅郡王，委用頭人、頭目皆由頗羅鼐選擇，亦取才品，首取家道殷實。查郡王之下，設噶隆數人，總管各處事宜，地方設高爵一名，察核境內各項事務。倉儲巴數名，專司錢糧事宜。浪子沙數名，管理刑名竝承辦各項差務。中科爾數名，在大召辦寫文書、票籤，戳記事務。紀綱數名，清算賬目，其中科爾、紀綱半多世職。凡放大小村莊牒巴，皆由此等人內選用。至于出差頭人，名曰谷操。傳事頭人，名曰若尼爾。管理家務頭人，名曰業爾巴。聽差之人，名曰乃興巴。其各地大頭人，名曰牒巴，次曰熱熬，再曰千布。蒙古之頭人名曰台吉，曰宰桑，曰那彥。其統領兵馬之官有五，總統之大頭人曰代奔，今西藏一名羅藏達吉，工布一名烏隆奈，後藏一名班第他至。其次曰甲奔，管兵二百名。再次曰如奔，管兵一百名。曰賴奔，管兵四十五名，曰局奔，管兵十名。又有小頭人曰郭渡。以上所委之牒巴、頭人，委管何方，即徵收其地錢糧以自食。

又《寺廟》　西藏寺廟，不可勝計，僅摘其著名最大者而錄如右：計康衛藏三處，上冊有名之寺三千餘，支糧之喇嘛八萬四千餘衆。其他不甚著名之寺廟喇嘛尤多，其呼圖克圖中之聲名最著者，如西都楞布氣、多爾吉撥姆、扎薩楞布氣、三巴呼圖克圖、噶爾嗎呼圖克圖、阿嗎記仲呼圖克

圖、阿里竹孫呼圖克圖、阿噶仲吉地母呼圖克圖等，類亦難殫述。各居大寺，皆係番民所最崇信敬奉者，各有采地坐屬其方，即同該頭人管束番民，祿養亦即取給斯方。凡大呼圖克圖之下，必設倉儲巴一人，辦理地方事務。凡大寺院，必設諶布喇嘛一名，管束僧衆。有一、二品至沒品者，量寺之大小酌其品第耳。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二　番女負長桶上寬下窄。汲水。樵蘇炊爨皆資女工，攀陟險峻如履平地。男則安坐而食役女如廝養。又打箭爐番女，年十五以上，即受僱于茶客，名曰沙鴿。凡茶客貿易聽沙鴿定價直，人不敢校，茶客受成而已。井臼箕帚之事，亦女一身任之。

清・常明《四川通志》卷一九六《西域》　西藏寺廟不可勝計。康、衛、藏三處上冊有名之寺三千有餘，支糧喇嘛八萬四千有餘。其大喇嘛曰胡圖克圖，祿養皆取於所屬地方。大胡圖克圖下設倉儲巴一人以司地方事。凡寺廟設堪布喇嘛一名，約束僧衆。有一品至八九品不等。總以寺之大小、僧之多寡定其品級。大凡住持寺廟之喇嘛，多有即其寺名稱之者。

清・魏源《西藏後記》　達賴剌麻所轄寺廟三千百有五十餘所，剌麻三十萬二千五百有奇，百姓十有二萬千四百三十八戶。班禪所轄寺廟三百二十七所，剌麻萬有三千七百有奇，百姓六千七百五十二戶。據乾隆二年理藩院造冊。其剌麻稱胡土克圖者不可勝數，皆同土司，各轄番民，不設官吏，僧多於民，君幷於師，介出家在家之間，則俗又一異。

清・姚瑩《康輶紀行》卷五　藏中管理寺院講習經典之僧官皆名堪布。最大者曰總堪布，次曰通巴堪布、達爾罕堪布，品級大小有差。札薩克三人乃濟隆、第穆兩呼圖克圖及那門汗，理事之大僧官也。歲琫者，達賴剌麻起居之內侍也。其次曰森琫，又次曰曲琫，職司經卷。又次曰孜仲，職司熬茶。歲琫以下，皆堪布之有職事者。卓尼爾，達賴之傳事者也。達賴剌麻山上貯金、銀、緞疋、珍寶之內庫曰商上。主庫之僧官曰商卓特巴，曰仔琫，皆四品。商卓特巴本即倉儲巴，以諸處皆有故特異其名。其主徵收者曰業爾倉巴，五品。主刑名詞訟者曰噶廈，曰協爾幫，五品。主文書者曰大中譯，六品，曰小中譯七品，通傳譯語者曰羅藏娃。主馬廠者曰達琫，六品。分管地方曰希約第巴，曰郎仔轄第巴，皆五品。掌戶口冊者曰密琫，五品。主兵者曰戴琫，次曰加琫，次曰甲琫，次曰定琫。代達賴理事者曰第巴，統理兵馬刑名者，曰噶布倫，又作噶隆，三品。噶布倫凡四人，格隆者戒僧也。格隆之熟經典者曰格喜。修行未深，初轉一二世者曰沙布倫，通稱剌麻。弟子曰托音。俗官初入籍者，曰東科爾。又有邊缺、大營官、小營官，皆主地方及兵事。其仔琫、商卓特巴、噶布倫有缺，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剌麻選擬正、陪二人，請旨補用，餘皆會同揀放。他如管門、管草、管撒粑、帳房、牛羊廠諸職事，均聽達賴剌麻自用之。乾隆五十七年，大學士福公奏定其制。

清・黃沛翹《西藏圖考》卷六《藏事續考》　西藏委用頭人，由駐藏大臣、達賴剌麻選擇，亦取才品及家道殷實者。設噶布倫四人，分轄藏地。設高爵一名，察核地方諸務。倉儲巴數名，專司錢糧。浪子沙數名，分理刑名並供給差役。中科爾數名，在大詔司文書、票簽、戳記事。紀綱數名，主持計算。其中科、紀綱半多世職，凡放大小碟巴，皆於此等人中選用。至於出使頭人，稱谷操傳事。頭人稱若尼爾，管理家計，頭人稱業爾巴，聽役頭人稱乃興巴，其各地大頭人稱碟巴，次稱熱熬，稱十布。凡統領兵馬之官有五：總統之大頭人稱戴綳，其次稱甲綳，管兵二百名，次稱如綳，管兵一百名，稱賴綳，管兵四十五名，稱局綳，管兵十名。又有小頭人稱郭度。以上所委之碟巴、頭人，即徵收所轄其地之錢糧以自贍。

歲琫者，達賴起居之內侍也。其次曰森琫，又次曰曲琫，職司經卷，又次曰孜仲，職司熬茶。卓尼爾，達賴之傳事者也。其收藏金銀、緞疋、珍寶之內庫曰商上。今商上之權頗重。主庫之僧官曰商卓特巴，曰仔琫，皆四品。商卓特巴本即倉儲巴，以諸處皆有，故特異其名。其主徵收者曰業爾倉巴，主刑名詞訟者曰噶廈，曰協爾幫，皆五品。主文書者曰大中譯，六品。曰小中譯，七品。通傳譯語者曰羅藏娃，主馬廠者曰達琫，六品。分管地方者曰希約第巴，曰郎仔轄第巴，皆五品。掌戶口冊者曰密琫，五品。格隆者，戒僧也。格隆之熟經典者，曰格喜。修行未深，初轉一、二世者曰沙布倫，通稱剌麻。弟子曰托音，俗官初入籍者曰東科爾。又有邊缺大營官、小營官，皆主地方及兵事。

清・松筠《衛藏通志》卷九《鎮撫》　又奉上諭，前後藏所出租賦，向歸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收用。又衆蒙古平素崇信佛教，樂施喜捨，是以布達拉、札什倫布兩處商上，蓄積稍裕，駐藏大臣向不過問。其商卓

特巴、噶布倫等任意侵蝕。如商卓特巴及丹津班珠爾、札什敦珠布等，皆家計富足，皆從何來，若非侵漁積累，何由各擁厚貲。嗣後商上一切收支，應令駐藏大臣總核。凡換班官兵，以及駐藏大臣官用、已用，皆不得於商上稍有侵那。其兩處商上出息養贍喇嘛番衆外，或有贏餘，不妨於唐古忒兵丁添補養贍之用。福康安等當向達賴喇嘛等面爲勸諭，以大皇帝統屬萬方，受其貢賦，除每年賞給官員廉俸、兵丁錢糧外，遇有水旱偏災，賑恤蠲貸，並建築海塘河堤各工程，所費不下億萬萬，從無靳惜。又普免天下錢糧四次，漕米二次，亦不下億萬萬。斷無將天下貢賦悉入內帑，不養天下百姓之理。爾達賴喇嘛管轄衛藏，雖不敢比大皇帝統屬萬方，但卽小可以喻大，亦宜思似此存心。譬如前輩班禪於四十五年進京，蒙大皇帝賞賜駢蕃，在京沿途所得，及各蒙古布施，又復不貲總計不下百餘萬。若回後藏後，於所得羨餘，酌爲施濟，何致爲賊匪垂涎？乃呼畢勒罕年幼，仲巴等又知聚而不知散，以致沙瑪爾巴聞而生心，唆使賊匪前至札什倫布搶掠一空，多藏厚亡，盈虛消息，理有固然。卽比佛法而論，亦當以施捨爲心，錢財貨物，皆係身外之物。在俗家尙不容吝惜，況出家人以空寂爲務者乎？當知波羅蜜中施捨爲第一，此後商上若有羨餘，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不可作爲己有，並不得專給喇嘛。務須普給番衆，俾僧俗聯爲一體，以期同心保護衛藏。或計算商上支用之外，再有羨餘，不妨亦免衛藏番衆賦納，則人心更爲悅服，倍資得力。欽此。

又　又會奏，爲酌定稽查商上收支，並勸諭達賴喇嘛酌蠲賦納，普惠番衆事。臣等欽奉諭旨，布達拉、札什倫布兩處商上收支一切，應令駐藏大臣綜核稽查出入，不至如從前侵漁。至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自用公用各項，仍舊聽其自行支用，不可管束太過等因。欽此。臣等公同查核達賴喇嘛所屬前後藏地方，較爲寬廣，每年番民交納，係以糧石、或以氆氌、大綿、鹽觔、酥酒、奶渣、羊腔、茶葉等項，作爲租賦。其遠處寨落難以運者，各以銀錢折交。惟番民有牛羊羣者，係每牛二頭，每年交銀錢一圓。每羊十隻，每年亦交銀錢一圓。其隨時布施物件、銀兩，並無定數。除交各項本色外，約計所入銀兩共有十二萬七千有零。凡有交來物件、銀兩、銀錢，俱係收存大招庫內，有商卓特巴三名管理。其氆氌、藏香及稅課、罰贖之項，各處布施之物，並番民故後例交一半服飾物件，俱交商上庫內，另有商卓特巴二名管理。所有達賴喇嘛公用等項，悉皆取給於此。計算用項，每年正月內，布達拉與各大寺廟大小衆喇嘛及前後藏各處喇嘛數萬人，會集大招，念經二十日，謂之默朗穆勒布，二月內復集大招，念經八日，謂之錯四勒布，藏俗謂之攢招，按喇嘛名數，賞給銀錢、哈達，支給酥油、茶葉、糌粑，需銀七萬九百餘兩。又每日念經需用酥油、茶葉及各項賞賚，每年共需銀三萬九千二百餘兩。又每年採買布達拉衆喇嘛食用及各種物料，並酬答布施物件，共需銀二萬四千四百餘兩。所入尙不敷所出。又色拉等大寺喇嘛均須養贍，若青稞豐收之年，並布達拉布施較多年分，始有贏餘。商上又有小庫一處，另派商卓特巴一名經管，每年出入如有贏餘物件、銀兩，歸入小庫存貯。如遇不敷之年，卽將小庫內銀物使用。一切用度，商卓特巴總司出納，亦向噶布倫等呈報，前此駐藏大臣從不過問。而達賴喇嘛親族及商卓特巴等侵漁舞弊，在所不免。現在商卓特巴等缺議，歸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秉公揀放，不許達賴喇嘛親族管事。所有商上一切公用，又奉旨令，駐藏大臣總核實，可杜絕弊源。敬維聖意，以達賴喇嘛係出世之人，不諳俗務，疎於查察，左右用事，或致串通商卓特巴等乘機舞弊。現在商上本非豐裕之時，若再爲人侵蝕，達賴喇嘛出入用度，更形竭蹶。是以仰厪聖懷，特命代爲查核，使其管事之人知所顧忌。達賴喇嘛受此恩慈，自深欽感。臣等查濟嚨呼圖克圖，居住布達拉，耳目更近，一切弊竇，無難就近確查，應交駐藏大臣與濟嚨呼圖克圖隨時稽核出納。如有侵漁舞弊之人，濟嚨呼圖克圖卽告知駐藏大臣查辦治罪。至札什倫布所管番民較前藏爲少，所交商上糧賦多係交納物件，統計折色本色約合銀六萬六千九百餘兩，而每年所用約需銀七萬四千六百餘兩。從前各處布施較多，每年總有贏餘。近年以來布施甚少，又經廓爾喀搶掠，核計每年出入連布施計算，僅敷用度。班禪額爾德尼年在幼齡，恐爲左右朦混，亦當駐藏大臣及濟嚨呼圖克圖實力稽核，以歸畫一。所有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平素自奉以及例應需用各項，自應欽遵諭旨照舊，聽其自便，不敢過於嚴切，以仰副聖慈體恤。再達賴喇嘛商上入項，及各處布施，若有贏餘，自應發心施捨，惠及番衆。臣福康安奏明，濟嚨、聶拉木、絨轄等處，被賊侵擾日久，應告知達賴喇嘛酌免各該處租賦一兩年，以紓民力。據達賴喇嘛回稱，查明上年被擾地方除濟嚨、聶拉

木、絨轄三處酌免兩年租賦外，其餘若宗喀、定日、噶爾達、春堆等處，亦擬酌免租賦一年，休養民力。再闔藏每年俱有欠交租賦，擬將五十六年以前積欠全行蠲免。仰賴大皇帝洪福，黃教振興，商上一有羨餘，隨時酌量或予緩征，或免衙藏賦納，普惠番衆等語。臣等詳加體察，達賴喇嘛經此一番規勸，極知欽仰聖主恩慈，此後竟能常存此心，使僧俗聯爲一體，同心保護衛藏，自必改觀等因具奏。奉硃批，欣慰覽之，餘有旨，欽此。

清・松筠《衛藏通志》卷一二《條例・鎮撫》　一、駐藏大臣督辦藏內事務，應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平等。自噶布倫以下番目及管事喇嘛，分係屬員，事無大小，均應稟命駐藏大臣辦理。至札什倫布諸務，亦俱一體稟知駐藏大臣辦理，仍於巡邊之便，就近稽查管束。

一、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之呼畢勒罕，以及前後藏大小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察木多、類烏齊、乍丫、薩喀、西甯等處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一經呈報出世，指出數名，均由駐藏大臣將其姓名、生年月日，用清、漢、唐古忒三樣字繕寫牙籤，貯於欽頒金本巴瓶內，先期傳喚喇嘛齊集大昭，誦經七日，屆期駐藏大臣親往監同抽掣。

一、前後藏遇有噶布倫、戴琫、商卓特巴以下大小番目等缺，統歸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揀選，分別奏補揀放。其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之親族人等，概不準干預公事。

一、大寺坐牀堪布喇嘛缺出，俱由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秉公揀選，給與會印執照，派往住持。其餘小寺堪布喇嘛聽達賴喇嘛自行揀補。

一、達賴喇嘛所管大小廟宇喇嘛名數，開造清冊，及噶布倫所管衛藏地方各呼圖克圖所管寨落人戶，一體造具花名清冊，於駐藏大臣衙門及達賴喇嘛處各存一分，以備稽查。

一、藏內喇嘛前往各外番朝山禮塔者，由駐藏大臣給與照票，限以往還日期。回藏之日，仍將照票繳銷，不得逗遛邊外。如有潛行私越者，即行究治。

一、外番人等來藏布施、瞻禮者，由邊界營官查明人數，稟明駐藏大臣驗放進口。事畢後查點人數，發給照票，再行遣回。

一、廓爾喀、布魯克巴、哲孟雄、宗木等外番部落，如有稟商地方事件，俱由駐藏大臣主持，其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通問布施書信，俱報明駐藏大臣，譯出查驗，並代爲酌定回書，方可發給。至噶布倫等，不得與外番私行發信。

一、青海、蒙古王公等差人赴藏，延請通習經典喇嘛赴該游牧地方誦經教經者，俱由西甯等處大臣行文來藏，再由駐藏大臣給與執照，並咨明西甯辦事大臣，以資查考。

一、駐藏大臣每年五六月間，奏明輪流一人，前往後藏巡視邊界，操閱番兵。所用烏拉人夫，俱自行給與價值。不得擾累番民，以示體卹。

一、駐藏大臣衙門，向例設有唐古忒通事譯字二名，今增設廓爾喀通事譯字二名，共四名。每名每日給支口糧銀六分四釐三絲九毫。另派唐古忒番民三四名，令其學習廓爾喀番語字跡，以備將來充補。

一、廓爾喀在藏學習漢字學生四名，每人每月支給口糧銀五兩，由商上發給。

又《番目》　一、噶布倫四名，每名每年支俸銀一百兩，大緞四疋。戴琫六名，每年支俸銀五十兩，大緞二疋。由駐藏大臣衙門造具名冊，咨送理藩院移咨戶部支領。如有陞革事故，一併咨報理藩院查核。

一、噶布倫、戴琫等，例得達賴喇嘛撥給寨落莊田，一經缺出，即查明交代與新任接手之人收管，以資辦公，毋得據爲己有。

一、噶布倫係三品頂帶，戴琫、仔琫、商卓特巴係四品頂帶，邊缺營官、大缺營官、如琫、業爾倉巴、協爾幫、朗仔轄、希約第巴，係五品頂帶。中缺營官、甲琫、達琫、噶廈大中譯、卓尼爾係六品頂帶。小缺營官、定琫、噶廈小中譯、管門、管草料、管糌粑、管帳房、管柴薪、管牛羊廠之各第巴，係七品頂帶。

一、應賞頂帶缺內，有喇嘛缺出，以喇嘛補放。俗人缺出，以俗人補放。每屆年終，將陞革喇嘛、俗人各名數造冊，咨報理藩院備查。

一、噶布倫缺出，在管番兵之戴琫、商上管賬目之仔琫、管事之商卓特巴內揀選，擬定正陪，請旨補放。

一、戴琫缺出，在新設管番兵之如琫內揀選，如不得人，再於邊缺營官內揀選，擬定正陪，請旨補放，不得以並未管兵之人充補。

一、四品仔琫、商卓特巴缺出，在五品管口糧之業爾倉巴、五品管刑名之協爾撦、六品噶廈辦事之大中譯陞補，或濟仲喇嘛內揀選陞補。

一、五品業爾倉巴、協爾揨缺出，在外管事五品之希約第巴，管地方五品之朗仔轄密本調補，管馬廠之六品達木陞補，如係喇嘛缺出，仍以喇嘛坐補。

一、五品希約第巴、密本、達木缺出，在五品之大缺營官、五品之邊缺營官內調補，及六品之噶廈卓尼爾內揀選陞補。

一、五品邊缺營官缺出，以五品之大缺營官調補，或以六品之中，缺營官、六品之甲琫、六品之噶廈大中譯陞補。

一、五品大缺營官缺出，以七品小缺營官、七品小中譯陞補。

一、六品大中譯缺出，以六品之噶廈卓尼爾調補，或以七品小中譯陞補。

一、七品小缺營官缺出，準於東科爾及喇嘛內選用。

一、六品卓尼爾、七品小中譯缺出，選東科爾內心地明白者挑補。

一、挑取六品卓尼爾、七品小中譯、七品小缺營官，須年至十八歲以上，方準當差，不得以幼小之人應名充數。

一、布達拉管門、管糌粑、管草料、管帳房、管牛羊廠之各第巴，聽達賴喇嘛自行揀補。

一、布達拉喇嘛等，除業爾倉巴、希約第巴向有喇嘛充補數缺仍照舊例按次補用外，其餘祇準在布達拉及大小寺廟充當大小執事，將喇嘛揀選噶布倫之例永行停止。

一、邊缺營官與外番接壤，約束番民，稽查出入，最關緊要。如果到任三年，辦理妥善，駕馭得宜，即行更換，記名以戴琫等缺陞用。倘辦理不善，立即革退。

一、喇嘛補放營官仍在達賴喇嘛前服役者，由駐藏大臣另派妥員，前往該管地方，代理該喇嘛營官，不得私行派人前往。

一、札什倫布商卓特巴缺出，以歲本、森本喇嘛陞用，歲琫缺出，以濟仲喇嘛陞用，森本缺出，以傳事之卓尼爾陞用，俱會同駐藏大臣給與印照。其該處營官各缺，仍照定例揀選充補。

一、札什倫布管茶葉、管柴草等喇嘛，聽班禪自行揀補。

一、察多木、乍丫、類烏齊三處呼圖克圖管事之商卓特巴缺出，由該呼圖克圖揀選二三名，稟明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補放。

一、補放各缺，均由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選定後，會發滿、漢、唐古忒三樣字印照，給與該番目收執。

又《職掌》一、理藩院司員一員，管理達木蒙古八旗官兵、三十九旗番民事務，承辦駐藏大臣衙門清文稿案，三年更換。

一、達木蒙古官兵，共五百三十八戶，在藏當差官兵八十三員名，每月商上發給錢糧，其餘俱在達木地方游牧聽候調遣。

一、達木八旗固山達八員，佐領八員，驍騎校八員。

一、三十九族總百戶一員，百戶十三員，百長五十三員。

一、三十九族共四千八百八十九戶，每戶每年徵收貢馬銀八分，共徵收銀三百九十一兩一錢二分，交納商上。

一、理藩院筆帖式一員，專司駐藏大臣衙門文移繙滿譯漢，三年更換。

一、前藏糧務一員，管理倉庫糧餉，承辦駐藏大臣委審案件，三年更換。

一、應支駐藏大臣兩衙門每月豐折加增，及通譯口糧，共銀四百四十三兩零。又應支司員筆帖式二員，每月豐折通事口糧共銀八十五兩九錢零。又應支前藏糧務一員，每月折色月費及通譯口糧，共銀一百三十六兩八錢零。又應支副糧務一員，每月折色月費及通譯口糧共銀七十一兩三錢。又應支遊擊一員，每月折色鹽菜及通事口糧共銀四十二兩一錢零。又應支守備一員，每月折色鹽菜共銀三十兩四錢零。又應支千總二員，每月折色鹽菜共銀三十六兩八錢。又應支把總二員，每月折色鹽菜共銀三十四兩四錢。又應支外委五員，每月折色鹽菜共銀四十四兩五錢。又應支兵丁四百五十五名，每月餉銀共二千二百二十九兩五錢。又應支倉夫六名，每月口糧共銀十七兩六錢。以上俱小建扣除。

一、應支關帝廟春秋祭祀銀十六兩。又達賴喇嘛每年承領恩賞銀一千兩，俱年終造報。

一、前藏倉額貯青稞二千七百石，小麥三百石，共三千石。

一、後藏江孜、定日，分駐官兵二百零八員名，每年共應發月費、口糧等項，銀一萬二千兩。

一、副糧務一員，專司監造銀錢，一年更換。

一、後藏糧務一員，專司監放番兵口糧及駐藏大臣委查事務，三年更換。

一、拉里糧務一員，管理支放兵餉，承辦該處委審案件，三年更換。

一、拉里各塘汛弁兵三年，共需月費口糧銀三萬六千兩零。

一、拉里倉額貯稞麥一千二百石。

一、察木多糧務一員，管理支放兵餉，承辦該處委審案件，三年更換。

一、察木多暨所屬各塘汛官兵，三年共需月費口糧銀三萬四千七百兩零。

一、察木多倉額貯稞麥一千二百石。

清・張其勤《衛藏道里最新考》〔察木多〕有一大喇嘛寺，金碧輝煌，其廣大罕與倫比，居高御下，俯視闐闐如兒曹。況番官倉儲巴即該寺之喇嘛，兼充是爲僧官，其富既甲於一方，其權其勢又足以壓衆庶，固無怪乎官商兵民俱受其挾制也。即使臣過境，亦往往託病不肯下山遠迎，至旅邸始來謁見，蓋亦積漸使然，已非一日。至糧員、遊擊等更視之蔑如也。此次到察，亦僅一副倉儲巴設帳遠迎，貌極恭謹，其正倉儲巴則仍稱卧病不起，抵廣後詢諸文武員，皆言其自前年患病至今未痊，且言語糢糊，步履趑趄。揣其情形，似非虛妄。因令副倉儲巴傳諭，大加申斥，并曉諭以朝廷威德使其病愈之後，如仍怙惡不悛，定行撤換究辦。想至今以後，或可少殺其威勢也。

又　刻下達賴出亡未歸，一切政治暫由噶勒丹池巴主持，其下有官四員，名噶布倫，佐理達賴辦事者也。又有三大寺，曰色拉、曰碧綳、曰噶勒丹，又設有公所一區，則僧俗人皆有之，有事傳諭噶布倫等，噶布倫必須開公所會議，傳集三大寺及僧俗人等，以決可否。然會議不過徒有其名，黠者不敢言，愚者不能言，恐一發論，則其責歸於己也。往往一事雖開公所數次，而不能決斷者，亦有番官不願照辦而藉以延宕者，故辦事爲最難。番兵前後藏共設二千名。平日既不訓練，且餉項極微，其裝束面目無一毫軍人氣象。果使交綏，斷不足恃，且番官從前遇事每見疑於漢官。自英兵入藏後，猜嫌稍化，惟其執拘之性，貪鄙之風，一時萬難移易然。當此百廢待舉，如練兵、講學、興商，皆不容稍緩之事。藏中無款可籌，即番民之富者，亦俱坐擁厚資，視一錢如性命，欲求其慨捐樂助，以便興辦一切，共起而扶持之，則斷斷乎無有。部庫既久苦空虛，各省亦窮於掘羅，處此時局，其奈之何，此予之所以日夜焦思而難安寢饋者也。

又　藏中富者以達賴爲最，次則各寺之胡圖克圖及大小番官，蓋一得職官，則所屬地方不拘貧富，皆有貢獻，而又藉事苛派浮銷肥己，貧民眞不聊生矣。即人命重案，亦可以財賂免。差役則不分男女，男子酷信佛，有傾家佈施者。

清・許光世、蔡晉成《西藏新志》卷中　西藏著名之寺凡三千餘所，住持喇嘛有八萬四千餘人。其呼圖克圖中最著者，即西都楞布氣、多爾吉拔母、札薩楞布氣、三巴呼圖克圖、阿里竹孫呼圖克圖、阿噶仲、吉地母呼圖克圖等類，數難枚舉。伊等居於各大寺，均爲土民所崇拜，各有采地以資養廉。大呼圖克圖之王，必設倉儲巴一人，辦理地方事務。若大寺院，則必設堪布喇嘛一人，管束僧衆。

清・松筠《衛藏通志》卷一四上《撫卹》　乾隆六十年辦理撫卹款項節目爲通行曉諭事。照得據噶布倫等稟稱，奉達賴喇嘛吩示濟龍呼圖克圖，並四家噶倫，達賴喇嘛世受大皇帝鴻恩高厚，疊蒙慈訓周詳，無微不至，達賴喇嘛每以不能報答爲念。今因大皇帝聖壽無疆，而又聞知大皇帝疼愛內地百姓，屢次普免天下錢糧。達賴喇嘛仰體皇仁，於所屬唐古忒百姓，除商上必需之草料、柴薪、及牛、羊、豬等項照舊交納外，所有應交各項糧石、本色折色錢糧，普免一年。並將所有百姓，自乾隆五十六年至五十九年之舊欠糧石，及牛、羊、豬各項錢糧四萬餘兩，概行豁免。業經出示各處，通行曉諭訖。再唐古忒百姓，本來窮苦，百姓內除出花亡故外，又因差事繁多，逃散甚衆。倘若不行查辦，優加撫卹，不但商上百姓日漸逃亡，且百姓缺乏衣食，所住房屋必然破壞。今欲招迴百姓人等，給與銀兩，補修房屋。再有投入世家人戶之百姓，亦當令歸本處安置，商上給與口糧、籽種，各務農業，三年之內免其交納錢糧，不派各項烏拉差事，用示體卹。查，百姓逃散之故，原因烏拉、牛馬、人夫、柴草、飯食費用繁多，以致逃散。今當曉諭遠近各處營官、第巴、大小頭目人等遵照，除各處朝佛熬茶來藏人等，及達賴喇嘛有事差往各處人等，所需烏拉若干之處，商上報明欽差大人衙門，仍由達賴喇嘛、濟龍呼圖克圖發給印

照外，其餘一切差事，如無欽差大人衙門漢、番字樣印票，不得濫行應付烏拉。再有各處營官屬下世家人等，有不當差者，往後聽從營官派撥，如有絲毫抗違者，一經查出，定行重處。所有各項烏拉，自應不分世家、窮民，均各一體當差。將此情由，回明欽差大人，嚴嚴出示曉諭等因具稟前來，本部堂閣部甚爲喜悅。達賴喇嘛如此仰體大皇帝高厚鴻慈，疼愛所屬百姓，普免一年錢糧。仍將所有舊欠錢糧概行豁免，復諭令修整各處房間，將前次逃散之唐古忒衆百姓招迴，各歸本處，散給籽種口糧，安居耕作，三年內不納錢糧。眞是達賴喇嘛再造之恩，衆百姓自應感激達賴喇嘛恩典，安分樂業。

又卷一四下《撫卹》 爲曉諭事，照得商上所屬各處莊田，派有莊頭經理，復派有孜琫碩第巴總司其事。每處莊田有散籽種一克，收回五克者。閒有因某處田地肥潤，散給籽種一克，收回七克、九克至十克之多者。此係商上成規，本有定額。惟是此項莊田，皆由各莊頭就近招集烏拉人等，耕種灌溉收成後，莊頭按照定額交納商上外，餘賸糧石，原準莊頭自收食用，於烏拉人等從不分給顆粒。且百姓充當此項烏拉，甯誤本身農作，而斷不敢有誤莊田，此苦累一也。又所派莊頭內，不能親身照料者，伊復派其手下番目，從中漁利，往往多發籽種，勒令烏拉耕種，希圖多收肥己，此苦累二也。又不肖番目等，以莊田緊要爲名，肆意多招烏拉，索錢賣放，此苦累三也。又各處種田，無不同時耕作，番民既充烏拉，耕作莊田，其本身田地不無有誤，應納商上錢糧，復被差目逼迫，此苦累四也。又商上原給耕牛，往往莊頭領去，或賣錢受用，或作爲己有，並不用於莊田。其莊田所需耕牛，亦勒令烏拉幫給，此苦累五也。每年充當此項烏拉，番民有如此種種苦累，是以日益貧窮，以致逃亡失業，殊堪憫惻。蓋因遠處烏拉人等，不知商上原有籽種定額，並例給耕牛數目，是以莊頭等所派手下番目，得以從中滋弊。除已往姑寬不究外，今達賴喇嘛深悉百姓種種苦累，大發慈悲，將所有耕種莊田烏拉人等，自明歲丙辰年起，每年所用烏拉一名，即免其本家應交糧石二克十升，以抒民力。其不應納糧石之貧民充當烏拉，耕種莊田者收成後，即由該處營官所收百姓額糧內，每一名賞給青稞二克十升，以資養贍。並通行曉諭，以達賴喇嘛慈悲，永遠以此，著爲定例。仍將商上原定各處莊田，發給籽種數目，耕牛數目，偏貼告示，使衆番民得知商上皆有定額，可免各莊頭所派番目等從中漁利。此特達賴喇嘛疼愛所屬番民，親同濟嚨胡圖克圖教諭噶布倫等辦理，以安百姓。衆噶布倫亦頗爲百姓盡心籌畫，具稟前來，合亟出示曉諭。爲此，示仰孜琫碩第巴、各莊頭，及耕種莊田之烏拉番民等知悉，嗣後各莊頭務須按照後開商上原定籽種耕牛數目，實領實發，不得少給耕牛，多發籽種。亦不得額外多索烏拉，私種己田，以致苦累百姓。倘敢仍蹈舊習，任意苦累番民，許該管營官及受害烏拉番民，或赴本欽差衙門，或赴噶布倫等處具稟，定行盡法究治不貸。其總管之孜琫碩第巴，倘有勒指莊頭，額外多收情弊，許該莊頭即據實指稟，以憑革究。此係達賴喇嘛因本年概行豁免租糧，意及爾等充當此項烏拉百姓種種苦累，是以如此曲爲籌畫，體恤辦理。復恐各莊頭及總管人等，私行多發多收，及短給耕牛。並有不肖之徒，將自己私買田地，假稱商上莊田，擅用烏拉，苦累百姓。是以商同本欽差大人，將原定某處莊田籽種額數若干，發給耕牛若干頭，每年耕種一克籽種，止用烏拉一名。又每名免其本家應交額糧二克十升，其內閒有無力納糧之貧民，又賞給青稞二克十升各緣由，通行詳晰示知，實於爾等百姓有益。爾等更當認眞耕種，以邀達賴喇嘛福庇。各莊頭及總管人等，均宜仰體達賴喇嘛愛民之意，毋得苦累農民，致干查究。今將各處莊田籽種額數，及商上原給耕牛數目，開列於後，明白曉諭。並令凡有莊田之各處營官、第巴、大小番目等，即速會同該處大小莊頭，將該管地方按照商上一年例發籽種數目，應種之莊田數目若干，按每年下一克籽種、止用烏拉一名之數，各造清冊二本，呈報本欽差衙門一本備查，呈報商上一本以憑。自明年起，永遠按照人數，每一名免其本家額糧二克十升，再招集此項烏拉人夫，亦應查明每一戶能出一人或二、三人者，自可量其力能而招之。其人少之家，斷不可勒派使種莊田，以致誤其本身農業。各該營官莊頭等，務須敬體達賴喇嘛惠愛百姓之慈心，一一盡心妥辦。一經告發，定將該莊頭及營官一併從重治罪，決不姑貸。各宜凜遵毋違，須至告示者。

又 一、達木兵丁錢糧，原有班大人奏定以鈔產地畝歸入商上。每年所收租息二萬四千餘兩，酌量分給，本多盈餘，後經前輩達賴喇嘛，因班第達公出力有年，遂將鈔產地畝一半賞予班第達，率於邊地薩喀、那克

藏、哈喇烏蘇游牧等處，派羊四千餘隻，分給達木，以致游牧百姓不堪苦累，日漸逃亡，其薩喀百姓，止賸十分之三。而那克藏、哈喇烏蘇百姓逃亡者，蓋有十分之三四。是本年招回哈喇烏蘇百姓若干戶，卽其明驗。乾隆六十年，辦理撫恤之際曾經查明，原賞班第達田畝，業經伊子丹津班珠爾，於乾隆五十七年呈出，作爲新設番兵錢糧，其商上此項一半田畝，詢之，早經統歸商田總冊，年久實難分晰。因諭原田既在商上，其達木兵丁銀糧，仍應由商支領，遂將薩喀等處加派羊隻。諭以達賴喇嘛慈悲，槩行豁免，邊民乃得稍甦。查，每年各莊頭所種田畝，應交一半折色銀兩，俱交布達拉外商存貯。其達木錢糧，應由布達拉外商發給。此則不獨與班大人原奏相符，且免率由達賴喇嘛內商濫行支領，應交噶布倫及布達拉商卓忒巴等，每年由布達拉外商發給達木錢糧數目，隨時具稟存查，勿得仍前率由內商支領。倘敢不遵，定行重究。倘遇實在不敷之年，儘可於碩第巴所存好青稞內，通容添補，足數支給，勿致冒濫。

又一、達賴喇嘛所屬百姓碩內所管者，其稞麥等項及各處應交牛、羊毛及牛皮等項，俱交碩第巴收貯應用。至百姓所交折色銀兩，俱係布達拉商卓忒巴收貯應用。所有百姓例交酥油、羊腔等項，有大招收販者，有布達拉外商收貯者。此外隔一年抽收牛羊稅銀，名曰噶齊。此項早年原有三萬兩，今止收得二萬兩，俱交大招外商存貯應用。又布達、大招兩處，俱有業爾倉巴，收貯百姓碾交糌粑，不過僅足成作佛供巴，令各項當差人役日食之用。其莫羅糌粑，第巴應收百姓碾交糌粑極多，斷不可揑稱不足應用。其應行供給各項，自宜照數給予。而於每月大昭等處成作佛供，名曰棟曲明千塔奇勒，尤供給上好糌粑，不可稍有虧短。以上各處，收貯一切，各商卓特巴、第巴等，均宜留心核實支用，勿得任聽手下人等濫用，以致正項虧短。譬如某處實在缺乏某項物件，應卽商同噶布倫等，回明濟嚨胡圖克圖，於別處存貯現存者暫爲借用，統俟有餘之時，仍著回明濟嚨胡圖克圖照數歸還。如此互相通融辦理，斷不致因少某項物件，卽爲領價，致滋糜費。此等各項處收支一切，著交噶布倫隨時稽查，務須實收實用。而各商卓特巴、碩第巴、糌粑第巴、囊賽等，各宜嚴管手下之人，每遇應收一切，不可多索，苦累百姓，有礙達賴喇嘛慈悲。至於應發各項錢糧，必須給予，無致有名無實。其碩內於乾隆六十年，責令丹津班珠爾管理以來，乃能稍有餘積。嗣後一切支發各項，尤宜留心，按照定數發給，以廣達賴喇嘛慈悲。所有布達拉存貯之莊頭所交上好青稞五千餘克，仍照前諭，如有必用之處，著噶布倫等回明駐藏大臣再行動用，勿得私行支領濫用。其各營官收貯此項青稞，名曰格藏。倘有自本年起交各營官存貯料豆，亦照前諭，著噶布倫等留心稽查。每於年終將實數開單呈報駐藏大臣衙門備查，勿得年久霉爛，致于重究。

又爲曉諭事，茲奉大皇帝恩旨，撫恤爾衆番民，業已分賞銀錢，所有豁免新舊錢糧，已經出示曉諭。至近處番民，應納本年房租銀兩，達賴喇嘛慈悲，亦著一律免其交納矣。爾衆番民，應知大皇帝天恩及達賴喇嘛慈悲，遇有應當一切烏拉差事，自應照舊應付，不得抗違。惟查打掃街道一事，向來出人夫者不出銀錢，其不出人夫之家，卽以銀錢折給。此事達賴喇嘛已經慈悲，諭令免其折交銀錢。此後打掃街道，爾番民各按就近地面，分段輪班打掃潔淨，永遠不令爾衆出錢，亦應感激達賴喇嘛慈悲。不可稍有懶惰，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近處番民知悉，一體凜遵分段輪班打掃街道，不可推諉差事，各宜永遠奉行，毋違特示。

又札什倫布歲租歲費，呈開：札什倫布所管拉子、昂忍、彭錯嶺等處，一年出息淨糧食十六萬一千零八十二克四批半，糌粑一千三百十六克十四批半，酥油二萬一千七百二十二克半，羊腔子五千八百一十箇，山羊腔子五十八箇，牛腔子二十八箇半，金子三兩五錢。又收金稅金子一百兩，銀錢三千二百四十一兩三錢，草二十七萬七千六百一十八克半，柴十四萬零三百四十克。又布施各物變價糧食三萬九千五百零五克四批半，又蒙大皇帝每年賞班禪額爾德尼茶五十包，並從前蒙古、漢、番布施銀一萬一千二百兩，布施茶一千二百七十三甎，酥油三千二百四十九克，除所屬營官，並各寺喇嘛口糧，日食糧食八萬七千一百九十克，茶二百一十二甎半，散茶二克半，用金子四錢九分，銀錢四百八十九兩八錢三分半，酥油三千四百八十七克半，羊腔子一千五百六十三箇半，山羊腔子十三箇半，牛腔子二十五箇半，草十一萬六千二百八十一克，柴九萬零一百七十四克。再採買各物用糧食八千九百零一克十六批一格半，再札什倫布寺內衆喇嘛每日零用銀錢、糌粑工食，並與前數輩班禪念經，又於各寺院熬茶散布施，共費青稞四萬九千克，茶二千一百七十甎半。西甯磚茶二千一百五

十塊，酥油二萬零三十二克，糌粑七千二百克，鹽六百六十克，羊腔子五百二十箇，銀錢十萬一千三百五十箇，買奶子、鹽用青稞四百三十八克七批半，與各菩薩掛哈達並散給衆喇嘛哈達，共一千零三箇。又札什倫布寺內辦事東科爾郎賽口糧，用茶五百四十甑，酥油一千六百二十克，羊腔子四千三百二十箇，糌粑七千二百克。每年前藏攢大昭喇嘛二萬餘名，每名散銀錢一元，並與菩薩掛哈達。以上出息，茶、酥油、糧食、糌粑、牛羊腔子、柴草，共折算糧食三十七萬六千四百零五克六批二格，每克合算銀錢二錢二分半，共銀錢八萬四千六百九十一兩三錢。內支用茶、酥油、糧食、肉、柴草等項，合算糧食八萬二千六百四十八克八批二格半，每克合銀錢二錢二分半，並銀兩共計銀錢八萬六千零九十五兩九錢零五釐。前後所收及出息，除使用外，應餘銀錢一千四百零三兩六錢零五釐。因所屬百姓窮苦，所有應交之項尚未收齊，現今寺內念經用費不濟，在於蒙古、漢、番布施內動用，尚不致缺乏，爲此造冊呈報。

清・允禮《西藏誌・兵制》 西藏額設兵制，馬兵、步兵共六萬四千餘名。內拉撒馬兵三千名，後藏馬兵二千名，阿里馬兵五千名，稞堉馬兵一千名，黨子拉、雜浪木錯等處地方，黑帳房蒙古，共馬兵三千名。阿里竝前後藏各處共步兵五萬名。至上陣廝殺，惟蒙古馬兵八百名頗勇，其次阿里、稞堉、工布之兵尚健，其餘之兵差等。派兵之法于各地方鄉村抽派，或十名、五名不等。出人不出馬，出馬不出人，上陣亦穿盔甲，其甲有柳葉、有連環、有鎖子。馬兵盔上插紅纓一大撮，孔雀尾一枝，帶腰媚靫袋，背鳥鎗，執長矛。步兵盔上插雄雞尾一束，帶腰刀、插順刀，帶弓箭靫袋，執籐牌或木牌。其木牌寬約尺五六寸，長三尺一二寸，外用鐵皮包釘，繪虎獸形，以五色羽毛裝飾。帶弓箭、腰刀，已拿鳥鎗者，不執牌，亦有持長矛者。箭以竹爲之，鵰翎鐵鏃，鏃如錐，長三四寸，其弓木胎，角面，身稍俱短小而勁，亦有用竹爲之者，以兩竹片合紮，無稍靶。旗幟分黃、紅、白、黑、藍五色，用紬緞布亦爲之。其制長有八九尺至一丈一二者。旗頂毛纓各按旗色。若對壘，馬前走後，糗糧隨地派本兵馱帶。每年于正二三月，亦頗操演，觀其打鎗射箭跑馬趺撲。演畢，以哈達、銀錢、酒食賞之，以奬其氣。至四月則派駐各隘口，既資防邊，且兼牧馬也。

又《邊防》 西藏接壤外蕃，界連蒙古。雍正八年，準噶爾侵犯西北兩路軍營，頗羅鼐奏，準夏初氷雪全消，青草萌時，派駐藏大臣一員，綠旗官兵一千五百名，其次子台吉朱米納木查爾，帶拉撒兵一千名，前赴打木騰格那爾地方駐防。派長子輔國公朱爾嗎特策登，夏初帶蒙古番兵二千名，赴門里、噶爾波、魯多克三處駐防。每年派其弟諾彥和碩氣赴哈拉烏素，訓練該地兵馬二千餘名，即統領駐防，約至九月雪封山徑撤回休養，次年仍往，又設要卡數處。一玉樹納克書，每年派千總一員，番漢兵各三十名，至白免河駐劄。一納克產，每年派千總或把總一員，番漢兵各十名，至特布駝洛海偵防。一奔卡立馬爾，每年派千總或把總一員，番漢兵十名，駐防探哨。一生根物角，每年派千總或把總一員，番漢兵各十名駐防。亦均於夏初草萌派往，秋深雪降撤回。其附近拉撒口隘二處，一浪宕，離城五十里，派漢番兵各五六名，一怕爾，離藏二十里，派番漢兵各五六名，此二處專司盤詰往來人等。其他隘口，各就地之衝僻，量設番兵防守。雍正十年，駐藏漢兵二千名內，議撤一千五百名。此後騰格那爾等處，僅番兵駐防矣。

清・孟保《西藏奏疏》卷五《操演官兵》 道光二十年五月十九日奏，爲循例校閱前藏漢番官兵春操情形，恭摺奏聞，仰祈聖鑒事。竊查前藏漢番官兵例，應春秋二季操演，分別賞罰，以示勸懲。茲屆春操，臣預飭將備戴琫調集番兵，隨同漢兵，一體操演。於四月二十五日起，逐日親赴教場，詳加校閱。所演陣式步伍，俱屬整齊，連環排槍，聲勢聯絡，演試籐牌、刀、矛等技，以及行操、攻山、奪卡、施放火彈，均能趫捷。復將漢番官兵馬步騎射，逐一詳校。步射弓力自六力至八力不等。中箭四枝、五枝者居多，騎射亦俱可觀。鳥槍每十人一排，中靶十八九。槍至二十四五槍不等，合計七成有餘。臣於校閱後，擇其弓馬優嫻者，記存拔補次，則酌加賞賚，以示鼓勵。有技藝生疎者，亦即立時分別降責，俾知激勸，仍嚴飭將備戴琫等，勤加訓練，實力操演，務期一律精彊，咸成勁旅。以仰副聖主慎重邊陲，有備無患之至意，理合循例，恭摺具奏。再臣孟保校閱，臣海樸尚未到任，未經列銜合併聲明，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又 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初六日奏。爲矛手番兵改挑槍手，以期兵歸實用，恭摺奏聞，仰祈聖鑒事。竊查前後藏各汛，共設番兵三千名，內鳥槍

番兵一千八百五十四名，弓箭番兵六百七十八名，矛手番兵四百六十八名。臣等每遇操演，隨時留心體察，其番兵弓箭技藝尚屬可觀，至鳥槍準頭並不在漢兵以下。惟矛手番兵一項，不過陳迹相沿，空托架式，技藝毫無可恃。兼之唐古特人多畏葸，遇敵多有退縮，迥非內地矛手兵丁可以勇敢向前者可比。卽如此次剿辦拉達克夷務，所有派去之兵多係弓箭、鳥槍番兵，其鳥槍兵技尤爲可靠，至於矛手番兵，臣等雖知其向無長技，因兵限於額，不能不酌添派往。臣等詳加商酌，所有矛手番兵，既不能睹面對敵，與其徒佔兵額，莫若改挑鳥槍，施放尚堪致遠，似爲得力。擬請嗣後前後藏矛手番兵四百六十八名內，遇有缺出，均改以槍手挑補。每番兵一千名，酌定弓箭兵三百名，鳥槍兵七百名，以爲定額。如此稍爲變通，於兵額庶不致虛設。而兵技亦可期得力。惟設立矛手番兵係屬舊章。臣等未敢擅自更易，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訓示，遵行謹奏。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十二日內閣奉上諭，孟保等奏請將矛手番兵改挑槍手一摺，前後藏各汛所設番兵，向來分習鳥槍、弓箭、矛手技藝，茲據該大臣等查明，矛手番兵不能得力，若改挑鳥槍尚可有裨實用，著照所請，嗣後前後藏矛手番兵四百六十八名，內遇有缺出，均著改以槍手挑補。每番兵一千名，酌定弓箭手三百名，鳥槍兵七百名，以爲定額。該大臣等仍當認眞訓練，務令技藝嫻熟，一兵有一兵之用。毋致日久懈生，有名無實。欽此。

清・松筠《衛藏通志》卷八《兵制》　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大學士公福康安等會奏，【略】唐古忒兵丁，分設前後藏地方，應酌定數目，以肅兵制也。查，唐古忒番兵，原設有五千一百六十五名之數。其實兵民不分，係按各寨番民定以派兵數目，並非額設番兵可比。戴琫平日無兵可管，遇事調遣，祇在各寨抽派，與派烏拉人夫無異。充數應名，多不使用軍器。以猝然調集之番民，責令打仗禦賊，無怪其毫無紀律，怯懦不堪。今請額定數目，於前後藏各設番兵一千名，此外衝途要隘之定目、江孜地方，安設番兵各五百名，共額設三千名實兵。此項番兵，卽在安設地方就近挑補，以省調戍之繁。前藏原設戴琫二人，卽令各管新設兵五百名。後藏原設戴琫三人，以二人駐劄後藏，以一人分駐定日，均各管該處新設兵五百名，再添戴琫一名，分駐江孜，亦管新設兵五百名。各處俱有原設新設之駐防，將備弁兵，卽令督率管束，教演技藝。前藏番兵歸遊擊統轄，後藏及江孜、定日番兵歸後藏都司統轄。所有挑補番兵，造具花名清冊，交該管遊擊都司及戴琫稽查外，仍另繕名冊二本，一呈駐藏大臣衙門，一交噶廈公所。遇有事故，核實挑補，隨時呈報，以資考察。

又卷一二《條例》　番營　一、戴琫六名，由達賴喇嘛處每名各撥給莊田一分，俾資辦公。如琫每名每年酌給銀三十兩，甲琫每名每年酌給銀二十兩，定琫每名每年酌給銀十四兩八錢，俱由商上支給。此項銀兩令商上於春秋兩季備文送交駐藏大臣衙門，轉發該管將備，會同戴琫傳齊番目支領，如有侵漁尅扣情弊，一經查出，卽行嚴參治罪。

一、額設番兵三千名，每名每年給與青稞二石五斗，分爲兩季，由該管將備會同戴琫等按名散給。如有侵漁尅扣，一經查出，卽行嚴參治罪。遇有征調，再照征兵之例，每名每日由商上支給糌粑一觔。

一、如琫十二名，每名管兵二百五十名。甲琫二十四名，每名管兵一百二十五名。定琫一百二十名，每名管兵十五名。以上大小番目，俱由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揀選年力精壯之人充補，發給委牌。倘有廢弛軍律者，卽行革退。

一、番兵三千名內，駐劄前藏一千名，駐劄後藏一千名，駐劄定日五百名，駐劄江孜五百名。

一、番兵三千名，每一千名定以五分鳥鎗，三分弓箭，二分刀矛，按期操演。

一、番兵服色：鳥鎗兵穿紅褐背心，弓箭兵穿白褐背心，刀矛兵穿紅邊白褐背心，各書番兵二字。

一、番民挑定額兵者，俱由達賴喇嘛發給執照，免其一家充當烏拉徭役，以示體卹。如有事故革退，仍將執照繳回。

一、番兵三千名，俱係定額實數。該管將備及戴琫等，不得擅行役占。若例外私令跟隨服役，以致操防乏人，一經查出，卽行從嚴治罪。

一、東科爾中，如有情願充當番兵及定琫兵目者，準其充伍，按次陞用，不許躐等超拔。番兵中如有材技出衆者，不但拔補定琫，仍一體按次陞擢至戴琫，不得以非東科爾世家阻其上進之路。

一、唐古忒兵丁，責令該管將備督同番目，常川操演，駐藏大臣親爲較閱。技藝純熟者，酌加獎賞，併將該管之番目記名陞擢。技藝生疎者，

嚴加責懲，屢教不悛即行斥革。該管之番目亦分別責降示懲。

一、駐防將備，俱以所管番兵優劣爲等，由駐藏大臣於伊等年滿時，查優等者咨送本省總督、將軍、提督，準予保題，仍照舊例陞用。次等者咨部議敘，劣等者即行參革。

一、前後藏、定日、江孜駐防官員，由四川總督遴旨揀選頭等出色員弁派來分駐。駐藏大臣秉公驗看，如係以平庸之員充數，立即駁回，不得稍有徇隱。

一、駐防將備弁兵如有營私舞弊，欺凌唐古忒兵丁等事，許戴琫等稟知駐藏大臣，隨時嚴辦。如該戴琫番目等，操防怠惰，苦累番民，亦許將備等稟明究辦。

一、現存火藥，俟將次用竣，約敷兩年備用之時，照例在藏酌造。核計每年應需火藥數目，由駐藏大臣衙門發給印票，交噶布倫差派誠實番目，前赴工布地方製造，運解來藏。倘有私造透漏及擾累該處番民等弊，一經查出，從嚴究辦。

一、鉛丸火繩仍照向例，由川省運解到藏，以備操演馬政。

一、前藏聽差營馬六十匹，後藏聽差營馬二十匹。

一、自南墩迤西百里之江卡起，至江達底塘止，四十三塘，共塘馬二百二十匹。

一、前藏迤西底塘起，至後藏定日止，新設番塘二十四處，共番馬九十八匹。

清・許光世、蔡晉成《西藏新志》卷中　番兵分鳥鎗兵、刀矛兵、弓箭兵三種。即十五習鳥鎗，十三習弓箭，十二習刀矛之制也。其服裝則鳥鎗兵服紅褐色軍衣，弓箭兵服白褐色軍衣，刀矛兵服紅鑲色軍衣，皆書番兵二字，與漢兵區別。薙髮打辮，亦同我國。

兵器爲刀、矛、弓、箭、排鎗、藤牌、木牌等類。

旗幟分黃、紅、白、黑、藍五色。用綢爲之。亦有用赤色布者。其制長八九尺，或一丈二尺。

火藥製造於工布地方，鎗丸火繩等皆自四川省解送。又前藏有砲二十三門，後藏有砲二門。

每歲春秋二季，爲駐藏大臣閱兵之期。先簡閱前藏之漢兵番兵，秋季更起程赴後藏，定日、江孜、三汛，簡閱漢番兩兵。兼巡察邊隘，具奏情形，秋季閱兵期，達木之蒙古兵八十名亦輪次調派，合番兵操練。四汛所操演陣式，自分操、合操、行陣、攻山奪卡，以及騎步兵弓槍之射擊。而拔補其技藝最嫻熟者。次者賞賜以綢緞、銀牌、荷包、小刀等物品以獎勵之。其技藝未熟不合格者，加懲戒。駐藏大臣巡閱日數，大約以兩月爲期。

馬揭、盛繩祖《衛藏圖識》卷上《圖考》　打箭爐，【略】昔爲南詔地，向隸青海部落。明永樂五年，土目阿旺堅參以隨征明玉珍功，授爲明正、長河西、魚通、寧遠軍民宣慰使司，世職。然當時弟羈縻勿絕而已。至國朝聲教洋溢，向化益誠，於康熙三十九年，被藏差營官昌側集烈等戕害竊據，四川提督唐希順統兵進剿，誅昌側集烈等，直抵打箭爐而安撫焉。眷民率衆歡呼，跪迎歸附。已故土司錫拉札克巴乏嗣，其妻袞噶《通志》作工喀承襲，至堅參德昌始移駐打箭爐，其子甲勒參德浸繼之，規今之明正土司也。管轄打箭爐十三鍋莊眷民，約束新附土司及土千百戶，計新舊土民二萬八千八百八十四戶，上納貢馬雜糧歲折銀，歸明正土司征鮮之。

清・李心衡《金川瑣記》卷二《襲職》　各土司部落俱數千百年來父子傳襲，未嘗有變更。其間亦有貪縱淫虐者，百姓至死不敢貳。夷俗，上下之分極嚴也。無論土司，即以頭人論，百姓莫不敬之如神明，無一言敢稍拂。居家妻不敢與抗禮，或自遠行歸，其妻必率家屬及百姓男婦，跪迎數里外，觀此可見一斑。

又《品秩》　土司中有襲宣撫司銜者，秩三品。安撫司、宣慰司，秩四品，長官司秩七品。今就近土司因勤王功咸叨陞賞，俱戴珊瑚頂幷有戴孔雀翎者，章服已居極品。然見漢官執禮甚謹，固見恭順，實由聖天子德威遠播，無思不服也。漢官銀章、銅章，土官鐵章。

又卷三　小金川逆酋僧格桑之妻，即金川索諾木之姑，姻黨聯結，朋比爲姦。附近十八家土司推兩金川爲雄長。初兩金川有夙怨，不甚聯絡，劃控卡山梁爲界。後金川日強，遂越控卡，佔踞小金川之大牛廠。小金川畏之，退保小牛廠。小金川本恃控卡爲保障，至是滋懼，遣使卑詞厚幣，結婚姻爲唇齒國，自是憑凌弱小，日益縱肆，以致滅亡云。

又 革布什咱鄰近金川，金川遂包藏禍心。陰以重金密賂革布什咱土司左右，以故事機得先知。值土司率妻子赴熱水塘澡浴，勒爾日爾習逆酋索諾木之祖。率輕騎襲之，殺土司及其頭人，俘其婦歸，遂踞有革布什咱部落。附近巴拉克底巴旺之屬，俱土司地名。望風懷懼，咸納女以自固，迨平定金川，始復革布什咱土司職，歸其土地。今隸綏靖之獨松溝、百越溝諸處，猶是革布什咱舊地。

又 勒爾日爾習既殺革布什咱土司，察其國中小頭人及百姓多有未服，因遣人布告曰，爾土司不道，是以殺之，會須立其子孫爲後，國中稍安。且曰，擇日於交界地方會議，彼此不得攜兇器。革布什咱信之，惟恐中悔食言，皆欣欣然拱手俟命，並不虞有他變。勒爾日爾習先密令瘞藏兇具，至日率其頭人百姓赴會，偏令去衣服以示無廷，使不我備。革布什咱益信之，議時乘問發利刃攻之，梟梗令者數百人，餘皆慴伏乞命，莫敢動，其地遂平。陰險強悍類如此。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二 凡土司死或其子尚幼，則其妻暫行襲職，謂之土婦。明正土婦工喀，乃宣慰司蛇蠟吒吧之妻，于康熙五年歸誠，即今土司甲木叅語爾布之祖母也。裏塘亦係土婦，名阿錯，繡蟒、數珠，帽上綴以紅頂，迎送拜跪，與土司無異。

又 宣慰司階三品，裡塘、巴塘皆宣撫司，階四品。其先人以征金川有功，得加二品銜。其後人皆僭戴紅頂，年班朝覲則須更換本職頂戴。明正司向本世襲巴、裏二塘，如子嗣不賢，亦準于頭目中拔補，如流官之制。

又西三 〔雍正〕七年授土官查什盆錯亦作札汁朋楚。宣撫司，授大頭人阿旺林青副土司，均照流官例，不世襲。今之正土司彭錯春丕勒、副土司成彩春平等，皆于頭人中遴補者也。今巴塘服賈服疇居然內地矣。

清・陳登龍《裡塘志略》卷上《夷職》 宣撫司一員，副土官一員，土都司一員，土守備四員，土把總二員，辦事業巴四員，俱駐裡塘。長官司三員，正土百戶一員，駐瓦述。博撥浪工土把總一員，鄉城土百戶一名，喇嘛土百戶一名，河口土百戶一名，勺朱土百戶一名，工噶嶺土百戶一名，稻壩土百戶一名，俄洛土百戶一名，甲協土百戶一名，拉布土百戶一名，木拉石土百戶一名，下壩土百戶一名，叠桑土百戶一名，齊寺土百戶一名，配山嶺土百戶一名，扎什土百戶一名，噶壩協敖一名，裡塘官通事三名，譯字二名。按：國家禦夷之法，至詳且備。至於其委用頭人，則從畧焉。裡塘自正副土司暨四家瓦述，給與印信號紙之外，他皆由外委放。若土都司、土守備、辦事業巴之屬，則上臺擇其才品，給與委牌。土把總、土百戶、協敖以下，或本臺文武官，或正副營官，隨才委放，本無一定之程也。

又卷下 土官跟役謂之『佔捺』，凡一切差遣皆用之。然下鄉多凌虐百姓，苛索金帛，閭閻苦之。是在土官精明有以制之，俾不敢妄行，庶爲福也。

清・青玉山房居士《金川舊事》 女千總。崇化獨角寨屯千總肯朋死，子幼，其妻板登爾躋攝職撫治番民。歲時隨各屯弁參謁官長，服男子頂帶，畧無怍色，竟與明季秦良玉不異。古時夫人城、娘子軍皆女子擅名。若晉天水李毅爲校尉，持節統兵鎮南中，毅卒，子釗任洛未還，部下以毅女秀明達有父才，遂奉領州事。可知流官且有以女襲職，安論土司。

清・魏源《聖武記》卷七 時傅恆及岳鍾琪兩路連克碉卡，軍聲大振。莎羅奔父子聞大兵決計深入，又斷內應，遣人詣岳鍾琪乞降，惟畏死不敢出。初，鍾琪爲川陝總督時，勘金川與沃日各土司爭界事，盡反年羹堯前，失區畫甚公。莎羅奔故以土舍隸鍾琪麾下，蒙奏給土司印，甚德之，至是乞降于鍾琪，鍾琪輕騎徑抵其巢。賊見其親至則大喜，悉聽約束，頂佛經立誓。次日莎羅奔父子從鍾琪坐皮船出洞，詣大軍，先使番人詣軍前除地爲壇，設行幄，至期賊酋泥首壇前，傅恆升幄責其抗命，莎羅奔等叩顙誓遵六事，歸土司侵地，獻凶酋，納軍械，歸兵民供徭役。乃宣詔赦其死，諸番焚香作樂，獻金佛。

又《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記》 金川者，小金沙江之上游也。【略】萬山叢矗，中遶洶溪，皮船笮橋，曲折一綫，深寒多雨雪。惟產青稞、蕎麥。番居皆石碉，與綽斯甲布等九土司壤相錯。康熙五年，其土司嘉勒巴內附，給演化禪師印，俾領其衆。其庶孫莎羅奔者，以土舍將兵從將軍岳鍾琪征西藏羊峒番有功，雍正元年奏授金川安撫司。莎羅奔自號大金川，而以舊土司澤旺爲小金川。莎羅奔尋以女阿扣妻澤旺，澤旺懦，爲妻所制。乾隆十一年，莎羅奔劫澤旺歸，奪其印，四川總督檄諭之，始還澤旺

于故地。明年又攻革布什札及明正兩土司。巡撫紀山遣副將率兵彈治不奉約，反傷我官兵，紀山奏請進剿。

清・吳棠梅《理番廳志》卷四《邊防・夷事》 金川寺湯鵬之兄浪各王折爲土司時，嘗爲孫克宗木藏所侵。王折與沃日土司呢嘛乾叅皆雜谷土司良兒吉之壻，兒吉時遣沃助之，金川寺始得恢復。故土兒吉因令王折以美固、色兒達兩砦謝沃日，沃日管轄有年矣。康熙五十二年，兒吉及王折先後物故，鵬興兵奪所與地，並奪其隴堡、桑歌兩砦。于是沃日爭訟不休。至雍正初年，兩土司赴省質審，令鵬娶呢嘛乾叅之妹以敦和好，而還其侵地之半。鵬在省誓云：我不還沃日一塊石，神明誅之。既回，路經沃日卽娶其女以歸，索地則以一石畀之。云：我立誓時祇許一塊石也。

又《屯制》 乾隆十七年誅戮土司蒼旺、酌定善後事宜。案內於該土司原管之雜谷腦、乾堡、上下孟董、九子五砦內，擇其傾心投誠之頭人，每寨設立屯總土守備一名，總旗土千總三名，大旗土把總六名，小旗土外委十二名，各歸本砦，管束屯兵，以備派遣，共土守備、千把、外委一百一十名。又，雜、乾二屯外設土守備各一名，共一百一十二名。乾隆二十三年，裁土千把、外委三十五名，實剩土守備、千把、外委七十七名。

清・松筠《衛藏通志》卷一五《部落》 〔雍正〕七年，將巴塘土官札什彭楚克授爲宣撫使司，大頭人阿旺林青授爲副土官，頒給印信號紙。正土官照流官之例，副土官世代承襲其戶口，有土目二十五名，大小頭人四百二十六名，百姓共二萬八千一百五十三戶，共喇嘛九千四百八十衆。其貢賦，每歲上納青稞、馬牛、狐皮，共折銀三千二百三十五兩四錢五分。山則崇巒疊嶂，水則流合金沙，西藏要道也。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三 〔光緒二十九年九月十六日〕將袍褂料、鍼揣等八包送土司甲宜壘行三。伊親身來敬謝，並帶伊胞弟甲龍光行四。來敬見叩謝。飯後至其書房看花，馬號看馬，到安居供巴，喇嘛廟名，在土署旁。此處上供宗喀佛，左爲達賴佛，右爲班禪佛。蓋此處爲黃教，以然燈佛爲主。土司唪經爲紅教，以蓮花佛爲主。其實皆宗喀所分，無分邪正。

清・許光世、蔡晉成《西藏新志》卷中 土司者，西藏番民之獨立爲部落者也。每部因人口之多寡、土地之大小，置總百戶，或百戶首長等管理之。其權若酋長。然其東北部住於喀喇烏蘇河流域者，有三十九部落，稱三十九土司。今係道光年間調查，衆各土司之數，及部落之戶數，示其一般如下：

夥爾族	總百戶二人
圖嘛魯族	百長一人
吉甯塔克族	百長一人
尼牙木查族	百長一人
松嘛巴族	百長一人
勒違克族	百長一人
多嘛巴族	百長一人
達爾羊巴族	百長一人
他瑪、夥爾、拉寒三族	百長一人
夥爾族	百長一人
瓊爾族	百戶二人百長八人額外百長一人
瓊布噶族	百戶二人百戶六人
瓊布色爾查族	百〇一人百長一人
瓊布納克魯族	百長一人
札瑪爾族	百長一人
上阿札族	百長一人
下阿札族	百長一人
上奪爾樹族	百長一人
下奪爾樹族	百長一人
上剛噶爾族	百長一人
下剛噶爾族	百長一人
他瑪爾族	百戶一人百長一人
提瑪爾族	百戶一人
枳多、哇拉二族	百長一人
麻弄族	百長一人
布川目桑族	百長一人
書達格魯克族	總百戶一人百長二人
奔盆族	百戶一人百長二人

百二十一戶	
百七十戶	
四十一戶	
六十五戶	
四十一戶	
四十二戶	
三十三戶	
二十五戶	
五十三戶	
六十六戶	
百〇四戶	
六百八十七戶	
四百九十七戶	
八十一戶	
四十九戶	
四十八戶	
六十三戶	
七十四戶	
七十五戶	
七十四戶	
百三十九戶	
百十四戶	
七十七戶	
十六戶	
四十二戶	
百八十二戶	
百八十七戶	

策令畢魯族　百戶一人百長三人　二百八十五戶
色爾查族　百戶一人百長二人　百七十二戶
納布貢巴族　百戶一人百長一人　百十三戶
結拉克汁族　百戶一人百長二人　百四十二戶
拉巴族　百長一人　五十戶
三渣族　百長一人　三十二戶
樸樸族　百長一人　二十七戶，共計三千九百八十七戶。

以上三十九族，歸駐紮拉里之夷務章京管理，每年徵稅銀八分，名爲貪馬銀。其額共計三百九十一兩一錢二分，以每年十月爲納期。土官出缺，夷務章京先考定之，送於駐藏大臣衙門而選定焉。

清・陳登龍《裡塘志略》卷上　裡塘存城土守備二員，統領土馬兵八十名。東路土守備一員，土把總一員，管領腰卡子土馬兵五名。火竹卡土練一名，土馬兵八名。仟巴頂土練一名，土馬兵八名。亂石窖土把總一名，土馬兵十七名。得立卡土練一名，土馬兵八名。西俄洛土馬兵二名。博浪工土把總一名，土馬兵十七名。剪子灣土練一名，土馬兵八名。西路土守備一員，土把總一員，管領腰卡子土馬兵二名。大橋土練一名，土馬兵八名。額凹奔松土練一名，土馬兵八名。黃土岡土練一名，土馬兵八名。乾海子土把總一名，土馬兵十三名。虎皮溝土練一名，土馬兵八名。馬金卡土練一名，土馬兵八名。喇爾土練一名，土馬兵八名。松林口土馬兵五名。擦朱卡土馬兵五名。宗噶卡土馬兵五名。二郎灣土練一名，土馬兵八名。崇喜長官司管領東路土步兵七十五名。毛了長官管領西路步兵七十五名。按：土馬兵之設始自乾隆十四年，四川總督策奏準，安設所以防堵番賊，護送摺報也。後因地方遼遠，道路叢雜，番賊四起，沿山搶掠，行旅不寧，又添設土步兵七十名。迨三十三年，閣督阿將土馬兵三百名，徹去一百名，分駐巴塘，土步兵盡行裁汰，以致番賊復出。四十一年復設土馬兵一百名，五十四年，又復設土步兵一百五十名。兵制齊備，數百里間塘舖聯絡，氈廬相望，防守周至，而盜賊不興矣。然有治法無治人，相沿既久，土司等侵蝕口糧，多不全備。而地方官又因循將就，不甚責成。朝廷空耗錢糧，於地方不能少補，伊誰之咎哉？

又卷下　裡塘正土司每年領壓徵養廉銀五十兩，口糧青稞三十石，每石折銀九錢，牛十隻，每隻折銀一兩五錢，酥油五十觔，每觔折銀五分，計折色共銀九十四兩五錢。副土官每年領壓徵養廉銀二十兩，口糧青稞二十石，牛六隻，酥油三十觔，計色折共銀四十八兩五錢。土都司每日支口糧八分，土守備日支口糧五分，辦事業巴日支口糧四分，土把總日支口糧三分，土練日支口糧二分，土馬兵日支口糧一分，每分日支放折色銀五分。崇喜、毛了兩長司每年支土步兵口糧茶一百五十包茶，年由打箭爐撥解。

長青春科兒寺喇嘛衣單係裡屬番民認納，每年輸銀五百零九錢四分，口糧青稞一千五百七十石三斗六升六合二勺，麥六十六石八斗二升五合六勺，稭巴六十六石八斗一升五合六勺，牛四百五十四隻，酥油八百七十八觔。

又　土民之服役者名曰『烏拉』。凡有業之人，勿論男女皆與焉。即由他處遠來，但置烟竈，雖租房而居，亦然。其派烏拉，照所居屋之大小量定，所需數目或三四名，或十數名，照戶輪派。設或其家之人外出，無人應役，則雇窮民代之，年過六十者免。凡過大差，則於遠鄉合派，有價則發價，無價則富者應出若干，貧者三四戶公攤一匹。小差則近鄉當之，無重派，無苛索，要在辦事頭人之秉公道耳。

清・姚瑩《康輶紀行》　〔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初六日〕申刻至中渡，又名河口，即雅隴江矣。河東明正司界，河西裏塘界，烏拉至此更易供役。兩岸漢蕃約百餘家。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一　大召之內有樓數進，爲噶布倫公同辦事之所，名曰噶廈。每日飯後齊集，一切公事皆用粉板記之，隨議隨書。其鐵印亦貯公，必須四噶布倫或三二人方能開用，不能私用。其屬下有噶廈卓尼爾聽候差遣。

又西二　唐古忒噶布倫、戴琫、雀官，必以世家爲之。遇有差委公事烏拉、馬牛、口糧，皆自於所屬百姓內挑取，貧者不能。英少寇考取戴琫，單騐弓馬技藝。嫻熟者一人，不知係小家子。官職雖加，其見所屬加琫、甲琫世家之子，轉須摘帽、下坐，後以無力自養馬匹辭退。

清・黃沛翹《西藏圖考》卷六《藏事續考》　欽派駐藏二大員，員外

郎、主事各一員，筆帖式一員，駐其地。分駐前後藏綠營官兵共六百二十一員名，內遊擊、都司、守備、千總、把總各一員，外委馬步兵六百十三員名，三年一換。按藏例，官兵口糧每分月支全折銀四兩，約計歲支臺費銀四萬餘兩。鑪、裏、巴、察、拉五臺糧員月支費銀六十兩，西藏七十兩，各準帶僕從十三名，通事譯字三名。

清・吳崇光《察爐道里考》　第三十九站【略】。隨山腳而行，在山凹中行五十里，走出山凹，即是洛隆宗。住漢人馬甫卿樓房此處公館。右手有關帝廟一所，共有蠻戶百餘家。番族生子，被喇嘛寺通令個個當喇嘛。漢人在此，勢力最強，一娶蠻家女子，蠻子可永不當喇嘛差使，使番人樂意與漢人結婚。出產惟馬匹一宗，換烏拉之處。

清・姚瑩《康輶紀行》　余細詢呼圖克圖，亦食牛羊、衣狐羊諸裘，初無異人處，惟夜坐不眠，所習之經曲較多耳。巴塘剌麻寺衆少於裏塘，經板亦在裏塘刷印。而來堪布亦如內地方丈，自三品至八、九品，視所管寺院剌麻大小、多寡爲差。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一二　〔光緒三十二年六月十八日〕到東院登台一望，轉洋務局。惠臣、少韓、小瑾在，少韓談及有不入八分輔國公爲朱爾默特之弟後人，現在承襲。如前驗放二品扎薩克爲頗羅鼐後人。藏中稱山南王子爲唐文成公主之夫贊普納廓爾喀之女所生子後人。刻下王子非嫡派，係抱養家人之子，故僧俗各官皆不甚齒之。因本朝未受封，不入官場。如見達賴喇嘛則服贊普衣冠，達賴應以優禮看待，不忘此處地主之意，分在各噶布倫之上也。

清・許光世、蔡晉成《西藏新志》卷中　西藏番目向例惟辦事之噶倫卜、噶布倫管兵之戴琫等，由達賴、班禪選定後，移交駐藏大臣具奏。其餘諸官，多由藏中自署，駐藏大臣不加干涉。乾隆五十九年，乃定官制，自三品至七品，給與頂戴。前藏官出缺，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選補。後藏官缺出，會同班禪額爾德尼選補。噶倫卜以下番目及管事喇嘛，皆爲駐藏大臣屬員。於是藏內官制定而駐藏大臣之權亦愈重焉。惟茲卷兵官戴琫、如琫等。編入兵政一門，所有中國駐藏官員及察木多等地方，向由呼圖克圖管轄。近時添設之理事官，概不濫人，以符體制。

又　噶倫卜者，代達賴喇嘛理事者也。達賴喇嘛常坐禪入定，自餘俗事，委之噶倫卜，故噶倫卜之位置，實非常顯要而有力。

若達賴年幼未滿十八歲，則噶倫卜代掌宗教政治權。及達賴成年，當喇嘛大臣頭領及貴顯等前，奉還宗教及政治之玉璽。

凡新立噶倫卜須經噶布倫大臣詳議，得布達拉宮神之託宣。然後由駐藏大臣奏準行戴冠之式。

噶倫卜屬員有重要之書記官名茶篩者，又有財務官名維持者二人，茶篩書記官最有勢力，有時上侵噶倫卜之權。又預管國璽，凡加士書記之首席。繕寫國書以示法王，法王許可，廻送於茶篩使捺國璽時，若有不當處，茶篩得不用國璽請求再擬。

又　噶布倫有四人，中一人爲喇嘛，喇嘛坐首席。此喇嘛噶布倫代表寺院。

噶布倫之資格，須義俠、賢良、堅貞、仁愛、通文學、精算術，然後可以造國民幸福。

噶布倫爲終身之職，雖法王不得左右之。然不許用轎，用之者惟達賴喇嘛、駐藏大臣、及班禪喇嘛。外此惟噶倫卜有時亦得用轎。

噶布倫之官爲三品，服黃色之長下衣，名沙古希，冠蒙古帽，飾以珊瑚頂戴。但喇嘛噶布倫，中國政府不給頂戴。

噶布倫缺額時，噶倫卜自記戴琫、仔琫、商卓特巴中三人之名，送於布達拉宮，乞神宣佈。若三人神皆不下籤，更記新名，再乞託宣。如此依賴神力，以免被此之競爭。

又　仔琫三人，商卓特巴二人，皆四品官。其職總理財庫，掌其出納，及鑄造銀錢之事。遇有缺員，由業爾倉巴、協爾幫、大中譯等官陞補，亦有以濟仲喇嘛陞補者。

又　協爾幫，五品官也。有二人，其職掌刑名訴訟，而任司法之責。西藏無裁判官與辨護士之別，達賴、噶倫卜、或噶布倫爲裁判官。協爾幫在辨護士之任務，色拉寺及別蚌寺內事件許兩寺之大喇嘛以裁判權，但重罪則不得不送噶倫卜，或噶倫卜之法庭。剖斷後再呈駐藏大臣覈定。其他著名寺院，關於宗教上之小事件，亦許以裁判權。

又　業爾倉巴，五品官也。有二人，掌徵收錢糧，有缺額得以喇嘛補任。

又　朗仔轄，五品官也。有二人，管理前藏首府拉薩之街道，掌市中諸務。

又　大中譯二人，卓尼爾三人，小中譯三人，隸於噶布倫，分掌庶務。各第巴以下，不過管理法王之雜務而已。

又　達埰爲六品官，有二人，掌馬廠之事。

又　地方置營官管理之，營官稱知事或郡長。隸屬駐藏大臣，掌地方之民事兵事，平時以收稅官名之，有事時受駐藏大臣及戴埰之命與敵交戰。

營官量地方大小、人口多寡、事務繁簡，置一人或二人。有以喇嘛充之者，若置二人則民事兵事各管其一。營治置於人民聚落要衝之地，建設碉房居之。恰如堡寨，故稱爲營。多在山腹形勝之地。有大營、中營、小營、邊營之別。其在前藏者，有大營十，中營四十三，小營二十五，邊營十四。其在後藏者有大營三，中營十四，小營十五，營官之品級亦有差。大營及邊營五品，中營六品，小營七品，但後藏之大營爲三品，其品級與前藏噶布倫同。其喇嘛爲營官者，中國政府不給頂戴。

營官之下有書記二人，倉庫官二人，數村一團長，一村有村長，一村之內，又有甲長云。

又　堪布，僧官之總稱也。前後藏皆同。其職管理寺院，講習經典，有總堪布、通巴堪布、達爾罕堪布之別。其品級自三品至八九品，其所管以寺院之大小、喇嘛之多寡爲差。又堪布雖有職司者，中國政府不給頂戴。

又　碩第巴爲五品官，管理札什倫布之市民，與前藏之朗仔轄同。

又　歲埰、森埰、濟仲者，佐班禪額爾德尼分掌後藏大小政務者也。前藏僧俗互用，組織較備，後藏則全用喇嘛僧徒，官制簡單，其陞轉補任由班禪會同駐藏大臣、達賴喇嘛議決。其小官班禪亦得任意委用。

又　喇嘛僧　喇嘛爵秩有十數等，其最尊者曰國師、曰禪師。其次曰札薩克大喇嘛，曰副札薩克大喇嘛，曰札薩克喇嘛。以上給印，餘給箚符。其次曰大喇嘛，曰副喇嘛，曰閒散喇嘛。札薩克喇嘛之徒，有德木齊格、思規格、隆班第等。

清・鐵船居士《藏紀概》　兵無營制，凡當爭戰，其中壯勇點能爲者充之，事定仍歸本業。

清・允禮《西藏誌・徵調》　西藏稅賦，隨其出產，或牛、羊、紫草、麥、豆、青稞、毯氈、毛氈、皮張等，或馬奶、酥油、雞、豬、野牲、菓食、金、銀、銅、鐵、酒諸類，皆隨所產上納。設有公所，名曰商上。凡所納稅賦及張罰罪人銀錢，俱存備公用，並喇嘛念經之費。至于土民之服役者，名曰烏拉。凡有生業之人，毋論男女皆派，即他處來者或僅婦女，但能自立烟灶，租房居住者，亦派多寡，各量其貧富不等。其頭目牒巴，皆派用烏拉，照所居室之大小，派定應需之數，或三四名或十數名，照數輪派烏拉應役，無人則雇窮民代之，或每日每名納銀五分。年過六十免之，遇大差則派牛、馬、驢、騾。富者應出若干，貧者三四人公攤一頭匹。藏地產馬少，率由霍耳一帶及青海等處來者，價頗昂，即中馬一匹，亦須十七八兩至二十兩者。

又《朝貢》　藏衛地方，乃賞給達賴喇嘛采邑，免其正賦之貢。今達賴喇嘛、頗羅鼐爲一班，班禪喇嘛爲一班，各間年一次，遣額爾沁漢云使臣喇嘛之使，又稱堪布，頗羅鼐之使又稱囊員。進貢，繕唐古忒字表，恭請聖安，以伸誠敬。其所進之物，乃藏香、藏杏、藏棗、珊瑚、蜜蠟、珠子、木碗、金絲緞卡契、紬卡契布等物。其木碗有二種，一曰札木札牙，木色微黃，堅潤有細文，云能避諸毒，每一個價值十數金以至數十金者。一曰拉庫爾，木色微黃，花紋畧大，云亦能避毒，價亦須數金。

清・李心衡《金川瑣記》卷三《徭役》　夷俗多力役之征。一家中更番出應，終歲幾無虛日。惟喇嘛及土僧得從優免。此外，雖頭人之弟兄亦與齊民同作苦云。

清・陳登龍《裡塘志略》卷下　供應夫馬定例　有大小之別，過一百隻者謂之『大烏拉』。明正司直送裡塘，裡塘直送巴塘。不及百者謂之『小烏拉』。明正司送至河口換替，河口送至西俄洛換替，俄洛送至裡塘換替，裡塘送至喇嘛了換替，喇嘛子送至巴塘換替，西來亦然。自喇嘛了至河口皆裡塘地，此裡塘之民所以苦於役也。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二　藏地收納賦稅存貯公用之處，名曰商上。

凡畜人之應徭役者，名曰烏拉，其牛馬騾驢亦稱烏拉。凡有業者，無

論男女，皆派之。其從他處來者，或僅婦女但能自立煙竈賃房居住者，悉令應役。即頭目碟巴均按居室之大小定其多寡，或一家派數名，或數家派一名。無人應役，亦許顧代，年過六十始免之。

又 番人徭役以住屋計，如三層兩層樓房者，徭役最重。平房次之，黑帳房又次之。近年多有棄其大寨，避入黑帳房者。大路差徭日重耳。

清・陳登龍《裡塘志略》卷下 喇嘛大寺蓄積甚富，堪布三年一換，以所積交新堪布，乍倉亦然，示無私財也。然放債取利甚重，年將一倍，其不能償者，則拉其牛馬貨物作抵，甚至有封其家產者。吁，佛以不貪爲法，其徒背戾若此，眞可怪也。

清・松筠《衛藏通志》卷一二《條例・租賦》 一、前後藏所出租賦，悉歸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收用。至商上一切出納，應統歸駐藏大臣稽查、總核，以杜商卓特巴等侵漁之弊。凡駐藏大臣衙門官用，以及換班官兵，皆不得於商上稍有侵那。

一、各寨租賦應按年徵收，清交商上。該商卓特巴立限，嚴催經徵之濟仲、營官、第巴等，年清年款，不得違限拖延，亦不許先一年預徵租賦。如各寨有逃亡絕戶，實在田畝拋荒者，即將該戶租賦豁免，俟有佃種之人，再行照例陞科。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三 〔光緒二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早發大朔塘，【略】待過大朔山，又招之而來，頗爲盡心拉縴並幫轎，其累非常，賞之實可憐。待至山頂，羣向轎磕頭、打問訊，訴許多番語言。其伊等告知大人向來皆送至山頂，不往下送，一直到站，俱無上山路矣。余頷之，隨欣欣然而去。復行數里，又向轎前磕頭打問訊。余以爲來討賞也，問之，乃其頭人以爲半路逃跑，令其趕回對證。因告其頭人，實係送到山頂，余令其折回，非私逃也，始放之而去。

又卷七 〔光緒三十年九月〕初七日。辰刻赴扎什城教場，調來達木官兵二百餘名演看。其協領有七旬光景，弓馬皆好，其餘尚堪入目。自撥什戶以下，則搭箭在弓把內矣，番人法則殊可笑。兵丁則演三槍，雖排寬，然命中三槍者不少。均按章二槍、三槍賞之以藏錢，一槍者不賞。其協佐以下賞其袍褂料、小帽、佩刀、哈達、銀牌等件。其禮節，至教場，漢營、達木八旂皆跪接。至將台畧坐，用茶點。接時升礮，升座，復升礮。委員等奉三揖參堂，還之。遊擊等叩參，達木八旂叩參，洋隊教習等叩參，噶布倫等跪參，營官等跪參。或立或坐，或拱手不拱手，各隨其宜。閱官員弓馬後，升砲退堂。用早飯，飯畢升砲、升堂，看兵丁槍支，十人一排，到十一排。委夷情兼糧務恩惠臣代看，升砲退堂，在內稍歇。至十八排復升堂、升砲，至十九排八人看完，衆官參堂如上。遂升砲、升轎，衆委員送轎，衆營官等跪送如上，回署己申初矣。達木八旂遂遞哈達謝操，其日升砲多次，未免不憚煩而又貴火藥也。一笑。

又卷一二 〔光緒三十二年六月〕初四日，惠臣、鶴孫、化臣、海山來回公事。現在錢法大壞，因光板太多之過。商上欲收之，乃徒託空言，殊可惡，皆係各世家所爲，貪得無厭之過也。晚飯後至南門外橋上一觀，魚鷹子甚多，極有趣。踏至柳行東路北，新修一小廟，供財神蓮花文殊變像。此乃原有者，不知新塑者，又何佛也。爲商上所爲，先作孽後修福，想佛有靈，未必保佑。

清・張庭武修，楊景昇纂《丹噶爾廳志》卷五 東科寺則地土之廣、田租之多偏丹邑皆是也。且毘接於西甯縣迤西各莊，設立各等苛虐刑罰，權埒官吏而寃橫遇之。僧徒衆盛至百數十人。東科呼圖克圖雖爲寺院地土之主，而掌財賦收納之柄者惟管家番名香錯一人所司。寺僧得爲管家，柄利數年，家貲累千萬金，富雄一鄉矣。故東科寺院之利，上不歸呼圖克圖，下不歸衆僧，惟中飽於管家及其下數人而矣。

清・松潳桂豐《松潳桂豐奏稿》 掌辦商上事務通善濟嚨呼圖克圖，恭奉達賴喇嘛率領闔藏衆呼圖克圖，三大寺堪布，新舊佛公，台吉、僧俗番官、軍民人等，公具切實甘結，懇請欽差駐藏辦事大臣松，代爲奏咨事。伏查洋人入藏遊歷一案，屢接駐藏大臣譯文內稱，立定條約準其入藏，奏明之件，萬無更改，各國到時，漢番一體照護。勿滋事端等因，並面奉屢次剴切曉諭，遂將藏中向無洋人來過，並習教不同，恐於佛地有礙。闔藏僧俗大衆，公立誓辭，斷不準其入藏，情甘具結。實在情形大衆苦衷，懇求駐藏大臣代爲咨報矣。而兩藏世世仰蒙大皇帝天恩，振興黃教，保護佛地。何能仰報高厚鴻慈於萬一，豈敢執意抗違不遵？惟查洋人之性，實非善良之輩。侮滅佛教，欺哄愚人，實爲冰炭，斷難相處。茲據闔藏僧俗，共立誓辭，不準放入，出具切結。從此世世不顧生死，永遠

不準入境。如有來者，各路派兵阻擋，善言勸阻，相安無事。如或逞強，即以唐古忒之衆，拚命相敵。諒在上天神佛庇佑佛地，大皇帝恩護黃教，斷不致被其欺壓而遭不幸也。謹將闔藏僧俗官民大衆公議苦衷傷心情形，出具切實甘結。特來駐藏大臣代爲奏咨，切望皇恩無疆，以救闔藏衆生之性命也。謹呈。

光緒五年七月　日公具。

又　跪奏，爲遵旨派員將俄羅斯各國人等善言勸回，護送出境，相安無事，恭摺馳奏，仰祈聖鑒事。竊奴才等派委駐藏隨印司員理藩院主事開泰，帶領弁兵通事人等，會同番官，馳往巴塘川藏交界處所，迎勸奧斯馬加國人，以資彈壓，俾免滋事。又派額外馬林等馳赴哈拉烏蘇，探察番官勸阻俄國官尼情形，據實飛稟咨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在案。茲據額外馬林並商上稟稱，於十一月初一日，在哈拉烏蘇迤東會見俄國之人，以禮相接，善言力勸。聲稱並非駐藏大臣商上各官不遵，實因唐古忒僧俗大衆以爲習教不同，共立誓阻，不肯放入。亦難勒令辦理，恐其別滋事端，兩皆不便等語。該國之人聽之，無可如何，遂要執照起程而回，護送出境。又據班滿隨印司員四川候補知府鐵魁、巴塘都司李萬春等，由巴塘稟稱，公同將奧斯馬加國人竭力善勸，改道入滇。於十一月初三日護送起程，均各相安無事等因。先後稟報前來。除將原稟結底咨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並咨知四川、陝甘、西甯各督大臣，通札各屬外所有遵旨派員，善言勸回俄羅斯各國人等情形，理合據實恭摺馳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等因於光緒五年十二月　日具奏。六年三月軍機大臣奉旨。欽此。

清・黃楙材《西輶日記》　近歲以來，西洋各國，數次派員進藏遊歷，俱被番民阻止，改道滇南而去。楙材等行抵巴塘之時，藏內番民，聞有印度之行，諸多疑慮，聚衆阻撓，難以理諭。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二　徐玉厓觀察《烏拉行》元註：蠻俗，用夫馬牛輓運，均號烏拉。馬牛二，一夫操之，馬牛一兩夫代之。繫軍行成憲。蠻奴似通牛馬語，馬前牛後相爾汝。爾能爲我增橐囊，我還爲爾輕鞭楚。我不仗儞沽餘糧，爾當爲我烹作脯。爲牛爲馬爾莫分，呼馬呼牛我並許。一牛一馬惟我持，半馬半牛代爾舉。嗟哉征程迅有期，愼莫逡巡將官怒。山川雖險莫言勞，冰雪雖寒不知苦。饑來我飯有官茶，死去爾身即軍糈。

清・松筠《鎮撫事宜・西招紀行詩》　自此茂林木，飛瀑懸瑤光。由此前進，山明水秀，其飛瀑寔勝於打箭爐之頭道水，而兩旁間有山寺民居，林木森然，鳥獸蕃多。濟嚨地名，自卓黨行八十里至此。番黎聚，田肥稞麥良。濟嚨爲衛藏極邊，外接廓爾喀，西南行十日可抵陽市，番民大小四百餘戶，地氣和暖，一年兩熟。民俗微有異，人情兩面望。厥端果安在，無名榷稅傷。此地原無防戍，雖有正副營官二員，不過僅知收糧斂賦而已。從前廓爾喀入寇，既至濟嚨，番民等無能敵御，竟自順從。因察其故，緣唐古忒向不知撫恤百姓，且以濟嚨田肥，多產稞麥。凡有運貨至宗喀以內貿易者，率由宗喀營官抽收牛糧，各色雜稅，寔爲苦累，日久怨生，以致心存兩望。幹是宗喀等處百姓，有背鹽赴濟嚨易糧者，該處番民，亦即私行抽稅分用，其營官等亦不之問，此復成何事體。因諭以聖主鴻恩及達賴喇嘛慈悲，其濟嚨、宗喀互相抽稅一事，槩行嚴禁。並將兩處無名雜賦，分別減免，各發給印照，以重永久。且有恩賞銀兩，分別撫恤。衆番民無不忻感叩謝天恩，立見民情悅裕，似皆誠心內向矣。惟德可固結，衆志堅城防。邊地既無戍守，惟有布德可以固結人心。要在訓誨營官，善爲撫養百姓，使之漸知戰守之方，人各遵信奉行，咸能自固疆域，則外患無自生矣。每年仍應留心訪查於此等極邊地方，或有夏雨冬雪過多成災者，即飭噶布倫等差派妥人，由商上領項前往賑濟，並委妥差營弁一名，同往撫恤安慰曉示，則民心永固矣。即近藏冬屬百姓，如遇災荒，亦應酌量恤賞。

又　遊牧缺禾稼，生計惟牛羊。民力苦竭蹙，背鹽以易糧。薩喀草地無田禾，民皆遊牧，畜牛羊以養生納賦。地方寬闊，駐有營官二員管理，尚有所屬之桑薩、偏溪兩處地方，各有小頭人分管。數十年來民多窮困，幸境內北有鹽池，百姓常往還行四十餘日，背鹽赴濟嚨易米，以度日納賦。餘於濟嚨道中，曾見此等易米之人，詢悉其苦況，實屬可憐。昔有千餘戶，今惟二百強。壹是苦征輸，蕩析任逃亡。此地早年原有百姓一千餘戶，牛羊亦本蕃孳。實因賦納過重，人口日漸逃亡，以至薩喀、桑薩、偏溪三處，共止剩有百姓二百九十六戶。人戶既少，所畜牛羊較前止有十分之二，查其應納正項酥油及抽收牛羊稅銀外，尚有數千兩無名稅賦。種種苦累，民不堪命，因憶及薩喀境內之鹽池，久爲廓爾喀希冀，此地百姓，若不及早撫養，或致盡數逃亡，則鹽池未必仍爲衛藏之所有。遵諭以聖主隆施，並達賴喇嘛慈悲，所有薩喀百姓，除應納正項酥油及二年一次例收之牛羊稅銀外，其餘無名賦納，盡行豁免，並發給印照，以垂永久。仍飭令該處營官，留心招集流亡，漸次安業。幸遇皇恩薄，於惠救蠻荒。此等空苦邊民，幸遇恩賞撫恤，在在無不均沾雨露，番庶爲之復蘇矣。繼以減賦納，邊氓乃阜康。所有濟嚨、宗喀、薩喀三處百姓，皆

已減免稅賦，其喀拉木、絨轄、喀達、定結、帕克哩、阿哩等處番民租賦，查明均爲減免，並示體恤，謹將辦理情形入奏，仰蒙聖鑒允準，是邊徼窮番，盡得休養，其生計寬抒，人心自固。伊昔半流亡，往往棄田閭。甘心爲乞丐，庶得稍安舒。寧棄田廬，甘爲乞丐，民不堪命可知。乃因差徭繁，頻年增役夫。出夫復不役，更欲折膏腴。緣達賴喇嘛商上每年差派雜役繁多，所屬種地番民，一年交納各項錢糧外，每戶仍攤出銀三兩至六兩不等，名爲邦貼夫役盤費，且有管事頭人，以夫役折價而肥己者，不一而足。蓋此項差役，係灑掃布達拉等處寺院及秋季割草應用而派。因循年久，遂爲定例，其苦累番民，莫此爲甚。因查商上日需草束，原有百姓，每年所交折色銀兩，不得足數割草夫價，尙有盈餘，盡可雇募，以應灑掃之役，此在商上不過微減浮費，而衆百姓每戶一年省銀數兩，則生計寬裕，向之甘棄田廬，大庶可漸復本業矣。凡居通衢戶，烏拉鞭催呼。耕牛盡爲役，番庶果何辜。餘行抵羅曜塘，有番民稟訴，每年商上及大寺廟，差人赴噶拉木等處貿易，百姓等應付烏拉，苦累已極云云。復查屬實，而羅羅百姓因此已逃去十之六七。凡有通衢大路及邊地百姓，皆有此累，是應卽爲嚴禁。況貿易並非公事，自宜隨處發價，雇覓應用，以紓民力。敬以廣皇仁，嚴革積弊餘。所需割草夫役，灑掃寺廟人夫，每年均有所收草束折色銀兩，雇覓應用，其百姓每戶一年攤出之項，永行停派。至貿易者所需烏拉，酌定章程皆令發價雇覓，其唐古忒大小各世家，一概不準私用烏拉各緣由，均經俱奏。奉旨允行，已偏發告亦曉諭，禁除積弊，或恐日久復萌，仍須察查耳。

又《秋閱吟・還宿邦磬》　荒番遮道訴，糧賦累爲深。途次瓊堆，有男婦泣訴告累。昔戶今攤派，有田無力耘。此地原有番民五十五戶，今止存八戶，而仍照原數徵糧。可憐兵火後，戊申、辛亥，兩被廓爾喀騷擾，夏值暴尪頻。後出天花，復遭瘟疫。稽實減征納，慈悲達賴仁。遂飭噶布倫詢明諭，以達賴喇嘛慈悲，照依寔戶徵糧，並札飭營官遍查有似此者，俱著按照現戶徵收，可期休養生息。

又《莽噶布堆》莽噶布夷至此五十里。　路近山風烈，天晴亦不妨。此站最近，途經大山口，遇風甚烈，然晴明日暖，余勒櫜縱騎，卽時至站，從者一無所苦。誰知零落地，珠默弟兄傷。遺址蠻村冷，空場田畝荒。聞此一帶先年人煙本多，後因藏王珠爾默特那木札爾，欲害其兄珠爾默特徹布登，于是珠爾默特徹布登擁兵經此避至阿哩，珠爾默特那布札爾復屢次發兵，由此征進，沿途多被騷擾，以致居民流亡十之八九。皇威鎮遐域，誅暴慰循良。乾隆庚午珠爾默特那布札爾謀逆，伏誅，並查出珠爾默特徹布登係伊所害，蒙恩恤賞珠爾默特徹布登世襲輔國公，現伊曾孫林親彭楚克承襲。廟算垂良策，缽衣傳教黃。爵收銷逆慝，勢弱永安康。先是珠爾默特那布札爾信崇紅教邪術，漸至謀逆。既誅，奉旨除其王爵，禁其邪術，振興黃教，衛藏迺安。

又《達木觀兵》　達木係草地，所居官兵本青海蒙古。初，青海厄魯特固什汗剿滅藏巴第巴，因留兵二千餘住此護衛達賴、班禪，後固什汗曾孫拉藏汗于康熙年間被準噶爾戕害，達木蒙古亦被據去十分之九。雍正初年，青海羅布藏丹津與察罕丹津構衅，該遊牧人衆有避兵投藏住達木者，自是達木所居新舊蒙古共八百餘戶。遂爲八鄂托克，後置固山達佐領驍騎校各八員，分管所屬，因呼爲達木八旗，固宜勸之教之，用成武備。遊牧固安生，因何武備輕，各貪安逸，未嫻兵技。健兒須獎率，法度賴持衡。嚴重緣旌旆，雖曰八旗，並無旗幟，因添設旗纛排演隊伍。馳驅準蛛鉦。雖有兵而無號令，固置海螺以起之，鉦以止之。習勞爲獵較，兵衆雖有槍箭，未能嫻熟，而不知圍獵，躬率教之，以習勞焉。御盜卡防營。其遊牧東北常被盜牛只，而不知跡蹤尋覓。因諭令高處設卡瞭望，以巡盜賊。槍箭操乘馬，今因山達共攢騎兵五百，雖各習馬槍馬箭，向不期會操演，以致控馭生疎，因先教以圍獵，繼演陣法，可期健銳。騰驤利遠行，幸各有馬，足資馳驟。練兵申紀律，制銳養昇平。

又《僧格隆》阿木嶺至此百四十里屬後藏。　問訊天池自阿木嶺東行七十里有海子，唐古忒呼爲那木錯，乃番語天池也際，懲奸慰善良。有告營官之催頭任意勒索者，因卽訊明痛責示懲，並罰營官出貲，給還百姓。巡方爲省斂，差役減從綱。此地戶少，糧差過重，因飭後藏卓呢爾同營官查明，諭以班禪慈悲，各按定戶納糧，唐古忒謂戶曰綱。

又《羅羅塘》甲錯至此百二十里。　清曉越崛峨，過甲錯大嶺。波絨頓九河。有波絨巴者，相傳爲唐古忒大家。世居遊牧甲錯山陽，有九山九河，卽其東界，於此敬備茶輿。日中步緩緩，迤暮問羅羅。昔苦今何若，咸稱己脫苛。乙卯年奏明曉諭，凡商上及各大寺廟差往噶拉木貿易者，自羅羅起，所需人夫牛只，皆令隨在發價，其唐古忒世家及達賴喇嘛親屬人等，概不準私用烏拉，一一嚴禁。令已二年，詢之百姓，據雲無復苦累矣。田禾微有歉，量減感慈多。詢悉田禾有被霜者，飭交噶布倫查明，諭以達賴喇嘛慈悲，量爲減賦。

清・和寧《西藏賦》　其治兵也，古創軌里連鄉之制，今有戴如甲定之名。壯獫科頭團三千之勁旅，瞎巴嚆矢分五百之屯營，習之以步伐齊止，表之以旗旌旌旌。刃鍛矛礪，干比戈稱。射侯破的，長垛飛堋。一鼓兩甄，江濤卷浪。五花九子，火陣連城。奈國提陀，作一夫當關之氣，仁祠菩薩，稱百年不用之兵。乾隆五十八年欽定章程，戴琫四品管兵五百名，如琫

五品管兵二百五十名，甲琫六品管兵一百二十五名，定琫七品管兵二十五名。共額設番兵三千名。前藏駐劄一千，後藏駐劄一千，江孜五百，定日五百，俱隸綠營將備，隨時一律操演。

又　其設官也，商上統僧衆之宗，布達拉一切收納、度支、辦事之公所，名曰商上。噶廈馭蠻疆之廣，噶布倫等辦理通藏事務公所，名曰噶廈。噶布倫領四方之政，治權居岳牧之尊。噶布倫四名，總理通藏錢穀、刑名、兵馬及陞調，大小番目悉稟於欽差衙門，以定行止。乾隆五十八年，欽定章程內外番目，議給三品至七品頂戴，噶布倫係三品銜，歲支俸銀、緞疋，由京理藩院按年支領。倉儲巴綜五庫之藏儲，職等金倉之掌商卓特巴，俗名倉儲巴，係四品銜，管理商上及大招庫藏。希約第巴秸粟徵科，即碩第巴係五品銜，管理地方，徵收錢糧，其辦事之公所名曰碩裡。業爾倉巴稟糈給養，亦係五品銜。管理支給各僧衆口糧。浪孜轄稽市井之奇衰，亦係五品銜，管理拉薩地面及刑名。脅爾邦聽閭閻之直枉，亦係五品銜，聽番民詞訟。卓尼奔走喪侶維勤，係六品銜，供雜職事。孜琫會要漆書無爽，係四品銜，掌庫藏出納簿籍。密本司版戶之登，係五品銜，掌番民戶口冊。達本任馬閑之長，係六品銜，管理馬廐。第巴分治於外寨厥品維三分管各寨落地方事務，即營官也。分大中小三等缺。大第巴五品，中第巴六品，小第巴七品，俱依次陞調。中譯書記於公衙其階有兩。司書寫計算者大中譯，六品銜，小中譯七品銜。

清・鄧承偉《西甯府續志》卷九《藝文志・陝甘總督楊》　竊查河州同知，現駐州城內。其管番民七十一寨一十五族，計一萬四千餘戶，散處河州邊外之循化、保安、起台地方。距州城近者往返三四百里，遠者七八百里不等，一切命、盜案件及戶、婚、田土詞訟，俱隸州同知管理。該丞遠駐州城，既難遙制所管番民，亦多未便當，查該丞衙門從前兼管河司茶務，有收支疏銷之責，是以駐劄河州城內。今臣明因虛設無益，現已另摺奏請裁汰。雖有存剩陳茶搭支兵餉，河州知州即可就近兼管，應請將河州同知移於邊外之循、保、起三營適中之循化城內駐扎。則一切命、盜詞訟案件，俱得就近迅速辦理，番民完納糧賦亦得免於遠涉，而流棍匪徒不得潛匿滋事，於番民實爲有益。至該廳每年征收番糧，係支給各寺廟喇嘛口糧之用，共寺廟二十一座，內座落口外僅有二座，其餘十九座俱在州城及附近地方。若令喇嘛均赴廳新移地方支領，未免有遠運之費。應將口外二廟口糧仍在該廳就近支領外，其餘糧食即就近支給循化等營兵糧，兵丁應赴州支領之糧，就近支給各寺喇嘛，則兵丁、僧人均屬便宜。其同知衙署照例建蓋，舊有衙署估變歸公。俸公役食悉照舊制，勿庸更改。如此則要地得人制理，似於地方番民均有裨益。

又《川陝總督岳鍾琪安集民番疏》　竊照苦惱兒等衆經懲創之後，蒙皇上大加恩育，無不畏威懷德，心悅誠服。但各邊番部歸服以來，其設立條目，酌定貢賦，安集番民等事尚未料理合宜。臣愚以爲應及此事，細加籌畫，務期人遠可行，不揣冒昧，謹據管蠡之見，爲我皇上陳之。凡切近河、洮、岷州內地番人，與百姓雜處者，向通漢語。自歸誠後，今已改換內地服色，無庸設立土千百戶。但就其原管番目，委充鄉約里長，催收賦料，久則化番爲漢，悉作邊地良民。其去州縣衛所較遠之部落，現在有地耕種者，今按畝納糧；其黑帳房種類，遊走無定，畜牧爲生者，擇可耕之地，教令墾種，十年起科。仍令修造廬舍，使有恆產，不致遊走。其不產五穀，無可耕種者，令酌量貢馬。此種部落與切近內地者不同，自應就其原有番目給與土千百戶職銜，頒發紙令其管束。至於納糧貢馬，近州縣衛所者歸州縣衛所，近營汛者歸營汛。其文武員弁經手貢賦，有借端多索者，嚴定處分。至各番內，或曾經剿除番目已正法，現有地方私委番目，恐非衆心悅服，應查明更換。伏念稽查安置委折甚多，稍不合宜，便滋擾累。若今地方官經理，賢愚不等，苦樂不均，非奠安邊境之長策。臣請於明春踏勘沙州歸途之便，自甘涼至莊浪各番部落，照現奏事宜親身料理。其西甯、河州、洮、岷州各屬，請交都統達鼐會同總兵官黃喜林照式親身料理。四川、松潘口外各番，請交總兵張元佐照式親身料理。庶千餘里邊疆歸順之番人，俱得安身樂業，從此億萬年，永享聖朝太平之福矣。

清・黃沛翹《西藏圖考》卷七《藝文考上》　一、各寺坐牀堪布應令達賴剌麻會同駐藏大臣秉公補放一欵。嗣後凡有各大寺坐牀堪布缺出，達賴剌麻應知會駐藏大臣、濟嚨呼圖克圖公同揀放等語，應如所請。遇有大寺坐牀堪布缺出，務令會同，妥爲揀擇，給與會印，執照，派往住持，以昭愼重。

又　一、商上銀錢出入應照新定數目，畫一支放一欵。據福康安等奏，今商上鑄造純淨十足銀錢，不許絲毫攙雜，令用漢字、唐古忒字於正面、背分鑄『乾隆寶藏』字樣。每紋銀一兩，換新鑄銀錢六圓，換商上舊銀錢及巴勒布錢八圓。惟查番寨租賦有以銀錢折交物件者，若商上收納不

公，勢必苦累番民，應如所奏，嗣後商上收納銀錢及採買各物，俱照所定兌換之數，按新舊分別折收。仍令駐藏大臣隨時稽察，倘查有出輕入重等弊，即行奏明查辦。

清・鐵船居士《藏紀概》 娼妓呼爲香珠馬兒，任人招接宿。其夫呼爲香珠普兒，招人亦賤視之，若中華之娼家樂戶也。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二 藏地徵、調兵馬，近則頭目戴綳催集，遠則文信傳調。遇急則用傳旂，以箭一枝，繫白哈達于上，飛遞傳催，依限而到，無遲悞者。又聞機密之事，用木炭一塊，崇朝之間，千里可達。較勝于案牘繁多，輾轉稽遲也。又聞藏地文案，每閱三年清釐，一過，將舊案焚棄焉。

清・孟保《西藏奏疏》卷一〇《僧俗番缺》 道光十九年八月二十日奏。爲奏請補放戴埲事。據噶勒丹錫哷圖薩瑪第巴克什咨稱，後藏四品頂帶戴埲旺足多結，因病出缺等情呈報前來。所出之缺自應揀員補放。臣等照例於應放戴埲人員中，視其能管唐古特兵者揀選。得後藏如埲羅爾布擬正，博窩營官戎吉堆巴擬陪，出具考語，另繕清單，恭呈御覽，伏乞皇上補放一員，爲此謹奏。請旨。

應放後藏戴埲一缺。擬正後藏如埲羅爾布，人結實，能管唐古特兵，年四十二歲。擬陪博窩營官戎吉堆巴，人明白，辦事可靠，年四十二歲。

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奉到硃批，著擬正補放。欽此。

又 道光十九年九月二十日奏。爲奏請補放噶布倫事。據噶勒丹錫哷圖薩瑪第巴克什咨稱，噶布倫敦珠卜多爾濟兩目失明，不能辦事，呈請辭退。噶布倫加結呈報前來。臣等當即委派駐藏遊擊瑞周前往確驗，噶布倫敦珠卜多爾濟兩目失明屬實，具結前來，自應揀員補放。臣等會同噶勒丹錫哷圖薩瑪第巴克什，擇其人明白，辦事有益者揀選。得仔埲足美策旺班覺爾擬正，仔埲吉嘉敦珠布多布結擬陪，出具考語，另繕清單，恭呈御覽，伏祈皇上補放一員。爲此謹奏。請旨。

應放敦珠卜多爾濟噶布倫一缺。擬正仔埲足美策旺班覺兩人明白，辦事諳練，年三十六歲。擬陪吉嘉敦珠布多布結，人樸實，辦事勤，年五十三歲。

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二日，奉到硃批，著擬正補放。欽此。

清・孟保《西藏奏疏》卷七《年班進貢》 道光二十年九月十五日奏。爲轉奏皇上六旬萬壽，叩賀天喜，班禪額爾德尼、代辦達賴喇嘛事噶勒丹錫哷圖薩瑪第巴克什等，差巴雅爾堪布呈遞丹書克，仰祈聖鑒事。茲據班禪額爾德尼、代辦達賴喇嘛事之噶勒丹錫哷圖薩瑪第巴克什等呈，稱小僧等仰蒙大皇帝天恩，至優極渥，未能答報，除每日念誦經典，恭祝大皇帝福壽天齊外，明年恭逢大皇帝六旬萬壽，叩賀天喜之年，小僧等差巴雅爾堪布代進丹書克、稍盡微誠，懇請大人等轉奏大皇帝聖鑒。俟命下之日，小僧等將恭備呈進佛尊等物，交付巴雅爾堪布，於次年正月由藏起程等情前來。臣等恭查皇上五旬萬壽叩賀天喜時，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噶勒丹錫哷圖薩瑪第巴克什等，差巴雅爾堪布恭遞丹書克，由四川一路赴京在案。今既據班禪額爾德尼、代辦達賴喇嘛事之噶勒丹錫哷圖薩瑪第巴克什等呈稱，明年皇上萬壽，叩賀天喜，差巴雅爾堪布恭遞丹書克，實屬出於至誠。臣等具奏，伏乞聖鑒。俟命下之日，臣等曉諭班禪額爾德尼、代辦達賴喇嘛事之噶勒丹錫哷圖薩瑪第巴克什，謹遵奉行，謹奏請旨。

道光二十年十月二十二日奉旨，據孟保等轉奏，班禪額爾德尼、代辦達賴喇嘛事務之噶勒丹錫哷圖薩瑪第巴克什，呈請於明年差巴雅爾堪布叩賀朕六旬萬壽，恭遞丹書克一摺。班禪額爾德尼、噶勒丹錫哷圖薩瑪第巴克什等，差巴雅爾堪布恭遞丹書克，實屬出於至誠，深爲喜悅。著照伊等所請，飭交孟保等照例辦理起程，扣至明年七月內到京，仍由川道來京。欽此。

又 道光二十年九月十五日奏。爲每年例進貢香，可否統交進京之堪布帶往，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竊臣等本年承準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二月二十一日，欽奉諭旨，以西藏離京遙遠，所有前後藏年班，著改爲每間二年入貢一次等因，欽此欽遵在案。伏查臣等每年應進貢香及另備添換藏香共一千枝，向交年班堪布帶京送至理藩院衙門，代爲恭進。今前、後藏入貢年班堪布，仰蒙聖恩，優加體恤，改爲每間二年進京一次。至臣等每年例進貢香，若由內地運送，不無有勞驛站。若由西寧行走，地處蠻荒，恐難照料。合無仰懇天恩，可否將二十年及二十一兩年應進貢

香，統俟二十二年後藏堪布進京帶往恭進，嗣後每年臣等應進藏香，均歸堪布帶京恭進之處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訓示，遵行。爲此謹奏。十一月二十八日奉到硃批：如所請行。欽此。

又　道光二十一年閏三月二十三日奏，爲請旨事。據噶勒丹錫哷圖薩瑪第巴克什呈稱具辭，噶布倫二等臺吉敦珠卜多爾濟於上年十一月初六日，因病身故，所遺世襲二等臺吉，應令伊子四郎班足拆里承襲之處，懇求轉奏大皇帝恩施等情前來。臣等查得敦珠卜多爾濟二等臺吉係道光十一年派委查辦商上地畝，認眞出力。保奏奉旨，敦珠卜多爾濟著賞給二等臺吉。道光十五年，因辦理博窩夷務頗屬奮勉。保奏奉旨，敦珠卜多爾濟前經賞給二等臺吉，著加恩準其伊子嗣承襲二次。道光十六年，因辦理博窩夷務，將唐古特軍糧供支無誤。保奏奉旨，敦珠卜多爾濟著加恩準其再襲一次。伊子四郎班足拆里卽賞戴用臺吉頂帶。道光十八年，因剿辦博窩夷匪，屢獲勝仗，博窩夷匪畏罪投誠。保奏奉旨，敦珠卜多爾濟著加恩，準其伊子嗣又再承襲一次。今二等臺吉敦珠卜多爾濟身故，伊現有一子四郎班足拆里，年二十六歲。其所遺二等臺吉應請準其將伊子四郎班足拆里承襲，仍戴用臺吉頂帶。爲此謹奏請旨。於四月二十八日奉旨：孟保等具奏敦珠卜多爾濟所遺二等臺吉，請將伊子四郎班足拆里承襲一摺，著照孟保等所請。敦珠卜多爾濟所遺二等臺吉，準其伊子四郎班足拆里承襲，仍戴用臺吉頂帶。欽此。

又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七日奏：爲噶布倫出缺，請旨補放事。竊據噶勒丹錫哷圖薩瑪第巴克什咨稱，噶布倫足美策旺班覺爾，現在軍營身故，所遺之缺應行請旨補放等因前來。臣等查西藏遇有噶布倫缺出，照例由戴琫、仔琫內揀選擬定正陪，奏請補放。今查有前藏戴琫比喜於上年剿辦森巴生番，在事出力，曾經臣等保奏，以噶布倫卽補，奉旨允準在案。今噶布倫足美策旺班覺爾所遺之缺，應卽以戴琫比喜升補。爲此謹奏請旨。於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內閣奉上諭，孟保等奏，噶布倫出缺請旨補放一摺，著照所請噶布倫一缺，準其以戴琫比喜升補，該衙門知道。欽此。

又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奏：爲達賴喇嘛等應遞貢物，遵旨交章嘉呼圖克圖帶京呈進，恭摺奏聞事。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五日，欽奉上諭，孟保等奏達賴喇嘛等懇請呈進貢物一摺。據稱達賴喇嘛祇領金冊及噶勒丹錫哷圖薩瑪第巴克什例應另備謝恩貢物。又班禪額爾德尼因六十賞壽謝恩謹備貢物，一併據情代奏等語。達賴喇嘛等誠悃可嘉，均著準其呈進，並著毋庸多備，以示體恤。所有貢物，著交章嘉呼圖克圖帶京呈進。欽此欽遵。臣等當卽恭錄譯行欽遵去後，茲準達賴喇嘛及噶勒丹錫哷圖薩瑪第巴克什並班禪額爾德尼咨稱，小僧等呈遞貢物，係分內應進，仰蒙大皇帝恩施體恤，飭令毋庸多備。天恩高厚，圖報無由。小僧等惟有率領衆喇嘛虔誦經典，恭祝大皇帝萬福萬壽，以期仰報鴻慈於萬一。今小僧等謹遵諭旨，已將貢物敬謹減備，恭交章嘉呼圖克圖帶京呈進，開單咨請代奏等情前來。臣等理合援情具奏，並照繕清單恭呈御覽。謹將達賴喇嘛等交章嘉呼圖克圖帶京呈進貢物，照繕清單恭呈御覽。

達賴喇嘛祇領金冊，另備叩謝天恩貢物：奏書一分　吉祥大哈達一方　琍瑪佛三尊　珊瑚珠一串　密臘珠一串　紅花五十兩　壯藏香二十五束　細藏香二十束　氆氇三十疋。

噶勒丹錫哷圖薩瑪第巴克什另備叩謝天恩貢物：奏書一分　吉祥大哈達一方　琍瑪佛一尊　壯藏香二十束　氆氇十三疋。

班禪額爾德尼年屆六十，仰蒙御賜，叩謝天恩貢物：奏書一分　吉祥大哈達一方　銀滿達一個上繫五色哈達　吉祥琍瑪長壽佛一尊連衣座位靠背全　鑲嵌松石藍紙金字長壽大吉經一部包袱夾經板繫帶全　銀拉木結連衣佛塔一座　鍍金銀杵一個上繫紅黃哈達　銀法輪連座鑲嵌寶石一個　銀八寶七珍一分　銀八吉祥連盒一分　拉木結銀瓶一個鑲嵌寶石繫藍哈達

清・陳克繩《西域遺聞・風俗》　番民種族因地殊名。自拉撒東至祿馬領、南至春結，土民名曰『百巴』。亦有黑帳房者，曰『洛巴』。自工布江達至寧多擢拉山、阿雜山，曰『工布』。自拉里東至昌都，曰『康巴』。自拉撒西至干巴白爾極曰『衛巴』。自羊卓白地至扎隆布、三桑，曰『巴藏』。自拉撒西北由楊八景駝洛海紹按：駝洛海卽托羅蘇托羅，疑蒙語，今人之頂項起也，山頂似之，故名。至吉扎布生根惡角，曰『昂獨』。

清・盛繩祖《衛藏識畧》　西藏，卽明時烏斯藏。自順治五年，闡化王遣索納木剌希喇嘛入貢，繳明季所給誥勅銀印，奉旨換給禮部題定，貢朝三年一次。道由陝西，每次限以百人，準十五人晉京，餘留邊，著爲定

例。七年，闡化王遣噴錯堅挫喇嘛入貢，繳明季所給誥勅銀印。十年，又遣索納木畢拉西等入貢。十三年，又遣噴錯堅挫入貢，繳明季勅書玉印，經禮部題準換給。十七年，如來大寶法王哈里麻巴，遣僧齎漢番字印表，幷進方物。又灌頂國師及灌頂圓通妙濟國師大悉都，遣僧齎番字印表，幷進方物，道由雲南。闡化王所進方物：鍍金銅佛、畫佛、銅塔、舍利子、珊瑚、犀角、黃左髻帽、各色花毽毯、各色毽氆氇綿、阿魏黑香、白海騾、黑白纓子。大寶法王所貢方物：釋迦佛舍利子、番像、銅佛、金輪、珊瑚、犀角、珍珠、寶石、數珠、琥珀、珠慈、獸皮、虎皮、豹皮、猞猁猻皮、梵袒紅、各色毽毯、各色毽、青白纓、花褐、花毽毯。灌頂國師所貢方物：銅佛、金輪、犀角、珊瑚、珍珠、花布、花線毽、各色毽毯、花褐。灌頂圓通妙濟國師所貢方物：番像、銅佛、金輪、珍珠、珊瑚、花布、猞猁猻皮。自康熙五十九年定藏後，達賴喇嘛、頗羅鼐爲一班，班禪喇嘛爲一班，各間年一次遣使入貢，繕唐古忒字表文，幷進方物。乾隆十五年，朱爾墨特那木札爾謀逆伏誅後，十六年奏準達賴喇嘛遣正副使入貢。因頗羅鼐進貢將達賴喇嘛副使爲伊正使，今仍照舊例，堪布囊素均由達賴喇嘛差遣。凡慶祝禮，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間年一進貢。額爾澤卜尊巴胡圖克圖，遇有國家慶典，則進貢物，有佛像、金經、銀塔、五色帖、八吉祥之屬，各具奏書，遣使以聞。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於慶祝之外，別具壽帖、數珠、藏香、毽毯。使還，均降勅慰問，賜金幣有差。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七　〔光緒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巳刻升大堂，驗放噶布倫僧俗各一缺，其餘四品至七品僧俗各缺，亦同驗放。內有擬正末到者，或扣或放。擬陪者因謝恩未具哈達，帽子亦不合適，每磕一頭，則帽子掉一次，無不匿笑者，余亦爲之欣然。退堂午飯，飯後彭子周糧務文瀚來痛談。

又卷八　〔光緒三十一年〕三月初一日，清明。今日係散小招，此次攢招十日合銀七千餘，連物萬金上下。散銀物者倉奚壩、倉儲壩、十一輩達賴家、十輩達賴家、五輩達賴家、九輩達賴家。其中倉儲壩散的次數多，倉奚壩初終兩次，總數另單。廟內街市甚亂。【略】二月二十二日起至三十日止，攢招喇嘛花名，早內招十二萬九千一百八十七名，共散錢二萬三千八百二十八元卡加。外招六百二十六名，共散錢一百三十七元卡加。午內招十四萬二千八百七十五名，共散錢四萬六千一百二十四元一錢。外招一萬三千九百零三名，共散錢三千九百零五元一錢。晚招七萬四千五百三十一名，共散錢二千六百三十一元。以上早午晚招共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二十二名，總共散錢七萬六千六百二十七元半，合銀七千六百六十二兩七錢五分。黃帽料共散三百七十八根，白布共散七百六十三疋，黃帶子共散三百二十二根，均屬安靜。

又卷九　〔光緒三十一年六月初二日〕晚飯後至東院，同小瑾上看台一望，牆外小佛公新蓋小土房，有喇嘛四人念經，蓋道喜之意。此地有每月初二、十六喇嘛念經者，不過一文錢，即可了帳，似京內化小緣者。

清・單毓年《西藏小識》卷三　大詔寺前有唐碑二座。一爲德宗時盟碑，一爲穆宗時盟碑即世稱之《長慶碑》，亦稱《甥舅連盟碑》。爲世所寶。史氏又稱文成公主初蒞吐蕃時，因惡其人赭面，別築城居以避之。贊善遂令國中罷此面飾，漸襲綺紈。變氈羯爲華風。復遣酋豪子弟入長安國學。又請中國文士往典其疏表。後復請蠶種及造酒、碾磑、紙墨之法，帝皆許之。則藏中文化淵源于中國，固可見也。

清・陶思曾《藏輶隨記》　江孜後藏之間，有一廟焉，其產頗富，森金呼圖克圖主之。光緒十餘年間，有印度高僧至，與森金呼圖克圖談說佛法，機牙相合，住寺數月，遂陰繪後藏地圖而去。事覺，唐古忒政府焚殺森金呼圖克圖，籍沒寺產，徒衆逃散。其徒有喇嘛蘇伯東者，走匿印度習英語，漸與英人相交結。迨光緒三十年英兵入藏，即用蘇伯東翻譯藏語。英人於西藏地形民俗，瞭然明晰者，皆蘇伯東所爲也。和議成，英人授蘇伯東一武職，仍在江孜英商務委員館翻譯藏語。三十二年，英太子遊歷印度，印度百五十土王齊集就朝，蘇伯東復以喇嘛資格至後藏謁班禪喇嘛，說令往印度謁英儲，受英人隆禮而歸。至是深德蘇伯東，遂以森金呼圖克圖之寺產授蘇伯東代管，約俟森金呼圖克圖轉生而還之。嗣復傳聞森金呼圖克圖已轉生於蒙古，於是蘇伯東請於班禪，欲承襲其寺產。班禪允否尚未得知，此去冬之事也。藏人均謂蘇伯東已入英籍，果爾，則此事關係殊重大。乃今歲二月十六日，蘇伯東忽病故於江孜，襲產之事，當可就此作罷論。

婚姻家庭

清・汪元綱《岷州志》卷一一　秦自隴山以西，婚姻之禮已異於中土。岷州僻處邊末，且漢番雜居，則更非臨鞏之比。然與番族迥別，媒妁既通，即納采請期，正禮之外佐以簪珥、手帕、茶葉、酥油、蒸食等物，要各稱其力而行，多寡精粗未嘗相較。至期娶婦者備綵輿，次則備馬，擇眷屬之無故者往迎其婦。女家之送者如之，別無繁文。合巹時從無鬧親惡俗，惟親朋道喜，量力宴會而已。三朝廟見亦彷彿家禮行之，雖親迎奠雁御輪未之或舉然，已居古禮之半，亦俗之大可取者。惟是愚民訂姻，長幼不偶者有之，或攜薄酒數杯，率其子叩頭爲敬，便爲姻親已定。有女之家以無寸絲片紙可據，反悔輒生，多致速訟，邇者長吏曉以禁令，此風稍戢。

清・鐵船居士《藏紀概》　招人結婚，男家用牛、羊、馬、雜用氆氇、紵帛、首飾等物，充納采之禮。凡僧俗人相見，必用古爾班絹帕，呼爲哈怛，以爲贄焉。

招中人如一家有數子，只爲其長子娶一婦，雖有數子皆共此一婦爲妻。亦知其不可羣偶。其某男子入室，則以其所帶之扳指置於門後，至者見之，則避而去。其婦人生子，以長者爲父，其他仲季不得以之爲子。而女子竟有終身無夫者，詢其故，云彼地門差極重，不論人之多寡。但一家之中，有男女相配者，則承當丁差一分，諸子無娶者，以避徭役，非男多爲少也。

清・陳登龍《裡塘志略》卷下　土官暨頭人，子女婚嫁必擇世家，與庶人不通婚配。故兩土司及四家瓦述、鄰近土司多係親戚，此風與內地相同，蓋摩義漸仁久矣。

清・姚瑩《康輶紀行》　《四川通志》言，西蕃兄弟共娶一婦，生子先予其兄，以次遞及。余詢土人，云蕃俗重女，治生、貿易皆婦主其政，與西洋同，計人戶以婦爲主。蕃人役重，故兄弟數人共婦以避徭役，後遂成俗，亦可哀也。

清・張彥篤《洮州廳志》卷二　上被之爲風，下成之爲俗，俗因乎風也。列國陳詩止異其風，而貞、淫、美、刺咸備。問俗者慨然有先王、先公遺澤之想焉。洮之民俗純和樸素，畏威而遠罪，此蓋列聖之德化入之者深，故老幼有存本之思。乎志風俗。

婚禮擇門戶、年齒相當者，憑媒定約，不用庚帖、納幣，惟棉布數匹，亦有用綵幣及論財者。比親迎預請期，及吉，餘輿馬如女家。陳巾餘、衣服數具，禮物、酒食數品，行四拜禮。迎婦去女家，亦車馬送之。壻先歸，俟門外設香案，置弓矢滿斗。婦至下車，以毡貼地，術士執弓、注矢射四方，俗謂退五道。然後壻揖婦入，交拜，飲酒，讌客。詰朝，謁宗祠、見舅姑，儉約質直，城鄉皆然。近時豪富人或侈靡相尚云。

清・張庭武修，楊景昇纂《丹噶爾廳志》卷五　五六十年前，婚禮定聘恆以大布二疋爲率，行納采禮則不過八進布而上，惟有梭嗣後踵事，而增索聘無厭。今則聘禮納采增至二十三十，更有用四十餘疋者，且雜有錦繡、貴重之品，所用錢數亦與布帛相稱。中人之皆恆破產以娶一婦，其流弊，至於生女居奇而久怨，生男無力而多曠，謂婚姻之禮廢可也。

清・蕭騰麟《西藏見聞錄》卷下　婚媾亦遴選坦腹，重門第，婿以識字者爲佳，媳以善經營能貨殖者爲淑。男家浼媒持哈達，往臻辭曰，某家之男行止好，年紀好，又識字，求爲壻可乎？允則交換哈達。次日，女家遍召親友，以候其媒。媒攜男家酒併哈達至，向親友致辭如初。共曰善，各飲其酒，受其哈達。另卜日，媒持婿家多鑲綠松石一枚，往加於女之笄，名曰色賈，仍以金銀、服飾、茶葉、牛羊等物以爲聘。儀親迎日，女家於門外搭涼棚重鞏，撒青稞於鞏上，以爲花女坐於上。父母及姻婭皆列坐兩旁食，女以飲食畢，即擁挾送至婿家，扶與婿併坐而飲食，之所謂合巹也。父母亦有服飾、牛羊、田土以爲奩者，親友皆賀。次日，二姓之父母、姻婭皆華服，擁新婿、新婦遶街而遊，至親友之家不延入，送酒食出戶外，膝坐街心，豪飲而歌。如是者三日方止。然此惟迪巴之族或累封之家間，有待父母之命，通媒妁之言者。餘多苟合，且不以烝報爲醜。父兄死，妻後母及嫂等，國無鰥寡。其地差徭派諸婦人，故貧者三四兄弟共娶一妻，人反羨其妻爲能，謂其善治家也。生子呼長爲父，餘皆稱叔。婦

若務農業、紡毛綫、織氆氇，以自食其力，則人反皆笑之。有外交卽明告其夫曰，某爲我之英獨。喜則夫婦相守，不悅各自離異，其恥貧而不羞淫。

清・允禮《西藏誌・婚姻》　婚姻亦擇女婿，首取門戶相當，男識字者佳。女以善生理，識貨價，理家務爲善。亦通媒妁，惟富庶喋巴之家方有之。其餘多苟合，如兩姓各知子女好否，男家以一哈達託親友一二人，云我有男，願與某家女聯姻。其某持哈達至女家，云某家有男，欲求汝女爲婦，將哈達遞上，彼此相樂。如不推謝，則云我于某日來說。于是日，女家遍招親友以候，其媒乃攜男家酒並哈達至，云其子弟行止年歲。女家父母親友喜允，則飲其酒，各受哈達。另日，媒人則將下聘之金鑲綠松石戴于女子頭上，名曰色賈，仍以茶葉、衣服、金銀、羊腔、牛腿各若干爲聘，女家亦以禮回之。如不允，則男家之酒一滴不飲，哈達亦不受。至迎娶之時，男女家必先延客數日，亦以衣裙等物贈裝，父母亦陪嫁田土、牛羊、衣飾。至其日，不用車馬，女家于門外搭一涼棚，內以方坐褥三五個，高鋪于中。將麥子撒爲花，扶女坐于上，父母旁坐，親友列兩行而坐，用小几桌擺果食糖、棗各食物數盤，以茶酒米粥與女食畢，二家親友則扶女步行，遠則乘馬。送親之親友，各將青稞麥撒其女，而女家則將蒙子、哈達共結一處，贈散親友。送至男家，各不行禮，扶女與女壻坐，飲以茶酒，片刻則扶開分坐，親友各將哈達與男女。長者掛于項，平交放于懷內，或堆積坐前。親友則列兩行而坐，飲茶酒飯食畢，各攜菓肉而回。至次日，男女父母及親友男女，俱華服，項掛哈達，擁新婿新婦遶街而遊。凡在親友門不延入，權以茶酒，送至街中飲之。飲酒則團圓扶手，男女跌坐而歌，如是三日乃止。

清・馬揭、盛繩祖《衛藏圖識》卷上《婚姻》　西藏婚媾，夫婦亦擇女壻，取門戶。男以識字者佳，女以善貿易、識物價、理家務爲善。亦通媒妁，惟富庶碟巴家有之，餘多苟合。其納采問名則男家以哈達託一、二親友，云我有男，願與某家女聯姻，其媒持哈達至女家，云某家有男，欲求汝女爲婦，如彼此相樂，則云我當擇日來。是日女家遍招親友以俟之，其媒攜男家酒並哈達至，述其子弟行止、年歲，女家父母親友喜允則飲其酒，各受哈達，媒人幷將往聘之金鑲綠松石戴於女首，名色賈，仍以茶葉、衣服、金銀、牛羊肉若干爲聘焉，女家亦以禮荅之。如不允，則男家之酒不飲，哈達亦不受也。至迎娶時，男女家必先延客，客亦各以衣裙等物助奩，父母陪嫁田土、牛羊、衣餙。至期不用車馬，女家於門外搭棚內以三、五方坐褥高鋪於中，以麥子撒爲花，扶女坐於上，父母旁坐，親友雁行坐，用小几桌列菓食糖棗各食物數盤，以茶酒米粥與女。食畢，二家親友扶女步行，遠則乘馬。親友各將青稞麥撒其女，女家則將蒙子、哈達結一處贈散親友。送至男家，各不行禮，扶女與壻坐飲以茶酒，逾刻始分坐。親友各將哈達與男女，長者戴於項，平交置於懷，或堆積坐前。親友飲食畢，各攜菓肉而回。至次日，男女父母及親友俱華服，項戴哈達，擁新壻、新婦遶街遊。凡至親友門，不延入，惟以茶酒飲之。飲酒則團圞攜手，男女跌坐而歌，如是三日乃止。其俗女強男弱，遇差徭輒派及婦人。故一家弟兄三、四人或娶一妻，如生子女，兄弟擇而分之。其婦人能合三、四弟兄同居者，人皆稱美，以其能於治家。凡貿易多屬婦人，如種田禾、紡毛線、織毯子、供烏拉皆笑其無能。不以淫亂爲恥，如有外交，則明告其夫曰，某爲我之英獨，其夫怡然。而夫婦悅則相守，反目卽自擇所欲而適焉。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一　藏俗女強男弱，差徭輒委之婦人。有弟兄三、五人共娶一妻者，產子女則弟兄擇而分之。其婦人能與三、四弟兄同居者，人皆稱賢，謂其善持家也。女有外交，其父母丈夫不之禁。明告其夫曰，某爲我之英獨。凡夫婦悅則相守，否卽自行擇配。婦無常夫，夫無常婦。朝甲暮乙，恬不爲怪。所生子女，不知父母爲何人。予于市肆間，往往見對夫面調其婦者。其夫喜形于色，謂吾婦美，故人皆悅之。其婦亦公然暱就，不以爲恥。凡華人狎崔女者，謂之坐丫頭，其女爲之炊汲、縫紉，操作甚勤，並有以所蓄貲囊爲之營運者。其人歸時，崔女或持酒遠送數百里外，惟不能挈之同歸耳。或生子女呼曰尺蓋哇，子可攜歸，女則不能。蓋輕男重女習俗使然也。

所避者惟弟兄耳，蓋爲並並角角避也。

清・李夢鼐《拉薩廳志》卷上　婚姻必亦門戶相對。男家擇女，必賢淑、窈窕，方能成配。女家擇男，必亦文字精切、貿易出衆、皆佳，亦可成婚。兩家意相合，卽約日期至女家，遍親友招待，以俟其媒人往。男家

以酒述說品行、年歲。父母諾之，則其酒飲，並受聘禮金、銀、綠松石、珠玉等物，則女家收受，即允其擇日迎娶。娶時衆親友至，將女子穿戴齊備，搭上彩棚。舖墊正坐，扶女子上坐。兩傍父母、親友等雁行坐下。小几棹置之上菓物、糖、棗等食物數盤。茶、酒、米粥，女共食之，畢，二家親友扶女至男家。相距遠離，則用馬乘。親友各青棵麥護送至男家，以禮行之，與婿同坐宴席。已畢，親友各散去。翌日，新夫婦美服擁入市街，去各親友家訪問。飲食三日即止。

清・許光世、蔡晉成《西藏新志》卷中《婚姻》 凡婚姻必擇門戶，男以識文字爲佳，女以善貿易、識物價、理家務爲善。婚姻之法，男家欲娶某女，則先以哈達託親友至女家通意。親友至女家，云某家男欲求汝某女爲婦，彼此意投，即期日再來。至期，女家遍招親友俟之，其媒攜男家之酒並哈達至。述其子弟之品行年歲，女家父母親友喜，則飲酒受哈達，並將聘定之金銀綠松石戴女頭上，仍以茶葉、衣服、金銀、牛羊肉若干爲答聘。若不允，則男家之酒一滴不飲，哈達亦不受。至迎娶時，男女兩家必先招延親族知己。應其招者，各贈衣服等以助妝奩，父母贈以田地、牛羊、衣飾。至婚期，女家於門外盖大棚，室內中央高舖蒲團，撒布麥以爲花，女坐其上，父母坐左右，親友等雁行坐。棹上列果物、糖、棗等數盤及茶酒米粥。女皆食畢，二家親友扶女步行至男家，所距道遠則乘馬，親友各獲青稞麥向女撒布，女家贈哈達於親友，送至男家，亦不行禮，直使女與婿同坐，飲茶酒。親友等各與哈達於男女，喜則掛之於頭，亦有堆置坐前者，至親友飲食畢，各攜果肉而散。至翌日，新夫婦父母及親友共着美服，戴哈達，擁新婦遶市街，問候於親友之家，宴三日乃止。

又 以上係行於西藏上流社會之婚姻禮式。至下等社會，不必用媒妁，男女各適所好，有多夫一妻之弊俗，其法甚奇。例如男子欲娶妻，則先謁女之父母，述己之願望，且爲訂約，得許可者始爲婿，起卧女家，列家族之一員。如他男子欲分受此幸福，則亦來爲盟約如初。同列於家族爲副夫，三四皆如此。時有因嫉妬而一人獨歸者，然絕少。大抵一家親善，諸夫競爭從事職業，汲汲焉務得婦之歡心。若婦欲擇定一人，則更爲盟約，悉禮他夫而退去。其夫於他夫入家時攜帶之金，當加息償還。其多少則爭議之後始決。若女已生兒，則不復爲此，此習俗盖迎妻無力者爲之。其尤甚者，兄弟三四人共娶一妻。裏塘近旁婦人，一夫則冠銀髻一枚，多夫則冠三、四枚。所生子女，兄弟等分養之，其婦合三、四兄弟同居，以一家親睦爲善治家，人稱其賢。

清・李心衡《金川瑣記》卷三《婚配》 夷俗無問名納采諸禮。男女率先私合，然後婚配。男家倩喇嘛揀擇吉日，通知女家。至期兩家各延喇嘛誦經，禮懺親戚，鄰里咸集。女家屬飫豬膘、吸雜酒，男家倩一人前往如媒妁禮，女家亦倩一人壺漿以迎酌之酒，男家人長跪而後飲之，女家者端坐不動也。飲畢，羣擁新婦至夫家，笑言謔浪，相率跳鍋裝。跳畢，各侈飲啖，既醉既飽，忽如鳥獸散，而新婦亦飄然逝矣。自此往來不常，食宿無定所，迨生有子女，然後依棲夫家。

清・陳登龍《裡塘志略》卷上 婚嫁以茶爲禮。娶親之日，羣婦赴女家飲酒、歌舞以樂之，謂跳歌粆。飲畢送到男家，亦如之。謂嫁娶爲坐好坐漢，人妻不一，夫死則別坐。差徭視婦人多寡科派，故一家弟兄三四人，止娶一妻，如生子女，兄弟擇而分之。其婦人能合三、四弟兄同居者，人皆稱美，以爲能治家也。貿易之事，婦人智過男子，紡毛線、織毡子之等事外，凡種地、供烏拉以及瑣屑之事，皆任其勞。無廉恥之心，淫心忽動，隨人即合，其夫亦置不問。夫妻悅則相守，反目即自擇所欲而適焉。生育子女，初不洗浴，三日以酥油徧身塗之，曝日中。半月即以炒麪調茶湯灌之，多不與乳食。稍長，男子教書算或習一藝或送爲喇嘛，女子則教戥秤習貿易，不責女紅，不習閨訓，而生女重於生男。

清・青玉山房居士《金川舊事・婚姻》 夷俗淫昏，男女率先私合，而後婚配。男家倩喇嘛擇日通知女家，至期各延喇嘛誦經。親鄰咸集，男家倩一人如媒，往女家。饜飫豬膘壺漿以迎，男家人長跪而飲，女家人端坐不動也。飲畢，羣擁新婦至夫家，笑言謔浪，相率跳歌裝。跳畢，各侈飲啖既醉飽，忽如鳥獸散，而新婦亦飄然逝矣。自此往來不常，食宿無定所，迨生有子女，然後依棲夫家。夜來男並卧碉上，女並卧碉下，暗中下梯摸索，未聞有以悞入桃源祇祺者。惟土司及頭人家漸循華禮。

清・吴羹梅《理番廳志》卷四《邊防・夷俗》 酋長娶婦，部民男女皆酌酒相賀。婦未生子女，飲食男女皆取給于母家，雖千里之外必至。有所出，然後衣食于夫。如廢妻，亦其父母弟兄爲饋飲食。婚無媒妁，男女

相悅則父母爲之娶，親朋置酒食以定婚。婚時壻至女家，俟有子女始偕妻以歸。

清・錢召棠《巴塘志略・雜識》 番人本無姓氏，有子不自以爲嗣，稍長即出爲他人贅婿。養女不嫁，招婿上門承其家業。故一兩傳後，莫可究其宗緒。

弟兄數人同娶一妻，媒合之初已先言定，日後兄弟中或有別娶，女家必投人理論，且有赴官控告者，視爲固然，無足怪也。

清・鄧承偉《西甯府續志・風俗》 巴燕戎格廳　婚禮：番民議婚，先邀媒求親，女家允之，復命男家持酒一瓶赴女家飲。女子父母親族則婚始定，財禮俱送牲畜，量男家之貧富以定多寡。不用時憲書，於番經選吉日，財禮先送其半，以農事畢爲嫁娶之期。女到夫家三日後，送親之男女仍擁新婦去，不成婚也。婿家送所留一半財禮，去後一、二月，女家擇吉日又送新婦來，是日成婚，夫婦不同宿，各處一方，婿私就婦同宿，仍歸原處。嫁粧紅綀、青布、毯氈並石墩、紅瑪瑙俱記數，一半贈女，一半攜去，迨夫婦和諧或生子女，始將所留石墩等物全給之。帳房番民婚姻之情形也。熟番或用表禮。

清・龔景翰編，李本源纂修《循化志》卷七《風俗》 婚禮：男家令媒求女家，女家允之，媒復命，復持男家酒一瓶赴女家，飲女之父母及其親房伯叔兄弟，則婚定矣。不立婚書，女家殺羊待媒酒飯，遂議財禮。俱以牲口或馬或氂牛或犏牛或羊，量男家之貧富或百或五十隻或數隻俱可。擇吉日先送其羊，俗無時憲書，於番經選擇。若富家婿亦於是日仝往，財禮之外別備羊隻或百或五十送其妻父。其妻父回送馬一匹，毯氈拌襖一件，狐皮帽一頂，牛皮靴一雙，拴腰小紅梭布一疋及花布手巾。貧家，則但媒人送財禮而已。娶皆以八九月，以禾稼收也。至期，男家女眷迎於路，新婦服青毯氈一，裹圓布則桃紅或綠色，戴狐皮帽或尖氈帽，穿牛皮靴，其髮結小辮幾十縷，分三道垂於後至腰，外用褐、內用布將髮平排，以毛線縫之，褐上頂紅瑪瑙，圓而長者每道二三十枚不等，及頂海巴穀每道一二十枚不等，謂之石墩。白而大者，每枚銀一兩，以多爲貴，表其富也。頭上戴以大氈套。

新婦騎馬，惟母不送，女眷及其父親房兄弟肯送。至婿家不行禮。帳房中以口袋數隻羊毛堆高爲間隔，外以白褐單蓋之。送親女眷仝婿家女眷坐其左，翁及婿及男家男人送親之男眷皆坐於右。新婦見姑及長親亦起立，但不去頭上蓋，不見禮，其翁及婿並不見。男家供酒飯三日，送親之男女仍擁新婦以去，不成親也。乃送前所留財禮之半交送親之人。去一月或兩月，仍擇吉日，女家一二人送新婦來，衣服如前，至婿家乃去氈蓋，仍不行禮。是日乃成親，夫婦不同宿，各伏一方。至人靜，婿乃私就婦交，仍歸原處。自是遂以爲常，蓋番俗無被褥也。次日領赴各帳房謝，亦不行禮。嫁女衣服唯布與毯氈，紅、綠、青三色，以褡連盛之，於初次送來，並石墩多少，紅瑪瑙多少，俱記具數，仍攜回。至二次復來，乃送奶牛二隻，騾馬二匹，氈、青稞酒等物數駄，爲其女食用。而衣服、石墩等仍留於家一半。年後夫婦和悅，無間言，或生子女乃全給之。此帳房之番也。若土房之番，或雜用表禮。

清・吳德煦《章谷屯志略》 宅墓。夷俗議婚無年庚幣采之禮。大抵男女相愛悅多野合，然婿家必倩達查谷巴即媒妁之稱。往女家通殷勤，攜咂酒一瓶詣焉。女父母允諾後受其酒而飲之，否則反酒媒氏反告。婿家延工巴漢呼道士。擇吉，視家之貧富饋咂酒之多寡，隨媒氏往，偕言情好。女家具咂酒、豬膘欵媒妁及從人。女母糌粑以數觔，餡以豬膘，作得木鳥一圓，漢人畢鑼。給媒氏致婿家。婿母將畢鑼刲小方徧，饋親黨。於是咸知與某某結姻事焉。娶婦時，仍延工巴諏吉日，具燒酒、咂酒各一瓶，隨媒氏至女家，工巴及壻之姐妹偕往。新婦衣短襦、花裙，頭綴小珊瑚珠百粒餘作抹額式，足穿杭讀上聲，或隨漢式製花履。富者乘馬，貧者徒行，姊妹數人從途中工巴誦經咒，祓除不祥，導引至婿家。見舅姑叩首畢，夫婦並南向立，工巴念念有辭，以酥油搓丸如櫻桃大數十粒置木罌中，家人傾酒於罌內。工巴授酥油酒，夫婦跪接，偕飲畢。工巴以珊瑚珠一粒、硨磲珠一粒紅絲穿繫，並哈達一方，同綰婦項間。夫婦起立，禮畢，宴親友以巨甕或銅鐵瓶置咂酒於內，沃以熱湯，瓶口插小竹杆，長尺許者數十枝，互相吸飲，各與豬獷一小方或生牛肉一小方，得木鳥一圓。既醉既飽，男女數十百人聯臂呼躍，跳歌妝以爲戲。是日夫婦不同室，越日婦隨姊妹回母家，力作如初。壻家則日月至焉而已。及翁姑授以家事或生子女後，則長依壻操作。

又　明正夷人議婚，壻家倩伯把媒妁名。往女家殷勤，取女年庚，求工巴推算吉凶。如吉，仍倩媒氏問女家允否。議既成，訂期延女父及親好至壻家，具咂酒、燒酒、豬獷、工架即鐸鑼。相歆洽，盡歡而散。越數月諏吉娶婦，賚豬膘、咂酒、銅鐵酒瓶爲禮，媒氏偕壻家姊妹迎焉。擇弱冠親屬生庚與女命相宜者，舉夷畫神像幀爲先導，女易衣餙，揮涕辭父母。近寨婦女各持哈達爲女縛項間，俱送女往。工巴出迎，誦經咒，持銅瓶貯水灑夫婦頂頗間，以祓災癘。入室見舅姑，不爲禮，依母家女伴坐，同飲啖。少頃上經樓，親屬以木罌盛酒，外給哈達一方，中納酥油小丸數十粒，令壻婦合飲少許，餘酒置壻室。於壻項各綰哈達一方，以多爲貴而相賀焉。戚友餽豬膘、蠻渾爲賀。主人具咂酒於寨中，瓶口植竹竿數枝，豬膘、工架分布於地，環坐吸飲，饜而後止。男女聯臂呼躍，跳歌，欣欣然有喜色焉。次日辰，飡後女隨伴歸母家如初，壻家凡有耕作必往以襄事。待舅姑授家事或舉子，則依壻爲常。

清・升允修，安維峻纂《甘肅新通志》卷一一《輿地志・風俗》　番俗婚禮請媒議婚，女家既允後，媒持男家酒徧飲，女之父母、伯父兄弟則爲定婚，不用庚帖。女家烹羊款媒，議財禮，或馬或牛或羊，多寡量貧富焉。閱番經擇吉日，先送其半。若富家壻，是日同往。財禮之外，別備羊隻或百或五十，餽女之父。女父餽壻馬一匹，氈毯拌襖一領，狐皮帽一頂，牛皮鞾一雙，紅梭繫腰布一疋，及花布手巾數事。貧家惟倩媒送禮，娶皆以八九月以禾稼收也。至期男家女眷迎於路，新婦服青氈氈袍，綠以桃紅或綠色布，戴狐裘帽或尖頂氈帽，外戴大氈蓋一頂，穿牛皮鞾。其髮結小辮數十縷，均分三股，盛以褐袋，以綫縫之。外飾紅瑪瑙，圓而長者，每股二三十枚，間以海蛤殼，番語謂之石墩。白而大者一二十枚，俗以多爲貴，表其富也。新婦乘馬，女家親眷及其父兄弟房親攜妝奩皆擁至。惟其母不送，男家將妝奩、氈氈、瑪瑙、石墩俱記其數。至壻家不行禮，同入帳房，以口袋盛羊毛磊高，覆以白褐爲間隔。女眷坐左間，男子坐右間。新婦見姑及長親至，但起立，不去氈蓋，亦不與翁壻相見。男家供酒飯三日，送親之男女仍擁新婦去，謂不成婚。男家取一半妝奩交送親之人攜回。至一、二月，仍擇吉娶。女家祇一、二人送新婦，並送乳牛二隻，騾馬二匹，麪酒數駄，爲女食用。至去氈蓋，仍不行禮。是日成親，次日領新婦赴各帳房謝，亦不行禮。女家仍將妝奩之半仍留於家，俟半年後，夫婦和悅無間言，乃全給之。土番略同。

清・陳其典《永北府志》卷六《風俗》　冠禮不行已久。今男子於大婚前一夕，筵賓待以客位，加衣冠，拜祖廟，親友爲之贈字，其即冠禮之遺意歟？女家前一日亦筵賓，爲女梳粧束髮，拜祖廟，蓋亦笄之意也。

婚禮請媒妁，求庚帖，憑星命合婚，又求籤問卜，視其許可爲定。夫婚姻問卜古雖有之，然惟此是憑，非秉禮之家所尚也。此後則有納聘、請期、納采、親通等禮，其儀物各隨家之有無。

清・鍾賡起《甘州府志》卷四《風俗》　婚嫁：凡議親，大族先行問名納采禮，俗謂送婚。後行聘，設晏禮賓，俗謂會親。親迎時，壻乘馬如女家，行奠雁禮。以綵飾肩輿，並用旂傘鼓樂蓮炬。其女家粧奩排列通衢。新壻導前綵輿，隨後親友迎送者，俱乘轎車迎新婦歸。詩所謂百輛御之者庶幾似焉。亦有親迎次日送粧奩者。

清・韓志超《西寧新志》卷九《風土》　婦女不解績紡，喜妝飾。女子年十五以上，假髻龐鬢妝束與婦無別也。其婚娶尤早。六禮有納采、問名、納徵、請期，而無親迎。女家歆壻絕敬。合巹後，必盛飾牀帳，擇期雙雙而至，同居旬日始返，謂之回門。歲時存省亦如之，謂之並房。

清・升允修，安維峻纂《甘肅新通志》卷一一《輿地志・風俗》　婚禮：夫婦爲風化之原。六禮備具，以偕伉儷，重始也。蘭俗婚禮納采，俗稱上門。問名俗稱討庚，並以彩酒爲禮，女家授以庚帖，俗稱小八字。納吉俗稱回小八字，以銀飾爲禮，將子平家合定庚命，復於女家。納徵俗稱取婚，以榼酒、幣帛、服飾爲禮。女家授以婚帖饋壻，以女之鍼褚及韡帽等物請期，俗稱送日子。選定吉日，送帖於女家，皆媒妁將事。親迎以榼酒爲禮，彩輿仗樂俱備，亦有不用仗樂者。壻不自往，代以男儐四人，俗稱擺禮；女儐一人，俗稱取親。女家送者亦如之。男儐稱押轎，女儐稱送親。奩具豐者先期送，儉者是日隨彩輿送。婦輿至門，女儐二人出迎，壻俟於庭。婦至，行拜堂禮。入房，行合巹禮。壻即日詣婦家，謁見婦父母，俗稱回門。婦父設酒食會賓親禮壻。次辰賀客畢至，婦父母與其親賓亦來賀，婦皆遍拜之，是日燕。富者之燕或浹旬而後止。近則奢儉稍適中矣。《重修皋蘭縣志》　婚不書庚帖，但憑媒妁一言爲定。初定親，送茶葉、

燒酒，次送財禮、布疋、首飾，豐約不等。娶不親迎，新婦入門，偕壻行一跪三叩禮。次日謁翁姑。九日，壻偕新婦如岳家，謁其尊長，並謁新婦之外舅，禮如前。《海域縣志》已問名，先書庚帖，兩姓試驗均吉，然後具酒肉送女家，會親家及媒，戚，謂之謝允。比納幣，男家備物設筵，女家邀兩姓親屬、媒、翁當筵下帖行禮。翁壻答拜致敬。筮日，媒先以雞、酒通言。女家至期不親迎，僅修帖書、梳妝。吉時、吉方，婦至大門。壻揖以入，行拜堂禮。次日，新婦盛衣拜先祖，謁舅姑。三日入廚作羹，會親友。女家人亦往省視焉。《隴西分縣志》先通媒妁，次納采、納幣、報期。親迎不論財，猶有古風。《甯遠縣志》婚不親迎。備彩輿馬，擇女眷之無故者往迎。女家送婦者亦如之。合巹三日行廟見禮。《岷州志》婚憑媒妁定約，不用庚帖、納幣，惟梭布數匹，亦有用綵幣及論財者。比親迎預請期及，吉飾輿馬如女家，陳巾飾衣服數具，禮物酒醴數品，行四拜禮。迎婦歸女家，亦車馬送之。壻先歸，俟諸門外，設香案，置弓矢滿斗。婦至，以氈鋪地。術士執弓矢射四方，謂之退五道。然後壻揖婦入，交拜、合巹。詰朝，謁宗祠，見舅姑，禮多簡約。《洮州廳志》婚六禮不備。將娶，先期送庚帖、酒、幣、服飾，行冠笄禮。親迎入門，先拜翁、姑，後合巹。三日後，壻謁妻父母，設饌宴壻。《西和縣新志》將爲婚，請賓通辭。女家諾，不納采。即問名，不用雁，納吉亦無贊。納復具束帛，以兩袿裙釵珥，豐殺視資力行。告期禮月用耦不用奇。婚前納贊於女之舅氏並女之父母。至期，備彩輿，女家以兄弟子姪送之。既歸，改婦髻爲髻，用紅巾罩面，設香案拜天地。歸房，壻用杖解罩面巾。次日，壻謁妻父母，曰回門。《泰州新志》締婚，必門第相當。女家不索財禮，男家不計妝奩。雖貧戶亦易爲婚。近年，貧戶索財禮矣。其餘禮文與秦州同。《秦安採訪》議婚既允，冰人焚香酹酒於其祖先，徧揖其家人。歸告男家，冰人拜揖，禮如前。《禮縣志》婚初通媒，次插戴，次會親，行冠笄禮，合巹。次日，壻謁妻父母，不執贄。《成縣新志》婚重門第及年齒，不論財聘，貧家間有索之者。備妝奩，意納幣邀兩姓親友，用鼓吹送之，女家具枕履數事以答。至期，用綵輿、鼓樂，倩少婦迎送婦至門，男揖入。中庭設香案以次成禮畢，壻即往女家拜謝。《慶陽府志》訂婚必取男女年庚對合無冲尅，然後定議，卜吉期。請賓告女家，曰通信。送采幣衣飾，曰下聘。女家備妝奩送男家，曰鋪床。臨娶，請女賓爲新婦冠笄，曰冠帶。女家請女賓送之，曰送親。三日謁翁姑，贊以鍼黹，同室長幼各拜見，曰分大小。《寧夏府志》婚先求女年庚。納吉時同男女年庚書帖送往女家，謂之送婚。親迎用婦人，靚粧前導，送者亦如之。合巹後，親友具賀讌，極豐盛，俗尚過奢。《武威縣志》婚禮略辦古制而俗尚儉約，貧富便之。《鎮番縣志》婚筮吉先期送衣飾，謂之過禮。厚薄稱其家，從不言財。親迎遵古禮，惟不奠雁。《永昌縣志》婚既議允，遣媒妁列幣二束或四束往女家定婚。繼又列幣暨簪珥數事，姑親往親女家，令閨女謁見，謂之插戴。至期，親迎、合巹如禮。若貧家女未及笄，適男家待年曰童養，男未娶，入女家待婚曰招贅。《吉辰縣志》凡議親，納采謂之送婚，納聘、宴賓謂之會親。親迎奠雁，以綵輿、鼓樂從女家妝奩排列通衢，親友乘車迎送之。《甘州府志》婚納采以梭布五兩錢拾餘緡。近則倍蓰，餘尚如古。《撫彝廳新採訪》婚以庚帖爲定，納采用梭布、簪珥。娶不親迎，禮多從俗。《王子莊新志》婚先合八字，送庚帖，後行納采禮，稱家有無。娶不親迎，倩女眷代迎。富者三日後宴賀，一月後新婦回母家住一月，謂之坐對月。《敦煌縣志》近習奢華，貧者幾難爲力。《敦煌縣新採訪》

清・周霭聯《西藏紀遊》西二　番人生子女二三，必擇其一二爲喇嘛，殆利其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歟？生齒不繁，亦由於此。

清・常明《四川通志》卷一九一《西域》　乍丫【略】風俗　樂竊好鬬，婚姻多不由禮。合既傾心向化，漸見易俗移風。《舊通志》。

又　轉經閣在乍丫大寺前。男女婚姻俱於此歌唱。兩情歡洽，男以糌粑結女之髮閒，其婚遂定。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五　〔光緒三十年二月初七日〕申刻，計泉亦娶一蠻丫頭，仍係騎馬，前有傘處，乃打一白布帥旗形，上畫太極圖，乃爲避邪而設。俟到時，有念吉祥歌者，大似喇嘛經，送親皆係女人。到此必要喝嗆，喝之不已則醜態畢露，竟歌舞而去，殊爲可笑。且拜堂則丫頭一人，向糌粑、酥油、酒、塩等類一托盤磕頭，又向其男人磕一頭。男人則站而受之。地下坐，一日吃食亦地座，頗似古禮。

清・張庭武修，楊景昇纂《丹噶爾廳志》卷五　境內南鄉一帶東科爾

佃戶，原係西番種類，其婚多屬招贅女家，男家反受聘禮，而冒女家之姓。亦有迎女爲婦者，其聘禮則尤重也。番戶所用禮幣財物，多馬牛羊、氆氌之類，亦有用斜布、羽綾者。

清・馬揭、盛繩祖《衛藏圖識》卷上《婚姻》　其子育，子女不洗浴。初生時，其母以舌舐之，至三日以酥油塗其遍身，曝日中數日，卽以炒麪調湯灌之，多不與乳食。稍長，男子教書算或習一技，女則教識戥秤、習貿易、紡毛線、織氆氌，不習女紅，不拘閨訓。而生育以女爲幸。風俗信重喇嘛，子女多有爲僧尼者。或云免外番多丁之道，其亦有所由來歟。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二　番人生子女，不浴不剃髮。其母以舌舔之。三日後以清油酥油塗而曬之，灌以煬麪湯，不與乳也。予雖未目見，但男婦無不垢面蓬首。教之礦面，而肌理愈黑者職是故爾。男子稍長，教以書算，或習一技。女子則教以權衡習貿易，或紡毛線、織氆氌，不習針黹。天抵生女重于生男焉。

清・常明《四川通志》卷一九六《西域》　凡生育子女，不洗浴。初生時，其母以舌舐之。至三日，以酥油塗其遍身，曝日中數日，卽以炒麪調湯灌之，多不與乳食。稍長，男子教書算或習一技。女則教識戥稱、習貿易、紡毛線、織氆氌。不習女紅，不拘閨訓。而生育以女爲幸。風俗信重喇嘛，子女多有爲僧、尼者。或云西方金行，肅殺，所以免外番多丁之道也。

清・允禮《西藏誌・夫婦》　西藏生育子女，不洗浴、不剃頭。落地時，其母以舌舐之。至三日，卽以清油、酥油塗擦週身，曬于日中。數日卽以炒麪調湯灌之，多不與乳食。稍長，男子教書算或習一技，女子則教識戥秤作買賣，紡毛線、織氆氌，不習針工，不拘女誡。而生育以女爲喜。風俗信重喇嘛，如一家之中子女多者，必有一二爲僧，女爲尼者。

清・李心衡《金川瑣記》卷三《名字》　兒初生時，輒延喇嘛誦經咒，祈福，命名。名字自一、二字至六七字不等。如巴布里之酋長名朋，僅正一字。其他屯弁曰安本、曰穆塔爾，曰綽窩斯甲、曰丹比西拉布，堪布大喇嘛名羅布藏札木揭，多寡不齊知此。至勝日寺住持喇嘛名羅爾吉噶竹諾爾布，并不止七字矣。舉此可見一斑。大抵取藏經中絕嘉者，以致什伯雷同，甚難識別。如羊中、如肯朋，如羅斯甲之類，千人中重名者幾數百。竟有父子一名。嘗見《水經注》有林邑王楊邁死，其子咄代立，改名楊邁昭穆二世，父子同名，鄺善長調爲林邑將亡之兆，殊不知夷俗同然，無足異矣。

清・青玉山房居士《金川舊事・名字》　兒初生，延喇嘛誦經咒，祈福、命名，自一二字至六七字，大抵取藏經中美號爲之，以致什百雷同，且有父子同一名。

清・李心衡《金川瑣記》卷三《租婦》　亦有不由本籍咨送，就近報墾，多係商民，去家既遠，中饋乏人。納金本地頭人或他處土司，可得夷婦，俗謂租婦。其人他徙或回內地，仍須送歸原主，任其別配，不能挈之。俱行租之名，以此非若打箭爐及雜谷腦之夷婦有三年五年期限者可比也。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三　裏塘土婦阿錯，年二十而寡，十餘載矣。羣娃繞膝，莫知其由。或詰之，輒用自喜。玉厓觀察誌之以詩：『三生何用證前因，花信風來便是春。綠葉飄零還結子，始知無礙是天眞。花花草艸自年年，未信人間祇一天，次第免郎殊色笑，追歡畢竟也茫然。』

清・吳棠梅《理番廳志》卷四《邊防・夷事》　蒼旺之兄色丹增娶綽斯甲女雍中。丹增歿，蒼旺納其嫂，已而嫌之，求娶瓦寺桑郎溫愷之女阿孟。故事土司婚姻必請命于官。時以雜瓦結婚將取道保縣，慮生事未許也。瓦寺陽不許，旺固請，不得已從之。阿孟有寵于旺，而與土目拖巴交惡。孟乘閒語旺曰，拖巴乃郎吉司後，久住雜谷腦，得民心，聞與漢人謀，以雜谷腦各砦附內，請印，別爲土司，事成雜谷地去半矣。旺疑之。已又泣訴于旺曰，拖巴之子將污我。于是旺益怒，囚拖巴父子岩穴中殺之，投屍于河。既阿孟病，拖巴爲祟人，時見其父子馳馬往來，風沙四起，而孟竟死。孟之死也，旺憐之甚，更求孟妹扣思滿爲妻，有年矣。已而思滿被逐。先是董卜土婦王氏么么之女曰朗金初，姣慧有聲，嫁沃日土司哈兒吉，未逾年，哈兒吉歿，姪納兒吉應襲，又議嫁之。納兒吉之姑澤兒吉妬與爭，雖成婚，未一室居也。旺聞其事，遣土目與朗金初謀曰，主婦容貌世閒稀有，寡居別砦如僧尼，非終身計也。且沃日褊小，時爲強鄰悔，卽爲土婦，無所利。雜谷富庶甲西南，主慕婦寢不安席，倘肯結褵，

他日百十砦土地人民皆主婦有也。因贈以先代所傳寶刀，光燦奪目。金初心動，謀于母么么。么么曰，瓦寺妹已嫁旺，吾女後去妾也，妾不可爲，止之。旺乃與土目冷增姜初謀，所以棄思滿，謂思滿曰：吾與爾爲夫婦三年矣，顧無子。雜谷腦之山有石獅，禱之即得子。爾先往，吾後來。乃遣冷增送至雜谷腦，翌日又選夷衆百人送之丹者孟溝山中，謂思滿曰，石獅在彼，思滿既至，則其地即瓦寺界也。乃又謂思滿曰，主有命送安甯母家。思滿愕眙失色，既已無可如何。往省母兄，則蒼旺已遣人往瓦寺訴思滿私其僕人代抬，行不正，不可以爲土婦。桑朗容忠恚甚，控于院司，方檄雜谷迎思滿，而旺已遣目衆過轟蓬山娶金初以歸矣。事聞院司，議以旺既婚金初，不可離異，許旺兼娶之，與思滿同居修睦瓦寺。旺奉令迎思滿歸，竟置別室，後歸瓦寺議別嫁云。

又　湯鵬之兄浪各王折娶雜谷良兒吉女阿媽思爲妻，性淫，厭王折，私通于大金川土舍漢王八澤，欲廢王折而嫁之。陰壞其廁，王折如廁，墜地溷死，媽思以失足被跌，聞八澤即擁兵至金川寺登答寨，與媽思兵會，告巡弁：身是金川宗支，應替職，弁倉皇未應。是夕，媽思塡房矣。塡房者，番俗，土司病故，替職者即妻其妻也。雜谷良兒吉聞之怒，約沃日共舉兵圍登答，聲言必殺八澤、媽思。媽思大懼，令八澤頂覆釜、雜牛羊羣出城逸。時湯鵬爲大金川所囚，迎還襲兄職，妻媽思。鵬謹事雜谷三十餘年。良兒吉歿，子板地見吉襲，卓克基婦丟日之事起，而雜金交絕。

又　金川寺澤旺之父湯鵬，襲其兄浪各王折職，即妻其嫂阿思媽，雜谷土司良兒吉女也。生子一，澤旺，阿思媽歿，鵬續娶沃日土司呢嘛乾叅女阿媽桑，生子二，良兒吉、小朗索。先是湯鵬爲雜谷壻，奉事惟謹，繼雜谷土司板地兒吉與鵬有隙，乃與大金川色勒奔盟願結婚。色勒奔以其弟丟日吉之女阿扣嫁澤旺，鵬自居美諾，而令澤旺夫婦及良兒吉居占固。土目兒格補思覘，知阿扣與良兒吉私通，言于旺，旺怒，持刀殺良兒吉，傷其臂，避免，復以火銃擊阿扣，墜其耳圈，未死。已阿扣與良兒吉謀，誘兒格補思譖于鵬，謂旺得瘋疾，動輒殺人，恐不能統衆，請以兒吉爲後日襲職之子。鵬心動，遣土目阿該往察之，該還白其事，且稱旺無疾。鵬乃令阿該迎澤旺、阿扣並良兒吉回美諾。囚兒格補思于占固，藉其家，鵬以大金川強悍，棄阿扣失歡好，勸旺與阿扣睦，鍵其夫婦一室，使共飲食、卧起。旺誓不與阿扣交一語，年餘。鵬不得已留旺居美諾，令阿扣攜所生子女回占固，厚給之，專主占固事。鵬歿，澤旺襲，時色勒奔細已襲大金川職，勸旺迎扣同居，旺不聽。踰年又兩遣土目以迎扣語旺，旺堅拒如故。

清・松筠《衛藏通志》卷六《寺廟》　乍丫　包墩東行三百三十五里，名乍丫。有大寺，坐西北向東南，土城圍繞，有呼圖克圖掌之。其地方事務俱聽該喇嘛、商卓特巴管理。又有轉經閣在大寺前，男女定婚嫁俱於此。

清・吳德煦《章谷屯志略》　一夷人鮮蓋藏，其地俱有定額。故三子者必使一爲僧，五使二焉，否則令贅別寨。無丁之家不爾則食指繁而家不給。子弟不尚讀書，爲僧者送喇嘛與爲班菊，即漢呼弟子也，具束修帷執負荷之役焉。慧者習誦數年，於經典頗有一得，求父母親友措金數十，往遊藏衛，詣達賴班禪諸喇嘛，諮詢經義五、七年至十餘年，漸知通貫。持戒精嚴者，瀕行時，諸喇嘛必賜一二物乃衣缽之授。既歸，親友迎迓甚恭，父母兄弟俱欣悅，增光寵焉。自此免力役，與土司及頭人抗禮。延請誦經者資謝有加，凡遠行，沿途護送，惟恐不及。

清・吳廷偉《定藏紀程》　至打箭爐由藏至此五千二百七十五里。大村莊與藏內房屋一般，唐古特地方有稅課司，有土司女官，明正司有兵把守，西安府作買賣人在此甚多，有大河、有樹、山上出猴子。婦女典與買賣人，生男歸客，生女歸婦，買賣人回家，其婦仍歸其夫，各領男女而別。

清・姚瑩《康輶紀行》　西南行二十五里至東俄落，日方過未，有塘汛。蕃民二、三十戶，旅舍頗潔。主人吳姓，成都人，娶蕃婦家此，與供薪水之蕃皆賞以茶布，嗣後仿此。取薪之蕃曰『打役』，汲水之蕃曰『湯役』。

清・李提摩太《游歷西藏紀》　【略】其風俗與衆不同，蓋中國、印度娶妻或二三人，而西藏女子嫁丈夫則二三人焉。

清・陳克繩《西域遺聞・風俗》　唐古忒人命名皆擇經典善字，與蒙古同。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五　〔光緒三十年四月三十日〕。午後

找鶴孫，惠臣亦來閑談。番地所謂江古學，皆醋海汪洋。如看跳弦子之類，如本夫與其調笑，則第二日即可帶領多人至其家摔毀，甚至將人打傷，其惡劣非常。且有代別人犯醋，並非本夫，謂之喫飛醋，尤爲可笑。

又卷九　〔光緒三十一年七月〕十九日。藏內尼姑呼爲阿尼子，有薙髮，有不薙髮。滿留頭，則披於頭上。詢之爲紅教中阿尼子，三五成羣化小緣。人家不過施給半個錢而已，彼亦有廟在上路，乃與喇嘛廟相對，均係紅教。彼此配偶，生男當喇嘛，生女當阿尼子，由來久矣。春灌竹君曾在阿尼子廟住，即通喇嘛廟，可發一笑。尼子善應酬，送若許物什。不但不能以法律拘，亦不能以僧律拘。近日方看見此種人。若令還俗，不知再還何俗，一笑。

喪葬

清・汪元綱《岷州志》卷一一　岷俗居喪頗循古禮，衣衾棺槨各稱其力。洽日成襓，五服之親咸集，衰麻祭奠亦復可觀，墓親不逾百日，引靈惟鼓樂青幡，別無增飾之具炫人耳目者。惟自首虞至七虞，自小祥至即吉，無論智愚，以多作佛事爲孝。城中道士、漢僧、番僧俱用。鄉中專用番僧，少則一日，多至三日，誦經施食，無益之費良多，否則以爲薄於其親，此習俗之不可挽者。然中土尚不免焉，況邊鄙乎？邇者紳士之家致祭，間行家禮，苟力行之，將邀知禮之譽，又何恤乎？人言至若，村夫俗子則姑聽之，亦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也。

清・陳其典《永北府志》卷六《風俗》　喪禮、喪具稱家之有無，葬先定期具狀，請親友於前一二日開弔。親友以錢物爲儀，不拘多寡，於貧乏之家亦有助焉。但俗多用浮屠道士，且不分貧富舉行實以酒餚，不別親疎，槩酬客以巾帛，又歌唱以娛尸作樂，以導轜車，此習俗之非者。今紳士之家多遵行家禮，其俗漸歸於正矣。

清・蕭騰麟《西藏見聞錄》卷下　夫上世不葬其親，死則委之於壑，而目擊狐狸蠅蚋之食噉，猶不忍而思掩。矧復剖削以食鷹犬，豈尚有人心哉？而彼方以此爲孝，亦可哀也。已尤怪其既碎體磔身，又於期年內當作佛事，云爲亡者洗罪。余謂縱有地獄，想亦不過如此凌遲舂磨，或閻羅反憐其已受殘酷刑，無可加亦無俟佛法，而後解免者。若謂慮三途六道之輪回，則又何不幸而再轉爲人身耶？嗟乎，狉獉成俗，豈眞天性使然，由來相沿爲固然耳。他日漸仁摩儀，久道化成，豈復長此殘忍哉！余當巡視郊外，見髑髏滿溝壑，中皆鷹犬之餕，餘目擊心傷。《周禮》『蜡氏掌除骴』，有死於道路者，埋而置褐，既官斯土，余之責也。乃捐俸募蕃民往拾之，越三日得二千餘篦，不能備棺槨，擇高阜地掘二大深池，分納其中，取余舊衣各一襲，覆而塟瘞之，後每月檢埋一次。始行之初，蕃民爭視異事，耳目駭然。朔望日酋長參謁後，飭通事宣諭我天朝法度，子孫棄父，祖尸不葬者有罪。若有敢於毀傷者，加以極刑。復導以天性之思受，諭以刨擲之慘酷，俟其悔悟。雖相沿已久，未能驟更而徵伺所募埋，皆蕃民漸有不忍□視狀。迨余奉檄旋師，臨行之日，蕃民咸挈榼提筐垂泣送曰：麻本押暮雀金湯拉猓雄聳滅些凝工村桑路董諾學。譯：老爺心腸好，撤兵回去，百姓盡夜思想老爺再來。言詞諄懇，余方憶當時慰動，在此區區可見，轉移不難也。

清・鐵船居士《藏紀概》　招內人死，則舁其屍棄之野地，一任豬狗嚙食，殘碎無存即同於塟埋，所以野無塋塚。

凡喇嘛死，將其屍肉碎剖，連肺腸拋擲空中，吹哨角呼飛鴉攫食之盡。焚其骨，棄河中。即活佛死，亦然。但寶其骨灰，和土印成佛像，泥金飾之，畜人咸珍重焉。

清・蕭騰麟《西藏見聞錄》卷下　男婦死，以繩縛屍，使膝胷相連，裹以舊服，置諸毛袋內，懸於室中。親屬圍哭其下。百日內，男惟去葉服，婦女去耳環素珠而已。親友亦有以銀錢贈賻或以哈達、茶酒相□慰者。必盡出死者之衣物變價，半布施於布達拉，半留爲喇嘛念經之費。數日後背尸送剖人場上，去衣縛於柱，細碎其肉，骨杵末和糌粑，以飼犬。剖尸之人，每剖一尸，必索銀錢若干。貧而無錢者，則棄尸於水，人反責其不孝。初不藉棺椁壙塋也。

清・允禮《西藏誌・喪葬》　西藏凡人死，不論老少男女，用繩繫成一塊，膝嘴相連，兩手交插腿中，以平日所著舊衣裹之，盛以毛袋。男女

羅哭，用繩吊屍于梁，延喇嘛念經，以酥油送大小召點燈，或數十觔，或百觔，諒其貧富。將死者所有之物盡出，以一半佈施布達拉，以一半變賣，作延請喇嘛念經，竝熬茶及一應施捨之需。卽父子夫婦亦不肯存留一物。其屍放二三日或五七日，背送剮人場，縛于柱上，碎割喂犬，骨于石臼內杵碎，和炒麵搓團喂狗。剮人之人，亦有喋巴管束。每割一屍，必得銀錢數十枚。無錢則棄屍于水，以爲不幸。其喇嘛則喂鷹，皆以火化築塔。親友弔問，窮者助以銀錢一二枚，富者以哈達慰問，竝送茶酒。其孝服男女，百日不穿華服，不梳不沐，婦人不帶耳墜、素珠而已，他無忌。富者時常請喇嘛念經，以薦亡魂，至一年乃止。

清・周霽聯《西藏紀遊》西一　凡人死，無論老少、男女，以繩縛之，口置膝間，手置股間，如人始生狀。裹以生前所服之衣或諸毛佮內。男女羅哭，以繩懸屍于梁，延喇嘛誦經。以酥油送大召、小召點燈，或數十觔或百觔，稱家之貧富。死者所有之物，槩行取出，以半布施布達拉山寺，以半爲延請喇嘛誦經並熬茶施舍窮乏之用。父子夫婦一物不存，其有畧存一二者，謂佛必降之罰也。其屍隔一二日或五七日，背送野外，衆喇嘛圍繞諷經。其家雇一習慣剖屍之人，將屍橫陳石上，先用支解法，然後寸寸臠割，和以糌粑，向空拋擲，以飼鷹及鴉鵲，謂之天葬。或拋擲地下，以飼犬，謂之地葬。其骨用石臼舂爛，飼鷹犬。如前法剖畢，操刀者將所餘糌粑就地食之。每逢剖人時，犬知囊中有人，千百隨行，狺狺畢集。鷹鵲亦如之。若投之鷹犬，鷹犬不食，則謂生前孽重，遭此慘報矣。此事亦有喋巴管束，喋巴如內地佐雜官之類。每一屍必輸銀錢數十枚，無錢者令其棄屍水中，則以爲大不孝予曾過一小溪，水清見底，羣魚出入屍中，遂戒不食魚。親友亦相弔問，有用銀錢一二枚者，有以哈達問慰並送茶酒者，其家男女，不製喪服，惟忌華服百日而已。婦人除耳鐶、數珠，不梳不浴。富者時延喇嘛諷經，一年乃止。

又西三　番俗男婦死，則以生前食用之物，盡數送廟中，以資齋薦。卽食賸糌粑、酥油，亦不敢隱匿。否則，降災于其所親。是以喇嘛廟中，如綠松、珊瑚、褚巴、酥油、糌粑之類，往往貯作一箱，累屋充棟，迄不知何所用之。

清・徐瀛《旃林紀略》　達賴圓寂，將尸入棺，以鹽覆之，使棺底鹽水滴，以黃土調和，刻以細模成佛像，幷註其名印成，名曰鹽水佛，番家寶之，不可多得。後卽裝入佛塔，砌訖，以金盝罩。若濟仲第穆諾罕死，以上上藏香焚化。其餘官民悉天、地、水葬。死之日，有力者擇吉，將尸擡至寺前，剮飼鷹鷂，名曰天葬；次則綑縛一處，首垂入襠，背至河邊，刲以飼犬，其骨用石臼擣碎，和糌粑拋飼，名曰地葬，惟頭骨司剮者攜回，留配火藥，所以槍礮一發氣味悶人；最次河邊拋以飼魚，名曰水葬。天葬費多，地葬亦須銀錢八、九元，司剮者卽藏中丐頭，亦有喋巴管束，其人現擁巨貲。至水葬，則自行剮拋，若不剮碎，一經全尸漂起，蠻役卽報浪子轄查究辦理。亦間有不葬，將尸弔挂空房，乾後配火藥者。

清・陳克繩《西域遺聞・風俗》　人死以繩縶維之爲圓塊，膝口相連，兩手交插于股，以平日所衣舊服裹之，盛于袋，懸于梁。男女羅而哭，送酥油于大小詔寺中燃燈，稱其家之貧富盡出死者所有，送其半于達賴，留其半以熬茶。熬茶者，延僧誦經，飲之以茶，猶內地所云齋僧也。數日背送剮人場，司剮者縛屍于柱，割其肉，復杵其骨令碎，和以糌粑飼犬。餓司剮者銀，否則不剮而棄之水，以爲不幸。親友弔唁，俱先以哈達。男女不服華衣，去耳環、素珠，不梳浴者，百日。富者時爲熬茶追薦暮而止。喇嘛死則以喂鷹，有德行者火化之，瘞骨于塔。韋節《西番記》云，康國城外，別有二百餘戶，專諸喪事，別築一院，院內養狗。人死卽取尸置此院內，令狗食之，肉盡，收骸骨埋殯，風俗故相沿也。

清・許光世、蔡晉成《西藏新志》卷中　凡人死則親族知己弔之，貧者助以銀錢，富者與以哈達而慰問之，亦有送茶酒等物者。其有服之男子，百日間不着美服，並不梳沐，婦女則去耳環與念珠，他無所忌。富者時召喇嘛，一年之間，使讀經以祈冥福，其俗惡病死，以戰沒爲第一。

清・李心衡《金川瑣記》卷三《夷葬》　人死有天葬、水葬、火葬三種，獨不知土葬。悉於索卦決之。天葬取死人臠割如泥，和麪成丸，投羣鳥啄食，或擧全屍餵虎狼。蓋卽頓遜國鳥葬之意。水葬委屍大江，實魚鼈腹。火葬積薪燔之，亦猶釋氏之荼毗爲之。嚴切禁止，咸知土葬云。

清・陳登龍《裡塘志略》卷上　疾病無醫藥，將所積金帛、服飾施向喇嘛寺念經，近亦稍用醫藥。死無棺槨，不葬，棄於曠野，餧諸鷹犬。延

喇嘛佛事，無孝服，男女百日不著華服，不梳不沐，婦人去甚耳墜、念珠而已。

清・姚瑩《康輶紀行》卷二　蕃俗死者多火葬，不知蕃從佛教乎？抑佛從蕃俗乎？蕃又有天葬、水葬者。水葬投諸江河，以飼魚鼈。天葬者，人死問之剌麻，宜從何葬？剌麻察其家有力，則曰宜天葬也。其家設帳于野，舁死人往，羣剌麻爲之誦經畢，以刀細割其肉，而有烏鳶翔集其傍，剌麻擲肉於空，烏鳶爭接而食之。肉盡則屑其骨碎，和以糌粑而飼之。必盡乃已，其家人乃相慶曰，死者生天矣。莊子云，在上爲烏鳶食，意殆指此耶？

又（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略】**蕃最惡病，雖父母瘟痘，皆出之于野。云在家恐傳染也。死則焚之。

清・吳德煦《章穀屯志略》　宅壟。夷人始死，其家人延工巴誦經咒，爲亡人開路。子弟不衰麻，無躃踊徧訃。親友舁屍於木板上，易新衣一襲，不施裩袴，以藏布一小方覆之。其葬有三，一地葬，一水葬，一火葬，悉決於喇嘛之索卦，大抵視人之生命宜用何葬。如地葬，則置木龕，擇吉日，以屍坐其中，外以木板鞘合，上開一孔，徑三寸，如窟牖然。奉置經樓中，朝夕燃酥油燈於龕側，不少懈。親友來吊者，各致酥油數兩代香燈。喇嘛數人，日誦經咒，選吉日，家人舁龕於曠野，卜地之爽塏者，從旁穴數尺深，藏龕其中，外封以石，上以木板或石塊蔽風雨。旁植經竿數十百枝，半屬親黨賻儀，悉以布印番經懸竿上，令風吹颺，代口誦，以資冥福。水葬則舁龕置江滸，砌石周遭，待江水汜濫，即參身洪流矣。火葬則無木龕，家人預甃石圈如竈，橫鋪柴薪，負屍置薪上，喇嘛設糌粑供物祭山神，口中喃喃，以銅杓沃酥油於火中，烈焰烘騰，頃成灰燼，拾餘骨擲江濱而已。其子過七日必延喇嘛誦經，四十九日後則否。不解禫祥，惟三年內不恣歡謔，不弋禽獸耳。

又　明正夷俗多火葬，地葬者百不二、三。必視亡者命中宜忌，悉以索卦決之。始死，去舊衣赤體，命足手捲縮，以麥稭藉地，置屍其上，覆以藏布，使人訃親屬。子不剪髮，不衰麻。吊者饋酥油作燈，豬膘、咂酒、經布爲賻。延喇嘛誦經，擇吉日火化。家人預作石圈於野上，鋪以薪，子孫負屍置薪上，旁設帳房一所，喇嘛居其中，揑糌粑供物數事，大誦經咒，祭山神，舉火沃酥於薪，令人置藏布毯圍屍，戒家人弗哭。烈焰騰騰，斯須而滅，拾燼骨搗碎，摶黃土以銅範規之，高二寸餘，式類浮屠，投江中。喇嘛十數人誦經八日，富者十六日。如弟兄多者，雖異居必各供喇嘛一日，以爲敬孝。子衣褚巴，三年中亦不弋禽獸焉。凡喇嘛死，火化後，其徒或兄弟拾其項骨片及手足指骨各一，記其名，裹以藏布，視人之貧富具金銀之多寡，寄西藏大招中。藏僧受其金爲之禮佛，招薦後答以藏物數事，致其家以示信。地葬無棺槨，以木作匣，殊不堅好。置屍於內，舁瘞郊野中，累小坵爲識。凡番經木竿林立者，即火葬、地葬之所也。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三（光緒二十九年九月）二十四日。辰刻，同恩惠臣、余鶴孫、吳小瑾出南門二十五里，或云卅里，或云十數里，皆非，至玉林宮。乃甲木叅土司弟兄別墅，在其先塋下也。其塋地以土牆圍之，有碑碣，豎以番經布旛，各處皆然。其房間有過廳，正房有樓，東西廂房亦整齊，係其父夢九土司甲木叅齡慶，漢名延齡所修，爲廬墓而設。正房外懸木刻一匾：駐節爐關日，頻聞邊帥賢。承欽周甲子，廬墓又經年。盛世酬庸重，勳藩盡孝傳。聖朝多雨露，忠蓋荷恩全。頭品頂戴提督銜，明正甲夢九宣慰司克盡厥職，事親至孝。去歲，母白太夫人告終，現行廬墓禮，因詩以彰之。大清光緒戊子仲春月，欽差烏斯使者察哈爾升書，蓋恭勤公筆。

清・鍾賡起《甘州府志》卷四《風俗》　凡父母喪，大族衾斂如禮，棺內用黃香和油蠟周圍遍灌之。三日開弔，與親友送帛。首七以素茗欵弔客，三七設祭延賓贊禮。及殯，凡遷柩朝祖，祖奠、遷奠、祀土，成主如禮。殯前三日，鄉黨親友來賻，奠間作佛事。殯之日，以方相開路，羣前列功布、銜牌、銘旌、冥器，並紙作鹿馬獅狻，車旗僕從等類，叅用鼓吹，僧道隨同親友護送城外。壙內用槨，槨外用隔灰，壙周圍用方磚和糯米汁砌之。葬三日，親友赴塋祭奠攢山。細民家力不能如禮者，喪葬隨便。

清・韓志超《西寧新志》卷九《風土》　新喪之家，主人衰絰哭於城隍，於五道神，名『報廟』。七日同族咸來賵奠，名『燒七』。葬之前夕，復哭於廟。親友各籠燭前導，然松脂徧置路衢，名『送燈』。既葬三日，子女哭奠於墓，名『圓墳』。皆俗儀也。士大夫間有遵文公家禮者，而佛事、鼓樂，猶沿習用之。

清・鄧承偉《西甯府續志・風俗》　喪禮：番民父母死，男女大小哭泣盡哀，請喇嘛誦經，移尸帳房門左，蓋以褐單。或三日、五日，於番經選日，舁尸以油柴焚之，爲火葬。或置尸於野，由鳥鵲食之，爲天葬。或沉尸於河，爲水葬。其孝服，男女各解髮辮，婦女去首飾，衣服反穿一月。

清・張彦篤《洮州廳志》卷二　喪禮：親歿，具訃書，哭無時。自沒日數逢七則設奠，俗謂做七。三日大殮、成服，懸門紙出告。葬前一日開弔，行奠禮，俗謂家祭。亦有作佛事者。大族則請賓題。主既窆，墓祭、反祭於主。三年釋服，如家禮之儀。

又卷一六　其葬，貴人用地葬，餘則葬法不一。有載尸置山巔任飛鳥食之，越日不食，則謂生平無善行，卽邀僧輩誦梵偈超度之。鳥乃食，謂之天葬。又有捆尸作猴蹲勢，斂以布，舁置窯竈，下積薪，上澆之以油，火焚之，謂之火葬。染疫死者則支鮮而沉諸河。

清・龔景翰編，李本源纂修《循化志》卷七《風俗》　喪禮：父母死，大小男女哭盡哀，請喇嘛七人左右誦經，移屍帳房門內之左，以白褐單蓋之。三日或五日，於番經選日時，以皮繩束屍爲一團，頭屈入胯下，縛牛鞍上。屍出門，以牛乳數碗潑門外，以柏枝薰帳房。駝至山，浚直坑，其傍開竈門，置屍於內，以火從竈門燒之成灰，蓋以土。不起墳，插木竿掛布旗，上寫番經。每逢忌日，家中誦經七日或五日，永不上墳。其孝服男女各解髮辮，婦女不戴石墩、瑪瑙，衣服反穿，一月乃如常。

清・升允修，安維峻《甘肅新通志》卷一一《輿地志・風俗》　父母歿，男女聚哭盡哀。請喇嘛七人左右誦經，移屍帳房門內左，以白褐單蓋之。或三五日於番經選日時，以皮繩束屍，縛牛背上，殯去屍出門，以牛乳數碗潑門外，以柏枝薰帳房。馱至山後，直坑傍開竈門置屍於內，以火焚之，化爲灰燼，覆以土，不起墳，插木竿，挂布旗，上寫番經。每逢忌日，家中誦經七日或五日，永不上墳。其孝服男女各解髮辮，婦女不戴石墩、瑪瑙，衣服反穿，一月乃如常。

清・杜昌丁《藏行紀程》　廿八日遷營中，逐隊分撥，派遣驗馬。【略】中甸有大河，馬牛死皆棄於水。俗有四葬：土葬砌壁間，火葬焚其骨埋山崖中，水葬投之大河，鳥葬剖其肉以喂鵰，骨置山崖。尙巫不尙醫，有打冤法，捕捉法，每逢朔望，羣呼唵嗎咪叭嘛吽。

清・許光世、蔡晉成《西藏新志》卷中　西藏有以解剖屍體爲業者，謂之劊人。剖割一屍，大抵要銀錢數十。故地葬、天葬非富者不能。土俗以水葬，爲至不幸云。

清・松筠《衛藏通志》卷一四下《撫卹》　唐古忒爲五印度之一，俗尙浮屠。唐宋以來，雖通中國，未隸版圖。自我朝太宗文皇帝時歸誠，迄今百有餘年，薰陶王教，漸臻於化矣。乾隆壬子歲，子奉命整飭藏務，悉稟廟謨，以次釐定，自可永遠奉守。惟有關於風化民生之大者，雖蠻貊之邦，亦不可因循舊習，稍爲羈縻也。夫痘疹之證，乃先天餘毒，人所不免，苟治養得宜，斷無不生之理。乃唐古忒遇有出痘之人，視惡瘡毒癩爲尤甚，卽逐至曠野巖洞，雖親如父子、兄弟、夫婦，亦不暇顧，竟至百無一生者，深堪憫惻。予於藏北浪蕩溝之處，捐資修平房若干間，俾出痘番民得以棲止，捐給口糧，派撥漢番弁兵，經理調養，全活者十有其九，僧俗既已知痘證非必不可治之患。因嚴諭前後藏，勸令達賴喇嘛、班禪，捐給口糧，作爲定例。又唐古忒風俗，除大喇嘛、大頭目等物故，方得火化造塔，其餘則念經懺悔後，將屍身碎割，拋喂鷹犬，名爲天葬、地葬。有罪拋棄河流謂之水葬，無倫無理，殘忍爲甚。予諄切訓導，曉以義理，繕發漢番告示，嚴行禁止。諭令達賴、班禪三喇嘛，將山場空地撥出若干，作爲義冢，俾無力者得以掩埋。並令隨時報明糧務察驗。倘敢仍蹈故轍，重治其罪。迄今年餘，番民頗知化育，一體遵奉，誠恐行之日久，番氓無知，漸踵故習，後人不識予心，任其自便，則予之前功盡棄矣。所有告示底稿，俱存署內，是用立石爲記。倘後之君子能推廣此意，悉化其俗，是則予之所厚望焉。欽命總理西藏事務工部尙書、鑲白旗滿軍都統世襲雲騎尉和琳撰幷書。

乾隆五十九年三月　日立

碑額擬鐫『永定規條』四字，篆字橫寫。

又　蓋聞萬物以人爲貴，而人以有生爲貴。然有生必有死，而又以全生全死爲貴也。三藏古稱佛國，較之諸蠻夷中，尙與人道相近。況其

教通中國已久，自本朝歸入版圖，百有餘年。駸駸乎變異類而列冠裳矣。某奉旨整頓一切，二年中皆已改觀。乃惡習相沿，如男無廉介，女少貞節之類，不可枚舉。誠非一朝一夕所能導化者。惟番民死後，天葬、地葬、水葬及染患痘證全家逐出，百無一生。二習傷心慘目，去禽獸幾希者，無過於此。因爲出示明禁，設立科條，雖不能使知養生送死人子之大本，庶亦足以爲漸知人道之梯航耳。誠恐習既相遠，性亦不近，日久仍故，則予之已行之舉，化爲烏有，良爲可惜。故勒諸貞碪，俾後之君子守而無替，幸甚。若能次第盡改積習，則又予之所厚望焉。

年　月　日並書。

爲嚴禁碎割死屍，以重人倫，以厚風俗事。照得父母養育之恩，與天地無二。是以生則盡養，死則埋葬，即諸佛菩薩亦無不用此道理。況人生四體，皮肉稍有傷殘，即疼痛難忍，或被人打傷砍傷，亦必怒恨切齒。至人死之後，雖已無知，但死生一理，其遺骸豈可毀棄。乃唐古忒番民，相沿舊習，凡人死之後，殘割肢體，喂鷹喂狗，或委棄水中，謂之天葬、地葬、水葬。甚至將屍骨敲碎，和入糌粑，使鷹狗爭食，此等行事，下同畜類。前、後藏爲前數輩達賴、班禪主持黃教之地，佛法慈悲，豈應有此。若論天朝律法，將自己骨肉遺屍如此殘忍，必應將動手之人凌遲處死。但思從前該番民無知，因仍積習，此時只可寬其既往。本部堂奉命來藏，爾等從前無情無理之事，現在力加整頓。所有宰割屍身喂鷹喂狗一事，尤爲天理之所不容，王法之所必加，是以特爲爾愚民反復開導，此後務須痛加改過，悔罪自新。爾唐古忒各有父母、兄弟、妻子，生時極其憐愛，迨其死後，即將死人碎剮，任聽鷹犬殘食。若子若父在傍聚觀，不以爲慘，反以爲得受好處，糊塗一至於此，實爲禽獸不如。試思爾父母生前，設使犯罪，或殺或剮，爲子弟者尚當目擊心傷，哀毀痛切。又或爾之父兄被人殺害，爾等尚欲報仇雪恨，不肯甘心焉。有一生無罪，幸得善終，又被自己妻子千刀萬剮，喂鷹喂狗之理。惟因爾等將自己父母屍身殘毀，喂鷹喂狗，以致爾之子孫，亦將爾屍骸照樣割裂，此即佛法中冤冤相報之明驗，不可不猛然思省。嗣後如有人死，概不許割裂屍身，喂鷹喂狗，自己有莊田者，於本莊田內擇地安葬。如無莊田貧民，由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於前後藏撥出空地兩三處，作爲義冢公地，報官掩埋。倘有無知番民仍敢不知悛改，一經本部堂查出，即令在藏文武官員將死者之子孫凌遲處死，並將在旁助惡動手之人正法示衆。本欽差大人到藏以來，因軍務倥傯，未及示禁，今當整飭風俗之際，此爲第一要務。姑念番民無知，不忍不教而誅。自此番出示之後，除僧人身故聽其火化外，凡屬番民，遇有人死，或用棺木裝殮，或用衣席捲裹，一概報官埋葬，不許仍前毀棄。如有不遵律法，具在決不輕恕，毋違特示。

又　爲譯咨嚴禁碎割死屍，以重人倫，以厚風俗事。照得唐古忒地方凡於人死之後，殘割屍身，喂鷹喂狗，或委棄水中，謂之天葬、地葬、水葬。積習相沿，行同畜類，尤爲天理所不容，王法所必加。是以本部堂會同達賴喇嘛煩爲查照，即於附近藏內，撥荒空地山廠二、三處，著噶布倫等勘明界址，標記番民義冢字樣，以便並無莊田貧民身故埋葬，併希飭行前後藏屬營官、第巴、頭人等，一體實力遵行。遇有人死，或用棺木裝殮，或用衣席包裹埋葬。不許仍前毀棄，喂鷹喂狗，倘敢不遵，定行究辦。仍將撥給何處地名，並飭行遵奉緣由，咨覆施行，須至咨者。右咨達賴喇嘛。

乾隆五十八年五月。

又　爲嚴禁碎割死屍，以重人倫，以厚風俗事。照得父母養育之恩，與天無二云云，律法具在，決不輕恕，除會同達賴喇嘛、濟嚨呼圖克圖、印發告示，曉諭嚴禁外，相應譯咨，爲此合咨班禪額爾德尼查照，即將札什倫布所屬附近空閒地畝，撥出一二處，著歲琫堪布勘明界址，標記番民義冢字樣云云。施行，須至咨者。右譯咨班禪額爾德尼。

乾隆五十八年五月十八日。

欽差總理西藏事務工部尚書都統和行噶倫等具信字，在欽差總理西藏事務二位大人臺前，前奉大人文書，藏內病故番民，或係用棺木裝殮，抑或用衣席包裹埋葬。並令達賴喇嘛、濟嚨呼圖克圖，撥空地數處，以作病故番民義冢。今撥出札什城附近空地一處，是否允準之處，飭示遵行，此具信字。五月二十九日，批著，於札什城義冢處，所寫立『番民病故埋屍公地』木榜標示。

又　爲札飭遵辦事，照得唐古忒地方，凡於人死之後，殘割屍身，喂鷹喂狗，或委棄水中，謂之天葬、地葬、水葬。積習相沿，此等行事下同

畜類，尤爲天理之所不容，王法之所必加。是以本部堂會同達賴喇嘛、濟嚨呼圖克圖，出示嚴禁碎割、一體葬埋外，合亟札飭。爲此札，仰該糧務遵照，告知班禪額爾德尼，即將札什倫布所屬附近敞閒空山，撥出一、二處，指交該糧務，勘明界址，木榜標記『番民義冢』四字，以便貧民就近埋葬。嗣後凡遇人死，無力埋葬，即著告知糧務衙門，令其掩埋，勿再割棄屍身。該糧務移知營員，會同營汛弁兵，不時查察。倘敢不遵，隨時拿究。仍將撥出山地幾處及遵辦緣由，稟覆查考，毋違，特示。計發告示三張，照鈔多貼曉諭。

右仰後藏糧務張照磨準此。爲札飭事，照得云云，出示嚴禁碎割，一體埋葬，並咨會達賴喇嘛，撥出附近空閒地畝二、三處，交明糧務，以爲義冢，掩埋屍身外，合行札飭。爲此，札仰該糧務遵照，即告知達賴喇嘛，催令撥出附近空閒地畝，會同噶布倫勘明界址，標立木榜，寫明『番民義冢』四字，以便並無莊田貧民身故，報明糧務，令其埋葬，毋許再有殘割。委該糧務移知營員，會同營汛弁兵，不時認眞查察。倘有不遵，隨時查拏，稟請究辦。仍將指撥義冢地畝及遵奉辦理緣由，稟覆備查，毋違，此札。

右札仰西藏糧務劉牧準此。

乾隆五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欽差總理西藏事務工部尚書都統和行。

管理後藏糧務，打箭鑪照磨，爲札飭遵辦事。乾隆五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奉憲札，照得唐古忒地方，凡於人死之後，殘割屍身，喂鷹喂狗，或委棄水中，謂之天葬、地葬、水葬，積習相沿，此等行事，下同畜類，尤爲天理之所不容，王法之所必加。是以本部堂會同達賴喇嘛、濟嚨呼圖克圖，出示嚴禁碎割、一體埋葬外，合亟札飭。爲此，札仰該糧務遵照，告知班禪額爾德尼，即將札什倫布所屬附近閒空地畝，撥出一、二處，指交糧務勘明界址，木榜標記『番民義冢』四字，以便貧民就近埋葬。嗣後凡遇人死，無力埋葬，即著告知糧務衙門，令其掩埋，勿再割棄屍身。該糧務移知營員，會同營汛弁兵，不時查察。倘敢不遵，隨時拿究。仍將撥出山地幾處，及遵辦理緣由，稟覆查考，毋違。計發來告示三張，照鈔多貼曉諭等因，奉此。卑職是日即面會班禪額爾德尼商議，並傳營官面屬，皆願悅從，均感大人愛卹番民之意。商上營官並撥出地三分，其地均尙平坦，寬闊堪用。卑職親往各處，踏明邊基，栽石爲記，各立石碑，上書漢夷各四字『番民義冢』。即將發來告示，照寫多張，遍掛鄉里十三處，及各處營官，均發有告示，皆照此遵辦。一面會同營弁，各派兵役，四路查察，倘有不遵者，即行稟明嚴究外，班禪額爾德尼信字一封轉交，所有奉札日期，並遵辦緣由，理合具文申報憲臺，俯賜查考。爲此備由申乞照驗施行。須至申者，右申欽命總理西藏事務工部尚書都統和。

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七日。

又　後藏糧務、打箭鑪照磨張錫穀謹稟恩憲大人閣下，敬稟者，竊卑職於七月二十八日，案奉鈞札，飭辦番民死後毋許凌割，喂鷹喂狗。並著班禪佛及營官各撥出義地，卑職親往踏驗，栽石爲記，業經報明在案。卑職選派差役二名，令營官亦派頭人四名，每日巡查。所有番民，隨死隨開姓名具報。卑職即飭押埋，自奉示之後，已經埋數十餘人。番民遵法，不敢隱匿，現已通行。卑職亦不敢稍有懈怠，不時嚴查。倘偷有喂鷹者，若被查出，當即飛稟，更懇恩憲按示治罪，斷難稍寬，殺一人而萬萬人得安。番民畏法，自然普行。從此風俗大變，骨骸以得沾天地之潤澤，屍身可免凌割之傷慘，此乃大人陰德無邊矣。所有後藏番民死後埋葬已行緣由，合肅稟聞，伏乞晶鑑，恭叩崇安。卑職錫穀謹稟。批　據稟，遵札飭令番民，遇有病故，即具報押埋，業經遵示通行，著有成效。但地方遼遠，恐稽察稍疎，仍蹈故轍。仰再督同堪布頭人，實力查禁，倘敢仍前凌割喂飼，即行飛稟，以憑盡法究治，務期力挽頹風，共臻上理，此繳。

醫藥衛生

清・陳登龍《裡塘志略》卷下　博浪工山中生異藥，曰冬蟲夏草，謂冬蟄爲蟲，夏茁爲草也，蠻人呼爲哪雜俄麼。其狀根如蠶，蠕蠕欲動，芽如蒜葉。初苞采者，必自端午以前則良，過端午則芽茁而根鬆耳。此藥本草不載，蠻人云其性溫補，以豬肉及雞肉和煮食之益陽，婦人不孕者，常食可以得胎，未知驗否。

又　雪蛆亦生雪山中，狀如蠶，其色晶明，巨者重十餘兩。煮食之甘脆而香，生於純陰之中而秉純陽之氣，性熱而補益精髓，誠異物也。第不能多得耳，或云味如乳酥，多食鼻口出血。

清・周霽聯《西藏紀遊》西一　紅花不知產于何地，藏中人云出于甲噶爾大西天。其味甜香，藏香中必用之物，人皆稱爲藏紅花。詢之番民，則云藏地並不產此。每觔約需白金一鎰。

紅花，班禪封入哈達中贈人者。如絲，有長至尺餘者。其力較內地紅花力厚，一兩可抵一觔，中華婦科亦多用之。

清・青玉山房居士《金川舊事》　羌活魚長四五寸，四足一尾，形如守宮，可以治心痛。當地羌活偏生，走卒路渴折取，咀嚼清涼如蔗苗，高二、三尺，根下每有水潭或生此魚。綏靖建倉削平山石下有水一潭，雙魚游泳尤奇。

清・陳克繩《西域遺聞・佛氏》　達賴送人藥丸，大如黍米，或赤或黃，約數十顆，盛于淨瓶。邀僧誦經，其藥即滿貯瓶中，可得數萬，名子母藥，可療疾。額勒聿羅地方有那門汗，乃達賴受經師也。離藏五百里，山水清遠，殊勝于藏，其樹木蓊翳，云係佛髮所生。有樹八最大，葉可療疾。

清・張庭武修，楊景昇纂《丹噶爾廳志》卷四　本境植物藥類，惟大黃爲出產一大宗，其餘除上列諸品外，他如天仙、地骨、牛旁、龍胆、紫蘇、白芨之屬，據醫家言產者不下數十種。然祇備充名數，原非良品，故僅列目前常用數種，餘俱從略。他日植物學宏開，則十五萬種之芽茁皆在搜羅之中，庶不以微小而或遺，況本草最近格致也哉。

又　甘草多生於山中，以能調和諸藥，故無藥不用。鄉人採之以售於市，其所產足敷本境之用。

大黃生於口外者多，每年本境商人集貲募丁出口採挖。遠見山垠一帶隱隱現出長紅色者，即多年老黃，其根必大而且多。境內山中亦有之，間有移植於家園以供清玩者。城闕廟宇現有多株，枝幹碩茂。可見大黃亦能植於內地，特以本境風氣過寒，服食則轉不相宜也。紅花販自西藏者最佳而有名。詢之，藏番云紅花最佳者尚非藏產，距藏有數十程之遙。然近年商販所售之紅花，眞者百無一、二，率係作僞，無怪通經、養血之無顯效也，本土種者多。

鳩郎草俗名羊奶頭，臨水處多有之。近來用爲戒煙之品。枸杞產於白刺上，色紅而小。本境亦有之，自柴達木蒙古來售者多，溫補之品也。

益母一名充蔚子，俗名燈籠草，女科要藥也。摘其鮮者和藥，謂之益母膏。

黃芪一名王孫根，據本草，長三尺折之如綿謂之綿黃芪。本境所產不能如《本草》所云，備名而已。

荆芥，園囿中常種之，高三、四尺，摘其穗而用之，祛風之藥也，邑人恆和茶以飲之。

薄荷，場圃中恆植之，其根最易暢茂，發出枝葉，摘去旋生，祛除風熱之藥也。

艾葉一名冰台，謂承以取火也。一名醫草，謂炙百病也，故又謂之灸草，以陳久而乾者爲佳。園囿中植之最易，乾燥之地即能生長，割去易生，邑人名曰家艾，以別於野艾也。

芣苢即車前，大葉長穗，其子治產難，通便閉。

蒲公英俗名黃花菜，城郭廬舍旁皆能生之，消腫除毒之藥也。

萊菔子即蘿蔔子，園丁留以作種，用以下氣消脹最有力。

麻黃，山野路旁生者極多，解表出汗之品。以主發散，不常用也。農夫、牧子皆識其名。

蒼朮，山中多有之。夏日臨涉，有蒼朮處風送香來，撲鼻芬芳，採其根而用之，有健脾祛疫之功。

菖蒲，家園花盆中以水浸之，獨葉挺起名曰蒲劍，但供清玩，不多有也。利竅除風則用之。

柏子即柏實，益氣療驚之品。

黃柏即黃剌之皮，降火下血之藥，性苦寒，不常用也。

茵陳，經冬不死，更因舊苗而生故名。主清濕熱，更能退疸。

罌粟，十餘年前本境初有種者，近年四鄉皆種之矣。本境腴地原少，雜種罌粟，而食愈不足，合良田厚糞勤力而集於罌粟，農業之蠹也。故種煙不可不亟禁，罌粟原爲藥品，故附於此。

清・鐵船居士《藏紀概》　醫藥卜筮，招中人病，亦服藥延醫胗治，羣藥大半與中華有，不相同者，云出自藏地及西洋遠方購易者。卜筮遇事則翻檢其經，以數目推測休咎，云其經典中每事各註明所事之吉凶，觀玩以告。占者似乎中華神鐵之詞。

清・蕭騰麟《西藏見聞錄》卷下　蕃呼醫曰惡木氣，亦知胗視辨症，用藥多係丸散或針灸，講論穴道，頗亦詳細。惜俗不重醫而信巫，風寒傷感動云命運衰低，衝了犯神鬼，必延喇嘛誦經或唱佛歌而禳之，或向垂仲以叩問吉凶。迨至日延一日，病入膏肓而佛不爲之救，然後求救於醫，雖有盧扁不能治矣。

清・馬揭、盛繩祖《衛藏圖識》卷上《醫藥》　西藏醫名『厄木氣』，其藥與中國異，產自藏地，或購自西洋，不炮製，間用丸散。遇病亦先診視而後用藥，其診脈以左手執病者之右手，右手執病者之左手，一時並診，疾重始然。若小疾則以酥油遍體擦之，曝於日中，遇陰晦則以絨單覆病者，以柏葉燒烟薰之。然不論病之輕重，必延喇嘛念經，或朱巴念誦祈禳。朱巴卽道士之類，或令童男女唱佛歌以祛之。

清・允禮《西藏誌・醫藥》　西藏醫名厄木氣，藥不炮製，皆係丸散，亦胗視而後用藥。其視脈以左手執病者之右手，右手執病者之左手，一時齊脈，不分先後。但番人無論老幼、男女，小疾則以清油、酥油遍體擦之，暴于日中。若陰天以絨單覆蓋，用柏葉燒烟薰之。重者始胗脈服藥或刺血。然不論病之輕重，必延喇嘛念經或珠巴念誦祈禳。珠巴卽道士之類，或令童男女唱佛歌以祛之。

清・李心衡《金川瑣記》卷二　夷人終身不出痘。間有一二患此者，輒裹數月糗糧，舁置荒僻巖洞中，父母、兄弟曾不一顧，懼纏染也。以故患痘症者十死七八。倖而獲免，跰躃以歸，舉家欣慶，雖窶貧，必延喇嘛誦經數日。

又卷三《醫卜》　綏靖屬之屯千總行營都司甲噶朋。善索卦，臨陣時，卜勝負十不爽一。以故用兵必檄調名籍甚。予初不之信，因其謁見，姑留試占之，俱近而可驗者，殊不謬妄。見予患齒痛，因薦其所管百姓羊中爾江叅。能醫，召之來，亦知切脈，但雙手把握如捉拏象，已知其非嫻習者。復於佩囊中取紅色末藥少許，有麝香氣，令糝患處，竟不敢妄試。賞以荷包、刺刀、煙茶諸物，欣然而去。

又《信鬼》　俗尤信鬼。人患病延喇嘛誦經咒，復捻酥油肖病人形爲替身，送諸荒野或捨身爲僧。其室家殷實者，輒僱人作替。歲時旁礫，先立土壇，設紙供數事，厚叠薪芻，選兩長人躡肩矗立，高及丈許，蒙以大衣，偉狀始如赤郭，蓋取食鬼之義。人各執弓矢，鳴鉦鼓，四處尋索，追至土壇，將積薪焚之，俗稱得爾布斯，猶有月令大儺遺意也。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二　蕃醫稱厄木氣，藥不炮製，概用丸散。蕃人患病，則以清油酥油塗其身而曝之，或覆以絨單燒柏葉熏之。病重者始診脈、服藥或刺血。蕃人無論何疾，必延喇嘛或朱鬼（道士之類）諷經，或令童男女唱佛歌以禳之。蕃人最忌出痘，有終其身不出者，有至四五十歲始出者。凡出痘，毋論父母妻子，委之山上，以酥油糌粑等物置其旁，閱數日視其曾死與否。若留養在家，恐其流染他人也。其薄俗概可知矣。

又西三　溫泉藏地甚多，陽八井有數處，巨者云護法神之泉，無人敢浴，熱如沸湯，亦不可浴，惟沿山小泉數處尚可浴。蕃人有疾往往攜帳房坐湯月餘，云可卻病。湯中有紅色小蟲，卽泉中所生者。大約硫磺泉多，礬石湯少也。

又　相傳子母藥乃達賴喇嘛默持神咒，以糌粑搓成者，大如菜豆，裹以哈達。經時小粒漸增，故以子母名之。予覓之不得，亦不知服之有何徵驗。又聞西藏以賽蘭香供佛，花小如金粟，特馥烈。簪髻髮間，香聞十步，經月不散，卽梵書伊蘭花，《後漢書》所謂伊蒲之供。予每至寺廟，外則金碧炫目，內則邃室潭潭，僅容一線天光。佛前供養如噶布倫之屬，不可枚舉，未識何者爲賽蘭香。益以信遇物能名者之難也。

清・青玉山房居士《金川舊事・醫》　蠻中固無良醫，雜肆中藥餌不全，眞贋淆混。綏靖屯務龔公捐資購藥餌，合經效丸散以濟疾苦，眞善事也。有患流痰踰年未愈，乩示一方斫桑樹，皮去外青，用中白皮同生桐油搗爛貼患處立效。後歷試，諸瘡腫毒皆效。又，刀傷用生熟松香和敷立止血。

清・松筠《衛藏通志》卷一四下《撫卹》　爲譯知捐濟事，照得西藏風俗，凡遇番衆染患痘疹，皆逐赴山谿躲避。而被逐之人，家道可度者，

日食飽煖，尚可將息，望其全可。若貧苦之家，一經被逐，口食不資，露處山谿，父子、兄弟、夫婦至親，兩不相顧，任其凍餓，無人照管，因至多有病斃者。本部堂下車以來，聞其情狀，甚屬不忍，當即於山僻找一空寨，捐廉購辦酥油、糌粑、茶葉、柴薪，專派弁兵及已出痘之番民，早晚散給，以資養贍。半載以來，該出痘貧民等，得有口食，痊愈者已有數百餘人。想達賴喇嘛、班禪，乃出家之人，以慈悲爲念，積善爲本，豈忍無辜番民因病受饑，束手待斃。及各大喇嘛、番官等，具有人心，亦不忍自傷同類，相應咨移達賴喇嘛、班禪煩爲查照，嗣後凡遇痘疹被逐之人，必須首領倡率捐給酥油、糌粑、茶葉、柴薪，派人前赴避痘之處，早晚照管給散，俾有口食，以免凍餒之虞。則活人性命，功德無量矣。仍將如何辦理緣由見覆，須至譯咨者。

右譯咨達賴喇嘛、班禪。

乾隆五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欽命總理西藏事務工部尚書和行。

清・陳克繩《西域遺聞・風俗》　患病亦有醫藥，名其醫曰阿木氣。亦診脈息，不知何所宗也。藥不事炮製，而有丸散，然不輕用。大約病輕則以油搽體，暴烈日中，無日則覆以絨單，燒柏葉烟薰之。病重而後診脈，服藥或刺其血。要必延喇嘛誦經或延朱巴祈禱。朱巴即內地黃冠也。或令男女齊唱佛歌以禳之。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七　〔光緒三十年十二月初五日〕午後化臣同李海山來，送到返魂香一粒，如酸棗大，乃其子山南奪吉札喇嘛寺大呼圖得之於達賴佛。伊子亦稱佛爺，名土顯參控朗嶺奪吉。詢之李都司，據云，此其次子，伊母爲藏內丫頭。生時亦無大奇異，惟頭上有長髮數莖，將尺長，以其小兒遂剃之。迨長周歲，即有人來訪，問其夫婦，年庚皆符，同告以前世此佛圓寂時，曾告其徒生於漢人家，有老喇嘛與此佛相好，夜夢云已持生在何處，何門，所向何方，并父母年庚，是以來訪。係紅教，今年十九歲。黃、紅教經典皆通，本係打箭鑪活佛一世，總須到彼一次。彼處廟比藏內大，有五千徒衆，此處不過百數多徒衆。此處有地，鑪城尚年年接濟。恭勤公在日，曾見過三次，謂其像貌不凡。此返魂香，聞恭勤公得之於江諸佛，亦係達賴送彼。乃五輩達賴所造，此輩靈跡甚多，故人人寶之，價比黃金之上。

清・許光世、蔡晉成《西藏新志》卷中《醫卜》　凡土人有病，重則醫治，輕則塗酥油於全體，而曝於日中，若天陰雨，以絨覆病者，燒柏葉而薰其煙，醫者診病者之脈，一時並診左右手。其藥與我國相異，有產於西藏，或購自外國者。不炮製，皆用丸散，凡罹疾病時，不拘病之輕重，及醫治與否，必招喇嘛僧爲之誦經，或使垂仲（道士之類）爲之祈禱，又或使童男女爲之唱佛歌，以退病魔，三者必用其一。

清・鍾賡起《甘州府志》卷四《風俗》　紳士講求醫藥，兼用針灸。細民家有遇藥不效者，延巫祈禱，喜用跳神，屋上用黃幟，以誦經咒。

清・馬揭、盛繩祖《衛藏圖識》卷上《歲節》　七八月間，各臨河設涼棚、帳房，男女同浴於河，即上巳祓禊之意。

清・周霽聯《西藏紀遊》西二　打箭鑪出口四十里爲折多山。山不甚高而犖确崎嶇。從此入藏，跬步皆嶮巇矣，過山必喘。土人云，藥艸繁富，須口含甘艸以祛之。試之果驗。

又西四　番人年老者，以酥油遍塗身，于房頂曬之。番婦有娠亦以酥油塗腹，於房頂仰卧曬之，云極有補益，不知何據。

清・青玉山房居士《金川舊事》　孩兒魚產大江中，無鱗，四足一尾，能上岸行，鳴聲如嬰兒啼。小牛廠民家盆養二尾，並長尺許，云可治跌撲傷，爪似雞距。售而縱之江後，又獲一大者，重九十觔。市人環觀，哀鳴不獲救，居民烹之。

又　猴經，獨松汛山高箐密，猱猱充牣。其牝經血堆積一處，未肯輕棄。土人攀緣上，取多至數十百觔，貿易市肆，云治婦女經閉。

又　疾病，延喇嘛誦經咒，撿酥油作病者形爲替身，送諸荒野。

清・李夢皋《拉薩廳志》卷上　土人病者若重，延醫治之。若輕者，全體塗酥油日光曬之。若雨天時，將病者覆柏葉燒之，即見效力。

清・張其勤《鑪藏道里最新考》　十三日。上大山，殘雪未融。約四十里，至翦子灣尖。隨過波浪工大山，雪積尺厚，寒氣侵人。適值大雪雷電以風，人馬俱困，下坡則風雪雷電俱止。鞭影斜陽，增人客感，道旁多枯樹，土人云爲雷火所焚，或謂蠻人燒山所致。約六十里，至西俄洛宿。此地產老關草，可熬膏，醫病頗佳。

清・許光世、蔡晉成《西藏新志》卷中　〔招拉筆筒山寺〕在布達拉

之西南山腳，亦平地石山聳起者也。山頂有寺，形如磨盤，漢人呼爲磨盤山。巔上甚險，其南厓之下卽葳江寺也，寺內喇嘛皆以醫爲業。

清・杜昌丁《藏行紀程》〔六月〕廿一日歇。聞山頂有溫泉能療疾，扶痛而上約五六里至泉。熱氣蒸人，浴時臂痛殊酸癢，頃之痛稍止。又一泉，功少遜。又一泉，冷熱交注，有丹砂，洞中鐫大篆云『老君煉丹處』，亦能去病。浴罷偏身發疹，惟右臂不發，而痛已愈。

清・周霭聯《西藏紀遊》西二　仁進里亦名臨欽里。一喇嘛寺甚閎敞，門首懸一物，大逾合抱，長丈餘，鱗甲白色，中實以草。殆蟒之類歟？然取其皮而風戾之，不知何所取義。

札什倫布班禪鎮庫有蟒頭一具，大逾牛首之二，皮懸梁間，寬可三尺餘。云巨蟒爲害，前輩班禪所擒者。後見友人述之云，蟒肉極能續骨，皮肉被刀傷者，以之塗接，立見平復。惜未索取少許。

又　男婦老少，同川而浴，解衣入水，拍浮甚樂，彌望不絕，觀者如堵，畧不羞澀。古云：蜮乃淫氣，男女同浴於河則生之。今藏地並無蜮，卽蟲蠅蛇蠍之類，亦未之見。

番人浴於川，以四、五、六月，有全家攜帳房於水邊。男女同浴者，或着一犢鼻短袴，入水浸坐。移時上岸，飲滄少坐，復入水中。有坐誦水經一卷，蓋惟恐出痘，以水浸則毛竅閉而不宣。至七月初，則達賴喇嘛至羅卜嶺岡浴，或兩旬，或一月，上下數十里藏江，皆不準人沐浴矣。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一四〔光緒三十三年五月〕十二日，再聞藏中又設一施醫館，實爲欣羨，想必中外法則俱備。路中有兩事令人凜凜：一爲瘴氣，碩板多以上時聞藥味，不足爲奇，有時如蘭花、茉莉，香甚濃，其爲瘴氣無疑。一爲雪照眼，經魯工拉山大雪，忽出日，同行者竟有登時不見物，亦有隔一二日不見物，蠻家以燒酒噴之，究以爲太猛，亦救。後之行路者一苦境也。

祭祀

清・管學宣、萬咸燕《麗江府志畧》卷下　北岳廟，在城北二十里雪山麓。唐時建。

吳烈山神祠，在城東十里東山麓。明時建，久圮。乾隆二年，知府管學宣以其地時有冰雹，率彼地耆民曾印等改建，題額曰：『風雨以時』。

玉泉龍王廟，在城北象山麓。乾隆二年，知府管學宣率經歷趙良輔、耆民李指日等建。建廟原委，詳碑記。內據：白馬里民和娘吉，將原買剌縲里和立大坐落漢早虧和蒲苴里田四畝，原捐入廟，有剌縲民和文山領種。每年當市斗租大小麥一石一斗六升，合京斗二石九斗。除完糧外，餘出麥租二京石五斗，給守廟人李祥寶收貯，變價以供香火。又知府管學宣捐置和仲合立原買和苴仲坐落海西下地一塊計二坵，有剌沙民和冲買領種。每年當京斗小麥租一石六斗五升。除完糧外，餘麥一石五斗。又剌是里阿苴揮出銀三十兩，內四兩捐修廟前對樓，以銀二十六兩，買獲大砰里和苴全同男和全元契賣坐落祠北思卜科下則四五俱，計一形六塊，當官領價，仍交和苴全承種。每年納大小麥各半共京斗租四石五斗，除完糧外，餘大小麥三石九斗。以上二共餘出租麥五石四斗。每年上納府倉，以備春秋祀典，各另立案存府戶房。此玉泉爲府城居民數千戶飲灌，所關甚鉅。官斯者其留意焉。

蕭公祠，在城西南一里大研里。雍正十二年，江右客民公建。乾隆四年，知府管學宣重修。

普得壇，在城西黃山上。每歲正月，大研白馬剌沙剌縲四里泉民祭神處。唐昭宗時建。

于宅壇，在城西十五里東河岩可潭上。每歲三、七月里民祭十保神處。明萬曆四十六年建。

月均壇，在城北二十里白沙。每歲正月，土官率族人祭山川土谷神處。唐昭宗時建。

羨陶壇，在白沙里。每歲正月衆民祭神處。亦唐時建。

觀音閣，在城南門外萬鈞橋東。詳見橋梁。

福國寺，在城西北白沙里芝山上。舊名解脫林。明熹宗賜名福國寺。詳見山川竝鶴慶守張寧懋碑記。

太極庵，在芝山巔。僧得天的敬的痴習靜處，景最清幽。

觀音堂，在城北二十里白沙里。

玉峯寺，在白沙里。

金剛殿，在白沙里。

大定閣，在白沙，『大定』二字當法遒勁。閣四面繚以銅罘，甃以文石，備極精功。

護法堂，在白沙。供護法、伽藍，屢著靈異。郡人祈禱，歲無空日。

雪嵩庵，在白沙雪山下。

迎仙樓，在白沙。

西園庵，在白沙，詳見古蹟。

眞武祠，在解脫林下崖腳院中。以上皆明時土知府木氏建，今漸傾圮。

大覺宮，在城西十五里東河里。

元天閣，在大覺宮後。

元光寺，在東河功德山上。

九頂龍王廟，在東河處，廟址存。

邯鄲寺，在東河中海，又名雷音寺。皆明時建。

萬松庵，在城東十里木堅村。

兜率園，在城東十五里東員里中岡。康熙三十年僧清體建。

三寶庵，在城東十里團山。康熙四十七年里民楊立目建。

掐雲寺，在城西二十里刺是里秣度山。雍正立年，知府元展成捐助喇嘛僧立相等募建。教授萬成燕題額，詳見古蹟。

文峯院，在城南十里文筆峯下，舊有靈壽寺，久廢。雍正十一年，番僧噶立布結茆於此。乾隆四年，四寶喇嘛來麗，叩，知府管學宣倡捐，僧明具等募建。

大王初神廟，在城南四十里七阿。明時建。

九河神廟，在城西南一百里九河里。明時建。

迷剌瓦神廟，在江東。

木觀音神廟，在江西，皆明時建。

又　先農壇，在城東門外。雍正五年，知府元展成建。乾隆五年三月，知府管寧宣增築圍牆，改建大門，壇臺如制。

社稷壇，在城北門外，舊與風雲雷雨壇同在南郊。乾隆五年三月，知府管學宣以方位、規模未協，改建今地。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城南門外，關帝廟前。乾隆五年三月，知府管學宣因規制未合，改建。

關帝廟，在城南門外。通判樊經、教授楊邠俊建。康熙五十二年，土府木興奉總制蔣撫軍甘重修。乾隆七年，知府管學宣率衆改建大門、對樓，規模較前壯麗。

城隍廟，在城內，明時建。

土地祠，在府署東。乾隆七年，知府管學宣紹建。

郡萬壇，在城北門外。

史皇祠，在訓導署西，即玉河書院舊址。

文昌宮，在城西門內。知府楊秘遷建，知府靳治岐重修。

名宦鄉賢祠，在學宮內。

忠義祠，在學宮前。

節孝祠，在城門外。

清・陳其典《永北府志》卷六《風俗》　祭禮元旦，祭祖正月，拜墓清明，十月墓祭，七月初十至十四日謂爲地官赦罪之辰，有接祖、送祖、冥衣包封之說，其事於禮無考，大抵亦屬浮屠之敎耳。秉禮之家於清明、中元祭祀祖考，以盡春秋霜露之思，猶不失古人時祭之意。又十二月二十四日祭竈，除夕則祀室神，祀門與井，是夕祀祖亦如元旦，蓋亦五祀之遺意也。

清・鍾賡起《甘州府志》卷四《風俗》　祭享：仕宦家另建祖祠，士庶即以主房作影堂，奉祖禰神主。春分、夏至、秋分、冬至隨時設享，召親友如燕禮。遇朔望薦新，細民隨居有影堂。但二分、二至不能設祭，朔望知薦新焉。

清・曹掄彬修，曹掄翰纂《雅州府志》卷六《鞭春》　立春先一日，郡守率僚屬於東郊祭芒神，行兩拜禮。迎春，赴府儀門外，土牛南向，芒神西向，各官宴而退。至日侵晨，各官朝服，設果、酒祭芒神，行禮三獻，讀祝曰：『維神職司春令，德應蒼龍。生意誕菽，品彙萌達。某等忝牧是郡，具禮迎新。戴仰神功，育我黎庶。尚享。』視畢，復行禮。各官執綵仗侍土牛而立，長官擊鼓三聲，衆鼓齊作。各官環擊土牛者回鄉，人各取其土，以爲宜年。

按：宋景祐間，頒《土牛經》。其土牛以歲之干色爲首，支色爲身，納音色爲腹。立春日干色爲角、耳、尾，支色爲頸，納音色爲蹄。至元所頒經式，牛色止以立春爲法。日干爲頭、角、耳色，支爲身色。納音爲蹄、尾、肚色。明初襲用元制，正統中始用言者製土牛，色復用歲之支、干，納音如宋法。本朝因之。祈禱遇水、旱，郡守素服，幸屬各壇行香，停刑，禁宰沽。

又《日食月食》　設香案府堂露臺上，設金鼓手於儀門內，兩傍設樂

人於露臺下，設各官拜位於露臺上，俱向日。至期，陰陽生報：『初食。』各官朝服行禮，作樂。樂畢，執事者捧鼓至府堂前，擊鼓三聲，衆鼓齊鳴。候報復圓，各官行禮乃退。月食儀但用常服。

按《夏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太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退而自責，以答天變，而不敢忽也。明制：欽天監推算時、刻、杪、忽。先期，奏聞下禮部，通行天下。至期，各官具朝服於禮部行禮。月食於中軍、都督府。在外，日食於有司行禮，月食於朝所，無衙所俱於有司。有陰雲則免。

本朝沿明制，雖陰雲不廢敬天變也。

清・韓志超《西寧新志》卷九《風土》 大族多立宗祠，設祭田。春秋拜掃惟謹，祭畢聚族宴祠中，風爲最古。民庶或不能盡舉，而頗恪外祀，奉龍神極虔。村十餘爨必建一祠，演戲獻牲，各有常期，入秋則絃管徹四境矣。至於酬神許願，又無時無之。大抵士人佞佛，愚民信巫。

清・張彦篤《洮州廳志》卷五《護日月》 凡奉有禮部勘合日月遇蝕，先期結綵於儀門及中堂。至期，設香案於露臺上，設金鼓於儀門內，設細樂於露臺下，設各官拜位於露臺上，俱嚮日、月。候陰陽生報日、月初虧，各官具朝服，贊唱班齊樂作。各官行一跪三叩禮畢，樂止。執事者捧鼓詣班首前。班首擊鼓三聲，衆鼓齊鳴，旋繞救護。至食甚，樂作，行禮，救護如前。至復圓，樂作，又行一跪三叩禮。樂止，禮畢，撤案而退。

又《齋戒日月》 每歲冬至，大祀天於圜丘。夏至，大祀地於方澤。正月擇日祀祈穀壇。皆先期致齋，三日不理刑名，不辦事。遇有緊要事仍辦。春秋戊祭社稷壇。四孟時享太廟。歲暮祫祭太廟。皆先期致齋，三日不理刑名，照常辦事。春秋丁祭先師孔子。春分祭朝日壇，秋分祭夕月壇。季春、季秋之月擇日祭歷代帝王廟。皆先期致齋三日，不理刑名，照常辦事。遇忌辰一日，穿素服，不理刑名。每月初一、初二日，不理刑名，照常辦事。

四月八日佛誕，一日不理刑名，不宰牲。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五 〔光緒三十年〕二月初一日，辰刻，赴大招萬歲牌前行禮。如來佛前有行禮有不行禮者，且不行禮者多，因從不行禮。至呂祖廟行禮，遂回拜榮夷情恩糧務，回署，各神位前行禮。午正一刻二分，日蝕初虧，署內大堂外向南行九叩禮。夷情問帶翎支否，告以官場中雖無青褂未有摘翎者，可不掛手巾。未初三刻八分蝕甚，後行九叩禮，不掛手巾。申初一刻三分復圓，又行九叩禮，帶手巾。然有最怪者，站班諸人皆請安道喜，不知喜從何來，今人發笑。如省內朝賀，必有坐班，此地亦仿而行之，未免不典。

又 二十九日，午飯後登樓，至馬號棚上看散小招。江巴林亦焚草堆，與小招同。記載中有打牛魔王之說，即係今日。後詢之，乃趕魯貢加布，蓋此人爲藏中地主，曾與某輩達賴鬬法。故今時有一扮達賴者此人必窮，無賴，然後扮之，一扮魯貢加布者。在大招前賭色子，用骨爲之，極大。達賴所用六面皆紅，魯貢加布所用六面皆黑，達賴自無不勝者。遂因其敗，趕出藏河對岸。俟明日掛大佛，則前行過南山，住七日而回。蓋當日驅逐日，彼不肯驟行。第二日，見布達拉山有與山齊大佛，故不敢爭而去之，乃此地一掌故也。惟扮魯貢加布者，沿途皆周恤之，如得銅錢，可作銀錢買物，無人敢不售。其形，面作半黑半白，翻穿羊皮襖，手持牛尾一，木棒一。如棒打人著身，一年必大喪氣。故番子怕極，是舍財者舍財，賣物者賣物，不敢違也。然亦生發之大道，其喪氣未必驗也。繞草堆射箭唸經等事，與大招無異。

又卷八 〔光緒三十一年二月〕十三日。辰刻，恭謁扎什城關帝廟配殿（即官廳）坐贊，鐘鼓奏樂贊，盥洗，行三跪九叩禮，升殿行初獻禮，三叩就讀祝東廊下，祝畢三叩。復位升殿，行亞獻禮，復位，升殿行三獻禮。就福酒福胙，西廊下三叩復位，行三跪九叩禮，禮成。至後殿觀音前行三叩禮，西殿風雲雷雨神行三叩跪讀祝，又三叩禮，仍至官廳略坐。乘轎至城隍廟，與上禮同，回署。回時見布達拉山西北風從地起，似旋風非旋風，將西山遮住，風即至，並飛微雪。去時微風，不似回時風大也。彭糧務來辭行，未見，聞於十六日啟程回省。晚至外院一踏，飯後至洋務局閒談，均在。少韓云，從先朱爾默特本係極好一人，受恩知感，事理明白，僧俗亦均悅服。一日，忽謂傳從曰，某日謁大招，在門限上跌一跤，汝便抽刀殺我，不然藏內必有大禍，是日果然。傳從念其素日所爲，不忍

下手。不意至此，心與貌俱變，以至安心謀逆，是以博拉二公因之死節。據云一跤之後，其眞性已失，乃邪魔入其內，至今佛經內尙記此事，想彼時刼數應該也。

又卷一〇　〔八月〕初三日，卯刻，恭謁文昌廟、武侯祠、昭忠祠、龍王廟，率漢番文武行秋祭禮。午後至園，對廳廈山上有喇嘛坐靜之處。聞山上山下統歸色拉寺經理。此處山下原有一小廓，現已改成大廓，名蒲隆喀，番家謂之擦喀胡圖克圖廟，漢人呼爲將軍喇嘛廟。蓋此廟乃北口喇嘛貢克扎拉參朝佛所修。因其在回疆多立戰功，故以將軍呼之。又呼爲羅佛爺，蓋其俗姓羅，曾與恭勤兄相識。記先慈宗室太夫人大事，彼曾遣官送祭席。余請訓時，蒙皇太后垂詢，刻下有無如貢克扎拉參之人？對以該喇嘛故後，實再難得其人矣。

又卷一二　〔光緒三十二年七月十四日〕午後至西院一看，踏至布達拉山前藏河邊，見有燒香者，其香卽山南所來。然後灑糌粑倒飡，男女各持糌粑一撮，各向空嗳嚇灑之，禮成。詢之祭河神也。有一番子係喇嘛還俗，現當廚子，揣經向河念之。

清・張庭武修，楊景昇纂《丹噶爾廳志》卷五　祀典所載各廟，自光緒十三年前任同知張暉暘籌款恭祀丹人，始知有不入祀典之神廟焉。此外，如玉皇、眞武、財神、藥王、娘娘、菩薩之類，邑人皆奉香煙惟謹。凡有創建廟宇及重新彩畫之事，雖費至三、四千金，無不慨施樂捐，踴躍輸將。若勸令出背奉行新政及有益地方之事，則必相率裹足，而分釐不舍，曰後此將援爲例也。此亦奉鬼神誠敬之心，因不學無識，故慷慨於此而吝嗇於他也。至鄉間公建之廟及私家所奉之神，皆以山神、土主、牛王、馬祖爲宗，其於山峯突起處名曰戕博，起柵插薪，呼謂茅基，以奉隨地山神者。則因蒙番舊俗若多創建廟宇，又風鑑家補脈之說居多，敬神之心又其次也。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三　〔光緒二十九年九月十九日〕飯後看本署喇嘛送祟。頭戴黑皮草帽，頂甚高，上有孔雀翎繞一物如扇，身穿寬袖衣，皆綉與緙絲。前襟有祜婁作裙邊，後有水，乃跳步扎。其餘皆帶藏帽，鼓樂齊奏，將泥捏紙剪各物，均送至北門外。

又卷四　〔十二月〕二十八日辰刻，赴磨盤山關帝廟、大昭萬歲牌、如來佛、三光、武侯廟、文昌閣、蕭曹廟行禮。【略】

二十九日辰刻，赴扎什城關帝廟並風雲雷雨神、觀音閣、財神廟、自來未入祀典，爲民祈福，或亦有說。見有壽泉匾。雙忠祠、本朝衣冠龍王廟、座前有一石龍像。丹達山神廟，並孚佑帝君前行禮。

又卷五　光緒卅年甲辰正月初一日。卯刻赴扎什城早望布達拉山多霧，或云障氣。萬壽宮、關帝廟、城隍廟、大招如來前行禮，回署。丹達廟來去路過。關帝、文昌、藥王、馬王、瓦合丹達神、衙神、龍神、竈神前行禮。未是，先在各處送來長壽、如來、觀音。佛前行禮。回署後，堂前望空給祠堂行六叩禮，先祖前行六叩禮，先嚴前行三叩禮。約諸隨員吃煮餑餑。午後，赴布達拉山聖容前、磨盤山關帝廟行禮。

又　〔二月〕十六日。辰刻，磨盤山武廟春祭，諸委員俱到。午後登樓，湘梅商酌公事，深談。諸位委員亦登樓。因前次買得一羊，忽爲水草漲壞，遂宰之。上下大吃全羊，惟馬竹君未到。因係回教，非念彼教經殺之不敢用，亦太滯而無理。詢之魚蝦，不唸經亦可用也，殊可笑。

又　〔二月〕十九日。在馬棚上看城隍神出巡。由署前過，遣總巡捕恭代行禮。有扮十二屬相抗架者，有靈官、土地乘馬前行者，鼓樂執事全。

又卷六　〔六月〕十二日辰刻，秋祀扎什城關帝廟，九叩有文、禮類。磨盤山關帝廟，關廟東殿祀藥王，不行禮。委夷情司員觀音殿，同在關廟後殿，三叩無文。風雲雷雨廟，同在關廟西殿，六叩有文。城隍廟，六叩有文。回署。中刻望闕行禮。

又　〔六月〕十七日辰刻，秋祀龍神祠、六叩有文。觀音閣、三叩無文。呂祖殿、六叩無文。丹達廟、六叩無文。瓦合祠。三叩無文。丹達、瓦合同一廟內，俗名丹達廟。財神廟，委夷情司員。向日，本大臣自往行禮，惟不入祀典，應委地方官前往爲是。如如來、觀音佛，雖不入祀典，到此佛地，自按佛教與滿蒙舊俗，亦不背也。

又卷七　〔九月二十三日〕七句鐘祀竈神，具衣冠，外排官銜燈，由暖閣出至廚房，行六叩二跪禮。奏樂、放鞭炮，進內。洋務局亦祀竈。鶴孫復過談。

又卷八　〔光緒三十一年二月〕初二日。辰刻春祭，恭赴文昌廟二跪，再跪讀祝，三跪九叩禮。武侯祠一跪再跪讀祝，二跪六叩禮。昭忠祠禮同上，龍神祠禮同上。【略】

初三日。辰刻恭赴蕭曹廟內文昌宮，文昌帝君誕辰。率文武漢番各官行禮，禮節與昨日同。

又〔二月〕初八日。辰刻春祭，恭謁觀音閣三叩禮。詢之看廟喇嘛，有四人在此當差，即由穆隆寺撥來，寺在間壁。噶勒丹池巴現在厲此。丹達廟二跪六叩禮，呂祖前二跪六叩禮，瓦合神三叩禮，以上均無祝文。

又卷九　〔四月〕初八日巳刻，起大招。因四弟故，唸經一日，托李海山代爲辦理。喇嘛六十衆，一千酥油燈。噶勒丹池巴上座，到時偏殿坐，衆文武皆到，番官亦到。送果子兩桌。以爲吉羊事，番禮也。請行禮，至正殿三叩禮，如來前三叩禮，又略坐回署。喇嘛送哈達一方，大紅江卡一個，以爲吉羊事。

又卷一一　〔光緒三十二年二月〕初九日辰刻，恭謁觀音閣、丹達廟、呂祖殿、瓦合祠，行春祭禮，回署。

清・盛繩祖《入藏程站》　丹達之麓有廟，相傳雲南某參軍解餉過此，歿於王事，屢著靈異，土人祀焉，過山者必禱之。

清・姚瑩《察木多西諸部考》　丹達山上有雪城，路徑奇險，在魯工拉山東十五里，相傳康熙中有雲南解餉官過此，墮雪窖中沒，爲山神靈異，土人祠焉。今過山者必虔祀之，否則冰雹立至。成都府城及入藏一路多丹達王廟，其靈異可知矣。當時微員歿於王事，竟未以聞，不蒙卹典，無有知其姓名者，乃自以神顯可慨也。

清・許光世、蔡晉成《西藏新志》卷上　丹達亦名沙工拉，山麓有廟字。相傳昔有糧務官主僕二名，凍沒於此，後甚靈應。番人立廟祀之，凡軍官商客過此者，無不祈禱默佑平安。

明・賀新《報功祠碑記》　漢大將軍姜維，討叛羌至此，築城以界之。間有漢民後世顧其城，恩其人，因名之曰『維城』，唐乃改置維州，宋因爲威州，其原自姜氏始也。至吐蕃作亂，戎馬交馳，牛僧儒欲棄之。時李德裕爲節度使，屹然爲保障之計，民賴以全。迄於今，不淪於腥羶童首者，李公之賜也。夫姜公者，威州所由始。李公者，威州所由生。無姜、李，則無威矣。祀而報之，不亦宜乎。然李公里人處處猶祀之，姜公則不知祀，豈非以其遠而遂迷其本始歟？嘉靖戊申，前兵憲小東馬公，興廢闡幽，追崇往蹟，乃命有司春、秋舉祭焉。姜、李之列祀典自茲始。惜其祠，因諸舊樓傾頹簡陋，莫可周旋。甲寅之秋，子莅任。未幾，詣詞、展禮，慨然欲創造之難。其地越明年乙卯，諸生或告予曰：祠旁有千戶彭氏故宅，居之弗利。鬻諸謝氏，謝氏亦罔。或利將鬻諸人，弗得也。盍圖諸予，遂往觀焉，規模軒豁，棟宇宏壯。乃卜諸心曰：何以弗利於人或者神將有意乎？立召謝氏子庠生朝陞、朝階語其事。二生欣然願鬻爲公祠。乃衆議，定價二百金有奇。因割大悲寺之廢址易之，抵價金四十。其餘則命僧人祖祥偕民厝良田，以義諭衆，共襄厥成諸所請，無不人人翕然願助者。予以其故告之今兵憲雲峯來公，公曰：『予職在安邊，志在崇功，此義舉也。』捐米四十石。予亦捐米、金若干，爲衆倡。既而保縣知縣舒子文璧，儒學訓導劉子萬榮，從而和之。於是提督西路指揮蔣君啟署，威所千戶蔣君承恩，指揮魯君緝鄉，大夫吳君璵，謝君天爵，王君鶚，董君剛，庠生杜儼輩，義民王永和等，各捐有差，合之計謝氏之值，改作之需，綽然有餘裕矣。乃命吏目魏璣稽，出納倉副使李汝翼、典史馮世遠敦匠事。凡增修大門三間，兩旁各爲小室，以居守祠。次爲二門，爲左右廂房。前堂，後寢，悉仍其舊，稍加飾焉。氣象益煥然改觀矣。將以明年丙辰仲春，遷神致祭。諸生與里民會呈於州曰：『姜、李之功尚矣。後有作者若前太守崔公哲，招徠逆番，境土用靖；范公淵，以文飾治，以禮化俗，至今有遺惠焉。請以從祀。夫惟天下名賢所寓，宦蹟流芳，必祀諸學宮，以昭不泯，威獨闕焉？不可以爲訓。祀崔范於姜李之後，禮以義起也。』從之。祭之日，俎豆馨香，禮儀具備，肅然無譁，衆情以和。神之格思，其可度矣？嗚呼！是舉也，有二道焉。祀姜、李者，所以表爲下報功之義也。祀崔、范者，所以勸爲上施德之仁也。仁至斯義盡矣。牧斯土者，可無仁乎哉？爰記其事，以告來者，並刊其助金者姓名於碑陰云。

清・鄧承偉、基生蘭《西甯府續志》卷九《藝文志・雍正八年四月十

二日敕建河源廟諭旨一通》 古稱黃河之神，上通雲漢，光啟圖書，禮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此之謂務本。惟神澤潤萬國，福庇兆民，自古及今，功用照著。我朝自定鼎以來，仰荷神庥，尤爲彰顯，或結爲冰橋以濟師旅，或淤成禾壤以惠黎元，或湧出沙洲作天然之保障，或長成隄岸屹水固之金湯。他如濟運通漕，安瀾順軌，有禱必應，無感不通。至於澄清於六百里之遙，閱歷於七十日之久，稽諸史冊，更爲罕聞，神之佑我國家者至矣。朕敬禮之心至爲誠切，因念江南等處皆有廟宇，虔恭展祀，而河源相近之處向來未建專祠，以崇報事典禮，亟宜舉行。查河源發於崑崙，地隔遙邊，人稀境僻，其流入內地之始，則在秦省之西甯地方，朕意此地宜特建廟宇，專祭河源之神，敕奉蒸嘗以苓神貺，其如何加封神號及度地建廟一應典禮，著六部九卿悉以評議具奏，欽此。

又雍正十三年《御製河源廟碑記》 四瀆之中河爲大，自星宿發源，經行數千里而入中國，亘絡坤維，澤潤九宇。方望之祭，三代以來尚矣。我國家敬共明神，欽崇祀事，精禋昭格，靈貺丕彰，南北隄工，安瀾底績，漕艘利濟，輸輓以時。抑且引河自汕，於中浹沮洳悉淤爲沃壤，澄清千里，經歷三旬。上瑞光昭鴻庥，屢著兗豫江淮之境，各建廟宇，春秋展祀，尊崇令典，視前代加虔。顧河源所自廟貌闕然，於禮未稱。朕念崑崙遠在荒徼，命使不能時至，而禹貢有導河積石之文考，其地在今西甯河州境內，黃河流入中國自此始，則建廟以祀河源之神，實惟此地爲宜。迺命禮官詳議，敕甘肅撫臣於河州相度善地，恭建新廟，高門廣殿，肅穆宏深，發帑鳩工，專官董役。雍正九年冬十月告成，朕親灑宸翰，賜額曰『福佑安瀾』。先是諭旨，甫頒經營伊始。雍正八年冬月之望，河州有慶雲捧日之瑞，自午至申，萬衆瞻仰。七月五日，臨洮道臣相地積石關外，見河流澄澈，上下百有餘里，澈底瑩潔，凡三晝夜，同時入告，共慶嘉祥。朕惟河嶽山川均爲造化之功用，潤澤廣遠，利賴普被，惟河最靈。河神之福國佑民，歷有明驗。今茲立廣之地顯著休徵，益以天心降鑒，感則必通神德，昭明誠無不格度，志建廟歲月揭諸貞珉，兼紀明神顯應之蹟，垂示永久，以昭朕夙夜懋勉、恭承天眷、敬迓神庥之至意云。

又《雍正十三年御製祭河源廟祭文一通》 惟神源濬崑崙，精符星漢，匯百川而東注，潤下成能亘萬里，以西來安瀾奏績肅，將葬典敬苓明神，朕軫念民生，厪懷河務，惟是東南之澤國，實資西北之河源。自三門九曲以朝宗洪波易激，合萬派千源而注海，巨浪遄臻，每當歷歲之夏秋，倍切焦勞於宵旰。乃蒙神鑒，錫以鴻庥，湍悍無虞，順中浹而直下，隄防孔固束大溜以安流，輸輓連檣，羣資利濟，籌車載道，共樂豐登，皆神明默護。以上游以致慶全河之順軌，昭茲靈貺，感切朕心，特遣專官虔申祀事神，其廣垂嘉佑，宏贊平成，惠我黎庶，永綏多福，庶幾歆格，鑒此精誠。

清・黃沛翹《西藏圖考》卷七《藝文考・福康安重脩雙忠祠碑記》 雙忠祠在前藏大招東北，向爲駐藏大臣行署。朱爾墨特那木札爾之難，駐藏大臣傳公、拉公死焉，署亦燬於火。番民感二公之忠烈，因其舊址請立祠肖像以祀，蓋以二公之大有造於衛藏也。【略】康安以五十六年奉命督師進剿廓爾喀來藏，謁雙忠祠，瞻拜遺像，距公殉節時蓋四十餘年矣。藏番追念兩公遺澤，歲時奔走，香火不絕，至今猶有能道當時遺事者。惟碑碣缺如，堂廡垣墉間有傾圮，爰於班師之日葺而新之。且恐歲久遺跡或湮，敬書其事以示後人。其時同殉者爲主事策答爾、參將黃元龍並爲位於廡以配食。傳云能捍大患，則祀之如公者，番民雖百世祀可也。

清・松筠《鎮撫事宜・秋閱吟・怡木里》 （霍爾嶺至此屬宗喀）淖岸虔申禮，來時曾祭鞏塘拉山東南之拉錯海子，旋程過山路，向東北宿霍爾嶺草地，亦有海子，因致禮焉。宗鄰暫小憩。宗喀近鄰薩喀，由霍爾嶺行五十餘里至薩喀東境，該處營官幹此敬備茶尖。復登拉薩爾，山名，亦係大嶺，乙卯年閱邊旋程經此，既過山，又係宗喀所屬之地。再至藏江際。過拉薩爾山行五十餘里，又至前所宿之怡木果地方。此地旁臨藏江，其源發自崗底斯雪山。

又《秋閱吟・霍爾嶺》 （由宗喀還越鞏塘拉大山至此九十里，屬宗噶。）嶺頭風淨雪凝塵，曉日晴光巖道新。前兩日鞏塘拉微見風雪，本日過山晴光和暖。也是喇嘛虔祀好。隨來之噶布倫係喇嘛，每遇大山必放桑虔禱。余至鄂博亦拈香叩祝，獻以哈達。山野荒遥由來如此，過者咸宜致敬。征人處處穩行巡。

清・趙維仁《永思堂記》 《永思堂》者，始祖明允公所建，祠堂名也。公於永樂元年從沂國公平洮功成，以世襲掌印正千戶，留洮遂家焉。然始祖以先人墳墓在鳳陽，不無首邱之感。入覲時陳情回籍，弗許。召見泣請，又弗許。退，與同寅述建祠之意。廷臣中解縉諸公即以永思名其

祠，志公孝，仍取上意也。同治五年，狷匪陷洮城，祠與宗譜俱罹兵燹，族黨亦半流亡。雖欲重建斯堂，以永孝思，有其心未必有其事。然而祠堂，器也。孝思，道也。道可以離器，器不可以離道。文之孝以寢門侍立傳矣。後之人果能法文之孝，不必定侍文之寢門也。仲之孝以百里負米傳矣，後之人果能法仲之孝，不必定負仲之米也。吾宗之人，若體始祖永思之意，將移孝以作忠本，孝以錫類。力能建斯堂而永思之旨固在，即無力建斯堂而永思之旨亦在。第恐日月變遷，存堂之名，而昧堂之義，則數典忘祖之罪孰大於是。仁謹按譜中能記憶者，書其概以永之世世云。

語言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一　番人稱好曰雅古。藏地本無漢字，今就其音而筆之，雅或作亞，古或作狐。無不可也。餘音倣此。不好曰雅古麻力，猶云以言好則不也。藏語大抵實字居上，虛字居下。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一四　〔光緒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第四十三站，卯刻發石板溝，是昨日來路一里餘。入山溝窄，路上下行過馬鞍山，甚小，復行山上平壩一大斷。翻湯那山，熱長山似相連，中有草壩皆不算難行。即有丫頭送飽，糌粑、酸奶子，乃施捨大衆修好之意。輿夫以漢語聞之，番子以藏語聞之，彼皆不知。彼所知者，麻蓋語也。由打箭鑪至藏六七種蠻語，惟麻蓋大差。然沿途番民多通藏語，似官話。然行卅五里至納耳塘，有小帳房。詢李永勝，據云紅教喇嘛求雨過不遠，後面知之乃此處番民所備，意在討賞，又無頭人告明。

清・張彦篤《洮州廳志》卷一六　番境高山深溝，風氣峭直，音亦類之。其種凡三：曰叠部，曰着掛，曰西番，言語亦各不相同。西番語，凡近番之人及番地貿易漢人皆通焉。至叠部、着掛等，各有一語，數十里外即稍異，其音甚有地隔既遠，彼此全不能喻者。惟近日充當通事者或能以意逆之。

清・單毓年《西藏小識》卷三　漢族人種當邃古之大洪水後，必經西藏高原，乃緣黃河、長江二流域以入中國本部。古史所存其據，亦頗多矣。試證以語言，則令西藏諸蕃稱山爲辣殆，與崑崙、賀蘭之侖、蘭出於一原昆、賀皆宏大之意。蓋比較語言，固今日治人種學者至要之塗術也。今晳種人以籠統之詞而稱吾族爲蒙古，然以語言較之，則吾族與蒙之相去猶不如與藏相去之近。此吾儕所宜深思潛考者也。按：今蒙古語謂一曰勒黑，二曰懷葉勒，三曰姑爾捌，四曰得爾百，五曰他布，六曰未爾哈，七曰多諾，八曰奶媽，九曰抑素，十曰阿爾邦以上擇英人泌格游蒙古記所錄之切音。而西藏則謂一若吉，二若逆，三若桑，四若日，五若阿，六若竹，七若屈，八若傑，九若固，十若鞠。其繁簡之差，實與漢語爲尤近甚，非蒙、滿、日本諸族可比。蓋一源之流變，今尚可推求焉。其於名詞，吾漢人以一字者，彼亦多以一字，尤不遠也。且彼蔽俗所存，尤多與吾之古俗相合。如女衣裳而前，必著幅，既與吾之古脈相似。又如相見必以哈達爲贄。哈達，絲巾也。自佛教盛，則加綉佛像於上。即古東帛相見之遺風。如今蕃人見長官，必僂背側行，即古之一命而僂，再命而僂，循牆而走。又如尊長有問，必掩口而對，皆可以徵禮失而求諸野之義。

由此以觀，則西藏高原像吾人之祖國。有史之後，又爲吾國聲教之所暨。令吾人苟欲爲孝子賢孫，不使祖域淪於異族，則當及令急起以圖，而萬不可恝視者也。其地歷史上可證者甚多，姑畧之。

清・許光世、蔡晉成《西藏新志》卷中　陀羅尼文，又稱六音之祝，即吾國釋家唵嘛呢叭咪吽六言也。其義爲嗚呼蓮華上之寶珠，然原語意味，僅可讀爲嗚呼蓮華上之，語意未完，顧藏人則祝爲消除災難、增長智識、祈求冥福之撮要語。僧侶信徒，異常尊重，正合我國信佛教者誦南無阿彌陀佛，常不絕口，甚至岩頭、樹梢、牆壁、石碑，各種器具，斷片零紙之微，無論大小，無不記此語，蓋此語爲喇嘛教之骨髓，經典之根元，成佛入道之門也。

文化教育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一　小召在大召之西，規模較小，云唐公主所建，亦有唐公主及贊普像。召外即上下經園，每園各種楊樹五百株，

其下每樹坐一習經喇嘛，風雨不移。中一臺爲講經之地。每日二次出園至小召，飲酥茶食糌粑。入園者，皆選考經典熟習之人。戒律甚嚴。三年後考取堪布，即爲正途出身。京中挑取者，亦在此中考選。堪布有大小，皆得戴大方頂金笠，餘戴珊瑚蜜蠟者，皆非。

又西二　凡文檄符移之類，喇嘛皆記載爲經，如官衙之有文案。蓋番語皆可入經，而佛經無非番語，華僧所誦諸經，意當時元係番語譯成漢文。而文人學士又從而潤色附會之，以便諷誦。然未免愈變而愈失其本眞。今試舉內地經典質之，番僧轉恐扞格而不入爾。

清・陳登龍《裡塘志略》卷下　經典甚多，字從左行右，橫寫。番書貝葉翻揭，其板藏貯經堂，管理喇嘛名曰巴貢日，印刷發給衆喇嘛演讀。

清・孟保《西藏奏疏》卷二《籤掣達賴喇嘛》　道光二十三年十月初八日奏，爲據情揀選達賴喇嘛之正副師傅，傳習經典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竊查上屆達賴喇嘛係派正副師傅以資訓迪，茲據噶布倫及衆堪布等稟稱，達賴喇嘛現在年已長大，聰明穎悟，迥異尋常，自應揀派名師朝夕講授，可期貫通經典，爲黃教正宗。小的噶布倫及衆堪布等，伏查前輩達賴喇嘛正師傅，係掌辦商上事務噶勒丹錫呼圖薩瑪第巴克什充當，今懇仍作爲達賴喇嘛正師傅等情。又據噶勒丹錫呼圖薩瑪第巴克什咨稱，小僧仰蒙聖恩，掌辦商上事務，惟有盡心辦事。茲因達賴喇嘛年已長大，應揀經典深通之師傅榮增喇嘛一名，常川教習，方有裨益。謹於藏屬各喇嘛內詳加揀選，惟有降孜曲結喇嘛職分名羅布藏冷竹布，現年六十二歲，經典深通，人品端方，堪爲達賴喇嘛師傅等情，咨請代爲具奏前來。臣等卷查十輩達賴喇嘛教習經典係噶勒丹錫呼圖薩瑪第巴克什兼充師傅，因有掌辦商上事務，恐曠達賴喇嘛功課，是以揀選噶勒丹舊池巴阿旺念札及榮增班第達副之。若據噶布倫及衆堪布等懇請，仍將掌辦商上事務噶勒丹錫呼圖薩瑪第巴克什作爲達賴喇嘛正師傅，恐於功課難臻周密。臣等查教習前輩達賴喇嘛經典甚好之噶勒丹舊池巴阿旺念札早已開缺，茲現有榮增甲木巴勒依喜丹貝嘉木瑳於道光六年，因教習十輩達賴喇嘛經典深通，由班第達蒙恩賞賜諾們罕名號。現在藏中本寺焚修，手下亦無所辦公事，堪以令其常往布達拉山，會同噶勒丹錫呼圖薩瑪第巴克什所揀之降孜曲結喇嘛羅布藏冷竹布教習經典，庶免曠功。臣等係爲愼重課程起見，可否即以教習前輩達賴喇嘛經典甚好之榮增諾們罕甲木巴勒依喜丹貝嘉木瑳作爲達賴喇嘛正師傅，以降孜曲結喇嘛羅布藏冷竹布作爲副師傅之處，恭候聖裁，爲此循例恭折具奏。道光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內閣奉上諭，孟保等奏揀選達賴喇嘛正副師傅傳習經典一折，著照所請，準其以榮增諾們罕甲木巴勒依喜丹貝嘉木瑳作爲達賴喇嘛正師傅，以降孜曲結喇嘛羅布藏冷竹布作爲副師傅，該部知道，欽此。

清・姚瑩《康輶紀行》卷一　丹臻江錯訪民間小兒圖布丹濟克美曲濟嘉木參以爲大呼圖克圖轉世第六輩，時三歲矣，與衆倉儲巴迎回大寺養之。道光八年送藏學經，十三年迎回登臺受印，仍與同居商決公事，曲濟嘉本參往參達賴剌麻，達賴謂其性相不善，戒之。有謂其不能輯下者。十五年歸。

清・馬宗良原纂，孫鏗增修《越巂廳全志》卷十《風俗》　案曰：原纂《風俗志》所陳各節，其儉樸之風，信非內地所及。然近十年來，洋布、洋紗以及各種玩耍之物，亦多有喜用者，則亦非復舊習矣。其他迎神、賽會、入廟、燒香等事，大清律例早已垂爲厲禁。雖經前署任蹇子振先生刊有《齊民錄》一書，士子鮮有明大義、舉以曉諭婦孺者。則習俗安之不易易也。至如清明埽墓，古人持素告哀，事死、事亡至爲悱惻，乃云猜拳行令，則大可駭怪。又如拜香一事，尤爲惡習。每屆日期，多以四更、五更起程，親友多者或各持刀叉前後護衛，一或不愼，反被兇夷搶擄而去，方求神福，竟遭夷禍。神之無靈，亦可見已。中國迷信之俗，已二千年。於茲越巂，半染夷風，本不足怪。然近日耶蘇、天主各教，往往亦能破其迷信，則非民之果愚，亦我在上者無以化導之也。城內米市前建有聖諭亭一座，其他如大樹堡、平夷堡、河南站、大灣等處，各有宣講生數名。其所演說，大都因果猥瑣之談，甚至有上表拜疏各文，尤爲無謂。余在任時，凡請給宣講生頂戴者，必給以《聖諭廣訓直解》一部，以正識趨而資開導，亦不卜其果能實行否也。惟近日開辦學堂，科學益以發達。爲教習者，務舉實業以相演說。數年以後，則迷信舊習，自不難一掃而空已。原纂此卷，以地方之人述地方之俗，固宜其不遺瑣屑也。要在官斯士者知其弊，乃可救其失耳。

清・張庭武修，楊景昇纂《丹噶爾廳志》卷五　士，本境城鄉凡讀書

爲士，入學者廩增，附生最多時四十餘人。今則歲科既停，歷年遞減，不過三十餘人。教讀糊口，僅得雜糧二、三石，歲入不足養三人，故資士以食者鮮矣。至各衙門當差，書辦字識，亦賴筆墨以養生者，然亦不過二、三十人。惟市廛主會計者，雖借識字爲生業，然非坐市肆以習其持籌，則又不能徑爲之也。故讀書者學非所用，而科甲仕宦又目所未見，飢寒困頓爲俗眼所輕，則教法必資以改良而實業學堂之不可緩也。

又　城鄉民間子弟，什八九皆入義塾讀書，專館以教者蓋亦鮮矣。二月至三月爲上學之期，七八月則皆不到館讀書矣。故入塾二三年而不識之無者最多，其聰穎者爲生員，後讀書圖上進者尤鮮。自有本境以來，中科甲者尚無一人，拔歲貢其最著者也，讀書而爲官者無人，教職卽顯宦也，然辟邑至今，僅四、五人。至語讀書者，以講求農工商實業，則又格格不入，謂與士不相涉也。而不知離實業以言士，則空泛無著，迂闊而不近於事情，豈士也哉。

清・許光世、蔡晉成《西藏新志》卷中　喇嘛教育之年限甚長，管理極嚴。八歲入寺院之學校，檢查體格，使暗記古人格言。如是十二年，稱試驗生，由保證人介紹登姓名於僧錄，給以銀徽章，使附袈裟，削髮行宣示式，始得法名，更進而爲住職。又經十二年，課程漸次增高，學祈禱，習經典，頻以問答，論難試驗其修行之功效。若能解決問答論難各題，得列衆學僧之前，但實行研究者甚少，不過循例舉行，視爲具文耳。諺云，喫喇嘛之食，須其鐵顎。其艱苦可知也。

清・周靄聯《西域紀遊》西一　藏地亦有繪畫佛像，或絹或紙，大抵醜形詭狀劍拔弩張。其莊嚴妙明者不多覯也。布達拉藏佛像一軸，每歲春初，從山頂九層樓上懸之，直至山腰，約長二三里許。是日，各部落番衆麕至，扶老襁幼，膜拜瞻仰，以爲盛舉。此像甫懸卽卷，當係趁時曬晾，恐其黴蠹耳，非有他奇也。予思此像當作橢形，否則稱縱而爲，橫亦須寬一二里，何地可以藏弃？又疑此像何從作繪，何從裝潢，此則百思不得其故矣。予於乾隆五十八年春，在寓樓兀坐，忽聞鐃鼓闐聒，詢係懸像之辰，傔從輩皆往觀之。及歸叩以何像，則云相距甚遠，且萬衆雜遝，但見巨畫一幅，約長數十由旬而已。

布達拉大佛有三軸，皆以紬緞堆成，是以衆喇嘛搬演各種樂器，並裝魔女金剛各像，繞布達拉而行，奚止千餘人。末有達拉喇嘛珠珠迦娑二件，尤燦爛奪目。

又　唐古忒人多項懸數珠，蓋以之代算子也。亦有記念，如每滿百卽移一記念。其餘算法，有以羊骨、黑石、白石子羅布，如千數記一白石，百數記一黑石，千數記一羊骨，畸零不爽。

亦有通天文，用西洋算法者。其算日月蝕，皆與中華同也。

又西二　貝葉乃貝多樹之葉，狀如梧桐葉而差大，微帶黑色，當係擣葉作紙，如藤紙、竹紙、繭紙之類，至貝多樹則未之見。

貝葉另是大西天一種樹葉，光潔可書。和太庵尚書向余云，薩迦胡圖克圖有大西天貝葉藏經全部，唐時之物，甚貴重。巡閱邊界時，曾於薩迦廟見之。藏經先有大西天字，後始譯成唐古忒字。大西天字跡與西洋字相近，卡契中亦稍能識，唐古忒人不能識也。曾見一種樹葉，番人以之供佛，寬二三寸，長尺餘，形似刀豆，皮作碧色，揭起其皮，中如白紙片，層揭層有，不下千百張。其薄如蟬翼，亦可作書，但脆弱難久耳。云亦可作藥，其名則忘之矣。

又　唐古忒字橫行，自右而左，有三十六字母，凡字皆從此生。貯墨瀋於小筒，如內地木匠墨斗之形。削竹五寸餘銳其首以當筆。左手執紙，右手蘸墨，作字甚速，如春蠶食葉聲。書畢則簪其管於髮間。凡繕寫之人曰『中義』。予游莎綠園，見番童各執一木版，一喇嘛書一兩行於上，其徒仿而習之，亦有睨視沉思，似臨摹而未窺其妙者。

貯墨瀋以青稞汁共研，其瓶有嵌金、銀、松石、珠寶者。筆則削竹爲之，貯一鑿鐵小筒內，亦極精巧。書畢或尚有思索，則簪筆於髻，始悟古人簪筆之義。其字亦有眞草二種。若察木多以外及金川諸番字，形雖同藏，中亦多不識所云。康巴字蓋另一體也。

又　藏經書於番紙上，四圍亦界墨線，以爲匡廓。紙短而寬，兩面可書，夾以木板，不裝訂也。喇嘛亦有爲童子師者，聚番童數十輩，席地而坐，各持藏經數十翻，琅琅習誦，誦畢則以木夾夾之。因思古來內典，必先譯成漢字，而後潤色之，若如藏地語言則繆不成文，焉能使佞佛士大夫潛心參諦乎。

清・陳登龍《裡塘志略》卷上　奉國朝正朔，彼亦有通書，歲時稍

異，不通漢字。用其俗書，其字右行，體如沙蟲。無筆硯，削木管蘸松煙書之。凡文書徵召，用鐵鑄小鈐記，土官用硃，頭人用墨，官印惟用於上官，番人不解也。

清・青玉山房居士《金川舊事》 藏經，夷人不知有儒教，讀書識字皆奉藏經爲授受，如中土讀四書五經然。字畫又與西藏稍異。其有遠赴西藏，從達賴、班禪處博覽羣經久後歸來，便翹然自異，衆以喇嘛目之，抗衡於土司、酋長之列，徭役、賦稅俱免，親戚朋黨俱趨承恐後。若延之誦經，贈貽倍優，以故民閒兄弟多者，必有一二爲僧。

清・許光世、蔡晉成《西藏新志》卷中 平民教育　小兒長成，教以吹火汲水，制食物，採薪炭，及家政之一部分。漸長，則令監視家畜，此平民之受教育者也。若中等以上之子弟，則使入學校，惟其學校皆不規於正。在拉薩之法王宮殿及札什倫布之外者，皆如私塾，所教者背誦習字算術等課。背誦爲經典之一部，及單純文法、修辭學，不就學於書卷，但依喇嘛口吻爲無意味之暗誦而已。習字用木盤，其法用黑板，布滿白粉，用木筆運於版上，剝去白墨，現其黑地。算術用小石、木屑或貝殼教授，待兒童極嚴。不合格者，教師以革鞭鞭兒童胸部以懲戒之。女子教以識秤量、習商賈、紡毛線、織氆氇而已。

清・允禮《西藏誌・徵調》 頗羅鼐未賜印之先，凡有文書，俱鈐紅色小圖記。番人用唐古忒字，蒙古用蒙古字，行則各遵之。自噶隆以下，皆用黑色圖記。雍正九年，頒給印信，始知用印。然素常亦不用。一切文書信字，用漢字小圖章。文曰名旺多羅貝勒記，如徵調兵馬。迅則頭目代奔催集，遠則文信傳調。若要緊軍情，則用傳旂，以箭一枝縛白哈達一個，寫由飛遞傳催，依限而到，一無少悞。凡遇大小事務，每日噶隆、牒巴、中科爾、代奔等，齊集大召內白菓廊公議而行。大事則頗羅鼐亦至共議，然後行之。其文卷三年一清，舊案俱焚不存。

清・李心衡《金川瑣記》卷三 夷俗於數學一道，不知有乘除諸法，所恃惟牟尼珠一串，曰誦佛所需，亦即用以記數。多一曲折即茫然不知所爲。五十年春，綽斯甲布土司雍中旺爾吉。呈稟日蝕日期時刻分秒未備。然先期推算戛戛獨造有足多者。詢所從來，出自土屬喇嘛指示。喇嘛辟谷修鍊，穴居山洞數十年，不預外事。素不解持籌布子何以前知如是。釋典靜生慧之說良不誣也。

清・錢召棠《巴塘志略・雜識》 番字以竹簽蘸墨汁，自左而右，平列成行，細如遊絲。亦有開館聚徒，所授皆佛經，別無他書。

清・王世睿《進藏紀程》 番人言語不通，皆於明正司選取通事爲翻譯，其字類滿文，而無烏朱頭之相仿，其筆削竹爲之，銳其鋒以蘸墨水，紙則如山西之毛頭，更薄而亮，其人勇於趨死，而畏杖責，蓋夷情大略如此。

清・鍾賡起《甘州府志》卷三《國朝輯畧》 （乾隆）二年，知甘州府馮祖悅始建甘泉書院。

祖悅，山西代州人，甲辰進士，廉直有聲。書院今南門內甘泉上，臺榭崢嶸，其旁小亭，蓋故精舍遺也。時天山、甘泉兩書院中間一池，晝則弦誦相聞，夜則燈火相映，甘之人文自是日上云。

清・余慶遠《維西見聞紀》 竹筆：麼些、古宗皆有字，用楮墨而無筆。爲竹爲錐，長三寸餘，膏煎其穎，令堅銳。以大指、食指掐而書之。鐵章：大小方圓不一，大不徑寸，厚二分。刻古宗字佛經，頭目、土官則刻地銜。上用木柄，長寸餘，大與章齊，中爲孔，係組而佩之。刻於古宗，而麼些那馬巴甘皆有之。上及下色用赤，下奉上色用黑，通曰信子。

紫膠：熬茜草汁成餅，徑寸五分，中爲孔，繫繩，同鐵章佩之皮囊。紙緘繩結之間，烘膠塗之，而印以鐵章，人莫能解拆。

清・李心衡《金川瑣記》卷三 寫字用竹筵削尖，蘸墨汁寫，猶有古人漆書遺意。字形如蛇蚓，變化不一，留心數年竟不能識一字。細看似有行楷之分，其橫寫倒讀則在清書、回字之間。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一 番人亦用圖章，鑄鐵爲之。光澤可愛，圓者居多。上刻番字，一文糾結如蟲篆。鈕形如螭，凡奏記書劄封口處鈐用之。其印色以蔗糖和硃砂配成，貯以小匣，懸之腰間如雜佩。然用時以手指拭津唾，蘸塗圖章之上，鮮明勝朱漆，經久不變，且無油暈。凡以果品相饋遺者，用卡契布一方包裹，外融紫膠少許黏口，而以圖章印於膠上，致遠不脫。

又西四 頗羅鼐未給印之前，凡文案俱鈐紅色小圖章。番人用唐古忒

文，蒙古人用蒙古文，各因其俗。自噶隆以下皆用黑色圖章。雍正九年，頒給印信，始知用印。然文案尚用漢文小圖章。其文曰名旺多羅貝勒記。以上見《舊志》。今頗羅封爵久已革除，藏地印文從未見用黑色者。駐藏遊擊關防，其文有三，一爲國書篆文，一爲漢書篆文，一爲唐古忒文。

清・青玉山房居士《金川舊事》　夷畫，綏靖土僧羊中爾吉。爲第一。用繒布畫佛像，施朱傅粉，仍借漢筆。然佛像外，翎毛、花卉俱不足觀。

又　夷書，用竹簽削尖蘸墨汁寫，如蛇蚓似，亦有行楷變化，其橫寫倒讀，則在清書回字之間。

清・陳克繩《西域遺聞・風俗》　譯言者曰通事，譯文者曰譯字。內地官員出口俱帶通譯二人以行。

譯字者腰帶小鐵筒一，內盛小竹簽，皮盒一，內貯墨水銅鈅。遇作字，膝地坐，以紙卷摺成條，左手按紙於膝，右手持竹簽濡墨，自左入右橫書，若畫工則以貓毛爲筆。

藏內以竹爲紙，堅白而薄，可供几案。昌都以東則甚粗硬，特質甚堅，可包文書。其他紙必自內地購往。

清・鄧承偉、基生蘭《西甯府續志》卷之九《藝文志・陝甘總督福康安請添設廳學疏》　竊據署循化同知達桑阿稟稱，該廳所管沿關一帶漢民、回族，戶口日繁，從前河州廳移駐循化考試一事未經議及，雖準赴河州一體應試。但該處距河州寫遠，有隔至五百餘里者，往往憚於遠涉漸廢讀書，無志上進。回族見漢民如此，更無觀感。職因公下鄉，見童稚中有頗俊秀，可以造就成材，隨增修義學，延師教讀。數月以來，不特漢民踴躍，即撒喇、回族亦多樂從。苟能迎機引導，自成禮義之鄉。似應於循化地方專設學校，添置教職一員，以司董率。每逢歲科考試，由廳錄送，酌與取進名數，俾知榮顯，以策後效，似於地方風俗有裨等情。臣伏思，讀書明理，不限疆圉華薄，從忠必先教育。我皇上誕敷文教，雖新疆外亦已比戶絃歌，況循化廳近隸蘭州，漢、回民人漸濡聖化，百數十年祇因從前未設學校，教導不先，以致愚民無由觀感。今該署同知所稟自屬化導愚頑之意，似應準其添設學校以資訓迪。查四十三年口外瑪納斯縣丞改設綏來縣，案內議準專設學額，歲試取進文童四名、武童四名，俱歸本學管教。並建立文廟，裁撥訓導一員，移駐董率等因在案。今循化廳添設學校，應請照綏來縣之例，歲考取進文武各四名，科試取進文童四名，即於內地州縣學額內酌量抽撥，嗣後人文漸盛，再爲請增，如不能足額，寧闕無濫。並請添設文廟，以彰文教，至應設教職。查河州儒學原設學正訓導各一員，撥請將訓導裁撥移駐以資董率。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三　（光緒二十九年九月）十三日。早晨赴署內，經堂有喇嘛多人在彼唪經。所供觀音蓮花長壽各佛，皆銅身。幷兩壁畫像，似蒙古舉動。甲土司（號靜亭）旋來請安。回到住房，伊請到渠書房一看。內有書，有槍，有箭，院內活水，三面山圍。養各色鳥及麞、鹿、豹，且有龍睛魚，菊花，雖屬雜亂，然土司能如此，亦可謂雅人矣。

又　（九月）二十七日，午後，過主人書房一看。所養豹子二箇，將羊牽來，竟上羊身，銜住不放，其惡非常，如人遇之，不可思議矣。並弓箭、蠻刀及從前上賞錢，並有蓮花佛一尊，據云能避刀槍水火。座下用人天靈骨所鑲，係護身佛式，皆看過，眞外番中世家之物，均不易得也。

又卷一三　（光緒三十三年三月）十八日。過午雍頭後，鶴孫來談。晚飯後，有兩小孩唸書。詢之，乃算盤本。早乃用木版蒙以鍋煙，復以砂袋鋪之，打粉綫。用竹作筆，蘸水學書。

清・嚴長宦《蓮峯書院經費序》　朝廷教養士民，思深慮遠。倉儲實矣，復廣惠於義倉。學校設矣，復培材於書院，民生厚而士習醇也。有由然顧倉儲，學校有常額。而義倉與書院無定規則，在守土者因地制宜，以仰副聖主正德厚生之意。洮自國初設廳，至嘉慶二年，夢齋慶公始捐創蓮峯書院。道光五年，又溪周公始勸捐。道光十四年，周公因義倉有霉變者，詳請出糶一千五百石。又唸書院未有經費，議以糶價制錢二千二百五十千文發商，歲取息錢二百七十千文，充書院膏火。詳請未准，嗣以每年息錢買補倉糧一千五百石，其餘作爲義學經費。詳請准行，而書院膏火尚缺如也。辛丑春，宦蒞茲土，樂與都人士相切劘。於壬寅冬，勸捐得制錢一千四百串文。乙巳仲冬，彙齊發商，歲獲息錢一百六十八串文，以爲書院經費，猶未能充足也。越巳酉，義糧買補足額，奉憲檄飭將生息錢提本儲庫。旋據紳士董叢桂等以義倉生息錢改歸書院生息稟懇，轉詳其時，清查章程，不准有生息名目。宦與曉槎榮公先後具詳，始蒙允准。自是義倉

足而書院經費亦無缺矣。洮地瘠苦，公舉維艱。慶公立書院而不能兼及義倉，周公設義倉而不能兼籌膏火，勢使然也。而周公殫心瘁慮，議雖絀於一時事，卒行於異日。父母愛子不因拮据弛其恩勤，長吏愛民不以艱難阻其籌策。《書》曰：『不爲胡成未有爲之，而不成者也夫。』圖之既久，斯得之彌珍，成之甚艱，斯守之彌慎。都人士從此奮發振興，毋狃故常而廢實學，毋求速效而昧遠圖。蒸蒸焉先行而後文，明體而達用。他日人材炳蔚，德進言揚，蓮峰之秀，鍾毓豈有窮哉。

清・周霭聯《西藏紀遊》西三　番人貴者名羅卜藏，賤者名七哩居多。有一冊籍而數十見者，特未知爲唐古忒何語爾。蓋番字甚少，往往複見。又番語一經譯出，其偏旁加口字者甚多。蓋字者孳也。有孳生之意，愈孳愈多，或本無是字，而依其音以成之，或本有是字，而加偏旁以別之爾。

清・孟保《西藏奏疏》卷七《年班進貢》　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奏，爲噶勒丹錫哷圖薩瑪第巴克什擬請揀派深通字話喇嘛二名赴京，教習唐古特學生緣由恭折具奏，仰祈聖訓事。竊查道光十四年，由京派赴藏中學習唐古特字話之學生多安泰等六名，現已期滿，隨同堪布回京，曾將起程日期奏蒙聖鑒在案。茲據掌辦商上事務噶勒丹錫哷圖薩瑪第巴克什咨稱，此項學生係由理藩院奏派赴藏學習，曷敢冒瀆。惟查唐古特字話，必須自幼學習，方能通曉字義。若年歲稍大，兼以學無多日，而欲望其深通，勢必有所不能。且該學生等由京來藏，長途跋涉，一切應需騎馱口糧，以及到藏每月盤費，爲數不少。所有上屆派來學生六名，現已五年期滿回京，應行續派之學生到藏，尚需時日。懇請駐藏二位大人轉奏，暫停揀派來藏。小僧仰蒙大皇帝恩典甚重，稍圖報效。擬於來年年班專差堪布赴京之便，由藏揀派深通字話喇嘛二名，飭令隨同赴京，教習唐古特學生。俾該學生等在京就近常川學習，日久可期精通，更可額外教習數名，將來易於接續。如此辦理，既免該學生等長途往返，亦可節省糜費等情前來。臣等覆查，薩瑪第巴克什所請，係屬實在情形。如蒙俞允，由藏揀派深通字話喇嘛二名，赴京教習，不惟節省糜費，更可額外教習多名，俾將來繙譯唐古特字話不致乏人。且自幼學習，尤可漸至精通。實於公務有裨。再該學生等在京就近學習期滿，請由理藩院考列等第，具奏照例辦理，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訓示，遵行謹奏請旨，於二十年二月初四日奉到硃批，依議該部知道，欽此。

又　道光二十年十月初三日奏，爲揀派教習唐古特學生字話喇嘛，可否隨同下屆年班堪布赴京恭折具奏仰祈聖鑒事。竊上年據噶勒丹錫哷圖薩瑪第巴克什咨請，揀派深通字話喇嘛二名赴京，教習唐古特學生等情，代爲轉奏，恭奉硃批，依議該部知道，欽此。臣等當即譯行欽遵辦理在案。嗣於本年三月三十日欽奉諭旨，以西藏離京遙遠，所有前後藏年班堪布，著改爲每間二年入貢一次等因，欽此。查赴京教習唐古特學生喇嘛二名，係隨堪布一同赴京。今前後藏年班堪布仰蒙聖恩，優加體恤，改爲每間二年進京一次，所有此次赴京教習唐古特學生喇嘛二名，已由薩瑪第巴克什派定，可否令其於二十二年隨同後藏堪布一同進京之處，恭俟命下之日，臣等再行譯咨薩瑪第巴克什遵照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訓示，遵行謹奏。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七日，內閣奉上諭，孟保等奏，揀派教習字話喇嘛可否隨同下屆年班堪布赴京一摺。所有派定教習唐古特學生喇嘛二名，著於二十二年隨同後藏堪布來京，欽此。

清・吳熹梅《理番廳志》卷四《邊防・夷俗》　譯番經瘞於石塔，云鎮水災。

無漢文，各譯番字如蒙古狀，民間不習者。有交易削木竹數寸，刻其數於上，各執一藏之。

清・松筠《衛藏通志》卷九《鎮撫》　又具奏，一、駐藏大臣衙門，應設譯寫廓爾喀番字通事人役也。查，駐藏大臣衙門向設譯字房通事各一名，祇有譯寫唐古忒字之人，從不通曉廓爾喀字跡語言，即唐古忒番民內，亦惟近邊一帶尚通廓爾喀語，竟無一人能識番字者。查，巴勒布與廓爾喀語言、字跡雖殊，尚有兼通之人。臣福康安等進兵時，奏明於巴勒布商人中，擇其誠實可信者帶往軍營，備譯番稟。其諳習廓爾喀語言之邊界番民，亦酌帶數人作爲通事，傳譯語言，俱令互相比對，以免舛誤。今廓爾喀投誠向化，按期入貢，自有呈遞駐藏大臣稟帖。應請添設廓爾喀譯字人役一名，通曉廓爾喀語言通事一名，另派唐古忒番民三四名，令其學習廓爾喀番語字跡，以備將來充補應役。查，向例通事譯字二名，每名日支

口糧銀六分四釐三絲九毫，仍請照舊例支給。

清・陳克繩《西域遺聞・佛氏》 達賴、班禪、叭吧皆蒙古音譯。以西番語，則達賴曰固呼林木車，班禪曰出成林木車，叭吧曰叭木牙。凡言車者，皆最大之詞。

又 番僧講經，各序其授受淵源以爭勝負，喧拳攘臂，若聚訟然，或羣坐於大樹下，風雨不息。

又 西寧、松潘、打箭爐及滇省鶴、麗兩府以外，各夷僧必赴藏受達賴敎，乃爲眞僧。

禁忌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一 蠻地凡瀦蓄之水，皆稱海子，雲南亦然，以其少者而名之也。貴州則稱山爲坡，以其多者而名之也。冬夏不涸，山巔俱有之，大小不等。拉里一海子，廣三四里，袤四十餘里，行人沿海而過，波濤澎湃，儼然太澤。土人云，中有神物，非龍非馬，風雨晦冥間出爲患。以哈達及章噶藏地所用銀錢，番語章噶。投水禳之，恠卽引去。過客銜枚疾走，相戒不得欬唾。予經過六次，每令僕人拍手歌呼，竟無他異。惟瓦合山一海，周圍不及二里，瓦合之西爲瓦合寨，此海在瓦合寨之東，牛糞溝之西。同行者相顧愕眙，禁勿語。予謂俗語不實，令從人高唱，忽風雹大作，面目幾敗，踉蹌策馬二十餘里，至瓦合寨宿焉。詢之後來諸伴，則風日晴朗，並無雹異，蓋口列數百里不見人烟，深山大澤有物憑焉，未可知也。既而思之，人爲三才之中，人之聚處則天地氣通，口外人蹤絕少，天地氣鬱，故一刻之間，風霾雪雹雨霰猝然並集，不足恠也。

海子之大者，以浪噶攷爲最巨，爲後藏之大路。繞海邊行，須兩日之程。對望不過數十里，番人有步行拜閣落者，周回須月餘之程。對面有廟宇，住江珠胡圖克圖，蓋女身，其徒亦女尼云。

清・青玉山房居士《金川舊事》 冰雹。控卡山頂極高，夏亦積雪。午後率多大風，人馬必擇黎明時過之。山巔凹水盈盈，廣可數十丈，經此必屏息潛度。苟一出聲，風雹立至。土人云此中有三足蟾蜍。昔某將軍過此，施鎗礮警之，狂風陡發，雹大如拳，困頓殊甚。綏靖後山內多水潭，平時風雹必從此起，獨懼鎗礮。民間播種刈獲，官時爲之備。乙巳六月一日亭午，天晦，狂風雹大至急，施鎗礮得止。巴布里山上亦有水潭，有一青蛙大如屋，踴躍漣漪中，不興冰雹爲害。乙巳三月，綏靖雨雹大者如栗，小者如豆，自辰至午偏滿山谷，每雹中有雀毛一片，驗之皆然，亦異事也。

清・魏源《聖武記》卷七 大兵方擣噶爾厓賊巢，不能分兵往助，而賊兩路分拒我者。至是亦左支右格，無能兼顧，及河東兵已偪噶爾厓，河西賊皆內顧喪膽，於是明亮、富德兩路亦所向破竹。明亮至馬爾邦，與富德軍隔嶺，乃與富德合軍，狥各險皆下。十二月，三路軍皆會於噶爾厓，築長圍周數里，斷水道以困之，大砲晝夜霆擊所至，洞牆壁數重，索諾木窘，急使其兄詣管乞哀，而自稱病，匿堅碉中不敢出。先是賊勢蹙，揚言寨破當舉家自焚。上知番俗最忌自戕，賊妄倔強不足信也。及是飛走皆窮。外圍益急。索諾木果從莎羅奔及其頭目妻子挈番衆二千餘出寨，奉印獻軍門，金川平。

清・姚瑩《康輶紀行》卷七 察木多西去三百餘里有瓦合山，人藏所必經也。《衛藏圖識》云，高峻百折，山上有海子，烟霧迷離，有望竿合周天度數，矗立土臺之上。大雪封山，藉以向導。過者戒勿聲，違則冰雹驟至。山中鳥獸不棲，四時皆冷，上下逾百里無炊烟。《通志》云，瓦合大山在類伍齊西南，山大而峻，歷一百二十里到瓦合寨，謝都閫云，海子周四十里，每年十月十五日結冰，次年三月十五日冰解，如期不失。人俟有野獸行跡，卽從冰上往來。海子中有獨角獸，大如牛，過者見之，以爲祥瑞，蕃人謂之海神。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三 〔光緒二十九年九月〕初三日，早發黃泥堡。【略】又十里盤至大相嶺。沿路扁磽數處，在山上以木板渡澗水。又有三大灣，路窄且長，雨雪不易行也。相嶺極高處，俗謂喇嘛墳。在道左，縉夫等均不敢高聲。若誤爲高聲，則風雨立至。張湘濤制軍督學川省時，不信，故令縉夫嚷之，果大風。按：梅曾亮《從吾軒從征記事》云：唐人記高仙芝征小勃律，其人能以術致妖霧、淫雨。《章佳公阿桂年譜》記征金川事頗同。今此記言入打箭鑪西行四十日至恩達塘之瓦合山，

金鼓聲立致風雨。豈荒徼絕域，人有怪徵，地氣亦殊。輿蓋天高地下者，自然之氣也。

又卷八　〔光緒三十一年正月初四日〕聞番子因初三日期不好，今日亦改作初四矣。此其曆書如此，未免太怪。凡遇不好日期皆如此，是以番人不講八字。

清・王世睿《進藏紀程》　西南行五十里爲額哇奔松草地，坦夷小河，水淺可渡。上坡亂石峻嶒，行二十五里至西海子，一水冰凝，長里許，寬可四十餘丈，停滀不動，行人過此，禁槍鑼，忌高聲，若一觸犯，則雨雹雷電，傾刻而至。

清・李心衡《金川瑣記》卷二　控卡山，絕頂爲崇化、懋功兩屯分界處，高出雲表。雖盛夏，積雪逾尺。午後率多大風，人馬不能行立，必擇五鼓或黎明時過之。山脊凹處有水，盈盈可望不可即，俗稱海子。寬約數十頃，漣漪在目，歷冬夏不涸，雖淫雨旱暵未嘗有增減。經其地者必屏息，相戒忽語言，苟一叩聲，風雹立至。土人云，此中踞有三足蟾蜍，大風、冰雹俱從此起。昔曾有將軍領兵過此，飭軍士施鎗礮警之，狂風陡發，下冰雹如拳。伏鞍不敢喘息，行李墮落巖磴，人力不能施，困頓殊甚。

又卷五　又署後山上有枯樹一株，骨幹離奇，蓋數百年物也。自開屯田招墾數年來，居民日盛，樵蘇所及近山童童，惟此木相傳有憑附，犯者輒死，是以巍然獨存。

又　綏靖署後一山童童然，高僅與衆山齊。然平時發風及大雨雹，未嘗不從此山起。土人云，上有數十海子，怪物叢聚，獨懼鎗砲。農民播種後刈獲前，須官爲之備，庶冰雹不致爲大害。乙巳六月間，亭午天晦，山後忽有一女子露上半截，長可插天，東逝甚迅，雲氣蒙之，不甚了了。倏忽間，狂風舞石，雹大於拳，亟施鎗砲得止。經過地方麥蕎損壞。

清・陳登龍《裡塘志略》卷下　土司驟遇背水婦人，必驗其桶之虛實，若有水則賞給哈噠，無水則撞之而毀其桶。故背水婦人當其來必遠避之，此例眞不可解。

清・吳羹梅《理番廳志》卷四《邊防・夷俗》　地寒冷，染痘者易死。酋長忌見生人，恐帶痘瘡進也。大金川獷野更多忌，遇人至則上碉遙放鳥鎗，持刀呼躍，狀如內地逐疫者，云恐帶鬼至。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五　〔光緒三十年三月〕二十六日，午後登樓，忽聞藏河邊人聲嘈雜，詢之，乃番兵拿獲奸細四、五人，爲靖西番子，新隨洋人，曾客番官者，且有喇嘛在內。又云係假充者。衆丫頭皆往看，因唾唾之，並撩衣向其辱之。

又卷七　〔十一月〕初八日，本擬今日驗放番缺，據云初七、初八兩日爲番子忌日，諸事不敢作，只好改在廿日前後，從其俗也。

又卷九　〔光緒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後院花廳已鋪板。據云今日不可打灰土，如打之必漏，番俗所忌也。此與內地俗忌亦同，不可解。

清・盛繩祖《衛藏識畧》　西藏迤東溪澗中多魚，狀如鱷鯿，番人以爲佛戒，未嘗取之作鱠耳。

清・杜昌丁《藏行紀程》　初四日，蔣公病痢不能行，歇一日。雪山通亘二百里，不甚高，有樹木，不生草，亦無人煙。水不可飲，飲則喘急，甚至傷生。有白蟒能興雲霧、降雨雪，觸之即病，過者皆銜枚疾走。人少則晴朗如常，若一喧雜，必遭其毒。時兩家幷進，約有五百餘人，宿則鳴鑼放礮，雨雪連綿，故多病者。

清・周霽聯《西藏紀遊》西一　藏地多野鴨，或云卽鴛鴦，淡黃色，似子鵝而大，恆在水際作對群飛。番人指爲喇嘛後身，禁，不食。予常取以登庖，味甚肥美。

清・盛繩祖《入藏程站》　恩達寨二十里過恩達塘，有塘鋪。二十里過喇貢山，二十里至牛糞溝，二十里過瓦合山，高峻百折，山上海子，煙霧迷離，有望竿合周天數，矗立於土臺之上。如大雪封山時，必借爲標記。過此戒勿出聲，違則冰雹驟至。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一二　〔光緒三十二年五月〕初十日巳刻，赴印噶布倫策丹汪曲銷差。在二堂見，詢其在印交付款項，一切平安，且思慮亦頗周密。彼處天時極熱，竟須穿紗，番人未經過也。初七日伊已回藏。前噶爾丹池巴來云，彼輩擇吉羊日，不敢來見。昂班如有緊要事，必拘於此。伊已非之，番俗也，殊可笑人。

物產

清・王世睿《進藏紀程》 山珍海錯，彩禽奇獸，中華有之，不可得之。以禽則山鷄、馬鷄、黃鷹、鵲鴉之屬，以獸則猞猁猻、艾葉豹、元狐、獺兒、香麝、毛牛、犏牛、山羊、蠻狗之類。以果則西藏之杏棗、葡萄，巴塘之葡萄、核桃、延壽果，皆佳肴也。以菜則巴塘之白菜、蘿卜、葱韭、元根，他番無有也。以谷惟產青稞，以巴塘之粟米，墨竹之稻穀，不多見也。以木則松柏杉，楊間有之，碩般多以西，有地柏，枝干盤曲，沿地而生，藏香之料即此。以珍寶珊瑚、蜜蠟、琲璨、瑪瑙、綠松石、青金石、石黃石、藍石、青沙金、藏錢、藏佛、納骨椀、阿布咱丫椀等類，至毛毯氆氇、絨邊絨褐藏紬，又番人之所以爲衣者。其他物產不少槩見雲。

又 另一大寺名爲大招寺，係與駐藏大人議事之會，府內塑唐朝公主神像，寺前一方碑，字漫滅不可識，亦唐朝法物也。國多喇嘛，喜誦法華經。地產青稞，其稻米、棗杏、葡萄、冰糖俱出後藏。造土香，市珍珠、珊瑚、琲璨、蜜蠟、綠松石、青金石、瑪瑙石、藍石、黃赤金、氆氇、氆氌之類。至藏佛中有舍利，固非易得，而納古木碗，爲番王職貢，更稱至寶焉。

清・蕭騰麟《西藏見聞録》卷上 拉薩，察木多、洛隆宗等處，谷屬產青稞、胡豆、菟豆、水豆。菜子蔬屬產元根、葱、蒜、蔓荽、白菜、萵苣、菠菜、莧菜、韭菜、蘿蔔、四季豆、苦豆。木屬產松、柏、楊、柳、胡柳。花屬產牡丹、芍藥、西天花、碎剪絨、蜀葵、金盞嬰粟、玉美人、山丹有紅白二種，紫金連、金針、馬蘭、鳳仙、西蕃菊有紅黃二色。禽屬產天鵝、黃鴨、白雕、大雁、黃蔦、雉鷄。獸屬產熊、馬、騾、驢、毛牛、黃牛、羊，豬毛長而小，最大者不過四十觔。貨物之屬產氆氇、氆氌子、毛氈、錫鐓栽絨。碩般多山產金，浪蕩山產青金石。奔達產蜂蜜、葡萄、胡桃。桑阿那卻宗產晚稻、蕎麥、黃蓮、麝香、熊膽、生薑。工布產大頭狗、青竹、蕨菜、薦草。阿里噶爾妥產粟米、棗子、杏子、拉姑兒木碗，雜不雜呀木碗一碗價值數金。駝落海產海子鹽，吉紮布、生根物角一帶多溫泉、海子，遍地產鹽，貧民資之以食。霍耳產狐狸、沙狐、猞猁猻、白豹、金錢豹、獐、鹿、野牛、野馬、白鶴、黑鵝、馬鷄、當歸、香草、紫草茸。裏塘產羊皮、黑狼皮、貝母、冬蟲夏草，沙金。巴塘產粟米、小麥、水銀、麻布，藏香紫黃色，粗細二種，藏佛以銅鑄之，大小不一，莊嚴工麗之至，惟佛頭俱係歪側耳，是處有之，然以扎什倫布所產爲最。至氆氇、藏錦、藏氈、藏毯，皆來自布魯克巴，非藏產也。

清・允禮《西藏誌・物產》 拉撒谷屬產青稞、小麥、胡豆、豌豆、菜子，自他處販來者則菉荳、黃荳、冰豆、稻米、黑糖。蔬屬則圓根、葱蒜、蔴荽。近漢人自中國帶菜種，有白菜、萵苣、菠菜、莧菜、韭菜、羅葡、桐蒿、四季豆、苦豆。牲畜則馬、騾、驢、犛牛、黃牛、長毛牛。豬頗小，至大不過四五十觔，雞亦小。野牲則天鵝、黃鴨、白雕、大鷹、黃鷹、雉、兔、狐、細鱗魚。花果則芍藥、牡丹、西天花、剪碎絨、蜀葵、金盞、嬰粟、虞美人、山丹有紅白二色、紫金蓮、藏菊花有紅黃二色、馬蘭、松、柏、柳、白楊、桃、林檎、胡桃，自他處來者，則葡萄、棗、杏。服物則毬子、氆魯、毛氆、錫鐵非造器皿之錫鐵乃一種毛毯別名、栽絨。拉撒東至祿馬嶺，土民皆稱百巴出產同召。工布江達產栽絨、騾子、大頭狗，其餘出產同藏。自工布江達至寧多、濯拉、阿雜一帶，土民俱名工固拉里，不產五穀，以牧畜生牛羊爲食。大窩、說板多、洛隆宗，土產皆同藏地。說板多山後有金廠，有黑帳房。洛隆宗南去二日，有浪岩山，產青金石，頗產麥、豆、牛、羊、豬、雞、蜂蜜。恩達、察哇、作貢、桑阿卻宗，俱產稻米、麥、豆、蜂蜜、葡萄、胡桃、牛、羊、騾子、雞、豬等物。昌都產稻米、粟谷、生薑、黃連、麝香、熊膽。自拉里至昌都，土民皆種稻。康巴、拉撒之南春結一帶，土民皆稱百巴。世居黑帳房者，名洛巴，產騾子、大頭狗，栽絨、竹木、蕨菜、茜草、葡萄、胡桃、青杠木。拉撒之西千巴白爾極，土民名衛巴。羊卓白地至札什隆布，三桑一帶，土民皆名藏巴。物產皆與藏同。阿里噶爾渡一帶，產稻米、粟米、棗、杏、拉庫兒碗、札木扎呀碗，其價有值數千金者。召北浪子一帶，土產同藏，氣候稍寒。納克產依克駝。洛海一帶，有海子鹽水、毒水。拉撒至楊八景一帶，有霍甘一種，人居黑帳房，以牧畜打牲爲業，天寒，不生五穀，產馬、牛、羊、狐狸、沙狐、猞猁猻、白豹、金錢豹、虎、麝香、野牛、野馬、

野騾、兔、雉、鶴、黃鴛、黑鵝、雪鷄、野鷄、野葱、蒜、韮、當歸。甘遂、桑駝洛、海吉紮布、生根物角一帶，俱名昂獨，無人烟，地多溫泉、海子，產白鹽，民咸資以食。拉撒東北由哈拉烏素至達木一帶，皆蒙古與霍耳人錯居，不產五穀，惟藉牛羊。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二　明正土司署內有牡丹一叢，閏四月試花，乃玉樓春也，惟鄂尉差小耳。

西藏牡丹惟有黃色，但單瓣耳。別蚌寺白芍藥花極大，千葉重樓，喇嘛每以供佛，今亦知餽送漢官。

西番花形如虞美人，紅黃各色，內地所無。花時綑載以驢馱之。番人供佛，以茶葉酥油易之。

西番蓮一名藏金蓮，家家盆盎栽植。夏秋間偏房頂牆頭皆滿。藏中花木頗少，觀此亦有生意。

菊花惟舊朝衣一種，無雜色，近有人攜黃色一種，番人亦多植之。

旱金蓮亦名荷葉蓮，葉小如錢，宛然荷葉，花作金黃色，似牽牛花而微小。近有人自內地移至，糧務貢公以之作屏幛，花時極繁茂，此種宜高燥之地也。

纏頭花由卡契回人攜至，花如紅花，嬌艷過之。亦有香味，其汁能毒人。項午晴雲，即蒼蔔花。然蒼係梔子花，此紅色恐非攜子入內地發芽而不作花，地土不宜耳。

馬蘭似蘭而紫色，其香甚烈。布達拉後山中窖周圍十餘里，圍以白楊，偏地馬蘭，青草如茵，雜花如繡。四五月間，每攜茶具席地而坐，清香逼人，此塞外第一佳境。

又　工布，西藏一部落也。距前藏約十八九站，產稻米如內地，又織羢爲氆氌，質韌色鮮，紅如氆氌。

工布所出獅頭紅氆氌，長可數寸，可代皮墊。又出黃連、猞猁猻、狐皮、鹿茸等物。皆以茶易換。又有樹葉一種，形如枇杷，葉上多黃毛，以代火絨，尤迅速易燃，並以敷刀傷可立愈。

清・黃沛翹《西藏圖考》卷六《藏事續考》　《新唐書》載，西蕃產金銀銅錫、犛牛、名馬、天鼠、獨峯駝，日馳千里。《譯史》載異產：一草上飛，形如犬魚，如玳瑁，性馴，獅象見之皆伏，乃獸之王，在狻猊之上。一黑驢，日行千里，善鬥虎。一羵羊，重數百觔。一骨篤犀，色淡碧，扣之聲清，似玉，有香，能消諸毒。一金剛鑽，如紫石，刀火不能毀，以羚羊角擊之即碎。一銅佛，烏斯藏所鑄，愈小愈貴，今異產不常有，而銅佛爲世所珍。有糌粑佛，其地彌加珍重，云奉之能除一切苦厄。又有子母藥，太裁可綠豆，以哈達潔裹之，經時小粒漸增，有子母相生之義。傳達賴剌嘛默持佛咒，以糌粑搓成，故以奇異著。

又　前藏東至祿馬嶺，土民皆稱百巴，工布江達至甯多、濯拉、阿雜一帶土民皆稱工固。說板多山後有金廠，洛隆宗南去二日有浪巖山，產青金石。恩達、察哇、作貢、桑阿卻宗俱產稻米。自拉里至昌都，土民皆種稻。前藏之南春結一帶，土民皆稱百巴，世居黑帳房者名洛巴，產騾子、大頭狗。前藏之西千巴、白爾極土民名衛巴。羊臼卓地至札什隆布、三桑一帶土民皆稱藏巴。阿里噶爾渡一帶產稻米，楊八景一帶有霍耳一種人，居黑帳房，以牧畜打牲爲業。桑駝洛、海吉札布、生根物角一帶，俱名昂獨，無人烟，地多溫泉、海子，產白鹽，民咸資以食。哈喇烏素至達木一帶，皆蒙古與霍耳人錯居，不產五穀，惟藉牛羊以爲食。

清・趙咸中《使廓紀略》　考熱索橋，乃乾隆五十六年大將軍福康安、參贊海蘭察、四川總督惠齡平亂到此，受降之所也，嗣後無漢人到者。大河一道，水西流，有木橋以通往來，南岸爲廓爾喀界，北岸爲西藏界。兩壁夾立，上有一綫之天，下有數席之地，無居民，乃結草爲廬，以避風雨，顧見四山，樹木陰翳，桃柳爭華，芭蕉大如席，棕樹粗如柱，野葡萄、山菊花布滿山腰，皆高不可採。往來猿猴成群，有白猿蹲踞樹巔，初見人似甚驚訝者，敖敖長鳴，山谷應聲，軍士時出圍獵，獲禽獸甚異，多不識其名。有野騾者，與牧養之騾子略同，而方嘴細腿，其走如風，雖千里馬不及也，然脊骨綿軟，數觔之重，不能負載。有野牛者，頭大脊長，肩背皆軟，不能負，不能駕，人皆棄而不取。有山羊，有野豕，可以供庖廚，味腥羶不美，有如牛無角者，有如羊無毛者。山禽羽毛燦爛，翔舞翩躚，率皆不知其名。軍士獲二猿，其形似猴而長面黑細毛，繞喙白色，身毛皆灰色，尾長一尺餘，性馴畏人，初調之則眼眦流血，再調之，竟有驚而死者，其聲悲哀，其跳甚捷，兩樹相距丈餘，一躍而至，或已躍空中，輒復返躍，如有翼者。土人云：其捷在尾，去其尾無能爲矣。生致甚不

易，其身毛白者爲白猿，乘風而行，飄忽不見，千年靈物，人未有能致之者，且未易見也。天時極溫暖，軍士方慶免凜冽之苦，俄而烟瘴四起，陰風怒號，申未之交，霧氣迷漫，觸鼻腥臭，至次日，日出方息。河水盡黑。據土人云：瘴毒正勝，人不可飲，須取山陰泉水食之，然水可他取，而烟瘴不可避，軍士病者甚多，瀉黑痢，三日卽死，不數日藏兵死者七，藏官死者一，漢兵死者一。余懼甚，乃出所藏藥，竭力施救，雖病者不息，幸未再有損傷，至此始悟無居民之故。更可畏者，蜘蛛大如鷄卵，吐絲如絨，張於山頭如羅。青蛇粗如筲桶，行走風呼，吐氣如白虹，遠於山麓見之。小者如盤碗，山之穴罅，隨處皆有，昂頭吐舌，蜿蜒而來。似欲尋噬者。四足蛇俗名蝎虎，此物極毒，長尺餘，突睛巉巉齒，躡伏向人，軍士每夜驚嘩，防之猶如防盜。山巔復有虎狼竊睒，所有馬匹，必須嚴密藏匿，不然則攫而去矣。防之之法，惟採竹林，積疊如山，放火燒之，竟夜不止，名爲打火亮子。不圖軍士不戒於火，延燒草房數十間，余方指揮撲救，而風烈火猛，人力莫施，勢將及餘帳，正驚惶間，倏風返火，轉及於山林，竹木拉雜，狼奔猿走，燒兩時許始息。計點軍裝，半爲灰燼，遂清查失火之人，箭耳示衆，人心乃安。次日檄飭濟嚨營務處，補解軍裝。然自遭火之後，毒蛇惡獸，屏迹遠竄，軍士賴以少安，是眞出乎意料之外者，此正月下旬事也。

清・陳克繩《西域遺聞・物産》　藏棗産於阿里噶爾妥地，大於諸棗。初入口如沙糖，嚼之卽無餘味。比於荔枝、楊梅，不逮遠甚。然人爭視爲奇物，每一枚價銀數分。按：《唐書》，波斯、大食諸國進貢，皆有千年棗。西域之棗別有種矣。紹按：《竺國紀遊》卷一，藏棗長寸餘，色如橪子，味甘而澀，核有紋形如女陰。又彼中人云，由雲南西南至者，乾果中此爲第一，亦來自甲噶爾，煮食甚甜。

藏杏亦産於阿里，味與諸杏同。稍大者，番人去其核，套十餘顆爲一，名曰套杏。

藏核桃似桃仁而大，味同木屑，産於說板多價最貴。

葡萄出於巴塘最廣，土人俟熟時蒸之爲酒。

藏內長明燈範鐵爲樹，燃燈於枝葉閒。

西寧口外牛馬豕皮內膜外生有扎卡石，大如鷄卵。夷人識者生取之，貯於水盆，方數丈，皆得水過鍋背。旱海者視爲至寶，馬産尤良。

元狐避雪，夷人每裁片許綴於帽簷，豹皮避蟲，每以緣袖。

熊在深山結隊而行，遇人卽避。若撲之，則抓攫抵拒。至冬月伏於窟，饑則舐其掌，至驚蟄聞雷而出。

黃連産於深山密箐，性秉純陰。採者裹糧而往，愼識其路，否則迷不得出。山深處卽有鬼魅，若與人前後同行，先大聲呼乃不爲邪祟所害。其産內土者，以榮經縣紫煙溝爲最。然搜求將盡，榮人移根於園灌溉之，冀其易長，而失其木性，名曰家園連。其産西域者以工布江達爲最，雖品質遜于紫煙，而不由人力，名曰山連。其形如龍頭鳳尾爲上，今榮人取家連以細竹鑲之，形似而性殊。

紅花産於回回國，其地最熱，花以國王城中爲上。夷民取花和葉煮之，或以他物相雜，眞贋易淆。然眞者置於水盆卽有紅縷一絲直上，其水色淡黃，利於女科血症。

猞猁猻、狐狸、沙狐、艾葉、金錢諸豹及虎、羊皮，皆黑帳房獵以取者，歲以市。

獅生於哈烈國之阿朮河蘆林中，初生目閉，七日始開。土人於目閉時取之，調習其性，稍長則不可馴矣。其旁國亦有生者。明時進貢，日供生羊二，醋酥密酥各二瓶。

猞猁猻生及兩三歲，毛深厚、色青如艾爲上。太少則毛嫩色白，太老則毛稀色黃。産於通巴者最佳。

青晶石産於洛隆宗南浪蕩山中，以質堅色純者爲上，浮鬆而雜砂者爲下。

熊胆産桑阿卻宗，性最寒，醫痔。

綠松石産於昌都以西，色如月白而無黑線紋者爲上。大者如錢，小者如豆，然最矜貴不易得。其舊者油氣深沁而色變，蓋彼中婦女爭取爲首飾也。

又　冬蟲夏草出於裏塘諸山，而撥浪工山尤佳。秋冬雪盛，其根肥碩，形似蠶，蠕蠕欲動。土人於四月雪銷時取之，性溫補。過此則精液上而成草。

延壽菓産於草地，如芋而小，味甘而香，和粥食之益人，故美其名曰

延壽。紹按：竺國紀游卷一，長壽菓，一名甲麻，沙土中所生，大能補氣。不知何物。淺黑色，大如麥蠶，煮而食之，不加五味。番人以之供佛，亦相饋遺，似甚珍惜。予曾一食之，味淡甚苦。

又　拉撒物產於谷也，青稞麥、胡豆、莞豆。於蔬也，元根、葱、蒜、筵水。於畜也，馬、牛、驢、騾、豕、羊、雞、魚。於禽獸也，天鵝、黃鴨、白鵬、大雁、黃鶯、雉、兔、狐狸。於草也，山芍藥、牡丹、西天花、碎剪絨、蜀葵、金盞、鬻粟、虞美人、紫金蓮、金針、馬蘭、菊、松柏楊柳、胡桃、林擒、桃。於服物也，氆氇、毡子、毛氈、細貼、栽毛絨。於漢土所攜之種也，白菜、萵苣、波菜、莧、韭、蘿蔔、四季豆。於他處之貨也，白米、綠豆、黃豆、冰豆、黑糖、葡萄、棗、杏。

清・盛繩祖《衛藏識畧》　物產：青稞、牦牛長毛野牛，山羊、酥油、圓根，似蘿蔔而圓，蠻種也，白菜。以上打箭爐。

藏經板、麩金、葡萄根木椀、鳳眼菩提子、貝母、冬蟲夏草出撥浪工山，本草不載，性溫暖，補精益髓。牦牛、山羊、牛毡、酥油、青稞、大麥、圓根。以上裏塘。

白葡萄、葡萄根木椀、石榴、天鼠，似貓皮可爲裘。水銀、犛牛、青稞、豆麥、黃蠟、蜂蜜、酥油、白菜、圓根、韭菜、桃李、西瓜、牡丹、芍藥。以上巴塘。

松蕊石、梨乾、葡萄、核桃、犏牛、綿羊、青稞。以上乍丫。

杭稻、生薑、黃連、麝香、熊膽、波裏凹、牛毡、牦牛、山羊、青稞、大麥、圓根、豌豆、核桃、松蕊石。以上察木多。

鐵、騾、馬、鹿、雞、牦牛、綿羊、酥油、牛毡。以上類伍齊。

犛牛、山羊、青稞、青金石。以上洛隆宗。

青稞、莜麥、牛羊、酥油。以上碩般多。

麩金、銀礦、梨乾、核桃、馬、騾、牦牛、青稞、酥油。以上達隆宗。

犏牛、綿羊。以上拉里，拉里不產五穀，以牲畜資生，牛羊爲食，故所產止此。

青稞、毛氈、青金石、大面氆氇、杭稻、大面偏單、大面羊毡、白菜、笋、竹片弓、竹箭桿、騾、大頭狗。以上工布江達。

杭稻、詔中畜水爲圩，多種之，其耕耨亦如中土，但牛具微小，有五頭作一具者。青稞、蠶豆、小麥、豌豆、菜子、綠豆、黃豆、四季豆、葱、蒜、蔴葵、白菜、莧菜、菠菜、萵苣、蘿蔔、圓根、藏核桃、藏杏、藏棗、鹽、後藏之扎野克登察噶產鹽，多係沙土中刨出，番民每資以易食貨各物。藏香、有紫、黃二種，眞者焚時煙凌霄漢，蓋以珍寶屑成之。黑白香、白香亦名吉吉香，黑香亦名唵叭香。藏繭、藏紬、氆氇、栽絨、細毡，即緞疊，天竺貴布也。毡子、花紬、花布、藏紅花、青金石、松蕊石、瑪瑙、琥珀、蜜蠟、珊瑚、硨磲、礵砂、阿魏、黃連、胡連、茜草、紫草、茸石、青桂皮、訶黎勒木椀、其種有二：一名札木扎呀，木色微黃，堅潤有細紋，能避毒；一名渾拉角，木色微黃，花紋略大，亦能避毒，價俱昂。馬、騾、驢、犏牛、犛牛、黃牛、羚羊、牦牛、青羊、綿羊、豬，頗小，至大亦不過五十斤。雞，亦小。黃鴨、白鵬、蒼鷹、雉、兔、狐、天鵝、細鱗魚、牡丹、西天花，即虞美人。翦碎絨、蜀葵、金盞、米囊花、芍藥、山丹，有紅、白二色。松、柏、白楊，采禽。以上西藏。

清・龔柴《西藏紀略》　瑪泊穆達類與郎噶二池爲印度河源，土人崇敬膜拜，呼爲聖池。此外尚有伊克巴哈達魯克等池。土產金、銀、銅、鐵、珠、玉、水銀、麥，米罕見。多黑麞，土人屑以成面粉，和以水酪以充餱糧。食禽獸肉，牛羊尤甚。麝鹿形如麞，頭小口銳，腹下有囊，中蘊奇香。長氂牛種類極多，較常牛略小，毛色光潤，殺而食之，味極鮮美。野牛極大，毛長而黑，角巨而屈曲，性極兇猛。江河川澤中多出魚族，惟該處殺生有厲禁，莫敢冒死烹鮮。所制藏香名馳天下，其法廣收香木，研末爲膏，攙入金沙、麝香，然之奇香四溢。其他技藝，則以人性不喜動作，故可記者實鮮。

清・王世睿《進藏紀程》　碩般多有正副營官，地踞形勝，洞門高敞，碉樓峻巍，環以長坦，如雄鎮焉。土產綠松石、青金石，食物則青梨、豌豆、牛支已。

清・陳登龍《裡塘志略》卷上　裡塘土皆沙礫，百谷不宜，縱橫百里內，不生寸樹。草至夏初方茁。東西一帶，惟俄洛、喇嘛子等處地氣頗煖，樹木成林，生小麥、青稞。南方一帶，直到鄉城，勺朱等處，土膏肥厚，樹木修偉，雜糧廣出，民之食皆取供於此。北方一帶，至瞻對界地，亦墝瘠，人無廬舍，皆棲息黑帳房，隨水草而居。

又　貝之屬有麩金、沙金，裡塘水際山原皆生焉。喇嘛禁人採取，恐

傷地氣。其貨者皆來自四鄉。谷之屬有大麥、小麥、青稞。菜之屬有圓根、腳嗎。木之屬有苦提樹、娑羅樹、松、柏、檜、椌。卉之屬有西天花。藥之屬有大黃、硫磺、貝母、蟲草。器之屬有鳳眼、菩提子、葡萄根木盌。貨之屬有牛絨氈片、酥油。禽之屬有燕、雀、鴉、鵲、鷹、鸇、雕、鷂、蠻雞、紅嘴鳥、馬雞。獸之屬有虎、豹、麝、鹿、麝、麅、狐、兔、猴、鼠、騾、馬、驢、牛、羊、犏牛、牦牛、山羊、蠻犬、蠻豬、山獺、水獺、黑白狼、舍利猻、艾葉豹、穿山甲。鱗之屬魚。

清・吳德煦《章谷屯志略》　章谷兵民番練所耕地畝，俱在屯治東與懋功近。山寒地瘠，稻穀不生，惟產小麥、牟麥、青稞、豌豆、蠶豆、蕎麥數色。重巒複嶂，地鮮平疇，夷人有三土七石之謠。陽坡高下俱可耕墾，溪箐中日色不到者不堪種植。地多澆薄，再熟之區不多得。如小麥八月種至次年七八月熟，其地再種小麥則無實，須另種蕎豆以紓地力。牟麥三月種六七月獲，蕎麥四月種八月獲，豌豆、蠶豆俱三月種八月獲，青稞二月種五月獲。雨暘端賴天時，灌溉難資人力。且高下之際便已異，宜高阜多晴則雪融土潤，益見敷榮。平原無雨則水遠土乾，立形枯槁。故此地之天心頗難盡如人意。蔬菜種亦繁蘆菔、白菜等，傳自內地，而質厚味美尤過之。多山韭，亦有家畦者，惟圓根爲夷人素茹之蔬。形如蘆菔，白色而偏，其葉以作齏，凡鏵鑼中切一作餡。果木有梅，谷口、溪邊皆偏植。花亦清香，實垂垂五月熟，核大肉薄，醋醭特甚，夷人不解食。核桃樹最多，枝葉極扶疏，大可合抱。七月熟，夷人擔入市易茶布，呼爲我魯。深山多產藥，大黃爲最，販者甚夥，濟用良溥。鳥獸亦蕃育。幸煙戶漸稠，虎豹雖多，無敢公然爲害。鱗介中有魚似貓，俗以貓子魚呼之，細膩肥鮮，不減河豚風水。今將各物產名目臚列於後：

糧食：小麥、俗名冬麥。牟麥、俗名春麥。青稞、蕎麥、黃荳、黑豆、蠶荳、豌豆、芋麥、黍、粟、蜀黍、天粟米。

蔬菜：萊菔、圓根、白菜、青菜、萵苣、莧菜、芹、羊芋、擘藍、芫荽、海椒、菠稜、韭、山韭、山薤、胡蘿蔔、蒜、葱。

蓏菓：南瓜、北瓜、東瓜、西瓜、黃瓜、瓠、核桃、紅石榴、味酸。白石榴、味甜。木瓜，出羊馬山，梭坡山。

清・姚瑩《康輶紀行》　巴塘地土饒沃，青稞、小麥並種，惟無大米耳。天氣暄和，四時與內地無異。三、四月間亦有牡丹、芍藥二種。余來時，花皆過矣。地有都司及糧臺文武二員，土官正副宣撫司二員。正土官以年班入京未回，大頭人護理正土司事。副土司索諾木袞布能漢言，識漢字。堪布來見，以乍雅大胡圖克圖從未過此，求留住誦經三日，整烏拉。曲濟嘉木參來見，亦言巴塘僧俗之意，許之。

自打箭鑪至小巴冲，地氣皆寒，節近芒種，衣必重裘。及至巴塘，始覺暄暖，可著棉衣矣。《圖識》云，打箭鑪外折多山產大黃藥，氣薰蒸使人氣喘。以余所經，不獨折多爲然，裏塘尤甚，蓋自折多至巴塘乃止。良由水性寒重，使人氣下之故，非關大黃也。裏塘有湯泉，巴塘亦有之，皆地產硫磺，與大黃之性相反，何嘗數百里皆產大黃邪。

清・韓志超《西寧新志》卷九《風土》　物產　五穀，麥爲嘉種，元宏州麥麪供內府。禾，即粟也，今名穀子，脫殼爲小米。黍去殼爲黃米，其不黏者曰糜子。尤民食所需也，植最廣，號爲大田。若豆，有黑豆、黃荳、豇豆、豌豆、扁豆、綠荳、梅豆、蠶荳。若麻，若秫，蜀秫，即高粱也。玉蜀秫，即包谷。胡蔴、油麥、穬麥、蕎麥，均視所宜，稻粱備而已。粱，亦粟也，毛長而米精瑩。其獲頗寡，故不恆種。

穀之外佐食者惟芋，俗名圓山藥。稗子、蒿子，一名莎米。以救饑。《千穉穀》詩之蘘赤者。苕白者。也，中爲飴。

菜有韭、大韭，謂之孝文韭，魏孝文帝所植也。葉大，味不如常韭。芥、葱、茄、蒜、芹、胡芹，《爾雅》牛蘄也。白菜、波稜、蔗蓉、蘿蔔、蔓青、苔薘，俗名甜菜。牛肚菘，俗名回子白。玉蔓青，一名菘根，種最廣，人家御冬皆以此。其野生者，有甜苣、苦苣、山葱，《爾雅》茖也，葉不中空。地耳，一名地踏菇，雨後生。蕈，處處有之。唐蔚州貢蕈。榆肉，榆樹所生蕈也，或曰榆癭也，稱珍產，最不易得。

西瓜以附城種者佳。接李，其實甚巨。葡萄馬乳者，尤肥美，可切食。桃、杏、棠、棠棃，今蘋果沙棠，今沙果。柰一名林禽，俗謂之楸子。間種之。榛子、櫻桃、羊桃，《詩》之薁棣。酸劉劉，子黃色，附枝生，纍纍如珠。《爾雅》劉劉杙即此。注家多讀斷謂之劉子。文官果，俗名山木瓜，龍門寺樹有大二三丈者。皆產南山。

木觀山多攙檀、皮青色。榹桃。山桃也，不堪食，其核可爲數珠。南山多

樺、皮可貼弓。樺山以之得名。椴、土人紉其皮爲繩。木理堅膩，斲爲尺，可礪刃，皮工用之。燒爲炭，可拭銅，冶工用之。茶有蒙山、石華二種，蒙山者佳。土人不解制法，樹多爲樵，牧所夷。其根純黃色，削少許投火酒中，色濃而味醇，俗名酒藥。刺柏、刺榆、煖木、皮灰色，無大者，以飾刀及麈柄，冬常溫。蹙木、葉可染黑。六道木。枝榦皆有直紋六道，界畫甚勻。其松、柏、杉，本作樅杇，其俗字。槐皆美材。榆、柳尤易生，插之即活。

花有芍藥、觀山最盛。菊、鳳仙、俗名海納。玫瑰、月菊、山丹、卷丹即百合。粉團雞冠，一種野生者，花小而鮮紅，苜蓿田中多有之。金菊、金盞、金蓮、蜀葵、即戎葵。戎，蜀，皆訓大。俗名大淑氣。錦葵、古烹食者，俗名小淑氣。向陽葵，子有灰，黑二種，婦女喜食之。農家廣植，歲收皆以斗石計。石竹、牽牛、紫荊、夾竹桃、萵苣、蓮、蝴蝶花諸種。

藥之屬有黃精、遠志、甘草、柴胡、赤芍、蒼术、防風、荆芥、麻黃、知母、黃芩、升麻土人掘根食之，名苦莊菜。丹參、木賊、枸杞、葶藶、茵陳、蜜蒙花、金櫻子、夏枯草，多產南山。陳氏梅花點舌丹，爲外科聖藥。京師所市者，非其家手制，不良。

席箕，《述異記》曰：塞蘆也，產北地，古詩所云『千里席箕草』也。河南諸村最茂。席箕、疃席、箕灘，皆以名村。而謁席、爲箕，土人織爲薄以囤粟，又可爲繩。草之適用者，蒲葦之外，惟此及龍鬚。

西石，出北山。有紅筋、綠筋、羊肝、紫英諸名。海蛰色，及兔面花最廣，無純赤者。其天然方平者爲砑石，箔金及濯錦用之，歲販往江南。

六畜皆常產也。禽有雕，《東園友聞》云：北方凡皁雕作窩，必令人窮巢探卵多寡。若三枚，及其出，其一則狗。與常狗無異，但耳上多羽毛數莖耳。田獵之際，雕則上飛，狗則陸行，所逐同至，曰鷹背狗。鷹、段成式《肉攫部》所載，青斑、代都、赤荆、窩白諸種，皆生代北，今亦有之。半翅，《爾雅》寇雉。《唐書》謂之突厥雀，或曰即沙雞。石雞、野雞，皆出南山。水鴈，蒼白色，即雕鶡也。火燕，赤黃色。鳩、鴿、鶉，《說文義證》：今人概呼鶺鴒，非鶺，是田鼠所化。鶉是蝦蟇所化。今人用以鬥者，鶉也。雀，有數種，胸赤者曰紅點，青者曰藍點。其善鳴者曰時辰子。獸有狐、兔、獾、狼、黃鼠、夜猴鼯也。之屬。

清・升允修，安維峻纂《甘肅新通志》卷一二《輿地志・物產》 穀類　黍，黑白二種，米皆黏，俗呼爲黃米，可燒酒，穗可制帚。稷，紅、黑、白三種。俗謂之谷，所制與黍同。稻，早稻曰秔，晚稻曰秈，性黏曰糯。蘭、鴈、秦、階、肅、甯皆有之，惟甘州所產特佳。粱，黃、白、青、紅。龍爪，羊角，蠟燭，芝麻，長角，凡九種。可燒酒。麥，紅、白二色，甘州所產佳。稭可制帽，亦制粗紙。《金史》曰，甘之白麥與山東無異。大麥，成熟頗早，釀酒甚佳。磨麵等於青稞。蕎麥，甜、苦、大稜、小稜四種。莜麥，亦曰油麥，炒半熟磨爲麵，作餅飯俱佳，俗誤呼爲燕麥。燕麥，一名苜麥。《天下郡國利病書》：唐於涇渭間置入焉，坊地二百三十頃，樹苜蓿。苜麥可飼牲畜，且不待糞壅，故植者頗獲其利。玉麥、秈麥、豌豆，麻，白二種，積之倉可耐久。磨麵同麥，可供軍餉。蠶豆，俗曰大豆，其種來自雲南。堪作馬料，並可作粉。扁豆，小而扁，可作粉。豇豆，甘州佳，角嫩而長，可作蔬。小豆、黑豆，可作腐，亦可生芽作菜，兼入藥，補腎。黃豆，小如黑豆，可作醬，亦能作腐。綠豆，可作粉，亦生芽作菜，兼入藥，解諸毒。白豆、赤豆、腦孩豆，一名那孩豆，形如櫻桃，紅白色，味香。西番豆、回回豆、青稞，俗以爲糌，亦可釀酒。粟，俗名小谷，成熟最早，又名六十日谷，遇旱，歉種之，足以救急。番谷、沙米，中衛志作登粟，產於沙地，形如小米，色黑，荒年可充饑。然雨潦始生，須早儲之。糜，黑、麻黃各種。胡蔴，一名狗蚤，一名方莖，一名鳩藏，苗梗如麻，而葉圓銳。嫩時可蔬，子可出油。芝蔴，黑、白二種，慶、秦屬產較多，可作香油。苴麻，子可取油，皮作布，作繩及屨，其稭可作燭心。大麻，俗曰蕁麻，可出油。荏子，黑白二種，可出油。

蔬類　菘，俗曰白菜，有蓮花、卷心、箭杆、紫花等類。萵苣，二種，葉圓而薄者名生菜，葉尖而生筍者名萵苣。蔥，又沙蔥一種，甘州、台、黎出產者最佳，似蔥而細。薤，俗名小蒜。韭，皐蘭產者佳，葉肥而寬大，冬出糞中者爲韭黃，又有沙韭、山韭，皆野生。茄，形長色紫，性微寒，不可多食。蒜，甘屬，有一種白蒜，氣味辛溫，有小毒，入山含之，可避瘴氣。蘿蔔，黃、紅、白、胡花、葉鈕子、大鵝蛋諸種。芫荽，原名胡荽，漢張騫得其種於西域，故名。茄藍，一名茄連，葉似藍靛。辣椒、菠稜，芹，青紫二種。芥，紫芥、花芥二種。沙芥、苜蓿，漢使從西域持歸，詔種離宮傍及涇渭間，故慶屬較多，嫩可作蔬。老可飼馬，尤可備荒。苣蓬，俗曰甜菜。羊芋，生山坡地，可作谷食。又一種紅芋，味甘美，植之易生，獲利甚厚，兼可救荒。菜子，冬採葉爲蔓菁，春採臺爲薹薹，作蔬均佳。子可供油，根可備荒。秦州、岷州較多。芥子，易於生長，雖高寒山地皆能成熟。甯夏等屬多種以供油。薹薹，見前菜子下。雪裏蕻、蔓菁，見前菜子下。同蒿、莧菜、高濂野蔌品

謂野莧，比家莧更美。馬齒莧，俗謂，埋之土中能生水銀亦治痢疾。山藥，一名薯蕷，皋蘭、秦州出，唐人以代宗諱蕷避之，易以山藥，但入藥味薄不如懷慶。百合，皋蘭向不產，此近年人試種之，得種甚優，今種者漸多。刀豆、苦豆，一名香苜蓿。薺，唐夏州貢，有拒霜薺。蘑菇，黑、白二種均佳，各府州多有之。甘屬祁連山產者佳，青海一帶尤多，生處土墳起或作一大圈或作一大撮，土人登高遙望，按迹擇之，所得輒多。菌子，蘑菇之類。頭髮菜，菌屬，甘屬俱產，以甘州、河西爲最。竹筍，鞏、秦、階俱出。藕，秦州出。菱、茨菰、薇、蕨、藜、藿、苦苣，莖有白汁，即詩所謂苣也。羊肚、圓根，《慶陽府志》謂之圓把，似蘿蔔而圓，味甘。荸薺，鞏昌屬出。木耳，平慶階俱出，文縣較多。茴、苘、鹿耳，階州出。鹿角，秦州出。石花，見《鞏昌志》。地椒，羌活之苗。地耳，一名地輕。劈藍、甘露子、筆頭菜，黃精之苗。白花菜、青絲、椒蒿、杞芽、雞冠菜、蕨麻，西甯出者佳，產於荒野。狀似麻根，如貫珠而色紫，食之益人，又名延壽果，荒年可以代谷。

果類　蘋果，蘭州出者最佳。林檎，一名來禽，將熟時禽來啄，雨霽日烘則半成紅色，熬其汁可制糕，假名山查。柰子，《廣志》曰，張掖白柰、酒泉赤柰皆佳。冬柰，俗名楸子，色赤味甘酸。《唐書》土貢有冬柰，產甘州者佳，土人取其汁，煎爲膏，印花紋，名曰果丹皮。梨，種類不一。有黑梨者，冬月既凍，色如墨乃佳，可消煤毒。皋蘭較多。楂，俗名輕兒，既下樹，受置之俛輕，乃可食，亦消煤氣，蘭屬產者多。白果子，一名銀杏，秦、階出。桃，各處皆有，其類甚多，惟秦、安出者最佳。又一種匾桃，青皮無毛，較毛桃味差，勝山桃則花開早而實熟遲。櫻桃、胡桃，即核桃，碾伯出者殼薄佳，連殼可種，雨水合時，乃可出。否則芽出復旱干矣。李，紅、黃二種。鬱李、棗，各府州俱有，皋、狄產者頗佳。甘州有一種色紅而小，最多，且味美。沙棗、黃紅二色，大小如棘，實中有末如細沙，甘酸可口，甘州佳。作僞者和冬柰制果丹。石棗、橡棗、羊棗、拐棗，秦州出，俗謂性能解酒，凡釀酒者忌於其旁。葡萄，相傳漢張騫自西域攜歸，移栽於甘屬，故所產特佳。榛子。

清・張庭武修，楊景昇纂《丹噶爾廳志》卷四《動物家畜類毛屬》

馬分四種：一農家產者曰孳生馬，以供駝載、騎乘、耕田之用，間有駕田車者。

一西番自口外來售者曰番馬，多爲境外商販所買，率係常產，無甚良品。

一蒙古出售之馬，土人呼曰柴旦，即柴達木之轉音，馬劣者甚多，值亦最賤，以不習水草，收買者少。

又一種經人力調練服習馳騁矯捷者曰走馬，不拘產地，遇良即選，西馬以此著名。每因賽跑爭先，價增倍蓰，售銀百數十金至二三百金者。

騾分二種，馬生者曰馬騾，驢生者曰驢騾。壯健有力，皆能任重致遠。

驢灰色者多，不甚高大，力亦孱弱，其大而健者率皆來自境外。

牛分三種：一曰氂牛，體壯尾大，毛長革厚，產於青海，番人用以駝運，俗呼毛牛，非本境常畜也。

一曰犏牛，牡者用以駝運，牝者資以取乳，乳最多而且佳。近年城市畜者漸多，以乳和茶，土人嗜之。番人取乳制成酥油，美於他牛之乳。

一曰黃牛，身小而馴，農家常畜，耕田之外兼以食乳。

羊分四種：一曰孳生家羊，農家所畜，翦毛、取皮、食肉，亦間取乳，而尤資以積糞以供擁田、火坑之用。然山淺草薄，漢人不能擅其利也。

一曰番羊，青海周圍牧廠彌望偏於山谷、原野，無慮數百千萬皮毛之利。青海甲於內地者，以羊爲大宗，每年有口外來售，西甯全境食肉之羊皆資焉。

一曰大尾，產於青海、柴達木一帶，頗肥美，尾尤大，有重一二斤至四五斤者。

一曰山羊，俗名猞猁，色間倉黃，毛粗於羊而羖特美，生於毛根，制氈帽、羖氈最佳。肉味、斤重皆不及羊，故價亦僅得其半，亦有家畜、番產二種。

豬不甚大，每頭重五六十斤至百餘斤，本境所產僅足食用。

犬分三種，土人概呼曰狗。一曰番狗，漢民繫其項以守門，番人放諸牧廠以衛畜，而防盜最爲得力，故番人有以一馬易一犬者，資其用也。

一曰藏狗，由藏番帶來，留於本境者。較常畜尤壯大，獰惡。

一曰金獅，杳小靈便，畜者以爲玩具，或有並畜三四，係以響鈴，按名呼之而輒應者。

此外，散居閭巷、材力不足以資守御、無人收畜、自生自食無異野獸，然必依人居而始能得食，故亦依然家畜也。

貓有黎、黑、白三色，資以捕鼠。

獺如貓而尾大，走滑壁如平地，古寺廟中每有之，生於水邊者謂之水獺，其皮尤貴，用飾領袖。

鼠有三種，田鼠食粟，磨鼠食麪，家鼠穴牆齧物。

又《羽屬》 雞，農家所畜，乳雛抱卵，全境合計亦爲生利之一端。

鴿分三種，有棲止屋梁者，有居處山野者，色間紅青。有一種白色或黑白相間者，人家飼養馴服，飛則帶哨響徹天空，好者至於忘餐。

鷹本野物，有羅得飼餵以搏兔者。

鴨、鵝供庖廚者，偶因官場需用而購自境外，本境不產也。燕亦野禽，其動止食宿每依人而居焉，啣泥作壘於古廟中常有之。

鵰，飛鳥之大者，其羽可以作扇，其絨可織，其價亦遂騰。土人弋之以售諸商販，玉帶形者極珍貴，每鵰至十餘金。

鵲，性勤能善營巢，視其開戶所向，可以卜旱澇、占風雨。

雉，有雌雄兩種，飛止爲群。弋人取之稍易，堪供羹食，雄者色備五彩，華麗可觀，土人呼爲野雞。

水鴨，即鶩鳧之類，不分冬夏，棲止每在水濱，駭浪中游泳自如，有取魚以爲食者。

雀，飛鳥之小者，飛鳴唧唧，間有善鳴者，土人謂之說話雀，或籠之以悅聽焉。

狼鷹，冬藏，夏出輒攫取食物，市人賣熟食者每標以竿防之焉。

鴟鴞，夜靜輒聞啼聲，嘯嗥淒悲，或謂其鳴不祥，實無與於人事也。

烏鴉大於鵲而小於狼鷹，其形通黑，而喙則紅，故土人謂之紅嘴鴉。

雁，每年春秋之際旅飛過境或集於中野，見聞雖慣，非本境之所產也。

清・張庭武修，楊景昇纂《丹噶爾廳志》卷四《水族產》 魚產於青海者最佳，附海巴冷泊及入海布喀河中皆有之。長尺許至二尺，無鱗，而背有紋斑，色分黃、黑二種，由蒙古撈取運售。番人不食魚亦不捕魚。湟水河內亦有，之狀類海魚，惟細小不中烹炮耳。

又《花之類》 牡丹有紅、白兩種，馥鬱之氣雖不少減，而花瓣甚單，色澤亦黯，生植頗易，城鄉皆有之，每年五、六月時始能開花。又有荷包牡丹，名雖同，而另是一種。

芍藥生植比牡丹頗難，能開花者僅數叢而已。

菊分三種：一春種秋開者曰當年菊，一今年春種至明年夏季始開花者曰隔年菊，一根屬而秋末始開者曰九月菊。

茨梅有黃、紅兩種，黃有形如金錢，故或謂之金錢梅，紅者稍大而芬芳艷麗，俗呼曰玫瑰，誤矣。

石竹，本草謂之瞿麥，花備五采，鮮艷如錦，根屬亦有種。本境種之不易生，多自寧屬移植，然其根亦耐久，每歲發生。

碧桃每年春季盛開，先花後葉，亦最繁盛。

探春花時最早，故名。亦先花後葉，樹多大株，高丈許。

龍伯花如丁香，春秋兩開。開時香滿院宇，春季特甚。

李開花結子亦可食，特不甚成熟碩大耳。

櫻桃亦有子不甚可食，本境抵小樹數株，不多也。

唐棣間有大樹，其子不甚可食，孩童串其子以作玩。

葵，花中最大者也，高與人齊，色黃，東西傾側，故謂之向日焉。

金盞花小而黃色。

龍爪花瓣長而皮曲，有黑斑點，以形似名。

鳳仙俗名海那，本境此花原不盛開，僅生莖葉，園丁種之，特以供兒女輩紅其爪甲而用之。

川草葉似蘭花，黃色，其大者微紅，即菜中之金針也。

寬葉蘭，色香皆不及馬蘭，而人皆植諸盆以爲蘭，貴其名也。

赤芍，花似龍爪而無斑點，其白者謂之白芍。

野牡丹，其枝柯甚似牡丹，而其花色黃，其葉經冬不變，故或謂之冬青，樵者採之以爲薪。

野芍藥，似芍藥而小，牧者或採其花以售於市。

山丹花，似龍爪而小，亦無斑點，色紅而艷。

饅首花，初生嫩紅，盛開粉白，數十莖共攢一叢，亦鮮艷可愛。以偏生山野故無珍貴之者，其根謂之狼毒云。

藍蛾，田間水道邊多有之，開時如飛蛾之翔集頭目，宛然栩栩活物也，間有移植家園者。

又《動物產》 羊毛，蒙、番運來售於本境，商販轉售境外，雖非本境所產，實爲進口貨之一大宗也。

駱駝毛，蒙、番運來售於本境，著衣代棉，溫煖宜人，禦寒之功遠過於棉也。

牛皮，蒙、番玉樹各商運來售於本境，大半轉售於境外。

馬皮，蒙、番運來售於本境，仍多轉售於境外。

野牛皮，分犍、乳兩種。乳皮與家畜無異。其犍牛異常長大，壯健有力，生於青海西南深山大林中，行則逐隊成群。角粗大而堅實，制以爲器。肉尤肥美，其皮厚而極大。蒙、番以火鎗斃之，必中其近腹處乃斃，若中項則鉛丸不能入，項間之皮厚及寸許。分其皮爲兩半，能始駝運到市貿易，制其皮以作鞋，制膠尤佳。

野馬皮，實係野驢，肩有十字紋，純係土黃色，生於青海一帶，常以百數十頭麕聚原野。蒙、番、玉樹等獵取其皮，售於本境，轉售外路商販，或制成股皮而運售焉。

羊皮，取於羔羊者尤佳，而且多其值三倍於大毛羊皮，而大毛羊皮每年出售者亦不少。

鹿皮毛粗短，無用柔服，其革以制煖靴、煖鞋，可以禦寒。

山羊皮，其毛粗單，不能禦寒。柔服其革以制衣褲，則經久不敝，工作人每服之焉。制成煖靴、煖鞋，與鹿皮等。

狐皮，產於蒙、番、玉樹等處，制裘溫煖可禦寒，然不甚多。沙狐皮，小於狐皮，產於蒙、番、玉樹等處，腹下毛白，制以爲裘，名曰天馬，值甚昂，其腿皮亦能另制成裘。

猞猁皮，青海野牲皮中之最貴者也。其毛細而堅，長而溫，腹下毛長而白，尤爲溫煖異常，以其價最昂也。本境人無服之者。

黃鼠狼皮，小於黃鼠，其毛可以制筆，販筆者每售之，不甚多也。

牛尾，惟氂牛大尾可售，餘牛之尾無用，亦由蒙、番來售。

馬尾，織其毛以爲麵羅，亦多由蒙、番來售於本境。

馬雞，羽毛絲整長，用以飾翎，蒙、番揀拾其毛售於本境。

孔雀羽，羽頭有眼，以飾花翎。寺廟中幢幡、惟蓋以錦制之，而排比羽眼以美觀。由藏番來售於本境。

又《蟲類產》 蝦蟇即蟾蜍之類，分水旱兩種，其背有毒，用以制藥。古人以近廬舍、無聲者爲蟾蜍，近水澤、有聲者爲蝦蟇，則知原爲二類也。

蛇生於卑溼處，山中亦有之。口有毒，能傷人物，用以制藥。

蟻分三種，黃一、黑一、翅而飛者一。近屋宇者穴土縫、石底以居，處山中每聚亂草爲小垤，高大皆尺許，萬千麕聚，樵牧者或呼爲泰山云。

蠅分青、蒼二色，六七月時近濕穢處始有之，亦不甚多，非若熱地之惱人難堪也。

蜂分紅、黃二種，紅者略大，暑時有之，亦不甚多。

蝶五色皆備，山中者尤大而多色，光炯燦鮮豔迷目。

蜘蛛吐絲結網，捕食飛走小蟲，性耐寒，冬月不蟄。

蚰蜒形如蜈蚣，長寸許，色黃，俗傳入耳毒人，漬油則死。

蝸牛圓殼如螺，藏身其中，逢熱則出，負殼而腹行，性有毒，用以制藥。

曲蟮生於土中，穴地而居，細不盈指，長或尺許，相傳蟮生之地土必膏腴。

蟬逢杖始生，鼓翼作聲，或捕諸山籠之而聽其聲，藥品中亦用之。

螢夜飛，腹下生光如香頭之火，行則遇之，不常見也。

按：昆蟲微物原無關於貨財、器用之列。然血分涼熱、地配寒煖，故古人編月令及於蚯蚓螻蟈，採國風詠及螽斯蠨蛸，《爾雅》有釋蟲之篇，攷工詳股翼之鳴，蟻術精格致之原，螢化具電學之理，語小莫破，不得謂蠕捐之飛動無關於物理而略之也。

清・余慶遠《維西見聞紀》 青稞，質類麰麥，而莖葉類黍，耐雪霜，阿墩子及高寒之地皆種之。經年一熟，七月種，六月穫。夷人炒而舂麵，入酥爲糌粑。

珠蔭，莖葉皆類人蔭，根皮質亦多相似，而圓如珠，故云。奔子欄、栗地坪產之，皆在冬日盛雪之區，味苦而性燥，遠不及人參也。

佛掌蔭，奔子欄產之。莖葉稍類蔭，而根形如佛掌，質性又在

珠葭之下。

雪茶，阿墩子、奔子欄盛雪，夏融如草，葉白色，生地無根，土人採售，謂之雪茶。汁色綠，味苦性寒，能解煩渴。然多飲則腹泄，蓋積雪寒氣所成者。

小桃紅，葉如海棠，幹如枳棘，花如木瓜，赤色黃蕊，果如龍眼而扁，形如金瓜，有楞，香味亦多類木瓜。二月華，十月實，城中及其宗喇普皆有之。

藏桃，奔子欄有五株，葉如楊柳，花絳色，瓣似桃，而長大過之。十二月放花，三月始盡，六月實熟，紅如桃，味澀而不可食。如食胡桃法，食其核肉，味香而甘。相傳康熙間地屬青海，時頭人至其地，懷核歸而種之者，取其核再種之，皆不生。

紅嘴鴉，形如雞，嘴較長，鳴如鳥，毛如髹，人取而飼之，依人不去。飼之，人行則翹翥而隨之，人止則下。

飛鼠，即鼯鼠，《爾雅》謂之鼸鼠。郭璞註云，鼸狀如小狐，似蝙蝠，毛紫赤色是也。康普葉枝、浪滄江山谷之中產之。穴空木，食槎蘗，飛遠不及尋，高不及仞，以弩取之。紺毛白穎，如膏如濡，爲裘有耀。《唐書》云，吐番有天鼠，大如貂，皮可爲裘，正即此種。特天鼠者，蝙蝠之名，考未之詳，誤以鼸鼠爲天鼠耳。

松根豹，大於豹，穴地而食松根，毛深細過於豹，而穎更燦，文如環，黑質而白文，善走而嚙人。

清・李心衡《金川瑣記》卷四　氂牛性極馴，其身龐然，幾倍吳牛，即水牛，毛長尺餘，下垂如纓絡，中土絕無。郭景純謂，氂牛出西域，信然。尾可爲拂，亦可飾兜鍪。昔有人以氂牛尾貽劉先主，嘗手自結眊者即此。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一　藏地犬大者如驢，較常犬大二三倍，毛茸茸長三四寸，兩目盡赤，狀極獰惡。日則貼地酣眠，蹴之不啞。夜則百十爲羣，往來追逐，吠聲如豹。孤客夜行，往往遭噬，明旦視之，幷其骨而亡之矣。故夜行必結伴持梃而後出。

又　口外牛較內地常牛大倍之，毛深尺餘，灰色，角長三四尺，觸人立斃。番民麾之則寢訛自若。予坐一竹兜，用二牛曳牽，可當三四十人之力。偶遇番人他往，牛輒橫行，越澗踰山，無術可制。蓋牛本驍悍，又不牽鼻，此所謂犛音如髦牛之徼也。

又　犏牛最淳，可騎以履冰。旄牛性極野，又有一種無角犛牛，番人呼爲啞，又名毛葫盧，皆性劣然。番地黑帳房遊牧牛羊以千萬計，以乳爲糧，以毛爲氆氌帳、衣服。隨水草而行，既避差徭，且長幼團聚，無耕種之勞，西寧、蒙古亦然，所畏者，夾壩搶劫耳。

余見類五齊一足番僧，騎一毛葫盧，行走如飛，又極穩，蓋千中難得其一云。

清・青玉山房居士《金川舊事》　圓根乃劈藍、大頭菜之屬，比蘿蔔堅實，比薯蕷帶藥氣。歲歉，夷人亦藉濟饑，葉可飼豬。

又　燕麥，楊升庵《丹鉛總錄》謂，滇南雷益一路，土人以燕麥爲糧，金川亦有種者，其實細而長，饘粑、咂酒並用之。

又　天星米，意即吳中番芝麻。番地所種祇有二麥、青稞、黍、稷、蕎、粱、豌豆、胡豆。若稻固難種，即種亦不實。故內地大米來路險遠，斗值千錢，土人有生平未一見者。惟天星米粒如黍，亦可作糧。其葉如老少年，秋來紅黃滿山，植於庭墀，點綴秋景。

清・吳藎梅《理番廳志》卷五《藝文》　過鎮江關山勢忽開豁，爲松潘，即唐松州或曰產松或曰赤松子溝，今有赤松觀。潘州在郭羅克，明失其地，退而併名，一總兵鎮之。俗貴牛羊，牛性不馴，見人輒觸，常以索係之楯，可食不可使，毛尺餘，作纓，名曰旄牛。羊經冬乃肥。春夏疾瘧蠱，無他蔬，惟苦蕒可茹。

清・陳克繩《西域遺聞・物產》　（昂獨）土產稻穀、粟米、藏棗、藏杏，木盌曰拉姑兒木，曰雜不呀木。

又　圓根，如內地蘿蔔而甚短，形若象棋，味甘而不爽。夷人輒以充食，或空中灌油燃燈，曰圓根燈。

又　藏外所產之羊，質柔而毛純白，織爲罽，以帚刷之，令其毛蓬然起，柔滑細緻，呼曰氆氌。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二　藏地亦有蔗糖，價不甚貴。喇嘛熬成丸，較梧桐子畧大，紅白二色，輒以饋歲。

蔗糖，紅者來自布魯克巴。其地甘蔗、橘子、橄欖，亦有販至西藏者。白糖出廓爾喀，潔白如雪。冰糖以線收之，凝結成串如梧子者，名纏頭菓，中裹以草荳蔻，故入口香辛。云自甲喀爾販至，彼地甚賤也。

西藏乃不毛之地，糧食除糌粑，牲畜除牛羊外，一無所有。豕經內地食飼養，僅止三四十觔。雞瘦盈握，鷄卵竟有無黃者。不產菜蔬，止有苦蕒一種，亦不恆見。聞近時官兵出差西藏者，攜菜子給番人種之，僅得數畝。蓋番人初不知擷蔬而藏其子，爲次年播殖之用也。

又　藏香長二、三尺，細如縷，有紅色、黃色，每數十枝或百枝以絨束之。番人爇以禮佛及迎送官長。狀如束芻，鄙聞是香屑亡人顱骨以和之，故其氣與他香不同。又相傳妊婦得之易產。又云能祛邪祟。未知信否。

又　唵叭香，形如木柄，爇之氣亦馥烈。按雁門文震亨《長物志》云，唵叭者，香膩甚，著衣袂可經日不散。然不宜獨用。當用沈水共焚之，以輭淨色明、手指可撚爲丸者爲妙。都中有唵叭餅，別以他香和之，不甚佳。予謂凡香必和他物而始成，不獨唵叭香也。西域有草，名瑪努，根似蒼术，番僧焚以供佛，頗爲珍者，當亦如唵叭香之類也。

唵叭香色黑，其白者名吉吉香。

又　藏香以後藏入貢者爲佳，有紅黃二色。其細者一種，名盛安工卡最勝，香內以麝配，吉吉諸香加藏紅花爲之，故香甜觸鼻。前藏色拉寺香亦佳。其餘餽送者料薄價省，皆不甚道地。其大如筆管者，每枝價值一金，不可多得。

清・陳登龍《裡塘志略》卷下　藏香有紫黃二種，眞者焚之煙凌霄漢，蓋以珍寶屑成之。世之餽遺貨賣者，皆非大招所造也。

清・黃沛翹《西藏圖考》卷六《藏事續考》　西藏進貢之物乃藏香、藏杏、藏棗、珊瑚、蜜蠟、珠子、木碗、金絲緞、卡契綢、卡契布等物。其木碗有二種，一曰札木札牙，木色微黃，堅潤有細文，云能避諸毒，每一個價值十數金以至數十金者；一曰拉庫爾，木色微黃，花紋畧大，云亦能避毒，價亦須數金。

又　西藏以賽蘭香供佛，《佛經》名伊蘭花，花小如金粟，特馥烈。戴髮髻間，香聞十步，經月不散，《後漢書》所謂伊蒲供也。

清・陳克繩《西域遺聞・物產》　藏香以出自後藏班禪寺中者爲上。雜諸香物及紅花爲麵，大者如手指，細者如髮，分紅、黃二色，香氣馥鬱而酸澀，歲貢進爲異香云。今諸蠻亦有賤者，然聞後藏之香有一異樹之皮，故其香煙直上尺許而後散，亦易辨也。紹按：《竺國紀游》卷二，藏香長二三尺，細如絹，有紅色，紫色，每數十枝或百枝以絨束之。番人爇以的佛及迎送官長，狀如束芻，□聞是香，層亡人顱骨以和之，故其氣與他香不同。又相傳妊婦得之易產，又云能祛邪，祟未知信否。

唵叭香，取松脂煎之成黑色，香微烈，不如檀速之清越也。其經喇嘛手唸經呪者，夷人羣寶之。而出於達賴者，卽如空青結碌。紹按：《竺國紀遊》卷二，唵叭香形如木柄，爇之氣亦馥烈。按：雁門文震亨《長物志》云，唵叭香香膩甚，著衣袂可經日不散，然不宜獨用，當用沈水共焚之，以頓淨色明、手指可撚爲丸者爲妙，都中有唵叭餅，則以他香和之，不甚佳。予謂凡香必和他物而始成，不獨唵叭香也。唵叭香色黑，其白者名吉吉香。

清・周讜聯《西藏紀游》西二　〔色拉寺〕色，金也；拉，山也。此山後出金礦，故名。達賴喇嘛派人經管，不準私開。每年只供商上採用。余所見生金有十餘兩，成塊中裹砂石，鍊出色亦較淡，必數鍊方佳。彼中佛像裝金皆用之。寺有五千餘衆，爲四大寺之一。

又　鹽形如卵，產後藏之札野克登察噶山溪沙土中，隨手撈取，不煩並曬，此天產之自然者也。

番地鹽有數種，其一種紅色，如砂石者，山中石巖所產。一種青色者，卽戎鹽，一名青鹽是也。又一種在達木三十九族草地，蒙古人掃取澄曬負販，易換青稞，如花馬池鹽池所產，然皆味苦，淡而不鮮，是以塞外烹調皆不可口也。

清・陳登龍《裡塘志略》卷下　裡塘食鹽，貨自巴塘一帶，其色紅如桃花，卽紅鹽也。按：段公路《北戶錄》云，琴湖池鹽色如桃花，在張掖北。李應祥《雍勝畧》云，紅鹽池在山丹衛北四百里，大抵口外之鹽多紅色也。

清・青玉山房居士《金川舊事》　土鹽產深山，夷人偕衆人岔取。色如灰土，雜砂礫，其鹹可用。味微苦。滷未去也。章谷甚多。

清・李心衡《金川瑣記》卷四　雪蓮生深山積雪中，獨莖無葉，其花淡紅色。土人採取者，結伴裹糧窮搜雪窖，有見潛往採之，苟語言指顧卽

失所在，徧索不可得矣。俗謂此品山神最貴惜云。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一　長壽果，一名甲麻，沙土中所生，大能補氣，不知何物。淺黑色，形如麥蠶，煮而食之，不加五味。番人以之供佛，亦相饋遺，似甚珎惜，予曾一食之，味淡畧苦。

又　藏中亦出鮮菌，白色而大可如盌口，但不甚鮮。馬勃則生定日以外草地，亦菌類，不可食，皆大如斗。云係野騾溺浸之地所生，曬干中如灰粉，以之入藥，可治喉症。

清・青玉山房居士《金川舊事》　夜光木，深山枯朽之木，沍林箐中陰氣，忽遇暑雨，理同螢化，隨山水下入大江。土人撈獲以獻，至夜一如洪爐熾炭，數日乃暗。

又　冬蟲夏草，冬本蟲也，夏則上及土面抽芽一縷如鼠尾，無枝葉。採者伏地尋覓於細草中，因芽及根芽從尾茁，頭嘴倒植土中，短足對生，背有蹙屈紋，稜稜可辨，實是僵蠶。然剖之，已成草根。歲惟四月杪五月初可採，早則蟲未變，遲則成草根，不類蟲矣。味甘平，同鴨煮，去渣，食益人。

清・姚瑩《康輶紀行》卷八　蕃地有草頗肥，馬誤食之輒醉，名醉馬草。馬產蕃地者皆避之不食。內地馬貪其肥，則昏然欲睡，不能動食矣。余初至察木多，圉人不知，誤引馬於山上食之，馬醉乃悟。

清・陳克繩《西域遺聞・物產》　鸚鵡巢於松石之間，食松子，結羣疾飛，不可網羅。夷人於初秋生育時，取雛飼之，漸成羽毛，乃去其舌尖，五更教以人言。巧者聞聲即會咮。生而紅，漸黑，逾年復紅，羽生而翠，不雜他色。喜潔，染油輒自拔其毛盡而止。塞外廣生，不獨隴山也。

塞外有鴉，毛羽黑如漆，而咮與紅如咮。紹按：與字下有脫字。

蠻魚皮厚而堅，以江水衝決也。

紅栽絨產於工布，織羊爲之，似羊皮。紹按：織羊下似脫毛字。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一　藏棗長寸餘，色如榧子，味甘而澀。核有一紋，形如女陰。吳白華師《藏棗》詩：『聚物備五宜，來來著標格。藏產推果珎，楛皮番紙名。裹成腊。小者扶寸餘，黏膩不容擘。大者指數圍，恬淡不容齕。如瓜雖未能，入藥眞足惜。大荒處極西，厥汗受符

冊。覓種盈萬栽，有睆桂林隙。暈紫攢鱗鱗，皺紅披的的。來經烏拉番語牲畜。狀，飽同曩宋番語庶子出家者。喫。其核尤出奇，無復仁可獲。□離兩已背，渾沌一爻畫。齧之若檳榔，生澀介喉嗌。以彼苦寒地，乃集甘溫益。句臚傳唱人，練氣祕服食。繫予孱弱身，內景滯胸膈。筐傾坐難致，竿打路偏隔。想象西南番，萬里獻心赤。一笑檢農書，簾影棗花北。』

藏棗，彼中人云，由雲南西南至者，乾果中此爲第一。亦來自甲噶爾，煮食甚甜。

又　白華師《藏香詩》：熏籠媚閨情，炷鑪誦佛號。香市喧蜀都，卻被海南笑。謂乏龍腦珍，兼遜鷓斑燿。下駟安可充，先韋幸無躁。屍陀林各天，西藏直西徼。唾棄南北宗，帖耳奉黃教。吹螺響嗚嗚，轉幡影浩浩。正法如日懸，一氣大感召。甘松及珠貝，百練入鐺銚。揭爲元霜精，搓作金管貌。星星微火來，煙篆四騰掉。其臭淡無言，其燼光有曜。重帷閉少時，融液透百竅。闢邪具神通，那必數蠶療。方今威德宏，神僧契元照。重舌赴東土，焚頂祕虔告。區區登貢餘，惹衣記廊廟。使臣荷分致，羌情驗讙叫。東香同束芻，價壓萬蹏噭。鄭重燒博山，心清遠聞妙。

清・和寧《西藏賦》　其物產則天藏女池，鹽晶瀉鹵。藏西北阿哩地方，有鹽池，達木蒙古地方亦有鹽池。仙山寶礦，金屑流華。金礦在阿哩地方。色拉山亦有之，今封閉。藏香貴盛安貢恰，盛安貢恰，後藏所屬，地名。此處所制紅黃香最沈速。木椀重札木札鴉。此木紋理堅細。能解毒故重之。銅鐵鉛錫，有自雲南來，有自甲噶爾來者。硫磺硇砂。工布產硫磺，巴勒布產硇砂，以色赤者爲佳。須磁瓶封貯，風吹即飛。松脂檀末，苦庫唵巴。苦庫，黑香也。唵巴，白香也。皆松脂所爲，類薰香。草則吉祥書帶，吉祥草如蓍草，而多細枝，直上如穗，深黃色，名曰藏草。蒙古人以之供佛。紫茜紅花，馬蘭牛舌，羊草蘆葭。木則松柏珍貴，西則濟嚨，東則工布，多松柏樹，他處不隨。楊柳枝丫，楊柳最盛，種類不一。胡桃結核，火榴綻葩。山南帕克哩多有之。花則牡丹傲雪，牡丹惟白色者，甚香，五月開，亦有紫色者。桃杏鋪霞。色拉寺、別蚌寺山溝中，花最盛。剪秋羅幽芳露滴，色淺紫瓣，如鋸齒，香如桂，番人名纏頭花。虞美人妙舞風斜。此花最盛，有黃白紅紫色。罌粟盤盛玉盂之雲子，萬壽菊披金粟之袈裟。黃色自五六月開至十月，京師六月菊也。石竹映文章之草，紫白色，俱有大如錢五出。蜀葵開旌節之花。花大如盤，莖七八尺高。黃色結子可食。又名向日蓮。又有二種，大

小紫色如旌節者，蜀葵也。又有金盞花，黃色，與內地同。果則長生競掬，形如小螺，生地中，絳色，番名角瑪，漢名長生，蒸熟拌糖，食之甚甘，達賴喇嘛以此菓相餉。百合紛拏，似蓮頭而甘，色白與內地無異，番人初不知可食，今方掘售焉。毛桃流液，酸橘軟牙，蘋婆似卵，哀梨比楩。谷則青稞大麥，糌粑俱以青稞麵爲之，故多種。秈稻香杭，稻米產布魯克巴，山南亦可種。麻烏米扁，芝蔴多黑色者，山南種之。扁米出廓爾喀。蠶綠豌頰。蔬則菠薐夏脆，菘葉秋榮，王瓜架綴，萵苣畦盈。葱挺蒜抱，韭帶葵英。芹釵苗穗，茄癭艽瑛。辣冰萊菔，甜玉蔓菁。禽則曲水宿鴻，前藏西南行二日，地名曲水。多暖雁，於冬月在此處避寒。南山翔鶴。前藏東四十里南山凹多白鶴。羊卓鵞堯，過巴則嶺卽羊卓雍錯海子，其中多天鵞野鴨。濟嚨雕鶚。濟嚨山中多鷹鷂。寺住黃鴛，似鴨而大，色黃，能高飛，必雙翔水食樓棲，俗名喇麻鴛鴦。頂巢鳩鵠。烏鬼號空，大嘴老烏最多。鵠王棲閣。鵠不避人以其不打牲也。洋雞咮朱，形如小鳥，深青揚赤，色綠脛，長距，朱喙，生澤中。雪雞羽嚼。雞大如鵞白羽如雪，可食，味似野雞。象鼻鷹裙，象鼻雞，五色羽，形如鬥雞。其鼻連冠長五六寸，如肉鼻，時紫，時赤，時白。魚鷹扁喙，黑羽，紋如魚鱗，尾如裙，俗名阜裙娘。雉頭鴨腳。雉小而嫩，名半翅子。冬月可食鴨，惟山南帕克哩始能乳。蟄燕遁藏，燕灰色，早秋卽蟄於藏江南土厓中。雄雞劣弱。雄雞育卵西南，以陽微陰盛也。鸚鵡蠻聲，山南工布一帶多有之，但能蠻語耳。鷓鴣客惡。自四五月飛鳴至八月止。林杪聽鳩，門前羅雀。獸則獰羊獌犬，蕃馬氂牛。騎驢禪冤，《傳燈錄》：參禪有二病，一是騎驢覓驢，一是騎驢不肯下。注：不解，卽心是佛，眞是騎驢覓驢也。跨騾神留。藏中護法，騾子天王最稱靈驗。狼豹爲贄，鹿豕與遊。獐麂獵獲，猞猁生囚。野饒狐兔，家畜貓猴。獅聞風於西海，象負法於神州。獅子出西海，外夷之見也。象本甲噶爾所產，廓爾喀兩貢於京師。達賴喇嘛、班禪亦各畜其二。魚則慈音噴浪，白小隨流。土魚如鮎魚，白魚似細鱗。蟲則蜻蜓鬧夏，斑毛卜秋。土俗：斑毛蟲來者多歲則大熟。

清・孟保《西藏奏疏》卷一《剿辦森巴生番》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五日奏，爲酌擬善後章程恭折具奏，仰祈聖鑒事。【略】臣等詳查，堆噶爾本地方，爲茹妥等處各營寨適中之地，向有金廠，招集番民數百人，常川在彼挖金，此項人役，並無一定人數，亦無管束之人。臣等擬將此項挖金番民酌定五百名，均山前後藏番民內擇其精壯有技藝者派令前往，充當金夫。此內揀派明白曉事者十人作爲金夫頭目，以期約束。並於前後藏揀派熟悉操演之戴琫一名、如琫二名、甲琫二名、定琫四名，前往該處駐守，按期教以金夫技藝，設有遺用之處，一呼卽至，不致有鞭長莫及之虞。該金夫等既以挖金視爲常業，亦必利其膏腴，不爲他人所奪，卽以邊人而防邊地，更不必另籌經費。

清・升允修，安維峻纂《甘肅新通誌》卷九七《志餘・軼事》 山丹，一種紅鹽，色味俱佳。北部以詣閽門易菽粟，其鹽根色如丹，堅如石，以之作器，擬琥珀。明指揮莊得歲採供御，後以境外奏罷之。在山丹北口外五百里。

又 鞏昌府城西門外飲馬池，大可數畝，深不測。同治間突有蒲生池心，圓徑寸許，高五六尺，葉寬如劍，暢茂櫛比，亭亭植水中，根盤固結，數千萬株，密合成塊，非歲晚冰結無從刈取。蒲秀如蠟燭形，故俗謂之毛蠟。俟堅老，用以療刃傷立愈。光緒乙巳孟夏廿二日，蒲叢忽自分裂，一半由南移走池北，仍挺立不仆。越二日，又微移。七月初三日夜復移合一處，廿一日申時颯颯有聲，仍復移至池沿，有頃又移，距岸較前更近，行人伸手可搴取。一植物耳，由合而分，由分而合，合未久而復分，不知是何祥也？郡人貢生楊凌霄嘗著爲論，以明鑒戒之意。

又 張掖南山下有地產羊，皆四角。以他羊置其地，產羔亦四角。以其羊移他所，所產羔兩角，如常羊，地氣然也。俗傳食四角羊忌八角茴香，又云間有五角、六角者。

平番縣後迤溝，一名冒古堆，土山重疊，高聳數仞。山之中小川橫斜，徑似桃源，居民數處，俗呼爲黃羊川，夙產野黃羊，肉美性熱，冬月食之，善治寒喘病。其身細，其行速，搏之不易，每結隊而來，竊食禾苗。民苦之，攜槍守苗，擊心中其心胸乃踣。苦中他處，仍負痛疾馳，不可得也。然夏月生羔，羔稚喜酣睡，人見之可抱而歸，飼以牛羊乳便活，稍長食草。倘牧放山中，遙望黃羊卽隨之而去，其野性之不易馴如是，以故獲之者輒烹食焉。平遠縣韋州一帶亦多有之。平番縣東西石山又有一種石羊，角長色青，夜伏半山石罅，晝食草，不害禾稼，行石山疾如猿，若行土山反不如黃羊之敏捷。獵者利其皮與

血，輒以槍擊之。羣羊見其斃也，環而守之，不忍去，若有患難與共之義。乘間連擊，可得數羊。熟其皮以制衣，雖濕水仍柔輭。曬其血以醫疾，卽沉疴亦痊癒。至辨其眞僞之法，以干血少許置水盌中便化紅綫一根，與藏紅花同，蓋均爲破血、和血良品，故試驗亦相類耳。其僞者入水卽散爲紅暈，無此綫焉。

又　青海周回千餘里，海內有小山。每冬冰合後，以良牝馬置此山，至來春收之，馬皆有孕，所生得駒，號爲龍種，必多駿馬。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世傳青海驄者是也。

狄道州有胭脂川，相傳呂布赤兔馬產於此。

甘州產醉馬草，馬食者輒如醉不能移足。以其根及根旁土煎湯灌之乃醒。又多馬雞、松雞、他喇卜花及鹿、兔、黃羊、青羊之屬。

扁豆口南五十里有野馬川，出野馬，古所稱騊駼者也，俗呼野騾子。唐貢其革，曰野馬之皮。

漁獵採集

清・張庭武修，楊景昇纂《丹噶爾廳志》卷四　凡物有普通之產、特別之產，夫人而知之便不細爲區而詳爲釋，又安知其果普通耶，果特別耶？故小草微物，記之必詳。然名物各異，隨地不同，是以揚子有方言之，各別本草，多俗名之互稱。丹邑地雖寒瘠，詳稽草木種類當亦不下十百千數，而田夫野老之所呼其名，率不雅馴，況可名者不啻十百千分之一。故卽田野舊稱，逐物叙其情形。狀其所用，幸博雅君子糾鄙俗而歸於典雅，則將來植物學中化分、化合、俾輕、養、炭、淡、鐵、灰各質，皆條分而縷晰也，是所望於吾鄉後起者。

又野畜類毛屬　鹿，分牡牝兩種。牝者無甚用處，牡者戴角，暑月獵者得之，其值甚昂，佳者每兩售銀至三四兩。

獐如鹿而小，臍有一囊，香烈異常。獵人獲之而取其囊，每元卽一囊售銀十餘兩，其價幾與黃金埒矣。

豹，長尾虎文，毛色分金錢、艾葉兩種，境內山中亦間有之，產於口外者多。蒙、番酋目取其皮以緣裘爲飾。

狼性毒，噬人弱稺，當之輒不免。獵其皮可以爲褥，亦有用以爲裘者。

狐如犬大，黃色，境內獵者亦或得之，不常有也，蒙、番地方稍多。

兔分兩種，白者爲家畜，產於山野者帶黎黃色，境內亦多。黃鼠如狐而小，芻堯者每獲而食之，五六月時極肥。

野羊形如山羊，亦名黃羊，而毛尤粗。取其皮以爲褥，最御濕氣云。

野貓似貓而大，或取其皮以混於猞猁。

野豬似豬而小，土黃色，其牙最利，能透鐵鍪云。

又木之類　柳有數種。一青柳，從大樹上砍枝栽之，生長頗易，二十年後卽中屋材。緣水傍田縱橫皆是，本境木工須材此種最多。

一白柳，不種自生，然必因山水冲積發出條干，有成林者。其材與青柳等，至生於山陰森林，與松樺相間者，土人呼爲白楊，另爲一種其質稍脆。

一紅柳，沿湟水一帶夾岸叢生，然惟偏近水磨之區，因地圍護，始能培養成林，餘俱砍伐無存。木質盤曲，不中繩墨，惟桑條初生時可編籠笊之屬，土人呼曰河柳。

一黃柳，生於山野，小者採以作薪，稍大者棚覆房屋最便。其長不逾丈，粗不盈握，故無他用。

一黑柳，山野生者最多，本境薪爨之所資也。其大者剖爲兩半以作箍。然近年四山漸濯，樵採日艱，薪價日騰，火食頗不便焉。

一尖葉柳，以制具則最佳。然以其培植之艱，祇有數株而已。

松，柢針葉一種。古昔偏山皆是，近因採伐太過，不甚繁殖，惟南鄉間存數林，餘則城鄉廟宇中僅有數株。蓋必連根移植，僅而生長，非栽枝布種之所能生也。故雖土性所宜，而培養則艱也。

柏，古時亦多，今祇一、二株，惟西鄉塞外柏林嘴地方有小柏數十。以培植無人、生長難，遂間有扁柏數小株，皆植於盆而運來者。

榆，亦柢數株，其皮可以制香。以產榆不多，故亦無制香者。

樺，分紅、白二種，自進西石硤口，全境山陰隨在皆能生植。有人保存處卽森林，本境樹株中之最繁茂者也。木質灣曲，不中屋材，最大者可

爲車頭，其次農器、木枕、駝載山鞍之屬。

荆棘，有黃、白、紅、黑若干種。其黃、白二種列於藥品，餘俱供炊爨之用，紅者開花最繁，或移植家園，謂之紅梅云。

邊麻有黃、白、黑三種，外層如棕皮，重復包裹。番僧寺院截齊其枝作無數小束，砌以爲牆，用黑色者，其根之大者爲木椀，番人珍之，或飾以銀，餘俱薪。

竹，栖數叢，細不盈指，高不過仞，家園、花池中移植，以供清玩，無斫伐以作器具者。

又草之類 燕麥草雜生禾苗中，其長大、生穗與人種之燕麥同，揀而拔之，籍以飼餵牛馬，或有負而售於市者，農家稱曰黑燕麥。

蘆亦多雜生田中，不如黑燕麥之多。其根深難鋤，畧似竹形，拔之亦可飼畜。

蓆草生於山野，農家拔之其用最廣，性柔勁不易折，以編蒲籃、背兜、土籠，亦可爲帚。

馬蘭，偏山野皆生之。其花開時，形、色、味酷似蘭。夏日行坐其間，芬芳撲鼻，野芳發而幽香，馬蘭之謂矣。秋時農家刈之以爲薪，亦可制最粗之草紙。

羊尾草初生時可食，長大則爲蒿矣。

萱麻初生時可食，長大葉芒有細刺，拂人肌膚，痛不可忍。割之亦可飼豕，秋時刈以爲薪，其根列於藥品，謂之貯麻根。

蒿氣味最惡，行其處者掩鼻而過，沾衣則穢氣經久不散。秋時刈以爲薪，土人謂之臭蒿蒿云。

樟柳，濕穢處生之，開花有紅、白兩色，枝干柔勁不易折，農家用以障水，以石壓之最耐久。藥品中謂之商陸。

山草即芍也，通作苕。其莖細而長，採之而制以爲帚，其用最便，每年用者至數千把。

標竿，形同蓆箕而脆弱易折，無用處，刈以爲薪。

紅穗草似標竿而畧小，其穗赤色故名。

茶火竿一名狼尾，即藥中之羌活也。其干可以制燭，故名蠟竿。

馬茵初生可食，細葉白花，藥中之名曰防風。

苦菜生於田中者多，初生可食，長大則芟之，惟恐妨禾。

老鴉杆生於臨水處，獨竿高尺許時分四、五叉，開白花，藥品中之秦艽即此。

茅香野草帶香味，蒙、番敬山神，每雜柏枝煨之。

草香生於山野，每年端午節採諸山以售於市，盛繡囊以爲佩，其香經久不散。據《廣志》，甘松香草細葉蔓生，其所云與本境之草香近是。

清・青玉山房居士《金川舊事》 草豹，夷人獵猛獸，於其必由之山徑，屈高樹之條繫索下，就設機於地，獸足踐之，機發足懸，雖猛獸無所用其力，名放索子。惟草豹靈狡，能嚙斷繩索逸去，只用鎗箭制之。

又 山羊，自深山羣出，先一羊大如馬，餘羊數百隨之，行次整齊，走甚疾，距人既遠。前羊少憩，餘羊皆止。獵者云，必計得其魁可掩羣而獲，不然越山超澗所得不多。獵戶嘗獻一山羊，頸有駿鬣，周身羯色，脊有黑毛一線直至尾劇。似驢，性很難馴，作大木籠鎖貯後，悞餵桃葉死。

又 熊，有人熊、馬熊、狗熊、豬熊四種。屯署蓄一狗熊，喜啗米飯，餅餌，生才四五月，食已兼數人，高已三尺，偏體黑毛，惟心胷間有白毛如偃月。能作人立，吼怒時，一二人盡力不能制，後漸高於人，常竊雞以食。性極淫，俯吮其勢，咽精嗚嗚，殆即豪豬自爲牝牡之意。鎖項銀鐺甚鉅，時被掣斷，幸馴熟不傷人。惟入庖廚攫食，庋閣常被傾折。後需熊膽，斃之。云熊油能透物，試擦手心中，果透手背。其掌未得烹飪法，膻臊膩人，不堪下箸。

清・余慶遠《維西見聞紀》 藥矢，弩所用也。矢及鏃皆削竹而成，紮篾爲翎，鏃沾水裹藥，藥採烏頭曝而研末者。獵中禽獸，入皮膚，飛者昏而墜，走者麻木而僵。

又 熊夾，熊力大，而勇於自見，有木樁，輒拔之，必出乃喜。栗粟因多伐巨木，劈其半，撞木樁插於開處。羣熊遊而見，爭騎巨木力拔，樁脫，牡則夾腎囊，牝亦夾臀肉，鮮克免者。

又 猿柵，於麓掘龕，深五六寸，寬尺許，置果，外插木楞爲柵，空容猿手。猿至，窺果，遂手探龕握果，而拳不能出，輒狂嘯。人聞聲從之，猿益驚惶，不忍舍果，而爲人所獲。

又　地弩，穴地置數弩，張弦控矢，縛羊弩下，線係弩機，絆於羊身。虎豹至，下爪攫羊，線動，機發矢，悉中虎豹胸。行不數武，皆斃。

清・李心衡《金川瑣記》卷五　放索子　夷人極耐苦。耕鑿之暇，輒從事射獵，手格猛獸，雖重傷弗恤也。亦有機智，常於幽僻叢薄野獸出入必由之徑設機械，潛伺必弋獲，俗稱放索子。其法取極堅樹條彎曲如弓，置繩其間，薶淺土中，獸踐其上，機發足懸空際，雖猛獸無所用其力，且可生擒。較之掉獸陷阱似更便捷。惟遇草豹性靈狡，輒宛轉齧斷繩索逸去。夷人亦無如之，向用鎗箭制之而已。

牧業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二　藏地馬匹購自霍耳及青海等處，價甚昂。

馬以察木多邊界波迷所出者，骨格權奇，登山如履平地，佳者不可多得。夾霸所乘之馬，瘦而多力，上山如飛，云以牛羊肉干餵養者。

藏馬皆不可至內地，過夏則遍體生黃水瘡，無藥可治，耐寒不耐暑也。

清・陳登龍《裡塘志略》卷下　四家瓦述所駐地方附麗裡塘邊界，無碉樓廬舍，均棲止黑帳房。所居隨水草遷移，視人民牛馬之多寡爲強弱，彼此畛域，亦多爭鬥，但已久沾王化，咸知畏法，不敢肆無忌憚矣。

清・張其勤《鑪藏道里最新考》　十六日。二十五里至火燒坡，尖。自波浪工下山至此百數十里。

除塘鋪外，無一民居。行人尖宿多用帳棚。此二十五里緣山澗行，縱橫亂石，倍覺荒涼。二十五里至裏塘宿。下山後，路頗寬平，惟天氣寒冷，四時多雪，民皆以畜牧爲業。若問貧富，則數畜以對，不知種植之利也。

清・許光世、蔡晉成《西藏新志》卷中　藏民之職業因種族而各異，然大半爲遊牧之生活，逐水草而轉徙於四方，雖婦孺小子，皆從事畜牧，貧富視畜之多寡爲斷，衣服食用皆取給焉。

據歐人之說，則亞細亞中央部農業發達最古。然現今藏民之從事農業者無多，以東部比較西部，西部尤甚焉。

清・松筠《鎮撫事宜・秋閱吟》　桑薩湯谷至此百三十里屬薩喀。問俗經遊牧，蠻生賴草肥。此地不產稞麥，注見紀行詩。前苛除未盡，今議養無依。乙卯年曾除此苛斂，尚有噶齋即牛羊稅，辦理未妥，今詢悉民隱，飭交噶布倫定議，其牲畜蕃滋之家，照向例交納，至其牛羊無多者，僅令交納酥油，蠲除稅賦，以舒民力。舒力能餘力，能舒民力，乃得其力。防微謹細微。薩喀南界落敏湯，外通廓爾喀，其西北界連阿哩境，有鹽池，是爲邊外一帶希異者，此雖細微，不可不慎，其運鹽易米，注見紀行詩。安民斯保障，蠲賦僅幾希。保障邊地，全資百姓，蠲賤無幾，獲利無窮。

手工業

清・陳其典《永北府志》卷六《風俗》　永郡地瘠民貧，耕種之外別少生計，且又未習紡織，尺帛寸布均需市買，女工竟無耑事。乾隆五年，迤西道朱鳳英出示詳勸之，其畧曰：子耕婦織，內外之經，所以開衣食之原，辨陰陽之義也。顧蠶桑治用，分親祭求課，功其事繁重。後世易以木棉，人謂起自漢武，不知三代以前已自有之。《禹貢》厥篚織貝說者謂，貝乃吉貝，即木棉也。余嘗至吳、越、楚、豫間，機杼之聲軋與隴畔歌吟，互相酬答，雖幽閨稚女，亦學阿母捻線、接絮、分絲、理經，因嘆豳風繪圖，授衣授食，王道之隆，固如是也。今永北地界西蜀，巴錦裁鴛，川綾繪藻，窮工極巧，固所難爲，即練剪澄江機絲，夜月亦殊寂寂。而購買他郡布疋價值高昂，幾與紬綾相等，伊彼婦女豈眞巧拙之懸殊哉？無亦好逸惡勞，狃常習故，不事紡織之所致耳？或謂永地微寒，不宜種棉，余謂不然，夫三江兩湖以及中州之地，風氣較冷，而種棉特盛。且永北近江一帶，土脈暖旺，種此尤易發生。似宜先令試種，再行廣播。至於織紝

之具，該地卽有吳、越、楚、豫之人能作此器，若付與式樣使之製造，相爲傳習，不勞而能。夫種棉之利，較之種植他項，利更加倍，而其地擇干阜又不侵礙水田。若果內外有經，分事有治，則風俗醇美，人心正順，非徒衣食饒樂已也。該府悉心董勸及此，五月內外倘可種植棉花，亟令廣購棉子，先於金沙江畔，給民種植收成以後，仍納棉子作課，再行散給民間。有自行購棉種植者，如其廣播，亦照上農之例恩與嘉獎。至於紡紕之器，查借現在器具，先令工匠製造，備民購用，彼此傳習，自應熟諳。本道按臨永郡，博覽周諮，地處西隅，土稱沃壤。如黑霧海可蔬引灌溉，九龍潭可開濬長溝，羊保草海可消攤水田，其餘高阜可種雜糧，不一而足。若更益以金江種棉織布之事，則地無遺利，人無遺工，樹畜農桑，洋洋樂土，不數年間漸致殷富。昔《漢詔》稱，金玉刻鏤有傷農事，錦繡綦組有害女紅。夫傷農害工猶且不可，況墮農廢工者哉。《詩》云：『婦無工事，休其蠶織』，此可鑒矣。乾隆二十八年，知府陳奇典蒞任，查榆城，現有居積棉花者。永北相距五站，易於購買，隨又廣爲勸諭，畧曰：『男耕女織，自古常經。今永郡以不產棉花，盡棄紡織，尺布寸帛皆買外來，以致婦人女子竟無耑事。屢經前任勸諭，愚民難與圖始，弗究其工。查夷人尙多績麻織布，豈有漢人反不如之？且大理原有棉行，就彼販買，先學紡線，次織粗布，漸臻精細，殊非難事。合再曉諭府屬兵民人等，其各遠謀深慮，飭令婦女務學紡線織布，受益良多。其有首先織成布疋呈驗者，本府定行倍加獎賞。蓋買布必須覓錢，若棉花則不拘多寡，紡線之工又日積月累，漸次而成。出於不覺，其爲居家之利，旣大且溥。柰何畏難圖逸，棄置弗學，示後各宜猛省，勉相學習，惟願機杼其絃誦齊聲，雞鳴與燈下交響，本府實有厚望焉。

清・韓志超《西寧新志》卷九《風土》 諸工藝人皆土著，尙堅樸，不務奇巧。道光中西石始盛行，用以飾烟筒及耳璫指彄之屬。鼻煙壺近亦有之，工匠常數百人，多自京師來。有能就石紋碾爲人物、花卉、鳥獸形者。然佳材不易得，價亦大昂云。

清・張庭武修，楊景昇纂《丹噶爾廳志》卷五 工，本境工藝以木、銀、皮、鐵四項爲大宗。四者之藝皆有資於蒙番，而掛面亦經人力製造而成，尤爲出貨之大宗。其餘染工、畫工、石工、圬工、窯工、氈工、縫工、口袋工、油漆工，多則七八家，少或一二家，上者借之以致富，下焉者或不足以贍其身家。總之，爲工而有資本者，其獲利嘗厚，徒恃手藝以爲生者鮮不爲飢寒所迫。蓋工藝原不精良，蒙番需用器物不求工緻，故所成各貨粗窳拙笨，愈下而愈趨於濫惡，至新出花樣以投時好者則絕無其事也。今計各項大小工藝約四五百人，有資本者養十人而有餘，無資本者養三人而不足，故資工業以食者約二千餘人。

清・鐵船居士《藏紀概》 刀，藏鐵煉造尤柔利，鎗、弓、矢、鳥鎗，匠人先抽成鐵絲條，再盤煉成用。盔、甲，隨人富貴量資成造，有鎖子、柳葉二式。又用柳葉鐵造鋪釘於棕絲織成。甲片再加工貲釘上，柳葉片用戴俱稱適宜，棕片上櫬皮方，再釘鐵片，如柳葉鎖子等式極精堅，可用鞍勒，其式與蒙古相似。制尤工巧，飾以金銀珠寶。旗旛項用鐵鑿花片，安於竿上，以布作旗，上寫經文。樂器有大角喇叭、嗩吶、擊、鐃鈸、鉦、鐘、琵琶、呼撥、鈴、鐸、磬、管，桶有人骨者。

清・李心衡《金川瑣記》卷三 夷人亦解造紙。剝取楮樹皮，入鍋煮爛，復用杵椎搗澄諸淸水中。竹簾木械並如漢式，隨造隨曬，頃刻可成。雖極堅韌，然質厚理麤不堪供書寫。其有細薄者，頗似高麗紙。楮樹自一二尺至四五尺不一，偏地皆有，二三月間開小黃花，攢簇如桂。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一 番人之最下賤者，莫過鐵匠，其女亦只能與鐵匠爲婚，以其打造刀矛志在傷人也。藏鐵打造小降魔杵最精，有結於椰珠手串者。然私造此物，其罰最重，甚至於斬。其金銀銅則在所不禁，然亦有私造者。但不及古時者尤精耳。

又 卡契布潔白細輭，幅寬四五尺，以制袒服最爲通體。卡契緞似緞，較薄，五色俱備。有用金絲徧織折枝花朵者。每疋僅長二三丈，價值數十金。有織爲直紋五色相間者，是物只可爲寢衣、幃幔之用。卡契綢似綢，甚薄，其形亦如之。卡契，回回部落之名。

卡契布細而鬆，其長有四十丈一疋者。惟白色一種畫佛像，皆搥熟用之。每年掛大佛，其質亦此也。

又 藏紙似繭紙，而堅韌過之。有寬廣至三四丈者。予曾購一幅，約長丈二三尺，寬七八尺。文理堅緻如高麗紙，攜至成都，爲奴子斯爲火

焯，可惜也。

藏紙即藏經紙也，彼地有草一種，葉如槐，花如紅花，以其根浸擣，如造皮紙法，常用者不禁。其潔白而厚，寬長三四丈者。惟前後藏達賴、班禪用以寫經，有私造私售，亦犯重辟云。

又　藏地不產綢布，得之頗知珍重。其所產氆氇、細毡之類，皆用牛羊毛織成。按，楊升庵云：『袈裟名水田衣，又名稻畦帔』，王維詩：『乞飯從香積，裁衣學水田』。王少伯詩：『手巾花氈淨，香帔稻畦成』。袈裟《內典》作袈㲪，蓋西域以毛爲之。又名逍遙服，又名無塵衣云云。予見氆氇五色畢備，亦有織作花紋，望之畧如水田之分稜，無男女皆衣之。因思袈㲪二字，元係番語字，俱從毛。自佛教入中國後，華僧服其服而不必皆毛褐，乃改㲪爲袈裟，且專以屬之開士耳。

清・松筠《衛藏通志》卷八《兵制》　十二月又會奏章程內開，一、西藏官兵所需火藥，應就本地配造，以節糜費也。查，駐藏官兵每年操演共需火藥二千餘觔，向由內地各營配造，運送來藏。雖工料自有定價，而打箭爐運至前藏，需用腳價較多，經過番地，亦不免有偷竊之弊。臣福康安到藏時，查得工布地方產磺，布達拉現存火藥即係該處配造，隨即差弁前往製造。曾經奏明，將來火藥如藏地可以就近制辦，即不必由川省遠解來藏，致費腳價。茲查工布製造火藥，每百觔共價銀二十三兩有零。所用工料雖較內地昂貴，而所用腳價較之內地運來，節省至三十餘倍之多。兩相比較，仍係在藏配製大有節省。所有軍需案內運來火藥已到西藏者，除軍營用去外，尚有餘存。現在飭查觔數，令各糧員分運前、後藏，擇高燥地方收貯，盡足供數年操演之用，尚可毋庸配製。俟將現存火藥將次用竣，只敷兩年備用之時，再行在藏配造。若由駐藏遊擊派人前往工布，恐所遣之人未妥，或致擾累番民，並慮有私造透漏之弊。應核定每年操演火藥數目，由駐藏大臣衙門發給印票，交噶布倫差派誠實番目，前赴工布地方製造，解送來藏。至藏地產鉛甚少，現有軍營存賸鉛丸堪以應用，俟將次用完時，再由川省運解。操演火繩，亦照向例，由川省運解。又內地解來弓箭，除軍營應用外，亦有存餘，應並留存前後藏，撥給官兵作爲操防之用。又後藏向無礮位，現於臣福康安進兵時所鑄銅礮十三尊內，撥給二尊，令於操演時試演準頭，其餘俱交布達拉存貯等因具奏。奉硃批：諸凡皆妥，欽此。

又卷一〇《錢法》　又會奏，前藏鼓鑄銀錢最關緊要，應請於前藏內再添糧務一員，於同知、知州、知縣內派來，專管監造銀錢事務，由四川總督揀明白勤慎之人赴藏佐理。以到藏之日起，一年一換，以便按年稽查銀錢成色，如果勤慎出力，由駐藏大臣保奏。倘敢徇私舞弊，即行嚴參辦理。又專派鑄錢仔琫二名，濟仲喇嘛二名，以專責成。又查商上新鑄銀錢，不準絲毫攙雜，成色較高通行，使用商民稱便。惟查番寨租賦有以銀錢折交物件者，若商上收納不公，勢必苦累番民。嗣後商上收納銀錢數目及採買各物，亦照所定兌換之數，按新鑄舊鑄分別折收，不得稍有浮多，以致人心不服等因，經軍械大臣議準在案。

又卷一二《條例》　錢法　一、鑄造銀錢，正面用漢字，鑄乾隆寶藏四字。背面用唐古忒字，鑄乾隆寶藏四字。

一、銀錢以重一錢、重五分兩項搭配鑄造。每紋銀一兩，準兌換一錢重新錢九圓，五分重新錢十八圓。其舊錢係一錢五分重者，亦一例兌換九圓作爲定價。

一、鑄錢銀兩，由商上支發。該局鑄出錢文，易換銀兩，即將所換之銀，改鑄銀錢，每錢九圓易銀一兩，所餘一錢作爲炭火，傾銷之費。

一、番寨租賦，有以銀錢折交物件者，商上收納時，即照所定兌換之數，按新鑄舊鑄分別折收，不得稍有浮多。至採買各物，亦須公平交易，不得苦累商民。

一、鑄錢局內，專派仔琫二名、濟仲喇嘛二名，以專責成。

一、監鑄局員，如果勤慎出力，由駐藏大臣保奏。倘敢徇私舞弊，即行嚴參辦理。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八　〔光緒三十一年二月〕初十日早至鶴孫屋內，找來番銀匠，令其將酥油瑪彌叶送來一看，打的亦甚精工，合七文半錢，作銀一兩，手工合三錢三分，如手工麤，尚可至一錢餘，比內地不爲貴，且銀色強。

又卷九　〔四月二十八日〕至後院將馬扎拿去柳陰閑座，南看黃鴨浴水，北看丫頭打地，中有兵丁種草花，非此地無此景也。一笑。鶴孫來商公事。晚飯後復到後院一看，畫匠油門扇上色，此地以畫匠爲貴，鐵匠爲賤，蓋畫

匠能畫佛像故也。同小瑾看頭門門神畫得像漢人所畫，頗似內地。

清・許光世、蔡晉成《西藏新志》卷中　此外從事工業者，有陶器師、鑄造肖像師、木工、石工等。三百餘年前，有技師某以鐵鎖架設八座吊橋，法極奇巧，今猶存其一二，藏人奉之爲神云。殿堂屋蓋，所用之黃金板甚多，其制亦精巧。拉薩府有梵鐘鑄造所，及賣佛像之大店鋪。

陶器以洛隆宗所制爲最。毛織物有氆氌、繭絲、裁絨、細毯、毡子、花細花布等，其中以羊毛制成之種類尤多。又有以諸種香木制成之線香，名曰藏香，多輸入中國本部。

清・李心衡《金川瑣記》卷六　藏佛有銅泥二種：銅者用模範鑄坯，或鍊熟銅一塊鏨錫銼成。工匠遲鈍，窮年累月不能竟其功，形制亦不甚相稱。率多小首大身，中藏蠅頭細字佛經，土人珍之，非重價不可得。若莊嚴銅像，皆內地漢人鑄造，贋充藏佛，不足貴也。惟紅泥印成之佛像，夷人重之如拱璧，用革囊盛貯佩身畔，不暫離開之。徐守之世經云，西藏喇嘛屑佛骨爲之，近日稍異。佛化後，屍坐龕中，血肉潰爛，灑取血汁雜泥土砂硃印成，在西藏中已不可多得。佩諸身畔，箭鏃不能及。欲試之者懸佛像於羊頸射之，眞贋立驗。守之曾管西藏糧務，故知之最悉。

清・吳羹梅《理番廳志》卷四《邊防・夷俗》　雜梭諸番男婦，於三冬進口，赴蜀西各郡縣傭工，謂之下壩做活路，不獨威茂熟番然也。凡掘堰、淘井、造屋、築牆諸色皆善力作，即寓僱者之家，馴伏不啻臧獲。又熟悉其小戶之瘠饒，以資放債。春盡則販買練布、鍋刀、牲畜以歸所。親死必攜其骸不棄。內地債未收者，不即索，憑主家以利作本，更書券，年久利厚，則嗾羣類迫取，或噪於官，如約乃去，實狡黠非常。

每歲差酋長賫金帛赴西藏，送於喇嘛寺，謂之熬茶。

清・汪元綱《岷州志》卷之一　岷州貨殖之利惟林木爲最廣，如番人板藏蘿蔔等族，厥木甚茂，而漢地亦多有之。遠近商賈有入山購買，自洮、岷、臨洮直達寶鷄、咸陽者；有自岷短販至新寺鎮者；有自新寺收買轉販至臨洮、寶鷄、咸陽者。惟岷至新寺運以車，餘則作筏由水，其利或數倍或五六倍不等。次則以椽木、枋板、槌板爲利，岷人於種植之外，即齎糧入山伐取磁松或白松或扁葉松，各量其材而爲之。細者爲椽，稍濶者爲枋，皆長數尺，擇材大而理順者爲槌板，截成條段三尺許，次薰以火，次斯以刀，用刀之法隨手斯之，疾如風雨。一木或成千餘片，皆勻薄如紙，無有異者。臨、鞏二郡時需此以蓋屋，每千片可得五百文，較諸椽與枋爲利加廣。又其次則以燒炭爲利，就山中作土窰，置零木於其內，用煖火熏成。樺木者爲樺炭，松木者爲松炭，貯以竹筐，運至臨、鞏等處，每百觔可得百文或七八十文不等。下至貧民採薪，不費一文，自堪舉火，木之爲利如此。至若臨、鞏需油，多從岷人貿易。而馬塢鎮羌活、當歸等物，近發東陝，遠且及於各省，此又生殖於林木之外者也。其不事跋涉，利可坐致者，則惟油房、水磨。油房須四五間，內設鍋竈及木槽等器。水磨則跨水渠蓋房一間，於閣板之中置磨盤二，下置磨輪一，貫之以軸，與下盤相連輪，當渠水之冲水勢激輪，輪與下盤旋轉如飛，晝夜不息，居民以菜子作油，則就油房，房主所獲每石一升有奇，爲蒸搾之費。碾糧食者就水磨，磨主所獲每斗一升，日碾一石可得一斗，碾菜子者亦如之。若小東路屯民，多從擂鼓等山伐取栢木，就水磨碾爲末，制餅如鏡大，每數餅爲一串，爲臨、蘭造香者所必需，每串可得二百文，頗資日用，其地曰黃香溝，蓋由於此。大抵水磨之利亞於林木，而行者、居者各有裨焉。至於境內集場不一，而南郊者爲最。舊有番廠。向以朔望爲期，協鎮呂公天王令以逢一爲期，至期民皆集貨於此，名曰『跟營』，然不過以有易無，各濟其所用，非貨財生殖之可比也。

清・張庭武修，楊景昇纂《丹噶爾廳志》卷四　石灰，以灰石燒之，碾爲極細，用以飾牆及安砌磚瓦。其石出於藥水河，而白水河之石皆灰石也。故昔年曾燒灰於白水河莊，石大如拳，青色而有白線紋，或土壤色者，皆是。據業石灰者云，兩石相摩，聞有灰臭者即是。

磚瓦，先以細泥及膠泥作成坯式，納入土窰，封口，上注以水，下以火燒之而成。並作廟宇所用之脊獸、花卉等，皆和磚瓦燒成之。

又　首飾以銀爲之，什八九皆制蒙、番婦女辮套銀飾。蓋番婦每飾一具，需銀十餘兩至二、三十兩，雜以珊瑚、寶石，一婦之飾恆至百餘金。近年皮毛各貨價極騰躍，番、蒙皆蓄積豐饒，故丹地銀工獲貨厚而爐錘亦日增。至漢人婦女所需釵釧簪環之屬，婚嫁粧奩所必需者，數亦頗巨，以本邑銀工日不暇給，且工藝粗陋也。故自郡城製造消售者亦極多。

農器：曰耙，冶生鐵鑄成，即安於耒頭以啟土者，俗呼謂鏵。曰鐮

刀，入山樵芻者。曰柴鐮，收刈秋稼者。曰田鐮，均作半月形，以木爲柄。曰枟，作四方形，長木爲肭，爲搬運糞土所必需，日用不釋之器也。曰钁頭，開掘堅硬、冰凍之土則用之。餘如鍬、鋤、鏟、杷之類所制尚多。然本境鐵工所作價昂，而器窳且不敷邑人之用，故自蘭州、西寧運來者極多，本境工匠每修補其破壞而已。

兵器：曰馬刀，連柄長三尺許，制成售於蒙、番。然漢人之出口貿易者，亦必佩刀以自衛。近年行內地者亦多佩刀矣。

矛頭，長至尺許，蒙、番用者極多，其柄以木長丈許，利刺遠，不合內地之用。

鳥鎗，鎗身鐵面有花紋者最佳，名曰花鎗，有值十餘金者。鎗頭以木作乂，伏地架鎗而擊之，命中最易。同治、光緒兩次回亂，團勇多以此致勝。

按：今之火器，如亨杨、毛瑟、尖彈，紫銅之屬，六眼七向之速，進而至於一分鐘發六十響者，便矣，捷矣。然利器必本境所能制，始足以取宮中而御外侮。蓋鳥鎗所需之鉛丸、火藥皆產於附近，均能自製，非若洋槍之彈盡即成廢器。況本境之精於火器者，馬上三鎗，頃刻而出，防碉登陴，彈無虛發者不乏其人。然則目前修武備而充軍食，先宜擴充土鎗以備不虞，至練習新式器械，則必俟諸能自製造之後也。

小刀，自三寸、五寸、七寸以至滿尺等名目，皆蒙、番所用，隨身佩之以宰割牛羊及尋常需用。

鍋乂，以鐵作圈三道，及鐵條三、四爲柱，幷合而成，專供蒙、番炊爨之用。嘗以干牛糞爲薪，火熾而茶熟矣。遊牧者亦頗便利。

馬鐙，以熟鐵爲之，售於蒙、番者極多。

六面六角水磨，所用六面作立方形，置於木底以受六角，六角安於輪下以承六面，上者皆以生鐵鑄成之，大半本境所制。

鐘、磬，火盆皆鎔生鐵鑄成者。以鐵自漢中等處運來，且工匠原乏熟手，故每成一器，其值最昂。至若工匠所需器具刀、錐、斧、鑿，本境鐵工僅能爲之，他如鋸條、鉋刀、皮刮、鐵杓之類，皆非本境工匠所能爲。則其工之粗窳拙陋，可想而知，故勸工改良本境之急務也。

錫工實卽鉛也，土人呼曰錫，故仍其名作成供神器具、傘蓋之頂、盛酒之壺，亦頗明潔可觀，然甚少也。亦有以光鐵爲者，價頗貴。

清・馬揭、盛繩祖《衛藏圖識》卷上《市肆》　西藏木、石工匠俱極精巧，凡金、銀、銅、錫累絲穿珠，作器皿及婦女首飾，皆與中國同，而雕鏤玲瓏人物花卉，無不象形維肖。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二　氆氌以山南所織爲最細，西藏本地皆粗料也。滇客攜銀茶至山南收買，由滇再發江南，京師爲最高。又有大綿一種，似氆氌而不起珠，細毯則似羽毛，皆羊毛所織。佳者價亦不輕云。

清・青玉山房居士《金川舊事》　造紙。楮樹皮煮爛，椎熟，澄清水中。竹簾木架如漢制，隨造隨曬，頃刻可成。質厚理麤者不堪書寫，細薄者佳。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五　（光緒三十年二月初九日）看硝皮子，其所用之刀刃朝下，甚大，上安木月牙，架於胸前，其笨萬狀。詢之蔣瑞田，據云非此不可，不然無此手勁也。晚飯後至鶴孫處一談，惠臣、湘梅在座。紙扎差敬辭，明日行。

清・許光世、蔡晉成《西藏新志》卷中　自泥泊爾、不丹等移住拉薩之民，專業金、銀、銅、錫、玉石及婦女首飾等細工，製作極精巧，至於人物花卉，雕鏤逼眞。惟其習尚稍異，然普通禮節無異藏人。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二　工匠治物，不用模範，窮極精巧。金銀累絲、鑲嵌及雕鏤，人物花卉，無不象形維肖。殆亦中國之遺法歟？嗶吱子尤工其業。

清・陳克繩《西域遺聞・佛氏》　範銅爲像，小自三寸至於尺許。釋迦以下諸佛菩薩各肖其形，名曰藏佛。相傳起於唐公主，今則羣相仿造。然古佛形制特異，以不整齊見奇。新佛精麗莊嚴，易炫人目，而無樸古之氣。中土人爭相購求，同藏香、氆氌爲土儀相餽遺。滇賈巧制新銅，鍛於火，瘞於土，晦新爲舊，轉售西藏，以博重價。

農業

清・李心衡《金川瑣記》卷三　金川設屯田，招徠民戶。每一戶給地三十畝，使爲子孫恆產，慮其路遠不能挈妻子而來也。本籍咨送，準令大

口每名日給盤費銀一錢，小口銀三分，口糧各一升。自本籍至屯所若干程，銀糧應若干，由沿途牧令支發，於是得免行旅憂。又慮其既至屯所，何以托足，準給屋廬。無屋，折價銀二兩，於是得免露處憂。又慮其無耒耜，則資以農具。又慮山田人力不能施，則資以耕牛，兩戶合一牛，一牛折價銀十兩，於是民得肆力於耕作。又慮播穀無資，每戶各給籽種二石。又慮民力未紓，準免五年納糧。自六年起，每戶僅納一斗二升耳。而猶慮其青黃不接，無以糊口，準令赴屯倉借貸，還新以易陳。國家爲民計者，天地父母之懷，委曲周盡宜夫。戶口日增，報墾幾無隙地矣。

清・姚瑩《康輶紀行》卷二 蕃地多寒瘠，不宜五穀，惟賴青稞亦麥之類也。山谷稍平則種之，熟時刈歸，於屋上擊取其實，如中土之打麥者。以無地可場，而屋皆平頂，故以爲場矣。嘗宿蠻寨中，見小蕃女四、五打青稞於屋上，羣歌相和，與相杵無異。打畢舂之，炒熟磨粉貯之。男婦行皆以二、三升自隨，復攜酥油成塊及茶葉少許，佩一木盌，饑則熬茶取青稞粉，以酥油茶調拌手撏而食之，謂之撏粑。余亦喜食之，惟和以糖，不用酥油，頗適口，故行人便之。

清・升允修，安維峻纂《甘肅新通志》卷九七《志餘・軼事》 隴南舊有桑，柴紫者葉大而薄，白椹者葉小而厚。然甚少婦女閒飼蠶，得繭則翦花樣，無所爲繅絲也。帛則販自吳、楚、蜀、豫，絲則貿自閩利、興元。光緒四年，巡道譚禁種罌粟，思所以易之者，州舊種棉，解織布而不知蠶桑。因於漢中購桑子，在道署及州署隙地試種，二年約得數萬株。又在漢中歷年續購桑子數千斤，桑秧十餘萬株，分交各州縣，諭民栽種，七年出示收買。民閒生絲，分上、中、下三等，價銀自一兩八錢至一兩二錢，繭亦分上、中、下，價錢自三百至二百。嗣募河南工匠，繅絲及試織生絹及綢，諭令人民學習，後又購浙江桑秧、蠶子，僱江南人飼蠶繅絲。又於州城四鄉租地栽種，令民就近移植，諭鄉紳經理。前後凡四、五年，擘畫約束，曲盡心力，然樂成易、慮始難，民無知也。在牧民者，有以引而伸之耳。

清・張庭武修，楊景昇纂《丹噶爾廳志》卷五 農，本境分居四鄉之數千戶皆業農者也，約計其數農於閣邑戶口占及四分之三。以四分之三之農共四分之一之非農，本可有餘粟而免饑饉，竟不然者。無田土而居鄉者十常二、三，有傭力以自活者，有薪芻以博資者，其力田僅敷。事畜者固多，而陳新莫續，種食兩困者亦不乏。至田連阡陌，歲出羨餘，坐擁厚貲者，每莊一、二戶至三、四戶而已。故論本境資農而食者，當有萬數千人，而獲力農之利者不過數十家。然以終歲勤勞糞擁之資與糧價輕重仍無利也。本境獲利於種植者，其治圃之園丁乎。至栽樹，則惟柳特盛，畜牧，則高寒所宜，皆農事之所關而未嘗講求擴充耳。

清・汪元綱《岷州志》卷一一 岷州方八百里，合遠近計之。田疇之在山者十之七八，在平地者十之二三。山地多種蔓菁、芥籽、燕麥、蕎麥，平地多種大豆、小麥、青稞。其播種之候，青稞、小麥、蔓菁在二月，其餘皆在三月。蔓菁四月始華，青稞五月乃秀，芥籽、大豆五月始華，小麥、燕麥、蕎麥六月始華。每當五、六月之交，蕎與芥垂黃映紫，紛披碧山之巔，此亦邊隅奇景，南人固不識也。青稞、蔓菁之收穫在七月，大豆、小麥、蕎麥在八月，芥籽、燕麥在九月。嗣是而後，惟見重陰沍寒，嚴霜積雪，不能復問田功矣。田與宅相去甚遠，有踰山而始至者，農人自播種之後，時攜乾餱挈眷屬並往於田取，非種者而去之無他務也。較之南人舟水等務，似乎稍逸，然地土磽瘠，每畝下籽種二斗，遇豐稔之歲在平地所收尚可盈石，山地僅可得五六斗。合數畝之利止供一口之需，少歉則不聊生矣。且十日不雨則苦旱，一雨三日則苦澇，別無救旱去澇之方，徃徃坐以待斃，岷人稼穡之艱難如此。

清・李心衡《金川瑣記》卷四 兩金川只有大麥、小麥、青稞、黍、稷、蕎、粱、豌豆、胡豆、天星米之屬，有平生未見稻穀者。畦步皆山，無尺寸平地。傍大河及有水泉可灌溉者爲水田，可種小麥諸谷。其旱田只可種蕎、黍，間有以稻穀試種，秀而不實，山高霰霧多也。山土甚堅。夷俗亦知用牛馬耕耨，但牛則扼其兩角，馬則鉤其鞍橋，運犁無力，未得深耕易耨之法，故勞倍功半。金川多再熟之田，小金川歲只一熟。

清・吳羹梅《理番廳志》卷四《邊防・夷俗》 雜谷、梭磨春遲霜早，豆麥至八月始獲。無花、果，暑似松州，近雪山地形高也。大金川隆冬暖如春，可種秫、菽，產瓜梨，不異中原，遠雪山，地形卑也。

清・韓志超《西寧新志》卷九《風土》　家勤稼穡，雖城居必資於耕。而地磽薄，爲賦仍屯額之舊，輕重不均，故逋負爲常，歲小歉即不免流徙。富民則多莊田，計村二百，爲佃莊者幾三之一。其衣食率仰給於田主，不肖者或重利掊克之，有終歲勤苦而妻子不能飽暖者。

地高風烈，恆苦旱。秋實時尤畏雹，歲歲有之，輕者一二村，重或數十里。初猶踏勘，其後吏憚駁詰，民苦煩擾。而道光以來，遂無以災異上聞者。雹，中虛者，俗謂爲官雹。中實者，俗謂爲私雹。云私雹者，蜥蜴所作也。案：蜥蜴爲雹，見《夷堅志》，近趙氏《曝簷雜記》言：甘肅多雨雹。每雹時，輒有蝦蟇千百飛入空中喧叫，口皆有雹。用鳥槍轟之則散去。詢之西人皆云然。蓋雹本陰戾之氣所結，故火攻可解。惜縣人無試之者。

清・陳克繩《西域遺聞・物産》　自藏以東不產稻穀。諸谷曰莜、曰稞，皆麥類，性寒。莜色備五行，謂莖黃、葉青、花紅、膜黑、心白也。稞氣備四時，謂冬種、春生、夏長、秋收也。《詩》云『祝爾如莜』，蓋言其花之艷麗。稞則未見於五經。莜有甘苦兩種，六十日而成。地煖則夏冬兩收，寒則秋一收。稞殼青，麵黃，炒熟磨粉以酥酪和茶調食之，名曰糌粑。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一〇　〔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十七日辰刻，恭赴扎什城關帝廟、觀音祠、風雲雷雨神祠、城隍廟行秋祭禮。去時正道頗難走，雨水尚未消盡。回時繞道尚易行，麥子黃的多，然亦有青的。即青稞，內地芒大麥。已有搭帳房、割麥者，無幾處也。聞此處割麥，割後不得搬至家，須浪子峽會同紅教各處看過方運走。且須給紅教喇嘛糧食，因曾施法止雹也。

清・張庭武修，楊景昇纂《丹噶爾廳志》卷四《植物産谷之類》　小麥向陽上腴近城之地始能種植，故所產無多，且半係秕穅，麵色甚湟，不敷本土食用。西南各鄉距城二、三十里處有終歲不見麥麪者。

大麥成熟最早，當陳新斷續之際，農家每因以爲食，故或謂之接口麥。用以煮酒最佳，以磨麪則等於青稞。

青稞有紅、青、白三種，本境資爲正糧。磨麪之外，兼作炒麪，蒙、番用者極多，故自境外運售本境者亦不少。

豌豆亦能磨麪，然以性燥少油也，食者頗少。大宗爲磨成料瓣，飼餵馬騾之用，間亦售出境外。然必腴地始能植也，故種者亦少。

大荳磨細作粉，以制粉皮、粉條。其粉條曬干，間亦售出境外。

胡蔴資以取油，亦可磨爲炒麪。本境種者極少，偶見數段，不甚暢茂。

芥子資以取油，境內高寒山地皆能成熟，然以本境食用之油所專資也。故油價恆昂，誠能推廣墾辟，多種芥子，庶地產既增，而油價亦平。此亦因地制宜開源節流之一端也。

燕麥原屬野草之類，以其仁之結實者可制爲炒麪，且味極甘，農家每資爲正糧，其秕者飼畜或不待成熟而割餵牛馬。以種植最易，而且不待糞壅也，故種者亦頗獲厚利。

麻，其子可食，其干可漚以爲麻。然其色蒼黯，質甚粗糙，祇可作繩，故種者亦鮮。果能推廣講究，未始不爲生利之一源。

又　白菜分二種，四、五月初生有雞毛、箭杆等，名以形似，稱曰黃芽者，本境菜中大宗也。八、九月時長成，大半用鹽醃之，預備冬春二季無菜之需。每年所種不敷邑人食用，故價貴而菜常乏。

青菜芬芳帶藥味，可作小菜之用。

芫荽，肉品中用以佐味，不能資爲專用之菜。

蘆菔一作萊菔，俗名蘿蔔，分紅、白兩種。紅者用爲小菜，白者分夏、冬兩種。生於五、六月時曰水蘿蔔，生於九、十月時曰冬蘿蔔，去葉下窖，專供冬、春二季食用。丹地所食菜內，蘿蔔梗白菜爲尤要，然亦常缺乏，不敷食用。

菠菜原名菠薐，出其國也，專爲酒席、麪包之用，故本境名曰包菜。

荼即甜菜，根紅而味甘，能解毒，初生時以爲小菜，不常食也。

葱味辛，和肉作羹，非專食之品也。

蒜能消肉毒，邑人喜食羊肉，恆用蒜以提味，亦不可以專食。

萵苣本境產者尚佳，可爲小菜，亦可和肉而食。冬月與紅蘿蔔同用，鹽醃紅、綠二菜，色亦相配。

蔓菁形圓而扁，質同蘿蔔，而形味皆異。和粥內專補脾，農家恆喜食之，城市人不多食也。

芋頭有紅、白兩種，本境成熟頗易。以肉和食味佳，亦有煮食者。然

近年壞者極多，食之每不易消化云。

棉蘿蔔生於耕種熟地中，農夫春時耕田犁土翻出，色黃而味甘，農家煮而食之，形如黃芪，長二、三寸許。

蘑菇生於山野，口外青海一帶尤多。生處或作一大圍，或作一長線，故謂之蘑菇圈、蘑菇帶云。熟悉者登高遙望，按跡採之，所得輒多。

蕨野菜形如雀爪，初生可食，長大則爲薪矣。

清・吳德煦《章谷屯志略》 宅壟。夷人耕稼多用二牛，以木五尺許縛二角，端中施一長木，至牛後橫加短木，下貫鍬鍤。鍤形齊如鋤，啟土艱難。每於高下轉折處，駢牛彳亍，殊少便捷。其鋤甚小，範鐵而成，與梓人鋟鋤不少異近。因內地屯民櫛比，多仿漢式獨牛銳鍤之制。農工簡便倍於曩昔。耕耨之外，夷婦力作居多，主持家事，市茶布，悉委諸婦女供力役咸與焉。更有健於男子者，稍暇擊筠籠，撚毛線，織毡子，以供衣服。其治麻枲一如撚毛線法，織而成布，長二丈爲一疋，寬一尺三寸許，夷人制衣多用之。

附：明正夷人耕稼用犏牛則二，駕牛如宅壟式，黃牛則一。鍬鍤多齊口，仿漢式寬鋤銳鍤者十僅二三。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五 〔光緒三十年正月〕二十三日。午後正樓上閒坐，因大風而下，未落日前，番官由布達拉山前繞琉璨橋南，佩弓箭騎馬而遇，蓋點馬兼訓教番兵而回也。馬以綵綢結於頭，有高橛在門鬃上，已可笑。將馬尾扎成一團，以綵綢罩之爲美觀，尤可笑。見署外東南有蠻丫頭種地，一人持鐵鍬起土，一人以繩拴於把上拉之，以鐵鍬用兩人使之，笨極。聞此處男女皆如此用法，眞見所未見。買替子鐵打的只有花紋，可買番字，多作人名，卽蠻圖章也。一，藏錢一枚。并買紫膠。

又卷一三 〔光緒三十三年三月〕初七日，第二站，卯刻卽發德慶，本擬遲走，因夫馬已齊，夷情筆政皆未得送。沿山行有刻佛像處，河水不大，見塔子甚多。有四塔右路平列，離不遠，有似塔倒插於地，據云唐公主遺蹟，在左路平列不可解。行卅里占堆，余糧臺備點心尖站，自煮麵。雲四起，大雪，雲有自地起者。已春耕，牛頭皆綁白色并染紅鷄毛，以爲耕牛有別於他牛，且取吉羊之意。

清・青玉山房居士《金川舊事》 西瓜有紅黃二種，金川平有。某總鎭攜種來植，稱鎭臺瓜。

清・陳克繩《西域遺聞・物産》 麥於三月種，九月獲，避冬雪也。然烟霧重，故性粘滯。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五 〔光緒三十年四月〕十七日。拉薩索巴烏拉來修裏院花臺，種桃樹一小棵在東。用青草坯由外邊起來，周圍砌之，草仍活可長，并有小黃花極雅，由地所無，非到關外不易見也。余謂之起地皮，衆人皆笑之，其草坯根連甚固，非刀不能割也。外院樹亦用此物換之，年例也，賞其二十元，頗樂而去。用六元錢買土罐二個，外以紫膠罩之，可以貯水，置於新栽柳樹旁，頗有小意，所謂聊以自娛而已。

又卷一四 〔光緒三十三年六月初八日〕此處麥已熟，在房上用連枷打之。男女歌聲相和，別有風趣。不過滿街颺麥糠，無場院。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三 玉厓觀察《巴塘詩》：『巴峽名由水，巴塘象以山。我行曾信宿，今夕是重還。佛屋牛羊外，田廬薺麥間。瓜生同菜秀，風物勝諸蠻。去巴塘九百餘里，地名乍丫，告爲西藏闡教正副胡圖克圖掌管。自康熙五十八年，卽以其地屬達賴喇嘛，向設糧員一。乾隆十年移置拉里。

清・松筠《鎭撫事宜・秋閱吟・巴則》 曲水至此五十五里。巴谷『巴』，則唐古忒本呼『巴孜』，『巴』，峰也，『孜』，高也。羊腸路，靈山左右泉。深陂沿麓作，山根一帶，渠似天然。引溉陌阡田。轉上嶇灣徑，旁臨不測淵。巴則山陽，有大海子，番名羊卓雲角，又名雲錯。梵語『錯』，海也，環山四百餘里。水平程自穩，秋暖馬爭先。麥熟此地氣候較暖，有兩熟者，深秋始獲蠻鄉慶，欣看大有年。

又 春堆朗噶孜至此百二十里。納錦崗桑麓，濟科嘉布山。相傳通衢護，咸禱菩薩蠻。納錦、濟科皆雪山，唐古忒咸稱菩薩護法能怙恃行人，故過往皆禮之。秋暖山猶翠，時和花尙鮮。我行經兩度，遜此樂豐年。乙卯夏過此，時始行耕作，未若今秋目覩稞麥豐稔。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一 巴塘番民較多，氣候和煦，瓜蔬蔬

荣畧如內地，惟成熟較晚耳。予曾寓副土司成勒春丕勒之寨，樓宇軒敞，耳目一新，時值五月，青稞登場，番婦用枷板打之，和歌相答。時黃瓜已熟，頗覺爽口，亦有西瓜，惜不及嘗也。成勒春丕勒，翩翩如貴公子，語音似成都。其正土司曰吹忠，則服番人服飾，其言非譯不能通矣。

清・陳登龍《裡塘志略》卷下　四鄉稞麥登場，必請土司示期收割。其過期與不及期，其穀充公。夫地有肥墝雨露之潤、人事之不齊，稞麥之熟本難一致，而示期以收割其如生熟之遲速何哉，此例眞不可解。

清・姚瑩《康輶紀行》　至公拉河稍淺，輿人涉水而過。余與丁別駕皆乘馬渡，水及馬腹，憩古廟中。觀四壁畫神佛鬼物，猙獰怖人，更換烏拉西進。河轉東流，乃不復見。山谷窈深，樹木叢雜，頗似麻格宗，而險仄殊甚。五十里至空子頂，山巔石盡，綠草如茵，黃花滿地。蠻寨二、三十家，景物閒適。綠鸚鵡數十飛鳴。蕃女、耕夫雜行麥隴、菜畦間，恍如桃源雞犬，別有天地矣。

商貿

清・許容修，李迪纂《甘肅通志》卷一九　自唐回紇入貢，以馬易茶，宋熙寧間相繼行之，所謂摘山之利而易充廄之良。有明定制，金牌差發，假市易以羈縻控馭，爲制番上策。夫茶運於商，督銷有官，權其輕重，緝私便商，茶司各官之專責也。志茶馬本朝茶法，陝西差茶馬御史一員，轄洮、岷、河州、西寧、莊浪、甘州五茶馬司各廳員，內甘州一司，隸蘭州同知苑馬寺卿一員，領監七。每歲御史招商，領引納課，報部所中，馬牡者給各邊兵，牝者發苑馬寺餵養孳息。

清・松筠《衛藏通志》卷十《錢法》　〔乾隆〕五十八年九月，工部尚書和琳、副都統成德具奏，爲新造乾隆寶藏銀錢，酌量變通，以利番民，仰祈聖鑒事。查，從前藏內純用廓爾喀銀錢，以致爲成色高低滋生事端。去年辦理善後事宜，臣和琳同福康安等遵奉聖明指示，改鑄乾隆寶藏十足銀錢，每銀一兩換一錢五分重六圓，換一錢重九圓，換五分重十八圓，餘銀一錢作爲人工火食。其攙銅舊錢，每銀一兩準換八圓。俱經軍機大臣議覆，奉旨允行在案。臣等初議，原恐廓爾喀商人到藏，唐古特到廓爾喀，彼此交易皆係足色紋銀，斷不致再有齟齬起見，現在已行一年有餘。廓爾喀貿易之人在藏買賣，未嘗不用銀錢，臨行皆係易銀而往。即唐古特貿易之人回藏，亦係易銀前來。是兩處銀錢彼此皆不出境，亦屬甚便。藏中僧俗番民及克什米爾、巴勒布商人，並內地漢商兵丁等，下餘無知，不論銀之成色高低，單論錢之兌換多寡。自去年迄今，攙銅舊錢與新鑄之一錢重、及五分重者，暢行無滯。惟一錢五分重新錢，因換六圓之故，竟覺停積。臣等再四思維，錢法原以通商便民，不敢因係臣和琳議奏在前，稍存回護，試令監造銀錢局員暫將一錢五分重銀錢停鑄，一面出示每銀一兩仍準兌換一錢重新錢九圓，五分重新銀錢十八圓。舊錢雖係一錢五分重，亦一例準換九圓。試行一月有餘，現在上下稱便，新舊通行，想應奏明。嗣後毋庸再鑄一錢五分重銀錢，庶商上成本有盈無虧，源源接濟，可以永遠奉行等因具奏。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清・張庭武修，楊景昇纂《丹噶爾廳志》卷四　青鹽出青海西南去廳城西南四百餘里蒙古地界。鹽池南北狹長，周圍二百餘里。鹽係天成，取之無盡。蒙古用鐵杓撈取，販至丹城貿易。光緒三十三年五月，內政爲官鹽立局承辦。

按：蒙、番進口多駝青鹽，丹廳及西甯碾伯食鹽皆資焉。或有私販偷運至蘭州、漢中一帶消售者，皆爲各該地方商例之所禁。故私運之數勢不能多，食鹽之區祇此數處，故賴食於蒙、番之運售而無不足。今改爲官鹽，而青鹽之味甘美過於他鹽，食鹽之戶將倍蓰於前矣。僅仰給於蒙、番之駝運，其不敷售食也宜矣。蓋從前蒙、番進口貿易空閒之牛始駝青鹽，及到丹易糧，每駄售銀一兩有奇，甚或不及一兩。夫四百餘里之路一牛所得止此，決不能令其專運青鹽，專運則腳價必增，意中事耳。又非內地騾馬往返駝載之所宜也。內地鹽池之大，河東爲最，其廣輪不及青海鹽池之半，而數省資食且及千餘年之久而不竭，則青鹽之不虞之竭固也。然欲其鹽之接濟不缺，則必僱內地之騾馬，運費增而成本重勢必無利可俾，是非創開牧場不可。誠擇青海東南鹽池與內地適中之區，廣畜牛、馬、駱駝兼及棉羊牛與駱駝駝運青鹽，更番迭休，時其食而恤其利，其翦毛取乳之利

足以養牧丁運夫而有餘，則鹽既可源源而來，諸畜亦無倒斃之虞，因地制宜，美利無窮。惟收買各畜必需資本銀數萬金，然果能籌此數萬金而鹽可廣集、畜可繁孳，未始非生利之一端也。

黃金，產於去丹地五六站至十餘站之青海迤南貢爾勒蓋即貢額爾格黃河道佛山溝瑪沁雪山地方，毘連猓玀生番。全系麩金，每年本邑及境外商人招募礦丁，由丹出口，隨地採掘。然距內地絕遠，孤懸塞外，毗接野番，商旅往來動遭劫殺，故金苗雖旺，開採尚未能暢也。此外，如隆冲河之銀，在青海南。木勒哈拉之紅銅，在青海北。柴達木之硫磺、火硝、硼砂及鉛，皆在青海迤西。皆由蒙古運至丹邑消售，非丹地商販之所採運也，故不縷述。

又卷五　本境農產僅供土人所用，尚多不足之虞。躬耕而食原不列於商品，然地產不等，彼資獵原漁水以爲生者或並此區區而無之，故採金掘礦之區距數百千里而致，糧則口腹之需，不得謂之非貨也。皮毛各貨雖皆商品而不產於本境，然蒙、番所售之貨，丹人資以謀生者約居其半，故農產而外，衣食皆資於商也。或謂牛馬之遺亦皆編於商產，則瑣瀆已甚。然上林苑之馬糞，古之人有請鬻者矣。西人論財，謂凡物之有益於人而可迭更主人者，均謂之財，故水與日光風氣有益於人而不可以更主人非財也。彼屑屑細微而具益人更主之性質，不得謂之非財也。

清・許容修，李迪纂《甘肅通志》卷一九　順治初，易馬例，每茶一篦重一十斤，上馬給茶一十二篦，中馬給茶九篦，下馬給茶七篦。凡通接西番關隘處所，撥官軍巡守，遇有夾帶私茶出境者，拿解治罪。其番僧夾帶奸人並私茶，許沿途官司盤檢，茶貨入官，伴送夾帶人送官治罪。若番僧所到處，該衙門官縱容私買茶貨及私受餽送、增改關文者，聽巡按察究。又進貢番僧應賞食茶，須給勘合付四川布政司撥發有茶倉所照數支放，不許於湖廣等處買私茶。甘鎮以茶易馬，各番許於開市處所互市，不容濫入邊內。四年差滿，漢巡茶御史、筆帖式、通事各一員。五年議準，茶篦止供中馬，不許開銷賞番。

清・姚瑩《康輶紀行》卷一　茶凡三品，上品曰竹檔，斤值銀二錢。次曰榮縣，斤值銀六分。又次曰絨馬，斤值銀五分。此鑪城市價也。裹塘、巴塘、乍雅、察木多，以次遞增至二兩。乍雅則三兩二錢，爲最貴焉。皆以甑蒸而搗之成餅，每餅七斤或六斤，爲之一甑，裹以紙。惟竹檔茶貼金而加圖記，以示貴重，餘則無。凡茶四甑編以竹片而總包之，外加牛皮，始可行遠。每牛一馱服四包，賞需以茶爲主，然後雜以他物，餘計牛年之用，市茶百八十包，從行諸人亦各買茶十數包而行，米麵食物尚不計焉。

清・張彥篤《洮州廳志・番族・茶馬》　按：甘肅原設洮州、河州、西甯三茶馬司。後添設莊浪一司爲四。至嘉靖癸亥，巡茶御史鮑以甘州番族頗多，比照洮河、西甯事例，題准於甘州建設茶司。因商人苦於運洩、駐節蘭州，令洮河各司茶商，各給甘州茶一引，運至蘭州稅課局帶收。自是爲五司榷茶、易馬，各廳員掌之。至康熙三十六年，茶院李以甘司駐蘭州，無馬可中，奏請裁去。嗣後，西邊茶馬惟四司括之。每歲，茶院按臨傳集各司官商，以部頒茶引二萬二千餘道，令四司掣籤分之。商人領引後，即往產茶處所辦運茶斤。每引一道，辦運官茶五篦、商茶五篦。每篦二封，每封五斤。康熙四年，裁撤茶院。茶馬事務令甘肅巡撫兼攝之。巡撫劉公以商人窮困，每引加商附茶五封。康熙四十年，巡撫車公又加一封。其茶篦先由潼關、漢中二處廳員盤查，運至鞏昌，經鞏糧廳查驗，然後分赴各司交納官茶貯庫，以供中馬給番商。茶廳本商在本司貿易。洮地邊僻，本司商茶多改告西甯。

又按：向時茶貴馬賤，一歲之茶僅供一歲之用。迨招中停止，庫藏充盈。先於康熙八年及三十三年發變二次，又於三十一年，撫院布在於通行、嚴查等事案內，奏請將各司陳茶發變。每司變茶一十萬篦，每篦價銀六錢，每司計變銀六萬兩。但是時商茶充塞，各土司自開中之後，所領茶馬亦不減少。故數年以來，各司之所變無幾。雖疊擾參罰，莫可如何。陳茶無計售變，新茶又復接踵。陳陳相因，靡所底止。遂議令買馬之人，無論官民，每馬一匹搭茶一篦，交銀六錢。又令各商辦運官茶暫停交納。每引酌納銀若干，赴各司完解充餉。俟庫茶招中將完，仍交本色。此疏通壅滯之法，亦因時權變之計矣。

定例每引一道，辦茶十篦，運至茶司，官商均分。所分官茶，必秤量煎熬後，無輕、短、假、僞諸弊，然後收存。以其半退回本商貿易。制至

善、法至公也。自商人巧爲規避，分立官茶、商茶名色，遂有以草莖、樹葉濫交司庫者。茶法之弊，即馬政所由壞矣。厥後茶日以賤，馬日以貴，口外番族皆規避不前。遇有營驛捧領，但就內地熟番按額取盈。若需用無多，尚不難於應中。自後設巡幰以來，每歲中馬多至五六千匹，即洮州一司亦不下千餘匹。內地之馬羣已空，外番之規避如故。司馬者之掣肘難圖，非一日矣。

清・升允修，安維峻纂《甘肅新通志》卷二二《建置志・茶法》 順治初易馬例，每茶一篦重一十斤，上馬給茶一十二篦，中馬給茶九篦，下馬給茶七篦。凡通接西番門隘處，所撥官軍巡守，遇有夾帶私茶出境者，拏解治罪。其番僧夾帶奸人並私茶，許沿途官司盤檢，茶貨入官，伴送夾帶人送官治罪。若番僧所到處，該衙門官縱容私買茶貨及私受餽送、增改關文者，聽巡按察究。又，進貢番僧應賞食茶，須給勘合付四川布政司撥發有茶倉所，照數支放，不許於湖廣等處買私茶。甘鎮以茶易馬，各番許於開市處所互市，不容濫入邊內。四年差滿，漢巡茶御史、筆帖式通事各一員。五年，議準茶篦止供，中馬不許開銷賞番。七年，題準舊例，大引篦茶，官商均分。大引採茶九千三百斤，爲九百三十篦，商領部引輪價買茶，交茶馬司一半，入官易馬一半，給商發賣，例不抽稅。小引包茶稅分差等，每五斤爲一包，每二百包爲一引，發賣民用。每引漢中稅銀九兩四錢，西安、鳳翔稅銀一十四兩。今定大小引一例平分。十年，覆準茶商舊例，大引附茶六十篦，小引附茶六十七斤零。今定每茶一千斤，概準附茶一百四十斤。如有夾帶私茶，嚴查治罪。茶篦先由潼關、漢中二處盤查，至鞏昌，再經通判查驗，然後分赴各司交納官茶貯庫。商茶聽商人在本司貿易，延甯二處商稅每引百斤量入官茶三十斤，折銀一錢三分交庫彙報。凡鎮將發銀市馬查核的確，準令購買。若有載茶易馬者，概行禁止。各番交易茶馬量齎烟酒以示撫綏。十三年，覆準新茶，中馬既足，陳茶變價充饟。如新茶不足，陳茶兩篦折一中馬。十四年，覆準私茶馬變價及贖罪銀原留中馬支用。今七監馬匹蕃庶改解充饟。

又 康熙二年，題準茶九萬篦作十分考核。欠不及半分者，罰俸六箇月。欠半分以上，罰俸一年。一分以上，降一級。二分以上，降三級。三分以上，四級調用。四分以上，革職。溢額每分以上，紀錄一次。至四分以上，加一級。五分以上，加一級，紀錄一次。茶引不完者，雖多得茶斤，不準議叙。四年，裁陝西苑馬各監。七年，裁茶馬御史歸甘肅巡撫兼理。十四年，題準茶馬事宜，每年八月攢造彙報。三十二年，題準西甯五司收貯茶篦，年久難免浥爛，每篦十斤變價銀六錢。三十六年，仍差部員管理茶馬事務，又陝西黃甫堡原額茶引一百三十四道，今口外蒙古在殺虎口就近易鹽，以致黃甫堡茶引不行，嗣後將額引停其頒發。又以蘭城無馬可中，將甘州司積貯茶篦在五鎮俸饟之內，銀七茶三，每銀一兩搭放值三錢茶一封。四十二年，題準陝西茶引共額二萬七百九十六道，發西、莊、洮、河四司通番。中馬內有小引八百餘道，售西、鳳、漢中、三府人民供食。自康熙二十三年後，被大引漸次侵更，現今止留小引一百道。西、鳳、漢中三府地方人民不足食用，以致私販橫行。今于小引原額內頒茶引五百道，給商行茶，每引征茶五篦，每篦折銀四錢，共征銀一千兩。四十三年，覆準嗣後陝境交界處盤查茶斤，行人攜帶十斤以下者，停其搜捕，如有購茶□載無官引者，即係私茶，照私鹽律治罪。失察官員供照私鹽例議處。四十四年，茶馬事務停止，差官仍歸甘肅巡撫兼管料理，西甯等處所征茶篦停止易馬，將茶變價折銀，每新茶一篦折銀四錢，陳茶一篦折六錢充饟。巡察私茶十斤以下，停其搜捕，恐沿途行人分帶零運，仍照舊例緝拏處分。五十七年，議準陝西、西甯地方爲通番大路，原額茶引九千二百四十八道不敷民番食用，今加增茶引二千道，每引照例徵茶五篦，每篦折銀四錢，共徵銀四千兩。六十一年，覆準陝西、西甯、莊浪、岷州、河州界連口外增茶引四千道，交與總督辦理。一年定例之後，仍照舊交與巡撫辦理。又議準西甯等處行茶，原照例易換馬駝牛羊，并買粟穀。今將舊茶悉出變賣，以作兵饟。

又 雍正三年，河西廳改爲府，案內西甯廳改爲西甯府，西司茶務歸西甯府管理。又覆準甘肅四司茶篦，自康熙六十一年爲始，五年之內總收本色。五年之後，即將五年以前之茶發出變價，挨次出陳易新，將變價銀兩按年題報，嗣後總以五年爲率。又覆準陝省茶改令產茶地方官給發船票，照依該商引目茶數一一開明，不得另給印票。其應行盤查之處，照引目及正茶、附茶斤兩盤查、驗放，不得勒掯，留難。如於部引之外有搭行印票、及附茶不依所定斤數、多帶私茶者，查拏照私鹽律治罪。如查驗官

故縱失察者，照失察私鹽例處分。如有地僻引多茶斤壅滯不能行銷者，該商具呈該司，該司詳報甘撫行令，往別司分通融發賣辦課。雍正八年，題準改岷廳爲州，洮岷司茶務歸洮岷道管理。又題準五司茶價：西司每封九錢五分，莊司七錢五分，洮司七錢五分，河司九錢四分，甘司七錢二分。各司總在前議價值以上發賣，按季具結報部。九年，奏準令五司復行中馬之法。每上馬一匹，給茶十二篦。中馬一匹，給茶九篦。下馬一匹，給茶七篦。俟一年之後，計收馬之數，如所得一二千匹，即留甘省軍營之用。或馬數甚多，分撥於河南、山西相近之各營汎餧養。十年，奏準中馬之法，應見馬給茶，幷於收餧之第一箇月支料二京升，草一束。第二箇月再加料一京升，草半束。至第三箇月，支料四京升，草二束。仍於五月初一日出廠，九月初一日收槽。其槽鍘餧夫棚廠燈油等項俱照例開銷。又咨准茶商船票，仍由甘肅巡撫衙門給發。

又 國朝茶法。陝西差茶馬御史一員，轄洮岷、河州、西寧、莊浪、甘州五茶馬司。各廳員內，甘州一司隸蘭州同知，苑馬寺卿一員，領監七，每歲御史招商，領引納課報部。所中馬，牡者給各邊兵。牝者，發苑馬寺，餧養孳息。

歲額茶課折色銀六千二百六十六兩二錢二分六釐，本色茶十三萬六千四百八十篦。舊額新增共茶引二萬八千七百六十六道，內甘省五司舊額新增共引二萬七千二百九十六道。茶商領赴產茶地方辦運，每引徵茶五篦，每篦二封，每封五斤，共徵茶一十三萬六千四百八十篦。又甯夏道額引二百七十道，納茶價銀一千五十三兩餘，均係西安所屬。

清・松筠《衛藏通志》卷一〇《錢法》 奉上諭，福康安等奏藏內鼓鑄銀錢章程，亦只可如此辦理。藏內既不產銅，所需鼓鑄錢文銅觔，仍須向滇省採買。至藏一路，崇山峻嶺，購運維艱，自不若仍鑄銀錢，較爲省便。但閱所繪錢模正面『乾隆寶藏』四字，背面鑄『寶藏』二字，俱用唐古特字模模印，並無漢字，於同文規制尚爲未協。所鑄銀錢正面用漢字，鑄『乾隆寶藏』四字，背面用唐古特字，亦鑄『乾隆寶藏』四字，以昭同文，而符體制。已另行模繪錢式發去遵辦。欽此。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八 （光緒三十一年三月）初九日，鶴孫送到乾隆五十八年藏內鼓鑄乾隆寶藏銀錢章程一捲，係大學士、大將軍、公部堂福康安，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孫士毅，四川總督、部堂惠齡，總理西藏事務、工部尚書、都統和琳會辦。先以郭爾喀銀錢通使藏內，後奉旨在藏安鑪鼓鑄。因擬重一錢、五分，在一錢者，五分者，正面漢字，乾隆實藏四字。適五十七年背面番字，亦如之。銅錢竟不能造，其所造銅佛，或由巴勒布販來，銅器銷燬，或採買雲南之吉當，每銅四五千斤，需價銀三四千兩，腳價尚不在內。彼時已滇省即有礦苗漸欠旺盛之語。其銀錢所鑄火耗，即出於錢內。如一錢五分者，準一兩作錢六枚，一錢者九枚，五分者十八枚，皆於一兩銀內，有一錢之餘。經部議准，刻下呼爲中堂錢，後因舊錢每次梗阻，一錢五分者竟不能通使。鶴孫找來乾隆、嘉慶、道光三樣錢，大約咸豐即無此。乃重一錢者，告示尚有七分五釐一說，然無根據，未審是否奏明。

清・許光世、蔡晉成《西藏新志》卷中 西藏初不鑄錢，藏民習用雜銀，其與廓爾喀貿易，則用廓爾喀所鑄銀錢。純廟以中外一統，通用制錢，藏地既隸版圖，不宜轉用外番貨幣。且廓部所鑄之錢，易回純銀，又復攙銅鼓鑄。向藏中交易，是藏中純銀轉被廓爾喀逐漸易換，故命廓爾喀貿易人等，嗣後不準復來貿易，以斷葛藤。惟內地鑄錢運往，道遠費艱，衛藏行使銀錢，漸成習慣。乃命就藏中鼓鑄銀錢，計分三種：其重一錢五分者，以六圓易銀一兩。重一錢者，易以九元，重五分者，曷以十八元規制釐然，藏民稱便。此吾國以銀鑄幣猶未通行於內地，而轉行於西藏者也。民間賣買，常以哈達、茶、黃油等交換，非價之高者，不用銀幣。

清・陶思曾《藏輶隨記》 西藏金融機關，絕不完備，內地銀幣不能通行，凡軍饟政費皆須於打箭鑪，以見銀交番人之商上，易換藏錢，方能使用。而易換之時，須貼水，藏錢一元值銀一錢，而易換之時，須按九折計算，每庫平銀一兩，只換藏錢九元，須按期分交在打箭鑪交銀之日起，四個月後始在藏中開交，無論款項多少，總勻作十二個月交清。層層剝削，利權遂倒制於番人之手。而印度盧比，反流通及於前藏，漏卮外溢，尤爲無窮。聞藏印未通商以前，番商之貿易川省者，多願預繳息金，向糧臺劃兌官款。今日時勢，則大相反矣。藏銀形式略如各省所鑄銅元，質輕而薄，成色低劣，銀約十分之六，摻銅十分之四。面刻花紋，環列八小圓圈，名曰唐加。以唐加爲單位，唐加以下，無小幣以補助之，分劃殊覺不

便。故非剪破，不理行使，而剪破行使之時，以卡扛爲計算之點。一唐加可分爲六卡扛，卡扛即錢上所列八圓圈名稱，卡扛本八枚，因有二枚已剪破，不能使用故也。有二卡扛者爲一噶瑪額，有三卡扛者爲一且戒，四卡扛爲一學扛，五卡扛爲一卡加，六卡扛爲一章噶幾，卡扛及章噶幾，均有名稱而無實物，交易之時，用便找算而已。川省仿鑄之盧比，前藏一帶亦能流通，每元值藏錢三元。因無小幣，不便使用，故未暢行也。

清・蕭騰鱗《西藏見聞録》卷上 貿易貨殖，男婦皆習其業，就地鋪設貨物，以作夷市。舊賈輻輳外來者：纏頭回回，白布回回，歪物子。貨物則瑪瑙、玻璃、珊瑚、車渠之屬。有粲其寶綾緞、霞綺、毯氈、藏錦、藏繭、藏毯、卡契緞、卡契布，其集如族。哈達、藏香、茶葉、酥油、牛黄、阿魏、紫草、茸積、猾棘、薪通用系鑄銀爲錢，每枚重一錢五分，無穿孔，二面鑿蕃字、花紋，名曰白丈，亦有以貨易貨，彼此交換，各稱其值者。

清・馬揭、盛繩祖《衛藏圖識》卷上《市肆》 西藏貿易用銀錢，每枚重一錢五分，上有番字花紋，亦以銀易錢而用。所市有藏繭、羊羔、毡子、毯氈、藏香、藏布及食物，如葡萄、核桃等物。詳見物産。藏番男婦皆賣，但不設闤闠，惟席地貨之。至紬段綾錦皆販自內地。其貿易經營，婦女尤多。而縫紉則專屬男子。外番商賈有纏頭回民販賣珠寶，白布回民賣毯氈、藏錦、卡契段布，皆販自布魯克巴、巴勒布、天竺等處。有歪物子專販牛黄、阿魏，市中設碟巴一人，平價值，禁爭訟，即外番至藏貿易者，亦必有頭人同來譏禁。

清・允禮《西藏誌・市肆》 西藏習俗，貿易經營，男女皆爲。一切縫紉，專屬男子。通用皆銀錢，每箇重一錢五分，上鑄番字、花紋，其名曰白丈，以銀易錢而用。若易貿碎小之物，以蒙子哈達、茶葉、酥油易換。至市中貨物商賈，有纏頭回民販賣珠寶，其布疋、細緞、綾錦等項，皆販自內地。有白布回民販賣毯氈、藏錦、卡契緞布等類，皆販自布魯克、巴勒布、天竺等處。有歪物子專賣牛黄、阿魏等物。其他藏繭、藏紬、毯子、毯氈、藏布以及食物諸項，藏番男女皆賣，俱不設鋪面桌櫃，均以就地擺設而貨。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二 西藏貿易，不設市肆，隨地攤賣。凡食物及珊瑚、珠玉、諸物皆然。

珊瑚曰其盧，珍珠曰牟底，玉曰焉脂。至貴者金剛鑽，其色茶褐，有大如指者，皆來自甲噶爾。西海洋船所獲，如大指，有黄紅兩面者，有五色印花者，粗者各色皆備。由西洋來有纏頭阿奇覺禾爾，能通各國番語，曾至其地。向予云：甲喀爾極富，城池大如西安省，其國王亦卡契，今但擁虚位，其總理二人，官職甚大，爲西洋天主教，錢糧一切皆歸掌握。惟用本國王子、國號鎮服諸部落。亦有一二廣東人在彼作通事。兩廣綢緞、磁器，亦有自洋船載至甲喀爾，又轉輾賣至西藏者。其地金錢爲貴，銀錢、銅錢皆作番字。零星則用小海螺，如內地銀包所玩之文貝，云以代錢。蒲桃松子有大至一二寸者，曾以餽予。是以知天主教之陰謀侵人地土，由漸而來，非虚語也。

又 藏綢如浙省之棉綢，質理較麤，澹黄色。

藏綢皆山繭也，一出布魯克巴，細而輕。一種出臘答克，在葉爾羌邊界，綢極粗、厚，寬皆可四尺餘。藏中以之代布，價廉而易得。臘答克人每歲來貿易，去前藏不過月餘之程。過此即通葉爾羌。玉石及溫都斯坦所制玉碗如紙薄者，亦有纏頭販至西藏。

又西三 西藏交易，多憑婦女。而縫紉則專屬男子。其纏頭所市珠寶，白布，回回所市毯氈、藏錦、卡契段、卡契布，皆販自布魯克、巴勒布、天竺等處。又有歪物子專販牛黄、阿魏。歪物子不知隸何部落，予未親覩其人。市設碟巴一人，平價值，禁爭訟，所謂市平也。其外番至藏販易者，亦必有頭人同來譏呵焉。

清・青玉山房居士《金川舊事》 生番。綏靖邊外有一種名墨帳房生番，性好剽殺，取禽獸爲業，廣蓄牛羊。無屋廬，居牛皮帳，遷徙無常，意即青海部落。亦無頭目，以剽悍爲雄長。附近居民不遠千里，結隊販茶、鹽、布帛、鼎、盔等物至彼，恆獲厚利，然慎防搶劫。其地産馬，性極驍騰，驟試或不能馭。

清・松筠《衛藏通志》卷一二 貿易 一、在藏居住貿易之巴勒布、克什米爾等，准其常川興販。查明該番回商頭等名數若干，造具清冊，交駐藏大臣衙門存案備查。

一、巴勒布每年准貿易三次，克什米爾每年准貿易一次，於前赴外番

營販貨物時，該商頭呈明駐藏大臣由何路行走，發給執照，以便稽查出入。

一、凡在藏貿易之外番商民，請領駐藏大臣照票出口，過江孜、定日，由該備弁查驗明確，始准放行。其自外番來藏者，亦由該備弁查明人數，報明駐藏大臣，一體按名註冊以備查考。

一、唐古忒邊界番民與接壤居住之巴勒布番民，就近易換鹽米，飭令各該管地方備弁、營官，就近約束稽查，毋許私越。

一、濟嚨、聶拉木兩處抽收米石鹽觔及貨物，到藏後按包納稅，俱照舊例辦理，毋得稍有加增。

一、在藏商民等或有爭佔便宜，不安本分等事，聽駐藏大臣隨時查辦。如駐藏大臣衙門及各文武員弁、衙門書吏、通事人等，有藉端需索等弊，一經查出，即行從嚴參究懲治。

一、江孜、定日駐防備弁，如有藉端需索外番，及擾累商民，並或得錢縱容出入等弊，一經查出，立即從嚴參革治罪。

清・張其勤《鑪藏道里最新考》 前藏夷名拉薩，【略】無城郭，有街市，亦不甚整齊，商賈雖設市場，所售物件列於室中，午後則陳於門外，不似內地鋪戶，絢金耀採，爭飾門面也。其地華人約有二三千，纏頭約百餘人，廓爾喀人約三四百，有官一員，領兵四十。華商中滇人爲多，往返貿易，惟路途太遠，動輒經年，且番匪極強悍，時聞有殺人劫掠者。近年商務已不如前，若再不整頓保護，恐數年後更形衰歇矣。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八 〔光緒三十一年二月〕十四日。午後至洋務局，均在座。因竹君欲看子母綠，拿去一看。渠拿來舊玉鐲，頭上刻螭虎二條，『人生一樂』四字，灰浸有硃砂點，似舊玉後作，不見好。又雲翠搬指一枚，所謂指頭扛枷者，無謂之至。化臣來，由丁乾三處拿來左旋螺二枚，不過三寸上下，一大一小，小者竟索價漢銀一百兩，實不知其好處，在何處取貴。進內，薙頭，李糧務因與彭糧務送行，送到菜點收之。燈後過鶴孫處閒談，渠得藏錢二枚相送。一爲乾隆寶藏，一爲嘉慶寶藏，本地呼爲中堂錢，蓋從前始造此錢者，爲傅文忠公。乃一面漢字，一面番字，目下不易得也。問尚有五輩達賴所造者，錢極小。當時不過造二百枚。舊家有存者，不肯賣出，一文可值百文，沏水飲，可治病，恐神其說耳。

又卷一〇 〔十二月十一日〕姿祝麻拿來洋甕拌小盆、小茶壺，均皆潔淨，不過略有殘缺，俱留之，不過十數錢。此地洋貨盛行，大半內地所用。不過此等物件，在洋人已是極粗之貨，番子視爲至寶，然銀錢外去未嘗計也。此處所出羊毛亦聚於大吉嶺洋人公司。番商、漢商皆無此本錢，難以抵制。且賣羊毛者，因頭頭是道，無城池關卡可攔阻。隨時買賣，利害所不知。誰給錢多，即可交易，初無計算也。麝香亦是大宗，到印度廣商收者多，洋商不甚著意。皮貨尚多，惜無底絨，與關東大差。價值比較，亦賤於東貨。或如猞猁、沙狐、虎豹皮，若務其名，不求實在，亦可銷售。然服之、鋪之，不甚暖。恐深於考查者，日久未必取也。詢其皮中最暖，爲艾葉豹肷。喇嘛、噶倫多病，年年非此不可。因令永福找之。據云，未有現成者，須俟湊得方能買。有狼肷亦暖，不過板子硬。余謂此地手藝，再加板子硬，穿上必至不能動矣。一笑。將前得雜木雜鴉盌作套，皆縱而不合式。足見裁縫之笨，殊可笑。

清・許光世、蔡晉成《西藏新志》卷中 述西藏歷來國境上貿易之市場如次：

東，四川省之打箭爐、雲南省之大理府。

南，不丹、泥泊爾、及西金之亞東。

西，羅多克、禮市、阿魯木拉地方、克什米爾。

北，甘肅省西甯府。

以上各貿易景況，以亞東爲最重要之貿易市場。

輸入　述輸入西藏之重要物品如左：

木棉類、毛織物類、毛棉雜織、珊瑚、玉蜀黍、火柴、絹織物、菸草、洋傘、毛皮、茶。

更從輸入品區別其方面，列表如左：

輸入地	輸入品
四　川	磚茶、哈達、辮線、靴鞋、中國帽、白木棉、菸葉。
雲　南	茶、米。

甘肅新疆克什米爾羅多克泥泊爾阿桑不丹亞東

茶、寶石、（松耳石）獸皮、鞍、羊、馬、鹽、硼砂。

砂糖、乾菓物、（葡萄、桃、棗等）、珍珠、銀。

米、鐵。

香料、木材、絹布、棉布。

西洋雜貨、西洋毛織物、日本雜貨、砂糖、蜜汁類、寶石類、（珊瑚、珍珠等）菸草、茶。

以上皆各地方輸入西藏之物品，其占輸入品之大部分者，惟磚茶及棉布類也。

又　西藏人最喜茶，消耗於此者甚夥。其煎茶法，以磚茶一握入釜中，加黃油，凡十分間煮沸，更濾過之，入木管有上下滑動之圓板，上下椿攪和，然後注於碗而飲。

棉布類，自中國本部及印度輸入者也。然自印度輸入者，漸次增多，中國本部所產，勢不相敵。是急宜注意者也。

毛布，英俄兩國之出產也。然俄所製者，其質遠不如英。是以需用多英產。印度輸入羅紗特多，其色爲青、黃、赤、白、黑、紫、綠、黑蝦色等。就中黑蝦色最多，皆用爲寺院之裝飾。其品質皆平價。餘若絹、手巾、薄絹類又次之，輸入木棉類中，如厚地之帆木棉，白色最多，淺黃次之。

自克什米爾、泥泊爾地方占輸入品之大部分者，稱珊瑚、珠及瑜，以爲飾髻之寶石。其品質之佳者，視金剛石尤貴重。指大一枚，價須一千二百元云。

西藏人尚黃、紅二色，故輸入此地貨物非黃色卽紅色，以適其嗜好。此貿易者宜特別注意之要件也。餘若藍色，需用頗多，其利亦厚。

又　輸出　自西藏輸出之重要物品，大略如左：

（羊毛）西藏物產之最著者，每斤價銀壹兩五六分，運入印度界，價加二三倍。

（麝香）中央亞細亞高原之特產，西藏最多。其價甚高。奸商等乘需用之多，自此地經過陸路達各海港，混以他物，大變其原質云。

（砂金、金）砂金有不純之嫌。金，察木多、拉里所產爲最優。

（紅花）因品質有優劣，故每斤之價，亦有一兩、八兩、十五兩之別，供染物原料。

（大黃）爲藥料，價不定。

（橄欖實）每斤銀四五兩，可爲藥料。

（鹿茸）爲藥料，價不定。

（紫草）每斤銀一兩四五分。

（黑白香）每斤銀一兩，似松香，製丸藥。

（肉桂）多產於工布地方，每斤銀一兩餘，亦時有一兩以內者。

（繒羅）毛線織成之粗織物也。

（佛像）銅、鐵、青銅、黃銅等所製，又有以粘土製，鮮黃金像。

（硼砂）輸出亦多。

（鹽）產於國內之湖澤鹽池，得之容易。製法亦簡便，以利用日光，少用人工，故輸出甚多。

清・吳熒梅《理番廳志》卷四《邊防・夷事》　雜梭黨諸司舍與綽斯甲有隙，其部夷相猜疑。巴凹雜谷地與綽地隔河，渡用皮船，彼此貿易必以所親子女爲質，日放當頭。

清・姚瑩《康輶紀行》卷五　南墩爲川藏適中之所，蕃民百餘戶，有行館一，漢人寺一，屋覆以瓦，每年秋閒，巴塘、察木多兩地客民，雲集貿易於此。《衛藏圖識》所云，如內地廟會是也。《通志》作滴多塘，謂卽南墩。有老堪布閉關習靜四十餘年，蕃人崇信之。貨價高下，行事吉兇，皆取決焉。

又　打箭鑪四面皆山，有土城，東南北三關，漢蕃互市之所。蕃民數百戶，有大寺，剌麻數千，西藏派堪布主之。漢人貿易者百數，餘惟吏役營兵而已。內外漢蕃具集市，茶同知徵其稅焉，乃邊徼重地也。無行館，寓旅店中。

又　巴塘四面皆山，中開綠野平疇，週約三十餘里。青稞、小麥彌望葱秀，所居行館依近東山面西。正副土司署在其北，都司無署，僦民房居

之。蠻民數百戶，有街市，陝西客民貿易於此。

清・陳克繩《西域遺聞・風俗》 裏塘以外皆南隣滇省麗江、鶴慶兩府，彼地民夷，每以茶於、布帛、銅器赴巴塘之擦練、安天柱、大柱、大戶、松橋、麥頂各寨及西藏所屬之擦瓦崗、左工、波烏、曲棕、工布、喳峪、札玉滾、藍墩、江卡、乍丫、黃蓮莊各處，貿易氆氇、毯褐、酥油、黃蓮、牛羊皮等物，春融前往，秋末始回。其大路有二：一自滇境西北出翁書關至巴、裏塘等，一自滇境正西由鶴慶之維西、奔子攔、阿墩子、渡金沙、瀾滄二江以至西藏。其僻路尚有五六處，皆以鶴慶府之中甸爲咽喉。

清・張其勤《鑪藏道里最新考》 川省所造藏元，甯靜山以東每元可作三錢五六，有時漲至四錢不等。察木多以西則其價僅能作藏錢三枚，每枚作漢銀一錢，虧耗頗巨。而白銀又不能通用，若改鑄藏錢，運解來藏，是亦裕國便民之一道也。

清・張庭武修，楊景昇纂《丹噶爾廳志》卷五 雜色糧，每年約市量萬餘石，市量一石合倉量四石。每石價銀自五六兩至十五六兩不等，即十餘年中最低最昂之價也。本境糧產原足敷用，以蒙、番在丹辦糧，故本境所產之糧半售於蒙、番，而食糧轉資於境外也。以現時定價，每市石約銀七兩，共銀七萬兩。

柳，即傍田緣水栽植之青柳，本境工匠伐用者每年約二千餘株，每株以一兩計，共銀二千兩。

土藥，每年種收約一千斤。本境土藥力薄而成分最少，故價亦甚廉，每兩約銀一錢，共銀一千六百兩。然本境稍有力者多食境外之土，而本境之土售於境外者未有也。

蔬菜，合城鄉所食用，其數本鉅，然鄉間農民夏時闢場爲圃所種，僅敷所食，數亦難計，惟就附郭園圃售於城市者，約計其數每年共銀二千兩。

薪芻，或樵諸山林，或取諸禾稼之藁，城鄉所需原難合計，惟售於市者，每年約十萬擔，每擔一錢，共銀一萬兩。

又 馬牛羊糞，大半取諸蒙、番牧場，專備火炕取煖之用，售於市者，每年約五萬擔，每擔五分，共銀二千五百兩。

大黃，由本境商人領票往青海一帶採挖，則每年約出四、五萬斤至十餘萬斤不等，若無人採辦，即無斤兩可產，每斤以一錢估價，共銀一萬兩。

蘑菰，每年約二、三千斤，產於青海一帶。本境商人收買運往蘭州一帶消售，以二十四兩爲一斤，每斤價約二錢五分，共銀五百兩。此物昔年極盛，近漸少矣。

豬，每年約二千餘頭，全係本境食用，農家飼餵年節婚葬食用者多，售於市者無幾，每頭約銀五兩，共銀一萬兩。

番馬，蒙、番自口外來售，每年約四五百匹，每匹約銀十兩，共銀五千兩。販至蘭州、西安一帶消售者居多，甯屬各鄉亦買用之。

牛，蒙、番自口外來售，每年約五六百頭，由本境商人販至甘、涼一帶力田之用，每頭七、八兩至十餘兩，共約銀五千兩。

羊，猾狛附，每年約二萬餘隻，蒙、番自口外販至丹邑本境及甯屬一帶消售，食用，每隻估價一兩五錢現價之最低者，共銀三萬兩。近一、二年內出者頗少，故價亦常昂。

又 羊毛，商販市例以三十二兩爲一斤，每年多時約百數十萬斤，至少亦六、七十萬斤。蒙、番自青海南北各路十餘站至二、三十站遠近各處販運到丹，亦有本境商人徑自出口收買運至丹邑，即由駐丹商人收買以駱駝運赴天津，售於英俄德各國。故各商人皆標英商、德商等名號，或有領外國貨本以爲華夥者。每斤時價二錢，共銀二十萬兩。本境商賈及歇番店家每年出口訂買羊毛者踵相接也，業此致富者十僅一、二，生是賠累者十常八九，則以商學不講而商情之多渙也。

羔羊皮，每年臘、春兩月爲羔皮節，蒙、番自口外運出售於本境。歲有西安、蘭州一帶商販如期收買，運至各地製造，消售最多十五、六萬，少亦十餘萬，每張八錢，共銀八萬兩。

大羊皮，猾狛皮附，每年約一萬數千張，蒙、番來售者十之三，本境屠剝者十之七。亦有境外工商來販，然近年羊毛騰貴，拔毛售買者多矣，每張價約三錢，共銀三千兩。

又 馬皮驢皮附，自蒙、番運來，售於本境或本境倒斃所剝半由湖北商販收買，運至漢口消售，每年約五千張，其價自七、八錢至一兩數錢不等，共約銀五千兩。

野馬皮，自蒙、番運來，售於本境，經本境工匠製成股皮版子，由湖北商販收買，運至漢口消售。亦有駝運原皮至西甯、蘭州製造者，每歲約

五千餘張，其價自一兩數錢至二兩不等，共銀八千兩。

牛皮，由蒙、番玉樹運來消售者每年約一萬餘張，本境工匠製成蒙、番服用皮韃消用者半，一半運往甯屬各處消售且運至蘭州、甘、涼一帶，近年有運至漢口者，每張以一兩五錢估價，共銀一萬五千兩。

野牲皮，如沙狐、狼、豹、貓、狐、猞猁之屬，其價自五六錢至七八兩不等，每年共約四、五千張，其中沙狐最多，由蒙、番及玉樹各處運來，經商人運往蘭州、陝西各省製造、消售，共約銀五千兩。

又　青鹽，蒙、番自鹽池運至本境，經商販運至西甯、碾伯一帶消售。惟運腳太重，不能多集，近復擴充蘭州一帶皆食青海池鹽，每年約鹽升三百餘石鹽量大於市量約十之四。每升官價二錢六分，共銀八千兩。此據現時增價而言，若從前鹽價低微，則無此數。

麩金，由本境商人出口，募工採挖，每年約五百餘兩，每兩易銀三十兩，共銀一萬五千兩。若無人採挖，即無分釐可產。

硼砂，蒙古自柴達木地方採取運來，經本境工匠煉製使淨，由商販運赴各省消售，每年約二萬斤，每斤價二錢，共銀四千兩。

火硝、硫磺，蒙古有柴達木地方採取運來，消售於本境，每年約千餘斤。有事時，備製軍需每年可自千餘斤至二、三千斤，每斤二錢，共銀二百兩；承平時硝以煉銀磺以然火而已。

鉛，自蒙古運來，售於本境，本境及甯郡製器消用外，仍轉售於青海各番缺乏地方，每斤價二錢，共銀四百兩。

皂礬，蒙古自柴達木地方採取，運來本境及甯屬地方，染色消用，染革最宜。每年約萬餘斤，每斤價五分，共銀五百兩。

又　駱駝毛十六兩爲一斤，自蒙、番運來，每年約二萬餘斤，本境及甯郡消用，每斤二錢，共銀四千兩。

鹿茸角，自蒙、番運來，每年大小約四百餘架，境外商人來丹收買，販至蘭州、陝西各地消售，其價自二、三十兩至百餘兩不等，以五十兩估價，共銀二萬兩。

鹿退乾角，自蒙、番運來，每年由本境商販運赴陝西、漢中府消售，歲出約二萬餘斤，每斤價約一錢五分，共銀三千兩。

麝香，自蒙、番獵取來售，經商人販至各省消售，近來此物漸少，故價亦極昂，每年約二百餘元，淨仁每兩售銀至二十兩，共銀二千兩。蓋此物極渺小，攜帶最便，雖多出數百元亦非稽訪所能周也，故實數不能確知。

魚，每年約分兩節，夏季乾魚，冬季冰魚。而冰魚味鮮尤珍貴，每魚之價夏約二、三分，冬約五、六分。青海西番無食魚者，專由蒙古釣取運至丹邑，售於蒙、番至蘭州、甘、涼各地消售食用，兩季合計共魚約二十萬，每條以四分計，共銀八千兩。

又　按：丹地自境外運來之貨爲必需而不可少者，粗如竹籠、箕、篩、蒸籠、帽纓之屬，皆待人而給。至雨蓋、洋傘、洋巾、花邊、脂粉、洋胰、洋藥水、洋刀翦、雕刻木器、洋磁、漆盤之類，則又花樣新出，奪目炫睛，其見而愛、愛而買者，彼族所以擅商學之能事，移世人之好惡者也，又何能於區區丹邑而使其必不然耶。日用之需不能自製，輸出之品百無一二，欲拔商界以療吾丹民之貧，則必於農工二業加之意焉可。

丹地惟東路係通省郡大道，餘皆毘連青海，壤接蒙、番，山徑硤路，四通八達，然湟流水淺多石，舟楫不通，陸地崎嶇，車亦罕及。故運售貨物，番人用牛與駱駝，漢人用騾馬與驢，亦有肩挑揹負者，故貨價每增於運腳焉。

昔嘉慶、道光之際，以丹地商業特盛，青海、西藏番貨雲集內地，各省客商輻輳，每年進口貨價至百二十萬兩之多。故當時奏請改主簿爲同知，爲理商也。至咸豐、同治，久經戎馬，番貨委積，顧問無人，丹地商業之衰未有甚於當時者也。嗣因收買羊毛之商來者日多，各項皮貨販者亦衆，故貨價皆蒸蒸日上，相曩皆似大有進步矣。然每年進口之貨，推其極數約四十餘萬，較之曩昔僅三分之一耳。且昔年貨價平允，今增湧倍，蓰即羊毛一項，比諸光緒初年七倍於前。知貨價之增，則知貨額之損，細究其故，詢諸老於商者，咸謂昔年蒙古、西番、藏番、玉樹各商之貨皆聚於丹邑，毫無他泄。近來藏番之貨西泄於英吉利、印度之商，玉樹遠番之貨南泄於打箭爐，松茂之川商，蒙古近番之貨北則甘、涼、瓜、沙，南則洮、岷、河州，無所不之，甚則川、甘邊屬商民之狡者私行出口，溷居番地，希圖漁利，爲之播弄而倡導紊亂定規，以致蒙番貿易之途紛岐多方，事不歸一。即以鹿茸一物而論，昔年至千七百餘架之多，今則三、四百架而已。其他

皮毛各貨之衰減數亦類是，以價之過昂也。在蒙、番，以少貨售多金銀，皆輸出於出夷，而丹地舖戶虧空閉歇者踵相接，背相望也。閒嘗窮其端，竟其委，合計丹地出入貨值各至數十萬之多，而本境商業不能起色，外制於居奇之蒙、番，內制於多財之善賈者，一則貨本之簿，一則情勢之渙也。使有明於商學者爲之提倡而團結之，然後出入各貨整齊劃一，俾有條而不紊，自利興而害除，是非立，商會以聯合之，則亦終受制於人而已矣。

又　本境商業中，以收買羊毛、駝絨之各國洋商爲大宗，其次皮商入貨以茶布爲大宗，而雜貨亦與之相埒，約爲區分厥自數端：一開舖坐賈者，漢番人皆買其貨，而尤以番貨爲有利。一出口貿易者，以收買蒙、番羊毛、羔皮爲大宗，較坐賈者爲獲貨獨厚。然每被番匪搶劫，以致本利一空，竟有隕其生者。故人皆憚之，必賴有名番目保護而後行。一開歇店以招住蒙、番者，蒙、番貨物皆歸歇店買賣，然近年蒙古無居歇店者，故歇店僅住番子，此業非請領官憑者不能充，本境約五十餘家，業此而致富者一、二，其賠累負債者皆是也。一提籃行賈者，每日上市專售蒙、番零貨，其善於經營者八口之家亦恆賴以溫飽焉。至近年有赴北京、陝西、四川辦買貨物者絡繹於道，亦以見本境商業之甲於土農也。營商業者約有千人，資以食者四千餘人。

又　掛麵，本境製造者三之一自甯屬各鄉製成，運於本境消售者三之二，合計約五十萬斤，本境食用者五之一，餘皆售於蒙、番，每斤價二分，共銀六千兩。

清油，市例以二十四兩爲一斤。本境製造者十之七八，餘皆來自甯屬迤西各鄉，合計每年十萬餘斤，售於蒙、番者十之三、四，每斤價一錢，共銀一萬兩。

茗流酒，境內農家皆能製造，亦有專製專沽者，鄉間婚娶酒席皆資焉。年中熬製不下二千餘缸，每缸以六錢計，共銀一千二百兩。

小木笥，每年約三千餘件，均售於蒙、番，用以盛油、酒、醋各物，價以一錢，共銀三百兩。

木箱子，每年約三千餘件，均售於蒙、番，專盛掛麵，價以三錢，共銀九百兩。

水菸，每年約十餘萬斤，本境製造者十之三，由甯郡碾伯各處運來者十之七，皆售於蒙、番，本境吸食者僅什一而已。更有運蘭省棉葉及小包，各菸售於本境者其數不多。每斤水菸以一錢計，共銀一萬兩。

又　皮繩，以牛皮製者最佳，每條五六錢，亦有以驢、馬皮爲者，每條約二、三錢，歲出約二千條，農家用者極多，間亦售於境外，以四錢估價，共約八百兩。

皮鞴，卽用蒙、番牛皮，經丹地工匠製成，仍售於蒙、番、玉樹等番，每年約萬餘雙，其價自六、七錢至一兩餘錢不等，以現時八錢估價，共銀八千兩。

皮鞋，卽用蒙、番牛皮製成，尤多用野牛皮，本境農作人服用外兼售於甯屬及碾伯一帶，歲出約萬餘雙，每雙二錢，共銀二千兩。

股皮，卽用野馬皮及本境馬騾驢等皮製成，股皮，黑色。版子，白色。脅皮，綠色。均售於湖北商販，每年五、六千張，多至萬餘張，每張一兩五錢，共銀一萬兩。

按：皮鞴、股子等貨，卽蒙、番運出牛馬等皮之額，然皆經人力之製造，生料已成熟貨，故特別標之，非重複也。

又　口袋，卽以牛毛織成者，每歲約千餘對，更有行路被鞘、捎馬、小搭之類，皆同製之。除本境消用外，一半售於境外，口袋每對一兩，共銀一千兩。

毛褐，以羊毛捻線織成者，厚緻溫煖，亦能資以禦寒，工作下人服用大半資焉。歲中織造約千餘疋，每疋三兩，共銀三千兩。

毛氈，由蒙古製造，運至本境者曰達氈，卽韃靼之意，本境製者曰清水氈，稍精細而亦耐久。本境消用者半，一半售於境外，合計約萬餘條，每條價以一兩，共銀萬兩。

酥油，西番以牛乳製成，運至本境，轉售於蒙、番及各寺院消用，本境土人亦嗜食焉。甯郡、蘭省皆有食之者，市例以二十四兩爲一斤，每年約萬餘斤，每斤價二錢，共銀二千兩。

小刀，本境製成，專售蒙、番，每歲約三千把，價以二錢，共銀六百兩。

鐵鍋叉、馬鐙、馬絆、杈钁、斧頭之類，皆售於蒙、番，每年約三千斤，每斤價三錢，共銀九百兩。

石灰，每年約百餘石，磚瓦合縫及粉飾牆垣之外，亦爲製熟牛馬皮之用，每升五分，共銀五百兩。

又　藏貨，每年由西藏商上差噶爾臻運至丹邑，共約千餘包，其中氆氇居十之五，藏香居其二，藏經居其一，以金寫者值最昂，每卷經有售銀五、六百金至千餘金者。其餘如棗、杏、花茜、紅花及各等藥材居其二。其中惟藏香最著名，每一束有售銀數兩者，而氆氇之最佳者每疋亦售銀四、五十兩，約估其值每包價以五十兩計，共銀五萬兩。消售於丹地者不及十之一，即由藏番自行駝運，近赴甯郡塔爾寺，遠或徑赴北京、大庫倫各處消售。蓋藏番自運，無論何地往返貨物皆不徵收釐稅，故任行內地，漫無限制，紊商規而漏稅則莫此爲甚。雖曰優待，遠人而勢成偏頗，此風要不可長。故欲整理丹地商務，則藏番進口貿易宜以定口爲售貨之所，而不可任其自由貿易，啟將來藉口之漸也。更可慮者，英吉利窺藏已非一日，印度之路已越喜馬拉山而東矣，將來或逞無厭，援今日藏商之例以橫行於腹地，將何詞以拒之。履霜堅冰宜防於未然也。

玉樹番貨，每年自玉樹土司地方駝運牛皮、羔皮、野牲皮、毛褐、蕨麻、茜草等類至丹消售。道光之時售銀六、七萬兩，見平番奏議。近年二、三萬兩而已。仍由丹地採辦綢緞、布疋、桃、棗、糖菓、絲線、佛金、玩器、銅、鐵各貨，每年有二次來丹貿易者。

又　自內地運入本境之貨，運貨皆資馬駝，車亦罕有用者。

洋布，自內地運來，有徑赴西安、天津採辦者。大半售於蒙、番，每年約五千疋，其中斜紋最多，每疋以六兩計，共銀三萬兩。更有絲布、花布、竹布來售於本境者極多。

大布，自內地運來，自陝西三原運來者多。每年約一千卷，每卷二十五兩，共銀二萬五千兩。什七、八本境服用，售於蒙、番者不甚多也。

附：茶自蘭州運來，每年約萬餘封，大半售於蒙、番，每封現價二兩，共銀二萬兩。此外如黃茶、竹筐所盛。磚茶、川字號無紙封者。雖例禁亟嚴，而番僧、蒙、番私相交易於境內者亦不少，然形跡詭秘，其數逾難詢訪而知矣。

羽綾，自內地運來，每年約一百疋，全數售於蒙、番，每疋六兩，共銀六百兩。

洋緞，自內地運來，每年約四百疋，售於蒙、番者半，本境消用者半，每疋八兩，共銀三千二百兩。更有泰西各緞新出運售者亦多。

又　佛金，自內地運來，每年約一百萬張，售於蒙、番、玉樹各寺院泥塑佛像及彩畫廟宇鍍金之用，懸掛匾額以金裝字亦多用之，每張一釐，共銀二千兩。

鐵鍋，每年約一千餘口，自內地運來，來自山西者多。大半售於蒙、番，每口一兩五錢，共銀一千五百兩。

銅器，如鍋、罐、茶壺之類，銅有黃白兩種，皆自內地運來，全數售於蒙、番，每年約二千餘斤。斤價五錢，共銀一千兩。

鐵，每年約萬餘斤，多自漢中運來，爲本境鐵工製造之用，每斤價一錢，共銀一千兩。

大米，每年約市量百餘石，自甯夏、甘州各府運來，本境食用之外，間亦售於蒙、番，每升三錢，共銀三千兩。

小黃米，每年約市量百餘石，近自甯屬各鄉運來，全資本境食用，每升二錢，共銀二千兩。

麻，每年約萬餘斤，自河州、甘、涼各地運來，全資本境消用，壓油、紮菸及番皮鞴用者極多，斤價一錢，共銀一千兩。

又　細泥磁器，即製於江西者，自漢中運來，亦有買自天津者，每年約百餘擔，十之七、八售於蒙、藏番、玉樹，其二、三成本境使用，每擔以六兩估價，共銀六千兩。

陶器，即粗泥窰貨，如水缸、瓦盆、砂罐、酒瓶、水壺之類，更有灰色泥器，土人呼曰瓦缸盆，均自境外產，有煤炭地方燒成，運來全係居室者之用。每年二百餘擔，每擔二兩，共銀四百兩。

石煤，每年四、五十萬斤，自大通縣屬煤窰運來，本境消用，斤價六釐，共銀三千兩。

煤磚，亦自大通煤窰運來，本境消用，每年約二萬塊，每塊以一分計，共銀二百兩。

紙張，每年粗細約二百餘擔，大小山紙及草黑各紙最多，梅紅、土連次之，宣紙又次之，每擔約四十兩，共銀八千兩。

酒，自西甯縣屬威遠堡運來，每年二百餘擔，大半售於蒙、番，少半

本境消用，每擔二十兩，共銀四千兩。

又　靛青，自蘭州運來，每年五千餘斤，專供本境染布消用，每斤六錢，共銀三千兩。

土藥，自碾伯及甯屬各鄉運來，專資本境吸食之用，每年約萬餘兩，每兩二錢，共銀二千兩。

麥麪，自甯屬各鄉運來，每年約市量五千餘石，一半本境食用，一半售於蒙、番，每升價以八分，共銀四萬兩。丹地城市多食麥麪，什七、八皆仰給於甯境。

青稞，自甯屬各鄉運來，每年約市量二千石，全數售於蒙、番，每升價以六分，共銀一萬二千兩。蒙、番需用青稞近年頗多，約計其數市量在五千石上下，故本境所產糧內，售於蒙、番者亦不少。

藥材，自內地各省運來，每年約三十餘擔，本境藥舖消售，每擔價四十兩，共銀一千二百兩。

木炭，自甯屬拉沙爾及拉爾甯各莊山林內燒成運來，專資本境鐵工、銀工爐火之需，每年約一千餘擔，每擔二錢，共銀二百兩。

柏木板，每年約五六百葉，西自青海，南自貴德，東北自大通各山林運來，專資本境作棺之用，約共售銀六百兩。

又　瓜菓，瓜如西瓜、菜瓜，菓如杏、榛、梨、桃、柿、蘋菓等。自蘭州及碾伯、貴德各處運來，專資本境食用，每年約三百餘擔，每擔五兩，共銀一千五百兩。

蔬菜，自甯郡附郭園圃內運來，如蘿蔔、白菜，初生之時皆資焉。韭則全資甯郡之產，餘如大頭菜、葱蒜之屬，每年五六百擔，約共售銀一千兩。

帽，如秋帽、夏帽、氈帽、小帽，皆自內地運來，每年五千頂，每頂約銀三錢，共銀一千五百兩。

韈，羽綾絨布所製者，自蘭州、西甯運來，每年約千餘雙，每雙一兩，共銀一千兩。

白帕，蒙古謂之哈達，蒙、番見面以爲禮敬之物，每年約萬餘條，每條三分，共銀三百兩。

馬鞍，紅白兩種之外，有股皮包釘及鯊魚皮裝飾者，皆自內地運來，每年千餘具，其值有自五、六錢至一兩數錢，甚有至十餘兩者，然甚少也，每具以一兩計，共銀一千兩。

又　雜貨，如書籍、圖畫、筆墨、香表、鞭爆、棉花、針線、頭繩、絲線、篦梳、鈕扣、首帕、洋鐵盆、洋火、調料、洋顏色、海菜、醬菜、洋紗、綢緞、故衣、玻璨器具、白銅鐫花飾具及一切花鈿、珠翠、玩好、美觀之物，共約三百餘擔，皆自北京、陝西、四川、秦州、蘭州各地運來，每擔估值百兩，共銀三萬兩。

清・韓志超《西寧新志》卷九《風土》　其交易以錢三十三爲一百，謂之『畫』，倍之，謂之『股』。積四股二畫爲一千，緡之，謂之『弔』。合三緡得足錢一千，而短陌者復三十有四。凡宣郡所屬多同，名曰『宣錢』。

清・松筠《衛藏通志》卷一一《貿易》　衛藏地方爲外番往來貿易人等薈萃之所，南通布嚕克巴，東南通雲南屬之番子，東通四川屬之打箭鑪以外各土司，北通青海、蒙古直達西甯。惟西通巴勒布及克什米爾纏頭番民，常川在藏居住，設廛興販者最多。

清・陳克繩《西域遺聞・物產》　交易以銀爲錢，大如五銖，實其中，不可以貫，上刊花紋，每圓重一錢五分。物價遞少，則遞剖其半，曰半個，曰乂，曰鬚，曰撒，猶分厘之數，蓋愚番不識戥星故也。鑄自白布。白布，西域之隣國回民也，流傳數千里，至於雅郡。然始則藏外皆範紋銀，今雅郡奸民仿式製造，雜以鉛銅，非老賈未能辨眞贋。而銀錢之價遂減，紋銀三之一，其花紋以象牙八卦稱者，更爲惡劣。

清・松筠《鎮撫事宜・秋閱吟・札布桑堆》（桑薩至此九十里屬後藏。）　遊牧人安恬，鞭牛運池鹽。鹽池在阿哩境內，此地番民以牛運鹽，日行三十餘里，還須四閱月。班禪嘗懷撫，賦稅不曾添。

清・和寧《西藏賦》　乃有別蚌行商，躔頭居市，此兩部落番回，常川赴藏貿易，藏中亦有安家室者。貨則珊瑚、鬆石、蜜蠟、青金、蠙珠之奇，采玉、文具、琉璃、瑪瑙、象牙之美。氈氇、褐毯之精，金線、花毬之綺。毛罽、氆氌、毳布、麻枲、茶塊，充閭銀錢遍里。藏地行使銀錢，向由廓爾喀

鑄造，販運至藏易銀而往。乾隆五十八年，欽定章程令達賴喇嘛自行鑄造乾隆寶藏錢文。由川省派文員監鑄。

清・鍾賡起《甘州府志》卷三《國朝輯畧》（乾隆）十八年七月，大風晝晦，五色如電，再踰時，冬鷄早鳴。是時邊境寧謐，徵發不擾，休養既久，物阜民康，甘州每麥麪一觔其值制錢五文，而百物稱是。七月風異，冬月漏再下，羣鷄皆鳴，父老以爲踰年西征先兆。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三　晝則攀援上下，無里可紀。夜則蜷跼冰帳，聽牛馬嚙雪聲。時值軍興，番物騰貴，每束芻索銀八錢。牛馬不得宿飽，輒道斃。牛糞供炊爨，買亦論觔，任其索直，不能與校。

清・陳克繩《西域遺聞・風俗》　胡賈貲鉅萬，善識珍寶，所攜貨如紬緞布皆以卡吉名。卡吉者，其地也。花紋精麗，視中土所產更勝。藏中人以大賓待之，所居室器物精良，衣地以氍毹。娶妻，女生子絕疎秀，逾十歲即長髭鬚，漸長，目愈深，鼻愈凹而昂，其種類然也。《馬氏通考》載，康居回人皆深目高鼻多鬚髯，善於商賈，殆即是歟。

清・盛繩祖《入藏程站》　莽里過龍新山，春冬多積雪。三十里過邦木，有碉房、柴草，有塘鋪。中有甯靜山，勒碣石與西藏分界。南行經大山，五十里至南墩，有漢人寺，每年七月巴察兩地客民皆雲集貿易，如內地廟會。過山四十里至古樹，有人戶、柴草、塘鋪，計程百二十里。

清・升允修，安維峻纂《甘肅新通志》卷九七《志餘・軼事》　明設茶馬金牌一十六面，以其上號藏內府，下號給曲先等四衛及申藏等十三族。其文左曰皇帝聖旨，右曰不信者斬。每三年一遣京官齎奉合符。凡徵馬三千五百匹，上馬酬茶一百二十斤，中馬七十斤，下馬五十斤。歲給甘鎮馬千九百匹，以供征操。

器用

清・鐵船居士《藏紀概》　碗有銅、磁、木三種，各有大小，碗柄不等。磁者皆中國永樂、宣德、成化年間物，編細草爲套，套極工緻，其值貴。

木碗最貴者曰拉姑哩，本千年老樹之癭瘤，藏人夜伺之，見有光者點記斲爲椀，遇毒物即浮白沫，以針釘之入木，旋即自出，亦異物也。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一　喇嘛累茵而坐，有厚二三尺者。番俗無几案椅橙，隨地坐卧，惟喇嘛則重茵以示尊焉。

番俗以茵褥分貴賤，隨時加添，有加至六七茵者，皆文錦、粧花，極華美，中絮以獐毛則濕氣不入也。

番人所卧，止有茵褥，從不用被。雖至貴，亦只用隨身衣服作被蓋之。偶有用毛氈，蓋於腳後，夜間亦從不輾轉，幼習使然也。

又西二　藏佛銅質鍍金，亦有範以黃金者。小者扶寸，大者高三、四尺。土人云，以極小極大者爲貴。其高七八寸者，不甚貴也。其佛中空，以座承之。喇嘛去其底，實以藏經，搖之簌簌有聲。或謂佛之佳者，其腹自然作聲，非也。予曾購十餘尊，令番人別之。其佳者置諸額上，否則搖首置之而已。大約以數十年或百餘年前所鑄，面目活脫，腰細而斜者爲佳。每一寺中，大小藏佛不下千百。喇嘛餽遺必用之。而以哈達、毯氈、藏香、諸物儷之，則佛亦可爲酬應之資矣。又有歡喜佛，作男女裸體交媾狀。有繪諸壁者，有範以銅者，陶九成《輟耕錄》所稱演揲之壁，殆即此與？予曾得其一，乃馬實夫所贈。高二寸餘，共三人，一偃卧於下，一男挺腹立其背上，一女以口承男項，以腹貼男腹，又以左足施於男之腰間，一手執元寶，一手擁男之項。其私處施關捩，可以動盪。下有『大明永樂年製』六字。其字横列，自左而右。

又　藏佛大至尺外，貌相精巧、莊嚴，亦甚貴。彼中非數十金不能得一尊，以年久受香菸者爲重。佛腹裝以經卷、五穀、金銀。大喇嘛造佛一堂，必延有名望大胡圖克圖誦經數日，所費甚鉅，故甚珍重。若布達拉尋常鑄造，以供酬答禮物，皆不甚重也。

相傳唐時甲噶爾崩一銅山，即以此銅造利瑪佛共百餘尊，妙相莊嚴，銅色如紫磨金，光燦陸離。予曾見察木多帕克帕胡圖克圖進貢一尊，又曾見沙瑪爾巴抄沒呈繳者一尊，皆不同尋常。

又　文靖詩：『釋迦無上義，妙在轉法輪。可怪野狐禪，作此芻狗陳。轆轤響井畔，桔槔喧河濱。以之代梵唄，愚頑不可馴。去者日以故，來者

日以新。循環爾何與，旋轉還大鈞。』予疑此卽轉輪殿之遺意。不過具體而微爾。亦有鑄銅肖其形，高五六寸，手轉之而誦佛者。

清・張庭武修，楊景昇纂《丹噶爾廳志》卷四　丹邑地處極邊，論地產則山高氣寒，土瘠民貧，與甯屬西境犬牙相錯。小麥盛產於甯境，而丹地產麥必上腴之田。黃米、菽葉甯邑所產，而丹地無之。瓜菓與酒專資於甯屬，故穀食、蔬果、木煤之類大半仰給於境外。柳雖最繁，三十里外不能植矣。山峯重疊，川原窄小，平坦水田截長補短，無十里之平方。論製造，則丹民衣食仰給於農業者半，仰給於工商者亦半。然近來商業不振，衣食之塗愈艱矣。蓋各種技藝皆極拙陋，聊供番蒙器俱。此外，製造出境之貨實無其品。他如工匠所用之械器，農家耒耜，且十六七來自境外，工商業之不振可想而知。漁海獵山亦謀生之道，而三十里外皆爲番帳住牧之所，漢民不能與之爭也。畜牧牛羊之利人皆知之，而番匪之搶劫堪虞，兼之牧地皆蒙番之所有，漢民雖垂涎而不能也。

清・余慶遠《維西見聞紀》　人髏飲器。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爲飲器，想亦用其髏耳。古宗之制，不謀而與古合者，此器也。人髏四片，有理無隙，相合不散，古宗漆之，而盛於囊，佩於身，謂可卻鬼。盛湯水獻佛，非此不爲敬。其飲茶酒，必取而酌之如瓢，捧而飲。阿墩子以上，古宗死，剝肉食鵰，剝工售此器；阿墩子以下，於屍棄之水，置之木者，肉潰而取之。城外蘭經寺紅教喇嘛，皆麼些也，無此器。四寶喇嘛畀以三具獻佛。

人髏鼗。法以二人髏骨，漆而合之，以人肱骨爲柄，脛骨帶筋漆聯之，爲兩旁耳。作佛事，則如播鼗式，持而搖，黃教喇嘛皆有之，西藏紅教喇嘛亦有之。

人骨笳。黃、紅教喇嘛人各一笳，以人臁肋骨爲之，吹以逐鬼。作佛事，亦吹之，聲如觱篥，而淒商過之，聞之令人悲而栗，剝古宗屍而得。及取於水木間潰屍者，皆不貴。貴修而肥者，竅深大，而其音肆；貴華人者，骨薄而潤，而其音清，尤貴修而肥之華人者，其音肆而清；尤貴生剝修而肥之華人者，音肆而清，而有生氣，而應愈遙。西藏賊曰夾霸，華人爲商於其地，劫其貨，生剝其二臁肋。黃教喇嘛輒以數十金購之。蓋華人臁肋骨其所貴者，雖不備，價亦十數倍也。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一　藏地文職之最尊者，稱噶布倫，如內地宰相。武職之最尊者，稱戴綳，如內地將軍。其稱人之頭顱亦曰噶布倫，蓋以其尊而名之也。鑿死人顱骨供佛前，其色澹黃，微漬血痕，厚半寸許，若仰盂然。總以高行喇嘛之噶布倫爲上品，或有刓作數珠者最爲珍重。亦有以顱骨當杯斝者，亦有兩顱相背，中聯以金，兩面蒙皮作博浪鼓者。

噶布倫官名，頭顱呼爲噶布拉，卽天靈首，音微不同。余見一噶布拉，其頂有自然佛像二尊，眉目皆具，此眞修喇嘛一心向佛，是以頂門結成佛像。此物係沙媽爾巴珍藏，由廓爾喀獻出，解送京師。

又西二　廓羅，實土於皮作棗軸狀，高四、五尺。其外有施朱色者，納梵夾其中，用本架排豎檐下，手推旋轉，謂可代頌佛號。施列門外如官衙之轉筒然。

又　予向不解數珠之用，及見西藏喇嘛無不手持一串，亦有懸諸項者。珊瑚、椰子、噶布倫、札木札雅，均可爲珠。一日見三喇嘛藉地坐，一喇嘛從皮岱中出紙一片，上有番字二行，自右而左，橫讀之語不可辨。一喇嘛亦從岱中出小骨棋子、小石之類，錯綜陳於地上。一喇嘛掐數珠，或一二顆，或七八顆，如是者數四，又掐記念其珠較小掛於數珠之旁，凡三串，串十顆，謂之記念。一二顆，不半日，岱中之紙畫出。三人蟬聯，各誦一句，皆首領之，似其數已經算畢，無絲毫舛繆者。蓋大珠以記零數，小珠以記總數。如內地之算盤也。而其法較捷，否則數珠不幾成贅疣乎？

又　番鼓周圍八九尺，視常鼓較扁。下施木柄，長數尺，殆製如鼗鼓，恢而大之爾。喇嘛席地趺坐，左手拄鼓，右手以槌擊之，聲甚宏壯。番鼓有數種，有柄者其一也。一種大扁鼓，番僧負之踴躍，背手反擊之聲，皆應節以爲能。一種小如腰鼓，兩面以人皮蒙之，聲極細脆。一種如尋常貨郎所執，亦以人皮蒙，執而搖之可召鬼。

沈硯怡言：『又有以兩喇嘛顱骨，相背聯之以金，中鑲銀柄，兩面蒙皮，而有耳持柄而搖。製若鼗鼓者，極爲貴重。曾於鬆湘浦相國處見之，云是駐藏時達賴所贈，骨作淡紅色，甚光潤。』

又　藏佛沿街攤賣，率以年代久遠者爲佳。又有小如粟米者，貯以銅龕。大如桃杏之仁，懸諸胸間，謂之護身佛。吾聞如來願舍身，不知何以範成千百億身，不足供養也。《譯史》載異產云，一銅佛烏斯藏所鑄，愈小愈貴。

藏佛以甲噶利瑪佛爲最重。傳係唐時甲噶爾山忽崩，出銅數千觔，鑄佛像若干。流傳至今見者甚希。其銅作紫磨金色，寶相精嚴，僅見其二。其餘以古而相貌莊嚴，製作精工者爲貴。不拘大小，以受香菸最久者爲重。凡胡圖克圖及世家大族，積趲金銀無所用之，不尚奢華，飲食、衣服皆有定數。乃發願鑄佛一堂，或一千尊，或五百尊。鑄成日必延有名望大胡圖克圖唸經數卷，然後裝臟腹中，實以小卷梵經及青稞五穀，亦有雜以金銀屑者。所費甚鉅，或萬金，或數萬金，此等物皆供於家廟，不輕送人。其前後酬應送禮之佛，多新鑄。并有空腹無臟者，不足貴也。又有小銅塔，大可四五寸，中亦有臟，彼中以投贈極爲珍重，謂每座可值五十金云。

清・青玉山房居士《金川舊事》　人皮鼓，人家有事，必延土僧及喇嘛禮懺經堂，人家各有經堂。口誦佛經，手持牛羊肉脯咀嚼，梵筵樂器中有聲似觱篥者，削人脛骨爲之。又有小鼓如鼗者，截兩骷髏，以膠漆粘連顱門骨，兩面蒙人背肋皮，薄似羊皮，色微黃，腥穢特甚，令人毛髮森植。

清・張其勤《廬藏道里最新考》　二十二日，乘皮舟渡河。舟長五六尺，寬僅三尺許，前銳而後豐。以木條作胎，外包牛皮，無柁、無篙。搖雙槳以進。較之中渡者稍大。每舟可容三四人，多則不勝矣。約二十五里至西藏拉薩宿。萬嶺迴環，儼如城郭，童童濯濯，草木不生，佛經所謂鐵圍山者，不啻指此。是日晴。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七　〔光緒三十年十二月〕十五日辰刻，恭赴磨盤山關聖廟行香。回署，家廟各神位前行香。昨得小海螺，詢之蓮芳，此地轉郭拉所用。每一叩，將海螺在頭上一欄，叩其上轉。郭拉有大小之分，大郭拉大招、布達拉山皆轉，小郭拉惟大招而已。所謂郭拉，如北地拜香之意。然亦有不拜者，僅手持瑪密轉走。

清・升允修，安維峻纂《甘肅新通志》卷九七《志餘・軼事》　西域、蒙古祈雨，以砟答一作鮓浸水中呪之，輒有驗。其人亦名砟答氣。砟答生馬、牛、驢、羊諸畜腹中，在腎者尤良，形似鸚哥嘴者爲最重，大可如拳，色或黃或白，堅如石。生畜腹中，畜漸羸瘦，久則死。生剖得者爲靈物。尚書宋牧仲《筠廊偶筆》載，崇禎甲申七月，季家馬生卵，紅白相間，重三觔，小者觔許，凡三枚。大者如升，質色如雀卵。考之書，凡獸皆有之，名曰砟答，治奇疾，書名者生牛馬腹中者良。觀此可知，砟答古已有之。且不特可以祈雨，兼可治疾患。

清・許光世、蔡晉成《西藏新志》卷中　藏人念陀羅尼，以佛珠默識其數。西人形容其聲，謂如貓念佛。佛珠初本渾圓，因輪數不已，久久遂磨成簿小之管，甚有消滅者。

佛珠之種類不一，或以中國內地樹木製之，或以產於外部喜馬拉亞山某樹之種子製之，或以人之頭蓋骨製之。俗謂各種佛菩薩，當因其所好，佩帶佛珠。觀世音菩薩，則以貝殼製成白色佛珠瞻拜之，死者以頭蓋骨製成之佛珠爲之誦經，尚有玻璃、水晶、蛇脊骨、象腦中硬物質、赤檀香、及胡桃等種種製成者。

清・汪元綱《岷州志》卷一一　岷地縉紳富戶及中等之家，桌椅之設甚備，然臥榻絕少，所喜者惟熟炕耳。以下則坐臥惟憑一炕，客至則揖之使登，設矮桌於炕上。凡置酒設饌與夫展卷作書，皆在乎是。遇試事每席地而坐，攲矮桌而書之，黨塾中之肄業者亦然。櫃架盤匜之屬多用描金磁器，貴而不工，聊以備用。每旗亭沽酒，雖數客，主人僅設一盞，其難可知也。銅錫鐵器若刀劍壺樽，固多有之，工人亦頗良。盛糧用口袋以粗毛布爲之，或以牛羊豕皮爲之，實糧其中，肢體宛然，名曰『渾脫』。盛草土用背斗，編野竹爲之，皆負而不戴，亦未嘗肩挑。如力不能勝，則惟車與驢是賴。大抵器多不產於岷，人復不善制器，故從簡窳。若瓦缶瓦盆亦非岷產，然往來懋遷者，絡繹不絕，則用之者多。所云擊甕叩缶，眞秦之聲，有由來矣。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一　札木札雅，木名，獵古爾樹之癭也。澹黃色以製椀，云可辟毒，毒入則沸。制較碟子畧深，亦有以癭木爲之者。無貴賤男女，懷中各蓄一椀，食糌粑、酥茶皆用之。食畢舐之以舌。有用金、銀、綠松石、寶石鑲嵌者，以花紋周身勻細者爲貴，價或數十金。蓋藏地無瓷器，以木代之。椀無大小，統名之曰札木札雅。

清・陳登龍《裡塘志略》卷下　甕器裡塘甚貴重，蠻人皆用木盌。木

盌以葡萄根爲上，土官、頭人飾以金銀，常人則否。至西藏所出札木扎呀及渾拉爾木盌，惟堪布、土官有之，餘人不能得也。札木札呀木色微黃，堅潤，有細紋。渾拉爾木色亦微黃，花紋畧大。皆能避毒，價值昂貴，至有數十金一具者。

清・姚瑩《康輶紀行》卷六　古云西域有藤爲盃，可解酒病，名消酲杯。余訪之今已無。惟有木名札木札鴉，以爲杯盌，可解飲食毒耳。然亦不易得。嘗見乍雅二呼圖有一盌，外裹以金，其貴重如此。《圖識》云，藏中木盌有二種，一名札木札鴉，木色微黃，堅潤有細紋，能避毒。一名渾拉爾，木色微黃，花紋略大，亦能避毒，其價俱昂。

清・陳克繩《西域遺聞・風俗・物產》　以木爲盌，貴賤皆懸於身、盛以袋。貴者用錦綉，遇食飲卽自取盌。擇木之最堅實而香者磋之，或用葡萄根。上則那叭叱，更上則拉姑兒木，最貴則爲雜不牙，木花紋精細，盛以熱湯沸如珠，遇毒則溢。一盌之值，白金數十兩，皆產於藏西之喇里。紹按：《竺國紀游》卷一，札木札鴉，木名，獵古爾樹之瘤也，澹黃色，以製椀云可辟毒，毒入則沸。制較碟子略深，亦有以癭木爲之者。無貴賤男女圖中各蓄一椀，食糌粑、酥茶皆用之。食畢舐之以舌。有用金銀、綠松石、寶石鑲嵌者，以花紋周身勻細者爲貴。價或數十金，蓋藏地無瓷器，以木代之。椀無大小，統名之曰札木札鴉云。按，拉姑兒木卽獵古爾圖也。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五　〔光緒三十年四月〕二十九日。余鶴孫早來談。昨日水石盌白色配黃銅托，蓋舊玉色配白銅托，蓋此地呼爲酥茶盌，似不甚俗，住房中可作陳設用。午後上樓，鶴孫來商公事，幷買得微圓形名爲螺蓋，係螺之連內處，堵頭有三寸橫徑，其螺不爲小矣。一面亮如珠，有寶光，一面暗，別無用處。因命劉光榮作桃形木榼蓋上，鑲此物可裝圖章，可另有意味。其實種種玩物，乃消遣之一法也。下樓，因作成太平桶二個，後均壞，不堪用，有四尺餘高，不知桶底取水將何法，可謂笨極。

又卷七　〔光緒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午後鶴孫拿珠子、子母綠來看，其子母綠塊不小，未曾見過。丁乾三、二尹家內女告，番女所用，懸胸前一件，其松石如淺翠色，不怪此處，賞之，原無翠羽也。最怪者有似瑪瑙，自成黑地白文作漢文式，式內有白圈，名曰四。四名作尖音，有兒字在內。記幼時家內念珠曾繫此物，頗小，形文似如此，名姿兒，想四字之轉音，蒙古亦重此。聞姿兒乃口外所得也。聞此物蓋能走。先年多以網得之，又一奇也。又聞土內平田山間皆有，然難遇。藏中及別處皆有，然不易得，生長土內。老樹內亦有刨着，尤怪者，自有一通眼可穿繩。長如橄欖，形亦有稍圓者。其圈以單數爲貴，其中有三圈者，可值銀七十文。如至九圈，可值千文矣。如二四六等雙圈，則價大減。聞佩之可避邪祟，恐故神其說，然此物甚奇。

又卷一二　〔光緒三十二年八月初四日〕午後由後門踏至練永福、永祺菜園，白菜已入窖，萊菔亦將入窖，大有深秋景象。路上青稞已登場，農具未免太笨，無碾子，驅牛踏之。木叉兩股，頗不適用。

清・張庭武修，楊景昇纂《丹噶爾廳志》卷四　磨，扇分大小三等，最大者輪徑三四尺許，厚七八寸，專資水磨磨麪之用。其次輪小而薄，以騾馬及驢推轉之，資以磨製豆粉、豆腐之用。最小者徑尺許，以一人手力轉運之，專磨炒麪之用，蒙、番用者極多，幾如無帳不有，漢民亦有用者。

碌碡，長二、三尺，徑七、八寸，兩端鑿孔，楔木駕於牛馬，以碾禾稼、取粟之具也，有八面、稜體等形式。

石臼，亦有大小數等，惟藥室用者稍大，小者人家所用，以搗調料、鹽、茶，俗呼茶窩。

石條，椎石作長方形，用以鋪階、砌級，廟宇中或平鋪作牆基至二、三層。

石柱，亦長方形，四面皆完整無缺，城市用以繫馬，墓間標以爲界用，最長爲華表。

石墩，作立方形，廟宇用以爲牆角基，富豪之家亦用之。以上各件皆用最粗之石，地學家稱爲花剛石者近是。

碑碣，其石質細緻，色碧，俗呼菜綠石，可雕刻獸類、花卉，鐫成大小字形，年久而不致侵蝕、剝落，遠勝砂石。因公刊石及墓碣皆用之，其石亦可作硯。

坊工以巨石土塊作屋牆，事屬尋常，農作人多能爲之。惟以磚雕刻人物、花卉、毛走等類，工多精緻，至以磚面劃作線紋花樣甚夥，爭出心裁，至數十種。

火硝，腐穢糞土中皆含硝質，馬牛羊糞灰中尤多。先以水浸灰土，攪

而澄之，消化水中，取其水煮之，水化汽而硝成矣。軍亂時賴以濟用，故製硝之法知之者衆。

畫工作彩畫油漆廟宇、樓閣、器具，及番僧寺院塗飾丹雘之類，用亦頗廣。此外，如丹青彩筆花卉人物山水作者亦多，然邊隅原乏師承，佳稱殊覺少也。

按：畫色料亦礦類也，故附於此。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二　番刀式不一，總以刃薄質輕者爲良。予曾購其一，視常刀畧長，刃薄如蒲葉，兩面可以隨手擺動，特不能屈之使曲爾。又有一種狀如薙草之鐮刀，而其刃外向，本狹末寬，拭之似甚犀利。

番刀以廓爾喀出者，鋼經百鍊，銛而堅利。其甲喀爾卡契之刀，雖式樣秀巧，亦屈之可纏於腰中，但鋼不及廓爾喀之堅。卡契無人不佩匕首於腰帶中，以之割肉。其裝飾金銀、珍寶，極貴重也。

清・陳登龍《裡塘志略》卷下　蠻人所用弓，木胎、角面短小而勁。亦有竹弓，兩竹合片，紮以牛筋，勁過木胎。矢以亦竹爲之，鵰翎鐵鏃，鏃如錐，長二三寸。凡出行必弢弓囊矢，身背鳥鎗，腰懸庫刀，結隊而去，示威武，亦以防『夾壩』也。夾壩云也者，譯言強盜也。

清・常明《四川通志》卷一九六《西域》　凡派兵之法，於各村抽派，或十名、五名，人馬不偏出。遇有兵革著盔甲。其甲有柳葉、連環、鎖子不等。馬兵盔上插紅纓及孔雀尾，腰懸刀，背負鳥鎗，執長矛。步兵盔上插雄雞尾，腰懸刀，外插順刀，攜弓矢，執藤牌或木牌，亦有執長矛者。其木牌寬約尺五六寸，長三尺二寸，繪虎形，以五色羽毛裝飾，外遮以鐵皮。箭以竹爲之，鵰翎、鐵鏃。鏃如錐，長三四寸。其弓木胎，角面，身小而勁。亦有以竹爲之者，兩竹片合紮之，亦勁。旂幟或紬、緞、布，分黃、紅、黑、白、藍五色。旂頂、旄纓各按旂色，若對壘然。每年於正二三月觀兵，審其鎗、箭、跑馬、跌撲諸技。演畢，以哈達、銀錢、酒食犒之。至四月，則派駐各隘口，既資防邊且兼牧馬也。

清・余慶遠《維西見聞紀》　口琴。竹片爲之，長四寸，闊三分，刳虛之，而中存一線之篾爲絃，首尾橫處皆存。絃首聯於橫，尾視橫齊處長一分，刳下其橫處，而絃寄於其間，如是者三具，絃粗細等而下。以左手大指、食指排持三片之頭，張口而置其正中於口間，以右手食指、中指、無名指搏上、中、下片之絃之尾長處，錯落而彈。噓氣大小，以定七均之高下。古宗、麼些、那馬、西番皆以簡佩之，彈以應歌曲，彈者身舞足蹈，而與歌合節。

又　皮爐，以全羖攏皮爲之。腹際爲孔，入竹筒二三寸，縫合之。人足踞皮後足，手提皮頭，自上至下按之，則筒中之風，息吹而出。以扇火，爨及冶皆用之。古宗旅宿野處，炊帶葉之柴而煙少者，恃此器也。

清・李心衡《金川瑣記》卷二　寨子正中一間必挖地爐，寘鼎鍋，爲舉家炊爨所。或支鐵架，或繫鐵索，下垂數十鼎鍋，一時並舉最爲便益。地爐四圍男女雜坐，烤火無間冬夏。漢人居夷地，久者雖夏日亦喜煨榾柮甚矣，習俗之移人也。

又卷四　夷人多膂力，類能手挽強弓。然弓小如箕，弦控牛筋，復麤笨不相稱。箭鏃利甚，卻無翎羽，是以射近能飲石，不能及百步之遠。又善用火鎗，鎗製亦與中華小異。綏靖有飛鎗手十餘人，能殪飛鳥，亦屯練中表表者。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一　番人弓製較短，如內地彈弓。外施朱漆，其質未審何物。云以番地堅厚竹爲之，力甚勁。箭亦甚短，箭鏃兩旁有二鉤向內，最爲鋒利，入膜不得出。

又西二　藏地燒瓷器皿絕少。尋常一盌直數金，是以中土人之客彼中者，亦用木盌，或鑄銀爲器。

又　木契，以兩木合刻番字，木旁用刀各削一缺或二、三缺，以爲符合。四川、滇黔番夷尚有用之者。

又　臙羊腸五六寸，空其中而塞其底，其薄如紙，灌以酥油，植以穗糞之以代燭。稍一傾側，油即外流，又須頻翦，否則其穗漸糞漸短，而腸仍外障如隔膜然，不能四照矣。

又　打箭爐一帶，番人重諸葛鼓，凡鼓體剝蝕，其聲磕磕者，可易牛千頭。

又西三　西藏不產竹，中義用以寫字之竹籤，長不數寸，倍極珍惜。

清・常明《四川通志》卷一九六《西域》　西藏不產竹。其識字頭

人、番民所用竹簽，倍極珍惜。有自內地攜竹器至藏者，輒不惜多方購致之。

清・青玉山房居士《金川舊事》 僧格桑有卧牀，雕刻龍鳳，繪彩陸離，形製甚巨，可卧數十人。有知者云，逆酋居中，妾媵環外，其淫縱何如。旋兵火焚之矣。

又 火彈即西瓜礮。牛皮爲殼，入火藥。然葉線投擲入碉，藥發人物並成灰燼，甚至堅碉坼裂。其功用爲不小矣。

又 夷弓小如箕弦，控牛筋，箭翎以竹片鏃，甚利。徹札然不能及遠。夷鎗形小，異綏靖，有飛鎗手十餘人，能獵飛鳥。

清・吳崇光《察爐道里考・自拉薩至亞東關程途》 第三站：住白地。晨行平坦，十五里至鐵索橋，不過橋，又行平坦十五里，至大喇嘛寺，該寺背山面水，南面係大河，【略】坐牛皮船過河。上岸不數里，即亞鎖大山。自拉薩至亞東關第一座大山也。牛皮船以樹條爲架，如龜形，用四張大牛皮縫成一大張，四方式，籠於樹架，上浮水爲船，不用櫓，順水性直渡斜對岸也。可載重千數百斤。

清・松筠《衛藏通志》卷八《兵制》 〔乾隆〕五十八年四月，工部尚書和琳、副都統成德具奏，爲前藏新設番兵挑選足額，一律操演，並赴後藏較閱各緣由，恭摺奏聞事。【略】臣等公同點驗，俱屬年輕壯健，堪以充伍。且各番兵，皆自備有鳥鎗、弓箭、刀矛。雖與綠營樣式不一，但番民習用既慣，自可毋庸更換，以節糜費。今照奏定五分鳥鎗，三分弓箭，二分刀矛之例，令與駐藏兵丁一齊操演。臣等頻加驗閱，已覺漸次可觀。現在選派綠營熟手數名，作爲教習，每日試演。臣等察其熟習者，酌加賞賚。生疎者，量予責懲。再過數月，可望均成勁旅。

清・盛繩祖《衛藏識畧》 西藏鐙具狀如弓鞋，俗傳爲唐公主履。其炊爨具狀如幞頭，亦傳爲唐尉遲敬德冠，番人仿而製之。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三 〔光緒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換烏拉）晨起，至河邊看番民所用皮船。以粗荆條豎編七八根，橫編六七根，長約八尺，寬約五尺，用生牛皮包之，遮過船沿，形如龜殼。用時放入水內，可坐四、五人。在前坐者蕩槳而行。不用時，將槳別入船內。一人負之可走，其輕捷非常。如用之軍中甚便也。

又卷一二 〔光緒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午後至園，見有拔草希圖餵牛。其鏈刀乃如半月形，看之甚笨，詢之割禾稼即此物。

又 〔七月初八日〕看鐵匠用風箱係羊皮一張，周圍縫妥，下以半張羊皮作底縫之，在底安一鐵管，尺長，馬箠粗細，一頭安於火內，一頭緊紮於皮上，其上如口袋嘴，安兩竹板，板中作小繩套，用兩指套入，開則提上，闔則按下，頗適於用。商人來往販貨無宿店，多打野盤，亦用皮風箱。不用兩板，更易攜帶，然非行家不會使也。

清・張庭武修，楊景昇纂《丹噶爾廳志》卷四 宮室以柳爲之者極多，間有用松者，皆運自境外。有平廈、起脊等名。他如廟宇、樓閣、牌樓雖不常作，而本境工匠能爲者亦頗不乏。

水磨，本境臨湟水幹流處磨渠深廣，有四、五輪排於一塘者，其水輪以樺木爲之，隨時修理，其工匠獲資頗厚。

田車以樺爲之，農家間有用者。然以山逼徑窄不便於行車，故不多也。

棺槨多以柳爲之，亦有以柏爲者，係蒙、番自口外運售，其值極昂。

槱凳以柳爲之，間有用尖葉柳者，自境外運來，稍堅，緻價亦昂。

木箱以柳爲之，售於蒙、番者極多，專盛掛麪，本境工匠大半業此。

背兜、土籠以蓆其編成者佳，間用柔軟柳條作成則稍粗矣。此工多農家所爲。

涼帽以蓆其爲之，足敷本境夏季服用，間亦售於境外，此工多甘溝莊人爲之。

箘以蓆其爲之，所以盛糧，農家置之以代箱櫃。

木笥、木筐以小木板箍成之，或糊以紙，塗以血，以盛清油、酒、醋，售於蒙、番。玉樹藏商及本境運水之筐，盛水之笥，飼牛豕之牢盆。

木椀盒以樺、柳等木製成，塗以彩色，售於蒙、番。

燭以清油及牛羊雜油和白蠟灌成之，其所製亦足敷本境之用。

女工內亦有紡線者，惟棉不產於本境，且運路極遠，價甚貴，故無利可俾也。至針蔽縫紉，則僅足衣其夫子女，故不足齒於興利之端也。

清・文幹《壬午赴藏紀程詩・（道光二年九月）初十日曉行》　荒陬無斥堠，何處報郵簽。曉日寒山上，崚贈第八尖。

又《班禪處借用穹廬，周圍上下及床幾鋪陳，皆飾細氈五色錦，北地所未覩也。余名之曰云錦窩，志一絶幹孜隴行次》　僧居訪徧布金地，行館假來雲錦窩，比竝氈廬饒綺麗，諸華香聚此中多。

清・松筠《鎮撫事宜・秋閱吟・崗堅喇嘛寺》（後招至此九十里。）古寺那爾湯，札什倫布迤西五十里，那爾湯廟內貯全藏經版。又西南二百里，有薩迦廟，皆經四五百年矣。金磬久珍藏，殿藏古磬一口，爲鎮寺之寶。長圓式如甕，摩挲聲若黃。以細捶輕摩，磬口音若笙簧。右旋聲則陰，音細。左轉聲則陽。音洪。烏斯咸心信，豈非一慈航。似此俗尚，固不必信，亦不可鄙。問俗知豐歉，免輸數戶糧。沿途秋收豐稔，細詢得悉崗堅附近有被雨雹傷稼者十數家。因諭以達賴喇嘛慈悲，免其本年賦納，復飭噶布倫遍諭各處營官查察，倘有似此者一體酌蠲。年豐何可忽，民天何可忘。精勤以自勉，惕勵以省方。

清・鐵船居士《藏紀概》　鼓大小不等，有用人皮者。云出於番人臨死發心供佛，死後剝其皮爲之者。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三　鮓答卽劄答，牛馬狗腹皆有之。形如青黑色石卵，亦有長可三寸，黑色一角尤貴重。喇嘛得之置水中，以梵語咒之，卽可致雨。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九　〔光緒三十一年七月〕十四日，鶴孫來取公事，寫字看書而已。吉祥買來羅瑪四個，似盒子輗底，蓋不過十文錢。此物出江達之東南，工布作得尚好，不過笨極。聞工布地方每多種蠱者，種之必死，蓋爲役鬼看田地備使用。其行爲壞極，番家恨極，如查出將其全家男女皆治死，並抄其家，至今難免有此，亦無如之何也。又云，工布南咱里地方出竹子，羅瑪乃披處之野人所編，尋常尚不害人物，惟不知穿衣服。每歲中朝咱里山，將竹器帶回。

又卷一〇　〔十月二十八日〕王永福拿來雜木雜鴉盌三個，留中路八兩並小盌二兩六錢一二個。大的花不均，退回。此物頗不易得，蓋樺樹所結。又說雲南來松木所結。別項樹亦有如贅瘤，然白晝莫敢取，鋸時易生火，必夜晚取之方不燃。紋理如瓢形，中間結一心，隨一路一路上長，作黑黃花，惟心十有九漏，長不滿卽成棄物。若心長正，紋再細，更不易得。此雖眞心不甚正，已覓多日，不易購也。

又　〔十月三十日〕王永福送前收拾雜木雜鴉盌兩個來，又帶一酒鍾，六文錢亦係雜木雜鴉，乃一木所下。據云須有眼方爲貴，此三盌皆有眼。云有眼者可去毒，如眼正或有多眼，則百數十金皆可賣。年年達賴收此，以備回送來藏布施蒙古王公。

又卷一二　〔光緒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晚飯後至藏河邊一看，水頗洶湧，來路雨應不小。過琉璃橋，手下人在柳林射鵠，番弓較內地後手硬且薄，頭沉重，與箭不稱。

飲食

清・蕭騰麟《西藏見聞録》卷下　飲食，塞外五穀不生，青稞熟以爲歲，豐裕之家，間有以米和牛羊肉作粥者，名曰土巴湯。其居黑帳房遊牧爲生之人，則啖生牛羊肉，或炙熟食之，或食酥油乳滓。故《文獻通考》載，蕃人養牛馬乳酪供食云。其俗，飲食男婦皆就地膝坐，各於其所，佩碗袋，內取碗而食，食畢以舌舐而藏之。然貴賤貧富皆以茶酒爲主。《宋史》所載，西蕃喜啖生物，無蔬茹醯醬，獨知用鹽爲滋味，而嗜酒及茶是也。茶熬極紅，和以鹽與酥油，食，先茶數碗，繼以糌粑調合，手捻而食之。糌粑卽炒熟之青稞粉也。其土語呼酒曰嗆。有青稞燒，有牛乳釀，不知麴麩。所自味俱辛辣不醇，又有葡萄酒，名然味左，酸甜之外亦甚薄也。釋梵琦詩云：『苜蓿能肥馬，葡萄不醉人。』其言信然。

清・鍾賡起《甘州府志》卷四《風俗》　飲用茶酪、枸杞，食重羔、豚、鷄、鴨，穀、麥、稻、糯性溫味甘，積數年不爛。又產犛牛，力不能耕，飼以爲食。酒有數種，酒肆煮米和麴釀成者曰黃酒，以稞麥糜穀和麴釀成者曰汾酒，以糯稻和麴內入汾酒釀成者卽紹興、玉蘭、金盤、三白諸色酒。又有缸子酒者，煮大麥和麴釀成，裝罈內，入黃酒鷄湯，截蘆爲筒，各吸飲之，杜工部所謂蘆酒是也。

清・允禮《西藏誌・飲食》　藏番、蒙古，不拘貴賤，飲食皆以茶爲

主。其茶熬極紅，入酥油鹽攪之，飲茶食糌粑，或肉米粥，名曰土巴湯。其次面菓、牛羊肉、奶子、奶渣等類。牛羊肉多生食，而日食不拘頓數，以饑爲度，食少而頻。男女老少皆日飲蠻酒，乃青稞所釀，淡而微酸，名曰嗆，亦有青稞燒酒。飲酒後，男女相攜，沿街笑唱爲樂。

清・馬揭、盛繩祖《衛藏圖識》卷上《飲食》 西藏番民多食糌粑、牛羊肉、奶子、奶渣等物，其性燥，而茶所急需，故不拘貴賤，飲食皆以茶爲主。其茶熬極紅，入酥油、鹽攪之，飲茶食糌粑，或肉米粥名土巴湯。至牛羊肉，多生食，而食不拘時，以饑爲度，食少而頻。男女老少多手掬而飲食之，或用木椀，食已以舌舐之，納於懷。飲蠻酒乃青稞所釀，淡而微酸，名嗆，亦有青稞燒酒。醉後男女相攜，沿街笑唱爲樂。其宴會之禮，主人上坐，客至不迎送，在主人上者始讓之。酒尊以酥油塞口爲敬。富者每月二三次，貧者月亦必一次宴。有棗、杏、葡萄、牛羊肉，亦各如其貧富以爲禮。

清・周霭聯《西藏紀遊》西二 青稞如麥而葉穗較短。四月播種，六七月即可刈穫。蓋口外地寒，五穀不生，惟稞麥較宜爾。按，稞苦禾切，音科。又胡瓦切，音踝。又魯果切，音裸。今土人呼如科之上聲。糌粑屑青稞、莜麥爲麵，番民資爲日食之需。掘地爲爐，庋銚熬茶，羣聚圍坐，視其火候攪以酥油，懷中探取木盌，酌而飲之。或糝糌粑於盌，澆以酥茶，入以鹽，手搓成團而啗之。亦有不及熬茶，用雪水搓糌粑以充飢者。大抵番人日食四五頓，暑一憩息，即熬茶爲食。食少而頻，亦養身之一法。予陪孫文靖赴藏，食用之需，皆自裹帶，塗中絕糧，不得已以糌粑充食，餲塞喉間不能下咽，不覺相視而笑。按，糌粑字書無此字，當亦就蠻語而譯之者。其音如咎孑感切如巴，而各加以米傍，如郭忠恕所云：『飛禽即須安鳥，水族便應著魚』之類。然二字沿用已久，不能改也。

清・陳登龍《裡塘志略》卷上 飲食多糌巴、牛肉、羊肉、奶子、奶渣、酥油等物，其性燥烈，而茶爲急需，故貴賤皆以茶爲命。煎茶之法，用細茶熬極紅，入酥油或奶子，和鹽攪之。飲茶食稯巴或肉麪粥，名土巴湯。牛羊多生食。食不以時，以饑爲度，食少而頻。男女老少不解用箸，以手掬飲，用木椀食已，擦而納諸懷，貴者裝於匣。性耽麴藥，所飲酒乃青稞釀成，淡而微酸，其名爲冲，亦有青稞燒酒。凡飲輒醉，醉後或歌或笑，至有爭吵者。客至必設酒或設酥茶，男女圍坐甚歡。

清・李夢皋《拉薩廳志》卷上 日間食物，牛肉、羊肉、奶子、奶渣。茶上下一般最嗜好矣。貴賤飲食皆茶以煮。爲茶煮法熬煎，牛、羊肉食之。男女老少皆酒醉後，男女相攜笑唱市街。

清・姚瑩《康輶紀行》卷一 關外數千里，皆食撏粑，炒青稞粉爲之，麥之類也。無米及諸蔬菜。日用市買，皆以物交易，無用制錢者。其最重之需惟茶。蕃食撏粑、牛、羊，性皆熱，一日無茶則病，故尤以爲貴。

清・黃沛翹《西藏圖考》卷六《藏事續考》 西藏番民多食糌粑、牛羊肉、奶子、奶渣等物，其性燥，而茶所急需。故不拘貴賤，飲食以茶爲主。其茶熬極紅，入酥油、鹽攪之。飲茶食糌粑，或肉米粥，名『土巴湯』。至牛羊肉，多生食。而食不拘時，以饑爲度，食少而頻。男女老少多手掬而飲食之，或用木椀，食已以舌舐之，納於懷。

清・吳德煦《章谷屯志略》 宅壟。夷性嗜茶，辰、午、晚三餐俱以茶入鍋煮數十沸，去渣，入酥油、糌粑、食鹽各少許，盛以木桶。麥麪、蕎麪等物，用作鏵鑼，中餡以蘿呼爲得木鳥。入灰火中炙令熟。男女團坐於地，手擘以食，隨啜茶數甌。宴客無脯、醢、醯、醬。酒二種，一咂酒。咂酒之糟粕復以小甑蒸盒作燒酒。客至無几案、杯盤之設，懷中各帶一木罌，寨中置巨甕或木桶，富者大銅瓶，盛酒於內，値竹竿十餘枝，跌坐於地，互相吸飲，不杯杓勸酌，無肴核，惟各布豬獐、牛肉，得木鳥，醉飽而散。

又 明正夷俗，辰、午熬茶，襍以鹽、酪、糌粑，食工架數圓，間以酥油捏糌粑者，爲上饌。晚食煮蘿作湯，撕蕎麪或麥麪作片，同煮而食。農務方興日五飡，餘曰三飡。宴會只咂酒、燒酒、豬脢、羊脢而已，所獲禽獸炮煮作宴食，不以享客。日昏不操作，不夜坐，蓋寨內無燈燭，伐松之多脂者以照夜。初更以後舉寨鼾然矣。

清・陳克繩《西域遺聞・風俗》 韃部艱於粒食，以茶爲命。晨起男女環坐熬茶，飏其葉欲腐，水色紅，然後以次飲。飲畢，以炒麪及鹽和餘瀝食之，食少而頻。廣畜牛羊，生啖之，然不多食，僅取乳潼爲酪，和茶以飲。又覩牛羊肥者，刺其脇，取膜間油脂爲食。明歲復如是。塞外犯

寒，皮膚僵裂者即取雪敷其上挫之數十，俟其中氣旺漸暖，然後養以溫水。若遽熨以熱湯，或就火爐，耳鼻手指應時而墮。

清・張庭武修，楊景昇纂《丹噶爾廳志》卷五　閭境人皆喜食羊肉。依蒙番俗，六七人共煮肉一大塊，重十餘斤，手裂而啖。同席皆然，不以爲嫌。家常所食，亦用以請客。惟需鹽、醋、蒜三種以助滋味。八、九月番羊多時，幾於比戶皆然，謂之手抓羊肉云。嗜酒者更多，每因酒席沈醉以隕生者，亦有年終沈湎不事生業者，有三、五日爲期相聚輪飲者，亦以見嗜飲者之多也。又有藏番所飲之茶，嘗以茶葉熬成，灌入長木桶，和酥油以木杵舂之，經三、五次而後成，名曰打茶。邑人多喜飲之，每人至三、四碗，十有終日徹霄不休者。

清・許光世、蔡晉成《西藏新志》卷中　日常食物爲糌粑、牛羊肉、奶子、奶渣等。茶爲社會普通嗜好，不拘貴賤，飲食皆以茶爲主。煑茶之法，俟其沸後，變成紅色，投以黃油與鹽，攪而飲之。常食糌粑或米粥，牛羊肉多不煑而生食。食無定時，以饑爲度。凡飲食不用刀箸，多以手掬而食，或用木碗。食畢，舐之以舌，藏於懷中，略如蒙古人。酒以青稞（麥）釀造，味淡微酸，名之曰嗆。或以青稞製燒酒。男女老少皆嗜之。醉後男女相攜笑唱，逍遙街市以爲樂。

清・黃沛翹《西藏圖考》卷六《藏事續考》　蠻酒乃青稞所釀，淡而微酸，名『嗆』，亦有青稞燒酒。醉後男女相攜，沿街笑唱爲樂。其宴會之禮，主人上坐，客至不迎送，在主人上者始讓之。酒尊以酥油塞口爲敬。富者每月二、三次，貧者月必一次。宴有棗、杏、葡萄、牛羊肉，各如其貧富以爲禮。

清・陳克繩《西域遺聞・風俗》　良辰令節，貝勒設宴或於家，或於柳林上。設重裀，前設短几二，置麵菓長尺許，牛羊生熟之肉爲一大盤，杏、棗、核桃、葡萄、冰糖、焦糖、回回菓各一小盤。左右分設長座，列菓食如上之半。噶隆、碟巴、浪子沙、卓義順序而坐，人設筵一，其侍從各於其席後坐。人給菓食盤一，先飲茶，次土巴湯，次抓飯，次酒。土巴湯者，以米和肉爲粥也。抓飯者，纏頭胡賈所作，蒸米作飯，和以沙糖、棗杏之菓、牛羊之膾，盛於盤，以手抓而食之。歌女十人，珠冠繡衣。舞童十人，白布冠，五色衣，束錦，手斧鉞，足繫鈴。司鼓十人，妝如舞童。舞者之童，步中鼓之節。食畢各攜所餘以去。達賴開筵宴客，規制亦同，而几席肴核視內地官職之尊卑爲差。貴者羅列數案，宴畢使人送所餘者以歸。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一〇　〔光緒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七日〕晚飯後至東院，登臺一望，見喇嘛、番官等皆由柳林而回。蓋此數日乃喇嘛耍柳林請番官。前番官已請過喇嘛。詢其請客，總在二百餘人，並主客統計也。始到喫打滷麵一盌，不過一口。有能喫者，可二十餘盌。少候，食酥茶糌粑。再過時，則有四盌菜。不過蘑菇、乾粉之流，並生肉。又過時，乃食火鍋。一日之間，惟有大嚼而已，無他事也。

清・許光世、蔡晉成《西藏新志》卷中　如遇歲時令節，噶倫卜必大饗賓客，或於家，或於柳林中。中央舖方形褥數層，噶倫卜自坐前面稍底，置方形之桌一二張，上供麵菓，生熟牛羊肉，藏棗、藏杏、藏核桃、葡萄、冰糖、焦糖等類，各一二皿。其焦糖係黑糖所製，用黃油熬成者，長一尺，廣三四寸，厚一指。牛羊肉則一腿或一片。又兩傍舖長坐褥，其前設低桌，擺列菓食等。噶布倫、巴浪子、沙中意等列坐兩側，或二人爲一席，從者各在席後，每人給菓食一大皿。食時先飲油茶，次土巴湯，次奶茶、抓飯。抓飯有黃白二種，用米作飯，漸之於水，再入以沙糖、藏杏、藏棗、葡萄、牛羊、餅食等物，盛之於皿，以手抓而食。掇飲蠻酒，遇大節盛會，即選出色婦女十餘人，戴珠冠，着彩服，使行酒歌唱，近有能度漢曲者。又令八九歲至十二三歲之小童十數名，着五色錦衣，戴白布圈帽，腰勒錦條，足繫小鈴，手執斧鉞，前後相接。又設鼓十餘面，司其鼓者裝束亦同。進食一巡，每進相舞，步法進退與鼓聲相合，食畢則肉菓等物品，各攜去以爲例。

又　民間宴筵，男女相集同坐，彼此相敬，歌唱酬答，終日始散。散時男女團聚，攜手趺坐而歌，至於門外，歌唱於街中而散。富者每月二三回，貧者亦必一次云。

清・汪元綱《岷州志》卷一一　岷州不生稻黍，所食惟麥豆青稞。麥爲食之精，而貴者必以稞豆佐之，早用乳茶、食麵餅，午用麵湯、食稞豆，民間常膳不過如此，亦有朝夕並用稞豆，以燕麥佐之者。若芥籽、蔓菁用以出油，而蔓菁之莖與根則俱可食，秋末掘而蓄之，爲來歲療飢之

需。然爲貧農爲然，其餘則否。又多需菖菜作酸，貯以大缶，以備調和麥麵。所去酸漿者卽是當春之季，婦女攜筐採菖者且遍郊原也。所畜牛羊鷄豕惟孳息之求，不以自奉。洮河閘井有魚，然不多得，人亦不喜。將逢佳節及婚嫁喪葬饗賓諸事，始作酒，煮青稞拌麵爲之，三四日可熟。尋常時，尊客偶至，供以乳茶，設點數碟，俱以麵和蜜爲之，而品類不等。遇大宴會，先設蒸羊，食畢乃敬酒，不設饌，飲畢供麵飯，始以餚佐之，不過五簋，鷄豕之外別無他品。小宴但不刲羊，餘皆如前。近日富厚之家間用南果、海味，此村童野叟所不識也。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二　番民以茶爲生，缺之必病。如西域各部落之需大黃。蓋酥油性熱，糌粑乾澀而不適口。非茶以盪滌之則腸胃不能通利。其由打箭爐入口買茶者，絡繹不絕於道。茶形如磚，土人呼曰磚茶，每四磚謂一甎。

西藏所尚以邛州、雅安爲最，有鍋焙子、日貢八廈新野之分。大家最重竹當茶，亦邛州產，加白土少許，熬出作胭脂色。每甎五觔，價須三金。其熬茶有火候，先將茶之梗葉用竹罩籬，時時揚之。茶之精華皆與水融合，然後入酥油或牛乳以箸攪勾，方可飲也。

又　青稞卽小麥之另一種。雖至熟其半帶青色，故名。炒青稞作花，然後磨成麵，卽可調酥油爲團以代飯，亦香美。彼中有水磨、旱磨之分。然大喇嘛所尚，則喜粗如米粞成片者，取其易消也。豌豆亦可作糌粑，能作脹，不宜多食。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九　〔光緒三十一年六月十二日〕晚飯後復至園，少韓、鶴孫、小瑾過談。因詢酥茶辦法：用木甬一中碗細木板一，圓形，中鑿一孔，安木柄比甬長，四圍鑿四孔，將茶熬得漉於甬內，先酥油鹽擣之。如欲兌奶子，亦可同入擣之。如達賴所用，必再熬再擣，係芽茶。民間不能也。糌粑乃內地芒大麥，用麥粒炒熟碾碎，細則羅去粗皮，民間並粗皮用之。裝入木盌，兌酥茶，以手揉成蛋形食之。聞藏鹽出於達木，極好者作粉紅塊。別處亦出鹽，不如也。廓爾喀國王噶基食印度鹽，令民間亦食之，皆不願，仍食藏鹽。味重。如茶葉，印度所產不能酥也，味不甚佳，難相強。金玉茶打箭鑪卽有，比芽茶雖次，亦稱上品，內地所產。

清・張庭武修，楊景昇纂《丹噶爾廳志》卷四　麪分兩種，一以小麥磨成者曰白麪，城市客商人食之，亦售於蒙、番；其以大麥、青稞、大豆、豌豆各糧磨成者曰雜麪，多係農家及工作人所食。

料攤以大小豆磨成，專飼馬騾等畜。

炒麪分二種，一以青稞磨成，惟蒙、番製者最佳，和酥油食之，終日不飢渴。一以燕麥製成，係農作人所食。

掛麪以麥麪和鹽水作成之，蒙、番用者極多，城市人亦資以爲食。

豆腐以黃豆作成，專供酒席之用。黃豆自蘭州運來，本境不產。

乾粉粉條以大豆和水磨之而成。乾粉以乾粉下水而成粉條，有粗、細兩種。

清油以芥子蒸熟，用重物壓之，則油出，其遺渣謂之麻渣，以飼牛羊及豕。

酒以大麥製者最佳，能治胃疾，大半用青稞製成，土人謂之茗流。酒味力亞於燒酒。

醋以麥麩子作成，尋常售用者曰火醋，其經年暴曬久而濃稠者曰陳醋，味極佳，藏番多購之者，亦爲出產之一宗。

水菸菸葉產於郡城，運至本境，製成後售於蒙、番及本境吸食。

清・李心衡《金川瑣記》卷三《饘粑》　番地無米穀，夷人日食饘粑。炒青稞磨粉，或用大麥、小麥、豌豆爲之。入牛乳酥少許，用手攪和，捻成團子。食畢餂手及所用木缽，以舌代盥洗。手黑如鬼，終身不浣。無碗筯，亦無鹽醋諸物調劑。頭人偶或用鹽，然惜之如金。

又卷四《猪膘》　夷地多荒山，畜牧旣便，尤喜豢豬。與尋常剛鬣稍異，率皆紅毛尖嘴或紅毛黑毛相雜適均，如邵陽之隔織布。所食惟草菜，糞穢，莫不瘦瘠骨立，皮厚一寸許。用時懸高處縊死，刲其背，去腸胃，用樹條撐開，風乾，名曰豬膘，爲極珍之物，非親戚、宴會不輕用也。

又　酥油取牛乳積盆盎中，漸滿，取皮囊盛之，兩人對立用手或用腳挪轉之，令勻化，實靜處，俟凝定取開用之。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一　『阿臘騮』，馬乳所造。其味較燒酒頗淡。再以酒重釀，則名『科爾占』，其力較厚，今藏屬達木蒙古及三十

九族蒙古人尙之。

又喇嘛所飲一種名曰『賴云』，以牛乳釀成，似酒非酒，故佛家不禁云。

清・陳登龍《裡塘志略》卷下　腳嗎生沙土中，狀如羊棗，味甘而香，蠻人取以當糧食。出口者常帶回內地餉人，美其名曰仁壽果，然多食氣悶而脹。

又　圓根亦生沙土中，狀如蘿蔔，蠻人亦取以當糧食。蓋蠻方地瘠，稞麥不能廣有，斯二物者所以濟時之歉也歟。

清・青玉山房居士《金川舊事》　饘粑，炒青稞或大麥、小麥、豌豆磨粉，入牛乳酥，乳凝成酥。捻成團，名饘粑。食畢，餂手及鉢。手黑終身不浣，無碗筯，亦無鹽醋諸物調劑。頭人偶或用鹽，甚珍貴。

又　豬膘。豬散放荒山，食草萊、糞穢，瘦瘠骨立，喙尖，毛紅黑相間，皮厚及寸。刳背去腸胃，撐開，風乾，名豬膘。爲極珍貴物，宴會始用。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一〇　〔光緒三十一年九月初五日〕午後，達木來送羊二隻、四方之物，共十五方，番家呼之曰腿。蓮芳云：食之治腰腿痛。似凍豆腐，乃酥油麪所作，上安白酥油，捏成塔形，竟有三桌。馬奶酒兩罐。應以哈達銀牌藏錢賞之，循去歲舊章也。達木八旂，似在蒙古、番子之間。其所送之物，可概見。

清・李心衡《金川瑣記》卷四　番地無六酒六漿之屬，祇有咂酒一味。以小麥、青稞及黍子、燕麥爲之。將稞麥等入水鍋內煮半熟，倒向沙地上曝乾，然後拌酒麴入皮簍內，上用牛羊毛蓋煖。數日後，聞有酒氣，再入酒罈，用牛糞封口，惟恐泄氣。用時移貯銅瓶，入滾水少許，以細竹管數枝植其內，酒面味薄，酒底有沙土，故用竹管吸取中間。男女數人，可以雜吸，似喫煙。甫到任勘部民地畝過勒烏圍，屯練守備阿咱拉。跪道壺漿以迎，予本不飲，不欲拂其意，畧爲取飲，味甜無酒氣。及細問通事釀酒顚末，幾欲嘔下。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一　釀青稞爲酒，色澹黃，味甚薄劣。隔夜釀之，次蚤即可出沽。遲至暮間，則白沫浮浮，漸同穢水。番人呼如搶，去聲，亦如冲，去聲。華人耽之，則生手足拘攣之疾。番人每用長桶貯酒，呼羣至野外，或水邊，踞地坐卧，牛飲盡歡，嗚嗚笑歌，亦有以射棚賭飲者。

清・青玉山房居士《金川舊事》　咂酒。紹興佳釀價較省數倍。金川苦寒，用者絕少。自郫縣至口外，所釀爲小麴酒，味薄劣，久飲致病。朋來時叙，沽內地大麴酒勸酬。若當地咂酒，以小麥、青稞、黍子、燕麥煮半熟，曝乾，拌酒麴入皮簍，暖護數日，聞有酒氣乃貯於罈，牛糞封固，使氣不洩。用時貯銅瓶，入滾水少許，插細竹管數枝，男女雜吸，似喫煙。然官長初到，屯練守備跪道供咂酒以迎，嘉其意或略嘗之，若知其詳，必至嘔吐。

清・陳克繩《西域遺聞・風俗》　蠻酒以青稞蒸熟，盛於罈。飲時取置於鉢，泡以熱水，插細竹簽於內，羣坐吸之。水盡復注，至味盡而止。藏內名曰倉，他處名曰蠻冲。亦有以水淋出而飲者，名曰淋酒。紹按：竺國紀遊，釀青稞爲酒，色澹黃，味甚薄劣，隔夜釀之，次蚤即可出沽，遲至暮間，則白沫浮浮，漸同穢水，番人呼如搶（去聲），亦如冲（去聲），華人耽之，則生手足拘攣之疾。番人每用長桶貯酒，呼羣至野外，或水邊，踞酒坐卧，牛飲盡歡，嗚嗚笑歌。亦有以射棚賭飲者。

清・李心衡《金川瑣記》卷四　熬茶用大葉茶同牛乳煮至百沸，用長勺攪揚，沃之以鹽，名曰酥油茶。不能常用，日惟飲水耳。夷俗熬茶必佐之鹽，茶以外俱淡食。

清・陳登龍《裡塘志略》卷下　雪茶生雪山中，蠻人於四五月間採摘以售。葉如茶而白色，冰芽雲片，氣味香辣，食之令人止燥消煩，領其風調，可補茶經之缺。

清・周靄聯《西藏紀游》西二　番人以大黃葉曬乾代菸，吸之以代大黃，亦所食皆牛羊乳酪，吸此可除食火耳。

清・鐵船居士《藏紀概》　招俗歎客，用生肉一盤，熟肉一器，炒麵加水略拌，手捏成塊而食，即纂巴也。生食者牛肉，熟食則豬羊肉、具茶酒具焉。

清・李心衡《金川瑣記》卷四　夷人臉俱黑色，千百人中僅有一二白皙。然率塵垢盈寸，目睒睒如鬼，獨齒牙瑩潔如白玉。蓋食物中祇有酥

油、饘粑數品，不知有醯醬煎炒故也。

又　夷人不知天下有菜蔬，卽土僧及喇嘛事佛惟謹者，非酥油、饘粑及牛、羊、豬肉不食，蓋積習使然。近日稍知啖葱蒜，喜其漸近清虛。惟受戒喇嘛忌奉水族，然土人多半不食，非有他意，緣水葬者多腥惡特甚，不堪入朵頤耳。乃世之崇奉浮屠者，動輒長齋茹蔬，借此爲戒殺生、節嗜欲計，則可欲倣法西方，則急宜屏除草糗饕飧鼎鬻，庶幾香積廚中德馨遠達矣。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一　番堇，名薩吉，章谷人。由打箭爐從入西藏，頗資其力，喜噉生肉，禁之則云，熟食不及生肉之美也。從予三載，齒亦漸變黑黃，後攜至拉里道斃焉。

尤喜以生蒜泥或秦椒拌生肉，帶血食之，云極鮮美。

又　番人亦吸水菸，其筒以鐵爲之，長止尺餘。藏地所產菸葉，味如乾土。見華人吸菸，輒垂涎欣羨，給以少許，駢兩手掬而受之。

又西二　漢人烹飪，番人中至貴如班禪、濟嚨胡圖克圖、噶布倫等，皆喜食之。至賤如小哇子、郭家哇之類，皆能食之。其中等稍有身家之第巴、喇嘛，皆不敢食，恐沾漢人氣味出天花也。番婦則不然，亦不可解。

清・青玉山房居士《金川舊事》　夷人所食，惟酥油、饘粑及牛羊豬與鳥獸肉，畧煮卽食，若內地烹飪煎炒醯醬之用從未見聞。不知茹葷蔬守齋之事，喇嘛活佛皆然。若水族，喇嘛有戒，土人亦半不食。緣水葬多而腥惡特甚也。

清・姚瑩《康輶紀行》卷八　宜城酒有九醞，古人謂之酸酒，以爲佳釀，酸字田候切，讀如豆。今時久不聞有此酒矣。蜀酒以大麴爲善，亦麥酒也。其去西北，高粱之味頗遠。打箭鑪以西並大麴不可得，蕃人以青稞爲之，甫釀微酸，卽云成熟。蕃謂之冲，多飲亦能醉人。余令作酒者重釀之，稍可飲，戲爲詩曰：『曾聞九醞自宜城，留得微酸亦有情。絕域逢人休道惡，須知薄醉勝清明。』東坡詩惡酒如惡人，意彼時惡人猶可避耳。若處今日之地，尙能別其佳惡哉！蕃女多無夫，父母不問，聽自爲生，與妓無異。不知妝飾，但櫛髮洗面耳。察木多賣酒之家數十戶，皆有蕃女，名之曰冲房。冲讀如銃，戍兵剌麻雜遝其中，歌飲爲樂。日釀青稞四五百桶，蕃人稱婦無少長，皆曰鴉頭。蓋漢人教之也。爲一絕云：『鴉頭三十曳氍毹，解唱夷歌不見夫。佛子健兒同一醉，不知何似舞巴渝。』

又　與丁成之別駕寓裏塘小剌麻寺樓上二十餘日，督乍雅那們汗西行。室裁方丈，一窗如竇，兩人對榻坐卧，戶外晨夕炊煙作馬牛糞味，散步無所，兀兀自嘲，口占示別駕調之云：『丈室經旬似繫囚，炊煙糞味幾時休。無端卻憶文丞相，燕市三年一小樓。』又代答云：『生非博望使河源，豈問祇陀孤獨園。丈室自開獅子座，文殊摩詰兩無言。』

清・陳克繩《西域遺聞・佛氏》　達賴、班禪終日坐床，不出一語，而僧俗敬畏如天如帝。顧其飲食，皆老喇嘛主之。日啖炒麵、酥油少許，牛肉則貯久至臭腐者乃與食，云無火氣。度食酣，卽取去，不令傷飽。其他處大呼圖冤皆然。

又　草地無薪，行人取布帛捻條浸以油爲炊具，度日之遠近備捻之多寡。將炊燃捻於鍋底，捻盡飯熟。雖狐白之裘不如一布袍爲貴，取其可裁捻也。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一〇　〔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初八日早，化臣來。送臘八粥，用江米熬。憶克公府亦如此，年年總糊。蓋盛京一帶均以此米熬之，乃臘八粥舊規矩也。廚役以青稞熬之，似大麥米粥。別開生面，未免可笑。

服　飾

清・李心衡《金川瑣記》卷三　俗喜畜牛羊。春夏日暖，多翦取牛羊毛，績線作毛毯，男女衣服取給焉。鄭康成《尙書》注：織皮謂西戎之國，良不誣也。衣服之外，橫披大幅長毯，若釋氏袈裟，日以蔽風雨，夜以代衾褥，寒暑不改服。民好徒跣，男女皆同，間用革鞾，形製詭異。男子穿袍袴，女子短衫、長裙，無袴。裙帶濶尺許，亦用牛羊毛織成，下垂五色流蘇，其重足以壓風。

又卷六　布拉克底部落毗連崇化，巴旺部落毗連章谷，兩處男婦服飾

猶與金川相同，所異者未嫁之女子不穿裙袴，上衣極短窄，復用麻線或羊毛線粗細如錢串者千百條，長僅尺許，束腰際垂掩前陰，如簾箔。以獸革裹護尻後，自股髀以下竟赤露無纖縷矣。風吹日暴，色皆類炙脯。嚴冬亦如之，貧富皆然。乍見令人驚詫，此與裸形國何異？土人云，處女恥言裙，必嫁後始得衣裙。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一　藏地男女，貌皆蓬陋，男子垢面不浴，婦女日以糖脂或兒茶塗面，形同鬼怪。詢之則云唐代公主所教，恐美色蠱惑番僧，故塗面者謂之貞婦，至今沿其例也。實則旋塗旋洗，倚門賣笑者比比皆是。

又西二　番民服御惟毳氈一種最廣，價亦不廉。質重不適於體，暖則嫌其漬汗，寒則嫌其透風，以作地衣寢蓐較相宜焉。又有一種曰藏片，實即唉咭利國多羅呢之麤者，蓋廓爾喀與紅毛國相近，海物往往航海而至，轉入西藏，如珍珠、珊瑚之屬，皆從彼中來。

又西四　西藏婦女以餬脂塗面，初以爲恠，嗣在雲南緬寧見有以草染齒如漆者。詢之則意在貢媚也。別覓一草洗之，其白如故。華人亦效之。雲南龍陵地方，有蒲蠻又稱石漢，其人之臂股刻畫作花木鳥獸形，赤雙足，不韈不履。予親見之。聞其人膚革與常人異，每接戰槍矢不能入。此則未之試也。《楊升庵集》云，《周書・王會篇》濮人以丹砂，注云，西南之蠻蓋漢人也，諸濮與哀牢相接。今按：哀牢即永昌濮人，今名蒲蠻。其色黑，析腰大面是其飾也。濮與蒲音相近似，而訛爾云云。按：此則僰亦濮音之轉也。

番女塗面多用孩兒茶，亦有用葡萄搗和塗澤者，云避風日，如中華之施鉛粉也。水洗之後，亦多潔白。然性皆懶，數日方淨面一次，多致剝落亦不甚顧。唐之額黃、鴉黃皆本於此。

清・姚瑩《康輶紀行》卷二　張司馬言，昔在松潘，蕃女短衣及膝，不褌，下綴纓絡，取便溲溺。其太夫人謂，女不知羞。作褌三百件令著之。欲變其俗，未半歲，死者百數乃罷。余謂三代以前，皆未有褌，故古人未有衣裳，先惟有芾，後製衣裳，猶加芾示不忘初也。今之蕃婦乃古遺制耳，不足爲異。松潘則稍殊矣，往在噶瑪蘭蕃婦，夏日皆赤身，以蕃布一幅蔽前體而已。余行令女當著褌，三月後褌者數百人，及後再至臺詢之云，已無不褌者。西洋諸國風俗亦然。

清・松筠《衛藏通志》卷八《兵制》　臣等伏思唐古忒兵民，向無分別。今新挑額設之兵，常川操練，即與綠營兵丁無異。若與番民無有區別，誠恐日久復有逃匿等事。兵民雜處，難以稽查。因趁立法之初，諭令鬇頭，番兵無不樂從。目下皆已鬇髮。再查綠營例，有號衣、號帽、旗幟等件，所以肅觀瞻而昭區別。今唐古忒兵民裝束如一，未爲妥協。如爲之另製號衣、號帽，所費未免過多。莫如因地制宜，衣帽仍照唐古忒式樣，擬令鳥鎗兵穿紅褐背心，弓箭兵穿白褐背心，刀矛兵穿白褐紅邊背心，各書番兵二字，以爲分別。計所需紅白褐物價無多。臣和琳現在已於養廉內照數捐辦。

清・吳廷偉《定藏紀程》　此處之人有兩種，一種名第巴，一種名唐古特。第巴戴白帽，有似大籃帽，耳戴金銀大墜，上鑲寶石，其酋長長髮挽首。唐古特披髮戴黃毛帽，婦女編條辮子，頭頂一團牌，五六寸大，二寸高，上鑲松兒石，額前戴一扁牌，亦有五六寸大，鑲松兒石。若出門，頭上又戴一柳條編的如小蒸籠樣，上邊密釘着珍珠，耳上戴小墜，亦鑲松兒石，都不穿褲，不洗面，絕無羞恥，即其夫見其與人苟合，亦不以爲怪，竟有弟兄二三人合一婦者，所着之衣，皆用毳氈，與喇嘛之衣一般，其農具與中國無二，有水田，天氣甚暖，經冬不寒。

清・鐵船居士《藏紀概》　今王師定藏，其目詣接軍門服降導路，方知其地包聯藏招，人俱不薙髮，耳帶大環，項掛念珠，有至四五串者。衣大領衫，式同僧之袈裟，色用紅綠彩錦不一，腰纏帛段，頭帶白巾，用極細帛布爲之，倣唐進士巾，有拖翅巾，起多褶，耳環大小，以分等威。足著靴，靴用白皮造底，軟而不硬，毳纚爲之。人多瘦黑，少鬚，間亦有白皙肥胖者。女人辮髮下垂，以細爲佳。身衣偏衫，裙長褶細，赤足皮履，髮上插戴，首飾環簪，花釧珠帽，隨人之富貴造作。有一女人裝飾至數千金，若百餘金，即中人已下之飾矣。平日不施脂粉，凡見僧之女人，毋論貌之美醜，俱用紅糖塗其腮，若不塗則謂其呈妍，迷惑僧人，罰懲不宥。男女俱以帛束其腰如帶也。若外加納而褲，則爲富貴人矣。

土白忒人此種人，容貌衣飾俱效唐古忒之裝飾，性情風俗亦相似，女人所戴之冠象小瓢一片，密綴美珠，有用木及皮，而以金銀鑲珠寶旁墮以爲美。

清・蕭騰麟《西藏見聞録》卷下　郡王之冠，春、秋、冬用玄狐，夏以錦緞裝花，其制高約六、七寸，平頂，絲緯邊寬二寸，兩旁有岔，蟒緞片金作面，鑲獺皮窄邊，上戴紅寶石頂，雙眼孔雀翎子。遇朝賀之期，服蟒袍貂皮披領，束多絲緞一幅爲帶，腰繫二圍，無所不佩，足履香牛皮靴，名曰巷頭育髮。左耳垂冬珠一顆爲墜燕居，衣大領齊袖無岔之服，名曰褚巴，或五色錦緞片子之類，用裘爲龍其。噶隆、第巴等髮不梳挽，披垂肩後，戴黃栽絨平頂無纓大帽，手持素珠，束皮挺帶，佩順刀，忉荷包。識字者佩一鐵筒，內裝竹簽墨水，寫字紙卷摺成條，竹簽濡墨，左向右橫書。丹青家始用貓毛爲筆，技甚精工。凡逢公事大典，將髮挽兩髻，冠無翅白紗帽，左耳垂金鑲綠松石墜，約盅口大，形似菊花，名曰璞瑙。右耳垂金鑲大珊瑚兩顆，名曰工納。上服紅綠錦緞長袖大領短衣，四圍以獺皮走邊，下衣青褐百摺裙，名曰郭在。足着皮巷。自噶隆下至蕃民，平時皆衣褚巴，不拘顏色，氆氌、緞布聽其自便，頭戴之帽亦同，腰束皮帶或毛帶，佩小刀、順刀、碗包，包內藏自食之碗，並火鐮包等類。手帶班指，持素珠，巡街之役，名曰郭家哇。遇公事，不挽髮，頭戴白布圈，服緞短衣，青褐裙，帶腰刀，手執木棍巡查。至婦女服飾，髮從頂分左右，結組如繩，兩股交腦後，稍以繩束。處子腦後另行一辮，戴以珠寶。若許字，將夫家之金鑲綠松石戴於辮上，嫁則弗辮矣。素常以黃紅色栽絨作尖頂小帽，冠諸首定。着布靴或皮巷，上衣短襖，或緞或布，以齊腰爲度，名曰文肘。披紅栽毛小單，名曰傘，下服十字花紅、黑、褐百摺裙，名曰冬撥。前有圍裙，或紅褐，或紬緞以錦邊，名曰班手。帶戒指，名曰慈姑。左手帶金銀鐲，曰則隆。右手帶硨磲圈，曰同箍。耳以綠松石爲墜，長寸餘，寬六七分，後有小鉤掛於耳上，曰額哥。上連珠寶，掛於髮上，曰吞達。下連珠寶。垂諸兩肩，名重雜。項掛素珠一兩串，自珍珠、蜜蠟、珊瑚、硨磲、青金石，以至瓷、木珠不等。又佩小銀盒名曰阿務，內裝護身佛，胸前掛銀鑲珠石環，長三四寸，寬寸許，兩頭有鉤，乃掛披單者，名曰的流，不論貴賤，素封之家則戴珍珠，帽木胎如藤帽，蓬樣微厚稍，硃紅漆，裏金，鑲綠松石爲頂，周圍滿載珍珠，價值千金。阿里噶爾妥之婦女，以珍珠梨爲簾，垂頭前後遮面，價更數倍於帽。老年之婦以綠松石一片，立戴頂上，名曰白玉。凡戴白玉，則親友皆賀。少艾每以糖脂或兒茶塗臉，以作齒妥之態。與優人中所塗焦贊之面相似。猶傅面以粉勝意也。達子婦女頭不戴飾，髮兩面分開辮辨子，以青緞或布帶寬寸餘長二尺許籠辮子，上銀鉤掛垂兩膊下，腳穿香以牧靴，身衣長袍，外掛鑲邊褂，腰作碎摺，耳帶累絲，多鑲松兒石墜或珊瑚墜，不披方單，不傅糖脂。冬夏皆戴狐皮帽。蒙古婦女戴羊皮或狐皮帽，頭髮細辮，以硨磲殼並銅環戴髮上，垂至足後，行路則鏘鏘有聲。身衣長褚巴，足穿皮巷，韋韝毳幕以御風雨，昔人稱徼塞之衣冠也。今西藏雖無羽衣霓裳，而上下公私之有制豹袖狐白之爲飾，亦未可槩以荷旃被毳者目之也。

清・允禮《西藏誌・衣冠》　西藏衣服冠裳，多用毛褐氆氌。富者亦穿紬緞、布疋，郡王頗羅鼐冬戴元狐帽或紅狐帽，或錦或緞爲胎，夏戴綿帽，制仿秋帽式，高六七寸，平頂，絲纓捲邊，約寬二寸，兩旁有衩，以蟒緞或片錦爲之，面上鑲獺皮，窄邊居長，穿大領無衩小袖衣，名曰褚巴，皆以五色緞錦或片子爲之，亦用各色皮爲裡。遇賀大節，則穿蟒衣，貂皮披肩，不穿大褂，腰束金絲緞一幅，作帶，長六七尺，腰匝二道，亦帶小刀、荷包之類，必帶碗包一箇。足穿香牛皮靴，名曰項頭。畜髮，左耳帶珠墜。所乘馬亦掛兩踢胸，其屬下之噶隆、牒巴人等，只帶一箇踢胸，所著裳服，皆與頗羅鼐同。惟髮不束、不綰、不梳，披垂肩後。戴栽絨平頂大帽，無纓，亦或戴緞狐各樣帽，其栽絨毛長二、三寸，如羊毛狀。手帶骨扳指，拏素珠束皮鞓帶，或緞或紬或毛褐帶不等。帶順刀、荷包、碗包，識字者腰插鐵筒狀如小刀鞘，內裝竹簽，描金皮盒內，貯墨水小銅瓶一箇，寫字時盤膝坐地，以紙捲摺成行，左手持定，置於膝上，右手握竹簽醮墨水，自左而右橫書，畫匠則以獺毛爲筆。過節令或公事，噶隆將髮分作兩股，於頂上左右各綰一髻，身穿蟒衣，上披片子、褚巴。牒巴將髮亦綰成一髻，戴無翅白紗帽，乃唐之遺制也。左耳墜金鑲綠松石墜，約酒鍾口大，其形似鳥獸，以兩爪並嘴相擒掬一物狀，名曰璞瑙。右耳垂珊瑚墜，用李大珊瑚兩顆，上下金鑲，名曰工紬。身穿大領窄袖紬緞錦短衣，以水獺皮走邊，袖口用五色緞各一條相接，前鑲獺皮，下穿黑褐百摺裙，名曰郭在。足著皮巷，上披紅褐褊單，插順刀，帶腰刀，繫大紅花緞帶一條。其巡街之役名曰郭家哇，逢時令會期，亦穿蟒錦短衣，黑褐裙，帶腰刀，繫緞帶，不披褊單，不綰髮，戴白圈帽如箭靶子邊樣，手持

木棍，巡查打街。自噶隆下至小民，手上俱帶骨扳指。大領無袖褡巴，或布、氆氌、紬緞等，看其貧富爲之，不拘顏色皆穿。而所戴之帽亦同。腰束皮帶或毛褐帶，亦帶小刀、順刀、碗包、火鐮等物。手拏素珠，懷揣木碗，其褲子襠內開衩腰，兩旁亦開衩腰，如荷包口，紮束腰間。婦女服裳粧飾，頭髮從頂分兩旁，搓如繩，交腦後梢，以繩束之。女子未嫁，腦後另分一辮，以寶石、珍珠、珊瑚之類戴辮上。若受聘，則將夫家所定之金鑲綠松石一大塊戴頂上。嫁爲婦，則不復辮髮矣。居常以紅綠栽絨作尖頂小帽戴頭上。腳穿布靴或皮巷。下穿十字花黑紅褐裙，名曰東坡。前穿圍裙，或紅褐或各色紬緞爲之，鑲花邊，名曰斑帶。上穿小袖短衣，長齊腰間，名曰文肘，綾緞、紬布、毛褐皆爲之。上披栽絨小方單，名繖。手帶銀鑲珊瑚戒指，名曰慈姑。左手帶銀釧，名曰則籠。右手帶硨磲圈，寬約二寸，名同箍，乃小時帶者，至磨斷方已，無論貧富必帶之，云死後不迷路。耳帶金銀鑲綠松石墜，長寸餘，寬七、八分，後面有小鈎，掛於耳上，名曰額哥。上連珍珠珊瑚串，綴以銀鈎，掛髮上，名曰吞達。下以連珍珠、珊瑚串，長六、七寸，垂兩肩，名曰重雜。貴賤不等皆項掛素珠一、二串，自珊瑚、青金、硨磲、磁器至木株者。富室帶蜜蠟珠，有大如茶盞者。又帶一銀盒，名曰阿務，內裝護身佛、子母藥之類，胸前必掛銀鑲珠石環，長有三四寸，寬寸餘，兩頭有鈎，乃掛衣扣者，名曰的拉，不拘貴賤，皆有之。稍富餘，則戴珍珠帽，以木作胎，如緯笠式，而厚硃紅漆，裡以金鑲，綠松石爲頂，周圍滿戴珍珠於胎上，價有百千金者。老年婦人，以金鑲綠松石一片如鏡，約湯碗口大，立戴於額上，名曰白玉。凡戴白玉，親友作賀宴客。其蒙古婦女，髮亦自頂分兩股打辮子，以青緞或青布作套束之，約寬寸餘，長二尺許，以鈎掛髮辮際，垂兩乳旁，足穿香牛皮靴，身穿長衣，上蓋鑲邊齊肩長掛，其掛腰作細褶，仿朝衣褶，耳帶累絲金鑲綠松石墜，或珊瑚墜，臉不敷糖脂，不披方單，冬夏俱戴狐皮帽。

清・馬揭、盛繩祖《衛藏圖識》卷下《圖考》　察木多至拉里，其地俱屬衛藏。察木多之正副胡圖克圖戴黃尖頂氈帽，著紫羊絨偏單，履革鞾。自色墩以至寧多，頭人、番民服飾均與藏同。惟察木多女未嫁髮順披，嫁則以珊瑚作兩花如菊，分戴額上。出嫁不歸寧，卽歸寧亦止於門外，飲以茶酒，母至女家亦然。大檨婦女忌入人家，以爲不祥也，廟宇內尤嚴忌之。若喇嘛犯姦，將兩造剝皮，揎草，投水、棄野以示儆，獨此異於藏。拉里女嫁則以綠松石鑲團花如鏡戴額上，名玉老，後戴一冠名策勒，插一簪名押籠。鹿馬嶺一帶人頗勇健，知貿易，女未嫁髮順披，嫁則將髮交叉，以紅哈達作圈結頂上，餘與藏無異。至於衛藏，自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以下番民，男戴高頂紅纓氈帽，著長領褐衣，項挂念珠，婦披髮垂後，亦有辮髮者，或戴紅氈涼帽，能織番錦毛罽，足履康。男婦服飾與打箭爐相似，但豐儉不同耳。

清・常明《四川通志》卷一九六《西域》　西藏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冬帽，以氆氌羊絨製成。其式上尖下大，色尚黃。夏帽若笠，純金，以皮爲之。內衣氆氌，半臂。外衣紫羊絨偏單，以帛交縛於上。著錦鞾或皮履。腰束帛如帶，春冬皆露半臂。餘喇嘛服飾亦相似。所屬噶布倫、戴綳、碟巴等，髮不束、不綰，披肩後，戴平頂栽絨緞狐各帽，綴短纓或覆獺皮於頂。手持念珠，束皮鞋帶。遇令節或公事，噶布倫兩分其髮於頂，左右綰一髻，著蟒緞或氆氌紬緞。褡巴、碟巴亦將髮綰成一髻，戴無翅白紗帽。卽唐進士巾遺制。左耳垂金鑲綠松石墜，大如桃，其形似鳥喙，名璫璫。右耳垂珊瑚墜，用大珊瑚兩顆上下金鑲，名工工身。著大領窄袖綠錦短衣，緣以獺皮，袖口用五色線相接，前鑲獺皮，下著黑褐百摺裙，名郭在。足著白軟底皮鞾。披紅褐偏單，佩刀，束大紅花緞帶。自噶布倫下至番民，手俱帶骨玦。番民著大領無衩褡巴或氆氌細毡，視其貧富爲之。而所戴之帽亦然，或戴白帽。腰束皮或毛褐帶。佩小刀、順刀、椀袋、火鐮等物。懷木椀。其褌於襠內開衩，腰兩旁亦開衩，襞積腰間。婦女服飾：頭髮從頂分兩旁，束如繩，互交腦後，以細爲佳。女未嫁，腦後另分一辮。若受聘，則將聘定之色賈戴頂上。嫁則不復辮髮矣。居常戴紅綠栽絨尖頂小帽。腳履康。著卍字黑紅褐裙，名東波。前著或紅褐或各色紬緞圍裙，鑲錦花邊，名斑帶。上著小袖短衣齊腰，名文肘。或綾緞紬布毛褐爲之，外披栽絨小方單如衲子袈裟，名繖手。帶銀鑲珊瑚戒指，名慈姑。左手帶銀釧，名則籠。右手帶硨磲圈，寬約二寸，名同箍，乃幼時所帶，必磨斷乃已，以爲死後不迷路耳。帶金銀鑲綠松石墜，長寸餘，寬七八分，後有小鈎穿於耳，名額哥。上連珍珠珊瑚串，綴以銀鈎掛髮上，名吞達。

下連珍珠珊瑚串，長六七寸，垂兩肩，名重雜。貴賤皆項掛念珠一二串，自珊瑚、青金、硨磲至木珠不等。富者帶蜜臘珠，有大如盞者。又帶銀盒，名阿務，內裝護身佛及子母藥。胷前必掛銀鑲珠石環，長約有三四寸，寬寸餘，兩頭有鉤，凡披方單自兩肩，以其環扣著於胷，名滴溜。富則帶珍珠帽，以木作胎，如笠而厚，裏以硃紅漆。之外以金鑲綠松石爲頂。胎之周遭皆密綴珍珠，價有值千金者。老年婦人以金鑲綠松石一片，如鏡，戴於額上，名白玉。凡帶白玉者，親友必往賀。凡婦女見喇嘛，俱用紅糖或兒茶塗其腮，否則謂呈妍迷惑僧人，罰不宥。其家居亦習用之。此其服飾之大概也。

清・陳克繩《西域遺聞・風俗》　男女衣冠，俱以毯氈毛褐，富貴者乃衣錦繡。人各蓄髮，貴者梳櫛束於頂，賤者乘之。貝勒之冠，冬玄狐，夏綵幣，式如內地。秋帽高七八寸，平其頂，冠簷寬二寸左右，有叉，口緣以獺皮，罩以赤緯。左耳墜明珠。常服之衣，大領平袖，下無岔，名曰楮巴。冬則裏以狐貉之皮，緣以豹。遇朝賀，衣蟒及披肩，無補掛，束錦帶，長六尺，圍兩轉，傍綴小刀、荷包，而必帶碗包。靴以香牛之皮，名曰巷頭。乘馬踢以二。噶隆、碟巴服制約與貝勒同，惟平日不束髮，冠以栽絨，平頂，絨馬寸餘，頂無緯。遇朝賀，挽髮作兩髻，冠無翅白紗帽，云唐制也。噶隆衣蟒，外罩以褐。左耳墜金鑲綠松石，作鳥獸以口爪銜物之形，名曰瓔璫。右耳墜珊瑚，大如李，兩顆相綴，鑲以金，名曰工納。碟巴衣紅綠織金，短衣袖，以錦緣以獺皮。下服黑褐百褶裙，名曰郭。在衣裳之外披紅褐偏單，佩順刀、腰刀各一，紅袋一，履俱以巷頭。其巡查之役曰郭佳哇者，逢令節亦服短錦衣，帶腰刀、緞袋，而不披偏單，頭不束髮，戴白布圈，持木棍，以行街市。小民俱服楮巴，束皮帶，佩刀。至於指箍骨班手、持素珠、腰懸木椀，則無貴賤一也。婦女以茶調紅糖爲脂粉，塗其頰。女未嫁，結髮爲辮，綴以明珠、寶石。若既聘，則以夫家所納之金鑲綠松石戴於頂。既嫁，則自頂分髮爲二，磋之如繩，交於後，而復以繩束之，冠以紅綠栽絨，尖其頂。富者爲珍珠帽，以木作胎如涼帽，紅漆其裏，綴珠於外，滿而止，以金鑲綠松石作頂。服窄袖衣，長僅至腰，名曰文肘。裙百摺，以十字花黑褐爲之，名曰東坡。前加圍裙，以紅褐爲之，緣以錦，名曰班帶。背披紅栽毛小毯偏單，名曰傘手。其前紐石玉環，兩頭有鉤，束偏單於胸前，名的拉。以銀鑲珊瑚作戒指，名曰慈姑。左手佩銀釧，曰則籠。右手佩硨磲圈，寬約二寸，曰銅箍。不論貧富，自幼卽佩，至斃而後已，云佩之則死後不迷路也。耳墜綠松石，鑲以金銀，長寸餘，後以小鉤懸於耳上，名曰額歌。聯明珠珊瑚上，以銀鉤繫於髮，名曰吞達。下亦聯至六七寸，垂於兩肩，名曰重雜。項掛素珠一、二串，其珠以珊瑚、蜜蠟、青晶、硨磲，貧者用木及磁。腰佩小銀盒，名曰阿務，內藏護身佛及子母藥。履以布靴或皮靴，無襪。老婦則以金鑲綠松石最大者懸於額，名曰白玉，凡戴白玉，親朋羣聚宴賀。

清・許光世、蔡晉成《西藏新志》卷中　衣冠之制，各因人民等級而異。達賴及班禪之冬帽，以毯氈羊絨製之，上尖下大，色尚黃，夏帽如竹笠形，以金色皮爲之。衣服則有內衣，有外衣，內衣製以毯氈，如砍肩兒。外衣則爲紫洋絨之單衣，以帛交縛其上，足穿錦靴，或皮履，腰部以帛結束，冬季常露半臂。其餘喇嘛之服裝皆相似，惟有精粗之別。噶布倫、戴埲、第巴等官，不綰頭髮，垂於背後，綴以短纓，戴平頂之帽，頂上或覆以獺皮，手持佛珠，腰束皮帶。如遇令節或公事，則噶布倫兩分其髮，於頂之左右各綰一髻，身着蟒衣，上着細緞之褚巴。大領無袂之小袖衣。第巴亦綰髮成一髻，戴無翅之白紗帽。左右兩耳穿耳環，以綠松石、或珊瑚製之，大如桃，形似鳥喙。身着大領窄袖之綠錦短衣，下着黑褐之百褶裙，足着皮靴，束以紅色之花緞，佩刀一。自噶布倫下至土民，皆手佩骨玦，蓋西藏之風尚然也。平民着大領無袂之褚巴，服質則毯氈細絨等，依貧富而爲制，其帽亦然。或有戴白帽者，腰部以皮或毛褐結束，置小刀、順刀、皮袋、火鐮等物，各懷木碗一，與蒙古人無異。

清・鐵船居士《藏紀概》　喇嘛人，招藏人類，喇嘛僧居其半。據云，其始祖名曰達賴喇嘛，係釋迦文佛四大弟子之一，演教傳法來居招藏。人皆頭無一髮，跣足或着皮履。活佛則著錦韈，內衣毯氈半背，外衣偏單。冬不衣皮，嚴寒唯服鷹嘴毯氈。腰繫帛如束帶，臂上又以帛斜交纏縛，內不用裩，有用裙者。冬帽以毯氈製成，式上尖下口大，若小袋。色尚紅黃。夏帽若笠，純金，以皮爲之。不娶妻生子傳代，但師傳徒受耳。經典甚多，字俱從左向右橫寫，番字貝葉翻揭。若上乘之學，則靜坐禪定，修持正業。如役鬼驅神，吞刀吐火，招水呼風，柔金隱身諸法，能之

者頗多。而招中大喇嘛，禁其徒妄作猶之，夫懼人貶視爲下乘術家也。不戒葷酒，修靜喇嘛則亦不大貪飲食也。

清・允禮《西藏誌・寺廟》 垂仲殿在大召東半里許，寺名噶瑪霞。內塑神像猙獰惡煞，內居護法乃喇嘛裝束，仍娶妻生子，世傳其術，即中華之巫類。每月之初二、十六，下神，頭戴金盔，上插鷄羽一束，高約二三尺。穿甲，背插小旗五面，周身以白哈達結束。足穿虎皮靴，手執弓刀，登坐法臺。凡人叩問吉凶，託神言判禍福。出則人從，裝束鬼怪，執旗鼓鈸導引。寺內多畜放牲野獸，熊狼等類。凡各大寺皆有垂仲，亦有女人爲之者，俱爲番人所敬信崇奉焉。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一 氆氇、大綿、細毡，皆以羊毛爲之，藏地隨處皆織之，山南出者爲最細。今由雲南轉販江南、京城者，皆山南物也。西藏本地者皆粗厚不佳。喇嘛冬衣氆氇，夏衣細毡，一件價有四五十金者。其達賴以下大喇嘛，冬皆披貂鼠斗袧，帽則夏朱漆皮描金笠，冬用元狐或貂皮桃兒帽。惟在布達拉及四大寺，喇嘛皆禿頭，冬或戴黃氆氇兜，右臂皆袒。其餘有職事之喇嘛等官第巴，則皆穿有袖黃緞袍，並有公然畜妻孥者。

清・馬揭、盛繩祖《衛藏圖識》卷上《衣冠》 所屬噶布倫、戴綢、碟巴等，髮不束不綰披肩後，戴平頂栽絨段狐各帽，綴短纓或覆獺皮於頂。手持念珠，束皮鞓帶。遇令節或公事，噶布倫兩分其髮於頂，左右綰一髻，著蟒段或氆氇紬段。褚巴、碟巴亦將髮綰成一髻，戴無翅白紗帽，即唐進士巾遺制。左耳垂金鑲綠松石墜，大如桃，其形似鳥喙，名瓚瑭。右耳垂珊瑚墜，用大珊瑚兩顆，上下金鑲，名工工。身著大領、窄袖綠錦短衣，緣以獺皮，袖口用五色線相接，前鑲獺皮，下著黑褐百摺裙，名郭在。足著白軟底皮鞾，披紅褐偏單，佩刀，束大紅花段帶。自噶布倫下至番民，手俱帶骨玦。番民著大領無衩褚巴，或氆氇細毡，視其貧富爲之。而所戴之帽亦然，或戴白帽，腰束皮或毛褐帶，佩小刀、順刀、椀袋、火鐮等物，懷木椀，其視於襠內開衩，腰兩旁亦開衩，襞積腰間。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四 東科爾者，即世家子弟之稱。然亦必須達賴喇嘛親授。將辮髮挽於頂心作一髻，如道士所挽。然後授職，大者視五品，小者視七品，皆通文義之人。其服式，戴白布唐巾，白布短廠襟掛，腰繫五色錦緞裙。達賴喇嘛前有十數對，耳掛綠松石串長可尺餘，價值千金。所乘馬鞍韉，亦極華美。皆噶布倫子弟，如古之侍子然。

清・徐瀛《旃林紀略》 四家噶布倫如漢之大學士，分管藏務，在大招設立分所。司銀物，一切支應各處，名曰商上，番名噶廈，每辰至公所會辦事件。冠藍寶頂，穿素黃袍。內廈咱噶隆以五萬金捐修佛寺，督令噶隆以查拏哈喇烏蘇地方夾壩功，均賞戴花翎，珊瑚頂。浪子轄即番有司也，穿大紅套袍，惟團龍蟒袍係跟役等所穿，殊爲可異。

清・蕭騰麟《西藏見聞錄》卷上 郡王額設馬步兵六萬四千有奇，又蒙古達子兵三千名。其派兵之法，論丁而抽。馬亦如之。兵以十人爲一伍。設什長一名，曰局弄。以五伍爲一隊，設隊長一名，曰載頓。二隊以上設如弄一名管之，四隊以上設甲弄一名管之。統領兵馬之大酋長曰代弄，總理軍旅、節制甲弄衆頭目也。戎裝欵式，甲有柳葉、鎖子、連環三種。馬兵盔上插紅纓一撮，孔雀尾一枝，披甲、帶腰刀、弓箭、撒袋、背鳥鎗、執長矛，米兵盔上插白鷄翎一束，披甲、帶腰刀、順刀、弓箭、撒袋，執藤牌，牌寬一尺六寸，長三尺二寸，鐵皮包釘，上繪怪異獸形，粘以五色翎毛，箭竹干，雕翎金族如錐，長四寸，弓身小而力勁，旗幟紅、黃、黑、白、藍五色，方而長大，旗頂旄纓亦如旗之色。觀其操演布列陣式，進止分合，井然不亂，金鼓亦整齊，號令亦嚴肅，但兵長在山谷，短於平地，不能持久而果於觸突耳。

清・馬揭、盛繩祖《衛藏圖識》卷上《兵制》 西藏額設馬步兵共六萬四千餘名，內：拉撒馬兵三千名，後藏馬兵二千名，阿里馬兵五千名，稞堉馬兵一千名，黨子、拉雜、浪木錯等處地方黑帳房蒙古共馬兵三千名，阿里並前後藏各處步兵五萬名。凡派兵之法：於各村抽派或十名、五名人馬，不偏出。遇有兵革著盔甲，其甲有柳葉、連環、鎖子不等。馬兵盔上插紅纓及孔雀尾，腰懸刀，背負鳥鎗，執長矛。步兵盔上插雄雞尾，腰懸刀，外插順刀，攜弓矢，執藤牌或木牌，亦有執長矛者。其木牌寬約尺五六寸，長三尺一二寸，繪虎形，以五色羽毛裝飾，外遮以銕皮。箭以竹爲之，雕翎鐵鏃，鏃如錐，長三四寸。其弓木胎，角面，身小而勁。亦有以竹爲之者，兩竹片合紮之，亦勁。旂幟或紬緞布，分黃紅黑白藍五色，旂頂旄纓，各按旂色，若對壘然。每年於正二三月亦觀兵，審其鎗、

箭、跑馬、跌撲諸技，演畢以哈達、銀錢、酒食犒之。至四月，則派駐各隘口，既資防邊且兼牧馬也。

清・黃沛翹《西藏圖考》卷六《藏事續考》　西藏派兵之法，於各村抽派，或十名、五名人馬，不偏出。遇有兵革，著盔甲。其甲有柳葉、連環、鎖子不等。馬兵盔上插紅纓及孔雀尾，腰懸刀，背負鳥鎗，執長矛。步兵盔上插雄雞尾，腰懸刀，外插順刀，攜弓矢，執藤牌或木牌，亦有執長矛者。其木牌寬約尺五六寸，長三尺一、二寸，繪虎形，以五色羽毛裝飾，外遮以鐵皮。箭以竹爲之，雕翎鐵鏃，鏃如椎，長三四寸。其弓木胎角面，身小而勁。亦有竹爲之者，兩竹片合紮之，亦勁。旂幟或紬緞布分黃、紅、黑、白、藍五色，旂頂旄纓，各按旂色若對壘。然每年於正、二、三月觀兵，審其鎗箭、跑馬、跌撲諸技，演畢以哈達、銀錢、酒食犒之。至四月，則派駐各隘口，既資防邊且兼牧馬也。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一一　〔光緒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早至園看挖池，水甚見長。午後化臣來回公務。復至園看下棚，在布達拉山前，署西北，登臺即可望見。東郭爾爲帶兵官，至大招聽鐵棒喇嘛教訓，回時在帳棚內復教訓。其下兵丁等不過弓箭槍馬，必須熟習等語。然必須大世家，此舉須賠錢，蓋須豐於賞耗及搶飯種種。適看其由大招回。晚飯後復至園，衆人將散，先達木八旂協領騎大馬、佩弓箭，並佐領均黃衣，其餘驍騎校，杏色衣，馬頭均纏以綢布，五色俱備。後過東郭爾，亦黃衣有花，其跟隨小娃子或藍花衣或黃衣，亦佩弓箭，馬亦如前。觀者數萬人。後有六個丫頭，名曰倒搶者，應須世家自有，如無女，有雇者。步行而回，前後跟看鬧熱者成羣，然必須貌美者充之，衣服頭面皆非常之闊。見一拱拱頭，大小珍珠不計其數，身上金絲緞在內，外罩以五色福兒緞翠朝珠，一身可值萬金。其餘五巴珠均係珊瑚松石，中處以眞珠帽頂如一圓蓋，每身亦值萬金。不如此則恥笑之。

又　二十四日。早，鶴孫過我閒談，幷送素小圓糌粑佛二尊。如指蓋大。係後藏所得，可作護身，並可治病，服之。同鶴孫至東院看臺，少韓亦到。係番人扎什城點兵，由署前東轅門南門外特繞此。皆係一對對馬隊，各帶弓箭、背鳥槍、手持一鐵槍，以各色綢布纏之頭上，如插翎扇一柄係孔雀翎作，身穿盔甲，馬頭尾亦以各色綢布纏之，且帶串鈴。有黃衣者前後照應，似隊長之流。略有千人後隨。昨日兩帶兵官，詢之，一爲瑪子噶倫之孫，一爲公戴本之子，隨從仍係昨日各小娃子。今日謂之扎什城點兵。

清・鐵船居士《藏紀概》　女人頂上有玉及雲母片二式，上作花鏤、方片穿孔，作繁露四垂，墜以珠寶等物，連繫大環於上，竟垂耳廓難任，故作此冠，便於孛墜什物也。上復以珠，帽覆之鷹嘴毳氈，紅色長毛，招中人用之禦寒以代裘，亦爲被。

清・馬揭、盛繩祖《衛藏圖識》卷上《衣冠》　西藏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冬帽以毳氈羊絨製成，其式上尖下大，色尚黃；夏帽若笠純金，以皮爲之；內衣毳氈半臂，外衣紫羊絨偏卑，以帛交縛於上；著錦韈或皮履，腰束帛如帶，春冬皆露半臂，餘喇嘛服餙亦相似。

又卷下《圖考》　木魯烏素部落在藏之北稍東，與西寧接壤，其地與達木霍耳番子相參雜居。番民衣帽同蒙古，番婦戴白羊皮帽或狐皮帽，辮髮以硃磲、珠石並大小銅環紐結戴髮間，下垂至足踝，行則鏘鏘有聲。著褚巴，繫硃磲帶，著卷皮履，又另一種也。

又　阿里噶爾渡部落在藏地之西，與後藏札什倫布、三桑接壤，向爲頗羅鼐長子朱爾嗎特策登駐防處。其番民帽高尺餘，以錦與段爲之，帽緣不甚寬，頂綴緯。番婦帽以珠，下垂前後如旒密，遮面頂間。着圓領大袖衣，繫褐裹。見官長不除帽，惟以右手指自額上，念唵嘛呢者三。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一　藏地男、婦，無冬夏衣。褚巴蠻語也用毳氈、毛褐爲之。大襟闊袖，製如僧袍，短纔及膝。雖當盛寒，表裏不襲副衣，瑟縮凌競，察之亦似有寒色。亦加束帶，而以木椀諸器雜置懷中，碩腹纍纍，下垂如佾。夜卽以褚巴蒙首，露兩踝於外。隨地偃卧，無牀帷衾枕之製。予在鹿馬塘辨色蚤起，見地下土墾數堆，蹴之，始知其爲人。蓋褚巴湅灰色居多，亦有紅色及白黑諸色不等。

又　纏輥底皆馬蘭葉漬取爲麻，捻細爲之。靿有用織金緞配氈氈者。靴用香牛皮底縫，皆沙綠皮縫嵌，極華麗，男女皆着之。有二十金一雙者。

又　褚巴亦有不束帶而用銀鈎者，或以銅爲之。寬止扶寸，其形如凹

字而無其底，箝在衣褶間，如華人之用鈕，予於藏地曾一見之。

又　藏地綠松石甚多，其色如雨過天青者，百不得一也。亦甚小，無扶寸以外者。番人用以飾首綴耳，似甚貴重。番人多以珊瑚爲首飾，或爲數珠，大抵色如絳燭者居多。近時，士大夫好尚以澹，如菠菜根者稱上品。覓之藏地，頗不易得。

又西二　番人髮不梳櫛，婦女編成數十百辮，膏以酥油。其富者懸以珊瑚、珍珠、綠松等飾。耳環大如條脫，下綴珠寶、珠有大如龍目者，其孔自上直下，貫以鐵絲，又爲酥油所蝕，色黯氣腥，不適于用。

清・李夢皋《拉薩廳志》卷上　婦女其頭髮兩分，各之結，束繩如腦後垂，細亦佳。女子未嫁時，別一辮分，寶石、珍珠、珊瑚等類與辮上戴。若聘受時，則夫家所定色貨女婿贈，頭上戴。嫁後，復髮打辮，以其別示。居常，紅緣尖頭戴小帽。腳布靴或皮靴。衣服上小袖短衣，着腰齊綾緞、細布、毛褐等。老婦金鑲綠松石一片鏡如者，額上戴之，『白玉』稱之。凡戴白玉，必往親友賀之。

清・黃沛翹《西藏圖考》卷六《藏事續考》　碟巴亦將髮綰成一髻，戴無翅白紗帽。即唐進士巾，遺制。左耳垂金鑲綠松石墜，大如桃，其形似鳥喙，名『璫璫』；右耳垂珊瑚墜，用大珊瑚兩顆，上下金鑲，名『工工』。身著大領窄袖綠錦短衣，緣以獺皮，袖口用五色線相接，前鑲獺皮，下著黑褐百摺裙，名『郭在』。足著白軟底皮鞾，披紅褐偏單，佩刀，束大紅花緞帶，自噶布倫下至番民，手俱帶骨玦。

又　番民著大領無衩褚巴，或毯毹細毡，視其貧富爲之。而所戴之帽亦然，或戴白帽。腰束皮或毛褐帶，佩小刀、順刀、椀袋、火鐮等物，懷木椀。其裩於襠內開衩，腰兩旁亦開衩，襞積腰間。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四　〔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早發拉里。【略】共行四十里。倭咱塘公館宿站，共行程六十里。或云七十里，如有風雪，正不止此數。此站房間無多，好處爲番寺所佔。喇嘛送禮，皆卻之，賞之。近站番婦多兩辮，頭頂紅圈。亦有後垂一飄帶，均綴珊瑚、松石等物。紅圈藏內皆如此打扮。

又　〔十二月〕十八日。早發江達，【略】又卅里至順達公館宿站，共行程六十里。無事閑踏，見兩小豬，形似老鼠，淡灰色，極可笑。蓋口外豬多小耳長毛者，不似豬形也。連日見番男有梳碎辮，有整辮者。番女則雙辮加一紅圈，上綴珊瑚、松石等物，或中頂又加一小絳色帽，帽形似番僧較小。衣上加一皮袿襴，兩腋不縫，中留一大領，由頭上套下，前後襟可隨便用之，並云下雨雪則毛向外穿之。腰繫一帶，四圍合四塊鉗花鐵板，前如兩塊扣帶，有鑽子如馬肚帶，左右兩活板，均有鐵環，與飄帶、荷包環無異，後有一鐵活板，與左右相同，無環，後與左右皆可前可後。此與國朝朝帶或相似耶。曾記徐蔭老打聽朝帶，京內竟無知者。

又卷七　〔光緒三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午後至洋務局閑談，鶴孫、小瑾在座。進內，姿竹麻拿一小海螺，二文錢，留之。此處以大海螺將頂上數圈去之，女子將此物如鐲戴於右手，番名謂之洞果，一生不摘下。然皆十二三歲戴上，俟長大雖欲摘而不能。如嫁漢人遂砸之，以爲篤於情。詢其戴此何意，據云死後陰間無亮，戴此則不至走黑道路，其愚大可笑。此小海螺攜入內地，雖不如洞果之大，亦可略見一斑矣。其鐲頭有銅有銀，皆極笨，難留，實無用。

又卷一〇　〔光緒三十一年九月〕十一日。昨見佛公噶倫等仍係涼帽，蓋其換季按番曆三月初八日換涼帽，十月廿五日換暖帽，有一定之日。如換季日，尚須在山上更換，且與達賴擺宴，此與四川換季道喜同一，令人不解。

清・許光世、蔡晉成《西藏新志》卷中　喇嘛服裝：着袍子袈裟，戴僧帽。雖因服色而分教派，然有崇尚黃教之僧徒，爲紅色之服裝者，同一黃教，有二種服色，蓋年老者用黃，年少者用紅。其習尚然也。故現時不能據服色而分教派。其平素所著衣服，毫無異於常人。惟於儀式上服法衣，維西之僧徒用闊袖長衣。雖嚴冬常露兩肘，帽子冬季戴平頂之方氈帽，夏季戴平頂之竹笠。

清・李心衡《金川瑣記》卷三　夷人終身不留髭鬚，間有留者，率卷曲如佛頂螺髻。更有一種三撮鬚，最爲奇觀。兩口角及下唇三處，各留少許，如初生榆莢大。雖于思長蠶，僅存數莖，隨風飄颺，乍見令人捧腹。

又　數十畝之家，必留三五畝種麻苧，闔家衣服藉以取給。近日蠻女下裳多用白布或藏紬製成，邊幅鑲紅布，襞積細緻如百疊裙。頭人家婦女衣裙多用碎錦鑲成，臨風飄颺，頗似古時舞衣。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一　自打箭爐至西藏，男子無論老少，皆呼小哇子。女皆呼鴉頭。縫皮爲靴，朱色者多，底薄與幫等，形如襪。亦用氈氊爲之，蠻語呼之音如黑郎切。雪山冰嶺，登陟便利，涉水則脫而置諸腰帶間，甚護惜也。

清・青玉山房居士《金川舊事》　男子衣毯袍，長僅及脛，圍帛兩端垂綴尻後如尾，貧富所同。獨腰間佩刀長尺餘，外鞘鑲嵌有值數十百金者，禁未盡革。

又　首飾，幼時穿耳，漸使孔巨，至可以貫拇指，故墜環大於臂鐲，雖中空不重，亦何以堪。髮梳小辮數十，挽結作髻，非半日不辦，故月祗一梳。其解而垂髫，即入月洗裙日也。俗不貴珠玉，特重珊瑚、寶石、綠璁、碔磲，用金銀鑲嵌作首飾。

清・姚瑩《康輶紀行》卷一　〔道光二十四年十月〕十四日，沿河行四十五里至沈坑，明正土司率頭人來迎，其銜名爲『明正長河西魚通甯遠軍民宣慰使甲木參齡錫』。年十九歲，蕃人世襲，衣冠從國制，紅頂花翎，其大頭人倉儲巴名穆登華，皆蕃也，三品頂戴花翎，衣冠亦從國制。

又　〔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二日巳刻，出南關【略】南行五十里，【略】遇斗木坪蕃三人赴打箭鑪買茶，皆衣紅綠毯毯，長袍束帶，上嵌白金，四周晃耀，戴黃羊捲毛沿高胎大帽，踏五色皮靴，佩鳥鎗二，腰懸利刃，貌甚猙獰可怖。見官長亦知下馬，垂手立道旁候過，頗恭順。

又卷五　西行十餘里，過邦木，設蠻塘汛於此。巴塘土司所屬麻本營官名之弟昂朗率蠻兵鎗馬來迎。年十七八，翦髮覆額，紅呢大帽，綠袍圓領窄袖，佩刀束金帶，儀容甚都，跪獻茶果，卻之。

清・黃楙材《西輶日記》　爐城二水夾流，三山緊抱，晨夕多風，終年積雪，盛夏猶服重裘。番夷雜處，詭形異狀，鳩面黎黑，鳥語軋輈，被發徒跣，身衣紅褐，梵僧喇嘛，往來不絕於道，實西南之鎖鑰，藏衛之喉吭也。

清・馬宗良原纂，孫鏗增修《越巂廳全志》卷一一《風俗》　婦女：無豔妝簪環，無奇巧之飾。衣服不尚花邊，鑲滾簪花，亦取樸素。無珠圍翠繞之奇，不矜各樣妖淫豔冶之色。或有用之者，不過胸衿、領袖，不及他處。十分之七城內市鎮，略重服色。鄉村之間，更爲古樸。荆釵、布服，古風未遠。但穿領褂，不繫羅裙。雖便於工作，而近於固陋。俗尚所便，難驟易也。

服物：農工子弟安於樸陋，搢紳之家亦不尚文飾。除應穿袍、褂間或綢緞而外，尋常皆大布衫，俗稱毛藍白定。青布褂，一體樸素。袍褂亦取顏色老到，式樣莊重。無各樣新豔奪目之色，奇巧特異之式。或有好尚巧豔者，鄉里疏而遠之，不與同坐。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三　〔光緒二十九年九月〕十一日。住驢城，會本廳劉司馬痛談口外情形，頗爲熟悉。聞此明正土司已保頭品頂戴，每至朝賀日禮畢，伊即升座，帶黃帽，插雉尾，似山大王意思。受賀，其頭人皆跪稟事件，甚可笑。委員到彼衙門偷看，竟有金頂房及金龍抱柱。

又　〔九月〕十七日。午飯後至經堂，看其已用泥捏成土司夫婦二人，一補褂、頂帽，一頭上似鈿子，身穿大領藍衣卦珠，蓋番婦服色。詢之，以備後日送祟之用。前拜客，遇娶親者，亦有女人身穿大領衣掛珠，頭帶似朝帽，無頂，其下人亦大領各色衣，亦頂朝帽，無頂。男人則本朝衣冠。

又　〔十月〕十二日。昨夜大雪，須過高日山，已迷路徑。土司半夜來信，派牛前往探途，謂之踏雪。其實萬難前進，只得仍住東俄洛。閑往門外一看，番民、番婦、喇嘛服飾之奇，眞有不可思議者。有散髮如鬼者，有短髮加以牛毛辮者。上有白骨節穿之。均著大領衣，皮靴，此番民也。有大領衣服，如色不同。腰間繫以紅帶，上鑲銅飾，且有佩帶針盒、小刀，若多玩物。頭盤髮辮，以料扳指爲飾。此與上路不同，上路盤辮爲婦人，不盤辮爲女子。或赤足，或著普魯靴，此喇嘛也。姑子亦如之。然皆不穿袴子，如此冷天，可以算得結實之至。

又　〔十月十五日〕行四十里，麻盖中又名麻蓋宗。宿站。人戶無多，房已占滿。拉綽者，男則多帶布平帽，似京轎夫雨帽形，女則頭頂前二銀餅，後一銀餅，皆有花鑲石。髮披於前後，前短後長，據云假髮。且有牛毛作者，乃裹塘打扮也。

又　〔十月〕十六日。天未明，掌燈卽發麻盖中。【略】至西俄洛公館宿站。有公館，其破萬難。共行一百里，裹塘土司宣撫使四朗占對、十九

歲，像甚好，頗軒昂。副土官朱洛宗吉村皆遠接，并來叩見，均跪回話，尙恭順。皆紅頂花翎、帽有花無纓。蟒袍而無褂耳。戴銀墜，大珊瑚環，不華不夷，甚可笑。此處婦女頭頂三道青寬縧，尙綴銀飾四五，亦有昨日所看三塊者，後面作桃形。身背後帶若許琉璃五色珠，以綫穿之，甚長，拖於後，且挂小鈴作響，以爲美觀。

又〔十月〕二十五日。早發三壩塘，到草壩上，巴塘宣撫土司羅進保叩接。蟒袍補褂，紅頂花翎，不似裏塘打扮。在此備茶尖。余在此卽早令廚役備早尖。在帳房內忽然來風，無食不灰塵，可發笑。

又〔二十六日〕自入巴塘境，男番衣服無甚分別。頭上則前短髮，每兩旁留小辮二；女番衣灰色氆氌衣，似小襖，絳色裙，頭上梳無數小辮，總結一大辮，下以藍綫接之，有兩小穗，皆以銅絲作箍，大似京車夫。

又**卷四**〔十一月〕初五日。早發普拉，大半草壩，有數處山腰、石路，不甚險，過夾擦頂。自支帳房茶尖。守備在此伺候，且備點心，乃黃糕，作白薯味，大新奇。以上卅里，又廿里至江卡公館宿站。【略】此地男番照舊，女番則群辮上由頂加珊瑚豆至腰，皆紅色豆，一路穿之，大似蜈蚣。見番官女人頭戴似鸚哥架極高，乃後藏打扮，俱難看。且面上皆抹兒茶加以酥油，有黑，有紅且黑者，竟如尉遲公者。或以紅黑色滿面點之似麻子。

又〔十一月十五日〕數日來，男、婦、番僧相隨者多，乃入藏朝山者。有女人梳兩辮者，乃德格土司來應差。亦有朝山者，本處則雙耳環均銀砝藍。極大，套於耳，耳眼不足挂也。男人仍照舊。

又〔十一月〕二十六日，早發瓦合寨。此處石山、土山，生樹、生草。【略】山上路旁，小刺松形如磨盤，不過尺餘，甚有趣。惟瑪密堆頗礙正路，殊可厭。路旁洛隆宗番官頭基醉理三品頂戴，蓄髮，有長耳墜，大領，紅馬褂，怪物也。叩迎，并早尖處敏見。

又十二月初一日。連日所見男番，皆披髮於左右，頭前剪髮一斷，後有小辮。如無辮者，乃般密娃，另一種也。

又〔十二月〕初三日。昨日所見番女，均將髮辮分爲二，後面垂之，又是一種打扮。且手戴海螺披下整圈作鐲，所謂死後此物陰間可以照亮，殊爲可笑。

清・鍾賡起《甘州府志》卷四《風俗》　地寒，產羊裘。富者白羔裘，尤重黑羔，至狐、貉、狼、豹、銀貂諸裘，世家通用。其羊毛氈長或無面者，庶民胥以禦寒。春秋間綿夾衣，富戶以絲帛，庶民以布褐。絺綌紗羅，三伏時間衣之，而服者甚少。

清・張彥篤《洮州廳志》卷二　衣紳商率布帛。庶人則春、夏尙麻、布，秋、冬尙褐、皮。多短衣。

清・陳克繩《西域遺聞・佛氏》　達賴行止處，皆以上等錦緞席地，其坐床疊錦至三尺，旁綴珠璣。赴各寺講經，僧俗萬人焚香迎道左，所乘馬衣以文繡、珊瑚、璠璵、火齊瑟瑟連綴相屬。

清・傅恒等《皇清職貢圖》卷二　西藏古西南徼外諸羌戎地，唐宋爲吐蕃部落，今皆皈依達賴喇嘛，我朝命大臣駐守之。其地有四：曰衛、曰藏、曰阿爾、曰喀木，共轄城六十餘。番民男戴高頂紅纓氈帽，穿長領褐衣，項掛素珠。女披髮垂肩，亦有辮髮者，或時戴紅氈涼帽。富家則多綴珠璣，以相炫耀。衣外短內長，以五色褐布爲之，能織番錦、毛罽，足皆履革鞮。其賦稅俱進之達賴喇嘛。



西藏所屬衛藏阿爾喀木諸番民



西藏所屬衛藏阿爾喀木諸番婦

又　布嚕克巴部落，在藏地之西南，本西梵國所屬，西藏郡王頗羅鼐始招服之，今每歲遣人赴藏恭請聖安。其男子披髮，裹白布如巾幘，然著長領褐衣，肩披白單，手持素珠。婦女盤髮後垂，加以素冠，著紅衣，外繫花褐，長裙，肩披青單，項垂珠石、纓絡，圍繞至背。其俗知崇佛、嗶經，然皆紅教也。


西藏所屬布嚕克巴番人


西藏所屬布嚕克巴番婦

又　們巴部落，本亦西梵國所屬，因與布嚕克巴番人接壤，常赴藏地。其男子披髮，頂覆紅牛毛，氈氈四垂，褐衣革鞮，肩披黃單。婦女披髮，約以金箍，綴珠鈿，褐衣跣足，亦有著革鞮者。


西藏所屬們巴番人


西藏所屬們巴番人婦

又　巴哷喀木部落，在藏地之東，所屬有裏塘、巴塘、查穆鐸等處。其男子戴白氈銳頂帽，上插鳥羽三枝，著紅褐長領衣，皂襪朱履，胸佩護心小鏡，時負番錦等物，赴藏貿易。婦女盤髻，戴紅綠布冠，額綴珠鈿，領圍繡巾，肩披紅單，衣用各色褐布，外繫綠邊褐裙，束以錦帶，跣足不履，亦有著革鞮者。多皈依紅教。


西藏巴哷喀木等處番人


西藏巴哷喀木等處番婦

又　密納克番人，在打箭爐口外，居藏地之東，亦多皈依紅教。男子戴圓頂擅盔，著窄袖綿甲，揹負鐵板，脛裹行滕，赤足不履，出入必佩利刃，彎弓挾矢，以射獵爲事。婦女披髮後垂，蒙以青帛，綴珠爲飾，耳戴大環，繫青絲三綹，著三截緣邊褐衣，五色花袖，而肩背間交縈青紅帛布，亦雜綴以珠石。蓋川省苗蠻種類也。


西藏密納克番人


西藏密納克番婦

清・馬揭、盛繩祖《衛藏圖識》卷下《圖考》　打箭爐唐爲吐蕃，元時置碉門、魚通、黎、稚、長河西、寧遠六安撫司。明時長河西土官元右丞剌瓦蒙始通朝貢。自浹我聖朝德化，益慕華風，其土司衣冠悉遵國制，頭人逢歲節及進謁漢官，著長領小袖無衩蟒段褚巴。平時，褚巴以綢段、氆氌爲之。帽皆販自藏，冬戴狐皮、猞猁，以錦段作胎，平頂，絲纓，緣寬窄無定制，兩旁有衩；夏戴綿帽，緣餙蟒段，或片錦，亦絲纓，間以獺皮覆頂上。腰在插短刀，足履革鞮。番稱康。所佩有荷包、椀袋之類。穿左耳戴紅珊瑚或綠松石，大綠。自爐至河口番民，皆著白氂子及毛褐粗氆氌褚巴，間著氆氌短衣。冬戴大毛皮帽，夏戴絲帽，亦穿左耳，戴錫鋊墜，著革鞮或赤足。識字者，腰繫小鋊筒，內插竹簽，繫小銅盒或漆盒貯墨水。寫字時，以簽蘸墨水，席地，用皮紙摺疊成行，置膝上，自左而右橫書之。蠻婦首儲平分其髮作兩辮，以紅哈達互交於頂，中列銀鑑，飾以珊瑚、綠松石、蜜蠟、銀錢，後以硨磲如髻懸於後身。內著無袖短衣，外披小方單，繫百摺裙，足亦著康。其富者背大革帶綴珠寶炫麗。商賈在爐必役蠻女，曰沙鴉。交易貨物俱聽沙鴉較價值如牙行，而井臼箕帚之事亦以身任之，不爲異。所居之宇曰碉樓，近亦多平房。《篇海》云，碉樓，石室也，壘石如浮圖，人以梯上下，堅足禦鎗礮，其蓋藏之區、棲止之舍、炊爨之所、畜溷之地，皆因其廣狹而位置焉。飲牛乳茶、青稞酒，食則糌粑、牛羊肉。糌粑者，以青稞炒麪爲之。俗信佛，病不任醫藥，延喇嘛然酥油燈、焚香、蘸水祈禱。死則葬以水火，飼諸鷹犬而已。俗有跳歌

粧之戲，蓋以婦女十餘人，首戴白布圈帽如箭鵠，著五色彩衣，攜手成圍，騰足於空圍圈歌舞。度曲亦靡靡可聽，所謂異方之樂也。歲時伏臘以及宴會，多以此爲樂。按：自爐至藏雖相距迢遞而風氣相近，習俗、服色蓋大同而小異耳。

又　裡塘附近爐城，漸習禮法，土司衣冠亦遵國制。頭人著毳氆細毡褚巴，餘自中渡以外多著青毡子。帽以羊皮染黃爲緣，以麻線染紅爲緯。足著雙梁康。婦首多髮，常多作小辮，盤結于頂，亦以珍玩飾。但性不喜潔，猶仍其陋。

又　巴塘上司、頭人衣冠悉與打箭爐同，餘番民多布衣，或青或藍。帽、鞋、襪間有如內地製者。不薙髮，長則剪之。婦粧束亦如打箭爐，帷不事首飾。履尚紅，綠色爲少，異其屬。江卡頭人戴寬緣金段帽，足履草鞋。婦首辮髮，戴八柱如翠圍式，耳貫哪嚨大圈，繫紅珠於下，復以線縛於耳。石板講頭人不薙髮，著褚巴，貌獰惡，出攜弓矢鎗槊結隊行，遇旅客則施空鎗以相恐。婦結兩辮，多着白褚巴。阿足自乍丫以外番人戴白氈笠，著青褚巴，婦僅結一辮下垂，餘服飾俱與打箭爐同。

清・李心衡《金川瑣記》卷三　男子喜佩刺刀，俗稱左插子。身衣毯袍，長僅及脛。圍帛兩端垂綴，尻後如尾，無貧富皆同。獨腰間佩刀長尺餘，外鞘鑲嵌不一，竟有值至數十百金者。佩犢、佩牛之俗嚴禁，未能盡革。

又　耳飾累墜，大於腕臂，間跳脫。幸空中，不甚重。特訝其耳際垂聒，爲地有限，何能銜此鉅環？詢之土人，始知幼時穿耳即用韃皮卷塞，日漸增添，後遂可貫拇指。髮梳數十小辮，挽結作髻，如西洋畫圖中式樣。梳時極難，非半日不辦。每月祇梳一次，其解髮垂髻，即入月洗裙日也。俗不貴珠玉，特重珊瑚、寶石、綠璁、硨磲，用金銀鑲嵌作首飾。

清・陳登龍《裡塘志略》卷上　男婦性好穿戴，營官衣冠皆遵國制，間亦俗裝。長官司頭人著大領衫，番名褚巴，以毳氆細毡或紬緞錦繡哆呢嗶吱爲之，緣以獺皮或豹皮。營官亦有緣貂皮者。民家則多著毬子褚巴，不能如頭人也。腰繫花縧，斜插匕首，謂之左插。右襟拖各色綾片下垂如紳，以繡緞製。木椀袋著於左襟下，惟貴者有之。其次或用銀匣，或用銅匣，以帕著左肩，斜綰至右腋下。庶人之椀則納於懷。帽高五六寸，以羊皮染黃色爲緣，麻線染紅色爲緯。頭人亦有用狐皮緣絲線緯者。至營官，則以貂皮、駝絨皮爲之。左耳垂珊瑚墜，用大珊瑚珠，上下鑲金玉及綠松蕊石，名曰呀攏。頂戴哈噠或江卡，拴佛窖，加以念珠，袴以紅氆氇及紅綾爲之，足著用白皮造軟底韃，氆氇廂飾，其名爲康。好佩刀劒，見官亦不去身。凡見官及見大喇嘛，必遞哈噠一枚，如中華投刺。然平交則彼此交換爲禮，即書信亦必置哈噠以示敬。婦人粧飾，髮編細辮百縷，飾以八寶珊瑚，纍纍若貫，頭上戴金造花餅，或三或兩，無金亦必以銀衣，具五色。長袖短襟，項亦戴哈噠、江卡、念珠，胸前掛大佛窖如盆，金銀造成，製作工巧。貧者用小佛窖。長裙百褶，亦具五色，不穿下衣，足躡皮韃，花皮氆氇廂飾。

又卷下　喇嘛衣飾與內地僧人大別。薙髮、留鬚，跣足或穿皮韃。堪布則著錦韃，內衣氆氇半臂，外衣偏單，冬不衣皮，腰繫帛如束帶，臂上又以帛斜交纏縛。衆喇嘛則用氆氇，見所尊者以袒右肩爲敬。不著褲，或有著帬者。冬帽以氈片製成，其式上尖下寬，色尚黃。夏帽若笠，純金色，以皮爲之，居常亦不多戴，極寒惟以纏身氆氇裹其頂而已。不娶妻生子，師徒以衣鉢傳受，上乘之學，以靜坐、禪定、修持正業爲尚。如役鬼驅神、吞刀吐火、招水呼風、柔金隱身諸法稱下乘，術弗重也。不禁葷酒，修靜喇嘛亦不多飲食。最嚴色戒，監管喇嘛常使人巡查，有犯者即發還俗，充邊界管束。婦人入廟燒香，必以布單蒙其頭面，恐眩色也。

清・青玉山房居士《金川舊事》　下裳。俗畜牛羊，春夏翦其毛，績線作毯，爲男女衣服。又橫披大幅長毯，若釋氏袈裟，日以蔽風雨，夜以代衾褥，寒暑不改。男女好徒跣，間有革靴，形製詭異。男子穿袍袴，女子穿短衫、長裙，無袴，裙帶闊尺許，亦毛織，下垂五色流蘇，其重足以壓風。數十畝之家必種麻三五畝，以爲苧衣。近來蠻女下裳多用棉布藏細，邊幅紅鑲襞積，細緻如百疊裙。頭人家女裙多用碎錦鑲成，臨風飄颺似舞衣。若布拉克底、毗連崇化。巴旺、毗連章谷。兩部落，其未嫁女子不

穿裙袴，用麻線、毛線長尺許，千百條如簾箔前掩，後裹獸革，髀股以下皆赤露，貧富所同。

清・姚瑩《康輶紀行》卷一　打箭鑪刺麻極多，街市皆滿，衣敗紅布衣，袒其背，外加偏單。偏單者，以紅布丈許纏其身，左右搭肩上，西域皆然。內地僧之袈裟，蓋卽仿此。刺麻數千，入冊給偏單銀者千餘人，糧臺歲給之。不誦經者，終日嬉遊街市，男婦雜遝無忌。蕃皆蓄髮，長則截留數寸披之。衣毡子如短袍而窄袖，謂之褚巴。足著履連襪如靴，以毡子或皮爲之，其名曰康。男婦皆然而不裩。婦髮結細辮數十而委之，亦有盤額者。衣亦毡子，下繫以圍及足如裹。蕃人負物，皆以竹籮，侈口尖其底，貯物而背之，名爲背子。取水則以木背子而無擔荷，多蕃婦爲之，重者則以牛馬矣。

又　打箭鑪外，漢民娶蕃婦，家於其地者，亦多從其俗。男猶漢服，女則儼然蕃婦矣。蕃民無冬夏皆衣毳褐，謂之毡子，或加羊皮，腰繫博帶，橫刀。衣前後撮起，帶上飲食器具，皆貯其中。男皆披髮，婦人結髮成綆盤額上，或爲數十細綆垂之。頂插小銀盤爲飾，大者如杯，亦有如餅，鑿花其上者。肩加羊皮如荷蓋而委垂其後，直綴銀餅十數，或下垂纓絡，皆繫長裙曳地而不裩，前加長幅縴曳。官輿及負戴官物，皆男婦雜充其役，謂之背子。薪水之役，則專以女木桶取水，背荷之而歸。

清・吳德煦《章谷屯志略》　宅壟。夷俗男子多衣褚巴，以毡子製成，圓領小袖，長至膝間，腰寬數尺，束以革帶，斜插短刀一柄，鞘外飾甚工緻，鑲嵌珊瑚、銀鏤花紋，有值十餘金者，名爲左插子，俱藉此爲美觀。凡隨帶一切置腰間及左右肱，每行時腰際隆隆然，蓋裝物多也。褌袴以革爲之，或亦有布者。足無履襪，以毡子五尺許裹脛間，嚴寒時穿杭，讀上聲。形製詭異，底面俱革，與漢人襪相類，而後不合縫。女子則略施紅綠布以別之，冠製無定式，綴狐裘爲沿，茸茸然可笑。女子不事盥櫛，不解施膏沐，無鬢髻之飾，髮之近額者，左右分綴小辮數十條，自顱以後者，左右分結小指大髮辮各八九條，至中總結大辮，復綴紅黃布二三縷，辮至三尺餘，合額間小辮繞後，交互盤於額頂間。額際綴小珊瑚三串，內承紅布如額羅式。貧者無珊瑚，則以紅布爲之。上衣長尺許，隨左右衽，乳以下束長帛，花素不一，須布二丈許，褶疊數十道，蓋不尚褌袴，恐巨風吹揭露體也。耳環甚巨，綴珊瑚珠二粒，其環之大有堪纏臂者。平居多赤足，冬着革履。俗呼爲杭，上聲。稍慧者亦隨漢製花鳥焉。

附：明正男子衣冠，左插褚巴，與宅壟無稍異。近屯城者多仿漢製。惟土千百戶之冠若俳優，所謂中軍冠者，金綺爲沿，朱纓鞘之，冬夏如一。逢慶典，蟒衣文綉，錦帶荷囊，亦頗美觀。處子無粉澤，不鬢髻，額間分兩鬢，結細辮各數十縷，頗後髮兩分，結稍大辮各二十餘縷，幷兩鬢小辮合二絡，約骨決各一，再約銀環，如約指大，嵌以珊瑚珠三粒者三四枚，髮辮互盤頭際，旁以二木削如箸，其端繫蜜蠟如象碁子大者各一，珊瑚枝長二寸餘，大如巨指者各一，橫搘髮後以爲飾，不知膏沐。髮燥，塗以酥油，眉心綴小珊瑚一粒。上衣無袖，長尺餘，雙臂全露。下體編毛索如錢貫，垂垂如馬鬣，脊間披山羊爲蔽，髀骭俱裸。嚴冬足鞮瘃，天寒披毛毯一方。生子後穿裘，否則人非笑之。胸前掛小革囊十數個，方二寸餘，中貯藏經一編，宵晝不敢釋。逢春初，各寨中有喇嘛寺延僧誦經，遠近婦女盛飾攜酒往觀。頭左右各綴四寸餘珊瑚二枝，短襦，長帛，花素不一，足穿革杭。讀上聲。結女伴跳歌妝以爲樂。

又，章谷西南境毛牛呂里諸寨，婦女服飾如鑪之城，而背上必負吉呂羊皮一張，此又衣飾之贅疣也。

清・傅恒等《皇清職貢圖》卷六　東壩阿思洞大小十一寨，亦西番種，本朝順治十五年歸化，領以土千戶。番民居處土室，狐帽氈衣，闊帶草履，常以牛角盛菸草吸之。番婦辮髮分垂，續以牛毛細繩，如荷蓑狀，胸掛素珠，著緣邊長衣花布半臂，頗知耕織，納青稞充兵米。



松潘鎮左營轄東壩阿思洞番民



松潘鎮左營轄東壩阿思洞番婦

又　北壩、元壩、下泥巴大小七寨西番，本朝康熙元年歸化，以土百戶領之。番民居處半山土房，便於耕牧，俗尚儉樸，習勞苦。皮帽長衣，番婦服飾與東壩畧同，勤於耕織，輸青稞以充兵米。



松潘鎮右營轄北壩元壩泥巴等寨番民



松潘鎮右營轄北壩元壩泥巴等寨番婦

又 古冉駹國，漢爲汶山郡，唐改茂州，明洪武中平蜀，置威茂道開府。其地其瓦寺，番居大江西南之山谿中，號西溝生番。正統時滋擾內地，有桑納思霸者平之，授爲宣慰使。本朝順治七年歸化，仍令承襲，在汶川等縣輸賦。俗勇悍，屢奉徵調。崇尚喇嘛，病則誦經。番民衣服與內地相似，婦女挽髻，裹花布巾，長衣摺裙，勤於耕作。秋成後，夫婦相攜赴內地傭工，名爲下壩，春月始歸播種，歲以爲常。



威茂協轄瓦寺宣慰司番民



威茂協轄瓦寺宣慰司番婦

又 雜谷，本唐時吐蕃部落，本朝康熙二十三年，土目桑吉朋投誠，授安撫司土同知。其後蒼旺者，於乾隆十四年以効力金川，授宣慰使。十七年謀逆伏誅，改土歸流，設理番同知管轄。居處碉房，飲酥油，熬茶，食青稞麥麵。男女相悅，攜手歌舞，名曰鍋樁。俗尚喇嘛，重女輕男。番民戴布帽，耳綴銅環，衣褐，佩刀。番婦辮髮，接紅牛毛盤之，以珊瑚松石爲飾，短衣長裙，習織毛褐。又，松岡寨向隸雜谷，今以蒼旺弟根濯斯甲爲長官司領之。



威茂協轄雜谷各寨番民



威茂協轄雜谷各寨番婦

又 兒那達，地約百里，天氣常寒，居處、飲食與雜谷相同。番民披髮，耳綴銅環，著絨布短衣。婦女披髮，額綴花鈿，衣無袖短衣，以五色布裂片圍腰，亦間有繫裙者。



兒那達番民



兒那達番婦

又 沃日土司兒達那之始祖喇嘛巴必泰，於本朝順治十五年歸化，封沃日灌頂淨慈妙智國師，頒給印信，承襲。性強勇，善弓矢，以耕種爲生，崇尚佛教。番民戴皮帽，著短衣，披偏單，於背佩刀，履革。婦女辮髮，絨帽，短衣長裙，繫皮褐大帶，亦知力作，習紡織。



威茂協轄沃日各寨番民



威茂協轄沃日各寨番婦

又 小金川即金川寺，其酋堅參利卜於康熙五年歸化，頒給演化禪師印，其弟吉兒卜細承襲所屬。有美諾、章固各寨，性強勇，好讎殺，以耕

牧爲生，崇信喇嘛。番民椎髻，氈帽綴以豹尾，短衣、摺裙，身佩雙刀。番婦以黃牛毛續髮作辮盤之，珊瑚爲簪，短衣革帶，長裙跣足，往來負戴，亦知紡織。又有孫克宗、石南壩等處，男女身纏幅布，蔽以羊皮，婚配後始著衣裙，俗愈樸陋。



威茂協轄小金川番民



威茂協轄小金川番婦

又　金川卽金川寺種類，堅參利卜異母弟罕旺八澤之子色勒奔，於雍正八年授安撫司職銜，乾隆七年身故。弟色勒奔細承襲，負險恃強，侵凌諸部。自乾隆十三年平定之後，懷德畏威，恪守蠻服。番民椎髻，帽用羊皮染黃色，以紅帛緣之。耳綴銅環，布褐短衣，麻布裙，出入必佩兵械。崇佛教，知耕作。婦女結辮於首，綴以珊瑚，耳綴大環，短衣長裙，知紡織。其居處、土物與雜谷等處略同。



威茂協轄金川番民



威茂協轄金川番婦

又　岳希長官司管黑虎寨七族，長寧安撫司管二十七寨，靜州長官司管十二寨，隴木長官司管赤土關諸族拘盤諸寨。其酋長皆自唐宋以來承襲，本朝因之皆輸賦於茂州。番民居土室，戴羊皮帽，布褐長衣，以耕種爲生，亦有貿易者。婦女盤髮，纓帽，耳綴大銅環，長衣革履，頗勤耕織。婚禮用豕肪爲餽，佐以銀布。俗習狡悍。又有水草坪、竹木坎諸土司，亦畧相同。



威茂協轄岳希長寧等處番民



威茂協轄岳希長寧等處番婦

又　象鼻、高山、黃羊關等寨，本吐蕃裔，與松潘平番族同類。宋進士薛嚴守龍州有功，世襲土知州安撫等官，本朝順治六年歸化，授其後人以土知事。其地皆高山，積雪不消，疊石爲重屋，覆以柴薪，上居人而下飼畜。番民戴氈笠，插雉羽，著緣邊布褐衣，褐帶革履，以耕稼、採藥爲生，性淳好佛。番婦辮髮挽髻，裹以繡巾，項垂珠絡，著緣邊長衣或五色相間，多跣足，頗勤紡績，雖行路亦手撚毛線。所食莜子、青稞之屬，無貢稅。



松潘鎮屬龍安營轄象鼻高山等處番民



松潘鎮屬龍安營轄象鼻高山等處番婦

又　白馬路十八寨，亦吐蕃裔，與陝西洮文番族同類。宋進士王斯儉爲龍州判官，有功世襲，明改土歸流，授王氏以土通判，長官司等官。本朝順治六年歸化，仍襲前職。其地常寒，俗好鬬，傷人則以刀、布、牛羊償，或爭訟理曲者亦以物請和解。婚娶，女父母同來婿家飲，仍攜女歸，踰年復同來，始成禮焉。生子教以射獵，獵犬直三牛。亦種青稞、莜麥之屬，無賦稅。番民戴草帽，著羊裘，常負木柴入內地市易。番婦辮髮垂兩肩，束以布或綴珠石，著緣邊長衣花布半臂，頗知耕織。



龍安營轄白馬路番民



龍安營轄白馬路番婦

又　寒盼、祈命、商巴三寨，皆氐羌裔。明置長官司，本朝康熙中歸化，各設土千戶，隸漳臘營。散居山中，以板爲屋，性淳良，勤耕作。番民氈帽、褐衣，負茶出口易牛馬，售於內地。番婦辮髮，續以氂尾，其長至膝，著五色布衣，綴瑪瑙、硨磲爲飾。頗奉佛好施，亦知耕織。



松潘鎮屬漳臘營轄寒盼祈命等處番民



松潘鎮屬漳臘營轄寒盼祈命等處番婦



漳臘營轄口外三郭羅克番民



漳臘營轄口外三郭羅克番婦

又　口外三郭羅克，氐羌之裔。本朝康熙六十年，剿撫歸化，設土千戶、百戶統之。半居山嶺，半處平原，疊石爲碉房，力耕者少，惟獵野獸以佐食。俗狡悍、貪利，常出劫奪，名曰放夾壩。番民戴狐帽，著褐衣，以虎豹皮緣之，革帶革履。番婦辮髮後垂，約以布囊，雜綴珠石爲飾，衣服與男子畧同。歲輸馬價一百餘兩。



漳臘營轄口外三阿樹番民



漳臘營轄口外三阿樹番婦

又　口外三阿樹，卽郭羅克種，領統於土千戶。番民戴狐帽，衣裘褐，著革履。番婦垂髮於兩肩，著緣邊長衣。其俗勇悍，馳馬射獵，亦習耕織。

又　疊溪，明初置長官司，所轄河東熟番八寨，皆大姓及馬路小關七族，其土舍轄河西小姓六寨，而黑水松坪皆屬焉，其酋郁氏爲多。本朝康熙間先後歸化，仍各授土千百戶。其居多山岡，累土爲屋。番民戴纓笠，著布衣。番婦挽髻，裹花布巾，綴大耳環，著細摺長衣，革履。勤耕作，習紡織。大姓、小姓、松坪各輸青稞，糧石折支疊溪營兵食，惟黑水於乾隆元年豁免。



松潘鎮屬疊溪營轄大小姓黑水松坪番民



松潘鎮屬疊溪營轄大小姓黑水松坪番婦

又　上九關雲昌寺丟谷寨番，西番之裔。本朝康熙中歸化，隸平番營，設土千戶以統之。居處碉房，以耕種爲生，常入山樵薪，負至城市。番民帶草帽，著羊裘，以布緣之，或衣自織褐毯。番婦辮髮，分垂於肩，綴以瑪瑙、硨磲，著細摺緣邊長衣花褐半臂，項綴素珠。歲輸青稞十石，折徵貝母銀四十兩。



松潘鎮屬平番營轄上九關番民



松潘鎮屬平番營轄上九關番婦

又 下六關、岷竹寺等寨番民，其種類與上九關同，亦同時歸化，風俗相似。番民皮帽褐衣，革帶布履。番婦挽髻，裹以花巾，耳綴銅環，繫小珠一串。亦習耕作、紡織。歲輸青稞二十石，折徵貝母銀三十餘兩，皆充平番兵丁月米。



平番營轄下六關番民



平番營轄下六關番婦

又 盧朗土百戶，本朝康熙中歸化，於雍正六年改土歸流，冕寧縣之蘇州土千戶白露仍設土目約束之。越巂衛之松林、白石、野豬塘等土千百戶亦同時歸化，皆西番種也。在冕寧者，風俗、服、食與內地無異，務農力作，按畝輸賦。在越巂者，男青布裹頭，帶耳環，著褐衣，外披青氈，織草爲履，出必佩刀，性樸實，勤耕作。婦挽髻，束以紅布，又別綴幅布於髻上，飾以珠石，短衣麻襦，肩帔用五色帛布緣之，亦能紡織。每歲輸雜糧於寧越營。



建昌右營轄蘇州白露等處西番



建昌右營轄蘇州白露等處西番婦

又 木坪土司，明爲董卜韓胡宣慰司，本朝順治九年歸化。番民居處多壘石爲碉房。男薙髮留辮，戴圓頂氈笠，著長衣，披紅偏衫。番婦盤髻，垂雙辮於額前交挽之，著大領短衣，細摺長裙拖繡帶。勤於耕織，崇釋信鬼，俗尚儉樸，歲貢馬四匹、豆五十石，俱折色交納。



泰寧協屬黎雅營轄木坪番民



泰寧協屬黎雅營轄木坪番婦

又 明正土司，其先本打箭爐番目，明永樂間授宣慰司，本朝康熙中歸化，轄土千戶四十九員。番民奉佛，以耕牧爲業，居碉房，戴狐皮帽，耳綴大環，長衣，皮靴，常以銅合貯小佛像及經呪繫肘腋間。番婦挽髻，束以絳帛，雜綴珠石，戴狐皮纓帽，著大領短衣，細摺長裙，腰拖繡帶，足履繡鞋，頗知紡織。歲輸稅銀一百五十餘兩。



泰寧協屬阜和營轄明正番民



泰寧協屬阜和營轄明正番婦

又 德爾格特，本西海番部土目，本朝平定西藏時歸化，授安撫司尋加授宣撫司。番民性勇悍，善騎射，饒畜牧，戴狐皮帽，著布褐長衣，佩刀。番婦辮髮，以絳帕抹額，雜綴珠石，短衣長裙，前繫緣邊色帛一幅，能織褐。歲輸稅銀二百八十兩，冬春間常以牛馬皮革赴打箭爐易茶。



阜和營轄德爾格特番民



阜和營轄德爾格特番婦

又　裏塘宣撫司，本朝康熙中歸化，雍正七年設宣撫司一員、副土司一員，其更替於頭人內拔補。所居多碉房。番民皮帽、毛褐長衣、佩刀；番婦辮髮，繢以牛毛，綴珠石爲飾，著大領長衣，五色布裙。其地寒，不宜耕種，皆以畜牧爲生計，性頗質樸。



泰寧協屬裏塘番民



泰寧協屬裏塘番婦

又　巴塘宣撫司一員，副土司一員，俱於雍正七年授職，遇事故則選擇頭人充補。番民衣飾與裏塘相似。逢歲時佳節，具酒肉跳盪歌舞以娛賓客。其地較裏塘溫暖，人亦多務農業。



泰寧協屬巴塘番民



泰寧協屬巴塘番婦

又　革什咱安撫司，本朝康熙中歸化。番民依山建碉以居，戴羊皮帽，短衣短裙，外披毛褐，出入必佩刀執械。番婦髮綰雙髻，插鐵簪長尺許，短衣長裙，頗習耕織。遇大計之歲，於泰寧協折納馬價銀八兩。又有巴底巴旺安撫司居處，服食相似，亦同時歸化者。



阜和營轄革什咱番民



阜和營轄革什咱番婦

又　綽斯甲安撫司，本朝康熙中歸化。番民居碉房，皮帽褐衣，短裙大帶。番婦披髮垢面，耳綴大環，短衣長裙，足著革履。性詭譎，嗜酒，貪利，出必佩刀械，遇大計折納馬價，與革什咱同。



阜和營轄綽斯甲番民



阜和營轄綽斯甲番婦

又　霍耳、章谷、孔撒等九土司，俱於本朝平定西藏時歸化，各授安撫長官等職。番民多居山巔碉房，戴狐帽，著毛褐長衣，亦有衣帛者，革帶皮靴，馳馬射獵。番婦披髮，繫松石爲飾，短衣長裙，前繫幅布，能織褐。



阜和營轄霍耳章谷等處番民



阜和營轄霍耳章谷等處番婦

又　納滾安撫司，本朝康熙中歸化。番民居碉房，戴狐皮帽，耳綴大環，著毛褐長衣，佩刀。番婦披髮，抹以紅帛，結珠石爲纓絡垂之，著大領褐衣，繫五色褐裙。習俗強悍，以耕牧爲生，冬春間多取野獸皮革，赴裏塘打箭爐市易，無貢稅。



阜和營轄納滾番民



阜和營轄納滾番婦

又　春科安撫司一員，副土司一員，高日長官司一員，俱於本朝雍正六年歸化。其地與霍耳等處諸番接壤，居處、服、食亦相似，惟衣裘多有用虎皮者。歲輸稅銀，有差，副土司無稅。


阜和營轄春科番民


阜和營轄春科番婦

又　納奪安撫司，本朝雍正六年歸化。番民薙髮留辮，戴深簷纓帽，染黃羊皮或虎皮鑲之，衣毛褐，及無面羊裘，束帶佩刀，以耕牧爲生。番婦披髮，以松石爲飾，耳綴大環，著短衣，繫五色細摺裙，能織褐。歲輸稅銀十餘兩。


阜和營轄納奪番民


阜和營轄納奪番婦

又　上瞻對長官司、下瞻對安撫司，俱本朝雍正六年歸化。地多高山峭壁，番民居碉房，椎髻，戴黃羊皮帽，著毛褐長衣，佩刀，性貪而狡，每以打牲爲名，掠奪近界。番婦蓬首不櫛，惟剪額髮露面，亦綴珠石爲飾，短衣長裙，能織毛褐。


阜和營轄上下瞻對番民


阜和營轄上下瞻對番婦

又　瓦述、餘科等七土司，俱本朝雍正六年歸化，各授安撫長官等職。番民居處帳房，就水草畜牧，戴皮帽，綴耳環，褐衣佩刀，貪利好殺，每以打牲爲名，攘竊裡塘等處。番婦服飾與裏塘相同，能牧牛羊，織毛褐。歲輸稅銀有差。


阜和營轄瓦述餘科等處番民


阜和營轄瓦述餘科等處番婦

又　咱里土千戶，其先阿交者於明洪武初授土司職，本朝康熙中，進勦西爐，以糧運功仍授土千戶。番民耳綴大環，褐衣革履，多以負運茶包爲生。番婦盤髻，著大領長衣，束帶，前繫花布一幅。性嗜酒，勤耕作。歲輸稅銀九兩零。


阜和營轄咱里番民


阜和營轄咱里番婦

清・汪元絅《岷州志》卷一一　岷人之服，惟縉紳及舊家子弟之能守其業者，間衣紬緞，要皆以布爲主。此中不事女紅，俱易之商人，梭布爲上，小布次之，表裏上下之衣不出乎此。其次衣褐，褐有二種：一係自撚毛線織成，頗不甚麤；一係自洮而來厥品，最下每青蚨三百可得一袍。細褐近在臨蘭，價亦甚廉，謂其易敗，故富厚者亦不服。禦寒以裘，多以老羊皮爲之。冠用戎氈之屬，加以朱纓，夏用藤胎鬃纓。衣冠之制均無他異，但有左其衽者，亦一奇也。婦人冠用銀鬃或用紗髻，以紅衫翠裙爲艷飾，亦多以布爲之。或內衣窄袖小衫，外加以套，下與裙齊。套之制爲少後袴，餘與男子之服無異。然惟遇正事所飾如此，尋常時亂頭麤服而已。

簪不以金飾，銀者亦不常用，其佩之無數者惟珥，且長幼同焉。幼女每辮其髮，既字則否，大抵口體之奉惟岷最稱儉約，苟勤於生植，晉風之饒俗無難立致也。

清・張庭武修，楊景昇纂《丹噶爾廳志》卷四　裘服以羔羊皮及野牲等皮爲之，官場及外路客商服之者多。以大毛羊皮作裘，尤便於工作之人。

毛褐以羊毛捻線，織成爲服，溫厚適体。然因捻線費工，值亦甚昂，製之者無幾。若能講求機織之法以推廣之，則本境布疋之來售可以抵制矣。

番皮韃，硝熟牛皮使柔，製成染皂色，售於蒙、番，率多粗拙，故漢人不喜服用，惟行泥淖者間服之焉。

皮鞋多以野牛皮爲之，係農作行路人所用，間售於甯屬各鄉。

煖鞾、煖鞋，硝熟鹿皮及山羊皮使柔，夾毡爲之，資以禦寒。股皮以野馬皮及家畜之馬騾驢皮爲之，堅韌而佳，本土製造中之良品也。

皮繩以牛馬等皮爲之，惟本境農家所用。

皮膠以牛馬碎小皮及野牛項皮雜熬之，本境工匠所用，間亦售諸境外。

毛毡以羊毛製成，鋪於床榻，溫輭宜人。

酥油以牛羊乳製成之，卽乳油也，用以和茶。番僧寺院每歲元宵以酥油製成廟宇、宮殿、人物花卉，惟妙惟肖，色澤光潤，兼然燈萬千，燈輝相映，名曰花燈。故由番人運來售於各寺院者最多，本境所用無幾也。

口袋以羊毛捻線，線有機輪，一人可成數人之工。織成粗線褐單，製成口袋，盛運糧麪，不甚堅久，以猞猁毛爲之者梢堅。

麪羅以馬尾織成，綳於小木圈上。

毛襪以羊毛捻線織成之。

皮褥以野羊皮硝熟爲之，其富貴者以狼皮爲之。

清・傅恒等《皇清職貢圖》卷五　河州土指揮韓雯所管番民，亦吐番部落，自其始祖韓端月堅藏於明時率衆歸誠，初授安撫司，後以指揮世襲。

本朝定鼎初，授以外委指揮，管轄珍珠族番民。男子兩耳垂環，皮帽褐衣。女披髮於背，裹以綵帛，綴大小石珠，長衣大袖或加半背，以紅帕束之。婚葬與內地相仿，惟不祭祀。所居距州城五十餘里。



河州土指揮韓雯所轄
珍珠族番民



河州土指揮韓雯所轄
珍珠族番婦

又　河州乩藏族番民，亦吐番部落，明嘉靖時以百戶王官卜領之。本朝康熙年間，以王氏之裔王鎮海世襲如故。番民所居距州六十餘里，男女衣服類珍珠族番民，風俗亦與相似。歲輸青稞由同知徵收，其民地麥糧則由河州知州交納。



河州土百戶王車位所轄
乩藏族番民



河州土百戶王車位所轄
乩藏族番婦

又　狄道本西番地，參咂、高山二族番民世居州治之西南鄉。趙恆之始祖趙安於明永樂時招撫番衆，遂授世襲土指揮，管轄參咂、高山二族。本朝康熙十四年，其曾祖趙樞贊隨征有功，仍令世襲管事。番民氈帽褐衣，女藍布或皁帕蒙頭，足履靸鞋，間有裹足者。飲食、風俗俱與州民相同，勤於農桑，計田輸賦。



狄道州土指揮趙恒所轄
參咂等族番民



狄道州土指揮趙恒所轄
參咂等族番婦

又　洮州卓泥多等四百七十五番族，向爲西域生番。楊聲之始祖些的于明永樂初率衆投誠，授爲指揮僉事，令世其職，統轄番族，本朝因之。康熙十四年，土司楊朝梁以恢復洮岷功授騎都尉，任洮、岷副將，其子楊威承襲土職，三傳至聲。番族散處洮州，沿邊內外種青稞、牧牛羊以爲生計。居多土屋，衣服與河州之珍珠族番民相仿。婦人或以色布抹額，雜綴銀飾，其邊外番婦則多有粗服跣足者。婚姻以牛馬爲禮，喪事誦經、火葬，惟近州諸族稍沿民間風俗。



洮州土指揮楊聲所轄
卓泥多等族番民



洮州土指揮楊聲所轄
卓泥多等族番婦

又　洮州的吉巴等三十七番族，係口外黑番，向未設有土司。本朝康熙年間招撫投誠，遂歸併楊氏管轄。所居槿板爲屋，男子褐衣，長領齊袖。婦人多披髮於背，衣用紅綠褐，亦有繫裙者。飲食、風俗俱與卓泥多等番族相似。



洮州土指揮楊聲所轄
的吉巴等族番民



洮州土指揮楊聲所轄
的吉巴等族番婦

又　洮州左喇等五十九番族，本口外土番部落，明洪武三年番目南秀節率衆內向，授指揮僉事，令住牧於洮州之西鄉，防守邊塞。本朝順治初，土司咎凝和歸誠，仍襲原職。景瑜，其五世孫也。番民冠綴紅纓，衣亦長領齊袖。婦人辮髮以布抹額，雜綴瑪瑙、硨磲爲飾，衣內長而外短。飲食、風俗俱與洮州諸番族同。



洮州土指揮昝景瑜所轄
左喇等族番民



洮州土指揮昝景瑜所轄
左喇等族番婦

又　洮州著遜等十一番族，皆古陸鋪番目楊丁哥部內土番也。明洪武初，丁哥率衆內附。嘉靖時，其子楊素防勦有功，授世襲副千戶職，本朝因之。男女服飾大概與洮州諸番族相似，居處、飲食、風俗亦同。



洮州土千户楊紹先所轄
著遜等族番民



洮州土千户楊紹先所轄著
遜等族番婦

又　陸哨蠱庫兒，係口外生番部落，向未設立土司。本朝雍正二年歸順，隸於洮州理番同知。有商阿利俄谷等七十餘寨，歲納稞糧由同知徵收。番民冠綴紅纓，衣俱長領齊袖。婦人披髮於背，衣用紅綠布及五色花褐，其長至足，亦間有效民婦短衫長裙者。其居處、飲食、風俗與洮州諸番族相似。



洮州理番同知所轄
口外陸哨蠱庫兒番民



洮州理番同知所轄
口外陸哨蠱庫兒番婦

又　岷州徐兒莊等十一堡土人，其先亦係土番部落。明洪武初，番目趙黨只官卜征撫生番有功，授爲百戶，世轄其衆，本朝因之。其土人氈帽、褐衣；婦女披髮，以布約之，綴銀花、硨磲爲飾，衣青褐，左衽，緣以五色，腰繫青紅褐，雜綴珠石爲佩，亦間有著裙者。飲食、風俗與諸番族略同，糧賦由岷倉收納。



岷州土百户趙名俊所轄
徐兒莊等堡土人



岷州土百户趙名俊所轄
徐兒莊等堡土婦

又　岷州馬連川等十一族番民，亦土番苗裔。明洪武初，以番目祥巴古子追殺逆番有功，授以百戶，世轄其衆，後遂爲后氏，本朝因之。其番民男、婦服飾均與各番相似，亦有如內地民人者。飲食、風俗亦同，歲輸番糧，由岷倉徵納。



岷州土百户后汝元等所轄馬
連川等族番民



岷州土百户后汝元等所轄馬
連川等族番婦

又　莊浪土千戶所轄華藏、上札爾的等二十族番民，向於青海，歲納銀、畜，名曰西番，實亦其部落也。雍正二年，勦撫歸順，給地安置，令習耕種，歲輸額糧，由莊浪同知徵收，以爲喇嘛衣單口糧之需。至乾隆二年，始設土千戶王國相，以資約束。其番民氈帽紅纓，衣長領褐衣。女盤髻，戴紅氈尖頂帽，綴以硨磲，後插金銀鳳釵，衣裙類民婦，而足履革靴，亦有披髮長衣者。風俗讐盜重情，認罰即釋。婚嫁以牲畜爲聘。其色異等七族則仍住牧草地，歲貢馬匹，折價以補營額。



莊浪土千戶王國相等所轄
華藏上札爾的等族番民



莊浪土千戶王國相等所轄
華藏上札爾的等族番婦

又　武威土千戶所轄西脫巴等三族番民，向亦屬於青海。雍正二年，撫治歸順，給地習耕，應輸糧米、草束由武威縣徵收，其不能耕者，歲納馬十七匹。乾隆二年始設土千戶富順專司約束。其男子衣服與番族相類。婦人披髮，約以紅褐衣、緣邊褐衣。居處、飲食、風俗均與王國相所轄各番族同。



武威土千戶富順所轄
西脫巴等族番民



武威土千戶富順所轄
西脫巴等族番婦

又　阿落等八族番民，在古浪縣，原係青海西番部落。雍正二年，分界編戶，各耕其地，歲貢馬十一匹。乾隆二年，設土千戶管卜他以資約束。男氈帽，褐衣。婦披髮，結而垂之，飾以硨磲，衣多緣邊，足履革靴，亦有跣行者。



古浪縣土千戶管卜他所轄
阿落等族番民



古浪縣土千戶管卜他所轄
阿落等族番婦

又　元旦等五族番民，統名西番，凡五十戶，舊於永昌縣南之橫槎山遊牧。雍正二年歸順，歲納馬六匹。乾隆二年始設土千戶轄之。男婦俱氈帽，衣長領褐衣，足履韈靼。婦人或披髮，約以紅褐。五族互爲婚姻，野合育子後始納幣迎娶。



永昌縣土千户地木切令所轄
元旦等族番民



永昌縣土千户地木切令所轄
元旦等族番婦

又　東溝等八族番民，亦西羌苗裔，所居距西寧縣七十餘里。元時有祁貢哥星吉者，任甘肅理問所官。明初來歸，授爲指揮使，世領番衆，本朝因之。番民男戴白羊皮帽，著長領褐衣。婦女以紅布爲額箍，上嵌硨磲，後插銀、銅鳳釵數枝，雜垂珠石，衣裙俱用紅綠布，而裙與衣齊，裹足著履，多類民婦。性淳朴，勤於耕作。其土指揮同知李承唐，僉事納彩吉應魁所管乩迭等十二族番民，服飾與此相同。



西寧縣土指揮祁憲邦等所轄
東溝等族番民



西寧縣土指揮祁憲邦等所轄
東溝等族番婦



西寧縣哆吧番民



西寧縣哆吧番婦

又　西寧縣哆吧番民，即繫西藏之人。男子戴黃邊紅纓帽，衣十字花毳氆氇長領衣，常持數珠誦佛號。婦人披髮，約以青褐分垂之，綴水石鏡爲飾，衣藏布盤襖，足履革靴，夏月亦或跣行。俗尚佛，生子多有爲喇嘛者。

又　西寧縣土指揮僉事汪于昆所管土民，亦西番苗裔。明洪武初，番目南木哥率衆歸附，授以土職，世管其衆，本朝因之。土民所居距城五十里，男氈帽、布衣；婦盤髮、戴紅布箍，垂繻覆額，中貫銅簪，繫以珊瑚、水珠，衣裙間亦多以玉石、硨磲綴之，裹足著履，與東溝等族番婦相似。風俗質樸，勤於耕稼。



西寧縣土指揮僉事
汪于昆所轄土民



西寧縣土指揮僉事
汪于昆所轄土婦

又　碾伯縣南山番民，係瞿曇寺所管部落。按：《明史》，洪武初番僧薩喇招降罕東諸部，建佛剎於碾伯南川以居，其衆賜額瞿曇是也。本朝順治初歸順，雍正元年剿撫之後，將各番民歸併內地，耕種田地，輸納番糧。男女服飾與西陲各番族相類。其北山番民，亦青海所屬，同時歸併內地者，服飾同南山，飲食、風俗並沿番習。



碾伯縣南北兩山番民



碾伯縣南北兩山番婦



擺羊戎通判所轄番民



擺羊戎通判所轄番婦

又　西寧府擺羊戎地方番民，亦屬青海。本朝雍正元年剿撫之後，分隸西、碾二縣，種地輸糧。乾隆十年，設理番通判專司管轄。所居多廬舍，男女俱纓帽、褐衣，飲食、風俗與諸番相同。

又　興馬等六族番民，向屬青海各扎薩克，名爲黑番。本朝雍正元年歸服，安插於大通衛之河燕、麥川二處，乾隆元年設土千戶一員轄之。番民以游牧爲生，男皮帽褐衣，婦人披髮，衣紅綠布長領衣，以五色布及金線緣之，亦有戴帽繫裙者。飲食、風俗與諸番同。



大通衛土千户納花布藏所轄興馬等族番民



大通衛土千户納花布藏所轄興馬等族番婦

又　歸德所番民，凡二十五族，古西羌苗裔也，向爲青海所屬。本朝雍正元年勦撫之，後投誠内附，歲輸番糧一百六十餘石，即於各族中選置百戶一人以資約束。男纓帽褐衣。婦披髮戴帽，仍另以皮絲約髮，綴珊瑚、瑪瑙、銀、銅等飾，左右雙垂，而中綹則長拖至足，衣色褐長衣。所居皆黑毛帳，間有居土屋者。夏秋耕作，冬春則以打牲爲事。



歸德所番民



歸德所番婦

又　黑番係西藏喇嘛所屬，俗稱黑人是也。世居肅州南山，仍赴西藏進貢。本朝雍正二年，在肅州報墾納糧，遂停其入藏。男子戴紅纓皮帽，著長領褐衣。婦人披髮戴帽，耳垂大環，綴以寶石，項戴素珠，著長領布衣。飲食風俗並同邊民。



肅州番目溫布所轄黑番



肅州番目溫布所轄黑番婦

又　高臺縣黃番二族，番目扎勢敦、索南什殿分領之，向爲青海部落，本朝康熙三十五年歸順，每年貢馬二十三匹。男女服飾均與諸番無異，居處、飲食風俗亦大略相同。



高臺縣番目扎勢敦等所轄黃番



高臺縣番目扎勢敦等所轄黃番婦

又　高臺縣黑番，亦係西藏喇嘛所屬之人，本朝雍正二年歸順，住牧于縣屬之沿邊一帶，每年貢馬二匹。男女服飾亦與諸番相類，其飲食風俗並同各族。



高臺縣番目撒爾巴所轄黑番



高臺縣番目撒爾巴所轄黑番婦

清・余慶遠《維西見聞紀》　紅教喇嘛，相傳有十三種，維西惟格馬一種。格馬長五人，謂之五寶輪迴，生番地，均十餘世不滅，人稱活佛。維西五寺紅教喇嘛八百人，皆格馬四寶喇嘛之法子也。衣闕及褐，披袈裟，常年不去，亦不衣袴。夏戴平頂竹笠，跣足，冬戴平頂猩紅毡帽，四蓮瓣向上，圍於四方。著襪，朱履者多，衣冠皆紅，故謂之紅教。其食肉嗜利，與黃教等。經籍亦同，惟所奉祖師護法異。古宗奉黃教者多，麼些則止奉紅教。讎釁日深，黃教多強紅教，以達賴喇嘛故，終莫如何。然則其明時欺黃教，非即前世因耶。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二　維西一帶，與唐古忒連界。男皆與漢人無異，婦女裝束全似番人。背負一羊皮必連羊尾，上綴海貝自背至腰，行動有聲，此又唐古忒之所無也。男子多來藏作賈，有挾貲數萬者。近亦有讀書進學之子，然不多得也。

清・傅恒等《皇清職貢圖》卷七　古宗乃西番別種，先爲吐蕃部落，與滇西北接壤，流入鶴慶、麗江、景東三府土流兼轄，與民雜居。男子戴

紅纓，黃皮帽，耳綴銀環，衣花褐，佩刀繫囊，著皮靴。婦人辮髮以珊瑚、銀豆爲飾，著五色布衣裙，披花褐於背，足履革靴。種青稞、牧牛馬爲生，頗知禮法，輸賦惟謹。



鶴慶等府古宗番



鶴慶等府古宗番婦

又　西番本滇西北徼外夷，又名巴苴，流入永北、麗江二府，居深山，聚族而處。男子辮髮，戴黑皮帽，麻布短衣，外披氈單，以藤纏左肘，跣足，佩刀，伐竹爲業，不通漢語。婦女辮髮，綴以瑪瑙、硨磲，亦衣麻，披氈，繫過膝桶裙，跣足。地種芍、稗，納糧。



永北等府西番



永北等府西番婦

清・道光《雲南通志稿》卷一八四《南蠻志・種人・古宗》



古宗

清・姚瑩《康輶紀行》卷五　《衛藏圖識》載，西藏外蕃民部落，一曰阿里噶爾渡，在藏地之西，與後藏扎什倫布三桑接壤，卽古北印度屬也。其蕃民帽高尺餘，尖其頂，類回子帽形，以錦與段爲之，緣不甚寬，頂綴緯。婦人帽如笠，以珠下垂，前後如旋密遮面，項著圓領大袖衣，繫褐裙，見官長不除帽，惟以右手指自額上，念唵嘛吽者三。余按英夷見其國王免冠，以手拔其額上毛三莖投之，與此意同，卽稽顙叩首之意爾。阿里部落地不小於後藏，在葉爾羌南，後藏之西，今輿圖有之。二曰木魯烏素部落，在藏之北稍東，與西甯接壤。余按今輿圖，前藏東北駐藏大臣所轄三十九族之外，逾阿克達木山北三百餘里，有木魯烏蘇河，西自巴薩通拉木山，東入玉樹土司界。此所云木魯烏素蕃民，似卽其地以烏蘇爲烏素音之訛也。然自此東至西甯尚一千數百里，中隔玉樹土司、土爾扈特青海諸地，謂與西甯接壤者，玉樹以東皆西甯大臣所屬耳。三曰布魯克巴部落，在藏地之西南，本西梵國屬，雍正十年始歸誠。其地和暖，物產亦與中國相似。南行月餘，接天竺國界，其蕃民披髮裹白布如巾幘，然著長領褐衣披白單，手持念珠，婦女盤髮後垂，加以素冠，著紅衣繫花褐長裙，肩披青單，項垂珠石纓絡，圍繞至背。俗皆皈依紅教，崇佛誦經。余按此言，南行月餘接天竺國界似卽東印度也。蕃民頭裹白布，類白頭回子。但回子不奉佛教，未知孰是。四曰狢獀茹巴野人，在藏地之南數千里。其人名老卡止，荒野蠢頑，不知佛教，嘴剖數缺，塗以五色，性喜食鹽，不耕不織，穴處巢居，冬衣獸皮，夏衣布葉。獵牲並捕諸毒蟲以食。衛藏犯罪至此者，解送怒江，羣老卡止分而啖之。余按：既云怒江，則與緬甸鄰矣。怒江有怒夷，不知卽此種否？但藏地治囚死罪，既送蝎子洞，何又越數千里解送狢獀耶？此說恐有悞。五曰巴勒布卽巴爾布，亦名別蚌子，在藏地西南，與聶拉木接壤，原注卽尼雅爾木，計程幾兩月。天道和暖，產稻穀、蔬果、紬段、木棉、孔雀、向有三罕：一曰布顏罕，和秦菴西藏賦作布彥；二曰葉楞罕，三曰庫庫木罕。雍正十年遣使內附，嗣爲其族廓爾喀所併。其蕃民皆雜髮，蓄小辮，聯鬢短鬍。似西甯回鶻，額塗白土二豎，詹閒塗紅土一丸。用金珠鑲花墜兩耳，以布纏頭，賤者以青，貴者以紅。著青白色小袖衫，以布束腰，踏尖頭革鞮，佩短刀，狀如牛角。挽黑漆藤牌，徑約三尺。婦人披髮跣足，鼻孔穿金銀圈，亦梳洗尙潔。

又《衛藏圖識》又云，由後藏塞爾地方，行十餘日交白木戎界。再半月至宗里口，山崖壁立，往來者必以木梯度之。又數日始至白木戎住牧地。所屬種類繁多。一名蒙，身著布衣，不遵佛教。一名總，幼時即以五色塗成花面。一種名納昂，男女俱不著衣褌，下以白布纏之，卧時以木爲枕。一種名仍撒，男著短衣齊膝，婦亦以布遮其下，重著褌不著上衣。惟白木戎男婦皆披藏綢偏單，行坐必佩刀。其地和暖，出產稻、菜、青稞、豆、麥、蔬、菓、大猪狍羊、大耳豬、崖羊、野象、獨角獸，亦呼爲小西天。

建築

清・汪元綱《岷州志》卷一一　岷州木易而陶難，故公署寺觀以及富人之室棟梁極偉，斗拱巍然，屏窓欄檻之屬厥制甚備。下用丈餘松板滿室平鋪，不少惜焉。且有以合抱大木刳其中而爲簷溜者，上用陶瓦覆屋，四壁則不盡用磚，多砌以土坯，外塗堅茨而已。其在尋常百姓所居，規模頗不甚隘，窓櫺閣板亦復整備，兼多樓房。唯是覆屋止用松板，以亂石鎮之，遂畢營室之事，一二年間必重加修整，否則牀頭風雨所時有也。詩云『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其是之謂歟？

清・王世睿《進藏紀程》　烏斯藏古唐古特地方，一名西藏，又名中藏，東臨大河，西枕葦蕩，前揖峻嶺，後以高山，離後藏班禪喇嘛八日之程，實番王之窟宅，西域活佛之寶剎也。諸番職貢之所會，而喇嘛僧之所卓錫而處者也。形勢如內地一大鎮，東西約七八里，南北約三四里，街廛數四，忽斷忽聯，草樹溪流，亦隱亦現。番王頗羅鼐受封貝子，其子若婿，俱封輔國公。居於藏之西偏，碉樓穹窿，拾級而登，凡五層高插雲表，內設氈毯趺坐，實王之巢窟也。

清・李心衡《金川瑣記》卷二　夷俗稱土司署所謂官寨，民居曰寨子。每一戶中必有一兩座碉房爲守望之所，頭人、土目家幷有經樓及轉經樓，俱華贍精緻。小金川官寨祇美諾一處，今懋功屯地基。大金川官寨有四：一在噶喇依，今崇化營盤地基；一在勒烏圍，今隸綏靖屯，僅存瓦礫；一在馬爾邦，今隸崇化屯，巍然尚存；一在獨松，今隸綏靖屯，危碉峻牆，屹立望表，爲逆酋倉廒，其在噶喇依者，逆酋索諾木常居之地。餘不過歲時遊覽，如晉之虎祈，楚之章華，齊之雪宮而已。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二　凡黑帳房，織牛羊毛爲之，大蔽數畝，人畜雜處其中。其番人往往爲夾壩譯言竊盜。

又　帳房之制不一，大者可覆一畝，藍白布爲之，上鑲各種花樣，黑布爲之。帳房有圍牆，亦多用五色花布或紫色綢者。中設五色錦墊或黃緞，繡墊極華美。亦有小者，上半可以遮雨露，下多漏風，取其輕便。又有如傘用一柄者，卡契制也。惟朱巴哇即番中紅教道士。吹鬼，則用極小之帳，如蚊幬然。一木懸之，靜夜吹人脛骨，其聲嗚嗚，云逐野鬼云。

又　凡宮舍在平地者，番名噶。碉房傍山者，番名縱。碉房爲碟巴頭人據險之所。

清・魏源《聖武記》卷七　〔乾隆〕四年春正月，奏言金川之事。【略】臣查攻碉最爲下策，槍礮惟及堅壁，于賊無傷，而賊不過數人，從暗擊明，鎗不虛發。是我惟攻石而賊實攻人，且于碉外開濠，兵不能越，而賊得伏其中，自下擊上。又戰碉銳立，高于中土之塔，建造甚巧，數日可成，隨缺隨補，頃刻立就。且人心堅固，至死不移，碉盡碎而不去，礮方過而人起。客主勞佚，形勢迥殊，攻一碉難于克一城。即臣所駐卡撤左右山頂，即有三百餘碉，計半月、旬日得一碉，非數年不能盡。且得一碉輒傷數十百人，較唐人之攻石鋒堡尤爲得不償失。如此曠日持久，老師糜餉之策而訥親、張廣泗尚以爲得計，臣不解其何心也。

清・韓志超《西寧新志》卷九《風土》　凡建城之處井必苦。由人煙輻湊，久之而積穢下徹也。獨西城土基絕堅，泉不深而味甘冽。人家三五，院必有井。不甃甎石，不施韓構，工省而汲便。近年城外亦有鑿以資灌溉者，尚未能廣其利也。

清・吴廷偉《定藏紀程》　康熙五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自西寧衛起程，【略】過三道嶺，乃塔兒寺，達賴喇嘛住處。大門西向，二門北向，門樓上作七窗，入內有殿向西，喇嘛所棲，殿東有金瓦殿，凡三級。此瓦金葉包裹，殿中有塔，用銀葉包裹，高三丈餘，塔旁有石，石上有人足痕。喇嘛戊子生，年十三，貌端重，兩眼有光，西番人，有父母兄弟，皇

上發大兵齎印敕送入藏，封爲六世化生達賴喇嘛。

清・蕭騰麟《西藏見聞録》卷下　多機札鼓寺，由拉薩南行二日，背山爲寺，層崖突豎，遠望參參。寺後即渣洋宗洞，高二十餘丈，有木梯可上，甚陡險。洞内法像、蓮座、香幾，皆天然石生，不假錐劃斧斤之工。幾上有石盒，約容數升，内有細膩白土，味甘淡可食，歉年蕃民爭取食之。往遊者必燃炬以入，傳山後即係大海。洞中石擊之砰然，處處皆聲。寺左有桑廟，層甍復閣，内供關聖神像，建自唐時。蕃民歲時封牲蘸幣，禱者仍中寧翁結巴寺，在札什倫布寺背山臨河，雕楹玉碣，繡栭雲楣，不減鷲嶺琳宮。青猊白象，金容莊嚴，乃班禪喇嘛坐床之所。凡各處喇嘛，必至此熬茶，即緇流所謂受戒也。

清・允禮《西藏誌・寺廟》　大召在拉撒内，名曰老木郎，建自唐時。坐東向西，樓高四層，上有金殿五座。闌干、殿宇皆係銅底溜金。宏敞壯麗，煥然奪目，寶珍奇玩，畢聚于内。中殿供大佛，名覺釋伽摩尼，云自中土侍隋唐公主至藏，年甫一十二歲，成聖西域。或云自中國鑄請來者。左廊有唐公主暨土蕃贊普、竝白布國王女塑像祀之，其内神佛萬計，皆用大銅釭貯酥油，點燈爲供。惟唐公主前不點酥油燈。樓頂東南隅金殿内，有百喇末殿，神名百喇末，云係唐公主威聖，神靈顯赫，人民敬畏之。漢人有稱騾子天王者，内藏尚古軍器，其劍長五六尺，鳥鎗有八九尺一丈長者，形與今之五子炮同。弓靫箭袋亦甚大，且箭有四五尺長者，殊爲異觀。大殿内有明萬曆時太監楊英所立碑一通。殿門外前廊壁上，繪有唐三藏師徒四衆像。昔唐公主晚年好佛，皈依釋教，故西向其門。門外唐番和盟碑，高約一丈五尺，寬約四尺，厚約三尺。兩旁刊有大臣太宰、尚書等字跡竝牛僧儒姓名，但年遠糢糊，不能悉讀，僅錄其略載于後編，碑旁有唐植古柳二株，老幹盤屈，若龍虬然。

又　木鹿寺在大召北，小召東。樓高四層，亦頗壯麗廣闊，乃係西番僧人習經之所。寺西有經園，造各種經文，頒行各處。菊崗寺接連經園，各種蒙古僧人學經之所，樓高三層。

玉奪三巴橋，在拉撒之西一里，牆係綠琉璃瓦所蓋。云建自唐時，漢人呼爲琉璃橋。由此西行里許即布達拉。

又　布達拉乃平地起一石山，高約二里許，就其山勢疊砌成樓，高一十三層，上有金殿三座，亦唐公主所建之宮室。其金殿之下，有金塔五座。西殿有黄帽喇嘛之祖師宗卡巴手足印，在一黄酥油上，日久不化。各殿中陳設歷代寶珍，器皿充盈彙集。達賴喇嘛居住于内，乃西藏第一勝區也。招拉筆洞山寺，在布達拉西南山腳，亦係平地湧起石山，山頂建寺，形如磨盤，漢人呼爲磨盤山。登其上甚險，山之南崖下，即藏江寺内喇嘛，皆業醫道。

祿康插木在布達拉後，有一方池，周圖約四里，中築一臺，上建八角琉璃亭，高四層，又名水閣涼亭，皮船通渡，召五世達賴喇嘛坐靜處。

宗角在布達拉北二里許，係達賴喇嘛避暑處。後爲佛姊居住。即呼必爾罕之姊，雍正十二年病故。

卡契園在布達拉西五里許，勞湖柳林内，乃纏頭回民禮拜之所。有魚池、經堂、禮拜臺，花草芳菲可人。　疏日崗在布達拉西七里許，乃達賴喇嘛、班禪喇嘛往來停驂飲茶之所，人亦呼經園。

清・周霭聯《西藏紀遊》西一　大召，寺名，土人呼召如詔，或如招聲，又名老木郎。金碧崇閎，爲西藏一大古剎。屋宇深邃幽闇，如入深衖，雖白晝亦須燃燭。鋪地用石，光澤可鑑，履之時慮滑撻。其壞佛菩薩像，大抵金身，與内地相等，惟較矬陋耳。正殿左右廡，諸佛林立。左廡内，番僧指某某爲唐公主及吐蕃贊普，並白布國王女之像。然與諸佛形狀相似，再過之不能辨識也。蘸酥油琉璃燈，晝夜不絕火，亦如内地佛剎長明燈。佛前陳供如噶布倫，倫亦作隆，亦作拉，死人顱骨也。哈達之類居多。藏佛以萬計，四圍以鐵網罘罳護之，防人攘竊。此諸寺皆然，不獨大召也。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往往至大召禮佛，鐃角螺吹，聲聞數里外。寺内喇嘛數百人。寺前有唐碑一通，高丈餘，寬四尺餘。字跡大半漫漶。去地四五尺許，爲番人鑿番字其上，無從辨識。余擬加摹搨，而藏地風日燥烈，且無響搨具，僅將碑文錄于左方，其不可辨識者空之。其碑覆以亭，護以木欄，碑側柳二株，相傳植自唐時云。按，西藏爲唐吐蕃地，德宗時下嫁公主于吐蕃，觀此碑知灼然不謬。

唐碑在大召之前，旁一老柳，云亦唐時物。春來惟此柳先發芽，旬日後，藏外之柳方見青，屢試皆然。唐時下嫁吐蕃，一爲金城公主，一爲文成公主。德宗時蓋文成公主也。

又西四　賞勵之後，哼徵胡圖克圖遣人請閱伊新葺之哼徵寺。由達木回程，寺在道旁僅十餘里。遂駐其寺中。寺在山腰，層樓疊起，金碧炫爛。哼徵之徒喇嘛百餘衆來見，詢其寺，建于唐時，幾經興廢。今哼徵胡圖克圖捐衣鉢之貲二萬餘金，重加修葺。晨夕課誦，山靜日長，宛如塵外。山後古栢數百株，云係唐栢，並云此即觀世音未落髮前焚修之地，薙髮後散置山中，生此古栢。其山不甚險峻，上有盤道約二三里。因偕少宰，徐步而上。其栢黛色蒼皮，質堅銅鐵，皆不甚巨，而古色較華陰廟之樹更覺蒼老。有已枯而忽生新枝者，寺僧皆以禾作柵繞之。唐古忒及達木諸人，得一片即奉爲至寶，云可已疾，驗否難知。然確係千餘年物也。

清・常明《四川通志》卷一九六《西域》　活佛立牀處爲布達拉。藏王所居爲詔。南北袤長四十里，東西延廣四五百里，陸可馳馬。中貫河道，水流東南不甚駛急。清波漣漪，澄徹見底。詔內夾河兩聚部落臨白水江，爲藏地之中央。番夷僧俗、商賈雜處。其地廣二里許，詔中樓殿、衙署、街道、馬市井井可觀。四圍無城郭，就居人所住碉樓環繞相聯，以爲藩籬，似中華一大邨鎮。【略】

詔中河名曰水江，江北起石山，曰布達喇，爲達賴喇嘛居處。山有金銀浮圖三座，旁有小河，水清。布達喇山後有小湖，湖中水閣、橋梁、鳧鷖咸具焉。詔之北一處畜水爲圩，土人種稻其中，故詔中多白米。

清・姚瑩《康輶紀行》卷六　乍雅地勢平闊，四面皆山。《會典》所云，乍雅廟在北山之麓，即曲濟嘉木參言其二輩剌麻四朗隆珠所修不果寺，又名噶德學朱青科爾寺也。中宏可容千人，廟之左偏稍後爲頭輩剌麻札巴江錯金塔，亂後廟內多傾圮，中有大銅佛像，亦爲鳥鎗破毀。現存剌麻僅百餘人，居廟外之左，其前爲轉經閣。《通志》所云，男女婚媾俱於此歌唱以定者也。餘皆頭人、蕃民所居，約百餘戶。山下爲守備署，其右爲江巴廟，內有石佛，衆剌麻誦經禮拜之所。廟門左右有碑，廟之西爲關帝廟，更西則行館也。民居約數十戶，兵蕃雜處。

清・松筠《衛藏通志》卷六《寺廟》　布達拉　唐時藏王曲結通經典之稱。松贊噶木布《唐書》作弄贊贊普好善信佛，頭頂納瓦塔葉佛，在拉撒地方山上，誦旺固爾經，取名布達拉，爲西藏衆僧俗所瞻仰，每日焚香坐禪入定，不思他往。唐公主同巴勒布王之女名拜木薩，因藏王坐靜，恐有外侮，遂修布達拉官寨城垣，上掛刀鎗，以嚴防禦。其上，藏王寢室與拜木薩寢室，隔絕兩處。頂皆平坦，搭銀橋一道，以通往來。後因藏王莽松作亂，官兵拆毀布達拉，僅存觀音佛堂一所。嗣經五輩達賴喇嘛掌管佛教，兼管民間事務，修立白寨。又有代辦事務之桑結嘉木磋，修立紅寨及內外房屋、金殿佛像，相傳重修至今一百四十餘年。其地在北山之陽，五里平坦，突起一峯，高約二里，緣山砌平樓十三層，盤磴而上，其上有金殿三座，光彩耀目。金殿之下，有金塔五座。西殿有宗喀巴手足印，日久不化。爲達拉喇嘛坐牀處金殿內，供奉御容，率衆喇嘛誦經。

又　小昭寺　大昭寺北半里許，番名喇木契，坐西向東，樓高三層，上有金殿一座，亦頗壯麗，乃唐公主所建。因唐公主悲思中國，故東向。其門殿內，佛像名墨珠多爾濟，又有釋迦牟尼佛、彌勒佛諸像。或云塑像內有唐公主肉身，座上書『默寂能仁』四字，其南即頗羅奈舊宅。

又　色拉寺唐古忒語，色，金也。拉，山也。其山出金故名。拉撒北十里色拉山，宗喀巴在色拉曲頂居住之時，觀其地可建廟宇。其弟子甲木慶曲結沙克伽伊喜，明時入中國爲禪師，賜物甚盛，回藏後宗喀巴令其在色拉建立大寺。所供佛像，係由內地帶檀香，雕刻釋迦佛、十八羅漢及諸佛像。又修上下札倉，札倉譯言，僧房也。嘉庚、贊仲、鍾頂小寺四所，招喇嘛居住。其寺依山勢建金殿三座，層樓高聳，達賴喇嘛亦歲至講經。寺中供一降魔鐵杵，長不足二尺，頭如三稜鋼，一頭如人頭狀，番語呼爲多爾濟。相傳建寺時，自大西天飛來。其寺堪布珍之，番人必歲一朝供。

又　噶勒丹寺俗名甘丹寺拉撒東五十里噶勒丹山。宗喀巴先在大昭率衆喇嘛攢昭誦經然燈，衆喇嘛求立寺院。宗喀巴乃手舉金剛菩薩云，宜在旺固爾山創建。遂造大經堂，內塑桑堆即陰陽佛。德木楚克即安樂佛。多爾影佛像。又修沙爾孜、江孜二處札倉，以供衆喇嘛棲止。相傳至今有三百八十餘年。其形勢與布達拉略同。其經樓、佛像、幢幡、寶蓋華麗，與大小昭相似，乃宗喀巴坐牀之所，示寂於噶勒丹寺彌勒佛前，爲黃教發源之地，有黃教堪布喇嘛主之。

清・吳廷偉《定藏紀程》　藏外廟甚多，多是平樓，或二層或三層，頗多柳樹，有小河。藏西里許，有一座山，山上蓋坐北向南大廟，乃達賴喇嘛所住。南邊山下，圈山有城三門，東西南各一門，二三里，寬大。上

山之路用石鋪好，一丈寬，有欄馬牆，向東上去，山後有兩條路，與前邊路一般。此山上房子甚多，有千門萬戶，至頂九層，接連套蓋，由梯而上，路逕逼人。牆地皆係石灰粉成，一片雪白，第八層樓錫瓦殿，第九層樓金瓦殿，西邊有一金瓦殿，內有金塔一座，四丈餘高，鑲嵌多是珊瑚寶石之類。南北有銀塔各四座，丈許高，佛像與中華喇嘛寺內一般，也有銅胎，有泥像，殿內柱子有花毯包裹，柵幔用花蟒緞結吊，窗格子雕刻甚精，畫像巧細，不能盡述。名布達拉廟。

清・徐瀛《旃林紀略》　大詔建自唐時，廟極壯麗。周圍起樓閣凡三層，殿宇瓦蓋均係鎏金，光輝射目。內塑像萬餘計。廟前大碑一通，爲大唐文武孝德皇帝御製，碑文與贊普聯甥舅之誼，所謂甥舅聯盟碑也。今文多剝蝕不全，僅存百餘字，相傳爲褚河南所書，鉤畫蒼勁。用木欄環衛之，碑前係海眼，用生鐵錮塞，上用石砌，有古柳二株，蟠屈若龍，爲唐公主手植。今藏中各柳必俟此柳飛絮始漸次生稊，亦異事也。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九　〔光緒三十一年四月〕二十日巳刻，赴布達山山後龍王堂。策馬而往，走琉璃橋，望西、望北、再轉西，即堂南面，坐皮船渡過。堂在水中央一土台，圍以各種樹木，樹外皆水。台上三層殿，圍以矮牆。第一層供龍王，係佛像，不作惡像，西邊白喇嘛幷十二山神像，均騎各種惡獸。第二層龍王如上，係各樣水神、水怪繞之。第三層龍王如如來像，左護法神惡像，右爲六代達賴喇嘛像。龍王坐下係九條蛇所盤，傳說即是龍。九頭在上，九尾在下。旁神有象鼻者，有赤髮藍面歡喜佛。兩壁畫赤身老少佛像，有記載，謂之春宮，已覺可笑。或謂如來出身，亦非細看，有降龍伏虎，乃五百應眞番像。竟有赤身頭上出佛光者。前廊稍寬，略坐。清風徐來，覺爽，邊外不易得之地也。下二層樓上搭一布棚，略覺曬，在此吃飯。

清・許光世、蔡晉成《西藏新志》卷中　（大召）在拉薩之大召內，名曰老木郎，唐時所建。樓高四層，上有金殿五座，欄干殿宇，皆銅質而鍍金者。宏敞壯麗，煥然奪目，寶珍奇玩，薈萃其中。中殿供大佛，名覺釋迦摩尼，自中國隨唐文成公主至西藏者，年甫十二，在西域成聖云。或謂誚鑄於中國者。左廊有唐文成公主及西藏王贊普特勒德蘇隆贊。並巴布國王女像。其內神佛數以萬計，皆用大銅缸滿貯黃油以點燈，惟文成公主前不點黃油燈。樓頂東南隅之金殿內，有百喇末殿，神名百喇末，係文成公主成聖之神，神靈顯赫，人民敬畏，有稱爲漢人累子天王者。內藏古軍器，其劍長五六尺，銃長八九尺，亦有丈餘者，形同今之五子砲。弓鞅箭袋亦甚大，其箭長約四五尺者，殊爲奇觀。大殿內有明萬歷時太監楊英立碑一通，殿門外前廊壁上，繪唐三藏師徒四人之像。昔文成公主晚年信佛，依歸釋教，故其門西向，外有唐蕃和盟之碑，高約一丈五尺，寬四尺，厚二尺，兩側刊有大臣、大宰、尚書等字跡及僧儒之姓名。然年湮代遠，字跡模糊，猝難辨識。碑傍有古柳二株，老幹盤屈如龍蚪然。大召亦名大詔。

又　（別蚌寺）在拉薩西二十里，據山建以層樓，金殿三座。有達賴喇嘛避暑花園一所，每年至此處講經一次。寺內爲漢人、蒙古、西蕃楊土司、魯土司、布爾康布木地方等人所居，習學藏經。達賴喇嘛派掌黃教之呼圖克圖北薩楞布氣駐此。下山里許，有垂仲殿，護法喇嘛居此。惟此處之垂仲無妻室，亦降神附體，判斷禍福。蓋其地垂仲所在多有，或有妻，或無妻，數難枚舉。

又　（江巴林）寺在昌都，寺內有金頂一座，樓臺院宇，宏闊壯麗，亦勝區也。寺有掌教呼圖克圖二人，一名教喇巴戈喜丹奔俄木，一名拔巴丹奔姜錯。

右所舉爲藏中寺廟之最著者，其寺內狀況，大畧相同，更述於下：

殿堂在寺院中央，設佛壇一，以供每日之禮拜。殿堂之內，彩色奇麗，壁有圖畫，梁施赤色，畫蓮花等花卉。轉法輪畫於玄關前，佛壇上有三寶，即佛、法、僧。禮拜時以佛像代表佛，以書籍代表法，以寶塔代表教旨。

喇嘛之本堂，每月模造各種物品，以資供養。概以麥粉及米粉造成。敬謹供於佛前，供畢，復頌禱如左：

願降福於萬物，願使我等脫離煩惱之域。

堂內坐次整飭，通常之僧及新參之僧，設席本堂兩側。右端有僧院長法座，其次則役僧之座也。其後有營造此物之管理者，及其佐助人之坐席。無論何齋，門內有禮拜室，再進有祈禱筒，在禮拜室之側，有祭壇，祭壇上置水、米、花及供佛經典二三冊、金剛、御水鉢、金鏡、鐃鈸、法

螺、貝、號角、人腿骨製成之喇叭等。大鼓置於架上，或懸於空中，小鼓有以人之頭蓋骨製成者。

清・鐵船居士《藏紀概》　招藏人戶，皆夾河散居，外圍石牆作院落。內又有以土築牆者，房屋皆疊石砌磚成造，名曰碉。高低三、四、五丈不等，或二、三、四、五層不等。凡下一層，多以之堆污穢蓄器。第二層則漸精潔住人，門戶窓櫺各美，好華彩漆繪，從外視碉房形式，類於中華北地之剛義樓相似。活佛所住碉樓極高大，泥金裝，蓋尤屬輝煌。藏王所居不脩宮殿樓陛，但房多而弘大耳。卜打喇上有活佛庫房，中藏歷世寶物。招亦有庫房，貯茶葉軍器各物。旁有臺一處，乃交易聚布之所，有床棹之具，但不多設。

清・蕭騰麟《西藏見聞録》卷上　今自打箭爐以至三藏部落中，多居平頂碉房，砌石爲牆，上以巨石覆之。自二三層及六七層不等。中壁間有雕刻粧飾，繪壽星圖像者。惟拉薩之碉樓樑柱多雕刻五彩涂畫，牆之內外以紅綠顏色、白土粉之。其房高大，可容數百人，貨藏於上，人居其中，畜溷於下。按九州記載，邛州沈黎縣，沈黎今清溪縣屬雅州。即武侯征羌之路，每十里作一樓，令鼓聲相應。今諸蠻效之，所居悉以石爲樓，此碉房之始也。至窮番多傍山坡營窟以居，惟甲噶、拉里及寧多濯拉山、阿雜山等地蕃民，皆以牧養爲生，居無定所，或結茅爲巢，或織犁牛尾牯氈毛爲屋，以其便於徙移耳。

清・馬揭、盛繩祖《衛藏圖識》卷上《房舍》　西藏亦多碉樓，間有平房。中稍大者其堂必刻桶，雕楹，脩極煊爛。番民鄉居則傍山坡以便樵汲，其部落多黑帳房。拉擦中房舍頗寬敞，有大可容數百人者。如大詔寺內設銅鍋一口，盛水至百餘擔，以供念佛熬茶之用，此其驗也。其平地無隘之官舍曰『噶』，傍山碉房曰『縱』，則其碟巴、頭人據險之所。

清・周霭聯《西藏紀遊》西一　番人皆樓居，有三層至五七層者。最下一層以處牲畜，穢溼不堪措足，再上以處卑幼，最上以處尊長。牆厚而堅，旁不施柱。樓上用三和土爲地，用石灰糯米竹瀝鍊成謂之三和土。不施木板，亦無窗櫺，鑿一坏以漏隙光。屋頂亦用三和土，平坦如砥，可通行人，如街衢庭院焉。梯錮以鐵，亦有倚以圓木，畧似梯形，掉手上下，無異猿猱。

清・常明《四川通志》卷一九一《西域》　仙女洞在官角路旁，千仞石壁中。露態隔形，其下依巖作碉房一間。內有石碣，僅存『大番國』三漢字，餘模糊不能讀。有大石一方，上印弓鞋底跡。

清・陳登龍《裡塘志略》卷上　所居碉樓縣延深邃，外樸內華，室必有佛堂。富者日延喇嘛諷經，其中卧室無常所，夫婦異牀被。

清・青玉山房居士《金川舊事》　夷寨，土人稱其土司署曰官寨，地必雄險，堅碉四衛。小金川祗美諾一處。今懋功屯地。金川官寨有四：一在噶拉依，今崇化盤營基。一在勒烏圍，今隸綏靖屯，舊時寨外多梨、棗、柑、栗、核桃、石榴諸樹，蔽芾可觀，爲用兵翦伐，僅存荒山童然，建御碑亭於山巔。一在馬爾邦，今隸崇化屯，巍然尚存。一在獨松。今隸綏靖屯，危碉峻牆屹立，舊爲逆酋倉廒。逆酋索諾木恆居噶拉依，其餘歲時游覽而已。

又　金川後析爲綏靖、崇化二屯。小金川後析爲懋功、撫邊、章谷三屯。合兩金川地不過千有餘里，僻在四川省之西。其西北通甘肅回部，西南控前藏，與十八家土司部落毗連。然重關疊隘，中橫屈曲大江。此江數歧，匯而入川，與岷江合流。天若使之自成一域者，蓋其地皆山，道路羊腸一綫，紆折於懸崖峭壁。雖將軍、大臣遇險難行，亦多徒步。其阨隘處必建碉樓，甃石而窾於牆垣，以鎗石外擊，進兵必從鎗石中過。一碉不過數十人，萬夫皆阻。故須步步立柵自護，以次進逼，轟大礮擊碉，使賊陝輸，不能立足，官兵得入而破之。若碉多徑阻，則或投火彈，或繞別道，乘其不備，昏夜捫蘿攀石，手足並行而克之。計五年攻戰用兵七八萬，從未列堂堂正正之陣，以決勝負也。

清・李夢皋《拉薩廳志》卷上　房屋，土人、牧人各其構造。拉薩東至四川打箭爐，沿道各地房屋皆石築之。屋根扁平，覆土石，以名『碉房』。至富家二層、三層、六七層皆有之。

清・姚瑩《康輶紀行》卷一　〔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三日，曉登折多山，積雪瀰漫。南行三十里過破碉，有碉樓三四，皆壞無人居，故以名地。西行二十里爲提茹，一路荒山漫坡，行亂石中，堅冰鏗然有聲。成一律，云：『堅冰亂石兩嵯峨，臬兀肩輿任側頗。樹短赤莖無綠葉，山高白雪混銀河。蠻荒竟日人煙斷，野宿炊茶馬糞多。千里裹糧騶僕衆，烏拉辛苦莫輕呵。』土屋中小憩，飲茶半甌，南行二十里，過納眭下山。東南

行十五里漸平曠，蕃種青稞，收場已畢。禾本尚盈田也。過山水皆西流，碉樓相望。晚宿阿孃壩，蕃百戶率衆來迎，入其蠻寨，疊石三層，入門拾級而上，四周約數十間。中一樓最高，有金頂，曰供佛之堂也。廊下環卜牛皮筒十數，中貫以柱，男婦拽而轉之曰筒。內皆皮紙寫各部佛經，蕃人聰俊者，誦經於佛堂，不能，則日夕轉此經筒，以當課誦。

清・允禮《西藏日記》卷上　〔雍正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慤巴辣頂，遂抵泰寧。【略】泰寧番名格答，雍正八年，遷達賴喇嘛居此，賜今名。設副將及都司駐防其地，兼轄化林、德靖、阜和、寧安等營。城建于東山下，闢四關，南北贏而東西縮。山趾下有碉樓數處，土人所居。是日至惠遠廟，宣傳聖旨，頒給達賴喇嘛及其弟子、僧長等，賜物有差。惠遠廟在城外之西北，南向，建都岡樓三重，矩而平頂，上爲睥睨，以樹旛旞，中無門，橫闢小牖，下無牖，前闢一門，西南隅翼以小戶，內皆露柱，無間隔，惟置天井以來白光。樓之上有複道，通西樓，別建小室數楹，達賴喇嘛居之。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四　〔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初十日。早發洛加宗，沿山路至大浮橋。自下帳房茶尖。近橋有窄路一斷，共行卅里強。將半路，見白楊樹多株，水內山外，左一處平番房，又一處平番房，且有兩層者，如夏日頗得景。睹此未免動我鄉思，方識清福非易修到也。

又卷五　〔光緒三十年四月〕二十四日。早，找鶴孫談。午後，同鶴孫策馬至腔子嶺岡。惠臣約有吳少嵩在座，此爲柳林中第一廠廳，甚大，院落亦不小，且有女座。廠廳看房子人，有樓有羣房，前廳，并有跟役房間。廳前有池，引水入，極清。樹株亦多。復至院外，不遠即臨藏河，水甚湧。因在河岸閑座，忽來載革皮船，二隻相連。遠映對岸山林，直忘其邊外風景。

清・許光世、蔡晉成《西藏新志》卷上　卧龍石者，一驛站也。人戶有碉房，亦有燃料。登八角樓，遙見漢人之店鋪，土民之碉房焉。由此至中渡河口，氣候溫煖，東西兩岸皆土人住牧之所也。往來官吏於此換烏拉人夫。烏拉者，即土人之夫馬牛也。雍正十三年，留外委一員、兵數名，監視渡口，有官設渡船四隻，水手十名。土人則以牛皮船渡之，其形如龜，逐波而行。冬春水落之時，以船架浮橋，夏秋則用渡船，水勢洶湧而險。

又　房屋則土著與游牧之民各異。自四川省打箭爐至拉薩沿道，屋壁皆以石砌之，屋頂扁平，覆以土石，名曰碉房。二層、三層、至六七層不等。各依貧富而異。家畜占有家中之土間。即牛羊之圈，鷄塒。人居其上部，以寒氣過甚，故窗戶不多，光線亦少。僅於屋蓋穿小空，兼光線與烟突之用。室內不潔，異臭撲鼻。富者室內飾以彩畫，屋外壁上黏壽星圖。碉樓則疊石如浮屠，以梯上下，其堅足禦砲彈。至於山莊僻村，皆石居，傍山而築，以便樵汲。但甲貢地方，則用草蓋云。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二　帳房以人字式爲最善，不存雨，不透風，上加風繩布綳，雖大風雨可住。今內地軍中皆用之。番人亦多此製，但多鑲花樣耳。蒙古包以氈爲之，中有門戶，達木蒙古頭目，居草地者多住之。其餘游牧牛羊者，皆住黑帳房。草地風大，布帳多不能支，惟此二者重而不招風，可以久住。余至達木所居蒙古包，可安床桌。晴時去上層氈，頗明亮而不畏風冷。

又　余因英良圍少宰巡閱，自後藏陽八井便道巡閱達木蒙古營伍，得偕往。先至達木，路經熱水塘。其泉在大路旁，預覆帳房，以備沐浴。其泉有冷熱兩股，過熱則以冷泉解之。然熱水中有細紅蟲，若游魚然。故浴時必以布帳鋪底。王建宮詞所云：『如今池底休鋪錦』。唐時以錦鋪池，此亦其意也。有溫泉處必多小蛇，亦不傷人。三站至達木，其地即赴西寧之口。溝寬二十餘里，帳房牛羊以計萬。頭目皆住氈蒙古包，其中亦可安床、桌、小杌，亦不甚黯。其地風最大，非此不可居也。

清・許光世、蔡晉成《西藏新志》卷中　業遊牧者，天幕爲家。即以獸皮蔽遮，住於陋室中者也。或以犛牛毛織成漁網形，爲黑天幕。所稱天幕者，六角形，謂之黑帳房云，蒙古種遊牧民多住之。

清・吳廷偉《定藏紀程》　計程五十里至雷東廟，【略】走二十里向西南轉灣，有兩三處破石房，有田地，溝寬。從此起有人家，上坡草好，有河，天氣漸暖，此一帶是唐古特居住。又進西南山口，走山邊坡路五六里稍窄，有石頭，沿溝有大河，過此山邊路寬多石。走三十里，乃是鐵索橋，有兩根極長極粗的鐵索，釘在兩岸山石上，皮條編網兜住，鋪板於皮

兜上，人過用兩手扶鐵索，腳踏網兜板，水南流半箭寬，橋之北騎馬可泛水過，約二尺深。

清・允禮《西藏誌・事蹟》 西藏大召之地呼爲拉撒，拉撒者華言佛地也。舊有城廓，于康熙六十年，定西將軍、護國公策旺諾爾布毀之，改築西南石堤，自東北郎路山腳起，至布達拉對面小山招拉筆洞止，長約三十里，以遏藏江之水勢，今呼爲神堤。每歲正月，聚各寺喇嘛于大召內，念大經畢，令衆喇嘛各增添砌，惟此乃喇嘛一役。

清・李心衡《金川瑣記》卷五《篾索橋》 赴金川必度汶川縣索橋。軍興時建立於兩金川者不少，後皆撤去，今惟章谷屯有三所，每歲帑項修葺有例。一得勝橋，一卡岈橋，一甲楚橋。凡索橋所在必水勢峻惡，既不可運方舟，又皆石壁危仄，高出千尋，上水復湍急，不能施橋磉。《後漢書》注，所謂溪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也。其製，兩岸植樁千百，鎮巨石於其上，絙以長繩，絡以板片，兩旁用巨索，約身如欄楯。人行其上，隨足傾陷，如履泥淖中。一至中間，隨風簸蕩，勢更敧危。板罅下窺，驚濤掣電，耳罥天風，目眴噴雪，足躡雲氣，身飄飄如紙鳶，進退無主，命懸一線，有欲落不落之象，萬感茫茫攢集於寸心。因憶趙光祿度汶川索橋詩：『平明出郭門，駕言度繩橋。征人黯無語，水石爲怒號。入關岷江由黃勝關至汶川江始雄，蕩激百丈濤。黿鼉駕無力，乃欲仗索絢。兩頭繫巨杙，壓以石屋牢。如鎖支祈獸，恐挾駭浪逃。僕馬戒少留，短策手自操。俯聆驚雷鳴，仰矚浮雲飄。中流一掀簸，目眩心魂搖。始知呂梁游，忠信良可褒。一僕送既濟，辭歸語切切。從軍乃吾分，胡爲累汝曹』。其形製及危險狀非身歷者，斷不能道隻字也。

又卷六《溜筒橋》 綏靖之噶爾丹寺地名向有溜筒橋，已久廢，其趾尚存。土民中有一年老者，爲予言之甚詳。江面既闊，夾岸皆高山，既不能立礎建橋，復不能建索橋，索橋形製詳前。不得已始爲溜筒。其橋製特異，危險亦百倍於索橋。兩岸高處各植一巨柱，低處亦各植一巨柱，凡四柱。柱皆深薶山石中，出地高數尺。柱旁俱建屋一區，各設夫役二三名，爲往來人接應。此岸高處之柱與彼岸低處之柱遙遙相對，柱端相連。鐵索索外套一五六尺長之巨竹筒，用牛革及生漆裹護，極堅。筒上繫一細索，較鐵索畧短，其端緊繫高處柱杪。人畜欲渡者，抱縛竹筒，高處夫役持索緩緩放之，乘勢而下，直抵彼岸，解縛即收回竹筒。彼岸欲來者，亦從高處溜下，法與前同。內地惟雅州府屬之天全州獨多。蓋天全本屬夷地，雍正年間始改土歸流也。是非高山夾峙、水勢深險且闊者，不必爲此危險事。然其法有可取者，仿其意爲之，亦可以濟急務。如衝途州縣值緊急文報，嚴限時刻，而境內有大河險灘者，問渡往往需時，師其法植竿兩岸，各置遞夫接送，似較便捷，因備書之以俟採用者。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一 羅卜嶺岡係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坐湯之所，予謂必係溫泉，縱不及臨潼或者當可澡浴。欵關而入，則涼水一潭，空明可鑑，上列板屋數間，即達賴喇嘛澡身之地。旁有園亭，草樹亦頗茂密。池中一舟不繫，亭下孔雀一、錦鷄一，爲藏地僅見之物。

清・吴夔梅《理番廳志》卷二《建置・橋梁》 捲洞橋 在新保城內，唐時建，茨玉水流其下。保子關索橋，即古繩橋也。今新保關城外架大江水面，篾笮四條，以葛藤緯絡、布板，雖從風搖動，而牢固有餘。夷人驅牛馬去來無懼。其橋兩岸捲石爲洞門，南北立二十四木柱，柱上繫大竹繩一，橫架水面，以二十繩爲底，上施木板，聯絡以藤，左右各以二十繩爲欄，欄每丈貫以大木柱，長三十丈、闊五尺。人馬經行，遇風至，掀掉動搖不能暫立。蓋江石震撞、迅激，不能橋，不能舟，不得已而設此爾。按：杜子美詩『卻背五繩橋』又曰『運糧繩橋壯上喜』皆是也。又桔柏渡詩『青冥寒水渡，架竹爲索橋。竿濕烟漠漠，江永風瀟瀟。連笮動嫋娜，征衣颯飄颻。』范成大《吴船錄》：將至青城，當再渡繩橋。長百二十丈，分爲五架，橋之廣十二繩，連排之上布竹笆，攢立大木數十於江沙中，重石固其根，每數十木作一架，掛橋於半空。大風過之，幡幡然，大畧如漁人晒網，染家掠綵帛之狀。又須捨輿疾步，從容則震掉不可立，同行者失色。二公所言，地雖不同，制亦小異，然皆妙於形容也。

又 觀音巖偏橋 在桑坪壁陡水深之處。無路可通，緣山岸鑿孔，橫插木向外斜撐，以柱作橋幔，以木棧覆以土，傍作欄杆，或長或短，視其路之險平而施之。按《水經注》：棧道俗謂千梁，無柱，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其閣梁一頭入山腹，一頭立柱於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後亮沒五丈原，魏延先退而焚之，即是道也。自後重修舊路，無復水中立柱，

涉者浮梁震動，搖心眩目，偏橋之形亦棧道遺製也。

又　黑漩渦偏橋　在鉄野里，最險。按：威保大路皆上傍危峯、下臨惡浪，無步平夷。然地路雖險，或在山坡微有依倚，叠木爲梁，實以土石，猶爲坦途。惟偏橋設處，石壁陡立，虚鑿石竅而架木其上，號稱極險，黑漩渦尤其最也。

鸚哥嘴偏橋　在舊州里懸崖，横截山半，其外陡立，不能架木，鑿石通竇，僅容傴樓而行。其石下垂，狀如鸚哥嘴，故名。

又　通化溜索　通星上、水田諸砦，今爲板橋。按：楊升菴《太史丹鉛錄》云，西國傳有渡索尋橦之國，予按威茂之地，河水險惡，不可舟楫，乃施兩柱於兩岸，以繩亘其中，繩上有筒，所謂橦也。欲度者則以繩縛於筒上，以手緣索而進，行達彼岸，復有人解之，所謂尋橦也。王士禎詩『懸橦度索上騎危』即此。今土人多用大竹筒，雖襁負孩稚及度牛馬亦然。又有用兩索互相低昂，手攀筒順勢下者，吁木石不能爲功，而以索作橋。索橋所費不貲，而以筒溜索，吾民信亦勞苦哉。

又卷五《藝文・記》　自興文坪至此，風氣畧同，【略】江心亂石槎枒，水不能竟過。湧而立，搏而沸，盤洄而破碎，激而鳴如萬鼓，如驚雷，人行岸上，對面語不聞。無五穀，獨青稞。青稞，麰麥也，未熟而寒，故不黄。米自灌縣運入，味多變。沿江爲路，于山腰鑿孔，横受木架板，旁立木以支，空其下，古云棧閣，俗呼偏橋。夏秋水漲，飄沒不可尋，攀崖谷趍趄而已。過午風起，居者闔戶，猶有飛沙擊牖。行者瞑目，率早行避之。

清・姚瑩《康輶紀行》卷一　瀘定橋　《四川通志》以爲即《水經注》之淹水，廣約三十丈，水勢深險而急，上架鐵索橋。《圖識》云，康熙四十年建，東西長三十一丈一尺，寬九尺。施鐵索九條，覆木板於上。余按：此橋兩旁尚有鐵索各二條爲欄，以防墜溺。地屬雅州府，天全州任橋工之役。道光二十三年十月，鐵索九條忽斷，溺斃多人。今年春中甫新修焉。土人云，康熙中初建東岸先繫鐵索，已以小舟載鐵索過重，未及對岸輒覆，久之不成。一蕃僧教以巨繩先繫兩岸，每繩上用十數短竹筒貫之，再以鐵索人筒，縛之以繩數十丈，於對岸牽拽其筒。筒達鐵索亦至，橋工以成。橋之東岸民居百餘戶，有小市設一巡檢、一千總於此。爲律句云：『淹水眞如激矢行，砰訇終古不平鳴。九龍鐵綆騰空勢，萬馬洪流動地聲。歷歷天星仍北拱，勞勞漢相憶南征。殊方日漸通蠻語，又聽蕃僧鬧鼓鉦。』

又卷八　蜀有笮橋，李實曰笮音『作』。松潘茂州之地，江水險急，既不可舟，亦難施橋。於兩岸鑿石鼻以索絙其中，往南者北繩稍高，往北者南繩稍高，手足循索處，皆有木筒，緣之護手易達，不但渡空人，且有縛行李於背而過者。《前漢西域傳》度索尋橦之國，《後漢書》跋涉懸渡，唐獨孤及云，『復引一索其名爲笮，人尋半空渡絕壑是也。』余按：今江卡至藏間，道亦有之，謂之溜筒。人馬貨物皆縛於筒而懸渡焉。惟十月後水結堅冰，人可由冰上行，馬與重物則仍懸渡也。

清・黄楙材《西輶日記》　十九日，循河干而上，折向西北行，五十里宿瀘定橋，兩岸鋪戶三百餘家，有巡檢及汛防把總，皆駐於東岸，橋建於康熙三十四年，長三十一丈一尺，廣九尺，平牽鐵絙凡九，上覆以板，兩旁各用二鐵絙爲扶欄，兩端有四鐵樁，各重千八百觔，東岸有聖廟，御制瀘定橋記碑亭。西岸岩間有觀音閣。按：大渡河發源於松潘蠻簡中，匯大小金川，諸水南流，經上下魚通至此。

清・允禮《西藏日記》卷上　〔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憩冷磧。自化林坪下磴曲折，附南山之棧者，十五里過澗，登北山繞山西北行，遙望西山有碧色一彎者，爲瀘江。復轉而北，江在山下，山路甚陿，不可並騎。蓋始鑿山爲徑者，迸星落伋，阻于斗捩之勢，不能復寬尺寸。俯臨瀘江，砯崖激箭，約百餘丈，行者跼縮，莫敢卻視，迤邐至瀘定橋東岸宿焉。瀘水入大渡河，洪波迅急，石塊大小無數，難施舟楫。往時土人率用革船，從三渡口以濟。康熙四十年，打箭爐歸我版圖。西番諸長絡繹貢獻。距化林八十里地名安樂山，忽平夷。有司以聞聖祖敕諭相視，遂建鐵索橋，東西長三十一丈一尺，廣九尺，施索九條索之長，視橋身餘八尺而贏，覆木板于上，翼以扶欄，鎮以梁柱，皆鎔鐵爲之。午前則滿鋪板，午後風起，減板一半，狀若窗櫺，以通風氣，其橋中央低而兩頭昂，如張足練，行人凌風跨板而過，左右動搖，不覺騰身雲霧中，兩耳濤聲轟激，心神震悚，昔年欽賜佳名瀘定，御製碑記勒石，自是貢道廣通，聲教訖遐方矣。橋設巡司及把總守之。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三〔光緒二十九年九月初九日〕今晨早發瀘定橋，過橋橋係九道鐵鎖，上蓋木板，板五六分薄，且露縫。若嚴緊，恐風鼓。兩頭皆有牌樓，且有鐵鎖，依闌兩條，豎以鐵條，尚不甚險，不遇到橋邊微動。順山腰路而行，其窄盈尺。一日之中，此路甚多。尖站前尚有臨瀘水灘，其餘山半路，去河竟有千百丈外者。十五里至咱哩塘土司番地。雅州一帶，即有木板房頂，壓以石塊。更有以松皮作遮簷，多有綠苔，甚古樸。此處更多，亦有似碉房者，遠看小窓甚多。

清・吳廷偉《定藏紀程》離此七八里，北山角下有一廟，兩層金瓦殿，名色拉廟。藏西門外一里之遙，有一石橋，七洞，橋上蓋房子，兩邊有窗，南北走路。

又下山西邊有一小土山，山上一廟，名哲鄰必圖魯廟，山下中間有一門洞，上一大白塔，山坡上左右各有一小白塔，布達拉廟山後下面是達賴喇嘛花園，一大林柳樹，內有樓臺三處，周圍有水，中間八角亭子，花木甚多。

清・蕭騰麟《西藏見聞錄》卷下布達拉在大召西里許，平地聳一石山，巍然特立，高約二里，就山疊砌成樓十三層。軒檻盤紆，檐煥璇題。上大殿三座，瓦皆溜金，脊上葫蘆頂嵌映紅寶石一大顆，彩光閃爍，上射日月。殿中敬奉聖祖仁皇帝御製平定西藏碑文。最後有金塔五座，浮圖六級，高三十丈，法幢、瓔珞、珍寶、器皿，無不畢集。遠望飛閣輝煌，層臺掩映，爲達賴喇嘛坐床之所，西藏梵寺之雄，當以此稱第一。

又大召在拉薩，一名老木廊。建自唐時，樓高四層，大殿五間，宏廠壯麗，上貫以金寶珠頂，炫耀奪目。凡寶玩珍奇，無不聚集。左廊祀唐文成公主像，東南隅百喇末神殿，內藏尚古軍器，劍長七尺，槍長丈餘，約似今之過山鳥五子砲樣。有大銅鍋一口，可容水百十餘石，均屬罕覯，廣壁繪沙門玄奘師徒四像。殿前存唐植古柳二株，老干盤踞。右廊臨唐蕃盟約碑，即長慶年間詔韓皋弁、牛僧孺等與蕃使者盟西郊，盟言約二國無相寇仇，有禽生問事，給服糧歸等語。次年復請定疆，俟就盟其國，勅吐蕃大臣亦列名其上。又明神宗年間遣太監賫封所立碑文。今二碑字跡半爲風雨蝕損。

又別蚌寺，拉薩西去二十里，傍山碉房，層樓巍閣，金碧光芒。內大殿三楹，乃達賴喇嘛講經法座，周圍環翼寮房數百間，各地蕃僧多聚此演習梵唄。

又色拉寺，拉薩北十里許，依山建大小層樓數十座，丹艧巍煥，不殊紺殿瑤宮，綺閣崇臺，一幅江城圖畫也。

又召拉筆洞山寺，在布達拉西南，立石數十丈，亭亭桀豎，寺依危壁，雕楹文檻，周遭具焉。南山崖下，藏江迂迴碧灣，水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篸，睇之頓滌塵慮。

又長契園，在布達拉西五里許，纏頭回民禮拜之所。戶閃金鋪，映湖水之漣漪，綺堤柳之華□。內有講經堂，丹楹碧牖，盡其侈麗，四面皆梁檻通朱扉而出。其亭榭、池沼，楣列棼布，碧瓦鱗次，嘉木羅列，名卉紛披，閒情可堪一寄。

又綠康插木，在布達拉山後，周圍方池廣約四里，池旁艤有小艇，中築高臺，上建琉璃亭，藻井闕角爲十二面，畫棟朱甍，眞樓臺在天，天在水中也。當月出時，則瑤參皎潔，玉柱晶瑩，遊人恍在水壺中矣。

又熱正寺，在角子納山，樓閣聳翠，疎櫺矗檻。寺內多畜鳥獸，如猿狖、麋麚、鸞鶴、雉鷺之類。欲觀者，命喇嘛搖鈴喚之，俄頃環集，鳥迎客而欐襗，獸見人而馴伏。

清・允禮《西藏誌・寺廟》小召在大召北半里許，名曰喇木契。樓高三層，上有金殿一座。寺乃唐公主所建，坐西。因唐公主悲思帝鄉，故東向。其門殿內之佛像，名曰珠多吉。云係覺釋伽摩尼之弟，甫八歲成佛。又云塑像內即唐公主肉身，俗傳如此。

又別蚌寺，拉撒西去二十里，依山佈立，層樓數重，周環數匝內，金殿三座，有達賴喇嘛避暑花園一所，每年亦至此講經一次。寺內乃漢人、蒙古、西番楊土司、魯土司、布爾康布木等處之人，住居習學藏經。有達賴喇嘛揀派掌黃教之呼圖克圖北薩楞布氣居此。下山里許，有垂仲殿，乃護法喇嘛所居。此處垂仲無妻室，亦降神附體，判斷禍福。其他垂仲到處有之，有有妻者，有無妻者，不能枚舉。

清・陳登龍《裡塘志略》卷下長青春科兒寺亦曰大招。附：大招者，謂之小寺凡數十所，周圍十里巷陌縱橫，傍開八門，晨啓夜閉，小喇嘛守之，鎖鑰甚嚴謹。

清・許光世、蔡晉成《西藏新志》卷中　〔色拉寺〕在召北十里，據山成勢，碉房層樓，參差高聳，有金殿三座，圓亭數處，達賴喇嘛每歲至此讀經一次。寺中有掌教之呼圖克圖，住持喇嘛約有五千。又有鐵杆一枝，名曰金剛，即降魔杆也，長約二尺，一端如三稜鋼，一端如人頭狀，相傳此杆係昔建寺時由西天飛來者，人咸敬之。

又　布達拉者，平地聳起之山也，高約二里，疊砌成樓，樓高十三層，上有金殿三座，亦唐文成公主所建。金殿下有金塔五座，西殿有黃帽喇嘛祖宗喀巴手足印，日久不化。各殿中陳設歷代寶珍器皿甚多，達賴喇嘛即居於此，西藏第一名勝之區也。布達拉亦名普陀羅。

清・允禮《西藏誌・房舍》　自爐至前後藏各處，房皆平頂，砌石爲之，上覆以土石，名曰碉房，有二三層至六七層者。凡稍大房屋，中堂必雕刻彩畫裝飾，堂外壁上必繪一壽星圖像。凡鄉居之民，多傍山坡而住。惟甲貢地方有草房。其蒙古住格爾，牛羊廠住黑帳房。而拉撒境內，大房頗多，有可住數百人者。如大召南之拉撒興廈內，安設銅鍋一口，可盛水百十餘担，以供念大經熬茶之用，即此可類推矣。

清・王世睿《進藏紀程》　察木多【略】番人，所居背倚南山，碉房深邃，洞宇紆迴，下臨土埠，番民環集於其上，三面河壩，中隆起，而頂平幅員，約計數里，石樓蕭寺，高可凌雲，彩能耀日，夜靜鐘鳴，鷄唱犬吠，喧闐似一都會也。於坡下建營壘，列市肆，爲西屬南滇大兵駐防之所。

清・蕭騰麟《西藏見聞録》卷下　江巴林寺，中爲大雄寶殿，殿高五層，翠宇雕甍，丹楹碧陛，殿後有大白塔一座，高九丈。小塔九座，高殺五之一，東隅轉經廊十數間，周圍建蕭牆棱，似雀而摩空，金作花而布地，爲察木多第一名刹，乃呼圖克圖拔巴丹奔姜錯坐床之所，坐床即緇流所稱方丈也。

清・李心衡《金川瑣記》卷二　碉樓如小城，下大顛細，有高至三四十丈者。中有數十層，每層四面各有方孔，可施鎗礮。家各有之，特高低不一。耳頂上四圍偏豎雜色布旗，旗各印刷佛經，以多爲貴。

又　轉經樓　樓中設機軸如車輪，四圍刻佛像，羅列經卷印布，手推之即旋轉，俗稱轉經樓。謂推轉時，佛像經卷俱從身過，不啻誦經，宣佛號。又有名轉轉經者，長三寸許，卷疊佛經數千言，貯以銅匣，若竹筒上有機捩，可以旋轉，佩胸前，日夜撚動，以當宣誦，亦即轉經之意也。

清・周霽聯《西藏紀遊》西二　碉樓壘石爲之。下豐上銳，聳立玲瓏，形如卓筆，有高至數十丈者。口外風高，卻無欹側倒塌之慮。旁設小孔如窗櫺然，番人登之瞭望。予至兩金川曾見之。西藏間亦有之，特不及其高峻爾。

清・青玉山房居士《金川舊事》　碉樓方如小城，下巨上小，砌亂石爲牆，遙望氷紋齊整，按高低大小中分數層至數十層。獨木作階梯，斫如鋸齒，凹處僅容半足，漢人並不能登，蠻負重上下猱捷如飛。每層四面開方孔，可施鎗礮，頂上豎各色布旗，旗上各印佛經，以多爲貴。龍登碉屬懋功屯尤險峻，攻三年不能下。後四路夾攻，乘其懈破之。實藉黔兵力，蓋黔地亦尺寸皆山，其人習慣履巉巖如平地也。

清・吳藹梅《理番廳志》卷四《邊防・夷俗》　地無城郭，有亦卑小不居，皆依山岡爲宮室，叠石架木層級而上，形如箱櫃，最後則修高碉藏其珍寶、兵甲，至二十丈有八稜者，堅牢深密，礮石不能破毀。

清・吳崇光《察爐道里考》　第二站：住安娘壩。晨行經拱竹橋，沿山而上，約二十里至折多山頂，又行二十里至提茹塘尖站。一路亂石難行，又走三十里至安娘壩，有蠻戶數家，宿碉樓，共走八十里。碉樓建築法，係用虎皮石徹上下兩層，下一層喂牛羊馬匹，上一層住家，四圍如城牆，有月洞望遠，極爲堅固，以禦匪人也。

清・吳廷偉《定藏紀程》　瀘定橋，乃康熙四十四年所造，兩岸俱有石亭，四丈多高，亭內有大池，池內橫壓鐵柱十三根，鐵索套在鐵柱之上，索上鋪木板，長三十一丈，寬九尺，離水面九丈高，起風時抽去板，恐吹損鐵柱。柱每根重一千四百斤，索環每個重二斤半，一根索有一千六百餘環，額設兵一百名把守。河邊立有御制碑文，孔明渡瀘，即此處也。

清・吳藹梅《理番廳志》卷二《建置・橋梁》　桑坪索橋　自保子以達桑坪，沱水經其下，橋外及沱江會合處，舊由保子關底沿河以達霸州。後因番蠻出沒，改經桑坪里而行。明知州何福全建，長二十丈、闊五尺，制如前。

坡底堡索橋　在桑坪里之北，土官昌宗建，今廢。

古霸州橋　舊在赤水上，以索爲渡。明知州范士英移於此，改作繩橋，爲番所燬。知州黃彬指揮魯諒，易以挑橋，尋爲水壞。知州趙符節、指揮蕭寬、千戶朱連重修之，今廢，仍改爲溜索。

利濟橋　在古城溪口，舊時亂流而渡。雍正十二年，縣丞郭鳳翔建木橋，乾隆五年水發，木橋基悉壞，知縣陳克繩砌岸重修，上有橋亭。

又卷五《藝文・記》　縣城舊在江南，有李德裕籌邊樓，圮於水里，籍不滿三百，一都司守令寄治威州佛寺以事。過江從藤橋渡，藤橋者，縛藤索十數，綿亘江上，覆以版。甫履即動，風來益蕩漾。又有溜索，攢竹成巨索橫江，首高尾低，作斜坡形。渡者手竹版，摩極滑，雙手按索上，亦極熟，藉高下勢滑而迅走，要須腕力，否則墜。

清・張其勤《纂藏道里最新考》　三十日，行河壩中，渡河上坡，漸入深谷。出谷緣山腰行，過小山，上下極陡。下山有草坪，面積三四十畝，行人可支帳棚尖於此。隨上坡，多浮沙碎石，狹隘難行。下坡度橋，橋連亘木如筏。人馬行其上，格支作響。復上坡，萬木陰森遮蔽天日，下坡有深溪當路。波浪如鼎沸。上有橋，較前橋尤險。一端疊石如高臺，橋架其上。一端繫於崖石。橋身去水面數丈，遠處觀之若飛虹。過橋仍緣山腰行，更爲險仄，共六十里至阿蘭多宿。是日晴，有勇丁王姓，溺水死，未獲其尸，傷哉。

清・許光世、蔡晉成《西藏新志》卷上　瀘定橋地稍溫煖，河即瀘水也。前有橋梁，開打箭爐之後，始建鐵索，有聖祖仁皇帝御製碑文。勒石於左，橋東西長三十一丈一尺，寬九尺，施九股索。比橋身長八丈餘，上覆木板，鎮以梁柱，翼以扶欄。御賜橋名曰瀘定。

清・鍾賡起《甘州府志》卷四《風俗》　宮室　四時少雨，不瓦不甓，架木爲楹，藉以屋簡，屋簡今房笆也，西漢以名縣，東漢晉魏訛作簡。覆以圬墁。而俗重雕繪，戶牖堂皇，務盡其餘。前庭客位，後舍住宅，主房祠堂。仕宦家另建祖祠，酌用磚瓦。

清・李心衡《金川瑣記》卷二　造屋　蠻俗造屋盡用土蓋。先砌石作牆架，巨木爲梁，以雜木橫搭之，蓋土於其上築之，令極堅，雖傾盆雨不能漏。惟霪霖連月，須加土再築。其碉樓及一切牆垣俱砌亂石，遠望作氷裂紋，整齊如刀削，雖漢人工巧者不能及其所用。階梯以獨木截成，鋸形凹處僅容半足。漢人登之不能動寸步，彼徒負重上下猱捷如飛。

又　瓦板　間有木板蓋房上，置碎石壓之，衙署處處皆然。陡發狂風走石，飛板從空擊下，劇足怖人。木板俗稱瓦板，以杪木爆乾，用斧劈之，自成片段，無事刀鋸。《詩》稱言，念君子在其板屋。此閒猶有汧渭遺風。云年來漸有瓦屋，民間市廛亦鱗鱗相錯矣。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三　寺廟及番人房屋，皆用卡契綢布蒙壁，門甚低，必傴僂而入。

清・青玉山房居士《金川舊事》　民居曰寨子。先砌石作牆架，巨木爲梁，橫搭雜木，蓋土於上。築令極堅，雖大雨不漏。正中一間必空地爲爐，置鼎鍋爲舉家炊爨所，或支鐵架或懸鐵索，下垂大小鼎鍋，一時並舉。爐四圍男女雜坐烤火，無閒冬夏。寨子之旁亦必有碉樓一兩座，爲守望之所。頭人、土目家寨子並有經樓、轉經樓，俱華贍精緻。

清・吳藎梅《理番廳志》卷五《藝文・記》　晚宿文鎮，次日至茂州。一副將與牧併治，人稍密。【略】人家舊小石爲牆，泥封其頂，不能蔽雨，雨後揮木搥四五次乃堅。前經疊溪遊擊居焉。中間當路，不十里一堡，堡以石，明季獻賊不到，故完好。官道兩傍猶有頹垣，云築邊牆護諸往來，堵禦竊發，當時稱便，見古人防邊之嚴。

清・吳德煦《章谷屯志略》　宅龍。夷人寨落喜近山峰，不用瓦甓，四圍悉石砦成。高二丈餘，中分三四層，廣狹不一。內無楹礎，惟橫施椽木，上棧以板，寨頂於椽木之外，又鋪以小木枋，覆以土。勢略斜，使水不停蓄，捶土令極平。頂四面牆沿高尺許，若施欄楯，四隅開小穴以溜水。稍有罅漏，覆土一簣捶平即止。間有附牆作小樓者，窓櫺數扇，餘以朱漆，頗有華風。寨內之下層圈牛馬，中作鍋莊，爲婦女居止，上貯糧糗什物，再上爲經樓，供佛像，其旁爲男子所居。寨之頂爲場圃，凡所穫豆麥悉置其上，擊以撾枷，日曝風揚俱在此咫尺間。

又　明正夷人廬舍呼爲寨子。辛卯以前，番民多住石碉，形製有二：或如方幾，或似菱花，下寬上銳，自五六丈至十數丈不等。悉以亂石砌成，碉底方廣丈餘，中棧以木，下卧牲畜，中置鍋莊，即炊饌之所，

上數層貯糧糗什物，碉頂設經堂，供佛像焉。四隅插番經布旗數枝，四面有窓隙，內寬外窄，瞭望四方極爲清晰。凡遇刼盜，窓隙中施放火鎗最便。方金酋古惡從其部落妄肆刼剽，故隣境俱恃碉爲守禦，少有疎虞則身家不保。造法極精，四角圭稜如刃，睨而視之，直若引綖。所費不貲，經年累月而成，漢人石工萬不能及。遠望森如束笋，高出重霄，天戈西指俘馘。金酋後，陬谷安居，盡皆另造平廬。至今石碉尚存，然無有居其內者矣。平寨凡數層，四面甃以石製作，與攢拉無異，惟牲畜處外室，家處內。凡入鍋莊，必由牛畜圈中經過，積穢薰騰，恬不爲意。不解作竈於寨中，掘土坑深尺許，方二尺許，以石三條，琢如牛角峙立三隅，承鼎釜，卽所謂鍋莊也。以木作架懸塵間若庋閣，炊具乾餱悉置其上，飲食時男女跌坐，先置鏗鑼少許於承釜石上，無少長皆然。詢其故，蓋以祀先人也。鍋莊之傍爲婦女所寢處，男子宿樓中，父老宿經堂，寨頂作場圃焉。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七　〔光緒三十年九月初六日〕下樓後到後院，看砌東西牆一道，作工者後藏人多。本地無夯，惟番丫頭、幼孩每人持一石，一人喊號，象齊下之，且有時歌，雖本地番人亦不解。以石代夯，其笨萬狀。

又　〔九月〕二十一日辰刻，後院抱廈豎柱上梁，放鞭，賞其茶葉、哈達、藏錢等物。【略】下樓外院一看，至後院看工，傚颺已苦背，番女在上踏之，來往行走，口中有各調歌詞，頗有趣。本處謂花園花廳爲卓岡，此房卽以卓岡呼之。並到西院一看，現修看牆，未免太小心矣。一笑。

又　〔九月〕二十七日，早至後院一看，湘梅來商公事。飯後登樓，聽後院作工丫頭等在房上來往，用柳棍穿石片如打夯狀，皆合聲而歌，其音甚凄楚【略】。屋內地平，亦如屋上辦法，均赤足連踏帶夯。大有內地大工童子夯之意。無怪其土地有墁磚之結實。

又　〔光緒三十年十月初四日〕下樓至後院一看，見西房已將頂子舖泥，想可不日成之。晚飯亦係化臣備之，痛飲黃酒，醉矣。遂步至後院，見作工丫頭錘石而歌，因令其歌阿那縮，蓋此曲似七字一句，末必阿那縮，卽內地太平年之流葩經：既其只且也，頗好。兩般人一班歌之，一班和之，同是一句，頗有古意。遂每人賞其一文藏錢，皆磕頭來謝，監工者亦賞之。

又**卷八**　〔光緒三十一年三月〕初八日，赴後院看工數次，化臣亦在彼。石工似不慢，惟板打牆則不能爽利，不過兩付板，每付四人，用腳跺之，不知使夯。似再加人加板方妥，此不過一日僅打六路牆而已。

清・松筠《鎮撫事宜・秋閱吟・還至後招》那爾湯至此五十里　江岸舊無堤，奔湍任所之，番黎群苦訴，疏導適其宜。後招東北，藏江南岸既灘，北岸日漲。所在達賴、班禪兩屬百姓、田畝，多被沖沒，因卽飭歲琫、堪布、噶布倫、札薩克、喇嘛，鳩工疏通北岸漲沙，並幹南岸上遊近山數處，各築挑水壩，以殺其勢，然後塞其漫口，可期大溜，仍歸故道。

又**《秋閱吟・察嚨》薩迦廟至此百一十里**　新碉已落成，威重昭清平。察嚨西南相地砌卡三處，一曰曲多，二曰江鞏，三曰阿尼鞏，形如梵碉，所有碉牆，疊砌方洞，以便施放槍炮，勢頗聯絡。懷保利施德，惟達賴班禪。操防宜力精。惟漢番官兵。

清・王夢庚《赴雜谷途中卽事》　《出新保關北郭》北郭黃沙擁，長橋翠纜拖。萬山雄鎖鑰，一水界岷沱。巨壑潛蛟宅，懸崖束馬過。遙峯千萬疊，西望白雲多。

《古城》嚴城銷雉堞，高下簇碉樓。雨過煙痕斂，峯圍日色留。層沙盤笮馬，細草卧牦牛。莫道循荒隴，山花照眼稠。

《通化謝方叔故里》故相標遺里，爭傳通化鄉。山川沿井邑，風物雜蠻羌。松禿沉殘靄，垣頹卧夕陽。殘碑苦銷蝕，何處認滄桑。

《乾溪》居民仍保縣，流水說乾谿。鳥鵲層碉頂，牛羊曲澗西。漲添波力健，風捲草痕低。試問維州路，山村報午雞。

《索橋》陡向銀潢畔，憑移百尺橋。人方疑度索，勢已欲凌霄。好伐洪園竹，能逾曲水潮。篾還資巧匠，絢不緩良宵。兩岸危隄互，中流砥柱標。千絲憐宛轉，雙關比岩嶢。高訝張機軸，柔殊織緯蕭。浮筠分縷縷，深翠綰條條。劈趁和風軟，編乘曉露嬌。修綆眞可挽，墜緒獨爲邀。擬作西江吸，渾將北海超。快隨斜照映，靜免薄颸搖。繩引批根固，梭拋接杼調。扶欄疑仄徑，束版等重橑。鵲羽聯相駕，鼉梁兀不驕。晴虹長帶麗，

新月半規撩。影淨初橫練，形輕儼曳綃。雄行誇蹇踔，側足懼飄颻。橋勝回人戲，靈追鍊客招。紕舟空欲泛，擲□□容翹。洵有遄征便，曾無左擔謠。浮河聞杜預，鞭石笑秦朝。邛笮遺風古，羌氐舊製饒。岷江天影闊，灌口鏡光昭。羊膊波初壯，鼇峯雪正消。洪流濤萬頃，拍岸漲崇朝。一葦杭堪藉，千尋渡許要。計程知境闢，送客漫魂銷。珍伏篔簹谷，輝分翡翠幖。女兒箱粲粲，蠻豎馬囂囂。路識金繩置，關辭鐵鎖燒。梯山欣駕海，聲教協虞韶。

清・康清湖《賦得繩橋》　江岫遠嶙嶒，飛橋出五繩。青山關曲曲，白浪鎖層層。向背龜鼈駕，參差蜻蜓升。銅鈴懸翠竹，鐵索纜蒼藤。不藉公輸巧，無煩匠石能。縈紆當險設，縹緲向空憑。侵水柔偏穩，臨風弱不勝。闌扶雲靉靆，影落月鬅鬙。時過青羌笛，還來白象僧。雲梯疑有路，直欲望天登。

又《維州懷古》　冉駹國外磧雲黃，攬轡悠悠出大荒。天外高峯寒白雪，江邊遠水發青羌。巴童引節開邛笮，騕馬隨車過夜郎。篋有相如當日檄，挑燈聊讀兩三行。

數家甌脫傍江灣，十二金城戰馬閒。充國荒屯寒樹外，姜維古堞夕陽間。風吹銅鼓秋清塞，月暗碉樓夜閉關。久矣平安報烟火，蓬婆雪擁幾層山。

獨客登臨感易生，唐家節度太縱橫。城當白狗羌無路，溪繞青龍戍有兵。嚴武戰場春草茁，韋皋故壘斷巖傾。前人心力西川盡，終古寒潮怒未平。

籌邊也復倚飛樓，太尉雄風野草秋。黨樹中朝先有隙，城開異域竟無憂。蠻江落日潮還上，瘴嶠雲生雨未休。把酒臨風三太息，雲間依約認維州。

春風晝坐讀書堂，弔古重吟舊戰場。江轉金川通絕域，山回玉壘阻巖疆。洮雲隴雪詩千首，羌管胡琴客兩行。釀得葡萄春酒熟，憑誰爲我換西涼。

清・吳昇《繩橋》　飛緪棧閣牽長虹，九行五道懸穹窿。千牛輦石轉地軸，萬匠磨斧貪天功。圍闌左右曳且掣，度版首尾橫而縱。其長百有二十丈，蜿蜒直徑河西東。大風幡幡忽掀舉，天矯作勢騰飛龍。染家晾帛漁晒網，比擬方信前人工。閱冬徂夏事乃蔵，由近及遠行相從。我爲長吏請先導，臨淵之懼心忡忡。一跬踡蹐愈歛盪，慕我疾走母舂容。上無一髮可援手，下則百丈奔驚瀧。身如雲浮腳棉軟，達岸回視人飛空。山民緣笮止一索，到此騁步康莊同。肩擔首戴踵趾錯，見星未已來憧憧。此邦扼要枕夷夏，北走番地西羌戎。飛江鐵鏁苟不設，雲棧何處通蠶叢。自今陸海廢葦渡，餱腹空吼蒲牢鐘。梢公賣船且勿憫，要除溺鬼洪濤中。

清・陳克繩《龍洞泉久廢工濬之沙石盡泉出記以詩》　大山必含珠，高山必韞玉。玉壘高如此，龍洞當其麓。爲泉必神靈，圖經有名目。龍洞今訇然，靈泉何一縮。我忝守土官，百廢求其復。功德矧茲泉，可爲民請福。命工不遺力，淘濬千鋤逐。要使源委通，毋令沙石蹙。佳人久幽居，如垢施膏沐。爬搔着其癢，梳剔快所欲。初聞響丁東，漸見流洄洑。山月照不及，虛白生空谷。泉在山則清，出山每苦濁。汝泉豈有心，浪洩毋寧蓄。今朝爲我出，敬恭敢少瀆。方池復舊觀，拜手親挹掬。試煮小龍團，品與中冷續。忽念西疇間，春膏艱霢霂。靈泉肯再來，龍神豈終伏。何當乘風雲，霖雨千山足。復泉須有詩，祈澤還相祝。龍德不可諒，肯僅滿吾腹。

清・姚瑩《康輶紀行》卷二　〔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卯刻，行不數里雨至，冒雨行四十餘里始霽。幸沿山坡不甚險仄，已刻至八角樓蠻寨，三五相望，雜漢人居。所云八角樓者，聳入雲際如塔而中實。其下青稞被野，長松彌岡，流水小橋，山桃一株正放。出關以來，所未見也。茶憩片刻，倚檻欣然爲一絕，云：『長松掩映水流灣，橋畔桃花輾笑顏。八角樓邊晴雨後，蠻中記取此青山。』

清・黃沛翹《西藏圖考》卷三《西藏程站考》　瓦合寨西南行四十里至麻利，一作麻里。有碉房、柴草，十里過山，山勢高峻。下山繞河而行，偏橋疊見。三十里至嘉裕橋，番名三壩橋，一作三巴橋，一作嘉玉橋，又作假夷橋。有碉房、柴草。兩山環抱，一水中流，天氣暄和，地土饒美。有塘鋪。楊揆嘉《玉橋詩》：『悄悄日西下，濺濺水東流。倦客暮投宿，悽然生遠愁。仄徑俯澌壑，支崖夾寒湫。橫空駕飛梁，蹴浪驚潛虯。淡月一回照，千峯影如浮。山重水更複，歸路何其修。』

明・吳忱《重興寺碑記》（清・張彥篤《洮州廳志》卷一五）　洮古

邊地也。出州之域西二十步許，有寺焉。曰：『竹當哈蓋』，番名也。寺創於唐。自唐而宋，千有餘年，其名不替，循故事也。迨至國朝洪武十六年，寺重修，改名『重興』，勅賜也。時主是寺者尚未得人。宣德庚戌，都督李達來鎮是州。事聞於上，可之廼立番漢僧綱司，以主其事。凡朝夕焚修、祝釐者得有所依歸也。夫自始創迄今，番漢雜處，歷年滋久。寺日傾頹，瓦礫殆盡，未有復故鼎新者，良可慨焉。成化壬寅，雷公洪濟由鞏昌衞指揮破石城，授都指揮僉事，守備茲土，奉勅也。公至，首先庶政有見於此，毅然欲重修之。未幾，邊務方殷，告變日急，不得已而已也。越丙午，政通人和，邊鄙無虞，適可爲之。時方謀修葺而計費甚鉅。公喟歎曰：『興廢補敝，吾分內事也。寺之重修，正其時焉。』既而衞指揮武君載績聞之，躍然喜曰：『事必待人而後行。此義舉也，敢不悉力。惟命圖之，勿後。』于是共捐俸貲，諏日鳩工，撤而新之。寺之基深四十丈餘，廣亦十之九。繚以圍牆，高者數仞，低者六之七。屹然峙於前者，山門也。巍然居乎中者，正殿也。其在後金碧而煇煌者，觀音天王殿也。其在旁丹堊而整飭者，護法伽藍祠也。東西兩樓峙然而對立，置鐘鼓也。左右兩廊翼然而迴繞，嚴佛像也。至於方丈、齋堂、寢廬、庖湢，咸備且固。因其舊也，不浮於度，不費於公，不勞於民，以底成功。經始於正月庚寅，落成於六月丁未。董其事者，揮使張君大器也。助其事者，監生吳禎輩也。公其寺之重修，顯末來請予記。嗚呼，昔柳宗元嗜浮圖，言與浮圖遊。韓文公嘗病而訾之。予何言哉？雖然君子不患其事之不能爲也，惟患不能用心耳。能用其心，則何事不能成耶？寺之重修，特一事也。不半年間而煥然一新，固知公之能爲也，抑可見諸君能用其心耳。由是觀之天下之事，在用其心而已矣。遂書爲記，以復其請。是歲秋九月戊戌也。

清・李天植《遷復威州廳事記》（清・吳冀梅《理番廳志》卷五《藝文・記》）

誌載：宋乾德四年，遷威州於玉壘山下，是其地原遷所也。明正德五年，前守范公，緣廳事低淺，近遷龍洞之陽，勒石記其事。閱百八十年于茲。夫以威之爲州，地僅六十里，城可彈丸。前臨大江，後逼山麓。堂枕上流，衙排連石。雨蕩風漂，隕且不測，治前濤聲聒耳。前守襄南左公題聯云：『雲足響衙鼓，江聲走治門。』已刻畫殆盡矣，又何愛于少展數武，以低淺辭。《詩》曰：『惟龜正之。』又曰：『卜云其吉。』古人愼重於地理也。庚午春，予以菲材任茲守事。考黌宮登賢書者，止于正統。然人文蔚盛，古今不殊。非山川之不效靈，由遷置之失安妥。舊啓聖祠並大成殿，術士謂：宜改之。迨事竣，癸酉科，文場舉一人，武場舉一人。越丙子，文又舉一，武連舉二。由是觀之，風水信有然也。時術士亦以廳事仍玉壘告。予憚其勞民，兼苦俸薄。遷延七載，山石數墜，堂室不蔽風雨。遷復勢不能已。遍觀玉壘奇峯聳翠，玉液飛珠，樹木森陰，嵐光掩映，誠爲發祥蔚起之地。昔人遷此，豈屬無謂？遂下議，士民報可。予因申聞當事，擇期鳩工。量地置宜，一切堂室，惟發舊料轉移。夫匠工食捐竭，已囊供用。新建大門、二門，悉仍其舊。大堂扁題『上帝臨汝』四字。二堂直接龍洞，簷前臨池，緣水架橋通渡，懸額曰：『絜矩堂』。面壁嵌王玉壘舊題：『洞龍深處』四字，壁後爲廐牧所。龍洞前，搆營畫室，少假公餘憩息。西進內宅門，壘台層次，建住房及兩廂宅。後連山澗地數十丈，用資蔬圃。垣牆外，豎吏目廳署大門，左建土地祠及牌坊，右設監獄及鄉約所。二門兩傍，修蓋科房並置倉一所，接連小房，以備衙役住宿。治前週圍隙地，除撥補民居外，共新安插民一十九家。又治西空地，新創齋院，凡門堂、內室、廂房、廚廐，無一不備。院後菜園，以土牆界之。諸有不逮，仍俟後來君子。予非志圖輝煌，不過信志乘，以紹前業，鑒學宮，以利將來。抑且遠避山石，冀垂永久。未一月，人爭趨事。廳事聿新，民居湊集。于落成之明日，瑞雪盈空，異鳥和鳴，翱翔上下，盈日不散。州人士庶，詫爲未有之奇。或亦地運將興，康阜吾民之兆也。爰鐫諸石，以紀歲月云。

清・吳廷偉《定藏紀程》

五門方圓四五里，有一大廟，坐東向西，金葉瓦殿，上下兩層。上層南廊下弔着蛤蟆皮長三尺闊二尺，蝎虎子三尺長七寸寬，蟒蛇、虎豹、猩猩各種之皮，俱實以草，掛廊下。

清・蕭騰麟《西藏見聞録》卷下

小召在大召北半里許，一名喇末契。傑閣凌虛，丹樓層疊，唐金城公主所建，傳因主悲思帝鄉，故東向其門。

清・允禮《西藏日記》卷下〔雍正十三年二月〕初五日自中岾起程，

雪勢雖微，山勢猶峻，憩卧牛莊，山路漸平，附山傍澗而行。碉樓稍多，至熱水塘，氣甚蠢蒸，馳而過，宿打箭爐。按：《宋史》志，『嚴道縣有碉門砦』。《元史》志，『至元二年，授雅州碉門安撫司高保四虎符。』《名勝》志：『飛越山下有唐時三碉城。』今雅州府西北天全州，與打箭爐交界，爲唐之和川鎮，宋元之碉門。蓋番氏皆壘石爲之，故曰碉門、曰碉樓。篇海云：『碉樓，石室是也。』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一　寺廟內有用綠松石、珊瑚、閃光石，形如貓兒眼，亦名鹵子。雜以瓦石舖地作葵菊形者，如內地之用鵝卵石砌地也，間亦有之，亦不多覯。

番人于玉石、水晶、玻璃，不辨眞贋，一律寶重。予曾見一玉盌，索價十餘金。又見一硝子石盌，索價相等。告以非玉，傲然弗信也。

又　莎綠園距布達拉五六里，達賴喇嘛之嫂及其姪居之。予偕同人往游。平沙曠野，遙見門前綠陰如繖，遂縶馬入園。園中屋宇無多，惟草樹蓊蔚，頗覺宜人。右有一池，方廣不盈畝，魚游水面不避人。蓋藏俗謂魚爲龍，大衆禁食。予小僮隨手摸得一尾，其形如鮎。番僧合掌閉目，口喃喃，不知作何語。其意似不忍見之。遂令仍投池中。池上一亭，番童十數輩，席地學書，無几案筆研之設。一番僧往來指示，似是其師。時值春暮，園中無一花果。但見草綠如茵而已。莎綠之名殆以此。

又西二　薩迦廟，唐時所建。木料甚巨，與內地極大寺宇同。另有一轉輪殿，則其輪可數丈，與殿相等。上皆梵書經咒，輪下用一人推之，與他處不同也。

清・陳登龍《裡塘志略》卷上　裡塘無城郭，因居人所住之碉樓爲扞衛。南結營盤，北聯喇嘛寺，西依糧臺，中開一街，商賈番民雜處。土司之居則結聚平原中，離塘二里許，亦無城郭，四面皆碉樓圍繞，其地名營官壩。

又卷下　王阮亭《隴蜀餘聞》云，『松潘、建昌諸蠻所居，皆累石爲之，高者至八九層，人居其上，牛豕居其下，名曰碉樓。今自打箭爐出口西至衛藏皆然，又不獨松潘、建昌等處也。』《九州記》云，『邛州沈黎郡，即武侯征羌之路，每十里置一石樓，令鼓聲相應。』今夷人效之，所居悉以石爲樓，此爲碉樓之始。以余所見，向之石樓尚有存者，今明正司之卧龍中谷、裡塘土司之上俄洛兩八角樓翼然，是即武侯遺蹟歟？

清・姚瑩《康輶紀行》卷六　（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沿河北行，山坡雖平而迂曲，四十里過大木橋，即俄倫多，山頗險仄，多偏橋，三十里至乍雅，駐防守備一員，把總一員，兵三十餘名。詢曲濟嘉木參已於本日啓行矣。胥守備言，宣太守初二日至察木多，遣通事齎諭，傳丹臻江錯至王卡不能進，別令土蕃齎往取夷稟而回，未知覆詞何若也。

又卷七　布達拉經簿云，薩迦廟之呼圖克圖，乃元帕思巴之後，爲紅帽教之宗，仁育菩薩之後人也。其教有家室生子後，坐牀掌教，不復近家室矣。其始祖名昆貢確嘉卜，通達經典，見薩迦溝之奔布山，風脈佳勝，欲創建廟宇，從業主降雄固剌哇、班第仲喜納、密酌克敦三人乞售。三人乃施捨其地，不取直。遂建廟供釋迦牟尼佛，附近土地、人民，廟宇僧衆皆其所屬，世代相傳，至今七百餘年。其廟平地起閣，周牆甚固，中殿楹柱，皆古樹，三人合抱，高三丈餘，不加雕飾，其皮節文理，如生樹然。又有海螺，堅白如玉，左旋紋，向明吹之，背現觀音相，寺僧寶之。有藏經數萬卷，架函充棟。廟北依山，僧樓梵宇約數千間，亦有浮屠金殿，供諸佛像，皆紅帽剌麻居之，其所誦經與黃教無異。西南通拉孜大道，山南通野人國界。

清・松筠《衛藏通志》卷首《聖祖仁皇帝御製瀘定橋碑記》　顧入鑪必經瀘水，向無橋梁。巡撫能泰奏言，瀘河三渡口，高崖夾峙，一水中流，雷犇矢激，不可施舟楫，行人援索懸渡，險莫甚焉。茲偕提臣岳昇龍相度形勢，距化林營八十餘里，山址坦平，地名安樂，擬即其處。仿鐵鎖橋規制建橋，以便行旅。朕嘉其意，詔從所請。於是鳩工構造，橋東西長三十一丈一尺，寬九尺，施索九條，索之長視橋身餘八丈而贏，覆板於上。又翼以扶欄，鎮以梁柱，皆鎔鐵以庀事，橋成。凡命使之往來，郵傳之絡繹，軍民商賈之車徒負戴，咸得安驅疾馳而不致病於跋涉。繪圖來上，深愜朕懷，爰賜橋名曰瀘定，任事著勞諸臣，幷優詔獎敘，仍申命設兵戍守。夫事無大小，期於利民；功無難易，貴於經久。今既肇建茲舉，俾去危而就安，繼自今歲時繕修，協力維護，皆官斯土者責也。尚永保勿壞，以爲斯民貽無窮之利，是爲記。

交通出行

清・張其勤《衛藏道里最新考》 道路絕險固已爲生平所未經然，尤以橋梁爲最。番人之橋，多架木爲之者。兩端堆亂石爲基，架橋於其上，損敗破壞，人行其上，搖動偏側，危險萬分，然番官利其毀而復修，藉以聚斂民財。故雖嚴飭修理，終不肯使之堅固，殊可恨也。若藏中一旦有事，不惟軍士難行，即轉運亦大不易。其實道途原不甚狹，其人力所不能施之處亦屬無幾，若兩旁稍加開闢，去其沙石，得一切實之人而經理之，費款亦不甚巨，即可成大道也。平治道路，本爲王政之一。端惜籌款維艱，遂使行人咸有崎嶇之歎，隕墜之虞。環地球中恐無此行路難也。

清・王世睿《進藏紀程》 又五十里而至瓦河山，按此山爲西域第一雪山。五峰綿亘，高插雲霄，由深澗近山腳，歷坡而上，大雪彌漫無涯涘。至二峰，路旁有海子十片，冰凝深廣難測，經其傍，唧枚而過，亦如裡塘之西海子，罔敢觸犯也。登絕頂，昂首四望，雪連天，天連雪，草樹土地，窅無其形，南北東西，幾於莫辨，即岩岫烟雲，亦在迷離間矣。遄行至山盡處，馳長坂而下，入松林，渡山溪，共計程一百二十里，而至瓦河蠻寨宿焉。凡往來過此山者，必於一更時造飯，二更時起行，口含檳榔或粉草，或陽起石，以避陰寒之氣。乘坐者，時騎時走，步行者兩足毋得停歇，夜行令蠻夫多備火把引導，務於亭午趲行至山之盡處。蓋足不動，則凍冽墜指，無火把則鬼怪迷人，至日午則寒風陡發，雪徑皆迷矣。又必於第二架山岫內熬茶，或燒酒飲之，但禁人從，萬萬勿以手足近火可耳。

清・杜昌丁《藏行紀程》 〔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廿二日，行七十里至呂合宿。有呂祖廟，禱之靈應。去村數里，山腳有仙人骨如水晶，能療瘡癤，相傳仙人爲呂祖所度，廟中有碑記題。

又 〔康熙六十年二月〕十二日，行五十里至小中甸，過木橋約行四五里下營。居民較挖木郎更多，貿易用銀不用錢，無準平法馬，以石之輕重與銀相較，用鐵榦戥視中國加倍，若以煙茶布帛鍼綫等物貿易，勝銀十倍。

又 〔二月〕二十六日少晴，周閱被災居民，靡有孑遺，至營官所居之右，忽一蠻犬猙獰跳舞，幾被所嚙。中甸之犬，高者數尺，聲如虎，嚙人頸，無生理。估倀見漢人即嚙，一爲漢人所買，即嚙估倀，乃所畜，不視種類也。

又 〔六月〕廿二日，蔣公往浴溫泉，午後守橋者報橋成，橋去多木四十餘里，約次日五鼓乘早涼水小而過。

廿三日五更，結束沿江行五十里至橋頭。甘公已先渡坐山巔，蔣公扶輿而下，面有恐色。蔣公度量素淵泓，寵辱不驚，聞命時淡然言笑，絕無憂疑，驚恐之色，賓朋僚屬無不服其雅量，至是亦少改其度。石屏牧劉公洪度以委查糧運駐阿敦，固請乘輿過橋，不聽。祭江畢，令二童扶掖而前，余杖策以從，劉牧隨焉。橋闊六尺餘，長五十餘丈，以牛皮縫餛飩數十隻，餛飩應作渾脫，竹索數十條貫之浮水面，施板於上。行則水勢盪激，掀播不甯。蓋江在大雪山之陰，雨則水漲，晴則雪消，故江流奔注無息時，舟筏不能存，橋成即斷。土人絜竹索於兩岸，以木爲溜，穿皮條縛腰間，一溜而過，所謂懸渡也，俗名溜筒江。時畏竹索之險，故俟橋成。是日巳刻，水高橋二尺餘，波浪衝擊，蔣公幾至傾覆，賴劉牧扶掖得免。余雖不至傾跌，而水已過膝，過片刻橋即衝斷。墮水三人，一以足指挂索得生，餘則無從撈救矣。生者昆明募兵楊嘉祥，素馴謹。死者係麗江麼些造橋匠役也，不知姓名。人馬行李皆從竹索過，三日始畢。渡江爲黑喇嘛所屬地，更寒苦，所有惟牛羊、糌粑，若米豆菜蔬、魚肉雞鴨不可得矣。

又 〔康熙六十年七月〕初五日，行五十里至馬里衣。女子挂碑磲、瑪瑙、戒珠各一串，著半臂，宛然江南也。時有賊盜馬，隨獲之。

又 〔七月〕初六日，行六十里至曉葉桑宿，譯言鵲橋也。有大木橋，長四十餘丈，今名落龍橋。下即怒江，水深黑，煑飯皆黑色，即博望乘槎見牛女處也。

〔七月〕初十日，蔣公親作家書，是日送甘公及淩子兆鵬。淩字扶九，甯波府庠生，塞外相識，蒙贈詩至七八疊，余亦有贈必答。然隨答隨忘，

不能記憶。雇腳騾至崩達，每頭白金三兩五錢。一乘一載立文書，有圖章，用火漆烙於紙上，文曰結樹藏人，皆大篆也。

又（七月）初十日，六十里至江邊，路之窄已習慣矣。浮橋已斷，從溜筒過，以百丈之寬而命懸一索。一失足則奔流澎湃無所底止，此中惶惶然不得不以身試也。令狁猻扶過，初脫手閉目不敢視，耳中微聞風聲。稍開見洪流湯湯，復急閉。達彼岸然後開視，坐觀行李人馬俱從索渡，眞一奇勝，然天下之險莫過於此也。宿江干。

清・允禮《西藏誌》　余寓藏八日，公事甫竣，方得登堂一見，見畢即行，未獲從容遊覽，娛暢心目，殊爲恨事。值大兵凱旋，隨之東歸。是時裘敝金盡，騾馬不能置，惟購牛數頭，僅載帳房衣被，輕騎以從。他物悉屏棄，僕從步隨，踰墨竹以長征，向江答而就道。穿林入澤，履險蹈危，或步石級，或緣木棧，閱二十餘日。望喇里之山，高聳插天，自山下起行，盡日乃及山肩，天晚不能過。其地皆亂石險窄，平不滿丈，且烟瘴甚大，無片柴寸草。雖勺水難覓，乃坐卧一夕，人馬俱凍餒。次日陟其巔，則堅氷滑雪，萬仞崇崗，如銀光一片，俯首下視，神昏心悸，毛骨悚然，令人欲死。不得已乃鋪毡坐雪上，腰繫以繩，僕從前拖後曳，盤旋而下，行李什物，憑空而擲，牛馬則縛足下墜，傷斃者大半。是誠有生來未歷之境，未嘗之苦也。夫何行動正艱，口糧告絕，且番地又不產米，惟日食青粿，以充飢腹，如此者半月。當除夕佳辰，元旦令節，求粒米沾口不可得，困頓至此，其何以堪？厥後，行至察木多，川督年，念進藏官兵勞苦已甚，恐流離異域，特委永寧道遲，屯糧接濟，因得日支米二升，麵二升，幷借庫銀二百兩，以資盤費涸轍之困，藉以復甦，茲豈非天幸耶？爰是更覓番騾，稍載行囊，整轡以往。歷工多、阿朗麻之地，芻草空虛，過湯噶、丹達木之村，人民殷富。坡高而險，紫霧陰霾。查喇松多可畏也。雪連四崗，寒風徹骨，宗洛、三巴其最焉。邊把俗尚寬柔，阿則人心狡詐，碩板多之山崇嶺峻，行來扶杖牽衣。洛龍宗之怪石巉岩，到處左盤右折。昌都多勝概，形連二水，環龍占兌有奇觀，勢若千軍駐馬。曰阿布喇、曰黎樹、村村盜藪。曰夾覇，曰江噶，處處賊窩，凡屬行役征夫，罔不驚心喪膽。至如漢人寺房舍，無殊內地。核桃園風景，頗似中華。時方二月之初，日正上旬之內，紅杏發而芬芳，綠柳垂而青翠，田園禾黍郁郁青青，鳥語花香，風薰日暖。爲憶出口以來，殊方絕域，馳驅萬里，舉目凄涼，幾一年矣。今見及此，能不令人心目俱爽耶。

清・李心衡《金川瑣記》卷二　嘗見黔楚苗瑤及西藏夷人攜帶貨物，或纏縛頭頂，或繫絆脊膂，頭不得轉動，身不得屈伸。視肩挑、手挽，勞苦尤甚。然彼徒習以爲常，樂此不疲。至金川夷人，輒用皮條長數尺作活套，束物繫背，仍手持其端。勞頓時，背就蹲石，手鬆其套，可小憩。蓋金川跬步皆山，頑石巉伏，撐撑良便，夾道崎嶇，又復盤旋曲折，若用橫擔，非特上下觸礙，抑且轉側多阻，因地制宜，其法盡善。

清・趙咸中《使廓紀略》　諄諭之後，選兵百人，番官數員，通事家人等十餘人跟隨前往，於正月二十日起程。一路亂山雜沓，皆係羊腸鳥道，其間更有奇險削壁，直插霄漢，下臨大溪，水聲如雷，勢若奔馬，壁根水中，路已絕矣。土人鑿壁，橫插木條，上鋪石片，下無豎柱，懸於半壁，寬僅二尺，距水面七八丈，人履其上，跛跂有聲，偶一俯視，心膽爲之俱裂，此等奇險，實平生所未經，亦平生所未聞也。

清・松筠《衛藏通志》卷一三上《紀畧上》　查青海一路，冬令原有貿易，番子往來，尋覓有草地方牧放馬匹，即遇微雪，不致壓沒草頭，仍可牧放。惟柴薪無處樵採，牛糞難於檢拾。臣勒保現將柴薪燒燃等項趕辦齊全，雇覓駱駝運送，以備糞草不足時接濟應用，亦可無虞缺乏。臣等以該處道路情形，必須詳詢經行熟習之人，方能確實。查，有跟隨堪布囊素存留收馬之番子瑪京達什束珠布等，現在丹噶爾地方等處，傳到該番子等面加詢問。據稱，每次自藏至西甯，俱係夏間起身，沿途牧馬緩行，並間遇雨雪阻滯，約行一百餘日。經過地方並無林木，俱係帶糞燒然。今將軍裹帶柴薪，可備糞草缺乏之用。尋覓有草地，方牧放馬匹，冬令亦可行走。惟口外程站甚大，長行馬匹不能甚速，每日不過六七十里。若遇大雪，即須停待躭延等語。查，該番子行走俱在夏令，其隆冬風雪情形並未目擊。復傳常赴西藏貿易之青海所屬番子嘉木磋等，詳細詢問青海一路冬令能否行走。據稱，此路貿易往來，並無內地之人。惟青海番子常赴西藏貿易。我等於冬天行過一兩次，如雪不甚大，原可照常行走。一遇大雪天寒，不能融化，勢須停待數日。俟有大風吹散積雪，方可覓路前進。惟該處山高處陰寒凝結，即成瘴癘。雪後瘴氣較之夏間更甚。即如乾隆三十九

年曾遇大雪，晝夜不止，深至丈餘，守候甚久。此並非每年常有之事。就目下情形而論，天氣晴明，此路實可行走各等語。復詢之青海札薩克郡王索諾木多爾濟等所言，大槩相同。臣等伏思口外地氣較寒，冰雪在所不免。詳察蒙古、番子等所稱情形，不過慮爲雪阻道路，並不致隔絕。該處既有貿易番子往來，即可爲冬令能行之明證。

清・允禮《西藏誌》　繼此，即古都龍，即金沙江過渡處。有大船四隻，千餘人馬，片時即渡。塞地河道頗多，或係木橋，或用皮筏，舟楫往來，此其僅見者。其兩岸桃李爭妍，村落依山如畫，土產葡萄最廣，蠻人以此造酒，飲之亦能醉人。再行七十里至巴塘，氣候溫暖，地闢人稠，花木繁茂可觀，且集市之所，內地漢人亦寓此貿易。余至此人困馬乏，歇息三日，然後起行。本乂木山高百里，越二日而始登。大所塘路通一線，值三春其未暖，諸物競售。冷水灣附近波黎，四面皆川，乾海子潛藏寇盜。惟茲數日之內，無非雪路行程，策驚前征。裡塘告屆，其寺院之華麗，喇嘛之衆多，諸貨之集聚，較巴塘稍勝。所不及者，地道寒冷，無嘉田花木之美耳。次日宿河下，及咂麻喇，東行卧洛波，雪地六十里，深三餘尺。至剪子灣而下，及麻蓋中漸下，抵鴨綠江，蓋約百餘里云。江水碧清而溜，兩岸巖石甚險，難以舟渡。有大船數隻橫其中，掩大板作浮橋，車馬往來，殆若坦途。過此則江以東，由八角樓、卧龍石，以至那凹者多，雖屬番民，逼近內地，知畏王法，爲化林營所轄。商民經過者，即一、二人可行可止，永無夾埧之患矣。三月初四日，進打箭爐，爲蜀西極邊，皆番地，乃藏路咽喉，土官明鎮司統屬。其先叛服不常，康熙三十八年，調兵勦平之。宣以恩威，彰以信義，莫不頃心向化。今設兵戍守其地，番漢咸集，交相貿易，稱鬧市焉。余於此馬疲力倦，乃覓夫乘小竹輿，自頭道水，越冷竹關，抵瀘定橋，橋高十餘丈，長數百步，兩岸建亭閣，用大鐵繩九條，綿亘飛渡其上，覆以木板，若天塹。然人馬須少行，徐徐而過，多即搖動，若遇風，則斷不可行矣。

清・余慶遠《維西見聞紀》　溜筒江，維西以金沙浪滄江爲天塹，水湍急，舟不可渡。乃設溜繩，其法：對岸栽石，橫江繫竹纜，江陽自上而下，江陰自下而上，一以通往來之渡。渡則攜一竹片如瓦者，兩旁有孔繫繩，人畜縛於繩，竹冒於纜，如梭擲而渡之。或止可繫一纜，兩岸高懸，中墜而低，往來皆渡於此，至低處，則以手挽纜，遞引而上。渡物則人前物後，引而渡焉。《史記》所謂筰也。筰非一處，以夷語譯之。每過筰，皆曰溜筒江。

清・常明《四川通志》卷一九六《西域》　卧龍石西行，一路平衍，荒涼特甚。六十里至八角樓，有塘舖，間有旅店，然廢置無常。再行六十里至中渡，即河口，過河爲裏塘界。所謂鴉龍江也。設外委一員，兼司渡船。夏秋以舟渡，冬春則列船爲浮橋濟行旅。蠻人以牛皮船渡，逐浪上下，望之如水中鳧几。官差過此，在河東宿者，明正土司供役；過河西宿者，裏塘土官供役。計程一百二十里。

《清一統志・西藏》　津梁，衛地諸橋：蓬多鐵索橋，在蓬多城西，達穆河旁。庫庫石橋，在喇薩西北。魯衣鐵索橋，在達克卜吉尼城南三十里、雅魯藏布江岸。鄂納鐵索橋，在墨爾恭噶城北二十里，噶爾招木倫江岸。池薩母木橋，在董郭爾城西南七里羊巴尖河岸。楚烏里鐵索橋，在楚舒爾城西南十四里雅魯藏布江岸。藏地諸橋：董噶爾木橋，在納噶拉則城東南四十里牙母魯克池旁。薩喇朱噶鐵索橋，在林奔城西北二十里雅魯藏布江岸。查喀爾扎什載鐵索橋，在盆蘇克靈城東六十里雅魯藏布江岸。蘇大佳石橋，在日喀則城東南四里年楚河岸，橋長七十餘丈，有十九洞。桑噶爾扎克薩穆鐵索橋，在盆蘇克靈城西北一百餘里鄂宜楚河岸。穆克布扎克薩木鐵索橋，在桑噶爾扎克薩木橋旁。喀木諸橋：索克薩母木橋，在索克宗城七十餘里，喀喇烏蘇岸。扎木牙薩母巴橋，在羅隆宗城東北八十里，喀喇烏蘇岸。扎史達克市穆橋，在市坐里岡城東北一百二十里瀾滄江上流處。衛地諸渡，由西寧往西藏之路，過西海部落界巴顏喀喇嶺，入衛地，東北所經諸渡口，馬渡五：曰喀喇烏索爾渡，在阿克打木河源。呼爾哈渡，在木魯烏蘇，原水皆淺，人馬可涉。拜都渡，在呼爾哈渡東北。多倫鄂羅穆渡，在木魯烏蘇自西折南流之處，其水至此分爲七歧，故名。水小易涉，水發難行。巴母布勒渡，在多倫鄂羅穆渡東。船渡四：曰伊克苦苦賽爾渡，在巴母布勒渡南百餘里，冬春用馬，夏秋用皮船。又南曰巴漢苦苦賽爾渡，又有白塔渡，達爾汗庫布渡，與西海部落接界，皆金沙江上流水深難涉處，用皮船可渡。藏地諸渡：達克朱喀渡，在日喀則城東北四十里。拉側渡，在章拉側城西南。賈家朱喀渡，在薩噶東南八十里，三渡

皆用船。喀木諸渡：畢爾麻諸速穆渡，在打箭鑪西南二百七里鴉龍江岸，番人往打箭鑪販茶者由此。達顏崇古爾渡，在滾卓克城北三百八十里金沙江岸，喀木番人往西海者由此。則朱連渡，在巴塘西南七十里金沙江岸，番人往打箭鑪者由此。墨普卓克渡，在雲南麗江府西北六十里金沙江岸，自喀木入內地者由此，皆用皮船。

清・青玉山房居士《金川舊事》　篾索橋。往來要道阻於大江中斷，水勢險惡，既不可以橫舟通渡，石岸空闊又不可以立磉成橋者，軍興時多建篾索橋濟之。今惟存章谷屯三所，歲給帑修葺。其製兩岸植椿千百，鎮巨石，施長綆，平鋪板片，又施巨索約於旁爲欄。人行板上，隨足傾陷，如履泥淖。然及至其中，風來簸蕩，如紙鳶在天，從板罅下窺，百仞憑虛，怒濤洶湧，命懸一線，頓喪魂魄。趙光祿璞函《度汶川縣索橋詩》錄於左：『平明出郭門，駕言度繩橋。征人黯無語，水石爲怒號。入關岷江由黃勝關至汶川縣。江始雄，蕩激百丈濤。黿鼉駕無力，乃欲仗索絢。兩頭繫巨杙，壓以石屋牢。如鎖支祈獸，恐挾駭浪逃。僕馬駕少留，短策手自操。俯聆雷驚鳴，仰矚浮雲飄。中流一掀簸，目眩心魂搖。』

又　溜筒橋，在綏靖，因不能行索橋之制，不得已而爲之。其危險又倍索橋。但使兩岸高處各植一巨柱，低處亦各植一巨柱，共四柱。傍柱各建屋一區，各設夫二三名爲往來接應。此岸高柱與彼岸低柱聯一長鐵索，索上套一巨竹筒，用牛革及生漆膠裹，極堅固。筒上又牽一小索，爲收放。過此者人與物從高處束縛於筒，夫役放索，緩緩從高順下，直抵彼岸。彼來者亦從彼高順下至此岸。

又　皮船，取堅強樹枝作骨，蒙以牛革，形圓如缸而大，可坐四五人。中一人持槳撐撥，順流而下，倏忽百里。急灘洪濤過如奔馬，至應泊處挽停登岸。欲返將此船艤岸，負之而行，輕如戴笠，溪蠻無刳剡之製，惟此。汎汎大江，比甘肅用渾脫渡黃河更便。

清・陳克繩《西域遺聞・事跡》　雅龍江有上中下三渡：上渡在噶喇住索土百戶境，由明正以通瞻對，設牛皮船。中渡在啞山卡土百戶境，由明正以達裏塘，爲通衢，設木船三，一年艙補，三年大修，委弁司其事。下渡在木了境，由明正以達木哩，無船，番人囊羊皮抱之浮而渡。按：宋王延德使高昌還，云臨黃河以羊皮爲囊，吹氣實之，浮於水而渡，則知羊皮久已渡人矣。

清・徐瀛《西征日記》　〔道光四年七月〕十六日丙子，河口烏拉未至，遣通事往喚，協厥、土百戶均規避不出。隨催西俄洛頭人改桑牲畜共六十九，送至西俄洛。辰初至河口，渡雅龍江。江不甚寬，而水勢極溜。官渡設方舟二，民人往來則皆用皮船。船用堅樹枝作骨，蒙以牛革，狀如吾鄉小兒所睡之籃。蓋一人打槳，中可容二、三人，坐望之若水中凫也。行四十里宿麻蓋中，主人黃姓，陝之武功人。是日蔬農遣鼓譟五人護接。

又　〔七月〕二十五日乙卯，晴。卯刻瀘定橋啓行，下輿過鐵索橋。橋建於康熙四十年辛巳，以巨鐵索九條，長三十一丈餘，麤可盈拱。兩岸用大鐵柱釘定，上用木板匀鋪。鐵索之寬約九尺餘，左右扶又用大鐵索兩條。人行其上，僅可迭相先後，若人多勢重，則鐵索搖曳如晾帛狀。橋下怒濤噴薄，若萬馬騰沸，一爲俯視必心荒足輭，進退無主，須放開眼界遙矚對岸，則履險如夷矣。渡橋後十里咱哩，十里小烹壩，十五里大烹壩，尖。十里冷竹關，十里頭道水，高崖夾峙，林木陰森，瀑泉如雷，境頗奇絕。又二里至二道水宿。

又　〔十一月〕初五日【略】。行七十里，酉刻至丹達，住公館。隨謁丹達神廟，廟在丹達山麓，極靈異。神爲前明雲南葉參軍某，監餉晉烏思藏，過此墮雪窖中，迨春夏雪消，猶僵立鞘上。土人驚異，因奉其尸而崇祀焉。今過山者必禱之，忠盡成神亦固其所。楹間有陳二梅留題一律云：『十萬烏斯餉，滇南歲月深。金銀森夜氣，冰雪鑄臣心。大隱逃名姓，參軍重古今。西方眞極樂，我佛在檀林。』時彤雲欲雪，余默禱於神，天即晴霽，星月燦然，神之靈昭昭矣。

又《晉藏小録》　〔道光五年正月〕十二日庚子卯正發墨竹工卡，五十里至南摩蠻寨尖，有喇嘛廟甚壯麗，門內懸大蟒皮二條，又熊虎等皮，均實以草，椽檐之下，盡排列軍具無不備具，云係舊時藏王之物。

清・張其勤《鑪藏道里最新考》　〔光緒三十二年四月〕十二日。由中渡前進，過雅龍江。有木質官船數艘往來載客，土人則駕皮舟。舟作方式，旋轉中流，瞬息已達彼岸。既渡則肩負以走，亦奇製也。四十里至麻蓋、中宿一路，林木陰翳，松柏尤多，或爲山水所冲，橫陳道左。惜生非

其地，採運維艱，雖屬美材，不獲爲棟梁之用也。

又〔光緒三十二年六月〕十六日，上瓦合大山，岡巒起伏，連綿數十里，嶺巘土石皆作煤鐵色，苔蘚不生。山腰以下，淺草蒙茸纔寸許，有海子面積僅十餘畝，路亦不甚陡險。惟地勢頗高，邊風獵獵，不類伏暑冬春，積雪如銀。行旅苦之。然前人所謂土臺望竿，久已荒廢無跡矣。約七十里過瓦合塘，復上小山，山之麓有瓦合將軍廟。相傳康熙間，雲南某鎮軍統兵至此，一夜風雪，人馬俱殭，土人立廟祀之，頗著靈異。下坡二十里至瓦合寨宿，是日晴。

又〔六月〕二十七日，上丹達大山，山根有丹達神廟。相傳乾隆間，雲南參軍彭某解餉過此，餉駄誤陷雪窟中。參軍從而殉焉。土人爲塑像祀之，有馬鞍一具，靴一雙，云係參軍生前所用物，至今猶存。

又〔七月〕十三日，由江達前進，沿河隄行。路漸窄狹，右爲峭壁，左有巨石高丈餘，森立路側。中鑿爲道，俗亦謂之鸚哥嘴。隨下舊有木橋可達彼岸，大道尚平蕩易行。橋現被水冲斷，遂繞小路進，遠十餘里，青棡樹極多，土人皆燒作焦炭。運往前招售賣，共約六十里至順達宿。是日晴夜陰。

又〔七月〕十八日，約三十里至接賞尖，仍緣河行，平坦寬闊，山根下有陶廠，所出陶器尚多，惟質粗式拙，未知研究改良，以致銷路不廣，殊爲可惜，約三十餘里至墨竹工宿，是日晴，向晚陰雲如潑墨。雷聲殷殷自南來，旋霽。

清・鐵船居士《藏紀概》 船，招中河有二隻擺渡，船頭刻馬首爲裝，尾仍用篙撐櫓搖，以濟往來。大可載三百石。他處小渡皆用牛皮渾脫，木架爲筏。

清・余慶遠《維西見聞紀》 餛飩，卽元史所載革囊也。不去毛，而薙剝殺皮，紮三足，一足噓氣其中，令飽脹，紮之，騎以渡水。本蒙古渡水之法，曰皮餛飩。元世祖至其宗，革囊渡江，夷人仿而習之，至今沿其制。

清・周霽聯《西藏紀遊》西一 皮船以牛皮爲之，中用柳條撐拄，形如采菱之桶，僅容一二人。一番人盪槳，其疾如飛，惟皮經水漬如敗絮，然中流危坐，爲之股栗，渡畢則負歸而曝之。

清・陳登龍《裡塘志略》卷下 皮船以皮爲之，（製）〔制〕如扁舟而小，長八九尺，廣五六尺，中空可容二人，飄搖水面，隨波逐浪，坐其上者眞如太乙仙人乘蓮葉舟也。

清・青玉山房居士《金川舊事》 山路嵯嶇，肩挑貨物不能橫擔，但立木架縛貨物於上而背負，以行於山梯石罅。雖曲折，上下無阻礙。勞頓則植架倚石，亦可脫身小憩。

清・周霽聯《西藏紀遊》西一 孫文靖公《客麼甲木蚩吞》詩：元注：凡肩輿陟嶺，用兩牛牽百丈，以佐輿夫之力。番語呼牛爲客麼，曳牽爲甲木蚩吞。『船曳通潞長，潞河用驢曳船。車上太行陡。蹇衛與駿足，負重蹴蹯走。牛牛爾何辜？亦復被枷杻。於風不辭逆，如耕利用耦。送迎等郵卒，下上歷岡阜。輭語導輿丁，蒲鞭緩毒手。』予和云：『上山腰挺挺，下山腰環環。牽丁邪許牽不動，承乏迺仗雙烏犍。一夫前導一執箠，飲訛那得其天全。羣峯高高高刺天，微茫蛇徑通鞍韉。六月徂暑雪未殘，身牽百丈行蘭單。石稜如劍蹄血殷，一踹一步敢伏跧。蚤且服箱暮鼎籩，身代餱糧實行橐。烏鴉銜骨漫天飛，似爾蹣跚苦亦樂。』

清・姚瑩《康輶紀行》卷二〔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晨，起行平坡十數里，至高日寺山下，小憩飲茶，踏雪上山。山上松柏杉檜甚茂，雪封枝幹，森森峭立，緜數十里，亦異觀也。山徑峻陡峭曲，肩輿皆蕃人牽曳而上，復駕二牛助之，上下者再人牛數易。雪光晃耀，深澗俯臨，不能無恐，爲長句紀之云：『山中夜添雪數尺，天上寒雲帶愁積。肩輿破曉驚山靈，萬柏千杉森玉立。西來岡嶺皆不毛，惟聞石澗水怒號。到此乍覺林泉異，何來怪鳥鳴鴟鴞？山高徑仄苦難上，蕃兒羣曳不可仰。更駕雙牛汗喘登，人牛鳴雜行踉蹌。去年經過前山溝，牛行躍死猿猱愁。蕃兒言之淚交流，問我于役何時休？往來熟識殊春秋，相對忽忘人白頭。』是晚宿卧龍石。

又卷五〔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初六日，巴塘啓行，初上小山，路尚迤逶。十數里後，則登大山，人牛曳駕，屈曲崎嶇，下臨長河險甚。四十里至牛古，停輿茶憩片刻。山下河益深廣，卽今輿圖內之巴楚河，西流入

金沙江。《衛藏圖識》謂即金沙江者，非也。河干有小木舟一，皮船二，蕃人乘皮船順流而駛，作《皮船行》云：『皮船形製如方鞋，木口籐腹五尺裁。受人三四一短楫，竝舟繩貫行能偕。山高夾水湍流疾，頃刻已過峯千迴。峪岈大石偶擊撞，回旋輕輭無驚猜。溜筒雖奇尚險絕，此物穩迅誰所開。讀書蚤年想奇製，天使譴謫殊方來。殊情詭物飽經見，賦詩老矣慚非才。』

又卷六（五月）二十三日晴，覺拉告烏拉已齊，沿山西北行，遙望雪山凌霄插漢，口占一絕，云：『紫菊花開事遠游，黃梅子熟尚悠悠。蠻山亦自含愁重，笏立千峯盡白頭。』三十里過雨撒，蕃民數戶甚寥落。又三十餘里上大雪山，積雪甚厚，一望無際，滑險異常。人馬數蹶，《通志》云，昂喇山上下約八十里，進藏要道，冬春積雪。行者苦之，是矣。作《雪山行》曰：『夏至已過生一陰，雪山雪甚愁人心。崔巍高下渾莫辨，神搖目眩誰則禁。馬蹶數蹶骨欲折，十人九仆還呻吟。千年老鵰不敢過，狐兔放膽時追尋。日方卓午正騰耀，雪光不受相欺侵。白雪雖白黯無色，惟見缺處沓杳青天青，我聞丹達之山多雪窟，井嘗數丈無其深。昔人運餉此一墮，數年雪化軀亭亭。官卑未卹名亦沒，神廟赫奕猶垂今。感念貞魂一灑淚，崎嶇世路徒惺惺。吁嗟乎！勞人草草古所嘆，我歌一闋君其聽。』三十餘里下山，至昂地雪盡，水流漫溢，行者苦之。曲濟嘉木參留頭人於此供應烏拉，其倉儲巴谷喜隨至察木多矣。

清・李心衡《金川瑣記》卷二《皮船》　甘肅鄰近黃河之西寧一帶多渾脫，音駝。蓋取羊皮去骨肉製成，輕浮水面，騎渡亂流。李太僕開先塞上曲有『不用輕帆幷短棹，渾脫飛渡只須臾』之句，其巧便已可概見。然渾脫祇可渡一人，且下體不免沾濡。不若金川之皮船，工省用溥，其製尤巧。用極堅樹枝作骨，蒙以牛革，形圓如栝棬。一人持槳，中可坐四五人，順流而下，疾於奔馬，頃刻達百里。雖縣泉、峻灘，曾無觸礙。船中人咸相戒不得動，動即顛覆，百無一生。船不能行逆流，輒艤岸負之，而趨輕若戴釜。蠻俗不知剡木之製，大江往來賴此一物。秋冬憭盡潭清，犇流凝碧，時見皮船與波駛逸，正如一葉，隨風繆清泉。錫嘏嘗作句云：『隨波奔蕩傍斜陽，萬頃江中一葦杭。太乙蓮花應並試，杜陵春水正相當。圓如月鏡浮滄海，穩想禪杯渡法王。若把渾脫相比擬，不知誰更利中央。』最能曲肖。

清・周霽聯《西藏紀遊》西一　孫文靖公詩：『沙棠今改製，逐水竟成嬉。饗士庖丁解，熏毛巧匠爲。集寧煩五殺，紉必仗千絲。欹側帆休挂，飄搖纜不施。最宜鷗共載，雅稱鶴相隨。虛觸應無怒，輕劃亦漸移。鹿翁堪作主，俗有船主之稱。烏几偶教離。夜泛形同月，中流坐若尸。團焦浮上下，甕繭漾參差。光合星墟射，班猶汗血滋。駕惟三老並，左右二人撐，槳中坐一人。琮抵一壺貽。所願乘風便，何妨翦渡遲。蓮汀遙可采，茶竈重難支。望裏淩波靚，掀時累卵危。曬疑懸正鵠，土人懸屋角曬晾。棄欲弔沈鴟。舊夢依芳草，新勞在碧漪。擁皋當日忝，裹革壯心馳。威虎差堪擬，國語以獨木船爲威虎。蜻蛉每被嗤。趁須辭醉客，附舟以行，謂之趁船。繫或傍魚師。漫道沼緣險，還勝踢浪兒。』

又西三　予于壬子秋，自藏返轡，《渡藏江詩》：『牛皮穩載勝瓜皮，如練澄流鑑鬢絲。浪黨山名，下爲色拉寺。曉煙籠殿閣，和門殘月照旌旗。壯游一霎成陳迹，佛地重經復幾時。傳語諸蠻休送遠，簟簃好待凱旋師。』未幾復至西藏，始悟『佛地重經』一語竟成詩讖。

清・黃沛翹《西藏圖考》卷三《西藏程站考》　楊揆《皮船詩》：『刳木製爲舟，利用涉水可。大如艑與航，小或艇與舸。駕風蒲帆揚，沿流篾纜鎖。指迷師用篙，躡險工喚柁。今來藏江側，厲揭測誠叵。洪濤聿奔翻，巨石聳砅硪。番人誇蕩舟，舟小殊渺麼。外圓裁皮蒙，中虛載竹荷。淺類筥可盛，欹訝筐欲簸。著足當中央，俯身戒側左。形模嗤渾沌，軀殼僅蜾蠃。傍岸任孤行，邀人祇雙坐。俄驚層波掀，眞擬一壺妥。駭耳聲錚摐，眩眼勢嵬砢。附毛識命輕，存鞹嗟身瘥。相觸心毋褊，羣爭指休墮。微生慣江湖，到此良坎坷。倘從魚腹遊，甯殊馬革裹。曾聞慧海航，止泛蓮花朵。彼岸幸非遙，津梁勿慵惰。』按：達顏崇古爾渡在滾卓克宗城北三百八十里，察木多番人往西海者，由此用皮船渡。

又　楊揆《鐵索橋詩》：『山川阻洪流，深廣詎可越。兩崖兀相望，怪石起嵯崒。飛空架索橋，鎖紐危欲絕。曳踵窘不前，森然豎毛髮。宛宛虹舒腰，落落蛇脫骨。迴疑匹練鋪，窄抵長蝑拽。誰遣高梯橫，莫挽巨筏脫。翻風乍飛騫，緣雲更軵詭。手怯朽索捫，足苦縮板裂。

前行不得縱，後武甯許突。俯視逆流迸，疾較飛電掣。夭矯龍尾垂，凌亂鴈齒缺。驅罷既難憑，駕鵲苦乏術。拄杖心魂魂，褰裳趾兀兀。杠非冬月成，繩豈太古結。艱危信多端，絕險誰所設。行矣勿回顧，中道未容輟。側聽步虛聲，長吟踏搖闋。杜敢馬鄉題，馭比王尊叱。一墜無百年，登陸股猶慄。』

清・周霭聯《西藏紀遊》西二 羊之健者施以鞍轡。可馱宋麵二三斗。惟結隊羣行不擇路徑，往往墜厓而斃。征廓爾喀時，曾一用之，其羊驅至軍營，即充兵食。

馱羊出宗喀邊地北古堂，大逾食羊之半。其糞亦如牛矢，內甚粗。彼中以之馱鹽，每羊可運三十餘觔耳。

清・吳裘梅《理番廳志》卷六《志存》 梭磨直固山、雜谷陡柔腊角兩雪山，高四五十里，危石插天，飛鳥絕跡，橫空瘴霧，眩人心目。過者即蠻人亦必凌晨遄發，至日午則滿山風起，勁若排牆，利如刀劍，務袖掩口鼻俯身迅趨，否則風入鼻竅，閉氣立斃。自八月積雪至次年五六月尚未消盡，深一、二丈。番夫轉粟途間，終日掃除，風捲雪飛，須臾如故。加以氷霜凝結，望若琉璃，融成一片。土人先於未雪時沿途預插高竿，以防迷誤。臨行帶斧鑿氷，畧成梯級，人拄短梃彳亍而上，稍失足即陷入雪坑，爲飛雪埋覃，不見踪影。又有茶堡扣叟，諸山人跡不能到矣。其沃日之蕃蓬雪山、金川寺之商角雪山，俱與雜谷交界，高三十餘里，怪石橫空，四時積雪。過者足縮縮擇可立者，超越以行。又瓦寺之天赦山、納凹山高三十餘里，奔拉山高四十餘里，瘴氣熏人，積雪終年不消，盛夏披裘猶寒，氣沁入肌骨。夷山。

清・姚瑩《康輶紀行》卷一〔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五日，南行三十里，登山至高日寺，山頗峻，蕃人十數以絳曳輿，一如蜀中復加四牛更替曳之而上，《圖識》言，過大雪山二，深林密箐，矗如玉立，人跡罕逢，余所見略同，惟積雪半消，林樹茂密，作黝黑色耳。至山上岡，路寬平迴轉，松杉夾道，皆美材也。蕃人不知所用，惟作薪而已。下山十五里至卧龍石，宿旅店，即汛兵所設。漢人數家，餘皆蕃矣。

又卷五 又十餘里至普拉，有行館可棲，地亦沃衍，與南墩古樹同。沿途蠻塘舉號火以迎，若烽燧然。按《古西域記》云，塞外無驛郵，往往以烽代驛。玉門關外有五烽，苜蓿烽其一也。此其遺法歟？烏拉皆蕃民，供役剌麻無多。《圖識》云，剌麻供役以達賴剌麻所轄耳。

清・林儁《由藏歸程記》 由紫泥至洛隆宗，爲口外豐美之所。由洛隆宗行數里即入谷口，萬山夾峙，中隔一綫河流，翠嶺蒼崖，嵐光合沓。沿山曲折而行，地轉峰迴，別有天地，爲所過第一佳處。少憩，登別蚌山頭，松樹連雲，隨下馬坐樹根，心目一爽。抵嘉峪橋，過麻利山，至瓦合寨。由此上山，雖不甚險陡，而道路綿長，有乾海子一處，聞當年總鎮帶兵駐此，大雪連宵，官兵五百餘名盡行壓斃。是日至恩達塘，歷閻王墝，巨石臨崖，崚嶒逼仄，其無路處駕一偏橋，偶一失足，與鬼爲鄰，號曰閻王洵，不誣也。

音樂舞蹈

清・李心衡《金川瑣記》卷六《玉帶泉》 泉在綏靖屯屬之巴布里，飛流懸注，若玉帶。嘗得句云：『四圍雲樹添山翠，半壁風泉映草青。』丙午初夏，按行過此屯，練都司綽窩斯甲延至其家。集其民戶百數十人，爲跳鍋裝，極其恭謹。因犒以牛、酒，復將前句裁作對聯，鐫木牓賚之。

清・周霭聯《西藏紀遊》西一 跳鍋莊者，殆踏歌之遺意也。男女數人或數十人，攜手圍繞，頓足歌笑。每歌一句，則曲踴三四以爲節，無老幼皆能之。其首句云達賴喇嘛邛邛倚，詢之則云，邛邛小也，猶言小底也。達賴喇嘛爲小底所倚仗也。以下歌聲噂沓不可辨矣，大約以七字爲句。亦有彈琵琶，形似琵琶而小。傍立和歌者。往往自夜達旦，囉唕不絕。凡供使役者曰小底。

又 所彈如琵琶者，名『札木楊』，亦有銅鐵絃各二，配絲絃二，共四絃，有似今之胡琴。其聲低而哀，云即胡笳也。予曾見古畫蔡文姬胡笳十八拍圖，手中具正似此物。其踏歌亦有二種，一種多讚佛之曲，一種則男女相慰之詞。詢之譯者亦多有文義。

清・青玉山房居士《金川舊事》 跳歌裝。每嘉會日，里黨中男女各

易新衣合包巾帕之屬，罄所有雜佩其身，以爲華贍。男女紛沓，連臂踏歌，欣然以喜腔調，佶屈無一可解。然觀其手舞足蹈，長吟咏歎，又似有一定之節奏。暇日官署亦令跳歌賞酒肉，歡欣將事。

清・吴德煦《章谷屯志略》 夷俗每逢喜慶，輒跳歌妝，自七八人至一二百人，無分男女，附肩聯臂，繞逕而歌。所歌者數十百種，首尾有定局。其中所歌在人變換之巧拙，其語有頌揚者，有言日月星辰者，有論陰晴風雨者，有念稼穡之艱難者，有謂織紝之辛勤者，有肖鹿麋之儦俟者，有狀牛羊之濈濕者，有誚惰而稱勤者，有男女相愛悦者，有互相贈答者，有互相譏訕者，有叙離合憂思者，有懷野田草露者，悉以足之疾徐輕重爲節，嘔啞嘲哳，雖難爲聽，周折轉旋頗甚寓目，亦歌舞中之別派也。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三 〔光緒二十九年九月〕二十日，甲土司弟兄約看鍋莊，乃熬茶之處，其男女皆歷鍋莊，有四十八處，非尊客不跳舞也。甚有意思，男十數人，女十數人。男則頭戴似朝帽，無頂。身穿各色大領衣，亦有金花者。腳有各色靴，亦有紅襪白鞋似韡者。女則梳辮盤於內，後有金圓餅，皆珠寶所鑲。據云南山有女神，此神裝也。頭戴草帽，上安珠翠，身穿綠衣綵裙，腳下花鞋、靴均有。掛三二朝珠，皆珊瑚、松石等貴重之物。或云一身可值千金，不誣也。男女皆佩荷包，手巾，男則小刀火鐮之類，女則銀針盒等物，甚有銀匙者，殊可笑。彼此歌舞，男則大跳，女則微跳，其歌總以感戴天恩及欽使升官之詞，亦頌揚之意。惜乎不能知其所以然。席亦豐盛，因賞其男女哈達各一方，帶銀牌各一塊，皆圍於頭上，更饒嫵媚也。

又卷四 〔十一月〕初四日。早發南敦塘，過古樹山。一路或松柏，或青剛，滿山皆是。幷有草壩，可惜俱棄之。此山在頂上下行之許久，内有土兵迎接，必焚松枝，仍似古之烟墩之意。聞守備云，此土兵即土司管，每月三錢銀，無怪如此。見官伸舌，兩膊上下之以爲禮。原所以防三岩野番，今則以老弱充數而已。行四十里，在草壩中，古樹塘公館尖站，三委員亦在此候。忽來番男女五人，有持鼓者，似番僧念經物，長柄而小。有持鈴似鈴、似鈸非鈸者，大跳舞，口作頌詞。蓋以此爲生，討賞以去。或云沿前路似此者頗多。

又 〔十一月〕十二日。共行七十里強，安記八十里，鍾記六十里，非。

連日縴夫作蠻歌，有通其語者，非歌，乃念觀音經，以明保佑之意。晚時前歌者，今有胡琴，三女、二男、一小娃，歌而舞，亦有節奏。夜間山間亦有歌者，大小聲相續而起，蓋本地蠻曲。月下得此，且在邊地，另有別味也。

又卷五 〔光緒三十年四月二十七日〕巳刻楊桐岡約西院，叫來跳弦子文場，仍是前次三人。多一年青纏頭，其丫頭中降巴卓馬，自恭勤公在此，即來伺候過，跳舞爲第一，年已四十餘。其實三十上下。此不止爲第二，僅能與降巴卓馬對舞。四朗卓馬爲第三，年不過二十上下，似比此不止略有本領。後來一雲雲，後改名媚柳，爲劉巡捕所納。此地爲上等人物。係漢人，伊父本不令其出來，因聲望，找者甚多，故不得已也。早麵後，桐岡、作梅兩江古學桐岡江古學本地人，作梅江古學鑪廳人。王永福江古學鑪廳人，田德、計全兩丫頭本地人，均先叩見。前來讓醋，不容不喝。喝三口以當三盌，番禮也。晚飯後，少遲即回，賞跳弦者百元。此處柳林不過閑遊之地，如京内陶然亭、高廟之流，京内此爲荒唐之事，殊可笑。不知跳弦子乃取樂之道，其實亦並非均是歌妓，甚有子弟管斟酒者，未免笑人。大約所謂醋房子者，凡略知體，與人不往。女人生大瘡，謂大有金子，此地語，非蜀語也。

又卷六 〔五月〕十八日。巳刻，在署略用餛飩，乘騎至醋子嶺岡，約委員統領夷情糧台午飯。先說明，凡有江古學者不約，恐其鬧醋。至此，凡有江古學者未有不到，蓋怕日後說笑也。跳弦子科房一班人，生意一班人。科房以布帳圍之，有唱無舞。僅跳板子，然樂器全，笛子、洋琴、大小弦子、胡琴等，唱得好。生意中浪皆卓噶，詢之五十六歲矣。降巴卓馬，三十餘歲。二人皆伺候恭勤公過，特令其叩見，其餘此不止。四朗卓馬前已見過，歡喜丫頭。此與降巴卓馬舞得好。噶嗎聞羅通事要作江古學，人爭共七個。外邊男女老幼僧俗皆來看鬧熱，院内擠滿，房上、牆上皆有人，或云近廿年未有如此之勝。作小買賣皆來趕集，亦救苦人之一道也。飯時，令丫頭等斟酒，兩旁看得人無不嘖嘖稱羨，以爲座上客皆有恩於人，眞正無理之理也。各賞之，仍乘騎而回，換衣後到鶴孫處一談。最可怪者，廓爾喀噶必丹帶往兵丁跟隨，換漢衣冠來遞哈達。在巡捕帳房坐吃點心，復遞哈達，再三留其吃飯，不肯而去。因賞跳弦子丫頭等錢，開從來未有之奇。蓋聽余有此舉，故特意應酬，以見親近之意，以示意於闔藏。

又卷一一〔光緒三十二年正月〕初二日，噶勒丹池巴前在惠臣處託李海山面回，因打卦今年瘟疫過重，擬由今日起半月內禁止屠宰以禳解之。告以即照辦理。辰刻，謁文昌廟、武侯祠、昭忠祠、龍神祠，春祀回署。飯後，巳正赴布達拉山，爲番人元旦。跳鉞斧三次：頭次漫小孩持鉞斧，二次漫空手搶，筵後三次急又添出小孩。皆仰面一個壓一個，並舞時小手抓擾，頗有趣，賞之。日署午正二刻。申初，便衣同少韓、鶴孫、竹君步踏至化臣處。約晚飯，沿途見有跳繩，兩人扯一繩，東西相向，跳者亦東西向，隨跳隨走，未免可怕，跳不利則倒。此戲丫頭、小孩俱多。又有小孩攜手圍一圈，羣歌之，歌後數跳。有一大者梳巴珠，手持一皮條上安鈴，比跳弦子者略大，隨跳步抖之。在化臣樓上亦看之許久。據云非新手，無此戲也。乃別開生面，亦有趣，預備跳弦子。在樓下，晚入席，前面街上唱搭者歌之，後面弦者歌之。余謂的碻音尊，一笑。後步踏回署，戌正一刻。

又卷一二〔五月初五日〕早，【略】叫化子皆來要錢。有男僧掛蓮花祖師，女僧掛觀音，講說一切不過勸人行善之意。賞之，俗呼講聖訓。回時約惠臣、少韓、鶴孫、小瑾、海山、化臣在洋務局晚飯，衆江古學在內喫飯。飯後，因約廓爾喀噶必丹來，備羊支，令其自食之。帶人甚多，兼賀節。伊子並外甥皆小孩，賞其每荷包一對，香珠一串。先聽其洋戲，與京內留聲機器無異，惜曲文不懂。惟笛子改爲薄盤，內有一笑者，其笑非常可笑，先唱後笑，竟大聲哭至咳嗽。復拿來樂器，有一吹喇叭者在門限上竟未看見。洋琴指按鋼弦弦子一個，一似琵琶，把朝下，以馬尾拉之。兩小鐘兩鼓，一清一濁，一人手拍。手拍亦指按，想即古人撾鼓耶。濁者似崑曲懷鼓。唱者一人，有時衆人和之。其聲悲壯，大似長岔曲之調，惜不知其詞，然不易也。後洋燈影，似京內具體而微，所照即惠臣、德前送之照片也。看完進內，已亥初餘矣。

戲曲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六〔光緒三十年六月〕二十九日。早至洋務局略談，因第穆廟跳步扎，閣藏男女皆往觀之。地面須有官彈壓。恩惠臣攜江古學前往，約湘梅、少嵩、江古學同去。因之蓮芳必欲求去，詢之有好處否，據云如能看步扎，則死去可不怕鬼。然自己作鬼，不知所怕之鬼又何物也，眞不值一笑。飯後到後院一踏，聽饒鈸之聲不絕，復有槍聲，乃送鬼也。又有鼓聲，乃柳林中跳鍋莊、唱蠻戲者，係看步扎後到此閑消遣，不知又有何解。登樓俟下樓，晚飯後擬至南門外一遊。過少韓、鶴孫、湘梅、少嵩，由惠臣處擾其酒席而回。同鶴孫步至南門外，見對面柳林燒草堆，蓋一年買賣完，諸人來此賀之。遂有衆番人飲醉而還，竟有一人遠遠乘馬而來，左右大搖，其形太醜，不覺大笑之。復有步踏衆番人，且行且歌，舌已短矣，調已岔矣，實不能不大樂。回署鶴孫復過閑談。

又卷七〔九月十三日〕，【略】午飯後，惠臣過訪，於未刻乘馬赴惠臣署內，科房營兵唱影戲，譯字房廓爾喀房唱弦子，其樂器除洋琴，與內地一般。蠻弦子六軸六弦，二鼓子一，兩弦胡琴二，串鈴一。晚飯同湘梅、鶴孫、小瑾、少嵩、少韓、化臣、惠臣用飯後，少韓唱四川二簧『交印』、『刺字』二齣戲曲，文甚佳。

又卷一〇〔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初六日〕，【略】晚飯後，又至園，登看台一望，琉璃橋噶倫家唱蠻戲。外有喝搭之男女，從而和之，殊可笑。有戴五佛冠、穿女衣而來者，即是唱戲之喇嘛。又有穿花衣裳者，爲男人，即穿行頭而曰其住處，亦新奇也。後見小佛公夫人騎白馬而來，走急快，騎得頗好，即前噶倫邊覺多吉女兒。

又〔八月十四日〕午後噶爾丹池巴來會，詢及佛像，正中爲尊。全佛像以如來佛爲過去、未來，以宗喀佛黃教之祖，達賴班禪之師。爲現在，如陀羅經之千手千眼佛，乃如來佛出神所化，非觀音佛。傍晚至西院，蠻戲各喇嘛皆至，如內地鄉間所謂亮台。即在平地，地方須大。有帶鬼臉者五人，手持羽箭。用藍毡所作鼻眼口皆俱，且白鬚繞喙。上如蛾子形，中出一尖，作戟形。均金畫，後垂一錦披，套在頭上。身穿花布衣，腰繫若干繩，綴以黑牛毛，以便舞時打圓。皆紅袴，花番靴，謂之天上下來之神。又有二人，如帶葵花帽加大多絨，身穿花衣，下番靴，手持竹板各一張爲引。女角色者，女角五、六人，頭帶五佛冠，左右如半開摺扇用紅綠染

之，身穿花衣，番靴。每歌一人起頭，衆和之，後面有人打鼓鈸，隨之歌訖，則羣轉圓圈而舞之，舞訖又歌，不過如此。有時各人單轉，竟有暈倒者，爲衆番所笑。下面紅袴皆須牢綁，不然舞歌則無處不露矣。

又〔八月〕十五日，磨盤山委糧務，仍按去歲免當面拜節。家廟委余委員自在上房望祠堂五跪十五叩禮。將巳初，赴西院看蠻戲。乃喇嘛班，頗鬧熱，約噶布倫、佛公、纏頭官亦來。廓爾喀噶必丹、楊聚賢、丁乾三、諸生意人、德格王子、院上衆委員、糧務、統領，即令統領承辦，用羊肉席。倉竹巴幷各處家眷並不約而至者，約有三千餘人。所演似在唐贊普通中國之先，戲番名曲結洛桑。曲結賢王之意，洛桑即王名。凡正角皆手拿竹板一根，長三尺餘，其打扮則五色緞面五佛冠巴竹，且巴竹上有團紙花或古裝湊笑。女角有公公頭者。有一南海子，即藏地，有一北海子，大約達木左右。北海龍王以其地國王無道，遂搬至南海。北王找紅教喇嘛至西海咒此龍王，欲害其命。可巧一漁父，龍王遇之，贈一寶劍，將紅教喇嘛盡行誅滅。龍王遂贈其一寶，漁父不識，找其朋友夫婦亦不識。因有一坐靜高壽喇嘛見之，說此物不如換一綑仙繩，可以大富，漁父果換之。高壽喇嘛處適仙女下界沐浴，正施淨水，漁父將繩綑得一仙女，欲亂之。仙女不肯，令其進與南國王，稱曲結洛桑，曲結乃賢王，洛桑名也。遂作小王子妃。先宮內衆女，因小王子童身且貌美，以此仙女爲匹偶，衆皆妒恨欲害之。適有打卦喇嘛行賄賂，令在老王子前將小王子遣至北國出征，以便害此仙女。此喇嘛乃一丑角，打卦時偷羊肉，偷糌粑，且不會騎馬，作種種醜態，大爲可笑。始則打卦，以其國內平安，繼則必要小王子出兵，老王子信之，其夫人來說不行，仙女說亦不行。遂出征，帶一先鋒，亦係丑角，與其丫頭別，頗逗笑，小王子與仙女別頗慘然。小王子走半路復回，乃囑仙女要言後復走。宮內欲害仙女，仙女遂騰空而去。小王子征北國遇一放羊的，問其本國各事，不肯說，嚇之方說。遂招集彼處多人，內有半黑半白臉婦人，因愛小王子，留於營內，因將彼處情形說知小王子，因平其國，醜婦亦死，得勝班師，遂皆成仙。爲仙女之父帶領上天，係一綠馬首之神，不可解。且柳枝上挑一觀音像，朝正座，亦不可解。藏中以得勝且成仙爲吉羊戲。然節奏亦有意思，其離合悲歡亦與內地無差，人心所同，又何分爾我也。大家掛哈達賞錢，竟有在房上亦擲哈達，上綴藏錢，蓋此事本地以爲吉羊。衆人皆樂極，蓋今年因達賴未回，不敢整日演之。余則不論，向由初一日至初八日山上及各處唱過，此不得再唱。且倉竹巴將山上所存行頭皆借來，外邊亦未見過，皆嘖嘖稱羨也。

又卷一一〔光緒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早用飯，巳初二刻，布達拉山請看步扎，便衣戴帽著韡。乘轎往，在大殿東樓廊下設地座，頗得眙。先演兵隊放火槍，據云即是古時洋隊，頗鬬趣，婦孺皆笑之。於地下舖一假虎皮，上一洋布另畫一人，作帶腳鐐形在南，又一方褥在北，先有一大頭和尚，始叅見，繼對樓而坐，旁侍兩小孩作女妝。有二鬼，又有二枯髏鬼皆旁侍，其中有各山神或龍頭、虎頭、或牛頭、鹿頭十數位先跳，白鬼四人鬢邊有紙扇，面似女鬼，出時用白土灑人。衆皆笑之，亦跳之，遂有似降神服者廿餘人稱爲天神。打頭者，身有眞珠纓絡，此人甚勞。俟山神一齊復出，跳之最久。打頭者將各種法器，各鈴、杵、劍未皆向畫人施之，每念一斷，施一次法器，衆人並山神皆隨跳。北邊則有掌鼓號等喇嘛在內念經，鼓號急徐，跳者隨之。俟念完，獨有一小鹿頭，在畫人或左右前後跳之，有時或坐以劍指之，其狀甚樂。在正東燒一三腿油鍋，油皆著成火。打頭者用酒一盌潑之，火焰過房，將畫人入鍋焚化。復跳之，不審其究竟，遂回。

清・許光世、蔡晉成《西藏新志》卷中〔六月〕七日，唱蠻戲，係後藏娃充當此差，裝成男女，頭戴紙扇面兩個在耳上，手執竹弓一張，羣相跳舞，是即爲戲。其所唱者，大約唐公主時事爲多，各噶布倫家唱一天二天不等，大會親朋，日耗數百金不止。

又　十二月二十九日，木鹿寺有跳神逐鬼之戲，喇嘛裝各種神佛鬼怪，傍晚達大召寺，放銃吶喊，以驅逐邪鬼云。此間各寺院共會，男女皆盛服華節，羣聚歌飲，帶醉而歸，以度歲節。

娛樂

清・允禮《西藏誌・禮儀・宴會》歲時令節，郡王亦知宴客，或

在家或于各柳林中，正中鋪方褥數層，郡王自坐前設矮方卓一、二張，上擺麵果，長尺許，生熟牛羊肉、藏棗、藏杏、藏核桃、葡萄、氷糖、回回果、焦糖等類各一、二盤。其焦糖乃黑糖同酥油熬成者，長尺餘，寬三四寸，厚一指。牛羊肉或一腿，或一大方，隨時兩回鋪長坐褥前，亦挨設矮卓，擺列果食等類。各半郡王之半噶隆、牒巴、浪子沙、仲意等列兩行而坐，或兩人一席，或一人一席。隨從人等各就席後地坐，每人給果食一大盤。食則齊食，先飲油茶，次以土巴湯，再以奶茶。抓飯乃纏頭回民所作，有黃白色二種。用米作飯，水淘過，入沙糖、藏杏、藏棗、葡萄、牛羊肉餅等物，盤盛，手抓而食，繼飲蠻酒。遇大節會筵，乃選出色婦女十餘人，戴珠帽，穿彩服，行酒歌唱。近有能唱漢曲者。又有八、九、十二三歲小童十數名，穿五色錦衣，帶白布圈帽，腰勒錦條，足擊小鈴，手執鉞斧，前後相接。又設鼓十數面，其司鼓者裝束亦同。每進食一巡，相舞之，于前步趨進退，與鼓聲相合，揆其義倣古之佾舞歟？食畢，肉果等物俱各攜去不留。亦或設宴請漢官，凡此食物等品，自郡王下至小民皆同，惟行酒婦女、童舞、鼓吹，除郡王而外，他皆無也。總之，主人上坐，客至不起立，不迎送。若在主人之上者，始讓之。其酒罐上，必以酥油捏口上，以爲致敬。碗皆自懷，食已不洗，以舌舐之。民間宴筵，男女同居，坐亦同坐。彼此相敬，歌唱酧答竟日，始散時，男女團聚，攜手跌坐而歌之，至門外街中歌唱而散，富者每月二、三。

清・李心衡《金川瑣記》卷二 俗喜跳鍋裝。嘉會日，里黨中男女各衣新衣，合包巾帕之屬，罄家所有，雜佩其身，以爲華贍。男女紛沓，連臂踏歌，俱欣欣有喜色。腔調詰詘，無一可解。然觀其手舞足蹈，長吟永嘆，又似有一定節族，此亦任俠之亞歟？因思周官韎師及鞮鞻氏所掌，當亦爾爾暇日，嘗令彼歌跳，賞以酒肉，俱踴躍欣喜。

又卷三 夷俗奕棋有二種，一名板帶屑，二人對下，枰內二十四位，人各十二枚子，先盡者爲輸。一名孔屑，與漢人大馬趕將軍戲同，無象棋、圍棋諸戲。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五〔光緒三十年四月二十一日〕【略】午後上樓，下樓時至南門外一看。撿白石數塊，以備放花盆內。鶴孫、劉化臣爲計泉所約，對面柳林，原爲請江古學之舉。晚飯後至鶴孫屋內，找來跳弦子文場三人，一弦子，一胡琴，一二鼓子，後又加一笛，幷有一皮串鈴，其音靡靡。慢則甚雅，快則無謂。始則一有鬍子舞，可大笑。後有湯徭、喜樂髭、竹麻跳舞，均賞之。

又卷六〔五月〕初七日。早雨。夜大雨，有存水多處。午飯因達賴送羊肉點心，約鶴孫來吃羊肉，到程巡捕房看李振勳作詩，回房覺倦小睡。約鶴孫至對面柳林，在藏河邊閑坐。河水甚大，有浪，南到山腳下，山已有青色，加以白雲，頗堪適意。柳林中送來西瓜子，備小桌厚墊，遂賞之。復往東走，遇番人在柳林射鵠子。知余到，將舖墊設好，用毡條舖於腳下，甚知恭敬。令其射之，共四人，似皆有官差，均規矩。惟鵠棚不同內地，後有擋子，前有牛皮一方，畫一大光，又前懸一小鵠，不過飯盌大，有三層，懸之甚高。所用弓稍子甚短，前後手拉之不勻，不好使，薄頭，較大。箭桿如尋常鵰翎截白翎，均有如內地。其射法，將箭搭於弓內已奇，扣子在上，兩指在下，有一寸餘，往往脫扣，更奇。其腳步，身胯兩膀，全未得法，亂射一陣，殊爲可笑。因天氣不好，趕緊回署。晚飯時，雷電交作，已大雨，飯後復找鶴孫談。

又卷七〔九月〕初九日。午飯後上樓少坐。各位江古學由後院而來，旋下樓，卽叩見。所約之惠臣、湘梅、鶴孫、少韓、小瑾、少嵩、化臣等俱到。在內畧坐，遂至二堂。因營內兵丁欲進坐打戲幷琵琶小曲等，蓋措辭以洋人來洋人去，皆安靜故也，余謂之壓驚筵。諸人在外間，中隔以布圍，以便歌者坐立方便。江古學在東裏間，所唱二簧西皮乃四川調，實難聽，小曲尚有聽得出者，均蕩韵亦怯。四鐘餘，令江古學先吃，在內一桌，係牛羊肉排骨等，有菊花鍋子，不知如何下嚥。田德說魚翅萬不可備，恐諸位扎嗓子，萬不敢用，可謂謔而虐矣。吃後又叩謝，遂散。余約諸位亦在內大嚼菊花鍋子，竟如京內菜，亦老左預備，甚可吃。飯後復至二堂，又聽戲、聽曲，至亥正散。

又卷八〔光緒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化臣來回公事，收拾一隔，將洋酒、洋罐擺之，頗似洋行，可發一笑。今乃喇嘛送崇，燒草堆幷砲打牛頭山。昨夜間放極大砲，番邊前曾曰明，請昂班莫要驚恐。午後至洋務

局，均在座。詢其砲聲如何，據云三點鐘房子皆震動，余則不知，或年衰耳聾耶，抑眞醉生夢死耶，不值一笑。燒草堆比去年熱鬧，且馬隊到署東，搶進東門旋放，意在送崇之意，可謂愛人以德。晚飯後至外院一踏，聞明日係跑人跑馬，因時太早，曾經請示問去否，似不必受此清風。跑馬尚可觀，跑人則山南並曲水苦人多，竟有跑至人即倒下不了，蓋前幾名可以得賞故也。並貫跤渾身滿抹酥油，抱石，石上亦抹酥油，與內地不同。人戴羽帽，圍花裙，精着屁股，赤着腳，由前扎洋營處跑來，而至大招前。

又卷一〇（八月二十九日）午後化臣來，明日請半日假。拉魯小佛公約其喫飯，並內眷亦同往也。晚飯後到東轅門外看小兒聚集放風箏，大有意思。

傳說

清・允禮《西藏誌・寺廟》　色拉寺，召北十里，依山成勢，碉房層樓，參差高聳。圍牆如廊，內金殿三座，圓亭數處。達賴喇嘛歲至講經一次，寺有掌教呼圖克圖主之。喇嘛約四五千衆，內有鐵杵一枝，長不足二尺，一頭如三稜鋼，一頭如人頭狀者三，如韋馱所執降魔杵。云昔建寺時，自西天飛來者，人咸爭禮之。

又　桑鳶寺，在召東二日，內供關聖帝君。傳云，唐以前其方多鬼怪，爲害人民不安。帝君降聖除之，人始蕃息。土民建寺以奉之，稱尊號曰革塞結波。其寺喇嘛頗衆，達賴喇嘛歲至講經。其地有查洋宗山，山上名多機扎古寺，有洞，高二千餘丈，梯木而上，洞內石蓮花佛座前石几、石盒內，有白土可食，味如糌粑，次日復生。其洞須燃火而入。座後有一大海，云作惡之人，至此必失足墮海中。番人畏憚，而不敢忽，眞正洞天佛地，人心安得不怕？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一　丹達山，爲入藏第一峻險之山。瓦合山，土人云，此二處若施放鳥鎗礮石，則震動山神，立時雪深數丈，人馬皆不得出。曾有某武員經過瓦合山，不信其說，是夕遂斃雪中。又聞康熙間，有雲南某，經歷轉饟赴藏，路經丹達，積雪封山，從者飢疲，某戒勿掠食，同時畢命。雪消後，某抱持符檄，僵立如生，遂爲丹達山神。其廟在山之東麓，屋宇甚窄，中塑將軍像，貌殊俶詭。凡入藏者必泣牲禱之，方得安穩過山。否則雖盛夏驟遇大雪數日，不得過也。予入廟瞻禮者數次，用羊一，牽縛于神龕之前。祭畢，此羊又爲後來者所獻，不封宰也。

清・松筠《衛藏通志》卷六《寺廟》（大招寺）西藏第一番王傳七世至曲結松贊噶木布《唐書》作弄贊贊普。迎唐公主，又差頭人倫布噶爾迎巴勒布王鄂特巴爾郭恰之女拜木薩爲妾。唐公主帶來釋迦牟尼佛像，拜木薩帶來墨居多爾濟佛。白木薩欲修廟宇，藏王擇地興修，唐公主卜算藏地形勢乃妖女仰面之象，拉撒海子乃妖女心血，是爲海眼。須將海眼填塞，上修廟宇如蓮花形，將四圍風脈更正如八寶聯絡，乃得吉祥。藏王遂興工，將海子四面用石堆砌，海眼中忽起五色霞光，現出石塔三層，用石拋擊，然後用木接蓋，空隙處鎔銅淋滿，海眼始平。藏王又虔祝神佛，欲將邪氣鎮壓，在昌諸、銷囉、倫塔、堆陽四地方接連地脈之處，建寺一百八座。時有龍王現洋般式樣，用石堆砌，大昭始成。

又薩木秧寺俗稱桑鳶寺　拉撒東二日，山南薩木秧地方，藏王曲結松贊噶木布第五世曲結赤松特贊，欲修札瑪爾正桑廟，赴甲噶爾延請班第達擇地，興修未成。復令藏地能習經咒之人，赴甲噶爾請祖師白瑪薩木巴娃降收妖邪，仿照甲噶爾阿蘭達蘇哩廟宇式修造，三頂四面八方，以象星宿。後有噶瓦拜勒孜覺囉壘嘉木參等數千人，教化大行，修立十二處大寺，俱安設喇嘛道士誦經，相傳至今一千四十三年。又舊字內載拉撒東南噶勒丹寺相近，其樓閣經堂佛像與大小昭相似，內供關聖帝君像。傳云唐以前，其方多鬼怪爲害，人民不安。帝君顯聖除之，人始蕃息。土民奉祀，稱尊號曰革塞結波，達賴喇嘛歲至其地講經。

又察木珠寺俗名昌諸寺　藏王曲結松贊噶木布修立大昭之時，赴雅爾隴等處，見一小海子，內有妖蛇五首，欲將海水舀乾，上建廟宇。遣覺拉化爲鵬斬之，海水盡赤，水遂消。乃於其地修建廟宇，供奉桑堆佛十九尊。即陰陽佛也。其一尊乃不上自成之像，上建五塔以鎮之。又塑佛母伊

興科爾洛像、羅金褚旺像、蒼巴洞托爾足像，即拉穆吹忠護法。又修極樂寺、彌勒寺。相傳至今一百四十餘年。

又關帝廟 舊建在札什城之南，欽差駐藏工部尚書和琳重葺廟宇，撰碑文，其辭曰：『恭惟我國家撫有區夏，東至朝鮮，西窮大漠，南極于交趾，北抵于庫倫，暨海外西洋諸國，罔不輸職貢、奉正朔。幅幀之廣千古罕有。舉凡王師所向，靡不誠服，關聖帝君實默佑焉。唐古忒在勝朝爲烏斯藏，自聖祖仁皇帝時歸入版圖，駐兵札什城，舊建有帝君廟，靈應異常，僧俗無不敬禮。乾隆辛亥秋，廓爾喀部落惑於逆僧沙瑪爾巴遊說，潛師侵掠後藏，賊衆我寡，憑高固守。賊屯林中，每夜數驚，自相蹂躪，以爲大兵且至，懼而引去。皇帝赫斯震怒，命大學士忠銳嘉勇公福康安爲大將軍，超勇公海蘭察，四川總督惠齡爲參贊大臣，統領索倫、漢、土官兵，聲罪致討。副都統賽尚阿、巴圖魯成德，分率偏師，由聶拉木牽綴賊勢，琳同大學士毅籌畫軍儲，往來策應。大將軍等由濟嚨進烏道羊腸，賊人負嵎據險，我兵出奇奮勇，七戰七捷，直搗賊巢。廓酋舉國慴怖，哀懇乞降。我皇上如天之仁，不忍覆其巢穴，詔許歸誠。自進師至凱旋，凡三越月，固由聖主廟謨廣運，指示機先，大將軍運籌帷幄，靡堅不破，然究屬帝君威靈呵護之所致也。大將軍回藏，度地磨盤山，刱立神祠，以答靈貺。僉議札什城舊廟爲春秋禋祀之所，廢而不葺，良用缺然。爰是琳與制府惠齡捐資庀材，諏吉鳩工，命同知李經文董其役，卑者崇之，隘者拓之，有廡有堂，有嚴有翼，閱□月而竣事。神之憑依，於是乎在蓋國家聲教之所及，無非神威之所詘，自非眞氣盤礴，塞乎天地之間，輔翊景運，安能彌綸中外，靈威異彰若此乎？不敏職司邊寄，凡所以整飭戎行，挽回風俗，敢不怵惕惟厲，上報主知，於展謁之次，敬進官吏而勵之曰，帝君有云，心在人中，如日在天上，吾等益當激昂自奮矣。是爲記。』

又多爾濟札古寺 附近薩木秧寺，在札洋宗山之巔，寺內有洞，高二千餘丈，梯木而上，洞內石蓮花佛座，座前石几盒內，有白土可食，味如糌粑，次日復生。其洞須然火而入，座後有一大海，云作惡之人至此，必失足墮海中，番人畏憚而不敢忽焉。

清・徐瀛《旃林紀略》 康熙間，川陝制軍威信公岳鍾琪征勦逆番，達賴喇嘛不下山迎公，以大礮轟塌山上角樓。事竣奏明，歲給賠修銀一千兩。岳公住大招，班禪、達賴陪伺。班禪進糌粑一團，公不受，班禪擲入大殿柱中，當成石球，至今指撥之猶動，特不能取出耳。達賴復進糌粑，公置之鞘甬中，晚間取視，成一佛像，蓋彼時當有法力，今則名實不副矣。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七〔光緒三十年十一月十二日〕晚過鶴孫處談，渠聞李小臣說，目下班禪額爾德尼前世，因其母甚不安分，擬不轉世，人求之始允。謂來生如轉世，其母必係殘廢人，今世果啞子。其母因打柴來一狼，衆人皆避去，伊一人被狼周身嗅之，後又見枯樹生桃一枚摘食之，遂即孕。親晤小臣所談不同，因改之如此。又聞掣瓶後，始找一佛公嫁之，係世家子，又養二子。佛公不安分，遠廢之，投河死。或云爲番官亂棒打死。伊幼時，其母家極寒苦，至山打柴，將其放於石板上，待回時，看石上一腳已踏入六分深矣，至今石板猶存，供於廟內。小臣曾親見之，的確一隻小兒腳印深入石內。又聞此次洋人必欲照像，令照之，並不拒。待得時，左右之人皆有，惟其身一片糢糊，洋人無法也。

又卷九〔光緒三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吳小瑾送來黃緞所印眞陀羅經四方。渠與鶴孫親往色拉寺一看，緣此經由印度加卡飛來，至上色拉寺，因着火，將原板飛入下色拉寺，磕爲兩半。其倒正，中間有一小雀，頭形朝上即爲正。是以印時皆有中間中縫一道，後有翻板反無此，不足貴也。此板飛來已七百餘年，非駐藏大臣印之，衆人借之相隨，未必能得其眞也。色拉寺並有千手觀音石佛，係由土中請出。有一手爲牧羊小兒所傷，亦一掌故。聞磨盤山關聖像亦係自來者。經之飛來，小地名叫多吉店。後又在上色拉寺遇火，又飛入下色拉寺。加卡即係佛祖所生之地。陀羅經另有神，已令番畫匠畫之，即是千手千眼觀音像，並有別位佛像。後聞噶勒丹池巴云，係如來佛化身。

清・許光世、蔡晉成《西藏新志》卷中 西歷七百四十七年，巴特瑪徽巴斡者被聘至西藏，此人住克什米爾之境，爲印度之有名學者。於是巴師以其卓越天稟之能力，熱心布教，親自周行全國。其奇蹟甚多，畧記如左：

巴師之周行全國也，名爲征服幽鬼。一日有鬼頑相抵，欲壓氏於山

峽，師飛騰得免。又有鬼自雪中擲兵器如雨，自稱降魔杵，氏融解積雪爲水，鬼隨投水中，師因令水沸騰，鬼骨肉糜爛，又投降魔杵，刺幽鬼之目，鬼始出水，僅存生命。又一日，有妖物大爲師苦，化白色犛牛來觸，師飄然登天，犛牛忽結其鼻頸與腳而不動，頓變纏白絹之美少年，再三申告，始留其生命。

巴師遍巡國中，歷演奇蹟，顯大自在力，其周圍驟集無數弟子請訓。巴師以排斥幽鬼，派專事剿滅未免過激，故用術令其感化，使彼啣恩於我，皈依佛教。其在西藏僅二年，整理喇嘛僧之秩序，建僧院於拉薩東南三十里，今日猶有存者，國內建築物此爲最舊。自政府以下，特別保管，堂內佛像及神用器具悉黃金鑄成，藏中幾視此寺院爲一種之銀行。

巴師有弟子二十五人，教法之下更教授各種事物，常竭力扶持國王，創設多數寺院。至此功成名遂，更向他國而去。其送別時遠近來者數萬人。環繞師之周圍。忽虹霓光起，遍照十方，自極樂空中飛車來迎，師徐乘而去，群衆放聲而泣。由是喇嘛教基礎強固，學生負笈而遊學西藏者日衆。至印度書悉爲翻譯，梵語及西藏語出版字典亦復不少。

又〔桑鳶寺〕在召東，相距約二日程，供關帝聖君。相傳唐以前，此處附近多鬼怪，爲害人間，帝降聖除之，民始安堵，故土民建寺祀之，稱尊號曰革塞結波。寺中喇嘛頗衆，達賴每年至此處講經。此地有查洋宗山，山上多石。機札古寺中有洞，高二千餘丈有石梯，可緣以升，洞內石蓮華佛座前之石几石盒內，有白土可食，味如糌粑，次日復生。洞內須點火而入，座後有一大海，惡人至此，必失足墮入海中云。

又　多爾吉拔姆宮在雅木魯克湖中。由拉薩西行約十五日程。湖中有山，山上有寺，極壯麗。寺內有女呼圖克圖多爾吉拔姆一人監督之。其人即北斗精之化生云。昔蒙古牒巴三節入藏也，第一世之僧院長曾現不可思議之妙力而防其掠奪。蒙古兵既入寺門，見防禦者不過數頭牝豚，欲驅逐之，大肆掠奪。其時蠢爾之豚，忽變爲莊嚴之僧侶。蒙人睹此，大慚而去。藏地卒以保全。現在之貴女，不能橫卧就眠，第日憑椅子而卧，夜則有沈思默考之狀態。其至拉薩時，人民以最敬禮迎之，藏人呼猪爲拔，故有多爾吉拔姆宮之名。

清・常明《四川通志》卷一九六《西域》《新唐書》載：西蕃產金、銀、銅、錫、犛牛、名馬、天鼠，獨峯駝日馳千里。《譯史》載異產：一草上飛，形如犬，色如玳瑁，性馴，獅象見之皆伏，乃獸之王，在狻猊之上；一黑驢日行千里，善鬬虎；一羶羊重數百觔；一骨蕩犀色淡碧，扣之聲清似玉，有香，能消諸毒；一金剛鑽如紫石，刀火不能毀，以羚羊角擊之即碎；一銅佛烏斯藏所鑄，愈小愈貴。今異產不常有，而銅佛爲世所珍。有糌粑佛，其地彌加珍重，云奉之能除一切苦厄。又有子母藥，大裁可綠豆，以哈達潔裹之，經時，小粒漸增，有子母相生之義。傳達賴喇嘛默持佛咒，以糌粑搓成，故以奇異著。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五〔光緒三十年正月二十九日，〕楊桐崗送來奶桃二箇，其形大茶瓶光景，皮似雪苓，內作白色，出哲猛雄，性最熱。據云活佛下生即食此物，味如人乳，故以奶桃呼之。然日子多則乾，不能吃，惟以擦鬚，可令其亮，似可不必也。

又卷一二〔光緒三十二年六月十五日，〕**【略】**晚飯後，六鐘一刻十三分月食初虧，左偏下，八鐘一刻三分食甚，九鐘三刻八分復圓，右偏上。三次行禮，末一次挂手巾佩帶。上手版，山上送酥茶道喜，賞之。漢番各官道喜，穆隆寺八喇嘛念經賞之，照章也。閣藏救護，小兒敲鑼鼓聲喊，大者放槍驅逐，豬犬亂跑亂叫，謂天可聽其聲。不意鶴之後，又有聲聞於天者。由初虧至食甚，聲頓止，不知復圓也，大可笑。夜有雲。番家相傳，有一大獸在崑崙山吐毒氣，其臭萬分，是以日月到彼不得過，爲其所污，以致光不顯。此與天狗所食何異，殊可笑。

又卷一五〔光緒三十三年九月〕十五日，第七十六站，卯刻發名山縣。**【略】**行四十里百丈宿站，山格同住，仍是去時店房。主人黃姓，七十七歲，甚結實。養花木極多，已不如去時茂盛，房屋亦破。巡防右軍都司馬致和來見，雲南人，亦知恭勤公兄。外委劉光榮敏見，李效堂趕至此相送，未免不安。縣中公務甚多，力勸其回。談正仙茶乃漢朝仙人所種，已二千餘年。正樹一株，旁蔭數株，每株不過數十葉。進貢三百餘葉，一葉爲泡茶一次，其貴如此。園以石牆，平日不開，惟本縣祭後開門採茶一次。牆外蒙山茶甚多，均非正仙。攷據惟此茶葉上細筋對出，別樹不能也。旁有仙井，用石板蓋之，開則本縣必有凶事。并有廟宇，住兩三僧。

時聞牆內有虎嘯，係石洞居之。採茶後不聞聲矣。俗傳揚子江心水，蒙山頂上茶，即此。

清・允禮《西藏誌・事蹟》 相傳云，昔唐三藏取經，曾履此地，今大召之前廊，尚繪有師徒四衆之像。云豬八戒招親之高老莊，亦即今之采里，其眞其誕，俗傳如斯。

清・李心衡《金川瑣記》卷二 章谷之墨爾多山，高插霄漢，相傳釋迦佛成道處。上多喇嘛寺，常出異僧。土人每歲春秋，不憚千里，必往參謁，俗稱朝山。山巔一峰名玉筍峰，天日晴朗輒有雲氣迷濛，不甚明了。惟天陰時瞭然在望，此其靈異，非意想可測。

又卷五 夷人紅教喇嘛有妖術，往往能興雲致霧。聞茹寨昔年有一喇嘛，居高山荒寺中，足跡不出戶，人未嘗見其飲食，疑其得道者。忽一日，奮身碉巔，輕若飛鳥，見者謂爲神仙沖舉，莫不合掌膜拜。正驚羨間，巨雷一聲，喇嘛顚越，視之已被殛死。時靑天無片雲也。

清・松筠《衛藏通志》卷六《寺廟》布噸蚌寺俗名別蚌寺 拉撒西二十里，前臨大道，後依山巖，宗喀巴之弟子札木陽曲結札什巴爾丹在聶烏地方居住之時，夢神人語此地宜修寺院，賜予五千徒衆，並現出無量水泉數處。覺而告其師宗喀巴，乃令修寺。其時，即有聶烏富民那木喀桑布出資布施，修建廟宇。

清・陳克繩《西域遺聞・佛氏》 桑鳶寺在拉撒南二百里，內有武安像，稱爲革塞結波。傳云唐以前鬼怪爲害，武安降靈除之，故供奉焉。寺爲達賴出游講經所，其傍爲渣洋宗山，上建多機札古寺，外有山洞，高二千丈，以木結梯而上，甚險。洞內刻石作佛坐蓮花座，前列石几盒，盒中白土可食，味如糌粑，食盡次日復滿。禮拜者燃火而入，後有大水。云惡人至此即自墜，番人甚畏敬之。

又 大詔寺有翠柏一枝，葉細如髮，撚之香氣馥郁，云前輩達賴落胎髮處。

又 詔地，傳云釋迦牟尼降生之國也。釋迦年十二而成佛，故番人呼其地爲拉撒。拉撒，漢言佛地也。又云此即普陀山觀音於此參禪。

清・盛繩祖《衛藏識畧》 布達拉寺西殿中，黃酥油上有手足印，相傳爲黃教喇嘛之祖宗卡巴遺蹟，日久不滅。其供佛以大銅缸貯酥油然燈。所藏有古軍器，其劍長五六尺，鳥鎗有八九尺至長一丈者，形與今之九子礮同，大弓、長箭殊爲異觀。

清・姚瑩《康輶紀行》 謝都閫言，廓爾喀有九塔，相傳自天竺飛來。西域花卉不多，亦不常有，惟此九塔上諸花咸備，中國名花西域所無者皆有之。每十二年，達賴剌麻遣人往修塔一次。近有一塔金頂忽飛去，不知所之，蕃人以爲神奇。余謂塔者，佛之表識，觀其來去可以卜地之興衰。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四〔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十四日〕此處有新修喇嘛廟，名章巴寺。因往一看，係黃教，供石佛，據云生成。其實亦有彫琢痕，故神其說也。

又卷七〔光緒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色拉寺來驗降魔杵。其形作三面，人有膀臂，皆托一杵。面兒如塑金剛形，係銅打，下按三稜鐵鑽。據云係印度飛來，又云五輩達賴佛所用。相傳經昂班一驗，邪魔均去矣。

又卷十〔光緒三十一年十月十四日〕午後至園，地下反出水如犯潮狀，眞怪事。然天時已冷，夜間必結氷，白日化。此處地有層土，下均石子。或傳本係一片海子，經某佛法力所塡。獨拉魯佛公住處未經塡滿，至今水更淺於別處。然耶？否耶？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一 藏地有一橋，曰尉遲橋。相傳唐時公主下嫁吐蕃，尉遲敬德送至此地而返，不知何據。

清・吳鼒梅《理番廳志》卷六《志存》 道光庚子年冬月二十夜，被火燒燬民房鋪戶六十餘家，其火東至府署頭門止，北至城隍廟、戲樓止，大殿悉成灰燼，惟留兩廊。而城隍廟戲樓迭遭水火均能無恙，僉云有呵護之者。

清・陳克繩《西域遺聞・佛氏》 布達拉寺頂鴟吻流水與血則主兵革。準噶爾之變，吻流血旬日，朱爾墨特之變，吻流水數日，藏人以此占吉凶。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三〔光緒二十九年九月〕二十二日。晚間，土司兄弟攜其幼子而來。談及四圍之山，各有山神。南山爲女神，上有海子，寬廣廿里，有海馬、犀牛等物。樵採者每遇之，即驚入水內，人亦不敢妄自傷之，其來久矣。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一　予于《竹兜中微吟》云：『丹達神，姓名爵里俱就湮，祀典不詳史不載，何年廟食垂千春。』及見孫文靖公詩，遂不復續成。文靖謁丹達山神祠詩：『丹達山頭神鴉飛，陰風颯颯飄靈旗。竭來暑路滿霜雪，森然毛髮將何依。中有叢祠傍山麓，神兮居歆蔭嘉穀。磨刀霍霍刲黃羊，番童擊鼓番婦哭。問神姓氏地苦偏，銘碣無處尋荒阡。依稀轉饟來六詔，其事傳自康熙年。雪花如掌沒馬耳，戍壘漫漫角音死。軍符火急敢少休，面裂足皸手墮指。役夫餒欲搜鷄豚，蠻碉況有楷柮溫。將軍令下如山岳，肯許喧豗到里門。蕪菁已罄乾椹置，掘野難逢旅禾瑞。徒御淹淹似死灰，將軍凜凜猶生氣。層岡積縞愁雲低，白日匿影山鬼悽。人聲噤瘁馬聲絕，此是將軍致命時。將軍雖亡骨如鐵，魂繞千峯萬峯雪。浮埃不上溫序鬚，握爪還擎蘇武節。相傳雪融時，神的手抱饟，僵立不僕，土人異之遂建祠。至今廟貌接雲霄，我來三度澆村醪。綽楔照耀爵里闕，時予捐廉，增宇豎碑。擬向巫陽賦大招。』

清・松筠《鎮撫事宜・秋閱吟》　阿木嶺札布桑堆至此六十里，屬後藏。海子無波浪，海子名金莫錯。魚兒自坦夷。此水無城，產大魚。晶光照佛地，手印傳慈悲。相傳虔禮者於日出前登山觀之，得見水影有似佛手者。俗尚不應鄙，情推可易治。山川隨在祀，風雪未嘗危。

又《秋閱吟・春堆》　朗噶孜至此百二十里。納錦崗桑麓，濟科嘉布山。相傳通衢護，咸禱菩薩蠻。納錦、濟科皆雪山，唐古忒咸稱菩薩護法，能怙恃行人，故過往皆禮之。秋暖山猶翠，時和花尚鮮。我行經兩度，遜此樂丰年。乙卯夏過此時行耕作，未若今秋目覩稞麥丰稔。

又《西招紀行詩》　通拉果荒涼，峭壁摻天長。通拉山名，自定日西行十餘里入山，風大異常，寥無民居，怪石陡壁，偏坡流沙，長約百餘里。遙觀摩頂台，遺跡門寶床。相傳昔達摩與彌勒曾在此山絕頂處門法云。迤西噶拉木境，內有塔廟名帕甲嶺廟，側有石洞當頂一隙透亮，內有達摩坐像，是即面壁處。迤暮至巴都，地名巴都爾。始見小蠻莊。自定日曉發，行百九十里，至巴都爾地方，始有民居。

清・文幹《壬午赴藏紀程詩・〔道光二年九月〕十一日那爾湯寺詠物四首・水晶拄杖》　寺中堪布喇嘛年七十七矣，爲余言，不記時代，有僧自甲噶爾國來，位錫寺中，久之示寂，了無形質，此杖留鎮經堂，殆數百年物也，杖長三尺有奇，作竹形，凡四十四節。　飛錫自曩代，遺蹟鎮荒陲。摩挲水晶杖，比竝邛竹枝。神靈爲呵護，光怪長陸離。炯若黎然閣，幻殊龍化陂。此物猶及見，彼釋何所之。願言佛力大，陰相得扶持。

《羅漢革鞾》　甲噶爾僧住持寺中時，有十八釋子來此瞻禮，或詫其異，倏已不見，革鞾尚存，當是十八羅漢所遺也。札什倫布取數只去，以造寶塔。箸鞾不見覓，得道有功夫。繄昔阿羅漢，來參佛座隅。偶因肉眼詫，脫屣入虛無。已超離欲界，那用踏塵區。糾糾五兩葛，翩翩一雙鳧。誰知敝且棄，珍重造浮圖。

《古銅磬》　銅磬形制如鉢，云是釋迦佛物，不可得而詳也，捶摩磬口，右旋音濁，左旋音清，抑異矣。　何時鑄此磬，制古光黝然。非倨亦非句，中空而外圓。持爲世尊鉢，參以法華蓮。無心不用擊，微莛循其邊。音清逐左發，響濁隨右旋。陰陽實造物，此理吾能傳。

《古玉搔》　玉搔背一俱，首以玉作佛手形，其白如脂，手中拈花，花紺色，柄以象牙爲之，亦云是釋迦物。　佛豈有養處，而侍此物搔。似憫世間人，爬疏散郁陶。玉鍐五指俱，牙制長柄操。拈花寂無言，存澤凝如膏。佛手孰弗拯，佛心一何勞。末技輒自薦，區區笑爾曹。

清・吳鼒梅《理番廳志》卷六《志存》　玉壘浮雲　即玉壘山有雲，常浮其上，流動可挹。杜子美詩『玉壘浮雲變古今』，是也。

洞口瀑泉　在州治玉壘山下，其泉有龍，故名。

鳳坪烟雨　在河西即鳳坪里，其山有雲烟上蒸，頃刻即雨。

龍山晚照　山與廳治對山頂，到晚日光返射，爛縵可觀。

玉峯曉鐘　即玉峯觀，觀有鐘，僧扣之，州人知其興作。

西岷聖燈　即西岷寺，俗傳遇晚有七燈自龍山保子關飛入寺，光明滿殿，如佛燈燃。住持僧候燈來閉門，以杖迎之，墜地，視乃紅杏葉也，燈遂絕。

雁門晴雪　即雁門堡前山，其山層巒疊岫，高插雲表，峰有積雪，經暑不化。

六月寒氷　在河西新橋溝中，六月有氷不消，病者食之即愈。以上古威州八景見《威茂志》。

獅頭夜月　獅頭山在縣北，四時夜霽，明照若洗。

熊耳秋風　山形如熊耳，秋風戛然而來，殊奕奕有爽思。

隴山古雪　山名望隴，四時積雪不消，人謂之太古雪。

沱水春流　水至威州保子關悠然東逝，入春如綠膩然。

石門遺響　在廳北五里，陡崖如削，有白石方數十，如門戶形，時聞啓閉之聲。

筆架獻奇　山形如筆架，屹立治前。

箭山晚照　即唐時箭上守捉城，地多草木，居民入夜燒之，如晚霞遠映。

夷關暮笳　鎮夷關北通雜谷，其風氣大與中國殊。入暮羌人吹笳，殊淒涼也。

清・姚瑩《康輶紀行》卷六　蕃人相傳，察木多之大呼圖克圖爲明建文帝轉世，雖無稽，足見當時天下憐建文，異域亦久而不忘也。感成一絕云：『異代興亡殘骨肉，千年遺憾託浮雲。長陵抔土空神武，西域人猶愛建文。』

清・黃沛翹《西藏圖考》卷三《西藏程站考》　楊揆邊壩詩：『山路繚而曲，斷澗流漸澌。隔煙聞暮鐘，襆被投闍黎。小步縱遠目，四垂天幕低。拏雲擊蒼鶻，竄穴驚妖貍。番人爲我言，此地傍海涯。往往見怪物，噴濤鬬鯨鯢。森然鋸牙齒，馬首而牛蹄。白光瑩如炬，戴角雙觺觺。出沒致風雨，鼓浪山與齊。所言信非妄，毋乃是水犀。稽古辨其族，本出西南夷。誰能刺堅革，長劍空手提。』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一　丹達山番名沙工拉，其神像亦作番僧冠服。云梵經本有是神，解餉漢官另是一神云。然關帝像喇嘛，亦有範銅及畫像。另立一梵語名號，亦附合也。【略】予于乾隆五十七年九月過此，輿馬俱難乘騎。步行數武，足僵如胐。因用牛皮裹髀，坐于雪上，令數人推挽而下，其雪黏如餳膏，著指不脫，指即瘽赤，予試之果然。倘一附火，骨節即便脫落。兵丁、運夫多有墮落手足指者。聞山頂有一物，似犬而大，每至雪夜，遇有郵報過山，必爲導引，不使迷路，予未之見也。

又西三　多爾吉拔媽宮，在羊卓白地海中山上。寺極宏麗，乃女胡圖克圖多爾吉拔媽居之。相傳爲北斗之精所化。昔碟巴三節亂藏時，化豬遁去。藏地呼豬曰拔，故名。

清・吳鼒梅《理番廳志》卷六《志存》　文山砦禹廟有神像，番僧也，波羅國人氏，明崇禎時雲游至此，住居數載，持心修行，創建廟宇，感招神天。忽得異魚，將以供佛，夜夢神告曰，食之可得長生。僧因烹食，不數日脫體去。

又　乾溪山王廟建自前明，國朝雍正，癸卯科孝廉申元，任淮安府桃源縣知縣，解組歸，一木逆流，隨舟兩日，夜夢木作人言：我乃爾原籍乾溪山神也，元同載歸刻而奉之，即今神像。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八　〔光緒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午後，由東院轉後院看昨日所挖之地，今日已出水。傳聞此地本係海子，邊外呼有水之地統謂之海子。經某輩達賴用法術填之，小佛公住處水更淺，因漏此處，乃活佛某弟子補填之，至今未能如各處土厚，不知然否。渠房後即一片蘆草，時有水牛出來混入常牛之內，然見人急入水內。

又卷一〇　〔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初七日〕轉洋務局，惠臣等俱到。曾聞王永福云：大招來一蛇，肚子甚大。此處原無此物，番子謂給如來送酥油的。問其何以見得，據云：前數年，曾得一大魚，放之又來，又得之。亦係大肚，剖之內有酥油。是以蛇之來，故知之，不值一笑。

又卷一一　〔光緒三十二年二月初四日〕鶴孫來略談，化臣來送橘子、番點心。媚柳幷送娥珠一小盒，談起街上大圍桿，未起大風前竟至倒下，摔爲三截，且砸過路五人。或云三人。皆因躲不及，幸不甚重，均腿腳上。傳云此物關繫達賴，主不祥之兆，未審如何。

清・汪元綱《岷州志》卷一六　〔國朝〕馮仙人，未詳何時人，棲眞於城南三百里石門西山後，白日尸解，遺軀藏於崖中。每歲鄉人作新柩易之，否則是年人必患疫，且致旱潦，其崖即名仙人崖。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二　打箭爐，土人云，昔武侯征孟獲時，令麾下將郭達于沙哇納安鑪造箭，故名。今山上尚有鑪韛故址，城中有郭將軍廟，甚著靈異。予曾瞻謁焉。打箭爐又名魚通，按：番人謂盌曰魚

通，其地四面皆山，形如仰盂。魚通之名殆以此歟？然打箭爐之名，究不知何據。

清・常明《四川通志》卷一九六《西域》　西藏燈具狀如弓鞋，俗傳爲唐公主履。其炊爨具狀如幞頭，亦傳爲唐尉遲敬德冠，番人仿而製之。

又卷一九七《雜類・紀聞》　蜀王之先名蠶叢，後代名曰柏濩，後者名魚鳧。此三代各數百歲，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頗隨王化去。魚鳧田於湔山得仙，今廟祀之於湔。時蜀民稀少，後有一男子名曰杜宇，出天墮山，朱提有一女子名利，從江源井中出，爲杜宇妻。乃自立爲蜀王，號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復出。

又　禹本汶山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其地名刳兒坪《蜀本紀》。

廣柔縣有石紐鄉，禹所生也。今夷人共營之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罪逃野，捕之者不逼，能藏三年不爲人得，則其原之，言大禹之神所祐之也。《水經注》。

周顯王時，秦惠（文）王謀伐蜀。乃作石牛五頭，朝瀉金其後，曰『牛便金』，有養卒百人。蜀人悅之，使使請石牛。惠王許之，乃遣五丁遺石牛入蜀。至靜王五年，秦大夫張儀、司馬錯等從石牛道伐蜀，滅之。《郡國志》。

蜀之先稱王者，有蠶叢、柏濩、魚鳧、開明。是時，人萌椎髻、左衽，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已上至蠶叢，積三萬四千歲。

清・吳棫梅《理番廳志》卷六《志存》　道光戊子年，乾溪下塲外山崩，其土撲及河之對岸，河灘填爲平地，灰塵蔽天，白晝如夜，塲內人家中積灰數寸，河水壅塞成深沱者數月。夜間有音樂之聲，說者謂旱蛟騰起，故有此異。

清・姚瑩《康輶紀行》卷二（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申刻晴日頗佳，西刻大風雨雪雹約二寸許，蕃人謂之雪彈子。聞打箭鑪山上有海子，逢旱禱焉，則雨中有神物，臨之者不可語，語則飛雹立至。又巴塘外數站，地名力黍，過者亦然。見《四川通志》：丁成之別駕言，松潘有海子，不甚大，中有二蝦蟇爲怪，時吐冰雹害禾稼，土人候之。見海子有雲起即鳴，官自城上然大礮轟之，或延蕃僧咒之，則雹不作。道光十一年，某同知不信其事，巨雹屢害禾稼。歲大歉，民怨之，羣毀其署。土人云，二蝦蟇大如車輪，每盛夏烈日中，登岸曬其腹，皆赤色。人不敢近。余按書傳載，蜥蜴蛇虺之類，皆能吐雹，蓋純陰之極，物理有然，不足爲異也。界外深山大澤中，木魈水怪固宜爾矣。

清・松筠《衛藏通志》卷三《山川》　又雲南邊境有檳榔江者，其源發自阿里斯之東，阿里斯，即今之阿哩，自後藏札什倫布西行十日，乃阿哩地方交界，由三桑至岡得寨，入阿哩噶爾渡地方，西北乃納達克曾長得鍾那木札爾地土。達木珠喀巴普山，譯言馬口也。有泉流出，爲雅木藏布江，從南折東流，經藏危地，過日噶共遙爾城旁，合噶爾諾木倫江，又南流，經工部地，入雲南古勇州，爲檳榔江，出鐵壁關入緬國。而岡底斯之南，有山名朗卜切喀巴普，譯言象口也。有泉流出，入瑪巴木達賴諾爾，又流入朗喀諾爾，兩湖之水西流，至桑納池。岡底斯之北，有山名僧格喀巴普，譯言獅子口也。有泉流出，西亦至桑納池，二水合而南行，又折東行，至那克拉蘇木多地，與岡底斯西瑪卜加喀巴普山之水會。瑪卜加喀巴普者，譯言孔雀口也。其水南行，至那克拉蘇木多地，會東行之水，東南流，至額納特克國，爲岡噶木倫江，即佛書所謂恆河。《佛國記》載，魏法顯順恆河入南海，至山東之渤海入口，應即此水矣。梵書言四大水出於阿耨達山，下有阿耨達池，以今考之，即岡底斯是也。唐古忒稱岡底斯者，猶言衆山水之根，與釋典之言相合。岡底斯之南，有二湖接連，相傳爲西王母瑤池，意即阿耨達池也。又梵書言，普陀山有三：一在額訥特克之正南海中，山上有石天宮，觀自在菩薩遊舍，是乃眞普陀；一在浙江之定海縣海中，謂善才第二十八參觀音菩薩說法處；一在圖伯特，今番名布達拉山，亦爲觀音化現之處。釋氏之書，本自西域，故於彼地山川，頗可引爲據也。

清・曹樹翹《烏斯藏考》　藏中炊具形如幞頭，傳爲尉遲冠。

清・有泰《有泰駐藏日記》卷一〇（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早即紛紛送年禮。【略】王永福拿來本地燒土罐、土瓶等十件，皆按古樣，據云，唐文成公主在此所留樣範，未知然否。索價六文，如可帶到內地，亦可見古陶器之一斑。

西藏其他民族部

珞瑜

清・馬揭、盛繩祖《衛藏圖識》卷下《圖考》 珞瑜野人國，在藏地之南數千里。其人名老卡止，荒野蠢頑，不知佛教。嘴剖數缺，塗以五色，性喜食鹽，不耕不織，穴處巢居。冬衣獸皮，夏衣木葉，獵牲並捕諸毒蟲以食。

清・允禮《西藏誌・疆圉》 西藏南至珞瑜茹巴之怒江爲界，由拉撒東南行一日過鍋噶拉大山，至宋布堡，過米噶拉山、札拉山、至押噶交藏江，至怒江，皆有隘設防。按其地疆址廣濶無垠，不能悉載。而怒江之水，不知其源，江寬數里，兩岸壁削，中流急湍，人莫能渡。其北一帶，亦名工布，綿亘頗廣。南即珞瑜，中隔一江，珞瑜乃野人，名老卡止，嘴割數缺，塗以五色，性喜鹽。其地產茜草、水竹、紫草茸，不耕不織，穴室巢居，獵牲爲食。

清・陳克繩《西域遺聞・物産　屬蕃・輿國》 曰珞瑜國，亦曰花嘴國，在工布南，傍怒江以居，係野人，名老卡止，刺其唇爲紋，塗以五色，穴居，不知耕織，嗜鹽，獵鳥獸飲食衣皮，俯地拾蟲蟻食如菓，產茜草、紫草茸、黃連，以茶往易者至其境。不通言語，相示以意交易而退。入境內即相逐，立與語即笑言，避之即拔刀追殺。

纏回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一 纏頭即回回種類，由闢展一路遠涉萬里至藏地。其俗不戴帽，用白布一疋纏頭，故稱纏頭。顱目虯鬚，猙獰可畏。人多饒於貲珠貝錯，陳列肆間。客至則設水菸，其筒以銅爲之，大于椀，置諸案頭，中竅一管，遞相呼吸。唐古忒之女亦有與纏頭作媵婢者。

又 纏頭多克什米耳及安集延兩部落人，來藏貿易即久居其地。其屐亦有用鐵圈爲齒者，若高底然。

又 有阿咱拉一種，與纏頭同。其部落在唐古忒及甲噶爾交界之間。戴黃毛有邊帽，餘服色與回子同。能作回部語，而仍奉佛教者也。

嘩吽〔蚌〕子

清・周靄聯《西藏紀遊》西一 嘩吽子即巴勒布之人在藏貿易者。及纏頭與回回種類同，皆用朱皮爲履，畫金彩其上，似屐無齒，趿而曳之。坐則鮮置座旁，猶有古人解履登席遺意。纏頭人尤愛潔，時時摩拭，無纖毫塵滓。予曾購一緉，革甚堅韌，不適足也。

又 嘩吽子戴小帽，以氈片爲之。銳頂無檐，面前畧有褶疊痕。望之欹斜不整，鬢邊往往倒插一花。每日蚤起，額間塗朱一點，謂可迓，吉祥也。

又 嘩吽子在藏地置售氆氌、細迭等物，亦能製造金銀諸器，不用模范，工巧勝于內地。其俗畧似回回，禁食豕肉，以牛羊諸肉燔之火而食之。摶飯以手，不用箸。其服飾與藏俗稍異，短衣窄袖，叉手坐立，人甚幺陋。

嘩吽子即巴勒布之遺民，其地已爲廓爾喀所侵佔。在藏貿易者數百戶，設有頭目經管，尙納廓爾喀錢糧。

又西三 別吽子之在西藏者，每年七八月間，聚集數十人。所用小鑼、小鈸、小鼓，雜以絲絃，其音繁促，一人歌而衆人和之。亦有二二人裝束作女身者，繞市而行，或繞布達拉轉閣落，云是伊部落節氣。音節較唐古忒爲迥異。

清・盛繩祖《入藏程站》 巴勒布一名別峰，在藏地西南，與聶拉木接壤，計程幾兩月。其地天時和暖，產稻穀、蔬果、紬段、木棉、孔雀。向有三罕，曰布顏罕、曰葉楞罕、曰庫庫木罕。雍正十年遣使來藏，駐藏大臣奏請內附，嗣爲其族廓爾喀所幷。乾隆五十三年，廓爾喀酋長喇納巴

都爾與西藏以交易滋事，勞王師遠涉逆番，始震讐投誠，遣頭人瑪木薩野入貢。其番民皆薙髮蓄小辮，聯鬢短鬍似西甯回鶻。尚容飾，額上塗白土，二豎眉間塗紅土一丸，用金珠鑲花綴兩耳，以布纏頭。賤者用白，貴者用紅，著青白色小袖衫，以布束腰，著尖頭革鞮，佩短刀狀如牛角，有鞘。臂挽一黑漆皮籐牌，徑約三尺。番婦披髮赤足，鼻孔穿金銀圈，然亦梳洗，尚潔。第番性難馴，前曾妄逞不靖，侵擾藏界。伏見廟算軍威殲逆，易於摧朽，拓我疆土，永靖邊陲，爰謹陳其概，以備職方象胥之採擇焉。

白木戎

清・馬揭、盛繩祖《衛藏圖識》卷下《圖考》　由後藏塞爾地方行十餘日，交白木戎界。再半月餘至宗里口，山崖壁立，往來者必以木梯度之。又數日始至白木戎住牧地。所屬種類繁多，一名蒙，身著布衣，不遵佛教；一名總，幼時即以五色涂成花面。一種名納昂，男女俱不著衣褲，下以白布纏之，卧時以木爲枕。一種名仍撒，男著短衣齊膝，婦下亦以布遮，重著裙，不著上衣。惟白木戎男婦皆披藏紬偏單，行坐必佩刀。其地和暖，出產稻、菜、青稞、豆、麥、蔬、菓、大猓玀羊、大耳豬、崖羊，又產野象、獨角獸等物。亦呼爲小西天，地連朱巴，中以巴隆江爲界。白木戎東至朱巴，南至西天烏盆子，西至白布，北至日蓋子。日蓋子者，即扎什倫布仍仲寧翁結巴寺之後山也。由白木戎西去十餘日，交小西天界，再行十餘日，始至小西天。從此登舟涉海約半月，而至大西天矣。

清・松筠《衛藏通志》卷一五《部落》　白木戎，舊志載，由前藏至後藏賽爾地方，緊走十日係白木戎交界。由賽爾向西南緊走十八日，到宗里口子，有一崖，高約十五丈，以木搭梯，往來行走，馬不能通。此外再無別徑。由宗里緊走八日，到白木戎住地。其白木戎王子所住房屋，名曰勞丁宰，俱在山上，其先之王名乂多郎結，止生一子，名局密郎結，今已承襲。其屬下有管事大頭人八名，住地方大頭人五名，小頭人十五名。所屬百姓繁雜，一種名喚蒙身，穿布衣，不遵佛教，不行善事。一種名喚總依，生子幼時，即以五色塗面成花面。一種名喚納昂，無論男女，俱不穿衣服，下以白布纏之，卧時以木爲枕。一種名喚仍撒，男子只穿中衣，長短齊膝，婦女下身亦用布遮，穿一中衣，不穿上衣，惟白木戎本地人民，穿布服，凡男婦，皆披藏綢褊單，行坐必佩腰刀。其地和暖，產米、青稞、豌豆、麥子、黄豆、扁豆、刀豆、四季豆、小米、高粱、菽麥、芝麻、玉麥、甘蔗、葡萄、桃子、石榴、柑子、栗子、水牛、黄牛、羊、大猓玀羊、大耳豬、騾馬、野豬、崖羊、虎、豹等物。又產一種野象野獸，其野獸羊身獨角，乃獬廌。地有大寺二座，一名白馬楊青，一名札什頂。有小寺十八座，其王局密郎結所管之地，內有納噶爾漢、雜納、餘隆巴、拉不立、額郎紬、隘巴立巴、雜不立七處。另設大頭人管束人民，其方亦呼爲小西天，與布嚕克巴連界，中隔大江，名曰巴隆江，由白木戎管轄。

納達克

清・黄沛翹《西藏圖考》卷三《西藏程站考》　按：今阿里地，爲西藏之極西邊鄙。揆之史傳，差爲相近。向爲頗羅鼐長子朱爾瑪特策登駐防處。稍西北乃納達克及谷古結塞地土。納達克、谷古結塞二姓皆新撫之地也。其疆域東自藏界麻爾岳木嶺，西至巴第和木布嶺，二千一百餘里。南自匝木薩喇嶺，北至烏巴拉嶺，一千三百餘里。其蕃民帽高尺餘，以錦與緞爲之。帽緣不甚寬，項綴緯。蕃婦帽以珠下垂前後如旒，密遮面。頂間着圓領大袖衣，繫褐裙。見官長不除帽，惟以右手指自額上念唵嘛呢叭者三。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556241
SS号=14556241